目录

[《舊版天龍八部》金庸 4](#_Toc69886811)

[釋名 4](#_Toc69886812)

[第一回 無量玉壁 5](#_Toc69886813)

[第二回 一陽指功 9](#_Toc69886814)

[第三回 大展神威 15](#_Toc69886815)

[第四回 神馳目眩 20](#_Toc69886816)

[第五回 黑衣女子 25](#_Toc69886817)

[第六回 橫拖倒曳 30](#_Toc69886818)

[第七回 異想天開 36](#_Toc69886819)

[第八回 報主身亡 41](#_Toc69886820)

[第九回 南海鱷神 46](#_Toc69886821)

[第十回 自述身世 52](#_Toc69886822)

[第十一回 三善四惡 57](#_Toc69886823)

[第十二回 望穿秋水 62](#_Toc69886824)

[第十三回 深懷厚恩 68](#_Toc69886825)

[第十四回 夜襲王府 73](#_Toc69886826)

[第十五回 凌波微步 78](#_Toc69886827)

[第十六回 兩代孽緣 84](#_Toc69886828)

[第十七回 歸去來兮 89](#_Toc69886829)

[第十八回 御駕親征 94](#_Toc69886830)

[第十九回 延慶太子 99](#_Toc69886831)

[第二十回 朱蛤神功 105](#_Toc69886832)

[第二十一回 地道換人 110](#_Toc69886833)

[第二十二回 姑蘇慕容 115](#_Toc69886834)

[第二十三回 震驚群雄 121](#_Toc69886835)

[第二十四回 六脈神劍 126](#_Toc69886836)

[第二十五回 大輪明王 131](#_Toc69886837)

[第二十六回 千載難逢 137](#_Toc69886838)

[第二十七回 朱碧雙姝 142](#_Toc69886839)

[第二十八回 假扮老人 147](#_Toc69886840)

[第二十九回 曼陀山莊 153](#_Toc69886841)

[第三十回 迫做花匠 158](#_Toc69886842)

[第三十一回 易容神術 163](#_Toc69886843)

[第三十二回 星夜逃走 169](#_Toc69886844)

[第三十三回 非也非也 174](#_Toc69886845)

[第三十四回 包三先生 179](#_Toc69886846)

[第三十五回 訂下約會 184](#_Toc69886847)

[第三十六回 塞外英雄 189](#_Toc69886848)

[第三十七回 丐幫之眾 194](#_Toc69886849)

[第三十八回 非我族類 200](#_Toc69886850)

[第三十九回 丐幫耆老 205](#_Toc69886851)

[第四十回 機密書信 210](#_Toc69886852)

[第四十一回 雁門關外 215](#_Toc69886853)

[第四十二回 身世大白 220](#_Toc69886854)

[第四十三回 圍攻丐幫 225](#_Toc69886855)

[第四十四回 西夏武士 231](#_Toc69886856)

[第四十五回 力抗強敵 236](#_Toc69886857)

[第四十六回 人中龍鳳 241](#_Toc69886858)

[第四十七回 身世之謎 247](#_Toc69886859)

[第四十八回 人生奇變 252](#_Toc69886860)

[第四十九回 石壁遺文 257](#_Toc69886861)

[第五十回 當世神醫 263](#_Toc69886862)

[第五十一回 登門求治 268](#_Toc69886863)

[第五十二回 怒發如狂 273](#_Toc69886864)

[第五十三回 著著爭先 278](#_Toc69886865)

[第五十四回 立誓報仇 284](#_Toc69886866)

[第五十五回 吐露機密 289](#_Toc69886867)

[第五十六回 一陽指功 294](#_Toc69886868)

[第五十七回 小鏡湖畔 300](#_Toc69886869)

[第五十八回 三公四隱 305](#_Toc69886870)

[第五十九回 血海深仇 310](#_Toc69886871)

[第六十回 種種疑團 316](#_Toc69886872)

[第六十一回 風流冤孽 321](#_Toc69886873)

[第六十二回 蛇蠍美人 327](#_Toc69886874)

[第六十三回 壞了大事 332](#_Toc69886875)

[第六十四回 星宿門人 337](#_Toc69886876)

[第六十五回 碧玉王鼎 342](#_Toc69886877)

[第六十六回 奇異門規 348](#_Toc69886878)

[第六十七回 生死一線 353](#_Toc69886879)

[第六十八回 契丹貴人 359](#_Toc69886880)

[第六十九回 南院大王 364](#_Toc69886881)

[第七十回 射殺楚王 369](#_Toc69886882)

[第七十一回 蕭峰封王 374](#_Toc69886883)

[第七十二回 放人鳶子 380](#_Toc69886884)

[第七十三回 折磨鐵丑 385](#_Toc69886885)

[第七十四回 玉鼎奇毒 390](#_Toc69886886)

[第七十五回 好心受制 396](#_Toc69886887)

[第七十六回 天竺梵文 401](#_Toc69886888)

[第七十七回 蛇困老怪 406](#_Toc69886889)

[第七十八回 初顯身手 412](#_Toc69886890)

[第七十九回 連傷三人 417](#_Toc69886891)

[第八十回 函谷八友 422](#_Toc69886892)

[第八十一回 大禍臨頭 427](#_Toc69886893)

[第八十二回 門戶之羞 432](#_Toc69886894)

[第八十三回 神醫服屈 438](#_Toc69886895)

[第八十四回 棋局奧秘 443](#_Toc69886896)

[第八十五回 大功告成 448](#_Toc69886897)

[第八十六回 圖中美人 453](#_Toc69886898)

[第八十七回 天山童姥 459](#_Toc69886899)

[第八十八回 慕容揚威 464](#_Toc69886900)

[第八十九回 弟子遭殃 469](#_Toc69886901)

[第九十回 鐵頭痴兒 474](#_Toc69886902)

[第九十一回 極樂掌門 480](#_Toc69886903)

[第九十二回 老怪落敗 485](#_Toc69886904)

[第九十三回 胡僧奪經 490](#_Toc69886905)

[第九十四回 林中少年 495](#_Toc69886906)

[第九十五回 黑漢白僧 501](#_Toc69886907)

[第九十六回 招親榜文 506](#_Toc69886908)

[第九十七回 萬仙大會 511](#_Toc69886909)

[第九十八回 勇救佳人 516](#_Toc69886910)

[第九十九回 失魂落魄 522](#_Toc69886911)

[第一百回 取人罩門 527](#_Toc69886912)

[第一零一回 雪嶺絕頂 532](#_Toc69886913)

[第一零二回 女童授藝 538](#_Toc69886914)

[第一零三回 返老還童 543](#_Toc69886915)

[第一零四回 身入險地 548](#_Toc69886916)

[第一零五回 虛竹破戒 554](#_Toc69886917)

[第一零六回 血灑冰窖 559](#_Toc69886918)

[第一零七回 啼笑皆非 564](#_Toc69886919)

[第一零八回 鷲宮新主 570](#_Toc69886920)

[第一零九回 爭擒虛竹 575](#_Toc69886921)

[第一一零回 化敵為友 580](#_Toc69886922)

[第一一一回 重回少林 586](#_Toc69886923)

[第一一二回 索僧偷經 591](#_Toc69886924)

[第一一三回 小無相功 596](#_Toc69886925)

[第一一四回 六件大事 602](#_Toc69886926)

[第一一五回 羅漢大陣 607](#_Toc69886927)

[第一一六回 挑戰玄慈 612](#_Toc69886928)

[第一一七回 豪情豪義 617](#_Toc69886929)

[第一一八回 兄弟逞強 623](#_Toc69886930)

[第一一九回 身世之謎 628](#_Toc69886931)

[第一二零回 當眾揭密 633](#_Toc69886932)

[第一二一回 僧人說法 638](#_Toc69886933)

[第一二二回 藏經閣中 644](#_Toc69886934)

[第一二三回 異國金蘭 649](#_Toc69886935)

[第一二四回 重回故居 654](#_Toc69886936)

[第一二五回 招婿大會 660](#_Toc69886937)

[第一二六回 湖畔淚影 665](#_Toc69886938)

[第一二七回 玉燕殉情 670](#_Toc69886939)

[第一二八回 井底風波 676](#_Toc69886940)

[第一二九回 青鳳閣中 681](#_Toc69886941)

[第一三零回 三個問題 686](#_Toc69886942)

[第一三一回 千里傳訊 692](#_Toc69886943)

[第一三二回 束手就擒 697](#_Toc69886944)

[第一三三回 齊心合力 702](#_Toc69886945)

[第一三四回 風流孽債 708](#_Toc69886946)

[第一三五回 吐露秘密 713](#_Toc69886947)

[第一三六回 佳兵不詳 718](#_Toc69886948)

[第一三七回 北遼南宋 724](#_Toc69886949)

[第一三八回 囚禁蕭峰 729](#_Toc69886950)

[第一三九回 雁門關外 734](#_Toc69886951)

[第一四零回 蕭峰自盡 740](#_Toc69886952)

# 《舊版天龍八部》金庸

《二○一七年四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釋名

「天龍八部」這名詞出於佛經。「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中說：「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天龍八部」包括八種神道怪物，因為以「天」及「龍」為首，所以稱為「天龍八部」。八部者，一是天，二是龍、三是夜叉、四是乾達婆、五是阿修羅，六是迦樓羅，七是緊那羅，八是摩呼羅迦。

「天」是指天神。

「龍」是指神。佛經中的龍，和我國傳說中的龍大致差不多，不過是沒有腳的。佛經中有五龍王、七龍王、八龍王等等名稱。佛教對龍很是尊敬，認為水中生物以龍的力氣最大，所以對禪師尊稱為「龍象」，如「西來龍象」，那是指從西方來的高僧。八龍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羅龍王，他和幼女八歲時到釋迦牟尼所居的靈鷲，現成佛之相。她成佛之時，為天龍八部所見。

「夜叉」是佛經中的一種鬼神，有「夜叉八大將」、「十六大夜叉將」等名詞。「夜叉」是本義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捷疾、勇健、輕靈、秘密等意思。「維摩經」註：「什曰：『夜叉有三種：一、在地，二、在空虛，三、天夜叉也。』」現在我們說到「夜叉」都是指惡鬼。但在佛經中，夜叉往往是好的，夜叉八大將的任務是「維護眾生界」。

「乾達婆」是一種不吃酒肉、只尋香氣作為滋養的神，是服侍帝釋的樂神之一，身上發出濃冽的香氣，「乾達婆」在梵語中又是「變幻莫測」的意思，魔術師也叫「乾達婆」，海市蜃樓叫做「乾達婆城」。

「阿修羅」這種神道非常特別，男的極醜陋，而女的極美麗。阿修羅王常常和帝釋戰鬥，因為阿修羅有美女而無美好的食物，帝釋有美食而無美女，互相妒忌搶奪，每有惡戰，總是打得天翻地覆。我們常稱慘遭轟炸、屍橫遍地的大戰場為「修羅場」，出典就是由此而來。大戰的結果，阿修羅王往往打敗，有一次他大敗之後，上天下地，無處可逃，於是化身潛入藕的絲孔之中。阿修羅王性子執拗，喜歡妒忌。釋迦牟尼說法，說「四念處」，阿修羅王也說法，說「五念處」；釋迦牟尼說「三十七品」，阿修羅偏偏又多他一品，說「三十八品」。

「迦樓羅」是一種大鳥，翅有種種莊嚴寶色，頭上有一個大瘤，據說此鳥兩翅相距三百三十萬里，地上只能容牠一隻腳，鳴聲悲苦，以龍為食。舊說部中說岳飛是「大鵬金翅鳥」投胎轉世，迦樓羅就是這大鵬金翅鳥了，牠每天要吃一個龍王，及五百條小龍。到牠命終時，諸龍吐毒，無法再吃，於是上下翻飛七次，飛到金剛輪山頂上命終。因為牠一生以龍（大毒蛇）為食物，身體內積蓄毒氣極多，臨死時毒發自焚。肉身燒去後只餘一心，純青琉璃色。

「緊那羅」在梵語中為「人非人」之意。他形狀和人一樣，只是頭上生角，所以稱為「人非人」，善於歌舞，是帝釋的樂神。

「摩呼羅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頭。

這武俠小說以「天龍八部」為名，它寫的是宋時雲南大理國的故事。

大理國是一個佛教國家，它的帝皇往往放棄皇位，出家為僧，是我國歷史上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射鵰英雄傳」中所寫的南帝段皇爺，就是大理國的皇爺之一。

天龍八部這八種神道精怪，都將成為小說中的主要角色。當然，他們是人而不是怪，只是用這些怪物作綽號，就像水滸傳中的母夜叉孫二娘、摩雲金翅歐鵬。

這部小說將包括八個故事，每個故事為一部。但八個故事互相有連繫，組成一個大故事。

# 第一回 無量玉壁

青光閃動，一柄三尺六寸長的青鋼劍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漢子左肩，使劍客不等劍招用老，身隨劍走，劍鋒已削向那漢子右頸。那中年漢子豎劍一擋，錚的一聲響，雙劍相擊，嗡嗡作聲，震聲未絕，雙劍劍光霍霍，已換了七個方位。中年漢子長劍猛地擊落，直砍使青鋼劍的少年頂門，那少年身子避向右側，左手劍訣一引，青鋼劍疾刺那漢子大腿。兩人以快打快，招招均似是以性命相搏。

練武廳上一位五十餘歲的老者居中而坐，右手撚著長鬚，神情甚是得意。他左右兩側站著廿餘名男女弟子，各人均是凝神觀看場中二人相鬥。西邊一排錦墊椅子，坐著十餘位賓客，場中二人的角鬥，也均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眼見那少年與中年漢子已拆到七十餘招，劍招上越來越驚險，兀自未分勝敗。突然那中年漢子一劍揮出，似是用力過巨，身子微微一晃。西邊賓客中忽有一位白衣青年「嗤」的一笑，他隨即知道失態，伸手按住了口。

便在這時，場中使青鋼劍的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擊向那漢子後心。那漢子乘勢向前一跌，手中長劍迅捷異常的圈轉，喝一聲：「著！」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劍，腿下一個踉蹌，長劍在地下一撐，站直身子待欲再鬥，那中年漢子已還劍入鞘，笑道：「褚師弟，承讓，承讓，傷得不厲害麼？」姓褚的那少年臉色蒼白，咬著嘴唇道：「多謝龔師兄劍下留情。」

那長鬚老者滿臉得色，微微一笑，說道：「這一次東宗已勝了三陣，看來這『劍湖宮』又要歸東宗住五年了。辛師妹，咱們還用得著比劃麼？」在坐西首的一名中年道姑甚有憤憤之意，強忍怒氣，說道：「左師兄果然調教得好徒兒。但不知師兄對『無量玉壁』的鑽研，這五年來可大有心得否？」長鬚老者向她瞪了一眼，說道：「師妹忘了本派的規矩麼？」那道姑「哼」了一聲，便不再說下去了。

原來那老者姓左，名叫子穆，江湖上外號叫作「一劍鎮天南」，是「無量劍」東宗的掌門。那道姑道號雙清，有個外號叫作「分光捉影」，是「無量劍」西宗的掌門。「無量劍」原分東、南、西三宗，南宗早已式微寥落，東西二宗卻均人才鼎盛。這「無量劍」創派於五代後唐年間，自於大宋初年分為三宗之後，每隔五年，三宗門下的弟子便在無量山頭的「劍湖宮」中比武鬥劍，那一宗獲勝，便得在「劍湖宮」中居住五年，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試。五場鬥劍，贏得三場者為勝。這五年之中，敗者固然極力鑽研，以圖在下屆劍會中一雪前恥，勝者也是絲毫不敢鬆懈。數十年來，南宗從未勝過一次，東西二宗卻是互有高下。傳到左子穆與雙清手中，東宗勝過兩次，西宗勝過一次，那姓龔的中年漢子與褚姓少年相鬥，已是本次比劍中的第四場，姓龔的漢子既是獲勝，那麼東宗四賽三勝，第五場便不用比了。

「無量劍」在江湖上成名已久，只因有這五年一比劍的規矩，百年來劍術更是越研越精。一來專心內爭，少與外派衝突，本派的高手大都能壽終正寢，人才得以保全，極少在江湖仇殺中喪生；二來東西二宗均認為這五年一次的比劍是有關本宗榮辱的大事，師父傳授時盡心竭力，弟子學劍時日以繼夜，每一代均有新的劍招創製出來。

西首錦凳上所坐的，除了雙清之外，更有東西二宗掌門人共同出面邀請的武林高手，請來秉公裁決。八位到會的公證人，無一不是雲南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不是技藝超群，便是年高德劭，只是坐在最下首的那個白衣少年，卻是籍籍無名，偏是他在那龔姓漢子佯作失足時「嗤」的一笑。

這白衣少年乃隨滇南普洱老武師馬五德而來。馬五德是大茶商，自幼好客，頗有孟嘗之風，江湖上如有落魄的武師前去投奔，他必竭誠相待，因此武林中人緣極佳，武功卻未見有甚麼驚人之處。「一劍鎮天南」左子穆聽馬五德引見之時，說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國的皇姓，但左子穆聽了也不以為意，心想他多半是馬五德的弟子，這馬老兒自身的功夫稀鬆平常，調教出來的弟子還高得到那裏去，是以連「久仰」兩字也懶得說，只是拱了拱手，便肅入賓座。不料他不知天高地厚，竟當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虛招之時，失笑譏諷。

「無量劍」東宗四賽三勝，當公證的點蒼派大弟子柳之虛、哀牢山玉真觀道人凌霄子、大覺寺迦葉禪師、馬五德等便紛紛向左子穆道賀。左子穆笑道：「辛師妹今年派出的四位弟子，劍術上的造詣著實可觀，尤其這第四場，我們勝得更是僥倖。這位褚師侄年紀輕輕，居然練到了這般地步，前途當真不可限量，五年之後，只怕咱們東西兩宗得換換位了，呵呵，呵呵！」說著大笑不已，他突然眼光一轉，瞧向那段姓青年，說道：「我那劣徒適才以虛招『跌撲步』獲勝，這位段世兄似乎頗不以為然，咱們都是自己人，段世兄若有興，便下場指點小徒一二如何？馬五哥威鎮滇南，強將手下無弱兵，門上之物一定是高的了。」馬五德臉上微微一紅，忙道：「這位段兄不是我的弟子。老哥哥這手三腳貓的把式，那裏配做人家師父？左賢弟可不要當面取笑。這位段兄來到普洱舍下，聽說貴派兩宗比劍，知道這是大開眼界的機會，是以要跟著老哥哥同來。」左子穆心想：「他若是你的弟子，礙著你的面子，我也不做得太絕，既是尋常賓客，那可不能客氣了。有人竟敢在劍湖宮中譏笑『無量劍』東宗的武功，若不教他笑個灰頭土臉的下山而去，我左子穆顏面何存？」當下冷笑一聲，說道：「請教段兄大號如何稱呼，是那一位高人的門下？」

那姓段的青年道：「在下單名一個譽字，沒投師學過甚麼武藝。我看到別人摔跤，不論他真摔還是假摔，忍不住總是要笑。」左子穆聽他言語無禮，全無恭敬之意，不禁心中有氣，道：「那有甚麼好笑？」段譽輕搖手中摺扇，輕描淡寫的說道：「一個人站著坐著，沒甚麼好笑，躺在床上，也不好笑，要是躺在地下，那就可笑得緊了。」左子穆以一派宗師之尊，見這青年說話越來越狂妄，早已氣塞胸臆，但他雖是傲慢，為人卻甚持重，當下也不即發作，向馬五德道：「馬五哥，這位段兄是你好朋友麼？」馬五德是老江湖了，豈有不知他言下之意，他問這句話，顯是決意要懲治一下這個段譽了。馬五德和段譽也是初交，半點不知對方底細，他是個生性隨和的好好先生，段譽求他攜帶同來，他不便拒卻，便帶著來了，此時瞧這情勢，左子穆一出手便極厲害，大好一個青年，何必讓他吃個大虧？便道：「段兄和我雖無深交，咱們總是結伴來的。我瞧段兄適才這一笑，也是出於無意。這樣罷，老哥哥肚子也餓了，左賢弟趕快整治酒席，咱們賀你三杯。今日大好日子，左賢弟何必跟年輕晚輩計較？」

左子穆道：「段兄既非馬五哥好友，那麼兄弟如有任何得罪，也不算是掃了馬五哥的面子。人傑，剛才人家笑你呢，你下場請教請教罷。」那中年漢子龔人傑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當下抽出長劍，往場中一站，倒轉劍柄，拱手向段譽道：「段朋友，請！」段譽道：「很好，你練罷，我瞧著。」大模大樣的坐在椅，並不起身。龔人傑登時臉皮紫脹，怒道：「你──你說甚麼？」

段譽道：「你手中拿了一把劍，在場子裏晃來晃去，想是要練劍，那麼你就練罷，咱們都瞧著。」龔人傑喝道：「我師父叫你這小子也下場來，咱們比劃比劃。」段譽不住揮動摺扇，搖了搖頭，說道：「你師父是你的師父，你師父可不是我的師父。你師父差得動你，你師父可差不動我。你師父叫你跟人家比劍，你已經跟人家比過了。你師父叫我跟你比劍，我一來不會，二來怕輸了，三來怕痛，四來怕死，所以不比，我說不比，就是不比。」他這番話甚麼「你師父」「我師父」的，說得猶如拗口令一般，練武廳中許多人聽著，忍不住都笑了出來。「分光捉影」雙清門下，男女弟子各佔其半，好幾名女弟子咯咯嬌笑。練武廳上莊嚴肅穆的氣象，霎時間一掃無餘。

龔人傑大踏步上來，伸劍抵向段譽胸口，喝道：「你到底是真的不會，還是裝傻？」段譽見長劍的劍尖離自己胸口只不過數寸，只須輕輕向前一送，便刺入了心臟，他一張俊秀的臉上絲毫不露驚慌之色，卻道：「我又是裝傻，又是真的不會。」龔人傑道：「你到無量山劍湖宮中來撒野，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你到底是何人門下？受誰的指使？若不直說，莫怪大爺劍下無情。」段譽打個呵欠，伸了伸懶腰，說道：「無量劍在江湖赫赫有名，我就是不動手，你總不能在這許多老前輩之前，一劍將我殺了。」龔人傑長劍一收，突然左手揮出，啪的一聲，結結實實打了段譽一個耳光。段譽將頭略側，竟是沒能避開，一張雪白的臉頰登時腫了起來，五個指印甚是清晰。

這一來眾人都是吃了一驚，各人見到段譽這等漫不在乎，有恃無恐的神氣，都道他身負絕藝，這才不將對方放在眼裏。那知龔人傑隨手一掌，他竟是不能避開，看來顯是半點武功也不會。這種事情卻是從來沒聽見過，向來只聽人說，甚麼武學高手故意裝傻，戲弄對方，但絕無不會武功之人如此膽大妄為的。龔人傑一掌得手，自己也不禁一獃，一把抓住他的胸口，將他身子提了起來，喝道：「我還道是甚麼大有來頭的人物，原來是如此膿包！」將他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段譽在地下一滾，砰的一聲，腦袋撞在桌子腳上，登時目青鼻腫。

馬五德心中不忍，搶過去伸手扶起，說道：「原來老弟不會武功，那何必到這裏來廝混？」段譽摸了摸額角，笑道：「我本是瞧瞧熱鬧來著。我看無量劍的劍法也沒甚麼了不起，師父徒兒，大夥兒又都是這麼小氣，看來成不了甚麼氣候，我可要走了。」左子穆身旁一名年青弟子一躍而出，攔在段譽身前，說道：「你既不會武功，就這麼夾著尾巴而走，那也罷了，怎麼又說咱們的劍法稀鬆平常。我給你兩條路走，要麼跟我比劃比劃，叫你領教一下無量劍稀鬆平常的劍法；要麼跟我師父磕八個響頭，自己說三聲『放屁』！」段譽笑道：「你放屁？不怎麼臭啊！」

那少年弟子大怒，伸出拳頭，一拳便住段譽擊去，這一拳勢夾勁風，眼見段譽這一下苦頭吃得大了，不料拳到中途，突然半空中飛下一件物事，纏住了那少年的手腕。這東西冷冰冰、滑膩膩，一纏上手腕，竟會蠕蠕而動。那少年吃了一驚，急忙縮手時，只見纏在腕上的竟是一條尺許長的赤練蛇，青紅斑斕，甚是可怖。那少年一聲驚呼，用力振腕，想要甩脫那蛇，但給那蛇牢牢纏在腕上，甩之不脫。忽然龔人傑大聲叫道：「蛇，蛇！」臉色大變，伸手插入自己衣領之中，到背心掏摸，但掏不到甚麼，只急得雙足亂跳，手忙腳亂的解衣。這兩下變故來得異常突然，眾人正驚奇間，忽聽得頭頂有人輕輕噗哧一笑。眾人抬起頭來，只見一個少女坐在樑上，滿手抓的都是蛇。

只見那少女約莫十六七歲年紀，一身青衫，笑靨如花，手中握著十來條蛇兒。蛇身並不甚大，但或青或花，均是身具劇毒的毒蛇。但這少女拿在手中，便如是玩物一般，毫不懼怕，有些毒蛇更在她臉頰上挨挨擦擦，極是親熱。眾人向她仰視，也只是一瞥之間，隨即聽到龔人傑與他師弟大叫大嚷的驚呼，各人都轉眼去瞧那二人。段譽卻抬起了頭，獃獃的望著她。那少女坐在樑上，雙腳盪啊盪的，簡直是天真瀾漫。段譽一見到她，心中便不自禁的生出一種親近之感，說道：「姑娘，是你救我的麼？」那少女道：「那惡人打你，你為甚麼不還手？」段譽道：「我不會還手──」

忽聽得「嘿」的一聲，眾人都叫了起來，段譽低下頭來，只見左子穆手執長劍，劍鋒上微帶血痕，一條赤練蛇斷成兩截，掉在地下，顯是被他長劍斬死。龔人傑上身衣服已然脫光，赤了膊亂蹦亂跳，一條小青蛇在他背上遊走，他反手欲捉，抓了幾次都抓不到。左子穆喝道：「人傑，站著別動！」龔人傑一獃，只見白光一閃，那青蛇已斷為兩截，左子穆這一劍如風似電，眾人大都沒瞧清楚他如何出手，那青蛇已屍橫就地，妙在龔人傑背上絲毫無損，這勁力拿難之準，實是罕見，眾人都高聲喝起采來。

段譽哼了一聲，道：「殺死一條小蛇兒，有甚麼希奇，也值得大驚小怪的！」樑上少女叫道：「喂，長鬍老兒，你幹麼弄死了我兩條蛇兒，我可不跟你客氣了。」左子穆怒道：「你是誰家女娃娃，到這兒來幹甚麼？」他心下卻是在暗暗納罕，這少女何時來到樑上，大廳上這許多高手，竟是誰也沒有知覺，雖說東西兩宗比劍，各人均是心有專注，但總不能不知頭頂伏著一個人，這件事傳將出去，「無量劍」的人可丟得大了。那少女雙腳一盪一盪的，只見她一雙蔥綠的鞋兒，鞋邊繡著幾朵小小黃花，一紅色絨球，真是小女孩的打扮。左子穆又道：「快跳下來！」段譽忽道：「這麼高，跳下來不摔壞了麼？你快去拿架梯子來！」此言一出，又有幾人忍不住笑了起來。西宗門下幾名女弟子均想：「這個人一表人才，卻是個大獃子。這少女既能神不知鬼不覺的上得樑去，武功自是極高的了，要用梯子爬下來，那不是笑掉人牙齒麼？」

只聽那少女道：「你先賠了我的蛇兒，我再下來跟你說話。」左子穆道：「兩條毒蛇，有甚麼打緊，隨便那裏都可去捉兩條來。」原來他心中已暗生忌憚之意，見這少女玩弄毒物，若無其事，她本人年紀輕輕，自不足為畏，但她背後的師長父兄，只怕是極厲害的人物，因此言語中對她居然忍讓三分。那少女笑道：「你倒說得容易，你去捉兩條來給我看看。」左子穆道：「快跳下來。」那少女道：「我不下來。」左子穆道：「你不下來，我可要拉了。」那少女咯咯一笑，道：「你試試看，拉得我下來，算你本事！」左子穆以一派宗師，終不能當著許多武林高手門人弟子之前，和一個小女孩鬧著玩，便向雙清道：「師妹，你派一名女弟子，上去抓她下來罷。」

雙清道：「西宗門下，沒這麼好的輕功。」左子穆臉色一沉，正要發話，那少女忽道：「你不賠我蛇兒，我給你一個厲害的瞧瞧？」伸手入懷，掏出一條金鍊般的物事來，向龔人傑擲了過去。龔人傑只道是一件古怪暗器，也不敢伸手去接，左足一點，向旁避開，不料這根金鍊竟是活的，在半空中一扭，下向龔人傑背上，原來是一條金色小蛇。這金蛇身形靈活已極，在龔人傑背上、胸前、臉上、頸中，迅捷無倫的遊去。段譽笑道：「妙啊，妙啊，這金蛇有趣得緊。」

只見那條小金蛇越遊越快，龔人傑身上金光燦爛，眾人只看得眼花繚亂。哀牢山玉真觀道人凌霄子突然記起一事，失聲驚道：「這──這莫非是『禹穴四靈』中的金靈子？」馬五德道：「請問道兄，禹穴四靈是甚麼玩意呢？」凌霄子臉上變色道：「此間不是說話之所，日後再談。」抬起頭來，向樑上少女說道：「姑娘請了，凌霄子有禮。」說著稽首行禮。那少女滿手抓的是蛇，居然尚有閒暇伸手入懷，掏出一粒瓜子來拋入口中，向凌霄子微微一笑，卻不答話。凌霄子轉頭向左子穆道：「恭喜左兄比劍得勝，貧道尚有小事，失陪了。」也不等左子穆回答，匆匆走出廳去，經過龔人傑身側時遠遠避開，恐懼之情，見於顏色。

左子穆正凝視金蛇，也沒理會。馬五德卻大是奇怪，心想：「哀牢山玉真觀刀法是雲南武林中一絕，這凌霄道人向來自負，對人倨傲，何以見了這條金蛇便怕得如此厲害？他對這小姑娘這般恭敬，卻又是何故？」忽得聽那少女口中噓噓吹了幾聲，那金蛇直遊到龔人傑臉上，在他眼上一掃，鼻上一撞，龔人傑雙手急抓，但金蛇身法神速之極，他連蛇身也沒碰到一次，那裏抓牠得著？左子穆踏上一步，長劍倏地遞出，這時那金蛇正遊到龔人傑左眼，左子穆一劍便向金蛇刺去。金蛇身子一扭，已然避開，左子穆的劍尖及於徒兒眼皮而止。這一劍雖沒刺到金蛇，旁觀眾人無不嘆服，只須劍尖多遞得半寸，龔人傑這隻眼睛便毀了。雙清尋思：「左師兄的劍術出神入化，我當真及他不上，單是這一招『金針渡劫』，我那裏有他這等造詣？」

刷刷刷刷，左子穆連出四劍，那金蛇宛如背上生了眼睛，每一次均以毫髮之差而避開。那少女叫道：「長鬚老兒，你劍法很好。」口中尖聲噓噓兩下，那金蛇往下一竄，忽地不見了。左子穆一獃之際，只見龔人傑雙手往大腿上亂抓亂摸，原來那金蛇已鑽入他的褲中。段譽哈哈大笑，拍手說道：「今日當真是大開眼界，嘆為觀止了。」龔人傑急速除下長褲，露出兩條毛茸茸的大腿。那少女天真瀾漫，竟也不避男女之嫌，叫道：「你這惡人愛欺侮人，叫你全身脫得清光，瞧你羞也不羞！」又是噓噓兩聲尖呼，那金蛇也真聽話，金光一閃，又已鑽入了龔人傑的襯褲之中。這練武廳上不少女子，龔人傑雖是怕得要命，這條襯褲卻是無論如何不肯脫的，他大叫一聲，跌跌撞撞的往外直奔。

他剛奔到廳門，忽然門外搶進一個人來，砰的一聲，兩人撞了個滿懷。這一出一入，勢道都是奇急，龔人傑踉蹌後退，門外進來那人卻仰天一跤，摔倒在地。左子穆失聲叫道：「是容師弟！」龔人傑也顧不得褲中有蛇，忙搶上扶起。他剛將那人扶起，金蛇又在蠢動。他「啊」的一聲，伸手去抓蛇，那人又即摔倒。樑上少女咯咯嬌笑，說道：「整得你也夠了！」口中「嗚」的一下長聲呼叫。只見金蛇從龔人傑褲中鑽了出來，沿牆直上，猶如電光般一閃，已回到了少女懷中。

龔人傑二次扶起那人，驚叫：「容師叔，你──你怎麼啦！」左子穆搶上前去，只見那人雙目圓睜，滿臉憤恨之色，口鼻氣息卻已斷絕。左子穆大驚，忙施推拿，已是無法救活。原來這人叫容元規，與左子穆同門學藝，武功雖較師兄略遜一籌，但比龔人傑卻高得多了，這麼一撞，他居然沒能避開，已是奇事，而一撞之下登時斃命，更是絕不可能。左子穆情知他進來之前已是身受重傷，忙解開他上衣查察傷勢。衣衫一解，只見他胸口赫然寫著十二個黑字：「今夜子時神農幫誅滅無量劍」。

這十二個黑字深入肌理，既非墨筆書寫，也不是用尖利之物刻劃而致，左子穆略一凝視，不禁勃然大怒，手中長劍一振，嗡嗡作響，喝道：「且瞧是神農幫誅滅無量劍，還是無量劍誅滅神農幫。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原來容元規胸口這十二誅字，竟是用一種劇毒的藥物寫就，腐蝕之下，深陷肌膚。左子穆再看師弟身子各處，再無其他傷痕，喝道：「人豪、人傑，外面瞧瞧去！」甘人豪、龔人傑兩名大弟子各挺長劍，應聲而出。

這一來廳上登時大亂，各人再也不去理會段譽和那樑上少女，圍住了容元規的屍身紛紛議論。馬五德沉吟道：「神農幫近來鬧得越來越不成話了。左賢弟，不知他們如何竟與貴派結下了樑子。」左子穆心傷師弟慘亡，哽咽道：「那是為了採藥。去年秋天，神農幫四名香主來劍湖宮求見，要到咱們後山採一種藥。採藥本來沒有大不了，神農幫原是以採藥、販藥為生，跟咱們無量劍雖沒甚麼交情卻也素無樑子。但馬五哥想必知道，咱們這後山輕易不能讓外人進入，別說神農幫是泛泛之交，便是各位好朋友，也從來沒去後山遊玩過。這只是祖宗傳下的一個規矩，咱們做小輩的不敢違犯而已，其實也沒甚麼要緊──」正說到此處，門外緩步走進一個人來，卻是先前見金蛇而遠避的玉真觀凌霄子。只見他垂頭喪氣，臉上長長一條血痕，頭上道冠也跌去了，頭髮散亂，顯是曾跟人惡鬥一場而落敗。

左子穆驚問道：「凌霄道兄，你──你──」凌霄子憤憤的道：「天下也沒見過這等橫蠻之輩，說是不許離山──我──我寡不敵眾，雙拳難敵八手、十手。」左子穆道：「是跟神農幫動了手麼？」凌霄子道：「是啊！他們把守了各處要道，說是不到明日天亮，誰也不許下山。」

樑上那少女口裏咬著瓜子，兩隻腳一盪一盪的，忽然將一粒瓜子往段譽頭上擲去，正中他的額頭，笑道：「喂，你吃不吃瓜子？上來罷！」段譽道：「沒有梯子，我上不來。」那少女道：「這個容易！」從腰間解下一條青綠長帶，垂了下來，道：「你抓住帶子，我拉你上來。」段譽道：「我身子重，你拉不動的。」那少女笑道：「試試看嘛，摔你不死的。」段譽見那衣帶掛到了面前，伸手便握，不料著手冰冷，那衣帶微微顫動，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衣帶，竟是一條活蛇，只是蛇身極長極細，上下一般粗細，粗看之下，決計不知是蛇。那少女咯咯一聲嬌笑，道：「這是青靈子，比鐵線蛇還要厲害，你用利劍也斬牠不斷的，快握著牠罷。」段譽鼓起勇氣，試行握住蛇身，只覺著手處頗是粗糙，並不滑溜。那少女道：「抓緊了！」輕輕一提，段譽身子已然離地。那少女雙手交互拉扯，幾下便將段譽拉到橫樑之上。

段譽見他收起青靈子，又圍在腰間，繞了三轉，活脫是條腰帶，心下又是羨慕，又是害怕，道：「這些蛇兒不會咬人麼？」那少女道：「我們叫牠們咬，那就咬，我不叫咬，牠們不會咬的，你不用怕。」段譽道：「是你養熟了的麼？」那少女道：「你拿著試試。」將手中一把小蛇遞過去給他。段譽忙道：「我不要，不要！」身子向後一縮，一個沒坐穩，險些從橫樑上摔跌下去。那少女抓住他的後領，將他拉著靠近自己身邊，笑道：「你當真一點兒也不會武功，那可就奇了。」段譽道：「有甚麼奇怪？」那少女道：「你不會武功，卻單身到這兒來，那是一定會給他們惡人欺侮的。你到底來幹甚麼？」段譽見她神態可親，雖是初次相見，卻全沒當自己外人，正要相告孤身前來的緣故，忽聽得腳步聲響，門外奔進兩個人來，卻是甘人豪、龔人傑師兄弟倆。

# 第二回 一陽指功

這時龔人傑已穿回了長褲，上身卻仍是光著膀子。兩人神色間頗有驚惶之意，走到左子穆跟前。甘人豪道：「師父，神農幫在對面山上聚集，把守了山道，不許咱們下山。咱們見敵方人多，不得師父號令，沒敢隨便動手。」左子穆道：「嗯，來了多少人？」甘人豪道：「大約七八十人。」左子穆哼了一聲，道：「七八十人，便想誅滅了無量劍，只怕沒那麼容易。」他一言甫畢，忽聽得嗚的一聲長鳴，一枝響箭從門外直射進來。龔人傑反手一抄，接住了箭桿，只見箭上縛著一封信。封皮上寫著：『字諭左子穆』五個大字。龔人傑將信呈上，左子穆見封皮上的文字寫得無禮，道：「你拆來瞧瞧。」龔人傑道：「是！」便拆開了書信。

那少女在段譽耳邊低聲道：「打你的這個惡人便要死了。」段譽奇道：「為甚麼？」那少女道：「箭上信上都有毒。」段譽道：「那有這麼厲害？」只聽龔人傑拆信讀道：「神農幫字諭左──聽著（他不敢直呼師父之名，讀到『左』字時，便將下面『子穆』二字略過了不念）：限爾等一個時辰之內，全體出劍湖宮，自斷右手，否則宮內不問良莠，一概雞犬不留。」點蒼派大弟子柳子虛冷笑道：「神農幫是甚麼東西，誇下好大的海口！」突然間砰的一聲，龔人傑仰天便倒。甘人豪站在他身旁，忙叫：「師弟！」伸手欲扶。左子穆搶上一步，一翻掌，按在他的胸口，勁力微吐，將甘人豪震出三步，喝道：「只怕有毒，別碰他身子！」只見龔人傑臉上肌肉不住抽搐，拿信的一隻手掌霎時之間便成深黑，雙足一挺，便已死去。

前後只不過一頓飯功夫，「無量劍」東宗接連死了兩名好手，眾人無不駭然。段譽低聲道：「你也是神農幫的麼？」那少女道：「呸！我才不是呢，你胡說八道甚麼？」段譽道：「那你怎地知道箭上信上有毒？」那少女笑道：「這種下毒的功夫粗淺得緊，一眼便瞧出來了。這些法兒只能害害無知之徒。」她這幾句話，廳上眾人都聽見了。左子穆看那信，實無異狀，但側過了頭凝神一看，果見隱隱有磷光閃動。他向那少女拱手道：「姑娘尊姓大名？」那少女道：「我的尊姓大名，可不能跟你說。這叫做天機不可洩漏。」在這當口還聽到這樣子的說話，左子穆強自忍耐，才不發作，又道：「然則令尊是誰？尊師是那一位？盼能見告。」那少女笑道：「哈哈，我才不上你這個當呢。我跟你說我令尊是誰，你便知道我的尊姓了。你既知我尊姓，便查得到我的大名了，我的尊師便是我媽。我媽的名字，更加不能跟你說。」

左子穆心下尋思：「雲南武林之中，有那一對前輩夫婦善於役蛇？」一時卻想不起來，要知雲南地多瘴毒，深山密林之中到處都是毒蛇，養蛇之人甚多。馬五德問凌霄子道：「凌霄兄，你剛才說『禹穴四靈』，那是什麼來頭？」凌駕霄子道：「我沒說過啊，誰說過了？我一點都不知道。」馬五德老於江湖世故，知道以凌霄子的身份武功，對「禹穴四靈」居然如此忌憚，一時不小心衝口而出，事後卻是極力抵賴，中間一定有極大的緣故，當下也不再問。

左子穆又向那少女道：「姑娘既是不肯見告，那也罷了，請下來一起商議。神農幫不許你下山，連你也要一起殺了。」那少女笑道：「他們不敢殺我的，神農幫只殺無量劍的人。我在路上聽到了消息，所以趕著來看殺人的熱鬧。長鬍子老頭，你們劍術不錯，可是不會使毒，鬥不過神農幫的。」她這幾句正說中了「無量劍」的弱點，若是各憑真實功夫廝拼，無量劍東西兩宗，再加上八位聘請前來作公證的各派高手，無論如何不會敵不過神農幫，但說到用毒解毒，各人卻一竅不通。

左子穆聽她說：「我在路上聽到消息，所以趕來看看殺人的熱鬧。」口吻中全是幸災樂禍之意，似乎「無量劍」中越是死得人多，她越是開心，當下冷哼一聲，問道：「姑娘在路上聽到甚麼消息？」他一向頤指氣使慣了，隨便說一句話，似乎都是叫人非好好回答不可。那少女忽問：「你吃瓜子不吃？」左子穆臉色微微發紫，若不是大敵在外，他早已發作，當下強忍怒氣，道：「不吃！」段譽插口道：「你這是甚麼瓜子？桂花味？玫瑰味？還是松子味的？」那少女道：「啊喲！瓜子還有這許多講究麼？我可不知道了。我這瓜子是媽媽用蛇膽炒的，常吃眼目明亮，你試試看。」說著抓了一把，塞在段譽手中。

段譽聽到「用蛇膽炒的」五字，心下又有些發毛。那少女道：「吃不慣的人，覺得有點兒苦，其實很好吃的。」段譽覺得不便拂她之意，送了一粒瓜子到口中一咬，入口果是頗為辛澀，但略加辨味，便似諫果回甘，舌底生津，很有一股清香之意，當下接連吃了起來。他將吃過的瓜子殼一片片的都放在樑上，那少女卻肆無忌憚，順口便往下吐出。瓜子殼在眾高手頭頂亂飛，許多人都是皺眉讓開。

左子穆又問道：「姑娘在道上聽到甚麼消息，若能見告，在下感激不盡。」那少女道：「我聽神農幫的人說起甚麼『無量玉壁』，那是甚麼玩意兒？」左子穆一怔，說道：「無量玉壁？難道無量山中有甚麼寶玉、寶壁麼？我倒沒聽說過。雙清師妹，你聽人說過麼？」雙清還未回答，那少女搶著道：「她自也沒聽說過。你倆不用一搭一擋做戲，不肯說，那就乾脆別說。哼，好希罕麼？」左子穆神色尷尬，心道：「這女孩當真厲害。」便道：「啊，我想起來了，神農幫所說的，大概是無量山妙高峰上的鏡面石。這塊石頭平滑如鏡，能照見毛髮，有人便說它是一塊美玉，其實呢，只是一塊又白又光的大石頭罷了。」那少女道：「你早些說了，豈不是好？你怎麼跟神農幫結的怨家啊？幹麼他們要將你無量劍殺得雞犬不留？」

左子穆知道今日反客為主之勢已成，要想這少女透露甚麼消息，非得自己先說不可，便道：「姑娘請下來，待我詳加奉告。」那少女雙腳盪了盪，說道：「詳加奉告，那倒不用，反正你的說話有真有假，我也只信得了這麼三成四成，你隨便說一些罷。」左子穆道：「去年神農幫要到咱們後山採藥，我沒答應。他們便來偷採。我師弟容子規和幾名弟子撞見了，出言責備。他們說道：『這裏又不是金鑾殿、御花園，外人有甚麼來不得？難道無量山是你們無量劍買下的麼？』雙方言語衝突，便動起手來。容師弟下手沒留情，殺了他們二人，當時也沒知道，其中一個少年原來竟是神農幫司空幫主的獨生兒子。這個仇便結得大了。後來在瀾滄江畔雙方又比了一次武，再欠下了幾條人命。」那少女道：「嗯，原來如此。他們要採的是甚麼藥？」左子穆道：「這個倒不大清楚。」那少女道：「哼，你當真不清楚麼？他們想採的，乃是百藥剋星都拉草。他們要將無量山中的都拉草斬草除根，一株不留。」左子穆道：「原來姑娘比我還更明白。」

那少女伸出右臂，穿在段譽腋下，道：「下去吧！」一挺身便跳了下來。段譽「啊」的一聲驚呼，身子已在半空。那少女帶著他輕輕落在地下，左臂仍是挽著他的右臂，道：「咱們外面瞧瞧去，看神農幫到了多少人。」左子穆搶上一步，道：「且慢，在下所問之事，姑娘可還沒答覆呢。」那少女道：「我為甚麼要告訴你？我答應過你沒有？」左子穆一想，她確沒答應要回答自己的問說，但怎能讓她說去便去？

此刻「無量劍」雖是大敵壓境，不願再結強仇，但左子穆向來自視甚高，被這麼一個小小姑娘平白無端端的戲弄一番，如何甘心？當下身形一晃，攔在那少女和段譽身前，說道：「姑娘，神農幫惡徒在外，姑娘貿然出去，若是有甚麼閃失，我無量劍可過意不去。」那少女微笑道：「我又不是你請來的客人，再者，你也不知我尊姓大名。若是我給神農幫殺了，我爹爹媽媽絕不會怪你保護不周。」說著挽了段譽的手臂，向外便走。左子穆右臂微動，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說道：「姑娘，請留步。」那少女道：「你要動武麼？」左子穆道：「在下見識一下姑娘的武功門派，日後見到令尊令堂，也好有個交代。」長劍斜橫胸前，攔住了去路。

那少女向段譽道：「這長鬚老兒要殺我呢，你說怎麼辦？」段譽搖了搖手中摺扇，道：「姑娘說怎麼辦便怎麼辦。」那少女道：「要是他一劍殺死了我，那便如何是好？」段譽道：「咱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瓜子一齊吃，刀劍一塊挨。」那少女道：「這幾句話說得挺好，你這人很夠朋友，也不枉咱們相識一場，走罷！」跨步便往門外走去，對左子穆手中青光閃爍的長劍，恍如不見。

左子穆長劍一抖，指向那少女左肩，他此時仍無傷人之意，只是不許她帶同段譽走。那少女伸手腰間，纖手微動，忽然間綠影一閃，一條長長的布帶扭曲而前，飛向左子穆手腕。左子穆一驚之下，急忙縮手，不料這這衣帶是活的，來勢如風，左子穆只覺手腕一疼，已被那青靈子咬了一口，噹的一聲，長劍落地。青靈子搶到地下，身子轉了幾轉，已將長劍纏住，格格數聲輕響，長劍被牠咬成數截。原來這青靈子乃是一種靈異之極的怪蛇，皮堅勝鐵，更經那少女的父母長期飼養訓練，變成了一件厲害的活兵刃。要說到武功修為，那少女只不過十六七歲年紀，自不能與一派宗師的左子穆相比，只不過她的活兵刃太過靈異，左子穆被攻了個措手不及，以致長劍斷折。他「無量劍」中師徒將這柄長劍看得極重，長劍若被敵手削斷或奪去，那麼本門絕技已無從施展，雖然適才這一招事出意外，不能說是比武落敗，但以左子穆的身份，可不能再行纏鬥不休。他左手狠狠抓緊右腕，生怕蛇毒上行，侵入心臟。

那少女道：「你快用都拉草煮三大碗濃汁喝了下去，兩個時辰內不能移動身子，否則劇毒難解。」她出了大門，低聲笑道：「我這青靈子是沒毒的，可將這個長鬚老兒嚇個半死。這老兒武功很高，他要是追了出來，我可打他不過。」段譽大是羨慕，道：「我不會武功，適才受人欺侮！」說著摸了摸腫起的面頰，猶有餘痛，又道：「要是我也有這麼一條青靈子，那就不怕人家兇惡了。好姑娘，幾時你幫我去捉一條來，好不好？」那少女微笑道：「要再找一條青靈子，那可難了。可惜這條蛇兒也不是我的，否則送了你也不打緊。那是我叔叔的，我偷了出來玩，回去便得還他。」段譽道：「你的尊姓大名，不能跟那長鬚老兒說，可能跟我說麼？」

那少女笑道：「甚麼尊姓大名了？我姓鍾，爹爹媽媽叫我作『靈兒』。尊姓是有的，大名可就沒了，只有一個小名。咱們到那邊山坡上坐坐，你跟我說，你到無量山來幹甚麼。」兩人並肩走向西北角的山坡。段譽一面走，一面說道：「我是從家裏逃出來的，四處遊蕩，在普洱時身邊沒錢了，說到那位馬五德馬五爺家裏吃閒飯。後來他要到無量山來，我悶得無聊，便跟著他來了。」鍾靈點了點頭，又問：「你幹麼要從家裏逃出來？」段譽道：「爹爹要教我練武功，我不肯練。他逼得緊了，我只得逃走。」

鍾靈睜著一對圓圓的大眼，向他上下打量，甚是好奇，道：「你為甚麼不肯學武，怕辛苦麼？」段譽道：「辛苦我才不怕呢。我想來想去想不通，又跟我伯父爭了一場。爹爹要我向伯父磕頭賠禮，我自己總覺我沒錯，不肯賠禮，爹爹和媽媽因此又吵了起來──」鍾靈微笑道：「你媽媽總是護著你，跟你爹爹吵，是不是？」段譽道：「是啊。」鍾靈嘆了口氣道：「我媽也是這樣。」她眼望西方遠處，出了一會神，又問：「你甚麼事想來想去想不通？」

段譽道：「我從小受了佛戒。爹爹請了一位老教師教我唸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唸佛經。十多年來，我學的都是甚麼戒殺戒嗔，甚麼慈悲為懷，忽然爹爹教我練武，學打人殺人的法子，我自然覺得不對頭。爹爹說了我不聽，伯父跟我辯了一天一夜，我仍是不服。」鍾靈道：「於是你伯父大怒而去，是不是？」段譽搖頭道：「我伯父不是大怒而去，他伸手點了我兩處穴道。一霎時間，我全身好像有一千一萬隻螞蟻在咬，又像有許多螞蟻在吸血。我伯父：『這滋味好不好受？我是你伯父，待會自然跟你解了穴道。倘若你遇到的是敵人，那時可教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倒試試自殺看。』我被他點中穴道後，要抬一根手指頭也是不能，那裏還能自殺。當然，我活得好好地，幹麼要自殺？」

鍾靈獃獃的聽著，突然大聲道：「你伯父會點穴，是不是伸一根手指在你身上甚麼地方一戳，你就動彈不得？」段譽道：「是啊，那有甚麼奇怪？」鍾靈臉上充滿驚奇的神色，道：「你說那有甚麼奇怪？你竟說那有甚麼奇怪？武林中，倘若有人能學到幾下點穴的功夫，你叫他磕上一萬個頭、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願意，你卻偏偏不肯學，當真是奇怪之極了。」段譽道：「這點穴功夫，我看也沒甚麼了不起。」鍾靈嘆了口氣，道：「你這話千萬不能說，更加不能讓人家知道了。」段譽奇道：「為甚麼？」鍾靈道：「你既然不會武功，江湖上許多壞事情就不懂得。你段家的點穴功夫天下無雙，叫做甚麼『一陽指』。學武的人一聽到『一陽指』三個字，那真是垂涎三尺，羨慕得十天十夜睡不著覺。要是有人知道你伯父，你爹爹會這功夫，說不定有人起下歹心，將你綁架了去，要你伯父、爹爹用『一陽指』的穴道譜訣來換。那怎麼辦？」

段譽搔頭道：「有這等事？我伯父烈性如火，惱起上來，一定跟那人好好的打上一架。」鍾靈道：「是啊。跟你段家相鬥，旁人自然不敢，可是為了『一陽指』的武功秘訣，那也說不得了。何況你落在人家手裏，投鼠忌器，事情就十分難辦。這樣罷，你以後別對人說姓段。」

段譽道：「雲南姓段的人成千上萬，也不見得個個都會這點穴的法門。我不姓段，你叫我姓甚麼？」鍾靈弮笑道：「那你便暫且跟我的姓罷！」段譽笑道：「那也好，那你得叫我做大哥了。你幾歲？」鍾靈道：「十六！你呢？」段譽道：「我大你三歲。」

鍾靈摘起地下一片草葉，一段段的扯斷，忽然搖了搖頭。段譽道：「你心中在想甚麼？」鍾靈道：「我總是難以相信。你居然會不願學『一陽指』的功夫，你在騙我，是不是？」段譽笑了起來，道：「你將一陽指說得這麼神妙，真能當飯吃麼？我看你的金靈子、青靈子，那就好得多。」鍾靈嘆道：「但願我能將幾條蛇兒，跟你換這手武功，可惜你既不會一陽指，這幾條蛇兒也不是我的。」段譽道：「你小小一個女孩兒，儘想著這些打架殺人的事幹甚麼？」鍾靈道：「你是真的不知，還是在裝腔作勢？」段譽奇道：「甚麼？」鍾靈手指東方，道：「你瞧！」

段譽順著她手指瞧去，只見東邊山腰裏冒起一條條的嬝嬝青煙，一共有十餘叢之多，不知道有何用意。鍾靈道：「你雖不想殺人打架，但旁人要殺你打你，你總不能束手待斃啊。這些青煙是神農幫在煮煉毒藥，待會用來對付無量劍的。我只盼咱們能悄悄溜了出去，別受到牽累。」段譽搖了搖摺扇，大不以為然，道：「這種江湖上的兇殺鬥毆，越來越不成話了。無量劍中有人殺了神農幫司空幫主的兒子，現在那個容子規已被他們下毒殺害，還饒上了那個打我耳光的龔人傑，一報還一報，已經抵過數啦。就算有甚麼不平之處，也當申明官府，請父母官稟公評斷，怎可動不動的便殺人放火？咱們大理國中，那還有王法麼？」

鍾靈「嘖、嘖、嘖」的三聲，道：「聽你口氣，倒像是甚麼皇親國戚、官府大老爺似的。咱們老百姓才不來理你呢。」她抬頭看了看天色，指著西南角上，低聲道：「待天黑之後，咱們悄悄從這裏出去，神農幫的人未必見到。」段譽道：「不成！我要去見他們幫主，曉諭一番，不許他們這樣胡亂殺人。」鍾靈眼中露出憐憫的神色，道：「段兄，你這人太也不知天高地厚。神農幫主司空玄陰險狠辣，善於使毒，可跟無量劍不同。咱們別生事了，快些走罷。」段譽道：「不成，這種事我非管一管不可，你若是害怕，便在這裏等我。」說著站起身來，向東走去。鍾靈望著他的背影，待他走出數丈，忽地縱身追去，右手一探，往他肩頭拿去。段譽聽得背後腳步之聲，待要回頭，右肩已被她抓住。鍾靈跟著腳下一勾，段譽站立不住，向前一撲而倒。

他鼻子撞在山石之上，登時流出鼻血。段譽氣沖沖的爬了起來，見打跌他的乃是鍾靈，怒道：「你幹麼如此惡作劇？摔得我好痛。」鍾靈道：「我要再試你一試，瞧你是假裝呢，還是真的不會武功，我這是為你好。」段譽伸手背在鼻上一抹，只見滿手是血，鮮血跟著流下，沾得他胸前殷紅一灘。他受傷甚輕，但見血流得這麼多，不禁「哎喲、哎喲」的叫了起來。鍾靈倒有些擔心了，忙取出手帕，去替他抹血。段譽心中氣惱，伸手一推，道：「不用你來討好，我不睬你。」他不會武功，出手全無部位，這麼一推，正好推向她的胸膛。鍾靈不及思索，自然而然的反手一勾，順勢一帶一送，段譽被她直摔出去，砰的一聲，後腦撞在石上，登時暈了過去。

鍾靈見他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下，喝道：「快起來，我有話跟你說。」待見他始終不動，心下倒有些慌了，過去俯身一看，只見他雙目上挺，氣息微弱，已然暈了過去，忙伸手捏他人中，又用力揉搓他胸口。

過了良久，段譽才悠悠醒轉，只覺自己靠在一處十分柔軟的地方，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慢慢睜開眼來，但見鍾靈一雙明淨清澈的眼睛，正焦急的望著自己。鍾靈見他醒轉，長舒了一口氣，道：「啊！幸好你沒死。」段譽見自己身子倚靠在她懷中，後腦枕在她的腰間，不禁心中一蕩，但隨即覺到後腦撞傷之處陣陣劇痛，「哎喲」一陣大叫。鍾靈嚇了一跳，道：「怎麼啦？」段譽道：「我──我痛得厲害。」鍾靈道：「你又沒死，哇哇大叫的作甚麼？」段譽道：「要是我死了，還能哇哇大叫麼？」鍾靈噗哧一笑，心想這句話我可說錯了，扶起他的頭來，只見他後腦腫起了老大一個血瘤，足足有雞蛋大小，雖不流血，想來十分痛楚，嗔道：「誰叫你出手輕薄下流，要是換作別人，我當場便殺了你，叫你這麼摔跤一交，可還便宜了你呢。」段譽坐起身來，奇道：「我──我輕薄下流了？那有此事？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鍾靈少女心懷，情竇初開，於男女之事介乎似懂非懂之間，聽了他的話後，臉上微微一紅，道：「我不跟你說了，總之是你自己不好，誰叫你伸手推我這裏──這裏──」段譽登時省悟，很覺不好意思，待要說甚麼話解釋，似乎又覺不便措辭。鍾靈道：「總算你醒了過來，害得我急得甚麼似的。」段譽道：「適才在劍湖宮中，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定會多吃兩記耳光。現下你摔了我兩次，咱們大家扯了個直。總之我命中注定，難逃此劫。」鍾靈道：「你這麼說，那是在生我的氣了？」段譽道：「難道你打了我，還要我歡歡喜喜的說：『姑娘打得好，打得妙』？還要我多謝你麼？」鍾靈拉著他的手，歉然道：「從今而後，我再也不打你啦。這一次你別生氣罷。」段譽道：「除非你給我狠狠的打還兩下。」

鍾靈想了想，很不願意，但見他怒氣沖沖的轉身欲行，便仰起頭來，說道：「好，我讓你打還兩下就是。不過──不過你出手不要太重。」段譽道：「出手不重，那還算是甚麼報仇？我非重不可，要是你不給打，那就算了。」鍾靈嘆了口氣，閉了眼睛，低聲道：「好罷！你打還以後，可不能再生氣了。」過了半晌，沒覺得段譽的手打下，睜開眼來，只見他似笑非笑的瞧著自己，鍾靈奇道：「你怎麼還不打？」段譽伸出右手小指，在她左右雙頰上各各輕彈一下，笑道：「就是這麼兩下，痛得厲害麼？」鍾靈大喜，笑道：「我早知你這人很好。」

段譽見她站在自己身前，相距不過尺許，吹氣如蘭，越看她越美，一時捨不得離開，隔了良久，才道：「好啦，我的大仇也報了，我要找那個司空玄幫主去了。」鍾靈急道：「傻子，去不得的！江湖上的事你一點也不懂，犯了人家忌諱，我可救不得你。」段譽搖頭笑道：「不用為我擔心，我一會兒就回來，你在這兒等我。」說著大踏步便向青煙升起之處走去。鍾靈大叫阻止，段譽只是不聽。鍾靈怔了一陣，道：「好，你說過有瓜子同吃，有刀劍齊挨！」和他並肩而行，不再勸說。

兩人走不到一盞茶時分，只見兩個身穿黃衣的漢子快步迎上，左首一個年紀較老的喝道：「甚麼人？來幹甚麼？」段譽見這兩人都是懸著一隻藥囊，手執著一柄刃身奇闊的短刀，便道：「在下段譽，有事求見貴幫司空幫主。」那老漢道：「為了何事？」段譽道：「待見到貴幫主後，自會陳說。」那老漢道：「閣下屬何門派？尊師上下如何稱呼？」段譽道：「我沒有門派。我授業師父姓孟，諱述聖，字繼儒。我師父專研尚書，於公羊之學，也有頗深的造詣。」原來他說的師父，乃是教他讀經作文的師父。那老漢聽到甚麼「古文尚書」、「公羊之學」，還道是兩門特異的武功，又見段譽摺扇輕搖，頗似身負絕藝、深藏不露之輩，倒也不敢怠慢，雖想不起武林中有那一號叫做「孟述聖」的人物，但對方既說他「有頗深的造詣」，想來也不見得是信口胡吹，便道：「既是如此，段少俠請稍候，我去通報。」

只見他匆匆而去，轉過了山坡。鍾靈道：「你騙他公羊、母羊的，那是甚麼功夫？待會司空玄要是考較起來，恐怕不易搪塞得過。」段譽道：「公羊傳我是讀得很熟的，其中的微言大義，司空若要考較，未必便難得到我。」鍾靈瞠目不知所對。只見那老漢鐵青著臉回來，說道：「你胡說八道甚麼？幫主叫你去！」瞧他模樣，顯是受了司空玄的申斥。段譽點點頭，隨他走去。那老漢道：「待我領路！」伸手握住了段譽的手掌。只走出三步，他掌上逐漸運勁。段譽叫道：「喂！輕些。」那老漢的手掌越收越緊，便如一道鐵箍漸漸縮小，段譽痛得大聲叫了出來。

那老漢轉述段譽所說甚麼「古文尚書」、「公羊之學」，受了幫主的申斥，心中老大的沒好氣，有心要伸量一下段譽的武功，運勁一握之下，段譽便已禁受不住，正想捏斷他幾根指骨，忽然手腕一涼，甚麼東西纏了上來。只聽喀的一聲響，腕骨已然折斷。那老漢劇痛之下，低頭看時，腕上甚麼東西也沒有。他那知這是鍾靈暗中相助，在後面突然放出青靈子來，絞斷了他的手腕，只道是段譽手掌上傳來的一股反震之力，心中又是氣憤，又是害怕，暗想此人內功如此了得，自己若是出言叫陣，徒然更取其辱。這時他痛得臉上汗珠如黃豆般一滴滴的滲了出來，卻是強充光棍，一聲不哼，若無其事的大踏步走去。段譽道：「你這人真是粗魯，跟人家拉手，也不用這麼大力，我瞧你多半是不懷好意。」那老漢也不回答，加快腳步，片刻間轉過山坳，鍾靈一抬頭間，只見一大堆亂石之中，團團坐了二十餘人，知道已是闖入了龍潭虎穴，加快兩步，緊貼段譽的身旁。段譽走近前去，見人叢中一個瘦小的老者坐在一塊高岩之上，頦下一把山羊鬍子，神態甚是倨傲，知道便是神農幫的幫主司空玄了，於是拱手一揖，說道：「司空幫主請了，在下段譽有禮。」司空玄微微欠身，卻不站起，說道：「閣下到此何事？」段譽道：「聽說貴幫與無量劍結下了冤仇，在下今日眼見無量劍中二人慘死，心下不忍，特勸來解。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兇毆鬥殺，有違國法，要知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兇毆鬥殺，有違國法，若教官府知道，大大的不便。請司空幫主懸崖勒馬，急速歸去，不可再向無量劍尋仇了。」

司空玄冷冷的聽他說話，待他說完，始終默不作聲，只是斜眼側睨，不置可否。段譽又道：「在下這番是金玉良言，還望幫主三思。」司空玄仍是好奇地瞧著他，突然間仰天打個哈哈，說道：「小子何人，卻來尋老爺的消遣？是誰叫你來的？」段譽道：「有誰教我來麼？我自己來跟你說的。」司空玄哼一聲，道：「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生平從未見過你這等膽大妄為的胡鬧小子。阿卓，將這兩個小男女拿下了。」旁邊一條大漢應聲而出，伸手便抓住了段譽的右臂。鍾靈叫道：「且慢！司空幫主，這位段相公良言相勸，你不允那也罷了，何必動蠻？」她轉頭向段譽道：「段兄，神農幫不聽你的話，咱們不用管人家的閒事了，走罷！」那阿卓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早將段譽的雙手反在背後，緊緊握住，眼睛瞧著司空玄，只待幫主的示下。司空玄冷冷的道：「神農幫最不喜人家多管閒事。兩個小娃娃說來便來，說去便去，這中間多半另有蹊蹺。阿洪，把這女娃娃也綁了起來。」另一名大漢應道：「是！」伸手來抓鍾靈。

鍾靈身子一晃，斜退三步，說道：「司空幫主，我可不是怕你。只是我爹爹不許我在外多惹是非。你快叫這人放了段兄，莫要逼得我騎虎難下，那就多有不便。」司空玄哈哈大笑，道：「女娃娃胡吹大氣。阿洪，還不動手？」阿洪又應道：「是！」伸手便向鍾靈手臂握去。鍾靈右臂一縮，左掌倏出，掌緣如刀，已在阿洪的頸中斬了下去。阿洪低頭避過，鍾靈右手拳快如閃電的上擊，砰的一聲，正中阿洪下頦，一條兩百斤重的大漢仰天摔了出去，躺在地下，半天爬不起來。司空玄淡淡的道：「這女娃娃還真的有兩下子，可是要到神農幫來撒野，卻還不夠。」斜目向身旁一個高高的老者使個眼色，做個手勢。這老者身形猶似竹竿，悄沒聲的欺了過來。一個高，一個矮，兩人身材差了二尺，那老者居高臨下，雙手一伸，十指如鳥爪，握向鍾靈肩頭。

# 第三回 大展神威

鍾靈見來勢兇猛，又是向旁一閃。那高老者左手五指從她臉前五寸處一掠而過，鍾靈只感勁風凌厲，不禁心下駭然，叫道：「司空幫主，你快叫他住手。否則的話，我可要不客氣了。將來爹爹罵我，你也沒甚麼好。」她說話之間，那高老者又已連續出手三次，每一次都被鍾靈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過。司空玄厲聲道：「抓住她！」高老者左手斜引，右手劃了個小小圓圈，陡地五指翻轉，已抓住了鍾靈右臂。鍾靈「啊」的一聲驚呼，痛得花容失色，左手一抖，突然間金光一閃，高老者悶哼一聲，放脫了他手臂，坐倒在地。小蛇金靈子在他手背上一口咬過，躍回鍾靈手中。

司空玄身旁一名穿長袍的中年漢子急忙搶上前去，伸手扶起高老者，只覺他全身發顫，手背上立時黑漆一片，兀自不住擴大。鍾靈口中又是一聲尖哨，金靈子躍將出去，竄向抓住段譽的那條大漢面門。那大漢伸手欲格，金靈子就勢一口，咬中了他的掌緣。那大漢武功不及高老者，更是抵受不住，當即縮成一團，大聲呻吟。鍾靈挽了段譽的手臂，轉身便走，低聲道：「禍已闖下了，快走！」

圍在司空玄身旁的，都是神農幫中的高手，這些人一生以採藥使藥為生，可說甚麼毒蛇毒蟲都見識過了，但這金靈子來去如電，如此劇毒，卻是誰都不識其名。司空玄一怔之下，失聲道：「是『禹穴四靈』麼？快抓住這女娃娃，莫讓她走了。」當下四條漢子撲將上去，分從兩側包抄了上來。鍾靈口中呼哨，一面抽出纏在腰間的青靈子，一抖之下，擋住了撲近的二人，金靈子從這人身上躍到那一人身上，只是一霎眼間，已將四條漢子一一咬過。但須咬得一口，每條漢子不是滾倒在地，便是縮成了一團。神農幫幫眾雖見這小蛇甚是可怖，但在幫主之前，誰也不敢退縮，又七八人呼嘯追來。鍾靈叫道：「要性命的便別上前，給我金靈子咬過的無藥可救！」那七八人手中各執兵刃，有的是藥鋤，有的是闊身短刀，只盼用兵刃擋得住金靈子的襲擊。但那小蛇快過世間任何暗器，當幫眾以兵刃砍削過去之時，金靈子的尾巴在刀背上一點，一彈之下便已咬中敵人，剎那間七八人又皆滾倒。

司空玄一撩長袍，從懷中急速取出一瓶藥水，倒在掌心，匆匆在手掌及下臂上塗抹了，兩三個起落，已攔在鍾靈及段譽的身前，沉聲喝倒：「站住了！」金靈子從鍾靈掌心彈起，竄向司空玄鼻粱。司空玄豎掌一立，心下暗自發毛，不知自己這秘製蛇藥，是否奈何得了這條靈異無比的金蛇，若是無效，不但自己一世威名付於流水，神農幫也是就此毀了。這金蛇剛張口往他掌心咬去，突然在空中一個轉折，尾巴在他手指上一點，借力躍了回來。司空玄大喜，左掌呼的一掌拍而出，掌風甚是凌厲，鍾靈閃避不及，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那掌風餘勢所至，噗的一聲，將段譽擊得仰天便倒。

鍾靈大驚，連連呼哨，催動金靈子攻敵。金靈子再度竄出，但司空玄掌上的蛇藥正是牠的剋星，要待咬他頭臉大腿，司空玄雙掌飛舞逼得金靈子無法近前。鍾靈舞動青靈子，一條軟鞭般從旁夾攻。司空玄不知青靈子無毒，一般的嚴加守禦，口中連發號令。

只見數十名幫眾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各人手中拿著一綑藥草，點燃了火，濃煙不住冒出。段譽剛從地上站起，突然頭暈異常，登時昏倒，迷迷糊糊之中只見鍾靈的身子已在搖晃，跟著也即跌倒。兩名幫眾奔上來想揪住鍾靈，金靈子和青靈子護主情切，各將兩人咬了一口。一個中毒摔倒，另一個大腿處鮮血淋漓，臂骨又被青靈子絞斷。眾人團團圍住，一時卻無從下手。

司空玄叫道：「東方燒雄黃，南方燒麝香，西北方人人散開。」諸幫眾應命燒起麝香、雄黃。神農幫中無藥不備，所備藥物更是無一而非一等一的精品。這麝香、雄黃質純性強，一經燒起，登時發出極辛辣的濃煙，順著東南風向鍾靈吹去。不料金靈子和青靈子雖在兩種毒蛇的剋星薰炙之下，仍是矯夭活潑，霎時間又咬倒了五名幫眾。司空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叫道：「鏟泥掩蓋，將女娃娃連蛇兒一起活埋了。」諸幫眾手上有的是挖掘藥物的鋤頭，當即在山坡上挖起大塊泥土，向鍾靈身上拋去。

段譽神智未全失，心想此禍事乃是由己而起，若是鍾靈慘遭活埋，自己豈能獨活，奮身一躍，撲在鍾靈身上，抱住了她，叫道：「左右是同歸於盡。」只覺土石石塊，紛紛在身上蓋落。司空玄聽到他說「左右是同歸於盡」不禁心中一動，只見四下裏滾倒在地的有二十餘名幫眾，其中七八名更是幫中極重要的人物，連自己兩個師弟亦在其內，若將這女娃娃殺了，雖然出了一口怨氣，但這金蛇毒性大異尋常，不得她的獨門解藥，只怕難以救活眾人，便道：「留下二人活口，別蓋住頭臉。」

鍾靈無力掙扎，只覺身上沉重之極，段譽抱住了自己，兩人均是動彈不得。片刻之間，兩人的身子連著金靈子、青靈子，都已被埋在土中，只是露頭在外。司空玄陰惻惻的道：「女娃娃，你要死是要活？」鍾靈道：「我自然要活。你若將我和段兄害死，你這許多人也活不成了。」司空玄道：「好！那你取了解救蛇毒的藥物出來，我便饒你一命。」鍾靈搖頭道：「饒我一命是不夠的，須得饒咱們二人兩命。」司空玄道：「好罷！饒你兩人小命，那也可以。解藥呢？」鍾靈道：「我身上沒有解藥。這金靈子的劇毒，只有我爹爹會治。我早跟你說過，你別逼我動手，否則一定惹得我爹爹罵於我，你又有甚麼好處？」司空玄厲聲道：「小娃娃這時候還在胡說八道，老爺子一怒之下，讓你活生生的餓死在這裏。」

鍾靈道：「我跟你說的全是實話，你偏不信。唉，總而言之，這件事糟糕之極，只怕瞞不過我爹爹，那便是如何是好？」司空玄道：「你爹爹叫甚麼名字？」鍾靈道：「你這人年紀也不小啦，怎地如此不通情理？我爹爹的名字，怎能隨便跟你說？」司空玄縱橫江湖數十年，在武林中也是個名頭響亮的腳色，今日遇到了鍾靈和段譽這兩個活寶，倒也真是束手無策。他牙齒一咬，說道：「拿火把來，待我先燒了這女娃娃的頭髮，瞧她說是不說。」一名幫眾遞過火把，司空玄拿在手裏，走上兩步。

鍾靈在火光照耀之下，看到他猙獰的臉色，心中害怕，叫道：「喂，喂，你別燒我頭髮，這頭髮一燒光，頭上倒有多痛！你不信，先燒燒你自己的鬍子看。」司空玄獰笑道：「我當然明白很痛，又何必燒我的鬍子才知。」舉起火把，在鍾靈臉前一晃。鍾靈嚇得尖聲叫了起來。段譽將她緊緊摟住，叫道：「山羊鬍子，此事是我幹的，你來燒我的頭髮罷！」鍾靈道：「不行！你也痛的。」司空玄道：「你既怕痛，那麼你快取解藥出來，救了我的眾兄弟。」鍾靈道：「你這人真是笨得可以啦。我早跟你說，只有我爹爹能治金靈子的毒，連我媽媽也不會。你道容易治麼？」司空玄聽得四週被金靈子咬過的人怪聲呻叫，極是悽慘，料想這蛇毒極是難當，否則這些人都是極要面子的好漢，縱使被人砍斷一手一腿，也不能哼叫一聲。他們早已由旁人服侍敷上了化解蛇毒的藥物，但聽著這種呻吟之聲，顯然本幫素有靈驗的蛇藥並不生效，他怒目瞪著鍾靈，喝道：「你的老子是誰？快說他的名字！」鍾靈道：「你真的要我說？你不害怕麼？」

司空玄心中突然一動，將「禹穴四靈」和一個人的名字聯了起來：「難道『禹穴四靈』竟是這人所養？難道這人竟然未死？倘若是他──他──他，他隱姓埋名，假裝身死，要是我將他的名字抖了出來，他定然不肯與我干休。」鍾靈見他臉上閃過了一陣恐懼的神色，心下頗為得意，道：「你還是趕快放了咱們，免得我爹爹找你麻煩。」司空玄腦海中飛快的轉了幾個念頭：「我要是放了她，她父親倘若便是此人，一加盤查，便知我已猜到他的秘密。此人豈能讓我活命？定要殺我滅口。但若我今日殺了這女娃娃，這許多兄弟難以活命。哼，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他心念已決，既令幫中許多好手要因此送命，也不能縱虎歸山，惹下大禍，當下左手暗暗運勁，一掌便往鍾靈頭頂拍落。

鍾靈見他臉色倏變，已知不妙，又見他左掌拍下，忙叫：「喂，別打！」司空玄那去理她，手掌離她頭頂不到一尺，突然間後頸中一麻，已被甚麼東西咬了一口。他這一掌仍是拍到了鍾靈頭頂，但勁力已在半途散失，只不過是如同伸手在她頭髮上輕輕撫摸了一點下。司空玄心下大駭，急忙提一口氣護住心頭，右手拋下火把，反手至頸後去抓，突覺手背上又是一麻。原來金靈子被埋在土中之後，悄悄鑽了出來，乘著司空玄不防，忽施奇襲。司空玄接連被咬了兩口，只嚇得心膽俱裂，當即盤膝坐地，運功驅毒。諸幫眾忙鏟沙土，又往金靈子身上蓋去。金靈子縱身咬倒一人，黑暗中金光閃了幾閃，逃入草叢中不見了。

司空玄手下急忙取過蛇藥，外敷內服，服侍幫主，又將一枚野山人參塞在他的口中防他精力不濟。司空玄同時運功抵禦兩處蛇毒，不到一盞茶時分，已是支持不住，一咬牙，從腰間身旁抽出一柄短刀，刷的一下，將右手上臂砍了下來，正所謂毒蛇螫腕，壯士斷臂，但後頸中了蛇毒，卻總不能將腦袋也砍了下來。諸幫眾心下慄慄，忙以金創藥替他敷上，但斷臂處血如泉湧，金創藥一敷上去便給血水衝掉。那人撕下衣襟，用力紮住他臂彎之處，鮮血才漸漸止住。鍾靈看到這等慘象，嚇得臉也白了，不敢再作一聲。司空玄沉聲問道：「這金色小蛇，是否『禹穴四靈』的金靈子？」鍾靈道：「是的。」司空玄道：「給了它咬了，酸麻七日，方有始身死，是也不是？」鍾靈又道：「是。」司空玄道：「將這小子拉出來。」諸幫眾答應了，將段譽從土石中拉了出來。鍾靈急叫：「喂，喂，這不干他的事，可別害他。」一面縱身欲起，諸幫眾忙用泥土填入段譽先前容身的洞穴之中，鍾靈隨即轉動不得，眼見司空玄要殺段譽，不禁放聲大哭。

段譽心中也甚害怕，但強自鎮定，微笑道：「鍾姑娘，大丈夫視死如歸，在這些惡人之前不可示弱。」鍾靈哭道：「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要視死如歸。」

司空玄沉聲道：「給這小子服了斷腸散。用七日的份量。」他手下幫眾從藥瓶中倒半瓶紅色藥末，逼段譽服下。鍾靈大叫：「這是毒藥，吃不得的。」段譽一聽「斷腸散」之名，便知是厲害毒藥，但想身落他人之手，不服藥是不成，當下慨然吞下，舌頭嗒了嗒滋味，笑道：「味道甜咪咪的，司空幫主，你也吃半瓶麼？」司空玄怒哼一聲。鍾靈破涕為笑，但隨即又哭了起來。司空玄道：「這斷腸散七日之後毒發，肚腸寸斷而亡。你去取毒蛇解藥，若在七日之內趕回，我給你解毒。」鍾靈道：「只有我爹爹運使獨門內功，才解得了這金靈子之毒，解藥是沒有的。」司空玄道：「那麼叫他請你爹爹來此救你。」

鍾靈道：「你這人說得容易，我爹爹豈肯出山？他是絕不出谷一步的。」司空玄心想她這話倒非虛語，一時沉吟未答。段譽道：「這樣罷，咱們大夥兒一齊到鍾姑娘府上，請她尊大人醫治解毒，那不是更加快捷麼？」鍾靈道：「不成，不成！我爹爹有言在先，不論是誰，只要踏進我家谷中一步，那是非死不可。」司空玄後頸上蛇咬之處麻癢越來越厲害，怒道：「我叫這姓段的小子去，為甚麼另行派人？」鍾靈道：「你這人真沒記心！我說過不論是誰踏進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我不願段兄死了，你知不知道？」

司空玄陰沉沉的道：「他既怕死，難道我手下的人便不怕死？不去便不去，瞧是你先死，還是我先死。」鍾靈嗚嗚咽咽的又哭了起來，叫道：「你老頭兒好不要臉，只管欺侮我小姑娘！這會兒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啦！大家都在說你聲名掃地，不是英雄好漢的行逕。」司空玄自管運功抗毒，不去理她。段譽道：「由我去好了。鍾姑娘，令尊見我是去求他前來救你，想來不致害我。」鍾靈忽然面露喜色，道：「有了！我教你個法兒，你別跟我爹爹說我在這裏，他如殺了你，就不知我在甚麼地方了。不過你一帶他到這兒，馬上便得逃走，否則你要糟糕。」段譽點頭道：「這法子倒也使得。」鍾靈又對司空玄道：「山羊鬍子，段兄一到便即逃走，你這斷腸散的解藥如何給他？」司空玄指著遠處西北角的一塊大岩石，道：「我派人拿了解藥，候在彼處。段君逃到那塊岩石之後，便能得到解藥。」他要段譽請人前來救命，這稱呼上便改得客氣了。

當下司空玄傳下號令，命手下幫眾將鍾靈掘了出來，先用鐵銬銬住她雙手，再掘開她下身的泥土。只見那條青靈子兀自盆在她的腰間，蠕蠕而動，其餘幾條小蛇卻已被砂石壓死。鍾靈道：「你不放開我雙手，怎能寫信？」司空玄道：「你這小妮子刁鑽古怪，要是寫甚麼信，多半又要弄鬼。你拿一件身邊的信物，叫段君去見令尊便了。」鍾靈道：「我最不喜歡寫字，你叫我不用寫信，再好也沒有。我有甚麼信物呢？嗯，段兄，將青靈子解下來，帶去給我爹爹。」段譽道：「那不成！它不聽我話，要是半路上咬我一口，那可糟了。」鍾靈微笑道：「我衣袋裏有一隻小玉匣，你取了出來。」段譽伸出手去，剛剛到她衣衫，便即縮手，覺得伸手到人都少女懷中，未免無禮。鍾靈卻並未知覺，道：「是啊，左邊衣袋中便是了。」

段譽心想今日禍事已闖了下來，事在緊急，這個小姑娘天真瀾漫，並無男女之嫌，我也不用多所顧忌，於是伸手到她懷中。碰到一件溫暖堅實的圓物，便取了出來。鍾靈道：「這玉匣中藏得有金靈子和青靈子的剋星，青靈子若是不聽話，你用匣子在它頭上一揚，它自然不敢作怪。」段譽依言舉起玉匣，在青靈子頭旁揮了幾下。只聽得匣中吱吱的發出幾下異聲，青靈子立時縮成一團，似乎害怕之極。段譽覺得有趣，道：「待我瞧瞧。」正要伸手去揭匣蓋。鍾靈急道：「喂，使不得，匣蓋開不得的。」段譽道：「為甚麼？」鍾靈向身旁司空玄橫了一眼，道：「這是秘密，不能讓人家偷聽了去。你回來後，我悄悄跟你說。」段譽道：「這就是了。」左手握著玉盒，右手將青靈子從鍾靈身上解了下來，圍在自己腰間。青靈子果然由其擺佈，毫不反抗。段譽喜道：「這蛇兒倒也好玩！」

鍾靈道：「牠肚子餓了，自會去捉青蛙吃，你不用擔心的。你這麼吹口哨，它就去咬人，你這麼噓噓噓的吹，它就回來。」說著吹哨作聲，段譽津津有味的學著。司空玄卻聽得心煩意亂，暗想這些年青人當真不知這好歹，死在臨頭，還在玩弄蛇蟲，喝道：「早去早歸！大家命在旦夕，若是道上有甚耽擱，誰都沒了性命。鍾姑娘，此間前往尊府，幾日可以來回？」鍾靈道：「走得快些，兩天能到，最多四天，也便回來了。」司空玄稍覺放心，催道：「你去，你去！」

鍾靈道：「我跟段大哥兄說知道路，你們大夥兒走開些，誰都不許偷聽。」司空玄揮了揮手，諸幫眾都走得遠遠地。鍾靈道：「你也走開。」司空玄暗暗切齒，心道：「待我傷癒之後，若不狠狠擺佈你一下，我司空玄枉自為人了。」當下站起身來，也走了開去。鍾靈嘆了口氣，道：「段兄，咱們二人今日剛會面，便要分開了。」段譽笑笑道：「來回四天，那也沒有甚麼。」鍾靈一雙大眼向他凝視半晌，道：「你先去見我媽媽，跟她說知情由，讓我媽去跟我爹轉言，事情就易辦得多。」於是伸出腳尖，在地下劃明道路。原來鍾靈所居，是在瀾滄江西岸一處山谷之中，路程雖然不遠，但地勢十分隱秘，若非指明，外人萬難找尋不到。段譽記心極佳，鍾靈所說的道路東轉西曲，南彎北繞，他一聽之下便記住，待鍾靈說完，道：「好，我去啦。」轉身便走。

鍾靈待他走出十餘步，忽然想起一事，道：「喂，你回來！」段譽道：「甚麼？」又轉身回來。鍾靈道：「你最好別說姓段，更加不可說起你爹爹會使一陽指。因為──因為我爹爹說不定會起別樣心思。」段譽一笑，道：「是了！」心想這姑娘雖是小小年紀，心眼兒卻多，當下口中哼著曲子，揚長便去。

其時天色已晚，明月初升，段譽乘著月光，逕向西行，他雖是不會武功，但年輕力壯，腳下甚是迅捷，走出十餘里，已繞到無量山峰的後山，只聽得水聲淙淙，前面有條山溪。段譽口中已感乾燥，當下尋聲來到溪旁，只見溪水清澈異常，剛伸手入溪，水淘忽聽得身後一人嘿嘿冷笑。段譽吃了一驚，急忙轉身，卻見青色閃爍，一柄長劍的劍尖抵住了胸口，一抬頭，只見一人臉露獰笑，原來是無量劍中的甘人豪。

段譽笑道：「原來是你，倒嚇了我一跳。甘兄這麼晚了，還在這兒幹甚麼？」甘人豪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專誠在此相候，請段兄到劍湖宮中有事相量。」段譽道：「今日可不成了。在下身有急事，改日當再造訪。」甘人豪道：「無論如何，要請段兄賞臉，否則家師見責，我可吃罪不起。」段譽見他臉上神色不正，心中一動，已約略猜知其意：「啊喲，不好，只怕他是故意要扣住了我，好讓解毒之人不來，以便神農幫一干人死於非命，他無量劍便去了心腹之患。」便道：「世兄怎知在下要到此處？」甘人豪「哼」的一聲，道：「閣下與鍾姑娘跟神農幫的一番交道，在下都瞧在眼裏，聽在耳中了。無量劍與閣下無怨無仇，絕不為難，只須屈駕數日，便任閣下自便。」段譽道：「甚麼屈駕數日？這數日一耽擱，那還了得？我腹內服了神農幫的斷腸散，發作起來，如何是好？」甘人豪笑道：「說不定吃些止痛藥物，便不痛了。」

段譽暗暗吃驚，但一時之間，實無脫身之計，倘若一跟他到劍湖宮中，自己固是難以活命，還累了鍾靈、司空玄等三十幾條性命。甘人豪的長劍微向前送，劍尖抵得段譽胸口隱隱生疼，說道：「走罷，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段譽怒道：「你這不是存心要殺我麼？」

甘人豪笑道：「既在江湖行走，那有還把這條性命瞧得如此重的？姓段的，你也未免太不光棍了。」嗤的一劍，劍尖自段譽胸口直劃至小腹，將他衣衫劃了一條兩尺長的裂縫。這甘人豪不愧是無量劍東宗的及門高第，這一劍劃將下來，分寸拿得極準，段譽衣衫雖破，皮肉卻是絲毫無損，只見胸腹間涼颼颼地，忙伸手拉住衣衫，遮掩露出了的皮肉。甘人豪笑道：「細皮白肉的，倒像是個娘們。」突然間臉色一沉，惡狠狠的道：「再不快走，莫要惹得老爺性起，將你臉上劃他媽的十七八道血痕。」段譽無奈，心想只好跟他走了，且看途中有無脫身之計，當下拉一拉衣衫，道：「早知你無量劍如此歹毒，我也不管這閒事了，讓神農幫一股腦兒的毒死了你們，倒是乾淨。」

甘人豪喝道：「你囉唆些甚麼？我無量劍都是英雄好漢，豈懼神農幫的無恥之徒。」又是一劍，從段譽背心上劃了下去，只聽得嗒的一響，劃到他腰間時劍勢受阻。段譽猛地想起，我怎不叫青靈子相助一臂之力？口中學著鍾靈所授，吱嚕嚕的吹了起來。青靈子的頭一昂起，身子一擺，便向甘人豪臉上撲去。甘人豪吃了一驚，向後急退。青靈子一口沒咬中，倒翻身子，捲向他的手臂。甘人豪見過這條青蛇的厲害，連師父的長劍也曾讓它絞斷了，當下又是急躍避開。也是段譽不會運出青靈子，沒將它從腰間解下，便即發出攻敵的口哨，青靈子大半截身子還在他的腰間，以致攻撲之際，未能盡展所長，連咬兩口，都給甘人豪閃了開去。

段譽見他竄開，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拔腳便向西方奔去。甘人豪吆喝追來，叫道：「我身上有蛇藥，這小青蛇不敢咬我的，你逃不了。」他話是這麼說，究是不敢十分逼近，段譽奔不到半里，已是氣喘連連，甘人豪腳下快捷異常，左手折了一條樹枝，不住往他背上撩去。段譽危急中福至心靈，將青靈子解了下來，口中吹哨，用力向後揮動。這麼一來，甘人豪又距得遠了些，心想：「你這公子哥兒不會半分武功，我只管跟你耗下去，不到一兩個時辰，累也累死了你。」二人一前一後，只是向西奔馳。

又奔出一頓飯功夫，段譽跑得氣也透不過來了，一顆心越跑越煩，但想：「我若是落在他的手中，累得鍾姑娘也送了性命，那是萬萬對不起人家。」他慌不擇路，只管往林木深密之處鑽去。甘人豪追了一趕，猛聽得水聲響亮，轟轟隆隆，便如潮水大至一般，他心念一動，抬起頭來，只見西北角上猶如銀河倒懸，一條大瀑布從高崖上直瀉下來，甘人豪急收腳步，叫道：「前面是本派禁地，你再向前數丈，干犯禁忌，可叫你死無葬身之地。」段譽一聽大喜，心想：「既是無量劍禁地，說不定你便不敢追來。我此刻是生死關頭，還怕甚麼？」反而跑得更加快了。甘人豪大叫：「快停步，你不要性命了麼？」段譽笑道：「我要性命，這才逃走──」一言未畢，突然腳下踏了個空。他不會武功，急奔之下，如何收勢得住？身子直墮下了去。段譽大叫一聲：「啊喲！」早已摔落數十丈了。甘人豪趕到崖邊，但見白煙封谷，望下去一片茫然，料想段譽早跌得粉身碎骨。他所站之處已是本派禁地，當下不敢多停，轉身便去向師父稟報。

段譽身在半空，雙手亂揮，只盼能抓到甚麼東西，這麼亂揮一陣，又下墮了百餘丈，也是事有湊巧，青靈子突然勾到崖邊伸出的一株古松。它身子急速轉了幾下，已牢牢纏到樹幹。段譽只覺下墮之勢猛停，手上一緊，力氣不足，便要脫手。那青靈子也真靈異，尾巴捲動，快捷無論的在段譽手腕上捲了幾轉。段譽又是「啊喲」一聲大叫。

原來這下墮之勢極是厲害，段譽的右臂骨登時脫臼，但青靈子的身子堅韌異常，將個一百多斤的他掛在半空，搖搖晃晃，儘能支持得住。段譽眼睛向下一望，只見雲霧瀰漫，兀自不見盡頭。他若要上攀，右手臂骨疼痛異常，實是無此力量。便在此時，身子一晃，已靠到了崖壁，他忙伸出左手，牢牢揪住了崖旁的短枝，雙足也找到了站立之處，這才驚魂略定，細看那山崖之中，裂開了一條大縫，勉強似可攀援而下。段譽喘息了一陣，心想如此不上不下，終非了局，既不能上，只有爬到谷底，再覓出路。他雖是個文弱書生，膽色卻極豪壯，心想這條性命反正是撿來的，送在那裏都是一樣，大丈夫死則死耳，何足道哉？口中一聲清嘯，跟著噓噓噓的吹起收回青靈子的口哨。

青靈子聞到哨聲，放脫樹枝，回入段譽手中。段譽將它纏在落腳處的樹枝之上，然後左臂握著蛇身，將它當作一條長繩，一步步的向下溜去，待得蛇身將盡，腳下又找到了立足之處，再行收回青靈子。如此每下落一步，心中便放寬少許，幸好這山崖越到底下越是傾斜，不再是危崖筆立，到得後來，不必再靠青靈子為助，他伏在坡上，半滾半爬，慢慢溜下。只是耳中轟隆轟隆的聲音越來越響，不禁又吃驚起來：「這下面若是怒濤洶湧的激流，那可糟糕之極了。」只覺水珠如下大雨一般，濺到頭臉之上，隱隱生疼。

這當兒也不容他多所思量，片刻間便已到了谷底，段譽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聲采，只見左邊山崖上一條大瀑布如玉龍懸空，滾滾而下，傾入一個清澈異常，不見對岸的大湖之中。雖然大瀑布的水不斷注入，但湖水也不滿溢，想是另有洩水之處。瀑布注入處湖水翻滾，只離得瀑布十餘丈，湖水便一平如鏡。

段譽對這等造化間的奇景，只瞧得目瞪口獃，心下驚嘆不已，一斜眼，只見湖畔生著一叢叢茶花，每朵花都有海碗碗口大小。雲南茶花本來甲於天下，然這湖畔茶花每瓣顏色斑斕，更是他生平所未見。段譽看了好一陣，才覺到脫臼處疼痛起來。他拉起衣衫，對準了關節，說道：「關節呀關節，你這一接上便不痛了，若是接錯了筍頭，大家聽天由命，要痛也是活該。」一咬牙，左手用力一送，喀喇一響，脫臼處居然接上了。雖比適才痛得有更加厲害，手臂卻已能活動如常。

段譽大喜，雖是辛苦了大半天，仍覺全身精力瀰漫，無可發洩，在草地上連翻了十幾個觔斗，撫摸青靈子的背脊，說道：「青靈子啊青靈子，今日若不是你救我性命，公子爺早已去了西方極樂世界，從今而後，定要教你家小姐好好待你才是。」他走到湖邊，抄起幾口湖水吃了，只覺入口清冽，甘美異常，一條冰涼的水線直通入腹中。段譽定了定神，心想：「今日事在緊急，快些覓路出去。那甘人豪長居此處，莫要被他尋了進來，又是難逃他的毒手。」當下沿湖走去，尋覓出谷的通道。

這湖作橢圓之形，大半部隱在花樹叢中，段譽自西而東，兜了一個圈子，約有三里遠近，但東南西北盡是懸崖峭壁，絕無出路，只有他下來的山坡最為傾斜，其餘各處決計無法攀上，但見谷中靜悄悄地，別說人跡，連獸蹤也無半點，唯聞鳥語間關，遙相和呼。段譽見了這等情景，又發起愁來，心想我餓死在這裏不打緊，累了鍾姑娘的性命，那可太也對不起人家。

他坐在湖邊，空自煩惱，沒半點計較處。轉念又想：「大概適才我走得匆忙，一定有甚麼小道隱在樹木山石之後。」當下口中唱著曲子，興高采烈的沿著湖畔，更覓出路。

# 第四回 神馳目眩

這一次他在湖畔所有隱蔽的地方都細細探尋了。但花樹草叢之後，每一處都是堅岩巨石，每一塊堅岩巨石都連在高插入雲的峭壁上，別說出路，連蛇穴獸窟也無一個。段譽口中曲子越唱越低，心頭也越來越沉重，待得回到瀑布之前，腳也軟了，不禁頹然坐倒。

失望之中，心生幻想：「若我變作一條游魚，從瀑布中逆水而上，便能游上峭壁。」他眼光逆著瀑布自下而上的看去，只見瀑布之右一片石壁光潤如玉，瞧這模樣，千萬年前瀑布比今日更大，不知經過多少年的衝激磨洗，將這半面石壁磨得如此平整，後來瀑布水量減少，才露了這片如銅鏡的石壁出來。段譽忽然想起，無量劍西宗掌門人雙清在比劍受挫之後，曾有言行譏刺東宗掌門人左子穆，問他這幾年來參詳玉壁，是否大有心得，左子穆臉有慍色，說道本派之事，何以在外人面前言講，雙清便即住口。他又想起無量劍所以與神農幫結下深仇，乃因不許神農幫到後山採藥所致，這無量山後山峰巒連綿，盡是荒山野嶺，採些藥草，有甚麼關係？段譽心思極是機敏，此時忽然起疑，便將進入劍湖宮後所聽到各人的一言一語，都在心中思量一番，登時記起，鍾靈曾提到「玉壁」兩字，左子穆卻急以甚麼「珍珠寶貝」的話來岔開，鍾靈當時連連冷笑，看來這玉壁是山壁之一壁，而非璞壁之「壁」。眼前這塊山壁晶壁如玉，又是在無量山後山，顯與今日各種事端定有重大的干係。

跟著又記起自己墮崖之前，甘人豪曾連連呼喝，說此處是無量劍禁地，不許擅入。他心下尋思：「我隨馬五德老先生來劍湖宮時，曾問他無量劍東西南三宗，何以每隔五年便比劍一次？在這劍湖宮中居住五年，到底有何好處？馬老先生搔搔頭皮，說道：『這是他們派中的重大隱秘，外人不得而知，也不便詢問。』」他將各種線索前後一加推敲，心下已自恍然，看來這玉壁之上，刻著甚麼劍法的秘密，無量劍上代規定，那一宗比劍得勝，便能在此參詳五年。他一想通此點，各種疑團立時豁然而解，無量劍各宗如何力爭劍湖宮、如何不許神農幫前來採藥、此處為何成為禁地、雙清何以要提到參詳劍法、左子穆何以含糊抵賴等等情由，均已前後貫通。

段譽自幼深受佛儒兩家之學薰陶，於武功一道極為憎厭，此次離家出走，便因不肯學武而起，這一日來，連受毆辱，被逼服食毒藥，皆是受了武人欺侮，心下厭惡更深，一想到這石壁與武學有關，當即轉過了頭，正眼也不去瞧它，心想：「天下功毆仇殺，紛紛擾擾，皆因武力而起。玉壁上倘是記載著天下無敵的武功，那便是為患世人禍胎，其流毒遠勝金靈子和斷腸散了。」

他在湖畔走來走去，終於好奇心起，心想：「聽那雙清和左子穆的口氣，似乎這玉壁上的秘訣極難參詳，否則也用不著鑽展五年仍無多大心得，我倒要瞧瞧那是甚麼古怪。」當下抬頭向石壁望去。但見壁上光盪盪地，一絲絲紋路也無，就如一張白紙，那裏有甚麼武功秘訣，劍術圖譜。段譽正視斜睨，心想：「古人的傳言未必是真，無量劍的上代說不定為了要弟子勤於練劍，想了這法子出來以資激勵。又或者我的猜測根本不對。」

他瞧了一會，又飢又累，倒在地下便睡著了。次日醒來，肚中餓得咕咕作響，這谷中偏無果樹，連草莓野粟也無。到得中午，段譽餓得實是耐不住了，只得摘些茶花的花瓣放入口中咀嚼。這些花瓣顏色極艷，滋味卻甚苦澀，其時飢不擇食，也顧不得許多，直吃了八九朵大茶花，飢火方得稍抑。

已挨了幾個時辰，日頭偏西，湖上幻出一條長虹，顏色艷麗無倫。段譽知道有瀑布處，水氣映日，往往便現彩虹，心想我臨死之時，老天爺還讓我目睹美景，當真待我不薄，而葬身於湖畔花下，倒也風雅得緊。他向來豁達瀟灑，心下一寬，便又沉沉睡去。

這一覺睡得甚長，待得醒轉，已是中夜，他抬起頭來，又往那石壁上瞧去，只見石壁上赫然畫得有兩件物事。段譽一怔，揉了揉眼睛，仔細看時，原來是兩個黑影，一條彎彎之物，倒像是日間所見的彩虹，另一個卻是一把劍影。這柄劍的影子清晰異常，劍柄、護手、劍身、劍尖，無一不是似到十足，段譽微一凝思，已知石壁對面必有一劍，月光斜射，於是將影子映到了石壁上去。但見這劍影的尖頭指著彎物的一端，段譽看那彎物，越看越似彩虹，不一會月上微雲被風吹走，月光大盛，劍影更黑，那彎物的影子中竟發出班爛七色，一條一條，層次分明，和那彩虹一模一樣。

段譽大奇，心想：「怎地影子中會有彩色？」眼光從石壁移到對面，只見峭壁之中，隱隱有光彩流動。他登時省悟：「是了，原來這峭壁中嵌有一劍，更有一件彩虹般的寶石，寶石上原有七色，月光將這顏色映到玉壁之上無怪如此艷麗不可方物！」只是寶物存放之處，距地數十丈高，無論如何無法上去瞧個明白，從下面望將上去，也只是隱約見到寶光，倒是照在石壁上的影子奇幻極麗，觀之神為之奪。但看不到一盞茶時分，月亮移動，那影子由濃而淡，由淡而無，石壁上只餘銀白一片。

段譽無意中發現了這個秘密，心想：「原來無量山玉壁上的秘密，竟是在此。若非墮入谷中，便未必能看到影子，而月光斜照側射，一年中又未必有多少時候恰好將寶光映上石壁。無量劍中人多半是白天前來參詳，望著石壁傻看，說不定還在崖頂翻土掘石，找尋秘奧，那裏會有甚麼結果了。」想到此處，不禁啞然失笑：「嘿嘿，就算得到了這柄寶劍，得了這件七彩繽紛的寶物，那也不過是兩件好玩的玩意兒，用得著這麼勞心費力？那不是太傻了？」他出了一會神，便又睡去了。

睡夢之中，突然間一跳醒，心道：「嗯，這劍尖指著彩虹底處，似乎其中尚有秘密。要將這寶劍和虹玉嵌入峭壁，可也大大的費事，不但須有極高強的武功，還得有人以長繩牽引，方能辦到。既是如此費力的安排，其中定有深意。莫非是說，秘密在於彩虹盡頭？」從那兩個影子看來，除此之外，更無別種解釋。但那彩虹一端升入半天，另一端卻在瀑布瀉入湖水之處，縱有天大的秘密，也是取它不到。段譽獃獃的想了一陣，又想：「彩虹變幻無定，明天所指的頭，未必便和今天相同。」

到得次日，段譽一心等待彩虹出現，反不覺如何肚餓，好容易守到黃昏時分，一條長虹又在水氣濛濛中懸起。段譽一看之下，好生失望，這彩虹仍是一端在天，一端入湖，和昨天所現的位置絲毫無異。段譽走近湖邊，那瀑布轟轟之聲，震耳欲聾，片刻間身上衣衫盡被水珠濺濕，只見湖水中一個極大的旋渦，急速異常的旋轉，人到近處，那彩虹便看不見了。

段譽一算日子，墮入這谷中已是第三日，再過四天，就算不餓死，肚中的斷腸散劇毒也必發作，就算毒發而不死，神農幫眾人也必害死了鍾靈。左右是個死，不如跳入這旋渦之中，且看有何古怪。一來是身陷絕地，唯有亡命求變，二來他膽氣素豪，說做就做，當下更不細想，湧身躍入旋渦。身子被一股巨力一捲，登時轉了下去。他閉住呼吸，卻睜著眼睛，望出來只是白茫茫一片，隨著瀑布化成急流，直衝向湖底。

段譽雖是略識水性，但一被捲入激流之中，早是身不由主，身子在水中急劇旋轉，片刻間口中進水，登時迷迷糊糊，只覺順著激流，不知流出了多少遠。突然間身子被水力一拋，出了水面，段譽雙手亂抓，竟然抓著了一根籐枝，當下牢牢握住，微一定神，抬起頭來，眼前卻是漆黑一團。他右腳伸出，足底踏到有物，當下左腳跨了出去，雙手仍是不敢放脫抓住的籐枝。向前爬行了一段，只覺水僅及脛，水流也已不十分湍急，於是站起身來。砰的一聲，頭頂在硬物上一撞，痛得險些暈了過去，他暗叫：「該死，該死！如何這等粗心大意。」伸手往上摸去，著手冰冷堅硬，都是岩石。

段譽心下尋思，知道自己被瀑布的激流所帶，已是深入湖底，這股激流另有宣洩之處，自己跟著都帶到了出水的水這裏來了，雖然眼前局面兇多吉少，也只有走一步等一步，當下跪在地下，慢慢向前爬行。聽那流水轟轟有聲，時急時緩的在左首流動，他爬了一會，頭頂岩石漸高，已可彎腰行走。走了小半個時辰，伸腰也得行走了，只是足底偶爾出現一個窟窿，一踏下去便是水深齊腰，頭頂又忽然懸下一塊岩石，若非雙手前伸，慢慢摸索，不知有多少次已撞得頭崩額裂。段譽走了一會，忽然想起青靈子來，一摸腰間，幸喜仍是好端端的纏著。他覺得今日所遇，真是生平未有之奇，這番經歷，旁人萬難獲得。無量劍中師徒數代，不知有多少時候曾對著玉壁發怔，但絕不會想到躍入深谷，在月明之夜察看一番，便是見了這寶劍和虹玉的影子，若非抱有必死之心，也絕不會躍入這大旋渦中冒險。他越想是得意，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自言自語：「段譽你這小子，今日若是送了性命，那是一了百了，倘能僥倖活著出去，倒要去恥笑左子穆和甘人豪一番。」說著又大笑數聲，忽聽得右首有人也是「哈哈，哈哈」的大笑。

段譽大吃一驚，停了笑聲，那邊也既寂然無聲。段譽叫道：「是誰？」那邊一個糢糊的聲音也道：「是誰？」段譽道：「你是人是鬼？」那邊也道：「你是人是鬼？」段譽聽到這聲音空空洞洞，登時省悟，不由啞然失笑：「我在此疑神疑鬼，卻原來是回聲。」隨即想起：「只有極大的廳堂或山谷，方有回聲，那麼這右邊當是有一塊空曠所在了。哈哈，若不是我自嗚得意的笑上幾笑，便不知該處別有洞天。」於是口中亂喊亂叫，循著回聲傳來之號，摸了過去。走不多時，果然都周身是空蕩蕩地，再也碰不到岩石。段譽遽失依傍，反而心下有些害怕。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腳下也覺坦然無阻，突然之間，右手碰到一件涼冰冰的圓物，一觸之下，那圓物噹的一下發出響聲，聲音極是清亮。他伸手再摸，原來是尋常人家裝在大門上的門環。

既有門環，必有大門，段譽雙手摸索，當即摸到十餘枚碗大的門釘，他心中驚喜交集：「這門裏若是住得有人，那是奇怪之極了。」提起門環噹噹噹的連擊三下過了一會，門內無人答應，他又擊了三下，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伸手推門。那門似是用銅鐵鑄成，甚是沉重，但裏邊並未閂上，段譽手勁使了上去，那門便緩緩的開了。段譽朗聲說道：「在下段譽，不招自來，擅闖貴府，還望主人恕罪。」他停了一會，不聽得門內有何聲息，於是舉步跨了進去。

這時他雖然身入門內，不論眼睛睜得多大，仍是看不見任何物事，只是聞到氣息，已不如水邊那麼潮濕。他繼續向前，突然間砰的一聲，額角又撞上了甚麼東西。

幸好他走得甚慢，這一下碰撞並不如何疼痛，他伸手一摸，原來前邊是一扇門。段譽手上使勁，慢慢將門推開了，裏面仍是黑漆一團。話休絮煩，段譽一連推開了六道門戶，有的一推便開，有的卻被泥沙塞住，使了老大的勁力方能推開尺許空隙，側著身子，方能挨得進去。一走進第六道門，眼前陡然一亮，段譽心中突的一跳，暗叫：「終於逃出了生天！」睜眼看時，原來所處之地是一座圓形石室，光亮從左邊透了過來，只是朦朦朧朧地，不似天光。段譽走向光亮之處，忽見一隻大蝦在窗外游過。他心下大奇，再走上幾步，又見一條花紋斑斕的鯉魚在窗悠然而過。段譽細看那窗時，原來是鑲在石壁上的一塊大水晶，約有銅盆大小，一共有三塊水晶，光亮便從水晶中透入。

段譽雙眼貼著水晶向外瞧去，只見晶綠的水流不住晃動，魚蝦之屬，來回遊動，極目所至，竟無盡處。段譽恍然大悟，原來處身之地不在湖底，便在江底，當年建造石室之人化了偌大的心力，將外面的水光引了進來，這三塊大水晶便是極難得的寶物。他回過身來，再看這石室中時，只見室中放著一隻石桌，桌前有凳，桌上豎著一面銅鏡，鏡旁放著些梳子釵釧之屬，看來竟是閨閣所居。銅鏡上生滿銅綠，桌上也是塵土寸積，不知己有多少年無人來此。段譽瞧著這等情景，一時不由獃了，心道：「許多年之前，一定有個女子在此幽居，不知她為了何事，如此傷心，竟是遠離人間，退隱於斯！」他出了一會神，再看那石室時，只見壁上東一塊、西一塊，鑲滿了銅鏡，隨便一數，便已有三十餘面。段譽更是奇怪，心想：「看來這位女子定是絕世麗質，每日作顧影自憐。此情此景，實是令人神傷。」

他在室中走去，一會兒書空咄咄，一會兒喟然長嘆，憐惜這個素未謀面的女子。過了好一陣，突然心念一動：「啊喲不好，我只顧得替古人難過，忘了替自身打算。這裏更無出路，卻便如何出去？」他細看石室周遭，實無門戶，百無聊賴之際，坐在石凳之上，自言自語的道：「我段譽乃是個臭男子，倘若死在此處，不免唐突佳人，該當死在門外邊地道中才是。唉，臨死之前，讓我瞧瞧自己的容貌也好。」當下伸出衣袖，用力擦去面前這銅鏡上銅綠。擦了一陣，鏡上微現光亮，但他坐在凳上。這鏡子放得太遠，照不到他臉孔，於是伸手想將鏡子移近。不料這鏡子竟是牢生在石桌上的，他用力一板，突覺身下的石凳晃一晃。段譽大喜，站了起來，再加上幾分力板動銅鏡，只聽得軋軋聲響，石凳移開，露出一洞來，他向洞內一望，見有一條石級通了下去。

段譽叫道：「謝天謝地，果然另有出路。」他順著石級走下。那知這石級向下數十級後，折而向上，盤旋曲折，越走越高，連轉幾個彎後，段譽眼前陡然一亮，失聲驚呼：「啊喲！」只見一個宮裝美女，手持長劍，劍尖對準了他胸膛。一瞥間，只覺這美女子清雅絕俗，秀麗無論，一生中從未見過這等絕色，他一驚之下，想要說甚麼話，只是為那女子絕世容光所懾，竟是張口結舌，甚麼話也說不出來。過了良久，只見那女子始終一動不動，段譽定睛看時，見這女子雖是儀態萬方，卻似並非活人，再一細看，才瞧出乃是一座白玉雕成的玉像。只是這玉像與生人一般大小，身上穿的絲質白衫微微顫動；更奇的是一對眸子晶然有光，神彩飛揚。段譽也不知獃看了多少時候，才知這對眸子乃是用黑寶石彫成，他定睛望著玉像的眼珠，只覺越看越深，裏面隱隱有光彩流轉。這玉像所以似極了活人，主因便因眼光靈動所致。

那美人玉像臉上白玉，紋理中隱隱透出暈紅之色，更與常人肌膚無異。段譽側過身子看那玉像時，只見她眼光跟著他轉了過來，便似活了一般。段譽吃了一驚，側頭向右，玉像的眼光似乎也對著他移動。不論他站在那一邊，玉像的眼光始終向著他，眼光中的神色更是難以捉摸，似喜似憂，似輕愁，似薄怒，似是含情脈脈，又似黯然神傷。段譽獃了半晌，深深一揖，說道：「神仙姊姊，小生段譽今日得睹芳容，死而無憾。姊姊在此離世獨居，不亦太寂寞了麼？」玉像目中寶石神光變幻，竟似聽了他的話而深有所感。

此時段譽神馳目眩，一個人竟如著魔中邪，一雙眼睛再也離不開玉像，說道：「不知神仙姊姊如何稱呼？」心想：「且看一旁是否留下姊姊芳名。」當下四周打量，但只看得幾眼，忍不住又回頭過去看那玉像，這時發現玉像頭上的頭髮乃是真的人髮，雲鬢如霧，鬆鬆挽著一髻，鬢邊插著一隻玉釧，上面鑲著兩粒小指頭般大的明珠，瑩然生光。又見壁上也是鑲滿了明珠鑽石，寶光交相輝映，西邊壁上赫然有八個大字，乃是用細粒鑽石鑲嵌而成。那八個字寫道：「無量秘奧，解衣乃見。」段譽吃了一驚，心道：「解開神仙姊姊的衣衫，那如何使得？」這玉像雖非活人，但他一見之下，已是傾倒備至，不敢有半點褻瀆，心想：「我本來不想知道甚麼秘奧，但即使一心一意的企盼想望，也絕不能唐突了神仙姊姊。幸好在我之前，無人來此，否則來此，否則如此絕世佳人，豈不受了俗子冒犯？嗯，我該當將八個字鏟去，以免日後有人闖入，褻瀆玉像。」只見石室牆腳之下，也是放滿了銅鏡，重重疊疊，無慮數百面，於是拾起一面銅鏡，敲打壁上鑽石，將這八個字都鏟了下來，生恐壁上仍有字跡遺留，細心將鑲嵌鑽石的每一個小孔都鏟得面目全非，這才罷手。

做畢這件事後，似是替玉像已稍效微勞，心中說不出的快慰，回到玉像面前，痴痴的獃著，心中著魔，鼻端竟似隱隱聞到蘭麝馥郁的馨香，由愛生敬，由敬成痴。大聲說道：「神仙姊姊，你若能活過來跟我說一句話，我便為你死一千遍，一萬遍，也如身登極樂，歡喜無限。」突然雙膝跪倒，拜了下去。他這一跪下，這才發覺，原來玉像前原有兩個蒲團，似是供人跪拜之用，他雙膝所跪的是一個較大蒲團，玉像足前另有一較小蒲團，想是讓人磕頭用的。段譽一個頭磕下去，只見玉像雙腳的鞋子內側，似乎繡得有字。段譽凝神看去，認出左足鞋上繡的是「叩首千遍，供我驅策」八字，右足鞋上繡的是「必遭奇禍，身敗名裂」八個字。

這十六個字比蠅頭還小，那玉像所穿鞋子是湖綠色，十六個字以蔥綠細絲繡成，只比底色略深，若非磕下頭去，絕不會見到。縱然見到了，常人看到「叩首千遍，供我驅策」八字已是老大不願意，性子高傲，脾氣暴躁的，說不定已是一腳向玉像踢了過去，那「必遭奇禍，身敗名裂」這八字，更是任何人所不願見。但段譽已為這玉像的絕世容光所迷，只覺叩首千遍，原是出於本性，若能供其驅策，更是求之不得，至於為這位美人而遭逢奇禍，身敗名裂，亦是極所甘願，百死無悔。倘若換作一個老成持重，多見世面之人，即使不忌諱這種不祥字句，也不過一笑了之絕不會認真，不料段譽神魂顛倒之下，竟是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口中數著，恭恭敬敬的向玉像叩起頭來。

他磕到五六百個頭，已覺腰酸骨痛，頭頸漸漸僵硬，但想無論如何必須支持到底，要磕到一千個頭才罷。待磕到八百餘下，那個小蒲團竟慢慢低陷下去，每磕一個頭，小蒲團便陷下少許──。

又磕了幾十個頭，忽見地下陷入之處，露出三個小箭頭，斜斜向上，對準了他的額角，箭頭上隱隱閃著藍光，箭桿上一圈圈的都是鋼絲彈簧。段譽微一沉吟，已明其理，暗道：「好險，好險，原來這裏裝著毒箭，幸虧我是恭恭敬敬的磕頭，這蒲頭慢慢陷下，毒箭才不發射。倘若我用力在蒲團上踹得幾腳，帶動機括，毒箭便射入我小腹了。我磕足一千個頭，且看有如何變故。」當下又磕了數十個頭，那蒲團越陷越深，露出一塊銅片，上面刻得有字。段譽也不去看，直至足足一千個頭磕完，這才慢慢伸手去，輕輕拿起銅片，倒也並無其他機括。只見這銅片也是銅綠班爛，上面用細針刻得有幾行字道：「汝既磕足千頭，便已為我弟子，此後遭遇，慘不堪言，汝其無悔。本門蓋世武功，盡在各處石室之中，望靜心參悟。」

段譽一看之下，好生失望，他為心不肯學武，這才離家出走，怎肯再來參悟甚麼蓋世武功？當下將銅片小心放歸原處，站起身來，雙腿麻得幾乎摔倒，自知三日不食，體力已是疲憊之極，心想：「我須得急覓出路，免誤性命。」但對這玉像終是戀戀不捨，回頭又看一眼。

這一眼不看便罷了，只與玉像的雙眸一對，心下便又痴痴的顛倒起來，又獃看了半晌，這才一揖到地，說道：「神仙姊姊，我不做你弟子，你的蓋世武功我也是不學的。今日我身有要事，只得暫且別過，救出鍾家姑娘之後，再來和姊姊相聚。」狠一狠心，大踏步走出石室，只見室旁一條石級，斜向上引，段譽跨步而上，一步三猶豫，幾次三番的想回頭去再瞧瞧那位玉美人，化了好大決心，這才克制住了。走到一百多級時，已轉了三個彎，隱隱聽到轟隆轟隆的水聲，又行二百餘級，水聲已是振耳欲聾，前面並有光亮透入。段譽加快腳步，走到石級的盡頭，前面是個僅可容身的洞穴，他探頭向外一張，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

原來一眼望出去，外邊怒濤洶湧，水流湍急，竟是一條大江。江邊兩岸山石壁立，嶙峋峨嵯，段譽一看這等情勢，已是到了瀾滄江畔。他又驚又喜，從洞中爬了出來，見容身之處離江面有十來丈高，江水縱然大漲，也不會淹進洞來，但要上到平地，卻也得攀過幾處斷澗危崖。段譽靠著青靈子之助，手腳齊用，狼狽不堪的爬了上去。他將四下裏地形牢牢記在心中，以備救人之事一了，再來此處。

這兩岸盡是山石，小路也沒一條，段譽走出七八里地，見到一株野生桃樹，樹上結實累累，他採來吃了個飽，精神為之一振，又走了十餘里，才發現小徑。沿著這小徑行去，將近黃昏，方覓到一條過江的鐵索橋，只見橋邊石上，刻著「善人渡」三個大字。

段譽一見「善人渡」三字，心下又是一喜，原來鍾靈指點他的途徑，正是要過「善人渡」的鐵索橋。當下扶著鐵索，從橋上走了過去。那橋共是四條鐵索構成，兩條在下，上鋪木板，以供行走，兩條在旁作這扶手，段譽一踏上橋，幾條鐵索便是一晃一晃，行到江心，鐵索晃得更是厲害，一瞥眼間，但見江水盪盪，如快馬奔騰般從腳底飛過，只要一個失足，捲入江水，任你多好的水性未必能夠活命。他不敢向下再看，雙眼望前，戰戰兢兢，一步步的挨到了橋頭。

他坐在橋邊歇了一陣，這才依著鍾靈指點的路徑，快步而行。鍾靈所居的山谷，據說叫做「萬劫谷」，入口處乃是一個墳墓。段譽彎彎曲曲的行走，繞山坳，穿森林，到得那墓地時天色已是昏黑。他從左數起，數到第七座大墳，只見墳前一塊墓碑，上寫「萬仇段之墓」五個大字，段譽心中一怔，尋思：「這名好生奇怪，怎麼叫做『仇段』？」

那日鍾靈和他分手之時，說的是從左首數起的第七座大墳，沒提到墓碑上所刻死者的名字，此刻段譽見到「萬仇段」三字，心下不免暗自嘀咕，但眼見四下裏暮靄陣陣，樹影搖動，放眼所至，盡是高高低低的墳墓，不敢多所耽擱，便照著鍾靈的指點，將墳碑用力往左一扳，跟著又往右連扳兩下，再左兩次，然後在碑上五字的中間一行字用力踢了三腳。這中間一個字正是「段」字，段譽性子向來倜儻瀟灑，三腳踢過，心下暗笑：「倘若是我爹爹，他一定不肯在這『段』字上連踢三腳。」

正轉念間，只見墳旁兩塊大石忽然翻倒，露出一個入口之處，段譽向內一張，黑越越地甚麼也瞧不見，當下大著膽子，走進墳去，摸索著轉了個彎，只見數丈外一燈如豆，發出淡淡黃光。他向燈走近，心中突的一跳，原來燈旁放著一口棺材。他依著鍾靈吩咐，一口吹熄了燈，四下登時黑漆一團，過了好一會，但聽得呀呀聲響，那棺材蓋開了，一個女子聲音問道：「是小姐回來了麼？」段譽道：「在下段譽，受鍾姑娘之托，前來拜見谷主。」那少女「咦」的一聲，似乎頗感驚訝，道：「你──你是外人麼？我家小姐呢？」段譽道：「鍾姑娘遭遇凶險，在下趕來報訊。」那女子道：「你等一會，待我稟報夫人知道。」段譽道：「如此甚好。」心道：「鍾姑娘叫我先見母親，看來此事甚有指望。」

他在黑暗中站了約有一頓飯時分，只聽得腳步之聲走近，先前那女子說道：「夫人有請。」段譽道：「我瞧不見。」黑暗中一隻手伸了過來，拉他的左手，引導他跨入棺材之中，沿著石級向前走去。行出數百步，眼前豁然開朗，來到一片種滿了花草之地。領路的女子放開他手，道：「尊客請隨我來。」月光之下，段譽見她約莫十七八歲年紀，衣飾作丫鬟打扮，想是服侍鍾靈的婢女了，問道：「姊姊如何稱呼？」那丫鬟回頭搖了搖手，示意要他不可說話。段譽見她臉有驚恐之色，便也不敢再問。

那丫鬟引著他穿過一座樹林，沿著小逕向左首走去，來到一間瓦屋之前。她在門上輕輕敲了三下，那門緩緩打開，她向段譽招招手，讓在一旁，請他先行。段譽走進門去，見是一間小廳，桌上點著一枝巨燭，桌椅精緻，壁間懸有書畫，長几上陳設著鼎彝玉器之屬，廳雖不大，佈置卻極高雅。他坐下後，那丫鬟獻上茶來，說道：「公子請用茶，夫人便即前來相見。」

段譽喝了兩口茶，聽得環佩丁東，內堂走了一個婦人出來，身穿綠色綢衫，約莫四十歲左右年紀，容色清秀，眉目間依稀與鍾靈甚是相似，知道便是鍾夫人了。段譽站起身來，長揖到地，說道：「晚生段譽，拜見伯母。」鍾夫人微微一怔，襝衽回禮，說道：「公子萬福！」一抬頭看到他的容貌，不禁臉上變色，身子一晃，踉蹌著退了兩步，喘息道：「你──你──」段譽道：「伯母！」鍾夫人道：「你──你也姓段？」段譽記起鍾靈曾叫他最好不要自稱姓段，但他想天下姓段之人甚多，雲南一地，更不知有幾千萬個段姓男子，未必姓段的便都會一陽指，因此也沒將她的話放在心上，這時見鍾夫人神色驚惶，才知鍾靈之話雖有深意，但再要撒謊，已來不及了，只得道：「晚生姓段。」鍾夫人道：「公子仙鄉何處？令尊名諱如何稱呼？」段譽心想：「這兩件事可得說個大謊了，免得被她猜破我的身世。」便道：「晚生是江南臨安府人氏，家父單名一個『龍』字。」

鍾夫人長噓了一口氣，道：「公子請坐。」兩人坐下後，鍾夫人左看右瞧，不住的打量於他。段譽被她看得渾身不自在，說道：「令嬡身遭危難，晚生特來報訊。」

# 第五回 黑衣女子

鍾夫人一驚，從神思恍惚的心情中回了過來，忙問：「小女怎麼了？」段譽背過身去，撩起長袍，從腰間裏解下那條青靈子來，雙手呈給鍾夫人，道：「伯母請看，這是令愛命晚生帶來的信物。」鍾夫人一見青靈子，雙眉微蹙，臉有厭憎之色，上身向後讓了開去，道：「公子居然也不怕這等毒物，請你放在這邊屋角落裏罷。」段譽見她怕蛇，暗暗驚奇，當下將青靈子圈成一團，放在屋角落裏，隨將如何與鍾靈在無量山劍湖宮中相遇，如何自己多管閒事而惹上了神農幫，如何鍾靈被迫用金靈子咬傷多人，如何鍾靈被扣而命自己前來求救等情一一說了，只是沒提到湖底玉像一節。鍾夫人默不作聲的聽著，臉上憂色越來越濃，待段譽說完，她悠悠嘆了口氣，道：「這女孩子一出去就闖禍。」段譽道：「此事全由晚生身上而起，須怪不得鍾姑娘。」

鍾夫人怔怔的瞧著他，低低的道：「是啊，這原也難怪，當年──當年我也是這樣──」段譽道：「怎麼？」鍾夫人一怔，一朵紅雲飛上雙頰，她雖人至中年，嬌羞之態，不減妙齡少女，忸怩道：「我……我是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她一說「想起了另外一件事」，臉上紅得更厲害了，忙岔口道：「我想這件事有點難辦。」

段譽見她神態不安，心道：「她女兒倒比她大方得多。」便在此時，忽聽得門外一人冷冷的道：「我這萬劫谷裏的規矩，你沒聽說過麼？」鍾夫人吃了一驚，低聲道：「外子來了，他──他最是多疑，段公子暫且躲一躲。」段譽道：「晚生終須拜見前輩，不如──」鍾夫人一手按住了他口，另一手拉著他手臂，將他一把便拖到了東邊廂房之中，低聲道：「你躲在這裏，千萬不可出半點聲音。外子性如烈火，稍有疏虞，你性命難保，我也救你不得。」莫看鍾夫人嬌怯怯的模樣，也是一身武功，這一拖一拉，段譽半點也反抗不得，只有乖乖聽話的份兒，心下暗暗生氣：「我遠道前來報訊，好歹也是個客人，躲躲閃閃的，可不像個小偷？」

隔著板壁，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小女的師姊為毒蛇所噬，命在旦夕，萬望老前輩高抬貴手──」說話之間，三個人走進廳中。段譽將右眼湊到壁縫中，向外一張，只見一個青衫女子，背插長劍，手中橫抱著另一個女子，不住口的哀求。一個黑衣男子身形極高極瘦，面向廳外，瞧不見他的相貌，只是見到他一雙小扇子般的大手，垂在身旁，形狀甚是特異。鍾夫人道：「這兩位是誰？怎能到咱們這谷裏來？」那青衫女子將手中抱著的女子輕輕放下，一面問道：「這位是鍾夫人罷？」鍾夫人點了點頭，那女子道：「小女子范霞，是陝西華山派門下，拜見鍾夫人。」說著磕下頭去，執禮甚是恭敬。鍾夫人忙道：「不敢當。范姑娘請起。」一面還禮，一面伸手扶起。段譽見這范霞約莫二十七八歲年紀，濃眉大眼，有若男子，一臉英悍之氣。聽她說道：「小女和師姊施雲，奉師命因事來滇，路過無量山，師姊不慎，為一條金蛇所傷──」段譽聽到「一條小小的金蛇」，心念一動：「莫非便是鍾姑娘的金靈子麼？」

鍾夫人道：「不知如何為金蛇所傷？」范霞道：「咱二人走得累了，在路旁休息，一條小金蛇從草中遊了出來，師姐見它遍身金光燦爛，甚是奇特，便拔劍去撩它一下，不料小蛇一竄上來，便在師姊手腕上咬了一口，師姊登時昏倒──」那黑衣男子冷冷的道：「你把金蛇殺了，將蛇膽給你師姊服下，便可救得她性命。」范霞道：「這金蛇來去如電，一竄便鑽入草中不見了，小女子急於救師姊，沒想到殺蛇。」

那黑衣男子哈哈大笑道：「金靈子來去如電，你知道就好了，比你們再強十倍的高手，也制它不住，好沒來由的用劍去撩它幹麼？送了性命，也是活該。」鍾夫人道：「人家傷也傷了，遠道前來求救，你也不用說這些機刺的話了。」段譽聽她的口氣，才知這人便是鍾靈之父、萬劫谷的谷主了。只聽這人又是哈哈一笑，轉過頭來，段譽一見他的臉，不禁吃了一驚，原來好長一張馬臉，眼睛生得甚高，一個圓圓的大鼻子卻和嘴巴擠在一塊，以致眼睛與鼻子之間，留下了一大塊一無所有的空白。鍾靈的容貌明媚照人，那想到她的生身之父也是如此醜陋。鍾谷主本來滿臉嘲弄之色，一轉過來對著娘子，立時轉為柔和，使他一張醜臉上帶了三分可親神態，笑道：「好罷，娘子說怎麼辦就怎麼辦。」段譽又是暗暗奇怪：「適才鍾夫人一聽丈夫到來，便嚇得甚麼似的，但瞧鍾谷主的神情，卻又是對她既愛且敬。」

范霞也瞧出了這一點，當即又跪了下去，說道：「求鍾谷主，鍾夫人救救我師姊此命，我師姊妹固是終身戴德，家師亦感盛情。」鍾谷主道：「你師父是傅伯歧傅大麻子罷？他是晚輩我要他感我甚麼情？當年我死的時候，他幹麼不來弔喪？我在棺材中可知道明明白白。」他這幾句話段譽固是聽得發怔，范霞也是莫名其妙，心想：「你好端端在這裏，甚麼又是弔喪，又是棺材的？」鍾谷主突然提高聲音問道：「我逝世多年，外間無人知道我尚在人間，是誰指點你到來尋我？妳怎地知道進入萬劫谷的門戶？」這幾句話問得十分嚴厲，雙眉下垂，嘴觀歪斜，神色更是極為可怕。

范霞道：「小女子無法救得師姊，十分惶急，只得抱了師姊急奔，想到市鎮上找位大夫相救，正奔之間，忽然見到道旁有一位黑衣姑娘，伸手去捉一條小蛇，這小蛇全身金光閃閃，便是那條金蛇。小女子急忙出聲警告，說這條蛇奇毒無比，叫她快快躲開。不料這姑娘並不睬我，一伸手便將金蛇捉了，揣入懷中。小女子大喜，心想她既會制服這條金蛇，想必是有治蛇的本領，當即苦苦哀求。她說她不會療毒，普天下只有一人治得，於是指點我前來求懇谷主。小女子拜問她姓名，她卻不肯說。」

鍾谷主和夫人對望了一眼，哼了一聲道：「果然是她，這人不懷好意，非將我逼了出去不可。都是靈兒惹的事，無端端將金靈子帶出谷去，傷人闖禍。」他轉頭問范霞道：「那女子又說了甚麼沒有？」范霞道：「沒有了。」鍾谷主冷冷的道：「當真沒有了？」范霞囁嚅道：「那位姑娘好像又說：『路是有這麼一條，只是你進去之後，未必能夠全身出來，還得好好想一想。』」鍾谷主道：「是了！你想過沒有？」范霞爬在地下又磕了一個頭，道：「谷主慈悲，夫人慈悲。」鍾谷主道：「你起來！兩條路你任擇一條。第一條路，你和你師姊終身在我谷中服侍我娘子。第二條路，你二人斬斷雙手，割了舌頭，以免出去洩露我這谷中秘密。」范霞顫聲道：「小女子奉師父之命，來雲南辦一件要事，此事未辦，若在谷中服侍夫人，那是有違師命──」鍾谷主道：「那你是選第二條路了？」

范霞走上兩步，抱住鍾夫人的腿，道：「夫人見憐，小女子出谷之後，決計不敢多說一言半句，若是多口多舌，身受千刀萬剮之慘。」鍾谷主嘿嘿冷笑，道：「我鍾萬仇若不是信旁人的誓言，今日也不會躲在這死谷裏扮死人，做縮頭烏龜了。」突然間左手一探，將范霞的後領提了起來。范霞的身材在女子中也算是高的了，但被鍾萬仇一提起，雙足離地三尺有餘，驚惶失措尖聲呼叫起來，同時右足飛出，直踢鍾萬仇胸膛。

鍾萬仇更不躲閃，坦胸受她這一腳，只聽喀喇一聲響，范霞足踝已斷。鍾萬仇右手揮出，隱隱烏光閃動，似乎他右手中藏著一件匕首之類的短兵刃，嗤嗤兩聲輕響過去，范霞雙手齊腕而斷。鍾夫人哼了一聲，鍾萬仇雙指探出，范霞一聲悶哼，口中鮮血涔涔而下，想必舌頭也被割了。段譽只看得心驚肉跳，伸手按住了自己嘴巴，如何敢有半點聲響發出，心中卻想：「你雖斷了她雙手，割了她的舌頭，她還有一隻腳在沙上劃字，終於也能洩漏你這萬劫谷中的秘密。」

只見鍾萬仇拋下痛得暈了過去的范霞，提起了地下昏迷不醒的施雲，照樣施為，斷了她雙手和舌頭。段譽只看得心頭火起，也不想自己身處險地，大聲喝道：「卑鄙無恥的膽小鬼，太不要臉了。」他此聲一出，鍾萬仇愕然失驚，鍾夫人也是嚇得臉無人色。段譽大踏步從板壁後走了出來，指著鍾萬仇道：「鍾先生，你膽子太小，非男子漢大丈夫之所為。」鍾萬仇一見他的容貌，臉上神色大為驚異，道：「你是段──啊，不是的──」段譽道：「在下段譽，身無半點武功，你要殺要剮，任你所為。但你若放了我出去，你這種濫殺無辜的殘暴之行，我必宣揚於江湖，好讓人人得知鍾萬仇是何等樣人。」鍾萬仇不怒反笑，仰天「哈哈」兩聲，說道：「鍾萬仇是何等樣人，難道江湖上還不知道麼？你這小子有沒有聽見過我當年在江湖上的外號？」段譽道：「不知。」鍾萬仇道：「在下鍾萬仇，外號人稱『見人就殺』！」說著這幾個字時，竟是十分的洋洋自得。

段譽微微一驚，隨即胸中升起一團正氣，朗聲道：「原來濫殺無辜，原來你的本性，不過好殺之人，向來天不怕，地不怕，那有似你這等畏首畏尾，怕前怕後。」，似乎觸痛了他的心事，一時卻不發作。段譽此時早已不顧生死，又道：「我瞧你武功高強，只道是條鐵錚錚的好漢子，若是打不過人家，索性捨了性命不要，跟他拚個同歸於盡，偏偏躲躲閃閃，唯恐旁人洩漏了你藏身之所，折磨幾個無還手之力的女子，這──這難道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逕麼？」

鍾萬仇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似乎段譽所說，句句打中了他的心坎，只見他眸子中兇光猛射，看來舉手便要殺人，獃了半晌，突然間砰砰兩拳，將一張桌子打得塌了半邊，跟著一腿踢出，牆壁上露出一個大洞。他雙手掩面，叫道：「我是膽小鬼，我是膽小鬼！」猛地發足向外奔出。

在這當時，鍾夫人嚇得全身搖搖欲倒，手扶牆壁，沒想到丈夫這次竟沒出手殺了段譽。她轉身來，問道：「段公子，你──你當真不會武功？」說著輕輕在他後心輕拍了一拍。這所拍之處，乃是人身要害，只要她內勁稍吐，段譽不死既傷，但段譽確是不會半點武功，絲毫不知危險，坦然道：「晚生沒練過武功，這等傷人害人的功夫，實是不屑學得。」鍾夫人道：「你──你好大的膽子，竟是和他──和他一模一樣。」段譽道：「和誰一模一樣？」鍾夫人又是臉上一紅，不答他的話，拍了兩下手，招呼那丫鬟進來，道：「給這兩位姑娘敷上金創藥，莫讓她們失血過多。」那丫鬟答應，抱著施雲、范霞進了廂房之中，瞧她神色竟是絲毫不以為異，看來這等殺人殘肢之事，她是司空見慣了。

鍾夫人一手支頤，暗自凝思，臉上神色不定，顯是心中有一件極大的疑難無法決斷。段譽適才激於一時義憤，出言向鍾萬仇衝撞，原是拚了一死，但這時看到地下幾灘殷紅的血跡，心下卻又不禁怕了起來，暗道：「我得快快設法逃走，否則不但性命難保，而且死得慘不堪言。」

他幾步跨到門邊，向鍾夫人一揖，道：「晚生訊已帶到，便請鍾夫人急速設法，相救令愛。」鍾夫人道：「公子且慢。」段譽停住了步。鍾夫人道：「公子有所不知，外子當年曾立下重誓，終身不出此谷一步。小女為人所擒，外子是決許不能去搭救於她……嗯，事到如今，我隨公子去罷。」段譽又驚又喜道：「鍾夫人能和我同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他忽然想起鍾靈說過的一句話，問道：「夫人能治得金靈子之毒麼？」鍾夫人搖了搖頭，道：「我不能治。」段譽道：「那麼──那麼……」鍾夫人回進臥室，匆匆留下一張字條，收拾了幾件隨身衣物，轉身出來，說道：「咱們走罷！」當先便行。段譽百忙中拾起地下的青靈子，盤在腰間。

別瞧她嬌怯怯的模樣，腳下卻比段譽快速得多。段譽終是不放心，說道：「夫人既不會治療蛇毒，只怕神農幫不肯便放了令愛。」鍾夫人淡淡的道：「誰要他放人？神農幫膽敢扣留我女兒，要脅於我，那是活得不耐煩了。我不會救人，難道殺人也不會麼？」段譽不禁打了個寒噤，只覺鍾夫人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言語之中，所含殺人如草芥之意，實不下於鍾萬仇那種兇神惡煞的行徑，但他一表斯文靦腆，相形之下，似乎只有更加的令人可怕。

兩人說話之間，已奔出里許，忽聽得一人厲聲喊道：「夫人，你──你到那兒去？」段譽回過頭來，只見正是鍾萬仇，從大路上如飛般追來。鍾夫人伸手穿到段譽腋下，喝道：「快！」提起他身子，疾竄而前。段譽雙足離地，在鍾夫人提掖之下，已是身不由主。二前一後，三人都是如同星馳電掣，一息間奔出數十丈。鍾夫人的輕功比之丈夫尚高一籌，但她終究多帶了個人，被鍾萬仇漸漸追了上來。段譽心下焦急，知道只須一出谷口，鍾萬仇信守毒誓，便不會追出谷來，心中轉過一個念頭：「武功雖是害人之物，但我若學會輕功，卻是有益無害。」這時恨不得自己能快奔幾步。

眼見離谷口已不過十餘丈，段譽覺到鍾萬仇的呼吸，竟已噴到後頸。突然嗤的一聲響，段譽背上一涼，後心衣服被鍾萬仇扯去了一塊。鍾夫人左手運勁一送，將段譽擲出丈許，喝道：「快跑！」右手已抽出長劍，向後刺去，要阻止鍾萬仇追阻，若憑鍾萬仇的武功，這一劍自是刺他不中，何況鍾夫人更是絕無傷害丈夫之意，不料她一劍刺出，只覺劍身微微受阻，劍尖竟已刺中了丈夫胸口。原來鍾萬仇不避不讓，甘受妻子這一劍。

鍾夫人大吃一驚，急忙回頭，當下不敢拔劍，只見丈夫一臉憤激之色，眼眶中隱隱含淚，胸口殷紅一灘，道：「婉清，你……終於要離我而去了？」鍾夫人見自己這一劍刺中他胸口正中，雖不及心，但劍鋒深入數寸，丈夫生死難料，惶急之下，忙拔出長劍，撲上去按住他的劍創，但見血如泉湧，從手指縫中噴了出來。鍾夫人怒道：「你為甚麼不避？」鍾萬仇苦笑道：「你既要離我而去，我還不如死了的好。」鍾夫人道：「誰說我離你而去？我出去幾天就回來的。我是去救咱們女兒。」三言兩語，將鍾靈被神農幫擒住的事說了。

段譽見到這等情形，嚇得獃了，定了定神，忙撕下衣襟，手忙腳亂的來給鍾萬仇裹傷，不料鍾萬仇忽地飛出左腿，將他踢了個觔斗，喝道：「小雜種，我不要見你。」問鍾夫人道：「你是騙我的，我不信。明明是他……是他來叫你去。這小雜種便是成了灰，我也認得他……他還出言羞辱於我……」說著大咳起來，這一咳，傷口中的血流得更加厲害了。他突然記起一事，向段譽道：「上來啊，我雖是身受重傷，未必便怕你的一陽指！上來動手啊。」

段譽這一交摔跌，左頰撞上了一塊小小的尖石，狼狽萬狀的爬了起來，半邊臉上都是鮮血，說道：「在下江南段譽，實不會甚麼一陽指、二陽指。」鍾萬仇又咳了幾聲，怒道：「小雜種，你裝甚麼蒜？你……你去叫你的老子來罷！」他這一發怒，咳得更加狠了。鍾夫人道：「你這時瞎疑心的老毛病終究不肯改。你既不能信我，不如我先在你面前死了乾淨。」說著拾起地下長劍，便往頸中刎去。鍾萬仇一把搶過，臉上登現喜色，道：「娘子，你真的不是隨這小雜種而去？」鍾夫人嗔道：「人家是好好的段公子，甚麼老雜種，小雜種的！我隨段公子去是要殺盡神農幫，救回咱們的寶貝女兒。」鍾萬仇雖在重傷之下，但見妻子輕嗔薄怒，愛憐之情更甚，陪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算是我的不是。」

鍾夫人察看他的傷口，但見鮮血兀自泊泊湧出，流淚道：「怎──怎樣是好？」鍾萬仇大喜，伸手攔住她腰，道：「婉清，你為我這麼擔心，我便是立時死去，也不枉了。」鍾夫人暈生雙頰，輕輕推開了他，道：「段公子在這兒，你也這麼瘋瘋顛顛的。」她見丈夫神情委頓，臉色漸白，心下也怕了起來，道：「我不去救靈兒啦，她自己闖的禍，讓她自己聽天由命罷。」扶起了丈夫，問段譽道：「段公子，你去跟司空玄說，我丈夫已經──已經死了。他若是膽敢動我女兒一根毫毛，叫他別忘了『香藥叉木婉清』的辣手。」段譽見到這等情景，料想鍾萬仇固是不能親行，鍾夫人也不能捨了丈夫而去搭救女兒，憑著「香藥叉木婉清」這六個字，是否能嚇到司空玄，實在大有疑問，看來自己腹中這「斷腸散」的劇毒，那是萬萬不能解救的了。他一怔之下，心想：「事已至此，多說也是無益。」便道：「既是如此，晚生這便前去傳話。」

鍾夫人木婉清見他說去便去，發足即行，作事之瀟灑無礙，又使她記起心中那個人來，叫道：「段公子，我還有一句話說。」輕輕放開鍾萬仇的身子，縱到段譽身前，從懷中摸了一件物事出來，塞在段譽手中，低聲道：「你將這東西趕去交給段正明──。」段譽聽到「段正明」三字，臉上忍不住變色。木婉清心細如髮。說到「段正明」這三字時，原是在注視段譽的臉色，當下輕輕嘆了口氣道：「你還想瞞我麼？盼你能及時趕到，救得靈兒和你自己的性命。」不等段譽回答，轉身奔到丈夫身畔，扶起了他，逕自去了。

段譽提起手來，一看鍾夫人塞在他手中之物，原來是一隻鑲嵌得極精緻的黃金鈿盒，他揭開盒蓋，見盒中一塊紙片，色變淡黃，顯是時日已久，紙上隱隱還濺著幾滴血跡，上寫「癸亥年二月初五丑時」十字，筆緻娟秀，似是出於女子之手，此外更無別物。段譽心道：「這是那一個人的生辰八字？鍾夫人要我去交給爹爹，不知有何用意？這生辰八字，如何能救得鍾姑娘和我的性命？鍾夫人似已猜到我是爹爹的兒子，這鍾萬仇口口聲聲罵我，看來也認出咱父子容貌相似，難道他和爹爹有仇麼？」正沉吟間，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段公子慢走。」

段譽回過頭來，只見一個身穿布衣短打的老人快步走來。那老人走到近處，行了一禮，道：「小人鍾福，奉夫人之命，恭送公子出谷。」段譽點了點頭，道：「甚好。」當下鍾福在前領路，出了谷口，又從那棺材及墓中出來。他領著段譽走另一條小路，行了六七里地，來到一所大屋之前。鍾福道：「公子請在此稍候。」他並不打門，一縱身便躍進牆去。此時天色早已全黑，段譽望著天上淡淡星光，忽地想起了湖底那座美人玉像來。

猛聽得門內忽律律一聲長聲馬嘶，段譽不自禁的喝采：「好馬！」那門啊的一聲開了，探出一個馬頭，一對馬眼在黑夜中閃閃發光，顧盼之際，已顯得神駿非凡，嗒嗒兩聲輕響一匹黑馬跨了出來。馬蹄著地甚輕，似是一匹小馬，但瞧那馬的身材，卻是四腿修長，雄偉高昂。牽馬的是個垂鬟小婢，黑暗中看不清面貌，似是十四五歲年紀，相貌亦甚娟秀。鍾福跟隨其後，說道：「段公子，夫人怕你未能及時趕到大理，特向此間主人借得駿馬，以供公子乘坐。」段譽見過駿馬甚多，單聞這馬嘶鳴之聲，已知是萬中選一的良駒，說道：「多謝了！」便欲伸手去接馬韁。

那小婢輕撫馬頸中的鬃毛，柔聲道：「黑玫瑰啊黑玫瑰，小姐借你給這位公子爺乘坐，你可得乖乖的聽話，早去早歸。」那黑馬轉過頭來，在她手臂上挨挨擦擦，神態極是親熱。那小婢將繩交給了段譽，道：「此馬不能鞭打，你待它越好，它跑得越快。」段譽道：「是！黑玫瑰小姐，小生這廂有禮了！」說著作了一揖。那小婢嗤的一笑，道：「你這人倒有趣。喂，可別摔下來啊。」段譽騎馬倒是從小騎慣了的，輕輕跨上馬背，向小婢道：「多謝你家小姐！」那小婢笑道：「你不謝我麼？」段譽拱手道：「多謝姊姊。回來時我多帶些蜜餞果子給你吃。」那小婢笑道：「你小心自己的性命要緊，也不知能不能回來呢，誰希罕吃你的蜜餞果子。」鍾福道：「此去一直向北，便是上大理的大路。公子保重，小人不遠送了。」段譽揚了揚手，那馬放開四蹄，幾個起落，已在數十丈外。

這黑玫瑰不用推送，黑夜中奔行如飛，段譽但覺路旁樹林猶如倒退一般，不住從眼邊躍過，更妙的是馬背平穩異常，絕少顛簸起伏，段譽心道：「這馬如此快法，明日午後，便能趕到大理。但爹爹未必肯理這種江湖上的閒事，難道又去求大伯不成？唉，事到如今，只好向大伯和爹爹低頭了。」

不到一頓飯時分，已馳出十餘里遠近，一夜中涼風習習，草木清氣撲面而來。段譽心道：「良夜馳馬，原是人生一樂。」突然前面一人喝道：「賊賤人，給我站住！」黑暗中刀光一閃，一柄單刀劈了過來。但那黑馬奔馳實在太快，這一刀砍落，黑馬已縱出丈許之外。段譽回頭看時，只見兩條大漢一持單刀、一持長槍，邁開大步急急趕來。兩人口中大罵：「賊賤人！女扮男裝，便瞞得過老爺了麼？」一晃眼間，那黑馬已將二人拋得老遠。那兩條大漢雖是快步急追，片刻間連叫喊聲也聽不見了。段譽心道：「這兩個莽夫口口聲聲的罵我『賊賤人』，說甚麼女扮男裝？是了，想必是他們要找這黑玫瑰主人的晦氣，認馬不認人，真是莽撞。」又馳出里許，突然想起：「啊喲，不好！我幸賴馬快，逃脫這二人的伏擊。瞧這兩條大漢武功大是不弱，倘若借馬的小姐不知此事，只怕遭了人家的暗算。我非得回去報訊不可！」當即勒馬停步，說道：「黑玫瑰，有人要暗害你家小姐，咱們須得回去告知她知道，叫她謹加提防，不可離家外出。」

當下掉轉馬頭，又從原路回去，將到那大漢先前伏擊之處，催馬道：「快跑，快跑！」黑玫瑰似解人意，在這兩聲「快跑」的急催之下，果然奔行更快。但那兩條大漢卻已不知去向。段譽更加急了：「倘若他二人到莊中去襲擊那位小姐，豈不糟糕？」他口中不住吆喝「快跑」，黑玫瑰四蹄猶如離地一般，疾馳而歸。快到屋前，忽地兩條桿棒貼地揮來，直擊馬蹄。黑玫瑰不等段譽應變，自行一躍而過，後腿飛出，砰的一聲，將一名持桿棒的漢子踢得直摜了出去。

黑玫瑰一竄便到屋門之前，黑暗中同時四五人長身而立，伸手來扣黑玫瑰的轡頭。段譽只覺右臂上一緊，已被人扯下馬來。有人喝道：「小子，你幹甚麼來啦？瞎闖甚麼？」段譽心下暗暗叫苦：「糟糕之極，這屋子都已被人圍住了，不知這裏的主人是否已遭人家毒手。」但覺右臂被人握住，猶如套在一個鐵箍中相似，半身酸麻，便道：「我來找此間主人，你這麼橫蠻，幹甚麼來了？」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小子騎了那賤人的黑馬，說不定是那賤人的相好，且放他進去，咱們斬草除根，一網打盡。」段譽心中七上八下，驚惶不定：「我這叫做自投羅網。但事已如此，要逃走也不能，只有走進去再說。」只覺握住他手臂那人鬆開了手，便整了整衣冠，挺身走進門去。

進門穿過一個院子，石道兩旁都種滿了玫瑰，香氣甚郁，那石道曲曲折折，穿過一個月洞門，段譽順著石道走去，但見兩道這邊一個、那邊一個，都是佈滿了人。忽聽得高處一人輕聲咳嗽，段譽抬起頭來，只見牆頭上也站著七八個人，手中兵刃上的寒光，在黑夜中一閃一閃。今人瞧著不由得暗暗心驚，尋思：「這間屋子又不甚大，未必能住得多少人，怎麼來了這許多敵人，難道真的要趕盡殺絕麼？」但見這些人在黑暗中向他惡狠狠的乾瞪眼，有的手按刀柄，意示威嚇。段譽只有強自鎮定，只見石道盡處是一座大廳，一排排落地長窗中透了燈火出來。段譽走到長窗之前，朗聲道：「在下段譽，有事求見主人。」廳裏一個嗓子嘶啞的聲音喝道：「甚麼人？滾進來。」段譽心下有氣，用力推開窗子，跨了進去，不禁又是一驚，一眼望去，廳上或坐或站，又是十七八人。中間椅上坐了一個黑衣女子，背心朝外，瞧不見她的面貌，但見她背影甚是苗條，一那烏油油的黑髮作少女裝束。此外疏疏落落的十餘人有男有女，還有兩個僧人，三名道士。除了東邊坐在太師椅中的一個老翁、一個老嫗和兩個僧人是空手外，其餘眾人都是手執兵刃。那老嫗身前地下橫著一人，頸中被砍了一刀，已然死去，正是領了段譽前來借馬的鍾福。段譽和他雖只初識，但覺此人對自己甚是恭謹有禮，此刻見他慘遭橫禍，說來也是因己之故，心下甚感不忍。

那老翁滿頭白髮，頦下卻是光禿禿地沒一根鬍鬚，嘶啞著嗓子喝道：「你來幹甚麼？」段譽推開長窗跨進廳中之時，心中便已打定了主意：「既已身履險地，能夠設法脫身，自是上上大吉，否則瞧這些兇神惡煞的模樣，縱是跟他們多說好話，也是無用。」一進廳後見鍾福屍橫就地，反激起了他胸中的英雄之氣，昂首說道：「在下姓段名譽，老丈也是有名有姓之人，你不過多活幾歲年紀，如何小子長、小子短的，出言這等無禮？」那老翁雙眉倒豎，眼中神光湛湛，氣度極是威嚴，站在下首的一名漢子喝道：「賊小子，這等不識好歹！這那老爺子親口跟你說話，算是瞧得起你小子了！你知道這那老爺子是誰？當真有眼不識泰山。」

段譽見這老翁氣度不同尋常，心中倒生出幾分欽敬之心，說道：「我也知這位老丈大有來頭。請問老丈高姓大名？」那老翁不答，旁邊的漢子道：「好教你死得瞑目，這位老爺子便是怒江王、三掌絕命秦老爺子。」段譽道：「三掌絕命？好好一位老人家，何必用這個難聽的外號？秦老爺子，怎麼又是怒江王了？」那怒江王、三掌絕命秦元尊，不但名震天南，是雲南武功中響噹噹的人物，便是大河兩岸，長江南北的英雄好漢，也可說人人仰望他的威風，不料段譽聽了，竟是絲毫不以為意。

# 第六回 橫拖倒曳

怒江王、三掌絕命秦元尊見段譽聽到自己的名字，神色仍是淡淡的，絕無震驚之意，這種事情倒是生平少見。自他成名以來，本就罕逢敵手，但即使是比他武功更強的高手，聽到他的名字時也不免聳然動容，絲毫不敢看輕，他那知段譽從來未曾涉足江湖，於武功中任何事情都是一概不知，別說是他三掌絕命秦元尊，就是武功中被尊為泰山北斗的「三善四惡」，他聽了也是無動於衷。武林中人不論武功高下，於「名」之一字都是看得極重，秦元尊只道段譽有意輕視於己，心下自是極怒，但見他從容自若，若不是在武功上有恃無恐，絕不敢如此大膽，常言道：「真人不露相」，想必是個極厲害的人物，當下右手微擺，止住兩名欲上前難為段譽的漢子，問道：「足下何門何派？尊師何人？」

段譽道：「為學豈可有於門戶之見！在下無門無派！我師父專研公羊之學，他的名字說來你也未必知道。」秦元尊武功極高，但甚麼公羊、穀梁、春秋、左傳，他卻也是畢生從未聽過，聽段譽侃侃而言，心想：「我果然沒有莽撞，甚麼公羊之學，這種旁門左道的武功，卻是沒見識過。」他盛名之下，不肯稍有挫折，行事加倍謹慎，又問：「足下來此有何貴幹？」廳上眾人見秦元尊對段譽越是客氣，也都猜他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

段譽道：「在下來向此間主人報一個訊。」秦元尊道：「報甚麼訊？」段譽嘆了口氣，道：「我來遲了一步，報不報訊也是一樣了。」秦元尊道：「報甚麼訊，快快說來。」語氣逐漸嚴峻。段譽道：「我見了此間主人，自會相告，跟你說有甚麼用？」秦元尊微微冷笑，隔了片刻，才道：「你要面告，那就快說罷。稍待了一會，你二位便得去陰世中去敘會了。」段譽道：「主人是那一位？在下要謝過借馬之德。」

他此言一出，廳上眾人的目光一齊望向坐在椅上的那個黑衣少女。段譽一怔：「難道這位姑娘便是此間主人麼？她一個嬌弱女子，被這許多強敵圍住了，看來性命已是難保。」只聽那女子緩緩的道：「借馬給你，是我衝著人家的面子，何謝之有？你不趕去救人，又回來幹甚麼？」她口中說話，臉孔仍是朝裏，並不轉頭。段譽道：「在下騎了黑玫瑰，途中遇到伏擊，有人誤認在下便是姑娘，口出不遜之言，在下覺得不妥，非來向姑娘報個訊息不可。」那女郎道：「報甚麼訊？」她語音極是清脆動聽，但語氣中冷冰冰地不帶絲毫暖意，聽入耳中，令人說不出的不舒服，似乎這女子對世上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她自己生在世上，已是行屍走肉一般，又似乎她對人人都懷有極大的敵意，恨不得將世人殺個乾乾淨淨。

段譽聽她言語無禮，微覺不快，但隨即想到，她已落入強仇手中，處境凶險之極，心情失常，原亦難怪，反而起了同情之心，當下溫言說道：「在下心想這兩個強徒意欲加害姑娘，在下仗著馬快，得脫危難，但姑娘卻未必知道有仇人來襲，因此上趕來報知，想請姑娘及早趨避，不料還是來遲了一步，仇人已然到臨。真是抱憾之至。」那女郎冷笑道：「你這般假惺惺的來討好我，到底是何用意？」段譽怒氣上衝，朗聲道：「在下與姑娘素不相識，只是既知有人意欲加害，豈有袖手之理？『討好』兩字，從何說起？」那女郎道：「你知道我是誰？」段譽道：「不知。」那女郎道：「我聽鍾福說道，你全然不會武功，居然敢在谷中直斥谷主之非，膽子可謂不小。現下捲入這是非圈中，意欲如何？」段譽怔了一怔，道：「我本想來報了這個訊，即便趕回家中。」說到這裏，又嘆了口氣道：「看來姑娘固是不免，我段譽也是大禍臨頭了。卻不知姑娘何以和這干人結仇？」

那黑衣女子冷笑一聲，道：「你憑甚麼問我？」段譽又是一怔，道：「人家私事，我原是不該多問。好啦，我訊已帶到，這就對得住你了。」黑衣女子道：「你沒料到要在這兒送了性命罷？可後悔麼？」段譽聽出她語氣中含有譏嘲之意，便朗聲道：「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黑衣女郎哼了一聲，道：「憑你這點能耐，居然也自稱大丈夫了。」段譽道：「是否英雄好漢，豈在武功高下？武功縱然天下第一，倘若行事卑鄙齷齪，也當不得『大丈夫』三字。」黑衣女子道：「秦老先生，這位段爺的話你可聽見了？各位行事，不見得如何光明磊落罷？」

坐在秦元尊身旁的老嫗突然發話道：「賊賤人，儘拖延時候麼？起身動手罷──」黑衣女子冷冷的道：「你已活了這大把年紀要死也不爭在這一刻。青松道人，你來找我晦氣，萬劫谷中的人知不知道？」一個鬚髮蒼然的道人臉色微變，道：「我是為徒兒報仇，跟萬劫谷中有甚麼相干？」黑衣女子道：「我問你，你事先有沒有去求香藥叉相助？」青松道人怒道：「咱們這裏這許多高手在此，難道還收拾不了你？」那黑衣女子道：「你兩次沒敢正面答我，定是去求過香藥叉了。你居然能從萬劫谷中出來，倒是造化不小。」青松道人道：「我又沒進萬劫谷去。誰說我進去了？」黑衣女子緩緩點了點頭，說道：「是了！你是派了個替死鬼帶信進去。」青松道人臉上閃過一絲慚愧之色，大聲道：「咱們兵刃上見高下罷，囉唆些甚麼？」段譽在旁聽著黑衣女子和這幾人鬥口說話，瞧這神氣，秦元尊等一干人尚未佔到上風，勝敗之數，尚須打過方知，而青松道人的語氣之中，對那黑衣女子更是怕得厲害，不由得心下暗暗稱奇。這些人連聲挑戰，卻沒一個逕自上去動手。

只聽黑衣女子又道：「姓段的，這許多人要打我一個人，你說怎麼辦？」段譽道：「嗯，黑玫瑰就在外面，你若能突圍而出，趕快騎了它逃走。這馬腳程極快，他們追你不上。」黑衣女郎道：「那你自己呢？」段譽沉吟道：「我跟他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說不定他們不來跟我為難，也未可知。」黑衣女子嘿嘿冷笑兩聲，道：「他們肯這麼講理，也不會這許多人來圍攻我一個了。你的小命是活不成的啦，要是我能逃脫，你有甚麼心願要我給你去辦？」段譽心下一陣難過，道：「有一位鍾姑娘，在無量山中給神農幫扣住了，她媽媽給了我這隻盒子，要我送去給我爹爹，以便設法救人。倘若──倘若──夠脫身，最好能替在下辦了此事，我感激不盡。」說著走上幾步，將那隻金鈿盒遞了過去。

這時他離那黑衣女子的背後不過兩尺，鼻中忽然聞到一陣香氣，似蘭非蘭，似麝非麝，氣息雖不甚濃，但一聞之下，頭腦微感暈眩，身子晃了一晃。黑衣女郎並不接他盒子，問道：「聽說這鍾姑娘生相貌極美，是你的意中人麼？」段譽道：「不是，不是。鍾姑娘年紀甚小，天真瀾漫，我那有──那有此意？」黑衣女郎左臂伸後，將他手中將金鈿盒子取了去。段譽見她手上戴了一隻薄薄的絲質黑色手套，不露出半點肌膚。

黑衣女子緩緩將鈿盒放入懷中，說道：「青松道人，你給我滾出去！」青松道人顫聲道：「你說甚麼？」黑衣女子道：「你滾出廳去，我今天不想殺你。」青松道人手中長劍一挺，喝道：「你胡說甚麼？」聲音發抖，也不知是出於憤怒，還是出於害怕。黑衣女郎道：「你知道我是衝著你師妹的面子，這才饒你，給我滾出去。」青松道人臉如土色，手中長劍的劍尖慢慢垂了下來。

段譽聽那黑衣女子言語極是無禮，喝令青松道人滾出廳去，料想青松道人必定勃然大怒，那知他臉色一陣猶豫、一陣恐懼，突然間噹啷一聲響，長劍落地，雙手掩面，奔了出去。他剛伸手去推廳門，坐在秦元尊下首的老嫗右手一揮，一柄飛刀疾飛出去，正中青松道人後心。青松道人一跤摔倒，在地下爬了丈許，這才死去。段譽怒道：「喂，老太太，這位道人是你們自己人啊，你怎地忽下毒手？」那老嫗顫巍巍的站起身來，全神貫注的凝視黑衣女子，對段譽的說話竟是聽而不聞。廳上餘人也均刀槍在手，作勢要撲了上去，只須有人一聲令下，那黑衣女子立時便遭亂刀分屍之禍。

段譽一見這等情勢，不由得激動心中義憤之情，大喝：「你們這許多漢子，圍攻一個赤手空拳的孤身弱女，這世界還有天理麼？」搶上數步，擋在黑衣女子身後，喝道：「你們膽敢動手？」他雖是不會半點武功，但正氣凜然，自有一股威風。

秦元尊道：「閣下定是要招攬這件事了？」段譽道：「不錯，我不許你們以眾凌寡，恃強欺弱。」秦元尊道：「閣下跟這不要臉的小賤人是親是故？受了何人指使，前來橫加插手？」段譽搖頭道：「我跟這位姑娘非親非故，只是世上之事，總抬不過一個『理』字，我勸各位得罷手時且罷手，群相欺侮一個孤身少女，算是甚麼英雄。」低聲道：「姑娘快逃，我設法穩住他們。」黑衣女子也低聲道：「你為我送了性命，不後悔麼？」段譽道：「死而無悔。」黑衣女子又問：「你不怕死麼？」段譽嘆了口氣，道：「我自然怕死，可是──可是──」黑衣女子突然大聲道：「你手無縛雞之力，逞甚麼英雄好漢？」右手突然一揮，兩根彩帶飛出，將段譽雙手雙腳分別縛住了，便在此時，左手連揚。段譽耳中只聽得咕咚、砰彭之聲連響，左右都有人摔倒，眼前刀劍之光耀眼，跟著眼前一黑，幾枝燭火同時被人打熄，自己身子如同騰雲駕霧一般，被提在空中。

這幾下變故實在來得太快，段譽霎時間不知身在何處，但聽得四下裏紛紛有人吆喝：「莫讓賤人逃了！」「別怕她的毒箭！」「放飛刀！放飛刀！」跟著叮叮噹噹一陣響，許多暗箭落地，他身子又是一揚，馬蹄聲響，已是身在馬背，只是手腳都被縛住了，卻彈不得。只覺自己後頸靠在一人身上，鼻中聞到陣陣濃幽香，正是那黑衣女子身上的香氣。蹄聲得得，既輕且穩，敵人的追逐喊殺之聲，已在身後漸漸消失。黑玫瑰是的，黑衣女子全身是黑衣，黑夜中一團漆黑，只是濃香陣陣，更增幾分詭秘。

黑玫瑰一口氣便奔出數里，段譽道：「姑娘，沒料到你這麼好本事，請放我起來罷。」黑衣女子哼了一聲，並沒有答話。段譽手腳被帶子緊緊縛住了，那馬每跨一步，帶子束縛處便收了一收，手腳越來越痛，加之腳高頭低，有如倒懸，頭腦中一陣陣的暈眩，當真是說不出的難受，又道：「姑娘，快放了我！」突然間啪的一聲，臉上熱辣辣的已吃了一記耳光。那女子冷冰冰的道：「別囉唆，姑娘沒問你，你就不許說話！」段譽怒道：「為甚麼？」拍拍兩下，又連續吃了兩記耳光。這兩下打得比第一下更重得多，只打得他右耳中嗡嗡作響，幾乎耳朵也被她打聾了。

段譽性子極是執拗，大聲道：「你動不動便打人，快放了我，我不願跟你在一起。」突覺身子一揚，已被黑衣女子從馬背摔到了地下，可是手足均被帶子縛住，帶子的另一端仍是握在那女子手中，段譽便被黑玫瑰拉著，在地下橫拖而行。那女子口中低喝，命黑玫瑰緩緩而行，問道：「你服了麼？聽我的話了麼？」

段譽大聲道：「不服，不服！不聽，不聽！適才我死在臨頭，尚自不懼。你小小折磨我一下，我──我怕──」他本想要說「我怕甚麼？」但他身子恰好被拉過路上兩個高起的土丘，連續被拋了兩拋，兩句「甚麼」都咽在口中，說不出來。黑衣女子冷冷的道：「你怕了罷！」一拉彩帶，將他提上馬背。段譽道：「我是說『我怕甚麼？』快放了我，我不願給你牽著走！」那女子「哼」的一聲，道：「在我面前，誰有說話的份兒？我要折磨你，便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豈是『小小折磨』這麼便宜？」說著左手運勁一送，又將段譽拋在地下，著地拖行。

段譽心下大怒，暗想：「人家口口聲聲的罵她小賤人，倒是有三分道理。」叫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破口罵人了。」那女子道：「你有膽子便罵。我這一生之中，被人罵得還不夠麼？」段譽聽她最後這兩句話中，隱隱含有淒苦之意，一句「小賤人」剛要吐出口來，心中一軟，便即忍住。那女子等了片刻，見他不再作聲，說道：「哼，料你也不敢罵！」段譽道：「我是聽你說得可憐，是不忍罵，難道我還怕了你不成？」那女子一聲呼哨，催馬快行，黑玫瑰放開四蹄，急奔起來。這一來段譽可就苦了，頭臉手足，給道上的沙石擦得鮮血淋漓。那女子叫道：「你投不投降？」段譽大聲罵道：「你這不分好歹的潑辣女子！」那黑衣女子道：「我本來便是個潑辣女子，你不說我便不知道麼？我有甚麼不分好歹了？」段譽道：「我──我──對你──對你──一片好心──」突然腦袋在路邊一塊突出的石頭上一撞，登時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覺頭上一陣清涼，便醒了過來，接著口中泊泊進水，段譽急忙閉口，卻忍不住咳嗽起來。一這咳嗽，口鼻之中入水更多。原來他仍被縛在馬後拖行，那黑衣女子見他昏暈，便縱馬穿過一條淺水小溪，令他全身被清水一浸，立即醒轉。幸好小溪甚窄，黑玫瑰幾步間便跨了過去。段譽衣衫濕透，腹中又被水灌得脹脹地，全身到處都是傷，真是說不出的難受。那女子道：「你服了麼？」段譽心想：「世間竟有如此蠻不講理的女子，也算是造物不仁。我既落在她的手中，再跟她說話也是多餘。」那女子連問幾聲：「你服了麼？苦頭吃得夠了麼？」段譽不理不睬，只作沒有聽見。那女子怒道：「你耳朵聾了麼？怎地不答我的話？」段譽仍是不理。那女子勒住了馬，要看看他是否尚未醒轉。其時晨光曦微，東方已現光亮，只見段譽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怒氣沖沖的瞪視著她。

那女子怒道：「好啊，你明明沒昏過去，卻裝死跟我鬥法。咱們便鬥個明白，瞧你厲害還是我厲害。」說著一躍下馬，身子輕輕一縱，已在一株大樹上折了一根樹枝，唰的一聲，在段譽臉上抽了一記。段譽這時首次和她正面朝相，原來那女子臉上蒙了一張厚厚的黑色面幕，只露出兩個眼孔，一雙眼明如點漆，如電般射了過來。段譽微微一笑，心道：「你要叫我回答你的說話，只怕是難於登天。」那女子道：「這當口虧你還笑得出！你笑甚麼？」段譽向她裝個鬼臉，裂嘴又笑了笑。那女子揚手拍拍連抽了七八下。段譽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揚揚不理。只是這女子落手甚是陰毒，樹枝每一下都打在段譽感覺最敏銳的處所，他好幾次忍不住想叫出聲來，但終於強自克制住了。

那女子見他如此倔強，微一沉吟，道：「好！你假裝聾子，我索性叫你真的做了聾子。」伸手入懷，摸出一柄匕首來，刃鋒長約七寸，寒光一閃一閃，向著他走近兩步。

那女子提起匕首，對準段譽的左耳，喝道：「你有沒有聽見我的說話？你這隻耳朵還要不要了？」段譽仍是不理。那女子雙眼露出兇光，正要匕首一落，便往他左耳中刺將下去，忽聽得十餘丈外一人喝道：「小賤人，又想行兇害人麼？」聲音中充滿了威嚴。那女子一提彩帶，已將帶子一端甩上了身後的一根樹枝，登時將段譽的身子高高懸起，回過身來，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快步走來，雙手空空，腰間掛著一柄單刀。這漢子並非奔跑，但兩人相距十餘丈，倏忽之間，那人已走到那女子的跟前。

段譽見這人淡金面皮，一身黃布短衣，一張四方國字臉，兩腿兩臂都較常人長得甚多，約莫三十左右年紀，雙目烔烔，穩穩的站在當地。那女子道：「你便是金大鵬麼？人家說你輕功了得，哼，我若不是拷問這小子，一路緩行，你也未必追得我上。」那漢子道：「我若不是道上有事，遲到了一個時辰，也不能讓你逃走了。」那女子道：「現下你追上啦，金大鵬，你要怎樣？」金大鵬道：「成都城中的賣藥王老漢，可是你殺的？」那女子道：「是便怎樣？」金大鵬道：「王老漢是我好朋友，他濟貧救人，一生做的都是好事，犯上了你甚麼事，你要加害於他？」那女子道：「哼，有人中了我的藥箭，王老漢強行出頭，給他治好了，你知不知道？」金大鵬道：「賣藥治病，原是他本份。」

突然間嗤的一聲輕響，跟著噹的一聲響，一枝短箭已插在金大鵬的腳邊，這箭長不過三寸，箭身已沒入土中，只餘黑色箭羽在外，只見金大鵬唰的一聲，將手中單刀還入了腰鞘中。原來在這電光石火般的剎那之間，那女子已向金大鵬射了箭，而金大鵬拔刀格箭，還刀入鞘，雙方都是不動聲色的在一瞬間動過了手。那女子道：「你手腳很快啊。」金大鵬道：「你也不慢！香藥叉木婉清名不虛傳。」段譽一聽「香藥叉木婉清」六字，心道：「啊喲，你認錯人了。」大聲說道：「金兄，她不是香藥叉木婉清。」金大鵬道：「尊兄何以得知？」段譽道：「我認得木婉清，木婉清便是鍾夫人，這惡女子卻是個姑娘。」

金大鵬臉上掠過一陣迷惘之色，道：「香藥叉嫁了人麼？嫁給那一個倒楣傢伙姓鍾的？」只聽得嗤嗤兩響，錚的一聲，兩件暗器一齊落在段譽懸身的樹下，一件是枝黑色短箭，另一件暗器是枚金錢，錢上的小孔剛好套中短箭。原來那女子反手向段譽射了一箭，金大鵬發出金錢，將短箭擊落，救了段譽一命。段譽看到兩件暗箭，才知自己適才在死裏逃生，已從鬼門關裏打了一個轉，重回人世。只聽那女子怒道：「誰說我木婉清嫁了人？天下男子沒一個好人，有誰配做我丈夫。」金大鵬道：「這位尊兄多半是弄錯了。」段譽聽這女子自認是「香藥叉木婉清」，心想這中間定是另有隱情，這姑娘雖是潑辣惡毒，諒來也不會去冒認做人家的妻子，便道：「金兄說得是，我只道『見人就殺鍾萬仇』的妻子叫做木婉清。」那姑娘「呸」的一聲，道：「原來這婆娘冒我姓名，她說她叫做香藥叉木婉清，是不是？」段譽道：「金兄，那鍾萬仇濫殺無辜，和這個黑衣姑娘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一對」兩字剛出口，眼前青光閃動，甚麼兵刃已砍向他的面門，段譽手足被縛，身在半空，自是無法抗禦，但縱然他好好站在地下，雙手各有兵器，也決計擋不了這快如閃電的一擊。他雙眼一閉，只聽得噹噹幾下響聲過去，那姑娘的兵刃居然沒砍到他身上。他睜開眼來，只見一團黑影，一片黃霧，在眼前迅速無論的滾來滾去，黑影和黃霧之中兩道白光來回閃動，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直是密似聯珠。

段譽心道：「謝天謝地，要讓這位金兄得勝才好。」只聽得木婉清一聲呼叱，兩人托地跳開，但見金大鵬單刀已然入鞘，神定氣閒的站在當地。木婉清手中執著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劍，凝視敵人。金大鵬道：「勝敗未分，木姑娘怎地不鬥了？」木婉清道：「『一飛沖天』金大鵬，這幾年來江湖上好響的名頭，哼哼！」金大鵬道：「怎樣？」木婉清道：「五百招之內，未必便勝得了姑娘。」金大鵬道：「不錯！五百招之後呢？」木婉清道：「咱們便試試。」聲音甫畢，長劍劍尖已指到金大鵬的咽喉。

噹噹一聲響，金大鵬抽刀格劍，還刀入鞘，喝道：「我金大鵬堂堂男子漢，豈能與你這小妖女鬥到五百招以外？成都賣藥王老的血債，暫且寄下了。只是你不得有傷這位尊兄的性命。」木婉清道：「咱們的帳幾時了結？」金大鵬道：「待我五百招內收拾得了你這小妖女之日，自來找你。我吩咐的話，你可聽見了？」木婉清昂然道：「你幾曾聽見香藥叉受過誰的吩咐？」金大鵬道：「好，我敬你武功非凡，這位尊兄的平安無恙，算是我金大鵬求你的。」木婉清道：「是你求我了？」金大鵬沉聲道：「是我求你了。」

木婉清哈哈一笑，得意非凡，段譽自與她相見以來，第一次聽到她笑聲中充滿衷心的歡愉，不但高興之極，笑聲中甚至帶著幾分少女的天真。只聽她道：「一飛沖天金大鵬居然出口求我木婉清來啦，這個人情不能不賣。我只答應你不殺此人，毆打折辱，斬手斷腳，姑娘可沒擔保。」也不等金大鵬再說甚麼，唿哨一聲，招呼黑玫瑰過來，飛身上了馬鞍，手中長劍擲出，嗤的一聲，割斷了懸掛段譽在樹的彩帶。帶子一斷，段譽的身子和長劍同時落下。便在此時，黑玫瑰已奔到樹底，木婉清右手抄住長劍，左手抓住段譽後領，將他往馬鞍橋上一放。黑玫瑰四蹄翻飛，絕塵而去。金大鵬見她臨去時露了這一手絕藝，不禁長嘆一聲：「好妖女，當真了得。」

木婉清將長劍插回劍鞘，說道：「名滿天下的一飛沖天，今日也奈何不了我。哼哼，他再去鑽研武功，難道我天天睡覺，功夫便不長進了？姓段的小子，你服了我沒有？」段譽不聲不響，仍是跟她來個裝聾作啞。木婉清心情十分舒暢，又道：「江湖上都說一飛沖天金大鵬，乃是武功中後起之秀，除了上一輩的『三善四惡』之外，數他最為了得。可是他卻出言相求於我。」段譽心道：「他是好男不與女鬥，這才饒你，你在這裏胡吹甚麼大氣？」但他適才眼見金大鵬的神情，知道「一飛沖天」雖是名滿天下，卻也絕不敢小覷木婉清，心想這個妖女潑辣狠毒，武功倒確也厲害。正想到此處，木婉清突然將他肩頭一板，把他的臉孔轉了過來，一見到他面上欽佩之色未去，哈哈笑道：「倔強小子，你口中不說，心裏卻服了我，是不是？」

她心裏這一喜歡，路上便不再折磨段譽，片刻間便騎入了一堆墳墓之中。段譽一看，那正是萬劫谷的入口處，只見她翻身下了馬背，走過去扳動墓碑，所使手法，正與鍾靈所說一模一樣。墓門一開，她提了段譽，跨步而入。段譽身子比她高出半個頭，說到重量，少說也比她重了三四十斤，但她提在手中，竟是輕若無物。她跨進棺材，仍是由那小婢接了進去。三人一到光亮之處，那小婢失聲驚道：「木姑娘，怎──怎麼你帶了段公子來？咱──咱們小姐呢？」木婉清冷冰冰的道：「叫你夫人出來。」那小婢道：「老爺受了傷，夫人離開不開她，請姑娘進去敘話。」木婉清厲聲道：「你叫她出來。你老爺便是這當兒要死，也叫她出來。」

那小婢嚇得不敢說甚麼，應了聲：「是！」便即快步前去通報。過不多時，鍾夫人匆匆出來，說道：「木姑娘，怎不到廳裏坐地說話？」木婉清抬頭望天，理也不理。鍾夫人似乎見了她甚是忌憚，忍氣說道：「木姑娘，我甚麼地方得罪你啦？」木婉清道：「你叫誰『木姑娘』？」鍾夫人道：「我自是叫你啊。」木婉清冷笑道：「我還道你自言自語呢。聽說你近來改名換姓，也叫上了『木婉清』啦，沒想到『木婉清』這三個字，居然還讓人家覺得挺美呢。『香藥叉』這外號，可不是甚麼好名頭，你當真想要，我雙手奉送，也無不可。」

鍾夫人臉上一陣紅，一陣青，柔聲道：「木姑娘，我冒用你的名字，確是不該。我是心切愛女，只盼能仗你的威名，將神農幫一干人鎮懾住了，好將靈兒放了出來。」木婉清語氣稍和，道：「我的名頭，真能有這麼大的威風麼？」鍾夫人知她性喜奉承，忙道：「姑娘在江湖上的赫赫威名，何人不懼？料想姑娘的名字一到，神農幫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傷害靈兒分毫。」木婉清道：「好罷，冒名之事，我不追究了，鍾夫人，你下次再用我的名字胡說八道，我可不能善罷干休。你是鍾萬仇的妻子，難道──呸！」說著左足在地下重重一頓。鍾夫人忙陪笑道：「該死，該死！我想到靈兒落入了歹人之手，一時心慌意亂，計兒想得左了，沒顧到姑娘冰清玉潔的名頭。」

木婉清哼了一聲，又問：「青松道人來找我的晦氣，你早知道了的，是不是？」鍾夫人臉色一變，顫聲道：「他──他曾來求我夫婦，聯手圍攻姑娘，你想，咱們怎能做這等事？」木婉清道：「你丈夫武功高強得很，若是參與圍攻，只怕我的性命便保不住。」鍾夫人道：「咱們跟姑娘淵源很深，怎能做這種事？」她見木婉清一雙從面幕中透出來的眼色如箭如電，甚是可佈，靈機一動，又道：「不瞞姑娘說，外子也曾和我計議過這件事，他想來想去，便是和怒江王秦元尊、一飛沖天金大鵬、少林寺慧禪大師等人聯手，也未必鬥得過姑娘，自此青松道人雖然苦求，外子始終沒有答應。」木婉清道：「話是你編造的，還是鍾先生親口說的？」鍾夫人道：「這是外子親口對青松道人所說，姑娘不信，可找青松對質。」木婉清點了點頭，道：「如此說來，鍾先生自料不是我的敵手？」鍾夫人道：「外子言道：木姑娘的武功深不可測，何況機變無雙，咱夫妻世外隱居，何苦無端端的樹這個強仇。」木婉清冷笑道：「鍾先生明明是怕了我，卻又說這些遮掩顏面的言語。」鍾夫人臉有慚色，道：「外子年紀大了，若是年輕二十歲，或許還能和姑娘周旋得一二百招。」

木婉清嘿嘿兩聲冷笑，心下頗是得意。段譽被她摔在地下，二人的對答，一一聽在耳裏，心道：「這鍾夫人拚命在送高帽給她戴，卻又不露絲毫痕跡，顯然也是個極厲害的腳色。這個潑辣女子就是愛聽奉承之言，我偏偏要譏刺她幾句。」突然插口，朗聲說道：「木姑娘連金大鵬一人也鬥不過，胡吹甚麼大氣？適才二人相鬥，明明是金大鵬勝了，打得她跪地磕頭，叫了十聲『金爺爺』，這才饒她──」他還待再說下去，木婉清飛身在他腰裏狠狠的連踢兩腳，喝道：「誰說我輸了給他？誰向誰磕頭了？」段譽道：「鍾夫人，我是跟你說話。木姑娘連放了十八枝短箭，給金大鵬用十八枚金錢一一套了去。金大鵬打得她服輸，答應不得殺我──」木婉清怒極，右手抬起，一箭便想將他射死。鍾夫人眼見事急，叫道：「木姑娘，這位段公子，大有來歷，千萬害他不得。」一邊說，一邊縱身過去，擋在段譽的身前，目不轉瞬的凝視著木婉清的右手。

# 第七回 異想天開

木婉清道：「哼！一個半點不會武功的文弱書生，有甚麼來頭？最多不過是『見人就殺』鍾萬仇未過門的女婿。」鍾夫人臉上一紅，道：「咱們是江湖草莽的人家，那能高攀段公子了？絕不此事。」木婉清道：「幸虧他不是江湖中人，倘若他會一點武功，我早就將他一劍殺了。」說話間記起自己曾答應過金大鵬不殺段譽，又道：「總算這小子也有一點兒好處，他得知有人要想加害於我，快馬加鞭的來向我報訊。秦元尊等人圍住了我，他居然妄圖護我出險。嘿嘿，只可惜空有俠義之心，卻無俠義之能。」她說到這裏，言語稍和，又道：「鍾夫人，這小子的良心比你好得多，你得知青松道人他們圍攻我的陰謀，居然命鍾福來借了我的黑玫瑰去，好教我失了良駒，脫身不得，好毒計，好毒計！」

鍾夫人道：「我只不過一念之私，心懸愛女，絕無相害姑娘之意。秦元尊、青松一干人決計動不了姑娘一根毫毛，咱夫婦早就瞧得一清二楚。我看青松死氣已透華蓋，也曾勸他千萬不可自尋死路，只怕這時候他早已命喪姑娘劍底了。」其實她是事後的推測之辭，木婉清既是安然無恙，青松的武功又遠不及秦元尊、金大鵬、彗禪等人，想必是最先遭殃之列。木婉清冷笑道：「你眼光倒準。」身形一晃，欺到段譽身邊，抓起縛著手足的帶子，提起了他身子便走。

鍾夫人叫道：「木姑娘，我有一事相求，請聽我一言。」木婉清轉頭冷冷的道：「你憑甚麼來求我？你求甚麼，我不答應甚麼。乘早還是不出口的為妙。」鍾夫人一怔之下，木婉清已提了段譽，揚長而去。

她從墳墓的入口處回了出來，推好墓碑，呼來黑玫瑰，將段譽放上馬鞍，便即躍上馬背。一路上木婉清幾次跟段譽說話，他始終不理不睬，想起這女子昨夜虐待自己手段的厲害，兀自心有餘悸，卻也不敢觸動她的怒氣。那馬跑馳了半天，兩人總算相安無事。

到得中午時分，段譽內急起來，想要木婉清放他解手，但雙手被縛，無法打手勢示意，何況縱然雙手自由，這手勢實在也不便打，只得說道：「我要解手，請姑娘放了我。」木婉清道：「好啊，現下你不是啞巴了？怎地跟我說話了？」段譽道：「事出無奈，不敢褻瀆姑娘，姑娘是『香藥叉』，我倘成了『臭小子』，豈不大煞風景？」木婉清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心想事到如今，只得放他，於是拔劍割斷了縛住他手足的帶子，自行走開。

段譽給她縛了大半天，手足早已麻木不仁，動彈不得，在地下滾動了一會，方能站立，解完了手，見黑玫瑰站在一旁吃草，甚是馴順，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悄悄跨上馬背，黑玫瑰也並不抗拒。段譽一提馬韁，縱馬向北奔馳。木婉清聽到馬蹄之聲，追了過來，但黑玫瑰奔行神速無比，木婉清輕功再高，也追他不上。段譽拱手道：「木姑娘，後會有期。」只說得這幾個字，黑玫瑰已竄出二十餘丈之外。回過頭來，只見木婉清的身子已被樹木擋住，段譽得脫這女魔頭的毒手，心下快慰無比，口中連連催促：「好馬兒，乖馬兒！快跑，快跑！」心想這時木婉清便發射暗器，也打不到自己了。

黑玫瑰奔出里許，段譽心想：「耽擱了這麼一天，不知是否還來得及相救鍾姑娘？我這當兒是去大理呢，還是逕赴無量山？」正遲疑間，忽聽得身後遠遠傳來一聲清嘯。曼長激越，聲振林木。黑玫瑰聽得嘯聲，立時掉轉馬頭，從來路奔了回去。段譽大吃一驚，忙叫：「好馬兒，乖馬兒，不能回去。」用力拉韁要黑玫瑰轉頭。不料黑玫瑰的頭雖被馬韁拉得偏了，它身子還是筆直的向前直奔，全不聽段譽的指揮。

瞬息之間，黑玫瑰已奔到了木婉清身前，直立不動。段譽哭笑不得，神色極是尷尬。木婉清道：「我曾答應過金大鵬，不傷你的性命。現下你意圖叛我，私自逃走不算，還偷了我的黑玫瑰去，我答應過金大鵬的話，可從此不算數了。」段譽跳下馬來，昂然道：「黑玫瑰是你先前借給我的，我並沒還你，可算不得偷。你要殺便殺，我段譽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用不著領誰的情。」木婉清將長劍從鞘中抽出半截，冷冷的道：「你如此大膽，難道我真的不敢殺你？你倚仗誰的勢頭，一再挺撞於我？」段譽道：「我對姑娘事事無愧於心，要倚仗誰的勢頭來了？」

木婉清兩道清冷的眼光直射向他，段譽和她目光相對，毫無畏縮之意。兩人相向而立，凝視半晌，唰的一聲，木婉清還劍入鞘，喝道：「你去罷！你的腦袋暫且寄存在你脖子上，幾時姑娘高興，隨時來取。」段譽本已拼著必死之心，沒料到她竟會放過自己，一怔之下，一句也不多說，逕自一跛一拐的去了。木婉清瞧著他的背逐漸遠去，心想：「如此倔強的男子，當真是天下少見。多少武功高強的人物，在我面前嚇得魂不附體，這小子竟是半點也不害怕。」

段譽走出數十丈，仍不聽見馬蹄之聲，回頭一望，只見木婉清兀自怔怔的站著出神，心想：「多半她又在想甚麼歹毒主意，像貓耍耗子般，要將我戲弄個夠，這才殺我。好罷，反正我也逃不了，一切只好由她。」那知他越走越遠，始終沒聽到木婉清騎馬追來，他連走幾條岔道，這才漸漸放心，他心下稍寬，頭臉手足擦破處便痛將起來，自言自語道：「唉，這位姑娘脾氣如此古怪，說不定父母雙亡，一生遭逢過無數不幸之事。也說不定她相貌醜陋無比，以致不肯以面目示人，倒也是個可憐之人。」心下尋思：「我如徒步而往，只怕沒到大理，就已毒發而死了。鍾姑娘苦待救援，渡日如年，她如見我既不回去，她父親又不來相救，只道我沒給她送信。好歹我得趕到無量山去，和她死在一塊，好教她知道我不負之意。」

心意已決，當即辨明方向，邁開大步，趕向無量山去。這瀾滄江畔荒涼已極，連走數十里也不見人煙。這一日他唯有採些野果充飢，晚間便在山坳中乾燥處亂睡了一覺。第二日午後，重渡瀾滄江，將近黃昏，到了一個小市鎮上。他懷中所攜銀兩，早在湖中漩渦內失去。自顧全身衣衫破爛不堪，肚中又十分飢餓，想起帽上所鑲的一塊碧玉，乃是極貴重之物，於是扯了下來，拿到鎮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這鎮上只有這家米店較大，那店主見他氣概軒昂，倒也不敢小覷了，只是不識得寶玉的珍貴，只肯出三兩銀子相購。段譽也不理會，取了三兩銀子，到飯鋪中吃了個飽，想去買套衣巾，這小鎮上卻無沽衣之肆。正為難間，忽見飯鋪旁的一塊空地之上曬著兩疋黑布。

突然之間，段譽心念一動，記起鍾夫人要冒充「香藥叉木婉清」的名字去救女兒的事來，尋思：「我何不扮潑辣婆娘，去嚇司空玄一嚇？最多不成功，左右仍是個死。倘若能嚇倒司空玄豈不妙哉！」他是少年人的心性，想到幹便幹，當下使八錢銀子買了一疋布，借了剪刀針線，在飯鋪的後院中裁剪縫綴起來，他生平只會讀書寫字，手中拿了這枚針，當真是沉重之極，好在他也不是真的要縫甚麼衣服，只將黑布裹在身上，密密層層的全身遮沒，那裏多了，便剪去一塊，那裏露出空隙，便縫上幾針。如此忙得滿頭大汗，飯鋪中人也不理他，天色一黑，自行去睡了，段譽仍在院子中縫個不休。

縫到初更時分，段譽自覺大功告成，將這件布袋套在身上，居然也沒露出半點肌膚，一對黑布手套也是粗具規模，總算十根手指能各自分開。他心下十分得意，將這套黑衣套在身上，回憶木婉清那冷冰冰的聲響語調，逼尖了嗓子試說幾句，自知決計不像，但想司空玄未必聽見過木婉清親口說話，反正是大膽妄為，像不像也顧不得了。又想木婉清身上尚有一柄長劍，但自不會使兵刃，少一件東西便少一分破綻。當下一切就緒，盤算了幾遍對付司空玄的方策，離開飯鋪，便往無量山中走去。

這市鎮已在無量山山腳之下，段譽乘著月色，覓路而行。走了約莫兩個更次，遠遠望見對面山坡上繁星點點，燒著一堆堆火頭，知道是神農幫駐紮之所，於是對著火光邁步而前。離中央的火堆尚有數十丈時，黑暗中一人突然躍去，手中鏈子槍一舉，喝道：「來者何人？幹甚麼的？」段譽冷笑一聲，尖著嗓子冷冷的道：「司空玄呢？叫他來見我。」那人在月光下見段譽全身裹在黑布之中，只露出了一雙眼睛，不禁一獃，想起了近來轟傳江湖的一個女魔頭的形狀，顫聲道：「你──你是香藥──」段譽怒道：「我名字是你叫得的麼？」那人為香藥叉的威名所懾，竟是不敢還嘴，戰戰兢兢的道：「司空幫主受了點傷，不便行動，請──請姑娘移步。」段譽手中捏了把汗，心下暗暗好笑：「我今日竟成了甚麼姑娘啦。」鼻中哼了一聲，學的全是木婉清的神氣，道：「也罷！」跟著那人身後慢慢走去。他知道腳下走得越慢，越是不易露出馬腳。

到得火堆之前，只見地下橫七豎八的躺了一地，均是被金靈子咬傷了的神農幫中人。鍾靈手腳都被反縛在背後，一見段譽，心下大喜，呼道：「婉姊姊，你來救我啦！」司空玄這幾天來苦受折磨，神智本已有些迷迷糊糊，見到段譽的模樣，原已猜到是名震江湖的香藥叉到了，聽得手下人稟報，再加鍾靈這一聲呼叫，更無懷疑，當下支撐著站了起來，雙手扶著兩名幫眾的肩頭，說道：「在下誤受蛇毒，不便行禮，姑──姑娘恕罪。」段譽尖聲道：「鍾姑娘是我朋友，你知不知道？」司空玄道：「在下確實不知，多有冒犯。」段譽道：「快將她放了。」

司空玄雖是震於香藥叉的威名，料想自己縱然完好無恙，也不是她的敵手，但鍾靈一放，若無解救金靈子蛇毒的解藥，自己和幫中兄弟轉眼間便得斃命，在這生死關頭，便天大的事也顧不得了，說道：「姑娘可有解救這蛇毒之藥？」段譽從懷中取出一隻金鈿盒子來，那原是鍾夫人交給他之物，他在飯鋪中時，已將盒中的紙片取出，拿些魚肉飯粒搗爛了，再加些爛泥調勻，滿滿的裝了一盒，說道：「這是『見人就殺』鍾萬仇的獨門解藥，他肯施捨給你，真是你的造化。」說著將盒子擲在地下。

司空玄本已猜到鍾靈之父便是「見人就殺」鍾萬仇，雖聽說他逝世已久，但想來他是裝死歸隱，這時段譽如此說，更無疑心，忙道：「多謝姑娘，多謝鍾大俠。」早有手下幫眾拾起盒子，交在司空玄手中。司空玄打開盒子，聞了聞解藥，但覺有些魚腥，更有些土氣，他神農幫人人是採藥製藥的行家，司空玄更是熟識藥性，任何丸散膏丹，只須他一嗅之下，便知其中所含各種藥物的品種份量。這解藥是他性命之所繫，如何能不加詳察？一嗅之下，只覺其中並無半點藥味，不由得疑心大起，問道：「請問姑娘，這解藥如何用法？」段譽道：「每人服小指頭兒這麼一點，十二個時辰後便即去盡金靈子的毒性。你快將鍾姑娘放了！」司空玄道：「是！」俯身拾起一根燃著的樹枝，往段譽身上照去。

這一照之下，照見段譽身上那黑套子東拉西扯，不但縫工拙劣，簡直就不成其為衣衫模樣，司空玄心疑更甚，踏上一步，鼻子使勁嗅了兩嗅，絲毫聞不到甚麼香氣，心想：「江湖上傳言，這香藥叉身上有一股濃冽的香氣，老遠便能聞到，『香藥叉』的外號便由此而來。難道這人是假冒的不成？」段譽見了他的舉止，知他已起疑心，心下暗自驚惶，只有硬著頭皮喝道：「我叫你放了鍾姑娘，你沒聽見麼？」司空玄雖然生疑，還是不敢挺撞，低聲下氣的道：「木姑娘明鑒，敝幫這許多人身中蛇毒，命在旦夕，倘若鍾大俠賜給的解藥並無靈效，咱們豈不是人人束手待斃？非是在下不遵木姑娘的號令，不過請鍾姑娘再屈駕數日，待大夥兒的蛇毒解了，咱們便即恭送鍾姑娘回府，並來向木姑娘叩謝再生之德。」

段譽怒道：「那有這麼囉囉唆唆的！我說放人，你便放人。」一轉頭向在鍾靈身旁的一名老者喝道：「解開她的綁縛！」他心中一急，說話快了，語聲中露出男子的低沉之音。那老者是個十分機靈之人，火光下看到幫主的眼色，心想：「這人不知是真是假，幫主不便開罪於她，我是幫主的下屬，魯莽一些，並無大害。倘若他是真的香藥叉，仍可由幫主出面道歉謝罪，總還有迴旋的餘地。」於是大聲：「木姑娘，要放人那也不難，姑娘先得讓咱們見一見廬山真面。」段譽道：「你要見姑娘顏面，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那老者心想：「這女子本領再大，說甚麼也只孤身一人。咱們這裏人多勢眾，難道還鬥不過她一個單身女子？只是『香藥叉』的聲名實在太大，近來武林中說得神乎其神，如若跟她說得僵了，只怕真有不測之禍，」便陪笑道：「小老兒便有十條老命，也不敢得罪姑娘，咱們一直聽到姑娘大名，心下仰慕得緊，甚盼姑娘露一手絕技，好讓大夥兒開開眼界。」

段譽暗叫：「糟糕，糟糕！」說道：「姑娘所會的，盡是殺人的本事，這兒似乎無人可殺。」神農幫中一名貴州司舵聽得不耐煩了，大聲道：「你要咱們放人，總得露一手本事才成。」說著大踏步走了出來。司空玄這時疑心已到了九成，說道：「黃兄弟，你不妨向木姑娘領教領教。」這黃司舵得了幫主這句話，膽子更是大了，從背上拔下一柄大環刀，拿在手中輕輕一抖，刀上五個鐵環嗆啷上一陣響亮，只見他站在段譽身前軀體魁偉，一張臉上肌肉糾結，甚是雄壯威風。

段譽心中暗道：「這一下出醜不打緊，只怕累得鍾姑娘更早死兩日。」眼見這黃司舵一臉煞氣，不自禁的倒退了兩步。黃司舵見他腳下虛浮不穩，簡直是不會武功的模樣，心想她就算會一點武功，一個女子也不會強到那裏去，跟著又上前兩步，大環刀在兩人之間虛砍一刀，刀環嗆啷啷、嗆啷啷的亂響。段譽只聽得驚心動魄，又退了三步，背心已靠在一枝大槐樹上。

這時神農幫中上下百餘對眼睛，都是凝集在他身上，段譽這幾步一退，男子的模樣雖然不顯，不會武功的底子已是暴露無遺。諸幫眾許多人都竊竊私議：「這娘兒似乎武功不強。」「你知道甚麼！人家是真人不露相，故意裝的。」「她可像是怕了黃司舵。」「咱們給她來個一擁齊上，她是雙拳難敵百手。」

司空玄道：「木姑娘，你教訓咱們這個黃兄弟，只不過請姑娘手下留情，點到為止，別傷了他的性命。」段譽道：「我不會甚麼點到為止。一動手便殺人，姓黃的，你乖乖的走開罷！」他這幾句雖仍然說得傲慢非凡，語音卻已發顫，洩露了他心中恐懼之情，黃司舵喝道：「隨你的便，姓黃的性命原是從刀槍上撿來的。」說著豎刀一立。

段譽道：「我只須手一揚，你就沒命了，我勸你還是小心點兒的好。」那黃司舵道：「姑娘請賜招。」他見段譽雙足微微發抖，大環刀一招「開門見山」，向段譽前胸劈了過去，只是「香藥叉」的威名實在太大，這一招乃是虛招，刀鋒距段譽胸口將及五寸，右腕一抖，那刀斜斜劈去，嗤的一聲，將段譽左肩黑衣削去了一片。段譽大吃一驚，他這時後心靠在槐樹之上，已是再無可退，心道：「我命休矣！」叫道：「鍾姑娘，你──快逃命罷！」

鍾靈和木婉清相識已久，一見段譽身材、形狀、言語、舉止，無一與木婉清不是大異，早知他冒牌，只是沒認出是誰，聽他臨危時一這聲呼叫，失聲道：「你──你是段──」只見黃司舵的一刀，又將段譽右臂的衣衫劈去了一塊。他哈哈大笑道：「香藥叉，姓黃的今日得罪，要瞧瞧你的花容月貌，到底是美若西施，還是醜如藥叉。」旁邊一名幫眾笑道：「她名叫藥叉，定是個藥叉婆了，否則老是蒙住了臉幹甚麼？」眾人見黃司舵兩刀得手，段譽手忙腳亂，不禁顧忌盡去，說話刻薄起來。眾人嘲笑聲中，黃司舵一招「玉龍斜飛」大環刀往段譽臉上的面幕削去。段譽急忙向後一仰，雙手順勢舉起，突聽得砰的一聲，黃司舵一個龐大的身軀往後便倒，跟著噹的一聲，大環刀脫手飛出數丈之外，刀上鐵環嗆啷啷，嗆啷啷的亂響不休，看黃司舵時，只見他仰天躺在地下，額頭上釘著一技黑色短箭，一動也不動了。

神農幫中諸人大駭之下，早有兩人搶將過去，一探他的鼻息，竟然已是氣絕身亡。這兩人素來和黃司舵情若兄弟，驚怒交集，各挺兵刃向段譽撲了過去，身子尚在半空，嗤的兩聲輕響，那二人從空中摔將下來，滾成一團，扭曲了幾下，隨即不動了。神農幫一陣大亂，有人大聲叫道：「眾兄弟，咱們四面圍攻，大夥兒齊上，瞧這妖女的暗器殺得光咱們麼？」眾人敵愾同仇之下，膽子大增，二十餘人圍著段譽，前後左右的欺了過來。段譽四下一看，只見前面是人，後面是人，左右均是敵人，各人面目猙獰可怖，手中兵刃閃閃生光，嚇得早已獃了。不料這二十餘人沒走到段譽身邊一丈之內，但聽得嗤嗤嗤暗器橫空，砰砰砰身體落地，瞬息之間，二十餘人一齊倒斃。這二十餘人乃是神農幫中的精銳，轉眼間盡數就殲，司空玄如何不大為震驚？何況先前已有近二十人為金靈子咬傷，餘下的均是不過三四流腳色了。

司空玄咬牙切齒的道：「香──香藥叉，你名不虛傳，果然是好辣的手段。」段譽做夢也想不到這些來攻的敵人，竟會突然倒斃，顯是暗中有人做了手腳，相助自己，但四下裏空蕩蕩地，如何能有人隱伏相助？他見這許多人剎時慘死，心中頗為不忍，說道：「司空幫主，這──這是你逼著我──我幹的，我──我實在──實在很是過意不去。」司空玄怒道：「老夫性命一條在此，你要殺要剮，悉從尊便。神農幫在司空玄手裏全軍覆沒，老夫原也不想活了。」段譽歉然道：「我絕不想傷你，你──你快將鍾姑娘放了罷。」他心中一動惻隱之情，語氣溫和，和木婉清那冷冰冰的語調更是不相同，但司空玄急怒之下，眼見他將自己手下眾好手大加屠戮，殺得一個不留，那裏還留神他是男是女，是真是假，當下大聲說道：「左右是個死，趙司舵，將這個姓鍾的女娃兒殺了！」

那姓趙的司舵應聲而前，舉刀往鍾靈頸後劈去，嗤的一聲，短箭到處，趙司舵仰後便倒，一刀砍在自己的臉上。他刀劈鍾靈之時，原已料到香藥叉要發箭阻攔，刀子雖向鍾靈砍去，雙眼卻是目不轉睛的望著段譽，只待他右手一動，便即伏地閃避，那知這短箭之來，竟是事先無半點朕兆──。

適才諸幫眾向段譽圍攻，混亂中短箭飛來，各人都沒看清這時那趙司舵，突然斃命，更如電射雷劈一般，誰都無法知道毒箭從何處射來。諸幫眾無不嚇得獃了，有幾個特別膽小的，雙膝酸軟，或跪或坐，竟是無法直立。

段譽指著一個中年漢子，道：「你去把鍾姑娘放了。」那漢子知道若不聽命，轉眼便如趙司舵一般慘遭橫死，神農幫幫規雖嚴，總是先顧眼前性命要緊，當下顫巍巍的走將過去，拔出短刀，將鍾靈手足綁著的繩索割斷了。他自始至終，不敢向司空玄望上一眼。鍾靈得脫束縛，走到司空玄面前，說道：「取出盒中解藥，將金盒還我。」司空玄雖對解藥的效用大起疑心，還是將「藥物」挖了出來，盛在手裏之中，將金盒還了給她，心下不住盤算，如何應付那香藥叉的毒箭。鍾靈接過金盒，伸出手掌，說道：「拿來！」司空玄道：「拿甚麼？」鍾靈道：「段公子去給你求得解藥，你這斷腸散的解藥呢？」司空玄心念一動，已有計較，說道：「取藥！滿江紅，空工！江城子，臥目！念奴嬌，缺丑！髮星星、皂底！」接連念了七八種藥物，他手下兩名幫眾從藥箱中取出藥物。段譽和鍾靈均不知他念的是甚麼咒語，段譽還聽到其中有好幾個詞牌名字，鍾靈卻是半點也不懂了，原來那都是神農幫中藥名的隱語，至於空工乃是二字，因「工」字空了中間一直，便是「二」分，「臥目」是「四」，「缺丑」乃「五」，「皂底」為「七」，都是藥物份量。這些藥物有的是膏，有的是散，一名幫眾將幾種藥物混和後，用牛皮紙包好。司空玄道：「交給鍾姑娘。」鍾靈接了過去，說道：「此藥若無效用，殺得神農幫雞犬不留。」

司空玄冷笑道：「此藥當然不能解得斷腸散之毒。」鍾靈一驚，道：「甚麼？」司空玄道：「此藥能延緩斷腸散七日不發，七日之後，老夫若是不死，你再來取真正解藥。」鍾靈大怒，回頭向段譽道：「這老兒說話不算數，你──你一箭將他殺了。」司空玄道：「這世上唯有老夫一人，知道解藥的配製之法。」段譽一聽大是焦急，心想：「我給他的解藥乃是魚肉飯泥搗爛而成，服了自是毫無效用，他金靈子的毒性一發，一兩日內便即死了，這便如何是好？」鍾靈向段靈望望，心下毫無主意，心頭一急，少女的性兒突然發了出來，跨上兩步，挽住了他的手臂，說道：「司空幫主，你陪我去瞧瞧段公子。」

司空玄怒道：「小姑娘，你拉拉扯扯的成甚麼樣子？」鍾靈道：「段公子這當兒多半是在我家中，我帶你去瞧他。若是金靈子的蛇毒有甚變故，家父也可給你用心治療。」段譽心想此計大妙，冷冷的道：「咱們一起去罷，你死不了！」司空玄向他望一眼，心想倘若不依其言，當真惹惱了「她」，毒箭射將過來，那是死得更快，只是自己身為一幫之主，幫眾死傷狼籍，自己被人挾持而去，以後如何善處？不由得心下大是躊躇。鍾靈手上一使勁，說道：「司空幫主，快走罷。你自己服了解藥，把餘下的留給他們。」司空玄仍是心意未決，先將解藥服了一口，生恐藥力不夠，幾乎將全部解藥服了三成，然後遞給身旁的下屬。鍾靈更不和他多言，拉著他便走。司空玄雖在重傷之餘，若要甩脫她的挾持，卻也輕而易舉，只是一來害怕香藥叉，二來又怕蛇毒解藥無效，留在當地也是等死，不如跟隨她去，尚有生機，便道：「我正要見令尊，請他評一評這個道理。」說了兩句掩飾門面之言，舉步便行。神農幫中眾好手非死即傷，餘的有誰敢多言一句？鍾靈挽著他走到段譽身邊，伸左臂又挽住了段譽手臂。

司空玄在鍾靈挾持下走出數十步，聽到背後幫眾竊竊私議之聲，心中好生慚愧，低下了頭，跟著鍾靈亦步亦趨。鍾靈默不作聲的走著，心下暗自盤算：「倘若我揭破了段兄的機關，這司空老兒勢必翻臉，我二人可不是他的敵手。不過木姊姊定是隱伏在側，適才大殲神農幫眾好手！自是她的傑作了。」於是提高了嗓子，大聲說道：「木姊姊，小妹多承你援救脫險，真是多謝了。」段譽和她並肩而行，聽她突然如此大聲說話，不禁嚇了一跳，定了定神，才陰陽怪氣的說道：「咱們是自己人，何必客氣。」鍾靈心中暗笑：「你還在裝假。」彎轉左手，在他手臂上用力一捏。段譽「啊喲」一聲，叫了出來。鍾靈哈哈笑道：「你真是好大的膽子！」將從司空玄處取來的金盒和一包解藥，悄悄塞在段譽手中。

段譽知她已瞧破自己形跡，低聲道：「多謝！」忽聽得西北角上一人低聲呼嘯，跟著東南角上有人拍拍、拍拍連續擊了四下手掌。一條人影如飛般迎面奔來，到得與三人相距七八丈處，倏然停定，嘶啞著嗓子喝道：「香藥叉，你還逃得到那裏？」聽這聲音，正是三掌絕命秦元尊。便在此時，背後一人嘿嘿冷笑，段譽回頭一看，星月微光之中，依稀正是那個年老婆婆，她左手握著一柄刀，右手則是一枚鋼錐，一閃一閃的發亮。段譽心中暗叫：「糟糕，糟糕！木姑娘快來救我才好。」一時不知是繼續冒充下去的好，還是解開衣套，表露自己的身份。正猶豫間，左邊右邊又各到了一人，左邊是個身披黃布僧衣的老僧，一根方便鏟橫執手中，右手那人卻看不清楚面目，似是個年紀不大的漢子，背插長劍，劍穗在夜風中飄揚得老高。頃刻之間，段譽已陷入了四面的包圍之中，他和秦元尊和那老嫗、老僧，都是曾參與圍攻木婉清之人，一直追到此處，另外那個漢子自亦是他們的同夥了。

鍾靈道：「你們要找木姊姊，是不是？」那老僧道：「不錯，咱們只找木婉清一人，姑娘和這位前輩是誰？請讓在一旁罷。」鍾靈未回答，司空玄已接口道：「大師是少林的慧禪大師罷？這位是怒江王秦老爺子，這一位是申四婆婆了。在下神農幫司空玄，請恕眼拙，不知這一位爺台尊姓大名。」那漢子走上兩步，踏入月光照射之處，說道：「在下姓史──」司空玄不等他報自己名字，忙接口道：「原來是黑白劍史安史大俠，幸會幸會。」那史安抱拳還禮道：「久聞神農幫司空幫主的大名，今日一見，幸何如之。」段譽見這史安約莫三十歲左右年紀，身材不高，卻一臉英氣逼人，雙眉斜飛，眼中神采湛湛，覺得這人甚是正氣，和秦元尊、申四婆婆那種強橫的神情迥然不同，不禁心下暗生親近之意。司空玄於武林人物所知甚多，只是他久居雲南，於中原高手十九僅聞其名，未得相識，這四人中只有秦元尊是見過的，但其餘三人從兵刃年貌上一加推測，也即無誤。他知秦元尊掌力渾厚，那是不必說了，慧禪大師是少林寺八大護法之一，方便鏟的招數是在佛門弟子中稱得第一。申四婆婆刀錐並施，武功另成一家。以狠辣陰毒取勝。這黑白劍史安近年來在江南一帶揚威立萬，頗負俠義之名，雖不知他武功底細，想來也絕不是泛泛之輩。妙在這四人同時向香藥又尋仇，正好假手於這四位好手，除去武林中的一個大害。他心下盤算已畢，假裝舉手還禮，口中說道：「四位俠駕同到無量山中，不知所為何事？」不等四人回答，手臂使勁，震得鍾靈和段譽一齊向左邊跌了兩步，他身形一閃，向右竄開。不料他所受金靈子的毒性甚重，這連續使力，腳下支持不住，一個踉蹌，險些摔倒。

# 第八回 報主身亡

慧禪等初時還道司空玄與木婉清乃是一路，雖知他武功並非一流，但神農幫是雲南的地頭蛇，人多勢眾，善使毒藥毒煙，倒也不是易與，待見他一躍之下，腳步踉蹌，才知他受傷已然不輕。司空玄一轉身，靠在慧禪之旁，慘然道：「香藥叉出手大是兇狠，殺了敝幫二十餘名兄弟。在下與她此仇不共戴天。」慧禪道：「小姑娘，你快些讓在一旁。」鍾靈道：「你們鬥不過我木姊姊的，還是乘早走路罷。」司空玄低聲道：「她是『見人就殺』鍾萬仇的女兒，聽說她父親尚在世上，最好能擒住了她。」他是存了私心，衹盼慧禪等能擒住鍾靈，作為要挾，鍾萬仇便非替自己治傷不可。

慧禪聽得「見人就殺」鍾萬仇尚在人世，不禁一怔，心想這個魔頭十分難鬥，給他一纏上身，少林派從此不得安寧，確是不想無謂的結這個仇家，突然間方便鏟一起，呼的一鏟便向鍾靈頭上推了過去。鍾靈急忙斜身一讓，不料那方便鏟就勢帶了回來，鏟背勾向他的頭頸。這一招叫做「似往實返」，乃是三十六招「伏魔鏟法」中最厲害的招數之一，招數固是出人意表，而且來去如風，敵人縱然料到，往往也是不及趨避。鍾靈一聲驚呼，鏟背已及革頸項，驀地裏白光一閃，叮的一聲響，史安拔劍將射向慧禪背心的一枚短箭擊落地下。慧禪倒拖方便鏟，將鍾靈勾至身旁，左手一伸，已扣住了她右腕脈門，說道：「多謝史大俠相救。」驚定回思，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若不是史安眼明手快的擊落暗箭，此刻只怕自己已然魂歸極樂了。

史安轉身向著短箭來路，喝道：「木姑娘，請出來罷！」秦元尊等心下均是暗自慚愧：「原來這黑衣人並非香藥叉，倒是姓史的機警神速。」但向短箭來路瞧去，黑暗中空蕩蕩的並無人影。突然間左首啪的一聲，一塊石子落地，眾人立即轉頭，嗤的一聲，噹的一響，史安又是一劍擊開了射向申四娘後腦的一枚短箭，原來發箭之人在暗襲慧禪後，早已躲到右方，引得眾人一齊去注視左方，卻又向申四娘忽下毒手。申四娘又驚又怒，長刀舞成一團雪花，護住身前，向右邊的長草中疾衝而前。只見草葉被她長刀削得四下紛飛，草中卻那裏有人？

忽聽得史安一聲清嘯，縱身躍上了西南角上的一株大樹，但聽得噹噹噹噹快響四下，他長劍與敵人兵刃交了四次。慧禪正注目間，猛然間空中撲下一個黑影，罩向他的頭頂。慧禪年事雖高，應變倒也極快，右手一抖，方便鏟已向黑影撩去。那黑影左足在鏟柄上一借力，一劍指向申四娘。申四娘揮長刀用力格去，擦的一聲，刀頭已被敵人劍鋒削斷，白刃如霜，直劈下來。秦元尊不及救援，呼的一掌向那人後心直擊過去。那人似知秦元尊掌力厲害，不敢硬接，長劍平拍，劍刃在申四娘肩頭一按，一個身子已輕飄飄的竄了出去。這人若不是急於閃開秦元尊這一掌，長劍是直削而非平拍，申四娘的身子已被劈成兩片。

這幾下變招兔起鶻落，迅捷無比，申四娘的性子勇悍之極，接連兩次都是從鬼門關中逃了出來，卻是絲毫不懼，向那人直撲過去。那人刷刷刷三劍，噗的一聲，已刺中她的肩頭。便在此時，秦元尊和慧禪分從左右攻上。段譽這時方始看得清楚，那人全身黑衣，靈動婀娜，正是真的香藥叉到了。只見她劍光霍霍，在三人圍攻下捷若游魚的穿插來去。史安輕飄飄的從大樹上躍了下來，反而還劍入鞘，遠遠站著袖手旁觀。段譽走近前去，說道：「史兄，你勸他們不要打了呢。」這句話倒是大出史安意料之外。

史安向他斜睨一眼，問道：「兄台何人？」段譽道：「在下段譽。史兄，這位木姑娘和諸位之間的是是非非，在下殊不了然。不過如此性命相拚，未免不是君子之道。誰對誰錯，儘可好好分辯。」史安心想：「這番話倒也有理，只是江湖上仇殺爭鬥，總是憑武功上分強弱，要是都以口舌分辯，誰還去練甚麼武功？段譽？這人是誰？卻沒聽見過他的名頭。」正欲相詢，忽聽得鍾靈在遠處連連向段譽招手，叫道：「段兄，快來。」

段譽奔將過去，道：「怎麼？」鍾靈道：「咱們快走，遲了可來不及啦。」段譽道：「木姑娘受人圍，咱們怎能一走了之？」鍾靈道：「木姊姊本領大得緊，她自有法子脫身。」段譽搖頭道：「她為救你而來，我若如此捨她而去，於心何安？」鍾靈頓足道：「你這書獃子！你留在這裏，能幫得木姊姊的忙麼？」這時秦元尊、申四娘、慧禪三人，與木婉清鬥得正緊，秦元尊一雙肉掌使得呼呼風響，慧禪的方便鏟更是縱橫揮舞，聲勢驚人，木婉清耳聽八方，段譽先後與史安、鍾靈兩人對答，一一都聽在耳裏，只聽段譽又道：「鍾姑娘，你先走罷！我若負了木姑娘，非做人之道，倘若她敵不過人家，我在旁好言相勸，說不定也挽回大局。」鍾靈怒道：「你除了白送自己一條性命，甚麼也不管用。」段譽道：「若不是木姑娘好心相救，我這條性命早就沒有了，我姓段的如果沒有義氣，我伯父和爹爹也不能饒我。」

鍾靈道：「你這獃子，再也跟你纏夾不清。」一把拉住他的手臂便走。段譽叫道：「我不走，我不走！」但他沒鍾靈力大，被她拉著，踉蹌而行。史安在一旁看得暗暗稱奇：「這人顯是絲毫不會武功，難得居然這般重義。素聞香藥叉心狠手辣，沒有一個朋友，不知這姓段的怎會如此大膽，竟去跟她講甚麼義氣。」忽聽木婉清尖聲叫道：「鍾靈，你自己給我快滾，不許拉他。」鍾靈嚇得心膽俱寒，拉得段譽更快，突然間嗤的一聲，她的髻上一顫，一枚短箭已插在她髮髻之上。木婉清喝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射你的眼睛了。」鍾靈知她說得出，做得到，從無一句戲言，平素雖然頗蒙她垂青，但她既說要射自己眼睛，那就真的要射，只得放開了段譽的手臂。木婉清喝道：「你快給我滾到你爹爹媽媽那裏去，快走，快走！」

鍾靈不敢違拗，向段譽說道：「段兄，別做壞事，多多保重。」說著掩面疾走，沒入黑暗之中。司空玄大叫道：「鍾姑娘，你別忙走，你爹的解藥是否真的管用？」鍾靈那去理他。司空玄追出兩步，雙腳發軟，摔倒在地。

木婉清喝走鍾靈，在三人之間穿來插去，始終是穩佔上風。史安在一旁瞧著，心下估量：「這女子身法輕靈，遠勝於我，只是劍招上的功夫，未必是我敵手。」他自重身份，不願與秦元尊等聯手夾攻一個女子，只待三人落敗，這才上前挑戰。又瞧了片刻，木婉清劍招忽變，有如飛花落葉般撤將下來，一縷縷劍光如流星飄絮，方向變幻無定。史安吃了一驚，喝道：「好劍法！」喝采聲中，慧禪大叫一聲，脅下已中了一劍。只見木婉清刷刷刷三劍，將秦元尊逼得跳出圈子相避，她劍鋒迴轉，已將申四娘捲入劍光之中。

眼見申四娘立時便要命喪當地，史安再也不能袖手，長劍如白虹橫空，掠入木婉清的劍光圈中，噹噹噹噹數聲響處，雙劍又是迅捷無比的碰撞了幾下。他雖及時出手救援，申四娘身上還是已受了三處劍傷。她毫不理會身上傷痕，如瘋虎般向木婉清撲去。

這時木婉清一柄長劍，正與史安的劍刃交在一起，她自在樹頂和史安對拆四招，已知這是個極厲害的勁敵，劍法之精，絕不在自己之下，自史安一加入戰團，她即全神貫注，不敢有絲毫怠忽，不料這申四娘使的是不要性命的潑悍打法，一滾近木婉清身畔，右手鋼錐便在她小腿上戳去。木婉清一腿將她踢了個觔斗，但是這麼一分心，史安的長劍遞到眉心。木婉清在間不容髮的一瞬之間迴轉長劍，叮的一聲將長劍格開，料知敵人後著定是狠辣無倫，自己已處劣勢，接連而來的三四招絕難招架，當下長劍抖處，向史安分心便刺。

這已是兩敗俱傷的劍法，乃是攻敵之不得不救。史安斜身閃過，橫劍自保。木婉清見他長劍一橫，輕吁一口氣，心下微寬，正待變招，突聽得噗的一聲，左肩上一陣劇痛，已被申四娘的鋼錐乘虛插入。木婉清反手一掌，只打得申四娘一張臉血肉模糊，登時氣絕。這時秦元尊和慧禪又已上前夾擊，復成以三鬥一的局面。

段譽大聲叫道：「你們三個大男人打一個姑娘要不要臉？」史安本來已有住手之意，聽段譽這麼叫，登時躍開丈餘，叫道：「木姑娘，你棄劍投降罷。」木婉清無暇拔去左肩上的鋼錐，忍住疼痛向秦元尊急攻兩劍，向慧禪刺出一劍，這三劍奧妙無方，秦元尊右頰立時劃出一條血痕，慧禪頭頸邊被劍鋒一掠而過。兩人受傷雖極輕微，但中劍的部位卻是要害之處，稍有偏斜，便即送了性命。兩人大驚之下，同時向兩旁跳開，伸手往劍傷上摸去。木婉清暗叫：「可惜，沒殺了這兩個傢伙。」吸一口氣，一聲呼嘯，但聽得蹄聲響處，黑玫瑰從山後轉了出來。木婉清一躍而上，那馬奔過段譽身邊時，木婉清伸手拉住他的後頸，將他提上馬背。二人共騎，向西急馳。

沒奔出十餘丈，樹林後忽然齊聲吶喊，數十個人竄出來橫在當路。中間一個高身材的老者喝道：「臭藥叉，老子在此等候你多時了。」一伸手便去扣黑玫瑰的轡頭。木婉清右手微揚，嗤嗤連聲，三枝短箭射了出去。人叢中三人中箭，立時摔倒。那老者一怔之下，木婉清一提韁繩，黑玫瑰驀地裏平空躍起，從一干人頭頂躍了過去。它這一展蹄奔馳，眾人那裏趕得上？攔路的一群人中不乏好手，可是誰都忌憚木婉清的短箭厲害，雖均發足追來，卻是各舞兵刃護住身前，與馬上二人越距越遠了。段譽但聽那干人紛紛怒罵：「賊丫頭，伏牛寨群雄絕不與妳干休！」「任妳逃到天邊，也要捉到妳來抽筋剝皮！」「大夥兒追啊！捉到她千刀萬剮，跟曹大哥報仇。」

這些怒罵之聲漸漸隱去，可是其中怨毒仇恨之意，仍在段譽耳際纏繞不去。這幾日來他出死入生，經歷了無數凶險，然而所聽到的切齒痛恨，卻以這次為最，不由得暗自心驚。木婉清任由黑玫瑰在山中亂跑，來到一處山岡，只見前面是個深谷，只得縱馬下山，另覓出路。這無量山中山路迂迴盤旋，繞來繞去，突然聽到前面人聲：「那馬奔過來了！」「向這邊追！」「賊賤人又回來啦！」木婉清重傷之下，無力再與人相鬥，急忙拉轉馬頭，從右首斜馳出去。這時慌不擇路，所行的已非山路，幸虧黑玫瑰神駿，在滿山亂石的山坡上仍是奔行如飛。又馳了一陣，黑玫瑰前腳突然一跪，右前膝在岩石上撞了一下，奔馳登緩，一跛一拐的顛蹶起來。段譽心中焦急，道：「木姑娘，你讓我下馬，你一個人容易脫身。他們跟我無冤無仇，便拿住了我也不打緊。」木婉清哼的一聲，道：「你知道甚麼？你若落入伏牛寨的手中，那會有甚麼好結果。」段譽道：「這些人跟姑娘怨仇極深，姑娘還是先走的為是。」

木婉清左肩背上一陣陣疼痛，可是段譽還是囉嗦個不住，怒道：「你給我住口，不許多說。」段譽笑道：「大前天我不肯說話，你偏要我開口。現下我跟你說話，你又不許我說，你這位姑娘，當真是難以侍候。」木婉清傷處痛得難忍，一手抓住段譽的肩頭，咬著牙一用力，只捏得段譽的肩骨格格直響，再使上些勁，只怕當場便得碎裂。他忙道：「好啦，好啦，我不開口便是。」

突然之間，黑玫瑰走上了一條上山的大道，這道路一平坦，它登時便走得快了。其時天色已然微明，沒奔出里許，段譽已認出道路，說道：「啊喲，這是上無量劍派的劍湖宮去的。姑娘跟『無量劍』有仇麼？」他只覺木婉清處處跟人結仇，她跟「無量劍」最多是沒有仇怨，想來絕不是朋友。木婉清「哼」了一聲，道：「還沒有結仇，要結也來得及，殺幾個『無量劍』派的人不就成了麼？」說話之間，遠遠已望見劍湖宮宏偉的屋宇。

「無量劍」近日來時時提防神農幫來攻，等候了數日不見動靜，邀來作為比劍評判的高手如馬五德等人，不願捲入漩渦，都已一一藉故告辭了，但西宗雙清及門下諸弟子，終究與東宗休戚相關。雖然兩宗之間的嫌隙著實不淺，卻不能眼見同門同派大禍臨頭之際，就此抽身而去。此刻劍湖宮前前後後，均有東西兩宗的門弟子輪流值守，以防神農幫突施襲擊。在宮門外仗劍駐守的四名男女弟子，正當睡眼朦朧，甚是倦怠，忽聽得馬蹄聲響，一乘馬從大路上奔馳而至。四人立時振起精神，挺劍上前攔住。領頭的弟子叫作唐人雄，大聲喝道：「來者是誰？是友是敵，先通姓名。」

木婉清見對方排了這麼大陣仗，心下大沒好氣，依著他平時脾氣，早就縱馬上前，將他衝倒了再說。但此時她身上受傷甚重，背上這枚鋼錐不敢拔出，生怕一拔之後，失血過多，即將支持不住，又知「無量劍」的掌門人左子穆劍法了得，也是雲南武林中一個首要人物，當下勒住馬頭，說道：「有人追趕於我，須得到劍湖宮避避，讓開了。」唐人雄一聽之下，心下大為生氣：「你被人追趕，想到本派來避，須當好好相求才是。怎地如此說話沒半點禮貌？」當即長劍一橫，說道：「尊駕是誰，與敝派是何親故？」便在此時，大路彼處遠遠傳來吶喊之聲，顯是秦元尊、史安、以及伏牛寨等一干人追到了。

木婉清一提馬韁，一聲清叱，黑玫瑰陡然間從平地躍起，飛越唐人雄等人頭頂，直衝進了宮門，黑玫瑰雖然前腿受傷。但在主人呼叱之下，仍是英勇無倫。唐人雄等四人大駭，齊聲呼叫，隨後追來。木婉清騎在馬上，橫衝直撞的進大門，過院子，穿大廳，闖內堂，劍湖宮中登時大亂，七八名弟子欲待上前阻攔，不是被黑玫瑰一腿踢倒，便是被木婉清長劍刺中。左子穆剛從睡夢中醒來，這幾日他衣不解帶，足不隨履，聽得前面喧嘩，仗劍趕了出來，突然間迎面一匹黑馬撲到，左子穆本來只道神農幫進襲，那料到廳堂之中竟會有人縱馬奔馳，伸手便去牽馬。

突然間冷風掠面，劍刃已遞到了眉心，敵劍之快，實是生平從所未見，左子穆算得是久經大敵，急忙一招「鳳點頭」讓過，跟著長劍上掠，噹的一響，雙劍相交，果然不出所料，敵人劍招綿綿，連環劍法是一招未盡，二招又至。左子穆著地一滾，再架開一劍，突然左腕上一陣劇痛，卻是被黑玫瑰後蹄踏上了。他運勁從馬腹下斜竄出去，百忙中見到段譽的臉，失聲道：「原來是你！」隨即見到木婉清全身包裹在黑衣中的身形，驀地想起一人，身子不禁一顫。

左子穆顫聲叫道：「是香──香藥──」黑玫瑰已奔向後花園去。左子穆原有一招脫手擲劍的絕技，長劍出手，定可穿入黑玫瑰的後臀，但他一見到木婉清的形貌，便在長劍正要脫手擲出之際，硬生生的抓住了劍柄。他微一遲疑，木婉清已縱馬轉過照牆。後園中守著八名弟子，那甘人豪也在其內，陡然見到黑馬從前屋奔來，一時大惑不解。木婉清縱馬奔近園門，一劍便削斷了門鎖。甘人豪叫道：「喂，喂！後山是本派禁地，不能擅闖。」黑玫瑰早已馱著二人，直竄了出去。

左子穆雖對木婉清甚是忌憚，可是人家非但橫衝直撞的亂闖劍湖宮，更奔向後山禁地，如何可以任之不理？當下急傳號令，請西宗諸人留守劍湖宮，以防神農幫乘勢來襲，自己率領門下數十名弟子，向後山追去。

段譽一看黑玫瑰所趨的方向，正是數日前自走過的老路，忙道：「木姑娘，前面有深澗阻路，咱們得繞道而行。」木婉清一怔，道：「你怎知道？」段譽道：「這條路我走過的。」這話倒不由得木婉清不信，她勒馬微一遲疑，揮馬往左手小路上足去。不料這條路一直通向一條長嶺，越走越高，越來越是崎嶇，好容易到了一個山崗之上，木婉清回身向後一望，只見三批人分從左右及後面攀山追來。左首一批都持長劍，是無量劍中左子穆和門下弟子；後面黑壓壓一大堆人，是伏牛寨的群雄；右首只有三人，卻是史安、秦元尊，和慧禪，但見史安奔躍如飛，從這塊岩石躍到那一塊岩石，身法輕捷無倫，木婉清一瞥之下，不禁的暗暗心驚，不暇多想，縱馬便向前面衝了下去。行不到數十丈，突然前面出現一條深澗，闊約數丈，卻是黑黝黝的深不見底。黑玫瑰一聲驚嘶，急奔中陡地收步，倒退了幾步。

木婉清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她心念動得好快，問道：「我要縱馬跳將過去！你隨我冒險，還是留了下來？」段譽心想：「馬背上若是少了自己，黑玫瑰便容易跳得多。」說道：「姑娘先過去，再用帶子來拉我。」木婉清一回頭，只見史安已遠遠追到，相距不過數十丈，說道：「來不及啦！」拉馬退了數丈，叫道：「噓！跳過去！」伸掌在馬肚上輕輕拍了兩下，黑玫瑰放開四蹄，急奔而前，到得深澗邊上，使勁一躍，直竄了過去。段譽但覺騰雲駕霧一般，一顆心也如從他腔子中跳出來一般。

黑玫瑰受了主人催逼，出盡全力的這麼一躍，前腳雙蹄勉強踏到了對岸，但兩邊實是相距太寬，它徹夜奔馳，腿上又受了傷，後蹄終於是沒能踏上山石，身子登時向下墮去。木婉清應變奇速，從馬背上騰身而起，隨手抓了段譽，向前竄出。段譽先行著地，木婉清跟著摔下，正好跌在他的懷中。段譽怕她受傷，雙手牢牢抱住了她，只聽得黑玫瑰長聲悲嘶，已墜入下面萬丈深谷之中，再也不能活了。

木婉清心中難過，一甩手掙開段譽的抱持，奔到澗邊，但見白霧封谷，已看不到黑玫瑰的身軀，史安趕到澗邊，正好及時見到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饒是他膽氣粗豪，卻也咋舌不止。木婉清見追兵無法過來，心下略寬，突然間一陣眩暈，只覺天旋地轉，腳下一軟，登時昏倒在地。

段譽大吃一驚，生怕她摔入谷中，急忙上前拉住，見她雙目緊閉，已然暈了過去。正沒理會處，忽聽得對澗有人大聲叫道：「放箭，放箭！射死這兩個賊子！」段譽一抬頭，只見對澗已站了七八人，若是當真射箭過來，自己有甚麼法子抵擋？當下俯身抱起木婉清，向後急奔，幸好木婉清身重不到百斤，段譽將她橫抱在手，倒還奔跑得動，突然間颼的一聲，一枝羽箭從耳畔擦過。

段譽跌跌撞撞的前衝了幾步，蹲低身子，抱著木婉清而行，颼的一聲，又有一箭從頭頂飛過。段譽見左首有一塊大岩石，當即撲了過去，躲在石後，霎時間但聽得噗噗噗之聲不絕於耳，許多暗器都打在石上，彈了開去。段譽一動也不敢動，突然呼的一聲，一塊拳頭大的石子投了過來，飛過岩石，落在他身旁，投石之人顯是臂力極強，居然將這樣大的一塊石頭投出數十丈外，只是相距遠了，難以取得準頭。段譽心想此處未脫險境，當下在地上拾起七八根枯枝，堆在自己背上，抱起木婉清，一鼓作氣的向前疾奔，又奔出十餘丈，料想敵人的羽箭暗器再也射不到了，這才止步。他喘了幾口氣，將木婉清穩穩的放在草地之上，站起身來，躲在山岩之後，向前望去。

只見對崖上黑壓壓的都站滿了人，指手劃腳，紛紛議論，偶爾山風吹送過來幾句，都是怒罵呼喝之言，看來這些人一時無法追得過來。段譽心想：「倘若他們繞著山道，從那一邊爬上山來，咱二人仍是無法得脫毒手。」快步走向山崖彼端一望，不由得嚇得腳也軟了，幾乎站立不定。只見崖下數百丈處波濤洶湧，一條綠的大江滾滾而過，原來已到了瀾滄江邊。江水湍急無比，從這一邊是無論如何上不來的，但敵人若是先到深谷底，然後再攀援而上，自己不會武功，終究是無法抵禦。他嘆了一口氣，心想暫脫危難，也是好的，以後如何，且待事到臨頭再說。

於是回到木婉清身邊，見她仍是昏倒未醒，段譽正想設法相救，只見她左肩背上赫然插著一枚鋼錐，鮮血已染滿了半邊衣衫。段譽大吃一驚，適才倉皇逃命，一直沒發覺她身上受傷，這時腦中第一件想到的是，便是：「莫非她已經死了？」當即毛手毛腳的拉開她面幕，伸指到她鼻底一試，幸好微微尚有呼吸，他心想：「須得先給她拔去鋼錐，止住流血。」眼見鋼錐入肉甚深，倘是損及心肺，一拔出來立時便送了她的性命，但當此處境，別無他途可循。他心中暗暗禱祝：「木姑娘啊木姑娘，我只盼救你性命，但如不幸害死了你，那也是無可奈何，反正我若不救你，你也是非死不可。」伸手抓住錐柄之柄，咬緊牙關，待要使勁去拔，全身卻嚇得發起抖來，上下牙齒相擊，格格作響。只聽得對面崖上敵人的喝罵之聲隱隱傳來，段譽用力一拔，鋼錐應手而起。他不知閃避，一股鮮血噴得他滿頭滿臉都是。木婉清痛得大叫一聲，醒了轉來，但跟著又暈了過去。

段譽死命按住她的傷口，不讓鮮血流出，可是血如泉湧，卻那裏按得住？段譽無法可施，隨手在地下拔些青草，放在口中嚼爛了，敷在她傷口之上，但鮮血一沖，立時將草泥沖開，段譽心想：「她整日價動刀弄槍，說不定帶有金創之藥。」伸手便到她懷中去掏，突然間碰到一件冷冰冰、滑溜溜的物事，他吃了一驚，急忙縮手。只見金光一閃，竄出一條小蛇，竟然便是那條金靈子。段譽叫道：「喂，金靈子，你莫咬我。」那金靈子居然並不傷他，其實金靈子並不懂他的說話，只是段譽身上藏有鍾靈所贈的一隻玉匣，其中所盛的物事，正是金靈子和青靈子的剋星，萬般毒蛇毒蟲一聞到它的氣息，無不帖然降服。

段譽戰戰兢兢的再伸手到木婉清懷中，這次沒再碰到活物。他將她懷中的物事一一掏了出來，見是金梳、一面小小的銅鏡、兩塊粉紅色的手帕、另有三隻盒子。段譽見到這些閨閣之物，不禁一獃，這時方始意會到，眼前這人乃是一位姑娘，自己到她衣袋中亂掏亂尋，未免太也無禮，而這些梳鏡巾盒之屬，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卻又難以聯在一起。

段譽揭開一隻盒子，登時幽香撲鼻，見盒中盛的乃是胭脂。第二隻盒子裝的是半盒白色粉末，第三盒則是黃色粉末，他放近鼻端嗅了嗅，白色粉末並無氣息，黃色粉末卻極為辛辣，他一嗅之下，登時打個噴嚏，心想：「不知這些是金創藥，還是殺人的毒藥？倘若用錯了，豈不糟糕。」於是伸指用力去捏木婉清的人中，過了半晌，只見她微微睜開眼來。段譽大喜，忙問：「木姑娘，那一盒藥能治傷？」木婉清道：「紅色的。」說了三字，又閉上眼睛。段譽再問，她便不再回答了。段譽好生奇怪，心想紅色的這一盒明明是胭脂，怎能治傷？但她既如此說，且試一試再說，總是勝於將毒藥敷在她傷口之上。

於是將她傷口左近的衣衫撕破一些，挑些胭脂，輕輕給她敷上。段譽的手指碰到她傷口時，木婉清昏迷中仍是覺痛，身子縮了一縮。段譽安慰道：「莫怕，莫怕，咱們先止了血再說。」說也奇怪，這胭脂竟然靈效無比，塗在傷口不久，流血便慢慢少了。又過了一會，傷口中滲出淡黃色水泡。段譽自言自語：「金創藥也做得像胭脂一模一樣，女孩兒家的心思可真教人捉摸不定。」

他累了半天，這時候心神才略略寧定，聽得對崖上諠嘩聲已然止息，尋思：「莫非他們真的從谷中攻上來麼？」於是從低窪處爬到崖邊一張，心中不禁怦怦亂跳，果是不出所料，只見對面山崖上十餘人正在慢慢向谷底攀跌而下。山谷雖深，總有盡頭，這些人只須到了谷底，便可攀到這邊崖上，看來最多過得兩三個時辰，敵人便即攻到了。段譽心想：「敵人一上得崖來，木姑娘和我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這便如何是好？」

他雖是絲毫不會武功，但身處絕境，正所謂困獸猶鬥，當下相度四周地勢，先將木婉清抱到一塊突出的岩石底下，以避山風，然後弓著身子，搬集石塊，聚在那低窪之處。好在這崖上到處全是亂石，沒多時便搬了五六百塊。諸事就緒之後，便坐在木婉清身旁閉目養神。他徹夜未睡，實已疲累不堪，稍一合眼，便欲睡去，然知敵人不久即至，卻那裏敢睡著？只聞到木婉清身上發出陣陣濃香，非蘭非麝，心想：「木姑娘的外號叫作『香藥叉』，藥叉是說她兇如惡鬼，這個『香』字，自是說她有異香。這三個字難聯在一起，可是終究在她身上聯了起來。」他適才試探木婉清鼻息之時，曾揭起她鼻子以下的面幕，當時懸念她的生死，沒留神她嘴巴鼻子長得如何，這時卻不敢無端端的再去揭開她的面幕瞧個清楚，回想起來，似乎她臉上肌膚極白，至少不會是猙獰可佈。

此刻木婉清昏迷不醒，段譽若是悄悄揭開她面幕一看，她原是決計不會知道，可是段譽又想看，又不敢看，心中思潮起伏不定：「我好沒來由跟她在此同生共死，十九要同歸於盡，要是直到送命之時，還不曾見過她一面，那不是死得好冤？」但心底隱隱又怕她長相真似藥叉一般，尋思：「她若不是醜逾常人，何以當年戴上面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何況她外號叫作『香藥叉』，這個『香』字是確實的，那『藥叉』二字，想來未必會假。這位姑娘行事兇惡無比，料想也和『清秀美麗』這四個字無緣，我不看也罷。」

一時心意難決，終於體力不支，竟爾朦朦朧朧的睡去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突然間一驚而醒，急忙奔到崖邊，只見五六名灰衣漢子正悄沒聲的從這邊山崖攀將上來。只是山崖極為陡峭，上得極為艱難。段譽暗叫：「好險，好險！」拿起一塊石頭，向崖邊投了下去，叫道：「別上來，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 第九回 南海鱷神

他居高臨下，投石極是方便，攀援上山的眾漢子和他相距數十丈，暗器射不上來，聽到他的喊聲，均各停步，但遲疑了片刻，隨即在山石後躲躲閃閃的繼續爬將上來。段譽將五六塊石塊亂投下去，只聽得啊、啊兩聲慘呼，兩名漢子被石塊擊中，墮入下面深谷，顯是粉身碎骨而亡。段譽自幼從高僧研習佛理，連武藝也不肯學，此時生平第一次殺人，不禁嚇得臉如土色。他原意是投石驚走眾人，不意竟然連殺兩人，雖是明知若不拒敵，敵人上山後自己與木婉清必然無倖，但終究是心中難過之極。其餘漢子見勢頭危急，紛紛回頭，有一人逃得急了，陡崖上一個失足，又是摔得屍骨無存。

段譽獃了半晌，回到木婉清身邊，只見她已然坐了起來，倚在山石之上。段譽又驚又喜，道：「木姑娘，你──你好啦！」木婉清不答，一雙眼睛凝望著他。目光從面幕的兩個孔中射將出來，頗有嚴峻兇惡之意，段譽柔聲勸道：「你躺著再歇一會兒，我去找些水給你喝。」木婉清道：「有人想爬上山來，是不是？」段譽眼中淚水奪眶而出，舉袖擦了擦眼淚，嗚咽道：「我失手打死了兩人，又──又嚇得──嚇得跌死了一人。」木婉清見他哭泣，好生奇怪，問道：「那便怎樣？」段譽嗚咽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我無故殺人，罪惡非小。」他頓足又道：「這三人家中或有父母妻兒，聞知訊息，定必悲傷萬分，我──我如何對得起他們？如何對得起他們的家人？」木婉清才知其理，冷笑道：「你也有父母妻兒，是不是？」段譽道：「我父母是有的，妻兒卻還沒有。」

木婉清眼光中突然閃過一陣奇怪的神色，但這目光中一瞬即逝，隨即回復原先鋒利如刀、寒冷若冰的神情，說道：「他們上得山來，殺不殺你？殺不殺我？」段譽道：「那多半是要殺的。」木婉清道：「哼！你是寧可讓人殺死，卻不願殺人？」

段譽低頭沉思，道：「倘若單是為我自己，我絕不願殺人，不過──不過，我不能讓他們害你。」木婉清厲聲道：「為甚麼？」段譽道：「你救過我，我自然要救你。」木婉清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若有半分虛言，我袖中短箭立時取你性命。」說著右臂微抬，對準了他。段譽道：「你殺了這許多人，原來短箭是從衣袖中射出來的。」木婉清道：「獃子，你怕不怕我？」段譽道：「你又不會殺我，我怕甚麼？」木婉清惡狠狠的道：「你惹惱了我，姑娘未必便不殺你，我問你：你見過我的臉沒有？」段譽搖搖頭，道：「沒有。」木婉清道：「當真沒有？」她話聲越來越低，額上面幕濕了一片，顯是用力多了，冷汗不住滲出，但說話聲音仍是十分嚴峻。段譽道：「我何必騙你？」木婉清道：「我昏去之時，你何以不揭我面幕？」段譽搖頭道：「我只顧治你背上傷口，沒想到此事。」木婉清突然想到一事，又氣又急，喘息道：「你──你見到我背上肌膚了？你──你在我背上敷藥了？」段譽笑道：「是啊，你的胭脂膏真靈，我萬萬料想不到這居然是金創藥膏。」

木婉清道：「你過來，扶一扶我。」段譽道：「好！你原不該說這許多話，多歇一會，再想法子逃生。」說著走過去扶她，不料手掌尚未碰到她手臂，突然間啪的一聲，左頰上熱辣辣的吃了一記耳光。木婉清雖在重傷之餘，出手仍是極為沉重，段譽被她打得頭暈眼花，身子打了個旋，雙手捧住面頰，道：「你──你幹麼打我？」木婉清怒道：「大膽小賊，你竟敢碰我身上肌膚，竟敢──竟敢看我的背脊──」急怒之下，就此暈了過去，橫斜在地。段譽一驚，也不再記她掌摑之恨，忙搶過去扶了她起來。

只見她背脊上又有大量血水滲出，原來適才她掌摑段譽，用力大了，本在慢慢收口的傷處，復又破裂。段譽心中一怔：「她怪我不該碰她身上肌膚，但若是不救，她勢必失血過多而死。事已如此，只好從權，最多不過給她打兩記耳光而已。」於是撕下衣襟，給她擦去傷口四周的血漬，但見她肌膚晶瑩如玉、皓白如雪，當下不敢多看，匆匆忙忙的挑些胭脂膏兒，給她敷上傷口。

這一次木婉清不久便即醒轉，一雙妙目，向他惡狠狠的瞪視。段譽怕她再打，離得她遠遠地。木婉清道：「你──你又──」她覺到背上傷口處陣陣清涼，知道段譽又替自己敷上了新藥。段譽道：「我──我不能見死不救。」木婉清只是喘氣，衰弱得說不出話來。段譽聽到左首淙淙水聲，走過去一看，見是一條清可見底的山溪，於是洗淨了雙手，俯下身去喝了幾口，雙手捧著一掬清水，走到木婉清身邊，道：「張開嘴來，喝水罷！」木婉清微一遲疑，流了這許多血後，實是口渴得厲害，於是揭起面幕一角，露出嘴來。

其時日方正中，山頂上陽光明亮，段譽見她下額尖尖，宛然是一張瓜子形的臉蛋，膚色白膩，一如其背，一張櫻桃小口靈巧端正，嘴唇甚薄，兩排細細的牙齒便如碎玉一般，不由得心中一動：「她──她實在是個絕色美女啊！」這時溪水已從手指縫中不住流下，濺得木婉清半邊臉上都是水點，有如玉承明珠、花凝曉露。段譽獃了一獃，不敢多看，轉頭向著別處。木婉清喝完了他手中溪水，道：「還要，再去拿些來。」段譽依言再去取水，接連捧了三次，木婉清方始解渴。

段譽爬到崖邊張望，只見對面崖上還留著七八名漢子，手中各持弓箭，監視著這邊。再向山谷中望時，不見有人爬上，但料知敵人絕不會就此死心，勢必是另尋攻山之策，突然間心念動處，尋思：「我服了斷腸散後七日必死。後來雖服了解藥，那司空玄言道，也不過延得數日之命，何況這崖頂上，有水無食，敵人其實不必攻山，數日之後，我就算毒性不發，咱二人餓也餓死了。」垂頭喪氣的回到木婉清身前，說道：「可惜這山上沒有果子，否則也好採幾枚來給你解饑。」木婉清道：「這些廢話，多說何用？你怎麼識得鍾家小妞兒？為甚麼這麼大膽狂妄，假冒了我去救她？」段譽臉現慚愧之色，道：「我喬裝你的模樣，確是不該。只是事出無奈，也顧不得這許多了，萬望你勿怪才好。」木婉清鼻中哼了一聲，既不說見怪，也不說不怪。於是段譽將如何在劍湖宮中初識鍾靈，如何自己受辱而承她相救等情一一說了。

木婉清從頭至尾聽完，冷笑道：「你既不會武功，無端端多管江湖上的閒事，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段譽歉然道：「事情既做下了，懊悔也已無用，只是連累姑娘，我心中好生不安。」木婉清道：「你連累我甚麼？這些人的仇怨都是我自己結的，世界上便是沒有你這個人，他們還是一般的來圍攻於我。只不過若沒有你，我便可以了無牽掛──殺個──殺個痛快，勝於在這荒山上餓死。」她說到「了無牽掛」四字，頓了一頓，自己覺得親口承認牽掛於他，大是不該，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只是面幕遮住了她臉，段譽全沒覺得，而她語音有異，段譽也沒留神，只道她傷後體弱，說話不暢，便安慰她道：「姑娘休息幾天，待背上傷處好了，那時再衝殺出去，他們也未必攔得住姑娘。」木婉清冷笑道：「你倒說得稀鬆平常，單是那黑白劍史安，我便最多跟他打個平手，何況我又受了傷──」猛聽得對面崖上一聲厲嘯，只震得群山鳴響──

木婉清一聽到這凄厲的嘯聲，不禁全身一震，顫聲道：「他──他來了！」一伸手，抓住了段譽的手臂。只聽得那嘯聲回繞空際，久久不絕，群山所發出的回聲來去衝擊，段譽耳中聽到的聲音越來越響，似乎群鬼夜號，齊來索命，其時雖是天光白日，他一剎那間好似眼前天也黑了下來，只覺得木婉清的手掌不住發抖，想是心中也已害怕之極。他自和她相識以來，見她雖在強仇環伺之下，仍是鎮定如恒，視敵人有如無物，但這嘯聲一作，居然連天不怕、地不怕，只有人家怕她，絕無她怕人家的香藥叉木婉清，也是心驚膽寒，然則來人厲害可怖，自是可想而知。

過了良久良久，那嘯聲才漸漸止歇。段譽輕聲問道：「那人是誰？」木婉清道：「此人既來，我是沒命的了。你──你快快想法子逃命去罷，不用再管我了。」段譽微笑道：「木姑娘，你把段譽看得忒也小了。難道姓段的是這等人麼？」木婉清一雙妙目向他凝視半晌，目光中不勝凄婉之情，柔聲道：「你何苦要陪著我一起死，那──那又有甚麼用？你不知道那人的狠毒厲害。」段譽從未聽過她說話如此溫柔體貼，但覺得這嘯聲一起，香藥叉完全變作了另外一個人，心下不懼反喜，微笑道：「木姑娘，我喜歡聽你這麼說話，那才像是一個斯文美貌的好姑娘。」木婉清哼的一聲，突然厲聲道：「你怎知道我美貌？你見過了我的相貌了，是不是？」手上一緊，便如一隻鐵箍般扣住了段譽的手臂。段譽嘆了口氣，道：「我拿水給你喝時，見到你一半臉孔。便只一半容貌，便是天姿國色，當世無雙的美人。」

木婉清雖是兇狠，究是女孩兒家，聽到人家稱讚自己，不免心頭竊喜，何況向來只聽到人家稱讚自己武功了得，從沒有讚美她容貌的，心中一高興，便放鬆了手，道：「你快去找個山洞甚麼的躲了起來，不論見到甚麼，都不許出來。那人頃刻間便要上來了。」段譽吃了一驚，道：「不能讓他上來。」跳起身來，奔到崖邊，突然間眼前一花，只見一個黃色人影快速無倫的撲上山來。這山坡極其陡峭，但那人登山如行平地，比之猿猴猶更矯捷。段譽心下駭然，叫道：「喂，你再上來，我可要用石頭擲你了！」那人哈哈大笑，反而縱躍得更加快了。

段譽見他在這一笑之間，便又上升了數丈，想起木婉清對這人怕得如此厲害，無論如何不能讓他上山，但又不願再殺傷人命，便拾起一塊石頭，在那人身旁幾丈外投了下去。那石頭雖不甚大，但自高而落，呼的一聲，勢道頗足驚人，段譽叫道：「喂，你瞧見了麼？倘若我投在你身上，你便沒命了，快快退回去罷。」那人冷笑道：「小子，活得不耐煩了，敢對我如此無禮！」他話聲也不甚響，但一字一語，清清楚楚的傳入段譽耳中。段譽又見他縱上數丈，情勢已漸危急，當下舉起幾塊石頭，往他頭頂擲了下去。雙目一閉，不敢瞧他墮崖而亡的慘狀。

只聽得呼呼兩聲，那人一聲長笑。段譽心中奇怪，睜開眼來，卻見幾塊石頭正向深谷中跌落，那人卻是絲毫無恙。段譽這一下，可就急了，忙將石頭接二連三的向那人擲去。那人待石頭落到頭頂，袍袖一捲，石頭的勢頭一歪，便從他身旁滾了開去，有時他只是輕輕一躍，便跳過了石頭。段譽一口氣投了三十多塊石頭，那人不但毫髮無損，甚至連上躍之勢也是絕未阻遲了半分。段譽一見不妙，急忙回身，奔到木婉清身旁，說道：「木──木姑娘，那──那人好生厲害，咱們快快逃走罷。」木婉清冷冷的道：「來不及啦！」段譽還待再說，只覺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大力在後一推，騰雲駕霧般向前飛了出去──

砰的一聲，段譽一跤摔入樹叢之中，只跌得昏天黑地，幸好著地之處都長滿了矮矮的樹木，除了臉上擦破數處，並未受傷。他掙扎著爬了起來，只見那身穿黃袍的來客已站在木婉清之前。他生怕那人傷害了木婉清，快步奔到兩人之間，問道：「尊駕是誰？為何出手傷人？」木婉清驚道：「你──你快逃走，別在這裏。」段譽心中怦怦亂跳，強自鎮定，向那人瞧去，第一眼便見到他一個大腦袋大得異乎尋常，一對眼睛卻是又圓又小，便如兩顆豆子，然而小眼中光芒四射，向段譽臉上骨碌碌的一轉，段譽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但見他中等身材，額下一叢鋼刷般的鬍子，根根似戟，卻瞧不出他的年紀。一件黃袍，長僅及膝。一雙手上的手指卻是又尖又長，宛如雞爪，段譽初見到他時，只覺此人相貌醜陋，但越看越覺他五官形相，身材四肢，甚至是衣著打扮，無一不是不妥當到了極處。

木婉清道：「你過來，站在我身旁。」段譽道：「他──他會不會傷你？」木婉清冷笑道：「憑你這點點微末道行，能擋得住『南海鱷神』一擊麼？」但見他居然奮不顧身的來保護自己，卻也不禁感動。段譽一想不錯，這怪人如要逐走自己，原只一舉手之勞，倒是不要惹怒了他才是，於是站到了木婉清身畔，說道：「尊駕外號叫作『南海鱷神』麼？在下這幾天裏見識了不少英雄好漢，看來尊駕的武功最是厲害。我投了幾十塊石頭打你，居然一塊也打你不著。」

常言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南海鱷神性情兇殘，但一聽段譽讚他武功厲害，心下也不禁得意，乾笑了兩聲，道：「小子的本領稀鬆平常，眼光倒還不錯。你滾開罷，老子饒了你的性命。」段譽大喜，道：「那你老人家連木姑娘也一起饒了罷！」南海鱷神一雙圓眼一沉，突然踏上一步，袍袖拂處，一股勁風，將段譽拂得登登登接連退出幾步，沉聲道：「你再走上一步，老子便不饒你了。」段譽心想：「這種江湖人物說得出，做得到，我還是站著不動為妙。」只聽南海鱷神向木婉清道：「你就是香藥叉木婉清了，是不是？」木婉清道：「正是。久聽南海鱷神岳老爺子的威名，果然是名不虛傳。小女子身受重傷，不能向你老人家行禮了。」段譽心想：「你對我兇神惡煞一般，原來也是個欺善怕惡之輩，見到人家一狠，你便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叫個不停。」

南海鱷神哼了一聲，道：「聽說你很有幾下玩藝兒啊，怎麼會身受重傷了？」木婉清道：「史安、秦元尊、申四娘、慧禪他們幾個圍攻我一人，我雙拳難敵八手，中了申四娘的一記鋼錐。」南海鱷神怒道：「不要臉，這許多人打一個姑娘兒。」段譽忙接口道：「是啊，你老人家明鑒，別說以多打少是大大的不該，只要是男人，就不該和娘兒相爭。常言道：好男不與女鬥。男子漢大丈夫，出手欺侮一個女娘們，那算是甚麼英雄好漢，江湖上傳播開去，豈不是惹人恥笑麼？」

南海鱷神圓睜一雙小眼，點了點頭。段譽心下暗喜：「我把言語套上了他，再拚命送高帽子給他戴，且躲過了眼前這個難關再說。」卻聽得南海鱷神又問：「孫霞客是你殺的，是不是？」木婉清道：「不錯。」南海鱷神道：「他是我心愛的弟子，你知不知道？」段譽心中暗暗叫苦：「糟糕，糟糕！木姑娘殺了他心愛的弟子，這事就不易善罷了。」只聽木婉清道：「殺的時候不知道，過了幾天這才知道。」南海鱷神道：「你怕我不怕？」木婉清道：「不怕！」南海鱷神一聲怒吼，聲震山谷，喝道：「你膽敢不怕我？你──你好大的膽子！仗著誰的勢頭了？」

本婉清冷冷的道：「我便是仗了你老人家的勢。」南海鱷神一獃，喝道：「胡說八道！你能仗我甚麼勢了？」木婉清道：「你老名列武林七尊，威名蓋世，豈能和一個身受重傷的女子動手？」這幾句話捧中有套，南海鰾神一怔之下，哈哈大笑，說道：「這話倒也有理。」突然臉一沉，道：「今日便不殺你。我且問你：我聽人言道，你長年戴了面幕，不許別人見你容貌，若是有人見到了，你不殺他，便得嫁他，此言可真？」段譽大吃了一驚，只見木婉清點了點頭，不由得心下驚疑更甚。

南海鱷神道：「你何以立下這個怪規矩？」木婉清道：「這是我在師父跟前立下的毒誓，若非如此，師父便不傳我武藝。」南海鱷神問道：「你師父是誰？這等稀奇古怪，不近人情。」木婉清傲然道：「我敬重你是前輩，尊你一聲老人家。你出言不遜，辱我師父，卻是不該。」南海鱷神手起一掌，擊在身旁一塊大石之上，登時石屑紛飛，幾粒石屑濺到段譽臉上，竟然甚是疼痛。段譽暗想：「一個人的武功竟可練到如此神乎其神的地步，一掌碎石成粉，若是擊上血肉之軀，別人還有命麼？」但見木婉清的眼光如一泓寒水，居然絲毫不為南海鱷神的絕世武功所動。

南海鱷神向她瞪視半晌，道：「好，算你說得有理。那麼我要請教，尊師名諱如何稱呼？」木婉清道：「我師父叫做『無名客』。」南海鱷神沉吟道：「『無名客』？沒聽見過。」木婉清道：「當然，諒你也沒聽見過。」南海鱷神突然提高聲音，喝道：「我徒兒孫霞客是不是想看你容貌，因而致死？」木婉清冷冷的道：「知徒莫若師，你知道自己徒兒的脾氣。」南海鱷神素知自己這個寶貝徒兒是好色之徒，因此喪命，原亦不奇。只是他「南海派」的規矩，向來一徒單傳，孫霞客一死，十餘年的心血付諸東流，越想越惱，大喝一聲：「喂！」木婉清和段譽見他一張臉皮突轉焦黃，神情甚是可怖，沒想到一個人的臉皮顏色竟能如此迅速轉變，均是心下駭然，只聽他大聲道：「我要給徒兒報仇。」

段譽走上一步，但隨即想起他不許自己上前，於是又倒退一步，說道：「岳老前輩，你說過不傷她性命的。」南海鱷神那去睬他，問木婉清道：「我徒兒看到了你容貌沒有？」木婉清咬牙道：「沒有！」南海鱷神道：「好！霞客這小子死不瞑目，讓我來瞧瞧你的相貌。看你到底是個醜八怪，還是個天仙般的美女。」

木婉清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自己在師父之前立下毒誓，倘若南海鱷神伸手來強揭面幕，自己殺他不得，難道能嫁給此人？忙道：「你是武林中的成名高人，豈能作這等卑鄙下流之事？」南海鱷神冷笑道：「我是『三善四惡』中的『四惡』之一，惡名素著，天下皆聞，還怕甚麼？老子生平只有一條規矩，乃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此外是無所不為、無惡不作。你乖乖的自己除下面幕來，不必麻煩老子動手。」木婉清顫聲道：「你真是非看不可？」南海鱷神道：「你再有囉哩囉唆，就不但要除你面幕，連你全身衣衫也剝個清光。老子去年在開封府，一夜之間姦殺九個官家小姐，你聽見過這事沒有？」

木婉清知道今日之事已然無倖，向段譽使個眼色，促他趕快逃生，段譽搖了搖頭，只見南海鱷神鋼髯抖動，「嘿」的一聲，伸出雞爪般的五指，來抓她的面幕。木婉清一掀機括，噗噗噗，三技短箭如閃電般激射而出，一齊中在南海鱷神的小腹之上。那知跟著啪啪啪三聲響，三枝箭都落在地下。木婉清身子一顫，又是三枝毒箭射出，兩枝奔向他胸膛，第三枝直射面門。

射向他胸膛的兩枝毒箭仍是如中鐵板，反彈出來，落在地下，所不同的是，如果他衣衫內暗披鐵甲，那麼毒箭射上去應當發出錚錚之聲，不會如此噗噗作響。第三枝箭將到面門，南海鱷神伸出中指，輕輕在箭桿上一彈，那箭登時飛得無影無蹤。要知木婉清這毒箭神技，發出時迅如電閃，無數好手都是未見短箭影子，便已喪命，縱然眼明手快之人，也不過是縱躍避開。南海鱷神倘若身披寶甲，短箭無法射入，那也不奇，所奇者他居然能在如此迅速的一瞬之間，伸指將短箭彈開，木婉清自行走江湖以來，從未遇到過如此厲害的人物，不由得更是嚇得心膽欲裂，急忙叫道：「且慢，你不可動蠻！」

南海鱷神嘿嘿兩聲冷笑，說道：「我的規矩，只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你射我六枝毒箭，那是向我先動手了。我要先看你的臉蛋，再取你小命，這是你自己先動手的，可怪不得我壞了規矩。」段譽叫道：「不對！」南海鱷神轉頭道：「怎麼？」段譽道：「老前輩的規矩，乃是『不殺無力還手之人』這八個字，是不是？」南海鱷神圓睜豆眼，道：「不錯！」段譽道：「這八個字能不能改？」南海鱷神怒道：「老子的規矩既是定了下來，自然不能改。」段譽道：「倘若有誰改了，那是甚麼？」南海鱷神怒道：「那是烏龜兒子王八蛋！」段譽道：「很好，很好！你沒有打木姑娘，木姑娘卻放箭射你，這不是『還手』，這叫做『先下手為強』！倘若你出手打她，她重傷之下，絕無招架還手之力。因此她是有力偷襲、無力還手。你若殺她，那便是改了你的規矩，你若改了規矩，那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須知段譽幼讀經書，於文義中的少些差異，辨析甚精，甚麼「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甚麼「白馬非馬，堅石非石」，鑽研得一清二楚，當此緊急關頭，抓住了南海鱷神一句話，跟他辯駁起來。

南海鱷神狂吼一聲，有如焦雷突作，身形一晃，又抓住了他一雙手臂，喝道：「你膽敢罵我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右掌伸起，便要往他頭頂拍落。段譽道：「你如改了規矩，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倘若規矩不改，便不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你愛不愛做烏龜兒子王八蛋，全瞧你改不改規矩。」木婉清見他生死懸於一線，在這如此凶險的情境之下，仍是「烏龜王八蛋」的罵個不休，心想南海鱷神定必狂性大發，一掌擊落，心下一陣難過，眼淚奪眶而出，轉過了頭，不忍再看。

不料南海鱷神給他這幾句話僵住了，心想我若一掌取他性命，那便是殺了一個無力還手之人，豈非當真成了烏龜兒子王八蛋？一對小眼瞪視著他，左手漸漸使勁。段譽的臂骨咯咯作響，幾欲斷折，痛得幾欲暈去。但他性子倔強之極，大聲道：「我無力還手，你快殺了我罷！」南海鱷神道：「我才不上你的當呢，你想叫我作烏龜兒子王八蛋，是不是？」說著提起他的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段譽只跌得眼前一片昏黑，似乎五臟六腑都碎裂了。

南海鱷神喃喃的道：「我不上當！我不殺你這兩個小鬼。」向木婉清喝道：「快取下面幕來。」木婉清覺得兩滴淚水沿著兩頰流下，心念一動：「我當年自己說過，這一生絕不嫁人，除非我是為那一個男子哭了。」這時事在危急，顧不得多想，向段譽招了招手，道：「你過來。」段譽一跛一拐的走到她身前，道：「怎麼？」木婉清轉頭向他，低聲道：「你是世上第一個見到我容貌的男子！」一掀面幕，段譽登時全身為之一震，眼前所見，如新月清暉，如花樹堆雪，一張臉秀麗絕俗，只是過於蒼白，沒半點血色，想是她一生用面幕蒙住了臉，從來不見日光之故。

她兩片薄薄的嘴唇，也是血色極淡，段譽一見之下，只覺她楚楚可憐、嬌柔婉轉，那裏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藥叉？木婉清放下面幕，向南海鱷神道：「你要看我面貌，須得先問過我丈夫。」南海神鱷神奇道：「你已有丈夫了麼？你丈夫是誰？」木婉清指著段譽道：「我曾立過毒誓，若有那一個男子見到了我的臉，我若不殺他，便得嫁他。這個人已見了我的容貌，我不願殺他，只好嫁他。」南海鱷神一獃，轉頭打量段譽。

段譽見她一雙如蠶豆般的小眼向自己從上至下、又從下至上的細看，被他瞧得心中發毛、背上發冷，只怕他狂怒之下，一掌打死了自己。忽聽南海鱷神口中「嘖嘖嘖」的讚美數聲，說道：「妙極，妙極！你轉過身來！」段譽不敢違抗，便轉過身來。南海鱷神又道：「妙極，妙極！你很像我，很像我！」段譽和木婉清聽了他這幾句不倫不類的話，均感奇怪，心想：「你武功蓋世、醜陋無比，段譽有那一個地方像你了？」南海鱷神一跳便跳到了段譽身邊，摸摸他後腦、捏捏他手腳，又在他腰眼裏用力掀了幾下，哈哈大笑道：「你真像我，真的像我。」拉住了他手臂，道：「跟我去罷！」段譽摸不著半點頭腦，道：「老前輩叫我去那裏？」南海鱷神道：「去南海萬鱷島鱷神宮啊，我收了你做弟子，你快快叩頭！」

這一下當真大出段譽意料之外，囁嚅道：「這個──這個──」南海鱷神手舞足蹈，似乎拾到了天下最珍貴的寶貝一般，說道：「你手長足長、腦骨後凸、腰脅柔軟、聰明機敏，我瞧你悟性極高、年紀不大，真是武學奇材。你瞧，我這後腦骨不是跟你一般麼？」說著轉過身來。段譽一看，果見他後腦骨和自己生得極是相像，那料到他說是「真像我，真像我」，只不過是兩人的一塊腦骨相同。南海鱷神笑吟吟的轉過身來，說道：「咱們南海一派，向來有個規矩，每一代都是單傳，只能收一個徒兒。我那死了的徒兒孫霞客，後腦骨遠沒你生得好，他學不到我二成本事，死了倒好，死了倒是乾淨，免得我親手殺他，以便收你這個徒兒。」段譽不禁打了個寒噤，心想這人天性如此涼薄，見到有人資質較好，便要殺了自己徒兒，以便另換弟子。別說他堅決不肯學武，便是要學武功，也決計不肯拜這種人為師。但知自己若是當場拒絕，大禍便即臨頭，無計可施之際，南海鱷神忽然大喝一聲：「你們鬼鬼祟祟的幹甚麼？都給我滾過來！」

只見樹叢之中鑽出了七個人來，史安、慧禪、秦元尊都在其內，跟著左首又出來二人，卻是「無量劍」的左子穆和雙清兩人。原來南海鱷神一上崖頂，段譽不能再擲石阻敵，這一干人便乘機攀了上來。其餘四人，都是伏牛寨中的寨主，乃是打家劫舍的黑道高手。這些人伏在樹叢之中，雖是屏息不動，卻那裏逃得過南海鱷神的耳朵？他乍得段譽這等良材美質，心中高興，一時倒也不發脾氣，笑嘻嘻的向左子穆等橫了一眼，喝道：「你們上來幹甚麼？是來恭喜我老人家收了個好徒兒麼？」伏牛寨的二寨主楚天闊說道：「咱們是來捉拿香藥叉這賤人，替咱兄長報仇。」

南海鱷神道：「不許，不許！香藥叉是我徒兒的老婆，你們都給我滾開！」眾人面面相覷，均感詫異。段譽大著膽子說道：「我不能拜你為師。我早有了師父啦。」南海鱷神大恐，喝道：「你師父是誰？他的本領還大得過我麼？」段譽道：「我師父的功夫，料想你半點也不會。這『公羊傳』的義理，你懂麼？那鐘鼎甲骨之學，你會麼？」南海鱷神搔了搔頭皮，甚麼公羊傳、甚麼鐘鼎甲骨，果然是連聽也沒聽見過。

# 第十回 自述身世

段譽見他臉上有為難之色，心想此人武功雖高，頭腦卻頗不聰明，又道：「所以啊，老前輩的一番好意我心領了，下次我請家師來和老前輩較量較量，且看誰的本事大。倘若老前輩勝過了家師，那麼我再拜你為師不遲。」南海鱷神怒道：「你師父是誰？難道我還怕了他不成？甚麼時候比武？」段譽所說的原是一時的緩兵之計，沒料到他竟會真的訂約比武，正躊躇間，忽聽得遠處傳來一陣聲若龍吟的嘯聲，越過數個山峰，浩浩而至。段譽先前聽到南海鱷神的嘯聲，聲音極是慘厲，此刻這嘯聲卻是正大平和，然中氣充沛，聲塞群山，和南海鱷神也是不相上下。

南海鱷神一聽之下，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叫道：「啊喲，這傢伙來了，我沒空跟你多講。你師父甚麼時候跟我比武？在甚麼地方？快說，快說！」段譽吞吞吐吐的道：「這個──我可不便代我師父訂甚麼約會。你老人家一走，這些人便將咱二人殺了，我怎能──怎能去告知家師？」說著向慧禪等人一指。南海鱷神頭也不回，左手反手一伸，已扣住了伏牛寨二寨主楚天闊的手腕，右手的五根手指噗的一聲，插入了他胸膛之中，只聽楚天闊長聲慘呼，南海鱷神一隻血淋淋的手已縮了回來，手中赫然抓著他的心臟。

這兩下動作快極，楚天闊空有一身本事，竟無半點施展餘地，旁觀眾人無不嚇得獃了。南海鱷神將這顆心放到口邊，喀喇一口，咬了一塊下來，跟著咀嚼有聲，吃得極有滋味。伏牛寨中其餘三名寨主又是悲痛，又是驚怒，三個人齊聲虎吼，撲將上來。南海鱷神並不放下口中美食，右足連踢三腳。只見這三個人身子高高飛起，都摔入谷中去了。那慘呼之聲從谷中傳將上來，段譽只聽得毛髮悚然。慧禪、左子穆等見這人如此兇橫，而武功又是這等厲害，無不嚇得倒退。南海鱷神口中咀嚼人心，含含糊糊的喝道：「老子吃了一個不夠──還要──還要吃第二個，那一個逃得慢的，老子便吃了他的。」

左子穆、雙清等嚇得魂飛魄散，飛快的奔到崖邊，各自攀援而下，只有黑白劍史安怒目按劍，說道：「天下竟有如此兇殘之人，當真禽獸不如。我黑白劍史安若是怕死逃生，有何臉目再在江湖上行走？」手指在劍刃上一彈，嗡嗡作響，反而踏上兩步，喝道：「看劍！」一劍便往南海鱷神胸口刺去。

日光照耀之下，劍刃閃閃發光，豈知南海鱷神恍如未見，自管自的咀嚼。眼見劍尖已及胸口，史安手上一使勁，劍尖便要穿胸而入，卻聽得喀喇一聲，長劍從中斷為兩截，這南海鱷神的身子居然是刀劍不入。史安這劍雖非寶劍，卻也是純鋼打就的上品，一驚之下，托地跳開，急忙又拔出背上另一柄劍來。這劍通體純黑，絕無半點光芒。南海鱷神忽道：「你是黑白劍史安，是不是？」史安沉聲道：「正是。姓史的今日命喪你這兇徒手下，自有人找你報仇。」這時他自知和南海鱷神的武功實在相差太遠，絕非他的敵手。當下仗劍橫胸，退了兩步，心中已是打定了主意，倘若三招不敵，便即躍崖自盡，以免落在他的手中，被他開膛挖心，死得太沒有光采。

南海鱷神將最後一塊人心塞入口中，說道：「黑白劍史安，老子聽過你的名頭。南海鱷神最愛吃的是英雄好漢的心，這比膽怯無用之徒的心，可要好吃得多了，哈哈，哈哈，吃史安的心倒也不錯。」突然間身子如箭離弦，激射而出。史安一劍刺向他的咽喉，南海鱷神頭一偏，已抓住他的肩頭。史安只覺半身酸麻，竭盡平生之力，將劍柄往他後腦上撞去，噹的一聲，虎口震破，黑劍脫手飛出，南海鱷神卻是絲毫無恙。

史安大驚之下，使勁一掙，便欲往崖下跳去，但他手臂被南海鱷神抓住了，如何掙扎得脫？正危急間，忽聽得半空中又是傳來一聲龍吟般的呼嘯，跟著一個圓潤的聲音說道：「兇神惡煞岳老三，你怕事麼？不敢來了麼？」這聲音遠遠送來，但聽在耳裏，說話之人便如近在身畔一般。南海鱷神大聲說道：「岳老三這一生怕過誰來？我便來了。」說著手爪一起，便要往史安胸口抓落。史安心中一酸，閉目待死。

段譽忙道：「老前輩，這個人的心有毒，吃不得的。」南海鱷神一怔，道：「你怎知道？」段譽信口胡謅，說道：「這人前天得罪了神農幫，司空玄幫主逼他服了斷腸散和腐心丹。昨天他又得罪了木姑娘，木姑娘射了他一枝毒箭，此刻只怕已然毒氣攻心。今天上午，他又給一條金色小毒蛇咬了一口──」南海鱷神道：「是金靈子？」段譽道：「不錯，是金靈子。」將腰間纏著的青靈子一抖，道：「你瞧，金靈子老是跟青靈子在一起的。這傢伙的心中混和了七八種毒物，就算老前輩內力深厚，不怕中毒，但他這生心啊，早就又腐又臭，苦澀難吃，沒的壞了胃口。」

南海鱷神一想倒是不錯，順手一抖，將史安拋在一旁，向段譽道：「你這小子雖未拜師，對師父倒已有點良心。」突然間半空中異聲大作，除了那龍吟般的嘯聲之外，另有刀刮鐵板的吱吱聲、豺狼狂嗥的哇哇聲、金屬相擊的錚錚聲，四種聲音一齊呼嘯，直欲震破耳鼓，令人聽著說不出的難受。南海鱷神提氣作嘯，往崖下落去。段譽又驚又喜：「他這一跳下去，可不是死了麼？」忙奔到崖邊看時，只見南海鱷神正一縱一躍的往崖下直落，一墮數丈，便伸手在崖邊一按，身子躍起，又墮數丈，過不多時，身子已在谷口的白雲中隱沒。

段譽伸了伸舌頭，心想：「這人的功夫，當真是匪夷所思。」轉過身來，只見史安拾起黑劍，插入鞘中，滿臉羞慚的抱拳說道：「今日得蒙段兄相救，史安不敢忘了大恩。」段譽抱拳還禮，道：「在下胡言亂語，史兄莫怪。」史安道：「這南海鱷神岳蒼龍，素在南海萬鱷島居住，此次忽然來到中原，絕非獨自一人，蝦兵蟹將，想必帶得不少。聞此人言出必踐，既是垂青段兄，定是不能輕易放過。在下受朋友之托，來和尊夫人理論，此事自是一笑而罷。在下這就護送賢夫婦下山，及早回避，以免鱷神手下的嘍囉，再來向兩位囉嗦。」

段譽聽他又是「尊夫人」、又是「賢夫婦」的說著，不禁滿臉通紅，雙手亂搖，道：「不──不是──不──」木婉清冷冷的道：「史安！你自己請便罷，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充甚麼英雄好漢？」史安一聽之下，滿臉鐵青，當下一言不發，回身便走。段譽忙道：「史兄且慢！」史安那肯停留，奔到崖邊，攀藤附石的溜了下去。段譽一瞥眼間，只見對面山坡上一件黃色物事在極迅速的移動，定睛一看，正是南海鱷神。原來他在這頃刻之間，已越過深谷，爬到了對面山上。

段譽回到木婉清身邊，說道：「這位史兄之言，也非沒有道理，你何必將他氣走？」木婉清怒道：「你一做我丈夫，便想管我了麼？我殺了你，最多自刎殉你，又有甚麼大不了！」段譽一獃，道：「這是危急中騙騙那南海鱷神的，如當得真？我怎麼能做姑娘的丈夫？」木婉清扶著岩壁，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甚麼？你不要我麼？你嫌棄我，是不是？」段譽見她惱怒之極，忙道：「姑娘身子要緊，這種一時戲言，如何放在心上？」木婉清跨前一步，啪的一聲，重重打了段譽一個耳光，但腿上一軟，站立不住，一跤摔在他的懷中。段譽急忙伸手摟住。

木婉清給他雙臂抱住，想起他是自己丈夫，不禁全身一熱，怒氣便消了三分，說道：「快放開我。」段譽扶著她坐倒，讓她仍是靠在岩壁之上，心想：「她性子本已乖張古怪，重傷之後，只怕更是糊裏糊塗。眼下只有順著她些，她說甚麼，我便答應甚麼，反正──反正──」他屈指一算，斷腸散毒性發作之期已屆，料想縱使毒性不發，自己也是萬難從這崖上活著下去，便柔聲安慰她道：「你別生氣，咱們找些甚麼吃的是正經。」木婉清道：「這山岩之上，四下都是光禿禿地，有甚麼可吃的。待我歇一歇，養足力氣，我背你下山。」

段譽連連搖手，說道：「這個──這個──這個是萬萬不可，你走路也走不動，那裏還能背我？」木蜿清道：「你寧可自己性命不要，也不肯負我。郎君，我木婉清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子，卻也願為自己丈夫捨了性命。」她這幾句話說得甚是堅決，只是不慣說這些溫柔婉轉的言語，聲調不免大是生硬，與那話中的情意頗不相襯。段譽道：「多謝你啦，你養養神再說。」突然之間，腹中一陣劇烈的疼痛，不由得「啊呦」一聲，叫了出來。這陣疼痛便如一把小刀在肚腹中不住絞動，將他腸子一寸寸的割斷。段譽雙手按住肚子，額頭汗珠便如黃豆般一粒粒滲了出來。

木婉清驚道：「你──你怎麼啦？」段譽呻吟道：「那神農幫的司空──司空玄，逼我吃了斷腸散──」他想起鍾靈曾逼司空玄取出解藥，自己也曾服了，但那司空玄後來言道，這解藥只能暫時阻毒性不發，豈知竟是假的，想來自己用飯團爛泥假充蛇毒解藥，這司空玄竟也下了這一著棋。木婉清吃驚更甚，心思：「素聞神農幫善於用藥，既是他們幫主親手下的毒，只怕是無法可救。」眼見段譽痛得死去活來，心下不忍，拉著他坐在自己身旁，安慰道：「現在好些了麼？」段譽只痛得眼前一片昏黑，呻吟道：「越來越痛──越痛了。」木婉清用袖子給他抹了抹汗，見他臉色慘白，不由得一陣心酸，垂下淚來，嗚咽道：「你──你不能就此死了！」伸手拉下臉上的面幕，將自己的右頰貼在他左頰之上，顫聲道：「郎──郎君，你可別死！」

段譽的上身給她摟著，他一生之中，從未如此親近過一個青年女子，何況木婉清容色秀麗，難言難畫。他臉上貼的是一張溫膩的面頰，耳中聽的是「郎君、郎君」的嬌呼，如何不令他神魂飄盪？便在此時，腹中的疼痛恰好也漸漸止歇了。段譽不捨得離開她的身子，說道：「以後你不要再戴面幕了，好不好？」木婉清道：「你叫我不戴，我便不戴。現下痛得好些了麼？」段譽道：「好一些了。不過──不過──」木婉清道：「不過怎樣？」段譽道：「若是你離開了我，只怕又要痛將起來。」木婉清臉上一紅，推開他的身子，嗔道：「原來你是假裝的。」

段譽本是個志誠君子，不禁羞得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他不知這斷腸散的毒性發作起來，初時是相隔良久才疼痛一次，以後越發越密，終於連續不斷而痛死，還道是木婉清這麼柔情蜜意的安慰一陣，自己顛顛倒倒的心不在焉，這才忘了疼痛。木婉清卻頗知毒藥的性子，若是他一痛不止，倒還有救，如此痛了一陣便即止歇，往往是中了最歹狠的劇毒，所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實比毒發即死更為慘苦。她見段譽大是羞慚，心中一酸，握住了他手，說道：「郎君，若是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咱倆同到陰曹地府，再結夫妻。」段譽不願她為自己殉情，說道：「不，不！你得先替我報仇，然後每年來掃祭我的墳墓。我要你在我墓上掃祭三十年、四十年，我這才死得瞑目。」

木婉清道：「你這人真怪，人死之後，還知道甚麼？我來不來掃墓，於你有甚麼好處？」段譽道：「那你陪著我一起死了，我更是沒有好處。喏，我跟你說，你這麼美貌，這麼俏麗，若是年年來給我掃一次墓，倘使我地下有知，瞧著你也開心。但如你陪著我一起死了，大家都變成了骷髏白骨，那就沒有這麼好看了。」木婉清聽他這般稱讚自己，心下不禁得意，但轉念想到，今日剛得了一個如意郎君，他轉眼卻便要死去，不由得珠淚滾滾而下。段譽伸手摟住了她纖腰，只覺觸手溫軟，柔若無骨，心中又是一動，低下頭去，在她唇上，突覺一縷幽香，鑽進鼻中。他不敢多吻，忙仰頭向後，說道：「人家叫你『香藥叉』，香是香的，但陰世間要是真有這般美麗的香藥叉，只怕天下男子人人都要自殺，寧可變鬼了。」木婉清給他一吻之後，芳心怦怦亂跳，紅暈生頰，本來絕無血色的臉上更增三分嬌艷，說道：「你是這世間第一個瞧見我面貌的男子，你死之後，我便割破臉面，再也不讓第二個男子瞧見我的本來面目。」段譽本想出言阻止，但不知如何，心中竟然感到一陣妒意，實不願別的男子再看到她這等容光艷色，幾句話到了口邊，竟然說不出來，卻問：「你當年為甚麼要立這樣一個毒誓？」

木婉清道：「你既是我夫郎，說了給你聽那也無妨。我是個無父無母之人，一生出來便給人丟在荒山野地，幸蒙我師父救了去。她辛辛苦苦將我養大，傳授我一身武功。我師父說天下男子個個負心，若見了我的容貌，一定會千方百計的引誘我失足，因此上從小便給我用面幕遮臉。我直到十六歲止，除了師父之外誰都沒有見過。兩年之前，師父命我下山來辦一件事──」段譽插口道：「那你今年是十八歲了？小我兩歲。」木婉清點點頭，道：「我下山之時，師父命我立下毒誓，倘是有人見了我的面貌，我若不殺他，便須嫁他。那人如是不肯娶我為妻，或是娶我後又將我遺棄，那麼我務須親手殺了這個負心薄倖之人。我如不遵師父此命，師父一經得知，便在我面前自刎而死。」

段譽身子一顫，心想：「天下任何毒誓，總是說若不如此，自己便如何身遭惡報。她師父卻以自刎為脅，此誓確是萬萬違背不得。」只聽木婉清又道：「我師父身似父母，待我恩重如山，我如何能不聽她的言語？何況她這番囑咐，全是為了我好。當時我毫不思索，便跪下立誓。這兩年中，師父命我做的事，我沒能辦到，卻結下了無數仇家。其實死在我劍底箭下之人，都是他們自己不好，都是他們先來惹我，想除下我的面幕。」段譽嘆了口氣，這才明白，為甚麼她年紀輕輕一個女子，居然在江湖上有這許多仇人。木婉清道：「你為甚麼嘆氣？」段譽道：「他們見你孤身獨行，形體窈窕，偏偏長年戴著面幕，好奇心起，忍不住要瞧瞧你是美是醜，也未必人人安著歹心。那知這一念之差，便惹下殺身大禍。」

木婉清道：「我是非殺不可的，否則的話，難道我去嫁這些可厭的傢伙麼？也真料不到，這些人不是有父母師長，便是有親戚朋友。殺了一個，便引出兩三個來尋我晦氣，到得後來，連和尚道士也都成了我的仇人。我曾在萬劫谷中耽了幾個月，鐘氏夫婦對我倒也敬重，不料這鍾夫人居然冒我名頭，你說氣不氣人？」她說得有些倦了，閉目養神片刻，又道：「我初時只道你也像天下所有的男子一般，都是無情無義之輩。那知你借了我黑玫瑰去後，居然會趕著回來向我報訊，這就不容易了。後來這南海鱷神苦苦相逼，我只好讓你看我的容貌。」

木婉清說到這裏，轉頭向段譽凝視，一雙妙目中露出了脈脈柔情，段譽心中一動：「難道，難道她真的對我生情了麼？」說道：「剛才是事勢所迫，你是出於無奈，那也不用非遵守這毒誓不可。」木婉清大怒，厲聲道：「我發過的誓，那裏能夠更改。你如不願娶我，乘早明言，我便一箭將你射死，以免我違背誓言。」段譽欲待辯解，突然間腹中劇痛又生，他雙手按住了肚子，大聲呻吟。木婉清道：「你快說，肯不肯娶我為妻？」段譽道：「我──我肚子──肚子好痛啊！」木婉清道：「你到底願不願做我丈夫？」段譽心想反正這麼痛將下去，總是活不久長了，何必在身死之前又傷她的心，令她終身遺恨？便點頭道：「我──我願娶你為妻。」

木婉清手中本已扣了毒箭，聽他這麼說，登時歡喜無限，一張俏臉如春花初綻，笑吟吟的摟住了他，說道：「好郎君，我跟你揉揉肚子。」段譽道：「不，不！咱倆還未成婚！男女──男女授受不親──這個──這個使不得。」木婉清心念一動，道：「是了！你餓得太久，痛起來加倍厲害些。我去割些這傢伙的肉給你吃。」說著扶住石壁站起，要去割楚天闊屍體上的肉。

段譽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忘了腹中疼痛，大聲道：「人肉吃不得的，我寧死也不吃。」木婉清奇道：「為甚麼不能吃？剛才那南海鱷神不是挖了他的心來吃了麼？」段譽道：「這南海鱷神兇狠殘暴，禽獸不如，咱們──咱們如何能學他的樣？」木婉清道：「我跟師父在山裏之時，老虎也吃、豹子也吃，依你說都吃不得麼？」段譽道：「老虎豹子自然能吃，人肉卻吃不得！」木婉清道：「人肉有毒麼？我倒不知道。」段譽道：「不是有毒。你是人，我是人，這楚天闊也是人。人是不能吃的。」木婉清道：「為甚麼？我見豺狼餓了，就吃另外的豺狼。」段譽嘆道：「是啊，倘若人也吃人，那不是跟豺狼一樣了麼？」

木婉清自幼跟師父形影相隨，從未和第三個人相處，她師父性情怪僻，向來不跟她說起世事，是以她於世間的道德規矩、禮義律法，甚麼都不知道，這時聽段譽說「人不能吃人」，只是將信將疑，頗為詫異。段譽道：「你胡亂殺人，那也是不對的。別人有甚麼危難苦楚，你須去幫他助他，這才是做人的道理。」木婉清道：「那麼我有了危難苦楚，別人也來幫我助我麼？為甚麼我遇見的人，除了師父和你之外，個個都是想殺我、害我、欺侮我，從來不好好待我？老虎豹子要咬我吃我，我便將它們殺了。那些人要害我殺我，我自然也將他們殺了。那有甚麼不同？」

這幾句話只問得段譽啞口無言，只得道：「原來世間的事情，你一點兒也不懂，你師父怎麼放心讓你下山？」木婉清道：「師父說她那兩件事非辦不可，不能再等了。」段譽道：「那是兩件甚麼事，能說給我聽麼？」木婉清道：「你是我丈夫，自然能給你說，別人可不能。師父叫我下山來殺兩個人。」段譽雙手掩耳道：「你別說了。說來說去，不是殺人，便是吃人，啊喲，哎唷──」肚中陣陣絞痛，禁不住又叫了出來。木婉清伸手到他腹部，隔著衣衫給他推拿了一會，突然間碰到他懷中一件物事，觸手溫暖，其中似乎有物蠕動，說道：「那是甚麼？」順手掏了出來，原來是一隻玉盒，她將玉盒放在耳邊，只聽得裏面瑟瑟有聲。她待要揭開盒蓋看個究竟，段譽忙道：「鍾姑娘說開不得的。青靈子怕這個東西，你一開它就逃走了。」

木婉清道：「鍾靈說開不得，我偏要打開來瞧瞧。」當即將玉盒的蓋子揭開了一條小縫，湊到陽光下一看，只見盒裏是一對通體血紅色的小蛤蟆。

這對血紅色的小蛤一見陽光，突然間「江、江、江」的大叫起來，聲如牛鳴，震耳欲聾。段譽和木婉清都是嚇了一跳，木婉清雙手一顫，險險將玉盒摔在地下，她萬料不到這一對兩寸來長的小蛤蟆，居然會發出如此洪大的鳴聲，忙將盒蓋掩上。盒蓋一關，蛤蟆的叫聲隨即止歇。木婉清忽道：「是了，是了。我聽師父說過的，這叫做──叫做──」她側頭想了一下，道：「叫做甚麼朱蛤？對啦，這是『莽牯朱蛤』，乃是天下萬蛇的剋星。對了，我師父說過的，不知怎會落在鍾靈的手中──」段譽忽然插口道：「咦，你瞧！」只見他腰中纏的青靈子落在地下，一動也不敢動。本已鑽入草叢中的金靈子也游了出來，伏在木婉清的腳邊，跟著岩石後又游了三條小蛇出來，也都伏著不動，便如向玉盒朝拜一般。

木婉清喜道：「這對小蛤蟆居然還能召蛇，這倒好玩，咱們再試試。」段譽忙搖手道：「弄了許多毒蛇來，豈不討厭？還是別試罷。」木婉清道：「咱們有朱蛤在手，再多的毒蛇也不用怕。」說著又將玉盒的蓋子推開一線，那對「莽牯朱蛤」立刻又「江、江、江」的大叫起來。段譽笑道：「這名字起得倒好，當真便如大牯牛鳴叫一般。」木婉清道：「你說甚麼？」原來段譽的說話被朱蛤鳴聲所掩，木婉清雖在近旁，卻也聽不清楚。段譽笑著搖了搖手，但聽得那對朱蛤越叫越響，細聽起來，在「江、江、江」的叫聲之中，又夾著一些絲絲之音。木婉清扯了扯他的衣袖，指向左方，陽光下燦然斑斕，十幾條五色花蛇蜿蜒而至，遊得極是迅速，這朱蛤之聲能召蛇，段譽雖在意中，但陡然間這許多毒蛇，仍是不見吃驚，急忙地抓起兩塊石頭，以備自衛。

又過片時，右邊群蛇大至，青蛇、黃蛇、白蛇、黑蛇、花蛇，最大的長達丈餘，最小的只不過數寸。雲南氣候濕熱，草木繁茂，蛇蟲之類原是極多，但段譽一生之中所曾經見過的蛇加將起來，也不及今日所見的十一。千百條蛇兒游到兩人之前，便即伏地不動，蛇頭向下，極是馴善，絕無昂首欲噬之態。木婉清心中也不禁有些害怕，眼見眾蛇越來越多，擠滿了山崖，鼻中聞到的盡是腥穢之氣，尋思：「朱蛤叫聲不止，不知將有多少毒蛇湧到，只怕召蛇容易驅蛇難。」當即掩上玉盒的蓋子。朱蛤叫聲雖停，群蛇仍是不動，說也奇怪，蛇兒雖多，卻沒一條游近兩人身周五六尺的圓圈之內。

木婉清扶著段譽，道：「走出去試試。」兩人向前邁了一步，身前的數百條蛇完全立即向旁讓開，雖是形相猙獰可怖的大蛇，亦現畏縮之意。兩人再前走了幾步，群蛇又紛紛讓道。木婉清大樂，說道：「我師父言道：莽牯朱蛤乃是天地間的異寶，她也只聽過這朱蛤的名字，卻從未見過。」她突然想起一事，問道：「這麼貴重的寶物，鍾靈這小妞兒怎地捨得贈送於你？」段譽見她目光有異，忙道：「她──她是借給我的。只說拿了這玉盒，青靈子便聽我的話。」剛說了這句話，肚子又大痛起來，拋下手中石塊，身子發抖，站立不定。

木婉清忙扶他回到崖邊坐下，段譽只痛得口唇都咬出了血，右手抓住木婉清的手腕，將她肌膚也抓成青紫。木婉清大是憐惜，忽然想起一事，說道：「郎君，你肚痛越來越頻，情形不妙。我瞧只怕兇多吉少。」段譽呻吟道：「我實在──實在抵──抵不住了。你──你一刀殺了我罷。」木婉清道：「我曾聽師父說過，有些極厲害的毒藥，無法救治，若用以毒攻毒之法，反有靈效。你有沒有膽子吞幾個毒蛇的頭？」段譽此刻只求速死，說道：「甚麼都好，快給我吃。」木婉清取出一柄小刀，往身前一條毒蛇的頸中割下去。

木婉清這一刀斬下去，那蛇竟是動也不動，聽由宰割。她一刀便割下了那毒蛇三角形的頭來，送到段譽口邊，道：「你吞了下去罷！」段譽閉了眼睛，連吞了三個蛇頭。木婉清選的這三條蛇，都是花紋斑斕，劇毒無比。段譽片刻之間，只覺腹中劇痛加甚，再也無法抵受，在地下打了幾個滾，氣息奄奄，動彈不得。木婉清大驚，一搭他的脈搏，只覺跳得越來越是微弱，知道自己弄巧成拙，加速的害了丈夫性命。她珠淚滾滾而下，抱住他的頭頸，說道：「郎君，我一定要隨你同去。」段譽搖搖頭，已說不出話來。木婉清手起刀落，唰唰唰接連三下，又割了三個毒蛇的蛇頭下來，待要吞食，自己口唇太小，放不進嘴中，心想：「毒蛇之毒，全在口中毒液。」於是湊著蛇嘴，吮吸毒液，只吸得一條，便已頭暈眼花，昏了過去。

段譽見木婉清居然為自己殉情身亡，霎時之間百感交集，萬想不到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對自己竟是一往情深若斯，奮著力氣，將她抱在懷中，但覺腹中又是一陣劇痛，也即昏暈，人事不知。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段譽知覺漸復，慢慢睜開眼來，只覺陽光刺眼，復又閉攏，但覺懷中抱著一個溫軟的身體。他凝一凝神，再睜眼低頭看時，只見木婉清一張蒼白的俏臉，兀自靠在自己胸前。他心想：「我二人到了陰世，居然仍在一起，可見幽冥之說，倒非虛假。」卻聽得有人在遠處說道：「既是長蟲阻路，咱們便用暗器。」另一人喝道：「神君命咱們生擒活捉，你若傷了他，不怕神君怪責麼？」段譽抬頭向語聲來處瞧去，只見四個黃衣漢子站在崖邊，手中各執樹枝，向自己指指點點，對遍地毒蛇極是害怕，不敢走近。段譽游目四顧，只是群蛇圍繞，蠕蠕而動，滿山陽光燦爛，宛然便是自己死去時的情景，他心念一動：「莫非我竟沒有死？」只覺懷中木婉清的身子溫暖柔軟、吹氣如蘭，幽香撲鼻，竟也是好端端地。

段譽大喜之下，叫道：「我沒死，我沒死！」那四個黃衣漢子已等了良久，一直礙於群蛇阻隔，不敢近前，突然聽他出聲呼叫，倒是嚇了一跳。木婉清嚶嚀一聲，睜開眼來，低聲道：「郎君，咱們到了陰世麼？」段譽道：「不是，不是，你沒有死，我也沒死，這不是妙得緊麼？」一名黃裝漢子喝道：「眼下沒死，待會再死也不遲，岳神君叫你去，快過來罷！」段譽死裏逃生，心中歡悅無限，那去理睬這些不相干之人的說話？又向木婉清道：「咱們居然沒死，實是奇哉怪也了。我肚子也不痛啦，你這以毒攻毒的法兒，當真靈驗。你的傷好了沒有？」木婉清身子微一挪動，只覺背上傷處又痛了起來，她心中也是大喜若狂，笑道：「我不是中毒，蛇毒可不能治療外傷。這蛇毒竟是害不死咱二人，想來咱夫妻兩人，比毒蛇還毒得厲害。」原來一般蛇毒若是碰到傷口，進入血中，當即傷人性命，但若吃入肚中，只須口舌腸胃並無傷處，那便無害，是以若被毒蛇咬傷，用口吮吸毒液吐出，不致因此中毒。段譽和木婉清二人均是見識不多，不知其中道理，而段譽所服的斷腸散劇毒，當真是以毒攻毒，被這三枚蛇頭治好了。只是兩人已昏睡了一夜，此刻已是第二日早晨了。

一名身材最高的黃衣漢子大聲喝道：「喂，兩個小子，快快過來。」木婉清從段譽懷中站了起來，臉上笑容未失，突然伸手向地，抓在一條毒蛇七寸之中，向著那漢子擲了過去。那漢子吃了一驚，急忙避開，不料木婉清連抓連擲，一條條毒蛇便如連珠箭價飛到。四條漢子驚恐叫罵，一面閃避，一面揮動手中樹枝拍打。

# 第十一回 三善四惡

那些毒蛇一脫「莽牯朱蛤」的克制，登時活躍異常，兩條蛇尾一捲，都已纏上拍打過來的樹枝，跟著竄前咬嚙。一名黃衣漢子臉上當即被毒蛇咬住不放。木婉清手不停揮，雖然臂上無勁，擲出去的準頭卻是不差分毫，只聽得那身材最高的漢子大叫一聲，一腳踏空，向崖下直摔下去。另一名漢子吃了一驚，又被毒蛇咬中了頭頸。這條蛇稟性奇毒，咬中的又是頸中大血管上，那漢子立時斃命。餘下一人身形矮小，竄上躍低，極是靈便，木婉清數十條毒蛇擲將過去，都被他一一避開，但那些蛇兒落在地下，紛紛往他腿上纏去。那人當真了得，居然上閃飛擊，下避地攻，只是情勢越來越是危急。段譽叫道：「你快爬下崖去，那就饒你一命。」

木婉清叱道：「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四條飛蛇同時擲出，眼見那人為了躲開地下毒蛇的襲擊，腳下接連兩個踉蹌，這四條蛇擲將過去，萬萬躲避不開，突然間一陣勁風捲到，他身前的數十條蛇兒同時被這股勁風盪開，只見一道黃影從崖下撲將上來，一掌將那漢子送到群蛇盪開後留出來的空地之上。一人哇哇哇的冷笑三聲，站在當地，正是南海鱷神。

那黃衣漢子在半空中一個迴旋，輕飄飄的落下地來，一見南海鱷神到了，嚇得魂不附體，只叫得一聲：「神君！」雙膝發軟，待要跪倒求饒，卻是嚇得太過厲害，連跪也跪不成了，全身軟癱，縮成一團。段譽和木婉清見南海鱷神忽又回來，不禁臉上同時變色。南海鱷神道：「我叫你擒這姓段的小子，怎地久去不歸？你是想叛我麼？」那人牙齒上下相擊，說道：「小人──小人不──不──」這底下那個「敢」字，竟是始終說不出口。南海鱷神身形微擺，也不見他如何上前，已伸左手將那人胸口抓住，提了起來，嘿嘿獰笑，右手一把按住他的天靈蓋，手掌一緊，抓住他的頭髮，忽然間用勁扭了兩下，噗的一聲，竟是硬生生將他的腦袋扭得身首異處。那漢子頸腔中鮮血直噴，南海鱷神卻不閃避，躺鮮血噴得自己衣衫上血污淋漓。他似是十分得意，向首級罵了一聲：「狗頭！」雙手向後一擲，那兩截屍體都擲到了崖下。

他又是一掌推出，掌風盪開地下蛇群，大踏步走將過來，木婉清拉著段譽待要閃避，卻那裏來得及？南海鱷神左手向前一探，那條手臂竟似徒然間長了一截，抓住木蜿清後心衣領，已將她提在半空，段譽只道他又將木婉清的首級擰下，大叫：「不可，不可，你殺我好了！」南海鱷神對遍地蛇群也是頗為顧忌，右掌凌空一擊，泥沙飛揚，已擊死了七八條蛇兒，提著木婉清反身一跳，已到了崖邊，左足高高翹起，右足使個「金雞獨立」之勢，在那千仞壁立的高崖後一晃一晃，便似和木婉清一齊摔將下去。段譽不知他是在賣弄武功，生怕傷了木婉清性命，叫道：「小心，小心摔將下去！」

木婉清身子被南海鱷神抓住，半點掙扎不得，眼見段譽身在蛇群之中，群蛇蠢蠢欲動，忙將手中玉盒向他擲去，叫道：「接住了！」段譽雙手一捧，居然將玉盒抓在手中。這「莽牯朱蛤」一到他身邊，氣息有異，群蛇又伏地。段譽求道：「前輩，你──你將她放下罷。」南山鱷神獰笑道：「小子！你很像我，我非收你做徒兒不可，只是咱們南海派只有徒兒苦苦哀求師父收錄，從沒師父來求徒兒的。我在那邊山頭上等你──」說著向遠外最高一個積雪的山峰上一指，又道：「你須求我收錄，我便饒了你老婆的性命，否則的話，哼哼！契哩格拉，刻！」雙手作個扭斷木婉清頭頸的手勢，突然一個轉身，向下一躍，右掌貼住山壁，帶著木婉清便溜了下去。

木婉清被南海鱷神抓住了背心，迅速無比的向下溜去，只見他一隻手掌貼住崖壁，每當下溜之勢過快，兩人的身子便會在空中微微一頓，想是他的掌力阻住下溜。此時木婉清別說無力反抗，縱是有力，也絕不敢身在半空而任意掙扎。到得後來，木婉清索性閉上了眼，過了好一會兒，身子突然向上一彈，已然著地。南海鱷神絲毫沒有耽擱，著地即行。他是中等個子，而木婉清在女子之中算是長挑身材，兩人若是並肩而立，原是差不多齊頭，可是南海鱷神抬臂將她提起，如舉嬰兒，竟是絲毫不費力氣。

他在亂石嶙峋、水氣濛濛的谷底一縱一躍的向前，片刻間便已穿過谷底，到了山谷彼端。這一邊的山坡較斜，上去便容易得多。南海鱷神踏著一條山澗上，水花四濺。木婉清尋思：「我袖裏還有百枝毒箭，此時若施暗算，或能跟他同歸於盡。但昨日我幾枝箭明明是射中了他胸膛小腹，卻一一都彈了出來。不知他真全身刀槍不入，還是衣內披著寶甲。」伸手輕輕在他背上一按，只覺衣內軟軟的並無鐵甲，可是比之常人肌膚，卻又堅硬得多，心道：「看來這人天賦異相，武功又是怪異之極。我若是輕舉妄動，惹起他的狂性，那便不堪設想。」只聽南海鱷神道：「嘿嘿，你想刺我一刀，射我一箭，是不是？我是殺不死、打不傷的。你是我徒兒的老婆，暫且不來難為於你。他若不來拜我為師，嘿嘿，那時他不是我徒兒，你也不是我徒兒的老婆了。南海鱷神見了美貌的娘兒們，向來先姦後殺，那是絕不客氣的。」

木婉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顫，說道：「我丈夫半點不會武功，在那高崖頂上，如何下來？他念我心切，勢必捨命前來拜你為師，一個失足，便跌得粉身碎骨，那時你便沒徒兒了。這等上佳的良才美質，你又在那裏找去？」南海鱷神立時住足，說道：「此言不錯。我沒想到這小子不會下山。」突然間反嘯一聲，東邊山上，立時有人長聲應和，南海鱷神說道：「到那邊高崖頂上背那小子來見我，不可傷他性命。」那邊山上之人又是長聲應和。木婉清心下駭然：「這南海鱷神隨口說話，聲音便送過幾個山頭，這等功力，連我師父也是有所不及。那邊山上的狐群狗黨，除了大聲叫嚷之外，話聲便傳送不遠了。」

南海鱷神一吩咐完畢，提著木婉清又走。木婉清心下略慰，情知在段譽到來之前，自己當無危險，只是這位郎君性子執拗無比，若是逼他拜南海鱷神這等兇殘淫惡之人為師，只怕寧死不屈，又想：「他對我似乎只有俠義心腸，卻無夫妻情意，未必肯為了我甘心作此惡人的門徒，唉，好歹我總還能見他一面，只要他平安無恙，不從崖上摔下來那便好了。」想到此處，不由得暗暗心驚：「何以我對他關注如斯，傾心如許？木婉清啊木婉清，你一生從來不是這個樣子！」

她心頭思潮起伏，南海鱷神已提著她上了山峰。這人中氣也當真充沛悠長，上山後也不休息，足不停步的便即下山，接連翻過四個山頭，這才到了那四周群山中的最高峰上。南海鱷神放下木婉清，拉開褲子，就地小便起來。本婉清心想此人粗鄙無禮之極，真如牛馬畜生無異，急忙轉身走開，取出面幕，罩在臉上，心想自己容貌嬌美，若是給他多瞧上幾眼，只怕他獸性大發，甚麼師父門徒，全都不顧了。

南海鱷神拉好褲子，說道：「你罩住臉孔，那很好。待會有幾個惡人到來，都是極橫蠻的兇徒，若是見到你如此美貌，那就大大的不妥。」木婉清冷冷的道：「我是你高足之妻，別人膽敢對我無禮麼？」南海鱷神搖頭皺眉說道：「這幾個狗賊太兇，太橫！」

木婉清微笑道：「天下還有惡得過你，橫得過你的麼？」南海鱷神一拍大腿，氣淘淘的道：「天下四惡之中，老子排名第三。不公道，不公道！老子總須爭他個第一。」木婉清尋思：「『三善四惡』之名，我確是聽師父說起過的。那日我殺孫霞客之先，曾詳細盤問過他師父的形貌行為，知道厲嘯一起，南海鱷神跟著便至，卻不知他排名第三。世上居然尚有惡過他的人，當真是匪夷所思了。」便問：「排行第一和第二的是誰？」南海鱷神圓睜豆眼，喝道：「你問來幹麼？存心羞辱於我麼？你若嫌我不夠惡，老子這便先宰了你，說不定就先掙個第二，也未可知。」說著手起一掌，擊在身旁一株松樹之上。喀喇一聲，那樹登時斷為兩截，上半截連枝帶葉，嘩啦啦的掉將下來。這松樹雖不甚巨，樹身也有茶碗口粗細，居然被他一掌擊斷，木婉清暗暗咋舌，心想，「天下第一惡人的名頭，便算掙到，又有甚麼光采？但這人想到『第三』兩字，竟當作是奇恥大辱，我還是不去揭他這個瘡疤，以免眼前吃虧。」當下更不言語，倚在岩上閉目養神。

南海鱷神道：「你怎麼不說話？心中在瞧我不起，是不是？」木婉清搖頭道：「我想『天下第一惡人』這名頭，該當屬你才合道理。別人縱然兇橫野蠻猶勝於你，但武功定是不及你了。」南海鱷神「呸」的一聲，憤憤的道：「咱們須得好好再比上一比，將這排名改上一改。」木婉清心下琢磨：「看來這四個惡人已經比試過了，分了高下，再定名次。此事我不能跟他多談。」說道：「岳老前輩，你大名叫作甚麼啊？日後我丈夫做了你門徒，我須得知道你名字才是。」南海鱷神道：「我叫岳──岳──他奶奶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給取的，名字不好聽，我爸爸沒做一件好事，簡直是狗屁王八蛋！」木婉清險險噗哧一笑，笑了出來，心道：「你爸爸是狗屁王八蛋，你自己是甚麼？這種人連自己父親也罵，真是枉稱為人了。」

只見他向東走幾步，又向西走幾步，沒片刻安靜，木婉清只瞧得心煩意亂，雖是閉上了眼，但腳步聲仍是響個不停，說道：「岳老前輩，你不累麼？幹麼不坐下來歇歇？」南海鱷神喝道：「不許你多管我閒事！老子就是不愛坐。」木婉清只好不去理他，心中又想起了段譽：「不知他是否已平安下山？倘若毒蛇阻路，那人不知是否能驅開蛇群？」懸念間，突然間半空中飄來有如游絲般的輕輕哭聲，聲音極是凄婉，隱隱約約似乎是一個女子在哭叫：「我的兒啊，我的兒啊！」木婉清只聽得兩聲，便覺心旌搖搖，似乎神不守舍。南海惡神「呸」的一聲，在地下吐了口痰，說道：「哭喪的來啦！」跟著提高聲音，叫道：「哭甚麼喪？老子在這兒等得久了。」那聲音仍是若有若無的叫道：「我的兒啊，為娘的想得你好苦啊。」木婉清只聽得心煩意亂，問道：「這是第四惡麼？」

南海鱷神怒道：「這婆娘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她這『惡』字排在第二，總有一日，我這兇神惡煞的外號要跟她對掉一下。」木婉清恍然大悟：「原來外號中的『惡』字排在第二，便是天下第二惡人。」問道：「那麼第一惡人的外號叫甚麼？第四的又叫甚麼？」南海鱷神道：「你少問幾句成不成？我不知道。」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幽幽說道：「咱們老四叫『窮兇極惡』，老大叫『惡貫滿盈』。」木婉清沒料得這葉二娘說到便到，悄沒聲的已欺上來，不由得吃了一驚，忙轉頭往她看去。只見她身披一襲淡青色的長袍，滿頭長髮，約莫四十來歲年紀，相貌本是頗為娟秀，但兩邊面頰上各有三條殷紅血痕，自眼底直劃到下頰，似乎剛被人用手爪抓破一般。她手中抱著一個兩歲大的男孩，粉裝玉琢，甚是可愛。

木婉清本想這「無惡不作」葉二娘既是排名在「兇神惡煞」南海鱷神之上，定必是個猙獰可怖之極的人物，那知一見之下，居然還頗有幾分姿色，不由得又向她瞧了幾眼，葉二娘向她嫣然一笑，木婉清全身一顫，只覺她這笑容之中，隱藏著無窮愁苦，無限傷心，自己忍不住便要流淚，急忙轉過了頭不敢再去看她。

南海鱷神道：「三妹，大哥四弟他們怎麼還不來？」葉二娘幽幽的道：「你明明是老三，一心一意要爬過我的頭去。你再叫一聲三妹，做姊姊可不跟你客氣了。」南海鱷神怒道：「不客氣便不客氣，你是不是想打上一架？」葉二娘道：「你要打架，總有日子，還怕少了你的麼？木婉清，你說是不是？」木婉清被她一叫到自己名字，全身又是一顫，迷迷糊糊的似也神不守舍。她一驚之下，登時省悟，原來這葉二娘在使一種邪門的「攝魂大法」。她曾聽師父說過，這種邪術最是厲害不過，只要與她目光相對，甚至只聽到她的呼喚之聲，只要定力稍有不足，便會身不由主的聽使術之人差遣號令，他叫你向東便東，向西便西，成為他的奴僕，當下抱神守一，暗運內力，一面拉低面幕，連眼睛也蒙上了。

葉二娘笑道：「木婉清，近年來你惡名播於天下，跟咱們一起結拜，做我的五妹，那可也不差啊。三弟，你說好不好？」南海鱷神大聲道：「不好！」葉二娘溫溫柔柔的問道：「幹麼不好啊？」南海鱷神道：「她是我徒兒的老婆，怎能再做我五妹？我有了你一個三妹，已經夠了！」他突然提高聲音，喝道：「滾過來！那姓段的小子呢，怎麼不帶他來？」一人在十數丈外結結巴巴的道：「小──小人上得那邊山崖，不──不見有人。到處──到處都找不到。」木婉清大吃一驚：「難道他──他竟然摔死了。」只聽南海鱷神喝道：「是不是你去得遲了，那小子沒福，在山谷中摔死了？」那人不敢走近，仍是結結巴巴的道：「小子在山──山谷中仔細尋過，沒見到他屍首，也不見甚麼血跡。」南海鱷神喝道：「他還會飛上天去了不成？你膽敢騙我？」那人身前突然發出砰砰砰之聲，原來是在跪下大力磕頭，哀求饒命。只聽得呼的一聲響，一件重物飛了過去，噗的一響，那人再無聲息了。木婉清聽聲猜測，知道南海鱷神扔了一塊大石過去，將他砸死。

木婉清自己本身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人物，這人找不著段譽，她心中已是恨極在他誤事，南海鱷神縱不取他性命，她也不能饒他。霎時之間心思如潮：「他不在崖上，山谷中又無屍首，卻到那裏去了呢？難道是被大毒蛇吞了？不會，不會，他有『莽牯朱蛤』在手，萬蛇不侵。定是摔在隱僻之處，那人找尋不到，又或是那人明明見到屍首，卻不敢直說？」想來想去，總是段譽十九已然死去。她與段譽分手之際，早已拿定了主意，段譽若死，她也絕不能活，何況自己落在南海鱷神手中，倘若不死，不知要受盡多少折磨荼毒。但不見段譽的屍首，總還存有一線生機，卻也不肯就此糊裏糊塗的死去。

正自心亂意煩，忽聽得葉二娘抱著的那個小兒哭叫起來：「媽媽，媽媽，我要媽媽！」葉二娘哄道：「乖孩子，我是你媽媽啊。」那小兒越哭越響，叫道：「我要媽媽，我要媽媽，你不是我媽媽。」葉二娘輕輕搖晃他的身子，唱起歌兒來：「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那小兒竟不受哄。南海鱷神不停的走來走去，他因段譽失蹤，甚是煩躁，喝道：「你哄甚麼？要吸他血，及早吸了罷。」葉二娘不停口的唱歌：「──糖一包，果一包，吃了還要留一包。」木婉清只聽得毛骨悚然，越想越怕。

她初時見這個號稱天下第二惡人的葉二娘，手中竟是抱著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兒，本已甚感奇異，聽南海鱷神之言，葉二娘竟是要吸這小兒之血，不由得又是憤怒，又是害怕，心想：「如何救這小兒一救才好。」但隨即轉念：「段郎生死未知，我自己也是性命難保，卻去關懷別人，豈非好沒來由？」可是聽著葉二娘萬分慈愛的哄那小兒，越聽越是噁心難受。南海鱷神怒道：「你每天要害一嬰兒，卻這般裝腔作勢，真是無恥之人。」葉二娘柔聲道：「你別大聲吆喝，嚇驚了我的乖孩兒。」南海鱷神猛地伸手，一把向那小兒抓去，想抓過來摔死了，免得他啼哭不休，亂人心意。那知他出手極快，葉二娘卻比他更快，身如鬼魅般一轉，南海鱷神這一抓便落了空。葉二娘嗲聲嗲氣的說道：「啊呦，三弟，你平白無端的欺侮我孩兒作甚？」南海鱷神喝道：「我要摔死他。」葉二娘柔聲哄那小兒道：「心肝寶貝，乖孩兒，媽媽疼你惜你，別怕這個醜八怪叔叔，他想害死你，可是他鬥不過你媽。」

兩人動手鬥口，全教木婉清聽在耳裏，她心想：「葉二娘確應提名在南海鱷神之上，這南海鱷神一輩子也別想爬過她的頭去。」

南海鱷神一抓不中，似乎也知再動手也是無用，口中喃喃咒罵：「老大、老四這兩個龜兒子到這時候還不來，我可不耐煩再等。」葉二娘道：「三弟，你知不知道老四昨兒在道上遇到了對頭，可吃了點虧。」南海鱷神奇道：「甚麼？老四遇上了對頭，是誰？」葉二娘道：「這小丫頭神色不正，你先宰了她，我再說給你聽。」南海鱷神躊躇道：「她是我徒兒的老婆，我宰了她，我徒兒就不肯拜師了。」葉二娘笑道：「那麼我來動手罷，叫你徒兒來找我便是。她這對眼睛生得太美，叫人見了好生羨慕，恨不得我也生上這麼一對，我先挖出她的眼珠子。」木婉清背上冷汗淋漓，卻聽南海鱷神道：「不成！我點了她昏睡穴，讓她睡這他媽的一天兩晚。」更不得葉二娘答話，伸指在木婉清腰頭和臂下連點兩指。木婉清只感頭腦一陣昏眩，登時不省人事。

昏迷中不知時日之過，待得神智漸復，只覺身上極是寒冷，耳中聽到一陣桀桀笑聲，這笑聲雖說是笑，其中卻無半分笑意，很像是一把利刀在鋼板上來回刮動，一種金屬磨擦之聲，令人牙根也覺酸軟。木婉清甚是機靈，知道只要自己一動，對方立時發覺，說不定又有甚麼暴虐的手段對付自己，雖感四肢麻木異常，卻不敢運氣活血，只聽南海鱷神道：「老四，你不用胡吹啦，三妹說你吃了人家的虧，你還賴甚麼？到底有幾個敵人圍攻你？」那個聲如金屬相擦的人說道：「二姊知道甚麼？一共七個敵人圍攻我，個個都是一流高手，我本領再強，也不能將這七個人一古腦兒殺得精光啊。」木婉清心道：「原來老四『窮兇極惡』也到了。」她很想瞧瞧這「窮兇極惡」到底是怎麼樣一號的人物，卻那敢抬手揭動面幕？

只聽葉二娘道：「老四就愛吹牛，對方明明只有兩人，另外從那裏鑽出五個高手來？天下高手真有這麼多？」老四怒道：「你怎麼又知道了，你是親眼瞧見的麼？」葉二娘輕輕一笑，道：「若不是我親眼得見，我自然不會知道。那兩個人一個使一根釣魚桿兒，另一個使一把鐵斧，是也不是？嘻嘻，你捏造出來的那五個人，可又使甚麼兵刃？」老四騰地站起，大聲說道：「當時你既在旁，怎地不助我一臂之力？你要我死在人家手裏，你才開心，是不是？」葉二娘仍是好整以暇的笑道：「『窮兇極惡』，雲中一鶴，誰不知你輕功當世無雙？鬥不過人家，難道還跑不過人家麼？」

原來這老四「窮兇極惡」姓雲，名叫中鶴，他聽了葉二娘的話，更是惱怒了，聲音越提越高，說道：「我老四折在人家手裏，你又有甚麼光彩？咱們『四惡』這次聚會，所為何來？不是去找大理皇府的晦氣麼？這才叫做出師不利呢！」葉二娘輕輕一笑，道：「四弟，我從來沒見過如此佳妙的輕功，雲中一鶴，當真是名不虛傳。逝如輕煙，鴻飛冥冥，那兩個傢伙望塵莫及。」南海鱷神插口道：「老四，跟你為難的到底是誰？是皇府中的狗腿子麼？」雲中鶴怒道：「九成是皇府中的人。我不信大理境內，此外還有甚麼了不起的能人。」葉二娘道：「你們老說甚麼大鬧皇府，定是不費吹灰之力，這會兒可信了我罷。」雲中鶴忽道：「二姊，老大到這時候還不到，約會的日期已過了三天，他從來不是這樣子的，莫非──莫非──」葉二娘道：「莫非也出了甚麼岔子？」南海鱷神怒道：「呸！老大是何等樣的人物，難道他跟你一樣，打不過人家就跑？」葉二娘道：「打不過就跑，這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我是擔心他真的受到七人、八人圍攻，縱然力屈，也不服輸，當真應了他的外號，來個『惡貫滿盈』。」南海鱷神連吐口水，說道：「呸！呸！呸！老大橫行天下，怕過誰來？他在中原稱王稱霸十餘年，豈能來到這小小的大理國，反而失手？他媽的，肚子又餓了！」他拿起地下的一條牛腿，在身旁的一堆火上烤了起來，過不多時，香氣漸漸透出。

木婉清心想：「聽他們言語，我在這山峰上已昏睡了三天。段郎不知有何訊息？」她已四日不食，腹中饑餓已極，聞到燒烤牛肉的香氣，肚中不自禁的發出咕咕之聲。葉二娘笑道：「小妹妹，你肚子餓了，是不是？你早已醒啦，何必裝腔作勢的睡著不動？你想不想瞧瞧咱們這『窮兇極惡』雲老四？」南海鱷神知道雲中鶴好色如命，一見木婉清的姿容，便是性命不要，也圖染指，不像自己是興之所至，這才強姦殺人，忙撕了一大塊半生不熱的牛腿，擲到木婉清身前，喝道：「你到那邊去吃，去的遠遠的，別偷聽咱們說話。」木婉清放粗了喉嚨，將聲音逼得十分難聽，問道：「我丈夫來過了麼？」

南海鱷神怒道：「他媽的，我親自到那邊山崖和深谷中尋過，絲毫不見這小子的蹤跡。這小子定是沒死，不知給誰救去了，我在這兒已等了三天，再等他四天，七天之內這小子若是不來，哼哼，我將你烤來吃了。」木婉清芳心大慰，尋思：「這南海鱷神非是等閒之輩，他既去尋過，認定段郎未死，定然不錯。唉，可不知他是否會將我掛在心上，到這兒來救我？」當即撿起地下的牛腿，慢慢走向山岩之後。她久餓之餘，更覺疲乏，只是一動不動的靜臥了三天，背上的傷口卻已癒合。只聽葉二娘問道：「那小子到底有甚麼好？令你這等愛才？」南海鱷神哈哈笑道：「這小子真像我，學我南海一派武功，多半能青出於藍。嘿嘿，天下四惡之中，我岳老──岳老二雖爭不到首位，說到門徒傳人，那是我的徒弟第一無人可比。」木婉清漸走漸遠，聽得南海鱷神大吹段譽資質之佳，世間少有，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愁苦，又有幾分好笑：「段郎書獃子一個，會甚麼武功？除了膽子大之外，甚麼也不會。南海鱷神收了這樣一個寶貝徒兒，南海派非倒楣不可。」她在一塊大岩下找了一個隱僻之處，坐下來撕著牛腿便吃，雖是餓得厲害，但這三四斤重的一大塊牛腿肉，只吃了小半斤，也便飽了。她暗自尋思：「等到第七天上，段郎若真負心薄倖，不來尋我，我便得設法逃命。」想到此處，心中一酸：「我便是逃得性命，還做甚麼人？」

如此心神不定，一恍又是數日。渡日如年的滋味，木婉清在幾日中當真是嘗得遍了。她日日夜夜，只盼山下傳上來一點聲音，縱使不是真的段譽到來，也勝於這般苦挨茫茫白日、漫漫長夜。每過一個時辰，她心中的凄苦便增一分，心頭翻來覆去的只是想：「他若真是有心來尋我，第一天、第二天中也必定來了，直到今日再不來，絕無更來之理。他雖不會武功，卻是俠義心腸，一團正氣，無論如何也不肯拜這南海鱷神為師。然而，他對我真是沒一絲一毫情義麼？」

最初一兩日中，她心中總還存著幾分期待，但越等越苦，師父所說「天下男子無不負心薄倖」之言，在耳邊響個不住，自己雖說「段郎未必如此」，卻也已知只不過自己欺騙自己而已。總算這幾日中，南海鱷神、雲中鶴、和葉二娘並沒向她聒噪。那三人等候「惡貫滿盈」這「天下第一惡人」到來，心情之焦急，雖然不及上她，可也是有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萬分煩躁。木婉清和三人相隔雖遠，但三人大聲爭吵的聲音，時時隱約傳來。到得第六天晚間，木婉清心想：「明日是最後一天，這負心漢決計是不來的了。今晚乘著天黑，我須得悄悄逃走才是。否則一到天明，那就再也難以脫身。別說這『雲中一鶴』號稱輕功天下第一，就是南海鱷神自己，他只須決意追我，我定是無法脫出他的手掌。」她站起身來，活動了一下身子，將養了六日六晚之後，雖是精神委頓，傷處卻是好了七八成，尋思：「最好是待他們三人吵得不可開交之時，我偷偷逃出數百丈，找個山洞甚麼的躲了起來。這三人定是往遠處追我，說不定會追出數十里外，絕不會想到我仍是在此峰上。待三人一追遠，我再逃走。」不料她一切設想得甚是用到，幾次三番拔足欲行，心中總是牽掛著段譽：「說不定這負心漢明天真的來找我呢？明天若是不能和他相見，只怕此後永無再見之日。他決意來和我同生共死，我卻一走了之，要是他不肯拜師，因而被南海鱷神殺死，那不是我對他不起麼？」她思前想後，柔腸百轉，直到東方發白，仍是下不了決心。

天色一明，反正她決斷不了這個難題，反正要逃是逃不走的了，「這負心郎來也罷，不來也罷，我木婉清在這裏等死便是。」正想到凄苦處，忽聽得啪的一聲，數十丈外的草叢中從空落下一物。木婉清心中一動：「那是甚麼？」當即伏下，聽草叢中再無聲響發出，於是悄悄爬將過去，要瞧個究竟。待得爬到草叢邊上，鼻中已聞到一股血腥之氣，她撥開長草，向前一看，不由得全身汗毛直豎。只見草叢中丟著六個嬰兒的屍身，有的仰天，有的側臥，日前所見葉二娘手中所抱的男嬰也在其內。

木婉清獃了半晌，走近那男嬰一看，只見他頸邊兩排牙印，咬了一個小洞，正在頸邊的血管之上，想起南海鱷神的言語，登時了然於胸：「這『無惡不作』葉二娘，果真每天要吮吸一個嬰兒的鮮血。她在峰上六天，已殺了六個嬰兒。」瞧那六個嬰屍，除了第一個身上衣著頗為光鮮，其餘五人都是穿的農家粗布衣衫，想必她便是在無量山中的農家盜來。六個嬰屍中有一個身上猶有暖氣，但皮肉乾枯，血已吸盡，那便是葉二娘適才投擲過來的了，木婉清殺人雖多，但所殺者無一不是先向她侵犯尋釁的江湖豪客，這等殘害嬰兒的行為，教她親眼得見，又怒又驚，不由得全身發抖。

忽然間眼前青影一閃，一個人影捷如飛鳥般向山下馳去，但見這人影一起一落，形如鬼魅，正是「無惡不作」葉二娘。木婉清見了這等飛行神速的輕功，縱是師父到來，也是遠遠不及，突然間雙腿一軟，坐倒在地，霎時間百感叢生，千愁並至。

# 第十二回 望穿秋水

木婉清獃了一陣，將六具童屍並排放在一起，捧些石子泥沙，掩蓋在屍首之上。正掩埋間，突覺背後微有一陣涼氣，她應變也是奇速，左足一點，已向前竄出。只聽一陣金屬相擦般的笑聲自身後發出，一人笑道：「小姑娘，你丈夫撇下你不要了，不如跟了我罷。」正是「窮兇極惡」雲中鶴。他人隨聲到，手爪將要搭到木婉清肩膀，啪的一聲，斜刺裏一掌拍到，架開了他這一掌，卻是南海鱷神。他哇哇怒吼，喝道：「老四，我南海派門下，不容你染指。」雲中鶴一抓不中，幾個起落，已避在十餘丈外，笑道：「你徒兒收不成，她便不是南海派門下。」

木婉清見這雲中鶴身材極高，卻又極瘦，便似是根竹桿，一張臉也是長得嚇人，笑起來時，一根血紅的舌頭一伸一縮，卻宛然便是一條蟒蛇。祇聽南海鱷神喝道：「你怎知我徒兒不來？是你害死了他，是不是？是了，定是你瞧我徒兒資質太好，將他收了起來，逼著要據為己有。你壞我大事，先捏死了你再說。」這人也真是橫蠻到了極處，不問雲中鶴是否真的暗中作了手腳，便向他撲將過去。雲中鶴叫道：「你徒兒是方是圓，是尖是扁，我從來沒見過，怎說是我收了起來？」他一面說話，一面迅捷之極的連避南海鱷神兩下閃電似的撲擊。南海鱷神罵道：「放屁！誰信你的話？你定是打架輸了，一口冤氣出在我徒兒身上。」雲中鶴道：「你徒兒是男的還是女的？」南海鱷神道：「自然是男的，我收女徒弟幹麼？」雲中鶴道：「照啊！我雲中鶴只搶女人，從來不要男人，難道你不知道麼？」

南海鱷神本已撲在空中，聽他這句話，覺得有理，猛得使個「千斤墜」，從半空中直摔下來，右足落在一塊岩石之上，喝道：「那麼我徒兒那裏去了，為甚麼到這時候還不來拜師？」雲中鶴笑道：「嘿嘿，你南海派的事，我管得著麼？」南海鱷神苦候段譽，七日來已是焦躁萬分，一腔怒火無處發洩，喝道：「你敢譏笑於我？」木婉清心想：「若能挑撥這兩個惡人鬥個兩敗俱傷，實有莫大的好處。」當即大聲說道：「不錯，段郎定是給這雲中鶴害了，否則他在那高崖之上，如何能夠下來？這雲中鶴輕功了得，定是竄到崖上，將段郎攜到隱僻之處殺了，以免南海派中出一個厲害人物。」南海鱷神伸手拍拍自己的腦門，大聲道：「你瞧，我徒弟的媳婦兒也這麼說，難道還會冤枉你麼？」木婉清哭道：「師父，我丈夫言道，他能拜到你這般了不起的師父，真是三生有幸，一定要用心習藝，以光大南海派的門楣，使你南海鱷神的名頭，更加威震天下。讓甚麼『惡貫滿盈』、『無惡不作』，都瞧著你老人家眼巴巴的喝醋。那知道雲中鶴起了毒心，害死了你的好徒兒，從此你老人家再也找不到這般像你的人。」她說一句，南海鱷神拍一下頭。木婉清又道：「我丈夫的後腦骨長得跟你一模一樣，天資又跟你一模一樣的聰明，像這樣十全十美的南海派傳人，世間再也沒第二個了。這雲中鶴偏偏跟你為難，你還不替你的乖徒兒報仇？」

南海鱷神聽到這裏，目中兇光大盛，呼的一聲，向雲中鶴撲了過去。雲中鶴自知武功較他稍遜，又不如他這般笨拙易欺，明知他是受了木婉清的挑撥，一時也說不明白，不願跟他真個動手，見他撲到，拔足便逃。南海鱷神雙足在地下一點，又撲了過去。木婉清叫道：「他逃走了，那便是心虛。若不是他殺了你徒兒，何必逃走？」南海鱷神吼道：「還我徒兒的命來！」兩人一追一逃，轉眼間便繞到了山後。木婉清暗暗歡喜，片刻之間，只聽得南海鱷神的吼聲自遠而近，兩人從山後追逐而來。

雲中鶴的輕功比南海鱷神高明得多，只見他一個竹竿般的瘦長身子在空中搖搖擺擺，東一晃，西一飄，南海鱷神老是與他相差一大截，追趕不上。兩人剛到木婉清眼前，剎那間又已轉到了山後。待得第二次追還過來，雲中鶴猛地一個長身，飄到木婉清身前，伸手便往她肩頭抓去。木婉清大吃一驚，右手一揮，嗤的一聲，一枝毒箭向他射了過去。雲中鶴身在半空，憑空向左挪移半尺，避開了這枝毒箭，也不知他身形如何轉動，竟是長臂抓到了木婉清面門。木婉清急忙閃避，但終是慢了一步，只覺臉上一涼，一張面幕已被他抓在手中。

雲中鶴見到木婉清清麗絕俗的面容，獃了一獃，淫笑道：「妙啊，這娘兒好標緻。只是不夠風騷，尚未十全十美──」說話之間，南海鱷神已然追到，呼的一掌，向他後心拍去。雲中鶴雙足牢牢釘在地下，運氣反擊一掌，砰的一聲大響，兩股掌風相碰，木婉清只覺一陣窒息，氣也透不過來，丈餘方圓之內，塵沙飛揚。雲中鶴借著南海鱷神這一掌之力，向前縱出二丈有餘。南海鱷神吼道：「再吃我三掌。」雲中鶴笑道：「你追我不上，我也打你不過。再鬥一天一晚，也不過是如此。」

兩人追逐已遠，四周塵沙兀自未歇，木婉清心想：「我須得設法攔住這雲中鶴，否則兩人永遠動不上手。」等兩人第三次繞山而來，木婉清縱身而上，右手連揮，嗤嗤嗤響聲不絕，六七枝毒箭向雲中鶴射去，大聲叫道：「還我夫君的命來。」雲中鶴聽著短箭破空之聲，知道厲害，竄高伏低，連連閃避。木婉清挺起長劍，唰唰兩劍，向他刺了過去。雲中鶴知她心意，竟不抵敵，飄身閃避。但這樣一停，南海鱷神雙掌左右拍到，掌風將雲中鶴全身圈住。雲中鶴獰笑道：「老三，我幾次讓你，乃是為了免傷咱『天下四大惡人』的和氣，難道我當真怕了你不成？」伸手在腰間一掏，雙手中各已多了一柄鋼抓。這對鋼抓柄長三尺，抓頭各有一隻人手，手指箕張，指頭發出藍汪汪的閃光，左抓向右，右抓向左，封住了身前，仍是只守不攻之勢。

南海鱷神喜道：「妙極，十年不見，你又練成了一件古怪兵刃，瞧老子的！」解下背上包袱，取了兩件兵刃出來。木婉清情知自己若是加入戰團，徒勞無益，當即向後退開幾步。只見南海鱷神右手所攜，乃是一把短柄長口的奇形剪刀，剪口盡是銀齒，宛然是一隻鱷魚的嘴巴，左手拿著一條鋸齒軟鞭，成鱷魚尾巴之形，若是給這「鱷嘴剪」剪上一口，或是給「鱷尾鞭」鞭上一記，休想保得性命。

雲中鶴斜眼向這兩件古怪兵刃瞧了一眼，右手鋼抓一起，驀地向南海鱷神面門抓了過去。南海鱷神左手的鱷尾鞭翻起，啪的一聲，將鋼抓盪開。雲中鶴出手快極，右手鋼抓尚未縮回，左手鋼抓已然遞出。只聽得喀喇一聲，鱷嘴剪伸將上來，夾住他的鋼抓一絞。這鋼抓是純鋼打就，本是堅牢無比，但那鱷嘴剪的剪口不知是何物鑄成，竟是將五根手指中剪斷了兩根。總算雲中鶴縮手得快，保住了鋼抓上另外的三根手指，但他所練的抓法，十根手指每一根都有作用，少了兩根，威力登時減弱。南海鱷神狂笑聲中，鱷尾鞭疾捲而上。突然間一條青影從二人之間輕飄飄的插入，正是葉二娘到了。她左掌橫掠，貼在鱷尾鞭上，斜斜向外一推，雲中鶴已乘機向外躍開。葉二娘道：「老三、老四，甚麼事動起傢伙來啦？」她一轉眼看到木婉清的容貌，臉色登時變了。她第一是容不得天下有美過她的女子，而木婉清容貌之美，任何人一望而知。

木婉清見她手中又是抱著一個男嬰，約莫三四歲左右，才知她適才下山，原來去尋覓嬰兒，以便吮吸鮮血。

葉二娘這一回到峰頂，顯然南海鱷神和雲中鶴的架是打不成了。木婉清見到她眼中發出異樣光芒，急忙轉過了頭不敢看她，只聽得那嬰兒大聲叫道：「爸爸！爸爸！山山要你，山山要你。」葉二娘柔聲道：「山山乖，爸爸待會兒就來啦。」木婉清想到草叢中那六具童屍的可怖情狀，再聽到她這般慈愛親切，撫慰言語，更是毛骨悚然。

雲中鶴笑道：「二姊，老三新練成的鱷嘴剪和鱷尾鞭，實在了不起啊。適才我跟他練了幾手玩玩，當真是難以抵擋。這十年來你練了甚麼功夫？能敵得過老三這兩件厲害傢伙麼？」他竟是絲毫不提南海鱷神冤枉自己害死了他的門徒，輕描淡寫的幾句言語，想引得葉二娘和南海鱷神動手。葉二娘上峰之時，看到二人的神情全是性命相搏，絕非練武拆招，當下淡淡一笑，說道：「這十年來我勤修內功，兵刃拳腳上都生疏了，定然不是老三和你的對手。」南海鱷神和雲中鶴都是一驚，均想：「她素來以綿軟小巧的勁力見長，內功卻是平平。這十年中她居然勤修武功，難道是遭逢明師，還是得到了甚麼內功秘笈之類的經典麼？」要知武學之中，內功遠較外門功夫為厲害，內功若是修到深湛之境，再猛惡的外功往往也為之所制。

南海鱷神正待說話，忽聽得山腰中一人長聲喝道：「賤妖婦，你搶了我兒子幹麼？快還我兒子來！」聲音甫歇，人已竄到峰上，身法甚是乾淨利落。木婉清一看，只見這人身穿一件古銅色緞袍，手中倒提長劍，卻是「無量劍」的掌門人左子穆，微微一怔，便已恍然：「原來葉二娘在無量山中再也找不到小兒，竟將無量劍掌門人的小兒擄了來。」葉二娘道：「左先生，令郎生得活潑可愛，我抱來玩玩，明天就還給你。你不用著急。」說著在山山的臉頰上親了一親，輕撫他的頭髮。左山山見到父親到來，大聲便叫：「爸爸，爸爸！」左子穆伸出左手，走近幾步，說道：「小兒頑劣不堪，沒甚麼好玩的，請還我罷。」南海鱷神笑道：「這位『無惡不作』葉三娘，就算是皇帝的太子公主到了她手中，那也是決計不還。」左子穆身子一顫，道：「你──你是葉三娘？那麼葉二娘是尊駕何人？」他久聞葉二娘每日要吮吸一名嬰兒的鮮血，只怕這「葉三娘」和葉二娘乃是姊妹妯娌之屬，性格一般，那可糟了。

葉二娘咯咯嬌笑，說道：「你別聽他胡說八道，我便是葉二娘，世上那裏有甚麼葉三娘了。」左子穆一張臉霎時之間全無人色。他一發覺幼兒被擒，便全力追趕而來，途中已覺察她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初時還想這婦人素不相識，與自己無怨無仇，不見得會難為了兒子，一聽到她竟是「天下四惡」中排名第二的葉二娘，幾句話塞在咽喉之中，竟是說不出口來。葉二娘道：「你瞧這孩兒皮光肉滑，養得多壯！血色紅潤，晶瑩透明，畢竟是名門子弟，與尋常農家的孩兒大不相同。」一面說，一面拿起孩子的手掌對著太陽，察看他的血色，口中嘖嘖稱讚，便似常人在菜市中購買雞鴨魚羊，撿精撿肥一般。左子穆見她一副饞涎欲滴的模樣，轉眼便要將自己的親生孩兒吃了，如何不驚怒交迸？明知不敵，也要跟她拼個你死我活，當下長劍一送，使招「有鳳來儀」，劍尖向她喉上直刺過去。

葉二娘淺笑一聲，將山山的身子輕輕移過，左子穆這一劍若是刺將過去，首先便將愛兒刺個透明窟窿。幸好他劍術精湛，招數未老，陡然收勢，劍尖在半空中微微一抖，一個劍花，已換了一招「天馬行空」，斜刺葉二娘右肩。葉二娘仍不閃避，仍是將山山的身子一移，擋在自己身前。

霎時之間，左子穆上下左右連刺了五劍，葉二娘卻是以逸待勞，只是將山山的身子略加移動，將左子穆的劍招都擋了回去。雲中鶴被南海鱷神追得繞山三匝，一口憤氣無處發洩，突然間縱身而上，左手鋼抓疾往左子穆頭頂抓落。左子穆長劍上掠，使一招「萬卉爭艷」，劍光亂顫，牢牢將上盤封住。噹的一聲輕響，兩個兵刃相交，左子穆一招「順水推舟」，正要乘勢將劍鋒向敵人咽喉推去，驀地裏那鋼抓的手指一合，竟將劍刃抓住。原來雲中鶴這對鋼抓上裝有極靈巧的機括，一按彈簧，鋼指便即合攏，隨心所欲，與大人的手指相差無幾。

左子穆是一派宗師，劍法上有極深的造詣，雖然武功未能及得上雲中鶴，但也絕不致這麼兩招便即落敗。他一驚之下，不肯就此撤劍，急運內力相奪，噗的一下，雲中鶴右手的鋼抓已插入他肩頭。總算這柄鋼抓的五根手指已被南海鱷神削去了兩根，左子穆所受創傷稍輕，但也已鮮血迸流，三根鋼指拿住了他的肩骨，牢牢不放。雲中鶴上前補了一腳，將他踢倒，這幾下兔起鶻落，一個名門大派的掌門人，竟無絲毫招架餘地。南海鱷神讚道：「老四，這兩下子不壞，還不算丟臉。」

葉二娘笑吟吟的道：「左大掌門，你見到咱們老大沒有？」左子穆的右肩肩骨被鋼爪抓住，絲毫動彈不得，強忍痛楚，道：「你老大是誰？我沒有見過。」南海鱷神也問：「你見過我徒兒沒有？」左子穆又道：「你徒兒是誰？我沒見過。」南海鱷神怒道：「你既不知我徒兒是誰，怎能說沒有見過？放你媽的狗臭屁！三妹，快將他兒子吃了。」葉二娘道：「我今天早晨已經用過了早餐，左大掌門，你去罷，咱們不要你的性命。」左子穆道：「既是如此。葉──葉二娘，你還我兒子，我去另外給你找三四個小孩兒來。我左子穆永感大德。」葉二娘笑咪咪的道：「那也好！你去找八個孩兒。咱們這裏一共四人，每人抱兩個，夠我八天用的了。老四，你放了他。」雲中鶴鬆了機括，鋼指張開，放脫了左子穆。他咬牙站起身來，向葉二娘深深一揖，伸手去抱孩兒。葉二娘笑道：「你也是江湖上的人物，怎地不明規矩？沒八個孩兒來換，我隨隨便便就將你孩子還你？」

左子穆見兒子被她摟在懷裏，雖是萬分不願，但格於情勢，只得點頭道：「我去挑選八個最肥壯的孩子給你，望你好好待我兒子。」葉二娘不再理他，口中又低聲哼起兒歌來。左子穆道：「山山，乖孩子，爸爸馬上就回來抱你。」山山大聲哭叫，掙扎著要撲到他的懷裏。左子穆戀戀不捨的向兒子瞧了幾眼，左手按著肩頭傷處，轉頭便走。木婉清將這一切情景都瞧在眼裏，心想左子穆定是命門人弟子去劫奪附近農家的嬰兒，前來以八換一，雖說父子情深，無可奈何，終究是太過自私，這麼一來，轉眼間便有八個小兒無辜喪命。她一時不及多想，縱身而出，攔在左子穆身前，喝道：「姓左的，你去搶奪人家兒子，來換自己兒子，羞也不羞？你日後還有臉做一派掌門麼？」左子穆低下頭來道：「姑娘問得是，左子穆再無顏面在武林中現世，從此封劍洗手隱居不出。」木婉清橫劍說道：「我不許你下山。」

突然間數峰外傳來一陣龍吟般的清嘯之聲。南海鱷神和雲中鶴同時喜道：「老大到了！」兩人縱身而起，呼呼相應，一溜煙般向嘯聲來處奔去，片刻間便已隱沒在山岩之後。葉二娘卻是漫不在乎，仍是慢條斯理的逗弄孩兒，向木婉清斜看一眼，笑道：「木姑娘，你倒有三分俠義之心那。」木婉清與她發著邪光的眼色一對，不由得打了個寒噤，緊緊握住劍柄，手心中滲出冷汗。

葉二娘輕輕一笑，說道：「你這對眼珠子很美啊，我真想跟你換上一對。你過來，我先將你眼珠子挖了出來。」木婉清道：「要掉麼？那也成。你先挖了自己的出來。」葉二娘道：「還是先挖你的好。左大掌門，你給我幫一個忙，去挖了這小姑娘的眼珠。」左子穆原也不想和木婉清為難，但自己兒子在人家掌握之中，不得不聽她的話，當下一挺長劍，喝道：「木姑娘，你還是依從葉二娘吩咐的好，也免得多吃苦頭。」說著一劍便向木婉清刺去。木婉清叱道：「無恥小人！」仗劍反擊，噹噹兩聲，雙劍相交，劍尖直指左子穆的左肩。她攻左子穆乃是掩飾，三招過去，身子斜轉，突然間左手向後微揚，嗤嗤嗤，三枝毒箭向葉二娘射去。這三箭去得極是陰毒，只盼攻其不備，能夠得手。左子穆大叫：「別傷我孩兒。」

不料這三箭去得固是萬分迅捷，葉二娘左手衫袖一拂，捲下三枝短箭，甩在一旁，隨手除下了山山右腳的一隻小鞋，向木婉清後心擲了過去。木婉清聽到風聲，回劍一擋，那隻鞋子順著劍鋒，滑溜而前，噗的一聲，打在木婉清右腰。葉二娘在這隻鞋上使了陰勁，木婉清重傷之餘，急運內力相抗。只覺半身酸麻，長劍嗆啷落地。便在此時，山山的第二隻鞋子又已擲到，這一次正中木婉清的後心。她眼前一花，再也支持不住，一跤坐倒。左子穆劍尖斜處，已抵住她的胸口，左手便去挖她的右眼。木婉清低叫一聲：「段郎！」身子前撲，往劍尖上迎了過去，寧可死在他劍下，勝於受這挖目折辱之慘。

突然間白光微微一閃，左子穆的長劍脫手向上空飛去，這股勢頭帶得他向後跌了三步。峰上三人都是一驚，不約而同的向長劍瞧去。原來這劍被一條釣魚的魚絲捲住，魚絲盡頭是一根竹桿，拿在一個蓑衣斗篷的漁人手中。這漁人約莫三十來歲年紀，臉上英氣逼人，不住的嘿嘿冷笑。葉二娘認得他乃是七日前與雲中鶴相鬥之人，功夫大是不弱，然而比之自己，尚自差了一籌，也不去懼他，只不知與他在一起的另一個人是否也到了，斜目一瞧，果見一個短衣草鞋的漢子站在左首，這漢子腰間束著一條粗草繩，插著一把短柄鐵斧。

葉二娘正要開言，忽聽得背後微有響動，她倏地轉身，只見東南和西南兩邊角上，各自站著一人。東南角上是個儒生打扮的文士，右手持折扇，左手握著一卷書。西南角上的則是個粗眉大眼的赤足漢，肩頭托著一柄五齒釘耙。四個人分作四角，隱隱成合圍之勢。葉二娘心下嘀咕：「這四人若是武功差相彷彿，我一人怕難敵，好在老大他們都在附近，聞聲即至，先料理這四人，日後攻打大理皇宮，也好少費一番手腳。」忽聽得左子穆失聲說道：「皇宮中的『漁樵耕讀』四大護衛一齊到了，在下無量劍左子穆這廂有禮。」說著向四人團團一揖，只有那書生恭恭敬敬的作揖還禮，其餘三人卻並不理會。那漁人抖動釣竿，只見長劍在空中一晃一晃，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他冷笑一聲，說道：「『無量劍』在大理國也算是個名門大派，沒想到掌門人竟是這麼一個卑鄙之徒。段公子呢？他在那裏？」

木婉清本已決意一死，忽來救星，本已喜出望見外，聽他問到段公子，更是關心。左子穆道：「段──段公子？是了，數日之前，曾見過段公子幾面──但是和這位──這位姑娘在一起。」那漁人瞧著木婉清，眼光中滿是詢問之意。木婉清道：「段公子本在那邊崖上，這幾天卻不知去向，至今存亡未卜。」那漁人向她打量了幾眼，喝道：「你──你便是那惡命遠播的香藥叉木婉清了？咱們公子爺在那兒？快說！」

木婉清初時聽那漁人關懷段譽，心中對他頗有親切之意，但他對自己一出口便是惡聲盤詰，倒似是自己害了段譽一般。她性子原本十分高傲，怎能忍受旁人如此無禮，當即冷笑：「你是誰？也配這麼問我？」那漁人怒道：「你到大理境內橫行，殺人無算，咱兄弟早就便要找你。你說出段公子的下落便罷，否則的話，哼哼！」木婉清道：「段譽已被這婆娘的兄弟害死了。」她一面說，一面指著葉二娘，又道：「那人叫做甚麼『窮兇極惡』雲中鶴，身材又高又瘦，好似竹竿模樣──」那漁人大吃一驚，喝道：「當真？便是那人？」

那執著五齒釘耙的農夫性如烈火，一聽段譽已死，登時放聲大哭，叫道：「段公子，我給你報仇。」一耙便向葉二娘當頭砸了下去。葉二娘身形一晃避開，笑道：「你便是『漁樵耕讀』中的點蒼山農了，是不是？」那農夫道：「不錯，吃我一耙！」那釘耙攔腰橫掃過去。葉二娘數日前曾見過那漁人和雲中鶴相鬥的身手，此刻見那點蒼山農兩招一過，每一招都是沉雄狠辣的勁敵，當即咯咯笑了起來，只笑得幾下，那笑聲突轉哭聲，叫道：「啊喲，大理國『漁樵耕讀』我的四個兒啊，你們短命而死，我做娘的好不傷心！黃泉路上，等一等你的親娘葉二娘啊。」這漁樵耕讀四人，每一個年紀都和她差相彷彿，她卻自稱親娘，「我的兒啊」、「短命的心肝啊」這麼叫將起來。點蒼山農既悲且怒，將一柄釘耙使得呼呼風響，霎時間化成一團黃霧，將她裹在其中。

葉二娘雙手抱著左子穆的幼兒山山，竟是一招也不還手，只在他釘耙之間穿來插去的閃避，點蒼山農的釘耙越舞越急，始終是連她衣角也帶不到半點。葉二娘的悲啼聲仍是哀怨漫長，聲音卻漸漸響了起來。木婉清心念一動，叫道：「她是在招呼同伴。若是『天下四惡』齊到，你們只怕抵敵不過。」便在此時，山峰之後突然飄來一陣笛聲，這笛聲清亮激越，調和了葉二娘的悲苦，若合符節。她哭聲高揚，笛聲也翻了上去，哭聲倘是若斷若續的有如游絲，那笛聲也是飄忽無定的和她相配。木婉清暗暗驚訝：「莫非『天下第一惡人』到了。」

只見那樵子從腰間抽出短斧，喝道：「『無惡不作』葉二娘果然是名不虛傳，侍我『採薪客』領教高招。」人隨聲到，著地攻將過去。採薪客一出手便是「盤根錯節十八斧」的絕招，左一斧，右一斧的砍她下盤。葉二娘笑道：「這孩子礙手礙腳，你先將他砍死了罷。」將手中孩子往下一送，向斧頭上迎將過去。採薪客吃了一驚，急忙收斧，不料葉二娘裙底一腿飛出，正中他的肩頭，幸好他軀體粗壯，挨了這一腿只是略一踉蹌，並未受傷。但葉二娘以小孩為護符，點蒼山農和採薪客兵刃遞將出去之時，反而大受牽制。左子穆大叫：「小心孩子！這是我的小兒，小心，小心！」

正混亂間，只聽得笛聲漸近，山後轉出一個寬袍緩帶的人來，雙手持著一枝玉笛，兀自湊在嘴邊吹著。木婉清見這人三絡長鬚，相貌甚是俊雅，尤其膚色如玉，臉孔和十根手指放在玉笛之旁，竟是一般的晶瑩潔白。那書生快步上前，走到他的身邊，低聲說了幾句，神態甚是恭謹。那人口不離笛，眼光卻向木婉清飄來。木婉清心道：「原來這人和漁樵耕讀乃是一路。」那人一面吹笛，一面緩步向正自激鬥的三人走去。採薪客短斧揮舞，點蒼山農釘耙砸打，那人恍若未見，猛地裏笛聲高入雲端，震得各人耳鼓中都是一痛。他十根手指一齊按住笛孔，鼓氣一吹，玉笛尾端飛出一股勁風，向葉二娘臉上撲去。葉二娘一驚之下轉臉相避，玉笛頭前已指向她的咽喉。

這兩下動作兔起鶻落，快得驚人，饒是葉二娘應變神速，也不禁有些手足無措，百忙中纖腰微翹，上半身硬硬生生的向後讓開尺許，避開了玉笛指向咽喉中的那一點。那寬袍客右手使勁，玉笛脫身飛出，射向葉二娘的心口。到此地步，葉二娘再也不能如以前一般不用雙手，將山山往地下一拋，伸手便向玉笛抓去。寬袍客大袖一揮，捲起嬰兒，說道：「拿來！」伸出了左掌。葉二娘剛抓到玉笛，只覺笛上燙如紅炭，熱氣幾欲燒破她的掌心。這一下大出她意料之外，心頭一動：「莫非笛上敷有毒藥？」急忙撤掌放笛。寬袍客左手五指前探，抓住玉笛，順勢將笛向她肩頭擊了過去，同時右手大袖揮出，將山山穩穩的擲向左子穆。

他奪孩攻敵，每一招都是有如行雲，瀟灑自如，略無阻礙，神姿好看到了極處，似乎全不著力，但木婉清瞧在眼裏，知道每一招也都是難到了極處，其間不但絕無厘毫之差，更是處處蘊蓄深厚內力。葉二娘當他接笛之時，一瞥眼間，看到他左掌掌心殷紅如血，不禁一驚：「難道他已練成了武林中故老相傳的硃砂手？如此說來，玉笛上並非敷有毒藥，乃是他的上乘內力，燙得玉笛如同剛從熔爐中取出來一般。」足下交差後退，輕飄飄的走上數步，笑道：「閣下武功好生了得，不意大理境內，竟有如許高人。請問尊姓大名？」

那寬袍客微微一笑，說道：「葉二娘駕臨敝境，未得遠迎，望乞恕罪。大理雖是國小民貧，亦當一盡地主之誼。」左子穆抱住了兒子，正自驚喜交集，驀地裏想起了一人，然轉念又想：「雖與傳聞中那人形貌相似，可是他如何會涉足江湖？」但仍是忍不住衝口而出：「尊駕是高──高君候麼？」那寬袍客既不說是，亦不說否，問葉二娘道：「段公子安危如何，還盼見告。」葉二娘咬著下唇，冷笑道：「我不知道，便是知道，也不會說。」突然間縱身而起，向山峰飄落。寬袍客道：「且慢！」飛身追去，突然眼前金光閃動，七八件暗器連珠般擲來，嗤嗤破空，分打他頭臉數處要害。寬袍客揮動玉笛，一一擊落，只震得他虎口隱隱生疼，暗道：「這婆娘當真了得。」只見她一飄一晃，有如鬼魅，再也追她不上了。再瞧那些落在地下的暗器時，每一件各不相同，均是懸在小兒身上的金器銀器，或為長命牌，或為小鎖片。寬袍客猛地想起：「這都是被她害死的眾小兒之物。此害不除，大理國中不知更將有多少小兒喪命。」

那漁人一揮釣桿，釣絲上捲著的長劍托地飛出，倒轉劍柄，向左子穆飛去。左子穆伸手挽住劍柄，滿臉羞慚，無言可說。那漁人轉向木婉清，厲聲喝道：「到底段公子怎樣了？是真的為雲中鶴所害麼？」木婉清心想：「這些人個個武功卓絕，看來都是段郎的朋友，我還是跟他們說了實話，好一齊去那邊山崖上仔細尋訪。」正待開言，忽然聽得半山裏一人大聲叫道：「木姑娘──木姑娘──你在這兒麼？南海鱷神，我來了，你別害木姑娘！」寬袍客等一聽，臉上都現出大喜若狂之色，一齊聲道：「是公子爺！」木婉清苦候了他七日七夜，已是心力交瘁，此刻居然聽到他的聲音，驚喜之下，只覺眼前一黑，便即暈了過去。昏迷之中，耳邊只聽有人低呼：「木姑娘，木姑娘，你，你快醒來！」她神智漸復，覺得自己是躺在一人懷中，被人抱著肩背，登時便跳將起來，但隨即想到：「是段郎來了。」心中又是甜蜜，又是酸苦，緩緩睜開眼來，眼前一雙眼睛清淨如秋水，卻不是段譽是誰？只聽段譽喜道：「啊，你終於醒轉了。」木婉清忍不住淚水滾滾而下，反手一掌，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

# 第十三回 深懷厚恩

她雖打了段譽一記耳光，身子卻仍是躺在他的懷裏，一時無力掙扎躍起。段譽撫著自己臉頰，笑道：「你動不動便打人，世上那有如你這般橫蠻的女子？」他臉色突轉陰沉，道：「南海鱷神呢？他不在這裏等我麼？」木婉清道：「人家已等了你七日七夜，還不夠麼？他走啦。」段譽登時神采煥發，大喜道：「妙極。妙極！我正好生擔心。他若迫我拜他為師，那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木婉清道：「你既不願做他徒兒，又到這兒來幹麼？」段譽道：「咦！你落在他手中，我若不來，他定要為難於你，我心中何忍？」木婉清心頭一甜，又道：「哼！你這人良心壞極，我恨不得一劍殺了你。幹麼你遲不來，早不來，等他走了，你到了幫手，這才來充好人？這七天七晚之中，你又不來尋我？」段譽嘆了口氣，道：「我一直為人所制，動彈不得，日夜牽掛著你，真是焦急死了，我一得脫手，立即趕來。木姑娘，你傷處痊好了麼？那惡人沒──沒欺侮你麼？」

木婉清嗔道：「我是你甚麼人？還是木姑娘長、木姑娘短的叫我。」段譽見她一發嬌嗔，更增三分麗色，這七日來確是牽記得她好苦，雙臂一緊，道：「婉清，婉清！我這樣叫你好不好？」說著低下頭去，待要吻她嘴唇。木婉清「啊」的一聲，滿臉飛紅的跳將起來，道：「有旁人在這兒，你、你──怎麼可以？噫！那些人呢？」四周一看，只見那寬袍客和漁樵耕讀四人都已影蹤不見，周圍一個人也無。段譽道：「有誰在這裏？是南海鱷神麼？」眼光中又流露出驚恐之色。木婉清問道：「你來了有多久啦？」段譽道：「剛只一會兒。我上得峰來，見你暈倒在地，此外一個人也沒有。婉清，咱們快走，莫要給南海鱷神追上來。」木婉清道：「好！」自言自語的道：「真是奇怪，怎麼片刻間走得乾乾淨淨。」

忽聽得岩石後一人長聲吟道：「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高吟聲中，轉出一個人來，正是那一手持扇，一手執書的那個書生。段譽喜叫：「朱兄！」那書生將書扇放入懷中，搶前兩步，揖了下去，喜道：「公子爺，天幸你安然無恙，剛才這位姑娘的這幾句話，真嚇得咱們魂不附體。」段譽還了一禮，道：「原來你們已見過了？你──你怎麼到這兒來啦？真是巧極。」那書生微笑道：「咱四兄弟奉命來接公子爺回去，倒不是巧合。公子爺，你也忒地大膽，孤身闖盪江湖。咱們尋到了馬五德家中，又趕到無量山來，這幾日可教咱們擔心得夠了。」段譽笑道：「我也吃了不少苦頭。伯父和爹爹大發脾氣了，是不是？」那書生道：「那自然是很不高興了。不過咱們出來之時，兩位爺台脾氣是發過了，這幾日定是掛念得緊。後來善闡侯得到四大惡人同來大理的訊息，生怕公子爺撞上了他們，親自趕了出來。」

段譽皺眉道：「甚麼四大惡人？高叔叔也來尋我了麼？這如何過意得去？他人呢？」那書生道：「適才咱們都在這兒，高侯爺出手趕走了一個惡女人，聽到公子爺的叫聲，他們都放了心，命我在這兒等候公子爺。他們追蹤那惡女人去了，公子爺，咱們這就回府去，免得兩位爺台多有牽掛。」段譽道：「原來你──你一直是在這兒。」想到自己與木婉清言行親密，都給他瞧見聽見了，不禁滿臉通紅。那書生道：「適才我在岩石之後，誦讀王昌齡的一首五絕，『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寥寥二十字之中，倜儻慷慨，真乃令人傾倒。」說著從懷中取出那捲書來，正是「王昌齡集」。段譽點頭道：「是了。王昌齡雖以七絕見稱，五絕似非其長。但這一首果是佳作，那一首『送郭司倉』，不也綢繆雅致麼？」

段譽隨即高吟道：「映門準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椽，春潮夜夜深。」那書生一揖到地，說道：「多謝公子。」原來段譽和木婉清適才一番親密之狀，纏綿之意，那書生盡皆知聞，只是見段譽臉嫩害羞，故意用王昌齡的詩句岔開了。他所引「曾為大梁客」，自當如候嬴、朱亥一般，以死相報公子。段譽所引王昌齡這四句詩，卻是表示為主人者對蜀吏深情誠厚相待。兩人相視一笑，莫逆於心。木婉清不通詩書，心道：「這書獃子忘了身在何處，一談到詩文，便這般津津有味。」

段譽轉過身來，說道：「木──木姑娘，這位朱丹臣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朱丹臣上前恭恭敬敬的行禮，說：「朱丹臣參見姑娘。」木婉清還了一禮，見他對己恭謹，心下甚喜，說道：「朱四哥，難得你這般和氣，適才那幾位可就兇狠得緊。」朱丹臣笑道：「我那三位兄長聽到公子爺的噩耗，心下焦急，以致出言無狀，姑娘恕罪則個。」心中卻想：「近年來頗聞『香藥叉』的惡名，沒想到竟是如此艷麗桃李的一位人物。公子爺年輕，不知江湖險惡，別要惑於美色，鬧了個身敗名裂。」他城府甚深，對木婉清雖是暗中戒備，臉上卻是不動聲色，笑嘻嘻的道：「兩位爺台掛念公子，公子何不即回府去？木姑娘若無要事，也請到公子府上作客，盤桓數日。」他自忖一己之力，對付不了木婉清，而段譽聽得邀她同歸，想必樂意。段譽躊躇道：「我怎──怎麼對伯父、爹爹說？」木婉清紅暈上臉，轉過了頭。

朱丹臣又道：「在下聽說那四大惡人武功甚高，適才善闡侯雖是逐退了葉二娘，那也是攻其無備，帶著三分僥倖。公子爺千金之體，不必身處險地，咱們快些走罷。」段譽想起南海鱷神的兇惡情狀，也是不寒而慄，點頭道：「好，咱們就走。朱四哥，對頭既然厲害，你還是去幫高叔叔罷。我陪同木姑娘回家去，」朱丹臣笑道：「好容易找到了公子爺，在下自當護送公子回府。木姑娘武功卓絕，在下早就欽仰，只是瞧姑娘神情，似乎受傷後未曾復元，途中若邂逅強敵，多有未便，還是讓在下稍效棉薄的為是。」木婉清哼了一聲，道：「你跟我說話，不用嘰哩咕嚕的掉書包，我是個山野女子，沒唸過書。你文縐縐的話那，我只懂得一半。」朱丹臣笑道：「是，是！在下酸溜溜的積習難除，姑娘莫怪。」

段譽不願就此回家，但既給朱丹臣找到了，料想不回去也是不行，只有途中徐謀脫身之計，當下三人偕行下峰。木婉清一心想問他這七日七夜之中，到底到了何處，然朱丹臣便在近旁，說話諸多不便，只有強自忍耐。朱丹臣身上攜有乾糧，取出來分給兩人吃了。三人到得峰下，又行數里，只見大樹旁繫著五匹駿馬，原來是採薪客等一行騎來的。朱丹臣走去牽過三匹，讓段譽與木婉清上了馬，自己這才上馬，跟隨在後。當晚三人在一處小客店中宿歇，分佔三房。

木婉清關上房門，對著桌上一枝紅燭，支頤而坐，心中又喜又愁，思潮起伏：「段郎不顧危難，前來尋我，足見他對我情意深重。這幾天來我心中不斷痛罵他負心薄倖，那可是錯怪他了。瞧那朱丹臣對他如此恭謹，看來他不是富貴人家的弟子，便是武林世家中的小輩。我一個姑娘兒家，雖是與他訂下了婚姻，這般沒來由的跟著到他家裏，好不尷尬。似乎他伯父和爹爹待他很兇，若是對我輕視無禮，那便如何？哼哼，我放毒箭將他一古腦兒都射死了，只留段郎一個。」正想到兇野處，忽聽得窗上發出兩下輕輕彈擊之聲。

木婉清左手一揚，煽滅了燭火，只聽得窗外段譽的聲音說道：「是我。」木婉清聽到他深夜來到房外，一顆心怦怦亂跳，黑暗中只覺雙頰發燒，低聲問：「幹甚麼？」語聲甚是乾澀。段譽道：「你開了窗子，我跟你說。」木婉清道：「我不開。」她一身高強武藝，但這時居然怕起這個文弱書生來，自己也覺奇怪。段譽不明白她為甚麼不肯開窗，道：「那麼你快出來，咱們趕緊得走。」木婉清一奇，伸指刺破窗紙，問道：「為甚麼？」段譽道：「朱四哥睡著了，別驚醒了他。我不願回家去。」木婉清大喜，她本在擔心見著段譽的父母，自己事事應付不來，當下輕輕推開窗子，跳了出去。段譽低聲道：「我去牽馬。」木婉清搖了搖手，伸臂托住他腰，提氣一縱，上了牆頭，隨即輕輕躍到牆外，低聲道：「馬蹄聲一響，你朱四哥便知道了。」段譽低聲笑道：「多虧你想得周到。」

兩人手攜著手，徑向東行，走出了數里，並未聽到有人追來，這才放心，木婉清道：「你幹麼不願回家？」段譽道：「我這一回家，伯父和爹爹一定關著我，再也不能出來。只怕再見你一面也是不易。」木婉清心中甜甜的，甚是喜歡，道：「不到他家去最好，從此咱兩人浪盪江湖，豈不逍遙快活？咱們這會兒到那裏去？」段譽道：「第一別讓朱四哥、高叔叔他們追到。第二須得躲開那南海鱷神。」木婉清點頭道：「不錯。咱們往西北方去，最好是找個鄉下人家，先避避風頭，躲他個十天半月，待我背上的傷全好，那就甚麼都不怕了。」當下兩人邁開大步，向西北方急行，路上也不敢逗留說話，只盼離無量山越遠越好。

行到天明，木婉清道：「我仇家甚多，白天趕道，惹人眼目，咱們得找個歇宿之處。日間吃飯睡覺，晚上行路。」段譽於江湖上的事甚麼也不懂，道：「任憑你拿主意便是。」木婉清道：「待會吃過飯後，你跟我說這七日七夜中到那裏去了。若有半句虛言，小心你的──」一言未畢，忽然「咦」的一聲，只見前面柳蔭下繫著三匹馬，一個人坐在石上，手中拿著一捲書，正自搖頭搖腦的吟哦，卻不是朱丹臣是誰？段譽也看見了，吃了一驚，拉著木婉清的手，急道：「快走！」木婉清心中雪亮，知道昨晚兩人悄悄逃走，全給朱丹臣見了，他料得段譽不會輕功，定然行走不快，辨明了二人去路，便乘馬繞道，攔在前路，當下皺眉道：「傻子，給他捉住了，還逃得了麼？」便迎將上去，笑道：「大清早在這兒讀書，興致好得緊。」

朱丹臣笑著點了點頭，向段譽道：「公子，你猜我在讀甚麼詩？」跟著高聲吟道：「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鶖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贏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段譽道：「這是魏徵的『述懷』罷？」朱丹臣笑道：「公子爺博覽群書，佩服佩服。」段譽懂得他引述這首詩的用意，意思說我半夜裏不辭艱險的追尋於你，只不過是受了你伯父和父親大恩，不敢有負托付而已。木婉清過去解下馬匹的韁繩，說道：「到大理去，不知咱們走的路對不對？」朱丹臣道：「左右無事，向東行也好，向西行也好，終究會到大理。」昨日他讓段譽乘坐三匹馬中腳力最佳的一匹，這時他卻拉到自己身邊，以防段木二人如果馳馬逃走，自己盡可追趕得上。

段譽上鞍後，縱馬向東行。朱丹臣怕他著惱，一路上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詩詞歌賦，段譽談得興高采烈，木婉清卻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不久上了大路，行到午牌時分，三人在道旁一家小店中打尖，忽然人影一閃，門外走進一個又高又瘦的人來。

這高瘦漢子一坐，便伸拳在桌上一拍，大聲叫道：「打兩角酒，切兩斤熟牛肉，快，快！」木婉清不用看他形相，一聽他說話聲音有如金鐵相擦，吱吱難聽，便知是「窮兇極惡」雲中鶴到了。幸好她臉向裏廂，沒與雲中鶴對面朝相，當即伸指在麵湯中一蘸，在桌上寫道：「第四惡人」。朱丹臣伸指寫道：「快走，不用等我。」木婉清一拉段譽的衣袖，兩人便走向內堂。雲中鶴來到店堂後，一直眼望大路，似在尋人，但他極是機靈，聽到身後有人走動，回頭一看，見到木婉清的背影剛在櫃壁後隱沒，喝道：「是誰？給我站住了！」離座而行，長臂伸出，便向木婉清背後抓來。

朱丹臣手中捧著一碗麵湯，叫聲：「啊呦！」假裝失手，一碗滾熱的麵湯夾臉向他潑了去。兩人相距既近，朱丹臣潑得又快，加之雲中鶴全沒想到這酸秀才模樣的人竟會突施暗算，小小店堂中實無回施餘地，總算他輕功已練到爐火純青之境，快速之極的半轉身子，一碗熱湯避開了半碗，餘下的半碗仍是潑到了他臉上，登時眼前模糊一片。他大怒之下，伸手向朱丹臣抓去，準擬抓他個破胸開膛，不料朱丹臣湯碗一脫手，隨手便掀起了桌子，桌上碗碟杯盤，一齊向雲中鶴飛了過去。噗的一聲響，雲中鶴五指插入桌面，碗碟之屬，隨著一股勁風直擊過來。

客店中倉卒遇敵，饒是他武功高強，也鬧了個手忙腳亂，急將內勁佈滿全身，那些碗碟之類撞將上去，一一反彈出來，全未損到他分毫，但汁水淋漓，不免大費周章。只聽得門外馬蹄聲響，已有兩人乘馬向北馳去。雲中鶴伸袖抹去眼上的麵湯，猛覺風聲颯然，一物點向胸口要害。他吸一口氣，胸口徒然向後縮了半尺，左掌從空中直劈下來，反掌一抓，兩根手指已抓住了敵人點來的折扇。朱丹臣這柄折扇的扇骨以純鋼打就，乃是他自幼習練的兵刃，進退如風，雖見雲中鶴身手矯捷，但乘著他倉皇失措之際，或能一擊而中。不料雲中鶴非但避開了這一擊，反以兩根手指夾住扇骨。朱丹臣吃了一驚，急忙運勁還奪。以內力而論，朱丹臣還差著一籌，這一奪原本無法奏功，一件心愛的兵刃勢非落入敵人手中不可，幸好雲中鶴滿手淋淋漓漓的都是湯汁油膩，手指上一滑，拿捏不緊，竟被朱丹臣將扇子奪了回去。

這數招一過，朱丹臣已知敵人不但應變靈活，武功更是厲害，大叫：「使鉤桿的，使斧頭的，快堵住了門，竹篙子逃不走啦。」他曾聽「撫仙釣徒」和「採薪客」說過，那晚與一個形如竹篙的人相遇，兩人合力，才勉強取勝，是以虛張聲勢的叫將起來。雲中鶴不知是計，心道：「糟糕，使鉤桿和斧頭的那兩個小子原來埋伏在外，我以一敵三，更非落敗不可。」當下無心戀戰，衝入後院，越牆而走。朱丹臣大叫：「竹篙子逃走啦，快追快追！」奔到門外，翻身上馬，追趕段譽去了。

段譽和木婉清馳出數里，便收韁緩行，過不多時，聽得馬蹄聲響，朱丹臣騎馬追來。兩人勒馬相候，正待詢問，木婉清忽道：「不好！那人追來了！」只見大道上一人一晃一飄，一條竹篙般冉冉而來。朱丹臣駭然道：「這人輕功如此了得。」揚鞭在段譽的坐騎臀上抽了一記，三匹馬十二隻馬蹄上下翻飛，絕塵而去，瞬時間又將雲中鶴遠遠拋在後面。奔了六七里，木婉清聽得坐騎氣喘甚急，只得拉慢，讓它透過一口氣來，但就這麼一停，雲中鶴又已追到。此人短程內的衝刺雖是不如馬匹，長力卻是綿綿不絕。朱丹臣知道自己的詭計已然被他識破，虛聲恫嚇已不管用，看來二十里路之內，非給他追及不可。

只要到得大理城去，天大的事情也不會怕，但這三匹馬越奔越慢，情勢越來越是危急，又奔出數里，段譽的坐騎突然前蹄一跪，將他摔了下來。木婉清飛身下鞍，搶了上去，不等段譽著地，已將他後心一把抓住，正好她的坐騎奔到身旁，她左手在馬鞍上一掀，帶著段譽一同躍上馬背。朱丹臣對她本來頗有惡感，但段譽這一墮馬，自己為了阻擋著敵人而遙遙在後，未及救援，幸得木婉清及時出手，不禁脫口叫道：「好身法！」

一聲甫畢，突然腦後風聲颯然，一件兵器襲了上來，朱丹臣回扇擋架，嗤的一聲響，將雲中鶴的鋼抓格開。雲中鶴乘勢向下一拖，五根鋼鑄的手指只抓得馬臀上鮮血淋漓。那馬吃痛，一聲悲嘶，奔得反而更加快了，又將雲中鶴遠遠拋在後面。但這麼一來，一馬雙馱，一馬受傷，無論如何無法持久，朱丹臣和木婉清都是暗暗焦急，段譽卻不知事情凶險，問道：「婉清，這人很厲害麼？難道朱四哥打他不過？」木婉清搖頭道：「就是我聯同出手，也不管用。」她突然心生一計，道：「我假裝墮馬受傷，躺在地下不起來，冷不防射他兩箭，或許能夠得手。你騎了馬只管走，不用等待。」段譽大急，反轉雙手，左手勾住了她頭頸，右手抱住她腰，連道：「使不得，使不得！我不能讓你冒險！」木婉清羞得滿面通紅，嗔道：「獃子，快放開我。給朱四哥瞧在眼裏，成甚麼樣子？」段譽一驚，道：「對不起！你別見怪。」木婉清道：「你是我丈夫，又有甚麼對不起了？」

說話之間，又已遙遙望見雲中鶴冉冉而來。段譽回頭眺望，一斜眼間，只見木婉清柳眉深鎖，憂色甚深，不由得心中憐惜之情，油然而生，忽聽得木婉清「啊」的一聲低呼，只見朱丹臣連連揮手，催他們快逃，自己卻已躍下馬來，張開折扇，攔在道中。不料雲中鶴一心要追上木婉清，陡然間斜刺裏衝向道旁的田野之中，繞過了朱丹臣，向段木二人追來。木婉清用力鞭打坐騎，那馬口吐白沫，已在挨命。段譽嘆道：「婉清，倘若咱們此刻騎的是你那匹黑玫瑰，料那惡人再也追趕不上。」木婉清道：「那還用你說。」

那馬轉了一個山岡，迎面筆直一條大道，並無躲避之處，只西首綠柳叢中，小湖旁有一角黃牆露出，段譽喜道：「好啦！咱們向這邊去。」木婉清道：「那是死地，無路可走！」段譽道：「你聽我的話便不錯。」一縱韁繩，便向綠柳叢中奔去。

奔到近處，木婉清一抬頭，見那黃牆原來是一所寺院或是道觀，匾額上寫的似乎是「清華觀」三字。但這只是一瞥之間，心下飛快的盤算：「這獃子逃到了這裏，前無去路，那便如何是好？我且躲在暗處，射這雲中鶴一箭。」轉身之間，坐騎已奔到了觀前，猛聽得身後一人哈哈大笑，正是雲中鶴的聲音，突然間身子一頓，那馬縱聲長嘶，前蹄人立起來，再也無法前進。木婉清背上只感一涼，一回頭間，只見雲中鶴雙手拉住了馬尾。此人神力真當驚人，居然一拉住馬尾，一匹全力馳騁中的快馬就此硬生生的定住，動彈不得。

只聽得段譽大聲叫道：「媽媽，媽媽，快來啊！」木婉清心下惱怒，喝道：「獃子，住口！」雲中鶴哈哈大笑，說道：「這當兒叫奶奶爺爺也不中用。」木婉清右臂一揮，一箭向後射出。雲中鶴縮頭閃開，見木婉清躍離馬鞍，左手鋼抓倏地遞出，搭向她的肩頭。木婉清當真機靈，一縮，已鑽到了馬腹之下，雲中鶴手鬆馬尾，待要再向木婉清抓去，忽然道觀中走出一個面貌秀麗的中年道姑來，右手拿著一柄拂塵，滿臉笑容。

那道姑上前伸臂攬住了段譽，笑道：「又在淘甚麼氣了，這麼大呼小叫的？」木婉清見這容貌秀雅的道姑對段譽如此親熱，而段譽伸右臂圈住了那道姑的腰，更是一臉的喜歡之狀，不由得心中醋意大生，顧不得強敵在後，一縱身便是一掌向那道姑迎面劈了過去，喝道：「你──你是他的甚麼人？」段譽叫道：「婉清，不得無禮！」木婉清聽他迴護那道姑，心中氣惱更甚，身子尚未著地，手掌上更增了三分內勁。那道姑拂塵一舉，塵尾在半空中圈了一個小圈，已捲住木婉清的手腕。木婉清只覺她拂塵上一股力量大得出奇，卻又是柔和綿軟，不帶絲毫霸道，她被拂塵這麼一扯，身不由己的往旁邊一挨，又急又怒的罵道：「你是出家人，居然不知羞恥。」

雲中鶴初時見那道姑出來，姿容美貌，心中一喜，暗想：「今日我雲中鶴運道來了，一箭雙鵰，兩個娘兒一並擄了去。」待見那道姑拂塵一出手，便將那木婉清攻勢十分凌厲的一掌輕描淡寫的化解開去，他見識甚高，只看了一招，便知這道姑的武功甚是了得，一縱身上了馬鞍，卻不動手，只聽那道姑怒道：「小姑娘，你胡說八道甚麼？你──你是他甚麼人？」木婉清：「我是段郎的妻子。你快放開他。」那道姑獃了一獃，忽然眉花眼笑，拉著段譽的耳朵，笑道：「此言是真是假？」段譽笑道：「也可說真，也可說假。」那道姑伸手在他面頰上重重扭了一把，笑道：「沒學到你爹的功夫，卻學足了爹爹的風流胡鬧，我不打斷你的狗腿才怪。」側頭向木婉清上上下下的打量，說道：「嗯，這姑娘也真美，就是太野，須得好好管教才成。」

木婉清怒道：「我野不野關你甚麼事？你再不放開他，我可要放箭射你了。」那道姑笑道：「你倒射射看。」段譽大叫：「婉清，不可！你知道她是誰？」說著伸手護住了那道姑的頸子。木婉清再也忍不住，手腕一揚，颼颼兩聲，兩枝毒箭便往那道姑射去。那道姑本來一臉笑容，看到毒箭射來，陡然間臉上變色，拂塵一揮，每一根銀絲上似乎都生出吸力，將兩枝小箭裹在其中，厲聲喝道：「『修羅刀』秦紅棉是你甚麼人？」木婉清搖頭道：「甚麼『修羅刀』秦紅棉？沒聽見過。」段譽見那道姑氣得臉色慘白，勸道：「媽，你別生氣。」「媽，你別生氣。」這五個字鑽入了木婉清的耳中，不由得她不大吃一驚，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說道：「甚麼！──她是你媽媽？」段譽笑道：「剛才我大叫媽媽，你沒聽見麼？」他轉頭向那道姑道：「媽，這位是木婉清木姑娘，兒子這幾日倏遇凶險，很受惡人的欺侮，虧得木姑娘幾次救了兒子的性命。」

忽聽得門外有人大聲叫道：「瑤端仙子！千萬小心了，這是四大惡人之一！」當著闖進一個人來，正是朱丹臣。他見那道姑神色有異，還道她已吃了雲中鶴的虧，顫聲道：「瑤端仙子，你──和他動過手了麼？」雲中鶴朗聲笑道：「這時動手也不遲。」一句話剛說完，雙足已站在馬鞍之上。他身形本高，這一站上馬背，一個腦袋更如懸在半天，突然身子向前一伸，右足勾住馬鞍，兩柄鋼抓向那道姑抓了下來。那道姑微一斜身，欺到馬匹左首，拂塵一捲，擊向雲中鶴的左足，雲中鶴竟不閃避，左抓一抓勾向他的背心，那道姑一矮身，已從馬腹之下鑽過，拂塵指出，千絲萬縷的勁風射向他的右腿。雲中鶴向前邁了一步，左足踏上了馬頭，居高臨下，右手鋼抓橫掃而至。

朱丹臣喝道：「給我下來。」縱身躍上馬臀，左手成拳擊在他左腰，右手中的鋼扇向他腿上點去。朱丹臣兵刃甚短，這近身肉搏，最佔便宜。

雲中鶴左手鋼抓一擋，以長攻短，反擊過去。瑤端仙子拂塵抖處，又襲向他的下盤，那雲中鶴當真了得，以二敵一，雙手鋼抓飛舞，竟是不落下風。木婉清見他站在馬背，胸腹不必守護，形勢頗佔便宜，颼的一箭射出，從那馬的左眼穿入。她這短箭劇毒無比，那馬身子一顫，便即倒了下來。瑤端仙子拂塵圈轉，已纏住了鋼抓的五指。朱丹臣奮身而上，連攻三招。瑤端仙子和雲中鶴同時奮力一奪。雲中鶴內力雖較對方為強，但分了半力去擋架朱丹臣的鋼扇，又要防備木婉清的毒箭，只感手臂一震，拂塵和鋼抓同時脫手，直飛上天。瑤端仙子左手一揚，腰間一條綢帶夭矯飛出，又向敵人捲去。雲中鶴罵道：「大理國中的傢伙，專會倚多取勝。」料知今日已討不了好，雙足在馬鞍上一登，身子如箭飛出，左手鋼抓勾住道觀的圍牆牆頭，一個翻身，已至牆外。木婉清一箭射去，這飛箭竟還不及他身法快捷，啪的一聲，短箭釘在牆上，雲中鶴卻是鴻飛冥冥，已然不知所蹤。跟著當啷啷一聲響亮，拂塵和鋼抓同時落在地下。庭下四個人相顧駭然，均覺此人身法之快，實是從未所見。

過了半晌，朱丹臣才道：「瑤端仙子，若不是你出手，丹臣今日非死在他手下不可。」瑤端仙子微微一笑，道：「十多年沒動兵刃，功夫全擱下了。朱兄弟，這人到底是甚麼來歷？」朱丹臣道：「聽說四大惡人齊來大理。這人位居四大惡人之末，武功已是如此了得，其餘三人可想而知。瑤端仙子，你還是到王府中暫避一時，待料理了這四個惡人之後再說。」瑤端仙子臉色微變，慍道：「我還到王府中去幹甚麼？四大惡人齊來，我敵不過，死了也就是了。」朱丹臣對她甚是恭謹，不敢再說，向段譽連使眼色，要他出言相求。

段譽道：「媽，這四個惡人實是兇惡得緊，你既不願回家，我陪你去伯父那裏。」瑤端仙子搖搖頭道：「我不去。」眼圈一紅，似乎便要掉下淚來。段譽道：「好，你不去，我就在這兒陪你。」他轉頭向朱丹臣道：「朱大哥，煩你去稟報我伯父和爹爹，說咱母子倆在這兒合力抵擋四大惡人。」瑤端仙子笑了出來，道：「虧你不怕羞，你有甚麼本事，跟我合力抵擋四大惡人？」她雖被段譽引得笑了出來，但先前存在眼眶中的淚水終於還是流下臉頰，她背轉了身，舉袖拭了拭眼淚。木婉清瞧得暗自詫異：「段郎的母親怎地是個出家人？眼看雲中鶴這一去，勢必會被其餘三個惡人，聯手來攻，他母親如何抵敵？可是她堅執不肯躲避。啊，是了！天下男子負心薄倖的為多，段郎的父親定是另有愛寵，以致他母親著惱出家。」這麼一想，對瑤端仙子大起同情之意，道：「瑤端仙子，我幫你禦敵。」

瑤端仙子細細打量她相貌，突然厲聲道：「你給我說實話，到底『修羅刀』秦紅棉是你甚麼人？」木婉清也氣了，道：「我跟你說過了，我從來沒聽見過這名字。秦紅棉是男是女，是人是畜，我全不知情。」瑤端仙子聽她說到「是人是畜」，登時釋然，尋思：「她若是修羅刀的後輩親人，絕不會說到『畜生』兩字。」雖聽她出言挺撞，臉色反而溫和了，笑道：「姑娘莫怪！我適才見你射箭的手法姿勢，很像我所識的一個女子，甚至你的相貌也有三分相似，以致起疑。木姑娘，令尊令堂的名諱如何稱呼？你武功很好，想必也是名門之女子了。」木婉清搖頭道：「我從小沒爹沒娘，是師父養大我的。我不知爹爹媽媽叫甚麼名字。」瑤端仙子道：「那麼尊師是那一位？」木婉清道：「我師父叫作『無名客』。」瑤端仙子沉吟道：「無名客？無名客？」向著朱丹臣，眼色中意示詢問。

# 第十四回 夜襲王府

朱丹臣搖了搖頭，說道：「丹臣僻處南疆，孤陋寡聞，於中原前輩英俠，多有未知。這『無名客』前輩，想必是位隱逸山林的高士。」他這幾句話，便是說從來沒聽見過「無名客」的名字。說話之間，忽聽得門外馬蹄聲響，遠遠有人呼道：「四弟，公子爺無恙麼？」朱丹臣叫道，「大哥，公子爺在這兒，平安大吉。」片刻之間，四乘馬來到清華觀前停住，撫仙釣徒、採薪客、點蒼山農三個人走了進來，拜倒在地，向瑤端仙子行禮。木婉清自幼在山野之中長大，見這些人禮數周至，頗為厭煩，心想：「這幾個武功都很高明，怎地見人便拜？」

瑤端仙子見這三人情狀狼狽，點蒼山農臉上受了兵刃之傷，半張臉裹在白布之中，採薪客身上血跡斑斑，撫仙釣徒手中那根片刻不離身的釣桿只剩了半截，忙問：「怎麼？敵人很強麼？思歸的傷怎樣？」那點蒼山農名叫董思歸，聽瑤端仙子問起，眼中如要噴出火來，大聲道：「思歸學藝不精，慚愧得緊，倒勞王妃掛懷了。」瑤端仙子幽幽的道：「你還叫我甚麼王妃？你記心須得好一點才是。」董思歸低下了頭，道：「是！請王妃恕罪。」他說的仍是「王妃」，想是以往叫得慣了，無法改口。

朱丹臣道：「高侯爺呢？怎麼不進來。」撫仙釣徒凌千里道：「侯爺在門外，他受了點兒內傷，不便下馬。」瑤端仙子輕輕「啊」的一聲，滿臉驚訝之色，道：「高侯爺也受了傷？不──不要緊麼？」凌千里道：「高侯爺和南海鱷神對掌，正鬥到激烈處，葉二娘突然自後偷襲，侯爺無法分手，背心上給她印了一掌。」瑤端仙子微一躊躇，拉著段譽的手，道：「譽兒，咱們瞧瞧高叔叔去。」娘兒倆一齊走出觀門，漁樵耕讀四人跟在後，木婉清也跟著出去。

只見善闡侯高昇泰伏在馬鞍之上，背心上衣衫破爛，清清楚楚，現出一個掌印。段譽搶上前去，問道：「高叔叔，你覺得怎樣？」高昇泰抬起頭來，一見瑤端仙子站在門邊，掙扎著要待下馬行禮。瑤端仙子道：「高侯爺，你身上有傷，不用多禮。」但高昇泰已然下馬，遠遠摔倒，說道：「高昇泰敬問王妃安好。」瑤端仙子道：「譽兒，你扶住高叔叔。」木婉清滿臉疑雲：「這姓高的武功非同小可，一枝玉笛，數招間便驚退了葉二娘，在武林中定是有極高的聲譽名位，怎地見了段郎的母親也是如此恭敬？他也稱她為『王妃』，難道──段郎──段郎他──竟是甚麼王子麼？可是這書獃子行事莫名其妙，那裏像甚麼王子了？」只聽瑤端仙子道：「侯爺既是有傷，請即回大理休養。」高昇泰道：「是！」站起身來。木婉清見他一張俊臉全無血色，但站在當地，仍是神采飄逸，不由得暗自欽佩，只聽高昇泰道：「四大惡人同來大理，情勢極是凶險，請王妃暫回王府。」瑤端仙子嘆了口氣，道：「我這一生一世，是不回去的了。」高昇泰道：「既是如此，咱們便在清華觀外防守。」轉頭向點蒼山農董思歸道：「思歸，你即速去稟報皇上與王爺知道。」董思歸應道：「是！」翻身便跨上了馬背。他雖受傷不輕，身手仍是矯捷異常。

瑤端仙子道：「且慢！」低頭沉想。幾個人目光一齊集中在她臉上，但見她臉色變幻，顯是心中疑難，好生不易決斷，午後日光斜照在她面頰之上，如明珠、如美玉，晶瑩華彩，雖已中年，芳姿不減少女。過了半晌，她抬起頭來，說道：「好，咱們一起回大理去，總不成為我一人，叫大夥兒冒此奇險。」段譽大喜，跳了起來，摟住她的頭頸，說道：「這才是我的好媽媽呢。」董思歸道：「我先去報訊。」縱馬向北便行。凌千里牽過馬來，讓瑤端仙子、段譽、木婉清三人乘坐。

一行人首途前赴大理，瑤端仙子、木婉清、段譽、高昇泰四人乘馬，撫仙釣徒凌千里、採薪客蕭篤城，筆墨生朱丹臣三人步行相隨。只行出里許，迎面奔來一小隊大理國的騎兵。凌千里向那隊長招了招手，說了幾句話。那隊長一聲號令，眾騎兵一齊躍下馬背，拜伏在地。段譽揮了揮手，笑道：「不必多禮。」那隊長率領騎兵，當先開路，鐵蹄錚錚，向大道上馳去。

木婉清見了這等聲勢，料知段譽必非常人，心中忽生憂慮：「我還道這是個落魄江湖的書生，因此上要嫁便嫁。瞧這小子的排場不小，倘若他是皇親國戚，或是朝中大官，說不定會瞧我不起。師父言道，男人越是富貴，越是沒良心，娶妻子要講究門當戶對。哼哼，他好好娶我便罷，若是三心兩意，推三阻四，我不砍他幾劍才怪。我才不理他是多大的來頭呢！」她一想到這事，心裏再也藏不住，勒馬馳到段譽身邊，問道：「喂，你到底是甚麼人？咱們在山頂上說過的話，算數不算？」段譽見馬前馬後都是人，她忽然直截了當的問起婚姻之事，不禁頗為尷尬，笑道：「到了大理城內，我慢慢跟你說。」木婉清道：「你若是負──負心──我──我──」說了兩個「我」字，終於說不下去了。段譽見他脹紅了粉臉，眼中淚水盈盈，更增嬌艷，心中愛念大盛，低聲道：「婉清，我是求之不得，你放心，我媽媽也很喜歡你呢。」木婉清破涕為笑，低聲道：「你媽媽喜不喜歡我，我理她作甚？」言下之意自是說：「只要你喜歡我，那就成了。」段譽心中一蕩，眼光過處，只見母親似笑非笑的望著自己兩人，不由得耳根子也紅了。

傍晚的時分，離大理城尚有二三十里，忽見前面塵頭大起，一隊數百人的騎兵疾馳而來，兩面杏黃旗迎風招展，一面旗上繡著「鎮南」兩個紅字。另一面旗上繡著「保國」兩個黑字，段譽叫道：「媽，爹爹親自迎接你來啦。」瑤端仙子哼了一聲，勒停了馬。高昇泰等一干人一齊下馬，讓在道旁。段譽縱馬上前，木婉清略一猶豫，也縱馬跟了上去。片刻間雙方馳近，段譽大叫：「爹爹，媽媽回來啦。」只見兩名旗手向旁一讓，一個黃袍人騎著一匹神駿高大之極的白馬迎面奔來，喝道：「譽兒，你胡鬧之極，累得高叔叔身受重傷，瞧我不打斷你的兩腿。」

木婉清吃了一驚，心道：「哼，你要打斷段郎的雙腿，就算你是他的父親，那也不成。」只見這黃袍人一張國字臉，神態極是威猛，濃眉大眼，肅然有王者之相，見到兒子無恙歸來，三分怒色之外，倒有七分喜歡。木婉清心道：「幸好段郎的相貌像他媽媽的多，像你的少。否則像你這般兇霸霸的神氣，我可不喜歡。」只見段譽縱馬上前，笑道：「爹爹你老人家身子安好。」那黃袍人佯怒道：「好甚麼？總算沒給你氣死。」段譽笑道：「這趟若不是兒子出去，也接不到娘回來。爹，就是將功折罪，你別生氣罷。」黃袍人哼了一聲道：「就算我不揍你，你伯父也放你不過。」雙腿一夾，那白馬行走如飛，向瑤端仙子奔了過去。

木婉清見那隊騎兵都是身披錦衣，甲鮮胄明，兵器擦擦閃閃生光，前面二十人都是手執儀仗，一面朱漆牌上寫著「大理國鎮南國王段」七字，另一面虎頭牌上寫著「保國大將軍段」六字。木婉清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兒，但見了這等威勢排場，心下也是不禁肅然，問段譽道：「喂，這鎮南王、保國大將軍，就是你爹爹麼？」段譽笑著點頭，低聲道：「那就是你公公了。」霎時之間，木婉清勒馬獃立，心中一片茫然。

木婉清獃了半晌，縱馬又向段譽身邊馳去，這大道上前後右左雖都是人，但她心中突然覺得說不出的孤寂，必須靠近段譽，心中才稍覺平安。只見鎮南王在瑤端仙子馬前丈餘之處勒定了馬，兩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誰都沒有說話。段譽道：「媽，爹爹親自接你來啦。」瑤端仙子道：「你去跟伯母說，我到她那裏住幾天，退了敵人後，我便回清華觀去。」鎮南王陪笑道：「夫人，你的氣還沒消麼？咱們回家之後，我慢慢跟你賠禮。」瑤端仙子扳住了臉，道：「我不回家，我要進宮去。」段譽道：「很好，我們先進宮去，拜見了伯父伯母再說。媽，這次兒子溜到外面去玩，伯父很生氣，爹爹是不肯給我說話的了。你幫兒子去說句好話。」瑤端仙子道：「你越大越不成話了，須得讓伯父狠狠打一頓板子才成。」段譽笑道：「打在兒身上，痛在娘心裏，還是別打的好。」瑤端仙子給他逗得一笑，道：「打得越重越好，我才不可憐呢。」

鎮南王和瑤端仙子僵對無語，本來情勢甚是尷尬，但給段譽嬉皮笑臉的一說，父子夫婦間登時充滿了融融之樂。段譽道：「爹，你的馬好，怎地不讓給媽騎。」瑤端仙子一縱馬，說道：「我不騎！」向前直馳而去。段譽縱馬追去，挽住母親坐騎的轡頭。鎮南王已下了馬，牽過自己的馬去，段譽嘻嘻直笑，抱起母親，放在父親的白馬鞍上，笑道：「媽，你這麼一位絕世無雙的美人兒，騎了這匹白馬，更加好看了。」瑤端仙子笑道：「你那木姑娘，才是絕世無雙的美人兒，你來取笑媽這個老太婆麼？」

鎮南王這時才轉頭向木婉清看了一眼，問道：「譽兒，這位姑娘是誰？」段譽道：「她──她是木姑娘，是兒子結交的──結交的好朋友。」鎮南王見了兒子的神色，已知其意，見木婉清明眸皓齒，秀雅端麗，不禁暗暗喝采：「譽兒這孩子眼光倒是不錯。」但見木婉清眼光中野氣甚濃，也不過來拜見，心道：「原來是一個不知禮教的鄉下女孩兒。」心中記掛著高昇泰的傷勢，快步走到他身邊，說著：「泰弟，你內傷怎樣？」伸指搭住他的腕脈。高昇泰道：「我督脈上受了些損傷，並不礙事，你──你不用損耗功力──」一言未畢，鎮南王已伸出右手食指，在他後心和頸中點了三指，右掌按住他的腰間。

只見鎮南王頭頂冒起絲絲白氣，過了一盞茶時分，這才放開左掌。高昇泰道：「淳哥，大敵當前，你何苦在這時候為我損耗內力？」鎮南王笑道：「你內傷不輕，早治一刻好一刻。若是見了大哥，他就不讓我動手，自己要出手指了。」木婉清見高昇泰本來臉色白得怕人，但只這片刻之間，雙頰便有了紅暈，心道：「原來段郎的爹爹內功深厚之極，怎地他──他卻又不會武功？」

撫仙釣徒凌千里騎一匹馬來，服侍鎮南王上馬。鎮南王和高昇泰並騎徐行，低聲詢問敵情。段譽則與瑤端仙子有說有笑，在鐵甲衛士擁護之下，向大理馳去，卻是將木婉清冷落了。

黃昏時分，一行人進了大理城門，「鎮南」、「保國」兩面大旗所到之處，眾百姓大聲歡呼：「鎮南王爺千歲！」「大將軍千歲！」鎮南王揮手作答，看來極得民心。木婉清見大理城內燈火處處，大街上青石平鋪，市肆甚是繁榮，她一生都在深山長大，這兩年來雖到了不少城市城鎮，但從未見過大理這般眾百姓熙來攘往的景象。過得幾條街道，眼前筆直的一條石路，大路盡頭，聳立著無數黃金宮殿，夕陽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輝煌，令人目為之眩，一行人來到一牌坊之前，一齊下馬。木婉清一抬頭，只見牌坊上寫著四個大金字：「聚道廣慈」。

木婉清心想：「這定是大理國皇帝的皇宮了，段郎的伯父住在皇宮之中，想必位居高官，也是甚麼王爺、大將軍之流了。」一行人走過牌坊，只見宮門上的匾額寫著「聖慈宮」三個金字，一個太監快步走將出來，說道：「啟稟王爺，皇上與娘娘在王爺府中相候，請王爺王妃回鎮南王府見駕。」鎮南王道：「是了！」段譽笑道：「妙極，妙極！」瑤端仙子橫了他一眼，嗔道：「妙甚麼？我在皇宮中等候娘娘便是。」那太監道：「娘娘吩咐下來，務請王妃即時朝見，娘娘有要緊事和王妃商量。」瑤端仙子低聲道：「有甚麼要緊事了？詭計多端。」段譽知道這是皇后故意安排，料到他母親不肯回自己王府，是以先到鎮南王府中去相候，原是撮合他父母和好的一番美意，當下牽過母親的馬來，扶著她上馬。

一行人折而向東，行了約莫兩里，來到一座大府第前。府門前兩面大旗，寫的也是「鎮南」、「保國」兩字，府額上寫的是「鎮南王府」。門口站滿了親兵衛士，肅靜無嘩的躬身行禮，恭迎王爺王妃回府。鎮南王首先進了府門，瑤端仙子踏上第一級石階，忽然眼眶一紅，怔怔的掉下淚來。段譽半拉半推，將母親擁到了大門，說道：「爹，兒子請得母親回來，立下大功，爹爹有甚麼獎賞？」鎮南王心下甚喜，道：「你向娘討賞，娘說賞甚麼，我便照賞。」瑤端仙子破涕為笑，道：「我說賞你一頓板子。」段譽伸了伸舌頭。

高昇泰等到了廳上，便不進去了。段譽向木婉清道：「木──木姑娘，你在此稍坐片刻，我見過皇上皇后，便來陪你。」木婉清實是不願他離去，但也無法阻止，只得滿肚委曲的點了點頭，逕在首座第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高昇泰以下諸人，站著直等鎮南王父子三人進了內堂，高昇泰這才坐下，但凌千里、蕭篤誠、朱丹臣等人卻仍是垂手站立。木婉清也不理會，放眼看那大廳，只見正中一塊橫匾，寫著「邦國柱石」四字，下首署著「辛酉御筆」四個小字，楹柱中堂，懸滿了字畫，一時也看不了這許多，何況好多字根本不識。侍僕送上清茶，一膝半跪，恭恭敬敬的舉盤過頂。木婉清心想：「這些人古怪真多。」又見只有她自己與高昇泰兩人有茶，朱丹臣等一干人在山峰上迎敵之時，威風八面，到了鎮南王府，卻是恭謹肅立，大氣不敢透一口，那裏像甚麼身負上乘武功的英雄好漢？

過得半個時辰，木婉清等得不耐煩起來，大聲叫道：「段譽，段譽，幹麼不出來？」大廳上雖是站滿了人，但人人屏息凝氣，半句聲也不出，木婉清突然大叫，誰都嚇了一跳。高昇泰笑道：「姑娘少安毋躁，小王爺這就出來。」木婉清奇道：「甚麼小王爺？」高昇泰道：「段公子是鎮南王的世子，那不是小王爺麼？」木婉清自言自語：「小王爺，小王爺！這書獃子像甚麼王爺？」

只見內堂走出一名太監，說道：「皇上有旨：著善闡候、木婉清進見。」高昇泰見那太監出來，早已恭恭敬敬的站立。木婉親卻仍是大剌剌的坐著，聽那太監直呼己名，心中不喜，低聲道：「姑娘也不稱一聲，我的名字是你隨便叫得的麼？」高昇泰道：「木姑娘，咱們去叩見皇上。」木婉清雖是天不怕，地不怕，聽說要去見皇帝，心頭也有發毛，只得跟在高昇泰之後，穿長廊，過庭院，只覺走不完的一間間屋子，終於來到一座花廳之外。那太監報道：「善闡候、木婉清朝見皇上、娘娘。」揭開了簾子。高昇泰向木婉清使個眼色，走進花廳，向正中坐著的一男一女跪了下去。木婉清卻不下跪，見那男人長鬚黃袍，相貌清俊，問道：「你是皇帝麼？」

這居中而坐的男子，正是大理國當今皇帝段正明，帝號稱為保定帝。大理國於五代後晉天福二年建國，其先為武威郡人，始祖段儉魏，佐南詔大蒙國蒙氏為清平官，六傳至段思平，官通海節度使，丁酉年得國稱太祖神聖文武帝。十四傳而到段正明身上，已歷一百五十餘年。是時北宋汴梁哲宗天子在位，年紀尚幼，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這位太皇太后任用名臣，廢除苛政，百姓康樂，華夏綏安，是我國歷代第一位英明仁厚的女王，史稱「女中堯舜」。大理國僻處南疆，歷代皇帝崇奉佛法，與宋朝向來不以兵戎相見。保定帝在位十一年，其時正當天佑年間，四境寧靜，國泰民安。

保定帝見木婉清不向自己跪拜，反而開口便問自己是否皇帝，不禁啞然失笑，說道：「我便是皇帝了，你說大理城裏好玩麼？」木婉清道：「我一進城便來見你了，還沒時光玩過。」保定帝微笑道：「明兒讓譽兒帶你到處走走，瞧瞧咱們大理的風光。」木婉清道：「很好，你陪咱們一起去麼？」她此言一出，眾人都忍不住在微笑。保定帝回視身旁的皇后，笑道：「皇后，這娃兒要咱們陪她，你說陪不陪？」皇后微笑未答，木婉清向她打量了幾眼，道：「你是皇后娘娘麼？果然美麗。」保定帝呵呵大笑，說道：「譽兒，這位木姑娘天真誠樸，有趣得緊。」木婉清問道：「你為甚麼叫他譽兒？他常說的伯父，就是你了，是不是？他這次私逃出外，很怕你生氣，你別打他了，好不好？」保定帝微笑道：「我本要重重打他五十記扳子，既是姑娘說情，那就饒過了，譽兒，你還不謝謝木姑娘。」

段譽見木婉清逗得皇上高興，心下甚喜，知道伯父性子隨和，便向木婉清深深一揖，說道：「謝過木姑娘說情之恩。」木婉清還了一禮，低聲道：「你伯父答應不打你，那我就放心了，謝倒是不用謝的。」她轉頭又向保定帝道：「我只道皇帝總是個很兇很可怕的人，那知道你……你很好！」保定帝除了幼年時曾得父皇、母后如此稱讚之外，十餘年來人人見他恭敬畏懼，從未有人讚他「你很好」三字。此刻見木婉清猶如渾金樸玉，全然不通世故人情，對她更增三分喜歡，向皇后道：「你有甚麼東西賞她？」皇后從左腕上褪下一隻玉鐲，遞了過去，道：「賞了你罷。」木婉清接了過來，戴上自己手腕，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啦。下次我也去找一件好看的東西送給你。」

皇后微微一笑，正要答話，忽聽得西首數間屋外，屋頂上咯的一聲響。皇后轉向保定帝，笑道：「有人給你送禮物來啦。」一言甫畢，鄰室的屋上又是閣的一響，木婉清心中一驚，知是敵人來襲，但那人輕功好極，落腳處輕如落葉，而且來得好快。但聽得颼颼數聲，幾個人上了屋頂，撫仙釣徒凌千里的聲音說道：「閣下深夜來到王府，意欲何為？」但聽得一個金屬相擦般的聲音乾笑道：「我找徒兒來啦！快叫我乖徒兒出來見我。」正是南海鱷神。木婉清心下暗驚，雖知王府中戒備森嚴，衛士如雲，鎮南王、瑤端仙子，以及漁樵耕讀諸人個個均有極高的武功，但南海鱷神實在太厲害，如再得葉二娘、雲中鶴，以及那個未曾露過面的「天下第一惡人」相助，四惡聯手，倘要強擄段譽，只怕也是不易阻擋。

只聽得凌千里道：「閣下高徒是誰？這鎮南王府之中，那有閣下的徒兒？」突然間嗤的一聲大響，半空中伸下一張大手，將花廳之門上懸著的簾子撕為兩半，人影一晃，南海鱷神已站在廳中。他一對豆眼溜溜的一個滾轉，已見到段譽，哈哈大笑，道：「老四說得不錯，乖徒兒果然在此。快跟我去學功夫。」說著伸出雞爪般的手來，抓向段譽肩頭。

鎮南王聽得南海鱷神一抓之中隱隱有風雷之聲，知道厲害，生怕他傷了愛子，當即一掌拍去。兩人手掌相碰，砰的一聲，均感內力受震。南海鱷神心下暗驚，問道：「你是誰？我來帶領我的徒兒，關你甚麼事？」鎮南王微笑道：「在下段正淳，這人是我兒子，幾時拜你為師了？」段譽笑道：「他硬要收我為徒，我說早已拜過師父了，可是他偏偏不信。」南海鱷神瞧瞧段譽，又瞧瞧鎮南王段正淳，說道：「老的武功很強，小的卻是一點不會，我就是不信你們是爺兒倆。段正淳，就算他是你的兒子，可是你教武功的方法不對，你兒子太過膿包。可惜，嘿嘿，可惜。」段正淳道：「可惜甚麼？」

南海鱷神道：「你兒子形相像我，乃是天地間極難得的學武材料，只須跟我學得十年，包他成為武林中一位青年高手。」段正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但適才跟他對了一掌，已知此人極是了得，正待對答，段譽已搶著說道：「岳老三，你武功不行，不配做我師父，你回南海萬鱷島去再練二十年，再來跟人談論武學。」南海鱷神大怒，喝道：「你這小子懂得甚麼？」段譽道：「我問你：『風雷益。君子以見喜則遷，有過則改。』那是甚麼意思？」南海鱷神一獃，怒道：「那有甚麼意思？胡說八道。」段譽道：「你連這幾句最淺近的話也不懂，還談甚麼武學？我再問你：『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那又是甚麼意思？」保定帝、鎮南王，以及守在屋上的朱丹臣等聽到段譽引用「易經」中的話來戲弄南海鱷神，都是不禁好笑。木婉清雖也不懂段譽說些甚麼，但猜到多半是酸秀才在掉書包。

南海鱷神一怔之見，只見各人臉上均有嘲笑之意，料想段譽說的多半不是好話，大吼一聲，便要出掌相擊。段正淳錯了半步，攔在他與段譽之間。段譽笑道：「我說的都是武功歌訣，其中奧妙無窮，料你也不懂得。似你這等井底之蛙，居然想為人師，那不是笑歪了天下人的嘴巴？哈哈，我拜的師傅不是飽學宿儒，便是有德高僧，你啊，再學十年，也未必能拜我為師。」南海鱷神吼道：「你拜的師父是誰，叫他出來，露幾手給我瞧瞧。」他這一吼聲如雷，鎮南王府數百間屋宇中前前後後都聽見了，婦孺之輩無不駭然失色。

段正淳見來者只是四惡中的一人，盡可拾奪得下，今日夫婦重會，不妨拿他來戲耍一番，以博夫人一粲，當下由得兒子信口胡說，也不出言阻止，段譽見父親對己縱容，更是得意，道：「好，你有膽子便等在這裏，我去請師父來，若是英雄好漢，可別逃走。」南海鱷神怒道：「我岳老三一生縱橫江湖，怕過誰來？快去，快去。」段譽轉身出房。南海鱷神在各人臉上逐一瞧去，雖在高手環伺之下，卻也是泰若自然，毫無戒懼之意。只聽得靴聲橐橐，兩個人走近房來。南海鱷神留神傾聽，從腳步聲中，知道來的兩個人都是不會武功之輩，落步澀滯，拖泥帶水，只聽得段譽的聲音在門外說道：「岳老三這老傢伙逃走了麼？爹，你別讓他逃走，我師父來啦。」南海鱷神吼道：「我逃甚麼？他媽的，這小子就是惹我生氣。」說話聲中，段譽帶了一人進來，眾人一見，忍不住哈哈大笑，只見這人小帽長袍，兩撇焦黃的鼠鬚，瞌著一雙紅眼睛，縮著頭頸，形貌極是猥瑣，瑤端仙子等認得乃是鎮南王府中管帳老師的手下霍先生，這人整日價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專愛和王府中的僕役賭博。這時帶著七分酒意，胸前滿是油膩，被段譽拖著手臂，畏畏縮縮的不敢進來。一進花廳，便向保定帝和皇后叩下頭去。

保定帝不認得霍先生是誰，說道：「罷了！」段譽挽住霍先生的手，向南海鱷神道：「岳老三，我諸位師尊之中，以這位師父武功最淺，你須先勝得了他，再找我另外的師父比武。」南海鱷神哇哇大叫，說道：「三招之內，我岳老二若不將他摔個稀爛，我拜你為師。」段譽眼光一亮，說道：「你這話是真是假？男子漢大丈夫，說過的話若是不作數，那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南海鱷神嘩嘩大叫，道：「來，來，來！」

段譽道：「倘若只比三招，那就不用我師父動手，我自己來接你三招也成。」南海鱷神聽到雲中鶴的傳言，匆匆忙忙起來大理鎮南王府。他一心只想擒段譽，要他作南海的一派傳人，待得和段正淳對了一掌，心中始微微有懼意，覺得要在這許多高手之中擒走段譽，實在大是不易，這時聽得段譽願和自己動手，那是再好不過，一出手就可將他扣住，段正淳等武功再強，那時投鼠忌器，只好眼睜睜的讓自己將段譽帶走，便道：「好，你來接我三招，我不出內力，絕不傷你便是。」段譽：「咱們言語說明在先，三招之內你若打我不過，那便如何？」南海鱷神哈哈大笑，他知道段譽乃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別說三招，就是半招也接不住，便道：「三招之內我若打你不過，我就拜你為師。」段譽笑道：「這裏大家都聽見了，你賴不賴？」南海鱷神怒道：「岳老二說話，素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段譽道：「岳老三！」南海鱷神道：「岳老二！」段譽道：「岳老三！」南海鱷神道：「快來動手，囉哩囉唆的幹甚麼？」段譽走上兩步，和他相對而立。在廳中眾人，自保定帝、皇后而下，人人都是看著段譽自幼長大，均知他好文厭武，從來沒學過武功，這次保定帝和段正淳逼著他練武，他竟離家出走，別說和一流高手過招，就是尋常的衛士兵卒，他也決計不是對手。初時眾人均知他是故意戲弄南海鱷神，但到後來說話僵了，竟逼得要和他真的放對。雖然南海鱷神一心想收他為徒，不致傷他性命，但這人性子兇野，說不定突然間狂性大發，段譽以金枝玉葉之體，如何輕易冒險？瑤端仙子愛子心切，首先出言擱阻：「譽兒莫要胡鬧，這等山野匹夫，不必多加理會。」皇后也道：「善闡侯，你下令擒了這個狂徒。」善闡侯高昇泰道：「臣高昇泰接旨。」他轉身喝道：「凌千里、董思歸、蕭篤誠、朱丹臣四人聽令：娘娘有旨，擒了這個犯駕狂徒。」撫仙釣徒等四人一齊躬身道：「臣接旨。」

南海鱷神眼見眾人群起而攻，喝道：「你們大夥兒都來，老子也不怕。皇帝、皇后，你兩個也上罷！」段譽雙手急搖，道：「慢來，慢來，讓我跟他比了三招再說。」保定帝素知這侄兒行事往往大出常人意料之外，說不定他暗中另有機謀，好在南海鱷神不會傷他性命，有自己兩兄弟在旁照料，絕無大礙，便道：「眾人且住，讓這狂徒領教一下大理國小王子的高招，也無不可。」凌千里等四人本要一擁而上，聽得皇上有旨，一齊站定。只見保定帝微有笑容，神色寧定，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

段譽說道：「岳老三，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在三招中打我不倒，就拜我為師，我雖做你師父，但你資質太笨，武功我是不教你的。你答不答應？」南海鱷神怒道：「誰要你教武功？你又會甚麼狗屁武功？」段譽道：「好，那你答應了。拜師之後，師尊之命，便不可有違，我要你做甚麼，你便須遵命而行，否則欺師滅祖，大犯武林中的公憤。你答不答應？」南海鱷神不怒反笑，道：「這個自然。你拜我為師之後，也是這樣。」

# 第十五回 凌波微步

段譽道：「就是這樣。不過你要收我為徒，須得將我幾位師父一一打敗，顯明你的武功確比我各位師父都高，我才值得拜你為師。」南海鱷神道：「好罷！好罷！你盡說不練，玩甚麼詭計？」段譽指著他的身後，微笑道：「我一位師父早已站在你的背後──」南海鱷神不覺背後有人，回頭一看，段譽陡然間斜上一步，毛手毛腳的抓住了他背心的「陶道穴」。這一下出手完全不像練家子弟的姿勢，但那「陶道穴」乃是人身大穴之一，南海鱷神只感胸口一窒，段譽左掌已按住他腰間「意舍穴」，大拇指對準了穴道正中。

南海鱷神一驚之下，急運內力掙扎，但兩大要穴受制，衝解這兩個穴道的內力相互牽制，他用力一掙，登時全身酸軟。段譽已將他身子高高舉起，頭下腳上的往下摔去，騰的一聲，南海鱷神一個禿禿的腦袋撞在地下。幸好這花廳中鋪著地毯，並不受傷，但以他身份名位，被段譽這麼一摔，臉上如何下得去？急怒之下，一個「鯉魚打挺」，跳將起來，左手便向段譽抓去。

花廳上眾人的武學造詣均是甚高，可是誰也沒料到以段譽這麼從來沒學過武藝的文弱書生，竟會將南海鱷神摔得如此狼狽。眾人一怔之下，見南海鱷神出抓凌厲之極，段正淳正要出手阻格，卻見段譽向左斜走，步法古怪之極，只跨出一步，便將對方奔雷閃電般的一抓避了開去。段正淳喝道：「妙極！」南海鱷神第二掌跟著劈到。段譽並不還手，只是向著他走上兩步，又已將他這一掌化開。

南海鱷神兩招不中，心中又驚又怒，只見段譽站在自己面前，兩人相距不過三尺，突然間一聲狂吼，雙手齊出，向他胸腹間抓了過去。這是他十年來苦練的絕技之一「毒龍抓」，本是要和葉二娘爭奪「第二惡人」的名頭之用，這時狂怒之下，已顧不得雙爪若是抓得實了，這個「南海派未來傳人」便是破胸開膛之禍。保定帝、皇后、段正淳、瑤端仙子、高昇泰五人齊聲喝道：「小心了！」但見段譽左踏一步，右跨一步，輕飄飄的已轉到了南海鱷神背後，伸手在他禿頂上拍了一掌。

南海鱷神驚覺到對方手掌居然神出鬼沒的拍到了自己頭頂，暗叫：「我命休矣！」但頭皮和他掌心一觸，立知段譽這一掌之中全無內力，左掌翻上，嗤的一下，將段譽手背上抓破了五條血痕。段譽一縮手，南海鱷神一抓餘力未衰，五根手指滑將下來，竟將自己額頭上抓破了五條血痕。本來段譽連避三招，已然得勝，只是沒想到自己不會內功，童心大起的在他腦門上拍了一掌，險險被他擒住，當下腳步連錯，躲到了父親身後，已是嚇得臉上全無血色。

瑤端仙子向兒子白了一眼，心道：「好啊，你瞞著我，向伯父與爹爹學了這等奇妙功夫，居然絲毫不動聲色。」木婉清大聲道：「岳老三，你三招打他不倒，自己反教人家摔了一跤，快磕頭拜師啊。」南海鱷神抓了抓耳根，紅著臉道：「他又不是真的跟我動手，這個不算。」木婉清伸手指掛臉，道：「羞不羞？你不拜師，那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了。你願意拜師呢，還是願意做烏龜兒子王八蛋？」南海鱷神道：「都不願。我要跟他打過。」

段正淳見兒子的步法巧妙異常，連自己也瞧不出其中的訣竅，低聲在段譽耳邊道：「你別伸手打他，乘機拿他穴道。」段譽低聲道：「兒子害怕起來了，只怕不成。」段正淳低聲道：「不用怕，我在旁邊照料便是。」段譽得父親撐腰，膽氣為之一壯，從段正淳背後轉身出來說道：「你三招打不倒我，便應拜我為師了。」南海鱷神大吼一聲，一掌向他擊去。

段譽向東北角踏了一步，輕輕易易的便將南海鱷神的一掌避開，只聽得喀喇一聲，南海鱷神這一掌的掌風擊爛了一張茶几。段譽凝神一志，口中輕輕唸道：「山地剝，火地晉，進無妄，轉中孚。水火既濟，地火明夷，退損位，斜歸大壯。」竟是不看南海鱷神的掌勢來路，自管自的左上右下，斜進直退。南海鱷神的掌法越出越快，力度越來越強，花廳中砰啪、喀喇、嗆啷、乒乓之聲不絕，椅子、桌子、茶壺、茶杯紛紛隨著他掌風而壞，但自始至終，竟是打不到段譽身上半分。

轉眼間三十餘招已過，保定帝段正明和鎮南王段正淳兄弟二人，早已瞧出段譽腳步虛浮，確是不會半點武功，只是不知他得了那一位高人傳授，學會一套神奇之極的步法，踏著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每一步都是匪夷所思。他若是真和南海鱷神對敵，一招間便已斃於敵人掌底，但他只管自己走自己的，南海鱷神掌力再強，始終打他不著，看二人鬥到第四十八招時，段氏兄弟相視一眼，臉上都閃過一絲憂色，心中同時想到：「這南海鱷神若是閉起眼睛，根本不去瞧譽兒到了何處，隨手使一套拳法掌法，那便有打到他的時候。」但見南海鱷神的臉色越轉越黃，眼睛越睜大，竟未想到這個法子。他一拳一掌向段譽打去，不論他如何迅速變招，段譽的身子總是轉在他掌力決計及不到的方位。

然而這麼纏鬥下去，段譽縱然可不受損傷，要想打倒對方，卻也是萬萬不能。保定帝又看了半晌，說道：「譽兒，走慢一半，迎面過去，拿他胸口穴道。」

段譽應道：「是！」放慢了腳步，迎面向南海鱷神走去，目光和他那張兇狠焦黃的臉一對，心下登生怯意，腳下微一窒滯，已偏了方位。南海鱷神一抓插下，從段譽的腦袋左側劃了下去，插得他左耳登時鮮血淋漓，倘若這一下偏右一寸，段譽已然屍橫就地。段譽耳上疼痛，心中怯意更甚，加快腳步的橫轉直退，躲到了段正淳背後，苦笑道：「伯父，那不成！」

段正淳怒道：「我大理段氏子孫，焉有與人對敵而臨陣退縮的？快去打過，伯父教的不錯。」瑤端仙子疼惜兒子，插口道：「譽兒已與他對了六十餘招，段氏門中有此佳兒，你心中還嫌不足麼？譽兒，你早勝啦，不用打了。」段正淳道：「是我的兒子，不用你管，我擔保他死不了。」瑤端仙子心中氣苦，淚水盈盈，便欲奪眶而出。段譽見了母親這等情景，心下不忍，鼓起勇氣，大步而出，喝道：「我再跟你鬥過。」這次橫了心，左穿右插的迴旋而行，越走越慢，待得與南海鱷神相對，眼光不和他相接，伸出雙手，便往他胸口拿去。

南海鱷神見他出手遲軟無力，哈哈大笑，斜身反手，來抓他肩頭，不料段譽腳下變化無方，兩人同時移身變位，兩下裏一靠，南海鱷神的胸口剛好湊到段譽手指上。段譽看準穴道方位，左手抓住了他「膻中穴」，右手抓住了「氣戶穴」。他全無內力，雖是抓住了兩處要穴，但若南海鱷神置之不理，不運內力而緩緩擺脫，段譽原是絲毫奈何他不得。可是南海鱷神要害受制，心中一驚，雙手突襲對方面門。這一招以攻為守，攻的是段譽眼目要害，武學中所謂「攻敵之不得不救」，敵人再強，也非回手自救不可，那就擺脫了自己的危難，原是極高明的打法。不料段譽於臨敵之道，一竅不通，南海鱷神手指抓到，他根本沒想到急速退避，雙手仍是抓住他的穴道。

這一下可就錯有錯著，南海鱷神體內氣血翻滾，在兩處穴道上忽遇阻礙，雙手伸到與段譽雙眼相距半尺之處，手臂不聽使喚，再也伸不過去。他吸一口真氣，再運內力一衝。段譽雙手之上，感到各有一股極強的熱流洶湧而上，登時身子搖搖晃晃，立足不定。他知道眼前局勢危急，只須雙手一離對方穴道，自己立時便有性命之憂，是以身上雖是說不出的難受，還是勉力支撐。段正淳和他相距不過數尺，見他臉如塗丹，越來越紅，當即伸出一指，抵在他後心的「大椎穴」上。大理段氏的「一陽指」神功，馳名天下，實是非同小可的絕技，一股融和的暖氣透將過去，南海鱷神全身一震，慢慢軟倒在地。段正淳伸手扶住兒子，加催內力。段譽漸漸回復如常，一時卻也說不出話來。

段正淳暗中以「一陽指」暗助兒子，合父子二人之力方將南海鱷神制服，花廳上眾人均是了然於心，但即是如此，南海鱷神是折服在段譽手下，實是無可抵賴。此人也真了得，段譽雙手一離穴道，他略一運氣，便即躍起身來，兩隻眼睛凝視段譽，臉上神情古怪之極，又是詫異，又是傷心，又是憤怒。

木婉清叫道：「岳老三，我瞧你甘心做烏龜兒子王八蛋，決計是不肯拜師的了。」南海鱷神怒道：「我偏偏叫你料想不到，拜師便拜師，這烏龜兒子王八蛋，我岳老三是決計不做的。」說著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向段譽磕了四個頭，大聲叫道：「師父，弟子岳老三給你磕頭。」段譽獃了一獃，未及回答，南海鱷神已縱身躍起，出廳上了屋頂。突然間屋上「啊」的一聲慘呼，跟著砰的一響，一個人擲進廳來，卻是鎮南王府中的一名衛士，胸口鮮血淋漓，心臟已被他伸指挖去，手足亂動，未即便死，神情極是可怖。這衛士的武功雖然不及漁樵耕讀四人，卻也並非泛泛，竟被他一舉手便將心挖去，段正淳、高昇泰雖在近旁，卻也不及相救。眾人相顧駭然，無不變色。

木婉清怒道：「郎君，你收的徒兒太也豈有此理。下次遇到，非好好叫他吃點苦頭不可。」段譽笑道：「我是僥倖得勝，全虧爹爹相助。下次遇到，只怕我的心也叫他挖了去，有甚麼本事叫他吃苦頭。」說話之間，蕭篤誠和凌千里將那衛士的屍體抬了出去，段正淳吩咐厚加撫恤，妥為安葬，那七分醉三分醒的霍先生唯唯諾諾，退了下去。

保定帝道：「譽兒，你這套步法，是從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中化將出來了，卻是何人所授？當真高明。」段譽道：「孩兒是從一個山洞中胡亂學來的，不知對也不對，請伯父指點。」保定帝問道：「如何從山洞中學來？」

原來那日在山崖之上，南海鱷神將木婉清擄去，段譽迷迷糊糊拔足欲追，只跨出數步，便踏在一條大蟒蛇身上。那蟒蛇身子又圓又粗，長滿了黏液，段譽一個立足不定，向後便倒，骨溜溜的從山崖上滾將下去。他在危急中雙手亂抓，抓住了一根樹枝，其時生死繫於一線，既是抓到了物事，那是死命也不放鬆了。段譽身子一晃，踏上了崖邊的一塊岩石，耳邊只聽得轟隆轟隆響聲不絕，滾滾江水，如雷鳴般在腳下奔馳而過。他定了定神，細看周身情勢，懸崖筆立，向上攀援是無論如何不成的了。若是向下，翻入江中也是死路一條。只有向左爬行，尚有可資落腳之處。當下顧不得爬過去前途如何，手足並用，戰戰兢兢的一路爬行。

他爬一會，休息一陣，遇到險峻之處，更是鼓足了勇氣，這才攀越而過，直爬到黃昏日落，眼見前面仍是千岩萬石，絲毫不見坦途，不由得暗暗氣沮，又爬了一會，突然間心念一動，眼前景物，依稀似是見過。他定了定神，凝視青山濁水，不禁叫了出來：「啊，是了！我從湖底石洞中出來，見到的便是這般景色。」

段譽認明了周遭景物，心下大喜：「從此處過去，再爬過幾座危崖斷澗，便有山路，只須再行十七八里，便是『善人渡』了。」但他一念及石洞中那玉像的絕世姿容，心念奔馳，再也抑制不住，只覺但教能再去瞧瞧那座玉像，便是一生一世被困在地底，也是心所甘願。當下再也不顧及其餘，一路爬將過去，只爬得數十丈，便到了地道出口處的小洞。他鑽了進去，循著舊道，回到那石室之中。

其時天色已然昏暗，但石室四壁鑲以明珠，發出柔和光芒。段譽怔怔的望著那尊玉像，心想：「幸好這只是一座玉像，不是活人。要是世間真有如此美麗的少女，我段譽真為她身敗名裂，死而無悔。不論她要去幹甚麼，縱是大逆不道、奸惡陰險之事，只怕我也難以拒卻。段譽啊段譽，世間無此女子，總算是你不幸中的大幸了。」他站在玉像之前，一直站到骨酸腳軟，仍是絲毫不覺疲倦，甚麼南海鱷神、甚麼木婉清，全已拋到了九霄雲外。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住，便在玉像腳下昏昏睡去。

睡夢之中，那玉像果真活轉，遞了一把利刀給他，要他去殺三十六個無辜男女，段譽接過刀來，順手亂殺，片刻間便殺了七八十人，滿地滾的都是頭顱。那玉像微微一笑，甚是嘉許，要他再去刺殺自己的父親。段譽堅決不肯，那玉像道：「你不聽我吩咐，那便快快自殺。」段譽毫不猶豫的舉起刀來，往自己心窩中一刺，一驚之下，大叫一聲的醒來，滿頭冷汗，嚇得一顆心怦怦跳個不住。只見石室中陽光斜射，原來已是做了一夜惡夢。

他望著玉像，又是胡思亂想了一個多時辰，忽然想起：「這石室深在地底，這陽光卻是從何而來？」順著陽光的來路尋去，只見石室右上角懸著一面銅鏡，那陽光是從鏡上折射而至。他向那鏡子瞧了一陣，隱隱見到鏡上似有圖形文字，心念一動：「這石室中到處都放滿了銅鏡，只怕鏡上都有甚麼古怪。」隨手從石室角落裏取過一面鏡子，擦去鏡面上的灰塵銅綠，果見鏡上刻著一條條斜線直線，線旁注著「一步」、「兩步」、「半步」等等字樣，每條線的盡頭，又注著「同人」、「大有」、「歸妹」、「謙」等等小字。

段譽讀過「易經」，知道「同人」、「大有」等等，乃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各有方位。他翻過鏡子，只見鏡背刻著「凌波微步」四個古篆，登時便想起「洛神賦」中那些句子來：「凌波微步，羅襪出塵──轉胸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曹子建那些千古名句，在他腦海中緩緩流過：「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瑰姿艷逸，儀靜禮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這些艷麗的句子形容的是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皎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但段譽覺得，用之形容眼前這個不言不動的玉美人，卻仍是大大的不夠。

他手中拿著那面銅鏡，獃了半晌，又想起玉像腳下那塊銅片上的字來：「汝既磕足千頭，便已為我弟子，此後遭遇，慘不堪言，汝其無悔。本門絕世武功，盡在各處石室之中，望靜心參悟。」數日前他與玉像相別之時，曾道：「神仙姐姐，我不做你弟子，你的絕世武功我也是不學的。」但此刻向那玉像又多瞧了幾個時辰，心中癡癡迷迷，已是全無自主，心想：「各處石室中有甚麼絕世武功？那定是刻在銅鏡上的這些圖形文字了。神仙姐姐叫我學武，我是非學不可的。」翻過鏡面，想像易經中的六十四卦方位，一步步的走將起來。

初時依著銅鏡上所刻的方位步數而走，不明其中的奧妙所在，有時鏡上所注步數極怪，走了上一步後，無法接到後一步，直至想到須得憑空轉一個身，這才豁然貫通。更有時須得躍前縱後，方能依循鏡上的指示。段譽書獃子的勁道一發，遇到難題便苦苦鑽研，一得悟解，樂趣之大，直是難以言宣，不禁覺得：「武學之中，原來也有這般無窮快樂，實不下於讀書。」又想：「我不願傷人殺人，這才決意不肯學武。這步法不能傷害別人，卻能避去惡人的加害，學了有益無害。即是其他武功，學了用以救人自衛，也非壞事。」他一想通此節，學得更加勤了。

如此一日過去，鏡上的步法已學得了二三成。到得晚間，腹中饑餓不堪，便取出「莽牯朱蛤」，由得它縱聲大叫，引來一些蛇兒俯伏在地，段譽選了一條宰殺，到江邊拾些枯柴枯草來烤熟吃了。數日之間，除了食蛇睡覺，沒一刻不是浸沉在這「凌波微步」之中，有時怠懈起來，一抬頭看到玉像，便覺那美人臉上似有慍色，嫌他太不用勁，心中一驚，又孜孜兀兀的鑽研起來。

第四日午間，已是全部了然於胸，自覺鏡上所註，前進後退，亦已演習純熟。這幾日來他心中常想：「木姑娘落入南海鱷神手中，時日已久，我須得快去救她出來。」但每次和玉像的目光相接，一個人便如中邪著魔一般，再也沒想到木婉清身處危境。這時下了極大決心：「先救木姑娘，再回此處也是不遲。」於是將那面銅鏡放回原處，一瞥眼間，見地下另一面銅鏡上花紋斑斕，也是刻滿了圖樣文字。

他知道若再練習這面鏡上的功夫，又非數日不可，心道：「段譽啊段譽，那位木姑娘被惡人擒住，度日如年，你若不去救她，如何對得人住？」可是在內心深處，他另有一個念頭：「我在此長對玉人，何等快樂？我又沒本領去打敗南海鱷神，只有拜他為師，那真是要了我的命啦。」他胸中天人交戰，躊躇良久，總覺倘若不去救出木婉清，忒也無情無義，非男子漢大丈夫所為，縱然自身必遭苦厄，那也說不得了，當下向那玉像長揖到地說道：「神仙姐姐，若能憑著你教我的『凌波微步』，逃脫那南海鱷神之手，日後我每一年中，都來陪你半年。」

當下左足跨出，踏「中孚」，轉「既濟」，便要用這「凌波微步」，走出洞去，不料甫上「泰」位，一個轉身，右路踏上「蠱」位，突然間丹田中一股熱氣衝將上來，全身麻痹，登時癱瘓在地。段譽大驚之下，想伸手撐地，站起身來，不料四肢百骸，沒一處再能聽心意使喚，便是要移動一根小指頭兒也是不能，就像一個人在夢魘之中，愈是著急，愈是使不出半點力道。

原來這銅鏡上的「凌波微步」，乃是一種極上乘的武功，在身負深厚武功之人加以習練，身子的動作和腳步與內力息息相關。段譽全無內功根基，走一步，想一想，再退一步，又停頓片刻，身中血脈有緩息的餘裕，自無阻礙。他熟習之後，突然一氣呵成的走將起來，體內經脈逆轉，登時癱瘓，幾乎走火入魔。幸好他沒跨得幾步，步子又不如何迅速，總算沒到絕經斷脈的危境。

段譽驚惶之中，出力掙扎，但越是使力，胸腹間越是難過，似欲嘔吐，卻又嘔吐不出。他長嘆一聲，聽天由命的不動，說也奇怪，這一任其自然，煩惡之感反而漸消。他這麼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下，直到次早明晨，仍是無法動彈，心想：「神仙姐姐腳下的銅片上明明寫著：『此後遭遇，慘不堪言，汝其無悔？』我在這裏生生的餓死，還不能說是『慘不堪言』。」

這一日早晨陽光斜照，到得辰牌時分，陽光照到一面銅鏡之上，反映到段譽眼中，微感眩耀，他想側頭避開，但頭頸轉動不得，依稀見到銅鏡上刻著「未濟」、「小過」、「震」、「屯」等字。既是無法避開，索性看看鏡上的文字，思考起來。他在第一面鏡上所學，只是六十四卦中的三十二卦。恰巧這面鏡上記載的，正是餘下三十二卦。他腳下不能走動，心中虛擬腳步，一步步的想下去，到得傍晚，已想通了十餘步，心中煩惡之感亦是大減。

翌日午間，這三十二卦已是盡數想通。他心下默唸，將兩面銅鏡上所刻的六十四卦，從「明夷」起始，經「賁」、「既濟」、「家人」，一共踏遍六十四卦，恰好走了一個大圓而至「無妄」時，自知功德圓滿，一喜之下，跳起身來拍手叫道：「妙極，妙極！」這四個字一出口，才知自身已能活動，原來他內息不知不覺的隨著思念渾轉，也走了一個大圓，膠結的經脈便此解開。

段譽又驚又喜，生怕忘記，將這六十四卦翻來覆去的又記了幾遍，生怕重蹈覆轍，極緩慢的一步步踏出，待得六十四卦踏遍，腳步成圓，只感神清氣爽，精神為之一振，雖是數日未曾進食，竟是不感如何饑餓，他向玉像一揖，說聲：「多謝！」急從石道中奔出，尋覓舊道，到了「善人渡」，然後回無量山來，終於與木婉清相會。

他向伯父伯母及父母敘述洞中學步的經過，將玉像之事略過不提，只說見到兩面銅鏡，學到鏡上所記的步法。他覺得在這許多人之前，詳細講說自己如何為一座玉雕女像發癡，未免太過不好意思，而木婉清聽了，更非大發脾氣不可。

段譽說罷，保定帝道：「這六十四卦的步法之中，顯是隱伏有一種上乘內功，你倒從頭至尾的走一遍看。」段譽應道：「是！」微一凝思，一步步的走將起來。保定帝，段正淳、高昇泰等都是內功極其深厚之人，但於這步法的奧妙，卻也只能看出了一二成。段譽六十四卦走完，剛好繞了一個大圈，回歸原地。保定帝喜道：「好極！這步法天下無雙，吾兒實是遇上了極難得的福緣。你母親今日回府。吾兒陪娘說說家常話。」轉頭向皇后道：「咱們回去了罷！」皇后站起身來，應道：「是！」

段正淳等恭送皇帝皇后起駕回宮，直送回鎮南王府的牌樓之外。段正淳等回到府中，內堂張宴，這一桌除了段正淳夫婦和段譽之外，便是木婉清一人，在旁侍候的宮婢倒有十七人。木婉清一生之中，那裏見過如此榮華富貴的氣象？每一道菜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她見鎮南王夫婦將自己視作家人，儼然是兩代夫婦同席歡敘，芳心自是不免暗喜。段譽見母親對父親的神色仍是冷冷，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只是挾些素菜來吃，便斟了一杯酒，站起身來說道：「媽，兒子敬你一杯。」瑤端仙子道：「我不喝酒。」段譽又斟了一杯，向木婉清使個眼色，道：「木姑娘也敬你一杯。」木婉清捧著酒杯站起來。瑤端仙子心想對木婉清不便太過冷淡，便微微一笑，說道：「姑娘，我這個孩兒淘氣得緊，爹娘管他不住，以後你得幫我管管他才是。」木婉清道：「他不聽話，我便老大耳括子打他。」瑤端仙子嗤的一笑，斜眼向丈夫瞧去。段正淳道：「正該如此。」

瑤端仙子伸左手去接木婉清手中的酒杯。燭光之下，木婉清見她素手纖纖，晶瑩如玉，手背上近腕處有一塊殷紅如血的紅記，不由得全身一震，顫聲道：「你──你的名字──可叫做舒白鳳麼？」瑤端仙子笑聲：「你怎知道我名字？」

木婉清顫聲問道：「你──你當真便是舒白鳳？你從前是使軟鞭的，是不是？」瑤端仙子見她神情有異，但仍是不疑有他，微笑道：「譽兒待你真好，連我的閨名也跟你說了。」木婉清叫道：「師恩深重，師命難違！」右手一揚，兩枝毒箭往瑤端仙子當胸射去。筵席之間，四人言笑宴上，親如家人，那料到木婉清竟會突然發難？瑤端仙子武功雖較木婉清為高，但兩人相距極近，又是變起俄頃，猝不及防，眼看這兩枝毒箭勢非射中不可。段正淳坐在對席，乃在木婉清背後，一見情勢不對，食指點出，正是「一陽指」的神技，但這一指只能控制住木婉清，卻不能救得妻子。段譽曾數次見木婉清談笑間便飛箭殺人，她這毒箭上餵的毒藥厲害非常，端的是見血封喉，一見她抖動衣袖，便知不妙，他站在母親身旁，苦於不會武功，無法代為擋格，腳下使出「凌波微步」，身形一晃，從斜刺裏穿了過來，擋在瑤端仙子身前，卜卜兩聲，兩枚毒箭射入他的胸口。木婉清同時覺得背心一麻，伏在桌上，再也不能動彈。段正淳應變奇速，飛指而出，連點段譽中箭處周圍的八處穴道，使得毒血暫時不能歸心，反手提起木婉清的後心，喀的一聲，已折斷她右臂的關節，令她不能再發毒箭，然後拍開她的穴道，厲聲道：「取解藥來！」木婉清顫聲道：「我──我只要殺舒白鳳，不是要害段郎。」忍住右臂劇痛，忙從懷中取出兩瓶解藥，道：「紅的內服，白的外敷，快，快！遲了便不及相救。」

瑤端仙子向她瞪視一眼，見她對段譽的關切之情確是出於真心，已約略猜到其中原由，當即夾手奪過解藥，將兩顆紅色藥丸餵入兒子口中，白色的乃是藥粉，她抓住箭尾，輕輕一拔，將兩枝短箭拔出，然後在傷處敷上藥粉。木婉清道：「謝天謝地，他──他性命無礙，不然我──我──」段譽中箭之後，神智立時迷糊，昏倒在母親懷中。段正淳夫婦目不轉瞬的望著傷口，見流出來的血自黑轉紫，自紫轉紅，這才吁了一口氣，知道兒子的性命已然保住。瑤端仙子抱起兒子，送入他臥室之中，替他蓋上了被，再搭他脈息，只覺跳動雖是無力，卻甚均勻，於是又回到暖閣中來。段正淳問道：「不礙罷？」瑤端仙子不答，向木婉清道：「你去跟修羅刀秦紅棉說──」段正淳聽到「修羅刀秦紅棉」六字，臉色一變，說：「你──你──」瑤端仙子不理丈夫，仍是向著木婉清說：「你跟她說，要我性命，儘管光明正大的要，這等鬼蜮伎倆，不教人笑歪了嘴麼？」木婉清說：「我不知修羅刀秦紅棉是誰。」瑤端仙子道：「那麼是誰叫你來殺我的？」木婉清道：「是我師父。我師父叫我來殺兩個人。第一個便是你，她說你手上有一塊紅記，名叫舒白鳳，相貌很美，以軟鞭作兵刃。她沒──說你是道姑打扮，我見你的兵刃乃是拂塵，名字叫作瑤端仙子，沒想到便是師父要殺──要殺之人，更沒想到你是段郎的媽媽──」說到這裏珠淚滾滾而下。瑤端仙子舒白鳳道：「你師父叫你去殺的第二個人，也是個美貌女子，右手缺了三根手指的，是不是？」木婉清奇道：「是啊，你怎知道？那女人姓康──」舒白鳳腮邊忽然滾下眼淚，微一沉吟，向段正淳道：「正淳，望你好好管教譽兒。」段正淳道：「白鳳，過去的冤孽，你何必放在心上？」舒白鳳幽幽的道：「你不放在心上，我卻放在心上，人家也放在心上。」突然間飛身而起，從窗口躍了出去。段正淳伸手拉她衣袖，舒白鳳回手一掌向他臉上擊去。段正淳側頭一讓──

# 第十六回 兩代孽緣

段正淳側頭避開了那一掌，嗤的一聲，已將舒白鳳的衣袖拉下了半截。舒白鳳轉過頭來，怒道：「你真要動武麼？」段正淳道：「白鳳，你──」舒白鳳雙足一登，輕飄飄的躍到了對面屋上，跟著幾個起伏，已在十餘丈外。遠遠聽得凌千里的聲音喝道：「是誰？」舒白鳳道：「是我。」凌千里道：「啊，是王妃──」此後再無聲息，眼見她是去得遠了。

段正淳悄立半晌，嘆了口氣，回入暖閣，卻見木婉清臉色慘白，卻並不逃走。段正淳走近身去，雙手抓住她的手臂，喀的一聲，接上了她的關節。木婉清心想：「我用箭射他妻子，不知他要如何折磨我？」卻見段正淳頹然坐入椅中，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聲，便喝乾了，雙眼望著舒白鳳躍出去的窗子，獃獃出神，過了半晌，又慢慢斟了一杯酒，咕的一下又喝乾。似這麼自斟自飲，連喝了十二三杯，一壺乾了，便從另一壺裏斟酒，斟得極慢，但飲得極快。木婉清越來越不耐煩，叫道：「你要想甚麼古怪慘毒的法子整治我，快快下手！」

段正淳抬起頭來，目不轉瞬的向她凝視，隔了良久，說道：「真像，真像！我早該便瞧了出來，這般的模樣，這般的脾氣──」木婉清聽得沒頭沒腦，問道：「你說甚麼？胡說八道。」段正淳並不答話，忽地站起身來，左掌向後斜劈，颼的一聲輕響，身後一枝紅燭隨掌風而滅，跟著右掌又向後斜劈，又是一枝紅燭陡然熄滅，如此連出五掌，劈熄了五枝紅燭，眼睛始終向著前面，出掌卻如行雲流水，瀟灑之極。木婉清驚道：「這──這是『五羅輕煙掌』，你怎麼也會？」段正淳苦笑道：「你師父教過你麼？」木婉清道：「我師父說我功力不夠，還不能學。再說，師父說這套掌法她絕不傳人，日後要帶入棺材之中。」段正淳道：「嗯，她說過絕不傳人，日後要帶入土中？」木婉清道：「是啊！不過師父當我不在面前之時，常常習練，我暗中卻瞧得多了。」段正淳道：「她獨自常常使這掌法？」木婉清點頭道：「是。師父每次練了這套掌法，便要發脾氣罵我。你──你怎麼也會？鎮南王，似乎你使得比我師父還好。」

段正淳嘆了口氣，道：「這『五羅輕煙掌』，是我教你師父的。」木婉清吃了一驚，可是又不得不信，她見師父掌劈紅燭之時，往往一掌不熄，要劈到第二三掌方始奏功，絕不如段正淳這般隨心所欲，揮灑自如，結結巴巴的道：「那麼你是我師父的師父，是──是我的太師父麼？」段正淳搖頭道：「不是！」以手支頤，輕輕自言自語：「她每練一次，便要發一次脾氣，她說這掌法絕不傳人，要帶入棺材之中──」木婉清又問：「那麼你──」段正淳搖搖手，叫她不要多問，隔了一會，忽然問道：「你今年十八歲，是九月間的生日，是不是？」木婉清跳起身來，奇道：「我的事你甚麼都知道，你到底是我師父甚麼人？」

段正淳臉上滿是痛苦之色，嘶啞著聲音道：「我──我對不起你師父。婉兒，你──」木婉清道：「為甚麼？我瞧你這個人挺和氣，挺好的啊。」段正淳道：「你師父的名字，她沒跟你說麼？」木婉清道：「我師父說她叫作『無名客』，到底姓甚麼，叫甚麼，我便不知道了。」段正淳道：「這許多年來，你師父怎生過日子？你們住在那裏？」木婉清道：「我和師父住在一座高山的背後，誰也不見，我從小便是這樣。」段正淳道：「你的爹娘是誰？你師父沒跟你說過麼？」木婉清道：「我師父說，我是個被爹娘遺棄了的孤兒，我師父將我從路邊撿回來養大的。」段正淳道：「你恨你爹娘不恨？」木婉清側著頭，輕輕咬著左手的小指頭兒。段正淳見著這等情景，不禁心中一酸。

木婉清見他兩滴清淚從臉頰上流了下來，不由得大是奇怪，問道：「你為甚麼哭了？」段正淳背轉臉去，擦乾了淚水，強笑道：「我那裏哭了？多喝幾杯，酒氣上湧。」木婉清不信，道：「我明明見到你哭。女人才哭，男人也會哭麼？我從來沒見男人哭過，除非是小孩兒。」段正淳見她不明世事，心中更是難過，說道：「婉兒，日後我要好好待你，方能補我一些過失。你有甚麼心願，說給我聽，我一定盡力給你辦到。」木婉清箭射段夫人後，正自十分擔憂，聽段正淳這般說，喜道：「我用箭射你夫人，你不怪我麼？」段正淳道：「正如你說，『師恩深重，師命難違』，上代的事，不與你相干。我自是不怪你。只是你以後卻不可再對我夫人無禮。」木婉清道：「日後師父問起來，那怎麼辦？」段正淳道：「你帶我去見你師父，我親自跟她說。」木婉清拍手道：「好，好！」隨即皺眉道：「我師父常說，天下男子都是負心薄倖之徒，她是從來不見男子的。」段正淳臉上閃過一絲奇異神色，問道：「你師父從來不見男子？」木婉清道：「是啊，師父買米買鹽，都叫李亞婆去買。有一次李亞婆病了，叫他兒子代買，師父很是生氣，叫他遠遠放在門外，不許他提進屋來。」段正淳嘆道：「紅棉，紅棉，你又何必如此自苦？」

木婉清道：「你又說『紅棉』了，到底『紅棉』是誰？」段正淳微一躊躇，說道：「這件事不能永遠瞞你，你師父的真名字，叫作秦紅棉，她外號叫作『修羅刀』。」木婉清點頭道：「嗯，怪不得你夫人一見我發射短箭的手法，便狠狠的問我，修羅刀秦紅棉是我甚麼人。那時我可真的不知道，倒不是有意撒謊。嘿，原來我師父叫作秦紅棉，這名字挺美啊，不知她幹麼不跟我說。」段正淳道：「我適才弄痛了你手臂，這時候還痛麼？」木婉清見他神色溫和慈祥，微笑道：「好得多了。咱們去瞧瞧他，好不好？我怕箭上的毒性一時去不淨。」段正淳道：「好！」站起身來，又道：「你有甚麼心願，說給我聽罷！」木婉清突然間滿臉紅暈，臉色頗為忸怩，低下了頭道：「只怕──只怕我射過你夫人，她──她惱了我。」段正淳道：「咱們慢慢求她，或許她將來便不惱了。」木婉清道：「我本來是不求人的，不過為了段郎，求求她也不打緊。」她突然鼓起了勇氣，道：「鎮南王，我說了我的心願，你真的──真的一定給我辦到麼？」段正淳道：「但教我力之所及，一定要教你心願得償。」木婉清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許賴。」段正淳臉現微笑，走到她的身邊，伸手輕輕撫摸她頭髮，眼光中愛憐橫溢，道：「我自然不賴。」木婉清道：「我和他的婚事，你要給咱們作主，不許他負心薄倖。」說了這幾句話，臉上神采煥發。

段正淳的臉色卻越來越青，慢慢退開，坐倒在椅中，良久良久，一言不發。木婉清感到情形不對，道：「你──你不答應麼？」段正淳喉音澀滯，語氣卻極是肯定，說道：「你決計不能嫁給譽兒。」木婉清心中冰冷，顫聲道：「為甚麼？他──親口答應了我的。」段正淳只道：「冤孽，冤孽！」木婉清道：「他不要我，我──我便殺了他，然後自殺。我──我在師父面前立過誓的。」段正淳緩緩搖頭道：「不能！」木婉清道：「我去問他，為甚麼不能？」段正淳道：「譽兒也是不知道的。」他見木婉清的神色凄苦，便如是十八年前秦紅棉陡聞噩耗時一般，再也無法忍耐，衝口說道：「你不能和譽兒成婚，也不能殺他。」木婉清道：「為甚麼啊？」段正淳道：「因為──因為──因為段譽是你的親哥哥！」

木婉清一對眼睛睜得大大地，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顫聲道：「甚──甚麼？你說段郎是我哥哥？」段正淳道：「婉兒，你知道你師父是你甚麼人？她是你親生的母親。我──我是你的父親。」木婉清臉上又是驚恐，又是憤怒，再無半分血色，道：「我不信，我不信！」

突然間窗外幽幽一聲長嘆，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婉兒，咱們回家去罷！」木婉清驀地回過身來，叫道：「師父！」那窗子呀的一聲開了，窗外站著一個中年女子，尖尖的臉蛋，雙眉修長，相貌甚美，只是眼光中帶著三分倔強，三分兇狠。段正淳見到昔日的情人修羅刀秦紅棉突然現身，又是驚詫，又是喜歡，叫道：「紅棉，紅棉，這幾年來，我──我想得你好苦。」秦紅棉道：「婉兒出來！這等負心薄倖之人的家裏，片刻也停留不得。」

木婉清見了師父和段正淳的神情，心底更是涼了，道：「師父，他──他騙我，說你是我媽媽，說他是我──是我爸爸。」秦紅棉道：「你媽早已死了。你爸爸也死了。」段正淳搶到窗口，柔聲道：「紅棉，你進來，讓我多瞧你一會兒。你從此別走了，咱倆永遠廝守在一塊。」秦紅棉的眼光突然明亮，道：「你說咱倆永遠廝守在一塊，此話當真？」段正淳道：「當真！紅棉，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秦紅棉道：「你捨得舒白鳳麼？」段正淳躊躇不答，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秦紅棉道：「你若是可憐咱倆這女兒，那你跟我就走，永遠不許再想起舒白鳳，永遠不許再回來。」木婉清的心不住的向下沉，向下沉，雙眼淚水盈眶，望出來師父和段正淳的面目都是模糊一片。她知道眼前這兩人確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這幾日來情深愛重、魂牽夢縈的段郎，乃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甚麼鴛鴦比翼、白頭偕老，霎時間化為雲煙。

只聽段正淳道：「我是大理國鎮南王，總攬文武機要，一天也走不開──」秦紅棉厲聲道：「十八年前你這麼說，十八年後的今天你仍是這麼說。段正淳啊段正淳，你這負心薄倖的漢子，我──我好恨你──」突然間東邊屋頂上啪啪啪三聲擊掌，西邊屋頂也有人擊掌相應。跟著高昇泰和凌千里的聲音同時叫了起來：「有刺客！眾兄弟各守本位，不得妄動。」秦紅棉喝道：「婉兒，你還不出來？」木婉清應道：「是！」飛身躍進出窗外，撲在這慈母兼為恩師的懷中。段正淳道：「紅棉，你真的就此捨我而去麼？」放眼放去，四處屋角上都伏滿了人。要知他這鎮南王府廣延賓客，收羅了四方不少武功高強之士，由善闡侯高昇泰及漁樵耕讀四人接待統率，一旦有警，自是人人奮起。

秦紅棉語音突轉柔和，道：「淳哥，你做了幾十年王爺，也該夠了。你隨我去，從此，我對你百依百順，絕不罵你半句，打你半下。這樣可愛的女兒，難道你不疼惜麼？」段正淳心中一動，衝口而出，道：「好，我隨你去。」秦紅棉大喜，伸出右手，等他來握。忽然背後一個女子的聲音冷冷的道：「姊姊，你──你又上他當了。他哄得你幾天，還不是又回來做他的王爺。」段正淳心頭一震，道：「阿寶，是你！你也來了。」木婉清一側頭，只見說話的女子一身綠色綢衫，竟是萬劫谷中的鍾夫人。她身後站著三人，一是葉二娘，另一是雲中鶴，第三個卻是去而復來的南海鱷神。更令她大吃一驚的，赫然卻是段譽。木婉清叫道：「段郎，你怎麼啦？」

段譽在床上養傷，迷迷糊糊中被南海鱷神跳進房來抱了出去，一驚之下，神智反而清醒，卻在暖閣窗外聽到了父親與木婉清、秦紅棉三人的說話，雖是沒聽得全，卻也揣摸了個十之八九。

段譽聽木婉清仍是叫自己為「段郎」，心中一酸，說道：「妹子，以後咱兄妹倆相親相愛，也是一樣。」木婉清怒道：「不，不是一樣。你是第一個見了我臉的男人。」但想到自己和他同是段正淳所生，兄妹終究不能成親，倘是世間有人阻撓她的婚事，盡可一箭射殺，現下攔在這中間的，卻是冥冥中的天意，任你多高的武功，多大的權勢，都是不可挽回，霎時之間但覺萬念俱灰，雙足一頓，向西縱去。秦紅棉急叫：「婉兒，你到那裏去？」木婉清連師父也不睬了，說道：「你害了我，我不理你。」奔得更加迅速。王府中一名衛士雙手一攔，喝問：「是誰？」木婉清一箭射出，正中那衛士咽喉，倒栽下屋。她腳下絲毫不停，一個俏生生的身影沒入了黑暗之中。

段正淳見兒子被南海鱷神劫走，顧不得女兒到了何處，一指便向南海鱷神點去。葉二娘揮掌上拂，切他腕脈，段正淳反手一勾，葉二娘咯咯嬌笑，中指向他手背上彈去。剎那之間，兩人交了三招，段正淳心頭暗驚：「這婆娘恁地了得。」秦紅棉伸出一掌，按住段譽頭頂，叫道：「你兒子的性命，要不要了？」段正淳一驚住手，知道秦紅棉生性怪僻，對自己的元配夫人舒白鳳又是恨之入骨，說不定掌力一吐，便傷了段譽的性命，急道：「紅棉，我孩兒中了你女兒的毒箭，受傷不輕。」秦紅棉道：「他已服解藥，死不了，我暫且帶去。瞧你是願做王爺呢，還是要兒子。」南海鱷神哈哈大笑，說道：「這小子終究是非拜我為師不可。」段正淳道：「紅棉，我甚麼都答應，你──你放了我孩兒。」

秦紅棉對段正淳的情意，並不因隔得十八年而淡了，聽他說得如此情急，心中一軟，道：「你真的──真的甚麼都答應？」段正淳道：「是，是！」鍾夫人插口道：「姊姊，這個負心漢子的話，你又相信得的？岳三先生，咱們走罷！」南海鱷神縱起身來，抱著段譽在半空中一個轉身，已落在對面的屋上，跟著砰砰兩聲，葉二娘和雲中鶴分別將兩名王府衛士擊下地去。鍾夫人道：「段正淳，咱們今晚是不是要打上一架？」

段正淳雖知集王府中的人力，未必不能截下這些人來，但兒子落入了對方手中，投鼠忌器，難以憑武力決勝，何況對面這兩個女子均與自己關係大不尋常，柔聲道：「阿寶，你──你也來和我為難麼？」鍾夫人道：「我是鍾萬仇的妻子，你胡說八道的亂叫甚麼？」段正淳道：「阿寶，這些日子來，我常常在想念你。」鍾夫人眼眶一紅，道：「那日我見了段公子，便知是你的孩兒──」聲音也柔和起來。秦紅棉叫道：「師妹，你又也要上他當麼？」鍾夫人挽了秦紅棉的手，叫道：「好，咱們走。」回頭道：「你提了舒白鳳那賤人的首級，一步一步拜上萬劫谷來，咱們或許便還了你的孩兒。」段正淳道：「萬劫谷！」只見南海鱷神抱著段譽，越奔越遠。高昇泰和凌千里等，四面攻擊攔截。段正淳嘆了口氣，叫道：「高賢弟，放他們去罷。」高昇泰道：「小王爺──」段正淳道：「慢慢再想法子。」

他一面說，一面飛身縱到高昇泰身前，叫道：「刺客已退，各人各歸原位。」突然身形一晃，欺到鍾夫人身旁，柔聲道：「阿寶，你這幾年可好？」鍾夫人道：「有甚麼不好？」段正淳反手一指，無聲無息，已點中了她胸口的「膻中」大穴。鍾夫人猝不及防，身子便即軟倒。段正淳伸左手攬住了她，假作驚慌，道：「阿寶，你怎──怎麼啦？」秦紅棉不虞有詐，奔了過來，問道：「師妹，甚麼事？」段正淳「一陽指」的指風射出，已中她的「肩貞穴」。

秦紅棉和鍾夫人要穴被點，被段正淳一手一個的摟住，不約而同的向他恨恨的瞪了一眼，心中均想：「又上了他的當。我怎地如此糊塗？這一生中上過他如此大當，事到臨頭，又是不知提防。」段正淳說道：「高賢弟，你內傷未癒，快些回房休息。千里，你率領人眾，四下守衛。」高昇泰和凌千里躬身答應。段正淳挾著二人，回入暖閣之中，命廚子及侍婢重開筵席，再整杯盤。

待眾人退下，段正淳點了兩人腿上要穴，使她們無法走動，然後拍開兩人之前的要穴。秦紅棉大叫：「段正淳，到今日你還來欺侮我姊妹倆。」段正淳轉過身來，向兩人一揖到地，說道：「多多得罪，我在這裏先行賠禮了。」秦紅棉怒道：「誰要你賠禮？快些放開我們。」段正淳道：「咱三人十多年不見面了，難得今日重會，正有千言萬語要說。紅棉，你還是這麼急性子。阿寶，你越長越秀氣啦，怎麼一點也不老？」鍾夫人尚未答話，秦紅棉怒道：「你快放我走。阿寶越長越秀氣，我便越長越醜怪，你瞧著我這醜老太婆有甚麼好？」段正淳嘆道：「紅棉，你倒照照鏡子看，倘若你是醜老太婆，那些寫文章的人形容一個絕世美人之時，都要說：『沉魚落雁之容，醜老太婆之貌』了。」

秦紅棉忍不住嗤的一笑，正要頓足，沒想到腿足麻痹，半點也動彈不得，嗔道：「這當兒誰來跟你說笑？嘻皮笑臉的猢猻兒，像甚麼王爺？」燭光之下，段正淳見到她輕顰薄怒的神情，回憶昔日定情之夕，不由得怦然心動，走上前去在她左頰上香了一下。秦紅棉上身卻能動彈，左手啪的一聲，清脆響亮的給他一記耳光。段正淳若要閃避擋架，原非難事，卻故意挨了她這一掌，在她耳邊低聲道：「修羅刀下死，做鬼也風流！」

秦紅棉全身一顫，淚水撲簌簌而下，放聲大哭，哽咽道：「你──你又來說這些話。」原來當年秦紅棉以一對修羅刀縱橫江湖，外號便叫作「修羅刀」，失身給段正淳之時，便是給他親了一下面頰，打了他一記耳光，段正淳當年所說的，正是那兩句話。十八年來，這「修羅刀下死，做鬼也風流」十個字，在她心頭耳邊，不知縈迴了幾千幾萬遍。此刻陡然間聽得段正淳口中說了出來，當真是心酸甜蜜，百感俱至。

鍾夫人低聲道：「師姊，此人就會甜言蜜語，討人歡喜，你別再信他的話。」秦紅棉道：「不錯，不錯！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話。」這句話卻是對著段正淳說的。段正淳走到鍾夫人身邊，笑道：「阿寶，我也香香你的臉，許不許？」鍾夫人莊嚴道：「我是有夫之婦，絕不能壞了我丈夫的名聲。你只要碰我一下，我立時咬斷舌頭，死在你的面前。」

段正淳見她說得斬釘截鐵，倒也不敢褻瀆，問道：「阿寶，你嫁了怎樣的一個丈夫啊？」鍾夫人道：「我丈夫樣子醜陋，脾氣古怪，武功不如你，人品不如你，更沒你的富貴榮華。可是他一心一意的待我，我也一心一意的待他。我若有半分對不起他，教我天誅地滅，萬劫不得超生。」段正淳不由得肅然起敬，不敢再提舊日的情意，說道：「你們擄了我孩兒去，卻是為何？阿寶，你那萬劫谷，是在那裏？」

窗外忽然一個澀啞的嗓子說道：「別跟他說！」段正淳吃了一驚，心想：「外邊有凌千里等一干人把守，怎地有人悄沒聲的欺了過來？」鍾夫人臉色一沉，道：「你傷沒好，也來幹甚麼？」跟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鍾先生，請進罷！」段正淳更是一驚，不由得面紅過耳。

暖閣的帷子掀起，瑤端仙子走了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極醜的漢子，好長的一張馬臉──

進來的正是萬劫谷谷主鍾萬仇。鍾夫人見丈夫突然到此，且是與段夫人舒白鳳偕來，更是倍增詫異。原來秦紅棉記掛愛女，來到萬劫谷師妹處尋覓，查知情由，便與鍾夫人一齊出來探訪，途中遇到葉二娘、南海鱷神和雲中鶴「三惡」。秦紅棉與葉二娘有舊，師門頗有淵源，雖然向不來往，但一聽木婉清失陷在大理鎮南王府之中，當即偕同前來。鍾萬仇對這個妻子愛逾性命，醋性又是奇重，自她走後，坐立不安，心緒難寧，當下顧不得創傷未癒，自己又是假裝已死而在深谷中隱居，半夜中跟蹤妻子而來。在鎮南王府之外，遇到舒白鳳忿忿而出，兩人一言不合，便即動起手來。正鬥到酣處，只見一個黑衣人影從身旁掠過，掩面嗚咽，卻是「香藥叉」木婉清。兩人齊聲招呼，木婉清不理而去。鍾萬仇說道：「我去尋老婆要緊，沒功夫跟你纏鬥。」舒白鳳道：「你到那裏去尋老婆？」鍾萬仇道：「到段正淳那狗賊家中。我老婆一見段正淳，大事不妙。」舒白鳳問道：「為何大事不妙？」鍾萬仇道：「段正淳花言巧語，是個誘騙女子的小白臉，老子非殺了他不可。」

舒白鳳心想：「正淳四十多歲年紀，鬍子一把，還是甚麼『小白臉』了？但他風流習性不改，這馬臉漢子的話倒是不可不防。」一問他夫婦的姓名來歷，知道鍾夫人便是丈夫昔日的情人之一，心下更是嘀咕，當即陪同鍾萬仇來到王府。那鎮南王府四下裏雖是守衛森嚴，但眾衛士見是王妃，誰敢阻攔？是以兩人欺到暖閣之下，無人出聲示警。段正淳對秦紅棉、鍾夫人師姊妹倆這番嬉皮笑臉，窗外兩人一一聽入耳中，只惱得舒白鳳沒的氣炸了胸膛，鍾萬仇聽妻子以禮自防，卻是大喜過望。

鍾萬仇奔到妻子身旁，又是疼惜，又是高興，繞著她轉來轉去，只說：「他若敢欺侮你，我跟他拚命。」過得好半晌，才想到妻子穴道被點，轉頭向段正淳道：「快，快解開我老婆的穴道。」段正淳道：「我兒子被你們擄去，你回去放還我兒子，我自然解救尊夫人。」鍾萬仇伸手在妻子腰間脅下，又捏又拍，雖然他內功甚強，但段家「一陽指」手法天下獨一無二，旁人無所措手，只累得他滿額青筋暴起，鍾夫人被他拍捏得又痛又癢，腿上穴道卻未解開半分。鍾夫人嗔道：「傻瓜，別獻醜啦！」鍾萬仇訕訕的住手，一口氣無處可出，大聲喝道：「段正淳，跟我鬥他媽的三百回合！」磨拳擦掌，便要上前廝拚。

鍾夫人冷冷的道：「段王爺，公子為南海鱷神等人擄去，拙夫要他們放，他們未必肯放。我和師姊回去，俟機解救，或有指望。至少，也不讓他們難為了公子。」段正淳搖頭道：「我信不過。鍾先生，你請回罷，領了我孩兒來，換你夫人回去。」鍾萬仇大怒，厲聲道：「你這鎮南王府是荒淫無恥之地，我老婆留在這兒，危險萬分。」段正淳臉上一紅，喝道：「你再口出無禮之言，莫怪我姓段的不客氣了。」舒白鳳進屋之後，一直一言不發，這時突然插口道：「你要留這兩個女子在此，端的是何用意？是為譽兒呢，還是為你自己？」

段正淳嘆了口氣道：「連你也不信我！」反手一指，點在秦紅棉腰間，解開了她穴道，走上一步，伸指待要往鍾夫人腰間點去，鍾萬仇閃身攔在妻子之前，雙手急搖，說道：「你這人鬼鬼祟祟，最會佔女人家的便宜。我老婆的身子，你碰也碰不得。」段正淳苦笑道：「小王這點穴功夫雖是粗淺，旁人卻也解救不得。時候一久，只怕尊夫人一雙腿會有殘疾。」鍾萬仇怒道：「我好端端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若是變了跛子，我把你的賊兒子碎屍萬段。」段正淳笑道：「你要我替尊夫人解穴，卻不許我碰她身子，到底要我怎地？」鍾萬仇無言可答，忽地勃然大怒，喝道：「誰叫你當初點了她的穴道？啊喲！不好！你點我老婆穴道之時，她身子已給你碰過了。我要在你老婆身上也點上一指。」鍾夫人白了他一眼，道：「又來胡說八道了，也不怕人家笑話？」鍾萬仇道：「甚麼好笑話的？我就是不能吃虧。」正鬧得不可開交，突然門帷掀起，緩步走進一人，身穿黃緞長袍，三綹長鬚，眉清目秀，正是大理國皇帝保定帝段正明。段正淳叫道：「皇兄！」保定帝點了點頭，身子微側，憑空一指往鍾夫人胸腹之間點去，隱隱似有一道白線，便如嚴冬之時口中呵出的熱氣一般，激射而出。鍾夫人只覺丹田上部一熱，兩道暖流通向雙腿，登時血脈暢通，身不由主的站起身來。

鍾萬仇見他露了這手「隔空解穴」的神技，滿臉驚異之色，張大了口，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實不信世間居然真有這等不可思議的能耐。

段正淳道：「皇兄，譽兒給他們擄了去啦。」保定帝點點頭，道：「善闡侯已跟我說了。淳弟，咱段氏子孫既落入人手，自有他父母伯父前去搭救，咱們不能扣人為質。」段正淳臉上一紅，應道：「是！」保定帝這幾句話說得光明磊落，極具身份，言下之意是說：「你扣人為質，意圖交換，豈非自墜大理段氏的名聲？咱們堂堂皇室子弟，怎能與幾個草莽女子相提並論？」他頓了一頓，向鍾萬仇道：「三位請便罷。三日之內，段家自有人到萬劫谷來要人。」鍾萬仇道：「我萬劫谷極為隱秘，未必你找得到，要不要我跟你說說路程方向？」他是盼望保定帝出口相詢，但如對方問及，自己卻偏又不說。那知保定帝竟不理會，衣袖一揮，說道：「送客！」

鍾萬仇的外號叫作「見人就殺」，性子固是暴躁異常，隱居以前在武林中更有極大的聲名，尋常江湖豪客一聽到他的蹤跡到了百里之內，便即坐立不安，魂不守舍，是以神農幫幫助司空玄一想到鍾靈是他女兒，便即懼怕異常。可是在這不怒自威的保定帝之前，這個不可一世的大魔頭竟是暗暗震懾，不由得手足無措起來，一聽他說「送客」，便道：「好，咱們走！老子生平最恨的是姓段之人。世上姓段的，可沒一個好人！」挽了妻子的手，怒氣沖沖的大踏步出房。鍾夫人扯一扯秦紅棉的衣袖，道：「姊姊，咱們走罷。」秦紅棉向段正淳望了一眼，見他木然不語，心中酸苦，眼圈兒登時通紅，狠狠的向舒白鳳一瞪，低頭而出。三人一出房便即縱躍上屋。善闡侯高昇泰站在屋簷角上微微躬身，道：「送客！」鍾萬仇在屋頂上吐了一口唾沫，忿然道：「假惺惺，裝模作樣，沒一個好人！」一提氣，飛身一間屋一間屋的躍去，眼見鎮南王府已然走盡，將到圍牆，他提氣一躍，左足跨向牆頭。突然之間，眼前多了一個人，他本擬落足之處的牆頭上竟然站得有人，寬袍緩帶，正是送客的高昇泰。此人本在鍾萬仇身後，不知如何，居然神不知、鬼不覺的搶在鍾萬仇之前，而且看準了他的落足點，搶先佔住，拿捏之準，實是妙到了顛毫。鍾萬仇人在半空，退後固是不能，轉向亦已不得，喝道：「讓開！」雙掌齊出，向高昇泰擊了過去。他心想這雙掌之力足可開碑裂石，對方若是硬接，定須將他震下牆頭，就算對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轉向站在他身旁牆上。眼見雙掌便要擊到對方胸口，只見高昇泰身子突向後仰，凌空使個「鐵板橋」，雙足仍是牢牢釘在牆上，全身如一條飛橋相似，讓開了鍾萬仇雙掌之一擊。

# 第十七回 歸去來兮

鍾萬仇一擊不中，暗叫：「不好！」身子已從高昇泰橫臥的身上越過，高手過招，實是半分相差不得，鍾萬仇在武功修為未必便較高昇泰輸得多少，但這一著失了先機，胸腹下肢，門戶大開，變成了聽由敵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昇泰居然並不出手襲擊，鍾萬仇真氣一沉，雙足已然落地，跟著鍾夫人和秦紅棉雙雙越牆而出。高昇泰站直身子，轉身一揖，大袖飄動，灑脫出塵，說道：「恕不遠送了！」鍾萬仇哼了一聲，突覺褲子向下直墜，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沒有出醜，一摸之下，方知褲帶已斷，原來他從高昇泰身上橫越而過時，被人家伸指捏斷了褲帶。若不是高昇泰手下留情，這一指運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屍橫就地了。

且說香藥叉木婉清迷迷惘惘的從鎮南王府中出來，遇到段王妃舒白鳳和鍾萬仇喝問，她聽而不聞，逕自掩面疾奔。只覺莽莽大地，再無一處安身之所。她在荒山野嶺中亂闖亂奔，直到黎明，只累得兩腿酸軟，這才停步，靠在一株大樹之上，喃喃說道：「我寧可死了！」她雖有滿腹怨憤，卻不知去恨誰惱誰才好。「段郎並非對我負心薄倖，只因陰差陽錯，偏偏是我同父的哥哥。師父原來便是我的親娘，這十多年來，母親含辛茹苦的將我撫養成人，恩重如山，如何能夠怪她？鎮南王段正淳卻是我的父親，雖然他對母親不起，但說不定其中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他對我和顏悅色，極為慈愛，說道我若有甚麼心願，必當盡力使我如願以償。偏偏這個心願他決計無能為力。母親不能和父親成為夫妻，大概是舒白鳳從中作梗，所以母親叫我殺她，但將心比心，我若嫁了段郎，也絕不肯讓他再有第二個女人，何況舒白鳳出家作了道姑，想來父親也很對她不起，令她甚是傷心。我射她兩箭，傷了她的獨生愛兒，她竟不跟我為難，看來她也不是兇狠惡毒的女子──」

她左思右想，越想越是難過傷心，說道：「我要忘了段譽，從此不再想他。」但口中說說容易，只要有片刻不去想他，也是無法做到，每當段譽英俊修長的身軀在腦海中湧現，胸口就如被人打了一拳相似。她又自解自慰：「我以後當他是哥哥，也就是了。我本來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現下父親也有了，母親也有了，還多了一個好哥哥，正該快活才是。傻丫頭，你傷甚麼心？」然而一個人陷入了情網之中，那柔絲是愈纏愈緊，她既在無量山峰上苦候了七日七夜，望穿秋水之際，已然情根深種，再也無由自拔了。

只聽轟隆、轟隆，奔騰澎湃的水聲不斷傳來，木婉清萬念俱絕，忽萌死志，順步循聲走去，翻過一個山頭，但見瀾滄江浩浩蕩蕩的從山腳下湧過，她嘆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唉，我若是湧身一跳，心中就再沒甚麼煩惱了。」慢慢沿著山坡走到江邊，朝陽初升，照得江面上如萬道金蛇亂舞，只覺眼前景色壯麗無比，倘是一跳而死，這般景色就再也看不見了。

正悄立江邊，思湧如潮，突然眼角瞥處，見數十丈外的一塊岩石之上，坐得有人。只是這人始終一動不動，身上又是穿著青袍，與青岩同色，是以她雖到了江邊良久，一直沒有發覺。木婉清看了他幾眼，心中一驚：「這多半是個死屍。」她殺人如麻，自是不怕甚麼死人，好奇心起，便快步走將過去。只見這青袍人是個老者，長鬚垂胸，根根漆黑，一雙眼睜得大大的，望著江心，一霎也不霎。木婉清道：「原來不是死屍！」但仔細再瞧幾眼，見他全身文風不動，連眼皮也毫不閃映，顯然又不是活人，便道：「原來是個死屍！」

但仔細又看了一會，見那死屍雙眼湛湛有神，臉上又有血色，木婉清伸出手去，到他鼻子底下一探，只覺氣息若有若無，再摸他臉頰，卻是忽冷忽熱，索性到他胸口去摸時，只覺他一顆心似跳似停，木婉清不禁大奇，說道：「這人真怪，說他是死人，卻像是活人。說他是活人罷，卻又像是死人。」忽然有個聲音說道：「我是活人！」

木婉清大吃一驚，急忙回過頭來，卻不見背後有人。這江邊盡是鵝卵大的亂石，一望無際，沒處可以隱藏，而她明明一直瞧著那個怪人，聲音入耳之時，並未見到他動唇說話。她大聲說道：「是誰戲弄姑娘？你活得不耐煩了麼？」她退後兩步，背向大江，眼望三方。只聽得一個聲音說道：「我確是活得不耐煩了。」木婉清這一驚非同小可，眼前除了這怪人之外，再無半個人影，然而清清楚楚的見到他嘴唇緊閉，卻是確在說話。她大聲喝道：「誰在說話？」那聲音道：「你自己在說話啊！」木婉清道：「跟我說話的人是誰？」那聲音道：「沒有人跟你說話。」木婉清極迅速的連轉三個身子，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當真沒半點異狀。

她知道定是眼前這個青袍客作怪，大著膽子，走上前去，伸手按住他嘴唇，問道：「是你跟我說話麼？」那聲音道：「不是！」木婉清手掌中絲毫不覺得有何顫動，又問：「明明有人跟我說話，為甚麼說沒有人？」那聲音道：「我不是人，我也不是我，這世界上沒有我了。」木婉清陡然之間，只覺毛骨悚然，心想：「難道真的有鬼？」問道：「你──你是鬼麼？」那聲音道：「你自己說不想活了，你要去變鬼，又為甚麼這樣怕鬼？」木婉清強道：「誰說我怕鬼？我是天不怕，地不怕。」那聲音道：「你就怕一件事。」木婉清道：「哼，我甚麼也不怕。」那聲音道：「你怕的，你怕的。你就怕好好一個丈夫，忽然變成了親哥哥！」

這句話便如當頭一記悶棍，木婉清雙腿一軟，坐倒在地，獃了半晌，喃喃的道：「你是鬼，你是鬼！」那聲音道：「我有一個法子，叫段譽變成不是你的親哥哥，又成為你的好丈夫。」木婉清顫聲道：「你──你騙我。這是老天爺注定了的事，變不──變不來的。」那聲音道：「老天爺該死，是混蛋，咱們不用理他。我有法子，叫你哥哥變成你的丈夫，你要不要？」

木婉清本已心灰意懶，萬念俱絕，這一句話當真是天降綸音，雖是將信將疑，卻也忙道：「我要的，我要的。」那聲音道：「我給你辦成此事，你用甚麼謝我？」木婉清凄然道：「我有甚麼？我甚麼也沒有。」那聲音道：「現下你沒有，將來或許會有。」木婉清道：「你要甚麼，我便給你甚麼。」那聲音道：「只怕到了那時，你又抵賴不肯。」木婉清道：「我絕不會抵賴得！」心想：「世上又有甚麼物事，能及得上段郎成為我的丈夫？就算我做了皇帝，將帝位讓給這個怪物也不打緊。」那聲音道：「女子的說話很靠不住。要是你將來不肯給我，我便如何？」木婉清道：「你這般神通廣大，你殺了我好啦！」那聲音道：「我不殺你。如果你不肯，我便殺了你丈夫。」

木婉清心想：「除了段郎，我絕不改嫁他人。若果段郎變成不是我哥哥，做了我丈夫，我甚麼事物也捨得，絕不會不肯給這鬼怪神道。」便道：「我答應你就是。」那聲音道：「到了那時，我不許你哭哭啼啼的求我，我最討厭的，便是看見女人哭泣。」木婉清道：「我絕不求你便是。你是誰啊？讓我見見你的相貌，成不成？」

那聲音道：「你已瞧了我很久啦，還看不夠麼？」自始至終，這聲音總是平平板板，並無高低起伏。木婉清道：「你──你就是──這個你麼？」那聲音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唉！」最後這聲長嘆，才洩露了他心中一股悶鬱之情。木婉清更無懷疑，知道這聲音便是眼前這青袍老者所發出，問道：「你口唇不動，怎麼會說話？」那聲音道：「我是活死人，嘴唇動不來的，聲音從肚子裏發出來。」

木婉清年紀尚小，童心未脫，剛才還是滿腹哀愁，這時聽他說居然可以口唇不動而說話，不由得大感有趣，說道：「用肚子也會說話，那當真奇了。」青袍客道：「你伸手摸摸我的肚皮，就知道了。」木婉清伸手按在他的肚上，那青袍客道：「我肚子在震動，你覺到了麼？」木婉清果覺掌心之下，他肚子隨著聲音而波動起伏，笑道：「哈哈，真是古怪。」原來這青袍客所練的，乃是一種腹語術，今日玩木偶戲的藝人，會者甚多，只是要說得如青袍客那麼清楚明白，那就頗為不易，非有深湛內功者莫辦。

木婉清繞著他身子轉了幾個圈子，細細看他，問道：「你嘴唇不會動，怎麼吃飯？」青袍客伸出雙手，一手拉上唇，一手拉下唇，將自己的嘴巴拉開，隨即以左手兩根手指撐住，右手投了一塊東西進口，骨嘟一聲，吞了下去，說道：「便是這樣。」木婉清嘆道：「唉！真可憐，那不是甚麼滋味都辨不出來麼？」這時發覺他面色肌肉全部僵硬，眼皮無法閉上，臉上自更無喜怒哀樂之情，初見面時只道他是個死屍，便是因此。

她恐懼之情雖消，但隨即想到，此人自身都有極大的困難，無法消解，如何能逆天行事，將自己的親哥哥變作丈夫？看來先前的一番說話，只不過是胡說八道罷了，沉吟半晌，道：「我要去了。」青袍客道：「到那裏去？」木婉清道：「我不知道。」青袍客道：「我要叫段譽做你丈夫，你不能離開我。」木婉清淡淡一笑，向西走了幾步，忽然停步，轉身問道：「你我素不相識，你怎知道我的心事？你──你識得段郎麼？」青袍客道：「你的心事，我自然知道。回來！」伸出左手，凌空一抓。說也奇怪，木婉清只覺有一股無可抗禦的大力，將她拉了回去，跌跌撞撞的衝上幾步，又站到了青袍客的身前。

這一下她是大驚失色，顫聲道：「你──你這一種功夫，可是叫做『擒龍縱鶴功』麼？」青袍客道：「小娃兒見聞倒也廣博。不過這不是『擒龍縱鶴功』，我這功夫跟『擒龍縱鶴功』效用一般，練法卻是不同。」木婉清道：「那叫作甚麼？」青袍客道：「這叫做『歸去來兮』。」木婉清笑道：「歸去來兮！這名字比『擒龍縱鶴』更好，要是段郎聽到，他──他──」想到段譽，不禁一陣心酸。

青袍客雙手一探，從衣袖中伸出兩根黑黑的竹杖，說道：「走罷！」左手竹杖在岩石上一點，已然縱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丈許之外。木婉清見他雙足凌空，仍是盤膝而坐的姿勢，雖只一根細細的竹杖支地，身子卻是平穩之極，奇道：「你的兩隻腳──」青袍客道：「我雙足殘廢已久。好了，從今以後，我的事你不許再問一句。」木婉清道：「我再問呢？」這四個字剛出口，突然間雙腿一軟，摔倒在地，原來那青袍客快逾飄風般欺了過來，右手竹杖在她膝彎連點兩下，跟著一杖擊下，只打得她雙腿痛入骨髓，「啊」的一聲，大叫出來。青袍客又是竹杖連點，解了她的穴道。木婉清一躍而起，怒道：「你這人如此無禮！」扣住袖中短箭，便欲發射。

那青袍客道：「你射我一箭，我打你一記屁股。你射我十箭，我打你十記。不信就試試。」木婉清心想：「我一箭若是射得中，當場便要了他性命，怎麼還能打我？這人神通廣大，看來武功比南海鱷神還高，多半射他不中。那怪人說得出做得到，真的打我屁股，那可糟糕。」只聽那青袍客道：「你不敢射我，那就乖乖的聽我吩咐，不得有違。」木婉清道：「我才不乖乖的聽你吩咐呢。」她口中這樣說，右手卻放開了發射短箭的機括。青袍客兩根竹杖代替雙足，向前行去。木婉清跟在他的身後，只見他兩根細細的竹杖，堅逾鋼鐵，支撐著他的身子，竟無半分彎曲。每跟竹杖都有七八尺長，跨出一步，比平常人步子長了一倍有餘。木婉清施展輕功，提氣疾追，勉強方能跟上。

這青袍客上山過嶺，如行平地，卻不走山間已有的道路，不論是何亂石荊棘，竹杖一點便邁步而前，這一來可苦了木婉清，衣衫下襬被樹枝都撕成一片一片。她性子倔強，竟是毫不抱怨示弱。

兩人翻過幾個山頭，遠遠望見一堆堆的墳墓。木婉清心道：「到了萬劫谷來啦！」果見那青袍客來到「萬仇段之墓」的石磚之前，提杖便往那「段」字擊去。木婉清出入萬劫谷數次，每次進谷，都依著開門的訣竅，向石碑上的「段」字猛踢數下，這一次再看到那「段」字，心中實有說不出的異樣之感，問道：「咱們到萬劫谷去幹麼？」青袍客轉過身來，突然一杖飛出，颼的一下，在她右腿上叩了一記，說道：「你再囉唆不囉唆？」木婉清性子本極暴躁，依著她向來的性兒，雖然明知不敵，也絕不肯受人如此欺侮，但此刻心底隱隱覺得，這青袍客或許有過人的本領，能助自己達成心願，當下只道：「姑娘可不是怕你，暫且讓你一讓。」青袍客道：「走罷！」木婉清先行進去，青袍客跟著走進墳墓，到了萬劫谷中。

青袍客對谷中途徑竟是十分熟識，木婉清幾次想問，只怕他揮杖又打，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只見他左轉右轉，直向谷裏走去。木婉清離開師父後，即到萬劫谷來找師叔鍾夫人，雖是兩人話不投機，第一天便狠狠吵了一架，但在谷中曾住了數日，此時青袍客帶著她所到之處，卻是她從未來過，沒料想萬劫谷中居然還有這等荒涼幽僻的所在。行出數里，進了一座大樹林中，四周都是是參天古木，當日雖是陽光燦爛，林中卻黑沉沉地宛如黃昏，越走樹林越密，到後來須得側身而行。再行出數十丈，只見前面一株株古樹互相擠在一起，便如一堵大牆相似，再也走不過去。那青袍客將竹杖往地下一刺，撐在腋下，雙掌向前探出，刺入了兩株大樹之間，運勁向左右一分，兩株大樹竟然慢慢分開，讓出了尺許空隙。他喝道：「快進去！」木婉清不及細想，身子一矮，便已穿過。

只見眼前是圓圓的一大片空地，中間孤伶伶的一間石屋。那石屋建造得極是奇怪，都是一塊塊重達數千斤的大石砌成，凹凹凸凸，宛然是一座小山，露出了一個山洞般的門口。青袍客喝道：「進去！」木婉清向石屋內望去，黑黝黝的不知裏面藏著甚麼怪物，如何敢貿然走進？突覺一隻手掌按到自己背心，急待閃避，青袍客掌心勁力已吐。木婉清身不由主的騰身而起，飛入了石屋之中。

她一掌護身，使一招『曉風拂柳』，護住面門，只怕黑暗中有甚麼怪物來襲，只聽得轟隆一聲，屋門已被甚麼重物封住。木婉清大吃一驚，搶到門口伸手去推時，著手處粗糙異常，原來是一塊花崗巨岩。

木婉清運勁雙臂，盡力向外推去，但那巨岩紋絲不動，連晃也不晃半分。木婉清又推了一次，當真便如蜻蜓撼石柱一般，那裏動搖得了，她大聲急叫：「喂，你關我在這裏幹甚麼？」只聽那青袍客道：「你求我的事，自己也忘了麼？」這聲音從巨岩的洞孔中透進來，倒是聽得十分清楚。木婉清定了定神，見那巨岩堵住屋門，邊上到處露出空隙，有的只是一線，有的可容一拳，但身子鑽將出去，卻是萬萬不能。木婉清叫道：「放我出來，放我出來！」只聽得屋外樹木枝葉相擊，簌簌亂響，顯是那青袍客穿過樹牆，逕自去了。

木婉清從孔穴中望將出去，除了樹葉自空紛紛而墜，甚麼也瞧不見了。她回過身來，睜大眼睛，只見屋角中放有一床，床上坐得有人，她又是一驚，問道：「你──你──」那人道：「清妹，你也來了？」聲音充滿著驚喜之情，原來竟是段譽。

木婉清在絕望中乍見段譽，歡喜得幾乎一顆心停了跳動，撲將上去，投在他的懷中。石屋中光亮微弱，段譽隱約見她臉色慘白，兩滴淚水奪眶而出，心下甚是憐惜，緊緊摟住了她，見她兩片櫻唇微顫，忍不住低頭便吻了下去。兩人四唇甫接，同時想起：「咱倆乃是兄妹，焉可有此亂倫之行？」當即放開纏接著的雙臂，各自退後。兩人背靠石室的一壁，怔怔對視。木婉清首先「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段譽柔聲慰道：「清妹，這是上天命中注定，你也不必難過。我有你這樣一個妹子，甚是歡喜。」木婉清連連頓足，哭道：「我偏要難過，我偏不歡喜。你心中歡喜，你就沒有良心。」段譽嘆道：「那有甚麼法子？當初我沒遇到你，那就好了。」木婉清道：「又不是我想見你的。誰叫你來找我，我沒你報訊，也不見得就死在人家手裏。你害死了我的黑玫瑰，害得我心中好大不痛快，害得我師父變成了我媽媽，害得你父親成為我的父親，我不要，我通通不要。你害得我關在這裏，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段譽道：「清妹，都是我不好。你別生氣，咱們慢慢想法子逃出去。」木婉清道：「我不逃出去，我死在這裏也好，死在外邊也好，都是一樣。我不出去！」她剛才還在大叫「我要出去」，可是一會兒便又大叫「我不出去」。段譽知她心情激動，一時無可理喻，當下不再說話。木婉清發了一陣脾氣，見段譽不理，問道：「你為甚麼不說話？」段譽道：「你要我說甚麼？」木婉清道：「你說你在這兒裏幹甚麼？」段譽道：「我徒兒捉了我來──」木婉清奇道：「你徒兒？」但隨即記起，不由得破涕為笑，笑道：「不錯，是南海鱷神，他捉了你來，關在這裏？」段譽說道：「正是。」木婉清道：「你就該擺起師父架子，叫他放你啊。」段譽道：「我說過何止一次，但他說只有我反過來拜他為師，方能放我。」木婉清道：「嘿，多半是你的架子擺得不像。」段譽嘆道：「或許便是如此，清妹，你又是給誰捉了來的？」

木婉清於是將那青袍客的事簡略一說，但自己要他「將哥哥變成丈夫」這一節，卻是省了不提。段譽聽說這人嘴唇不會動，卻會腹中說話，雙足殘廢而奔行如飛，不禁大感有趣，不住口的追問詳情，嘖嘖稱異。

兩人談了將近一個時辰，忽聽得屋外喀的一響，洞孔中塞外進一隻碗來，有人說道：「吃飯罷！」段譽伸手接了過來，只見碗中是燒得香噴噴的一碗紅燒肉，跟著又遞進一碗雲南火腿，一碗青菜，七八個饅頭。段譽將菜肴饅頭放在桌上，低聲問道：「你說飯裏有無毒藥？」木婉清道：「他們要殺咱倆，只是一舉手之勞，也不必下毒。」

段譽心想不錯，肚子也實在餓了，說道：「清妹，吃罷！」將紅燒肉夾在饅頭之中，吃了起來。外間那人道：「吃完後將碗兒拋出來，自會有人收取。」那人說完，逕自去了。木婉清側耳傾聽，只聽那人攀援上樹，從樹牆的彼側跳下，心想：「這送飯的身手尋常。」接過段譽遞來的饅頭和火腿，慢慢吃了起來。

段譽一面吃，一面說道：「清妹，你不用擔心，伯父和爹爹一定會來相救咱們。南海鱷神、葉二娘他們武功雖高，未必是我爹爹的敵手。我伯父倘若親自出馬，那更如風掃落葉，定然殺得他們望風披靡。」木婉清道：「哼，他不過是大理國的皇帝而已，武功又有甚麼了不起？我不信他能敵得過那青袍怪人。他多半是帶領幾千鐵甲騎兵，攻打進來。」段譽連連搖頭，道：「不然，不然！我段氏先祖原是中原武林人士，雖在大理得國稱帝，絕不敢忘了中原武林的規矩。倘然仗勢欺人，倚多為勝，大理段氏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木婉清道：「嗯，原來你家中的人做了皇帝、王爺，卻不肯失了江湖好漢的身份。」段譽道：「我伯父和爹爹時常言道，這叫做為人不可忘本。」木婉清哼了一聲，道：「呸！嘴上說得仁義道德，做起事來就卑鄙無恥。你爹爹既有了你媽媽，為甚麼又──又對我師父不起？」

段譽一怔，道：「咦！你怎可罵起我爹爹來？我爹爹不就是你的爹爹麼？再說，普天下的王公貴族，那一個不是有幾位夫人？便有十個八個夫人，也不打緊啊。」其時方當北宋年間，北為契丹、中為宋國、西北西夏、西南吐蕃、南為大理，中土分為五國。這五國的王公大人，確是人人多立王妃夫人，習俗相延已久，視為當然，倘若那一位公卿貴族只有妻而無妾，反是十分罕有。木婉清一聽，心中卻莫名其妙的升起一股怒火，一耳光打了過去，啪的一聲，清脆響亮，只打得段譽目瞪口獃，手中的半個饅頭也掉在地下，只道：「你──你──」

木婉清怒道：「我不叫他爹爹！男子可以多娶妻室，女子為甚麼不能？一個人三心兩意，那便是無情無義。」段譽撫摸著腫起的面頰，苦笑道：「我是你兄長，你做妹子的，仍是我這般無禮。」木婉清怒憤難宣，提起手掌又是一掌打去。這一次段譽有了防備，腳下一錯，使出「凌波微步」的妙技，已閃到了她身後。木婉清反手一掌，段譽又已躲開。這石室只不過丈許見方，但那「凌波微步」實是神妙之極，木婉清的掌勢儘管越來越快，始終再也打他不到。木婉清越加氣惱，突然心生一計，「哎喲」一聲，假意摔倒。段譽驚道：「怎麼了？」俯身伸手去扶。木婉清軟洋洋的靠在他身上，左臂勾住了他脖子，突然間手臂一緊，笑道：「你還逃得了麼？」右掌拍的一下，清脆之極的在他左頰上打了一掌。段譽吃痛，只叫了一聲「啊」，突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急速上升，霎時間血脈賁張，情欲如潮，不可遏止。木婉清外號叫作「香藥叉」，身上原有一股濃郁動人的香氣，這時段譽將她摟在懷裏，但覺她嬌喘細細，幽香陣陣，心情大亂，便往她唇上吻去。

這一吻之下，木婉清登時全身酸軟。段譽抱起她身子，往床上放落，伸手去解開了她的一個衣扣。木婉清低聲說：「你──你是我親哥哥啊！」段譽神智雖亂，這句話卻如晴天一個霹靂，一獃之下，急速放開了她，倒退三步，雙手左右開弓，拍拍拍拍，重重的連打自己四個嘴巴，罵道：「該死，該死！」木婉清見他雙目殷紅如血，放出異光，臉上肌肉扭動，鼻孔一張一縮，驚道：「啊喲！段郎，食物中果然有毒，咱倆著了人家道兒！」

段譽這時全身發燙，猶如在蒸籠中被人蒸焙相似，聽得木婉清說食物中有毒，心下反而一喜：「原來是毒藥迷亂了我的本性，致想對清妹作亂倫之行，倒不是我枉讀了聖賢之書，突然喪心病狂，學那禽獸一般。」但身上實是熱得難以忍耐，將衣服一件件的脫將下來，脫到只剩一身單衣單褲，靈台兀自清醒，便不再脫，盤膝坐下，眼觀鼻，鼻觀心，強自克制那心猿意馬。

木婉清亦是一般的煩躁熾熱，到後來忍無可忍，也除下外裳。段譽叫道：「清妹，你不可再脫，背脊靠著石壁，當可清涼些。」兩人都將背心靠住石壁，但毒藥的藥性逐步發作，背心雖然涼了，胸腹四肢、頭臉項頸，沒一處不是熱得火滾。段譽見木婉清雙頰如火，說不出的嬌艷美麗，一雙眼睛水汪汪地，只想撲到自己的懷中來，他想：「此刻咱們決心與藥性相抗，但人力有時而盡，倘若做出亂倫的行徑來，當真是丟盡了段家的顏面，百世不足以贖此罪。」說道：「清妹，你丟一枝毒箭給我。」木婉清道：「幹甚麼？」段譽道：「我──我若是抵擋不住藥力，便一箭戳死自己，免得害你。」木婉清道：「我不給你。」段譽道：「清妹，你答應我一件事。」木婉清道：「甚麼？」段譽道：「我只要伸手碰到你身子，你便一箭射死我。」木婉清道：「我不答應。」段譽道：「清妹，我求求你。我大理段氏數百年的清譽，不能在我手裏毀了。否則我死之後，如何對得起列位祖宗？」

忽聽得石室外一個聲音說道：「大理段氏有甚麼了不起？口中仁義道德，安的心腸卻如狼心狗肺。有甚麼清譽可言？」段譽怒道：「你是誰？胡說八道。」木婉清低聲道：「他便是那個青袍怪人。」

只聽那青袍客說道：「木姑娘，我答應了你，叫你哥哥變作你的丈夫，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必定做到。」木婉清怒道：「你這是下毒害人，跟我求你的事有何相干？」青袍客道：「那碗紅燒肉之中，我下了好大份量的『陰陽和合散』，服食了的人若不是陰陽調和，男女成為夫婦，那便肌膚寸裂、七孔流血而死。這和合散的藥性，一天厲害過一天，至得第八天上，憑你是大羅金仙，也難抵擋。」段譽怒道：「我是和你無怨無仇，何必使這等毒計來害我？你是要我段譽此去再無面目在世為人，叫我伯父和父母終身蒙羞，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上你這個當。」

那青袍客道：「我和你無冤無仇，你姓段的祖宗卻是和我仇深似海。段正明、段正淳這兩個小子終身蒙羞，沒面目見人，那是再好不過，妙極，妙極！」只因他嘴巴不能移動，是以心中雖是歡喜之極，卻笑不出聲來。

段譽欲再辯說，一斜眼間，見到木婉清海棠春睡般的臉龐、芙蓉初放般的身子，他一顆心怦怦猛跳，幾乎連自己心跳的聲音自己也聽見了，腦海裏一陣糊塗，便想：「清妹和我本有婚姻之約，倘若不是咱們同回大理，又有誰知道她和我是同胞兄妹？這是上代陰差陽錯結成的冤孽，跟咱兩個又有甚麼相干？」想到此處，顫巍巍的便站起身來。只見木婉清手扶牆壁，也是慢慢站起，突然間心中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閃：「不可，不可！段譽啊段譽，人獸關頭，原只是一念之差，你今日若是失足，不但自己身敗名裂，連伯父和父親也給你陷了。」他大聲喝道：「清妹，我是你的親哥哥，你是我親妹子，知道麼？你懂不懂易經？」木婉清在迷迷糊糊之中，聽他突作此問，便道：「甚麼易經？我不懂。」段譽道：「好！我來教你，這易經之學，十分艱深，你好好聽著。」

# 第十八回 御駕親征

木婉清道：「我學來幹甚麼？」段譽道：「你學了之後，大有用處。說不定咱二人便可憑此而脫困境。」原來段譽自覺欲念如狂，當此人獸關頭，實是千鈞一髮，如果木婉清撲過來一加引誘，那堤防非崩缺不可，是以想教她易經。一個教，一個學，只盼望二人心有專注，便不去想那男女情欲之事，於是說道：「易經的基本，在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你知道八卦的圖形麼？」木婉清道：「不知道，煩死啦！段郎，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段譽道：「我是你哥哥，別叫我段郎，該叫我大哥。我把八卦圖形的歌訣說給你聽，你要用心記住。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巽上缺，兌下斷。」木婉清甚是聰明，依聲念了一遍，說道：「水盂飯碗的，幹甚麼？」段譽道：「這說的是八卦的形狀。要知八卦的含義，天地萬物，無所不包，就一家人來說罷，乾為父，坤為母，震是長子，巽是長女──咱倆是兄妹，我是『震』卦，你就是『巽』卦了。」木婉清懶洋洋的道：「不，你是乾卦，我是坤卦，兩人結成夫妻，日後生兒育女──」段譽聽她言語滯澀，不由怦然心動，驚道：「清妹，你別胡思亂想，再聽我說。」木婉清道：「你──你坐到我身邊來，我就聽你說。」

只聽那青袍客在屋外說道：「很好，很好！你二人成了夫妻，生下兒女，我就放你們出來。我不但不殺你們，還傳你二人一身武功，教你夫妻橫行天下。」段譽怒道：「到得最後關頭，我自會在壁上一頭撞死，我大理段氏子孫，寧死不辱，你想在我身上報仇，再也休想。」青袍客道：「你死也好，活也好，我才不理呢。你們若是自尋死路，我將你們二人的屍體剝得赤條條地，身上一絲不掛，寫明是段正淳的兒子女兒，私下姦通，被人撞見，以致羞憤自殺。我將你二人的屍身，用鹽淹了，到汴梁、洛陽、杭州、廣州到處去示眾。」段譽怒極，大聲喝道：「我段家到底怎樣得罪了你，你要如此惡毒的報復？」青袍客道：「我自己的事，何必說給你這小子聽？」說了這兩句話，從此再無聲息，似乎已越過樹牆而去。

段譽情知和木婉清多說一句話，便多一分危險，面壁而坐，思索「凌波微步」中一步步複雜的步法，昏昏沉沉的過了良久，忽想：「那石洞中的神仙姊姊，比清妹美麗十倍，我若要娶妻，能娶得那位神仙姊姊，這才不枉了。」迷糊之中轉過頭來，只見木婉清的容顏裝飾，慢慢變成了石洞中的玉像，段譽大叫：「神仙姊姊，我好苦啊，你救救我！」跪倒在地，抱住了木婉清的小腿。便在此時，外邊有人說道：「吃晚飯啦！」遞進一根點燃了的紅燭來。那人笑道：「快接住！洞房春宵，怎可沒有花燭？」

段譽一驚站起，燭光照耀之下，只見木婉清媚眼流波，嬌美不可方物。他一口將燭火吹熄，喝道：「飯中有毒，快拿走，咱們不吃。」那人笑道：「你早已中了毒啦，份量已足，不必再加。」將飯菜遞了進來。段譽茫然接過，放在桌上。尋思：「人死之後，一了百了，身後是非，如何能管得？」轉念又想：「我父母和伯父對我何等疼愛，如何能令段門貽笑天下？」忽聽木婉清道：「段郎，我要用毒箭自殺了，免得害你。」段譽叫道：「且慢！咱兄妹便是死了，這萬惡之徒也不肯放過咱們。此人陰險毒辣，比之吃小兒的葉二娘、挖人心的南海鱷神還要惡毒！不知他到底是誰？」

只聽得那青袍客的聲音說道：「小子說得不錯，老夫位居四大惡人之首，『惡貫滿盈』便是我！」

且說鎮南王府暖閣之中，善闡侯高昇泰還報，鍾萬仇夫婦及秦紅棉已離府遠去。鎮南王妃舒白鳳掛念愛子，說道：「皇兄，那萬劫谷的所在，皇兄可知道麼？」保定帝段正明道：「萬劫谷這名字，今日還是首次聽見，但想來離大理不遠。」舒白鳳急道：「聽那鍾萬仇之言，似乎這地方甚是隱秘，只怕不易尋找。譽兒若是在敵人手中久了──」保定帝微笑道：「譽兒嬌生慣養，不知人間的險惡，讓他多經歷一此艱難，磨練磨練，也是好的。」舒白鳳心下甚是焦急，卻已不敢多說。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拿些酒菜出來，犒勞犒勞咱們。」段正淳道：「是！」吩咐下去，片刻間又是滿席的山珍海味。保定帝命各人同席共飲。他雖是帝室至尊，但只教不是在朝廷廟堂之中，一向不喜眾人拘禮，因此段正淳夫婦與高昇泰三人便坐在下首相陪。

飲食之間，保定帝絕口不提適才事情。將到天明，門外侍衛稟道：「巴司空參見皇上。」段正明道：「進來！」門帷掀起，一個又瘦又矮的黑漢子走了進來，躬身向保定帝行禮，說道：「啟稟皇上，過善人渡後，經鐵索橋便到了，谷口是在一座大墳墓之中。」舒白鳳拍手笑道：「早知有巴司空出馬，那有尋不到敵人巢穴之理？我也不用擔這半天心啦。」那黑漢子微微躬身，道：「王妃過獎。巴天石愧不敢當。」原來這黑漢子巴天石雖是形貌猥崽，卻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物，曾替保定帝立下不少功勞，目下在大理國位居司空。這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位，在朝廷中極為尊榮，巴天石武功卓絕，尤其擅長輕功，這次奉保定帝之命探查敵人的駐足之地，他暗中跟蹤，果然查到了萬劫谷的所在。

保定帝微笑道：「天石，你坐下吃個飽，咱們這便出發。」巴天石深知皇上的心意，平素不喜人對他跪拜，他對臣子愛以兄弟朋友稱呼，倘若君臣之份守得過嚴，他反要著惱，當下答應一聲，捧起飯碗便吃，他滴酒不飲，飯食量卻是大得驚人，片刻之間，風捲殘雲般連吃了八大碗飯。段正淳、高昇泰和他相交日久，自也不以為異。

巴天石一吃完，站起身來，伸衣袖一抹嘴上的油膩，說道：「小臣巴天石引路。」當先走了出去。保定帝、段正淳夫婦、高昇泰隨後魚貫而出。出得鎮南王府，只見漁樵耕讀四隱已牽了馬匹在門外侍候，另有十餘名從人捧了保定帝等的兵刃，站在其後。須知段氏以中原武林世家在大理得國，數百年來不失祖宗遺風。段正明、正淳兄弟雖是富貴無極，仍是常微服出遊，遇到武林中人前來尋仇或是探訪，也總是按武林規矩對待，從不依勢欺人。是以保定帝這日御駕親征，眾從人那也是司空見慣，毫不驚憂。

舒白鳳見巴天石的從人之中，有七八名拉著鐵扒鐵撬，笑問：「巴司空，咱們去發掘寶藏麼？」巴天石道：「去掘墳。」

一行人所乘的都是駿馬，奔行如風，未到日中，已抵萬劫谷外的墳場。巴天石指著左起第七座大墳，道：「刨了！」各從人均是膂力極強的漢子，登時撬扒齊施，保定帝指著那塊書名「萬仇段之墓」的石碑笑道：「這萬劫谷主人，跟咱家好大的怨仇那！」採薪客蕭篤誠提起鋼斧，乒乒乓乓一陣砍，將那石碑砍得粉碎，只留下一個「段」字完好無損。

這時眾人已將那座大墳鏟去大半，露出地道的入口，蕭篤誠當先而入，舉起鐵斧，更將墳中棺材砍得稀爛，然後漁樵耕讀四隱先行，其後是巴天石與高昇泰，又其後是鎮南王夫婦，保定帝走在最後。進得萬劫谷後，但見四下靜悄悄地，無人出迎。巴天石按著江湖規矩，手持段正明段正淳兩兄弟的名帖，大踏步來到正屋之前，朗聲說道：「大理國段氏兄弟，來會鍾谷主。」

話聲甫畢，左側樹叢中突竄出一條長長的人影，迅捷無倫的撲到，伸手向巴天石手中的名帖抓來。巴天石應變亦是奇速，向右錯出三步，喝道：「尊駕是誰？」那人正是「窮兇極惡」雲中鶴，一抓不中，更不停步，又向巴天石撲了過去。巴天石見他輕功異常了得，有心考較考較他的真正造詣，又是向前搶出三步。雲中鶴跟著追了三步。一個矮，一個高，霎時之間在屋外連繞了三個圈子。雲中鶴步幅雖是奇大，但巴天石一跳一躍，有如一粒跳虱相似，兩人之間竟是始終相距數尺。雲中鶴固然追他不到，巴天石卻也避他不脫。兩人一向都是自負輕功天下無匹，此刻陡然間遇上勁敵，心下均是暗暗驚異。兩人越走越快，衣襟帶風，發出呼呼聲響，雖只兩人追逐，旁人看來，便是七八人繞圈而行一般。到得後來，也不知雲中鶴在追巴天石，還是巴天石在追雲中鶴。

只聽得「呀」一聲，大門打開，鍾萬仇走了出來。巴天石足下並不停步，暗運內勁，右手一托，那張名帖平平向鍾萬仇飛了過去。要知那名帖極輕極軟，要如此四平八穩的擲出，已是大為不易，何況兩人追奔之際，激起一股疾風，那名帖要衝破這疾風圈子向外飛出，更是非有極強的內勁莫辦。鍾萬仇伸手接住名帖，怒道：「姓段的，你既是按著江湖規矩前來探谷拜山，為何毀我谷門機關？」舒白鳳一直在懸念愛子，忍不住問道：「我孩兒呢？你們將他藏在那裏？」鍾萬仇身後忽然鑽一個女子，尖聲道：「你來得遲了一步。這姓段的小子，咱們將他開膛破肚，餵了狗啦！」只見她雙手各持一刀，刀身細如柳葉，發出藍印印的光芒，正是江湖人士見之驚心動魄的修羅刀。

這兩個女子十八九年之前便因妒生恨，結下極深的怨仇。舒白鳳明知秦紅棉所言非實，但聽她將自己獨生愛子說得如此慘酷，舊恨新怒，一齊迸發，冷冷的道：「我自問鍾谷主，誰來跟下賤女人說話，沒的辱了自己身份。」驀地裏噹噹兩聲響，秦紅棉雙刀齊出，快如飄風般近前，向她急砍兩刀。這「十字斫」乃是秦紅棉成名的絕技，不知有多少好漢曾喪在她修羅雙刀之下。舒白鳳抽出拂塵，及時格開，身形轉處，塵尾點向她的後心。段正淳好生尷尬，一個是眼前妻子，一個是昔日情侶，只見這兩人一動上手便是生死相搏的招數，不論是誰受傷，自己都是終生之恨，喝道：「且慢動手！」斜身欺近，拔出長劍，要將兩人兵刃格開。

鍾萬仇一見到段正淳便是滿肚子怒火，嗆啷啷大環刀出手，向段正淳砍了過去。凌千里道：「不勞王爺親自動手，待小人料理了他。」釣桿揮出，戳向鍾萬仇的頭頸。鍾萬仇笑道：「我早知姓段的都是浪得虛名之輩，就是仗的人多勢眾。」段正淳笑道：「千里退下，我正要見識見識鍾谷主的武功。」長劍一挺，已將凌千里的釣桿彈開，順勢便從鍾萬仇大環刀的刀背上掠了下去，直削他的手指。這一招彈、掠、削三式一氣呵成，中間直無半分變招痕跡。鍾萬仇一驚：「這段賊劍法好生凌厲。」登時收起怒火，橫刀守住門戶。他性子雖然暴躁，但強敵當前，已不敢浮囂輕忽。

保定帝向凌千里道：「你們進去搜搜！」凌千里道：「是！」漁樵耕讀四人便向屋門中奔去。蕭篤誠左足剛跨進門檻，突覺頭頂風冷颯烈。他左足未曾踏實，右足足跟一點，身子已然倒退飛出，只見一柄極薄極闊的薄刀，從面前直削了下去，相距不過數寸，只要慢得頃刻，若不是腦袋一分為二，至少鼻子也得削去。蕭篤誠背上冷汗直流，看清楚忽施暗襲的是一個面貌俊秀的中年女子，正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她這柄薄刀形狀極是古怪，薄薄的一片，四周全是鋒利無比，她抓著短短的刀柄，略加揮舞，便捲成一捲圓光。蕭篤誠起初這一驚著實厲害，但略一定神，大喝一聲，揮起鋼斧，便往她薄刀上砍了過去。

葉二娘的薄刀只是不住旋轉，卻不敢和鋼斧這沉重的兵刃相碰。蕭篤誠使出三十六開山斧法，直上直下的砍將過去。葉二娘陰陽怪氣，說幾句調笑之言。朱丹臣見她好整以暇，刀法卻是詭異莫測，生怕時候一長，蕭篤誠便著了她的暗算，當即猱身而上，揮折扇上前夾擊。其時巴天石和雲中鶴二人，兀自在大兜圈子，兩人輕功相若，均知道非一時三刻能分勝敗，這時所較量者已是誰的內力充沛。巴天石奔了這百餘個圈子，已知雲中鶴的下盤功夫飄逸有餘，沉凝不足，不如自己一彈一躍之際，行有餘力，若是陡然停住，擊他三掌，他勢必抵受不住。但巴天石一心要在輕功上考較他下去，不願意以拳腳功夫取勝，是以一股勁兒的奔跑。

忽聽得一人粗聲罵道：「媽巴羔子的，吵得老子睡不著覺，是那兒來的兔崽子啊？」只見南海鱷神手持鱷嘴剪，一跳一跳的躍近。點蒼山農喝道：「是你師父的爹爹來啦！」南海鱷神喝道：「甚麼我師父的爹爹？」點蒼山農指著段正淳，道：「鎮南王是段公子的爹爹，段公子是你的師父，你想賴麼？」南海鱷神雖是惡事多為，卻有一樁好處，說過了的話向來作數，一聞此言，氣得臉色焦黃，可不公然否認，喝道：「我拜我的師父，跟你龜兒子有甚麼相干？」點蒼山農笑道：「我又不是你兒子，為甚麼叫我龜兒子？」南海鱷神一怔，想了半天，才知他是繞著彎兒罵自己為烏龜，一想通此點，哇哇大叫，鱷嘴剪拍拍拍的向他夾去。

此人頭腦雖是遲鈍，武功著實了得，那鱷嘴剪中一口森森白牙，便如狼牙棒上的尖刺相似，點蒼山農一柄鐵鋤接得三招，便覺雙臂酸麻。撫仙釣徒凌千里釣桿一揚，魚絲盪出，一支尖利的魚鉤向他眼中鉤去。南海鱷神道：「你懂個屁，鱷魚怎能釣，一口便將你的釣鉤咬斷了。」凌千里道：「好，那你便試試？」魚絲盪處，魚鉤指向他的嘴巴。南海鱷神於過招動手之際，絲毫也不含糊，那能上他這當，鱷尾鞭倏的揮出，往魚絲上纏了過去。鞭粗絲細，撫仙釣徒不敢蠻纏，手指彈處，那魚絲在空中倏忽忽的盪了個圈子，魚鉤鉤向他的後腦。

保定帝縱觀大局，己方各人均無危險，只是秦紅棉的一雙修羅刀靈動變幻，刀上又餵有劇毒，舒白鳳的武功絕不稍遜，但若被刀鋒帶上半點，卻是大有可慮，便對高昇泰道：「你在這兒掠陣，若情勢險惡，可將這位夫人的雙刀奪去一把。」高昇泰道：「是！」寬袍大袖，瀟灑出塵的站在一旁。他雙手負在背後，閒觀天上白雲，身周刀劍交擊，錚錚亂響，這位善闡侯竟如不聞不見。

保定帝走進屋中，叫道：「譽兒，你在這裏麼？」不聽有人回答。他推開左邊廂房門，又叫道：「譽兒，譽兒！」驀地青影閃動，一條長鞭飛向他的咽喉。

這青影凌空襲至，竟是一件活物，保定帝微微一驚，看清楚是一條極長的青蛇，張口吐信，往咽喉處咬來，當即伸出中指一彈，正好彈在那青蛇的七寸之中。保定帝這指力豈同小可，這小蛇雖是皮肉堅厚，但一彈之下，登時骨骼斷為兩截，跌在地下蠕蠕而動，扭曲了幾下，便即斃命。只聽一個小女嬌嫩的聲音驚叫道：「啊喲，你弄死了我的青靈子。」

保定帝一瞥眼，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從門背後轉了出來，臉帶驚慌之色。保定帝問道：「段公子在那裏？」那少女道：「你找段公子幹甚麼？」保定帝道：「我要救他出來！」那少女搖頭道：「你救他不出的。他給人用大石堵在石屋之中，門口又有人看守。」保定帝道：「你帶我去。我打倒看守之人，推開大石，就救他出來。」那少女搖頭道：「不成！我若是帶了你去，我爹爹要殺了我的。」保定帝問：「你爹爹是誰？」那少女道：「我姓鍾，我爹爹就是這裏的谷主啊。」原來這少女便是從無量山中逃了出來，回歸萬劫谷的鍾靈。

保定帝點了點頭，心想對付這樣一個少女，不論用言語套問，或是以武力脅逼，均是有失自己身份，段譽既在此谷中，總是不難尋到，當下從屋中回了出來，要另行覓人帶路。

且說段譽和木婉清在石屋之中，聽說門外那青袍客竟是天下第一惡人「惡貫滿盈」，自不免更增驚慌，心中一亂，定力更弱，也不知如何，竟是忽然相倚在一起。段譽低聲道：「清妹，咱們落在他的手中，只怕無倖。」木婉清「唔」的一聲，自覺雙頰如火，當即將頭鑽在他的懷中。段譽摸摸她的頭髮。兩人上下衣衫均已汗濕，便如是剛從水中爬起來的一般。兩人的氣體一蒸，聞在對方鼻中，更增幾分誘惑之意。一個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個是情苗深種的少女，就算沒受毒藥的激動，也已是把持不定，何況那「陰陽和合散」的力量霸道異常，能令端士成為淫徒，使貞女化作蕩婦，只教心神一迷，聖賢也成為禽獸。此時全仗段譽一靈不昧，念念不忘於段氏的清譽全德，勉強與體內的獸性相抗相爭。

青袍客惡貫滿盈道：「你兄妹二人快些成其好事，早一日生下孩兒，早一日得脫牢籠。我去了！」此話說完，只聽得樹木的枝葉簌簌亂響，已然遠去。

段譽大叫：「岳老三，岳老三！你師父有難，快來救我。」叫了半天，那裏有人答應？他想：「這危急之際，便是拜他為師，那也說不得了。拜錯惡人為師，乃是我一人之事，須不致連累伯父和爹爹。」於是又縱聲大叫：「南海鱷神，我甘願拜你為師了，願意做你南海派的傳人，快來救你徒弟啊。我死之後，你沒有徒弟了。」亂叫亂喊了一陣，鬼影也沒一個出現。

木婉清忽道：「段郎，我和你成婚之後，咱們第一個孩兒，你喜歡男的還是女的？」段譽迷迷糊糊的答道：「男的！」忽然石屋外一個少女的聲音接口道：「喂，段公子，你是她哥哥，絕不能跟她成婚。」段譽一楞，道：「你──你是鍾姑娘麼？」那少女正是鍾靈，喜道：「是我啊。我偷聽到了這青袍惡人的話，我一定要想法子救你。」段譽大喜，道：「那好極了，你快去偷這毒藥的解藥給我。」鍾靈道：「我還是想法子推開這大石頭，先救你出來的好。」段譽道：「不，不！你去偷解藥。我──我抵受不住，快──快要死了。」鍾靈驚道：「甚麼抵受不住？你肚子痛麼？」段譽道：「不是肚子痛。」鍾靈又問：「那你是頭痛麼？」段譽道：「也不是頭痛。」鍾靈道：「那你是甚麼地方不舒服？」

段譽心中情欲難遏之事，如何能對這小姑娘說得出口？只得道：「我全身不舒服，你只設法去盜取解藥便了。」鍾靈皺眉道：「你不說病狀，我就不知道要尋甚麼解藥。我爹爹甚麼毒藥都會解，但得知道你是肚痛、頭痛，還是心痛。」段譽嘆了口氣道：「我甚麼也不痛。我是──我是服了一種叫做『陰陽和合散』的毒藥。」鍾靈拍手道：「你知道了毒藥的名字，那就好辦了。」她匆匆躍過樹頂，便去纏著父親拿那「陰陽和合散」的解藥。

不料她向鍾萬仇一提「陰陽和合散」的名字，還沒說下去，鍾萬仇就是馬臉一沉，斥道：「小女娃娃，東問西問這些不打緊的東西幹麼？你再胡說八道，我老大耳括子打你。」鍾靈急道：「不是胡說八道──」便在此時，保定帝等一干人攻進萬劫谷來，鍾萬仇忙於出去應敵，將鍾靈一人留在房內。她聽得屋外兵刃交作，鬥得甚是厲害，當下也不去理會，自在父親的藏藥之所東翻西找。鍾萬仇的數百個藥瓶之上，都貼有藥名、藥性，和使用之法，但偏偏就不見「陰陽和合散」的解藥。正不知如何是好，聽得有敵人破門而入，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放了青靈子出去，那知青靈子鋼筋鐵骨一般的身子，在保定帝一彈之下，便即斃命。

段譽久候鍾靈不來，慾燄熊熊，幾次三番想伸手將木婉清抱在懷裏，到後來實在難以抵禦，嘶啞著嗓子，道：「清妹，我不想活了，你將毒箭給我。」木婉清低聲道：「我不給。」一伸手，便握住了他手腕，段譽伸手力捶自己胸膛肚腹，叫道：「走開，走開！滾開！」捶得幾拳，突然一拳打在一件硬物之上，正是懷中那隻玉盒。他信念一動：「我用莽牯朱蛤招來毒蛇，讓毒蛇咬死我便了。」取出玉盒，揭開了盒蓋，那對莽牯朱蛤果然便江、江、江的叫將起來。

但這萬劫谷中，因鍾靈玩弄金靈子、青靈子，其餘毒蛇早就遠避。遠處毒蛇一時卻又聽不到朱蛤的叫聲。段譽等了良久，竟無毒蛇到來，他唇焦舌乾，全身大汗淋漓，心想：「這對朱蛤能克毒蛇，想來比最兇猛的毒蛇還要毒性厲害。」他決意自殺，昏昏沉沉中不及多想，拿起一隻朱蛤，一口便咬了下去。

只覺得口中一陣清涼，甚是舒服，原來朱蛤的血是冷的。他幾口便將一隻天地間的異寶莽牯朱蛤吞了下肚，意猶未足，一陣亂咬，又將第二隻朱蛤吃下肚去，木婉清見他披頭散髮，滿口吃得都是鮮血，不由得心下害怕。段譽吃了兩頭朱蛤後，呼呼喘氣，只盼望毒性快些發作，免受此無窮無盡的熬煎。

且說保定帝到處尋人帶路，一時卻不見有人，忽聽得後面腳步聲響，他回頭一看，見是鍾靈追了上來，當即停步等候。鍾靈一面奔近，一面說道：「我找不到解藥，帶你去罷！不知你是不是推得開那塊大石頭。」保定帝莫名其妙，問道：「甚麼解藥？大石頭？」鍾靈道：「你跟我來一看便知道了。」萬劫谷中道路雖是曲折，但在鍾靈帶領之下，片刻即至。保定帝托著鍾靈的手臂，不見他如何縱身跳躍，突然間凌空而起，平平穩穩的越過了那堵樹牆。鍾靈拍手讚道：「妙極，妙極！你好像會飛！啊喲，不好！」

但見瓦屋之前端坐著一人，正是那青袍怪客！

鍾靈對這個半死半活的人最是害怕，低聲道：「咱們快走，等這人走了再回來。」保定帝見了這青袍怪人，也是極感詫異，安慰鍾靈道：「有我在這裏，你不用怕。段譽便是在這石屋之中，是不是？」鍾靈點了點頭，縮在他的身後。保定帝緩步上前，說道：「尊駕請讓一步！」青袍客便如不聞不見，凝坐不動。

保定帝道：「尊駕不肯讓道，在下無禮莫怪。」一側身，從青袍客左側飄身而過，右掌斜起，已按住巨石，正要運勁推動，只見青袍客從腋下伸出一根竹枝，點向自己的「缺盆穴」。這竹枝不住顫動，並不點實，但保定帝只須勁力一發，竹枝點將過來，那便無可閃避。保定帝心中一凜：「這人點穴功夫高明之極，當世之際，有那一位高人有如此能耐？」右掌微揚，劈向竹枝，左掌從右掌底穿出，又已按在石上。青袍客竹枝移位，指向他的「天池穴」。保定帝掌勢如風，連變了七次方位，那青袍客的竹枝每一次均是虛點穴道，制住形勢。

高手交手，並不須每一招當真打實，這兩人接連變招，青袍客每一次均使保定帝無法運勁推石，認穴功夫之準，保定帝自覺與己不相伯仲，猶在乃弟段正淳之上。他左掌斜削，突然間變掌為指，嗤的一聲，使出一陽指的指力，疾點竹枝，這一指若是點實了，別說是竹枝，縱然那細枝是純鋼鑄成，也非彎曲不可。不料那竹枝也是嗤的一聲點來，兩股力道在空中一碰，保定帝退了一步，青袍客也是身子一晃。保定帝臉上紅光一閃，那青袍客臉上則隱隱透出一層青氣，均是一現即逝。

保定帝大奇，心想：「這人武功不但奇高，而且與我顯是頗有淵源。他這竹枝的杖法，明明跟一陽指有關。」當即拱手問道：「前輩尊姓大名，盼能見示。」只聽一個聲音響道：「你是段正明呢，還是段正淳？」保定帝見他口唇不動，居然能夠說話，更是詫異，說道：「我是段正明。」青袍客道：「哼，你便是大理國當今的皇帝保定帝，是不是？」保定帝道：「正是。」青袍客道：「你的武功和我相較，誰高誰下？」保定帝沉吟半晌，說道：「武功是你稍勝半籌，但若當真動手，我能勝你。」青袍客道：「不錯，我終究是吃了身子殘廢的虧。唉，想不到你做了皇帝，竟然絲毫沒擱下半點武功。」他從腹中發出的聲音雖是古古怪怪，但仍是聽得出語音中充滿了惆悵、惋惜、失望之情。

保定帝猜不透他的來歷，腦海中霎時間轉過了無數疑問。忽聽得石屋傳出一聲聲急躁的嘶叫，正是段譽的聲音，保定帝叫道：「譽兒，你怎麼了？不必驚慌，我就來救你。」原來段譽生吞了那兩隻莽牯朱蛤，初時清涼了一陣，不料這莽牯朱蛤乃是天地間的異物，稟著純陽之氣而生。若是木婉清吃了，陰陽交泰，登時便消了她體內的毒性，段譽本已陽氣旺盛，待得朱蛤中的純陽之性發作，那更是火上加油一般，到得後來，只有張口大呼，叫得一聲，體內的鬱積才略有鬆散。保定帝和青袍客在外邊的對答，以及保定帝叫他不必驚慌的言語，他都已聽而不聞，不知其義。

青袍客道：「這小子定力不錯，服了我的『陰陽和合散』，居然還能支撐到這時候。」保定帝吃了一驚，道：「你──你給他服了這等淫毒的藥物，其意何居？」青袍客道：「這石屋之中，另有他的胞妹在內。」保定帝一聽之下，登時明白了此人的陰謀毒計，他雖修養極好，這時也禁不住勃然大怒，長袖揮處，嗤的一指向他點了過去。青袍客還了一杖擋開，保定帝第二指又已點至。這一指直趨他胸口的「膻中」要穴，那是致命死穴，料想他定要全力反擊。

那知青袍客「嘿嘿」兩聲，竟是坦胸受戳，既不閃避，也不招架。保定帝手指已觸及他的衣衫，心中大疑，立時收力不發，問道：「你為何甘願受死？」青袍客道：「我死在你手下，那是再好不過，大理段家的罪孽，又深一層。」保定帝問道：「你到底是誰？」青袍客低聲說了一句話。

# 第十九回 延慶太子

保定帝一聽這句話，臉色立變，道：「我不相信。」青袍客將右竹枝交於左手，右手食指嗤的一聲，向保定帝點去，保定帝斜身閃開，還了一指。青袍客第二指以中指直戳，保定帝臉色凝重，也以中指相還。青袍客第三指以無名指橫掃，第四指以小指輕挑，保定帝臉上如罩了一片寒雲，一一還報。到得第五指時，青袍客以大拇指捺將過來，五根手指之中，以大拇指最是笨拙遲鈍，他雖然能以大拇指使出一陽指的手法，保定帝何敢怠慢？大拇指一翹，也捺了過去。

鍾靈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童心漸起，忘了對青袍客的畏懼之意，笑道：「你們兩個在猜拳麼？你伸一指，我伸一指的，到底是誰贏了？」一面說，一面走近身去。驀地裏一股勁風無影無蹤的襲到，鍾靈一怔之際，胸口似有一把利刃猛然插入。保定帝反手一掌，將她身子平平推出，跟著向後縱躍，臉色鐵青，將她接住了，說道：「你不要性命了麼？」鍾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怔怔的道：「是他──他要殺我？」保定帝搖搖頭道：「不是。我和他在比試武功，旁人不能走近。」伸掌在她背心上輕撫數下。

那青袍客道：「你信了沒有？」保定帝搶上數步，躬身拜倒，說道：「正明參見前輩。」青袍客道：「你只叫我前輩，是不肯認我呢，還是意下猶有未信？」保定帝道：「正明身為一國之主，負社稷之重，舉措自是不能貿然。正明無子，那段譽是我段家唯一的男丁，請前輩赦罪釋放。」青袍客道：「我正要大理段氏亂倫敗德，斷子絕孫。我好容易等到今日，豈能輕易放手？」

保定帝厲聲道：「段正明萬萬不許。」青袍客道：「嘿嘿！你自稱是大理國皇帝，我卻只當你是謀朝篡位的亂臣賊子。你有膽子，儘管去調神策軍、御林軍來好了。我跟你說，我勢力是遠不如你，可是先殺段譽這小賊，卻是易如反掌。」保定帝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知道他這話確是不假，別說去調神策軍、御林軍來，只須自己再多一個幫手，這青袍客抵敵不住，便會立時加害段譽，何況他是自己前輩，不能以下犯上，亂了輩份，說道：「你要如何，方能放了段譽？」青袍客道：「不難，不難！你出家為僧，將皇位讓我，我便放了段譽。」保定帝道：「祖宗基業，豈能隨便拱手送人？」

青袍客道：「那你不妨耐心等候，等段譽和他胞妹生下一男半女，我便放他。」保定帝道：「那你還是乘早殺了他的好。」青袍客道：「除此之外，還有兩條路。」保定帝道：「甚麼？」青袍客道：「第一條路，你突施暗算，猝不及防的將我殺了，那你自可放他出來。」保定帝道：「我不能暗算於你。」青袍客道：「你就是想暗算，也未必能夠成功。第二條路，你教段譽自己用一陽指功夫跟我較量，只須勝得了我，他自己不就走了麼？嘿嘿，嘿嘿！」保定帝勃然大怒，便要發作，但終於強自抑制，說道：「段譽不會武功，更沒學過一陽指功夫。」青袍客道：「段家的男兒不會一陽指，有誰能信？」保定帝道：「段譽幼讀詩書佛經，心地慈悲，堅決不肯學武。」青袍客道：「又是一個假仁假義，沽名釣譽的偽君子。這種人若做大理國君，實非蒼生之福，早一日殺了倒好。」

保定帝厲聲道：「前輩，是否另有其他道路可行？」青袍客道：「當年我若有其他道路可行，也不至落到如此田地。旁人不給我路走，為甚麼我要給你路走？」保定帝低頭沉吟半晌，猛地抬起頭來，一臉剛毅之色，叫道：「譽兒，我便設法來救你。你可別忘了自己是段家子孫！」

只聽段譽叫道：「伯父，你進來一指──一指將我處死了罷。」保定帝厲聲道：「甚麼？你做了敗壞我段氏門風的行逕麼？」段譽道：「不！不是，侄兒──侄兒燥熱難當，活──活不成了！」保定帝道：「生死有命，任其自然。」托住鍾靈的手臂，躍過了樹牆，說道：「小姑娘，多謝你帶路，日後當有報答。」循著原路，來到正屋之前。

只見相鬥的諸人已然勝敗漸分，撫仙釣徒凌千里和點蒼山農董思歸雙戰南海鱷神，穩穩佔到上風。筆墨生朱丹臣和採薪客蕭篤誠那一對，卻給葉二娘的薄刀逼得險象環生。舒白鳳的拂塵使得與匹練相似，圍住秦紅棉修羅雙刀，令她舒展為難。那邊廂雲中鶴腳下雖是絲毫不緩，但大聲喘氣，有若疲牛，巴天石卻一縱一躍，輕鬆自在。善闡侯高昇泰仍是負著雙手踱來踱去，他顯是勝算在握，對身旁的激鬥似是漠不關心，其實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副精神籠蓋了全局，己方只要無人遇險，那就用不著他出手相援。

保定帝不見乃弟，問道：「淳弟呢？」高昇泰道：「鎮南王追逐了鍾谷主，找尋段公子去了。」保定帝縱聲叫道：「此間諸事另有計較，各人且退。」巴天石陡然住足，雲中鶴直撲過來，巴天石砰的一掌，擊將出去。雲中鶴雙掌一擋，只感胸中氣血翻湧，險險噴出血來。他強自忍住，但覺雙眼望出來模糊一片，已看不清對手掌勢的來路。巴天石卻並不乘勝追擊，嘿嘿冷笑，說道：「領教了。」只見段正淳左首樹叢中出來，問道：「皇兄，救出──找到譽兒了麼？」他本想說「救出譽兒」，但一見兒子不在，再將「救出」改成了「找到」。保定帝點頭道：「找到了，咱們回宮再行細說。」

凌千里、朱丹臣等聽得皇上下旨停戰，均欲住手，但葉二娘、南海鱷神、秦紅棉等打得興起，一時那肯罷手，纏住了仍是惡戰不休。保定帝眉頭微蹙，說道：「咱們走罷！」高昇泰國道：「是！」懷中取出鐵笛，一笛指向秦紅棉後心。秦紅棉罵道：「不要臉，倚多為勝麼？」只聽得叮叮兩聲，玉笛笛端點在她修羅雙刀之上，雙刀向下一沉，舒白鳳已乘勢向後躍出。高昇泰大袖揮起，一股勁風阻住秦紅棉追擊，跟著一笛指向南海鱷神咽喉，揚臂反手，一笛指向葉二娘。這兩記笛招，都是攻向敵人極要緊的空隙。南海鱷神和葉二娘同時一驚，向後連退三步。原來高昇泰的武功，其實並不比這三人強得了多少，只是他旁觀已久，心中早已擬就了對付這三人的絕招。只需這招一出，那三人霎時之間，勢非手忙腳亂不可。看來他似是輕描淡寫，隨意揮灑，實則這三招乃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已是出盡了全力。何況這三招已在他心中已千迴百轉，盤算了無數遍，凌厲辛辣之極，對方除了後躍相避，絕無還招餘地。南海鱷神圓睜豆眼，又驚又佩，說道：「媽巴羔子，好傢伙，瞧你不出。」下面的話沒有再說下去，意思是說：「瞧你不出居然這等厲害，看來老子還不是你這小子的對手。」

舒白鳳問保定帝道：「皇兄，譽兒怎樣？」保定帝心下甚是擔憂，但臉上不動聲色，道：「沒甚麼。眼前是個讓他磨練磨練的大好機會，過得幾天自會出來，一切回宮再說。」說著轉身便走。司空巴天石搶前開路。段正淳夫婦跟在兄長之後，其後是眾從人、凌千里等四隱，最後是高昇泰殿後。他適才這凌厲絕倫的三招鎮懾了敵人，南海鱷神雖然兇悍，竟是不敢上前挑戰。段正淳走出十餘丈，忍不住回頭向秦紅棉望來，秦紅棉正也怔怔的正瞧著他的背影，四目相對，不由得都是癡了。

南海鱷神大聲喝道：「媽巴羔子的，你還不走，要跟老子再打上一架麼？」段正淳一驚，急忙回頭，只見妻子正在冷冷的瞧著自己，當即加快腳步，走出萬劫谷去。

一行人乘馬回到大理。保定帝道：「大夥齊到宮中商議。」來到皇宮南書房中，保定帝坐在中間一張鋪著豹皮的大椅上，段正淳夫婦坐在下首，高昇泰等一干人均是垂手侍立。保定帝吩咐內侍取過凳子，命各人坐下，這才揮退內侍，將段譽如何落入敵人的情形說了。眾人均知這關鍵是在那青袍客的身上，但聽保定帝說此人不僅會一陽指的神功，而且功力猶在他之上，誰都不敢多口。須知一陽指功夫段家世代相傳，傳子不傳女，這青袍老者既會這門功夫，自是段氏的嫡系子孫了。

眾人各自低頭沉吟，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你猜此人是誰？」段正淳搖頭道：「我猜不出，難道是清平寺中有人還俗改裝？」保定帝搖頭道：「不是，是延慶太子！」

此言一出，眾人都大吃一驚。段正淳道：「延慶太子早已逝世，此人多半是冒名招搖。」保定帝嘆道：「名字可以亂冒，一陽指的功夫卻假冒不得。偷師學招之事，武林中原亦尋常，然而這等內功心法，如何偷法？此人是延慶太子，絕無可疑。」段正淳沉思半晌，道：「大哥既已辨明此人身份，然則他是我段家佼佼的人物，何以他反而要敗壞我家的門風清譽？」保定帝道：「此人周身殘疾，自是性情大異，一切不可以常理度之。何況大理的皇座，既由我居之，他自必是心懷憤懣，要害得我兄弟倆身敗名裂而後快。」段正淳道：「大哥登位已久，臣民擁戴，四境昇平，別說只是延慶太子出世，就是上德帝死而復生，也不能再居此位。」高昇泰站起身來，說道：「鎮南王此言甚是。延慶太子好好將段公子交出便罷，否則咱們也不能認他是甚麼太子不太子，只當他是『天下四大惡人』之首，那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了。他武功雖高，終究是好漢敵不過人多。」

原來十四年前，正是大理國上德帝段廉義在位，是為上德五年，上德帝為奸臣楊義貞所殺，其後上德帝的侄子段壽輝得忠臣高智昇之助，平滅楊義貞。段壽輝接帝位後，稱為上明帝。上明帝不樂為帝，只做了一年皇帝，便出家為僧，將帝位傳給堂弟段正明，是為保定帝。段廉義本有一個親子，當時朝中稱為延慶太子，但奸臣楊義貞謀朝篡位之際，延慶太子不知所終，大家都以為是給楊義貞殺了，沒想到事隔十餘年，他竟又會突然出現。

保定帝聽了高昇泰的話，搖頭道：「這個皇位本來是延慶太子的。當日只因找他不著，上明帝這才接位，後來又傳位給我。延慶太子既是復出，我這皇位，該當還他。」他轉過頭來向高昇泰道：「令尊若是在世，想來也有此意。」原來高昇泰是功臣高智昇之子，當年鋤奸除逆，全仗高智昇出的大力。高昇泰走上一步，伏地稟道：「先父忠君愛民。這青袍怪客號稱是四惡之首，若在大理國君臨萬民，眾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頭。皇上讓位之議，臣昇泰萬死不敢奉詔。」凌千里也伏地奏道：「適才千里聽得那南海鱷神怪聲大叫，說他們四惡之首叫作甚麼『惡貫滿盈』。這惡人若不是延慶太子，自不能覬覦大寶。就算他是延慶太子，如此兇惡奸險之徒，怎能讓他治理大理的百姓？那勢必是國家傾覆，社稷淪喪。」

保定帝揮手道：「兩位請起，你們所說的也是言之成理。只是譽兒落入了他的手中，除了我避位相讓，更有甚麼法子能讓譽兒歸來？」段正淳道：「大哥，自來只有君父有急，為臣子的才當捨身赴難。譽兒雖為大哥所愛，怎能為了他而甘捨大位？否則譽兒縱然脫險，那也成了大理國的罪人。」

保定帝站起身來，左手摸著頦下長鬚，右手兩指在額上輕輕彈擊，在書房中緩緩而行。眾人均知他每逢有大事難決，便如此出神思索，誰也不敢作聲擾他思路。保定帝踱來踱去，過得良久，說道：「這位延慶太子手段毒辣，給譽兒所服的『陰陽和合散』藥性厲害，常人極難抵擋。只怕──只怕他這時已為藥性所迷，也未可知。唉，這是旁人以奸計擺佈，須怪譽兒不得。」段正淳低下了頭，羞愧無地，心想歸根結底，都是因自己風流成性起禍。

保定帝轉頭向高昇泰道：「昇泰，你的女兒，今年幾歲了？」高昇泰道：「小女今年一十八歲。」保定帝道：「很好。淳弟，咱們聘了善闡侯的千金為媳。巴司空，你即去和禮部辦理納采問名、論種下聘的儀節。此事要辦得越熱鬧越好，令大理國中到處皆知。」段正淳夫婦、高昇泰、巴天石聽了此言，都覺得十分突兀，但隨即領會，保定帝這個舉措，為的是要保全段氏一門和段譽的聲名，只要天下皆知段譽的妻子乃是善闡侯高昇泰之女，縱然延慶太子到處去說段譽和他胞妹如何如何，旁人便當他是散布謠言，最多也不過將信將疑。

段正淳道：「皇兄此策，確是極妙。久聞善闡侯的千金端莊高雅，才德非凡，的是良配。只是譽兒的性子有些古怪，最好是待他脫險之後，跟他說過了再行下聘，較為妥善。」保定帝嘆道：「我何嘗不知譽兒性子甚是執拗，咱兄弟要教他一陽指的功夫，他卻說甚麼也不肯學，當真是不識好歹之極。但自來婚姻大事，都從父母之命，難道他竟敢不聽你夫婦的吩咐不成？此事是為了保全我段氏的聲譽，也是為了他一生之計，他是萬萬不能抗命的。」段正淳道：「聽說高賢弟令愛的身子較為瘦弱，此事尚須從長計議。」保定帝臉有不豫之色，道：「身子瘦弱，那有甚麼打緊？高賢弟武功如此高明，傳他女兒一些呼吸吐納之術，一二年內立時轉弱為強。」段正淳道：「不過──」保定帝攔住他話頭道：「淳弟，你推三阻四，到底有何用意？難道心下對高賢弟有何不快麼？」

段正淳忙道：「不是，不是。高賢弟跟我情若兄弟，交好無間。咱二人若再結成兒女親家，那是再好不過。嗯，嗯──聽說巴司空有一位千金，范司馬有兩位千金，咱們都可以商議商議。」巴天石笑道：「天石的小女兒是去年生的，還沒滿周歲。范司馬的兩個千金，一個就是天石的兒媳，另一位已對了親家，許的是華司徒的長子。」保定帝頗為不悅，道：「淳弟，難為你與天石他們同朝為官，這些事情真的不知道麼？」段正淳見皇兄發怒，不敢再說。高昇泰道：「鎮南王爺，昇泰和你自幼相交，咱二人甚麼事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你可是聽到小女有甚麼失德之事，覺得不配做你的兒媳，是也不是？你儘管當眾明言，昇泰絕不介意。」

段正淳躊躇半晌，道：「既是如此，正淳坦誠相告，高賢弟請勿見怪。」高昇泰道：「王爺但請直言無忌。」段正淳道：「令愛幼失慈母，賢弟不免寵愛過度，聞說令愛的性子極是嬌憨，任性得緊。又聽說令愛學得了賢弟的一身武功，幾乎可以青出於藍。他日令愛做了我兒媳，只怕──只怕，嘿嘿，譽兒一生要受盡她的欺壓。譽兒不會半點武功，只學了這幾下『凌波微步』逃來逃去，躲避令愛的拳打足踢，那也無味之極了。」

保定帝哈哈大笑，說道：「淳弟，你吞吞吐吐的，原來單是為此。」段正淳向舒白鳳看了一眼，笑道：「大哥，你弟婦與小弟意見往往相作，時起爭吵，倘若不是小弟的武功跟她難分高下，這罪可就變得大了。」眾人聽了，盡皆微笑。

鎮南王妃舒白鳳冷冷的道：「譽兒只需學得段家的一陽指，天下無敵，便連娶十個八個悍潑惡婦，那也不怕。」她這話中顯是有譏嘲「一陽指」之意。段正淳微微一笑，並不答話。高昇泰道：「小女雖是少受閨訓，卻也不致大膽妄為，只是昇泰受恩已重，不敢再蒙皇上與鎮南王另賜恩典。」保定帝笑道：「令愛能好好管教一下咱們這個胡鬧孩子，咱兄弟同感大德，那是令愛給咱們孫兒的恩典。昇泰，你這位閨女叫甚麼名字？當真──當真有些兒任性麼？」高昇泰道：「臣女單名一個『湄』字，她自幼不出府門，脾氣向來甚好。想是有人與昇泰過不去，胡言亂語，以致傳入了王爺的耳中。」他聽段正淳說他女兒任性不好，不由得頗為不快。段正淳過去拉住他手，笑道：「高賢弟，是小兄說錯了話，你不必介意。」

保定帝笑道：「好，就是這麼辦。天石，委你為採納使，好重重敲詐兩家一筆謝媒金。」皇家的採納使，與平民家的媒人差相彷彿，男家女家必送厚禮為敬。巴天石笑著躬身道謝。保定帝又道：「傳下旨意，命翰林院草制，冊封我弟正淳為皇太弟。」

段正淳吃了一驚，連忙跪下，說道：「大哥春秋正盛，功德在民，皇天必定保佑，子孫綿綿。這皇太弟一事，盡可緩議。」保定帝伸手扶起，道：「你我兄弟一體，這大理國江山，原是你我兄弟同掌，別說我並無子嗣，就是有子有孫，也要傳位於你。淳弟，我立你為嗣，此心早決，通國皆知，今日早定名份，也好令延慶太子息了此念。」段正淳數次推辭，均不獲准，只得叩首謝恩。高昇泰等紛紛上前道賀。要知保定帝並無子息，皇位勢必傳於段正淳，原是意料中事，誰也不以為奇。巴天石向高昇泰微微一笑，伸出左掌，意思是說：「將來段譽接位為帝，你的千金便是皇后娘娘，我這份謝媒錢，非特別從豐不可。」

保定帝道：「大家去歇歇罷。延慶太子之事，不可洩露。」眾人齊聲答應，躬身告別。保定帝用過御膳，小睡片刻，睡夢中醒來時，但聽得樂聲悠揚，宮內宮外爆竹連天。內監進來服侍更衣，稟道：「鎮南王世子採納，聘了善闡侯的小姐為妃，宮門外眾百姓歡呼慶祝，甚是熱鬧。」要知大理國近年來兵革不興，朝政清明，庶民安居樂業，眾百姓對皇帝及鎮南王、善闡侯等當國君臣，都是十分愛戴，聽到段高兩家結親的訊息，大理全城騰歡。保定帝道：「傳我旨意，明日大放花燈，大理城金吾不禁，犒賞三軍，以酒肉賞賜耆老孤兒。」這道旨意傳將下去，全城百姓更是歡忭如沸。

到得傍晚，保定帝換了便裝，獨自出宮。他將大帽壓住眉簷，遮住面目，誰也認不得他。一路上只聽得眾百姓拍手謳歌，沿途都有人載歌載舞。須知當時中原人士視大理國為蠻夷之地，禮儀與中土大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攜手同行，調情嬉笑，視若無人，誰也不以為怪。保定帝心下暗祝：「但願我大理眾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歡樂。我段正明縱然無兒無女，亦無所憾。」他出城後快步前行，行得二十餘里後上山，越走越是荒僻，轉過四個山坳，來到一個小小的古廟，廟門上寫著「拈花寺」三字。

保定帝站在寺前，靜心默祝片刻，然後上前，在寺門上輕叩三下。過得半晌，寺門嘰嘰嘰的推開，一名小沙彌走了出來，合十問道：「尊客光降，有何貴幹？」保定帝道：「相煩通報黃眉大師，便道故人段正明求見。」小沙彌道：「請進。」轉身肅客。保定帝舉步入寺，剛走得一步，只聽得叮叮兩聲清罄，悠悠從後院傳出。霎時之間，保定帝只感遍體一陣清涼，意靜神閒。

保定帝踏著僧院中的落葉，走向後院。那小沙彌道：「尊客請在此稍候，我去稟報師父。」保定帝道：「是。」負手站在庭中，眼見庭中一株公孫樹上一片黃葉緩緩的飄將下來。保定帝一生之中，極少有如此站在門外等候別人的時刻，他登基為皇帝之後，更是只有別人站著等他，絕無他站著等人之理。但一到這拈花寺中，俗念盡消，渾然忘了自己天南為帝。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笑道：「段賢弟，你心中有何難題？」保定帝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滿臉皺紋、身形高大的老僧從小舍中推門出來。這老僧兩道長眉，眉尾下垂，眉毛是焦黃之色，正是黃眉和尚。

保定帝雙手拱了拱，道：「打擾大師的清修了。」黃眉和尚微笑道：「請進。」保定帝跨步走進小舍，只見六個身穿灰衣的中年和尚，一齊躬身行禮。保定帝知是黃眉和尚的弟子，當下舉手還禮，在西首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待黃眉和尚在東首的蒲團坐定，便道：「我有一個侄兒段譽，他七歲之時，我曾抱來聽師兄講經。」黃眉微笑道：「此子頗有有悟性，好孩兒，好孩兒！」保定帝道：「他受了佛法點化，生性慈悲，不肯學武，以免殺生。」黃眉道：「不會武功，也能殺人。會了武功，也未必殺人。」保定帝道：「是！」於是將段譽如何堅決不肯學武，私逃出門，如何結識木婉清，如何被號稱「天下第一惡人」的延慶太子囚在石室之中，從頭至尾，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黃眉和尚微笑傾聽，不插一句，六名弟子在他身後垂手侍立，更是連臉上的肌肉也不牽動半點。待保定帝說完，黃眉緩緩說道：「這位延慶太子既然是你堂兄，你自己固不便和他動手，就是派遣下屬前去強行救人，也是不妥，是不是？」保定帝道：「師兄明鑒。」黃眉點點頭，緩緩伸出中指，向保定帝胸前點去。保定帝微微一笑，伸出食指，對準他的中指一戳，兩人身形都是晃了一晃，便即收指。黃眉雙眉深鎖，道：「段賢弟，我的金剛指力，不能勝你的一陽指啊。」保定帝道：「師兄大智大慧，不必以指力取勝。」黃眉低頭不語。

保定帝站起來，說道：「十年之前，師兄命我免了大理國內百姓的鹽稅。一來國用未足，二來小弟意欲等吾弟正淳接位，再行此項仁政，以便庶民歸德吾弟。但明天一早，小弟就頒令廢除鹽稅。」黃眉和尚站起身來，躬身下拜，恭恭敬敬的道：「賢弟造福萬民，老僧感德不盡。」保定帝下拜還禮，不再說話，飄然出寺。

保定帝回到宮中，即命內監宣巴司空與華司徒前來，告以廢除鹽稅之事。兩人齊聲謝恩，說道：「皇上鴻恩，實是庶民之福。」保定帝道：「宮中一切用度，盡量裁減撙節。你們去商議，瞧有甚麼地方好省的。」兩人答應了，辭出宮去。

段譽被擄一節，保定帝雖是吩咐不得洩露，但華司徒與范司馬是保定帝最親信之人，自是不必相瞞，巴天石早已跟二人說了。這時范司馬在家中等訊，巴華二人齊到范府，告知廢除鹽稅。這范司馬單名一個驊字，向來為人詼諧，滑稽多智，但這時卻是臉色鄭重，說道：「華大哥，巴賢弟，鎮南世子落入奸人之手，皇上下旨免除鹽稅，想必是意欲邀天之憐，令鎮南世子無恙歸來。咱們不能分君父之憂，有何臉面立身朝堂之上？」巴天石道：「正是，范二兄有何妙計，可以救得殿下？」范驊道：「對手既是延慶太子，皇上萬萬不願跟他正面為敵。小弟倒有一條計策，只是要偏勞華大哥了。」華司徒忙道：「那有甚麼偏勞的？二弟快說。」

范驊道：「皇上言道，那延慶太子武功較皇上尤高。咱們若是去硬碰硬的救人，自是不能。華大哥，你二十年前的舊生涯，不妨再幹他一次。」華司徒一張紫膛色的國字臉一紅，笑道：「二弟又來取笑了。」原來這位華司徒本來名叫阿根，現在雖在大理國位列三公，卻是貧窮出身，未發跡時，幹的是盜墳掘墓的勾當。他最擅長的本領，乃是偷盜王公巨賈的墳墓。要知這些富貴人物死後，必有珍異的寶物殉葬，華阿根從極遠處挖掘地道，通入墳墓，然後盜取寶物。所花的工程自是極大，挖掘一個墳墓，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也不稀奇，但這樣掘法，卻極少為人知覺。有一次他掘入一墳，得到了一本武功秘訣，依法習練，學到了一身卓絕的外門功夫，這才捨棄了這下賤的營生，輔佐保定帝累立奇功，終於升到司徒之職。他居官之後，嫌舊時的名字太俗，改名赫艮，除了范驊和巴天石這兩個生死之交，極少有人知道他的出身。

范驊道：「小弟何敢取笑大哥？我是想咱們混進萬劫谷中，挖掘一條地道，通入鎮南世子的石室，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的救他出來。」華赫艮一拍大腿，叫道：「妙極，妙極！」他於盜墓一事，實有天生的嗜好，二十年來雖是不幹此事，偶爾想起，仍是禁止不住手癢，只是身居高官，富貴已極，再去盜墳掘墓，那是成何體統？這時聽范驊一提，不禁大喜。范驊笑道：「華大哥且慢歡喜，這中間著實有些難題。四大惡人都在萬劫谷中，鍾萬仇夫婦和修羅刀也均是極厲害的人物，要避過他們耳目，當真是不易。再說，那延慶太子坐鎮石屋之前，地道在他身底通過，如何才能令他不知？」

華赫艮沉吟半晌，說道：「這地道須從石屋的後面通將過去，避開延慶太子的所在。」范驊道：「鎮南世子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慢慢挖掘地道，來得及麼？」華赫艮道：「咱哥兒三人一起幹，委曲你們兩位，跟我學學做盜墓的小賊。」巴天石笑道：「既是位居大理國三公，這盜墓掘墳的勾當，自是義不容辭。」三人一齊拊掌大笑，華赫艮道：「事不宜遲，說幹便幹。」當下巴天石繪出萬劫谷中的圖形，華赫艮歡天喜地擬訂地道的入口和出口，至於如何避人耳目，如何繞過堅岩等等，那原是他的無雙絕技。

且說段譽服食了那對莽牯朱蛤之後，全身陽氣旺盛，熱到極處，竟然昏迷了過去，這一昏暈不醒，竟助他渡過了一晚的難關，免得苦受那情欲的煎熬，他那知這一日一晚之間，外面已起了極大的變化，他父親已被冊封為皇太弟，他自己則由父母之命，聘下高昇泰的女兒高湄為妻。大理城中鑼鼓宣天，眾百姓歡慶這兩件喜事和廢除鹽稅，他卻倚在石壁之上，發著高熱，神智迷糊。次日午間，稍感清醒，那是陰陽和合散和莽牯朱蛤兩種劇烈的藥性，發作的間歇恰好湊在一起，這段間歇的時候一過，下次發作時一次猛烈過一次。段譽不知危機潛伏，雖是全身乏力，還道藥性漸退，正想張口和木婉清說話，忽聽得石屋外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縱橫十九道，迷煞多少人。居士可有清興，與老僧手談一局麼？」段譽心下奇怪，湊眼到送飯進來的洞孔，向外張望，只見一個滿臉皺紋、眉毛焦黃的老僧，俯身伸指，在石屋前的一塊大青石上直劃，嗤嗤聲響，石屑紛飛，登時畫了一條筆直的直線。段譽心中一驚，他雖不會武功，但家學淵源，伯父和父親練一陽指的情形卻瞧得多了。心想這老僧的面貌依稀似乎見過，指力竟是這等厲害。居然劃石成痕。這種指力純是剛硬之極的外門功夫，似乎跟伯父與父親所練的一陽指頗不相同。

# 第二十回 朱蛤神功

只聽石屋前一個鬱悶的聲音說道：「金剛指力，好功夫！」正是那青袍客「惡貫滿盈」。只見一根竹杖伸了過出，在青石板上整整齊齊劃了一條橫線，恰好和黃眉僧所劃的直線相交。段譽從洞穴中看不到青袍客的臉色，但想這竹杖自是比手指堅硬，不免佔了便宜，但指短杖長，要以這樣長的一根竹杖在青石板上劃出深痕，使的力氣卻比手指更多。只聽黃眉僧笑道：「段施主肯予賜教，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又用手指在青石上劃了一道直線，青袍客跟著劃了一道橫線。如此你劃一道，我劃一道，兩人伸指出杖時越來越慢，各自凝聚功力，不願自己在石上所劃的線有何深淺不同，歪斜不齊，要知高手較藝，勝負之數，只差毫厘之間，但教一道線劃將下去不夠平整，那便是輸。

約莫一頓飯時分，一張縱橫十九道的棋盤已然整整齊齊的劃就。黃眉僧心道：「保定帝的話實在不錯，這位延慶太子的內力當真是非同小可。」延慶太子不比黃眉僧乃是有備而來，心下更是駭異：「甚麼地方鑽了這樣一個厲害的老和尚出來？顯是段正明邀來的幫手，倘若段正明乘虛而入，去救段譽，我可無法分身抵擋。」

黃眉僧道：「段施主功力高深，佩服佩服，棋力想來也必勝老僧十倍，老僧要請施主相讓四子。」青袍客一怔，心想：「我雖不知你的來歷，但指力如此了得，自是大有身份的高人。你來和我挑戰，怎能一開口就要我相讓？」便道：「大師何必過謙？既是要決勝敗，自是平手的了。」黃眉僧道：「那四子是一定要讓的。」青袍客淡然道：「大師既是自承棋藝不及在下，那就不必比了。」黃眉僧道：「那麼就讓三子罷？」青袍客道：「便讓一子也是相讓。」

黃眉僧道：「哈哈，原來你在棋藝上的造詣甚是有限，那不妨我讓你三子。」青袍客道：「那也不用，咱倆平手相下便是。」黃眉僧心下惕懼更深：「此人不驕不躁，陰沉之極，實是勁敵，不管我如何相激，他始終不動聲色。」原來黃眉僧並無必勝把握，向知愛弈之人個個好勝，自己開口求對方饒個三子四子，對方往往答應。他是方外之人，於這虛名看得極淡，只須延慶太子在他棋局上稍佔便宜，那麼在這場拚鬥中就能多居贏面。不料延慶太子既不佔人便宜，也不讓人佔便宜，一言不動，嚴謹無比。

黃眉僧道：「好，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我先下了。」青袍客道：「不！強龍不壓地頭蛇，我先。」黃眉僧道：「看來非猜枚不可，你猜老僧今年的歲數，是奇是偶？猜得對，你先下；猜錯了，老僧先下。」青袍客道：「我便猜中，你也要抵賴。」黃眉僧道：「好罷！那你猜一樣我不能賴的。你猜想老僧到了七十歲後，兩隻腳的足趾，是奇數還是偶數？」

這一個謎面，出得甚是古怪。青袍客心想：「常人足趾都是十個，當然偶數。他說明到了七十歲後，自是引我去想他在七十歲上少了一枚足趾？倘若當真如此，我極易想到是奇數，看來便如兵法所云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他便是十個足趾頭，故弄玄虛，我焉能上這個當？」說道：「是偶數。」

黃眉僧道：「錯了，是奇數。」青袍客道：「脫鞋驗明。」黃眉僧除下左足鞋襪，只見五個足趾完好無缺。青袍客凝視對方臉色，見他微露笑容，神情鎮定，心道：「原來他右足當真只有四個足趾。」但見他緩緩除下右足的布鞋，伸手又去脫襪，正想說：「不必驗了，第一子由你先下就是。」心念一動：「不可上他的當。」只見黃眉僧又除下右足布襪，右足赫然也是五根足趾，那有甚麼殘缺？

青袍客臉上雖因殘疾而木然僵硬，一似無動於衷，但內心卻在霎時間轉過了無數念頭，揣摸黃眉僧此舉是何用意。只見黃眉僧右掌伸起，像一把刀般斬了下去，喀的一聲輕響，已將他自己右足的小趾斬了下來。他身後六名弟子，雖是修習佛法有年，個個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地步，但突然見到師父自殘肢體，血流於前，忍不住都十分驚訝關注。年紀最少的一名弟子破慢和尚，更是輕輕的「噫」了一聲。四弟子破疑從懷中取出金創藥，立即給師父敷上。

黃眉僧笑道：「老僧今年六十九歲，到得七十歲時，我的足趾是奇數。」青袍客道：「不錯。大師先下。」他號稱「天下第一惡人」，甚麼兇殘毒辣的事沒幹過見過，割下一個小腳指的事，那會放在心上？但想這老和尚為了爭一著之先，不惜出此斷然手法，可見這盤棋他是志在必勝，倘若自己輸了，只怕他所提出的條款，定是苛刻無比。

黃眉僧道：「承讓了。」伸指在兩對角的四四路上，都捺了一捺。青石板經他兩捺之後，現出兩處低凹，便似是下了兩枚黑子。青袍客伸出竹杖，在另外兩處的四四路上各畫一圈，便如是下了兩枚白子。四角四四路上黑白各下兩子，稱為「勢子」，乃是我國古圍棋法的規矩，今時已廢棄不用。到得第五子時，黃眉僧在「平位」六三路下了一子，青袍客在五三路應以一子。初時兩人下得甚快，黃眉僧不敢絲毫大意，穩穩站住以一根小趾換來的先手不失。

到得十七八子後，每一子針鋒相對，角鬥甚劇，同時兩人的指力均是損耗甚巨，一面凝思求勝，一面運氣培力，下得越來越是慢了。

黃眉僧帶來的六名弟子之中，三弟子破嗔也是此道的好手，他見師父與青袍客一上手便是妙著紛呈，心下暗自驚佩讚嘆。看到第二十四著時，青袍客奇兵突出，登起巨變，黃眉僧若是不應，右上角隱伏極大危險，若是應以一子堅守，先手便失。黃眉僧沉吟良久，一時難以參快，忽聽得石屋中傳出一個聲音說道：「反擊『去位』，不失先手。」原來段譽自幼便即善弈，這時看著兩人枰上酣鬥，不由得多口。常言說得好：「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段譽的棋力本就高於黃眉僧，再加旁觀，更易瞧出了關鍵的所在。黃眉僧道：「老僧原有此意，只是一時難定取捨，施主此語，釋了老僧心中之疑。」當即在「去位」的七三路下了一子。我國古法，棋局分為「平上去入」四格，「去位」是在右上角。

青袍客淡淡的道：「旁觀不語真君子，自作主張大丈夫。」段譽叫道：「你將我關在這裏，你早就不是真君子了。」黃眉僧笑道：「我是大和尚，不是大丈夫。」青袍客道：「無恥，無恥。」隨手也在「去位」畫了個圓圈。兵交數合，黃眉僧又遇險著，破嗔和尚看得心急，想不出拆解之法，段譽卻又不作一聲，於是走到石屋之前，低聲說道：「段公子，這一著該當如何下才是？」段譽道：「我想是想到了一個法子，只是這一路棋先後共有七著，倘若說了出來，被敵人聽到，那就不靈了，是以遲疑不說。」破嗔伸出右掌，左手食指在掌中寫道：「請寫。」隨即將手掌從洞穴中伸進石屋。

段譽心想此計大妙，當即伸指在他手掌之將這七步棋子一一寫明，破嗔想了一想，覺得這七步棋確是極高，於是回到師父身後，伸指在他背上寫了起來。他僧袍的大袖將一雙手罩得不露半點肌膚，青袍客自是瞧不見他在寫些甚麼。黃眉僧凝思片刻，依言落子。青袍客哼了一聲，道：「這是旁人所教，大師棋力，似乎尚未達此境界。」

黃眉僧笑道：「弈棋原是鬥智之戲。良賈深藏若虛，能者示人以不能。老僧的棋力若被施主料得洞若觀火，這局棋還用下麼？」青袍客道：「狡獪伎倆，袖底乾坤。」他瞧出破嗔和尚來來去去，以袖子覆在黃眉僧背上，必有古怪，只是他專注棋局變化，心無旁騖，不能再去揣摸別事。

黃眉僧依著段譽所授，依次下了六步棋，在這六步之中，他不必費神思索，只是專注運勁，是以手指在石板上所捺的六個小凹洞，既圓且深，顯得神完氣足，有餘不盡。青袍客見這六步棋越來越兇，每一步都要凝思對付，全然處於守勢，用竹杖在石板上劃的圓圈，便微有深淺不同。到得黃眉僧下了第六步棋，青袍客凝思半晌，突然在「入位」下了一子。這一子奇峰突起，與段譽所設想的毫不相關，黃眉僧心下一愕，尋思：「段公子這七步棋構思精微，一下到第七子，我已可從一先進而佔到兩先。但這麼一來，我這第七步可就下不得了，那不是前功盡棄麼？」要知青袍客的棋力實在較黃眉僧為高，一見情勢不利，立即求變，竟是不進入段譽所佈下的陷阱之中。

破嗔和尚見情勢大變，師父凝思難決，立即走向石屋，低聲將棋局中的情形向段譽說了，段譽想了一陣，已有計較，伸出手指，便在破嗔的掌中寫去，只寫得「可下」兩個字，猛覺全身一震，丹田中一股烈火衝將上來，霎時間唇乾舌燥，眼前火星亂迸，隨手一抓，便抓住了破嗔的手掌。破嗔的掌心和他掌心相接，立時察覺不對，但覺體內真氣源源不絕的被段譽掌心吸了過去。他大吃一驚，喝道：「段公子，你幹甚麼？」要知修習內家武功之人，全身真氣和性命息息相關，真氣越是渾厚則內功越高，真氣一去，就算不死，也是武功盡失，成了廢人。破嗔是童子之身，四十餘年勤修內功，真氣充盈之極，但和段譽手掌一接，全身真氣如江河決堤，一瀉如注，竟是不可收拾。他接連喝問兩聲，段譽已神智昏迷，全不知情。破嗔待要掙脫他手，說也奇怪，兩隻手掌竟似生了一起，再也掙之不脫，體內真氣，卻仍是毫不止歇的奔流而去。

原來段譽所服食的「莽牯朱蛤」，天生有一種吸食毒蛇毒蟲的異能，乃是機緣巧合，數種蛇蟲幾代交配而生。鍾萬仇夫婦和鍾靈但知道這對朱蛤一叫，萬蛇便聞聲而來，卻不知食在體內，竟會生出這種怪象。要知這對朱蛤本身已是千年難見的奇物，若不是段譽甘心求死，又有誰敢去吞吃這種能制毒蛇的惡蟲？段譽將這對莽牯朱蛤吃在肚裏，和那「陰陽和合散」的毒性起了生剋變化，不但陽氣之勝，沛然莫可或禦，並且生出一種吸取別人真氣的特性來。其時破嗔和尚的真氣源源輸入段譽體內，段譽就算神智清醒，他不會運用內力，也是摔脫不了破嗔的手掌，無法阻擋真氣進來，何況昏迷不醒，根本是全然不知。

破嗔但覺真氣急瀉，只得大聲叫道：「師父救我！」黃眉僧其餘的五名弟子早已聞聲趕到他身旁，只是瞧不見石屋中的情景，有的大叫「師弟」，有的連稱「師兄」，急問：「甚麼事？甚麼事？」破嗔道：「我──我的手──」用力掙扎，想要將手從洞孔中拔出來，但這時真氣已失十之八九，連說話也是虛弱無力。六弟子破慢和尚抓住他的手臂想幫助他拔出手來，不料手掌和他手臂一接觸，全身便如遇到雷電般的大震了一震，體內真氣也是滾滾瀉出，只嚇得大叫：「啊喲，啊喲！」原來段譽體內因誤打誤撞而生成的「朱蛤神功」，吸力無限，碰到甲，便吸甲，碰到乙，便吸乙，甚至第三者觸到了被吸的身上，真氣也連帶被吸。

且說大理國的三公司徒華赫艮、司馬范驊、司空巴天石混入了萬劫谷中，擇定地形，挖掘地道。萬劫谷的入口處本來有人把守，但自給保定帝帶人鏟平墳墓之後，已變得往來無阻。三個人挖了一夜，已開了一條數十丈的地道。華赫艮固是此道能手，而范驊與巴天石兩人功力深厚，也是極好的助手，一鏟過去，便鏟去數尺泥土，三個人輪流休息，攜著乾糧、清水，在地底一往無前，進展甚速。第二日又挖了整整一天，到得傍晚，算來與石屋相距已是不遠。三人知道延慶太子武功了得，挖土時輕輕落鏟，不敢發出絲毫聲響，要知內功深厚之人，縱在睡夢之中，四周略有異聲，便即驚覺。這麼一來，進程便慢了許多。

他們卻不知延慶太子此時正在殫精竭慮，與黃眉僧既比棋藝，又拼功力，再也不能發覺地底的聲響。原來破慢和尚一與破嗔和尚的手臂相觸，便覺真氣內力綿綿不絕的離身而去，不禁大聲叫嚷起來。黃眉僧見六名弟子一齊圍在石屋之前，情狀大是有異，還道延慶太子在石屋前安排了甚麼陷阱機關，以致六名弟子中伏遇險，便道：「尊駕古怪多端，老僧要過去瞧瞧。」說著，便站起身來。青袍客左手竹杖伸出，往他左肩點去，說道：「此局勝敗未分，大師若是認輸，便請起去。」黃眉僧一翻左掌，向杖頭抓去。青袍客杖頭顫動，點向他左乳下的穴道。黃眉僧手掌變抓為斬，對方杖長，那是處於只守不攻，有敗無勝的局面，眼見竹杖又是點將過來，一指倏出，對準杖頭點了過去。青袍客也不退讓，竹杖杖頭和他手指相碰，兩人各運內力相拼。黃眉僧這才明白，原來他這竹杖之中，暗藏鋼條，無怪如此堅硬，兩大高手雖在竹枝的兩端各以深厚內力相催，那竹杖竟是絕不彎曲。

青袍客道：「大師這一子遲遲不下，棋局上是認輸了麼？」黃眉僧哈哈一笑，道：「那也未必。」右手手指在青石板上捺了一個凹陷，青袍客更不思索，隨手又下一子。這麼一來，兩人左手上拼內力，固是絲毫鬆懈不得，而棋局上步步緊追，亦是處處針鋒相對。黃眉僧情知此刻若是分心去想弟子的危難，非但無濟於事，而且大敵乘虛而入，非送了自己的性命不可。他在十年前為大理通國百姓請命，求保定帝免了鹽稅，保定帝直到此時方始答允，雙方心照不宣，那是務必替他救出段譽。黃眉僧心想：「我自己送了性命不打緊，若不救出段譽，如何對得起正明賢弟？」是以對破嗔、破慢等人的呼聲聽而不聞，只是調運內息，凝想棋局。

大凡各門各派的武功，修習內功之時，必須腦海中絕無絲毫雜念，所謂返照空明，物我兩忘，但下棋卻是步步爭先，每一路都須想到，當真是輜銖必較，務必計算得十分精密。這兩者互為矛盾，大相逕庭。黃眉僧明知今日的局勢已是凶險異常，以棋力內力而論，對方似是均較他勝了半籌，幸好他抱了必死之心，決意鞠躬盡瘁，一死以報知己，不以一己的安危為念，是以尚能支持得下去。古人言道：「哀兵必勝」，黃眉僧這時言「必勝」是未必見得，一時卻也不致落敗。

段譽以「朱蛤神功」中的吸力，將破嗔和尚體內真氣吸了十之八九，以他一個從來不練武功之人，登時變成了有數十年的內力修為。朱蛤神功加上破嗔的真氣之後，吸力更強，一撞上破慢，又吸他的真氣。黃眉的大弟子破貪、二弟子破愛見情勢不對，一個去拉破嗔，一個去拉破慢，那朱蛤神功遇上了體內有內力之人，便如磁石吸鐵，再也不肯放鬆，霎時之間，將破貪和破愛又吸上了。

破貪和破愛二僧是黃眉六弟子中功力最深之人，一覺體內真氣不絕外瀉，立即堅凝守禦，雖然一時之間，總算能勉強自保，不再被段譽奪去，但只須心神略一分散，立時便有絲絲真氣滲了出去。段譽此時仍是昏迷不醒，渾渾噩噩之中，體內真氣大盛。四僧身上的真氣多一分進入他的體內，朱蛤神功的吸力便增強了一分，總算他並非有意的內吸，破貪與破愛尚能支持，但此消彼長，由點點滴滴而涓涓成流，真氣的流動終於不免越來越快。

四弟子破癡和五弟子破欲在一旁看得獃了，待得要請師父來設法解救，卻見師父和對手比拼內力，也已到了生死懸於一線的關頭。兩人奔來奔去，倉惶已極，最後終於同門情重，咬一咬牙，伸手去拉破貪、破愛。其時朱蛤神功之上，已附有破貪、破愛、破嗔、破慢四人的內力真氣，力度之強，豈是破癡和破欲兩人所能相拒？二僧的手掌一搭上去，登時被吸。這六僧今日遇上了千載難逢的朱蛤毒魔，也算是劫運使然，數十年修為一旦而盡。師兄弟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那裏還有甚麼話好說？破癡和破欲二人竟是同時怔怔的流下淚來。

且說華赫艮掘到酉牌時分，算來已到段譽被囚的石室之下。這地方和延慶太子坐著看守之所，相距或許不到一丈，更須加倍小心，不可發出半點聲響。華赫艮放下鐵鏟，便以十根手指抓土，他練成的「虎爪功」極是凌厲，一運功力，十指便如兩隻鐵爪相似，泥土雖堅，還是被他一大塊一大塊的抓將下來。范驊和巴天石二人在後傳遞，將他抓下的泥土搬運出去。這時華赫艮所掘的方向不再向前，而是自下而上。范巴兩人知道工程將畢，是否能救出段譽，轉眼便見分曉，不由得心跳加速。

這自下而上的挖土，那是容易得多，泥土一鬆，自行跌落，華赫艮站直身子之後，行動更是利落，他挖一會，住手傾聽一會，留神上面有何響動。這般挖得一枝香時分，估計距地面已不過尺許，華赫艮出手更慢，輕輕撥開泥土，終於碰到了一塊平整的木板。他心下略感詫異：「這石屋地下居然不鋪石板，而鋪木板。」但這麼一來，行事更增幾分方便。

他凝力於指，輕輕在地板下劃了個兩尺方的正方形，剛可容一人出入的小洞，俯身向范巴二人做個手勢，托住木板的手一鬆，這塊切成方塊的木板便跌了下來。華赫艮舉起鐵鏟，在洞口揮舞一圈，以防有人突襲，猛聽得「啊」的一聲，一個女子的聲音尖聲驚呼。

華赫艮低聲道：「木姑娘別叫，是朋友，救你們來啦。」湧身從洞中跳了上去。放眼一看，一驚大是不小。這那裏是囚人的石屋了？但見窗明几淨，櫥中、架上，到處都放滿了裝藥的瓶瓶罐罐，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滿臉都是驚慌之色，退縮在一角。華赫艮一見之下，便知自己計算有誤，掘錯了地方，要知那石屋的所在，全憑保定帝跟巴天石說了，巴天石再轉告於他，他自己不敢親眼去勘查，這麼輾轉傳告，終於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原來他所到之處，乃是鍾萬仇的居室。那少女卻是鍾靈。她一直想到父親的藥室中來盜取解藥，去給段譽解毒，殊不知要解「陰陽和合散」的毒性，非尋常解藥所能奏功，鍾萬仇的藏藥之所，自也並無這種解藥，其時鍾萬仇夫婦正在廳上陪外客飲宴，她偷偷前來再尋，那知地底下突然間鑽出一條漢子來，教她如何不大驚失色？

華赫艮心念動得極快：「既是掘錯了地方，只有重新掘過。我蹤跡已現，若是殺了這小姑娘滅口，萬劫谷中見到她的屍體，立時大舉搜尋，不等我掘到石屋，這地道便給人發見了。只有暫且將她帶入地道之中，旁人若是尋她，一定反會到谷外去找。」

便在此時，忽聽得房外腳步聲響，有人走近。華赫艮向鍾靈搖了搖手，示意不可張聲，轉過身來，似乎要從洞中鑽下，突然間向後一躍，左掌已反手按在鍾靈的嘴上，右手攔腰一抱，將她抱到洞邊，塞了下去。范驊伸手接過，華赫艮抓了一團泥土，塞在她的嘴裏，隨即將切下的一塊方形地板砌回原處，側耳從板縫中傾聽上面的聲息。這幾下行動來得快極，鍾靈滿心驚慌，不知賊人擄劫自己去有何用意，口中全是泥土，更是難受無比。

只聽得兩個人走到室中，一個腳步沉重，另一個落腳甚輕，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你是對他的餘情未斷，否則我要敗壞段家的聲譽，你又何必要一力阻攔？」一個女子聲音嗔道：「甚麼餘不餘的？我從來對他就沒情。」那男子道：「如此最好不過。」語聲中甚是喜歡。那女子道：「不過木姑娘是我師姊的親生女兒，雖然性情乖張，對咱們夫妻無禮，算來總是自己人，我卻總覺不安。」華赫艮聽到這裏，已知這二人乃是鍾谷主夫婦。聽他們商量的事與段譽有關，更是留神傾聽。

只聽鍾萬仇道：「你師姊暗中想去放走段譽，跟咱們已然翻臉成仇，你何必再去管她的女兒？阿寶，廳上這些客人，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你對他們絲毫不假辭色，自己走了進來，未免太也不夠禮貌。」鍾夫人悻悻的道：「你請這些人來幹甚麼？怒江王秦元尊、一飛沖天金大鵬、點蒼派大弟子柳之虛，還有無量劍東宗的左子穆，西宗的雙清道姑，甚麼普洱老武師馬五德，這些人敢得罪大理國的當今皇上麼？」鍾萬仇道：「我又不是請他們來助拳，跟段正明作對造反。湊巧他們都在左近，我就邀了來參與其盛，好讓大家作個見證，段正淳的親生兒子和親生女兒同處一室，淫穢亂倫。今日來的賓客之中，還有少林寺的慧禪和尚、大覺寺的迦葉禪師、黑白劍史安，這些人都是中原豪傑。明兒一早，咱們去將石屋之門打開，讓大家開開眼界，瞧瞧一陽指段家傳人的德性，那不是有趣得緊麼？這還不名揚江湖麼？」說著哈哈大笑，極是得意。

鍾夫人哼的一聲，道：「卑鄙，卑鄙！無恥，無恥！」鍾萬仇道：「你罵誰卑鄙無恥了？」鍾夫人道：「誰幹卑鄙無恥之事，誰就是卑鄙無恥，用不著我來罵。」鍾萬仇道：「是啊，段正淳這惡徒自逞風流，多造冤孽，到頭來自己的親生兒女相戀成奸，當真是卑鄙無恥之極了。」鍾夫人冷笑了兩聲，並不回答。鍾萬仇道：「你為何冷笑？卑鄙無恥四個字，罵的不是段正淳麼？」鍾夫人道：「自己鬥不過段家的人，一生在谷中隱居不出。假裝已死，那也罷了，所謂知恥近乎勇，這還算是個人。你──你去擺佈他的兒子女兒，天下英雄恥笑的，只怕不是他，而是你！」

鍾萬仇跳了起來，怒道：「你──你罵我卑鄙無恥？」鍾夫人流下淚來，哽咽道：「想不到我嫁的丈夫，是──是這麼一號人物。」鍾萬仇原本是愛極他這位夫人，所以憎恨段正淳，他正是由妒生恨而起，一見妻子流淚，不由得慌了手腳，道：「好！好！你愛罵我，就罵個痛快罷！」在室中大踱步走來走去，想說幾句向妻子陪罪的言語，一時卻想不出如何措詞，一瞥眼，看見後房藥室中瓶罐零亂，便道：「哼，靈兒這孩子也真胡鬧，小小年紀，居然來問我『陰陽和合散』甚麼的，不知她從何處聽來，又到這裏來亂攪一起。」說著走到藥架邊去整理藥瓶，一足踏在那一塊切割下來的方板之上。華赫艮忙使勁托住，防他發覺。

鍾夫人道：「靈兒呢？她到那裏去了？這幾天谷中壞人甚多，要靈兒千萬不要胡亂行走。我瞧雲中鶴這傢伙一對賊眼，常常骨溜溜的向靈兒打量，你可得小心些。」鍾萬仇笑道：「我只小心你一個人，似你這般花容月貌的美人兒，那一個不想打你的主意？」鍾夫人啐了一口，大聲叫道：「靈兒，靈兒！」一名丫環走了過來，道：「小姐剛才還來過的。」鍾夫人點了點頭，道：「你去請小姐來，我有話說。」

鍾靈在地板之下，對父母的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苦於無法叫嚷，心下極是惶急。

鍾萬仇道：「你歇一會兒，我出去陪客。」鍾夫人冷冷的道：「你外號本來叫作『見人就殺』，怎麼年紀一老，便『見人就怕』起來？」這幾日來，鍾萬仇動輒得咎，不論說甚麼話，總是給妻子沒頭沒腦的譏笑一番，明知她是和段正淳久別重逢之後，回思舊情，心緒不佳，他心下雖是恚怒，卻也不敢反唇相譏，只得嘻嘻一笑，往大廳而去。

且說保定帝下旨免了鹽稅，大理國中萬民感恩。要知雲南產鹽不多，通國產鹽者只有白井、黑井、雲龍井等九井，每年須向蜀中買鹽，鹽稅甚重，邊遠貧民，一年中往往有數月淡食。保定帝知道鹽稅一免，黃眉僧定要設法去救段譽，以報此德，他素來佩服黃眉僧的機智武功，又知他六名弟子也是內功深厚，師徒七人齊出，定能成功。那知等了一日一夜，竟然全無消息，待要命巴天石去探聽動靜，不料連巴天石以及華司徒、范司馬三人都不見了。保定帝知道這事情不對，心想：「莫非延慶太子當真如此厲害，黃眉師兄師徒七人，連我朝中三公，盡數失陷在萬劫谷中？」當即宣召太弟段正淳、善闡侯高昇泰、以及凌千里等漁樵耕讀四隱，連同鎮南王妃舒白鳳，再往萬劫谷而去。舒白鳳愛子心切，求保定帝帶同御林軍，索性一舉將萬劫谷掃平。保定帝道：「非到最後關頭，咱們總是按照江湖規矩行事。段氏數百年來的祖訓，不可自我手中墜毀。」

一行人來到萬劫谷谷口，只見雲中鶴笑吟吟的迎了上來，深深一揖，說道：「鍾谷主料到大駕今日定又蒞臨，吩咐在下在此相候。若是閣下帶得有鐵甲軍馬，咱們便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要是按江湖規矩，以武會友，那便請進大廳奉茶。」保定帝見對方十分鎮定，顯是有恃無恐的模樣，不像前日一上來便是乒乒乓乓的大戰一場，反而更為心驚，當下還了一揖，說道：「如此甚好。」雲中鶴當先領路，一行人來到大廳之中。保定帝一進大廳，但見滿廳中濟濟一堂，坐滿了江湖豪傑，心下又是暗暗戒備。雲中鶴大聲道：「天南段家掌門人段老師到。」他不說「大理國皇帝陛下」，卻以武林中名號相稱，點明一切要以江湖規矩行事了。段正明別說是一國之尊，單以他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而論，那也是人人敬仰的高手宗師，群雄一聽，都立刻站起。只有南海鱷神卻仍是大剌剌的坐著，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皇帝老兒，你好啊？」鍾萬仇搶上數步，說道：「鍾萬仇未克遠迎，還請恕罪。」保定帝道：「好說，好說！」

當下各人分賓主就坐。既是一切按江湖規矩行事，段正淳夫婦和高昇泰就不守君臣之禮，便坐在保定帝下首，凌千里等四人卻站在保定帝身後。谷中侍僕獻上茶來，保定帝見黃眉僧師徒和巴天石等不在廳上，心下盤算如何出言相詢。只聽鍾萬仇道：「段掌門再次屈駕，在下極感榮寵。難得許多位好朋友同時在此，我給段掌門引見引見。」於是說了左子穆、馬五德、慧禪和尚諸人的名頭。保定帝大半不曾見過，卻也均聞其名。

# 第二十一回 地道換人

這些江湖群雄與保定帝一一見禮，馬五德、左子穆等是加倍的恭謹，柳之虛、秦元尊等是故意的特別傲慢。金大鵬、史安等則以武林後輩的身份相見，倒是不亢不卑。鍾萬仇道：「段兄難得來此，不妨多盤桓幾日，也好令眾兄弟多多請益。」保定帝道：「舍侄段譽得罪了鍾谷主，被扣貴處，在下今日一來求情，二來請罪。還望鍾谷主瞧在下薄面，恕過小兒無知，在下感激不盡。」群豪一聽，心下都是不由得暗暗欽佩：「久聞大理段皇爺向來以武林規矩接待同道，果然是名不虛傳。此處是大理國的治下，他只須派遣數百兵馬，立時可以拿人，但他居然親身前來，好言相求。」

鍾萬仇哈哈一笑，尚未答話，黑白劍史安已搶著道：「原來段譽公子得罪了鍾谷主，段公子於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也要求一份情。」南海鱷神突然大聲喝道：「我徒兒的事，誰要你來囉哩囉唆？」高昇泰冷冷的道：「段公子是你師父，你磕過頭，拜過師的，難道又想賴帳了？」南海鱷神滿臉通紅；罵道：「你奶奶的，老子不賴。老子今天就殺了這個有名無實的師父。老子拜過這個小子為師，醜也醜死了。」眾人不明就裡，無不大感詫異。

舒白鳳道：「鍾谷主，放與不放，但憑閣下一言。」鍾萬仇笑道：「放，放，放！自然放，我留著令郎幹甚麼？」雲中鶴忽然插口道：「段公子風流英俊，鍾谷主夫人又是個美貌佳人，將段公子留在谷中，那不是引狼入室，養虎貽患？鍾谷主自然要放，不能不放，不敢不放！」群豪一聽，無不愕然，想這「窮兄極惡」雲中鶴說話肆無憚忌，竟是絲毫不將鍾萬仇放在眼裏，「窮兇極惡」之名，端的不假。鍾萬仇大怒，轉頭說道：「雲兄，此間事了之後，在下還要領教閣下的高招。」雲中鶴道：「妙極妙極！我早就想殺其夫而佔其妻，謀其財而居其谷。」

群豪盡皆失色，「一飛沖天」金大鵬道：「江湖上英雄好漢並未死絕，你『天下四惡』身手再高，終究要難逃公道。」葉二娘忽然哈哈的道：「金相公，我二娘可沒冒犯你啊，怎地把我牽扯在一起了？」金大鵬聽到她懾人心魄的嬌音，忍不住心頭一震。左子穆想起她搶劫自己幼兒的事來，兀自心有餘悸，偷偷斜睨她一眼。葉二娘吃吃而笑，道：「左掌門，你公子長得更加肥肥白白了？」左子穆不敢不答，低聲道：「上次他受了風寒，迄今疾病未癒。」葉二娘笑道：「啊，那都是我的不好。回頭我瞧瞧山山這乖孫兒去。」左子穆大驚，忙道：「不敢勞動大駕。」

保定帝見了這等情景，尋思：「『四惡』為非作歹，結怨極多，待救出譽兒之後，不妨俟機除去大害。『四惡』之首的延慶太子雖為段門中人，我不便親自下手，但他終究有當真惡貫滿盈之日。」舒白鳳聽眾人言語雜亂，將話題岔了開去，霍地站起，說道：「鍾谷主既是答允歸還小兒，便請喚他出來，好讓我母子相見。」鍾萬仇也站了起來，道：「是！」突然轉頭，狠狠瞪了段正淳一眼。嘆道：「段正淳，你有此賢妻佳兒，怎地兀自貪心不足？今日貽羞天下，乃是你自作自受，須怪我鍾萬仇不得。」

段正淳聽鍾萬仇答允歸還兒子，早在猜想事情絕不會如此輕易了結，對方定然安排下陰謀詭計，此時聽他如此說，當即站起，走到他的身前，說道：「鍾谷主，你若蓄意害人，段正淳自也有法子教你痛悔一世。」鍾萬仇見他相貌堂堂，威風凜凜，氣度清貴高華，自己實是遠遠不如，這一自慚形穢，登時妒火填心，大聲道：「事已如此，鍾萬仇便是家破人亡，碎屍萬段，也是跟你幹到底了。你要兒子，跟我來罷！」說著大踏步走出廳門。

一行人隨著鍾萬仇來到樹牆之前，雲中鶴顯示輕功，首先一躍而過。段正淳心想今日之事已無善罷之理，不如先行立威，好教對方知難而退，說道：「篤誠，砍下幾株樹來，好讓大夥行走。」採薪客蕭篤誠應道：「是！」舉起鋼斧，一斧砍將下去，有如薄刀切豆腐，鋼斧在一株大樹的樹根處橫截而過。點蒼山農董思歸一掌拍出，那斷樹飛了起來，橫架在樹牆之上，登時留出了一道窄窄的門戶。但見鋼斧白光閃耀，接連揮動，大樹一株株的飛起，霎時之間，砍倒了五株大樹。

鍾萬仇這樹牆栽植不易，當年著實費了一番心血，被蕭篤誠連揮五斧，砍倒了五株大樹，不禁勃然大怒，但轉念又想：「大理段氏今日要大大的出醜，這些小事，我也不來跟你計較。」當即從空缺處走了進去。

但見樹牆之後，黃眉僧和青袍客的左手均是抵住一根竹杖，頭頂白氣蒸騰，正在比拼內力。黃眉僧忽然伸出右手，在身前的青竹板上用力捺了一捺，捺出一個凹孔。青袍客略一思索，右手竹杖在石板上畫了一圈。保定帝凝目一看，登時明白：「原來黃眉僧師兄一面跟延慶太子下棋，一面跟他比拼內力，既鬥智，復鬥力。這等別開生面的比賽，實是凶險不過。他一日一夜沒有回音，看來這場比賽，已持續了一日一夜，兀自不分勝敗。」他在棋局上略略一看，只見兩人正在打一個「生死劫」，勝負之數，全是繫於此劫，不過黃眉僧落的是後手，乃是苦苦求活，保定帝抬起頭來，再往石屋前瞧去，只見黃眉僧的六名弟子盤膝坐在屋前，每個人臉上均呈氣色灰敗，簡直便要斷氣身亡的模樣。

保定帝暗暗吃驚，尋思：「難道這六弟子先行和延慶太子動手，一齊受了重傷？」當即搶上前去，伸手在破貪和尚的脈門上一搭，只覺脈搏微弱之極，若有若無，若斷若續，隨時便會虛脫。保定帝當即從懷中取出一個白玉小瓶，倒出六枚殷紅如血的小丸，逐一納在六僧的口中。這六枚「琥珀丸」乃是治傷的靈藥，護心培元，最具靈效。殊不知破貪等六僧並非受傷，乃是全身真氣被段譽的「朱蛤神功」吸取乾淨，琥珀丸藥不對症，毫無用處。

段正淳喝道：「千里，你們四位去將這塊大石推開，放段譽出來。」凌千里等四人齊聲答應，並肩上前。鍾萬仇喝道：「且慢！你們可知這石屋之中，尚有何人在內？」

段正淳、凌千里等均不知木婉清已被延慶太子擒來，與段譽囚於一處，更不如兩人已服了「陰陽和合散」的烈性毒藥，否則怎肯與旁人齊來，當眾觀看段譽亂倫犯淫的惡行？段正淳聽鍾萬仇如此相問，便道：「鍾谷主，你若是傷殘我兒肢體，須知你自己也是有妻有女。」他這時心中怦怦亂跳，但所擔心的，卻是段譽已受苦刑，甚或被斷去手足，挖去眼珠。

鍾萬仇冷笑道：「嘿嘿，不錯，我鍾萬仇有妻有女，天幸我沒有兒子，我兒子更不會和我親生女兒幹那亂倫的獸行。」段正淳臉色鐵青，喝道：「你胡說八道甚麼？」鍾萬仇道：「香藥叉木婉清是你的私生女兒，是不是？」段正淳怒道：「木姑娘的身世，要你多管甚麼閒事？」鍾萬仇笑道：「哈哈？那也未必是甚麼閒事。大理段氏，天南為皇，獨霸一方，江湖上更是響噹噹的聲名。各位英雄好漢，大家睜開眼睛瞧瞧，段正淳的親生兒子，和親生女兒，卻是倒鳳顛鸞，結成夫妻啦！」

段正淳聽了他的言語，心中大疑：「難道清兒也在這石屋之中？難道她和譽兒兄妹倆──」再將鍾萬仇的話前後一加印證，更無可疑，登時全身便如墮入冰窟之中，心中一疊連聲的叫苦：「好毒計，好毒計！」

鍾萬仇向南海鱷神打個手勢，兩人伸手便去推那擋在石屋之前的大石。段正淳道：「且慢！」欲待伸手去攔。葉二娘和雲中鶴各出一掌，分從左右襲來。段正淳豎掌一擋，高昇泰側身斜上，去格雲中鶴的一掌。不料葉雲二人這兩掌都是虛招，右掌一晃之際，左掌反手推出也都擊在那塊大石之上。這大石雖有數千斤之重，但在鍾萬仇、南海鱷神、葉二娘、雲中鶴四人合力推擊之下，登時便向右滾開。雲中鶴等和鍾萬仇固有心病，然這一著卻是事先早已計議定當了的，虛虛實實，段正淳竟是無法攔阻。

其實段正淳也是急於想早見愛子，並沒有真的如何出力攔阻。但見大石一經推開，露出一道門戶，望進去黑越越的，瞧不清屋內情景。鍾萬仇笑道：「孤男寡女、衣衫不整的同處暗室之中，那還有甚麼好事做出來！」

他剛說了這句話，只見一個青年男子披頭散髮，上身赤裸著走將出來，正是段譽。他手中橫抱著一個女子，昏昏沉沉的似乎飲醉了酒一般。保定帝滿臉羞慚。段正淳低下了頭不敢抬起。段夫人舒白鳳雙目含淚，喃喃的道：「冤孽，冤孽！」高昇泰解下長袍，要去給段譽披在身上。黑白劍史安懷念段譽救命之恩，見他當眾出醜，心下不忍，一閃身，遮在段譽身前。南海鱷神大聲叫道：「王八羔子，滾開！」鍾萬仇哈哈大笑，十分得意，突然間他的笑聲變為極慘痛的一聲大叫：「靈兒，是你麼？」

群豪聽到他的大叫，無不心中一凜，一齊凝目看時，只見鍾萬仇撲向段譽身前，夾手去奪他手中橫抱著的女子。這時，群豪已然看清這女子的面目，但見她年紀比木婉清幼小，身材也較纖細，臉上未脫童稚之態，那裏是木婉清了。卻是鍾萬仇的親生女兒鍾靈。

鍾萬仇驚怒交迸之下，抱住女兒身子，但雙手和鍾靈的手臂一碰，猛地裏全身一震，體內真氣似欲飛走。段譽神智尚未清醒，迷惘中見到許多人圍在身前，認出伯父和父母都是在此，忙將鍾靈的身子放開，叫道：「媽，伯父，爹爹！」他這一放開鍾靈的身子，那朱蛤神功才不去吸取鍾萬仇的真氣內力。他久處暗室，這時陽光刺眼，一時睜不開來，但覺全身精神充沛，四肢百骸都是飄飄然的，便欲離地高飛一般。舒白鳳搶上前來，將他摟在懷裏，問道：「譽兒，你──你怎麼了？」段譽道：「我──我不知道啊，我──我在甚麼地方？」

鍾萬仇不料害人反而害了自己，那想得到段譽從石屋中抱將出來的，竟會是自己的女兒。他獃了一獃，放下女兒，鍾靈見自己只穿著貼身的短衣衫褲，只羞得滿臉飛紅。鍾萬仇解下身上長袍，將她裹住，跟著重重便是一掌，擊得她左頰紅腫了起來，罵道：「不要臉！誰叫你跟這小畜生在一起。」

鍾靈滿腹含冤，哭道：「我──我──」一時那裏能夠分辯？鍾萬仇忽想：「那木婉清明明是關在石屋之中，諒她推不開這塊大石，看來還在屋內，我叫她出來，讓她分擔靈兒一半的羞辱。」大聲叫道：「木姑娘，快出來罷！」

他連叫三聲，石屋內絕無半點應聲。鍾萬仇大踏步走將進去，這石屋不過丈許見方，一目了然，那裏有半個人影。鍾萬仇氣得幾乎要炸破胸膛，翻身出來，一掌又向女兒打去，喝道：「我斃了你這臭丫頭！」驀地裏旁邊伸過一隻手掌，無名指和小指拂向他的手腕。鍾萬仇急忙縮手相避，看清楚出手偷襲的正是段正淳，怒道：「我自管教我的不肖女兒，跟你有甚麼相干？」段正淳笑吟吟的道：「鍾谷主，你對我孩兒可優待得很啊，怕他獨自一個兒寂寞，竟命你令愛千金相陪。在下實是感激之至。事已如此，令愛已是我段家的人，在下可不能不管了。」

鍾萬仇怒道：「怎麼是你段家的人？」段正淳笑道：「令愛在這石屋之中，服侍小兒段譽，歷時數日數夜，孤男寡女，兼之赤身裸體，又有甚麼好事做將出來？我兒是鎮南王世子，雖已文定善闡侯高賢弟的千金為室，但三妻四妾，有何不可？你我不是成了親家麼？哈哈，哈哈，呵呵呵！」鍾萬仇狂怒不可抑制，撲將過來，呼呼呼連擊三掌。段正淳笑聲不絕，一一化解了開去。群豪均想：「大理段氏的勢力果是不可輕侮，不知用了甚麼法子，竟將鍾谷主的女兒掉了包，囚在石室之中。」

原來這件事正是華赫艮等三人做下的手腳。華赫艮將鍾靈擒入地道之中，本意是不令她洩漏了地道的秘密，但後來聽到鍾萬仇夫婦對話，才知鍾萬仇和延慶太子安排了極毒辣的詭計，一意要敗壞段氏的聲名。三人在地道中低聲商議，均覺此事牽連重大，且是甚為緊急。待鍾夫人離去後，巴天石悄悄從地道中鑽將出來，施展極頂輕功，暗勘了那石屋的準確方位和距離，由華赫艮重定地道的路線。三個人加緊挖掘，又忙了一夜，直到次晨，才挖到了石屋之下。華赫艮掘入石屋，鑽了進去，只見段譽牢牢握住屋外人的手掌，臉上神色極是怪異。華赫艮那想得到伸進屋來這隻手掌乃是破貪和尚所有，只道便是延慶太子，不敢開口和段譽說話，伸手輕輕拍拍他的左手手背。

不料手指和他手背一碰，自己全身便是一震，有如碰到一塊熱炭相似，但見段譽眼中似欲噴火，不由得暗暗擔心，當下用力相拉，只盼將他拉入地道，迅速逃走。那知一握上段譽的手掌，華赫艮體內真氣向外急洩，忍不住「哎喲」一聲，叫了出來。巴天石和范驊都是十分機智之人，兩人迅即從地道中出來，拉著華赫艮用力一扯，三人合力，才脫去了朱蛤神功吸引真氣之厄。要知大理三公的功力，比之破貪等人是高得多了，又是見機極快，應變神速，饒是如此，三人已是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心中均道：「延慶太子的邪法當真厲害。」再也不敢去碰段譽身子。便在此時，屋外人聲喧擾，聽得保定帝鎮南王等都已到來，鍾萬仇在大聲相嘲。范驊滑稽多智，靈機一動：「這鍾萬仇好生可惡，咱們給他大大的開個玩笑。」當即除下鍾靈的外衫，給木婉清穿上，打了幾個手勢，拉著木婉清進了地道，合上石板，那裏有半點蹤跡可尋。

段譽吸得了破貪等六僧的真氣內力，不會納入丹田，隨著運用，但覺六股真氣在體內此來彼往，五臟六腑給衝得翻翻滾滾，難受無比，身子也是搖搖晃晃，站立不定。保定帝見狀，只道他身中劇毒，當即伸指虛點他「人中」、「太陽」、「靈台」三穴，那六股真氣無法衝入腦海，段譽身上仍是煩惡難當，腦中卻已清明，說道：「伯父，我是中了陰陽和合散的毒。」保定帝見侄兒性命無恙，當即寬心，但想黃眉僧和延慶太子的比拼，已到了千鈞一髮的關頭，不論棋局或是內力的拼鬥上稍有差池，立時便有性命之憂，當下顧不得替段譽解毒，回身去看兩人的角逐。只見黃眉僧額頭汗粒如豆，一滴滴的落在棋局之上，延慶太子卻仍是神色不變，若無其事，顯然勝敗已判，黃眉僧的生死已是懸於一線。段譽神智一清，也即關心棋局的成敗，走到兩人身側，觀看棋局，只見黃眉僧劫材已盡，延慶太子再打一個劫，黃眉僧便無棋可下，勢非認輸不可。只見延慶太子竹杖伸出，便往棋局中點了下去，所指之處，正是當前的關鍵，這一子下定，黃眉僧便無可救藥，段譽大急，心想：「我且給他混賴一下。」伸手便去撥延慶太子的竹杖。

延慶太子看準了棋局中一處關鍵之著，這一手一落，黃眉僧再也無法對抗，他竹杖剛要點到「上位」中的六七路上，突然之間，只覺掌心中一震，手臂上運足的真力如飛般向外奔瀉而出。延慶太子這一驚自是不小，斜眼微睨，但見段譽的兩根手指輕輕搭在竹杖之上，段譽並不知自己吞食朱蛤之後，便有吸取旁人體內真氣內力的怪異情狀，只是手指搭上竹杖之後，延慶太子便落不下去，心想拖得一刻好一刻，若能擾亂他的心情，黃眉僧或有轉機，也未可知，是以手指始終不鬆。

延慶太子心中飛快的轉過了幾個念頭：「前日咱們擒獲他之後，這小子顯是不會半點武功，最多不過是走幾步奔逃閃避的古怪步法，怎地數日之間，突然使出這種吸人功力的邪術來？難道他從前故意深藏不露？要待強援到來之後，這才出手麼？」除此之外，實在也無其他想得明白的原由，當下丹田中深深吸了一口真氣，勁貫手臂，竹杖登時生出一股強悍絕倫的大力，一震之下，便將段譽的手指震脫了竹杖。

要知延慶太子的功力深厚無比，當世少有人能與之匹敵。段譽體內雖是積貯了破貪等六僧的內力，但他不會運用，十成內力，一成也使不出來，自是一震即脫。他只覺半身酸麻，幾乎便欲暈倒，身子晃了幾晃，伸手扶住那塊青石岩，這才穩住。殊不知延慶太子所發出的內勁，竟然也因此而有一小半收不回來，他心中這一驚，實在比段譽更甚，那竹杖垂了下來，點在「上位」的七八路上。只因段譽這麼阻得一阻，他內力收發不能自如，竹杖一偏之下，自然而然的落石成圓。延慶太子暗叫：「不好！」急忙提起竹杖，但七八路的交叉線上，已畫了大半個圓圈。

高手下棋，自是講究落子無悔，何況刻石為枰，陷石為子，功力所到之處，石為之碎，如何能夠下了不算？但這「上」位的七八路，乃是自己填塞了一個眼。只要稍明弈理之人，均知兩眼是活，一眼如死。延慶太子這一大塊棋早就已做成兩眼，以此為攻逼黃眉僧的基地，絕無自己去塞死一個活眼之理，然而既是落了此子，雖是弈理上絕無此事，總是功力內勁上有所不足。

延慶太子心知棋差一著，滿盤皆輸，他是極有身分之人，絕不肯為此而與黃眉僧有所爭執，當即站起身來，雙手按在那塊青石岩上，注視棋局，良久不動。群豪大半未曾見過此人，見他神情奇特，群相注目。只見他瞧了半晌。突然間一言不發的撐著竹杖，杖頭點地，猶如踩高蹺一般，步子奇大，遠遠的去了。便在此時，一陣西風吹來，那青石岩晃了幾晃，驀地裏喀喀聲響，裂成十餘塊散石，崩裂在地，這震爍古今的一局棋，就此不存人世。群豪驚慌出聲，相顧駭然，均想：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屍一般的青袍客，其武功之高，實是到了深不可測的地步。

黃眉僧僥倖勝了這一局棋，他雙手據膝，怔怔的出神，回思適才種種驚險的情景，心中始終不能寧定，他苦苦思索，想不出延慶太子何以在穩操勝券之際，突然將自己一塊棋中的兩隻眼填塞了一隻。這顯然是故意相讓，然而當此情勢之下，他絕無故意相讓之理。保定帝和段正淳、高昇泰等，對這變故也均大惑不解，好在段譽已然救出，段氏的清名絲毫無損，延慶太子敗棋退走，這一役可說是大獲全勝，其中猜想不透的種種細節，那也不用即行查究。段正淳向鍾萬仇笑道：「鍾谷主，我兒絕非薄情之人，令愛既成我兒姬妾，日內便即派人前來迎娶。愚夫婦自當愛護善待，有若親女，你儘管放心好了。」

鍾萬仇是個莽撞之人，心胸既窄，又是極易發火，聽得段正淳加此出言譏刺，也不再問鍾靈是否已失身於段譽，唰的一聲，拔出腰間佩刀，便往鍾靈頭上砍落，喝道：「氣死我了，我先殺了這賤人再說。」驀地裏一條長長的人影飄將過來，迅捷無比的抱住鍾靈，便如一陣風倏然而過，已是飄開在數丈之外。嗒的一聲響，鍾萬仇一刀砍在地下，瞧抱著鍾靈那人時，卻是「窮兇極惡」雲中鶴。鍾萬仇道：「你──你幹甚麼？」雲中鶴道：「你這個女兒自己不要了？就算已經砍死了，那就送給我罷。」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又飄出數丈。他自知論到武功之強，別說保定帝和黃眉僧勝於自己，便是段正淳和高昇泰，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以打定了主意，一見情勢不對，抱著鍾靈便溜，眼見巴天石並不在場，那麼只要自己施展絕頂輕功，這些人中便無一人追趕得上。

鍾萬仇也知他輕功了得，只急得雙足亂跳，破口大罵。保定帝等日前見過他和巴天石繞圈追逐的身手，這時更見他抱著鍾靈，仍是一飄一晃的輕如無物，倒也都是奈何不得。段譽靈機一動，叫道：「岳老三，你師父有命，快將這鍾小姑娘奪下來。」

南海鱷神一怔，怒道：「媽巴羔子的，你說甚麼？」段譽道：「你拜了我為師，頭也磕過了，難道想賴麼？你說過的話，難道是放屁麼？」南海鱷神此人兇悍之極，但生平有一樣好處，卻是言出必踐。說過的話，決計不會不算數。他拜段譽為師，雖是萬分不願，倒也不賴，橫眉怒目的喝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你是我師父便怎樣？老手惱將起來，連你這師父也一刀殺了。」段譽道：「你認了便好。這個姓鍾的小姑娘，是我妻子，就是你的師娘，你去給我奪回來。這雲中鶴侮辱她，就是辱你師娘，你太也丟臉了，太不是英雄好漢了。」

南海鱷神怔了怔，想想倒是不錯，但忽然想起木婉清自認是他妻子，怎麼這姓鍾的小姑娘也是他的妻子了？問道：「究竟我有幾個師娘？」段譽道：「你別多問。總而言之，倘若你奪不回你這個師娘，你就無臉面再見天下英雄，這裏許多好漢，個個親眼得見，你連第四惡人的雲中鶴也鬥不過，那不就降為第五惡人，說不定是第六惡人了。」南海鱷神這口氣如何肯下？要他排名在雲中鶴之下，那是比殺了他的頭還要難過，只聽得他一聲狂吼，拔足便向雲中鶴趕去，叫道：「快放下我師娘來！」

雲中鶴縱身向前飄行，叫道：「岳老三真是大傻瓜，你上了人家的當啦！」南海鱷神最愛自認了不起，雲中鶴當著這許多人的面，說他上了人家的當，更令他怒火衝天，當下足不停步的急追。兩人一前一後，霎時之間已轉過了山坳。鍾萬仇雖在盛怒中，一刀向女兒砍去，但這時見女兒為惡徒所擒，究竟父女情殷，又想到妻子問起時不知如何交代，情急之下，也提刀追了下去。

保定帝見正主已去，拱手向慧禪和尚、金大鵬、史安等人道：「難得各位光臨大理，請到舍下去同飲一杯水酒，讓在下一盡地主之誼如何？」慧禪等都有意結識這位武林中號稱「天南第一人」的保定皇帝段正明，見他如此謙沖好客，都笑著道謝答應，只葉二娘微微一笑，說道：「老娘怕你們宰了我分著吃了，還是乘早溜之大吉。」笑吟吟的轉過身來，自行去了。

當下保定帝等一行離了萬劫谷，逕回大理，破貪等六僧全身虛脫，站都站不起來，由凌千里等扶著上馬，同著群豪一齊來到鎮南王府。家丁傳入去，只見華赫艮、范驊、巴天石三人從府中迎將出來，身旁一個少女衣飾華麗，明媚照人，正是香藥叉木婉清。

段譽自服「陰陽和合散」的毒藥後，體內毒性一直未曾解除，此時突然見到木婉清，身不由主的奔上兩步，張臂欲向她腰間抱去，然而靈台中始終留存一線清明，猛然省悟不對，立時駐足。那「陰陽和合散」毒性的厲害處，不但在於猛烈持久，更兼男女雙方服食後相互激引。雙方若是不在一處，那也罷了，這一陡然重逢，兩人均感神智迷糊，難以自持。保定帝一見兩人神色不對，雙頰如火，顯是中毒已深，當即出指虛點，嗤嗤兩聲過去，段譽和木婉清當即昏倒。朱丹臣扶了段譽、舒白鳳扶了木婉清，分別送入臥房休息。當下鎮南王府中大張筵席，款待各路英豪。賓位上眾人推慧禪和尚坐了首席。蓋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人敬仰，慧禪本人武功雖不甚高，眾人卻敬重他的出身名門。席間范驊說起華赫艮挖掘地道，將鍾靈送入石屋之事，但救出木婉清一節略過不說。群豪才知鍾萬仇所以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原來竟因如此，盡皆拍掌大笑。

段正淳因愛子中毒難解，向眾人探詢解法。群豪相顧茫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而在此時，家丁送了一封書信來，交給段正淳，說道信使是個婢女，內有消散世子毒性的藥方。段正淳又驚又喜，拆開信來，只見一張白箋上只寫著六個簪花小楷：「多服人乳可解。」段正淳認得筆跡，這六個字乃鍾夫人所書，心中一動，衣袖拂處，將身前的酒杯帶翻了，熱酒流了一身，竟自未覺。保定帝道：「淳弟，那是甚麼藥方？」段正淳一怔，問道：「嗯？」保定帝又問了一遍：「那是甚麼藥方？」段正淳這才驚覺，道：「說道多服人乳可解。」保定帝點頭道：「不妨便試試，多服人乳，縱然無效，那也決計無害。」舒白鳳站起身來，差遣家丁分向民間乳母多購人乳。

王府中辦事何等快捷，何況這人乳又是十分易得之物，筵席未終，段譽與木婉清已解了毒性，出來會見眾人。段譽向黃眉僧及華赫艮等深致謝意，對破貪等身受重傷，更是極感歉疚，這時破貪等尚未能夠開口說話，如何失功虛脫，連黃眉僧也未知內情，段譽更是萬萬料不到竟是自己所闖的大禍。段正淳向群豪宣稱，木婉清乃是自己義女。秦元尊、慧禪等雖是與她有仇，這時已不便當場翻臉生事。何況在保定帝、黃眉僧、段正淳、高昇泰四大高手的鎮懾之下，又有誰敢貿然生事。

席間群豪除了縱談江湖逸事，更向段正淳夫婦、高昇泰、及段譽恭賀兩家聯姻，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極是熱鬧。木婉清偷眼向段譽一瞥，見他低下了頭，意興索然，不由得想起這幾天兩人石屋共處的情景，更是黯然神傷，明知自己與他此生休想再成夫婦，但聽到他已聘下高家小姐，如何不柔腸百轉，哀痛欲絕？瞧著高昇泰越想越恨，只想射他一枝毒箭，當場送了他的性命，懲他為何生下一個女兒來嫁給自己的情郎。只是知他武功了得，這一箭萬萬射他不中，這才袖中扣弦，凝視不發。眼見眾人杯觥交錯，豪興勃發，生怕當著眾人忍不住放聲大哭，太也示弱，霍地站起身來，說道：「我頭痛，不吃了。」不向保定帝與段正淳告辭，快步便走進內堂，段正淳微笑道：「這野丫頭少了管教，全沒半分禮貌，大哥與眾位朋友莫怪。」只見一名家將匆匆進來，雙手捧著一張名帖，走到段正淳身前，躬身說道：「虎卒關過彥之過少爺求見王爺。」段正淳大出意料之外，心想這過彥之是嵩山派柯百歲的大弟子，江湖上向有「大俠」之名，外號叫作「追魂手」，據說武功著實了得，只是跟段家素無往來，不知萬里迢迢的找我何事，當即站起身來，道：「是追魂手過大俠，該當遠迎才是。」

# 第二十二回 姑蘇慕容

群豪也都聽過追魂手過彥之的名頭，其中慧禪和尚與金大鵬更和他曾有數面之識，當下紛紛離座，隨著段正淳迎了出去。只有保定帝、黃眉僧、左子穆和秦元尊四人端坐不動。須知過彥之雖然名震江湖，遠來是客，但以武林中的輩份而論，保定帝和黃眉僧原是不須出門相迎，至於左子穆和秦元尊，則是自重身份，以一派宗師自居，認為過彥之名氣再大，說甚麼上面還有個師父柯百歲。左、秦二人都以為和他師父才是平起平坐的同輩。段正淳出得門來，只見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中年漢子，左手牽著一匹甚為神駿的白馬，站在門前。那漢子一身喪服，頭戴麻冠，滿臉風塵之色，雙目更是又紅又腫，顯是有喪事，死了親人。金大鵬搶將上去，說道：「過大哥，你好！」原來這服喪的漢子便是過彥之了。過彥之道：「金賢弟，久違了。」段正淳道：「過大俠光臨大理，小弟段正淳未曾遠迎，還乞恕罪。」說著深深一揖。過彥之心想：「素聞大理段氏兄弟大富大貴而不驕人，果然名不虛傳。」當即還禮，說道：「過彥之草野匹夫，敢勞王爺出門相迎？」段正淳道：「『王爺』爵位，僅為俗人而設。過大俠的名頭，在下素所仰慕，大家兄弟相稱，不必拘這虛禮。」當下讓了進去，又向保定帝等一一引見。

段正淳心想這些江湖好漢，豁達豪邁者固多，胸襟狹窄者亦復不少，往往得了一句言語不當或是禮貌稍有欠缺，便即結成深仇，這過彥之坐位高低，倒是不易安排，便道：「過兄居喪，不知可用葷酒？來人啊，給過大俠另開一席。」過彥之搖了搖頭，說道：「多謝盛情，在下有急事在身，只敢拜飲清茶一杯。」說著舉起茶杯，一飲而盡，說道：「王爺，我師叔在府上寄居甚久，便請告知，請出一見，在下有事相稟。」

段正淳奇道：「過兄的師叔？」心想：「我王府中那裏有甚麼嵩山派的人物？」過彥之道：「敝師叔改名換姓，借尊府避難，未敢向王爺言明，實是大大的不敬，還請王爺寬洪大量、不予見怪，在下這裏謝過了。」說著深深一揖。段正淳一面還禮，一面思索，實想不起他師叔到底是誰？高昇泰卻向身旁的家丁道：「你到帳房中去請霍先生，說道追魂手過大俠到了，有要事稟告『金算盤』崔老前輩，請他到大廳一敘。」那家丁應了聲：「是！」剛要轉身，忽聽得後堂踢踢蹋蹋，一個人拖泥帶水走來，說道：「你這下子，我這口閒飯可就吃不成了。」群豪聽到「金算盤崔老前輩」這七個字，有的茫然不知，有的卻是臉色一變，心道：「難道『金算盤崔百計』這魔頭竟是隱跡於此？」正尋思間，但見一個形貌猥瑣的老頭兒笑嘻嘻的走了出來。段家上下都認得他是帳房中相助照管雜務的霍先生，此人每日不是在醉鄉之中，便是與下人賭錢，最是憊懶無聊，帳房中只因他錢銀面上倒還規矩，十多年來也就一直容他胡混。段正淳大是驚訝：「這霍先生當真便是崔百計？我有眼無珠，這張臉往那裏擱去？」幸好高昇泰一口便叫了出來，群豪還道鎮南王府中早已知曉，段正淳倒沒失了面子。

那霍先生本是七分醉、三分醒，顛顛倒倒的神氣，一見過彥之全身喪服了登時吃了一驚，問道：「你──怎麼──」過彥之搶上幾步，拜倒在地，放聲大哭，說道：「崔師叔，我師──師父給──給人害死了。」霍先生神色立變，一張渾渾噩噩的面容上，霎時間全是陰鷙戒備的神氣，緩緩的道：「仇人是誰？」過彥之哭道：「侄兒無能，訪查不到仇人的確訊，但猜想起來，多半是姑蘇慕容家的人物。」那霍先生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恐懼之意，但這恐懼瞬時即過。他形容莊嚴，沉聲道：「此事須得從長計議。」

迫魂手過彥之萬里報訊，引了個「金算盤」崔百計出來，說到柯百歲的兇訊，又提起慕容一家。這崔百計和過彥之的名頭，廳上群豪大都是知道的，崔百計雖是師叔，只因近年來潛居不出，聲名非但不及他師兄嵩山派掌門人柯百歲的響亮，甚至連師侄過彥之也是有所不及，但姓慕容的一家人有甚麼厲害之處，眾人均是茫然不知。只有保定帝和黃眉僧對視了一眼，黃眉僧輕輕嘆息了一聲。

崔百計心細如髮，黃眉僧這一下嘆息，竟沒逃過他的耳朵。他恭恭敬敬的走到黃眉僧眼前，深深一揖，說道：「江湖間浩劫將臨，大師慈悲，指點明路。」黃眉僧避席還禮，說道：「善哉善哉，老衲僻處荒山，於中原武林間的龍爭虎鬥，實是孤陋寡聞，似崔施主這等英雄人物，竟然在鎮南王府一居數年，老衲毫不知情，何足以再言江湖中事？」

崔百計神色慘然，向過彥之道：「過賢侄，我師兄如何身亡歸西，經過事由，請你詳述。」過彥之道：「師仇如同父仇，一日不報，小侄寢食難安。請師叔即行上道，小侄沿途細稟，以免耽誤了時刻。」崔百計鑒貌辨色，已知他是嫌大廳上耳目眾多，說話不便，倒不爭在這一時三刻的相差。他心下盤算已定：「我在鎮南王府寄居多年，不露形跡，那料到這位高侯爺早就看破了我的行藏。我若不向段王爺深致歉意，便算是得罪了段家。何況找慕容氏為家兄報仇，絕非我一力可辦，若得段家派人相助，力量強弱，判然不同，這一敵一友之間，出入甚大。」突然間走到段正淳身前，雙膝跪地，放聲大哭起來。這一下可大出眾人意料之下，段正淳忙伸手相扶，不料一扶之下，崔百計的身子竟如釘在地下一般，牢牢不動。段正淳心道：「好酒鬼，原來武功如此了得，一向騙得我好苦。」勁貫雙臂，往上一抬，崔百計也不再運力撐拒，乘勢站了起來，剛站直了身子，只感周身百骸，竟是說不出的難受，有如一葉小舟，在大海中猛受風濤顛簸之苦，情知是段正淳出手懲戒。他名字叫崔百計，果真是富於計謀，心想我若運功抵禦，鎮南王這口氣終是難消，說不定他更疑心我混入王府臥底，另有奸惡圖謀，順著體內真氣激盪，便即一跤坐倒，叫出聲來：「哎喲！」

段正淳微微一笑，伸手拉他手臂，拉中帶捏，消解了他體內的煩惡。崔百計道：「鎮南王爺，崔百計給仇人逼得無路可走，這才厚顏到府上投靠，托庇於王爺的威名之下，總算活到今日。崔百計未曾向王爺吐露真相，實是罪該萬死。」高昇泰接口道：「崔兄何必太謙，王爺早已知道閣下身份來歷，崔兄既是真人不露相，王爺也不叫破。別說王爺知曉，旁人何嘗不知，那日世子對付南海鱷神的拳戰，不是拉著崔兄來充他師父麼？世子知道合府之中，只有崔兄才對付得了這姓岳的惡人。」

其實那日段譽拉了崔百計來冒充師父，全是誤打誤撞，只覺府中諸人以他的形貌最是難看猥瑣，這才拉他來跟南海鱷神開個玩笑，但此刻崔百計聽來，卻確是深信不疑。高昇泰又道：「王爺素來好客，別論崔兄於我大理國絕無惡意陰謀，就算有不利之心，王爺也當大量包容，以誠相待。崔兄何必多禮？」言下之意是說，只因你並無劣跡惡行，這才相容至今，否則的話，早就料理了你。崔百計道：「話是如此說，但姓崔的何以要投靠王府，於告辭之先，務須陳明才是，否則太也不夠光棍。只是此事牽涉旁人，崔百計斗膽請借一步說話。」段正淳道：「過兄，師門深仇，事關重大，也不忙在這一時三刻。咱們酒筵過後，慢慢商議不遲。」群豪都是久歷江湖之人，盡皆識趣，草草用畢酒飯，便即紛紛告辭。

鎮南王府對江湖朋友向來極盡禮敬，眾賓客一起身，便有家丁捧上禮物，段正淳親手贈送，對金大鵬、史安等遠道而來的客人，更贈以盤纏。這些人豪邁者坦然而受，拘謹者連連遜謝。正論話間，忽聽門外有人高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聲音雖不甚響，但入耳清晰之極，便似是相距不過三尺。廳上群豪都是一驚，要知鎮南王府府宇寬宏，自大門至廳，相距十餘丈之遙，中間又隔著照壁門戶，門外那人的千里傳音功夫，實已練到了極上乘的境界。

段正淳聽出這千里傳音的功夫乃是少林一派，便道：「那一位少林高僧駕臨大理？段正淳有失遠迎。」一面說，一面迎了出去。他腳下迅捷之極，一轉眼間便已到了門外，只見一個和尚形貌乾枯，約莫五十來歲年紀，合十說道：「貧僧少林慧真，參見段王爺。」段正淳還禮間，慧禪和尚已跟著出來，奇道：「師兄，你也到大理來了。」慧真雙眼一紅，凄然說道：「師弟，師父已圓寂西去。」慧禪雖是佛門子弟，性子卻是暴躁衝動，一聽之下，登時搶上，抓住慧真的手臂，顫聲道：「真──真的？」沒待慧真回答，眼中淚水已是滴滴而下。

慧真向段正淳道：「貧僧兄弟師門不幸，在王爺駕前失禮，倒教王爺見笑了。」段正淳忙道：「不敢，不敢！」心道：「慧禪和尚的師父是玄悲大師，素聞武功甚是了得，如此說來，少林高手又少一個了。」慧禪哽咽道：「師父生的是甚麼病，他老人家身子是素來清健的。」慧真見門口群豪來去，品流甚雜，說道：「王爺，貧僧奉掌門師伯之命，前來呈上書信，奉致保定皇爺和王爺。」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裹，一層層的解開，露出一封黃皮書信，雙手呈給段正淳。

段正淳接過，說道：「皇兄便在此間，在下便與大師引見。」當下引著慧真、慧禪入內。其時保定帝已在暖閣中休憩，正與黃眉僧清茗對談，見到慧真進來，都站了起來。段正淳送過書信，保定帝拆開一看，見那信是寫給他兄弟二人的，前面說了一大段甚麼「久慕英名，無由識荊」、「威鎮天南，仁德廣被」、「萬民仰望，豪傑歸心」、「闡護佛正，宏揚聖道」等等的客套話、但說到正題時，只說：「武林面臨劫運，務懇勿予袖手，詳情盼詢敝師侄慧真。」下面署的名是少林禪寺掌門方丈衲玄慈合十百拜。

保定帝站著讀完此信，意思是敬重少林寺，慧真和慧禪更是恭恭敬敬的在一旁垂手侍立。保定帝道：「兩位請坐。少林方丈既有法諭，大家是武林一脈，但教力所能及，自當遵命。」慧真雙膝跪地，咚咚咚咚，重重的磕起頭來，跟著便痛哭失聲。慧禪見師兄如此，雖是莫名其妙，也便跟著跪下，卻不磕頭。保定帝見他行此大禮，心下暗知不妙：「少林高手如雲，人才眾多，有甚麼大事辦不了，此僧卻如此隆重求我。」當即伸手扶起，說道：「大家武林同道，我可不敢受此大禮。」慧真哭道：「家師命喪姑蘇慕容氏之手，少林派獨力難報此仇，請皇爺出馬，主持大局。」

保定帝聽到又是「姑蘇慕容氏」五字，臉上微微變色，慧禪卻大聲哭叫起來：「原來師父是給仇人害死的，師哥，咱們跟他拼啊！」慧真臉一沉，說道：「皇爺跟前，不可失了禮數。」慧真身形乾枯瘦小，慧禪卻是魁梧奇偉，可是他也真怕這個師哥，聽他輕輕兩句指斥，當即收聲，只是仍然嗚嗚咽咽的低泣。保定帝道：「兩位坐下慢慢說話。我在二十餘年前，曾聽到蘇州有一位姓慕容的人物，叫做慕容博。惹上少林寺的，可就是他麼？」慧真咬牙切齒的道：「小僧只知對頭是姓慕容的，到底叫甚麼名字，可不清楚。」

保定帝道：「少林派是武林間的泰山北斗，四海共仰威名，令師玄悲大師內外功夫俱臻化境，兼之出家人與人無忤，與世無爭，怎地竟為旁人所害？」慧真垂淚道：「這一日，小僧正在雲房靜坐，方丈師伯派人召小僧前去，便見到家師的遺體放在一旁。師伯言道，是嵩山腳下的鄉人見到家師遺體，知是寺中師傅，急速送進寺來，是以家師到底如何失手遭人暗算，兇手的形貌姓名，迄今未能查明。」

黃眉僧一直靜聽不語，這時忽然插口道：「玄悲大師可是胸口中了敵人的一招『金剛杵』而圓寂麼？」慧真一驚，道：「大師所料不錯，不知如何──如何──」黃眉僧：「久聞少林玄悲大師的『金剛杵』功夫，乃武林中的一絕，中人後對方肋骨根根斷折。這種武功厲害自然是厲害的，終究太過霸道，非我佛門子弟所宜仗以揚名。」段譽不禁插嘴道：「是啊，這種功夫太過辣了。」慧真、慧禪聽黃眉僧評論自己師父，心下已是不滿，但終究敬他是前輩高僧，不敢還嘴，待聽段譽也在一旁多口多舌，不禁都是怒目向他瞪視，段譽只當不見，毫不理會。

段正淳問道：「師兄又怎知玄悲大師是中了『金剛杵』而身死？」黃眉僧嘆道：「少林方丈玄慈大師一見師弟的遺體，便料定兇手是姑蘇慕容。段二弟，姑蘇慕容有一句話，叫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你聽見過麼？」段正淳搖了搖頭。黃眉僧喃喃的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臉上突然間閃過一絲恐懼之色。保定帝、段正淳和他相識數十年，從未見他生過懼意，那日他與延慶太子生死相拼，明明已經落敗，雖然狼狽周章，神色還是坦然，此刻竟然流露出畏懼之情，可見對手實是非同小可了。

暖閣中，一時寂靜無聲，過了半晌，黃眉僧緩緩說道：「老僧聽說世間確有慕容博這一號人物，他取名為『博』，武功當真淵博到了極處。似乎武林中不論那一派那一家的絕技，他無一不精，無一不會。更奇的是，他若要制人死命，必定是用那人的成名絕技。」段譽道：「這當真匪夷所思了。天下有這許許多多武功，他那裏學得周全？」黃眉僧道：「段公子此言亦是不錯，學如淵海，如何能夠窮盡？可是慕容博的仇人原亦不多。他若是學不會仇人的絕招，不能用這絕招致對方的死命，他就不會動手。」保定帝道：「我也聽說過中原有這樣一位奇人。河北駱氏三雄善使飛錐，後來三個人都身中飛錐而死。山東章虛道人殺人時必定斬去敵人四肢，讓他哀鳴半日方死，這章虛道人自己也遭此慘報。慕容博這『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八個字，就是從章虛道人口中傳出來的。」保定帝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當時濟南鬧市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圍觀章虛道人在地下翻滾號叫。」他說到這裏，依稀見到章虛道人臨死時的慘狀，臉上大有不滿之色。段正淳點頭道：「那就是了。」突然間想起一事，說道：「過彥之過大俠的師父柯百歲，聽說擅用軟鞭，殺敵時往往以軟鞭繞上對方頭頸，令對方窒息而死，難道他──他──」他擊掌三下，召來一名侍僕，道：「請崔先生和過大俠到這裏，說我有要事相商。」那侍僕應道：「是！」但他不知崔先生是誰，遲疑不走。段譽笑道：「崔先生便是帳房中那個霍先生了。」那侍僕這才大聲應了一個「是」，轉身出去。

片刻間崔百計和過彥之已來到暖閣。段正淳道：「過大俠，在下有一事相詢，請勿見怪。」過彥之道：「不敢。」段正淳道：「請問令師柯老前輩如何中人暗算，是拳腳還是兵刃上受了致命之傷。」

過彥之突然滿臉通紅，甚是慚愧，囁嚅半晌，才道：「家師是傷在『靈蛇纏頸』這一招之下。」

保定帝、段正淳、段譽等相互望了一眼，心中都是不由自主的一凜。慧真走到崔百計和過彥之跟前，合十一禮，說道：「貧僧兄弟和兩位敵愾同仇，若不滅了姑蘇慕容──」說到這裏，心想是否能滅得姑蘇慕容氏，那是大有可慮，一咬牙，說道：「貧僧是決意將性命交在他手裏了。」過彥之虎目含淚，說道：「少林派和姑蘇慕容氏也結下深仇麼？」於是慧真將師父玄悲如何死在慕容手下之事，簡單說了。

保定帝等見過彥之神色悲憤，咬牙痛恨，那崔百計卻是垂頭喪氣的不語，似乎將師兄殺身之恨完全沒放在心上，心下都是暗暗奇怪。慧禪和尚的性子最為直率，衝口便道：「崔先生，你是怕了姑蘇慕容氏麼？」慧真忙喝：「師弟，不得無禮。」須知柯百歲既是逝世，崔百計便是嵩山派的掌門人。嵩山派鄰近少林，當年嵩山派的創派師祖能在少林寺的臥榻之旁，另建門戶，開宗立派，那自是有獨樹一幟的非凡藝業。何況柯百歲和過彥之師徒都是名震中原，這崔百計在武林中的身份自是不低。

不料崔百計聽了慧禪的話後，東邊瞧瞧西邊望望，似怕隔牆有耳，又似怕有極厲害的敵人來襲，一副心驚膽戰的模樣。慧禪見了他的神情，好生瞧他不起，哼的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大丈夫死就死了，又有甚麼好怕的？」慧真也頗不以崔百計的膽怯為然，對師弟的出言衝撞，也就不加制止。

黃眉僧輕輕咳嗽一聲，說道：「這事──」他剛說了「這事」兩字，崔百計全身一抖，跳起身來，將茶几上的一隻茶碗帶翻了，乒乓一聲，在地下打得粉碎。他定了定神，見眾人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不由得面紅耳赤，說道：「對不住，對不住！」過彥之皺著眉頭，俯身拾起茶杯的碎片。段正淳心想：「這崔百計原來是個沒半點膽子之人。」向黃眉僧道：「師兄，怎樣？」

黃眉僧喝了一口茶，緩緩的道：「崔施主想是見過慕容博了？」崔百計聽到慕容博三字，「哦」的一聲驚呼，雙手撐在椅上，顫聲道：「沒有──是──是見過──沒有──」慧禪大師道：「崔先生到底是見過慕容博，還是沒見過？」崔百計雙目向空瞪視，全然的神不守舍，段正淳等都是暗暗搖頭。過彥之向來最是愛惜師門名譽，見這位即將接掌門戶的師叔如此在人前出醜，更加的尷尬難受。過了好一會，崔百計才顫聲道：「沒有──嗯──大概──好像沒有。」

黃眉僧道：「老衲曾有一件親身經歷，不妨說將出來，供各位參詳。說來那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時老衲年輕力壯，剛出道不久，在江湖上也闖了一點名聲。當真是初生的犢兒不畏虎，只覺天下之大，除了師父之外，誰也不及我的武藝高強。那一年我護送一位任滿回籍的京官和他的家眷，從汴梁回山東去，便莊青豹崗附近的山坳之中，遇上了四名大盜。這四名大盜一上來不槍財物，卻去拉那位京官的小姐，老衲當時年少氣盛，自是容情不得，一出手便是辣招，用金剛指戳死了這四名大盜，每個人都是刺入心窩，哼也沒哼便立即斃命。

「便在那時，只聽得蹄聲得得，有兩個人騎著花驢從我身邊經過。也是我太過驕傲，當時正在口沫橫飛的向那京官誇口，說甚麼『再來十個八個大盜，我也一樣的用金剛指法了他性命。』忽然騎在花驢背上的一人哼了一聲，似乎是個女子的聲音，可是哼聲之中，卻是充滿著輕蔑和不屑之意。我轉頭一看，只見一匹驢上騎的是個三十二三歲的美貌少婦，另一匹驢上則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眉清目秀，生得極是俊雅，兩個都是全身縞素，服著重孝。卻聽那小孩道：『媽，金剛指有甚麼了不起，卻也這兒胡吹大氣。』」

黃眉僧的出身來歷，除保定帝兄弟外，餘人大都不知。但他在萬劫谷中以金剛指力劃石為局、陷石成子，和延慶太子搏鬥不屈的情景，已成為武林中一大盛事。眾人均是對他極為景仰，而他的金剛指力更是無人不加欽服，這時聽他述說那童子之言，均覺小小孩童，當真是胡說八道了。不料黃眉僧輕輕嘆了口氣，接著說道：「當時我聽了這句話後，雖是氣惱，但想一個黃口孺子的胡言，何足計較？只是向他怒目瞪了一眼，也不去理他。豈知那白衣少婦斥道：『這人的金剛指是福建莆田達摩院的正宗，已有三成火候。小孩兒家懂得甚麼？你出指就沒此這般準。』我一聽之下，自是又驚又怒。我的師門淵源，江湖上極少有人知道，這少婦居然一口道破，而說我的金剛指只有三成火候，我自是大不服氣。唉，其實那時候我太也不知天高地厚，以其時的功力而論，說我有三成火候，那還是說得高了，最多也不過二成七八分而已。我便大聲說道：『這位夫人尊姓？小覷在下的金剛指力，是有意賜教數招麼？』那小孩勒住花驢，便要答話。那少婦忽然雙目一紅，含淚欲滴，說道：『你爹臨終時說過甚麼話來。你立時便忘了麼？』那小孩道：『是，孩兒不敢忘記。』兩匹花驢足不停蹄的便向前奔。

「我越想越是不服，縱馬追了上去，叫道：『喂！江湖之上，信口雌黃的指摘別人武功，若不留下數招，便想一走了之麼？』我騎的是一匹腳力極快的好馬是，說話之間，已越過兩匹花驢，攔在二人之前。那少婦向那孩子道：『你瞧，你隨口亂談，人家可不答應了。』那孩子似乎對母親極是孝順，再也不敢向我瞧上一眼。我見他們怕了我，心想孤兒寡婦，勝之不武，我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但聽那少婦語氣之中，這孩童似乎也會金剛指力。我這門功夫足足化了二十年的時間，方始練成，那小小孩童如何能會？多半是胡吹大氣了，便道：『今日便放你們走路，以後說話可得小心些。』

「那少婦仍是正眼也不朝我瞧上一眼，向那小孩道：『這位叔叔說得不錯，以後你說話可得小心些。』倘若就此罷休，豈不是雙方都全了面子？可是那時候我年少氣盛，勒馬讓在道邊，那少婦縱驢先行，那小孩一拍驢身，胯下花驢便也開步，我揚起馬鞭，向那花驢臀上抽去，大笑道：『快快走罷！』這一鞭距那花驢臀邊尚有尺許，只聽得嗤的一聲，那小孩回身一望，指力凌空而來，將我這條馬鞭斷為兩截。這一下可將我嚇得獃了，自忖論到指力的凌厲，我是萬萬不及。只聽那少婦道：『既是出了手，便得了結。』那小孩道：『是。』翻身下了馬背，一言不發，一指便向我小腿上戳來。要知他人小身矮，我又騎在馬上，他手指只能及到我的小腿，可是這一指的招式事實不錯，的的確確是金剛指的手法。我一縱身也下了馬背，絲毫不敢大意，也以金剛指接戰。

「這一交上手，我越鬥越是害怕。這小孩的指法不算純熟，偶然還使錯幾處，但指力所到之處，嗤嗤聲響，我實是不敢硬接。拆不上九招，只覺左邊胸口一痛，全身勁力盡失。」黃眉僧說到這裏，緩緩解開僧袍，露出瘦骨嶙嶙的胸膛來。眾人一看，都是駭然失色。只見他左胸口對準心臟之處，有一個一寸來深的洞孔。這洞孔雖已結疤，但仍可想像到昔日受創之重。所奇者這創口顯已深及心臟，他居然不死，還能活到今日。

黃眉僧指著自己右邊的胸口道：「諸位請看。」只見該處的皮肉不住起伏跳動，眾人這才明白，原來他生具異相，心臟偏右而不偏左，當年死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縛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是萬中無一。那小孩見一指戳中我的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訝異。我見自己胸口鮮血汩汩流出，只道性命已是不保，那裏還有甚麼顧忌，大聲罵道：『小賊，你說會使金剛指，哼哼！達摩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卻殺不了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想一指戳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抖那少婦揮出手中馬鞭，輕輕一帶，捲住了那孩童腰間，一提之下，直將他身子提回花驢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聽得那少婦在斥責兒子：『姑蘇姓慕容的，那有你這等不爭氣的孩兒？你的金剛指既沒學得到家，就不能殺他，罰你七天之內──』到底罰他七天之內怎麼樣，我已暈了過去，沒能聽到。」

金算盤崔百計忽然問道：「大──大師，以後──以後你再遇到他們沒有？」黃眉僧道：「說來慚愧，老衲自從經此一役，心灰意懶，只覺人家小小一個孩童，已有如此造詣，我便是再練一輩子武功，也永遠趕他不上。胸口的傷勢痊癒後，便離了大宋國境，遠來大理，托庇於段皇爺的治下，過得幾年，又出了家。老僧這些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榮辱放在心上，但偶爾回思，不覺猶有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眾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僧這等武功修為，尚自對姑蘇慕容氏如此忌憚，崔百計之嚇得魂不守舍，那也值得原諒。崔百計也覺察到了眾人的心情，說道：「黃眉大師這等身份，對往事亦是毫不隱瞞，我姓崔的是何等樣人，又怕甚麼出醜了？在下本想將混入鎮南王府的原由，詳稟陛下和王爺，這裏都不是外人，在下說將出來，請眾位一起參詳。」他說了這幾句話，心情激盪，已感到喉乾舌燥，將一碗茶喝得碗底向天，又將師侄過彥之那碗茶也端過來喝了，這才繼續說道：「我……我這件事，是起……起於十八年前……」他說到這裏，不禁往窗外望望。

他定了定神，才道：「無烏軍城中，有一家姓蔡的土豪，為富不仁，欺壓良民。我師哥有一個朋友遭他陷害，全家都死在那土豪的手裏。」過彥之道：「師叔，你說的是蔡慶圖這賊子？」崔百計道：「不錯。你師父說起蔡慶圖來，常自切齒痛恨，只是你師父是個安份守己的好人，向官府遞了狀子告了幾次，都被蔡慶圖使錢將官司按了下來。你師父若能動動軟鞭，要殺了這蔡慶圖原是不費吹灰之力，但他自來不肯做觸犯王法之事。我崔百計可不同了，偷雞摸狗，嫖舍賭錢，殺人放火，甚麼事都幹。這一晚我惱將起來，便摸到蔡慶圖家中，將他一家三十餘口，全宰了個乾淨。

「我從大門口殺起，一直殺到後花園，連花匠婢女都是一個不留。到得園中，只見一座小樓的窗上，兀自透出燈火。我奔上樓去，踢開房門，原來那小樓上是一間書房，四壁一架架的都是圖書，一對青年男女，並肩坐在桌旁，正在翻閱一本書。

「那男子約莫二十八歲年紀，風度翩翩，瀟灑出塵。那女的年紀較輕，背向著我，瞧不見她的面貌，但見她穿著淡綠輕衫，燭光掩映之下，神態清雅絕俗，他奶奶的──」他本來說得甚是斯文，和他平時為人大不相同，那知突然之間來了一句污言，眾人都是一愕。崔百計並沒知覺，說道：「──我一口氣殺了三十幾個人，興致越來越高，但見了這對狗男女，他奶奶的，覺得有些古怪。蔡慶圖家中的人個個粗暴兇惡，怎麼忽然鑽出這一對俊俏清秀的狗男女來？這不像戲上的張生和崔鶯鶯麼？我獃了一獃，一時倒沒想動手就殺了他們。」

# 第二十三回 震驚群雄

段譽聽到這裏，心下暗自計算：黃眉僧遇到那個十二三歲的孩童之時，乃是在四十三年之前。崔百計遇到那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是在十八年之前。如此算來，這青年男子和那孩童年紀不對，並非一人。只聽崔百計續道：「當時我一獃之際，聽得那男的說道：『娘子，從歸妹到無妄，不該是這麼排列？』」段譽一聽到「歸妹」與「無妄」的字句，心知那男子所說的乃是「易經」，聽崔百計又道：「那女的沉吟了一會，說道：『要是從東北角上斜行明夷，再轉巽位，你瞧走不走得通呢？』」段譽吃了一驚：「這女子所說的明明是『凌波微步』中的步法，只不過位置略偏，並未全對。難道這個女子，和那山洞中神仙姊姊的玉像竟有甚麼關聯不成？」

崔百計自是全然不知段譽心中的念頭，繼續說道：「我聽他夫婦二人講論不休，說的都是書本上的勞什子，不耐煩起來，大聲喝道：『兩個狗男女，你奶奶的，都給我滾了出來！』不料這兩人好像都是聾子，全沒聽到我的話，仍是目不轉睛的瞧著那本書。那女子細聲細氣的道：『從這裏到巽位，共有九步，那是走不到的。』我又喝道：『走走走！走到陰間去，見你們十八代祖宗去罷！』正要舉步上前，那男的忽然雙手一拍，大笑道：『妙極妙極！陰為坤，十八代祖宗，喂，九二十八，該轉坤位。這一步可想通了！』他順手抓起書桌上一個算盤，不知怎樣，三顆算盤珠兒突然飛出，我只感覺胸口一陣疼痛，身子已然釘住，再也動彈不得了。

「這兩人對我仍是不加理會，自顧自談論書本上之事，我是一點兒也不懂，心中可說不出的害怕。要知我的綽號叫作『金算盤』，隨身攜帶一個黃金鑄成的算盤，那七十七枚算珠，隨時可以脫手傷人。只不過我的算盤中裝有機括，安有強力彈簧。這人用的那個算盤，卻是平平無奇的紅木所製。我凝視那算盤時，只見中間，一檔竹柱已斷為數截，顯然他是以內力震斷竹柱，再以內力激動算球射出，這等功夫直是匪夷所思了。

「這一男一女越說越是高興，我卻越聽越是害怕，心想我在這屋中做下了三十幾條人命的大血案，偏偏僵在這裏，動是動不得，話又說不出，我自己殺人抵命，倒也是罪有應得，可是這麼一來，非連累到我柯師兄不可。這兩個多時辰，那真比受了十年二十年的苦刑還要難過。直等到四處雞啼聲起，那男子才笑了笑，道：『娘子，這幾步今天是想不出來了，咱們走罷！』那女子道：『這位金算盤崔老師幫你想出了這一步妙法，該當酬謝他甚麼才是？』我又驚又喜，心想原來他們早知道我的姓名。那男子道：『既是如此，讓他多活幾年。下次遇著再取他性命罷！』兩人收起了書籍，手攜著手，飄飄的從窗口中躍了出去，那女子的相貌我始終沒見著，只是她臨去時左掌回轉，在我背心上輕輕一拂，解開了我的穴道。我一低頭，只見胸口衣衫破了三個洞孔，兩顆算盤珠釘在我雙乳之上，第三顆恰在其間正中，真是用尺來量，也不容易準得這麼釐毫不差，喏喏喏，諸位請瞧我這副德行。」說著解開了衣衫，眾人一看，都是忍不住失笑，但見兩顆算盤珠恰好嵌在他兩個乳頭之上，兩乳之間又是一顆，事隔多年，難得他竟然並不設法起出。崔百計搖搖頭，重又扣起衫鈕，說道：「這三顆算珠嵌在我身上，這罪可受得大了。我本想用小刀挖了出來，但微一用力，攪動自己穴道，立時便暈了過去，非得十二個時辰不能醒轉。慢慢用銼刀或沙紙來挫它擦它麼？還是痛得我爺爺奶奶的亂叫。這罪孽陰魂不散，跟定了我，只須一變天要下雨，我這三個地方就痛得他媽的好不難熬，真是比烏龜殼兒還靈。」眾人見了這等神情，聽了他加此言語，都不由得又是駭異，又是好笑。崔百計嘆了口氣道：「這人說下次見到，再取我性命。這性命是不能讓他取的，可是只要遇上了他，不讓他取也是不成。唯一的法子只有不讓他遇上。於是事出無奈，只好遠走高飛，混到大理國鎮南王爺的府上來。我心中是想，大理國僻處天南，中原的武林人士等閒不會南來，萬一他奶奶的這龜兒子真要找上門來，這裏有段王爺、高侯爺、凌朋友這許多高手在，終不成眼睜睜的袖手不顧，讓我送了性命。這三顆撈什子嵌在我身上，一當痛將起來，只有拼命喝酒，胡裏胡塗的抵擋一陣。甚麼雄心壯志，名位聲望，全是他媽的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眾人均想：「此人的遭際，和黃眉僧其實是大同小異，只不過一個出家為僧，一個隱姓埋名。」段譽忽問：「霍先生，你怎知這對夫婦是姑蘇慕容氏的？」他叫慣了霍先生，一時改不過口來。崔百計搔搔頭皮，道：「那是我師哥推想出來的。我挨了這三顆算珠後，便去和師哥商量，他以為武林中只有姑蘇慕容氏一家，才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咱們自忖不是這一家妖魔鬼怪人物的對手，只有避之趨吉，做他媽的縮頭烏龜。」他轉頭向段正淳道：「段王爺，我話也說明白了，我這可要上姑蘇去了。」段正淳奇道：「你上姑蘇去？」崔百計道：「是啊。我師哥跟我是親兄弟一般。殺兄之仇，豈能不報，彥之，咱們去罷！」說著向眾人團團一揖，轉身便出，過彥之也是拱手為禮，跟了出去。這一著倒是大出眾人意料之外，眼見他對姑蘇慕容怕得如此厲害，但一說到為師兄報仇，明知此去必死，卻也毫不畏懼。各人心下暗暗起敬，都覺不便阻攔。

慧真和尚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說道：「敝派掌門師伯言道，保定皇帝位望至尊，自是不敢勞動大駕，倘得鎮南王爺蒞臨敝寺，指點對付姑蘇慕容氏的方策，實是武林之福。掌門師伯又道：他本該親來領教段皇爺的高見，只是寺中已派出使者，遍邀各門各派的高手碩德，齊集少林會商。我師伯身為主人，不敢離寺，以免怠慢了天下英雄。」段正淳心道：「原來少林寺中有英雄大會，這是百年難逢的良機，去會會中原的武林人物，倒也是一件快事。」眼望兄長，瞧他如何發落。

保定帝神色莊嚴，說道：「我段氏源出中原武林，數百年來不敢忘本。凡是中原的武林朋友來到大理，咱們務當禮敬相待。可是我段氏先祖有一條遺訓，叮囑子孫不得參與武林間的仇殺私鬥。段正明對玄悲大師的武功為人，向來仰慕，但所囑之事，有違我祖宗家規，難以遵命，只好請玄悲大師見諒了。」慧真好生失望，正不知如何措詞，慧禪突然雙膝跪倒，大聲道：「慧禪為報師仇，苦求陛下恩准鎮南王爺一行。」慧真又道：「鎮南王爺去得少林，並非去和慕容氐動手較量。王爺是金枝玉葉的身體，如何可以輕易犯險？只不過姑蘇慕容氏的武功太過淵博奇妙，家師伯邀請天下英雄，也不是要倚多為勝，只盼集思廣益，博採各家所長，與慕容氏比個高下。大理段氏是天南武學正宗，一陽神指，海內英雄聞而生敬。少林寺這英雄大會中若無大理段氏的傳人到來，那是大大的殘缺不全，只怕非慕容氏的敵手了。」

保定帝袍袖一拂，袖子角帶著慧禪的肩頭。慧禪只覺一股柔和而渾厚的大力在他肩上一提，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心下更是欽佩，大聲道：「皇爺，你這，這──這功夫就了不起──」保定帝道：「大師遠來辛苦，請廳上用飯休息。在下聽到尊師噩耗，甚是惋惜。我段氏不得置身武林恩怨之中，祖有明訓，違命之處，幸勿見怪。」

保定帝這幾句話雖是說得謙沖溫和，但自有一種帝皇之尊，慧真、慧禪料知他心意已決，多求也是無用，只得告辭而出。這時暖閣中留下來的，均是大理國的自己人。段正淳道：「皇兄，姑蘇慕容氏倘真如此神乎其技，該當名震天下才是，怎地武林中卻是向來少有知聞？」保定帝道：「想是他這一家人出手不多，有時便與人爭鬥，也未必吐露了真實姓名。以少林與嵩山兩派而言，就沒知對頭到底是誰。」黃眉僧道：「正明兄不允參與這場糾葛，大是高見。這件事鬧將起來，只怕武林中腥風血雨，不知要殺傷多少人命。大理國這些年來國泰民安，正淳兄若是一去少林，今後中原武人到大理來尋釁生事的，可就源源不絕了。」

正說話間，一名衛士在暖閣門外稟道：「稟告王爺，大門外有一位道長求見，說是天台山故人來訪舊友。」段正淳大喜，說道：「皇兄，是石清子道兄來了。」當即快步迎了出去。保定帝與黃眉僧對望了一眼，黃眉僧站起身來，說道：「老僧回避則個。」保定帝微笑道：「師兄昔日嗔念，尚自不能盡去麼？」黃眉僧微微一笑，道：「佛法精妙，正果難成，老僧若能勘破『嗔』字這一關，便是和段兄告別之時了。」說著出了暖閣，自去察看破貪等弟子的傷勢。過不多時，暖閣外傳來幾聲清朗的長笑，保定帝站起身來，便見段正淳和一個五十來歲的道人攜手而入。那道人黃冠黃袍，皓膚如玉，清雅似仙，向保定帝稽首行禮，笑道：「正明兄，這幾年富貴尊榮，可享足太平清福了。」保定帝拱手還禮，微笑道：「牛鼻子奔波江湖，還沒厭倦風塵麼？」石清子哈哈一笑，道：「沒厭，沒厭。昇泰兄，你好。盜墓賊，近來可發財麼？范兄氣色不錯，又添了幾位公子？天石越來越瘦，靠著這身子輕得幾斤而稱輕功天下第一，也不算光榮啊。釣魚的，有沒釣到一隻大烏龜？」他和暖閣中每一個人招呼，都如多年老友，熟不拘禮。

段譽知道伯父向來性子隨和，但從沒聽他和人開過玩笑，這道人一到，登時滿堂生春，連伯父也出口叫他「牛鼻子」，想來這石清子性格詼諧，極有人緣。段正淳道：「譽兒，快上前磕頭，這位道長便是我日常所說的『東方第一劍』石清子，劍法之精，當世無雙。」段譽心想：「你從來沒有和我提過甚麼『東方第一劍』。」這時自不便細問，當即遵命，上前拜倒。

石清子笑嘻嘻的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果然也是個風流俊俏的人物。大理段氏的子弟，家學淵源，武功定是了得。」說著伸手相扶。他有心試試段譽的武功，微發內勁。段正淳忙道：「牛鼻子手下留情，我這孩兒沒學過功夫。」一言未畢，石清子雙手已碰到段譽的手掌，突然心頭一震，適才所發的內勁便如泥牛入海，霎時間化得無影無蹤，更覺段譽手上有一股極強的吸力，要將自己體內的內力硬生生的吸出。

石清子足跡遍天下，生平見多識廣，一驚之下，想道：「這是崑崙山星宿海一派的化功大法，大理段氏是名門正派，如何練會了這種為天下武林所深痛絕患的邪術。」當下內勁一疑，雙掌翻轉，啪的一聲響，擊在段譽手背之上，擺脫了四掌的膠黏。

段譽只覺手背上劇痛，似乎手骨也斷折了，心下微怒：「我好意拜你，如何使出手打我？」他不知石清子誤以為他所施的乃是「化功大法」，練武之人一世辛苦，倘若為這種邪功所中，畢生所練的內功外功盡數化為烏有。只不過「化功大法」是消融對方的功力，使之成為不會武功的常人，乃是損人而不利己。段譽無意中所得的「朱蛤神功」，卻是取對方功力為己有，每施一次，自己的內功便強了幾分，其間頗有不同，適才兩人四掌相接，石清子的若干內力，便已被搬運到了段譽體內。

保定帝等一見石清子神情有異，都是頗為驚訝。段正淳更恐愛子遭他毒手，當即欺近身去。笑道：「牛鼻子多年不見，有甚麼見面禮給我孩兒？」雙手卻是蓄勁待發。須知這石清子劍術固是四海揚名，拳腳內功，無不精絕，段譽若是中了他的一招，非死亦必重傷。石清子冷笑道：「大理段氏的一陽指已足揚名天下，何必再去學星宿海老魔的邪術？」段正淳奇道：「星宿海老魔的邪術？你說是『化功大法』？誰學了？」石清子冷笑道：「令郎身入旁門左道，不怕沾污了大理段氏的清名麼？」

段正淳更是奇怪，還道他說的是南海鱷神之事，笑道：「南海老鱷確是瞧中了我孩兒，想收他做個徒兒。殊不知反而拜了我孩兒為師。那是鬧著玩的，當不得真。」石清子搖頭道：「南海一派武功固有專長，卻不見得會這『化功大法』。」段正淳道：「牛鼻子左一句化功大法，右一句化功大法，到底在搗甚麼鬼？」石清子那想得到段譽身懷「朱蛤神功」之事，不但他伯父與父母不知，連他自己也是全無所悉，只道段正淳欺瞞於他，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兩位段爺，我姓石的雖是閒雲野鶴，浪盪江湖，可是這雙腳底板也不是鐵做的，巴巴的從江南趕到大理來，難道為的就是討這口清茶？你們既不當我是朋友，這就告辭。」說著跨步便行。保定帝微笑道：「赫艮、天石，攔住牛鼻子，要他說個明白。朋友們來到大理，不吃個酒醉飯飽，輕易便能走路麼？」華赫艮和巴天石和石清子都是極熟的朋友，哈哈大笑，縱身攔在門口。華赫艮笑道：「石老道，你來到大理，身不帶劍，足見盛情，那是給咱們皇爺的臉面。可是你手無長劍，要想闖過這個關去，卻是大大的不易了。」石清子見來人神色，都是毫無敵意，心念一轉：「以大理段氏這等身份名望，絕不容許子孫去學星宿海老魔這種污穢的邪術。難道這段譽暗中學會了，連他伯父和父親都不知道？我若是出言挑破，那是結下了段譽這個怨家，可是我和他伯父、父親的交情大非泛泛，總不能知情不舉。」當即回過身來，正色向段譽道：「段公子，石清子雖然不肖，說甚麼也是你的長輩，今日有一句不中聽的言語，那是瞧在令伯和令尊的臉上，這才直言相告，請勿相怪。」段譽忙道：「石道長訓示，段譽恭聆教誨。」石清子心道：「這小子還在裝蒜，可裝得真像。」說道：「段公子學得『化功大法』，學了幾年了？令師是星宿海老魔座下的那一個真人？」

段譽摸不著半點頭腦，道：「甚麼化功大法，星宿海老魔？晚輩乃是今日首次聽聞。」石清子又想：「說不定傳授他這門功夫之人，隱瞞了師承來歷和功夫名稱，也未可知。」便道：「那麼傳授你這套功夫之人，相貌如何？」段譽道：「晚輩沒學過半點武功。」便在此時，內堂搶出一個人來，一把抓住段譽的右掌，正是黃眉僧。他和段譽手掌一碰，身子便是微微一震，但覺體內內力止不住的瀉出，飛起一足，便將段譽踢了個觔斗。眾人都是大驚失色，一齊站了起來，問道：「怎麼？怎麼？」黃眉僧道：「兩位段兄，這小子你們自己斃了，還是由老僧下手？」他說話時聲音發顫，臉上肌肉不住抽搐。原來破貪等六僧已先後醒轉，將全身功力被段譽吸盡之情向師父說了。黃眉僧和石清子的推想全然相同，只道他是學會了星宿海老魔的化功大法，以怨報德壞了座下六弟子的功力，而與他手掌一接之間，功力便即損耗，更是深信不疑。

保定帝等先聽石清子之言，只是覺得奇怪，還當他向來滑稽，故意開個大大的玩笑，但見黃眉僧如此，才知事情確是十分嚴重。

保定帝左手抓住段譽手掌，將他身子拉起，雙掌相觸之際，也是心中一凜，內力向外洩出。他當即勁力一收，袍袖拂處，將段譽的身子推開三步，厲聲道：「你幾時學了這種邪門功夫？」段譽自幼至長，極少見到伯父如此疾言厲色的跟自己說話，心下驚慌，當即雙膝跪倒，說道：「孩兒除了那『凌波微步』外，從未學過甚麼武功。難道那路步法，竟是惡毒的邪術麼？那麼──那麼孩兒從此不再使用，竭力將之忘去便是。」保定帝素知這侄兒脾氣倔強，從不說謊話，兼之對自己十分敬愛，絕無以邪術加害之理，其中必有蹊蹺，便道：「你使法術化去我的功力，是你故意如此呢，還是受了旁人的約束，以致不由自主？」段譽更是驚訝，道：「侄兒──侄兒半點也不知道啊，怎敢作法化去伯父的功力？侄兒根本不會甚麼法術。」當慧真、慧禪等進見之時，舒白鳳以王妃之尊，不便輕易與外人相見，避在內室，後來得報說愛兒被黃眉僧踢倒，又受保定帝質詰，心中一急，快步來到暖閣。只見段譽跪在地下，滿臉都是驚駭惶惑之色，心中愛惜，伸手拉了拉他的手臂，說道：「譽兒，別著急，甚麼事都跟伯父說明白好了──啊唷──」一隻手掌和兒子的手臂一碰到，但覺內力源源瀉出，難以抑止。保定帝事先已有堤防，但伯父與弟婦間授受不親，不便伸手拉她，長袖一振，那袖子挾著一股勁風，霎時之間便如薄薄的一片鐵片，從母子倆的手掌和手臂間剖了進去，硬生生將兩股力道隔而為二。舒白鳳一縮手，驚道：「你──你──」段譽見母親踉蹌退開，兀自不明所以，急忙站起，伸手去扶。段正淳道：「譽兒，站住了！」擋在妻子和兒子之間。

這麼一來，人人均知段譽身上大有古怪，卻也不再疑心他是學會了「化功大法」，故意用來害人。眾人都是老於世故之輩，段譽的神情舉止之中，絲毫沒有狡猾作偽，那是誰都可以瞧出來的。就算他真的大奸大惡，也絕無去加害親生母親之理。

高昇泰忽道：「黃眉大師、石道長，那是甚麼緣故？瞧是誰先說得出。」黃眉僧和石清子相互怒目瞪視一眼，各自苦苦思索。原來黃眉僧和石清子本是極好的好友，某一次偶爾論辯佛道兩家的教義，互不相下，竟鬧到以武功相拼，卻也是各有所長，難分高低，接連纏鬥數次，最後一次險險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幸得保定帝以上乘內功拆解，但三人都受了極大的損耗。自此之後，一僧一道發誓不再見面，不料今日又在鎮南王府中相會。高昇泰有心要化解僧道間這場無謂的爭鬥，只盼兩人只比見聞，不比武功，因而分了高下，就此了事。高昇泰和石清子是莫逆之交，出這個題目，不免對他頗有偏袒，要知石清子足跡遍於天下，一年之中，難得有幾天清閒靜居，比之僻處荒山的黃眉僧，見聞之豐陋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可是黃眉僧固是不知其理，石清子除了猜想這是星宿海老魔所傳的「化功大法」之外，也說不出另外一個所以然來。段正淳怒道：「譽兒被囚在石室中之時，一定是給延──給那青袍怪人下了甚麼古怪的蠱毒，以致邪術附身而不自知。」保定帝點頭道：「淳弟這個推測最是近似。譽兒身上定是給他做了甚麼手腳。譽兒，你在石屋中時，有無昏暈？」段譽道：「有的，我昏迷不醒，少說也有四五次。」段正淳拍手道：「是了，這青袍客乘著譽兒昏迷之時，將化消功力的邪法度入他的體內，那是要假手於譽兒，來害苦他所有的親人，想使咱們各人的功力，都毀在譽兒手下。這等陰毒奸險的惡計，當真是天人共憤。大哥，事不宜遲，咱們須得趕緊設法，給譽兒驅除邪術。」

舒白鳳極是焦急，忙問：「譽兒，你覺得身上有甚麼難熬的苦楚？」段譽皺眉道：「我全身到處是氣，甚麼地方都脹得要命，可是偏偏吐它不出。這些氣在全身鑽來鑽去，只怕撞得我五臟六腑都是亂七八糟了。」舒白鳳道：「我的可憐孩兒。」一伸手要去摟他。段正淳斜刺裏伸過手來，抓住了她的手掌，道：「譽兒身上有毒，碰他不得。」

這「身上有毒」四個字，正是道出了暖閣中每個人心頭的說話，人人瞧著段譽，都是又同情又憐惜。舒白鳳道：「大伯，咱們怎生想個法，給譽兒除毒才好。」保定帝道：「弟妹且請寬心，眼前的一僧一道，都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個罵了譽兒一頓，一個踢了他一個觔斗，自是著落在他們身上，要給譽兒治病解毒。」黃眉僧與石清子卻都是在潛心思索，推想段譽身上所中的，到底是何種邪術還是蠱毒，對保定帝這句話都沒聽進耳去。突然間黃眉僧叫道：「嗯，是了。」眾人大喜，一齊瞧著他，不料黃眉僧搖了搖手，歉然道：「不對，不對。這種毒藥消蝕的是自己功力，不會消蝕旁人的內勁。」跟著石清手一拍大腿，說道：「定是如此！」高昇泰喜道：「是甚麼？」石清子喜溢眉梢，道：「遼東長白山的海外，有一個蛇島──」他臉上喜色越來越淡，終於變成沮喪之色，搖頭道：「我想錯了，這一節想不通。」

一時之間，暖閣中眾人都是寂然無語。沉默中只聽得步聲橐橐，有人走到暖閣門外，一個尖銳的嗓子說道：「啟稟萬歲，有兩個裝聾作啞的奸細，身繫大逆不道的言辭，在宮門口被擒。」原來是宮中的奏事太監。保定帝聽到「裝聾作啞」四字，心念一動，道：「是真的啞巴，還是割去舌頭的？」那太監道：「萬歲爺明見萬里，兩個奸細是被割去了舌頭的。」保定帝向黃眉僧、石清子、段正淳等望望，心中均想：「聾啞老人也出手了，麻煩越來越多。」保定帝道：「天石，你去請這兩客人進來。」巴天石躬身答應，走了出去。

過不多時，巴天石帶著兩名十八九歲的青年人走進暖閣，說道：「聰辯先生座下使者朝見陛下。」原來那聾啞老人又聾又啞，偏生起個外號，叫作「聰辯先生」，意思說我耳朵雖聾，卻比旁人聽得更清楚，嘴巴雖啞，說起話來其實比旁人雄辯滔滔。此人在武林中威名極盛，為人半邪半正，若是與人結上了怨，那是一生一世的纏鬥不休，非狠狠報復，決計不甘罷休，是以即使武功和他不相上下，甚或更高之人，見了他也是恭而敬之，免惹麻煩。

眾人見兩個青年氣概軒昂，面貌清秀，都穿了一身白布長袍，胸口用黑墨寫了兩行字：「聰辯先生使者，有事告知大理段正明先生。」在大理國境之內，「正明」字兩是提也不許提的，更不能筆之於書，這般公然的直書「段正明先生」，一般朝臣太監自是認為大逆不道。保定帝微微一笑，說道：「聰辯先生居然稱我一聲先生，那也算是很看得起我了。」兩個青年走到保定帝面前，深深作揖，卻不跪下磕頭。

巴天石從桌上取過紙筆，寫道：「聰辯先生有何言辭，可即稟明皇上。」要知聾啞老人的性子最是古怪不過，他座下的弟子從人，每一個都被他割去舌頭，刺破耳鼓，變得跟他一般的又聾又啞，既不會聽人說話，自己也不會說話，這規矩江湖上眾所知聞。

左首那青年解下背上包袱，打了開來，取出一套淡紅的女衫披在身上，又取些胭脂花粉，胡亂搽在自己臉上。另一個青年助他拆散頭髻、打了兩個辮子，纏以紅色絲線，改成少女的裝束。眾人又是驚訝，又是好笑，俱都猜想不透聾啞老人派這兩名使者，來搗甚麼鬼。

那扮成少女的青年喬裝完畢，便即扭扭捏捏的走了幾步，又跳跳蹦蹦的手舞足蹈一番，裝作天真瀾漫、活潑可愛之狀。眾人雖覺好笑，但料想聾啞老人此舉，必有深意，誰都沒笑出聲來，只有段譽不理聾啞老人是誰，拍手笑道：「你是個小姑娘，那個人又是誰？」

另一個青年並不改裝，卻抬起了頭，高視闊步，似乎橫行天下，惟我獨尊的模樣。他在暖閣中繞了一個圈子，走到那假少女的面前，側過了頭，笑瞇瞇的瞧了他一陣，伸手捏捏他的臉頰。那假少女向他微微一笑，嘴巴動了幾動，表示說了幾句話。那青年忽然伸過嘴去，在假少女臉頰上香了一下。假少女反手一記巴掌，正中他左頰，聲音清脆響亮。那青年突然伸出食指，一指向假少女脅下點去。

他這手指一出手，保定帝、段正淳、高昇泰、黃眉僧、石清子，以及華赫艮等大理三公，都是不約而同的驚噫一聲，段正淳和石清子更是離座站起。原來那青年所點的這一指，手法方位，正是段氏「一陽指」的家數。那「一陽指」的手法，看來似乎不難，其實中間蘊藏著無數奇奧的變化，隨隨便便的一指，方向距離，以及全身手足軀體，沒一處能有絲毫錯誤，否則所有威力便發揮不出來。黃眉僧、石清子、高昇泰等雖沒學過這門功夫，但與段家淵源極深，這手法使得對與不對，卻是一望便知。各人均知聾啞老人武功自成一家，屬於陰柔一路，與一陽指純以陽剛見長的家數截然不同，怎麼他座下弟子竟也學會了這門指法？

眾人的驚異只是一霎間的事，眼前變化又生，那假少女見他一指點來，忽然伸出手掌，抓住那青年的食指，喀喇一聲，登時將他指骨拗斷。這一拗的招式詭異之極，眾人雖是看得清清楚楚，卻誰也沒想到他竟會用出這麼一招來。那青年踏上一步，左手跟著一指點向假少女的胸前，用的仍是一陽指的家數。假少女雙掌一合，喀的一聲，又將他手指拗斷了。

那青年斷了兩根手指，便似毫不疼痛，仍是著著進攻，片刻間又連使六種一陽指的指法。那假少女或彈或壓，或扳或擊，或勾或按，又以六種不同手法折斷了他六根手指，那青年八根手指齊被折斷，只剩下兩根拇指，轉過身來，向左逃了開去。假少女拍手嘻笑，顯得甚是歡喜，跟著取過筆來，寫道：「大理段氏，不及姑蘇慕容。」擲下筆桿，拉了斷指的青年便去。

巴天石道：「且慢！」伸手待要攔阻，保定帝搖了搖頭，道：「讓他們去罷。」

那兩個青年走後，各人心頭均是極為沉重，默不作聲，都明白聾啞老人所以派遣這兩名使者前來，乃是向保定帝和段正淳表明，姑蘇慕容氏擁有破剋段氏一陽指的法門。譬如那一陽指如由保定帝或段正淳使來，威力自是大大的不同，但對方慕容氏只不過是個少女，如由大人出手，當然也有更高明的招數。難得的是，那聾啞青年居然將八路一陽指的手法學得似模似樣，雖然手勁的錯誤之處尚多，姿式卻是絲毫不爽，而那假少女八種剋制的手法，也是神奇無方，變化莫測。

不料保定帝卻不談此事，向石清子微笑道：「石道兄，你巴巴的從江南趕到大理來，可與姑蘇慕容氏也有甚麼關聯麼？」石清子搖頭道：「跟姑蘇慕容氏無關，跟大理段氏卻是大大的有關。你段家的子弟在揚州城裏鬧得太不成話，大宋皇帝瞧在你的面上，不來追究，中原武林人士可就動了公憤。」保定帝吃了一驚，道：「我段氏子弟就只譽兒一人，他從未離過大理國境一步，怎地會到揚州搗亂？」

石清子道：「揚州三雄的夏侯肅、金中、王叔乾三家男丁二十八口，一夜之間，全都死於一陽指之下。段皇帝，揚州三雄到底怎生得罪你了？」

# 第二十四回 六脈神劍

保定帝道：「嗯，石道兄，那二十八個人，都是死在一陽指之下，確然沒錯麼？」石清子道：「一陽指殺人的手法極為王道，對方中指後全身舒服異常，四肢百骸都是暖洋洋的，說不出的受用，因此死者都是臉帶笑容，身上又沒半點傷痕，是也不是？」段正淳笑道：「牛鼻子說得半點不錯，倒像是嘗過一陽指的滋味。」這一次石清子卻不再笑，正色道：「揚州三雄家中這二十八口男子，個個是如此含笑而死，身上亦無其他傷痕。」段正淳道：「可是體軟如綿，屍身不僵？」石清子道：「正是。咱們知道有些毒藥害死人後，也是令死者臉帶微笑，但屍軟如綿一節，卻是除一陽指外，普天下更無第二種功夫能夠辦到。」段正淳道：「我段家人丁不旺，眼下子弟中唯有譽兒一人，他迄今尚未學過一陽指。」保定帝道：「石道兄，你說揚州三雄家中死的都是男丁，那麼婦女是沒死了，想必有人見到兇手的形貌？」石清子道：「夏侯夫人和王夫人都道，兇手以青布蒙臉，不見面貌，但瞧他身形舉止，顯然年紀不大。」

保定帝嘆了口氣，向段正淳瞧了一眼。段正淳道：「石道兄，我這孩兒為劇毒邪術所沾，害他的那個人，便是我段門中人，此人號稱『天下第一惡人』。」於是將延慶太子如何擄去段譽，黃眉僧如何出力相救等情，簡略說了一遍。這一場此拼，黃眉僧其實是輸了，段正淳卻說延慶太子下錯了一手，以致滿盤全輸。黃眉僧道：「段二兄不必為我遮羞，老僧明明是鬥不過他。反正若是換作牛鼻子，他也非輸不可。」石清子道：「那也未必。」黃眉僧道：「咱們不妨較量一局。」石清子道：「正要領教。」

黃眉僧冷笑道：「可笑啊可笑。」石清子道：「你是笑我麼？」黃眉僧道：「我笑人毫無見識，明明是段延慶門下子弟幹的惡事，卻算到段皇爺的名下。」石清子臉上一紅，道：「難道是段延慶門下子弟，難道段延慶不姓段麼？他的子弟不是段氏子弟麼？」黃眉僧冷笑道：「強詞奪理。」石清子冷笑道：「胡說八道。」

保定帝見慣了兩人的爭吵，微微一笑，道：「聰辯先生見到慕容氏的少女破解一陽指，那個去調戲少女的青年，說不定就是屠殺揚州三雄的那人。」他說到這裏，神色極為鄭重，道：「淳弟！中原武林的恩怨仇殺，咱們礙有明訓，那是決計不能參與的。但眼下有人以一陽指功夫在外為非作歹，大理段氏可不能不管。」段正淳道：「正是。」兄弟二人心中另有一件事可沒說出口來，姑蘇慕容氏居然能以凌厲之極的手法，拗斷段氏子弟的手指，若是置之不理，於大理段氏的威名可大大的有損。

保定帝道：「你帶同三公四隱，到少林寺去見見玄悲大師，觀摩一下姑蘇慕容氏的舉世武功，也是好的。延慶太子是先皇嫡裔，遇上了不得對他無禮。他門下子弟如有失德敗行之事，須得查訪明白，擒交延慶太子管教，咱們不得擅行殺傷。」段正淳和三公四隱一齊躬身領旨。保定帝見高昇泰頗有躍躍欲動之意，微笑道：「我朝中好手傾巢而出，善闡侯留著輔佐寡人罷。」高昇泰應道：「是。」

段譽忽道：「伯父，我隨著爹爹去，增長些見聞閱歷。」保定帝搖頭道：「你身上中邪未癒，我得費數日之功為你驅邪除毒，何況你又不會武藝，一到中原，徒然為我大理段氏出醜。」段譽臉上一紅，此時始有悔意，想當時若是學了武功，跟爹爹去中原玩玩，那是何等的美事。當時鎮南王府大張筵席，為石清子接風。段譽坐在席上，誰都不敢碰他一碰，生怕沾染了他身上邪毒，就是和他說話時對飲，一干人也是離得遠遠地，段譽的心下好生沒趣，而體內蘊積了各種各樣的真氣內力，沒法歸聚，更是鬱悶煩惡。

段譽在席上越坐越是難過，只喝了兩三杯酒，便即與眾人告辭離席，回到房中，想起這數日來的離奇經歷，又想到木婉清和鍾靈，這兩位新識得的姑娘不知眼下是如何鬱鬱不樂，再想到父母替自己訂下了高叔叔的女兒高湄為室，這位姑娘卻是從來沒見過的，不知性情是否相投，容貌是否醜陋。他躺在床上，不住的胡思亂想，體內真氣流轉，有如野馬亂馳，山猿跳擲，雖不如當日服了陰陽和合散後那麼欲火難禁，卻也是難過之極的了。良久，這才朦朧入夢。睡至中夜，突然間覺得雙手手掌心一緊，同時被人握住，段譽一驚醒轉，「啊」的一聲叫出，立時便有一塊布帕塞在口中，聲音便即悶住。段譽側頭一看，其時桌上殘燭兀自尚未燒盡，淡淡黃光下見到一張俊朗的臉孔，微微含笑，正是石清子。段譽急忙轉頭，去看右側時，一眼便見到兩條長長的黃眉，卻是黃眉僧，他枯瘦的臉上也是帶著慈祥的笑容，緩緩點頭，叫他不必驚惶，跟著伸手便取開了蓋在段譽嘴上的布帕。段譽見是一僧一道兩位老人家，當即寬心，爬起身來便要行禮，石清子低聲道：「賢侄不必多禮，你只管安安靜靜的躺著，咱們給你驅除體內的邪毒。」段譽謝道：「勞動兩位前輩，晚輩感激無已。」黃眉僧道：「咱二人跟你伯父都是過命的交情，區區微勞，何足掛齒？」石清子冷笑道：「和尚別先吹大氣，能不能給他驅邪除毒，還得走著瞧呢。」

段譽正待說話，突覺雙手掌心中同時震動，兩股氣流不約而同的分從左右湧到，他身子一震，顏面發紅，便如飲醉了酒一般。這兩股真氣通入他的經脈，先是到處遊走，隨即漸行漸弱，終於消失，眼著手掌心又有真氣進入。過得約莫一頓飯時分，段譽只覺右半邊身子越來越熱，左半邊身子，卻是越來越冷，右側如入熔爐，左側似墮冰窖。說也奇怪，雖然是劇寒酷熱，心中卻覺得十分舒暢，情知這兩個高手正在以上乘內功逐步將自己體內的邪毒驅除出去。其實段譽所猜想的只是對了一半，黃眉僧和石清子文比、武比、比拳腳、比兵刃、比內功、比見聞，數十年來不知已比了多少場，但始終是各擅勝場，難分高下。兩人筵席之間又是冷嘲熱諷，唇槍舌劍的爭吵一場。到半夜，兩人悄悄的出來，在花園中商量著又要比武，一說到題目，兩人居然情投意合，都說去消解段譽體內的邪術劇毒。要如先前兩次比武，耗力過巨，全賴保定帝救援，才得不死。兩人都想替他代勞一番，驅除段譽體內的邪毒。論到以內功治病療傷，天下原無第二種功夫更勝得過一陽指法，只不過消耗內力甚大而已。兩人約好各治半邊身子，先成功者為勝。因此驅毒雖是一片好心，卻也是借著段譽的身子，作為兩人比賽的題目。

一僧一道都經歷過段譽體內邪毒的厲害，知道一沾上身上，內功便即消融，是以一上來便全力施為，絲毫不敢輕忽，心想合二大高手之力，最多是除毒不淨，絕無損害。那知道段譽體內所蓄的，根本不是邪毒，乃是吸取真氣的神功，係天地間至寶異物莽牯朱蛤所化。這朱蛤被吞入段譽腹內後，已融入全身，再也分割不開，驅除不出。朱蛤的吸力本強，再加上破貪、破嗔等六僧的真氣內力，段譽此時身上所具的內力，實則已不弱於黃眉僧或石清子，只是他不會運使，發揮不出效用而已。一僧一道渾厚的真氣一送入段譽體內，便即為朱蛤神功所吸去。那也是事緣湊巧，段譽命中該當有這番遇合，想黃眉僧和石清子都是武林中頂尖的高手，倘若不是如此自願將真氣送入他的體中，朱蛤神功的吸力再強，兩人至少也有脫身自保之能。

黃眉僧所練的內功純是陽剛一路，石清子則走的全是陰柔一路，兩人佛道不同派，陰陽不同流，是以始終難以調和，這時兩人均感真氣送入段譽體內之後，鼓盪一陣，便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能收歸。這是從來未遇過的情景，兩人越是發揮真力，內勁去得越快，初時逞強爭勝之心均強，但又過了大半個時辰，黃眉僧和石清子同時感到心跳氣促內力不繼。黃眉僧知道事情不對，再耗下去，全身功力勢必去得乾乾淨淨，抬起頭來，說道：「石道兄，此事甚為蹊蹺，咱們暫且罷手，參詳一下到底是何道理。」石清子心中本來也有此意，但一念好勝，心想：「你總是先開口求饒了。」便道：「大師既是真力不夠，要先行退出，貧道自亦不便強人所難。」黃眉僧大怒，道：「牛鼻子，你功力的深淺，難道我尚還不知道麼？逞甚麼英雄好漢？」

石清子情知彼此之間，功力實是無多差別，但想他日前和「天下第一惡人」延慶太子苦拼，內功耗損必巨，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自己正可一舉而勝過了他，一償平生心願，若是錯過了這次機緣，只怕兩人一直到死都是分不出勝敗，因此只盼勉力支撐，能逼得他先行退出。那知道黃眉僧對甚麼事都是胸襟寬大，氣象沖和，就是一見到石清子便心中有氣，無論如何不肯退讓半分。兩人再支持得片刻，段譽體內的真力越盛，吸力越強，兩人只感殘存的真氣滾滾而出，急以定力收縮，卻是再也無法凝聚，危急之下，這比拼高下的心情只好暫行收拾，同時放開手掌，想要離開段譽的身子，但此消彼長，兩人數十年來積聚的功力，極大部分已輸入段譽體內，自身所餘者已是寥寥無幾，手掌被段譽吸住了，竟是無法脫開，便和當年破貪、破嗔等六僧一般無異。

黃眉僧和石清子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想：「今日所以處此困境，全因好勝之心未能去盡之故。若是見機便即放手，何至無法脫身？」又過得一會，一僧一道都已神情萎頓，氣息微弱。段譽若知其中情由，一起始便不會接受二人真氣，這等損人利己之事，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肯為的。但他始終以為兩人乃是在替自己驅治邪毒，體內異氣如潮水般翻湧，越來越盛，只覺醉醺醺地，已是半昏半睡，對二人陷入危境，全然不知。

這等情境只要再過得大半個時辰，黃眉僧和石清子便成了廢人。便在此時，房門開處，閃進一個人來，向三人臉上一瞧，驚道：「不好！」拉著黃眉僧的袖子，向後一扯，扯脫了段譽手掌的束縛，跟著又將石清子拉開，說道：「你二人一碰頭，定是不妙，我到處找遍了，那知道兩個人躲在這裏瞎鬧。」原來正是保定帝。他見兩人神情不對，嘆道：「兩個兒年紀都活到了這麼一大把，還有甚麼瞧不開的？今兒這麼一拼，又是大損功力。」一搭黃眉僧的手腕，只覺脈搏極是微弱，再去按石清子的脈搏時，也是如此。他連連搖頭，只道二人重蹈覆轍，又拼了個兩敗俱傷，那料得到這兩大高手的內力，都是被侄兒吸取了去。他又見段譽昏睡不醒，只道兩個老友比武，譽兒受了池魚之殃，一搭他的脈息時，只感他內力充沛之極，陰陽交泰，剛柔調和，更有一股極強的吸力，前來撼動自己內勁。保定帝驚疑不定，似此情形，倒像是僧道二人的內力都輸入了侄兒的體內，當下沉吟半晌，宣召鎮南王府中的內侍進來，將黃眉僧和石清子，分別送到靜室中休息，吩咐將兩人隔得愈遠愈好，以防會面後又生禍端。次日清晨，段正淳率同三公四隱向皇兄及妻子告別，隨著慧真、慧禪前赴少林。他雖記掛兒子身上邪毒未除，但想有皇兄照料治療，必無妨礙，臨去時又去看了他一次，見他臉色紅潤，睡得甚酣，更是放心。

保定帝送別了弟弟與一眾英豪後，便去察看黃眉僧和石清子的傷勢，只見兩人都在靜坐用功。黃眉僧臉色慘白，身子發顫，石清子則面頰潮紅，虛火上升，都是受傷極重，元氣大受損耗。保定帝在兩人的要穴上各點了一指一陽指，以本身精氣稍助二人療傷。再去看段譽時，剛走到他的臥室之外，便聽得砰啪、乒乓、嗆啷之聲不絕，盡是各種器物碎裂之聲。守在室外的王府內待跪下接駕，神色甚是驚惶，稟道：「世子中邪，發了──發了瘋啦，兩位太醫在──在房裏診治。」

保定帝點點頭，推門進去，只見段譽在房中手舞足蹈，將桌子、椅子，以及各種器皿陳設，文房玩物亂放亂摔。兩位太醫東閃西避，模樣狼狽不堪。保定帝跨步進內，叫道：「譽兒，你怎麼了？」段譽神智仍是十分清醒，只是體內的真氣太過豐足，便似要迸破皮膚，衝將出來一般，若是揮動手足，擲破一些東西，心中便略略舒服一些。他見伯父進來，叫道：「伯父，我要死了！」雙手在空中亂揮圈子。

保定帝道：「你覺得如何？」段譽不住的頓足，道：「我全身腫脹得難受之極。你給我放一些血出來。」保定帝心想那或許管用，向一位太醫道：「你給他放放血。」那太醫應道：「是！」打開藥箱下從一隻磁盤中取出一條肥大的水蛭來。要知水蛭善於吸血，用以吸去病人身上的瘀血，最為方便，且不疼痛。那太醫捏住段譽的手臂，將水蛭之口對準了他的血管。那太醫不會武功，體內並未練得有真氣內力，和段譽的身子相觸，反而並無任何感應。可是那水蛭碰到段譽的手臂，不住價的扭動身子，無論如何不肯將口咬上去。那太醫大奇，用力按著水蛭，過得半晌，那水蛭一挺，竟然死了。那太醫在皇帝跟前出醜，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忙取過第二隻水蛭來，仍是如此僵死。另一位太醫臉有憂色，道：「啟稟皇上，世子身上中有劇毒，連水蛭也毒死了。」他那知道段譽吞食了莽牯朱蛤後，任何蛇蟲都是聞到那氣息便即遠避，即令是最厲害的毒蛇也都懾服，何況是幾隻小小的水蛭？保定帝心中甚念，問道：「那是甚麼毒藥，如此厲害？」一名太醫道：「以臣愚見，世子脈象亢燥，那是中了一種罕見的熱毒，這名稱麼──」另一名太醫道：「不然，世子脈象陰虛，毒性唯寒，當用熱藥中和。」原來段譽體內既有黃眉僧純陽的內力，復有石清子純陰的內力，兩位太醫各偏一見，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保定帝聽他二人爭論不休，而這二人乃是大理國醫道最精的名醫，見地竟是如此大相逕庭，可見侄兒體內的邪毒實是古怪之極。

但見段譽雙手在身上亂搔亂扒，衣服都扯得稀爛，保定帝心中不忍，尋思：「這個難題，只有向天龍寺去求教了。」說道：「譽兒，我帶你去見幾位長輩，我想他們定有法子給你治好邪毒。」段譽道：「是！」他越來越是難受，只盼早日治愈，匆匆換過一套衣衫，跟著伯父出了府門，各自乘了一匹馬，向西北馳去。

那天龍寺是在大理西北的天龍峰上。這天龍峰是天龍山的主峰，那山脈自西北蜿蜒而來，及大理而止，宛然是一條巨龍，段氏的祖先便葬於這山中。那主峰是全山的龍頭，天龍寺便建於龍頭之上，統領群山，形勢極是雄偉。段氏歷代祖先，為帝皇者，往往避位為僧，都是在這天龍寺中出家，所以天龍寺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廟，於全國諸寺之中，最是尊崇。雖然佛門子弟力求謙抑節儉，但每一位帝皇出家後，其子孫每逢他的生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奉獻裝修，是以天龍寺建造之宏、構築之麗，即是中原大寺如五台、普陀、九華、峨嵋諸處佛門勝地的名山大寺，往往也是有所不及，只是僻處南疆，其名不顯而已。段譽隨著伯父來到寺前，但見陽光照射在寺頂的琉璃瓦上，金光燦爛，廟貌華嚴，壯麗之處直是不下於大理國的皇宮。這天龍寺乃保定帝常到之地，他雖是帝皇之尊，但寺中高僧不少是他的長輩，是以知客僧接待時雖是極盡禮敬，卻也不至於戰戰兢兢的驚惶失態。

兩人先去謁見寺中的方丈天因大師。那天因大師若以俗家輩份排列，乃是保定帝的叔父，出家人既不拘君臣之禮，也不敘家人輩行，兩人以平等禮法相見。保定帝言簡意賅，將段譽身上如何中了邪毒之事一一說了。天因方丈沉吟良久，道：「且隨我去牟尼堂，見見那四位師兄師弟。」保定帝道：「打擾眾位大師的清修，罪過不小。」天因方丈道：「鎮南世子將來是我國嗣君，身繫全國百姓的禍福。以你的識見內力，只有在我之上，既來問我，那自是大大的疑難了。」兩名小沙彌在前引路，其後是天因方丈，更後是保定帝叔侄，穿殿過舍的經過十餘排房屋，來到一條長廊之側。兩名小沙彌躬身分站兩旁，停步不行。三人沿長廊更向西行，來到幾間屋前，只見那幾間屋全以松木搭成，板門木柱，木料均不去皮，頗有天然質樸之致，和一路行來金碧輝煌的殿堂截然不同。板壁柱子，也有許多已然朽爛，這幾間屋，倒似是山坳僻地的獵舍一般。

天因大師臉色凝重，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天因有一事疑難不決，要打擾三位師兄師弟的功課。」屋內一人說道：「方丈請進！」天因伸手緩緩推門。那板門吱吱咯咯的作響，顯是平時極少有人啟閉。段譽隨著方丈和伯父進得門去，他聽方丈說的是「三位師兄弟」，但室中卻有四個和尚分坐在四張石凳子上。三個臉孔朝外的和尚中，兩個容色枯瘦，另一個卻是壯大魁梧。東首的一個和尚臉孔朝裏壁，一動也不動，始終不轉過身來。保定帝認得那兩個枯黃精瘦的僧人法名叫做天觀、天相，都是天因方丈的師兄，那魁梧的僧人叫做天參，則是天因的師弟。他只知天龍寺牟尼堂共有「觀、相、參」三位高僧，卻不知另有一位僧人在此。他躬身為禮，天觀等三人微笑還禮，那面壁的僧人不知是在入定，還是功課正到緊要關頭，不能有絲毫分心，始終對他沒加理會。保定帝頗解佛法，知道「牟尼」兩字，乃是寂靜，沉默之意，此處既是牟尼堂，須當說話越少越好，於是要言不煩，將段譽身中邪毒之事說了，最後道：「祈懇四位大德，指點明路。」天觀沉吟半晌，又向段譽打量良久，說道：「兩位師弟意下若何？」天參道：「便是稍損內力，未必便練不成這『六脈神劍』。」保定帝聽到「六脈神劍」四個字，心中不由得大大一震，心想：「幼時曾聽爹爹偶然說起，我段氏祖上有一種『六脈神劍』的武功，威力無窮，但我爹爹當時言道，那也只是傳聞而已，從沒聽說世上曾有那一位高人會此功夫，而這功夫到底如何神奇，亦是誰都不曉。這位天參大師既如此說，想來確是有這麼一門奇功了。」他轉念又想：「看來這三位大師是要以內力替譽兒解毒，這樣一來，勢必累到他們『六脈神劍』的進境受阻。但譽兒的邪毒連黃眉、石清兩位聯手都化解不了，倘若不是咱們此間五人並力，如何治得好他。」他心中雖感歉疚，但他對段譽視如己出，終究沒出言推辭。

天相和尚一言不發，站起身來，低頭垂眉，斜佔東北角位。天觀、天參也分立兩處方位。天因方丈道：「善哉！善哉！」佔了西南偏西的方位。保定帝道：「譽兒，四位祖公長老不惜損耗功力，為你驅治邪毒，快些叩謝。」段譽見了伯父的神色和四僧舉止，情知此舉非同小可，當即拜倒，向四僧一一叩頭。

保定帝道：「譽兒，你盤膝坐下，全身不可使半分力氣，如有劇痛奇癢，皆是應有之象，不必驚怖。」段譽答應了，依言坐定。天觀和尚豎起右手拇指，微一凝氣，便按在段譽後腦的風府穴上，一陽指力源源透入。那風府穴離髮際一寸，屬於督脈。跟著天相和尚點他任脈的紫宮穴，天參和尚點他陰維脈中的大橫穴，天因方丈點他衝脈和帶脈的兩處穴道，保定帝點他陰焦脈中的睛明穴。那奇經八脈共有八個經脈，五個人留下陽維、陽蹻兩脈不點，蓋五人使的都是一陽指功，以純陽之力，要將他體內所中邪毒，自陽維、陽焦兩脈的諸處穴道中洩出。

這段氏五大高手，一陽指上的造詣均是在伯仲之間，但聽得嗤嗤聲響，五股純陽的內力同時透入段譽體內。段譽全身一震之下，便如冬日在太陽下曝曬一般，暖洋洋地說不出的舒服。五大高手手指連動，段譽所受的內力愈來愈足。保定帝和天因等只感自身的內力進入段譽體內後，漸漸消融，再也收不回來，覺察到他體內的吸力大得異乎尋常，五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驚疑不定。猛聽得「嗚嘩」一聲大喝，各人身中均是震得嗡嗡作響。保定帝知道這是佛門中一種極上乘的功夫，叫作「獅子吼」，一聲斷喝中蘊積深厚內力，大有憾敵警友之效。只聽那面壁而坐的僧人說道：「強敵日內便至，天龍寺百年威名，搖搖欲墮，這黃口乳子中毒也罷，中邪也罷，這當口值得為他白損功力麼？」這幾句中充滿著威嚴，令人難以違抗。天因方丈道：「師叔教訓得是！」左手一揮，五個人同時退後。段譽身上的朱蛤神功雖強，但要同時吸住這五大高手，卻也無法辦到。保定帝聽天因稱那人為師叔，忙道：「不知枯榮長老在此，晚輩未及禮敬，多有罪孽。」原來那枯榮長老在天龍寺中輩份最高，天龍寺諸眾之中，誰也沒見過他的真面目。保定帝也是只聞其名，從來沒拜見過，只聽說他在雙樹院中獨參枯禪，十多年沒聽人提起，還當他早已圓寂。枯榮長老道：「事有輕重緩急，大雪山大輪明王之約，轉眼就到。正明，你也來參詳參詳。」保定帝奇道：「大雪山大輪明王佛法淵深，跟咱們有何瓜葛？」

天因方丈從袖中取出一封金光燦爛的信來，遞在保定帝手中。保定帝接了過來，著手重甸甸地，但見這信奇異之極，竟是用黃金打成一個極薄的封皮，封皮上用白金嵌成幾個白色文字，乃是梵文。保定帝頗通佛學，識得寫的是：「書呈天龍寺方丈」之意，從金套中抽得信箋，見是一張極薄的金箋，上用梵文書寫，譯文大意是說：「當天在天秦與姑蘇慕容先生相會，訂交結友，談論當世武功，慕容先生言下對貴寺之『六脈神劍經』備致推崇，頗以未得拜讀為憾。近聞慕容先生仙逝，哀痛無已，為報知己，擬向貴寺討求該經，焚化於慕容先生墓前，日內來取，勿卻為幸。小王自當以貴重禮物還報，未敢空手妄取也。」下面署名的是「大雪山大輪明王」。這箋上的梵文，也均以白金線嵌而成，鑲工極盡精細，顯是高手匠人化費了無數心血與時日方始製成。單是這一隻信封、一張信箋，乃是兩件彌足珍貴的寶物，這大輪明王的豪奢，可想而知。

保定帝素知這位大輪明王乃是吐蕃國的護國法王，但只聽說他具大智慧，精通佛法，每隔五年，開壇講經說法，西域天竺各地的高僧大德，都雲集大雪山大輪寺，執經問難。研討內典，說法既畢，無不歡喜讚嘆而去。可是這信中他卻說與姑蘇慕容先生談論武功，結為知己，顯然也是一位武學高手了。這等大智大慧之人，不學武則已，既是此道中人，定是非同小可。

只聽天因方丈說道：「那『六脈神劍經』乃本寺鎮寺之寶，大理段氏武學的至高法要。正明，我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學，是在天龍，你是世俗之人，雖是自己子侄，許多武學的秘奧亦不能向你洩露。」

保定帝道：「是，此節我理會得。」天觀道：「本寺藏有六脈神劍經之事，連正明、正淳他們也不知曉，那姑蘇慕容氏卻不知如何得知。」天參氣憤憤的道：「這位大輪明王，也算是舉世聞名的高僧了，怎能恁地不通情理，膽敢向本寺強要此經？正明，方丈師兄知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此事後果非小，自己作不起主，請了枯榮師叔出來主持大局。」

天因又道：「本寺雖是藏有此經，但說也慚愧，咱們無一人能夠練成經上所載神功，連稍窺堂奧也談不上。枯榮師叔所參枯禪，是本寺的另一路神功，也當再假時日，方克大成。想那大輪明王明知本寺藏有此經，仍敢前來強索，想他自必有恃無恐，不怕這六脈神劍的絕學了。」枯榮冷冷的道：「他對六脈神劍是不敢輕視的。看他信中對那慕容先生何等欽慕，而這慕容先生又心儀此經，大輪明王自知輕重。只是他料到本寺並無出類拔萃的高人，寶經雖珍，但無人能夠練成，那也枉然。」天參大聲道：「他若是自己仰慕，相求借閱一觀，咱們敬他是佛門高僧，最多是婉言謝絕，也沒甚麼大不了。最氣人的是他要拿去燒化給死人，這不是太也小覷了天龍寺麼？」

天相喟然嘆道：「師弟倒不必因此生嗔著惱，我瞧那大輪明王並非妄人，他是想效法吳季枝墓上掛劍的遺意，看來他對那他慕容先生欽仰之極，唉，良友已逝，不見故人，實是難以遣懷。」保定帝道：「天相大師知道那慕容先生的為人麼？」天相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想大輪明王是何等樣人，能得他如此欽仰，慕容先生真非常人也。」說時悠然神往。

天因方丈說道：「師叔估量敵勢，咱們若非趕緊練成六脈神劍，只怕寶經將為人所奪，天龍寺一敗塗地。只是這神劍功夫以內力為主，實非急切間一蹴可成。正明，非是咱們對譽官所中邪毒袖手不理，怕只怕大家內力耗損過多，強敵猝然而至，那就難以抵擋。看來譽官所中邪毒雖深，數日間於性命卻是無礙，這幾天內就讓他在這裏靜養，傷勢若是有變，咱們隨時設法救治，待退了大敵之後，咱們全力以赴，給他驅毒如何？」

保定帝雖然擔心段譽傷勢，但他究是個極識大體之人，知道天龍寺是大理段氏的根本。每逢皇室有難，天龍寺傾力赴援，總是轉危為安。大理段氏於五代石晉天福二年丁酉得國，至今一百五十八年，中間經過無數大風大浪，社稷始終不墮，實與天龍寺穩鎮京畿有莫大關連，今日天龍有警，與皇室遇危一般無二。他道：「方丈仁德，正明感激無已，但不知對付大輪明王一事之中，正明亦能稍盡綿薄麼？」

天因沉吟道：「你是我段氏俗家第一高手，如能聯手共禦強敵，確能大增聲威。可是你乃世俗之人，如參與佛門子弟的爭端，不免令那明王笑我天龍無人。」枯榮忽道：「咱們分別練那六脈神劍，不論是誰，都是練不成的。咱們也曾想到一個取巧的法子，各人修習一脈，臨敵之時，由一人出手，其餘五人將內力輸在他的體內。只要對方不瞧出破綻，便能克敵制勝。這法子雖然太不光明正大，但事到臨頭，只有從權。可是算來算去，天龍寺中再也尋不出第六個指力相當的好手來。正明，你就來湊湊數罷。只不過你須得剃個光頭，改穿僧裝才成。」他越說越快，似乎頗為興奮，但語氣仍是冷冰冰地。保定帝道：「皈依我佛，原是正明的素志，只是神劍奇功，正明從未聽聞──」

# 第二十五回 大輪明王

天參和尚搶著道：「若是使這取巧的法門，你早就已經會了，只須記一記劍法便成。」保定帝愕然不解，道：「請大師指點。」天因方丈道：「你且坐下說話。」當下保定帝在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天因道：「六脈神劍，並非真劍。乃是以一陽指的指力，化作劍氣，有質無形，可稱無形氣劍。手之六脈是為太陰肺經、厥陰心包經、少陰心經、太陽小腸經、陽明胃經、少陽三焦經。」他一面說，一面從天觀的石凳之後，取出一捲絲絹的卷軸來。那卷軸因年深日久，已成焦黃之色。天參接過，懸掛在壁上，卷軸舒開，原來是一個裸體男子的圖形，身上注明穴位，以紅線黑線繪著六脈的運走通道。保定帝是一陽指的大行家，而這「六脈神劍經」又以一陽指力為根基，便是他段氏武學的一路，他自是一看即明。天因道：「正明，你是大理國一國之主，改裝易服雖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若給對方瞧出了破綻，頗損大理國的威名。利害相參，盼你自決。」保定帝雙手合十道：「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天因道：「很好，這六脈神劍經不傳俗家子弟，你須得剃度了，我才傳你。」保定帝站起身來，雙膝跪地：道：「請大師慈悲。」枯榮大師道：「你過來，我給你剃度。」

保定帝走上前去，跪在他的身後。段譽躺在地下，一直神智清醒，聽著各人的對答，心下尋思：「說來說去，原來這事又與慕容氏有關。」見伯父要改換僧裝，不由得暗暗驚異，只見枯榮大師伸出右手，反過來按在保定帝的頭上，那隻手手掌上似無半點肌肉，手皮之下，包著的便是骨頭。枯榮大師仍不轉身，口中說謁道：「一微塵中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塵定，而彼微塵亦不增，於一普現難思剎。」手掌握處，保定帝頸上滿頭烏髮盡數落下，頭頂光禿禿地，更無一根頭髮，便是用剃刀來剃，亦無這等乾淨。段譽果是大為驚訝，便保定帝、天觀、天因等也是衷心欽佩：「枯榮師叔參修枯禪，功力竟已到此高深的境界。」只聽枯榮大師說道：「入我佛門，法名天塵。」保定帝合十道：「謝師父賜名。」要知佛門中不敘世俗輩份，天因方丈雖是保定帝的叔父，但保定帝受枯榮剃度，便成了天因的師弟。枯榮又道：「那大輪明王說不定今晚便至，天因，你將六脈神劍的秘奧傳於他罷。」天因道：「是！」指著壁上的經脈圖道：「這六脈之中，你專攻『手少陽三焦經脈』，真氣運至肩臂，由臑會、消濼、清冷淵，而至肘彎中的天井，更下而至四瀆、三陽絡、會宗、外關、陽池、中渚、液門，積蓄真氣，自無名的『關衝』穴中射出。」

保定帝依言運動真氣，無名指點處，嗤嗤聲響，真氣自「關衝」穴中洶湧迸發。枯榮大師喜道：「你內力修為不凡，這劍法雖是變化繁複，但劍氣既已成形，自能隨意所之了。」天因道：「師叔專練拇指少商劍，我專練食指商陽劍，天觀師兄練中指中衝劍，天塵師弟練無名指關衝劍，天相師弟練小指少衝劍，天參師弟練左手小指少澤劍。事不宜遲，咱們這便起始練劍。」他又取出六幅圖形，懸於四壁，每幅圖上都是縱橫交叉的直線、圓圈、和弧形，六個人專注自己所練一劍的劍氣圖，伸出手指在空中虛點虛劃。段譽坐起身來，只覺體內真氣鼓盪，比先前更是難以忍受。原來保定帝、天因等五人適才又以不少內力輸進他的體內。段譽見伯父和方丈等正在凝神用功，不敢出聲打擾，獃坐良久，甚感無聊。無意中向壁間那張經脈穴道圖望去。便在此時，只覺自己左手小臂不住抖動，有甚麼東西似要突破皮膚而迸將出來。

那小老鼠一般的東西所要衝出來之處，正是穴道圖上所注明的「會宗穴」，段譽斜眼去看伯父時，只見他正凝神注視面前那張「手少陽三焦經脈圖」，右手無名指在微微的抖動。段譽順著經脈圖上的紅線一路看去，自會宗而三陽絡、四瀆、天井，他心中這麼一想，這股左衝右突的真氣居然順著心意，也沿著手臂而上升至肘彎，更升至上臂、肩頭。真氣一順著經脈運行，段譽全身的煩惡立時舒暢，他專心凝志，將這一股真氣納入了三焦之中。但這真氣進入臟腑的法門，乃是極高深的內功，段譽不明其中的訣竅，只運得一盞茶時分，便「啊唷，啊唷」叫了出來。總算他該當不致走火入魔，在這緊要關頭正與六位高手同處一室，保定帝一聽他的叫喚，忙轉頭問道：「譽兒，你覺得怎樣？」段譽道：「我身中有無數氣流奔突竄躍，難過之極，我心裏想著你這圖上的紅線，那氣流便歸到了丹田之中，啊唷！嗯，可是丹田中越塞越滿，我肚子要爆破了！」

這種內功上的感應，只有身受者方才知道，他自覺肚腹高高鼓起，立時便要脹破，但旁人看來，卻無半點異狀。保定帝深知練習內功者的各種幻象，本來丹田鼓脹欲破，至少要練功至二十年後，內力大成，渾厚無比之時，方會出現，段譽從未學過內功，料想這種幻象必是體內邪毒所致。保定帝心下暗暗驚異，知他若不導氣歸虛，全身便會癱瘓，但將這些邪毒深藏入了內腑，以後再要驅出，更是千難萬難了。他平素處理疑難大事，明斷果敢，往往一言而決，但眼前之事關係段譽一生禍福，稍有蹉跎，立時便有性命之憂。眼見段譽雙目神光散亂，已顯出癲狂之態，更無猶豫的餘地，心意已決：「這當口便是飲鴆止渴，也說不得了。」說道：「譽兒，我教你導氣歸虛的法門。」當下連比帶說，將法門傳授了他。

段譽不及等到聽完，便已一句一句的照行。大理段氏的內功法要果是精妙絕倫，他一經照做，四外流竄的真氣便逐一收入臟腑。我國古代醫書中稱人體內部器官為「五臟六腑」，那「臟」便是「藏」，「腑」便是「府」，原是含有聚集積蓄之意。段譽藉著朱蛤神功之助，先是吸得了破貪、破嗔等六僧的全部內力，後來又吸得了黃眉僧和石清子兩大高手大部分內力，這一日又得了保定帝、天觀、天相、天因、天參等段氏五人高手的一小部分內力，身體內真氣之厚，內力之強，可說已是震古鑠今，並世無二。這時得伯父的指點，將這些真氣內力逐步藏入內府，全身越來越是舒暢，只覺輕飄飄的似乎要凌空飛起一般。保定帝見他臉露笑容，歡喜無已，還道他入魔已深，只怕這邪毒從此和他一生糾纏固結，再難盡除，不免成為終身之累，不由得暗暗嘆息。

枯榮大師雖是始終面壁靜坐，但兩人的對答沒有一句能逃過他的耳中。他聽得保定旁傳功已畢，便道：「天塵，一切業由前定，休咎禍福，皆從心生。你不必太為旁人擔憂，趕緊練那少陽劍罷！」保定帝應道：「是！」收攝心神，又去鑽研少陽劍的劍法。

段譽體內的真氣充沛之極，非一時三刻所能收藏得盡，只是那法門越行越熟，到後來也是越收越快。僧舍中六人各自行功，不覺夜之漸深，東方之既白。

但聽得報曉啼聲喔喔，段譽自覺四肢百骸間已無殘存真氣。他站起身來，活動一下肢體，但見伯父和五位高僧兀自在專心練劍。他不敢開門出去散步，更不敢出聲打擾六人用功，無事可作，只得順便向伯父那張經脈圖望望，又向少陽劍的劍法圖解瞧瞧，看得心神專注之時，突覺一股真氣自行從丹田中湧出，衝至肩臂。

段譽眼睛瞧著那張「手少陽三焦經脈圖」，心念到處，那股真氣便由臑會、消濼、清冷淵諸穴順著紅線，直至無名指的關衝穴。他不會運氣衝出，但覺無名指的指端腫脹難受，心想：「還是讓這股氣回去罷。」心中這麼想，那股氣流果真順著經脈回歸丹田，段譽不知自己在無意之間，已窺上乘內功的法要，只不過覺得一股氣流在手臂中這麼流來流去，隨心所欲，甚是好玩。牟尼堂三僧之中，他覺得天相大師最是隨和可親，側頭去看他的「手少陰心經脈圖」。只見這路經脈起自腋下的「極泉穴」，循肘上三寸至「青靈穴」，至肘內陷後的「少海穴」，經「靈道」、「通里」、「神門」、「少府」諸穴乃至小指的「少衝穴」。如此一加存想，一股真氣果然便循著經脈線路運行，快慢洪纖，皆如意旨。語休絮煩，只半日工夫，段譽已將手經六脈的各處穴道盡都通過。這一練通六脈，精神爽利，倒也不覺如何饑餓，左右無事，又逐一去看少商、商陽、中衝、關衝、少衝、少澤六路劍法的圖形。但覺紅線、黑線，縱橫交錯，頭緒紛繁之極，心想：「這樣煩難的劍招，我如何記得住。」又想：「那兩個小沙彌怎地不送素齋麵食來？我還是悄悄出去找些吃的罷。」便在此時，鼻端忽然即到一陣柔和的檀香，跟著一聲梵唱，遠遠飄來，若有若無，不可捉摸。

枯榮大師嘆道：「善哉，善哉，大輪明王駕到，你們練得怎麼樣了？」天參道：「雖不純熟，也已足可迎敵。」枯榮道：「天因，我不想走動，便請明王到牟尼堂來敘話罷。」天因方丈應道：「是！」走了出去。天觀取過五個蒲團，一排的放在東首，自己坐了第一個，天相第二，保定帝第四，將第三個蒲團空著，留給天因方丈，天參坐了第五個蒲團。段譽沒有坐位，只得垂手站在保定帝身後。枯榮、天觀等知道強敵已至，最後再細溫一遍劍法的圖解，這才將卷絹圖捲攏收起，一齊放在枯榮大師的身前。保定帝道：「譽兒，待會激戰一起，室中劍氣縱橫，大是凶險，你伯父不能分心護你。你到外面走走去罷。」段譽心中一陣難過，心想：「聽各人的口氣，這個大輪明王武功厲害之極，伯父的關衝劍法乃是新練，不知是否敵得過他，若有疏虞，如何是好？」便道：「伯伯，我──我要跟著你，我不放心你與人家鬥劍──」說到最後幾個字時，聲音已哽咽了。

保定帝心中也是一動：「這孩子倒是很有孝心。」枯榮大師道：「譽兒，你坐在我的身前，那大輪明王再厲害，也不能傷了你一根毫毛。」他聲音仍是冷冰冰地，但語意中頗有傲意。段譽道：「是。」彎腰走到枯榮大師身前，不敢去看他臉，也是盤膝面壁而坐。枯榮大師的身軀比他高得多，將他身子都遮住了，保定帝又是感激，又是放心，適才枯榮大師以枯禪功替自己落髮，這一手神功足以傲視當世，要保護段譽，自是綽綽有餘。

霎時間牟尼堂中寂靜無聲。過了好一會，只聽得天因方丈道：「明王法駕，請移這邊牟尼堂。」另一個聲音道：「有勞方丈領路。」段譽聽這聲音極是親切謙和，彬彬有禮，絕非強兇霸橫之人。聽那腳步之聲，共有十來個人。聽得天因推開板門，說道：「明王請！」大明輪王道：「得罪！」舉步進了堂中，向枯榮大師合十為禮，說道：「吐蕃國晚輩鳩摩智，參見前輩大師。有常無常，雙樹枯榮，南北西東，表假表空！」段譽心道：「原來這位大輪明王名字叫做鳩摩智。但不知他這四句偈言是甚麼意思。」枯榮大師卻是心中一驚：「大輪明王博學精深，果是名不虛傳。他一見面便道破了我所參枯禪的來歷。」

原來釋迦牟尼當年在拘尸那城婆羅雙樹之間入滅，東西南北，各有雙樹，每一面的兩株樹都是一榮一枯，稱之為「四枯四榮」，據佛經中解釋：東方雙樹表示「常與無常」，南方雙樹表示「樂與無樂」，西方雙樹表示「我與無我」，北方雙樹表示「淨與無淨」。茂盛榮華之樹表示正面的意思，有常有樂，有我有淨；枯萎凋殘之樹表示反面的意思，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如來佛在這八種境界之間入滅，那是說他非枯非榮，非假非空。枯榮大師數十年靜參枯禪，只能修到半枯半榮的境界，卻無法修到更高一層的「非枯非榮，亦枯亦榮」之境，是以他一聽到大輪明王的話，心中便是一驚，說道：「明王遠來，老衲未克遠迎，明王慈悲。」大輪明王鳩摩智道：「天龍威名，小僧素所欽慕，今日得見莊嚴寶相，大是歡喜。」天因方丈道：「明王請坐。」鳩摩智道謝坐下。

段譽心想：「這位大輪明王不知是何模樣？」悄悄側過頭來，從枯榮大師身畔瞧了出去，只見石凳上坐著一位身穿黃色僧袍的僧人，年紀五十歲不到，布衣芒鞋，絕無半分與眾不同之處，但臉上神采飛揚，隱隱似有寶光流動，便如是明珠寶玉，自然生輝。段譽向他只瞧得幾眼，心中便生欽仰親近之意。再從板門中望出去，只見門外站著八九個漢子，高高矮矮，各具異相，面貌大都猙獰可畏，不似中土人士，那自是大輪明王從西土帶來的隨從了。

鳩摩智雙手合十，說道：「佛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小僧資質愚魯，未能參透愛憎生死。小僧生平有一知交，是大宋國姑蘇人氏，複姓慕容。昔年小僧與彼在天竺國邂逅相逢，講武論劍。這位慕容先生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窺，無所不精，小僧得彼指點數日，生平疑義，一旦盡解。不意大英雄天不假年，慕容先生西圓極樂，小僧有一不情之請，還望眾長老慈悲。」天因方丈自知他言下之意，說道：「明王與慕容先生相交一場，即是因緣，緣分既盡，何必強求？慕容先生往生極樂，蓮池禮佛，於人間武學，豈可措意？明王此舉，不嫌蛇足麼？」鳩摩智道：「方丈指點，確具至理，只是小僧生性癡頑，閉關四十日，難斷思念良友之情，慕容先生當年論及天下劍法，確信天龍寺之『六脈神劍』為天下諸劍中第一，恨未得見，引為平生最大憾事。」天因道：「敝寺僻處南疆，得蒙慕容先生推愛，實感榮寵。但不知當年慕容先生何不親來求借劍經一觀？」鳩摩智長嘆一聲，慘然色變，默然半晌，才道：「慕容先生情知此經是貴寺鎮剎之寶，坦然求觀，定不蒙允。他道大理段氏貴為帝皇，不忘昔年江湖義氣，仁惠愛民，澤被蒼生，他也不便出之於偷盜強取。」天因謝道：「多承慕容先生誇獎，既然慕容先生很瞧得起大理段氏，明王是他好友，亦當體念他的遺志。」

鳩摩智道：「只是那日小僧曾誇口言道：『小僧是吐蕃國師，於大理段氏無親無故，慕容先生既是不便親取，由小僧代勞便是。』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無悔。小僧對慕容先生既有此約，決計不能食言。」說著雙手輕輕擊了三掌，門外兩條漢子抬了一隻檀木箱子進來，放在地下，鳩摩智袍袖一拂，那箱子的蓋子無風自開，只見裏面是一張燦然生光的黃金小箱。鳩摩智俯身取出金箱，托在手中。

天因心道：「我等方外之人，難道還貪圖甚麼奇珍異寶？再說段氏為大理一國之主，一百五十餘年的積蓄，還怕少了金銀器玩？」那知鳩摩智輕輕揭開金箱的箱蓋，取出來的竟是三本舊冊。他隨手一翻，天因等一眼瞧去，見冊中有圖有文，都是硃墨手書。鳩摩智凝視著這三本書，忽然間淚水滴滴而下，濺濕衣襟，神情哀切，悲不自勝。天因等無不大為詫異。

枯榮大師道：「明王心念故友，塵緣不淨，豈不愧稱『高僧』兩字？」大輪明王垂首道：「大師具大智慧、大神通，非小僧所及。這三卷武功訣要，乃慕容先生手書，闡述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的要旨、練法，以及破解之道。」眾人聽了，都是一驚：「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名震天下，據說少林自創派以來，除了宋初曾有一位高僧身兼五十六門絕技之外，從未有第二人曾練到三十六門以上。這位慕容先生能知悉少林七十二門絕技的要旨，已是令人難信，至於連破解之道都盡皆通曉，那更是不可思議了。」

只聽鳩摩智說道：「慕容先生將此三卷奇書贈與，小僧披閱鑽研之下，得益良多。現願將這三卷奇書，與貴寺交換六脈神劍寶經。若蒙眾位大師俯允，令小僧得完昔年信諾，自是感激不盡。」天因方丈默然不語，心想：「這三卷書中所記，倘若真是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那麼本寺得此書後，武學上不但可與少林並駕齊驅，且更有勝過。蓋天龍寺通悉少林的絕技，而本寺的絕技少林卻無法知曉。」鳩摩智道：「貴寺賜予寶經之時，盡可自留副本，眾大師嘉惠小僧，澤及白骨，自身並無所損，一也。小僧拜領寶經後，立即固封，絕不私窺，親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貴寺高藝，決計不致因此而流傳於外，二也。貴寺眾大師武學淵深，原已不假外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少林寺七十二絕技確有獨到之秘，其中『拈花指』、『無相劫指』、『多羅葉指』三種指法，與貴派一陽指頗有相互印證之功，三也。」他娓娓道來，說來入情入理。保定帝與段譽初見他那通金葉書信之時，覺得他強索天龍的鎮寺之寶，未免太也強橫無理，但這時聽他這麼一說，似乎此舉於天龍寺收益甚大，而絕無所損，反倒似是他親身送一份厚禮一般。天相大師性子最是隨和慈祥，極願與人方便，心下已有允意，只是論尊則有師叔，論位則有方丈，他不便隨口說話。鳩摩智道：「小僧年輕識淺，所言未必能取信於眾位大師。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三門指法，不妨先在眾位之前獻醜一番。」說著站起身來，說道：「小僧只是興之所至，隨意涉獵，所習極是粗疏，還望眾位指點。這一路指法是拈花指。」只見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輕輕搭住，似是拈住了一朵鮮花一般，臉露微笑，左手五指向右輕彈。

這室中諸了除了段譽之外，個個是畢生研習指法的大行家，但見鳩摩智這路指法輕柔無比，左手每一次彈出，都像是要彈去右手鮮花上的露珠，卻又生怕震落了花瓣。他臉上不住微笑，顯得深有會心。原來佛經中記載，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手拈金色波羅花給聽眾觀看，眾人都是默默不語，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釋迦牟尼知道迦葉已領悟了自己心法，便道：「吾有正眼法藏，涅槃法門，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禪宗以心傳頓悟為第一大事，少林寺屬於禪宗，對這「拈花指」當是別有精研。可是鳩摩智揮指之間，並不見得具何神通，只見他連彈數十下後，舉起右手衣袖，隨即張口向袖子一吹，霎時之間，袖子上飄下一片片棋子大的圓布，衣袖上露出數十個破孔，原來他這數十下拈花指，都是凌空點在自己衣袖之上，柔力損衣，初看完好無損，一經風吹，功力才露了出來。天因與天觀，保定帝等對望了一眼，心下都是暗暗驚異：「以咱們的功力，要用一陽指虛點而破衣，原亦不難，但出指如此輕柔，溫顏微笑間神功已運，卻非咱們所意料得到。這拈花指與一陽指全然不同，其陰勁柔力，顯然頗有借鏡之處。」

鳩摩智微笑道：「獻醜了。小僧的拈花指指力，遠不及少林寺的玄渡大師了。那『多羅葉指』，只怕造詣更差。」當下身形轉動，繞著放在地下的那隻木箱快步而行，十指連點，便如披花散葉一般，但見那木桌上木屑紛飛，不住的跳動，片刻間已成為一團鋸粉。保定帝等見他碎箱為屑，倒亦不奇，但見木箱的鉸鏈、銅片、鐵扣、搭鈕等金屬附件，俱在他指力下紛紛碎裂，這才不由得暗暗心驚。

鳩摩智笑道：「小僧使這多羅葉指，一味的霸道，功夫是淺陋得緊。」一面說，一面雙手攏在衣袖之中。突然之間，那一堆木屑忽然飛舞跳躍起來，便似有人以一根無形的細棒去挑動攪撥一般。看鳩摩智時，他臉上始終帶著溫和的笑容，身上僧袍連下襬也不飄動半分，原來他的指力從衣袖中暗暗發出，全無形跡。天相忍不住脫口讚道：「無相劫指，名不虛傳，佩服佩服！」鳩摩智躬身道：「大師誇獎了。木屑躍動，便是著相。真要名實相符，練至無形無相，那是畢生之功。」天相大師道：「慕容先生所遺奇書之中，可有破解『無相劫指』的法子？」鳩摩智道：「有的。破解之法，便從大師的法名上著想。」天相沉吟半晌道：「嗯，以天相破無相，高明之極。」

天因、天觀、天參三僧見了鳩摩智獻演三種指力，都是怦然心動，知道三卷奇書中所載的，確是名聞天下的少林七十二門絕技，是否要將「六脈神劍」的圖譜另錄副本，與之交換，確是大費躊躇之事。天因道：「師叔，明王遠來，其意甚誠，咱們該當若何，請師叔見示。」枯榮大師道：「天因，咱們練功習藝，所為何來？」

天因方丈沒料到師叔竟會如此詢問，微微一愕，答道：「為的是宏法護國。」枯榮大師道：「外魔來時，若是吾等道淺，難用佛法點化，非得出手誅滅不可，那是用何種功夫？」天因道：「若不得而出手，當用一陽指。」枯榮大師又問：「你在一陽指上的修為，已到第幾品境界？」天因額頭出汗，答道：「弟子愚魯，用功不勤，只修到第五品。」枯榮大師再問：「以你所見，大理段氏的一陽指與少林寺拈花指、多羅葉指、無相劫指三種指法相較，孰優孰劣？」天因道：「指法無優劣，功力有高下。」枯榮大師道：「不錯，咱們的一陽指若能練到第一品，那便如何？」天因道：「淵深難測，弟子不敢妄說。」枯榮道：「若是你再活一百歲，能練到第幾品？」天因額上汗涔涔而下，顫聲道：「弟子不知。」枯榮道：「能修到第一品麼？」天因道：「決計不能。」

枯榮大師不再說話。天因道：「師叔指點甚是，咱們自己的一陽指尚自修習不得周全，要旁人的武學奇經作甚？明王遠來辛勞，待敝寺設齋接風。」這麼說，那是拒絕大輪明王的所求了。鳩摩智長嘆一聲，說道：「都是小僧當年多這一句嘴的不好，否則慕容先生人都死了，這六脈神劍經求不求得到手，又有何分別？小僧今日狂妄，說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語，這六脈神劍要是真如慕容先生所說的那麼精妙，只怕貴寺雖有圖譜，卻也無人得能練成。若是有人練成，那麼這套神劍未必便如慕容先生所設想的精妙。」枯榮大師道：「老衲心中有一疑竇，要向明王請教。」鳩摩智道：「不敢。」枯榮大師道：「敝寺藏有六脈神劍經一事，縱是我段氏的俗家子弟，亦不得知，慕容先生卻從何處聽來？」鳩摩智道：「慕容先生當年未曾詳言，據小僧猜想，當與段氏的延慶太子有關。」天因點點頭，道：「延慶太子識得慕容先生麼？」鳩摩智道：「慕容先生曾指點過他七八招武功，但不允收他為弟子。」

枯榮大師問道：「為何不收？」鳩摩智道：「此是慕容先生私事，小僧未便多問。」言下之意，那便是請枯榮大師也不必多問了。枯榮大師卻道：「延慶太子是我段氏子弟，他的所作所為，天龍寺和段族族長都可管得。」鳩摩智淡然道：「正是。」

天因方丈道：「我師叔十餘年未見外客，明王是當世高僧，我師叔這才破例延見。明王請。」說著站起身來，示意送客。鳩摩智道：「六脈神劍經既是徒具虛名，貴寺又何必如此重視，以致傷了天龍寺和吐蕃國的邦交？」天因道：「明王之言是說，咱們若是不允交經，大理、吐蕃兩國便要兵戎相見？」保定帝常自派遣重兵，駐紮西北邊疆，以防吐蕃國入侵，聽鳩摩智如此說，自是全神貫注的傾聽。鳩摩智緩緩說道：「我吐蕃國主久慕大理國風土人情，早有與貴國會獵大理之念，只是小僧想此舉勢必多傷人命，有干天和，年來一直竭力勸止。」說到這裏，便住口不說了。

天因等自是都明白他言中所含的威脅之意。鳩摩智是吐蕃國師，吐蕃國和大理國一樣，自國主而下，人人崇信佛法，鳩摩智向得國王信任，是和是戰，多半可憑他一言而決，若是為了一部經書而致兩國生靈塗炭，那是大大的不值。但如他一出言威嚇，天龍寺便將鎮寺之寶雙手奉上，這可成何體統？枯榮大師道：「明王既是堅執非此經不可，老衲等又何敢吝惜，明王願以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交換，敝寺不敢拜領。老衲雖是面壁數十載，卻也知明王大輪寺的絕技，遠勝少林七十二絕技多矣。」

鳩摩智雙手合十，道：「大師之意，是要小僧出手獻醜？」枯榮大師道：「明王言道，敝寺的六脈神劍經徒具虛名，不切實用，咱們便以六脈神劍領教明王的幾手高招。倘若確如明王所云，這路劍法徒具虛名，不切實用，那又何足珍貴？明王儘管取去便是。」鳩摩智聽了這番言語，不禁暗暗驚異，他當年與慕容先生談論「六脈神劍」之時，都覺劍法果然極高，但只怕非人力所能企及，這時聽枯榮大師的口氣，不但他自己會使，而且其餘諸僧也會此劍法，天龍寺享名百餘年，確是不可小覷了。

他神態一直恭謹，這時更微微躬身，說道：「諸位高僧肯顯示神劍絕藝，令小僧大開眼界，幸何如之。」天因方丈道：「明王用何兵刃，請取出來罷。」鳩摩智雙手一擊，門外走進一名高大的漢子。鳩摩智說了幾句番語，那漢子點頭答應，到門外的箱子中取過一束藏香，交了給鳩摩智，倒退著出門。

眾人都覺奇怪，心想這線香一觸即斷，難道竟能用作兵刃？只見他左手拈了一枝藏香，右手取過地下的一些木屑，輕輕捏緊，將香插在木屑之中。如此一連六枝藏香。並排的插成一列，每枝香間相距約為一尺。

鳩摩智盤膝坐在香後，隔著五尺左右，突然雙掌搓了幾搓，向外一撤，六根香頭一亮，同時點燃了。眾人都是大吃一驚，只覺這人內力之強，實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但天因和保定帝鼻中隨即聞到微微的硝磺之氣，猜到這六枝藏香頭上都有火藥，鳩摩智並非以內力點香，乃是以內力磨擦火藥，使之燒著香頭。這事雖亦甚難能，但保定帝等自忖勉力也可辦到。

六香齊燃之後，香煙裊裊升起，成為六條筆直的白線，鳩摩智雙掌如抱圓球，內力運出，六道白煙慢慢向外彎曲，分別指著枯榮、天觀、天相、天因、保定帝、天參六人。原來他這手掌力，叫做「火燄刀」，雖是虛無飄渺，不可捉摸，卻能殺人於無形，極是厲害不過。這時他只是志在得經，不欲傷人，是以點了六枝線香以展示掌力的去向形跡，一來顯得有恃無恐，二來顯得慈悲為懷，只是較量武學修為，不求殺傷人命。

# 第二十六回 千載難逢

那六條白線來到天因等身前三尺之處，便即停住不動。天因等都是吃了一驚，心想以內力逼送白煙，並不為難，可是將這飄盪無定的煙氣凝在半空，那可是難上十倍了。天參左手小指一伸，一條氣流從少衝穴中激射而出，指向身前的白煙。那條煙柱受這道內力一逼，迅捷無比的向鳩摩智倒射過去，射到他身前二尺時，鳩摩智的「火燄刀」內力加盛，煙柱無法再向前行。鳩摩智點了點頭，道：「名不虛傳，六脈神劍中果然有『少衝劍』一路劍法。」兩人的內力激盪數招，天參大師已覺若是坐定不動，難以發揮劍法中的威力，當即向左斜行三步，這股內力自左向右的斜攻過去。鳩摩智左掌一撥，登時擋住。天觀中指一豎，「中衝劍」向前刺出，鳩摩智喝道：「好！是中衝劍法！」以一敵二，毫不見怯。段譽坐在枯榮大師的身前，斜身側首，旁觀這場武林中千載難逢的大鬥劍，他雖是不懂武功，但也知道這幾位高僧以內力鬥劍，其凶險和厲害之處，比之手中真有兵刃，更有勝過。幸好鳩摩智點了六根線香，他可從白煙的飄動來去中，看到這三人的劍招刀法，看得十數招後，他心念一動：「啊，是了！天觀大師的中衝劍法，便如圖上所繪的一般無二。」從白煙的繚繞之中，對照圖譜上的劍招，一看即明，再無難解之處。

段譽只看得心花怒放，再看天參的少澤劍法時，也是如此。只不過「中衝劍」大開大闔，氣勢雄邁，「少澤劍」卻是忽來忽去，變化精微。天因方丈見師兄師弟聯手，佔不到絲毫上風，心想咱們練這劍法未熟，劍招易於用盡，六人越早出手越好，這大輪明王聰明絕頂，眼下他顯是在觀察天觀、天參二人的劍法，未以全力攻防，當即說道：「天相、天塵二位師弟，咱們都出手罷。」食指伸處，「商陽劍」法展動，跟著天相的「少衝劍」，保定帝的「關衝劍」，三路劍氣，齊向三條白煙上擊去。段譽初時瞧瞧少衝劍，瞧瞧關衝劍，又瞧瞧「商陽劍」，東看一招，西看一招，對照圖譜之下，雖能明白，終究是凌亂無章。正自凝神瞧著「少衝劍」的圖譜時，忽見一根枯瘦的手指伸到圖上，寫道：「只學一圖，學完再換。」段譽心念一動，知道是枯榮大師指點，回過頭來，向他微微一笑，示意致謝。那知這一看之下，他笑容登時僵住，神氣極是尷尬，原來他眼前所出現的那張面容，奇特之極，左邊的一半臉色紅潤，皮光肉滑，有如嬰兒，右邊的一半卻如枯骨，除了一張焦黃的面皮之外，全無肌肉，骨頭突了出來，宛然便是半個骷髏骨頭。他一驚之下，立時轉過了頭不敢再想，一顆心怦怦亂跳，明知這是枯榮大師修習枯榮禪功所致，但這張半枯半榮的臉孔實在太過難看，無論如何不能定下心來。

枯榮大師的食指又在絹上寫道：「良機莫失，凝神觀劍。」段譽點了點頭，仔細觀看伯父的「關衝劍」法，然後又看少衝、商陽兩路劍法。一個人的無名指在五指之中，最是笨拙，而食指則最是靈活，因此關衝劍以拙滯古樸取勝，而商陽劍法卻是巧妙活潑，難以捉摸。那少衝劍法與少澤劍法同以小指運使，但一左一右，劍法上也便有工、拙、捷、緩之分。但「拙」並非不佳，「緩」也並不減少威力，只是奇正有別而已。

段譽本來只是一念好奇，從白煙的來去之中，對照圖譜上的線路，只不過像猜燈謎一般推詳一番，但枯榮指點他道「良機莫失」，他才專心一志的看了起來。到得這三路劍法學全，天參與天觀二僧的劍法已是第二遍再使。段譽不必再參照圖譜，眼觀白煙，與心中所記的劍法一一印證，覺得圖上所畫線路是死的，而這白煙的來去，變化無窮，比之圖譜上所繪，那是豐富繁複得多了。

再觀看一會，天因、天相和保定帝三人的劍法也已使完。天相小指一彈，使一招「分花拂柳」，那已是這路劍招的第二次使出。鳩摩智微微點了點頭，跟著天因和保定帝的劍招也不得不從舊招中更求變化，突然之間，只聽得鳩摩智身前嗤嗤聲響，「火燄刀」的威勢大盛，將五人劍招上的內力都逼將回來。原來鳩摩智初時只取守勢，要看盡六脈神劍的招數，再行反擊，這一自守轉攻，五條白煙迴旋飛舞，靈動無比。那第六條白煙，卻仍是停在枯榮大師身後三尺之處，穩穩不動。枯榮大師有心要看透他的底細，瞧他五攻一停，能支持到多少時候。果然鳩摩智要長久穩住這第六條白煙，耗損內力頗多，終於這道白煙也是一寸又一寸的向枯榮大師後腦移近。

段譽驚道：「大師父，敵人的白煙攻過來了。」枯榮點了點頭，展開「少商劍」的圖譜，放在段譽面前。段譽知道這是枯榮的一番美意，當下全神貫注的觀看圖譜。只見這路「少商劍」的劍法，便如是一幅潑墨山水相似，縱橫倚斜，寥寥數筆，卻是力道無窮，頗有石破天驚，風雨大至的氣勢。段譽眼看劍譜，心中卻記掛著枯榮後腦的那股力氣，一回頭間，只見那白煙離他後腦已不過三四寸遠，驚叫道：「小心！」枯榮大師反過手來，雙手的拇指同時捺出，嗤嗤兩聲急響，分襲鳩摩智的右胸左肩。原來他竟是不擋敵人的侵襲，另遣兩路奇兵，急攻敵人。枯榮大師料得鳩摩智的火燄刀內力上蓄勢緩進，真要傷得自己，尚有片刻，若是後發先至，當可打他個措手不及。

鳩摩智思慮周詳，早有一路掌力伏在胸前，以防對手中最厲害的枯榮大師忽施奇襲，但他料得到的，只是一著攻勢凌厲的「少陽劍」，卻沒料到枯榮雙劍齊出，分襲兩處。鳩靡智手掌揚處，發動隱伏的掌力，擋了刺向自己右胸而來的一劍，跟著右足一點，身子向後急退而出，但他退得再快，總是不及劍氣之快，一聲輕響過去，肩頭僧衣已破，迸出鮮血。枯榮雙指回轉，劍氣縮了回來，六根藏香齊腰折斷。天因、保定帝等也各收指停劍，各人手中本來都捏著一把汗，這時方才放心。鳩摩智重行跨步，走進室內，說道：「枯榮大師的禪功非同小可，小僧甚是佩服。那六脈神劍嘛，原來只是徒具虛名而已。」天因方丈道：「如何徒具虛名，倒要領教。」鳩摩智道：「當年慕容先生所欽仰的乃是六脈神劍的劍法，並不是六脈神劍的劍陣。天龍寺這一座劍陣雖然威力極大，但充其量，也只是和少林寺的羅漢劍陣、崑崙派的混沌劍陣不相伯仲而已，似乎算不得是天下無雙的劍法。」他說這是「劍陣」而非「劍法」，言下之意自然便是指謫對方六人一齊動手，排下陣勢，並不是一個人使動六脈神劍，便如他使火燄刀一般。

天因方丈覺得他所說確是有理，無話可和他辯駁，天參卻冷笑道：「劍法也罷，劍陣也罷，適才比刀論劍，是明王贏了，還是咱們天龍寺贏了？」鳩摩智不答，閉目默唸，過得一盞茶時分，睜開眼來，說道：「第一仗貴寺稍佔上風，第二仗小僧已有勝算。」天因一驚，道：「明王還要比第二仗？」鳩摩智微微一笑，道：「大丈夫言而有信，既是答應過慕容先生，豈能畏難而退？」天因道：「然則明王如何已有勝算？」鳩摩智微微一笑，道：「眾位是武學淵深的大師，難道還猜想不透。請接招罷！」說著雙掌緩緩向外推出。枯榮、天因、保定帝等六人同時感到各有兩股內勁，分從不同方向襲來。天因等均覺其勢不能以六脈神劍的劍法擋架，都是雙掌齊出，與這兩股掌力一擋，只有枯榮大師仍是雙手拇指一捺，以「少陽劍」法接了敵人的內勁。

鳩摩智推出了這股掌力後，便立即收招，道：「得罪！」天因和保定帝等相互望了一眼，均已會意：「他一掌之上，可同時生出數股力道，枯榮師叔的少商雙劍若再分進合擊，他也盡能抵禦得住。咱們卻必須捨劍用掌，這六脈神劍，顯然是不及他的火燄刀了。」便在此時，枯榮大師身前煙霧升起，一條條黑煙分為四路，向鳩摩智攻了過去。鳩摩智對這位面壁而坐，始終不轉過頭來的老和尚，心下本是甚為忌憚，這時突見有黑煙來襲，一時猜不透敵人的用意，仍是使出「火燄刀」法，分從四路擋架。他當下並不還擊，一面防著天因等群起而攻，一面靜以觀變，看看枯榮大師還有甚麼厲害的後著。只覺得黑煙愈來愈濃，攻勢極其凌厲，鳩摩智暗暗奇怪：「如此全力出擊，所謂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如何能夠持久？枯榮大師是當世高僧，怎麼會以這種急躁剛猛的手段應敵？」他料想枯榮大師決計不會這般缺乏見識，必是另有詭計，是以緊守門戶，一顆心靈活潑潑地，以便隨機應變。過不到一盞茶時分，那四道黑煙突然一分二，二分四，四道黑煙分為一十六道，四面八方的向鳩摩智推來。鳩摩智心想：「強弩之末，何足道哉？」展開火燄刀法，一一封住。雙方力道一觸，這十六道黑煙忽然四散，室中剎時間煙霧彌漫。鳩摩智毫不畏懼，真力發揮至極強，護住了全身。但見煙霧漸淡漸薄，濛濛煙氣之中，見到天因等五僧跪在地下，神情極是莊嚴，而天觀與天容的眼色中，更是大顯悲憤。鳩摩智一怔之下，登時醒悟，暗叫：「不好！枯榮這老僧知道不敵，竟然將六脈神劍的劍譜燒了。」原來枯榮大師以一陽指的內力逼得各張圖譜焚燒起火，生怕鳩摩智阻止搶奪，於是推動煙氣向他進擊，使他著力抵禦，待得煙氣散盡，各張圖譜已燒得乾乾淨淨了。天因等均是精研一陽指的高手，一見黑煙，便知其中緣由，一心想師叔寧肯玉碎、不願瓦全，甘心將這鎮寺之寶毀去，絕不讓之落入敵人手中，這麼一來，天龍寺和大輪明王已是結下了深仇，再也不易善罷。

鳩摩智又驚又怒，他以智計自負，但今日卻接連兩次敗在枯榮大師的手下，六脈神劍的圖譜既已毀去，則此行徒然結下個強仇，卻是毫無收穫。他站起身來，合十說道：「枯榮大師何必剛性乃爾？寧折不曲，頗見高致。小僧毀了貴寺寶經，心下大是過意不去，好在此經非一人之力所能練得，毀與不毀，原無多大分別，小僧告辭了。」他微一轉身，不待天因和枯榮有何對答的言辭，突然間一伸手，扣住了保定帝的右手腕脈，說道：「敝國國主久仰保定帝的風範，渴欲一見，便請陛下屈駕，赴吐蕃國一敘。」

這一下變生不意，人人都是大吃一驚，他忽施突襲，以保定帝武功之強，竟也沒有防備，而且他這擒拿手法古怪之極，一被他扣住了穴道腕脈，保定帝在這瞬息之間，急運內力，以真氣衝撞穴道，連衝了七次，都是無法掙脫。高手比拼，這麼一著之差，旁人就極難相救，要知保定帝的要穴既是被他制住，隨時隨刻可被他取了性命。天因等都覺鳩摩智這一手太過卑鄙，大失絕頂高手的身份，但空自憤怒，卻無相救之策。

枯榮大師哈哈一笑，說道：「他從前是保定帝，現下已避位為僧，法名天塵。天塵，吐蕃國國主既要見你，你去去也好。」保定帝無可奈何，只得應道：「是！」他知道枯榮大師的用意，鳩摩智當自己是一國的君主，擒住了自是奇貨可居，但若自己已然已避位為僧，那不過是擒拿了一個天龍寺的和尚，就平平無奇，說不定就會放手。

可是要使得動這六脈神劍，雖不過是六劍中的一劍，那也須是第一流的武學高手，內力修為異常深湛之士。天下武林之中，到底有那幾位第一流的好手，這是大家相互間都知道的，而大理段氏與天龍寺的僧俗名家，鳩摩智不但對他們的相貌年紀都已打聽得清清楚楚，於各人的脾性習氣，武功造詣，也已琢磨了十分八九。他知道天龍寺中除了枯榮大師外，天字輩的僧人中只有四位高手，現下忽然多了一位「天塵」出來，內力之強，絲毫不弱於旁人，但看他雍容威嚴，神色間全是富貴尊榮之氣，便猜到他是保定帝了。待得聽枯榮大師說他已「避位為僧」，鳩摩智心中一動：「久聞大理段氏的歷代帝皇，年事一高，往往便避位為僧，保定帝忽到天龍寺出家，那也不足為奇。但皇帝出家為僧，全國必有盛大儀典，飯僧禮佛，修塔造廟，定當轟然一時，絕不致如此默默無聞。」便道：「保定帝出家也好，沒出家也好，都請到吐蕃一遊，朝見敝國的君皇。」口中這麼說，拉著保定帝便向外去。天因道：「且慢！」身形晃處，和天觀兩人一齊攔在門口，鳩摩智道：「小僧並無加害保定皇上之意，但若眾位相逼，那可顧不得了。」右手虛擬，對準了保定帝的後心。天因等適才和他交過手，知道他「火燄刀」的掌力極為驚人，保定帝脈門被扣，那是聽由宰割，全無相抗之力。眾人若是合力進攻，一來投鼠忌器，二來也無勝得他的把握。鳩摩智道：「小僧徒勞往返，愧對亡友，幸得邀到保定皇爺而歸，這才不算白走一遭，請讓路罷。」

天因等兀自猶豫，心想保定帝是大理國的一國之主，如何能讓敵人挾持而去？鳩摩智大聲道：「素聞天龍寺諸高僧的大名，不料這一件小事上，也是婆婆媽媽，效那兒女之態。」段譽自見伯父被他挾持，心下便甚焦急，初時還想伯父武功何等高強，怕他何來，只不過暫且忍耐而已，時機一到，自會脫身。不料越看越是不對，那鳩摩智的語氣神色之間，傲意大盛，而天因、天觀等人的神色卻均是焦慮、憤怒，而又無可奈何，待見鳩摩智抓著保定帝的手腕，一步步走向門口時，段譽惶急之下，不及多想，大聲道：「喂，你放開我伯父！」跟著從枯榮大師身前走了出來。鳩摩智早見到枯榮大師身前藏有一人，一直猜想不透那是何人，更不知枯榮大師叫他坐在身前，有何用意，這時見他長身走出，不禁起了好奇之心，回頭問道：「尊駕是誰？」

段譽道：「你莫問我是誰，先放開我伯父再說。」一伸手，便去扯保定帝的另一隻手腕。保定帝一翻手掌，握住了他的手，說道：「譽兒，你別理我，急速命你爹爹登基，接承大寶。我是閒雲野鶴一老僧，更何足道？」他手掌和段譽的手掌一接，全身一震，登時便感到了他「朱蛤神功」的吸力。便在同時，鳩摩智也覺察到自身真力源源外洩，他內功修為比保定帝等高強得多，還道保定帝是在使一種奇門功夫，吸取他的內力，當下一凝氣，欲和他的真氣相奪。保定帝為他所制，乃是一時沒防他會突然施此小人伎倆，本身的武功內力，卻是絲毫不失，驀地裏覺到自己兩隻手上，同時各有一段猛烈的力道向外拉扯，當即使出「借力打力」的心法，把這兩股力道的來勢方向對在一起。雙方相抗拒間，處身其中的保定帝輕輕一掙，便已脫卻鳩摩智的束縛，帶著段譽飄身後退，心中暗叫：「慚愧！今日多虧譽兒相救。」

鳩摩智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心想：「中原武林中居然又出了一位大高手，我怎地全然不知？這人年紀輕輕，只不過二十來歲年紀，怎能有如此修為？」

鳩摩智聽段譽叫保定帝為伯父，心道：「沒聽說大理段氏小一輩的人物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啊。」他好容易暗施偷襲，扣住了保定帝，萬沒料功敗垂成，斜刺裏鑽出這麼一個青年來，教他如何服氣？當下緩援點了點頭，說道：「小僧一直只以為大理段氏藝專祖學，不假旁騖，殊不知後輩英賢，卻去結交星宿海老人，研習『化功大法』的奇門武學，奇怪啊！奇怪！」他雖是淵博多智，卻也誤以為段譽的「朱蛤神功」，乃是「化功大法」，只是他自重身價，不肯出口傷人，因此稱星宿海「老魔」為「老人」。武林人士都呼這「化功大法」為妖功邪術，他卻稱之為「奇門武學」。適才這麼一交手，他察覺段譽的內力修為，決計不在星宿老魔之下，不會是那老魔的弟子傳人，是以用了「結交」兩字。雖然他與石清子是一般的誤認，但吐詞遣辭，卻是大不相同了。

保定帝冷笑道：「久仰大輪明王睿智圓通，識見非凡，卻也口出這種謬論。星宿老魔多行不義，我段氏子弟豈能跟他有何關聯？」鳩摩智心中一怔，段譽又道：「你遠來是客，天龍寺以禮相待，你卻膽敢犯我伯父。咱們不過瞧著大家都是佛門弟子，這才處處容讓，你卻反面更加橫蠻起來。出家人中，那有你這般不守清規的？」

眾人聽段譽以大義相責，心下都是暗暗稱快，同時嚴神戒備，只恐鳩摩智惱羞成怒，突然發難，向段譽加害。不料鳩摩智神色自若，說道：「今日結識高賢，幸何如之，尚請不吝賜教數招，使小僧有所進益。」段譽坦然道：「我不會武功，從來沒有學過。」鳩摩智哈哈笑道：「高明，高明。小僧告辭了！」身形微側，袍袖揮處，手掌從袖底穿出，四招「火燄刀」的招數，同時向段譽砍來。

段譽全然不明這種最上乘武功的拆解化禦，敵人最厲害的招數猝然攻下，他兀自懵然不覺。保定帝和天參雙指齊出，將他這招「火燄刀」接下了，只是在鳩摩智極強內勁的衝擊之下，身形都是晃了一晃。天相更是「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段譽見到天相吐血，這才醒悟，原來適才是鳩摩智暗施偷襲，心下大怒，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這蠻不講理的番僧！」他右手食指這麼用力一指，心與氣通，自然而然的使出一招「商陽劍」的劍法來。他內勁之強，當世已是無人能及，自從坐在枯榮大師身前，觀看了六脈神劍的圖譜和運使後，一指之出，竟是心不自知的與劍譜暗合。但聽得嗤的一聲響，一股內勁渾厚無比，以一招「金針渡劫」，向鳩摩智刺了過去。鳩摩智沒料想他內力竟會如此之強，而這招「金針渡劫」之刺來，巧內含拙，滑中生澀，正合了最上乘劍法的訣要。他一驚之下，忙出掌以「火燄刀」擋架。

段譽這一出手，不但鳩摩智大為驚奇，而枯榮、天因等亦是大出意料之外，其中最感奇怪的，更是保定帝和段譽自己。段譽心想：「這倒是古怪之極了。我隨手這麼一指，這和尚為甚麼這般凝神擋架？是了，是了，想是我出指的姿式很對，這和尚以為我會使六脈神劍。哈哈，既是如此，我且來嚇他一嚇。」大聲說道：「這商陽劍功夫，何足道哉！我使幾招中衝劍的劍法給你瞧瞧。」說著中指點出。但他手法雖然對了，這一次卻無內勁相隨，全然是凌空虛點，毫無實效。鳩摩智見他中指點出之時，已然蓄勢相迎，不料對方竟無半點勁力，初是一奇，還道他虛虛實實，另有後著，待見他雙點一指時，仍是空空洞洞，不禁心中一樂：「我原說世上豈能有人既能使商陽劍，又能使中衝劍？果然這小子虛張聲勢的唬人，我倒給他嚇了一跳。」

鳩摩智為人極是自負，凡自負者又必忌刻，這次在無龍寺中連栽了幾個觔斗，心想若不顯一顯顏色，大輪明王的威名受損不小，當下左掌向左向右連劈數掌，先以內勁封住了保定帝等人的赴援之路，跟著右掌一刀斬出，直劈段譽的右肩。這一招「白虹貫日」，是他「火燄刀」刀法中的一著精妙之作，滿擬一刀便將段譽的右肩給卸了下來。保定帝、天因、天參等齊聲叫道：「小心！」各自伸指向鳩摩智點去。

他三人出招，都是上乘武功中攻敵之不得不救，那知鳩摩智先以內勁封住周身要害，這一刀毫不退縮，竟是筆直的砍將下來。段譽聽得保定帝等人的驚呼之聲，知道不妙，左手右手，同時出力的一拍，他心下驚惶，真氣自然湧出，右手的少澤劍，左手的少衝劍，雙劍同時將這一刀火燄刀一架，餘勢未盡，嗤嗤聲響，向鳩摩智反擊了過去。鳩麼智不暇多想，左手發勁擋擊。

段譽刺了這幾劍後，心中已然隱隱感到，須得心中先存意念，然後鼓氣出指，內勁真氣方能激發，但何以如此，自是莫名其妙。他中指輕彈，中衝劍法又使了出來。霎息之間，適才在圖譜上見到的那六路劍法，一一明顯異常的湧向心頭，十指連彈，此去彼來，登時便有手揮五弦，眉送飛鴻之妙。鳩摩智越來越驚異，盡力催動內力，和這六脈神劍的劍法相鬥，斗室中劍氣縱橫，刀鋒飛舞，便似有無數道迅雷疾風，相互衝擊競盪。鬥得一會，鳩摩智只覺得對方內勁越來越強，劍法也是變化莫測，隨時隨地有自創的新意，令人難以捉摸，他心下越來越是驚異懊悔：「誰料得到天龍寺中，居然伏得有這樣一個青年高手，今日我鳩摩智當真是自取其辱了。」突然間嗤嗤嗤連砍三刀，叫道：「且住！」段譽雖是學會了六脈神劍，但真氣不能收發隨意，聽得對方喝叫「且住」，一時不知如何收回內勁，只得手指一抬，向屋頂指去，同時心中想道：「我不該再發出勁道了，且聽他有何話說。」

那鳩摩智當真是聰明過人，見段譽臉有迷惘之色，同時收斂真氣時手忙腳亂，一副外行的模樣，心念微動，便即縱身而上，一掌向段譽臉上擊去，段譽各種機緣巧合，才學會了六脈神劍這一門最高深的武學，但最尋常的拳腳兵刃功夫，他卻是全然不會。鳩摩智這一拳打來，雖是隱伏無數後著，原也是極高明的拳術，然而比之「火燄刀」的內勁傷人，其間深淺難易相去卻是不可以道里計了。本來世上任何技藝學問，絕無會深不會淺，會難不會易之理，只有段譽的武功卻是大大一個例外。他見鳩摩智一拳打到，便即毛手毛腳的伸臂去格，鳩摩智右手手掌一翻，已抓住了他胸口的「神封穴」。段譽立時全身酸軟，手足動彈不得。

鳩摩智雖已瞧出他的武學之中隱伏有大大的破綻，卻也萬萬料想不到如此輕而易舉，手到便即擒來。他還生怕段譽故意裝摸作樣，另有詭計，一拿住他「神封穴」，立即伸指又點他「膻中」、「大椎」、「京門」數處大穴。若非血肉之軀，否則被點了這幾處大穴之人，那是決計反抗不得。但便在同時，鳩摩智已察覺自己體內真力，不絕從右手手掌中向外宣洩。他翻過左手，緊緊扣住了自己右腕，倒退三步，說道：「這位小施主心中記得六脈神劍的圖譜，那真圖譜已被枯榮大師焚去──」他一張口說話，便阻不住真氣外洩，只得匆匆忙忙的道：「小施主便是圖譜──在慕容先生墓前，將他活活的燒了，不是一樣──」

只怕枯榮大師等察覺自己說話之中流露了弱點，群相來攻，左掌揚處，向前急速砍出五刀，身形晃動，已然退出了牟尼堂門外。保定帝、天因、天觀等縱身上前救人，均被他這連環五刀封住，無法搶上。

鳩摩智將段譽的身子一拋，擲給了守候在門外的九名漢子，喝道：「快走！」兩名漢子同時伸手過來，接過段譽，並不從原路出去，逕自斜斜穿出樹林。鳩摩智將段譽一拋出手，真氣便無外洩之象，那「火燄刀」一刀刀的只是往牟尼堂的出口砍去。保定帝等各以一陽指氣功向外急衝，一時之間卻攻不破他的無形刀網。

鳩摩智耳聽得馬蹄聲響，知道那九條漢子已然擄著段譽北去，長笑道：「燒了死圖譜，反得活圖譜，慕容先生地下有人相伴，可不覺寂寞了！」右掌斜劈，喀喇喇一聲響，將牟尼堂的兩根柱子劈倒，身形晃處，便如一溜輕煙，剎那間已然不知去向。保定帝和天參雙雙搶出，見鳩摩智已然走遠。保定帝道：「咱們快追！」衣襟帶風，一飄數丈。天參大師和他並肩齊行，向北一直追趕。

段譽被鳩摩智點了穴道，全身動彈不得，幾個起落，身子已被橫架在一匹馬的背上，臉孔朝下，但見地面不住的向後倒退，馬蹄翻飛，濺得他口鼻中都是泥塵，耳聽得那些漢子大聲吆喝，說的都是番話，也不知講些甚麼。他數一數馬腿，一共是四十條，那麼共是十乘行走了。奔出十餘里後，來到一處岔路，只聽得鳩摩智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話，五乘馬向左選的岔路行去，鳩摩智和帶著段譽那人以及其餘三人則向右行。又奔數里，到了第二個岔路口，五乘馬又分為兩路。段譽知道鳩摩智意在擾亂追兵的目光，叫他們不知向何處追趕才是。

再奔得一陣，鳩摩智躍下馬背，取過一根皮帶，縛在段譽腰間，左手提著他的身子，便從山坳裏行去，另外兩條漢子卻縱馬西馳。段譽心中暗暗叫苦，心道：「伯父便是派遣鐵甲騎兵，不停的追趕，至多不過是將這番僧的九名隨從盡數擒去，可救我不得。」鳩摩智手中雖是提了一人，腳步仍是極為輕便。他越走越高，越奔越快，三個時辰之中，盡是在深山野嶺之間穿行。段譽見太陽西斜，一直從左邊射來，知道鳩摩智乃是帶著自己向北行走。

到得傍晚，鳩摩智提著他身子，架在一株大樹的樹枝之上，將皮帶纏住了樹枝，不跟他說一句話，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對，只是背著身子，遞了幾塊乾糧麵餅給他，手指一伸，解開了他左手小臂的穴道，好讓他取食。段譽暗自伸出左手，想運氣以少澤劍的劍法傷他，那知身上大穴被點後，全身真氣被封，這手指空自點點戳戳，全無半分內勁。

如此數日，鳩摩智提著他不停的向北行走。段譽幾次撩他說話，問他何以擒住自己，帶自己到北方去幹甚麼，鳩摩智始終不答。一直走了十餘天，早已出了大理國的國境，段譽察覺他行走的方向改向東北，仍是避開大路，總是取道於荒山野嶺。只是地勢越來越是平坦，山漸少而水漸多，一日之中，往往要過渡數次。鳩摩智這般提著段譽，自不免驚世駭俗，到得後來，出門必撞見行人，但也無人前來過問。段譽一肚子的怨氣，心想那次給妹子木婉清擒住，雖是日日捱打，苦頭是吃得多，但卻不致如此氣悶無聊。

又行了十餘日，段譽聽著行人的口音漸覺綿軟，暗想：「這大概已是江南之境了。他帶我來活祭慕容先生，看來指日便到。這番僧武功如此厲害，連我伯父等六人聯手，也阻他不住。我既落在他手中，只有聽由宰割，還有甚麼指望？」將心一橫，也不去多想，昂起頭來觀看風景。這時正是三月天氣，杏花夾徑，綠柳垂湖，睡洋洋的春風吹在身上，令人醺醺欲醉。段譽這一個多月來被他提在手裏，也已慣了，這時見到風光如畫的春日佳景，不由得心中大暢，脫口吟道：「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

# 第二十七回 朱碧雙姝

鳩摩智冷笑道：「死到臨頭，虧你還有這等閒情逸致，兀自在吟詩唱詞。」段譽笑道：「天下無不死之人。最多亦不過多活幾年，又有甚麼開心了？」鳩摩智不去理他，向途人請問「參合莊」的所在。但他連問了七八人，沒一個知道，最後一個老者說道：「姑蘇城裏城外，沒一個莊子叫參合莊的。你這和尚，定是聽錯了。」鳩摩智道：「那麼有一家姓慕容的大莊主，他住在甚麼地方？」那老者道：「蘇州城裏嘛，姓顧、姓陸、姓沈、姓張、姓周、姓文──那都是大莊主，那有甚麼姓慕容的？沒聽見過。」

鳩摩智正沒做理會處，忽聽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說道：「聽說慕容氏住在城西三十里的燕子塢，咱們便過去瞧瞧。」另一人道：「嗯，到了地頭啦，那可得小心在意才是。」這兩人說話的聲音極輕，段譽全沒聽見，鳩摩智內功修為了得，卻是聽得清清楚楚，心道：「這兩人是故意說給我聽不是？」斜眼看去，只見一人氣宇軒昂，全身穿著孝服，另一個卻是矮小瘦削，像是個地痞扒手。鳩摩智一眼之下，便知這兩人身有武功，還未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詢，段譽已叫了起來：「霍先生，霍先生，你也來了？」原來那形容猥瑣的漢子正是金算盤崔百計，另一個便是他師侄追魂手過彥之了。

他二人離了大理後，一心一意要替柯百歲報仇，雖然明知慕容氏極是難鬥，此仇未必能報。但還是勇氣百倍的尋到了姑蘇來，事先打聽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塢，剛好和鳩摩智、段譽二人同日到達。崔百計突然聽到段譽的叫聲，一愕之下，縱身到了鳩摩智的身前，奇道：「小王子，是你啊？喂，大和尚，快快將這位公子爺放下，你知道他是誰？」鳩摩智自是沒將這兩人放在眼裏，但想自己從未來過中原，慕容先生的家裏只怕不易找尋，有這兩人領路，那是再好沒有了。當下將段譽的身子放下，讓他自行站立，又解開了他腿上的穴道，說道：「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相煩兩位帶路。」

崔百計江湖上的識見極是廣博，但想來想去，猜不透這個和尚的來歷，問道：「請問大師上下如何稱呼？何以跟段氏的小王子為難？到慕容府上去有何貴幹？」鳩摩智道：「多言無益，到時自知。」崔百計道：「大師是慕容家的朋友麼？」鳩摩智道：「不錯，慕容先生所居的參合莊坐落何處，霍先生若是得知，還請指引。」他聽段譽稱之為「霍先生」還道他真是姓霍，饒是他智計過人，終究也不明其中的原由。崔百計搔了搔頭皮，問段譽道：「小王子，你說怎麼辦？」

這一句話，可也將段譽問得僵了，他想鳩摩智武功高得出奇，當世只怕無人能敵，這崔過二人，那是萬萬打他不過的，若是妄圖相救，只不過枉送兩條性命，還是出言警告，叫他二人趕快逃走的為妙，便道：「這位大師單身一人，打敗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將我擒來。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要將我在慕容先生的墓前焚燒為祭。你二位和姑蘇慕容氏素不相干，這就指點一條途徑，自行回去罷。」

崔百計和過彥之聽說這和尚打敗了保定帝等高手，心中已是一驚，待聽說他是慕容氏的知友，更是震駭。莫看這崔百計形容憊賴，為人卻是頗有豪氣，心想自己在鎮南府中躲了這十幾年，未曾報答過半分恩惠，今日小王子有難，自己豈能袖手不理，反正既是來到姑蘇，這條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不論是死在正點兒的刀下或是旁人手中，都是一樣。他手一伸，從懷中掏出一個金光燦爛的算盤，高舉搖晃，錚錚的亂響，說道：「大和尚，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這位小王子卻是我的好朋友，你還是放開了他罷。」過彥之見狀，一抖手間，也已取下纏在腰間的軟鞭。

鳩摩智淡淡一笑，道：「真要動手麼？」崔百計道：「這場架是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明知打你不過，也得試上一試，生死──啊唷哎喲！」原來「生死」甚麼還沒說出來，鳩摩智一伸手，已將過彥之手中的軟鞭挾手奪過，跟著啪的一聲，翻過軟鞭，撩著崔百計手中的黃金算盤，鞭子一揚，兩件兵刃同時脫手，飛向右側湖中。眼見兩件寶貴的兵刃就要沉入湖底，那知鳩摩智手上的勁力使得恰到好處，那軟鞭的尾梢翻了過來，剛好纏住一根垂在湖面的柳枝，柳枝柔軟，一升一沉，不住搖動。那黃金算盤欸欸拍著水面，點出一個個漣漪。這過彥之外號叫做「追魂手」，出手極快，那軟鞭更是他師門成名的絕技，不料一招之間，就給人將兵刃搶奪脫手，而鳩摩智如何欺近身來、如何伸手奪鞭、如何揮鞭捲著金算盤、如何退回原地，崔過兩人都是看也沒看明白。鳩摩智雙手合十，平心靜氣的說道：「有勞兩位大駕，相煩引路。」崔過二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鳩摩智道：「兩位若是不願引路，便請示知燕子塢參合莊的途徑，由小僧覓路自去，那也不妨。」崔過二人見他武功如此之強，而神態卻又如此謙和，都覺翻臉也不是，不翻臉也不是。便在此時，只聽得欸乃聲響，湖面綠波上飄來一葉小舟，一個綠衫少女手執雙槳，划水而來，口中唱著小曲，聽那曲子是：「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笑脫紅裙裹鴨兒。」歌聲嬌柔無邪，歡悅動心。段譽在大理時，誦讀前人詩詞文章，於江南風物，早就甚是傾倒，今日一聽此曲，不由得心魂俱醉，登時忘了自己身處險境，向那少女看去。

只見她一雙纖手皓膚如玉，映著綠波，更加是透明的一般。崔百計和過彥之雖是大敵當前，也不禁轉頭向她瞧了兩眼。只有鳩摩智視若不見、聽如不聞，說道：「兩位既不肯見告參合莊的所在，小僧這就告辭。」這時那少女划著小舟，已近岸邊，聽到鳩摩智的說話，接口道：「這位師傅要到參合莊去，不知有何貴幹？」她說話聲音極甜極清，令人一聽之下，說不出的舒適。但見這少女約莫十五六歲年紀，滿臉都是溫柔，滿身盡是秀氣，段譽心道：「江南女子，想不到一美如斯。」

鳩摩智道：「小僧欲到參合莊去，小娘子能指點途徑麼？」那少女微笑道：「參合莊的名字，非外人所知，大師傅從何處聽來？」鳩摩智道：「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之交，特來老友墓前，踐昔日之約。」那少女沉吟道：「這可不巧了，慕容公子前天出門，大師傅早來三天，便可遇上公子。」鳩摩智道：「與公子緣慳一面，教人好生惆悵，但小僧從吐蕃國萬里迢迢來到中土，願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完當年心願。」那少女道：「大師傅既是慕容先生的好朋友，先請去用一杯清茶，我再給你傳報，好不好？」鳩摩智道：「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該當如何稱呼才是？」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是服侍公子撫琴吹笛的婢子，叫做阿碧。你別大娘子小娘子的這麼客氣，叫我阿碧好啦！」鳩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

阿碧道：「這裏去燕子塢琴韻小築，都是水路，這幾位如都要去，我划船相送，好不好？」她每問一句「好不好」，都是殷勤探詢，軟語商量，教人難以拒卻。鳩摩智道：「如此有勞了。」攜著段譽的手，輕輕躍上小舟。那小舟只是略沉少許，卻絕無半分搖晃。阿碧向鳩摩智和段譽微微一笑，似乎是說：「真好本事！」過彥之低聲道：「師叔，怎麼？」他二人是來找慕容氏報仇的，但弄得如此狼狽，實在好不尷尬。

阿碧微笑道：「兩位先生既是來到蘇州，倘若身無要事，便請到敝處喝杯清茶，吃點糖果。你別瞧這船小，再坐幾個人也不會沉呢。」她輕輕划動小舟，來到柳樹之下，伸出纖手收起了算盤和軟鞭，隨手撥弄算珠，錚錚有聲。段譽只聽得幾下，喜道：「姑娘，你這彈的是『採桑子』麼？」原來她隨手將金算盤上的算珠撥動，輕重疾徐，自成節奏，居然便是一曲清脆靈動的「採桑子」。阿碧嫣然一笑，道：「公子，你精通音律，也來彈一曲麼？」段譽見她天真瀾漫，和藹可親，笑道：「我可不會彈算盤。」他轉頭向崔百計道：「崔先生，人家把你的算盤打得這麼好聽。」

崔百計澀然一笑，道：「不錯，不錯。姑娘真是雅人，我這種最俗氣的傢生，到了姑娘手裏，就變成了一件樂器。」阿碧道：「啊喲，對不起，這是先生的麼？這算盤打造得真美。你家裏一定很有錢了，連算盤也是金子做的。霍先生，還給了你。」她左手拿著算盤，伸長手臂。崔百計人在岸上，無法拿到，他也真捨不得這個片刻不離身的老朋友。輕輕一縱，到了船頭，伸手將算盤接了過去。側過頭來，向鳩摩智瞪了一眼。鳩摩智臉上始終慈和含笑，全不生氣。

阿碧左手拿起軟鞭，右手五指在軟鞭上一勒而下，手指甲觸到軟鞭各處棱角，登時發出叮、玲、咚、嚨各種清亮的聲音來。她五指這麼一勒，就如是新試琵琶一般，一條鬥過大江南北黑白道上各路英雄豪傑的兵刃，到了她一雙潔白柔嫩的手中，又成了一件樂器。段譽叫道：「妙極！妙極，姑娘，你就彈它一曲。」阿碧向著過彥之道：「這軟鞭是這位先生的了？我胡亂拿來玩弄，太也無禮了。先生，你也上船來罷。回頭我給你新鮮的紅菱。」過彥之心切師仇，對姑蘇慕容一家恨之入骨，但這個小姑娘語笑嫣然，全無機心，他雖滿腔恨毒，卻也難以向她發作，心想：「她引我到莊上去，那是再好不過，好歹也得先殺他幾個人給恩師報仇。」當下點了點頭，躍到船上。

阿碧珍而重之的捲攏軟鞭，交給過彥之，木槳一扳，那小舟便向西滑去。崔百計和過彥之交換了幾個眼色，心下都想：「今日深入虎穴，不知生死如何。慕容氏出手毒辣之極，這個小姑娘柔和溫雅，雖不是假，但焉知不是慕容氏驕敵之計？教咱們去了防懷之心，他便可乘機下手。」舟行湖上，幾個轉折，便轉入了一座大湖之中，極目望去，但見煙波浩涉，連水接天。過彥之更是暗暗心驚：「這大湖想必就是太湖了。我和崔師叔都不會水性，這小妮子只須將船一翻，咱二人便沉入湖中餵了魚鱉，還說甚麼替師報仇？」崔百計也想到了此節，尋思若是把槳拿在自己手中，這小姑娘便要將船弄翻，也沒這麼容易，說道：「姑娘，我來幫你划船，你只須指點方向便是。」阿碧笑道：「啊喲，這可不敢當。公子爺要是知道，定會罵我怠慢了客人。」崔百計見她不肯，更起疑心，說道：「實不相瞞，咱們是想聽你姑娘在軟鞭上彈曲的絕技。」阿碧笑道：「那是甚麼絕技了？阿朱會笑我在生客跟前賣弄，我不來。」

崔百計從過彥之手中取過軟鞭，交在她的手裏，道：「你彈，你彈！」一面就接過了他手中的木槳。阿碧道：「好罷，你的金算盤再借我一用。」崔百計心下暗感危機：「她將咱們兩件件兵刃都收了去，莫非有甚陰謀？」但事到其間，已是不便卻拒，只得將金算盤遞了給她。阿碧將算盤放在舟前的船板上，左手拉住軟鞭之柄，右足輕踏鞭頭，將軟鞭拉得直了，右手五指輪指飛轉，那軟鞭登時便發出叮咚之聲，雖無琵琶的清亮，但爽朗卻有過之。

阿碧五指輕攏慢捻之際，尚有餘暇騰出手指，在金算盤上撥弄，於是算盤珠的錚錚之聲，夾在軟鞭的叮叮聲中，更增幽趣。便在此時，只見兩隻燕子從船頭掠過，向西疾飄而去。段譽心想：「慕容氏所住之處叫做燕子塢，想必燕子很多了。」只聽得阿碧慢慢唱道：「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瞑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聲轉。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

段譽聽到她歌聲柔曼之處，不由得迴腸盪氣，心想：「我若終生僻處南疆，如何得能聆此仙樂？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思重珠簾捲。慕容公子有婢如此，自是非常人物。」

阿碧一曲既罷，將算盤和軟鞭還了給崔過二人，笑道：「唱得不好，倒教客人見笑了。向左邊小港中划進去，是了！」崔百計依言將小舟划入一處小港，但見水面上生滿了荷葉，若不是阿碧指點，誰也不知荷葉間竟有通路。崔百計划了一會，阿碧又道：「從這裏划過去。」這邊的水面上卻全是菱葉和紅菱，清波之中，紅蓮綠葉，鮮艷非凡。阿碧順手採了紅菱，先遞三枚給過彥之，然後分給眾人。

段譽一雙手雖能動彈，但穴道被點之後，全無半分力氣，連一枚紅菱的硬皮也無法剝開。阿碧笑道：「公子爺不是江南人，不會剝菱，我剝了給你。」連剝數枚，放在他的掌中。段譽見那菱皮肉光潔，送入嘴中，甘香爽脆，雅韻非凡，笑道：「這水紅菱的滋味，清而不膩，便和姑娘唱的小曲一般。」阿碧臉上微微一紅，笑道：「拿我的歌兒來比這紅菱，我倒是第一次聽見，多謝公子啦！」這菱塘尚未過完，阿碧又指引小舟從一叢蘆葦和菱白中穿了過去。這麼一來，連鳩摩智也不禁提起了戒心，暗暗記憶小舟的去路，以備回出時之用，可是這些荷葉、菱葉、蘆葦、菱白全無特異，一眼望去，都是一模一樣，兼之荷葉、菱葉在水面飄浮，隨時一陣風來，便即變幻百端，縱是記得清清楚楚，霎時間局面便全然不同。鳩摩智和崔百計、過彥之三人，都想從阿碧的目光之中，瞧出她尋路的法子和指標來，可是阿碧只是漫不經心的採菱潑水，隨口指引，似乎這許許多多縱橫交錯、棋盤一般的水道，便如她手掌中的掌紋一般明白，生而知之，不須辨認。如此曲曲折折的划了兩個多時辰，到了未牌時分，遙遙望見遠處綠柳垂處，露出一角飛簷。阿碧道：「到啦！霍先生，累得你替我划了半天船。」她聽段譽叫崔百計為「霍先生」，便以為他真的姓霍。崔百計苦笑道：「只要有紅菱可吃，清歌可聽，我便是這麼划他十年八年船，也是不累。」阿碧笑道：「你要聽歌吃菱，那還不容易？在這湖裏一輩子不出去，不就成了？」崔百計聽到她說「在這湖裏一輩子不出去」，不由得矍然一驚，斜著一雙小眼向她端相了一會，但見她笑吟吟的似乎全無機心，卻也不能就此放心。

阿碧從他手裏接過木槳，將船直向柳蔭中划去，到得鄰近，只見一條松樹枝架成的梯級通向水面。阿碧將小船繫在樹枝之上，忽聽得柳枝上一隻小鳥「莎莎都莎，莎莎都莎」的叫了起來，聲音極是清脆。阿碧模仿鳥鳴，也唱了幾下，回頭笑道：「請上岸罷！」眾人逐一跨上岸去，見疏疏落落四五座房舍，建造在一個小島或是半島之上。那些房舍均是小巧玲瓏，頗為精致。鳩摩智道：「此間便是燕子塢參合莊麼？」阿碧搖頭道：「不，這是公子建給我住的地方，簡陋得很，實在不能接待貴客。不過這位師傅說要去拜祭慕容先生的墓，我可作不了主，只好請幾位在這裏等一等，待我去跟阿朱姊姊說。」鳩摩智心頭有氣，臉色微微一沉。

鳩摩智是吐蕃國的護國法王，身份何等尊崇？別說在吐蕃國人受國主的禮敬，即是來到大宋、大理、遼國的朝廷之中，各國君皇也必待以貴賓之禮，何況他又是慕容先生的知交舊友，這番親來祭墓，慕容公子事前不知，已然出門，那也罷了，可是這下人不請他到正廳客舍，隆重接待，卻將他帶到一個小婢的別院，實在是太也氣人。但他見阿碧言笑殷殷，並無半分輕慢之意，心道：「這小丫頭甚麼也不懂，我何必跟她一般見識？」一想到此節，登時心平氣和。崔百計問道：「你阿朱姊姊是誰？」阿碧笑道：「阿朱便是阿朱，她只比我大一個月，自己便擺起姊姊的架子來啦。我叫她姊姊，那是沒法子，誰教她大我一個月呢？可是你不用叫她姊姊，你若是叫她姊姊，她越發要得意呢。」她咭咭咯咯的說著，語聲清脆，若奏管弦，將四人引進屋去。

段譽見那小舍的匾額上寫著「琴韻」兩字，筆致極是瀟灑。到得廳上，阿碧請各人就座，不久便有男僕奉上清茶糕點。段譽將茶碗一接在手中，撲鼻便是一陣清香，揭開蓋子，只見淡綠的水中飄浮著一粒粒深碧的茶葉，這些茶葉便像一顆顆小珠，上面生滿了纖細的絨毛。段譽從未見過，張嘴喝了一口，只覺滿口清香，舌底生津。鳩摩智和崔、過二人見茶葉古怪，都不敢喝。原來這些球狀茶葉，乃是太湖附近的特產，後世叫之為「碧螺春」，只是在北宋之時，還未有這個雅致的名稱。鳩摩智向在西域和吐蕃山地中居住，喝慣了苦澀的黑色茶磚，見到這種碧綠有毛的茶葉，自是疑心其中有毒。

四色點心是玫瑰松子糖、茯苓軟糕、翡翠甜餅、藕粉火腿餃，做得均是十分精致，每件糕點都似不是做來吃的，而是用來玩賞一樣。段譽讚道：「這些點心如此精致，味道定是絕美的了，可是卻又教人怎麼捨得張口去吃？」阿碧道：「段公子只管吃，咱們還有。」段譽吃一件讚一件，大快平生。鳩摩智和崔過二人仍是不敢隨便食用。段譽心下暗暗起疑：「這鳩摩智自稱是慕容先生的好友，如何他也是處處嚴加提防？而慕容莊上接待他的禮數，似乎也不大對勁。」鳩摩智的耐心也真了得，等了半天，待段譽將茶水和四樣糕點都嘗了個遍，讚了個夠，才道：「如此便請姑娘去通知你阿朱姊姊。」阿碧笑道：「阿朱的莊子離這裏有四九水路，今天是來不及去啦，四位在這裏住一晚，明天一早，我送四位去『聽香小築』。」崔百計道：「甚麼四九水路？」阿碧道：「一九是九里，二九十八里，四九便是三十六里。」原來江南一帶，說到路程距離，總是一九、二九的計算。鳩摩智道：「早知如此，姑娘直接送咱們去聽香小築，豈不爽快？」阿碧笑道：「我這裏沒人陪著說話，悶也悶死了。好容易來了幾個客人，可有多妙，好歹也要留你們幾位住上一天。」

過彥之一直沉著氣不說話，這時突然間霍地站起，喝道：「慕容家的親人住在那裏？我過彥之上參合莊來，不是為了喝茶吃飯，更不是陪你談笑解悶，是來殺人報仇，流血送命。姓過的既到此間，也沒想再生出此莊。姑娘，請你去說，我是嵩山派柯百歲的弟子，今日跟師父報仇來啦。」說著軟鞭一晃，咯喇喇一聲響亮，將一張紫檀木的茶几和一張湘妃竹的椅子打成了碎片。

阿碧既不驚惶，也不生氣，道：「江湖上英雄豪傑來拜會公子的，每個月總有幾起，也有很多像過大爺這般兇霸霸、惡狠狠的──」她還未說完，忽然後堂轉出一個鬚髮如銀的矮小老人來，手中撐著一根拐杖，說道：「阿碧，是誰在這裏大呼小叫的？」崔百計縱身離椅，和過彥之並肩而立，喝問：「我師兄柯百歲到底是死在誰的手下？」

段譽見這老人弓腰曲背，滿臉都是皺紋，沒九十歲也得有八十歲，只聽他嘶啞的嗓子說道：「柯百歲，柯百歲，嗯，年紀活到一百歲，早就該死啦！」

過彥之一到蘇州，就想到慕容氏家中去，大殺大砍，替恩師報仇，只是給鳩摩智一奪兵刃，折了銳氣，再遇上阿碧這樣天真可愛的一個小姑娘，滿腔仇怨，無可發洩，這時聽這老人說話無禮，一鞭揮出，鞭頭便點向他的後心。他生怕鳩摩智出手干預，見鳩摩智坐在西首，這一鞭卻從東邊揮擊過去，那知鳩摩智手臂一伸，掌心中如有磁力，遠遠的便將軟鞭抓了過去，說道：「過大俠，咱們遠來是客，有話可說，不必動武。」將軟鞭捲成一團，又交還給了他。過彥之滿臉脹得通紅，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轉念心想：「今日報仇乃是大事，寧可受一時之辱，須得將兵刃拿在手中。」於是伸手接了。

鳩摩智向那老人道：「這位施主尊姓大名？是慕容先生的親戚還是朋友？」那老人咧嘴一笑，道：「老頭是公子爺的老僕，有甚麼尊姓大名，聽說師父是咱們故世的老爺的好朋友，不知有甚麼吩咐。」鳩摩智道：「我的事要見到公子後當面奉告。」那老人道：「那可不巧了，公子前天動身出門，說不定那一天才回來。」鳩摩智問道：「公子去了何處？」那老人側過了頭，伸手敲敲自己的額角，道：「這個麼，我可老糊塗了，好像是去西夏國，又說甚麼遼國？也說不定是吐蕃還是大理。」鳩摩智哼了一聲，心中不悅，當時天下五國分峙，除了當地是大宋所轄，這老人卻把其餘四國都說全了。他明知這老人是假裝糊塗，道：「既是如此，我也不等公子回來了，請管家帶我去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盡故人之情。」

那老人雙手亂搖，道：「這個我可作不起主，我也不是甚麼管家。」鳩摩智道：「那麼尊府的管家是誰？請出來一見。」那老人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我去請管家來。」他轉過身，顫巍巍的走了出去，自言自話的道：「這個年頭兒啊，世上甚麼壞人都有，裝扮了和尚道士，便想來騙人，我老頭見甚麼沒見過，才不上這個當呢。」段譽哈哈一聲，笑了出來。阿碧忙向鳩摩智道：「大師父，你別生氣，老黃伯伯當真是個老糊塗。他自以為聰明，可是說話盡得罪人。」

崔百計拉了過彥之的衣袖，走到一旁，低聲道：「這賊禿自稱是慕容家的朋友，但這兒明明沒將他當貴客看待。賢侄，咱們且別莽撞，瞧個明白再說。」過彥之道：「是！」四人回歸舊座，但過彥之本來所坐的那隻竹椅已給他自己打碎，變成了無處可坐。阿碧將自己的椅子端著送過去，微笑道：「過大爺，請坐！」過彥之點了點頭，心想：「我縱將慕容氏一家殺得乾乾淨淨，這個小丫頭也得饒了。」

段譽當那姓黃的老僕進來之時，心底隱隱約約覺得有一件事十分彆扭，顯得非常的不對，但到底甚麼事情不對，卻完全說不上來。他仔細打量這小廳中的陳設傢具，庭中花木，壁上書畫，再瞧阿碧、鳩摩智、崔百計、過彥之四個人，甚麼特異之處都沒發見，但心中越來越覺得異樣。只聽得腳步聲響，內堂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瘦子。這人臉色焦黃，頦下留一叢山羊短鬚，一副精明能幹的模樣，身上衣著頗是講究，左手小指戴著一枚漢玉的班指，看來便是慕容府中的管家了。

這瘦子向鳩摩智等行禮，說道：「小人孫三拜見各位。大師父，你老人家要到咱老爺墓前去拜祭，咱們感激之至，但公子爺出門去了，沒人還禮，太也不夠恭敬。待公子回來，小人定將大師父這番心意轉告便是──」他剛說到這裏，段譽鼻中忽然聞到一陣淡淡的香氣，一轉念間，立時想到：「難道竟是如此？」

原來當那姓黃的老僕來到這小廳中時，段譽便聞到一陣幽雅的香氣。這香氣依稀與木婉清身上的體香有些相似，雖然其中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總之是女兒之香。起初段譽還道這香氣是阿碧身上的，也不以為意，可是那老僕一走出廳堂，這股香氣就此消失。段譽心中大覺彆扭者，就是在此，怎地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公公身上，居然會有十八九歲的姑娘身上的體香？待那自稱為孫三的瘦子走了過來，段譽又聞到了這股香氣，便想：「看來這後堂種植有甚麼奇花異卉，有誰從後堂出來，身上便帶了這種令人神魂飄盪的奇香。要不然那老僕和這瘦子都是女子扮的。」

這香氣雖是令段譽大起疑心，其實氣息極淡極微，鳩摩智等三人半點也沒察覺，而段譽所以能夠辨認，原因是他曾與木婉清二人在石室中經歷了一段奇險的時刻，這淡淡的處女幽香，旁人湛然不覺，於他卻是銘心刻骨，比甚麼麝香、檀香、花香還更強烈得多。他雖疑心孫三是女子所扮，但瞧來瞧去，沒半點破綻可尋，這孫三不但神情舉止全是男人，而形貌聲音亦無絲毫女腔。他忽然想起：「女子要扮男人，這喉結須假裝不來。」凝目向他喉間瞧去，只見他的山羊鬍子垂將下來，剛好擋住了喉頭，到底有沒有喉結，無法瞧見。段譽站起身來，假意觀賞壁上的字畫，走到孫三的側面，斜睨他的喉頭時，但見毫無突起之狀，再瞧他胸部，只見胸間飽滿，雖不能就此說是女子模樣，但這樣精瘦的一個男人，胸間絕不會如此肌肉豐隆。段譽發現了這個秘密，甚覺有趣，心想：「好戲還多著呢，且瞧她怎樣演將下去。」

只聽鳩摩智嘆道：「我和你家老爺當年在天竺相識，談論武功，彼此佩服，結成好友，沒想到天不假年，似我這等凡夫俗子，兀自在世上偷生，你家老爺卻是遠赴西方極樂。我從吐蕃國來到中土，只不過為了故友情重，要去他墓前一拜，有沒有人還禮，那打甚麼緊？相煩管家領路便是。」孫三皺起眉頭，顯得十分為難，道：「這個──這個──」鳩摩智道：「不知這中間有何為難之處，倒要請教。」孫三道：「大師父既是我家老爺生前的至交好友，自必知道老爺的脾氣。我家老爺最怕有人上門拜訪，他說，到咱們府中的，不是來尋仇生事，便是來拜師求藝，更下一等的，那是來打抽豐借錢，要不然便是混水摸魚，順手牽羊，想偷點甚麼東西去。他說和尚尼姑，更加靠不住，啊喲──對不住──」他說到這裏，驚覺這幾句話得罪了鳩摩智，連忙伸手按住了嘴巴。

這副神氣卻全然是個少女的模樣，睜著圓圓的眼睛，烏黑的眼珠骨溜溜的一轉。雖是立即垂下眼皮，但段譽一直就在留心，不由得心中一樂：「這孫三不但是個女子，而且還是個極年輕的姑娘。」斜眼瞧阿碧時，見她唇角邊露出一絲狡獪的微笑，心下更無懷疑，暗想：「這孫三和那老黃明明便是一人，說不定就是那個阿朱姑娘。」

鳩摩智嘆道：「世人險詐者多而誠實者少，慕容先生不願多結交俗人，那也是應當的。」孫三道：「是啊！我家老爺的遺言說道：如果有誰要來祭墓掃墓，一概擋駕。他說道：『這些賊禿啊，多半沒安著好心，定是想掘我的墳墓。』啊喲，大師父，你可別多心，我家老爺罵的賊禿，多半不是說你。」段譽暗暗好笑：「所謂『當著和尚罵賊禿』，當真是一點也不錯。」又想：「這個賊禿仍是半點不動怒，越是大奸大惡之人，越是沉得住氣。這賊禿當真是非同小可之輩。」

鳩摩智道：「你家老爺這幾句遺言，原很有理。他生前威震天下，結下的仇家太多。有人當他在世時奈何他不得，報不了仇，在他死後想去動他遺體，那也是有的。」

# 第二十八回 假扮老人

孫三道：「要動我家老爺的遺體，哈哈，那當真是『老貓聞鹹魚』了。」鳩摩智一怔，道：「甚麼『老貓聞鹹魚』？」孫三道：「這叫做『嗅鯗啊嗅鯗』（休想啊休想）！」鳩摩智道：「嗯，原來如此。我和慕容先生知己交好，只是在墓前一拜，別無他意，管家不必多疑。」孫三道：「實實在在，這件事小人作不起主，若是違背老爺的遺命，公子爺回家後查問起來，那不打折我的腿麼？這樣罷，我去請老太太拿個主意，再來回覆如何？」鳩摩智道：「老太太？是那一位老太太？」孫三道：「慕容老太太，是我家老爺的叔母。每逢老爺的朋友們到來，都是要向她磕頭行禮的。公子不在家，甚麼事便都得請示老太太了。」鳩摩智道：「如此甚好，請你向老太太稟告，說是吐蕃國的鳩摩智向老夫人請安。」孫三道：「你太客氣，咱們可不敢當。」

「他」回進內堂後，段譽尋思：「這位姑娘精靈古怪，戲弄鳩摩智這賊禿，不知是何用意？」過不多時，只聽得佩環玎瑯，內堂走出一位老夫人來，人未到，那淡淡的體香已先送入段譽鼻端，段譽禁不住微笑，心道：「這次卻扮起老夫人來啦。」只見她身穿古銅緞子襖裙，腕戴玉鐲，珠翠滿頭，打扮得雍容華貴，臉上皺紋甚多，眼睛迷迷濛濛的，似乎已瞧不見東西。段譽心底暗暗喝采：「這小妞子當真了得，裝龍像龍，裝虎像虎，更難得的是她在片刻之間，便改裝完畢，手腳之利落，嘆為觀止矣。」

那老夫人撐著拐杖，顫巍巍的走到堂上，說道：「阿碧，是你家老爺的朋友來了麼？怎不向我磕頭？」她一個腦袋東轉西轉，像是兩眼昏花，瞧不見誰在這裏。阿碧向鳩摩智連打手勢，低聲道：「快磕頭啊，你一磕頭，太夫人心裏就高興了，甚麼事都能答應你。」老夫人偏過了頭，伸手掌張在耳邊，以便聽得清楚些，大聲問道：「小丫頭，你說甚麼？人家磕了頭沒有？」鳩摩智道：「老夫人，你好，小僧給你老人家行禮了。」深深長揖，雙手發勁，磚頭上登時發出咚咚之聲，便似磕頭一般。崔百計和過彥之對望一眼，心下暗自駭然：「這和尚的內勁如此了得，咱們只怕在他手底走不了一招。」老夫人點點頭道：「很好，很好！如今這世界上奸詐的人多，老實的人少，就是磕一個頭，有些壞胚子也要裝神弄鬼，明明沒磕頭，卻在地下弄出咚咚的聲音來，欺我老太太瞧不見。你小娃兒很好，很乖，磕頭磕得響。」段譽忍不住嘿的一聲，笑了出來。老夫人慢慢轉過頭來，說道：「阿碧，是有人放屁麼？」一面說，一面伸手在鼻端搖動，阿碧忍笑道：「老太太，不是的。這位段公子笑了一聲。」老夫人道：「斷了，甚麼東西斷了？」阿碧道：「不是斷了，人家是姓段，段家的公子。」老夫人點頭道：「嗯，公子長公子短的，你便是記掛著你家的公子爺。」阿碧臉上一紅，道：「老夫人何嘗不是記掛著公子爺。」老夫人道：「你──你說甚麼？公子爺想吃西瓜？」阿碧抿嘴笑道：「是啊，公子爺想吃西瓜，還想吃你的櫻桃呢。」

段譽聽她二人說笑，語帶雙關，更加認定這老夫人定是另一個小丫頭所扮。那老夫人向著段譽道：「你這娃娃，見了老太太怎不磕頭？」段譽道：「老太太，我有一句話想跟你說，可是不能給第二人聽見。」老夫人伸過頭來，問道：「你說甚麼？」段譽道：「我有一個侄女兒，小名叫做阿朱，她說有一句要緊話兒，要跟慕容府上的老太太說。」老夫人連連搖頭，說道：「荒唐，荒唐！胡鬧，胡鬧！」段譽微笑道：「我這侄女兒阿朱，當真是又荒唐又胡鬧，頑皮透頂。她最愛扮小猴兒玩。今天扮公的，明天扮母的，還會變把戲呢，我常常捉住了她打屁股。」

這位老夫人，正是慕容氏府中另一個小丫頭阿朱所扮。她喬裝改扮之術，妙絕人寰，不但形狀極似，而言語舉止、聲音笑貌，無不畢肖，可說沒半點破綻，因此以鳩摩智之聰明機智、崔百計之老於江湖，都沒起絲毫疑心，不料段譽卻從她身上無法掩飾的一些淡淡幽香之中，發覺了她的真相。阿朱聽他這麼說，也是大吃了一驚，但絲毫不動彈色，仍是一副老態龍鍾耳聾眼花的模樣，說道：「乖孩子，乖孩子，真是聰明，我還沒見過做你這麼精乖的孩子。乖孩子別多口，老太太定有好處給你。」

段譽心想：「她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可揭穿她的底細。她主要是在對付鳩摩智這賊禿，我正要她相助脫險，那是朋友而非敵人。」便道：「老夫人盡可放心，在下既到尊府，一切但聽老夫人吩咐便是。」阿朱這人極愛惡作劇，說道：「你聽我話，那才是乖孩子啊。好，先對老婆婆磕上三個響頭，我決計不會虧待了你。」

段譽一怔，心道：「我是堂堂大理國的王世子，焉能向你一個小丫頭磕頭。」阿朱見他神色尷尬，嘿嘿冷笑，說道：「有的人死在臨頭，還是自高自大。乖孩子，我跟你說，還是向老奶奶磕幾個頭來得便宜。」段譽一轉頭，只見阿碧抿著嘴，笑吟吟的斜眼瞅著自己，膚白如新剝鮮菱，嘴角邊一粒細細的黑痣，更增俏媚，不禁心中一動，問道：「阿碧姑娘，聽說尊府還有一位阿朱姊姊，她──她可是跟你一般的美麗俊雅麼？」阿碧微笑道：「啊喲！我這種醜八怪算得甚麼？阿朱姊姊要是聽你這麼問，一定要老大生氣，我怎麼比得上人家。阿朱姊姊比我俊秀十倍。」段譽道：「當真？」阿碧笑道：「我騙你幹甚麼？」段譽道：「比你俊美十倍，世上當無其人，除非是──除非是那位洞中仙子。只要跟你差不多，已是少有的美人了。」阿碧紅暈上頰，羞道：「老夫人叫你磕頭，誰要你胡說八道的討好我。」段譽道：「老夫人當年，想必也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老實說，對我有沒有好處，我段譽倒也沒怎麼放在心上，但對絕世佳人磕幾個頭，卻是心甘情願的。」說著便跪了下去，心想：「既然磕頭，索性磕得響些，我對那個洞中玉像已磕了幾千幾百個頭，對一位江南美人磕上三個頭，又有何妨？」當下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阿朱心下十分歡喜，心道：「這位公子爺明知我是個小丫頭，居然還肯向我磕頭，當真十分難得。」說道：「乖孩子，很好，很好。可惜我身邊沒帶見面錢──」阿碧搶著道：「老太太別忘記就是啦，下次補給人家也是一樣。」

阿朱白了她一眼，轉向崔百計和過彥之道：「這兩位客人，怎地不向老婆子磕頭見禮？」過彥之哼了一聲，粗聲粗氣的道：「你會武功不會？」阿朱道：「你說甚麼？」過彥之道：「我問你會不會武功。若是武功高強，我姓過的在慕容老夫人手底下領死！倘若不是武林中人，我不必跟你多說甚麼。」阿朱搖頭道：「甚麼蜈蚣百腳的，我瞧你這人有點喝醉了酒。蜈蚣自然是有的，咬人很痛呢。」她轉頭向鳩摩智道：「大和尚，聽說你想掘慕容先生的墓，到底想偷盜甚麼寶貝啊？」鳩摩智雖沒瞧出她是少女假扮，卻也已料到她是裝聾作啞，實則絕非老得糊塗了的一個婆婆，心底多了幾分戒備之意，尋思：「慕容先生如此了得，他家中的長輩自是絕非泛泛。」當下裝作沒聽見「掘墓」的話，便道：「小可與慕容先生是好友，聞知他逝世的噩耗，特從吐蕃國趕來，要到他靈前一拜。小僧生前曾與慕容先生有約，要取得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圖譜，送與慕容先生一觀。此約不踐，小僧心中有愧。」阿朱聽到「六脈神劍圖譜」六個字，心中一凜，她知道這一門武功非同小可，自己也是不久之前才聽公子說起過的。

阿朱與阿碧對看了一眼，均想：「這和尚終於說上正題啦。」阿朱道：「六脈神劍圖譜取得了怎樣，取不到又怎樣？」鳩摩智道：「當年慕容先生與小僧約定，只須小僧取得六脈神劍圖譜給他，他觀看幾天，就讓小僧在尊府『瑯環水閣』看幾天書。」阿朱心中一驚：「這和尚竟然知道『瑯環水閣』的名字，只怕所言非虛，亦未可知。」當下假裝糊塗，道：「甚麼『糖糕水餃』？你要吃蜜糖糕、雞湯水餃麼？那倒容易，你是出家人，吃得葷腥麼？」鳩摩智轉向阿碧道：「這位老太太也不知真糊塗，還是假糊塗。聽說中原各門各派的武林高手，正在少林寺聚會，商議對付姑蘇慕容氏。小僧念著與慕容先生的舊誼，原想稍效棉薄，相助一臂之力。老夫人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豈不令人心冷？」阿朱道：「嗯，你的心涼了，阿碧，快去做一碗熱熱的雞鴨血湯，給大師父暖暖心肺。」阿碧忍笑道：「大師父不吃葷的。」阿朱伸手輕敲自己的額頭，道：「對，對！大師父不吃葷，那麼不要用真雞真鴨，改用素雞素鴨。」阿碧道：「老太太，素雞是沒有血的。」阿朱道：「這我可越來越糊塗了，那怎麼辦呢？」

她二人一搭一擋，盡是胡扯。要知蘇州人大都伶牙利齒，口舌便給，後世評彈之技名聞天下，便由於此。這兩個小丫頭平素本是頑皮說笑慣了的，這等作弄得鳩摩智直是無法可施。他此番來到姑蘇，原盼見到慕容公子後商議一件大事，那知正主兒見不著，所見到之人，一個個都是纏夾不清，若有意，若無意，虛虛實實，令他不知如何著手才好。可是這位大輪明王鳩摩智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略一凝思，已斷定慕容老夫人、孫三、黃老僕、阿碧等人，都是意在推搪，不願讓自己進入「瑯環水閣」觀書，眼下不管他們如何裝腔作勢，自當先將話兒說開了，日後或是以禮相待，或是恃強用武，自己都是先佔住了道理。他心平氣和的道：「這六脈神劍的圖譜，小僧是帶來了，因此斗膽要到尊府『瑯環水閣』去看看圖書。」阿碧道：「慕容先生已然逝世，一來口說無憑，二來大師父帶來這圖譜，咱們這裏也沒人看得懂，從前即令有甚麼舊約，自是一概無效的了。」阿朱道：「甚麼圖譜？在那裏？先給我瞧瞧是真的還是假的。」鳩摩智指著段譽道：「這位段公子的心裏，記著全套六脈神劍的圖譜，我帶了他人來，就同是帶了圖譜來一樣。」阿碧微笑道：「我還道真有甚麼圖譜呢，原來大師父是說笑的。」鳩摩智道：「小僧何敢說笑，那六脈神劍的原本圖譜，已在大理天龍寺中為枯榮大師所毀，幸好段公子原原本本的記得。」阿碧道：「段公子就算記得，那是段公子的事，就算是到『瑯環水閣』觀書，那也應當請段公子去。與大師父何干？」鳩摩智道：「小僧為踐昔日之約，要將段公子在慕容先生墓前燒化了。」

此言一出，眾人都是一驚，但是他神色寧定，一本正經，絕不是隨口說笑的模樣，這驚異只有更甚。阿碧道：「大師父這不是笑話麼？好端端一個人，怎容你隨便燒化？」鳩摩智淡淡的道：「小僧要燒了他，諒他也抗拒不得。」阿碧微笑道：「大師父說段公子心中記得全部六脈神劍，可見全是無中生有。想這六脈神劍是何等厲害的功夫，段公子假若真是會了這路劍法，豈能屈服於你？」鳩摩智點了點頭，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段公子是被我點中了穴道，全身內勁都使不出來。」阿朱不住搖頭，道：「更是我半點也不信了。你倒解開段公子的穴道，教他施展施展六脈神劍看。我瞧你九成九是在說謊。」鳩摩智點點頭，道：「很好，可以一試。」

段譽稱讚阿碧美貌，對她的彈琴歌唱，大為心醉，阿碧瞧在眼裏，自是歡喜。段譽對阿朱磕了這三個響頭，又得了她的歡心，因此這兩個小丫頭聽說段譽被點了穴道，都想騙得鳩摩智解開他的穴道。不料鳩摩智居然一口就答應，只見他伸出手掌，在段譽背上、胸前、腿前虛拍數掌。段譽經他這幾掌一拍，發覺被封的穴道中血脈流通，微一運氣，內息便轉動自如。他試行照著中衝劍法中的運氣法門，將內力提到右手中指的中衝穴中，但感中指炙熱，知道只須手指一伸，一劍便可刺將出去。

鳩摩智道：「段公子，慕容老夫人不信你已練會六脈神劍，請你一試身手。如我這般，將這株桂花樹斬下一根枝椏來。」說著左掌斜斜劈出，掌上已蓄積真力，出的正是「火燄刀」中的一招。只聽得喀的一聲輕響，庭中桂樹上一條極大的樹枝無風自折，斷口平整，便如用寶刀寶劍所劈削一般。崔百計和過彥之禁不住「啊！」的一聲驚呼，他二人雖早知道這番僧的武功怪異之極，十分難鬥，但總還當是旁門左道的邪術一類！這時見他以掌力切斷樹枝，才知他內力之深，已到了罕見罕聞的地步。

段譽搖頭道：「我甚麼武功也不會，更加不會甚麼七脈神劍、八脈神刀。人家好端端一株桂花樹，你幹麼弄毀了它？」鳩摩智道：「段公子何必過謙？大理段氏眾高手中，以你武功第一。當世除了慕容公子和區區在下之外，能勝得過你的只怕寥寥無幾。姑蘇慕容府上乃是天下武學的府庫，你施展幾手，請老太太指點指點，那也是極大的美事。」段譽道：「大和尚，你一路上對我好生無禮，將我橫拖直拉，順提倒曳的帶到江南來。那是屈於你的武功，無可奈何。我本來不想再跟你多說一句話，但到得姑蘇，見到這般宜人的美景，這兩位神仙一般的人物，我心中一口怨氣，倒也消了。咱們從此一刀兩斷，誰也不用理誰。」阿朱與阿碧見他一副書獃子的模樣，不由得暗暗好笑，而聽他言語中又讚譽自己，也不免芳心竊喜。

鳩摩智道：「公子不肯施展六脈神劍的功夫，那不是顯得我說話無稽麼？」段譽道：「你本來是在信口開河嘛。你既與慕容先生有約，幹麼不早日到大理來取劍經？卻等到慕容先生仙逝之後，死無對證，這才到慕容府上來囉嗦不休，我瞧你啊，乃是心慕姑蘇慕容氏武功高強，捏造一派謊話，想騙得老太太答應你到藏書閣中，去偷看慕容氏的護經劍法，以便稱雄天下。鳩摩智，你也不想一想，人家既在武林中有這麼大的名頭，難道這一點兒法門也不懂？倘若你憑這麼一番花言巧語，也能騙得到慕容氏的武功秘訣，天下的騙子還少得了？誰不會來胡說八道一番啊。」鳩摩智搖搖頭，道：「段公子的猜測不對。小僧與慕容先生訂約雖久，但因小僧閉關修習這『火燄刀』的功夫，九年來足不出戶，不克前往大理。小僧的『火燄刀』功夫若是練不成功，這一次便不能全身而出天龍寺了。」段譽道：「大和尚，你名氣也有了，權位也有了，武功又是這般高強，太太平平的在吐蕃國做你的護國法王，豈不是妙？何必到江南來騙人？我勸你還是早早回去罷。」鳩摩智道：「公子若是不肯施展六脈神劍，莫怪小僧無禮。」段譽道：「你早就無禮過了，難道還有甚麼更無禮的？最多不過是一刀將我殺了，那又有甚麼了不起的。」鳩摩智道：「公子是否遵從小僧之言？」段譽道：「是啊，可以。」鳩摩智喜道：「如此便請一試神劍功夫。」段譽道：「神劍？你有劍麼？借一柄給我瞧瞧。」

鳩摩智心中有氣，道：「公子爺是有意損辱小僧了。看刀！」左掌一立，一股勁風，直向段譽面門襲來。

段譽早已打定了主意，自己武功是遠遠及不上他，跟他鬥不鬥結果都是一樣，他既要向人證明自己會使六脈神劍，那就偏偏不如他之意。因此當鳩摩智以內勁化成的刀鋒劈將過來，段譽將心一橫，竟是不接不架。鳩摩智心中一驚，他是決意要將段譽在慕容先生的墓前焚化，實不願此刻以內勁殺他，急忙手掌向上一抬，唰的一陣涼風過去，段譽的頭髮被剃下了一大片。崔百計和過彥之相顧駭然，阿朱與阿碧也不禁花容失色。

鳩摩智森然道：「段公子寧可送了性命，也不出手？」段譽早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哈哈一笑，說道：「貪嗔愛欲癡，大和尚一應俱全。居然妄稱為佛門高僧，當真是浪得虛名。」鳩摩智突然一掌向阿碧劈去，說道：「說不得，我先殺慕容府上一個小丫頭立威。」這一招突然而來，阿碧大吃一驚，斜身一閃，猶如驚鴻般避開了這一刀，擦的一聲響，她身後一張椅子被這股內勁擊得裂成了無數碎片。鳩摩智右手跟著又是一刀，阿碧伏地一滾，身手雖快，情勢已是甚為狼狽。鳩摩智暴喝聲中，第三刀又已劈來。

阿碧嚇得臉色慘白，她身手雖快，但對這無影無蹤的內力實不知如何招架才好。阿朱和她情同骨肉，當下不暇思索，一杖便向鳩摩智背心擊去，她站著說話，或是緩步而行，半分兒也不錯，確實是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這一情急拼命，卻是身法矯捷，輕靈之極。鳩摩智一瞥之下便即瞧破了，笑道：「天下竟有十六七歲的老夫人，你到底想騙和尚到幾時？」回手一掌，喀的一聲，將她手中的木杖震成三截，跟著一掌又向阿碧劈去。阿碧驚惶之中，反手抓起桌子，斜過桌面一擋，啪啪兩聲，一張紫檀木的桌子登時碎裂，阿碧手中只剩了兩條桌腿。段譽見阿碧背靠牆壁，已是退無可退，鳩摩智一掌又劈了過去，當時只想到救人要緊，沒再顧慮自己全不是鳩摩智的敵手，中指使出，內勁自「中衝穴」，激射而出，嗤嗤聲響，正是中衝劍法。鳩摩智其實並非要殺阿碧，只不過是要逼得段譽出手，否則「火燄刀」上的神妙招數使將出來，阿碧如何躲避得了？他見段譽果然中計出手，迴掌砍擊阿朱。疾風到處，阿朱一個踉蹌，肩頭衣衫已被內勁撕裂，「啊」的一聲，驚叫出來。段譽左手「少澤劍」跟著刺出，擋架他的左手「火燄刀」。

這麼一來，阿朱、阿碧雙雙脫險，鳩摩智雙刀全被他的六脈神劍接了過去。鳩摩智一來賣弄自己本事，二來要讓人人瞧見段譽確是會那「六脈神劍」功夫，故意與他的內勁相撞，嗤嗤有聲。段譽集數大高手的修為於一身，其時的內力實已較鳩摩智為強，但苦在不會半分武功，在天龍寺中所習的劍法，也只是死記一些招數劍路，全然不會變化應用。鳩摩智將他玩弄於掌股之上，把他渾厚的內力東引西帶刺得門窗板壁上一個個都是洞孔，口中連說：「這六脈神劍果然好厲害，難怪當年慕容先生私心竊慕。」

崔百計也是大為驚訝：「我只道段公子全然不會武藝，那知他身懷絕精的神功，大理段氏實是名不虛傳。幸好我在鎮南王府中絲毫沒做歹事，否則還不是兜著走麼？」他越想越是心驚，不由得額頭背心，都是汗水。鳩摩智和段譽鬥了一會，其實每一招都能隨時制他的死命，卻故意拿他玩耍，但鬥到後來，心下漸去輕視之意，只覺他的劍法實有獨到之處，只不過不知怎的，竟是半點也使用不來，就像是一個三歲孩童手上有萬貫家財，就是不懂使用。鳩摩智又拆數招，忽地心動：「倘若他將來福至心靈，一旦融會貫通，領悟了這武功要訣，以此內力和劍法，豈非是個厲害之極的勁敵？」

段譽也知此刻自己的生死完全操於鳩摩智之手，叫道：「阿朱、阿碧兩位姊姊，你們快快逃走，再遲便來不及了。」阿朱道：「段公子，你為甚麼要救我們？」段譽道：「這和尚自恃武功高強，橫行霸道，欺侮旁人。只可惜我不會武功，難以和他相敵，你們快走罷。」鳩摩智笑道：「來不及啦。」跨上一步，左手手指伸出，點向段譽的穴道。段譽叫聲：「啊喲！」待要閃避，卻那裏能夠？身上三處要穴又被他點中，立時雙腿酸麻，摔倒在地。段譽大叫：「阿朱、阿碧，快走，快走！」鳩摩智笑道：「死在臨頭，自身難保，居然尚有憐香惜玉之心。」說著回身歸座，向阿朱道：「這位姑娘也不必再裝神弄鬼了，府上之事，到底由誰作主？這位段公子心中記得有全套『六脈神劍』的圖譜，只是他不會武功，難以應用。明日我把他在慕容先生墓前焚了，慕容先生地下有知，自會明白老友不負當年之約。」

阿朱知道今日這「琴韻精舍」之中，無人能是這和尚的敵手，眉頭一皺，笑道：「好罷！大和尚的話，我們信了，老爺的墳墓離此有一日水程，今日天時已晚，明晨一早咱姊妹親自送大和尚和段公子去掃墓。四位請休息片刻，待會就用晚飯。」說著挽了阿碧的手，退入內堂。段譽望著她二人的背影，只有苦笑。

過得小半個時辰，一名男僕出來說道：「阿碧姑娘請四位到『聽雨居』用晚飯。」鳩摩智道：「多謝了！」伸手挽住了段譽的手臂，跟著那男僕便行。曲曲折折的走過數十丈鵝卵石鋪成的小徑，繞過幾處山石花木，來到水邊。只見柳樹下停著一艘小船，那男僕指著水中的一所四面是窗的小屋，道：「就在那邊。」鳩摩智、段譽、崔百計、過彥之四人跨入小船，那男僕便將船划了過去。

到得近處，見這「聽雨居」都是由不去皮的松樹搭成，精雅中不脫天然的韻致。段譽上得岸來，只見阿碧站著候客，一身淡綠衣衫，臉上薄薄的抹了一些胭脂，她身旁站著一個身穿淡絳紗衫的女郎，也是盈盈十五六歲年紀，向著段譽似笑非笑，一臉精靈頑皮的神氣。阿碧是瓜子臉，清雅秀麗，這女郎卻是圓圓的臉，眼球靈動，另有一種動人心魄的艷美。段譽一走近，便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笑道：「阿朱姊姊，你這樣一個小美人，難為你扮老太太扮得這樣像。」那女郎正是阿朱，斜了他一眼，笑道：「你向我磕了三個頭，心中覺得不服氣，是不是？」段譽連連搖頭，道：「這三個頭，磕得大有道理，只不過我猜得不大對了。」阿朱道：「甚麼事猜錯了？」段譽道：「我早料到姊姊跟阿碧姊姊一般，也是一位天下少見的美人，可是我心目中啊，卻將姊姊姊想得和阿碧姊姊差不多，那知道一見面，這個──這個──」

阿朱搶著道：「原是遠遠及不上阿碧？」阿碧同時說道：「你見她比我勝過十倍，大吃一驚，是不是？」段譽搖頭道：「都不是。我只覺老天爺的本事，當真令人大為欽佩。他既挖空心思，造了阿碧姊姊這樣一位美人出來，江南的靈秀之氣，該當是一舉用得乾乾淨淨了。那知又能另造一位阿朱姊姊這樣一位美人出來，兩個兒的相貌全然不同，卻是各有各的好看，叫我想讚美幾句，卻偏偏一句也說不出口。」阿朱笑道：「呸，你油嘴滑舌說了這麼一大片，反說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阿碧斯斯文文的道：「四位駕臨敝處山野荒居，無可奉敬，只有請各位喝杯水酒，隨意用些江南本地的時鮮。」當下請四人入座，她和阿朱坐在下首相陪。段譽見杯碟都是極精致的細瓷，心中先喝了聲采，一會見男僕端上蔬果點心，跟著便是一道道熱菜，甚麼菱白蝦仁、荷葉冬筍湯、櫻桃火腿、梅花雞丁等等，每一道菜都是十分別緻。

蘇州人性喜甜食，菜肴中往往加糖甚多，有時不免過膩，但這時「聽雨居」中所端上來的菜肴，在魚蝦肉食之中，混以花瓣鮮果，顏色既美，且有一種天然的清香，甜而爽口。段譽讚道：「有這般的山川，方有這般的人物。有了這般的人物，方有這般的聰明才思，做出這般清雅的菜肴來。」阿朱道：「你猜是我做的呢，還是阿碧做的？」段譽道：「這櫻桃火腿、梅花雞丁，嬌紅芳香，想必是姊姊做的。那荷葉冬筍湯、翡翠糟魚，碧綠清新，當是阿碧姊姊的手製了。」

阿朱拍手笑道：「算你這書獃子猜得到，阿碧，你說該當獎他甚麼才好？」阿碧微笑道：「段公子有叫甚麼吩咐，咱們自當盡力，甚麼獎不獎的，咱們做丫頭的配麼？」阿朱道：「啊唷，你一張嘴就是會討好人家，怪不得──人人都說你好，說我壞。」段譽笑道：「溫柔斯文和活潑伶俐，那是一般的好。阿碧姊姊，我在船中聽你在軟鞭上彈奏一曲，餘音尚自在耳。斗膽請你用真的樂器來演奏段，那麼明日段譽便是被這位大和尚燒成了灰燼，也是不虛此生了。」

阿碧盈盈站起，說道：「公子不怕污耳，我自當獻醜，以娛嘉賓。」說著走到屏風後面，捧了一具瑤琴出來。段譽見這具琴比之平常七弦琴短了尺許，卻有九條弦線，每條弦線顏色各不相同。阿碧端坐錦凳，將這具九弦琴放在身前，向鳩摩智道：「大師父請多多指教。」鳩摩智道：「不敢。」心下生疑：「她為甚麼點明要我指教？」

只見阿碧兩隻手潔白晶瑩如玉，左手五根蔥管似的手指輕按在琴弦之上，右手一挑一捺，琴聲便錚錚的響了起來。段譽武功全然不會，於琴棋書畫卻是無所不通，只聽得幾聲，便知琴上這九根弦線乃是以九種不同的質料製成，有的是鋼絲，有的是銅絲，有的則是絲線，剛者極剛而柔者極柔，阿碧輕奏數音，那琴聲便緩緩的沉了下去，越來越是柔和，四個聽者都覺眼皮沉重，朦朦朧朧的便欲入睡。

崔百計多知江湖上各種鬼蜮伎倆，一入慕容莊後，便即步步提防，他正要合眼睡著，突然一驚：「不好！這死丫頭是在計算咱們。」當即大聲說道：「過賢侄，江湖上的奸險手段，當真是無奇不有，你須得小心才好。」過彥之點了點頭，含含糊糊的道：「不錯，咱們明兒見。」跟著便打了個哈欠。這哈欠卻似有感染之力，崔百計和段譽跟著也打了個哈欠，但聽琴聲柔和之極，周遭靜悄悄地，各人全身都覺得困慵酸軟，恨不得放倒身子便睡，突然間琴聲中錚的一聲輕響，段譽胸口一熱，腋旁的「天池穴」登時通了。

段譽又驚又喜，還道鳩摩智這次點穴未出全力，封閉穴道的時間不長，此刻已然自解，那知阿碧再彈一會，錚的一響，他背上被封閉的「魄戶穴」又自通暢。段譽潛運內力，只覺上半身的內息已然來往無阻，這才知阿碧的琴聲能與人的內息相互感應，居然有通解穴道之能。過不多時，他雙腿被封的穴道也隨琴音而解。段譽眼望阿碧，心下好生感激。

只見阿碧凝神專志，雙手撥弄琴弦，這邊廂鼾聲大起，崔百計和過彥之雙雙睡熟。鳩摩智卻是叉手而坐，瞧得出正在運動內勁，和阿碧的琴聲相抗，段譽再聽了一盞茶時分，見阿碧額頭微微出汗，髮際有淡淡的煙氣上升，鳩摩智是臉露微笑，神光湛然。段譽心下暗驚：「阿碧的琴聲倘然沼不到這和尚，只怕反而為他所傷，那便如何是好？」恰在此時，只聽得阿朱曼聲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琴聲甚是溫雅輕柔，歌中之意，卻是慷慨激昂，兩者殊不和諧。段譽聽著覺得有些古怪。

# 第二十九回 曼陀山莊

阿朱翻來復去，將「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兩句歌詞唱了三遍，段譽見阿碧鬢邊的一朵小花不住顫動，殷紅的嘴唇也漸漸蒼白，他心中一動，猛地省悟：「是了，阿朱唱這兩句歌詞，是叫我行那荊軻刺秦王之事，阿碧內力非那和尚之敵，若再支撐下去，只怕要受極重內傷。」他心中默唸六脈神劍的劍法，又試運內息，但覺到處通行無阻，只是他自幼誦讀儒家經書，又學佛典，不免帶了幾分迂腐，心想大丈夫行事該當光明磊落，若是乘人不備而忽施偷襲，未免卑鄙。心中正自猶豫不決，突然間錚的一聲響，阿碧琴上的一根琴弦已然崩斷，阿碧身子晃了一晃，阿朱歌聲止歇，手中扣住一雙筷子，便要向鳩摩智射出，跟著錚的一聲響，又斷了一根琴弦，崔百計和過彥之失聲驚呼，同時醒轉。段譽知道情勢緊迫已極，心中念念有辭：「為了救人，我暫且卑鄙一下，那也只好從權了。這是捨己從人也不失為君子之道。」右手一伸，食指中指上兩道內勁衝出，疾向鳩摩智刺去，正是「商陽」劍和「中衝」劍中的兩招。

鳩摩智若是正在與他鬥劍，這兩劍去勢再急，也必有化解之法，但鳩摩智只道他穴道被封之後，暫時已成廢人，全心全意的以內力與阿碧的琴音相鬥。其時鳩摩智已穩佔上風，正想轉化琴音，要阿碧心神迷亂，以琴音反噬，掉轉頭來傷害阿朱，萬萬料不到段譽竟會將六脈神劍刺了過來。他一聲長嘯，身子縱起，啪的一聲高響，阿碧的琴弦同時斷了五根。跟著血光迸現，段譽的無形神劍已刺入鳩摩智的右邊肩背。

阿碧左手拉著阿朱，右手拉著段譽，雙足一登，三個人已從水閣的紙窗中穿了出去，正好落入泊在岸邊的一艘小舟之中。阿朱伸手按低段譽的頭，跟著搶了木槳速速划動，那小船向外直盪開去。段譽只聽得撲通、撲通幾聲巨響，小船直拋上來，跟著又沉了下去，便似是身在大海中一般，湖水濺將上來，霎時間全身都已濕透。他回頭一看，只見鳩摩智站在岸邊，正不住將水閣中的石桌石凳拋擲過來，幸好阿朱划得快了一步，而鳩摩智身上中了無形氣劍，受傷極重，勁力不大，這些石桌石凳才沒打中小船。

阿朱見這和尚如此神力，也是十分吃驚，低聲道：「謝天謝地，沒給他追上。」再划數十丈，眼見鳩摩智再也追不上來了，阿碧喘息道：「段公子，多虧你救了我性命，不然這當兒我已死在那和尚的手裏。」段譽道：「是我要多謝你才是。這和尚說得出做得到，他真是要將我活活燒死。」阿朱道：「大家別這麼快的你謝我、我謝你，我們能否逃得出這賊禿的毒手，還難說得很。」便在此時，段譽聽得遠處有木槳划水之聲，正向這邊追來，說道：「是啊，那和尚追上來了啦！」阿碧適才累得神疲力竭，一時難以恢復，身子靠在船舷上，道：「阿朱姊姊，我們到陸大爺莊上去暫避一下罷。」阿朱氣憤憤的道：「只好如此。」又道：「真是氣人，陸大爺常笑我姊妹的功夫不中用，今日一遇上敵人，便逃到他那裏去避難。以後一生一世都要給他笑話了。」段譽自內力大增後，耳音極好，聽得追來的那艘船在不住的划近，當下接過一根木槳，幫著阿朱划船。加上一個人的力道後，這小船划得更快了，與追船相距又遠了些。

段譽道：「這和尚的本事著實是非同小可，兩位姊姊年紀這般小，輸在他的手裏，那也不打緊，沒有甚麼可恥的。」忽聽得水面上一個聲音傳了過來：「阿朱、阿碧，你們將船划回來。快回來啊，和尚是你們公子的朋友，絕不難為你們。」正是鳩摩智的聲音，這幾句話甚是柔和可親，令人不由自主的覺得難以抗拒，便要遵從他的吩咐。

阿朱怔了一怔，道：「他在叫我們回去，說是絕不傷害我們。」說著停槳不划，頗似意動。阿碧也道：「那麼我們回去罷！」段譽內力極強，絲毫不為鳩摩智的聲音所惑，急道：「他是騙人的，說的話怎可相信？」只聽得鳩摩智和藹的聲音緩緩入耳來：「兩位小姑娘，你們公子爺回來了，他要見你們，這就快划回來，是啊，快划回來。」阿朱道：「是！」提起木槳，掉轉了船頭。

段譽心想：「慕容公子倘若真的回來，自會出言招呼阿朱、阿碧，何必要他代叫？那多半是是一種極厲害的攝人心魄之法。」心念動處，撕下兩塊衣角，去塞在阿碧的耳中，跟著又去塞住了阿朱的耳朵。阿朱一定神，失聲道：「啊喲，好險！」阿碧也驚道：「這和尚會使攝魄大法，我們險些著了他的道兒。」阿朱用力划槳，道：「段公子，快划！快划！」兩人划著小船，直向菱塘深處滑了進去。過了好一陣，鳩摩智的聲音止歇了，段譽打著手勢，叫二人將耳中塞著的布片取了出來。

阿朱拍拍心口，吁了一口長氣，道：「怎麼辦？」阿碧道：「阿朱姊姊，我們若是到嘯天村去，那和尚追了去，陸大爺不肯服輸，定要跟他打個落花流水。」阿朱道：「是啊，那就不妙了。陸大爺武功雖高，看來總是不及這和尚精靈古怪。這樣罷，我們就在這湖裏跟那和尚大兜圈子，跟他耗著。肚子餓了，就採菱挖藕來吃，就是和他耗上十天半月，那也不打緊。」阿碧微微一笑，道：「你說怎麼就怎麼好了。但不知段公子意下如何？」段譽拍手笑道：「這湖中風光，觀之不足，能得兩位為伴，作十日遨遊，就是做神仙也沒這般快活。」阿碧抿嘴輕輕一笑，道：「這裏向東村去，千港百灣，小河支交流最多，除了本地的捉魚人，誰也不易找到路徑。我們一進那百曲湖中，這和尚再也追不上了。」段譽興高采烈，著力扳槳，有時到了岔路上，朱碧兩人也要商量一會，方能確定該朝那一個方向划去。這麼划了一個多時辰，段譽鼻中漸漸聞到一種特異的花香，初聞到時頭腦略感昏暈，但隨即分舒暢。那船越是向前，花香越是濃烈芬芳。段譽道：「兩位姊姊，這是甚麼花的香氣？我在大理從未聞到過。」阿碧低聲道：「你別問，我們得趕緊離開這兒。」一段譽聽她語氣中頗有驚惶之意，心中好生奇怪。阿朱也低聲道：「是我弄錯了。你說左邊那條岔路對，我卻說右邊的對。阿碧，你明知自己對，為甚麼仍是聽我的。」阿碧道：「當時我也不敢十分確定，心裏想，說不定倒是你的對。」這時阿碧精神已復，從阿朱手中接過木划使勁扳動。段譽聽了兩人對答，猜想花香之中含有甚麼危險，正待再問，阿朱向他搖了搖手。黑夜之中，段譽看不清兩人的臉色神情，但顯然局勢頗為嚴重，不下於適才被鳩摩智追逐之時。阿朱將嘴湊在他的耳邊，低聲道：「我和阿碧大聲說話，你可別接一句口，最好是平臥在船底。」

段譽點了點頭，將木划交了給她，平臥船底，只見天空繁星點點，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奇詭感覺。只聽阿朱道：「阿碧妹子，這裏的路真難認，別弄錯啊。」阿碧道：「是啊。這和尚追趕咱們，不懷好意。我們若是找錯了路，別人還道我們是有意到這裏來，又替公子多惹麻煩了。」兩人說話的聲音很響，似乎是故意說給旁人聽的。但段譽從船舷邊望出去，只見四周都是菱葉，無窮無盡，除了菱葉和船身相擦的輕聲之外，便無半點別的聲音，那花香卻更加濃了。說是玫瑰，這花香無此甜美，說是桂花，這花香又無這般醇厚，它自有一種難以形容，難以捉摸的氣味。忽然間阿碧輕輕的哼起歌來。

聽她唱的是一闋「阮郎歸」，歌詞道：「漁舟容易入深山，仙家日日閒。綺窗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阿碧唱了這上半闋，歌聲已有些發顫，定了定神，才接著唱道：「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她的歌聲雖是越唱越高，卻也忍不住洩露了心中的懼意。段譽在阿朱的身邊道：「是那和尚追上來了麼？」阿朱伸手按住他的口唇，示意不可說話，側頭聽得四下裏確無半點聲息，才將嘴湊到段譽耳邊，低聲道：「咱們走錯了路。這裏主人比那和尚厲害得多。」

段譽心想：「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轉念又想：「這兩位小姑娘不知鳩摩智真正的厲害處，世上那有比他更強的人物？再說，此處是慕容氏的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段譽知道阿碧適才所唱那首詞，乃是大宋賢相司馬光所作，其意本是另有所指，但阿碧在這當兒唱了出來，自是表白此處道路難尋，誤闖而至便當匆匆整棹而還，詞中又比擬對方為仙子，可說是極盡謙抑了。

阿碧唱罷此詞後，不再出聲，抬頭看天，從星座中辨認方向，與阿朱同時出力扳槳。段譽四顧悄然，無船無屋，無地無人，連鳥兒也沒一隻，數百丈內目光所至，盡是一片平平的湖水，實是想不通她二人何以如此害怕。那小船駛了一程，便到了河道交叉的港灣之中，阿朱和阿碧一面商量，一面辨認路徑，可是在段譽眼中看來，每一處岔路，都是一般無異，真不知她二人憑著甚麼分辨。兩個人划了半日，段譽聽到她們喘息聲漸漸急促，力氣不加，於是從阿朱手中接過槳來，幫她划船。又划了一個多時辰，阿碧忽然叫道：「阿朱──我們──我們又回到原地來啦。」果然段譽鼻中又聞到了那股奇異的花香，看來這半夜的出力划船，只是遠遠兜了一個大圈子，重新回上了老路。

其時天色漸明，阿碧臉色慘然，忽地拋下手中木槳，掩面哭了起來。阿朱伸手將她摟在懷裏，安慰她道：「我們又不是有心來的，待會見了王夫人，自有一番道理可說，你別怕。」她雖是強自慰人，但語聲顫抖，自己心中實在也是極感惶恐。便在比時，四邊天空中嘰嘰兩聲鳥鳴，有一隻大鳥飛了過來。只見這鳥全身雪白，似鶴而非鶴，雙腳甚長，當是水鳥之一種。那白鳥飛臨小舟上空，打了個圈子，便緩緩向西北角飛去。

阿朱拿起木槳，嘆了口氣道：「不去也不成，我們去罷。」划動小船，跟著那白鳥划去。段譽道：「原來這頭鳥兒是個領路的使者。」阿朱道：「段公子，你是外人，不知道咱們的許多規矩，待會到得曼陀山莊，不論有甚麼事，只好依言而行，便是要受老大的委曲，也不能違抗。」段譽道：「那為甚麼？這裏的主人，當真是這般蠻不講理麼？咱們走錯了路，自願出去，又有甚麼大罪了？」阿碧眼圈兒一紅，道：「段公子，這中間有許多道理，一時也說不明白。她們要不講理，也有不講理的原因，都是這惡和尚不好，若不是趕得咱們慌不擇路，說甚麼也不會走到這裏來。」

阿朱天性活潑，笑道：「吉人自有天相。倘若單只咱姊妹二人來了，自然是糟糕之極，但段公子是個吉人，能帶得咱們脫險遠禍，也未可知。」阿碧愁道：「我就是為段公子擔憂啊。王夫人說過，再有那一個男子漢踏進曼陀山莊一步，非斬斷他雙腿，挖了他一雙眼珠不可。阿朱姊姊，王夫人言出必行，我們把段公子帶到了這裏，豈不是累得他──」說到這裏，雙手掩面，淚水從手指縫中一滴滴的滲了出來，阿朱道：「說不定人家忽然發了善心，也說不定段公子能言善辯，打動了她的鐵石心腸，將咱們三個放了出去。」段譽問道：「這位王夫人，到底是何等樣的人物？」

阿碧向阿朱看了一眼，欲言又止。阿朱連打幾個手勢，又向前後左右瞧了一會，說道：「這位王夫人那，武功之高，實已到了深不可測的地步，當世武林之中，要算她第一。咱們公子生平不服人，就只佩服王夫人一個。」她口中這麼說，臉上卻做出種種希奇古怪的表情，扁嘴吐舌，聳肩眨眼，總之是表示這些話全不可靠，都是假的。段譽心下大奇：「難道咱們在這四顧無人的船中說話，那王夫人竟有法子聽了去？佛家雖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說，終究是世上所無。」

只見那頭白鳥飛了一陣，又轉過頭來，在船頂盤旋一周。鳥快船慢，它這般去了又來，那便是在等候了。小船隨著白鳥划了約莫半個時辰，盡是在港灣中穿來穿去，段譽心道：「是了，那鳥兒從天空中望下來，易於辨路。若在這茫茫一片的大湖之中划船，本領再大，只怕也是非迷路不可。」這時小船划到了一座竹籪之前，那是用竹條編成的小柵，江南人豎在江湖之中。用以養魚捉蟹，水可流動，魚蟹卻不能經過。眼見小船划到近處，便不能過去了，不料船頭和竹柵欄輕輕一碰，那些柵欄便沉入水中，讓出一條通路來，原來柵上裝有機括，如此連經數座竹籪，轉過一排垂柳，遠遠見水邊燦若雲荼，一叢花樹映水而紅，段譽「啊」的一聲，輕輕低呼了出來。阿朱道：「怎麼？」段譽指著那些花樹道：「這是咱們大理的山茶花啊，怎麼在太湖之中，居然也種得有這種滇茶？」要知山茶花以雲南所產者最為有名，世間稱之為「滇茶」。

阿朱道：「是麼？只怕大理的山茶，不及咱們姑蘇的山茶。此處叫做曼陀山莊，曼陀羅花甲於天下，想來你們大理萬萬比不上。」原來山茶花又名玉茗，另有個名字叫作曼陀羅花。段譽心下頗不以為然，尋思：「江南風物，原是醉人如酒，山川人物，確有如大理所不及者，但說連咱們大理的國寶山茶花也比下去，我可萬萬不信。」阿碧阿朱又在擠眉弄眼的招呼，心想這裏距曼陀山莊近得很了，還是不要隨便說話的為妙。

阿朱扳動木槳，小船直向山茶花樹駛去，到得岸邊，一眼望將出去，都是紅白繽紛的茶花，不見房屋。段譽生長大理，山茶花是司空見慣，絲毫不以為異，換作旁人，自要嘖嘖讚賞，他心中卻想：「此處山茶雖多，卻無一兩本佳品，又何足為貴？」

阿朱將船靠在岸旁，慢聲說道：「燕子塢參合莊慕容家小婢阿朱、阿碧，為逃避敵人追擊，誤闖貴莊禁地，罪孩萬死，請王夫人高抬貴手，原宥不究，小婢感激不盡。」她說完後，花林中並無人聲，阿朱又道：「同來的是外客段君，他是生客，與我家公子素不相識，跟今日之事絕無半點關係。」阿碧跟著道：「這姓段的來到姑蘇，乃是不懷好意，要尋我家公子晦氣，沒想到誤打誤撞的來到貴莊。」段譽心想：「她二人說得我與慕容公子是敵非友，想來此間主人對慕容公子極為厭憎，只要認為我是慕容之敵，就不致對我為難了。」過了片刻，只聽得花林中腳步細碎，走出一個青衣小婢來，手中拿著一束花草，年紀比阿朱、阿碧稍大，走到岸邊，微笑道：「阿朱妹妹、阿碧妹妹，你們好大膽子，又闖到這兒來啦，夫人說：『每個丫頭的臉上用刀劃個十字，破了她們如花如玉的容貌。』」阿朱一見她的神色，便放了一大半心，笑道：「幽草姊，夫人不在家麼？」那小鬟幽草笑道：「夫人還說：『兩個小蹄子又帶了男人到曼陀山莊來，快把那人的兩條腿都給砍了！』」她話沒說完，已是抿著嘴笑了起來。阿碧拍拍自己心口，道：「幽草姊，你還這麼嚇人，到底是真是假？」

阿朱笑道：「阿碧，你別受她嚇，夫人若是在家，這丫頭膽敢如此嘻皮笑臉麼？幽草妹子，夫人到那兒去啦？」幽草笑道：「呸，你有多大年紀了，也配做我姊姊？你這小精靈，居然猜到夫人不在家。」她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阿朱、阿碧兩位妹妹，好容易你們來到這裏，我真想留你們住一兩天。可是──」阿碧道：「我何嘗不是想多跟你做一會兒伴。幽草姊姊，幾時你能到咱們莊上來，我三日三夜不睡覺的陪你，可好？」只聽得花林中落葉聲響，又走出一個小婢，笑嘻嘻的道：「阿朱、阿碧兩個小蹄子，姑娘請你們去喝一杯茶。」阿朱笑道：「啊，是黃鸝妹子。請你跟姑娘說，公子早出出門去了，這一次咱們確是迷了路誤打誤撞的，闖到貴府來。姑娘這一杯茶，那就多謝了。」黃鸝道：「好罷！姑娘叫你，你不肯去，那就別想白衣使者領你出去。」阿朱和阿碧互相瞧了一眼，臉上有為難之色。阿碧道：「黃鸝姊姊，你總明白，姑娘既是叫咱姊妹去，我們怎麼敢違命？但倘若夫人忽然回來，這──」幽草道：「夫人出的是遠門，昨天剛去，那有這麼快回來？你們難道不知咱家姑娘的心事？」阿朱道：「是。阿碧，咱們就再冒這個險罷。」

兩人從小船中跨上了岸。阿碧道：「段公子，請你在這兒稍待片刻，我們去見過主人，馬上就回來。」段譽道：「好！」目送這四個丫環手拉手，親親熱熱地走入了花林。

他在小船中坐了一會，無聊起來，心想：「我上去瞧瞧這裏的曼陀羅花，且看有何異種？」當即上得岸去，一路觀賞。只見花林中除了山茶之外，更無別種花卉，連春天最常見的牽牛花、豌豆花、油菜花之類也是一朵都無。但這些山茶花卻均平平無奇，唯一的好處，只是得一個『多』字。他正看之間，鼻中忽聞到一股花香。這花香似濃似淡，令人難以捉摸，正是昨晚在船中所聞到的那股異香。段譽心想：「此間似乎除了山茶之外，不植別種花卉，難道世間竟有一種山茶，能發出這種古裏古怪的香氣麼？」

他好奇心起，當即循著花香追尋而去，走出數十丈後，只見山茶的品種漸多，偶爾也有一兩本乃是佳品。正行之間，那股香氣突然間無影無蹤，消失得乾乾淨淨。段譽東西南北的亂走了一陣，再也尋不到這花香的來路，心想：「我得回去！阿朱和阿碧回來不見了我，只怕心中著急。」轉身沒行得幾步，暗叫一聲：「糟糕！」原來他在花林中信步而行，忘了記憶路徑，這時要回到小船停泊之處，卻是有點兒為難。他大致辨不到方向，心想：「走到水邊再說。」

那知越走越覺不對，突然之間，聽得左首林中有人說話，正是阿朱的聲音。段譽大喜，心想：「我且在這裏等她們一陣，待她們說完了話，就可一齊回去。」只聽得阿朱說道：「公子身體很好，飯量也不錯。這兩個月中，他是在練丐幫的『打狗棒法』，想來是要和丐幫中的人物較量較量。」段譽心想：「阿朱是在說慕容公子的事，我不該背後偷聽旁人的說話，還是走遠些好。」可是又不能走得太遠，否則她們說完了話我還不知道。便在此時，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輕輕一嘆。

這一聲嘆息鑽入他耳中，段譽不由得全身一震，一顆心怦怦跳動，自覺雙頰燒紅如火，心想：「這一聲嘆息如此好聽，世上怎能有這種聲音？」只聽得那聲音幽幽問道：「他這次出門，是到那裏去？」段譽但聽得一聲嘆息，已是心靈震動，待聽到這兩句說話，更是全身血液如沸，心中又酸又苦，說不出的羨慕和妒忌：「她問的明明是慕容公子。她對慕容公子這般關切，這般掛在心懷。慕容公子，你何幸而得此仙福？」

只聽阿朱道：「公子出門之時，說是要到洛陽，去會會丐幫中的好手，呂大哥和包先生兩位隨同公子前去。姑娘放心好啦。」那女子道：「你們看到公子練打狗棒法了麼？是不是有甚麼為難窒滯之處？」阿碧道：「公子這路棒法，使得很快，從頭至尾，便如行雲流水一般──」那女子突然「啊！」的一聲輕呼，道：「不好！他──他當真使得很快？」阿碧道：「是啊，有甚麼不對麼？」那女子道：「自然不對。打狗棒法的『纏』字訣是越慢越好。『挑』字訣卻又要忽快忽慢。一味搶快，就發揮不出這路棒法的精微奧妙之處。你們──可有法子能帶個信去給公子麼？」

阿朱「嗯」了一聲，道：「公子落腳何處，我們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這時候是不是已跟丐幫中的長老們會過面？姑娘，這打狗棒法使得快了，當真很是不妥麼？」那女子道：「自然是不妥了，還有甚麼可說的。他──他臨去之時，為甚麼不來見我一趟？」一面說一面頓足，顯得又是煩惱，又是關切。段譽聽得大為奇怪，心想：「在大理聽人說到姑蘇慕容氏，無不又敬又畏。但聽這位姑娘說來，似乎慕容公子的武功尚須由她指點指點。難道這樣一個年輕女子，就有這麼大的本領麼？」

只聽得那女子走來走去，似乎一時之間無計可施，低聲道：「那日我要他學那路步法，他又偏偏不肯學，倘若他會了『凌波微步』──」段譽聽到「凌波微步」四字，禁不住「啊」的一聲，急忙掩口，已是不及，那女子喝問：「是誰？」段譽知道掩飾不住，便即咳嗽一聲，說道：「在下段譽，觀賞貴莊玉茗，擅闖至此，伏乞恕罪。」那女子低聲道：「阿朱，是你們同來的那個相公麼？」阿朱忙道：「是的。這人是個書獃子，姑娘莫去理他，咱們這便去了。」那女子道：「慢著，我寫封書信，說明那打狗棒法的要訣，你們拿去設法交給他。」阿朱猶豫道：「這個──夫人曾經說過──」那女子道：「怎麼？你們只聽夫人的話，不聽我的話麼？」言語之中，已是微含怒氣。阿朱忙道：「姑娘只要不讓夫人得知，咱們自然遵命。何況這於公子有益。」那女子道：「你們隨我到書房中去取信罷。」阿朱道：「是！」

段譽自從聽了那女子的一聲嘆息之後，越聽越是著迷，聽得那女子便要離去，心想這一去之後，只怕從此不能再見，那實是畢生的憾事，我拼著冒昧，受人責怪，務當見她一面，當下說道：「阿碧姊姊，你在這裏陪我，成不成？」一面說，一面跨步出來。

那女子聽得他走了出來，驚噫一聲，背轉了身子。段譽一轉過樹叢，只見一個身穿白色紗衫的女郎，臉朝花樹，但見她身形苗條，長髮披向背心，用一根銀色絲帶輕輕挽著。段譽望著她的背影，只覺這個女郎真乃是神仙中人，身旁似有煙霞輕籠，當真非塵世中人，便深深一揖，說道：「在下段譽，拜見姑娘。」

那女子左足在地下一頓，道：「阿朱，都是你們鬧的，我不見外間不相干的男人。」說著便向前行，幾個轉折，身形便在山茶花叢中冉冉隱沒了。阿碧微微一笑，回過頭來，向段譽道：「段公子，這位姑娘脾氣好大，咱們快些走罷。」阿朱也輕笑道：「多虧段公子來解圍，否則王姑娘非要咱們傳書遞柬不可，咱姊妹這兩條小命，可就有點兒危險了。」段譽莽莽撞撞的闖將出來，被那女子說了幾句，心下老大沒趣，只道阿朱和阿碧定要埋怨，不料她二人反有感激之意，倒非始料之所及。當下三人相偕回到小船之中，阿朱提起木槳，正要划動，阿碧道：「阿朱姊姊，咱們沒白衣使者帶路，左右也是走不出去，只好等等姑娘的書信。這是為勢所逼，夫人就是知道了，也怪不得咱們。」

阿朱嘆了口氣，道：「都是這個臭和尚不好──」一句話沒說完，忽聽得遠處傳來一聲清嘯，聲若龍吟，浩浩而來。阿朱和阿碧一聽到這嘯聲，同時臉上變色。段譽卻也吃了一驚，心想：「這嘯聲甚是熟悉，啊喲，不好，是我的徒兒南海鱷神來了。嗯，不對，不是他！」原來段譽初遇南海鱷神之時，便曾聽到過這龍吟般的嘯聲，但後來南海鱷神到了他身邊，這嘯聲一招呼，南海鱷神便匆匆趕去，可見作嘯者另有其人。阿碧平時本已有楚楚可憐之態，阿朱卻一直天真活潑，但這時連阿朱也手足發顫，顯得害怕之極。

阿碧低聲道：「段公子，王夫人回來了，大家聽天由命就是，你對咱姊妹二人越是兇惡無禮，對你越有好處。」段譽自從私離王府以來，當真是九死一生，經歷了無數奇險，心想生死由命，我若是該死，躲也躲不過，怎能對兩個俊俏可愛的小姑娘無理？當下向兩人微微一笑，說道：「寧可有禮而死，不可無禮而生。阿朱姊姊，你叫我書獃子，這就是書獃子脾氣了。」阿朱白了他一眼，嘆道：「唉！」

便在此時，只見湖面上一艘快船，如飛而來，轉眼間便已到了近處，那快船船頭上雕成龍頭之形，張開大口，形狀甚是猙獰。那船再駛得近了些時，段譽不覺「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原來龍角上懸著三個人頭，都是新近割下的，血肉模糊，令人不敢多看。龍頭嘴內獠牙上，也塗上了鮮血。阿朱低聲道：「王夫人中途遇敵！所以提早歸來，咱們運氣真是糟極！」

眼見那龍首快船駛近岸邊，阿朱、阿碧都站起身來，俯首低眉，神態極是尊敬，阿碧向段譽連打手勢，要他也站了起來。段譽微笑搖頭說道：「待主人出艙說話，我自當起來示敬。男子漢大丈夫，也不必太過謙卑。」龍首快船中，一個女子聲音道：「那一個男子，膽敢擅到曼陀山莊來？豈不聞任何男子來到此處，均須斫斷雙足麼？」那聲音極具威嚴，可也是十分的清脆動聽。段譽道：「在下段譽，誤入寶莊，並非有意擅闖，謹此謝過。」那女子哼的一聲，不再理他。

一會兒快船靠岸，船中走出兩個青衣婢女來，一婢縱身一探，已取下龍角上的三顆首級，身手極是矯健。段譽見這兩婢背上都插有一柄長劍，心想：「婢女已是如此，主人自是更加了得。反正我也只有一個首級，你要割便割就是。」他一想到「除死無大事」，心下大是坦然。只聽艙中女子道：「哼，阿朱、阿碧這兩個小蹄子又來了。慕容復這小子就是不學好，鬼鬼祟祟的專做歹事。」阿碧道：「啟稟夫人，婢子是受敵人所逐，黑夜中迷失路途，無意間來此。我家公子出門去了，此事與我家公子的確絕無關係。」別瞧她嬌嬌怯怯，但事到臨頭，居然也大著膽子的挺身辯白。

只聽得環珮叮咚，船中一對對的走出許多青衣女子來，都是婢女打扮，手中卻各執一柄長劍，共時間白刃如霜，劍光照映花氣，一直出來了八對女子，連先前那二人共是一十八人。那十八個女子排成兩列，執劍腰間，斜向上指，一齊站定後，船中這才走出一個宮裝女子。

段譽一見那女子的形貌，忍不住「啊」的一聲驚噫，張口結舌，便如身在夢境，原來這女子一身白色絲質長袍，衣服裝飾，竟和大理那洞中玉像一般無異。只是這女子乃是個中年美婦，約莫四十歲左右年紀，洞中玉像卻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段譽一驚之下，再看那美婦的相貌時，除了年紀不同，臉上極有風霜歲月的痕跡之外，越看越像，竟然是那洞中玉像的親姊姊一般。阿朱和阿碧見他向王夫人目不轉睛的獃看，實在無禮之極，心中都是連珠價的叫苦，連打手勢，叫他別看，可是段譽一雙眼睛就是盯住在王夫人的臉上。

# 第三十回 迫做花匠

那女子道：「此人如此無禮，待會先領去斬去他雙足後，再挖了眼睛，割了舌頭。」一個長挑身材，膚色微黑的婢女躬身應道：「是！」段譽心中一沉：「真的將我殺了，那也不過如此。但斬了我雙足、挖了眼睛、割了舌頭，弄得死不死、活不活的，這罪可受得大了。」他直到此時，心中這才真有恐懼之意，回頭向阿朱、阿碧望了一眼，只見她二人臉如死灰，獃若木雞。王夫人上了岸後，艙中又走出兩個青衣婢女，手中各持一條絲絳，從艙中拖出兩個男人來。一個男子面目清秀，似是個富貴子弟，另一個卻是外號叫做「怒江王」的秦元尊。這人圍攻木婉清之時，大是威風凜凜，但這時雙手手腕被絲絳縛住，垂頭喪氣，猶如肉在俎上，任人宰割。段譽大奇：「此人向在雲南，怎麼給王夫人擒了來？」只聽王夫人向秦元尊問道：「你明明是大理人，怎地不認？」秦元尊道：「我是雲南人，我家鄉可不屬於大理國。」王夫人道：「說，你家鄉距大理多遠？」秦元尊道：「四百多里。」王夫人道：「不到五百里，那就不是外人。去活埋在曼陀羅花下，當做肥料。」秦元尊大叫：「我到底犯了甚麼事？你給我說個明白，否則我死不瞑目。」王夫人冷笑道：「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姓段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你雖非大理人，但與大理鄰近，那就一般的辦理。」

段譽心道：「啊哈，你明明是衝著我來啦。我也不用你問，直截了當的自己承認便是。」當下大聲道：「我是大理人，又是姓段的，你要活埋，乘早動手。」王夫人冷冷的道：「你早就報過名了，自稱叫作段譽，哼，大理段家的人，可沒這麼容易便死。」她手一揮，一名婢女拉了秦元尊便走。秦元尊不知是被點了穴道，還是受了重傷，毫無半點抗禦之力，只是大叫：「天下沒這個規矩，大理國幾百萬人，你殺得完麼？」但見他被拉入了花林之中，漸行漸遠，呼聲漸輕。

王夫人略略側頭，向那面目清秀的男子說道：「你怎麼說？」那男子突然雙膝一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說道：「家父在京中為官，膝下唯有我一個獨子，但求夫人饒命。夫人有甚麼吩咐，家父定必允可。」王夫人冷冷的道：「你父親是朝中大官，我不知道麼？要饒你性命，那也不難，你今日回去，即刻將家中的結髮妻子殺了，明天娶了你外面私下結識的苗姑娘，須得三書六禮，一應俱全。成不成？」那公子道：「這個──要殺我妻子，那是下不了手，明媒正娶苗姑娘，家父家母也決計不能答應。這不是我──」王夫人道：「將他帶去活埋了！」那牽著他的婢女說道：「是！」拖了絲絳便走。那公子嚇得混身亂顫道：「我──我答應就是。」王夫人道：「小翠，你押送他回姑蘇城裏，親眼瞧著他殺了自己妻子，和苗姑娘拜堂成親，這才回來。」小翠應道：「是！」拉著那公子，踏進段譽所坐的小船。

那公子求道：「夫人開恩。拙荊和你無怨無恨，你又不識得苗姑娘，何必如此幫她，逼我殺妻另娶？我──我父素來不識得你，從來不敢得罪了你。」王夫人道：「你既有了妻子，就不該再去糾纏別的閨女，既是花言巧語的將人家騙上了，那就非得娶她為妻不可。這種事我不聽見便罷，既是給我知道了，自是這麼辦理，你又不是第一樁，抱怨甚麼？小翠，你說這是第幾樁了？」小翠道：「婢子在常熟、丹陽、無錫、嘉興等地，一共辦過七起，還有小蘭、小詩她們辦的一些。」那公子聽說慣例如此，只是一疊聲的叫苦。小翠扳動木槳，划著小船自行去了。

段譽見這位王夫人行事，不近情理之極，不由得目瞪口獃，整個人都是傻了。

他心中所想到的，只是「豈有此理」這四個字，不知不覺之間，竟是順口說了出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王夫人哼了一聲，道：「天下更加豈有此理的事兒，還多著呢。」段譽又是失望，又是難過，那日在江邊的石洞之中，見了那座神仙玉像，心中何等仰慕，但眼前這人形貌似極了玉像，言行舉止，卻竟如妖魔鬼怪一般。

他低了頭獃獃出神，只見四個婢女回到船艙中，捧了四大盆花出來。段譽一見，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原來這四盆花都是山茶，更是頗為難得的名種。普天下山茶花以大理號稱第一，而鎮南王府府中名種不可勝數，更是大理之最。段譽從小就看慣了，暇時聽府中數十名花匠談論講評，山茶的優劣習性，自是爛熟於胸，那是不習而知，例如農家子弟必辨菽麥，漁家子弟必識魚蝦一般。他在曼陀山莊中行走數里，未見一本佳品，心中早覺「曼陀山莊」之名未免辜負了曼陀羅花的名字，只聽得王夫人道：「小茶，這四盆『滿月』山茶，得來不易，須得好好照料。」那叫做小茶的婢女應道：「是！」

段譽聽她這句話未免外行，不禁嘿的一聲冷笑。王夫人也不理他，又道：「湖中風大，這四盆花在船艙裏放了幾天，不見日光，快到太陽底下曬曬，多上些肥料。」小茶又應道：「是！」段譽更是大笑起來：「哈哈！哈哈！」王夫人聽他笑得古怪，問道：「你笑甚麼？」段譽道：「我笑你不懂山茶，偏偏要種山茶。如此佳品落在你的手中，那當真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之至了。」王夫人怒道：「我不懂山茶，難道你就懂了？」她突然想起一事，心念一動：「且慢，他自稱是大理段氏子弟，說不定真的懂得山茶，也未可知。」可是口中仍是說得嘴硬：「本莊名叫曼陀山莊，滿山遍野都是曼陀羅花，長得何等茂盛瀾漫？」段譽微笑道：「庸脂俗粉，自然是粗生粗長。但你這四盆白茶花，要是能種得好，我就不姓段。」王夫人極愛茶花，不惜重資，到處去收買佳種，可是移植到曼陀山莊之後，竟是沒有一本名貴的茶花能欣欣向榮，往往長得一年半載，便即病死。她常自為此煩惱，聽得段譽的話後，不怒反喜，走上兩步，問道：「我這四盆白茶有何不同？如何方能種好？」段譽道：「你若是向我請教，當有請教的禮數。倘若是威逼拷問，你先砍了我的雙腳再問不遲。」王夫人怒道：「要斬你雙腳，又有何難？小詩，先去將他左足砍了。」那名叫小詩的婢女答應了一聲，挺劍上前。阿碧急道：「夫人不可，你若是傷了他，這人倔強之極，寧死也不肯說了。」

王夫人原本是嚇嚇他的，左手一舉，小詩當即止步。段譽笑道：「你砍下我的雙腿，去埋在這四本白茶之旁，當真是上佳的肥料，這些白茶就越開越大，說不定有海碗大小，哈哈，美啊，妙極，妙極！」王夫人心中原本是這樣想，但聽他口氣，說的全是反話，一時倒說不出話來，怔了一怔，才道：「你胡吹甚麼？我這四本白茶，有何名貴之處，你倒且說來聽聽。你說得對了，再禮待你不遲。」

段譽道：「王夫人，你說這四本白茶都叫『滿月』，那根本就錯了，其中一本叫作『紅妝素裹』，一本叫作『抓破美人臉』。」王夫人奇道：「抓破美人臉？這名字怎地如此古怪？是那一本？」段譽道：「你要請教在下，須得有禮才是。」王夫人倒給他弄得沒有法子，但聽自己無意中得的這四株茶花，居然各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心下自是歡喜，微笑道：「好！小詩，吩咐廚房在『雲錦樓』設宴，款待段先生。」小詩答應著去了。阿碧和阿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見段譽不但死裏逃生，而且王夫人反而待以上賓之禮，真是如在夢中。

王夫人向提著三顆首級的那婢女道：「這三顆首級，去埋在『紅霞樓』前的紅花旁邊。」那婢女應道：「是！」王夫人這才向段譽道：「段公子，請！」段譽道：「冒昧打擾，賢主人勿怪是幸。」王夫人道：「大賢光降，曼陀山莊蓬蓽生輝。」兩個人客客氣氣的向前走去，全不似片刻之前段譽生死尚自繫於一線。阿朱和阿碧跟在其後，知道這王夫人喜怒無常，言笑晏晏之際，立時便可翻臉無情，因此心下仍是惴惴。

王夫人陪著段譽穿過花林，過石橋，穿小徑，來到一座小樓之前。段譽抬頭一看，見小樓簷下一塊匾額，寫著「雲錦樓」三個金字，樓下前後左右，種的都是茶花。但這些茶花若是拿到大理，都不過是三四流的貨色，和這些精致的樓閣亭榭相比，未免不襯。王夫人臉上卻有得意之色，說道：「段公子，你大理茶花最多，但和我這裏相比，只怕猶有不如。」段譽點頭道：「這種茶花，我們大理人的確是不種的。」王夫人得意洋洋道：「是麼？」段譽道：「大理就是最無知無識的鄉下人，也知種這種賤品有失自己身份。」王夫人臉上立時變色，道：「你說甚麼？你說我這些茶花都是賤品？那──那太也欺人了。」段譽道：「你若是不信，也只好由得你。」他指著樓前一株五色斑斕的茶花，道：「這一株，想來你是當作至寶了，嗯，這花旁的玉欄桿乃是真的和闐美玉，很美，很美。」他嘖嘖稱賞花旁的欄桿，於花朵本身卻是不置一詞，就如品評旁人的書法，一味稱讚黑色烏黑光亮一般。這一株茶花，花色有紅有白、有紫有黃，極是繁複，王夫人向來視作珍品，這時見段譽頗有不屑之意，心下自是憤恨。段譽道：「請問夫人，此花在江南叫作甚麼名字？」王夫人道：「我們也沒有甚麼特別名稱，就叫它作五色茶花。」段譽道：「我們大理人倒有一個名字，叫它作『落第秀才』。」

王夫人「呸」的一聲，道：「這般難聽，多半是你捏造出來的。這株花富麗堂皇，那裏像個落第秀才了？」段譽道：「夫人你倒數一數看，這花上共有幾種顏色。」王夫人道：「我早數過了，至少也有十五六種。」段譽道：「一共是十七種顏色。大理有一種名種茶花，叫作『十八學士』，那是天下的極品，一株花上開十八朵花，朵朵顏色不同，紅的就是全紅，紫的便是全紫，絕無半分混雜。而且這十八朵花形狀朵朵不同，各有各的妙處，開時齊開，謝時齊謝，夫人可曾見過？」王夫人怔怔的聽著，不由得悠然神往，搖頭道：「天下竟有這種茶花！我聽也沒聽過。」段譽道：「比之『十八學士』次一等的，例如『八仙過海』，那是八朵不同顏色的花生於一株，『七仙女』是七朵，『風塵三俠』是三朵，『二喬』是一紅一白的兩朵。這些茶花必須純色，若是紅中夾白，白中帶紫，那便是下品了。」王夫人不住點頭。段譽又道：「就說『風塵三俠』罷，那也有正品和副品之分。凡是正品，三朵花中必須紫色者最大，那是虯髯客，白色者次之，那是李靖，紅色者最嬌艷而最小，那是紅拂女。如果紅花大過了紫花、白花，那便是副品，身份就差得多了。」王夫人聽得津津有味，嘆道：「我連副品也沒見過，還說甚麼正品。」段譽指著那株五色茶花道：「這一種茶花，論顏色，比十八學士少了一色，偏又是駁而不純，開起來或遲或早，花朵又是有大有小。它處處東施效顰，學那十八學士，卻總是不像，那不是個半瓶醋的酸丁麼？所以我們叫他作『落第秀才』。」王夫人聽他說得有理，不由得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這名字起得忒也尖酸刻薄。」

話說到了這一步，王夫人於段譽之熟知茶花習性，自是全然信服，當下引著他上得雲錦樓來。不久開上了酒筵，這酒筵中的菜肴，與阿朱、阿碧所請者卻是大大的不同。朱碧雙鬟的菜肴以清淡雅致見長，於平常事物之中別具匠心。這雲錦樓中的酒席，卻是注重華貴珍異，甚麼熊掌、駝峰，無一不是名貴之極。但段譽自幼生長於帝王之家，甚麼珍奇的菜肴沒有吃過，反覺曼陀山莊的酒筵，是遠遠不如琴韻精舍的了。

阿朱與阿碧自有莊中的婢女相陪，別處用膳。王夫人對段譽極盡禮敬，自行坐在下首相陪。酒過三巡，王夫人問道：「適才得聞公子暢說茶花品種，茅塞頓開。我這次在外面所得的四盆白茶，據姑蘇城中的花兒匠言道，叫做『滿月』，公子卻說其一叫作『紅妝素裹』，另一本叫作『美人抓破臉』，不知如何分別？願閱其詳。」段譽道：「那盆大白花而微有黑斑的，才叫作『滿月』，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了。白瓣而灑紅斑的，叫作『紅妝素裹』，白瓣而有一絲紅條的，叫做『美人抓破臉』，但如紅絲很多，卻又不是『美人抓破臉』了，那是叫作『倚欄嬌』。你想凡是美人，自當嫻靜溫雅，臉上偶爾抓破一條血絲，那還不妨，倘若滿臉都抓破了，這美人老是與人打架，還有何美可言？」王夫人本來聽得甚是專注，突然之間，臉色一沉，喝道：「大膽，你是譏刺於我麼？」段譽吃了一驚，道：「不敢！不知甚麼地方冒犯了夫人？」王夫人道：「你是聽了誰的言語，捏造了這種種鬼話，前來辱我？誰說一個女子學會了武功，就會不美？嫻靜溫雅，又有甚麼好了？」段譽一怔，說道：「晚生所言，僅是以常理猜度，會得武功的女子之中，原是有不少既美貌又端莊的。」不料這席話在王夫人聽來，仍是大為刺耳，說道：「你是說我不端莊麼？」段譽道：「端莊不端莊，夫人自知，晚生何敢妄言。只是逼人殺妻另娶，這種行逕，自非端人所為。」他說到後來，心頭也自有氣，不再有何顧忌。

王夫人雙掌輕擊三下，三名婢女奔上樓來，垂手而立。王夫人道：「押著這人下去，命他澆灌茶花。」那三名女婢齊聲應道：「是！」王夫人道：「段譽，你是大理人，又是姓段的，早就該死之極。倘真是懂得茶花的性子，現下死罪暫且寄下了，罰你在莊前莊後照料茶花，尤其今日取來這四盆白花，務須小心在意。我跟你說，這四盆白花，若是死了一株，便砍去你一隻手，死了兩株，砍去雙手，四株齊死，你便是四肢齊斷。」段譽笑道：「若是四株都活呢？」王夫人道：「四株種活之後，你再給我培養其他的名種茶花。甚麼十八學士、八仙過海、七仙女、二喬，這些名種，每一種我都要幾本。若是辦不到，我挖了你的眼球。」段譽道：「你乘早將我殺了是正經。今天砍手，明天挖眼，我才不受這個罪呢。」王夫人叱道：「你活得不耐煩了，在我面前，膽敢如此放肆？押了下去！」三名婢女走上前來，兩人抓住了他的衣袖，另一人在他背上一推，四人一齊下樓，這三名婢女都會武功，段譽在她們挾制之下，竟是抗禦不得，心中只是暗叫：「倒楣，倒楣！」二名婢女拖拖拉拉，將他擁到一處花圃，一婢將一柄鋤頭塞在他的手中，一婢取過一隻澆花的木桶，說道：「你聽夫人吩咐，乖乖的種花，還可活得性命。總算你是天大的造化，來到曼陀山莊的男子，有那一個能活著回去？」另一名婢女道：「除了種花澆花之外，莊子中可不許亂闖亂走，你若是闖進了禁地，那可是自己該死，誰也沒法救你。」三婢鄭而重之的囑咐一陣，這才離去。段譽獃在當地，當真是哭笑不得。

在大理國中，段譽的身份地位僅次於皇伯保定帝、父親鎮南王，將來父親繼承皇位，他自然而然是儲君皇太子，豈知給人擒獲來到江南，要燒要殺，要砍去手足、挖了雙眼，那還不算，這會兒卻被人逼著做起花匠來。雖然段譽生性隨和，在大理皇宮和王府之中，時時瞧著花匠修花剪草、鋤地施肥，和他們談談說說，但在這些皇子親王心中，自當花匠是卑微之人。幸好段譽生性活潑快樂，不論遇到何種逆境挫折，最多沮喪得大半個時辰，不久便高興起來。他自己開解：「我在大理的石洞之中，已拜了那位神仙姊姊為師。這裏這位王夫人和那神仙姊姊相貌好像，只不過年紀大些，我便當她是我師父，有何不可？師長有命，弟子服其勞，原是應該的。何況蒔花原是文人雅事，總比動刀掄槍的學武高尚得多了。而比之給那鳩摩智在慕容先生的墓前活活燒死，還是在這兒種花快活些，只可惜這些茶花品種太差，要大理王子來親手服侍，未免是不值得了。」

他口中哼著小曲，便負了鋤頭，信步而行，心道：「王夫人叫我種活那四盆白茶，嗯，這四盆白茶倒是名種，須得找一個十分優雅的處所種了起來，方才相襯。」他一面走，一面打量四下的風景，突然之間，哈哈哈的笑了出來，心道：「王夫人對茶花一竅不通，偏偏要在這裏大種茶花，又叫她這莊子做甚麼曼陀山莊。殊不知茶花喜陰不喜陽，種在陽光烈照之處，雖然不死，也難盛放，再大大的施上濃肥，甚麼名種都給她糟蹋了，可惜，可惜。」他避開陽光，只是往樹蔭深處行去，轉過一座小山，只聽得小溪淙淙，左首全是綠竹，四下裏甚是幽靜。該地在山之陰，日光照射不到，王夫人只道不宜種花，因此上一株茶花也無，段譽大喜，說道：「這裏最妙不過。」

於是快步奔回原地，將四盆白茶分作兩次，搬到綠竹叢旁，打碎瓷盆，連著盆泥一起移植在地下。他雖從未做過種花之事，但小時候看得多了，依樣葫蘆，居然做得極是妥貼。不到半個時辰，四株白茶已種在綠竹之畔，左首一株「美人抓破臉」，右首是「紅妝素裹」和「滿月」，那株「倚欄嬌」則斜斜的種在小溪上旁的一塊大石之後，此所謂「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也，要在掩掩映映之中，才增姿媚。中國歷來將花比作美人，蒔花之道，也如裝扮美人一般。段譽出身皇家，幼讀詩書，於這種功夫自然是高人一等。他伸手溪中，洗淨了雙手泥污，坐在大石之後，對那株「倚欄嬌」正面瞧瞧，側面望望，心下正自得意，忽聽得腳步細碎，有兩個女子走了過來，只聽得一人道：「這裏最是幽靜，沒人來的──」段譽一聽得她的聲息，心頭怦的一跳，原來正是日間所見的那個白衣少女。段譽屏氣凝息，半點聲音也不敢出，心想：「她說過不見不相干的男子，我段譽自是個不相干的男子了。我只要聽她說幾句話，與聽幾句她說的仙樂一般的聲音，也已是無窮之福，千萬不能讓她知道了。」他的頭本來斜斜側著，這時竟是不敢回正，就是讓腦袋這麼側著，生恐頭頸骨中發出一絲半毫輕響，驚動了那個少女。那少女繼續說道：「小詩，你聽到了甚麼──甚麼關於他的消息？」段譽不由得心中一酸，他知道那少女口中的那個「他」，自然是指慕容公子了，從王夫人言下聽來，那慕容公子似乎是單名一個「復」字。那少女的詢問之中，滿腔關切，滿懷柔情。段譽心道：「如果這位姑娘這般關切的竟然是我，段譽便是立時死了，也是心甘情願。」

他這番心意，確是無半分虛假，可是，他從未見過這位白衣姑娘的相貌，不知她是美是醜，不知她姓甚名誰，更不知她是善是惡，脾性是好是壞！

可是自從他在水邊聽到了那白衣少女的幾句話聲之後，只覺得一往情深，為她百死而無悔，到底此情因何而生，此意自何而起，自己卻是半點也說不上來。聽得她言語中處處關懷慕容公子，不自禁的又是羨慕，又是自傷。只聽小詩囁嚅半晌，但是不便直說。

那少女道：「你跟我說啊！我總是不忘了你的好處便是。」小詩道：「我是怕──怕夫人責怪。」那少女道：「你這傻丫頭，你跟我說了，我自然不會對夫人說，要是你不說啊，我去問小茶、小翠她們，日後夫人問起，我當然說是你說的。」小詩急道：「小姐，你──你怎麼可冤枉我？」那少女笑道：「誰做我的心腹，我自是迴護她。誰不聽我話，我冤枉她又有甚麼相干？」小詩沉吟了一會，道：「好，我跟你說了，你可千萬不能說從我洩漏了風聲。」那少女道：「我得瞧你說得多不多，要是你吞吞吐吐的，我當你是半個心腹，倘若是甚麼也不瞞我，那麼夫人永遠也不會怪到你。」

小詩嘆了口氣，道：「表少爺是到少林寺去了。」那少女道：「你說是少林寺？阿朱、阿碧她們說他是去洛陽丐幫的？」段譽心道：「怎麼是表少爺？嗯，那慕容公子是她的表哥，他二人是中表之親，青梅竹馬，那個──那個──」小詩道：「夫人這次出外在途中遇到燕子塢的風四爺，說是趕去嵩山少林寺，給表少爺打接應的。」那少女道：「他去少林寺幹甚麼了？」小詩道：「風四爺說，表少爺傳回訊息，這次有許許多多江湖門派，在少林寺開甚麼英雄大會，為的是對付慕容氏來著。表少爺來不及知會旁人，獨自先趕著去了。聽說燕子塢另外還有人去打接應。」那少女道：「夫人既是得到了訊息，怎地反而回來，不趕去幫表少爺的忙？」

小詩道：「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想來，夫人不喜歡表少爺。」那少女憤憤的道：「哼，就算不喜歡，終究是自己人。姑蘇慕容氏在外面丟了人，咱們王家就很有光彩麼？」小詩應道：「是。」那少女怒道：「是甚麼？」小詩嚇了一跳，道：「不是，沒──沒甚麼。」那少女在綠竹叢旁走來走去的籌想計策，忽然間看到段譽所種的二株白茶，又看到新打碎的瓷盆，「咦」的一聲，道：「是誰在這裏種茶花？」

段譽更不怠慢，便從大石後一閃而出，一揖到地，說道：「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種植茶花，衝撞了小姐。」他雖是深深作揖，眼睛卻仍是直視，深恐小姐又說一句「我不見不相干的男子」，就此轉身而去，又錯過了見面的良機。他雙眼一見到那位小姐，耳朵中「嗡」的一聲響，但覺眼前昏昏沉沉，雙膝一軟，不由自主的跪倒在地，若不強自撐住，幾乎硬要磕下頭去，口中卻終於叫了出來：「神仙姊姊，我──我想得你好苦！」

原來眼前這位白衣少女的相貌，便和大理石洞中的玉像全然的一般無異。那王夫人已然是十分相似了，只是年紀不同，但這白衣少女除了服飾相異之外，臉型、眼睛、鼻子、嘴唇、耳朵、膚色、身材、手足，竟然沒一處不像，宛然便是那玉像復活。段譽在夢魂之中，已不知幾千百遍的想那玉像，此刻眼前親見，真不如自己身在何世，是人間還是天上？那少女還道他是個瘋子，輕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說道：「你──你──」段譽站起身來，說道：「那日自在石洞之中，拜見神仙姊姊的仙範，已是自慶福緣非淺，不料今日更親眼見到姊姊容顏。世間真有仙子，當非虛語也。」那少女向小詩道：「他說甚麼？他──他是誰？」小詩道：「他就是阿朱、阿碧帶來的那個書獃子了。他說會種茶花，夫人倒信了他的胡說八道。」那少女向段譽道：「書獃子，剛才我和她的說話，你都聽見了麼？」

段譽笑道：「我姓段名譽，大理國人氏，非書獃子也。神仙姊姊和這位小詩姊姊的言語，我是無意之中都聽到了，不過神仙姊姊與小詩姊姊大可放心，小生絕不洩漏片言只語，擔保小詩姊姊決計不會受夫人責怪便是。」那少女臉色一沉，道：「誰跟你姊姊妹妹的亂叫？你還不認是書獃子，你幾時見過我了？」段譽道：「我不叫你神仙姊姊，卻叫甚麼？」那少女道：「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就是。」段譽搖頭道：「不行，不行，天下姓王的姑娘，何止千千萬萬，如姑娘這般天仙人物，如何也能只稱一聲『王姑娘』？可是叫你作甚麼呢？那倒為難得緊了。稱你作王仙子麼？似乎太俗氣。叫你曼陀公主罷？大宋、大理、遼國、吐蕃，那一國沒有公主？那一個能跟你相比？」

耶少女聽他口中念念有詞，越覺得他獃氣十足，不過他這般傾倒備至、失魂落魄的稱讚自己美貌，終究心中也有點喜歡，微笑道：「總算你運氣好，我媽沒將你的兩隻腳砍了。」段譽道：「令堂夫人和神仙姊姊一般的容貌，只是性情特別了些，動不動就殺人，未免和神仙體態不稱──」那少女秀眉微蹙，道：「你趕緊去種茶花罷，別在這裏嘮嘮叨叨的，咱們有要緊話要說呢。」神態之中，便是將他當作個種花的匠人一般。

段譽卻也不以為忤，只盼能多和她說一會話，能多瞧上她幾眼，心想：「要引得她心甘情願的和我說話，只有跟她談論慕容公子，除此之外，她是甚麼事也不會放在心上的。」便道：「天下英雄群集嵩山少林寺，商量大破慕容氏的法子，各門各派的人物當真可到得不少。慕容公子孤身犯險，那可有點不妥。」那少女果真身子一震。段譽不敢直視她的臉色，心下暗道：「她為慕容復這臭小子關心掛懷，我見了她的臉色，說不定會氣得流下淚來。」但見到她白色綢衫的下襬不住輕輕顫動，聽到她比洞簫還要柔和的聲調問道：「少林寺中的情形，你可知道麼？你──你快跟我說。」

段譽聽她為般低語央求，心腸一軟，立時便想將所知全盤傾吐，但轉念一想：「我若是一口氣說完了，她便又催我去種茶花，再要尋甚麼話題來跟她談談說說，那可不容易了。我得短話長說，小題大做，每天只說這麼一小點兒，有多長我拖多長，叫她日日來尋我說話，若是尋我不著，那就心癢難搔。」於是咳嗽一聲：「我自己是不會武功的，一點都不會，甚麼『金雞獨立』，『黑虎偷心』，最容易的招式也不會一招。但我家裏有一個朋友，名叫朱丹臣，外號叫作『筆硯書生』，你別瞧他文文弱弱的，好像和我一樣，也是個書獃子，嘿，他的武功可真不小。有一天我見他把扇子一收擺動，倒了轉來，噗的一聲，扇子柄在一條大漢的肩膀上這麼一點，那條大漢便縮成了一團，好似一堆爛泥那樣，動也不會動了。」

那少女道：「嗯，這是『清涼扇』法中的打穴功夫，第三十八招『透骨涼』，倒轉扇柄，斜打肩胛。這位朱先生是崑崙旁支，三因觀門下的弟子，這一派的武功，用筆比用扇更是厲害。你說正經的罷，不用跟我說武功。」這一番話若是叫朱丹臣聽到了，那是非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可，那少女不但說出了這一招的名稱手法，連他的師承來歷，武學家數，也是清清楚楚。假如是另一個武學名家聽了，例如是段譽的伯父段正明、父親段正淳等，也是要大吃一驚：「怎地這個年輕姑娘，於武學之道，見識如此精闢？」但段譽可真的是不會武功，那姑娘這幾句話，倘若傳將出去，勢將轟動江湖，成為武林中的一件頭等大事，可是這姑娘輕描淡寫的說來，段譽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聽著。

# 第三十一回 易容神術

他甚至不知這少女聽說的招數名稱對與不對，一雙眼只是瞧著她淡淡的眉毛這麼一軒，紅紅的嘴唇這麼一噘，她說得對也好，錯也好，那是全然的不在意下。那少女道：「那位朱先生怎麼啦？」段譽指著綠竹旁的一張青石條凳，道：「這事說來話長，小姐請移尊步，到那邊安安穩穩的坐著，然後待我慢慢的稟告。」那少女道：「你這人囉哩囉唆的，爽爽快快不成麼？我可沒功夫聽你的。」段譽道：「小姐今日沒空，明日再來找我，那也可以。若是明日沒空，過得幾日也是一樣。只要夫人沒將我的舌頭割去，小姐但有所問，我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少女左足在地上輕輕一頓，向小詩道：「夫人還說甚麼？」小詩道：「夫人本來要到百禽院去找公冶夫人下棋，聽說慕容公子去了少林寺，便吩咐轉舵回家。」那少女道：「為甚麼？」她不待小詩回答，自言自語的道：「哼，我媽是怕公冶夫人求她出手相助，還是假裝不知道的為妙。」小詩道：「小姐，怕夫人找我，我得去啦！」那少女道：「啊，這件事我是不會跟人說的，你要是愛說，隨便跟人說好了。」小詩忙道：「小姐千萬別說，婢子還想服侍你幾年呢。」那少女微微一笑，小詩即行告別而去，段譽見她目光中流露恐懼的神氣，心想：「王夫人殺人如草，確是令人生怖。」

那少女緩步走到青石凳前，輕輕巧巧的坐了下來，卻並不叫段譽也坐。段譽自不敢貿然坐在她的身旁，但見一株白茶和她相距甚近，兩株離得略遠，美人與名花，當真是相得益彰。段譽嘆道：「名花傾國兩相歡，不及不及，當年李太白以牡丹比喻楊貴妃之美，他若是有福見到小姐，就知道花朵雖美，然而無嬌嗔、無軟語、無喜笑、無憂思，那是萬萬不及了。」少女道：「你不停的說我很美，我也不知真不真。」

段譽大為奇怪，道：「不知子都之美者，是無目也。於男子尚自如此，何況如姑娘這般的驚世絕艷？想是你一生之中，聽到讚美的話太多，聽也聽得厭了。」那少女慢慢搖頭，目光中露出了一絲寂寞道：「從來沒有人對我說美還是不美。這曼陀山莊中，除了我媽之外，都是婢女僕婦，她們只知道我是小姐，誰來管我是美是醜？」段譽道：「那麼外面的人呢？」那少女道：「甚麼外面的人？」段譽道：「你到外面，別人看到你這天仙般的美女，難道不說麼？」那少女道：「我從來不到外邊去，到外邊去幹甚麼？媽媽根本就不許我到瑯環閣去看書，船窗也是遮得密不通風的。」段譽點頭道：「瑯環閣？果真有這麼一個地方。那裏藏的書很多麼？」那少女道：「也不算多，就這麼四五間屋子的書。」段譽忽道：「難道他──他也從來不說你很美麼？」那少女聽得提到慕容公子，慢慢的低下了頭，只聽得瑟的一聲極輕極輕的聲響，跟著又是這麼一聲，幾滴眼淚滴在地下的青草上，晶瑩生光，便如是清晨的露珠。段譽不敢再問，也不敢說甚麼安慰的話。過了好一會，那少女才幽幽的道：「他──他是很忙的，一年到頭，從早到晚，沒甚麼空閒的時候。他和我在一起時，不是跟我談論武功，便是談論國家大事。我──我討厭武功。」段譽一拍大腿，叫道：「不錯，不錯，我也討厭武功。我伯父和我爹爹叫我學武，我說甚麼也不學，寧可偷偷的逃了出來。」

那少女幽幽的一聲長嘆，道：「我為了要時時見他，雖然心裏討厭武功，還是用心的研習，他有甚麼地方不會不明白，我好說給他聽。那些歷代帝皇將相，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的事，我實在不願知道。可是他最愛談這些，我只好去看這些書，說給他聽。」

段譽奇道：「為甚麼要你看了說給他聽，他自己不會看麼？」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你道他是瞎子麼？是不識字的人麼？」段譽忙道：「不，不！我說他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好不好？」他話是這麼說，心中卻忍不住一酸。那少女嫣然一笑，道：「他是我表哥。這莊子中，除了舅舅，舅母和表哥之外，從來沒旁人來。後來舅舅跟我媽吵翻了，我媽連表哥也不許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人，要知道，天下的好人壞人，我誰也見不到。」她說到後來，眼圈兒一紅，又是泫然欲涕。段譽道：「嗯，你媽媽是你舅舅的妹妹，他──他──他是你舅舅的兒子。」那少女居然笑了出來，道：「瞧你這般傻裏傻氣的。我是我媽媽的女兒，他是我的表哥。」

段譽見引得她笑了，心中甚是高興，道：「啊，我知道了，想是你表哥很忙，沒功夫看書，所以你代他看。」那少女笑道：「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另外有原因的。我問你，少林寺中有那些門派的人，在開甚麼英雄大會？」段譽見她長長的眉毛上兀自帶著一滴淚珠，心想：「前人云：梨花一枝春帶雨，以此比擬美人之哭泣。可從梨花美則美矣，梨樹卻是太過臃腫，而且雨後梨花，片片花朵上都是淚水，又未免傷心過份，只有像王姑娘這麼玫瑰朝露，那才美了。」那少女等了一會，見他始終不答，伸手在他手背上輕輕一推，道：「你怎麼了？」段譽全身一震，跳起身來，叫道：「啊也！」那少女給他嚇了一跳，道：「怎麼？」段譽滿臉通紅，道：「你手指在我手背上一推，我好像給你點了穴道。」那少女睜著圓圓的眼睛，不知他在說笑，道：「這邊手背上是沒有穴道的。腋門、中渚、陽池三穴都在掌緣，前豁、養老兩穴近手腕了，離得更遠。」她一面說，一面伸出自己手背來比劃。段譽見到她左手食指如一根蔥管，點在雪白嬌嫩如豆腐的手背之上，突覺自己喉頭乾燥，頭腦中一陣暈眩，道：「姑──姑娘，你叫甚麼名字？」那少女微笑道：「你這人真是古裏古怪的。好，說給你知道也不打緊。」便用手指在自己手背上畫了三個字：「王玉燕」。段譽一怔，心想：「這樣美麗的一位姑娘，應當有個極雅致、極文秀的名字才是。王玉燕，那不是挺俗氣麼？及不上阿朱、阿碧，也及不上小詩、小茶、小翠這些丫頭。」但轉念一想，忽然伸手猛敲自己額頭，道：「妙極，妙極，你不像一隻潔白無瑕，飛翔輕靈的燕子麼？」

王玉燕微笑道：「名字總是取得好聽些的。史上那些大奸大惡之輩，名字也是挺美的。曹操不見得有甚麼德操，朱全忠更是大大的不忠。你叫段譽，你的名譽很好麼？只怕有點兒沽名──」段譽接口道：「──釣譽！」兩人同聲大笑起來。王玉燕秀美的面龐之上，本來總是隱隱帶著一絲憂色，這時縱聲大笑，歡樂之餘，增添了幾分稚氣。段譽心想：「我若能一輩子逗引你喜笑顏開，此生復有何求！」不料王玉燕只高興得短短的一會兒，眼光中又出現了朦朦朧朧的憂思，輕輕的道：「他──他老是一本正經的，從來不跟我說這些無聊的事。唉！燕國，燕國，就真是那麼重要麼？」

「燕國，燕國」這四個字撞入段譽腦中，使他陡然之間，將許多本來零零碎碎的字眼，都串連在一起了：慕容氏，燕子塢，參合莊，燕國。他脫口而出：「這位慕容公子，是五胡亂華時鮮卑人慕容氏的後代？他是胡人，不是中國人？」

王玉燕點頭道：「是的，他是燕國慕容氏的王孫，隔了這幾百年，何必還是念念不忘的記著祖宗的舊事？他想做胡人，不做中國人，連中國字也不想識，中國書也不想識。可是啊，我就瞧不出中國書有甚麼不好。有一次我要他寫鮮卑字，他就大發脾氣。」

王玉燕說起了慕容公子，微微抬起頭，望著遠處緩緩浮動的白雲，心中難禁悠悠之思，柔聲道：「他──他比我大十歲，一直當我是他的小妹妹，以為我除了讀書學武之外，甚麼也不懂。他一直不知道，我讀書是為他讀的，練武也是為他練的。倘若不是為了他，我寧可養些小雞兒玩玩，或者是彈彈琴、寫寫字。」段譽顫聲道：「他當真一點也不知你──你對他這麼好？」王玉燕道：「我對他好，他當然知道。他待我也是很好的。可是──可是，咱倆就像是同胞兄妹一般，他除了正經事情之外，從來不跟我說別的。從來不跟我說，他心裏有甚麼心思。也從來不問我，我心裏有甚麼心事──」她說到這裏，玉頰上泛起淡淡的紅暈，神態靦腆，更是嬌艷動人。

段譽本來想跟她開句玩笑，問她：「你心裏有甚麼心事？」但見到她的麗色，她的嬌羞，便不敢再唐突佳人，說道：「你也不用老是跟他談文事武功，詩詞之中，不是有甚麼子夜歌、會真詩麼？」他意思是說，盡可用些描寫男女情愛的詩詞來和慕容公子談談說說，只是此言一出，心下立即後悔：「讓她含情脈脈，無由自達，豈不是好？我何必教她法子，當真是傻瓜之至了。」王玉燕聽了這幾句話，更是害羞，忙道：「怎──怎麼可以？我是規規矩矩的閨女，怎可讓表哥看輕了？」段譽噓了口長氣，道：「是，正該如此！」心下暗罵：「段譽，你這傢伙不是正人君子。」

王玉燕這番心事，從來沒和誰說道，只是在自己心中千番思量、百遍盤算，今日遇上段譽這個性格隨隨便便之人，不知怎地，竟是對他十分信得過，將心底的柔情蜜意都吐露了出來。其實，她暗中思慕表哥，阿朱、阿碧，以及小茶、小詩等丫鬟何嘗不知，只是誰都不說出口來而已。她說了一陣話，心中的憂慮稍去，道：「我跟你說了許多不相干的閒話，沒說到正題。少林寺中到底有那些人？他們為甚麼要跟我表哥為難？」

段譽道：「少林寺的方丈叫做玄慈大師，他有一個師弟叫做玄悲。這玄悲大師最擅長的武功，乃是『金剛杵』。」王玉燕點頭道：「那是少林七十二絕藝中的第四十八種，一共只有十九招杵法，使將出來時卻是極為威猛。」段譽道：「這玄悲大師，不知怎地給人打死了，而敵人傷他的手法，正是玄悲大師最擅長的『金剛杵』。他們說，這種傷人的手法，唯姑蘇慕容氏才有，叫做甚麼『以彼之道，還施被身』。因此少林派決意要找慕容氏報仇。只是慕容氏的武功太過厲害，大家生怕不敵，是以要商量著對付。」王玉燕道：「說來這話倒是有理。除了少林派，還有些甚麼人？」段譽道：「嵩山派有個叫做柯百歲的人，他的拿手武功叫做甚麼『靈蛇纏頸』。」王玉燕道：「嗯，那是嵩山派百勝軟鞭第二十九招中的第四個變招，雖然招法古怪，卻算不得上乘武學。」段譽道：「這人也死在『靈蛇纏頸』這一招之下，他的師弟和徒弟，自是要找慕容氏報仇。此外──此外還有許多人，我不懂武功，也記不了這許多。」他心中想：「我大理段氏也參與其事，那還是不說的好。」王玉燕道：「我知道表哥的性兒，他聽說有這樣多人跟他作對，那自是先尋上門去了。不過他未必能全都懂得這些門派的絕招。何況他們人多勢眾，若是一擁而上，那也很不好辦。」正說到這裏，忽聽得兩人急奔而來，卻是小詩和幽草兩個丫鬟。幽草臉上神色極是驚惶，道：「小姐，不──不好啦，夫人吩咐將阿朱、阿碧二人──」說到這裏，口中塞住了，一時說不下去。小詩接著道：「要將她二人的右手都砍了，罰她們擅闖曼陀山莊之罪。那──那怎麼辦呢？」

段譽急道：「王姑娘，你──你快得想個法兒救救她們才好！」王玉燕也是甚為焦急，道：「朱碧二女是表哥的心腹使婢，若是傷殘了她們的肢體，我如何對得起表哥？幽草，她們在那裏？」幽草和朱碧二女最是交好，聽得小姐有意相救，登時生出一線希望，忙道：「夫人分咐將二人送去『花肥房』，我求嚴婆：遲半個時辰動手，這時趕去求懇夫人，還來得及。」王玉燕心想：「向媽求懇，多半無用，可是除此之外，也是別無他法。」當下點了點頭，帶了幽草，小詩二婢便去。段譽瞧著她輕盈的背影，想追上去再跟她說幾句話，但只跨一步，便覺無話可說，怔怔的站住了。

王玉燕快步來到上房，見母親面前點了一爐香，香煙梟梟上升，剛要靜坐入定，情知她這一入定，便有大半天不能打擾於她，忙道：「媽，我有件事跟你說。」王夫人慢慢睜開眼睛，臉上神色極是嚴峻，道：「若是與慕容家有關的，我便不聽。」玉燕道，「媽，阿朱和阿碧這次不是有意來的，你就饒了她們這一回。」王夫人道：「你怎知她們不是有意來的？我斬了她們的手，你怕你表哥從此不睬你，是不是？」玉燕眼中淚水滾動，道：「表哥是你的親侄兒，你──你何必這樣恨他？就算舅舅對你不起，你也不用惱恨表哥。」她鼓著勇氣說了這幾句話，但一出口，心中怦怦亂跳，自驚怎地如此大膽，竟敢出口衝撞母親。王夫人眼光如冷電，在女兒臉上掃了幾下，半晌不語，跟著便閉上了眼睛。玉燕大氣也不敢透一口，不知母親心中在打甚麼主意。

過了好一陣，王夫人睜開眼來，說道：「你知道舅舅對我不起？他甚麼地方對我不起？」玉燕聽得他聲調寒冷如冰，一時嚇得話也答不出來。王夫人道：「你說好了。反正你現在年紀大了，不用聽我話啦。」玉燕又氣又怕，流下淚來，道：「媽，你──你這樣恨舅舅家裏，自然是舅舅虧待了你。可是他怎樣欺侮你，你從來不跟我說。」王夫人厲聲道：「你聽誰說過沒有？」玉燕搖搖頭，道：「你從來不許我出這曼陀山莊，也不許外人進來，我聽誰說啊？」王夫人輕輕吁了口氣，登時放了心，語氣也變得和緩些，嘆道：「我是為你好。世界上壞人太多，殺不勝殺，你年紀輕輕，一個女孩兒家，還是別見壞人的好。」說到這裏，她突然間想起一事，道：「那個姓段的花匠，嘴上油腔滑調，不是好人。若是他跟你說一句話，立時便動手將他殺了，不能讓他說第二句。知不知道？」玉燕心想：「甚麼第二句，只怕連第一百句、二百句話也說過了。」王夫人道：「怎麼？你下不了手麼？似你這等面慈心軟的女子，這一生一世不知要吃多少虧呢。」她雙手互擊兩下，小詩走了過來。王夫人道：「你傳下話去，有誰和那姓段的花匠多說一句話，兩人一齊割了舌頭。」小詩神色木然，似乎王夫人所說的，乃是宰雞屠犬，應了聲：「是！」便即退下，王夫人向女兒揮手道：「你也去罷！」

玉燕應道：「是。」走到門邊時，停了一停，回頭道：「媽，你饒了阿朱、阿碧，命她們以後無論如何不可再來便是。」王夫人冷冷的道：「我說過的話，幾時有過不作數的？你多說也是無用。」玉燕咬了咬牙，低聲道：「我知道你為甚麼恨舅舅，為甚麼恨表哥了。」左足輕輕一頓，便即出房。王夫人道：「回來！」這兩個字說得並不如何響亮，卻是充滿了威嚴。玉燕重又進房，低頭不語。王夫人望著那彎彎曲曲不住顫動的青煙，道：「燕兒，你知道了甚麼？不用瞞我，甚麼都說出來好了。」玉燕咬著下唇，道：「我知道，你是嫌舅舅不爭氣，惱恨表哥不專心學武，以致不能開創天下無敵的『慕容宗』。」

王夫人「嘿」的一聲冷笑，道：「小孩子知道甚麼？我早已不姓慕容啦。『慕容宗』立不立得成功，跟我有甚麼相干？」玉燕道：「我知道的，你恨自己不是男子，否則早把『慕容宗』建了起來啦，你怪舅舅和表哥一心一意想『規復燕國』，沒將武功放在心上。」王夫人道：「這是誰跟你說的？」玉燕道：「不用有誰跟我說，我自己也猜得到。」王夫人道：「多半是你表哥說的了，是不是？」玉燕不對母親說謊，卻也不承諾，只是默默不語，王夫人道：「你表哥一個大男人，年紀比你大著十歲，成天不學好，不長進，瘋瘋癲癲的不知幹些甚麼，身上的功夫連你也及不上，慕容家的臉也給他丟光了。『姑蘇慕容』這四個字，百年來是多大的威風，可是你表哥的功夫呢？配不配啊？」玉燕聽著母親的說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覺得母親的話倒也沒有說錯了，一時無言可答。王夫人又道：「他這會兒上少林寺去啦，那些多嘴丫頭們自然巴巴的趕著來跟你說。哼，他上少林寺去，不讓人牙也笑掉了麼？謝天謝地，人家絕不能相信，這樣的膿包會是姑蘇慕容家的子弟，說不定幾招送了性命，查也無從查起，那是更加妙了。」玉燕走上幾步，柔聲道：「媽，你去救他一救。他──他是慕容家的一脈單傳。倘若也有甚不測，姑蘇慕容家就是斷宗絕代了。」王夫人冷笑道：「姑蘇慕容，哼，慕容家不顧我，我為甚麼要顧他們？」但這兩句話一出口，登時自知失言，揮手道：「出去，出去！」玉燕道：「媽，表哥──」王夫人厲聲：「你越來越放肆了！」

玉燕眼中含淚，低頭走了出去，芳心無主，不知如何是好，走到西廂廊下，忽聽得一人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玉燕抬頭一看，正是段譽，忙道：「你──你別跟我說話。」原來段譽見王玉燕去後，迷迷惘惘的便跟隨而來，遠遠的等候，待玉燕從王夫人房中出來，他又是身不由主的跟了來。他見玉燕臉色慘然，知道王夫人沒有答應，道：「就算夫人不答應，咱們也得想個法子。」玉燕道：「媽沒答應，還有甚麼法子可想？她──她──我表哥身有危難，她袖手不理。」越說心中越是委屈，忍不住又要掉淚。段譽道：「嗯，慕容公子身有危難──」他突然想起一事，道：「你武功比你表哥強，為甚麼自己不去救他？」王玉燕睜著烏溜溜的眼珠，瞪視著他，似乎他這句話真是天下再奇怪不過的言語，隔了好一陣，才道：「我──我怎麼能去，媽媽是更加不答應了。」段譽微笑道：「你媽媽自然不會答應，可是你不會自己偷偷的走麼？我便曾自行離家出走。後來回得家去，爹爹媽媽，也沒怎樣責罵。」

玉燕聽了這幾句話，當真是茅塞頓開，心道：「是啊，我偷著出去救了表哥，就算回來被媽狠狠責打一場，那又有甚麼？當真她要殺我，我總也已經救了表哥。」她想到自己能為了表哥而受苦受難，心中一陣辛酸，一陣甜蜜，又想：「這人說他曾偷偷逃跑，嗯，我怎麼從來沒想過這種事？」段譽極力鼓吹，道：「你老是住在曼陀山莊之中，不去瞧瞧外面的花花世界麼？」玉燕搖頭道：「外面有甚麼好瞧的？我只是想去幫幫表哥，瞧他是否會遇上甚麼兇險。不過我從來沒出過門，也不知少林寺在東在西。」段譽立即自告奮勇，道：「我陪你去，一路上有甚麼不懂，一切由我來應付就是。」

玉燕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段譽又問：「阿朱、阿碧她們怎樣了？」玉燕道：「媽也是不肯相饒。」段譽道：「一不做，二不休，若是阿朱、阿碧被斬了手足，你表哥定要怪你，不如就去救了她二人，咱四人立即便走。」玉燕伸了伸舌頭，道：「這般的大逆不道，我媽怎肯干休？你這人膽子忒也大了！」

段譽情知此時除了她表哥之外，再無第二件事能打動她芳心，當下以退為進，說道：「既是如此，咱們即刻便走，任由你媽媽傷殘了阿朱、阿碧的肢體。日後你表哥問起，你只推不知便了，我也決計不洩漏此事。」王玉燕急道：「那怎麼可以，這不是對表哥說謊了麼？」她大是躊躇，說道：「唉！朱碧二婢是他的心腹，從小便服侍他的，若是有甚好歹，他慕容家和我王家的怨可結得更加深了。」左右一顧，道：「你跟我來。」

段譽見她飛快的向西北角上行去，心下怔忡不定，尋思：「倘若我不勸她相救朱碧二婢，慕容公子和她之間，定將有極深芥蒂。但若我懷此惡念，眼睜睜瞧著朱碧二女身受慘禍，可又於心何忍？」要知段譽雖對王玉燕愛慕到了極處，究竟心地良善，不肯害人。片刻之間，王玉燕已來到一間大石屋外，說道：「平媽媽，你出來，我有話跟你說。」只聽得石屋中桀桀怪笑，一個乾枯之極的聲音說道：「好姑娘，你來瞧平媽媽做花肥麼？」段譽首次聽到幽草與小詩她們說起，甚麼阿朱、阿碧已經送到了「花肥房」中，當時聽了，也不以為意，此刻聽到這陰氣森森的聲音說到「花肥房」三字，心中驀地一凜：「甚麼『花肥房』，是種花的肥料麼？啊喲，是了，王夫人此人殘忍無比，將人活生生的殺了，當作茶花的肥料。要是咱們來遲了一步，朱碧二女的手腳給斬下來做了肥料，那便如何是好？」他心中怦怦亂跳，臉上變得全無血色。

王玉燕道：「平媽媽，我媽有事跟你說，請你過去。」石屋裏那聲音道：「平媽媽忙著。夫人有甚麼要緊事，要小姐親自來說？」玉燕道：「我媽說──嗯，她們來了沒有？」她一面說，一面走進石屋，只見阿朱和阿碧二人直挺挺的被綁在兩條鐵柱之上，口中塞了麻核桃，眼淚汪汪，卻是說不出話來。段譽探頭一看，朱碧二女尚自無恙，先放了一半心。再看兩旁時，稍稍平靜的心又大跳而特跳起來。只見一個弓腰曲背的老婆子，白髮如銀，手中拿著一柄雪亮的長刀，身旁一鍋沸水，煮得直冒水汽。

王玉燕笑道：「平媽媽，媽說叫你先放了她們，媽有一件要緊事要問她們一個清楚。」平媽媽轉過頭來，段譽見她兩根尖尖的犬齒露了出來，似要擇人而噬一般，心中說不出的噁心難受，只見她點頭道：「好，問明白後，再送回來砍手斷足。」她喃喃的自言自語：「平媽媽生平最不愛看美貌的女孩兒。這兩個小妞兒須得砍斷了手腳，那才好看。」段譽大怒，心想這老婆子作惡多端，不知已殺了多少人，只恨自己手無縛雞之力，否則須得結結實實打她幾個嘴巴，打掉她兩三根牙齒，這才再放朱碧二女。

平媽媽年紀雖老，耳朵卻是極為機靈，段譽在門外呼吸粗重，登時便給她聽見了，說道：「誰在外邊？」伸頭出來一張，見到段譽，心下猛地起疑，問道：「你是誰？」段譽笑道：「我是夫人命我種茶花的花兒匠，請問平媽媽，有肥料沒有？」平媽媽道：「你等一會，過不多時就有了。」平媽媽轉過頭來，向玉燕道：「小姐，慕容少爺很喜歡這兩個丫頭罷？」玉燕就是不會說謊，隨口道：「是的，你還是別傷了她們的好。」平媽媽點頭道：「小姐，夫人入定了，是不是？」玉燕道：「是啊。」

她這兩個字一出口，立時知道不對，急忙伸手按住了嘴唇。段譽心下暗暗叫苦：「唉，這位小姐，連撒個謊也不會。」幸好平媽媽似乎年老糊塗，對這個破綻全沒留神，說道：「小姐，麻繩綁得很緊，你來幫我解一解。」玉燕道：「好罷！」走到阿朱身旁，去解縛住她手腕的麻繩，驀然間喀喇一聲響，鐵柱中伸出一根弧形鐵條，套住了她的纖腰。

王玉燕「啊」的一聲，驚呼了出來，那鋼條套住在她腰間，尚有數寸空隙，但要脫出，卻是萬萬不能。段譽一驚，也搶進屋來，喝道：「你幹甚麼？快放了小姐。」平媽媽嘿嘿嘿的連聲怪笑，說道：「夫人既已入定，怎會叫這兩個小妞兒去問話？夫人有多少丫頭，何必要小姐親來？這中間古怪甚多。小姐，你在這兒待一會，讓我去親自問過夫人再說。」原來這「花肥房」乃是王夫人用刑殺人之處，石屋中裝滿了各種機括，以便制住囚徒，任意殺戮。這平媽媽心狠手辣，當年是黑道上出名的獨腳女盜，手下不知犯過多少血案，傷過多少人命。王天人將她制服後，喜她精明能幹，派她在花肥房中幹這刑殺之事，甚是得力。她見玉燕行動言語中犯疑處甚多，又素知王夫人對慕容家頗存怨毒，心想小姐武功極高，自己決計不是對手，倘若不聽吩咐，只怕她要強行放人，於是大著膽子，竟開機括將她套住了。

玉燕怒道：「你沒上沒下的幹甚麼？快放開我！」平媽媽道：「小姐，我對夫人忠心耿耿，不敢做半點錯事。待我去問過夫人，倘然確是如此，老婆子再向小姐磕頭賠不是。」玉燕大急，道：「喂，喂，你別去問夫人，我媽要生氣的。」平媽媽老奸巨猾，更瞧出玉燕是背了母親弄鬼，為了迴護表哥的使婢，假傳號令。她要乘機領功，說道：「很好，很好，小姐稍待片刻，老婆子一會兒便來。」玉燕叫道：「你別去，先放了我再說。」平媽媽那來理她，快步便走出屋去。

段譽見事情緊急，張開雙手，攔住她的去路，笑道：「你放了小姐，再去請問夫人，豈不是好？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是外人，得罪了小姐，終究不妙。」平媽媽瞇著一雙小眼，側過了頭，說道：「你這小子很有些不妥。」一翻手便抓住了段譽的手腕。段譽給她一扣住脈門，全身便覺酸軟麻痹，他雖有一身雄厚之極的內力，但一直不會使用，給平媽媽拖到鐵柱處，扳動機括，喀的一聲，鐵柱中伸出鋼環，也圍住了他腰。

平媽媽的手掌和他手腕相觸，便覺體中內力源源不斷的外漏，說不出的難受，將鋼環圍在段譽腰間後，立即放開他的手腕。段譽覺得腕間一鬆，情急之下，雙臂抱住了她的頭面，說道：「你別走！」平媽媽怒喝：「放開手！」她一出聲呼喝，真氣外洩更加快了。段譽自在天龍寺中得到伯父傳授，懂得了氣納丹田之法，平媽媽體中的內力被他以「朱蛤神功」不住吸將過來，隨吸隨貯，再無前時的氣血翻湧現象。

平媽媽連連掙扎，竟是脫不開段譽雙臂的抱持，心下大駭，叫道：「你──你會得『化功大法』麼？快放開我。」段譽和她醜陋的臉孔相對，其間相距不過一二寸。他背心有鐵柱頂住，腦袋無法後仰，看到她又黃又髒的牙齒，真欲作嘔，但知道此刻千鈞一髮，若是放脫了她，玉燕固受重責，自己與朱碧二女更將性命不保，只有閉上眼睛不去瞧她。平媽媽道：「你──你放不放我？」說話之聲已是有氣無力。須知段譽體內的內力越強，朱蛤神功的吸力也是越大。他初時取破嗔、破貪兩人的內力需時皆甚久，其後更得了黃眉僧、石清子兩大高手的全部內力，保定帝、天因、天觀等的部份內力，這時再吸平媽媽的內力，那只是片刻之功，平媽媽為人雖是兇悍，內力卻不甚強，不到一盞茶時分，已是神情委頓，氣若游絲，只是道：「放了我，放了我！」

段譽道：「你開機括先放我啊。」平媽媽道：「是，是！」段譽抓住她左手，讓她伸出右手去撥動藏在桌子底下的機括，喀的一響，那鋼環縮了回去。段譽指著玉燕和朱碧二女，命她立即放人。

# 第三十二回 星夜逃走

平媽媽伸指去扳扣住玉燕的機括，扳了一陣，竟是紋絲不動。段譽怒道：「你還不快放了小姐？」平媽媽愁眉苦臉的道：「我──我半分力氣也沒有了。」段譽伸手到桌子底下，摸到了機鈕，用力一板，喀的一聲，圈在玉燕纖腰上的鋼環緩緩縮進鐵柱之中。段譽大喜，但兀自不敢就此放開平媽媽，拾起地下長刀，挑斷了縛在阿碧手上的麻繩。阿碧接過刀來，割開阿朱手上的束縛。倆人取出口中的麻核桃，又驚又喜，半晌說不出話來。玉燕向段譽瞪了幾眼，臉上的神色極是奇異，說道：「你會得『化功大法』？這種污穢的功夫學來幹甚麼？」段譽搖頭道：「我這不是化功大法。」他想若是從頭述說，一則說來話長，二則玉燕未必會信，不如隨口捏造個名稱，便道：「這是我大理段氏家傳的『太陽熔雪功』，那是從一陽指和六脈神劍中變化出來的，和化功大法一正一邪，一善一惡，全然的不可同日而語。」玉燕登時便信了，嫣然一笑，道：「對不起，那是我孤陋寡聞了。大理段氏的一陽指我知道一些，六脈神劍卻是僅聞其名，日後還要請教。」段譽只要美人肯向自己求教，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小姐但有所詢，自當和盤托出，不敢藏私。」

阿朱和阿碧萬沒料到段譽會在這緊急關頭趕到相救，而見他和王小姐談得這般投機，更是大感詫異，阿朱道：「姑娘，多謝相救之德，咱們須得帶了這平媽媽去，免得她洩漏機密。」平媽媽道：「我──我──」阿未左手捏住她的面頰，右手便將自己口中吐出來的那顆麻核桃，塞到了她的口中。段譽笑道：「妙啊，這是慕容門風，叫作『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王玉燕道：「我跟你們一起去，去瞧瞧他──他是怎樣了？」朱碧二女大喜，齊道：「姑娘肯去援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二女拉過平媽媽，推到鐵柱之旁，扳動機括，用鋼環圈住了她，四人輕輕帶上了石屋的石門，快快走向湖邊。

幸好一路上沒撞到莊上婢僕，四人下了朱碧二女划來的小船之中，扳槳便向湖中划去。玉燕從頭髮上拔下一枚金釵，在船板上畫了個六十四格的羅盤，將金釵插在羅盤中心，日光斜射，釵影投到羅盤之上。玉燕隨手指劃，小船在煙波浩渺，滿佈菱葉的大湖中東轉一轉，西彎一彎的駛了出去。段譽大是欽佩，道：「姑娘雖不出門，天文地理卻是無所不曉。」玉燕微笑道：「都是些書上看來的玩意，也不知是否真的管用。」阿朱和阿碧划了一陣，見小船在縱橫交叉的港灣中轉了出來，依稀間已划上了來路，不再兜回曼陀山莊，都是心下大慰。段譽忽道：「姑娘，我有一事不明，倘若咱們是黑夜中出來，沒太陽可照羅盤，那怎麼辦？」玉燕微笑道：「那更加容易了，天上星辰便是個大羅盤，抬首即見。」阿朱、阿碧、段譽三人輪流划船，出了曼陀山莊附近那一團團八陣圖似的港灣之後，朱碧二女已識得湖上水道，眼見天色向晚，湖上煙霧漸濃，阿朱道：「姑娘，這兒離婢子的下處較近，今晚委屈你暫住一宵，再行商量如何去覓公子如何？」玉燕道：「嗯，就是這樣。」她離曼陀山莊越遠，越是沉默。段譽見湖上清風拂動她的衫子，黃昏時分，浸浸似有寒意，心中忽然感到一陣凄涼之意，初出來時的歡樂心情，慚慚淡了。又划了良久，望出來各人的眼鼻都已朦朦朧朧，只見東首天邊有燈火閃爍。阿碧道：「那邊燈火處，便是阿朱姊姊的聽香精舍。」小船向著燈火直划。段譽心中忽想：「此生此世，只怕再無今晚之情。如此湖上泛舟，若是永遠到不了燈火處，豈不是好？」突然間眼前一亮，一個大流星從天邊劃過，拖了一條長長的尾巴。

王玉燕口中低聲說了一句話，段譽卻沒聽得清楚。黑暗之中，只聽玉燕幽幽嘆了口氣。阿碧柔聲道：「姑娘放心，公子這一生逢兇化吉，從來沒遇到過甚麼危難。」玉燕道：「他上丐幫去，我倒不怎麼擔心，那少林寺究屬非同小可。那七十二項絕藝，他是都會的，但少林寺成名數百年，不會單只七十二項絕藝，若是忽然有人使出外界不知的奇特武功來，唉──」她頓了一頓，輕輕的道：「每逢天上飛過流星，我這願總是許不成。」原來江南有一種傳說，當流星橫過天空之時，如有人能在流星消失前說一個願望，那不論如何為難之事，都能如意稱心──但流星總是一閃即沒，許願者沒說得幾個字，流星便已不見。千百年來，江南的小兒女不知因此而懷了多少夢想，遭了多少失望。王玉燕於武學雖是所知極多，那兒女情懷，和一個農家女孩、一個湖上姑娘也沒甚麼分別。

段譽聽了這句話，心中又是一陣難過，明知她所許的願望，必是和慕容公子有關，必是祈求他平安無恙，萬事順遂。他驀地想起：「在這世界上，可也有那一個少女，是如王姑娘這般在暗暗為我許願麼？婉妹從前愛我甚深，但她既知我是她的兄長之後，自當另有一番心情。這些日子中不知她到了何處？是否另外遇上了如意郎君？鍾靈鍾姑娘呢？這個小姑娘天真浪漫，不知世事，她偶爾想到我之時，也不過是心中一動，片刻間便拋開了，絕不致如王姑娘這般，對她意中人竟是加此銘心刻骨的思念。嗯，伯父和爹爹替我定下了高伯伯的女兒為妻。這位姑娘我從來沒見過面，是美是醜，是高是矮，半點也不知道，我不會去想她，她自然也不會來想我。」

小船越划越近，阿朱仍然低聲道：「阿碧，你瞧，樣子有點兒不對。」阿碧點頭道：「嗯，怎地點了這許多燈？」她輕聲笑了兩聲，道：「阿朱姊姊，你家真在鬧元宵麼？這般燈火輝煌的，說不定他們是在給你做生日。」阿朱默不作聲，只是凝望湖中的點點燈火。這時段譽也是看得明白，一個小洲之上建著八九間房屋，其中有兩座樓房，每一間屋子的窗中都有燈火傳出來。他心道：「阿朱所住之處，叫做『聽香精舍』，想來和阿碧的『琴韻小築』差不多的屋宇，慕容公子對這兩位小婢應該不致於偏心。琴韻小築這般雅致，聽香精舍中卻是處處紅燭高燒，未免有點兒不倫不類。」

小船離聽香精舍約莫里許時，阿朱停住了槳說道：「王姑娘，我家裏來了敵人。」王玉燕吃了一驚，道：「甚麼？來了敵人？你怎麼知道？是誰？」阿朱道：「是甚麼敵人，那可不知。不過你聞啊，這般酒氣薰天的，定是許多惡客亂攪出來的。」王玉燕用力嗅了幾下，卻嗅不出甚麼，阿碧、段譽也不覺有異。阿朱此人對氣息最是靈敏，在極遠之處便能察覺異味，說道：「糟啦，糟啦，他們打翻了我的茉莉花露、玫瑰花露、啊喲不好，我的寒梅花露也給他們糟蹋了──」說到後來，幾乎要哭出聲來。

段譽大是奇怪，問道：「你眼睛這麼好，瞧見了麼？」阿朱哽咽道：「不是的，我聞得到。我化了很多很多心思，才浸了這些花露，這些惡客定是當酒來喝了！」阿碧道：「阿朱姊姊，怎麼辦？咱們避開呢，還是上去動手？」阿朱道：「不知敵人是否厲害──」段譽道：「不錯，倘若厲害呢，那是避之則吉。要是一些平庸之輩，還是去教訓教訓他們的好，免得阿朱姊姊的珍物再受損壞。」阿朱心中正沒好氣，聽他這幾句話說了等於是沒說，便道：「避強欺弱，這種事誰不會做？你怎知道敵人到底是厲害還是不厲害？」段譽道：「那很容易，待我上去探訪一番便了，三位請在船中等候，一見情勢不對，立即划船逃走，不必理我。」

三個少女聽他這麼說，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瞧他毛手毛腳的，行動身手，全然是不會半點武功的模樣，可是花肥房中那兇悍之極的平媽媽給他抓住了手腕，又是片刻間功力盡失，絕無抗禦之餘地，不知他是否身懷上乘武功，卻故意裝成文弱書生。王玉燕道：「你上去若是遇到了厲害之極的敵人，他們打你殺你，你怎麼辦？」段譽道：「那也是無法可施的了。不過我運氣極好，往往能逢兇化吉。」他心中卻想：「倘若我是為你送了性命，便做鬼也是心甜。」王玉燕左手一拂，手指貼上他的太陽穴，那是人身死穴之一，手指點得實了，立時斃命，不論武功多強之人，總是無法封閉太陽穴的穴道。黑暗之中，段譽竟是茫然不覺，不知危機已在頃刻。阿碧驚噫一聲，阿朱卻知玉燕乃是試探段譽的武功真假，只是凝神察看，並不作聲。玉燕的手指離他太陽穴不到一寸，段譽兀自未知，說道：「你們三位年輕姑娘，這般的遇上了敵人，甚是不妥。」玉燕緩緩縮手道：「你當真沒學過武功麼？」段譽微笑道：「那『太陽熔雪功』倘若不算武功，我就是沒學過的了。」阿朱道：「我有個計較。咱們都去換一套衣衫，扮成漁翁、漁婆兒一般。」她手指東首，道：「那邊住著幾家打魚的人家，都認得我的。」段譽拍手笑道：「妙極，妙極！」阿朱木槳一扳，便向東邊划去。這一帶和聽香精舍已近。鄰居的漁人平時都和她甚是熟稔。阿朱先和玉燕、阿碧走近漁家，借過衣衫換了。她自己扮成了老婆婆，玉燕和阿碧則扮成了中年漁婆，然後再喚段譽過去，將他裝成了四十來歲的漁人。阿朱的易容之術，當真精妙絕倫，拿些麵粉泥巴，在四人的臉上，這裏塗一塊，那邊黏一點，霎時之間，各人的年紀、容貌全都大異了。她又借了漁舟、漁網、釣桿、活魚等等，划了漁舟向聽香精舍駛去。段譽、玉燕等相貌雖然改變，但聲音舉止，卻是處處露出破綻，阿朱那喬裝的本事，他們是連一成都學不上。玉燕笑道：「阿朱，甚麼事都由你出頭應付，咱們只好裝啞巴。」阿朱笑道：「是了，包你不穿便是。」

那漁舟緩緩駛到了精舍之前，只見前後左右，處處都是楊柳，一聲聲粗暴的轟叫之聲，從屋中傳了出來。這狂亂的聲音和周遭精巧幽雅的屋宇花木，那是大大的不相稱。阿朱嘆了一口氣，十分不快。阿碧在她耳邊道：「阿朱姊姊，趕走了敵人後，我來幫你收拾。」阿朱捏了捏她的手，表示謝意。她帶著段譽等三人，繞道走到廚房，見廚師老顧忙得滿頭大汗，不停口的向鑊中吐唾沫，跟著雙手連搓，將污泥不住搓到鑊中，阿朱又好氣、又好笑，叫道：「老顧，你在幹甚麼？」老顧嚇了一跳，道：「你──你──」阿朱笑道：「我是阿朱姑娘。」老顧大喜，道：「阿朱姑娘，來了壞人，逼著我燒菜做飯，你瞧！」他一面說，一面擤了些鼻涕，拋在菜中，口中吃吃的笑了起來。阿朱和阿碧本在全神戒備，見這個大胖子廚師頗有童心，忍不住好笑。原來來犯的敵人將老顧呼來喝去，老顧心中不忿，只好在菜肴中落足髒料。阿朱皺眉道：「你燒這般髒的菜。」老顧忙道：「姑娘吃的菜，我做的時候一雙手洗得乾乾淨淨。敵人吃的，那是有多髒，便弄多髒。」阿朱道：「下次我見到你做的菜，想起來便噁心。」老顧道：「不同，不同，全然的不同。」要知阿朱雖是慕容公子的使婢，但在聽香精舍之中，卻是主人，另有婢女、廚子、船夫、花匠等等服侍。

阿朱道：「有多少敵人？」老顧道：「先來的一夥有十五六個，後來的一夥有二十多個。」阿朱道：「有兩夥麼？都是些甚麼人？甚麼打扮？聽口舌是那裏人？」

老顧罵道：「操他奶奶的──」一句罵人的言語一出口，情知不對，急忙伸手按住了嘴巴，甚是惶恐，道：「阿朱姑娘，老顧真是該死。那兩批人一批是北方的蠻子，瞧來都是強盜。另一批卻是四川人，個個都穿白袍，也不知是甚麼路道。」阿朱道：「他們來找誰？有沒傷人？」老顧道：「第一批強盜和第二批的怪人，都是一進莊來，便問公子爺在那裏。咱們說公子爺不在，他們不信，前前後後的大搜了一陣。莊上的丫頭都避開了，就是我氣不過，他──」本來又要罵人，一句話到得口邊，總算及時縮回。阿朱等見他左邊眼睛烏黑，半邊臉頰高高腫起，想是受了幾下厲害的，無怪他要在菜肴中大吐唾沫，聊以洩憤。阿朱沉吟道：「咱們得親自去瞧瞧，老顧也說不明白。」她帶了玉燕、段譽、阿碧三人，從廚房的側門出去，繞過了一片茉莉花壇，穿過兩個月洞門，來到花廳之外。段譽是大理國王子，自幼富貴，見到聽香精舍中的構築花木，也不以為意，若是換作旁人，心想阿朱只不過是慕容公子的一個婢女，已是如此起居，公子本身豈非勝於王侯？離花廳後的長窗尚有數丈，已聽得廳中喧嘩之聲，極是煩雜。段譽僻處南疆，王玉燕從來不出閨門戶，都不知這些人的說話中有何古怪之處。阿朱專心模仿各種各樣的神情口音，一聽便覺頗為奇特，那些大聲叫嚷之人，聲音都是甚為重濁，其中有些言語，阿朱雖是多懂各地方言，卻也難以明白。本來老顧說講四川話的人更多，可是這時候一句四川話也聽不見。

阿朱悄悄走近長窗，伸指甲挑破窗紙，湊眼向裏面一張。但見大廳上燈燭輝煌，可是只照亮了東邊的一面，十七八個粗豪大漢正在放懷暢飲，桌上杯盤狼籍，地下椅子東倒西歪，有幾個人索性坐在桌上，更有的不用筷子，伸手抓起了雞腿、牛肉大嚼。有的人手中揮舞長刀，將盤中魚肉剁成一塊一塊，用刀尖挑起了往口裏送。阿朱瞧這一般人的神情舉止，顯然是塞外的豪傑。她向這群人瞧得幾眼，再往西首望去，初時漫不經意，但多瞧得片刻，不由得心中發毛，背上暗生涼意。原來那邊二十餘人都是身穿白袍，整整齊齊的坐著，桌上只是點了小小一根蠟燭，燭光所及，不過數尺方圓，照見近處那六七人個個形容枯槁，身形瘦削，臉上一片木然，既無喜容，亦無怒色，當真是有若殭屍。阿朱越看越是心驚，但這些人始終是不言不語的坐著，若不是有幾人眼皮偶爾而動，還道個個都是死人了。阿碧湊近身去，握住阿朱的手，只覺她一隻手掌冷冰冰地，同時在微微發顫，當下也挑破窗紙，向裏張望。她眼光正好和一個臘黃臉皮的雙目相對，那人半死不活的向她瞪了一眼，阿碧吃了一驚，不禁輕輕「啊」的一聲叫，叫了出來。

砰砰兩聲，長窗震破，四個人同時躍出，剛好兩個是塞外大漢，兩個是川中怪客。兩個大漢齊聲喝問：「是誰？」阿朱道：「我們捉了幾尾鮮魚，來問老頭要不要，今天的蝦兒也是新鮮活跳的。」她說的是蘇州土語，那些塞北大漢原本不懂，但見四人都作漁人打扮，手中提著的魚蝦不住跳動，不懂也就懂了。一條大漢夾手從阿朱將魚兒搶了過去，大聲叫道：「廚子，廚子，拿去做醒酒湯喝。」另一個大漢去接段譽手中的鮮魚。那兩個四川人見是賣魚的，不再理會，轉身便回入廳中。他二人經過阿碧身旁時，阿碧陡然間聞到一股奇臭無此的腐臭，似是爛了十多日的臭魚一般。阿碧忍不住伸起衣袖，掩住鼻子。一個四川客一瞥之間，見到她衣袖褪下，露出小臂膚白勝雪，嫩滑如脂，疑心大起：「一個中年漁婆，肌膚怎會如此白嫩？」

他反手一把抓住阿碧，問道：「格老子的，你幾歲？」阿碧吃了一驚，反手甩脫他的手掌，說道：「你做甚麼？動手動腳的？」她說話聲音嬌柔清脆，這一甩又是身手極是矯捷，那四川客只覺手臂酸麻，一個踉蹌，向外跌了幾步。這麼一來，西洋鏡登時拆穿，廳外的四個人大聲吆喝，廳中又湧出十餘人來，將段譽等團團圍住。一條大漢伸手過去用力一扯段譽的鬍子，那假鬚應手而落。另一個人伸手要抓阿碧，被阿碧斜身一推，跌倒在地。她身後一人一劍橫削過來，阿碧低頭一躲，忘了自己頭頂裝有假髮，頭髻已比平時高了寸許，喇的一聲，花白的假髮跌落，露出滿頭都是秀髮。

那些漢子更是大聲吵嚷起來：「是奸細，是奸細！」「喬裝假扮的販子！」「拿起來拷打！」阿朱怒道：「這是誰的家裏？誰是奸細了？」眾漢子擁著四人走進廳內，向東首中坐的老者稟報道：「稟寨主，拿到了喬裝的奸細。」玉燕和阿朱、阿碧見廳中亂成一團，她三人雖都身負極高的武藝，但均是年輕識淺，不知該當立即動手呢，還是逼到不得已的時候再打。段譽更是分不清到底誰強誰弱。四個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站在那老者面前，看他如何發付。

那老者身材極是魁梧雄偉，一部花白鬍子，長至胸口，左手中嗆啷啷的玩弄著三枚鐵膽，喝道：「那裏來的奸細？裝得鬼鬼祟祟的，多半不是好人。」玉燕道：「裝做個老太婆，一點也不好玩，阿朱，我不裝啦。」說著便除去了頭上假髮，伸手在臉上一擦，用泥巴和麵粉堆成的滿臉皺紋頓時紛紛跌落。眾漢子見到一個中年漁婆突然變成了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女，無不目瞪口獃，霎時間大廳中鴉雀無聲。坐在兩首的四川白袍客人，也都將目光射了過來。玉燕道：「你們都將喬裝去了罷。」她向阿碧笑道：「都是你不好，洩漏了機關。」前後左右都是虎視眈眈的漢子，但玉燕視而不見，神色自若，似是全沒將這干人放在心上。

阿朱、阿碧、段譽三人聽玉燕這般說，當下各自除去了臉上的化裝。眾人看看玉燕，又看看阿朱、阿碧，那想到世間竟會有這般有似粉裝玉琢的姑娘。隔了好一陣，那魁梧老者才道：「你們是誰？到這裏來幹甚麼？」阿朱笑道：「我是這聽香精舍的主人，竟然要旁人盤問起我來，豈不奇怪？你們是誰？到這裏來幹甚麼了？」那老者道：「嗯，你是這裏的主人，那好極了。你是慕容家的小姐了？慕容博是你爹爹罷？」阿朱微笑道：「我只是個丫頭，那裏有福氣做老爺的女兒了？閣下是誰，到此何事？」那老者聽她自稱是個丫頭，意似不信，沉吟半晌才道：「你去請主人出來，我方能告知來意。」阿朱道：「主人出門去了。閣下有何貴幹，跟我說也是一樣。閣下的姓名，難道不能示知麼？」那老者道：「嗯，我是雲州秦家寨的姚寨主，姚伯當便是了。」阿朱道：「久仰，久仰。」姚伯當笑道：「你一個小小姑娘，知道甚麼？」玉燕道：「雲州秦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斷門刀，當年姚公望自創這斷門刀六十四招後，後人忘了五招，聽說現下只有五十九招傳下來。姚寨主，你學會的是幾招？」姚伯當大吃一驚，衝口而出的道：「我秦家寨的五虎斷門刀原有六十四招，你如何知道？」玉燕淡淡的道：「書上是這般寫的，多半不錯罷？缺了五招是『白虎跳澗』、『一嘯風生』、『剪撲自如』、『雄霸群山』，那第五招嘛，嗯，是『伏象勝獅』，對不對？」姚伯當摸了摸自己的鬍鬚，本門的刀法中有五招最精要的招數失傳，他是知道的，但這五招到底是甚麼招數，卻是誰也不知道了。這時聽玉燕侃侃而談，心中又是吃驚，又是起疑，對玉燕這句問話卻是答不上來。

西首白袍客中，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漢子陰陽怪氣的說道：「秦家寨五虎斷門刀威震河朔，多五招少五招不關大體。這位姑娘，跟慕容博慕容先生如何稱呼？」王玉燕道：「慕容老爺子是我舅舅。閣下尊姓大名？」那漢子冷笑道：「姑娘家學淵源，一眼便道出了姚寨主的武功家數。在下的來歷，倒要請姑娘猜上一猜。」玉燕微笑道：「那你得顯一下身手才成。單憑幾句說話，我可猜不出來。」那漢子點頭道：「不錯。」左手伸入右手衣袖，右手伸入左手衣袖，便似冬日籠手取暖一般，但即雙手伸出，手掌中各自多了一柄奇形兵刃。他左手中拿著一柄六七寸長的鐵錐，錐尖卻曲了兩曲，右手則是個八角小錘，錘柄長約及尺，錘頭也沒常人的拳頭大小。這兩件兵器小巧玲瓏，倒像是孩童的玩具，用以臨敵制勝，看來著實不便。東首的北方大漢中見了這兩件古怪兵器，當下便有數人笑出聲來。一個大漢大笑道：「川娃子的玩意兒，拿出來丟人現眼啦！」

王玉燕道：「嗯，你這是『雷公轟』，閣下想必長於輕功和暗器了，書上說『雷公轟』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獨門兵刃，『青』字十八打，『城』字三十六破，奇詭難測。閣下多半是複姓司馬罷？」那中年漢子一直臉色陰沉，聽了玉燕這幾句話，不禁聳然動容，和他左右兩名副手面面相覷，隔了半晌，才道：「姑蘇慕容氏於武學一道淵博無比，果真是名不虛博。在下司馬林。請問姑娘，是否『青』字真有十八打，『城』字真有三十六破？」玉燕道：「你這句話問得甚好。我以為『青』稱作十九打較妥，菩提子和鐵蓮子外形雖似，用法大大不同，不能混為一談。至於『城』字的三十六破，那『破甲』、『破盾』、『破牌』三種招數無甚特異之處，盡可取消，稱為三十三破，反而更為精要。」

司馬林等都聽得目瞪口獃，他的武功之中，『青』字只學會了十一打，甚麼鐵蓮子和菩提子的分別，全然不知。至於破甲、破盾、破牌三種功夫，原是他畢生最得意的武學，認為是青城派的不傳之秘，鎮山絕技，不料這少女卻說盡可取消。他先是一驚，隨即大為惱怒，心道：「慕容家想要折辱於我，故意編了這樣一套鬼話來，命一個少女出來大言炎炎。」這司馬林城府極深，當下並不發作，只道：「多謝姑娘指教，令我茅塞頓開。」微一沉吟間，一計已生，向他左首的副手說道：「褚師弟，你不妨向這位姑娘領教領教。」那副手是個滿臉麻皮的醜陋漢子，五十來歲年紀，一身白袍之外，頭上更用白布包纏，宛似滿身孝服，於朦朧的燈光之下，更顯得陰氣森森，這人名叫褚保昆，帶藝從師而投入青城派門下。他年紀比司馬林大了十歲，但入門較晚，是以屈居師弟。他本來的武功家數到底如何，向來深藏不露，即令是司馬林，也是不大了然，幾次詢問，褚保昆始終含糊其詞，司馬林只知他武功甚高，頗不在自己之下而已。他要褚保昆向王玉燕領教，計策甚高，倘若上玉燕識他不破，那是折了對方的氣燄；倘若玉燕果真識破了褚保昆的門派，卻也可解了自己胸中的疑團。

褚保昆站起身來，雙手在衣袖中一拱，取出的也是一把短錐，一柄小錘，和司馬林一模一樣的一套「雷公轟」，說道：「請姑娘指點。」旁觀眾人均想：「你的兵刃和那司馬林全無分別，這位姑娘既識得司馬林的，難道就不識得你的？」王玉燕也道：「閣下既使這『雷公轟』，自然也是青城一派了。」司馬林道：「我這位褚師弟是帶藝從師。本來是那一門那一派，卻要考較考較姑娘的慧眼。」王玉燕心想：「這倒確是個難題了。」

王玉燕尚未開言，那邊秦家寨的姚伯當搶著說道：「司馬掌門，你要人家姑娘識出你師弟的本來面目。那有甚麼意思？這豈不是沒趣之極麼？」司馬林愕然道：「甚麼沒趣之極？」姚伯當笑道：「令師弟現下滿臉密圈，雕琢得十分精細，他的本來面目，自然是沒有這麼考究了。」那褚保昆滿臉都是麻皮，東首的眾大漢聽寨主如此奚落於他，登時轟聲大笑。笑聲震得大廳上燭火搖晃不已。

褚保昆性子甚是陰鷙狠毒，生平最恨人嘲笑他的麻臉，有人無意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若是神色漠然，視如不見，算是那人的運氣，假如現出驚詫之色，或是皺一皺眉頭，意示厭憎，褚保昆若不將他弄得半死不活，絕不罷休。此刻聽得姚伯當這般公然譏嘲，如何忍耐得住？何況他本人相貌醜陋，在美男美女之前，更是恨人向他多看，當下也不理姚伯當是北方大豪，一寨之主，左手的鋼錐對準他胸膛，右手小錘在錐尾用力一擊，嗤的一聲急響，破空之聲有如尖嘯，一枚暗器向姚伯當胸口射了過去。

姚伯當雖料到自己既是出言譏嘲，絕無善罷之理，但萬萬想不到對方說幹就幹，這暗器來得如此迅捷，危急中不及拔刀擋格，左手搶過身前桌上的燭臺，看準了暗器一擊。噹的一聲響，那暗器向上射去，啪的一下，射入梁中，原來是一根三寸來長的鋼針。別瞧這鋼針雖只三寸有餘，力道卻是十分強勁，姚伯當左手虎口一麻，那燭臺掉在地下，嗆啷啷的直響。秦家寨眾人紛紛拔刀，大聲叫嚷起來：「暗器傷人麼？」「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不要臉，操你奶奶的熊！」一條大胖子更是滿口污言穢語，將對方的祖宗十八代都罵上了。

青城派眾人卻始終是陰陽怪氣，默不作聲，對秦家寨群豪的叫罵宛似不聞不見。姚伯當適才忙亂中去搶燭臺，倉卒之際，原是沒有拿穩，但自己數十年的功力修為，兩指之力，便可支持得自己身子，不料竟被對手小小一枚鋼針打落了手中的物事。以武林中的規矩而論，自己已是輸了一招，心想：「對方的武功頗有點邪門，咱們就算跟他們幹上了，也得正大光明，真刀真槍的來。聽那小姑娘說，青城派有甚麼『青』字十八打，似乎都是暗青子的功夫，咱們一個不小心，怕要吃虧。」當下揮手止住屬下眾人的叫鬧，笑道：「褚兄弟這一招功夫俊得很，也是陰毒得很那！那叫甚麼名堂？」

褚保昆嘿嘿冷笑，並不答話。秦家寨的大胖子道：「多半叫作『不要臉皮，暗箭傷人』！」另一個中年人笑道：「人家本來是不要臉皮了嘛，這招的名稱很好，名副其實，有學問，有學問！」他言語之中，又是取笑對方的麻臉。

玉燕搖了搖頭，柔聲道：「姚寨主，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姚伯當道：「怎麼？」玉燕道：「任誰都難保有病痛傷殘。小時候不小心摔一跤，說不定便跌跛了腿。和人交手時功夫不敵，說不定便丟了一手一目。武林中的朋友，身上有甚麼損傷，那是平常之極的事，是不是？」姚伯當只好應道：「是。」玉燕又道：「這位褚爺幼時患了惡疾，身上有些疤痕，那有甚麼可笑？男子漢大丈夫，第一是論人品道德，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他又不是去扮女人，臉蛋兒俊不俊，有甚麼相干？」

她這番話侃侃說來，姚伯當不由得啞口無言，哈哈一笑，說道：「小姑娘的言語倒也有些道理，這麼說，是老夫取笑褚兄弟的不是了。」玉燕嫣然一笑，道：「老爺子坦然自認其過，足見光明磊落。」她回頭向褚保昆搖了搖頭，道：「不行的，那沒有用。」說這句話時，臉上神情又是溫柔，又是同情，便似是一個做姊姊的，看到小兄弟忙得滿頭大汗要做一個力所不勝的事，因而出言規勸一般，言語之中，含意極是親切。

# 第三十三回 非也非也

王玉燕這一句話，旁人固是惘然，褚保昆也是摸不著頭腦。他適才聽玉燕出口辯解，說武林中人身上有損傷乃是家常便飯，又說男子漢大丈夫當以品格功業為先，心中已是十分舒暢，他這一生之中，始終為一張麻臉而鬱鬱不樂，從來沒聽人開解得如此誠懇，如此有理。這時聽她又說：「不行的，那沒有用。」便問：「姑娘說甚麼？」心中卻想：「她是說我這『天王補心針』不行麼？沒有用麼？她不知我這錐中共有一十二枚。若是連珠發射，早就要了這老兒的性命。反正我隨時可取他性命，只是在司馬林之前，卻不願洩漏了我的機密。」

只聽得玉燕道：「你這『天王補心針』果然是極霸道的暗器──」褚保昆身子一震，「哦」的一聲。司馬林和另外三位青城派的高手聽到「天王補心針」的名字，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道：「甚麼？」

褚保昆臉色已變，道：「姑娘錯了，這不是天王補心針，這是咱們青城派的暗器，乃是『青』字第七打的功夫，叫做『青蜂釘』。」

玉燕微笑道：「『青蜂釘』的外形倒是這樣的。你發這天王補心針，所用的器具，手法確和青蜂釘完全一樣，但暗器的本質，不在外形和發射的姿式，乃在暗器的勁力和去勢。大家發一枚鋼鏢，少林派有少林派的手勁，華山派有華山派的手勁，那是勉強不來的。你這是──」

只見褚保昆眼光中閃過一線殺機，左手的鋼錐倏忽舉到胸前，只要錘子在錐尾這麼一擊，立時便有鋼針射向玉燕。他為人雖是狠毒，但見著玉燕如此麗質，畢竟下不了殺手，又想到她適才的辯解，不願就此殺她滅口，喝道：「姑娘，你別多嘴，自取其禍。」

玉燕微笑道：「你不下手殺我，多謝你啦。不過你便是出手，也沒有用。青城、蓬萊兩派，世代為仇，你所圖謀的事，八十餘年前，貴派第七代掌門人海風子道長，就曾試過了。他的才幹武功，只怕都不在閣下之下。」

段譽、阿朱、阿碧以及姚伯當、司馬林等見褚保昆將鋼錐對準了玉燕胸口，都是慄慄危懼。適才他發針射擊姚伯當，去勢之快，勁道之強，暗器中罕有其匹，顯然那鋼錐中空，裏面裝有強力的機簧，非人力所能，虧得姚伯當眼明手快，這才逃過了一劫，若是他再向玉燕射出，這樣一位嬌滴滴的美人，如何閃避得過？可是眾人眼見危機迫在眉睫，玉燕卻是不以為意，隨口又道出了武林中的一件大秘密。青城派的眾高手狠狠瞪著他，無不心下起疑：「難道他竟是咱們死對頭蓬萊派的門下，到本派臥底來的？怎地他一口四川口音，絲毫不露山東鄉談？」

原來山東半島上的蓬萊派雄長東海，和四川青城派雖是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但百餘年前，兩派的高手弟子在山西晉陽結下了怨仇，從此輾轉報復，仇殺極慘。只是兩派各有絕藝，互相剋制，當年兩派弟子所以結怨生仇，也就是因談論武功而起。數十場大爭鬥，大仇殺，到頭來蓬萊固然勝不了青城，青城也是勝不了蓬萊，每每鬥到慘烈之處，總是兩敗懼傷，同歸於盡。

玉燕所說的海風子，乃是蓬萊派中的傑出人才，他細細參究了兩派武功的優劣長短之後，知道憑著自己的修為，要在這一代中蓋過青城，那並不難，但日後自己逝世，青城派中出了聰明才智之士，那就又能蓋過本派。為求一勞永逸，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混入青城派中偷學武功，以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可是那弟子武功沒學得全，便給青城派發覺，即行處死。這麼一來，雙方仇怨結得更深，而防備對方偷學本派武功的戒心，更是大增。

這數十年中，青城派規定不收北方人為弟子，只要帶一點兒北方口音，別說他是山東人，便是河北、河南、山西、陝西，那也不收。到得近年來，規矩更加嚴了，變成非四川人不收。

「青蜂釘」是青城派的獨門暗器，「天王補心針」則是蓬萊派的功夫，褚保昆發的明明是「青蜂釘」，玉燕卻稱之為「天王補心針」，這一來青城派上下自是大為驚懼。要知蓬萊派和青城派一般的規矩，也是嚴定非山東人不收，其中更以魯東人為佳，甚至是魯西、魯南之人，要投入蓬萊派也是千難萬難。一個人喬裝改扮，不易露出破綻，但說話的鄉音語調，一千句話中難免洩漏一句。褚保昆出自川西灌縣的褚家，那是西川的世家大族，怎地會是蓬萊派的門下？各人當真做夢也想不到。

司馬林雖是查究他的師承來歷，也只是一念好奇，並無敵意。這其中吃驚最甚的，自然是褚保昆了。

原來他師父叫作都靈道人，年青時曾吃過青城派的大虧，處心積慮的謀求報復，終於想到一策。他命人扮作江洋大盜，潛入灌縣褚家，綁住褚家的主人，又欲姦殺褚家的兩個女兒。

都靈子早就等在外面，直到千鈞一髮，最危急之時，這才挺身而出，逐走一群假盜。褚家的主人自是千恩萬謝，奉若神明。都靈子動以言辭，說道：「若無上乘武藝，縱有萬貫家財，也難免為歹徒所欺，此次前來打劫的，乃是本地青城派所為，這番受了挫折，難免不捲土重來。」

那褚家是當地身家極重的世家，眼見家中所聘的護院武師，給來襲的盜賊三拳兩腳，便即打倒在地，聽說盜賊不久再來，嚇得魂飛天外，苦苦哀求都靈子住下。都靈子假意推辭一番，勉允所請，他事先早已定下計謀，看中褚家的孩子褚保昆根骨極好，是學武的良材，這時一步步實施出來，過不多時，便引得褚保昆拜之為師。

那都靈子除了刻意與青城為仇之外，為人著實不壞，武功也極是了得。他囑咐褚家嚴守秘密，暗中教導褚保昆練武。十年下來，褚保昆已成為蓬萊派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這都靈子也真耐得，他自在褚府定居之後，當即扮作啞巴，自始至終，不與誰交談一言半語，傳授功夫之時，總是用筆書寫，絕不吐出半句山東的鄉音。因此他與褚保昆雖是朝朝相處十年之久，褚保昆卻是一句山東話也沒聽見過。

待得褚保昆武功大成，都靈子寫下前因後果，要弟子自決，那假扮盜賊一節，自然是隱瞞不提。這十年來，都靈子待他恩澤深厚，全部蓬萊派的武功傾囊相授，褚保昆早是感激無已，一聽明白師意，立即便去投入青城派司馬衛的門下。這司馬衛，便是司馬林的父親。

其時褚保昆年紀已經不小，兼之自稱曾跟家中護院的武師練過一些三腳貓的花拳繡腿，司馬衛原不肯收。但褚家是川西大財主，有錢有勢，青城派雖是武林，終究在川西生根，不願與當地豪門失和，再想收一個褚家的子弟為徒，頗增本派聲勢，就此答應了下來。一經傳藝，發覺褚保昆的武功著實不錯，盤問了幾次，褚保昆卻是信口胡說一番。

司馬衛終究礙著他父親的面子，也不過份逼迫，心想這等富家子弟，能學到這般身手，已可算是十分難得了。

褚保昆投入青城之前，曾得都靈子詳加指點，那幾種青城派的武學，須得加意鑽研。他逢年過節，送給師父、師兄以及眾同門的禮極重，師父有甚麼需求，仗著家財豪富，甚麼都辦得妥妥貼貼。

司馬衛心中過意不去，在這武功傳授上自是也絕不藏私，因之褚保昆所學，和司馬林全無分別，已盡得司馬衛之所學。

本來在三四年之前，都靈子已命他離家出遊，到蓬萊山去表露青城武功，以便盡知敵人的秘奧，然後一舉而傾覆青城。

但褚保昆在青城門下這數年中，覺得司馬衛對待自己情意頗厚，在傳授武功之時，對於他與親子一般無異。想到親手覆滅青城一派，誅殺司馬衛全家，心中頗有不忍，暗暗打下主意：「總須待得司馬衛師父去世之後，我才能出手。司馬林師兄待我平平，殺了他也沒有甚麼。」因此上又拖了幾年。

都靈子曾幾次催促，褚保昆總是推說，青城派中的「青」字十八打，似乎不止十八打，而「城」字三十六破，好像另有秘訣。都靈子化了這許多心血，自不肯功虧一簣。

但到去年秋天，忽然又生意外，司馬衛在白帝城附近，給人用「城」字三十二破中的「破月錐」功夫，穿破耳鼓，內力深入腦海，因而斃命。那「破月錐」功夫雖然名字中有一個「錐」字，其實並非使用鋼錐，而是五指成尖錐之形，一戳而出，以深厚內力穿破敵人耳鼓。

每個人所以能站立平穩，全仗耳中有一半月形之物，用以平衡身子，若逢傷風流涕，醒鼻過於大力，激動此半月器官，全身登感暈眩。那「破月錐」的內勁，便是旨在震破此半月的器官，其手法既極毒辣，使用時又極靈巧，猝然突襲，敵人武功縱然比自己高出甚多，往往也是無法抗禦。

司馬衛在白帝城附近受傷身死，司馬林和褚保昆在城都得到訊息，連夜趕來，一查傷勢，司馬衛竟是中了本派的絕技「破月錐」。

兩人又驚又悲，商量之下，心想本派能使這「破月錐」功夫的，除了司馬衛自己之外，只有司馬林、褚保昆，以及其他另外兩名耆宿高手，但事發之時，四人明明皆在成都，正好相聚在一起，誰也沒有嫌疑，然則殺害司馬衛的兇手，除了那號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氏之外，再也不可能有旁人了。當下青城派傾巢而出，盡集派中高手，到姑蘇來尋慕容氏算帳。

褚保昆臨行之前，暗中曾向都靈子詢問，是否為蓬萊派下的手腳。都靈子用筆寫道：「司馬衛武功與我在伯仲之間。我若施暗算，僅用天王補心針方能取他性命。若是多人圍攻，須用本派鐵拐陣。」

褚保昆一想不錯，他此刻已深知兩位師父的武功修為，誰也奈何不了誰，說到要用「破月錐」殺死司馬衛，別說都靈子不會這門功夫，就是會得，也無法勝過司馬衛的功力。是以他更無懷疑，隨著司馬林到江南尋仇。

都靈子卻不加阻攔，只是叫他事事小心，但求多增閱見聞，不可枉自為青城派送了性命。

到得姑蘇，一行人四下打聽，好不容易來到聽香精舍，不料雲州秦家寨的群盜先到了一步。青城派律己甚嚴，若無掌門人的號令，誰也不敢亂說亂動，見到秦家寨群盜這般亂七八糟，心中都是好生瞧他們不起。

青城派是志在復仇，於聽香精舍中的一草一木，都不亂動半點，所吃的乾糧，也是自己帶來。這一來，倒是並不吃虧，老顧的滿口唾沫，滿手污泥，青城派的眾人可沒嘗到。

那知道王玉燕、阿朱等四人突然到來，事情的演變，真有大大出人意料之外者。

褚保昆以青城手法發射「青蜂釘」，連司馬衛生前也是絲毫不起疑心，那知王玉燕這小姑娘竟爾一口叫破。這一下褚保昆猝不及防，要待殺她滅口，只因一念之仁，下手稍慢，已然不及。

「天王補心針」這五個字既被司馬林等聽了去，縱將玉燕殺了，也已無濟於事，徒然更顯作賊心虛而已。

又聽得玉燕道：「你所圖謀的事，八十餘年前，貴派第七代掌門人海風子道長，已曾試過了。他的才幹武功，只怕都不在閣下之下。」

她說「只怕不在閣下之下」，意思其實是說：「定然是在閣下之上」。她為甚麼說：「不行的，那沒有用？」難道司馬師父所教我的，都不是真正的青城絕藝？難道我投入青城之時，早就讓司馬師父看出了破綻，他只不過一直不揭破我的底細？讓我一直在做大傻瓜而不自知？青城派這干人知道我是奸細，將如何對付我？從此我在武林中聲名掃地，天下雖大，更無容身之所了。他越想腦中越是混亂，一回頭，只見司馬林各人都是狠狠的瞪著自己，各人的雙手都是籠在衣袖之中。

青城派的掌門人司馬林冷冷的道：「褚爺，原來你是蓬萊派的？」他不再稱褚保昆師弟，改口稱之為褚爺，那顯然不再當他是同門了。褚保昆承認也不是，不認也不是，神情極為尷尬。

司馬林又道：「你到青城派來臥底，乃是為了學那『破月錐』的絕招，學會之後，便即在先父身上試用，你這狼心狗肺之徒，忒也狠毒。」

他說了這句話，雙臂向外一張，手中已各握了一件兵刃。在他想來，本派的功夫既被褚保昆偷學了去，褚保昆自去轉授蓬萊派的高手。他父親死時，褚保昆雖是確在成都，但這只是他的陰謀，蓬萊派既然學到了這手法，當然隨時可以用來加害他父親司馬衛。

褚保昆臉色鐵青，心想師父都靈子派他混入青城派，原是有此用意，但迄今為止，自己可真沒洩漏過半點青城武功。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如何能夠辯白？看來眼前便是一場惡戰，對方人多勢眾，司馬林及另外兩位高手的功夫，全不在自己之下，今日血濺當場，只怕已難避過。他咬一咬牙，心道：「我雖未做此事，但叛師之心存在胸中已久，就算是給青城派殺了，那也是罪有應得。」當下將心一橫，只道：「司馬師父決計非我所害──」

司馬林喝道：「自然不是你親自下手，可是這功夫是你所傳，同你親自下手更有甚麼分別？」他向身旁兩個高高瘦瘦的老者道：「姜師叔、孟師叔，對付這種叛徒，不必講究武林中單打獨鬥的規矩，咱們一起上。」

兩名老者點了點頭，雙手從衣袖之中伸出，都是左手拿錐，右手握錘，分從左右圍了上來。褚保昆退了幾步，將背脊靠在廳中的一條大柱上，以免前後受敵，司馬林大叫道：「殺了這叛徒，為爹爹復仇！」向前一衝，一錘便往褚保昆頭頂打去。褚保昆身子一讓，左手還了一錐。

那姓姜的老者喝道：「青城叛徒，虧你還有臉使用本派武功。」左手錐刺他咽喉，右手小錘「鳳點頭」連敲三錘。秦家寨眾人見他將這柄小錘使得如此純熟，招數又極怪異，均是大起好奇之心。姚伯當等武林高手，都是暗暗點頭，心想：「青城派名震川西，實非幸至。」

此時三人圍攻一人，褚保昆左支右絀，頃刻間便是險象環生。司馬林心急父仇，招數太過莽撞，褚保昆倒還能對付得來。可是姜孟兩個老者卻一意運用青城派中「穩、狠、陰、毒」的四大秘訣，錐刺錘擊，每一出手，招招都是往他要害處招呼。

他三人所使的鋼錐和小錘招數，每一招褚保昆都爛熟於胸，看了一招，便推想得到以後三四招的後著變化。全仗於此，這才以一敵三，支持不倒，又拆十餘招，心中突然一酸，暗想：「司馬師父待我實在不薄，司馬林師兄和姜孟兩位師叔所用的招數，我無一不知。練功拆招之時，尚能故意藏私，將最要緊的功夫不顯露出來，此刻卻是生死搏鬥，他們三人自然是竭盡全力，可見青城派功夫，確是已盡於此。」他感激師恩，忍不住大叫：「司馬師父，決計不是我害的──」

便這麼一分心，司馬林已撲到離他身子尺許之處，青城派所用兵刃極短極小，其厲害處全在近身肉搏。司馬林這一撲近身，如若對手是別派的人物，他可說已勝了八成，只是褚保昆的武功與他一模一樣，這便宜雙方卻是相等。燈光之下，眾人霎時間眼光繚亂，只見司馬林和褚保昆二人身形都是極快，雙手亂揮亂舞，只在雙眼一瞇的時間之內，兩人已拆了七八招。鋼錐戳來戳去，小錘橫敲豎打，二人均似是發了狂一般。但兩人招數練得熟極，對方攻擊到來，自然而然的格擋還招。武學中形容手腳明快，往往說「一氣呵成」，豈知褚保昆和司馬林兩人相鬥，數十招的戳刺掃打，竟然也是絕無阻滯，一氣呵成。

司馬林和褚保昆這一近身肉搏，青城派的特長登時便顯現了出來。兩人是一師所授，招數法門殊無二致，司馬林年輕力壯，褚保昆則經驗較富。頃刻間數十招過去，旁觀眾人但聽得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兩人如何進攻守禦，已全然瞧不出來。

姜孟二老者見司馬林久戰不下，突然間口中一聲呼哨，著地滾去，齊攻褚保昆的下盤。

凡是使用短兵刃的，除了使峨嵋刺的女子，一般均擅地堂功夫，在地下滾動跳躍，使敵人無所措手。褚保昆於這「雷公著地轟」的功夫，原亦熟知，但雙手應付司馬林的一錐一錘之後，再無餘裕去對付姜孟二老，只有竄跳而避。姜老者一錘自左向右擊去，孟老者的一錐卻自右方戳來。

褚保昆飛起一足，逕踢孟老者的下顎。孟老者罵道：「龜兒子，拼命麼？」向旁一退。姜老者乘勢直上，一錘掃去，便在此時，司馬林的小錘也已向他眉心敲到。褚保昆在電光石火之間權衡輕重，舉錘將司馬林的小錐一擋，左腿硬生生的受了姜老者的一擊。

莫瞧那錘子雖小，一擊之力著實厲害，褚保昆但覺痛入骨髓，一時也不知左腿是否已經折斷，將全身之力都放在右腿之上。姜老者得理不讓人，第二錘跟著又到。褚保昆以錘對錘，噹的一聲，雙錘相交，火星爆了開來，但聽得他「啊」的一聲大叫，原來左腿上又中了孟老者的一錐。

這一錐他本可閃避，只是心想若是避過了這一擊，姜孟二老的「雷公著地轟」便可組成「地母雷網」，那時便成無可抵禦之勢，反正自己料不定這左腿是否已斷，素性再抵受鋼錐的一戳。這一下鋼錐深入二寸，登時鮮血急湧，縱躍比拼之際，鮮血四面飛濺出來，灑得四壁粉牆上都是斑斑點點。

王玉燕見阿朱皺住了眉頭，嘟起了小嘴，知她厭憎這一干人群相鬥毆，弄髒了她雅潔的房舍，微微一笑聲說道：「喂，你們別打了，有話好說，何以這般蠻不講理？」司馬林等三人是一心要將褚保昆斃於當場，褚保昆雖是有心罷手，卻那裏能夠？玉燕見四人只顧惡鬥，不理自己的說話，而不肯停手的主要是司馬林等三人，便道：「都是我隨口說一句『天王補心針』的不好，洩漏了褚相公的門戶機密。司馬掌門，你們快住手！」司馬林喝道：「父仇不共戴天，焉能不報？你囉唆甚麼？」玉燕道：「你不停手，我可要幫他了！」

司馬林心中一凜：「這美貌姑娘的眼光極是厲害，倘若她武功也是甚高，這一幫對方，可有點兒不妙。」但他隨即轉念：「咱們青城派好手盡出，最多是一擁而上，難道還怕了她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手上加勁，不再去理會玉燕。玉燕道：「褚相公，你使『李存孝打虎』，再使『張果老倒騎驢』！」褚保昆一怔，心想：「前一招是青城派武功，後一招是蓬萊派的功夫，兩個招數全然不能混在一起，怎可相聯使用？」只是這時情勢已然緊急，那裏更有細加考究的餘暇，一招「李存孝打虎」使將出去，噹噹兩聲，恰好擋開了司馬林和姜老者擊來的兩柄小錘，跟著轉身，歪歪斜斜的退出三步，正好避過姜老者的一著伏擊。姜老者這一招伏擊，錐錘並用，連環三擊，極是陰毒狠辣。

秦家寨的姚伯當等高手在旁瞧著，早已為褚保昆捏一把汗，都想這一招三擊，定難避過。那知褚保昆擋開司馬林和姜老者的兩錘後，轉身這一退，竟然是腳步歪斜，連退三步。這三步剛好閃過了孟老者的連環三擊。每一步似乎都是醉漢的亂步，不成章法，但總是在間不容髮的空隙之中，恰恰避過了對方的狠擊，兩人倒似是事先練熟了來變戲法一般。

姜老者這三下伏擊，原已十分精巧，但褚保昆的閃避更是妙到顛毫。旁觀的秦家寨群豪，只瞧得心曠神怡，每避過一擊，便喝一聲采，褚保昆連避三擊，眾人便是三個連環大采。

青城派的人本來臉色極為陰沉，這時神氣更加難看。段譽叫道：「妙啊，妙啊！褚兄，王姑娘有甚麼吩咐，你只管照做，包你不會吃虧。」

褚保昆適才避過這三下險招，走這三步「張果老倒騎驢」時，心中全沒想到後果，腦海中一片混混噩噩，但覺死也好，活也好，早就將性命甩了出去。沒料到青城、蓬萊兩派水火相剋，截然不同的武功，居然能連接在一起運使，他心中的驚駭，更比秦家寨、青城派諸人是大得多了。

只聽玉燕又道：「你使『韓湘子雪擁藍關』，再使『曲徑通幽』！」褚保昆一聽，這次是先使蓬萊派武功，再使青城派武功，當下想也不想，小錘和鋼錐在身前一封，便在此時，孟老者和司馬林雙錐一齊戳了過去。三人的行動原是同時出手，但在旁人瞧來，倒似是褚保昆先行嚴封門戶，而司馬林和孟老者二人，卻是明知對方封住門戶，無隙可攻，仍舊化了極大力氣，使一著廢招，將兩柄鋼錐戳到他的錘頭之上，噹的一擊，兩柄鋼錐同時彈了出去，褚保昆更不思索，身形一矮，一錐反手斜斜刺出。

姜老者正要搶上攻他後路，那想得到他這一錐竟會從這方位，在這時候刺到。要知「曲徑道幽」這一招，雖是青城派的功夫，而且也無特別深奧之處，但所運用的方位時候，絕不能如此的大違武學常理，可是就這麼無理的一刺，姜老者便如是自己要自殺一般，快步奔前，將身子湊到他的鋼錐維尖之上，明知不妙，卻如何能夠避過？噗的一聲響，鋼錐插入他的腰間，立時血如泉湧。

他身形一晃，終於支持不住，俯身倒了下來，青城派中搶出二人，將他扶了回去。司馬林罵道：「褚保昆稱這龜兒子，你親手傷害姜師叔，總不再是假的了罷？」玉燕道：「這位姜先生是我叫他傷的。你們快住手罷！」司馬林怒道：「你有本領，便叫他殺了我！」

玉燕微笑道：「這有何難？褚相公，你使一招『鐵拐李月下過洞庭』，再使一招叫『鐵拐李玉洞論道』。」褚保昆應道：「是！」心想：「我蓬萊派武功之中，只有『呂純陽月下過洞庭』，只有『漢鐘離玉洞論道』，怎地這位姑娘牽扯到鐵拐李身上去啦？想必是她於本派的武功所知究屬有限，隨口說錯了。」

但司馬林和孟老者絕不讓他出口發問、仔細參詳，只得依平時所學，使一招「呂純陽月下過洞庭」。這一招「月下過洞庭」，本來大步前，姿式飄逸，有如凌空飛行一般，但他左腿接連受了兩處創傷後，大步跨出時一跛一拐，那裏還像呂純陽，不折不扣是個鐵拐李。

可是一跛一拐，竟然也有一跛一拐的好處，司馬林連擊兩錘，盡數都落了空。跟著「漢鐘離玉洞論道」這一招，也是左腿一拐，身子向左傾斜，右手中小錘當作蒲扇，橫掠而出時，孟老者正好將腦袋湊將上來。啪的一聲，這一錘剛巧打在他的嘴上，滿口牙齒，登時便有十餘枚擊落在地，只痛得他亂叫亂跳，拋去兵刃，雙手捧住了嘴巴，一屁股坐倒。

司馬林心下駭然，一時拿不定主意，是繼續鬥將下去，還是暫行罷手，日後再定復仇之計。要知王玉燕剛才教的這兩招，實在太也巧妙，事先算定孟老者三招之後，一定會撲向褚保昆右側，而褚保昆在那時小錘橫提出去，正好會擊中他的嘴巴。偏偏褚保昆左腿跛了，「漢鐘離玉洞論道」變成了「鐵拐李玉洞論道」，小錘斜著出去，否則正擊而出，便差了數寸，打他不中。這其中計算之精，料敵之準，實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常人即使懂得雙方的武功，算計得到後著和方位，那也得屈指計算半天，再排演方位半天，然後想得到該用何招。可是王玉燕隨口說來，似乎真有未卜先知的奇能，三人如何拆招，早已全部了然於胸。

# 第三十四回 包三先生

司馬林雖是心急父仇，但卻不是一味蠻來的一勇之夫，他尋思道：「要殺褚保昆這龜兒，須得先阻止這女娃子，不許她指點武功。」正在計謀如何下手，加害王玉燕，忽聽她說道：「褚相公，你是蓬萊派的弟子，混入青城派去偷學武功，那可是大大不該。司馬衛老師父多半不是你害的，可是偷學武功，總是你的不是，快向司馬掌門賠個不是，也就是了。」

褚保昆心想此言不錯，何況適才她於自己有救命之恩，全仗她教了這幾招，方得脫險。她此刻如此吩咐，自是不能違拗，當即深深一揖，說道：「掌門師兄，是小弟的不是──」

司馬林向旁一讓，說道：「你還有臉叫我掌門師兄？」玉燕叫道：「快，『遨遊東海』！」

褚保昆心中一凜，身子一拔，躍起丈許，但聽得嗤嗤嗤響聲不絕，十餘枚青鋒針從他腳底射過，相去只是一瞬眼的時間。若不是玉燕出言提醒，又若不是她叫出「遨遊東海」這一招，單只說「提防暗器」，自己定是凝神注視敵人，那知道司馬林居然將青蜂針從袖中發射，再要閃避，已然不及了。

司馬林這門「袖裏乾坤」的功夫，那才是青城派司馬氏傳子不傳徒的家傳絕技。這是司馬氏本家的規矩，姜孟二老者也是不會，司馬衛不傳褚保昆，只不過遵守祖訓，也算不得藏私。殊不知他臉上絲毫不動聲色，雙手只是在袖中這麼一攏，暗扳動袖中「青蜂針」的機括，玉燕卻已叫破，還指點了唯一可避這門暗器的功夫，那便是蓬萊派的「遨遊東海」。

司馬林這勢所必中的一擊竟然沒有成功，如遇鬼魅，說道：「你不是人，你是鬼，你是鬼！」

孟老者滿口牙齒被小錘敲落，十餘枚落在地下，有三枚在忙亂劇痛中吞入了肚內。他年紀已高，但眼明髮烏，牙齒堅牢，向來以此自負，其時北宋年間，牙齒掉一枚便少一枚，那裏有甚麼假牙可裝？孟老者自是十分疼痛，大叫：「抓了這女娃子，抓了這女娃子！」

青城派中門規甚嚴，孟老者輩份雖高，但一切事務都須由掌門人示下。眾弟子目光都望著司馬林，待他一聲令下，便即向玉燕撲去。

司馬林冷冷的道：「王姑娘，本派的武功，何以你這般熟悉？」玉燕道：「我是從書上看來的。青城派武功以詭變陰險見長，變化也不如何繁複，那是很容易記的。」司馬林道：「那是甚麼書？」

玉燕道：「嗯，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書，記載青城武功的書有兩部，一部是『青字十八打』一部是『城字三十六破』，你是青城派的掌門，自然都看過了。」司馬林暗叫一聲「慚愧」。

他幼時起始學藝之時，父親便對他言道：「本門武功，原有青字十八打，城字三十六破，可惜後來日久失傳，殘缺不全，以致與蓬萊派打成個僵持不決的局面。若是有誰能設法找到這套完全的武功，不但滅了蓬萊派只是一舉手之勞，就是雄霸天下，也是不足為奇。」

這時聽玉燕說起看過此書，不由得大是驚奇，說道：「此書可能借與在下一觀，且看與本派所學，有何不同之處？」

玉燕尚未回答，姚伯當已哈哈大笑道：「姑娘別上這小子的當，他青城派的武功簡陋得緊，青字最多有這麼七打八打，城字也不過這麼十七八破。他是想騙你的武學奇書來瞧，千萬不能借。」

司馬林給他拆穿了心事，青鬱鬱的一張臉上泛起黑氣，說道：「我自和姑娘借書，又關你秦家寨甚麼事了？」姚伯當哈哈笑道：「自然關我秦家寨的事。王姑娘這個人，心中記得了這許許多多希奇古怪的武功，誰得到她，誰便是天下無敵。我姓姚的見到金銀珠寶，俊童美女，向來伸手便取，如王姑娘這般千載難逢的奇貨，如何肯不下手？司馬兄弟，你要借書，不妨來問問我，問我肯是不肯，哈哈，哈哈！你倒猜上一猜，我肯是不肯？」

姚伯當這幾句話是說得無禮之極，傲慢之至，但司馬林和姜孟二老聽了，都是不由得怦然心動：「這小小女子於武學上的造詣，真是到了深不可測的地步。瞧她這般弱不禁風的模樣，要自己動手取勝，當然是不能的，但她經眼看過的武學奇書極多，又能融會貫通，咱們若是將她請到青城派中，也不僅僅是學全那青字十八打、城字三十六破而已。秦家寨已起了不軌之心，今日是勢須大戰一場了。」

只聽姚伯當又道：「姑娘，咱們本來是尋慕容家晦氣的，瞧這模樣，你似乎是慕容家的人了。」

王玉燕聽到「你似乎是慕容家的人了」這句話，心中又羞又喜，紅暈滿臉，輕輕啐了一口道：「慕容公子是我表哥，你找他有甚麼事？他又有甚麼地方得罪你了？」姚伯當哈哈一笑道：「你是慕容復的表妹，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姑蘇慕容家祖上欠了我姚家一百萬兩金子、一千萬兩銀子，至今已有好幾百年，利上加利，這筆帳如何算法？」玉燕一愕，道：「那有這種事？我舅舅家素來豪富，怎會欠你家的錢？」姚伯當道：「是欠還是不欠，你這小姑娘懂得甚麼？我找慕容博討債，債沒討到，他人卻死了。老子死了，只好向兒子討。那知慕容復見債主臨門，竟然躲起來不見。我有甚麼法子，只好找一件抵押的東西。」

玉燕道：「我表哥慷慨豪爽，若是欠了你錢，早就還了，就算沒欠，你要向他拿些金錢使用，那也是絕不拒卻的。豈有見你躲避之理？」

姚伯當眉頭一皺，道：「這樣罷，這種事情一時也辯不明白。姑娘今日便暫且隨我北上，到秦家寨去盤桓一年半載。秦家寨的人絕不動姑娘一根亳毛。我姚伯當的老婆是河朔一方出名的雌老虎，老姚在女色上面是一向規矩之極，姑娘儘管放心便是。你也不用收拾了，咱們拍手就走。待你表哥湊齊了金銀，還清了這筆陳年舊債，我自然護送姑娘回到姑蘇，跟你表哥完婚。秦家寨自當送一筆重禮，姚伯當還得來喝你的喜酒啦。」說到這裏，咧開了嘴，又是哈哈大笑。

他這番言語說得極是粗魯，但玉燕越聽到後來，越是心中甜甜的覺得十分受用。她自幼便對這位表哥十分傾慕，近年來識解情意，更是滿懷相思，都纏在這表哥身上，可是慕容復也不知是故意裝作不知，還是忙於大事，無心及此，對這位小表妹只是當她小妹妹一般，除了談論文事武功之外，從來不涉半句男女之情。近來兩家交惡，玉燕的母親王夫人不許慕容家人踏入曼陀山莊一步，玉燕眼見困難重重，早就愁腸百結。她從來沒聽見有人這麼直截了當的提到她與表哥的婚事，母親固是萬萬不許，而眾丫鬟雖然明知她的心事，但懾於王夫人之威，誰也不敢明提一言半語。

姚伯當這幾句話，本不過是隨口調侃，但在這滿腔柔情蜜意的少女聽來，卻是大有知己之感。姚伯當這人品格原不甚佳，行事也是莽撞之極，殊不知無意中說說這幾句取笑的言語，得到玉燕的好感，後來竟然免去數次殺身之禍，倒非始料之所及了。此是後話不提。

玉燕心下歡喜，微笑道：「你這人便愛胡說八道的。我跟你到秦家寨去幹甚麼？要是我舅舅家真的欠了你錢，多半是年深月久，他不知道，只要雙方對證明白，我表哥自然會還你的。」

姚伯當本意是想擄走玉燕，逼她吐露武功，甚麼一百萬兩黃金、一千萬兩白銀，全是信口開河，這時聽玉燕說得天真，居然對自己的胡謅信以為真，便道：「你還是跟我去罷。秦家寨好玩得很，咱們養有打獵用的黑豹、大鷹，又有梅花鹿、四不像，包你一年半載也玩不厭。你表哥一得知訊息，立刻便會趕來和你相會。就算他不還我錢，我也可讓你和他同回姑蘇，你說好不好？」這幾句話，可真的將玉燕說得怦然心動。

司馬林這人頗深世故，見玉燕眼波流轉，臉上喜氣浮動，心想：「若是她答允同去雲州秦家寨，我再出口阻止，其理就不順了。」當下不等玉燕接口，便道：「這雲州是塞外苦寒之地，王姑娘是如此嬌滴滴的姑娘，豈能挨此苦楚？不似我成都府號稱『錦官之城』所產錦繡固然甲於天下，而草木風華，亦是不殊江南。以王姑娘這般人才，到成都去多買些錦緞穿著，那當真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了。慕容公子既是才貌雙全，自亦喜歡美女華服。」

姚伯當喝道：「放屁，放屁，放你娘個狗臭屁。姑蘇難道還少得了綢緞錦緞？你睜大狗眼瞧瞧，眼前這三位姑娘，那一位不會穿著衣衫？」司馬林冷哼一聲，道：「很臭，果然很臭。」

姚伯當怒道：「你是說我麼？」司馬林道：「不敢！我說這狗臭屁果然很臭。」姚伯當唰的一聲，從腰間拔出單刀，叫道：「司馬林，我秦家寨對付你青城派，大概是半斤八兩，旗鼓相當。但若秦家寨和蓬萊派聯手，多半能滅了你青城罷？」司馬林臉上變色，心想：「此言果然不假。我父親故世後，青城派力量已不如前，再加褚保昆這奸賊來偷學了本派武功，若是秦家寨再和咱們作對，此事大大可慮。常言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今日之事，只有殺他個措手不及。」當下淡淡的道：「你待如何？」

姚伯當見他雙手攏在衣袖之中，知他隨時能有陰毒暗器從袖中發出。姚伯當這人的說話行事，與所學武功截然不同，為人粗魯而臨敵之際卻是絕不莽撞，當下全神戒備，說道：「我要請王姑娘到雲州去小住數日，待慕容公子來接她回去。你是不答應，是不是？」

司馬林道：「你雲州地方太差，未免委屈了王姑娘，我要請王姑娘去成都府小住。」

姚伯當道：「好罷，咱們便在這兵刃上分勝敗，是誰得勝，誰就做王姑娘的主人。」司馬林道：「便是這樣。反正敗了的便想作主人，也總不能將王姑娘請到陰曹地府去。」他說這話，言下之意這場比拼，並非較武功高低，乃是判生死、決存亡的大搏鬥。姚伯當哈哈一笑，道：「我姚某人一生過的是刀頭上舐血的日子，司馬掌門想用這『死』字來嚇我，姚某倒也不怕。」

司馬林道：「咱們如何比法？由誰作公證？用兵刃還是使拳腳？」姚伯當道：「自然用兵刃，誰耐煩用拳腳了──」一言未畢，只聽得嗤嗤三聲輕響。

姚伯當和他說話之際，目光沒片刻離開他的全身，又素知青城派「袖裏乾坤」的暗器功夫，往往殺人於無形，但萬萬想不到他竟會當雙方正在談論比拼規矩之時，突施暗襲。

司馬林突向左瞧，似乎左方發生了極奇特的變故，其實那是旨在引開姚伯當的目光。待得姚伯當猛地警覺，這暗器離他胸口已不及半尺。他心中一酸，自知已然無倖。

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然間一件黑越越、白晃晃的物事橫過胸前，噠噠幾聲，將射來的幾枚毒針盡數打落。那些毒針本已極快，以姚伯當如此久經大敵，兀自不能避開，可是這件物事更來得快了數倍，後發先到，格開了毒針。可是這物事到底是甚麼古怪，到底是黑是白，姚伯當和司馬林都沒看見。玉燕卻歡聲叫了起來，說道：「是包叔叔到了麼？」

只聽得一個極古怪的聲音道：「非也非也，不是包叔叔到了。」這聲音忽輕忽響，忽高忽低，似乎說得很模糊，但大家又聽得清清楚楚。

玉燕笑道：「你難道還不是包叔叔？人沒到這『非也非也』已經先到了。」那聲音道：「非也非也，我不是你包叔叔。」玉燕道：「非也非也，那麼你是誰？」那聲音道：「慕容兄弟叫我一聲三哥，你卻叫我叔叔。非也非也，你叫錯了！」

玉燕聽明白了他言語中的含意，心內一喜，暈生雙頰，道：「那──那我叫你甚麼？」那聲音道：「哈哈，這個我可不教你了。你自己叫好了，叫得對，我做你好朋友，叫得不對，我跟你搗蛋到底，叫你做不成我慕容兄弟的夫人。」玉燕啐了一口，道：「你還不出來？」

那聲音卻不答話。過了一會，玉燕見絲毫沒有動靜，叫道：「喂，你出來啊，幫我將這些亂七八糟的人都趕走了。」

可是四下裏再也寂然無聲，顯然那姓包之人已然遠去。玉燕臉上微有失望之色道：「他這人便是這般，總是叫人捉摸不定。」

阿朱微笑道：「包三先生自來是這般脾氣，姑娘你說『你還不出來？』他本來是出來的，聽了你這句話，偏偏跟你鬧個別扭。這會兒只怕已在數里之外，今日是再也不來了。」

玉燕想和包三先生見面，商量著去少林寺為慕容公子赴援之事，既是自己一句話說錯了，激得他不再現身，心下不免不快。司馬林和姚伯當卻都是暗暗高興，適才包三先生說話之時，他二人竭力要找到他的藏身之所，可是那聲音的來處忽遠忽近，或東或西，始終無法確定他是在何處說話。聽這人言語中的語氣，稱慕容復為兄弟，和玉燕又極友善，若是這麼一位高手出頭作梗，只怕不易對付，此刻飄然遠去，自然是上上大吉了。

姚伯當這條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多承那包三爺出手相救，自不免有感激之心。他和青城派本來並無多大仇恨，這時卻不免要殺司馬林而後快，單刀一豎，喝道：「無恥之徒，你放暗器，能傷得了老夫麼？」跟著一刀便向司馬林當頭劈去。

司馬林雙手一分，一手鋼錐，一手小錘，展開青城派武功，和姚伯當的單刀鬥了起來。

姚伯當膂力沉猛，刀招極是狠辣，司馬林則以輕靈小巧見長。青城派門人和秦家寨中的好手從未動過手，今日第一次較量，而且雙方都是由首腦人物親自應戰，勝敗之數不但關係雙方生死，且亦牽連到兩派的興衰榮辱，是以姚伯當和司馬林兩人，誰也不敢有絲毫怠忽。拆到七十餘招後，玉燕忽向阿朱道：「你瞧，秦家寨的五虎斷門刀，所失的只怕不止五招。那一招『負子渡河』和『重節守義』，姚當家的不知何以不用？」阿朱卻不像玉燕那般，懂得普天下的武功家數，只能唯唯以應。

姚伯當在酣鬥之中，驀地聽到了這幾句話，又是大吃一驚：「這小姑娘的眼光恁地了得。五虎斷門刀的六十四招刀法，近數十年來只剩五十九招，那原是不錯的。可是到了我先父手上，因他資質和悟性較差，沒學成『負子渡河』和『重節守義』那兩招。這兩招就此失傳了。為了顧全顏面，我將兩個變招稍加改動，補足了這五十九招之數，不料居然給她瞧了出來。」

姚伯當給她說破此事，心下有愧，急欲打敗司馬林，以便在本寨群盜之中維持威嚴。

可是，這武功較量，半分也大意不得，本來姚伯當若是穩紮穩打，到四百招左右，便可憑長力取勝，這一求勝心切，登時心浮氣燥。他連使武招險著，都給司馬林一一避過，姚伯當大喝一聲，一刀斜砍，待司馬林向左跳起時，驀地一腿踢出。司馬林身在半空，無法再避，他應變極快，左手鋼錐便向對方腳背上戳下去，要姚伯當自行削足。姚伯當這一腳果然不再踢實，左腿卻是鴛鴦連環，向他右腰疾踢過去。

司馬林小錘斜揮，啪的一聲，正好打在姚伯當的鼻梁正中，立時鮮血長流，便在此時，姚伯當的左腿也已踢在司馬林腰間。只是他臉上受擊在先。心中一驚，這一腿的力道還不到平時的一成，司馬林雖被踢中，除了略覺隱痛，絲毫沒有受傷。就這麼先後頃刻之差，勝敗已分，姚伯當虎吼一聲，提刀欲待上前相攻，卻是頭痛欲裂，腳下踉蹌，站立不絕。

司馬林這一招實是勝得有點僥倖，知道若是留下對方這條性命，以後禍患無窮，當下一咬牙，起了趕盡殺絕之心，右手小錘一晃，待姚伯當揮刀擋架，左手鋼錐向他心窩中直戳下去。

秦家寨的副寨主見情勢不對，口中一聲呼哨，突然單刀脫手，向司馬林擲了過去。一瞬眼間，大廳上風聲呼呼，十餘柄單刀一齊向司馬林身上招呼。

原來秦家寨的武功之中，竟有這一路單刀脫手作暗器投擲的絕技。那刀每柄均有七八斤至十來斤重，這一用力擲出，勢道極是沉猛，何況十餘柄單刀同時攻至，司馬林實是擋無可擋，避無可避。眼見他就要身遭亂刀分屍之禍，驀地裏燭影一暗，兩隻雞爪般又瘦又大的手掌插入刀叢之中，東抓西接，將這十餘柄單刀盡數接在手中，哈哈一聲長笑中，廳中的椅上已端端正正的坐著一人。跟著嗆啷一聲響亮，那十餘柄單刀盡數投擲在他足邊。眾人駭然相視，但見那是個容貌甚是瘦削的漢子，身形甚高，穿一身灰布長袍，臉上帶著一股乖戾執拗的神色。眾人適才見了他搶接鋼刀的身手，實已出神入化，無不驚佩，誰都不敢說甚麼話。

只有段譽笑道：「這位兄台出手甚快，武功想必是極高的了，尊姓大名，可得聞歟？」

那高瘦漢子尚未答話，王玉燕走上前去，笑道，「包三哥，我只道你不回來了，心下好生牽記，不料你又來啦，真好，真好。」

段譽道：「唔，原來是包三先生。」那包三先生向他橫了一眼，道：「你這小子是誰，膽敢跟我囉哩囉唆的？」

段譽道：「在下姓段名譽，生來無拳無勇，可是混跡江湖，居然迄今未死，也算是奇事一件。」

包三先生眼睛一瞪，一時倒不知如何發付於他。司馬林忽然上前深深一揖，說道：「青城派司馬林多承拔刀相助，大恩大德，永不敢忘。請問包三先生的名諱如何稱呼，也好讓在下常記在心。」

包三先生雙眼一翻，飛起左腳，砰的一聲，踢了他一個觔斗，喝道：「憑你也配來問我名字？我又不是存心救你，只是這兒是我阿朱妹子的莊子，將你這臭小子亂刀分屍，豈不污了這聽香精舍的地皮？快滾快談！」

司馬林但見他一腳踢出，急待要躲，已然不及。這一個觔斗摔得好生狼狽，聽他如此說，實是尷尬萬分，按照江湖上的規矩，若不是翻臉成仇，動手一決生死，那也得訂下日後的約會，絕不能在眾人眼前，甘願受此羞辱而沒一個交代。他硬了頭皮，說道：「包三先生，我司馬林今日受人圍攻，寡不敢眾，險些命喪於此，多承你出手相救。司馬林恩怨分明，有恩當酬，受辱必報，請了請了！」他明知這一生再練二十年、三十年，也絕不能練到包三先生這般武功，只好以「有恩當酬，受辱必報」八個字含含混混的交代了場面。

包三先生全沒聽他說甚麼話，只管跟玉燕道：「你叫我包三哥，這就對了，最好嘛，我說不如更親熱些，乾脆便叫我作三哥。」

玉燕笑道：「我叫你作三哥，那也成，可是你得依我一件事。」包三先生很是喜歡，滿臉屍氣的面皮上露出了幾絲笑意，說道：「依你甚麼事？」玉燕道：「你跟別人鬧別扭，我不管，可是你別跟我表哥鬧別扭，成不成？」

包三先生嘿嘿一笑，道：「全然不鬧，那不成。瞧在我好妹子的面上，少鬧幾次，那可有得商量。」玉燕嫣然一笑，道：「三哥，我謝謝你啦！」

段譽見玉燕這一笑中嬌嫞無限，只覺得自己腦中微感暈眩，跟著胸中又是一酸，暗道：「只為包三先生答應少向慕容公子鬧幾次別扭，她便對他如此親切。慕容復啊慕容復，你前生到底積了甚麼大功德，竟有這麼一位美佳人待你這般的情義深重？」

司馬林見包三先生自顧和王玉燕說話，對自己的場面話全沒理睬，不由得心中深種怨毒，適才他相救自己的恩德，那是半分也不顧了，左右一揮，帶了青城派的眾人便向門外走去。

包三先生道：「且住，你站著聽我盼咐。」司馬林回過身，道：「甚麼？」包三先生道：「聽說你到姑蘇來，是為了替你父親報仇。這可找錯了，你父親司馬衛，不是慕容公子殺的。」

司馬林道：「何以見得？包三先生怎麼知道？」包三先生怒道：「我既說不是慕容公子殺的，自然就不是他殺的了。就算真是他殺的，我說過不是，那就不能算是。難道我說過的話，都作不得數麼？」

司馬林心想：「你這句話可也真個橫蠻。」便道：「父仇不共戴天，司馬林雖是武藝低微，縱然粉身碎骨，也當報此深仇。先父到底是何人所害，還請示知。」包三先生哈哈一笑，說道：「你父親又不是我兒子，是給誰所殺，關我甚麼閒事？我說你父親不是慕容公子殺的，多半你不肯相信，好罷，就算是我殺的，你要報仇，衝著我來罷！」司馬林臉孔鐵青，說道：「殺父之仇，豈是兒戲？包三先生，我自知不是你敵手，你要殺便殺，如此辱我，卻是萬萬不能。」包三先生笑道：「我偏偏不殺你，偏偏要侮辱你，瞧你怎生奈何得我？」

司馬林氣得胸膛都要炸了，但說一怒之下就此上前拼命，卻終究是不敢，站在當地，不進不退，好生尷尬。

包三先生又道：「憑那司馬衛這一點微末功夫，那用得著我慕容兄弟親自費心？慕容公子的武功高我十倍，你自己想想，司馬衛也配他親自動手麼？」司馬林尚未答話，褚保昆抽出兵刃，說道：「包三先生，司馬衛老先生是我授藝的恩師，我不許你這般辱他死後的聲名。」

包三先生笑道：「你是個混入青城派偷師學藝的奸細，管甚麼隔壁閒事？」褚保昆大聲道：「司馬師父待我仁至義盡，我褚保昆愧無以報，今日為維護先師聲名而死，稍減我欺瞞他的罪孽。包三先生，你向司馬掌門認錯道歉！」包三先生笑道：「包三先生生平絕不認錯，絕不道歉，明知是自己錯了，也要硬撐到底。司馬衛生前沒甚麼好聲名，死後聲名更糟。這種人早該殺了，殺得好！殺得好！」

褚保昆叫道：「你出兵刃罷！」包三先生笑道：「司馬衛的兒子徒弟，都是這麼一批膿包貨色，除了暗箭傷人，甚麼都是不會。」

褚保昆叫道：「看招！」一招「上天下地」，左手鋼錐，右手小錘，同時向他攻了過去。

包三先生更不起身，左手衣袖揮出，一股勁風向他面門撲去。褚保昆但感氣息窒迫，斜身避他這股勁風，包三先生右足一勾，褚保昆撲地倒了。包三先生這一腳乘勢踢出，正中他的臀部，將他直踢出廳門。

褚保昆在空中一個轉折，肩頭著地，一碰便即翻身站起，重行奔進廳來，又是舉錐向包三先生胸前戳到。

包三先生忽然伸出手掌，抓住他的手腕，也不知怎麼一甩，將他身子高高拋起，啪的一聲巨響，重重撞在梁間，顯然是撞得他十分疼痛。褚保昆身子一跌下地，翻身又即站起，第三次向包三先生撲來。包三先生皺眉道：「你這人真也不知好歹，難道我就殺你不得麼？」褚保昆道：「你有種便將我殺了──」包三先生雙臂一探，抓住他的雙手，突然向前一送，喀喀兩聲，褚保昆雙臂臂骨已然拗斷，跟著一錐戳在自己左肩，一錘擊在自己右肩。左肩鮮血淋漓，右肩肩骨粉碎，便和他青城派絕技「左右逢源」那一招所傷一般無異。褚保昆受傷極重，雖然仍想繼續拼命，卻已有心無力。青城派眾人面面相覷，不知是否應當上前救護，又見他所受之傷，明明是出於本派的「左右逢源」，不知包三先生如何也會這一路絕技。

# 第三十五回 訂下約會

王玉燕向褚保昆道：「褚爺，我先前說不管用，你現下信了罷？」褚保昆長嘆一聲，道：「姑娘料事如神，褚某佩服之至。」他轉頭向司馬林道：「掌門師兄，幸我兩派的武功相互剋制，誰也勝不了誰，小弟雖是學會了貴派的功夫，卻不能就此來抵擋青城絕技，這位包三先生露了這一手，那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唉，我師父枉費心機，枉費心機。」

司馬林等對他這幾句話並不十分明白，但均已猜到，包三先生用青城派這一招「左右逢源」來對付他的蓬萊派武功，褚保昆雖已學過青城武功，仍是折臂傷肩，無法抗禦。可見他混入本派，偷師學藝，尚不足成為青城派的致命之傷。想到此處，眾人心下均是大慰。阿朱一直在旁觀看，默不作聲，這時忽然插口道：「司馬大爺、褚大爺，各位親眼目睹，這位包三先生能使青城派的絕技，那麼世上會此絕技的，未必就只我家公子一人。到底是誰出手傷害司馬老先生的，各位還是回去細細訪查為是。」

司馬林欲待再說甚麼，包三先生怒道：「這裏是我阿朱妹子的莊子，主人已下逐客令了，你們兀自不識好歹？」褚保昆道：「今日多承教益，後會有期。」他雙臂已斷，不能行禮，微一點頭，向外便走了出去。司馬林等知道若再逗留，定然也討不了好去，當下紛紛告辭。

姚伯當見包三先生武功高強，行事詭怪，頗想結識這位江湖奇人，兼之對王玉燕胸中包羅萬有的武學，有覬覦之心，也是未肯便休，見青城派眾人轉眼間都出了廳門，當下站起身來，正要向包三先生出言接納，包三先生忽道：「姚伯當，我不許你說一句話，快快給我滾了出去。」姚伯當一愕之下，臉色鐵青，伸手按住了刀柄。包三先生道：「你這點微末功夫，休在我面前班門弄斧。我叫你快滾，你便快滾，那還有第二句說話的餘地？」

秦家寨的群豪適才以單刀飛擲司馬林，手中兵刃都被包三先生接了下去，堆在足邊，這時手裏都沒了兵刃。眼見包三先生對姚伯當大加侮辱，均起了一拼之心，只是赤手空拳，均是有所顧忌，包三先生哈哈一笑，右足亂踢，每一腳都踢在刀柄之上，那十餘柄單刀紛紛飛起，向秦家寨群豪射了過去，只是去勢甚緩，顯是不欲傷人。群豪隨手接了過來，刀一入手，隨即便是一怔，想起接這柄單刀實在方便之至，顯然是包三先生故意將單刀踢到自己面前，勁力方位，無一不是恰到好處。各人不能不跟著想到，包三先生既能令自己如此方便的接到單刀，自也能讓自己在接刀時異常困難，甚至是根本無法接到，刀勢轉向，一刀插入了自己身體，也是毫不為奇。秦家寨每個人都是這麼想，當下人人手握刀柄，神色卻是極為尷尬。

包三先生道：「姚伯當，你滾不滾出去？」姚伯當苦笑道：「包三先生於姚伯當有救命之恩，我這條性命是閣下所賜，閣下有命，自當遵從，告辭了。」說著躬身行禮，左手一揮，道：「大夥兒走罷！」

包三先生道：「我是叫你滾出去，不是叫你走出去。」姚伯當一愕，道：「在下不懂包三先生的意思。」包三先生道：「滾便是滾，你到底滾不滾？」

姚伯當心想此人古怪之極，瘋瘋癲癲，不可用常理和他應對，當下更不多言，快步便向廳門走去。包三先生喝道：「非也非也，此是行，是奔，是走，是跑，總之不是滾。」身形一晃，已欺到了也的身後，左手探出，抓住了他的後頸。姚伯當右肘反撞，包三先生左手一提，姚伯當身子離地，右肘這一撞便落了空。

包三先生右手跟著抓住他的後臀一提，大聲喝道：「我阿朱妹子的莊子，豈由得你說來便來，說去便去，有這麼容易？滾你媽的罷！」

雙手一送，姚伯當一個龐大的身子便直滾了出去。

想是姚伯當被他拿住了穴道，竟然無法直立，就像是一根巨大的木柱，一直滾到門邊。幸好那所門甚寬，不曾撞到頭腳，姚伯當骨碌碌的便滾了出去。泰家寨眾人發一聲喊，紛紛追出，將他抱了起來。姚伯當道：「快走，快走！」眾一窩蜂般去了。

包三先生向段譽橫看豎看，捉摸不透他是甚麼路數，向王玉燕道：「小妹，叫他滾蛋呢，還是讓他留著？」

玉燕道：「我和阿朱、阿碧都讓平媽媽給捉住了，處境十分危急，幸蒙這位段公子相救。再說，他知道少林寺中的情狀，咱們可以向他問問。」包三先生道：「這麼說，你是要他留著了？」

玉燕道：「不錯。」包三先生微笑道：「你不怕我那慕容兄弟喝醋麼？」玉燕睜著大大的眼睛，道：「甚麼喝醋？」包三先生指著段譽道：「這人油頭粉臉，能言善辯，你可別上了他的當。」

玉燕仍是不解，問道：「我上了他甚麼當？你說他會捏造少林寺中的訊息麼？料他也不敢。」

包三先生聽她言語中一副天真瀾漫，絲毫不懂得這些男女之情，倒也不便多說，當下向著段譽嘿嘿的冷笑三聲，道：「我那慕容兄弟到了少林寺中，情形如何，快快照實說來。」段譽心中有氣，冷笑道：「你是審問囚犯不是？我若不說，你便要拷打我不是？」世上膽敢如此向包三先生挺撞的，可也當真不多，包三先生一怔，不怒反笑，道：「大膽小子，大膽小子！」突然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左臂，手上微一用力，段譽已痛入骨髓，大聲叫道：「喂，你幹甚麼？」

包三先生道：「我這是在審問囚犯，嚴刑拷打。」段譽任其自然，只當這條手臂不是自己的，微笑道：「你只是拷打，我可不來理你了。」包三先生手上加勁，只捏得段譽臂骨咯咯作響，如欲斷折，段譽強忍痛楚只是不理。

阿碧道：「包三哥，這位段公子的脾氣高傲得緊，他是咱們救命恩人，你別傷他。」包三先生點點頭，道：「很好，很好，脾氣高傲，那就合我『非也非也』的胃口。」說著緩緩放開了段譽的手臂。阿朱笑道：「說到胃口，咱們也都餓了。老顧，老顧！」

她提高嗓子叫了幾聲，老顧從側門中探頭進來，見姚伯當、司馬林等一干人已經不在，當下歡天喜地的走了出來。阿朱道：「你先去刷兩次牙，洗兩次臉，再洗三次手，然後給咱們弄點精致的小菜。有一點兒不乾淨，包三爺定要給你過不去。」老顧微笑稱是，連說：「包你乾淨，包你乾淨！」

當下聽香精舍中的婢僕出來，重排桌椅，再整杯盤，阿朱請包三先生坐了上席，段譽坐了次席，玉燕坐第三席，她自己和阿碧在下首相陪。玉燕心急，問道：「三哥，他──他──」

包三先生道：「風四弟聽到訊息，說慕容兄弟去了少林寺，連夜便趕去接應，我卻覺得此事之中，頗有蹊蹺。大夥兒須得好好商議商議。」

玉燕急道：「救兵如救火，少林寺中高手如雲，表哥孤身犯險，自然是寡不敵眾，三哥，咱們須得立時趕去瞧瞧，卻又有甚麼蹊蹺？又有甚麼可商議的？」

包三先生道：「非也非也！小妹，你年紀輕輕，不知世事多詐，慕容賢弟這次孤身去少林寺，和他平素行事大不相同。我去找鄧大哥商議，他不在青雲莊，我趕到赤霞莊，公冶二哥夫婦又都不在。你瞧，這不是有點古怪麼？」

玉燕道：「鄧大叔，嗯──鄧大哥、公冶二哥夫婦──」包三先生聽她改口，微笑點頭，但笑容之中，卻也掩飾不住憂慮之情。

玉燕續道：「他們三人常常出外，不在莊上，那也沒甚麼奇怪啊。」

包三先生搖頭道：「非也非也！青雲莊、赤霞莊上的總管都說，大哥和二哥夫婦離莊之時，都是去得十分匆忙，也沒留下甚麼話給我。這豈非奇哉怪也？」

段譽聽他說到甚麼鄧大哥和公冶二哥，又有青雲莊和赤霞莊，似乎有許多莊子相互結盟，聲勢甚大，都是慕容公子的羽翼。只見兩名男僕端了木盤，送上菜來。阿朱笑道：「三哥，今日小妹不能親自下廚給你做菜，下次你駕臨時補數──」剛說了這句話，忽然間空中傳來叮呤、叮呤兩響清脆的銀鈴之聲。

包三先生和阿朱、阿碧齊道：「二哥有訊息捎來。」三個人離席走到簷前，抬起頭來，只見一頭白鴿在空中打了一個圈子，撲將下來，停在阿朱的手中。

阿碧伸過手去，解下縛在鴿子小腿上的一個小竹筒，倒出一張紙箋來。包三先生夾手搶過看了幾眼，說道：「既是如此，咱們快去，快去！」他向玉燕道：「喂，你去不去？」玉燕道：「去那裏？有甚麼事？」

包三先生一揚手中的紙箋，道：「二哥有信來，說慕容兄弟已和冀晉魯豫的七門派訂下約會，三月二十四日在濟南城中比武論劍。今日是三月十二日，還有十二日的時間，你不去濟南？」玉燕暈生雙頰，喜上眉梢，忙道：「我自然去。信上還說甚麼？」

包三先生道：「嗯，信上叫阿朱設法找到鄧大哥、風四弟和我，要咱們一齊趕去，看來對方的力道大是不弱，倒不大容易鬥呢。」

包三先生話是這麼說，臉上卻是眉飛色舞，顯然頗以得能參與大戰為喜。玉燕走近身去，要瞧瞧那信上還寫些甚麼。

包三先生微微一笑，將信遞了給她。玉燕只見信上寫了七八行字，字跡精雅，頗有勁力，雖然每一個字都識得，但全然不成文理，倒像是讀天書一般。她博古通今，讀過的書著實不少，但像這般的文字，卻是第一次看到，皺眉道：「那是甚麼？」阿朱微笑道：「王姑娘，這是咱們二嫂想出來的古怪玩意，從詩韻和切音中變化出來的，平聲字讀作入聲，入聲字讀作上聲，一東的當作三江，如此掉來掉去。咱們瞧慣了，便知信中之意，在外人看來，那是全然的不知所云。」

阿碧見她聽到「外人」兩字，臉上微有不豫之色，忙道：「王姑娘又不是外人，你若是要知道，待會我說與你知便是了。」玉燕性子天真，聽阿碧說願意教她，登時現出喜色。

阿朱道：「三哥，二哥、二嫂向來自負得緊，遇上再強的勁敵，也不會寫信來討救兵。這次卻要咱們傾巢而出，只怕對方的確是十分厲害。」

包三先生笑道：「老二的脾氣自然是這樣，但我想這次他要討救兵，倒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慕容兄弟。」

玉燕聽他提到慕容公子，忙問：「怎麼？為甚麼是他？」包三先生道：「老二的武功自然算不得天下第一，可是他若打不過人家，要想脫身而走，我看當今之世，也沒有那一個高人能留得住了他。他夫婦二人聯手，行走江湖，那是誰也不用忌憚的了。多半是為了顧到慕容兄弟，才出此萬全之策。」

玉燕又問：「冀晉魯豫的七個門派，不知是那七個門派？」她對各門各派的武功家數，無不爛熟於胸，知道了是那七個門派，就料得到對方的底細。包三先生又看了看信，道：「二哥信上沒說起，想來他亦不知，否則二哥做事極是周到仔細，定會在信中詳細說明。」他突然轉過頭來，向段譽道：「喂，姓段的，那你這就請便罷！咱們談論自己的私事，似乎不必要你參預。咱們去和人家比試武功，也不必要你觀戰喝采。」段譽在一旁聽他們如何去替慕容公子打接應，本已感到沒趣，這時包三先生更是公然逐客，知道在這精舍中再待下去，已是索然無味，雖對玉燕戀戀不捨，但總不能老著臉皮硬留下來，當下一狠心，站起身來，說道：「王姑娘，阿朱、阿碧兩位姑娘，在下這便告辭，後會有期。」玉燕道：「半夜三更的，你到那裏去？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不如今晚在這裏歇宿一宵，明日再走不遲。」

段譽聽王玉燕言語中雖是留客，但神思不屬，顯然一顆心早已飛到了慕容公子身畔，段譽清清楚楚的體會到了她的心情，不由得又是惱怒，又是沒趣。

他是皇室世子，自幼任性，自從行走江湖以來，經歷了不少驚險折磨，卻從未受過這般奚落冷遇，當即說道：「今天走明天走，那也沒多大分別，告辭了。」

阿朱道：「既是如此，我派人送你出湖便是。」

段譽見阿朱也不堅留，心下更是不快，尋思：「那慕容公子到底有甚麼了不起，人人都當他是天上鳳凰一般，得到他的訊息，個個都恨不得立時去和他相會。」便道：「也不用了，你只需借我一船一槳，由得我在湖中飄盪便了。」

阿碧沉吟道：「你不認得湖中水道，這個恐怕不大好罷。」

段譽氣憤憤的道：「你們既已得到慕容公子的音訊，還是趕緊商量去赴援為是。我既沒約下甚麼冀晉魯豫的七大門派，又不是你們的表兄表弟，何勞關懷？」說著大踏步便走出廳門。

阿朱和阿碧送了出去，阿碧說道：「段公子，將來你和咱們公子爺見了面，說不定能結成好朋友呢。」

段譽冷笑道：「這個，我可是高攀不上。」阿碧聽他語聲中頗含氣憤，心下很感奇怪，問道：「段公子，你為甚麼不高興，可是咱們相待太過簡慢麼？」阿朱道：「咱們包三哥向來是這般脾氣，段公子不必太過介意。我和阿碧妹子，跟你賠罪啦。」說著笑嘻嘻的行禮，阿碧跟著行禮。

段譽還了一揖，揚長便走，快步走到水邊，一躍跳入船中，扳槳將船盪開，駛入湖中。只覺得胸中鬱悶難當，到底是為了甚麼原因，一時卻說不上來，只知再在岸上待得片時，說不定便要失態，甚至是淚水奪眶而出。依稀只聽得阿碧說道：「阿朱姊姊，公子替換的內衣褲夠不夠？今晚咱二人趕著一人縫一套好不好？」阿朱道：「好啊，你細心想得周到。」

段譽受無量劍和神農幫的欺辱、受南海鱷神的折磨、被延慶太子囚禁、給鳩摩智萬里迢迢的從雲南一直帶到姑蘇，這中間所受的苦楚艱難著實不小，但從未有如今日這般的怨憤氣惱。

其實聽香精舍中並沒那一個令他十分難堪，包三先生雖說要他請便，卻也留了餘地，既不是對付褚保昆那麼斷臂傷肩，也不是對付姚伯當那麼要他滾出去。王玉燕開言請他多留一宵，阿朱、阿碧殷勤的送出門來，但他心中便是說不出的鬱結不消。

湖上曉風陣陣送來，帶著菱葉的清香，段譽用力扳槳，不知要恨誰才好。甚至，他說不出自己為甚麼這樣氣惱。當日南海鱷神、延慶太子、鳩摩智給他的折辱，那是厲害的多了，但他泰然而受，心中並無多大波盪。

他內心隱隱約約的覺得，那是因為他深慕玉燕，而玉燕心中，卻全沒他段譽的半點地位，甚至阿朱、阿碧，也全沒當他是一回事。段譽從小便給人當作心肝寶貝，自大理國皇帝、皇后以下，沒一個不覺得他是了不起之至，就算遇上了敵人，像南海鱷神那樣厲害的人物，也是一心想要收他為徒。至於鍾靈、木婉清那些少女，往往一見他便即傾心。

他一生中從未受過今日這般的冷落輕視，別人雖然有禮，卻是漠不關心的有禮。在他內心，隱隱感到慕容公子是比他自己重要得多。這些日子來，只要有誰提到慕容公子，周圍便人人聳動，無人不是大加注意。

玉燕、阿朱、阿碧、王夫人、包三先生，以至甚麼鄧大爺、公冶二爺、公冶夫人、風四爺，個個都似是為慕容公子而生。段譽從來沒嘗過妒忌和羨慕的滋味，這時候獨自一人泛舟湖上，好像見到慕容公子的影子在天空中向他冷笑，好像聽到慕容公子在出聲譏笑：「段譽啊段譽，你這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麼？你自己不覺得可恥麼？」

他心中氣悶，扳槳時使的力氣便特別來得大，划得一個多時辰，他充沛的內力緩緩發揮力道，竟是越划越覺精神奕奕。這麼精神一振，心中煩悶燥惡之氣也漸漸消減，又划了一個多時辰，東方現出黎明，只見北方雲霧迷漾，有一座山高聳而起。段譽粗略計算一下方位，聽香精舍和琴韻小築都在東方，自己只須向北划，便不會重回舊地。

可是他每划一槳，心中總是生出一絲戀戀之感，不自禁的想到，小舟向北駛出一尺，那便是離遠玉燕一尺。中午時分，已划到了那座小山腳下，上岸一問土人，原來這山叫做馬跡山，已離無錫甚近。

段譽在大理之時，也曾在書上看到過無錫的名字，知道那是在春秋時便已出名的一座大城，左右無事，不如便去遊玩一番。當下回入舟中，更向北划，只一個多時辰，便到了無錫城畔。

段譽進得城去，只見行人熙來攘往，甚是繁華，比之大理，別有一番風光。他順步而行，突然間鼻中聞到一股香氣，乃是焦糖、醬油和著熟肉的氣味。他大半天沒有吃東西了，划這幾個時辰的船，早已十分饑餓。一聞到這食物香氣，心中大喜，當下循著香氣尋出，只轉了一個彎，只見老大一座酒樓，當街而立，金字招牌上寫著「松鶴樓」三個大字。這招牌年深月久，被煙熏成一團漆黑，但三個金字卻閃爍發光，陣陣酒肉之氣，從酒樓中不斷噴出來，但聽得廚子的刀勺聲和跑堂的吆喝聲，響成一片。他上得樓去，自有跑堂過來招呼。段譽要了一壺酒，叫跑堂配四色下酒菜，倚著酒樓邊的欄杆自斟自飲，驀地裏一股凄涼孤寂之意，襲上心頭，忍不住長嘆了一聲。

他一聲長嘆尚未止歇，西首座上一個漢子回過頭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霍地向他射至，在他臉上轉了兩轉。段譽也向他瞧去，只見這人身材甚是魁偉，約莫三十三四歲年紀，身穿一件灰色布袍，服飾極是樸素，濃眉大眼，一張四方的國字臉，相貌並不俊美，但自有一股颯颯英氣。

段譽心底暗暗喝了聲采：「好一條大漢！這定是燕趙悲歌慷慨之士了。不論江南或是大理，都不會有這等人物。」

只見那漢子的桌上放著一盤熟牛肉，一大碗湯，一大壺酒，此外更無別物，可見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豪邁自在。

那漢子向他瞧了兩眼，臉上微現詫異之色，也便不再理會，轉過頭去，自行吃喝。段譽正感寂寞無聊，有心要結交朋友，便向跑堂招手，命他過來，指著那大漢的背心說道：「這位爺台的酒帳，都算在我這兒。」

那大漢聽到段譽吩咐，回頭微笑，點了點頭，卻不說甚麼話。段譽有心要和他攀談幾句，一解客中寂寞，竟是不得其便。

段譽又喝了三杯酒，只聽得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兩個人來。前面一人跛了一足，撐了一條拐杖，行走仍是極迅速，第二人則是個愁眉苦臉的老者。這兩人也都是穿著灰布長袍，走到那大漢桌前，恭恭敬敬的彎腰行禮，那大漢只點了點頭，並不起身行禮。

那跛足漢子恭恭敬敬的低聲說道：「啟稟大哥，對方約定今晚三更，在惠山涼亭中相會。」

那大漢點了點頭，道：「是今晚麼？未免迫促了一點。」那老者道：「兄弟本來跟他們說，約會定於三日之後。但對方似乎知道咱們人手不齊，口出譏嘲之言，說道若是不敢赴約，今晚不去也成。」

那大漢道：「是了。你傳言下去，今晚初更，大夥兒在惠山聚齊，咱們先到，等候對方前來赴約。」兩人恭身答應，轉身下樓去了。

這三人說話聲音極低，樓上其餘酒客誰都沒有聽見，但段譽身有極深內功，耳目聰明，便不想故意偷聽旁人私事，卻自然而然的將每一句話都聽見了。

那大漢的目光有意無意的又向段譽一瞥，見他低頭沉思，顯然是注意到了自己的說話，突然間雙眼中神光暴長，段譽吃了一驚，左手一顫，噹的一響，一隻酒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

那大漢微微一笑，說道：「這位兄台何事驚慌，請過來同飲一杯如何？」段譽笑道：「最好，最好！」吩咐酒保取過酒杯，移到大漢席上坐下，請問姓名。那大漢笑道：「兄台何必明知故問？大家不拘形跡，喝上幾碗，豈非大是妙事？待得敵我分明，那就沒有餘味了。」

段譽笑道：「兄台想必是認錯了人，以為我是敵人。不過『不拘形跡』四字，小弟最是喜歡，請啊，請啊！」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那大漢微笑道：「你這人倒也爽氣，不像是酸溜溜的儒生，你的酒杯太小。」他提高嗓子，說道：「酒保，取兩隻大碗來，打十斤高粱。」

那酒保和段譽聽到「十斤高粱」四字，都是嚇了一跳，那酒保賠笑道：「爺台，十斤高粱喝得完麼？」那大漢指著段譽道：「這位公子爺請客，你何必給他省錢？十斤不夠，打二十斤。」那酒保笑道：「是，是！」過不多時，取過兩隻大碗，一大罈酒，放在桌上。

那大漢道：「滿滿的斟上兩碗。」酒保依言斟了。這滿滿的兩大碗酒一斟，段譽登感酒氣刺鼻，有些不太好受。他在大理之時，只不過偶爾喝上幾杯，以助詩興，那裏見過這般大碗的飲酒，不由得皺起眉頭。那大漢笑道：「咱們對飲十碗，我就交了你這個朋友。如何？」

段譽見他眼光中頗有譏嘲輕視之色，若是換作平時，他定然敬謝不敏，自稱酒量不及，但昨晚在聽香小廳中飽受冷漠，又想：「這大漢看來多半是慕容公子的一夥，不是甚麼鄧大爺、公冶二爺，便是風四爺了。他和人家約了在惠山上比武拼鬥，對頭必是甚麼晉冀魯豫七大門派中的人物。哼，慕容公子是甚麼東西，我偏不受他手下人的輕賤，最多不過是醉死，那又有甚麼大不了的？」

當即胸膛一挺，說道：「我是捨命陪君子，待會酒後失態，兄台莫怪。」說著端起一碗酒來，骨嘟骨嘟的便喝了下去。他喝這大碗酒，乃是負氣，王玉燕雖是不在身邊，在他心中，卻與喝給王玉燕看一般無異，乃是與慕容復爭競，不肯在心上人面前認輸之意，別說只不過是一大碗烈酒，就是鳩酒毒藥，他也是毫不遲疑的喝了下去。

那大漢見他喝得這般豪爽，倒是頗出意料之外，哈哈一笑，說道：「好爽氣。」端起碗來也是仰脖子喝乾，跟著便又斟了兩大碗。

段譽笑道：「好酒，好酒！」呼一口氣，又將一碗酒喝乾，那大漢也喝了一碗，再斟兩碗。這一大碗便是一斤。

段譽兩斤烈酒下肚，小腹中便如有股烈火在熊熊焚燒，頭腦中混混沌沌，但仍是記得：「慕容復是甚麼東西？我怎可輸給他的手下人？」端起第三碗酒來，又喝了下去。那大漢見他霎時之間醉態可掬，心下暗暗好笑，知他這第三碗酒一下肚，不出片刻，便要醉倒在地。段譽來喝第三碗酒時，胸口已感煩惡欲嘔，待得又是一斤烈酒灌入腹中，五臟六腑似乎都欲翻轉。

他緊緊閉口，不讓腹中酒水嘔將出來。突然間丹田中一動，一股真氣衝將上來，只覺此刻體內的翻攪激盪，便和當日真氣無法收納時的情景極為相似，當即依著伯父所授的法門，將那股真氣納向大椎。

不料他喝入的烈酒太多，真氣帶著酒水上行，不能在大椎穴中安居。他任其自然，讓這真氣由天宗穴而肩真穴，再經左手手臂上的小海、支正、養老諸穴而通至手掌上的陽谷、後豁、前谷諸穴，由小指的少澤穴中傾瀉而出。他這時所運的真氣線路，便是大理段氏的絕技六脈神劍中的「少澤劍」。那少澤劍本來是一股有質無形的劍氣，但這時他小指之中，卻有一道酒水緩緩流出。

# 第三十六回 塞外英雄

那烈酒從他小指的穴道中流了出來，初時段譽尚未察覺，跟著無名指的「關衝穴」中，也有酒水流出，片刻之間，他頭腦中便感清醒。他左手垂向地下，那大漢並沒留心，只見段譽本來醉眼朦朧，霎時之間，臉上又是神采奕奕，不禁頗為奇怪，笑道：「兄台文質彬彬，酒量倒是不弱。」又斟了兩大碗酒。

段譽笑道：「我這酒量是因人而異。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這一大碗嘛，我瞧也不過二十杯光景，一千杯須得裝上五十大碗才成。兄弟恐怕是喝不了五十大碗啦。」一面說，一面將跟前這一大碗酒喝了下去。他左手搭在酒樓臨窗的欄杆之上，從小指中流出來的酒水，順著欄杆流到了下面牆腳邊，當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沒半分破綻可尋。過不多時，他喝下去的四大碗酒，已然全從穴道中逼了出來，身體內沒留下半分酒性。

那大漢本來自以為酒量天下無敵，這時見段譽如此一個身材瘦弱的書生，居然連盡四碗烈酒而殊不經意，心下暗暗稱奇，說道：「很好，很好，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先乾為敬。」

斟了兩大碗酒，自己連乾兩碗，再給段譽斟了兩碗。段譽賣弄酒量，輕描淡寫，談笑風生的喝了下去，喝這烈酒，直是比喝水喝茶還更瀟灑。他二人這一賭酒，登時驚動了松鶴樓頭上上下下的酒客，連灶上的廚子，灶下的火夫，都圍在他二人的桌旁觀看。那大漢道：「酒保，再取二十斤酒來。」那酒保伸了伸舌頭，這時起了觀看好奇之心，更不勸阻，便去抱了一大罈酒來。

話休絮煩，段譽和那大漢你一碗我一碗，喝了個旗鼓相當，不到一頓飯時分，各人都已喝了三十來碗。

段譽自知手指上玩弄玄虛，這烈酒只不過在自己體內流轉一過，瞬即瀉出，這酒量可說是無窮無盡，但那大漢卻是全憑真實本領，眼見他連盡三十餘碗，兀自面不改色，略無半分酒意，心下也是好生欽佩。

他見大漢舉止豪邁，英氣勃勃，初時尚因他是慕容公子一夥而懷有敵意，但一碗一碗烈酒喝入肚中，不由得對他起了愛惜之心，尋思：「如此比拼下去，我自是有勝無敗。但這漢子飲酒過量，未免傷身。」堪堪喝到四十大碗時，說道：「仁兄，咱們都已喝了四十碗罷？」

那大漢笑道：「兄台的腦子倒還清醒得很，數目算得明白。」段譽笑道：「你我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要分出勝敗，只怕很不容易。這樣喝將下去，兄弟身邊的酒錢卻是不夠了。」

他伸手懷中，取出一個繡花荷包來，往桌上一擲，只聽得嗒的一聲輕響，顯然荷包中沒甚麼金銀。要知段譽被鳩摩智從大理擒將出來，身邊原沒攜帶財物。他是鎮南王世子，在大理之時，若要用錢，自有旁人替他支付。這隻繡花荷包雖是精致，纏了金絲銀線，一眼便知是名貴之物，但囊中羞澀，卻也是一望而知。

那大漢見了大笑，向身旁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富商道：「張大爺，這裏的酒帳，你給咱們結了罷。」

那富商笑道：「當得，當得，難得喬大哥賞面，讓兄弟作這個小東。」說著便從囊中取出一大錠銀子上來。

那大漢拱拱手，道：「多謝！」攜了段譽的手，道：「好朋友，咱們走罷！」段譽心中喜歡，他在大理之時，身為皇子貴族，難以交結甚麼真心朋友，今日既不以文才，又不以武功，卻以無中生有的酒量結交了這條漢子，實是生平未有之奇。那大漢拉著他手，到了樓下，越走越快，片刻間便出了城。那大漢邁開大步，順著城外的大路疾趨而前，段譽提一口氣和他並肩而行，他雖是不會武功，但內力充沛之極，這般快步急走，竟是絲毫不感心跳氣喘。那大漢向他瞧了一眼，微微一笑，道：「好朋友，咱們比比腳力。」

段譽暗吃一驚，自忖從未學過輕身功夫，如何能與人比拼？但那大漢說了這句話後，不等段譽答覆是否同意比試，攜著他的手，足不點地般便向前快奔。段譽跨到第三步時，險險跌倒，乘勢向左斜出半步，這才站穩，這一步，卻是恰好踏了「凌波微步」中的步子。

他無意踏了這一步，居然搶前了數尺，心中一喜，第二步走的又是「凌波微步」。只是走這路步子之時，全神貫注，不能分心，他本來和那大漢手攜著手，按著保定帝所授的法門要訣，收斂內力，那朱蛤神功才不致去吸大漢的真氣。這時足下一踏「凌波微步」，那大漢只感全身一震，段譽乘機輕輕摔脫了他的手。兩人並肩而前，只聽得風聲呼呼，道旁樹木紛紛從身邊倒退而過。

段譽學那「凌波微步」之時，全沒想到要和人比試腳力，這時如箭在弦，不能不發，只有盡力而為。至於勝過那大漢的心思，卻是半分也沒有，他只是按照洞中所學的步法，加上渾厚無比的內力，一步步的跨將出去，那大漢到底在前在後，是否已將他拋得老遠，他是全然的顧不到了。

那大漢邁開大步，越走越快，頃刻間便遠遠趕在段譽的前面，但只要稍稍緩得一口氣，段譽便即追了上來，斜眼相睨，但見他身形瀟灑，猶如庭中閒步一般，步伐中沒半分霸氣。

那大漢越看越是奇怪，心下暗暗佩服，加快幾步，又將他拋在後面，但這麼試了幾次，已知段譽的長力充沛之極，要在數里內勝過他是並不為難，若是比試到數十里之遙，勝敗之數就難說得很，一比到百里之外，自己是非輸不可。他哈哈一笑，在一株大樹下的一塊青石上坐了下來，大聲說道：「慕容公子，喬峰今日可服你啦。姑蘇慕容，果然是名不虛傳。」

段譽立即收步，聽他叫自己為「慕容公子」，不由得大是奇怪，說道：「小弟姓段名譽，乃大理國人氏，兄台是認錯人了。」那大漢臉上露詫異之極的神色，道：「甚麼？你──你不是慕容復慕容公子？」

段譽微笑道：「小弟來自江南，每日多聞慕容公子的大名，實是仰慕得緊，只是至今無緣得見。」心下尋思：「這漢子將我誤認為慕容復，看來並非有意的裝模作樣。如此說來，他自不是慕容復的一夥人了。」想到這裏，對他更增幾分好感，問道：「兄台自道姓名，可是姓喬名峰麼？」那大漢驚詫之色尚未盡去。說道：「正是，在下喬峰。」

段譽也坐到那青石岩上，說道：「小弟初來江南，結交喬兄這樣的一位英雄人物，實是大幸。」喬峰沉聲道：「嗯，你是大理段家的子弟，難怪難怪。段兄，你到江南來有何貴幹？」

段譽道：「說來慚愧，小弟是為人所擒而至。」當下將如何被鳩摩智所擒，如何遇到慕容復的兩名丫鬟等情，極簡略的說了。雖是長話短說，卻是並無隱瞞，對自己種種倒楣的醜事，並不設法文飾。喬峰聽後，又驚又喜，道：「段兄，你這人十分直爽，你我一見如故，咱倆結為金蘭兄弟，你意下如何？」段譽喜道：「小弟求之不得。」兩人敘了年歲，喬峰比段譽大了十二歲，自然是兄長了。當下撮土為香，向天拜了八拜，一個口稱「賢弟」一個連叫「大哥」，均是不勝之喜。

段譽道：「小弟在松鶴樓上，私聽到大哥與敵人今晚訂下了約會。小弟雖是不會武功，卻也想去湊湊熱鬧。大哥能允可麼？」喬峰向他查問了幾句，知他果然是真的不會武功，不由得嘖嘖稱奇，道：「賢弟身具如此內力，要學上乘武功，那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絕無難處。賢弟要觀看今晚的會鬥，也無不可，只是敵人出手狠辣陰毒，賢弟千萬不可貿然現身。」段譽喜道：「自當遵從大哥囑咐。」喬峰笑道：「此刻天時尚早，你我兄弟回到無錫城中，再去喝一會酒，然後同上惠山不遲。」

段譽聽他說又要去喝酒，不由得吃了一驚，心想：「適才喝了四十大碗酒，只過得一會兒，他又要喝酒了。」便道：「大哥，小弟和你賭酒，那是騙你的，大哥莫怪。」左手小指一伸，嗤的一聲響，小指的「少澤穴」中衝出一股氣流，激得地下塵土飛揚。喬峰大吃一驚，道：「兄弟，你──你這是『六脈神劍』的奇功麼？」段譽道：「正是，小弟學會不久，還生疏得緊。」

喬峰獃了半晌，嘆道：「我曾聽家師說起，大理段氏有一門『六脈神劍』的功夫，能以無形劍氣殺人，只是這門奇功失傳已久，當世無人會用，沒想到賢弟居然會此神功，愚兄是大大的失眼了。」

段譽神色歉然，道：「其實這功夫除了和大哥賭酒時作弊取巧之外，也無甚麼用處。我給鳩摩智那和尚擒住了，就絕無還手之餘地。世人於這六脈神劍渲染過甚，究其實際，未免有些誇大。大哥，酒能傷身，須適可而止，我看今日咱們不能再喝了。」喬峰哈哈大笑，道：「賢弟規勸得是。只是愚兄體健如牛，自小愛酒，越喝越有精神，今晚大敵當前，須得多喝烈酒，好好的和他們周旋一番。」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重回無錫城中，這一次不再比拼腳力，並肩緩步而行。段譽喜結良友，心情極是歡暢，但於慕容復及王玉燕兩人，卻仍是念念不忘，閒談了幾句，忍不住便問喬峰：「大哥，你先前誤認小弟為慕容公子，莫非那慕容公子的長相，與小弟有些相似之處不成？」

喬峰道：「我聞姑蘇慕容的大名，幾次來到江南，便是為他而來。聽說慕容復約莫二十五六歲年紀，相貌儒雅英俊，本來比賢弟是要大著幾歲，但我決計想不到江南除了慕容復之外，另有一位武功高強，容貌俊雅的青年公子，因此認錯了人，甚覺慚愧。」段譽聽他說慕容復「武功高深，容貌俊雅」，心中酸溜溜的極不受用，又問：「大哥遠來尋他，是要和他做朋友呢，還是做敵人？」

喬峰嘆了口氣，臉上神色黯然，道：「我本來盼望得能交一交這位朋友，但只怕無法如願。」段譽道：「為甚麼？」喬峰道：「我有一個至交好友，兩個多月前死於無錫惠山之上，人家都說是慕容復下的毒手。」段譽矍然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喬峰道：「不錯。我這位朋友以『鎖喉擒拿手』稱雄大江南北，但他屍身喉骨碎裂，正是喪命於『鎖喉擒拿手』之下。」說到這裏，聲音哽咽，神情極是酸楚。他頓了一頓，又道：「但江湖上的事，奇詭百出，人所難料，不能單憑傳聞之言，便貿然定人之罪。愚兄所以要親來查明真相，便是為此。」

段譽道：「真相到底如何？」喬峰搖了搖頭，道：「這時難說得很。我朋友成名已久，向來行事極為穩重，不致平白無端的去得罪慕容公子。他何以會受人暗算，實是令人大惑不解。」

段譽點了點頭，心想：「大哥外表粗豪，其實內心頗為精細，比之霍先生、司馬林他們不加查訪，便一口咬定慕容公子是兇手，處事更合情合理。」又問：「今晚與大哥約定相會的強敵，卻又是些甚麼人？」

喬峰道：「那是──」只說得兩個字，只見大路上兩個衣衫破爛、乞兒模樣的漢子疾奔而來。

兩人都是全力施展輕功，一晃眼間便到了喬段二人之前。兩名漢子奔到離喬蜂身前五六丈處，當即閃身避在道路之外，躬身說道：「啟稟幫主，有四個點子闖入『大義分舵』，身手甚是了得，蔣舵主抵擋不住，命屬下請『大仁分舵』遣人應援。」

段譽聽那二人竟然稱呼喬峰為「幫主」，而神態之恭謹，更是無以復加，道：「原來大哥是甚麼幫會的幫主。」

只見喬峰點點頭，道：「點子是些甚麼人？」一名漢子道：「其中三個是女的，一個是高高瘦瘦的中年漢子，十分的橫蠻無禮。」

喬峰哼了一聲，道：「蔣舵主忒也仔細，對方只不過單身一人，難道便對付不了？」那漢子道：「啟稟幫主，那三個女子也很厲害的。」喬峰笑了笑，道：「好罷，我去瞧瞧。」

那兩名漢子臉露喜色，齊聲應道：「是！」垂手閃到喬峰的身後。喬峰道：「你們還是仍去『大仁分舵』，請辛舵主率人來援。」那年紀較輕的漢子道：「蔣舵主不知幫主大駕便在左近，才命屬下去請辛舵主，幫主既是親自駕臨，區區幾名點子，自然是手到擒來。」

喬峰臉一沉，道：「甚麼事都是穩重些的好。」兩名漢子齊聲應道：「是，是！」躬身行了一禮，快步順看大道而去。喬峰道：「兄弟，你和我同去麼？」段譽道：「這個自然。」

喬峰帶著他前行里許，折而向左，曲曲折折的走上了鄉下的田徑。這一帶都是極肥沃的良田，到處河港交叉，喬峰東繞西轉，段譽跟著他走不上片刻，已然認不清方向，行得數里，剛繞過一片杏子林，只聽得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從杏花叢中傳了出來：「我慕容兄弟上洛陽去會你家幫主，怎麼你們丐幫的人都到無錫來了？這不是故意的避而不見麼？你們膽小怕事不打緊，豈不是害得我慕容兄弟白白的空走一趟？豈有此理，真正的豈有此理！」

段譽一聽到這聲音，心中登時怦怦亂跳，那正是滿口「非也非也」的包三先生，心想：「不知王姑娘是否跟他一起來了？」只聽得一個北方口音的人大聲道：「慕容公子是跟敝幫喬幫主事先訂下了約會麼？」包三先生道：「訂不訂約會都是一樣，慕容公子既上洛陽去，丐幫的幫主總不能自行走開，讓他摸一個空啊。豈有此理，真正的豈有此理。」

那人道：「慕容公子有無信帖知會敝幫？」包三先先生道：「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慕容公子，你這句話問得太也沒有道理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喬峰聽得心頭火起，大踏步走進林去，段譽跟在後面，但見杏子林中兩起人對面而立。段譽的目光只看到包三先生身後一個身材苗條、容貌嬌美的少女，他的眼光一碰到她的臉，再也移不開了。那少女正是玉燕，她輕噫一聲道：「你也來了。」段譽道：「我也來了。」就此癡癡的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她。

王玉燕雙頓暈紅，轉開了頭，心想：「這人如此瞧我，好生無禮。」但她知道段譽十分傾慕自己的容貌，心下不自禁的暗有喜悅之意，倒也不去惱他。

喬峰見到王玉燕這般絕世的美色，心頭也是一震，但隨即去察看其餘三人。另外那兩個少女，阿朱伶俐而阿碧溫柔，喬峰倒是不以為意，但見包三先生氣燄囂張，竟是沒將眼前的丐幫高手蔣芝東蔣舵主瞧在眼裏。

蔣芝東一見喬峰到來，臉有喜色，立刻搶步迎上，他身後的丐幫幫眾一齊躬身行禮，大聲道：「屬下參見幫主。」

包三先生絲毫不動聲色，眼見喬峰到來，渾若無事，道：「嗯，這位是丐幫的喬幫主麼？兄弟包不同，你一定聽到過我的名頭了？」喬峰道：「原來是包三先生，在下久慕英名，今日得見尊範，大是幸事。」包三先生包不同道：「我有甚麼英名？江湖上臭名倒是有的。人人都知我包不同專門惹事生非，惡事多為。嘿嘿嘿，喬幫主，你隨隨便便的來到江南，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那丐幫是當時天下第一大幫會，幫主的身份極為尊崇，諸幫眾對幫主更是敬若神明。眾人見包不問對幫主如此無禮，一開口便是責備之言，無不大為憤慨。蔣芝東身後六七個人或手按刀柄，或磨拳擦掌，都是躍躍欲試。喬峰卻淡淡的道：「如何是在下的不是，倒要請包三先生指教。」包不同道：「我家慕容兄弟知道你喬幫主是個人物，知道丐幫中頗有些人才，因此上洛陽來拜會閣下，你怎麼自得其樂的來到江南？嘿嘿，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喬峰微微一笑，道：「慕容公子駕臨洛陽敝幫，在下若是事先得知訊息，確應恭候大駕，失迎之罪，先行謝過。」說著抱拳一拱。

段譽心中暗讚：「大哥這幾句話好生得體，果然是一幫之主的風度，倘若他和包三先生對發脾氣，那是失卻自己身份了。」

不料包不同居然受之不疑，點了點頭，道：「這失迎之罪，確是要謝過的。雖然常言道得好，不知者不罪。可是到底要罰要打，權在別人啊！」他正說得洋洋自得，忽聽得杏樹叢後幾個人齊聲大笑，聲震長空，大笑聲中混著一個人的話聲道：「素聞江南包不同愛放狗屁，果然名不虛傳。」

包不同道：「素聞響屁不臭，臭屁不響，只有丐幫四老的狗屁又響又臭，果然是名不虛傳。」杏樹後那聲音道：「包三先生既知道丐幫四老的名頭，為何還在這裏糾纏不清？」話聲甫歇，東南西北，四方的樹叢後，各自走出一名老者出來，有的滿頭白鬚白髮，有的面紅齒白，精神健旺。這四個人分佔四角，將包三先生、王玉燕一干人圍在核心。

四名老者手中各持兵刃，有的氣度凝重，有的嘻皮笑臉，神態各自不同。包三先生並非不知丐幫乃江湖上一等一的大幫會，幫中高手如雲，而丐幫四老更是望重武林，每一個都是身具絕藝，但他性子高傲，自幼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副脾氣。這時見丐幫四老同時現身，隱然合圍，暗叫道：「糟糕，糟糕，今日包三先生只怕要英名掃地。」但他臉上絲毫不現懼色，說道：「四個老兄有甚麼見教？想要一齊上來，跟包三先生來打上一架麼？很好，很好，包三先生最愛的就是打架。」

忽然間半空中一人說道：「世間最愛打架的是誰？是包三先生麼？錯了，錯了！是風波惡風四義。」

段譽抬起頭來一看，只見一株杏樹的樹枝上站著一人，那樹枝一晃一晃，那人便隨著樹枝上下起伏，妙在樹枝雖動，杏花竟是一朵也不落下。那人身形瘦小，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面頰凹陷，留著兩撇鼠尾須，眉毛下垂，簡直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阿碧喜道：「風四哥，你聽到公子的訊息麼？」原來這個身形瘦削的醜漢，叫做「一陣風」風波惡，是慕容復的得力助手之一。風波惡大聲叫道：「好啊，今天找到了好對手。阿朱、阿碧，公子的事，待會再說不遲。」便在半空中一個倒栽觔斗翻了下來，轉向北方那矮胖的老者。

那老者手持一條鋼杖，陡然向前一推，點向風波惡的胸口。這條鋼杖有鵝蛋粗細，比他的頭還高出兩尺，別看那老者肥肥矮矮，手上竟是著實了得，鋼杖推出，勢挾勁風。風波惡當真大膽，猱身直上，伸手便去奪那鋼杖。那老者手腕一抖，鋼杖翻了起來，點向他的胸口。

風波惡叫道：「妙極！」突然矮身，去抓對方腰脅。那矮胖老者鋼杖已打在外門，見敵人欺近身來，收杖抵禦已然不及，當即飛出一腿，直踢他小腹。

風波惡斜身一閃，撲到東首那紅臉老者身前，只見白光耀眼，他手中已多了一柄單刀，橫砍而至。那紅臉老者手中拿的是一把鬼頭刀，背厚刃薄，刀身甚長，一見風波惡一刀削來，鬼頭刀一立，以刀砸刀，便往他刀刃上硬碰過去。風波惡叫道：「你兵刃厲害，不跟你碰。」反手一刀，砍向南邊的白鬚老者。

那白鬚老者用的是一根鐵間，間上卻生滿倒齒，乃是一件鎖拿敵人的外門兵刃。他一見風波惡單刀反砍，而紅臉老者的鬼頭刀尚未收勢，倘若自己就此上前招架，便成了前後夾擊之形。

他丐幫四老個個自重身份，不願以二對一，當即飄身分開，讓了他一招。不料風波惡好鬥成性，越是打得熱鬧，越是過癮，至於誰勝誰敗，倒不如何計較，而打鬥的種種規矩，更是從來不守。

白鬚老者這一下閃身而退，誰都知道是有意相讓，不料風波惡全不理會這些武林中的禮節過門，一見有隙可乘，唰唰唰唰，連砍四刀，全是進手招數，勢若飄風，當真是迅捷無比。

那白鬚老者沒想到他竟會乘機相攻，這般無理到了極處，揮間招架，一面連退四步，方始穩定了身形，這時他背心靠到了一株杏子樹上，已然退無可退，他一凝真氣，呼的一間打去，這是他轉守為攻的殺手鐗之一。

那知風波惡喝道：「再打一個！」竟然退了開去，單刀舞成圈子，向丐幫四老中的第四位長老旋削而至。白鬚長老這一間打出，敵人已遠遠退開，只惱得他連連吹氣，白鬚也揚了起來。

這第四位長老兩條手臂比常人長了尺許，左手中提著一件軟軟的乓刃，一見風波惡攻到，左臂一提，將那兵刃抖了開來，旁人這才看清，原來是一隻尋常裝米的麻袋。這布袋受風一鼓，口子張開，便向風波惡頭頂罩了下來，風波惡又驚又喜，大叫：「妙極，妙極，我和你打！」要知他生平最愛的便是打架，倘若對手身有古怪武功，或是奇異兵刃，只要他從未與之交過手的，那更是心花怒放，就像喜愛遊覽的人見到奇山大川、講究食譜之人嘗到新穎美味一般。

他見對方以一隻粗麻布袋作武器，他非但從來沒和這種兵刃交過手，更是連聽也沒聽見過，喜悅之餘，暗增戒懼，直不知如何拆解麻袋的招數才好。他小心翼翼，以刀尖輕向麻袋一戳，要試試這麻袋是否能用刀割破，長臂老者陡然間袋交右手，左臂回轉，一拳往他面門上擊了過去。

風波惡將頭向後一仰，正要反刀去撩他下陰，那知道長臂老者練成了極高深的「通臂拳」功夫，這一拳似乎拳力已盡，偏偏是力盡處又是新力生出，他拳頭更向前伸了半尺。

幸得風波惡一生好鬥，大大小小的戰鬥經歷了數千場，應變經驗之豐，當世不作第二人想，百忙中張開口咬，便往他拳頭上咬落。長臂老者滿擬這一拳可將他牙齒打落幾枚，那料得到拳頭將到他的口邊，他一口白森森的牙齒竟然咬了過來，急忙縮手，已然遲了一步，「啊」的一聲叫出聲來，手指上已被他咬了一口。旁觀眾人有的破口而罵，有的哈哈大笑。

包不同卻一本正經的道：「風四弟，你這招『呂洞賓咬狗』，已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不枉你十載寒暑的苦練之功，咬死了一千八百條白狗、黃狗、黑狗、花狗，方有今日的修為造詣。」

其實風波惡這一下用齒咬人，乃是迫不得已的撒潑，若是換作別個稍能自重身份之人，寧可受人重重一擊，也絕不肯使出這種下流打法來。只是他向來但求打架，甚麼方式都不顧忌，偏生包不同在旁大吹大擂，將他的張口咬人說成是極高深的「修為造詣」，而從來只有「狗咬呂洞賓」，他卻又說成是「呂洞賓咬狗。」

段譽笑道：「王姑娘，天下武學，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這一招咬人的功夫，卻是屬於何門何派？」

王玉燕微微一笑，道：「這是風四哥的獨門功夫，我可不懂了。」包不同道：「你不懂？嘿嘿，太也孤陋寡聞。『呂洞賓咬狗大九式』，每一式各有正反八種變化，八九七十二，一共七十二變。這是很高深的武功啊。」

段譽見玉燕喜歡，一時忘情，聽包不同如此胡說八道，也想跟著說笑幾句，猛然想起：「那長臂老者是喬大哥的下屬，我怎可取笑於他？」急忙住口。這時場中呼呼風響，但見長臂老者將麻袋舞成一團黃影，似已將風波惡籠罩在內。但風波惡刀法精奇，遮攔進擊，盡自抵敵得住，絲毫不現敗象。

只是麻袋上的招數到底如何，尚未見底，而通臂拳的厲害，他適才已領教過，「呂洞賓咬狗」這一招，究竟只能僥倖得逞，乃是可一而不可再的。

# 第三十七回 丐幫之眾

喬峰見風波惡居然能和這位丐幫四老之一的長臂叟惡鬥百餘招而不落敗，心下也是暗暗稀奇，對慕容公子的身份，又看得高了一層。丐幫其餘三位長老各自退在一旁，站得遠遠的替長臂叟掠陣，但顯然不論長臂叟是勝是敗，都不會上前相助，各人對自己的聲譽都是看得極重，絕不肯落個數人圍攻一人的惡名。阿碧見風波惡久戰不下，心中擔起憂來，向玉燕道：「王姑娘，那長臂人的麻袋，是甚麼招數？」王玉燕皺眉道：「這路武功我在書上沒見過，他拳腳是通臂拳，使那麻袋的手法，有伏牛山迴打軟鞭十三式的味道，也夾著湖北阮家八十一路三節棍的套子，瞧來那麻袋的功夫是他自己獨創的。」她這幾句話說得並不甚響，但「伏牛山迴打軟鞭十三式」和「湖北阮家八十一路三節棍」，這兩句話，聽在長臂叟的耳中，卻如轟轟雷鳴一般。他自己本是湖北阮家的子弟，三節棍是家傳的功夫，但後來犯了大罪，改換姓名，捨棄三節棍絕不再用，再也沒人得知他的本來面目，不料幼時所學的武功雖然竭力摒棄，到了性命相搏的惡鬥之際，不加思索的會自然流露出來，心中一驚：「這女娃兒怎地得知我的底細？」

她不知王玉燕腹中淵博無比，各門各派的武功無所不窺，還道自己隱瞞了數十年的舊事已為她所知，這麼一分心，被風波惡連攻數刀，竟然有抵擋不住之勢。他連退三步，斜身急走，眼見風波惡又是一刀砍到，當即飛起左足，往他握刀的手腕上踢去。風波惡焉能被他踢中？單刀一揮，逕自砍他左足。長臂叟右足跟著踢出，鴛鴦連環，身子已躍在半空，風波惡見他一大把年紀，身手仍是如此矯健，竟是不減少年，不由得一聲喝聲：「好！」呼的一拳擊出，直打他的膝蓋關節。眼見長臂叟身在半空，難以移動身形，這一拳只要打實了，膝蓋縱不碎裂，腿骨也必折斷。

風波惡見自己這一拳距他膝頭已近，對方尚未變招，心下正自暗喜，驀覺風聲勁急，那隻麻袋張開大口，往自己頭頂擊落。他這拳雖能打斷長臂叟的腿骨，但自己老大一個腦袋被人家套在麻袋之中，就算立即扯脫，終究不雅之至，當下一拳直擊改為橫掃，要將麻袋揮開。長臂叟右手微側，麻袋口一轉，已套住了他的拳頭。這麻袋的大口和風波惡小小一個拳頭相差太遠。雖是容易套中，卻決計裹他不住。風波惡手一縮，便從麻袋中縮了出來。突然間手背上微微一痛，似被細針刺了一下，垂目一看，卻嚇了一跳，見一隻小小的蠍子，釘在自己手背之上。這隻蠍子比常蠍為小，卻是全身五色斑斕，模樣極為可怖。風波惡情知不妙，用力甩了幾甩，那知蠍子牢牢咬住了他手背，怎麼也甩之不脫。

他變招迅速已極，刀交左手，右手的手背便往刀背上拍了下去，擦的一聲輕響，那五色蠍子立時爛成一團。但他行走江湖，何等的見多識廣，長臂叟既從麻袋中放了這頭蠍子出來，絕不是好相與之物，尋常一個丐幫子弟，所使的毒物已然十分厲害，何況是四大長老中的一老？他臉色一變，頓時跳出圈子，從懷中取出一顆解毒藥丸，拋入口中吞下。長臂叟也不追擊，收起了麻袋，只是向王玉燕打量，尋思：「這女娃兒如何得知我是湖北阮家的？」包不同甚是關心，忙問：「四弟覺得如何？」風波惡右手揮了兩下，只覺並無異狀，心中大是不解：「這麻袋中暗藏著五色小蠍，絕不能沒有古怪。」說：「沒有甚麼──」剛只說得這四個字，突然間咕咚一聲，整個身子俯伏著直摔下去，包不同一伸手，急忙將他扶起。連問：「怎麼？怎麼？」只見他臉上肌肉僵硬，笑得極是勉強。

包不同大驚，忙伸手點了他手腕、肘節和肩頭三處關節上的六個穴道，要止住毒氣上行，豈知那五色彩蠍的毒性行得最是快速不過，雖然不是「見血封喉」，卻也是如響斯應，比一般毒蛇的毒性發作得更快。風波惡此時心中十分朋白，但全身肌肉已硬，張開了口想說話，卻只發出幾下極難聽的啞啞之聲。包不同眼見毒性厲害，只怕已然無法醫治，悲憤難當，一聲大吼，便向長臂老者瞧了過去。那手持鋼杖的矮胖老者叫道：「想車輪戰麼？讓我矮冬瓜來會會姑蘇的英豪。」鋼杖唰的一聲遞出，點向包不同。他的兵刃本來極為沉重，但拿在他的手中，不但舉重若輕，而且是變招靈動，直如一柄長劍一般。包不同雖是氣憤悲苦，但見對手大是勁敵，卻也不敢怠慢，一心只想擒住對方一名重要人物，逼長臂叟取出解藥來救治風四弟，當下施展「擒龍手」的手法，從鋼杖的空隙中著著進襲。阿朱、阿碧分站風波惡的兩側，淚眼盈盈，只是叫：「四哥，四哥！」王玉燕於文事武功，所知極多，但對於這使毒、治毒的法門，卻是一竅不通，心下大悔不已：「當日我翻到的武經與醫書之中，講到治毒法門的著實不少，偏生我以為沒甚麼用處，瞧也不瞧。當時若是看上幾眼，此刻多多少少必能記得一些，總不至束手無策，眼睜睜的讓風四哥死於非命。」

喬峰見包不同與矮長老越鬥越酣，非片刻間能分勝敗，向長臂叟道：「陳長老，請你取解藥出來，給這位風四爺解了毒罷！」長臂叟一怔，道：「幫主，此人好生無禮，武功偏又不弱，救活了，後患大是不小。」喬峰點了點頭堂道：「話是不錯，但咱們尚未和正主兒朝過相，先傷他的下屬，未免有恃強凌弱之嫌。依我說呢，咱們還是先站定了腳跟，佔住了理數。」長臂叟氣憤憤的道：「馬副幫主明明是那姓慕容的小子所害，報仇雪恨，還有甚麼仁義理數好說。」喬峰臉上微有不悅之色，道：「你先給他解了毒，其餘的事慢慢再說不遲。」長臂叟心中雖是一百個不願意，但幫主之命究是不敢違拗，當即從懷中取了一個小瓶出來，走上幾步，向阿朱和阿碧道：「我家幫主仁義為先，奉上解毒的解藥，你們來拿去罷！」阿碧大喜，忙走近身去，先向喬峰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又向長臂叟福了一福，道：「多謝喬幫主，多謝長老。」接過了那小瓶，道：「請問長老，這解藥如何用法？」長臂叟道：「吸盡傷口中的毒液之後，將解藥敷上。」他頓了一頓，又道：「毒液若未吸盡，解藥敷上去有害無益，不可不知。」阿碧道：「是！」一回身拿起了風波惡的手掌，張口便要去吸他手背上創口中的毒液。長臂叟大聲喝道：「且慢！」阿碧一愕，道：「怎麼？」長臂叟道：「女子吸不得。」阿碧臉上微微一紅，道：「女子怎麼了？」長臂叟道：「這蠍毒乃是陰寒之毒，女子性陰，陰上加陰，毒性更增。」阿碧、阿朱、王玉燕三人都是將信將疑，雖覺這話頗為古怪，但也不是全然無理，倘若真的毒上加毒，那可不妙。自己這一邊剩下只有包不同是男人，但他與那矮老者半得正劇，但見杖影點點，掌勢飄飄，一時之間難以收手。阿朱叫道：「三哥，暫且罷鬥，且回來救了四哥再說。」

但包不同的武功和那矮老者乃在伯仲之間，既是交上了手，要想脫身而退，卻也不是數招內能夠辦到。須知高手比武，每一招均是牽連生死，要是誰能進退自如，那便是能隨便收了對方性命，所以說到「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說之容易，要做到卻著實為難。包不問聽到阿朱的呼叫，心知風波惡的傷勢有變，心下十分焦急，搶攻數招，一意要擺脫矮老者的糾纏。

那矮老者與包不同鬥了這百餘招，雖是平手之局，但一個持了威力極強的長大兵刃，一個卻是空手，勝敗雖然未分，強弱卻已分明。矮老者施展鋼杖上的絕技，十餘招連環進擊，均被包不同一一化解，情知再鬥下去，自己是有輸無贏，待見包不同攻勢轉盛，還道他想一招擊敗自己，當下使出全力，苦苦撐持。丐幫四老在武功上個個有獨到的造詣，比之一般門派中最強的高手，都要勝出甚多。青城派的褚保昆、司馬林、秦家寨的姚伯當都被包不同在談話之間輕易打發，但這個矮老者卻是著實不易對付。包不同搶攻之下，雖已佔到了上風，但要真的勝得一招，卻還須看對方的功力如何，而這矮老者的長力，顯然甚強。

喬峰見王玉燕、阿朱、阿碧三個少女臉色甚是驚惶，想起陳長老所飼彩蠍的毒性極為厲害，他也不知「女子不能吸毒」之言是真是假，自己屬下的幫眾弟子人數不少，但這種吸毒之事，乃是危及本人性命之事，可不能發下號令，叫本幫幫眾代敵人吸毒。他若命屬下去攻擊敵人，情勢便再兇險百倍，也是無人敢生怨心，但要屬下干冒送命之險，去救治敵人，這種號令是無論如何不能說出口來的。他秉性俠義，說道：「我是男子，我來給風四爺吸毒好了。」說著便走向風波惡的身旁。

段譽見到玉燕的愁容，早就起了替風波惡吸去手上毒液之心，只是心想喬峰是自己的結義兄弟，自己若去助他敵人，於金蘭之義著實有虧，雖然喬峰曾命陳長老取出解藥，卻無法得知他這幾句話是真情還是假意。待見喬峰走向風波惡身前，真的要助他除毒，忙道：「大哥，讓小弟來好了。」一步跨出，自然而然是「凌波微步」中的步法，身形側處，已搶在喬峰之前，抓起風波惡的手掌，張口便往他手背上的創口吸去。

其時風波惡一隻手掌已全成黑色，雙眼大睜，連眼皮肌肉也已僵硬，無法合上。段譽的五根手指一搭上他的手腕，朱蛤神功的威力自然而然的顯了出來。段譽的嘴巴離他的創口尚有半尺，只見傷口突然泊泊的流出黑水來。段譽一怔，心想：「讓這黑水流去後再吸較妥。」那知他所服食的朱蛤正是天下任何毒物的剋星，兩人肌膚相觸，段譽只要不是制住內力不發，風波惡的內力真氣便會給段譽吸了過去。只是他身上有傷，中毒甚深，先流出來的均是毒血。

眾人正驚疑不定之際，突然風波惡的身子動了一動，說道：「多謝。」王玉燕等大喜，阿朱道：「四哥，你會說話了。」只見那黑血漸淡，慢慢的變成了紫色，又流一會，紫血變成了深紅色。待得血水顏色與常人無異，風波惡高高腫起的手背已經平復，而他說話行動，也已全然如初，當即向段譽深深一揖，道：「多謝公子爺救命之恩。」段譽急忙還禮，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風波惡笑道：「我的性命在公子眼中是小事，在我自己心中，卻是大事。」從阿碧手中接過小瓶，擲向陳長老，道：「還了你的解藥。」又向喬峰抱拳說道：「喬幫主仁義過人，風波惡十分佩服。幫主果然不愧為武林中第一大幫的首領。」喬峰抱拳還禮，道：「不敢，不敢！」

風波惡謝過兩人，拾起單刀，左手指著陳長老道：「今天我輸了給你，風波惡甘拜下風，下次撞到，咱們再打過，今天是不打了。」陳長老微笑道：「自當奉陪。」風波惡一斜身，向手中持間的長老叫道：「我來領教領教閣下高招。」阿朱、阿碧都大吃一驚，齊道：「四哥不可，你體力尚未復元。」風波惡叫道：「有架不打，枉自為人！」單刀霍霍揮動，身隨刀進，已砍向持間長老。那長老見他片刻之前還是十成中已死了九成，豈知一轉眼間，立即又生龍活虎般的殺來，如此兇悍，實是少見。

那使間的老者白眉白鬚，丐幫四老中年紀數他最大，成名數十載，江湖上甚麼人物沒有見過，然而如風波惡這般的不顧死活，卻也是罕見罕聞，不禁心下駭然。常言道：「一夫拼命，萬夫莫當」，常人尚且如此，何況以風波惡這種極強的高手？那白鬚長老手中的鐵間變化本來極是繁複，鋼鞭的擊打掃刺之外，更有鎖拿敵人兵刃的奇異手法，這時心下一怯，功夫減了幾成，變成了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喬峰眉頭微皺，心想：「這位風朋友太也不知好歹，我段兄弟好意救了你的性命，怎地不分青紅皂白的又去亂鬥？」那陳長老（本來姓阮，不過冒充姓陳之後，當世誰也不知他原來的姓氏）手提麻袋，瞧瞧玉燕，又瞧瞧段譽，心下只想：「這兩個青年男女不知甚麼來歷，看來於我是大大的不利。」

眼見包不同和風波惡兩人都是漸佔上風，但這兩對卻也非轉眼即能分出勝敗，要知高手比武，瞬息萬變，只要有一招一式使得巧了，低手立時便能平反敗局。局中四人固是絲毫不敢怠忽，旁觀的各人也是凝神觀看。段譽耳音最靈，忽聽得東首有許多人的腳步之聲，正向自己這邊快步走來，跟著北方也有一批人走來，人數更多。段譽向喬峰低聲道：「大哥，有人來了！」喬峰這時也已聽見，點了點頭，心想來的多半是敵非友，大概慕容公子伏下的人馬到了，心中暗生悔意：「原來這姓包和姓風的兩人，乃是來纏住咱們，好讓咱們陷入重圍，難以脫身。」他神色極是鎮定，正要暗暗傳下號令，命手下武功較低的幫眾先行向西向南分別撤走，自己和四長老及蔣舵主斷後，忽聽得西方和南方同時有腳步雜沓之聲。原來，四面八方都來了敵人。

喬峰低聲道：「蔣舵主，南方敵人力道最弱，待會見我手勢，立時便率幫眾兄弟向南退走。」蔣舵主道：「是！」便在此時，東方的杏子樹後奔出三十餘人出來，個個都是衣衫襤縷，頭髮蓬亂，或持兵器，或拿破碗竹杖，卻均是丐幫中的幫眾。跟著北方也有數十名的丐幫弟子走了出來，眾人神色嚴重，見了喬峰也不行禮，反而隱隱含有敵意。包不同和風波惡陡然間見到有這許多丐幫人眾出現，不免暗自心驚，均想：「如何救得王姑娘、阿朱、阿碧三人脫身才好？」而最是驚訝的卻是喬峰。他認得這許多都是本幫的中級弟子，或負五袋，或負七袋，平素對自己都是極為敬重，只要遠遠望見，早就奔了過來行禮，何以今日突如其來，連「幫主」也不叫一聲？他心中正大是疑惑，西首和南首也趕到了數十名幫眾。那些丐幫人眾來的絡繹不絕，東南西北，源源而至，只一頓飯功夫，將杏林叢中這片空地全都擠滿了。喬峰一看人數，來到無錫的丐幫幫眾已到了九成有餘，只是大仁、大智、大勇三個分舵的舵主卻沒有到，另有幾名總幫中管理傳功、執法的長老也不見現身。喬峰心中越來越驚，手掌心中冷汗暗生，他遇到最強最兇惡的敵人之時，也從來不似今日這般驚惶，一個念頭越來越盛：「丐幫發生內亂，諸弟子亂背叛了我？」

他身為一幫之主，將丐幫的興衰成敗，瞧得比自己的聲名地位，安危生死更重要得多。這時數百名幫眾默默無言的圍在四周，顯然幫內已發生了巨大之極的變故。只是包不同和風波惡兀自和二長老激戰不休，王玉燕等又在一旁，當著外人之面，倒不便出言詢問。那陳長老忽然高聲叫道：「結打狗陣！」東南西北四面的丐幫幫眾之中，每一處都奔出十餘人二十餘人不等，各持不同兵器，將包不同、矮長老等四人圍住。包不同見眾寡相去太遠，諸丐幫習練有素，只要這一合圍，自己和風波惡非被亂刀分屍不可！

他眼觀八方，但見丐幫的諸幫眾頃刻間已佈成了極嚴密的陣法，自己若要和風波惡衝出陣去，縱然自己勉強能全身而退，風波惡中毒後元氣大耗，那是非受重傷不可，而要相救玉燕等三人，更是難上加難。此時最好的對策便是罷手認輸，須知在丐幫全力進擊之下，兩個人因寡不敵眾而認輸，於聲名絕無半點損傷。但包不同性子執拗，常人認為理所當然之事，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風波惡卻又是愛鬥過於性命，只要有打鬥的機會，不論是勝是敗，結果是生是死，又不管誰是誰非，總之是惡鬥到底再說。是以場中強弱之勢早已分明，包風二人卻仍是大呼酣戰，絲毫不屈。玉燕道：「包三哥，風四哥，不成了。丐幫這打狗陣我雖知道破法，但功力不逮，奈何他們不得。世上只有『六脈神劍』和『降龍十八掌』兩種功夫，方能阻礙，兩位及早住手罷。」段譽聽了玉燕之言，自己的「六脈神劍」居然可以破得這打狗陣的陣法，心中一凜，不由得大是躊躇：「喬大哥的手下人若是要擒捉王姑娘，我助那一面才是？」一轉念間，便即打定了主意：「丐幫人眾對付包不同，我是袖手旁觀，他們若是得罪王姑娘，我卻是非出手不可。」風波惡道：「我再打一會，真的不成時再住手好了。」他說話時一分心，嗤的一聲響，肩頭被白鬚長老掃了一間，間上的倒齒鉤得他肩頭血肉淋漓。風波惡罵道：「你奶奶的，這一招倒很厲害。」唰唰唰連進三招，簡直是要和對方同歸於盡的模樣。白鬚老者心下駭然：「我和你又無不共戴天之仇，何必如此拼命？」當下守住門戶，不再進攻。陳長老長聲喝道：「南面弟兄來討飯喲，啊喲哎唷喲……」他唱的是乞丐的討飯調，其實是在施發進攻的號令。只見站在南首的數十名丐幫幫眾各將手中兵刃舉起，只等陳長老這一句歌詞的歌聲一落，立時便一湧而前。

喬峰知道本幫這打狗陣的厲害，陣勢一發動，四角的幫眾便此上彼下，再無止歇，非將敵人殺死殺傷，絕不止歇。他在見到慕容公子而查明真相之前，不願突然和他結下深仇，當下左手一揮，喝道：「且慢！」身形一晃，已欺到風波惡的身子側，左掌往他面門抓去。風波惡向右一避，喬峰右手順勢而下，已抓住他的手腕，夾手將他單刀奪了過來。玉燕叫道：「喬幫主，好一招『龍爪手』的『搶珠三式』。包三哥，留神！他左肘要撞你胸口，右掌要斬你腰脅，左手便抓住你的『氣戶穴』，這是『龍爪手』中的『沛然有雨』！」

她口中說「左肘要撞你胸口」，喬峰的動作和她口中所述若合符節，左肘正好去撞他胸口，待得玉燕說「右掌要斬你腰脅」，他右掌正好去斬包不同的腰脅，一個說，一個作，便練也練不到這般合拍。王玉燕說到第三句上，喬峰右手五指成鉤，一把已抓在包不同的「氣戶穴」上。包不同只感全身酸麻，再也動彈不得，氣憤憤的道：「好一個『沛然成雨』，大妹子，你說得不遲不早，有甚麼用？早說片刻，也好讓我有個預備。」玉燕歉然道：「他武功太強，出手時事先沒有徵兆，我瞧不出來，真是對不起了。」包不同道：「甚麼對得起，對不起，咱們今天的架是打輸啦，丟了燕子塢的臉。」回頭一看，只見風波惡直挺挺的站著。原來喬峰奪他單刀之時，順勢便點了他的穴道，否則他怎肯乖乖的罷手不鬥？陳長老見幫主已將包、風二人制住，那一句歌調沒唱完，便即戛然而止。丐幫四長老和幫中高手見喬峰一出手便制住對手，手法之妙，實是難以想像，不由得心下都是十分佩服。喬峰將抓在包不同「氣戶穴」上的手放開，左手反掌在風波惡肩頭輕輕拍了幾拍，解開了他被封住的穴道，說道：「兩位請便罷。」

包不同性子再怪，也知道自己武功和他實在相差太遠，人家便是沒甚麼「打狗陣」，沒甚麼四老聯手，那也是輕輕易易的便操勝算，這時候自己多說一句話，便是多丟一分臉，當下一言不發，退到了玉燕身邊。風波惡卻道：「喬幫主，我武功是不如你，不過適才這一招輸得不大服氣，你有點攻我無備。」喬峰道：「不錯，我確是攻你無備。咱們再試幾招，我接你的單刀。」一句話甫畢，虛空一抓，一股氣流激動地下的單刀，那刀竟然跳了起來，似乎自行躍入了他的手中。喬峰五指一撥，那單刀倒轉刀柄，便遞向風波惡的身前。

風波惡登時便怔住了，道：「這──這是擒龍功罷？世上居然真的有人會此神奇武功。」喬峰微笑道：「在下初窺門徑，貽笑方家。」說著眼光不自禁的向王玉燕射去，要想知道這位精通武學的姑娘，對自己這門驚世駭俗的功夫有甚麼品評。不料玉燕一言不發，似乎在想甚麼心事，對喬峰這手奇功宛如視而不見。

風波惡搖了搖頭，道：「我打你不過，強弱相差太遠，打起來興味索然。喬幫主，再見了。」這風波惡形貌雖然醜陋猥瑣，性子倒是豁達得很，打了敗仗，竟是絲毫沒有垂頭喪氣，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喜」，只求有架可打，打得緊張火熾，那便心滿意足，是輸是贏，卻是全不縈懷，可說是深得「鬥道」之三昧了。他舉手和喬峰別過，向包不同道：「三哥，聽說公子爺到了少林寺去，那兒人多，定然有架打，我這便瞧瞧去。你們慢慢再來罷。」他深恐失了一次半次打架的遇合，不等包不同等回答，當即忽奔而去。包不同道：「走罷，走罷！技不如人兮，臉上無光！再練十年兮，又輸精光！不如罷休兮，吃盡當光！」高聲而吟，揚長而去，倒也輸得瀟灑。

玉燕向阿朱、阿碧道：「三哥、四哥都走了，咱們卻又到那裏去？」阿朱低頭道：「這兒丐幫他們要商量正經事情，咱們且回無錫城去再說。」她向喬峰道：「喬幫主，咱三人走啦！」喬峰點頭道：「三位自便。」玉燕等正要轉身，東首丐幫中走出一個相貌清雅的丐者來，說道：「喬幫主，馬副幫主慘死的大仇尚未得報，你怎可隨隨便便的就放走敵人？」他這幾句話聽來似乎相當客氣，但神色之間，咄咄逼人，絲毫沒有下屬之禮。

喬峰道：「咱們從洛陽來到江南，原是為報馬二哥的大仇而來。但這幾日我多方查察，覺得殺害馬二哥的兇手，未必便是慕容公子。」那中年丐者名叫「十方秀才」全冠清，為人足智多謀，武功高強，乃是丐幫中地位僅次四大長老的八袋舵主。他掌管「大智分舵」，在幫中位份甚尊。但不管他如何位高望重，總之是蓋不過幫主去。眾人雖多事先聽他詳細解釋分明，但在喬峰威嚴的目光之下，誰都不自禁的低下頭來，而見他居然膽氣過人，首先發難，掌心中都是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十方秀才」全冠清道：「幫主何所見而云然？」玉燕等本待要走，卻聽得丐幫中人說姓馬的副幫主為人所害，大家疑心是慕容復，而喬峰則說兇手或許另有其人。玉燕等三人對慕容復都是極為關懷，當下退在一旁，靜聽雙方爭辯。只聽喬峰道：「我也只是猜測而已，自也拿不出甚麼證據來。」全冠清道：「不知幫主如何猜測，屬下等都想知道明白。」喬峰道：「我在洛陽之時，聽到馬二哥死於『鎖喉擒拿手』的功夫之下，想起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句話來，尋思馬二哥的『鎖喉擒拿手』天下無雙無對，除了慕容氏一家人之外，再無旁人能以馬二哥本身的絕技傷他。」全冠清道：「不錯。」喬峰道：「可是我一到江南，越來越覺得咱們先前的想法只怕未必盡然，這中間說不定另有曲折。」

全冠清道：「幫主說其中另有原委曲折，眾兄弟都是願聞其詳，請幫主開導。」喬峰察覺到諸幫眾的神氣大異平常，其間定是發生自己還不曾知曉的重大變故，問道：「傳功、執法兩位長老呢？」全冠清道：「屬下今日沒見到這兩位長老。」喬峰又問：「大仁、大信、大勇三舵的舵主又在何處？」全冠清側頭向西北角上一名七袋弟子問道：「張全祥，你們舵主怎麼沒來？」那七袋弟子道：「嗯──嗯──我不知道。」喬峰素知這個大智分舵主全冠清極工心計，向來行事不動聲色，原是自己手下一個極得力的下屬，但這時圖謀變亂，卻又成了一個極厲害的敵人，見那七袋弟子張全祥臉有愧色，說話既吞吞吐吐，目光又不敢和自己相對，當即喝道：「張全祥，你是將本舵方舵主殺害了，是不是？」張全祥大驚，忙著：「沒有，沒有！方舵主好端端的在那裏，沒有死，沒有死，這──這不關我事，不是我幹的。」喬峰厲聲道：「那麼是誰幹的？」他這句話雖然說得並不甚響，卻是充滿了威嚴，他在丐幫中恩威並施，幫眾向來對他十分敬畏愛戴。張全祥突然聽他如此厲聲相詢，不由得渾身發抖，眼光向著全冠清望去。

喬峰心中決斷極快，知道變亂已成，傳功、執法等諸長老已處於極重大的危險之下，時機稍縱即逝，當下長嘆一聲，轉身向四大長老說道：「四位長老，到底本幫發生了甚麼事？」四大長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盼旁人先開口說話。喬峰知道四大長老也參與此事，微微一笑，道：「本幫自我而下，人人以義氣為重──」說到這裏，霍地向後連退兩步，每一步是縱出尋丈，旁人便是向前縱躍，也無如此迅捷，步度更無這等闊大。他這兩步一退，離全冠清已不過三尺，還不轉身，左手反手一扣，右手虛抓，正好抓中了他胸口的「中庭」和「鳩尾」兩穴。全冠清武功之強，在丐幫中實屬一流人物，略不輸於四大長老，殊不知一招也無法還手，便被扣住，喬峰手上運氣，內力從全冠清這兩處穴道中透將進去，循著血脈，直奔他膝關節的「中委」、「陽台」兩穴。他膝間酸軟，不由自主的便跪倒在地。諸幫眾一見全冠清跪倒，無不大驚失色，人人駭惶，不知所為。原來喬峰察言辨色，得知此次叛亂，全冠清是最首要的主謀，若不將他一舉制住，禍亂非小，縱然平服叛徒，但一場自相殘殺終歸勢所不免，丐幫強敵當前，如何能自傷元氣，倘若自己叫明了和他動手，四周幫眾除了大義分舵的若干人外，其餘的似乎都已受了全冠清的煽惑，爭鬥一起，那便難以收拾，若是四大長老等一齊和全冠清聯手，自己便寡不敵眾，因此故意轉身與四長老答話，乘看全冠清絕不防備之時，倒退扣他經脈。這幾下兔起鶻落，行若無事，猶如一氣呵成，其實乃是竭盡他生平武學的精華。要是這反手一扣，部位稍有半寸之差，雖能制住全冠清，卻不能以內力衝擊他膝關節中穴道，和他同謀之人說不定便會出手相救，爭鬥仍不可免。這麼迫得他下跪，旁人都道全冠清自行投降，自然是誰都不敢再有異動。喬峰轉過身來，左手在他肩頭輕拍兩下說道：「跪是不必，你既然知錯，生事犯上之罪，絕不可免，慢慢再行議處不遲。」右肘暗中輕輕一撞，已封住了他的啞穴，要知全冠清能言善辯，若是給他有說話之機蠱惑幫眾，禍患正是方興未艾。這倒不是喬峰行奸使詐，須知其時危機四伏，非得從權以斷然手段處置不可。他制住全冠清，讓他垂首而跪，跟著大聲向張全祥道：「由你帶路，引導大義舵主的人去請傳功、執法等諸位一同來此。你好好聽我號令行事，當可減輕你的罪責，其餘各人一齊就地坐下，不得擅自起立。」張全祥又驚又喜，連聲應道：「是，是！」

# 第三十八回 非我族類

大義分舵的蔣舵主並沒參與叛亂的密謀，見全冠清等敢作亂犯上，心下極是氣惱，一時之間心中甚為激動，直到喬峰吩咐他隨著張全祥去提人，這才心神略定，向本舵的二十餘名幫眾說道：「本幫不幸發生變亂，正是大夥兒出死力報答幫主恩德之時。大家出力護主，務須遵從幫主號令，不得有違。」他是生怕四大長老又起發難，幫主一人孤掌難鳴，雖然大義分舵的人眾與諸叛徒相比仍是少數，但總是聲勢盛得多了。喬峰卻道：「不！蔣兄弟，你將你本舵的兄弟一齊帶去，救人乃是大事，不可有甚差失。」蔣舵主不敢違命，應道：「是！」又道：「幫主，你千萬小心，我盡快趕回。」喬峰微微一笑，道：「這裏都是咱們多年來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只不過一時生了些意見，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你放心去罷。」當下蔣舵主頓了本舵幫眾，自行去了。

喬峰口中說得輕描淡寫，心真卻實在甚為激盪，眼見大義分舵的二十餘名幫眾一走，杏子林中除了段譽、王玉燕、阿朱、阿碧四個外人之外，其餘二百來人都是參與陰謀的同黨，只須其中有人一聲傳呼，群情洶湧之下，發作起來，那可是十分的難以應付。他四顧群豪，只見各人的臉色均甚尷尬，有的強作鎮定，有的惶惑無定，有的卻是躍躍欲試，頗有鋌而走險之意。四周二百餘人，誰也不說一句話，但只要有誰說出一句話來，顯是變亂立生。喬峰心想：「此刻唯有靜以待變，最好是轉移各人的心事，等得傳功長老等人回來，大事便定。」一瞥眼間見到段譽，便道：「眾位兄弟，我今日好生喜歡，新交了一位好朋友，咱二人意氣相投，和這位段譽段兄弟已結成了金蘭之交。段兄弟，我給你引見咱們丐幫中的首要人物。」他拉著段譽的手，走到那白鬚白髮、手使倒齒鐵間的長老身前，說道：「這位宋長老，年高望重，是本幫人人敬重的元老，他這倒齒鐵間當年縱橫江湖之時，段兄弟你還沒出世呢。」段譽道：「久仰久仰，今日得見高賢，幸何如之。」說著抱拳行禮，那宋長老勉強還了一禮。

喬峰又替他引見那手使鋼杖的矮胖老人奚長老道：「這位奚長老是本幫外家高手。你哥哥在十多年前，常常向他討教武功。奚長老於我，可說是半師半友，情意甚為深重。」段譽道：「適才我見到奚長老和那兩位爺台動手過招，武功果然是異常了得，佩服佩服。」這奚長老性子直率，聽得喬峰口口聲聲不忘舊情，特別提到昔年自己指點他武功的德意，又是放心，又是慚愧，知道喬峰不至向自己嚴厲追究此次的叛亂，而自己居然糊裏糊塗的聽信了全冠清之言，不由得暗暗自責。喬峰引見了那使麻袋的陳長老後，正要再引見那使鬼頭刀的紅臉吳長老，忽聽得腳步聲響，東北角上有許多人奔來，聲音嘈雜，有的連問：「幫主怎麼樣？叛徒在那裏？」有的說：「上了他們的當，給關得真是氣悶。」亂成了一團。喬峰一聽大喜，但不願缺了禮數，使吳長老心存芥蒂，仍是替段譽引見，表明吳長老的身份名望，這才轉身。只見丐幫中傳功長老、執法長老、大仁分舵的舵主，一時齊到。各人心中都有無數言語要說，但在幫主跟前，誰也不敢任意開口。要知丐幫為武林中第一大幫，幫中人才固多，幫規也是極為嚴峻。喬峰見來人齊到，便道：「各位請分別坐下，我有話說。」眾人齊聲應道：「是！」有的向東，有的向西，各按職分、輩份，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坐好。在段譽瞧來，眾乞丐似乎是亂七八糟，四散而坐，其實那一人在前，那一人在後，各有分別，半分也混亂不得。喬峰見眾人都守規矩，心下先自寬了三分。

喬峰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丐幫多承江湖上朋友瞧得起，百餘年來號稱為武林中第一大幫。既是稱得上『第一』兩字，人多勢眾，大夥兒見解不能齊一，那也是難免之事，只要解釋明白，大夥兒仍是相親相愛的好兄弟，大家也不必將一時的意氣紛爭，瞧得太過重了。」他說這幾句話，臉上神色極是慈和，須知他最不願見到的，乃是丐幫內部自相殘殺，是以他盤算良久，決意寧靜處事，要將一場大禍消弭於無形。

諸幫眾聽他這麼說，原來緊張之極的氣勢果然稍稍鬆弛。坐在喬峰右首的一個面色臘黃的老丐站起身來，說道：「請問宋奚陳吳四長老，你們命人將咱們關在太湖中的小船之上，那是甚麼意思？」這人正是丐幫中的執法長老，姓白，名叫世鏡，向來鐵面無私，幫中大小人等，縱然並不違犯刑條，見到他也是懼怕三分。丐幫所以幫規嚴格，在武林中地位崇高，白世鏡實有極大的功勞。

四長老中，以宋長老年紀最大，因此儼然是四長老的首腦。他臉上泛出紅色，咳嗽一聲，道：「這個──那個──嗯──咱們是多年來共患難的好兄弟，自然並無惡意──白──白執法瞧在我老哥哥的臉上，那也不必介意。」眾人一聽，都覺這位宋長老未免老得太糊塗了，幫會中犯上作亂，那是何等的大事，豈能說一句「瞧在我老哥哥的臉上」，就此輕輕一筆帶過？白世鏡道：「宋長老說並無惡意，事實並非如此。我和方舵主他們一起被囚於一艘船上，這小船泊在湖中，船上堆滿柴草硝磺，說道咱們若想出船逃走，立時便發火焚燒。宋長老，難道這並無惡意麼？」宋長老道：「這個──確是做得太過份了些。大家都是一家人，怎麼可以如此蠻來？以後見面，不是很難為情麼？」他後來這幾句話，已是向著陳長老而說。白世鏡指著一條漢子道：「你騙咱們上那小船，說是幫主有請，假傳幫主號令，該當何罪？」那漢子嚇得渾身簌簌發抖，顫聲道：「弟子職份低微，如何敢作此犯上欺主之事？都是──都是──」他說到這裏，眼睛瞧著全冠清，意思是說：「本舵全舵主叫我騙你上船的」，只是他向在全冠清屬下，不敢公然指證。白世鏡道：「是你全舵主吩咐的，是不是？」那漢子垂首不語，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白世鏡道：「全舵主命你假傳幫主號令，騙我上船，你當時知不知這號令是假？」那漢子臉上登時全無半點血色，不敢作聲。白世鏡冷笑道：「李三春，你向來是條敢作敢為的硬漢子，是不是？大丈夫有膽子做事，難道沒膽子應承了？」李三春胸膛一挺，已是將性命豁了出去，朗聲道：「白長老說得是。我李三春做錯了事，是殺是剮，任你處分，姓李的皺一皺眉頭，不算好漢。我向你傳達幫主號令之時，明知那是假的。」

白世鏡道：「是幫主對你不起麼？是我對你不起麼？」李三春道：「都不是，幫主待屬下義重如山，白長老公正嚴明，誰都沒有異言。」白世鏡厲聲道：「然則那是為了甚麼？到底是甚麼緣故？」

李三春向跪在地下的全冠清瞧了一眼，又向喬峰瞧了一眼，大聲道：「屬下違反幫規，死有應得，這中間的原因，非屬下敢道。」手腕一翻，白光閃處，噗的一聲響，一柄明晃晃的解手尖刀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心口。這一刀出手甚快，又是對準了心臟，刀尖穿心而過，立時便即斷氣斃命。諸幫眾「嘩」的一聲，都驚呼出來，但各人均是就坐原地，誰也沒有移動。白世鏡臉上絲毫不動聲色，道：「你明知號令是假，不向幫主舉報，反來騙我，原該處死。」他轉頭向傳功長老道：「項兄，騙你上船囚禁的，卻又是誰？」突然之間，人眾中一人躍起身來，轉身便奔。

這人背上負著五隻布袋，乃是丐幫中的五袋弟子。他奔逃得極是急忙，不問可知，自是假傳號令，騙項長老上船去之人了。傳功、執法兩長老相對嘆息一聲，並不說話。只見人影一晃，一個人身法快極，已攔在那五袋弟子的身前，那人滿臉紅光，手持鬼頭刀，正是四大長老中的吳長老。他厲聲喝道：「劉竹莊，你為甚麼要逃？」

那五袋弟子劉竹莊一見吳長老攔在身前，更是嚇得腳也軟了，道：「我──我──」連說了七八個「我」字，卻是說不出第二個字來。吳長老道：「咱們身為丐幫弟子，務須遵守祖宗遺法。大丈夫行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敢作敢為，也敢擔當。」他轉過身來，向喬峰道：「幫主，咱們有個密謀，要廢去你的幫主之職。這個密謀，宋奚陳吳四長老都曾參與其事。咱們怕傳功、執法兩位長老不允，是以設法將他們囚禁起來。這是為了本幫的大業著想，不得不冒險而為。今日勢頭不利，被你佔了上風，咱們由你任意處置便是。吳長風在丐幫三十年，誰都知道我不是貪生怕死的小人。」說著噹的一聲，將鬼頭刀遠遠擲了開去，雙臂抱在胸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氣。

他侃侃陳辭，將「廢除幫主」的密謀吐露了出來，諸幫眾自是人人震動。這幾句話大家心中都知，就是誰也不敢宣之於口，吳長風膽敢第一直言無隱，各人不禁都佩服他的膽識。

執法長老白世鏡道：「宋奚陳吳四長老密謀背叛幫主，違犯本幫第一條幫規。執法弟子，將四長老綁上了。」他手下執法的弟子取過牛筋，先去給吳長風上了綁，吳長風含笑而立，毫不反抗。跟著宋奚二長老也拋下兵刃，反手就縛。陳長老臉色極是難看，喃喃的道：「懦夫，懦夫！群起一戰，未必便輸，可是誰都怕了喬峰。」他這話確是說得不錯，當全冠清被制服之初，參與密謀之人如果立時暴起發難，喬峰無論如何難以抵擋，即是傳功、執法二長老，大仁、大義、大信、大勇四舵主一齊回歸，仍是叛眾人數居多。然而喬峰在眾人前面這麼一站，凜然生威，竟是誰也不敢搶出動手，以致良機坐失，一個個的束手就縛。待得宋奚吳三長老都被縛之後，陳長老便欲決心一戰，也已孤掌難鳴了。他一聲嘆息，拋下了手中的麻袋，讓兩名執法弟子在手腕和腳踝上都綁上了牛筋。

執法長老道：「劉竹莊，你這等行徑，還配做丐幫的弟子麼？你是自己了斷呢？還是仍須旁人代你動手？」劉竹莊道：「我──我──」底下仍是說不出來，但見他抽出身邊單刀，想要橫刀自刎，但手臂顫抖得極是厲害，竟是無法向自己頸中割去。一名執法弟子叫道：「這般沒用，虧你在丐幫中耽了這麼久。」抓住他的右臂，借力一揮，割斷了他的喉頭。劉竹莊道：「我──謝謝──」隨即斷氣。原來丐幫中的規矩，凡是犯了幫規要處以死刑的，如果自行了斷，幫中仍當他是兄弟，只須一死，便洗清了一切罪孽。若是由執法弟子動手，那麼罪孽永遠不得洗脫。適才那執法弟子見劉竹莊確有自刎之心，只是力有不逮，這才出手相助。

段譽與王玉燕、阿朱、阿碧四人，無意中撞上丐幫這場內部的大變，都覺自己是局外之人，窺人隱私，極是不該，但在這時退了開去，卻也易引起丐幫中諸人的疑忌，只有坐得遠遠地，裝得漠不關心。然而李三春和劉竹莊接連血濺當場，屍橫在地，不久之前還是威風凜凜的宋奚陳吳四長老一一就縛，只怕許多驚心動魄的變故還會繼續發生。他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處境甚是尷尬。但段譽與喬峰義結金蘭，而風波惡中毒後喬峰代索解藥，玉燕和朱碧雙姝都對他心有感激，這時見他平定逆亂，將反叛者一一制服，自是代他歡喜。

喬峰怔怔的坐在一旁，幫中叛徒一一就縛，他自己心中卻殊無勝利與喜悅之感，回思自受上代汪幫主深恩，以幫主之位相授，執掌丐幫八年以來，經過了不少的大風大浪，內解紛爭，外抗強敵，自己始終竭力以赴，不存半點私心，將丐幫整頓得好生興旺，江湖上威名顯赫，自己實是有功無過，何以突然之間，幫中竟有這許多人密謀反叛？若說全冠清胸懷野心，意圖傾覆本幫，何以這連宋長老、奚長老這等元老，吳長風這等耿直的漢子，均會參與其事？難道自己無意之中，確是做了甚麼對不起眾兄弟之事，竟連自己也不知道麼？執法長老白世鏡朗聲道：「眾位兄弟，我喬幫主繼任上代汪幫主為本幫首領，並非巧取豪奪，用甚麼不正當手段而得此位。當年汪幫主試了他三大難題，命他為本幫立七大功勞，這才以打狗棒相授。那一年泰山大會，喬幫主以本身武功，連創外敵八人，這裏許許多多人都是眾眼親見。這八年來本幫聲譽日隆，人人均知喬幫主主持有方之功。喬幫主待人仁義，處事公允，咱們大夥兒愛戴之尚自不及，為甚麼居然有人起了叛亂之心？全冠清，你自己當眾說來！」

全冠清被喬峰拍了啞穴，對白世鏡的話聽得清清楚楚，苦於無法開口回答。喬峰走上前去，在他背心上輕輕拍了兩下，解開他的穴道，說道：「全舵主，我喬峰做了甚麼對不起眾兄弟之事，你儘管當面指證，不必害怕，不用顧忌。」全冠清一躍站起，大聲道：「對不起眾兄弟的大事，你現在還沒有做，但不久就要做了。」執法長老白世鏡厲聲道：「胡說八道，喬幫主為人處事，光明磊落，他從前既沒做過歹事，將來也不會做。」喬峰溫言道：「白長老，你不用性急，讓全舵主從頭至尾，詳詳細細說個明白。連宋長老、奚長老他們都反對我，想必我喬峰定有不對的地方。」奚長老叫道：「我反叛你，是我不對，你不用再提，回頭定案之後，我自行把矮脖子上的大頭割下來給你便是。」他這句話說得滑稽，各人心中卻是均感沉痛，誰都不露絲毫笑容。

白世鏡道：「幫主吩咐的是。全冠清，你說罷。」全冠清見與自己同謀的宋奚陳吳四長老均已就縛，這一仗是輸得定了，但不能不作最後的掙扎，大聲道：「馬副幫主為人所害，我相信是出於喬峰的指使。」

他此言一出，喬峰全身一震，驚道：「甚麼？」只因他吃驚過度，這句話聲音嘶啞，極是難聽。全冠清道：「你心中一直厭憎馬副幫主，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總覺若不除去這眼中之釘，你幫主之位便不安穩。」喬峰緩緩搖了搖頭，道：「不是。我和馬副幫主的交情雖不甚深，言談雖是不甚投機，但從來沒存過害他的念頭。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喬峰若有加害馬大元之意，致我身敗名裂，受千刀萬剮而為天下好漢所笑。」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誠懇，這副莽莽蒼蒼的英雄氣概，誰都不再對他有絲毫懷疑。

全冠清卻又道：「然則咱們大夥到姑蘇來找慕容公子報仇，為甚麼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與敵人勾結？」他指著玉燕等三個少女道：「這三人是慕容復的家人眷屬，你加以庇護。」指著段譽道：「這人是慕容復的朋友，你卻與之結為兄弟──」段譽連連搖手道：「非也非也！我不是慕容復的朋友，慕容復是何等樣人，在下半點也不知道。」他聽包不同說話多了，居然隨口便用出「非也非也」四個字來。全冠清道：「『非也非也』包不同是慕容復屬下的白雲莊莊主，『一陣風風波惡』是慕容復手下的赤霞莊主，他二人若非得你喬峰解圍，早就一個中毒斃命，一個亂刀分屍，此事大夥兒親眼目睹，你還有甚麼抵賴不成？」喬峰緩緩說道：「我丐幫開幫百餘年，在江湖上受人尊崇，並非恃了人多勢眾，武功高強，乃是因為行俠仗義，主持公道之故。全舵主，你責我庇護這三位年輕姑娘，不錯，我確是庇護她們，那是因為我愛惜本幫百餘年來的令名，不肯讓天下英雄說一句丐幫眾長老合力欺侮三個稚弱女子。宋奚陳吳四長老四位，那一位不是名重武林的前輩？丐幫和四位長老的名聲，你不愛惜，旁人可都愛惜。」

眾人聽了這幾句話，個個都覺極是有理，倘若大夥和王玉燕等這三個姑娘為難，傳了出去，確是有損丐幫的名聲。白世鏡道：「全冠清，你還有甚麼話說？」他轉頭向喬峰道：「幫主，這等不識大體之人，不必再跟他多費唇舌，按照叛逆犯上的幫規處刑便了。」喬峰道：「據我推想，全舵主所以能說得動這許多人密謀作亂，必有極重大的原因。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喬峰事無不可對人言，眾位兄弟，喬峰的所作所為，有何不對，請大家明言便是。」吳長風嘆了口氣，道：「幫主，你或者是個裝腔作勢的大奸雄，或者是個直肚直腸的好漢子，我吳長風沒本事分辨，你還是及早將我殺了罷。」喬峰心下大是疑惑，問道：「吳長老，你為甚麼說我是個欺人的騙子？你──你──甚麼地方疑心我？」吳長風搖了搖頭，道：「此事說起來牽連太多，咱們本來想將你一刀殺死，那就完了。」喬峰更如墮入五里霧中，摸不著半點頭腦，喃喃地道：「為甚麼，為甚麼？」他抬起頭來，說道：「我救了慕容復手下的兩員大將，你們就疑心我和他有所勾結，是不是？此事是對是錯，這時候還難下斷語，但我總是覺得，馬副幫主不是慕容復所害。」全冠清道：「何以見得？」這一句話全冠清本來曾經問過一次，但中間發生許多變故，以致打斷了話題，直至此刻又再提起。喬峰道：「我想慕容復是大英雄、好漢子，不會下手去殺馬二哥。」

王玉燕聽得喬峰說慕容復是「大英雄，好漢子」，芳心大喜，心道：「這位喬峰幫主果然是個好人。」段譽卻眉頭微蹙，心道：「慕容復未必是甚麼英雄。」只聽全冠清道：「這兩個月來，江湖上被害的高手著實不少，個個都死於各人本身的成名絕技之下。若不是姑蘇慕容氏所做的手腳，實是令人難信。」喬峰在場中緩緩踱步，說道：「眾位兄弟，昨天晚上，我在江陰長江邊上的望江樓頭飲酒，遇到一位中年儒生，居然一口氣連盡十大碗烈酒，面不改色，好酒量，好漢子！」

段譽聽到這裏，不禁臉露微笑，心想：「原來大哥昨天晚上也和人家賭酒來著。人家酒量好，喝酒爽氣，他就心中喜歡，說人家是好漢子，其實只怕也不能一概而論。」只聽喬峰又道：「我和他對飲三碗，說起江南的武林人物，他自誇掌力江南第一。我便和他對了三掌。第一掌、第二掌，他都接了下來，第三章他左手中所持的酒碗震得粉碎，瓷片劃得他滿臉都是鮮血。他神色自若，說道：『可惜！可惜！可惜了一大碗好酒。』

「我大起愛惜之心，第四掌就不再出手，說道：『閣下掌力雄渾，江南第一四字，當之無愧。』他道：『江南第一，天下第十。』我道：『兄台不必過謙，天下第五、第六，定可排上。』他道：『原來是丐幫喬幫主駕到，降龍十八掌名下無虛，我再敬你一碗。』咱二人又對飲三碗，分手時我問他姓名，他說複姓公冶，單名一個『乾』字，這不是乾坤之乾，而是乾杯之乾，別號叫做『難醉』。他說是慕容公子的下屬，是玄霜莊的莊主，邀我到他莊上去大飲三日。眾位兄弟，這等人物，你們說是如何？是不是好朋友？」

吳長風性子最是直爽，大拇指一豎，道：「這公冶乾是好漢子，好朋友。幫主，甚麼時候你給我引見引見。」他也不想自己犯上作亂，已成階下之囚，轉眼間便要受刑處死，聽到有人說起英雄好漢，不禁便起結交之心。喬峰微微一笑，心下卻是暗暗嘆息：「吳長老豪邁痛快，不意被牽連入了這場逆謀之中。白長老鐵面無私，執法時如何能夠容情？」想起這樣鐵錚錚的一條漢子，不命喪於與敵人鬥爭之時，卻死於本幫幫規之下，不由得深感痛惜。宋長老道：「幫主，後來怎樣？」喬峰道：「我和公冶乾告別之後，便趕路向無錫來，行到二更時分，忽聽到兩個人站在一條小橋上大聲爭吵。其時天已全黑，居然還有人吵之不休，我自是覺得十分奇怪，上前一看，只見那條小橋乃是一條獨木橋，一端站著個黑衣漢子，另一端是個鄉下人，看來挑著一擔大糞，原來兩人爭道而行。那黑衣漢子叫鄉下人退回去，說是他先到橋頭。鄉下人說他挑了糞擔，沒法退回，要黑衣漢子退回去。那黑衣漢子說道：『咱們已從初更耗到二更，便再從二更耗到天明，我還是不讓。』鄉下人道：『你不怕我的糞擔臭，就這麼耗著。』黑衣漢子道：『你肩頭壓著糞擔，只要不怕累，咱們就耗到底了。』

「我見了這副情形，自是十分好笑，心想：『這黑衣漢子的脾氣當真古怪，退後幾步，讓他一讓，也就是了，和這個挑糞擔的鄉下人這麼面對面的乾耗，有甚麼趣味？聽他二人的說話，顯是已耗了一個多更次。』我好奇心起，倒想瞧個結果出來，要知道最後是黑衣漢子怕臭投降呢，還是鄉下人累得認輸。我可不願多聞臭氣，在上風頭遠遠站著，只聽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說的都是江南的吳儂軟語，我也不大聽得明白，總之是說自己理直。那鄉下人當真有股狠勁，將糞擔從左肩換到右肩，又從右肩換到左肩，就是不肯退後一步。」

段譽望望玉燕，又望望阿朱、阿碧，只見三個少女都是笑瞇瞇的聽著，極感興味，心道：「我這大哥的脾氣可也有點特別，這當兒幫中大叛待決，情勢何等緊急，居然會有閒情逸致來說這種小事。這些故事，王姑娘她們自會覺得有趣，怎地喬大哥如此英雄了得，竟也自童心猶存？」不料丐幫中數百位好手，人人也都是肅靜無嘩的傾聽，沒一人以喬峰的言語為無聊。

喬峰又道：「我看了一會，漸漸驚異起來，發覺那黑衣漢子站在獨木橋上，身形不動如山，竟是一位身負上乘武功之士。那挑糞的鄉下人則不過是個常人，半點武功也不會的。我越看越是奇怪，尋思：『這黑衣漢子武功如此了得，只需伸出一個小指頭，就將這鄉下人連著糞擔一齊推到了河中，可是他卻全然不使武功。像這等高手，照理應當修養甚好，就算不願讓了對方，那麼輕輕一縱，從那鄉下人頭頂飛躍而過，那是何等容易？他偏偏要跟這鄉下人嘔氣，真正好笑！』只聽黑衣漢子提高了嗓子，大聲說道：『你再不讓我，我可要罵人了！』鄉下人道：『罵人就罵人。你會罵人我不會罵麼？』他居然先出口為強，立時大罵起來。那黑衣漢子便跟他對罵。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甚麼匪夷所思，古裏古怪的污言穢語，都罵將出來。堪堪又罵了一個時辰，那鄉下人已累得筋疲力盡，黑衣漢子內力充沛，仍是神完氣足。我見那鄉下人身形搖晃，看來過不到一盞茶時分，便要摔入河中了。突然之間，那鄉下人將手伸入糞桶，抓起一把糞水，夾頭夾臉的擲了過去。黑衣人萬料不到他竟會使潑，『啊喲』一聲，臉上口中已被他擲滿糞水。我暗叫：『糟糕，這鄉下人自尋死路，卻又怪得誰來！』眼見那黑衣漢子大怒之下，手掌一起，便向鄉下人的頭頂拍落。」

玉燕聽喬峰說到這裏，櫻口微張，極是關注，阿朱和阿碧卻相顧一笑。只聽喬峰繼續說道：「這變故來得太快，我為了怕聞臭氣，乃是站在數十丈外，便想去救那鄉下人，在勢也萬萬不及。不料那黑衣漢子一掌剛要擊上那鄉下人的天靈蓋，突然間手掌停在半空，不再落下，哈哈一笑，說道：『老兄，你跟我比耐心，到底是誰贏了？』那鄉下人也真憊懶，明明是他輸了，卻是不肯承認，道：『我挑了糞擔，自然是給你佔了便宜。不信你挑糞擔，我空身站著，且看誰輸誰贏了？』那黑衣漢子道：『也說的是！』伸手從他肩上接過糞擔，左臂伸直，手掌放在扁擔中間，平平托住。那鄉下人雖是不會武功，力氣卻大，但見他隻手平托糞擔，手臂毫不垂下，不由得獃了，道：『你，你──』那黑衣漢子笑道：『我就這麼托著，不許換手，咱們對耗，是誰輸了，誰就喝乾了這一擔糞。』那鄉下人見了他這等神功，如何再敢和他爭鬧，忙向後退。不料心慌意亂，踏了個空，便向河中掉了下去。黑衣漢子一伸右手，抓住了他的衣領，右臂平舉，這麼左邊托一擔糞，右邊抓一個人，哈哈大笑，說道：『過癮，過癮！』身子一縱，輕輕落到對岸，將鄉下人和糞擔都放在地下，展開輕功，隱入桑林之中而去。眾位兄弟，這黑衣漢子受那鄉下人的欺辱，口中被潑大糞，若要殺他，只不過是一舉手之勞。就算不肯隨意殺人，那麼打他幾拳，也是理所當然，可是他絲毫不肯恃技逞強。這個人的性子確是有點兒特別，然而求之武林之中，實在難得。

「眾位兄弟，此事是我親眼聽見，我和他相距甚遠，諒他也未必能發見我的蹤跡，以致有意造作，像這樣的人，算不算得是好朋友，好漢子？」

吳長老、陳長老、白長老等一齊聲說道：「不錯，是好漢子！」陳長老道：「可惜幫主沒有問他姓名，否則也好讓大夥知道江南武林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喬峰緩緩的道：「這位朋友，適才曾和陳三兄交過手，手背被陳三兄的毒蠍所傷。」陳長老一驚，道：「是一陣風風波惡？」喬峰點了點頭道：「不錯！」

段譽這才明白，喬峰所以詳詳細細的說這段軼事，旨在敘述風波惡的性格，心想此人面貌醜陋，愛鬧喜鬥，原來天性卻極良善，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剛才玉燕關心而朱碧雙姝相視以嘻，自然因為朱碧二女熟知風波惡的性情，既知莫名其妙與人鬥氣者必是此君，而此君又絕不會濫殺無辜。只聽喬峰說道：「陳三兄，咱們丐幫自居為江湖第一大幫會，你是本幫的首要人物，身份名聲，江南一個武人風波惡自不可同日而語。但風波惡能在受辱之餘，不傷無辜，咱們丐幫中的高手，豈能被他比了下去？」陳長老面紅過耳，說道：「幫主教訓得是，你要我給他解藥，原來是為我聲名身份著想。陳不平不知幫主的美意，反存怨責之意，真如木牛蠢驢一般。」喬峰道：「顧念本幫聲名和陳長老的身份，此事尚在其次，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陳三兄就算不是本幫的首腦人物，不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耆宿，那也不能不問青紅皂白的傷人啊！」陳長老低頭點道：「陳不平知錯了。」

喬峰見自己一席話居然說服了四大長老中最桀驁不馴的陳不平，心下甚喜，緩緩的道：「那公冶乾豪邁過人，風波惡是非分明，包不同瀟灑自如，便是這三位姑娘，也都溫文良善。這些人不是慕容公子的下屬，便是他的戚友。常言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眾位兄弟請平心靜氣的想上一想。慕容公子相交相處的都是這麼一干人，他自己能是大奸大惡，卑鄙無恥之徒麼？」

# 第三十九回 丐幫耆老

丐幫中這些高手，大都是重意氣、愛朋友的江湖漢子，聽了喬峰這番話後，個個覺得有理，好多人都出聲附和。全冠清卻道：「幫主，依你之見，殺害馬副幫主的，決計不是慕容復了？」喬峰道：「我不敢斷定說慕容復一定是殺害馬副幫主的兇手，卻也不敢說他一定不是兇手。報仇之事，不必急在一時，咱們須當詳加訪查，倘若憑了自己想當然耳的推測，竟然殺錯了好人，真兇卻逍遙自在，暗中偷笑丐幫糊塗無能，這不是冤枉之至麼？」傳功長老項保華一直沒有出聲，這時伸出瘦削的右手，摸著頦下稀稀落落的鬍子，說道：「這話很是有理，很是有理。當年我錯殺過一個無辜的好人，至今耿耿，唔，至今耿耿！」吳長風大聲道：「幫主，咱們所以叛你，皆因誤信人言，只道你與馬副幫主不和，暗裏勾結姑蘇慕容氏下手害他。種種小事湊在一起，竟是不由得人不信。現下一想，咱們實是太過糊塗。執法白長老，請你取過法刀來，依照幫規，咱們自行了斷便是。」白世鏡臉如寒霜，沉聲道：「執法弟子，請本幫法刀。」他屬下的九名弟子齊聲應道：「是！」每個人從背後的布袋之中，取出一個極其陳舊的黃布包袱來。九個包袱湊在一起，九人齊聲叫道：「法刀齊集，驗明無誤。」九個人各自打開包袱，段譽眼前只覺刀光閃動，九柄精光燦然的短刀並列在一起。那九柄短刀一樣的長短大小，刀刃上閃出藍森森的光彩，一望而知，那是鋒銳異常的兵刃。

白世鏡嘆了口氣，說道：「宋奚陳吳四位長老誤信人言，圖謀叛亂，危害本幫大業，罪當處死。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造謠惑眾，鼓動內亂，罪當處死。參與叛亂的各舵弟子，各個罪責，日後詳加查究，分別處罰。」他宣布了各人的罪刑，大家都是默不作聲。須知江湖上任何幫會，凡是有叛本幫，謀殺幫主的，理所當然的予以處死，誰都不會有甚麼異言，當時參與圖謀之時，原已知道這個後果。吳長風大踏步走到人群之中，對著喬峰躬下身去，說道：「幫主，吳長風對你不起，自行了斷，盼你知我糊塗，勿再怪責。」說著走到法刀之前，大聲道：「吳長風自行了斷，請執法弟子鬆綁。」一名執法弟子道：「是！」上前正要去解他的綁縛，喬峰忽然大聲道：「且慢！」吳長風臉如死灰，低聲道：「幫主，我罪孽太大，你不許我自行了斷？」原來丐幫中有這麼一項規矩，犯了幫規的人若是自行了斷，則死後聲名無污，他的罪行劣跡，也絕不外傳。江湖上若是有人數說他的惡行，丐幫反而會出頭干涉。武林中的好漢誰都將自己的名聲看得極重，不肯令自己死後的名字尚受人損辱。是以吳長風見喬峰不許他自行了斷，不禁大為惶惑。喬峰不答，走到執法刀前，說道：「十五年之前，契丹國胡騎入侵雁門關，宋長老得知訊息，三日不食、四晚不睡，星夜趕回報知緊急軍情，途中連斃九匹好馬，他自己也累得口吐鮮血。終於我大宋守軍有備，契丹胡騎不逞而退。這是有功於國的大事，江湖上雖然大家不如內中詳情，咱們丐幫卻是知道的。執法長老，宋長老功勞甚大，盼你體察，許他將功贖罪。」白世鏡道：「幫主代宋長老求情，似覺有理。但本幫幫規有云：『叛幫大罪，絕不可赦，縱有大功，亦不能贖。以免自恃有功者驕橫生事，危及本幫百代基業。』幫主，你的求情於幫規不合，咱們不能壞了歷代幫主傳下來的遺法。」宋長老慘然一笑，站起身來，說道：「執法長老之言半點不錯。咱們身居長老之位的，那一個不是有過不少汗馬功勞？倘若人人追論舊功，那麼甚麼罪行都可犯了。幫主，請你見憐，許我自行了斷。」只聽得喀喀兩聲響，縛在他手腕上的牛筋，已被崩斷。

群丐見宋長老舉手之間便將牛筋崩斷，不禁駭然動容，那牛筋又堅又韌，便是用鋼刀利刃來斬割，一時也未必便能斫斷，宋長老卻視若無物，可見他的外功內勁，兩臻佳妙，實不愧為丐幫四大長老之首。宋長老雙手一脫束縛，伸手便去抓放在面前的法刀，用以自行了斷。不料一股柔和的內勁逼將過來，阻住了他的身形，使他無法上前，手指和法刀相距尺許，便是抓之不到，正是喬峰不令他上前取刀。

來長老慘然變色，叫道：「幫主，你──」喬峰一伸手，將左首第一柄法刀拔了下來。宋長老道：「罷了，罷了，我起過殺害你的念頭，原是罪有應得，你下手罷！」眼前刀光一閃，噗的一聲輕響，只見喬峰將那法刀戳入了他自己左肩之中。群丐「啊」的一聲大叫，不約而同的都站起身來。段譽驚道：「大哥，你！」連王玉燕這局外之人，也是為這變故嚇得花容變色聲，脫口叫了聲：「喬幫主，你不要──」

喬峰道：「白長老，本幫幫規之中，有一條如此說：『本幫弟子犯規，不得輕赦，幫主欲加寬容，亦須自流鮮血，以洗淨其罪。』是也不是？」白世鏡臉容仍是僵硬如石，緩緩的道：「幫規是有這麼一條，但幫主自流鮮血洗人之罪，亦須想想是否值得。」喬峰道：「只要不壞了祖宗遺法，那就好了。」他轉過身來，對著奚長老道：「奚長老當年指點我的武功，雖無師父之名，卻有師父之實。這尚是私人的恩德，想當年汪幫主為契丹國的五大高手設伏擒獲，囚於黑風洞中，威逼我丐幫向契丹降服，奚長老喬裝汪幫主的模樣，甘願代死，使汪幫主得以脫險。這是有功於國家和本幫的大事，本人非免他的罪名不可。」說著拔起第二柄法刀，輕輕一揮割斷奚長老腕間的牛筋，跟著回手一刀，又將這柄法刀刺入了自己肩頭。

他目光緩緩向陳長老移去。陳長老向來心地偏狹，往年做了對不起家門之事，變名出亡，心中老是擔心旁人揭他的瘡疤，是以和喬峰一直疏疏落落，並無深交，這時見喬峰的目光瞧來，大聲說道：「喬幫主，我跟你沒甚麼交情，平時得罪你的地方太多，不敢要你流血贖命。」雙臂一翻，忽地從背後移到了身前，只是手腕仍被牛筋牢牢的縛著。原來他的「通臂拳功」已練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一雙手臂伸縮自如，身子一蹲，手臂微長，已將一柄法刀搶在手中。喬峰反掌一拿，「擒龍功」的手法巧妙無比，輕輕巧巧的便將這柄短刀搶了過來，朗聲說道：「陳長老，我喬峰是個粗魯漢子，不愛結交做事謹慎、處處把細的朋友，也不喜歡不愛喝酒、不肯大笑之人，這是各人性格使然，說不上是好是壞。我和你性情不投，平時難得有好言好語，我也不喜馬副幫主的為人，見他到來，往往避開，寧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輩弟子喝烈酒、吃狗肉，大家知道我這個脾性，我改也改不來，但若你以為我因此而欲除去你和馬副幫主，那可大錯而特錯了。你和馬副幫主不喝酒、不吃葷，那是你們的好處，我喬峰及你們不上。」說到這裏，將第三柄法刀也插入了自己肩頭，說道：「刺殺契丹國左路副元帥耶律不魯的大功勞，旁人不知，難道我不知道麼？」

群丐之中，登時傳出一陣低語之聲，混著驚異、佩服和讚嘆。原來年前契丹國大舉入侵，但軍中數名大將接連暴斃，師行不利，無功而返，大宋國免除了一場大災。暴斃的大將之中，便有左路副元帥耶律不魯在內。丐幫中除了最高的幾位首腦人物，誰也不知這是陳長老所建的大功。陳長老聽喬峰當眾宣揚自己的功勞，心下大慰，低聲說道：「我陳不平名揚天下，死且不朽。」須知丐幫一直暗助大宋國抗禦外敵，保國護民，然為不令敵人注目，引得全力攻打丐幫，各種謀幹不論成敗，都是做過便算，絕不外洩，是以外間多不知情。陳不平一向倨傲無禮，自恃年紀比喬峰大，在丐幫中的歷史比喬峰久，對喬峰平時並不如何謙敬。這情形群丐眾所周知，這時見喬峰居然不念舊嫌，代他流血洗罪，無不心下感動。

喬峰走到吳長風身前，說道：「吳四兄，當年你獨守鷹愁峽，力抗西夏國強敵，使其行刺楊家將的陰謀無法得逞。吳四兄，單是楊元帥贈給你的那面『記功金牌』，你取出來便可免了自己的罪行。你取出來給大家瞧瞧罷！」吳長風突然間滿臉通紅，神色忸怩不安，說道：「這個──這個──」喬峰道：「咱們都是自己兄弟，吳四兄有何為難之處，盡說不妨。」吳長風道：「我那面記功金牌，不瞞幫主說，是──這個──那個──已經不見了。」喬峰奇道：「如何會不見了？」吳長風道：「是自己弄丟了的。嗯──」他定了定神，大聲道：「那一天我酒癮大發，沒錢買酒，把金牌賣了給金鋪子啦！」喬峰哈哈大笑，道：「爽快，爽快，只是未免對不起楊元帥了。」說著手一伸，拿起一柄法刀，先割斷了吳長風腕上的牛筋，跟著一刀插入了自己左肩。

吳長風是條胸無城府的爽直漢子，說道：「幫主，吳長風這條性命，從此交了給你。」喬峰拍拍他的肩頭，笑道：「咱們做叫化子的，沒飯吃，沒酒喝，儘管向人家討啊，用不著賣金牌。」吳長風笑道：「討飯容易討酒難。人家都說：『臭叫化，吃飽了肚子還想喝酒，太不成話了！不給，不給。』」群丐聽了，都是轟笑起來。須知討酒而為人所拒，丐幫中不少人都經歷過，而喬峰赦免四太長老的罪責，人人身上都是如釋重負。各人目光一齊望著全冠清，心想他是煽動這次叛亂的罪魁禍首，喬峰便再寬宏大量，也決計不會赦他。只見喬峰走到全冠清身前，說道：「全舵主，你更有甚麼話說？」全冠清道：「幫主，我所以反你，是為了大宋國的江山，更為了丐幫百代基業。可惜跟我說了你身世真相之人，畏事怕死，不敢現身。你將我一刀殺死便是。」喬峰沉吟片刻，道：「我身世中有何不對之處，你儘管說來。」全冠清搖頭道：「我這時空口說白話，誰也不會相信，你還是將我殺了的好。」喬峰滿腹疑雲，大聲說道：「大丈夫有話便說，何必吞吞吐吐，想說卻又不說？全冠清，是好漢子，死都不怕，說話卻又有甚麼顧忌了？」全冠清冷笑道：「不錯，死都不怕，天下還有甚麼事可怕？姓喬的，痛痛快快，一刀將我殺了。免得我活在世上，眼看大好一個丐幫已落入胡人手中，我大宋的錦繡江山，淪亡於夷狄。」喬峰道：「大好一個丐幫，如何會落入胡人手中？請你明言。」

全冠清道：「我這時說了，眾兄弟誰也不信，還道我全冠清貪生怕死，亂嚼舌根。我早已拼著一死，何必死後再落罵名。」白世鏡大聲道：「幫主，這人詭計多端，信口胡說一頓，只盼你也饒了他的性命。執法弟子，取法刀行刑。」一名執法弟子應道：「是！」邁步上前，取過一柄法刀，走到全冠清身前。喬峰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全冠清的臉色，只見他只有憤憤不平之容，神色間既無奸詐譎獪，亦無畏懼惶恐，心下更是起疑，向那執法弟子道：「將法刀給我。」那執法弟子雙手捧刀，躬身呈上。

喬峰接過法刀，說道：「全舵主，你說知道我身世真相，又說此事與本幫安危有關，到底真相如何，卻又不敢吐實。」說到這裏，將這柄法刀還入包袱之中，包了起來，放入自己懷中，說道：「你煽動叛亂，一死難免，只是今日暫且寄下，待真相大白之後，我再親自殺你。喬峰並非一味婆婆媽媽，賣好示惠之輩，若是決心殺你，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你去罷，解下背上布袋，自今而後，丐幫中沒了你這號人物。」

所謂「解下背上布袋」，那便是驅除出幫之意。丐幫弟子，除了初入幫而全無職司者之外，每人背上均有布袋，多則九袋，少則一袋，以布袋多寡而定輩份職位之高下。全冠清聽喬峰命他解下背上布袋，眼光中陡然間露出殺氣，一轉身便搶過了一柄法刀，手腕翻處，將刀尖對準了自己胸口。須知江湖上幫會中人若是被逐出幫，那實是難以形容的奇恥大辱，較之當場處死，往往是更加令人無法忍受。喬峰冷冷的瞧著他，看他這一刀是否真的戳了下去。

全冠清持法刀那隻手極是堅穩，竟不顫抖，他轉頭向著喬峰，兩人你望著我，我望著你，一時之間，杏子林中更無半點聲息。全冠清忽道：「喬峰，你好泰然自若，難道你自己真的不知？」喬峰道：「知道甚麼？」全冠清口唇動了一動，終於並不說話，緩緩的將法刀放還原處，再緩緩將背上的八隻布袋，一隻隻的解了下來，恭恭敬敬的放在地下。段譽明知此人極是陰毒厲害，但見到他自解布袋時這等痛苦的神情，也不禁為他難受。全冠清解到第五隻布袋時，忽然馬蹄聲響，有馬匹自外急奔而來，跟著傳來一兩聲口哨。群丐中有人發哨相應，那乘馬越奔越快，越奔越近。吳長風喃喃的道：「有甚麼緊急變故？」那乘馬尚未奔到，忽然間東首也有一乘馬奔來，只是相距尚遠，蹄聲隱隱，一時還分不清它馳向何方。片刻之間，北方那乘馬已奔到了林外，只見一人縱馬入林，翻身下鞍。那人寬袍大袖，衣飾甚是華麗，他極迅速的除去外衣，露出裏面鶉衣百結的丐幫裝束，段譽微一思索，即明其理：原來丐幫中人乘馬馳驟，極易引入注目，官府中人，往往更予干涉，但傳報緊急訊息之人，必須乘馬，是以急足信使便裝成富商大豪的模樣，但裏面必是仍服鶉衣，以示不敢忘本。

那人恭恭敬敬走到大信分舵的舵主眼前，呈上小小一個包裹，說道：「緊急軍情──」只說了這四個字，便喘氣不已，突然之間，他乘來的那匹馬一聲悲嘶，滾倒在地，竟然是脫力而死。那信使身子搖搖晃晃，猛地噴出一口鮮血，直挺挺的撲向地下。顯而易見，一人一馬長途奔馳，都已精疲力竭。大信舵舵主認得這信使是本舵派往契丹刺探消息的弟子，位屬五袋，職司已然不低。契丹國是大宋當前的大敵，時時興兵犯境，佔土擾民，為害不小，丐幫常有諜使來往兩國，暗助大宋。他見這五袋弟子如此奮不顧身，所傳的訊息自然極為重要，且必異常緊急，當下竟不開拆，捧著那個小包，呈到喬峰手裏，說道：「契丹國軍情。」

喬了接過包裹，打了開來，只見裏面裹著一枚小小的蠟丸。他將蠟丸捏碎，取出一個紙團，正要展開來看，忽聽得馬蹄聲緊，東首那乘馬已奔向林中。馬頭剛在林中出現，馬背上的乘客已飛身而下，喝道：「喬峰，這契丹國的軍情，你不能看。」眾人都是一驚，看那人時，只見他白鬚飄動，穿著一身補丁累累的鶉衣，是個年紀極高的老丐。傳功、執法兩長老一齊站起身來，說道：「徐長老，何事大駕光臨？」

群丐聽得徐長老到來，都是聳然動容。原來這徐長老在丐幫中輩份極高，今年已有八十七歲，前任汪幫主都尊他一聲「師伯」，丐幫之中，沒一個不是他的後輩。他退隱已久，早已不問世務。喬峰和傳功、執法等長老每年循例去向他請安問好，也只是隨便說說幫中家常而已。不料這時候他突然趕到，而且制止喬峰閱看契丹軍情，眾人自是無不驚訝。喬峰立即左手一緊，握住紙團，躬身施禮，道：「徐長老安好！」跟著攤開手掌，將那紙團送到徐長老面前。

喬峰是丐幫的一幫之主，雖說輩份比徐長老為低，但遇到幫中大事，終究是由他發號施令，別說是徐長老，便是前代的歷位幫主復生，那也是非得遵從不可。不料徐長老不許他觀看來自契丹國的軍情急報，他竟然毫不抗拒，連徐長老也是一愕。徐長老知道此事極關重大，說道：「得罪！」從喬峰手掌中將紙團取了過來，握在左手之中，朗聲說道：「馬大元馬兄弟的遺孀馬夫人，即將到來，向諸位有所陳說，大夥兒請待她片刻如何？」眾丐都眼望喬峰，瞧他有何話說。喬峰道：「假若此事關連重大，咱們便在這裏等她不妨。」徐長老道：「此事關連重大。」說了這六個字，再也不說甚麼，向喬峰補行參見幫主之禮，便即坐在一旁。段譽心下嘀咕，乘機又想找些話題和玉燕說說，便向她低聲道：「王姑娘，丐幫中的事情真多。咱們且避了開去呢，還是在旁瞧瞧熱鬧。」玉燕皺著眉頭道：「咱們是外人，本不該參預旁人的機密大事，不過──不過──他們所爭的事情跟我表哥有關，我想聽聽。」段譽附和道：「是啊，那位馬副幫主據說是你表兄殺的，這下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想必十分的伶仃可憐。」玉燕忙道：「不！不！馬副幫主不是我表哥殺的，喬幫主不是也這樣說麼？」正說到此處，馬蹄之聲又作，兩騎馬奔向杏林而來。原來丐幫人眾在道路旁留下了本幫特用的記號，本幫幫眾便能循著記認，來到聚會之所。

眾人只道其中一人必是馬大元之妻，那知馬上乘客是一個老翁，一個老嫗，男的極為矮小，而女的極是高大，兩人相映成趣。喬峰一見，急忙站起相迎，說道：「華山沖霄洞譚公、譚婆賢伉儷駕到，有失遠迎，喬峰這裏謝過。」徐長老和傳功、執法等六長老一齊上前行禮。段譽見了這等情狀，知道這譚公、譚婆必是武林中來頭極大的人物。只聽那譚婆說道：「喬幫主，你肩頭上插了這幾把玩意幹甚麼啊。」手臂一長，立時便將他肩上的四柄法刀拔了下來，手法實是快到了極處。她這一拔刀，譚公即刻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拔去瓷塞，倒出藥粉，敷在喬峰的肩頭。這金創藥一敷上，創口中如噴泉一般的鮮血立時便即止住。

譚婆拔刀手法之快，已是人所罕見，但終究是一種武功，然譚公取瓶、換塞、倒藥、敷傷、止血，幾個動作乾淨利落，雖是快得異常，卻是人人瞧得清清楚楚，真如變魔術一般，而金創藥止血的神效，更是不可思議，藥到血停，絕不遲延。喬峰早知譚公、譚婆這對夫妻乃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這時他二人平白無端的出手替自己拔刀治傷，雖然微嫌魯莽，心下卻也不禁好生感激，口中稱謝之際，只覺肩頭由痛變癢，竟是疼痛大減。譚婆又問：「喬幫主，是誰這麼大膽，竟敢用刀傷你？」喬峰笑道：「我是自己刺的。」譚婆奇道：「為甚麼自己刺自己？活得不耐煩了麼？」喬峰心想：「我幫中內叛之事，不能向外人明言，損了本幫和眾位長老的臉面。」便道：「我自己刺著玩兒的，這肩頭皮粗肉厚，也傷不到筋骨。」宋奚陳吳四長老聽喬峰替自己隱瞞真相，不由得暗暗自愧。譚婆哈哈一笑道：「你撒甚麼謊兒？我知道啦，你鬼精靈的，打聽到譚公新得冰蠶和白玉蟾蜍，合成了靈驗無比的傷藥，是以試試來了。」喬峰既不說是，也不說否，只是微微一笑，心想：「這位老婆婆大是戇直。世上卻有誰這麼空閒，自己在身上戳幾刀，來試你的藥靈是不靈。」譚婆問道：「馬寡婦呢，她巴巴的請咱們來，自己怎麼還不到。」喬峰愕然之際，忽然間蹄聲得得，一頭驢子闖進林來，驢上一人倒轉而騎，背向驢頭，臉朝驢尾。譚婆勃然大怒，喝道：「趙錢孫，見了譚家婆婆也是這般無禮，我打你的屁股！」

眾人瞧那驢背上之人時，只見他縮成一團，似乎是個七八歲的孩童模樣，譚婆伸出大手，一掌往他屁股上拍去。那人一骨碌翻身下地，突然間伸手撐足，變得又高又大。眾人都是微微一驚。譚公卻是臉有不豫之色，道：「李兄，你又來開甚麼玩笑？我見了你就心裏不痛快！」那人說是年紀很老，卻又不老，說他年紀輕，卻又不像，總之是三十歲到六十歲之間，相貌說醜不醜，說俊不俊，不去理睬譚公，向譚婆道：「小娟，近來過得快活麼？」這譚婆人高馬大，白髮如銀，滿臉皺紋，居然名字叫做「小娟」，嬌嬌滴滴，全不相襯，眾人聽了都覺好笑。但每個老太太都曾年輕過來，小姑娘時叫做「小娟」，老了總不成改名叫做「老娟」？段譽心中正想著這件事，又聽得馬蹄聲響，又有數匹馬馳來，這一次卻奔跑並不急驟。喬峰卻在打量那名叫「趙錢孫」之人，猜不透他到底是何等樣人物。只想他和譚公、譚婆相識，而在驢背上所露的這手縮骨功又是如此出神入化，自是非同尋常的高手，然而既是一流高手，自己卻從來未曾聽過他的名字，不免奇怪。

那數乘馬來到杏子林中，前面是五個青年人，一色的濃眉大眼，容貌甚為相似，年紀最大的三十餘歲，最小的二十餘歲，顯然是一母同胞的五兄弟。吳長風大叫道：「泰山五雄到了，好極，好極！甚麼風把你們哥兒五個一齊吹來啊！」泰山五雄中的老三叫做單叔山，和吳長風是忘年之交，他搶著說道：「吳四哥你好，我爹爹也來啦。」吳長風臉上微微變色，道：「當真，你爹爹──」他做了違犯幫規之事，心下正虛，聽到泰山「鐵面判官」單正突然到來，不由得暗自慌亂。須知「鐵面判官」單正生平嫉惡如仇，只要知道江湖上有甚麼不公道之事，定然伸手要管。他本身武功已然極高，除了親生的五個兒子外，又廣收門徒，徒子徒孫，共達一百餘人，「泰山單家」的名頭，在武林中誰都忌憚三分。跟著一騎馬馳進林中，泰山五雄一齊上前拉住馬頭，馬背上一個身穿薄綢長袍的老者飄身而下，向喬峰拱手道：「喬幫主，單正不請自來，打擾了。」喬峰久聞單正之名，今日也是初見，但見他滿臉紅光，當得起「童顏鶴髮」四字，神情卻甚謙和，不似江湖上傳說的出手無情，當即抱拳還禮，說道：「若知單老前輩大駕光臨，早該遠迎才是。」那倒騎驢子的人忽然怪聲道：「好哇！鐵面判官到來，就該遠迎。我『鐵屁股判官』到來，你就不該遠迎了。」眾人聽到「鐵屁股判官」這五個字的怪綽號，無不哈哈大笑，王玉燕、阿朱、阿碧三人雖覺笑之不雅，卻也不禁嫣然。

「泰山五雄」聽這人如此說，自知他是有心侮辱自己的父親，五人勃然變色，只是單家家規極嚴，單正自己既未發話，做兒子的誰也不敢強行出頭。

那單正修養甚好，一時又捉摸不定這怪人的來歷，裝作並未聽見，說道：「請馬夫人出來敘話。」林子後轉出一頂小轎，兩名健僕抬著，快步如飛，來到林中一放，揭開了轎帷。只見轎中緩步走出一位全身縞素的少婦來。那少婦低下了頭，向喬峰盈盈拜了下去，說道：「未亡人馬門溫氏，參見幫主。」喬峰和馬大元除了幫中事務之外，平時甚少見面，這位馬夫人不出家門，更是沒有見過。當下還了一禮，說道：「嫂嫂，有禮！」馬夫人道：「先夫不幸亡故，多承幫主及眾位伯伯叔叔，照料喪事，未亡人衷心銘感。」她話聲極是清脆，聽來年紀甚輕，只是她始終眼望地下，見不清她的容貌。喬峰鑒貌辨色，情知馬夫人必已發見了丈夫亡故的重大線索，這才親身趕到，但幫中之事她不先稟報幫主，卻去尋鐵面判官作主，其中實是大有蹊蹺。

喬峰回頭向執法長老白世鏡望去，白世鏡的眼光卻也正在此時向他瞧來，兩人的目光之中，均是充滿了驚疑。喬峰先接外客，再論本幫的幫務，向單正道：「單老前輩，華山沖霄洞譚氏伉儷，不知是否素識？」單正抱拳道：「久仰譚氏伉儷的威名，幸會，幸會。」喬峰道：「譚老爺子，這一位前輩，請你給在下引見，以免失了禮數。」譚公尚未答話，那騎驢客搶著說道：「我姓雙，名歪，外號叫作『鐵屁股判官』。」鐵面判官單正修養再好，這時也不禁怒氣上衝，心想：我姓單，你就姓雙，我叫正，你就叫歪，這不是衝著我來麼？正待發作，譚婆卻道：「單老爺子，你莫聽趙錢孫隨口胡說，這人是個癲子，當不得真。」

喬峰道：「眾位，此間並無座位，只好隨意坐下了。」他見眾人分別坐定，說道：「一日之間，會見眾位前輩高人，真是不勝榮幸。不知眾位駕到，有何見教？」單正道：「喬幫主，貴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數百年來俠名播於天下，武林中提起『丐幫』二字，誰都十分敬重，我單某向來也是極為心儀的。」喬峰道：「不敢！」趙錢孫道：「喬幫主，貴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數百年來俠名播於天下，武林中提起『丐幫』兩字，誰都十分敬重，我雙某向來也是極為心儀的。」他這番話和單正讚的一模一樣，就是將「單某」的「單」字改成了「雙」字，喬峰知道武林中這些前輩高人大都有副希奇古怪的脾氣，這趙錢孫處處和單正挑眼，不知真意如何，自己總之是雙方都不得罪就是，於是也跟著說了句：「不敢！」單正微微一笑，向大兒子單伯山道：「伯山，餘下來的話，你跟喬幫主說。旁人若是要學我兒子，儘管學個十足便是。」眾人聽了，都不禁打個哈哈，心想這鐵面判官道貌岸然，倒也陰損得緊，趙錢孫若是再跟著單伯山學嘴學舌，那就變成學做他兒子了。不料趙錢孫說道：「伯山，餘下來的話，你跟喬幫主說。旁人若是要學我兒子，儘管學個十足便是。」這麼一來，反而給趙錢孫討了便宜去，認了是單伯山的父親。單正最小的兒子單小山火氣最猛，大聲罵道：「他媽的，這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麼？」趙錢孫自言自語：「他媽的，這種兒子，生四個已經太多，第五個實在不必生，嘿嘿，也不知是不是親生的。」

說到這個地步，便是泥人也有土性兒，單正向趙錢孫道：「咱們在丐幫是客，爭鬧起來，那是不給主人面子，待此間事了之後，我再來領教閣下的高招。伯山，你自管說罷！」趙錢孫又學著他道：「咱們在丐幫是客，爭鬧起來，那是不給主人面子，待此間事了之後，我再來領教閣下的高招。伯山，老子叫你說，你自管說罷！」單伯山恨不得衝上前去，拔刀猛砍他幾刀，方消心頭之恨，當下強忍怒氣，向喬峰道：「喬幫主，貴幫之事，咱們父子原是不敢干預，但我爹爹說：君子愛人以德──」他說到這裏，眼光瞧向趙錢孫，看他是否又再學舌，若是照學，勢必也要學「但我爹爹說：君子愛人以德」，那便是叫單正為「爹爹」了。

不料趙錢孫竟然也是一句一句的照說，說道：「喬幫主，貴幫之事，咱父子原是不敢干預，但我兒子說：君子愛人以德。」他將「爹爹」兩字改成「兒子」，那明明佔單正的便宜。眾人一聽，都是眉頭深皺，覺得趙錢孫太也過份，只怕當場便要流血。單正道：「閣下一味跟我過不去，但在下與閣下素不相識，不知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倒要請閣下明白示知。若是在下的不是，即行向閣下賠禮請罪便是。」眾人心下暗讚單正了得，不愧是中原得享大名的俠義之輩。趙錢孫道：「你沒得罪我，可是得罪了小娟，這比得罪我更加可惡十倍。」

# 第四十回 機密書信

單正奇道：「誰是小娟？我幾時得罪她了？」趙錢孫指著譚婆道：「這位便是小娟了。小娟是她的閨名，天下除我之外，誰也稱呼不得。」單正又好氣，又好笑，道：「原來這是譚婆婆的閨名，在下不知，冒昧相呼，還請恕罪。」趙錢孫老氣橫秋的道：「不知者不罪，初犯恕過，下次不可。」

單正道：「在下雖是久仰華山沖霄洞譚氏伉儷的大名，卻是無緣識荊，在下自省從未在背後說人閒言閒語，如何會得罪了譚家婆婆？」

趙錢孫慍道：「我剛才正在問小娟：『你近來過得快活麼？』她尚未答話，你這五個寶貝兒子便大模大樣，橫衝直撞的來了，打斷了她的話頭，至今尚未答我的問話。單老俠，你倒去打聽打聽，小娟是甚麼人？我『趙錢孫李，周吳陳王』又是甚麼人？難道咱們說話之時，也容你隨便打斷的麼？」

單正聽了他這番似通非通的言語，心下暗暗好笑，說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卻要請教。」

趙錢孫道：「甚麼事？我若是高興，指點你一條明路，也不要緊。」單正道：「多謝，多謝。閣下說譚婆的閨名，天下只有閣下一個人叫得，是也不是？」趙錢孫道：「是的，如若不信，你再叫一聲試試，瞧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是不是跟你狠狠的打上一架？」單正道：「我自然是不敢叫，卻難道譚公也不敢叫麼？」

趙錢孫鐵青著臉，半晌不語。眾人都想，單正這一句話可將趙錢孫問倒了，教他難以回答。不料突然之間，趙錢孫放聲大哭，涕淚橫流，哭得極是悲哀。這一著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誰想到此人天不怕、地不怕，膽敢和「鐵面判官」挺撞到底，這麼輕輕易易一句話，卻使得他號啕大哭，難以自休。單正見他哭得悲傷，倒是不好意思起來，先前蓄著的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反而安慰他道：「趙兄，這是在下的不是了──」趙錢孫嗚嗚咽咽的道：「我不姓趙。」

單正更奇了，問道：「然則閣下貴姓？」趙錢孫道：「我沒有姓，你別問，你別問。」這時杏子林中的眾高手都猜到這趙錢孫必有一件極傷心的難言之隱，到底是甚麼事，他自己若是不說，旁人自是不便多問。

只見他抽抽噎噎，悲悲切切的哭之不休，譚婆沉著臉道：「你又發癲了，在這眾人之前，要臉面不要？」

趙錢孫道：「你拋下了我，去嫁了這老不死的譚公，我心中如何不悲，如何不痛？我心中碎了，腸也斷了，這區區外表的臉皮，要來何用？」眾人相顧莞爾，原來說穿了十分簡單。趙錢孫和譚婆從前有過一段情史，不知如何，譚婆另行嫁了譚公，而趙錢孫傷心得連姓名也不要了，瘋瘋癲癲的發癡。只是眼看譚氏夫婦都是六十以上的年紀，怎地這趙錢孫竟然一往情深若斯，數十年來苦戀不休？譚婆滿臉皺紋，雞皮鶴髮，誰也看不出這又高又大的老嫗，年輕時有甚麼動人之處，使得趙錢孫到老不能忘情。

只見譚婆神色忸怩，道：「師哥，你盡提這些舊事幹甚麼？丐幫今日有正經大事要商量，你乖乖的聽著罷。」

這幾句溫言相勸的軟語，趙錢孫聽了大是受用，說道：「那麼你向我笑一笑，我就聽你的話。」譚婆還沒有笑，旁觀的眾人中已有十多人先行笑出聲來。

譚婆卻渾然不覺，回眸向他一笑。趙錢孫癡癡的向她望著，神馳目眩，魂飛魄散。譚公坐在一旁，滿臉怒氣，卻又無可如何。這般情景瞧在段譽眼裏，心中驀地一驚：「這三人情深如此，將世人全是置之度外，我──我對王姑娘，將來也落到這個結果麼？不，不！這位譚婆對她師哥顯是頗有情意，而王姑娘念念不忘的，只是她的表哥慕容公子，比之趙錢孫，我是大大的不如，大大的不及了。」

趙錢孫和譚公、譚婆鬧的是陳年恩怨，喬峰聽在耳裏，卻暗自琢磨：「那趙錢孫其實並不姓趙，乃是譚婆的師兄。我素聞華山沖霄洞譚公譚婆，以華山嫡派絕技聞名於天下，從這三人的語意中聽來，三個人似乎並非出於同一師門。到底譚公是華山派呢？還是譚婆是華山派？」

他心下正自疑惑，只聽趙錢孫又道：「老子好幾年沒到江南，不知姑蘇出了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慕容復，膽大妄為，亂殺無辜。老子倒要會他一會，且看他有甚麼本事，能還施到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的身上？」他剛說完這幾句話，忽聽得一人號啕大哭，悲悲切切，嗚嗚咽咽，哭聲便和他適才沒半點分別。

眾人聽了，不禁都是一愕，只聽那人跟著連哭帶訴：「我的好師妹啊，老子甚麼地方對不起你？為甚麼你去嫁了這姓譚的糟老頭子？老子日想夜想，心裏牽肚掛腸，記著的就是我那小娟師妹。想我師父在世之日，待我二人猶如子女一般，你不嫁老子，可對得起師父麼？」

這說話的聲音語調，和趙錢孫實是一模一樣，若不是眾人親眼見到他張口結舌，滿臉詫異的神情，誰都以為定是出自他的親口。各人循著聲音來處望去，見這聲音發自一個身穿淡紅衫子的少女。

那人背轉了身子，正是阿朱。段譽和阿碧、玉燕知道阿朱模擬別人舉止和說話的神技，自不為異，其餘眾人卻無不又是好奇，又是好笑，以為趙錢孫聽了之後，必定大怒，不料阿朱這番話觸動他的心事，眼見他眼圈兒紅了、嘴角兒扁了，淚水從眼中滾滾而下，竟和阿朱此唱彼和的對哭起來。

單正搖了搖頭，朗聲說道：「單某雖是姓單，卻是一妻四妾，兒孫滿堂。你這位雙歪雙兄，偏偏形單影隻，凄凄惶惶。這種事情乃是悔之當初，今日再來重論，早是為時已晚。雙兄，咱們承馬夫人之邀，到這裏來商量你閣下的婚姻大事麼？」趙錢孫搖頭道：「不是。」

單正道：「然則咱們還是來商議丐幫的要事，才是正經。」趙錢孫勃然怒道：「甚麼？丐幫的大事正經，我和小娟的事便不正經麼？」

譚公聽到這裏，已是忍無可忍，說道：「阿慧，阿慧，你再不制止他發瘋發癲，我可不能干休了。」

眾人聽到「阿慧」兩字，心想：「原來譚婆另有芳名，那『小娟』二字，確是趙錢孫獨家專用的。」

譚婆頓足道：「他又不是發瘋發癲，你害成他這副模樣，還不心滿意足？」譚公奇道：「我──我──我怎地害了他？」譚婆道：「我嫁了你這糟老頭子，我師哥心中自是不痛快──」譚公道：「你嫁我之時，我可既不糟，又不老。」譚婆道：「也不怕醜，難道你很英俊瀟灑麼？」

徐長老和單正相對搖頭，心想這三個寶貝當真是為老不尊，三個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前輩耆宿，卻在大庭廣眾之間爭執這些男女間情史，實在好笑。徐長老咳嗽一聲，說道：「譚氏夫婦和這位兄台駕臨敝幫，咱們全幫上下，均感光寵。馬夫人，你來從頭說起罷。」

那馬夫人一直垂手低頭，站在一旁，背向眾人，聽得徐長老的說話，緩緩回過身來，低聲說道：「先夫不幸身故，小女子只有自怨命苦，更悲先夫並未遺下一男半女，接續馬氏香煙──」她雖是說得甚低，但語音清脆，一個字一個字的傳入眾人耳裏，聽著說不出的舒服動聽。她說到這裏，語聲略帶嗚咽，微微啜泣。杏林中無數英豪，心中均感難過，同一哭泣。趙錢孫令人好笑，阿朱令人驚奇，馬夫人卻是令人心酸。只聽她繼續說道：「小女子葬殮先夫之後，檢點他的遺物，在他收藏拳經之處，見到一封密密封固的遺信。封皮上寫道：『余若壽終正寢，此信立即火葬，拆視者即為毀余遺體，令余九泉不安。余若死於非命，此信交本幫諸長老會同拆閱，事關重大，不得有誤。』」

馬夫人說到這裏，杏林中一片肅靜，人人想聽她的下文。她頓了一頓，慢慢從背上解下一個麻布包袱，解開包來，取出一隻油布招文袋，再從招文袋中抽出一封信來，說道：「這便是先夫的遺書。我發見了這封遺書之後，見先夫寫得鄭重，知道事關重大，當即便要去求見幫主，呈上遺書。幸好幫主率同諸位長老，到江南為先夫報仇來了，虧得如此，這才沒能見到。」眾人聽她語氣有異，既言「幸好」，又說「虧得」，都不自禁向喬峰瞧去。

喬峰從今晚的種種情事之中，早覺察到有一個重大之極的圖謀，正在等待著自己，雖則全冠清和四長老的叛幫逆舉已然擺平，但顯然此事並未了結，此時聽馬夫人說到這裏，反感輕鬆，神色泰然，心道：「你們有任何陰謀，儘管使出來好了，大丈夫光陰磊落，我喬某生平不作虧心之事，不管有何傾害誣陷，喬某何懼？」

只聽馬夫人接著道：「我知此信涉及幫中大事，幫主和諸長老既然不在洛陽，我生怕耽誤時機，當即赴鄭州求見徐長老，呈上書信，請他老人家作主。以後之事，請徐長老告知各位。」

徐長老咳嗽幾聲，說道：「此事說來恩恩怨怨，老朽當真好生為難。」這兩句話極是蒼涼，其時天色漸黑，杏林邊際升起一層濃霧，眾人心頭也都有陰森森之感。他伸手過去，從馬夫人手中將信接過，說道：「大元的曾祖、祖父、父親，數代都是丐幫中人，不是長老，便是八袋弟子。我眼見大元自幼長大，他的筆跡我是認得清楚的。這信封上的字，確是大元所寫。馬夫人將信交到我手中之時，信上的火漆仍然封固完好，無人動過。我也擔心誤了大事，不等會同諸位長老，便即拆來看了。拆信之時，泰山鐵面判官單兄也正在座，可作明證。」單正道：「不錯，其時在下正在徐老隱居之處作客，親眼見到他拆閱這封書信。」

徐長老右手的兩根手指掀開信封封皮，抽了一張紙箋出來，說道：「我一看這張信箋，見信上字跡筆致遒勁，並不是大元所寫，微感驚奇，見上款寫的是『劍髯我兄』四字，更是奇怪。眾位都知道，『劍髯』兩字，是本幫前任汪幫主的別號，若不是跟他交厚相好之人，不會如此稱呼，而汪幫主逝世已久，怎麼有人寫信與他。我不看箋上所寫何字，先看信尾署名之人，一看之下，更是詫異。

「當時我不禁『咦』的一聲道：『原來是他！』單兄好奇心起，探頭過來一看，也奇道：『原來是他！』」

趙錢孫插口道：「單老兒，這就是你的不對了。這是人家丐幫的機密書信，你又不是丐幫中的一袋、二袋弟子，連個不入流的弄蛇化子硬要飯的也挨不上，怎麼不請自來，去偷窺人家的隱私？」別瞧他一直瘋瘋癲癲的，這幾句話倒也真是在情在理。單正老臉微赭，說道：「我是只瞧一瞧信尾署名，也沒瞧信中文字。」趙錢孫道：「你偷一千兩黃金固然是賊，偷一文小錢仍然是賊，只不過錢有多少，賊有大小之分而已。大賊是賊，小毛賊也是賊。偷看人家書信，便不是君子。不是君子，便是小人。既是小人，便是卑鄙混蛋。既是卑鄙混蛋，那就該殺！」

單正向五個兒子擺了擺手，示意不可輕舉妄動，且讓他胡說八道，一筆帳最後總算，心下固自惱怒，卻也頗感驚異：「此人一遇上我，便盡找我岔子盡挑眼，莫非跟我有甚舊怨？江湖上沒將泰山單家放在眼中之人，倒是沒有幾個。此人到底是誰，怎麼我全然想不起來？」

眾人都盼徐長老將信尾署名之人的姓名說將出來，要知道到底是甚麼人物，何以令他及單正如此驚奇，卻聽趙錢孫纏夾不休，不停的搗亂，許多人都向他怒目而視。譚婆忽道：「你們瞧甚麼？我師哥的話半點也不錯。」

趙錢孫見譚婆出口助他，不由得心花怒放，說道：「你們瞧，連小娟也這麼說，那還有甚麼錯的？小娟說的話、做的事，從來不會錯的。」忽然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聲音說道：「是啊，小娟說的話、做的事，從來不會錯的。她嫁了譚公，沒有嫁你，完全沒有嫁錯。」說話之人，正是阿朱，她怒惱趙錢孫出言誣蔑慕容公子，便不停的跟他作對。

趙錢孫一聽，不由得啼笑皆非，阿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的正是慕容氏的拿手法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這時兩道致謝親切的眼光，分從左右瞧了過來，左邊一道來自譚公，右邊一道來自單正。

便在此時，人影一晃，譚婆已然欺到阿朱身前，揚起手掌，便往她頭上拍了下去，喝道：「我嫁不嫁錯，關你這臭丫頭甚麼事！」這一下出手快極，阿朱待要閃避已不及，旁人更是無法救援。啪的一聲輕響過去，阿朱雪白粉嫩的面頰上登時出現五道青紫的指印。

趙錢孫哈哈笑道：「教訓教訓你這臭丫頭，誰教你這般多嘴多舌！」阿朱淚珠在眼眶之中轉動，正在欲哭未哭之間，譚公從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的白玉盒子，打開盒蓋，右手手指在盒中沾了一些油膏，手臂一長，在阿朱臉頰上劃了幾劃，已在她傷處薄薄的敷了一層。

譚婆打她巴掌，手法已是極快，但終究不過出掌收掌。譚公這敷藥上臉，手續卻甚是囉唆細緻，居然做得和譚婆一般快捷，使阿朱不及轉念避讓，油膏已然上臉。她一愕之際，只覺本來熱辣辣、脹鼓鼓的臉頰之上，忽然間一片清涼，十分舒適，同時左手中多了一件小小的物事。她舉掌一看，只見手掌中握著一隻晶瑩潤滑的白玉盒子，知這是譚公所贈，乃是靈驗無比的治傷妙藥，不由得破涕為笑。

徐長老不再理會譚婆如何嘮嘮叨叨的埋怨譚公，沉著而蒼涼的說道：「眾位兄弟，到底寫這封信的人是誰，我此刻不便言明，我徐某人在本幫七十餘年，在世上已為日無多，徐某近三十年來退隱山林，不再浪盪江湖，與人無爭，不結怨仇。我既無子孫，又無徒弟，自問絕無半分私心。我說幾句話，眾位信是不信？」群丐都道：「徐長老的話，有誰不信？」

徐長老向著喬峰道：「幫主意下若何？」喬峰道：「喬某對徐長老素來敬重，前輩深知。」

徐長老道：「我看此信之後，心下疑惑難明，悲憤不已，唯恐有甚差錯，當即將此信交於單兄過目。須知單兄和寫信之人向來交好，認得他的筆跡，知道他的為人經歷。此事關涉太大，我要單兄驗明此信的真偽。」

單正向趙錢孫瞪了一眼，意思是說：「你又有甚麼話說？」趙錢孫道：「徐長老交給你看，你當然可以看，但你第一次看，卻是偷看。好比一個人從前做賊偷錢，後來發了財，不做賊了，但儘管他是財主，卻洗不掉從前的賊出身。」徐長老道：「單兄，請你向大夥兒說說，此信是真是假。」

單正道：「在下和寫信之人多年相交，舍下並藏得有此人的書信多封，當即和徐長老、馬夫人一同趕到舍下，檢出舊信對比，筆跡固然相同，連信箋信封也是一般，那自是真跡。」

徐長老道：「老朽多活了幾年，做事力求仔細，何況此事牽涉本幫興衰氣運，有關一位英雄豪傑的聲名性命，如何可以冒昧從事？」眾人聽他說到此事，不自禁的將目光射向喬峰，知道他所說的「英雄豪傑」自是指喬峰而言。只是誰也不敢和他目光相觸，一見他轉面過來，立即將眼光垂了下來。

徐長老又道：「老朽得知華山譚氏伉儷和寫信主人頗有淵源，於是上得華山，來到沖霄洞內，向譚氏伉儷請教。譚公、譚婆將這中間的一切原委曲折，一一向在下說明，唉，在下實是不忍明言，可憐可惜，可悲可嘆！」

他說到這時，眾人這才明白，原來譚氏伉儷和單正所以先後來到丐幫，都是承徐長老之邀，叫來作證。

徐長老又道：「譚婆當時言道，她有一位師兄，於此事乃是身經目擊，如請他親口述說，最是明白不過，這位師兄，便是趙錢孫先生了。這位先生的脾氣和別人略有不同，等閒請他不到。總算譚婆的面子極大，片箋飛去，這位先生便應召而到──」譚公突然滿面怒色，向譚婆道：「怎麼？是你去叫他來的麼？怎地事先不跟我說？瞞著我偷偷摸摸。」

譚婆怒道：「甚麼瞞著你偷偷摸摸？我寫了信，要徐長老遣人送去，乃是光明正大之事。就是你愛喝乾醋，我怕你嘮叨囉唆，寧可不跟你說。」

譚公道：「背夫行事，不守婦道，那就是不該！」譚婆更不打話，出手便是一掌，啪的一聲，打了丈夫一個耳光。

譚公的武功明明遠比譚婆為高，但妻子這一掌打來，既不招架，亦不閃避，一動也不動的挨了她一掌，跟著從懷中又取出一隻小盒，伸指沾些油膏，塗在臉上，登時消腫退青。一個打得快，一個治得快，這麼一來，兩人心頭怒火一齊消了。旁人瞧著，無不好笑。只聽得趙錢孫長嘆一聲，聲音悲切哀怨之至，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唉，早知這般，悔不當初。受她打幾掌，又有何難？」語聲之中，充滿了悔恨之意。譚婆幽幽的道：「你給我打一掌，總是非還打不可，從來不肯相讓半分。」趙錢孫獃若木雞，站在當地，怔怔的出了神，追憶昔日情事，這小師妹嬌小玲瓏，愛使小性兒，動不動便出手打人，自己無緣無故的挨打，心有不甘，每每因此而起爭吵，一場美滿姻緣，終於無法得諧。

這時親眼見到譚公逆來順受，挨打不還手的情景，方始恍然大悟，心中痛悔，難以自勝，數十年來自怨自艾，總道小師妹移情別戀，必有重大原因，殊不知對方只不過有一門「挨打不還手」的好用處，唉，這時我便求她在我的臉上再打幾掌，她也是不肯的了。

徐長老道：「趙錢孫先生，請你當眾說一句，這信中所寫之事，是否不假。」趙錢孫喃喃自語：「我這蠢材傻瓜，為甚麼當時想不到？學武功是去打敵人、打惡人、打卑鄙小人，怎麼去用在心上人、意中人身上？打是情、罵是愛，挨幾個耳光，又有甚麼大不了？」

眾人又是好笑，又覺他情癡可憐，丐幫面臨大事待決，他卻如此的顛三倒四，說出話來，誰也不知到底有幾分可信。

徐長老再問一聲：「趙錢孫先生，咱們請你來此，是請你說一說信中之事。」趙錢孫道：「不錯，不錯。嗯，你問我信中之事，那信寫得雖短，卻是餘意不盡：『四十年前同窗共硯，情景宛在目前，臨風追念，想兄兩鬢雖霜，笑貌當如昔日也。』」徐長老問他的是馬大元遺書之事，他卻背誦起譚婆的信來。

徐長老無法可施，向譚婆道：「譚夫人，還是你叫他說罷。」

不料譚婆聽趙錢孫將自己平平常常的一封信背得熟極如流，不知他魂夢中翻來覆去的已念了多少遍，心下感動，也是怔怔的臉上一紅，道：「師哥，你說一說當時的事罷。」

趙錢孫道：「當時的情景，我甚麼都記得清清楚楚。你梳了兩個小辮子，辮子上紮了紅頭繩，那天師父教咱們『偷龍轉鳳』這一招──」王玉燕聽到「偷龍轉鳳」的名稱，微微點了點頭，似乎若有所悟。

譚婆緩緩搖頭，道：「師哥，不要說咱們從前的事，徐長老問你，當年在雁門關外，亂石谷中那一場血戰，你是親眼見來，情形若何，你跟大夥兒說說。」趙錢孫顫聲道：「雁門關外，亂石谷中──我──我──」驀地裏臉色大變，一轉身，向西南角上無人之處拔足飛奔，身法迅捷已極。

眼見他便要沒入杏子林中，再也追他不上，眾人齊聲大叫：「喂，別走，別走，快回來，快回來。」趙錢孫那裏理會，只有奔得更加快了，突然間一個聲音朗朗說道：「兩鬢已霜，風采美貌，更不如昔也。」趙錢孫驀地住足，回頭說道：「是誰說的？」那聲音道：「若非如此，何以見譚公而自慚形穢，發足奔逃？」眾人向那說話之人看去，原來卻是全冠清。

趙錢孫道：「誰自慚形穢？他只不過會一門『挨打不還手』的功夫，又有甚麼勝過我了？」忽聽得杏林彼處，有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能挨打不還手，那便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豈是容易？」

眾人回過頭來，只見杏子樹後轉出一個身穿灰布衣的僧人來，方面大耳，形貌甚是威嚴。徐長老叫道：「天台山智光大師到了，三十餘年不見，大師仍是這等清健。」

智光和尚的名頭在武林中並不響亮，丐幫年輕一輩的人物都不知他的來歷，但喬峰、六長老、全冠清，卻立時肅立起敬，知他當年曾發大願心，飄洋過海，遠赴海外蠻荒，採集異種樹皮，治愈浙閩兩廣一帶無數患瘧百姓。他自己因此而大病兩場，結果武功全失，但嘉惠百姓，得益實非淺鮮。各人紛紛走近，施禮致敬。

智光大師向趙錢孫笑道：「武功不如對方，挨打不還手已甚為難。若是武功勝過對方，挨打不還手，更是難上加難。」

趙錢孫低頭沉思，若有所悟。智光大師又道：「沒想到群英在此聚會，冒昧，冒昧，這就告辭了。」徐長老忙道：「智光大師德澤廣被，無人不敬。咱們今日有一件疑難大事待決，大師適逢其會，實是丐幫之福，當真是請也請不到的。無論如何，要請大師少駐佛駕。」趙錢孫忽道：「雁門關外亂石谷中的大戰，智光和尚也是有份的，你來說罷。」

智光聽到「雁門關外亂石谷中」這八個字，臉上忽地閃過了一片奇異的神色，似乎又是興奮，又是恐懼，又是慘不忍睹，最後是一片慈悲和憐憫，嘆道：「殺戮太重，殺戮太重！此事言之有愧。眾位施主，亂石谷中的屠殺是三十年前之事，何以今日重提？」徐長老道：「只因此刻本幫起了重大變故，涉及了此人的一封書信。」說著便將那封信遞了過去。智光將信看了一遍，從頭又看一遍，搖頭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何必舊事重提？依老衲之見，將此信毀去，泯滅痕跡，也就是了。」徐長老道：「本幫馬副幫主慘死，若不追究，馬副幫主固是沉冤不雪，敝幫更有土崩瓦解之危。」智光大師點頭道：「那也說得是，那也說得是。」

其時一鉤眉月，斜掛天際，冷冷的清光瀉在杏樹梢頭，智光向趙錢孫瞧了一眼，道：「好，老衲做錯了的事，也不隱瞞，照實說來便是。」趙錢孫道：「咱們是為國為民，不能說是做錯了事。」

智光搖頭道：「錯便錯了，何必自欺欺人。三十年前，中原豪傑接到訊息，說契丹國有二百餘名武士，要來搶劫少林寺，企圖將寺中珍藏數百年的武功圖譜，一舉劫去。」

眾人都是輕聲驚嘆，心想：「這些契丹武士野心當真不小。」要知少林寺的武功絕技，乃中土武術的瑰寶，契丹國和大宋累年相戰，如果將少林寺的武功搶奪了去，一加傳佈，軍中人人習練，戰場之上，大宋官兵如何再是敵手？

智光續道：「這件事當真非同小可，要是契丹此舉成功，大宋便有亡國之禍，我黃帝子孫說不定就此滅種，盡數死於遼狗的長矛利刀之下。咱們以事在緊急，不及詳加計劃，聽說這些契丹武士要道經雁門，一面派人通知少林寺嚴加戒備，各人立即兼程趕去，要在雁門關外伏擊遼狗，盡數將之殲滅。」眾人聽到和契丹打仗，均是忍不住眉飛色舞，要知大宋屢世受契丹欺凌，戰場上屢吃敗仗，喪師割地，軍民死於契丹鐵蹄之下的著實不少。

# 第四十一回 雁門關外

智光大師緩緩轉過頭去，凝視著喬峰，說道：「喬幫主，倘若是你得知了這項訊息，那便如何？」

喬峰胸口熱血上湧，朗聲說道：「智光大師，我喬某見識淺陋，才德不足以服眾，致令幫中兄弟見疑，說來好生慚愧。但喬某縱然無能，卻也是個有肝膽、有骨氣的男兒漢，於這大節大義份上，絕不致不明是非。我大宋受遼狗欺凌，家國之仇，誰不思報？倘若得知了這項訊息，自當率同本幫弟兄，星夜趕去赴援。」他這番話說得慷慨激昂，眾人聽了，盡皆動容，均想：「男兒漢大丈夫固當如此。」

智光點了點頭，道：「如此說來，咱們前赴雁門關外伏擊遼人之舉，喬幫主看來是沒有錯？」

喬峰心下漸漸有氣：「你將我當作甚麼人？這般對話，顯是將我瞧得小了。」但神色間並不發作。說道：「前輩說的英風俠烈，喬某敬仰得緊，恨不早生三十年，得以追隨先賢，共赴義舉，手刃胡虜。」

智光向他深深瞧了一眼，臉上神氣大是異樣，緩緩說道：「咱們得知了訊息之後，一面派人赴少林寺報信，大夥兒分成數起，趕向雁門關外邀擊胡虜。我和這位仁兄──」說著向趙錢孫指了指，又道：「都是在前一批，咱們這批一共是二十一人，帶頭的大哥武功超絕，那是不用說了，此外丐幫汪幫主、萬勝刀王香林王老英雄、地絕劍黃山觀雲道長，都是當時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那時老衲尚未出家，混跡於群雄之間，其實是十二分的配不上，只不過愛國殺敵，不敢後人，有一分力氣，就出一分力罷了。這位仁兄，當時的武功就比老衲高得多。」

趙錢孫道：「不錯，那時你的武功和我相差很大，至少差上這麼一大截。」說著伸出雙手，豎起手掌比了一比，兩掌間相距尺許。他隨即覺得相距之數尚不止此，於是將兩掌又向外分開，使掌心間相距到尺半的模樣。

智光續道：「過得雁門關時，已將近黃昏，咱們行出離關十餘里，一路小心戒備，眼見天色一陣陣的黑將下來，突然之間，西北角上傳來一片馬匹奔跑之聲，聽聲音至少也有十來騎，奔跑的氣勢極是壯盛，帶頭的大哥高舉右手，大夥兒便停了下來。各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沉重，沒一人說一句話。歡喜的是，來報的消息果然不假，幸好咱們毫不耽擱的趕到，終於能及時攔到。但人人均知來襲的契丹武士定是十分厲害之輩，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既敢向中土武術的泰山北斗少林寺挑釁，自然人人是契丹國千中挑、萬中選的勇士。大宋和契丹打仗，向來敗的多而勝的少，今日之戰是否能夠得勝，實是難說之極。

「領頭的大哥手勢一揮，咱們二十一人便分別在山道兩旁的大石後面伏了下來。這山谷左側是一個亂石嶙峋的深谷，一眼望將下去，黑黝黝的深不見底。耳聽得蹄聲越來越近，接著聽得有七八人大聲唱歌，唱的正是遼歌，歌聲曼長，豪壯粗野，不知是甚麼意思。我右手緊緊握住了刀柄，掌心中都是汗水，伸掌在膝頭的褲子上擦乾了汗，不久又已濕了。帶頭的大哥正伏在我身旁，他知我沉不住氣，伸手在我肩頭輕拍兩下，向我笑了一笑，又伸左掌虛劈一招，作個殺盡胡虜的姿式，我也向他笑了一笑，心下便定得多。

「遼人當先的馬匹奔到五十餘丈之外，我從大石後面望將出去，只見這些契丹武士身上都披重裘，有的手中拿著長矛，有的提著彎刀，有的則是彎弓搭箭，更有人肩頭停著一頭頭巨大的獵鷹，高歌而來，全沒理會前面有敵人隱伏。片刻之間，我已見到了先頭幾個契丹武士的面貌，個個是短髮濃髯，神情極是兇悍。眼見他們越奔越近，我一顆心也是越跳越加厲害，竟似要從口裏跳將出來一般。」

眾人聽智光說到這裏，雖然明知那是三十年前之事，卻也不禁心中怦怦而跳。智光向喬峰道：「喬幫主，此事成敗，關連到大宋國運，中土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安危，而咱們卻又確無制勝把握。唯一的便宜，只不過是敵在明處而我在暗裏，你想咱們該當如何才是？」

喬峰道：「自來兵不厭詐。這等兩國交兵，不能講甚麼江湖道義、武林規矩，遼狗殺戮我大宋父老兄弟姊妹之時，又何嘗手下容情了？依在下之見，當用暗器。暗器之上，須餵劇毒。」

智光伸手一拍大腿，說道：「正是。喬幫主之見，恰與咱們當時所想的一模一樣。帶頭的大哥眼見遼狗馳近，一聲長嘯，大石後面的暗器便紛紛發射出去，鋼鏢、袖箭、飛刀、鐵錐──每一件暗器上都是餵了毒的。只聽得啊、啊的幾聲呼叫，眾遼狗亂成一團，一大半都摔下馬來。」群丐之中，登時有人拍手喝采，歡呼起來。

智光續道：「這時我已數得清楚，契丹武士共有一十八騎，咱們用暗器料理了十一人，餘下的只不過七人。咱們一擁而上，刀劍齊施，片刻之間，將這七人全數殺了，竟沒一個活口逃走。」

丐幫中又有人歡呼，但喬峰、段譽等人卻想：「你說這些契丹武士都是千中選、萬中挑的頭等勇士，怎地如此不濟，片刻便都給殺了？」

只聽智光嘆了口氣，道：「咱們一舉而將一十八名契丹武士盡數殲滅，雖是歡喜，可也大起疑心，覺得這些契丹太也膿包，人人不堪一擊，絕非一流好手。難道聽得的訊息，竟是不確麼？又難道遼人故意安排這誘敵之計，教咱們上當？沒商量得幾句，只聽得馬蹄聲響，西北角上又有兩騎馬馳來。

「這一次咱們也不再隱伏，逕自迎了上去。只見馬上是男女二人，男的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服飾也比適才那一十八名武士華貴得多。那女的是個少婦，手中抱著一個嬰兒，兩人並轡而來，神態極是親暱，顯是一對少年夫妻。這兩名契丹男女一見到咱們，臉上微現詫異之色，但不久便見到那一十八名武士死在地上，那男子立時神色十分兇猛，向咱們大聲喝問起來，嘰哩咕嚕的契丹話說了一大串，也不知說些甚麼。山西大同府的鐵塔方大雄舉起一條熟銅棍，喝道：『兀那遼狗，納下命來！』一棍便向那契丹男子打了過去。咱們帶頭的大哥心下有疑，喝道：『方兄弟，休得魯莽，別傷了他性命，抓住他查問個清楚。』

「帶頭大哥這句話尚未說完，那遼人右臂一伸，抓住了方大雄手中的熟銅棍，向外一搭一拗，喀的一聲輕響，方大雄右臂臼骨已斷。他提起銅棍，從半空中擊將下來，咱們大聲呼喊，上前搶救不及，當下便有七八人向他發射暗器。那遼人左手袍袖一拂，一股勁風揮出，將七八枚暗器盡數掠在一旁。眼見方大雄性命無倖，不料他熟銅棍一挑，將方大雄的身子挑了起來，連人帶棍，一起摔在道旁，嘰哩咕嚕的不知又說了些甚麼。

「這人露了這一手功夫，咱們人人震驚，均覺此人武功之高，在中土實是罕見罕聞，顯然先前所傳的訊息非假，只怕以後續來的好手越來越強，咱們以眾欺寡，殺得一個是一個，當下六七人一擁而上，向他攻了過去。另外四五人則向那少婦攻去。

「不料那少婦卻是全然不會武功的，有人一劍削去，便削去了她一條手臂，她懷抱著的嬰兒便跌下地來，跟著另一人一刀橫砍，斬去了她半邊腦袋，那遼人武功雖強，但被七八位高手刀劍齊施的纏住了，如何分得出手來相救他的妻兒？起初他連接數招，只是用奇異手法奪去咱們兄弟的兵刃，並不傷人，待見妻子一死，眼睛登時紅了，臉上神色可怖之極。那時候我一見到他的目光，便不由得心驚膽戰，不敢上前。」

趙錢孫道：「那也怪不得你，那也怪不得你！」本來他除了對譚婆講話之外，說話的語調之中，總是帶著幾分譏嘲和漫不在乎，但這兩句話，卻是深含沉痛和歉疚之意。

智光道：「那一場惡戰，已過去了三十餘年，但這三十多年之中，我不知道曾幾百次的在夢中重歷其境。當時惡鬥的種種情景，無一不是清清楚楚的印在我心裏。那遼人雙臂斜兜，不知用甚麼擒拿手法，便奪到了咱們兩位兄弟的兵刃，跟著一刺一劈，當場殺了二人。他有時從馬背上飛縱而下，有時又躍回馬背，兔起鶻落，行如鬼魅。不錯，他真如是個魔鬼化身，東邊一衝，殺了一人，西面這麼一轉，又殺了一人。只不到一頓飯時分，咱們二十一人之中，倒有九人已喪在他的手下。

「這一來大夥兒都紅了眼睛，帶頭的大哥、汪幫主等個個捨命上前，跟他纏鬥。殊不知他的武功實在太過奇特，一招一式，總是從決計料想不到的方位襲來，雁門關外朔風呼號之中，夾雜著一聲聲英雄好漢臨死時的叫喚，頭顱四肢、鮮血兵刃，在空中亂飛亂擲，那時候本領再強的高手，也只能自保，誰也無法去救助旁人。

「我見到這等情勢，心下實是嚇得厲害，然而見眾兄弟一個個慘死，不由得熱血沸騰，鼓起勇氣，騎馬向他直衝過去。我雙手舉起大刀，向他頭上一劈而下，自己知道這一劈若是不中，我的性命也便交給他了。眼見大刀的刃口離他頭頂已不過尺許，突見那遼人手中抓了一人，將他的腦袋湊到我的刀下。我一瞥之下，見這人是江西杜氏三雄中的老二，自是大吃一驚，這一刀劈實，豈不是送了他性命？百忙中硬生生的收刀，將大刀向裏一帶，喀的一聲，劈在我的坐騎頭上，那馬一聲哀嘶，跳了起來。便在此時，那遼人的一掌也已擊到。幸好我的坐騎不遲不早，剛在這時候跳起，擋住了他這一掌，否則我筋骨齊斷，那裏還有命在？

「他這一掌的力道好不雄渾，將我擊得連人帶馬，向後仰跌而出，我更是身子飛了起來，落在一株大樹樹頂，架在半空。那時我已驚得渾渾噩噩，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身在何處。從半空中望將下來，但見圍在那遼人身周的兄弟越來越少，只剩下了五六人。眼看見這位仁兄身子一晃，倒在血泊之中，只道他也送了性命。」

趙錢孫道：「這種醜事雖是說來有愧，卻也不必相瞞，我不是受了傷，乃是嚇得暈了過去。我見那遼人抓住杜二哥的兩條腿往兩邊一撕，將他身子撕成了兩片，五臟六腑都流了出來。我突覺自己的心不不跳了，眼前一黑，甚麼都不知道了。不錯，我是個膽小鬼，見到別人殺人，竟會嚇得暈了過去。」

智光道：「見了那遼人猶如魔鬼般的殺害眾兄弟，若說不怕，那可是欺人之談。我瞧見一勾冷月在山頂上斜斜掛著，就像是現在這麼樣。」

他說到這裏，向山頂上的眉月望了一眼，又道：「那時和那遼人纏鬥的，只剩下四個人了。帶頭的大哥自知無倖，終於會死在他的手下，連聲喝問：『你是誰？你是誰？』

那遼人並不答話，轉手兩個回合，再殺二人，忽起一足，將江幫主背心上的穴道踢中，跟著左足鴛鴦連環，又踢中了帶頭大哥脅下的穴道。點穴、打穴、撞穴、拂穴各種功夫，我都見過，但這人竟以足尖踢人穴道，認穴之準、腳法之奇，直是匪夷所思。若不是我自知死在臨頭，而遭殃的又是我最敬仰的二人，幾乎脫口便要喝出采來。

「那遼人見強敵盡殲，奔到那少婦屍首之旁，抱著她大哭起來，哭得凄切之極，我聽了這哭聲，心下竟是忍不住的難過，覺得這惡獸一般、魔鬼一樣的遼狗，居然也有人性，哀痛之情，似乎並不比咱們漢人來得淺顯。」

趙錢孫道：「野獸的親子夫婦之情，未必就不及人類，遼人也是人，為甚麼就不及漢人了？」

群丐中有幾人叫了起來：「遼狗兇殘暴虐，比毒蛇猛獸，尚有不如，和我漢人大不相同。」

趙錢孫只是冷笑，並不答話。

智光續道：「那遼人哭了一會，又抱起他兒子的屍身，看了一會，將嬰屍放在他母親懷中，走到帶頭大哥的身前，大聲喝罵。帶頭大哥毫不屈服，向他怒目而視，只是苦於被點了穴道，說不出半句話來。那遼人突然間仰天長嘯，伸出手指，在山峰的石壁上寫起字來，其時天色已黑，我和他相距又遠，自是瞧不見他寫些甚麼。」

趙錢孫道：「他寫的是契丹文字，你便是瞧見了，也不識得。」智光道：「不錯，我便是瞧見了，也不識得。他寫了一會，俯身抱起他妻子和兒子的屍身，走到崖邊，湧身便往深谷中跳了下去。

「這一著可大出我意料之外，我本來想如此武功高強之人，在遼國必定身居高位，此次來中原襲擊少林寺，他就算不是大首領，也必是眾武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擒住了咱們的帶頭大哥和汪幫主，將餘人殺得一乾二淨，可說是大獲全勝，想必就此乘勝而進，殊不知他竟會跳崖自盡。

「我先前來到這谷邊之時，曾向下張望，只見雲鎖霧封，深不見底。這一跳將下去，他武功雖高，終究是血肉之軀，如何會有命在？我一驚之下，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那知奇事之中，更有奇事。便在我一聲驚呼之時，忽然間『哇哇』兩聲嬰兒的啼哭，從這亂石谷中傳了上來，跟著黑越越一件物品，從谷中飛上，啪的一聲輕響，正好跌在汪幫主的身上。我聽得嬰兒啼哭之聲不止，原來跌在汪幫主身上的，正是那個嬰兒。這時我恐怖之心已去，從樹上縱下，奔到汪幫主身前去看時，只見那契丹嬰兒橫臥在他腹上，兀自啼哭。我想了一想，這才明白。

「原來那契丹少婦被殺，她兒子摔在地下，只是閉住了氣，其實未死。那遼人哀痛之餘，一摸口鼻已無呼吸，只道妻兒俱喪，於是抱了兩具屍體投崖自盡，那嬰兒一經震盪，醒了過來，登時啼哭出聲。

「那遼人的身手也真了得，不願兒子隨他活生生的葬身谷底，於是將嬰兒拋了上來，記憶方位距離，恰恰將嬰兒投在汪幫主腹上，使孩子不致受傷。他身在半空，方始發覺兒子未死，立時還擲，心思固是轉得極快，而使力之準，更是不差毫厘。這樣的武功，實是令人思之生畏。

「我眼看眾兄弟慘死，哀痛之下，提起那個契丹嬰兒，便想將他往山石上一摔，摔死了他。正要脫手擲出，只聽得他又大聲哭了一聲，我向他的臉瞧了一瞧，只見他一張小臉脹得通紅，兩隻漆黑光亮的大眼，正也在向我瞧著。我這眼若是不瞧，一把摔死了他，那便萬事全休。但我一看到他可愛的臉龐，說甚麼也下不了這毒手。我心中說道：『欺侮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那算是甚麼男子漢大丈夫。』」

群丐中忽有人說道：「智光大師，遼狗殺我漢人同胞，不計其數。我親眼見到遼狗手持長矛，將我漢人的嬰兒活生生的挑在矛頭，騎馬遊街、耀武揚威。他們殺得，咱們為甚麼殺不得？」

智光大師嘆道：「話是不錯，但常言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一日我見到這許多人慘死，實在是不能再向這嬰兒下手。你們說我做錯了事也好、說我膽怯也好，我終究是將這嬰兒留了下來。我終不能殺這嬰兒，便設法去解帶頭大哥和汪幫主的穴道。一來是我本事太過低微，同時那遼人的踢穴功又太特異，我抓拿打拍、按捏敲摩、推宮過血、鬆筋揉肌，只忙得全身大汗，甚麼手法都用遍了，帶頭大哥和汪幫主始終不能動彈，也不能張口說話。」

智光續道：「我無法可施，生怕遼人後援再到，於是牽過三匹馬來，將帶頭大哥和汪幫主扶上馬背。我自己乘坐一匹，抱了那契丹嬰兒，牽了兩匹馬，連夜回到雁門關中，找尋跌打傷科醫生療治解穴，卻也解救不得。幸好到第二日晚間，滿得十二個時辰，兩位的穴道自行解了。

「帶頭的大哥和汪幫主心中只是記掛著遼國武士襲擊少林寺之事，穴道一開，立即又趕出雁門關察看。但見遍地的血肉屍骸，仍和昨日我離去時一模一樣。我探頭到亂石谷上向下張望，始終瞧不見甚麼端倪。當下咱三人將殉難的眾兄弟的屍骸埋葬，查點人數時，卻見只有一十七具。本來殉難的共有一十八人，怎麼會少了一具呢？」他說到此處，眼光向趙錢孫望去。

趙錢孫苦笑道：「其中一具屍骸活了下來，自行走了，至今行屍走肉，那便是我這『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智光道：「但那時咱三人也不以為意，心想混戰之中，這位仁兄掉入了亂石谷內，那也甚是平常。

「咱們埋葬了殉難的諸兄弟後，餘憤未洩，將一眾遼人的屍體，提起來都投入了亂石谷中。

「帶頭的大哥忽向汪幫主道：『劍髯，那遼人若要殺了咱二人，當真是易如反掌，何以他只踢了咱們的穴道，留下了咱二人的性命？』

「汪幫主道：『這件事我也是苦思不明。咱二人是領頭的人物，殺了他妻子愛兒，按理說他須得將咱們趕盡殺絕才是。』

「三個人商量不出一個結果，帶頭大哥道：『他寫在石壁上的文字，或許含有甚麼深意。』苦於咱三人都不識契丹文字，帶頭大哥舀了些溪水來化開了地下的凝血，塗在石壁之上，然後撕下白袍衣襟，將石壁的字拓了下來。

「咱三人見那些契丹文字深入石中，幾及一寸，而他乃是以手指隨意書寫而成，單是這指力，我看便是獨步天下、無人能及，三個人只瞧得暗暗驚詫，追思前一晚的情景，兀自心有餘悸。

「回到關內，汪幫主找到了一個牛馬販子，他常往遼國販馬，識得契丹文字，將那白布拓片給他看了，他用漢文譯了出來，寫在紙上。」

他說到這裏，抬頭向天，長嘆了一聲，續道：「咱三人看了那漢字的譯文後，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實在是難以相信。咱們另行又去找了一個通契丹文之人，叫他將拓片的語句口譯一遍，意思仍是一樣。唉，倘若事實真相確是如此，那麼不但殉難的十七名兄弟死得冤枉，這些遼人也是無辜受累，而這對遼人夫婦，咱們更是萬分的對他們不起了。」

眾人急於想知道那石壁上的文字是甚麼意思，卻聽他遲遲不說，有些性子急躁之人，已開口詢問：「那些字說些甚麼？」「為甚麼對他們不起？」

智光道：「眾位英雄兄弟，非是我故作神秘，不肯吐露這契丹文字的意義。須知咱們若信壁上文字確是實情，那麼帶頭大哥、汪幫主和我的所作所為，實在是大錯特錯，可說是無顏對人，我智光在武林中只是個無名小卒，做錯了事，不算甚麼，但帶頭大哥和汪幫主是何等的身份地位？何況汪幫主已然逝世，我可不能貿然損及他二人的聲名，請恕我暫時不能明言。」

那汪幫主是丐幫前任幫主，威名素重，於幫主和諸長老子弟皆有恩義，群丐雖是好奇心切，但所說這事有害汪幫主的聲名，誰都不敢相詢了。

智光見眾人默然，繼續說道：「咱三人計議一番，心中都是不敢相信，卻又不能不信，當下決定暫行寄下這契丹嬰兒的性命，先行趕到少林去察看動靜，要是契丹武士果然大舉來襲，咱們若是不敵，那時再殺這嬰兒不遲。一路上馬不停蹄、連日連夜的趕路，到得少林寺中，只見各路英雄前來赴援的已到得不少，須知此事關涉我神州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安危，只要有人得到訊息，誰都要來出一分力氣。」

智光的目光，自左至右，向眾人臉上掃過，說道：「那次少林寺中的聚會，這裏年紀較長的諸位英雄，頗有參與，經過的詳情，我也不必細說了。大家謹慎防備，嚴密守衛，各路來援的英雄越到越多，守備的也越加縝密。然而從九月重陽前後起，直到臘月，三個多月之中，竟是沒半點警耗，待想找那報訊之人來詳加詢問，卻是再也找他不到了。咱們這才料定這音訊是假，大夥兒是受人之愚。雁門關外這一戰，雙方都死了不少人，不免有些死得冤枉。

「但過不多久，契丹鐵騎入侵，攻打河北諸路軍州，大夥兒於契丹武士是否要來偷襲少林寺一節，也不怎麼放在心上。他們來襲也好，不來襲也好，總之契丹人是我大宋的死敵。

「帶頭大哥、汪幫主和我三人，因對雁門關外之事心中有愧，除了向少林寺的方丈說明經過，又向死難諸兄弟的家人報知噩耗之外，並沒向旁人提起，那契丹嬰孩也是寄養在少室山下的農家。事過之後，如何處置這個嬰兒，倒是頗為棘手。咱們對不起他的父母，自不能再傷他性命。但說要將他撫養長大，契丹人是咱們死仇，咱們三人心中都想到了『養虎貽患』那四個字。後來帶頭大哥拿了一百兩銀子，交給那農家，請他們養育這個嬰兒，要那對農人夫婦自認是這契丹嬰兒的父母，等那嬰兒長成之後，絕不可讓他得知領養之事。那對農家夫婦本無子息，歡天喜地的答應了。他們原不知這嬰兒是契丹骨血，咱們將孩子帶去少室山之前，早在路上給他換過了漢兒的衣衫。須知大宋百姓恨契丹人入骨，如見孩子穿著契丹裝束，定會加害於他──」

喬峰聽到這裏，心中已猜到了八九分，顫聲問道：「智光大師，那少室山下的農人，他、他、他姓甚麼？」

智光道：「你既已猜到，我隱瞞也是無益，那農人姓喬，名字叫作三槐。」喬峰大聲叫道：「不，不！你捏造一篇鬼話，誣陷於我。我是堂堂漢人，如何是契丹胡虜？你再胡說八道，我──我──三槐公是我親生的爹爹，你再瞎說──」突然間他雙臂一分，搶到智光身前，已抓住了他的胸口。

單正和徐長老同叫：「不可！」上前搶人。

喬峰身手快極，帶著智光的身軀，一晃閃開。

單正的兒子單仲山、單叔山、單季山三人向他身後撲到。喬峰心情憤激之下，抓起單叔山遠遠一摔，跟著又抓起單仲山遠遠一摔，第三次一把抓住單季山，往地下一擲，伸足踏住了他的頭顱。

「單氏五虎」在山東一帶威名頗盛，五兄弟成名已久，並不是初出茅廬的後輩，但喬峰左手抓著智光，右手連抓連擲，將單家這三條大漢如稻草人一般拋擲自如，教對方竟無半分抗拒餘地，旁觀眾人都是瞧得獃了。

單正和單伯山、單小山三人血肉關心，都待撲上救援，卻見單季山的腦袋被他踏在足底，料知他神功無敵，只須腿上稍加勁力，單季山的頸蓋骨非給他踩得稀爛不可。一時投鼠忌器，都在半途停住了足步。

單正叫道：「喬幫主，有話好說，不可動蠻，我單家與你無冤無仇，你放了我孩兒。」

鐵面判官說到這樣的話，那等於是向喬峰苦苦哀求了。徐長老也道：「喬幫主，智光大師江湖上人人敬仰，你不得傷害他性命。」

喬峰熱血上湧，大聲道：「不錯，我喬峰和你單家無冤無仇，智光大師的為人，我也素所敬仰。你們──你們──要除去我幫主之位，那也罷了，我拱手讓人便是，何以編造了這番言語出來，誣蔑於我？我──我喬某到底做了甚麼壞事，你們如此苦苦逼我？」

最後這幾句聲音也嘶啞了，眾人心中不禁都生出同情之意。

但聽得智光大師身上的骨骼咯咯輕響，均知他性命已在呼吸之間，生死之差，只繫於喬峰的一念。

# 第四十二回 身世大白

杏樹林中除了智光大師身上的骨骼抖動之聲，便是風拂樹梢、蟲鳴草際，誰都不敢作聲。過得良久，趙錢孫突然嘿嘿冷笑，說道：「可笑啊可笑！漢人未必高人一等，契丹人也未必便豬狗不如，明明是契丹人，卻要硬冒漢人，那有甚麼滋味？連自己的親生父親也不肯認，還自稱甚麼男子漢大丈夫？」

喬峰睜大了眼睛，狠狠的凝視著他，問道：「你也說我是契丹人麼？」趙錢孫道：「我不知道。只不過那日雁門關外一戰，那個契丹武士的容貌身材，卻是跟你一模一樣。這一架打將下來，只嚇得我趙錢孫魂飛魄散，心膽俱裂，那對頭人的相貌，便再隔一百年我也不會忘記。」

喬峰將智光大師緩緩放下，右足足尖一挑，將單季山一個龐大的身軀輕輕踢了出去，啪的一聲，落在地下。單季山一彈便即站起，並未絲毫受傷。

喬峰眼望智光，但見他容色坦然，殊無半分作假和狡猾的神態，問道：「後來怎樣？」

智光道：「後來你自己知道了。你長到七歲之時，在少室山中採栗，遇到野狼，有少林寺的僧人將你救了下來，殺死惡狼，給你治傷。自後每天更來傳你武功，是也不是？」

喬峰道：「是！原來這件事你也知道。」須知那少林僧人傳他武功之時，叫他決計不可向任何人說起，是以江湖上只知他是丐幫汪幫主的嫡傳弟子，誰也不知他曾和少林寺有過一段淵源。

智光道：「這位少林僧人，乃是受了咱帶頭大哥的重托，請他從小教誨你，使你不致走入歧途。為了此事，我和帶頭大哥、汪幫主三人曾起過一場爭執。我說由你平平穩穩務農為生，不要學武，再捲入江湖恩仇之中。帶頭大哥卻說咱們對不起你父母，須當將你培養成為一位英雄人物。」

喬峰道：「你們──你們到底怎樣對不起他？漢人和契丹相斫相殺，有甚麼對得起對不起之可言？」

智光嘆道：「雁門關外石壁上的遺文，至今未泯，將來你自己去看罷，帶頭大哥既是這個主意，我自是拗不過他。到得十四歲上，你遇上了汪幫主，他收你作了徒兒，此後有許許多多的機緣遇合，固然你自己天資卓絕、奮力上進，非常人之所及，但若非帶頭大哥和汪幫主處處眷顧，只怕也不是這麼容易罷？」

喬峰低頭沉思，自己這一生遇上甚麼危險，都是逢兇化吉，從來不曾吃甚麼大虧，而許多良機，又往往自行送上門來，不求自得，從前只道自己吉星高照，一生幸運，此刻聽了智光之言，豈難道暗中真有一位大英雄在力加扶持，而自己竟是全然不覺？他心中一片茫然：「倘若智光之言是真非假，那麼我是契丹人而不是漢人了。汪幫主不是我的恩師，而是我的殺父之仇了。暗中助我的那個英雄，也不是真是好心助我，只不過內疚於心，想設法贖罪而已。不！不！契丹人兇殘暴虐，是我漢人的死敵，我怎麼能做契丹人？」

只聽智光續道：「汪幫主初時，還十分的提防於你，但後來見你學武的進境既快，行事又處處合他心意，對他恭謹尊崇，漸漸的真心喜歡了你，再後來你立功愈多，威名越大，丐幫上上下下一齊歸心，便是幫外之人，也知丐幫將來的幫主非你莫屬，但汪幫主始終拿不定這個主意，那便是由於你是契丹人之故。他試你三大難題，你一一辦到，但仍要到你立了七大功勞之後，他才以打狗棒法相傳。那一年泰山大會，你連創丐幫的強敵八人，使丐幫威震天下，那時他更無猶豫的餘地，方立你為丐幫幫主。以在下所知，丐幫數百年來，從無第二位幫主如你這般得來艱難。」

喬峰低頭道：「我只道恩師汪幫主是有意鍛煉於我，使我多年艱辛，以便擔當大任，卻原來──卻原來──」到了這時，他心中已有八成相信智光之言了。

智光道：「我之所知，言盡於此。你出任丐幫幫主之後，我聽得江湖傳言，都說你行俠仗義、造福於民，處事公允，將丐幫整頓得好生興旺，我私下自是代你喜歡。又聽說你數度壞了契丹人的奸謀，殺過好幾個契丹的英雄人物，那麼咱們先前『養虎貽患』的顧慮，便成杞人之憂了。這件事原可永不提起，卻不知何人去抖了出來？這於丐幫與喬幫主自身，都不見得有何好處。」

徐長老道：「多謝智光大師回述舊事，使大夥有如身臨其境。這一封書信──」他揚了揚手中書信，續道：「是那位帶頭的大俠寫給汪幫主的，書中極力勸阻汪幫主，不可將幫主大位傳於喬幫主，喬幫主，你不妨自己過一過目。」說著便將書信遞將過去。智光道：「先讓我瞧瞧，是不是原信。」說著將信接在手中，看了一遍，說道：「不錯，果然是帶頭大哥的手跡。」說著左手手指微一用勁，將信尾的署名撕了下來，放入口中，舌頭一捲，已吞入肚中。

其時天色早已全黑，杏林中唯有星月微光，智光和尚撕信之時，先將書信湊到眼邊，似因光亮不足，瞧不清楚，再這麼撕信入口，信箋和嘴唇之間相距不過寸許。喬峰萬萬料不到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僧竟會使這狡猾伎倆，一聲怒吼，左掌拍出，凌空拍中了他的穴道，右手將信搶過。但終於是慢了一步，那信尾的署名已被他吞入了咽喉之中。喬峰又是一掌，拍開他的穴道，怒道：「你──你幹甚麼？」

智光微微一笑，道：「喬幫主，你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想來定要報你殺父殺母之仇。汪幫主已然逝世，那是不用論了，這位帶頭大哥的姓名，老衲卻不願讓你知道。老衲當年曾參與攻打令尊令堂之事，一切罪孽，老衲甘願一身承擔，要殺要剮，你儘管下手便是。」

喬峰見他垂眉低目，臉含微笑，卻有慈悲莊嚴之容，心下雖是悲憤，卻也不由得肅然起敬，說道：「是真是假，此刻我尚未明白。便要殺你，也不忙在一時。」說著向趙錢孫橫了一眼。

趙錢孫聳了聳肩頭，似乎漫不在乎，道：「不錯，我也在內，這賬要算我一份，你幾時喜歡，隨時動手便了。」

譚婆大聲道：「喬幫主，凡事三思，可不要胡亂行事才好。若是惹起了漢夷之爭，中原豪傑人人與你為敵。」喬峰冷笑一聲，心亂如麻，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看那信時，只見信上寫道：

「劍髯老弟：數夕長談，吾弟傳位之意始終不改，小兄連日詳思，仍期期以為不可。喬君才藝超卓，立功甚偉，為人肝膽血性，不僅為貴幫中矯矯不群之人物，即遍視神州武林同道，亦少有能及，以此才具而繼承老弟職位，他日丐幫風雲騰達，自意料中耳。」

喬峰讀到此處，覺得這位前輩對自己極是推許，心下好生感激，繼續讀了下去： 「──然當日雁門關外血戰，驚心動魄之狀，小兄無日不縈於懷。此子非我族類，其父其母，死於我二人之手。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來歷則已，一旦得悉一己身世，不但丐幫將滅於其手，中原武林，更將遭逢莫大浩劫。當世才智武功，能及此子者，實寥寥也。貴幫幫內大事，原非外人所能置喙，唯爾我交情非同尋常，此事復牽連過巨，祈三思之。」下面的署名，已被智光撕去了。

徐長老見喬峰讀完此信後獃立不語，當下又遞過一張信箋來，說道：「這是汪幫主的手書，你自當認得出他的筆跡。」

喬峰接了過來，只見那張信箋上寫道：「字諭丐幫馬副幫主、傳功長老、執法長老，暨諸長老：喬峰若有親遼叛漢，助契丹而壓大宋之舉者，即行擊殺，不得有誤。下毒行刺，均無不可，下手者有功無罪，汪劍通親筆。」下面注的日子是「大宋元豐六年五月初七日」。喬峰一算時日，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幫幫主之日。

喬峰認得清清楚楚，這幾行字確是恩師汪劍通的親筆，這麼一來，於自己的身世那裏更有甚麼懷疑，回想恩師一直待己有如慈父，教己固嚴、愛己亦切，那知道便在自己接任丐幫幫主之日，他卻暗中寫下了這張字條。他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奪眶而出。淚水一點點的滴在汪幫主那張手諭之上，那手諭登時濕了。

徐長老緩緩的道：「幫主休怪咱們無禮。汪幫主這通手諭，原只馬副幫主一人知曉，他嚴加收藏，從來不曾對誰說起。這幾年來丐幫主行事光明磊落，絕無通遼叛宋、助契丹而壓漢人的情事，汪幫主的遺令自是決計用不著。直到馬副幫主突遭橫死，馬夫人才尋到了這通遺令。本來嘛，大家疑心馬副幫主是姑蘇慕容公子所害，倘若幫主能為大元兄弟報了此仇，幫主的身世來歷，原無揭破必要。老朽思之再三，為大局著想，本想毀了這封書信和汪幫主的遺令，可是，可是──」

他說到這裏，眼光向馬夫人瞧去，說道：「一來馬夫人痛切夫仇，不能讓大元兄弟冤沉海底，死不瞑目。二來喬幫主袒護胡人，所作所為已危及本幫──」喬峰道：「我袒護胡人，此事從何說起？」

徐長老道：「『慕容』兩字，便是胡姓。慕容氏是鮮卑後裔，與契丹同為塞外胡虜戎狄。」

喬峰道：「嗯，原來如此，我倒不知了。」徐長老道：「三則，幫主是契丹人一節，幫中知者已眾，變亂已生，隱瞞也自無益。」

喬峰仰天噓了一口長氣，心中悶了半天的疑團，此時方始揭破，向全冠清道：「全舵主，你知道我是契丹後裔，是以反我，是也不是？」

全冠清道：「不錯。」喬峰又問：「宋奚陳吳四大長老聽信你言而欲殺我，也是為此？」

全冠清道：「不錯，只是他們將信將疑，拿不定主意，事到臨頭，又生畏縮。」喬峰道：「我的身世端倪，你從何處得知？」

全冠清道：「此事牽連旁人，恕在下無以奉告。須知紙包不住火，任你是再隱秘之事，終究會天下知聞。」

霎時之間，喬峰腦海中思潮如湧，一時想：「他們心生嫉妒，捏造了種種謊言，誣陷於我。喬峰縱然勢孤力單，亦當奮戰到底，不能屈服。」隨即又想：「恩師的手諭，那明明不是假的。智光大師德高望重，於我無恩無怨，又何必來設此鬼計？徐長老是我幫元老重臣，豈能有傾覆本幫之意？鐵面判官單正、譚公、譚婆等俱是武林中極有名聲的前輩，這趙錢孫雖然瘋瘋癲癲，卻也不是泛泛之徒，眾口一辭的都如此說，那裏還有假的？」

群丐聽了智光、徐長老等人的言語，心情也是十分紛亂。喬峰素來於屬下極有恩義，才德武功，人人欽佩，那料到他竟是契丹的子孫。遼國和大宋的仇恨越結越深，丐幫子弟死於遼人之手的，歷年已是不計其數，由一個遼國人來做丐幫幫主，那直是不可思議之事。但說要公然將他逐出丐幫，卻是誰也說不出口。

一時間杏林中一片靜寂，唯聞各人沉重的呼吸之聲。突然之間，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響了起來：「各位伯伯叔叔，先夫不幸亡故，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此時自是難加斷言。但想先夫平生誠穩篤實，訥於言語，江湖上並無仇家，妾身實在想不出如何有人要取他性命。然而常言道得好：『漫藏誨盜』，是不是因為先夫手中握有甚麼重要物事，別人想得之而甘心？別人是不是怕他洩漏機密，壞了大事，因而要殺他滅口？」說這話的，正是馬大元的遺孀馬夫人。

這幾句話的用意非常明白，直指殺害馬大元的兇手便是喬峰，而其行兇的主旨，在於掩沒他是契丹子孫的種種證據。

喬峰緩綾轉頭，瞧著這個全身縞素、嬌怯怯、俏生生、小巧玲瓏的女子，說道：「你疑心是我害死了馬副幫主？」

馬夫人一直背轉身子，雙眼向著地面，這時突然抬起頭來，瞧向喬峰。但見她一對眸子晶亮如寶石，黑夜中發出閃閃光彩，喬峰心頭一震。又聽她說道：「妾身是個無知無識的女流之輩，出外拋頭露面，已是不該，何敢亂加罪名於人？只是先夫死得冤枉，哀懇眾位伯伯叔叔念著故舊之情，查明真相，替先夫報仇雪恨。」說著跪了下去，盈盈拜倒，竟對喬峰磕起頭來。

喬峰一生最是服軟不服硬，對於馬夫人這一手柔功，竟是無法招架。她沒一句說喬峰是兇手，但每一句話都是指向他的頭上。

喬峰見她向自己拜倒，心下恚怒，卻又不便發作，只得跪倒還禮，說：「嫂子請起。」

杏林左首忽有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馬夫人，我心中有一個疑團，能不能問你一句話？」眾人向聲音來處瞧去，見是個穿淡綠衫的少女，正是王玉燕。馬夫人道：「姑娘有甚麼話要查問於我？」

玉燕道：「查問是不敢。我聽夫人言道，馬前輩這封遺書，乃是用火漆密密固封，而徐長老開拆時，漆印仍屬完好。那麼在徐長老開拆之前，是誰也沒看過信中內文了。」馬夫人道：「不錯。」

玉燕道：「然則那位帶頭大俠的書信和汪幫主的遺令，除了馬前輩之外，誰都不知。漫藏誨盜、殺人滅口的話，便說不上。」馬夫人道：「姑娘是誰？卻來干預我幫中的大事？」

玉燕道：「貴幫事務，我自然管不著，但你們要誣陷我表哥，我可不答應。」馬夫人又問：「姑娘的令表兄是誰？是喬幫主麼？」玉燕搖頭微笑，道：「不是，是慕容公子。」

馬夫人道：「嗯，原來如此。」她不再理王玉燕，轉頭向執法長老邁：「白長老，本幫幫規如山，若是長老你犯了幫規，那便如何？」執法長老白世鏡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馬夫人道：「若是比你白長老品位更高之人呢？」白世鏡知她意中所指，不自禁的向喬峰瞧了一眼，道：「本幫幫規乃祖宗所定，不分輩份尊卑，品位高低，須當一體稟遵。同功同賞、同罪同罰。」馬夫人道：「那位姑娘疑心得甚是。初時我也是一般的想法，但在我得到先夫噩耗之前的一日晚間，忽然有人摸到我家中偷盜。」

眾人都是一驚，有人問道：「偷盜？偷去了甚麼？傷人沒有？」馬夫人道：「並沒傷人。賊子用了下三濫的薰香，將我及兩名婢僕都薰倒了，翻箱倒篋的大搜一輪，偷去了十來兩銀子。次日我便接到先夫不幸遭難的噩耗，那裏還有心思去理會賊子盜銀之事？幸好先夫將這封遺書藏在極隱秘之處，才沒給賊子搜去毀滅。」這幾句話已是明白不過，顯是指證喬峰自己或是派人赴馬大元家中盜書，他既去盜書，自是早知遺書中的內容，殺人滅口一節，可說是昭然若揭了。

玉燕一心要為慕容復洗脫，不願喬峰牽連在內，說道：「小毛賊來偷盜十幾兩銀子，那也是尋常之事，只不過時機巧合而已。」

馬夫人道：「姑娘之言甚是，初時我也這麼想，但後來在那小賊進屋出屋的窗口牆腳之下，拾到了一件物事，原來是那小毛賊匆忙來去中掉下的。我一見那件物事，心下驚惶，方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

宋長老道：「那是甚麼物事？為甚麼非同小可？」馬夫人緩緩從包袱之中，取出一條八九寸長的物事，遞向徐長老，道：「請眾位伯伯叔叔作主。」待徐長老接過那物事，她登時撲倒在地，大放悲聲。

眾人向徐長老看去，只見他將那物事展了開來，原來是一柄折扇。徐長老沉著聲音，念著扇面上的一首詩道：「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喬峰一聽到這首詩，當真是一驚非同小可，凝目瞧折扇時，但見到扇面的反面繡著一幅壯士出塞殺敵圖，這把扇子乃是自己之物。那首詩是恩師汪劍通所書，而這幅圖畫，更是出於徐長老的手筆，筆法雖不甚精，但一股俠烈之氣，卻隨著圖中朔風大雪而更顯得慷慨豪邁。他向來珍視此扇，妥為收藏，怎麼會失落在馬大元的家中？

徐長老反過扇子，看了看那幅圖畫，正是自己親手所繪，嘆了一口長氣，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汪幫主啊汪幫主，你這事可大大的做錯了。」

喬峰乍聞自己身世，竟是契丹子裔，心中本來百感交集，這十多年來，他每日裏便是計謀如何破滅遼國，多殺契丹胡虜，突然間驚悉此事，縱是他一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也禁不住手足無措。然而待得他的折扇出現，馬夫人口口聲聲指責他陰謀害死馬大元，他心中反而平定，霎時之間，腦海中轉過了幾個念頭：「有人盜我折扇，嫁禍於我，這等事可難不倒喬峰。」向徐長老道：「徐長老，這柄折扇是我的。」丐幫中輩份較高、品位較尊之人，聽得徐長老念那詩句，已知是喬峰之物，其餘幫眾卻不知道，待聽得喬峰自認，又都是一驚。

徐長老心中也是感觸良久，喃喃說道：「汪幫主總算將我當作心腹，這件大事卻不讓我知曉。」

馬夫人忽道：「徐長老、汪幫主不跟你說，是為你好。」徐長老不解，道：「甚麼？」

馬夫人凄然道：「丐幫中只大元知道此事，便慘遭不幸，你──你──若是事先得知，未必能逃此劫。」

喬峰朗聲道：「各位更有甚麼話說？」他眼光從馬夫人看到徐長老，看到白世鏡，看到傳功長老，一個個的望將過去。眾人均是默然無語。

喬峰等了一會，見無人作聲，說道：「喬某身世來歷，慚愧得緊，我自己未能確知。但既有這許多前輩指證，喬某也不敢妄自否認。這丐幫幫主的職份，自當退位讓賢。」說著伸手到右腿褲腳外側的一隻長袋之中，抽了一條晶瑩碧綠的竹杖出來，正是丐幫幫主的信物打狗棒，雙手持了，高高舉起，說道：「此棒承汪幫主相授，喬某執掌丐幫，雖無建樹，差幸亦無大過。今日退位，那一位英賢肩負此職，請來領受此棒。」

要知丐幫中的規矩，新幫主就任，例須由舊幫主以打狗棒相授。只有舊幫主先此逝世。那才是例外。

喬峰方當英年，武功方略，丐幫中再無第二人能夠企及，自他出任幫主以來，幫中雖不免亦有心懷叵測之徒，但誰也沒想過要繼任幫主。群丐見他手持竹杖，氣概軒昂的當眾站立，有誰敢出來承受此棒？

喬峰連問三聲，丐幫中始終無人答話，喬峰說道：「喬峰身世未明，這幫主一職，無論如何是不敢擔任了。徐長老、傳功和執法兩位長老，本幫鎮幫之寶的打狗棒，請你三位連同保管。日後定了幫主，由你三位一同轉授不遲。」

徐長老道：「那也說得是。」伸手便欲來接竹棒。宋長老忽然大聲喝道：「且慢！」徐長老愕然停步，道：「宋兄弟有何話說？」

宋長老道：「我瞧喬幫主不是契丹人。」徐長老道：「何以見得？」宋長老道：「我瞧他不像。」

徐長老道：「怎麼不像？」宋長老道：「契丹人窮兇極惡，殘暴狠毒。喬幫主卻是個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適才咱們反他，他卻甘願為咱們受刀流血，赦那背叛之罪。契丹人那會如此？」

徐長老道：「他自幼受江幫主養育教誨，已改了契丹人的兇殘習性。」宋長老道：「既然性子改了，那便不是壞人，再做咱們幫主，有何不妥？我瞧本幫之中，再也沒那一個能及得上他英雄了得。別人要當幫主，只怕我姓宋的不服。」

群丐中與宋長老存一般心思的，實是大有人在。要知喬峰威望極重，單憑幾個人的口述和字據，便免去他的幫主之位，許多向來忠於他的幫眾便大為不服。宋長老這一領頭說出了心中之意，群丐中登時便有數十人七張八嘴的呼叫起來：「只怕有人陰謀陷害喬幫主，咱們不能輕信人言。」

「幾十年前的舊事，有誰親眼見來？」「幫主大位，不能如此輕易更換！」「我是一心一意跟隨喬幫主，別人當幫主，我也不服。」

奚長老大聲道：「誰願跟隨喬幫主的，隨我站到這邊。」他左手拉著宋長老、右手拉了吳長老，走到了東首。跟著大仁分舵、大勇分舵、大義分舵的三個舵主，也走到了東首。三分舵的舵主一站過去，他們屬下的幫眾自也紛紛跟隨而往。全冠清、陳長老、傳功長老、以及大智、大信兩舵的舵主，卻留在原地不動。這麼一來，丐幫人眾登時分成了兩派，站在東首的約佔五成，留在原地的約為三成，其餘幫眾則心存猶豫，不知聽誰的主意才是。執法長老白世鏡行事向來斬釘截鐵，說一不二，這時卻是好生為難，遲疑不決。

全冠清道：「眾位兄弟，喬幫主才略過人，英雄了得，誰不佩服？然而咱們都是大宋百姓，豈能聽從一個契丹人的號令？喬峰的本事越大，大夥兒越是危險。」奚長老道：「放屁，放屁，放你娘的狗屁！我瞧你的模樣，倒有七分像是契丹人。」全冠清大聲道：「大家都是忠心耿耿的好漢，難道甘心為異族的奴隸走狗麼？」他這幾句話倒真有效力，走向東首的群丐之中，有十餘人又回向西首。東首的丐眾罵的罵、拉的拉，登生紛擾。霎時間或出拳腳，或動兵刃，數十人便混打起來。眾長老大聲約束，但各人心中均有所偏，吳長老和陳長老戟指對罵，眼看便要動手相鬥。

喬峰朗聲道：「眾兄弟一齊停手，聽我一言。」他語聲威嚴，群丐紛爭立止，都轉頭瞧著他。

喬峰道：「這幫主之位，我是決計不當的了──」宋長老插口道：「幫主，你莫灰心──」

喬峰搖頭道：「我不是灰心。別的事或有陰謀誣陷，但我恩師汪幫主的筆跡，別人無論如何假造不來。」

他提高聲音，說道：「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威名赫赫，武林中誰不敬仰？若是自相殘殺，豈不教旁人笑歪了嘴？喬某臨去時有一言奉告，若是有誰以一拳一腳加在本幫兄弟身上，便是本幫莫大的罪人。」群丐本來均以義為首，聽了他這幾句話，都是暗自慚愧。

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倘若是殺了本幫的兄弟呢？」說話的正是馬夫人。喬峰朗聲道道：「殺人者抵命，殘害兄弟，舉世痛恨。」馬夫人道：「那就好了。」喬峰道：「喬某光明磊落，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講之事。馬副幫主到底是誰謀害，是誰偷了我這折扇去陷害於我，終究會查個水落石出。馬夫人，以喬某的身手，若要到你府上取甚麼物事，諒來不致空手而回，更不會失落甚麼隨身之物。別說府上只不過三兩個女流之輩，便是皇宮內院、相府帥帳、千軍萬馬之中，喬某要取甚麼物事，也未必不能辦到。」他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豪邁，群丐素知他的本事，都覺甚是有理，誰也不以為他是誇口。馬夫人低下頭去，再也不說甚麼。

喬峰抱拳向眾人行了一禮，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眾位好兄弟，咱們再見了，喬某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絕不傷一條漢人的性命，若違此言，有如此刀。」說著伸出左手，凌空向單正一抓。

單正只覺手腕一震，手中單刀把捏不定，手指一鬆，那單刀被喬峰奪了過去。喬峰右手的拇指扳住中指，向外一彈，噹的一聲響，那單刀斷成兩截，刀頭飛開數尺，刀柄仍拿在他的手中。他向單正說道：「得罪！」拋下刀柄，逕自揚長去了。

# 第四十三回 圍攻丐幫

眾人群相愕然之際，跟著便有人大呼起來：「幫主別走！」「丐幫全仗你主持大局！」「幫主快回來！」忽聽得呼的一聲響，半空中一根竹棒擲了下來，正是喬峰反手將這打狗棒飛送而至。徐長老伸手去接，右手手掌剛拿到竹捧，突覺自手掌以至手臂、自手臂以至全身，如中雷電轟擊般的一震。他急忙放手，那竹棒一擲而至的餘勁不衰，直挺挺的插在地下泥中。群丐齊聲驚呼，瞧著這根「見棒如見幫主」的本幫重器，心中都是思慮萬千。段譽言道：「大哥，大哥，我隨你去！」發足待要追趕喬峰，但只奔出三步，總覺捨不得就此離開玉燕，回頭向她望了一眼。這一眼一望，那是再也不能走脫身了，他心中自然而然的生出萬丈柔絲，接著他轉身走回到玉燕身前，說道：「王姑娘，你們要到那裏去？」玉燕道：「表哥給人家冤枉，說不定他自己還不明不白，我得去告訴他才是。」段譽心中一酸，滿不是味兒，道：「嗯，你們三位年輕姑娘，路上行走不便，我護送你們去罷。」他又加上一句，自行解嘲：「久聞慕容公子的英名，我實在也想見一見他。」

只聽得徐長老朗聲道：「如何為馬副幫主報仇雪恨，咱們自當從長計議，只是本幫不可一日無主，喬──喬峰去後，這幫主一職由那一位來繼任，乃是急不容緩的大事。乘著大夥都在此間，須得即行議定才是。」宋長老道：「依我之見，大家去尋喬幫主回來，請他回心轉意，不可辭任──」他話未說完，西首便有人叫道：「喬峰是契丹胡虜，如何可做咱們首領？今日大夥還念一念舊情，下次見到，便是仇敵，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宋長老冷笑道：「你和喬幫主拼個你死我活，配麼？」那人怒道：「我一人自是打他不過，十個人怎樣？十個人不成，一百人怎樣？丐幫義士忠心報國，難道見敵畏縮麼？」他這幾句話說得慷慨激昂，群丐中有不少人喝起采來。

采聲未畢，忽聽得西北角上一個人陰惻惻的說道：「丐幫與人約在惠山見面，毀約不至，原來都是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裏，嘿嘿嘿，可笑啊可笑。」這聲音尖銳刺耳，咬字不準，又似大舌頭，又似鼻子塞，聽來極不舒服。大義分舵蔣舵主和大勇分舵方舵主同聲「啊喲」，說道：「徐長老，咱們誤了約會，對頭尋上門來啦！」段譽此時記起，日間與喬峰在酒樓初會之時，聽到有人向他稟報，說約定今晚三更，與人在惠山相會，當時喬峰似覺己方人手不足，力量太過單薄，但還是答應了約會。

眼看此刻月過中天，三更已過，丐幫中人極大多數未知有此約會，便是知道的，也是潛心於本幫幫內人事，都把這個約會拋到了腦後，這時聽到對方譏嘲之言，這才猛地醒覺。徐長老連問：「是甚麼約會？對頭是誰？」他久不與聞江湖與本幫事務，一切全不知情。執法長老低聲向蔣舵主道：「是喬幫主答應了這約會麼？」蔣舵主道：「是的，不過適才喬幫主已派人前赴惠山，要對方將約會押後七日。」那說話陰聲陰氣之人耳朵也真尖，蔣舵主輕輕說了這兩句話，他雖在杏子林外，竟爾也聽見了，說道：「既是定了約會，那有甚麼押後七日、押後八日的？押後一個時辰也不成。」白世鏡怒道：「我大宋丐幫是堂堂的幫會，豈來懼你西夏的胡虜？只是本幫幫內自有要事，沒功夫來跟你們這些跳梁小丑周旋。更改約會，事屬尋常，有甚麼可囉唆的？」

突然間呼的一聲，杏樹後飛出一個人來，直挺挺的摔在地下，一動也不動。白世鏡等一看，只見這人臉上血肉模糊，喉頭已披割斷，早已氣絕多時，認得是本幫大信分舵的副舵主。蔣舵主又驚又怒，說道：「這位謝兄弟，便是喬幫主派去改期的信使。」

執法長老道：「徐長老，幫主不在此間，請你暫行幫主之職。」他不肯洩露幫中無主的真相，以免示弱於敵。徐長老會意，心想此刻若不是自己出頭，再無第二個適當的人物出來主持大局，便朗聲道：「常言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敝幫派人前來更改會期，何以傷他性命？」那陰惻惻的聲音道：「這人神態倨傲、言語無禮，見了我家將軍不肯跪拜，不殺何待？」眾丐一聽，登時群情洶湧，許多人便紛紛喝罵。

徐長老直到此時，尚不知對頭是何等樣人，聽白世鏡說是「西夏胡虜」，而那人又說甚麼「我家將軍」，真教他難以摸得著頭腦，便道：「你鬼鬼祟祟的躲著，為何不敢現身？胡言亂語的，瞎吹甚麼大氣？」那人哈哈大笑，道：「將軍，這就出去罷！」猛聽得遠處號角嗚嗚吹起，跟著隱隱聽得人聲馬蹄自數里外傳來。原來對頭的大隊人馬，相距尚遠。

徐長老湊嘴到白世鏡耳遍，低聲問道：「那是甚麼人，為了甚麼事？」白世鏡也低聲道：「西夏國有一個講武館，叫做甚麼『一品堂』，據說是該國國王所立，當中招聘武功高強之士，優禮供養，要他們傳授西夏國軍官的武藝。」徐長老點了點頭，道：「西夏國整軍經武，還不是來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白世鏡低聲道：「正是如此。凡是進得『一品堂』之人，都說是武功天下一品。主理一品堂的堂主，是位王爺，官封征東大將軍，叫做甚麼赫連鐵樹，最近他帶領館中勇士，出使汴梁，朝見我大宋太后和皇上。朝聘是假，窺探虛實是真。那赫連鐵樹在京師耀武揚威，說要手下的隨從，和我大宋御林軍中的軍官比試武藝。咱們御林軍的軍官之中，那有甚麼好手？眼看便要出醜，幸得蘇學士想出了一條計策。」徐長老道：「蘇學士？大蘇學士還是小蘇學士？」白世鏡道：「是大蘇學士蘇軾蘇東坡了，他向太后奏道：我大宋偃武修文，尚文治而不重武功，和鄰國敦睦邦交，不願比試武功。但如西夏人好勇鬥狠，唯力是視，輕看我大宋無人，那麼明年春季，在東京汴梁觀摩我大宋的武學便了。」

徐長老點頭道：「這是個緩兵之計。這一年中咱們可招聘天下高手，精選能幹，來年與之相敵。」白世鏡道：「這些西夏人來大宋之前，於我國武學倒也不是全然無知。他們知曉本幫是大宋武林中一大支柱，想要一舉將本幫摧毀，先樹聲威，然後來年再大獲全勝。等到我大宋臣民一聽到西夏人便嚇得心驚膽戰，那時再引兵犯界，疆場之上，自可是驅直進了。」徐長老聽得暗暗心驚，低聲道：「這條計策果然毒辣得緊。」白世鏡道：「這赫連鐵樹離了汴梁，便到洛陽我幫總舵。恰好其時喬幫主率同我等，到江南來為馬副幫主報仇，西夏人撲了個空。這干人一不做二不休，竟是趕到了江南來，終於和喬幫主定下了約會。」徐長老心下沉吟，低聲道：「他們打的是如意算盤，先是一舉毀我丐幫，說不定再去攻打少林寺，然後破華山、摧東海，將中原各大門派幫會打個七零八落，來年之會便有九成把握了。」白世鏡道：「話是如此說，可是這些西夏武士，便真是如此了得麼？喬幫主多少知道一些虛實，只可惜他在這緊急關頭──」說到這裏，自覺不妥，登時住口。

這時馬蹄之聲已來得甚近，陡然間號角急響三下，八騎馬分成兩行，衝進樹林中來。八匹馬上的乘者都是手執長矛，矛頭上縛著一面小旗。矛頭閃閃發光，依稀可看到那些小旗左首四面都是繡著「西夏」兩個白字，右首四面繡著「赫連」兩個白字。跟著又是八騎馬分成兩行，奔馳入林，馬上乘者四人吹號、四人擊鼓。群丐都是暗皺眉頭：「這陣仗是行軍交兵，卻那裏是江湖上英雄好漢的相會？」

在號手鼓手之後，進來八名西夏武士。徐長老見八人之中，倒有六人是白鬚白髮的老者，身形也大都龍鍾乾瘦，心想：「看來這便是一品堂中的人物了。」那八名武士分向左右一站，一乘馬緩緩的走進了杏林。馬上乘客身穿大紅錦袍，三十四五歲年紀，一個鷹鉤鼻，顯得十分的精明幹練。他身後緊跟著一個身形極高，鼻子極大的漢子。這大鼻漢子一進來便說道：「西夏國征東大將軍駕到，丐幫幫主上前見駕。」聲音陰陽怪氣，正是先前說話的那人。徐長老道：「本幫幫主不在此間，由老朽代理幫務。丐幫兄弟是江湖草莽，西夏國將軍以客禮相見，咱們是高攀不上，請將軍去拜會大宋的王公官長，不用來見咱們要飯的叫化。若是以武林同道身份相會，將軍遠來是客，請下馬來，一敘賓主之禮。」他這幾句話說得不亢不卑，既不得罪對方，亦顧到了自己身份。群丐都想：「果然薑是老的辣，徐長老很是了得。」

那大鼻子道：「丐幫幫主既是不在此間，我家將軍是不能跟你敘禮的了。」他一斜眼看到那根打狗棒插在地上，說道：「嗯，這根竹棒兒晶瑩碧綠，拿去做個掃帚柄兒，倒也不錯。」手臂一探，馬鞭揮出，便向那打狗棒捲去，群丐齊聲大呼：「滾你的！」「你奶奶的！」「狗韃子！」眼見他馬鞭的鞭梢正要捲到打狗棒上，突然間人影一晃，一個人從斜刺裏飛躍而至，一伸手臂，剛好擋在打狗棒之前，讓那馬鞭捲在他的臂上。他手臂一曲，那大鼻漢子無法再坐穩馬鞍，縱身一躍，站在地上。兩人同時使勁，啪的一聲，馬鞭從中斷為兩截。那人反手抄起打狗捧，一言不發的退了開去。眾人瞧這人時，見他弓腰曲背，正是幫中的傳功長老。他武功甚高，平素不喜說話，卻在幫中重器遭逢危難之時，挺身而出的加以維護，剛才這一招，那大鼻漢子身子被從馬背上拉了下來，馬鞭又被拉斷，可說是輸了。這大鼻漢子城府極深，雖受小挫，竟是絲毫不動聲色，道：「要飯的叫化子果然氣派甚小，連一根竹棒兒也捨不得給人。」徐長老道：「西夏國的英雄好漢和敝幫定下的約會，為了何事？」那漢子道：「我家將軍聽說中原丐幫有兩門絕技，一是打貓棒法、一是降蛇十八掌，想要見識見識。」群丐一聽，無不勃然大恐，聽他故意把打狗棒法說成打貓棒法，將降龍十八掌說成降蛇十八掌，那顯是極意侮辱，今日之會，一場判生死、爭存亡的惡鬥是在所難免了。

群丐喝罵聲中，徐長老、傳功長老、執法長老等人心下卻是暗暗著急：「這打狗棒法和降龍十八掌，自來只本幫幫主會使，對頭既知這兩項絕技的名頭，仍是有恃無恐的前來挑戰，只怕有些不易對付。」徐長老道：「你們要見識敝幫的打貓棒法和降蛇十八掌，那是一點也不難。只要有暖灶貓和癩皮蛇出現，叫化子自有對付之法。閣下是學做貓呢，還是學做蛇？」吳長老哈哈笑道：「對方是龍，咱們才降龍；對方是蛇，叫化子捉蛇的本事，那是再拿手不過了。」那大鼻漢子鬥嘴，又輸一場，正在尋思在說甚麼話，他身後一人突然粗聲粗氣的道：「降龍也好、降蛇也好，來來來。誰來跟我先打上一架？」他一面說，一面從人叢中擠了出來，雙手叉腰的一站。群丐見這人相貌醜陋，神態兇惡，正驚疑間，忽聽段譽大聲道：「喂，徒兒，你也來了，見了師父怎麼不磕頭？」原來那醜陋漢子正是南海鱷神岳老三。他一見段譽，大吃一驚，神色登時尷尬之極，說道：「你──你──」段譽道：「乖徒兒，丐幫幫主是我結義的兄長，這些人都是你的師伯師叔，你不得無禮。快快回家去罷！」南海鱷神大吼一聲，只震得四邊杏樹的樹葉都瑟瑟亂響，罵道：「王八蛋，狗雜種！」

段譽道：「你罵誰是王八蛋、狗雜種？」南海鱷神兇悍絕倫，但對自己說過的話，無論如何不肯食言，他曾在大理國鎮南王府中拜段譽為師，倒是不曾抵賴，當下說道：「我喜歡罵人，你管得著麼？我又不是罵你。」段譽道：「嗯，你見了師父，怎地不磕頭請安？那還成規矩麼？」南海鱷神忍氣上前，跪下去磕了個頭，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好！」他越想越氣，一站直身子，發足便奔，口中連聲怒嘯。眾人聽得那嘯聲便如潮水急退，一陣陣的漸湧漸遠，聲勢猛惡，單是聽這嘯聲，便知此人的武功非同小可，丐幫中大概只有徐長老、傳功長老等二三人，方能抵敵得住。段譽這麼一個文弱書生，居然是他師父，那可奇怪之極了。

只見西夏國眾武士中，一人一躍而出，身形長如竹竿，這竄縱之勢，卻是迅捷無比，雙手各執一把奇形兵刃，柄長三尺，尖端乃是一隻五指鋼抓，在月光下發出藍汪汪的光芒。段譽識得此人是「天下四惡」中位居第四的「窮兇極惡」雲中鶴，心想：「怎地這四個惡人都投靠了西夏？」凝目往西夏國人叢中瞧去，果見「無惡不作」葉二娘懷抱一個小兒，笑吟吟的站著，只是沒見到那首惡「惡貫滿盈」延慶太子段延慶，段譽尋思：「只要延慶太子不在此處，那二惡、四惡，丐幫想能對付得了。」

原來「天下四惡」在大理國鎩羽北去，遇到西夏國一品堂中出來招聘武學高手的使者，四惡不甘寂寞，都投入了一品堂中。這四人的武功何等高強，稍顯身手，立受赫連的禮聘。此次東來汴梁，赫連鐵樹將這四人帶在身邊，倚若左右手一般。

雲中鶴躍出人叢，大聲叫道：「我家將軍要見見丐幫的兩大絕技。到底叫化兒們是確有真實本領，還是胡吹大氣、浪得虛名，請出來見個真章罷！」奚長老道：「我去跟他較量一下。」徐長老道：「好！此人輕功了得，奚兄弟須當小心。」奚長老道：「是！」倒拖鋼杖，走到雲中鶴身前丈餘之處站定，說道：「本幫絕技，因人而施，對付閣下這等無名小卒，那用得著打狗棒法？看招！」鋼杖一起，呼呼風聲，向雲中鶴左肩斜擊下來。奚長老的身材又矮又胖，與雲中鶴高瘦的身形恰好截然相反，偏是他這根鋼杖長達丈餘，一加舞動，雖是對付雲中鶴這等身材極高之人，仍能居高臨下，凌空下擊。要知奚長老的師父教他使這一門長大兵器，本意原是補他身材上的不足，令他發揮膂力渾厚的長處，反矮為高。雲中鶴側身一避，只聽得砰的一聲，泥土四濺，奚長老一杖擊在地下，杖頭陷入尺許，力道著實驚人。雲中鶴自知真力遠不如他，當下東一飄、西一晃，展開上乘輕功，與他游鬥。奚長老的鋼杖舞得幻成一團白影，卻始終沾不上雲中鶴的一點衣衫。段譽正瞧得出神，忽聽得耳畔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段大哥，咱們幫誰的好？」段譽微一回頭，見說話的正是玉燕，不禁心神盪漾，說：「甚麼幫誰的好？」玉燕道：「這個瘦長個兒是你徒兒的朋友，這個矮胖叫化是你把兄的下屬，他二人越鬥越兇，咱們該當幫誰？還是勸架？」段譽道：「我徒兒是個惡人，這瘦長條子人品更壞，不用幫他。」玉燕沉吟道：「嗯！不過丐幫眾人將你把兄趕走，不讓他做幫主，又冤枉我表哥，我討厭他們。」在她少女心懷之中，誰對她表哥不好，誰就是天下最惡之人，她接著說道：「這矮胖老頭使的是五台山二十四路伏魔杖，他身材太矮，那『秦王鞭石』、『大鵬展翅』兩招使得不好。只要攻他右側下盤，他便抵擋不了。只不過這瘦長漢子看不出來，以為矮子的下盤必固，其實是謬而不然。」

她說話聲音雖輕，但場中精於內功的眾高手卻已一一聽得明白。識得奚長老武功家數的雖是不乏其人，然而一眼便能瞧出他招數中的缺陷所在，卻實是寥寥無幾，不過一經玉燕指明，眾人果覺不錯，奚長老使到「泰王鞭石」與「大鵬展翅」這兩招時，確是威猛有餘、沉穩不足，下盤大有弱點。雲中鶴向玉燕斜睨一眼，讚道：「小妞兒好漂亮，更難得是這般有眼光，跟我去做個老婆，也還使得。」他說話之際，手中鋼抓向奚長老下盤疾攻三招。第三招上奚長老擋架不及，嗤的一聲響，大腿上被他鋼抓割了長長一道口子，深可見骨，登時鮮血淋漓。玉燕性格天真，聽雲中鶴稱讚自己相貌美麗，頗是高興，於他的輕薄言語倒也不以為忤，微笑道：「也不怕醜，你有甚麼好？我才不嫁你呢。」雲中鶴大為得意，說道：「為甚麼不嫁？你另外有了小白臉心上人是不是？我先殺了你的意中人，瞧你嫁不嫁我？」這句話大犯玉燕之忌，她俏臉一板，不再理他。雲中鶴還想說幾句話佔便宜，丐幫中吳長老一躍而出，舉起鬼頭刀，左臂四刀、右臂四刀，上削四刀、下削四刀，四四一十六刀，來勢極其兇猛。雲中鶴不識他刀法的路子，東閃四步，西躲四步，一時十分狼狽。玉燕笑道：「吳長老這四象六合刀法，中含八卦生剋變化，那瘦長個兒就識不得了。不知道瘦長個兒會不會使『鶴蛇八打』，倘若會使，那是應手而破。」丐幫眾人聽她又出聲幫助雲中鶴，心中都感憤怒。只見雲中鶴招式一變，長腿遠跨，鋼抓橫掠，宛然便如一隻仙鶴。玉燕將嘴湊到段譽身邊，低聲笑道：「這瘦長個兒上了我的當啦，說不定他左手都會被削了下來。」

段譽奇道：「是麼？」不等玉燕回答，只見吳長老刀法凝重，斜砍橫削，似乎不成章法，出手越來越慢，突然間快手三刀，白光閃動，雲中鶴「啊」的一聲叫，左手手背已被刀鋒帶中，左手中的鋼抓把捏不定，噹的一聲掉在地下。總算他身法快捷，向後急退，躲開了吳長老跟著進擊的三刀。吳長老走到玉燕身前，豎刀一立，說道：「多謝姑娘！」玉燕微笑道：「好精妙的『奇門三才刀』！」吳長老一驚，心道：「你居然識得我這路刀法。」原來玉燕識得吳長老的刀法，卻故意說成是「四象六合刀」，又從雲中鶴的招數之中，看破他一定會使「鶴蛇八打」，引得他不知不覺的處處受制，果然連左手也險被削掉。站在赫連鐵樹身邊，說話陰陽怪氣之人，名叫努兒海，雖是其貌不揚，卻是足智多謀，識見甚高，見玉燕幾句話相助雲中鶴打傷奚長老，又是幾句話使吳長老傷了雲中鶴，便向赫連鐵樹道：「將軍，這個漢人小姑娘甚是古怪，咱們擒回一品堂中，令她盡吐所知，大概極有用處。」赫連鐵樹道：「甚好，你去擒了她來。」努兒海搔了搔頭皮，心想：「將軍這個脾氣可不大妙，我每向他獻甚麼計策，他總是說：『甚好，你去辦理。』獻計容易辦事難，看來這小姑娘的武功深不可測，我莫要在眾人之前出醜露乖。今日之事，反正是要將這群叫化子一鼓聚殲，不如先下手為強。」

他向前走出三步，說道：「徐長老，咱們將軍是要看打狗捧法和降龍十八掌，你們有寶獻寶，倘若真是不會，咱們可沒功夫奉陪，這便要告辭了。」徐長老冷笑道：「貴國一品堂出來的高手，原來也不過是些平平無奇之輩，要想見識打狗棒法和降龍十八掌，只怕還有些不配。」努兒海道：「要怎地才配見識？」徐長老道：「須得將咱們這些不中用的叫化子都打敗了，丐幫的化子頭子才會出來──」剛說到這裏，突然間大聲咳嗽起來，跟著雙眼劇痛，睜不開眼睛，淚水不絕流湧而出。徐長老大吃一驚，一躍而起。

徐長老江湖上的見聞何等廣博，一覺目中有異，便知敵人已在玩弄鬼蜮伎倆，躍身半空，左掌前、右掌後，閉住呼吸，右足連踢三腳。努兒海沒料到這人髮皓如雪，說打便打，身手這般快捷，自己急忙閃避，但只避得開胸口的要害，肩頭卻已被踢中，身子晃得兩晃，借勢後躍。丐幫中眾人齊聲呼喚：「不好，韃子搞鬼！」「眼睛中甚麼東西？」「我睜不開眼了。」各人眼目刺痛，淚水長流。王玉燕、阿朱、阿碧三人同樣的睜不開眼來，原來西夏人所撒佈的，乃是一種無色無臭的毒霧，係搜集西夏大雪山毒蟲谷中的毒霧製煉而成，平時盛在瓶中，使用之時，自己人先服食解藥，拔開瓶塞，毒霧緩緩冒出，任你何等機靈之人，都是無法察覺，待得眼目刺痛、淚如雨下，毒氣早已衝入頭腦。但聽得「咕咚」、「啊喲」之聲不絕，群丐紛紛倒地。

段譽服食過莽牯朱蛤，萬邪不侵，這毒霧絲毫奈他不得。但他見群丐、玉燕和朱碧雙姝都是神情狼狽，一時不明其理，心中自也驚恐。只見徐長老閉住眼睛，拳腿護身，但第二次躍起時，身在半空，便已手足酸麻，重重的摔將下來。努兒海大聲吆喝，指揮手下眾武士捆縛群丐，他自己便欺到玉燕身旁，伸手去拿她手腕。段譽喝道：「你幹甚麼？」情急之下，右手食指一伸，一股真氣從指尖激射而出，嗤嗤有聲，正是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努兒海不識厲害，毫不理會，仍是去抓玉燕手腕，突然間喀的一聲響，他右手臂骨莫名其妙的斷折為二，軟軟垂掛著，要知這六脈神劍的一擊，實非平常人的血肉之軀所能抵擋。努兒海大叫停步，段譽俯身抱住玉燕纖腰，展開「凌波微步」，斜上三步、橫跨兩步，輕輕的越走越遠。葉二娘手指一揮，一枚毒針向他背心射去。這枚毒針準頭既正，去勢又勁，段譽本來無論如何難以避開，但他的步法忽斜行、忽倒退，待得毒針射到，他身子早在右方三尺之外。西夏武士中三名高手一齊下馬，大呼追到。段譽反而欺到一人的馬旁，先將玉燕橫著放了上鞍，隨即飛身上了馬背，縱馬落荒而逃。

西夏眾武士早已佔了杏林四周的要津，只見段譽一騎馬驀地急竄出來，各人不住放箭，杏林中樹林遮掩，十餘枝狼牙羽箭都釘在杏子樹上。黑暗之中，段譽大叫：「乖馬啊乖馬，跑得越快越好，回頭給你吃雞吃肉、吃魚吃羊。」至於馬兒不吃葷腥，他那裏還會想起？這馬兒奔跑一陣，便已將一干人遠遠拋在後面。段譽問道：「王姑娘，你怎麼啦？」玉燕道：「我中了毒，身上一點力氣也沒了。」段譽聽到「中毒」兩字，嚇了一跳，忙道：「要不要緊？怎生找解藥才好？」玉燕道：「我不知道啊，你催馬快跑，到了平安的所在再說。」段譽道：「甚麼所在方始平安？」玉燕道：「到太湖裏去。」

段譽辨別方向，太湖是在西邊，當下縱馬向西北角上快跑，一面遠離敵人，一面漸漸靠向太湖。那馬行不到一個時辰，已是大為疲累，跟著天上又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段譽過不了一會，便問：「王姑娘，你覺得怎樣？」玉燕總是答道：「沒事。」段譽有美同行，心中自是說不出的喜歡，可是又怕她所中毒性子猛烈，當真要了她的性命，因此一會兒微笑，一會兒發愁。黑夜中無人能見到他臉上神情，否則定要詫異不止。

那雨越下越大，段譽脫下自己長袍，蓋在玉燕身上，但也只好得片刻，過不多時，兩人身上都是裏裏外外的濕透了。段譽又問：「王姑娘，你覺得怎樣？」玉燕嘆道：「又冷又濕，找個甚麼地方避一避雨啊。」

王玉燕不論說甚麼話，在段譽聽來，都如玉旨綸音一般，她說要找一個地方躲一躲雨，段譽明知未脫險境，卻也連聲稱是，心下又起了一個書獃子的念頭：「王姑娘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她的表哥慕容復，我段譽的一番癡念，自是終生無望，今日與她同遭兇險，我盡心竭力的迴護於她，若是為她死了，想她日後一生之中，總會偶爾念及我段譽三分。將來她和慕容復成婚之後，生下兒女，瓜棚豆架之下與子孫們說起往事，或許會提到今日之事。那時她白髮滿頭，說到『段公子』這三個字時，珠淚點點而下──」他想得出神，不禁得自己的眼眶也自紅了。

玉燕見他獃頭獃腦的抬頭望天，並不找尋躲雨之地，問道：「怎麼啦？沒地方躲雨麼？」段譽道：「那時候你跟你女兒說道──」玉燕奇道：「甚麼我女兒？」段譽吃了一驚，這才醒悟，笑道：「對不起，我在胡思亂想。」遊目四顧，見東北角上有一座大碾坊，小溪的溪水推動木輪，正在碾米，便道：「那邊可以躲雨。」當即縱馬前行，來到碾坊之前。

他躍下馬來，見玉燕臉色蒼白，不由得萬分憐惜，又問：「你肚痛麼？發燒麼？頭痛麼？」玉燕搖搖頭，微笑道：「沒甚麼。」段譽道：「唉，不知西夏人放的是甚麼毒，我拿得到這解藥就好了。」玉燕道：「你瞧這大雨，你先扶我下馬，到了裏面再說不遲。」段譽跌足道：「是，是！你瞧我多糊塗。」玉燕嫣然一笑，心道：「你本來十分糊塗。」段譽瞧著她的笑容，不由得神為之奪，險些兒又忘了去推碾坊的門，待得將門推開，轉身回來要扶玉燕下馬，他一雙眼睛始終沒離開玉燕的嬌靨，沒料到碾坊門有一道溝，左足跨前一步，正好踏在溝中。玉燕忙叫：「小心！」卻已不及，段譽「啊」的一聲，人已摔了出去，撲在泥濘之中，掙扎著爬了起來，臉上、手上、身上、全是爛泥，說道：「對不起。你──你沒事麼？」

玉燕道：「唉，你自己沒事麼？摔痛了沒有？」段譽聽到她關懷自己，那真是無比歡喜，說道：「沒有，沒有。就算摔痛了，也不打緊。」伸出手去要扶玉燕下馬，驀地見到自己手掌中全是污泥，急忙縮回，道：「不成！我去洗乾淨了再來扶你。」玉燕嘆道：「你這人當真婆婆媽媽得緊。我全身都濕了，一些污泥有甚麼干係？」段譽歉然笑道：「我做事亂七八糟，服侍不好姑娘。」終於還是在溪水中洗了手上污泥，這才扶玉燕下馬，走進碾坊。

兩人跨進門去，只見舂米的石桿提上落下，一下一下的打著米臼中的白米，卻不見有人。段譽道：「這兒有人麼？」忽聽得屋角稻草中兩人齊聲叫：「啊喲！」站起兩個人來，一男一女，都是十八九歲的農家青年。兩人衣衫不整，頭髮上沾滿了稻草，臉上紅紅的，神色十分尷尬忸怩。原來兩人是一對愛侶，那農女在此照料碾米，那小夥子便來跟她親熱，大雨中料得無人到來，當真是肆無忌憚，連段譽和玉燕在外邊說了半天話也沒聽見。

段譽抱拳道：「吵擾吵擾，咱們來躲躲雨。兩位有甚麼貴幹，儘管請便，不用理睬咱們。」玉燕心道：「你這書獃子又來胡說八道了。他二人當著咱們，怎樣親熱？」她一個女孩兒家，乍然見到兩人的神態，早就飛紅了臉，不敢多看。段譽卻是全心全意都貫注在玉燕身上，於這對農家青年全沒在意。

他扶著玉燕坐在凳上，說道：「你身上都濕了，那怎麼辦？」玉燕臉上又加了一層暈紅，心念一動，從鬢邊拔下了一支鑲著兩顆大珠的金釧，向那農女道：「姊姊，我這支金釧給了你，勞你駕借一套衣衫給我換換。」那農女雖不知這兩顆珍珠貴重無比，但黃金卻是識得的，心中有些不信，道：「我去拿衣衫給你換，這──這金釧兒我不要。」說著便從身旁的木梯走了上去。

# 第四十四回 西夏武士

玉燕道：「姊姊，請你過來。」那農女已走了四五級梯級，重行回下，走到玉燕身前。玉燕將那支金釧塞在她的手中，說道：「這金釧值得一百多兩銀子，真的送了給你。姊姊，你帶我去換換衣服，好不好？」那農女心地甚好，見玉燕美貌可愛，本就極願相助，再得一枚金釧，自是大喜，推辭幾次不得，便收下了，當即扶著玉燕，到碾坊上面的閣樓中去更換衣衫。閣樓上堆滿了稻穀和米篩、竹箕之類的農具。那農女手頭原有幾套舊衣衫正在縫補，只是那小夥子一來，早就拋在一旁，不再理會，這時正好合玉燕之用。那農家青年畏畏縮縮的偷看段譽，不敢開口，段譽笑道：「大哥，你貴姓？」那青年道：「我──我貴姓金。」段譽道：「原來是金大哥。」那青年道：「不是的，我叫金阿二，金阿大是我哥哥。」段譽道：「嘿，是金二哥。」剛說到這裏，忽聽得馬蹄之聲，十餘騎急奔而來，段譽吃了一驚，站起身來，說道：「王姑娘，敵人追來啦！」

玉燕在那農女相助之下，剛除下上身衣衫，絞乾了濕衣，正在拭抹，那馬蹄之聲，她也聽到了，心下惶惑，沒做理會處，但聽得這幾乘馬來得好快，片刻間直到了門外，有人叫道：「這匹馬是咱們的，那小子和妞兒躲在這裏。」玉燕和段譽一在樓上，一在樓下，同時暗暗叫苦，心中均想：「將馬牽進碾坊來便好了。」但聽得砰的一聲響，有人踢開板門，三四個西夏武士闖了進來。段譽一心保護玉燕，飛步上樓。玉燕不及穿衣，只得將一件濕衣擋在胸前。段譽驚道：「對不起，冒犯了姑娘，失禮，失禮。」玉燕急道：「怎麼辦啊？」只聽得一名武士問金阿二道：「那小姐兒是在上面麼？」金阿二道：「你問人家姑娘作啥事麼？」那武士砰的一拳，打得他跌出丈餘。金阿二性子甚是倔強，破口大罵。那農女叫道：「阿二哥，阿二哥，勿要同人家尋相罵。」她關心愛侶，下樓相勸，不料那武士單刀一揮，已將金阿二的腦袋劈成了兩半。那農女一嚇之下，從木梯上骨碌碌的滾了下來，另一名武士一把抱住，獰笑道：「這小妞兒自己送上門來。」嗤的一聲，已撕破了她的衣衫。那農女伸手在他臉上狠狠一抓，登時抓出五條血痕。那武士大怒，使勁一掌，打在她的胸口，只打得她肋骨齊斷，立時斃命。

段譽聽得樓下慘呼之聲，探頭一看，見這對農家青年男女霎時間死於非命，十分難受，暗道：「都是我不好，累得你們雙雙慘亡。」見那武士搶步奔將上來，忙將木梯向外一推。木梯本是虛架在樓板之上，被段譽一推之下，向外倒去。那武士輕輕一縱，搶先躍在地下，伸手接住了木梯，又架到樓板上來。段譽又欲推，另一名武士右手一揚，一枝袖箭向他射來。段譽不會躲避暗器，撲的一聲，那袖箭釘入了他的左肩。第一名武士乘著他手按肩頭，已架好木梯，一步三級的竄了上來。

玉燕坐在段譽身後的谷堆上，見到這武士出掌擊死農女，以及在木梯縱下竄上的身法，說道：「你用左手食指，點他小腹『下脘穴』。」段譽在大理學那一陽指神功和六脈神劍之時，於人身的各個穴道，是記得清清楚楚的，一聽玉燕呼叫，已見那武士的左足已踏上了樓頭，其時那有餘裕多想，一伸食指，便往他小腹的「下脘穴」點去。那武士這一竄之際，小腹間門戶洞開，他大叫一聲，向後直摔出去，從半空摔了下來，立時便即斃命。段譽沒想到自己這一指之力，竟是如此厲害，不由得也自獃了，只見一名滿腮虯髯的西夏武士，舞著一柄大砍刀護住全身，又蹬著木梯搶了上來。段譽急問：「點他那裏？點他那裏？」玉燕驚道：「啊喲，不好！」

段譽道：「怎麼不好？」玉燕道：「他舞刀護住全身穴道，你若出手點他胸口的『膻中穴』，手指沒碰到穴道，手臂已先給他砍下來了。」其間情勢何等緊急，玉燕剛說得這幾句話，那虯髯武士已搶到了樓頭，段譽一心只想維護玉燕周全，也不及多想自己的手臂會不會被砍，右手一伸，運出內勁，伸指往他胸口「膻中穴」點去。那武士舉刀向他手臂砍來，突然間「啊」的一聲大叫，仰面翻跌下去，胸口一個小孔之中，鮮血激射而出，射得有兩尺來高。玉燕和段譽都是又驚又喜，誰也沒料到這一指之力，竟是如此厲害。要知段譽內功深湛，舉世已罕有其匹，而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更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功夫，所欠者只是他不會運用而已，得玉燕這麼一指點，所發出來的威力，比之枯榮大師、鳩摩智、延慶太子等一流高手，或者尚有過之。

頃刻之間，他以指力連斃兩人，其餘的武士便不敢再上樓來，大家聚在樓下商議。玉燕道：「段公子，你將肩頭的袖箭拔了去。」段譽大喜，心想：「她居然也關懷到我肩頭的箭傷。」伸手一拔，將袖箭起了出來。這枝箭深入寸許，已碰到了肩骨，這麼用力一拔，原是十分疼痛，但他心喜之下，並不如何在意，說道：「王姑娘，他們又要攻上來了，你想如何對付才是？」一面說，一面轉頭向著玉燕，驀地見到她衣衫不整，急忙回頭，說道：「對不起。」玉燕羞得滿臉通紅，偏又無力穿衣，靈機一動，便去鑽在稻穀堆裏，將穀子一直堆到頭邊，只露出了一個頭，笑道：「不要緊了，你轉過頭來罷。」段譽慢慢側身，心下暗自提防，只要見到她衣衫不甚妥貼，便立即轉頭相避。正轉過半邊臉孔，一瞥眼間，只見窗外有一名西夏武士站在馬鞍之上，探頭探腦的要跳進屋來，忙道：「這裏有敵。」玉燕心想：「不知這人的武功家數如何。」說道：「你用袖箭投他。」段譽依言揚手，將那枝袖箭擲了出去。他於發射暗箭一道，那是全然的外行，這枝袖箭擲出去時沒半點準頭，離那人的腦袋少說也有兩尺，那武士本來不用閃避。只是段譽這一擲之勢手勁太強，將一技小小的袖箭擲得嗚嗚聲響，那武士吃了一驚，矮身相避，在馬鞍上縮成了一團。

玉燕伸長頭頸，瞧得清楚，說道：「他是西夏人摔角相撲的名手，你不用理會，讓他扭住你，使掌在他天靈蓋上一拍，就贏了。」段譽道：「這個容易。」慢慢走到窗口，只見那武士湧身一躍，撞破窗格，衝了進來。段譽叫道：「你上來幹甚麼？」那武士不懂漢語，瞪眼相視，左手一探，已扭住段譽胸口。這人身手也真快捷，這一扭之後，跟著便是一舉，將段譽的身子舉在半空。段譽反手一掌，啪的一聲，擊在他的腦門之上。那武士本想將段譽往樓板上重重一摔，摔他個半死不活，不料段譽這一掌下來，早將他擊得頭骨碎裂而死。段譽從來沒殺過人，今日為了保護玉燕，舉手之間連斃三人，不由得心中發毛，越想越是害怕，大聲叫道：「我不想再殺人了，要我再殺人是下不了手啦，你們快快走罷！」用力一推，將這個摔角名家的屍身拋了下去。追尋到碾坊來的西夏武士共有十五人，死了三個之後，尚餘一十二人。這十二人中有四個是一品堂的高手，其餘八人則是力強身壯的尋常戰士。那四名高手兩個是漢人，一個是西域人，另一個是西夏人。四個人見段譽的武功一會兒似乎是高強無比，一會兒又似幼稚可笑，當真說得上「深不可測」。這四人武功既高，便都不肯輕舉妄動，四人聚在一起，輕聲商議進攻之策。那八個西夏武士卻另有計較，撥攏碾坊中的稻草，便欲縱火。

玉燕驚道：「不好了，他們要放火！」段譽頓足道：「那怎麼辦？」眼見那碾坊的大水輪被溪水推動，不停的轉將上來，又轉將下去，他心中也如水輪之轉，環迴不休。只聽得一個漢人道：「大將軍有令，那小姑娘學識淵博，須當生擒，不可傷了她的性命，暫緩縱火。」隨又提高聲音叫道：「喂，小雜種和那個小姑娘，快快下來投降，否則咱們可要放火了，將你們活活的燒成兩隻燒豬。」他連叫三遍，段譽和玉燕只是不睬。那人取過火摺，點燃了一把稻，舉在手中，說道：「你們再不降服，我便生火。」說著將火種一揚一揚，作勢要投到稻草堆中。

段譽見情勢危急，說道：「我去攻他個措手不及。」跨步踏上了水輪。那水輪碩大無朋，直徑幾達兩丈，段譽一踏上水輪，雙手抓住輪上木片，隨著輪子的轉動，慢慢下降。那漢人正在大呼小叫，命段譽和玉燕歸服，不料段譽已悄悄從閣樓上轉了下來，伸出手指，便往他背心點去。他用的是六脈神劍中少陽劍的劍法，原應一襲得手，那知道他向人偷襲，自己先已提心吊膽，氣勢不壯，這真氣內力，便發不出來，須知他內力雖強，只因不懂武功，收發之際，往往要碰一個湊巧，這一次便發不出勁。那人只覺得背心上有甚麼東西輕輕觸了一下，回過頭來。見是段譽正在向自己指手劃腳。

那人親眼見到段譽連殺三人，見他右手亂舞亂揮，又在使甚麼邪術，心中也是頗為忌憚，急忙向左躍開一步。段譽又出一招，仍是無聲無息，絲毫不見威力。那人喝道：「好小子，你鬼鬼祟祟的幹甚麼？」左手箕張，向他頂門抓了過來。段譽身子一縮，攀住水輪，便被輪子帶了上去。那人一抓發出，噗的一聲，木屑紛飛，在水輪的葉子上抓了一個大缺口。玉燕道：「你若再和他相鬥，只須繞到他的背後，攻他背心第七椎節之下的『至陽穴』，他便要糟。這人是晉南虎爪門的弟子，他的功夫練不到至陽穴。」段譽喜道：「那好極了！」攀著水輪，又降到碾坊大堂。這一次眾人都有了提防，不等段譽雙足著地，便有三人同時出手擒他。段譽右手連搖，道：「在下寡不敵眾，好漢打不過人多，我只要鬥他一人。」說著斜身側進，踏著「凌波微步」的步子，閃得幾閃，已欺到那漢人高手的身後，喝一聲：「著！」一指點出，嗤嗤聲響，正中他的「至陽穴」，那人哼也不哼，撲地即死。

段譽殺了一人，想要再從水輪升到玉燕身旁，卻已來不及了，一名西夏武士執刀攔住了他的退路，從後一刀劈來。段譽叫道：「啊喲，糟糕，韃子斷了我的後路。四面受敵，我命休矣。」向左斜跨，敵人的一刀便砍了個空。碾坊中十一個人登時將他團團圍住，各人刀劍齊施，其中三名高手更是了得，隨便擊中他一拳一掌，段譽都是難以活命。他口中大叫：「王姑娘，我跟你來生再見了。段譽自身難保，只好先去黃泉路上等你。」他口中大呼小叫，腳下的凌波微步步法卻是巧妙無比。玉燕看得出了神，問道：「段公子，你腳下走的可是『凌波微步』麼？我只聞其名，不知其法。」

段譽喜道：「是啊，是啊，姑娘要瞧，我便從頭至尾演一遍給你看，不過能否演得到底，卻要看我腦袋的造化了。」當下將從石穴銅鏡上學來的步法，從第一步起走了起來。那十一個人飛拳踢腳，揮刀舞劍，竟是沒法沾得上他的一片衣角。十一個人哇哇大叫：「喂，你攔住這邊！」「你守東北角，下手不可容情。」「啊喲，不好，小王八蛋從這裏溜出去了。」段譽前一腳、後一步，在水輪和杵臼旁亂轉。玉燕雖然聰明，但也瞧不出個所以然來，叫道：「你躲避敵人要緊，不用演給我看！」段譽道：「此刻不演，我一命嗚呼之後，你可見不到了。」

這時段譽不顧自己生死，從頭至尾，將這套「凌波微步」演給玉燕觀看，他那知癡情人也正有癡情之福，他若是見敵人攻來，再以巧妙步法閃避，一來他不懂武功，對方高手出招虛虛實實，變化難測，他如存心閃避，定然是閃避不了；二來敵人共有十一個之多，八名西夏武士已是極難抵擋，何況另有三名武學高手？躲得了一個，躲不開第二個，躲得了兩個，躲不開第三個。可是他自管自的踏步，於敵人的行止全不理睬，變成十一個敵人個個向他追擊。這「凌波微步」的步子，每一步都是踏在別人決計意想不到的所在，眼見他左足向東跨出，不料踏實之時，身子卻已在西北角上。十一人越打越快，但十分之九的招數，倒是在自己人打自己人，其餘十分之一，則是落了空。

要知阿甲、阿乙見到段譽站在水輪之旁，拳腳刀劍都是向他招呼，而阿丙、阿丁、阿戊、阿己，兵刃的招數自也是遞向他所處的方位。段譽身形閃處，突然轉向，乒乒乓乓，叮噹嗆啷，阿甲、阿乙、阿丙、阿丁──許多人的兵刃都交在一起，你擋架我，我擋架你。有幾名西夏武士手腳稍慢，反為自己人所傷。

玉燕只看得數招，便已知其理，叫道：「段公子，你的腳步甚是巧妙繁複，一時之間我瞧不清楚。最好你踏完一遍，再踏一遍。」段譽道：「行，你吩咐甚麼，我無不依從。」堪堪那八八六十四卦的方位踏完，他又從頭走了起來。玉燕尋思：「段公子性命暫可無礙，只是咱們如何方能脫此困境？我上身無衣，真是羞也羞死了。我中毒後半點力氣也無，唯有設法指點段公子，讓他將那十一個敵人一一擊斃。」當下不再去看段譽的步法，細細端詳十一人的武功家數。那八名西夏武士的功夫分作兩派，都源自中原外門的武功，那漢人和西夏好手的家數也瞧了出來，只是那西域人忽爾獃若木雞、忽爾動如脫兔，倒是捉摸他不定。她正瞧著這西域人的腳法，想從他步伐之中探尋來源，忽聽得喀的一聲響，有人將木梯擱到了樓頭，一名西夏武士又要登樓。

原來十一人久戰段譽不下，領頭的西夏人便吩咐下屬，先將玉燕擒住了再說。玉燕吃了一驚，叫聲：「啊喲！」段譽抬起頭來，見到那西夏武士登梯上樓，忙問：「打他那裏？」玉燕道：「抓『志堂穴』最妙！」段譽大步上前，一把抓到他後腰的「志堂穴」，也不知如何處置才好，隨手便是一擲，說也湊巧，這一擲之下，正好將他投入了碾米的石臼之中，老大一個石杵被水輪帶動著一直不停，一杵一杵的擊入石臼，臼中的穀粒早已成極細米粉，但無人照管，石杵仍是如常下擊。那西夏武士身入石臼，石杵擊將下來，砰的一聲，早打得他腦漿迸裂，血濺米粉。

那西夏高手不住催促，另有三名西夏武士爭先往梯上爬去。玉燕叫道：「一般辦理。」段譽伸手一抓，便又抓住了一人的「志堂穴」，使勁一擲，又將他拋入了石臼。這一來是有意拋擲，用勁反不如上次的恰到好處，石杵落下時，打在那人的腳上，慘呼之聲動人心魄，竟是一時不得便死。段譽獃得一獃，另外兩名西夏武士已從梯級爬了上去。段譽驚道：「使不得，快退下來。」左手手指亂指亂點，不料他心中惶急，真氣激盪，六脈神劍的威力發了出來，嗤嗤兩劍，戳在兩人的背心，登時從空中摔下。

那三個高手見段譽空手虛點，便能殺人，這種功夫實是聞所未聞。他三人不知段譽這門功夫未曾練到從心所欲的地步，真要使時，未必能夠，情急之下誤打誤撞，卻往往見功。三人越想越怕，都是頗有怯意，但說就此退去，卻是心有不甘。三人都是一品堂中的高手，眾人聯手，竟被一個雛兒莫名其妙的嚇退，以後如何做人？

玉燕居高臨下，對大堂中的戰鬥瞧得清清楚楚，見敵方剩下的雖只七人，然其中三人卻是極為了得，尤其那西夏人吆喝指揮，隱然是這一批人的首領，便道：「段公子，你先去殺了那穿黃衣、頭戴皮帽之人，要設法打他後腦的『玉枕』和『天柱』兩處穴道。」段譽道：「很好。」向他衝了過去。那西夏人暗暗心驚：「玉枕和天柱兩處穴道，正是我的罩門所在，這小姑娘怎地知道？」眼見段譽衝到，單刀橫砍，不讓他近身。段譽連衝數次，不但無法走到他的身後，險險反被他單刀所傷，叫道：「王姑娘，這人好生厲害，我走不到他的背後。」玉燕道：「那個穿灰袍的，罩門是在咽喉的『人迎穴』。那個穿青衫之人，我瞧不出他武功家數，你向他胸口戳幾指看。」段譽道：「很好！」伸指向他胸口點去。他這幾指手法雖對，勁力全無，但那穿青衫的西域人如何知道？矮身躲了三指，待得段譽第四指點到，他凌空一躍，忽如一頭蒼鷹般從空中搏擊而下，掌力雄渾，已將段譽全身都罩住了。段譽只感呼吸急促，頭腦暈眩，閉著眼睛雙手亂點，嗤嗤嗤嗤響聲不絕，少商、商陽、中衝、關衝、少衝、少澤，六脈神劍齊發，那西域人身中六洞，但來勢不消，啪的一響，一掌擊在段譽肩頭。其時段譽全身真氣鼓盪，這一掌來勢雖猛，在他渾厚的內力抗拒之下，竟是傷他不得半分。

玉燕卻不知他不曾受傷，驚道：「段公子，你沒事麼？可受了傷？」段譽睜眼一看，見那西域高手仰天躺在地下，胸口小腹的六個小孔之中鮮血直噴，臉上神情猙獰，一對眼睛睜得大大的，惡狠狠的瞧著他，兀自未曾氣絕。段譽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叫道：「我不想殺你，是你自己找上我來的。」他腳下仍是踏著凌波微步，在大堂中快步疾走，雙手卻不住的抱拳作揖，向餘下的六個人道：「各位英雄好漢，在下段譽和你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請你們網開一面，這就出去罷。我──我──實在是不敢再殺人了。這──這──弄死這許多人，教我心中如何過得去？實在是太過殘忍。你們快快退去罷，算是我段譽輸了，求你們高抬貴手。」突然間一轉身，忽見門邊站著一個西夏武士，不知是何時進來的，這人中等身材，服色和其餘的西夏武士一般無異，只是臉色臘黃、木無表情，就如是一個死人一般。段譽心中一寒：「這個是人是鬼？莫非──莫非──給我打死的西夏武士陰魂不散，冤鬼出現？」

他想到這裏，心中更是害怕，顫聲道：「你──你是誰？到這裏來幹甚麼？」那西夏武士挺身站立，既不答話，也不移動身子。段譽一斜身，抓住了身旁一名西夏武士的「志堂穴」，向那怪人擲了過去。那人微一側身，砰的一聲，那西夏武士的腦袋撞在牆上，頭蓋碎裂而死。段譽吁了口氣，道：「你是人，不是鬼。」

餘下的三名西夏武士眼看己方人手越鬥越少，均萌退意，一個人走向門邊，便去推門。那西夏高手喝道：「幹甚麼？」唰唰唰三刀，向段譽砍去。段譽已無鬥志，眼前青光霍霍，那柄利刀不住的在面前晃動，隨時隨刻都會剁到自己身上，心中怕極，叫道：「你──你這般狠蠻，我可要打你的玉枕穴和天柱穴了，只怕你抵敵不住，我勸你還是乘早收兵，大家好來好散的為妙。」那人一咬牙，刀招越來越緊，刀刀不離段譽的要害。若不是段譽腳下也是加速移步，每一刀都能要了他的性命。

那漢人高手最是狡猾，初時見到兇險，一直退居在後，此刻見段譽苦苦哀求，除了盡力閃避，再無還手餘地，靈機一動，走到石臼之旁，抓起兩把打得極細的米粉，向段譽雙眼擲了過去。段譽步法巧妙，這兩下自是擲他不中，那漢人兩把擲出，跟著又是兩把，再是兩把，大堂中米粉糠屑，四散飛舞，頃刻間如煙似霧。

段譽大聲叫道：「糟糕，糟糕！我這可瞧不見啦！」玉燕也知情勢十分兇臉，須知段譽在數大高手間安然無損，全仗那神妙無方的凌波微步。敵人向他發招攻擊，始終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兵刃拳腳的落點和他身子間，總是有厘毫之差，現下大堂中米粉和糠屑飛得煙霧隱騰，眾人任意發招，這一盲打亂殺，那便極可能打中在段譽身上，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如果眾高手一上來便閉起眼睛，不理段譽身在何處，自顧自施展一套武功，早已將段譽砍成十七八塊了。

段譽雙目被米粉蒙住了，睜不開來，狠命一躍，縱到水輪邊上，攀著水輪的葉子，向上升高，只聽得「啊，啊」兩聲慘呼，兩名西夏武士已被那西夏高手亂刀誤砍而死。跟著叮噹兩聲，有人喝道：「是我！」另一人道：「小心，是我！」是那西夏高手和漢人高手刀劍相交，交手了兩個回合，接著「啊」的一聲曼長慘叫，最後一名西夏武士不知被誰一腳踢中要害，身子向門外飛出，臨死時的叫喊，令段譽聽著不由得毛骨竦然，全身發抖。他顫聲說道：「喂喂，你們只剩下了三個人，何必再打？殺人不過頭點地，我向你們求饒，也就是了。」那漢人從聲音中辨別方位，右手一揮，一枚鋼鏢向他射來。他辨認的方向所在本來甚是準確，但那水輪不停的轉動，待得鋼鏢射到，輪子已帶著段譽下降，啪的一響，銅鏢將他袖子一角釘在水輪的葉子板上。段譽吃了一驚，心想：「我不會躲避暗器，敵人一發暗青子，我總是遭殃。」怯意一盛，手便軟了，五指乏力，騰的一聲便摔了下來。那漢人高手從迷霧中隱約看到，撲將上來便抓。段譽記得玉燕說過要點他「人迎穴」，但一來是在慌亂之中，二來他雖會辨認穴道，平時卻素無習練，手忙腳亂的伸出手指去點他「人迎穴」，部位全然不準，既偏左、又偏下，竟然點中了他的「氣戶穴」。這漢人所練的武功與眾不同，「氣戶穴」乃是笑穴，真氣一逆，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一劍又一劍的向段譽刺來，口中卻是嘻嘻、哈哈、嘿嘿、呵呵的大笑不已。那西夏高手問道：「容兄，你笑甚麼？」那漢人無法答話，只是大笑不已。那西夏人不明就裡，怒道：「大敵當前，你弄甚麼玄虛？」那漢人道：「哈哈，我──這個──哈哈，呵呵──」向前一劍，直朝段譽背心刺去。段譽向左斜走，那西夏高手迷霧中瞧不清楚，正好也向這邊撞來，兩人一下子便撞了個滿懷。

這西夏人是擒拿的名宿，一撞到段譽身子，反應快極，左手一翻，已扭住了段譽的胸口。他知道段譽之所長全在腳法，這一扭住，正是取勝的良機，右手拋去單刀，回過來又抓住了段譽的左腕。段譽大叫：「苦也，苦也！」用力掙扎，但那西夏人的手勁何等厲害，便如兩隻鐵箍一般，抓住他的左腕和胸肌，卻那裏掙扎得脫？那漢人瞧出便宜，挺劍便向段譽背心疾刺而下。那西夏人暗想：「不妙！他這一劍刺入數寸，正好取了敵人性命，但如他不顧義氣，要獨居其功，說不定刺入尺許，那便連我也刺死了。」當即拖著段譽，向後退了一步。那漢人笑聲不絕，搶上一步，欲待伸劍再刺，突然砰的一聲，水輪葉子擊在他的後腦，將他打得暈了過去。他人雖暈去，呼吸未絕，仍是哈哈哈的笑個不止，但有氣無力，那笑聲便十分詭異。水輪緩緩轉去，第二片葉子砰的一下，又在他胸口撞了一下，他的笑聲又輕了幾分，撞到七八下時，那「哈哈，哈哈」之聲，便如是夢中打鼾一般。那西夏人牢牢扭住段譽，左手不住的加勁，要將他扭得呼吸艱難，然後或殺或擒，段譽左手向前亂戳，都是戳在空處。

玉燕見段譽被那西夏高手以擒拿法扭住，無法脫身，心中焦急之極，想要上前救援，卻是中毒後全身肢體不再聽自己使喚，復是舉手抬足也十分艱難，更不用說想救人了。又想這大門之旁，尚有一名神色可怖的西夏武士站著，只要他隨手一刀一劍，段譽立時斃命，她驚惶之下，大聲叫道：「你們別傷段公子性命，我──我跟你們去便是。」

這時段譽心中也是十分的害怕，拼命伸指亂點，其實他若是鎮定從事，全身放鬆，他體內的朱蛤神功自會吸取那西夏高手的內力，時間稍久，便能使敵人功力自散，偏生他在驚恐之中將內力都聚集到右手的五根手指上去，而每一指卻又都點到了空處。他只感胸口的壓力越來越重，漸漸的喘不過氣來，正危急間，忽聽嗤嗤數聲，那西夏高手「啊」的一聲輕呼，說道：「好本事，你終於點中了我的──我的玉枕──」雙手漸漸放鬆，腦袋慢慢垂了下來，倚著牆壁而死。段譽大奇，板過他身子一看，果見他後腦「玉枕穴」上有一小孔，鮮血泊泊流出，這傷痕正是自己六脈神劍所創。他一時想不明白，不知自己在緊急關頭中功力凝聚，一指點出，真氣衝上牆壁，反彈過來，擊中那西夏高手的後腦背心。段譽一共點了數十指，反擊在對方背後各處的力道不關痛癢，蓋那西夏人功力既高，而這真氣的反彈之力又已大為減弱，可說損傷不到他分毫，但那「玉枕」、「天柱」兩穴卻是他的罩門所在，最是柔嫩。真氣一撞，立時送命。

段譽又驚又喜，放下那西夏人的屍身，叫道：「王姑娘，王姑娘，敵人都打死了！」他卻忘了門邊尚有一人。忽聽得身後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說道：「未必都死了！」段譽一怔之下，回過身來，見是那個神色木然的西夏武士，心想你武功不高，我一抓你的「志堂穴」便能殺你，便笑道：「老兄快快去罷，我決計不能殺你。」那人道：「你有殺我的本領麼？」語氣之間，十分傲慢。段譽實在不願再多殺傷。抱拳說道：「在下未必是閣下對手，請你手下留情，饒過我罷。」

那西夏武士道：「你這幾句話說得嬉皮笑臉，絕無求饒的誠意。段家一陽指和六脈神劍名馳天下，再得這位姑娘指點要訣，那還不是當世第一高手麼？在下領教你的高招。」他這幾句話每一個字都是平平吐出，既無輕重高低之別，亦無抑揚頓挫之分，聽來十分的不慣，想來他是外國人氏，既識漢語，遣詞用句倒是不錯，那聲調就顯得十分的別扭了。段譽心道：「聽這人的談吐，倒不是尋常的武人，我還是不要動手的好。」要知他天性不喜武功，今日殺了這許多人，實是逼得他無可奈何，說到打架動手，當真是能免則免，於是一揖到地，誠誠懇懇的道：「閣下指責甚是，在下求饒之意不敬不誠，這裏謝過。在下從未學過武功，適才傷人，盡屬僥倖，但得苟全性命，已是心滿意足，如何還敢逞強爭勝？」那西夏武士嘿嘿冷笑，道：「你從未學過武功，卻在揚手之間，盡殲西夏一品堂中的四位高手，又殺武士一十一人。倘若學了武功，天下武林之中，還有人麼？」段譽自東至西的掃視一遍，但見大堂中橫七豎八的都是屍首，一個個身上染滿了血污，不由得心中難過之極，掩面道：「怎──怎麼我殺了這許多人？我──我實在不想殺人，那怎麼辦？怎麼辦？」那人冷笑數聲，斜目睨視，瞧他這幾句話是否出於本心。段譽垂淚道：「這些人家中都有父母妻兒，不久之前個個還都如生龍活虎一般，卻都給我害死了，我──我──如何對得起他們？」說到這裏，不禁搥胸大慟，淚如雨下，嗚嗚咽咽的道：「他們未必想要殺我，只不過奉命派遣，前來拿人而已，我跟他們素不相識，焉可遽下毒手？」

# 第四十五回 力抗強敵

那西夏武士冷笑道：「你假惺惺的貓哭老鼠，就想免罪麼？」段譽收淚道：「不錯，人也殺了，罪也犯下了，哭泣又有何益？我得好好將這些屍首埋葬了才是。」玉燕心想：「這十多具屍首一一埋葬，不知要花多少時候。」叫道：「段公子，只怕敵人又再來攻，咱們及早遠離的為是。」段譽道：「是，是！」轉身便要上梯。

那西夏武士道：「你還沒殺我，怎地便走？」段譽搖頭道：「我不能殺你，再說，我也不是你的對手。」那人道：「咱們沒打過，你怎知不是我對手？那位王姑娘將『凌波微步』傳了給你，嘿嘿，果然的與眾不同。」段譽本想要說「凌波微步」並非玉燕所授，但轉念一想，這種事何必和外人多說，只道：「是啊，我本來不會甚麼武功，全蒙王姑娘出言指點，方脫大難。」那人道：「很好，我等在這裏，你去請她指點殺我的法門。」段譽道：「我不要殺你。」那人道：「你不要殺我，我便殺你。」說著拾起地下一柄單刀，突然之間，大堂中白光閃動，丈餘圈子之內，全是刀影。段譽只踏出一步，便給刀背在肩頭上重重敲上一下，「啊」的一聲，腳步踉蹌。他腳步一亂，西夏武士立時乘勢直上，單刀的刃鋒已架在他的頸中，段譽嚇出了一身冷汗，只有一動不動。

那人道：「你快去請教你的師父，瞧他用甚麼法子來殺我。」說著一收刀，飛起一腳，砰的一下，便將段譽踢出一個觔斗，一頭撞在一隻木桶上，額角上登時鮮血長流。

玉燕道：「段公子，快上來。」段譽道：「是！」攀梯而上，回頭一看，只見那人收刀而坐，臉上仍是這麼一股殭屍般的木然神情，顯然是渾不將他當作一回事，決計不會乘他上梯時在背後偷襲，段譽上得閣樓，低聲道：「王姑娘，我打他不過，咱們快想法逃走。」玉燕道：「他守在下面，咱們逃不了的。你去拿了這件衫子過來。」段譽道：「是！」伸手取過一件那農家女留下的舊衣。玉燕道：「閉上眼睛，走過來。好！停住。給我披在身上，不許睜眼。」段譽一一照做，他原是個志誠君子，對玉燕又是當她天神一般崇敬，自是絲毫不敢違拗，只是想到她衣不蔽體，一顆心不免怦怦而跳。

玉燕待他給自己披好衣衫，道：「行了。扶我起來。」段譽沒聽到她可以睜眼的號令，仍是緊緊閉著雙眼，連半點光芒也沒瞧見，聽她講「扶我起來」，便伸出手去，不料右手伸將出去，一下子便碰到玉燕的臉蛋，只覺手掌中柔膩滑嫩，不禁嚇了一跳，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玉燕當要他替自己披上衣衫之時，早已羞得雙頰通紅，這時給他伸掌在自己臉上撫摸，更是害羞，道：「喂，我叫你扶我起來啊！」段譽道：「是！是！」眼睛既是緊緊閉住，一雙手就不知摸向那裏的好，生怕碰到她的身子，那便罪孽深重，不由得手足無措，十分狼狽。玉燕心中緊張。隔了良久，才想到要他睜眼，道：「你怎麼不睜眼？」那西夏武士在下面大堂中嘿嘿冷笑，道：「我叫你去學了武功前來殺我，卻不是叫你二人打情罵俏、動手動腳！」段譽一睜眼，見到玉燕玉頰如火，嬌羞不勝，早是癡了，怔怔的凝視著她，對西夏武士的那幾句話，全沒聽在耳裏。玉燕道：「你扶我起來，坐在這裏。」段譽忙道：「是，是！」誠惶誠恐的扶著她身子，讓她坐在一張板凳上。玉燕雙手拉著身上衣衫，低頭凝思，過了良久，說道：「他故意不露自己的武功家數，我──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打敗他。」段譽道：「他很厲害，是不是？」玉燕道：「適才他跟你動手，共使了一十七種不同派別的武功。」段譽奇道：「甚麼？只這麼一會兒，便使了十七種不同的武功？」

玉燕道：「是啊！他剛才使單刀圈住你，東砍那一刀，是少林寺的降魔刀法；西劈那一刀，是廣西黎山澗黎老漢的柴刀十八路；回轉而削的那一刀，又變作了江南史家的『迴風拂柳刀』。他連使一十四刀，共是一十四種派別的刀法，後來反轉刀背在你肩頭擊上一記，這是寧波天童寺心觀老和尚所創的『慈悲刀』，只制敵而不殺人。他用刀架在你頸中，那是本朝金刀楊老令公上朝擒敵的招數，是『後山三絕招』之一。最後飛腳踢了你一個觔斗，那是西夏人摔角的法門。」玉燕一招一招的道來，當真是如數家珍，盡皆說明其源流派別，段譽聽著卻是一竅不通，瞠目以對，無置喙之餘地。

玉燕側頭想了良久，道：「你是鬥他不過的，自己認輸了罷。」段譽道：「我早就認輸了。」提高聲音說道：「喂，我是無論如何打你不過的，你肯不肯就此罷休？」那西夏武士冷笑道：「要饒你性命，那也不難，只須依我一件事。」段譽道：「甚麼事？」那人道：「自今而後，你一見到我面，便須爬在地下，向我咚咚咚磕三個響頭，高叫一聲：『大老爺饒了小的狗命。』」

段譽一聽，氣往上衝，說道：「士可殺而不可辱，要我向你磕頭哀求，再也休想，你要殺，現下就殺便是。」那人道：「你當真不怕死？」段譽道：「怕死自然是怕的，可是每次見到你便跪下磕頭，那還成甚麼話？」那人冷笑道：「見到我便脆下磕頭，也不見得如何委曲了你。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的皇帝，你見了我是否要跪下磕頭？」段譽道：「見了皇帝磕頭，那又是另一回事。這是行禮，可不是求饒。」

玉燕聽那西夏武士說甚麼「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的皇帝」，不禁心中一凜：「怎麼他也說這種話？」那西夏武士道：「如此說來，我這個條款你是不答應的了？」段譽搖頭道：「對不起之至，歉難從命，萬乞老兄海涵一二。」那人道：「好，你下來罷，我一刀殺了你。」段譽向玉燕瞧了一眼，心下很是難過，道：「你定要殺我，那也無法可想，不過我也有一件事相求。」那人道：「甚麼事？」段譽道：「這位姑娘身中奇毒，肢體乏力，不能行走，請你行個方便，將她送回太湖中曼陀山莊她的家裏。」那人哈哈一笑，道：「我為甚麼要行這個方便？西夏征東大將軍頒下將令，是誰擒到這位博學多才的才女，賞賜黃金千兩、官封萬戶侯。」段譽道：「這樣罷，我寫下一封書信，你將這位姑娘送回她家中之後，可持此書信，到大理國去取黃金五千兩，萬戶侯也是照封不誤。」那人哈哈大笑，道：「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你是甚麼東西？憑你一封書信便能給我黃金五千兩、官封萬戶侯？」段譽知他不信，一時無法可施，道：「這──這個怎麼辦？我一死不足惜，若讓小姐流落此處，身入匪人之手，我可是萬死莫贖了。」玉燕聽他說得真誠，不由得心中也有些感動，大聲向那西夏人道：「喂，你若是待我無禮，我表哥來給我報仇，搞得你西夏國天翻地覆、雞犬不安。」那人道：「你表哥是誰？」玉燕道：「我表哥是中原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慕容公子，『姑蘇慕容』的名頭，想來你也聽見過。『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你待我不客氣，他會加十倍的待你不客氣。」

那人嘿嘿冷笑，道：「姑蘇慕容公子是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子，浪得虛名，有甚麼真實本領？他便是不來找我，我也正要去找他較量較量。」玉燕搖頭道：「你萬萬不是我表哥的對手，勸你還是及早回歸本國的好。再說你要是傷了這位段公子的性命，我也會請我表哥找你報仇。須知段公子本來早可自行脫身，完全是為了助我，這才陷身此處。喂，軍爺，你尊姓大名啊？敢不敢說與我知曉。」

那西夏武士道：「本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西夏李延宗便是。」玉燕道：「嗯，你姓李，那是西夏的國姓。」那人道：「豈但是國姓而已？精忠報國、吞遼滅宋，西除吐蕃、南併大理。」段譽道：「哈，哈，你志向倒是不小。李延宗啊李延宗，我跟你說，你精通各派絕藝，要練成武功天下第一，那倒不是難事，但要統一天下，並非武功天下第一便能辦到。」玉燕道：「就說要武功天下第一，你也未必能夠。」李延宗道：「何以見得？要請姑娘指教。」玉燕道：「當今之世，單是以我所見，便有二人的武功在你之上。」李延宗踏上一步，仰起了頭，問道：「是那二人？」玉燕泛：「第一位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喬幫主。」李延宗哼了一聲，道：「名氣雖大，未必名副其實。第二位呢？」玉燕道：「第二位便是我的表兄，江南慕容復慕容公子。」李延宗搖了搖頭，道：「也未必見得。你將喬峰之名排於慕容復之前，是為公為私？」玉燕道：「甚麼為公為私？」李延宗道：「若是為公，那因你以為喬峰的武功，是在慕容復之上；若是為私，則因慕容復與你有親戚之誼，你讓外人排名在先。」玉燕沉吟半晌，道：「為公為私，都是一樣。我自是盼望我表哥勝過喬幫主，但眼前可還不能。」李延宗冷笑道：「眼前雖還不能，但將來你表哥技藝日進，便能武功天下第一了。」玉燕嘆了一口氣，道：「那還是不成。到得將來，武功天下第一的，大概便是這位段公子了。」

李延宗仰天打個哈哈道：「你倒會說笑。這書獃子不過得你指點，會了一門『凌波微步』，一時之間苟全性命則可，難道靠著抱頭鼠竄、龜縮逃生的本領，便能得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麼？」玉燕本想說道：「他這凌波微步的功夫非我所授，他內力雄渾，根基厚實，當然無人可及。」但轉念一想：「這人似乎心胸狹窄，我若照實說來，只怕他非殺了段公子不可。我且激他一激。」說道：「他若肯聽我指點，習練武功，那麼三年之後，武功天下第一的境界或許未必能夠達到，要勝過閣下，卻是易如反掌。」李延宗道：「很好，我信得過姑娘之言，與其留下個他日的禍胎，不如今日一刀殺了。段公子，你下來罷，我要殺你了。」玉燕大吃一驚，沒想到弄巧反拙，此人竟不受激，只得冷笑道：「原來你是害怕，怕他三年之後勝過了你。」李延宗道：「你使激將之計，要我饒他性命，嘿嘿，我李延宗是何等樣人，豈能輕易上你之當？要我饒命不難，我早有話在先，只須每次見到我磕頭求饒，我絕不殺他。」玉燕向段譽瞧瞧，心想磕頭求饒這種羞恥之事，他是決計不肯做的，為今之計，只有死中求生，低聲道：「段公子，你手指中的劍氣，有時靈驗，有時不靈，那是甚麼緣故？」段譽道：「我不知道。」玉燕道：「你最好奮力一試，有劍氣刺他右腕，先奪下他的長劍，然後緊緊抱住他，跟他拼個同歸於盡。那日在曼陀山莊，你制服平媽媽救我之時，便是用這法門。」

原來玉燕見這李延宗的武功實在太過厲害，要在這短短的時刻之中，教段譽一套武功用來克敵制勝，那是萬萬不能，但想起那日段譽制服平媽媽，全仗體內有一股吸人真氣的勁力，只要能和李延宗肢體相接，這套本事或能奏效，也未可知。段譽點了點頭，心想除此之外，確也更無別法，只是這法門毫無把握，總之是兇多吉少。於是整理了一下衣衫，笑道：「王姑娘，在下無能，不克護送姑娘回府，實深慚愧。他日姑娘榮歸寶府，與令表兄成親大喜，勿忘了在曼陀山莊在下手植的那幾株茶花之旁，澆上幾杯酒漿，算是在下喝了你的喜酒。」

玉燕聽到他說起自己將來可與表哥成親，自是歡喜，但見他這般的出去讓人宰割，心下也是不忍，凄然道：「段公子，你的救命之恩，王玉燕絕不敢忘。」段譽心想：「與其將來眼睜睜的瞧著你和慕容公子成親，那時候我妒忌發狂，內心煎熬，難以活命，還不如今日為你而死，落得個心安理得。」當下回頭向玉燕微微一笑，一步步從梯級上走了下去。玉燕瞧著他的背影，心想：「這人好生奇怪，在這當口，居然還笑得出？」

段譽走到樓下，向李延宗瞧了一眼，說道：「李將軍，你既非殺我不可，這就動手罷！」說著一步踏出，跨的正是「凌波微步」。李延宗單刀舞動，唰唰唰三刀砍去，用的更是另外三種不同派別的刀法。天下兵刃之中，以刀法派別家數最多，他使的是單刀，倘若真的博學，便是連使七八十招，也不致將那一門那一派的刀法重複使到第二招。段譽這「凌波微步」一踏出，端的是變幻精奇。李延宗要採用刀勢將他圈住，好幾次明明已將他圍入圈中，不知怎的，他竟又如鬼似魅的跨出了圈外。玉燕見段譽這一次居然能支持下去，心下多了幾分指望，只盼他奇兵突出，險中取勝。

段譽暗運功力，要將真氣從右手五指中迸指出去，但那真氣每次總是及臂而止，莫名其妙的縮了回去。須知他以絕頂難得的奇遇，體內積蓄了當世數大高手的內力，若說要運用自如，他從未學過武功，如何能這般容易？總算他的「凌波微步」已走得熟極而流，李宗延的刀法再快，也始終砍不到他身上。

李延宗曾眼見他以古古怪怪的指力擊斃西夏高手，此刻見他又在指指劃劃、裝神弄鬼，不知他是內力使不出來，還道這是行使邪術之前的一種法門，心想他各種法門做齊，符咒念完，這種殺人於無形的邪術便要使出來了，心中也不禁暗暗發毛，尋思：「這人除了腳法奇異之外，武功平庸之極，只是邪術厲害，我須當在他使邪術之前殺了他才好。但刀子總是砍他不中，那便如何？」他心思十分機靈，一轉念間，已有計較，突然間回手一掌，擊在水輪之上，將木葉子拍下一大片來，左手一抄，提在手中便向段譽腳上擲去。段譽行走如風，這一片木板自是擲他不中，但李延宗拳打掌劈，將大堂中各種家生器皿、竹籮米袋，打得亂成一團，一件件都投到段譽腳邊。

大堂中本已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餘具死屍，再加上這許多破爛的家生，段譽那裏還有落足之地？他那凌波微步全仗進退飄逸，有如風行水面，自然無礙，現在每一步跨出去，總是有物件阻腳，不是絆上一絆，便是踏上死屍的頭顱身子，這「飄行自在」、「有如御風」的要訣，那裏還做得到？他知道今日之事，已是兇險無比，只要慢得一慢，立時便送了性命，索性不瞧地下。仍是按照腳法，如平時一般的行走，至於一腳高、一腳低，腳底下發出甚麼怪聲、足趾頭踢到甚麼怪物，那是全然不顧了。玉燕也瞧出不對，叫道：「段公子，你快出了大門，自行逃命罷，在這地方跟他相鬥，立時有性命之憂。」段譽道：「姓段的除非給人殺了，那是無法可想，只教有一口氣在，自當保護姑娘周全。」李延宗冷笑道：「你這人武功膿包，居然還是個有情有義的多情種子，對王姑娘這般情深愛重。」段譽搖頭道：「非也非也。王姑娘是神仙人物，我段譽一介凡夫俗子，豈敢說甚麼情、談甚麼義？她瞧得起我，肯隨我一起出來去尋她表哥，我便須報答她這番知遇之恩。」李延宗道：「嗯，她跟你出來，是去尋她的表哥慕容公子，那麼她心中壓根兒便沒你這號人物，你如此癡心的妄想，那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麼？哈哈，哈哈！笑死人了！」

段譽並不動怒，一本正經的道：「你說我是癩蛤蟆，王姑娘是天鵝，這比喻極是得當。不過我這頭癩蛤蟆與眾不同，只求向天鵝看上幾眼，心願已足，別無他想。」李延宗聽他說「我這頭癩蛤蟆與眾不同」，實是忍俊不禁，更是縱聲大笑，所奇的是，儘管他笑得十分厲害，但臉上肌肉仍是僵硬如恒，絕無半分笑意。段譽曾見過延慶太子這等連說話也不動嘴唇之人，李延宗狀貌雖怪，他也不感如何詫異，說道：「要說到臉上木無表情，你和延慶太子可還差得太遠，跟他做徒弟也還不配。」李延宗道：「延慶太子是誰？從來沒聽見過。」段譽道：「他是大理國的高手，你的武功頗不及他。」其實段譽於旁人武功的高低，根本無法分辨，心想反正不久便要死在你的手裏，不妨口頭上多說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叫你乾生生氣，也是好的。李延宗哼了一聲，道：「我武功多高多低，你這小子還摸得出底麼？」他口中說著話，手裏單刀縱橫翻飛，更加使得緊了，段譽一起始就不看他的刀法，便是看了，也不知是好是壞，但王玉燕越看越是心驚：「這人腹中的淵博，幾乎可和我並駕齊驅了，更難得是他手上勁力渾厚，內力也足十分充沛，西夏國中居然有這等奇材異能之士，自己偏偏又撞到了他。而身旁又無表哥保護，只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書獃子跟他瞎纏，運氣可算壞極。」眼見段譽身影歪斜，情勢甚是狼狽，又不禁生了些憐惜之念，叫道：「段公子，你快到門外去，要纏住他，在門外也是一樣。」段譽道：「你身子不能動彈，孤身留在此處，我總是不放心。這裏死屍很多，你一個女孩兒家，心中一定害怕，我還是在這裏陪你的好。」

玉燕嘆了口氣，心道：「你這人真是獃得可以，連我怕不怕死屍都顧到了，卻不顧自己轉眼之間便要喪命。」其時段譽腳下東踢西絆，好幾次敵人的刀鋒從頭頂身畔掠過，相去僅是毫髮之間。他嚇得身子索索發抖，心中不住轉念：「他這麼一刀砍來，砍去我半邊腦袋，那可不是玩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為了王姑娘，我就跪下磕頭，哀求饒命罷。」但心中雖如此想，終究是說不出口來。李延宗冷笑道：「我瞧你是怕得不得了，只想逃之夭夭。」段譽道：「生死大事，有誰不怕？一死之後，可甚麼都完了。我逃是想逃的，然而卻又不能逃。」李延宗道：「為甚麼？」段譽道：「多說無益。我從一數到十，你再殺不了我，我可不能奉陪了。」

他也不等李延宗是否同意，張口便數：「一，二，三──」李延宗道：「你發甚麼獃？」段譽數道：「四、五、六──」李延宗笑道：「天下居然有你這種無聊之人，沒的辱沒一這個『武』字！」呼呼呼三刀，自左向右連劈下去。段譽腳步加快，口中也是數得更加快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啦，我數到了十三，你尚自殺我不了，居然還不認輸，豈非臉皮甚厚，不識羞恥？」李宗延心想：「我生平不知會過多少大敵，絕無一人和他相似。這人說精不精、說傻不傻，武功說高不高、說低不低，當真是生平罕見。跟他胡纏下去，不知終於何時？只怕略一疏神，中了他的邪術，反將性命送於此處。」他是個十分機靈之人，知道段譽對玉燕十分關心，突然間抬起頭來，向著閣樓大聲喝道：「很好，很好，你們一刀將這姑娘殺了，下來助我。」

段譽大吃一驚，只道真有敵人上了閣樓，要加害玉燕，急忙抬頭，便這麼腳下略略一慢，李延宗橫掃一腿，已將他踢倒在地，左足踏住他的胸膛，鋼刀架在他的頸中。段譽伸指欲點，李延宗右手微微加勁，刀刃陷入了他頸中內裏數分，喝道：「你動一動，我立刻切下你的腦袋。」

這時段譽已看清楚閣樓上並無敵人，他心中一寬，笑道：「原來你是騙人，王姑娘並沒危險。」跟著又嘆道：「可惜，可惜。」李延宗問道：「可惜甚麼？」段譽道：「你武功了得，本來算得是一條英雄好漢，我段譽死在你的手中，也還值得。那知道你不能用武功勝我，便行奸使詐，學那卑鄙小人的行逕，段譽豈非死得冤枉？」李延宗道：「我向來不受人激，你死得冤枉，心中不服，到閻羅王面前去告狀罷！」

玉燕叫道：「李將軍，且慢。」李延宗道：「甚麼？」玉燕道：「你若是殺了他，除非也將我即刻殺死，否則總有一日我會殺了你給段公子報仇。」李延宗一怔，道：「你不是說要你表哥殺我麼？」玉燕道：「我表哥的武功未必在你之上，我卻有殺你的把握。」李延宗冷笑道：「何以見得？」玉燕道：「你武學所知雖博，但未必便及得上我的一半，我初時看你刀法繁多，心中暗暗驚異，但看到五十招後，覺得也不過如此，說你一句『黔驢技窮』，似乎刻薄，但總而言之，你所知還不如我。」李延宗心想：「我所使刀法，迄今未有一招是出於同一門派，她如何知道我所知道不如她？焉知我不是尚有許多武功未曾顯露？」

他這句話還沒問出口，玉燕便說道：「適才你使了青海玉樹派那一招『大漠飛沙』之後，段公子快步而過，你若是使太乙派的『羽衣刀』第十七招，再使靈飛派的『清風徐來』，早就將段公子打倒在地了，何必華而不實的去用山西郝家刀法？我瞧你於道家名門的刀法，全然不知。」李延宗順口道：「道家名門的刀法？」玉燕道：「正是。我猜你只知道家擅劍、擅用拂塵，殊不知道家名門的刀法剛中帶柔，另有一功。」李延宗道：「你極自負，如此說來，你對這姓段的是一往情深之至了？」

玉燕臉上一紅，道：「甚麼一往情深？我對他壓根兒便談不上甚麼『情』字。只是他既為我而死，我自當決意為他報仇。」李延宗嘿嘿冷笑，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拋在段譽身上，突然間唰的一聲響，還刀入鞘，身形一晃，已到了門外。但聽得一聲馬嘶，接著蹄聲得得，竟爾騎著馬越奔越遠，就此去了。

段譽站起身來，摸了摸頸中的刀痕，兀自隱隱生痛，當真是如在夢中。玉燕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兩人一在樓上、一在樓下，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又是喜歡，又是詫異。過了良久，段譽才道：「他去了。」玉燕也道：「他去了。」段譽笑道：「妙極，妙極！他居然不殺我。王姑娘，你武學上的造詣遠勝於他，他是怕了你。」玉燕道：「那也未必，他只須殺你之後，跟著又一刀將我殺了，豈非乾乾淨淨？」段譽搔頭道：「這話也對。不過──不過──嗯，他見到你神仙一般的人物，怎敢殺你？」玉燕臉上一紅，心想：「你這書獃子當我是神仙，這種西夏心狠手辣的武人，卻那會將我放在心上？」只是這句話不便出口。段譽見她臉上忽有嬌羞之意，不禁心花怒放，說道：「我拼著性命不要，要護你周全，不料你固是安然無恙，而我一條小命居然也還活了下來，可算便宜之至。」他向前走得一步，噹的一聲，一個小瓷瓶從他身上掉下，正是李延宗投在他身上的。段譽拾起一看，只見瓶上寫著八個篆字：「紅花香霧，嗅之即解。」段譽大喜，道：「是解藥，是解藥！」拔開瓶塞一聞，一股奇臭難當的臭氣，直衝臉際。他頭眩欲暈，晃了一晃，這才站定。急忙蓋上瓶塞，道：「上當，上當，臭之極矣。」玉燕道：「你拿來給我瞧瞧，說不定以毒攻毒，當能奏效。」段譽道：「是！」拿著瓷瓶走到玉燕身前，說道：「這東西奇臭難聞，你真的要試一試麼？」玉燕點了點頭。段譽手持瓶塞，卻不拔開。

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倘若這解藥當真管用，解了她身上所中之毒，那麼她就不用靠我相助了。她武功之強，勝我百倍，何必要我跟在身畔？就算她不拒我跟隨，她去找她的意中人慕容復，我站在一旁，難道眼睜睜的聽著他們談情說愛，看著他們親熱纏綿？難道我段譽真有如此修為，能夠心平氣和、不動聲色？能夠臉無不悅之容、口無不平之言？」玉燕見他怔怔不語，笑道：「你在想甚麼了？拿來給我聞啊，我不怕臭的。」段譽忙道：「是，是！」拔開瓶塞，送到她的鼻邊。玉燕用力嗅了兩下，驚道：「啊喲，當真臭得緊。」段譽道：「是麼？我原說多半不管用。」玉燕道：「給我再聞一下試試。」段譽又將瓷瓶拿到她的鼻端，自己也不知到底盼望解藥有靈還是無靈。玉燕皺起眉頭，伸手掩住鼻孔，笑道：「我寧可手足不會動彈，也不聞這臭東西──啊！我的手，我的手會動了！」原來她在不知不覺之間，竟是將手舉了起來，掩住了鼻孔，在此以前，便是要按住身上披著的衣衫，也是十分費力，十分艱難。

她欣喜之下，便將瓷瓶從段譽手中接了過來，用力的吸氣。她既知這臭氣極是靈驗，那就不再害怕，再吸得幾吸，肢體間軟洋洋的無力之感漸漸消失。她向段譽道：「你走下梯去，我要換衣。」段譽道：「是，是！」快步下樓，瞧著滿堂中都是屍體，除了那一對農家青年之外，盡數是死在他的手下，心下萬分的抱歉，只見一名西夏武士兀自睜大了眼睛瞧著他，當真是死不瞑目。他深深一揖，道：「我不殺老兄，老兄便殺了我。那時候躺在這裏的，不是老兄而是我了。在下心中實是歉疚之至，將來回到大理，一定請高僧多唸經文，超度各位仁兄了。」他瞧著那對農家青年男女，又道：「你們要殺的是我，要捉的是王姑娘，卻何苦多傷無辜？」

王玉燕換罷了衣衫，輕輕走下梯來，雖然兀自腳軟，卻已行動自如，見段譽對看一干死屍，喃喃自語，笑問：「你在說些甚麼？」段譽道：「我只覺殺傷了這許多人，心下良深歉疚。」玉燕吟沉道：「段公子，你想那姓李的西夏武士，為甚麼要送解藥給我？」段譽道：「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啊──我知道啦。他──他──」他連說幾個「他」字，本想接著說道：「他定是對你起了愛慕之心。」但覺這樣粗魯野蠻的一個西夏武士，居然對玉燕也起愛慕之心，豈不是唐突佳人？這位王姑娘美麗絕倫，愛美之心，盡人皆然，如果人人都愛慕她，我段譽對她這般傾倒又有甚麼尊貴？我段譽還不是和普天下的男子一模一樣？唉，甘心為她而死，那有甚麼了不起？何況我根本就沒為她而死。想到此處，他接口又道：「我──我不知道。」

玉燕道：「公子，此處乃是險地，咱們須得急速離開才好。你說到那裏去呢？」她於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學無所不知，無所不通，可是處世應變的見識卻是半點也無。她甚想去找表哥，但要她親口這麼說出來，又覺不好意思。段譽雖是書獃子一名，對她的心事卻知道得清清楚楚，說道：「你要到那裏去呢？」他問這句話時，心中大感酸楚，只待她說出「我要去找表哥。」他只有硬著頭皮說：「我陪你同去。」玉燕玩弄著手中的瓷瓶，臉上一陣紅暈，道：「這個──這個──」隔了一會，道：「丐幫的眾位英雄好漢都中了這甚麼『紅花香霧』之毒，若是我表哥在這裏，便能將解藥拿去給他們嗅上幾嗅。再說，阿朱阿碧只怕也已失陷於敵人之手，咱們──咱們──」她本想接下去道：「咱們先去找到我表哥，設法搭救。」那知段譽跳起身來，大聲道：「正是，阿朱阿碧兩位姑娘有難，咱們須當即速前去設法相救。」

# 第四十六回 人中龍鳳

王玉燕聽他不提即刻去尋慕容復，而要自行去救朱碧雙姝，微感失望，但轉念又想：「阿朱、阿碧二人是表哥的心腹使婢，我明知她們失陷於敵，如何可以不救？待得尋到表哥再來相救，只怕已經遲了。」便道：「甚好，咱們去罷。」段譽指著滿堂屍首，道：「總得將他們妥為安葬才是，須當查知各人的姓名，在每人的墳上立一塊墓碑，日後他們家人要來找尋屍骨，遷回故土，也好有個依憑。」玉燕咯的一笑，道：「好罷，你在這裏替他們料理喪事。大殮、出殯、發訃、開弔、讀祭文、做輓聯、作法事、放燄口，好像還有甚麼頭七二七，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我再來尋你罷。」

段譽聽出了她言語中的譏嘲之意，自己想想也覺不對，陪笑道：「依姑娘之見，該當怎樣？」玉燕道：「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豈不是好？」段譽道：「這個，嗯，好像是太簡慢些了罷？」可是他沉吟半晌，實在也別無善策，只得去覓來火種，點燃了碾坊中的稻草，兩人來到碾坊之外，上馬按韁觀看。霎時間烈燄騰空，火舌亂吐。段譽下得馬來，恭恭敬敬的跪拜叩首，說道：「高僧圓寂，火化遺蛻之事，原屬尋常。各位仁兄今日命喪我手，只盼魂歸極樂、永脫煩惱，莫怪莫怪。」嚕哩囉唆的說了一大片話，這才上馬和王玉燕並騎而去，隱隱聽得鑼聲堂堂、人聲喧嘩，四鄰的眾農民都趕著救火來了。段譽道：「好好一座碾坊因我而焚，我心中好生過意不去。」玉燕道：「你這人婆婆媽媽，那有這許多說的？我母親雖是女流之輩，但行為爽快明決，說幹便幹。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卻偏有這許多顧慮規矩。」段譽心想：「你母親動輒殺人，將人肉做花肥，我如何能與她比？」說道：「我第一次殺人放火，不免有些心驚肉跳。」玉燕點頭道：「嗯！那也說得是，日後做慣了，也就不在乎啦。」段譽吃了一驚，連連搖手，道：「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殺人放火之事，再也休提。」

玉燕和他並騎而行，轉過頭來瞧看他，很感詫異，道：「江湖之上，殺人放火之事那一日沒有？段公子，你以後洗手不幹，不再混跡江湖了麼？」段譽道：「我伯父和爹爹要教我武功，我說甚麼也不肯學，不料事到臨頭，終於還是逼了上來，唉，我不知怎樣才好？」玉燕微微一笑，道：「你的志向是要讀書做官，將來做學士、宰相，是不是？」段譽道：「那也不是，做官也沒甚麼味道。」玉燕道：「那麼你想做甚麼？難道你、你和我表哥一樣，整天便想著要做皇帝？」段譽奇道：「慕容公子想做皇帝？」

玉燕臉上一紅，無意中吐露了表哥的秘密。自經碾坊中這一役，她和段譽死裏逃生，已成患難之交，只覺他性子平易近人，在他面前甚麼話都可以說，但慕容復一心一意要規復燕國舊邦的大志，究竟不能隨便宣之於口，說道：「這話我告訴了你，你可千萬別對第二人說，更不能在我表哥面前提起，否則他可要怪死我了。」段譽心中又是一陣難過，心想：「瞧你急成這副樣子，你表哥要怪責，讓他怪責去好了。」口中卻只得答應道：「是了，我才不去多管你表哥的閒事。他做皇帝也好、做叫化也好，我全管不著。」玉燕臉上又是一紅，聽他語氣中有不悅之意，柔聲道：「段公子，你生氣了麼？」

段譽自和她相識以來，見她心中所想、口中所言，全是表哥慕容公子，這番第一次如此軟語溫存的對自己款款而言，不由得心花怒放，一喜歡，險些兒從鞍上掉下來，忙坐穩身子，笑道：「沒有，沒有。我生甚麼氣？王姑娘，這一生一世，我是永遠永遠不會對你生氣的。」

王玉燕的一番情意，全都繫在慕容公子身上，段譽雖是不顧性命的救她，她可始終未想到那是出於一往情深的愛慕之意，還道他忠厚老實，天生的俠義心腸。這時聽他說：「這一生一世，我是永遠永遠不會對你生氣的」。這句話說得誠摯已極，直如賭咒發誓，這才陡地醒覺：「他──他──他是在向我表白情意麼？」不由得羞得滿臉通紅，慢慢的低下了頭去，輕輕的道：「你不生氣，那就好了。」

段譽心下高興，一時不知說些甚麼話好，暗道：「我爹爹是皇大弟，我是鎮南王世子，大理國的皇位，一定是傳給我的。我連皇位也不希罕，卻希望甚麼學士宰相？」過了一會，說道：「我甚麼也不想，只盼永如眼前一般，那就心滿意足，別無他求了。」所謂「永如眼前一般」，就是和玉燕並騎而行。玉燕不喜歡他再說下去，俏臉微微一沉，正色道：「段公子，今日相救的大德，玉燕永不敢忘。我心──我心早屬他人，盼你言語有禮，以留他日相見的地步。」這幾句話便如一記悶棍，打得段譽眼前金星飛舞，幾欲暈了過去。玉燕這幾句話說得甚是明白：「我的心早屬慕容公子，自今而後，你任何表露愛慕的言語都不可出口，否則我不能再跟你相見。你別自以為有恩於我，便能癡心妄想。」這番話說得毫不過份，段譽也非不知她的心意，只是由她親口說來，聽在耳中，那滋味可當真難受。他偷眼暗看玉燕的臉色，但見她寶相莊嚴，當真和大理石洞中的玉像一模一樣，不由得隱隱有一陣大禍臨頭之感，心道：「段譽啊段譽，你既遇到了這位姑娘。而她又是早已心屬他人，你這一生，注定是要受盡煎熬，苦不堪言的了。」

兩人默默無言的並騎而行，誰也不再開口。玉燕心道：「他多半是在生氣了，生了很大的氣。不過我還是假裝不知的好。倘若這一次我向他道歉，以後他老是跟我說些不三不四的言語，若是傳入了表哥的耳中，表哥一定會不高興的。」段譽心道：「我若再說一句吐露心事之言，豈非輕薄無聊，對她不敬？從今而後，段譽是寧死也不再說半句這些話了。」玉燕心想：「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縱馬而行，想必知道到甚麼地方去相救阿朱、阿碧。」段譽也是這般想：「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縱馬而行，想必知道到甚麼地方去相救阿朱、阿碧。」兩人又行了大半個時辰，來到一條岔路，兩人不約而同的問道：「向左，還是向右？」交換了一個疑問的眼色之後，同時又道：「你不識得路？唉，我以為你是知道的。」兩人都是少年人的心情，這兩句話一出口，均覺十分有趣，登時便縱聲大笑起來，適才陰霾，一掃而空。只是兩人於江湖間的習俗，全然的一竅不通，商量良久，也想不出該到何處去救人才是。最後段譽道：「他們擒獲了丐幫大批人眾，不論是殺了還是關將起來，總是有些蹤跡可尋，咱們還是回到那杏子林去瞧瞧再說。」玉燕道：「回到杏子林去？倘若那些西夏武士還在那邊，咱們豈不是又去自投羅網？」段譽道：「我想適才落了這麼一場大雨，他們定然是走了。這樣罷，你在林外等我，我悄悄去張上一張，要是敵人果真還在，咱們轉身便逃就是了。」玉燕道：「不，不能老是由你身涉險地，咱二人一齊去看，若有兇險，一齊逃走。」

段譽聽她願意和自己有難同當，大是興奮，笑道：「要打是打不贏，要逃還逃不了麼？」當下兩人商量如何相救阿朱，阿碧，說定由段譽施展「凌波微步」，奔到朱碧雙姝面前，將那瓶臭藥給她二人聞上一陣，解毒之後，才設法救將出來。說話之間，縱馬快奔，不多時已到了杏子林外。段譽和玉燕一齊下馬，將馬匹繫在一株杏子樹上，段譽將那隻瓷瓶拿在手中，兩人相視一笑，躡手躡足的並肩入林。

杏林中滿地泥濘，草叢上都是水珠，段譽與玉燕進得林中，放眼空蕩蕩地竟無一個人影。玉燕道：「他們果然走了，咱們到無錫城裏去探探消息罷。」段譽道：「很好。」想起又可和玉燕並肩同行，多走一段路，心下大是歡喜，臉上不自禁的露出笑容。玉燕奇道：「是我說錯了麼？」段譽忙道：「沒有。咱們這就到無錫城裏去。」玉燕道：「那你為甚麼好笑？」段譽轉開了頭，不敢向她正視，微笑道：「我有時會傻裏傻氣的瞎笑，你不用理會。」玉燕想想好笑，咯的一聲，也笑了出來。這麼一來，段譽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兩人按轡徐行，走向無錫。行出數里，忽見道旁一株松樹的樹幹上，懸著一具屍體，乃是一個西夏武士。兩人大感詫異，不知那是誰下的手。再行出數丈，山坡旁又有兩具西夏武士的死屍，傷口血漬未乾，正是死去不久。段譽道：「這些西夏人遇上了對頭，王姑娘，你想是誰殺的？」玉燕道：「這人武功極高，舉手殺人，不費吹灰之力，真是了不起。咦，那邊是誰來了？」只見大道上兩乘馬也是並轡而來，馬上人一穿紅衫、一穿綠衫，正是朱碧雙姝。玉燕喜道：「阿朱、阿碧，你們脫險啦！」四個人縱馬聚在一起，都是不勝之喜。阿朱道：「王姑娘、段公子，你們怎麼又回來啦？我和阿碧妹子正要來尋你們呢。」玉燕問道：「你們怎樣逃脫的？聞了那個臭瓶沒有？」阿朱笑道：「真是臭得要命，姑娘，你也聞過了？也是喬幫主救你的，是不是？」玉燕道：「甚麼喬幫主？你們是蒙喬幫主相救的？」

阿朱道：「是啊，我和阿碧中了毒迷迷糊糊的動彈不得，和丐幫眾人一起，都給那些西夏蠻子上了綁，放在馬背上。行了一會，天下大雨，一干人都分散了，有的向東、有的向西，分頭覓地避雨。幾個西夏武士帶著我和阿碧躲在那邊的一個涼亭裏，直到大雨止歇，這才出來。便在那時，後面有一個人騎了馬趕將上來，正是喬幫主。他見咱二人給西夏人綁住了，很是詫異，還沒出口詢問，阿碧便叫：『喬幫主，救我！』那些西夏武士一聽到『喬幫主』三字，都慌了手腳，紛紛抽出兵刃向他殺去。結果有的掛在松樹上，有的滾在山坡下，有的翻到了小河中。」

玉燕笑道：「那還是剛才的事，是不是？」阿朱道：「是啊！我說：『喬幫主，咱姊妹中了毒，勞你駕在西夏蠻子身上找找解藥。』喬幫主在一名西夏好手屍體身上，搜出了一隻小小瓷瓶，是香是臭，那也不用婢子多說。」玉燕問道：「喬幫主呢？」阿朱道：「他聽說丐幫人都中毒遭擒，十分焦急，說要去救他們出去，急匆匆的去了。他又問起段公子，對你十分關懷。」段譽嘆道：「我這位把兄當真是義氣深重。」阿朱道：「丐幫的人不識好歹，將好好一位幫主趕了出來，現下自作自受，正是活該。依我說呢，喬幫主壓根兒不用去救他們，讓他們多吃些苦頭，瞧他們還趕不趕人了？」段譽道：「我這把兄香火情重，他是寧可別人負他，他卻不肯負人。」

阿碧道：「姑娘，咱們現下去那裏？」玉燕道：「我和段公子本是商量著要來救你們兩個。現下四個人都是平平安安，那是再好不過。丐幫的事跟咱們毫不相干，依我說，咱們去少林寺尋你家公子去罷。」朱碧雙姝最關懷的也正是慕容公子，聽玉燕這麼一說，一齊拍手叫好。段譽心下酸溜溜地，道：「你們這位公子我是仰慕得緊，定要見見。左右無事，便隨你們去少林寺走一遭。」當下四個人調過馬頭，轉向北行。玉燕和朱碧雙姝有說有笑，將碾坊中如何遇險、段譽如何迎敵、西夏武士李延宗如何釋命贈藥等情，細細說了，只聽得阿朱、阿碧驚詫不已。

三個少女說到有趣之處，咯咯輕笑，時時回過頭來瞧瞧段譽，用衣袖掩住了嘴，卻又不敢放肆嬉笑。段譽知道她們在談論自己的蠢事，但想自己雖是獃頭獃腦，終於還是保護玉燕周全，不由得又是羞慚，又有些驕傲。但見這三個少女相互間親密之極，把自己全然當作了外人，此刻已是如此，待得見到慕容公子，自己只恐更無容身之地，想想又覺索然無味。行出數里，穿過了一大片桑林，忽聽得林畔有兩個少年在大聲號哭，極是悲切。四人縱馬上前一看，原來是兩個十四五歲的小沙彌，僧袍上血漬斑斑，其中一人還傷了額頭。阿碧最是慈心，柔聲問道：「小師父，是誰欺侮你們麼？怎地受了傷？」那個額頭沒傷的沙彌哭道：「寺裏來了許許多多番邦惡人，把師父給殺了，將咱二人趕了出來。」四人聽到「番邦惡人」四字，相互瞧了一眼，均想：「是那些西夏人？」阿朱問道：「你們的寺院在那裏？都是些甚麼番邦惡人？」那小沙彌道：「咱們兄弟是天寧寺的，便在那邊──」說著手指東北角處，又道：「那些番人捉了一百多個叫化子，到寺裏來躲雨，要酒要肉，又要殺雞殺牛。師父說罪過，不讓他們在寺裏殺牛，他們將師父和寺裏十多位師兄都給殺了，嗚嗚，嗚嗚。」阿朱道：「他們走了沒有？」那小沙彌指著桑林後裊裊伸起的炊煙，道：「他們正在煮牛肉，真是罪過，菩薩保佑，把這些番人打入阿鼻地獄。」阿朱道：「你們快走遠些，若是給那些番人捉到，別讓他們將你兩個宰來吃了。」兩個小沙彌一驚，踉踉蹌蹌的走了。

段譽不悅道：「他二人走投無路，阿朱姊姊何必出言再加恐嚇？」阿朱笑道：「這不是恐嚇啊，我說的是真話。」阿碧道：「丐幫眾人既都囚在那天寧寺中，喬幫主趕向無錫城中，那是撲了個空。」阿朱忽然異想天開，道：「王姑娘，我想假扮喬幫主，混進寺中，將那個臭瓶丟給眾叫化聞聞。他們脫險之後，必定好生感激喬幫主。」玉燕微笑道：「喬幫主身材高大，是個魁梧奇偉的漢子，你怎扮得他像？」阿朱笑道：「越是艱難，越顯得阿朱的手段。」玉燕笑道：「你扮得像喬幫主，卻冒充不了他的絕世神功。天寧寺中盡是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人物，你如何能來去自如？依我說呢，扮作一個火工道人，或是一個鄉下的賣菜婆婆，那還容易混進去些。」阿朱道：「要我扮鄉下婆婆，沒甚麼好玩，那我就不去了。」

玉燕向段譽望望，欲言又止。段譽問道：「姑娘想說甚麼？」玉燕道：「我本來想請你扮一個人，和阿朱一塊兒去天寧寺，但想想又覺不妥。」段譽道：「要我扮甚麼人？」玉燕道：「丐幫的英雄們疑心病好重，冤枉我表哥和喬幫主暗暗勾結，害死了他們的馬副幫主，倘若──倘若──我表哥和喬幫主去解了他們的困厄，他們就不會瞎起疑心了。」段譽心中酸溜溜地，說道：「你是要我扮你表哥？」玉燕粉臉一紅，道：「天寧寺中敵人太強，你二人這般前去，甚是危險，還是不去的好。」段譽心想：「你要我幹甚麼，我便幹甚麼，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突然又想：「我扮作了她的表哥，說不定她對我的神態便不同些，享得片刻間的溫柔滋味，也是好的。」想到此處，不由得精神大振，說道：「那有甚麼危險？逃之夭夭，正是我段譽的拿手好戲。」玉燕道：「我說不妥呢，我表哥殺敵易如反掌，從來沒逃之夭夭的時候。」段譽一聽到這句話，一股涼氣，從頂門下直撲下來，心想：「你表兄是大英雄、大豪傑，我原是不配扮他。冒充了他而在人前出醜，豈不是污辱了他的聲名？」阿碧見他悶悶不樂，便安慰道：「敵眾我寡，暫且退讓，又有何妨？咱們志在救人，又不是甚麼比武揚名。」

阿朱一雙妙目，向著段譽上上下下打量，看了好一會，點點頭道：「段公子，要喬裝我家公子，實在頗為不易，好在丐幫諸人本來不識我家公子，他的聲音笑貌到底如何，只須得個大意也就是了。」段譽道：「你本事大，假扮喬幫主最合適，否則喬幫主是丐幫人眾朝夕見面之人，稍有破綻，立刻便露出馬腳。」阿朱微笑道：「喬幫主是位偉丈夫，我要扮他反而容易。我家公子跟你身材差不多、年紀差不多，大家都是公子哥兒、讀書的相公，要你捨卻段公子的本來面目，變成一位慕容公子，那實在甚難。」段譽嘆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龍鳳，別人豈能邯鄲學步？我想倒還是扮得不大像的好，否則，待會兒逃之夭夭起來，豈非有損慕容公子的清名佳譽？」

玉燕臉上一紅，低聲道：「段公子，我說錯了話，你還在惱我麼？」段譽忙道：「沒有，沒有，我怎敢惱你？」玉燕嫣然一笑，道：「阿朱姊姊，你們卻到那裏改裝去？」阿朱道：「須得到個小市鎮上，方能買到應用的物事。」當下四個人勒轉馬頭，轉而向西，行出七八里，到了一鎮，叫做馬郎橋。那市鎮甚小，並無客店，阿朱想出主意，租了一艘船停在河中，然後去買衣買鞋，在船中改裝，要知江南遍地都是小河，船隻較北方之牲口尤多。她先替段譽換了衣衫打扮，讓他右手持了一柄折扇，一身長袍都是青色，左手手指上戴上一個戒指，阿朱道：「我家公子戴的是隻漢玉戒指，這裏卻那裏買去？用隻青田石的充充，也就行了。」段譽只是苦笑，心道：「慕容復是珍貴的玉器，我是卑賤的石頭，在這三個少女心目之中，咱二人的身價亦復如此。」阿朱替他改裝已畢，笑對玉燕道：「姑娘，你說還有甚麼地方不像？」玉燕不答，只是癡癡的瞧著他，目光中脈脈含情，顯然是心搖神馳，只當是見到了慕容復一般。

段譽和她這般如癡加醉的目光一觸，心中不禁一蕩，但隨即想起：「她這時瞧的是慕容復，可不是我段譽。」心中一會兒喜歡、一會兒著惱，當真是哭笑不得。兩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各自思湧如潮，不知阿朱和阿碧早到後艙，自行改裝去了。

過了良久，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粗聲道：「啊，段兄弟，你在這兒，找得我做哥哥的好苦。」段譽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只見說話的正是喬峰，不禁大喜，道：「大哥，是你，那好極了。咱們正想改扮了你去救人，既是你親自到來，阿朱姊姊也不用喬裝改扮了。」喬峰道：「丐幫眾人將我逐出幫外，他們是死是活，喬某也不放在心上。好兄弟，來來來，咱哥倆上去鬥鬥酒，喝它個十大碗。」段譽道：「大哥，丐幫群豪大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漢子，你還是去救他們一救的好。」喬峰怒道：「你書獃子知道甚麼？來，跟我喝酒去！」說著伸出手來，一把抓住了段譽的手腕。段譽無奈，道：「好，我先陪你去喝酒，喝完了酒再去救人！」喬峰突然間咯咯嬌笑，聲音清脆宛轉，一個魁梧的大漢發出這種小女兒的笑聲，實是駭人。段譽一怔之下，立時明白，一揖到地，說道：「阿朱姊姊，你易容改裝之術，當真是神乎其技，難得的是連說話聲音也學得這麼像。」阿朱改作了喬峰的聲音，說道：「好兄弟，咱們去罷，你帶好了那個臭瓶子。」又向玉燕和阿碧道：「兩位姑娘在此等候好音便了。」說著攜著段譽之手，大踏步上了岸。不知她在手上塗了甚麼東西，一隻柔膩粉嫩的小手，伸出來時居然也是黑黝黝地，雖不及喬峰手掌之粗大，但旁人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分辨。玉燕眼望著段譽的後影，心中只是想：「如果他是表哥，那就好了。表哥，這時候你也在想念著我麼？」

阿朱和段譽乘馬來到離天寧寺五里之外，生怕們給寺中西夏武士聽到蹄聲，便將坐騎繫在一家農家的牛棚之中，步行而前。阿朱道：「慕容兄弟，到得寺中，我便大言炎炎、吹牛恐嚇，你乘機用臭瓶子給丐幫眾人解毒。」她說這幾句話時粗聲粗氣，已儼然是喬峰的口吻。段譽笑著答應。兩人大踏步走到天寧寺外，只見寺門口站著十多名西夏武士，都是手執長刀，貌相極是威武。阿朱和段譽一看之下，心中打鼓，不由得畏縮起來。阿朱低聲道：「段公子，待會你得拉著我，急速逃了出來，否則他們找我此武，那可難以對付了。」段譽道：「是了。」但這兩個字說來聲音顫抖，實在也是極為害怕。兩人正在細聲商量，探頭探腦之際，寺門口一名西夏武士已見到了，大聲喝道：「兀那蠻子，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做奸細麼？」呼喝聲中，四名武士奔將過來。

阿朱無可奈何，挺起胸膛，大踏步上前，粗聲說道：「急速報與你家將軍知道，說道丐幫喬峰、江南慕容復，前來拜會西夏赫連大將軍。」那為首的武士雖未聽過慕容復之名，卻知道喬峰乃是丐幫的幫主，一聽之下便吃了一驚，忙抱拳說道：「原來是丐幫喬幫主光降，多有失禮。小人立即稟報。」當即快步轉身入內，餘人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要知喬峰的威名甚響，連西夏武士也是十分敬仰。

過不多時，只聽得號角之聲響起，寺門大開，西夏一品堂堂主赫連鐵樹率領努兒海等一眾高手，迎了出來，其中葉二娘、南海鱷神、雲中鶴三人也在其內。段譽心中怦怦亂跳，低下了頭，不敢直視。只聽赫連鐵樹道：「久仰『姑蘇慕容』的大名，有道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今日得見高賢，榮幸啊榮幸。」說著向段譽抱拳行禮。段譽急忙還禮，說道：「赫連大將軍威名及於海隅，在下早就企盼見見西夏一品堂的眾位英雄豪傑，今日來得魯莽，還望海涵。」說這些文縐縐的客套言語，原是他的拿手好戲，可說絲毫沒有破綻。赫連鐵樹又道：「常聽武林中言道『北喬峰、南慕容』。說到中原英傑，首推二位，今日同時駕臨，幸如何之？請，請。」側身相讓，請二人入殿。

阿朱和段譽硬著頭皮，和赫連鐵樹並肩而行。段譽心想：「聽這西夏將軍的言語神態，似乎他對慕容公子的敬重，尚在對我喬大哥之上，難道那慕容復的武功人品，當真比喬大哥猶勝一籌？我看，不見得啊不見得。」

忽聽得一人怪聲怪氣的說道：「不見得啊不見得。」段譽吃了一驚，側頭瞧那說話之人，正是南海鱷神。他瞇著一雙如豆小眼，斜斜打量段譽，只是搖頭。段譽心中大跳，心道：「糟糕，糟糕，給他認出了我的本來面目。」只聽南海鱷神說道：「瞧你骨頭沒三兩重，有甚麼用？喂，我來問你。人家說你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岳老二可不相信。我也不用你出手，我只問你，你知道我岳老二有甚麼拿手本事。你用甚麼功夫來對付我，才算是他媽的『以老子之道，還施老子之身』？」說著雙手叉腰，神態極是倨傲。赫連鐵樹本想出聲制止，但轉念一想，慕容復名頭大極，是否名副其實，不妨便由這瘋瘋癲癲的南海鱷神來考他一考，當下並不接口。

說話之間，各人已進了大殿，赫連鐵樹請段譽上座，段譽卻以首位相讓阿朱。南海鱷神大聲道：「喂，慕容小子，你且說說看，我拿手的功夫是甚麼。」段譽微微一笑，心想：「旁人問我，我還真的答不上來。你來問我，那可巧了。」當下打開折扇，輕輕搖了幾下，說道：「南海鱷神岳老三，你拜大理段公子為師，還沒學到甚麼拿手本事，那現下最得意的武功，不過是鱷尾鞭和鱷嘴剪而已。」

他一口說出鱷尾鞭和鱷嘴剪的名稱，南海鱷神固是驚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連葉二娘與雲中鶴也是詫異之極。須知這兩件兵刃乃是南海鱷神新近所練，從未在人前施展過，只是在大理與雲中鶴動手，這才用過一次，當時除了木婉清外，更無外人得見。他們那裏料得到木婉清已將此事原原本本的說與段譽知道，而眼前這慕容公子卻是段譽喬裝改扮。南海鱷神側過了頭，又細細打量段譽，他為人雖是兇殘狠忍，卻有佩服英雄好漢之心。過了一會，大拇指一挺，說道：「好本事！」段譽笑道：「見笑了。」南海鱷神心想：「他連我新練的拿手兵刃也說得出來，我其餘的武功也不用問他了。可惜咱們老大不在這兒，否則倒可好好的考他一考。啊，有了！」他大聲說道：「慕容公子，你會使我的武功，不算希奇，若是我師父到來，他的武功你一定不會。」段譽微笑道：「尊師是誰？他有甚麼了不起的功夫？」南海鱷神得意洋洋的笑道：「我的授業師父，去世已久，不說也罷。我新拜的師父本事卻是非同小可。不說別的，單是一套『凌波微步』的腳法，相信當場無人能會。」

段譽假意沉吟道：「『凌波微步』，嗯，那確是了不起的武功。段公子居然肯收閣下為徒，我卻有些不信。」南海鱷神忙道：「我幹麼騙你，這裏許多人都親眼得見，他親口叫我徒兒。」段譽心下暗笑：「不知如何，初時他死也不肯拜我為師，這時卻唯恐我不認他為徒。」便道：「嗯，既是如此，閣下想必也已學到了尊師的絕技？」南海鱷神將一個腦袋搖得波浪鼓相似，說道：「沒有，沒有！你既自稱於天下武功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如能走得三步『凌波微步』，岳老二便服了你。」段譽微笑道：「凌波微步雖難，在下卻也學得幾招。岳老爺子，你倒來捉捉我看。」說著長衫飄飄，站到大殿之中。西夏群豪大都沒見識過「凌波微步」到底是怎麼樣一種武功，只是聽南海鱷神說得如此神乎其技，都是企盼見識見識，各人紛紛聚在大殿四角。要看段譽如何演法。

南海鱷神一聲厲吼，左手一探，右手從左手掌底穿出，便向段譽抓了過來。段譽斜踏兩步，後退半步，身子如風擺荷葉，輕輕巧巧的避開來。只聽得噗的一聲響，南海鱷神收勢不及，右手五指插入了大殿的圓柱之中，陷入數寸。旁觀眾人見他如此功力，都是不禁駭然，本當齊聲喝采，但大眾驚駭之下，竟是連喝采也忘記了。南海鱷神一擊不中，吼聲更厲，全身縱起，猶如一頭大鷹般，從空中搏擊而下。段譽對他毫不理會，自管自的踏著從石穴中聽學到的八卦步法，瀟灑自如的行走。南海鱷神鬥到狠處，吼叫聲越來越響，渾如一頭兇猛的野獸相似。段譽一瞥間見到他猙獰的面貌，心中窒了一窒，急忙轉過了頭，從袖中取出一條手巾，綁住了自己的眼睛，說道：「我就算綁住眼睛，你也捉我不到。」

南海鱷神雙掌飛舞，猛力往段譽身上撲去，但總是差著這麼一點，旁人只瞧得慄慄危懼，手心中都捏了一把冷汗，但段譽卻是安如泰山。只要南海鱷神是對準他身子攻去，那便永遠碰他不著，但如他也蒙上雙眼，亂抓亂捉，段譽可就危險萬分了。這道理說來甚淺，但著實不易猜想得透。

阿朱關心段譽，更是心驚肉跳，突然放粗了嗓子，喝道：「南海鱷神，這凌波微步比之你師父如何？」南海鱷神一怔，胸口一股氣登時洩了，立定了腳步，說道：「好極，妙極！你能蒙眼快步，只怕我師父也辦不到。好，姑蘇慕容，名不虛傳，我南海鱷神是服了你啦。」段譽拉去眼上手巾，返身回座，大殿前前後後，采聲如春雷般轟響起來。

# 第四十七回 身世之謎

赫連鐵樹待兩人入座，端茶道：「請喝茶，兩位英雄光降，不知有何指教？」阿朱道：「在下的屬下有些兄弟，不知怎地得罪了將軍，聽說將軍派出高手，以上乘武功將他們一一擒來此間。在下斗膽，要請將軍釋放。」她將「派出高手，以上乘武功將他們一一擒來此間」的話，特別著重，諷刺西夏人以下毒的卑鄙手段擒人。赫連鐵樹微微一笑，道：「話是不差。適才慕容公子大顯身手，果然是名下無虛，喬幫主與慕容公子齊名，總也得露一手功夫給大夥兒瞧瞧，好讓咱們心悅誠服，這才好放回貴幫的諸位英雄好漢。」阿朱心下大急，心想：「要我冒充喬幫主的形貌舉止，還可勉強對付，要我冒充他的身手，這不是立露馬腳麼？」正要飾詞推委，忽覺手腳酸軟，想要動一根手指也是不能，正與昨晚中了毒霧時的感覺一般無異，不禁大驚：「糟了，我沒想到便在這片刻之間，這些西夏惡人又會故技重施，那便如何是好？」段譽百邪不侵，渾無知覺，只見阿朱軟癱在椅子之上，知她又已中了毒霧，忙從懷中取出那個臭瓶，拔開瓶塞，送到她的鼻端。阿朱深深聞了幾聞，以中毒未深，四肢麻痹便去。她伸手拿住了瓶子，仍是不停的嗅著，心下好生奇怪，怎地敵人竟不出手干涉？瞧那些西夏人時，只一個個都軟癱在椅子之上，動也不動，眼球骨溜溜地亂轉。

段譽說道：「奇哉怪也，這干人作法自斃，怎地自己放毒，自己中毒？」阿朱走過去推了推赫連鐵樹，這大將軍身子一歪，斜在椅中，當真是中了毒。他話是還會說的，喝道：「喂，是誰擅用香霧，快取解藥來，快取解藥來！」喝了幾聲，可是他手下眾人個個軟倒，都道：「稟報將軍，屬下動彈不得。」努兒海道：「定有內奸，否則怎能知道這香霧的繁複使法。」赫連鐵樹怒道：「是誰？是誰？但快快給我查明了，將他碎屍萬段。」努兒海道：「是，是！為今之計，須得先取到解藥才是。」他斜眼瞧著阿朱手中的瓷瓶，說道：「喬幫主，煩你將這瓶子中的解藥，給咱們聞上一聞，我家將軍定有重謝。」阿朱笑道：「我是要去解救本幫的兄弟要緊，誰來貪圖你家將軍的重謝。」努兒海又道：「慕容公子，我身邊也有一個小瓶，煩你取將出來，拔了瓶塞，給我聞聞。」段譽伸手到他懷裏，掏出一個小瓶，果然便是解藥，笑道：「解藥是要的，卻不給你用。」和阿朱並肩走向後殿，推開東廂廂房的板門，只見裏面擠滿了人，都是丐幫中被擒的人眾。阿朱一進去，吳長老便大聲叫了起來：「喬幫主，是你啊，謝天謝地。」阿朱將解藥給他聞了，說道：「這是解藥，你逐一給眾兄弟解去身上之毒。」吳長老大喜，待得手足能夠活動，便用瓷瓶替宋長老解毒。段譽則用努兒海的解藥，替徐長老解毒。

阿朱道：「丐幫人多，如此逐一解毒，何時方了？吳長老，你到那些西夏人身遍搜搜去，且看是否尚有相同的解藥。」吳長老道：「是！」快步到大殿上去搜藥。只聽得大殿上怒罵聲、嘈叫聲、啪啪聲大作，顯然吳長老一面在搜藥，一面在打人出氣。過不多時，手中捧了六個小瓷瓶回來，笑道：「我專撿服飾華貴的胡虜身上去搜，果然品級高的，身邊便有解藥。哈哈，這些傢伙可就慘了。」段譽笑問：「怎麼？」吳長老笑道：「我每個人都給他們兩個嘴巴，身邊有解藥的，我下手特別重些。」

他忽然想起沒見過段譽，問道：「這位兄弟高姓大名，多謝你相救的大德。」段譽道：「在下複姓慕容，相救來遲，令各位委曲片時，得罪得罪。」丐幫眾人聽到他自稱「複姓慕容」，知道便是大名鼎鼎的「姑蘇慕容」，都是不勝駭異。

宋長老道：「咱們瞎了眼睛，冤枉慕容公子害死馬副幫主，今日若不是他和喬幫主出手相救，大夥兒落在這批西夏惡狗手中，還會有甚麼好下場？」吳長老也道：「喬幫主，大人不記小人之過，你還是回來作咱們的幫主罷。」全冠清尚未聞過解藥，身上兀自未能行動，冷冷的道：「喬爺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他稱喬峰為「喬爺」而不稱「喬幫主」，自是不再認他為幫主，而說他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這句話甚是厲害，要知丐幫眾人疑心喬峰假手慕容復，借刀殺人而除去馬大元，喬峰一直否認與慕容復相識，今日兩人偕來天寧寺，有說有笑，神情頗為親熱，看來並非初識。

阿朱心想這干人個個是喬峰的舊交，時間稍久，定會給他們瞧出破綻，便道：「幫中大事，慢慢商議不遲，我去瞧瞧那些西夏惡狗。」說著便向大殿走去，段譽隨後跟了出來。兩人來到殿中，只聽得赫連鐵樹正在破口大罵：「快給我查明了，這個王八羔子的西夏人叫甚麼名字，回去抄他的家，將他家中男女老幼殺個雞犬不留。他奶奶的，他是西夏人，怎麼反而相助外人，偷了我的香霧來施放？」段譽一怔，心道：「他在罵那一個西夏人啊？」赫連鐵樹罵一句，努兒海便答應一句，赫連鐵樹又道：「他在牆上寫這八個字，那不是明著譏刺咱們麼？」段譽和阿朱抬頭一看，只見粉牆上龍蛇飛舞般寫著四行字，每一行都是四字：「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害人毒霧，原璧歸君。」

段譽「啊」的一聲，道：「這──阿──這是慕容公子寫的麼？」但見墨漬淋漓，兀自未乾，顯然寫字之人離去不久。阿朱低聲道：「你別忘了自己是慕容公子。我家公子能寫各家字體，我無法辨認這幾個字是否出於他的手筆。」段譽向努兒海問道：「這幾個字是誰寫的？」努兒海不答，只道：「嘿嘿，好厲害的本事，今日咱們見識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手段。」他心下暗自擔心，不知丐幫眾人將如何對付他們，當他們擒到丐幫群豪之時，拷打侮辱，無所不至，他們只須「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那就難當得很了。段譽低聲道：「用這毒霧來整治西夏人，正似你家公子平素為人，他卻到了何處？當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了。」他對慕容公子本來只有一片妒念，這時猜想將西夏眾高手一網打盡的手段是慕容復所為，不由得暗生敬意。阿朱見丐幫中群豪一個個的恢復活動，紛紛到大殿上來敘話，低聲道：「大事已了，咱們去罷！」大聲說道：「我另有要事，須和慕容公子同去辦理，日後再見。」說著快步走出殿門，吳長老等大叫：「幫主慢走，幫主慢走。」阿朱那敢多停，反而和段譽越走越快。丐幫中群豪對喬峰向來敬畏，誰也不敢上前阻攔。兩人行出里許，阿朱笑道：「段公子，說來也真巧，你那個醜八怪徒兒正好要你試演凌波微步的功夫，還說你比他師父更行呢。」段譽「嗯」了一聲。阿朱又道：「不知是誰暗放毒霧。那西夏將軍口口聲聲說是內奸，我看多半是西夏人幹的。」段譽陡然間想起一人，道：「莫非是李延宗？便是咱們在碾坊中相遇的那個西夏武士？」阿朱沒見過李延宗，無法插口，只道：「咱們去跟王姑娘說，請她參詳參詳。」段譽本來疑心在牆上寫字的是慕容復本人，想到他既在鄰近，自會即與玉燕相會，心下好生納悶，這時忽然想到了是李延宗，登時心情舒暢，有說有笑起來。

正行之間，忽聽得馬蹄聲響，大道上一人疾馳而來，段譽眼目明亮，遠遠便見到正是喬峰，喜道：「是喬大哥！」正要出口招呼，阿朱急忙一拉他的衣袖，道：「別嚷，正主兒來了！」自己轉過了身子。片刻間喬峰已縱馬奔到身前，向段譽和阿朱瞧了一眼。

段譽給阿朱這麼一拉，這才醒悟：「咱二人都已改了裝，阿朱更是扮作喬大哥的模樣，給他瞧見了可不大妙。」當喬峰馳近身前時，便不敢和他正面相對，心想：「喬大哥和丐幫群豪相見之時，真相大白，不知會不會怪責阿朱如此惡作劇？」

喬峰救了阿朱、阿碧二女之後，得知丐幫眾兄弟均為西夏人所擒，心下焦急，四處追尋，但江南鄉間處處稻田桑地，水道陸路，縱橫交叉，不比北方道路單純，喬峰尋了大半天，好容易又撞到天寧寺的那兩個小沙彌，問明方向，這才趕向天寧寺來。他見段譽神采飛揚，狀貌極是英俊，心想：「這位公子和我那段譽兄弟倒是一時瑜亮。」阿朱早便背轉了身子，他便沒加留神，心中掛懷丐幫兄弟，快馬加鞭，一馳而過。

來到天寧寺外，只見十多名丐幫弟子正綁住一個個西夏武士，從寺中押將出來。喬峰大喜：「丐幫人物果然是英雄了得，競爾反敗為勝。」丐幫眾人見喬峰去而復回，紛紛迎上，說道：「幫主，這些惡賊如何發落，請你示下。」喬峰道：「我早已不是丐幫中人，『幫主』二字，再也休得提起。大夥兒有損傷沒有？」寺中徐長老等得報，都快步迎出。吳長老最是心直，快嘴說道：「幫主，你一離開，大夥兒便著了道兒，若不是你和慕容公子及時趕來相救，丐幫全軍覆沒。你不回來主持大局，做大夥的頭，那是不成的。」喬峰奇道：「甚麼慕容公子？」吳長老道：「全冠清這些人胡說八道，你莫聽他的。結交朋友，是甚麼難事？我相信你和慕容公子是今天才相識的。」喬峰道：「慕容公子？你說是慕容復麼？我從未見過他面。」

徐長老和宋、奚、陳、吳四長老面面相覷，都是驚得獃了，均想：「只不過片刻之前，他和慕容公子手攜手的進來替眾人解毒，怎麼這時忽然說出不識慕容公子的話來？」吳長老想了一想，恍然大悟，道：「啊，是了。適才那青年公子自稱複姓慕容，但並不是慕容復。天下雙姓『慕容』之人何止千萬，那有甚麼希奇？」陳長老道：「他在牆上自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卻不是慕容復是誰？」忽然有一個怪裏怪氣的聲音插口道：「那娃娃公子甚麼武功都會使，而且門門功夫比原來的主兒更加精妙，那還不是慕容復，當然是他，一定是他。」眾人向說話之人瞧去，只見他鼠目短髯，正是南海鱷神。他中毒後被綁，卻忍不住插口說話。

喬峰奇道：「那慕容復來過了麼？」南海鱷神怒道：「放你娘的臭屁，剛才你和慕容復攜手進來，不如用甚麼鬼門道，將老子用麻藥麻住了。快快放了老子便罷，否則的話，哼哼，哼哼──」他接連說了幾個「哼哼」，但「否則的話」他有甚麼辦法，一時卻說不上來。喬峰道：「瞧你也是一個武林中的好手，怎地如此胡說八道？我幾時來過了？甚麼和慕容復攜手進來，更是荒謬之極。」南海鱷神氣得哇哇大叫：「好喬峰，好喬峰，枉你是丐幫的一幫之主，竟敢撒這漫天大謊，各位朋友，剛才喬峰是不是來過？咱家將軍是不是請他上坐，請他喝茶？」一眾西夏人齊聲說道：「是啊，慕容復試演『凌波微步』，喬峰在旁鼓掌喝采，說甚麼『北喬峰、南慕容』，難道這是假的？」吳長老扯了扯喬峰的袖子，低聲道：「幫主，明人不做暗事，剛才的事那是抵賴不了的。」喬峰給他說得啼笑皆非，苦笑道：「吳四哥，難道剛才你也見過我來？」吳長老將那個盛放解藥的小瓷瓶遞了過去，道：「幫主，這瓶子還給你，說不定將來還會有用。」喬峰道：「還給我？甚麼還給我？」吳長老道：「這解藥是你剛才給我的，你忘了麼？」喬峰道：「怎麼？吳四哥，你也說剛才見過我？」吳長老見他絕口抵賴，心下既是不快，又感不安。

喬峰雖是精明能幹，卻那能猜得到竟會有人假扮了他，在片刻之前來到天寧寺中解救眾人？他一轉念間，心想這中間定是隱伏著一個重大陰謀。吳長老、奚長老等都是直性之人，決計不會做甚麼卑鄙事情，但那玩弄權謀之人策略厲害，自能妥為佈置安排，使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眾人眼中看出來，處處顯得荒唐邪惡。丐幫群豪得他解救，本來人人感激，但聽他矢口不認，卻都是大為驚詫。有人猜他是這幾天中多遭變故，以至神智錯亂；有人料想馬大元確是他假手於慕容復所害，生怕奸謀敗露，索性絕口否認認識慕容其人；復有人猜想他圖謀重任丐幫幫主，在安排甚麼計策；更有人深信他是為契丹出力，既反西夏，亦害大宋。各人心中的猜測各各不同，臉上便有惋惜、難過、憤恨、鄙夷、仇視等種種不同的神氣。喬峰長嘆一聲，道：「各位既是安然無恙，喬峰就此別過。」說著一抱拳，翻身上馬，鞭子一揚，疾馳而去。忽聽得徐長老叫道：「喬峰，將打狗棒留了下來。」喬峰陡地勒馬，道：「打狗捧？在杏林之中，我不是已交出來了麼？」徐長老道：「咱們失手遭擒，打狗棒落在西夏眾惡狗手中。此時遍尋不見，想必又為你取去。」喬峰仰天長笑，聲音極是悲涼，大聲道：「我喬峰和丐幫再無瓜葛，要這打狗棒何用？徐長老，你將喬峰瞧得忒也小了。」雙腿一挾，那馬四蹄翻飛，向北馳去。

喬峰自幼父母對他撫愛有加，及後入少林寺學藝，再拜丐幫汪幫主為師，行走江湖，雖是多歷艱險，但師父朋友，無不對他赤心相待。這兩天之中卻是天地間掀起風波，以往威名赫赫，至誠仁義的幫主，竟成為一個賣國害民，卑鄙無恥的小人。他任由那馬信步而行，心中混亂已極：「倘若我真是契丹人，過去十餘年中，我手下殺了不少契丹高手，破敗了不少契丹的圖謀，豈不是大大的不忠？要是我父母確實是在雁門關外為漢人害死，我反拜害父殺母的仇人為師，三十年來認別人為父為母，豈不是大大的不孝？喬峰啊喬峰，你如此不忠不孝，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親，那麼我自也不是喬峰了？我姓甚麼？我親生父親給我起了甚麼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無名無姓。」他轉念又想：「可是，說不定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大奸大惡之人的誣陷，我喬峰堂堂丈夫，給人擺佈得身敗名裂，萬劫不復，豈非枉自讓奸人陰謀得逞？嗯，總而言之，須得查個明白才是。」

他心下盤算，第一步是趕回河南少室山，向三槐公詢問自己的身世來歷，第二步是入少林寺叩見授業恩師玄苦大師，請他賜示真相。這兩人對自己素來愛護有加，絕不致有所隱瞞。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能夠擔當大事之人，如何行事既是盤算已定，心下便不再煩惱。只是他從前以丐幫之主的身份，在江湖上行走，當真是四海如家，此刻他被逐出丐幫，不但不能再到各處分舵食宿，而且為了免得惹麻煩，反而處處避道而行，不與丐幫中的舊屬相見，只行得兩天，身邊零錢化盡，只得將那匹從西夏人處奪來的馬匹賣了，以作盤纏。

不一日，來到嵩山腳下，逕向少室山行去。這是他少年時所居之地，處處景色，皆是舊識。自從他出任丐幫幫主以來，以丐幫乃江湖上第一大幫，少林派是武林中第一大派，丐幫幫主若上少林，便成轟動武林的大事，種種儀節排場，驚動甚多，是以他從未回來，只是每年派人向父母和恩師奉上衣食之敬，請安問好而已。這時重臨故土，想到自己身世之謎，一兩個時辰之內便可揭開，饒是他鎮靜沉穩，心下也是不禁惴惴。

他的舊居是在少室山之陽的一座山坡之旁，喬峰快步轉過山坡，只見菜園旁的那棵大棗樹底下，放著一頂草笠，一把茶壺。那茶壺柄子已斷，喬峰認得是「父親」喬三槐之物，心間陡然感到一陣暖意：「爹爹勤勉忠厚，這把破茶壺已用了幾十年，仍是不捨得丟掉。」看到那株大棗樹時，又憶起兒時每逢棗熟，喬三槐總是攜著他的小手，一共擊打棗子。紅熟的棗子飽脹皮裂，甜美多汁，自從離開故鄉之後，從未再嘗到過如此好吃的棗子。喬峰心想：「就算他們不是我親生的爹娘，但我幼時這番養育之恩，自是終身難報。不論我身世真相到底如何，我絕不可改了稱呼。」

他走到那三間土屋之前，只見屋外一張竹席上曬滿了菜乾，一隻母雞帶領了一群小雞，正在草間啄食。他不自禁的微笑起來：「今晚娘定要殺雞做菜，款待她久未見面的兒子。」他大聲叫道：「爹、娘，孩兒回來了。」但叫了兩聲，不見答應，心想：「啊，是了，二老耳朵聾了，聽不見了。」伸手推開板門，跨了進去。堂上板桌板凳、犁耙鋤頭，宛然是他離家時的模樣，卻不見人影。

喬峰又叫了兩聲：「爹，娘！」仍是不聽見答應，他微感詫異，自言自語的道：「都到那裏去啦！」探頭向臥房中一張，不禁大吃一驚，只見喬三槐夫婦二人都是橫臥在地，動也不動。喬峰一縱入內，先將母親扶起，但覺她呼吸已然斷絕，但身子尚有微溫，顯是死去還不到一個時辰，再抱起父親時，情形也是一般無異。喬峰又是驚慌，又是悲痛，抱著父親的屍體走出屋門，在陽光下細細檢視，察覺他胸口肋骨根根斷絕，竟是被武學高手以極厲害的掌力擊斃，再看他母親屍首，也是這般。

喬峰腦中混亂：「我爹娘乃是忠厚老實的農夫農婦，怎會引得武學高手向他們下此毒手？那自是因我之故了。」他在三間屋內，以及屋前、屋後、和屋頂之上仔細察看，要查知兇手是何等樣人。但顯然下手之人心思周密，竟連腳印也不留下一個。喬峰滿臉都是眼淚，越想越是悲苦，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只哭得數聲，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可惜，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喬峰倏地轉過身來，見是四個中年僧人，服飾打扮，是少林寺中的僧人。喬峰雖曾在少林派學藝，但授他武功的玄苦大師每日夜半方來他的家中，授藝之事，連他父母也是不知，因此對少林寺中的僧人均不相識。

他此時心中悲苦，雖見來了外人，一時也是難以收淚。但見一名高高的僧人滿臉怒容，大聲說道：「喬峰，你這人當真是豬狗不如。喬三槐夫婦就算不是你的親生父母，十餘年中的養育之恩，那也是非同小可，如何竟敢如此毒辣，下手殺害？」喬峰泣道：「在下適才歸家，見父母被害，正要查明兇手，替父母報仇，大師何出此言？」那僧人怒道：「契丹人狼子野心，果然是行同禽獸，你親手殺了你義父義母，咱們只恨相救來遲，姓喬的，你要到少室山來撒野，可還差著這麼一大截。」說著呼的一掌，便向喬峰胸口劈到。喬峰正待閃避，只聽得背後風聲微動，情知有人從後偷襲，他不願這般不明不白的和這些少林僧人動手，左足一點，身子輕飄飄的飛出丈許，果見另一名少林僧一足踢空。四名少林僧見他如此輕易的避開，臉上均現驚異之色。那高大僧人罵道：「你武功再強，卻又怎地？你要殺了義父義母滅口，隱瞞你的出身來歷，只可惜你是契丹孽種之事，早已轟傳武林，江湖上那個不知、那個不曉？你行此大逆之事，只有更增你的罪孽。」另一名僧人也罵道：「你先殺馬大元，再殺喬三槐夫婦，哼哼，這醜事能遮蓋得了麼？」

喬峰悲痛之下，雖聽得這兩個僧人如此醜詆辱罵，卻也發作不出惱怒之意，他生平臨大事、決大疑，遭逢過不少為難之事，這時很能沉得住氣，抱拳行禮，說道：「請教四位大師法名如何稱呼？是少林寺中的高僧麼？」一個中等身材的和尚脾氣最好，道：「咱們都是少林弟子，唉，看三槐夫婦一生忠厚，卻落此滲報。喬峰，你們契丹人，下手忒也狠毒了。」喬峰心想：「他們既是不肯宣露法名，多問也是無益。適才聽得那高身子的和尚說道他們相救來遲，似是得到了訊息而來救援，卻是誰去通風報訊的？是誰預知我爹娘要遭遇兇險？」便道：「四位大師慈悲為懷，趕下山來救我爹娘，只可惜遲了一步──」那高身材的僧人性烈如火，提起醋缽大的拳頭，呼的一拳，又向喬峰擊到，喝道：「咱們遲了一步，才讓你行此忤逆之事，虧你還在自鳴得意，出言譏刺咱們。」喬峰明知他們四人一片好心，得到訊息後即來救援自己的爹娘，實是不願跟他們動手過招，但想為了得知真相，若不展露一手將他們制住，那就永遠弄不明白，便道：「在下感激四位的好意，今日事出無奈，多有得罪！」說著轉身如風，伸手往第三名僧人肩頭拍去。那僧人喝道：「當真動手麼？」一句話剛說完，肩頭已被喬峰拍中，身子一軟，坐倒在地。喬峰練過少林派的武功，與這四名僧人雖不相識，但他們武功的基本家法，卻是嫻熟於胸，接連拍出四掌，將四名僧人一一拍倒。

他說道：「得罪了，請問這位大師，你說相救來遲，何以得知我爹娘身遭厄難，是誰將這音訊告知師父？」那僧人怒道：「嘿嘿，你不過想查知報訊之人，又想去施毒手加害。咱們少林弟子是何等樣人，豈受你這契丹賤狗逼供？你再使厲害十倍的毒刑，也休想從我口中套問出一個字來。」喬峰心下暗嘆：「這誤會越弄越深，我不論問甚麼話，他們都會當是盤問口供。」於是伸出手去，在每人背上推拿了幾下，解開四人被封的穴道，說道：「若要殺人滅口，我此刻便送了四位的性命。是非真相，總盼將來能有水落石出之日。」忽聽得山坡旁一人冷笑道：「要殺人滅口，那也未必有這麼容易！」喬峰一抬頭，只見山坡旁高高矮矮的站著十餘名少林寺的僧人，各人手中或持禪杖、或持戒刀，沒一個人不是手有兵器。他一瞥之下，但見為首二僧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紀，手中各提一柄方便鏟，鏟頭精鋼的月牙發出青森森的寒光，那二僧的四道目光都如電光般炯炯射入，一見便知是內功極其深湛。喬峰雖是不懼，但知道這十多名僧人的武功比之適才四僧，那是高得太多，只要一交上手，若不殺傷數人，就不易全身而退。他應變決疑，極是迅速，雙手抱拳，說道：「喬峰無禮，謝過諸位大師。」突然間身子倒飛，背脊撞破板門，進了土屋。

這一下變故來得快極，眾僧人齊聲驚呼，有五六人同時搶了上去，剛到門邊，只覺一股勁風從門中激射而出。這五六人各舉左掌，疾運內力一擋，砰的一聲大響，塵土飛揚，五六人均被門內拍出的掌力逼得倒退了四五步。待得站定身子，均感胸口氣血翻湧。幾個人臉色蒼白，面面相覷，各人心下都十分明白：「喬峰這一掌力道雖猛，卻是尚有餘力，第二掌再擊將過來，未必能夠擋住。」各人認定他是窮兇極惡之徒，只道他要蓄力再發，沒想到他其實是掌下留情，不欲傷人。隔了好半晌，為首的兩名僧人舉起方便鏟，一招「雙龍入洞」，勢挾勁風，二僧身隨鏟進，並肩搶入了土屋。噹噹噹雙鏟相交，織成一片光網，護住身子，卻見屋內空蕩蕩地，那裏有喬峰的人影？

更奇的是，連喬三槐夫婦的屍首也已影蹤不見。那使方便鏟的二僧，是少林寺「戒律院」中監管本派弟子行為的「持戒僧」與「守律僧」，平時行走江湖，查察門下弟子的功過，本身武功固然甚強，而見聞之廣，更是人所不及。他二人見喬峰在這頃刻之間，竟會走得不知去向，已是極為難能，而他能攜同喬三槐夫婦的屍首而去，更是不可思議了。眾僧不信他在這一剎那間便能去遠，認定他是躲在甚麼地方，當下在屋前屋後，炕頭灶邊，處處翻尋了個遍。戒律院二僧提氣疾向山下追去，直追出二十餘里，那裏有甚麼蹤跡可尋？殊不知喬峰挾了爹娘的屍首，反向少室山上奔去。他竄向一個人所難至、林木茂密的陡坡，將爹娘掩埋了，跪下來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響頭，心中暗暗禱祝：「爹、娘，是何人下此毒手，害你二老性命，兒子一定要拿到兇手，到二老墳前剜心活祭。」想起此次歸家，只是遲得一步，不能再見爹娘一面，否則爹娘見到自己已長得如此雄緯魁梧，一定好生歡喜。倘若三人能聚會一天半日，那也得有片刻的快活。喬峰想到此處，忍不住又是嗚嗚咽咽的泣不成聲，他自幼硬氣，極少哭泣，成人後更是從未流過一滴眼淚，今日實是傷心到了極處，悲憤到了極處，這才淚如泉湧，難以抑止。

突然間心念一轉，暗叫：「啊喲，不好，我的授業恩師玄苦大師，別要又遭甚麼兇險。」在墳前哭拜之時，腦海中陡然想明白了幾件事：「那兇手殺我爹娘，並非時間如此湊巧，恰好在我回家之前的半個時辰中下手，那是他早有預謀，下手之後，立即去通知少林寺中的僧人，說我正在趕上少室山，要殺我爹娘滅口。是了，那些少林僧俠義為懷，一心想救我爹娘，卻撞到了我，當世知我身世真相之人，還有一位玄苦師父，須防那兇手更下毒手，將罪名栽在我的身上。」

一想到玄苦大師或將因己之故而遭難，不由得五內如焚，拔步便向少林寺飛奔。他明知寺中高手如雲，達摩堂中幾位老年僧人，更是各有非同小可的絕技，自己只要一露面，眾僧群起而攻，脫身就非易事，是以奔跑雖快，卻盡撿荒僻的小徑，荊棘雜草，將他一雙褲腳鉤得稀爛，小腿上鮮血淋漓，卻也只好聽由如此。繞這小徑上山，路程遠了一大半，奔得一個多時辰，才攀到了少林寺後。其時天色已然昏暗，他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黑暗之中，易於隱藏身形；憂的是兇手乘黑偷襲，不易發現他的蹤跡。

喬峰近年來縱橫江湖，罕逢敵手，但這一次的敵人並非單只武功高強，心計之深，自己從未遇過，少林寺雖是龍潭虎穴一般的地方，但並未防備有這兇手要來加害玄苦大師，若是有人要出手偷襲，極易遭其暗算。喬峰何嘗不知自己處於嫌疑極重之境地，倘若此刻玄苦大師已遭人毒手，並未有人見到兇手的模樣，而自己若被人發現，偷偷摸摸的潛入寺中，那當真是百詞莫辯了。他此刻若是要獨善其身，自是離開少林寺越遠越好，但一來他擔心玄苦大師安危，二來想乘機捉拿真兇，替爹娘報仇，至於甘冒大險，那是顧不得了。

他雖在少室山中住了十餘年，卻從未進過少林寺，寺中殿院方向，全不知悉，更不知玄苦大師住於何處，心想：「盼恩師安然無恙，我見了恩師之面，稟明經過，請他老人家小心提防，再叩問我的身世來歷，說不定恩師能猜到真兇到底是誰。」

少林寺中殿堂院落，何止數十，東一座、西一座，高高低低散在山坡之間。玄苦大師在寺中並無執掌職司，也不是達摩堂的前輩高僧，「玄」字輩的僧人少說也有二十餘人，各人服色相同，黑暗中卻往那裏找去？

# 第四十八回 人生奇變

喬峰心下盤算：「唯一的法子，是抓到一名少林僧人，逼他帶我去見玄苦師父，見到之後，我再說明種種不得已之處，向他鄭重陪罪。但少林僧人大都尊師重義，倘若以為我去尋玄苦大師是要不利於他，只怕寧死不屈，決計不肯說出他的所在。嗯，我不妨去廚下找一個火工來此帶路，可是這些人卻又未必知道我師父的所在。」

他一時彷徨無計，每經過一處殿堂廂房，便俯耳到窗外聽聽，盼望能得到甚麼線索。仗著身手矯捷，他身子雖是長大魁偉，但竄高伏低，直似靈貓，竟沒給人知覺。一路如此聽去，待行到一座小舍之旁，忽聽得窗內有人說道：「方丈有要事奉商，請師叔即到『證道院』去。」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是！我立即便去。」喬峰心想：「本寺方丈集人商議要事，我師父想來也一定要去！我跟著此人上『證道院』去，便能見到我師父了。」只聽得「呀」的一聲，板門推開，出來兩個僧人，年老的一個向西，年少的匆匆向東，想是再去傳人。喬峰心想方丈既要請到這老年僧人前去商議要事，此人行輩身份必高，少林寺不同別家寺院，凡行輩高者，武功亦必高深。他不敢緊隨其後，只是望著他的影子，遠遠跟隨。眼見他越走越西，直走到最西的一座屋宇之中。喬峰待他進了門，才繞著圈子走到那屋子後面，聽明白四周無人，方始伏到窗下。他心中又是悲憤，又是恚怒，自忖：「喬峰行走江湖以來，那一件事不是光明磊落，大模大樣？今日卻迫得我這等偷偷摸摸，萬一行蹤敗露，喬某一世英名，這張臉卻往那裏擱去？」但隨即轉念又想：「唉，想當年師父每晚下山授我武藝，縱然大風大雨，亦從來不停一晚。這等重恩，我便是粉身碎骨，亦當報答，何況小小的羞恥侮辱？」

只聽得前面門外腳步聲響，先後又來了四人，過不多時，又來了兩人，窗紙上映出人影，一共有十餘人，都群集一間堂中。喬峰心想：「倘若他們商議的是少林派中的機密要事，給我偷聽入耳，我雖非有意，總是不妥。還是離得遠些，別要聽人私秘的為是。師父若在堂中，這裏面高手如雲，任他多厲害的兇手也傷他不著，待會兒集議已畢，一一散出，我便可設法私下和他相見，稟明一切。」正想跟步走開，忽聽得堂中十餘個僧人一齊念起經來。喬峰不懂他們念的是甚麼經文，只是聽得出聲音莊嚴肅穆，有幾個人的聲音中又頗有悲苦之意。這一段經文念得甚長，他漸覺不妥，尋思：「他們似乎是在做甚麼法事，又或是參禪研經，我師父或者不在此處。」一側耳細聽，果然在眾僧齊聲誦經的聲音之中，聽不出有玄苦大師那沉著厚實的嗓音在內。

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再等一會，只聽得誦經之聲止歇，一個威嚴的聲音說道：「玄苦師弟，你還有甚麼話要說麼？」喬峰聽到「玄苦師弟」這四個字，心下大喜：「師父果在此間，他老人家也是安好無恙。」只聽得一個渾厚的聲音說起話來，喬峰聽得明白，正是他的授業師父玄苦大師，但聽他說道：「小弟受戒之日，先師給我取名玄苦。想那佛家八苦，乃是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小弟勉力脫此八苦，只能渡己，不能渡人，說來慚愧，這『怨憎會』的苦，原是人生必有之義，小弟力求解脫，願師兄和眾位師弟、師侄助我。」喬峰聽他說話聲音十分平靜，中氣充沛，顯然這十餘年中師父的內力修為也是大有精進，不禁暗暗為他歡喜。只是他聽說的這一番話，都是佛家的言語，到底是何意義，喬峰一時也弄不明白。

又聽那威嚴的聲音說道：「玄悲師弟數月前命喪奸人之手，咱們全力追拿兇手，似違我佛勿嗔勿怒之戒。然降魔誅奸，是為普救世人，我輩學武，本意原為宏法廣德──」

喬峰心道：「這聲音威嚴之人，想必是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了。」只聽他繼續說道：「──除一魔頭，便是救卻無數世人。師弟，那人可是姑蘇慕容麼？」喬峰心道：「這事又牽纏到了姑蘇慕容氏身上。頗聞道路傳言，少林派玄悲大師之圓寂乃是遭人暗算，難道他們也疑心是慕容公子下的毒手？」只聽玄苦大師說道：「方丈師兄，小弟不願多增罪孽，讓師兄和眾位師弟、師侄為我操心。那人若能放下屠刀，自然回頭是岸，他若執迷不悟，唉，他也是徒然自苦而已。此人形貌如何，那也不必說了。」

方丈玄慈大師說道：「師弟大覺高見，做師兄的太過執著，頗落下乘了。」玄苦道：「小弟此刻想靜坐片刻，默想懺悔。」玄慈道：「是！師弟多多保重。」只聽得板門呀的一聲打開，一個高大瘦削的老僧當先緩緩走出。他行出丈許，後面魚貫而出，共是一十七名僧人。這十八位僧人都是身披大紅袈裟，雙手合十，低頭默唸，神情極是莊嚴。待得眾僧遠去，屋內寂靜無聲，喬峰為這周遭的情境所懾，一時不敢現身叩門，忽聽得玄苦大師說道：「佳客遠來，何以徘徊不進？」喬峰吃了一驚，自忖：「我屏息凝氣，旁人縱然和我相距咫尺，也未必能察覺我潛身於此。師父耳聽如此，竟似有『天耳通』的神通。」當下恭恭敬敬的走到門口，說道：「師父安好，弟子喬峰叩見師父。」

玄苦輕輕「啊」了一聲，道：「是峰兒？我這時正在想念你，只盼和你會見一面，快進來。」聲音之中，充滿了喜悅之意。喬峰大喜，搶步而進，便即跪下叩頭，說道：「弟子平時少有侍奉，多勞師父掛念。師父清健，孩兒不勝之喜。」說著抬起頭來，仰目瞧向玄苦。玄苦大師本來臉露微笑，油燈照映下見到喬峰的臉，突然間臉色大變，站起身來，顫聲道：「你──你──原來便是你，你便是喬峰，我──我親手調教出來的徒兒？」但見他臉上又是驚駭，又是痛苦，又混和著極大的憐憫惋惜。喬峰見師父瞬息間神情大異，心中也是驚訝之極，道：「師父，孩兒便是喬峰。」玄苦大師道：「好，好，好！」連說三個「好」字，便不說話了。喬峰不敢再問，靜待他有何教訓指示，那知等了良久，玄苦大師始終不言不語。喬峰再看他臉色，只見他一副神氣和適才全然的一模一樣，不禁嚇了一跳，伸手去摸他手掌時，但覺一片冰冷，再探他鼻息，原來早已氣絕多時。這一下喬峰自是嚇得目瞪口獃，腦海中一片混亂：「師父一見我，就此嚇死了？決計不會，我又有甚麼可怕？多半他是早已受傷。」可是卻又不敢去檢視他的身子。他定了定神，心意已決：「我若此刻悄然避去，豈是喬峰鐵錚錚好漢子的行逕？今日之事，縱有萬般兇險，也當查問個水落石出。」他走到屋外，朗聲叫道：「方丈大師，玄苦師父圓寂了。玄苦師父圓寂了。」他中氣充沛，這兩句呼聲遠遠傳送出去，山谷鳴響，闔寺俱聞。呼聲雖然是雄渾，卻是極其悲苦。

玄慈方丈等一行人尚未回歸各自的居室，猛聽得喬峰的呼聲，一齊轉身，快步回到「證道院」來。只見一條長大漢子站在院門之旁，伸袖拭淚，眾僧均覺奇怪。玄慈合十問道：「施主何人？」他關心玄苦安危，不等喬峰回答，便搶步進屋，只見玄苦僵立不倒，更是一怔。眾僧一齊進來，垂首低頭，誦唸經文。喬峰最後進屋，雙膝跪地，暗暗禱祝：「師父，弟子報訊來遲，你終於還是遭人毒手。弟子和那奸人的深仇，又深一層。」玄慈唸經已畢，打量喬峰，又問：「施主是誰？適才呼叫的便是施主麼？」喬峰道：「弟子喬峰，弟子見到師父圓寂，悲痛不勝，以致驚動方丈。」

玄慈聽到喬峰的名字，吃了一驚，道：「施主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麼？」喬峰聽到他說「丐幫的前任幫主」這七個字，心想：「江湖上的訊息傳得好快，他既知我不是丐幫的幫主，自也知道我被逐出丐幫的原由。」說道：「正是。」玄慈道：「施主何以夤夜闖入敝寺？又怎生見到玄苦師弟圓寂？」喬峰心有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如何說明才好，只得道：「玄苦大師是弟子的授業恩師，弟子得知──」第二句話還沒接下去，玄慈方丈便攔住話頭，道：「甚麼？玄苦師弟是你的授業師父？施主難道是少林弟子，那──那太奇怪了。」要知喬峰名滿天下，武林中誰都知道他是汪幫主的嫡傳弟子，他的武功與少林派絕不相干，這時他自稱為少林弟子，玄慈大師幾乎要斥為「荒唐」，只是尊重他的身份，這才將「荒唐」二字，改為「奇怪」。喬峰道：「此事說來話長，但不知我恩師受了甚麼傷，是何人下的毒手？」玄慈方丈垂淚道：「玄苦師弟受人偷襲，胸間吃了人一掌重手，肋骨齊斷，五臟破碎。仗著內功深厚，這才支持到此刻。咱們問他敵人是誰，他說並不相識，又問他形貌年歲。他卻說道佛家八苦，『怨憎會』乃是其中一苦，既是遇上了冤家對頭，正好就此解脫，兇手的形貌，他決計不說。」喬峰恍然而悟：「原來適才眾僧已知師父身受重傷，唸經誦佛，乃是送他西歸。」他虎目含淚，說道：「眾位高僧慈悲為念，不記仇冤，弟子是俗家人，務須捉到這下手的兇人，千刀萬剮，替師父報仇，想貴寺門禁森嚴，不知那兇人如何能闖得進來？」

玄慈沉吟未答，一名身子極矮的老僧忽然冷冷的道：「施主闖進少林，咱們沒能阻攔察覺，那兇手當然也能自來自去，如入無人之境了。」喬峰躬身抱拳，說道：「弟子以事在緊迫，不及在山門外通傳來見，多有失禮，還懇請諸位師父見諒。弟子與少林淵源極深，絕不敢有絲毫輕忽冒犯之意。」他最後那兩句話意思是說，如果少林派失了面子，我也連帶丟臉。要知他闖入少林後院，直到自行呼叫，才有人看見，這件事傳將出去，於少林派的顏面實是大有關連。正在這時，一個小沙彌雙手捧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藥，匆匆進來，向著玄苦的屍體道：「師父，請用藥。」原來他是服侍玄苦的沙彌，在「藥王院」中煎好了一服本寺靈效之極的療傷聖藥「九轉金剛湯」，送來給師父用，他見玄苦直立不倒，不知已然身死。喬峰心中悲苦，哽咽道：「師父他──」那小沙彌轉頭向他瞧了一眼，突然大聲驚呼：「是你！你──又來了！」嗆啷一聲，藥碗失手掉在地下，瓷片藥汁，四散飛濺。那小沙彌向後躍開兩步，靠在牆上，尖聲道：「是他，打師父的便是他！」他這麼一叫，眾人無不大驚。喬峰更是惶恐，大聲道：「你說甚麼？」那小沙彌不過十二、三歲年紀，見了喬峰十分害怕，躲到了玄慈方丈身後，拉住他的衣袖，叫道：「方丈，方丈！」玄慈道：「青松，不用害怕，你說好了，你說是他打了師父？」小沙彌青松道：「是的，他用手掌打師父的胸口，我在窗口看見的。師父，師父，你打還他啊。」直到此刻，他兀自未知玄苦已死。

玄慈方丈道：「你瞧得仔細些，別認錯了人。」青松道：「我瞧得清清楚楚的，是這般穿著灰布直綴，方的臉，眉毛這般上翹，大口大耳朵，正是他。師父，你打他，你打他。」喬峰突然之間，一股涼意從背脊上直瀉下來：「是了，那兇手正是裝扮作我的模樣，意圖嫁禍於我。師父聽到我回來，本極歡喜，但一見到我臉，見我和傷他的兇手一般形貌，這才說道：『原來便是你，你便是喬峰，我親手調教出來的徒兒。』師父和我十餘年不見，我自孩童變為成人，相貌早不同了。」

喬峰再想到玄苦大師臨死之前連說的那三個「好」字，當真是心如刀割：「師父中人重手，不知敵人是誰，待見到我時，認出我和兇手的形貌相似，心中大悲，一慟而死。師父身受重傷，本已垂危，自是不會細想，倘若當真是我下手害他，何以第二次又來相見。」忽聽得人聲喧嘩，一群人快步奔來，到得「證道院」外止步不進，兩名僧人躬著身子，恭恭敬敬的進來，正是在少室山腳下和喬峰交過手的持戒、守律二僧。那持戒僧只說得一聲：「稟告方丈──」便已見到喬峰，臉上露出驚詫憤怒的神色，獃獃的瞪目而視，不如他何以竟在此處。

玄慈方丈神色莊嚴，緩緩說道：「施主雖已不在丐幫，終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今日駕臨敝寺，出手擊死玄苦師弟，不知所為何來，還盼指教。」

喬峰長嘆一聲，突然間對著玄苦拜伏在地，說道：「師父師父，你臨死之時，還道是弟子下手害你，以致飲恨而歿。弟子雖萬萬不敢冒犯師父，但奸人所以加害，正是因弟子而起。弟子今日一死以謝恩師，殊不足惜，但從此師父的大仇便不得報了。弟子有犯少林尊嚴，師父恕罪。」拜祝已畢，突然聞呼呼兩聲，吐出兩口長氣，堂中的兩盞油燈應聲而滅，堂中登時漆黑一團。

喬峰出言禱祝之時，心下早已盤算好了脫身之策。他一吹滅油燈，左手一掌拍出，擊在守律僧的背心，這一掌全是陽剛之力，不傷他內臟，但將他一個肥大的身軀拍得穿堂破門而出。

黑暗中群僧聽得風聲，都道喬峰出門逃走，各自使出擒拿手法，抓向守律僧身上。

眾僧都是一般的心思，不願下重手將喬峰打死，要擒住了詳加盤問，到底害死玄苦大師所為何來，中間蘊藏著甚麼大陰謀。這十餘位高僧均是少林寺中第一流的好手。是少林寺的第一流好手，自也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好手。

各人的擒拿手法並不相同，卻各有獨到之處。一時之間，擒龍手、鷹爪手、虎爪功、金握指、握石掌──各種各式少林派的擒拿手法，都抓在守律僧的身上。

這些高僧的武功也真了得，黑暗中單聽風聲，認穴不差厘毫。那守律僧這一下便吃足了苦頭，霎時之間，周身各處要穴上著了各種各樣的擒拿手法，身子凌空而懸，竟不落地。這等經歷，只怕自古以來，從未有人受過。

這些高僧身在本寺，又均是大有身份職司之人，身邊自不會攜帶火種。然這些人閱歷既深，應變的手段自也甚是了得，一察覺情勢不對，當即有人飛身上屋，守住屋頂，證道院的各處通道和前門後門，片刻間便有高手僧人佔住要處，別說喬峰是一條長大漢子，他便是化身為一隻麻雀，只怕也難以逃脫。

不多時小沙彌青松取過火刀火石，點燃了堂中油燈，眾僧立即發覺是抓錯了守律僧。

達摩院首座玄難大師傳下號令，全寺僧眾各守原地，不得亂動，須知群僧均想喬峰膽子再大，也絕不敢孤身闖進少林寺這龍潭虎穴來殺人，必定另有強援，說不定乘亂另有圖謀，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

證道院中的十餘高僧和持戒僧所率領的一干僧眾，則在證道院鄰近各處細搜，幾乎每一塊石頭都翻了轉來，每一片草叢都有人用棍棒拍打。

這麼一來，眾位大和尚雖說慈悲為懷，有好生之德，但青蛇、地鼠、蚱蜢、螞蟻卻也誤傷了不少。

忙碌了一個多時辰，只差著沒將土地挖翻，那裏找得著喬峰？各人都是暗暗稱奇。當下將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入「舍利院」中火化，將守律僧送到「藥王殿」去用藥治傷，群僧垂頭喪氣，相對默然，都覺這一次的臉實在丟得厲害。

少林寺高手群集，以這十餘位高僧的武功聲望，每個人在江湖上都叫得出響噹噹的字號，竟讓喬峰赤手空拳、獨來獨往，別說擒拿，連他如何逃走也是摸不著半點頭腦。

到底喬峰躲在何處？說穿了卻是毫不稀奇，原來喬峰料到群僧不見自己，定然四處追尋，但於適才聚集的室中，卻決計不會著意。是以將守律僧一掌拍出之後，身子一縮，悄沒聲的鑽到了玄苦大師生前所睡的床下，十指插入床板，將身子緊貼於床板之下。

雖然也有人向床底匆匆一瞥，卻看不到他。待得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出，執事僧將證道院的板門帶上，更沒人進來了。

喬峰橫臥於床底，耳聽得群僧擾攘了半夜，人聲漸息，尋思：「等到天明，脫身又不易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當下從床底悄悄鑽將出來，輕推板門，一閃便到了樹後，那證道院是在少林寺的極西之處，只須更向西行，即入叢山。

喬峰外貌豪邁，內心卻甚是精細，心想此刻人聲雖止，但少林眾高僧是何等樣人物，豈能就此罷休，放鬆戒備？

自己在寺西失蹤，群僧看守最嚴的，必是寺西通向少室山的各處山徑。本來他只要一出少林寺，群僧人手分散，再想攔截，那是大大的不易，但他極不欲與少林僧眾動手，只盼日後擒到真兇，帶入寺來，說明原委。

今日多與一僧動手，多勝一人，便是多結一個無謂的冤家，至於自己失敗，那更是不堪設想了。他略一盤算，心想最穩妥的途徑，反是穿寺而過，從東方離寺。

當下矮著身子，在樹木遮掩下閃躍而行，橫越過四座院舍，躲在一株菩提樹之後，忽見對面樹後伏著兩僧。

那兩名僧人絲毫不動，黑暗中絕難發覺，只是喬峰眼光尖利，見到一僧手中所持戒刀上的閃光。

他心道：「好險！我剛若是走得稍快，行藏非敗露不可。」他在樹後守了一會，那兩名僧人始終不動，這一個「守株待兔」之策倒是十分厲害，自己只要一動，便給二僧發見，可是又不能長期僵持，始終不動。

他略一沉吟，便從地下拾起一塊小石子，伸指彈出。他這彈指的勁道使得甚是巧妙，初緩後急，石子飛出時無甚聲音，到得七八丈外，卻是破空之聲甚厲，擊在一株樹的樹幹上，啪的一響，發出異聲。那二僧矮著身子，疾向那樹撲去。

喬峰待二僧越過自己，身形飛起，翻入了身旁的院內，月光下瞧得明白，一塊匾額上寫著「菩提院」三字。

他知道那二僧不見異狀，定然去而復回，當下更不停留，直趨後院。穿過菩提院的前堂，斜身奔入後殿。

一瞥眼間，只見一條大漢的人影迅捷異常的在身後一閃而過，身法之快，真是罕見。

喬峰吃了一驚：「好身手，這人是誰？」回掌護身，回過頭來，不由得啞然失突，只見對面也是一條大漢一掌斜立，護住面門，含胸拔背，氣凝如嶽，原來後殿的佛像之前，安著一座屏風，屏風上裝著一面極大的銅鏡，擦得晶光淨亮，鏡中將自己的人影照了出來，銅鏡上鐫著一首禪偈道：「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

喬峰一笑回首，正要舉步，猛然間心頭似被甚麼重力的東西撞了一下，登時獃了，他只知在這一霎時間想起了一件異常重要的事情。

但到底是甚麼事，卻又難以明白。他怔立片刻，無意中回頭又向銅鏡瞧了一眼，看到自己的背影，猛地省悟：「我不久之前曾見過我自己的背影，那是在甚麼地方？我又沒見過這般大的銅鏡，怎能如此清晰的見到我的背影？」正自出神，忽聽得院外腳步聲響，有數人走了進來。

喬峰百忙中無處藏身，見殿上並列著三尊佛像，當即竄上神座，躲到了第三座佛像身後。聽那腳步聲共是六人，排成兩列，並肩來到後殿，各自坐在一個蒲團之上。

喬峰從佛像後窺看，見那六人都是中年僧人，只聽左首第一人說道：「師父有命，看守檢點菩提院經書，以防敵人偷盜。」

那僧人說了這句話，其餘的僧人寂然無語。

喬峰心想：「我此刻竄向後殿，這六僧若是武功平平，那便不致發見，但只要其中有一人內功深湛耳目聰明，就能知覺。我且靜候片刻再說。」忽聽得右首一僧道：「師兄，這菩提院中空蕩蕩地，有甚麼經書？師父叫咱們來看守甚麼？」

左首的僧人微微一笑，道：「這是菩提院的秘密，多說無益。」右首的僧人道：「哼，我瞧你也未必知道。」

左首的僧人受激，道：「我怎麼不知道？『身如拂塵』──」他說了這半句話，驀地驚覺，突然住口不言。

右首的僧人問道：「甚麼叫做『身如拂塵』？」坐在第二個蒲團上的僧人道：「智清師弟，你平時從來不多嘴多舌，怎地今天問個不休？你要知道菩提院的秘密，去問你自己師父罷。」

那名叫智清的僧人便不再問，過了一會，道：「我到後面方便去。」說著便站起身來。他自右首走向左邊的側門，經過自左數來的第五名僧人的背後時，右腳一起，便踢中了那僧人後心的「懸樞穴」。

那懸樞穴是在人身第十三脊椎之下，那僧人在蒲團上盤膝而坐，懸樞穴正在蒲團邊緣，被智清足尖踢中，身子緩緩向右倒去。

這智清出足極快，卻又悄無聲息，踢了那人穴道後，跟著便去踢那第四僧的「懸樞穴」，接著又踢第三僧，霎時之間，連踢了三僧。

喬峰在佛像之後看得明白，心下大奇，不知這些少林僧何以自起內鬨。只見那智清伸足又踢左首第二僧，足尖剛踢上他穴道，那被他踢中穴道的三僧之中，有兩僧從蒲團上跌了下來，腦袋撞到殿上磚地，咯咯有聲。

左首那僧吃了一驚，一躍而起，一瞥眼見到智清一足將他身右的僧人踢倒，更是驚駭，叫道：「智清，你幹甚麼？」

智清指著外面道：「你瞧，是誰來了？」那僧人掉頭向外張望，智清飛起一腳，往他後心疾踢。

這一腳出足極快，本來非踢中不可，但對面銅鏡將這一腳偷襲的方位時刻，照得清清楚楚，那僧閃起斜身一避，反手還了一掌，叫道：「你反了麼？」智清出掌如風，鬥到第八招時，那僧人小腹上中了一拳，跟著又給踩了一腳。喬峰見智清的招數以陰柔險狠見長，殊非少林派的家數，心下更奇。

那僧人情知不敵，大聲呼叫：「有奸細，有奸細──」智清跨步上前，一拳舉中他的胸口，那僧人登時暈倒。

智清打倒了五僧，即行奔到銅鏡之前，伸出右手食指，在銅鏡旁那二十個偈文中的第一個「身」字上掀了一掀。喬峰從銅鏡之中，見他臉有喜色，跟著又在第七個「如」字上掀了一下。

喬峰心想：「那僧人說甚麼秘密是『身如拂塵』，那麼他跟著要掀『拂』字和『塵』字了。」

果然智清伸出手指，先在「拂」字上一掀，又在「塵」字上一掀。他手指未離「塵」字，只聽得軋軋聲響，那面銅鏡已緩緩翻起。

喬峰這時如要脫身而走，原是良機，但他好奇心起，要看個究竟，為甚麼這少林僧要戕害同門，銅鏡後面又有甚麼東西，說不定這事和玄苦大師被害之事有關。左首第一僧被智清擊倒之前曾大聲呼叫，少林寺中正有百餘名僧眾在四處巡邏，一聽得叫聲，那時紛紛趕來。但聽得菩提寺東南西北四方都有不少腳步聲傳到。

喬峰心下猶豫：「這許多和尚趕來，莫要給他們發見了我的蹤跡。」但想群僧一到，目光都射向智清，自己脫身之機甚大，也不必急於逃走。只見智清探手到銅鏡後的一個小洞中去摸索，卻摸不到甚麼。便在這時，從北而來的腳步聲已近了菩提院的院門。

智清臉現失望之色，正想離開，忽然想起一事，矮身往銅鏡的背面一張，低聲叫道：「在這裏了！」伸手從銅鏡背面摘下一個小小的包裹，揣在懷裏，便想覓路逃走，但這時四面八方，群僧大集，已無去路。

# 第四十九回 石壁遺文

智清四面一望，當即從菩提院的前門中奔了出去。喬峰心想：「此人這麼出去，非立時遭擒不可。」便在此時，只覺風聲颯然，有人撲向他的藏身之處。喬峰聽風辨形，左手一伸，已抓住了敵人的左腕脈門，右手一搭，按在他背心的「靈臺穴」上，內力吐出，那人全身酸麻，全然不能動彈。喬峰拿住敵人，再凝目瞧他面貌。這時殿上只點著幾盞油燈，並不十分明亮。但喬峰目光銳利，一瞥間，見到此人就是智清。他一怔之下，隨即明白：「是了！這人如我一般，也到佛像之後藏身，湊巧也挑中了這第三尊佛像，想是這位菩薩身形最是肥大之故。他為甚麼先從前門奔出，卻又悄悄從後門進來？嗯，地下躺著五個和尚，待會旁人進來一問，那五個和尚都說他從前門逃走了，那就不會在這菩提院中搜尋。嘿，此人倒也工於心計。」

他心中尋思，手上仍是拿住智清不放，將嘴唇湊到他的耳邊，低聲說道：「你若聲張，我一掌便送了你的性命，知不知道？」智清說不出話，只是點了點頭。便在這時，大門中衝進了七八個和尚進來，其中三人手持火把，大殿上登時一片光亮。

眾僧見到殿上五僧橫臥在地，登時吵嚷起來：「喬峰那惡賊又下毒手！」「嗯，是智光、智淵師兄他們！」「啊喲不好，這銅鏡怎麼掀起了？喬峰盜去了菩提院的經書！」「快快稟報方丈。」喬峰聽到這些人紛紛議論，不禁苦笑：「這筆帳又算在我的身上。」片刻之間，殿上聚集的僧眾愈來愈多，喬峰只覺得智清掙扎了幾下，想要脫身逃走，心中已明其意：「此刻群僧集在殿上，智光、智淵他們未醒。這智清僧若要逃走，這時正是良機，他便大搖大擺的在殿上出現，也無人起疑，人人都道我是兇手。」他心中又是一動：「看來這智清還不夠機靈，他當時何以躲在這裏，他從殿中出去，怎會有人盤問於他？」突然之間，殿上人聲止息，誰都不再開口說一句話，原來是方丈玄慈和各院的首座到了。龍樹院首座玄寂伸出手掌，將智光、智淵等五僧拍醒，問道：「是喬峰作的手腳麼？他怎麼會得知銅鏡中的秘密？」智光道：「不是喬峰，是──」正要說是智清，突然間撲向玄慈方丈身旁一僧，一把抓住了他的胸口僧衣，罵道：「好，好！你為甚麼忽下毒手？」喬峰想從佛像後窺看他在罵誰，卻無法看到，又不敢太過伸頭出去，殿上有這許多人，稍不小心便會給人發見。

只聽得一人驚叫起來：「智光師兄，你拉我幹甚麼？」智光道：「你踢倒我等五人，盜去經書，這般大膽！稟告方丈，叛賊智清，私開菩提院銅鏡，盜去藏經！」那人叫道：「甚麼？甚麼？我一直在方丈身邊，怎會來盜甚麼藏經？」只聽玄寂大師森然道：「先關上銅鏡，將經過情形說來。」智淵走過去將銅鏡放回原處。這一來，殿上群僧的情狀，喬峰在鏡中瞧得清清楚楚。只見一僧指手劃腳，甚是激動，喬峰向他臉上瞧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這人正是智清。喬峰一驚之下，自然而然的再轉頭去看身旁被自己擒住那僧，只見這人的相貌，和殿上的智清僧全然一樣，細看之下，或有小小差異，但一眼瞧去，殊無分別。喬峰尋思：「世上形貌如此相像之人，極是罕有。是了，想他二人是孿生兄弟。這法子倒妙，一個到少林寺中來出家，一個在外邊等著，待得時機到來，另一個扮作和尚到寺中來盜經。那真智清寸步不離方丈，自是無人對他起疑。」只聽得智光將智清如何探問銅鏡秘密，自己如何不該隨口說了四字，智清如何假裝出外方便，偷襲踢倒四僧，又如何和自己動手，將自己打倒等情，一一說了。

智光講述之時，智淵等四僧不住附和，證實他的言語全無虛假。玄慈方丈臉上一直有不以為然的神色，待智光說完，緩緩問道：「你瞧清楚了？確是智清無疑？」智光和智淵等齊聲說道：「稟告方丈，咱們和智清無冤無仇，怎敢誣陷於他？」玄慈嘆了口氣，道：「此事中間定有別情。這兩個時辰之中，智清一直在我身邊，並未離開。」

方丈此言一出，殿上群僧誰也不敢作聲，玄難道：「我也瞧見智清陪著方丈師兄，怎會又到菩提院來盜經？」玄寂問道：「智光，那智清和你動手過招，拳腳中有何特異之處？」智光大叫一聲：「啊也！我怎麼沒想起來？那智清和我動手，使的不是本門武功。」玄寂道：「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你能瞧得出來麼？」但見智光臉上一片茫然，無法回答。又問：「是長拳呢，還是短打？擒拿手還是地堂、六合、通臂？」智光道：「他──他的功夫陰險得緊，弟子幾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著了他的道兒。」

玄寂、玄難等幾位行輩最高的老僧，和方丈互視一眼，交換了個眼色，知道今日寺中來了本領極高的對手，玩弄玄虛，叫人如墮五里霧中，實是難以明白。為今之計，只有一面加緊搜查，一面鎮定從事，見怪不怪，否則寺中驚擾起來，只怕禍患更加難以收拾。玄慈雙手合十，說道：「菩提院中所藏經書，乃本寺前輩高僧闡宏佛法、渡化世人的大乘佛典，倘是佛門弟子得了去，能夠念誦鑽研，自然頗有裨益。若是世俗之人得去不加尊重，那是罪過難過。各位師弟師侄，請自行回歸本院安息，有職司者照常奉行。」群僧聽方丈如此吩咐，一一散去，只有智光、智淵等，還是對著智清嘮叨不休。玄寂向他們瞪了一眼，智光等吃了一驚，不敢再說甚麼，和智清並肩而出。

群僧一退去，殿上只留下玄慈、玄難、玄寂三僧。三個師兄弟坐在佛像前的蒲團之上，玄慈突然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八個字一出口，三僧忽地飛身而起，轉到了佛像身後，從三個不同方位一齊向喬峰出掌拍來。喬峰全沒料到這三僧竟已發見了自己蹤跡，更想不到這三位老僧老態龍鍾，說打便打，出掌如此迅捷威猛。一霎時間，已覺呼吸不暢，胸口氣閉，這少林寺三位高僧的合擊，確是非同小可，百忙中一察掌力來路，只覺上邊、後面、下邊以及左右五個方位已全被三僧的掌力封住，若是硬闖，非用硬功不可，不是擊傷對方，便是自己受傷。一時不及細想，一掌向身前拍出，喀喇喇聲音大響，那尊佛像已被他連座推倒。喬峰更不怠慢，順手提著智清，縱身而前，只覺背上掌風凌厲，有人以少林絕技金剛掌拍來，這一掌只要中得實了，那是非五臟齊碎不可。喬峰是不願與少林高僧對掌鬥力，一手向身前的那面大銅鏡抓去。他神力驚人，一抓之下，那銅鏡應手而起，回臂轉腕，將銅鏡如盾牌一般擋在身後，只聽得噹的一聲大響，玄難一掌金剛掌，打在銅鏡之上，只震得喬峰右臂隱隱酸麻。

他借著玄難這一掌之力，向前縱出丈餘，忽聽得身後有人深深吸了口氣，這吸氣之聲大不尋常。喬峰見識既高，江湖上閱歷又是極富，一聽這怪異的吸氣之聲，知道有一位少林高僧要使「劈空神拳」這一類的武功，自己雖是不懼，卻也無謂和他以功力相拼，當即又將銅鏡擋到身後，而內力也貫到了右臂之上。

便在此時，只覺得對方的拳風斜斜而來，方位殊為怪異。喬峰一愕，立即醒覺，那老僧的神拳不是擊向他的背心，卻是對準了智清的後心而發。喬峰和智清素不相識，原無救他之意，但既將他提在手中，自然而然的起了照顧的念頭，銅鏡一推，已護住了智清，只聽得啪的一聲悶響，銅鏡聲音啞了，有若破鑼，原來已被那老僧一記劈空拳打碎。

喬峰回鏡擋架之時，已提著智清躍向屋頂，只覺智清身子極輕，和他魁梧的身材頗不相稱，心下暗自慶幸，但那破鑼似的聲音一響，自己竟然在屋簷上立足不穩，膝間一軟，又摔了下來。他自行走江湖以來，從來沒過到過如此厲害的對手，不由得吃了一驚，一轉身，便如淵渟嶽峙般站在當地，氣度沉雄，渾不以身受強敵圍攻為意。

玄慈又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喬施主，你到少林寺來殺人之餘，又再毀佛，且請吃我一掌。」他不疾不徐的說了這幾句話，雙掌自外向裏轉了個圓圈，緩緩向喬峰推了過來。他掌力未到，喬峰已感胸口呼吸不暢，頃刻之間，玄慈的掌力如怒潮般洶湧而至。喬峰拋去破碎的銅鏡，右掌還了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亢龍有悔」。兩股掌力相交，嗤嗤有聲，雖是聲音極為輕微，但玄慈和喬峰均後退了三步。喬峰一霎時間只覺全身乏力，脫手將智清放下。但他內力精深，一提真氣，立時便又精神充沛，不等玄慈第二掌又再拍出，叫道：「失陪了！」提起智清，飛身上屋而去。只聽得玄難、玄寂二僧同時「咦」的一聲，極是驚異。要知玄慈方丈適才所出那一掌，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叫作「一拍兩散」，所謂「兩散」，是指拍在石上石屑四「散」，拍在人身魂飛魄「散」。這路掌法就只這麼一招，只因掌力太過雄渾，臨敵時根本用不著使第二招，敵人便已斃命。而這一掌以如此排山倒海般的內力為根基，要想變招換式，亦非人力之所能及。不料喬峰接了這招「一拍兩散」，非但不當場倒斃，居然在極短的時間之中便即回力，攜人上屋而走。玄難和玄寂自是大為訝異不止。玄慈嘆道：「此人武功，絕不在你我之下，為禍江湖，今後武林中隱憂非小。」玄寂道：「現當及早除去，免成無窮大患。」玄難連連點頭，玄慈方丈卻遙望喬峰去路的天邊，怔怔的出神。

喬峰臨去回頭向三僧一瞥，只見地下那面銅鏡已被玄寂一拳打得碎成數十塊，每一塊碎片之中，都映出了他的後影。喬峰心頭又是沒來由的一怔，自己也是不勝之奇：「為甚麼每次我看到自己背影，總是心下不安？到底其中有甚麼古怪？」但其時急於逃離少林，心頭雖浮上這層疑雲，在一陣急奔之下，便又忘懷了。

少室山中的道路他極是熟悉，幾乎閉了眼睛也找得到每一條小徑山路。他竄向山後，盡撿陡峭的窄路行走，奔出數里，耳聽得並無少林僧眾追來，心下稍定，將智清放下地來，喝道：「你自己走罷！可趁早別安逃走的念頭。」不料那智清雙足一著地，便即軟癱委頓，蜷成一團，似乎早已死了。喬峰倒是一怔，伸手去一探他的鼻息，只覺呼吸極是微弱，若有若無，再去搭他脈搏時，也是跳動得極慢極慢，看來立刻便要斷氣。

喬峰心想：「我心中存著無數疑團，正要問你。可不能讓你如此容易便死。這和尚落在我的手中，只怕陰謀敗露，多半是服了烈性毒藥自殺。」伸手到他胸口去探探他心跳如何，突然大吃一驚，只覺著手輕軟，這和尚竟是個女子！

喬峰急忙縮手，越來越奇：「他──他是個女子所扮？」從懷中取出火摺一晃，去照智清的臉時，只見他腮邊一點點的都是青色鬚根，喉頭也有喉結，顯然是個男人。這一來喬峰可更加糊塗了，伸手一摸他的光頭，那也是全無虛假。他是個豪邁豁達之人，不拘小節，可不像段譽那麼知書識禮，顧忌良多。提著智清後心拉了起來，喝道：「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你不說實話，我可要剝光你衣裳來檢驗了？」智清口唇動了幾動，想要說話，卻說不出半點聲音，顯是命在垂危，如懸一線。

喬峰心想：「不論此人是男是女，是好是歹，總不能讓他就此死去。」當即伸出右掌，抵在智清的後心。自己丹田中真氣鼓盪，自腹至臂、自臂及掌，傳入了智清體內，原來適才喬峰和玄慈方丈對了一掌，玄慈那「一拍兩散」的掌力實是非同小可，喬峰其時左手之中提著智清，這掌力傳到智清身上，竟令他身受重傷。喬峰以真氣輸入他的體內，初時只盼暫時保住他的性命，然後徐尋解藥解毒。不料他這渾厚充沛的內力，恰正是智清所受重傷的對症良藥，真氣源源灌入，智清便如一盞油盡的枯燈中添上了新油，脈搏漸強，呼吸也順暢起來。喬峰見他一時不致便死，心下稍慰，尋思：「此處離少林未遠，不能逗留太久。」當下雙手將智清橫抱在臂彎之中，邁開大步，向西北方行去。這時又覺智清身軀極輕，和他魁梧的身材頗不相稱，心想：「我除你衣衫雖是不妥，難道鞋襪便脫不得？」伸手扯下右足的僧鞋，一捏他的腳板，只覺著手極是堅硬，顯然不是生人的肌膚。他微微使力一扯，一件物事應手而落，竟是一隻木製的假腳，再去摸智清的腳時，那才是柔軟細巧的一隻腳掌。喬峰哼了一聲，暗道：「果然是個女子。」

當下展開輕功，越行越快，直奔出一個多時辰，估量離少林寺已有五十餘里，東方也現出白色，天已黎明，喬峰抱著智清，走到右首的一座小林之中，見一條清溪緩緩繞著花樹流過，於是走到溪旁，掬些清水，灑在智清的臉上，再用他僧袍的衣袖擦了幾下，突然之間，他臉上的肌肉一塊塊的落將下來。喬峰嚇了一跳：「怎麼他的肌膚爛成這般模樣？」再凝目細看時，只見他臉上的爛肉之後，露出如象牙、如美玉般光滑晶瑩的肌膚來。智清被喬峰抱著疾走，本已昏昏沉沉，這時臉上給清水一激，睜開眼來，見到喬峰，勉強笑了一笑，輕輕說道：「喬幫主！」實在身子太過衰弱，叫了這聲後，又閉上眼睛。喬峰見他臉上花紋斑斕，凹凹凸凸，瞧不清他的真貌，於是將他僧袍的衣袖在溪水中浸得濕透，在他臉上用力擦洗幾下，只見灰粉簌簌，應手而落，露出一張少女的臉蛋來。喬峰失聲叫道：「是阿朱姑娘！」原來喬裝智清混入少林寺菩提院的，正是慕容復的侍婢阿朱。她改裝易容之術，妙絕人寰，踩木腳增高身形、以棉花聳肩凸腹，更用麵粉漿糊堆腫了面頰，竟連與智清日常見面的智光、智淵等人也認不出來。她迷迷糊糊之中，聽得喬峰叫她「阿朱姑娘」，想要答應，更想解釋何以混入少林寺中，但身上半點力氣也無，連舌頭也不聽使喚，竟然「嗯」的一聲也答應不出，心中一急，又暈了過去。

喬峰初時抱著智清行走之時，心中懷著極大敵意，認定此人奸詐險毒，自己父母和師父之死，定和他有極大關連，所以不惜耗費真力，救他性命，乃是要著落在他身上查明種種真相。心下早已打定主意，倘若智清不說，便要以種種慘酷難熬的毒刑拷打於他。那知此人真面目一現，竟然是那個嬌小玲瓏、俏美可喜的小姑娘阿朱，當真是做夢也料想不到。喬峰雖和阿朱、阿碧二人見過數面，又剛從西夏武士的手中救了她二人出來，但並不知阿朱精於易容、阿碧擅於音律，倘若換作段譽，那便早就猜到了。

他見阿朱復又昏暈，忙再以真力助她療傷，這時已看清她並非中毒，乃是受了掌力之傷，略一沉吟，已知其理，不由得暗自歉疚：「她所以被玄慈方丈的掌力所傷，是因被我擒在手中之故，倘若我不是多管閒事，任由她自來自去，她早已脫身溜走。絕不致遭此大難。」他心中好生看重慕容復，愛屋及烏，對他的侍婢不免也是青眼有加。

喬峰心想：「她所以受此重傷，全是因我之故。義不容辭，非將她治好不可。須得到市鎮上，請大夫醫治。」說道：「阿朱姑娘，我抱你到鎮上去治傷，冒犯勿怪。」說著伸手抄起她的身子，快步向北而行。不久天便大亮，他將阿朱僧袍的衣袖拉將過來，遮住她臉，以免行人見到他懷抱少女而行，大驚小怪。

又行出二十餘里，到了一處人煙稠密的大鎮，早市買賣，甚是熱鬧。喬峰一問途人，知道這鎮叫做許家集，是附近糧食、棉麻、牛皮等物的集收之地。他找到當地最大的一家客店，要了兩間上房，將阿朱安頓好了。客店的店伴見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形跡頗為可疑，但見喬峰凜然生威，卻又不敢多問。喬峰身邊並無銀兩，皺起了眉頭發愁，阿朱有氣沒力的道：「我懷裏有金釧金鎖片──」喬峰道：「很好，你取出來，我去兌換。」阿朱右手動了一動，卻無力氣。喬峰以事在緊急，便伸手在她懷中取了出來。只見那金釧和金鎖片打造得都是十分精致。鎖片上還鐫著十個字道：「詩兒滿十歲，越來越頑皮。」喬峰微微一笑，心想：「這多半是她十周歲時父母或者伯叔給她的飾物，兌掉了可惜。」於是將那鎖片放在她枕頭之下，拿了那金釧上街去兌了十八兩五錢銀子，請了位醫生來看她傷勢。

那醫生把了她的脈膊，不住搖頭，沉思半晌，藥方不肯開，醫金也不肯收，連稱：「可惜，可惜！對不住，對不住。」奪門而走。原來他察覺阿朱脈息似斷線，不但病入膏肓，而且轉眼便死，生怕自己遲走得一步，她當場咽氣，那便受她連累。

喬峰吃了一驚，又去另行請了一個醫生。這一次那醫生藥方倒是開了，但說明「姑娘的病是沒藥醫的，這張方子只是聊盡人事而已」。喬峰看那藥方，上面寫了些甘草、薄荷、桔梗、半夏之類，都是連尋常肚痛也治不好的溫和藥物。他也不去買藥，當下又運真氣，以內力輸入她的體內。頃刻之間，阿朱蒼白的臉上現出紅暈，說道：「喬幫主，虧你救我，若是落在那些賊禿手中，那可要了我的命啦。」喬峰聽她說話的中氣甚足，大喜道：「阿朱姑娘，我真擔心你好不了呢。」阿朱道：「你別叫我姑娘甚麼的，直截了當的叫我阿朱便是了。喬幫主，你到少林寺去幹甚麼？」喬峰道：「我早不是甚麼幫主啦，以後別再叫我幫主。」阿朱道：「嗯，對不住，我叫你喬大爺。」

喬峰道：「我先問你，你到少林寺去幹甚麼？」阿朱笑道：「唉，說出來你可別笑我胡鬧，我聽說我家公子到了少林寺，想去找他，跟他說王姑娘的事。那知道我好好的進寺去，守山門的和尚兇霸霸的說道，女子不能進少林寺。我跟他爭吵，他反而罵我。我偏偏要進去，瞧他有甚麼法子？」喬峰微微一笑，道：「詩兒滿十歲，越來越頑皮。這是誰給你的？」阿朱道：「是我爹給的。」提到她爹爹，臉上便現出難過的神色。喬峰心想大概她爹爹已經過世了，當下便不再問此事，說道：「你改裝進了少林寺，那些大和尚可並不知道你是女子。最好你進來之後，再以本來面目給那些和尚們瞧瞧。他們氣破了肚子，可半點奈何你不得。」他本來對少林寺極是尊敬，但一來玄苦已死，二來群僧不問青紅皂白，便冤枉他弒父、弒母、弒師，犯了天下最惡的三件大罪，心下自不免氣惱。阿朱從床上坐起身來，拍手笑道：「喬大爺，你這主意真高，待我身子大好了，我便男裝進去，再大搖大擺的女裝出來，讓個個和尚氣得在地下打滾，那才好玩呢。啊──」突然之間，她一口氣接不上來，身子軟軟的彎倒，伏在床上，一動不動。喬峰一驚，食指在她鼻孔探一探，似覺呼吸全然停了。

喬峰心中焦急，忙將掌心貼在她背心的「靈臺穴」上，將真氣送入她的體內。不到一盞茶時分，阿朱慢慢仰起身來，歉然笑道：「啊喲，怎麼說話之間，我便睡著了，喬大爺，真是對不住。」喬峰知道情形不妙，口中卻道：「你身子尚未復元，且睡一會養養神。」阿朱道：「我倒不疲倦，不過你累了半夜，你去歇一會兒罷。」喬峰道：「好，過一會我來瞧你。」他走到客堂中，要了五斤酒，兩斤熟牛肉，自斟自飲。他酒量之宏，可說天下無雙，但此時心下煩惱，酒入愁腸易醉，五斤酒喝完，竟然微有醺醺之意。他拿了兩個饅頭，到阿朱房中去給她吃。進門後叫了兩聲，不聞回答，走到她的床前，只見她雙目微閉，臉頰凹入，竟似死了。喬峰伸手去摸她的額頭，幸喜尚有暖氣，忙以真氣相助，阿朱才慢慢醒轉，接過饅頭，高高興興的吃了起來。

這一來，喬峰知道她此刻全仗自己的真氣續命，只要不以真氣送入她的身體，不到一個時辰，便即氣竭而死，那便如何是好？阿朱見她沉吟不語，臉有憂色，她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已猜到了實情，說道：「喬大爺，我受傷甚重，醫生說難以醫治，是麼？」喬峰忙道：「不，不！沒有甚麼，將養幾天，也就好了。」阿朱道：「你別瞞我，我自己知道，只覺得心中空蕩蕩地，一點力氣也無。」喬峰道：「你安心養病，我總有法子醫好你。」阿朱聽他語氣，知道自己實是傷重，心下也不禁害怕，不由得手一抖，一個吃了一半的饅頭便掉在地下。喬峰只道她內力又盡，當下又伸掌按她靈臺穴。

阿朱這一次神智卻尚清醒，只覺一股暖融融的熱氣，從喬峰掌心傳入自己身體，登時四肢百骸，處處感覺舒服。她微一沉吟，已明白自己其實已垂危數次，都靠著喬峰以真氣救活，心中又是感激，又是驚惶。她人雖機伶，終究是個年紀幼小的少女，忽然怔怔的流下淚來，說：「喬大爺，我不願死，你別拋我在這裏不理我。」喬峰聽她說得可憐，安慰她道：「決計不會的，你放心好啦，我喬峰是甚麼人，怎能捨棄一位身遭危難的朋友，見死不救？」阿朱道：「我不配做你朋友，喬大爺，我是要死了麼？人死了之後會變鬼不會？」喬峰知道自己適才「見死不救」這四個字說錯了，柔聲說道：「你不用多疑。你年紀這麼小，受了這一點輕傷，怎麼就會死？」阿朱道：「你會不會騙人？」喬峰道：「不會的。」阿朱道：「你是武林中出名的英雄好漢，人家說『北喬峰、南慕容』，你和我公子爺南北齊名，你生平有沒有說過不算數的話？」喬峰道：「小時候，我常常說謊的。後來在江湖上行走，便不騙人啦。」阿朱道：「你說我傷勢不重，是不是騙我？」

喬峰心想：「你若是知道自己傷勢極重，心中一急，那就更加難救。為了你好，說不得只好騙你一騙。」便道：「我不會騙你的。」阿朱嘆了口氣，道：「好，我便放心了。喬大爺，我求你一件事。」喬峰道：「甚麼事？」阿朱道：「今晚你在我房裏陪我，別離開我。」她心中早已料到，喬峰這一走開，自己只怕挨不到天明。喬峰笑道：「很好，你便是不說，我也會坐在這裏陪你。你別說話，安安靜靜的睡一會兒。」

阿朱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又睜開眼來，說道：「喬大爺，我睡不著，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喬峰道：「行啊，甚麼事？」阿朱道：「我小時候睡不著，我媽便在我床邊唱歌兒給我聽。只要唱得三支歌兒，我便睡熟啦。」喬峰道：「這會兒去找你媽媽，那可不容易。」阿朱道：「我媽媽早死啦。喬大爺，你唱幾支歌兒給我聽。」

喬峰不禁苦笑，他這樣一個大男子漢，開口唱甚麼歌兒的，那可實在不成話，便道：「唱歌我可是不會。」阿朱道：「你小時候，你媽媽可有唱歌給你聽？」喬峰搔了搔頭，道：「那倒好像是有的，不過我都忘了。就是記得，我也唱不來。」阿朱嘆了口氣道：「你不肯唱，那也沒有法子。」喬峰歉然道：「我不是不肯唱，實在是不會。」阿朱忽然想起一事，拍手笑道：「啊，有了，喬大爺，我再求你一件事，這一次你可不許不答應。」

喬峰覺得這個小姑娘天真瀾漫，說話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她說再求自己一件事，不知又是甚麼精靈古怪的想頭。他是個極精明之人，說道：「你先說來聽聽，能答應就答應，不能答應就不答應。」阿朱道：「這件事世上之人，只要滿得四五歲，那就誰都會做，你說容易不容易？」喬峰不肯上當，道：「到底是甚麼事，你總得說明白在先。」阿朱嫣然一笑，道：「好罷，你講幾個故事給我聽，小白兔也好，狼外婆也好，我就睡著了。」

喬峰皺起眉頭，臉色很是尷尬，不久之前，他還是個叱吒風雲、領袖群豪、江湖第一大幫的幫主，數日之中，被人免去幫主、逐出丐幫，父母師父三個世上最親之人在一日之間逝世，再加上自己是蠻夷？是漢人？身世未明，卻又負上了叛逆弒上的三條大罪，如此重重打擊加上身來，沒一人和他分憂，那也罷了，不料在這客廳之中，竟要陪伴這樣一個小姑娘唱歌講故事。這等婆婆媽媽的無聊之事，他從前只要聽見半句，立即就掩耳疾走。他生平只喜歡和眾兄弟喝酒賭錢、喧嘩叫嚷，酒酣耳熱之餘，便縱論軍國大事，月旦天下英雄。甚麼講個故事聽聽，小白兔狼外婆的，那不是太笑話了麼？

然而一瞥眼間，只見阿朱眼光中流露出熱切盼望的神氣，又見到她容顏憔悴，心想：「她受了如此重傷，只怕難以痊癒，一口氣接不上來，隨時便能喪命。她想聽故事。我便胡謅一個罷。」便道：「好，我就講個故事給你聽，只不過恐怕你會覺得不好聽。」阿朱喜上眉梢，道：「一定會好聽的，你快講罷。」

喬峰口中是答應了，真要他說故事，可實在是說不上來，過了好一會，才道：「嗯，我說一個狼的故事。從前，有一個老公公，在山裏行走，看見有一隻狼，被人家縛在了一隻布袋裏，那狼求他釋放，老公公便解開布袋，將狼放了出來。那狼──」阿朱接口道：「那狼說它肚子餓了，要吃老公公，是不是？」喬峰道：「唉，這故事你是聽見過的。」阿朱道：「這是中山狼的故事。我不愛聽書上的故事，我要你講鄉下的，不是書上寫的故事。」喬峰沉吟道：「嗯，要不是書上寫著的，是鄉下的故事。好，我講一個鄉下孩子的故事給你聽。」

「從前，山裏有一家窮人家，爸爸和媽媽只有一個孩子。那孩子長到七歲時，身子已經很高大，能幫著爸爸到山中去砍柴。有一天，爸爸生了病，他們家裏很窮，請不起大夫，買不起藥。可是爸爸的病一天天重起來，不吃藥可不行，於是媽媽將家中僅有的四隻母雞、一簍雞蛋，拿到市集上去出賣。

「母雞和雞蛋賣得了八錢銀子，媽媽便去請大夫，可是那大夫說，山裏路太遠，不願去看病，媽媽苦苦哀求他，那大夫總是搖頭不答應。媽媽跪下地來，說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那大夫說：『到你山裏窮人家去看病，沒的惹了一身瘴氣窮氣。』那媽媽拉著他袍子的衣角，那大夫用力掙脫，不料那媽媽拉得很緊，嗤的一聲，袍子撕破了一條長縫。

「那大夫大怒，將媽媽推倒在地下，又用力踢了她一腳，還拉住她要賠袍子，說這袍子是新縫的，值得三兩銀子。」

# 第五十回 當世神醫

阿朱聽他說到這裏，輕聲道：「這個大夫，實在是太可惡了。」喬峰仰頭瞧著窗外慢慢暗將下來的暮色，緩緩說道：「那孩子陪在媽媽身邊，見他媽媽受人欺侮，便衝上前去向那大夫又打又咬。但他只是個孩子，有甚麼力氣，給那大夫抓了起來，摜向大門之外。那媽媽生怕孩子有甚麼三長兩短，忙到門外去看那孩子。那大夫怕那女人再來糾纏，便將大門關上了。那孩子的額頭撞在石塊上，流了很多血。那媽媽是怕事之人，不敢再在大夫門前逗留，便一路哭泣，拉著孩子的手，回家去了。那孩子經過一家鐵店門前，看見攤子上放著好幾把宰豬殺牛的尖刀。打鐵師傅正在招呼客人買犁頭、鋤頭，忙得不可開交，那孩子便偷了一把尖刀，藏在身邊，連媽媽也沒瞧見，到得家中，那媽媽也不將這事說給丈夫聽，生怕丈夫氣惱，更增病勢，要將那八錢銀子取出來交給丈夫，不料一摸懷中，銀子卻不見了。

「那媽媽又心驚又奇怪，出去找兒子來問，只見那孩子拿著一把明晃晃的新刀，正在石頭上磨著，媽媽問他：『這把刀是那裏來的？』孩子不敢說是偷的，便撒謊道：『是人家給的。』媽媽自然不信，這樣一把厚背薄刃的尖頭新刀，市集上總得賣四五錢銀子，怎麼會隨便送給孩子？問他是誰送的，那孩子卻又說不上來。那媽媽嘆了口氣，道：『孩子，爹爹媽媽很窮，平日沒錢買甚麼玩意兒給你，當真是委屈了你。你既然買了把刀來玩，男孩子家，也沒甚麼。多餘的錢你給媽，爹爹有病，咱們買斤肉來煨湯給他喝。』那孩子一聽，瞪著眼道：『甚麼多餘的錢？』媽媽道：『咱們那八錢銀子，是你拿去買了刀子，是不是？』那孩子急了，道：『我沒拿錢，我沒拿錢。』

「他爹爹媽媽從來不動手打他，雖然只是個幾歲大的孩子，也當他客人一般，一向客客氣氣的待他──」喬峰說到這裏，心中忽然一凜：「為甚麼？為甚麼這樣？天下的父母親對待兒子，從來不是這樣的，就算是溺愛憐惜，也絕不會這般的尊重而客氣。」他心中這樣想，口裏自言自語的道：「為甚麼？為甚麼這樣奇怪？」阿朱道：「甚麼奇怪啊？」她說到最後那兩個字時，已是氣若游絲。喬峰知她體內真氣又竭，當下又伸掌抵在她的背心，以內力送入她的體內。

阿朱精神漸復，嘆道：「喬大爺，你每給我渡一次氣，自己的內力便消減一次，武學中人那真氣內力是第一要緊的東西。你這般待我，阿朱──如何報答？」喬峰笑道：「我只須靜坐吐納，練上幾個時辰，真氣內力便又恢復如常，又說得上甚麼報答？我和你家主人慕容公子千里神交，雖未見面，我心中已將他當作了朋友。你是他家人，何必和我見外？」阿朱黯然道：「我每隔一個時辰，體氣便漸漸消逝，你總不能──總不能永遠──」喬峰知她意思是要說：「總不能永遠守在我的身邊，這般助我苟延殘喘。」便道：「你放心，咱們總能找到一位醫道高明的大夫，給你治好傷勢。」阿朱微笑道：「只怕那大夫嫌我窮，怕沾上瘴氣窮氣，不肯給我醫治。喬大爺，你那故事還沒說完呢，甚麼事好奇怪？」喬峰道：「嗯，我是說溜了嘴。那媽媽見他不認，也不再說話，便回進屋中。過了一會，孩子磨完了刀回進屋去，只聽媽媽正在低聲和他爹爹說話，說他偷偷買了一柄刀子，卻不肯認。他爹爹說道：『這孩子跟著咱們，從來沒有甚麼玩的，他要甚麼，由他去罷，咱們一向是委屈了他。』二人說到這裏，看見孩子進屋，便住口不說了。他爹爹和顏悅色的摸著他頭，道：『乖孩子，以後走路小心些，怎麼頭上跌得這麼厲害？』至於不見了八錢銀子，和他買了把新刀子的事，他爹爹一句話也不提，甚至於，連半點不高興的樣子也沒有。」

喬峰繼續說道：「那孩子雖然只有七歲，卻已經很懂事，心中想：『爹爹媽媽疑心我偷了錢去買刀子，要是他們狠狠的打我一頓、罵我一場，我也並不在乎。可是他們偏偏仍是待我這麼好。』他心中不安，向他爹爹道：『爹爹，我沒有偷錢，這把刀子也不是買來的。』他爹爹道：『你媽媽多事，錢不見了，有甚麼打緊？大驚小怪的查問，婦道人家就心眼兒小，好孩子，你頭上痛不痛？』那孩子只得答道：『還好！』他想要辯白，卻是無從辯起。那孩子悶悶不樂，晚飯也不吃，便去睡了。

「可是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說甚麼也睡不著，又聽得他媽媽輕輕哭泣，想是既憂心丈夫病重，又氣惱日間受了那大夫的辱打。那孩子悄悄起身，從窗子裏爬了出去，連夜趕到市集上去，到了那大夫的門外。那大夫的前門後門都關得緊緊地，沒法進去。那孩子身子小，便從狗洞裏鑽進屋去。一間房的窗紙上透出燈光，那大夫還沒睡，正在煎藥。那小孩推開了房門──」阿朱聽到這裏，臉上神色嚴重，道：「一個七歲的孩子，半夜裏摸進人家家裏，只怕要吃大虧。」喬峰搖頭道：「沒有，那大夫聽得開門的聲音，頭也沒抬，問道：『是誰？』小孩子一聲不出，走近身去，拔出尖刀，一刀便戳了過去。他身子矮，這一刀戳在那大夫的肚子上。那大夫只哼了幾聲，便倒下了。」阿朱「啊」的一聲，驚道：「這孩子居然一刀將那大夫刺死了？」喬峰點了點頭，道：「不錯。那孩子又從狗洞裏爬將出來，回到家裏。黑夜之中來回數十里路，也累得那孩子慘了。

「第二天早上，大夫的家人才發見他死了，肚破腸流，死狀很慘，但大門後門都緊緊閉著，誰也想不出兇手怎麼能進屋來。大家疑心這是大夫家中自己人幹的。知縣老爺將大夫的兄弟、妻子都捉去拷打審問，鬧了幾年，那大夫的家也就此破了。這件事始終成為許家集的一件疑案。」阿朱道：「你說是許家集？那大夫……便是在這鎮上的麼？」喬峰道：「不錯。這大夫姓鄧，本來是這鎮上最出名的醫生，遠近數縣，都是知名的。他的家在鎮西，本來是高大的白牆，現下都破敗了。剛才我去請醫生給你看病，還到那屋子前面去看來。」阿朱嘆了口氣，道：「那大夫瞧不起窮人，不拿窮人的性命當一回事，固然可惡，但也罪不至此。這個小孩子，也太野蠻了，我當真不相信這種事情，七歲的孩子，怎麼膽敢動手殺人？啊，喬大爺，你說這是個故事，不是真的？」喬峰道：「是真的事情。」阿朱又輕輕嘆息一聲，道：「這樣兇狠的孩子，倒像是契丹的惡人！」

喬峰突然全身一顫，跳起身來，道：「你──你說甚麼？」阿朱見到他臉上變色，一驚之下，驀地裏甚麼都明白，說道：「喬──喬大爺，對不起，我──我不是有意用言語傷你。」喬峰獃立片刻，頹然坐下，道：「你猜到了？」阿朱點點頭，心中已猜到喬峰所說故事中的孩子，便是他自己，喬峰道：「無意中說的言語，往往便是真話。我這麼下手不容情，當真是由於是契丹種的緣故？」阿朱柔聲道：「喬大爺，阿朱胡亂八道，你不必介懷。那大夫踢你媽媽，你自小英雄氣概，殺了他也不稀奇。」喬峰雙手抱頭，道：「那也不單單是因為他踢我媽媽，還因為，他累得我受了冤枉。媽媽那八錢銀子，一定是在大夫家中拉拉扯扯之時，掉在地下了。我──我生平最受不得人家冤枉。」

可是，便在這一日之中，他身遭三樁奇冤。自己是不是契丹人，他還無法肯定，但喬三槐夫婦和玄苦大師，卻明明不是他下手殺的，然而這三件大罪的罪名，卻都堆在他的頭上。到底兇手是誰？如此陷害他的是誰？

便在這時，喬峰又想到了另一件事去，為甚麼爹爹媽媽都說，我跟著他們是委屈了我？如果我是他們的親生孩子，那麼父母窮，兒子自然也窮，有甚麼委屈不委屈的？如此說來，我的確不是他們的親生兒子，是旁人寄養在他們那裏的了。想必交托寄養主人身份甚高，因此爹爹媽媽待我一直客氣，不但客氣，簡直是敬重。那個寄養我的人是誰？多半是汪幫主了。他與父母之間的情形與常人大異，他生性精明，早該察覺，只是從小便是如此，習以為常，再精明的人，也不會去細想，只道他父母的性子特別溫和慈祥而已。此刻想來，只覺事事都在證實自己乃是契丹夷種。

阿朱猜到了他的心思，安慰道：「喬大爺，他們說你是契丹人，我看一定是誣衊造謠。別說你慷慨仁義，四海聞名，單是你對我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丫鬟，也這般盡心看顧，契丹人殘毒如豬狗一般，跟你是天上地下，如何能夠相比？」喬峰道：「阿朱，倘若我真是契丹人呢？你還受不受我看顧？」其時中土漢人，對契丹切齒痛恨，視作毒蛇猛獸一般，阿朱聽他這般問起，怔了一怔，道：「你別胡思亂想，那是決計不會的。契丹族中要是能出如你這樣的好人，咱們大夥兒也不會痛恨契丹人了。」喬峰默然不語，心道：「如果我真是契丹人，連阿朱這種小丫鬟也不會理我了。」

霎時之間，只覺天地雖大，竟無自己容身之所，思湧如潮，胸口熱血沸騰，自知為阿朱接氣多次，內力消耗不少，當下便盤膝坐在阿朱塌畔的椅上，緩緩的吐納運氣，阿朱也閉上了眼睛。

過了良久，喬峰運功已畢，生怕阿朱的內息又接不上來，正想伸手去探她脈搏，忽聽得西北角上的高處傳來咯咯兩聲輕響。喬峰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一聽便知有武林中人從一間屋頂躍到了另一間屋頂。跟著東南角上也是這麼兩響，只是那兩下響聲更加輕微，顯然來者的輕功更高。聽到西北角上的響聲時，喬峰尚不以為意，但如此兩下湊合，看來多半是衝著自己而來。他低聲向阿朱道：「我出去一會，即刻就回來，你別怕。」阿朱點了點頭。喬峰也不吹滅燭火，那房門本是半掩，他呼一口氣，偏著身子從房門裏挨了出去，繞到後院窗外，貼牆而立。

他剛站定，忽聽得客店靠東一間上房中有人說道：「是向八爺麼？請下來罷。」西北角上那人笑道：「關西祁老六也到了。」房內那人道：「好極，好極！一塊兒請進。」屋頂那兩人先後躍下，走進了房中。喬峰心道：「關西祁老六人稱『快刀祁六』，是關西聞名的好漢。那向八爺想必是湘東的向望天，早就聽說此人仗義疏財，武功了得。這兩人不是奸險之輩，跟我素無糾葛，絕不是衝著我來，倒是瞎疑心了。」正想回房，忽聽得向望天道：「『閻王敵』薛神醫突然大撒英雄帖，遍邀江湖同道，勢頭又是這般緊迫，盛大哥，你可知道是為了何事？」

喬峰聽到「閻王敵薛神醫」六個字，心下又驚又喜，「怎麼薛神醫是在附近麼？我只道他是遠在甘州。若在近處，阿朱這小丫頭可有救星了。」原來薛神醫是當世諸名醫中第一聖手，「神醫」兩字太出名，連他本來的名字大家也都不知道了。江湖上的傳說更加誇大，說他連死人也醫得活，至於活人，不論受了多麼重的傷，生了多麼重的病，他總有法子能治，因此陰曹地府的閻羅王也大為頭痛，派下無常小鬼去拘人，往往給薛神醫從旁阻撓，攔路奪人。這薛神醫不但醫道如神，武功也很了得，他最愛和江湖上的朋友結交，他給人治了病，往往向對方請教一兩招武功。對方感他活命之惠，自然傳授時絕不藏私，教他的都是自己最得意的功夫。

只聽得那快刀祁六的聲音道：「鮑老板，這幾天做了甚麼好買賣啊？」喬峰暗暗點頭，心道：「怪道這房中那人的聲音聽來有些耳熟，原來是『沒本錢』鮑千靈。此人劫富濟貧，頗具俠名，當年我出任丐幫幫主的典禮，他也曾參與。」他既知向望天、祁六、鮑千靈三人都是行俠仗義的好朋友，便不想聽人隱私，尋思：明日一早便去拜訪鮑千靈，向他探問薛神醫的落腳之地。他正要回房，聽得鮑千靈嘆了口氣，道：「唉，這幾天心境很是不好，提不起做買賣的興致，今天聽到他殺父、殺母、殺師父的惡行，更是氣憤。」說著伸掌在桌上重重擊了一下。喬峰聽到「殺父、殺母、殺師父」這幾個字，心中一凜：「他是在說我了。」向望天道：「喬峰這廝一向名頭很大，假仁假義，倒給他騙了不少人，那裏想得到竟會幹出這種滔天的罪行來。」鮑千靈道：「當年他出任丐幫的幫主，我和他也有過一面之緣，初時聽趙老三說他是契丹夷種，我還力斥其非，和趙老三為此吵得面紅耳赤，差些兒動手打上一架。唉，夷狄之人，果然與禽獸無異，他隱瞞得一時，到得後來，終於兇性大發。」祁六說道：「沒想到他居然出身少林，玄苦大師是他的師父。」鮑千靈道：「此事極為隱秘，本來連少林寺的掌門方丈也不知道。後來喬峰自己這麼說，丐幫中人又傳話出來，大家才知道這前因後果。這姓喬的惡賊只道殺了他父母和師父，便能隱瞞他的出身來歷，跟人家來個抵死不認，沒料得弄巧成拙，罪孽越來越大。」喬峰站在窗外，聽到鮑千靈如此估量自己的心事，尋思：「『沒本錢』俠盜鮑千靈跟我算得交情不差，他為人又是慷慨磊落。連他都如此說，旁人自是更加沸沸揚揚，說得不堪之極了。唉，我喬某遭此不白奇冤，那又何必費神去力求洗刷？從此隱姓埋名，十餘年後，教江湖上的朋友都忘了有我這樣一號人物，也就是了。」一霎時之間，不由得萬念俱灰。

卻聽得向望天道：「依兄弟猜想，薛神醫大撒英雄帖，就是為了對付喬峰。這位『閻王敵』嫉惡如仇，只要聽到江湖上有何不平之事，他是非伸手管個明白不可。何況他和少林寺的玄難、玄寂兩位大師，交情殊非泛泛。」鮑千靈道：「不錯，我想江湖上近來除了喬某行惡之外，並無甚麼大事。向兄、祁兄，來來來，咱們乾上幾斤白酒，今夜來個抵足長談。」喬峰心想，他們就是說上一晚話，也不過是將自己加油添醬的臭罵而已，當下不願再聽，回到阿朱房中。阿朱見他臉色慘白，神氣極是難看，問道：「喬大爺，你遇上了敵人麼？」她心下擔憂，怕他受了內傷。喬峰搖了搖頭，阿朱仍不放心，問道：「你並沒受傷，是不是？」喬峰自從踏入江湖以來，只有受朋友敬重、受敵人懼怕，那有像這幾日中如此的受人輕賤卑視，他聽得阿朱問他是否受傷，不由得傲心登起，大聲道：「沒有。那些無知小人侮辱我喬某不難，要出手傷我，未必能有這麼容易。」突然之間，將心一橫，激發了英雄氣概，說道：「阿朱，明日我去給你找一個天下最好的大夫治傷，你放心安睡罷。」阿朱瞧著他這副睥睨傲視的神態，不禁又是敬仰、又是害怕，只覺眼前這個人和慕容公子全然不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相同，兩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都是又驕傲、又神氣。但喬峰是這麼的粗獷豪邁，像一頭雄獅；慕容公子卻是那麼的溫文瀟灑，像一頭鳳凰那樣。喬峰心意已決，反而放心安睡。阿朱瞧著黯淡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過了一會，只聽得他發出輕輕的鼾聲，臉上的肌肉忽然微微扭動，咬著牙齒，方方的面頰兩旁，肌肉凸了出來。阿朱心中忽地起了一種憐憫之情，只覺得眼前這個粗壯的漢子心中很苦，比自己是不幸得多。

次日清晨，喬峰以內力替阿朱接續真氣，取出銀子，命店夥去雇了一輛騾車。他扶著阿朱坐入車中，然後走到鮑千靈的房外，大聲說道：「鮑兄，小弟喬峰拜見。」鮑千靈和向望天、祁六三人還沒起身，聽得喬峰的叫聲，都是一驚，一齊從炕上跳了下來，抽刀的抽刀、摸劍的摸劍。三人將兵刃拿在手中，登時一齊獃了，只見兵刃之上都貼著一張小小的白紙，上面寫著「喬峰拜上」四個小字。三人對望了一眼，心下駭然，知道在睡夢之中，不知不覺的已給喬峰做下了手腳。他若是要取三人性命，當真是易如反掌。其中鮑千靈更是慚愧，他外號叫作「沒本錢」，日走千家、夜闖百戶，飛簷走壁、取人錢財，最是他的拿手本領，不料深夜中著了喬峰的道兒，直到此刻，方始知覺。鮑千靈將軟鞭纏還腰間，心知喬峰若有傷人之意，昨晚便已下手。當即搶到門口，說道：「鮑千靈的項上人頭，喬兄何時要取，隨時來拿便是，鮑某專做沒本錢的生意，全副家當蝕在喬兄手上，也沒甚麼。閣下連父親、母親、師父都殺，對鮑某這種泛泛之交，下手何必容情？」他一見到軟鞭上的字條，便已打定了主意，知道今日之事九死一生，兇險無比，索性跟他強橫到底，便真的無法逃生，只好將一條性命交在他的手中了。

喬峰抱拳說道：「當日洞庭湖中一別，匆匆數年，鮑兄風采如昔，可喜可賀。」鮑千靈哈哈一笑，道：「苟且偷生，直到如今，總算還沒死。」喬峰道：「聽說『閻王敵』薛神醫大撒英雄帖，在下頗想前去見識見識，便與三位一齊同往如何？」鮑千靈大奇，心想：「薛神醫大撒英雄帖，為的就在對付你。你沒的活得不耐煩了，竟敢孤身前往，到底有何用意？久聞丐幫喬幫主膽大心細，智勇雙全，若不是有恃無恐，絕不會去自投羅網。我可別上了他的當才好。」喬峰見他遲疑不答，道：「喬某有事相求薛神醫，還盼鮑兄引路，不敢忘了大德。」鮑千靈心想：「我正愁逃不脫他的毒手，將他引到英雄宴中，群豪圍攻，他便有三頭六臂，終究是寡不敵眾。」雖是心下惴惴，但想畢竟還是將他引到英雄宴中去的為妙，便道：「這英雄大宴，便在此去東北七十里處的聚賢莊上。喬兄肯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鮑千靈有言在先，自來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喬兄此去兇多吉少，莫怪鮑千靈事先不加關照。」喬峰淡淡一笑，道：「喬某拜領鮑兄盛情。英雄之宴既是設在聚賢莊上，那麼做主人的是游氏雙雄了？那聚賢莊的路徑，小弟倒還識得。三位便請先行，小弟要過得一個時辰，慢慢再去不遲，也好讓大夥兒預備預備。」鮑千靈回頭向祁六和向望天兩人瞧了一眼，兩人緩緩點頭。鮑千靈道：「既是如此，在下在聚賢莊上，恭候喬兄的大駕。」

三人匆匆結了店帳，跨上坐騎，加鞭向聚賢莊進發。三人一路催馬而行，時時回頭張望，只恐喬峰忽乘快馬，自後趕到。鮑千靈固是個機靈之極的人物，而祁六和向望天也均是閱歷既富、見聞亦廣的江湖豪客。但三人一路上東推西測，始終捉摸不透喬峰獨闖英雄宴是為了何事。祁六忽道：「鮑大哥，你見到喬峰身旁的那輛大車沒有，這中間只怕有甚麼古怪。」向望天道：「難道車中埋伏有甚麼厲害的人物？」鮑千靈道：「就算車中重重疊疊的裝滿了人，裝到七八個，那也塞得氣都透不過來了。加上喬峰，不足十人，到得英雄宴中，只不過如大海中的一隻小船，那又有甚麼作為？」說話之間，一路上遇到的武林同道越來越多，都是趕到聚賢莊去赴英雄宴的。這次英雄宴乃臨時所邀，但接到請帖之人連夜快馬轉邀同道，一個傳一個，一日一夜之間，帖子竟也已傳得極遠。

只是時間迫促，來到聚賢莊的，主要都是河南少林寺左近方圓數百里內的人。少林寺本已發出帖子，邀請天下英雄，一共商討對付慕容復的法子，但約定的會期尚有二十餘日，大部份英雄尚在途中。即如段譽之父大理國鎮南王段正淳所率領的一起英傑，便尚未到達少林寺，但終究已有不少的英雄好漢，性子急些，提早來到河南，或拜會朋友，或遊賞山水，這些人便收到了聚賢莊游氏二雄和「閻王敵」薛神醫邀請的帖子。游氏二雄游驥、游駒二人名頭雖響，終究是退隱已久，近年來少與武林人士來往，但那薛神醫可實是個十分了不起的人物。須知武林之士儘管自負武功了得，卻也很少有人自信真能打遍天下無敵手，就算真的自以為天下無敵，那也難保不生病受傷，如果能交上了薛神醫這位朋友，那就是自己多長了一條性命，只要不是當場斃命，薛神醫肯伸手醫治，那便是死裏逃生了。因此游氏雙雄請客，旁人收到帖子，還不過是自覺臉上有光，這薛神醫的帖子，卻不啻是一道救命的符籙。人人心中都想，今日跟他攀上了交情，日後自己萬一有何三長兩短，他絕不能袖手不理。在刀頭上討生活之人，誰又保得定沒有三長兩短？鮑千靈、祁六、向望天三人到得聚賢莊上，游老二游駒親自迎了出來。進得大廳，只見廳上已是黑壓壓的坐滿了人。有些是在後廳用飯，有些在後面園中閒遊談話，鮑千靈有識得的，有不相識的。一進廳中，四面八方都是人聲，大都總是說：「鮑老板，發財啊！」「老鮑，這幾天生意不壞啊。」鮑千靈連連拱手，和各路英雄招呼。他可真還不敢大意，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邁的固多，氣量狹窄的可也著實不少，一個不小心向誰少點了一下頭，沒笑上一笑答禮，說不定無意中便算得罪了人，因此而惹上無窮後患，甚至釀成殺身之禍，那也不是奇事。游駒引著他走到東首主位之前，那薛神醫站起身來，說道：「鮑兄、祁兄、向兄三位賢兄，當真是往老朽臉上貼金，感激之至。」鮑千靈連忙答禮，道：「薛老爺子見招，鮑千靈便是病得動彈不得，也要叫人抬了來。」游老大游驥笑道：「你當真病得動彈不得，那更是要叫人抬了來見薛老爺子啦！」旁邊的人一聽，都哈哈大笑起來。游駒道：「三位路上辛苦，請到後廳去用些點心。」鮑千靈道：「吃點心慢慢不遲，在下有一事請問。薛老爺子和兩位游爺這次所發的英雄帖中，有沒喬峰在內？」薛神醫等聽到喬峰兩字，均是臉上微微變色，游驥便問：「鮑兄提起喬峰，是何意思？鮑兄與喬峰那廝頗有交情，是也不是？」鮑千靈道：「喬峰那廝說要到聚賢莊來，參與英雄大宴。」

他此言一出，更是群相聳動，大廳上數十個人本來各自在高談闊論，十分的喧嘩嘈雜，突然之間，大家都靜了下來。站得遠的人本是聽不到鮑千靈的話，但忽然發覺誰都不說話了，自己說了一半的話也都戛然而止，霎時之間，廳上鴉雀無聲，後廳的鬧酒聲，走廊上的談笑聲，卻遠遠傳了過來。薛神醫道：「鮑兄如何得知喬峰那廝要來？」鮑千靈道：「是在下與祁兄、向兄親耳聽到。說來慚愧，在下三人昨晚栽了一個大觔斗。」向望天向他連使眼色，叫他不可自述昨晚的醜事。但鮑千靈為人機靈，知道薛神醫和游氏雙雄固然精幹，而英雄會中智能之士更是不少，自己稍有隱瞞，定會惹人猜疑。這一件事非同小可，自己被捲入了漩渦之中，一個應付不得當，立時身敗名裂。他緩緩從腰間解下軟鞭，寫著「喬峰拜上」四字的紙條，仍是貼在鞭上，他將鞭子雙手遞給薛神醫，說道：「喬峰命在下三人傳話，說道今日要到聚賢莊來。」跟著便將如何見到喬峰、他有何言語等情，一字不漏、一字不易的說了一遍。向望天連連跺腳，滿臉羞得通紅。

鮑千靈卻是泰然自若的將經過情形說完，最後說道：「喬峰這廝乃契丹狗種，就算他大仁大義，咱們也當將他滅了，何況他惡性已顯，為禍日巨。倘若他遠走高飛，倒是不易追捕，也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居然要來自投羅網。」游駒沉吟道：「素聞喬峰智勇雙全，其才頗足以濟惡，倒也不是個莽撞匹夫，難道他真敢至此處這英雄大宴中來？」鮑千靈道：「只怕他另有奸謀，卻是不可不防。常言道人多計長，咱們大夥兒來合計合計。」說話之間，外面又來了不少英雄豪傑，有「鐵面判官」單正和他的五個兒子，譚公、譚婆夫婦和趙錢孫，金大鵬和黑白劍史安、怒江王秦元尊等一干人。過不多時，少林派的玄難、玄寂兩位高僧也到了。其中有些並未接到薛神醫的請帖，自恃頗有赴英雄宴的資望，也就不請自至。薛神醫和游氏兄弟一一歡迎款接。說起喬峰的為惡，人人均是大為憤怒。忽然知客的管家匆匆進來稟報：「丐幫徐長老率同傳功、執法二長老，以及宋奚陳吳四長老齊來拜莊。」眾人都是一凜。向望天道：「丐幫人眾大舉前來，果然是為喬峰聲援來了。」單正道：「喬峰已然破門出幫，不再是丐幫的幫主，我親眼見到他們已反臉成仇。」向望天道：「故舊的香火之情，未必就此盡忘。」游驥道：「丐幫的眾位長老都是鐵錚錚的好男兒，豈能不分是非，袒護仇人？若是去相助喬峰，那不是成了漢奸賣國賊麼？」眾人點頭稱是，卻道：「一個人就算再不成器，也是決計不願做漢奸賣國賊的。」薛神醫和游氏雙雄親自迎出莊去。只見丐幫的首腦人物共有十二三人，群雄心下先自寬了，均想：「莫說這些叫化頭兒不會袒護喬峰，就算此來不懷好意，這十二三人又成得甚事？」游老二游驥為人仔細，低聲囑咐得力門徒，在聚賢莊四周查察，且看丐幫是否尚有大批後援窺伺在外。群雄與徐長老等略行寒暄，便迎進大廳，只見丐幫諸人都是臉有憂色，顯是擔著極重的心事。

各人分賓主坐下，徐長老開言說道：「薛兄、游家的兩位老弟，今日聚集各路英雄在此，可是為了武林中新出的這個禍胎喬峰麼？」群雄聽他將喬峰稱之為「武林中新出的禍胎」，大家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的吁了口氣，均是大為寬心。游驥道：「正是為此，徐長老和貴幫諸位長老一齊駕臨，確是武林的大幸。咱們撲殺此獠，務須得到貴幫諸位長老的首肯，否則惹起甚麼誤會，傷了和氣，大家都不免抱憾了。」

徐長老長嘆一聲，道：「此人喪心病狂，行止乖張。按理說，他曾為敝幫立過不少大功，便在最近，咱們誤中奸人暗算，也是喬峰出手相救的。可是大丈夫立身處世，總當以大節為重，一些小恩小惠，只好置之腦後了。他是我大宋的死仇，丐幫諸長老雖都受過他的好處，卻不能以私恩而忘公義。古人大義滅親，何況他已不是本幫的甚麼親人。」此言一出，群雄紛紛鼓掌喝采。游驥接著說起喬峰也要來赴英雄大宴之事，諸長老都是不勝駭異，各人跟隨喬峰日久，知他行事素來有勇有謀，若是真的單槍匹馬闖到聚賢莊來，那就奇怪之至了。向望天忽道：「我想喬峰那廝乃是故佈疑陣，讓大夥兒在這裏空等，他自己卻高飛遠走，溜了個不知去向。這叫做金蟬脫殼之計。」吳長老一拍桌子，罵道：「脫你媽的金蟬殼！喬峰是何等樣人物，他說過了話，那有不作數的。」向望天給他罵得滿臉通紅，道：「你是要為喬峰來出頭，是不是？我向某第一個不服氣，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吳長老在途中聽到喬峰殺父母、殺師父、大鬧少林寺種種訊息，心下鬱悶之極，他生平對喬峰最是佩服，這時滿肚子怨氣怒火不如向誰發作才好──。

# 第五十一回 登門求治

吳長老的兄長為契丹人所殺，生平恨契丹入骨，忽然間聽說自己最敬愛的喬幫主居然是契丹人，懊喪之情，自是難以形容。這時這向望天還不知趣的來向他挑戰，真可說是求之不得，他身形一晃，便縱到了大廳前的庭院之中，大聲說道：「喬峰是契丹的狗種，還是我堂堂漢人，此時還未分明，倘若他真是契丹胡虜，我吳某第一個跟他拼了。要殺喬峰，數到第一千個也輪不到你。你是甚麼東西，在這裏囉哩囉唆，來來來，讓我來教訓教訓你。」向望天臉上鐵青，唰的一聲，從刀鞘中拔出單刀，一看到刃鋒便想起「喬峰拜上」那張字條來，心中不禁一怔。游驥說道：「兩位都是游某的賓客，衝著游某的面子，不可失了和氣。」徐長老也道：「吳兄弟，行事不可莽撞，須得顧全本幫的聲名。」人叢中忽然有人細聲細氣的說道：「丐幫出了喬峰這樣一位人物，聲名是好得很啊，真要好好的顧全一下才是啊！」丐幫群豪一聽，紛紛怒喝：「是誰在說話？」「有種的站將出來，躲在人堆裏做矮子，是甚麼好漢？」「是那一個混帳王八蛋？」

但那人說了那句話後，就此寂然無聲，誰也不知說話的到底是誰。丐幫群豪給人冷言冷語的譏刺了幾句，都是十分惱怒，只是找不到認頭之人，實在是無法可施。丐幫雖是江湖上第一大幫，但幫中豪客做慣了化子，終究不是甚麼講究禮儀的上流人物，有的喝叫，有的更是連祖宗十八代也罵到了。薛神醫眉頭一皺，道：「眾位暫息怒氣，聽老朽一言。」群丐漸漸靜了下來，人叢中忽然又有那冷冷的聲音發出：「很好，很好，喬峰派了這許多人來臥底，待會是有一場好戲瞧了。」吳長老等一聽這幾句話，更加惱怒，只聽得唰唰之聲不絕，刀光耀眼，許多人都抽出了兵刃。其餘賓客只道丐幫眾人要動手，也有許多人取出兵刃，一片呼喝叫嚷之聲，亂成一團。薛神醫和游氏兄弟勸告大家安靜，但他三人的呼叫之聲，只有更添廳上的喧嘩。

便在這亂成一團之中，一名管家匆匆進來，走到游驥身邊，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游驥臉上變色，問了一句話。那管家手指門外，臉上神色甚是驚駭和詫異。游驥在薛神醫的耳邊說了一句話，薛神醫的臉色也立時變了。游駒走到哥哥身邊，游驥向他說了一句話，游駒臉色也登時轉色。這樣一個傳一個，兩個傳四個，四個傳八個，越傳越快，頃刻之間，嘈雜喧嘩的大廳中寂然無聲，因為每個人都聽到了四個字：「喬峰拜莊！」薛神醫向游氏兄弟點了點頭，又向少林寺的玄難、玄寂二僧對望一眼，說道：「有請！」那管家轉身走了出去。群豪心中都是怦怦而跳，雖然明知己方人多勢眾，喬峰若有甚麼異動，眾人一擁而上，立時便將他亂刀分屍，但此人威名太大，孤身而來，顯是有恃無恐，實是猜不透他有甚麼奸險的陰謀。

一片寂靜之中，只聽得蹄聲答答，車輪在石板上隆隆滾動，一輛騾車緩緩的駛到了大門之前。那騾車更不停止，從大門中直駛進來，游氏兄弟眉頭深皺，只覺此人肆無忌憚，實在忒也無禮。只聽得咯、咯兩聲響，騾車的輪子輾過了門檻，一條大漢手執鞭子，坐在車夫的位上。騾車帷子低垂，不知車中藏的有誰。群豪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都瞧看那趕車的大漢，但見他方面長身，寬胸粗膀，眉目間不怒自威，正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喬峰將鞭子往座位上一擱，一躍下車，抱拳說道：「聞道薛神醫和游氏兄弟在聚賢莊設英雄大宴，喬某不齒於中原豪傑，豈敢厚顏前來赴宴？只是今日有急事相求薛神醫，來得冒昧，還望恕罪。」說著深深一揖，神態甚是恭謹。

喬峰越是禮貌周全，薛神醫等越是防他安排有甚麼陰謀詭計。游駒左手一揮，他門下的四名弟子悄悄從兩旁溜了出去，增強大門前後的守禦，一來防備喬峰的幫手衝入，二來可以阻擋喬峰逃走，薛神醫拱手還禮，說道：「喬兄有甚麼要在下效勞？」喬峰退了兩步，揭起騾車的帷幕，伸手將阿朱扶了出來，道：「只因在下行事魯莽，累得這位小姑娘中了別人的掌力，身受重傷。當今之世，除了薛神醫外，無人再能醫得，是以不揣冒昧，趕來請薛神醫救命。」群豪一見騾車，早就在疑神疑鬼，猜想其中藏著甚麼古怪，待見車中出來的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都是大為詫異。又聽得喬峰說相求治傷，更是驚訝。薛神醫聽了這幾句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一生之中，旁人千里迢迢的趕來求他治病救命，那是尋常之極，幾乎天天都有，但眼前大家正在設法擒殺喬峰，這無惡不作、天人共憤之人居然自己送上門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薛神醫上上下下的打量阿朱，見她形貌雖是清秀，卻也不是特異的美麗，何況年紀幼小，喬峰決計不會是受了這稚女的美色所迷。他忽爾心中一動：「莫非這小姑娘是他的妹子？嗯，那是決計不會，他對父母和師父都下毒手，豈能為一個妹子而干冒殺身的大險。難道是他的女兒？沒聽說喬峰曾娶過妻子。」薛神醫精於醫道，於各人的體質形貌，自是一望而知其特點，眼見喬峰和阿朱一個壯健粗獷、一個清秀纖小，身上沒半分相似之處，可以斷定絕無骨肉關連。他微一沉吟，道：「這位姑娘尊姓，和閣下有何瓜葛？」

喬峰一怔，他自和阿朱相識以來，只知道她叫「阿朱」，到底是否姓朱，卻說不上來，便問阿朱道：「阿朱，你可是姓朱？」阿朱微笑道：「我姓阮，單名一個『詩』。只因我性喜穿紅色衣衫，所以公子叫我阿朱。」喬峰點了點頭，道：「薛神醫，她原來姓阮。我也是初知。」薛神醫更是奇怪，問道：「如此說來，你跟她不是深交了？」喬峰道：「她是我一個朋友的丫鬟，多少有些瓜葛。」薛神醫道：「閣下那位朋友是誰？想必與閣下情如骨肉，否則，怎能如此的推愛？」喬峰搖頭道：「那位朋友也只是神交，從來沒見過面。」他此言一出，廳上群豪都是「啊」的一聲，群相嘩然。一大半人心中不信，均想世上那有此事。看來他又是借此為由，行使甚麼陰謀詭計。但也有不少人知道喬峰生平不打誑語，儘管他作下兇橫惡毒的事來，但他自重身份，未必肯公然撒謊騙人。薛神醫伸出手去，替阿朱搭了搭脈，只覺她脈息極是微弱，體內真氣鼓盪，極不相稱，再搭她左手脈搏，已知其理，說道：「若不是閣下以內力替她續命，這位姑娘早已死在玄慈大師的金剛掌力之下了。」

他一說了這兩句話，大廳上眾英雄又都是群相聳動，其中玄難、玄寂二僧更是奇怪，心想：「方丈師兄幾時以金剛掌力打過這個小姑娘？倘若她真是中了方丈師兄的金剛掌力，那裏還能活命？」玄難道：「薛居士，我方丈師兄數年未離本寺，而少林寺中向無女流入內，這金剛掌，只怕不是出於敝師兄之手。」薛神醫皺眉道：「世上更有何人能使這門大般若金剛掌？」玄難、玄寂相顧默然。他師兄弟二人在少林寺數十年，和玄慈是一師所授，用功不可謂不勤、用心不可謂不苦，但這大般若金剛掌始終以天資所限，無法練成。他二人倒也不感抱撼，須知這門掌法，少林派之中，往往要隔百餘年，才有一個特出的奇才能夠練成。只是練功的訣竅等等，上代高僧詳記在武經之中，有時全寺數百僧眾，竟無一僧能夠練成，卻也不致失傳。

玄寂想問：「她中的真是大般若金剛掌？」但話到口邊，便又忍住。這句話若是問了出口，那是對薛神醫的醫道有存疑之意，這可是大大的不敬。玄難卻道：「這中間定有甚麼古怪，想我師兄乃有德高僧，一派掌門之尊，如何能出手打傷這樣一個小姑娘？這小姑娘再有千般的不是，我方丈師兄也決計不會和她一般見識。」群雄齊聲稱是，都道：「這中間定有甚麼玄虛。」大多數人均是向喬峰怒目而視，意思很是明白，倘若有人從中搗鬼，那自然是出於喬峰的手筆。

喬峰心念一動：「這兩個和尚不認阿朱為玄慈方丈所傷，那再好沒有了。否則的話，薛神醫礙於少林派的面子，無論如何是不肯醫治的。」他順水推舟，說道：「是啊，玄慈方丈慈悲為懷、大德有道，絕不能以重手傷害這樣一個幼女。薛神醫和少林派交情素篤，是少林派出手傷了的人，薛神醫諒來也不肯醫治。多半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僧，招搖撞騙，不免壞了少林派的名頭。」玄寂與玄難對望一眼，緩緩點頭，均想：「喬峰這廝雖是大奸大惡，這幾句話倒也說得有理。」阿朱卻是暗暗好笑：「喬大爺這話一點也不錯，果然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僧，招搖撞騙。只不過冒充的不是玄慈方丈，而是智清。」可是玄寂、玄難和薛神醫等，那裏猜得到喬峰言語中的機關？

薛神醫見玄寂、玄難二位高僧都這麼說，料知無誤，便道：「如此說來，世上居然還有旁人能使這門大般若金剛掌了，此人下手之時，受了甚麼阻擋，掌力消了十之七八。是以阮姑娘才不致當場斃命。此人掌力之雄渾，只怕能和玄慈方丈並駕齊驅，當世再無第三人能夠及得上。」喬峰心下暗自欽佩：「這位薛神醫當真醫道如神，單是搭了一下阿朱的脈搏，便將當時動手過招的情形說得一點也不錯，看來他定有治好阿朱的本事。」心念及此，臉上露出喜色，說道：「這位小姑娘倘若死在大般若金剛掌的掌力之下，於少林派的面子須不大好看，請薛神醫慈悲。」說著又是深深一揖。

玄寂不等薛神醫回答，問阿朱道：「出手傷的是誰？你是在何處受的傷？此人現下是在何處？」他顧念到少林派的聲名，又想到世上居然有人會使大般若金剛掌，急欲問個水落石出。阿朱是個天性極為頑皮的少女，她可不像喬峰那樣，每一句說話都講究分寸，她胡說八道、瞎三話四，乃是家常便飯，心念一轉：「這些和尚都怕我公子，我索性抬他出來嚇嚇他們。」便道：「那人是個青年公子，相貌很是瀟灑英俊。我和這位喬大爺正在客店裏談論薛神醫的醫術出神入化，別說舉世無雙，甚至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世人沒一個不愛聽恭維的言語，薛神醫生平不知聽到過多少稱頌讚譽，但這些言語出之於一個韶齡少女之口，卻還是第一次，何況她不怕難為情的大加誇張。薛神醫忍不住拈鬚微笑。喬峰卻是眉頭微皺，心道：「那有此事？小妞兒信口開河。」只聽阿朱續道：「那時候我說：『世上生了這位薛神醫，大夥兒學武也不用學啦？』喬大爺問道：『為甚麼？』我說：『打死了的人，這位薛神醫都能救得活來，那麼練拳、學劍還有甚麼用？你殺一個，他救一個，你殺兩個，他救一雙，大夥兒不是白累麼？』」她伶牙俐齒，聲音清脆，雖是重傷之餘，說來咭咭咯咯，還是令人馳而忘倦。說到這裏，眾人都是一樂，有的更加笑出聲來。阿朱卻一笑也不笑，繼續說道：「鄰座有個公子爺一直在聽咱二人說話，這時忽然冷笑道：『天下掌力，大都輕飄飄的沒有真力，那姓薛的醫生由此而浪得虛名。我這一掌，瞧他也治得好麼？』他說了這幾句話，就向我一掌凌空擊來。我見他和我隔著數丈遠，只道他是隨口說笑，也不以為意。喬大爺卻大吃了一驚──」

玄寂道：「是他伸手擋架麼？」阿朱搖頭道：「不是！喬大爺倘若伸手擋架，那個青年公子就傷不到我了。喬大爺離我甚遠，來不及相救，急忙提起一張椅子，從橫裏擲來。他的勁力也真是使得恰到好處，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那隻椅子已被那青年公子的劈空掌力擊碎。我只覺全身輕飄飄的，好像是飛進了雲端一樣，半分力氣也無。那公子說道：『你去叫薛神醫先練上一練，日後替玄慈大師治傷之時，就不會手足無措了。』」玄難皺眉問道：「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阿朱道：「他好像是說，將來要用這大般若金剛掌來打傷玄慈大師。」群雄「哦」的一聲，好幾個人同時說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又有幾人道：「果然是姑蘇慕容！」所以用到「果然是」這三字，意思說他們事先早已料到了。原來阿朱明知慕容公子要來找少林寺的晦氣，是以胡吹一番，嚇對方一嚇，揚揚慕容公子的威風。游駒忽道：「喬兄適才說道是有人冒充少林高僧，招搖撞騙，這位姑娘卻又說打傷她的是個青年公子。到底是誰的話對？」阿朱忙道：「冒充少林高僧之人，也是有的，我就瞧見兩個和尚自稱是少林僧人，卻去偷了人家一條黑狗，宰來吃了。」她自如謊話中露出破綻，於是便東拉西扯，換了話題。

薛神醫也知她的話不盡不實，一時拿不定主意是否該當給她治傷，向玄寂、玄難瞧瞧，向游驥、游駒望望，又向喬峰和阿朱看看。喬峰說道：「薛先生今日救了這位姑浪，喬峰日後不敢忘了大德。」薛神醫嘿嘿冷笑，道：「日後不敢忘了大德，難道今日，你還想能活著走出這聚賢莊麼？」喬峰道：「是活著出去也好，死著出去也好，那也管不了這許多。這位姑娘的傷勢，總得請你醫治才是。」薛神醫淡淡的道：「我為甚麼要替她治傷？」喬峰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薛先生在武林中廣行功德，眼看這位姑娘無辜喪命，想必能打動先生的惻隱之心。」薛神醫道：「世上不論是誰帶這位姑娘來，我都替她醫治。哼，哼，單單是你帶來，我便不治。」

喬峰臉上變色，森然道：「眾位今日群集聚賢莊，為的是對付喬某，我姓喬的豈有不知？」阿朱插嘴道：「啊喲，喬大爺，既是如此，你不該到這裏來冒險啦。」喬峰道：「我想眾位都是堂堂丈夫，是非分明，要殺之而甘心的只是喬某一人，和這位姑娘絲毫無涉。薛先生竟將痛恨喬某之意，牽連到阮姑娘身上，豈非大大的不該？」薛神醫給他說得啞口無言，過了一會，才道：「給不給人治病救命，全憑我的喜怒好惡，豈是旁人強求得了的？喬峰，你罪大惡極，咱們正要追拿於你，將你亂刀分屍，祭你父母師父。既是你自己送上門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你便自行了斷罷！」他說到這裏，右手一擺，群雄齊聲吶喊，紛紛拿出兵刃，大廳上密密麻麻的寒光耀眼，說不盡的各種各樣長刀短劍、雙斧單鞭。跟著又聽得高處一聲吶喊，屋簷和屋角上露出不少人來，也都是手執兵刃，把守著各處要津。

喬峰雖是見過不少大陣大仗，但往常都是率領丐幫與人對敵，己方總也是人多勢眾，從不如這次一般孤身陷入重圍，還攜著一個身受重傷的小女子，到底如何突圍，半點計較也無，心中實也不禁惴惴。阿朱更是害怕，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喬大爺，你快自行逃走。不用管我！他們跟我無怨無仇，不會害我的。」喬峰心念一動：「不錯，這些人都是行俠仗義之輩，絕不會無故加害於她。我還是及早離開這是非之地為妙。」但隨即又想：「大丈夫救人當救徹。薛神醫尚未答允治傷，不知她死活如何，我喬峰豈能貪生怕死，一走了之？」縱目四顧，一瞥間便見到不少武學高手。

這些武學高手，有的是名聞四海，有的是藝蓋當時，自己倒有一大半相識。喬峰一見到這許多高手，登時激發了雄心壯氣，怯意盡去，心道：「喬峰便是血濺聚賢莊，給人亂刀分屍，那又算得甚麼？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他哈哈一笑，說道：「薛神醫，你們都說我是契丹人，要除我這心腹大患。嘿嘿，是契丹人還是漢人，喬某此刻自己也不明白──」只聽得人叢中一個細聲細氣的人說道：「是啊，你是雜種，自不知自己是甚麼種。」這個人的聲音，便是先前譏刺丐幫的那人，只是他擠在人叢之中發聲，說得一兩句話便即住口，誰也不知到底是誰，幾次三番，群雄向聲音發出之處注目而視，始終沒見到是誰口唇在動。若說那人身材特別矮小，一群人中也無特異矮小之人。

喬峰聽了這幾句話，凝目瞧了半晌，點了點頭，不加理會，向薛神醫續道：「倘若我是漢人，你今日如此辱我，喬某豈能善罷干休？如果我果是契丹，決意和大宋豪傑為敵，第一個要殺你，免得我傷一個大宋英雄，你便救一位大宋的好漢。是也不是？」薛神醫道：「不錯，不管怎樣，你都是要殺我的了。」喬峰道：「我求你今日救了這位姑娘，一命還一命，喬某永遠不動你一根毫毛便是。」薛神醫嘿嘿冷笑，道：「老夫生平救人治病，只有受人求懇，從不受人脅迫。」喬峰道：「一命還一命，甚是公平，也算不了是甚麼脅迫。」人叢中那個細聲細氣的聲音忽然又道：「你羞不羞？你轉眼便要給人亂刀斬成肉漿，還說甚麼饒人性命？你──」便在此時，喬峰突然一聲怒喝：「滾出來！」聲震屋瓦，樑上的灰塵簌簌而落，群雄均是耳中雷鳴，心跳加劇，人叢中一條大漢應聲而出，搖搖晃晃的站立不定，便似醉酒一般。

喬峰見這人身穿青袍，臉色灰敗，身形極是魁梧，都不認得他是誰。黑白劍史安忽道：「啊，他是追魂杖譚青，是了，他是延慶太子的弟子。」這追魂杖譚青臉上肌肉扭曲，顯得全身有極大的痛楚，一雙手不住在自己胸口亂抓，從他身上發出說話之音道：「我──我和你無冤無仇，何故破我法術？」這聲音仍是這麼細聲細氣，只是斷斷續續，上氣不接下氣一般，他口唇卻是絲毫不動。各人見了，盡皆駭然，大廳上只有兩三人才知，他這門功夫是腹語之術，和上乘內功相結合，能迷得對方心神迷惘，失魂而死。但若遇上了功力此他更深的對手，施術不靈，他卻會反受其害。

薛神醫怒道：「你是『惡貫滿盈』段延慶的弟子？我這英雄之宴，請的是天下英雄好漢，你這種無恥敗類，如何也混將進來？」忽聽得遠處高樹上傳來一人說道：「甚麼英雄之宴，我瞧是狗熊之會！」他說第一個字時相隔尚遠，說到最後一個「會」字之時，人隨聲到，從高牆上飄然而落，身形奇高奇瘦，行動卻是快極。屋頂上不少人發拳出劍阻擋，都是慢了一步，被他搶了過去。大廳上不少人認識，此人乃是「窮兇極惡」雲中鶴。這雲中鶴飄落庭中，身形晃處，已入大廳，抓起譚青，疾向薛神醫衝來。廳上有不少高手，都怕他傷害薛神醫，登時有七八人搶上相護，那知道雲中鶴早已算定，使這以進為退、聲東擊西之計，見眾人奔上，早已閃身後退，上了高牆。須知這英雄會中好手著實不少，要憑真實功夫，勝過雲中鶴的沒有五十，也有四十，只是被他佔了先著，誰都猝不及防。加之他輕功高得異乎尋常，一上了牆頭，誰都難以追上。群雄中不少人探手入囊，要待掏摸暗器，原在屋頂駐守之人也紛紛呼喝，過來攔阻，但眼看均已不及。喬峰說道：「留下罷！」凌空一掌拍出，掌力疾吐，便如有一道無形的兵刃，擊在雲中鶴背心。雲中鶴悶哼一聲，重重的摔將下來。

雲中鶴一摔下地，口中鮮血狂噴，有如泉湧。那譚青卻仍是直立，只不過忽而踉蹌向東，忽而蹣跚向西，口中咿咿啊啊的唱起小曲來，十分滑稽。大廳上卻是誰也不覺有好笑之意，反覺眼前的神情甚是可怖，薛神醫知道雲中鶴受傷雖重，尚有可救，譚青心魂懼失，天下已無靈丹妙藥救他性命了。他想到喬峰輕描淡寫的一聲斷喝、一掌虛拍，居然有如此威力，若要取自己性命，未必有誰能阻他得住。

他沉吟之間，只見譚青直立不動，再無聲息，雙眼睜得大大的，竟已氣絕。適才譚青出言侮辱丐幫，丐幫群豪雖是十分氣惱，可是找不到認頭之人，氣了也只是白氣，這時見喬峰一到，便將此人治死，心中均感痛快。吳長老、宋長老等直性漢子，幾乎要出聲喝采，只因想到喬峰是契丹大仇，這才強行忍住，每人心底卻都不免隱隱覺得：「只要他做咱們幫主，丐幫仍是無往不利，否則的話，唉，竟似步步荊棘，丐幫是無復昔日的威風了。」喬峰說道：「兩位游兄，在下今日在此間遇見不少故人，此後是敵非友，心下不勝傷感，想跟你討幾碗酒喝。」眾人聽他仍要喝酒，都是大感驚奇。游駒心道：「且瞧他要玩弄甚麼伎倆。」當即吩咐莊客，取出酒來。聚賢莊今日開英雄之宴，酒菜自是備得極為豐足，片刻之間，莊客便取了酒壺、酒杯出來。喬峰道：「小杯何能盡興？相煩取大碗裝酒。」兩名莊客取出幾隻海碗，一罈新開封的白酒，放在喬峰面前的桌上，在一隻大碗中斟滿了酒。喬峰道：「都斟滿了！」兩名莊客依言將幾隻大碗都斟滿了。喬峰端起一碗酒來，說道：「這裏眾家英雄，多有喬峰往日舊交，今日既有見疑之意，咱們乾杯絕交。那一位朋友要殺喬某的，先來對飲一碗，從此而後，往日交情一筆勾銷，我殺你不是忘恩，你殺我不算負義。天下英雄，俱為證見。」眾人一聽，都是一凜，大廳上一時鴉雀無聲，各人心中均想：「我上前喝酒！莫要中了他的暗算。他這劈空神拳擊將出來，如何能夠抵擋？」

一片寂靜之中，忽然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女子來，正是馬大元的遺孀馬夫人。她端起酒碗，森然說道：「先夫命喪你手，我跟你還有甚麼故舊之情？」將酒碗放到唇邊，喝了一口，說道：「量淺不能喝盡，生死大仇，有如此酒。」說著將大半碗都潑在地下。喬峰舉目向她直視，只見馬夫人眉目清秀，相貌頗美，那晚杏林中天色昏暗，此刻方始看清她的容顏。沒想到如此厲害的一個女子，竟是生著這麼一副嬌怯怯的模樣。他默然無語的舉起大碗，一飲而盡，向身旁莊客揮了揮手，命他斟滿。

馬夫人退後，徐長老跟著過來，一言不發的喝了一大碗酒，喬峰跟他對飲一碗。傳功長老過來喝後，跟著執法長老過來。他舉起酒碗正要喝酒，喬峰道：「且慢！」執法長老道：「喬兄有何吩咐？」他對喬峰素來恭謹，此時的語氣竟是不異昔日，只不過不稱「幫主」而已。喬峰嘆道：「咱們是多年好兄弟，想不到以後成了冤家對頭。」執法長老眼中淚珠滾動，說道：「若非為了家國大仇，白世鏡寧願一死，也不敢與喬兄為敵。」喬峰點頭道：「此節我所深知。待會化友為敵，不免惡鬥一場。喬峰有一事奉托。」白世鏡道：「但教和國家大義無涉，白某自當遵命。」喬峰微微一笑，指著阿朱道：「丐幫眾位兄弟若念喬某也曾稍有微勞，請照護這位姑娘平安周全。」眾人一聽，都知他這幾句話乃是「托孤」之意，眼看他和眾友人一一乾杯，跟著便是大戰一場，在天下眾高手環攻之下，縱然給他殺得十個八個，最後總是難逃一死。大廳上這些英雄大都是慷慨俠烈之士，雖然恨他是胡虜韃子，多行不義，卻也不禁為他的豪氣所動。

白世鏡武功甚高，成名已久，身為丐幫的執法長老，也是個大有擔當的好漢子。他素來和喬峰交情極深，聽了他這幾句言語，等於是臨終的遺言一般，便道：「喬兄放心，白世鏡定當求懇薛神醫賜予醫治。這位阮姑娘若有三長兩短，白世鏡自刎以謝喬兄便了。」這幾句話說得很是明白，薛神醫是否肯醫，他自是沒有把握，但他必定全力以赴。武林中的成名英雄說得出做得出，何況他是在這許多的英雄之前許下諾言，絕無食言之理。喬峰道：「如此兄弟多謝了。」白世鏡道：「待會交手，喬兄不可手下留情，白某若然死在喬兄手底，丐幫自有旁人照料阮姑娘。」說著舉起大碗，將碗中酒漿一飲而盡。喬峰也將一碗酒喝乾了。其次是丐幫宋長老、奚長老等過來和他對飲。丐幫的舊人飲酒絕交已畢，其餘幫會門派中的英豪，一一過來和他對飲。眾人越看越是駭然，眼看他已喝了四五十碗，一大罈烈酒早已喝乾，莊客們又去抬了一罈出來。但見喬峰神色自若，除了肚腹略見鼓起，此外竟無絲毫異狀。眾人均想：「如此喝將下去，醉也將他死了，還說甚麼動手過招？」

殊不知喬峰是增一分酒意，增一分精神力氣，加之他連日來多遭冤屈，心下鬱悶難伸，這時將一切都拋開了，索性大鬥一場。他喝到五十餘碗時，鮑千靈和快刀祁六也均和他喝過了，向望天走上前來，端起酒碗，說道：「姓喬的，我來跟你喝一碗！」言語之中，頗為無禮。喬拳酒意上湧，斜眼瞧著他，說道：「憑你也配和我喝這絕交酒？你跟我有甚麼交情？」說到這裏，更不讓他答話，跨上一步，右手探出，已抓住他的胸口，手臂振處，將他從廳門中摔將出去，只聽得砰的一聲，向望天重重的撞在照壁之上，登時便暈了過去。

這麼一來，大廳上登時大亂，喬峰躍到了院子之中，大聲喝道：「那一個先來決一死戰！」群雄見他神威凜凜，一時倒是無人上前。喬峰喝道：「你們不動手，我先動手了！」手掌揚處，砰砰兩聲，已有兩人中了劈空掌倒地。他隨勢向前一衝，肘撞拳擊、掌劈腳踢，霎時間又打倒了數人。游驥叫道：「大夥兒靠著牆壁，莫要亂鬥！」須知大廳上聚集著三百餘人，若是一擁而上，喬峰武功再高，也決計無法抗禦，只是地小人多，大家擁在一團，真能挨到喬峰身邊的，也只五六人而已，但見刀槍劍戟，四下舞動，一大半人倒要防備為自己人所傷。游驥這麼一叫，廳中心登時讓了許多空位出來。

喬峰叫道：「讓我領教領教聚賢莊游氏雙雄的手段。」左掌一起，一隻大酒罈迎面向游驥飛了過去，游驥雙掌一封，待要用掌力將這隻酒罈拍開，不料喬峰跟著右掌一掌擊出，叭的一聲響，一隻大酒罈登時化為千百片碎片，碎瓦片極是鋒利，在喬峰凌厲之極的掌力推送之下，便如千百把鋼鏢、飛刀一般，游驥臉上中了三片，滿臉都是鮮血，旁人也有十餘人受傷。只聽得喝罵聲、驚叫聲、警告聲鬧成一圈。

喬峰左足踢出，另一隻酒罈又凌空飛了起來。他正待又行加上一掌，忽然間背後一記柔和的掌力，虛飄飄拍來。這一掌力道雖柔，但其中顯是蘊有極渾厚的內力。喬峰知道這一掌是一位大高手所發，不敢怠慢，回掌擋架。兩人內力相激，各自凝了凝神。喬峰向那人瞧去，只見他形貌猥瑣，正是那個自稱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的無名氏「趙錢孫」，心道：「此人內力如此了得，倒是不可輕視！」吸一口氣，第二掌便如排山倒海般擊了過去。

趙錢孫知道一掌接他不住，雙掌齊出，意欲擋他一掌。身旁一個女子喝道：「你不要命了麼？」將他往斜裏一拉，避了喬峰正面這一擊。但喬峰的掌力還是洶湧而前的衝出──。

# 第五十二回 怒發如狂

趙錢孫被人拉開了，他身後的三人立時首當其衝，只聽得砰砰砰三響，三個人都飛了起來，重重的撞在牆壁之上，只震得牆上石灰、泥土大片大片的掉將下來。趙錢孫回頭一看，見拉他的乃是譚婆，心中一喜，說道：「多謝你救我一命。」譚婆道：「我攻他左側，你向他右側夾擊。」趙錢孫一個「好」字才出口，只見一個矮瘦的人形向喬峰躍了過去，卻是譚公。莫瞧這譚公身形矮小，內力卻著實渾厚，左掌拍出，右掌跟著隨後而至，左掌微一縮回，又加在右掌的掌力之上。他這連環三掌，便如三個浪頭一般，後浪推前浪，並力齊發，比之他單掌的掌力，卻要大了三倍。喬峰叫道：「好一個『長江三疊浪』！」左掌揮出，兩股掌力相互激盪，擠得餘人都向兩旁退去。便在此時，趙錢孫和譚婆也已攻到，跟著丐幫徐長老、傳功長老、陳長老等，紛紛加入戰團。傳功長老叫道：「喬兄弟，契丹和大宋勢不兩立，咱們公而忘私，老哥哥要得罪了。」喬峰笑道：「絕交酒也喝過了，幹麼還稱兄道弟。看招！」一腳向他踢出。可是他話雖如此說，對丐幫群豪總不免有故舊香火之情，非但不欲傷他們性命，甚至不願他們在外人之前出醜，這一腳踢出，忽然中途轉向，快刀祁六一聲怪叫，飛身而起。

他卻不是自己躍起！乃是給喬峰踢中臀部，身不由主的向上飛起。他手中一柄單刀，本是運勁向喬峰頭上砍去，他身子高飛，手中這一刀仍是猛力砍出，嗒的一聲，砍中在大廳的橫樑之上。游氏兄弟這聚賢莊造得極是講究。大凡正廳的橫樑，乃是一屋之主，起屋時「上梁」，非撿正黃道吉日不可。這聚賢莊的橫樑更是採自百年老樹，木質堅密。快刀祁六膂力不弱，這一刀砍將下去，深入橫樑尺許，竟將他的刃鋒牢牢咬住。快刀祁六這口刀是他成名的利器，今日身臨大敵，那肯放手？右手牢牢的抓住刀柄，這麼一來，身子便高高吊在半空了。這情狀本是極為古怪詭奇，但大廳上人人面臨生死關頭，有誰敢分心去多瞧他一眼？更有誰有這等閒情逸致來笑上一笑？

喬峰藝成以來，雖然身經百戰，從未一敗，但同時與這許多高手對敵，卻也是生平未遇之險。這時他酒意已有十分，內力鼓盪，酒意更是漸漸湧將上來，雙掌飛舞。逼得眾高手都是無法近身。薛神醫醫道極精，武功卻算不得是第一流的人物。須知武功和醫道相似，真要練到十分精湛，那便得專心致志，半點分心不得。薛神醫於醫道一門，有過人的天才，幾乎是不學而會，他自幼好武，學武也學得極早，本來原可醫道武術並臻佳妙，那曉得與武林中人治病之後，東學一招、西學一式，武學之博，可說江湖上極為罕有。但壞也就在這「博」字上，這一博，貪多嚼不爛，就沒一門功夫是真正練到了第一流的境界。往日他行道大江南北，人人都敬他三分，他向人請教武功，旁人多半是隨口恭維他幾句，誰也不會跟他當真。他自不免沾沾自喜，總覺得天下武功，十之八九在我胸中矣。此時一見喬峰和群雄搏鬥，出手之快、著手之重，實是生平做夢也想不到有如此厲害，不由得臉如死灰，一顆心怦怦亂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更不用說上前動手了。他靠牆而立，心中的害怕越來越盛，但若就此悄悄退出大廳，終究是說不過來，一斜眼間，只見一位老僧站在身邊，正是玄難。他突然想起一事，大是慚愧，向玄難道：「大師父，適才我有一句言語，極是失禮，大師勿怪才好。」玄難全神貫注的在瞧著喬峰，對薛神醫的話全沒聽見，待他說了第二遍，這才一怔，問道：「甚麼話失禮了？」薛神醫道：「我先前言道：『喬峰孤身一人，進少林、出少林，毫髮不傷，這可奇了！』」

玄難道：「那便如何？」薛神醫歉然道：「這喬峰武功之高，實是世上罕有其匹。我此刻才知他進出少林，來去自如，原是極難攔阻。」他這幾句話本意是向玄難道歉，但玄難聽在耳中，卻是加倍的不受用，哼了一聲，道：「薛神醫想考較考較少林派的功夫，是也不是？」不等薛神醫回答，緩步而前，大袖飄動，袖底呼呼呼的拳力便向喬峰發了出去。他這門功夫乃是少林寺七十二絕技之一，叫作「袖裏乾坤」，衣袖拂將起來，拳勁卻在袖底發出。這衣袖似是拳勁的掩飾，使敵人無法看到拳勢的來路，攻他個措手不及。殊不知衣袖之中，卻也蓄有極凌厲的招數和勁力，如果敵人全神貫注的拆解他袖底所藏拳招，他便轉賓為主，逕以袖力傷人。喬峰一見他攻到，兩隻寬大的衣袖鼓風而前，便如是兩道順風的船帆一般，威勢非同小可，他大聲喝道：「袖裏乾坤，果然了得！」呼的一掌擊出，拍向他的衣袖。玄難的袖力廣被寬博，喬峰這一掌卻是力聚而凝，只聽得嗤嗤聲響，兩股力道相互激盪，突然間大廳上似有數十隻灰蝶上下翻飛。

群雄都是一驚，凝神看時，原來這許多灰色的蝴蝶都是玄難的衣袖所化，轉眼向他身上看去時，只見他光了一雙膀子，露出瘦骨棱棱的兩條長臂，模樣甚是難看。原來兩人的內勁衝激之下，僧袍的衣袖如何禁受得住？登時被撕得粉碎。這麼一來，玄難既無衣袖，那「袖裏乾坤」的功夫自是施展不出了。他狂怒之下，臉色鐵青，喬峰如此破他仗以成名的絕技，當真是比殺他還要難受，雙臂直上直下，呼呼風響，猛攻而前，眾人瞧出這是一路江湖上流傳頗廣的「太祖長拳」。

宋太祖趙匡胤以一對拳頭、一條桿棒，打下了大宋的錦繡江山。「杯酒釋兵權」後，大將無統兵之權，宋朝自此積弱，但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卻都仰慕宋太祖的神勇，那一套「太祖長拳」和「太祖棒」，當時是武林中最為流行的武功，就算不會使的，看也看得熟了。這時群雄見這位名滿天下的少林高僧，所使的竟是這一路平平無奇的拳法，誰都為之一怔。待得見他三拳打出，各人心底不自禁的發出讚嘆：「少林派得享大名，果非幸致。同樣的一招『華山睹棋』，在他手底竟有這麼強大的威力。」群雄欽佩之餘，對玄難僧袍無袖的怪相，誰也不覺古怪，他每出一招，各人還是一聲喝采。

本來是數十人圍攻喬峰的局面，玄難這一出手，餘人自覺在旁夾攻反而礙手礙腳，自然而然的逐一退下。各人團團圍住，以防喬峰逃脫，凝神觀看玄難與他決戰。

喬峰一見旁人退開，心念一動，呼的一拳打出，一招「衝陣斬將」，正也是「太祖長拳」中的招數。這一招姿式既是極為瀟灑大方，勁力更是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武林高手畢生所盼望達到的拳術完美之境，盡在這一招中表露無遺。來到這英雄宴中的人物，就算本身武功不是極高，但既有這等名望，見識也必豐富。那「太祖拳法」的精要所在，可說無人不知。喬峰一招打出，人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喝一聲大采！

喝采之後，隨即有許多人覺得不妥，喬峰乃是各人欲得之而甘心的大敵，如何可以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喝采已然喝過了。眼見喬峰第二招「河朔立威」更是精極妙極，比之他的第一招，實是難以分辨到底那一招更為佳妙。大廳上仍是有不少人大聲喝采，只是有些恍然驚覺，自知收斂，采聲便不及第一招時那麼響亮，但許多「哦，哦！」「呵，呵！」的低聲讚嘆，欽服之忱，未必不及那大聲叫好。喬峰初時和各人狠打惡鬥，群雄專顧禦敵，但懼怕他的兇悍厲害，這時暫且置身事外，方始頓悟到他武功中的過人之處。

但見喬峰和玄難只拆得七八招，高下已判。他二人所使的拳招，都是一般的平平無奇，但喬峰每一招都是慢了一步，任由玄難先發。玄難一出招，喬峰跟著遞招，也不知是由於他年輕力壯，還是行動加倍的迅捷，每一招都是後發而先至。這「太祖長拳」本身拳招只有七十二招，但每一招都是相互剋制，喬峰看準了對方的拳招，然後出一招剛好剋制的拳法，玄難焉得不敗？這道理誰都明白，可是這「後發先至」四個字，卻是武術中異常深奧的功夫。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絀，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喬峰笑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如何說得上『卑鄙』二字？」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祖宗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拉扯不上別的名目。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本朝？」

玄寂一聽，倒是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本來是天竺胡人。今日大家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干係，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牽連。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眾家英雄之中，原有不少大有識見的人物，不由得心想：「咱們對達摩老祖敬若神明，何以對契丹人卻是恨之入骨，大家都是非我族類的胡人啊。嗯，這兩種人當然大不相同。天竺人從不殘殺我中華同胞，契丹人卻是暴虐狠毒。如此說來，也不是只要是胡人，就一概該殺，其中也有善惡之別。那麼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其時大廳上激鬥正酣，許多粗魯盲從之輩，自不會想到這中間的差異分別，而一般有識之士，腦海中雖是轉到了這些念頭，卻也無暇細想，只是心中隱隱感到：「喬峰未必是非殺不可，咱們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氣壯。」

玄難、玄寂以二敵一，兀自遮攔多而進攻少，玄難見自己所使的拳法每一招都受敵人剋制，縮手縮腳，半點施展不得，待得玄寂上來夾攻，當下拳法一變，換作了少林派的「羅漢拳」。喬峰冷笑道：「那也是來自天竺的胡人武術，且看是你胡人的功夫厲害，還是我大宋的本事了得？」說話之間，「太祖長拳」呼呼呼的擊出。眾人聽了，心中都滿不是味兒。大家為了他是胡人而加圍攻，可是己方所用的反而是胡人武功，而他偏偏使本朝太祖嫡傳的拳法。忽聽得趙錢孫大聲叫道：「管他使甚麼拳法，此人殺父、殺母、殺師父，就該斃了。大夥兒上啊！」他一面叫嚷，一面就衝了上去。跟著譚公、譚婆、丐幫徐長老、陳長老、鐵面判官單氏父子等數十人同時攻上。這些人都是武功甚高的好手，人數雖多，相互間並不混亂，此上彼落，宛如車輪戰相似。

喬峰揮拳拆格，口中說道：「你們稱我是契丹人，那麼喬三槐老公公和老婆婆，便不是我的父母了。莫說這兩位老人家我生平敬愛有加，絕無加害之意，就算是我殺的，又怎能加我『殺父、殺母』的罪名？玄苦大師是我授業恩師，少林派倘若敢認玄苦大師是我師父，喬某便算是少林弟子，各位這等圍攻一個少林弟子，所為何來？」

玄寂哼了一聲道：「強辭奪理，居然也能自圓其說。」喬峰說道，「若能自圓其說，那就不是強辭奪理了。你們如不當我是少林弟子，那麼這『殺師』二字，罪名便加不到我的頭上。常言道得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們想殺我，光明正大的出手便了，何必加上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罪名？」他口中侃侃道來，手上卻是絲毫不停，拳打單叔山、腳踢趙錢孫、肘撞秦元尊、掌擊鮑千靈，說話之間，竟然連續打倒了四人。他心中明知這些人都非奸惡之輩，是以手上始終稍留餘地，被他擊倒的已有十七八人，卻不曾傷了一人性命。參與這英雄大會的豪傑人數何等眾多？擊倒十餘人，只不過是換上十餘名生力軍而已。又鬥片刻，喬峰暗暗心驚：「如此打將下去，我總有筋疲力盡的時刻，還是及早抽身逃走的為是。」他一面出招相鬥，一面觀看脫身的途徑。趙錢孫倒在地下，斷了一條手臂，卻已瞧出喬峰意欲走路，大聲叫道：「大家出力纏住他，這萬惡不赦的狗雜種想要逃走！」喬峰酣鬥之際，酒意上湧，怒氣漸漸勃發，聽得趙錢孫破口辱罵，說他是甚麼「萬惡不赦的狗雜種」，不由得怒火不可抑制，喝道：「狗雜種第一個拿你來開殺戒！」運功於臂，一招劈空掌向他直擊過去。玄難和玄寂同時叫道：「不好！」兩個人雙掌齊出，運起掌力，要同時接了喬峰這一掌，相救趙錢孫的性命。

驀地裏半空中人影一閃，一個人「啊」的一聲長聲慘呼，前心受了玄難、玄寂二人的掌力，後背被喬峰的劈空掌所擊中，三股凌厲之極的力道前後夾擊，登時打得他肋骨寸斷，臟腑碎裂，口中鮮血狂噴，猶如一灘軟泥般委頓在地。這一來不但玄難、玄寂大為震驚，連喬峰也是頗出意料之外。原來這人卻是快刀祁六。他懸身半空，時候已是不短，這麼晃來晃去，嵌在橫樑中的這柄刀終於鬆了出來。他身子下墜，說也不巧，正好跌在三人各以全力拍出的掌力之間，便如兩塊大鐵板的巨力從前後擠將攏來。如何不送了他的性命？玄難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喬峰，你作了好大的孽。」喬峰大怒，道：「此人我殺他一半，你師兄弟二人合力殺他一半，如何都算在我的帳上？」玄難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若不是你害人在先，如何會有今日這場打鬥？」喬峰怒道：「好，一切都算在我的帳上，卻又如何？」激鬥之下，他血液中的蠻性發作起來，陡然間令他變成了一頭猛獸一般，反手一拿，抓起一個人來，正是單正的次子單仲山。喬峰夾手奪下他的單刀，右掌一起，一記拍下，單仲山天靈蓋碎裂，死於非命。群雄齊聲發喊，又是驚惶、又是憤怒。

喬峰殺人之後，更是怒發如狂，單刀飛舞，右手忽拳忽掌，左手鋼刀橫砍直劈，威勢直不可當，但見白牆上點點滴滴的濺滿了鮮血，大廳中倒下了不少屍骸，有的身首異處，有的膛破肢斷。這時他已顧不得對丐幫舊人留情，紅了眼睛，見人便殺。傳功長老和奚長老竟都死於他的刀下。來赴英雄宴的豪傑，十之八九都是親手殺過人，須知在武林中得享大名，畢竟不能單憑交遊和吹噓，就算自己沒殺過人，這殺人放火之事，看也看得多了。但如今日這般驚心動魄的惡鬥，卻是生平從所未見。敵人只有一個，可是他如困獸、如鬼魅，忽東忽西的亂砍亂殺。不少高手上前接戰，都被他以更快、更猛、更狠、更精的招數殺了。群雄均非膽怯怕死之人，但在如此瘋虎一般人物的衝擊之下，倒有一大半人起了逃走之意，都想盡快離開大廳，喬峰有罪也好，無罪也好，自己是不想管這件事了。游氏雙雄左手各執圓盾，右手一挺短槍、一持單刀，兩人呼哨一聲，圓盾護身，分從左右向喬峰攻了過去。

喬峰雖是絕無顧忌的狂打狠殺，但對敵人攻來的一招一式，卻仍是凝神注視，頭腦絲毫不亂，這才保持得身不受傷。他見游氏兄弟的兵刃招數都是十分怪異，當下呼呼兩刀，將身旁兩人砍倒，制其機先，搶著向游驥攻了過去。他一刀砍下，游驥舉起盾牌一擋，噹的一聲響，喬峰的單刀反彈上來，他一瞥之下，但見單刀的刃口捲起，已然不能用了。原來游氏兄弟圓盾係用百煉精鋼打造而成，縱是寶刀寶劍亦不能傷，何況喬峰手中所持的，只是從單仲山手中奪來的一把尋常鋼刀？

游驥以圓盾一擋，右手短槍猶如毒蛇出洞，電也似的從盾底穿出，刺向喬峰小腹。便在這時，喬峰只見寒光一閃，游駒手中的圓盾竟向他腰間劃來。他目光敏銳，只見這圓盾的邊緣極是鋒銳，卻是開了口的，如同是一柄圓斧相似，這一下若是教他劃上了，身子登時斷為兩截，端的是厲害無比。喬峰喝道：「好傢伙！」拋去手中單刀，左手一拳，噹的一巨響，擊在游驥圓盾的正中，右手也是一拳，噹的一聲巨響，擊在游駒圓盾的正中。游氏雙雄只感半身酸麻，在喬峰剛猛絕倫的拳力震撼之下，眼前金星飛舞，雙臂酸軟，手中的盾牌和刀槍再也拿捏不住，嗆啷啷落地。兩人右手的虎口同時震裂，滿手都是鮮血。喬峰笑道：「好極，送了這兩件利器給我！」雙手搶起鋼盾，盤旋飛舞。這兩塊鋼盾當真是攻守俱臻佳妙的利器，只聽得「啊唷」、「呵呵」幾聲慘呼，已有四人死在鋼盾之下。游氏兄弟臉如土色，神氣灰敗。游驥道：「兄弟，師父言道：『盾在人在，盾亡人亡。』」游駒道：「哥哥，今日遭此奇恥大辱，咱哥兒倆更有甚麼臉面活在世上？」兩人一點頭，各自拾起自己兵刃，一刀一槍刺入自己體內，登時身亡。群雄齊叫「啊喲」，可是在喬峰圓盾的急攻之下，都是分不出手來相救。

喬峰也是一獃，沒想到身為聚賢莊主人的游氏兄弟竟會自刎。他背上一涼，酒性退了大半，心中頗起悔意，說道：「游家兄弟，何苦如此？這兩塊盾牌，我還了你們就是！」持著那兩塊鋼盾，恭恭敬敬的放到游氏雙雄屍體的足邊。他彎著腰尚未站直，忽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驚呼：「小心！」喬峰機警之極，身子向左一移，青光閃動，一柄利劍從身邊疾刺而過。若不是阿朱這一聲呼叫，雖然未必便能刺他得中，但手忙腳亂，處境定然大大的不利。向他偷襲的乃是譚公，一擊不中，已然遠避。譚婆怒道：「好啊，你這小鬼頭，咱們不來殺你，你卻出聲幫人。」身形一晃，一掌便向阿朱頭頂擊落。當喬峰和群雄大戰之際，阿朱縮在廳角，體內元氣漸漸消失，眼見眾人圍攻喬峰，想起他明知兇險，仍是親身護送自己前來求醫，這番恩德，當真是粉身難報，心中又是感激、又是焦急，心想喬峰便有天下無敵的本領，終究是好漢敵不過人多，後來見喬峰歸還鋼盾，譚公自後偷襲，當下出聲示警。

譚婆這一掌離阿朱頭頂甫有半尺，喬峰已然縱身趕上，一把抓住譚婆的後心，將她硬生生的拉開，向旁擲了出去，喀喇一聲，將一張花梨木的太師椅撞得粉碎，阿朱雖未受到譚婆掌擊，卻已花容失色，身子漸漸軟倒。喬峰大驚，心道：「她體內真氣漸盡，在這當口，我那有餘裕給她接氣？」只聽得薛神醫冷冷的聲音說道：「這姑娘真氣轉眼便盡，你是否以內力替她接續？若是她斷了這口氣，我可無法救活的了。」

喬峰為難之極，知道薛神醫所說的確是實情，但自己只要伸手助阿朱續命，環伺在旁的群雄立時白刃交加。這些人有的死了兒子、有的死了至交好友，出手那有容情？然則是眼睜睜的瞧著她斷氣而死不成？

喬峰冒著奇險將阿朱送到聚賢莊來，若是未得薛神醫出手醫治，便任由她真氣衰竭而死，實在是太也可惜，可是這時候以內力續她真氣，那便明明是用自己的性命來換她性命。阿朱只不過是道上邂逅相逢的一個小丫頭，跟她實在算不上有甚麼交情，出力相救，那還是尋常的俠義之行，但要以自己大好的性命去換她一命，這可說不過去了，「她既非我的親人，又不是有恩於我，須當報答。我盡力而為到了這步田地，也可說是仁至義盡，對得她住。我立時便走，讓薛神醫去救她一命。」

他心意已決，雙手圓盾使出「大鵬展翅」的招數來，兩圈白光滾滾向外翻動，逕向廳門口衝出。群雄雖是人多，但一來他招數狠惡，二來這一對圓盾實在太過厲害，這一使將開來，丈許方圓之內誰都無法近身。喬峰幾步衝到大廳門口，左足跨出了門檻，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慘然說道：「先殺這丫頭，再報大仇！」說話的正是鐵面判官單正。他大兒子單伯山應道：「是！」一刀向阿朱頭上劈了下去。

喬峰驚愕之下，不及細想，左手團盾脫手，盤旋飛出，去勢凌厲之極。七八個人齊聲叫道：「小心！」單伯山舉刀格擋，但喬峰這一擲的勁力何等剛猛，圓盾的邊緣又鋒利無比，喀喇一聲響，連人帶刀，將單伯山鍘為兩截。那斷盾餘勢不衰，斬入大廳的柱子之中。單伯山死得太慘，這一來動了公憤，不但單正、單季山父子等都向阿朱撲去，此外尚有六七人的兵刃都向阿朱身上招呼。喬峰罵道：「好不要臉！」呼呼呼呼連出四掌，將一干人都震退了，搶上前去，左臂將阿朱抱了起來，以圓盾護住她的身子。阿朱低聲道：「喬大爺，我不成啦，你別理我，快快自己去罷！」這一番血戰，激發了喬峰高傲倔強之氣，大聲說道：「事到如今，他們也絕不容你活了，咱們死在一起便是。」右手一翻，又奪了一柄長劍，刺削斬劈，向外衝去。他手中抱了一人，不但行動不便，而且少了一隻手使用，圓盾雖堅，卻也無法護住阿朱全身。喬峰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長劍亂舞亂劈，只跨出兩步，只覺後心一痛，已被人一刀砍中。

他一足反踢出去，將那人踢得飛出丈許之外，立時斃命，但便在此時，右眉頭被玄難重重打了一拳，跟著右胸又被人刺了一劍。他大吼一聲，有如平空起個霹靂，喝道：「喬峰自行了斷，不死於鼠輩之手！」但這時群雄打發了性，那肯讓他從容自盡？十多人一擁而上。喬峰奮起神威，一把抓去，將玄寂胸口的「膻中穴」抓住，隨即將他身子高高舉起。眾人發一聲喊，不由自主的退開了幾步。

玄寂「膻中穴」被抓，饒是有一身武功，卻是全身酸麻，半點動彈不得，眼見自己的咽喉離那圓盾的刀口不過尺許，喬峰只要輕輕向左一送，立時便將他腦袋割了下來，不由得一聲長嘆，閉目就死。喬峰只覺背心、右胸、右肩三處傷口如火炙一般疼痛，說道：「我一身武功，最初出自少林，飲水思源，豈可殺戮少林高僧？喬某今日反正是死了，多殺一人，又有何益？」五指一鬆，將玄寂放下地來，說道：「你們動手罷！」群雄面面相覷，為他的豪邁之氣所動，一時都不願上前動手。鐵面判官單正兩子為他所殺，已然傷心得瘋瘋癲癲，大呼而前，舉刀往喬峰胸口刺去。喬峰知道今日再也無法殺出重圍，當即端立不動。一霎時之間，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我到底是契丹人還是漢人？害死我父母和師父的那人是誰？我一生多行仁義，今天卻如何無緣無故的傷害這許多英俠？我一意孤行的要救阿朱，身死群雄之手，豈非愚不可及，為天下英雄所笑？」眼見單正黝黑的臉面扭曲變形，兩眼睜得大大的，挺刀向自己胸口直刺過來。

眼見單正這一刀離喬峰的身子已不到一尺，而喬峰已無抵禦之意，丐幫中吳長老、白世鏡等都闔上了眼睛，不忍觀看，突然之間，半空中呼的一聲躍下一個人來，勢道奇急，正好碰在單正的鋼刀之上。單正抵不住這股大力，手臂一沉。群雄齊聲驚呼聲中，半空中又躍下一個人來。這一次此人乃是頭下腳上，仍是勢道奇急，砰的一聲響，天靈蓋對天靈蓋，正好撞中了單正的腦袋，兩人同時腦漿迸裂。

群雄方始看清，這先後躍下的兩人，乃是守在屋頂防備喬峰逃走之人，卻給人擒住了，當作暗器般投了下來，一陣大亂之際，屋頂角上，一條長繩甩下，勁道極是兇猛，橫掃眾人的頭顱，群雄紛紛舉起兵刃擋格，那條長繩繩頭轉處，往喬峰腰間一纏，隨即提起，此時喬峰三處傷口血流如注，抱著阿朱的左手已半點力氣也沒有了。他身子被長繩捲起，阿朱當即滾在地下。眾人但見長繩彼端是一個黑衣大漢，身形魁梧，臉上卻蒙著一塊黑布，只露出了兩隻眼睛。他左手將喬峰挾在脅下，長繩甩出，已捲住了大門外聚賢莊高高的旗桿。群雄大聲呼喊，霎時之間鋼鏢、袖箭、飛刀、鐵錐、飛蝗石、甩手箭，各種各樣的暗器都向喬峰和那大漢身上射去。那黑衣漢子一拉長繩，身子悠悠飛起，往旗桿的旗斗中一落。只聽得騰騰、啪啪、嚓嚓，響聲不絕，數十件暗器都打在旗斗之外。只見那條長繩從旗斗中甩出，繞向十餘丈外的一株大樹，那大漢挾著喬峰，從旗斗中盪出，頃刻間越過那株大樹，已在離旗桿三十丈處落地。他跟著又甩長繩，再繞遠處大樹，如此幾個起落，已然走得無影無蹤。群雄駭然相顧，但聽得馬蹄聲響起，漸馳漸遠，再也追不上了。

喬峰受傷雖重，神智未失，這大漢以長繩救他脫險，一舉一動，喬峰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心中自是感他救命之德，又想：「這甩繩的準頭膂力，我也能辦到，但以長繩當作兵刃，同時揮擊數十人這一招『天女散花』的軟鞭功夫，我就不能使得如他這般恰到好處。」那黑衣大漢將他放上馬背，兩人一騎，逕向北行。便在馬背之上，那大漢取出金創藥來，給喬峰三處傷口都敷上了藥。喬峰流血過多，虛弱之極，幾次都欲暈去，但每次他都是吸一口氣，內息流轉，精神便是一振。那大漢縱馬直向西北，道路越來越是崎嶇，到後來更無道路，那馬盡是在亂石堆中躓蹶而行。

又行了一個多時辰，馬匹是不能走了，那大漢將喬峰橫抱手中，下馬向一座峰上攀去，越走越高。喬峰身子甚重，但那大漢抱了他毫不費力，雖在十分陡峭之處，仍是縱躍如飛。到得後來，幾處險壁間都是無路可走，那大漢便用長繩飛過山峽，纏住樹枝而躍將過去。喬峰心下頗感駭異：「這般飛峽越谷，我若是空手，那也罷了，但手中抱了一個人，便無十分把握。」那人接連橫越了八處險峽，跟著一路向下，深入一個上不見天的深谷之中，終於站定腳步，將喬峰放下。

喬峰勉力站定，說道：「大恩不敢言謝，只求恩公讓喬峰一見廬山真面目。」那大漢一對晶光燦然的眼光在喬峰臉上轉來轉去，過得半晌，說道：「山洞中有半月乾糧，你在此養傷。敵人無法到來。」喬峰應道：「是！」心道：「聽這人聲音，似乎不是年輕之人。」那大漢又向他打量了一會，忽然右手一起，啪的一聲，打了他一記耳光。這一下出手奇快，喬峰一來絕沒想到他竟會出手毆打自己，二來對方這一掌也當真打得高明之極，是以竟然被他打中。那大漢打了一記，第二記跟著打來，兩掌之間，相距只是電光般的一閃，但喬峰有了這個餘裕，焉能再讓他打中？只是想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不願真的跟他動手，左手手指一立，指著他的掌心。

# 第五十三回 著著爭先

喬峰手指所指的，正是那大漢掌心的「勞宮穴」，他一掌拍將過來，正好是將自己手掌上最關緊要的穴道，向喬峰手指上湊去。這大漢武功奇高，變招自是極速，手掌離喬峰面頰不到一尺，立即手掌一翻，用手背向他擊去。喬峰跟著也是極迅速的移動手指，看準了他手背擊來的方位，將指尖對住了他手背上的「二間穴」。

那大漢一聲長笑，右手在離喬峰指尖不到三寸處硬生生的縮回，左手橫斬而至。喬峰左手手指伸出，指尖已對準他掌緣的「後豁穴」，那大漢手臂陡然一提，來勢不衰，喬峰仍能及時移指，指向他掌緣的「前谷穴」。頃刻之間，那大漢雙掌飛舞，連換了十餘種招式，喬峰只守不攻，總是將手指指著他手掌擊來定會撞上的穴道。那大漢第一下出其不意的打了他一記巴掌，第二下便再也打他不著，兩人虛發虛接，俱是當世罕見的上乘武功。那大漢使滿第二十招，見喬峰雖在重傷之餘，仍是變招奇快，認穴奇準，陡然間收掌後躍，說道：「你這人愚不可及，我原是不該救你。」喬峰道：「謹領恩公教言。」那人罵道：「你這臭騾子，自己練了這樣一身天下無敵的武功，怎地去為一個瘦骨伶仃的女娃子枉送性命？她跟你非親非故，無恩無義，這女娃娃才非出眾、貌非絕美，天下那有你這種大傻瓜。」喬峰嘆了口氣，道：「恩公教訓得是。喬峰以有用之身，為此無益之事，原是不當。只是一時氣憤難當，傻勁發作，遂沒細思後果。」那大漢仰天長笑！喬峰聽來，只覺他笑聲中頗有悲涼之意，不禁愕然。驀地裏見那大漢拔身而起，躍出丈餘，身形一晃，已在一塊大岩之後隱沒。喬峰叫道：「恩公，恩公！」只見他接連縱躍，轉過山峽，竟是遠遠的去了。喬峰只跨出一步，便是搖搖欲倒，急忙手扶山壁。他定了定神，轉過身來，果見石壁之後有一個山洞，他扶著山壁，慢慢走進洞中，只見地下放著不少熟肉、炒米、棗子、花生、魚乾之類的乾糧，更妙的是另有一大罈酒。喬峰打開酒罈，登時聞到酒香撲鼻。他伸手入罈，掬了一手上來喝了，入口甘美，乃是上等的美酒。他心下感激：「難得這位恩公如此周到，知我貪飲，竟在此處備得有酒。只是山道如此難行，攜帶這個大酒罈不是太費事麼？」

那大漢給他敷的金創藥極見靈效，過得幾個時辰，血便止了。喬峰內功深厚，這等外傷雖是極重，復原起來卻是甚快。他在山洞中住得六七天，三處傷口都已好了大半。這六七天中，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兩件事：「害我的那個仇人是誰？救我的那位恩公是誰？」這兩人武功都是甚為了得，看來都不在他自己之下。武林之中有此身手者寥寥可數，屈著手指，一個個能算得出來，但想來想去，誰都不像。那仇人無法猜到，那也罷了，這位恩公卻和自己拆過二十招，該當料得到他的家數門派，可是他一招一式全是平平無奇，質樸無華，就像是自己在聚賢莊中所使的「太祖長拳」一般，掌招中並不洩漏身份來歷。喬峰性子豪邁，這兩件雖是大事，但猜想不透，也就罷了，卻也不再放在心上。那一罈酒在頭二天之中，便給他喝了個罈底朝天，堪堪到得第十五天時，自覺傷口已好了七八成，酒癮大發，再也忍耐不住，料想躍峽逾谷，已然無礙，便從養傷的山洞中走了出來，翻山越嶺，重涉江湖。他心下尋思：「阿朱落入他們手中，要死是早已死了，若是能活，也不用我去管她。眼前第一件要緊事，是要查明我到底是何等樣人。爹娘師父，一日之間逝世，我的身世之謎。更是難明，須得到雁門關外去看一看那石壁上的遺文。」他盤算已定，徑向西北而行，到得鎮上，先喝他個二三十碗烈酒。

只喝得一天酒，喬峰身邊僅剩的幾兩碎銀子便都化作美酒，喝得精光。是時大宋撫有中土，分天下為十五路。以大梁為都，稱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宋州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是為四京。喬峰身在京西路汝州，這日來到梁縣，身邊銀兩已盡，當晚便潛入縣衙，在公庫盜了數十兩銀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雞鴨魚肉、高粱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錢，那也不必細表。不一日來到河東路代州。

那雁門關是在代州之北三十里的雁門上。喬峰昔年行俠江湖，也曾到過。只是當時身有要事，匆匆一過，未曾留心。他到代州時已是午初，在城中飽餐一頓，喝了十來碗酒，便出城向北。他腳程迅捷，這三十里地，行不到半個時辰。上得山來，但見東西山岩峭拔，中路盤旋崎嶇，果然是個絕險的所在。他心道：「雁兒南遊北歸，難以飛越高峰，皆從兩峰之間穿過，是以稱為雁門。今日我從南來，倘若石壁上的字跡表明我確是契丹遺種，那麼喬某出雁門關後，永為塞北之人，不再進關來了。倒不如雁兒一年一度南來北往，自由自在。」想到此處，不由得心中一酸。

那雁門關是大宋北邊重鎮，山西四十餘關，以雁門最為雄固，一出關外數十里，便是遼國之地，是以關上有重兵駐守，喬峰心想若是從關門中過，不免受守關的官兵盤查，當下從關西的高嶺繞道而行，來到絕嶺。放眼四顧，但見繁峙五台聳其東，寧武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於南，其北則為朔州、馬邑、長坡峻阪，茫然無際，塞林漠上，景象蕭索。喬峰想起當年過雁門關時，曾聽同伴言道，戰國時趙國大將李牧、漢朝大將郅都，都曾在雁門駐守，抗禦匈奴入侵。倘若自己真是匈奴契丹後裔，那麼千餘年來侵犯中國的，都是自己祖宗了。他向北眺望地勢，尋思：「那日汪幫主、趙錢孫等在雁門關外伏擊契丹武士，定要選一處最佔形勢的山坡，左近十餘里之內，地形之佳，莫過於西北角這處山側。十之八九，他們定會在此設伏。」當下奔行下嶺，來到該處山側。驀地裏心中感到一陣沒來由的悲切難受。只見該處山側有一塊大岩，智光大師說中原群雄伏在大岩之後，向外投擲暗器，看來便是這塊岩石了。山道數步之外，下臨深谷，但見雲霧封谷，下不見底。喬峰心道：「倘若智光大師之言非假。那麼我媽媽被他們害死之後，我爹爹從此處躍下深谷自盡。他躍進谷口之後，不忍帶我同死，又將我拋了上來，摔在汪幫主的身上。他──他在石壁上寫了些甚麼？」

回過頭來，往右首山壁上望去，只見那一片山壁天生的平淨光滑，但正中一大片山石上，卻盡是斧鑿的印痕，顯而易見，是有人故意將那契丹武士所留下的字跡削去了。

喬峰獃立在石壁之前，不禁怒火上衝，只想揮刀舉掌亂殺一陣，猛然間想起一事：「我離丐幫之時，曾斷單正的鋼刀立誓，說道我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決計不殺一個漢人。可是我在聚賢莊上，一舉殺了多少人？此刻又想殺人，豈不是大違誓言？唉，事已至此，我不犯人，人來犯我，若是束手待斃，任人宰割，豈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他千里奔馳，為的是要查明自己身世，可是始終是毫無結果。他性子越來越是暴躁，大聲叫道：「我不是漢人，我不是漢人！我是契丹胡虜，我是契丹胡虜！」提起手來，一掌掌往山壁上劈去。只聽得四下山谷鳴響，一聲聲傳來：「不是漢人，不是漢人──契丹胡虜，契丹胡虜！」山壁上石屑四濺，喬峰心中鬱怒難伸，仍是一掌掌的劈去。他傷勢早愈，內力渾厚，一掌比一掌更沉重，似要將這一個月來所受的種種委屈，都要向這塊石壁發洩。正擊之際，忽聽得身後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說道：「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要給你擊倒了。」

喬峰一怔，回過頭來，只見山坡旁的一株花樹之下，倚樹站著一個少女，嘴邊帶著微笑，正是阿朱。喬峰那日出手相救阿朱，只不過激於一時氣憤，對這小丫頭本人，也沒怎麼放在心上，後來自顧不暇，為人所救，於阿朱的生死存亡，更是置之腦後了。不料她忽然在此處出現，喬峰驚異之餘，自也喜歡，迎將上去，笑道：「阿朱，你身子大好了？」只是他狂怒之後，轉憤為喜，臉上的笑容未免有點勉強。

阿朱道：「喬大爺，你好！」她向喬峰凝視片刻，突然之間，縱身撲入他的懷中，哭道：「喬大爺，我──我在這裏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謝謝老天爺保佑，你終於是安好無恙。」她這幾句話說得斷斷續續，但話中充滿了喜悅安慰之情，喬峰一聽便知她對自己是不勝關懷，心中一動，問道：「你怎地在這裏等了我五日五夜。你──你怎知道我會到這裏來？」阿朱慢慢抬起頭來，忽然想到自己是伏在一個男子的懷中，臉上一紅，退開兩步，再想起她才自己的情不自禁，更是滿臉飛紅，突然間反身疾奔，轉到了樹後。喬峰叫道：「喂，阿朱，阿朱，你幹甚麼？」阿朱不答，只覺一顆心怦怦亂跳。過了良久，才從樹後出來，臉上仍是頗有羞澀之意，一時之間，竟是訥訥的說不出話來。喬峰見她神色奇異，道：「阿朱，你有甚麼難言之隱，儘管跟我說好了，咱倆是患難之交，同生共死過來的，還能有甚麼顧忌？」阿朱臉上又是一紅，道：「沒有。」喬峰輕輕扳著她肩頭，將她的臉頰轉向日光，只見她容色雖是甚為憔悴，但白中泛紅，已非當日身受重傷時的灰敗之色，再伸指去搭她脈搏。阿朱的手腕碰到他的手指，忽地全身一震。喬峰道：「怎麼？還有甚麼不舒服麼？」阿朱臉上又是一紅，忙道：「不是，沒──沒有。」喬峰按她脈搏，但覺跳動平穩，舒暢有力，說道：「薛神醫妙手回春，果真是名不虛傳。」

阿朱道：「幸虧是你的好朋友白世鏡長老，用尖刀抵在薛神醫胸膛上，他迫不得已才給我治傷。」喬峰道：「你傷癒之後，他們居然肯放你出來。」阿朱笑道：「他們那有這般大方？我傷勢稍稍好了一點，每天總有七八個人來盤問我：『喬峰那惡賊是你甚麼人？』『他逃到了甚麼地方？』『救他的那個黑衣大漢是誰？』這些事我本來不知道，但我老實回答不知，他們便指我說謊，又說不給我飯吃啦、要用刑啦，恐嚇了一大套。於是我便給他們捏造故事，那位黑衣先生的事我編得最是荒唐：今天說他是來自崑崙山的，明天又說他曾經在東海學藝，跟他們胡說八道，那最是有趣不過了。」她說到這裏，回想到那些日子中信口開河，作弄了不少當世成名的英雄豪傑，兀自心有餘歡，臉上笑容如春花初綻。喬峰微笑道：「他們信不信呢？」阿朱道：「有的相信，有的不信，大多數是將信將疑。我猜到他們誰也不知那位黑衣先生的來歷，無人能證明我說得不對，阿朱的故事就越編越是稀奇古怪，教他們疑神疑鬼、心驚肉跳。」喬峰道：「這位黑衣先生到底是甚麼來歷，我亦不知。只怕聽了你的信口胡說，我也會將信將疑。」阿朱奇道：「你也不認得他麼？那麼他怎麼會甘冒奇險，從龍潭虎穴中將你救了出來？嗯，救人危難的大俠，本是這樣的。」喬峰嘆了口氣，道：「我不知該當向誰報仇，也不知向誰報恩。不知自己是漢人胡人，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喬峰啊喬峰，你當真是枉自為人了。」阿朱見他心中難受，不禁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掌，安慰他道：「喬大爺，你又何須自苦？種種事端，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只要問心無愧，行事對得住天地，那就好了。」

喬峰道：「我便是自己問心有愧，這才難過。那日在杏子林中，我揮刀立誓，絕不殺一個漢人，可是──可是──」阿朱道：「聚賢莊上這些人不分青紅皂白，便向你圍攻，若不還手，那便是聽由宰割了。」喬峰道：「這話也說得是。」他本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好漢子，一時悲涼感觸，過得一時，便也撇在一旁，說道：「那位智光禪師和趙錢孫都說這石壁上寫得有字，卻不知是給誰鑿去了。」阿朱道：「是啊，我猜想你一定會到雁門關外來看這石壁上的遺文，因此一脫險境，就到這裏來等你。」

喬峰道：「你如何脫險，又是白長老救你的麼？」阿朱微笑道：「那可不是了。你記得我曾經扮過少林寺的和尚，是不是？連他們的師兄弟也認不出來。」喬峰道：「不錯，你這門頑皮的本事當真不錯。」阿朱道：「那日我的傷勢大好了，薛神醫說道不用再加醫治，只須休養七八天，便能復原。我編造那些故事，漸漸破綻越來越多，編得也有些膩了，又記掛著你，於是這天晚上，我喬裝改扮了一個人。」喬峰道：「又扮人？卻扮了誰？」阿朱道：「我扮作薛神醫。」喬峰微微一驚，道：「你扮薛神醫，那怎麼扮得？」阿朱道：「他天天跟我見面，說話最多，他的模樣神態，我看得最熟，而且只有他常常跟我單獨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假裝暈倒，他來給我搭脈，我反手一扣，就抓住了他的脈門，他動彈不得，只好由我擺佈。」喬峰不禁好笑，心想：「這薛神醫只顧治病，那想到這小鬼頭有詐。」阿朱道：「我點了他的穴道，除下他的衣衫鞋襪。我的點穴功夫不高明，生怕他自己衝開穴道，於是撕了被單，將他手腳都綁了起來，放在床上，用被子蓋住了他，有人從窗外看見，只道我在蒙頭大睡，誰也不會疑心，我穿上他的衣衫鞋帽，在臉上堆起皺紋，便有七分像了，只是缺一把鬍子。」

喬峰道：「缺一把鬍子。那薛神醫的鬍子半黑半白，倒不容易假造。」阿朱道：「假造的不像，終究是用真的好。」喬峰奇道：「用真的？」阿朱道：「是啊，用真的。我從他藥箱中取出一把小刀，將他的鬍子都剃了下來，根根都粘在我臉上，顏色模樣，沒半點不對。薛神醫心中定是氣得要命，可是他有甚麼法子？他治我傷勢，非出本心。我剃他鬍子，也算不得是恩將仇報。何況他剃了鬍子之後，似乎年輕了十多歲，相貌英俊得多了。」說到這裏，兩人相對大笑。

阿朱說道：「我既扮了薛神醫，大模大樣的走出聚賢莊，當然誰也不敢問甚麼話，我叫人備了馬，取了銀子，這就走啦。離莊三十里，我扯去鬍子，變成個年輕小夥子。那些人總得到第二天早晨，才會發覺。可是我一路上改裝，他們自是尋我不著。」喬峰鼓掌道：「妙極，妙極！」突然之間，他想起在少林寺菩提院的銅鏡之中，曾見到自己的背形，當時心中一獃，隱隱約約覺得有甚麼不安，這時聽阿朱說了改裝騙人之事，又突然起了這不安之感，而且這種不安比以前更是強烈。他道：「阿朱，你轉回身來，給我瞧瞧。」阿朱不明他的用意，依言轉身。

喬峰沉吟半晌，除下外衣，給她披在身上。阿朱臉上一紅，眼色溫柔纏綿的回眸看了他一眼，道：「我不冷。」喬峰見她披上了自己外衣，登時心中雪亮，手掌一翻，抓住了她的手腕，厲聲道：「原來是你！你受了何人指使，快快說來。」阿朱吃了一驚，道：「喬大爺，甚麼事啊？」喬峰道：「你曾經扮過我，冒充過我，是不是？」原來這時他恍然想起，那日趕去相救丐幫的兄弟，在道上曾見到一人的背影，當時未曾在意，直至在菩提院銅鏡中見到自己背影，才想起那人的背影和自己直是一般無異。

喬峰那日趕去相救丐幫群雄，到達之時，眾人已先行脫險，人人都說不久之前曾和他相見。他雖矢口不認，眾人卻無一肯信。當時他莫名其妙，相信除了有人冒充自己之外，更無別種解釋。可是要冒充自己，連日夕相見的白世鏡、吳長老等都認不出來，那是談何容易？此刻一見阿朱披了自己外衣的背影，前後一加印證，心下登時恍然。雖然此時阿朱身上未有棉花墊塞，這瘦小嬌怯的背影，和他魁梧奇偉的模樣大不相同，但天下除她之外，更有誰有這等冒充自己的妙技？

阿朱卻是毫不驚惶，咯咯一笑，說道：「好罷，我招認了。」便將自己如何喬裝他的形貌，以解藥救了丐幫群豪之事說了。喬峰放開了她手腕，厲聲道：「你假裝我去救人，是何用意？」阿朱臉上露出十分驚奇的神色，道：「我只是開開玩笑，有甚麼用意？我見他們待你這樣不好，心想喬裝了你去解他們身上所中之毒，讓他們心下慚愧，也是好的。」她嘆了口氣道：「那知他們在聚賢莊上，仍是對你這般狠毒，全不記得舊日的恩義。」喬峰臉色越來越是嚴峻，咬牙道：「那麼你為何冒充了我去殺我父母？為何混入少林寺去殺我師父？」阿朱跳了起來，叫道：「那有此事？誰說是我殺了你父母？殺了你師父？」喬峰道：「我師父給人擊傷，他一見我之後，便說是我下的毒手，難道還不是你麼？」他說到這裏，右掌微微抬起，臉上佈滿了殺氣，只要阿朱對答稍有不善，這一掌落將下去，便有十個阿朱，也是登時斃了。阿朱見到他的神氣，心中十分害怕，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兩步。只要再退兩步，那便是萬丈深淵。喬峰厲聲道：「站著，別動！」阿朱嚇得淚水點點從頰邊滾下，顫聲道：「我沒──殺你父母，沒──沒殺你師父。你師父這麼大──大的本事，我怎麼殺得了他？」最後這兩句話極是有力，喬峰一聽，心中一凜，立時知道是錯怪了她。左手快如閃電般伸出，抓住她的肩頭，拉著她靠近山壁，免得她失足掉下深谷，說道：「不錯，我師父不是你殺的。」要知他師父玄苦大師是玄慈、玄寂、玄難諸高僧的師兄弟，武功造詣，已達一流境界。他所以逝世，並非中毒，更非受了兵刃暗器之傷，乃是被極厲害的掌力震碎臟腑。阿朱小小年紀，怎能有這般深厚的內力？若是她內力能殺死玄苦大師，那麼玄慈這一記般若金剛掌，也絕不會震得她九死一生了。

阿朱破涕為笑，拍了拍自己胸口，道：「你險些兒嚇死了我，你這人說話也太沒道理，要是我有本事殺你師父，在聚賢莊上還不助你大殺那些壞蛋麼？」喬峰見她輕嗔薄怒，心下歉然，道：「這些日子來我神思不定，胡言亂語，姑娘莫怪。」阿朱笑道：「誰來怪你啊？要是我怪你，我可就不跟你說話了。」喬峰獃獃出神，忽然問：「阿朱，你這喬裝易容之術，是誰傳給你的？你師父是否另有弟子？」阿朱搖頭道：「沒人教的。我從小喜歡學人樣子玩兒，越是學得多，便越是扮得像，這那裏有甚麼師父？難道玩兒也要拜師父麼？」喬峰嘆了口氣道：「這真是奇怪了，世上居然另有一人，和我相貌十分相像，以致我師父誤認是我。」阿朱道：「既是有此線索，那便容易了。咱們去找這個人來，拷打逼問他便是。」喬峰道：「不錯，只是茫茫人海中去找這個人，實是艱難之極。」他凝視石壁上的斧鑿痕跡，想探索原來刻在石上的到底是些甚麼字，但左看右瞧，一個字也辨認不出，說道：「阿朱姑娘，我要去找智光大師，問他這石壁上寫的，到底是甚麼字。我不查明此事，寢食難安。」阿朱道：「只怕他不肯跟你說。」喬峰道：「他多半不肯說，但硬逼軟求，總是要他說了，我才罷休。」

阿朱道：「智光大師好像很硬氣，很不怕死，硬逼救逼，只怕都不管用。還是──」喬峰點頭道：「不錯，還是去問趙錢孫的好。嗯，這趙錢孫多半也是寧死不屈，但對付他我倒有法子。」他說到這裏，向身旁的深淵瞧瞧，道：「阿朱，我想下去瞧瞧。」阿朱嚇了一跳，向那雲封霧繞的谷口望了一眼，說道：「不，不！你千萬別下去。下去有甚麼好瞧的？」喬峰道：「我到底是漢人還是契丹人，這件事始終在心頭盤旋不休。我要下去查個明白，看看那個契丹人的屍體。」阿朱道：「那人摔下去三十年了，早只剩下幾根白骨，還能看到甚麼？」喬峰道：「我便是要去瞧瞧他的屍骨。我想──他如果真是我親生父親，我便得將他屍骨撿上來，好好安葬。」阿朱尖聲道：「不會的，不會的，你仁慈俠義，怎能是殘暴惡毒的契丹人後裔。」

喬峰道：「你在這裏等我一天一晚，明天這時候我還沒上來，你便不用等了。」阿朱大急，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喬大爺，你不要下去！」喬峰心腸甚硬，絲毫不為所動，微微一笑，道：「聚賢莊這許多英雄好漢，都打我不死。難道這區區山谷，便能要了我的命麼？」阿朱想不出甚麼話來勸阻，只得道：「下面說不定有毒蛇毒蟲，或者是甚麼兇惡的怪物。」喬峰哈哈大笑，拍拍她的肩頭，道：「如果有怪物，那最好不過了，我捉了上來給你玩兒。」他向谷口四周眺望，要找一處勉強可以下足的山崖，盤旋下谷。便在這時，忽聽得東北角上隱隱有馬蹄之聲，向南馳來，聽聲音總有二十餘騎。喬峰當即奔躍而去，繞過山坡，向馬蹄聲來處望去。他身在高處，只見這二十餘騎一色的黃衣黃甲，都是大宋官兵。喬峰看清楚了來人，也不以為意，只是他和阿朱所站的所在，正是從塞外進雁門關的要道，當年中原群雄所以擇定此處來伏擊契丹武士，便是如此。喬峰心想此處是邊防險地，大宋官兵見到面生之人在此逗留，多半要盤查詰問，還是避開了，免得麻煩。於是回到原處，拉著阿朱往大石後一躲，道：「是大宋的官兵！」過不多時，那二十餘騎官兵向嶺上馳來。喬峰躲在山石之後，已見到為首的一個軍官，不禁頗有感觸：「當年智光大師、趙錢孫等人在此埋伏襲敵，想必也是在這塊大石之後，如此瞧著他們馳上嶺來。今日峰岩依然，當年宋遼雙方的武士，卻大都化作白骨了。」正自出神，忽聽得兩聲小孩的哭叫，喬峰大吃一驚，如入夢境：「怎麼又有了小孩？」跟著又聽得幾個婦女的尖叫聲音。他伸首外張，看清楚那些大宋官兵，每個人馬上都還擄掠了一兩個婦女孩童，所有婦孺都穿著契丹牧人的裝束。好多大宋官兵，都伸手在契丹女子身上摸索抓捏，猥褻醜惡，不堪入目。有些女子加以抵抗，便被官兵毆擊。喬峰看得大奇，不明所以。

這些人從大石旁經過，徑向雁門關馳去。阿朱道：「喬大爺，他們幹甚麼？」喬峰搖了搖頭，心想：「邊關的守軍怎地如此荒唐？」阿朱又道：「這種官兵就像盜賊一般。」說話之間，嶺道上又來了三十餘官兵，驅趕著數百頭牛羊和十餘名契丹婦女，只聽得一名軍官說道：「這一次打草，收成不怎麼好，大帥會不會發脾氣？」另一名軍官道：「遼狗的牛羊是搶得不多，但搶來的女子之中，有兩三個相貌不差，陪大帥快活快活，他脾氣就好了。」第一個軍官道：「三十幾個女人，大夥兒不夠分的，明兒辛苦一天，再去擒些來。」一個士兵笑道：「遼狗得到風聲，早就逃得精光啦，再要打草，須得等兩三個月。」喬峰聽到這裏，不由得怒氣填胸，心想這些官兵的行徑，比之最兇惡的盜賊更有不如。突然之間，一個契丹婦女懷中抱著的嬰兒大聲哭了起求。

那契丹女子伸手推開一名大宋軍官的手，轉頭去哄啼哭的孩子。那軍官大怒，抓起那個孩兒，摔在地上，跟著縱馬而前，馬蹄踏在孩兒身上，登時踩得他肚破腸流。那契丹女子嚇得獃了，哭也哭不出聲來。眾官兵哈哈大笑，蜂擁而過。

喬峰一生中見過不少殘暴兇狠之事，但這般公然以殘殺嬰孩為樂，卻是第一次見到。他氣憤之極，只是他為人沉穩，當時並不發作，卻要瞧個究竟。這一群官兵過去，又是十餘名官兵呼嘯而來。這些大宋官兵也都騎在馬上，手中高舉長矛，每個矛頭上都刺著一個血肉模糊的首級，馬後繫著長繩，縛了五個契丹男子。喬峰瞧那些契丹人的裝束，都是尋常牧人，有兩個年紀極老，白髮蒼然，另外三個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他一看之下，心中已是了然，這些大宋官兵出去擄掠，壯年的契丹牧人都逃走了，卻將婦孺老弱捉了來。只聽得一個軍官笑道：「斬得十四具首級，活捉韃子遼狗五名，功勞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升官一級，賞銀百兩，那是有的。」另一人道：「老趙，這裏西去五十里，有個契丹人市集，你敢不敢去放草？」老趙道：「有甚麼不敢？你欺我新來麼？老子新來，正要多立邊功。」說話之間，一行人已馳到大石左近。一個契丹老人看到地下的童屍，突然大叫起來。喬峰雖是不懂他的言語，卻聽得出他叫聲中悲憤已極，料想被馬踩死的這個孩子是他親人。拉著他的小卒用力扯繩，催他快走。契丹漢子怒發如狂，猛地向他撲去。這小卒吃了一驚，揮刀向他疾砍。契丹漢子用力一扯，將他從馬上扯了下來。張口往他頸中便咬，便在這時，另一名大宋軍官從馬上一刀砍了下來，深入其背，跟著一腳將他踢開，摔在地下的小卒方得爬起。這小卒氣惱之極，揮刀又在那契丹老漢身上砍了幾刀。那老漢搖晃了幾下，竟不跌倒。眾官兵或舉長矛，或提馬刀，團團圍在他的身周。那老漢轉向北方，解開上身衣衫，挺立身子，突然高聲號叫起來，聲音悲涼，有若狼嚎。

一時之間，眾軍官臉上都現出驚懼之色。喬峰心下悚然，驀地裏似覺和這契丹老漢心靈相通，這幾下垂死時的狼嚎之聲，自己也曾想要叫過。那是在聚賢莊上，他身上接連中刀，自知將死，但想大聲呼叫，只是覺得如此野獸股的狂叫，有失英雄身份，這才勉力忍住。但若不是那黑衣大漢及時來救，自己真要斃命之際，只怕這幾下如狼嚎一般的呼聲，還是會從自己喉頭吐出。喬峰聽了這幾聲呼號，心中油然而起親近之意，更不多想，飛身便從大石之後躍出，抓起那些大宋官兵，一個個都投下崖去。這些官兵殲殺平民是手段了得，遇上喬峰，如何是他對手？頃刻之間，個個都跌入深谷。喬峰打得興發，連他們乘坐的馬匹也都一掌一匹，推入深谷，人號馬嘶，響了一陣，便即沉寂。阿朱和那四個契丹人見他如此神威，都是看得獃了。

喬峰殺盡十餘名官兵，縱聲長嘯，聲震山谷，見那身中數刀的契丹漢子兀自直立不倒，心中敬他是個好漢，走到他的身前，只見他胸膛袒露，對正北方，卻已氣絕身死。喬峰向他胸口一看，「啊」的一聲驚呼，向後倒退了一步，身子搖搖擺擺，似欲摔倒。

阿朱大驚，叫道：「喬大爺，你──你──你怎麼了？」只聽得嚓嚓幾聲響過，喬峰撕開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長毛茸茸的胸膛來。阿朱一看，見他胸口刺著花紋，乃是青鬱鬱的一個狼頭，張口露牙，狀貌兇惡。再看那個契丹老漢時，見他胸口也是刺著一個狼頭，形狀神姿，和喬峰胸口的狼頭竟然一模一樣，忽聽得那四個契丹人齊聲呼叫起來。

# 第五十四回 立誓報仇

喬峰自兩三歲時初識人事，便見到自己胸口刺著這個青狼之首，他因從小見到，自是絲毫不以為異。後來年紀大了，問過父母，喬三槐夫婦都說圖形美觀，稱讚一番，卻沒說來歷。北宋之時，人身繡花極為尋常，甚至有全身至腳，遍體刺花的。大宋系承繼後周柴氏的江山。後周開國之祖郭威，胸口便刺有一雀，因此人稱「郭雀兒」。當時身上刺花，蔚為風尚，丐幫眾兄弟中，身上刺花的十有八九，是以喬峰從無半點懷疑之心。但他這時見那死去的契丹老漢胸口青狼，竟和自己一模一樣，自是不勝驚異，那四個契丹漢子圍到他身邊，嘰哩咕嚕的說了許多契丹話，不住的指他胸口狼頭。喬峰不懂他們說話，一個漢子忽地解開自己衣衫，露出胸口，竟也是刺著這麼一個狼頭。其餘三人也是各解衣衫，胸口也均有狼頭刺花。一霎時之間，喬峰終於千真萬確的知道，自己確是契丹人。這胸口的狼頭，定是他們部族的記號，想是從小便人人刺上。他自來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知道他們暴虐卑鄙、不守信義，知道他們慣殺漢人、無惡不作，這時候要他自認是禽獸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實是苦惱之極。他獃獃的怔了半晌，突然間大叫一聲，向山野間狂奔而去。阿朱叫道：「喬大爺，喬大爺！」隨後跟去。

她直追出十餘里，才見喬峰抱頭坐在一株大樹之下，臉色鐵青，額頭一根粗大的青筋凸了出來。阿朱走到他身邊，和他並肩而坐。喬峰身子一縮，說道：「我是豬狗也不如的遼人胡虜，自今而後，你不用再見我了。」阿朱和所有漢人一般，本也是痛恨契丹入骨，但喬峰在她心中，乃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別說他是契丹人，便是魔鬼猛獸，她也不願離之而去，心想：「他這時心中難受，須得對他加意溫柔慰貼。」便笑道：「漢人中有好人壞人，想來契丹人中也有好人壞人。喬大爺，你別把這種事放在心上。阿朱這條性命是你救的，你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也好，對阿朱全無分別。」喬峰冷冷的道：「我不用你可憐，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必假惺惺的說甚麼好話。我救你性命，非出本心，只不過一時逞強好勝。此事一筆勾銷，你快快去罷。」

阿朱心中惶急，尋思：「他既知自己確是契丹胡虜，說不定便回歸漠北，從此不踏入中土一步。」一時情不自禁，說道：「喬大爺，你若是撇下我而去，我便跳入這山谷之中。阿朱說得出做得到，你是契丹的英雄好漢，瞧不起我這低三下四的丫鬟賤人，我還不如自己死了的好。」喬峰聽她說得十分誠懇，心下感動，他只道自己既是胡虜，世人自是個個避若蛇蠍，想不到阿朱對待自己仍是一般無異，不禁伸手位住她手掌，柔聲道：「阿朱，你是慕容公子的丫鬟，又不是我的丫鬟，我──我怎會瞧不起你？」阿朱道：「我不用你可憐。你心中瞧不起我，也不用假惺惺的說甚麼好話。」她學著喬峰說這幾句話，語音聲調，無一不像，眼光中滿是頑皮的神色。喬峰哈哈大笑，他失意之際，得有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少女說笑慰解，自是煩惱大消。

阿朱忽然正色道：「喬大爺，我服侍慕容公子，並不是賣身給他的。只因我家中有難，有個極厲害的對頭來找我爹爹尋仇。我爹爹自忖對付不了，便將我寄托給慕容公子的父親，雖說做他丫鬟，實則是去姑蘇燕子塢避難。以後我服侍你，做你的丫鬟，慕容公子決計不會見怪。」喬峰雙手連搖，道：「不，不！我是個胡人蠻夷，怎能用甚麼丫鬟，你在江南富貴人家住得慣了，跟著我漂流吃苦，有甚麼好處？你瞧我這種粗野漢子，我配受你服侍麼？」阿朱嫣然一笑，道：「這樣罷，我算是給你擄掠來的奴僕，你高興時向我笑笑，不開心時便打我罵我。好不好呢？」

喬峰道：「我一拳打下來，只怕登時便將你打死了。」阿朱道：「當然你只是輕輕的打，不能出手太重。」喬峰哈哈一笑，道：「輕輕的打，不如不打，我也不想要甚麼奴僕。」阿朱道：「你是契丹英雄，擄掠幾個漢人女子做你奴隸，有何不可？你瞧那些大宋官兵，不也是擄掠了許多契丹人麼？」喬峰默然不語。阿朱見他眉頭深皺，眼色極盡陰鬱，擔心自己說錯了話，惹他不快。

過了不久，喬峰慢慢的說道：「我一向只道契丹人兇惡殘暴、虐害漢人，但今日親眼得見大宋官兵殘殺契丹的老弱婦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從今而後，不再以契丹為恥，也不以大宋人為榮。」阿朱聽他如此說，知他心中解開了這個結，很是歡喜，道：「我早說胡人中有好有壞，漢人中也有好有壞。胡人沒漢人那樣狡猾，只怕壞人還更少些呢。」喬峰瞧著左首的深谷，神馳當年，道：「阿朱，我爹爹媽媽被這些漢人無辜害死，此仇是非報不可。」阿朱點了點頭，心下隱隱感到害怕，喬峰輕描淡寫的說「報仇」兩字，阿朱知道這兩個字中，將包含著無數的惡鬥、鮮血和性命。

喬峰指著深谷道：「當年我媽媽給他們殺了，我爹爹痛不欲生，從那邊的岩石之旁，躍入深谷。他人在半空，不捨得我陪他喪生，又將我拋了上來，喬峰方有今日。阿朱，我爹爹愛我極深，是麼？」阿朱眼中含淚，道：「是。」喬峰道：「這父母的血海大仇，豈可不報？我從前不知，竟爾認敵為友，已是不孝之極，今日再不去殺了害我父母的正兇，喬某何顏生於天地之間。他們所說的那『帶頭大哥』，到底是誰？那封寫給汪幫主的信上，有他署名，智光和尚卻將所署的名字撕下來吞入了肚裏。這個「帶頭大哥」，顯是尚在人世，否則他們就不必為他隱瞞了。」

他自問自答，步步推索，明知阿朱並不能助他找到大仇，但有一個人在身邊聽他說話，自然而然的減卻不少煩惱。他又道：「這個帶頭大哥既能率領中土豪傑，自是個武功既高、聲望又隆的人物。他信上稱汪幫主為『劍髯老弟』，年紀至少也在六十開外，說不定已有七十多歲。這樣一位人物，應當並不難找。恩，看過那封信的，有智光和尚、丐幫的徐長老和馬夫人、鐵面判官單正。那個趙錢孫，自也知道是誰。智光和尚與趙錢孫，都是害死我父母的幫兇，那當然是要殺的，這個他媽的『帶頭大哥』，哼，我──我要殺他全家，自老至少，雞犬不留！」阿朱打了個寒噤，本想說道：「你殺了那老惡人一個，已經夠了，饒了他全家罷。」但這幾句話到得口邊，卻是不敢吐出唇來，只覺得喬峰神威凜凜，對之不敢稍有拂逆。

喬峰又道：「智光和尚四海雲遊、趙錢孫漂泊無定，要找這兩個人甚是不易。阿朱，咱們找丐幫的徐長老去。」阿朱聽到他說「咱們」二字，不由得心花怒放，那便是答應與她同行了，嫣然一笑，心想：「便是到天涯海角，我也和你同行。」

當下兩人折而向南，從山嶺間繞過雁門關，來到一個小鎮上，找了一家客店。阿朱不等喬峰開口，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來。那店小二見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本就覺得稀奇，聽得打「二十斤」酒，更是詫異，獃獃的瞧著他們二人，既不去打酒，也不答應。喬峰瞪了他一眼，不怒自威，那店小二吃了一驚，這才轉身，口中喃喃的道：「二十斤酒，用酒來洗澡麼？」阿朱笑道：「喬大爺，咱們去找徐長老，看來再走兩日，便會給人發覺。一路打將過去、殺將過去，雖是好玩，就怕徐長老望風逃走，那便找他不著了。」喬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恭維我，一路打將過去，敵人越來越多，咱倆終究免不了送命──」阿朱道：「要說有甚麼兇險，那也不見得。只是他們一個個的都望風而逃，可就難辦了。」喬峰道：「依你說有甚麼法子？咱們白天歇店，黑夜趕道如何？」阿朱微笑道：「要他們認不出，那是容易不過。只是名滿天下的喬大俠，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裝？」說到頭來，還是「易容改裝」這四個字。

喬峰笑道：「我不是漢人，這漢人的衣衫，本就不想穿了。阿朱，你說我改裝作甚麼人的好？」阿朱道：「你身材魁梧，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最好是改裝成一個形貌尋常、身上無絲毫特異之處的江湖豪士。這種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見幾百個，那就誰也不會來向你多瞧一眼了。」喬峰拍手道：「妙極，妙極！喝完了酒，咱們便來改裝罷。」二十斤酒一喝完，阿朱當即動手，麵粉、漿糊、毛筆、墨膠，各種各樣物事一湊合，喬峰臉容上許多與眾不同之處一一消失。阿朱再替他加上淡淡一撇鬍子，喬峰一照鏡子，連自己也不認得了。阿朱跟著自己改裝，扮成一個中年漢子。阿朱笑道：「你外形是全然變了，但一說話、一喝酒，人家便知道是你。」喬峰道：「嗯，話要少說，酒須少喝。」這一路南行，他果然是極少開口說話，每餐飲酒，也不過兩三斤，稍具意思而已。這一日來到晉南三甲鎮，喬峰和阿朱正在一家小麵店中吃麵，忽聽得門外兩個乞丐交談，一個說道：「徐長老死得很慘，多半又是喬峰那惡賊下的毒手。」喬峰微微一驚，心道：「徐長老死了？」和阿朱對望了一眼，只聽得另一名乞丐道：「後天在河南衛輝開弔，咱們丐幫的長老、兄弟們都去祭奠，總得商量個擒拿喬峰的法子才是。」頭一個乞丐說了幾句幫中的暗語，喬峰自是明白其意，他說喬峰既和中原豪俠為敵，來勢定是十分厲害，不可隨便說話，真要被他的手下人聽去了。

喬峰和阿朱吃完麵後離了三甲鎮，到得郊外，喬峰道：「咱們總得到衛輝去瞧瞧，說不定能找到甚麼端倪。」阿朱道：「是啊，衛輝是定要去的。喬大爺，去弔祭徐長老的人，大都是你的舊部，你的舉止之中，可別露出馬腳來。」喬峰點頭道：「我理會得。」當下折而東行，往衛輝而去。第二天來到衛輝，進得城來，只見滿街滿巷都是丐幫子弟。有的在酒樓中據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豬屠狗，更有的隨街乞討、強索硬要。喬峰心中難受，眼見號稱江湖上第一大幫的丐幫今日戒律廢弛，無復當年自己主掌幫務時的森嚴興旺氣象，勢將為世人所輕。雖說丐幫與他已經是敵非友，然昔日自己多年心血，總是不免可惜。徐長老的靈位設於城西一座廢園之中，喬峰和阿朱買了些香燭紙錢、豬頭三牲，隨著旁人來到廢園，在徐長老靈位前磕頭。他見徐長老的靈牌上塗滿了鮮血，那是丐幫的規矩，意思說死者是為人所害，本幫幫眾須得為他報仇雪恨。只聽得靈堂中人人痛罵喬峰，卻不知他便在身旁。喬峰見在靈位旁守靈的都是幫中首腦人物，不願多耽，生怕給人瞧出破綻，當即辭了出來，和阿朱並肩而行，尋思：「徐長老既死，這世上知道帶頭大哥之人又少了一個。」忽然間見小巷盡頭人影一閃，乃是一個身形高大的女子，喬峰眼快，認出正是譚婆，心道：「妙極，她定是為祭徐長老而來，我正要找她。」只見跟著又是一個人閃了過去，也是輕功極佳，卻是趙錢孫。喬峰一怔：「這兩人鬼鬼祟祟的，有甚麼古怪？」他知這兩人本是師兄妹，情冤牽纏，至今未解，心道：「二人都已六七十歲年紀，難道還在幹甚麼幽會偷情之事？」他本來不喜多管閒事，但想趙錢孫和譚公、譚婆都知道「帶頭大哥」是誰，若是能抓到他們一些把柄，說不定便可乘機逼迫他們吐露真相，當下在阿朱耳邊道：「你在客店中等我。」

阿朱點了點頭，喬峰立即向趙錢孫的去路追去。但見他東邊牆角下一躲、西首屋簷下一藏，行蹤詭秘，出了東門。喬峰遠遠跟隨，始終沒給他發現，遙見他奔到洛河之旁，彎身鑽入了一艘烏篷船中，喬峰提氣疾行，幾個起落，便已趕到船旁，輕輕一縱，躍上船篷，將耳朵貼在篷上傾聽。只聽得譚婆道：「師哥，你我都是這大把年紀了，小時候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舊事，更有何用？」趙錢孫道：「我這一生是為你毀了。我約你出來非為別事，小娟，只求你再唱一唱從前那幾首歌兒。」譚婆道：「唉，你這人總是癡得可笑。我當家的來到衛輝又見到你，他心中已是十分不快。他為人多疑，你還是少惹我的好。」趙錢孫道：「怕甚麼？咱師兄妹光明磊落，說說舊事，有何不可？」譚婆嘆了口氣，道：「從前那些歌兒，從前那些歌兒──」

趙錢孫聽她意動，加意央求，道：「小娟，今日咱倆相會，我不知此後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長，你再要唱歌給我聽，我也是無福來聽的了。」譚婆道：「師哥，你別這麼說。你一定要聽，我便輕聲唱一首兒。」趙錢孫道：「妙極，妙極。」只聽譚婆曼聲唱道：「當年郎從橋上過，妹在橋畔洗衣衫──」只唱得兩句，喀喇一聲，艙門被人推開，闖進一條漢子來，正是喬峰。只是他易容之後，趙錢孫和譚婆都已認他不出。他二人一見不是譚公，當即放心，喝問：「是誰？」喬峰冷冷的瞧著他二人，說道：「一個是輕薄淫浪，勾引有夫之婦；一個是淫蕩無恥，背夫私會情郎──」他話未說完，譚婆和趙錢孫已同時出手，分從左右攻了上去。喬峰身形一側，反手便拿譚婆手腕，跟著手肘一撞，後發先至，攻向趙錢孫的左脅。趙錢孫和譚婆都是武林中成名的高手，滿凝一招之間便將敵人拾奪了下來，那知這個貌不驚人的漢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只一招之間便即反守為攻。船艙中極是狹窄，半點施展不開手腳，喬峰卻是大有大鬥、小有小打，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在不到一丈見方的艙中，使得靈動之極。鬥到第七回合，趙錢孫腰間中指，譚婆一驚，出手稍慢，背心上被喬峰拍了一掌，委頓在地。

喬峰道：「你二位在這裏歇歇，衛輝城內廢園中有不少英雄好漢，我去請他們來評一評這個道理。」趙錢孫和譚婆大驚，強自運氣，但穴道封閉，連小指頭兒也動彈不了。二人年紀已老，早無情欲之念，在此約會，不過是說說往事，敘敘舊情，原無甚麼越禮之事。但其時是北宋年間，禮法之防人人看重，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漢，如有人犯了女色之戒，更為眾所不齒。一男一女悄悄在這船中相會，卻有誰肯信只不過是唱首曲子？說幾句糊塗廢話？眾人趕來觀看，以後如何做人？連譚公臉上，也是大無光采了。

譚婆忙道：「這位英雄，咱們並無得罪閣下之處，若能手下容情，我──我必有補報。」喬峰道：「補報是不用了。我只問你一句話，請你回答三個字。只須你照實說了，在下立即解開你二人穴道，拍手走路，今日之事，永不向旁人提起。」譚婆道：「只須是老身知曉，自當奉告。」喬峰道：「有人曾寫信給丐幫汪幫主，說到喬峰身上之事，這個人許多人叫他『帶頭大哥』，此人是誰？」趙錢孫大聲道：「小娟，說不得，說不得。」喬峰瞪視著他，道：「你是寧可身敗名裂，也不說的了！」趙錢孫道：「老子一死而已。這個帶頭大哥於我有恩，老子決計不肯將他出賣，說他名字出來。」喬峰道：「害得小娟身敗名裂，你也是不管的了？」趙錢孫道：「譚公若是知道了這件事，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以死相謝，也就是了。」

喬峰向譚婆道：「那人於你未必有恩，你說了出來，大家平安喜樂，保全了譚公的臉面，更保全了你師哥的性命。」譚婆聽他以趙錢孫的性命相脅，不禁打了個寒顫，道：「好，我跟你說，那人是──」趙錢孫突然尖聲叫道：「小娟，你千萬不可說。我求求你，求求你，這個人多半是喬峰的手下，你一說出來，那個帶頭大哥的性命就危險了。」喬峰道：「我便是喬峰，你們若是不說，後患無窮。」趙錢孫吃了一驚，道：「怪不得你這般好功夫。小娟，我這一生從來沒求過你甚麼，這是我生平唯一向你懇求之事，你說甚麼也得答允。」小娟想起他數十年來對自己眷戀愛護，自己負他實多，他心中所求，從來不向自己明言，這次為了掩護恩人的身份姓名，不惜一死，自己絕不能敗壞了他的義舉，便道：「喬峰，行善在你，行惡也在你。我師兄妹倆問心無愧，天日可表。你要知道之事，恕我不能奉告。」她這幾句話雖說得客氣，但言辭決絕，無論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趙錢孫喜道：「小娟，多謝你了，多謝你了。」喬峰知道再逼已然無用，哼了一聲，從譚婆頭上拔下一枝玉釵，躍出船艙，徑回衛輝城中，打聽譚公落腳的所在。他易容改裝之後，無人識得。譚公、譚婆夫婦住在衛輝城內的「如歸客店」，也不是隱秘之事，是以喬峰一問便知，走進客店，只見譚公雙手背負身後，在房中踱來踱去，神色極是焦躁。喬峰伸出手掌，掌心中正是譚婆的那隻玉釵。

譚公自見趙錢孫如影隨形的跟到衛輝，一直便鬱悶不安，這會兒半日不見妻子，正自記掛，不知她到了何處，忽見妻子的玉釵，又驚又喜，問道：「閣下是誰？是拙荊請你來的麼？不知有何事端？」說著伸手便去取那玉釵。喬峰由他將玉釵取去，說道：「尊夫人已為人所擒，危在頃刻。」譚公大吃一驚，道：「拙荊武功了得，怎能輕易為人所擒？」喬峰道：「是喬峰。」他只說了「是喬峰」三字，譚公已無半分疑惑。既是喬峰出手，那麼妻子為他所擒就一點也不稀奇了，忙問：「喬峰，唉！是他，那就麻煩，我──我內人，她在那裏？」喬峰道：「你要尊夫人生，很是容易；要她死，那也容易。」譚公性子頗為沉穩，心中雖急，臉上卻是不動聲色，問道：「倒要請教。」

喬峰道：「喬峰有一事請問譚公，你照直說了，即刻放歸尊夫人，不敢損她一根毫髮。閣下若是不說，只好將她處死，將她的屍體，和趙錢孫的屍首合葬。」譚公再也無可忍耐，一聲怒喝，發掌向喬峰臉上拍去。喬峰斜身略退，譚公這一掌便落了空。譚公吃了一驚，心想我這一掌勢加奔雷，實是非同小可，他居然行若無事的避過了，當下右掌斜引，左掌掌力橫擊而出。喬峰見客店房中地位狹窄，這一掌無可閃避，當即手臂一豎。硬接了他這一掌。啪的一聲，這一掌打在喬峰手臂之上。喬峰身形不晃，手臂順勢反出，壓將下來，擱在譚公的肩頭。霎時之間，譚公肩上猶如頂了一座數千斤重的小山一般，壓得他脊骨幾欲折斷，似乎除了曲膝跪下，更無別法。他出力強挺，無論怎樣不肯示弱，但一口氣沒吸進肚，雙膝一軟，噗的跪下。這並非他為勢所屈因而求饒，那是體力不濟、身不由主，膝關節處既是軟的，這千斤萬斤重的力道壓了下來，不屈膝也是不成。喬峰是有意挫折他的銳氣，壓得他屈膝跪倒，臂上勁力仍是不減，更壓得他彎腰曲背，便要磕下頭來。譚公滿臉通紅，苦苦撐持，使出吃奶的力氣與之抗拒，用力的向上頂去。突然之間，喬峰手臂放開。譚公肩頭重壓遽去，這一下出其不意，收勢不及，他全身跳了起來，一縱丈餘，砰的一聲，將頭頂撞在屋子的橫樑之上，險些兒將橫樑也撞斷了。

譚公從半空中落將下來，喬峰不等他雙足著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他的胸口。譚公身材矮小，喬峰卻是手臂極長，譚公不論拳打腳踢，都是碰不到對方身子，何況他雙足凌空，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來。譚公一急之下，登時省悟，喝道：「你便是喬峰。」喬峰道：「自然是我！」譚公怒道：「你──你──他媽的為甚麼要牽扯上趙錢孫這小子？」他最氣惱的是，喬峰居然說將譚婆殺了之後，要將她屍首和趙錢孫合葬。

喬峰道：「你老婆要牽扯上他，跟我有甚麼相干？你想不想知道譚婆此刻身在何處？想不想知道她是和誰在一起說佳話、唱情歌？」譚公聽了他這幾句話，自是料到妻子是和趙錢孫在一起了，忍不住急欲去看個究竟，便道：「她在那裏？請你帶我去。」喬峰冷笑道：「你給我甚麼好處？我為甚麼要帶你去？」譚公記起他先前的說話，問道：「你說有事問我，卻是何事？」喬峰道：「那日無錫城外杏子林中，徐長老攜來一信，乃是寫給丐幫前任幫主汪劍通。這信是何人所寫？」

譚公手足微微一抖，這時他兀自被喬峰提著，身子凌空，喬峰只須掌心內力一吐，立時便送了他的性命。但他竟是凜然不懼，說道：「此人是你的殺父大仇，我決計不能洩露他的姓名，否則你去找他報仇，豈不是我害了他性命。」喬峰道：「你若是不說，你自己性命先就送了。」譚公哈哈一笑，道：「你當譚某是何等樣人，豈能貪生怕死，出賣友人？」喬峰聽他顧全義氣，心下倒也頗是佩服，若是換作別事，早就不再向他追問，但父母之仇，豈同尋常，便道：「你不愛惜自己性命，連妻子的性命也不愛惜？譚公譚婆聲名掃地，貽羞天下，難道你也不怕？」

武林中人最愛惜的便是聲名，重名賤軀，乃是江湖上好漢的常情。譚公聽了這兩句話，說道：「譚某坐得穩、立得正，不做對不起朋友之事，怎說得上『聲名掃地，貽羞天下』八個字？」喬峰森然道：「譚婆可未必坐得穩、立得正，趙錢孫可未必不做對不起朋友之事。」霎時之間，譚公滿臉脹得通紅，隨即又轉為鐵青，怒目瞪著喬峰。

喬峰手一鬆，將他放下地來，轉身走了出去，譚公一言不發的跟隨其後。兩人一前一後的出了衛輝城，路上不少江湖好漢識得譚公，恭恭敬敬的讓路行禮。譚公只哼的一聲，便走了過去。片刻之間，兩人已到了那艘烏篷船旁。喬峰身形一晃，上了船頭，向艙內一指，道：「你自己來看罷！」譚公跟著上了船頭，向船艙內看去時，只見妻子和趙錢孫兩人相偎相倚，擠在船艙的一角。譚公怒不可遏，一掌便向趙錢孫頭上擊去，砰的一聲，趙錢孫身子一動，既不還手，亦不閃避。譚公的手掌和他頭頂相觸，便已察覺不對，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臉頰，著手冰冷，原來譚婆已死去多時。譚公全身發顫，不肯死心，再伸手去摸她的鼻息，卻那裏還有呼吸？他獃了一獃，一摸趙錢孫的額頭，也是著手冰冷。譚公悲憤不已，回過身來，狠狠的瞪視喬峰，眼光中如要噴出火來。喬峰見譚婆和趙錢孫忽然間死於非命，也是詫異之極。他離船進城之時，只不過是點了二人的穴道，怎麼兩個高手，竟爾突然身死？他提起趙錢孫的屍身，粗粗一看，身上並無兵刃之傷，也無血漬。他拉著趙錢孫胸口衣衫，嗤的一聲，扯了下來，只見他胸口一大塊瘀黑，顯然是中了重手掌力，更奇的是，這一下重手掌，竟像是自己的手掌。

喬峰側頭沉吟，譚公抱著譚婆，背轉身子，解開她衣衫看她胸口傷痕，竟是和趙錢孫所受之傷一模一樣。譚公欲哭無淚，低聲向喬峰道：「你人面獸心，殘毒若此！」

喬峰心下驚愕，一時說不出話來，腦海中盤過了無數念頭：「是誰使這重手打死了譚婆和趙錢孫？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大非尋常，難道又是我的老對頭到了？可是他怎能知道這二人是在這烏篷船中？」譚公心傷愛妻慘死，力運雙臂，猛向喬峰擊去，喬峰向旁一讓，只聽得喀喇喇一聲巨響，譚公的掌力將船篷打塌了半邊，喬峰右手穿出，搭上了譚公肩頭，說道：「譚公，你妻子絕不是我殺的，你相不相信？」譚公道：「不是你還有誰？」喬峰道：「你此刻命懸我手，喬某若要殺你，易如反掌，我騙你有何用處。」譚公道：「你只不過想查知殺父之仇是誰。譚某武功雖不如你，焉能受你之愚？」

喬峰道：「好，你將我殺父之仇的姓名說了出來，我一力承擔，替你報這殺妻大仇。」譚公慘然狂笑，連運三次勁，要想掙脫喬峰的掌握，但喬峰一隻手掌輕輕搭在他的肩頭，隨勁變化，譚公掙扎的力道大，對方手掌上的力道相應而大，始終無法掙扎得脫。譚公將心一橫，將舌頭伸到雙齒之間，用力一咬，咬斷舌頭，滿口鮮血向喬峰噴過來。喬峰急忙側身閃避。譚公奔將過去，奮力一腳，將趙錢孫的屍身踢開，雙手抱住了譚婆的屍身，頭頸一軟，氣絕而死。

喬峰見到這等慘狀，心下也不禁惻然，頗為抱憾，譚氏夫婦和趙錢孫雖非他親自下手所殺，但終究是為他而死。若要毀屍滅跡，只須伸足一頓，在船板上踩出一洞，自己躍上岸去，那船自會沉入江底。但喬峰心想：「我掩藏了這三具屍體，反顯得做賊心虛。」當下出得船艙，回上岸去，想在岸邊尋找甚麼足跡線索，卻是全無可尋。

他匆匆回到客店，阿朱一直在門口張望，見他無恙歸來，極是歡喜，但見他神色不正，情知追蹤趙錢孫和譚婆並無甚麼結果，低聲問道：「怎麼樣？」喬峰道：「都死了！」阿朱微微一驚，道：「譚婆和趙錢孫？」喬峰道：「還有譚公，三個人。」阿朱只道是他殺的，心中雖覺不安，卻也不便出責備之言，道：「趙錢孫參與害你父母之仇，殺了也沒有甚麼。」喬峰搖搖頭，道：「不是我殺的。」他屈指數了數，道：「知道那元兇巨惡姓名的，世上只剩下兩人了。阿朱，咱們做事得趕快，別給敵人著著爭先，咱們始終落了下風。」阿朱道：「不錯。那位馬夫人恨你入骨，無論如是不肯講的。何況逼問一個寡婦，也非男子漢大丈夫的行徑。咱們明日便趕去山東泰安單家罷！」喬峰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憐惜之色，道：「阿朱，這幾天累得你苦了。」阿朱大聲叫道：「店家，店家，快結帳。」喬峰奇道：「明早結賬不遲。」阿朱道：「不，今晚連夜趕路，別讓敵人步步爭先。」喬峰心中感激，點了點頭。

兩人在暮色蒼茫中出得衛輝城來，道上已聽人傳得沸沸揚揚，契丹惡魔喬峰如何忽下毒手，害死了譚公夫婦和趙錢孫。只見這些人說話之時東張西望，唯恐喬峰隨時會在身旁出現，害死了他的性命。殊不知喬峰當真便在身旁，若要出手傷人，這些人也真是無可躲避。喬峰和阿朱一路上更換坐騎，日夜不停的，疾向東行。趕得三日路，阿朱雖是絕口不說一個「累」字，但喬峰見她實在是支持不住了，於是棄馬換車，兩人在大車中睡上三四個時辰，一等睡足，又棄車乘馬，絕塵奔馳，如此日夜不停的趕路。阿朱喜喜歡歡的說道：「這一次無論如何得趕在那大惡人的先頭。」她和喬峰均不知對頭的姓名，提起那人時，總是以「大惡人」相稱。喬峰心中卻隱隱擔憂，總覺這「大惡人」每一步都佔了先著，這一次「鐵面判官」單正若再給他殺了滅口，只怕冤沉海底，自己一生一世都要做個不明不白的不孝之人了。

# 第五十五回 吐露機密

鐵面判官單正家居山東泰安大東門外，一入泰安境內，隨便向途人一打聽，那是人人皆知。喬峰和阿朱來到泰安時，已是傍晚，問明單家的所在，當即穿城而過，出得大東門來，行不到一里，只見濃煙衝天，甚麼地方失了火，跟著鑼跋噹噹響起，遠遠聽得人叫道：「走了火啦，快救火。」喬峰也不以為意，縱馬奔馳。越奔近失火之處，只聽得有人大聲叫道：「快救火啊，快救火啊，是鐵面單家！」

喬峰和阿朱同時吃了一驚，一齊勒馬，兩人對望了一眼，心中均想：「難道又給大惡人搶到了先著？」阿朱安慰道：「單家人丁眾多，屋子燒了，未必連人也燒在內。」喬峰嘆道：「早知如此，那日在聚賢莊中不該殺了單伯山和單仲山。」他自殺單氏二虎之後，和單家結仇極深，這番來到泰安，心中雖無再次殺人之意，但想單正和他的子孫兄弟決計放自己不過，原是預備了大戰一場來的。不料未到莊前，對方正遭大難，漸漸馳近單家莊，只覺熱氣炙人，紅燄亂舞，當真好一場大火。

這時四下裏的鄉民已趕來救火，提水的提水、潑沙的潑沙。幸好單家莊四周掘有極深的壕溝，附近又無人居住，火災不致蔓延。山東民風純樸，鄉鄰有難，人人出力相助，何況單家行俠仗義，對貧窮的鄰家一向盡力救濟，是以眾鄰居一聽到單家失火，無不踴躍出力。喬峰和阿朱馳到災場之旁，下馬牽韁觀看。只聽一名漢子嘆道：「單老爺這樣的好人，屋子燒了不說，怎麼全家三十餘口，一個也沒能逃出來？」另一人道：「那定是仇家放的火，堵住了門不讓人逃走。單家連三歲小孩也會武功，豈有逃不出來之理？」先一人道：「聽說單大爺、單二爺在河南給一個甚麼喬峰的惡人害了，這次來放火的，莫非又是這個大惡人？」阿朱和喬峰說話之時，提到那個對頭時，總是稱之為「大惡人」，這時聽那兩個鄉人也提到「大惡人」，不禁相互瞧了一眼。那年紀較輕的人道：「那自然是喬峰了。」他說到這裏，放低了聲音，道：「他定是率領了大批手下闖進莊去，將單家殺得雞犬不留。唉，老天真沒眼睛。」那年紀大的人道：「這喬峰作惡多端，將來定比單老爺死得慘過百倍。」阿朱聽他咀咒喬峰，心中著惱，伸手在馬頸旁一拍，那馬吃驚，一足彈出，正好踢在那人背上。那人「啊」的一聲，身子矮了下去。阿朱道：「你口中不乾不淨的說些甚麼？」那人給馬蹄踢了一腳，想起「大惡人」喬峰屬下人手眾多，嚇得一聲也不敢吭，急急走了。

喬峰微微一笑，但笑容之中，帶著三分凄苦的神色，和阿朱走到火場的另一邊去，聽得眾人紛紛談論，說話一般無異，都說單家男女老幼三十餘口，竟沒一個能逃出來。喬峰在火場中聞到一陣陣焚燒屍體的臭氣，知道各人所言非虛，單正全家確是盡數葬身在火窟之中了。阿朱低聲道：「這大惡人當真辣手，將單正父子害死，也就罷了，何以要殺他全家？更何必連屋子也燒去了？」喬峰哼了一聲，道：「這叫做斬草除根，倘若換作了我，也得燒屋。」阿朱一驚，道：「為甚麼？」喬峰道：「那一晚在杏子林中，單正曾說過幾句話，你想必也聽到了。他說道：『我家中藏得有這位帶頭大哥的幾封書信，拿了這封信去一對筆跡，果是真跡。』」阿朱嘆道：「是了，他就算殺了單正，怕你來到單家莊中，找到了那幾封書信，還是能知道這人的姓名。一把火將單家莊燒成了白地，那就甚麼書信也沒有了。」眼見救火的人愈聚愈多，但火勢正烈，一桶桶水潑到火上，霎時之間化作了白氣，卻那裏遏得住火頭？一陣陣熱氣噴將出來，只衝得各人不住後退。眾人一面嘆息，一面大罵喬峰。鄉下人口中的污言穢語，那自是難聽之極了。

阿朱生怕喬峰聽了這些無理之極的辱罵，怒氣難以抑制，竟爾大開殺戒，這些鄉下人可就慘了，偷眼向他瞧去，只見喬峰臉上顯現的，卻是一副奇怪之極的神色，似是傷心，又似懊悔，但最大的神氣，還是憐憫。好像他覺得這些鄉下人愚蠢之至，不值得一殺。喬峰嘆了口長氣，道：「天台山去罷！」

他提到天台山，那確是無可奈何之事。天台山智光大師當年雖曾參與殺害他父母這一役，但近二十年來，智光大發心願遠赴異域，採集樹皮，醫治浙閩兩廣一帶百姓的瘧病，活人無數，自己卻也因此而身染重病，痊癒後武功全失。這等濟世救人的行徑，江湖上無人不敬，提起智光大師來，誰都稱之為「萬家生佛」。喬峰若非萬不得已，決計不肯去和他為難。兩人離了泰安，取道南行。這一次喬峰卻也不想拚命趕路了，心想自己好整以暇，說不定還可保得智光大師的性命，若是和先前一般的兼程而行，到得天台，多半又是見到智光大師的屍體，說不定連他所居的禪寺也給燒成了白地。何況智光行腳無定，雲游四方，未必一定是在天台山的寺院之中。

天台山是在浙東，兩人自泰安一路向南。這一次緩緩行來，恰似遊山玩水一般，喬峰和阿朱談論江湖上的奇事軼聞，若非心事重重，實足遊目暢懷。這一日來到鎮江，兩人上得金山寺去，縱覽江景，喬峰瞧著浩浩江水，向東而去，猛地裏想起一事，說道：「那個『帶頭大哥』和『大惡人』，說不定便是一人。」阿朱擊掌道：「是啊，怎地咱們一直沒有想到此事？」喬峰道：「當然也或者是兩個人，但這兩人定然關係異常密切。否則那大惡人絕不至於千方百計，要掩飾那帶頭大哥的身份。」阿朱道：「喬大爺，我還想到，那晚在杏子林中述說往事，只怕──只怕──」，說到這裏，聲音不禁有些發顫。喬峰接口道：「只怕那大惡人便是在杏子林中？」阿朱顫然道：「是啊。那鐵面判官單正說道，他家中藏有帶頭大哥的書信，這番話是在杏子林中說的，他全家被燒成了白地──唉，我想起那件事來，心中很怕。」她身子微微發抖，靠在喬峰的身側。喬峰道：「我還有一件事奇怪。」阿朱道：「甚麼事？」

喬峰望著江中的帆船，說道：「這大惡人聰明機謀，處處在我之上，說到武功，只怕也不弱於我，他若要取我性命，實是易如反掌！他何以這般怕我得知我仇人的名字？」阿朱覺得他說得入情入理，拉著他的手臂，說道：「喬大爺，我想那大惡人自從害了你爹娘之後，對你心中有愧，不肯再加害於你，當然，也不願你去報仇，以致命送你手。」喬峰點了點頭，道：「多半如此。」向她微微一笑，道：「他既不願害我，自然更加不會害你了，你不用害怕。」過了半晌，嘆道：「喬某枉稱英雄，卻給人玩弄於股掌之上，絕無還手之力。」

過長江後，不一日又過錢塘江，來到天台縣城。喬峰和阿朱在縣城的客店中歇了一宿，次日一早起來，正要向店夥打聽入天台山的路程，店中的帳房忽然匆匆進來說道：「喬大爺，天台山止觀禪寺有一位師父前來拜見。」喬峰吃了一驚，他住宿客店之時，曾隨口誑稱自己姓關，便道：「你何以叫我喬大爺？」那帳房道：「止觀寺的師父說了喬大爺的形貌，一點不錯。」喬峰和阿朱對瞧了一眼，心下均極驚異，他二人早已易容改裝，而且與在山東泰安時又頗不同，居然一到天台，便給人認了出來。

喬峰道：「好，請他進來相見。」那賬房轉身出去，不久帶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矮胖僧人進來。那僧人合十向喬峰為禮，說道：「家師上智下光，命小僧苦茶邀請喬大爺、阮姑娘赴敝寺隨喜。」喬峰聽他連阿朱姓阮也知道，更是詫異。

喬峰說道：「不知師父何以得悉在下的姓氏──」苦茶和尚說道：「家師吩咐，說道天台縣城『傾蓋客店』之中，住得有一位喬英雄、一位阮姑娘，命小僧前來迎接上山。這位是喬大爺了，不知阮姑娘在何處？」原來阿朱扮作個中年男子，苦茶看不出來，還道阮姑娘不在此處。喬峰又問：「咱們昨晚方到此間，尊師何以便知？難道他真有前知的本領麼？」苦茶還未回答，那帳房先生搶著說道：「止觀禪寺的智光大師是有道高僧，神通廣大，屈指一算，便知喬大爺要來。別說明天後天的事算得出，便是五百年之後的事情，他老人家也是無所不知呢。」喬峰知道智光大師名氣極響，一般愚民更是奉若神明，當下也不多言，說道：「阮姑娘隨後便來，你領咱二人先去止觀寺罷。」苦茶道：「是。」喬峰要算房飯錢，那帳房說道：「閣下既是止觀寺老神僧的客人，這幾錢銀子的房飯錢，那是無論如何不肯收的。」喬峰道：「叨擾了。」心下暗想：「智光大師有德於民，他害死我爹爹的怨仇，我是一筆勾銷，決計不報的了。只盼他能將那大惡人的身份向我透露，我便心滿意足。」當下隨著苦茶，出得縣城，徑向天台山而來。

天台山風景清幽，只是山徑盤旋曲折，甚難辨認，當年劉阮誤入天台而遇仙女，可見山水固極秀麗，山道卻不易行走。喬峰跟在苦茶身後，見他腳力甚健，可是顯然不會武功，但他素知人心險詐，並不因此而放鬆了戒備之意，尋思：「對方既知是我。豈有不嚴加防範？智光大師雖是有德高僧，旁人卻未必都是和他一般的心思。」但見山道愈行愈險，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防備敵人隨時來襲。

豈知一路平安，太平無事的便來到了止觀寺外。這止觀寺在江湖上聲名甚響，原來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座小廟，灰泥和油漆已大半剝落，若不是苦茶引來，如果喬峰和阿朱親自尋到，還真不信這便是大名鼎鼎的止觀禪寺了。苦茶來到寺外，也沒甚麼通報、接見等等規矩，推開廟門，大聲說道：「師父，喬大爺到了。」只聽得智光的聲音說道：「嘉客遠來，快去烹茶。」說著便迎了出來，合十為禮。

喬峰在見到智光之前，一直擔心莫要給大惡人又先行了一步，趕在頭裏將智光殺了，直到親見他面，這才放心，當下和阿朱兩人都抹去了臉上化裝，以本來面目相見。喬峰深深一揖，執禮甚恭。智光道：「善哉，善哉！喬施主，你本是姓蕭，自己可知道麼？」喬峰身子一顫，他雖然早知自己是契丹人，但父親姓甚麼，卻一直未知，這時聽智光第一次說他姓「蕭」，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正在一點點的顯露，當即躬身道：「小可不孝，正是來求大師指點。」智光點了點頭道：「兩位請坐。」三人在木椅上坐定，苦茶送上茶來，見兩人相貌改變，阿朱更是變作了女人，大是驚詫，只是師父在座，不敢多問。智光續道：「令尊在雁門關外石壁之上，留下字跡，自稱姓蕭，名叫遠山。他在遺文中稱你為『峰兒』。咱們保留了你原來的名字，只因托給喬三槐養育，須得跟他之姓。」喬峰淚如雨下，站立起來，說道：「在下今日始知父親姓名，大師恩德，受在下一拜。」說著便拜了下去。智光合十還禮，道：「恩德二字，如何克當？」喬峰轉頭向阿朱道：「從今而後，我是蕭峰，不是喬峰了。」阿朱道：「是，蕭大爺。」遼國的國姓是耶律，皇帝所娶皇后，歷代均是姓蕭，蕭家世代后族，在遼國極有權勢。有時遼主年幼，蕭太后執政，外戚蕭家威勢更重。蕭峰忽然獲知自己乃是契丹大姓，一時之間百感交集。

智光道：「蕭大俠，雁門關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跡，你想必已經見到了？」蕭峰搖頭道：「沒有。我到得關外，石壁上的字跡，早已給人鏟得乾乾淨淨，甚麼影子也沒留下。」智光輕嘆一聲，道：「事情已經做下了，石壁上的字能鏟去，這幾十條性命又如何能夠救活？」說著從衣袖之中，取出一張極大的黃紙來，說道：「蕭施主，這便是石壁遺文的拓片。」蕭峰全身一震，將黃紙接過，展了開來，只見紙上一個個都是空心的白字，彎彎曲曲，形如蝌蚪，卻是一字不識，知道這便是契丹文字了，但見這些字跡筆劃雄健，有如刀斫斧劈，聽智光那日所說，這是自己父親臨死前所書，不由得眼前模糊，淚水潸潸而下，一點點都滴在紙上，說道：「還求大師譯解。」

智光大師道：「當年咱們拓了下來，求雁門關內識得契丹文字之人解釋，連問數人，意思都是一般，想必兒不錯的了。蕭施主，這一行字說道：『峰兒周歲，偕妻往外婆家赴宴，途中突遇南朝大盜』──」蕭峰聽到這裏，心中更是一酸，聽智光繼續說道：「『──事出倉卒，愛妻為盜所害，余亦不欲再活人世。余授業恩師乃南朝漢人，余在師前曾立誓不殺漢人，豈知今日一殺十餘，既愧且痛，死後亦無面目以見恩師矣。蕭遠山絕筆。』」蕭峰聽智光說完，恭恭敬敬的將拓片收起，泣道：「這是蕭某先人遺澤，求大師見賜。」智光道：「原該奉贈。」蕭峰腦海中一片混亂，體會到父親當時的傷痛之情，原來他投崖自盡，不但是由於心傷母親慘亡，亦因自毀誓言，殺了許多漢人，以致愧對師門。智光道：「咱們初時只道令尊率領契丹武士，前赴少林劫奪經書，待得讀了這石壁遺文，方知道事出誤會，大大的錯了。令尊既然投崖自盡，絕無寫些假話來騙人之理。他若是前赴少林奪經，又怎會攜帶一個不會絲毫武功的夫人，懷抱一個甫滿周歲的嬰兒？事後咱們詳加查究少林奪經這消息的來源，原來是出於一個妄人之口，此人存心戲弄那位帶頭大哥，要他千里奔波，好取笑他一番。」蕭峰道：「嗯，原來是想開個玩笑，這個妄人怎樣了？」智光道：「帶頭大哥查明真相，自是惱怒之極，那妄人卻逃了個不知去向，從此無影無蹤。如今事隔三十年，想來也必不在人世了。」

蕭峰道：「多謝大師告知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使蕭峰得能重新為人。蕭某只想再問一件事。」智光道：「蕭施主要問何事？」蕭峰道：「那位帶頭大哥，究是何人？」智光道：「老衲聽說所施主為了查究此事，已將譚公、譚婆、趙錢孫三位打死，又將泰安單家莊燒成了白地，料得施主遲早要來此間。施主請稍候片刻，老衲請施主看一樣物事。」說著站起身來，走向後堂。過了一會，苦茶走到客堂，說道：「師父請兩位到禪房說話。」蕭峰和阿朱跟著他穿過一條竹蔭森森的小徑，來到一座小屋之前。苦茶推開板門，道：「請！」蕭峰走了進去，只見智光盤膝坐在一個蒲團之上，向蕭峰笑了一笑，伸出手指，在地下寫起字來。這小屋中的地下久未打掃，積塵甚厚，只見他在灰塵中寫道：「萬物一般，眾生平等！畜生聖賢，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寫畢微微一笑，便閉上了眼睛。蕭峰瞧著地下這八句話，怔怔出神，心想：「在佛家看來，不但仁者惡人都是一般，連畜生餓鬼，和帝皇將相亦無差別，我到底是漢人還是契丹人，實在殊不足道。但我不是佛門子弟，怎能如他這般灑脫？」說道：「大師，到底那帶頭大哥是誰？還請見示。」連問幾句，智光只是微笑不答。蕭峰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見他臉上雖有笑容，卻似是僵硬不動。

蕭峰連叫兩聲「智光大師」，見他仍無半點動靜，伸手一探他的鼻端，卻原來呼吸早停，已然圓寂。蕭峰凄然無語，躬身拜了幾拜，向阿朱招招手，道：「咱們走罷！」兩人悄悄走出止觀寺，垂頭喪氣的回向天台縣城，走出十餘里，蕭峰說道：「阿朱，我本無加害智光大師之意，他──他──何苦如此？」阿朱道：「這位高僧看破紅塵，大徹大悟，原已無生死之別。」蕭峰道：「你猜他怎能料到咱們要到止觀寺來？」阿朱道：「我想──我想，還是那個大惡人所幹的好事。」蕭峰道：「我也是這麼推測，這大惡人先去告知智光大師，說我要找他尋仇，智光大師自忖難逃我的毒手，索性先行自盡。」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無語。

阿朱忽道：「蕭大爺，我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說了你可別見怪。」蕭峰道：「怎地這等客氣起來？我當然不會見怪。」阿朱道：「我想智光大師那幾句偈語，倒是十分有理。甚麼『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化灰塵！』其實你是漢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又有甚麼分別？江湖上刀頭上的生涯，你也過得厭了，不如到雁門關外去打獵牧羊，中原武林中的恩怨榮辱，再也不理。」蕭峰嘆了口氣，道：「這些刀頭上掙命的生涯，我確是過得厭了，塞外大漠中馳馬放鷹、縱犬逐兔，那當真是太平得多。阿朱，我在塞外，你來瞧我不瞧？」阿朱臉上一紅，低聲道：「我不是說『放羊』麼？你打獵，我便放羊。」說到這裏，將頭低了下去。蕭峰雖是個粗豪漢子，但阿朱這幾句話中所含的用意，卻也是聽得明明白白，她是說要和自己終身在大漠中廝守，再也不回中原。蕭峰初時救她，只不過一時意氣，感於和慕容復一點英雄相惜的神交之意，待得她追到雁門關外，偕赴泰安、天台，萬里奔波，日夕相親，才處處感到了她的溫柔親切，此刻更聽到她直言無隱的吐露心事，不由得心意激盪，伸出粗大的手掌，握住了她的小手，道：「阿朱，你對我這麼好，不以我是契丹賤種而厭棄我麼？」阿朱道：「漢人是人，契丹人也是人，那有甚麼貴賤之分。我──我喜歡做契丹人，這是真心誠意，一點也不勉強。」說到後來，聲音有如蚊叫，細不可聞。

蕭峰大喜，突然伸掌抓住她腰，將她身子拋上半空，待她跌了下來，然後輕輕接住，放在地下，笑瞇瞇的向她瞧了一眼，大聲道：「得一知己，足以無憾。阿朱，你以後跟著我打獵放羊，是永不後悔的了？」阿朱道：「便跟著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也不後悔。跟著你吃盡千般苦楚、萬種熬煎，也是歡歡喜喜。」蕭峰道：「蕭某得有今日，別說要我重當丐幫幫主，就是叫我做大宋皇帝，我也不幹。阿朱，這就到信陽找馬夫人去，她肯說也罷，不肯說也罷，這是咱們最後要找的一個人，一句話問過，咱們便到塞外打獵放羊去也。」阿朱道：「蕭大爺──」蕭峰道：「從今而後，你別叫我大爺、二爺了，你叫我大哥！」阿朱滿臉通紅，道：「我怎麼配？」蕭峰道：「你肯不肯叫？」阿朱微笑道：「千肯萬肯，就是不敢。」蕭峰笑道：「你且叫一聲試試。」阿朱細聲道：「大──大哥！」蕭峰哈哈大笑，道：「是了，從今而後，蕭某不再是孤孤單單、給人輕賤鄙視的胡虜種，這世上至少有一個人──有一個人──」一時不知如何說才是。阿朱接口道：「有一個人敬重你、欽佩你、感激你，願意永永遠遠、生生世世，陪在你身邊，和你一同抵受患難屈辱、艱險困苦。」

蕭峰縱聲長笑，四周山谷鳴響，他想到阿朱說「一同抵受患難屈辱、艱險困苦」，明知前途滿是荊棘，卻也甘受無悔，心中感激，不由得兩行淚水，從腮邊滾了下來。

前任丐幫副幫主馬大元的家住在河南信陽鄉下，蕭峰偕阿朱從江南的天台山前赴信陽，千里迢迢，在途非止一日。兩人自從在天台山上互通心曲，兩情繾綣，一路上按轡徐行，看出來風光處處，盡是醉人如酒。阿朱本來不善飲酒。但為了助蕭峰之興。總是勉強陪他喝上幾杯，嬌臉生暈，更增溫馨。蕭峰本來滿懷激憤，但經阿朱言笑晏晏，說不盡的妙語解頤，悲憤之意倒是減了大半。這一番從江北上中州，比之當日雁門關外疾趨山東，心情是大不相同了。這一日來到光州，到信陽已不過兩日之程。阿朱說道：「大哥，你想咱們怎樣去盤問馬夫人才好？」那日在杏子林中，馬夫人言語神態對蕭峰充滿敵意，蕭峰當時雖是不快，但事後想來，她失了丈夫，認定丈夫是他所害，恨極自己原是情理之常，如若不恨，反而反常了。又想她是個身無武功的寡婦，若是恫嚇威脅於她，那是大大的失了自己豪俠身份，更不用說以力逼問，聽阿朱這麼問，倒是躊躇難答，怔了一怔，才道：「我想咱們只好善言相求，盼她能明白事理，不再冤枉我殺她丈夫。阿朱，不如你去眼她說？好不好？你口齒伶俐，大家又都是女人，只怕她一見我之面，大起怨恨，甚麼事情都弄僵了。」

阿朱微笑道：「我倒是有個計較在此，就怕你覺得不好。」蕭峰忙道：「甚麼計較？」阿朱道：「你是大英雄大丈夫，不能向她逼供，卻由我來哄騙於她，如何？」蕭峰喜道：「能夠哄她吐露了真相，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阿朱，你知道我日思夜想，只盼能手刃這個殺父的大仇，哼，我今日陷入身敗名裂之境，背負惡名，與天下英雄為仇，中原豪傑人人欲殺我而後快，都是這個大惡人害的。我若不將他砍成肉醬，怎能和你同到大漠中打獵牧羊？」說到後來，聲音越來越是高亢。近日來他神態雖已不如往時之鬱鬱，但對這大惡人的仇恨之心，絕不因此而減了半分。

阿朱道：「你的心事我怎不知？這大惡人如此害你，我只盼能先砍他幾刀，幫你出一口惡氣。咱們捉到他之後，也要設一個英雄大宴，招請普天下的英雄豪傑，當眾說明你的委屈，回復你的清白之名。」蕭峰嘆道：「那也不必了。我在聚賢莊上已殺了許多人，和天下英雄結怨已深，已不求人諒我。蕭峰只盼了斷此事，自己心中得能平安，然後和你並騎在塞外馳騁，咱二人終生和虎狼犬羊為伍，再也不要見這些英雄好漢了。」阿朱道：「那真是謝天謝地，求之不得的事。」她微微一笑，道：「大哥，我想易容改裝，假扮一個人，去哄騙馬夫人說了那個大惡人的姓名出來。」蕭峰一拍大腿，叫道：「是啊，是啊，我怎地沒想到這一節，你的易容神技用在這件事上，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你想扮甚麼人？」阿朱道：「那就要請問你了。馬副幫主在世之日，在丐幫中與誰最是交好？我若扮了此人，馬夫人想到是丈夫的知交好友，自是不會有絲毫隱瞞。」蕭峰道：「嗯，丐幫中和馬大元兄弟最交好的，一個是王舵主，一個是全冠清，一個是陳長老，執法長老白世鏡跟他交誼也很深。」阿朱嗯了一聲，側頭想像這幾個人的形貌神態。蕭峰又道：「馬兄弟為人極是沉靜拘謹，不像我這樣好酒貪杯，大吵大鬧。因此平時他和我甚少在一起喝酒談笑，全冠清、白世鏡這些人和他性子相近，常在一起鑽研武功。」阿朱道：「王舵主是誰，我不識得。那個陳長老麻袋中裝滿毒蛇、蠍子，我一見就怕，這門功夫可扮他不像。全冠清身材太高，要扮他半天是扮得像的，但如在馬夫人家中耽得時候久了，慢慢套問她的口風，只怕露出馬腳。我還是學白長老的好。他在聚賢莊中跟我說過好幾次話，學他最是容易。」

蕭峰微笑道：「你養傷期間，白長老待你甚好，力求薛神醫替你治傷。你扮了他的樣子去騙人，不有點對他不起麼？」阿朱笑道：「我扮了白長老後，只做好事，不做壞事，不累及他的聲名，也就是了。」當下在一間小客店中便裝扮起來，阿朱將蕭峰扮作一名丐幫的六袋弟子，算是白長老的隨從，叫他越少說話越好，以防馬夫人精細，瞧出了破綻。蕭峰見阿朱裝成白長老後，臉如寒霜，不怒而威，果然便是那個丐幫南北數萬弟子既敬且畏的執法長老，不但形貌逼肖，而且說話舉止，更活活便是一個白世鏡。蕭峰和白長老相交將近十年，竟然說不出阿朱的喬裝之中有何不妥。

兩人將到信陽，蕭峰沿途見到丐幫人眾，便以幫中暗語與之交談，查問丐幫中首腦人物的動向，再宣示白長老來到信陽，令馬夫人先行得到訊息。只要她心中先入為主，阿朱的裝扮中，便有甚麼重大破綻露出，她也不會在意了。

馬大元居信陽西郊，離城三十餘里。蕭峰向當地的丐幫弟子打聽了路途，和阿朱前赴馬家。兩人故意慢慢行走，挨著時刻，直至傍晚才到，須知白天諸物看得分明，阿朱的喬裝容易敗露，一到晚間，甚麼都朦朦朧朧，便易混過了。蕭峰來到馬家門外，只見一條小河繞著三間小小的瓦屋，屋旁兩株垂楊，門前是一塊平地，似是農家的曬穀場子，但四角各有一個深坑。蕭峰深知馬大元的武功家數，一見到這四個深坑，便知是他平時練功之用，如今幽明異路，不由得心中一酸。正要上前打門，突然間呀的一聲，板門開了，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婦人出來，正是馬夫人。

馬夫人向蕭峰瞥了一眼，躬身向阿朱行禮，說道：「白長老光臨寒舍，真正料想不到，請進奉茶。」阿朱道：「在下有一件要事須與夫人商量，是以作了不速之客，還請恕罪。」馬夫人臉上似笑非笑，嘴角邊帶著一絲幽怨，和她滿身縞素衣裳甚是相襯。這時太陽正要下山，返照在她臉上，蕭峰見她眉梢眼角，隱隱起了皺紋，約莫已有三十五六歲年紀，臉容微尖，相貌卻是甚美。當下兩人隨著馬夫人走進屋去，見一間廳堂頗為窄小，中間放了一張桌子，兩旁四張椅子，便甚少餘地了。一個老婢送上茶來，馬夫人這才問起蕭峰的姓名，阿朱信口胡謅了一個。馬夫人問道：「白長老大駕光降，不知有何見教？」阿朱道：「徐長老在衛輝逝世，夫人想已知聞。」馬夫人突然一抬頭，目光中露出訝異的神色，道：「我自然知道。」阿朱道：「咱們都疑心是喬峰下的毒手，後來譚公、譚婆、趙錢孫三位前輩又在衛輝城外被人害死，跟著山東泰安鐵面判官單家被人燒成了白地。不久之前，我到江南查辦一名七袋弟子違犯幫規之事，途中得到訊息，天台山止觀寺的智光老和尚突然圓寂了。」馬夫人身子一顫，臉上變色，道：「這──這又是喬峰幹的好事？」阿朱道：「我親到止觀寺中查勘，沒得到甚麼結果，但想喬峰下一步，定是來和夫人為難，因此急忙趕來，勸夫人到別的地方去暫住一年半載，免受喬峰這惡人的加害。」她口口聲聲，指責喬峰，但盼馬夫人深信不疑。

馬夫人泫然欲涕，說道：「自從馬大爺不幸遭難，我活在人世本來也是多餘，這姓喬的要加害於我，我正是求之不得，又何必覓地避禍？」阿朱道：「夫人說那裏話來？馬兄弟大仇未報。正兇尚未擒獲，夫人身上還挑著一副重擔。啊，馬兄弟靈位設在何處，我當去靈前一拜。」馬夫人道：「不敢當。」還是領著兩人，來到後堂。阿朱先拜過了，蕭峰畢恭畢敬的在靈前磕下頭去，心中暗暗禱祝：「馬大哥，你死而有靈，今日須當感動你夫人，說出真兇姓名，好讓我替你報仇伸冤。」

# 第五十六回 一陽指功

馬夫人跪在靈位之旁還禮，面頰旁珠淚滾滾而下。蕭峰磕過了頭，站起身來，見孝堂中掛著好幾副輓聯，徐長老、白長老各人的均在其內，自己所送的輓聯卻未懸掛。孝堂中白布幔上微積灰塵，更增蕭索氣象，蕭峰尋思：「馬夫人無兒無女，整日與一個老婢為伍，孤苦寂寞的日子，也真難為她打發。」

只聽得阿朱出言勸慰，說甚麼「夫人保重身體，馬兄弟的冤仇是大家的冤仇。你若有甚麼為難之事，儘管跟我白世鏡來說好了，我自會給你作主。」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蕭峰心下暗讚：「這小妮子學得倒像。丐幫正幫主被逐、副幫主逝世、徐長老被人害死、傳功長老給我打死，剩下來自以白長老地位最是尊崇。她以代幫主的口吻說話，身分很是相配。」馬夫人謝了一聲，口氣極為冷淡。蕭峰暗自擔心，見她百無聊賴，神情落寞，心想她自丈夫逝世，已無人生樂趣，只怕要自盡殉夫，這等女子性格堅強，甚麼事都做得出來。馬夫人又將二人讓到客堂，不久便開上晚飯，木桌上擺了四色菜肴，那是青菜、蘿蔔、豆腐、胡瓜，全是素菜，熱氣騰騰的三碗白米飯，更無酒漿。阿朱向蕭峰望了一眼，心道：「今晚可沒酒給你喝了。」蕭峰不動聲色，捧起飯碗便吃。馬夫人道：「先夫去世之後，未亡人一直茹素，山居沒有葷酒，極是不敬，請兩位恕罪。」阿朱嘆道：「足見夫人深情。」蕭峰見她對馬大元如此重義，心下也是好生相敬。

晚飯已罷，馬夫人道：「白長老遠來，小女子原該留客，只是孀居不便，不知長老還有甚麼吩咐麼？」言下便有逐客之意。阿朱道：「在下此來是勸夫人離家避禍，不知夫人到底作何打算？」馬夫人嘆了口氣，道：「那喬峰已害死了馬大爺，他再來害我，不過是叫我從馬大爺於地下。我雖是個弱質女子，不瞞白長老說，我既不怕死，那便甚麼都沒有怕的了。」阿朱道：「如此說來，夫人是不願出外避難的了？」馬夫人道：「多謝白長老的厚意。小女子實不願離開馬大爺的故居。」

阿朱又嘆了口氣，道：「我本當在這附近住上幾日，保護夫人。雖說白某決計不是蕭峰那廝的對手，但多有一個幫手，緩急之際總多一個臂助，只是我在途中又聽到一個重大的機密訊息。」馬夫人道：「嗯，想必事關重大。」本來一般女子好奇心總是極盛，聽到有甚麼重大機密，雖是事不關己，也必知之而後快，就算口中不問，臉上總不免露出急欲一知的神情。豈知馬夫人仍是容色漠然，似乎你說也好，不說也好，我丈夫既死，世上已無動心之事了。蕭峰心道：「讀書人形容孀婦之心如槁木死灰，用在馬夫人身上，最是貼切不過。」阿朱向蕭峰擺了擺手，道：「你到外邊去等我，我有句機密話跟夫人說。」蕭峰點了點頭，走出屋去，心讚阿朱聰明。須知要想別人吐露機密，你須得先說些機密與他，令他對你有信任之心，大凡人之常情，心中若是得知了甚麼重要秘密，往往不吐不快，只須能設法令之確信你是可靠之人，十之八九便不隱瞞。阿朱遣開蕭峰，意在取信於馬夫人，表示連我的親信心腹也不會聽聞，則此事之機密可知。蕭峰走出大門，黑暗中門外靜寂寂地並無一人，但聽廚下隱隱傳出叮噹微聲，正是那老婢在洗滌碗筷，當即繞過牆角，矮身蹲在客堂窗外，要聽馬夫人是否肯說出仇人的姓名來。

蕭峰日思夜想，一直在企盼查知那帶頭大哥究是何人，此刻馬夫人是否能被阿朱套出口風，固是未知之數，但她縱然不說那人姓名。卻極可能會透露若干蛛絲馬跡。那便有了追查的線索，不致如眼前這般茫無頭緒。何況這假白長老千里告警，示惠於前，臨去時再說一件機密大事，他又是本幫的首腦，馬夫人未必會對之守口如瓶。

蕭峰蹲在窗下，看不到客堂中的情景，過了良久，才聽得馬夫人輕輕嘆了口氣，道：「你──你又來做甚麼？」蕭峰很是奇怪：「她這麼問是甚麼用意？」只聽阿朱答道：「我確是聽到訊息，那喬峰對你有加害之意，因此千里前來報訊。」馬夫人道：「嗯，多謝白長老的一番好意。」阿朱壓低了聲音，道：「馬夫人，自從馬兄弟不幸逝世，本幫好幾位長老紀念他的功績，想請你出山，到要幫去擔任一位長老之職。」她說得極是鄭重，蕭峰卻聽得暗暗好笑，但也心讚此計甚高，不管馬夫人是否答允，至少也暫時討得她的歡喜。只聽馬夫人道：「我何德何能，怎可擔任本幫的長老？我連丐幫的弟子也不是，『長老』的位分極高，跟我是相距十萬八千里了。」阿朱道：「我和宋長老、吳長老他們都是極力推薦，看來此事要成為事實。我又得到一個重大之極的訊息，與馬兄弟被害一事極有關連。」馬夫人道：「是麼？」聲音仍是頗為冷淡。阿朱道：「那日在衛輝城弔祭徐長老，我遇到趙錢孫，他跟我說起一件事，說他知道誰是下手害死馬兄弟的正兇。」突然間嗆啷啷一聲響，打碎了一隻茶碗，馬夫人驚呼了一聲，接著說道：「你──你開甚麼玩笑？」聲音極是憤怒，卻又帶著幾分驚惶之意。阿朱一本正經的道：「這是正經大事，我怎敢隨口向夫人說笑？那趙錢孫確是親口跟我說，他知道害死馬大元兄弟的正兇。」馬夫人顫聲道：「他怎會知道？他怎會知道？你胡說八道。不是見鬼麼？」只聽得兩人似乎糾纏了一下，跟著嗤的一聲，扯破了衣衫，蕭峰吃了一驚，只怕阿朱的衣衫被撕，露出了馬腳，伸頭往窗裏一探，只見馬夫人一手掩在胸前，原來是她的衣衫扯破了。蕭峰暗叫：「阿朱這小妮子真是荒唐！怎麼好端端地，會將人家寡婦的衣裳也撕破了？」

阿朱道：「真的啊，馬夫人，你不用心急，我慢慢跟你說。那趙錢孫道：『去年八月中秋──』」她話未說完，馬夫人又是「啊」的一聲驚呼，跟著便暈了過去。阿朱忙道：「馬夫人，馬夫人！」用力捏她鼻下唇上的人中。馬夫人悠悠醒轉，道：「你──你何必嚇我？」阿朱道：「我不是嚇你。那趙錢孫確是這麼說的，只可惜他已經死了，否則我可以叫他前來對證，他說去年中秋，喬峰、譚公、譚婆，還有那個下手害死馬兄弟的兇手，一起在那位『帶頭大哥』的家裏過節。」馬夫人噓了一口氣，道：「他真是這麼說的？」阿朱道：「是啊。我聽了先還不信，便去問譚公。譚公氣虎虎的，瞪了我一眼不說。譚婆卻道一點也不錯，便是她跟趙錢孫說的。我想怪不得譚公要生氣，原來是惱他夫人甚麼事都去跟趙錢孫說了。」馬夫人道：「嗯，那又怎樣？」阿朱道：「那不是很容易查了麼？去年中秋，和喬峰、譚公、譚婆三人一起在『帶頭大哥』家中的，總是有限的這幾個。可惜譚公、譚婆是死了，喬峰是咱們對頭，那是決計不肯說的，我只好去問帶頭大哥去。」馬夫人道：「好啊，你原該去問問。」阿朱道：「說來卻也好笑，這帶頭大哥到底是誰，家住那裏，我卻不知。」馬夫人道：「嗯，你遠兜圈子的，原來是想套問這帶頭大哥的姓名。」

阿朱道：「若是不便，馬夫人也不用跟我說，不妨我自己去查明了，咱們再找那正兇算帳。」蕭峰明知阿朱這是以退為進，故意顯得漫不在乎，以免引起馬夫人的疑心，但心下卻不自禁的十分焦急。只聽馬夫人淡淡的道：「這帶頭大哥的姓名，對別人當然要瞞，免得蕭峰知道之後，去找他報殺父殺母之仇，白長老是自己人，我又何必瞞你？他便是──」說了「他便是」這三個字，底下卻寂然無聲了。

蕭峰幾乎連自己心跳之聲也聽見了，卻始終沒聽到馬夫人說那「帶頭大哥」的姓名，過了好久好久，才聽得馬夫人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位帶頭大哥地位尊崇，聲勢浩大，隨口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他──他最喜庇護朋友，你去問他真兇是誰，他是無論如何不肯說的。」蕭峰屏住呼吸，暗暗尋思：「不管怎樣，咱們已經不虛此行了。馬夫人便是不肯說那人的姓名，單憑這幾句『地位尊崇，聲勢浩大，隨口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我總可推想得到。武林中具有這等身份的又有幾人？」

他正在琢磨這人是誰，只聽阿朱道：「武林之中，單是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的，以前有丐幫的幫主，嗯，少林弟子遍於天下，少林派的掌門方丈一句話，那也能調動數萬人眾──」馬夫人道：「你也不用胡猜了，我再給你一點因頭，你只須往西南方猜去。」阿朱沉吟道：「西南方？西南方有甚麼大來頭的人物？好像沒有啊。」

馬夫人伸出手指，啪的一聲，戳破了窗紙，刺破處正在蕭峰的頭頂，嚇得他連忙縮頭，只聽馬夫人道：「小女子不懂武功，白長老你總該知道，天下是誰最擅長這門功夫。」阿朱道：「嗯，這手指點穴的功夫麼？少林派的金剛指，河北滄州鄭家的奪魄指，那都是很厲害的了。」蕭峰心中卻在大叫：「不對，不對！點穴功夫，天下以大理段氏的一陽指為第一，何況她說的是西南方。」

果然聽得馬夫人道：「白長老見多識廣，怎地這一件事卻想不起來？難道是旅途勞頓，腦筋失靈，居然連大名鼎鼎的段家的一陽指也忘記了？」她話中頗有譏嘲之意，阿朱道：「段家一陽指我自然知道，但段氏在大理國稱皇為帝，早和中土武林不相往來，若說那位帶頭大哥和他家有甚麼關係牽連，那定是傳聞之誤。」馬夫人道：「段氏雖在大理稱皇，可是段家並非只有一人，不做皇帝之人便常到中原。這位帶頭大哥乃大理國當今皇帝的親弟弟，姓段名正淳，官封鎮南王、保國大將軍便是。」蕭峰和阿朱雖均與段譽熟識，但大理國段氏乃是國姓，好比大宋姓趙的、西夏國姓李的、遼國姓耶律的，都是何止千千萬萬，段譽從來不提自己是大理國王子，蕭峰和阿朱均沒想到他是帝皇之裔。但段正明、段正淳兄弟在武林中聲名極為響亮，蕭峰聽到馬夫人說出「段正淳」三字來，不由得全身都是一震，數月來尋訪的名字，終於是尋到手了。

只聽阿朱道：「這位段王爺權位尊崇，怎麼會與江湖上的鬥毆仇殺之事？」馬夫人道：「江湖上尋常的鬥毆仇殺，這位帶頭大哥自然是不好牽連在內，但若是和大理國存亡絕續，國運盛衰相關的大事，你想他會不會過問？」阿朱道：「那當然是要插手的了。」馬夫人道：「我聽徐長老言道，大宋是大理國北面的屏障，契丹若是滅了大宋，第二步便非並吞大理不可。因此大宋和大理唇齒相依，大理國決計不願大宋亡在遼國手裏。」阿朱道：「是啊，話是不錯的。」馬夫人道：「徐長老又道，那一年這位段王爺在丐幫總舵作客，和汪幫主喝酒論劍，忽然聽到契丹武士要大舉到少林寺奪經的訊息，這位帶頭大哥義不容辭，便率領眾人到雁門關外去攔截了，他此舉其實是為了大理國。聽說這位段王爺武功固然高強，為人又極仁義。他在大理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使錢財有如糞土，只要有人向他開口，幾千幾百兩銀子隨手便送給朋友。你想中原武人不由他來領頭，卻又有誰？」阿朱道：「原來帶頭大哥竟是大理國的鎮南王，大家死也不肯說出來，都是為了迴護於他。」馬夫人道：「白長老，這個機密，你千萬不可和第二人說，段王爺和本幫交情不淺，一洩漏出去，為禍非小。」

阿朱道：「我自是不會洩漏。雖然大理段氏威鎮一方，厲害得緊，但若那喬峰蓄意報仇，期之以十年八載，段正淳也是不易對付。」馬夫人道：「不錯，白長老，你最好立一個誓，以免我放心不下。」阿朱道：「好，白世鏡若將段正淳便是『帶頭大哥』之事說與人知，白世鏡身受千萬萬剮的慘禍，身敗名裂，為天下所笑。」她這個誓立得極重，實則很是滑頭，口口聲聲，都是推在「白世鏡」身上，身受千刀萬剮的是白世鏡，身敗名裂的也是白世鏡，跟她阿朱可並不相干。馬夫人聽了卻似甚滿意，道：「這樣就好了。」阿朱道：「我遇到大理這位鎮南王後，旁敲側擊，請問他去年中秋在他府上作客的有那幾個人，便可查到害死馬兄弟的真兇了。」

馬夫人泣然道：「白長老情義深重，亡夫地下有知，定然銘感。」阿朱道：「夫人多多保重，在下告辭。」當即辭了出來。馬夫人道：「小女子孀居，夜晚不便遠送，白長老恕罪則個。」阿朱道：「好說，好說，夫人不必客氣。」到得門外，只見蕭峰已站在遠處等候，兩人對望一眼，一言不發的向來路而行。一鉤新月，斜照在信陽古道，蕭峰和阿朱並肩而行，直走出十餘里，蕭峰才長吁一聲，道：「阿朱，多謝你啦。」阿朱淡淡一笑，不說甚麼。她臉上雖是滿臉皺紋，化裝成了白世鏡的模樣，但從她眼色之中，蕭峰還是覺察到有擔心、焦慮、疑忌等等的心事，便問：「今日大功告成，你為甚麼不高興？」阿朱道：「我想大理段氏人多勢眾，你孤身前去報仇，實是萬分兇險。」蕭峰道：「啊，你是為我擔心。你放心好了，我決計不會魯莽從事，正如馬夫人所云，我在暗裏，他在明裏，三年五載報不了仇，那就十年八載。總有一日，我要將段正淳斬成十七八塊，分餵惡狗。」說到這裏，不由得咬牙切齒，滿腔怨毒都露了出來。

阿朱道：「大哥，你千萬須得小心在意才好。」蕭峰道：「這個自然，我送了性命事小，爹娘的血仇不能得報，我死了也不瞑目。」慢慢伸出手去，拉著她手，道：「我若是死在段正淳手中，誰陪你在雁門關外打獵放羊呢？」阿朱道：「唉，我總是害怕得很，覺得這件事情之中有甚麼不對。那個馬夫人，那──那馬夫人，這樣冰清玉潔的模樣，我見了她，心中卻不自禁的覺得可怕厭憎。」蕭峰笑道：「這女人很是精明能幹，你恐她瞧破你的喬裝改扮，自然不免害怕。」兩人到得信陽城客店之中，蕭峰立即要了一罈酒來，開懷暢飲。信陽是豫南大城，城中耳目眾多，他絕口不提適才之事，心中卻不住在盤算如何報仇，想到大理段氏，自然而然記起了那位新結交的金蘭兄弟段譽，不由得心中一凜，獃獃的端著酒碗不飲，臉上神色大變。

阿朱還道他發覺了甚麼，四下一瞧，不見有異，低聲問道：「大哥，怎麼啦？」蕭峰一驚，道：「沒──沒有甚麼。」端起酒碗，一飲而盡，酒到喉嚨，突然氣阻，竟是大咳起來，將胸口衣襟上噴得都是酒水。他量洪如海，內功深湛，竟然飲酒嗆口，那是非常特異的事，阿朱暗暗擔心，卻也不便多問。她那裏知道，蕭峰飲酒之際，突然想起一事，那日在無錫和段譽賭酒，對方以「六脈神劍」的上乘武功，將酒水都從手指中逼了出來。這等神功，蕭峰自己便有所不及。段譽明明不會武功，內功便已如此了得，那大對頭段正淳是大理段氏的首腦之一，比之段譽，想必更是厲害十倍，這父母大仇，如何能報？

他自然不知段譽巧得朱蛤神功的種種奇遇，單以內力而論，段譽比他父親已不知深厚了多少倍，而「六脈神劍」的功夫，當世除段譽一人而外，亦無第二人使得周全。

阿朱雖不知蕭峰心中所想的細微曲折之處，但也料到他總是為報仇之事發愁，便道：「大哥，報仇大事，也不忙在一朝一夕。咱們謀定而後動，就算敵眾我寡，不能力勝，難道不能智取麼？」蕭峰心頭一喜，想起阿朱機警狡猾，實是一個大大的臂助，當即倒了一滿碗酒，一飲而盡，說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報此大仇，已不用管江湖上的甚麼規矩道義，多惡毒的手段也使得上。對了，不能力勝，咱們就跟他來個智取。」

阿朱又道：「大哥，除了你親生父母的大仇，還有你養父養母喬氏夫婦的血仇、你師父玄苦大師的血仇。」蕭峰伸手在桌上一拍，大聲道：「是啊，仇怨重重，豈止一端？」阿朱道：「你從前跟少林寺的高僧學藝，想是年紀尚小，沒學全少林派的精湛內功，否則大理段氏的一陽指便再厲害，也未必在少林派達摩老祖的『易筋經』之上。我曾聽慕容老爺談起天下武功，說道大理段氏最厲害的功夫，還不是一陽指，而是叫作甚麼『六脈神劍』。」蕭峰皺眉道：「是啊，慕容先生是武林中的奇人，所言果然極有見地。我適才發愁，倒不是為了一陽指，而是為了這六脈神劍。」

阿朱道：「那日慕容老爺和公子談論天下武功，我站立旁邊斟茶，聽到了幾句。慕容老爺說道：『少林派的七十二項絕技，那也平平無奇，我不但會使，也都會破，都算不上甚麼了不起。』」蕭峰讚嘆道：「前輩風範，恨不一識其人。」阿朱又道：「那時慕容公子道：『是啊，王家的姑母和表妹就愛自誇多識天下武功，可是博而不精，有何用處。』慕容老爺道：『說到這個精字，卻又是談何容易？其實少林派真正的絕學，乃是一部易筋經，只要將這部經書練通了，甚麼平庸之極的武功，到了手裏，都能化腐朽為神奇。』」根基一好，內力一強，一切平庸招數使將出來都能發揮極大威力，這一節蕭峰自是深知，那日在聚賢莊上力鬥群雄，他以一套眾所周知的「太祖長拳」會戰天下的英雄好漢，任他一等一的高人，也是束手拜服。這時他聽阿朱重述慕容先生的言語，不禁連喝了兩大碗酒，道：「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可惜這位慕容先生已然逝世，否則蕭峰定要到他莊上，見一見這位天下奇人。」阿朱嫣然一笑，道：「慕容老爺在世之日，向來不見外客，但你當然又作別論。」蕭峰抬起頭來一笑，知她「又作別論」四字之中，頗含深意，意思是說：「你是我的知心愛侶，慕容先生自當另眼相看。」阿朱見他目光中的神色，不禁低下頭去，暈生雙頰，芳心竊喜。

蕭峰喝了一碗酒，道：「慕容老爺年紀並不太老罷？」阿朱道：「五十來歲，也不算老。」蕭峰道：「嗯，他內功深湛，五十來歲正是武功登峰造極之時，不知如何奄忽逝世？」阿朱搖頭道：「老爺生甚麼病而死，我們都不知道了。他死得很快，忽然早上生病，到得晚間，公子便大聲長哭，出來告知眾人，老爺死了。」蕭峰道：「嗯，不知是甚麼急症，可惜，可惜。可惜薛神醫不在左近，否則好歹也要抓了他來，救活慕容老爺一命。」他和慕容氏父子雖然素不相識，但聽旁人說起他父子的言行性情，不禁生出欽慕之心，當日他所以出手相救阿朱，主要也是如此。

阿朱又道：「那日慕容老爺向公子細細談論這部易筋經。他說道：『達摩老祖的易筋經我雖未寓目，但以武學之道推測，少林派所以得享大名，乃是由這部易筋經而來。那七十二門絕技，雖然各有各的獨到之外，要說憑此而領袖群倫，為天下武學之宗，卻還是談不上。』老爺加意告訴公子，說絕不可自恃祖傳武功，小覷了少林子弟。寺中既有此經，說不定便有天資穎悟的僧人能讀通了它。」

蕭峰道：「慕容先生之言，確是極有見地。」阿朱道：「老爺逝世之後，公子偶爾提到老爺的遺言，說他生平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窺，只可惜沒見到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經，以及少林派的易筋經。老爺言談之中，將這兩套武功相提並論，由此推想，要對付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似乎須從少林易筋經著手。如果事先能將易筋經從少林寺菩提院中盜了出來，花上幾年功夫練它一練，那六脈神劍、七脈陰刀甚麼的，我瞧也不用放在心上。」她說到這裏，臉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色。蕭峰跳起身來，笑道：「小鬼頭──你──原來──」阿朱笑道：「大哥，我偷了這部經書出來，本想送給公子，請他看過之後，在老爺墓前焚化，以完他老人家的一番心願。現在當然是轉送給你了。」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小包，放在蕭峰手裏。那晚蕭峰親眼見她扮作智清和尚，從菩提院的銅鏡之後盜取經書，沒想到便是少林派內功秘笈的易筋經。阿朱在聚賢莊中被群豪所拘，眾英雄以她是女流之輩，並來在她身上搜查，而玄寂、玄難等少林高僧，更是做夢也想不到本寺所失的經書，便在她的身上。

蕭峰搖了搖頭，道：「你干冒奇險，九死一生的從少林寺中盜出這部經書來，既是本意要給慕容公子的，我如何能夠據為己有？」阿朱道：「大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蕭峰奇道：「怎麼又是我的不是？」阿朱道：「這經書是我自己起意去偷來的，又不是奉了慕容公子之命，我愛送給誰，便送給誰。何況你看過之後，咱們再送給公子，也還不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求報得大仇，甚麼陰險毒辣、卑鄙骯髒之事都是在所不辭，怎麼借部書來瞧瞧也婆婆媽媽起來？」

一番話說得蕭峰凜然心驚，向阿朱深深一揖，說道：「賢妹責備得是，為大事者豈宜拘泥小節？」阿朱抿嘴一笑，說道：「你本來便是少林子弟，以少林派的武功去替玄苦大師報仇雪恨，正是順理成章之事，又有甚麼不對頭了？」蕭峰心中又是感激，又是喜歡，當下便將那油紙小包打了開來，只見薄薄一本黃紙的小冊，封皮上橫寫著幾個彎彎曲曲的奇形文字。蕭峰暗叫：「不好！」翻開第一頁來，只見上面寫滿了字，但這些字歪歪斜斜，又是圓圈，又是鉤子，半個字也不識得。阿朱「啊喲」一聲，道：「原來是梵文所書，這就糟糕了。我在少林寺中冒充智清，和人閒談，打聽得明明白白，這易筋經的原本是藏在菩提院的一處機關之中。現下原本確是原本，早知如此，我還是偷譯本好了。唉，無怪這些和尚給人盜了武功秘笈，卻也並不如何在意，原來這是部誰也看不懂的天書──」說著唉聲嘆氣，神氣極是沮喪。蕭峰滿滿的喝了一大碗酒，道：「賢妹，得失之際，那也不用太過介意──」他一言未畢，阿朱突然跳了起來，說道：「有了！有了！我猜想有一個人能識得梵文，這是個番僧，他自己本事也是極大。」於是將吐蕃國國師鳩摩智如何擒了段譽、如何到姑蘇來尋慕容公子之事說了一遍。這件事蕭峰是首次聽到，聽說這鳩摩智如此了得，心下也是暗暗訝異，只是阿朱本身武功不高，形容別人的本事，未必真合方寸，何況鳩摩智也未曾在阿朱面前和真正第一流的高手動過手，蕭峰聽過，也就沒放在心上，心想這鳩摩智來到姑蘇，既是所求不遂，想來也回到吐蕃國去了。他將那部易筋經重行包好，交給阿朱。阿朱道：「放在你身邊，不是一樣？難道咱們還分甚麼彼此？」蕭峰一笑，隨即將那油紙包收入了身邊。他又斟了一大碗酒，正待再喝，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一個大漢渾身是血，手執一柄大斧，向著空中亂砍亂劈。

只見這大漢滿腮虯髯，神態頗為威猛，但目光散亂，行若癲狂，顯是個瘋子。蕭峰見他手中這柄大斧係以純鋼打就，甚是沉重，但他使動之時，開闔攻守不但極有法度，而且門戶精嚴，儼然是名家風範。蕭峰於中原武林人物相識甚多，這大漢卻是不識，心想：「這大漢的斧法甚是了得，怎地我沒有聽見過有這一號人物？」那漢子的大斧越使越決，口中大吼：「快，快，快去稟告主人，對頭找上門來了。」

他站在通衢大道之上，一柄開山大斧橫砍豎砍，行人自是遠遠避開，有誰敢走近身去？蕭峰見他神情惶急，想必是受到了甚麼重大的驚恐，看他斧法一路路的使下來，漸漸力氣不加，但還是奮力支持，口中叫道：「朱兄弟，你快退開，不用管我，去稟報主人要緊。」蕭峰心想：「此人忠義護主，倒是一條好漢，這般耗損精力，所受內傷必重。」當下走出酒店，到了那條大漢身前，說道：「老兄，我請你喝一杯酒如何？」那大漢怒目瞪視他，突然大聲叫道：「大惡人，休得傷我主人！」說著一斧便向蕭峰砍來。旁觀眾人見情勢兇險，都是「嘩」的一聲叫了出來。

蕭峰聽到「大惡人」三字，卻也是矍然而驚：「我和阿朱正要找大惡人報仇，這漢子的對頭原來也是大惡人。雖然他口中的大惡人未必就是阿朱和我所說的大惡人，好歹先救他一救再說。」當下欺身直進，伸手去點他腰脅的穴道。不料這漢子神智雖然昏迷，武功仍是十分精強，斧頭柄倒翻上來，直撞蕭峰的小腹。蕭峰若不是武功比他高出甚多，這一下險些被他擊中，當即左手閃電探出，抓住斧柄，用力一奪。這一奪之中附有極渾厚的內力，那大漢本已筋疲力竭，如何禁受得起？全身一震，向蕭峰和身撲了過來。他竟然是不顧性命，要和對頭拚個同歸於盡。

蕭峰手臂甚長，右臂環了過來，將那漢子抱住了，微一用勁，便令他動彈不得。這時街頭兩旁站滿了看熱鬧的閒漢，見蕭峰制服了瘋子，盡皆喝采。蕭峰將那大漢半抱半拖的拉到酒店之中，按著他在座頭坐下，說道：「兄弟，先喝碗酒再說！」說著斟了一大碗酒，送到他的面前。那大漢雙眼目不轉睛的直瞪著他，瞧了良久，才問：「你──你是好人還是惡人？」

這一句話問出口來，蕭峰倒是一怔，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阿朱笑道：「他自然是好人，我也是好人，你也是好人。咱們是朋友，咱們一同去打大惡人。」那大漢向她瞪視一會，又向蕭峰一看，似乎是相信，又似不信，隔了一會，說道：「那──那大惡人呢？」阿朱道：「咱們是朋友，一同去打大惡人！」那大漢猛地裏站起身來，大聲說道：「不，不！大惡人厲害得緊，快，快去稟告主人，叫他急速想法躲避。我來抵擋大惡人，你去報訊。」說著站起身來，搶過了斧頭。蕭峰伸手按住他的肩頭，道：「兄弟，大惡人還沒來，你主人是誰？他在那裏？」大漢大叫：「大惡人，來來來，老子跟你拼鬥三百回合，你休得傷了我家主人！」蕭峰和阿朱對望一眼，都是無計可施。

阿朱忽然大聲說道：「啊喲不好，咱們得快去向主人報訊。主人到了那裏？他上那裏去啦？別叫大惡人找到才好。」那大漢道：「對，對，快去報訊，主人是到小鏡湖方竹林阮家去了，你快到方竹林阮家去，去啊，去啊！」說著連聲催促，甚是焦急。蕭峰和阿朱正拿不定主意，忽聽得酒店中的酒保說道：「是到小鏡湖去罷？路程可不近那。」蕭峰聽得「小鏡湖」確是有這麼一個地名，忙問：「在甚麼地方？離這兒有多遠？」那酒保道：「若問旁人，也還真未必知道，恰好問上了我，這就問得對啦。我便是小鏡湖地方的人，這才叫做無巧不成話那！」

# 第五十七回 小鏡湖畔

蕭峰聽那酒保囉哩囉嗦的不涉正題，伸手在桌上一拍，道：「快說，快說！」那酒保本想討幾文酒錢再說，給蕭峰這麼一嚇，不敢再賣關子，說道：「小鏡湖在這裏的西北，你先一路向西，走了七里半路，便見到四株大柳樹一排，四株一排的四排，一共有一十六株樹，那你就趕緊向北，又走出九里半，有一座青石板橋，你可千萬別過橋，這一過橋便錯了。說不過橋那，卻又得要過，便是不能過左首那座青石板大橋，須得過右首那座木板的小橋。過了小橋，一忽兒向西，一忽兒向北，一忽兒又向西，總之是跟著那條小路走，就錯不了。這麼走了二十一里半，就看到明鏡也似的一大片湖水，那便是小鏡湖了。從這裏去，大略說說是四十里，其實是三十八里半，四十里是不到的。」

蕭峰耐著性子聽他說完。阿朱笑道：「你這位大哥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里路一文酒錢，本來想給你四十文，這一給便錯了數啦，應當是三十八文半。」她數了三十九個銅錢出來，將最後這一枚在利斧口上磨了一條印痕，雙指一挾，啪的一聲輕響，將這枚銅錢拗成兩半，給了半枚給那酒保。

蕭峰忍不住好笑，心想：「這女孩兒童心猶存，遇到甚麼機會總是要胡鬧一下。」只見那大漢雙目直視，仍是不住口的說道：「快去報訊啊，遲了便來不及，大惡人可厲害得緊。」蕭峰道：「你主人是誰？」那大漢喃喃的道：「我主人──我主人──他──他去的地方，可不能讓別人知道。你還是別去的好。」蕭峰大聲道：「你姓甚麼？」那大漢隨口答道：「我姓蕭。」蕭峰一怔，道：「你怎麼也姓蕭？」那大漢道：「我姓蕭，我不姓蕭。」蕭峰心下起疑：「莫非此人有詐，故意引我上小鏡湖去？他說他姓蕭又不姓，那不是明明在譏嘲我麼？」轉念又想：「倘若是對頭派了他來誆我前去，求之不得，我正要找他。小鏡湖便是龍潭虎穴，蕭某何懼？」向阿朱道：「咱們上小鏡湖去瞧瞧，且看有何動靜，這位兄台的主人若在彼處，想來總能找到。」那酒保插口道：「小鏡湖四周一片荒野，沒甚麼看頭的。兩位若是想遊覽風景，見識見識咱們這裏大府人家──」蕭峰揮手道：「去罷，去罷！」向那大漢道：「老兄累得很了，在這裏稍息，我去代你稟報令主人，說道大惡人轉眼便到。」那大漢道：「多謝，多謝！蕭某感激不盡。我去攔住大惡人，不許他過來。」說著站起身來，伸手想去提那斧頭，豈知他力氣耗盡，雙臂酸麻，緊緊握住了斧柄，卻已無力舉起大斧。

蕭峰道：「老兄還是歇歇。」付了酒錢，和阿朱快步出了店門，便依那酒保所云，沿大路向西，走得七八里地，果見大道旁四株一排，一共四四一十六株大柳樹。阿朱笑道：「那酒保雖然囉唆，卻也有囉唆的好處，這就決計不會走錯，是不是？咦，那是甚麼？」她伸手指著第十五株柳樹，只見樹下一個農夫倚樹而坐，一雙腳浸在田裏的泥水之中。本來這是鄉間尋常不過的景色，但那農夫半邊臉頰上都是鮮血，肩頭扛著一柄鋤頭更是形狀特異，刃口鋒利，一看便知是一件很厲害的兵刃。

蕭峰走到他的身前，只聽得他喘息之聲甚是粗重，顯然是受了很重的內傷。蕭峰開門見山的便道：「這位大哥，咱們受了一個使斧頭朋友的囑托，要到小鏡湖去送一個訊，請問去小鏡湖是這邊走麼？」那農夫抬起頭來，道：「使斧頭的朋友是死是活？」蕭峰道：「他損耗些氣力，並無大礙。」那農夫吁了口氣，道：「謝天謝地。兩位請向北行，送訊之德，絕不敢忘。」蕭峰聽他出言吐談，絕非平常的鄉間農夫，問道：「老兄尊姓？和那使斧頭的是朋友麼？」那農夫道：「賤姓董。閣下請快趕向小鏡湖去，那大惡人已搶過了頭，說來慚愧，我竟是攔他不住。」

蕭峰心想：「這人身受重傷，並非虛假，倘若真是對頭設計誆我入彀，下的本錢倒也不少。」只見這姓董的漢子形貌誠樸，心生愛惜之意，說道：「董大哥，你受的傷不輕，大惡人用甚麼兵刃傷你的？」那漢子道：「是一根竹棒。」蕭峰又是一凜：「竹棒？難道是我慣使的打狗棒麼？」見鮮血源源不絕的從他胸口滲出，揭開他衣服一看，只見當胸破了一孔，雖不過指頭大小，卻是極深，如果真是用竹棒所戳，那麼這竹棒比打狗棒細得多了。蕭峰伸指連點他傷口四周的數處大穴，助他止血減痛。阿朱取出一隻小盒，揭開盒蓋，挑了些油膏出來，給他塗上傷口，臉向蕭峰，說道：「這是那晚譚公送給我的，說是用冰蠶和白玉蟾蜍所合，治傷靈驗無比。你在──在──嗯，給人傷了後，我想用這傷藥給你治傷，卻找你不到，好生擔心。」那姓董的漢子道：「兩位大恩，董某不敢言謝，只盼兩位早到小鏡湖去給敝上報一個訊。」蕭峰問道：「尊上人姓甚名誰，相貌如何？」那人道：「閣下到了小鏡湖畔，可見到湖西有一叢竹林，竹桿都是方形，竹林中有幾間竹屋，閣下請到屋外高叫數聲：『天下第一惡人來了，快快躲避！』那就行了，最好請不必進屋。敝上之名，日後董某自當奉告。」

蕭峰心下暗奇，但知江湖上隱秘之事甚多，往往不能令外人知曉，但這麼一來，卻登時消除了戒備之意，心想：「若是對頭有意誆我前去，自然每一句話都會編得入情入理，決計不會令我起疑。這人吞吞吐吐，不肯實說，那就絕非存有歹意。」便道：「好罷，謹遵閣下吩咐。」那大漢掙扎著爬起，跪了下來。蕭峰道：「你我一見如故，董兄不必多禮。」他右手扶起那人，左手便在自己臉上一抹，除去了化裝，以本來面目和他相見，說道：「在下契丹人蕭峰，後會有期。」也不等那漢子說話，攜了阿朱之手，快步而行。阿朱道：「咱們不用改裝了麼？」蕭峰道：「不知如何，我好生喜歡這個鄉下人一般的粗笨大漢。既是有心和他結交，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對。」阿朱道：「好罷，我也恢復女裝。」走到小溪之旁，匆匆洗去臉上化裝，脫下帽子，露出一頭青絲，寬大的外袍一除下，裏面穿的本來便是女子衣衫。

兩人一口氣便走了九里半路，遠遠望見高聳的一座青石橋。走近橋邊，只見橋面伏著一個書生。這人在橋上鋪了一張大的白紙，紙旁有一塊大硯，磨滿了一硯墨汁。那書生手中提筆正在白紙上寫字。蕭峰和阿朱都覺得奇怪，那有人拿了紙墨筆硯，到荒野的橋上來寫字的？走將近去，才看到原來他並非寫字，卻是繪畫。畫的是四周景物，小橋流水，古樹遠山，都入圖畫之中。他伏在橋上，面對蕭峰和阿朱，但奇怪的是，畫中景物卻明明是向著二人，只見他一筆一劃，都是倒畫，從相反的方向畫將過來。蕭峰於書畫一道，全然不懂。阿朱久在姑蘇慕容公子家中，書畫精品卻是見得甚多，見那書生所繪的「倒畫」，算不得是甚麼丹青妙筆，但如此倒畫，實是難能，正想上前問他幾句，蕭峰輕輕一拉她的衣角，搖了搖頭，便向右首那座木橋走去。

那書生忽道：「兩位見了我的倒畫，何以毫不理睬？難道在下這點微末功夫，真的是有污兩位法眼麼？」阿朱笑道：「夫子席不正不坐，肉不潔不食。正人君子，不看倒畫。」那人哈哈大笑，收起白紙，說道：「言之有理，請過橋罷。」蕭峰早料到他的用意，他以白紙鋪橋，引人注目，一來是拖延時刻，二來是虛者實之，故意引人走上青石板橋，便道：「咱們要到小鏡湖去，一上青石橋，那便錯了。」那書生道：「從青石橋走，不過繞個圈，多走五六十里路，仍能到達，兩位還是上青石橋的好。」蕭峰道：「好端端的，何以要多走五六十里？」

那書生笑道：「欲速則不達，難道這句話的道理也不懂麼？」阿朱瞧出這書生有意阻延自己和蕭峰前往小鏡湖，不再跟他多纏，當即踏上木橋，蕭峰跟著上去，兩人走到木橋當中，突覺腳底一軟，喀喇喇一聲響，橋板折斷，身子向河中墜去。蕭峰左手伸出，攔腰抱住阿朱身子，右足在橋板一點，便這麼一借勢，有如一頭大鷹向前撲出，躍到了彼岸，跟著反手一掌，以防敵人自後偷襲。那書生哈哈大笑，說道：「好功夫，好功夫！兩位急急趕往小鏡湖，為了何事？」蕭峰聽得他笑中帶有驚惶之意，心想：「此人面目清雅，卻和大惡人一黨。」也不理他，逕自和阿朱去了。行不數丈，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回頭一看，正是那書生隨後趕來。蕭峰轉過身來，鐵青著臉問道：「閣下有何見教？」那書生道：「在下也要往小鏡湖去，正好和兩位同行。」蕭峰道：「如此最好不過。」左手搭在阿朱腰間，提一口氣，帶著她飄出十餘丈去，當真是滑行無聲，輕塵不起。那書生發足急奔，卻是和蕭峰二人越離越遠。蕭峰見他武功平平，當下也不在意，仍是提氣飄行，雖是帶著阿朱，仍是比那書生迅捷得多，不到一頓飯時分，便已將他拋得無影無蹤。自過小木橋後，道路極是狹窄，往往還不到一尺闊，有時長草及腰，甚難辨認，若不是那酒保說得明白，這路途也還真的十分難找。又行了小半個時辰，便望到一片明湖，蕭峰放慢腳步，走到湖前，但見碧水似玉，波平如鏡，不愧那「小鏡湖」三字。他正要找那方竹林子，忽聽得湖左一叢花中有人咯咯兩聲輕笑，一粒石子飛了出來。蕭峰順著這石子的去勢瞧去，見湖畔一個漁人頭戴斗笠，正在垂釣。他釣桿上剛釣起一尾青魚，那顆石子飛來，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魚絲之上，嗤的一聲輕響，魚絲斷為兩截，那尾青魚又落入了湖中。蕭峰暗吃一驚：「這人的手勁古怪之極。魚絲柔軟，不能受力，若是以飛刀、袖箭之類將其割斷，那是絲毫不奇。明明是圓圓的一枚石子，居然將魚絲打斷，這人使暗器的陰柔手法，絕非中土所有。」他料到投擲這枚石子之人武功不算極高，但邪氣逼人，全然是旁門左道的一派，心想：「那多半是那大惡人的弟子或是部屬。聽那笑聲，卻似是個少女。」

那漁人的釣絲被人打斷，也是吃了一驚，朗聲道：「是誰作弄凌某，便請現身。」瑟瑟幾響，花樹分開，鑽了一個少女出來，全身紫衫，只十五六歲年紀，比阿朱尚小著一兩歲，一雙大眼烏溜溜地，蕭峰一眼瞧去，竟和阿朱有三分相似。那少女一瞥眼見到阿朱，便不理漁人，跳跳蹦蹦，叮叮噹噹的奔到阿朱身前，伸出手來拉住了她手，笑道：「這位姊姊長得好俊，我很喜歡你呢！」說話頗有些捲舌之音，咬字不正，就像是個外國人初學中土言語一般。阿朱見她活潑天真，每隻手腕腳踝上各戴金鐲銀鐲一隻，一共是八隻鐲子，一動身子，八隻鐲子互相撞擊，便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又是詭異，又是好玩，笑道：「你才長得俊呢，我更加喜歡你。」阿朱久在姑蘇，這時說的中州官話，語音柔媚，可也不甚準確。

那漁人本要發怒，見是這樣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滿腔怒氣登時消了，說道：「這位姑娘頑皮得緊。這打斷魚絲的功夫，卻也了得。」那少女道：「釣魚有甚麼好玩？氣悶死了，你想吃魚，用這釣桿來刺魚不更好些麼？」說著從漁人手中接過釣桿，隨手往水中一刺，釣桿尖端刺入一尾白魚的魚腹，提起來時，那魚兀自翻騰扭動，傷口中的鮮血一點點的落在碧水之上，紅綠相映，鮮艷好看，但彩麗之中，卻著實也顯得殘忍。

蕭峰見她隨手這一刺，右手先向左略偏，劃了個小小弧形，再從右方向下刺出，手法頗為巧妙，手上的姿式固是美觀，但用以臨敵攻敵，總之是慢了一步，實猜不出是那一家那一派的武功。那少女手起桿落，接連刺了六尾青魚白魚，在魚桿上串成一串，隨便又是一抖，將那些魚兒都拋入湖中。那漁人見她如此刺魚，臉有不豫之色，說道：「年紀輕輕的小姑娘，行事恁地狠毒，你要捉魚，那也罷了，刺死了魚卻又不吃，無端殺生，是何道理？」那少女拍手笑道：「我便是喜歡無端殺生，你待怎樣？」雙手用力一拗，想拗斷他的釣桿，不料這釣桿乃以又輕又韌的金屬所鑄而成，那少女竟然拗之不斷。那漁人冷笑道：「你想拗斷我的釣桿，卻也沒這麼容易。」那少女向漁人背後一指，道：「誰來了啊？」那漁人回頭一看，不見有人，知道上當，急忙轉過頭來，已是遲了一步，只見他用作兵刃、寸步不離的釣桿已飛出數十丈外，嗤的一聲響，插入湖心，登時無影無蹤。那漁人大怒，喝道：「那裏來的野丫頭？」伸手便往她肩頭抓來。

那少女笑道：「救命！救命！」躲向蕭峰背後。那漁人閃身來捉，身法甚是矯捷。蕭峰一瞥眼間，見那少女手中多了一件物事，似是一塊透明的布疋，若有若無，看不清楚。那漁人向她撲去，不知怎的，突然間腳下一滑，撲地倒了，跟著身子便變成了一團。原來那少女手中所持的，乃是一張以細如頭髮的細線所結成的漁網。這些細線雖是極細，質地又是透明，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但堅韌異常，而且遇物即縮，那漁人一入網中，越是掙扎，漁網纏得越緊，片刻之間，就成為一隻大粽子般。那漁人厲聲大罵：「小丫頭，你弄甚麼鬼，以這般妖法邪術來算計我。」蕭峰暗暗駭異，知那少女並非行使妖法邪術，但這張漁網，確是頗有些妖氣。

這漁人不住口的大罵，那少女笑道：「你再罵一句，我就打你屁股了。」那漁人是成名的英雄，聽她這般說，倒是一怔，心想要是真的給這女娃娃打上一頓屁股，以後如何做人？便在此時，湖西有人遠遠說道：「凌兄弟，甚麼事啊？」湖畔小徑上一人快步走來。蕭峰見這人一張國字臉，形貌威武，但輕袍緩帶，裝束卻頗瀟灑，約莫四十來歲、五十歲不到年紀。這人走近身來，見到那漁人被縛，很是詫異，問道：「怎麼了？」那漁人道：「這小姑娘使妖法──」那中年人向阿朱瞧去。那少女笑道：「不是她，是我！」那中年人哦的一聲，彎腰一抄，將那漁人一個龐大的身軀托在手中，渾如沒事一般，細細看那漁網，伸手便拉。豈知這絲網質素甚是怪異，他越是拉，那漁網越是收緊，說甚麼也解不開來。那少女笑道：「只要他連說三聲『我服了姑娘啦！』我就放了她。」那中年人道：「你得罪了凌兄弟，沒甚麼好結果的。」那少女笑著道：「是麼？我就是不想要甚麼好結果。結果越壞，越是好玩。」那中年人伸出手來，搭向她的肩頭。那少女陡地向後一縮，拔足想避，不料她動作雖快，那中年人更快，手掌跟著一沉，便搭上了她的肩頭。

那少女斜肩卸勁，但中年人這隻手似乎已牢牢的黏在她的肩上。同時一股熾熱難當的熱氣，自他掌心傳入她的體內。那少女嬌斥道：「快放開手！」左手揮拳欲打，但拳頭只打出一尺，臂上無力，便軟軟的垂了下來。她從未遇過如此厲害的對手，大駭之下，叫道：「你使甚麼妖法邪術？快放開我。」那中年人微笑道：「你連說三聲『我服了先生啦』，再將我兄弟身上的漁網解開，我就放你。」少女怒道：「你得罪了姑娘，沒甚麼好結果的。」中年人微笑道：「結果越壞，越是好玩。」

那少女又使勁掙扎了一下，掙不脫身，笑道：「不要臉，學人家的說話。好罷，我就說了。『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我服了先生啦！』」連說了三遍，她說「先生」的「先」字咬音不正，說成「此生」，倒像是說「我服了畜生啦」。那中年人並沒察覺，手掌一抬，離開了她肩膊，說道：「你快解開他身上的漁網。」那少女笑道：「這是再容易不過了。」走到那漁人身邊，俯身去解纏在他身上的漁網，左手在袖底輕輕一揚，一蓬碧綠的閃光，向那中年人激射過去。阿朱「啊」的一聲驚叫，知道她使的是一種極歹毒的暗器，這少女發射這些暗器的手法既極歹毒，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眼看是非射中不可。蕭峰卻只微微一笑，他見這中年人一伸手便將那少女制得服服貼貼，顯然是內力十分深厚，武功高強，這些小小暗器自也難不倒他。果然那中年人袍袖一拂，一股內勁激發出來，將這些綠色細針都激得斜在一旁，紛紛插入湖邊的泥裏。他一見細針顏色，便知針上所餵的劇毒甚是厲害，見血封喉，立時送人性命，自己和這小姑娘初次見面，無怨無仇，怎地下此毒手？他心下惱怒，要教訓教訓這娃娃，右袖跟著揮出，袖力中挾著掌力，呼的一聲響，將那少女的身子帶了起來，噗咚一聲，掉入了湖中。那中年人足尖一點，躍入柳樹下的一條小舟，扳槳划了幾划，便已到那少女落水之處，只待她冒將上來，便抓了她頭髮提起。可是那少女落水時叫了聲「啊喲！」一落入湖中之後，就此影蹤不見。本來一個人溺水之後，定會冒將起來，再又沉下，如此數次，喝飽了水，這才不再浮起。但那少女便如一塊大石一般，甚麼都沒有了。等了片刻，始終不見她浮起。

那中年人越等越是焦急，他原無傷她之意，只是見她小小年紀，行事如此惡毒，這才要懲戒她一番，倘若淹死了她，卻是於心不忍。本來那漁人水性極佳，原可入湖相救，偏生被漁網纏住了無法動彈。蕭峰和阿朱都不識水性，也是無法可施，只聽得那中年人大聲叫道：「阿星，阿星，快出來！」遠遠竹叢中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甚麼事啊？我不出來！」蕭峰聽了這聲音，心想：「這女子聲音嬌媚，卻帶三分倔強，只怕又是個頑皮腳色，和阿朱及那個墜湖少女要鼎足而三了。」那中年人叫道：「淹死人啦，快出來救救。」那女子叫道：「是不是你淹死了？」那中年人叫道：「別開玩笑，我淹死了怎能說話？快來救人那！」那女子叫道：「你淹死了，我就來救，淹死了別人，我愛瞧熱鬧！」那中年人道：「你來是不來？」頻頻在船頭頓足，極是焦急。只聽那女子道：「若是男子，我就救，是女子，我決計不救。」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近，片刻間已走到湖邊。蕭峰和阿朱向她瞧去，只見這女子穿了一身淡綠色的水靠，約莫三十五六歲年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極是靈活，容顏秀麗，嘴角邊似笑非笑。蕭峰聽了她的聲音語氣，只道她最多不過二十一二歲，那知已是個年紀並不很輕的少婦。她身上水靠結束整齊，想是她聽到那中年人大叫救人之際，便即更衣，一面逗他著急，卻快手快腳的將衣衫換好了。那中年人見她到來，十分歡喜，道：「阿星，快快，是我將她失手摔下湖去，那知便不浮上來了。」那美婦人道：「我先得問清楚，是男人我就救，若是女人，你免開尊口。」蕭峰和阿朱都是好生奇怪，心想：「婦道人家不肯下水去救男人，以免水中摟抱糾纏，有失身份，那也是有的，怎麼這婦人恰恰相反，只救男人，不救女人？」那中年人跌足道：「唉，只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你別多心。」那美婦人道：「哼，小姑娘怎麼了？你這人那，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都是來者不──」

她本想說「都是來者不拒」，但一瞥眼見到了蕭峰和阿朱，臉上微微一紅，急忙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這個「拒」字就縮住不說了。那中年人在船頭深深一揖，道：「阿星，你快救她起來，你說甚麼我都依你。」那美婦道：「當真甚麼都依我？」中年人道：「是啊。唉，這小姑娘還不浮起來，真要送了她性命──」那美婦道：「我叫你永遠住在這兒，你也依我麼？」那中年人臉現尷尬之色，道：「這個──這個──」那美婦道：「你就是說了不算數，口上甜甜的騙騙我，叫我心裏喜歡片刻，也是好的。你就連這個也不肯。」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哽咽了。蕭峰和阿朱對望一眼，均感奇怪，這一男一女年紀都已不小，但說話行事，卻如在熱戀中的少年情侶一般，模樣卻又不似夫妻，尤其那女子當著外人之面，說話仍是無所忌憚，在這旁人生死懸於一線的當中，她偏偏說這些不急之務。那中年人嘆了口氣，將小船划了回來，道：「算啦，算啦，不用救了。這小姑娘用歹毒暗器暗算於我，死了也是活該，咱們回去罷！」那美婦側著頭道：「為甚麼不用救了？我偏偏要救。她用暗器射你麼？那好極了，怎麼射你不死？可惜，可惜！」嘻嘻一笑，陡地縱起，一躍入湖。她水性當真了得，嗤的一聲輕響，水花不起，她已鑽入水底。跟著聽得喀喇一響，湖面碎裂，那美婦手中托著那紫衫少女，探頭出水。那中年人大喜，心道：「她就是愛跟我鬧彆扭。我心急要救，她就推三阻四。等我說不用救了，她即刻便將人救了上來。」忙將小船划回去迎接。

那中年人划近美婦，伸手去接那紫衫少女，見她雙目緊閉，似已氣絕，不禁臉有關注之色。那美婦喝道：「別碰她身子，你這人太也好色，靠不住得很。」那中年人佯怒道：「胡說八道，我一生一世，從來沒好色過。」那美婦嗤的一聲笑，托著那少女躍入船中，道：「不錯，不錯，你從來不好色，就只喜歡無鹽嫫母醜八怪，啊喲──」原來她一摸那少女心口，竟然心跳已止。呼吸早已停閉，那是不用說了。只是她肚腹並不鼓起，顯是沒喝多少水。

這美婦熟悉水性，本來料想這一會兒功夫淹不死人，那知這少女體質嬌弱，竟然死了，心下歉然，抱著她身子一躍上岸，道：「快，快，咱們想法子救她！」抱著那個少女，向竹林中飛奔而去。那中年人俯身提起那漁人，向蕭峰道：「兄台尊姓大名，駕臨此間，不知有何貴幹？」蕭峰見他氣度雍容，眼見那少女慘死，仍有如此鎮定，心下也暗暗佩服，道：「在下契丹人蕭峰，受了兩位朋友的囑托，到此報一個訊。」

喬峰之名，江湖上無人不知，他自從知道本姓之後，便自稱蕭峰，往往帶上「契丹人」三字，開門見山的自道來歷。這中年人對蕭峰之名固是甚為陌生，而聽了「契丹人」三字，卻也絲毫不以為異，道：「奉托蕭兄的是那兩位朋友？不知報甚麼訊？」蕭峰道：「一位是使斧頭的，一位是個鄉下人模樣，使一柄鋤頭，自稱姓董，兩人都受了傷──」那中年人聽說兩人都受了傷，吃了一驚，問道：「兩人傷勢如何？這兩人現在何處？蕭兄，這兩人是兄弟知交好友，相煩指點，我──我──即刻要去相救。」那漁人道：「你帶我同去。」蕭峰見他二人重義，心下敬佩，道：「這兩人的傷勢雖重，尚無性命之憂，便在那邊鎮上──」那中年人深深一揖，道：「多謝，多謝！」更不打話，提著那漁人，發足往蕭峰的來路奔去，便在此時，只聽得竹林中傳出那美婦的聲音叫道：「快來，快來，你瞧──瞧這是甚麼？」聽她語音，直是惶急異常。

那中年人停住了腳步，正猶豫間，忽見來路上一人如飛趕來，叫道：「主公，主公，有人來生事麼？」蕭峰一看，正是在青石橋上顛倒繪畫的那個書生，心想：「我還道他是阻擋我前來報訊，卻原來和那使斧頭的、使鋤頭的都是一路。他們所說的『主人』，便是這中年漢子了。」這時那書生也已見到了蕭峰和阿朱，見他二人站在中年人身旁，不禁一怔，待得奔近身來，見到那漁人受制被縛，更是又驚又怒，道：「怎──怎麼了？」只聽得竹林中那美婦的聲音更是惶急：「你還不來，啊喲，我──我──」那中年人道：「我去瞧瞧。」托著那漁人，便向竹林中快步行去。他這一移動身子，立見功力非凡，輕輕跨出一步，卻是疾逾奔馬。蕭峰一隻手托在阿朱腰間，不疾不徐的和他並肩而行。那中年人向蕭峰瞧了一眼，臉上露出欽佩之色，他本不想邀蕭峰進入竹林屋中，待見他武功奇高，不禁起了愛惜英雄之意，雖是不明他的來意，但既起心接納，也就不當他當作外人。蕭峰和阿朱卻不知等閒之人實不能輕易走進這片竹林，只是聽那美婦叫得驚惶異常，知是出了甚麼事，便也隨著這人趕去。這竹林頃刻即至，果然每一根竹子的竹桿都是方的，在竹林中行了數丈，便見三間竹子蓋的小屋，構築得甚是精緻。那美婦聽得腳步聲，搶了出來，叫道：「你──你快來看，那是甚麼？」手裏拿著一個黃金鎖片。蕭峰知道這種鎖片是女子尋常的飾物，並無特異之處，那日阿朱便曾從自己頸中除下一隻差不多模樣的鎖片，又有一隻金鐲，要他去兌換銀子，後來他兌了一隻金鐲，銀子已經夠用，那鎖片仍是還給了阿朱，這時她就戴在頸中。豈知那中年人一見了這隻平平無奇的鎖片，看了幾眼，不由得臉色大變，顫聲道：「那──那裏來的？」那美婦道：「是從她頭頸中除下的，我曾在她們手臂上劃下記號，你自己──你自己瞧去──」說著已是泣不成聲。

那中年人快步搶進屋內。阿朱身子一閃，也搶了進去，比那美婦還早了一步，蕭峰跟在那女子身後，直進內堂，一瞥眼間，但見是一間女子的臥房，佈置得甚是清雅，但雅潔之中，卻令人感到有一股詭異的氣息，蕭峰也無暇細看，但見臥榻之上，橫放著那個少女，僵直不動，早已死了。那中年人拉高她衣袖，察看她的手臂，他一看之後，立即將袖子拉下。蕭峰站在他背後，瞧不見那少女臂上到底有甚麼記號，只見到那中年人背心不住抖動，顯是心神激盪之極。那美婦扭住了那中年人衣衫，哭道：「是你自己女兒，你親手害死了她，你不撫養女兒，還害死了她──你──你這狠心的爹爹──」蕭峰大奇：「怎麼？這少女竟是他們的女兒。啊，是了，想必那少女生下不久，便寄養在別處，這金鎖片和手臂上甚麼記號，都是她的父母留下的記識。」突見阿朱淚流滿面，身子一晃，斜倒臥榻。蕭峰吃了一驚，忙去扶她，一彎腰間，只見那死了的少女，眼珠動了一動。她眼睛已閉，但眼珠轉動，卻仍是隔著眼皮可見。蕭峰關心阿朱，只問：「怎麼啦？」阿朱站直身子，拭去眼淚，強笑道：「我見這位──這位姑娘不幸慘死，心裏難過。」蕭峰伸手一搭那少女的脈搏，那美婦哭道：「心跳也停了，氣也絕了，救不活啦。」蕭峰潛運內力，向那少女腕脈上衝去，跟著一鬆勁，只覺那少女體內，一股內力反激出來，顯然她是在運內力防衛。

蕭峰哈哈大笑，說道：「這般頑皮的姑娘，天下罕見。」那美婦人怒道：「你是甚麼人，快快給我出去，我死了女兒，你在這裏胡說八道甚麼？」蕭峰笑道：「你死了女兒，我給你醫活如何？」一伸手，便向那少女的腰間穴道上點去。

# 第五十八回 三公四隱

蕭峰這一指點去，正點在那少女腰間的「京門穴」上。這是人身最末一根肋骨的尾端，蕭峰以內力透入穴道，立時令人麻癢難當。那少女禁受不起，從床上一躍而起，咯咯嬌笑，伸出左手扶向蕭峰肩頭。那少女死而復活，室中諸人無不大為驚奇。那美婦人破涕為笑，叫道：「我苦命的孩兒！」張開雙臂正要向她抱去，不料蕭峰反手一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他跟著一伸手，抓住了她左腕，冷笑道：「小小年紀，如此歹毒！」那美婦叫道：「你怎麼打我孩兒？」若不是瞧在蕭峰「救活」這少女份上，立時便要動手。蕭峰拉著那少女的手腕，將她手掌翻了過來，說道：「請看。」眾人向那少女的手掌瞧去時，只見她手指縫中挾著一枚發出綠油油光芒的細針，一望而知針上有劇毒。她假意伸手去扶蕭峰肩頭，卻是要將這細針插入他的身體，幸好蕭峰眼明手快，才不上當。這少女給蕭峰一掌打得半邊臉頰高高腫起，蕭峰當然未使全力，否則便要打得她腦骨碎裂，也是輕而易舉。她給蕭峰扣住手腕，要想藏起毒針固已不及，左邊半身更是酸麻無力，她突然小嘴一扁，放聲大哭起來，邊哭邊說：「你欺侮我，你欺侮我。」那中年人道：「好，好！別哭啦！人家輕輕打你一下，有甚麼要緊，你動不動，便以劇毒暗器害人性命，原該教訓教訓。」那少女哭道：「我這碧磷針，又不是最厲害的。我還有很多暗器沒使呢。」蕭峰冷冷的道：「你怎麼不用無形粉、腐骨散、極樂刺、穿心釘？」那少女止住了哭聲，奇道：「你怎麼知道？」蕭峰道：「我知道你師父是星宿海老魔，便知道你這許多歹毒暗器。」此言一出，眾人都是大吃一驚，「星宿海老魔」是武林中人人聞之皺眉的邪派高手，此人不分是非，無惡不作，偏生武功極高，誰也奈何他不得，總算他極少來到中原，是以沒釀成甚麼大禍事。那中年人道：「阿紫，你怎地拜了星宿老人為師？」那少女瞪著圓圓的大眼，骨溜溜地向那中年人打量，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名字？」那中年人嘆了口氣，道：「咱們適才的話，難道你沒有聽見麼？」那少女搖搖頭，微笑道：「我一裝死，心停氣絕，耳目閉塞，甚麼也瞧不見，聽不見了。」蕭峰放開了她手腕，道：「星宿老人的『龜縮功』。」少女阿紫又瞪著他道：「你好像甚麼都知道。」

那美婦拉著阿紫，細細打量她，眉花眼笑，說不出的喜歡。蕭峰知道她二人乃是母女，阿紫卻並不知道。那中年人道：「你為甚麼裝死？嚇得我們大吃一驚。」阿紫很是得意，道：「誰叫你將我摔入湖中？你這傢伙不是好人。」那中年人向蕭峰瞧了一眼，臉有尷尬之色，苦笑道：「頑皮，頑皮。」蕭峰知他父女初會，必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言語要說，扯了扯阿朱的衣袖，退到屋外的竹林之中，只見阿朱兩眼紅紅的，全身不住發抖，問道：「阿朱，你不舒服麼？」伸手搭了搭她脈搏，但覺她心跳加速，顯是大為激動。阿朱搖搖頭，道：「沒甚麼。」兩人在竹林欣賞了一會方竹，驀地裏聽得腳步聲響，有三個人急步向這裏奔來，其中一人，輕功尤其好得出奇，蕭峰心中一動：「莫非是大惡人到了？」當下走出竹林，遠遠只見三個人沿著湖畔小徑奔來，其中二人背上負得有人，一個身形矮小的人步履如飛，奔行時猶似足不點地。只是他奔出一程，便立定腳步，等一等後面來的同伴。三個人行到近處，蕭峰見那兩個被負之人，正是途中所遇到的使斧瘋子和那個用鋤頭的鄉下人。只聽那身形矮小之人叫道：「主公，主公，大惡人趕來了，咱們速速走罷！」他叫得兩聲，那中年人一手攜著美婦，一手拉著阿紫，從竹林中走了出來，三人臉上都有淚痕。

那中年人放開手中拉著的兩個女子，搶步走到兩個傷者身邊，按了按二人的脈搏，察知並無性命之憂，登時臉有喜色，道：「三位辛苦，蕭董弟兄兩人均無大礙，我就放心了。」三人躬身行禮，神態極是恭謹。蕭峰暗暗納罕：「瞧這些人的武功氣度，都是非凡的人物，若不是獨霸一方為尊，便是一門一派的首領，但見了這中年漢子，卻如此恭敬，實是令人難解。」那身材矮小的漢子說道：「啟稟主公，臣下在青石橋邊故佈疑陣，將那大惡人阻得一阻。只怕他迅即瞧破了機關，請主公即行起駕為是。」那中年人道：「我家不幸，出了這等惡逆，既然在此邂逅相遇，說不得只好跟他周旋一番了。」

一個濃眉大眼漢子說道：「禦敵除惡之事，臣子們份所當為，主公當以社稷為重，早回大理，以免皇上懸念。」蕭峰聽到這裏，心中一凜：「又是臣子、又是主公的，甚麼早回大理？難道這些人是大理段家的麼？」他心中怦怦亂跳，尋思：「莫非天網恢恢，段正淳這賊子正好撞在我的手裏？」他正自起疑，忽聽得遠處一聲長吟，浩浩傳來，跟著有個金屬相擊磨擦般的聲音說道：「姓段的龜兒子，你逃不了啦，乖乖的束手待縛，老子一發善心，說不定會饒你的性命。」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饒不饒他的性命，卻也還輪不到你岳老三作主，難道老大還不會發落麼？」又有一個陰聲陰氣的聲音道：「姓段的小子若是知道好歹，總比不知好歹的便宜。」這個人勉力遠送話聲，但顯是中氣不足，倒似是大病初癒，有傷未痊一般。蕭峰聽得這些人口口聲聲說甚麼「姓段的」，疑心更盛，突然之間，覺得一隻小手伸將過來握住了他的手。蕭峰斜眼向身畔的阿朱瞧了一眼，只見她臉色蒼白，又覺她手心中一片冰涼，都是冷汗，低聲問道：「阿朱，你身子怎樣？」阿朱道：「大哥，我很害怕。」蕭峰微微一笑，道：「在大哥身邊也害怕麼？」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呶，輕輕在她耳邊說道：「這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阿朱既不說是，也不說否，嘴唇微微抖動。

新來三人中那中等身材之人說道：「主公，今日之事，不能逞一時剛勇。主公若有些微失閃，咱們有何面目去見皇上，只有一齊自刎。」那中年人便是大理國皇太弟段正淳，年輕時相貌俊雅，風流自賞，不免到處留情。古時富貴人家三妻四妾原是常事，段正淳以皇子之尊，多蓄內寵原亦尋常，只是他段家源出中原武林，雖是大理稱皇，一切起居飲食，始終遵從祖訓，不敢忘本過份豪奢，兼之段正淳的元配夫人舒白鳳，文武雙全，出身大理當地的貴族世家，偏偏是妒念極盛，不許段正淳去娶二房，為了他不絕的拈花惹草，竟致出家做了道姑，法名瑤端仙子。段正淳和木婉清之母秦紅棉、鍾萬仇之妻阿寶、阿紫的母親阮星竹這些女子，當年各有一段情史。這一次段正淳奉皇兄之命再來中原，乘機便來探望隱居小鏡湖畔的阮星竹。這些日子雙宿雙飛，快活有如神仙，不想兩人所生的幼女竟會突然尋上門來，骨肉團圓，正自驚喜交集，卻又有對頭找到。

段正淳在小鏡湖畔和舊情人重溫鴛夢，護駕而來的三公四隱便散在四周衛護，殊不知對頭甚是厲害，採薪客蕭篤誠、點蒼山農董思歸先後受傷。筆硯書生朱丹臣誤認蕭峰為敵，在青石橋阻攔不果。撫仙釣徒凌千里復為阿紫的柔絲網所擒，而救護蕭董二人前來的，便是大理國司空巴天石、司馬范驊、司徒華赫艮了。段正淳向阿紫道：「你快放開凌叔叔，大敵之前，不可再頑皮了。」阿紫笑道：「爹爹，你獎賞我甚麼？」

段正淳皺眉道：「你不聽話，我叫媽打你手心。你冒犯凌叔叔，還不快快陪罪？」阿紫道：「那麼你將我拋在湖裏，害得我裝了半天死，你又不向我陪罪？我也叫媽打你手心！」范驊、巴天石等見鎮南王忽然又多了一個女兒出來，而且驕縱頑皮，對父親也是沒半點規矩，都是暗中戒懼，心想：「這位姑娘雖然並非嫡出，總是鎮南王的郡主，倘若犯到自己身上來，又不能跟她當真，只有自認倒楣了。凌兄弟給她這般綁著，豈不是難堪之極。」段正淳心想：「敵人已到，見了凌兄弟這般模樣，那是尚未交戰，咱們已先折了銳氣。」正尋思間，阮星竹道：「阿紫乖寶，爹爹不給獎賞，媽有好東西給你，你快放了凌叔叔。」阿紫伸出手來，道：「你先給我，讓我瞧好是不好。」蕭峰站在旁邊，眼見這小姑娘刁蠻無禮，好生著惱，他敬重凌千里是條好漢，心想：「你是他家的臣子，不敢發作，我可不用賣這個帳。」一俯身，提起凌千里身子，說道：「凌兄，柔絲網遇水即鬆，我給你去浸一浸水。」阿紫大怒，道：「又要你來多事！」只是她被蕭峰重重打過一個耳光，對他不免有些害怕，卻也不敢伸手阻攔。蕭峰提起凌千里，幾步奔到湖邊，將他在水中一浸。果然那柔絲網遇水便即鬆軟。蕭峰伸手將漁網解下。凌千里低聲道：「多謝蕭兄援手。」蕭峰微笑道：「這頑童甚是難纏，總算我已重重打了她一記耳光，替凌兄出氣。」凌千里搖了搖頭，甚是沮喪。蕭峰將柔絲網收起，握成一團，只不到一個拳頭大小，的確是奇物。阿紫走近身來，伸手道：「還我！」蕭峰手掌一揮，作勢欲打，阿紫嚇得退開幾步。不料蕭峰只是嚇她一嚇，順勢便將柔絲網收入了懷中。原來他料想眼前這中年人便是自己對頭，阿紫既是他的女兒，這柔絲網乃是一件利器，自是不能還她。阿紫過去扯住段正淳衣角，叫道：「爹爹，他搶了我的漁網！他搶了我的漁網！」段正淳見蕭峰的行逕有些特異，但想他多半是要小小懲戒阿紫一番，他既有如此武功，自不會貪圖小孩子的物事。

忽聽得巴天石說道：「雲兄別來無恙？別人的功夫總是越練越強，雲兄怎麼越練越差了？下來罷！」說著揮掌向樹上一擊，喀嚓一聲響，一根樹枝隨掌而落，跟著樹枝同時掉下一個人來。這人身形既瘦且高，和那樹枝也相差無幾。卻是「窮兇極惡」雲中鶴。他在聚賢莊上被蕭峰一掌打得重傷，幾乎送了性命，好容易將養好了，功夫卻已大不如前。當日在大理和巴天石較量輕功，兩人只在伯仲之間，但今日巴天石一聽他步履之聲，便知他輕功反而不如昔時了。雲中鶴一瞥眼見到蕭峰，吃了一驚，反身便走，迎向從湖畔小徑走來的三人。那三人左邊一個蓬頭短服，是兇神惡煞南海鱷神，右邊一個女子懷抱小兒，是「無惡不作」葉二娘。居中一個身披青袍，撐著兩根黑黑的竹杖，臉如殭屍，正是四惡之首，號稱「惡貫滿盈」的段延慶。這四惡少到中原，段延慶更是絕不露面，是以蕭峰並不相識。但段正淳等均在大理和他會過面，知道葉二娘、岳老三等人雖然厲害，總還對付得了，這段延慶卻實在非同小可。他身兼正邪兩派之所長，段家的一陽指等武功固然精通，還練就一身邪派功夫，正邪相濟，連黃眉僧、保定帝段正明這等高手都敵他不過，段正淳自知不是他的對手。范驊低聲道：「主公，這段延慶不懷好意，主公當以社稷為重，請急速去請天龍寺的眾高僧到來。」

原來段延慶的父親段廉義本是大理國的皇帝，是為上德帝。上德五年，段廉義為奸臣楊義貞所弒，混亂中延慶太子不知所終，帝位輾轉傳到了段正明手中。不料段延慶此時復出，又來爭奪大理的皇位。

那日在大理萬劫谷中段延慶與黃眉僧以內力比試圍棋，段延慶於武功、棋力兩者俱佔優勢，卻在最後關頭因段譽攪局而致失誤，鎩羽而去。此時來到中原，探知段正淳便在附近，段延慶登時起了殺人之意。他要奪大理國的皇位，而段正淳是皇太弟，乃是繼承皇位之人，若先將段正淳除去，正是去了一大障礙，是以一路追尋至小鏡湖畔而來，蕭篤誠和董思歸途中阻攔不果，反而身受重傷，蕭篤誠是中了段延慶的攝魂大法，以致心智失常，董思歸卻是胸口中了一杖，給戳了一個深孔。

司馬范驊頗富計謀，眼見段延慶到來，大理君臣面臨九死一生的局面，他請段正淳去天龍寺見諸高僧，天龍寺在大理，便是請他即速逃歸大理的意思，同時虛張聲勢，令段延慶以為天龍寺眾高僧便在附近，心下有所忌憚。須知段延慶是大理段氏嫡裔，自是深知天龍寺中僧眾的厲害。段正淳明知今日情勢極是兇險，但大理諸人之中，以他武功最高，若是捨眾而退，更有何面目以對天下英雄？更何況情人和女兒俱在身畔，怎可如此丟臉？他微微一笑，說道：「我大理段氏自身之事，卻要到大宋境內來了斷，嘿嘿，可笑啊可笑。」葉二娘笑道：「段正淳，每次見到你，你總是跟幾個風流俊俏的娘兒們在一起。你艷福不淺那！」南海鱷神怒道：「這龜兒子享福享夠了，待老子剪他一下子！」從身畔抽出鱷嘴剪，便向段正淳衝來。

蕭峰聽葉二娘稱那中年人為段正淳，而他直認不諱，果然和自己料想不錯，轉頭向阿朱道：「當真是他！」阿朱顫聲道：「你要──從旁夾攻，乘人之危麼？」蕭峰心情激動，又是憤怒，又是歡喜，冷冷的道：「父母之仇，師父之仇，義父義母之仇，我含冤受屈之仇，哼，如此血海深仇，哼，難道還講究仁義道德、江湖規矩不成？」他這幾句說得甚輕，卻是滿腔怨毒，猶如斬釘截鐵一般。

范驊見南海鱷神衝來，低聲道：「華大哥，朱賢弟，夾攻這莽夫！急攻猛打，越快了斷越好，先剪除羽翼，大夥兒再合力對付正主。」華赫艮和朱丹臣應聲而出。兩人雖覺以二敵一，有失身份，而且華赫艮的武功殊不在南海鱷神之下，不必要人相助，但聽范驊這麼一說，各人都覺有理，段延慶實在太過厲害，單打獨鬥，誰也不是他的對手，只有眾人一擁而上，或者方能自保。當下華赫艮手執鋼鏟，朱丹臣揮動鐵筆，分從左右向南海鱷神攻去。范驊又道：「巴兄弟去打發你的老朋友，我和凌兄弟對付那個女的。」巴天石應聲而出，撲向雲中鶴。范驊和凌千里也是雙雙躍前，凌千里的趁手兵刃本是一根釣桿，卻給阿紫投入了湖中，這時他提起董思歸的鋤頭，大呼搶出。

范驊直取葉二娘，葉二娘嫣然一笑，一見范驊身法，知是勁敵，不敢怠慢，將手中的孩兒往地下一拋，反手出來時，手中已多了一柄又闊又薄的板刀，卻不知她先前藏於何處。凌千里狂呼大叫，卻向段延慶撲了過去。范驊大驚，叫道：「凌兄弟，凌兄弟，到這邊來！」凌千里似乎並未聽見，提起鋤頭，直向段延慶橫掃過去。段延慶微微冷笑，竟不躲閃，左手竹杖向他面門點了過去。高手一出手，果然是大不相同，這一杖輕描淡寫，然而時間部位卻是拿捏不爽分毫，剛好比凌千里的鋤頭擊到時快了片刻，後發先至，當真凌厲之極。這一杖連消帶打，凌千里原是非閃避不可，段延慶只一招間，便已反客為主。那知凌千里對段延慶這一杖點來，竟如不見，手上加勁，鋤頭向他腰間疾掃。段延慶吃了一驚，心道：「難道這是個瘋子？」他可不肯和凌千里鬥個兩敗俱傷，就算一杖將他當場戳死，自己腰間中鋤，勢必也是受傷不輕，急忙右杖點地，向上縱躍。

凌千里見段延慶上躍，一鋤頭便向他小腹上耙去。武林中以鋤頭為兵器的，原非罕見，但不是「藥鋤式」的以輕便小巧為主，便是「釘耙式」的由沉猛長大取勝。董思歸這把鋤頭卻得一個「拙」字，形狀笨重，質樸厚實，使這種兵刃原須從穩健之中見功夫。凌千里的武功以輕靈見長，用這鋤頭已不順手，偏生他又蠻打亂砸，每一招都直取段延慶的要害，於自己生死卻全然的置之度外。常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段延慶武功雖強，遇上了這瘋子的拼命打法，卻也被迫得連連倒退。眾人只見小鏡湖畔的草地之上，霎息之間濺滿了點點鮮血。原來段延慶在倒退時接連遞招，每一杖都戳在凌千里的身上，一杖到處，便是一洞。但凌千里卻似不知疼痛一般，那鋤頭使得更加急了。段正淳叫道：「凌兄弟退下，我來鬥這惡徒！」反手從阮星竹手中接過一柄長劍，搶上去要雙鬥段延慶。凌千里叫道：「主公退開。」段正淳那裏肯聽，一劍便向段延慶刺去。段延慶右杖支地，左杖先格凌千里的鋤頭，隨即乘隙指向段正淳的眉心。段正淳卻不像凌千里的蠻打，斜斜的退開一步。凌千里吼聲如受傷猛獸，突然間回手一鋤，向段正淳打來，段正淳那想到這個忠心耿耿的凌兄弟突會反噬，一驚之下，急忙向後躍開數步，險險額角被他鋤頭碰中。范驊、華赫艮、朱丹臣等都大聲叫嚷：「凌兄弟，凌大哥，快下來休息。」凌千里荷荷大叫，又轉向段延慶急攻。這時范驊諸人以及葉二娘、南海鱷神等見凌千里行逕古怪，各自罷鬥，凝目觀看段凌二人相鬥的情形。朱丹臣叫道：「凌大哥，你下來！」搶上前去拉他，卻被他反手一拳，打得鼻青口腫。

遇到如此的對手，卻也非段延慶之所願，這時他和凌千里已拆了二十餘招，在他身上刺了十幾個深孔，但凌千里兀自大呼酣鬥。段延慶和旁觀眾人都是心下駭然，均覺此事大異尋常。朱丹臣知道再鬥下去，凌千里定然不免，眼淚滾滾而下，又要搶上前去相助，剛跨出一步，猛聽得呼的一聲響，凌千里將鋤頭向敵人力擲而出，去勢甚勁。段延慶竹杖點出，正好點在鋤頭柄的腰間，只輕輕一挑，那鋤頭便向腦後飛出。這是四兩撥千斤的神技，旁觀眾人，心底不自禁都喝一聲采。那鋤頭尚未落地，凌千里已向段延慶撲了過去。段延慶微微冷笑，當胸一杖刺到。段正淳、范驊、華赫艮、朱丹臣四人齊叫：「不好！」同時上前救助。但段延慶這一杖去得好快，噗的一聲響，直插入凌千里胸口，自前胸直透後背。他右杖刺過，左杖點地，身子已飄在數丈之外。凌千里前胸和後背的傷口中鮮血同時狂湧，他還待向段延慶追去，但跨出一步，便知再也無能為力，回轉身來，向段正淳道：「主公，凌千里寧死不辱，一生對得住大理段家。」段正淳垂淚道：「凌兄弟，是我養女不教，得罪了兄弟，正淳慚愧無地。」凌千里向朱丹臣微笑道：「好兄弟，做哥哥的要先去了。你──你──」說了兩個「你」字，突然停語，便此氣絕而死，身子卻仍是不倒。眾人聽到他臨死時說「寧死不辱」四字，知他和段延慶如此不顧性命的蠻打，乃是受阿紫漁網縛體之辱，早萌死志。武林中人均知「強中還有強中手，一山尚有一山高」的道理，武功上輸給旁人，原非奇恥大辱，苦練十年，將來未始沒有報復的日子。但凌千里是段氏家臣，這阿紫卻是段正淳的女兒，這場恥辱終身無法洗雪，是以甘願在戰陣之中，將性命拚了。朱丹臣放聲大哭，董思歸和蕭篤誠重傷未癒，都欲和段延慶拚命。忽然間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道：「這人武功很差，如此白白送了性命，那不是個大傻瓜麼？」

說這幾句話的，正是阿紫。段正淳等正在悲傷，忽聽得阿紫這些涼薄之言，心下都不禁惱怒。范驊等都向她怒目而視，礙於她是主公之女，卻也不好發作。段正淳氣往上衝，反手一掌便向她臉上打去。阮星竹舉手一格，嗔道：「十幾年來棄於他人，生死不知的親生女兒，今日重逢，你竟忍心打她？」段正淳一直自覺對不起阮星竹，有愧於心，是以向來對她千依百順，更不願在下人之前和之爭執，這一掌將要碰到阮星竹的手臂，急忙縮回，對阿紫怒道：「人家是你害死的，你知不知道？」阿紫小嘴一扁，道：「人家叫你『主公』，那麼我便是他的小主人。殺死一兩個奴僕，又有甚麼了不起了？」宋朝之時，君臣分際甚嚴，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凌千里等在大理朝中為臣，自對段氏一家極為敬服。但段家源出中土武林，一直遵守江湖上的規矩，范驊、凌千里等雖是臣子，段正明、段正淳卻向來待他們猶如兄弟無異。段正淳自少年時起，即多在中原江湖上行走，凌千里跟著他出死入生，經歷過不少風險，豈同尋常的奴僕？阿紫說了這幾句話，范驊等聽了，心下更不痛快。要知范驊等身為三公，只要不在廟堂之中，便保定帝段正明，稱呼上也常帶「兄弟」兩字，何況段正淳尚未登基為帝，而阿紫又不過是他一個名份不正的私生女兒？

段正淳既傷凌千里之死，又覺有女如此，愧對諸人，一挺長劍，飄身而出，指著段延慶道：「你要殺我，儘管來取我性命便是。我段氏以『仁義』治國，多殺無辜，縱然得國，時間也不久長。」蕭峰心底暗暗冷笑：「你嘴上倒說得好聽，在這當口，還裝偽君子。」段延慶鐵杖一點，已到了段正淳身前，說道：「你要和我單打獨鬥，不涉旁人，是也不是？」段正淳道：「不錯！你不過想殺我一人，再到大理去弒我皇兄，是否能夠如願，要看你的運氣。我的部屬家人，皆與你我之間的事無關。」他知道段延慶武功實在太強，自己今日多半要畢命於斯，卻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阿紫，以及范驊諸人為難。段延慶道：「殺你家人，赦你部屬。當年父皇一念之仁，沒殺你兄弟二人，至有今日篡位叛逆之禍。」這「禍」字一出口，一杖便向段正淳額頭點到。

段正淳曾聽兄長正明和黃眉僧詳說過段延慶的武功，知他正派武功全是本門家數，邪派武功便奇詭極怪，不明來歷，心想：「我段正淳當堂堂而死，不落他人話柄。」他飄行向左，向凌千里的屍體一拱手，說道：「凌兄弟，段正淳今日和你並肩抗敵。」他轉身來，向范驊道：「范司馬，我死之後，和凌兄弟的墳墓並列，更無主臣之分。」段延慶道：「嘿嘿，假仁假義，還在收羅人心，想要旁人給你出死力麼？」

段正淳更不言語，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已遞了出去，這一招「其利斷金」，乃是「段家劍」中的起手招數。段延慶自是深知其中的變化，當下便平平正正的還了一杖。兩人一搭上手，使的都是段家祖傳的武功，段延慶以杖當劍，存心要以「段家劍」的功夫殺死段正淳。須知他和段正淳為敵，並非有何私怨，乃為爭奪大理的皇位，眼前大理三公俱在此間，要是他以邪派武功殺了段正淳，大理群臣必定不服，認為他是異端。但如用本門正宗「段家劍」克敵制勝，那便名正言順，誰也不能有何異言。段氏兄弟爭位，和群臣無涉，日後登基為君，那就方便得多了。

段正淳見他使的全是本門功夫，心下稍定，屏息凝神，一劍劍的使得極是穩妥。旁觀眾人都是行家，見他腳步端重，劍走輕靈，每一招攻守皆不失法度，無不讚嘆。

段延慶手中所持的那兩根墨竹也當真特異，堅如鋼鐵，和段正淳的長劍相碰，全無損傷。兩人使的都是本門正宗的「段家劍」，劍法大開大合，端凝自重，縱在極輕靈飄逸的劍招之中，也不失王者氣象。蕭峰心想：「今日當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我擔心段氏一陽指和六脈神劍了得，難得段正淳這賊子有個極的對手找上門來，到底六脈神劍的威力如何，轉眼便可見分曉了。」他細看二人的劍法，只看了十餘招，便知二人所使的兵刃和「段家劍」的劍路不合。那「段家劍」招式古樸，須以六尺長劍劈削揮擊而出，方能盡展所長，但段延慶的墨竹固是輕飄飄地似乎全無份量，段正淳的長劍也是太短太輕。眼見兩人又鬥十餘招，段延慶手中的墨竹漸漸沉重起來，使動時略比先前滯澀，但每次和段正淳的長劍相碰，長劍震回去的幅度卻也越來越大。蕭峰是使打狗棒的大行家，看得暗暗點頭，心道：「真功夫慢慢使出來了，將這根輕飄飄的竹棒，使得猶如一根八十餘斤的鑌鐵禪杖一般，造詣大是非凡。」須知武功高強之人，往往能做到「舉重若輕」，使重兵刃猶似無物，但「舉輕若重」卻又是更進一步的功夫。雖然「若重」，卻非「真重」，須得有重兵器之威猛，卻具輕兵器之靈巧。眼見段延慶使竹杖如運鋼杖，而且越來越重，似無止境，蕭峰也看得大是佩服。

段正淳奮力接招，但覺敵人每一招劍招之至，都如一座小丘壓將過來一般，逼得他內息運行不順。段家武功於內勁一道極是講究，內息不暢，那便是輸招落敗的先兆。段正淳心下倒並不驚慌，已將一切置之度外，自忖一生享福已多，今日便將性命送在小鏡湖畔，卻也不枉了，何況有阮星竹在旁含情脈脈的瞧著，便死也做個風流鬼。原來段正淳到處留情，他對阮星竹的愛戀，其實也不是勝過對元配舒白鳳和其餘女子，只是他不論和那一個情人在一起，都是全心全意的相待，就是為對方送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至於轉面後忘得乾乾淨淨，那又另作別論了。段延慶杖上內力不絕加重，拆到六十餘招後，一路段家劍法堪堪拆完，凝目察看段正淳的神情，見他鼻尖上滲出幾粒汗珠，呼吸之聲仍是漫長調勻，心想：「聽說此人好色，頗多內寵，居然內力仍是如此悠長，倒是不可小視於他。」這時他杖上內力已是發揮到了極致，一杖擊出時隨附著嗤嗤聲響，段正淳招架一劍，身子便是一晃，招架第二劍，又是一晃。

他二人所使的招數都是在十二三歲時便已學得滾瓜爛熟，別說二人都是嫡系的段氏子弟，便是便范驊、巴天石等人，也是數十年來看得慣了，因此這場比劍，絕非比試招數，純係內力的比拚。范驊等看到這裏，已知段正淳支持不住，各人使個眼色，手按兵器，便要一湧而上。忽然間一個少女的聲音咯咯笑道：「可笑啊可笑，大理段家號稱英雄豪傑，可是這等一擁而上，盼望倚多為勝，那不是變成無恥小人麼？」眾人都是一愕，見這幾句話明明是出於阿紫之口，各人均是大惑不解。眼前遭逢危難的乃是她的親生父親，她又非不知，卻如何會出言譏嘲？阮星竹怒道：「阿紫你知道甚麼？你爹爹是大理國鎮南王，和他動手的乃是段家叛逆。這些朋友都是大理國的臣子，除暴討逆是應有之責，怎麼是以多為勝了？」她水性精熟，武功卻是平平，眼見情郎迭遇兇險，如何不急，跟著叫道：「大夥兒並肩上啊，對付兇徒叛逆，講甚麼江湖規矩？」阿紫笑道：「媽媽你的話太也好笑，我爹爹若是個英雄好漢，我便認他。他倘是個無恥之徒，我認這種爹爹作甚？」這幾句清清脆脆，傳進了每個人的耳裏。范驊和巴天石、華赫艮等面面相覷，都覺上前相助固是不妥，不出手卻也不成。

# 第五十九回 血海深仇

段正淳為人雖然風流，對於「英雄好漢」這四個字的聲名卻甚是愛惜。他常自己解嘲，說道：「英雄難過美人關。」就算過不了美人關，總還是個英雄，豈不見楚霸王有虞姬，漢高祖有戚夫人，李世民有武則天。但卑鄙怯懦之事，那是絕不屑為。他於劇鬥之際，聽得阿紫的說話，當即大聲說道：「生死勝敗，又有甚麼了不起？不論是誰上來相助，都是和我段正淳過不去。」他開口說話，內力自是較損，但段延慶非但不乘機進逼，反而退開一步，雙杖拄地，等他說好了再鬥。范驊等心下暗驚，瞧這情勢，段延慶固然是風流閒雅，絕不乘機佔人便宜，但顯然也是有恃無恐，無須佔此便宜。

段正淳微微一笑，道：「進招罷！」左袖一拂，長劍借著袖風遞出。阮星竹道：「阿紫，你瞧爹爹的劍法何等凌厲，他真要收拾這個殭屍，那是綽綽有餘。只不過他是王爺身份，其實盡可交給部屬，用不著自己出手。」阿紫道：「爹爹能收拾他，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就怕媽媽嘴硬骨頭酥，口裏說得威風十足，心中卻是害怕得要命。」這幾句話，正是說中了她母親的心情。阮星竹怒目向女兒瞪了一眼，心道：「這小丫頭當真是不識好歹，說話沒輕沒重。」只見段正淳長劍連進三招，段延慶杖上內力再盛，一一將他逼了回去。段正淳第四劍「金馬騰空」橫飛而出，段延慶左手竹杖一招「碧雞報曉」，點了過去。杖劍相交，霎時間黏在一起，難以分離。段延慶內力連催，要將對手的長劍震開，那知竟然無法如願，他喉間咕咕作響，猛地裏右杖在地下一點，身子騰空而起，左手竹杖的杖頭仍是黏在段正淳的劍尖之上。這一個雙足站地，如淵渟嶽峙，紋絲不動；那一個全身臨空，如柳技隨風，飄盪無定。旁觀眾人都是「哦」的一聲，知道兩人已是比拼內力的要緊關頭。段正淳站在地下，雙足能夠借力，原是佔了些便宜，但段延慶居高臨下，全身重量都壓在對方的長劍之上。過得片刻，只見長劍漸漸彎曲，慢慢成為弧形，那本質柔軟的竹杖反而仍舊其直如矢，這麼一來，兩人的內力顯然已分高下。蕭峰見段正淳手中長劍越來越彎曲，再彎得一些，只怕啪的一聲，便要斷為兩截，心想：「到此時為止，兩人都未使出最高深的『六脈神劍』功夫來。難道段正淳自知在六脈神劍上的功夫不如對方，反而藏拙不露麼？瞧他運使內力的神氣，似乎潛力漸盡，並不是尚有看家本領未使的模樣。」殊不知大理段氏諸高手中，段正淳只是個二流角色。他兒子段譽會使「六脈神劍」，他自己可連一脈神劍也不會，別說六脈了。

段正淳眼見手中長劍彎得將成圓圈，隨時都會折斷，深深吸一口氣，右指點了出去，正是一陽指的手法，他指力造詣頗不及乃兄段正明，指力難以及到三尺之外。他和段延慶杖劍相交，兩件兵刃加起來長及八尺，這一陽指自是傷不到對手，是以這一指點出，並非指向段延慶，卻是射向他的竹杖。蕭峰眉頭一皺，心道：「此人竟似不會六脈神劍，比之我那個姓段的義弟，猶有不如。這一指不過是極高明的點穴功夫而已，那又有甚麼稀奇？」但見他手指處，段延慶的竹杖一晃，段正淳的長劍便伸直了幾分。他連點三指，手中長劍伸展了三次，漸有回復原狀之勢。那阿紫卻又說起話來，她說道：「媽媽，爹爹又使手指又用長劍，不過跟人家的一根竹杖打成平手。倘若對方另外那根竹杖又攻了過來，難道爹爹能有三隻手來對付麼？」阮星竹已瞧得憂心忡忡，偏偏這女兒在旁說的，盡是些不中聽的言語，她還未答，只見段延慶右手竹杖一起，嗤的一聲，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點了過來。

段延慶這一杖點來，使的手法和內勁，都和一陽指一般無異，只不過以杖代指，取長及遠而已。段正淳更不相避，指力和他杖力相交，登覺手臂上一陣酸麻，他縮回手指，準備調運內勁，第二指跟著點出，那知眼前黑杖閃動，段延慶第二杖又點了過來。段正淳吃了一驚：「他調運內息如此快法，直如意到即至，這一陽指上的造詣，可比我更強得多了。」當即一指還出，只是他慢了一步，身子便晃了一晃。段延慶見和他比拼已久，深恐夜長夢多，若是他群臣部屬一擁而上，終究是多費手腳，當下運杖如風，頃刻間連點九杖。段正淳奮力抵擋，到第九杖上，真氣不繼，噗的一聲輕響，墨竹杖頭插入他的左肩肩頭。他身子一晃，啪的一聲響，右手中的長劍跟著折斷。段延慶喉間發出一聲稀奇古怪的聲音，右手竹杖快如閃電般直點段正淳的腦門。這一杖他是決意立取段正淳性命，手下是使了全部勁力，竹杖出去時響聲大作。眼見段正淳立時要死於非命，范驊、華赫艮、巴天石三人同時縱出，分攻段延慶的身側，這大理三公都是武學高手，眼見情勢兇險非常，要救段正淳已是萬萬不及，均是使那「圍魏救趙」的法子，直攻段延慶的三處要害。殊不知段延慶早料到大理群臣定會一擁而上，左手竹杖看似呆滯不動，其實早已運足內勁，護住了周身各處要害。當范、華、巴三人的兵刃攻上之時，段延慶毫不退避，左手竹杖一橫，封住了三股兵刃的來路，右手竹杖仍是直取段正淳的腦門。阮星竹「啊」的一聲尖叫，疾衝過來，眼見情郎要死於非命，她也是不想活了。

段延慶這一杖離段正淳腦門「百會穴」不到三寸，驀地裏段正淳的身子向旁邊飛了出去，他這一杖竟然點了個空。這時范驊、華赫艮、巴天石三人同時給段延慶的竹杖逼了回來。巴天石行動敏捷，反手一拿，抓住了阮星竹的手腕，以免她平白無端的在段延慶手中送命。各人的目光齊向段正淳望去。段延慶這一杖沒點中對方，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定神一看，卻是一條大漢伸手抓住了段正淳的後頸，在這千鈞一髮的瞬息之間，硬生生將他扯了開去。這手神功真是匪夷所思，段延慶武功雖強，自忖也是難以辦到。他臉上肌肉僵硬，雖然驚詫非小，仍是不動聲色，只是鼻孔中哼了一聲。出手相助段正淳之人，自便是蕭峰了。當二段激鬥之際，他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觀戰，陡見段正淳將為對方所殺，段延慶這一杖只要戳了下去，自己的血海深仇便再也無法得報。這些日子來，他不知已許下了多少願，立下了多少誓，不論如何都是非報此仇不可，眼見仇人便在身前，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的手裏？是以縱身上前，將段正淳拉開。段延慶心思極為機敏，不等蕭峰放下段正淳，雙手竹杖便如狂風暴雨般遞出，一杖又一杖，盡是點向段正淳的要害。他是決意除去這個擋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礙，至於如何對付蕭峰，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蕭峰提著段正淳左一閃、右一躲，在杖影的夾縫中一一避過，段延慶連使二十七杖始終沒帶到段正淳的一點衣角，他心下駭然，自知不是蕭峰的對手，一聲怪嘯，陡然間飄開數丈，問道：「閣下是誰？何以前來攪局？」蕭峰尚未回答，雲中鶴道：「老大，他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你的好徒弟追魂杖譚青，便是死在這惡徒的手下。」雲中鶴此言一出，不但段延慶心頭一震，連大理群豪也聳然動容，喬峰之名響遍天下，「北喬峰、南慕容」，武林中無人不知，只是他向段正淳通名時自稱蕭峰，各人不知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喬峰。此時雲中鶴一說此話，人人均道：「原來是他，俠義武勇，當真是名不虛傳。」段延慶早聽雲中鵝詳細說過，自己的得意徒兒譚青如何在聚賢莊上害人不成，反被喬峰所殺的經過，這時聽說眼前這漢子便是殺徒之人，心中又是憤怒，又是疑懼。伸出竹杖，在地下青石板上寫著：「閣下和我有何仇怨？既殺吾徒，又來攪我大事？」這十八個字寫得每一筆深入石裏，但聽得嗤嗤嗤響聲不絕，竟如是在沙中寫字一般。原來他的腹語術和上乘內功相結合，能迷人心魄，亂人神智，乃是一項極厲害的邪術。只是這種邪術純以心力剋制對方，若是敵人的內力修為勝過自己，那便反受其害了。他既知譚青的死法，又見蕭峰相救段正淳的身手，卻也不敢貿然以腹語術和他說話。蕭峰見他寫完，一言不發，走上前去伸腳在地下擦了幾擦，登時將石板上這十八個字都擦得乾乾淨淨。一個以竹杖在石板上寫字已是極難，另一個一伸足便即擦去字跡，這足上的功夫比之杖頭內力聚於一點，更是艱難得多。兩人一個寫、一個擦，竟將一片青石板鋪成的湖畔小徑，當作是沙灘一般。段延慶見他擦去這些字跡，知他一來是顯一顯身手，二來是表示和自己無怨無仇，過去無意釀成的過節如能放過不究，那便兩家罷休。段延慶為人極是機警，自忖不是蕭峰的對手，還是及早抽身，免吃眼前的虧為妙，當下右手竹杖從上而下的劃了下來，跟著又是向上一挑，表示「一筆勾銷」之意，左手一杖一點，身子已躍出數丈之外。

南海鱷神圓睜怪眼，向蕭峰上身瞧瞧、下身瞧瞧，滿心的不服氣，罵道：「他媽的，這狗雜種有甚麼了不起──」一言未畢，突然間身子騰空而起，飛向湖心，撲通一聲，水花四濺，落入了小鏡湖中。原來蕭峰最惱恨旁人罵他「雜種」，左手仍是提著段正淳，搶過去右手便將南海鱷神摔入了湖中。這一下出手迅捷無比，南海鱷神竟是半招也沒抵抗。他久居南海，自稱「鱷神」，水性自是極精，雙足在湖底一蹬，跳出湖面，叫道：「你怎麼搞的？」說了這句話，身子又落入了湖中。他再在湖底一蹬，又是全身飛出水面，叫道：「你暗算老子！」這句話說完，又落了下去。第三次躍上時叫道：「老子不能和你甘休！」他性子暴燥之極，竟是等不及爬上岸之後再罵蕭峰，跳起來罵一句，又跌了下去。阿紫道：「你們瞧，這人在水中鑽上鑽下，不是做像隻大烏龜麼？」剛好南海鱷神在這時躍出水面，罵道：「你才是一隻小烏龜。」阿紫手一揚，嗤的一聲響，射了他一枚飛錐，南海鱷神鑽入湖底，游到岸邊，濕淋淋的爬了起來，他竟是毫不畏懼，愣頭愣腦的走到蕭峰身前，側了頭向他瞪眼，說道：「你將我摔下湖去，用的是甚麼手法？老子這功夫倒是不會。」葉二娘道：「老三快走，別在這兒出醜啦。」南海鱷神怒道：「我給人家丟入湖中，連人家用甚麼手法都不知道，豈不是奇恥大辱？自然要問個明白。」阿紫道：「好罷，我跟你說了。他這功夫叫做『捉龜功』。」南海鱷神叫道：「嗯，原來叫『捉龜功』，我知道了這功夫的名字，求人教得會了，自己下苦功練練，以後便不再吃這個虧。」說著快步而去，這時葉二娘和雲中鶴早已走得遠了。

蕭峰將段正淳放在地下，阮星竹萬福道謝，說道：「喬幫主，你先前救我女兒，這會兒又救了他──他──我真不知道該當如何謝你才好。」范驊、朱丹臣等也都過來相謝。蕭峰森然道：「蕭峰救他，全出於一片自私之心，各位不用謝我。段先生，我問你一句話，請你從實回答。當年你曾在雁門關外，做過一件於心有愧的大錯事，是也不是？」段正淳滿臉通紅，隨即臉上一片慘白，低頭道：「不錯，段某為此事耿耿於心，甚是不安。大錯鑄成，難以挽回。」

蕭峰自在信陽聽馬夫人說出段正淳的名字後，日夕所思，便在找到他而凌遲處死，決意教他吃足零碎苦頭之後，這才取他性命。但在小鏡湖畔見他待友仁義，對敵豪邁，不像是個做壞事的卑鄙小人，不由得心下起疑，尋思：「他在雁門關外殺我父母，乃是出於誤會，此種錯誤人人能犯，但他殺我義父喬三槐夫婦、害我恩師玄苦師父，那便是絕不可恕的惡行，難道這中間另有別情麼？」他是個極為精細之人，行事絕不莽撞，當下又舉引雁門關外之事，問他一遍，要他親口答覆，再定了斷。待見段正淳臉上深帶愧色，又說大錯已經鑄成，難以挽回，心中耿耿不安，這才知千真萬確，臉上登如罩了一層嚴霜，鼻中哼了一聲。阮星竹忽道：「你──你怎麼也知道此事？」蕭峰向她瞧去，只見她滿臉通紅，神色極是忸怩，森然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轉過頭來，向段正淳道：「今晚三更，我在那座青石橋上相候，有事和閣下一談。」段正淳道：「準時必到。大恩不言謝，只是遠來辛苦，何不到那邊竹屋中喝上幾杯？」蕭峰道：「閣下看來傷勢如何？是否須將養幾日？」他對飲酒的邀請，竟如聽而不聞。段正淳微覺奇怪，道：「多謝喬兄關懷，這點輕傷也無大礙。」蕭峰點頭道：「這就好了。阿朱，咱們去罷。」他走出兩步，回頭又向段正淳道：「你手下那些好朋友，那也不用帶來了。」段正淳只覺得這人行事古怪，但他於己有救命之恩，便道：「一憑尊兄吩咐。」蕭峰挽了阿朱之手，頭也不回的徑自去了。原來他見范驊、華赫艮等人都是赤膽忠心的好漢，若是和段正淳同赴青石橋之會，勢必一一死在自己手下，不免可惜。

他和阿朱尋到一家農家，買些米來煮了頓飯，又買了兩隻雞熬了湯，飽餐了一頓，只是有飯無酒，不免有些掃興。蕭峰見阿朱似乎滿懷心事，一直不開口說話，問道：「我尋到了大仇人，你該當為我高興才是。」阿朱微微一笑，說：「是啊，我原該高興。」蕭峰見她笑得很勉強，說道：「今晚殺了此人之後，咱們即行北上，到雁門關外放牛牧羊，再也不踏進關內一步了，唉，阿朱，我在見段正淳之前，本曾立誓殺他全家，要殺得他一家雞犬不留。但見此人風度翩翩，不若料想中那麼卑鄙無恥，心想一人作事一人當，那也不用找他家人了。」阿朱道：「你一念之仁，多積陰德，必有後福。」蕭峰縱聲長笑，道：「我這雙手下不知已殺了多少人，還有甚麼陰德後福？」

他見阿朱秀眉雙蹙，又問：「阿朱，你為甚麼不高興？你不喜歡我再殺人麼？」阿朱道：「不是不高興，不知怎樣，我肚痛得緊。」蕭峰伸手搭了搭她的脈搏，果覺她心跳時緩時速，脈象浮燥，柔聲道：「路上辛苦，只怕是受了風寒。我叫這老媽媽煎一碗薑湯給你喝。」薑湯還沒煎好，阿朱身子不住發抖，道：「我冷，我冷。」蕭峰甚是憐惜，除下身上外袍，披在她的身上。阿朱道：「大哥，你今晚得報大仇，了卻一件心事，我本該陪你去的。只盼待會身子好些。」蕭峰道：「不！不！你在這兒歇歇，睡了一覺醒來，我已取了段正淳的首級來啦。」阿朱嘆了口氣，道：「我好為難，大哥，我是沒有法子。我不能陪你了，我很想陪著你和你在一起，真不想跟你分開──你──你一個人這麼寂寞孤單，我對你不起。」蕭峰聽她說來柔情如水，心下感動，握住她手，說道：「咱們只分開這一會兒，又打甚麼要緊？阿朱，你待我真好，你的恩情我不知怎樣報答才是。」阿朱道：「不是分開一會兒，我覺得很久很久。大哥，我離開了你，你會孤伶伶的，我也是孤伶伶的。最好你立刻帶我到雁門關外。段正淳的怨仇，再過一年來報不成麼？讓我先陪你一年。」

蕭峰輕輕撫著她頭上的柔髮，說道：「好容易撞見了他，今晚報了此仇，咱們再也不到中原來了。若是過得一年再來，那便要到大理去，大理段家好手甚多，你大哥一人未必能勝。非是我不聽你的話，這中間實有許多為難處。」阿朱點了點頭，低聲道：「不錯，我不該請你過一年再到大理去找他報仇。你孤身深入虎穴，萬萬不可。」蕭峰哈哈一笑，舉起飯碗來空喝一口，他慣於大碗大碗的喝酒，此刻碗中空無所有，但仍是這麼作個模樣，也是好的，說道：「若是我蕭峰一人，大理段家這龍潭虎穴那也闖了，生死危難渾不放在心上。但現下有了小阿朱，我要照料陪伴你一輩子，蕭峰的性命就寶貴得很啦。」阿朱伏在他的懷裏，背心微微起伏，蕭峰心中一片溫暖，心道：「得妻如此，這一生復有何憾？」霎時之間，不由得神馳漠北、心飛關外，想起一月之後，自己和阿朱在大草原中並騎馳馬、放牧牛羊，再也不必提防敵人侵害，從此無憂無慮，何等逍遙自在？只是那日在聚賢莊中救他性命的黑衣人之恩未曾得報，心中不免耿耿，然這等大英雄自是施恩不望報，只好欠他這番恩情了。

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阿朱伏在他懷中，已然沉沉睡熟，蕭峰拿出三錢銀子，給了那家農家，請他騰了一間空房出來，抱著阿朱，放在床上，給她蓋上了被，放了帳子，自己在那農家堂上閉目養神，小睡了一個時辰，開門出來，只見新月已斜掛樹頂，西北角上半天烏雲漸漸聚集，看來這一晚怕會有大雷大雨。蕭峰披上長袍，向青石橋走去，行出五里許，到了河邊，只見月亮的影子倒映河中，月亮旁都已聚滿了黑雲，偶爾黑雲中射出一兩下閃電，照得四野一片明亮。但閃電過去，反而更顯得黑沉沉地。遠處墳地中磷火抖動，在草間滾來滾去。蕭峰越走快速，不多時已到了青石橋頭。他瞧一瞧北斗方位，見時刻尚早，不過是二更時分，心下暗笑：「為了要報大仇，我竟是這麼的沉不住氣，居然早到了一個更次。」其實他一生中與人約會以性命相拼，也不知有過多少次，對方武功聲勢比之段正淳更強的，也著實不少，今晚卻異乎尋常的心中不安，少了以往那一股一往無前、決一死戰的豪氣。蕭峰立在橋邊，眼看河水在橋洞中緩緩流過，心道：「是了，以往我獨來獨往，無牽無掛，今晚我心中卻多了一個阿朱。嘿，這真叫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想到這裏，不由得心底平添了幾分柔情，嘴邊露出一絲微笑，又想：「若是阿朱陪著我站在這裏，那可有多好。」他知道段正淳的武功和自己差得太遠，今晚的拼鬥勝負倒是不須掛懷，眼見約會的時到未至，便坐在橋邊樹下凝神吐納，漸漸的靈臺中一片空明，更無雜念。驀地裏電光一閃，轟隆隆一聲大響，一個霹靂從雲堆裏打了下來。蕭峰睜開眼來，心道：「轉眼大雨便至，快三更了罷？」便在此時，見通向小鏡湖的路上一人緩步走來，寬袍緩帶，正是段正淳。他走到蕭峰面前，深深一揖，道：「喬幫主見召，不如有何見教？」

蕭峰略微側頭，斜睨著他，一股怒火猛地在胸中燒將上來，說道：「段先生，我約你來此的用意，難道你竟然不知麼？」段正淳嘆了口氣，道：「你是為了當年雁門關外之事，我誤聽奸人之言，受人挑弄，傷了令尊令堂的性命，實是大錯。」蕭峰道：「你何以又去害我義父喬三槐夫婦，害死我恩師玄苦大師？」段正淳緩緩搖頭，道：「我只盼能遮掩此事，豈知越陷越深，終於難以自拔。」蕭峰道：「嘿，你倒是條爽直漢子。你自己了斷，還是須得由我動手？」

段正淳道：「若非喬幫主出手相救，段某今日午間便已命喪小鏡湖畔，多活半日，全出閣下之賜，喬幫主要取在下性命，儘管出手便是。」這時轟隆隆一聲雷響，黃豆大的雨點忽喇喇的灑將下來。蕭峰聽段正淳說得豪邁，不由得心中一動，他素來喜愛結交英雄好漢，自從一見段正淳，見他英姿颯爽，便生惺惺相惜之意，倘若是尋常過節，便算是對他本人的重大侮辱，也早一笑了之，相偕去喝幾十碗烈酒。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就此放過。他舉起一掌，說道：「為人子弟，父母師長的大仇不能不報。你殺我父親母親、義父義母、授業恩師，一共五人，我便擊你五掌，你受我五掌之後，是死是活，前仇一筆勾銷。」段正淳苦笑道：「一條性命只換一掌，段某遭報未免太輕，深感盛情。」蕭峰心道：「莫道你大理段氏武功卓絕，只怕蕭某這降龍十八掌你一掌也經受不起。」說道：「如此看掌。」左手一圈，右掌呼的一聲擊了出去，正是「降龍十八掌」中的一招「亢龍有悔」。電光一閃，半空中又是轟隆隆一個霹靂打了下來，雷助掌勢，蕭峰這一掌擊出，直具天地風雷之威，砰的一聲，正擊在段正淳胸口，但見他立足不定，直摔了出去，啪的一聲撞在青石橋欄杆上，軟軟的垂著，一動也不動了。

蕭峰一怔：「怎地他不舉掌相迎，又是如此不濟？」縱身上前，抓住他的後領，提了起來，心中一驚，耳中轟隆隆雷聲不絕，大雨潑在他臉上身上，竟無半點知覺，只想：「怎地他變得這麼輕了？」這天午間他出手相救段正淳時，將他身手提起，為時頗久。武功高強之人，手中重量便有一斤半斤之差，也能立時察覺，但這時蕭峰只覺段正淳的身重陡然間輕了數十斤，心中驀地生出一陣莫名的害怕，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便在此時，閃電又是一亮，蕭峰伸手到段正淳臉上一抓，著手是一堆散泥，一揉之下，應手而落，電光閃閃之中，蕭峰看得清楚，失聲叫道：「阿朱，阿朱，原來是你！」只覺自己四肢百骸再無半點力氣，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抱著阿朱的雙腿。他自己知道，適才這一掌「亢龍有悔」用足了全力，武林中一等一的英雄好漢若不出掌相迎，也是禁受不起，何況是這個嬌怯怯的小阿朱？這一掌當然打得她肋骨盡斷，五臟震碎，便是薛神醫在旁即行施救，只怕也是難以搶回她的性命了。阿朱的身子倚在橋欄桿上，慢慢鬆了下來，跌在蕭峰身上，她低聲道：「大哥，是我對你不起，你恨我麼？」蕭峰大聲道：「我不恨你，我惱我自己，恨我自己。」說著舉起手來，啪啪啪的連擊自己腦袋。阿朱的左手動了一動，想阻止他不要自擊，但提不起手臂，說道：「大哥，你答應我，永遠永遠，不可損傷自己。」蕭峰大叫：「你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阿朱低聲道：「大哥，你解開我的衣服，看一著我的左肩。」蕭峰和她關山萬里，同行同宿，始終以禮自持，這時聽她叫自己解她衣衫，倒是一怔。阿朱道：「我早就是你的人了，我全身都是你的。你看一看我左肩，那就明白了。」

蕭峰眼中含淚，聽阿朱說話時神智不亂，心中存了萬一之念，當下以左掌抵在她的背心，略運真氣，源源輸入她的體內，盼能挽救大錯，右手慢慢解開她的衣衫，露出她的左臂左肩。天上長長的一道閃電拉過，蕭峰眼前一亮，只見她肩頭膚光勝雪，卻刺著一個殷紅熾血的紅字：「段」。蕭峰又是驚奇，又是傷心，不敢多看，忙將她衣衫拉好，遮住了肩頭，將她輕輕樓在懷裏，問：「你肩上有個『段』字，那是甚麼意思？」阿朱道：「我爹爹媽媽將我送給旁人之時，在我肩上刺的，以便留待他日相認。」

蕭峰顫聲道：「這『段』字，這『段』字──」阿朱道：「今天日間，他們在那個阿紫姑娘的肩頭發見了一個記認，就知道是他們的女兒。你──你──看到那個記認麼？」蕭峰道：「我沒有，我不便看。」阿朱道：「她──她肩上刺著的，正是一個紅色的『段』字，跟我的一模一樣。」蕭峰登時大悟，道：「你──你也是他們的女兒？」

阿朱道：「本來我不知道，看到阿紫肩上的字才知。她還有一個金鎖片，跟我那個鎖片，也是一樣的，上面也鑄著十個字：『阿詩滿十歲，越來越頑皮。』阿詩，阿詩，我從前以為是我自己的名字，卻原來是我媽媽的名字，我媽媽便是竹林小屋中的那個阮──阮星竹。這個鎖片，是我外公在我媽媽小時候給她鑄的，她生了我姊妹倆，給我們一個人一個，帶在頸上。」

蕭峰道：「阿朱，我明白了十之八七啦，你受傷不輕，我抱你去躲雨，慢慢設法給你醫治，這些事情，慢慢再說不遲。」阿朱道：「不！不！我得跟你說個清楚，再遲得一會，會來不及了，大哥，你得聽我說完。」蕭峰不忍違逆她的意思，只得道：「好，我聽你說完，可是你別太費精神。」阿朱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真好，甚麼事情都就著我，這麼寵我，如何得了？」蕭峰道：「以後我更要寵你一百倍、一千倍。」

阿朱道：「夠了，夠了。我不喜歡你待我太好。我無法無天起來，就沒人管了。大哥，我──我躲在他們的竹屋後面，偷聽爹爹、媽媽和阿紫妹妹說話。原來我爹爹另外有妻子的，他和我媽媽不是正式夫妻，先是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了我妹妹。後來我爹爹要回大理去了，我媽媽不放他走，兩人大吵了一場，我媽媽還打了他一頓，爹爹沒還手。後來──後來──沒法子，只好分別。我外公家教很嚴，要是知道了這件事，一定會殺了我媽媽的。我媽媽不敢把我姊妹帶回家去，只好送了給人家，但盼望日後能夠相認，在我姊妹肩頭都刺了一個『段』字。收養我的人只知道我媽媽姓阮，又因為我帶的金鎖片上有個『詩』字，就叫我作『阮詩』。其實，其實，我是姓段──」

蕭峰心中更增憐惜，低聲道：「你實在是個可憐的孩子。」阿朱道：「媽媽將我送給人家的時候，我還只一歲多一點，我當然不認得爹爹，連媽媽見了面也不認識。大哥，你也是這樣。那天晚上在杏子林裏，我聽人家說你的身世，我心裏很難過，實在因為，咱們倆都是一樣的苦命孩子。」

這時電光不住閃動，霹靂一個接著一個，突然之間，河邊一株大樹給閃電打中，喀喇喇的倒將下來。他二人於身外之物全沒注意，雖處天地巨變之際，也如渾然不覺。阿朱又道：「害死你爹爹媽媽的人是我爹爹，唉，老天爺的安排真是待咱們太苦，而且，而且──從馬夫人口中套問出我爹爹名字來的，便是我自己。倘若不是喬裝了白世鏡去騙她，她也絕不肯說了我爹爹的名字出來。人家說，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從來不相信，可是，你說，能不能相信呢？」

蕭峰抬起頭來，只見滿天黑雲早將月亮遮得一絲光亮也沒了，一條閃電過去，照得四野通明，宛似老天爺忽然開了眼一般。蕭峰頹然低頭，心中一片茫然，問道：「你知道段正淳當真是你爹爹，再也不錯麼？」

阿朱道：「不會錯的。我聽到我爹爹媽媽抱住了我妹妹痛哭，述說遺棄我姊妹二人的經過。我爹娘都說，此生此世，說甚麼也要將我尋了回來。他們那裏猜得到，他們親生的女兒便伏在窗外。大哥，適才我假說生病，卻喬裝改份了你的模樣，去對我爹爹說道，今晚青石橋之約作罷，有甚麼過節，一筆勾銷，再裝成我爹爹的模樣，來和你相會──好讓你──好讓你──」說到這裏，已是氣若游絲。

# 第六十回 種種疑團

蕭峰掌心中加運內勁，使阿朱不致脫力，垂淚道：「你為甚麼不跟我說了？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可是他說了「要是我知道他便是你的爹爹」這句話，卻再也說不下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他事先得知段正淳便是自己心愛之人的父親，那便該當如何。阿朱道：「我翻來覆去，思量了很久很久，大哥，我也想陪你一輩子，可是那怎麼能夠？我能求你不報這五位親人的大仇麼？就算我胡裏胡塗的求了你，你又能答允麼？」她聲音越說越低，雷聲仍是轟轟不絕，但在蕭峰聽來，阿朱的每一句話，都比震天響雷更是驚心動魄。蕭峰揪著自己頭髮，說道：「你可以叫你爹爹逃走，不來赴這約會！或者你爹爹是英雄好漢，不肯失約，你可以喬裝了我的模樣，和你爹爹另訂約會，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一個遙遠的日子裏再行相會。你何必，何必這樣自苦？」阿朱道：「我要叫你知道，一個人失手害死了別人，可以全非出於本心。你當然不想害我，可是你打了我一掌。我爹爹害死你的父母，也是無意之中鑄成的大錯。」蕭峰低頭看著她的眼睛，天空烏雲偶爾移開，露出了幾顆星星。只見她眼色中柔情無限。

蕭峰心中一動，驀地裏覺察到阿朱對自己的深情無限，實出於自己以前的想像之外，顫聲道：「阿朱，阿朱，你一定另有原因，不單單是為了救你父親，也不只是要我知道那是無心鑄成的大錯，你是為了我！你是為了我！」雙手抱著她身子，站起身來。一條條雨絲擊打在他頭上、臉上。阿朱臉上露出笑容，見蕭峰終於體會到了自己的深意，卻也不自禁的歡喜。她明知自己性命已到盡頭，雖不盼望情郎知道自己隱藏心底的用意，但他終於知道了──。蕭峰道：「你是為了我，阿朱，你說是不是？」阿朱低聲道：「是的。」蕭峰大聲道：「為甚麼？為甚麼？」阿朱道：「大理段家有六脈神劍，你打死了他們鎮南王，他們豈肯干休？大哥──」蕭峰恍然大悟，不由得熱淚盈眶。淚水跟著便直灑了下來。阿朱道：「我求你一件事，大哥，你肯答應麼？」蕭峰道：「別說一件，百件千件也答應你。」阿朱道：「我只有一個同父同母的親妹子，咱倆自幼兒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於她，我擔心她走入了歧途。」蕭峰強笑道：「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們找了她來跟你團聚。她的精靈古怪，只怕還及不上你，你自己管教她好了。」阿朱輕輕的道：「等我大好了──等我大好──大哥，我和你到雁門關外放牛牧羊，你說，我妹子也肯去麼？」蕭峰道：「她自然會去的，親姊姊姊夫邀她，還不去麼？」

忽然間忽喇一聲響，青石橋橋洞底下的河水中鑽出一個人來，叫道：「羞也不羞？甚麼親姊姊、親姊夫了？我偏不去。」這人身形嬌小，穿了一身水靠，正是阿紫。蕭峰失手打了阿朱一掌之後，全副精神都放在她的身上，以他的功夫，本可覺察到橋底中伏得有人，但一來雷聲隆隆，暴雨大作，二來他心神大亂，直到阿紫自行現身，這才發覺，不由得微微一驚，叫道：「阿紫，阿紫，你快來瞧瞧你姊姊。」

阿紫小嘴一扁，道：「我在橋底下本想瞧你和我爹爹打架，看個熱鬧，那知道你打的竟是我姊姊。兩個人嘮嘮叨叨的，情話兒說個不完，我才不愛聽呢。你們談情說愛那也罷了，怎麼拉扯到了我的身上？」一面說，一面走近身去。阿朱道：「好妹妹，以後，蕭大哥照看你，你──你也照看他──」阿紫咯咯一笑，說道：「這個粗魯難看的蠻子，我才不理他呢。」蕭峰正想抱了阿朱找個地方去躲雨，驀地裏覺得阿朱的身子一顫，腦袋垂了下來，一頭秀髮披在他的肩上，一動也不動了，蕭峰大驚，大叫：「阿朱，阿朱！」一搭她的脈搏，已是停止了跳動。

蕭峰這一驚之下，一顆心幾乎也停止了跳動，伸手再探她的鼻息，也已沒了呼吸。他大叫：「阿朱！阿朱！」但任憑他再叫千聲萬聲，阿朱是再也不能答應他了。

阿紫見阿朱氣絕而死，也是大吃一驚，不再嬉皮笑臉，怒道：「你打死了我姊姊，你──你打死我姊姊！」蕭峰道：「不錯，是我打死了你姊姊。你該當為你姊姊報仇，快，快殺了我罷！」他雙手下垂，放低阿朱的身體，挺出胸膛，叫道：「你快殺了我。」他真盼阿紫抽出刀來，插入自己的胸膛，那就一了百了，解脫了自己無窮無盡的痛苦。阿紫見他臉上肌肉痙攣，神情可怖，不由得心中十分害怕，倒退了兩步，叫道：「你──你──別殺我。」蕭峰跟著走上兩步，伸手至胸，嗤的一聲響，撕破了胸口衣衫，露出肌膚，說道：「你有毒針、毒刺、毒錐──快快刺死了我。」阿紫在閃電一亮之際，見到他胸口所刺的那個青鬱鬱的狼頭，張牙露齒，形貌兇惡，不由得更是害怕，突然大叫一聲，轉身飛奔而去。蕭峰獃立在石橋之上，傷心無比，悔恨無窮，提起手掌，砰的一聲，拍在石欄杆上，只擊得石屑紛飛。他拍了一掌，又拍一掌，忽喇喇一聲巨響，一片石欄桿撲通掉入了河中。蕭峰自己的心似乎也隨著那欄桿掉入了河裏，要想號哭，卻是哭不出來。一條閃電過去，清清楚楚映出了阿朱的臉。那深情、關切之意，仍是留在她的眉梢嘴角，蕭峰大叫一聲：「阿朱！」抱著她的身子，向荒野中直奔。

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蕭峰一會兒奔上山峰，一會兒又奔入了山谷，渾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腦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雷聲漸止，大雨卻仍是下個不停。東方現出黎明，天慢慢亮了。蕭峰已狂奔了兩個多時辰，但他絲毫不知疲倦，只是想盡量的折磨自己，只是想立刻死了，永遠的陪著阿朱。農田中有穿了蓑衣、負了鋤頭的農人出來，見到蕭峰的神情，都是現出訝異之色。他漫無目標的亂走，不知不覺間，忽然又回到了那青石橋上。他喃喃說道：「我找段正淳去，找段正淳，叫他殺了我，給他女兒報仇。」當下邁開大步，向小鏡湖畔奔去。不多時，便到湖畔，蕭峰大叫：「段正淳，我殺了你女兒，你來殺我啊，我絕不還手，你快出來，來殺我。」他橫抱阿朱，站在方竹林前，等了片刻，林中寂然無聲，無人出來。蕭峰踏步入林，走到竹屋之前，一腳踢開板門，踏步進屋，叫道：「段正淳，你來殺我！」只見屋中空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他在廂房，後院各處尋了一遍，不但沒見段正淳和他的那些部屬，連竹屋主人阮星竹和阿紫也都不在。屋中用具陳設一如其舊，倒似是各人匆匆離去，急促間甚麼東西也不及攜帶。蕭峰心道：「是了，阿紫帶來了訊息，只道我還要殺她父親報仇。段正淳就算不肯逃走，那姓阮的女人和他部屬，也必帶他遠走高飛。嘿嘿，我不是來殺你。是要你殺我，要你殺我。」又大叫了幾聲：「段正淳，段正淳！」聲音遠遠的傳送出去，但聽到疾風動竹，簌簌聲響，卻無半點人聲。

小鏡湖畔，方竹林中寂無一人，蕭峰卻似覺得天地間也只剩下了他一個人。自從阿朱斷氣之後，他從沒有片刻放下她的身子，不知有多少次以真氣內力輸入她的體內，只盼天可憐見，又像上次她受了少林方丈一掌那樣，重傷不死。但上一次是蕭峰受了少林方丈的掌力，阿朱只不過受到一些波及震盪，這一次蕭峰這一掌「亢龍有悔」，卻是結結實實的打正在她的胸口，如何還能活命？再過一刻，蕭峰便增一分沮喪。

他抱著阿朱，獃獃的坐在堂前，從早晨坐到午間，從午間又坐到了傍晚。這時早已雨過天青，淡淡斜陽照在他和阿朱的身上。

蕭峰當在聚賢莊上受中原群雄圍攻之時，雖然眾叛親離，情勢險惡之極，他卻並未因此而有絲毫氣沮，這時自己親手鑄成了難以挽回的大錯，越來越覺寂寞孤單，只覺活在世上，太也沒有樂趣。「阿朱代她父親死了，我也不能再去找段正淳報仇。我還有甚麼事情可做？丐幫的大業，年青時的雄心壯志，都已不值得我的關懷。」他走到後院，見牆角邊放著一柄花鋤，心想：「我便永遠在這裏陪著阿朱罷？」他左手仍是抱著阿朱的身子，右手提起花鋤，走到方竹林中，掘了一個坑，又掘了一個坑。兩個土坑並列在一起。他心想：「她父母回來，不知究竟，說不定要開墳看過端的究竟。須得在墓前豎上塊牌子才是。」他伸手折斷了一段方竹，剖而為二。回到廚房之中，用廚刀削平了，走到西首的廂房。這廂房的桌上放著紙墨筆硯，靠牆放著一個書架，想是阮星竹閒來起坐觀書之所。蕭峰研了墨，提起筆來，在一塊竹片上寫道：「契丹莽夫蕭峰之墓。」拿起另一塊竹片，待要落筆書寫，心下沉吟：「我寫甚麼？『蕭門段夫人之墓』麼？她雖和我有夫婦之約，卻未成婚，至死仍是個冰清玉潔的姑娘，稱她為『夫人』，不褻瀆她麼？」心下一時難決，抬起頭來思量一會，目光所到之處，只見壁間懸著一張條幅，寫得有好幾行字，蕭峰順著讀了下去，見那條幅上寫著一闋詞道：

「漆點填眶，鳳梢侵鬢，天然俊生。

記隔花瞥見，疏星炯炯；倚欄疑注，止水盈盈。

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

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

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婆娑猶未醒。

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奠前相顧，翻怕燈明。

醉後看承，歌闌逗弄，幾度孜孜頻送情。

難忘處，是鮫綃搵透，別淚雙零。」

蕭峰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了下去，他讀書有限，文理並不甚通，一闋詞中倒有七八個字不識得，但也看得出是一首風流艷詞，描寫女子眼睛之美，上片說男女兩人定情，下片說到分別。蕭峰含含糊糊的看去，也沒心情去體會詞中說些甚麼，隨口茫茫然的讀完，見下面又寫著兩行字道：「書沁園春付竹妹補壁。星眼竹腰相伴，不知天地歲月也。大理段二醉後狂塗。」蕭峰喃喃的道：「哼，他倒快活，星眼竹腰相伴，不知天地歲月也。大理段二醉後狂塗，大理段二，嗯，這是段正淳寫給他的情人阮星竹的，也就是阿朱爹爹媽媽的風流故事。怎地堂而皇之的掛在這裏，也不怕醜，啊，是了，這竹林中罕有人至，平時便只她媽媽一個人。也說不定是段正淳重遊舊地，又撿了這個條幅掛了起來。紙質黃舊，那是寫於十幾年前的了。」他生性向來精細，雖然死意已決，要陪伴阿朱同死，但見到甚麼事物，仍是一眼便見到其中的特異之處。「我在阿朱的墓牌上怎樣寫？怎樣寫？」他想不到妥當的稱呼，便寫了「阿朱之墓」四個字，他放下了筆，站出身來，要將竹牌插在坑前，先埋好了阿朱，然後自殺。

他轉過身來，抱起阿朱的身子，又向壁上的條幅瞧了一眼，驀地裏全身跳了起來，「啊喲」一聲大叫，大聲道：「不對，不對！這件事不對！」他走近一步，再看條幅中的那一闋詞，只見字跡圓潤，儒雅灑脫，大有富貴之氣。他心中似有一個聲音在大聲的說道：「那封信！帶頭大哥寫給汪幫主的信，信上的字卻不是這樣的，完全不同！」蕭峰雖只粗識文字。原是不會辨認筆跡，但這條幅上的字寫得老練純熟，那封信上的字卻瘦骨稜稜，一眼而知出於江湖武人之手，兩者的差別實在太大，任誰都看得出來。蕭峰雙眼睜得大大的，盯住了那條幅上的字，似乎要從這幾行字中，尋覓出這中間隱藏著的秘密和陰謀。

他腦海中盤旋的，盡是那晚在無錫城外杏子林中所見到的那封書信，那封帶頭大哥寫給汪幫主的信。智光大師使用詭計，將信尾的署名撕下來吞入了肚中，使他無法知道寫信之人是誰，但信上的字跡，卻是深印入他腦海之中，清楚之極。寫信之人，和寫這張條幅的「大理段二」絕非一人，那是絕無可疑。但是否這信是「帶頭大哥」托旁人代寫？蕭峰略一思索，便知亦無可能。段正淳能寫這樣儒雅的條幅，當然是拿慣筆桿之人了，要寫信給汪幫主，談論如此重大的事情，豈有叫旁人代筆之理？

他越想疑竇越大，不住的想：「莫非那帶頭大哥不是段正淳？莫非這條幅不是段正淳寫的？不對，不對，除了段正淳，怎能有第二個『大理段二』寫了這種風流詩詞掛在此處？難道馬夫人說的是假話？那也不會。他和段正淳素不相識，一個天南、一個地北，有甚麼仇怨，會故意捏造話來騙我。」他自從知道了「帶頭大哥」是段正淳後，心中的種種疑團本來早已一掃而空，所思慮的只是如何報仇而已，但這時陡然間見到了這個條幅，各種各樣的疑團又湧了上來：「如果那封書信不是段正淳的，那麼帶頭大哥便不是他。如果不是他，卻又是誰？馬夫人為甚麼要捏造虛言，這中間有甚麼陰謀詭計？我打死阿朱，本是誤殺，阿朱為了我，為了爹爹而死卻是心甘情願，這麼一來，她的不白之冤之上，再加上一層不白之冤。我為甚麼不早一些見到這個條幅？」這條幅掛在廂房之中，蕭峰原是不易見到，倘若是始終不見，那麼他殉了阿朱而死，那也是一了百了，偏偏是早不見，晚不見，在他死前片刻見到了，卻又生出無窮的波折來。

這時太陽漸淡，最後的一片陽光正要離開他的腳背，忽聽得小鏡湖畔有兩人朝著竹林走來。這兩人相距尚遠，但蕭峰耳音敏銳，微有聲息便即知覺，凝神一聽，辨出來者是兩個女子，心道：「多半是阿紫和她媽媽來了。嗯，我要問一問段夫人，這張條幅是不是段正淳寫的。她一定恨我殺了阿朱，她要殺找，我──我──」他本來是要「絕不還手」，但立時轉念：「如果阿朱確是冤枉而死，殺我爹爹媽媽的另有其人，那麼這個大惡人身上，又多負了一筆血債，又多了一條人命，我的愛妻阿朱，難道不是他害死的麼？我若不報此仇，怎能輕易便死？」

只聽得那兩個女子漸行漸近，走進了竹林。又過片刻，兩個人說話的聲音也聽見了。只聽得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小心了，這賤人武功雖然不高，卻是詭計多端。」另一個年輕的女子道：「她只孤身一人，我娘兒兩個總收拾得了她。」那年紀較大的女子道：「別說話了，一上去便下辣手，不用遲疑。」那少女道：「若是給爹爹知道了──」那年長女子道：「哼，你還是護著你爹爹。」接著便沒了話聲，但聽得兩人躡足而行，一個向著大門走來，另一個走到了屋後，顯是要前後夾攻。

蕭峰頗為奇怪，心想：「聽這口音，這兩人不是阮星竹和阿紫，但也是母女兩個，要來殺一個孤身的女子，嗯，多半是殺阮星竹來的，聽來那少女的父親不贊成此事。」他於外事全不縈懷，仍是怔怔的坐著出神。過得半晌，呀的一聲，有人推開板門，走了過來。蕭峰並不抬頭，只見一雙穿著黑鞋的纖腳走到他的身前，離他約有四尺，停住了步。跟著旁邊的窗門被人推開，躍進一個人來，站在蕭峰身旁。蕭峰聽了那人縱躍之聲，知道那人武功也不如何高強。他早已萬念俱灰，仍不抬頭，自管自苦苦思索：「到底『帶頭大哥』是不是段正淳？智光的言語中有何古怪？徐長老有何詭計？馬夫人的話中是不是有甚麼破綻？」當真是思湧如潮，心亂如麻。

只聽得那年輕女子說道：「噢，你是誰？姓阮的那賤人呢？」她說話聲音冷冷的，語調更是十分的無禮，蕭峰也不加理會，自行想自己的心思。那年長女子道：「尊駕和阮星竹那賤人有何瓜葛？這死了的女子是誰？快快說來。」蕭峰仍是不理。那年輕女子大是氣惱，道：「你是聾子呢還是啞巴，怎地聽了咱們的話一聲不響？」蕭峰仍是不理，身子便如石像般獃獃坐著。那年輕女子一跺腳，手中長劍一顫，劍刃震動，嗡嗡作響，劍尖斜對蕭峰的太陽穴，相距不過數寸，只要輕輕向前一送，立時便要了蕭峰的性命。她想：「你再裝傻，我便給點苦頭你吃吃。」

殊不知蕭峰於身外的兇險，半點也沒放在心上，只是思量著種種推解不開的疑難。那少女手臂向前一送，一劍往蕭峰頸邊刺去，她意在探問阮星竹的訊息，倒也不想真的傷了他，是以這一劍在他頭頸邊寸許之旁擦了過去。蕭峰聽明白劍尖的來路，不閃不避，渾若不知。這一來，那兩個女子都是相顧驚詫。那年輕女子道：「媽，這人莫非是個白癡？」年老的女子道：「他多半是裝傻。在這賤人家中，還能有甚麼好東西，先劈他一刀，再來拷打。」話聲甫畢，左手刀便向蕭峰肩頭砍了下去。

蕭峰如何能被她砍中？待得刀刃離他肩頭尚有半尺，右手翻出，一閃而前，兩根手指抓住了刀背，這一柄刀便如凝在半空，砍不下來了。蕭峰手指運力向前一送，刀柄正好撞在那女子肩下的要穴之中，登時令她動彈不得。蕭峰順手一抖，內力到處，啪的一聲響，這柄刀斷為兩截，他拋在地下，始終沒抬頭瞧那女子。那年輕女子見他一出手便制住了母親，大驚之下，向後反躍，嗤嗤之聲連響，七枝短箭連珠價向蕭峰射來。蕭峰拾起斷刀，一一拍落，跟著手一揮，那斷刀倒飛出去，啪的一聲，刀柄撞在她的腰間。那年輕女子「啊」的一聲叫，穴道正被撞中，身子也登被定住。那年長女子驚道：「你受了傷麼？」那少女道：「腰裏撞得很痛，沒受傷，媽，我給封住了『京門穴』。」那婦人道：「我給給點中了『中府穴』。這──這人武功厲害得很那。」那少女道：「媽，這人到底是誰。怎麼他也不站起身來，便制住了咱娘兒倆，我瞧他啊，多半是有邪術。」那婦人既已受制，便不敢再兇，口氣放軟，說道：「尊駕和咱母女無怨無仇，適才妄自出手，得罪了尊駕，是咱們二人的不對了。還請寬洪大量，高抬貴手。」那少女忙道：「不，不，咱們輸了便輸了，何必討饒？你有種就將姑娘一刀殺了，我才不希罕呢。」蕭峰隱隱約約的聽到了她母女二人的說話，只知道母親在求饒，女兒卻是十分倔強，但到底說的是些甚麼話，卻是一句話也沒聽進腦去。

這時屋中早已黑沉沉地，又過一會，天色全黑。蕭峰始終是坐在原處，一直沒有移動。他平時頭腦極靈，遇到甚麼為難之事，總是決斷極快，就算一時之間無法查知事情真相，最多是擱置一旁，絕不會猶豫遲疑，但今日他失手打死了阿朱，心中悲悔已達極點，癡癡獃獃，渾渾噩噩，倒似是失心瘋一般。那婦人低聲道：「你試行運氣，再衝衝『環跳』和『風市』穴看，說不定牽動筋脈，衝開了被封的穴道。」那少女道：「我早衝過了，一點用處也沒──」那少婦忽道：「噓！有人來了！」只聽得腳步細碎，有人推門進來，也是一個女子。那女子擦擦幾聲，用火石點燃紙煤，再點亮了油燈，轉過身來，突然見到蕭峰、阿朱以及那兩個女子，不禁「啊」的一聲驚呼。她絕未料到屋中有人，驀地裏見到四個人或坐或站，都是一動也不動，自不免大吃一驚。她手一鬆，火刀火石叮叮兩聲，都掉在地上。先前那婦人突然厲聲叫道：「阮星竹，是你！」

後來進屋來的那個女子，正是阮星竹。她回過頭來，見說話的是個中年女子，她身旁另有一個全身黑衣的少女，兩人相貌頗美，卻是從未見過。阮星竹道：「不錯，我是姓阮，兩位是誰？」那中年女子身子無法動彈，但不肯將姓名說與她聽，只是不住的向她端相，但見她體態風流，形貌俊俏，心下怒火更熾。阮星竹轉頭向蕭峰道：「喬幫主，你已打死了我女兒，還在這裏幹甚麼？我──我──我苦命的孩兒那！」說著放聲大哭，撲到了阿朱的屍身之上。蕭峰是獃獃的坐著，過了良久，才道：「段夫人，我罪孽深重，請你抽出刀來，一刀將我殺了。」阮星竹道：「便是一刀將你殺了，也已救不活我那苦命的孩兒。阿朱啊──我在雁門關外，將你送了給人，總盼望天可憐見──」這時蕭峰的腦筋頗為遲鈍，過了片刻，才心中一凜，問道：「甚麼在雁門關外？」阮星竹哭道：「你明明知道，定要問我，阿朱──阿朱是我的私生孩兒，我不敢帶回家去，在雁門關外送了給人。」蕭峰顫聲道：「昨天我問段正淳，是否在雁門關外做了虧心之事，他直認不諱。你卻滿臉通紅，問我怎地知道。這雁門關外的虧心事，便是將阿朱──送與旁人麼？」阮星竹怒道：「我做了這件虧心事，難道還不夠？你當我是甚麼惡女人，專門做虧心事？」她恨極了蕭峰，但又忌憚他武功了得，不敢動手，一味的以言語責罵。蕭峰出神半晌，驀地裏伸出手來，啪啪啪啪，猛打自己耳光。阮星竹倒是吃了一驚，一躍而起，倒退了兩步，只見蕭峰不住的出力毆打自己，每一掌都落手極重，片刻間雙頰便高高腫起。只聽得「呀」的一聲輕響，又有人推門進來，叫道：「媽，拿了那幅字──」話未說完，見到屋中有人，又見蕭峰不住手的擊打自己，不由得驚得獃了。蕭峰的臉頰由腫而破，跟著滿臉滿手都是鮮血，跟著鮮血不斷的濺了開來，濺得牆上、桌上、椅上──都是點點鮮血，連牆上所懸著的那張條幅上，也濺上了殷紅色的點點滴滴。阮星竹不忍再看這殘酷的情景，雙手掩目，但耳中仍不住聽到那啪啪之聲，她大聲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阿紫尖聲道：「喂，你弄髒了我爹爹寫的字，我要你賠。」一躍上桌，伸手去摘牆上所懸的那張條幅。原來她母女倆去而復回，便是來取這張條幅。蕭峰一怔，住手不打，問道：「這『大理段二』果真便是段正淳麼？」阮星竹道：「除了是他，還能有誰？」說到段正淳時，她臉上不自禁的露出了一往情深的驕傲。這幾句話又給蕭峰心中解開了一個疑團，這條幅是段正淳寫的，那封給汪幫主的信便不是段正淳寫的，帶頭大哥便多半不是段正淳。

他心中立時便生出一個念頭：「馬夫人所以冤枉段正淳，中間必有極大的隱情。我當先解開了這個結，總會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日。」這麼一想，當即止了自殺之念，適才這一頓自行毆擊，雖打得滿臉鮮血，但心中的悔恨悲傷，卻也得了個發洩之所。他抱著阿朱的屍身站了起來，還未開言，阿紫已見到他所寫的那兩塊竹片，笑道：「嘿嘿，怪不得外邊掘了兩個坑，我正在奇怪，原來你是想和姊姊同死合葬，嘖嘖嘖，正是多情得很那！」蕭峰道：「我誤中奸人毒計，害死了阿朱，現下要去找這奸人，先為阿朱報仇，再追隨她於地下。」阿紫道：「奸人是誰？」蕭峰道：「此刻還沒眉目，我這便去查。」說著抱了阿朱，大踏步出去。阿紫道：「你抱了我姊姊，去找那奸人麼？」蕭峰一獃，心中一時沒了主意。

蕭峰心想抱著阿朱的屍身千里迢迢的行動，終究不妥，但要放開了她，卻實是難分難捨，怔怔的瞧著阿朱，眼淚從他血肉模糊的臉上直滾下來，淚水混和著鮮血，淡紅色的水點，滴在阿朱慘白的臉上，當真是血淚斑斑。阮星竹見了他傷心的情狀，憎恨他的心意霎時之間便消解了，說道：「喬幫主，大錯已經鑄成，那已是無可挽回，你──你──」她本想勸她節哀，但自己卻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哭道：「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好好的女兒，為甚麼要去送給別人。」

那被蕭峰定住了身形的少女忽然插口道：「當然都是你不好啦！人家好好的夫妻，為甚麼你要去拆散了他們？」阮星竹抬起頭來，向著那少女，問道：「姑娘何出此言？你是誰？」那少女道：「你這狐狸精，害得我媽媽好苦。害得我──害得我──」阿紫聽那少女出言侮辱自己母親，一伸手，便向她臉上摑去。那少女動彈不得，眼見這一掌難以躲開，阮星竹忙伸手拉住阿紫手臂，道：「阿紫，不可動粗。」她向那中年婦人又看了兩眼，恍然大悟，道：「是了，你手持雙刀，你──你是修羅刀秦──秦紅棉──姊姊。」原來這中年婦人，正是給段正淳遺棄了的修羅刀秦紅棉，那個黑衣少女，便是她的女兒木婉清了。秦紅棉的想法甚是特別，她不怪段正淳拈花惹草、到處留情，卻怪旁的女子狐媚媚讒，奪了她的情郎，因此她等木婉清武藝學成，便遣她去行刺段正淳的妻子舒白鳳。待得知悉段正淳另有一個相好叫做阮星竹，隱居在小鏡湖畔的方竹林中，便又趕來殺人。木婉清自從發覺段譽是她同父的兄長，好事難諧之後，憤而出走，在江湖上又幹了一些殺人放火的勾當。秦紅棉聽到訊息，尋去和女兒會合，一齊到小鏡湖畔來，不料先行遇到蕭峰，被制得縛手縛腳，半分不能動彈。

秦紅棉聽阮星竹認出了自己，更是惱怒，喝道：「不錯，我是秦紅棉，誰要你這賤人叫我姊姊？」阮星竹的性子卻是甚為狡猾，不似秦紅棉那麼急躁莽撞，她一時難以猜到秦紅棉到此何事，又怕這個情敵和段正淳相見後舊情復燃，便笑道：「是啊，我說錯了，你年紀比我輕得多，容貌又這樣美麗，難怪段郎這麼著迷。你是我妹子，不是姊姊。秦家妹子，段郎每天都想念你，牽肚掛腸的，我真羨慕你的好福份呢。」

常言道得好：「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秦紅棉一聽阮星竹稱讚自己年輕貌美，心中的怒氣已自消了三成，待聽她說段正淳每天思念自己，那怒氣又消了三成，說道：「誰像你這麼甜嘴蜜舌的，慣會討人歡喜。」阮星竹道：「這位姑娘，便是令嬡千金？嘖嘖嘖，生得這樣俊俏，難為你秦家妹子生得出來──」

蕭峰聽她兩個女人嘰哩咕嚕的說那些風月之事，早便不耐煩多聽，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漢子，一度腸為之斷、心為之碎的悲傷過去之後，便思索如何處理日後的大事。他抱起阿朱的屍身，走到土坑之旁，將她放了下去，兩隻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的身上，但她臉上卻始終不撒泥土。蕭峰的雙眼一瞬不瞬的瞧著阿朱，他知道，只要幾把泥土一撒下去，那是從此不能再見到她了。他耳中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到她的說話之聲，說要到雁門關外放牛牧羊，陪他一輩子。不到一天之前，她還在說著這些有時深情、有時俏皮、有時正經、有時胡鬧的話，但從今而後，那是再也聽不到了。

蕭峰跪在坑邊，已過去了大半個時辰，仍是不肯將泥土撒到阿朱的臉上，突然之間，他站起身來，一聲長嘯，再也不看阿朱，雙手齊推，將坑旁的泥土都堆在阿朱的身上臉上。他回轉身來，走入廂房之中。

# 第六十一回 風流冤孽

蕭峰回到廂房，只見阮星竹和秦紅棉仍在絮絮談論。阮星竹巧舌如簧，哄得秦紅棉十分歡喜，兩個女人間早就去了敵意。阮星竹道：「喬幫主，這位妹妹得罪了你，事出無心，請你解開了她二人的穴道罷。」阮星竹是阿朱之母，她說的話，蕭峰自當遵從幾分，何況他本就想放了二人，當下走近身去，伸手在秦紅棉和木婉清的肩頭各拍一下。二人只覺一股熱氣從肩頭衝向被封穴道，四肢登時便恢復了自由，母女對望一眼，對蕭峰功力之深，心下好生佩服。

蕭峰向阿紫道：「阿紫妹子，你爹爹的條幅，請你借給我看一看。」阿紫道：「我不要你叫妹子長、妹子短的。」話是這麼說，還是將那軸捲起了的條幅交了給他。蕭峰展了開來，再將段正淳所寫的字細看一遍。阮星竹滿臉通紅，道：「這些東西，有甚麼好看？」蕭峰道：「段王爺現下到了何處？」阮星竹臉色大變，道：「不──不──不──你別再去找他了。」蕭峰道：「我不是去跟他為難，只是想問他幾件事。」阮星竹那裏肯信，道：「你既已失手打死了阿朱，不能再去找他。」蕭峰料知她是絕不肯說，便不再問，將那條軸捲了起來，交還給阿紫，說道：「阿朱曾有遺言，命我照料看顧她的妹子，段夫人，日後阿紫若是遇上了為難之事，只要蕭峰能有效力之處，儘管吩咐，絕不推辭。」阮星竹大喜，心道：「阿紫有了這樣一個大本領的有力靠山，這一生那是逢兇化吉、遇難成祥。」說道：「如此多謝了。阿紫，快謝謝喬大哥。」她將「喬幫主」的稱呼改成了「喬大哥」，好令阿紫和他的關係拉近些。阿紫卻扁了扁嘴，道：「我有甚麼為難之事要他幫手？我有天下無敵的師父，這許多師哥，還怕誰來欺侮我。他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己的事還辦不了，盡出亂子，還想幫我忙，那不是越幫越忙麼？」她口齒伶俐，咭咭咯咯的說來，甚是清脆爽朗。阮星竹數次用眼色制止，阿紫只是假裝不見。阮星竹頓足道：「唉，這孩子，沒大沒小的亂說，喬幫主不要介意。」蕭峰道：「在下蕭峰，不是姓喬。」阿紫道：「媽，這個人連自己姓甚麼也弄不清楚，是個大大的渾人──」阮星竹喝道：「阿紫──」蕭峰舉手一揖，道：「就此別過，後會有期。」他轉頭向木婉清道：「段姑娘，你這種歹毒暗器，多用無益，遇上了本領強過你的對手，你自己反受其害。」木婉清還未答話，阿紫道：「姊姊，別聽他胡說八道，這些暗器最多打不中對方，那還能有甚麼害處？」蕭峰再不理會，轉身出門，左足跨出門口時，右手袍袖一拂，呼的一陣勁風吹到，將木婉清向他發射而被擊落在地的七枝短箭同時捲了起來，向阿紫射出，這七枚箭去勢快加閃電，阿紫只叫得一聲「哎唷」，那裏還來得及閃避？七枝小箭從她頭頂、頸邊、身旁掠過，同時釘在她身後的牆上，直沒至羽。阮星竹搶了上去，摟住阿紫，驚叫：「秦家妹子，快取解藥來。」秦紅棉道：「傷在那裏？傷在那裏？」木婉清急速從懷中取出解藥，去察看阿紫的傷勢。

過得片刻，阿紫驚魂稍定，才道：「沒──沒射中我。」四個女子一齊瞧著牆上的七枚短箭，無不心下駭然，相顧失色。原來蕭峰記得阿朱的遺言要他照顧阿紫，這時聽得阿紫說，我有天下無敵的師父，這許多師哥，還怕誰來欺負我？知道星宿海一派歹毒暗器極多，生怕她有恃無恐，將來大吃苦頭，因此用袖風拂箭，來嚇她一跳，免得她小小年紀，不知天高地厚，小覷了天下英雄好漢，用意也是為了她好。

他走出竹林，來到小鏡湖畔，尋到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一縱便上了樹。原來蕭峰要找到段正淳，問他一個明白，何以馬夫人故意陷害於他，但阮星竹決意不說，只有暗中跟隨。過不多時，見秦紅棉母女在前，阮星竹母女在後，走了出來，瞧這模樣是阮星竹送客出來。

走到湖邊，秦紅棉道：「阮姊姊，你我一見如故，前嫌盡釋，了卻我心頭一樁恨事，現下要找的對頭，只剩下姓康的那個賤婢啦。你可知她的所在？」阮星竹一怔，道：「妹子你去找她幹甚麼？」秦紅棉微微一笑，道：「我和段郎好端端地過快活日子，多是賤婢使那狐狸精勾當──」阮星竹沉吟道：「那康──康敏這賤人，嗯，不知道到了何處。妹子找到了她，你幫我在她身上多刺幾刀。」秦紅棉道：「那還用說？只是不容易找到她的蹤跡。好啦，再見了！嗯，你若是見到段郎──」阮星竹一凜，道：「怎麼啦？」秦紅棉道：「你替我狠狠的打他兩個耳括子，一個耳光算在我的賬上，一個算在咱姑娘的賬上。」

阮星竹輕聲一笑，道：「我怎麼還會見到這個沒良心的死人？妹子你幾時見到他，也給我打他兩個耳光，一個是代我打的，一個是代阿紫打的。生了女兒不照看，該不該打呢？」

蕭峰躲在樹上，這兩個女人的話聽得清清楚楚。心想段正淳武功不弱，待朋友也算極為仁義，偏偏喜愛女色，不算英雄。只聽秦紅棉拉著木婉清向阮星竹母女行了一禮，便即去了，阮星竹攜著阿紫的手，又回入竹林。

蕭峰心道：「她勢必會去找段正淳，只是不肯和秦紅棉同去而已，先前她說是來取這條幅，段正淳定是在前面不遠之處等她，我且在這裏守候。」

只聽得樹叢中發出微聲，兩個黑點悄悄走來，卻是秦紅棉母女去而復回，聽得秦紅棉低聲說道：「婉兒，你怎地如此粗心大意，容易上人家的當？阮家姊姊臥室中的榻下，有一雙男人鞋子，鞋幫裏用黃線繡著兩個字，左腳鞋上繡的是個『山』字，右腳鞋上繡的是個『河』字，那是你爹爹的鞋子了。這雙鞋子很新，鞋底濕泥未乾，可想而知，你爹爹便在左近。」木婉清道：「啊，原來這姓阮的女人騙了咱們！」秦紅棉道：「是的，她怎肯讓這負心漢子跟咱們見面？」木婉清道：「爹爹沒良心，媽，你也不用見他了。」

秦紅棉半晌不語，隔了一會，才道：「我想瞧瞧他，只是不想他見到我。隔了這許多日子，他是老了，你媽也老了。」這幾句話說得很是平淡，但話中自蘊深情。

木婉清道：「好罷！」這兩個字卻是十分凄苦，她與段譽分手以來，思念之情，與日俱增，但明知是必無了局的相思，在母親面前還不敢流露半點心事，這番苦情，比之母親可說是猶有過之了。

秦紅棉道：「咱們只須守在這裏，料想你爹爹不久就會到來。」說著便撥開長草，隱身其中，木婉清跟著躲在一株樹後，淡淡的星光下，蕭峰見到秦紅棉蒼白的臉上，泛著微紅，顯是甚為激動，心道：「情之累人，一至於斯。」但隨即又想到了阿朱，胸口不由得一陣酸楚。

過不多時，來路上便聽見有奔行迅捷的腳步之聲傳來，蕭峰一聽，心想：「這人不是段正淳，多半是他的部屬。」果然那人奔到近處，乃是筆硯書生朱丹臣。阮星竹也已聽到了腳步之聲，她卻分辨不出，一心只道是段正淳，叫道：「段郎，段郎！」快步迎出。

朱丹臣一躬到地，說道：「主公命屬下前來稟報，他身有急事，今日不克回來。」阮星竹一怔，問道：「甚麼急事？甚麼時候回來？」朱丹臣道：「這事與姑蘇慕容家有關，好像是發現了慕容公子的行蹤。主公萬里北來，為的便是來找此人。主公言道：只待他大事一了，便來小鏡湖畔相聚，請夫人不用掛懷。」阮星竹淚凝於眶，哽咽道：「他每次說即刻便回，每一次都是三年、五年也不見人面。好容易盼得他來了，又──」

朱丹臣於阿紫氣死凌千里一事，心頭極是悲憤，段正淳的話既已傳到，便不願多所逗留，微一躬身掉頭便行。阮星竹待他走遠，低聲向阿紫道：「你輕功比我好得多，快綴著他，在道上給我留下記認，我隨後跟來。」阿紫抿嘴笑道：「你叫我追爹爹，有甚麼獎賞？」阮星竹道：「媽媽有甚麼東西，都是你的，還要甚麼獎賞？」阿紫道：「好罷，我在牆角上寫個『段』字，畫個箭頭，你便知道了。」阮星竹摟著她肩，道：「乖孩子！」阿紫拔起身子，追趕朱丹臣而去。

阮星竹在小鏡湖畔悄立半晌，這才沿著小徑走去。阮星竹一走遠，泰紅棉母女分別現身，兩人打了個手勢，躡足跟隨在後。蕭峰心道：「阿紫既在沿途做下記認，要找段正淳是容易不過了。」他走了幾步，驀地在月光下見到自己映在湖中的倒影，冷冷清清，甚是孤單，心中一酸，便欲回向竹林，到阿朱墓前再去坐上一會，但只一沉吟間，豪氣陡生，手出一掌，勁風到處，擊得湖水四散飛濺，他那影子也散成了一團碎片。蕭峰一聲長嘯，大踏步便走了。

此後這幾日中曉行夜宿，多喝酒而少吃飯，每到一個市鎮，總在牆腳邊見到阿紫留下的『段』字記號。有時是阮星竹看過後擦去了，但痕跡仍是宛然可尋。

一路向北行來，天氣漸漸寒了，這日來到河南境內，天上飄飄灑灑的下起大雪來。蕭峰行到午間，在一間小酒店中喝了十二三碗烈酒，酒癮未殺，那酒店中卻沒酒了，蕭峰好生掃興，邁開大步疾走了一陣，來到一座大城，走到近處，心頭微微一震，原來已是到了信陽。這一路上他只是追尋阿紫留下的記號，心中想著自己的心事，於周遭人物風景，全沒在意，竟然重回信陽。其實他真要追上段正淳，原是輕而易舉，加快腳步疾奔得一天半日，那是非趕上不可。只是自從阿朱死後，心底老是空蕩蕩地，不知如何打發日子才好，心底不住的尋思：「我追上了段正淳，卻又如何？找到了正兇，報了大仇，卻又如何？我一個人回到雁門關外，在風沙大漠之中放牛牧羊，卻又如何？」是以一直並未緊追。

他一進信陽城後，不及沽酒，立即便找阿紫的記號，只見城牆腳下用石灰畫著一個『段』字，字旁的箭頭指而向西。蕭峰心頭又是一陣酸楚，想起那日和阿朱並駕而行，到信陽城西馬夫人家中去套問訊息，今日回想，當時每走一步，便是將阿朱向陰世推了一步。只行出有六里，北風更緊，雪更下得大了。

蕭峰循著阿紫留下的記號，徑向西行，那些記號都是新留下不久，有些是剝去了樹皮而畫上去的，樹幹刀削之處樹脂兀自未乾。蕭峰越看越奇，這些記號指向的正是馬大元的家中，尋思：「莫非段正淳知道馬夫人陷害於他，因而找她算帳去了？是了，阿朱臨死時在青石橋上跟我說話，曾提到馬夫人，都是給阿紫聽了去，定是轉告她爹爹了。可是我們只說馬夫人，他們怎知道就是這個馬夫人？」他一路上心情鬱鬱，頗有點神不守舍，這時逢到特異之事，霎時間精神一振，回復了昔日與勁敵交鋒時的警覺。見道旁有座破廟，當即走了進去，掩下山門，放頭睡了三個時辰。二更時分，這才依時醒來。他離開大道，抄著小路向馬夫人家中行去，將到臨近時，隱身樹後，察看周遭形勢，只看了一會，嘴角邊便微露笑容，但見馬夫人屋子的東北側伏有二人，瞧身形是阮星竹和阿紫。再看一會，又見到秦紅棉母女伏在屋子的東南角上。這時大雪未停，阮星竹等四個女子身上都堆了一層白雪，屋子的東廂房窗中，透出淡淡的黃光，卻是寂寞無聲息。蕭峰折了一根樹枝，投向東方，啪的一聲輕響，落在地下。阮星竹等四人都向出聲處望去，蕭峰輕輕一躍已到了東廂房的窗下。

其時天寒地涼，馬家的窗子外都上了木板，蕭峰守在窗外，只聽得片刻，便聽得一陣朔風自北方呼嘯而來。待那陣風將要撲到窗上，蕭峰輕輕一掌推出，掌力和那陣風同時擊向窗外的木板，喀喇一聲響，木板裂開，連裏面的窗紙也破了一條縫。秦紅棉和阮星竹等雖在近處，只因這掌風和真風配得絲絲入扣，竟然也未察覺，房中若是有人，自也不會知覺。蕭峰湊眼到破縫之上，向裏張去，一看之下，登時獃了，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只見段正淳短衣小帽，盤膝坐在炕邊，手中拿著一隻小小的酒杯，笑嘻嘻的瞅著炕桌邊打橫而坐的一個婦人。那婦人身穿縞素衣裳，臉上薄施脂粉，眉梢眼角，皆是春意，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來，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斜睨著段正淳，正是馬大元的孀婦馬夫人。

蕭峰若不是親眼所見，不論是誰將這情景說與他知，他必斥之為荒謬妄言。他自在無錫城外杏子林中首次見到馬夫人後，此後每次會見，總是見她冰清玉潔，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連她的笑容到底如何，蕭峰也是從未一見，那裏料想到竟會變成這般模樣。更奇的是，她以言語陷害段正淳，自必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瞧那小室中的神情，真是情蜜蜜、意綿綿，酒酣香濃，斗室春暖，那裏有甚麼仇怨？

只聽段正淳道：「來來來，再陪我喝一杯，喝夠一個成雙成對。」馬夫人哼了一聲道：「甚麼成雙成對？我一個人在這裏孤伶伶、冷清清的，日思夜想，朝盼晚望，總是記著你這個冤家，你──你──早將人置之腦後，那裏想到來探望我一下。」說到這裏，卻是眼圈兒紅了。蕭峰心想：「聽她說話，倒與秦紅棉、阮星竹差不多，莫非──莫非──她也是段正淳的舊情人？」

只聽段正淳陪笑道：「你和馬副幫主成婚之後，我若是再來探你，不免惹人閒話。馬副幫主是丐幫中大有身份的英雄好漢，我再來跟你這個那個，這──這不是成了卑鄙小人麼？哈哈，哈哈！」馬夫人道：「誰希罕你來向我獻殷勤了？我只是記掛你，身子安好麼？心上快活麼？大事小事都順遂麼？只要你好，我就開心了，做人也有了滋味。你遠在大理，我要打聽你的訊息，不知可有多難。」她說話的聲音越說越低，蕭峰只覺她的說話膩中帶澀，軟洋洋地，說不盡的纏綿宛轉，聽在耳中，當真是盪氣迴腸，令人神為之奪、魂為之消。蕭峰曾見過段正淳另外兩個情婦，秦紅棉爽朗乾脆，阮星竹俏美愛嬌，這位馬夫人卻是柔到了極處，膩到了極處，又是另一種風流。段正淳聽了她這番話，心頭一蕩，伸手將她拉了過來，摟在懷裏。馬夫人「唔」的一聲，半推半就，伸手略略撐拒。

蕭峰眉頭一皺，不想再看他二人的醜態，忽聽得身側有人腳下使勁踏著積雪，發出咯的一聲輕響。他暗叫：「不好，這兩位打翻醋罐子，可要壞了我的大事。」身形如風，飄到秦紅棉等四人身後，一一點了她四人背心上的穴道。這四人也不知是誰做的手腳，便已動彈不得，這一次蕭峰點的是啞穴，令她們話也說不出來。秦紅棉和阮星竹耳聽得情郎和旁的女子如此卿卿我找，自是怒火如焚、妒念似潮，倒在雪地之中，苦受熬煎。

蕭峰再向窗縫中看去，只見馬夫人已坐在段正淳的身旁，腦袋靠在他的肩頭，全身便似沒了骨頭，自己難以支撐，只聽她道：「我當家的為人所害，你總該聽到傳聞，也不趕來瞧我一瞧。我當家的已死，你不用再避甚麼嫌疑了罷？」段正淳笑道：「我這不是來了麼？我一路上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從大理趕來，生怕我遲到了一步。」馬夫人道：「怕甚麼遲到了一步？」段正淳笑道：「怕你熬不住寂寞孤單，又去嫁了人。我這大理段二豈不是落得一場白白的奔波？教我十年相思，又付東流。」

馬夫人啐了一口，道：「呸，也不說好話，編排人家熬不住寂寞孤單，又去嫁人。你幾時想過我了，說甚麼十年相思，不怕爛了舌根子。」段正淳雙臂一收，將她抱得更加緊了，說道：「我若不想你，怎會巴巴的從大理趕來？」馬夫人微笑道：「好罷，就算你也想我。段郎，以後你怎麼安置我？」說到這裏，伸出雙臂，環抱在段正淳頸上，媚眼如絲，將臉頰挨在段正淳的面上，不住輕輕的揉擦。

段正淳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往後的事兒，提他幹麼？來，讓我抱抱你，別了十年，你是輕了些呢，還是重了些？」說著將馬夫人的身子抱了起來。馬夫人道：「那你是不肯帶我去大理了？」段正淳眉頭微皺，道：「大理有甚麼好玩？又熱又濕，你去了水土不服，會生病的。」馬夫人輕輕嘆了口氣，道：「嗯，你是又來哄我空歡喜一場。」段正淳笑道：「怎麼是空歡喜？我立時便要叫你真正的歡喜。」

馬夫人微微一掙，落下地來，斟了杯酒，道：「段郎，再喝一杯。」段正淳道：「我不喝了，酒夠啦！」馬夫人道：「不，我不依，我要你喝得迷迷糊糊的。」段正淳道：「迷迷糊糊的，有甚麼好？」說著接過了兩杯，一飲而盡。蕭峰在窗外聽著二人盡說些風言言語，心中好生不耐，眼見段正淳一杯又一杯的喝酒，忍不住的酒癮發作，輕輕吞了口饞涎。

只見段正淳打了個呵欠，頗露倦意。馬夫人道：「段郎，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好不好？」蕭峰精神一振，心想：「她要說故事，說不定有甚麼端倪可尋。」段正淳卻道：「你在枕頭邊輕輕的說給我聽。」馬夫人白了他一眼，道：「你想呢！段郎，我小時候家裏很窮，想穿新衣服，爹娘卻做不起，我成天就是想，幾時能像隔壁張家姊姊那樣，過年有花衣花鞋穿，那就開心了。」段正淳道：「你小時候一定長得挺俊，這麼可愛的一個小姑娘，就是穿一身破爛衣衫，那也是美得很啊。」馬夫人道：「不，我就是要穿花衣服。」段正淳道：「你穿了這身孝服，雪白粉嫩，嗯，又多了三分俏，花衣服有甚麼好看？」馬夫人抿著嘴一笑，又輕又柔的說道：「我小時候啊，日思夜想，生的便是花衣服的相思病。」段正淳道：「到得十八歲上呢？」馬夫人臉上泛出暈紅，道：「段郎，我就為你害相思病了。」段正淳聽得心搖神馳，伸手又想去摟她，只是喝酒得多了，手足酸軟，抬了抬手臂，又放了下來，笑道：「你勸我喝了這許多酒，待會要是──要是──哈哈，小康，後來你到幾歲上，才穿了花衣花鞋？」馬夫人道：「你從小大富大貴，自不知道窮人家孩子的苦處。那時候啊，我便是頭上紮一根新的紅頭繩，那也開心得不得了。我七歲那一年上，快過年了，爹爹趕了咱們家養的幾口豬，到市集上去賣，答應我買塊花布，回家來給我做套新衣服。你想想我可有多高興，爹爹出門沒一個時辰，我就在大路上老遠的望，進屋來坐不到一忽兒，又出門去。好容易盼到太陽快要下山了，見到我爹爹慢慢從大路上走來，我飛奔過去接他。走到近處，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他少了一隻衣袖，臉上腫起了一大塊，肩頭又不住流血，顯然是給人打了一頓。我問：『爹爹，我的花布呢？』」

蕭峰聽到這裏，一顆心立時沉了下去：「這女人如此涼薄，他爹爹給人毆打成傷，她不加慰問，只是記著自己的花衣，雖然當時年幼，卻也不該。」

只聽馬夫人續道：「我爹爹搖了搖頭，流下淚來。我又問：『爹爹，我的花布買了麼？』爹爹拉著我手，道：『賣了豬的錢，給祝家的財主搶去了。我欠他錢，他說甚麼利上加利──』我好生失望，坐在地下，放聲大哭起來，我天天餵豬，從小餵它到大，就是想穿花衣衫，到頭來卻是一場空──」

蕭峰自幼跟著喬三槐夫婦為生，日子過得甚是艱苦，義父喬三槐給財主逼債，慘受毆打的情形也不是沒有過，這時聽馬夫人說到她兒時的事情，不由得想起了義父義母來，心中又是一酸。只聽馬夫人續道：「我爹爹說道：『小妹，爹爹趕明兒再餵口豬，這次賣了，一定給你買花衣服。』我只是大哭不依，可是不依又有甚麼法子呢？不到一個月便過年了，隔壁張家姊姊穿了一件黃底紅花的新棉襖，一條蔥綠色青花的褲子。我瞧得真是眼紅，媽媽做的年糕，我也生氣不吃。」段正淳笑道：「那時候要是我知道了，一定送十套二十套新衣服給你。」

馬夫人道：「有十套二十套，那就不希罕啦。那天是年三十，到了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著，我就悄悄起來，摸到隔壁張伯伯家裏。大人在守歲，還沒睡，蠟燭點得明晃晃地，我見張家姊姊在炕上睡著了，她的新衣新褲蓋在她的身上，紅艷艷的燭火照著，更加顯得好看，我獃獃的瞧著，瞧了很久很久，我悄悄走進房去，將那套棉衣棉褲拿了起來。」段正淳又道：「偷新衣服？哎唷，我只道咱們小康只會偷漢子，原來還會偷衣服呢。」

馬夫人星眼流波，嫣然一笑，說道：「我才不是偷這些新衣新褲呢，我拿起桌子上針線籃裏的一把剪刀，將那件新衣裳剪得粉碎，又把那條褲子剪成了一條條的，永遠縫補不起來。我剪爛了這套新衣新褲之後，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歡，比我自己有新衣服穿還要更加痛快。」段正淳一直臉蘊笑意，聽到這裏，臉上漸漸變色，頗為不快，道：「小康，別說這些舊事啦，咱們睡罷！」馬夫人道：「不，難得跟你有幾天相聚，從今而後，只怕咱們倆再也不得見面了，我要跟你說多些話。段郎，你可知道我為甚麼要跟你多說這個故事？我是要叫你明白我的脾氣，從小就是這樣，要是有一件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偏偏旁人運氣好得到了，那麼我說甚麼也要毀了這件物事。小時候用的是笨法子，年紀慢慢大起來，人也聰明些，就使些巧妙點的法子。」

段正淳連連搖頭，道：「別說啦，我不愛聽這些煞風景的話。」馬夫人微微一笑，站起身來，慢慢打散了頭髮，長髮直垂到腰間，柔絲如漆，在她背上微微顫動。她拿了一隻黃楊木的梳子，慢慢梳著長髮，忽然回眸一笑，媚態橫生，說道：「段郎，你來抱我！」聲音嬌柔之極。秦紅棉和阮星竹臥在窗外，雖是看不見室中情景，但聽了馬夫人這句話，均是妒火攻心，幾欲炸裂了胸膛。段正淳哈哈一笑，撐著炕床，要站起來去抱她，卻是酒喝得多了，竟然站不起來，笑道：「也只喝了這四五杯酒兒，竟有醉得這麼厲害，小康，你的花容月貌，令人一見心醉，真抵得上三斤烈酒，嘿嘿。」蕭峰一聽，心中吃了一驚：「只喝了四五杯酒，如何會醉。段正淳內力非同泛泛，就算沒半點酒量，也絕無是理，這中間大有蹺蹊。」

只聽馬夫人咯咯嬌笑，道：「段郎，你過來喲，我沒半點力氣，你──你──你快來抱我。」段正淳又試了一次，仍是站不起身，笑道：「我也是沒半點力氣，真是奇怪了，我一見到你，那便如耗子見了貓，全身酸軟，服服貼貼。」馬夫人輕笑道：「我不依你，只喝了這一點酒，便裝醉哄人，你運運氣，使動內力，不就得了。」

段正淳調運內息，想提一口真氣，豈知肚腹中空蕩蕩地，便如無邊無際，甚麼都捉摸不著。他連提三口真氣，那知道培養了數十年的深厚內力，陡然間沒影沒蹤，不知已於何時離身而去。這一來段正淳可就慌了，知道事態嚴重。但他究是個久歷江湖風險之人，臉上竟是絲毫不動聲色，笑道：「只剩下一陽指和六脈神劍的內勁，這可醉得我只會殺人不會抱人了。」

蕭峰聽他說這句話，心道：「這段正淳雖然貪花好色，卻也不是個胡塗腳色，他已知道身陷危境，說甚麼『只會殺人，不會抱人』。其實他一陽指是會的，六脈神劍可就不會，顯然是在虛聲恫嚇。」只聽馬夫人軟洋洋的道：「啊喲，我頭暈得緊，段郎，莫非──莫非這酒漿之中，給誰下了手腳？」段正淳本來疑心馬夫人在酒中下藥，但聽她自己先行說了出來，對她的疑心登時消了，向她招了招手，說道：「小康，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馬夫人似要舉步走到段正淳身邊，但卻似移動不了身子，伏在桌上面泛桃花，只是喘氣，說道：「段郎，我一步也動不了啦，你──你為甚麼害我？」

段正淳搖搖頭，打個手勢，用手指醮了些酒，在桌上寫道：「已中敵人毒計，力圖鎮靜。」口中說道：「現下我內力提上來啦，這幾杯毒酒，卻也迷不住我。」馬夫人在桌上寫道：「是真是假。」段正淳寫道：「不可示弱。」口中卻大聲道：「小康，你有甚麼對頭，卻使這毒計來害我？」蕭峰在窗外見到他寫『不可示弱』四字，心中暗叫不妙，心道：饒你段正淳精明厲害，到頭來還是栽在女人手裏。這毒藥明明是馬夫人下的，她聽你說「只會殺人，不會抱人」，忌憚你武功了得，這才假裝自己也中了毒，探問你的虛實，如何這麼容易上了當？

只見馬夫人臉現憂色，又在桌上寫道：「當真內力全失，無力禦敵麼？」口中卻道：「段郎，若有甚麼下三濫的奸賊想來打咱們主意，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你只管坐著別理會，瞧他可有膽子動手。」段正淳寫道：「只盼藥性早過。敵人緩來。」說道：「是啊，我正嫌寂寞得緊，有人願來給咱們消遣，作個樂子，那真是求之不得。小康，你要不要瞧瞧我凌空點穴的手段？」馬夫人笑道：「我可從來沒見過，你既是內力未失，你用一陽指在紙窗上戳一窟窿，好不好？」段正淳眉頭微蹙，連使眼色，意思說：「我內力全無，那裏還能凌空點穴？我是吹給敵人聽的，你怎地全不會意？」馬夫人卻連連催促，道：「快動手啊，你只須在紙窗上戳個小洞，便能嚇退敵人，否則那可糟了，別讓敵人瞧出了破綻。」段正淳心中又是一凜：「她向來聰明伶俐，何以此刻故意裝傻？」

正沉吟間，只聽馬夫人柔聲道：「段郎，你中了『十香迷魂散』的烈性毒藥，任你武功登天，那也必內力全失。你如果還能凌空點穴，能在紙窗上用內力真氣刺一個小孔，那可就奇妙得緊了。」段正淳失驚道：「我──我是中了『十香迷魂散』的歹毒迷藥？你怎麼──怎麼會知道？」馬夫人笑道：「我給你斟酒時，好像一個不小心，將一包毒藥掉入酒壺中了。」段正淳強笑道：「嗯，原來如此，那也沒有甚麼。」這時他心中雪亮，知道已被馬夫人制住，若是狂怒喝罵，決計無補於事，臉上只好裝作沒事人一般，竭力鎮定心神，應付危局，又想：「她對我一往情深，絕不致害我性命，想來不過是要我答應永不回家，和她一輩子廝守，又或是要我帶她同回大理，名正言順的跟我做長久夫妻。那是她出於愛我的一片癡心，手段雖然過份，總也不是歹意。」

只聽馬夫人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白頭偕老的長久夫妻？」段正淳笑道：「你這人忒是厲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兒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為鎮南王的側妃。」秦紅棉和阮星竹聽了又是一陣妒火攻心，均想：「這賤人有甚麼好？你不答應我，卻答應了她。」只聽馬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段郎，早一陣我曾問你，日後拿我怎麼樣，你說大理地方潮濕多瘴，我去了會生病，你現下是被迫答應，並非出於本心。」

# 第六十二回 蛇蠍美人

段正淳嘆了口氣，道：「小康，我跟你說，我是大理國的皇太弟、鎮南王、保國大將軍，我哥哥沒有兒子，他千秋萬歲之後，便將皇位傳了給我。我在中原只不過一介武夫，回到大理，那更不能胡作非為，你說是不是呢？」馬夫人道：「是啊，那又怎地？」段正淳道：「我既帶你去大理，自是絕無反悔的了。以我身份，在大理國中豈能對誰食言而肥？」馬夫人輕輕「哦」了一聲，道：「話是說得有理。日後你做了皇上，你能封我為皇后娘娘麼？」段正淳躊躇道：「我已有元配妻室，皇后是不成的──」馬夫人道：「是啊，我是個不祥的寡婦，怎能做皇后娘娘，那不是笑歪了人的嘴巴麼？」

她又拿起木梳，慢慢梳理頭髮，笑道：「段郎，剛才我說那個故事給你聽，你懂了我的意思罷？」段正淳額頭冷汗涔涔而下，勉力鎮懾心神，可是數十年來勤修苦練而成的內功，全不知到了何處，便如一個溺水之人，雖是亂抓亂摸，卻連一根稻草也抓不到。只聽馬夫人問道：「段郎，你身上很熱，是不是，我給你抹抹汗。」從懷中抽出一塊素帕走到段正淳身前，輕輕給他抹去了額上的冷汗，柔聲道：「段郎，你得保重身子才好，酒後容易受涼，要是有甚麼不適，那不是教我又多擔心麼？」窗內段正淳和窗外蕭峰聽了這幾句話，都是感到一陣莫明的恐懼。

段正淳強作微笑，說道：「那天晚上你香汗淋漓，我也曾給你抹了汗來，這塊手帕，我還在身邊帶著。」馬夫人臉現靦腆之態，道：「十多年前的舊事，虧你還好意思拿來說？你取出來給我看看。」段正淳身邊倒真是帶著那塊舊手帕，他這人所以容易討得女子歡心，這套本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令得每個和他有過風流孽緣的女子，都信他真正愛的便是自己，只因種種難以抗拒的命運變故，這才無法結成美滿姻緣。他想伸手將這塊手巾掏出來，令她顧念情愛，以解脫眼前的大難。那知道他只手指微微動了一動，手掌以上已是全然麻木，這「十香迷魂散」的毒性好不厲害，他竟無法去取這塊手巾。

馬夫人道：「你拿給我看啊，哼，你又騙人。」段正淳苦笑道：「哈哈，醉得手也不能動了，你給我取了出來罷。」馬夫人道：「我才不上當罷。你是要騙我過來，用一陽指致我死命。」段正淳微笑道：「像你這般俏麗無比的絕世美人，就算我是十惡不赦的兇徒，也捨不得在你臉上劃一道指甲痕。」馬夫人笑道：「當真？段郎，我可總有點不放心，我得用繩子綁住你的雙手，然後──然後，再用一縷柔絲綁住你的心。」段正淳道：「你早綁住我的心了，否則我怎麼會乖乖的送上門來？」馬夫人嗤的一笑，道：「你原是個好人兒，也難怪我對你這般牽肚掛腸。」一面說，一而拉開炕床旁的抽屜，取出一根纏著牛筋的絲繩來。段正淳心下更驚：「原來她早就一切預備妥善，我卻如蒙在鼓裏。段正淳啊段正淳，今日你命送此處，可又怨得誰來？」馬夫人道：「我先將你的手綁一綁，段郎，我可真是說不出的喜歡你，你生不生我的氣？」

若是換作別個，不是拼了一死，破口大罵，那便苦苦哀求，動之以舊日的情誼，但段正淳深知馬夫人的陰沉性子，她雖是女子，卻比尋常男子的性格更為堅毅，辱罵不能使她氣惱，哀懇不能使她回心，當下只好和她拖延時刻，且看有甚麼機會能轉危為安，脫此困境，便笑道：「我一見到你水汪汪的眼睛，天大的怒氣也化為烏有了，你過來，給我聞聞你頭上那朵茉莉花香不香？」原來十多年前段正淳便由這一句話，和馬夫人種下了一段孽緣，此刻舊事重提，馬夫人身子一軟，羞答答的倒在他的懷中，風情無限，嬌羞不勝。

她伸手撫摸段正淳的臉，膩聲道：「段郎、段郎，那天晚上我將身子交了給你，我跟你說，他日你若三心兩意，你便如何？」段正淳只覺眼前金星亂冒，額上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滲了出來。馬夫人道：「沒良心的郎君，你賭過的咒，轉眼便忘了麼？」段正淳苦笑道：「我說讓你把我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了下來。」本來這句誓語八成乃是戲謔，是男女歡好之際的調情說話，但這時聽來，卻不禁令人不寒而慄。

馬夫人媚笑道：「我才真不捨得咬你呢。段郎，我想綁綁你的手，你肯不肯？你肯，我就綁；你不肯，我就不綁。我向來對你千依百順，只盼能討你的歡心。」段正淳到了這步田地，知道她是決計不能放過自己的了，就算自己說不讓她綁，她定會另行想出古怪法子來，於是苦笑道：「你要綁，那就綁罷。我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死在你的手裏，那是再快活也沒有了。」蕭峰在窗外聽看，不禁暗暗佩服段正淳的定力驚人。在這如此危急的當口，居然還說得出這種調笑的話來。

只見馬夫人將他雙手拉到背後，用牛筋絲繩牢牢的綁住，接連打了七八個死結，別說段正淳這時武功全失，就是內力無損，也非片刻間所能掙脫。馬夫人又嬌笑道：「我最恨你這雙腳啦，邁步一去，那就無影無蹤了。」段正淳道：「那年我和你相會，卻也是這雙腳帶著我來的，這雙腳兒罪過雖大，功勞可也不小。」馬夫人道：「好罷！我也把它綁了起來。」說著拿起另一條牛筋絲繩，將他雙腳又綁住了。她取過一把剪刀來，慢慢剪破了他右肩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膚來，段正淳已四十來歲，但以皇室親王，養尊處優，一生過的是榮華富貴的日子，肩頭肌膚仍是極為光滑。馬夫人伸手在他肩上輕輕撫摸，湊過櫻桃小口，吻他的臉頰，漸漸從頭頸而吻到肩上。

突然之間，段正淳「啊」的一聲大叫，聲音刺破了寂靜的黑夜。馬夫人抬起頭來，滿嘴都是鮮血，竟是將段正淳肩頭的一塊肉咬了下來，但見鮮血不住從傷口湧出。馬夫人將咬下來的那小塊肉吐在地下，媚聲道：「段郎，這是你自己說的，你若是變了心，讓我把你身上的肉，一口口的咬下來。」段正淳哈哈一笑，道：「是啊，小康，我說過的話，怎能不作數。我有時候想，我將來怎樣死才好呢？在床上生病而死，那是太平庸；在戰場上為國家而戰死，當然很好，只不過英勇而不風流，未免美中不足，不似段正淳平素的為人。小康，今兒你想出來的法子可了不起，段正淳命喪當代第一美人的櫻桃小口之中、珍珠貝齒之下，這可償了我的心願啦。」

秦紅棉和阮星竹聽到這裏，均已嚇得六神無主，知道段郎已是命在頃刻，但見蕭峰仍是蹲在窗下觀看動靜，並不出手相救，心中千百遍的罵他，若不是給他點倒，早已衝了進去相救。蕭峰卻還捉摸不定馬夫人的真意若何，不知她是真要加害段正淳，還是不過是嚇他一嚇，教他多受些風流罪過，然後再饒了他，好讓他此後永作裙邊不貳之臣。倘若她這些作為，只是情人間鬧一些別扭，自己卻莽莽撞撞闖進屋去救人，那可失卻了探聽真相的良機，是以仍然沉住了氣，靜以觀變。

只聽馬夫人笑道：「段郎，我本想慢慢的咬死你，要咬你千口萬口，但恐怕你部屬趕來相救。這樣罷，我將這把小刀插在你的心口，只刺進半寸，要不了你的性命，若是有人來救，我在刀柄上一撞，你就不用吃那零碎苦頭了。」一面說，一面取出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割開了段正淳胸前衣服，將匕首的刀尖對準他的心口，纖纖素手輕輕一送，將匕首插進了他的胸膛，果真只刺進少許。

蕭峰當馬夫人用匕首刺進段正淳身子之時，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瞧著她的手，若見她用力過大，有危及段正淳性命之虞，那便立即一掌拍了進去，將她身子震開，待見她果是輕輕一插，當下仍是不加理會。只聽得段正淳笑道：「小康，你咬死我後，我也不離開你身邊。」馬夫人道：「幹甚麼？」段正淳道：「凡是妻子謀害了丈夫，死了的丈夫總是陰魂不散，纏在她身邊，以防第二個男人來跟她相好。」

段正淳這句話，原不過是嚇她一嚇，想叫她出手不可太過惡毒，不料馬夫人聽了之後，臉色大變，不自禁的向背後瞧了一眼。段正淳道：「你背後那個人是誰？」馬夫人吃了一驚，道：「我背後有甚麼人？胡說八道。」段正淳道：「嗯，這是個男人，咧開了嘴向你笑呢，他摸著自己的喉嚨，好像喉頭很痛，那是誰啊，身子高高的，眼中卻在流淚──」馬夫人急速轉身，那裏有人，顫聲道：「你騙人，你騙人！」

段正淳初時隨口瞎說，待見她驚恐異常，登時心下起疑。他是個十分聰明之人，一轉念間，隱隱約約覺得馬大元之死這事中間，恐怕有甚麼蹊蹺。他知道馬大元是死於「鎖喉擒拿手」之下，當下故意說那人喉頭很痛、眼中有淚，果然馬夫人大是驚恐。段正淳已猜到了三分，心想今日若要免禍，看來多半要從這件事中設法，當下說道：「咦，奇怪，怎麼這個男子一晃眼又不見了，他是你甚麼人？」馬夫人心中驚惶，但片刻間便已鎮定，說道：「段郎，今日到了這步田地，你也知道是非應咒不可的了，咱倆相好一場，我給你來個爽爽快快的了斷罷。」說著走前一步，伸手便要往匕首柄上推去。

段正淳知道已到了千鈞一髮的境地，再也延挨不得，雙目向她背後直瞪，叫道：「馬大元，馬大元，快捏死她！」馬夫人見到他臉上可怖異常的神色，已是吃了一驚，待聽他大叫「馬大元」，不由得回頭瞧了一眼。段正淳抓住這一瞬即逝的良機，低頭向她下顎撞了過去，砰的一聲，馬夫人登時被他撞暈。段正淳這一撞並非出自內力，馬夫人雖是昏迷了一陣，立即便醒，款款的站了起來，撫著自己的下顎，笑道：「段郎，你便是愛這麼蠻來，撞得人家這裏好生疼痛。你編些說話嚇我，我才不上你的當呢。」段正淳這一撞已用竭了他聚集半天的力氣，心中暗暗換了口氣，心道：「命該如此，夫復何言！」一轉念間，說道：「小康，你這就殺我麼？那麼丐幫中的人來問你謀殺親夫的罪名時，誰來幫你？」馬夫人嘻嘻一笑，道：「誰說我謀殺親夫了？我殺了你之後，遠走高飛，也不會在這裏耽擱啦。」她幽幽的嘆了口氣，道：「段郎，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想你愛你，只因為我要不了你，只好毀了你，這是我的脾氣，那也沒有法子。」段正淳道：「嗯，是了，那天你故意騙那個小姑娘，要假手喬峰殺我，就是為此。」馬夫人道：「是啊，喬峰這廝也真沒用，居然殺你不了，給你逃了出來。」

蕭峰心中不住的想：「阿朱喬裝白世鏡，其技如神，連我也分辨不出，這夫人和白世鏡又不相稔，如何會識破其中的機關？」只聽得馬夫人道：「段郎，我要再咬你一口。」段正淳微笑道：「你來咬罷，我再喜歡也沒有了。」蕭峰心想不能再行延擱，當下伸出拳頭，抵在段正淳身後的土牆之上，暗運勁力，土牆本不十分堅牢，他拳頭慢慢陷了進去，終於無聲無息的穿破一洞，手掌抵住段正淳背心。便在此時，馬夫人又在他肩頭咬下一塊肉來。段正淳縱聲大叫，身子顫動，忽覺雙手已得自由，原來縛住他手腕的牛筋絲繩已被蕭峰用手指扯斷，同時一股渾厚之極的內力，湧入他的各處經脈。

段正淳一怔之間，已知道外面來了強援，氣隨意轉，這股內力便從背心傳到手臂，又傳到手指，嗤的一聲輕響，一陽指神功已然發出。馬夫人脅下中指，「哎喲！」一聲尖叫，倒在榻上。蕭峰見段正淳已將馬夫人制住，當即縮手。段正淳正想開口相謝，忽見門簾掀開，走進一個人來。只聽那人說道：「小康，你對他舊情未斷麼？怎地費了這麼大功夫，還沒料理乾淨？」蕭峰隔窗見到那人，心中一獃，但片刻之間，腦海中存著的許許多多疑團，霎時之間都解開了。馬夫人那日在無錫杏子林中取了自己隨身攜帶的扇子出來，誣陷他是赴馬家偷盜書信因而失落，這柄折扇她從何處得來？如果是有人盜去的，勢必是和自己極為親近之人，然則此人是誰？自己是契丹人這件秘密，隱瞞了三十餘年，何以突然又翻了出來？阿朱喬裝白世鏡，本是天衣無縫，馬夫人如何能夠識破機關？原來，走出房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丐幫中的執法長老白世鏡。

馬夫人驚道：「他……他……武功未失，點……點了我的穴道。」白世鏡聽了這句話，一躍而前，抓住段正淳雙手，喀喇兩響，扭斷了他的腕骨。要知蕭峰輸入段正淳體內的真氣內力只能支持得片刻，蕭峰一縮手，他又成了廢人。蕭峰見到白世鏡後，一霎時思潮如湧，沒想到要再出手相助段正淳，同時也沒想到白世鏡竟會立時便下毒手，待得驚覺，段正淳雙腕已斷。他心想：「此人風流好色，今日讓他多吃些苦頭，也是好的，瞧在阿朱的面上，最後我總是救他性命便了。」

只聽得白世鏡道：「姓段的，瞧你不出，倒是好本事，吃了十香迷魂散，功夫倒還剩下三成。」段正淳雖不知牆外伸掌助他真氣的人是誰，但料想定是個大有本領的人物，眼前是多了個強敵，但大援在後，心中並不驚慌，聽白世鏡口氣，顯是不知自己來了幫手，便問道：「尊駕是丐幫中的長老麼？在下和尊駕素不相識，何以遽下毒手。」白世鏡走到馬夫人身邊，在她腰間推拿了幾下，但段氏一陽指的點穴功夫極是神妙，白世鏡武功雖然大是不弱，卻是無法解開她的穴道，皺眉道：「你覺得怎樣？」語氣極是關切。馬夫人道：「我便是手足酸軟，動彈不得。世鏡，你出手料理了他，咱們快些走罷。這間屋子──這間屋子，我不想多耽了。」段正淳突然間縱聲大笑：「哈哈，哈哈！小康，你──你──怎地如此不長進，哈哈，哈哈！」馬夫人微笑道：「段郎，你興致倒好，死在臨頭，居然還笑得這麼歡暢。」白世鏡怒道：「你還叫他『段郎』？你這賤人。」反手啪的一下，重重打了她一記耳光。段正淳怒喝：「住手，你幹麼打她？」白世鏡冷笑道：「憑你也管得著麼？她是我的人兒，我愛打便打，愛罵便罵。」段正淳道：「這麼如花似玉的美人兒，虧你下得了手？就算是你的人兒，你也該低聲下氣的討她歡心，逗她快樂才是啊。」馬夫人向白世鏡橫了一眼，道：「你聽聽人家怎麼對我，你又怎樣對我？你也不怕羞。」白世鏡罵道：「你這小淫婦，瞧我不炮製你。姓段的，我可不聽你這一套，你會討女人歡心，怎麼她又來害你？請了，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祭。」說著踏上一步，伸手便要去推插在他胸口的那柄匕首。

蕭峰見情勢危急，右掌又從土牆洞口中伸了進去，只要白世鏡再走近半步，掌風立發。便在此時！突然房門簾子給一股疾風吹了起來，呼的一聲，勁風到處，油燈熄滅，房中登時黑漆一團。馬夫人啊的一聲驚叫。白世鏡知道來了敵人，無暇殺死段正淳，迎敵要緊，喝道：「甚麼人？」雙掌護胸，轉過身來。

吹熄燭火的這一陣勁風，明明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物所發，但燭火熄滅之後，並無其他動靜。白世鏡、段正淳、馬夫人、蕭峰四人一凝神間，隱隱約約見到房中已多了一人。馬夫人第一個沉不住氣，尖聲叫了起來：「有人，有人！」只見這人當門而立，雙手下垂，面目卻瞧不清楚，一動不動的站著。白世鏡喝問：「是誰？」向前跨了一步。那人不言不動，恍若未聞。白世鏡喝道：「再不答話，在下可要不客氣了。」他分不清來者是友是敵，只是從他撲滅燭火的掌力之中，知道來者武功極強，實不願貿然跟他動手。但那人仍是不言不動，黑暗之中，尤其顯得鬼氣森森。屋外的段正淳和屋內的蕭峰見了來人模樣，心下也是起疑：「這人武功大是不弱，卻想不起武林之中有這一號人物。」他二人均是久歷江湖，見聞極為廣博，一時卻猜想不到是誰。

馬夫人尖聲叫道：「你點了燭火。我怕，我怕！」白世鏡心道：「這淫婦胡說八道，這當口我一點燭火，那不是叫敵人乘虛襲擊麼？」他雙掌護胸，要待敵人先動，好歹也要瞧出來人的幾分虛實，再作打算，不料那人始終是一動不動，兩人如此相對，幾乎有一盞茶時分。蕭峰當然不會發出甚麼聲息，段正淳也決計不願開口說話，使白世鏡有機會摸到對方底細，四下裏萬籟無聲，連雪花飄下來的聲音幾乎也聽得見了。

時間越是拖得久，白世鏡越是擔心，尋思：「這人當然是敵非友，但他遲遲不出手，那是甚麼緣故？是了，他是在等幫手，只怕一個人對付不了我，要等幫手到來，一同相救段正淳。」他一想到此節，當下不敢再行延緩，叫道：「閣下既不答話，我可要得罪了。」他停了片刻，見對方仍是一無動靜，當即翻手從懷中取出一柄破甲鋼錐，縱身而上，黑暗中青光閃動，那鋼錐的錐尖直向那人胸口疾刺過去，這一招「光射斗牛」，正是他生平得意的絕技之一。那人斜身一閃，讓了開去。白世鏡只覺一陣疾風直逼過來，對方的手指抓向自己的喉頭，這一招來得極快，自己的鋼錐尚未收回，敵人的五根手指的指尖已碰到了咽喉，這一來當真是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向後一躍，避開了他的抓拿，顫聲道：「你──你──」原來他真正害怕的倒還不是對方武功奇高，而是適才那人所出的招數，竟是「鎖喉擒拿手」。須知「鎖喉擒拿手」是馬夫人亡夫馬大元的家傳絕技，武林中除了馬家子弟之外，無人會使。自馬大元一死之後，這門武功就真是失傳了。白世鏡和馬大元數十年的交情，自是知道他的武功家數，這招一交，白世鏡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凝目向那人望去，但見他身形和馬大元一模一樣，只是黑暗中瞧不清他的相貌。那人仍是不言不動，陰森森的一身鬼氣，白世鏡覺得頸中隱隱生疼，想是被他指甲刺破了。他定了定神，問道：「尊駕可是姓馬？」那人便如是個聾子，全不理會。

白世鏡道：「小康，你把蠟燭點亮了。」馬夫人道：「我動不得，你來點罷。」白世鏡實是不敢隨便行動，授人以隙，心中又想：「這人的武功明明比我為高，若是要救段正淳，不用等旁人前來相幫，他為何一招之後，不再追擊？」這般又是一段長時間的寂靜無聲，白世鏡突然之間覺察到一件怪事，這房中雖是誰都不言不動，呼吸的聲音卻是有的，馬夫人的呼吸、段正淳的呼吸、自己的呼吸，可是對面站著的那人卻沒有發出呼吸之聲。白世鏡屏住自己的呼吸，側耳靜聽，以他的內力修為，應當聽得到屋中任何人的透氣聲，可是對面那人便沒有呼吸。隔了好久好久，那人仍是沒有呼吸。若是生人，焉有不透氣之理？白世鏡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音：撲，撲，撲──他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越來越響，感到自己胸口在劇烈顫動，這顆心似乎要從口腔中跳出來，他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聲，向那人撲了過去，破甲錐連連晃動，刺向那人面門。那人左手一撩，將白世鏡的右臂格在外門，右手疾探而出，抓向他的咽喉。白世鏡已防到他會再施「鎖喉擒拿功」，頭一低，從他腋下閃了開去。那人卻不追擊，就此獃獃的站在門口。白世鏡一錐向他腿上戳去，那人直挺挺的向上一蹬避開。

馬夫人見這人身形僵直，上躍時膝蓋不彎，不禁脫口而呼：「殭屍，殭屍！」只聽得騰的一聲，那人重重的落了下來。白世鏡心中更是發毛：「這人若是武學高手，縱上落下的身手怎會如此笨拙？難道世間真有殭屍麼？」但他究是幫中第一流的人物，豈能就此為這眼前的怪象所嚇倒？微一猶豫，又是猱身而上，嗤嗤嗤三聲，破甲錐三招都是向那人下盤。那人的膝蓋果真是不會彎曲。只是直挺挺的一跳一跳閃避，看來他連邁步也不會。白世鏡刺向左，他便右躍閃開，刺向右，他就躲向左邊。白世鏡發覺了對手的弱點，心中懼意略去，可是越來越覺得對手不是生人。

白世鏡又刺數錐，對方看似笨拙，但自己幾下變化精妙的錐法，始終沒能傷到他的身子。突然之間，後頸上一陣冰涼，一隻冰涼的大手摸在他的頭頸之中。白世鏡大吃一驚，一錐向後反刺，嗤的一聲輕響，刺了個空，那人的大手卻重重的壓了下來。白世鏡急運真力與之相抗，但自己越是使力，下壓的力道越重。他先是彎下了頭，跟著彎腰，頭頸中便似放了一塊千斤巨石一般，幾乎要將他身子壓得折為兩截。白世鏡喘氣之聲極重，蕭峰和段正淳聽了，也覺怪異。馬夫人大叫：「世鏡，世鏡，你怎麼啦？」白世鏡如何還有餘力答話，只覺體中的內力，正在被背上這沉重之極的壓力一絲絲的擠將出來。突然之間，一隻冰涼如鐵的大手摸到了他的臉上，這隻手當真不是人手，半分暖氣也無。白世鏡也忍不住叫道：「殭屍！殭屍！」聲音凄厲可怖。那隻大手動作緩慢，從他額頭漸漸摸將下來，摸到他的眼睛，手指在他眼珠上滑來滑去。白世鏡嚇得幾欲暈去，對方的手指只須略一使勁，自己的一對眼球立時便給他挖了出來。幸好這隻冷手又向下移，摸到了他的鼻子，再摸向他的嘴巴，一寸一寸的下移，終於叉住了他的喉嚨。這人的食中兩根手指挾住了白世鏡的喉結，慢慢的挾緊，白世鏡驚怖無已，叫道：「大元兄弟，饒命，饒命！」馬夫人尖聲大叫：「你──你說甚麼？」白世鏡叫道：「大元兄弟，都是她出的主意，跟我可不相干。」馬夫人怒道：「是我出的主意又怎樣？馬大元，你活在世上是個膿包，死了又能作甚麼怪？老娘可不怕你。」白世鏡覺得自己剛才出言推諉罪責之時，那人的手指便鬆了一些，這時自己一住口，那人又慢慢收緊，心中慌亂，聽得馬夫人叫他「馬大元」，更是認定這怪物便是馬大元的殭屍，叫道：「饒命！你夫人再三勸你揭露喬峰的身世秘密，你一定不肯──她──她這才起意害你──」

蕭峰心頭一凜，他可不信世間有甚麼鬼神，料定來人是個武學名家，故意裝神弄鬼，使得白世鏡和馬夫人心中慌忙，乘機逼問他二人的口供。果然白世鏡心力交瘁吐露了出來，從他言語中聽來，馬大元乃是給二人害死，馬夫人更是主謀。馬夫人所以要謀殺親夫，起因在於要揭露自己的身世之秘，而馬大元不允，「她為甚麼這樣恨我？為甚麼非推倒我的幫主之位不可？」只聽馬夫人尖叫道：「你來捏死我好了，我就是看不慣你這副膿包樣子！膽小鬼！」

只聽得喀喇一聲輕響，白世鏡的喉頭軟骨已被捏碎了一塊。白世鏡拼命掙扎，說甚麼也逃不脫那人的手掌，跟著又是喀喇一聲響，喉管碎裂，他大聲呼了幾口氣，口中吸的氣息再也吸不進胸中，手足一陣痙攣，便即氣絕。那人一捏死白世鏡，一轉身，已是無影無蹤。蕭峰心念一動：「此人是誰？須得追他一追。」當下飄身來到前門，白雪映照之下，只見淡淡一個人影正向東北角上漸漸隱去，若不是他眼力奇佳，還真沒法見到。蕭峰心道：「此人身法好快！」一提氣，便向他追了下去，一陣疾衝之下，和他相距已不過十來丈，這時瞧得清楚，那人顯然是個武功奇佳的高手，這時已不是直著腿子蹦跳，而是腳步輕鬆，有如在雪上滑行一般。蕭峰的輕功源出少林，又經丐幫汪幫主陶冶，純屬陽剛一派，一大步邁出，便是丈許，身子躍在空中，又是一大步邁出。以姿式而論，遠不如前面那人的瀟灑優雅，但長程趕路，卻是更為實用。又追一程，跟那人的距離又接近了丈許。

約莫奔得一炷香時間，前面那人已然察覺有人跟蹤，從蕭峰腳步踏雪聲中，顯是得知跟隨者武功極高，只見他身子行動突然加快，也不見如何急速奔跑，卻如一艘吃飽了風的帆船，順流激駛，霎時之間，和蕭峰之間相距又拉長了一段。蕭峰暗暗心驚：「此人當真了得，實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若非是這等人物，原也不有舉手投足之際，便殺死了白世鏡。」他天生異稟，實是學武的奇才，授業師父玄苦大師和汪幫主武功雖高，還算不得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蕭峰卻是青出於藍，遠遠勝過了授他武功的師父，任何一招平平無奇的招數到了他的手中，自然而然會發出巨大無此的威力。熟識他的人都說這種武學天才實是有生俱來，非靠功夫學力所能達到。蕭峰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覺甚麼招數一學即會，一會即精，臨敵之際，自然而然有各種巧妙變化。但除了武功之外，甚麼讀書、手藝，卻也只是平平而已，算不得怎樣特別聰明。

他武功上既具人所難及的異才，生平便罕逢敵手，許許多多強敵內力比他深厚、招數比他巧妙，但一到交手，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以一招半式之差而敗了下來，而且是輸得心服口服，極少有人第二次再去找他尋仇雪恥。此刻遇上了一個輕功比他高的對手，不由得雄心陡起，加快腳步，又搶了上去。兩人一前一後的向東北疾馳，蕭峰始終無法追得和他並肩徐行，但那人卻也無法拋脫蕭峰。一個時辰過去了，兩個時辰過去了，兩人已奔出八十餘里，仍是這般的不即不離。又過得大半個時辰，天色漸漸明亮，大雪已止，眼見便要從黑夜轉到白天。蕭峰遠遠望見山坡下有個市鎮，房屋鱗次櫛比，人煙著實不少，只聽見報曉雞聲「喔喔喔」的此起彼落。蕭峰酒癮忽起，叫道：「前面那位兄台，我請你喝二十碗酒，咱們再比賽腳力如何？」那人不答，仍是一股勁兒急奔。蕭峰笑道：「你手誅白世鏡這種奸徒，自是一位英雄好漢，蕭峰甘拜下風，輕功不如你，咱二人去沽酒喝罷，不比了，不比了。」他一面說話，一面奔跑，腳下竟是絲毫不緩。

前面那人突然止步，說道：「北喬峰、南慕容，果然名不虛傳，你口中說話，體內真氣仍是運使自如，真英雄，真豪傑！」蕭峰聽他話聲略顯蒼老，似乎年紀比自己大得多，說道：「前輩過獎了，晚輩高攀，想和前輩交個朋友，不知會嫌棄麼？」那人嘆道：「老了，不中用了！你別追來，再跑一個時辰，我便輸給你啦！」說著緩緩向前行去。蕭峰想追上去再跟他說話，但只追出一步，心道：「他叫我別追。」

# 第六十三回 壞了大事

蕭峰雖是企盼和此人結交，但想起他叫自己不可再追，又想起自己為中原群豪所不齒，只怕這人也是個鄙視仇恨契丹之人，當下目送那人的背影漸漸遠去，沒入樹林之徑，心下卻是不勝感嘆：「此人輕功佳妙，內力悠長，可惜不能和他見上一面！」

他凝思半晌，這才進了小鎮，到一家小酒店沽酒而飲，每喝一碗，便拍桌說道：「好男兒，好漢子，唉，可惜，可惜！」他說「好男兒，好漢子」，是稱讚那人武功了得，殺死白世鏡一事又是處置得十分妥當；連稱「可惜」，那是感嘆沒能交上這個朋友。要知蕭峰本是個愛朋友如性命之人，這一次披逐出丐幫，更與中原群豪結下了深仇，以前的朋友是都斷了，心下自是十分鬱悶，今日無意中遇上一位武功堪與自己並駕齊驅的英雄，偏偏又是無緣結識，只得以酒澆愁。他一連喝了二十餘碗，付了酒資，揚長出門，心想：「段正淳尚未脫險，阮星竹、秦紅棉她們被我點了穴道，須得回去解救。」於是邁開大步，又回馬家。回去時未曾施展全力，腳程是慢得多了，回到馬家，時已過午，只見屋外雪地中一人也無，阮星竹、阿紫、秦紅棉、木婉清四個女人一個也不見了。蕭峰微微一驚：「是誰解開了我所點的穴道，救了她們？」推門進屋，只見白世鏡的屍身仍是倒在門邊，段正淳人已不在，坑邊伏著一個女人，滿身是血，正是馬夫人，她轉過頭來，低聲道：「行行好，快，快殺了我罷！」蕭峰見她臉色灰敗，只一夜之間，便如老了二十年一般，變得十分醜陋，便問：「段正淳呢？」馬夫人道：「救了他去啦──這──這些惡人！啊！」突然之間，她一聲尖叫，聲音尖銳刺耳之極。蕭峰出其不意，倒給她嚇了一跳，退後一步，道：「你幹甚麼？」

馬夫人喘息道：「你──你是喬──幫主？」蕭峰苦笑道：「我早不是丐幫的幫主了。難道你又不知？」馬夫人道：「是的，你是喬幫主，喬幫主，你行行好，快，快殺了我。」蕭峰皺眉道：「我不想殺你，你謀殺親夫，丐幫中自有人來料理你。」馬夫人哀求道：「我──我實在抵不住啦，那小賤人手段這般毒辣，我──我做了鬼也不放過她。你──你看──我身上。」她身子伏在陰暗之處，蕭峰看不清楚，瞧她這麼說，便推開窗子，亮光照進屋來，一瞥之下，不由得微微一顫，只見馬夫人的肩頭、手臂、胸口，大腿，到處給人用刀子劃成一條條傷口，而這些傷口之中，竟是密密麻麻的爬滿了螞蟻。蕭峰看了她傷處，知她四肢和腰間關節處的筋絡全被人挑斷了，再也動彈不得，這不同點穴，可以解開穴道、回復行動，筋脈既斷，從此成了軟癱的廢人。

最奇怪的是，何以傷口中竟有這許多螞蟻。只聽馬夫人跟著說道：「那小賤人，挑斷了我的手筋腳筋，割得我渾身是傷，又──又在傷口中倒了蜜糖水，蜜糖水，說要我麻癢幾天幾夜，受盡苦楚，說叫我求生不得、求──求死不能。」蕭峰只覺再看她的傷口一次，便要作嘔。他絕不是軟心腸之人，但殺人放火，素喜爽快乾脆，用惡毒法子折磨敵人，實所不取。他嘆了口氣，轉身到廚房中去舀了一盆水來，潑在她身上，令她免去螞蟻嚙體之苦。馬夫人道：「謝謝你，你良心好，我是活不成了，你行行好事，一刀將我殺了罷。」蕭峰道：「是誰──誰割傷你的？」馬夫人咬牙切齒，道：「是那個小賤人，瞧她年紀幼小，不過十五六歲，心腸手段卻是這般毒辣──」蕭峰失驚道：「是阿紫？」馬夫人道：「不錯，我聽得那個賤女人這麼叫她，叫她快將我殺了，可是這阿紫，這阿紫，偏要慢條斯理的整治我，說要給她父親報仇，要我受這種無窮之苦──」

蕭峰皺眉道：「段正淳昔日和你有情，雖然你要殺他，但他見到女兒如此殘酷的折磨於你，難道竟不阻止？」馬夫人道：「他昏迷不醒，人事不知，那是──那是十香迷魂散之故。」蕭峰點頭道：「這就是了。想他也是個明辨是非的好漢，豈能縱容女兒如此胡作非為。嗯，這幾個女人被人點了穴道，是誰來解救的？」馬夫人呻吟道：「你別問了，別問了，快殺了我罷。」蕭峰哼了一聲，道：「你不好好回答，我在你傷口上再倒些蜜糖水，撒手而去，任你自生自滅。」馬夫人道：「你們男人──都是狠心腸惡毒的──」蕭峰道：「你謀害大元兄弟的手段便不毒辣？」馬夫人奇道：「你──你怎地甚麼都知道？是誰跟你說的？」蕭峰冷冷的道：「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快說！」馬夫人道：「好罷，甚麼都跟你說。是一個麻衣麻冠的大頭漢子，先解開阿紫的穴道，我聽得阿紫叫他三師哥，後來阿紫請他解開了她媽媽阮星竹這賤人的穴道，阮星竹又求他解救另外兩個賤人。」

蕭峰心中微微一凜，他知道阿紫出於星宿海老魔的門下，所學武功，最為邪惡歹毒。中原的豪傑之士，一聽到「星宿海老魔」的名字，若不掩耳疾走，那也必皺起了眉頭。幸好這老魔自知他這一派武功犯了眾怒，極少離開星宿海老巢，蕭峰便不知他到底是否到過中原。這時聽說阿紫是他三師哥救的，如此說來，星宿海老魔的門人弟子紛紛東來，一場腥風血雨、龍爭虎鬥，那是勢難避免了。

蕭峰又問：「那人多大年紀？攜帶甚麼兵刃？」馬夫人道：「三十歲不到，比你年輕幾歲，沒見他攜帶甚麼兵刃。」蕭峰道：「這就是了。他們到那裏去啦？」馬夫人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你快殺了我。」蕭峰道：「問明白了，再殺不遲。要死，還不容易麼？要活就難了。你為甚麼要害死馬兄弟？」馬夫人雙目中露出兇光，道：「你非問不可麼？」蕭峰道：「不錯，非問不可。我是個硬心腸的男子，不會對你可憐的。」馬夫人呸了一聲，道：「你就是不說，難道我不知道？我今日落到這個地步，都是你害的。你這傲慢自大，不將旁人瞧在眼裏的畜生！你這豬狗不如的契丹胡虜，你死後墮入十八層地獄底下，天天讓惡鬼折磨你。你用蜜糖水來潑我傷口啊，為甚麼又不敢了！你這狗雜種，王八蛋──」她越罵越是狠毒，顯然心中積蓄了滿腔怨憤，非發洩不可。罵到後來，盡是市井穢語，骯髒齷齪，匪夷所思。蕭峰自幼和群丐混在一起，甚麼粗話都聽得慣了，他酒酣耳熱之餘，也常和大夥兒一塊說粗話罵人，但馬夫人一向斯文雅致，竟會罵得如此潑辣悍惡，卻是大出他意料之外。而這許多污言穢語，居然有許多是他從來沒聽見過的。他一聲不響，待馬夫人罵了個暢快，只見她一張慘白的臉，經過這場興奮的毒罵，掙得滿臉通紅，雙目中射出喜悅的神色。又罵了好一陣，她聲音才漸漸低了下來，最後說道：「喬峰你這狗賊，你害得我今日到這步田地，瞧你日後有甚麼下場。」蕭峰平心靜氣的道：「罵完了麼？」馬夫人道：「暫且不罵了，待我休息一會再罵，你這沒爹沒娘的狗雜種，老娘只消有一口氣在，永遠就不會罵完。」蕭峰道：「很好，你罵就是。我首次和你會面，是在無錫城外的杏子林中，那時大元兄弟已被你害死了，以前我跟你素不相識，怎麼說是我害得你到今日這步田地？」

馬夫人恨恨的道：「哈，你說在無錫城外這才首次和我會面，就是這句話，不錯，就為了這句話。你這自高自大，自以為武功天下第一的傲慢傢伙，直娘賊！」

她這麼一連串的大罵，又是半晌不絕，蕭峰由她罵個暢快，直等她聲嘶力竭，才道：「罵夠了麼？」馬夫人恨恨的道：「我永遠不會夠的，你──你這眼高於頂的傢伙，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見得有甚麼了不起。」蕭峰道：「不錯，就算是皇帝，那又有甚麼了不起？我從來不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剛才──剛才有個人，他的武功就比我高。」馬夫人也不去理會他說的是誰，口中只是喃喃咒罵，又過一會，說道：「你說在無錫城外首次見到我，哼，洛陽城裏的百花會中，你就沒見到我麼？」

蕭峰一怔，洛陽城中百花會，那是兩年前的事了，他與丐幫眾兄弟同去赴會，猜拳喝酒，鬧個暢快，可是說甚麼也記不起在會上見過馬夫人，便道：「那一次大元兄弟是去的，他可沒帶你來見我啊。」馬夫人又罵道：「你是甚麼東西。你不過是丐幫的頭兒，有甚麼神氣了？那天百花會中，我在那盆黃芍藥旁這麼一站，會中的英雄好漢，那一個不向我獃望？那一個不是瞧著我神魂顛倒？偏生你這傢伙自逞英雄好漢，不貪女色，連正眼也不向我瞧一下，偽君子，不要臉的無恥之徒。」

蕭峰漸明端倪，道：「是了，我記起來了，那日花盆旁邊確是有幾個女子，那時我只管顧著喝酒，沒功夫去瞧甚麼花花草草、男人女人。倘若是前輩的女流英俠，我當然會上前拜見。可是你是我的弟婦，我沒瞧見你，又有甚麼大不了的失禮？你何必記這麼大的恨？」馬夫人道：「你難道眼睛中沒有生眼珠子麼？憑他是多出名的英雄好漢，都要從頭至腳的向我細細打量。有些德高望重之人，就算不敢向我正視，乘旁人不覺，總還是向我偷偷的瞧上幾眼。只有你，只有你──哼，百花會中一千多個男人，就只你自始至終沒瞧我。」蕭峰嘆了口氣，道：「我從小不喜歡跟女人在一起玩，年長之後，更是沒功夫去看女人，又不是單單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的女子，我起初也沒去留意，直到後來，可是又太遲了──」馬夫人尖聲道：「甚麼？你說比我更美貌的女人？那是誰？那是誰？」蕭峰道：「是段正淳的女兒，阿紫的姊姊。」馬夫人吐了口唾沫，道：「呸，這種賤女人，也虧你掛在嘴上──」

她一言未畢，蕭峰抓住她的頭髮，提起她身子重重往地下一摔，說道：「你敢再說半句不敬她的言語，哼，教你嘗嘗我的毒辣手段。」馬夫人給他這麼一摔，幾乎昏暈過去，全身關節都是咯咯作響。她突然縱聲大笑，說道：「原來──原來咱們的喬大英雄，喬大幫主是給這小蹄子迷上啦，哈哈，哈哈，笑死人啦，丐幫的幫主，想做大理國公主的駙馬爺，喬幫主，我只道你是甚麼女人都不看的。」蕭峰雙膝一軟，坐在一張倚中，緩緩的道：「我只盼再能看她一眼，可是──可是──再也看不到了。」馬夫人冷笑道：「為甚麼？你想要她，憑你這身武功，難道還搶她不到？」蕭峰搖頭不語，過了良久，才道：「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搶她不回來了。」馬夫人道：「為甚麼？哈哈，哈哈。」蕭峰低聲道：「她死了。」馬夫人笑聲陡止，心中微感歉意，覺得這個自大傲慢的喬幫主倒也有三分可憐。兩人都不說話，靜了片刻，蕭峰站了起來，道：「你的傷是救不好的了，你謀殺親夫，死有餘辜，我就是能找到薛神醫，也不會請他來救你，你還有甚麼說話？」馬夫人一聽到他要出手殺死自己，突然害怕起來，道：「你──你饒了我，別殺死我。」蕭峰道：「好，本來不用我動手。」邁步便要出去。馬夫人見他頭也不回的跨步出房，心中忿怒又生，大聲道：「喬峰，你這狗賊，當年我惱你正眼也不瞧我一眼，才叫馬大元來殺你。馬大元不肯，我才叫白世鏡殺了馬大元。你──你今日對我，仍是絲毫也不動心。」

蕭峰回過身來，冷冷的道：「你謀殺親夫，就只為了我不曾瞧你一眼。撒這種漫天的大謊，有誰能信？」馬夫人道：「我立刻便要死了，更騙你作甚？你瞧我不起，我便要弄得你身敗名裂，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我在大元的鐵箱中發現汪幫主的遺書，得知了其中過節，便要大元當眾揭露，好叫天下好漢都知你是契丹的胡虜，要你別說做不成丐幫的幫主，連中原也無法立足、連性命也是難保。」蕭峰聽她說得如此狠毒，明知她全身已不能動彈，再也無法害人，但這樣一句句惡毒的言語鑽進耳來，卻也是不寒而慄，哼了一聲，說道：「大元兄弟不肯依你之言，你便將他殺了？」馬夫人道：「是啊，他非但不聽我話，反而狠狠的罵了我一頓。他向來對我千依百順，那裏有過這樣的疾言厲色？他得罪了我，我自有苦頭給他吃的。剛好第二日白世鏡來作客，瞧了我一眼又一眼，哼哼，這種色鬼男人，我叫他幹甚麼便幹甚麼，那裏還有倔強的。」

蕭峰吁了口氣，道：「白世鏡鐵錚錚的一條好漢子，活活毀在你手中了。你──你也是用十香迷魂散給馬兄弟吃了，然後叫白世鏡捏碎他的喉骨，裝作是姑蘇慕容氏以『銷喉擒拿手』殺了他，是也不是？」馬夫人道：「是啊，哈哈，怎麼不是？以後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不用我解說了罷？」蕭峰道：「我那把扇子，是白世鏡盜來的？」馬夫人道：「哈哈，正是。」蕭峰道：「段家姑娘假扮白世鏡，雖然天衣無縫，卻也因此而給你瞧出破綻？」馬夫人道：「這小──小妮子，也真嚇了我一跳，還說甚麼八月十五的，那正是馬大元的死忌。可是後來我低聲說了兩句風情言語，她答得牛頭不對馬嘴，那就給我瞧出了破綻，我正要殺段正淳，恰好假手於你。喬峰，你的裝扮可低劣得很了，我一瞧出那小賤人是假扮的，再留神看看你，嘿嘿，甚麼馬腳都露了出來。」

蕭峰咬著牙道：「段家姑娘是你害死的，這筆賬都要算在你身上。」馬夫人道：「是她來騙我的，又不是我去騙她。我只不過是將計就計。倘若她不來找我，讓白世鏡當上了丐幫的幫主，丐幫人眾自會和大理段氏結上怨家，這段正淳，嘿嘿，遲早逃不出我的手掌。」蕭峰道：「你好狠毒，跟你有過情誼的男人你要殺，沒心情來瞧瞧你容貌如何的男人，你也要殺。」馬夫人道：「美色當前，為甚麼不瞧？世上那有你這種假道學的偽君子。」她說著自己得意之事，兩頰潮紅，甚是興奮，但體力終於漸漸不支，說話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蕭峰道：「我最後問你一句話，那個寫信給汪幫主的帶頭大哥到底是誰？你看過那封信，見過信上的署名。」馬夫人冷笑道：「嘿嘿，嘿嘿，喬峰，最後畢竟是你求我呢，還是我求你？馬大元死了、徐長老死了、趙錢孫死了、鐵面判官單正死了、華山的譚公譚婆死了、天台山的智光大師死了。世上就只我和這個帶頭大哥自己，才知道此人是誰。」蕭峰心跳加劇，道：「不錯，最後是我喬峰向你求懇，請你將此人的姓名告知。」馬夫人道：「我命在頃刻，你又有甚麼好處給我？」

蕭峰道：「喬某但教力所能及，夫人有何吩咐，無有不遵。」馬夫人微笑道：「我還想甚麼？蕭峰，我惱恨你不曾細細瞧我，以致釀成這種種禍事，你要我告知那帶頭大哥的名字，那也不難，你將我抱在懷裏，好好的瞧我半天。」蕭峰眉頭微蹙，心中實是老大的不願，但世上確是只有她一人才知這個大秘密，自己的血海深仇，都著落在她口唇中吐出來的幾個字，別說此事並不十分為難，就算當真是為難尷尬之極的事，也只有勉強照辦，她命繫一線，隨時均能斷氣，威逼利誘，全無用處。

喬峰心想：「倘若我執意不允，馬夫人一口氣轉不過來，那麼我的殺父殺母大仇人到底是誰，從此再也不會知道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我抱著她瞧上幾眼，又有何妨？」於是便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彎腰將她抱在懷中，雙目炯炯，凝視著她的臉頰。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又混著泥土灰塵，加之這一晚中她飽受折磨，容色憔悴，甚是難看，蕭峰抱著她本已十分勉強，瞧著她這副神情，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馬夫人怒道：「怎麼？你看著我很討厭麼？」蕭峰只得道：「不是！」這兩個字實是他的違心之論，平時此就算遇到天大的危難，也不肯心口不一，此刻卻實在是無可奈何了。馬夫人道：「你要是不討厭我，那就親親我的臉。」蕭峰正色道：「萬萬不可。你是我大元兄弟的妻子，蕭峰是個守禮君子，豈可戲侮朋友的孀婦。」馬夫人道：「嘿嘿，你規矩守禮，怎麼又將我抱在懷裏──」便在此時，只聽得窗外有人噗哧一笑，說道：「喬峰，你這人好不要臉，害死了我姊姊，又來抱住了我爹爹的外室親嘴偷情，你害不害羞？」正是阿紫的聲音。蕭峰問心無愧，於這些無知小兒的言語，自亦不放在心上，對馬夫人道：「你快說，說那個帶頭大哥是誰？」馬夫人膩聲道：「我叫你瞧著我的，你轉開了頭，幹甚麼啊？」聲音之中，竟是不減嬌媚。

這時阿紫已走進房來，笑道：「怎麼你還不死？這麼醜八怪的模樣，有那一個男人肯來瞧你？」馬夫人道：「甚麼？你──你說我是醜八怪的模樣？鏡子，鏡子，我要鏡子！」聲調中顯得十分驚惶。蕭峰道：「快說，快說啊，你說了我就給你鏡子。」阿紫卻順手從桌上拿起了一面明鏡，對準了她，笑道：「你自己瞧瞧，美貌不美貌？」馬夫人往鏡中一看，只見一張滿臉是血污塵土，面上惶急、恐懼、兇狠、惡毒、怨恨，種種醜惡之情，盡集於眉目唇鼻之間，那裏還是從前那個俏生生、嬌怯怯、惹人憐愛的美貌佳人？她睜大了雙目，再也合不攏來。蕭峰道：「阿紫，拿開鏡子，別惹惱她。」阿紫道：「我要叫她知道自己的相貌可有多醜！」蕭峰道：「你氣死了她，那可糟糕！」只覺馬夫人的身子已是一動也不動了，呼吸之聲，也不再聽到，忙一探她的鼻息，竟然已是氣絕。蕭峰大驚，叫道：「啊喲，不好，她斷了氣啦！」這聲喊叫，真如大禍臨頭一般。阿紫扁了扁嘴，道：「你心中當真很喜歡她，是不是？這種女人死了，也值得大驚小怪。」蕭峰跌足道：「唉，小孩子知道甚麼？我要問她一件事。這世上只有她一個人知道。若不是你來打擾，她已經說出來了。」阿紫道：「哎喲，又是我不好啦，是我壞了你的大事，是不是？」

蕭峰嘆了口氣，心想人死不能復生，阿紫這小丫頭嬌縱成性，連她父母也是管她不住，何況旁人，瞧在阿朱的份上，甚麼也不能和她計較，當下將馬夫人放在榻上，說道：「咱們走罷！」四處一看，屋中無人，那老婢已不知去向，便取出火種，到柴房中去點燃了，片刻間火燄升起。兩人站在屋旁，見火燄從窗子中竄了出來，料想過不了兩個時辰，便連人帶屋，燒成灰燼。蕭峰道：「你還不回到爹爹媽媽那裏去？」阿紫道：「不，我不去爹爹媽媽那裏。爹爹手下那些人見了我便吹鬍子瞪眼睛，我叫爹爹將他們都殺了，爹爹真是胡鬧，偏偏不答應。」蕭峰心想：「你害死了凌千里，他的至交兄弟們自然恨你，段正淳又怎能為你而殺他忠心耿耿的部屬？你自己胡鬧，反說爹爹胡鬧，真是小孩兒家胡說八道。」便道：「好罷，我要去了！」轉過身子，向北而去。

阿紫道：「喂，喂，慢著，等一下我。」蕭峰立定腳步，回過身來，道：「你去那裏？是不是回到師父那裏？」阿紫道：「不，現下我不回師父那裏，我不敢。」蕭峰奇道：「為甚麼不敢？又闖了甚麼禍啦？」阿紫道：「不是闖禍，我拿了師父的一部書，這一回去，他就搶過去啦，要等我練成之後再回去，那時給師父拿去，就不怕了。」蕭峰道：「是練武功的書罷？既是你師父的，你求他賜給你瞧瞧，他總不會不答應。何況你自己練，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由你師父在旁指點，豈不是好？」

阿紫扁扁小嘴，道：「師父說不給，就是不給，多求他也是沒有用的。」蕭峰對這個驕縱慣了的小姑娘很是不喜，說道：「好罷，你愛怎麼便怎樣，我不來管你。」阿紫道：「你到那裏去？」蕭峰瞧著馬家這幾間屋子燒起熊熊火燄，長嘆了一聲，道：「我本該前去報仇，可是不知仇人是誰。今生今世，這場大仇是再也不能報的了。」阿紫道：「啊，我知道了，馬夫人本來知道，可惜給我氣死了，從此你再也不知道仇人是誰。真好玩，真好玩。喬幫主威名赫赫，卻給我整治得一點法子也沒有。」蕭峰斜眼瞧著她，只見她滿臉都是幸災樂禍的喜悅之情。熊熊火光照射在她臉上，映得臉蛋有如蘋果般鮮紅可愛，那想得到這天真瀾漫的臉蛋之下，隱藏著無窮無盡的惡意。

蕭峰怒火上衝，順手便想重重給她一個耳光，但隨即想起，阿朱臨死時求懇自己的，便是要他照料這個世上唯一的同胞妹妹，心想：「阿朱叫我盡力照料於她，我豈可違背阿朱的遺言？這小姑娘就算是大奸大惡，我也當盡力糾正她的過誤，何況她只不過是年輕識淺，胡鬧頑皮？」阿紫昂起了頭，道：「怎麼？你要打死我麼？怎麼不打了？我姊姊已給你打死了，再打死我又有甚麼打緊？」

這幾句話便如尖刀般刺入蕭峰心中，他胸口一酸，無言可答，掉頭不顧，大踏步便往雪地中走去。阿紫笑道：「喂，慢著，你到那裏去？」蕭峰道：「中原已非我可居之地，我要到塞北之地，從此再也不回來了。」阿紫側頭道：「你取道何處？」蕭峰道：「我先去雁門關。」阿紫拍手道：「那好極了，我要到晉陽去，正好跟你同路。」蕭峰道：「你到晉陽去幹甚麼？千里迢迢，一個小姑娘怎麼單身趕這遠路。」阿紫笑道：「哈，怕甚麼千里迢迢？我從星宿海來到此處，那不是更加遠麼？我有你作伴，怎麼又是單身了？」蕭峰搖頭道：「我不跟你作伴。」阿紫道：「為甚麼？」蕭峰道：「我是男人，你是個年輕的姑娘，曉行夜宿，諸多不便。」阿紫道：「那真是笑話奇談了，我不說不便，你有甚麼不便？你跟我姊姊，也不是曉行夜宿，長途跋涉麼？」蕭峰低沉著聲音道：「我跟你姊姊已有婚姻之約，非同尋常。」阿紫拍手笑道：「哎喲，真瞧不出，我姊姊倒是挺規矩的，那知道你就跟我爹爹一樣，我姊姊就像我媽媽一般，不結成夫妻，卻早就相好成雙了。」蕭峰怒喝道：「你胡說八道，你姊姊一直到死，始終是個冰清玉潔的好姑娘，我對她嚴守禮法，好生敬重。」阿紫嘆道：「你大聲嚇我，又有甚麼用，姊姊總之是給你打死了，咱們走罷。」

蕭峰聽到她說「姊姊總之是給你打死了」這句話，心腸軟了下來，說道：「你還是回到小鏡湖畔去跟你媽媽，要不然找個僻靜的地方，將那本書上的功夫練成了，回到師父那裏去。到晉陽去有甚麼好玩？」阿紫一本正經的道：「我不是去玩的，有要緊的大事要辦。」蕭峰搖搖頭道，道：「我不帶你去。」說著邁開大步，向前疾奔。阿紫展開輕功，隨後追來，叫道：「等等我，等等我！」

蕭峰不去理她，邁開大步，徑自去了。行不多時，北風轉緊，又下起鵝毛般的大雪來，蕭峰衝風冒雪，快步行走，想起從此冤沉海底，大仇再也無法得報，心下自是鬱鬱，但無可奈何之中拋開了滿懷心事，倒也是一場大解脫。行了三十餘里，來到一處鎮上，乃是信陽北邊要衝的長台關。蕭峰第一件事自是找到一家酒店，先要了十斤白酒、五斤牛肉、一隻肥雞，自斟自飲，十斤酒喝完，又要了五斤，正要斟入碗中，忽聽得腳步聲響，走進一個人來，正是阿紫。蕭峰一見到是她，心道：「這小姑娘來敗我酒興。」轉過了頭，假裝不見。阿紫微微一笑，在他對面的另一張桌旁坐了下來，叫道：「店家，店家，拿酒來。」酒保走將過來，笑道：「小姑娘，你也喝酒麼？」阿紫斥道：「姑娘就是姑娘，為甚麼要加上一個『小』字？我幹麼不喝酒？你先給打十斤白酒，另外預備五斤，給侍候著，來五斤牛肉、一隻肥雞，快，快！」那酒保伸出了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叫道：「哎唷，我的媽呀！你姑娘是當真還是說笑，吃得了這許多？」他一面說，一面斜眼向蕭峰瞧去，心中道：「人家可是衝著你來啦，你喝甚麼，她也喝甚麼，你吃甚麼，她也吃甚麼。」阿紫道：「你怕我吃了沒錢給是不是？」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噹的一聲，擲在桌上，說道：「我吃不了，喝不了，還不會餵狗麼？要你擔甚麼心？」那酒保賠笑道：「是，是！」又向蕭峰橫了一眼，心道：「人家可真跟你幹上了，繞著彎兒罵人那。」

一會兒酒肉送了上來，那酒保端了一隻大海碗，放在她的面前，笑道：「姑娘，我跟你斟酒啦。」阿紫點頭道：「好啊。」那酒保給她滿滿斟了一大碗酒，心中說：「你若是喝乾了這碗酒，不醉在地下打滾才怪。」阿紫雙手端起酒碗，放在小嘴邊舐了一舐，皺眉道：「好辣，好辣。這劣酒難喝得很，世界上若不是有這麼幾個大蠢才肯喝，你們的酒怎麼賣得掉？」那酒保又向蕭峰斜睨了一眼，見他始終是不加理睬，不覺暗暗好笑。

阿紫撕了隻雞腿，咬了一口，道：「呸，臭的！」那酒保叫屈道：「這隻香噴噴的肥雞，今兒早上還在咯咯咯的叫呢，新鮮熱辣，怎會是臭？」阿紫道：「嗯，說不定是你身上臭，要不然便是你店中別的客人臭。」其時雪花飛飄，途無行旅，酒店中就只蕭峰和她兩個客人。那酒保笑道：「是我身上臭，當然是我身上臭咧。小姑娘，你說話留神些，可別不小心得罪了別的爺們。」阿紫道：「怎麼啦，得罪了人家，還能一掌將我打死麼？」她一邊說，一邊雙筷挾了一塊牛肉，咬了一口，還沒咀嚼，便吐了出來，叫道：「哎啃，這牛肉酸的，這不是牛肉，是人肉，黑店吶黑店！」

那酒保給她這麼一嚷，慌了手腳，忙道：「哎喲，姑娘，你行行好，別盡搗亂啊。這是新鮮的黃牛肉，怎麼說是人肉？人肉那有這麼粗的肌理？那有這麼紅艷艷的顏色？」阿紫道：「好啊，你知道人肉的肌理顏色，我問你，你們店裏殺過多少人？」那酒保笑道：「這位小姐就愛開玩笑。信陽府長台關好大的市鎮，咱們是四十多年的老店，那有殺人賣人肉的道理？」阿紫道：「好罷，就算不是人肉，那也是臭東西，傻瓜才吃的。哎喲，我靴子在雪地裏弄得這麼髒。」說著從盤中抓起一大塊煮得香噴噴的紅燒牛肉，便往她左腳的小靴擦去。靴幫上本來濺滿了泥漿，這麼一擦，半邊靴幫上泥漿去盡，牛肉的油脂塗將上去，登時光可鑒人。那酒保見她如此暴殄天物，用廚房中大師父著意烹調的牛肉來擦靴子，不由得大是心痛，在一旁不住的唉聲嘆氣。

# 第六十四回 星宿門人

阿紫道：「你嘆甚麼氣？」那酒保道：「小店的紅燒牛肉，原是長台鎮上一絕，遠近一百里內，無不知名，姑娘拿來擦皮靴，這個──這個──」阿紫瞪了他一眼，道：「這個甚麼？」那酒保道：「似乎太委屈了一點。」阿紫道：「你說委屈了我的靴子麼？牛肉是牛身上來的，皮靴也是牛上身上來的，也不算甚麼委屈。喂，你們店中還有甚麼拿手菜餚？說些出來聽聽。」那酒保道：「拿手小菜自然是有的，不過價錢貴些。」阿紫從懷中又取出一錠銀子，噹的一聲，拋在桌子上，道：「這夠了麼？」

酒保見這錠銀子足足有五兩重，兩整桌的酒菜也夠了，忙陪笑道：「夠啦，夠啦，怎麼不夠？小店拿手的菜餚，有糖醋鯉魚、白切羊羔、炸雞、醬豬肉──」阿紫道：「很好，每樣給煮三盤。」那酒保道：「姑娘要嚐嚐滋味嘛，我瞧每樣有一盤也夠了──」阿紫沉著臉道：「我說要三盤便是三盤，你管得著麼？」那酒保道：「是，是！」拉長了聲音，便叫道：「糖醋鯉魚三盤那！白切羊羔三盤那──」蕭峰在一旁眼旁觀，知道這小姑娘明著和酒保搗蛋，實則是逗引自己插嘴，自己可偏偏給她來個不理不睬，自顧自的喝酒賞雪。過了一會，阿紫要的白切羊羔送上來了。阿紫道：「一盤留在這裏，一盤送去給那位爺台，一盤放在那張桌上。那邊給放上碗筷，斟上好酒。」那酒保道：「還有客人來麼？」阿紫瞪了他一眼，道：「你這麼多嘴，小心我割了你的舌頭！」那酒保伸了伸舌頭，笑道：「要割我舌頭麼，只怕姑娘沒這本事。」蕭峰心中一動，向他橫了一眼，心道：「你不是自己找死？膽敢向這個小魔頭說這種話？」那酒保將白切羊羔送到蕭峰桌上，蕭峰也不說話，提筷就吃。又過一會，糖醋鯉魚等菜陸續送上，仍是每樣三盤，一盤給蕭峰，一盤自留，一盤放在另一張桌上，蕭峰來者不拒，一一照吃，阿紫卻是每盤嚐了一筷，便道：「臭的、爛的，只配給豬狗吃。」一抓起羊羔、鯉魚，都去擦她那雙靴子，那酒保雖然心痛，卻也無可奈何。蕭峰眼望窗外，尋思：「這個小魔頭極是討厭，若是惹上了身，後患無窮。阿朱叫我照料於她，這人是個鬼精靈，她要照料自己是綽綽有餘，根本就用不著我操心。我是避之則吉，眼不見為淨。」正想到此處，忽見遠處一人在雪地中直挺挺的走來。這人身法極是怪異，行路膝蓋不曲，兩條腿便似是兩根木頭一般，在雪地中行走，便如滑雪一般。這人的衣服更是奇怪，隆冬臘月的天時，他卻穿一身麻葛布的單衫，絲毫不覺寒冷。片刻間來到近處，蕭峰看得清楚，這人四十來歲年紀，雙耳上各垂著一隻圓圓的黃金大環，獅鼻闊口，形貌頗為兇狠詭異，顯然不是中土人物。

這人來到酒店之前，掀簾而入，見到阿紫，微微一怔，隨即臉有喜色，要想說話，卻又忍住，便在一張桌旁坐了下來。阿紫道：「有酒有肉，你如何不吃？」那人見到一張空著座位的桌上佈滿酒菜，說道：「是給我要的麼？多謝師妹了。」說著坐在桌旁，從懷中取出一柄黃金小刀，一邊割，一邊用手抓起來便吃，最奇的是他吃鯉魚不吐骨頭，也不怕刺，嘰嘰咯咯的咀嚼一頓，將魚骨咬爛，都吞入肚中。吃幾塊肉，喝一碗酒，酒量倒也不弱。蕭峰心道：「原來這人是阿紫的師兄，那麼是星宿海老怪的徒兒了。」他本來不喜此人的形貌舉止，但見他酒量頗佳，便覺此人倒也並不十分討厭。阿紫見他喝乾了一壺酒，對酒保道：「這些酒拿過去，給那位爺台。」說著雙手伸到酒碗之中，攪了幾下，洗去手上的油膩肉汁，然後將這一大碗酒向前一推。那酒保心想：「這酒還能喝麼？」

阿紫見那酒保神情猶豫，不肯端那酒碗。催道：「快拿過去啊，人家等著喝酒那。」那酒保笑道：「姑娘你又來啦，這碗酒怎麼還能喝？」阿紫板起了臉，道：「怎麼？你嫌我手髒麼？這麼著，你喝一口酒，我給你一錠銀子。」說著從懷中取出一錠一兩重的小元寶來，放在桌上。那酒保大喜，說道：「喝一口酒便是一兩銀子，那太好了。別說你不過洗洗手，就是洗過腳的洗腳水，我也喝。」說著端起酒碗，便呷了一口。

不料那酒水一入口，便如一塊燒紅的熱鐵灸烙舌頭一般，劇痛難當，那酒保「哇」的一聲，口一張，將酒吐了出來，只痛得他雙腳亂跳，大叫：「我的娘呀！哎唷，我的娘呀！」蕭峰見他這等神情倒也是一驚，只聽得那酒保的叫聲越來越模糊不清，顯是舌頭腫了起來。酒店中掌櫃的、大師傅、燒火的、管酒的諸人聽得叫聲，都湧了出來，問道：「甚麼事？甚麼事？」那酒保雙手扯著自己面頰，已不能說話，伸出舌頭來，只見那舌頭腫得比平常大了三倍，通體烏青。蕭峰又是一驚：「那是中了劇毒之象，這小魔頭的手指只在酒中浸了浸，這碗酒就毒得如此厲害？」

眾人見他舌頭的異狀，無不驚惶，七張八嘴的亂嚷：

「碰到了甚麼毒物？」

「是給蠍子螯上了麼？」

「哎唷，這可不得了，快，快去請大夫！」

那酒保伸手指著阿紫，突然間走到她的面前，雙膝下跪，咚咚咚的磕頭。阿紫笑道：「哎唷，這可當不起，你求我甚麼事啊？」那酒保仰起頭來，指指自己的舌頭，又是不絕磕頭。阿紫笑道：「要給你治治，是不是？」那酒保痛得滿頭大汗，兩隻手在自己身上到處亂抓亂捏，又是磕頭，又是拱手。阿紫伸手入懷，取出一柄黃金小刀，那小刀的模樣，和那獅鼻異人所持的全然一樣，她左手一探，抓住了那酒保的後頸，右手金刀揮去，嗤的一聲輕響，已將他的舌尖割去了短短一截。旁觀眾人失聲大叫，只見斷舌處血如泉湧。那酒保先是大吃一驚，那知這鮮血一流出，毒性便解，舌頭上的痛楚登時消了，片刻之時，腫也退了。阿紫又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拔開瓶塞，用小指的指甲挑了一些黃色藥末，彈在傷處。說也奇怪，藥到傷口血流立止。那酒保怒也不是，謝也不是，神情極是尷尬，只是道：「你──你──」他的舌頭給割去了一截，當然話也說不清楚了。阿紫將那一小錠銀子拿在手裏，笑道：「我說喝一口酒就拿一兩銀子，剛才這口酒你吐了出來，那可不算，你再喝啊。」那酒保雙手亂搖，含含糊糊的說道：「我──我不要了，我不喝。」阿紫將銀子收入懷中，笑道：「你剛才說甚麼來著？你好像是說，『要割我的舌頭麼？只怕姑娘沒這本事。』是也不是？這會兒可是你磕頭求我割的，姑娘有沒有這本事？」那酒保這才恍然，原來此事會因自己適才說錯了一句話而起，心中惱恨到了極處，登時便想上前動手，狠狠打她一頓，可是見另外兩張桌上各坐著一個魁梧雄壯的男人，顯是和她一路，便又膽怯。阿紫又道：「你喝不喝啊？」那酒保怒道：「老──老子不──」只說了這四個字，想起隨口罵人，只怕又要著她道兒，心中又驚又怒，發足奔向內堂，再也不出來了。眾人各歸原處，換了個酒保出來招呼客人。這酒保見了適才這一場情景，只嚇得膽戰心驚，甚麼話也不敢多說一句。蕭峰心中忍不住大是惱怒：「那酒保只不過說了一句玩話，你就整治得他終身殘廢，以後說話再也無法清楚。你小小年紀，行事可就忒也歹毒。」只聽阿紫道：「酒保，把這碗酒送去給那位爺台喝。」說著向那獅鼻人一指。那酒保見她伸手向酒碗一指，已是全身一震，待聽她說要將這酒送去給人喝，更是驚懼。阿紫笑道：「啊，是了，你不肯將酒拿去給客人喝，定是自己想喝了。那也可以，你這就自己喝罷。」那酒保嚇得面無人色，忙道：「不，不，小人──小人不喝。」阿紫道：「那你快拿去啊。」那酒保道：「是，是。」雙手牢牢捧著酒碗，戰戰兢兢的移到那獅鼻桌上，唯恐不小心濺了一滴出來，那酒碗碗底碰到桌面時，只聽得嗒嗒嗒的直響，卻是他雙手發抖之故。那獅鼻人兩手端起酒碗，定睛凝視，瞧著碗中的酒水，離他口唇約有一尺，既不再移近，也不放回桌上。阿紫笑道：「二師哥，怎麼啦？小妹請你喝酒，你不給面子麼？」蕭峰心想：「這碗酒劇毒無比，這人當然不會受激，白白送了性命。內功再強之人，也未必能抵擋酒中的劇毒。」那知獅鼻人又凝思半晌，舉碗就唇，骨嘟骨嘟的直喝下肚。蕭峰吃了一驚，心道：「這人難道竟有深厚無比的內力，能化去這等劇毒？」正疑懼間，只見他已將一大碗酒喝乾，把酒碗放回桌上，兩隻大拇指上酒水淋漓，他隨手便在衣襟上一擦。蕭峰性格豪邁，處事卻很精細，微一沉思，便知其理：「是了，多半他是練就了星宿海老魔所傳的『化毒大法』，喝酒之前兩隻大拇插入酒中，端著碗半晌不飲，便是使化毒大法，以內力化去酒中劇毒。就算化不乾淨，些少毒酒，飲入腹中也無大礙。」阿紫見他飲乾一碗毒酒，登時現出驚惶之色，強笑道：「二師哥，你功力大進，可喜可賀。」那獅鼻人並不理睬，狼吞虎咽的一頓大嚼，將桌上的菜餚吃了十之八九，拍拍肚皮，站起身來，道：「走罷。」阿紫道：「你請便罷，咱們後會有期。」獅鼻人瞪著左大右小的一對怪眼，道：「甚麼後會有期？你跟我一起去。」阿紫搖頭道：「我不去。」她走到蕭峰身邊，道：「我和這位大哥有約在先，要到江南去走一遭。」獅鼻人向蕭峰瞪了一眼，問道：「這傢伙是誰？」阿紫道：「甚麼傢伙不傢伙的？他是我姊夫，我是他小姨，咱二人是至親。」獅鼻人道：「你出下題來，我做了文章，你就得聽我話，你敢違抗本門的門規不成？」蕭峰心道：「原來阿紫叫他喝這毒酒，乃是出一個難題，卻不料這人居然接下了。」阿紫道：「誰說我出過題目了？你說是喝這碗酒麼？哈哈，笑死人啦，這碗酒是我給酒保喝的。想不到你堂堂星宿派的傳人，卻去喝一個臭酒保喝過的殘酒。人家臭酒保喝了也不死，你再去喝，又有甚麼了不起？我問你，這臭酒保死了沒有？連這種人也喝得，我怎麼會出這種題目？」她這番話委實強辭奪理，可是要駁倒她卻也不是易事。那獅鼻人心有不忿，強忍怒氣，道：「師父有命，要我傳你回去，你違抗師命麼？」阿紫笑道：「師父最疼我啦，二師哥，請你回去稟告師父，說我道上遇見了姊夫，一同到江南玩玩，給他老人家買些好玩的古董珠寶，這就回去。」獅鼻人搖頭道：「不成，你拿了師父的──」說到這裏，斜眼向蕭峰相睨，似乎怕洩露了機密，頓了一頓，才道：「師父大發雷霆，要你快快回去。」阿紫央求道：「二師哥，你明知師父在大發雷霆，還要逼我回去，這不是有意要我吃苦頭麼？下次師父責罰你起來，我可不給你求情啦。」

這一句話，似令獅鼻人頗為心動，想是阿紫恃著自己年紀幼小，星宿老魔對她寵愛，在師父面前很能說得上話。他沉吟道：「你既執意不肯回去，那就將那兩件東西給我。我帶回去繳還師父，也好有個交代，他老人家的怒氣也會平息了些。」

阿紫道：「你說甚麼？兩件甚麼東西？我可全不知道。」獅鼻人臉一沉，道：「師妹，我不動手冒犯於你，乃是念在同門之誼，你自己可得知道好歹。」阿紫笑道：「我當然知道好歹，你來陪我吃飯吃酒，那是好；你要逼我回去師父那裏，那便是歹。」獅鼻人道：「到底怎樣？你不交出那兩件物事，便得跟我回去。」阿紫道：「我不回去，也不知道你說些甚麼。你要我身上的物事？好罷──」她一面說，一面從頭髮上拔下一枚珠釵，道：「你要拿個記認，好向師父交代，說拿這珠釵去罷。」獅鼻人道：「你真是逼得我非動手不可了，是不是？」說著向阿紫走上了一步。阿紫知道這位二師哥已得師父所學的六七成，武功比自己高出甚多，萬萬不是他的敵手。何況星宿派武功極是陰毒狠辣，三十六套拳腳器械之中，沒一招是留有餘地的，敵人只要中了，非死也必重傷，傷後受盡荼毒，而死時也必慘酷異常，是以他們這一派同門師兄弟從來不相互拆招練拳。要知一拆招必分高下，而一分高下立時便有死傷。師父徒弟之間，也從不試演功夫。星宿老魔傳授功訣之後，各人便分頭修練，高下深淺，唯有各人自知，逢到對敵，這才顯出強弱來。阿紫親眼見過這位二師哥在川藏邊境連殺七名大盜，手法之辣實是令人驚心動魄，她雖膽大，卻也心中隱隱感到寒意，本來照她門中規矩，她既以毒酒相示，等於同門較藝，已是非同小可之事，獅鼻人倘若認輸，一輩子便受她之制，現下是毫不猶豫的將這碗毒酒喝下肚去，按理阿紫就不該有任何反抗之舉。阿紫知道情勢緊急，伸手拉著蕭峰衣袖，道：「姊夫，他要殺我呢，姊夫，你救救我。」蕭峰給她左一聲「姊夫」，右一聲「姊夫」，叫得怦然心動，念起阿朱相囑託的遺言，便想出手將那獅鼻人打發了去。但一瞥眼間，見到地下一灘鮮血，心想阿紫對付那酒保的辣手，讓她吃些苦頭，懲戒她一下也是好的，便眼望窗外，不加理睬。那獅鼻人不願就此對阿紫動手，想要顯一顯厲害，教她心中害怕，就此乖乖的跟他回去，當下右手一伸，便已抓住了蕭峰的左腕。蕭峰見他右肩微動之際，便知他要向自己出手，卻不理會，任由他抓住手腕，腕上肌膚和他掌心一碰到，立時便覺炙熱異常，知道對方掌心蘊有劇毒。蕭峰生平最恨這一類歹毒功夫，當下不動聲色，將一股真氣運到手腕之上，笑道：「怎麼樣？閣下要跟我喝一碗酒，是不是？」伸右手斟了兩大碗酒，說道：「請！」那獅鼻人連運功力，卻見蕭峰泰然自若，手上便如沒有知覺一般，心中暗道：「你別得意，待會就要你知道厲害。」說道：「喝酒便喝酒，有甚麼不敢？」舉起酒碗，一大口喝了下去。不料酒到咽喉，胸口突然間一股內息的逆流莫名其妙的湧將上來，忍不住「哇」的一聲，將半碗酒都噴了出來，襟前酒水淋漓，跟著便大聲咳嗽，半晌方止。這一來，不由他心下不驚，這般內息逆流，顯然是對方雄渾的內力傳入了自己體內所致，倘若他要取自己性命，適才已是易如反掌，一驚之下，忙放開蕭峰的手腕。殊不知他手腕上竟如有一股極強黏力，手掌心膠在他手腕上，無法擺脫。獅鼻人大驚，用力一摔。蕭峰一動也不動，這一摔便如是撼石柱一般。蕭峰又斟了碗酒，道：「老兄適才沒喝到酒，便喝乾了這碗，咱們再分手如何？」意思是說，你須得乾了這碗酒我才放你。獅鼻人又是用力一掙，仍舊難以擺脫，當下左掌呼的一聲，往蕭峰面門打來，掌力未到，蕭峰已聞到一陣腐臭的腥氣，猶如大堆死魚相似，當下右手推出，輕輕一撥。那獅鼻人這一掌用足了全力，那道掌力來到中途，竟然歪了。

那獅鼻人不由自主，一掌猛力擊了出去，明知掌力已被對方撥歪，還是啪的一聲響，重重打在自己肩頭，喀喇一聲，連肩骨關節也打脫了。阿紫笑道：「二師哥，你也不用客氣，怎麼弄到自己打自己起來？那不是教我太不好意思麼。」獅鼻人心中惱怒已極，苦於右手手掌黏在蕭峰手腕之上，無法得脫，左手的第二掌也不敢再打出去了，第三次掙之不脫，當下催動內力，要將掌心中蘊積著的劇毒，透入敵人體內。豈知這股內力一碰到蕭峰手腕，立時便給撞了回來，並不止於手掌，卻不往向上倒退，獅鼻人大驚，忙運內力與抗。可是他和蕭峰的功力相差太遠，這股挾著劇毒的內力，便如海潮倒捲入江一般，湧過了手肘關節，跟著湧向腋下，慢慢湧向胸口。獅鼻人自是知道自己毒掌中毒性的厲害，只要一侵入心臟，立即便即斃命。此刻這股內力在敵人催動下勢如破竹的攻來，自己的內力絕無阻擋之力，只急得滿頭大汗，一滴滴的流了下來。

阿紫笑道：「二師哥，你內功真是高強。這麼冷的天氣，虧你還是大汗淋漓，小妹當真佩服得緊。」獅鼻人那有心緒去聽她這種嘲笑？明知已然無倖，卻也不願就此束手待斃，能夠多撐持一刻，便好一刻。

蕭峰心想：「這人和我無怨無仇，雖然一上手便下毒手，大大不該，但我何必殺他？」突然間內力一收。獅鼻人陡然間覺得掌心黏力已去，快要迫近心臟那股帶毒內力自行疾衝出去，驚喜之下，急忙倒退兩步，再也不敢走近蕭峰身邊。

他適才死裏逃生，到鬼門關去走了一遭又再回來。那酒保卻是全然不知，怕他生氣，走過去給他斟酒。獅鼻人手起一掌，打在他的面前。那酒保啊的一聲，仰天便倒。獅鼻人衝出大門，向西南方疾馳去，只聽得極尖極細的哨子聲遠遠傳了出去。蕭峰看那酒保時，見他一張臉全成黑色，已然斃命，不禁大怒，說道：「這廝好生可惡，我饒了他性命，怎地他反而出手傷人？」一按桌子，便要追將出去。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坐下來，我跟你說。」阿紫若是叫他「喂」，或是「喬幫主」、「蕭大哥」甚麼的，蕭峰一定不予理睬，但這兩聲「姊夫」一叫，他登時便想起阿朱來，心中一酸，便問：「怎麼？」

阿紫道：「二師哥不是可惡，他一出手沒傷到你，毒不能散，那是非得另殺一人不可。」蕭峰也知道邪派武功中原有「散毒」這一種手法，毒聚於掌之後，若不使在敵人身上，便須擊牛擊馬，打死一隻畜生，否則毒氣回歸自身。說道：「要散毒，他不會去打一頭牲口麼？怎地無緣無故的殺人？」

阿紫笑道：「這種蠢人跟牛馬有甚麼分別？殺了這個人，還不是跟殺一頭牲口一樣？」她隨口而出，說得便如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模樣，實無半分內疚之意。蕭峰心中一寒：「這小姑娘生性狠毒，和禽獸無異，何必多去理她？」見酒店中掌櫃等又再湧出，不願多惹麻煩，一閃身便出店門，逕向北行。

他耳聽得阿紫隨後跟來，當下加快腳步，幾步跨出，便已將阿紫拋得老遠，令她再也追趕不上，忽聽得阿紫嬌聲說道：「姊夫，姊夫，你等等我，我──我跟不上你啦。」她這幾聲一叫，蕭峰當即停步，她先前一直和她相對說話，眼中見到她的神情舉止，心下便生厭惡之情，聽到她說話時並不覺得如何，這時她在背後相呼，竟是宛如阿朱生時嬌喚一般。這兩個同胞姊妹自幼分別，但同父同母，居然連說話的音調也十分相像。蕭峰心頭大震，回過身來，淚眼模糊之中，只見一個少女從雪地中如飛奔來，當真便如阿朱復生。他張開雙臂，低聲叫道：「阿朱，阿朱！」

一霎時間，他迷迷糊糊的想到和阿朱從雁門外一同回歸中原，道上親密旖旎的風光，驀地裏一個溫軟的身子撲進懷中，叫道：「姊夫，你怎麼不等我？」蕭峰一驚，從出神之中醒覺過來，伸手將阿紫輕輕推開，道：「你跟著我幹甚麼？」阿紫道：「你替我逐退了我師哥，我自然要來謝謝你。」蕭峰淡然道：「那也不用謝了。我又不是存心助你，是他向我出手，我只好自衛，免得死在他手裏。」說著轉身又行。

阿紫伸出雙手，撲上去拉他手臂，蕭峰微一斜身，阿紫便抓了個空。她一個踉蹌，向前一撲，以她的武功，自可站定，但她乘機撒賴，一撲之下便摔在雪地之中，叫道：「哎唷，摔死人啦。」蕭峰明知她是裝假，但聽到她的嬌呼之聲，心頭便湧出阿朱的模樣，不自禁的感到一陣溫馨，當即轉身，一伸手，抓住她的後領，拉了起來，卻見阿紫正自嬌笑。她道：「姊夫，我姊姊要你照料我，你怎麼不遵照她的話？我一個小姑娘，孤苦伶仃的，這許多人要欺負我，你也不理不睬。」

這幾句話說得楚楚可憐，蕭峰知她八成是假，心中卻也軟了，問道：「你跟著我有甚麼好？我心境不好，不會跟你說話的。你胡作非為，我要管你的。」阿紫道：「你心境不好，我陪著你解悶兒，你心境豈不是慢慢可以好了？你喝酒的時候，我給你斟酒，你替換下來的衣衫，我給你縫補漿洗。我行事不對，你肯管我，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我你小爹娘就不要我，沒人管教，甚麼事也不懂──」說到這裏，眼眶兒竟是紅了。

蕭峰心想：「她姊妹二人都有做戲天才，說到騙人的本事，當真是爐火純青，高明之至。可幸我知道她是個歹毒的姑娘，絕不上她的當。她一定要跟著我，到底有何陰謀詭計？是她師父派她來向我臥底，要謀害於我麼？」他想到此處，心中一凜：「莫非我的大仇人和星宿老魔有所牽連？甚至是他本人？」想到此處，登時生了個主意：「難道蕭峰堂堂男子，會懼怕這個小女孩向我偷下毒手？不如將計就計，允她隨行，且看她有何詭計施將出來，說不定著落在她身上，得報我的大仇，亦未可知。」便道：「既然如此，你跟我同行便了。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若無辜傷人殺人，我可不能饒你。」

阿紫伸了伸舌頭，道：「倘若是人家先來害我呢？要是我所殺傷的是壞人呢？」蕭峰心想：「這小女孩狡猾得緊，她若出手傷人，會得花言巧語，說作是人家先向她動手，對方明明是好人，她又會說看錯了人。」說道：「是好是壞，你不用管。你既和我同行，人家自然傷不了你，總而言之，不許你和人家動手。」阿紫嘆道：「唉，你不過是我姊夫，就管得我這麼緊。我姊姊若是不死而嫁了你，還不是給你管死了。」

蕭峰怒氣上衝，待要大聲呵斥，但跟著心中一陣難過，又見阿紫眼中閃爍著一絲狡獪的神色，尋思：「我說了那幾句話，她為甚麼突然得意？」一時想之不透，便不理會，拔步逕行，走出里許，猛地想起：「啊喲，恐怕她有甚麼大對頭、大仇人要和她為難，是以騙得我來保駕。我說『你既和我同行，人家自然傷不了你。』那是答允保護她了，其實不論她是對是錯，我就算沒說這句話，只要她在我身邊，絕不會讓她吃虧。」

又行里許，阿紫道：「姊夫，我唱首曲兒給你聽，好不好？」蕭峰打定了主意：「不管她出甚麼主意，我總是說不好，對付這小姑娘，要給她釘子碰得越多，越對她有益。」便道：「不好。」阿紫嘟起了嘴，道：「你這人真是專橫得緊。那麼我說個笑話給你聽，好不好？」蕭峰仍道：「不好。」

阿紫道：「那麼我出個迷語請你猜上一猜，好不好？」蕭峰道：「不好。」阿紫道：「那麼你說個笑話給我聽，好不好？」蕭峰道：「不好。」阿紫道：「你唱支曲兒給我聽，好不好？」蕭峰道：「不好。」她連問十七八件事，蕭峰想也不想，都是一口回絕。阿紫又道：「那麼我不吹笛兒你聽，好不好？」蕭峰仍道：「不好！」

他這「不好」兩字一出口，便知是上了阿紫的當，她問的是「我不吹笛兒給你聽」，自己說「不好」，那就是要她吹笛了。他話已出口，也就不加理會，心想你要吹笛，那就吹罷。阿紫嘆了口氣，道：「你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是難以服侍，偏偏要我吹笛，也只有依你。」說著從懷中取了一根玉笛出來。這玉笛短得出奇，只不來七寸來長，通體潔白，晶瑩可愛。她放到口邊，輕輕一吹，一股尖銳的聲音便遠遠送了出去。

蕭峰心中一動，適才那獅鼻人離去之時，他曾聽到這般尖銳的哨聲，本來笛聲清揚激越，甚是動聽，但這根白玉笛中發出來的聲音，卻是十分的凌厲，全非樂調。蕭峰心念微動之際，已知其理，心下暗暗冷笑：「是了，原來你早約下同黨，埋伏左近，要來襲擊於我，蕭峰豈懼你這些狐群狗黨？」只是他知星宿老魔門下弟子的武功極是陰毒，若是明刀明槍的交戰，自是不怕，但若施展甚麼毒計，莫要一個疏神，中了他們的暗算。只聽阿紫的笛子吹得高一陣，低一陣，如殺豬，如鬼叫，難聽無比。這樣一個天真美貌的小姑娘，拿著這樣一支晶瑩美麗的玉笛，而吹出來的聲音卻是如此的噪耳，當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了。

蕭峰也不去理她，自行趕路，不久走上一條長長的山嶺，山路狹隘，僅容一人可過，蕭峰心道：「敵人若要伏擊於我，定在此處。」果然上得嶺來，只轉過一個山坳，便見前面攔著四人，那四人都是一色的黃麻葛布，服飾打扮，和酒店中所遇的獅鼻人一模一樣，四人不能並列，卻是前後排成一行，每人手中都拿著一根長長的鋼杖。阿紫一見到這四人，笛聲陡止，停了腳步，叫道：「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八師哥，你們都好啊。怎麼這樣巧，大家都在這裏聚會？」蕭峰也停了腳步，倚著山壁，伸了懶腰，心想：「且看他們如何裝神弄鬼？」

那四個人中當先一人是個胖胖的中年漢子，先向蕭峰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才道：「小師妹，你好啊，你怎麼把二師哥給傷了？」阿紫失驚道：「二師哥受了傷麼？是誰傷他的？傷得重不重？」四人中排在最後那人大聲道：「你還假惺惺甚麼？他說是你叫人傷了他的。」那是個矮子，又排在最後，全身給前面三人擋住了，蕭峰就瞧不見他的模樣，只是聽他說話極快，顯然性子甚急，這人手中所持的鋼杖偏又最長最大，想來膂力不弱，只緣身子矮了，便想在別的地方出人頭地。

阿紫道：「八師哥，你說甚麼？二師哥說是你叫人傷他的？哎喲，你怎麼可以下這毒手？師父他老人家知道了，一定會狠狠的責罰你，你難道不怕麼？」那矮子暴跳如雷，將鋼杖在山石上撞得噹噹亂響，大聲道：「是你傷的，不是我傷的。」阿紫道：「甚麼？『是你傷的，不是我傷的。』好啊，你自己當眾承認了。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你們三位都親耳聽見了，八師哥自己說是他害死二師哥的，是了，他一定是使『三陰蜈蚣爪』害了二師哥。」那矮子叫道：「誰說二師哥已經死了！他沒有死，他所受的傷也不是『三陰蜈蚣爪』──」阿紫搶著道：「不是三陰蜈蚣爪麼？那麼一定是『抽髓掌』了，這是你的拿手本領，二師哥不小心中了你的暗算，你──你太厲害了。」

# 第六十五回 碧玉王鼎

那矮子道：「三師哥，快動手啊，把這小賤人拿了回去，請師父發落，她──她──她──胡說八道的，不知說些甚麼。」他口音本已難聽，這一著急，說得奇快，更是不知所云。那胖子道：「動手倒又不必，小師妹向來好乖、好聽話的，小師妹，你隨了咱們去罷。」這胖子說話慢條斯理，似乎性子極是隨和。阿紫笑道：「好啊，三師哥你說甚麼，我就幹甚麼，我向來是聽你話的。」那胖子哈哈一笑，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咱們這就走罷。」阿紫道：「好啊，你們這就請便。」

後面那矮子又哇哇叫了起來：「甚麼你們請便？要你跟咱們一起去。」阿紫笑道：「你們先走一步，我隨後便來。」那矮子道：「不成，不成！你得跟咱們一塊兒走。」阿紫道：「好是好的，就可惜我姊夫不肯。」說著向蕭峰一指。蕭峰心道：「來了，來了，這戲做得差不多了。」他仍是懶洋洋的倚在山壁之上，雙手圍在胸前，對眼前之事漠不關心。那矮子道：「誰是你姊夫，怎麼我看不見？」阿紫笑道：「你生得太高，他也看不見你。」這矮子性格本已暴躁之極，旁人若是笑到他的身材，他更是非和人家拼命不可，只聽得噹的一聲響，他鋼杖在地下一撐，身子便飛了起來，連人帶杖，越過三個師兄的頭頂，落在阿紫之前，叫道：「快隨咱們回去！」說著便向阿紫肩頭抓去。蕭峰見這人身材雖矮，卻是腰粗膀闊，橫著看去，倒是頗為雄偉，動作也甚敏捷。阿紫不閃，任由他抓。不料那矮子一隻大手，剛要碰到她肩頭，突然微一遲疑，停住不動，問道：「你已動用了麼？」阿紫道：「動用甚麼？」那矮子道：「自然是碧玉王鼎了──」這「碧玉王鼎」四個字一出口，另外三弟子齊聲喝道：「八師弟，你說甚麼？」聲音十分嚴肅，那矮子臉上登時便現惶恐之色。

蕭峰雖然一臉漫不在乎的神氣，但這四個人和阿紫的一言一動，卻全不能逃過他的耳目，他心下尋思：「碧玉王鼎是甚麼東西？瞧這四個人的神氣，確是十分鄭重，絕非做戲。他們埋伏在這裏向我襲擊，怎麼並不出手，儘是自己鬥口，難道擔心敵我不過，還在等甚麼外援不成？」只見那矮子伸出手來，說道：「拿來！」阿紫道：「你要甚麼？」那矮子道：「就是碧──碧──那個東西。」阿紫向蕭峰一指，道：「我送了給我姊夫啦。」她此言一出，四人的目光都向蕭峰射來，臉上均現怒色。蕭峰心道：「這些人真是討厭，我也懶得跟他們理會了。」他慢慢站直身子，突然間雙足一點，身子陡地升起，猶似一隻大鳥般，猛地裏從四個人頭頂飛躍而過。這一下行動來得既奇且快，這四人也沒見他奔跑跳躍或是曲膝作勢，只是眼前一花，頭頂風聲微動，蕭峰已在四人的身後。這四人大聲呼叫，隨後追來，但蕭峰輕功奇佳，他們那裏追趕得上，一霎眼間，蕭峰已在數丈之外，忽聽得呼的一聲巨響，一件沉重的兵刃擲向他的後心。蕭峰不用轉頭，便知是有人以鋼杖擲到，他左手反轉，將鋼杖接住。那四人大聲怒喝，又有兩根鋼杖擲來，蕭峰又反手接住。每根鋼杖都有五十來斤，這三根鋼杖捧在手中，已有一百六十餘斤，蕭峰腳下絲毫不緩，只聽得呼的一聲，又是一根鋼杖擲到。這根最是沉重，聲音也最響，料是那矮子擲來的。蕭峰生性好武，雖非好勇鬥狠之徒，但平時在丐幫之中，常與諸長老眾兄弟講習武藝，近幾月來事事不如意，也少與人動手，心中悶得久了，心想：「這幾個蠻子不識好歹，須得讓他們知道厲害。」但聽得那鋼杖飛向腦後，相距不過兩尺，他反手又接住了。那四人見他連接四根鋼杖，將自己師兄弟四人的兵刃全都搶了去，無不又驚又怒，明知即使追到，也未必鬥得過人家，還是大呼大叫的急趕。蕭峰待他們追了一陣，陡地立住腳步。這四人正自發力奔跑，收足不定，險險衝到蕭峰面前，急忙站住，都是不禁氣喘。蕭峰從他們投擲鋼杖和奔跑之中，已估量到了四人的武功，除了那矮子膂力奇大之外，以武功而論，都不及適才酒店中相遇的那個獅鼻人。他微微一笑，說道：「各位追趕在下，有何見教？」

那矮子道：「你──你──你是誰？你──你武功很厲害啊。」蕭峰笑道：「那也沒甚麼厲害。」他一面說，一面運勁於掌，將一根鋼杖無聲無響的按入了地中。那山道雖非極堅硬的花崗岩石，卻也是石多於土，只見那根鋼杖漸漸縮短，沒到離地二尺許之外，蕭峰放開了手，一腳踏去，將那根鋼杖踏得上端竟和地平，連半分也不露出地面。

這四人見他如此神功，直如使邪法一般，有的雙目圓睜，有的張大了口合不攏來。蕭峰一根接著一根，又將兩根鋼杖踏入地中，待插那第四根鋼杖時，那矮子縱身上前，喝道：「別動我的兵刃！」蕭峰笑道：「好，還你！」右手提起那根鋼杖，對準了山壁用力一擲，噹的一聲響，那鋼杖直插入山壁之中。一根八尺來長的鋼杖，倒有七尺插入岩中。這鋼杖所插之處乃是極堅硬的黑岩。蕭峰這麼運勁一擲，居然入岩如此之深，自己也是欣然，尋思：「這幾個月來備歷憂勞，功夫倒沒擱下，反而更長進了。半年之前，我似乎還沒能插得如此深入。」那四個人不約而同的「哦」的一聲驚呼，不自禁的露出敬畏心服之情。阿紫自後趕到，叫道：「姊夫，你這手功夫好得很啊，快教教我。」那矮子怒道：「你說甚麼？你是星宿派門下的弟子，怎麼去請外人教藝？」阿紫呶起了小嘴道：「他是我姊夫，怎麼是外人了？」那矮子急於收回自己的兵刃，縱身一躍，伸手去抓那鋼杖。他那知蕭峰已估量出他輕身功夫的深淺，這鋼杖橫插在石壁之上，離地二丈，那矮子縱身一躍，就是差了這麼半尺，碰不到鋼杖。阿紫拍手笑道：「好啊，八師哥，你要拔了你的兵刃到手，我便跟你去見師父，否則是不用想了。」那矮子適才這麼一躍，已是使足平生之力，乃是他輕身功夫的極限，再要躍高一寸，也已十分不易，聽阿紫這麼一激，心下惱怒，又是用力一縱，中指指尖居然碰到了鋼杖。阿紫笑道：「碰到不算數，要拔了出來。」那矮子怒極之下，功夫竟然比平時大進，雙足一點，一個矮矮闊闊的身軀疾升而上，雙手一抓，竟然抓住了鋼杖，但這麼一來，身子可就掛在半空，搖搖晃晃，無法下來。他使力撼動鋼杖，但這根八尺來長的鋼杖倒有七尺釘入了堅岩之中，如此搖撼，便是搖他三日三夜，也未必搖了下來，只是顯得模樣十分滑稽。蕭峰笑道：「蕭某可要失陪了！」那矮子不肯放手，原來他對自己的武功深淺頗有自知之明，適才這一躍而攀上了鋼杖，已是十分僥倖，若是躍下之後再要第二次躍上未必再能攀到。這鋼杖是他十分愛惜的兵刃，輕重合手，再要打造，那就難了，他又用力搖了幾搖，那鋼杖紋絲不動。眼見蕭峰轉身而去，叫道：「喂，你將碧玉王鼎留下，否則的話，那可後患無窮。」蕭峰道：「甚麼碧玉王鼎，那是甚麼東西？」那星宿派門下三弟子上前一步，說道：「閣下武功出神入化，咱們都是很佩服的。那座小鼎嘛，本門很是看重，外人得之卻是無用，還請閣下賜還。咱們必有酬謝。」蕭峰見他們的模樣不似作假，也不似埋伏了要襲擊自己的樣子，便道：「阿紫，將甚麼碧玉王鼎拿出來，給我瞧瞧，到底是甚麼東西。」阿紫道：「哎唷，我交給你啦，肯不肯交出來，可全憑你了，姊夫，還是你自己留著罷。」

蕭峰一聽，已猜到阿紫是盜了她師門寶物，故意說已交在自己的手中，以便移禍，當下將計就計，哈哈一笑，說道：「你交給我的事物很多，我也弄不清那一件叫做『碧玉王鼎』。」那矮子身子吊在半空，一聽之下，當即接口道：「那是一隻五寸來高的小玉鼎，通體綠色的。」蕭峰道：「嗯，這隻東西麼，我見是見過的，那是一件小小玩意兒，又有甚麼用處？」那矮子道：「你懂得甚麼？怎麼是一件小小玩意兒？這玉鼎──」他還待說下去，那胖子喝道：「師弟別胡說八道。」轉頭向蕭峰道：「這雖是件沒用的玩意兒，但這是家師──家師──那個父親所賜，所以不能失卻，請閣下賜還。」

蕭峰道：「我隨手一丟，不知丟到那裏去啦，是不是還找得到，那也難說。倘若真是要緊物事，我就回信陽去找找得，只不過路程太遠，再走回頭路可就太也麻煩。」那矮子搶著道：「要緊得很。怎麼不要緊？咱們快──快──回去拿罷。」他說到這裏，縱身而下，連自己趁手的兵刃也不要了。蕭峰伸手輕敲自己額角，說道：「唉，這幾天沒喝夠酒，記性不大好，這隻玉鼎嘛，也不知是放在信陽呢，還是在大理，嗯，要不然是在晉陽──」那矮子性子最是急躁，大聲叫了起來：「喂，喂，你說甚麼？到底是在大理，還晉陽？天南地北，這可不是玩的。」那胖子卻看出蕭峰是故意為難，道：「閣下不必出言戲耍，但教此鼎完好無損交還，咱們必當重重酬謝，絕不食言。」蕭峰失驚道：「啊喲，不好，我想起來了。」那四人齊聲驚問：「甚麼？」蕭峰道：「那玉鼎是在馬夫人家裏，剛才我放了一把火，將她的家燒得片瓦無存，這隻玉鼎嘛，給大火燒上一燒，不知道會不會壞？」那矮子大聲道：「怎麼不壞？這個──這個──三師哥，四師哥，那如何是好。我不管，師父要責怪，這可不關我的事。小師妹，你自己去跟師父說，我，我可管不了。」阿紫笑道：「我記得好像不在馬夫人家裏，眾位師哥，小妹失陪了，你們跟我姊夫理論罷。」說著斜身一閃，搶在蕭峰身前。蕭峰轉了過來，張臂攔住四人，道：「你們若是說明白那碧玉王鼎的用途來歷，說不定我可以幫你們找找，否則的話，在下恕不奉陪了。」那矮子道：「三師哥，沒辦法，只好跟他說了。」那胖子道：「好，我便跟閣下說──」蕭峰不等他說下去，突然間身形一晃，縱到那矮子身邊，一伸手托在他的腋下，道：「咱們到上面去，我只聽你的說話，不聽他的。」他知道那胖子貌似忠厚，其實十分狡獪，沒半句真話，倒是這矮子心直口快，不會說謊。他托著那矮子的身軀，突然間發足便往山壁上奔去。山壁雖非垂直，卻也是陡峭之極，本來無論如何攀援不上的，那知蕭峰提氣直上，一口氣便衝上二三十來丈，見有一塊凸出的石頭，便將那矮子放在石上，自己一足踏石，一足凌空，說道：「你跟我說罷！」那矮子身在半空，向下一望，不由得頭都暈了，忙道：「快──快放我下去。」蕭峰笑道：「你自己跳下去罷。」那矮子道：「胡說八道，這一跳豈不跌個粉身碎骨？」蕭峰見他雖是身處危境，仍是不脫直率之氣，心下倒生了幾分好感，問道：「你叫甚麼名字？」矮子道：「我是出塵子。」蕭峰微微一笑，心道：「這名字倒風雅，只可惜跟你老兄的身材似乎不大相配。」說道：「我可要失陪了，後會有期。」出塵子大聲道：「不能，不能，哎唷，我──我要摔死了。」雙手緊貼山壁，暗運內勁，要想抓住石頭，但觸手之處，盡是光溜溜地，那裏依附得住？他武功雖是不弱，在這三面凌空的高處，不由得十分驚恐，只聽下面三人不住叫喊。蕭峰道：「快說，碧玉王鼎有甚麼用！你要是不說，我就下去了。」

出塵子急道：「我──我非說不可麼？」蕭峰道：「不說也成，那就再見了。」出塵子一把拉住他衣袖，道：「我說，我說。這座碧玉王鼎是本門的三寶之一，用來修習『化功大法』的。師父說，中原武人一聽到咱們的『化功大法』，便嚇得魂飛魄散，若是見到這座碧玉鼎，非打得稀爛不可，這──這是一件稀世奇珍，非同小可──」蕭峰久聞「化功大法」之名，知道是一種污穢陰毒的邪術，聽得這座碧玉鼎用途如此，也懶得再問，又是伸手托住出塵子的腋下，順著山壁直奔而下。

在這陡峭如牆的山壁奔將下來，比之上去時更快更險，出塵子嚇得大聲呼叫，但他一聲呼叫未息，雙腳已經著地，但見他臉如土色，雙膝發顫。那胖子道：「八師弟，你說了麼？」出塵子尚未答覆，蕭峰向著阿紫道：「拿來！」阿紫道：「拿甚麼來啊？」蕭峰道：「碧玉王鼎！」阿紫道：「你不是說放在馬夫人家裏麼？怎麼又向我要？」蕭峰向她打量，只見她身形苗條，纖腰細細，衣衫也甚單薄，身邊不似藏得有一座五寸來高的玉鼎，心想：這人狡猾得緊，她門戶中事，本來不用我理會，只是這些邪魔外道難纏得緊，倘若陰魂不散的跟住自己，那也很是討厭，便道：「這種東西蕭某得之無用，決計不會拿你們的，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蕭某可要失陪了。」說著邁開大步，幾個起落，已將五人遠遠拋在後面。那四人震於他的神威，要追還是不追，議論未定，蕭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無論如何追趕不上了。

蕭峰一口氣奔出七十餘里，這才找到飯店，飲酒吃飯。這天晚上，他在周王店歇宿，運了一會功，便即入睡。到得半夜，睡夢中忽然間聽到幾響尖銳的哨聲，蕭峰內功深厚，這幾響哨聲相隔甚遠，只是顯得怪異，聲音雖然不響，他卻也一驚而醒。他坐起身來，側耳而聽，過得片刻，聽得西南角上有幾下哨聲，跟著東南角上也有幾下哨聲相應，這哨聲尖銳淒厲，正是星宿海一派門人所吹的玉笛聲。蕭峰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心道：「這一干人趕到左近了，不去理他。」當即臥倒炕上。

突然之間，兩下「嘰，嘰」的笛聲響起，相隔甚近，便發自這小客店中，跟著又有人說道：「快起身，大師哥到了，多半是已拿住了小師妹。」另一人道：「拿住了，你說這一次她能不能活命？」先前那人道：「誰知道呢？快走，快走！」這兩人說話之聲極輕，但蕭峰聽得十分清楚，跟著便聽見推開窗子，縱躍出房之聲，蕭峰心想：「又是另外兩個星宿派門下的弟子，沒料到這小客店中也伏得有這種人，想是他們比我先到，在客店中一聲不出，是以我並未發覺。」

他本不想去理別人的閒事，但想起那二人所說不知阿紫能否活命之言，尋思：「阿朱遺言叫我照料於她，這小姑娘雖然歹毒，我總不能讓她死於非命，否則如何對得起阿朱？」當下也一躍出房，但聽得笛聲不斷，此起彼應，都是移向西南方，他循聲趕去，奔得一陣，便已趕上了從客店中出來的那二人。見這二人衣飾都和日間所見的人相同，只是步履之間頗見蒼老，年紀卻比其餘那幾個星宿弟子老得多了。

他在這二人身後二十丈處，不即不離的跟著，翻過兩個山頭，猛見前面山谷中生著一堆火燄。這火燄高約五尺，作純碧之色，和尋常的火燄大異，一眼瞧去，便見鬼氣森森。那二人直向火燄處奔去，跑到火燄之前，拜倒在地。蕭峰隱身石後，望將出去，只見火燄旁聚集了十多人，一色的黃麻葛衫，或高或矮，綠油油的火光照在各人的臉上，人人均有悽慘之色。綠火之左站著一人，一身紫衫，正是阿紫。只見他雙手已被鐵銬銬住。阿紫雪白的臉給那綠火一映，看上去也是十分詭異，但她嘴角邊掛著一絲微笑，仍是頗為倔強。綠火邊的眾人默不作聲，個人的目光注視著火燄，左掌按住胸膛，口中喃喃的不知說些甚麼。蕭峰知道這些邪魔外道各有各的宗派儀式，也不去理會。他聽適才那兩名星宿弟子說「大師哥到了，多半已拿住小師妹」，那麼這星宿派的大弟子，當是這一干人的首腦人物。他向這十餘人一個個瞧去，見這些人有老有少，服飾全然一樣無二，動作神態，也無那一個特別顯出頤指氣使的模樣。

正揣摩間，忽聽得「嗚嗚嗚」幾下柔和的笛聲，從東北方吹來，眾人轉過身子，一齊向著笛聲來處，躬身行禮，阿紫把小嘴微翹，卻不轉身。蕭峰向著笛聲來處瞧去，只見一個白衣人影飄身而來，行動快得出奇，跟著見他將一枝白色的笛子放到嘴邊，向著火燄一吹，那火燄陡地熄滅，頓成黑暗世界。

片刻之間，那綠色火燄又亮了起來，砰的一聲響，騰向半空，升起有三丈來高，這才緩緩落下，眾人高呼：「大師兄法力神奇，令我等大開眼界。」蕭峰瞧那「大師兄」時不由得微微一驚。他心目中的「大師兄」，總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不料在火燄旁倨然直立的一個白衫客，竟是個二十二三歲的少年人。這人身材高瘦，臉色青中泛黃，面目卻是頗為英俊，兩道劍眉斜斜飛起，頗見威嚴。左手中拿著一枝玉笛，卻有二尺來長。蕭峰適才見過他吹火之技和飄行而至的輕功，知道他內力著實厲害，但這鼓氣一吹而將綠火熄滅之後重又點旺，卻不是內功，料想是笛中藏著甚麼特異的藥末，心想：「這人年紀輕輕，卻是個勁敵，怪不得星宿派令人聞名喪膽，確有了不起的人才，這人已是如此，星宿老魔更是厲害了。有這樣的人到來，要救阿紫，倒非易事。」

他心中略略自悔，該當一到便即出手，將阿紫救了出去再說。現下孤身涉險，再遇勁敵，雖然不怕，但是能否救得阿紫平安，可也難說。只聽那白衫少年向著阿紫道：「小師妹，你面子不小啊，這許多人為你勞師動眾。」他聲音清朗，說來甚是動聽。

阿紫笑道：「連大師哥也出馬，師妹的面子自然不小了，不過要是算上我的靠山，那麼只怕還有點兒不夠。」白衫少年道：「師妹還有靠山麼？卻不知是誰？」阿紫道：「靠山麼，自然是我的爹爹、伯父、媽媽、姊夫這些人。」白衫少年哼了一聲道：「師妹從小由我爹爹撫養長大，無父無母，那裏又突然搞出這許多親戚來？」阿紫道：「啊喲，一個人無父無母，難道是從石頭蹦出來的？只不過我爹爹、媽媽的名字是個大秘密，不能讓人隨便知道而已。」白衫少年道：「那麼師妹的父母親是誰？」阿紫道：「說出來嚇你一跳。你要我說麼，快開我了的手銬。」

白衫少年卻不上當，道：「要開你手銬，那也不難，你先將碧玉王鼎交了出來。」阿紫道：「這隻鼎在我姊夫那裏，三師哥、四師哥、七師哥、八師哥們不肯向我姊夫要，我又有甚麼法子？」白衫少年向蕭峰日間所遇的四人瞧去，眼色甚是柔和，但那四人均是十分害怕。出塵子道：「大──大──大師哥，這可不關我事。她──她姊夫本事太大，咱們追他不上。」白衫少年道：「三師弟，你來說。」

那胖子道：「是，是！」便將如何遇見蕭峰，他如何將四人的鋼杖一一接去，如何將出塵子提上山壁迫問等情，細細說了，竟是沒半點隱瞞。他本來行事說話都是慢吞吞地泰然自若，但這時對著那白衫少年，說話聲音發顫，宛如大禍臨頭一般大失常態。那白衫少年待他說完，點了點頭，向出塵子道：「你跟他說了甚麼？」

出塵子道：「我──我──」白衫少年道：「你說了些甚麼？跟我說好了。」出塵子道：「我說──我說──這座碧玉王鼎，是本門的三寶之一，是──是──練那個大法的。我又說，師父說道，中原武人一聽到咱們的化功大法，便嚇得魂飛魄散，若是見到這座碧玉王鼎，非打得稀爛不可。我說──這是一件稀世奇珍，非同小可，所以──所以請他務必歸還。」白衫少年道：「很好，他說甚麼？」出塵子道：「他──他甚麼也不說，就放我下來了。」白衫少年道：「你很好。你跟他說，這座碧玉王鼎是練咱們『化功大法』之用，深恐他不知道『化功大法』是甚麼東西，特別聲明中原武人一聽其名，便嚇得魂飛魄散，妙極，妙極，他是不是中原武人？」

出塵子道：「我不知──知道。」白衫少年道：「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他說話聲音十分柔和，可是出塵子這麼一個剛強暴躁之人，竟是嚇得魂不附體一般，牙齒格格打戰，道：「我──格格──我──格格──不──不──知──格格──知──格格──知道。」這「格格」之聲，是他上齒和下齒相擊的聲音，自己卻是控制不來。

白衫少年道：「那麼他是嚇得魂飛魄散呢？還並不懼怕。」出塵子道：「好像他──他──格格──沒怎樣害怕。」白衫少年道：「你猜他為甚麼不害怕？」出塵子道：「我猜不出，請大──大師哥告知。」白衫少年道：「中原武人最怕咱們的化功大法，而要練這種化功大法，非這座碧玉王鼎不可。這座玉鼎既然落入他手中，咱們的化功大法便練不成，所以他就不怕了。」出塵子道：「是，是大師哥明見萬里，料敵如神，師弟──師弟是萬萬不及的。」蕭峰日間和星宿派諸弟子相遇，覺得諸人之中，倒是這出塵子爽直坦白，心中對他較有好感，見他對那白衫少年怕得如此厲害，頗有出手相救之意，那知越聽越不成話，這出塵子吐言卑鄙，拼命的奉承獻媚。蕭峰便想：「這人不是好漢子，是死是活，不去理他。」白衫少年轉向阿紫，說道：「小師妹，你的姊夫到底是誰？」阿紫道：「他麼？說出來只恐嚇你一跳。」白衫少年道：「但說不妨，若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我摘星子特別留意在心便是了。」蕭峰聽他自報道號，心道：「摘星子！好大的口氣！瞧他適才飄行而來的身法，輕功雖是極佳，卻也不見得勝得過大理國的巴天石、四大惡人中的雲中鶴，只是看來他另有古怪功夫。」

只聽阿紫道：「他麼？大師哥，中原武人以誰為首？」白衫少年摘星子道：「人人都說『北喬峰，南慕容』，難道這二人都是你姊夫麼？」

蕭峰聽了他「難道這二人都是你姊夫？」這一句話，登時氣往上衝，阿紫只有一個姊姊，豈能有兩個姊夫？心中說道：「你這小子胡說八道，瞧我叫你知道些好歹。」阿紫咯咯一笑，道：「大師哥，你說話也真有趣，我只有一個姊姊，怎麼會有兩個姊夫？」摘星子微笑道：「我不知道你只有一個姊姊。嗯，就算只有一個姊姊，有兩個姊夫也不稀奇。」阿紫道：「我姊夫脾氣大得很，下次我見到他時，將你這句話說與他知，你就有苦頭吃了。我跟你說，我姊夫便是丐幫幫主、威震中原的『北喬峰』便是。」她此言一出，星宿派中見過蕭峰之人都是一驚，忍不住齊「哦」的一聲，那二師兄獅鼻人道：「怪不得，怪不得。折在他的手裏，我也服氣了。」摘星子眉頭微蹙，道：「碧玉王鼎落入了丐幫手中，卻不大好辦了。」出塵子雖然害怕，多口多舌的脾氣卻改不了，說道：「大師哥，這喬峰，早不是丐幫的幫主了，你剛從西邊來，想來沒聽到中原武林中最近這件大事。那喬峰，那喬峰，給丐幫大夥兒逐出幫外啦！」

摘星子輕輕吁了口氣，繃緊了的臉色登時十分和緩，說道：「喬峰給逐出丐幫了麼？此事可真？」那胖胖的三弟子道：「江湖上都這麼說，還說他不是漢人，是契丹人，和中原英雄為敵，人人要殺他而甘心呢。聽說此人殺父、殺母、殺師父、殺朋友，卑鄙下流，無惡不作。」蕭峰藏身山石之後，聽著旁人述說自己這幾個月來的不幸遭遇，不由得心中一酸，饒是他武功蓋世，膽識過人，但江湖間聲名如此，為天下英雄所不齒，那也是無味之極。只聽摘星子問阿紫道：「你姊姊怎麼會嫁給這種人？難道天下人都死光了？還是給他先姦後娶、強逼為妻？」阿紫輕輕一笑道：「怎麼嫁他，我可不知，不過我姊姊是給他親手一掌打死了的。」眾人都是「哦」的一聲。這些人個個是邪魔外道，心腸剛硬，但聽說喬峰殺父、殺母、殺師父、殺朋友之餘，又殺死了妻子，手段之辣，天下少有，卻也不禁聳動。摘星子道：「丐幫人多勢眾，確有點不易對付，既然這喬峰已被逐出幫，難道咱們還忌憚於他？嘿嘿！」突然之間，他冷笑兩聲，說道：「甚麼『北喬峰，南慕容』，那是他們中原武人自相標榜的言語，我就不信這二人能抵擋得了我星宿派的奇妙功夫！」那胖子道：「正是，正是，師弟們也都這麼想。大師哥的武功超凡入聖，這次初到中原，正好將『北喬峰，南慕容』一起給宰了，挫折一下中原武人的銳氣，好讓他們知道我星宿派的厲害。」摘星子道：「那喬峰到甚麼地方去了？咱們須得到何處去找他？」阿紫道：「他說是要到雁門關外，咱們一直追去，好歹要尋到他。」摘星子道：「是了！二、三、四、七、八五位師弟，這次臨敵失機，你們該當何罪？」那五人躬身道：「恭領大師哥責罰。」摘星子道：「咱們來到中原，要辦的事很多，刑罰太重，不免減弱了人手。嗯，我瞧，這樣罷──」說話未畢，左手一揚，衣袖中飛出五點藍印印的火花，便如五隻飛螢一般，直撲五人。每朵火花都落在五人的肩頭，隨即發出嗤嗤聲響。蕭峰鼻中聞到一陣焦肉之氣，心道：「好傢伙，這不是燒人麼？」那火光不久便熄，但那五人臉上痛苦的神色反而越來越是厲害。蕭峰尋思：「這白衫少年所擲的是硫磺硝磷之類的火彈，其中藏有毒物，是以火燄熄滅之後，毒性鑽入肌肉，反而令人更加痛楚難當。」只聽摘星子道：「這是小號的『鍊心彈』。只練七七四十九天，期滿之後，痛苦自去，你們經厲一番磨練，耐力更增，下次再遇到勁敵，也不會一戰便即屈服，丟了我星宿派的臉。」獅鼻人和那胖子道：「是，是，多謝大師哥教誨。」其餘三人運內力和這痛楚相抗，無法開口說話。

過了一炷香時分，五人體內的痛楚才漸漸消滅，這一段時間之中，旁人聽著這五人咬牙切齒、強忍痛楚的聲音和神情，無不驚懼。阿紫瞧得甚是害怕，但事到臨頭，也只有聽天由命了。摘星子的眼光慢慢轉向出塵子，說道：「八師弟，你洩漏本派的重大機密，令本派重寶面臨破滅之險，該受如何處罰？」出塵子獃獃出神，突然間雙膝一軟，跪倒在地，求道：「大師──大師哥，我──我那時胡裏胡塗的隨口說了出來──你──你饒了我一命，以後──以後給你做牛做馬，不敢有半句怨言，不──不──不敢有半分怨心。」說著連連磕頭。摘星子嘆了口氣，道：「八師弟，你我同門一場，若是我力之所及，原也想饒了你。只不過，唉，這次饒了你，以後還有誰肯遵守師父的戒令？你出手罷！本門的規矩，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打敗執法尊者，甚麼罪孽便都能免去了。你站起來，出手接招罷！」出塵子卻是那裏敢？仍是不住的磕頭。

# 第六十六回 奇異門規

摘星子道：「你不出手，那麼就接我招罷。」出塵子臉色大變，一躍而起，莫看他肥肥矮矮，身法卻是頗為敏捷，一聽大師兄如此說，知道已無可倖免，他一向慣用的兵刃乃是一根鋼杖，卻被蕭峰插入了山壁之中，始終沒辦法拔出，當即一俯身，從地上拾起兩塊石塊，均有拳頭大小，呼呼兩響，便向摘星子擲了過去，口中說道：「大師哥，得罪了！」他兩塊石頭一脫手，跟著又拾起兩塊，連珠般擲將過去，身子卻躍向東北角上，呼呼兩響，又是兩塊石頭擲出，一個肉球般的身子已遠遠縱開。他自知武功與摘星子差得太遠，只盼這六塊石頭能擋得一擋，自己便脫身逃走，此後隱姓埋名，讓星宿派的門人再也找尋不到。那知摘星子右袖揮動，一股雄渾絕倫的掌力從袖底湧將出來，衣袖角只在石頭上一帶，那幾塊石頭便反飛而出，向出塵子後心砸去。蕭峰在石後見了他反激石塊的內力，不禁暗暗點頭：「這人借力打力的功夫，造詣大是不弱，那是真實本領，可不是甚麼邪法。」出塵子聽到風聲勁急，知道若是再向前逃，非給石頭擊中背心不可，要說反掌擋架，卻又沒這等功力，只得斜身向左一躍，說也奇怪，他身子剛向左邊躍去，摘星子衣袖拂出的第二塊石頭，跟著又到，竟是不容他有絲毫喘息餘地。出塵子左足剛在地下一點，勁風襲背，第三塊石頭又已趕了過來。蕭峰自是明白這個道理，他師兄弟同門學藝，摘星子對這師弟的玩意了然於胸，料到他閃避之時，將有甚麼行動。只是這石塊一塊塊的飛擲過去，方位固是極準，時刻分寸更是拿捏得恰到好處，叫他累得足不停步，不住向左。顯然摘星子是意存玩弄，不欲立即取他性命，眼見那第五塊、第六塊石頭飛擲過去之時，勢頭故意慢了一慢，若不這麼一等，出塵子已然閃避不了。

每一塊石頭擲去，都是逼得出塵子向左跳了一大步，這六大步跳過，他身子又已回到火燄之旁。只聽得啪的一聲猛響，第六塊石子遠遠落下，出塵子臉色蒼白，手一翻，從懷中取出一柄匕首，便往自己胸口插入。摘星子那容他如此輕易便死？衣袖揮處，一朵藍色火花撲向他的手腕，嗤嗤聲響，燒炙他腕上穴道。出塵子手一鬆，匕首掉在地下，他大聲叫道：「大師哥慈悲，大師哥慈悲！」

摘星子衣袖又是一揮，一股輕風撲出，射向那堆綠色火燄。這火燄突然分出一條細細的旁支，向出塵子身上射了過來，綠火著體便燃，衣服和頭髮首先著火。只見出塵子在地下滾來滾去，厲聲慘叫，一時卻又不死，焦臭四溢，情狀可怖，令人見之心悸。蕭峰雖多見兇惡險毒之事，但此刻見到出塵子遭遇如此之慘，心頭也是不禁一凜。星宿派眾門人嚇得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摘星子道：「大家都不說話，嗯，你們覺得我下手太辣，出塵子死得冤枉，是不是？」他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眾人立即搶著說話：

「出塵子死有餘辜，大師哥幫他煉體歸西，對他是太仁慈了。」

「大師哥英明果斷，處置得適當之極，既不寬縱，又不過份，咱們這可太敬佩了。」

「這傢伙洩露本派的機密，使師尊的練功至寶遭逢危難，本當凌遲碎割，讓他吃上七日七夜的苦頭這才處死。大師哥顧全同門義氣，這傢伙做鬼也感激大師哥的恩惠。」

「咱們人人有罪，請大師哥寬恕。」

這些卑鄙無恥的言語，夾雜在出塵子的呻吟呼喊之中，交織成一片刺耳之極的聲音。蕭峰心頭只感到說不出的厭憎，實在不願再聽下去。轉過身來，右足一彈，已悄沒聲的落在二丈以外，以摘星子如此功夫，竟也沒有察覺。

蕭峰身子一彈離去，第二步正要跨出，忽聽得摘星子柔聲問道：「小師妹，你偷盜師尊的寶鼎，交與旁人，該受甚麼處罰？」這幾句話說得甚是溫文，但蕭峰聽在耳中，卻是凜然一驚，心道：「阿紫這小丫頭雖然可惡，但我受阿朱重託，豈能讓她死在這些邪魔外道的手中？只怕她所受的刑罰，比之那出塵子更要慘酷十倍，我若袖手不理，心中何安？」當即轉過身來，悄沒聲的又回到原來的隱身之處。

只聽阿紫說道：「我是犯了師父的規矩，那不錯，大師哥，你想不想拿回這隻寶鼎？」摘星子道：「這是本門的三寶之一，當然是要收回的，如何能輕易落入外人之手？」阿紫道：「我姊夫的脾氣很是倔強。這寶鼎是我交給他的，如果我向他要回，他當然完整無缺的還給我。若是外人向他要，你想他給不給呢？」

摘星子「嗯」了一聲，心道：「這喬峰本是丐幫的幫主，在江湖的聲名也很響亮，恐怕不是輕易向人屈服的。」便道：「這件事本來很難說啊，若是寶鼎有甚麼損傷，你的罪孽可就更加大了。」阿紫道：「你們向他要，他是無論如何不肯交還的。大師哥武功雖高，最多也不過將他殺了，要想取回寶鼎，那又是千難萬難。」摘星子沉吟道：「依你說那便如何？」阿紫道：「你們放開我，讓我獨自到雁門關外，去向姊夫把寶鼎要回。這叫做將功贖罪，不過你得答應，以後也不再向我用甚麼刑罰。」摘星子道：「這話聽來倒也有理。不過小師妹啊，這麼一來，做大師哥的臉皮可就給你剝得乾乾淨淨了，從此之後，我再也不能做星宿派的傳人了。我一放了你，你遠走高飛，跟著你姊夫逃之夭夭，我又到那裏去找你？這寶鼎嘛，咱們是志在必得，只要不洩漏風聲，那姓喬的未必便貿然毀去。小師妹，你出手罷，只要你打勝了我，你便是星宿派的傳人，反過來我要聽你的號令。你是大師姊，我是小師弟。」

蕭峰聽到這裏，這才明白：「原來他這邪派中的排行是以功夫強弱定大小，不以入門先後來分。所以他年紀輕輕，卻是大師兄，許多比他年長之人，反而是師弟，如此說來，這些人同門之間，常常要爭奪殘殺，那裏還有甚麼同門之情、兄弟之義？」他卻不知這個規矩，正是星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強的法門。大師兄權力極大，做師弟的若是不服，隨時可以武功反抗，那時便以功夫定高低。倘若大師兄得勝，做師弟的自然是任殺任打，絕無反抗的餘地。若是師弟得勝，他立即一躍而升為大師兄，轉手將原來的大師兄處死。掌門師父眼睜睜的袖手旁觀，絕不干預。在這規矩之下，人人要努力進修，藉以自保，可是表面上卻又要不動聲色，顯得武功低微，以免引起大師兄的疑忌。那出塵子自恃膂力厲害，所鑄的鋼杖又長又粗，十分沉重，雖然排行第八，早引起摘星子的嫉忌，這次有機可乘，便借故剪除了他。別派門人往往練到一定的造詣，便即停滯不進，但是星宿派的門人卻是半天也不敢偷懶，永遠是勤練不休，做大師兄的固是怕每個師弟向自己挑戰，而做師弟的，也是怕大師兄找到自己頭上，只要功夫練得強了，大師兄沒有必勝把握，那就不會輕易啟釁。

阿紫本以為摘星子瞧在寶鼎份上，不會便加害自己，那知他竟不上當，立時便要動手，這一來可嚇得花容失色，但聽出塵子呻吟叫喚之聲，兀自未息！這命運轉眼便降到自己身上，只得顫聲道：「我手足都被他們銬住了，如何跟你動手過招？你要害我，卻想這些鬼門道。」摘星子道：「很好！我先放你。」說著衣袖一拂，一股勁氣，直射入火燄之中。那綠色火燄又分出一道細細的旁支，便如一根水線般，向阿紫雙手之間的鐵銬上射去。

蕭峰看得甚準，這一條綠色火燄，確是對準了阿紫的手銬射去，不是去燒她身體，何況這摘星子自視甚高，絕不願在同門之前失了威信，他武功比阿紫高得多，自不須突施偷襲，只是不知他功力如何，是否能燒斷鐵銬而不損及阿紫的手腕。但聽得嗤嗤輕響，過不多時，阿紫兩手往外一分，鐵銬已從中分斷，但兩個鐵圈還是套在她的手上，那綠火倏地縮回，跟著又向前射出，這次卻是指向阿紫足踝上的鐵鐐。也只片刻功夫，鐵鐐已自燒斷。

蕭峰從旁觀看，初看那綠火燒熔鐵銬，不禁暗自驚異摘星子內力好生了得，待再看到那綠火去燒腳鐐時，這次瞧得清楚，綠火所到之處，鐵鐐便即變色，看來，還是那火燄中頗有古怪，倒不是純係他內力使然。阿紫手足既得自由，已是無可推諉，饒是她心智靈巧，卻也想不出甚麼巧計來得脫眼前的大難，只聽得諸同門不住的稱讚：

「大師哥的內功當真是超凡入聖，非同小可。」

「我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當今之世，除了師尊一人之外，大師哥實在是天下無敵了。」

「甚麼『北喬峰，南慕容』，叫他們來給大師哥提鞋子也是不配。」

「小師妹，現在你知道厲害了罷？只可惜懊悔已經遲了。」

你一言，我一語，搶著說個不停。

那摘星子也真愛聽這些諂諛之言，臉帶笑容，斜眼瞧著阿紫。阿紫只盼他們說之不休，摘星子越遲出手越好，但這些人翻來覆去說了良久，終於想不出甚麼新話題來了，聲音不免漸漸低了下去。摘星子緩緩的道：「小師妹，你出招罷！」阿紫想起適才出塵子慘死的情狀，顫聲道：「我不出招。」摘星子道：「你為甚麼不出招？我看還是出招的好。」阿紫道：「我不跟你打，明知打你不過，又何必多費氣力？你要殺我，儘管殺好了。」摘星子嘆道：「我並不想殺你。你這樣一位美貌可愛的小姑娘，我殺了你實在可惜，不過這叫做無法可施。小師妹，你出招罷，你殺了我，你就可以做大師姊了，星宿派中，除了師父之外，誰都要聽你的號令了。」

阿紫咬牙道：「我就是打得你過，我也不會殺你。」摘星子道：「為甚麼？」阿紫道：「因為──因為──我心中歡喜你。」

她此言一出，摘星子心中一凜，蕭峰也是心頭一震，誰也料不到，她居然會說出這句話來。眾弟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都不敢有甚麼表示。各人隨即眼望地下，不敢向摘星子多望一眼，免惹殺身之禍。過了好一會，只聽摘星子笑道：「你小小年紀，懂得甚麼喜歡不喜歡？我是有妻之人，難道你不知道麼？」阿紫道：「你──你──你英俊瀟灑，武功又高，有沒有妻子，有甚麼相干？我──我就是喜歡你。」摘星子嘆了口氣，道：「要是你不犯這麼大的罪孽，我收你做我小妾，那也不妨。現下──嗯──我是愛莫能助了。小師妹，你接招罷！」說著袖子一揮，一股勁風撲向火燄，一道綠色火線便向阿紫緩緩射來，似乎他不想一時便殺了她，是以這火燄來勢甚緩，阿紫驚叫一聲，向右方躍開兩步。那道火燄跟著迫來。阿紫又退一步，背心已靠到蕭峰藏身的大石之前。摘星子催動內力，那道火跟著逼了過來。阿紫的背脊已靠在大石之上，退無可退，正要想向旁縱躍，摘星子衣袖揮動，兩股勁風分襲左右，令她無法閃避，正面這道綠火，卻是越逼越近了。蕭峰知道這綠火只要一碰到身子，立時皮焦肉爛，眼見那綠火離她臉孔已不到兩尺，近了一寸，又近一寸。便低聲道：「不用怕，我來助你。」說著從大石後面伸手過去，抵住她的背心，又道：「你運掌力，向那綠火擊過去。」阿紫正嚇得魂飛魄散，突然聽到蕭峰的聲音，那真是得到一個天外飛來的救星。

她想也不想，便是一掌拍出，其時蕭峰的內力已注入她體內，阿紫這一掌拍將出去，勁力已是十分雄渾。那道綠色火燄倏地縮回兩尺。摘星子大吃一驚，眼見阿紫已是俎上之肉，正想施展功夫，逼得綠火在她臉旁盤旋來去，嚇得她大聲驚叫，在眾同門前顯顯威風，這才取她性命，那想到阿紫小小年紀，居然有這等厲害的內力，實是大出料之外。只是他星宿派這一門的武功，師父傳授之後，各人自行修練，到底造詣如何，不等臨敵相鬥或是同門自殘，那是誰也不知道的。阿紫這一掌拍出，竟會將綠火逼回，眾人都是「哦」的一聲，雖是均感驚訝，卻是誰也沒有疑心有人暗助，只道阿紫天資特別聰明，暗中將功夫練得造詣極深。

摘星子運力一送，那綠火便又向阿紫臉上射了過去，這一次用力極猛，那綠火便又去得奇快。阿紫「嚶嚀」一聲，不知如何抵擋才是，忙向左一避。幸好這時摘星子拍向她左右兩側的勁力已消，她身子避開，那綠火射到石上，嗤嗤直響。蕭峰低聲道：「左掌拍過去，隔斷火燄！」阿紫道：「這法兒挺妙！」左手一揚，一股掌力推向這道綠火的腰間，掌風到處，那綠火登時斷為兩截，前半截火燄無後力相繼，在岩石上燒了一回，便漸漸弱了下去，摘星子心想：「若是這股火燄熄了，那便是在眾同門前輸了一陣，這銳氣如何能折？」當即催動掌力，又將那道綠火射向岩石，要將那股斷了根本的綠火接應回來。阿紫只覺按在自己背上的手掌之中，內力源源不絕的送將過來，當真如長江大河一般，若不急急拍出，說不定自己小小的身子，也要炸裂了，當下右手用力一揮，直擊出去。蕭峰內力渾厚無比，輸到阿紫的體內，雖是威力減了幾成，但若她能善於運用，對摘星子攻個出其不意，極可能便一擊而勝。只是她驚恐之餘，這一掌拍出去匆匆忙忙，呼的一聲響，這道細細的綠火應手而滅，雖是勝了一仗，卻未損到摘星子的分毫。

但這麼一來，星宿派眾同門同已是相顧失色。那七師弟不識時務，還要向大師哥捧場，說道：「大師哥，你功力真強，小師妹這一掌拍來，最多也不過將『神火』拍熄一些，卻那裏奈何得了你？」這幾句話他是好心拍大師兄的馬屁，但在摘星子聽來，卻是向他諷刺一般，突然間衣袖一拂，綠火斜出，嗤的一聲響，便如一枝箭射到了七師弟臉上。這綠火略一燒炙，便即縮回，但那人已雙手掩面，蹲在地下，殺豬也似的叫將起來。蕭峰低聲道：「此人已老羞成怒，須得小心在意。」他聲凝成線，送入阿紫的左耳，摘星子內力雖強，卻也無法聽到，其餘眾同門，更是誰也不知了。果然摘星子剛將七師弟整治了一下，隨即左掌斜拍，一道綠火又向阿紫射來，這次的綠火卻是粗得多了，聲勢洶洶，帶著洪洪之聲，照映得阿紫頭臉皆碧。阿紫怕這火光太盛，將蕭峰的身形照了出來，當即斜身又閃到岩石之前，拍出一掌，抵住綠火，不令近前。那綠火遇到阿紫的掌力，無法繼續向前，登時便在半空僵住了，火燄頭向前進得一兩寸，又向後退了兩寸，閃爍不定，黑暗之中，便似一條綠色的長蛇橫臥空際，輕輕擺動一般，顏色又是鮮艷，又是詭異。摘星子連催三次掌力，都給阿紫擋了回去，不由得又是焦躁，又是憤怒，再催兩次掌力仍是不得前進，驀地裏一股涼意從背脊上升向後頸：「她，她──她餘力未盡，原來一直在作弄我。難道師父偏心，私下將本門最上乘的功夫傳了她？我──我是上了她的當啦！」想到此處，心中一虛，手上掌力登時減弱，那條綠色長蛇快如閃電般退向火堆，摘星子大喝道：「難道我還怕你？」

摘星子一聲斷喝，掌力加盛，這道綠火突然間化作一個斗大的火球，向阿紫疾衝過來。阿紫見勢道不對，一掌拍出，竟是擋不住這火球的衝勢，急忙左掌又跟著推出，雙掌一齊出力，才將這火球擋住了。只見一個碧綠的火球在空中骨碌碌的迅速轉動，眾弟子喝起采來，都說：「大師哥功力神妙，這一次小丫頭可就糟糕啦！」「小師妹，你還逞甚麼強？乘早服輸，說不定大師哥還能給你一條生路。」

阿紫難以鎮定，不住催動掌力，但蕭峰送來的掌力雖強，終究是外來之物，她運用之際不能得心應手。摘星子和她僵持片刻，已發覺了她內力弱點所在，心道：「這小丫頭得師父眷顧，修練的內功當真了得，實不在我之下。只是她出掌全無迴旋餘地，一昧向前力推，在兩側頗有空隙。幸好她提早發難，若是再等三四年，掌法也練得到家，那時我可死無葬身之地了。」想到此處，不由得雙眉往上一豎，右手食指點了兩點，火燄堆中嗤嗤兩聲輕響爆出幾朵火花。這幾朵火花猶如流星一般，分從左右襲向阿紫，來勢迅速之極。阿紫叫聲「啊喲！」不知如何是好。她雙手的掌力，卻是凝聚在那大火球之上，再也分不出手來拍開這兩朵火花，無可奈何之中，只得身子一側，想要避開。但摘星子這一招攻擊，早就算好了後著，料到她除了側身閃避，更無別法，只要這兩朵火花一燒到身上，雖然不致傷她性命，卻能燒得她皮焦肉爛，功力大減，那時再送兩朵火花過去，連續燒炙，瞧她還有甚麼能耐施展得出？是以阿紫身子一閃，那兩朵火花在摘星子內力催動之下，跟著也射了過去。蕭峰暗叫：「不好！」知道阿紫已無力與抗，當下左掌微揚，一股掌力輕輕推出，只見阿紫身形閃動之際，兩條腰帶飄將起來，一飄一拂，兩朵火花迅速無倫的向摘星子激射回去。摘星子只道阿紫的內功已練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腰帶微揚，便有極強的內力發出，只嚇得目瞪口獃，一怔之間，兩朵火花已射到身前。他叫道：「啊喲！」身子向上一縱，一朵火花從他足底下飛了過去。人叢中兩名師弟喝采道：「好功夫，大師兄了不起！」采聲未歇，第二朵火花已奔向他小腹。摘星子身在半空，如何還能向上拔高？嗤的一聲響處，火花已燒上他的肚腹。摘星子又是「啊」的一聲大叫，落了下來。原來蕭峰惱他口舌輕薄，辱及阿朱，這才施以薄懲。

摘星子一落地，那團火球也即歸入火燄堆中。眾弟子眼望阿紫，臉上都現出敬畏之色，各人心中均想：「看來小師妹功力不弱，大師兄未必一定能夠取勝，咱們喝采聲，可不要喝得太響亮了。」摘星子伸起雙手，打開髮髻，長髮垂了下來，直覆在臉上，跟著一咬舌尖，一口鮮血，便向火燄中噴去。

那火燄忽地一暗，隨即大為明亮，耀得眾人眼睛也不易睜開。眾弟子忍不住大聲喝采：「大師哥好功夫，令我們大開眼界。」摘星子猛地裏身子旋轉，如陀螺般連轉十多個圈，大袖拂動，整個火燄堆向上一拔，便如一座火牆般向阿紫壓來。那是他將平生功力，盡數凝聚在這一擊之中。蕭峰見到摘星子這等陣仗聲勢，知道他所使的乃是一門極厲害的邪術，自己如運玄功將之破去，對方不但功力大減，自己耗損也是不小。這人雖然奸惡，但和他無怨無仇，何必和他大鬥，當下反掌為抓，抓住阿紫背心，正想拉住她身子，就此遠行，料想這摘星子也追趕不上，忽聽得阿紫叫道：「阿朱姊姊，阿朱姊姊，你親妹子給人家這般欺侮，你也不給我出氣？」蕭峰一怔，心道：「她在叫喚阿朱，我──我──就此一走了事麼？」

蕭峰微一遲疑，那綠火來得快極，便要撲到阿紫身上，當真間不容髮，蕭峰此時便要抓了阿紫逃走，也已不及，不由得心中一驚：「這人的內力著實了得，這火燄來得如此快法，卻為我始料所不及。」為了相救阿紫，只得雙掌齊出，兩股勁風拍向阿紫的衣袖。碧燄映照之下，阿紫兩隻紫色的衣袖鼓風飄起，向外一送，蕭峰的勁力已推向那堵綠色的火牆。這片碧燄在空中略停一停，登時便緩緩向摘星子面前退去。摘星子大驚，又在舌尖上一咬，一口鮮血再向火燄中噴去，火燄一盛，回了過來，但只進得兩尺，又被蕭峰的內力逼了轉去。眾弟子但見阿紫的衣袖鼓足了勁風，便如是風帆一般，都道這位小師妹的內功高強之極，那想得到她背後另外有人。

摘星子此時臉色已然大變，一口口鮮血向火燄中吐去。他噴出一口鮮血，功力便減弱一分，這是騎虎難下，只得硬拼到底，但盼將阿紫燒死了，立即離去，慢慢再修練復元，否則給其他師弟瞧出破綻，說不定乘機便來撿這現成便宜，又來向他挑戰。但眼前只有先料理了阿紫再說，所謂「火燒眉毛，只顧眼下」，其餘的事，那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他口中鮮血不住噴去，但在蕭峰雄渾的內力鎮壓之下，這碧燄那裏衝得過去？

蕭峰從對方內勁之中，已察覺他真氣越來越是衰弱，快要油盡燈枯，便凝氣向阿紫道：「你叫他認輸便是了，不用鬥了。」阿紫道：「大師哥，你鬥不過我啦，跪下求饒，我不殺你便是。你出口認輸啦，你快認輸啊。」摘星子心下惶急異常，知道自己命在垂危，聽了阿紫的說話，忙點了點頭。阿紫道：「你幹麼不開口？你不說話，那便是不肯認輸。」摘星子又連連點頭，便是不說話，原來他凝運全力與蕭峰相抗，只要一開口，這叢碧燄捲將過來，立時便將他活活燒死。眾同門見了這等模樣，紛紛嘲罵起來：

「摘星子，你打輸了，何不跪下磕頭？」

「這等膿包貨色，也出來現世，星宿派的臉也給你丟光啦！」

「小師妹寬洪大量，饒你性命，你還硬撐甚麼面子？開口說話啊，開口說話啊！」

「你平時就會向我等逞威風，小師妹一伸手，你就糟糕啦。」

這一干人最會見風駛帆，幸災樂禍，一見摘星子處於下風，甚麼惡毒的言語都說了出來。蕭峰心想：「星宿老魔收的弟子，人品都是這樣奇差，那裏練得好武功？阿紫自幼和這些人為伍，自然也是品格惡劣了。」還在片刻之前，這些人將大師兄讚得天上有、地下無，當真是並世無敵的大英雄，這時卻罵得他狗血淋頭，比豬狗也還如。

蕭峰見摘星子狼狽之極，當下也不為已甚，內勁一收，阿紫的一雙衣袖便即垂下。摘星子神情委頓，身子搖搖晃晃，突然間雙膝一軟，坐倒在地。阿紫道：「大師哥，你怎麼啦？服了我麼？」摘星子低聲道：「我認輸啦。你──你別──別叫我大師哥，你是咱們的大師姊！」他此言一出，眾弟子齊聲歡呼起來：

「妙極，妙極！大師姊武功蓋世，星宿派有這樣一位傳人，咱們星宿派便要名揚天下了。」

「大師姊，你快去宰了那甚麼『北喬峰，南慕容』，咱星宿派在中原唯我獨尊。」

另一人道：「你胡說八道！北喬峰是大師姊的姊夫，怎麼殺得？」

「有甚麼殺不得？除非他投入咱們星宿派門下，甘願服輸。」

蕭峰在岩石之後，聽著這些人胡說八道，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只聽阿紫斥道：「你們瞎說些甚麼？大家別作聲。」她對摘星子道：「大師哥，剛才我求你饒了我，你狠心不肯，現下怎麼說？」摘星子道：「我──我該死！你說過喜歡我。我回去殺了我家裏的婆娘，即刻娶你為妻，永遠聽你的號令，不敢有違。」

眾弟子一聽摘星子這幾句話，登時鴉雀無聲，面面相覷，各人心中均想：「啊喲，不好！小師妹說過心中喜歡大師哥，他答應殺了妻子，娶她為正室，小師妹自然十分歡喜。他二人成婚之後，還分甚麼你我？誰做星宿派傳人都是一樣，這位大師哥可得罪不得。」那排行第七的師弟給摘星子在臉上燒了一陣之後，此刻痛楚略減，急於戴罪立功，忙大聲道：「是啊，大師姊，你嫁了大師哥，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郎才女貌，武林中誰不豔羨？若不是大師哥這等人才，原是誰也配不上你。」

又一人搶著道：「大師姊，大師兄的武功比你雖是差些，但當世除你之外，他也算是第二了。他以後一定聽你的話，說甚麼也不敢違背，這是我可以一力擔保。」另一人道：「妙極，妙極！將來你二人生了孩子，自然順理成章的做星宿派下一代傳人，從此傳子傳孫，萬代不絕，當真是武林中最大的美事。」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拼命的迎合討好。蕭峰在岩石之後聽著，心道：「阿紫喜歡這人，嫁了他倒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倘若不是她星宿派中的自己人，別人原也忍耐不了這些無窮無盡的下流言語。」他向阿紫瞥了一眼，只見她臉上笑嘻嘻的，顯然是十分歡喜，心道：「這是她自己情願，我對阿朱是有了交代啦。她從此有了歸宿，再也不必我去理她。」

他正想起身走開，只聽阿紫道：「大師哥，你是真心喜歡我，還是迫於無奈，只好殺妻娶我？」摘星子道：「真心，真心，自然真心！若有半分假意，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眾弟子齊聲附和：

「我瞧大師哥當然是真心，大師姊如此人才武功，誰也求之不得啊。」

「大師哥要殺師嫂，若是下不了手，小弟倒可代勞。」

「呸！大師哥為甚麼下不了手？他既對大師姊是一片真心，當然要親手去幹掉那個賤婆娘才是，要你來討甚麼臭好？」

阿紫道：「剛才我求你饒我性命，怎麼你又不肯？」摘星子道：「這個──這個──我──我是跟你開開玩笑的──」適才和蕭峰一場相拼，他內力已然耗盡，這時眾弟子不論是誰向他挑戰，他都是無力與抗，只有盼望阿紫饒了一命，但恢復元氣之後，得找各人算帳。阿紫道：「本門規矩，更換傳人之後，舊的傳人該當如何處置？」摘星子額頭冷汗涔涔而下，顫聲道：「大大──大師姊，求你──求你──」阿紫咯咯嬌笑，道：「我真想饒你，只可惜本門規矩，卻不能壞在我的手裏。大師哥，我小時候是喜歡過你的，後來卻瞧著你越看越討厭了，你知不知道？」摘星子垂頭道：「是，是！」

阿紫道：「大師哥，你出招罷！有甚麼本事，盡力向我施展好了。」摘星子知道自己命運已決，更不再說甚麼哀求的言語，凝氣雙掌，向那綠色的火燄堆平平推出，豈知他內力已盡，雙掌推了出去，火燄只是微微顫動了兩下，更無動靜。阿紫笑道：「好玩，好玩，真是好玩，大師哥，你的法術怎麼不靈了？」纖掌一伸，腳下跨出兩步，一掌拍出，一道碧燄吐了出去，射向摘星子身上。阿紫內力平平，這道碧燄的光亮並不甚大，但摘星子此刻無還手餘地，連施展輕功逃走的力氣也無。那碧燄一射到他身上，霎時間頭髮衣衫著火，大聲慘號聲中，全身都裹入烈燄之中。眾弟子頌聲大起，齊讚大師姊功力出神入化，替星宿派除去了一個敗類，造福不淺。

蕭峰雖在江湖上見過不少慘酷兇殘的事，但阿紫這樣秀麗清雅、天真可愛的少女，行事竟是這般毒辣，若非親眼目睹，當真是令人難以相信。他心中說不出厭惡，輕輕嘆了口氣，拔足便行。阿紫叫道：「姊夫，姊夫，你別走，等一等我。」

# 第六十七回 生死一線

蕭峰不去理她，自管自昂然而行。星宿派諸弟子見岩石之後突然有人現身，而二弟子、三弟子等人更認得便是蕭峰，都是愕然失色。阿紫又叫道：「姊夫，你等等我。」搶步走到蕭峰身邊。這時摘星子慘叫的聲音越來越響，他嗓音尖銳，加上山谷中的回聲，更是難聽。蕭峰皺眉道：「你跟著我幹甚麼？你做了星宿派傳人，成了這一群人的大師姊，不是心滿意足了麼？」阿紫笑道：「不成！」她壓低聲音道：「我這大師姊是混來的，有甚麼稀罕？姊夫，我跟你一起到雁門關外去。」蕭峰聽著摘星子的呼號之聲，不願在這地方多耽，快步向北行去。阿紫和他並肩而走，回過頭來，叫道：「二師弟，我有事去北方。你們在這裏附近等我回來，誰也不許擅自離開，聽見了沒有。」眾弟子一齊搶上幾步，恭恭敬敬的彎下腰去說道：「謹領大師姊法旨，眾師弟不敢有違。」說了這兩句話後，各人紛紛稱頌：「恭祝大師姊一路平安。」「恭祝大師姊事事如意。」「恭祝大師姊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阿紫回手揮了幾下，臉上忍不住露出得意的笑容。蕭峰在白雪映照之下，見到她圓圓的臉蛋上稚氣十足，便如新得了個玩偶或是好吃的糖食一般，若不是親眼目睹，有誰能相信她是剛殺了大師兄，新得天下第一大邪派傳人的位置。

蕭峰輕輕嘆息一聲，只覺塵世之間，許多事情都是索然無味。阿紫道：「姊夫，你嘆甚麼氣？說我太也頑皮麼？」她竟是將取人性命之事，輕描淡寫的稱為「太也頑皮」。蕭峰道：「這不是頑皮，是太過殘忍兇惡。咱們成年男人做做，那也不要緊，你是個小姑娘，怎麼也這樣下手不容情？你說過從前喜歡你大師兄的，如何便燒死了他？」阿紫奇道：「你是明知故問，還是真的不知道？」說著側過了頭，瞧著蕭峰，臉上盡是好奇的神色。蕭峰道：「我當然是不知道才問。」阿紫道：「這就奇了，你怎麼會不知道？我這個大師姊是假的，是你給我掙來的，只不過他們都瞧不出來而已。要是我不殺他，終有一日給他瞧出破綻，那時候你又未必在我身邊，那我的性命不就送在他的手裏麼？我要活命，那是非殺他不可。」蕭峰道：「你喜歡他，過得幾年，年紀長大了，嫁了給他，他怎麼還會殺你？」阿紫道：「他答應我去殺他妻子，如果我做了他妻子，將來有人叫他殺我，他自然也是一樣，而且，我覺得嫁了他也沒甚麼好玩。」

蕭峰心想：「這時候又來說孩子話了，和人家做夫妻，乃是終身大事，說甚麼好玩不好玩的？這孩子說她不懂事罷，卻是十分的工於心計，說她懂事，可又莫明奇妙的盡是闖禍胡鬧。」便道：「好罷，你跟我到雁門關去幹甚麼？」阿紫道：「姊夫，我對你說老實話，好不好？你聽不聽？」蕭峰心道：「好啊，原來你一直沒跟我說老實話，這時候才說。」說道：「當然好，我就怕你不說老實話。」阿紫咯咯的笑了幾聲，伸手挽住他的臂膀，道：「你也有怕我的事？」蕭峰道：「我怕你的事多著呢，怕你闖禍、怕你隨便害人、怕你做出古裏古怪的事來──」阿紫道：「你怕不怕我給人家欺侮，給人家殺了？」蕭峰道：「我受你姊姊重托，當然要照顧你。」阿紫道：「要是我姊姊沒托過你呢？倘若我不是阿朱的妹子呢？」蕭峰哼了一聲，道：「那我何必睬你？」阿紫道：「我姊姊就那麼好？你心中就半點也瞧我不起？」蕭峰道：「你姊姊比你好上千倍萬倍，阿紫，你一輩子永遠比不上她。」說到這裏，蕭峰眼眶微紅，語聲中極為酸楚。阿紫嘟起小嘴，道：「既然是阿朱樣樣比我好，你叫她來陪你罷，我可不陪你了。」

阿紫說了這句語，轉身便走。蕭峰也不理她，自顧自邁步而行，心中卻是不由得傷感：「倘若是阿朱陪我在這雪地中行走，倘若是她突然發嗔，轉身而去，我當然立刻便追趕前去，好好的賠個不是。不，我起初就不會惹她生氣，件件事都依著她也就是了。唉，阿朱對我柔順體貼，怎麼會向我生氣？」

他心中不住的胡思亂想，忽聽得腳步聲響，阿紫又奔了過來，說道：「姊夫，你這人也忒狠心，說不等便不等，沒半點仁慈心腸。」蕭峰嘿的一聲，笑了出來，道：「你也來說甚麼仁慈心腸，阿紫，你聽誰說過『仁慈』兩字？」阿紫道：「聽我媽媽說的，她說對人不要兇狠霸道，要仁慈些才是。」蕭峰道：「你媽媽的話語不錯，只可惜你從小不跟你媽媽在一起，跟著師父學了一肚子的壞心眼兒。」阿紫笑道：「好罷！姊夫，以後我跟你在一起，多向你學些好心眼兒。」

蕭峰嚇了一跳，連連搖手，道：「不成，不成！你跟著我這個粗魯匹夫有甚麼好？阿紫，你快快走罷！我跟你在一起那可是心煩意亂，要靜下來好好想一下事情也不行。」阿紫道：「你要想甚麼事情，不如說給我聽，我幫你想想。姊夫，你這人太好，容易上人家的當。」蕭峰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你一個小女孩，懂得甚麼？難道我想不到的事，你反而想到了？」阿紫道：「這個自然，有許多事情，你說甚麼也想不到的。」她停了一停，從地下抓起一把雪來，捏成一團，遠遠擲出去，說道：「姊夫，你到雁門關去幹甚麼？」蕭峰搖頭道：「不幹甚麼。放牛牧羊，了此一生，也就是了。」阿紫道：「誰給你做飯吃？誰給你做衣服穿？」蕭峰一怔，他可從來沒想到這種事隋，隨口道：「吃飯穿衣，那還不容易？咱們契丹人吃的是羊肉牛肉，穿的是羊皮牛皮，到處為家，隨遇而安，也就是了。」阿紫道：「你寂寞的時候，誰陪你說話？」蕭峰道：「我回到自己族人那裏，自會結識同族的朋友。」阿紫道：「他們說來說去，盡是打獵、騎馬、宰牛、殺羊，這些話，那有甚麼趣味？」蕭峰嘆了口氣，知道她的話不錯，無言可答。阿紫道：「難道你非回契丹人那裏去不可麼？你不回去，在這裏喝酒打架，死也好、活也好，不是轟轟烈烈，痛快得多麼？」

蕭學聽她說「在這裏喝酒打架，死也好、活也好，不是轟轟烈烈，痛快得多麼？」這幾句話，不由得胸口一熱，豪氣登生，抬起了頭，長嘯一聲，道：「你這話是不錯的，」阿紫拉了拉他的臂膀，道：「姊夫，那你別去啦，我也不回星宿海去，跟著你喝酒打架。」蕭峰聽她說得天真，笑道：「你是星宿派的大師姊，人家沒了傳人，沒了大師姊，那怎麼成？」阿紫道：「我這個大師姊是混騙來的，一露出馬腳，立時有性命之憂，雖說好玩，也不怎麼了不起。我還是跟著你喝酒打架的好玩。」

蕭峰微笑說道：「說到喝酒，你酒量太差，只怕喝不到一碗便醉了，打架的本事也不行，幫不了我的忙，反而要我幫你。」阿紫悶悶不樂，鎖起了眉頭，走了兩步，突然間坐在地下，放聲大哭。蕭峰倒給她嚇了一跳，忙道：「你──你──你幹甚麼？」阿紫不理，仍是大哭，哭得十分悲哀。蕭峰自從識得她以來，見她處處佔人上風，便是給星宿派縛住之時，也是倔強不屈，沒想到她竟會如此痛苦的大哭，倒是給她弄得手足無措，又問：「喂，喂，小阿紫，你怎麼啦？」阿紫抽抽噎噎的道：「你走開，別來管我，讓我在這裏哭死了，你才快活。」蕭峰微笑道：「好端端一個人，哭是哭不死的。」阿紫哭道：「我偏要哭死，偏要哭死！」

蕭峰笑道：「你慢慢在這裏哭罷，我可不能陪你了。」說著拔步便行，只走出兩步，忽聽得阿紫止了啼哭，全無聲息。蕭峰有些奇怪，回頭一看，只見她俯伏雪地之中，竟是一動也不動。蕭峰心中暗笑：「小女孩兒撒嬌，我若是理睬於她，那是理不勝理。」當下頭也不回的徑自去了。

他走出十餘里，回頭一望，雪地中不見有甚麼動靜，這一帶地勢平曠，一眼瞧將出去，並無樹木山坡阻擋，似乎阿紫仍是一動不動的躺在雪地之中。蕭峰心下猶豫：「這個女孩兒古怪之極，說不定真的這麼躺著，就此不再起來。」又想：「我已害了她姊姊，就算不聽阿朱的話，不去照料她、保護她，終不能用言語激死了她。」一想到阿朱，不由得胸口一熱，當即快步從原路回來。

一奔到阿紫身邊，果見她俯伏於地，仍是先前他離去之時的姿勢，半分也沒移動地位，蕭峰走上兩步，突然一怔，只見阿紫的身子嵌在數寸厚的積雪之中，積雪竟是全不融化。按常理說，她身子是熱的，在雪中伏了這麼久時光，身旁的雪定然融為雪水，現下積雪分毫不融，莫非她果然是死了？蕭峰一驚之下，伸手去摸摸她的臉頰，著手之處，肌膚上一片冰冷，再控她鼻息，也是全無呼吸。蕭峰見過她詐死欺騙自己親生父母，知道她星宿派中有一種龜息功夫，可以閉住呼吸，倒也並不如何驚慌，於是伸出手指，在她脅下點了兩點，內力自她穴道中透了進去。

阿紫嚶嚀一聲，緩緩睜開眼來，一見是蕭峰，突然間櫻口一張，一枚藍晃晃的細針從口中急噴而出，射向蕭峰眉心。

蕭峰和她相距不過尺許，說甚麼也想不到她竟會突施毒手，這根毒針來得十分勁急，蕭峰武功再高，在倉卒之際，咫尺之間要想避去，那也是萬萬不能。他心念一閃，想到星宿派的餵毒暗器定是厲害無比，毒辣到了極點，若是中在身上，活命之望可說是微乎其微，右手一揚，便是一股渾厚雄勁之極的掌風劈了出去。

他是為救自己性命，這一掌劈出，實是生平功力之所聚。這細細的一枚鋼針在尺許之內急射過來，要以無形無質的掌風將之震開，所用掌力自是大得驚人。他一掌擊出，身子又盡力向右一斜，鼻尖中只聞到一陣淡淡的腥臭之氣，那枚毒針已從他臉頰旁掠過，相距不過寸許，可說是兇險絕倫。便在此時，阿紫的身軀也被他這一掌雄渾的掌力推了出去，哼也不哼，身子平平飛出，啪的一聲，摔在十餘丈外。她身子落下後，又在雪地上滑了數丈，這才停住。

蕭峰於千鈞一髮中逃脫危難，暗叫一聲：「慚愧！」第一個念頭便是：「這妖女心腸好毒，竟使這歹招暗算於我。」待見阿紫給自己一掌震出十餘丈，不禁又是一驚：「啊喲，這一掌她怎麼經受得起？只怕已給我打死了。」身形一晃，縱到她的身邊，只見她雙目緊閉，兩道鮮血從嘴角邊流了出來，臉如金紙，這一次是真的停了呼吸。

蕭峰登時獃了，心道：「我又打死了她，又打死了阿朱的妹妹。她──她臨死時叫我照顧她的妹妹，可是──可是──我又打死了她。」這一怔只是瞬息之間的事，但蕭峰心神恍惚，卻如經歷了極長極長的時候。他搖了搖頭，忙伸掌抵住阿紫後心，將自己的真氣內力拼命的送將過去。過了好一會，阿紫身子微微一動。蕭峰大喜，叫道：「阿紫，阿紫，你別死，我說甚麼也要救活你。」

但阿紫只動了這麼一下，又不動了。蕭峰甚是焦急，只是他多歷風浪，情勢越是危急，心神越是鎮定，當即盤膝坐在雪地，將阿紫輕輕扶起，放在自己身前，雙掌按住她的背心，將內力緩緩輸入她的體內。

蕭峰知道阿紫受傷極重，眼下只有令她保住一口氣，暫得不死，徐圖挽救，因此以真氣輸入她的體內，也是緩緩而行。過得一頓飯時分，他頭上冒出絲絲白氣，那已是全力而為，這麼連續不斷的行功，又隔了半個時辰，阿紫身子微微一動，輕輕叫了聲：「姊夫！」蕭峰大喜，繼續行功，卻不跟她說話。只覺她身子漸漸溫暖，鼻中也有了輕微呼吸。蕭峰心怕功虧一簣，竟是絲毫不停，直至中午時分，阿紫氣息已頗為調勻，這才將她橫抱懷中，快步而行。但見她臉上仍是沒半點血色。

他邁開腳步，走得又快又穩，阿紫在他懷中，竟是絲毫不覺震盪。他一面行走，左手仍是桉在阿紫背心，不絕的輸以真氣。走了一個多時辰，來到一個小市鎮上，偏生這鎮上並無客店，蕭峰只得再向北行，奔出二十餘里，才尋到一家簡陋的客店。這客店也無店小二，便是店主自行招呼客人。蕭峰忙請店家取來一碗熱湯，用匙羹舀了，慢慢餵入阿紫口中，但她只喝得三口，便盡數嘔了出來，熱湯之中，滿是紫血。

蕭峰甚是憂急，心想阿紫這一次受傷，多半是治不好了，那閻王敵薛神醫不知到了何處，就算薛神醫便在身邊，也未必能醫治他沉重掌力這麼一擊的內傷。當日阿朱為少林寺掌門方丈所傷，並非親身受到他的掌力，也已驚險萬狀，方得治愈。但他明知不成，也決計不肯就此罷手。心下只是想：「我就算累得筋疲力盡，真氣內力全部耗竭，也要支持到底。我不是為了救她，只是要不負阿朱的囑托。」其實阿紫出手暗算於他在先，蕭峰處此情景之下，這一掌若不發出，自己已送命在她手中。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一遇危急情勢，心中想也不想，自然而然便會以最有效的方法解救，他被迫傷了阿紫，就算阿朱在場，也絕不會有半句怪責的言語，這原是阿紫自取其禍，與旁人何干？但就是因阿朱不能知道，蕭峰才覺得萬分的對她不起。

這一晚蕭峰始終沒合眼安睡，次日仍是以真氣維繫阿紫的性命。當日阿朱受傷，蕭峰只有在她氣息漸趨微弱之時，這才出手，這時的阿紫卻片刻也離不開他的手掌，只要他的手掌一離，阿紫即呼吸斷絕。第二日、第二晚仍是如此。蕭峰功力雖強，但兩日兩晚的勞頓下來，究竟也不免甚是疲累。小客店中所藏的兩罈酒早給他喝得罈底向天，要店主到別處去買，偏生他身邊又沒帶多少銀兩。蕭峰一天不吃飯毫不要緊，一天不喝酒就難過之極，這時漸漸的心力交瘁，更須以酒提神，心想：「阿紫身上想必帶有金錢，用了她的再說。」解開她的衣囊，果見有三隻小小的金元寶。他取了一枚，將衣囊包好，放在一邊，一抽之下，只見有一根紫色的絲帶，一端繫住衣囊，另一端繫在她腰間。蕭峰心想：「這小姑娘謹慎得很，生怕衣囊掉了。這些叮叮噹噹的東西繫在身上，不舒服得很。」於是伸手去解開了繫在腰帶上的絲帶扭結。這個結打得很實，著實不易解開，蕭峰解了好一會，這才解開了，一抽之下，只覺絲帶的另一端重甸甸地，另行繫得有物。只是那物事隱藏在她裙內，半點也看不出來。

蕭峰一放手，噹的一聲，一件物事落下地來，碧油油地，竟是一座小小的玉鼎。蕭峰嘆了口氣，俯身抬起，放在桌上。只見這座玉鼎雕琢得十分精細，碧綠的玉理之中，隱隱約約的泛出一些紅絲，更增嬌艷之色。蕭峰自來不喜歡這些玩物，在他眼中，再珍貴的珠玉寶物，也是與瓦礫無殊，只看了兩眼，也便不加理會，心想：「阿紫這姑娘真是狡獪，口口聲聲說這座碧玉王鼎已交了給我，那知卻是繫在自己裙內，她同門一來相信確是在我身上，二來也不便搜及她的裙子，是以始終沒有發覺。唉，今日她性命難保，要這種身外之物何用？」

蕭峰招呼店東主進來，交了這錠金子給他，命他去買酒買肉，一面繼續以內力維持阿紫的性命。到第四日早上，蕭峰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雙手各握阿紫一隻手掌，將她摟在懷裏，靠在自己胸前，將真氣內力從她掌心傳將過去，過不多時，雙眼再也睜不開來，迷迷糊糊的終於合眼睡著了。但他的心中總是掛念著阿紫的生死，睡不片刻，便又驚醒，幸好他入睡之際，真氣一般的流動，只要手不與阿紫的手掌相離，她氣息便不斷絕。這樣又過了兩天，蕭峰見阿紫雖得不死，但傷勢沒半點好轉之象，如此困居於這家小客店中，卻如何了局？阿紫偶爾睜開眼睛，但眼色迷糊，顯然仍是人事不知，說話更是不會說的了。蕭峰又喝完兩大罈酒，苦思無策，心想：「我只好抱了她上路，到道上碰碰運氣。在這小客店中獃耽下去，終究不是法子。」當下左手抱了阿紫，右手拿了她的衣囊，塞在懷中。見到那個碧玉王鼎仍是放在桌上，尋思：「這種害人的物事，打碎了罷！」待要一掌擊出，轉念又想：「阿紫千辛萬苦，盜得此物。眼看她的傷是好不了的啦。臨死之時，迴光返照，會有片刻時分的神智清醒，定會問起此鼎，那時我取出來給她瞧上一瞧，讓她安心而死，勝於抱恨而終。」

當下伸手將玉鼎取了過來，鼎一入手，便覺內中有物蠕蠕而動。蕭峰好生奇怪，凝下神一看，只見鼎側有五個小孔，再看那玉鼎齊頸之處有一道細縫，似乎分為兩截。他以小指與無名指挾住鼎身，以大拇指與中指挾住上半截玉鼎向左一旋，果然可以轉動。轉下幾轉，將鼎蓋旋了開來，向鼎中一眼瞧去，不由得又是驚奇，又有些噁心，原來鼎中有兩隻毒蟲正在互相咬嚙，一隻是蠍子，另一隻蜈蚣，翻翻滾滾，鬥得著實厲害。

蕭峰見聞廣博，情知這是星宿派收集毒蟲毒物的一種古怪法門，當下將玉鼎一側，把蜈蚣和蠍子都倒在地下，一腳踏死，然後又將鼎蓋旋上，包入衣囊。他付了店賬，抱著阿紫，衝風冒雪的向北行走。

他自知得罪中原的豪傑已深，自己又不願改裝易容，這一路向北，越行越近大宋的京城汴梁，非與中土出名的英雄相遇不可，一來他不願再結冤殺人，二來這般抱著阿紫與人動手著實不便，是以避了大路，盡撿荒辟的山野行走，這樣奔行數百里，居然平安無事。這一日來到一個大市鎮，見一家藥材店外掛著「世傳儒醫王通治贈診」的木牌，心道：「小地方也不會有甚麼名醫，但也不妨去請教一下。」於是抱了阿紫，入內求醫。

那儒醫搭搭阿紫的脈息，瞧瞧蕭峰，又搭搭阿紫的脈息，再瞧瞧蕭峰，又搭搭阿紫的脈息，又瞧瞧蕭峰，臉上神色十分古怪，忽然伸出手指，來搭蕭峰的腕脈。蕭峰怒道：「先生，是請你看我妹子的病，不是在下自己求醫。」王通治搖了搖頭道：「我瞧你有病，神智不清，心神顛倒錯亂，要好好治一治。」蕭峰道：「我有甚麼神智不清？」王通治道：「這位姑娘脈息已停，早就死了，只不過身子尚未僵硬而已，你抱著她來看甚麼醫生？不是心神錯亂麼？老兄，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可太過傷心，還是抱著令妹的屍體，急速埋葬，這叫做入土為安。」蕭峰哭笑不得，但想這醫生的話也不是沒理，阿紫其實早已死了，全仗自己的真氣維繫著她的一線生機，尋常醫生如何懂得？

他站起身來，轉身出門，只見一個管家打扮的人忽然奔進藥材店來，叫道：「快，快，要最好的老山人參，我家老太爺忽然中風，要斷氣了，要人參吊一吊性命。」藥店中的掌櫃忙道：「是，是，有上好的老山人參。」蕭峰聽了，觸動心事：「老山人參，吊一吊性命。」一個人病重將要斷氣之時，如果餵他幾口濃濃的參湯，便可吊住他的氣息，令他多活片刻，說幾句臨終時的遺言，這情形蕭峰本也知道，只是沒想到可以用在阿紫身上，這時聽得那管家和藥店掌櫃說起此事，又見那掌櫃取出一隻紅木匣子，珍而重之的推開匣蓋，現出三枝手指粗細的人參來。蕭峰從前聽人說過，人參越粗大越好，表皮上皺紋愈多愈深，便愈是名貴，如果形如人體，頭手足俱全，那便是年深月久的極品了。這三條人參看來也只是尋常之物，並沒有甚麼特別了不得之處。那管家撿了一枝，匆匆走了。蕭峰取出一錠金子，將餘下的兩枝都買了，藥店中原有代客煎藥之具，當即熬成參湯，慢慢餵給阿紫喝了幾口，她這一次居然並不吐出，又餵她再喝幾口之後，蕭峰察覺到她脈搏輕輕跳動，呼吸也不再是氣若游絲，不由得心中一喜。那儒醫王通治在一旁瞧著，卻是連連搖頭，說道：「老兄，人參得來不易，糟蹋了甚是可惜。人參又不是靈芝仙草，如果連死人也救得活，有錢之人就永遠不死了。」

蕭峰這幾日來片記得也不能離開阿紫，心中鬱悶已久。聽得這王通治在旁邊囉哩囉唆、冷言冷語，不由得怒從心起，反手便想一掌擊出，但手臂微動之際，立即克制：「蕭峰啊蕭峰，你亂打不會武功之人，算甚麼英雄好漢？」當即收住了手，抱起阿紫，奔出藥店。隱隱聽到王通治還在冷笑而言：「這漢子真是糊塗，抱著個死人奔來奔去，看來他自己是命不久矣！」他卻不知自己適才已到鬼門關去轉了一遭，蕭峰這一掌若是一怒擊出，便是十個王通治，也都一命嗚呼了。

蕭峰出了藥店，尋思：「素聞老山人參，多產於長白山一帶苦寒之地，不如改趨東北，試一試這人參的功用，是否能培養她的元氣。看來要救活她是千難萬難，但能使她在人間多留一日，則我對阿朱抱憾之心便可稍減一分。」當下偏而向右，取道往東北方而去。他一路上回到藥店，便進去購買人參，後來金銀用完了，老實不客氣的闖進去伸手便取，幾名藥店伙計，又如何阻得他住？阿紫服食大量人參之後，傷勢居然頗有進境，偶爾能睜開眼來，輕輕叫聲：「姊夫！」晚間入睡之時，若有幾個時辰不給她接續真氣，她也能自行微微呼吸。如此漸行漸寒，蕭峰終於負著阿紫，來到長白山下。雖說長白山下多產人參，但若不是熟知地勢的老年參客，便是尋他一年半載，也未必能尋到一枝。蕭峰越是向北，一路上越是難得遇上行人，到得後來，滿眼是森林長草，高坡堆雪，竟是連行數日，也不能見到一人。他不由得暗暗叫苦：「糟了，糟了！遍地積雪，卻如何挖參？我還是退將回去，到人參的集散之地，有錢便買，無錢便搶。」於是負著阿紫，又走了回來。其時天寒地凍，地下積雪數尺，難行之極，若不是他武功卓絕，這般背著一人行走，就算不凍死，也早陷在雪中，脫身不得了。

行到第三日上，天色十分陰沉，看來大風雪便要刮起，一眼望將出去，前後左右都是皚皚白雪，雪地中別說望不見行人足印，連野獸的足跡也無。蕭峰茫然四顧，便如孤身處於大海中一般無異，風聲甚是尖銳，在耳邊呼嘯來去。蕭峰知道早已迷失了道路，數次躍上樹觀看，但見四下裏盡是白雪覆蓋的森林，那裏分得出東西南北？他生怕阿紫受凍，只好解開自己長袍，將她裹在懷裏。他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但這時茫茫宇宙之間，似乎便剩下他孤伶伶的一人，心中也不禁頗有懼意。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那也罷了，雪海雖是無邊無際，終究困他不住，可是他懷中還抱著個昏昏沉沉、半生不死的小阿紫！

蕭峰接連三天沒有吃飯，在這茫茫雪海之中，想要打一隻松雞野兔，卻也瞧不見半點影子，尋思：「東南西北的亂闖，終究是闖不出去的，且在林中養息一宵，等雪住了，瞧到日月星辰，便能辨別方向。」於是在林中找了個背風之處，撿些枯柴，生起火來。這火堆越燒越大，身上頗有暖意。蕭峰只餓得腹中咕咕直響，見樹根處生著些草菌，顏色灰白，看來無毒，在火堆旁烤了一些，聊以充饑。吃了十幾隻草菌，精神略振，挾著阿紫靠在自己胸前烤火，正要閉眼入睡，猛聽得「嗚嘩」一聲大叫，卻是虎嘯之聲，從東北角傳來，蕭峰大喜：「有大蟲送上門來，可有虎肉吃了。」側耳一聽，只聽得共有兩頭老虎，從雪地中奔馳而來，隨即又聽到吆喝之聲，似是有人在追逐老虎。蕭峰聽到人聲，更是喜歡，耳聽得兩頭大蟲向西急奔，當即展開輕功，從斜路上迎了過去。這時雪下得正大，北風又勁，捲得漫天盡是白茫茫的一片。蕭峰只奔出十餘丈，便見眼前是一大片平野，兩頭斑斕猛虎咆哮而來，後面一條大漢身穿皮衣，手中持著一柄長大鋼叉，追逐兩頭猛虎。蕭峰見這兩頭猛虎身形高大，著實厲害，這獵戶孤身一人居然大膽追虎，這份膽氣可說罕見。兩頭猛虎奔跑一陣，其中一頭便回頭咆哮，向那獵人撲將過去，那漢子虎叉一豎，對準猛虎的咽喉刺去。這猛虎行動便捷，只一掉頭，便避開了虎叉，那二頭猛虎又向那人撲了過去。

那獵人身子快極，鋼叉倒轉，啪的一聲響，叉柄在猛虎的腰間重重打了一下。那猛虎吃痛，大吼一聲，挾著尾巴掉頭便走，另一個老虎也不再戀戰，跟著走了。蕭峰見這獵人身子矯健，膂力雄強，但不似會甚麼武功，只是熟知野獸的習性，那老虎身子尚未撲出，他鋼叉已候在虎頭必到之處，正所謂料敵機先，但要刺死那兩頭猛虎，卻也不易。

蕭峰叫道：「老兄，我來你打虎。」斜刺裏衝了過去，攔住了兩頭猛虎的去路。那獵人見蕭峰突然衝出，大吃一驚，哇哇哇的叫了起來。蕭峰聽他說話聲音嘰哩咕嚕，不是漢人語言，不知他說些甚麼，當下也不加理會，提起手來，對準一頭老虎額骨，便是一掌。只聽得砰的一聲響，那頭猛虎翻身摔了個觔斗，怒發如狂，又向蕭峰撲了上來。蕭峰適才這一掌使了七成力，縱然是武功高強之士受在身上，也非腦漿迸裂不可，但猛虎頭堅骨粗，蕭峰這一記裂石開碑的掌力打在頭上，居然只不過摔了個觔斗，又撲了上來。蕭峰讚道：「好傢伙，真有你的！」身形一側，避開它的一撲，左手自上向下斜掠，擦的一聲響，斬在猛虎腰間。這一斬也加了一成力，那猛虎向前衝出幾步，腳步蹣跚，知道不妙，沒命價向前奔逃。蕭峰那容它走脫，搶上兩步，右手一挽已抓住虎尾，大喝一聲，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振起神勇，雙手用力一拉，那猛虎正在發力前奔，被他這麼一扯，兩股勁力一迸，虎身直飛向半空。

那獵人提著鋼叉，正在和另一頭猛虎廝鬥，突見蕭峰竟將猛虎摔入空中，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只見那虎在半空中張開大口，伸出虎爪，對準蕭峰落下，蕭峰又是一聲斷喝，雙掌齊出，啪的一聲悶響，雙掌掌力同時擊在那猛虎的肚腹之上。虎腹是柔軟之處，這一招「排雲雙掌」，正是蕭峰的得意功夫，那大蟲登時五臟碎裂，在地下翻滾一會，倒在雪中死了。那獵人見蕭峰空手斃虎，心下好生敬佩，尋思：「我手有鋼叉，倘若連這頭老虎也殺不了，豈不叫人小覷了？」當下左刺一叉、右刺一叉，奮起平生神力，一叉又一叉往老虎身上招呼，那猛虎身中數叉，激發了兇性，露出白森森的牙齒，直向那人咬去。

# 第六十八回 契丹貴人

那獵人側身避開猛虎的一撲，鋼叉橫刺裏戳將出去，噗的一聲，刺入猛虎的頭頸。他雙手往上一抬，那猛虎慘號聲中，翻倒在地，那人雙臂使力，將猛虎牢牢的釘在雪地之中。但聽得喀喇喇一聲響，他身上所穿的一件獸皮衣服背上裂開一條大縫，露出光禿禿的背脊，肌肉虯結，甚是雄偉，蕭峰看了，又是暗讚一聲：「好漢子！」

只見那頭猛虎肚腹向天，四隻爪子凌空亂搔亂爬，過了一會，終於不動了。那獵人提起鋼叉，哈哈大笑，轉過身來，向蕭峰雙手大拇指一翹，說了幾句話，蕭峰雖不懂他的言語，但瞧這神情，知道他是稱讚自己英雄了得，於是學著他樣，也是雙手大拇指一翹，說道：「英雄，好漢！」那人大喜，指指自己鼻尖，說道：「完顏阿骨打！」蕭峰料想這是他的姓名，便也指指自己的鼻尖，道：「蕭峰！」那人道：「蕭峰？契丹？」蕭峰點點頭，道：「契丹！你？」伸手指著他詢問，那人道：「完顏阿骨打，女真！」

蕭峰素聞遼國之東、高麗之北有個部族，名曰女真，族人勇悍善戰，原來這完顏阿骨打便是女真人。雖然言語不通，但茫茫雪海中遇到一個同伴，終是歡喜，當下雙手比劃，告訴他自己還有一個同伴。阿骨打點點頭，伸手提起死虎，蕭峰也提了死虎，向阿紫躺臥之處走去，阿骨打跟隨其後。

猛虎新死血未凝結，蕭峰倒提阿骨打殺死的那頭猛虎，將虎血灌入阿紫口中。阿紫睜不開眼睛，卻能吞咽虎血，喝了十餘口才罷。蕭峰甚喜，撕下兩條虎腿，便在火堆烤了起來。阿骨打見他空手撕爛虎身，如撕熟雞，這等手勁，實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獃獃的瞧著他的一雙手，看了半晌，伸出手掌去輕輕撫摸他的手腕小臂，滿臉敬仰之色。虎肉烤熟後，蕭峰和阿骨打吃了個飽。阿骨打做手勢問起來意，蕭峰打手勢說是挖掘人參替阿紫醫病，以致迷路。阿骨打哈哈大笑，一陣比劃，說道要人參容易得緊，隨我去，要多少有多少。蕭峰大喜，站起身來，左手抱起了阿紫，右手便提起了一頭死虎。阿骨打又是拇指一翹，讚他：「好大的氣力！」

阿骨打對這一帶地勢甚熟，雖在風雪之中，也是不會迷路。兩人走到天黑，便在森林中住宿，天明又行。如此一路向西，走了兩天，到第三天午間，蕭峰見雪地中腳印甚多，阿骨打又連打手勢，說道離族人已近。果然轉過兩個山坳，只見東南方山坡上黑壓壓的紮了數百座獸皮營帳。阿骨打撮唇作哨，營帳中便有人迎了出來。蕭峰隨著阿骨打走近，只見每一座營帳前都生了火堆，火堆旁圍滿女人，在縫補獸皮，醃臘獸肉。阿骨打帶著蕭峰向中間一座最大的營帳，拂帳而入。蕭峰跟了進去，只見帳中十餘人圍坐，正自飲酒。眾人一見阿骨打，大聲歡呼起來。阿骨打指著蕭峰，連比帶說，蕭峰瞧著他的模樣，知道他是在敘述自己空手斃虎的情形，眾人紛紛圍到蕭峰身邊，伸手翹起大拇指，連聲稱讚。正熱鬧間，走了一個買賣人打扮的漢人進來，向蕭峰道：「這位爺台，會說漢話麼？」蕭峰喜道：「會說，會說。」問起情由，原來此間便是女真人族長的帳幕。居中那黑鬚老者便是族長和哩布。他共有十一個兒子，個個英雄了得。阿骨打是他次子。這漢人名叫許卓誠，每年冬天，便到這裏來收購人參毛皮，直到開春方去。許卓誠會說女真話，當下便做了蕭峰的通譯。女真人最敬佩的是英雄好漢，那完顏阿骨打精明幹練，極得父親喜愛，族人對他也都極是愛戴，他既沒口子的讚譽蕭峰，人人自都待以上賓之禮，十分恭敬。

阿骨打讓出自己的帳幕來給蕭峰和阿紫居住。阿骨打是女真族中大有權勢之人，他的帳幕寬大舒適，自亦勝於常人。蕭峰推謝了幾句，阿骨打執意不肯，蕭峰生性豁達，見對方意誠，也就住了進去。當晚女真族大擺筵席，歡迎蕭峰，那兩頭猛虎之肉，自也作了席上之珍。蕭峰半月來酒不沾唇，這時女真族人一皮袋一皮袋的烈酒取將出來，蕭峰喝了一袋又是一袋，意興酣暢。女真人釀的酒雖不甚佳，但地處塞外，酒性極烈，常人喝得小半袋，也就醉了，可是蕭峰連盡十餘袋，仍是面不改色，女真人以酒量宏大為真好漢，他如何空手殺虎，眾人並不親見，但這般的喝酒，便十個女真大漢加起來也比他不過，自是人人敬畏。這一晚酒一喝過，蕭峰在女真族中便住得甚是歡暢。這些人大都胸無城府，性子直率，與蕭峰意氣甚是相投。許卓誠見女真人對他敬重，便也十分的奉承於他，蕭峰閒居無事，日間便和阿骨打同去打獵，天黑便跟著許卓誠學說女真話，學得六七成後，心想自己是契丹人，卻不會說契丹話，未免說不過去，於是又跟他學契丹話。這許卓誠多在各地行走，不論契丹話、西夏話或女真話，都是說得十分流利。蕭峰學話的本事可頗不聰明，但時日既久，終於也能說得辭可達意，不必再要通譯了。匆匆數月，冬盡春來，阿紫每日以人參為糧，傷勢頗有起色。須知女真人在荒山野嶺中挖得的人參，都是年深月久的上品，真是比黃金也還貴重。蕭峰出獵一次，定能打得不少野獸，換了人參來給阿紫當飯吃，當世除了皇帝的公主，只怕再也無人吃得起。蕭峰每日仍須以內力助她運氣，只是每天一兩次已足，不必像從前那般掌不離身。阿紫有時勉強也可說幾句話，但四肢乏力，無法動彈，一切起居飲食，全由蕭峰照料。他每一念及阿朱的深情，便甘任其勞，全無怒意，反覺多服侍阿紫一次，就是多報答了阿朱一分。

這一日阿骨打率領了十餘名族人，要到西北山嶺去打大熊，來邀蕭峰同去。這大熊毛皮既厚，油脂又多，熊掌更是天下美味。蕭峰已休息了數日，見阿紫精神甚好，便欣然就道。一行人天沒亮便出發了，直趨向北。

其時已是初夏，冰雪消融，地下泥濘，極是難行，但這些女真人腳力輕健，仍是走得極快，到得午間，正擔心走得太遠，忽然一名老獵人叫了起來：「熊，熊！」各人順著他手指所指之處瞧去，只見爛泥地中一個大大的掌印，隔不多遠，又是一個，正是大熊的腳印。眾人興高采烈，跟著那腳印追去。

大熊的腳掌踏在爛泥之中，深及數寸，便小孩子也會跟蹤，一行人大聲吆喝，快步而前。只見這腳印一路向西，後來離了泥濘的沼地，來到草原之上，眾人奔得更加快了。正奔馳間，忽聽得馬蹄聲大起，前面塵頭飛揚，一大隊人馬疾馳而來。這一帶都是平坦的草原，但見一頭大黑熊轉身奔來，後面七八十人各乘高頭大馬，吆喝追逐，這些人有的手執長矛，有的拿著弓箭，個個神情驃悍。阿骨打叫道：「契丹人，他們人多，快走，快走！」蕭峰聽說是自己族人，心中起了親近之意，見阿骨打等轉身奔跑，他卻並不便行，站著看過明白。那些契丹人卻叫了起來：「女真蠻子，放箭，放箭！」只聽得颼颼之聲不絕，狼牙羽箭紛紛射了過來。蕭峰心下著惱：「怎地沒來由的一見面便放箭，也不問個清楚。」幾枝箭射到他的身前，都給他伸手撥落，卻聽得「啊」的一聲慘呼，那女真老獵人背上中箭，伏地而死。阿骨打領著眾人奔到一個土坡之後，伏在地下，彎弓搭箭，也射倒了兩名契丹人。蕭峰處身其間，不知幫那一邊才好。

那些契丹人的長箭，不住向蕭峰身上射來，蕭峰接住一枝箭，隨手揮舞，便將這些來箭一一拍落。他大聲叫道：「幹甚麼啊？為甚麼話也沒說，便動手殺人！」阿骨打在土坡後叫道：「蕭峰，蕭峰，快來，他們不知你是契丹人！」便在此時，兩名契丹人挺著長矛，縱馬向蕭峰直衝過來，雙矛一起，分從左右刺向蕭峰兩脅。

蕭峰不願傷害自己族人性命，伸出雙手，抓住矛桿，輕輕一抖，兩名契丹人都倒撞下馬。蕭峰便用矛桿挑起二人身子，呼呼兩響，那二人在半空中啊啊大叫，飛了回來，啪啪兩聲，直挺挺的摔在地下，半晌爬不起來。阿骨打等女真人大聲叫好，只見契丹人中一個紅袍中年漢子大聲吆喝，如施號令。數十名契丹人展開兩翼，包抄了過來，去抄阿骨打等人的後路。阿骨打見勢頭不妙，若是一落入包圍圈中，非盡數殲滅不可，一聲呼嘯，轉身便逃。契丹人箭如雨發，又射倒了幾名女真人。蕭峰見這些契丹人蠻不講理，雖說是自己族人，卻也顧不得了，拾過一張硬弓，颼颼颼颼，連發四箭，每一枝箭都射在一名契丹人的肩頭或是大腿，四個人都摔下馬來，卻沒送命。豈知這紅袍人一聲吆喝，那些契丹人竟是沒半點退縮，仍是縱馬追來，極是勇悍。

蕭峰一看情勢，同來的夥伴之中，只有阿骨打和三名青年漢子，還在一面奔逃、一面放箭，其餘的都已被契丹人射死了。這一片草原上無處隱蔽，看來再鬥下去，連阿骨打都要被殺，自己這些時候來，蒙女真人待若上賓，連好朋友遇到困難也不能保護，還算甚麼英雄好漢？倘若將這些契丹人盡數殺卻，究竟是本族族人，於心不忍，只有擒住這個為首的紅袍人，逼他下令退卻，方能使兩下罷鬥。

他心念已定，大聲叫道：「喂，你們快退回去，再不退兵，我可要不客氣了。」呼呼呼三聲響處，三技長矛向他擲了過來。蕭峰心道：「你這些人真是不知好歹！」身形一矮，向那紅袍人疾衝過去。阿骨打見他涉險，叫道：「使不得，蕭大哥快回來！」蕭峰不理，一股勁的向前急奔。那些契丹人紛紛呼喝，長矛羽箭都向他身上招呼。蕭峰右掌起處，啪的一聲，將一枝長矛折為兩截，拿了半截矛身，便如是一把長劍一般，將射來的兵刃一一撥開，腳下步履如飛，直搶到那紅袍人馬前。

那紅袍人滿腮虯髯，神情甚是威武，見蕭峰攻到，竟是毫不驚慌，從左右護衛的手中接過三枝標槍，颼的一槍向蕭峰擲來。蕭峰一伸手，便接住了標槍，待第二枝槍到，又已接住。他雙臂一振，兩枝標槍激射而出，將紅袍人的左右護衛刺下馬來。紅袍人喝道：「好本事！」第三槍迎面又已擲到，蕭峰左掌上伸，使招「借力打力」的手法，那標槍轉過頭來「呼」的一聲，插入紅袍人坐騎的胸口。

那紅袍人叫聲「啊喲」，不等身子落地，便已躍離馬背。蕭峰猱身而上，左臂伸出，已抓住他的右肩。只聽得背後金刃刺風，有人突施暗算，他足下一使勁，身子向前彈出丈餘，只聽得托托兩聲響，兩枝長矛都插入地下。蕭峰抱著那紅袍人，向左躍起，落在一名契丹騎士身後，將他一掌打落馬背，便縱馬馳開。

紅袍人使拳毆擊蕭峰面門，蕭峰左腋只一挾，那人便動彈不得。蕭峰喝道：「你叫他們退去，否則當場便挾死了你。」紅袍人無奈，只得叫道：「大家退開，不用鬥了。」契丹人紛紛搶到蕭峰身前，想要伺機救援。蕭峰以斷矛的矛頭對準了紅袍人的頂門，喝道：「要不要刺死了你。」

一名契丹老者喝道：「快放開咱們首領，否則立時把你五馬分屍。」蕭峰哈哈大笑，呼的一掌，向那老者凌空劈了過去。

蕭峰這一掌劈將出去，原是要借此立威，嚇倒眾人，以免多有殺傷，是以手上的勁力用得十足，但聽得砰的一聲巨響，那契丹老漢為掌力所激，從馬背上直飛了出去，摔出數丈之外，口中狂噴鮮血，眼見是不活了。一眾契丹人從未見過這等劈空掌的神技，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退後，臉上都現出驚恐的神色，只怕蕭峰向自己一掌擊了過來，眾人均覺這掌力無影無蹤，便如妖法一般難以抵擋。

蕭峰說道：「你們若不退出，我先將他一掌打死！」說著舉起手掌，作勢要向那紅袍人頭頸擊落。紅袍人叫道：「你們退開，大家後退！」眾人勒馬向後退了幾步，但仍是不肯就此離去。蕭峰心想：「這一帶都是平原曠野，若是放了他們的首領，這些契丹人騎馬追來，終究是不能逃脫。」便向紅袍人道：「你叫他們送四匹馬過來。」紅袍人依言吩咐，契丹騎士牽了四匹馬過來，交給阿骨打。阿骨打惱恨這些契丹人殺他同伴，砰的一拳，將一名牽馬的契丹騎士打了一個觔斗。契丹雖是人眾，竟是不敢還手。蕭峰又道：「你再下號令，叫各人將坐騎都宰了，一匹也不能留存。」那紅袍人倒也爽快，竟不與蕭峰爭辯，大聲傳令：「人人下馬，將坐騎宰了。」眾騎士毫不思索的一躍下馬，或用佩刀、或用長矛，將自己跨下的馬匹都殺死了。

蕭峰沒料到眾武士竟是如此馴從，心下暗生讚佩之意，又想：「這紅袍人看來位望實是不低，怎麼隨口一句話，眾武士竟是半分違拗的意思也無。契丹人軍令嚴明，無怪和宋人打仗，宋人總是敗多勝少了。」他說道：「你叫各人回去，不許追來。有一個人追來，我斬去你一隻手，有兩個人追來，我斬你雙手，四個人追來，斬你四肢！」紅袍人氣得鬚髯戟張，但在他挾持之下，實是無可奈何，只得傳令道：「各人回去，調動人馬，直搗女真人的巢穴！」眾武士齊聲道：「遵命！」一齊躬身，蕭峰掉轉馬頭，等阿骨打的人都上了馬，一行人向東來的原路急馳回去。待得馳出數里，蕭峰見契丹人果然沒有追來，便躍到另一匹坐騎的鞍上，讓那紅袍人自乘一馬。

六個人馬不停蹄的回到大營，阿骨打向父親和哩布稟告如何遇敵、如何得蒙蕭峰相救、如何擒得契丹的首領。和哩布甚喜，道：「好，將那契丹狗子押上來。」那紅袍人進入屋內，仍是神態威武，直立不屈。和哩布知他是契丹的貴人，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在遼國官居何職？」那人昂然道：「我又不是你捉來的，你怎配問我？」原來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有一個慣例，凡是俘虜了敵人，那便是等於俘獲者私人所有的奴隸，搶到女子財帛，也是一般。若不是俘獲人甘願相送，則旁人均不得覬覦劫奪。其實不論東西南北，野蠻部族中都有這般規矩，所有的奴隸，都是俘虜來的敵人。

和哩布哈哈一笑，道：「也說得是！」那紅袍人走到蕭峰身前，右膝一曲，跪倒在地，右手加額，說道：「主人，你英雄了得，我受你俘獲，絕無怨言。你若放我回去，我以黃金三車、銀子三十車、駿馬三百匹奉獻。」阿骨打的叔父頗拉淑道：「你是契丹大貴人，這些贖金大大不夠，蕭兄弟，你叫他送黃金三十車、白銀三百車、駿馬三千匹來贖取。」這頗拉淑精明能幹，將贖金加了十倍，原是漫天討價的意思。本來黃金三車、白銀三十車、駿馬三百匹，已是罕有的巨款，女真人和契丹人交戰數十年，從未聽見過如此巨額的贖款，如果這紅袍貴人不肯再加，那麼照他應許的數額接納，也是一筆大橫財了。不料那紅袍人竟不躊躇，一口答應：「好，就是這麼辦！」

那身穿紅袍的契丹人一口答應，說：「好，就是這麼辦。」帳中一干女真人都是大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契丹、女真兩族族人雖然文化低落，知識不開，但相互交往之際卻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無說過了的話後來不作數之事，何況這時談論的是贖金數額，倘若契丹人繳納不足，或是意欲反悔，那麼這紅袍人便不能歸回本國，所以空言許諾根本無用。頗拉淑還怕他被俘後驚慌過度，神智不清，說道：「喂，你聽清楚了沒有？我說的是黃金三十車、白銀三百車、駿馬三千匹。」

紅袍人神態極是傲慢，道：「黃金三十車、白銀三百車、駿馬三千匹何足道哉，日後我大遼國富有天下，也不會將這區區之數放在眼內。」他轉身對著蕭峰，神色登時轉為恭謹，道：「主人，我只聽你一人吩咐，別人的話，我不再理了。」頗拉淑道：「蕭兄弟，你問問他，他到底是遼國的甚麼貴人大官？」蕭峰眼光轉向那紅袍人，還未出口，那人道：「主人，你若定要問我出身來歷，我只有胡亂捏造，欺騙於你，諒你也難知真假，但你是英雄好漢，我也是英雄好漢。我不願騙你，所以你不用問了。」

蕭峰左手一翻，從腰間拔出一柄佩刀，右指在刀刃上一彈，錚的一聲，一柄精鋼鑄成的好刀登時斷為兩截，他厲聲喝道：「你膽敢不說？我手指在你腦袋上彈上一彈，那便如何？」紅袍人卻不驚惶，右手大拇指一豎，道：「好本領，好功夫！今日得見當世第一的大英雄，真算不枉了。蕭英雄，你以力威逼，要我違心屈從，那可辦不到。你要殺便殺。契丹人雖然鬥你不過，這骨氣卻跟你是一般的硬朗。」

蕭峰哈哈大笑，道：「好，好！我不在這裏殺你。若是我一刀將你殺了，你未必心服，咱們走得遠遠的，再去惡鬥一場。」和哩布和頗拉淑齊道：「蕭兄弟，這人殺了可惜，不如留著收取贖金的好。你若是生氣，不妨用木棍皮鞭狠狠打他一頓。」蕭峰道：「不！他要充好漢，我偏不給他充。」向旁邊的女真人借了兩枝長矛，兩副弓箭，拉著紅袍人的手腕，同出大帳，自己翻身上馬，道：「上馬罷！」紅袍人視死如歸，明知與蕭峰相鬥是必死無疑，他說要再鬥一場，直如貓兒捉住了耗子，要戲弄一番再殺而已，卻也是凜然不懼，一躍上馬，徑向北去。

蕭峰縱馬跟隨其後，兩人馳出數里，蕭峰道：「向西去！」紅袍人道：「此地風景甚佳，我就死在這裏好了。」蕭峰道：「接住！」將長矛、弓箭擲了過去。那人一一接住，大聲道：「蕭英雄，我明知不是對手，但契丹人寧死不屈！我要出手了！」蕭峰道：「且慢，接住！」又將自己手中的長矛和弓箭擲了過去，雙手空手，按轡微笑。紅袍人大怒，道：「嘿，你要空手和我相鬥，未免辱人太甚！」蕭峰搖頭道：「不是，蕭某生平敬重的是英雄，愛惜的是好漢。你武力雖不如我，卻是大大的英雄好漢，蕭某交了你這個朋友，你回自族去罷。」

紅袍人大吃一驚，道：「甚──甚麼？」蕭峰微笑道：「我說蕭某當你是好朋友，送你平安回家！」紅袍人從鬼門關中轉了過來，自是喜不自勝，道：「你真的放我回去？──你到底是何用意？我回去後將贖金再加十倍，送來給你。」蕭峰怫然道：「我當你是朋友，你如何不當我是朋友？蕭某是堂堂漢子，豈貪身外的財物？」紅袍人道：「是，是！」擲下兵刃，翻身下馬，跪倒在地，說道：「多謝恩公饒命之恩。」蕭峰跪下還禮，說道：「蕭某不殺朋友，也不敢受朋友跪拜，若是奴隸之輩，蕭某受得他的跪拜，也就不肯饒他性命。」紅袍人更是喜歡，站起身來，說道：「蕭英雄，你口口聲聲當我是朋友，在下高攀，與你結義為兄弟如何？」

蕭峰藝成以後，便即入了丐幫。幫中輩份分得甚嚴，自幫主、副幫主以下，有傳功、執法長老，四大護法長老，以及各舵香主、八袋弟子、七袋弟子等等，是以他只有積功遞升，卻沒和人拜把子結兄弟，只有在無錫與段譽一場賭酒，相互傾慕，這才結為金蘭之交，這時聽那紅袍人提起此事，想起自己當年在中原交遍天下英豪，今日落得蠻邦，也可說是落魄之極，居然有人提起此事，不禁感慨，便道：「甚好，甚好，在下蕭峰，今年三十三歲，尊兄貴庚？」那人笑道：「在下耶律基，卻比恩公大了一十一歲。」蕭峰道：「兄長如何還稱小弟為恩公？你是大哥，受我一拜。」說著便拜了下去。耶律基急忙還禮。兩人當下將三枝長箭插在地下，點燃箭尾羽毛，作為香燭，向天拜了八拜，結為兄弟。耶律基心下大喜，說道：「兄弟，你姓蕭，倒似是我契丹人一般。」蕭峰道：「不瞞兄長說，小弟原是契丹人。」說著解開衣衫，露出胸口刺著的那個青色狼頭。耶律基一見大喜，道：「果然不錯，你是我契丹的后族族人。兄弟，女真之地甚是寒苦，不如隨我同赴上京，共享富貴。」蕭峰笑道：「多謝哥哥的好意，小弟素來貧賤，富貴生活是過不來的。小弟在女真人那裏居住，打獵吃酒，倒也逍遙快活。日後若是思念哥哥，自當來遼國尋訪。」他和阿紫分別已久，記掛她的傷勢，道：「哥哥，你早些回去罷，以免家人和部屬牽掛。」耶律基點頭道：「甚好，今日倉卒之際不及多談，咱們既是結成了兄弟，以後要多多親近才是。」當即上馬，向西馳去。蕭峰掉轉馬頭回來，只見阿骨打率領了十餘名部屬，前來迎接。原來阿骨打見蕭峰久去不歸，深恐中了那紅袍人的詭計，放心不下，前來接應。蕭峰說起已釋放他回遼。阿骨打也是個大有見識的英雄，對蕭峰的寬洪大度，甚為讚嘆。

一日，蕭峰和阿骨打閒談，說起阿紫所以受傷，乃係誤中自己掌力所致，雖用人參支持性命，但日久不愈，總是煩惱。阿骨打沉思半晌，道：「蕭大哥，原來令妹之病乃是外傷，咱們女真人醫治跌打傷損，向來用虎筋虎骨和熊膽三味藥物，頗有效驗，你何不一試？」蕭峰大喜，道：「別的沒有，這虎筋、虎骨，這裏再多不過。至於熊膽麼，我出力去殺熊便是。」當下問明用法，將虎筋虎骨熬成了膏，餵阿紫服下。次日一早，蕭峰獨自一人，往深山大澤中去獵熊。

他孤身出獵，得以盡量施展輕功，比之隨眾打獵是方便得多，第一日沒尋到黑熊蹤跡，第二日便獵到了一頭。他剖出熊膽奔回營地，緩緩餵著阿紫服了。這虎骨、熊膽與老山遠年人參，都是珍貴之極的治傷藥物，尤其是新鮮熊膽，更是難覓。那薛神醫雖說醫道如神，但終究是非藥物不可，要像蕭峰那樣，隔不了幾天便去弄一兩副熊膽來給阿紫服下，薛神醫卻也是決計難以辦到。

也是阿紫命不該絕，那長白山邊正是多產人參、虎骨、熊膽之地，而蕭峰又有這等身手，源源的給她尋來。如此過了兩月有餘，阿紫已吃了二十餘副熊膽，傷勢竟是大愈，胸口被打斷的肋骨已一一接上，偶爾也可連續說上七八句話。蕭峰心下大慰，看來阿紫的性命已經挽回，只須在長白山下再住得幾年，痊癒也是有望。

這日下午，蕭峰正在帳前熬虎筋虎骨膏藥，見一名女真人匆匆過來，說道：「蕭大哥，有十幾個契丹人給你送禮物來啦。」蕭峰「哦」的一聲，心知是義兄耶律基遣來，只聽得馬蹄聲響，一列馬隊緩緩過來，馬背上都馱滿了物品。

為首的那契丹隊長聽耶律基說過蕭峰的相貌，一見到他，老遠便跳下馬來，快步槍前，拜伏在地，說道：「主人自和蕭大爺別後，想念得緊，特命小人送上薄禮，並請蕭大爺赴上京盤桓。」說著磕了幾個頭，雙手呈上禮單，執禮恭謹無比。蕭峰接了禮單，笑道：「費心了，你請起罷！」打開禮單一看，只見禮單上寫著：黃金五千兩、白銀五萬兩、錦緞一千匹、上等麥子一千石、肥牛一千頭、肥羊五千頭、駿馬三千匹，其他服飾器用，應有盡有，比之頗拉淑當日所要的贖金，更要多了十倍。

蕭峰看了那張禮單，不禁嚇了一跳，他初時見到十餘匹馬馱著物品，已覺禮物太多，若是照這禮單所書，那不知道要多少馬匹車子，才裝得下。那隊長躬身道：「主人怕牲口在途中走散損失，所以牛羊馬匹，均比禮單上所寫的多備了一成，托賴蕭大爺和主人的洪福，小人一行路上沒遇到甚麼風雪野獸，所以牲口損失很小。」蕭峰嘆了口氣，道：「耶律哥哥想得這等周到，我若不受，未免辜負了他的好意，但若照單收受，卻又如何過意得去。」那隊長道：「主人再三囑咐，蕭大爺要是客氣不受，小人回去必受重罰。」忽聽得號角聲嗚嗚吹起，各處營帳中的女真人都執了刀槍弓箭奔將出來，有人大呼：「敵人來襲，預備迎敵。」蕭峰向號角聲傳來之處望去，只見塵頭大起，似有無數軍馬向這邊行進。那契丹人大叫叫道：「各位勿驚，這是蕭大爺的牛羊馬匹。」他用女真話連叫數聲，但一干女真人並不相信，和哩布、頗拉淑、阿骨打等仍是分率族人，在營帳之西列成隊伍。蕭峰第一次見到女真人佈陣打仗，見各首領號令嚴明，人人勇悍爭先，心想：「女真族人數不多，卻是精銳之極。耶律哥哥手下的那些契丹騎士雖然亦甚兇猛，尚不及這些女真人的驃悍，至於雁門關的大宋官兵，那是更加不如了。」

那契丹隊長道：「我去招呼部屬暫緩前進，以免誤會。」他轉身上馬，待要馳去，阿骨打手一揮，四名女真獵人上了馬跟隨其後。五個人縱馬緩緩向前，馳到近處，但見漫山遍野都是牛羊馬匹，一百餘名契丹牧人手執長桿吆喝驅打，並無兵士。四名女真人一笑轉身，向和哩布稟告。過不多時，牲口隊來到近處，只聽得牛鳴馬嘶，吵成一片。連說話的聲音也淹沒了。

當晚蕭峰請女真族人殺羊宰牛，款待遠客，次日從禮物中取出金銀錦緞，賞了送禮的一行人眾。待契丹人告別後，他將金銀錦緞、牛羊馬匹，盡數轉送了阿骨打，請他分給族人。女真人聚族而居，各家並無私產，一人所得，便是同族公有，是以蕭峰如此慷慨，各人倒也不以為奇，但平白無端的得了這許多財物，自是皆大歡喜，全族大宴數日，人人都感激蕭峰。

夏去秋來，阿紫的病又好了幾分。她神智一清，每日躺在營帳中養傷便覺厭煩，常要蕭峰騎了馬帶她出外遊玩散心。蕭峰對她千依百順，此後數月之中，除了大風大雪，兩人總是在外漫遊。後來近處玩得厭了，索性帶了帳篷。在外宿營，數日不歸。蕭峰乘機獵虎殺熊、挖掘人參，醫治阿紫之傷。只因阿紫偷射了一枚毒針，長白山邊的黑熊猛虎可就倒足了霉，不知道有多少熊虎喪生在蕭峰的掌底。

蕭峰為了便於挖參，每次都是向東向北，這一日阿紫說東邊北邊的風景都看過了，要往西走走。蕭峰道：「西邊是一片大草原，沒甚麼山水可看的。」阿紫道：「大草原也很好啊，像大海一般，我就是沒見過真正的大海。咱們的星宿海雖說是海，終究有邊有岸。」蕭峰聽她提到「星宿海」三字，心中一凜，這一年來和女真人共居，竟是將武林中的種種情事都淡忘了，阿紫不能自由行動，要做壞事也無從做起，只是顧著給她治傷救命，竟沒想到她傷癒之後，惡性又再發作，卻便如何？

# 第六十九回 南院大王

他回過頭來，向阿紫瞧去，只見她一張雪白的臉蛋仍是沒半點血色，面頰微微凹入，一雙大大的眼珠，也陷了進去，容色極是憔悴。蕭峰不禁內疚：「她本來是何等活潑可愛的一個小姑娘，卻給我打得半死不活，一個人就如是個骷髏相似，怎地我仍是只念著她的壞處？」便即笑道：「你既喜歡往西，咱們便向西走走。阿紫，等你病好了，我帶你到高麗國邊境，去瞧瞧真的大海，碧水茫茫，一望無際，這氣象才了不起呢。」阿紫拍手笑道：「好啊，好啊，其實不用等我病好，咱們就可去了。」蕭峰「咦」的一聲，又驚又喜，道：「阿紫，你雙手能自由活動了。」阿紫笑道：「四五天前，我的兩隻手便能動了，今天更加靈活啦。」蕭峰喜道：「好極了，你這頑皮姑娘，怎麼一直瞞著我？」阿紫眼中閃過一絲狡猾的神色，微笑道：「我寧可永遠動彈不得，你天天陪著我。等我傷好了，你又要趕我走了。」蕭峰聽她說得真誠，憐惜之情油然而生，道：「我是個粗魯漢子，這次一不小心，便將你打成這生模樣，你天天陪著我，又有甚麼好？」阿紫不答，過了好一會，低聲道：「姊夫，你那一天為甚麼這麼大力的出掌打我？」蕭峰不願重提舊事，搖頭道：「這件事早就過去了，再提幹麼，阿紫，我將你傷成這般，好生過意不去，你恨不恨我？」阿紫道：「我自然不恨，姊夫，你想：我為甚麼恨你？我本來是要你陪著我，現下你不是陪著我了麼？我開心得很呢。」蕭峰聽她這麼說，雖覺這小姑娘的念頭很是古怪，但近來她為人確實很好，想是自己盡心服侍，替她殺虎獵熊，將她的戾氣已化去了不少，當下預備了馬匹、帳幕等等器具，和阿紫向西行去。行出數里後，阿紫忽道：「姊夫，你猜到了沒有？」蕭峰道：「猜到了甚麼？」阿紫道：「那天我忽然用毒針傷你，你知道是甚麼緣故？」蕭峰搖了搖頭，道：「你的心思神出鬼沒，我怎麼能料到？」阿紫嘆了口氣，道：「你既猜不到，那就不用猜了。姊夫，你看這許多大雁，為甚麼排成了隊向南飛去？」蕭峰一抬頭，只見天邊兩隊大雁，排成「人」字形，正向南疾飛，便道：「天快冷了，大雁怕冷，到南方去避寒。」阿紫道：「到了春天，它們為甚麼又飛回來？每年一來一去，豈不辛苦得很？它們要是怕冷，索性留在南方，便不用回來了。」

蕭峰自來潛心武學，對這些禽獸蟲蟻的習性，從不加以思考，給阿紫這麼一問，倒是答不出來，便搖頭笑道：「我也不知道它們為甚麼不怕辛苦，想來這些雁兒生於北方，留戀故鄉之故。」阿紫點頭道：「一定是這樣了，你瞧這頭雁兒，身子不大，卻也向南飛去。將來他的爹爹、媽媽、姊姊、姊夫都回到北方，它自然也要跟著回來。」蕭峰聽她說到「姊姊、姊夫」四字，心念一動，側頭向她瞧去，但見她抬頭獃望著天邊雁群，顯然適才這句話是無心而發，心道：「她隨口一句話，便將我和她的親生爹娘連在一起，可見在她心中，已是將我當作了最親的親人。我可不能再隨便離開了她，待她病好之後，最好是將她送到大理，交在她父母手中，我肩上的擔子方算是交卸了。」兩人一路上談談說說，阿紫一倦，蕭峰便從馬背上將她抱了下來，放入後面車中，讓她安睡。到得傍晚，便在樹林中宿營。如此走了數日，已是大草原的邊緣。阿紫見到一眼望將出去無邊無際的大草原，十分高興，道：「姊夫，咱們向西望是瞧不到邊，可是真要像茫茫大海，須得東南西北望將出去都見不到邊才成。」蕭峰知她意思是要深入大草原的中心，不忍拂逆其意，鞭子一揮，便將馬匹向草原中驅了進去。

蕭峰和阿紫在大草原中連續行了幾日。其時秋高氣爽，聞著長草的青氣，精神甚是暢快。草叢間虎豹豺狠種種野獸甚多，蕭峰隨獵隨食，當真是無憂無慮。又行了數日，這日午間，遠遠望見前面黑壓壓地豎立著無數營帳，似是兵營，又似是甚麼部落聚族而居一般。蕭峰道：「前面人多，也不知是幹甚麼的，咱們回去罷，不要多惹麻煩了。」阿紫道：「不！不！我要去瞧瞧。姊夫，我雙腳不會動，怎能給你多惹麻煩？」蕭峰一笑道：「麻煩之來，不一定是你自己惹來的，有時候人家惹將過來，你要避也避不脫。」阿紫笑道：「既是如此，咱們過去瞧瞧，那也不妨。」蕭峰知她小孩心性，愛瞧熱鬧，便縱馬向這堆營帳緩緩行去。草原上地勢平坦，那些營帳雖然老遠便已望見，但走將過去，路程也著實不近。走了七八里路，猛聽得嗚嗚號角之聲大起，跟著塵頭飛揚，兩列馬隊散了開來，一隊往北，一隊往南的疾馳。

蕭峰微微一驚，道：「不好，是契丹人的騎兵！」阿紫道：「是你自己人啊，真是好得很，有甚麼不好？」蕭峰道：「我又不識得他們，咱們還是回去罷。」勒轉馬頭，便從原路回轉，沒走出幾步，便聽得鼓聲蓬蓬，又是幾隊契丹騎兵衝了上來，蕭峰尋思：「四下裏又不見有敵，這些人是在操練呢，還是打獵？」只聽得喊聲大起：「射鹿啊，射鹿啊！」西面、北面、南面，都是一片射鹿之聲。蕭峰道：「他們是在圍獵，這等聲勢，可真不小。」當下將阿紫抱上馬背，勒定了馬，站在東首眺望。

那些契丹騎兵都是身披錦袍，內襯鐵甲，裝束和上陣一般無異。錦袍各色，一隊紅、一隊綠、一隊黃、一隊紫，旗幟和錦袍一色，來回馳騁，兵強馬健，實是壯觀。蕭峰和阿紫看得暗暗喝采。那些契丹騎兵各依軍令縱橫進退，挺著長矛，驅趕麋鹿，見到蕭峰和阿紫二人，也只是略加一瞥，不再理會。那些騎兵從三面逼了過來，將數十頭大鹿圍在中間。偶然有一頭鹿從行列的空隙中鑽了過去，便有一小隊分將出來追趕，兜個圈子，又將鹿兒逼了回去。

蕭峰正看之間，忽聽得有人大聲叫道：「那邊是蕭大爺罷？」蕭峰心想：「誰認得我了？」側頭一看，只見青袍中馳出一騎，直奔而來，正是幾個月前耶律基派來送禮的那個隊長。他馳到蕭峰之前十餘丈處，便翻身下馬，搶上前來，一膝下跪，說道：「我家主人便在前面不遠。主人常常說起蕭大爺，想念得緊。今日甚麼好風吹得蕭大爺來？快請去和主人相會。」蕭峰聽說耶律基便在近處，也是歡喜，說：「我只是隨意漫遊，沒想到我義兄便在左近，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好，請你領路，我去和他相會。」那隊長撮唇作哨，兩名騎兵乘馬奔來，那隊長道：「快去稟報，說長白山的蕭大爺來啦！」兩名騎兵躬身接令，飛馳而去。餘人繼續射鹿，那隊長卻率領了一隊青袍騎兵，擁衛在蕭峰和阿紫身後，徑向西行。蕭峰心想：「我那義兄多半是遼國的甚麼將軍還是大官，否則也不會有這等聲勢。」

草原中游騎來去，絡續不絕，個個都是衣甲鮮明。只聽那隊長道：「蕭大爺今日來得真巧，明日一早，咱們這裏有一場熱鬧看。」蕭峰向阿紫瞧了一眼，見她臉有喜色，便問：「甚麼熱鬧？」那隊長道：「明日是演武日，永昌、太和兩宮衛軍統領出缺，咱們契丹官兵各顯武藝，且看那一個運氣好，奪得統領。」

蕭峰一聽到比武，自然而然的眉飛色舞，神采昂揚，笑道：「那真是來得巧了，我倒要見識見識契丹人的武藝。」阿紫笑道：「隊長，你明兒大顯身手，恭喜你奪個統領做做。」那隊長一伸舌頭，道：「小人那有這大膽子？」

阿紫笑道：「奪個統領，又有甚麼了不起啦？隊長，你叫甚麼名字？」那隊長道：「小人叫做室里。」阿紫道：「只要我姊夫肯教你三兩手功夫，只怕你便能奪得了統領。」室里喜道：「蕭大爺肯指點小人，那真是求之不得。至於統領甚麼的，小人沒這個福份，卻也不想。」一行人談談說說，行了一里，只見前面一隊騎兵，快步奔來。室里道：「是大帳皮室軍的飛熊隊到了。」

只見那隊官兵都穿熊皮衣帽，黑熊皮的外袍、白熊皮的高帽，形狀十分威武。這隊兵行到近處，一聲吆喝，一齊下馬，分立兩旁，說道：「恭迎蕭大爺！」蕭峰道：「不敢！不敢！」舉手行禮，縱馬行前，那隊飛熊軍便跟隨其後。行了數里，又是一隊身穿虎皮衣、虎皮帽的飛虎兵前來迎接。蕭峰心道：「這位耶律哥哥不知做的是甚麼大官，卻有這等排場。」只是室里不說，而上次相遇之時，耶律基又堅絕不肯吐露身份，蕭峰也就不問。行到傍晚，來到一處大帳，一隊身穿豹皮衣帽的飛豹隊迎接蕭峰和阿紫進了中央大帳。蕭峰只道一進帳中，便可與耶律基相見，豈知帳中陳設得甚是華麗，矮几上放滿了菜肴果物，帳中卻是無人。那飛豹隊的隊長說道：「主人請蕭大爺在此安宿一宵，來日相見。」蕭峰既然來了，也不多問，坐到幾邊，端起酒碗便喝，四名僮僕斟酒割肉，服侍得極是周到。

次晨起身又行，這一日向西走了二百餘里，傍晚又在一處大帳中歇宿，到得第三日中午，室里道：「過了那個山坡，咱們便到了。」蕭峰見這座大山氣象宏偉，一條大河嘩嘩水響，從山坡旁奔流而南。一行人轉過山坡，眼前只見旌旗招展，東南西北，密密層層的到處都是營帳，成千成萬騎兵步卒，圍住了中間一大片空地。護衛蕭峰的飛熊、飛虎、飛豹各隊官兵取出號角，嗚嗚嗚的吹了起來。

突然間鼓聲響起，蓬蓬蓬號炮山響，塞地上眾官兵向左右分開，一匹高大神駿的黃馬衝了出來。馬背上一條虯髯大漢，正是耶律基。他乘馬馳向蕭峰，大叫：「蕭兄弟，想煞哥哥了！」蕭峰縱馬迎將上去，兩人同時躍下馬背，四手交握，心下都是不勝之喜。只聽得四周眾軍士齊聲吶喊：「萬歲！萬歲！萬歲！」

蕭峰大吃一驚：「怎地眾軍士競呼萬歲！」遊目四顧，但見軍官士卒個個躬身，抽刀拄地，耶律基攜著他手站在中間，東西顧盼，神情甚是得意。蕭峰愕然道：「哥哥，你──你是──」耶律基哈哈大笑，道：「倘若你早知我是大遼國當今皇帝，只怕便不肯和我結義為兄弟了。蕭兄弟，我真名字乃耶律洪基，你活命之恩，我永誌不忘。」蕭峰雖是豁達豪邁，但生平從未見過皇帝，今日見了這等排場，不禁有些窘迫，說道：「小人不知陛下，多有冒犯，罪該萬死！」說著便要跪下。他是契丹子民，見了本族的皇帝，原該跪拜。耶律洪基忙伸手扶住，笑道：「不知者不罪，兄弟，你我是金蘭兄弟，今日只敘義氣，明日再行君臣之禮不遲。」他左手一揮，隊伍中奏起鼓樂，歡迎嘉賓。耶律洪基攜著蕭峰之手，同入大帳。遼國皇帝所居的營帳，乃數層牛皮所製，飛彩繪金，極見輝煌，稱為皮室大帳。耶律洪基居中坐了，命蕭峰坐在橫首，不多時隨駕文武百官一一進來參見，北院大王、北院樞密使、于越、南院和樞密使事、太師、太傅、太保、皮室大將軍、小將軍、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等等，蕭峰一時之間也記不清這許多。當晚帳中大開筵席，契丹人尊重女子，阿紫也得在皮室大帳中與宴。酒如池、肉如山，不必細表。酒到酣處，十餘名契丹武士在皇帝面前為戲，各人赤裸了上身，擒打摔撲，鬥得甚是激烈。

蕭峰見這些契丹武士身手矯健，臂力雄強，舉手投足之間，另有一套武功，變化的巧妙雖是不及中原武林之士，但直進直擊，臨敵時往往見效。遼國的文武官員一個個上來向蕭峰敬酒，蕭峰來者不拒，酒到杯乾，喝到後來，已然喝了三百餘杯，仍是神色自如，眾人無不駭然。耶律洪基向來自負勇力，這次為蕭峰所擒，通國皆知，他有意要蕭峰顯示超人之能，以掩他被擒的羞辱，沒想到蕭峰的酒量竟也是這般厲害，他本想在次日的比武大會之上，要蕭峰大顯身手，但此刻一露酒量，已是壓倒群雄，使人人為之敬服。耶律洪基心中大喜，說道：「兄弟，你是我大遼國的第一位英雄好漢！」忽然一個清脆嬌嫩的聲音說道：「不，他是第二！」眾人向說話聲音來處看去，見說話的卻是阿紫。耶律洪基笑道：「小姑娘，他怎麼是第二？那麼第一位英雄是誰？」阿紫道：「第一位英雄好漢，自然是你陛下了。我姊夫本事雖大，卻要順從於你，不敢違背，你不是第一麼？」耶律洪基呵呵大笑道：「說得好，說得好。蕭兄弟，我要封你一個大大的爵位，讓我來想一想，封甚麼才好？」這時他酒已喝得有八九成了，伸手指在額上彈了幾彈。蕭峰忙道：「不，不，小人性子粗疏，難享富貴，向來閒雲野鶴般的來去不定，確是不願為官。」耶律洪基道：「行啊，我封你一個只須喝酒，不用做事的大官──」一句話沒說完，忽聽得遠處嗚嗚嗚的，發出一陣極尖銳的號角之聲。

一眾遼人本都席地而坐，各自飲酒吃肉，一聽到這號角聲，驀然間轟的一聲，一齊站了起來，臉上均有驚惶之色。但聽那號角聲來得好快，初聽到時還在十餘里外，第二次響時已近了數里，第三次響又近了數里。蕭峰心道：「天下再快的快馬，第一等的輕身功夫，也決計不能如此迅捷。是了，想必是遼人預先佈置了傳遞軍情急訊的傳信站，一聽到號角之聲，便傳到下一站來。」只聽那號角聲越傳越近，一傳到皮室大帳之外，便倏然而止。數百座營帳中本來歡呼縱飲，亂成一團，這時突然間鴉雀無聲。

耶律洪基臉上笑容不斂，慢慢舉起金杯，喝乾了杯中烈酒，說道：「上京有叛徒作亂，咱們這就回去。拔營！」他「拔營」二字一出口，行軍大將軍當即轉身出營發令，但聽得一句號令變成十句，十句變成百句，百句變成千句，聲音越來越是宏大，卻是嚴整有序，毫無驚慌雜亂。蕭峰尋思：「我大遼立國垂二百年，國威震於天下，雖有內亂，卻無紛擾，可見歷世遼主統軍有方。」但聽得馬蹄聲響，前鋒斥堠兵首先馳了出去，跟著左右先鋒隊啟行，前軍、左軍、右軍，一隊隊開拔出去。耶律洪基攜著蕭峰的手，道：「咱們瞧瞧去。」二人走出帳來，但見黑夜之中，每一面軍旗上，都點著一盞燈籠，紅、黃、藍、白各色閃爍照耀，十餘萬大軍向東南開拔，但聞馬嘶蹄聲，竟是聽不到一句人聲。蕭峰大為嘆服，心道：「治軍如此，自可百戰百勝了。那日皇上孤身逞勇出獵，致為我所擒，倘若大軍繼來，女真人雖然勇悍，終究是寡不敵眾。」

他二人一離大帳，眾護衛立即拔營，片刻間收拾得乾乾淨淨，行李輜重都裝上了駝馬大車。中軍元帥一發號令，中軍便即啟行。北院大王于越、太師、太傅等隨侍在耶律洪基前後，誰都不敢作聲。原來京中亂訊雖已傳出，但到底亂首是誰，亂況如何，一時卻也不易明白。大隊人馬向東南行了三日，晚上紮營之後，第一名報子馳馬奔到，向耶律洪基稟報：「南院大王作亂，自立為帝，佔據皇宮，自皇后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屬，均已被捕。」耶律洪基一驚，不禁臉上變色。

原來遼國軍事政事，分為南北兩院。此番北院大王隨侍皇帝出獵，南院大王留守上京。那南院大王耶律涅魯古，爵封楚王，本人倒也罷了，他父親耶律重元，乃是當今皇太叔，官封天下兵馬大元帥，實是非同小可。耶律洪基的祖父耶律隆緒，遼史上稱為聖宗。聖宗的長子名叫宗真，次子重元。宗真性格慈和寬厚，重元則極為勇悍，頗有兵略。聖宗逝世後，傳位於長子宗真，但聖宗的皇后卻喜歡次子，陰謀立重元為帝。遼國向例，皇太后權力極重，因此宗真的皇位固將不保，性命也是危殆，但重元將母親的計劃去告訴了兄長，使皇太后的密謀無法得逞。宗真對這個兄弟自是十分感激，立他為皇太弟，意思說等自己逝世之後，便傳位於他，以酬恩德。

耶律宗真遼史上稱為興宗，他逝世後皇位並不傳給皇太弟重元，仍是傳給自己的親生子洪基。耶律洪基接位後，心中過意不去，將重元封為皇太叔，表示他仍是大遼國皇位的第一位承繼人，又加封他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上朝免拜不名，賜金券誓書、四頂帽、二色袍，尊寵之隆，當朝第一，又封他兒子涅魯古為楚王，執掌南院軍政要務，稱為南院大王。當年耶律重元明明可做皇帝，但讓給了兄長，可見此人本性既重義氣，又甚恬退，耶律洪基出外圍獵，將京中軍國重務都交給了皇太叔，絲毫不加疑心，這時訊息傳來，謀反的居然是南院大王耶律涅魯古，耶律洪基自是又驚又憂。要知涅魯古性子陰狠，處事極為辣手，他既舉事謀反，他父親絕無袖手之理。

北院大王上前奏道：「陛下且慢憂急，想皇太叔見事明白，必不容他逆兒造反犯上，說不定此刻已引兵平亂。」耶律洪基道：「但願如此。」眾人食過晚飯，第二批報子趕到稟報：「南院大王立皇太叔為帝，已詔告天下。」以下的話他不敢明言，將新皇帝的詔書雙手奉上。洪基接過一看，只見詔書上直斥耶律洪基為篡位偽君，說先帝立耶律重元為皇太弟二十四年之中，天下皆知，一旦駕崩，耶律洪基篡登大寶，中外共憤，現皇太弟正位為君，並督率天下軍馬，伸討逆偽云云。這詔書說得振振有詞，遼國軍民看後，恐不免人心浮動。

耶律洪基大怒之下，將詔書擲入火中，燒成了灰燼。心下甚是憂急，尋思：「皇太叔職居天下兵馬大元帥，可調兵馬八十餘萬，何況尚有他兒子楚王所調的南院所轄兵馬。我這裏隨駕的軍馬只不過十餘萬人，眾寡不敵，如何是好？」這一晚翻來覆去，無法安寢。蕭峰聽說遼帝要封他為官，本想帶了阿紫，黑夜不辭而別，但此刻見義兄面臨危難，倒不便就此一走了之，好歹也要替他出番力氣，不枉了結義一場。當晚他在營外閒步，只聽得眾官兵悄悄議論，均以父母妻子俱在上京，這一來都給皇太叔拘留了，只怕性命不保，有的人思及家人，突然號哭。這哭聲頗能感染，有人放聲一哭，軍中其餘官兵也均哭了起來，不多時，曠野上哭聲震天。統兵的將官雖然極力喝阻，斬了幾名哭得特別響亮的為徇，卻也無法阻止得住。洪基聽得這般哭聲，知是軍心渙散之兆，心下更是煩惱。次日一早，又有探子來報，皇太叔與楚王率領兵馬三十餘萬，前來犯駕。洪基尋思：「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縱然兵敗，也只好決一死戰。」當即召集百官商議，群臣對洪基都是極為忠心，願決死戰，但均以軍心為憂。洪基傳下號令：「眾官兵出力平逆討賊，靖難之復，升官以外，再加重賞。」於是披起黃金甲冑，親率三軍，向皇太叔的軍馬迎去。眾官兵見皇上親臨前敵，也均是勇氣大振，三呼萬歲，誓死效忠。蕭峰挽弓提矛，隨在洪基身後，作了他的親身衛護。十餘萬兵馬，浩浩蕩蕩的向東南方挺進。

室里帶領一隊飛熊兵保護阿紫，居於後軍。蕭峰跟在耶律洪基馬後，見他提著馬韁的手微微發抖，知他對這場戰事實在也無把握。草原之上，除了馬蹄之聲，更無其他聲響，行到中午，忽聽得前面號角聲嘟嘟吹起，知與敵軍已將接近。中軍將軍發令：「下馬！」各騎兵都跳下馬背，手牽馬韁而行，只有耶律洪基和各大臣仍是騎在馬上。蕭峰不知眾騎兵何以下馬，臉有惶惑之色。耶律洪基笑道：「兄弟，你久在中原，不懂契丹人行軍打仗的方法罷？」蕭峰道：「正要請陛下指點。」洪基笑道：「嘿嘿，我這個陛下，不知還能不能做到今日太陽下山。你我兄弟相稱，何必叫我陛下？」蕭峰聽他笑聲中頗有苦澀之意，便道：「好，請大哥開導。」洪基道：「平原之上交鋒，最要緊的是馬力，人力尚在其次。」蕭峰登時省悟，道：「啊，是了！騎兵下馬是為了免得坐騎疲勞。」洪基點了點頭，道：「養足馬力，臨敵時衝鋒陷陣，便可一往無前。契丹人東征西討，百戰百勝，這是一個很要緊的秘訣。」

他說到這裏，聲音低沉了下去，只見前面遠處塵頭大起，人馬未見，塵頭已揚起十餘丈高。洪基馬鞭一指，道：「皇太叔和楚王都是久經戰陣，是我遼國的驍將，何以驅兵急來，不養馬力？那是他有恃無恐，自信已操必勝之算。」話猶未畢，只聽得左軍和右軍同時響起了號角。蕭峰極目遙望，見敵方東面另有兩支軍馬，西面亦另有兩支軍馬，那是以五敵一之勢。

耶律洪基臉上變色，向中軍將軍道：「結陣立寨！」中軍將軍應道：「是！」縱馬出去，傳下號令，登時前軍和左軍、右軍都轉了回來，一眾軍士將主帳幕的大木用大鐵錘釘入地下，四周樹起鹿角，片刻之間，便在草原上結成了一個極大的木城，前後左右，各有騎兵駐守，數萬名弓箭手隱身大木之後，將弓弦都絞緊了，只待發箭。蕭峰皺起了眉頭，心道：「這一場大戰，不論誰勝誰敗，我契丹同族都非橫屍遍野不可。最好是義兄得勝，若是不幸大敗，我當設法將義兄和阿紫救到安全之地。他這皇帝呢，做不做也就罷了。」遼帝的營寨結好不久，叛軍的前鋒已到。這些前鋒並不上前挑戰，遙遙站在強弓硬弩的射程之外，但聽得鼓角之聲不絕，一隊隊遼兵圍了上來，四面八方，陣勢排得井然有序。蕭峰一眼望將出去，尋思：「這一場仗打下來，只怕義兄非敗不可，白天不易突圍逃走，只須支持到黑夜，我便能設法救他。」但見營寨大木的影子短短的映在地下，烈日當空，正是過午不久。

只聽得呀呀呀數聲，又是一隊大雁列隊飛過天空。耶律洪基向雁群凝視半晌，苦笑道：「這當兒若不是化身為雁，那也是插翼難飛了。」北院大王和中軍將軍相顧變色，知道皇帝見了敵軍軍容，心中已怯。突然間對面陣中鼓聲擂起，數百面皮鼓蓬蓬大響。中軍將軍大聲叫道：「擊鼓！」御營中數百面皮鼓也是蓬蓬響起。驀地裏對面軍中鼓聲一止，數萬名騎兵喊聲震動天地，挺矛直衝過來。敵軍前鋒一進入射程，中軍將軍令旗向下一揮，御營中鼓聲立止，數萬枚羽箭便射了出去，敵軍前鋒紛紛倒地。但敵軍前仆後繼，蜂湧而上，前面跌倒的軍馬，便成為後軍的擋箭垛子。敵軍弓箭手以盾牌護身，搶上前來，向御營放箭。耶律洪基初時頗有怯意，一到接戰，卻是勇氣倍增，右手持著一柄長刀，發令指揮，御營將士見皇上親臨前敵，大呼：「萬歲，萬歲，萬歲！」敵軍聽到這「萬歲」之聲，抬頭見到耶律洪基黃袍金甲，站在營寨之後，在他積威之下，不由得踟躕不前。洪基見到良機，大呼：「左軍騎兵包抄，衝啊！」

左軍由北院樞密使率領，一聽皇上號令，三萬騎兵便從右側包抄了過去。叛軍見到耶律洪基後，軍心本已動搖，不提防禦營精兵突然一鼓作氣的衝了出來。那北院樞密使更是遼國有名的勇將。兩軍交戰，勝敗全在一個「氣」字，叛軍一猶豫間，御營軍馬已然衝到，叛軍登時陣腳大亂，紛紛後退，御營中鼓聲雷雷，叛軍接戰片時，便即敗退。御營軍馬向前追殺，勇不可當。蕭峰大喜，叫道：「大哥，這一回咱們大勝了！」耶律洪基下得寨來，跨上戰馬領軍應援，忽聽得號角響起，叛軍主力軍開到，霎時間羽箭長矛在天空中飛舞來去，鬥得激烈異常。蕭峰只看得暗暗心驚：「這般惡鬥，我生平從未見過。一個人任你武功天下無敵，到了這千軍萬馬之中，那是全無用處，最多不過是自保性命而已。這大軍交戰，較之武林中的比武或是群毆，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忽聽得叛軍陣後鑼聲大響，鳴金收兵，叛軍騎兵退了下去，箭如雨發，射住了陣腳。中軍將軍和北院樞密使率軍連衝三次，都衝不亂對方陣勢，反而被射死了數千軍士。耶律洪基道：「士卒死傷太多，暫且收兵。」當下御營中也鳴金收兵。叛軍派出兩隊騎兵衝來襲擊，中軍早已有備，佯作敗退，兩翼一合圍，將兩隊叛軍的三千名官兵全數圍殲當地，餘下數百人下馬投降。洪基左手一揮，御營軍士長矛揮去，將這三百人都戳死了。雙方這一場惡鬥，歷時不過一個多時辰，卻是殺得慘烈異常，兩邊主力各自退到強弓的射程之外，中間實地上鋪滿了屍首，傷者呻吟哀號，慘不忍聞。只見兩邊陣中各出一隊三百人的黑衣兵士，前往中間地帶檢視傷者。蕭峰只道這些人是將傷者抬回救治，那知這些黑衣官兵拔出長刀，將對方的傷兵一一砍死，傷者都砍死後，六百人齊聲吶喊，相互鬥了起來。

蕭峰見這六百黑衣軍士人數雖少，個個武功不弱，長刀閃爍，鬥得極是劇烈，過不多時便有二百餘人被砍倒在地。御營的黑衣兵武功較強，被砍死的只有數十人，當即成了兩三人合鬥一人的局面，這一來，勝負之數更是分明。又鬥片刻，變成三四人合鬥一人。說也奇怪，雙方官兵只吶喊助威，叛軍數十萬人袖手旁觀，卻不增兵出來救援。終於叛軍三百名黑衣兵一一就殲，御營黑衣軍卻有一百三十餘名回來。蕭峰心道：「想來遼人規矩如此。」這一番清理戰場的惡鬥，規模雖是大不如前，其驚心動魄之處，可猶有過之。洪基舉著長刀，大聲說道：「叛軍雖眾，卻是士無鬥志。再接一仗，他們便要敗逃了！」御營中官兵齊呼：「萬歲，萬歲，萬歲！」呼聲方畢，忽聽得叛軍陣中吹起號角，三騎馬緩緩出來，居中一人雙手捧著一張羊皮，朗聲念了起來。他念的正是皇太叔頒布的詔書，說道：「耶律洪基篡位，乃是偽君，現下皇太叔正位，凡我遼國忠誠官兵，須當即日回京歸服，一律官升三級。」御營中十餘名箭手放箭，颼颼聲響，向那人射去。那人身旁兩人舉起盾牌，護在那人身前。那人繼續念誦，突然間，三匹馬均被射倒，三人躲在盾牌之後，終於念完皇太叔的「詔書」，慢慢退了回去。北院大王見屬下官兵聽到偽「詔書」後，意有所動，便道：「出去回罵！」三十名官兵站到營寨前。二十名士兵手舉盾牌保護，此外十餘名乃是「罵手」，聲大嗓粗，口齒便利。第一名「罵手」罵了起來，甚麼「叛國奸賊，死無葬身之地」等等，跟著第二名「罵手」又罵，罵到後來，各種污言穢語都罵了出來。蕭峰對契丹語言所知有限，這些「罵手」的言辭他大都不懂，只見耶律洪基連連點頭，意甚嘉許，想來這些「罵手」罵得極是精彩。

# 第七十回 射殺楚王

蕭峰向敵陣中望去，只見遠處黃蓋大纛掩映之下，有兩個人各乘駿馬，以手中馬鞭指指點點。一個人全身黃袍，頭戴衝天冠，頦下灰白長鬚；另外一個身披黃金衣甲，在太陽光下閃閃發光，面容瘦削，神情卻是甚為精悍。蕭峰尋思：「瞧這模樣，這兩個人便是皇太叔和楚王父子了。」

忽然間十名「罵手」低聲商議了一會，一齊放大喉嚨，大揭皇太叔和楚王的陰事。那皇太叔似乎立身甚正，無甚可罵之處，十個人所罵的，主要都針對於楚王，說他奸淫父親的妃子，仗著父親的權勢為非作歹。這些話顯是在挑撥他父子間的感情，十個人齊聲而喊，叫罵的言語字字相同，聲傳數里，數十萬軍士只怕倒有半數都聽得清楚。那楚王鞭子一揮，叛軍齊聲大噪，大都是啊啊亂叫，喧嘩呼喊，登時便將十個人的罵聲淹沒了。亂了一陣，只見敵軍分開，推出數十輛車子，來到御營之前，車子一停，隨車的軍士從車中拉出數十個女子來，有的白髮婆娑，有的方當妙齡，衣飾都是十分華貴。這些女子一走出車子，雙方罵聲一齊止歇。耶律洪基大叫：「娘啊，娘啊，兒子捉住叛徒，碎屍萬段，替你老人家出氣。」原來那白髮老婦便是當今皇太后、耶律洪基的母親蕭太后，其餘的便是他的皇后蕭后、眾殯妃和眾公主。皇太叔和楚王乘洪基出外圍獵時作亂，圍住禁宮，將皇太后等一古腦兒都擒了來。皇太后朗聲道：「陛下勿以老婦和妻兒為念，奮力殺賊！」數十名軍士倏地拔出長刀，架在眾后妃頸中，年輕的嬪妃驚惶哭喊。洪基大怒，喝道：「將哭喊的女人都殺死了！」只聽得颼颼聲響，十餘枝羽箭射了出去，哭叫呼喊的妃子紛紛都立時中箭而死。皇后叫道：「陛下射得好，射得好，祖宗的基業，決計不能墮在奸賊手中。」

楚王見皇太后和皇后都是如此倔強，非但不能脅迫洪基，反而動搖了自己軍心，便發令道：「押了這些女人上車，退下。」眾軍士將皇太后，皇后等又押入車中。推入陣後。楚王下令：「押敵軍家屬上陣！」猛聽得呼呼呼的竹哨吹起。聲音極是蒼涼，軍馬向兩旁分開，鐵鏈聲嗆啷不絕，一排排男女老幼從陣後牽了出來，霎時間哭聲震地。原來這些人都是御營官兵的家屬。御營官兵是遼帝親軍，耶律洪基對他們特別優遇，准許他們的家屬都在上京居住，一來是使親軍感激，有事時可出死力，二來也是監視之意，使這一枝精銳之師不敢稍起反心，那知道這次出獵，變起肘腋之間，竟是最親信的皇太叔作亂造反。這些御管官兵的家屬無慮二十餘萬人，其中有許多是胡亂捉來而捉錯了的，一時也分辨不出，但見拖兒帶女，亂成一團，解到陣前的也不過一二萬人，其餘的正絡繹從上京而來。楚王令麾下一名將軍縱馬出陣，高聲叫道：「御營軍官兵聽著，爾等家小，都已被收，投降的升官發財，若不投降，新皇有命，所有家屬一齊殺死了。」

契丹人向來殘忍好殺，說是「一齊殺了」，那絕非恐嚇之詞，當真是要一齊殺了的。御營中有些官兵已認出了自己親人，登時「爹爹、媽媽、孩子、夫君、妻啊」呼喚之聲，響成一片。只聽得叛軍中鼓聲響起，二千名刀斧手步行而出，手中大刀擦得精光閃亮。鼓聲一停，二千柄大刀便舉了起來，對準眾家屬的頭頸。

那將軍叫道：「向新皇投降，重重有賞，若不投降，親家屬一齊殺了！」他左手一揮，鼓聲又起。御營眾將士知道他左手再是一揮，鼓聲停止，這二千柄明晃晃的大刀便砍了下去。這些親軍對洪基向來忠心，皇太叔和楚王以「升官」和「重賞」相招，那是難以引誘，但這時眼見自己的父母子女引頸待戮，心中如何不驚？

鼓聲隆隆不絕，御營親軍的官兵的心也是怦怦急跳，突然之間，御營中有人叫道：「媽媽，媽媽，不能殺了我媽媽！」投下長矛，向敵陣前的一個老婦奔了過去。跟著颼的一箭從御營中射出，正中他的後心。這人一時未死，兀自向他母親爬去。只聽得「爹娘、孩兒」叫聲不絕，御營中數百人同時奔了出去。耶律洪基的親信大臣拔劍亂斬，卻那裏止得住？這數百人一奔出，跟著便是數千，數千人之後，嘩啦啦一陣大亂，十五萬親軍之中，倒奔去了八九萬人。

耶律洪基長嘆一聲，知道大勢已去，乘著親軍和其家屬抱頭相認，亂成一團，將皇叔的叛軍從中隔開了，便即下令：「向西北蒼茫山退軍。」中軍將軍悄悄傳下號令，餘下未降的尚有五六萬人，後軍轉作前軍，向西北馳了出去。楚王急命騎兵追趕，但戰場上塞滿了老弱婦孺，騎兵不能奔馳，待得推開眾人，洪基已率領著御營親軍去得遠了。這五萬多名親軍趕到蒼茫山腳下，已是黃昏，眾軍士又饑又累，還是在山坡上趕造營寨，居高臨下，以作守禦之計，剛安營已定，還未造飯，楚王已親率精銳趕到山下，立即向山坡衝鋒，一陣仰攻。御營軍士箭石如雨齊施，將叛軍擊退，卻又損折了三千餘人。楚軍見仰攻不利，當即收兵，在山下安營。

這日晚間，耶律洪基站在山崖之旁，一眼望將出去，但見叛軍營中營火有如繁星，遠處有三條火龍蜿蜒而至，卻是叛軍的後續部隊前來參與圍攻。洪基心下黯然，正待入帳安寢，突然北院樞密使前來奏告：「臣屬下的一萬五千兵馬，衝下山去投了叛逆。臣治軍無方，罪該萬死。」耶律洪基揮了揮手，道：「這也怪你不得，下去休息罷！」他轉過身來，見蕭峰望著遠處出神，道：「一到天明，叛軍就會大舉來攻，我輩盡成俘虜矣。我是國君，不能受辱於叛徒，當自刎以報社稷，兄弟，你帶了你妹妹，乘夜衝了出去罷。你武藝高強，叛軍須攔你不住。」他說到這裏，神色凄然，又道：「我本想大大賜你一場富貴，豈知做哥哥的自身難保，反而累了你啦。」

蕭峰道：「大哥，大丈夫能屈能伸，今日戰陣不利，我保你退了出去，招集舊部，徐圖再舉。」洪基搖頭道：「我連老母妻子都不能保，那裏還說得上大丈夫？契丹人眼中，勝者英雄，敗者叛逆。我一敗塗地，豈能再興？你自己去罷！」蕭峰知他所說的乃是實情，慨然道：「既然如此，我便陪著哥哥，明日與敵人決一死戰。你我義結金蘭，你是帝皇也好，是百姓也好，蕭某都當你是義兄。兄長有難，做兄弟的和你同生共死，豈有自行逃走之理？」耶律洪基熱淚盈眶，握住他的雙手道：「好兄弟，多謝你了。」

蕭峰回到自己帳中，見阿紫臥在帳幕一角，睜著一雙圓圓的大眼，兀自未睡。阿紫說道：「姊夫，你怪我不怪？」蕭峰奇道：「怪你甚麼？」阿紫道：「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我定要到大草原中來遊玩，也不會累得你困在這裏。姊夫，咱們要死在這裏了，是不是？」帳外火把的紅光映在阿紫的臉上，蒼白之色中泛起一片暈紅，更是顯得嬌小稚弱。蕭峰心中大起憐意，道：「我怎會怪你？若不是我打傷了你，咱們就不會到這種地方來。」阿紫微微一笑，道：「若不是我向你發射毒針，你就不會打傷我。」蕭峰伸出大手，撫摸她的頭髮。阿紫重傷之餘，頭髮脫落了大半，又黃又稀。蕭峰輕嘆一聲，道：「你年紀輕輕，卻跟著我受苦。」阿紫道：「姊夫，我本來不明白，姊姊為甚麼這樣喜歡你，後來，我才懂了。」蕭峰心想：「你姊姊待我深情無限。你這小姑娘懂得甚麼。其實，阿朱為甚麼會愛上我這粗魯漢子，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又怎麼知道？」

阿紫側過頭來，臉上露出奇怪神色，道：「姊夫，你猜到了沒有，為甚麼那天我向你發射毒針？我不是要射死你，我只是要你動彈不得，讓我來服侍你。」蕭峰道：「那有甚麼好？」阿紫微笑道：「你動彈不得，就永遠不能離開我了。否則的話，你心中瞧我不起，隨時就拋開我，不理睬我。」蕭峰聽她說的雖是小孩子話，卻也不禁暗暗心驚，知道不是隨口胡說，尋思：「反正明天大家都死，安慰她幾句也就是了。」說道：「你這真是孩子的想法，你真的喜歡跟著我，儘管跟我說就是，我也不會不答應。」阿紫眼中突然發出明亮的光來，喜道：「姊夫，我傷好了之後，仍是要跟著你，永遠不回到星宿派師父那裏去了。你可別拋開我不理。」蕭峰知她在星宿派所闖的禍實在不小，料想她確是不敢回去。看來明晨皇太叔大軍攻山，勢必是玉石俱焚，逃出去的機會極渺，便笑道：「你是星宿派的大師姊、傳人，你不回去，群龍無首，那便如何是好？」阿紫咯咯一笑，道：「讓他們去亂成一片好了。我才不理呢。」

蕭峰拉上毛氈，蓋在她的頸下，自己展開毛氈，在營帳的另一角睡下。帳外火光時明時滅，閃爍不定，但聽得哭聲隱隱，知道御營官兵思念家人，大家均知明晨這一仗性命難保，只是各人忠於皇上，不肯背叛而已。

次晨蕭峰一早便醒了，囑咐室里隊長備好馬匹，照料阿紫，自己結束停當，吃了兩斤羊肉，喝了一斤酒，便走到山邊。其時四下裏尚一片黑暗，過不多時，東方曙光初現，敵營小號角聲嗚嗚吹起，但聽得鏗鏗鏘鏘，兵甲軍刃相撞之聲不絕於耳。軍營中一隊隊兵馬開出，赴各處衝要之處守禦。蕭峰居高臨下的一眼望將出去，只見東南方三面，人頭湧湧，盡是敵軍，一陣白霧罩著遠處，軍陣不見盡頭。

霎時間太陽於草原邊上露出一弧，金光萬道，射入白霧之中，濃霧漸消，顯出霧中也都是軍馬。驀地裏鼓聲大起，敵陣中兩隊黃旗軍馳了出來，跟著皇太叔和楚王乘馬馳到山下，向山上指指點點，極是得意。

耶律洪基領著侍衛站在山邊，見到這等情景，怒從心起，從侍衛手中接過弓箭，彎弓搭箭，一箭向楚王射了過去。但山上望將下去，似乎相隔不遠，其實相距還有三箭之地，這一箭沒到半途，便力盡跌落。楚王哈哈大笑，說道：「洪基，你篡了我爹爹之位，做了這許多時候的偽君，也該讓位了。你快快投誠，我爹爹便饒你一死，還假仁義的封你為皇太侄如何？哈哈哈！」他這幾句話，顯然是諷刺洪基封耶律重元為皇太叔乃是一片假仁假義。洪基大怒，罵道：「無恥叛賊還在逞這口舌之利。」北院樞密使道：「主辱臣死，主上待我等恩重如山，今日正是我等報主之時。」率領了三千名親兵，齊聲發喊，從山上衝了下去。這三千人都是契丹軍中的勇士，此番抱了必死之心，無不以一當十，大喊衝殺，登時將敵軍衝退里許。但楚王令旗揮處，數萬軍馬圍了上來，刀矛齊施，只聽得喊聲震動了天地，血肉橫飛。三千人越戰越少，鬥到後來，盡數死節。那北院樞密使刀殺數人，自刎而死。洪基和蕭峰等在山峰上看得明白，卻是無力相救，心感北院樞密使的忠義，無不垂淚。

楚王又馳到山邊，笑道：「洪基，到底投降不投降？你這一點兒軍馬，還濟得甚事？你手下這些人都是大遼勇士，何必要他們陪你送命？是男兒漢大丈夫，爽爽快快，降就降，戰就戰，倘若自知氣數已盡，不如自刎以謝天下，也免得多傷士卒。」耶律洪基長嘆一聲，虎目含淚，擎刀在手，說道：「這錦繡江山，便讓了你父子罷。咱們叔侄兄弟，骨肉相殘，何必多傷契丹勇士的性命。」說著舉起刀來，便往頸上勒去。

蕭峰猿臂伸出，施展擒拿手法，將耶律洪基手中的刀子奪了下來，說道：「大哥，是英雄好漢，便當死於戰陣，如何能自盡而死？」洪基嘆道：「兄弟，這許多將士跟隨我日久，我反正是死，不忍他們盡都跟著我丟了性命。」只聽得楚王大聲叫道：「洪基，你還不自刎，更待何時？」手中馬鞭指指點點，囂張已極。

蕭峰見他越走越近，心念一動，低聲道：「大哥，你跟他信口敷衍，我悄悄掩近身去，射他一箭。」洪基知他了得，喜道：「如此甚好，若能先將他射死，我死也瞑目。」當即提高嗓子，叫道：「楚王，我待你父子不薄，你父親要做皇帝，也無不可，何必殺傷本國這許多軍士百姓，害得我遼國大傷元氣？」蕭峰執了一張強弓，十枝狼牙長箭，牽過一匹駿馬，慢慢拉到山邊，一矮身，轉到馬腹之下，身藏馬下，雙足鉤住馬背，足尖一踢，那馬便衝了下去。山下叛軍見一匹空馬奔將下來，馬背上並無騎者，只道是軍馬斷韁奔逸，這是十分尋常之事，誰也沒加留神。但不久便有人見到馬腹之下有人，登時大呼起來。蕭峰以足尖踢馬，縱馬向楚王直衝過去，眼見離他約有二百步之遙，在馬腹之下拉開強弓，颼的一箭，向楚王射了過去。楚王身旁的衛士十分機警，舉起盾牌，將這一箭擋過了。蕭峰連珠箭發，一箭將那衛士射倒，第二箭直射楚王胸膛。楚王眼明手快，馬鞭揮出，往箭上擊來。這以鞭擊箭之術，原是楚王的拿手本領，他卻不知射這一箭之人不但膂力雄強，而且箭上附有內勁，馬鞭雖是擊到了箭桿，卻只將羽箭撥得準頭稍歪，噗的一聲，插入他的左肩。楚王叫聲「啊喲！」痛得伏在鞍上。

蕭峰羽箭又到，這一次相距更近，一箭從他後心穿進，透胸而過，楚王身子一晃，從馬背上溜了下來。蕭峰一舉成功，心想：「我何不乘機更去射死了皇太叔！」楚王一死，跌下馬來，敵軍陣中人人大呼，幾百枝羽箭都向蕭峰所藏身的馬匹射到，霎時之間，那馬身上中了二百多枝長箭，變成了一隻刺蝟馬。蕭峰在地下幾個打滾，溜到了一名軍官的坐騎之下。駐在這一邊的敵軍官兵個個都乘馬，蕭峰展開小巧綿軟功夫，從這匹馬腹底下鑽到那一匹馬之下，一個打滾，又鑽到另一匹馬底下。眾官兵投鼠忌器，無法放箭，紛紛以長矛來刺。但蕭峰東一鑽、西一滾，盡是在馬肚子底下做功夫。敵軍官兵亂成一團，數千人馬你推我擠，自相踐踏，卻那裏刺得到蕭峰？

原來蕭峰所使的，只不過是中原武林中平平無奇的地堂功夫。不論是地堂拳、地堂刀、地堂劍，都是在地下翻滾騰挪，俟機攻敵下盤。只是他眼明手快，躲得過千萬隻馬蹄的踐踏。他看準皇太叔的所在，直滾過去，颼颼颼三箭，向皇太叔射去。皇太叔的衛士見楚王被他射死，已然有備，三十餘人各舉盾牌，密密層層的擋在皇太叔身前，只聽得錚錚錚三響，三技箭都在盾牌上撞了下來。蕭峰手中的十枝箭射出了七技，只剩下三枝，眼見敵方三十幾面盾牌相互掩護，這三枝箭便是要射死三名衛士也難，不用說射皇太叔了。這時他已深入敵陣，身後數千軍馬挺矛追來，面前更是千軍萬馬，可說已陷入絕境之中。當日他獨鬥中原群雄，對方只不過數百人，已是兇險之極，也是有人相救，方能脫身，今日困於數十萬人的重圍之中，卻如何逃命？當真是困獸猶鬥，驀地裏一聲大吼，縱身而起，呼的一聲，從那三十幾面盾牌之上一躍而過，落在皇太叔的馬前。皇太叔大吃一驚，舉起馬鞭往他臉上擊下。蕭峰斜身一躍，身子上了皇太叔的馬鞍，左手抓住他的後心，將他身子高高舉起，叫道：「你要死還是要活？快叫眾人放下兵刃！」皇太叔嚇得獃了，對他的話一個字也沒聽見。

這時叛軍中的擾攘之聲更是震耳欲聾，成千成萬的官兵彎弓搭箭，對準了蕭峰，但皇太叔被他擒在手中，誰也不敢輕舉妄動。蕭峰氣運丹田，朗聲說道：「皇太叔有令，眾三軍放下兵刃，聽宣聖旨。皇帝赦免眾軍無罪，誰都不加追究。」雖不過說幾句話，但這幾句話蓋過了數十萬人的喧嘩紛擾，聲聞數里，令得山前山後數十萬人至少有半教人聽得清清楚楚，功力之深，實是非同小可。一眾叛軍本來氣勢洶洶，都想搶先擒住耶律洪基，立一場大功，忽然間楚王陣前喪命，人人已是大為氣沮，軍心搖動，待見皇太叔被擒，更是亂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

蕭峰有過丐幫幫眾背叛自己的經驗，懂得眾人心思，一處逆境之後，最要緊的是企圖免罪，只須保證不念舊惡，絕不追究，叛軍自然鬥志消失。此刻叛軍勢大，耶律洪基身邊不過二萬餘人馬，若講戰鬥，絕不是叛軍的敵手，因此他不等洪基下旨，便說了這幾句話，好讓叛軍安心。這幾句話朗朗傳出，眾叛軍的喧嘩聲登時靜了下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心中均是惶惑無主。蕭峰情如此刻局勢極是危險，只須有人登高一呼，數十萬沒頭蒼蠅般的叛軍立時就會釀成巨變。當真片刻也延緩不得，又大聲叫道：「皇帝有旨，眾叛軍中官兵不論大小，一概無罪，皇帝開恩，絕不追究，眾官士兵各就原職，大家快快放下兵刃！」只聽得嗆啷啷、嗆啷啷，有人擲下了手中長矛。這擲下兵刃的聲音能夠相互感染，霎時之間，嗆啷啷之聲大作，倒有一半人擲下兵刃，餘下的兀自躊躇不決。蕭峰舉起皇太叔身子，縱馬緩緩上山，眾叛軍誰也不敢攔阻，他馬頭到處，前面便讓出一條路來。蕭峰騎馬來到山腰，御營中兩隊兵馬下來，接了上去，山峰上奏起鼓樂，一片喜悅之氣。蕭峰道：「皇太叔，你快快下令，叫部屬放下兵刃投降，便可饒你性命。」皇太叔道：「你擔保饒我性命？」蕭峰向山下望去，只見無數叛軍手中還是執著弓箭長矛，軍心未定，危險未過，尋思：「眼下是安定軍心為第一要務。皇太叔一人的生死何足道哉，只須派人嚴加監守，諒他以後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便道：「你戴罪立功，眼下是惟一的良機。陛下知道都是你兒子不好，當可赦你的性命。」皇太叔原無爭奪帝位的念頭，都是因他兒子楚王野心勃勃而起禍，這時他身落人手，但求免於一死，便道：「好，我依你之言便了！」

蕭峰將他身子安放在馬鞍之上，朗聲說道：「眾三軍聽者，皇太叔有言吩咐。」皇太叔大聲道：「楚王挑動禍亂，現已伏法，皇上寬洪大量，饒了大家的罪孽，各人快快放下兵刃，向皇上請罪。」皇太叔是這麼說，眾叛軍群龍無首，雖有兇惡倔強之徒，也已不敢再行違抗，但聽得嗆啷啷響成一片，眾叛軍都投下了兵刃。

蕭峰押著皇太叔上得蒼茫山來，耶律洪基喜不自勝，如在夢中，搶到蕭峰身邊，握著他的雙手，說道：「兄弟，兄弟，哥哥這江山，以後和你共享之。」說到這裏，不由得流下淚來。皇太叔跪伏在地，說道：「亂臣向陛下請罪，求陛下哀憐。」耶律洪基此時心境好，向蕭峰道：「兄弟，你說該當如何？」蕭峰道：「叛軍人多勢眾，須當安定軍心，求陛下赦免皇太叔死罪，以安反側。」洪基笑道：「很好，很好，一切依你，一切依你。」他轉頭向北院大王道：「你傳下聖旨，封蕭峰爵為楚王，官居南院大王，督率叛軍，回歸上京。」蕭峰吃了一驚，他殺楚王，擒皇太叔，全是為了要救義兄之命，絕無貧圖爵祿之意，耶律洪基封他這樣的大官，倒令他手足無措，一時說不出話來。北院大王向蕭峰說道：「恭喜，恭喜，楚王的爵位向來不封外姓，蕭兄快向皇上謝恩。」蕭峰向洪基道：「哥哥，今日之事全仗你洪福齊天，眾官兵對你輸心歸誠，叛亂方得平定，做兄弟的只不過出一點蠻力，實在算不得甚麼功勞。何況兄弟不會做官，也不願做官，請哥哥收回成命。」耶律洪基哈哈大笑，伸出右手，攬著蕭峰的肩頭，說道：「這楚王之封，南院大王的官位，在我遼國已是最高的爵祿，兄弟倘若還嫌不夠，一定不肯臣服於我，做哥哥的除了以皇位相讓，更無別法了。」

蕭峰吃了一驚，心想：「哥哥大喜之餘，說話有些忘形，眼下亂成一團，不能猶豫以防更起禍變。」只得屈膝跪下，說道：「臣蕭峰領旨，多謝萬歲恩典。」耶律洪基笑著雙手扶起。蕭峰道：「臣不敢違旨，領受官爵，只是草野鄙人，不明朝廷法度，若有差失，尚請原宥。」耶律洪基伸手在他肩頭拍了幾下，說道：「絕無干係！」他轉頭向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道：「耶律莫哥，我命你為南院樞密使，佐輔蕭大王，處理國事軍事。」耶律莫哥大喜，忙跪下謝恩，又向蕭峰參拜，道：「參見大王！」洪基道：「莫哥，你稟受大王號令，督率叛軍回歸上京，咱們去向皇太后請安去。」當下山峰上奏起鼓樂，耶律洪基等一行人向山下走去。叛軍的領兵將軍已將皇太后、皇后等請出，恭恭敬敬的在營中安置。耶律洪基進得帳去，母子夫妻相見，死裏逃生，恍如隔世，自是人人稱讚蕭峰的大功，那也不必細表。

耶律莫哥先行，引導蕭峰去和南院諸部屬相見。適才蕭峰在千軍萬馬中一進一出，勇不可當，眾人均是親見。南院諸屬官雖然均是楚王的舊部，但一來蕭峰神威凜凜，各人心中害怕，不敢不服，二來人人敬他英雄了得，三來楚王平素脾氣暴躁，寡恩於人，是以蕭峰一到軍中，眾叛軍肅然敬服，齊聽號令。

蕭峰說道：「皇上已赦免各人從逆謀叛之罪，此後大夥兒應該痛改前非，再也不可稍起貳心。」一名白鬚將軍上前說道：「稟告大王，皇太叔和世子扣押我等家屬，脅迫我等附逆，我等若有不從，世子便將我等家屬斬首，事出無奈，還祈大王奏明萬歲。」蕭峰點頭道：「既是如此，以往之事，那也不用說了。」轉頭向耶律莫哥道：「眾軍就地休息，飽餐之後，拔營回京。」當下南院中部屬一個個依著官職大小，上來參見。蕭峰雖然從來沒做過官，但他久為丐幫的幫主，統率群豪，自有一番威嚴。統領丐幫的豪傑和契丹大豪，其間也無甚差別，只是遼國軍中另有一套規矩，蕭峰一面小心在意，一面由耶律莫哥分派處理，一切均是井井有條。

蕭峰帶領大軍出發不久，皇太后和皇后分別派了使者，到軍中賜給袍帶金釵。蕭峰謝恩甫畢，室里護著阿紫到了。她身披錦衣，騎著駿馬，說道均是皇太后所賜，蕭峰見阿紫小小的身體裹在寬大的錦袍之中，一張小臉倒被衣領遮去了一半，不禁好笑。阿紫沒親眼見到蕭峰射殺楚王、生擒皇太叔，只是從室里等人口中轉述而知，但大凡述說故事，總不免加油添醬，將蕭峰的功績，更是說得神乎其神，加了三分。阿紫一見到他，便埋怨道：「姊夫，你怎麼立了這樣的大功，事先也不跟我說一聲，卻將我瞞在鼓裏？」蕭峰說道：「這是僥倖立下的功勞，事先我怎麼知道？你一見面便來說孩子話。」阿紫道：「姊夫，你過來。」蕭峰走近他的身邊，見她蒼白的小臉上發著興奮的紅光，經她身上所披的錦繡衣裳一襯，倒像是個玩偶娃娃一般，又是滑稽，又是可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阿紫臉有慍色，道：「我跟你說正經話，你卻哈哈大笑，有甚麼好笑？」

蕭峰笑道：「我見你穿著這樣的衣服，像是個玩偶娃娃一般，很是有趣。」阿紫嗔道：「你老是當我小孩子，卻來取笑於我。」蕭峰笑道：「不是，不是！阿紫，這一次我只道咱二人都要死於非命了，那知居然能夠死裏逃生，我自然歡喜。甚麼南院大王、楚王的封爵，我才不放在心上，能夠活著不死，那就好得很了。」阿紫道：「姊夫，你很怕死麼？」蕭峰怔了一怔，點頭道：「是，遇到危險之時，我自然怕死。」阿紫道：「我只道你是英雄好漢，不怕死的。你既然怕死，眾叛軍千千萬萬，你怎麼膽敢衝將過去？」蕭峰道：「這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倘若不衝，那就非死不可，那也說不上甚麼勇敢不勇敢，只不過是困獸猶鬥而已。咱們圍住了一隻大熊、一隻老虎，它逃不出去，自然會拼命的亂咬亂撲。」阿紫嫣然一笑，道：「你將自己比作畜生了。」

這時兩人乘在馬上，並肩而行，一眼望將出去，大草原上旌旗招展，長長的隊伍行列，一直伸展到天際，望不到盡頭，前後左右，盡是護士部屬。阿紫很是喜歡，道：「那日我使計奪得了星宿派傳人之位，心想星宿派中二代弟子、三代弟子數百人之眾，除了師父一人之外，算我最大，心裏十分得意。可是比之你統率千軍萬馬，那是全比不上了。姊夫，聽說丐幫不要你做幫主，哼，小小一個丐幫，有甚麼希罕，你帶領人馬，都將他們殺了。」蕭峰連連搖頭，道：「孩子話，我是契丹人，丐幫不要我做幫主，道理也是對的。丐幫中人都是我的舊部朋友，怎麼能將他們殺了？」阿紫道：「他們逐你出幫，對你不好，自然要將他們殺了。姊夫，難道他們還是你的朋友麼？」

蕭峰一時難以回答，只搖了搖頭，想起在聚賢莊上和眾舊友斷義絕交，豪氣登消。阿紫又問：「如果他們聽說你做了遼國的南院大王，忽然懊悔起來，又接你去做丐幫幫主，你到底去也不去？」蕭峰微微一笑，道：「天下焉有是理？大宋的英雄好漢，都當契丹人是萬惡不赦的奸徒，我在遼國官越做得大，他們越是懼我。」阿紫道：「呸，有甚麼希罕？他們恨你，咱們也恨他們。」

蕭峰極目南望，但見天地相接之處，遠山重疊，心想：「過了這些山嶺，那便是中原了。」他雖是契丹人，但自幼在中原長大，內心實是愛大宋極深而愛遼國極淺，如果丐幫讓他做一名無職份、無名份的光袋弟子（比一袋弟子更低，背上無麻袋的低級幫眾），只怕比之在遼國做甚麼南院大王更是心安理得。

阿紫又道：「姊夫，我說皇上真聰明，封你做南院大王。以後遼國跟人家打仗，你帶兵出征，那當然百戰百勝。你只要衝進敵陣，將對方的元帥一打死，敵軍大家跪下投降，這仗不就勝了麼？」蕭峰微笑道：「皇太叔的部下都是遼國官兵，向來聽皇上號令的，所以楚王一死、皇太叔一擒，大家便投降。如果是兩國交兵，那便大大不同，殺了元帥，有副元帥，殺了大將軍，有偏將軍，人人死戰到底，我單槍匹馬是全然的無能為力了。」阿紫點頭道：「嗯，原來如此！姊夫，你說衝進敵陣去殺楚王不算勇敢，那麼你一生真正最勇敢的事，是甚麼，說給我聽，好不？」

蕭峰向來不喜述說自己得意的武勇事蹟，從前在丐幫之時，出馬誅殺大奸大惡，不論如何激戰惡鬥，回到本幫後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一句：「已將某某人殺了。」至在種種驚險艱巨的經過，不論旁人如何探詢，他是決計不說的，這時聽阿紫問起，心想這一生身經百戰，臨敵時從不退縮，說到勇敢之事，當真是說不勝說，便道：「我和人相鬥，大都是被迫而為，既是不得不鬥，也就說不上甚麼勇敢。」阿紫道：「我卻知道，你生平最勇敢的是聚賢莊一場惡鬥。」

# 第七十一回 蕭峰封王

蕭峰又是一怔，道：「你怎麼知道？」阿紫道：「那日在小鏡湖畔，你走了之後，爹爹，媽媽，還有爹爹手下的那些人，大家都談論你來，對你的武功都是佩服得了不得，但說你單身赴聚賢莊英雄大會，獨鬥群雄，只不過為了醫治一個少女之傷。這個少女，自然是我姊姊了。爹爹媽媽那時不知道阿朱是他們的親生女兒，卻說你對義父義母和授業恩師十分狠毒，對女人偏偏情長，忘恩負義，殘忍好色，是個不近人情的壞蛋。」她說到這裏，咯咯的笑了起來。蕭峰喃喃的道：「忘恩負義，殘忍好色！唉，中原的英雄好漢，自是切齒痛恨蕭峰了。」

大軍行了數日，來到上京。京中留守的百官和百姓早已得到訊息，遠遠迎接出來。蕭峰帥字旗到處，眾百姓燒香跪拜，稱頌不已，要知他一舉平了這場禍變，使無數遼國軍士得全性命，上京的百姓大都是御營親軍的家屬，自是對他感激無盡。蕭峰按轡徐行，眾百姓都是大叫：「多謝南院大王救命！」「老天爺保佑南院大王長命百歲，大富大貴！」蕭峰聽著這一片稱頌之聲，見眾百姓大都眼中含淚，感激之情確是出於至誠，尋思：「一人身居高位，一舉一動便關連萬千百姓的禍福，我去射殺楚王時，只是逞一時剛勇，既救義兄，復救自己，想不到對眾百姓卻有這大的好處。唉，在中原時我一意求好，偏偏怨謗叢集，成為江湖上第一大奸徒，到北國來，無意之間卻成為眾百姓的救星。是非善惡，也實在難說得很。」

上京是遼國的京都，其時遼國是天下第一大國，國力比大宋強盛得多，但契丹人以游牧為生，居無定所，上京城中的宮殿屋宇粗鄙簡陋，比之中原是大大不如了。大軍一隊隊自歸軍營，南院的屬官將蕭峰迎入南院大王的王府。這王府本為楚王所居，此人窮奢極欲，府第自是十分宏大，屋內陳設也是異常的富麗堂皇。蕭峰一生貧困，那裏住過這等府第？進去走了一遭，便覺十分不慣，命部屬在軍營中豎立兩個營帳，他與阿紫分居一個，起居簡樸，一如往昔。

第三日上，耶律洪基和皇太后、皇后、嬪妃、公主等回駕上京，蕭峰率領百官接駕，朝中接連忙亂了數日。先是慶賀平難，論功行賞撫恤北院樞密使等死難官兵的家屬。那皇太叔自知無顏，已在途中自盡而死。洪基倒也信守諾言，對附逆的官兵一概不加追究。皇宮中大開筵席，犒勞出力的將士，接連大宴三日，蕭峰自是成了席上的第一位英雄。耶律洪基、皇太后、皇后、眾嬪妃、公主的賞賜，以及文武百官的饋贈，當真是堆積如山。犒賞已畢，蕭峰到南院視事。遼國數十個部族的族長一一前來參見，甚麼烏隗部、伯德部、北剋部、南剋部、室韋部、梅古悉部、五國部、島古拉部，一時也記之不盡。跟著是皇帝所部大帳皮室軍軍官、皇后所部屬珊軍軍官、各宮衛隊寧宮、長寧宮、永興宮、積慶宮、延昌官等宮騎軍的軍官紛紛前來參見。遼國的屬國共有五十九國，計有吐谷渾、突厥、党項、沙陀、波斯、大食、新界、回鶻、吐蕃、高昌、高麗、西夏、于闐、敦煌等等，各國有使臣在上京的，知道蕭峰用事，掌握軍國重權，都來贈送珍異器玩，討好結納。蕭峰每日會客，接見部屬，眼中所見，盡是金銀珍寶，耳中所聞，無非諂諛稱頌，不由得甚是厭煩。如此忙了一月有餘，耶律洪基在便殿召見，說道：「兄弟，你的職份是南院大王，須當坐鎮南京，俟機進討中原。做哥哥雖不願你分離，但為了建立千秋萬世的奇功，你還是早日發兵南下罷！」蕭峰聽得皇上命他領兵南征，心中一驚，道：「陛下，南征乃是大事，非同小可。蕭峰一勇之夫，軍略實非所長。」

耶律洪基笑道：「我國新經禍變，須當休養士卒。大宋現下太后當朝，重用司馬光，朝政修明，無隙可乘，咱們原不是要在這時候南征。兄弟，你到得南京，時時刻刻將吞並南朝這件事放在心頭。咱們須得待釁而動，看到南朝有甚麼內變，那就大兵南下。要是他內部好好地，遼國派兵攻打，這就用力大而收效少了。」蕭峰應道：「是，原該如此。」洪基道：「可是咱們怎知南朝是否內政修明，百姓是否人心歸附？」蕭峰道：「要請陛下指點。」洪基哈哈大笑，道：「自古以來，都是一般，多用金銀財帛去收買奸細間諜啊。南人貪財，卑鄙無恥之徒甚多，你命南部樞密使不惜財寶，多多收買便是。」蕭峰答應了，辭將出來，心下頗是煩惱。他是個鐵錚錚的漢子，自來所結交的都是英雄豪傑，儘管江湖上暗中陷害、埋伏下毒等等詭計也見得多了，但均是爽爽快快殺人放火的勾當，從未用過金銀去收買旁人。何況他雖是遼人，自幼在南朝長大，洪基要他以吞滅宋朝為務，心下極不願意，尋思：「哥哥封我為南院大王，總算是一片好意，我倘若此刻便即辭官，未免辜負他一番盛情，有傷兄弟間的義氣。待我到得南京，做他一年半載，再行請辭便了。那時他若不准，我掛冠封印，一溜了之，諒他也奈何我不得。」當下率領部屬，攜同阿紫來到南京。

遼時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當時稱為燕京，又稱幽都，為幽州之都。原來晉朝石敬塘為帝，遼國一力扶持，石敬塘便割燕雲十六州以為酬謝。這燕雲十六州有幽州、順州、檀州、琢州、易州、薊州、平州、爍州、營州等地，均是冀北要地，自從割予遼國之後，晉朝、周朝、宋朝三朝雖歷年與之爭奪，始終無法收回。這燕雲十六州佔據形勝，遼國駐以重兵，每次向南用兵，長驅而下，一片平陽之上，大宋無險可守。宋遼交兵百餘年，宋朝難得一勝，固然兵甲不如是主要原因，而遼國居高臨下以控制戰場，亦是佔到最大的便宜。蕭峰進得城來，見南京城街道寬闊，來來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耳中所聽的也盡是中原言語，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而市肆繁華，更是遠過上京。蕭峰和阿紫都很是喜歡，次日輕車簡從，在市街各處行遊。

那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門。東面是安東門、迎春門；南面是開陽門、丹鳳門；西面是顯西門、清晉門；北面是通天門、拱辰門。這兩道北門所以稱為通天、拱辰，意思是說臣服於北，聽從來自北面的皇帝聖旨。南院大王的王府是在城之西南。蕭峰和阿紫遊得半日，但見坊市、廨舍、寺觀，密密層層，一時也觀之不盡。

這時蕭峰既為南院大王，不但燕雲十六州為他管轄，便西京道大同府一帶、中京道大定府一帶，也聽他號令。威望既重，就不便再在小小營帳中居住，只得搬進了王府。他視事數日，便覺頭昏腦脹，深以為苦。見南院樞密使耶律莫哥精明強幹，熟練政務，便將一應事務都交了給他。但做大官究竟也有好處，王府上貴重的補品藥物不計其數，虎骨熊膽阿紫直可拿來當飯吃，如此調補，阿紫的內傷終於日痊一日，到得初冬，已自可以行走了。阿紫既能自由行動，先是在燕京城內遊了多遍，跟著又由室內隨侍，城外十里之內也都遊遍了。這一日大雪初睛，阿紫穿了一身貂襲，來到蕭峰所居的宣教殿中，說道：「姊夫，我在這城裏悶死啦，你陪我打獵去。」蕭峰久居宮殿，也自煩悶，聽阿紫這麼說，心下甚喜，當即命下屬備馬出獵。他不喜大舉圍獵，只是帶了數名隨從以服侍阿紫，又恐百姓大驚小怪，當下換了普通軍士所穿的羊皮袍子，帶一張弓、一袋箭，跨了匹駿馬，便和阿紫出拱辰門向北馳去。

一行人出得拱辰門十餘里，只打到幾隻小兔子。蕭峰道：「咱們到南邊試試。」當下勒轉馬頭，向西折而向南，又行出二十餘里，只見一隻獐子斜刺裏奔了出來。阿紫從隨從手裏接過弓箭，一拉弓弦，豈知臂上全無力氣，這強弓竟是拉之不開。蕭峰左手從她身後環了過去，抓住弓身，右手將弓弦拉開了，一放手，颼的一聲，羽箭射將出去，那獐子應聲倒地。眾隨從歡呼起來。

蕭峰放開了手，向阿紫微笑而視，只見她眼中淚水盈盈，奇道：「怎麼啦？不喜歡我幫你射野獸麼？」阿紫經他一問，淚水從面頰上流下，說道：「我──我成了個廢人啦，連這樣一張輕弓也拉不開。」蕭峰安慰道：「你別這麼性急，慢慢的自會回復力氣。要是將來真的不好，我傳你修習內功之法，定能增加力氣。」阿紫破涕為笑，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許不算，一定要教我內功。」蕭峰道：「好，好，一定教你。」說話之間，忽聽得南邊馬蹄聲響，有一大隊人馬從雪地中馳來。蕭峰向蹄聲來處遙望，見這隊人不打旗幟，卻都是遼國的官兵，只聽得眾官兵喧嘩歌號，甚是歡忭，又見官兵的馬後縛著許多俘虜，倒似是打了勝仗回來一般。蕭峰尋思：「咱們並沒有跟人打仗啊，這些人從那裏交了鋒來？」見一行官兵是偏東行向南京城去，便向隨從道：「你去問問，是那一隊人，幹甚麼來了？」那隨從說道：「是！」跟著又道：「是咱們兄弟打草穀回來啦。」縱馬向這隊官兵奔了過去。

他馳到近處，說了幾句話，眾官兵聽說南院大王在此，大聲歡呼，一齊躍下馬來，牽韁在手，快步走到蕭峰身前，躬身行禮，大聲說道：「大王千歲！」蕭峰舉手還禮，道：「罷了！」見這隊官兵約有八百餘人，馬背上放滿了衣帛器物，牽著的俘虜也有八百來人，大都是年輕女子，也有些少年青年男子，穿的都是宋人裝束，個個哭哭啼啼，神情極是凄涼。那隊長道：「今日輪到咱那黑拉篤隊出來打草穀，托大王的幅，收成著實不錯。」他回頭喝道：「大夥兒把最美貌的少年女子、最好的金銀財寶，都獻了出來，請大王千歲揀用。」眾官兵齊聲應道：「是！」各人將二十多個少女推到蕭峰馬前，又有許多金銀飾物之屬，堆在一張毛氈之上。契丹官兵崇敬英雄，蕭峰若是肯收用他們的女子玉帛，那是求之不得的大榮譽了。

當日蕭峰在雁門關外，曾親眼見到大宋官兵俘虜契丹子民，這次又見到契丹官兵俘擄大宋子民，被俘者的慘凄神情，實是一般無異。他在遼國多時，已大略知道遼國的軍情。遼國對軍隊不供糧秣，也無餉銀，官兵一應所需，都是向敵人搶奪而來，每日派出部隊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麗各鄰國的百姓搶劫，名之為「打草穀」，其實與強盜無異。宋朝官兵便也向遼人「打草穀」，以資報復。是以邊界百姓，生活困苦異常，每日均是提心吊膽，朝不保夕。蕭峰一直覺得這種法子極是殘忍無道，只是自己並沒有打算長久做官，向耶律洪基敷衍得一陣，便要辭官隱居，因此於任何軍國大事，均沒提出甚麼主張，這時親眼見到眾俘虜的慘狀，心下不禁惻然，向那隊長問道：「在那裏來打的──打來的草穀？」

那隊長恭恭敬敬的道：「稟告大王，是涿州境外大宋地界打的草穀，自從大王來後，屬下不敢再在本州就近收取糧草。」蕭峰心道：「聽他的話，從前他們便在本州劫掠宋人。」向馬前的一個少女用漢語問道：「你是那裏人？」那少女雙膝跪下，哭道：「小女子是張家村人氏，求大王開恩，放小女子回家，與父母團聚。」蕭峰抬頭向旁人瞧去，數百名俘虜都跪了下來，人叢中卻有一個少年昂然直立。

數百名男女俘虜一齊跪在地下，卻有一人昂然而立，更顯得特異。蕭峰見這少年約莫十六七歲年紀，臉型長長的，雙目閃閃有光，毫無畏懼之色，便道：「兀那少年，你家住在那裏？」那少年道：「我有一件秘密大事，要面稟於你。」蕭峰道：「好，你過來說。」那少年雙手被粗繩縛著，道：「請你遠離部屬，此事不能讓旁人聽見。」蕭峰好奇心起，尋思：「這樣一個少年，會有甚麼機密大事？他從南邊來，或許有甚麼大宋的軍情可稟告。」但想他是大宋人，向契丹稟告機密，那便是無恥漢奸，心中瞧他不起，不過他既說有重大機密，聽上一聽，也是無妨。於是縱馬行出數十丈，招手道：「你過來！」那少年跟了過去，舉起雙手，道：「請你割斷我手上繩索，我懷中有物呈上。」蕭峰拔出腰刀，直劈了下去，這一刀劈下去的勢道，直是要將他身子劈為兩半，但部位奇準，只是將縛住他雙手的繩子割斷了。那少年吃了一驚，向蕭峰凝視半晌。蕭峰微微一笑，還刀入鞘，問道：「甚麼東西？」

那少年探手入懷，摸了一物在手道：「你一看便知。」說著走向蕭峰馬前。蕭峰伸手去接，一瞥眼間，見他手中之物似乎是一件會動的活物，奇道：「你伸掌給我瞧瞧！」卻不便接。那少年知道陰謀敗露，臉色大變，突將手中之物往蕭峰臉上擲來。蕭峰馬鞭一揮，將那物擊落，一眼瞧去，原來是一條通體漆黑的小蛇。蕭峰眉頭微皺，也不以為意，尋思：「這少年頑皮得緊，卻拿這些物事來消遣我。」只見那小蛇一落地，隨即躍起，一口往他左腿咬來。蕭峰沒想到這樣一條小小蛇兒竟會飛身而起，倒是吃了一驚，腿一縮，那條小舵一口咬在他坐騎的前腿之上。

那匹馬披蛇一咬，身子一軟，便即倒了下來，蕭峰躍下馬背，見坐騎一聲不響，略一痙攣，登時斃命。那少年搶上前去，從馬身上拾起小蛇，又向蕭峰擲來。蕭峰見這條小蛇毒性如此厲害，在半空昂首吐舌，向自己撲到，當下不敢怠慢，運勁於鞭，啪的一聲，重重擊了出去。那蛇被鞭子擊中，居然不死，直飛出數十丈外，落在雪地之中，略一扭曲，一鑽便不見了。

蕭峰雖是多歷兇險，適才之事想來也不禁悚然。牛馬體大，若是有病，獸醫加以醫療之時，所用藥物往往是一斤半斤，非同醫人之藥以兩、錢計算，由此推想，若是要將牛馬毒斃，那也須以極重份量的毒藥，方能見功。這尾小蛇一口便將這樣一頭健馬咬死了，毒性之烈，實是罕見。而這少年卻能藏在掌中又能隨手拾起向自己擲來，可見是十分精於剋治毒物。蕭峰曾任丐幫幫主，幫中能治毒物的兄弟何止千萬，他司空見慣，自是不以為奇，只是這小黑蛇毒性兇得異乎尋常，而治蛇的丐幫兄弟都是中年或老年漢子，須得積累多年經驗，方成熟手，這少年不過十六七歲年紀，居然有這麼精良的本事，可謂難得，自己若不見機得快，只要伸手過去一接，那裏還有命在？

契丹的眾官兵見蕭大王的坐騎倒斃，紛紛奔來，蕭峰左手一揮，道：「大家不用過來！」眾官兵便即止步。蕭峰一瞥之下，只見自己所乘的這匹白馬倒在雪地之中，全身轉黑，竟爾變成了一匹黑馬，心下更是駭然，皺頭道：「很好，很好，你叫甚麼名字，為何向我下此毒手？」那少年嘴唇緊緊閉住，並不答話。蕭峰道：「你好好說來，我可饒你性命。」那少年道：「我為父母報仇不成，更有甚麼話說。」蕭峰道：「你父母是誰？難道是我害死的麼？」那少年走上兩步，伸指指著蕭峰的鼻尖，滿臉悲憤之色，大聲道：「喬峰！你害死我伯父，害死我爹爹媽媽，我──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將你抽筋剝皮，碎屍萬段！」

蕭峰聽他叫的是自己昔日的名字「喬峰」，又說害死了他伯父和父母，那麼多半是從前在中原所結下的仇怨，問道：「你伯父是誰？父親是誰？」那少年道：「反正我是不想活了，也要叫你知道，我聚賢莊游家的男兒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蕭峰聽他說到「聚賢莊游家」五字，「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游氏雙雄的子侄，這麼說來，令尊是游駒游二爺了。」他頓了一頓，道：「當日我在貴莊受到中原群雄的圍攻，被迫應戰，事出無奈。令尊和令伯父均是自刎而死。」他說到這裏，搖了搖頭，道：「唉，自刎還是被殺，原無分別。當日我奪了你伯父和爹爹的兵刃，以至逼得他們自刎。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那少年挺了挺身子，道：「我叫游坦之。我不用你來殺，我會學伯父和爹爹的好榜樣！」說著右手伸入褲筒，拔出一柄短刀，一刀便往自己胸口插了下去。蕭峰馬鞭倏地揮出，捲住短刀，便將他的短刀拉了過來。游坦之大怒，道：「我要自刎也不許麼？你這該死的遼狗，忒也狠毒！」這時阿紫已縱馬來到蕭峰的身邊，喝道：「你這小鬼年紀輕輕怎地出口傷人？你想死麼？嘿嘿，未必就這麼容易！」游坦之突然見到這樣清秀美麗的一個小姑娘，一獃之下，說不出話來。阿紫道：「姊夫，這小子歹毒得緊，他想用毒蛇害你，咱們也用些毒蟲來給他些苦頭吃吃。」她是星宿派的弟子，說到折磨人的法門，當世更無那一門、那一派能及得上她這一派的家數了。蕭峰向領兵的隊長道：「今日打草穀得來的宋人，都給了我成不成？」那隊長不勝之喜，道：「大王賞面，多謝大王的恩典。」蕭峰道：「凡是獻了俘虜給我的官兵，回頭都到王府去領賞。」眾官兵更是歡喜，都道：「咱們誠心獻給大王，不用領賞了。」蕭峰道：「你們將俘虜留下，先回城去罷，各人記著前來領賞。」眾官兵躬身道謝。那隊長道：「這兒野獸不多，大王拿這些來豬當活靶麼？從前楚王就喜歡這一套。只可惜咱們今日抓的多是娘們，逃不快。下次給大王多抓些精壯的宋豬來。」說著行了一禮，領兵去了。「拿了這些宋豬當活靶」這幾句話鑽入蕭峰的耳中，他心中不禁一震，眼前似乎見到了楚王當年拿宋人來當活靶的殘酷舉動，幾百個宋人像野豬一般在雪地上號叫奔逃，契丹貴人哈哈大笑，彎弓搭箭，一個個的將他們射死。有些宋人逃得遠了，契丹人騎馬呼嘯，自後趕去，就像是射鹿射狐一般，終於還是將他們射死。這種慘事，看來不止是一次了，契丹人習以為常，隨口說來，竟是絲毫不以為異。放眼再向那群俘虜瞧去，只見一個個都是臉無人色，在寒風中顫抖，這些邊民有的懂得契丹話，早就聽過「射活靶」的事，這時更嚇得厲害。

蕭峰悠悠一聲長嘆，向南邊重重疊疊的雲山望去，心中忽想：「若不是有人揭露我的身世之謎，我直至今日還道自己是大宋百姓。我和這些人說一樣的話，吃一樣的飯，又有甚麼分別？為甚麼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卻要強分為甚麼契丹、大宋，甚麼女真、高麗，你到我境內來打草穀，我到你境內去殺人放火，你罵我遼狗，我罵你宋豬？」一時之間，思潮如湧。阿紫不住的打量游坦之，心下盤算要怎樣的折磨於他：「可不能一下子就弄死了他！這幾天我正悶得慌，難得有這麼一個傢伙送上門來，那不是此射鹿殺獐好玩得多麼。嗯，試試我這座碧玉王鼎的威力，也是好的，先捉幾條毒蟲來，在他右手上咬一口，等毒氣上行將要入心時，便斬了他的右臂，再在他左手上咬一口。這樣依次整去，夠我消遣四五天的了。」

蕭峰見遼國眾官兵去得不見了人影，向眾難民道：「今日放了爾等回去，大家快快走罷！」這些俘虜還道蕭峰要令他們逃走，然後加以射殺，遲遲疑疑的不動。蕭峰又道：「爾等回去之後，最好遠離邊界，免得又被人打草穀捉來。我救得你們一次，救不得第二次。」眾難民這才相信是實，歡聲雷動，一齊跪下磕頭，說道：「大王恩德如山，小民回家去供奉你的長生祿位。」要知宋民被遼人打草穀俘去之後，除非是富豪人家，才能以金帛贖回，否則是個個死於遼地，屍骨不得還鄉。宋遼連年交鋒，有錢人家早就遷到了內地，這些被俘的邊民皆是窮人，那有甚麼金帛前來取贖？早知自己命運是牛馬不如了，居然蕭峰肯放他們回家，當真是喜出望外。蕭峰見眾難民滿臉喜色，相互扶持著南行，尋思：「我契丹人將他們捉了來，再放他們回去，使他們一路上擔驚受怕，又吃了許多苦頭，於他們又有甚麼恩德？」眼見眾難民漸行漸遠，那游坦之仍是直挺挺的站著，便道：「你怎麼不走啊？你回歸中原，有盤纏沒有？」說著伸手入懷，想取些金銀贈他，但他身邊沒帶甚麼錢財，一摸之下，隨手取了一個油紙小包出來。蕭峰心中一酸，這小包中包的是一部梵文易筋經，當日阿朱從少林寺中盜了出來，強要自己收著，如今人亡經在，如何不悲？他當即將那小包又放入懷中，歉然道：「我今日出來打獵，沒帶錢財，你若是無錢使用，可跟我到城裏去取。」

游坦之雙眼中如欲噴出火來，大聲道：「姓喬的，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何必用這些詭計來戲辱於我？姓游的就是窮死，也豈能使你的一文錢？」蕭峰一想不錯，自己是他的殺父仇人，這種不共戴天的深仇無可化解，多說也是無用，便道：「我不殺你，你要報仇，隨時來找我便了。」阿紫忙道：「姊夫，放他不得！這小子極是歹毒，他報仇不用正當功夫，下毒放蠱，甚麼下流的手段都用得出，叫人防不勝防。斬草除根，免留後患。」蕭峰搖頭道：「江湖上處處荊棘，步步兇險，我也這麼走著過來了。諒這少年也傷不了我。我當日激得他伯父與父親自刎，乃是出於無心，但這筆血債總是我欠的，何必又害游氏雙雄的子侄？」游坦之聽蕭峰肯放自己走，而那個小姑娘卻勸他殺了自己，雖是一心想走，免得蕭峰心思改變，但自己一逃，便折了父親的威名，強提膽氣，冷冷的瞧著他二人。

蕭峰道：「阿紫，咱們回去罷，今天沒甚麼獵可打。」阿紫嘟起小嘴，道：「我心中安排得好好的，你偏放走他，我回去城裏，又有甚麼玩的？」但她終於不敢違拗蕭峰的話，掉轉馬頭，和蕭峰並轡回去，行出數丈，回頭說道：「小子，你去練六十年功夫，再來找我姊夫報仇！」說著嫣然一笑，揚鞭疾馳而去。

游坦之見蕭峰等一行人直向西去，始終不再回轉，才知自己是不會死了，心想：「這奸賊為甚麼不殺我？哼，他根本瞧我不起，覺得殺了我污手。他──他在遼國做了甚麼大王，今後報仇，是更加難了。但總算找到了他的所在。小黑兒，小黑兒！」他俯身在雪地中尋找那條小黑蛇，想要捉了回來，找尋之間，忽見左首草叢中有一個油紙小包，正是蕭峰從懷中摸出來又放回去的，當即拾起，打開油紙，見裏面包著的是一本書，隨手一翻，只見每一頁上都寫滿了彎彎曲曲的文字，或圈或點，沒一個識得。原來蕭峰睹物思人，將這本易筋經放回懷中之時，心下怔忡不定，沒放入袋內，乘在馬上略一顛動，那油紙包便摔入草叢之中，竟是沒有發覺，卻給游坦之拾了去。他從頭至尾翻閱一遍，一個字也不識得，心想：「這多半是契丹文字，這本書於那奸賊定是大有用處，我偏不還他，叫他為難一下，也是好的。」

游坦之想到拿了這本書冊之後可使喬峰為難，心中隱隱感到了一絲復仇的快意，當然，父母的血海深仇，絕不會因這一件小事而抵消，但只要使喬峰遭到一些麻煩不幸，也是好的。他將這本書重新包入了油紙之中，徑向南行。他自幼便跟父親學武，苦於性子不近，身體又很瘦弱，膂力不強，因此伯父和父親雖都是中原武林中成名的英雄，他學了三年武功，竟是進展極微，渾不似名家的子弟。他學到十二歲上，游駒灰了心，和哥哥游驥一商量，兩人均道：「我游家子弟出了這般三腳貓的把式，豈不是給人笑歪了嘴巴？何況別人一聽他是聚賢莊游氏雙雄子侄，出手便用全力，這麼一來，第一招便送了他的小命。還是要他乖乖的學文，以保性命為是。」因此游坦之到十二歲以上，從此不再學武，跟著塾師讀書，但他讀書卻又其心不專，老是胡思亂想，不斷發問。老師說道：「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他便道：「那也要看學甚麼而定，爹爹教我打拳，我學而時習之，也不快活。」老師怒道：「孔夫子說的是聖賢學問，經世大業，那裏是甚麼打拳弄棒之事？」游坦之便道：「好，你是說我伯父、爹爹打拳弄棒不好，我告訴爹爹。」總之將老師氣走了為止。如此不斷將老師氣走，游駒也不知打了他幾十頓，但這人越打越是執拗頑皮。游駒見兒子不肯，頑劣難改，無可如何，長嘆之餘，也只好放任不理。是以游坦之今年一十七歲，雖然出自名門，卻是文既不識，武又不會，只跟莊上一個莊客學到了些捉蛇的法門，每日在山野中亂鑽。待得伯父和父親自刎身亡、母親撞柱殉父，他孤苦伶仃，到處游盪，心中所想的，便是要找喬峰報仇。

那日聚賢莊大戰，他躲在照壁後觀戰，喬峰的相貌形狀是瞧得清清楚楚，聽說他是契丹人，便渾渾噩噩的向北而來，心中打的是復仇主意，但到底如何替父母報仇，卻是全無腹稿，在邊界上亂闖亂走，終於給契丹騎兵出來打草穀時捉了去，居然遇到蕭峰，那也可說是湊巧之極了。

他心想：「眼下最要緊的是走得越遠越好，別讓他捉我回去。我想法再捉一條毒蛇，去偷偷放在他的床上，他睡進被窩，便一口咬死了他。那個小姑娘──那個姑娘，唉，她──她這樣好看！」他想到阿紫的形貌，胸口莫名其妙的一熱。他在這世上一十七年，直到今日，才突然有這麼一種古裏古怪的感覺，只覺得想到這臉色蒼白、清秀美麗的小姑娘之時，心中是說不出的舒服。他低了頭只是大步而行，不多時便越過了一群難民。他和這些邊民都不相識，有人好心叫他結伴同行，他也不加理睬，只是自顧自的行走。這樣走了十餘里路，肚中餓得咕咕直叫，東張西望的想找些甚麼吃的，草原中除了枯草和白雪，甚麼都沒有，他想：「要是我是一頭牛，或是一頭羊，那就好了，津津有味的吃草喝雪，一定快活得很。嗯，倘若我是一頭小羊，人家將我的爹爹媽媽這兩頭老羊牽去宰來吃了，我報仇不報？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當然要報啊，可是怎樣報法？用角去撞宰我父母的人麼？人家養了牛羊，本來就是宰來吃的，說得上甚麼報不報仇？」

他正在胡思亂想，腦中的思路越扯越遠，忽聽得馬蹄聲響，雪地中三名契丹騎兵縱馬馳來，一見到他，便歡聲大叫。一名契丹兵揮出一個繩圈，唰的一聲，套在他的頸中，一拉之下，便即收緊。游坦之登時覺得呼吸不暢，忙伸手去拉，不料那契丹兵一聲呼嘯，猛地裏縱馬奔跑，游坦之立足不定，一跤跌倒，被那兵拉拖了出去。游坦之大叫幾聲，隨即喉頭繩索收緊，再也叫不出來了。

# 第七十二回 放人鳶子

那契丹兵怕勒死了他，當即拉定馬韁。游坦之從地下掙扎著爬起，略略拉鬆喉頭的繩圈。那契丹兵又是用力一拉，游坦之一個踉蹌，向前衝出兩步，險險摔倒。三個契丹兵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契丹兵大聲向游坦之說了幾句話，游坦之不懂契丹言語，搖了搖頭。那契丹兵手一揮，縱馬便行，但這一次不是急奔。游坦之生怕又被勒住喉嚨，透不過氣來，忙快步跟隨。三名契丹騎兵向西行去，馬匹雖非快跑，但一步跨將出去，幅度自比人步大得多，游坦之為了不給拖倒，只有走兩步、跑三步的跟隨。

他見這三名契丹騎兵正是向蕭峰所行的方向行去，不由得十分害怕：「喬峰這廝原來口中說得好聽，說是放了我，一轉頭卻又命部屬捉了我去，這給他一抓去，那裏還有命在？」他離家北行之時，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報仇，可說渾不知天高地厚，陡然間見到蕭峰，父母慘死時的情狀湧上心頭，登時一鼓作氣，想用毒蛇咬死了他。但一擊不中，銳氣盡失，只想逃得性命，殊不知又給契丹兵捉拿了去。

初時契丹兵出來打草穀而俘了他，將他堆在眾婦女中，女人行走不快，他的腳步盡跟得上，也沒吃到多少苦頭，只是被俘時背上挨了一刀背，一直隱隱作痛。此刻卻不大相同了，跌跌撞撞的連奔帶走，氣喘吁吁，呼吸越來越是困難，雪地又是十分滑溜，走不上幾十步便摔上一跤，每一跤跌將下去，繩索定在後頸中擦上一條血痕。那契丹騎兵竟是絕不停留，絲毫不顧他的死活，將他拖入南京城中。進城之時，游坦之已是全身是血，不成人形，只盼快快死去，免得受這許多苦楚。

三名契丹兵在城中又行了好幾里地，將他拉入了一座宮殿。游坦之見地下鋪的都是青石板，柱粗門高，也不知是甚麼宮殿。停不到一盞茶時分，拉著他的契丹兵又騎馬來到一個大院子中，突然口中一聲呼嘯，雙腿一挾，那馬發蹄便奔。游坦之那料到他到了院子之中突然會縱馬快奔，跨得三步，登時俯身跌倒。

那契丹兵連連呼嘯，拖著游坦之在院中地下轉了三個圈子，蹄聲緊密，那是越馳越快，旁觀的數十名官兵大聲吆喝助威。游坦之心道：「原來他是要將我在地下拖死！」額角、四肢、身體和院子地下的青石相撞，沒一處地方不痛。眾契丹兵粗聲哄笑之中，突然夾著一聲清脆的女子笑聲。游坦之昏昏沉沉之中，隱隱聽得那女子笑道：「哈哈，這人鳶子只怕放不起來！」游坦之心道：「甚麼是人鳶子？」便在此時，自己的處境登時給了他答案，只覺後頸中一緊下身子騰空而起，原來這契丹兵縱馬疾馳，竟是將他拉得飛了起來，當作紙鳶般玩耍。

他身子一飛起，後頸中痛得失去了知覺，口鼻被風灌滿，難以呼吸，但聽那女子拍手笑道：「好極，好極，果真放起了人鳶子！」游坦之向聲音來處瞧去，只見拍手歡笑的，正是那個身穿紫衣的美貌少女。游坦之乍見到她，也不知是喜是悲，身子在空中飛行，實在也無法思想。那美貌少女正是阿紫。她見蕭峰放了游坦之，心中不喜，騎馬行出一程，便故意落後，囑咐隨從捕了游坦之回來，但不可令蕭大王知曉。那些隨從知道蕭大王對她十分寵愛，事事依從，當然不敢違逆，便在蕭峰不留意時停在山坡之後，等一行人走遠，再轉頭來捉游坦之。阿紫回歸後，便到遠離蕭峰居處的佑聖宮來等候。待得游坦之一捉到，她詢問契丹人有何新鮮有趣的拷打折磨罪人之法。有人說起「放人鳶」，這法兒正是大投阿紫之所好，她下令立即施行，居然將游坦之「放」了起來。阿紫看得有趣，連連叫好，說道：「讓我來放！」她輕輕一縱，躍到那兵所乘的鞍上，接過繩索，道：「你下去！」

那契丹兵一蹬下馬，任由阿紫放那「人鳶」。阿紫拉著繩索，縱馬走得一圈，大聲歡笑，連叫「有趣，有趣！」但她重傷初癒，又沒好得透，手上終究乏力，手腕一軟，繩索下垂，砰的一聲，游坦之重重摔將下來，跌在青石板上，額角剛好撞正階石的尖角，登時破了一洞，血如泉湧。

阿紫甚是掃興，惱道：「這笨小子重得要命！」游坦之痛得幾乎要暈了過去，聽她還在怪自己身體太重，要想反唇相譏，終究是說不出話來。一名契丹兵走將上來，解開他頸中的繩圈，另一名契丹兵撕下他身上的衣襟，替他胡亂裹了傷口，但鮮血不斷從傷口中滲出，卻那裏止得住？阿紫道：「行啦，行啦！咱們再玩，再放他上去，放到屋頂上，瞧行不行？」游坦之不懂她說的契丹語，只是見她指手劃腳，指著屋頂，料知不是好事。果然有一契丹兵提起繩索，從他腋下穿了過去，在他身上繞了一周，免得勒住了脖子，喝一聲：「起！」催馬急馳，將游坦之在地下拖了幾圈，又將他「放」了起來。那契丹兵手中繩索漸放漸長，游坦之的身體也漸漸飄高，那契丹兵陡然間鬆手，呼的一聲，游坦之的身子猛地如離弦之箭，向上飛出。阿紫和眾官兵大聲喝采。游坦之身不由主向天飛去，心中只道：「這番死了也！」待得上升之力耗盡，他頭下腳上的直衝下來，眼見腦袋便要撞到青石板上，四名契丹官兵各自揮出繩圈，套住了他腰，向著四方一扯。游坦之立時便暈了過去，但四股力道這麼一定，將他身子僵在半空，腦袋離地約有三尺。這一下實是險到了極處，四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的繩圈出手稍遲，力道不勻，游坦之非撞得腦漿迸裂不可。一眾契丹兵往日常以宋人如此戲耍，這些遭難的俘虜十個中倒有八九個是撞死了的，就是在草原的軟地上，這麼高的摔下來，縱使不撞破腦袋，那也是折斷了頸項，一樣的送了性命。

喝采聲中，四名契丹兵將游坦之放了下來，阿紫取出銀兩，一干官兵每人賞了十兩。眾兵大聲道謝，問道：「姑娘還想玩甚麼玩意兒？」阿紫見游坦之昏了過去，也不知是死是活，適才放「人鳶」之時，用力過度，胸口隱隱作痛，無力再玩，便道：「玩得夠了。這小子若是沒死，明天帶來見我，我再想法兒消遣他。這人想暗算蕭大王，可不能讓他死得太過容易。」眾官兵齊聲答應。

游坦之醒來之時，鼻中先聞到一陣霉臭之氣，睜開眼來，甚麼也瞧不見，他第一個念頭是：「不知我死了沒有？」隨即覺得全身無處不痛，喉頭乾燥難當，須知一人流血過多之後，定必口渴異常。他嘶啞著聲音叫道：「水，水！」卻又有誰理會？他又叫了幾聲，迷迷糊糊的睡著了，忽然見到伯父、父親和喬峰大戰，殺得血流遍地，又見母親慈愛地將自己摟在懷裏，盡力安慰，叫自己別怕。跟著眼前出現了阿紫那張秀麗的臉龐，明亮的雙眼中現出異樣的光采。這張臉忽然縮小，變成了一個三角形的蛇頸，一條花紋斑斕的毒蛇向他咬來。游坦之想要逃，但連手指也無法動彈半分，他拼命的掙扎，偏就動彈不得，那條蛇在一口口的咬他的肉，手上、腿上、腰裏、頸中，無處不咬，額角上，尤其咬得厲害。他看見自己的肉在被一塊塊的咬了下來，他只想大叫，卻叫不出半點聲音──

他是在發高燒，神智迷糊了，如此翻騰了一夜，醒著的時候受折磨，在睡夢之中，一般的痛苦。

次日他在兩名契丹兵押著去見阿紫之時，身上的燒兀自未退，只跨出一步，身子便向前跌了下去。兩名契丹兵忙在左右挽住了他，一面斥罵，一面拖著他走進一間大石室中。游坦之心想：「他們把我拉到那裏？是拖出去殺頭麼？」頭腦昏昏沉沉的，也難以思索，只是覺得經過了兩處長廊，來到一處廳堂之外。兩名契丹兵在門外稟告了幾句，裏面一個女子應了一聲，廳門推開，契丹兵便將他擁了進去。游坦之抬起頭來，向前瞧去，只見廳上鋪著一張花紋斑斕的極大地毯，地毯盡頭的錦墊上，坐著一個美麗少女，正是阿紫。只見她赤著雙腳，踏在地毯之上。游坦之一眼見到她一雙雪白晶瑩的小腳，當真是如玉之潤、如緞之柔，一顆心猛烈的跳了起來，雙眼牢牢的釘住她一對腳，見到她腳背的肉色便如透明了一般，隱隱映出幾條青筋來，他真想伸手去她腳背上輕輕撫摸一下。那兩個契丹兵放開了他，讓他獨自站著。游坦之身子搖晃了一下，終於勉強站定了。他一雙眼睛始終沒離開阿紫的腳，他見她十個腳趾的趾甲都是淡紅色的，像十片小小的花瓣。阿紫眼中瞧出來，眼前卻是滿身都是血污的醜陋少年，他臉上肌肉曲扭，下顎向前伸出，眼光中卻噴射出貪婪的火燄。阿紫想起了一頭受傷的餓狼，那次和蕭峰去打獵，她一箭射中了一頭餓狼，力道不足，沒能將狼射死。那狼受了重傷，便是用游坦之這般眼光瞧著自己，只想撲上來咬死自己，可是傷口中血如泉湧，無能為力。阿紫喜歡看這種野性的眼色，愛聽那狼兇暴而無可奈何的嚎叫，只是游坦之太軟弱了，一點也不反抗，實在不夠刺激。昨天他用蛇去咬蕭峰，不肯向蕭峰跪拜，說話倔強得很，不肯要蕭峰的錢，阿紫很是歡喜，心想這是一頭兇猛的厲害的野獸。她要折磨他，刺得他遍體鱗傷，要他身上每受一處傷，便向自己狠狠的咬一口，當然，這一口不能讓他給咬中了。但將他擒起來放「人鳶」，這頭野獸卻沒有反抗，那可太不好玩──

阿紫微微皺著眉頭，尋思：「想個甚麼新鮮法兒來折騰他才好玩？」突然之間，游坦之喉頭發出「荷荷」兩聲，也不知他從那裏來的一股力道，如一頭豹子般向阿紫撲了過去，抱著她的小腿，低頭便吻她雙足的腳背。阿紫大吃一驚，尖聲叫了起來。兩名契丹兵和在阿紫身旁服侍的四個婢女都是大聲呼斥，上前用力拉開他。

但他雙手牢牢抱著，死也不肯脫手。契丹兵一拉之下，便將阿紫也從錦塾上扯了下來，一跤坐在地氈上。兩名契丹兵又驚又怒，不敢再拉，一個用力打他背心，另一個打他右臉。但游坦之傷口發炎，高燒未退，神智不清，早如瘋人一般，對眼前的情景遭遇，全是一片茫然。他用力抱著阿紫的腿，只是吻著她的腳。

阿紫但覺他炎熱而乾燥的嘴唇在吻著自己的腳，心中害怕，卻也有些麻麻癢癢的奇異感覺，突然間又是尖叫了一聲：「啊喲，他咬住了我的腳趾頭。」忙對兩個契丹兵道：「你們快走開，這人發了瘋，啊喲！別讓他咬斷了我的腳趾。」游坦之輕輕咬著她的腳趾，阿紫雖然不痛，卻怕他突然使勁咬了下去。惶急之下，知道不能用強，生怕契丹兵再要使力毆打，他便不顧性命的亂咬了。

兩名契丹兵也無法可施，只得放開了手。阿紫道：「你快鬆開，我饒你不死，放了你便是。」游坦之這時心神早已狂亂，那去理會她說些甚麼？一名契丹兵按住腰刀刀柄，只想突然間拔刀出鞘，一刀從他後頸劈下，將他的腦袋割下，只是他抱著阿紫的腳，這一刀劈下，只怕傷著了阿紫，是以遲疑不發。阿紫又道：「喂，你又不是野獸，咬人幹甚麼？快鬆開嘴，我叫人給你治傷，放你回中原。」游坦之仍是不理，但牙齒並不用力，也沒咬痛了她，一雙手在她腳背上輕輕愛撫。他心中飄飄盪盪地，好似又放了人鳶，升到了雲端之中。

一名契丹兵靈機一動，伸出雙手，突然扳住了游坦之的咽喉。他喉頭被扼，不由自主的張開了口。阿紫急忙縮腿，將腳趾從他口中退了出來，站起了身，生怕他發狂再咬，將雙腳縮到了錦凳之後。兩名契丹兵抓住游坦之，一拳拳往他胸口毆擊。打到十來拳時，他哇哇兩聲，噴出了幾口鮮血，將一條鮮艷的地氈也沾污了。

阿紫道：「住手，不要打啦！」經過了適才這一場驚險。她覺得這小子倒也不枯燥乏味，不想一時便弄死了他。契丹兵停手不打，阿紫盤膝坐在凳上，將一雙赤足坐在臀下，心中盤算：「想些甚麼法子來折磨他才好？」一抬頭，見游坦之的目光不轉瞬地瞧著自己，便問：「你瞧著我幹甚麼？」游坦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便道：「你生得好看，我就多看看你！」阿紫臉上一紅，心道：「這小子這麼大膽，居然敢對我說這種輕薄言語。」可是她一生之中，從來沒有一個年青男子當面讚她好看。在星宿派中學藝之時，眾師兄都當她是個頑皮古怪的小女孩，跟著蕭峰在一起時，他不是怕她搗蛋，便是擔心她突然死去，從來沒有留神她生得美貌，還是難看。游坦之這麼讚她，她心中自不免暗暗喜歡，尋思道：「我留他在身邊，空閒無事之時拿他來消遣，倒也很好，只是姊夫說過放了他，若是知道我又抓了他來，必定生氣。瞞得過他今日，瞞不過明日。要姊夫始終不知，有甚麼法子？不許旁人跟他說，那是辦得到的，但若姊夫忽然進來，瞧見了他，那便如何？」她沉吟片刻，驀地想到：「阿朱最會裝扮，扮了我爹爹，姊夫就認她不出。我將這小子改頭換面，姊夫也就認不得了。可是他若非自願，我給他化裝之後，他又立即洗去化裝，回復本來面目，豈不是無用？」

她一雙彎彎的眉毛皆向眉心皺聚，心中登時有了主意，拍手笑道：「好主意，好主意！便是這麼辦！」用契丹語向那兩個兵士說了一陣，兩個兵士有些地方不明白，再行請示。阿紫詳加解釋，命侍女取出三十兩銀子，交了給他們。兩名契丹兵接過後，躬身行禮，架了游坦之退出廳去。游坦之叫道：「我要看她，我要看這個狠心的美麗的小姑娘。」契丹兵和一眾侍女不懂漢語，也不知他叫喊些甚麼，阿紫笑瞇瞇的瞧著他的背影，想到自己的聰明主意，越想越是得意。

游坦之又被架回地牢之中，拋在乾草堆上。到得傍晚，有人送了一碗羊肉，幾塊麵餅來。游坦之高燒不退，口中胡言亂語，送羊肉麵餅的人一放下食物，嚇得立時退開。游坦之連饑餓也不知道，始終沒去碰那食物。

這天晚上，忽然走了三名契丹人進來。游坦之雖是神智迷糊，但隱隱約約的仍舊知道不是好事，掙扎著要站起，又想爬出去逃走。兩個契丹人將他按住，翻過他的身子，使他臉孔朝上。游坦之喉頭咕咕亂罵：「狗契丹人，不得好死，大爺將你們千刀萬剮。」突然之間，第三名契丹人雙手捧著白白的一團東西，像是棉花，又像白雪，用力按到了他的臉上。游坦之只覺得臉上又濕又涼，腦子清醒了一陣，可是氣卻透不過來了，心道：「原來他們封住我的七竅，要悶死我！」

但這猜想跟著便知不對，口鼻上給人戳了幾下，便可呼吸，只是眼睛卻睜不開來，只覺臉上濕膩膩的，有人在他臉上到處按捏，便如是貼了一層濕麵，或是黏了一片軟泥。游坦之這兩日中給人侮辱折磨，罪也受得夠了，心中迷迷糊糊的只想：「這些惡賊不知要用甚麼古怪法兒害死我？」過了一會，只覺得臉上那層軟泥被人輕輕揭去，游坦之睜開眼來，見一個濕麵粉印成的臉孔模型，正在離開自己的臉。那契丹人小心翼翼的雙手捧著，惟恐弄壞了這片濕麵。游坦之又罵：「臭遼狗，叫你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那三個契丹人也不理他，拿了那些濕麵徑自去了。游坦之突然想起：「是了，他們是在我臉上塗了毒藥，過不多久，我便滿臉潰爛，脫去皮肉，變成個鬼怪──」他越想越是害怕，尋思：「與其是受他們折磨至死，不如自己撞死了！」當即將頭在牆上撞去，砰砰砰的撞了三下，外面看守的獄卒聽見聲響，衝了進來，縛住了他的手腳。游坦之本已撞得半死，只好由他們擺佈。

過得數日，他臉上卻並不疼痛，更無潰爛，但他死意已決，肚中雖餓，卻不去動獄卒送來的食物。到得第四日上，那三名契丹人又走進地牢，將他架了出去，游坦之在凄苦之中卻存了一些希望，心想若是阿紫又召他去侮辱拷打，身體上雖多受苦楚，卻可再見到她秀麗的容顏，臉上不禁帶了一絲苦澀的笑容。

但那三個契丹人帶著他走過幾條小巷，進了一間黑沉沉的房子之中，走下一條數十級長的石級，只見熊熊炭火，照耀著石屋的半邊，一個肌肉虯結的鐵匠赤裸著上身，站在一個大鐵砧旁，手中拿著一件黑黝黝的物事，正在仔細觀看。三名契丹人將游坦之推到那鐵匠的身前，兩人分執他的雙手，另一人揪住他的後心，那鐵匠側面瞧瞧他的臉，又瞧瞧手中的物事，似在互相比較。

游坦之向他手中的物事望去，只見是個鑌鐵所打的面具，上面穿了口鼻雙眼四個窟窿。他正自尋思：「這鐵面具有甚麼用？」那鐵匠拿起面具，往他臉上罩來，游坦之自然而然的將頭往往一仰，但身後被人推住了，無法逃避，那鐵面具終於罩到了他的臉上。游坦之只感臉上一陣冰涼，肌膚和鐵相貼。說也奇怪，這個面具和他眼目口鼻的形狀處處吻合，便像是定製的一般。游坦之並非笨人，只奇怪得片刻，立時知道了其中的究竟，驀地裏背上一陣涼氣直透下來：「啊喲，這面具正是給我定製的。那日他們用濕麵貼在我的臉上，便是做這面具的模型了。他們仔細做這鐵面具，有何用意？莫非──莫非──」

他心中已猜到了這些契丹人惡毒的用意，只是到底為了甚麼，卻是不知，他不敢再想下去，拼命掙扎，向後退縮。

那鐵匠將面具從他臉上取了下來，滿意地點了點頭，取過一把大鐵鉗，鉗住面具，放入熔爐中燒得紅了，右手提起鐵錐，錚錚錚的打了起來，他將面具打了一陣，便伸手摸摸游坦之的顴骨和後腦，修正面具上的不吻合之處。游坦之大叫：「天殺的遼狗，你們要幹甚麼傷天害理的惡事？你們這麼兇殘惡辣，老天爺降下禍患，叫你們個個不得好死！叫你們的牛馬倒斃，嬰兒夭亡！」他破口大罵，那些契丹人一字也不懂，那鐵匠突然回過頭來，惡狠狠的瞧著他，舉起燒得通紅的鐵鉗，向他雙眼戳將過來。游坦之嚇得目瞪口獃，張大了口，合不攏來，連仰頭閃避也辦不到了。那鐵匠只是嚇他一嚇，哈哈大笑，縮回鐵鉗，又取過一塊弧形的鐵塊，往游坦之後腦上試去。待得修得合式，那鐵匠將面具和那半圓鐵罩都在爐中燒得通紅，高聲說了幾句話，三個契丹人便將游坦之抬著橫擱在一張桌上，讓他的腦袋伸在桌緣之外。又有兩個契丹人過來幫手，用力拉著他的頭髮，使他的腦袋不能搖動，五個人按手按腳，游坦之那裏還能動得半分？

那鐵匠鉗起燒紅的面具，停了一陣，待其稍涼，大喝一聲，便罩到游坦之臉上，白煙冒起，焦臭四散，游坦之大叫一聲，便暈死了過去。那鐵匠鉗起另一半鐵罩，安上他的後腦，兩個半圓形的鐵罩鑲成了一個圓形，罩在他的頭上。面罩極熱，一碰到肌膚，便燒得血肉模糊。那鐵匠是燕京城中的第一鐵工巧手，這鐵罩的兩半合在一起，鑲得絲絲入扣。

如身入地獄，經歷萬丈烈燄的燒炙，游坦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悠悠醒轉，但覺得臉上與後腦都是疼痛難當，終於忍耐不住，又暈了過去。須知一個人所以神智迷亂而暈去，乃是天生用來護人心智，否則如此劇痛之下，他若不暈去，必至痛死而後已。如此的三次暈去、三次醒轉，他大聲叫喚，耳中卻聽不到自己的半點聲音。他初時還道自己的耳朵聾了，但大叫了一會，這才發覺，根本是發不出聲息。他躺著一動也不動，亦不思想，只是咬著牙齒，強忍顏面和腦袋周遭的痛楚。這麼過得兩個多時辰，他勉強抬起手來，往臉上一摸，觸手冰冷堅硬，證明他所猜想的一點不錯，那張鐵面具已套在頭上，他憤激之下用力撕扳，但那面具早已牢牢的鑲好，卻如何能板得它動？游坦之憤怒絕望之餘，忍不住大哭起來，但淚如泉湧，哭泣的聲音卻是嘶啞之極。好在他年紀甚輕，雖是身體上受此大苦，居然挨得過來，並不便死，而且過得幾天，居然慢慢的傷口癒合，痛楚漸減，也知道了饑餓。聞到羊肉和麵餅的香味，抵不住引誘，拿來便吃。食物一落肚，好得更加快了。這時他已用手將頭上的鐵罩摸得清楚，知道這隻鑌鐵的罩子將自己的腦袋密密封住，決計無法脫出，那幾日是怒發如狂，但過得三天，終於平靜了下來，心下琢磨：「這些遼狗在我臉上套一隻罩子，究竟有何用意？」

他只道這一切全是出於蕭峰的命令，自然無論如何也猜想不出，阿紫所以罩住他的臉，正是要瞞過蕭峰。這一切功夫，都是室里隊長在阿紫授意之下幹的。阿紫每日向室里查問游坦之戴上鐵面具後的動靜，初時很擔心他因此死了，那未免興味索然，後來得知他一天天的壯健復元，心下甚喜。近日得知蕭峰要往南郊閱兵，便命室里將游坦之召來，瞧瞧他戴上鐵面之後，究竟是怎樣一副模樣，她仍在「端福宮」的側殿中等著，直到室里部下的三名契丹兵將游坦之帶到她的跟前。

阿紫一見到游坦之的模樣，忍不住一股歡喜之情從心底冒了上來，心中只想：「我這法兒管用。這小子帶上了這麼一個面具，姊夫便是和他相對而立，也決計認他不出。」游坦之再向前走得幾步，阿紫拍手叫好，說道：「室里，這面具做得很好，你再拿五十兩銀子去賞給鐵匠！」室里道：「是！多謝郡主！」原來耶律洪基為了使蕭峰喜歡，特降旨意，已封阿紫為「端福郡主」，這座端福宮，也是特別賜給她居住的。游坦之的雙眼從面具的兩個洞孔望了出來，見到阿紫喜容滿臉，嬌憨無限，心中不禁一動，聽到她清脆的話聲，卻也是悅耳之極，不禁目不轉睛，獃獃的瞧著她。阿紫見他臉上戴了面具，神情詭異，但目不轉睛瞧著自己的情狀，仍舊看得出來，便問：「傻小子，你看著我幹甚麼？」游坦之道：「我──我──不知道。」阿紫道：「你戴了這面具，舒不舒服？」游坦之道：「你想舒不舒服？」阿紫咯咯一笑，道：「我想不出。」見他面具上開的嘴只是窄窄的一條縫，勉強能夠喝湯吃飯，若要吃肉，須得用手撕碎，方能塞入，再要咬自己的腳趾，便不能了。笑道：「我叫你戴上這面具，永遠不能再咬我。」游坦之心中一喜，道：「姑娘是叫我──我──常常在你身邊服侍麼？」阿紫道：「呸！你這個小子是個大壞蛋。在我身邊，你時時想法子害我，如何容得？」游坦之道：「我──我──我──我決計不會相害姑娘。我的仇人，只是喬峰。」阿紫道：「你想害我姊夫？那不是跟害我一樣，那有甚麼分別？」游坦之聽他這麼說，不知如何，胸口竟是一酸，無言可答。阿紫笑道：「你想害我姊夫，那才叫做難於登天。傻小子，你想不想死？」游坦之道：「我自然不想死。不過現在頭上套了這個勞什子，給整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跟死了也沒多大分別。」阿紫道：「你如果寧可死了，那也好，我便遂了你的心願，不過我不會讓你乾乾脆脆的死了。」他轉頭向站在身邊伺候的室里道：「室里，你拉他出去，先將他左手砍了下來！」室里應道：「是！」伸手便去拉他。游坦之大驚，叫道：「不，不！姑娘，我不想死，你──你──你別砍我的手。」阿紫淡淡的一笑，道：「我說過了的話，很難不算，除非──除非──你跪下磕頭。」游坦之微一遲疑間，室里已拉著他退了兩步。游坦之不敢再延，雙膝一軟，便即跪倒，一頭磕了下去。噹的一聲響，那鐵罩撞在青磚之上。阿紫咯咯嬌笑，說道：「我從來沒聽過磕頭的聲音有這麼好聽，你再多磕幾個聽聽。」游坦之是聚賢莊的小莊主，雖然學文不就、學武不成，莊上人人都知他是個沒出息的少午，但游驥有子早喪，游駒也只他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少莊主一呼百諾，從小養尊處優，幾時受過這種折辱？他初見蕭峰時，尚有一股寧死不屈的傲氣，但這幾日來心靈和肉體上都受到極厲害的打擊，滿腔少年人的豪氣，不禁消散得無影無蹤，一聽說阿紫要砍他手臂，要他跪倒便跪倒、要他磕頭便磕頭。阿紫說他磕頭好聽，他便連連磕頭，只磕得噹噹的直響。

阿紫嫣然一笑，道：「很好，以後你聽我話，沒半點違拗，那也罷了，否則我便隨時砍下你的手臂，記不記得？」游坦之道：「是，是！」阿紫道：「我給你戴上這個鐵罩，你可懂得是甚麼緣故？」游坦之道：「我就是不明白。」阿紫道：「你這人真笨死了，我救了你性命，你還不知道謝我。蕭大王要將你砍成肉醬，你也不知道？」游坦之道：「他是我殺父仇人，自是容我不得。」阿紫道：「他假意放你，又叫人捉你回來，命人將你砍成肉醬，我見你這小子不算太壞，殺了可惜，所以瞞著他將你藏了起來，可是蕭大王如果再湊巧撞到了你，你還有命麼，連我也擔代了好大的干係。」

游坦之恍然大悟，道：「啊，原來姑娘鑄了這個鐵面給我戴，乃是為我好，是救了我的性命，我──我好生感激，真的──我好生感激。」阿紫作弄了他，更騙得他感激於己，心中十分得意，微笑道：「所以啊，下次你要是見到蕭大王，千萬不可說話，以免給他聽出聲音。他倘若認出是你，哼哼，這麼一拉，將你的左臂拉了下來，再這麼一扯，將你的右臂撕了下來。室里，你去給他換一身契丹人的衣衫，將他身上洗上一洗，滿身血腥氣的，難聞死了。」室里答應，帶著他出去。

過不多時，室里又帶著游坦之進來。阿紫見他已換上了契丹人的衣衫，室里為了討阿紫歡喜，故意將他打扮得花花綠綠，像個小丑模樣。阿紫抿嘴笑道：「我給你起個名字，叫做──叫做鐵丑。以後我叫鐵丑，你便得答應。鐵丑！」游坦之忙應道：「是！」阿紫很是歡喜，突然想起了一事，道：「室里！西域大食國送了一頭獅子，是不是？你叫馴獅人來，再召十幾個衛士來。」室里答應出去傳令。十六名手執長矛的衛士走進殿來，躬身向阿紫行禮，隨即回身，十六柄長矛的矛頭指而向外，保衛著她。不多時聽得殿外一聲獅吼，八個壯漢抬著一個大鐵籠走進來。籠中一隻雄獅盤旋走動，黃毛長鬃，爪牙銳利，神情極是威武。馴獅人手執皮鞭，領先而行。

# 第七十三回 折磨鐵丑

阿紫見這頭雄獅甚是兇猛可怖，心下甚喜，道：「鐵丑，我要試你一件事，瞧你聽不聽我的話。」游坦之應道：「是！」他一見到那頭雄獅，便暗自嘀咕，不知有何用意，聽她這麼說，更是心中怦怦亂跳。阿紫道：「我不知道你頭上的鐵套子堅不堅固，你把頭伸到鐵籠中，讓獅子咬幾口，瞧它能不能將鐵套子咬爛了。」游坦之大吃一驚，道：「這個──這個是不能試的。倘若咬爛了，我的腦袋──」阿紫道：「你這人有甚麼用？這樣一點小事也害怕，男子漢大丈夫，應當視死如歸才是。而且我看多半是咬不爛的。」游坦之道：「姑娘，這件事可不是玩的，就算咬不爛，這畜生把鐵罩咬扁了，我的頭──」阿紫咯咯一笑，道：「最多你的頭也不過是扁了。你這小子真是麻煩，你本來的長相也沒甚麼美，頭扁了，套在罩子之內，人家也瞧你你不見，還管他好看不好看。」游坦之急道：「我不是貪圖好看──」阿紫臉一沉，道：「你不聽話，好，室里，將他整個人都塞進籠中，餵獅子吃了罷！」室里應道：「是！」又來拉游坦之的手臂。

游坦之心想：「身子一入獅籠，那裏還有命在，還不如聽姑娘的話，將鐵腦袋去試試運氣罷！」便叫道：「別拉，別拉！姑娘，我聽話啦！」阿紫笑道：「這才乖呢！我跟你說，下次我叫你做甚麼，立刻便做，推三推四的，惹姑娘生氣。室里，你抽他三十鞭。」室里應道：「是！」從馴獅人手中接過皮鞭，唰的一聲，便抽在游坦之背上。游坦之吃痛，「啊」的一聲大叫出來。阿紫說道：「鐵丑，我跟你說，我叫人打你，是看得起你。你這麼大叫，是不是不喜歡我打你？」游坦之道：「我喜歡，多謝姑娘恩典！」阿紫道：「好，打罷！」室里刷刷刷連抽十鞭，游坦之咬緊牙關，半聲不哼，總算他頭上戴了鐵罩，鞭子避開了他的腦袋，胸背吃到皮鞭，總還可以忍耐。阿紫聽他無聲抵受，又覺無味了，道：「鐵丑，你說喜歡我叫人打你，是不是？」游坦之道：「是！」阿紫道：「你這話是真是假？是不是信口胡謅的騙我？」游坦之道：「是真的，不敢欺騙姑娘。」阿紫道：「你既是喜歡，為甚麼不笑？為甚麼不說打得痛快？」游坦之給他折磨得膽戰心驚，連憤怒也都忘記了，她說甚麼，只有順從甚麼，道：「姑娘待我很好，叫人打我，很是痛快。」阿紫道：「這才像話，咱們試試！」啪的一下，室里一鞭抽了下去，游坦之哈哈大笑，道：「很痛快，多謝姑娘恩典！」啪的一聲又是一鞭，游坦之又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這一鞭打得很好！」轉瞬間抽了二十餘鞭，與先前的鞭打加起來，早超過三十鞭。阿紫揮了揮手，道：「今天就這麼算了。你將頭探到籠子裏去。」游坦之全身骨痛欲裂，蹣跚著走到籠邊，一咬牙，便將腦袋從鐵柵間探了進去。那獅子乍見他如此上來挑釁，倒是嚇了一跳，向後退開，朝著他的鐵頭端相了半晌，又退後一步，口中荷荷的發威！

阿紫叫道：「叫獅子咬啊，牠怎麼不咬？」那馴獅人叱喝了幾聲，獅子聽到號令，一撲上前，張開大口，一口便咬在游坦之頭上，但聽得滋滋聲響，獅牙磨擦鐵罩。游坦之早閉上了雙眼，只覺得一股熱氣從鐵罩的眼孔、鼻孔、嘴孔中傳進來，知道自己的腦袋已在獅口之中，跟著後腦和前額一陣劇痛。原來套上鐵罩之時，他頭臉到處給燒紅了的鐵罩燒炙損傷，過得幾日後慢慢結疤癒合，獅子這麼一咬，所有的創口一齊破裂。獅子用力咬了幾下，咬不進去，牙齒反而撞得甚痛，發起威來，一爪伸出，抓到了游坦之的肩上。游坦之只覺得肩後被獅爪所傷，痛入骨髓，「啊」的一聲大叫起來。那獅子突覺口中有物發出巨響，倒是吃了一驚，張口放開了他的腦袋，退向籠後。須知獅虎雖為猛獸，卻也不是一昧的莽撞，遇到異變之時，往往先行退縮，等看個明白，再定行止。何況這獅子被捕之後，銳氣已然大減，游坦之這一聲叫，居然將牠嚇退了。

那馴獅人覺得失了面子，又是大聲叱喝，叫獅子再向游坦之咬去。游坦之大怒，突然伸出手臂，抓住了馴獅人的後頸，用力一推，將他的腦袋也塞入了鐵籠之中。馴獅人高聲大叫，阿紫拍手嘻笑，道：「很好，很好！誰也別理會，且看他們拼個你死我活。」契丹兵本要上來拉開游坦之的手，聽阿紫這麼說，便都站定不動。馴獅人用力掙扎了幾下，這時游坦之體內的野性發作，說甚麼也不放開他。馴獅人只有求助於雄獅，大叫：「咬，用力咬他！」獅子聽到他的催促之聲，一聲大吼，撲了上來。這畜生只知道主人叫牠用力去咬，卻不知咬甚麼，兩排白森森的利齒合了攏來，喀喇一聲，將馴獅人的腦袋咬去了半邊，滿地都是腦漿鮮血。

阿紫笑道：「鐵丑贏了！」她揮手命契丹兵將馴獅人的屍首和獅籠抬了出去，對游坦之道：「這就對了！你能逗我喜歡，我要賞你。賞些甚麼好呢？」她以手支頤，側頭思索，游坦之道：「姑娘，我不要你賞賜，只求你一件事。」阿紫道：「求甚麼？」游坦之道：「求你許我陪在你身邊，做你的奴僕。」阿紫道：「做我奴僕？為甚麼？有甚麼好？嗯，我知道啦，你是想乘著蕭大王來看我之時，乘機下手，相害於他，為你父母報仇。」游坦之道：「不！不！決計不是。」阿紫道：「難道你不想報仇？」游坦之道：「不是不想。只是一來報不了，二來不能將姑娘牽連在內。」

阿紫道：「那麼你為甚麼喜歡做我奴僕？」游坦之道：「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我──我──想天天見到你。」以他此時處境，說這種話實是大膽之極，也是無禮之極，倘若阿紫是個尋常少女，覺得這人說話輕薄，很容易便命人將他殺了，但阿紫偏偏喜歡聽人讚她美貌。其實她此時年紀尚幼，容貌雖然秀美，身形卻未成長完成，更兼重傷之餘，憔悴黃瘦，說到「天下第一美人」六字，那真是差之遠矣，然而聽到世上居然有人對自己的容貌如此傾倒，卻也不免開心。她正要答允游坦之的請求，忽聽得宮衛報道：「大王駕到！」阿紫向游坦之橫了一眼，低聲道：「你怕不怕？」游坦之顫聲道：「不怕！」實則他聽說蕭峰到來，已怕得要命，倘若真的不怕，話聲如何會這般顫抖？只見殿門大開，蕭峰輕裘緩帶，走了進來。蕭峰一進殿門，便見到地上的一灘鮮血，又見游坦之頭戴鐵罩，模樣十分奇特，向阿紫笑道：「今天你氣色很好啊，又在玩甚麼新花樣了？這人頭上搞了些甚麼古怪？」阿紫笑道：「這是西域高昌國進貢的鐵頭人，名叫鐵丑，連獅子也咬不破他的頭蓋，你瞧，這是獅子的牙齒印。」蕭峰看那鐵罩，果見猛獸的牙齒宛然。阿紫又道：「姊夫，你有沒有本事將他的鐵套除了下來？」

游坦之一聽，只嚇得魂飛魄散。他曾親眼見到蕭峰力鬥中原群雄時的神勇，雙拳打將也去，將伯父和父親手中的鐵盾也震得脫手，要除下自己頭上鐵罩，可說輕而易舉。當鐵罩鑲到他頭上之時，他懊喪欲絕，這時卻又盼望鐵罩永遠留在自己上，不讓蕭峰見到自己的真面目。蕭峰伸出手指，在他鐵罩上輕輕彈了幾下，發出錚錚之聲，笑道：「這鐵罩實在牢固，打造得又很精細，毀了豈不可惜！」

阿紫道：「高昌國的使者說道，這個鐵面人生來青面獠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見到他的人無不驚避，所以他父母打造了一個鐵面給他戴著，免他驚嚇旁人。姊夫，我很想瞧瞧他的本來面目，到底怎樣的可怕。」游坦之嚇得全身發顫，牙齒相擊，格格有聲。蕭峰看出他恐懼異常，道：「這人怕得厲害，何必去揭開他的鐵面？這人既是自小戴慣了鐵面，若是將之強行除去，只怕令他日後難以過活。」阿紫拍手道：「那才好啊。我見到烏龜，總是愛捉了來，將牠們硬殼剝去，瞧牠們沒了殼還活不活。」蕭峰不禁皺眉，想像沒殼烏龜的模樣，覺得十分殘忍，說道：「阿紫，你是個好好的女孩子，為甚麼喜歡這種害得人不死不活的事？」阿紫「哼」了一聲道：「你又不喜歡我啦！我當然沒阿朱那麼好，要是我像阿朱一樣，你怎麼連接幾天不來睬我。」蕭峰道：「做了這勞什子的甚麼南院大王，日日忙得不可開交。但我不是每天總來陪你一陣麼？」阿紫道：「陪我一陣，陪我一陣，我就是不喜歡這麼『陪我一陣』的敷衍了事。倘若我是阿朱，你一定老是陪在我的身旁不走開，不會甚麼『一陣』、『半陣』的！」蕭峰聽她又提到阿朱，所說的話，確也是實情，無言可答，只得嘿嘿一笑，道：「姊夫是大人，沒興致陪你孩子玩，你找些年輕女伴來陪你說笑解悶罷！」阿紫道：「孩子，孩子──我才不是孩子了呢。你沒興致陪我玩，卻又幹甚麼來了？」蕭峰道：「我來瞧瞧你身子好些沒有？今天吃了熊膽麼？」阿紫提起錦凳上的墊子，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說道：「我心裏不快活，每天便吃一百副熊膽，身子也是好不了。」蕭峰常見她使小性兒發脾氣，若是阿朱，自是心甘情願的會設法哄她轉嗔為喜，但對這個刁鑽惡毒的姑娘，心中忍不住有一股厭惡之情，只道：「你休息一會兒！」站起身來，徑自走了。

阿紫瞧著他背影，怔怔的只是想哭，一瞥眼見到游坦之，滿腔怒火，忍不住要發洩在他身上，叫道：「室里，再抽他三十鞭！」室里應聲道：「是！」拿起了鞭子。游坦之大聲道：「姑娘，我又犯了甚麼錯啦？」阿紫不答，揮手道：「快打！」室里刷的一鞭，又是刷的一鞭，斜背打了下去。游坦之道：「姑娘，到底我犯了甚麼錯，讓我知道，免得下次再犯。」刷的一鞭，刷的又是一鞭。阿紫道：「我要打便打，你就不該問甚麼罪名，難道打錯了你？你問自己犯了甚麼錯，正因為你問，這才要打！」

游坦之道：「是你先打我，我才問的。我還沒問，你就叫人打我了。」刷的一鞭，刷刷刷又是三鞭。阿紫笑道：「我料到你會問，所以叫人先打你。你果然要問，那不是我料事如神麼？這證明你對我不夠死心塌地，姑娘忽然想到要打人，你若是忠心，須得自告奮勇，自動獻身就打才是。囉哩囉唆的心中不服，好罷，你不喜歡給我打，不打你就是了。」游坦之聽到「不打你就是了」這六個字，心中一凜，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他知道阿紫若不打他，必定會想出另一種比鞭打慘酷十倍的刑罰來處置他，倒不如乖乖的挨三十鞭，反而平安大吉，忙道：「是小人錯了，是小人錯了！姑娘打我是大恩大德，對小人身子有益，請姑娘多多鞭打，越打得多越好。」阿紫嫣然一笑，道：「總算你還聰明。我可不給人取巧，你說越打得多越好，以為我一高興，便饒了你麼？」游坦之道：「不是的，小人不敢向姑娘取巧。」阿紫道：「你說越打得多越好，那是你衷心所願的了？」游坦之道：「是，是小人衷心所願。」阿紫道：「既是如此，我就成全你。室里，打足一百鞭，他喜歡多挨鞭子。」

游坦之嚇了一跳，心想：「這一百鞭打了下來，還有命麼？」但事已如此，自己就算堅說不願，人家要打便打，抗辯有何用處，只得默不作聲。阿紫道：「你為甚麼不說話？是心中不服麼？我叫人打你，你覺得不公平麼？」游坦之道：「小人心悅誠服，知道姑娘鞭打小人，出於成全小人的好心。」阿紫道：「那麼你剛才為甚麼不說話？」游坦之無言可答，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小心想姑娘待我這般恩德如山，小人心中感激，難以言宣，只想將來不知如何報答姑娘才是。」

阿紫道：「好啊！你說如何報答於我。我一鞭鞭打你，你將這一鞭鞭的仇恨，都記在心中。」游坦之連連搖頭，道：「不，不！不是。我說的報答，是真正的報答。小人一心想要為姑娘粉身碎骨，赴湯蹈火。」阿紫道：「好，既是如此，那就打罷！」室里應道：「是！」啪的一聲，皮鞭抽了下去。打到五十餘鞭時，游坦之痛得頭腦也麻木了，雙膝發軟，慢慢跪了下去。阿紫笑吟吟的看著，只等他出聲求饒。只要他求一句饒，她便又找到了口實，可以再加他五十鞭。那知道游坦之這時迷迷糊糊，已然人事不知，只是低聲呻吟，居然並不求饒。打到七十餘鞭時，他已昏暈過去。室里毫不容情，還是整整將這一百鞭打完，這才罷手。阿紫見他奄奄一息，死多活少，不禁掃興，道：「抬了下去罷！這個人不好玩！室里，還有甚麼別的新鮮玩意兒沒有？」

這一場鞭打，游坦之足足養了一個月傷，這才痊癒。契丹人見阿紫已忘了他，不再找他來折磨，便將他編入一眾宋人的俘虜裏，做各種粗重下賤的功夫，掏糞坑、洗羊欄、拾牛糞、硝羊皮，甚麼活兒都幹。游坦之頭上戴了那個鐵罩，人人都拿他取笑侮辱，連漢人同胞也當他是怪物一般。游坦之逆來順受，便如變成了啞巴，旁人打他罵他，他也從不抗拒，只是見到有人乘馬馳過，便抬起頭來瞧上一眼。他心中記掛著的只是一件事：「甚麼時候，姑娘再叫我去鞭打一頓？」他盼望見到阿紫，便是挨鞭笞之苦，也是心所甘願。如此又過了兩個多月，天氣漸暖，游坦之隨著眾人，在南京城外搬土運磚，加厚南京南門旁的城牆，忽聽得蹄聲得得，幾乘馬從南門中出來，一個清脆的聲音笑道：「啊喲，這鐵丑還沒死啊！我還道他早死了呢！鐵丑，你過來！」正是阿紫的聲音。游坦之日思夜想，盼望的就是這一刻辰光，聽得阿紫叫他，一雙腳卻如釘在地上一般，竟是不能移動，只覺一顆心怦怦大跳，手掌心都是汗水。阿紫又叫道：「鐵丑，該死的，我叫你過來，你沒聽見麼？」游坦之才應道：「是，姑娘！」轉身走到她的馬前，忍不住抬起頭來瞧了她一眼。相隔四月，阿紫臉色紅潤，更增俏麗，游坦心中怦的一跳，腳下一絆，合撲摔了一跤，眾人哄笑聲中，急忙爬起，不敢再去看她，慌慌張張的走到她身前。阿紫心情甚好，笑道：「鐵丑，你怎麼沒死？」游坦之道：「我說要──要報答姑娘的恩典，還沒報答，可不能便死。」阿紫更是喜歡，咯咯嬌笑兩聲，道：「我正要找一個忠心不二的奴才去做一件事，只怕契丹人粗手粗腳的誤事，你還沒死，那好得很。你跟我來！」游坦之應道：「是！」跟在她馬後。阿紫揮手命室里和另外三名契丹衛士回去，不必跟隨。室里知她說了甚麼，旁人絕無勸諫餘地，好在這鐵面人猥崽懦弱，隨著她絕無害處，便道：「請姑娘早回！」四個人躍下馬來，在城門邊等候。阿紫縱馬慢慢前行，走出了七八里地，越走越是荒涼，轉入了一處陰森森的山谷之中。游坦之一腳腳踏下去，只覺地下都是陳年腐草敗葉爛成的軟泥。

再行里許，山路崎嶇，阿紫不能乘馬了，便從馬背上躍了下來，牽著韁繩，又走了一程。眼見四下裏陰沉沉地，寒風從一條窄窄的山谷通道中颳了進來，吹得二人肌膚上隱隱生疼。阿紫道：「好了，便在這裏！」將韁繩繫在樹上，說道：「你今天瞧見的事，不許向旁人洩漏半點，以後也不許向我提起，記得麼？」游坦之道：「是，是！」他這時心中喜悅若狂，阿紫居然要他一人隨從，來到如此隱僻的地方，就算是叫他來狠狠鞭打一頓，那也是甘之如飴了。阿紫伸手入懷，取了一隻通體碧綠的玉鼎出來，放在地下，說道：「待會有甚麼古怪蟲豸出現，你不許大驚小怪，千萬不能出聲。」游坦之又應道：「是！」阿紫又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布包，打了開來，裏面是幾塊黃色、黑色、紫色、紅色的香料。她從每一塊香料上捏了少許，放入鼎中，用火刀打著了火，燒了起來，然後合上鼎蓋，道：「咱們到那邊樹下守著。」阿紫在樹下坐定，游坦之不敢坐在她的身邊，隔著丈許，坐在她下風處的一塊石頭上。寒風颳來，風中帶著她衣衫上的淡淡香氣，游坦之不由得意亂情迷，只覺一生中竟有如此一刻，這些日子中所受的種種苦楚荼毒，也都是不枉了。他只盼阿紫永遠永遠在這大樹下坐著，他自己能遠遠的陪著她。正自醺醺的如有醉意，忽聽得草叢中瑟瑟聲響，一條蛇蟲爬了過來，游坦之別無他長，弄蛇捉蟲的伎倆卻是有的，一聽到這聲音，便知是異物。果然綠草中紅艷艷地一物晃動，卻是一條蜈蚣，全身發著閃光，尤其頭上殷紅如血，與尋常蜈蚣大不相同。

那蜈蚣聞到玉鼎中發出的香氣，徑自游向玉鼎，從鼎下的孔中鑽了進去，便不再出來。游坦之正想說：「這蜈蚣的毒性很是厲害。」身後發出吱吱之聲，一隻黃褐色的蠍子在草上迅速異常的爬來。游坦之提腳便想踏了下去，將那蠍子踏死。阿紫喝道：「喂，不許踏，你這個糊塗混蛋！」游坦之右腳雖是提起，便不踏下，只見那蠍子也爬向玉鼎，鑽了進去，霎時之間，吱吱嘰嘰之聲大作，那蜈蚣與蠍子鬥了起來。游坦之最喜歡看的便是蟲豸相鬥，自小愛養蟋蟀，就是愛看這秋蟲相搏。這時真想揭開鼎蓋，看一看蜈蚣與蠍子鬥得誰勝誰敗，只是懾於阿紫之威，如何敢輕舉妄動？

蜈蚣與蠍子相鬥未畢，西北角又過來了一條壁虎，跟著西南方來了一隻不知名的怪蟲，身如圓球，全身花紋斑斕。兩隻蟲豸都鑽進玉鼎之中，登時異聲大作，亂成一團。游坦之向阿紫瞧去，只見她喜形於色，一雙白玉般的小手不住的搓著，輕聲道：「來了四樣，果然很是靈驗。」說話未畢，又有一條蟲豸鑽入玉鼎，乃是一隻毒蜘蛛。游坦之這時方才明白：「姑娘到這裏來，原來為了此地陰暗潮濕，多有毒蟲。只不知她引了這些毒蟲來有甚麼用，若是要瞧瞧牠們打架，她又不揭鼎蓋。」

只聽嗒的一聲，那蠍子的身體從鼎中跌了出來，一動不動，已然死了。過不多時，蜘蛛、壁虎，和那不知名圓蟲的屍體也都跌出鼎來。阿紫拍手笑道：「還是紅頭蜈蚣最厲害。」游坦之道：「姑娘，你燒的是些甚麼香料，怎能引得到這許多毒蟲？」阿紫臉一沉，道：「我不許你多問，忘記了麼？下次再多口，教你再吃一百鞭子！」游坦之低頭道：「是！小人一時高興，說話不知輕重，請姑娘原諒。」

阿紫不去理他，從懷中又取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裏面是一塊厚厚的錦緞。這塊錦緞上閃動著各樣的彩色，便似流動不定一般，錦緞在她手上一動，緞上的彩色便生變換。阿紫走上前去，將錦緞罩在玉鼎之上，隨即將玉鼎包起。游坦之向地下的蠍子、蜘蛛等毒蟲瞧去，只見四隻毒蟲都是身子乾癟，全身汁液都被吸乾。

阿紫將那塊錦緞把玉鼎裹得緊緊地，似乎生怕這條蜈蚣鑽了出來，然後放入繫在馬頸旁的革囊之中，笑道：「走罷！」縱馬便行。游坦之跟在她的身後，尋思：「她這口玉鼎可古怪得緊，但最古怪的，多半還是那些香料，只因燒起了香料，才引得一眾毒蟲到來。」阿紫回到端福殿中，吩咐侍衛在殿旁小房之中，給游坦之安排一個住處。游坦之大喜，知道從此可以常與阿紫相見。果然第二日一早，阿紫便將游坦之傳去，領他來到偏殿之中，親自關上了殿門，殿中便只他二人。阿紫走向西首一隻瓦甕，揭開甕蓋，笑道：「你瞧，是不是很雄壯？」游坦之向甕邊一看，只見昨日捕來的那條蜈蚣正在極迅速的遊動。阿紫道：「咱們再去捉一隻毒物來。」游坦之滿懷疑竇，心想這樣清秀美麗的一位小姑娘，甚麼東西不好玩，卻去玩這種既污穢又危險的毒蟲。但不敢開口多問，只應了聲：「是！」阿紫帶著他到另外一個山谷之中，在玉鼎中點起香料，又引來五般毒蟲，一番爭鬥之後，這次剩下的是一隻黑蜘蛛。阿紫帶了回來，養在偏殿的另一隻瓦甕中，她叫游坦之將被褥搬入偏殿，當晚便睡在殿中，看守這兩般毒物。游坦之看過這些爬蟲昆蟲。知道牠們極會鑽洞，往往會在無路可通之處，鑽縫逃走，自己睡在近旁，不論是那條蜈蚣或是那隻蜘蛛爬了出來，自己首當其衝，第一個遭殃。何況阿紫花了這麼多精神去捉了來，若是走失一樣，說不定她一怒便將自己殺了。因此晚上戰戰兢兢的看著這口瓦甕，睡得片刻，便起身用火照照。

次日下午，阿紫又用這法子去捉了一隻癩蝦蟆來。第四日又去捉時，引來的毒蟲都是猥瑣細小，顯然毒性不強，阿紫看看不滿意，更行出十餘里，這才捉到一隻全身碧綠的蠍子。第五日整日捉不到好的毒物，第六日仍是捉不到，第七日傍晚卻捉到一條小青蛇。阿紫很是喜歡，命游坦之每日殺一隻雄雞，用雞血餵養這些毒蟲。足足養了十餘天，這日正午，阿紫又來到偏殿，看看五件毒物，說道：「行了！」取出玉鼎，點起香料，說道：「你去把五隻瓦甕的蓋子都開了！」游坦之遵命將五隻瓦甕的蓋子一一打開，隨即遠遠退開，只聽得瑟瑟有聲，那五般毒物聞到香氣，都是爭先恐後的遊入玉鼎之中，跟著便吱吱嘰嘰的鬥了起來。

這五件毒物都吃過四件毒蟲，本身已是十分狠戾，再經雄雞血餵養多日，陽氣極旺，一碰上異類，立時廝殺。那癩蝦蟆首先不敵，跟著小青蛇也被咬死，鬥了一會，蜘蛛與蠍子都跳出玉鼎，原來還是第一次捉來的蜈蚣最是厲害。只見那蜈蚣爬出玉鼎，去吸吮每件毒物的汁液，但見牠身子漸漸腫大，一個紅頭竟然由紅轉紫，由紫轉碧，變成了綠色。阿紫呼吸粗重，掩不住滿臉的喜悅之情，低聲道：「成啦，成啦！這一門功夫可練得成功了！」游坦之心道：「原來你捉了這些毒物，要來練一門功夫。」那蜈蚣吸飽了汁液，便爬回玉鼎。阿紫道：「鐵丑，我待你怎樣？」游坦之道：「姑娘待我恩重如山。」阿紫道：「你說過要為我粉身碎骨，赴湯蹈火，那是真的，還是假話？」游坦之道：「小人不敢騙姑娘。姑娘但有所命，小人絕不推辭。」阿紫道：「那好得很啊。我跟你說，我要練一種功夫，須得有人相助才行。你肯不肯助我練功？倘若練成了，我定然重重有賞。」游坦之道：「小人當然聽姑娘吩咐，也不用有甚麼賞賜。」阿紫道：「那好得很，咱們這就練了。」

她盤膝坐好，雙手互搓，閉目提氣，過了一會，道：「你伸手去捉那蜈蚣出來，這蜈蚣必定咬你，你千萬不可動彈，要讓牠吸你的血液，吸得越多越好。」

游坦之自幼玩慣了蛇蟲，知道這種毒蟲形體雖小，毒性卻是厲害之極，不小心給咬中了，往往便腫起一大塊，數日不得平復。這條蜈蚣模樣怪異，青蛇、毒蛛等物都非牠的敵手，聽阿紫說叫他讓蜈蚣吸吮血液，那是比鞭打他一百下更是難忍，不由得臉上大有為難之色。阿紫臉色一沉，道：「怎麼啦，你不願意麼？」游坦之道：「不是不願，只不過──只不過──」阿紫道：「怎麼？只不過蜈蚣毒性厲害，你怕死是不是？」游坦之無言可答，心想自己說過願意為她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但真的遇上了危險，立時便又畏縮了。他抬起頭來，向阿紫瞧去，只見她紅紅的櫻唇微向下垂，頗有輕蔑之意，他登時意亂情迷，就如著了魔一般，說道：「好，遵從姑娘吩咐便是。」他咬著牙齒，閉了眼睛，左手揭開玉鼎之蓋，右手便伸入鼎中。他手指一伸入鼎中，中指指尖上便如針刺般劇痛。他忍不住將手縮了一縮。阿紫叫道：「別動，別動！」游坦之強自忍住，睜開眼來，只見那條蜈蚣咬住了自己的中指，果然便在吸血。游坦之全身發毛，只想提起來往地下一甩，一腳踏了下去，但他雖不和阿紫相對，卻感覺到她銳利的目光射在自己背上，如同兩把利劍作勢刺下，怎敢稍有動彈？

好在蜈蚣吸血，並不甚痛，但見那蜈蚣漸漸腫大起來，但自己的中指，卻也隱隱的罩上了一層淡紫之色。這紫色由淺而深，更慢慢的轉成深黑，再過一會，這黑色自指而掌，更自手掌沿著手臂上升。游坦之這時已將性命甩了出去，反而處之坦然，嘴角也微微露出笑容，只是這笑容套在鐵罩之下，阿紫看他不到而已。那蜈蚣自從食了多般毒物之後，紅色的頭已轉成碧綠，這時卻又由綠轉紅。游坦之喃喃的道：「你的毒都到了我身上，很好，很好，我本來是鐵丑，現在變成毒丑啦！」

阿紫咯咯一笑，道：「你倒還會說笑話。」她口中說話，雙目卻凝視在蜈蚣身上，全神貫注，毫不怠忽。突然那蜈蚣放開了游坦之的手指，伏在玉鼎之中，又過得片刻，玉鼎的孔中有一滴滴的血液滴了下來。阿紫臉現喜色，忙伸掌將血液接住，盤膝運功，將血液都吸入掌內。游坦之心道：「這是我的血液，都到了她的身體之中。看來她是在練一種五毒掌之類的毒掌功夫。」他孤陋寡聞，不知道這座玉鼎是星宿派的至寶碧玉王鼎，而阿紫所練的，乃是學武之士聞名喪膽的「化功大法」。

待得蜈蚣的毒血流盡，那蜈蚣也已僵斃。阿紫雙掌一搓，瞧瞧自己的掌心，但見兩隻手掌如白玉無瑕，更無半點血污，知道從師父那裏偷聽來的練功之法確是半點不錯，心下甚喜，抱起了玉鼎，將那死蜈蚣倒在地下，匆匆走出殿去，一眼也沒向游坦之瞧去，似乎此人便如那條死蜈蚣的屍體一般，再也沒有甚麼用處了。

游坦之悵望著阿紫的背影，解開衣衫看時，只見黑氣已蔓延到腋窩，同時一條手臂便麻癢起來，這麻癢之感來得好快，霎時之間，便如千萬萬隻螞蟻在同時咬嚙一般。游坦之跳起身來，伸手去搔，不搔那也罷了，一搔之下，更是癢得厲害，好似骨髓中、心肺中都有蟲子爬了進去，蠕蠕而動。痛可忍而癢不可忍，游坦之跳上跳下，高聲大叫，將鐵頭在牆上用力碰撞，噹噹聲響，他只盼自己即時暈了過去，失卻知覺，免受這種難熬難當的千古奇癢。又撞得幾撞，啪的一聲，懷中掉出一件物事，一個油紙包跌散了，露出一本黃皮書來，正是那日他拾到的那本梵文的經書。他劇癢之下，也顧不得去拾，只是無意中一瞥，但見那書向天翻開，左邊頁上繪了一個骨瘦如柴的僧人。這僧人的姿式極是奇特，將頭從胯下穿過，伸了出來，兩隻手又抓著自己的兩隻腳。

# 第七十四回 玉鼎奇毒

游坦之正自全身奇養難當，也沒心緒去留神書上的古怪姿勢，只是不停的竄上跳下，又過得一會，癢得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了，撲在地下，亂撕身上衣衫，將上衣和褲子撕成片片粉碎，把肌膚往地面上擦。擦得稍時，皮膚中便滲出血來。游坦之亂滾亂擦，不知如何，腦袋一不小心竟從雙腿之間穿了過去。他頭上套了鐵罩，腦袋亦甚大，急切間縮不回來，伸手想去相助，卻是自然而然的抓住了雙腳。

這時他已累得筋疲力盡，一時無法動彈，只得暫時住手，喘過一口氣來，無意之中，只見那本書攤在眼前，書中所繪的那個枯瘦僧人，姿勢竟然便與自己目前相似，心下又是驚異，又覺有些好笑，更奇怪的是，做了這個姿勢後，身上麻癢之感雖是一般無二，透氣卻是順暢得多了，當下也不急於要將腦袋從胯下鑽出來，便是這麼的伏在地下。

如此伏著，雙眼與那書更是接近，再向那僧人看去時，突然見他身上隱隱的繪著一些細線，只是那書陳舊已極，紙質黃中帶黑，若不是如此接近，絕難辨得出來。游坦之此刻右臂奇癢，眼光自然而然的去看那圖中僧人的右臂，只見他手臂上那條細線通向喉頭，轉向胸腹，繞了幾個彎，轉經雙肩而至頭頂。他看著那些細線，心中意會自然而然的隨之存想，只覺右臂上的奇癢似乎化作一線暖氣，隨著那條細線的路徑，自喉頭而胸腹，自雙肩而頭頂，慢慢的消失。

他接連的這麼想了幾次，每次都是有一條暖氣通入腦中，而臂上的奇癢便稍有減輕。游坦之驚奇之下，也不暇去細想其中原因，只是這般的照做，做到三十餘次時，臂上已只餘微癢，再做得十餘次，手指、手掌、手臂各處已全無異感。他將腦袋從胯下鑽了出來，伸掌一看，手上的黑氣竟已全部退盡，他欣喜之下，突然叫道：「啊喲，不好！蜈蚣的劇毒都給我搬運入腦了！」但這時奇癢既止，便算有甚麼後患，也顧不得許多，心中又想：「天下事竟有這等巧法？我無意之間，居然會做出和這和尚一般的姿勢來？那不是天意麼？」

其實這書上所繪姿勢，乃是練功時化解外來魔頭的一門妙法，游坦之在極度困厄之中做出這個姿式來，倒並非偶然巧合，須知食嗌則咳，飽極則嘔，原是人身的天性。他在奇癢難當之時，以頭抵地，那也是一種自然的習慣，不足為異，只是這書跌下時剛巧翻在這一頁上，那倒確是巧合，至於天意是禍是福，卻難說得很了。他獃了一陣，疲累已極，便即睡倒。第二日早上起身，剛鑽出被窩，阿紫匆匆走進殿來，一見到他赤身露體的古怪模樣，「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說道：「怎麼你還沒死？」游坦之一驚，鑽入了被窩，道：「小人沒死！」心下暗暗神傷：「原來她早以為我已經死了。」阿紫道：「你沒死那也好！快穿好了衣服，跟我再出去捉毒蟲。」游坦之道：「是！」等阿紫出殿，去向契丹兵另討一身衣服。那些契丹兵見他每日與阿紫出去，知道郡主對他青眼有加，便撿了一身乾淨衣服給他換上。

游坦之跟隨阿紫出外，仍與以前數日一般，以玉鼎誘捕毒蟲，最後選出最毒的一條蟲來，以雞血的養過，再吮吸他身上血液，然後阿紫用以練功。游坦之亦是照著書上的圖形，化解蟲毒。第二吸血的是一隻青色蜘蛛，第三次則是一隻大蠍子。阿紫每次都料他必死無疑，但見他居然不死，心下不禁暗暗稱異。如此捕捉，三個月下來，南京城外周圍十餘里中毒蛇毒蟲越來越少，被香氣引來的毒蟲大都孱弱，不中阿紫之意。兩人出去捕蟲時，便離城漸遠。這一日來到城西三十餘里之外，玉鼎中燒起香料，直等了一個多時辰，才聽得草叢中瑟瑟聲響，有異物過來。阿紫叫道：「伏低！」游坦之便即伏下身來，只聽得響聲大作，頗異尋常。

這異聲之中，夾雜著一股中人欲嘔的腥臭，游坦之屏息不動，只見長草分開，一條白身黑章的大蟒蛇，從西而東的蜿蜒遊至，這蟒蛇頭作三角形，頭頂上高高生了一個凹凹凸凸的肉瘤。北方蛇蟲本少，這蟒蛇如此異狀，更是游坦之從所未見。那蟒蛇遊到玉鼎之旁，繞著玉鼎團團轉動，但這蟒蛇身長二丈，粗逾手臂，如何鑽得進玉鼎之中？但它聞到香氣，又為玉鼎的碧玉之毒所吸，不住將一顆巨頭用力去撞那鼎。

阿紫沒想到竟會招惹來這樣一件龐然大物，心下甚是駭異，一時沒了主意，悄悄爬到游坦之身邊，低聲道：「那怎麼辦？要是這蟒蛇將玉鼎撞壞了，豈不糟糕？」游坦之乍聽到阿紫如此軟語商量的口吻，那是生平從所未有，當真是受寵苦驚，說道：「不要緊，我去將蛇趕開！」站起身來，大踏步走向蟒蛇。那蛇聽到聲息，立時盤成蛇陣，昂起了頭，伸出紅紅的舌頭，嘶嘶作聲，只待撲出。游坦之見了這等威勢，倒也不敢貿然上前，正想拾一塊岩石向蟒蛇砸去，卻又生怕打破了玉鼎。

正沒奈何處，忽覺得眼上一陣寒風吹襲，他微微一驚，低頭看時，只見西北角上一條火線燒了過來，頃刻便燒到了面前。一到近處便看得清楚，原來不是火線，只是草叢中有甚麼東西，爬了過來，青草遇之，立變枯焦，同時腳上的寒氣越來越盛。他退後了幾步，只見草叢枯焦了的那條黃線移向玉鼎，原來是一條蠶蟲。

這蠶蟲純白如玉，微帶青色，與普通蠶兒一樣，但它一來比普通蠶大了一倍有餘，便似一條蚯蚓。二來身子透明直如水晶一般，那蟒蛇本來氣勢洶洶的抬起頭，這時卻嚇得甚麼似的，拼命要將一顆三角大頭縮到身體下面，躲藏起來。那水晶蠶兒迅速異常的爬上蟒蛇身子，便是一片熾熱的炭火一般，一路向上爬行，蟒蛇的脊樑上便上燒成了一條焦線，爬到蛇頭之時，那蟒蛇從中裂而為二，便如以利刃剖開一般。那蠶兒鑽入蟒蛇頭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頃刻而盡，身子更脹大了一倍，遠遠瞧去，就像是一個水晶的瓶中裝滿了青色的汁液。阿紫又驚又喜，低聲道：「這條蠶蟲如此厲害，看來是毒物中的大王了。」游坦之心下卻是暗自憂急：「如此劇毒的蠶蟲來吸我的血，這一次當真要性命難保。」見那蠶兒繞著玉鼎遊了一圈，向鼎上爬去，所經之處，玉鼎上也刻下了一條焦痕。這蠶兒竟似通靈一般，在鼎上爬了一圈，似知若是鑽入鼎中便即有死無生，竟不似其餘毒物一般鑽入鼎中，又從鼎上爬了下來，向西北而去。

阿紫叫道：「快追，快追！」取出錦緞罩在鼎上，抱起玉鼎，便向蠶兒追了下去。游坦之跟隨其後，大踏步沿著焦痕追趕。這蠶兒雖是一條小蟲，行動卻極迅捷，好在它所過之處有印痕留下，不致無跡可尋。

兩人這一追，竟是追出了三四里地，忽聽得前面水聲淙淙，來到一條溪旁。那焦痕到了溪邊，便即消失，再看對岸，也無蠶蟲爬行過的痕跡，顯然這蠶兒是掉入溪水之中，給沖下去了。阿紫頓足埋怨道：「你也不追得快些，這時候卻又到那裏找去？我不管，你非給我捉回來不可！」游坦之心下惶恐，東找西尋，卻那裏尋得著？兩人尋了一個多時辰，天色暗了下來，阿紫沒耐心了，怒道：「說甚麼也得給我捉了來，否則不用再來見我。」說道翻身上了馬背，縱馬回城。游坦極是焦急，只得沿著溪水向下游尋了下去，直尋出七八里地，暮色蒼茫之中，突然在對岸草叢中又見到了那條焦線。游坦之大喜，衝口而出的叫道：「姑娘，姑娘，我找到了！」但阿紫早已走遠。游坦之涉水而過，循著那條焦線追去，只見這線沿著山徑，通向前面的山坳。游坦之鼓氣疾奔，一抬頭，山頭盡處，赫然是一座構築極為宏偉的大廟。

游坦之抬頭一看，見廟前匾額上寫著「敕建憫忠寺」五個大字。他不暇細看廟宇，只是順著那條焦線走去。只見那焦線繞過廟旁，區區折折的通向廟後，但聽得廟中鐘響，木魚以及誦經之聲此起彼伏，群僧正做功課，聽這聲音，廟中僧眾著實不少。游坦之自從頭上戴了這鐵罩後，自慚形穢，不敢在人前出現，深恐寺僧見到自己，當下沿著牆腳悄悄而行，見焦線通過了一大片泥地，來到一座菜園之中。

他心下甚喜，料想菜園中不會有甚麼人，只盼這條蠶兒在菜園中吃菜，便可將之捉了來，當下大步走向菜園。剛走到菜園的籬笆之外，聽得園中有人在大聲叱罵，游坦之立即停了腳步。

只聽那人罵道：「你怎地如此不守規矩，一個人偷偷出去玩耍？害得老子擔心了半天，生怕你從此不回來了。老子從崑崙山巔萬里迢迢的將你帶了來，你太也不知好歹，不懂得老子對待你的一片苦心。這樣下去，你這人還有甚麼出息，將來自毀前途，誰也不會來可憐你。」那人的語音中雖甚惱怒，卻頗有期望憐惜之意，似是父母教誨頑劣的子女一般。游坦之尋思：「他說甚麼從崑崙山巔萬里迢迢的將他帶來，多半是師父或是甚麼長輩，不是父親。」一面想，一面掩到籬笆之旁，只見說話之人卻是個和尚。這和尚極矮而極胖，便似是個圓球，和尚本來頭髮剃得極光，他卻長髮不剃，臉上、手上茸茸的長滿了長毛，一身衣服卻又洗得十分清潔，當真是一塵不染。只見這和尚手指地下，滿臉憤怒之色，兀自申斥不休。游坦之向地下一看，登時又驚又喜，原來那矮和尚申斥的不是別人，正是那條透明的大蠶。這矮和尚的長相已是極奇，而他居然用這種口吻去向那條蠶兒說話，更是匪夷所思。但見那蠶兒在地下急速遊動，似要逃走一般。只是一碰到一道無形的牆壁，便即轉頭。游坦之凝神看去，見地下隱隱的畫著一個黃色圓圈，那蠶兒左衝右突，始終無法越出這個圈子，游坦之當即省悟：「這圓圈當是用甚麼藥物所繪，而這藥物剛好是那蠶兒的剋星。」

那矮和尚罵了一陣，從懷中掏出一物，大啃起來，卻是一個煮熟了的羊頭。他吃得津津有味，從柱上摘下一個殘破的葫蘆，撥開塞子，仰起脖子，咕咕嚕嚕的喝個不休。游坦之聞到酒香，知道葫蘆中裝的乃是美酒，心想：「這人原來是酒肉和尚。看來這條蠶兒是他所養，而且他極為寶愛，卻怎麼去盜了來？」正尋思間，忽聽得菜園彼端有人叫道：「三淨，三淨！」那矮和尚一聽，吃了一驚，忙將那羊頭和酒葫蘆在稻草堆中一塞，只聽那人又叫：「三淨，三淨，你不去做晚課，躲到那裏去啦？」那矮和尚搶起腳邊的一柄鋤頭，手忙腳亂的便在菜畦裏鋤菜，應道：「我在鋤菜哪，方丈吩咐我著力種菜，沒功夫去做晚課。」只見那人走了過來，是個中年和尚，臉如嚴霜，冷冰冰的道：「晨課晚課，人人要做！甚麼時候不好鋤菜，卻在晚課時分鋤起菜？快去快去！做完晚課，再來鋤菜好了。」那名叫三淨的矮和尚應道：「是！」放下鋤頭，跟著他去了，不敢回頭瞧那蠶兒，似是生怕給那中年和尚知覺。

游坦之等二人走遠，一聽四下裏靜悄悄地，尋思：「寺中和尚個個在做晚課，此時不偷，更待何時？」從籬笆中鑽了進去，只見那蠶兒兀自遊動不休，心想：「卻如何捉它？」獃了半晌，想起了一個法子，從草堆中摸了那個葫蘆出來，搖了一搖，還有半葫蘆酒，他喝了幾口，將殘酒倒入菜畦之中，將葫蘆口慢慢移向黃線繪成的圓圈。葫蘆口一伸入圈內，那蠶兒嗤的一聲，便鑽入葫蘆之中。游坦之大喜，忙將木塞塞住葫蘆口子，雙手捧了葫蘆，鑽出籬笆，三腳兩步的自原路逃回。

他離開憫忠寺只不過數十丈，便覺手中葫蘆冷得出奇，直是比一塊冰塊更冷，他將葫蘆從右手交到左手，又從左交到右手，當真奇寒徹骨，實在是拿捏不住。他無法可施，將葫蘆頂在頭上，這一來可更加不得了，冷氣傳到鐵罩之上，只凍得他腦袋疼痛難當，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要結成了冰。游坦之情急智生，解下腰帶，縛住葫蘆腰，提在手中，那腰帶不會傳冷，這才能提著行走。但冷氣仍是從葫蘆身上冒出來，片刻之間，葫蘆外面便結了一層白霜。

他快步而行，直到天黑，方始回到南京，這時城門已閉，只得在外宿了一宵，次日一早，便即到端福殿去向阿紫稟報，說已將那條冰蠶捉到。阿紫一聽大喜，忙命他將蠶兒養在瓦甕之中。其時正當五月初夏，天氣本來頗為暖和，那知道，這冰蠶一養入偏殿，殿中卻越來越冷，過不多時，連殿中茶壺、茶碗內的茶水也都結成了冰，這一晚游坦之在被窩中瑟瑟發抖，凍得無法入睡，心下只想：「這條蠶兒之怪，直是天下少有。倘若姑娘要它來吮我的血，就算不毒死，也凍死了我。」

阿紫得悉殿中奇寒的怪事之後，知道這條冰蠶實是非同小可，接連捉了好幾條毒蛇、毒蟲來和之相鬥，都是給冰蠶在身旁繞了一個圈子，便即凍斃僵死，給冰蠶吸乾了汁液。如此過了十餘日，再也沒有甚麼毒蟲能與之抵擋。這日阿紫來到偏殿，說道：「鐵丑，今日咱們要殺這冰蠶了，你伸手到瓦甕中，讓蠶兒吸血罷！」

游坦之這些日子中白天擔憂，晚間發夢，所怕的便是這一刻辰光，但這位姑娘毫不容情，終於是要他作這冰蠶的犧牲，心下黯然，向阿紫凝望半晌，不言不動。阿紫盤膝而坐，潛心運功，心中只想：「我無意中得到這件異寶，所練成的化功大法，只怕比師父還要厲害。」說道：「你伸手入甕罷！」游坦之淚水涔涔而下，跪下向阿紫磕頭，說道：「姑娘，你練成毒掌神功之後，別忘了為你而死的小人。我姓游，名叫坦之，可不是甚麼銅丑、鐵丑。」阿紫微微一笑，道：「好，你叫游坦之，我記著就是，你對我很忠心，很好，是一個挺忠心的奴才！」

游坦之聽她稱讚自己，在臨死前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又磕了兩個頭，說道：「多謝姑娘！」但貪生怕死之心人人都有，游坦之不願就此束手待斃，想起那日給毒蜈蚣咬後，以枯僧運功之法救回了性命，今日之事，只好又來試他一試，當下雙足一挺，倒轉了身子，將腦袋從胯下鑽出，右手伸入甕中，心中便想著枯僧身上繪著的那條黃線。

突然食指尖上微微一癢，一股寒氣直鑽入自己心中，游坦之早有準備，心念只是記著那條黃線，只覺得那條寒氣果真有脈絡可循，順著心中所想的黃線，自指而臂，又自胸腹而至頭頂。這一條線固是奇寒徹骨，但只是極細極微的一線，倒也不是無法忍耐。阿紫先見他做了這個古怪姿勢，大是好笑，過了良久，見他仍是這般頭下腳上的倒立，不禁詫異起來，走近身去一看，只見那條冰蠶咬住了游坦之的食指。冰蠶身子透明如水晶，看得見一條血線從冰蠶之口流入，經過它身子左側，兜了一個圈子，又從它右側注向口中，仍舊流回了游坦之的食指。

又過一陣，見游坦之的鐵頭上、衣服上、手腳上，都佈上了一層薄薄的白霜。阿紫心想：「這奴才是死了。活人身上有熱氣，怎能結霜？」只是見冰蠶體內仍有血液流轉，顯然吮血未畢，要等它自行跌落，然後再將之壓死，取其血而練功。她全神貫注的凝視變化，突然之間，冰蠶身上忽有絲絲熱氣冒出。

阿紫正驚奇間，嗒的一聲輕響，那冰蠶從游坦之手指上掉了下來。阿紫手中早拿著一根木棍，用力搗了下去。那冰蠶本甚靈異，這一棍未必搗得它死，那知它跌入甕中之後，肚腹朝天，獃獃蠢蠢的一時翻不轉身。阿紫一棍舂了下去，登時將它搗得稀爛。阿紫大喜，忙伸手入甕，將冰蠶的漿液血水塗在雙掌之上，閉目行功，將漿血都吸入了掌內。她知道冰蠶難得，一次又一次的塗漿運功，直將甕底的漿血吸得乾乾淨淨，再無半點餘剩，這才罷休。她累了半天，一個欠伸，站起身來，只見游坦之仍是倒立的豎著，全身都是雪白的結滿了冰霜。阿紫甚是駭異，伸手去摸他身子，觸手奇寒，只覺他衣衫也都冰得僵硬。阿紫不明白其中道理，怔怔的向他瞧了一會，這才出去。

次日阿紫再到偏殿中來看時，見游坦之仍是這麼倒立，身上的冰結得更加厚了。阿紫又是驚訝，又是好笑，傳進室里，命他將游坦之的屍身拖出去葬了。室里帶了幾名契丹兵，將游坦之的屍身放入馬車，拖到城外。契丹人當漢人是如同牛馬一般，阿紫既沒吩咐好好安葬，室里也就懶得費心挖坑埋葬，看見道旁有條小溪，將游坦之的屍體丟入小溪中，便即回城。室里這麼一偷懶，卻是救了游坦之的一命。原來他手指一被冰蠶咬住，當即以「易筋經」中運功之法，化解毒氣，殊不知那「易筋經」乃達摩老祖親筆所書，經中所傳，實是最高無上的內功門徑，他這一循法而為，血液被吸入冰蠶體內之後，又回入他手指的血管，竟是將冰蠶這天下第一毒物的精華，吸進了他的體中。倘若他已練會「易筋經」上的全部行功法訣，自能將冰蠶的毒質逐步消解，但他只學會了一項行功法門，入而不出，將冰蠶的奇毒都蘊積在體內。這冰蠶奇毒乃是第一陰寒的質素，再加游坦之體內已積了蜈蚣、蜘蛛、青蛇等物的毒質，毒上加毒，登時便將他凍得僵了。

倘若室里將他埋入土中，即使數百年後，也必未便化，勢必成為一具殭屍。這時他身子入了溪水，沿著溪水緩緩流了下去，這一流，便是流了二十餘里地，後來流到溪水轉彎而變狹窄之處，給溪旁的蘆葦攔住了。過不多時，他身旁的溪水都結成了冰，成為一具水晶棺材。溪水不斷衝激洗刷，將他體內寒氣一點一滴的刷了下去，終於他身外的冰塊慢慢融化。幸好他頭戴著一隻鐵罩，鐵質熱得快，也冷的快，是以鐵罩內外的冰最先融化，游坦之給溪水沖得咳嗽了一陣，腦子清醒，便即從溪中爬了上來，全身叮叮噹噹的兀自留存著不少冰塊。他宛如做了一場大夢，身子初化為冰之時，並非全無知覺，只是結在冰中，無法動彈而已。他坐在溪邊，想起自己對阿紫忠心耿耿，甘願以身去餵毒蟲，助她練功，但自己身死之後，阿紫竟是連嘆息也無一聲。他從冰中望出來，親眼見到她笑逐顏開的取出冰蠶漿血，塗在掌上練功，見到她好奇地側頭瞧著自己，但覺自己死得有趣，絕無半分惋惜之情。他又想：「冰蠶具此劇毒，抵得過千百種毒蟲毒蛇，姑娘吸入掌中之後，她毒掌當然是練成了。我若回去見她──我若回去見她──」突然之間，他身子一顫，打了個寒噤，心道：「她一見到我，一定是拿我來試她的毒掌。倘若毒掌練成，自然一掌將我打死了。若是還沒有練成，又是叫我去捉毒蛇毒蟲，直到她毒掌練成，能將我一掌打死為止。左右是個死，我又回去做甚麼？」他站起身來，跳躍幾下，抖去身上的冰塊，尋思：「我卻到那裏去好？」

正躊躇間，忽聽得咯咯幾聲嬌笑，清脆如銀鈴，從風中飄了過來，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姊夫，你好久沒陪我出來玩啦，這次非多玩一會兒不可！」這話聲清脆之中帶著三分自然的嬌媚，卻不是阿紫是誰？游坦之大吃一驚：「怎地她又追來啦？聽她說話，似乎和蕭大王在一起。」跟著聽得蹄聲得得，兩騎馬遠遠馳來。游坦之見四下裏無處可以躲避，只得縮在樹後的草叢之中。他只這麼一動，蕭峰眼快，遠遠便見到草中有異，說道：「阿紫，那邊樹後草叢之中有一隻野獸，不是豺狼便是獐子。」阿紫笑道：「你眼光這麼好？這樣遠便瞧見了。」說著縱馬馳進，生怕草叢中的野物逃走，颼的一箭射了過來。游坦之不敢動彈，只有聽天由命，幸好蕭峰和阿紫都沒有見到他的身影，這一箭從他頭罩旁擦過，釘在樹上，若是射中鐵罩，雖然不致受傷，但噹的一下聲響，游坦之的形跡非露出來不可，也是湊巧之極，草叢中伏得有兩隻野兔，阿紫這一箭射去，驚得那兩隻野兔竄了出來，向前飛奔。阿紫笑道：「啊喲！你這次可走了眼啦！只是兩隻小兔子，甚麼豺狼、獐子的！」催馬向前，颼颼兩箭，將兩隻野兔都射倒了。

阿紫從馬上俯身去拾，忽然小溪對岸一個人說道：「小姑娘，你看到我的寒玉蟲沒有？」阿紫抬起頭來，只見說話的是個奇形怪狀的和尚。這和尚極矮極胖，便像個極大的皮球。游坦之在草叢中看得分明，說話的便是憫忠寺菜園中的三淨和尚，那冰蠶是他所養，他說這叫「寒玉蟲」，想必是那冰蠶的正式名字。他想：「這冰蠶是給姑娘所殺，這一找，可找到正主兒啦！」只見阿紫一獃，便即咯咯嬌笑，彎著腰伏在馬鞍上，抬不起身來。三淨怒道：「我有一條白玉蠶兒，所過之處，草木為焦，你看到沒有？你看到就說看到，沒看到就說沒看到，有甚麼好笑？」

阿紫笑著向蕭峰道：「姊夫，你瞧這胖皮球古不古怪？」蕭峰正色道：「小孩子說話不分輕重，別得罪了大師父。」他見三淨生就異象，說話時聲音洪亮，顯是身負武功之人，又聽他在找甚麼「寒玉蟲」，料想不是尋常的物事。阿紫笑道：「大和尚，那條蟲兒是你養的麼？」三淨急道：「是啊，是啊，我從崑崙山巔萬里迢迢的帶了來，姑娘既然看見，便請指示一條明路。」阿紫道：「這條蠶兒遊過的地方，便有一條焦線，是不是？它身子旁邊冷得不得了，甚麼東西都會結冰，是不是？」她問一句，三淨便道：「是啊！是啊，半點兒也不錯。」阿紫笑道：「我昨天看見這條冰蠶和一條蜈蚣打架，給那蜈蚣咬死了。」三淨怒道：「放屁，放屁，放你的狗臭屁！我這條寒玉蟲是天下毒物之王，任何毒蟲見了，都是嚇得不敢動彈，豈有被甚麼龜兒子的蜈蚣咬死之理？」阿紫聽他口出粗言，更要激他一激，道：「你不相信，也就罷了！昨天我看見地下有一條透明得像水晶般的大蠶，透著古怪，一腳便踏死了。」三淨跳起身來，一躍丈餘，當真便如一個大皮球彈在空中一般，大聲道：「放你祖宗十八代的臭屁！我這寒玉蟲靈活如風，你若無剋制它的藥物，如何剋制它得住？你若是踏它一腳，他先就將你咬死了。」阿紫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包，打了開來，裏面赫然便是那冰蠶的屍體。這冰蠶身子以被木棍搗扁，汁液擠出，變成癟癟的一片。原來阿紫知道這冰蠶十分靈異，料想它的屍體也會有甚麼用處，因此放在身邊。三淨見到冰蠶果真已死，霎時間臉色慘白，更無半點血色，身子搖了幾搖，突然伏在地下，放聲大哭，猛地裏一伸手，將死冰蠶搶了過去，抱在懷中，哭道：「我的乖心肝，好兒子！我千辛萬苦的從崑崙山將你帶下來，你就是不肯聽話，自己要偷出去玩耍，卻給這丫頭一腳踏死了。」只聽他越哭越是傷心，哭到後來，噎的聲音也發不出來了。阿紫拍手大笑，連稱：「有趣！」

蕭峰見多識廣，知道那矮僧決計不肯甘休，一提馬韁，要擋在阿紫身前，先護住了她，然後再出言向那矮僧致歉，那知三淨和尚哭聲未停，突然身子又如一個大皮球般躍了起來，猛向阿紫身上撞去。這一下發難來得好快，蕭峰的坐騎還沒走到阿紫身前，三淨已然撞到。蕭峰聽得風聲勁急，叫道：「休得傷人。」左手急探，抓住阿紫後心，將她提了過來，摟在身前。只聽啵的一聲巨響，三淨大肉球般的身子撞在阿紫的坐騎之上，那馬彈了出去，橫摔倒地，登時斃命。阿紫嚇得臉色蒼白，沒想到這狀貌滑稽的矮和尚一撞之威，竟是如此厲害。三淨一撞撞死了阿紫的坐騎，身子跟著彈起，又向阿紫撞了過來。蕭峰雙腿一挾，要待縱馬而避，但三淨來得極快，馬匹起步已遲。蕭峰見勢頭不好，這矮和尚撞來的勢頭如此猛烈，若要抵擋，非出掌不可。但明明是阿紫弄死了他所飼養的冰蠶，己方理虧，不能逞兇傷人，當下左手環抱著阿紫，飛身離鞍，飄出二丈以外。啵的一聲巨響，三淨又將蕭峰的坐騎撞了出去。這一次勢道更是猛烈，那馬彈了出去，碰在一株樹上，樹枝穿入牠的肚中，臟腑鮮血激迸而出。三淨毫不理會，一彈之下，又向蕭峰和阿紫衝了過來。蕭峰頗感訝異：「這般以自己的身子去撞別人的武功，倒是從來沒見過。倘若對方持有武器，如此以血肉之軀撞去，豈不是自膏白刃？」眼見那和尚糾纏不休，這一次卻不再避，說道：「大和尚，勿得苦苦相逼，我向你賠個不是，也就是了。」三淨的身子距他本已不足三尺，聽了他這幾句話，突然間骨溜溜的向天上翻去，這一個空心觔斗，連打了三個圈子。蕭峰抱著阿紫又退了兩步。三淨輕輕落下地來，落下時肩頭著地，立即滾身而進，衝向蕭峰腳邊，大叫：「還我的蠶兒來，還我的蠶兒來！」這一路身法，和武林中常見的地堂拳大不相同，只見他雙手雙腳縮攏，成為一個大球，滴溜溜的直滾過來。

蕭峰心想這和尚也真憊懶，與人打架那有這樣打法的，向旁跨開兩步，一瞥眼間，只見地上撒著一大片黃色粉末。他見機奇快，雖不知這些粉末有何古怪，但顯然不是地下原來所有，是這矮和尚滾動時做下的手腳。蕭峰一聲清嘯，右足踢出，騰身而起，抱著阿紫，要避過腳下的這片黃粉。這些黃色粉末當真便是三淨所撒的毒粉，蕭峰只要一腳踏了上去，毒粉飛揚，他與阿紫非吸入鼻中不可，那時周身酸軟，只好聽由敵人宰割了。三淨見蕭峰十分機靈，眼見他便要上鉤，卻在危及急萬分之際躍身避開。三淨身子一彈，又向蕭峰撞了上去，心想他就算武功再強，但手上抱了一個人，一躍之後，終究不能再躍，只要三個人同時摔了下來，自己口鼻中敷有解藥，對方卻是定然中毒。

蕭峰見他再度躍起，其勢不能再避，當下左足在這大肉球上輕輕一撐，藉勢便飄了開去。三淨這一撞用足了生平之力，勢道沒用出，便給蕭峰迫了回來，全身全力回歸時走岔了道，身子便如一根木頭般從空中摔了下來，本來身子的任何部位著地都能立即彈起，這時卻不由自主的雙腿伸得筆直，腳板落地，砰的一聲，猶如打樁一般，膝蓋無法彎曲，全身重量都吃在一雙小腿之上，喀喇一聲響，兩條小腿立時斷了。蕭峰在他身上一撐，本意是避開地下的毒粉，決計料不到這矮和尚所練的內功竟是如此怪異，內力行錯經脈，身子在半空中便不聽使喚。他見三淨雙腿斷折，心下老大過意不去，說道：「大師，你躺著別動，我去叫人來送你回歸本寺。你是那一座寺院中的？」

# 第七十五回 好心受制

三淨強忍疼痛，半聲也不哼，說道：「你爺爺天下為家，你管我是那一座寺院中的和尚？我斷了腿自己會治，誰要你假惺惺的來討好？」蕭峰道：「你自己會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在下姓蕭名峰，你要報仇，到南京城找我便了。阿紫，咱們走。」阿紫向三淨伸伸舌頭，用手刮了刮臉，說道：「在下姓段名紫，你要報仇，到南京城來找我便了！」說著攜了蕭峰的手，揚長而去。

游坦之躲在草叢之中，見到適才這一幕，心下十分驚駭，見阿紫離去，雖感寬慰，但不知怎地，竟是忽忽如有所失，尤其是她與蕭峰攜著手的親密神情，更是胸頭鬱悶，只聽三淨叫道：「水，水，我要喝水！」游坦之心想：「那冰蠶是我偷了去給姑娘的。累得這和尚如此傷心，腿又折斷，好生過意不去！」聽他苦求飲水，便從草叢中走了出來，說道：「大師少待，我拿水給你。」

三淨轉過頭來，見到他奇形怪狀的鐵頭，嚇了一跳，道：「你──你──是甚麼東西？」游坦之苦笑不答，道：「我去取水。」走到溪邊，雙手掬了兩掌水，快步走到他口內。三淨道：「不夠，還要！」游坦之道：「好！」又去掬了一把水給他飲了，說道：「大師，你行走不得，這裏離憫忠寺不遠，我負了你去罷！」三淨睜著一雙銅鈴般的怪眼，骨溜溜的向他轉動，只是游坦之的臉蛋藏在鐵罩之內，臉上神情無法見到，大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憫忠寺的和尚？」

游坦之一窒，心道：「糟糕！別露出馬腳來！」說道：「這裏附近只有憫忠寺一座大廟，想來大師自是那廟裏的僧人了。」三淨道：「嗯，你倒很是聰明，我也不用你背負，我在憫忠寺的菜園中有個葫蘆，葫蘆中有上好的治傷藥酒，煩你給我去取了來。」游坦之奇道：「菜園中還有一個葫蘆，那葫蘆──」這「那葫蘆」三字一出口，立時知道不妙，登時縮口，不知再說甚麼好。

三淨道：「啊，我糊塗啦，那葫蘆不見了。只好請你背負我去。」游坦之道：「很好！」從這溪畔望得見憫忠寺的屋角，背著他過去，也不過里許之地，於是蹲下身來，讓三淨伏在背上，拔步便行。

只走得七八步，突覺三淨十根手指如鋼抓般扼住了自己頭顱，越收越緊，幾乎扼得他氣也透不過來。游坦之大驚，用力想將他摔下地來，那知三淨的兩個膝蓋緊緊扣在他腰間。他用力一摔，腰間便是一陣劇烈的酸痛，只聽三淨道：「好啊，我那葫蘆酒是你這小子偷去的，是不是？小賊，你偷了我酒喝，連我的葫蘆也偷去了！」游坦之在他掌握之中，只得抵賴：「沒有，我沒有偷你的葫蘆。」三淨道：「你聽說我菜園中，還有個葫蘆，便覺奇怪，那麼我這葫蘆不是你偷的，更會是誰？」游坦之聽他沒提冰蠶，心想：「偷個葫蘆，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反正這時已然無法再賴，便道：「好罷，就算是我偷的，我去拿來還你便是了。」三淨哈哈大笑，突然間卻又哭了起來，抽抽噎噎的說道：「小賊，你偷我葫蘆之時，有沒看見我那寶貝孩子寒玉蟲？」游坦之道：「沒有啊，我只見地下有個圓圈，沒見到甚麼蟲兒。」三淨道：「唉，他就不守本分，終於給人家打死了。小賊，向東走。」游坦之道：「向東去那裏？」三淨雙手使勁，在他喉頭重重的一扼，道：「我叫你向東，便向東，多問甚麼？」游坦之給他扼得好生疼痛，只得負了他向東行走。

這和尚雖矮，但十分肥胖，份量著實不輕，游坦之走出數里後，已是氣喘噓噓，十分辛苦，道：「我走不動了，得坐下來歇歇！」三淨怒道：「我又沒叫你歇！快走快走！」一面說，一面雙膝運勁，用力夾他腰間，竟如催逼坐騎一般。

游坦之在他催逼之下，無可奈何，只得勉力拖著腳步，一步步的向前挨去。又行了五六里，實在是再也走不動了，身子向前一撲，口吐白沫，只是喘氣。三淨連叫：「快走，快走！」握拳打他背脊。游坦之道：「你便是打死我，也走不動了。」三淨道：「你不走，我便殺了你！」一言甫畢，忽聽得身後有人喝道：「三淨，好大膽子，逃到了這裏，方丈傳下法旨，命我等擒你回去。」

游坦之側頭一看，只見身後大路上兩個灰袍僧人如飛的趕來，當先一人正是那日在菜園中見過的中年和尚。三淨求道：「師兄，我雙腿給敵人打斷了，這時難以行動，待我續上雙腿之後，自當來寺向方丈請罪。」那中年僧人喝道：「有人負著你逃到了這裏，自有人負你回寺，咦！這──這──這人好生古怪。」他見到游坦之的鐵頭，不禁大是詫異。另一個青年僧人道：「這等邪魔外道，古裏古怪，一起擒回寺中去罷！」三淨道：「兩位師兄既是非要我回去不可，只得從命。」向游坦之喝道：「小賊，跟著這兩位師兄前去。」游坦之道：「我──我走不動啦，須得歇一會。」三淨道：「不成！咱們得在天黑前趕回憫忠寺。」那中年僧人道：「是啊，快走，還歇些甚麼？」說著順手在道旁拾了一根樹枝，一棍便向游坦之肩頭打來。游坦之吃痛，心想：「出家人也是這般暴躁，不可理喻。」只得掙扎著站了起來，負著三淨一跌一撞的向原路回去。兩個僧人在游坦之身後監視，見三淨一雙小腿的腿骨果已折斷，兩隻腳飄飄盪盪的凌空懸掛，便不加提防。那知四個人行到一處旁臨深谷的山嶺上，三淨突然左手在游坦之背上一掀，身子飛起向那中年僧人撞了過去。那僧人罵道：「你作死麼？」不及抽出戒刀，一掌便向他拍去。三淨右掌對準他掌心擊出，雙掌相交，啪的一聲響，三淨身子飛了起來，藉勢向那青年僧人撞去。那青年僧人退了一步，雙拳併攏，向三淨胸口打到。三淨左掌在他拳上一借力，身子向上一提，右掌一記打中他的天靈蓋，跟著一個倒翻觔斗，又回到游坦之的背上。

游坦之當他飛身而出迎敵之際，背上本是一輕，還沒來得及決定乘機逃走還是留在原地不動，三淨又已飛快的躍回，左手扣住了他的咽喉。只見那中年和那青年的兩個僧人雙膝軟倒，身子慢慢坐了下去，蜷成一團，不住的抽搐。游坦之又驚又奇，心想：「這三淨和尚用的是甚麼厲害功夫，只是輕輕一掌，便打得他們重傷如此？」只聽得兩個和尚口中荷荷而呼，抽搐得幾下，便即死了。

三淨伸出右掌，拿到游坦之眼前，得意洋洋的道：「你瞧清楚了！」游坦之向他掌心一看，只見他右手中指戴著一枚精鋼戒指，戒指上突出了一枚極細的金針，針上有一點點的鮮血滴下來。游坦之一想，便即恍然：「原來他掌心中暗藏金針，看來針上還餵有劇毒的藥物，是以兩掌之間，便擊斃了兩人。」三淨將那金針向他鐵罩的眼孔一下的虛刺，喝道：「你若不聽話，我便給你一針。」說著左手逐一提起那兩個屍身，拋入了山谷之中，說道：「向東，向東！」

游坦之不敢違拗，想到他殺死二僧的手段之毒，不由得心膽俱寒，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一股力氣，雙腿雖是嚇得發顫，卻是移動極快，大步向東方行去。

眼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游坦之心想：「你雙腿斷了，一時未能接續，等你睡著了，我總有脫身逃走的機會。」那知天黑之後，三淨命游坦之走進草叢，叫他躺了下來，自己縮成一個肉球，坐在游坦之的鐵罩之上，不多時便即鼾聲大作，既然睡熟了。游坦之氣惱之極，知道自己只須一動，立即便會將他驚醒，勢必挨一頓飽打──

游坦之給這團肉球壓在頭上，真是苦不堪言，這鐵罩乘熱時戴在他的頭上，已與他頭皮臉面黏在一起，無法分開。三淨坐在鐵罩之上，只要一動，便扯得游坦之頭臉劇痛。好容易挨到次日清晨，三淨雖將自己折斷的小腿接續上了，但看來若非經過五六十天，難以行走如常。游坦之想想也覺心驚：「難道這五六十日之中，時時刻刻要我背負著這個兩百來斤的大肉球？」這日中午，兩人行到一處市集，歇下來在一家麵店中打尖。游坦之見有一個騾馬販子牽著幾匹騾馬走過，便道：「師父，你雇一匹騾馬乘坐，豈不是比我背負你行走快得多了？」三淨喝道：「少胡說八道！乘坐騾馬，那有叫人背負方便？馬兒能負我入屋上床麼？能負我到廁所出恭麼？」游坦之一想不錯，嘆了口氣，只好不言語了。三淨為了讓他行走時迅速有力，倒讓他將麵條饅頭吃得飽飽的，下午折而向南，一路上三淨忽然向他大談佛理，說道天生萬物，貴賤禍福，原是前生註定的，一個人前世作了孽，今生變牛變馬，供人乘坐。像游坦之這樣，雖然不變牛馬，但作人奴隸，那也是前生孽重，只有今世好好的服侍旁人，多積福德，來世才能享福。游坦之聽得將信將疑，尋思：「你出手便連殺兩個僧人，如此殘忍，以往殺過的人一定不少，卻還說甚麼積德修行？」只是在他箝制之下，不敢將心中言語說了出來。如此向東南方連行數日，天氣漸暖，游坦之聽得三淨一路向人打聽走向海濱的路徑。他心下暗暗歡喜：「到海中去倒好，有船可乘，我便不須給他做牛做馬了。」又行數日，這日下午，二人坐在一座涼棚下喝茶。游坦之流了滿身大汗，連盡數碗涼茶，兀自口渴未消，突然間嗆啷一聲，三淨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下，跌得粉碎，低聲叫道：「快走，快走！」聲音極是惶急。游坦之還沒放下茶碗，三淨左手五指猶如鋼鉤，已抵入他的左肩，一借力處，一個大肉球已伏在他的背，喝道：「向西北角上走，越快越好！」游坦之站起身來，躍出涼棚，只聽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四處都是口宣佛號之聲。游坦之咽喉中被三淨扼得緊緊地，顧不得理會旁人，發足便往西北角衝去。只見兩名黃衣僧人手執禪杖，攔在身前。游坦之一斜身，欲往左側衝出，又被兩名黃衣僧人攔住。跟著右側和身後各有兩名僧人逼上，八個和尚手中各挺兵刃，指住了三淨。

三淨說道：「罷了，罷了！眾位師弟、師侄，算你們本事大，終於找上我啦，咱們這就去罷！小賊，你跟著大夥兒一起走。」游坦之心想：「原來是憫忠寺中大批和尚追下來，這一次，三淨可不見得能將這八個僧人都殺了。」果然一路上三淨絕無動靜，那八名僧人也不跟他說一句話，但游坦之災難不脫，每日仍是負了三淨行走，只是一路向南，卻不回到憫忠寺去。

一行人朝行夜宿，長途跋涉，在道上一月有餘，游坦之走得慣了，漸漸的不以為苦，初時還常常想著：「這一路向南，卻到那裏去？」到得後來，渾渾噩噩的行走，當真便如一頭騾馬相似，自己將來命運如何，一行人要到那裏去，再也不關心半點。後來越走便越是山道崎嶇，每天都在上山。這一日下午，終於到了一座大廟之前，游坦之抬頭一看廟額，見匾上寫著「敕建少林寺」五個大字。他從前當然曾聽伯父、父親說過，少林寺乃是中原武學的泰山北斗，人人仰望之所，但他這一年中連受折磨，對身外之事已是絲毫不感興趣，只求每天少走幾里路、三淨少打自己幾下，那便心滿意足。其實，就是多行路程，三淨拳拳毒打，他也是默不作聲的忍受，多走少走，多打少打，到得後來，似乎也沒甚麼分別了。

這時突然之間來到了少林寺，他心中不免一震，但隨即便處之淡然，他如此大受折磨之餘，即使進入皇宮內院，只怕也引不起甚麼興趣之情。

一行人進入一座大殿，殿內一名僧人說道：「送戒律院！」那八名僧人答應了，引著游坦之從側門出去，沿著一條小徑一路上山，來到一座陰森森的院落之中。院裏出來一名老僧，聲音乾枯的說道：「奉戒律院首座法諭：三淨未得許可，擅自下山，先打三百法棍，分十天責打。再行嚴查下山後之劣跡，按情治罪。」兩名僧人抓住三淨，將他提了起來，伏在地上。游坦之背上陡然間一鬆，大感暢快。

只見一名擒拿三淨前來的僧人走道老僧身旁，低聲說了幾句話，又向游坦之指了一指。那老僧點了點頭，說道：「游姓小賊相助三淨逃走作惡，敗壞佛法，先打一百法棍，再按情治罪。」一名僧人在游坦之背上一推，說道：「低頭伏罪！」游坦之毫不抗拒，便即伏下，心想：「你們要我怎樣，便怎樣好了，你們說我有罪，我總是有罪的。」那老僧說了這幾句話後，轉身入內，戒律院中走出四名僧人來，將三淨和游坦之橫拖倒曳，搭入了一間大廳之中。幾名僧人按住三淨，大棍便打了下來，打滿三十棍後，按住游坦之又打。游坦之覺得擊打自己這三十棍，比之打三淨的要重得多了，想是他們同門相護，下手之際大有輕重的分別。

這三十棍打得他皮開肉綻，下半身盡是鮮血。過得七日，棒瘡尚未痊可，又被拖來第二次再打，直打了一百棍才罷。一名僧人向他宣示戒律院首座法諭：「游姓小賊著罰入菜園挑糞，痛自懺悔過往罪惡。」游坦之茫茫然的跟著那僧人來到菜園之中，向管理菜園的僧人叩見。管菜園的僧人法名叫做緣根，身形瘦小，容貌枯槁，落了兩隻門牙，說話關不住風。他見了游坦之頭戴鐵罩的怪狀，大感興趣，坐在長凳上架起一雙二郎腿，盤問他的來歷。游坦之心想伯父和父親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自己今日折墮至此，說出來豈不是辱沒了游氏雙雄和聚賢莊的威名？當下只說自己是個尋常的鄉民，不幸被契丹官兵打草穀時擄去，以至苦受折磨。那緣根極愛說話，甚麼細節都要問得清清楚楚，絕不許游坦之含糊過去，但游坦之決意不吐露自己身世遭際，除了說自己是個農家少年之外，甚麼也不提及。這一場盤問，直到天黑方罷，足足問了三個多時辰。緣根反來覆去的問了一次又一次，想要在游坦之的言語中找到甚麼破綻。游坦之並非十分聰明之人，若是說謊，早就給緣根捉住了岔子，但他只是將身世縮到了極度的簡單平淡。

「你父親呢？」「死了！」

「怎麼死的？」「生病！」

「生甚麼病？」「我不知道！」

「為甚麼你幫助三淨？」「他捉到我的。」

「你為甚麼不逃？」「他捉住了我，逃不脫。」

到了晚飯時分，緣根捧了一大碗飯，一邊吃，一邊盤問，直到實在搾不出甚麼了，才道：「你去挑二十桶糞澆菜。咱們這裏不能偷懶，剛才跟你說了半天話，功夫都耽擱了。」游坦之應道：「是！」他已然不會抗辯，說道：「是你叫我說話，又不是我想說話。」他肚子餓，棒瘡痛，但還是去挑糞澆菜。

少林寺這菜園地面甚是廣闊，幾近二百畝地，在菜園中做工的僧人和長工、短工共有三四十人。游坦之既是新來，頭上這鐵罩又令他顯得古怪詭異，人人都將他來欺騙取笑，最骯髒粗笨的功夫都推給他做。游坦之越來越是不會思想，是非之心固是日漸淡薄，連喜歡悲傷之別也是模模糊糊，逆來順受，渾渾噩噩的打發著日子，只有在睡夢之中，才偶爾想起了阿紫。

這日黃昏，他澆罷了糞，已累得全身筋骨酸痛，耳聽得飯鐘聲響，當即站起身來，到小飯堂中去吃飯，忽聽得緣根叫道：「阿游，這碗飯你送到那邊竹林小屋中去，給一位師父吃，他生了病，起不了身。」游坦之應道：「是。」接過那晚白米飯，沿著小徑走向竹林之中。那竹林極大，走了好一陣會仍未出林，只見綠蔭深處有一座小小的石屋，游坦之走到屋前，叫道：「師父，師父，給你送飯來啦。」屋裏有個低沉的聲音應了一聲。游坦之伸手推門，那板門應手而開。他捧著這大碗飯走了進去，見屋裏地下的蓆上一人向裏而臥，屋中無床、無桌、無凳，只一張草蓆，蓆邊放著一隻瓦缽，缽中有半缽清水。游坦之又道：「師父給你送飯來啦！」那人道：「我不餓，不吃飯，你拿回去罷。」說話的口音含混不清，始終不轉過身來。游坦之聽他說不餓，不要吃飯，便將這碗飯捧回小飯廳中，回報了緣根。次日午間，緣根又叫他送飯去，那人仍是不吃。一連四天，游坦之每日送兩次飯去，那人一直不轉過身來，也始終不吃飯。游坦之已無好奇之心，此事雖然頗不尋常，他卻也漠不關心。這人到底是誰？為甚麼不要吃飯？一直不吃飯豈不餓死？他全不放在心上。緣根叫他送飯，他便送去，那人不吃，他就拿了回來。到得第五日中午，他又送了一碗飯去。那人仍是說道：「我不餓，不吃飯，你拿回去罷。」游坦之平平淡淡的道：「好！」轉身便走。那人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一把抓住游坦之的手臂，罵道：「你這人全無心肝──」剛說得這幾個字不禁「啊」的一聲驚呼，見到他頭上的鐵罩，大感詫異。游坦之見這僧人又瘦又黑，凹眼高鼻，模樣不是中土的和尚，臉上一條條的皺紋，也不知他已有多大年紀。

那僧人問道：「你頭上罩的是甚麼東西？」游坦之道：「鐵罩。」那僧人問道：「誰給你罩的？」游坦之道：「契丹人。」那僧人又問：「幹麼不除下來？」游坦之道：「除不下。」那僧人道：「我接連四天不吃飯，你置之不理，也不叫寺裏的知客來看我一次，不叫人整藥醫治，是何道理？」他雖是西域胡僧，華語卻說得甚是流利。游坦之道：「你死也好，活也好，關我甚麼事？」那胡僧大怒，手一伸，抓住了他的肩頭。游坦之只覺肩頭劇痛，有如刀剜，但他忍痛忍慣了，既不掙扎，也不呻吟，處之泰然。那胡僧奇道：「你痛不痛？」游坦之淡淡然道：「痛也好，不痛也好，有甚麼相干？」那胡僧更是奇了，道：「怎叫作『有甚麼相干？』難道這肩頭不是你的，我再使些力氣，將你的肩頭捏碎了？」他一面說，一面手上運勁。游坦之只覺痛徹心肺，這肩頭真是便要給他捏得粉碎，但他身上雖痛，心情卻已麻木，既不抗辯，更不討饒，心想：「我若是命中註定肩頭要給人捏碎，那也是無法可想之事。」那胡僧見他耐力如此之強，倒也十分佩服，說道：「很好，少林寺中，連一個小小的火工也有這般修為。你去罷！」游坦之捧了那碗飯出來，沒走出竹林，忽然撞到緣根守在路旁。緣根陰惻惻的走到他身前，冷笑道：「阿游，遼國憫忠寺的事發了，到戒律院去罷。」游坦之聽到「憫忠寺的事發了」幾個字，心想：「想必是三淨查到我偷了他的冰蠶，這種事終究賴不掉，那就聽天由命罷。」當下跟著緣根來到戒律院中。

他第一日來到戒律院時遇到的那個老僧，這時他仍是站在院前，淡淡的道：「游坦之，三淨說道，遼國憫忠寺的那些罪大惡極之事，是你幹的，是也不是？」游坦之應道：「是，是我幹的。」

那老僧聽他一口認罪，倒是頗感詫異，說道：「你既自己認罪，我也不來難為你，那五百記殺威棍，便給你免了。你到懺悔房，自己好好的思量，再來跟我說話。」緣根帶著游坦之，來到戒律院之後，一塊空地上。只見四個方形石柱，並排豎立。緣根在一枝石柱上一拉，開了一道門，原來是一間小小的石室，推開室門，命他入內，便關上了門。這懺悔房說是一間房間，其實倒似是個豎起的石頭棺材。游坦之一走了進去，別說坐下，便轉身也是十分為難。石室頂上鑿有兩個小孔，作透氣之用，四面石壁緊緊迫著他的身子。游坦之心道：「我有甚麼事好思量？有甚麼東西可懺悔的？」便在此時，只聽得一個人殺豬也似的大聲叫喊，那聲音從石室頂上的小孔傳了進來，正是三淨的口音。只聽得叫道：「不行，不行，我這身體，怎麼進得懺悔室？」戒律院的老僧道：「本寺千年的規矩，僧徒犯了大罪，須得入懺悔室反省，你進去罷。」三淨急道：「我這樣胖，說甚麼也擠不進去。」

游坦之雖在難中，聽了這句話後，想起三淨那大皮球一般的身子，卻也忍不住好笑。只聽那老僧冷冷的道：「將他推進去，把石門關上了！」隱隱約約聽到有好幾個人撐持之聲，三淨大聲呼喊，但那老僧毫不寬容，非執行寺規不可。三淨叫道：「我去稟告方丈，你虐待同門，你拘泥不化，怎能將我這胖和尚硬塞進這──這間──哎唷──不得了──不成──不成！」那老僧道：「大家再加一把勁，用力，用力！」另一名僧人道：「好臭，他的屎尿也擠出來！」老僧道：「嗯，塞進了一大半，還有一小半，用力推啊！」搞了半天，終於將三淨一個肥大如球的身子，硬塞進了這座窄小的石室。三淨早已沒了抗辯的力氣，嗚嗚咽咽，抽抽噎噎的哭泣。游坦之心想：「這樣狹窄的一間石室，連我也轉身不靈，居然能將這個大肉球塞了進去，倒也是稀奇之極。」突然之間，三淨叫道：「放我出來，放我出來，我甚麼都說了，不敢抵賴。」那老僧道：「你先說了，再放你！」三淨道：「我──我在遼國憫忠寺中，偷了三十三兩銀子，去買酒喝，殺了三條狗，又殺了七個和尚，四個俗家人──我──我在遼國有個女子相好──又去賭場賭錢。」那老僧道：「你說這些事都是那個鐵頭人幹的？」三淨道：「是，是！都是他幹的，我忘記了。」老僧道：「你還沒想得清楚，在這裏想上一天一夜，多半便可想清楚了。」三淨大叫：「再過一個時辰，就把我擠死了。我一切招認，都是我幹的。」那老僧道：「那麼那個鐵頭人幹了甚麼壞事？」三淨道：「他──他偷我的葫蘆，偷我的酒喝。」那老僧道：「還有呢？」三淨道：「我──我不知道。快──快放我出來。」那老僧冷言道：「你倒會冤枉人，去把那鐵頭人放出來。」執事僧人應了，打開石室的石門，將游坦之拉了出來，游坦之見旁邊那座石室的門縫中，三淨的肥肉迸了出來，倘若這不是石室而是木房，那勢非脹裂不可。

那老僧向游坦之道：「憫忠寺的事，三淨自己已招認了，怎麼你不言明真相？」游坦之道：「我不知道。」那老僧道：「到底你有沒有做過壞事？」游坦之道：「我這生多災多難，想必是前生造的孽很重，前世一定做了許多壞事。」那老僧聽他這麼說，很是喜歡，適才冤枉了他，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向緣根道：「這鐵頭人本性倒很純良，那胡僧波羅星有病，你叫鐵頭人專門服侍他，這幾天不用在菜園中做工了。」緣根道：「是！」

三淨叫道：「我不成啦，快放我出來！」只聽得格格之聲不絕，猶似爆豆一般，原來三淨全身骨骸受到擠迫，相互摩擦發聲。

游坦之心想：「看來三淨身上的肋骨已斷了許多根。」只聽三淨又叫：「我一切都已招認了，怎麼還不放我出來？這──這不是騙人麼？」緣根向游坦之道：「快拜謝執法大師的慈悲，委派了你一件輕巧的功夫。」游坦之自從在遼國大吃苦頭之後，對任何外國人都無好感，不以為服侍那胡僧波羅星有甚麼好處，但緣根既然這麼說，他也就跪地拜謝。緣根帶著他來到竹林中波羅星的屋中，波羅星向牆而臥，對二人毫不理睬。到得用膳時分，游坦之送飯去給他，波羅星道：「不吃飯！」再也不去睬他。如此兩日，波羅星說話的聲音越來越是衰弱，寺中知客得到訊息，前來探望。那知客探病之後，十餘位老僧絡繹前來慰問。游坦之站在一旁，聽到那知客向波羅星傳報各老僧的身份，都是甚麼羅漢堂首座、達摩院副座、戒律院首座等等職司甚高之人。他心想：「這胡僧似是頗有來頭的人物，一生病，竟有這許多人來探望。」

波羅星病了數日，始終不痊，偶然也吃些稀粥，但仍是不能起身，每日裏終是面壁而臥。幸好這人性子溫和，並沒如何支使折磨游坦之，倒令他日子過得甚是清靜。又過了兩日，波羅星突然半夜裏大聲呻吟，大叫：「頭痛啊，頭痛啊！」在地下滾來滾去，難以忍耐。游坦之點起燈燭，只見他滿臉通紅，伸手在他額頭一摸，著手滾燙。波羅星跳上躍下，叫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快叫人來給我醫治。」游坦之道：「是，是！」不知去跟誰說好，只得奔到菜園中去叫醒了緣根，由緣根到清健院中去請了治病的僧人來給他診治，針灸服藥，忙碌了半夜，直到天明，這才安靜了下來。

如此發作了數次，連清健院中的醫僧也不住搖頭，出得門來，便道：「這胡僧得的是天竺怪病，為中土所無，看來難以治好。」波羅星越來越是衰弱，有一日起床便溺，腳下一軟，摔了一跤，額頭跌破了一個大洞，流了不少鮮血。眾老僧知道了，又都來慰問看視。如此纏綿了一月有餘，波羅星的病越來越重，這一晚合當有事，游坦之白天受了涼，半夜裏肚痛起來，忙到竹林中去出恭，正在結束褲子，月光下突然見到丈餘之外的地中鑽上一個人頭。游坦之大吃一驚，正要失聲而呼：「妖怪！」只見一個黑影上半身鑽了出來，跟著全身現出，赫然便是波羅星。日間所見到的波羅星氣若遊絲，要坐起身來喝一口湯水也是十分艱難，但這時竟然變得猶如生龍活虎一般，從地底一鑽上來，瑟的一聲輕響，便竄上了竹樹，敏捷有如狸貓。游坦之大奇：「原來他這些日子中都是裝病，他怎麼會從地底下鑽出來？這時候卻又到那裏去？」但見竹樹輕搖，波羅星已從一株竹樹躍到了三丈外的另一株竹樹上。竹竿彈性極強，一彈之下，身子便已遠去。若不是游坦之親眼見到他竄上竹子，定不知樹上有人，只道是清風動竹，月下搖曳而已。眼見得搖動的竹子一路指向西北，去得極快。游坦之雖對世事漠不關心，但終究年紀甚輕，好奇之心未曾全失，走到波羅星鑽出來的地方一看，只見地下有一個圓洞，一塊木板放在一旁，木板上堆滿了泥土竹葉。顯然當波羅星鑽入洞中之後，便將這塊木板掩上洞口，竹林中本來少有人至，就算有人，一腳踏在木板之上，也不會覺得有何異狀。游坦之心道：「這地道通到何處，倒要去瞧瞧。」伸足踏入地洞，便鑽了下去。不料這地道甚短，爬行不到數丈，便向上升。游坦之鑽了上來，忍不住啞然失笑，原來便是在波羅星的臥睡之地，出口處給那張草蓆蓋住了，平日波羅星就睡在其上，誰也不會發覺。

# 第七十六回 天竺梵文

游坦之尋思：「這個波羅星忒也古怪，卻不知到那裏去了？」他好奇心不可抑制，又走到竹林之中，順著波羅星的去路走去。他隱約覺得，這胡僧搞這鬼鬼祟祟的勾當，其中必有重大圖謀，自己去窺探他的隱私，若是教他知覺，必有性命之憂。他遠遠望見波羅星縮在一株竹子之上，便伏在草叢中慢慢爬行。爬到離那竹子十丈左右，不敢再向前行。過得良久，西面一大塊浮雲飄飄過來，遮住了月亮，四下裏登時黑了下來，只聽得颼的一聲輕響，那棵竹子一沉，隨即彈起，波羅星借勢飛出，躍入了前面的樹叢之中，游坦之見他輕功如此高強，伸了伸舌頭，說甚麼也不敢跟去查看究竟，忙回到自己房中睡倒。隔不到一盞茶時分，聽得波羅星房中發出輕聲，知他已經回來，心想：「好險，好險，幸虧我沒多耽擱，否則定然給他知覺。」

次晨，游坦之起來，見波羅星仍是面壁而臥，裝得病勢十分沉重，他也不說甚麼，拿了一把鋤頭，到竹林中去挖筍，一直走到昨晚波羅星躍入的樹叢之中。行出數丈，忽然樹後轉出一名僧人來，厲聲道：「你到藏經樓來幹甚麼？」游坦之道：「我──我挖竹筍。」那僧人揮手道：「快去，快去！你又沒有方丈法牒，怎能走近藏經樓來。」游坦之道：「是，是！」退回竹林中去挖筍，心想：「原來那樹叢中是藏經樓的所在，非奉方丈法牒，不得近前。昨晚波羅星私入藏經樓，難道去偷經看麼？做和尚便要唸經，原是天經地義之事，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些經有甚麼唸頭？」

他查到波羅星裝假病，挖地道，只不過為了私入藏經樓，就無心再加理會，挖了一大堆竹筍，抱到菜園中，交給了緣根。緣根讚道：「好小子，做事倒也勤懇，不枉了我提拔你一場。你送到廚房去罷！」游坦之答應了，將這堆竹筍送入廚房。廚房中熱騰騰的正煮開了一大鍋菜湯，火工僧舀了一碗給他喝了，又舀一碗命他送給波羅星。游坦之端了菜湯，來到波羅星房中。波羅星仍道：「不喝！」但這碗湯係以香菇、金針、白菜、竹筍所煮，香味甚濃，波羅星禁不住香氣引誘，道：「好，給我喝兩口也好！」反手接過，裝作無法起身，仍是臉向牆壁，橫臥著喝湯。游坦之一瞥之間，只見那碗湯中映出了半本書來，書上彎彎曲曲的寫滿了奇異文字。他登時心念一動：「這些外國文字，似乎和我那本書上的文字一模一樣。原來這波羅星每天面壁而臥，卻是在偷看這些古怪文字。嗯，他半夜三更偷偷的到藏經樓去，就是為了取這種外國書來讀。」

當他從前大受折磨之時，於身外的任何事物全不關心，這些日子來，在少林寺中不再受人無理虐待，這才對波羅星的詭異行徑起了好奇之心，但這時見他只不過躲著誦讀外國經書，心想：「做和尚當然要唸經，做外國和尚當然唸外國經，一點也不稀奇。想來外國人喜歡偷偷摸摸。」從此對波羅星之不再留意。

如此又過月餘，一晚夜半之中，游坦之睡得正沉，突覺亮光刺眼，他睜開眼睛，見那亮光發自隔壁波羅星房中，從板壁縫中透了過來。這亮光耀人眼目，比之波羅星平時所點的蠟燭強了十倍也尚不止。游坦之大感奇怪，側身從壁縫中張眼望去，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那房中盤膝坐著五個老僧，都是身披大紅袈裟，閉目入定。那五個老僧中有三個曾來探望波羅星病況，游坦之曾經見過，知道均是本寺輩份甚尊，職司甚重的高僧。這五位高僧圍著草蓆而坐，草蓆掀開，露出了地下的洞孔，波羅星卻已不在。游坦之心中第一個念頭便是：「波羅星又去偷書啦，這一次可給當場捉住了。」

游坦之再留神看那五位老僧時，見每個人都是右手當胸，拿著一串唸珠，但唸珠卻並不移動，每人掌心翻而向外，正對準了波羅星的那個洞口。游坦之對這胡僧並無情誼，不過自從被派服侍他之後，不再受甚麼艱難折磨，只盼長久的服侍下去，這時見到如此陣仗，不由得暗暗為他著急，但隱隱又有一番瞧熱鬧的心情。

突然之間，五位老僧左手袍袖同時一拂，室中燭火被風逼住，登時暗了下來，但火燄隨即一吐，更顯光明，游坦之眼睛一花，只見室中已多了一人，正是波羅星從地洞中鑽了上來。他手中捧著三本書，一見到五個老僧守在洞側，自是大吃了一驚。五僧齊聲口宣佛號：「阿彌陀佛！」右掌緩緩伸了出去，但見五僧袈裟的袍袖都脹了起來，猶如五張紅色的小小風帆。波羅星一個觔斗，倒轉身子，頭下腳上的倒立起來，雙腳在空中不住絞動，越絞越快，便如一個葫蘆，驀地裏五僧齊聲喝道：「咄！」五掌一齊向他擊了出去，砰的一聲巨響，氣息鼓盪，只震得游坦之透不過氣來，登時便暈了過去。過了好一陣，他迷迷糊糊之中，只聽得一陣陣唸佛之聲，傳入耳中。他慢慢睜開眼來，定了定神，再向板壁縫中張去，只見波羅星盤膝而坐，形貌甚是莊嚴，五僧坐在他的周圍，六個人齊聲唸經。這些誦經之聲稀奇古怪，游坦之一句不懂，卻似雙方已經和解一般。六僧誦經良久，那五個老僧站起身來，雙手合十，其中一個瘦瘦小小的老僧說道：「波羅星師兄，從今而後，你可任意出入藏經樓，要讀甚麼經書，儘可取閱，不必再私自偷窺。」波羅星抬起頭來，臉上堆滿疑雲，獃了一陣，問道：「到何時為止？」那瘦小老僧道：「永無期限，直到師兄圓寂。」波羅星問道：「你們要逼我即時自焚，是也不是？」那瘦僧道：「阿彌陀佛，師兄何出此言？師兄來自天竺上國，駕臨中土下院，吾等全心敬崇，尚自不及，豈敢無禮？」

波羅星道：「吾輩均是佛門弟子，無事不可明言。寶剎藏經之中，有不少得自敝國，數百載來，敝國多經戰亂，藏經散失甚眾，是以反來貴國訪求。佛門廣大，貴寺何苦量窄如此？」那瘦僧道：「阿彌陀佛，不敢不敢。師兄所求者若是渡人救世的佛家寶典，敝寺決計不敢自秘，取於上國，還歸上國，原是天經地義之事。可是師兄所取閱，卻是本寺武學秘本，雖然這些武技淵源出自上國，但數百年來，頗由敝寺歷代高僧推演增飾，按情按理，師兄是不該取閱的了。」波羅星道：「你適才卻說自今而後，任由我出入藏經樓，任意取閱經書，那麼這是譏刺於我了？」

那瘦小老僧彎腰說道：「不敢，此是敝寺本意。」波羅星道：「你們不用繞著圈子說話，要我如何，儘可直言。」那瘦僧道：「敝寺上下敬仰師兄佛法高深，意欲請師兄駐錫中華，在敝寺宏宣佛義，普濟眾生。」波羅星身子一顫，臉如死灰，道：「你──你是說──要我留在此，永遠不許我回歸故鄉？」

那瘦僧道：「敝寺對上國大德，豈敢如此無禮？只是懇切挽留，請師兄俯允所請。」說著又是俯首合十，行了一禮，走出屋去。其餘四僧一一行禮，魚貫而出。波羅星神情沮喪已極，情知那幾人既如此說了，便是決意將他終身監禁在少林寺中，任由他取閱各種經書，只是不許他回歸天竺故國，那麼即使他將少林寺藏經樓中全部秘笈盡皆背誦如流，又有何用？他喃喃說道：「虛偽，虛偽！明明將我監禁於此，卻說懇切挽留，要我俯允所請。我不答允，又成麼？」他越想越是難受，不由得伸拳猛打自己的頭殼。波羅星所以要裝病，乃是使得一眾少林僧對他不加提防，然後偷入藏經樓取閱經書。他生來記憶力遠過常人，這才奉了師父之命，到少林寺來閱經。師命是要他記誦之後，回到天竺背將出來，倒不是要他偷盜經書，落了痕跡，這些日子之中，他每日面壁讀經，苦苦記誦，已背出了三十餘部經書，那知道功虧一簣，終於被少林僧發覺。這些少林僧卻也不加為難，察知了他的用意之後，只是禁他回國。波羅星一來思念故國，二來有辱師命，心中懊喪之極，這一晚直到天光，只是唉聲嘆氣，自怨自艾，吵得游坦之也不能安睡。如此過了數日，波羅星倒真的生起病來，常常兩眼發直，怔怔的向西凝視，令游坦之見之生懼。這日游坦之送飯給他，波羅星伸手抓了一個飯團，正要送入口中，突然臉上掠過一絲喜色，低聲道：「有了，有了！」匆匆吃罷了飯，拉著游坦之的手，說道：「我教你一段話，你去背了出來，不過千萬不能讓廟裏的和尚們知道，你做得到麼？」游坦之不明他的用意，茫茫的道：「一段甚麼話？」波羅星道：「你須得先答應我，絕不許跟別人說起。」游坦之自從在遼國大受一番折磨之後，旁人說甚麼，他就聽從甚麼，從來也不敢違逆，波羅星既這麼說，他也就點頭答應，道：「師父如此吩咐，我就不跟旁人說起便是。」波羅星沉吟了一會，道：「還有，我每天要打你一頓，打得皮開肉綻，那是苦肉計，做給旁人瞧的，你可不得向旁人訴冤。」游坦之躊躇道：「我又沒做甚麼錯事，你為甚麼打我？」

波羅星目露兇光，道：「你不聽話，也由得你！」伸掌在地下一拍。砰的一聲響，磚屑四濺，青磚的地上竟給他拍出了一個深深的手印，說道：「伸頭過來，我要在你頭上打他三掌。」游坦之大驚，道：「頭上這三掌可經受不起，你──你要打我，打旁的地方罷。」波羅星一笑，道：「你記住了：希羅哈薩特，瓦斯諾特朗波去神，印地，坦立禿西類斯昂類諾森，馬尼非森摩尼山夫兒──」他讀了長長一段，道：「好罷，你背給我聽聽。」游坦之聽了這些莫名其妙的一段外國話，半句也記不到，張大了口，道：「希──希──希──希──」只說了個「希」字，再也「希」不下去了。波羅星大怒，當胸一拳，砰的一聲，游坦之仰天一跤摔了出去，撞在牆壁之上，痛得他險險暈了過去。波羅星罵道：「小賊，我教了你半天，你聽進去了沒有？」游坦之撫著背脊，道：「我──我不知師父說些甚麼，嘰哩咕嚕，希哩花拉的，我一點也不懂。」波羅星一想，道：「嗯，那也有些道理。你不懂我講甚麼，自然記不得，我來教你。」捧了一堆乾泥過來，碾得粉碎，鋪在地上，用手指在泥粉上彎彎曲曲的寫了三個字，說道：「阿貝爾，你跟著唸，阿貝爾，阿貝爾。」游坦之跟著唸道：「阿貝爾。」波羅星甚喜，又教了他三個字，游坦之又唸了，問道：「那是甚麼意思？」波羅星道：「那是字母，沒意思的。你再唸！」又教了他三個字母，可是回頭問他「阿貝爾」時，游坦之卻又忘了。波羅星大怒，將他倒提起來，亂搖一陣，幾乎將他吃下的飯都抖了出來，怒道：「遇到你這大蠢材，也算是我倒楣！你如此笨法，要你背得出那三十六部經書，卻又到何年何月？」砰的一聲，將他拋出了門外。

游坦之躺在地下，索性不起來了。波羅星以為摔死了他，驚慌起來，將他扶進屋內，好言安慰一番，又教他認字。游坦之怕他毆打，只得用心苦記。只是那些天竺梵文既如蝌蚪，又似蚯蚓，總而言之不像文字，游坦之識得了上面，忘記了下面，記熟了結尾，偏又忘卻了開端，一教一學，盡是叫苦連天。

波羅星狂怒之下，出手便打，可是這識字讀書之事，有關天賦性情，最是勉強不來。波羅星雖將游坦之狠狠打了一頓，但所教的梵文字母，他昏亂之下，反而更難記住。如此搞了半月有餘，游坦之終於將梵文的字母記熟了。波羅星跟著便教他閱讀字句。梵文乃天下最難學的文字之一。西方文字大多分為單數和復數，梵文除單復外，更有雙數，單此一節，可概其餘，種種曲折變化，即是聰明才智之士，也非一年半載之內可以通曉。游坦之資質本就不高，再加波羅星欲求速成，正所謂欲速則不達，教者不會教，學者不會學，弄得一塌糊塗。

游坦之日困愁城，肉體上苦痛之外，再加上精神折磨，每一念及背誦梵文經書之苦，半夜中也會嚇醒過來。回想在遼國之時，不過受人鞭打，肉體上挨受苦刑，腦子卻是自由自在，何況一見到阿紫的一嗔一笑，天大的苦惱也置之度外。眼前腦子中給波羅星塞滿了甚麼「摩訶缽羅若」，甚麼「般若波揭諦」，比之身體上的苦刑，更有過之。

他幾次想要向緣根吐露，但話還沒說，緣根一見到他滿身傷痕，囁囁嚅嚅意欲訴苦的神情，不加細問就大加申斥：「賊小子，怕挨打麼？上面派你做甚麼，再大的苦惱也得忍受，佛祖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老人家連入地獄也幹，你給人家打一頓，又有甚麼大不了？從前佛祖捨身餵鷹，捨身餵虎，這種大仁大義的精神，你怎麼不學學？」游坦之每次要想訴苦，換來的都是一頓痛罵，以後也不敢多說，只有認命的去學梵文。也是時來運到，一晚解衣就寢之際，摸到懷中油紙包中的那本書冊，猛地想起：「這書所寫的，似乎便是師父所教的文字。」忙翻出書來一看，一眼便識得兩個字，一是「一」字，一是「三」字。這一來，興致登時大好：「這書上到底寫的是甚麼東西，我是一點也不懂，若是學了梵文，便都可以讀了。這本書是我的救命恩物，那日在遼國南京城中，阿紫姑娘逼我以血去餵毒蟲，全仗這本書中的法子解災化難。看來這些法子大大的有用。」他一發現此事，學習梵文之時不再當是一樁苦事，用力記誦，只盼早日能讀懷中的這本冊子。他隱約覺得，這本冊子上所記的法子非同小可，不能讓波羅星知道，只有在臨睡之時，才躲在被窩之中，翻出來讀上片刻。審閱文字之時順便看到字旁的人體圖形，自然而然的便照著圖形中的黃線，存念意想，做起功夫來。他那知這本經書乃是少林寺開山之祖達摩老祖所書的「易筋經」，可說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寶典。他無意中依經修習，更有一個大大的好處。原來少林寺中過去數百年來，修習「易筋經」的高僧著實不少，但窮年累月的用功，卻往往不見甚麼大用，於是眾僧以為此經並無靈效，當日被阿朱偷盜了去，寺中眾高僧雖然恚怒，卻也不當是一件大事。豈知眾高僧所以修習無效，全在於勘不破「著意」二字，越是想功力大進，功力越是積累不起來。正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凡是修習此經之人，那一個不想從修習之中得到好處？要捨卻「著意」二字，實是千難萬難。

僧侶中，只有一百多年前，少林寺出過一位神僧。此人自幼出家，為人瘋瘋癲癲。他師父苦習「易筋經」不成，怒而坐化，這瘋僧在師父法體旁無意中拾起經書，嘻嘻哈哈的練了起來，居然成為一代高手。但他武功何以如此高強，直到他圓寂歸西，仍是始終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旁人也均不知乃是「易筋經」之功。

這時游坦之無心練功，卻不知不覺的功力日進，正是走上當年這位瘋僧的老路。

梵文難學，變化繁複無比。這日波羅星教他讀「那羅伐大諦」，說道有個女子，名叫「那拉」，「伐大諦」是她正在說話之意，因為是她在說話，所以「那拉」要變成「那羅」。游坦之記熟了。過了片刻，波羅星教他再記「那拉赫巴加諦」，說是這個那拉正在煮飯，因為煮飯的「巴加諦」頭上是「巴」的聲音，所以「那拉」要變成「那拉赫」；接著又教「那拉斯蒂斯特哈諦」，說是那個那拉站在那裏，這個「站」字，就是「蒂斯特哈諦」，因為這個字的頭上有「蒂」的聲音，所以那拉要變成「那拉斯」。

游坦之睜大了眼睛，只聽得心驚肉跳，中國人簡簡單單，明明白白的一個「站」字，這些西域胡人卻說成甚麼「蒂斯特哈諦」。好好一個女人叫做那拉，說話之時名字改成了「那羅」，煮飯之時名字改為「那拉赫」，站著的時候變成了「那拉斯」，但不知吃飯、睡覺、走路、罵人，她的名字又變成甚麼？

也虧得梵文難學，游坦之才無法讀懂「易筋經」上的文字！只是一到晚間，便依著圖形中的人體上的黃線用功。他初時好玩，但練了半個多月之後，便覺得有一條冰冷的涼線，依循著圖中的黃線，在自己四肢百骸行走，涼線所到之處，說不出的舒泰爽快。他也不去理會這涼線周遊全身有甚麼好處害處，只是覺得舒服，一有空閒，便這樣練了起來。到得後來，那涼線行走的路徑已熟，不用看書，自然而然的行走無誤，即使是在吃飯、走路、做工、讀書之時，內息也是運行不休。

倘若游坦之讀書能如段譽、王玉燕等人的一般聰明，這易筋經上的高深內功，便練不成了。蓋識得梵文的意義，知道這是修習上乘武功的心法，處處留神，力求精進，免不得犯了「著意」二字的大忌，雖然亦可強身健體，卻病延年，但於上乘武學，卻是絕無補益。這本書是蕭峰失落而由他拾得，但即使蕭峰並不失落，又學識了梵文，依法修習，儘管蕭峰豁達開朗，這欲求功力精進之心卻總是難以避免，那麼他終究也是白費心血而已。可見窮通禍福往往決於機緣，並非每事均可以強求而得。

有時他身上涼線不能如圖運行，便擱在一旁，置之度外，說也奇怪，過了十天半月，自然而然的會貫通無阻。武學中任何功夫，都是練習一次，有一次的進步，再勤奮之人，每日也難以練到六個時辰之上。只有這門「易筋經」的內功，一到不經意想，任其所之而運行不休的地步，即使是在睡眠之中，功力也綿綿增進。

冬盡春至，夏去秋來，如此過了一年有餘，游坦之初時還想學會梵文，一讀書中的意義，但越學越難，看來要想能夠讀通書中文字，終身已然無望，也就捨棄了這個念頭。波羅星教得心灰意懶，往往接連數日只是毆打，並不教字。游坦之默默挨打，只覺打到身上來的拳腳，越來越無感覺，往往只不過微微麻癢，全無疼痛。他還道波羅星手下留情，並非真打，卻不知自己的功力日進，不知不覺中已起保體之功。

這一日傍晚，波羅星教了一會經書，游坦之卻如何理會得？波羅星大怒之下，拳腳交加，將他狠狠打了一頓，待游坦之走開後，不禁黯然自傷。他自己既被少林群僧監禁，不得回歸故鄉，便想教會游坦之學會梵文，背誦經書，將他遣回天竺傳言，那麼自己雖然為殉師命而埋骨中土，卻已有功本門，終於使失落的經書重歸故土。但這鐵頭人蠢如牛馬，教了他一年有餘，連最簡單的經文也背不出十頁八頁，要他全部背出那三十幾部天竺遺經，卻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看來直到自己壽終，仍是難以成功。

他悲從中來，只想大哭一場，突然間遠處一縷簫聲，隱隱送入耳中。

其時游坦之內功到了這個境界，已是耳目聰明，那隱隱笛聲早也就聽到了。少林寺房舍廣大，僧侶清修，摒絕絲竹，周圍數里之內，從來不聞音樂之聲，卻那裏來的笛聲？游坦之雖然不懂樂律，但他聽得出這笛聲忽斷忽續，忽尖忽沉，聲音甚是詭異。他正微感奇怪，忽聽得隔壁波羅星的房中，也傳出了三下尖銳的笛聲。他湊眼到板壁縫中一張，只見波羅星手中拿了一枝短笛，湊在唇邊，正自吹奏。但他只吹了這三下，便將笛子放入懷中，滿臉喜容，放頭睡倒。

游坦之自從遇到波羅星以來，從未見過他如此開心，心道：「這幾下笛聲，定是含有重大意義，莫非是他天竺國的同伴，前來接應於他？」這幾下笛聲波羅星和游坦之固然聽到，少林寺中的眾高僧也聽到了。方丈傳下法諭，各處加緊守備，以防敵人闖入少林寺，有何異動，同時看守波羅星，防他逃逸。

豈知過了半月有餘，竟無絲毫動靜，少林寺中的防備也便漸漸鬆懈下來。一晚深夜之中，游坦之睡得正沉，夢中忽聽到嘶嘶幾下極輕的聲響。一來游坦之此時內功精進，二來他自幼喜歡玩弄蛇蟲，聽得出是毒蛇發怒之聲，立時驚覺，坐起身來，只聽得又是嘶嘶數聲，發自鄰室。游坦之便欲出聲警告波羅星：「小心，有毒蛇！」話未出口，便聽到嗚嗚幾下短笛，正與半個多月前聽到波羅星所吹的一模一樣，他好奇心起，湊眼到壁縫中去瞧時，不由得大吃一驚，全身發毛，波羅星這間屋中，滿屋子都是各式各樣的毒蛇，不下數千百條。每條蛇都是昂起了頭，對著波羅星，作勢撲了上來。游坦之心道：「糟糕，糟糕！卻如何救他一救才好？」

再定神看時，見那些毒蛇都是盤在波羅星身周的三尺之外，儘管互相重疊擁擠，卻都不進入他身周的圈子，游坦之見過三淨用藥畫圈以圍冰蠶的情形，料想波羅星也是使用了剋制毒蛇的藥物，心下稍定，只是不能明白：「怎麼有這許多毒蛇蜂湧而來？」只見波羅星將短笛就到唇邊，悠悠揚揚的吹了起來，甚是幽雅動聽，數千條毒蛇之中。有兩條黃色毒蛇搖頭擺腦，蛇首隨著笛聲擺動。其餘千百條或青、或黑、或間條、或花彩的蛇兒都是端視不動，這兩條黃蛇如此隨樂搖晃，更是顯著。

波羅星的笛聲漸吹漸響，有幾條蛇兒蜿蜒遊出室去，跟著又有十幾條毒蛇遊了出去。只聽得門外有人失聲驚叫：「是毒蛇，是毒蛇！」又有人道：「那天竺胡僧只怕已給毒蛇咬死了，怎麼有這許多蛇？」又一人道：「且莫亂動，瞧一瞧分明再說。」游坦之知道是寺中派來監視波羅星的僧侶。

波羅星的笛聲越是高昂，出屋的毒蛇越來越多，似乎這些蛇兒抵受不住笛聲的激動，紛紛趨避，只有那兩條黃蛇卻是十分興奮，大半個身子都昂在半空，但用一條尾巴支撐身體，不住的舞動。再過了一會，波羅星吹得似乎氣也喘不過來了。屋中毒蛇爭先恐後的向外逃出，門外的四名僧人也是大呼小叫：

「古怪之至，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這許多毒蛇。」

「那天竺和尚難道是蛇精轉世？」

「快，快去稟報玄難師伯！」

那兩條黃蛇迅速盤旋，看得游坦之眼睛都有些花了，突然間啪的一聲，一條黃蛇支持不住，倒了下來，蠕蠕而動，跟著另一條也臥倒在地。波羅星伸手出去，抓起一條黃蛇，將手邊的一塊厚布包住了蛇頭，翻過蛇腹摸了摸，取出一柄短刀，一刀在蛇腹上劃了條半寸來長的口子，再在蛇腹上推了幾推，取出一根三寸來長的管子，似乎是截短短的麥杆。波羅星身子微微發顫，剝開麥管，裏面藏得有物，他將那物展了開來，原來是一張極薄的薄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許多文字。

游坦之很是奇怪：「蛇腹之中，如何生有文字？」他凝神一看，見那紙上寫的都是彎彎曲曲的天竺梵文，登時省悟：「是了，這條蛇是他的同伴用來傳遞訊息給他的。」只見波羅星以同樣的手法剖開了另一條蛇的肚子，又取出麥管中所藏的紙片來看。游坦之一眼瞥去，那張紙上的文字，似乎與第一張一模一樣，波羅星眼光一掠便將那張紙放在一邊。游坦之尋思：「對方設想周到，怕有一條蛇途中遭到意外，是以用了兩條蛇，兩條蛇腹中的書信都是一樣的。」只見波羅星從草蓆底下取出兩張薄紙，用一段短炭在紙上草草寫了幾行文字，分別塞入麥管，藏入蛇腹。他再在衣襟撕下兩條布片，纏在兩條黃蛇的傷口之處，然後推開窗子，將一條黃蛇放入草叢。他正要放第二條，突然間板門砰的一聲給人以掌風震開，燭火搖晃之中，室內已多了四名老年僧人。左首一僧以手掌虛砍，呼呼呼幾聲，都是砍在波羅星的右臂之上。

波羅星右臂一酸，手中拿著的那條黃蛇掉在地下。右首那僧人伸指連彈，嗒嗒嗒響聲不絕，每彈一下，那條蛇便跳了一跳。彈了七八下之後，那蛇的腦袋腫了起來，跟著便血肉模糊，死於當地。游坦之大驚：「這位老和尚的神功竟如此了得，凌空伸手，便能將一條活生生的毒蛇治死。」

只聽那伸掌虛斬的僧人冷冷的道：「敝寺瞧在佛祖的份上，對師兄私入藏經閣的大過犯不予追究，只是留師兄在敝寺清修，師兄如何去招惹毒蛇蟲蟻，來到這佛門清淨之地？豈不是太也不識抬舉麼？」波羅星閉目合十，不予理睬。另一位老僧道：「這條蛇兒說不定有甚麼古怪，心聰，你過來，拾了這條蛇兒出去，好好查一查，為甚麼在蛇身上纏上一條布片。」波羅星聽得這麼說，情知所謀敗露，身子動了一動，一掌向死蛇擊了過去。

站在門口的一位老僧袍袖一拂，一股勁風送將過來，呼的一聲響，擋住了波羅星的掌風，室內燭火立時熄滅，屋樑上的灰泥簌簌亂落。門外一個中年僧人，走了進來，便是心聰，俯身拾起死蛇，又退了出去。四位老僧齊聲說道：「善哉，善哉！」右手袍袖同拂，呼呼風聲急響，門邊的板門脫卻門臼，向外直飛了出去，越飛越遠，好半天也不落下。四僧身形晃處，不分先後的同時出門。以那門框的寬狹而論，兩位老僧要並肩而過也是有所不能，但四僧身子一側，疊成一片的飛了出去。

游坦之在鄰室只看得驚心動魄，心想：「世間竟有這等高強的武功，我那大仇人喬峰自以為當世無敵，與這幾位高僧相比，只怕也是大大的不如了。」其實這四位老僧內功雖是深湛，較之蕭峰的天縱神武，相差尚遠，甚之游坦之自己這時的內功，都已在這四僧之上，只是他自己不知而已。

波羅星見四僧出門，門板既脫，陣陣秋風從竹林中吹進室來，更增蕭瑟之意，他想這黃蛇既是落入了對方手中，少林寺中當然有人識得梵文，秘密勢必揭穿，回歸天竺故鄉的種種想望，終於又成了一場泡影。他越想越是悲傷，忍不住伏地號啕大哭。游坦之聽他哭得悲傷，忍不住安慰他道：「師父，你一條蛇兒給他們打死，另有一條蛇兒逃得性命，已能給你傳遞訊息，又何必如此難過？」波羅星聽他這麼說，登時止了哭聲，道：「你──你過來。」游坦之站起身來，走到他的房中，道：「我去給你找回門板，裝好了它！」波羅星道：「且慢！你怎知道我另有一條蛇兒逃得性命？」游坦之道：「我看見的，見到你將一張紙片藏入了蛇腹。」波羅星道：「哼，不是我心狠手辣，你既發見我的秘密，那──那可容你不得。」突然間縱身而起，撲到游坦之的背上，雙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 第七十七回 蛇困老怪

游坦之給他扼住了喉嚨，要想呼喊，卻那裏叫得出聲？只覺得他四根手指有如四根鐵條，越來越緊的陷入他喉嚨間肉裏。游坦之給人欺負慣了，全沒有想到要出手抵禦，心中只是哀求：「師父，師父，你放鬆手，那條黃蛇的事，我決計不說便是。」但他說不出聲音，波羅星自是沒有聽到，其實就算聽到了，也決計不會饒他，游坦之驚惶之下，雙膝跪倒，可是波羅星的雙手只有收得更加緊了。

他只覺眼前陣陣發黑，心想：「這一次我再也活不成了。」忽然聽得身後有人咳嗽說道：「波羅星師兄，你又在作甚麼惡？」波羅星見兩名少林僧走了進來，只得放開了手，悻悻的道：「你們來幹甚麼？」一個少林僧退後一步，躲到另一個人身後，展開一張紙來，嘰哩咕嚕的讀了幾句，說道：「你信中說，月圓之夜，到寺中來接你出去，嘿嘿，可惜啊可惜。」波羅星道：「可惜甚麼？」那僧人道：「可惜事機不密，這封信給咱們截了下來。」波羅星怒罵：「你們中土的和尚，都是忘恩負義之徒，到我天竺來取了經去，從此便據為己有。我只不過借觀一下天竺的故物，你們便諸多留難。飲水思源，你們也得想一想，這些經書是從何而來。」

那僧人道：「師兄倘若看的只是天竺故經，咱們決計不予阻撓，別說閱讀，便是要抄寫數份，少林寺也可相助，完成故經還歸天竺的大功德。但師兄所偷看的，卻是少林歷代武學高僧的心得，那就大大的不同了。」波羅星怒道：「我讀的都是天竺梵文，你們中土僧人，那有用梵文來書寫之理？」那僧人道：「事情就奇在這裏──」游坦之聽著他二人爭辯，也沒心思去分辨是非，尋思：「寺中對這天竺僧不為已甚，只是不許他出寺而已。一到夜深人靜，他非殺我不可，此刻不逃，性命難保了。」當下快步走出竹林，繞過菜園，一看四下無人，發足便往後山奔去。他越走越快，轉眼間便過了兩道山嶺，只覺腳下十分輕鬆，很大的一塊岩石，一跨步便躍了過去，很闊的一條溪澗，也是提足即過。他奔了一程，回頭望時，只見少林寺隱在山腰的樹林之中，相去已是甚遠。他站定腳步，心中說不出的詫異：「怎麼跑了這許多路，一點也不疲倦？腳步輕得如此厲害，莫非──莫非──今天見了鬼啦？」他不知自己修習易筋經，這幾個月來功力大進，早已迥非往日的游坦之，只是從沒走出寺外，雖然功力每日在體內積累，自己卻是一點也不知道。

停足觀望間，只見寺後炊煙向空際裊裊升起，游坦之心中一驚：「啊喲，寺裏就要煮好飯了。波羅星找我拿飯，不見了人，聲張起來，他們就追我來啦。」想到若被捉拿回寺，勢必死於非命，當即發足狂奔。這時慌不擇路，只是向山荒林密之處奔去，總之是離少林寺越遠越好，一口氣奔了兩個多時辰，回首向少林寺望去時，重重疊疊的都是山峰，心下稍慰，但兀自不能放心，鑽在草叢之中，聽聽四下裏是否有甚麼動靜。空谷中鳥鳴嚶嚶，蟲聲唧唧，寂靜之中，西北角上忽然傳來一陣笛聲。游坦之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這笛聲和波羅星所吹的一模一樣，便是呼召毒蛇的樂音，他想站起身來逃走，但不知如何，一雙足便如釘在地上一般，動彈不得。他心中惶惑無已：「有鬼，有鬼！」其實是他嚇得太過厲害，兩條腿都軟了。

但聽得笛聲越來越近，游坦之從草叢中張眼望去，只見北方山坡上來了十來個胡僧，身披黃衣，左臂袒露在外。每個人都是面目黝黑，顯然是波羅星的族人。這群胡僧走到山坡左首，各自盤膝坐下，四個一排，一共是一十六人。

游坦之暗暗奇怪：「此間荒野之地，四處無人，這十六個胡僧在這裏搗甚麼鬼？難道是衝著我來麼？」雖然這情形不像，但他是驚弓之鳥，躲在草叢中不敢有絲毫動彈。只見十六個胡僧坐定後，口中唸唸有辭，初時甚輕，細如蚊鳴，但漸漸的越唸越響。游坦之聽他們口中所唸，都是些甚麼「哞尼訶摩哄」之類的梵咒，這些梵文語言，他一向聽到了便頭痛，可是這些胡僧，偏偏唸得聲音極響。十六個人所唸的聲音一模一樣，忽徐忽疾，忽長忽短，難得的是十六個人唸得整齊無比，便如出於一個人之口。梵咒聲大作之中，東北角上傳來細細的「滋滋」幾聲，猶如午夜鬼叫，聲音雖輕，聽在耳中卻是毛骨悚然。這聲音一到，十六個胡僧的梵咒立時亂了一亂，但隨即又變成整齊，那鬼叫般的聲音又「滋滋」響了兩下，胡僧的梵咒聲又重疊混亂。

游坦之向眾胡僧瞧去，只見有的臉現憤怒，有的卻顯惶急之色，各僧唸聲一變，分成兩組，聽得出八個胡僧唸的是一種咒語，另外八個唸的是另外一種。那鬼叫聲「嗚嗚，滋滋」也變了兩種聲音。眾胡僧聲音又亂，隨即分成四組，分別唸誦四種梵咒。游坦之自料已猜到了七八分：「瞧這情形，這些胡僧是在與人比拼法力。和他們作對的是誰？當然是少林寺中的和尚了，想必是他們要來接波羅星回去，少林寺的僧眾卻一定不放。」他正尋思間，隨即知道這種猜想大錯而特錯，只見東北角上緩步走來一群人，中間一位身材魁梧的老翁，比之旁人高出了一個半頭。這老翁尖著口唇輕吹口哨，每一吹動，便發出滋滋，嗚嗚的鬼叫之聲。

這群人都穿著黃麻葛布的單衫，大都拿著一根又長又粗的鋼杖。那老翁手中卻搖著一柄鵝毛扇，臉色紅潤，又嬌又嫩，滿頭白髮，頦下三尺銀髯，童顏鶴髮，當真便如圖畫中的神仙人物一般。這群人走到離眾胡僧數丈之處，便站定了不動。那老翁撮唇力吹，發出幾下尖銳之極的聲音。眾胡僧抵受不住，功力較差的三人登時摔倒。那老翁羽扇輕搖，又吹了幾下，羽扇一撥，將這口哨之聲送了出去，對面胡僧又摔倒了四人。這麼一來，眾僧所唸的梵咒已是亂成一團。

餘下九僧勉力支持，突然間同時頭下腳上，倒轉身來，滴溜溜的轉動。游坦之見過波羅星曾用這法子和少林四僧相抗，知道是他們一種威力甚大的功夫。那老翁臉露微笑，看準了對方一有破綻，便是「滋」的一聲叫了出去，有的胡僧應聲而倒，有的斜身閃避，晃了幾晃，又轉了起來。那老翁的口哨之聲，倒似是一種無形有質的厲害暗器。

不到一炷香時分，九名胡僧中又倒了四名。只聽得老翁身旁的眾人頌聲大作：「師父功力，震爍古今！這些胡僧和咱們作對，那真叫做螢火蟲與日月爭光！」「螳臂擋車，自不量力，可笑啊可笑！」「師父您老人家談笑之間，便將一干妖魔小丑置之死地，如此摧枯拉朽般大獲全勝，徒兒不但見所未見，直是聞所未聞。」「這是未有的豐功偉績，若不是師父老人家露了這一手，這些天竺胡僧便道東土無人，任由他們橫行無忌了。」「只可惜中原武林人士未曾親眼目睹，就是說給他們聽，那些孤陋寡聞之輩只怕也未必相信。」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洋洋盈耳，但那老翁只要嘴唇一尖，口哨聲便如利箭般射了出去，絲毫不受歌頌之聲的打擾。

眼見他再吹幾下，便要將十六名胡僧一齊制伏，忽聽得噓溜溜一聲響，胡僧之中發出幾下笛聲。游坦之凝目瞧去，見五名倒立的胡僧中有一人以笛就口，奮力吹奏，其餘四僧在他身前排成一列，急速旋轉，如一個肉屏風般擋著他，抵禦那老翁口哨的侵襲。游坦之心道：「他吹笛幹甚麼！」只聽見身邊草叢中簌簌有聲，一條五彩斑斕的大蛇遊了過來。游坦之識得此蛇極毒，又知人雖怕蛇，其實任何蛇蟲禽獸，只有怕人怕得更加厲害，只須不加招惹激怒，一般毒蛇都不會自行向人攻擊，當下縮身在草叢之中，一動也不敢動。只見這條毒蛇筆直的向那老翁遊去。這蛇尚未遊出草叢，老翁身旁一群弟子已驚叫起來：「有蛇，有蛇！」「啊喲，不好，來了這許多毒蛇！」「師父，這些毒蛇似是衝著咱們而來。」游坦之向呼叫聲外望去，見十餘條大大小小的蛇兒從四面八方衝向那老翁和群弟子。人叢中更是七張八嘴的亂叫亂嚷：「可惜咱們的剋蛇至寶碧玉王鼎不在這裏！」「阿紫這賊丫頭，捉到了她定須碎屍萬段！」「多說甚麼，快打，快打！」「若不是阿紫將玉鼎偷盜了去，啊喲，不得了！」游坦之聽他們提到「阿紫」，初時還道是另外一人，後來聽一人將「阿紫」和「玉鼎」並提，又說那玉鼎是剋制毒蛇的至寶，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他們說的便是姑娘，這──這口玉鼎，難道是姑娘從他們那裏盜去的？」眾弟子提起鋼杖，向蜿蜒而來的毒蛇砸去，只有那老翁神色自若，仍是撮唇作哨，向敵進攻。對面的胡僧笛聲不歇，其餘四名胡僧也是越轉越急。游坦之心想：「在這曠野之地，這幾條毒蛇轉眼就給他們用鋼杖打死了，有甚麼用？」但群蛇越來越多，片刻之間，這一干人身旁聚集了數百條之多，而且其中有三四條竟是大蟒蛇。這幾條蟒蛇遊將近去，轉過尾巴，登時捲住了兩人，跟著又有兩人被捲。這些人若要拔足奔逃，蛇群自是追趕不上，但師尊正在迎敵，群弟子一步也不敢離開，只是舞動兵刃，亂砸亂斬，被他們打死的毒蛇少說已有八九十條，但被毒蛇咬傷的，也有七八人。那些蟒蛇更是厲害，皮粗肉厚，被鋼杖砸中了行若無事，身子一捲到人，卻是越收越緊，再也不放。尖銳的笛聲之中，巨蟒漸增，只一頓飯時分，已有十七八條巨蟒到來。那老翁見情勢不對，想要退開，不料兩條小蛇猛地躍起，向他臉上咬去。他怒斥一聲：「好大膽！」羽扇一揮，一股勁風撲出，將兩條小蛇擊落，突覺一件軟物撲向足踝。他知道不妙，飛身而起。只聽得噓溜溜一響笛聲，四條蟒蛇同時揮起長尾，向他捲了過來，那老翁身在半空，砰砰擊出兩掌，將前面和左邊的兩條蟒蛇擊開，身形一晃，已落在兩丈之外。便在此時，第三條、第四條巨蟒的長尾同時攻到。他情急之下，運勁又是一掌擊出，掌風到處，登時將一條巨蟒的腦袋打的稀爛。

他這一運勁和巨蟒相鬥，顧不得再吹口哨。四名胡僧緩得了手，一齊取出短笛，吹了起來。五笛齊吹之下，蛇群如潮湧至。那老翁又劈死了三條巨蟒，但腰間和腿上卻已被兩條巨蟒纏住。他奮起平生之力，大喝一聲，將纏在腰間的巨蟒扯為兩截，濺得他滿身都是鮮血。豈知蛇性命最長，此蟒雖斷，一時卻不便死，吃痛之下，猛力纏緊，只箍得那老翁腰骨幾欲折斷。他用力掙了兩掙，又有兩條巨蟒將身子甩了上來，在他身上繞了數匝，連他手臂也繞在其中，令他再也沒法抗拒。游坦之在草叢中見到這般驚心動魄的情景，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他明明見那老翁憑著本身功夫，毫不費力的便可將十六名胡僧一一打倒，豈知這些胡僧練就一門以笛驅蛇的邪門功夫，竟爾反敗為勝。只是這種憑邪術取勝的門道，未免令人輸得難以心服。

那些胡僧見一眾敵人個個被巨蟒纏住，除了呻吟怒罵，再無反抗的能為，便不再吹笛，頭上一使勁，倒轉身子，順著站立。第一個吹笛的胡僧滿臉虯髯，顯是這些胡僧的首領。他走前幾步，尖聲道：「星宿老怪，你我來到中原，河水不犯井水，為甚麼你好端端地捉了我養大的蛇兒來開膛破肚？」

原來這個童顏鶴髮，飄飄欲仙的老翁，正是中原武林人士對之深惡痛絕的星宿老怪丁春秋。他為了星宿派三寶之一的碧玉王鼎給女弟子阿紫偷盜而去，遂連派數批弟子出去追捕，甚至連大弟子摘星子也遣了出去，但一次次信息傳來，均是十分不利。最後聽說阿紫倚丐幫幫主喬峰為靠山，將摘星子等人傷得半死不活，星宿老怪丁春秋又驚又怒，知道丐幫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幫，實非易與，於是親自東來。

他志在奪回碧玉王鼎，至於尋喬峰的晦氣，擒回阿紫慘酷處罰，都還是次要之事，因此一路上安分守己，倒不去招惹旁人。他所練的那門化功大法，經常要將毒蛇毒蟲的毒質塗在手掌之上，吸入體內，若是七日不塗，不但功力減退，而且體內蘊積了數十年的毒質沒有新毒加以剋制，不免漸漸的發作起來，為禍之烈，實是難以形容。他當年親眼見到本門的一位長輩，在練成化功大法之後，被他師父制住，並不加以戕害，只是將他囚禁在一間石屋之中，令他無法捕捉蟲豸加毒，結果體內毒素發作，難煞難當，自己忍不住將全身肌肉一片片的撕落，呻吟呼號，四十餘日方死。星宿老怪雖是狠毒無比，但想起這件慘事，兀自心有餘悸。

那碧玉王鼎天生有一股特異的氣息，再在鼎中燃燒香料，片刻間便能誘引毒蟲到來，方圓十里之內，甚麼毒蟲也抵不住這香氣的吸引。丁春秋有這王鼎在手，捕捉毒蟲不費吹灰之力，化功大法自是越練越深、越練越精。練這門功夫猶如酒徒飲酒一般，一上了癮，每日裏越飲越多，不能自休。這功夫只有向敵人使用，自己體內的毒質才宣洩一部分在敵人身上。但他僻處星宿海旁，周圍數百里之內，任何武人都不敢走近，有那個敵人給他洩憤？這麼每七日加一次毒，只增不減，日積月累，體內所蘊積的毒質，自是多得驚人了。阿紫十分的工於心計，在師父剛補完一次毒蟲那天，辭師東行，待得星宿老怪發覺王鼎被盜，已在七天之後，阿紫早已去得遠了。她走的多是偏僻小路，追拿她的眾師兄武功雖比她為高，智計卻是遠遠不及，給她虛張聲勢，聲東擊西的連使幾個詭計，一一都撇了開去。

星宿老怪所居之地是陰暗湖濕的深谷，毒蛇毒蟲繁殖甚富，王鼎雖失，要捉些毒蟲來加毒，倒也不是難事，但平常毒蟲易捉，要像從前這般，每次捕到的都是希奇古怪、珍異厲害的劇毒蟲豸，卻就是可遇不可求了。更有一件令他擔心之事，只怕中原的高手識破了王鼎的來歷，誰都會立即將之毀去，是以一日不追回，一日便不能安心。他自己極不願意再到中原，但一個個弟子都不能奪回王鼎，權衡輕重，只得冒險一行。

他在陝西境內和一眾弟子相遇。大弟子摘星子武功全失，已被眾弟子一路上毆打侮辱，虐待得人不像人，二弟子師鼻人潛吼子接領了大師兄的職位。眾弟子見到師父親自出馬，又驚又怕，均想師命不能完成，這場責罰定是難當之極，幸好星宿老怪正用人之際，將責罰暫且寄下，要各人戴罪立功。眾人一路上打探丐幫的消息，一來各人生具異相，言語行動無不令人厭憎，誰也不願以消息相告；二來蕭峰到了遼國，官居南院大王，武林中真還少有人知，是以竟然打聽不到半點確訊，連丐幫的總舵移到何處也查究不到。丁春秋焦躁之下，心想少林寺負中原武林眾望，中原武人的一舉一動，少林寺的眾高僧無有不知之理，雖然他實不願公然與少林為敵，但想到自己和少林派倒還沒甚麼樑子，以禮相見，問一問消息，少林寺的玄慈方丈總能給這個面子，於是率領群弟子，趕向河南少室山來。道路之上，體內毒質隱隱發動，他便捕捉毒蛇，吸取毒液加毒。星宿老怪丁春秋率領眾弟子進入河南境內後，一天突然在道上見到大批毒蛇，心喜之下，立命眾弟子大量捕捉，以毒塗掌，以裨益他的化功大法，他雖覺毒蛇如此之多，情形頗不尋常，但他藝高人膽大，在星宿海畔做慣了皇帝一般的掌門，對任何人都是生殺予奪，任意而為，自也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那知道這些毒蛇其實是有主兒的。原來天竺一派的胡僧派了波羅星到少林寺來盜取經書，久無音訊，便又有十六名胡僧趕來接應。這些天竺僧武功並不甚強，卻有一門獨到秘技，能以笛聲驅使群蛇，他們自天竺一路上翻山越嶺而來，沿路吹笛引蛇。從天竺來到中土，路途何等長遠，就算每十里有一條毒蛇跟來，數量也難以計算。當然有些毒蛇不耐長途跋涉，抵不住炎熱寒冷，在路上死了大半，但來到河南境內的數量仍屬驚人。尤其數十條長達數丈的巨蟒，係自天竺邊境大森林中帶來，更是中土罕見之物。這些胡僧自知若憑人數武功，絕非少林僧的敵手，何況少林寺領袖中土武林，緩急之際，中土各門各派的豪傑都會出手相助，若要明爭，那是必敗無疑。但如突然間驅使這成千成萬條毒蛇湧入少林，攻一個措手不及，雖不能打垮少林，但要援救波羅星，劫奪一些經書出來，諒來也不是難事。這些胡僧晝伏夜行，以免蛇群驚嚇了沿途居民，進入河南不久，便發現有許多毒蛇為人所殺，一查之下，下手的竟是星宿老怪。這星宿海距天竺已不甚遠，星宿老怪行事惡毒狠辣的威名，天竺武林人士原也頗有所聞，眾胡僧本來不想和他計較，那知他越來越狠，專將蛇群中毒性最烈蛇兒捕去殺卻，使蛇群的威力大為減弱。一眾胡僧忍無可忍，雙方終於火拼起來，爆發了一場激鬥，仗著群蛇異乎尋常的體力，居然一戰而勝，連聲勢赫赫的星宿老怪丁春秋也為巨蟒所纏，動彈不得。

丁春秋聽那胡僧問他何故殺蛇，便道：「此事當真好笑。蟲豸都是天生之物，毒蛇專害人畜，不論是誰見到，都要加以誅殺，我怎知道這些毒蛇是你們養的？」那胡僧道：「我曾向閣下致訊，要你不可再殺這些家蛇，你卻全不理睬，又是何故？」丁春秋嘿嘿冷笑，說道：「姓丁的自幼至長，一生之中，只有我叫人如何如何，從來沒人能要我怎樣怎樣。連我自己的師父，當年向我說了幾句責罵的言語，也給我下手殺了。憑你這幾個外國來的臭和尚，也配向我發號施令麼？」

那胡僧見他身子被巨蟒纏住，早已失了抗拒之力，但說話仍是這般傲慢，知道這番怨仇已結得甚深，若是饒了他的性命，那是後患無窮，便道：「星宿老怪天下皆聞，那知道不過是徒負虛名，連這幾條小小的蛇兒，也對付不了。今日對不起，咱們可要為天下除一大害了。」丁春秋微微一笑，道：「老夫不慎，折在你這些冷血畜生手下，今日魂歸西方極樂，也是命該如此──」

他話未說完，忽然一個也被巨蟒纏住了的星宿弟子叫道：「大師父，你放了我出來，會有大大的好處。我師父詭計甚多，你防不勝防。你一個不小心，便著了他的道兒。」那胡僧冷冷的道：「放了你有甚麼好處？」那人道：「我星宿派共有三件寶物，叫做星宿三寶。你饒了我性命，待你殺了這星宿老怪之後，我自然取出獻上。倘若你將我連同星宿派多人一起殺了，這星宿三寶你就永遠得不到了。」

游坦之從草叢中望將出去，見說話的人是個身形高大的漢子，雖被巨蟒纏住，仍是精神勃勃，氣宇昂昂，想不到這人竟是如此卑鄙，為了貪生怕死，竟爾當面賣師。另一名星宿弟子大叫：「大師父、大師父，你莫上他的當！星宿三寶之中，有一寶早給人盜去了。你還是放我的好。只有我才對你忠心，絕不騙你。」

霎時之間，星宿派群弟子紛紛叫嚷起來：「大師父，你饒我性命最好，他們都不會對你忠心，只有我死心塌地，為你效勞。」「大師父，星宿派本門功夫，我所知最多，我一定一古腦兒說了出來，不會有半點藏私。」「本派人眾來到中原，實有重大圖謀，說起來跟你天竺也是關係不少，眾位大師父，你們想不想知道？」「星宿海旁邊咱們藏得有無數金銀財寶，我知道每一處寶藏的所在。」這些人為了倖免一死，各種獻媚和效忠的話都說了出來，有的動之以利，有的企圖引起對方好奇之心，有的更是公然撒謊，說得荒誕不經。有些弟子被毒蛇咬傷或已給巨蟒纏得奄奄一息的，唯恐落後，也是斷斷續續的爭相求饒。天竺群僧沒想到星宿派一眾弟子如此的沒有骨氣，既是鄙視，又感好奇，一起走近身來傾聽。那為首的胡僧冷冷的道：「你對自己師父也不忠心，又怎能對素無淵源的外人忠心？說來豈不可笑？」

一名星宿弟子道：「不同，不同，大大的不同。星宿老怪武功低微，我跟了他有甚麼出息？對他忠心有何好處？大師父武功固是威震天下，道德文章更是眾所素仰，豈是星宿老怪所能比擬？」「是啊，大師父收容了星宿派的眾弟子，西域和中原群雄震動，誰不佩服天竺高僧？」「甚麼高僧？『高僧』二字，不足以稱眾位大師父，須得稱『聖僧』、『神僧』、『活佛』才是！」「倘若由我這種能說善道之人去周遊列國，為大師父宣揚德威，天竺聖僧的名望就天下無不知聞了。」「呸，天竺聖僧的名頭早已天下皆知，何必要你去多說？」「大師父，大師父，聖僧、活佛的稱號，是小人第一個說出來的。他們拾我牙慧，毫無功勞。」

那為首的胡僧皺眉道：「你們這批卑鄙小人，叫叫嚷嚷的令人生厭。星宿老怪，你怎地如此沒出息，盡收些無恥之徒做弟子？這種人品格如此低劣，豈能有甚麼成就？我先送了你的終，再叫這些人一個個追隨於你，老衲今日要大開殺戒了！」說著袍袖一拂，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擊了過來。

眼看丁春秋給巨蟒纏身，手足動彈不得，更無抗拒之力。那胡僧這一掌勢挾疾風，勁道甚是剛猛，丁春秋中在身上，不死也必重傷。那知他一掌擊出，丁春秋不動聲色，渾若無事，那胡僧卻雙膝一軟，倒在地下，蜷成一團，微微抽搐了兩下，便一動不動了。眾胡僧大驚，齊叫：「師兄，師兄！」便有兩名胡僧伸手去拉他起身。這兩人一碰到他的身子便是頭腦中一陣暈眩，站立不定，倒了下去。旁邊三名胡僧自然而然的出手相扶，但只要一碰到這二人的僧袍，那三人便也跌倒，頃刻之間，倒了六名胡僧。其餘胡僧見情勢不好，無不驚得獃了，不敢再伸手去碰跌倒的同伴。一名胡僧怒喝：「星宿老怪行使甚麼邪法，吃佛爺一掌！」一掌發出。丁春秋嘻嘻一笑，那掌力似乎從他身上反彈出去，那胡僧張大了口，又即摔倒。

餘下九僧之中，都是曾給丁春秋以口哨之聲震倒過的，相互嘰哩咕嚕的天竺言語商議了一陣，齊聲大喝，袍袖拂處，九柄飛刀同時發出，青光閃閃，一齊向丁春秋射來。丁春秋也是一聲大喝，腦袋轉了三轉，頭上的滿頭白髮甩了出去，竟似一條短短的軟鞭，叮叮叮幾聲響，將九柄飛刀都擊落在地，那九名胡僧半聲不出，一個個癱瘓而死，游坦之蹲在草叢之中，鼻中聞到一陣強烈的腥臭之氣，刺得雙目劇痛，眼淚水不由自主的源源流下。四下來一片寂靜，十六名胡僧個個都縮成了一個圓球，便如是一隻隻遇到了敵人的刺蝟，顯然均已斃命。他驚疑無已，再也猜想不透丁春秋用甚麼功夫一舉而盡斃敵人。那些巨蟒和毒蛇將星宿派諸人纏倒之後，不經天竺胡僧再以笛聲相催，不會傷害眾人性命，十六名胡僧倒地斃命，這些蟒蛇並不懂得為主人復仇，只是緊緊纏住了丁春秋師徒，靜待候命。一時之間，曠野間更無聲息。但這些蛇兒究竟是蠢笨之物，時間稍久，難保不向眾人攻擊。各人在蛇群纏困之下，誰都不敢稍有動彈，惟恐激起蛇兒的兇性，隨口這麼咬將下來，那便性命難保了。這麼靜了片刻，眼看天竺群僧確已死絕，更無後患，便有人首先說道：「師父，您老人家神功獨步天下，談笑之間，隨手便將這一十六名萬惡不赦的胡僧盡數殺滅──」他話未說完，另一名弟子搶著說道：「師父，你莫聽他放屁，剛才說那些胡僧是『聖僧』、『神僧』、『活佛』的，就是他。」又有一名弟子道：「咱們追隨師父這許多年，豈不知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剛才跟那些胡僧胡說八道，全是騙騙他們的。」忽然有人放聲大哭，說道：「師父，師父！弟子該死，弟子糊塗，為了貪生怕死，竟向敵人投降，此時悔之莫及，寧願死在毒蟒的口下，再也不敢向師父求饒了。」這人說了這幾句話，群弟子登時省悟：星宿老怪最不喜歡旁人文過飾非，只有痛斥自己糊塗該死，將各種各樣的罪名亂加在自己頭上，師父才有饒恕的可能。一霎時間，人人盡說自己如何居心不良，如何罪該萬死，只將草叢中的游坦之聽得頭昏腦脹，不知所云。群弟子說了半天，丁春秋始終不加理睬，他暗運了二次勁力，想要將纏在身上的巨蟒崩斷。但纏在他身上的一共有三條巨蟒，這些蟒蛇出自天竺炎熱的叢林，身子極富彈性。丁春秋運力向外崩動，蟒蛇只是略加延伸，並不會斷，要想脫出困厄，實是為難之極。丁春秋經數十年內功修煉，體內積儲了無數毒素，當那為首的胡僧一掌向他擊來之際，他已將毒素催到肌膚之上。那胡僧一掌打到，他便運出借力打力的神功，將毒奇無比的毒素借著掌力而反彈出去。一眾胡僧所以倒地斃命，並不是由於丁春秋甚麼魔法邪術，只是中了劇毒而已。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實是無法可施。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丁春秋道：「咱們給毒蛇所困，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我就饒了誰的性命。難道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脾氣？有誰對我有用，我便不加誅殺。你們這些花言巧語，胡說八道，更有何用？」此言一出，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過了一會，有人說道：「只要有人拿個火把，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丁春秋罵道：「放你娘的臭屁！這裏曠野之地，前不把村，後不把店，有誰經過？就算有鄉民路過，他見到這許多毒蛇，嚇得逃走也來不及，那裏還肯拿火把來燒？」跟著別的弟子又亂出主意，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行的，各人所以不停說話，只不過向師父拼命討好，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這樣一個時辰一個時辰的過去，有一名弟子給一條長蟒纏得實在喘不過氣來了，昏亂之餘一口向蟒蛇身上咬去。那蟒蛇吃痛，一口向他咽喉反咬，那弟子慘呼一聲，登時斃命。丁春秋心下越來越是焦急，倘若被敵人所困。這幾個時辰之中，他定能行使狡獪，騙過敵人，想出了脫身之計。偏偏這些蛇兒無知無識，再巧妙計策也使不到它們身上。怕只怕這些巨蟒漸漸肚餓，一口將自己吞了下去。他擔心的事果真便即出現，一條巨蟒久久不聞笛聲，肚中卻已餓得厲害，張開大口，咬住了它所纏住的一名星宿弟子。那弟子大叫：「師父救我，師父救我！」兩條腿已被那巨蟒吞入了口中。他身子不由自主，一步步的吸入蟒蛇腹中，嘴中兀自叫個不停。

# 第七十八回 初顯身手

蟒蛇的牙齒乃是倒鉤之形，咬中了任何動物之後，那動物只有逐步的被推入蛇腹，絕不可能逃脫。那星宿派弟子腳先入蛇口，慢慢的給吞至腰間，又吞至胸口，他一時未死，高聲慘呼，震動曠野，眾人均知自己轉眼間便要步上他的後塵，無不魂飛魄散。有人見星宿老怪也是束手無策，不禁惱恨起來，開口痛罵師父，說都是受他牽累，自己好端端的在星宿海旁牧羊為生，卻被他花言巧語，騙入星宿派門下，今日慘死於毒蛇之口，到了陰間，定要向閻羅王狠狠告他一狀。

一個人開端一罵，其餘眾弟子不甘後人，也紛紛罵起來。各人平素受盡星宿老怪的荼毒虐待，早是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今日反正是同歸於盡，無不痛罵一番，也好稍洩胸中的怒氣。一人大罵之際，身子動得厲害，激怒了纏住了他的巨蟒，一口便咬住了他的肩頭，那人大叫：「啊喲，啊喲！救命，救命！」

游坦之聽到了他的「救命」之聲，再也忍耐不住，從草叢中站起身來，說道：「我來放火燒蛇，相救你們。」當下拾起一些枯草堆成了一團。星宿派眾人陡然間見到他頭戴鐵罩的奇形怪狀，都是一驚，但聽得他願意放火燒蛇，那是鬼門關口的一線生機，一齊稱謝。這些人罵人的本領固是一等，而諂諛稱頌之才，更是久經歷練。游坦之一生之中，那曾聽人叫過自己為「大英雄」、「大俠士」、「仁人義士」、「當世無雙的好漢」等等，大凡戴高帽的言語，人人愛聽，游坦之聽得這些人將自己捧上了天去，登時便有飄飄然之感，覺得為這些人甘冒奇險，也是心甘情願。

他從身邊摸出火摺，點燃了枯草，但見到這許許多多形相兇惡的蟒蛇，究竟十分害怕，心想莫要惹惱了這些毒蛇，連自己也纏在其內，尋思片刻，先撿拾枯枝，燒起了一堆熊熊大火，擋在自己身前，然後拾起一根著了火的枯枝，向離自己最近的一條毒蛇投去。他躲在火堆之後，轉身蓄勢，若是這毒蛇向自己竄來，那便立時飛奔逃命，甚麼「大英雄」、「大俠士」，那也只好不做了。不料這些蟒蛇果然甚是怕火，見火燄燒向身旁，立即鬆開纏著的星宿派弟子，遊向草叢之中。游坦之見火攻有效，在星宿派諸人歡呼聲中，將一根根著了火的枯枝向蛇群中投去。群蛇登時紛紛逃竄，連長達數丈的巨蟒，也抵受不住火燄攻逼，鬆開身子，蜿蜒遊走。片刻之間，數百條巨蟒毒蛇逃得乾乾淨淨。只聽得星宿派諸弟子大聲頌揚：「師父明見萬里，神機妙算，果然是火攻的方法最是靈驗。」「師父洪福齊天，逢兇化吉！」「全仗師父指揮若定，命人縱火，救了我等的蟻命！」一片頌揚之聲，全是歸功星宿老怪，對於游坦之放火驅蛇的功勞，竟是隻字不提。游坦之怔怔的站在當地，頗感奇怪，尋思：「片刻之前你們還在大罵師父，這時卻又大讚起師父來，那是甚麼緣故？」他不知眾人脫困之後，性命又懸於星宿老怪之手，若不是拼命的討好獻媚，丁春秋舉手之間便能殺人，至於游坦之救命的功勞，自然可以一筆抹煞，反臉若不相識了。丁春秋招了招手，道：「鐵頭小子，你過來，你叫甚麼名字？」游坦之受人欺辱慣了，見對方無禮，也不以為忤，道：「我叫游坦之。」說著便向前走了幾步。丁春秋道：「這些胡僧死了沒有？你摸摸他們的鼻息，是否還有呼吸。」游坦之應道：「是。」俯身伸手去探一名胡僧的鼻息，只覺著手冰涼，那人早已死去多時。他又試另一名胡僧，也是呼吸早停。他說道：「都死啦，沒了氣息。」一面說，一面伸直了腰，只見眼前眾人臉上都是一片幸災樂禍的嘲弄之色。他不明所以，又重複了一句：「都死啦，沒了氣息。」

只見眾人臉上戲侮的神色漸漸隱去，慢慢變成了詫異，更逐漸變為驚訝。丁春秋道：「你每個和尚都去試探一下，且看是否有那一個能加挽救。」游坦之應道：「是。」逐一試去，終於將一十六個胡僧都試過了，搖頭道：「個個都死了。老先生功力實在厲害。」丁春秋冷笑道：「你抗禦毒素的功夫，卻也厲害得很啊。」游坦之奇道：「我──我──甚麼──抗禦毒素？」丁春秋仰天大笑，道：「好，好！很好！我看你身上肌膚，聽你說話的口音，你年紀還很輕，居然有這等本事，當真是後生可畏，後生可畏。」游坦之大惑不解，不知他說些甚麼，更沒想到適才他每去探一個胡僧的鼻息，便是到鬼門關中去走了一遭，一十六名胡僧試將下來，已是經歷了一十六次的生死大險。原來星宿老怪雖蒙游坦之相救，但自己以一代宗師的身份，被巨蟒纏身，無法得脫，全仗這年輕小子相救，江湖上傳了出去，不免面目無光，因此巨蟒脫身離去之後，他立時便起意殺游坦之滅口。那些天竺胡僧都是中了他身上放出來的毒質而轉瞬斃命，丁春秋要游坦之去探各胡僧的鼻息，便是要他伸手去沾染毒素。豈知游坦之陰錯陽差之間，以易筋經上所載的上乘內功吸入天下第一奇毒無比的冰蠶血漿，經過這幾個月來的修習不輟，那冰蠶的奇毒已與他體質融合無間，渾如一物。他身上所蘊的毒素，已是天下任何毒物所不及，丁春秋發出來的毒質，也是害他不得。當時他其實不用點火驅蛇，只須大模大樣的走入蛇群之中，不論任何惡毒的蟒蛇都是難以加害，若是有毒蛇咬他，那條毒蛇沾染到他的血液，反而中毒斃命。只是這種情形他自己固然不知，星宿老怪丁春秋更是萬萬意想不到。丁春秋和眾弟子見他探了第一個胡僧的鼻息之後，便待他也如眾胡僧一般縮成一團，倒地身亡，那知他摸過一十六名胡僧的身子，竟是行若無事。這麼一來，星宿門師徒上下，不由得群情聳動。丁春秋尋思：「量他年紀輕輕，不會有甚麼真實本領，多半是身上藏得有專剋毒物的雄黃珠、辟邪璧之類的寶物，又或是預先服了靈驗的解藥，這才不受奇毒之侵。」便道：「游兄弟，你過來，我有話說。」游坦之雖見他說得誠懇，但親眼看到他連殺一十六名胡僧的殘忍狠辣，又聽到他師徒間一會兒諂諛，一會兒辱罵，覺得這種人極難對付，還是敬而遠之為妙，便道：「小人身要事，不能奉陪，告退了。」說著抱拳唱喏，向著東北方的那條山路走去。他只走出兩步，突覺身旁一陣微風掠過，兩隻手腕上一緊，已被人抓住。這人來得好快，游坦之不及抗禦，已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游坦之抬頭一看，見抓住他的是星宿弟子中的一名大漢。他不知對方有何用意，只是見他滿臉獰笑，顯非好事，心下一驚，叫道：「快放我！」用力一掙。只聽得頭頂呼的一聲風響，一個龐大的人影從身後躍過他頭頂，砰的一聲，重重撞在對面山壁之上，只撞得他頭骨粉碎，一個頭顱變成了泥漿相似。游坦之見這人一撞的力道竟是這般猛烈，實是難以相信。他一愕之下，才看清楚這個在山壁上撞死的大漢，便是抓住自己的那個星宿弟子。更是奇怪：「這人好端端的抓住了我，怎麼突然撞山自盡？」他決計料想不到這大漢並非撞山自盡，乃是他一掙之下，一股勁力將那大漢從他頭頂甩了過去，撞在山上，以致斃命。雖知游坦之修習易筋經後，內力在不知不覺間日增夜長，他卻從未與人動手，不知自己的功力已是非同小可。昨晚波羅星扼得他幾乎氣絕而死，他是嚇得獃了，全未抗拒，其實只要出力掙扎，波羅星無論如何制他不住。星宿派群弟子見他一舉手便殺了一個同門，都是「啊」的一聲，駭然變色。

星宿老怪閱歷甚富，見他摔死自己弟子這一下手法毛手毛腳，並非上乘功夫，只是膂力異常了得，心想此人天賦神力，武功卻是平平，當下身形一晃，一掌按在他的鐵頭之上。游坦之猝不及防，被這股重力壓得跪倒在地，身子一挺，待要重行站直，頭上便如頂了一座萬斤石山一般，再也動不得，當即哀求：「老先生饒命。」丁春秋聽他出言求饒，更是放心，說道：「你師父是誰？好大膽子，怎地殺死了我的弟子？」游坦之道：「我──我沒有師父。我不敢殺死老先生的弟子。」丁春秋心想既已制住了他，還是將之一舉擊斃滅口為是，當下手一鬆，待游坦之站起身來，一掌向他胸口拍去。游坦之大驚，急忙伸手推開來掌。丁春秋這一掌來勢甚緩，游坦之一掌格出時，正好和他掌心相對。丁春秋正是要他如此，掌中所積蓄著的毒質，隨著一股雄渾的內勁，直送了過去，這正是他成名數十年的「化功大法」，生平除了一次挫敗之外，那是殺人無數的絕技。本來對付游坦之這種後生小子，用不著運此大法，要知這種武功每運一次，便損耗一次元氣，減弱了積貯的毒質力道，只是他連觸十六名胡僧居然並不中毒，這才施展出看家本領來。兩人雙掌相交，游坦之身子一晃，騰騰騰接連退出六七步，要想拿樁站定，終於還是一跤坐倒，他坐倒之後，要想就此坐定，但對方這一推餘力未盡，游坦之臀部一著地，背脊又即著地，鐵頭又即著地，連翻了三個觔斗，這才止住。但丁春秋和他手掌相交，只感胸口一涼，掌心中有一股內力迅速異常的離體外洩，急忙用力凝固，但這內力還是不由自主的要向外奔溢，他忙倒轉身子，頭下腳上的連轉數轉，運起本門中的固基運勁之法，這才止住。他反身一躍，鬚髮戟張，臉色慘白，神情極是可怖，張開一對蒲扇般的大手，便要向游坦之撲去。游坦之連連磕頭，叫道：「老先生饒命。老先生饒命。」丁春秋和他交了這掌，只覺他所使的，竟然便是本門的化功大法，但自己修積數十年，內力雖較他稍強，以毒質之厲害論，竟然較他遠遜，以致兩人比拼之下，竟是自己輸了一籌。星宿派中師兄弟同門之間，向來是只分強弱高下，絕無情誼，愈是同門，自相殘殺時愈是厲害，蓋輸給別派武人，對方往往肯加寬宥，星宿派中卻是向來不肯相饒。這一下比拼，游坦之明明是贏了，怎麼反而大叫饒命？難道是故意調侃自己不成？這人的化功大法，又從何處學來？他又是驚疑，又是羞慚，但他一向鬼計多端，臉上絲毫不動聲色，左足一點，飄身到了游坦之身前，問道：「你要我饒命，出自真心，還是假意？」游坦之連連磕頭，說道：「小人出自一片誠心，但求老先生饒了小人的蟻命。」丁春秋道：「你──你──你──」連說了三個「你」字，心念一動，怒道：「你偷了我的碧玉王鼎，藏到那裏去了？」他想凡是要練這化功大法，非碧玉王鼎不可，查問此鼎去向，或許可以推究到眼前此人的來歷。游坦之道：「小──小人沒偷老先生的玉鼎。姑娘每次用過之後，自行收好，從來不許小人沾手。」丁春秋只一句話便問到了碧玉王鼎的去向，當真是喜出望外，說道：「你還想抵賴？姑娘明明說是你偷去了的。」游坦之道：「冤枉啊冤枉！自從姑娘化練了冰蠶之後，小人從未見過那座玉鼎，怎說是小人偷盜的？老先生不信，儘可去找姑娘來對質。」丁春秋道：「好，既是如此，你和我去見姑娘，你們兩個對質一番。」游坦之道：「去──去見姑娘？」丁春秋道：「是啊！咱們即刻去找了她來，問個明白。你是死是活，今日便見分曉。」游坦之道：「姑娘──姑娘遠在遼國南京，非十天半月可到，今天怎能對質？不過──不過──」丁春秋無意間探聽到了阿紫的所在，心中甚喜，問道：「不過甚麼？」游坦之道：「老先生若是願意去南京走一遭，小人自當奉陪。」丁春秋為人厲害之極，雖然不能見到游坦之臉上的神情，但單是聽他說話的聲音，便知他企盼與阿紫相見。大凡知好色便慕少艾，原是人之常情，阿紫俊雅美麗，多半這鐵頭人對之十分愛慕。他假意試探，說道：「千里迢迢的到遼國南京去幹甚麼？我派幾個得力弟子，去將這小丫頭殺了，把玉鼎取回來便是。」游坦之聽他說要殺阿紫，心中急了，忙道：「不，不！使不得，不行──」丁春秋心下更是瞭然，道：「甚麼使不得？」游坦之脹紅了臉，囁嚅道：「這個──這個──」丁春秋哈哈大笑，道：「你想娶阿紫這小丫頭做媳婦，是不是？」「想娶阿紫做媳婦」這個念頭，只是暗暗藏在游坦之內心深處，連半夜作夢也不敢夢到此事，白天更是不敢想像。他只是敬仰阿紫、崇拜阿紫，只盼能給她做牛做馬做奴隸，偶然能見她一面，得她稱讚幾句，那便心滿意足，那裏敢存過這種褻瀆的念頭？這時聽丁春秋如此說，他獃獃的站著，頭腦中一陣暈眩，站立不定，身子晃了幾晃，說道：「不，不，不是──」丁春秋見了他這般模樣，已是確定無疑，登時有了個計較：「此人不知用甚麼法子，遇到了甚麼機緣，體內積蓄的毒質，竟是比我還多。我須收羅此人，探聽他練功的法門，再吸取他身上的毒質，然後將之處死。若是輕輕易易的把他殺了，豈不可惜？」在星宿老怪眼中，一個人的性命和其他毒蛇毒蟲並無分別，游坦之身上既然積有奇毒，那便是天地間的一件至寶，務須取為己用，再加殺死。只是擒捕毒蛇毒蟲，須用碧玉王鼎，收羅游坦之這個「毒人」，卻須使用另外一件誘物。最好的誘物，那自是他為之神魂顛倒的阿紫了，獲取「毒人」、到南京去取回玉鼎、處決阿紫，一舉三得，實是大妙。他又問：「我問你：若是我將阿紫嫁給你做媳婦，你要是不要？」游坦之道：「這──這怎麼成？小人是姑娘的奴才，只配給她打罵驅使。姑娘是──是神仙般的人物，小人萬萬不敢妄想。老先生千萬別這麼說，要是給姑娘知道了，那──那──我就大大的糟糕。」丁春秋道：「有甚麼糟糕？阿紫是我的徒兒。徒兒當然要聽師父的吩咐。我叫她嫁你，她不敢不從。她盜我碧玉王鼎，我不殺她，已是天大的恩惠了，她敢不聽我的話？」游坦之道：「姑娘──姑娘是老先生的門徒？」丁春秋哈哈一笑，道：「你不相信麼？」游坦之先時躲在草叢之中，已聽到他師徒的對答，知道阿紫確是他的門徒，只是想阿紫雍容華貴、端麗雅致，居然是這群猥瑣骯髒之徒的同門，實在覺得有些不倫不類。丁春秋指著二弟子獅鼻人道：「你說，小師妹是怎生一副模樣？」獅鼻人道：「阿紫今年十六歲，生的是瓜子臉兒，下巴微尖，右唇下有顆小小的黑痣。她身材苗條，皮膚極白，上唇微微上翹，眼珠轉動很快。她最喜歡穿紫色衣衫，腰間繫一條鵝黃帶子。」游坦之聽他所說，正是阿紫的模樣，那獅鼻人每說一句，他心中便是砰然一動，獅鼻人說到後來，游坦之更無半分懷疑，低聲道：「不錯，姑娘正是這等模樣。」丁春秋道：「你若想娶阿紫為妻，那是容易得緊。只不過我門下有一條規矩，女弟子不能嫁給外人，必須嫁給本門弟子。這個嘛──你這人雖然古裏古怪，瞧在你今日的份上，若是拜我為師，我也可以答允。」說到「娶阿紫為妻」，游坦之仍是不敢妄想，但想：「若是拜了這位老先生為師，我便是姑娘的同門了──」丁春秋見他遲遲疑疑，不即有所表示，便道：「阿紫這小姑娘，相貌也算是很不錯的了，本門中的男弟子，有很多人都想娶她為妻。不過你若是拜我為師，瞧在你今日的功勞份上，我對你另眼相看，那也不妨。」游坦之聽他如此說，不由得心熱如火，心想：「我若是錯過了這個機會，那是終身遺恨。我是決計不敢娶姑娘為妻，可是──可是──我絕不能讓她嫁給這些豬狗一般的卑鄙畜生。」霎時間熱血湧向胸口，雙膝跪倒：「師父，弟子游坦之願歸入師父門下，請師父收容。」丁春秋道：「你願拜我為師，也無不可。本門規矩甚多，你都能遵守麼？為師的如有所命，你誠心誠意的服從，絕不違抗麼？」游坦之道：「弟子願遵守規矩，服從師命。」丁春秋道：「為師的便是要取你性命，你也甘心就死麼？」游坦之道：「這個──這個──」丁春秋道：「你想一想明白，甘心便甘心，不甘心便說不甘心。」游坦之心道：「你要取我性命，當然是不甘心的。倘若如此，那時逃得了便逃，逃不了的話，就算不甘心，也是無法可施。」便道：「師父對弟子恩義深重，弟子甘心為師父而死。」丁春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你發一個毒咒，倘若日後不遵此言，那便如何？」游坦之心念一動，道：「弟子游坦之若是不遵此言，日後死於師父的慘酷刑罰之下，千刀萬剮，屍骨不得周全。」丁春秋一怔，隨即笑道：「你這鐵頭傢伙，倒也狡獪。你不遵師命，自然會給我處死，這個毒誓等如不說。好罷，你自己記住這句誓言也是了。來，來，來，你將一生經歷，細細說給我聽。」

游坦之無奈，只得將自己這些日子中各種苦難，簡略的說了，只是不願折辱伯父和父親的威名，不提聚賢莊游家，但說自己是個農家子弟，被遼人打草穀擄去，見到阿紫，和他同去捕捉毒蟲毒蛇。當他說到捕捉冰蠶之時，丁春秋全神貫注的傾聽，細細盤問他冰蠶的模樣和情狀，臉不自禁的露出十分艷羨之色。游坦之暗自尋思：「這師父不是好人，我若跟他說起拾到那本梵文經書，他定會搶了去不還。」是以丁春秋一再問他練過甚麼古怪功夫，他始終沒有吐露。丁春秋原不知道易筋經的功夫，聽他如此說，只道那是冰蠶的神效，肚中不住的咒罵：「這樣的神物被這小子鬼使神差的吸入了體內，真是可惜。」待游坦之說到如何給三淨帶到少林寺，丁春秋一拍大腿，說道：「這三淨和尚說道這條寒玉蟲得自崑崙山之巔，很好，那邊既出過一條，當然也有兩條、三條。只是崑崙山方圓數千里，若無熟識路途之人指引，這寒玉蟲倒也不易捕捉。」他親身體驗到了寒玉蟲的靈效，覺得比之碧玉王鼎，更是寶貴得多，奪玉鼎，殺阿紫那些事，都是儘可擱置，問道：「這三淨和尚，尚在少林寺中，是不是？妙極，妙極！咱們叫他帶路，到崑崙山巔捉冰蠶去。」游坦之搖頭道：「不成，不成！這三淨兇惡得緊，未必肯去。再說，他犯了寺規，給寺中的大和尚們關於一間石室之中，不能隨便出來。」丁春秋笑道：「他兇惡？他不肯去？那就奇了。咱們到少林寺去瞧瞧，設法將他帶了出來。」游坦之心想：「少林寺中武功高強的大和尚極多，你要去捉人，恐怕不大容易。」丁春秋見他不語，道：「你為甚麼不說話？」游坦之道：「就怕少林寺的大和尚們不肯輕易放人。」丁春秋雖然兇橫，但對少林寺的威名，卻也不敢小覷了，只是捕捉冰蠶之心熱切異常，尋思：「我也不用正面和少林寺的禿驢們動手，只須將三淨那廝悄悄的捉了出來，也就是了。他們在明，我在暗裏，難道星宿老怪要捉拿一個胖和尚也辦不到？」便道：「你帶路，咱們到少林寺去。」游坦之仍感畏縮。丁春秋道：「有師父在，你怕甚麼？」游坦之道：「少林寺還有一個西域胡僧，他──他要殺害弟子。」丁春秋道：「西域胡僧？那人的武功如何？是否比這十六人更高？」游坦之道：「弟子不知，不過他給少林寺僧眾禁住了不得出來，想武功也不會很高。」丁春秋哈哈大笑，道：「我舉手之間變將這十六名胡僧一起殺了，再多一名又有何懼？來來來，你今日拜師，師父給你一件見面禮，俯耳過來。」游坦之慢慢走到他身前，心下頗為懼怕。丁春秋在他耳邊輕聲說道：「你見到那胡僧，心中暗叫：『星宿老仙，星宿老仙，護佑弟子，克敵致勝，一三五七九！』跟著便在他左肩之後這個部位，用掌心拍上一記，不論師父離你多遠，都會心靈感應，遙施法力助你。他從此便見你十分敬畏，再也不敢害你。這是師父教你的第一件法術，你可要記好了。」游坦之反手摸著自己左肩之後，道：「這裏麼？」丁春秋道：「不錯。你可不能跟旁人說，這是本門十分神奇的法術。這口訣你記住了麼？」游坦之依言低誦，丁春秋點點頭，道：「很好，你記心不錯。去少林寺罷！」游坦之不敢違抗師命，只得引著眾人向少林寺走去，到得黃昏時分，已遙遙望見少林寺連綿的屋宇。丁春秋向眾弟子道：「你們這些不中用的傢伙，人多了反而礙手礙腳，都給我躲在樹林之中，我只和阿游一人去少林寺便了。」眾弟子齊聲稱是，那獅鼻人道：「師父殺光少林寺的一群禿驢之後，發個訊號，咱們來給師父道喜稱賀。」丁春秋瞪了他一眼，道：「少林寺的和尚向來不敢惹星宿派一根毫毛，好端端的殺他們幹甚麼？」獅鼻人碰了個釘子，躬身道：「是，是！」游坦之隨著師父，走向少林寺來，他跟在丁春秋之後，見他大袖飄飄，步履輕便，便如圖畫中的神仙一般，心底油然而生敬仰之心：「拜了這樣了不起的一位師父，當真是前生修來的福份，阿紫姑娘甚麼的且不去說他，有師父給我撐腰，至少我可不再受旁人的欺壓。」兩人走上了上山的大路，將到寺門外的涼亭，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兩騎馬飛快的奔來。游坦之給人欺侮慣了的，一見有馬，便道：「師父，馬來啦！」當即讓在道旁。丁春秋卻如不聞，仍是自顧自的在大路之中不疾不徐的行走。兩匹馬一黃一黑，奔到丁春秋身後數丈時，便即往兩旁一分，從他左右掠過去。馬上乘客回過頭來，向丁游二人望了一眼。黑馬上的乘客一身黑衣，身形瘦小，神色間極為精悍。黃馬上乘客穿著黃色長袍，臉孔也是甚瘦，但身材卻高，眉毛斜斜下掛，大有戾色，年紀比那黑衣人為大。兩人看到游坦之的鐵頭，都有驚異之色，但隨即轉頭，到了涼亭之中，便即下馬，將馬匹繫在亭柱之上。黃衣人從懷中取出一隻拜盒，捧在手中，高聲說道：「拜山！」少林寺隱為中原武人的首腦，江湖豪客前來拜山的終年不斷，涼亭之後有座小小房舍，內有知客僧人，專事接待。那僧人聽得有人拜山，便即出來，合十說道：「客官遠來辛苦，小僧虛風，拜見客官。」那黃衣人抱拳還禮，道：「不敢，大師有禮。」那黑衣人也是拱了拱手。便在這時，丁春秋和游坦之也到了涼亭之中。知客僧虛風又道：「請問客官高姓大名？」那黃衣人道：「江南慕容復拜山。」「南慕容，北喬峰」這六個字，武林中無人不知。丁春秋聽到「江南慕容復拜山」這七個字，心下一震，斜眼向那黃衣人瞧去，只見他瘦骨稜稜、滿臉病容，倒如是個癆病鬼模樣，和那名滿天下的「江南慕容」四字，實是頗不相稱，不由得心下暗自嘀咕。虛風也是大吃一驚，道：「閣下──閣下便是慕容公子麼？」

那黃衣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姓包，名叫包不同。」指著那黑衣人道：「這位是在下的把弟一陣風──」他話未說完，那知客僧虛風道：「久仰，久仰，風波惡風四爺。」風波惡爽朗地一笑，說道：「貴寺慧秋師父可好？」虛風道：「慧秋師叔甚好，他老人家常自稱道風四爺是位肝膽血性的漢子，武功高強，我師叔想念的緊。」風波惡哈哈一笑，說道：「我這裏給他老人家打了一拳，足足痛了三個月才好。」說著撫摸自己左肩，又道：「我在他老人家腰眼裏踢的那一腳，似乎力道也不輕。」三人一齊哈哈大笑。原來這風波惡好勇鬥狠，最愛和人家嘔氣打架，數年前便平白無端的和少林寺的慧秋禪師惡鬥了一場，結果平分秋色，兩人惺惺相惜，反而結成了好友。虛風眼望丁春秋，說道：「這位老先生高姓？」丁春秋道：「在下姓丁。」便在此時，又有兩乘馬從山道馳上來，虛風聽得蹄聲，向馬匹來處瞧去，見一匹馬是棗紅色，馬上騎著個身材十分魁梧的大漢，也穿著棗紅色的長袍。另一匹馬是鐵青色，乘客也穿鐵青長袍。馳到近處，兩人一齊下馬，只見那穿棗紅色長袍的乘客方面大耳，五十來歲年紀，宛然是個大官的氣派，穿鐵青長袍的則是個五十來歲的秀才，瞇著一雙眼睛，便似讀書過多，損壞了目力一般。風波惡說道：「大哥、二哥，這位是少林寺的知客大師虛風師父。」他轉面向虛風道：「這位是我鄧大哥，鄧百川。」又伸手向著那個秀才，道：「這位是我二哥公冶乾。」虛風合十為禮，道：「久仰鄧大爺、公冶二爺的威名，今日大駕光臨，敝寺實感光寵。」鄧百川和公冶乾同聲道：「不敢，師父好說。」他二人只說了這六個字，旁人耳中都是轟的一震，原來那鄧百川說話聲音洪亮之極，他隨口一句話，絲毫沒有氣力，卻已使旁人耳鼓震動。公冶乾說道：「公子轉眼便到，相煩師父通報。」虛風道：「是！五位請在亭中小候，小僧入寺通報，請師伯、師叔們出來迎接。」鄧百川道：「不敢。」他向丁春秋和游坦之瞧了一眼，不知他二人是何等來頭。虛風轉過身子，匆匆入寺。他知前一陣時，中原群豪曾聚會少林寺，會商對付這位天下武功無所不精的慕容公子，但聚談不久，便發生了喬峰夜闖少林，聚賢莊會鬥群雄等等大事，中原英雄的目光集中於「北喬峰」身上，自然而然的將這位「南慕容」淡忘了，而江湖上的許多罪行本來都歸之於「姑蘇慕容」的，這時候喬峰眾惡所歸，竟替慕容氏承擔了大半罪名。不料竟在此時，這位慕容公子翩然而至。寺中玄慈方丈得報，也是頗出意外，即命達摩院首座玄難大師率領寺中十五位高僧，下山迎接。各人詢問虛風，得知慕容公子所遣來先行的四位下屬彬彬有禮，看來似乎並無惡意，慧秋禪師更力稱風波惡是個好朋友，當下眾僧身上均不帶兵刃，料想慕容復名滿天下，就算有意到少林寺來尋釁，也不會一上來就動手。

這虛風一轉身，風波惡一雙骨溜溜的眼睛便在游坦之的鐵頭面具上轉個不停，他越看越有興味，繞著游坦之轉了幾個圈子，見那面具造得甚是密合，焊好了除不下來，很想伸手去敲敲。鄧百川等知道他惹是生非的性子，若是勸阻，只有將事情鬧得更大，當下也不理會。風波惡看了一會，說道：「喂，朋友，你好！」游坦之道：「我──我好，你也好！」他見到風波惡精力彌漫、摩拳擦掌的模樣，心下十分害怕。風波惡道：「朋友，你這個面具，到底是怎麼搞的？姓風的走遍天下，從沒見過你這樣的臉面。」游坦之甚是羞慚，低下頭去，說道：「是，我──我是身不由主──沒有法子──」

# 第七十九回 連傷三人

風波惡生具一副俠義心腸，聽游坦之說得可憐，便問：「那一個如此惡作劇？姓風的倒要去會會他。」他一面說，一面斜眼向丁春秋睨去，只道是這老者所做的好事。游坦之道：「不──不是我師父。」風波惡道：「好端端一個人，套在這樣一隻生鐵面具之中，有甚麼意思？我來給你除去了。」說著唰的一聲，從靴筒裏抽出一柄匕首來，青光閃閃，顯然是把鋒銳之極的利刃，便要替他將那面具除去。游坦之卻知這面具已和他面孔及後腦血肉相關，硬要除下，大有性命之虞，忙道：「不，不，使不得！」風波惡道：「你不用害怕，我這把匕首削鐵如泥，我給你削去鐵套，決計傷不到皮肉。」游坦之道：「不，不成的。」風波惡道：「你是怕那個給你戴鐵帽子的人，是不是？下次見到他，就說是我一陣風硬給你除的，你身不由主，叫這惡人來找我好了。」說著抓住了他的左腕。游坦之見到他手中匕首寒光凜然，心下大駭，叫道：「師父，師父！」回頭向丁春秋求助，只見丁春秋背負著雙手，走到亭邊觀賞風景，對他的呼叫之聲卻是充耳不聞。游坦之惶急之下，記起師父所授禦敵之法，心下暗誦：「星宿老仙，星宿老仙，護佑弟子，克敵致勝，一三五七九！」伸出右掌，在風波惡左肩後拍了一下。那知道掌落之處，正是風波惡背心的要穴「天宗穴」。風波惡全神貫注的要給他削去鐵帽，生怕落手稍有不準，割破了他的頭臉，那防到他居然會突施暗襲，而且這一掌來勢勁力大得異乎尋常，落掌之處又是人身的要害。風波惡一聲悶哼，便向前跌了下去。總算他身手矯健，吃了這一下勉強還支持得住，左手在地下一撐，一挺便跳了起來，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三人見游坦之陡施毒手，把弟吃了個大虧，都是大吃大一驚，見風波惡臉色慘白，三人更是擔心。公冶乾一搭他的腕脈，只覺脈搏跳動急躁頻疾，隱隱有中毒之象，他心念一動，指著游坦之罵道：「好小子，原來你是星宿老怪門下，一出手便以歹毒手段傷人。」右手急速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拔開瓶塞，倒出一顆解毒藥塞入風波惡的口中。鄧百川和包不同兩人身形晃處，攔在丁春秋和游坦之的身前。包不同脾氣之暴躁，實不在風波惡之下，只是更加的陰沉，更加的執拗，左手暗運潛力，五指成爪，便要向游坦之胸口抓去。鄧百川道：「三弟住手！」包不同蓄勢不發，轉眼瞧著大哥。鄧百川道：「此處是少林寺山門之外，是非曲直，自有本寺方丈和高僧主持公道，咱們擅自動武，顯得不尊重少林了。」包不同一想不錯，在少林寺外出手打人，正所謂「魯班門前弄大斧，孔子門前讀孝經」，未免有小覷少林之嫌。少林寺對「姑蘇慕容」本有成見，自己不可再生枝節，諒來星宿派的妖孽弟子也無多大氣候，不怕他逃了。再見丁春秋童顏鶴髮、氣度雍容，顯是一位得道高人，雖聽游坦之叫他「師父」，但看他正氣盎然，想來決計不是星宿派中的人物，公子這次來到少林，乃是大有圖謀，不可以一時之忿，壞了大事，當下將手掌緩緩放了下來。這時公冶乾已扶著風波惡坐在地下，只見他全身發顫，牙關相擊，格格直響，便似身入冰窖一般。風波惡素來好強，身經數百戰，不知受過多少傷，以往再厲害的傷也是強顏支持，毫不示弱，這一次竟是管不了自己，過得片刻，嘴唇也紫了，臉色漸漸由白而青。公冶乾的解毒丸本來極是靈效，但風波惡服了下去，便如石沉大海，直是無影無蹤。公冶乾惶急之下，伸手一探他的呼吸，突然間手掌心一股冷風吹來，透骨生寒。

公冶乾急忙縮手，叫道：「不好，怎麼冷得如此厲害？」心想風波惡口中噴出來的一口氣都是如此寒冷，那麼他身上所中的寒毒更是非同小可了，情勢如此危急，來不及等候少林僧眾到來，再行理喻，轉身向丁春秋道：「閣下是不是這鐵頭人的師尊？我把弟中了毒手，請賜解藥。」風波惡所中之毒，乃是游坦之以易筋經內功逼出來的冰蠶劇毒，別說丁春秋無此解藥，就是能解，他也如何肯給？他見少林寺寺門大開，數十名和尚列隊出來，遠遠望去，當先七八人都是身披袈裟，顯是寺中輩份甚高的老僧出來迎接慕容公子，心想待這些僧眾一到，脫身便不容易，眼下這許多人離寺而出，正好直搗其後院之虛，去擄劫三淨和尚，當下袍袖一拂，捲起一股疾風。

鄧百川等多人都覺這股疾風刺眼難當，眼中淚水滾滾而下，睜不開眼睛，暗叫：「不好！」知道他袍袖中藏有毒粉，這麼衣袖一拂，便以內功散了出來。三個人都是一般的心思，不顧傷敵，不約而同的擋在風波惡身前，只怕對方更下毒手。只覺身邊微風颯然，鄧百川閉目推出一掌，嘩喇喇一聲響，屋瓦泥沙傾瀉了下來，原來他一掌正好擊在涼亭的柱上，將那根徑粗七寸的柱子打斷，半邊涼亭便即傾塌。待得睜眼看丁春秋和游坦之時，卻已不知去向。出寺迎接的少林僧望見鄧百川擊坍涼亭，都道他是到少林寺來逞兇尋釁，均各恚怒，快步來到涼亭。包不同和鄧百川已飛身分自左右追了下去，亭中只剩下公冶乾和風波惡二人。達摩院首座玄難一見到二人的情狀，料知另有變故，問道：「二位施主，起了何事？」公冶乾道：「一個頭上帶鐵套的小子打了我把弟一掌，毒性好不厲害。我大哥和三弟追下去了。」玄難一怔，道：「頭戴鐵帽的小子？這人不會甚麼武功啊，他！他是在菜園中幹甚麼的，是不是？」旁邊一名和尚道：「是。」以玄難輩份之高，若不是游坦之身具異相，原不會知道院中多了這麼一個雜役。正混亂間，山道上蹄聲得得，又奔來了一乘馬，公冶乾臉上露出喜色，道：「是公子麼？」但一望見馬匹是淡青之色，臉色不由得沉了下去。少林僧聽了他「是公子麼」這四個字，都道是慕容公子到了，群相注目，只見那馬馳到近處，馬背上乘著一個身穿淡綠衣衫的少女。那少女身形苗條，風姿綽約，一見到眾人，便即下馬，迫不及待的叫道：「二哥，阿朱姊姊在不在？」原來是慕容復的侍婢，琴韻小築的主人阿碧。那日阿朱喬裝改扮，到少林寺盜經，久久不歸，阿碧擔心之極，日日催請慕容復前來探詢。但慕容復身有要務，不願為了一個侍婢而興師動眾到少林寺來查究，一直遷延到此刻，這時一來他自己確也掛念阿朱的安危，二來被阿碧纏得再難以交代，只得率同部屬前來拜山。公冶乾不答阿碧之事，叫道：「公子呢？公子呢？」聲音中甚是驚惶。阿碧牽著坐騎，快步走到涼亭之前，道：「公子在途中見到有個和尚追趕欺侮一位姑娘，他要打抱不平救人，命我先來，他馬上便到──咦，四哥，四哥，你怎麼了？」她放下手中韁繩，搶到風波惡身前。只見他頭髮上結了薄薄一層白霜，本來一頭烏髮，突然變成了白頭。她伸手要去拉風波惡的手腕，公冶乾將她手臂一扯，道：「四弟中了劇毒，別碰他身子。」慕容復手下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阿朱、阿碧六人平素以兄弟姊妹相稱，情逾骨肉，阿碧聽說四哥中了劇毒，驚怒交集，橫目向一干少林僧眾怒視，道：「是這些大和尚害他的麼？大和尚，快快拿解藥出來，救我四哥。」公冶乾搖頭道：「不是他們。」忽聽得少林寺噹噹噹鐘聲大鳴，群僧臉色陡變。

這鐘聲響得甚是迫促，公冶乾與阿碧雖然不知其中含意，但也猜得到是寺中發生了緊急要事。只見少林寺側門中奔出兩名灰衣僧侶，快步馳向涼亭。這兩名和尚輕功甚是了得，轉瞬間便到了亭前，當先的那僧向玄難躬身說道：「啟稟師伯，後山到了敵人，玄痛師伯身受重傷。」玄難點了點頭，問道：「有多少敵人？是何等樣人？」他神色間極是鎮定，但聽說玄痛師弟身受重傷，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須知玄痛的拳掌功夫已臻出神入化之境，是少林玄字輩的高手之一，敵人武功再強，總也得長期拼搏，方能傷他，怎地自己甫出寺門，玄痛便已受傷？

那報訊的僧人道：「不知有多少敵人，也不知是何等樣人。」玄難眉頭微微一皺，向公冶乾橫掃一眼，他心中認定是姑蘇慕容氏遣人前來襲擊，一出手便傷玄痛，多半是慕容復親自動的手，冷冷的道：「好一個聲東擊西之計。」公冶乾全神貫注的瞧著風波惡，沒去聽玄難的譏諷之言。少林寺中許多高僧列隊出來迎接慕容復，不見他到來，心下已自起疑，待得聽到寺中示警的鐘聲，又知玄痛大師受了重傷，各人緩緩移動腳步，將公冶乾等三人圍在亭心。少林寺中高僧如雲，也不必急於趕回應援。只聽得示警鐘聲驀地止歇，又有一僧奔來稟告：「寺後發現二人，一人自稱姑蘇慕容手下姓鄧的，另一個受傷倒地，敵人已退，不知去向。」公冶乾吃了一驚，忙問：「受傷的是誰？可是那個身穿黃衣的瘦削漢子麼？」那僧人不答他的問話，眼光中露出戒備警惕的敵意，但從他臉上神情看來，顯然受傷的正是包不同。公冶乾甚是焦急，但想四弟受傷，自己不能離開，三弟有大哥照料，一時當可無礙。

玄難見公冶乾並無抗拒之意，阿碧只是個纖弱秀美的少女，淚光盈盈，更是不足為害，緩緩的道：「慕容公子是否便到？咱們恭候大駕。」阿碧斂衽為禮，道：「公子途遇惡僧欺辱弱女，出手相救，不敢勞眾位多候──」玄難臉上更現不悅之色，道：「本寺僧眾素守清規，豈有欺辱女子之事？姑娘說話胡鬧，老衲當你童言無忌，不來計較於你。」阿碧急道：「是真的啊，這和尚──這和尚──也未必一定是少林寺的。」玄難怫然道：「少室山方圓數十里內，個個僧侶都和本寺有關，就算不是本寺剃度，也是來本寺掛單的。咳，姑娘──你──你──」他性子剛硬，便想出言教訓，但見到阿碧楚楚可憐的神情，登時心有不忍，說了兩個「你」字，下面的話便嚥住了。他微一沉吟，料定慕容復不懷好意，不必在此多候，說道：「請三位同到敝寺休息，慢慢等候慕容公子駕到。」他說這句話，乃是要扣住公冶乾三人之意，倘若公冶乾不從，說不得只好用強，至於阿碧這小姑娘，少林寺不便強留，且由她自去便是。那知公冶乾一口答應，道：「正要打擾。」俯身將風波惡抱在懷裏，大踏步便向寺門走去。阿碧一面走，一面問那第三個報訊的僧人道：「大師父，我那三哥受傷重不重？便是那個身穿黃衣的瘦漢子。他──他──受了甚麼傷？是你們廟裏的和尚打傷他的麼？」一眾僧眾快步回寺，那僧人見玄難在旁，原是不敢多說，只是阿碧說話嬌柔婉轉，教人硬不起心腸來不加理睬，輕聲道：「那──那位施主（他本想說「那漢子」，但看在阿碧的份上，稱他一聲「施主」），跟這位施主──」說著向風波惡一指，續道：「受的傷一模一樣，不是咱們打的。」他頓一頓，又道：「似乎受了邪派妖人的毒手。」他轉頭向玄難道：「玄痛師伯受的傷也是這樣。」玄難一怔，問道：「玄痛師弟也是這般著寒發抖？」那僧人道：「正是。」玄難大奇，沉吟道：「三個人受的傷一模一樣。」

那僧人道：「玄痛師伯肌膚冰冷，方丈以金剛掌掌力助他陽氣，尚未痊癒。」玄難聽他說到「尚未痊癒」這四個字時，口氣頗不肯定，顯是在外人之前不願示弱，其實應當說「毫無效驗」。玄難見到風波惡苦受折磨的情狀，關心師弟，突然足下一點，身子化作一縷紅影，搶入了山門。公冶乾微微一怔，暗讚：「好功夫！」一行人來到大雄寶殿之側的迎賓堂中，一干僧眾認定公冶乾等三人乃是敵人，神色間便無禮敬之意，只是維持名門大派的風度，仍是讓座獻茶。公冶乾連問：「我那受傷的把弟在那裏？」忽聽堂後有一個洪亮之極的聲音說道：「二弟，我在這裏，三弟也中了人家毒手。」只見鄧百川抱著包不同走了進來，滿臉憂色，將包不同放在椅上。公冶乾倒了三顆解毒藥丸，塞入包不同口中。包不同道：「這──這鐵頭小子──邪──邪門得緊──我──我──我」他連說了三個「我」字，牙關不住打顫，再也接不下去。阿碧取出身邊絲帕，給兩位義兄抹去額頭的冷汗，卻見這些冷汗轉瞬間便凝結成霜。她正惶急間，後堂走出四位老僧，當先一僧向鄧百川道：「鄧施主，敝寺玄痛師兄也為那鐵頭人所傷，此人邪術厲害，方丈言道，請兩位受傷的施主先服本寺的『正氣六陽丹』，再由老衲等以『純陽羅漢功』助兩位一臂之力。」鄧百川一聽大喜，他知道「正氣六陽丹」是少林寺天下馳名的靈丹之一，治療寒毒，其效如神，而「純陽羅漢功」更是少林寺的絕技，修習者必須是童子之身，若非四十年以上的苦練，難達上乘之境。倘若不是出家清修的高僧，絕少有四五十年中不近女色，到老仍是童身之人。他和公冶乾一齊抱拳道謝。

那老僧取出兩顆龍眼大小，殷紅如血的丸藥來，餵入包不同和風波惡的口中。四位老僧分為兩組，兩個人服侍一個，各以手掌分別抵住包風二人胸腹，將純陽的內力運入傷者體內。過得一頓飯時分，包風二人寒戰止歇，臉上鐵青之色漸退，包不同是臉如金紙，風波惡卻是臉色慘白，四位老僧收回手掌，為首的老僧道：「兩位施主是無礙了。」鄧百川道：「多謝大師相救，慕容公子及在下義兄弟同感大德。」那老僧謙道：「些些微勞，何足掛齒？」包不同慍道：「謝甚麼？有甚麼好謝？咱們是給他寺中雜役打傷的，找他方丈老和尚算帳去。」鄧百川深知這義弟的脾氣，不論別人說甚麼，他都要力持異議，反對一番，何況剛才聽幾名少林僧都道，那鐵頭人乃是寺中雜役，如此說來，包不同之言也非無理，只是人家治了你的重傷，道謝一句總也是應該的。他陪笑道：「大師請勿見怪，我這位兄弟最愛和人頂撞──」他話未說完，知客僧虛風走進堂來，說道：「方丈有請。」鄧百川等五人隨著他向後走去，一路向西，出了本寺，走向西首的一間偏屋，鄧百川和公冶乾對望了一眼，料想是為了阿碧之故。少林寺向來不許女流進入，方丈為了遷就阿碧，自到西偏屋相見，可說是對來人十分重視了。虛風引著五人走進屋中，只見堂上坐著五位老僧，居中一人垂著長長的白眉，面目慈祥，站起身來。鄧百川等知道那便是名震天下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不敢怠慢，恭恭敬敬的上前參見，只有包不同雖然相偕行禮，口中卻不住的嘮嘮叨叨，說甚麼：「少林寺名門正派，寺中居然有人會使左道旁門的陰毒邪術，傳將出去，豈不教天下英雄寒心？」

玄難坐在方丈的下首，聽得包不同的說話，臉色一沉，指著一個身形魁梧，神情委頓的老僧道：「我玄痛師弟同遭奸人暗算。這奸人乃是妖邪派到寺中來臥底的，與本寺何干？」他向虛風道：「快帶三淨來，須得細細盤問這鐵頭人的來歷，如何給他混入本寺。」虛風道：「啟稟師叔祖，那三淨和尚給人救了去啦。妖人此次偷入本寺，似乎便是為這三淨而來。」玄難勃然變色，沉吟未語。虛風又道：「三淨原在戒律院禪房中面壁思過，妖人破門而入，玄痛師叔祖加以攔阻，這才失手受傷。」玄難眼望玄痛，道：「師弟──」玄痛道：「我經過戒律院後門，見一個白髮紅臉的老人背負了三淨出來。我見情形有異，上前查問，那老者突然虛飄飄的一掌向我拍到。我忙運掌還擊，豈知那老者掌力極是詭異，掌心中竟有黏力，將我掌中內力拉扯而出──」玄難的臉色更加難看了，道：「星宿派的化功邪術？」

玄痛道：「當時我也是這般想，急運內力與之相抗，那老者喝道：『快快下手！』我只聽得背後有重濁的腳步之聲，也沒覺到甚麼凌厲的掌風，左肩後背已吃了一掌。這──這一掌寒氣透骨，好生難當，我回頭一看，原來下手的竟是咱們寺中那個鐵頭人──我想，這個鐵頭人──啊喲，不好。」他身子晃了兩晃，牙關便又格格的響了起來。就在這時候，包不同和風波惡也感體內寒毒重行發作，難以忍受，膝頭一彎，登時坐在地下，用起功來。這兩人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向來極是顧全體面，若不是迫不得已，絕不會在少林眾高僧的面前如此出醜，眾人相顧失色之際，玄痛也已坐倒在地。這一來，連方丈玄慈也是大為訝異，少林寺的「正氣六陽丹」治療寒毒，應驗如神，再加上幾位童身老僧的「純陽羅漢功」相助，就算寒毒一時不能驅盡，總也得三年五載之後方能發作，豈有過不到一個時辰便即再起之理？那幾位老僧既是驚詫，又感臉上無光，當即伸掌再助三人運功，直過了一炷香時分，三人才免了寒毒侵體之厄。阿碧忽然說道：「老方丈，我阿朱姊姊冒犯了貴寺，你們關了她這麼久啦，求求你，請你們放了她罷。」說著盈盈拜倒，磕下頭去。玄慈忙離座還禮，道：「姑娘不必多禮，你說咱們關了誰？」阿碧站起身來，道：「我的阿朱姊姊啊，她年紀小，很愛胡鬧，請各位大和尚別跟她一般見識。我早求公子爺修書來向方丈求情。公子說阿朱得罪貴寺，應當受各位責罰，須得讓她多吃些苦頭，然後公子爺親自來貴寺謝罪。」她這番話咭咭咯咯的說來，語言清脆動聽之極，但眾僧面面相覷，全不知她其意何指。

原來阿朱初時聽說慕容公子要到少林寺，便來寺相會，不料慕容公子固然未到，守門寺僧更以數百年規矩所定，不許女子進入本寺。阿朱一怒之下，喬裝為少林寺僧智清，混入寺中，一不做，二不休，為要拿到證據，他日也好在寺僧之前誇耀，竟將寺中一部梵文秘本的易筋經盜了出來，便在此時，中了玄慈方丈的「大般若金剛掌」，以致身受重傷。但玄慈出手之際，不知她是女子，更不知她是甚麼阿朱。後來蕭峰攜同阿朱赴聚賢莊求治，阿朱謊稱是為一個青年公子所傷，少林高僧玄寂、玄難雖然親眼見到了她，卻萬萬想不到她便是那個在本寺盜去古經的「和尚」。是以阿碧求方丈放人，寺中人人摸不著頭腦，其實，在這世上知道其中原委的，也只剩下蕭峰一人了。玄慈溫言說道：「這位姑娘說甚麼敝寺扣人不放，必是傳聞之誤。少林寺乃出家清修之地，戒律素嚴，絕不敢有誰為非作歹。」阿碧急道：「我不是說你們為非作歹啊。我那阿朱姊姊頑皮得很，一定冒犯了你們，得罪了你們，所以公子爺今天是要賠不是，說好話來著。求求你們，放了阿朱姊姊罷，我再給你們磕頭。」他見玄慈方丈面目慈祥，玄難大師卻是一臉威重之色，心想多半是另外的老和尚作梗，當即跪下來又向玄難、玄寂、玄痛諸僧行禮。玄難袍袖一拂，一個柔和而雄渾的大力推了上來，擋住阿碧的身子，她便跪不下去。玄難大師這「袖裏乾坤」的功夫，乃少林寺絕藝之一。阿碧見凌空一股力道將自己身子阻住，竟爾拜不下去，心下暗自駭異。玄難說道：「少林寺數百年來規矩，不接待女施主，姑娘這位姊姊別說咱們決計不敢相留，便是她自己要來，少林寺也必擋駕。此處已非本寺範圍，方丈為了姑娘，才至此相會。」阿碧泫然欲涕，道：「你們不騙我麼？那麼我這個阿朱姊姊，卻到那裏去了？他那天明明跟我說，是到少林寺來的。」阿碧相貌秀美，言語舉止，溫柔到了極處，既不似阿朱之伶俐活潑，更不似阿紫之刁鑽古怪，少林眾高僧修為數十年，個個均已忘了兒女之情，但這時見她說得如此哀切動人，心底深處，不自禁的將她當作了女兒或是孫女，臉上均顯出慈愛的神色。玄寂大師說道：「虛風，你叫『善緣堂』的慧月師伯設法查查，這位姑娘的姊姊下落如何，查到之後，立即通知姑蘇慕容公子家裏。」鄧百川、阿碧等人均知「善緣堂」是少林寺內專司與江湖英豪聯絡的部門，這位玄寂大師既如此吩咐了下去，顯見阿朱確是未曾來寺，只不過少林寺已負責查察，他們與江湖上廣通聲氣，想來不久便可知道訊息，當下一齊稱謝。再問起包不同受傷的經過，包不同瞪眼向天，說道：「在下的遭遇，和玄痛大師一模一樣。姑蘇慕容家的人固然倒了楣，少林寺的高僧也沒甚麼光彩。大家是難兄難弟，大哥別說二哥，總之是流年不利，該有這場災難。」風波惡咬牙切齒的道：「這一架沒有打成，便受了傷，真是沒癮之至，倘若惡鬥三百回合之後再給鐵頭人打倒，那倒心甘情願。」各人紛紛推測游坦之的來歷，均覺他內功家數純正，掌中寒毒卻是邪惡無比，邪中有正，不見得便是星宿派的弟子。包不同冷冷的道：「他這一掌的掌力，和貴派的『達摩神掌』倒有些差不多。」

玄痛和玄慈、玄寂、玄難三位師兄弟交換了個眼色，默然不語。他們心中早已想到了這件事，那鐵頭人所使掌力非但與「達摩神掌」相似，簡直便是「達摩神掌」，只是在外人面前，不便言明。這時包不同指了出來，諸高僧不便加以否認，心中均想：「此事內情牽連甚多，並非是星宿派妖人前來襲擊本寺而已。」玄難不欲包不同追問此事，向鄧百川道：「鄧施主，慕容公子是否便到？貴我雙方同仇敵慨，須得聯手應付。公子一到，定有高見以解我等疑團。」鄧百川眼望阿碧。阿碧道：「我說過公子爺去救一位姑娘了。那姑娘臉上遮著一張黑色面幕，身形婀娜，武功也是不弱，只是追趕她的那個和尚武功更強，我見那和尚的背影，依稀是吐蕃國的護國法王，叫甚麼大輪明王鳩摩智的模樣──」玄寂、玄難齊聲驚道：「吐蕃國的大輪明王到了中原？」阿碧道：「他自己這麼說，也不知是也不是。剛才那和尚身形太快，一晃眼便過去了，我也沒能看清楚。公子跟我說了一聲：『你到少林寺等我。』便追了下去。」玄寂等又和玄慈方丈交換了個眼色，均想：「倘若是吐蕃國大輪明王鳩摩智來到中原，武林中的風波可更加多了。難道這鐵頭人和那鳩摩智有甚麼瓜葛麼？吐蕃佛家武功也是源出天竺，他們會這『達摩神掌』倒不出奇。」這些僧侶的猜測雖則全然不對，卻頗能自圓其說，暫且給他們解開了心中的一個疑團。玄慈道：「眾位遠來辛苦，玄寂師弟，請你代我款客，等慕容公子到來，從長計議。」說著站起身來。少林眾高僧心中，最最忌憚的其實還是那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慕容公子，去年邀集天下英雄，商議對付姑蘇慕容之術，又給蕭峰在聚賢莊一場大戰，那少林寺的英雄大會竟沒能開成。這時見了鄧百川，敵意雖然稍減，總是未能釋然。

要知少林寺的高僧玄悲大師身死嵩山腳下，身上所受的是「金剛杵」之傷，那正是玄悲的平生絕藝，寺中諸高僧料想除了那「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氏之外，無人更能以玄悲的絕技致他死命。這次聽說慕容氏率眾拜山，各人原已抱了一決死戰，以與玄悲報仇之意，那知波瀾橫生，慕容公子始終沒有現身，他手下的兩個得力部屬，卻和少林寺的玄痛同時為邪派武功所傷。玄慈見鄧百川雍容威重，公冶乾儒雅清奇，阿碧更是溫柔清麗，都是極為正派，雖然包不同乖戾暴躁，風波惡好勇鬥狠，看來也不是奸邪之徒，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部屬如此，他們的主人亦不應大奸大惡，到底真相如何，只有親眼見到慕容公子，再定下一步的方策了。鄧百川聽玄慈說要款待己等，抱拳道：「如此叨擾了。」玄慈合十還禮，正要走出室去，突然間咕咚一聲，風波惡一跤跌倒。公冶乾忙伸手扶起，那邊玄痛、包不同也倒了下來，原來三人所中的寒毒又已發作。少林寺中傷藥雖多，但那「正氣六陽丸」乃是驅治寒毒無上妙藥，此藥不靈，而「純陽羅漢功」又復無效，那是更無他藥可治了。玄痛等三人每過一個多時辰便發作一次，救治之後，苦楚便過，但挨了一個多時辰，又即發作。眾人折騰了一夜，竟是束手無策，等到次日天明，慕容公子仍未到來，玄痛等三人身上的寒毒雖不惡化，卻顯是半點也沒驅除，每個人均已服了三顆「正氣六陽丸」，若要再服，一來未必有效，二來此藥性子猛烈，多服頗有兇險。這般又挨了一日，三人接連不斷的大受折磨，旁人均已看了出來，如此挨將下去，終將抵受不住。鄧百川向玄難告辭，說道：「在下這兩位把弟受傷不輕，諸位大師已是盡心盡力，寒毒始終難除。在下之意，想去請教薛神醫治一治。」玄難心中也已存此意，道：「甚好，甚好。薛神醫曾與老衲有數面之緣，若去相求，諒來不會拒卻。他家住洛陽之西的柳宗鎮，此去也不甚遠，咱們即刻動身。」鄧百川大喜，道：「憑著大師金面，我這兩位把弟有救了。」當下討過紙筆，匆匆書就一信，留交慕容公子。寺中備了三輛大車，玄難親率六名慧字輩的弟子，隨行護送。那六名慧字輩弟子年紀均已甚老，都是修練「純陽羅漢功」的好手，以便途中隨時照料服侍。阿碧本想在寺旁房舍中等候慕容公子到來，但見包不同和風波惡憔悴狼狽的模樣，放心不下，終於隨眾同行。

從少林寺到柳宗鎮相距只數百里，雖然山道崎嶇，第三日午間便到了。「閻王敵」薛神醫家居柳宗鎮北三十餘里的深山之中，幸好他當日在聚賢莊中曾對玄難詳細說過路徑。一行人沒費多大力氣，便到了薛家門前。玄難一乘馬行走在前，見小河邊聳立著白牆黑瓦的數間大屋，門前好大一片藥圃，便知是薛神醫的居處。他縱馬近前，只見屋門前掛著兩盞極大的白色紙燈籠，玄難吃了一驚：「薛家也有自己治不好的病人麼？」再向前馳了數丈，見門楣上釘著幾條麻布，門旁插著一面招魂的紙幡，果真是家有喪事。這時他已看清楚紙燈籠上扁扁的兩行字：「薛公慕華之喪，享年六十五歲。」玄難心下更是嘀咕，他不知這薛慕華是不是薛神醫，但年歲甚近，如果薛神醫不能自醫，竟爾逝世了，那可糟糕之極了。他駐馬沉吟之際，鄧百川和公冶乾也已策馬到來。三人面面相覷，驚疑不定。猛聽得門內哭聲響起，乃是婦人之聲：「老爺啊，你醫術如神，那想得到突然會患了急症，撇下咱們去了。老爺啊，你雖然號稱『閻王敵』，可是到來終於敵不過該死的閻羅王，只怕你到了陰世，還要大吃苦頭啊。」

# 第八十回 函谷八友

這時三輛大車和阿碧、慧字輩六僧均已到達。阿碧聽得有人哭弔薛神醫之聲，花容失色，道：「大哥，咱們當真恁地運氣不好。」鄧百川不語，跳下馬來，朗聲說道：「少林寺玄難大師率同友輩，有事特來相求薛神醫。」他隨口說話已是響若洪鐘，這一略提嗓門，更是遠遠的傳了出去。門內哭聲登止，過了一會，走出一男一女的兩個老人來，都是作傭僕打扮，臉上眼淚縱橫，兀自抽抽噎噎的哭得十分傷心。那老僕捶胸說道：「老爺是昨天下午故世的，你們──你們見他不到了。」玄難合十問道：「薛先生患甚麼疾病逝世？」那老僕道：「也不知是甚麼病，突然之間便咽了氣。老爺身子素來清健，年紀又不老，真正料想不到，真正料想不到。」玄難又道：「薛先生家中還有些甚麼人？」那老僕道：「沒有了，甚麼人都沒有了。」公冶乾和鄧百川對望了一眼，他們同時察覺，那老僕說這兩句話時，語氣有點兒言不由衷。玄難嘆道：「生死有命，既是如此，待咱們在老友靈前一拜。」那老僕道：「這個──這個──真是，是。」引著眾人，走進大門。公冶乾落後一步，低聲向鄧百川道：「大哥，我瞧這中間別有蹊蹺，這老僕很有點兒鬼鬼祟祟。」鄧百川點了點頭，隨著那老僕來到靈堂之上。只見這靈堂陳設得極是簡陋，諸物均不齊備，顯是倉卒間安排起來的，靈牌上寫著「薛公慕華之靈位」，幾個字卻是挺拔有力，出自飽學之士的手跡，絕非那老僕所能寫得出。公冶乾看在眼裏，也不說破，各人逐次在靈位前行過了禮。公冶乾一轉頭，見天井中兩根竹竿上曬著十幾件衣衫，有婦人的衫子，更有幾件男童女童的小衣服，心想：「薛神醫明明還有家眷，怎麼那老僕說甚麼人都沒有了？」當下也不說破。玄難道：「咱們從嵩山少林寺趕來，求薛先生治病，沒想到薛先生竟已仙逝。天色向晚，咱們今夜要在府上借宿一宵。」那老僕臉上大有難色，道：「這個──這個──嗯，嗯，好罷！諸位請在廳上坐一坐，待小人去安排做飯。」玄難道：「管家不必太過費心，粗飯素菜，這就是了。」那老僕道：「是，是！諸位請坐一坐，請坐一坐。」引著眾人來到外邊廳上，轉身入內。

過了良久，那老僕也不來獻茶。玄難心道：「這老僕新遭主喪，自不免神魂顛倒。唉，玄痛師弟身中寒毒，卻不知如何才好？」眾人等了幾乎有半個時辰，那老僕和女僕始終影蹤不見。包不同早已焦躁起來，說道：「我去找口水喝。」阿碧道：「不！三哥，你坐著休息。我去幫那老人家燒水。」起身走向內堂，公冶乾生怕她受人暗算，道：「我陪你去。」兩人一直向後面走去。薛家房子著實不小，前後共有五進，但裏裏外外，竟是一個人影也無。兩人找到了廚房之中，連那老僕和女僕也都不知去向。公冶乾知道有異，快步回到廳上，說道：「這屋中情形不對，那薛神醫，只怕是假死。」玄難站起身來，奇道：「怎麼？」公冶乾道：「大師，我想去瞧瞧那口棺木。」身形一晃，便到了靈堂，伸手要去抬那棺材，突然心念一動，縮回雙手，從天井中竹桿上取下一件長衣，墊在手上。阿碧道：「你怕棺上有毒？」公冶乾道：「人心難測，不可不防。」運勁一提棺木，只覺那口棺木十分沉重，裏面裝的決計不是死人，說道：「薛神醫果然是假死。」風波惡唰的一聲，拔出單刀，道：「撬開棺蓋來瞧瞧。」公冶乾道：「此人號稱神醫，定然擅用毒藥，四弟，可要小心了。」風波惡道：「我理會得。」將單刀刀尖插入棺蓋縫中，向上扳動，只聽得軋軋聲響，棺蓋慢慢掀起，風波惡閉住呼吸，生怕棺中飄出毒粉。

諸少林僧中有一個法名叫作慧諦的，見風波惡如此凝神戒備，對著一個死人尚自這般害怕，心下覺得滑稽，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包不同道：「有甚麼好笑？」身子一晃，縱到天井之中，抓起在桂樹下啄食蟲豸的兩隻母雞，一揚手，將兩隻母雞擲出，橫掠棺材而過。兩隻母雞咯咯大叫，落在靈座之前，又向天井奔出，只走得幾步，突然間翻過身子，雙腳伸了幾下，便即不動而斃。這時廊下一陣寒風吹過，兩隻死雞身上的羽毛紛紛飛落，隨風而舞。眾人一見這般情景，無不駭然。須知少林寺中這些慧字輩的僧侶數十年來潛心修行，極少出寺，內功雖然深厚，但見聞閱歷，與包不同、風波惡這些江湖上的大行家卻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一來，便連慧諦也知棺中藏有劇毒，只是無色無臭，殺人於無形。那兩隻母雞剛中毒而死，身上羽毛便即脫落，可見毒性之烈，一時誰也不敢走近棺旁。

玄難道：「鄧兄，那是甚麼緣故？薛神醫真是詐死不成？」他一面說，一面縱身而起，左手攀在橫樑之上，向棺中遙望，只見棺中裝滿了石塊，石塊中放著一隻大碗，碗中盛滿了清水。這碗清水，當然便是毒藥了。玄難搖了搖頭，飄身而下，說道：「薛兄就算不肯給咱們醫治，也用不著佈置下這等毒辣的機關，來陷害咱們。少林寺和他無怨無仇，這等作為，不太無理麼？難道──難道──」他連說了兩次「難道」，住口不言了，心中所想的是：「難道他和姑蘇慕容氏有甚麼深仇大怨不成？」包不同道：「你不用胡亂猜想，慕容公子和薛神醫從來不識，並無怨仇。倘若有甚麼樑子，咱們身上所受的痛楚便再強十倍，也絕不會低聲下氣，來向仇人求治，你當姓包的是這等膿包貨色麼？」玄難道：「那也說的是，老僧胡猜的不對了。」他是有道高僧，心中既曾如此想過，雖然口裏並未說出，卻也自承其非。鄧百川道：「此處毒氣甚盛，不宜多耽，咱們到前廳坐地。」當下眾人來到前廳，各抒己見，總是猜想不透薛神醫裝死而佈下陷阱的原因。包不同道：「這薛神醫如此可惡，咱們一把火將他的鬼窩燒了。」鄧百川道：「使不得，說甚麼薛先生總是少林寺的好朋友，瞧著玄難大師的金面，可不能胡來。」這時天色已然全黑，廳上也不掌燈，各人又饑又渴，卻均不敢勁用宅子中的一茶一水。玄難道：「咱們還是出去，到左近農家去討茶做飯。」鄧百川道：「是，不過三十里地之內，最好別飲水吃東西。這位薛先生極有心計。絕不會只佈置一口棺材就此了事。眾位大師若是受了牽累，咱們可萬分過意不去了。」他和公冶乾等雖不知真正原委，但料想慕容家那「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名頭太大，江湖上結下了許多莫明奇妙的冤家，多半是薛神醫有甚麼親友被害，將這筆賬記在姑蘇慕容氏的頭上。

眾人站起身來，向大門走去，突然之間，西北角天上一亮，跟著一條紅色火燄散了開來，隨即變成了綠色，猶如滿天花雨，紛紛墮下，瑰麗變幻，好看之極。阿碧拍手道：「好看，好看，是誰在放煙花。」這時是初秋時節，既非元宵，亦不是中秋，怎地會有人放煙花？過不多時，又有一個橙黃色的煙花升入天空，便如千百個流星，相互撞擊。放煙花是太平時節的賞心樂事，各人身處險地，帶著三個中毒難治的病人，那裏有甚麼賞玩煙花的心境？阿碧雖是年幼，終也是關心三哥、四哥之情，勝過了看煙花的童心。她道：「不看了，咱們走罷！」公冶乾道：「這不是煙花，是敵人大舉來襲的訊號。」風波惡道：「妙極，妙極，打他個痛快！」返身奔入廳中。

風波惡一返身奔入廳中，鄧百川便道：「三弟、六妹，你們都在廳裏，我擋前，三弟擋後。玄難大師，此事與少林寺顯然並不相干，請眾位作壁上觀，只須兩不相助，慕容氏便深感大德。」說話之間，公冶乾、包不同、阿碧三人已遵照鄧百川的分派，退而向後。慕容家這裏雖只三人，其中兩人身受重傷，一個是稚齡少女，瞧著敵人高燒煙花，大舉來攻的聲勢，實是非同小可，但鄧百川毫不畏懼，並不向少林派求助。玄難道：「鄧兄說那裏話來。來襲的敵人若是與諸位另有仇怨，這中間的是非曲直，咱們也得秉公論斷，不能讓他們乘人之危，倚多取勝。倘若是薛神醫一夥，這些人暗佈陷阱，橫加毒害，你我敵愾同仇，豈有袖手旁觀之理？眾位師侄，預備迎敵！」慧字輩的六僧齊聲答應。玄痛說道：「鄧兄，我和令弟同病相憐，自當攜手抗敵。」說話之間，又有兩個煙花衝天而起，這次卻是更加近了。再隔一會，又出現了兩個煙花，前後共放了六個煙花，每個煙花的顏色形狀，各不相同，有的似是一枚橫掃千軍的大筆，有的四四方方，像是一隻棋盤，有的似是一柄斧頭，有的卻似是一朵極大的牡丹。六個煙花放了之後，天空一片漆黑，再無甚麼訊號。

玄難發下號令，將少林弟子部署在屋子四周，等候敵人來攻，但過了良久，聽不到有敵人的動靜。各人屏息凝神，又過了一頓飯時分，只聽得東邊有個女子的聲音，唱著一首詩道：「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以珍珠慰寂寥？」歌聲柔媚婉轉，幽婉凄切。玄難和鄧百川對望了一眼，心下好生詫異。那聲音唱完一曲，立時轉作男聲，說道：「啊喲卿家，孤王久未見你，甚是思念，這才賜卿一斛珍珠，卿家收下了罷。」那人說完，又轉女聲道：「陛下有楊妃為伴，連早朝也廢了，幾時又將我這薄命女子放在心上，喂呀──」說到這裏，竟是哭了起來。慧字輩六僧不通世故，不知那人忽男忽女，在搗甚麼鬼，卻也聽得心下不勝凄楚，鄧百川等都知那人在扮演唐明皇和梅妃的故事。那人忽而串梅妃，忽而串演唐明皇，聲音口吻，維妙維肖。只是在這「萬木無聲待雨來」的緊張當口，忽然來了這樣一個伶人，人人心下嘀咕，不知此人是何用意。

只聽那人又道：「妃子不必啼哭，快快擺設酒宴，妃子吹笛，孤王為你親唱一曲，以解妃子煩惱。」那人跟著轉作女聲，說道：「賤妾日夕以眼淚洗面，只盼再見君王一面，今日得見，賤妾死也瞑目了，喂呀──呃，呃──」包不同大聲道：「孤王安祿山是也，兀那唐王李隆基，你這糊塗皇帝，快快把楊玉環交了出來！」鄧百川要待出聲制止，已是不及。外面那人哭聲立止，似乎大吃了一驚，頃刻之間，四下裏又是萬籟無聲。過了一會，各人鼻中突然聞到一陣淡淡的花香。玄難叫道：「敵人放毒，閉氣，快聞解藥。」外面那人說道：「七姊，是你到了麼？五哥屋中有個怪人，居然自稱是安祿山。」眾人聽了他說話的聲音，才知他其實是個男人，一面調勻呼吸，不覺有異，反覺頭腦清爽，似乎那花香中並無毒質。又聽得一個婦女聲音道：「只有大哥還沒到。二哥、三哥、四哥、六哥、八弟，大家一齊現身罷！」一句話甫畢，鄧百川等眼前突然間大放光明，照耀得各人一時眼都睜不開來，只見大門外一團奇異的亮光，裹著五男一女。一個身穿短衣的黑鬚老者大聲道：「老五，你還不給我滾出來。」他右手拿著方方的一塊板，似是一隻棋盤，那女子是個中年美婦，其餘四人中兩個是儒生打扮，一個似是個木匠，手中拿著一柄短斧，另一個卻是青面獠牙，紅髮綠鬚，形狀可怕之極，簡直是個妖怪。

玄難一凝神間，已看出這人原來是臉上用油彩繪了臉譜，並不是真的生有異相，他扮得便如戲臺上唱戲的伶人一般，適才既扮唐明皇，又扮梅妃的，自然便是他了。鄧百川說道：「諸位尊姓大名，在下鄧百川要請教了。」對方還沒有開言回答，大廳中一團黑影撲出，刀光閃閃，已有人向那戲子連砍了七刀，正是一陣風風波惡。他來勢兇悍之極，那戲子猝不及防，東躲西避，情勢甚是狼狽。卻聽他口中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只是風波惡攻勢太急，他唱到第三句時，便唱不下去了。身旁的黑鬚老者罵道：「你這漢子忒也無理，一上來便狂砍亂斬，吃我一招『大鐵網』！」將手中那塊方板一晃，便向風波惡頭頂砸到。風波惡心下嘀咕：「我生平大小數百戰，倒沒見過用這樣一塊方板做兵刃的。」單刀一舉，便向那板上斬去。只聽得錚的一聲響，一刀斬在板緣之上，那板紋絲不動，原來這塊方板形似木板，卻是鋼鐵，只是外面漆上了木紋而已。風波惡斫了這一刀，立時收刀，又待再發，不料手臂一縮，那單刀竟爾收不回來，卻是給那鋼板牢牢的吸住了。風波惡大驚，運勁一奪，這才使單刀與鋼板分離，喝道：「邪門之至！你這塊鐵板是吸鐵石做的麼？」那人笑道：「不敢，不敢！這是老夫的吃飯傢伙。」風波惡一瞥之下，見那板上縱一道，橫一道的畫著許多直線，顯然便是一塊下圍棋用的棋盤，說道：「稀奇古怪，我跟你鬥鬥！」進刀如風，越打越快，只是刀身卻不敢再和對方的吸鐵石棋盤相碰。那戲子喘了口氣，又唱道：「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忽然轉作女子聲音，說道：「大王不必煩惱，今日垓下之戰，雖然不利，妾跟著大王，殺出重圍去便了。」包不同喝道：「直娘賊的楚霸王和虞姬，快快自刎，我乃韓信是也。」人隨身至，雙掌展開「擒龍手」功夫，向那戲子肩頭抓去。那戲子沉肩躲過，唱道：「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啊唷，我漢高祖殺了你韓信。」左手在腰間一掏抖出一條軟鞭，唰的一聲，向包不同抽了過去。

玄難見這幾個人鬥得兒戲，但雙方武功均甚了得，又不知對方更有多少人要來，眉頭微皺，喝道：「諸位暫且罷手，把話說明白了，再打不遲。」但要風波惡罷手不鬥，卻如何能夠？他知道自己身受寒毒之後，體力遠不如平時，而且寒毒隨時會發，甚是危險，因此一柄單刀使得猶如潑風相似，要及早勝過了對方。四個人酣戰中，大廳中又出來一人，嗆啷啷一聲響，兩柄戒刀相碰，威風凜凜，卻是玄痛，他大聲說道：「你們這批下毒害人的奸徒，老和尚今日大開殺戒了。」他連日苦受寒毒的折磨，氣無可出，好容易來了敵人，更不多問，雙刀便向那兩個儒生模樣的中年人砍了過去。一個儒生探手入懷，摸出一枝判官筆模樣的兵刃，施展小巧功夫，便和玄痛鬥了起來。另一個儒生搖頭晃腦說道：「奇哉怪也！出家人也有這麼大的火氣，卻不知出於何典？」伸手到懷中一摸，道：「咦，那裏去了？」只見他左邊袋中摸摸、右邊袋裏掏掏，抖抖袖子、拍拍胸口，說甚麼也找不到。阿碧好奇心起，問道：「先生，你找甚麼？」那儒生道：「這位大和尚武功甚高，我兄弟鬥他不過，我要找兵刃來幫忙，來個以二敵一之勢，咦，奇怪，奇怪！我的兵刃卻放到那裏去了？」他敲敲自己額頭，用心思索。阿碧忍不住噗哧一笑，心想：「上陣要打架，卻忘記兵器放在那裏，這種人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人獃頭獃腦，似乎不是故意裝假。」又問：「先生，你用的是甚麼兵刃？」

那儒生道：「君子先禮後兵，我的第一件兵刃是一部書。」阿碧道：「甚麼書，武功秘訣麼？」那儒生道：「不是，不是。那是一部論語，我要以聖人之言來感化對方。」阿碧抿嘴笑道：「你是讀書人，連論語也背不出，那還讀甚麼書？」那儒生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說到論語、孟子、春秋、詩書，我自然是讀得滾瓜爛熟，但對方未必讀過，我背了出來，他若是不知，豈不是無用？一定要翻出原書來給他看了，他無可抵賴，無可強辯，這才收效。常言道得好，這叫做『有書為證』。」他一面說，一面仍是在全身各處東掏西摸。那工匠模樣的人見玄痛的一對戒刀上下翻飛，招數凌厲之極，再拆數招，只怕那使判官筆的書生便有性命之憂，當即揮斧而前，待要助戰。公冶乾呼的一掌，向他拍了過去。莫看公冶乾模樣斯文，他掌力卻著實雄渾，當日他在江南酒樓與蕭峰比酒比掌力雖然輸了，蕭峰對他卻也是好生敬重，可見內力造詣大是不凡。那工匠側身避過，橫斧斫來。那儒生仍是沒找到他那部「論語」，卻見同伴的一枝判官筆招法散亂，抵擋不住玄痛的雙刀，便向玄痛道：「喂，大和尚。子曰：『君子無終貪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你出手想殺了我的四弟，那便不仁了。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子又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你亂揮雙刀，狠霸霸的只想殺人，這種行為，毫不『克己』，那是『非禮』之至了。」阿碧低聲向鄧百川道：「大哥，這人是真的書獃子，還是裝傻？」鄧百川道：「小心了，江湖上人心詭詐，甚麼鬼花樣都幹得出來。」只聽那書獃子又向玄痛道：「大和尚。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你勇則勇矣，卻未必有仁，算不得是真正的君子。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家若是將你殺了，你當然是很不願意的了。你自己既不願死，卻怎麼去殺人呢？」他這般莊言諄諄的向玄痛勸告，奇怪的是，此人武功顯然不弱，玄痛和那書生跳盪前後，揮刀急鬥，這書獃子隨著他忽東忽西，時左時右，始終不離他身子三尺之外。

玄痛心下暗自警惕：「這傢伙如此胡言亂語，顯是要我分心，一找到我招式中的破綻，立時便乘虛而入。此人武功之強，顯然尚在這使判官筆的敵人之上，倒是不可不防。」這麼一來，他倒以六分的精神去防備這書生，只以四分功夫攻擊使判官筆的書生。那書生受攻較輕，情勢登時好轉。又拆十餘招，玄痛焦躁起來，喝道：「你再不走開，我可對你不起了！」倒轉戒刀，一刀柄向那書獃胸口撞去。

那書獃閃身讓開，說道：「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我見大師武功高強，我和四弟二人以二敵一，也未必鬥你得過，是以良言相勸於你，還是兩下罷戰的為是。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咱們做人，這個『恕道』，總是要守的，不可太也橫蠻。」玄痛大怒，唰的一刀橫砍過去，罵道：「甚麼忠恕之道？仁義道德？你們怎麼在棺材裏放毒藥害人？咱們若是一個不小心，這時早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還虧你說甚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想不想中毒而死啊？」那書獃子退開兩步，道：「奇哉！誰在棺材放毒藥了？棺材者，盛死屍之物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棺材中放毒藥，豈不是連死屍也毒死了，啊喲不對，死人是早就死了的。」阿碧聽他說得有趣，笑道：「棺材中的死屍，自然是早已死了。只不過你們詭計多端，棺材裏不放死屍而放毒藥，只是想毒死咱們這些活人。」那書獃子搖頭晃腦的道：「非也，非也！『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你既是女流，年紀又小，難怪說話顛三倒四。」阿碧指著對面那中年美婦道：「她也是女人，你說她是好人呢還是壞人？」那書獃一怔，道：「王顧左右而言他。你這句話，我是置之不理，不加答覆了。」

這書獃與阿碧一加對答，玄痛少了顧礙，雙刀又使得緊了，那使判官筆的書生登時大見吃緊。那書獃晃身欺近玄痛身邊，說道：「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大和尚是人而不仁，真是差勁之至了。」玄痛怒道：「我是釋家，儒家講甚麼人而不仁，根本打不動我心。」那書獃伸起手指，連連敲擊自己額頭，說道：「是極，是極。我這個人，可說是讀書而獃矣，真正是書獃子矣。大和尚明明是佛門子弟，我跟你說孔孟的仁義道德，當然是格格不入了。」風波惡久鬥那使鋼製棋盤之人，難以獲勝，時間稍久，小腹中隱隱感到寒毒侵襲。包不同和那戲子相鬥，察覺對方武功也不甚高，只是招數變化極繁，一時他扮演西施，不但吐言鶯聲嚦嚦，而且蹙眉捧心，蓮步珊珊，宛然是個絕代佳人的神態；頃刻之間，卻又扮演起詩酒風流的李太白起來，醉態可掬，腳步東倒西歪。妙在他扮演各式人物，均有一套武功與之配合，手中軟鞭或作美人之長袖，或為文士之彩筆，倒令包不同啼笑皆非，一時也奈何他不得。那書獃自怨自艾了一陣，突然長歌吟道：「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

玄難與玄痛聽得他高吟了這四句詩，都是一驚，心道：「這書獃子當真淵博，連東晉高僧鳩摩羅什的佛偈也背得出。」只聽他繼續吟道：「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大和尚，下面兩句是甚麼？我倒忘記了。」玄痛道：「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那書獃哈哈大笑，道：「照也！照也！你佛家大師，豈不也說『仁者』？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我勸你還是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罷！」玄痛心中一驚，陡然間大徹大悟，說道：「善哉！善哉！」嗆啷啷兩聲響，將手中兩柄戒刀擲在地下，盤膝而坐，臉露微笑，閉目不語。那書生和他鬥得甚酣，突然間見到他這等模樣，倒是吃了一驚，手中判官筆並不攻上。慧字輩的二僧叫道：「師叔，寒毒又發了麼？」伸手待要扶他，玄難喝道：「別動！」一探玄痛的鼻息，果覺呼吸已停，竟爾圓寂了。玄痛雙手合十，念起「往生咒」來。慧字輩見師叔圓寂，一齊大哭，抄起禪杖戒刀，要和兩個書生拼命。玄難說道：「住手！你師叔參悟真如，往生極樂，乃是成了正果，爾輩須得歡喜才是。」

激鬥的人突然見此變故，一齊罷手躍開。那書獃大叫：「老五，薛五弟，快快出來，有人給我一言激死了，快出來救命！你這他媽的薛神醫再不出來救命，那可乖乖不得了啊！」鄧百川道：「薛神醫不在家中，這位先生──」那書獃甚是緊迫，仍是放開了嗓門大叫：「薛慕華，薛老五，閻王敵，薛神醫，快快滾出來救人那！你三哥激死了人，人家可要跟咱們過不去啦。」包不同怒道：「你害死了人，還在假惺惺的裝腔作勢。」呼的一掌，向他拍了過去，左手跟著從右掌掌底穿出，一招「老龍探珠」，徑自抓他的鬍子。風波惡、公冶乾等鬥得性起，不願便此停手，又各找到對手，打了起來。鄧百川喝道：「躺下了！」左手一探，一把抓住那戲子的後心。鄧百川在姑蘇燕子塢參合莊慕容氏屬下居首座，武功精熟，內力雄渾，江湖上雖無赫赫威名，但凡是識得他的，無不敬重。他出手將那戲子抓住，順手便往地下一擲。那戲子身手十分矯捷，左肩一著地，身子便轉了半個圓圈，右腿橫掃，向鄧百川腿上踢了過來。這一下來勢奇快，鄧百川身形肥壯，轉動殊不便捷，眼見這一腿難以閃避，當即氣沉下盤，硬生生受了他這一腿。只聽得喀喇一聲，兩腿中已有一條腿骨折斷。那戲子接連幾個打滾，滾出數了之外，喝道：「我罵你毛延壽這奸賊，戕害忠良，啊喲喲，我的腿啊！」原來腿上兩股勁力相交，那戲子抵敵不過，腿骨折斷。

那身穿淡紅衫子的中年美婦一直文文靜靜的站在一旁，既不說話，也無任何行動，這時見那戲子斷腿，其餘幾個同伴也被攻逼得險象環生，說道：「你們這些人是何道理，霸佔在我五哥的宅子之中，一上來不問情由，便出手傷人？」她說話的語氣雖是向對方質問，但吐屬仍是溫柔斯文。那戲子躺在地下，仰天見到懸在大門口的兩盞燈籠，不由得大吃一驚，叫道：「甚麼？甚麼？薛慕華之喪，我五哥嗚呼哀哉了麼？」那使棋盤的、兩個書生、使斧頭的工匠、中年美婦一齊順著他手指瞧去，都見了燈籠。那兩盞燈籠中燭火早熄，黑沉沉的懸著，眾人一上來便即大鬥，誰也沒去留意，直到那戲子摔倒在地，這才抬頭瞧見。

那戲子放聲大哭，唱道：「唉，唉，我的好哥哥啊，我和你桃園結義、古城相會，你過五關、斬六將，何等威風──」起初唱的是「哭關羽」戲文，到後來真情激動，唱得不成腔調。其餘五人紛紛叫嚷：「是誰殺害了五弟？」「五哥啊，五哥啊，那一個天殺的兇手害了你？」「今日非跟你們拼個你死我活不可。」玄難和鄧百川對瞧了一眼，心中均想：「眼前這六個人除了那女子之外。聽他們的說話，似乎都是薛神醫的結義兄弟。」鄧百川道：「咱們有同伴受傷，前來請薛神醫救治，那知──」那婦人道：「那知他不肯醫治，你們便將他殺了，是不是？」鄧百川道：「不──」下面那個「是」字還沒出口，只見那中年美婦抽袍一拂，驀地裏鼻中聞到一陣濃香，登時頭腦暈眩，足下便似騰雲駕霧，站立不定。那美婦叫道：「倒也，倒也！」鄧百川大怒，喝道：「好妖婦！」運力於掌，呼的一掌拍出了去。那美婦使的「百花迷仙香」力道大得驚人，任憑對方功力如何深厚，都是中之立倒，眼見鄧百川身子搖搖晃晃，已是著了道兒，不料他竟然尚能一掌拍出，待要斜身閃避，已自不及，但覺一股猛力排山倒海般推了過來，氣息登時窒住，身不由主的向外直摔出去。喀喇喇幾聲響，胸口已斷了幾根肋骨，身子尚未著地，已自暈死了過去。鄧百川只覺眼前漆黑一團，也已摔倒。

雙方各自倒了一人，餘下的一齊出手。玄難尋思：「這件事中間必有重大蹊蹺，只有先將對方盡數擒住，才免得雙方更有傷亡。」說道：「取禪杖來！」一名慧字輩的弟子轉身端起倚在門邊的禪杖，遞向玄難。那使判官筆的書生飛身撲到，一筆點向那少林僧胸口。玄難左手一掌拍出，手掌未到，掌力已及他的後心，那書生應掌而倒。玄難一聲長笑，禪杖在手，橫跨兩步，一杖便向那使棋盤的人砸去。

那人見來勢威猛，禪杖未到，杖風已將自己周身罩住，當下運勁於臂，雙手挺起棋盤往上一擋，噹的一聲大響，火星四濺。那人只覺手臂酸麻，雙手虎口迸裂。玄難禪杖一舉，連那棋盤一起提了起來。原來那棋盤磁性極強，往昔專吸敵人兵刃，今日敵強我弱，反而給玄難的禪杖吸了去。

# 第八十一回 大禍臨頭

玄難以禪杖吸起了棋盤，跟著便向那人頭頂砸了下去，那人叫道：「這一下『鎮神頭』又垂『倚蓋』，我可抵擋不了啦！」向前疾竄。玄難倒曳禪杖，喝道：「書獃子，給我躺下了！」一杖掃將過去，其勢威不可當。那書獃子道：「夫子，聖之時者也！風行草偃，伏倒便伏倒，有何不可？」他這幾句話尚未說完，人早已伏倒在地。六名慧字輩的僧人跳將上去，將他七手八腳的擒住了，少林寺達摩院首座的武功果然是驚世駭俗，不同凡響，只一出手，便將對方三名高手打倒，這一來大獲全勝，只是阿碧等關懷鄧百川的傷勢，一眾少林僧心傷玄痛圓寂，雖然獲勝，卻並不歡喜。那使斧頭的雙鬥包不同和風波惡，左支右絀，堪堪要敗，那使棋盤的人道：「罷了，罷了！六弟，咱們認輸，不打了。大和尚，我只問你，咱五弟到底犯了你們甚麼，你們要將他害死？怎麼又偷了他的煙花放起，邀約咱們來此？」玄難道：「焉有此事？──」話未說完，忽聽得錚錚兩聲琴響，遠遠的傳了過來。這兩下聲音一傳入耳鼓，眾人登時一顆心劇烈的跳了兩下。玄難一愕之際，只聽得那琴聲又錚錚的響了兩下。這時琴聲更近，各人心跳更是厲害。風波惡只覺心中一陣煩惡，右手一鬆，噹的一聲，單刀掉在地下。若不是包不同急忙出掌相護，敵人一斧砍來，已劈中他的肩頭。那書獃子叫道：「大哥快來，大哥快來！一群奸賊殺了五弟，又將咱們拿住啦，七妹也給他們打死了，乖乖不得了！」樹林中錚錚錚錚錚琴聲連響五下，各人心煩意惡，一顆心隨著琴聲連跳五下。玄難大是驚異：「這是甚麼邪門武功，我以少林上乘心法鎮懾心神，這顆心還是隨著琴聲跳動，那真是厲害得緊了。」只聽得那琴聲漸響漸快，各人的心也是跟著頻繁急促的跳盪。玄難、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等諸人一齊坐地，各以深厚內力與之相抗。只有玄難和公冶乾兩人，勉強還能控制心跳，那慧字輩六僧已是大呼小叫，痛苦難當。六僧伸手塞住耳朵，想阻琴聲傳入耳中，但奇怪的是，不論雙手如何用力塞耳，總是有一絲絲極輕微的聲音聽到，而心臟便不由自主的與聲音相感應。到得後來，彈琴之人用起輪指來，珠丸跳擲，直如爆豆，各人的心臟竟也隨著急跳，轉眼間人人都要送命。

玄難知道不能只守不攻，任由他如此施虐，提起禪杖，往琴聲來處衝了過去，但那琴聲宛似從地底發出，玄難在樹林中打了個轉，那見有人？他剛一回頭，琴聲叮叮咚咚的連響起來。風波惡大叫一聲，雙手亂撕胸口衣服，衣服撕破後，更是力抓自己胸口，叫道：「把心挖出來，按住它，不許它跳，不許它跳！」片刻之間，便將自己胸口抓得鮮血淋漓。公冶乾張開雙臂，將他抱住，叫道：「四弟不可煩躁，你努力將這鬼琴聲當作是聽而不聞。」但他一分心照顧風波惡，自己心神難以寧定，這顆心更加急速的跳了起來。那書獃子、使棋盤的、使斧頭的、使判官筆的和那戲子，聽了這琴聲卻全無痛苦之色，顯是另有簡易法子加以抗禦，絕不受琴聲的感應。包不同道：「六妹，你還好麼？坐到我身邊來。」只見少林寺六名慧字輩的僧侶都是雙手揪住了自己胸膛，在地下滾來滾去，大聲號叫，包不同心想阿碧年紀輕，功力淺，定是受苦最深，心下憐惜，叫她過來，要助以一臂之力，那知道一抬頭，但見阿碧盤膝端坐，臉帶微笑，宛如沒事人一般。包不同這一驚更甚，心道：「啊喲，難道六妹竟是給這鬼琴聲整死了？她自來喜愛音樂，彈琴唱歌，極盡佳妙。越是精通音韻之人，對這種琴聲感應越強。」

包不同忍著自己心口的劇烈跳動，搶到阿碧身畔，正要去摸她鼻息，只見她右手緩緩動了起來。包不同大吃一驚：「怎麼她人死了又會動？」但見她右手伸入懷中，取了一件物事出來，黑暗中也看不清楚是甚麼東西，包不同一愕之下，啞然失笑，又驚又喜：「六妹何嘗死了？她好端端地，自然會動。」卻聽得叮叮兩聲，從阿碧身前發出。這兩下響聲音色柔和，顯是發於一件小小的樂器，兩下響聲一過，樹林中傳出來的密如聯珠的琴聲漸漸緩慢。阿碧懷中的樂器又響了兩下，對面的琴聲更加慢了。自玄難以下，各人無不大喜，均想：「看不出阿碧這小姑娘居然還有這個本事，能用樂音對付樂音，以輕剋響，將對方的琴音壓制了下去。」但聽得林中琴音忽高忽低的響了幾下，阿碧彈奏相答，也是這麼忽高忽低的響了幾下。慧字六僧和風波惡一一從困境中解脫，分別站起身來。風波惡喘了口氣，大叫：「這惡賊害得咱們好苦，大夥兒殺啊！」提刀向樹林中衝了進去。公冶乾抱起鄧百川，只覺他呼吸緩慢，氣息未停，中了那美婦發出的毒氣後，性命一時無礙，生怕敵人太強，風波惡身負寒毒重傷，著了對方道兒，當即將鄧百川放好，和包不同一起追了下去。慧字六僧想起適才受琴音煎熬時的苦楚，也各提刀持杖，奔入林中。但說也奇怪，林中空蕩蕩地一個人影也無，那琴音卻忽東忽西，時前時後，令人難以捉摸，倒如是七八個隨身魔鬼，躲在樹上輪流彈奏一般。只是這時候琴音悠揚緩慢，悅耳動聽，再不令人聞之心跳，反而使人胸襟為之一暢。風波惡戟指亂跳亂罵一會，眾人一齊又退了出來。但聽得阿碧和對方雙音齊奏，配得極是和諧。玄難、公冶乾等均知武林中原有一些內功深厚之士，能以聲音奪人心魄，取人性命。如果敵對的雙方皆擅此技，相遇時雙音齊奏，那便是此拼內力，其爭鬥的激烈兇險之處，實不亞於白刃相加、拳腳相交，只要任誰稍有失閃，或是功力不及，不是心智迷失，任由勝者驅使，便是立即斃命當場。但瞧阿碧臉上神色，聽著兩人所奏琴音，又顯然不像是劇烈相鬥的模樣，只是江湖上詭秘古怪之事極多，各人均是不敢大意。包不同和風波惡站在阿碧之前，以防敵人來襲。玄難站在她的身後，掌上暗運神功，只待一見情景不對，便以渾厚內力傳入她的背心，助她功力，合抗強敵。

過得片時，只聽林中琴聲越來越快，阿碧初時勉力跟隨，但頃刻間便追趕不上。那書獃子哈哈笑道：「小姑娘，你想跟我琴仙大哥鬥琴，那真是班門弄斧，自討苦吃了。快快拋琴投降，我大哥瞧你年幼，或許會饒你一命。」公冶乾等也早聽出阿碧所彈的琴音既不如對方快速，更不如對方清晰明亮，越快越是節奏分明，看來這場比拼勝負已分，那是無可挽回了。各人面面相覷，黯然失色。玄難聽得出阿碧之輸乃是技不如人，並不是內力有所不足，即使自己以真力相助，那也是無濟於事，說不定反而弄巧成拙。她一怔之下，琴音更加散亂也未可知。又過得一會，阿碧是無論如何跟隨不上了，她突然間五指一劃，叮咚兩聲，戛然而止，笑道：「師父，我再也跟不上啦！」林中琴聲也即停歇，一個蒼老的聲音哈哈大笑，聲震林木，說道：「小妮子學到這般，也不容易了。」眾人驚喜交集，聽他二人的對答，似乎林中彈琴之人竟然是阿碧的師父。不但玄難、公冶乾等大感驚訝，對方書獃子等人也是十分詫異，頗出意料之外。只見林中，一個老者大袖飄飄，緩步走了出來，高額凸顴，容貌奇古，笑瞇瞇的臉色極為和藹。

這形貌清奇之人一現，阿碧便歡然叫道：「師父，你老人家好。」那書獃子等一夥人也是同聲齊叫：「大哥！」阿碧向他快步奔了過去。那人伸出雙手，抓住了阿碧的手掌，笑道：「阿碧，阿碧，你可是越來越好看啦！」阿碧臉上微微一紅，尚未回答。那人已向玄難抱拳道：「是那一位少林高僧在此？小老兒多有得罪。」玄難合十道：「老衲玄難。」那人道：「呵呵，是玄難師兄。玄苦大師，是大師父的師兄弟罷？小老兒曾與他有數面之緣，相談極是投機，他近來身子想必清健。」

玄難黯然道：「玄苦師兄不幸遭逆徒暗算，已圓寂歸西。」那人木然半晌，突然間向上一躍，高達丈餘，身子尚未落地，只聽得半空中他大放悲聲，哭了起來。玄難和公冶乾等都是吃了一驚，沒想到此人這麼一大把年紀，哭泣起來的情狀卻如小孩子一般。他雙足一著地，立即坐倒，用力將自己鬍子一把把的抓了下來，兩隻腳猶如擂鼓般不住擊打地面，哭道：「玄苦，你怎麼不知會我一聲，就此死了？這不是豈有此理麼？我這一曲『梵音普奏』，許多人聽過都不懂其中道理，你卻說道此曲中大含禪意，能使你功力精進，聽了一遍又是一遍。你這個玄難師弟，未必有你這般悟性，只怕我是要對牛彈琴，牛不入耳了！唉！唉！我好命苦啊！」玄難初時聽他痛哭，心想他是個至性之人，悲傷師兄之死，忍不住放聲大號，但越聽越是不對，原來他是哀悼世上少了個知音人，哭到後來，竟說對自己彈琴乃是「對牛彈琴」。他是個有德高僧，聽了也不生氣，只是微微一笑，心道：「他這群人個個都是瘋瘋癲癲，不可理喻。這人內力雖強，性子脾氣，與他的一批把弟，也還是一丘之貉，這才叫做物以類聚了。」

只聽那人又哭道：「玄苦啊玄苦，我為了報答知己，苦心孤詣的又替你創了一首新曲，叫做『一葦吟』，頌揚你們少林寺始祖達摩老祖一葦渡江的偉績。你怎麼也不聽了？」他忽然轉頭向玄難道：「玄苦師兄的墳墓葬在那裏？你快快帶我去，快快！越快越好。我到他墳上彈奏這首新曲，說不定能令他聽得心曠神怡，活了轉來。」玄難道：「施主不可胡言亂語，我師兄圓寂之後，早就火化成灰了。」那人獃了一獃，忽地一躍而起，說道：「很好，你將他的骨灰給我，我用牛皮膠把他骨灰調開了，都粘在我瑤琴之下，從此每彈一曲，他都能聽見。你說妙是不妙？哈哈，哈哈，我這主意可好？」他越說越是高興，不由得拍手大笑，驀地裏見那美婦人倒在一旁，驚道：「咦，七妹，怎麼了？是誰傷了你？」阿碧道：「師父，這中間有點誤會，是你老人家到了，那是再好不過。」那人道：「甚麼誤會？是誰誤會了？總而言之，傷害七妹的就不是好人。啊喲，八弟也受了傷，傷害八弟的也不是好人。那幾個不是好人？自己報名，自報公議，這可沒得說的。阿碧，你到那邊樹上去將我的琴兒取下來。」

阿碧應了聲：「是！」不再聽師父嘮叨，便縱身奔向樹林，眾人遠遠望見一縷淡綠色的人影躍向樹間，取了甚麼物事，跳下地來，奔到另一株樹下，又躍了上去。玄難和公冶乾等這才明白，原來他是在高樹上放置了好幾張琴，再以深厚內力遙加撥弄，因此琴音忽東忽西，難以捉摸。各人在樹林中追尋數次，始終沒能發見彈琴之人，便是此故。只不過眼見阿碧從東邊奔到西邊，相距有十餘丈之遙，難道這老者內功之深，竟能遠及十餘丈外？而且撥弄琴弦，彈奏成曲，如此神乎其技，簡直是匪夷所思了。只見阿碧抱了七八張瑤琴，從林中奔了出來，走到半途，忽然身子一晃，摔倒在地。

阿碧這一摔倒，那彈琴的老者與公冶乾等一干人都是吃了一驚。公冶乾急忙向她奔了過去，只覺得左側一陣微風掠過，那老者已將阿碧托在雙臂之中。公冶乾心想：「這位老先生的輕身功夫好高。」三個起落，到了他二人身前，向阿碧臉上一瞧，心中一塊大石登時落下，只見她臉如朝霞，紅撲撲的極是精神，嘴角邊兀自微笑，便笑道：「六妹，你向師父撒嬌麼？這可嚇壞我啦。」阿碧並不回答，突然之間，幾滴水珠落到了阿碧桃花般的臉上，公冶乾一怔，雙目平視，見到那老者臉如土色，眼淚簌然而下。公冶乾大是奇怪，心道：「這老兒又發甚麼瘋了？」那老者向公冶乾瞪了一眼，低聲道：「別作聲。」抱著阿碧，急速回到眾人之前。風波惡道：「六妹，你怎麼──」一句話沒說完，那老者道：「大禍臨頭，大禍臨頭！」他東張西望，臉上神色極是驚懼，說道：「來不及逃走啦！快，快，大家都進屋去。」包不同生平最喜與人作對，聽那老者嚇得說話聲音也發抖了，便大聲道：「甚麼大禍臨頭？天坍下來麼？」那老者道：「快，快進去！」包不同道：「你老先生儘管請便，我包不同可不進去。六妹──」那老者左手仍是抱著阿碧，右手突然向前一伸，一把抓住了包不同胸口穴道。他這一下出手實在太快，包不同猝不及防之下，已然被制，只覺身子被對方向上一提，雙足離地，不由自主的被那老者提著奔進了大門。玄難和公冶乾都是大為詫異，正要開口說話，那使棋盤的中年人低聲道：「大師父，大家快快進屋，有一個厲害之極的大魔頭轉眼便到。」玄難一身神功，在武林中罕有對手，怕甚麼大魔頭、小魔頭？問道：「那一個大魔頭？喬峰麼？」那人搖頭道：「不是，不是，比喬峰可厲害狠毒得多了。是星宿老怪。」玄難微微一哂，道：「是星宿老怪，那是再好不過，老衲正要找他。」那中年人道：「你武功高強，自然不怕他。不過這裏人人都給他整死，只你一個人活著，倒也慈悲得緊。」他這幾句是譏諷之言，可是卻真靈驗，玄難一怔，心想此言不錯，便道：「好，大家進去！」便在這時，阿碧的師父已放下包不同與阿碧，又從門內奔了出來，連聲催促：「快，快！還等甚麼？」他一眼之下，便見到這些人中以風波惡最是桀驁不馴，左手反手一掌，向他右頰便橫掃了過去。風波惡雖是好勇鬥狠，可真沒料到六妹這個師父說打便打，此時他體內寒毒已開始發作，正自難當，一見那老者手掌打來，急忙低頭讓過。不料這老者左手一掌沒使老了，突然間換力向下一沉，已抓住了風波惡的後頸，說道：「快，快，快進去！」像提小雞一般，將風波惡提了進去。

公冶乾心中滿不是滋味，兩個把弟都是一招之間，便給這老者制住，雖然他是阿碧的師父，不能說是外人，但姑蘇慕容氏何等威風，多大的聲名，慕容公子的手下人卻如此不濟，在少林派眾僧之前，終究是大大的丟臉。玄難見他臉色有異，猜到了他的心情，又見這老者接連制服包不同、風波惡，手法之快，招數之高，實不在己之下，但他對星宿老怪居然怕得如此厲害，可見那魔頭實是不可小覷，說道：「公冶施主，大家還是進去，從長計議的便是。」當下慧字六僧抬起玄痛的屍身，公冶乾抱了鄧百川，快步進門。阿碧的師父第二度又出來催促，見眾人已然入內，急忙關上大門，正要取過門閂來閂，那使棋盤的中年人道：「大哥，這大門還是大開的為是。這叫做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虛虛實實，叫他不敢貿然便闖了進來。」那老者道：「是麼？好，這便聽你的。」聲音中卻是全無自信之意。玄難和公冶乾對望一眼，心下均想：「這老兒武功如此高強，何以臨事慌張失措若斯？這樣一扇大門，連尋常盜賊也抵擋不住，何況是星宿老怪這種大魔頭，關與不關，又有甚麼分別？看來這人在星宿老怪手中曾受過大大的挫折，變成了驚弓之鳥，一知他在附近，便即魂飛魄散了。」只聽那老者連聲道：「六弟，你想個主意，快想個主意。」玄難雖是有道高僧，頗有涵養，但見這老者如此惶惶，也不禁心頭火起，說道：「老丈，常言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這星宿老怪就算再厲害狠毒，咱們大夥兒聯手禦敵，也未必便輸於他了，又何必這等──這等──嘿──這等小心謹慎。」須知江湖之上，如說旁人「膽小害怕」，最是犯忌，因此話到嘴邊，改成了「小心謹慎」。這時廳上已點了燭火，他一瞥之下，但見不但那老者臉有惶恐之色，甚至那使棋盤的、那書獃子、那使判官筆的諸人，也都有慄慄之意。玄難親眼見過這些人出手，武功著實不弱，更兼這一群人個個瘋瘋癲癲，事事漫不在乎，似乎均是遊戲人間的瀟灑之士，突然之間卻變成了心驚膽戰、猥瑣無用的懦夫，實是不可思議。只見那使短斧工匠一般的人點了點頭，從懷中取出一把曲尺來，在廳角中量了量，便搖搖頭，拿起燭臺，走向後廳，眾人都跟了進去，但見他四下一打量，猛地裏聳身而起，在橫樑上量了一下，又搖搖頭，再向後面走去，到了薛神醫的假棺木前，他瞧了幾眼，搖頭道：「可惜，可惜！」彈琴的老者道：「沒──沒用了麼？」使短斧的道：「不成，師叔一定看得出來。」彈琴老者怒道：「你──你還叫他師叔？」短斧客搖了搖頭，一言不發，又向後走去，公冶乾心想：「此人除了搖頭，倒似甚麼事也不會幹。」這短斧客量量牆角，踏踏步數，宛然便是一個建造房屋的匠人，一路走到了後園之中。他拿著燭臺，凝思半晌，向廊下一排五隻石臼走去，又想了一會，將燭臺放在地下，走到左邊第二隻大石臼旁，捧了幾把乾糠和泥土放在石臼之中，提起石臼之旁一個有柄的大石杵，便向臼中搗了起來，砰的一下，砰的又是一下，石杵頗為沉重，落下時甚是有力。公冶乾輕嘆一聲，心道：「這次當真是倒足了霉，遇上了一群瘋子。在這當中，他居然有心情去舂米。如果舂的是米，那也罷了，石臼中放的明明是穀糠和泥土，唉！」幸好鄧百川中毒之後，脈搏調勻，只如喝醉了酒一般昏昏大睡，絕無險象。砰，砰，砰，砰，砰，砰！舂米之聲連續不絕，耳聽得舂了數十下時，突然間花園中東南角七八丈外發出了軋軋之聲。這軋軋聲甚是細微，但玄難、公冶乾等人的耳力何等厲害，一聞異聲，眼光便掃了過去。只見這聲音來處，並排種著四株桂樹。砰的一下，砰的一下，那短斧客不停手的舂米，說也奇怪，靠東的第二株桂花樹竟似緩緩的向外移勁。又過片刻，眾人都已瞧明，短斧客每舂一下米，桂樹便向外移動一寸半寸。彈琴老者一聲歡呼，向那桂樹奔了過去，低聲道：「不錯，不錯！」眾人跟著他奔去，只見桂樹移開之處，露出一塊大石板來，石板上生著一個鐵環挽手。公冶乾又是驚佩，又是慚愧，心道：「這個地下機關，安排得巧妙之極，當真是匪夷所思。這位短斧客在頃刻之間便發現了機括的所在，聰明才智，實不在建造機關者之下。」短斧客再擊了十餘下，大石板已全部露出。彈琴老者握住鐵環，向上一拉，卻是紋絲不動，待要運力再拉，短斧客叫道：「大哥，住手！」一縱身，躍入了旁邊一隻石臼之中，拉開褲子，撒起尿水，叫道：「大家快來，一齊撒尿！」彈琴老者一愕之下，忙放下鐵環，霎時之間，使棋盤的、書獃子、使判官筆的、再加上彈琴老者和短斧客，一齊向石臼中撒尿。

倘是換了一種處境，公冶乾等見到這五人發瘋撒尿，定是笑不可忍，但頃刻之間，各人鼻中便聞到了一陣火藥氣味。那短斧客道：「好了，沒危險啦！」偏是那彈琴老者的一泡尿最長，撒之不休，口中卻喃喃自語：「該死，該死，又給我壞了一個機關。六弟，若不是你見機得快，咱們都已炸成肉漿了。」公冶乾等心下不禁凜然，聞到這一陣火藥氣息，人人均知在這片刻之間，各人已渡過了一個大難，顯然這鐵環下連有火石、藥線，一拉之下，點燃藥線，預藏的火藥便即爆炸，這是對付敵人的極厲害手段，幸好那短斧客極是機警，大夥撒尿，浸濕引線，大禍這才避過。只見那短斧客走到右首第一隻石臼旁，運力將石臼向右轉了三圈，抬頭向天，口中低念口訣，默算半晌，將那石臼再向左轉了六個半圈子，只聽得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過去，那大石板在地中縮了進去，露出一個洞孔來。這一次彈琴老者再也不敢魯莽，向短斧客揮了揮手，要他領路。短斧客跪下地來，向左首第一隻石臼察看。忽然之間地底下發出一個聲音，有人罵道：「星宿老怪，你奶奶的，你這賊八王！很好，很好！你終於找上我啦，算是你厲害！你如此為非作歹，終須有日得到報應，來啊，來啊，進來殺我啊！」玄難聽得這正是薛神醫的聲音，心下一喜，只聽那彈琴老者道：「五弟，是咱們全到了。」那聲音停了一停，道：「真的是大哥麼？」彈琴老者道：「倘若不是六弟，怎能打開你的龜殼子！」只聽得嗤的一聲響，那洞孔中鑽出一個人來，正是閻王敵薛神醫。他沒料到除了彈琴老者等義兄弟外，尚有不少外人，不禁一怔。彈琴老者道：「這時沒空多說，你快鑽進去，你把七妹和我徒兒都帶進去醫治。這裏面容得下麼？」說著伸手向那洞孔指了指。薛神醫向玄難道：「大師，你也來了！這幾位都是朋友麼？」玄難微一遲疑，道：「是，都是朋友。」本來少林寺認定玄悲大師是死於姑蘇慕容氏之手，將慕容氏當作了大對頭。但這次與鄧百川等同來求醫，道上鄧百川、公冶乾力陳玄悲大師絕非慕容公子所殺，玄難已是信了六七分，再加此次同遭危難，同舟共濟，認定這一夥人是朋友了。公冶乾聽他如此說，向他點了點頭，心照不宣。

薛神醫道：「再多的人也容得下，大家一起下去，玄難大師先請。」話雖如此，他搶先走了下去。須知道這種黑沉沉的地窖，顯是十分兇險之地，江湖上人心詭秘難測，誰也信不過誰，自己先入，才是肅客之道。薛神醫走進後，玄難也不客氣，跟著走了下去，眾人隨後而入，連玄痛的屍身也抬了進去。薛神醫扳動機括，大石板自行掩上，他再扳動機括，移開的桂樹又回到了石板之上。裏面是一條石砌的地道，各人須得彎腰而行。走了片刻，地道漸高，原來已到了一條天然生成的隧道之中。走了二十餘丈，來到一個寬廣的石洞，只見石洞一角的火炬坐著二十來人，男女老幼都有。這些人聽得腳步聲，一齊回過頭來。薛神醫道：「這些是我家人，危難之際，也沒空來拜見了。大哥二哥，你們怎麼來的？」他是醫生本色，不等彈琴老者回答，便即察視各人傷勢，第一個看的是玄痛，薛神醫道：「這位大師悟道圓寂，可喜可賀。」看了看鄧百川，微笑道：「我七妹的香粉只將人醉倒，再過片刻便醒，沒毒的。」那中年美婦和那戲子受的都是外傷，傷勢雖重，在薛神醫看來，自是小事一件。待他看到阿碧，突然失聲道：「星宿──星宿老怪果然到了。他這──這毒，我是治不了的。」公冶乾「啊」的一聲，道：「無論如何，要請神醫救上一救。」只聽得「哇」的一聲，彈琴老者哭出了聲來。

那書獃子道：「大哥，莊子有言：『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你的徒兒中了咱們那混蛋師叔之毒，倘若是真的難以治愈，也就算了，又何必苦苦啼哭？」那彈琴老者怒道：「我這乖徒兒和我分手了八年，今日才得重會，她若就此死了，我如何不悲？唉，唉，阿碧，你可不能死，千千萬萬死不得。」公冶乾和包不同等看阿碧時，只見她臉色更加紅了，雖是嬌艷可愛，但皮膚中便如有鮮血要滲出來一般。公冶乾道：「薛神醫，我這個義妹中的是甚麼毒？」

那書獃子搶著道：「這個小姑娘是我大哥的徒兒，我便是她師叔，你是她的把兄，論起交來，你便矮了咱們一輩。子曰：『必也，正名乎！』你該當稱我為師叔才是，你也不能薛神醫長、薛神醫短的亂叫，須得尊一聲薛師叔。」這時薛神醫已把過了包不同和風波惡的脈，看過了二人的舌苔，閉目抬頭，苦苦思索。旁人不敢擾亂他的思路，誰也不去理會那彈琴老者的哭泣和那書獃的迂語。過了半晌，薛神醫搖頭道：「奇怪，奇怪！打傷這兩位兄台的卻是何人？」公冶乾道：「乃是一個頭戴鐵罩的少年。」薛神醫搖頭道：「少年？決計不是少年。此人武功兼正邪兩家之所長，內功深厚，少說也已有三十年的修為，怎麼還是個少年？」玄難道：「此人曾來少林寺臥底，老衲等毫未察覺，實是慚愧。」薛神醫道：「慚愧，慚愧。這兩位兄台的寒毒，老夫也是無能為力。『神醫』兩字，今後是不敢稱的了。」

忽然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薛先生，既是如此，咱們便當告辭。」說話的正是鄧百川，他被香粉昏倒，但內力甚厚，此刻已然醒轉。包不同道：「是啊，是啊！躲在這地下幹甚麼？大丈夫生死有命，豈能學那烏龜田鼠，藏在地洞穴之中？」薛神醫冷笑道：「施主吹的好大氣兒！你知外邊是誰到了？」風波惡道：「你們怕星宿老怪，我可不怕。枉為你們武功高強，一聽到星宿老怪的名字，竟然如此喪魂落魄。」那彈琴者輕輕撫著阿碧的肩膀，笑道：「阿碧啊阿碧！害死你的，乃是你太師叔，你師父可沒本事為你報仇了。」

公冶乾聽這幾個人都叫星宿老怪為師叔，心下暗感詫異，尋思：「離去之前，須得將這一干人的底細摸清楚了，設法救治六妹之時，也好有個譜兒。」便道：「諸位口口聲聲稱那星宿老怪為師叔，然則諸位究是何人？」原來阿碧在慕容氏府中已有多年，公冶乾雖和她結義為金蘭兄妹，但於她的師承來歷，因她向來不說，一直不知。

玄難也道：「老衲今日所見所聞，種種不明之處甚多，正要請教。」薛神醫道：「咱們師兄弟八人，號稱『函谷八友』。」他指著那彈琴老者道：「這位是咱們大師哥，我是老五。其餘的事情，一則說來話長，一則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他正說到這裏，忽然一個細細的聲音叫道：「薛慕華，你怎麼不出來見我？康廣陵，你為甚麼不彈琴？」

這聲音細若游絲，似乎只能隱約相聞，但洞中諸人，個個聽得十分清楚，這聲音便像一條金製細線，穿過十餘丈厚的地面，或者是順著那曲曲折折的地道進入各人的耳鼓。那彈琴老者「啊」的一聲，跳起身來，說道：「是星宿老怪！」風波惡一躍站起，大聲道：「大哥，二哥，三哥，咱們出去決一死戰。」彈琴老者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這一去，枉自送死，那也罷了，可是洩漏了這地下密室的所在，這裏數十人的性命，全都送在你這一勇之夫的手下了。」包不同道：「他的說話聲能傳到地底，豈不知咱們便在此處？你龜縮相避，他自然能夠找出來，要躲也是躲不過的。」彈琴老者道：「一時三刻之間，他未必便能進來，還是大家想個善法的為是。」

# 第八十二回 門戶之羞

那手持短斧、工匠一般的人一直默不作聲，這時插口說道：「師叔本事雖高，但要識破這地道的機關，至少也得花上兩個時辰。再要想出妥善的法子攻了進來，又得再花上兩個時辰。」彈琴老者道：「如此說來，咱們還有四個時辰，盡可從長計議，是也不是？」短斧客道：「四個半時辰。」彈琴老者道：「這半個時辰，又從何處多將出來？」短斧客道：「這四個時辰中，我能安排三個機關，再阻他半個時辰。」彈琴老者道：「很好！玄難大師，屆時那大魔頭到來，咱們師兄弟是決計難逃毒手，你們各位卻是外人，那大魔頭一上來專心對付咱們這班師侄，各位頗有逃命的餘裕。各位千萬不可自逞英雄好漢，和他爭鬥。要知道，只要有誰在星宿老怪的手底逃得性命，已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包不同道：「好臭，好臭！」各人嗅了幾下，沒聞到臭氣，均以疑問之色，向他瞧去。包不同指著彈琴客道：「此人猛放狗屁，直是臭不可耐。」包不同適才一招之間便給彈琴客制住，心下好生不憤，他是天不怕地不怕脾氣，明知自己武功遠非對方敵手，卻還是肆意謾罵。那使棋盤的橫了他一眼，道：「你要逃脫我大師兄的掌底，已是難於辦到，何況我師叔的武功又勝我大師兄十倍，到底是誰在放狗屁了？」鄧百川心想：「這些人的話也是大有道理，包三弟跟他們爭鬧不休，徒然耗費時刻。」便道：「諸位來歷，在下尚未拜聆，適才多有誤會，誤傷了這位娘子，在下萬分歉疚。今日既是同禦妖邪，大家算得一家人了。待會強敵到來，咱姑蘇慕容公子手下的部屬雖然不肖，逃是決計不逃的。倘若真是抵敵不住，大家一齊畢命於此便了。」玄難道：「慧鏡、慧樹，你二人輕功較好，若有機會，務當設法脫逃，回到寺中，向方丈師伯報訊。免得大家給妖人一網打盡，連訊息也傳不出去。」慧鏡、慧樹二僧合十說道：「恭領師伯法旨。」彈琴老者和鄧百川等一個人聽玄難如此說，知道他是決意與眾人同死，所以要差慧鏡、慧樹二人脫逃報訊，當是使少林寺得知仇人是誰，以便日後報仇。彈琴老者獃了一獃，忽然拍手笑道：「反正人家都要死了，阿碧身中劇毒，也不過是一死，我又何必傷心難過？唉，唉，有人說我康廣陵是個大大的傻子，我一直頗不服氣。如此看來，縱非大傻，也是小傻了。」包不同道：「你是貨真價實的大傻子，大笨蛋！」彈琴老者康廣陵怒道：「也不見得比你更傻！」包不同道：「比我傻上十倍。」康廣陵道：「你比我傻一百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一千倍。」康廣陵道：「你此我傻一萬倍！」包不同道：「你比我傻十萬倍、百萬倍、千萬倍、萬萬倍！」神醫薛慕華道：「二位休再作這無謂的口舌之爭，慧鏡、慧樹二位師父，你們回到少林寺中，方丈大師問起前因後果，只怕你們未必答得上來。此事本來是本派的門戶之羞，原是不足為外人道，但為了除滅這武林中的大患，若不是少林眾高僧主持大局，實是難以成功。在下須當為二位詳告，只是敬盼二位除了向貴方丈稟告之外，不可向旁人洩漏。」慧鏡、慧樹齊聲道：「薛神醫所示的言語，小僧除了向本寺方丈稟告之外，絕不敢向旁人洩漏半句。」薛慕華向康廣陵道：「大師哥，這中間的緣由，小弟要說出來了。」康廣陵雖於諸師兄弟中居長，武功也是這遠高出儕輩，但行事決斷，卻是十分幼稚。薛慕華如此問他一聲，只不過在外人面前全他臉面而已。康廣陵道：「這可奇了，嘴巴生在你的頭上，你要說便說，又問我幹麼？」薛慕華道：「玄難大師、鄧師傅，咱們的授業恩師，武林中人稱聰辯先生──」玄難和鄧百川等都是一怔，齊聲道：「甚麼？」

原來聰辯先生便是聾啞老人。此人天聾地啞，偏偏取個名字叫做「聰辯先生」，他門中弟子個個給他刺聾耳朵、割斷舌頭，江湖上眾所周知。他門中絕無一個不聾不啞之人，可是眼見康廣陵這一班人個個耳目聰明，能言善辯，遠勝於常人，那就大大的奇怪了。薛慕華道：「家師門下弟子人人既聾且啞，這是近三十年來的事。以前家師不是聾子，更非啞子，他是給師弟星宿老怪丁春秋激得變成聾子啞子的。」玄難等都是「哦」的一聲。薛慕華又道：「我祖師爺一共收了兩個弟子，大弟子姓蘇，名諱上星下河，那便是家師，二弟子丁春秋。他二人的武功本來是在伯仲之間，但到得後來，卻分了高下。」包不同插口道：「嘿嘿，定然是你師叔丁春秋勝過了你師父，那是說都不用說的。」薛慕華道：「話也不是這麼說。我祖師爺學究天人，胸中所學包羅萬象──」包不同道：「不見得啊不見得。」薛慕華已知他專門和人抬槓，也不去理他，繼續說道：「初時我師父和丁春秋學的都是武功，但後來我師父卻分了心，去學祖師爺的彈琴聲音之學──」包不同向著康廣陵道：「哈哈，你這彈琴的鬼門道，便是如此學來的了。」薛慕華道：「倘若我師父只學一門彈琴，倒也沒甚麼大礙，偏是祖師爺所學實在太廣，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工藝雜學、貿遷種植，無一不會，無一不精。我師父開始學了一門彈琴，不久又去學弈棋，再學書法，又學繪畫。各位，這些學問，每一門都是大耗心血時日之事，那丁春秋初時假裝跟著學習，學了十天半月，便說自己太笨，難以學會，只是專心於武功。如此十年八年的下來，他師兄弟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之分了。」玄難連連點頭，道：「單是彈琴、弈棋一項，便耗了一個人大半生的精力，聰辯先生居然能專精數項，實是難極。那丁春秋專心一志，武功上勝過了師兄，也不算是甚麼稀奇的事。」康廣陵道：「老五，還有更要緊的呢，你怎麼不說？快說，快說。」薛慕華道：「那丁春秋專心武學，也可說是一件好事，可是──可是──唉──這件事說起來，於家師令名，實在是太不光彩。總而言之，丁春秋使了種卑鄙手段，又去學會了幾門厲害之極的邪法，反而突然發難將我祖師爺打得重傷。他原是想將我祖師爺殺了，但祖師爺究竟是身負絕學的奇人，雖然在猝不及防之時，被他弟子搶了機先，但說就此被丁春秋制了死命，卻也不是易事。祖師爺重傷之下，苦苦撐持，幸好我師父及時趕到救援。但丁春秋發難之時，一切均已佈置得十分周密，何況我師父的武功原已不及丁春秋，一場惡鬥之後，我師父復又受傷，而祖師爺卻墮入深谷，不知生死。我師父是因雜學而蹉跎了武功，但這些雜學究竟也不是全無用處。當此危難之際，我師父擺開五行八卦、奇門遁甲之術，用以擾亂丁春秋的耳目，終於逃脫。丁春秋揚言道，只要我師父從此不開口說一句話，以後便不來再找他的晦氣。那時我師父門下，共有咱們這八個不成材的弟子，他寫下書函，將咱們遺散，不再認為是弟子，從此果真裝聾作啞，不言不聽，再收的弟子，也均刺耳斷舌，創下了『聾啞門』的名頭。推想我師父之意，想是深惱當年分心去務雜學，以致武功上不及丁春秋，既聾且啞之後，各種雜學便不會去碰了。咱們師兄弟八人，除了跟師父學武之外，每人還各學了一門雜學。那是在丁春秋叛師之前，家師還沒深切體會到分心旁騖的大害，因此非但不加禁止，反而頗加獎飾，用心指點。康大師兄廣陵學的是奏琴。」他指著那使棋盤的道：「范二師兄百齡，學的是圍棋，國手無敵，是當今天下的第一高手。」

包不同向范百齡瞧了一眼，道：「難怪你以棋盤作兵刃，只是棋盤用磁鐵鑄成，專門吸人兵器，未免取巧，不是正人君子之所為。」范百齡：「弈棋之術，固有堂堂之陣、正正之師，但奇兵詭道，亦所不禁。」薛慕華道：「我范二師哥的棋盤所以用磁鐵鑄成，原是為了鑽研棋術之用。他不論是行走寢臥，突然想到一個棋勢，便要用黑子白子布列一番。他的棋盤是磁鐵所製，將鐵鑄的棋子放了上去，縱是在車中馬上，也不會移動傾跌。後來因勢乘便，就將棋盤作了兵刃，棋子作了暗器，倒不是有意用磁鐵之物來佔人便宜。」包不同心下稱是，口中卻道：「理由欠通，大大的欠通。范老二如此武功，若是用一塊木製棋盤，將鐵棋子拍了上去，嵌入棋盤之中，那棋子難道還會掉將下來？」薛慕華道：「那究竟不如鐵棋盤的方便了。我苟三師哥單名一個『讀』字，姓好讀書，諸子百家，無所不窺，是一位極有學問的宿儒，諸位想必都已領教過了。」包不同道：「小人之儒，不足一哂。」苟讀怒道：「甚麼？你叫我是『小人之儒』，難道你便是『君子之儒』麼？」包不同道：「豈敢，豈敢？」薛慕華知道他二人辯論起來，只怕三日三夜也沒有完，忙打斷話頭，指著那使判官筆的道：「這位是我四師哥，雅擅丹青，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並皆精巧。他姓吳，拜入師門之前，在大宋朝廷中做過領軍將軍之職，所以大家便叫他為吳領軍。」包不同道：「只怕領軍是專打敗仗，繪畫人鬼不分。」薛慕華道：「取笑了！在下排行第五，學的是一門醫術，江湖上總算薄有微名，還沒忘了我師父所授的功課。」包不同道：「傷風咳嗽，勉強還可醫治，一遇到在下的寒毒，那便束手無策了。這叫做大病治不了，小病醫不死，嘿嘿，神醫之稱，果然是名不虛傳。」康廣陵捋著長鬚，斜眼相睨，說道：「你這位老兄性子古怪，倒是有點與眾不同。」包不同道：「哈哈！我姓包，名不同，當然是與眾不同。」康廣陵哈哈大笑，道：「你當真姓包？當真名叫不同？」包不同道：「這難道還有假的？嗯，這位專造樓閣的老兄，大概精於土木工藝之學，是魯班先師的門下了？」薛慕華道：「正是，六師弟張阿三，本來是木匠出身。他在投入師門之前，已是一位巧匠，後來再從家師學藝，更是巧上加巧。七師妹姓石，她精於蒔花，天下的奇花異卉，一經她的培植，無不欣欣向榮。」鄧百川道：「石姑娘將我迷倒的藥物，想必是取自花卉的粉末，並非毒藥。」那姓石的美婦人閨名叫做清露，微微一笑，道：「適才多有得罪，鄧老師恕罪則個。」鄧百川道：「在下魯莽，萬望姑娘海涵。」薛慕華指著那一開口便唱戲的人說道：「八弟李傀儡，一生沉迷扮演戲文，瘋瘋癲癲，這武學一道，不免疏忽了。」李傀儡橫臥地下，說道：「孤王乃李存勖是也，不愛江山愛演戲，噯，好耍啊好耍。」薛慕華道：「我師兄弟八人雖給逐出師門，卻是不敢忘了師父教誨的恩德，自己給取名頭叫作『函谷八友』，以紀念當年師父在函谷關邊授藝之恩。旁人只道咱們是臭氣相投，卻不知咱們原是同門的師兄弟。咱們為提防那星宿老怪重來中原，給他一網打盡，是以每五年聚會一次，平時卻散居各處。因此這位阿碧姑娘是大師兄所收的徒兒，其餘師兄弟竟然都不知道，否則也不會有這場誤會爭鬥了。」玄難、鄧百川等聽薛慕華說罷他師兄弟八人的來歷，心中疑團，去了大半。公冶乾問道：「薛先生假裝逝世，在棺木中佈下毒藥，那是專為對付星宿老怪的麼？薛先生又怎知他要來到此處？」

薛神醫道：「此事說將起來，委實極是奇怪。兩天之前，我正在家中閉門閒坐，突然有四個人騎了馬上門求醫。這治病醫人之事嘛，原是我做大夫的份所當為，甚為尋常。古怪的卻是病人，其中一個是胖大和尚，胸前背後的肋骨根根折斷，滾圓的身子變成了方方的一條，倒似給人擠在甚麼石棺之類的容器中壓成的。」玄難道：「慚愧，慚愧！這是我少林門下的三淨和尚。這僧人不守清規，罰入戒律院中懺悔，他身子太肥，在石亭中給軋成了如此模樣。是誰送他來求治的？」薛神醫道：「與他同來的另外一個病人，更加奇了，頭上戴了一個鐵套──」他說到這裏，包不同和風波惡同時跳了起來，叫道：「他奶奶的，便是這小子。謝天謝地，他又生了甚麼怪病？」薛神醫道：「他是想除去頭上這個鐵套，可是我一加檢視，這鐵套竟是生牢在他頭上的，卻除不下來。」包不同拍手道：「奇哉，奇哉！難道這鐵套是他從娘胎中帶將出來，從小便生在頭上的麼？」薛神醫道：「那倒不是。這鐵套安到他頭上之時，乃是熱的，燙得他皮開肉綻，待得血凝結疤，那鐵套竟是與他臉面後腦相連，再也揭不下來了。若要硬揭，勢必將他嘴巴鼻子撕得不成樣子。」包不同幸災樂禍，冷冷的道：「他既來求你揭去鐵罩，便是將他五官顏面盡皆撕爛，須也怪不得你。」薛神醫道：「三淨的折骨硬傷，那是容易醫治的，想來少林寺重罰他之後，自己也有治傷的法門，不必定須我薛某人出手。可是那鐵頭人的頭套，卻不易處治了。我正在沉吟之際，送他二人前來求醫的同伴忽然焦躁起來，大聲呼叫，命我快快動手。諸位，姓薛的生平有一樁壞脾氣，人家若是要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對方恃勢相壓，薛某寧可死在刀劍之下，也絕不以術醫人。想當年聚賢莊上英雄大會，那喬峰甘冒生死大險，送了一個小姑娘來求我醫治，這人橫蠻悍惡無比，但既有求於我，言語中也不敢對我有絲毫失禮──」他說到這裏，想起後來著了阿朱的道兒，被她點了穴道，剃了自己的鬍鬚，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也不再說下去了。此刻阿碧中毒昏睡，神智不清，否則聽他說到喬峰攜同一個少女向薛神醫求治，必加追詢，也可探聽到阿朱的一些下落了。包不同道：「你吹甚麼大氣？姓包的生平也有一樁壞脾氣，人家若是要給我治病，非好言相求不可，倘若對方恃勢相壓，包某寧可疾病纏身而死，也絕不讓人治病。」康廣陵哈哈大笑，說道：「你又是甚麼好寶貝了？人家要給你治病，還得苦苦向你哀求，除非──除非──」包不同道：「除非你是我的兒子。」康廣陵一怔，心想這話倒也不錯，倘若我的父親生了病不肯看醫生，我是要向他苦苦哀求了。他是個很講道理之人，沒想到包不同此言是討他的便宜，便道：「是啊，我又不是你的兒子。」包不問道：「你是不是我兒子，只有你媽媽心裏明白，你自己怎麼知道？」康廣陵一愕，又點頭道：「話倒不錯。」包不同哈哈一笑，心想：「六妹的師父是個大傻瓜。」公冶乾道：「薛先生，那二人既是言語無禮，你便拒加醫治了。」薛神醫點頭道：「正是。當時我便說道：『在下技藝有限，對付不了，諸君另請高明。』那鐵頭人卻對我一直甚是謙恭，說道：『薛先生，你的醫道天下無雙，江湖上人稱「閻王敵」，活人無算，武林中誰不仰慕？小人對你向來敬重佩服，家父跟你老人家也是頗有淵源，盼你慈悲為懷，救一救故人之子。』」眾人對鐵頭人游坦之的來歷極是關注，這時聽薛神醫說道，他自稱是「故人之子」，都問：「他父親是誰？」李傀儡忽道：「他是誰的兒子，只有他媽媽心裏明白，他自己怎麼知道？」學的是包不同的聲口，當真是唯妙唯肖。

包不同笑道：「妙極，你學我說話，全然一模一樣，只怕不是學的，乃是我遺傳。」薛神醫微微一笑，道：「八弟，這位包先生愛說笑話，不必和他當真。」李傀儡道：「我乃華夏之祖，黃帝是也，舉凡中國子民，皆是我的子孫。」他既是愛扮古人，心中臆想自己是甚麼人物，便是甚麼人物，包不同討他的便宜，他也漫不在意。薛神醫繼續說道：「我聽那鐵頭人自稱是我的故人之子，當即問他父親是誰。那人說道：『小人遭逢不幸，大貽先人之羞，父親的名字是不敢提了。但先父在世之日，確是先生的至交，此事千真萬確，小人決計不敢拿先父來騙人。』我聽他說得誠懇，絕非虛言。只是在下交遊頗廣，朋友著實不少，聽他說來，他父親已然去世，一時之間，也猜想不出他父親是誰。我想待他面具揭去之後，瞧他面貌，或能推想到他父親是誰。正沉吟間，陪他而來的一人說道：『師父的法旨，第一要緊是治好這三淨和尚之傷，那鐵頭人的面罩揭是不揭，卻不要緊。』我一聽之下，心頭便即火起，說道：『尊師是誰？他的法旨管得了你，可管不了我。』那人的神態極是橫蠻，說道：『我師父的名頭說將出來，只怕嚇破了你的膽。他老人家叫你快快治好這胖和尚的傷，若是遷延時刻，誤了他老人家的事，叫你立時便見閻王。』我初時聽他說話，心中極怒，但聽到後來，只覺他口音不純，頗有些西域胡人的聲口，細看他的相貌，也是捲髮深目，與我中華人民略異，猛地裏想起一個人來，問道：『你可是從星宿海來？』那人一聽，立時臉上變色，道：『嘿，算你眼光厲害。不錯，我是從星宿海來。你既猜到了，快快盡心竭力的醫治罷！』我聽他果然自認是星宿老怪的弟子，尋思：『師門深仇，如何不報？』便裝作惶恐之態，問道：『久慕星宿海丁老仙法術通玄，弟子欽仰無已，只是無緣拜見，不知他老仙也到了中原麼？』」包不同道：「呸，呸，呸！你說星宿老怪也好，星宿老魔也好，怎麼自甘墮落，稱他做甚麼『老仙』！可恥啊可恥！」鄧百川道：「三弟，薛先生是故意用言語試探，豈是真心稱他為『老仙』？」包不同道：「這個我也知道啊！若要試探，不妨稱之為『老鬼』、『老妖』、『老賊』，激得他的妖子賊孫暴跳如雷，也是一樣的吐露真情。」薛神醫道：「包先生的話也是有理。老夫不善作偽，口中稱他一句『老仙』，臉上卻不自禁的露出了憤怒之色。那妖人甚是狡猾，一見之下，便即起疑，伸手向我脈門抓來，喝問：『你查問我師父行蹤，有何用意？』我見事情敗露，反手一指，竟是點了他的死穴。第二名妖人從懷中取出一柄餵毒匕首，向我插了過來，我手中沒有兵刃，這妖人武功又著實了得，眼見危急，那鐵頭人忽地伸手解圍，夾手奪了他的匕首，道：『師父叫咱們來求醫，不是叫咱們來殺人。』那妖人怒道：『十二師弟給他殺死了，你沒瞧見麼？你──你──你是他故人之子，竟敢袒護外人。』鐵頭人道：『你殺這神醫，便由得你，可是這胖和尚若不善加救治，性命難保。他不能指引路徑，找尋冰蠶，師父唯你是問。』」包不同道：「那鐵頭人也是星宿老怪的弟子。他們要三淨和尚指引路徑，去找甚麼冰蠶？」薛神醫道：「我聽他是這麼說，究竟真相如何，那就不知了。我乘著他們二人爭辯，便即取兵刃在手。那妖人見不易殺我，又想鐵頭人之言也是有理，便道：『既是如此，你擒了這鬼醫生，去見師父去。』鐵頭人道：『很好。』反手一掌，拍在那人胸前，一掌便將這妖人打死了！」眾人都是「啊」的一聲，甚是驚奇。包不同卻說：「那也沒甚麼奇怪。這鐵頭人有求於你，便即下手打死他的同門，向你示惠。」薛慕華嘆了口氣，道：「一時之間，我也分不出他的真意所在，不知他由於我是他亡父的朋友，還是為了要向我挾恩市惠。我正待詢問，忽聽得遠遠有一下嘯聲。那鐵頭人臉色一變，說道：『我師父在催我回去了。薛伯父，最好你將這胖和尚給治好了。師父心中一喜，或許不來計較這殺徒之仇。』說著當即匆匆離去，將那胖和尚留了下來。」玄難道：「三淨這逆徒呢？」薛慕華向山洞角一指，道：「他躺在裏面休息，再過得半個月，也就好了。」玄難道：「如此說來，薛先生佈置這假棺等等，全是為了對付令師叔了。」薛慕華道：「正是，這星宿老賊既到中原，他兩名弟子死在我家中，遲早會找上門來。那鐵頭人就算替我隱瞞，也瞞不了多久。是以我假裝死亡，在棺中暗藏劇毒，盼望引他上鉤。我全家老幼則都藏在這地洞之中。也是事有湊巧，再過兩天，便是我師兄弟八人每五年一次的聚會之期，大夥兒都聚集到了函谷關附近。剛好諸位來到舍下，在下的一個老僕人雖忠心，卻是十分愚魯，竟誤認諸位便是我所懼怕的對頭──」包不同嘿嘿一笑，說道：「啊哈，看來他當玄難大師是星宿老怪，咱們這一夥人，都是星宿派的徒子徒孫了。我包某的同伴生得古怪，說是星宿派的妖魔，也還有幾分想像，可是玄難大師高雅慈祥，道氣盎然，將他誤認為星宿老怪，那不是太也無禮麼？」眾人聽他如此說，都笑了起來。薛慕華微笑道：「是啊，這件事當真該打。那老僕深恐我全家遭了老怪的毒手，不聽我的囑咐，竟將向諸同門報訊的流星火炮點了起來。這流星火炮是我六師弟巧手所製，一點之後，光照數里，我同門八人，每人都有不同的流星，旁人見到了流星，便知道誰到了。此事可說有幸有不幸。幸運的是，我函谷八友在危難之際得能相聚一堂，攜手抗敵，但竟如此給星宿老怪一網打盡，也可說是不幸之極了。」包不同道：「星宿老怪本領厲害，也未必強得過少林高僧玄難大師。再加上咱們這許多蝦兵蟹將，在旁吶喊助戰，拼命一戰，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又何必如此──如此──如此──」他說了三個「如此」，牙關咯咯相擊，身上寒毒發作，再也說不下去。李傀儡高聲唱道：「我乃刺秦皇之荊軻是也。風蕭蕭兮身上寒，壯士發抖兮口難開！」突然間地下一條人影飛起，向他胸口一頭撞去。李傀儡「啊喲」一聲，向後便倒，那人抓住了他，廝打起來，正是一陣風風波惡。鄧百川忙道：「四弟，不可動粗。」伸手將風波惡拉開，便在此時，一個細細的聲音又傳進山洞：「蘇星河的徒子徒孫，快快出來投降，或許還能保得性命，再遲片刻，可別怪我老人家不顧同門的義氣了。」康廣陵道：「虧他還有臉皮說甚麼同門的義氣。」老二范百齡深謀遠慮，說道：「張六弟，咱們若是置之不理，丁老怪是否真的能攻得進來？」張阿三不答他的問話，卻向薛慕華道：「五哥，這個地洞，瞧那木紋石材，應是建於三百年之前，不知是出於那一派巧匠之手？」薛慕華道：「這是我祖傳的產業，世代相傳，有這麼一個避難的處所，何人所建，卻是不知了。」康廣陵道：「好啊，你有這樣一個烏龜洞兒，居然從來不露半分口風。」薛慕華臉有慚色，道：「大哥諒鑒。這種窩洞並不是甚麼光榮物事，卻是不值一提──」一言未畢，忽然間砰的一聲巨響，有如地震，洞中諸人都覺腳底地面搖動，站立不穩。張阿三失色道：「不好！丁老怪用炸藥硬炸，轉眼便要攻進來了！」

康廣陵罵道：「卑鄙之極，無恥之尤。我祖師爺和師父都檀於土木之學，機關變化，乃是本門的看家本領。這星宿老怪不花心思破解機關，卻用炸藥硬攻，如何還配稱是本門的弟子？」包不同冷冷的道：「他殺師父、傷師兄，難道你還認他是本門的師叔麼？」康廣陵尚未回答，只聽得轟的一聲大響，山洞中塵土飛揚，迷得各人都睜不開眼來，山洞中閉不通風，這一震之下，氣流激盪，人人耳鼓發痛。玄難道：「與其任他炸破地洞，攻將進來，還不如咱們出去。」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齊聲稱是。范百齡等也知玄難是少林高僧，躲在地洞之中以避敵人，是大損少林威名，反正生死在此一戰，終究是躲不過了，便道：「如此大夥兒一齊出去，跟這老怪一拼。」范百齡又道：「玄難大師與這老怪無怨無仇，犯不著趕這淌混水，少林派諸位大師還是袖手旁觀罷。」玄難道：「中原武林之事，少林派都要插手，各位恕罪，勿怪少林派多管閒事。」張阿三道：「大師仗義相助，咱們師兄弟十分感激。咱們還是從原路出去，好教那老怪大吃一驚。」眾人都點點頭稱是。張阿三道：「薛五哥的家眷和包風二位，都可留在此間，諒那老怪未必會來搜索。」包不同向他橫了一眼，道：「還是你留著較好。」張阿三忙道：「在下絕不敢小覷了兩位，只是兩位身受重傷，若再出手，多有未便。」包不同道：「越是傷得重，打起來越是有勁。」范百齡等都皺了皺眉頭，料知此人不可理喻，難以勸阻，當下張阿三扳動機括，快步搶了出去。這一次復出，行動異常迅速，軋軋之聲甫作，出口處只露出窄窄一條縫，張阿三便擲出三個火炮，砰砰砰三聲響，炸得白煙彌漫，他是要護住出口，使星宿老怪不敢接近，否則他若是守在洞口，出來一個捉一個，出來兩個捉一雙，當真是甕中捉鱉了。三聲炮響過去，石板移開後露出的縫口處已可過人，張阿三又是三個火炮擲出，跟著便竄了出去。他雙足尚未落地，白煙之中只見一條黑影從身旁搶出，左足只在地下一點，便撲向了外面的人叢之中，叫道：「那一個是星宿老怪，姓風的要會你一會。」正是一陣風風波惡。他看見面前站著一個身穿葛衣的漢子，喝道：「你雖不是星宿老怪，先吃我一拳！」砰的一拳，出手快極，已打在那人胸口，那人是星宿派的第九弟子，猝不及防，被他重重的打了一拳。總算那人功力極是不弱，身子晃了一晃，隨即還拳，啪的一聲，一掌打在風波惡肩頭。兩人拳來掌往，砰砰啪啪之聲連響了一陣，每一拳每一掌幾乎都打在對方身上，只是拳掌之力均不如何沉重，是以並不致命。但聽得颼颼之聲不絕，玄難、鄧百川、康廣陵等都從洞中竄了上來。樹叢中白煙飛舞飄揚，只見一個身形魁偉的老者站在西南角上，他身前左右，站著兩排高矮不等的漢子。康廣陵道：「丁老賊，你居然還沒死，可還記得我麼？」那老者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一眼之間，便已認清了對方的諸人。他不答康廣陵的問話，卻道：「慕華賢侄，你將那位胖胖的少林僧醫好了麼？我可以饒你不死，只是你須投入我星宿門下。」他一心一意，只是要薛慕華治好了三淨，帶他到崑崙山之巔去找那冰蠶。薛慕華聽他口氣，竟是將身前諸人全不放在眼裏，各人的生死存亡全由他隨心所欲的處置。薛慕華深知這師叔的厲害，心下實是十分害怕，說道：「丁老賊，這世上我只聽一個人的話，唯有他老人家叫我救誰，我便救誰。你要殺我，原是易如反掌，可是要我治病人，你非去求那位老人家不可。」丁春秋冷冷的道：「你只聽蘇星河的言語，是也不是？」

薛慕華道：「只有禽獸不如的惡棍，才敢起欺師滅祖之心。」他此言一出，康廣陵、范百齡以及李傀儡等眾人都大聲喝采。丁春秋道：「很好，很好，你們都是蘇星河的乖徒兒，可是蘇星河卻曾派人通知我，說道已將你們八人逐出門牆，不再算是他門下的弟子。難道姓蘇的說話不算，暗中仍是保留著這師徒的名份麼？」范百齡道：「一日為師，終身如父。咱們師父雖是將咱們八人逐出了門牆，這些年來，始終沒能見到他老人家，便是上門拜謁，他老人家也是不見。可是咱們敬愛師父之心，絕不減了半分。姓丁的，老實跟你說，咱們八人所以變成孤魂野鬼，無師門可依，全是受你這老賊所賜。」丁春秋微笑道：「此言甚是。蘇星河是怕我向你們施展辣手，將你們一個個殺了。他將你們逐出門牆，乃是意在保全你們這幾條小命。嘿嘿，很好，很好。你們自己親口說罷，到底蘇星河今日還算不算是你們的師父？」康廣陵等一聞此言，均知若是不棄卻「蘇星河之弟子」的名份，丁春秋立時便下殺手，但一來這師徒的名份絕不能臨危而棄，二來這是星宿老怪狠毒狠辣，今日既已如此得罪了他，原也不盼望他再能手下留情。八同門中除了那美婦人身受重傷，留在地洞中不出，其餘七人齊聲說道：「咱們雖被師父逐出門牆，但師徒之份，自是絲毫不變。」李傀儡更大聲說道：「我乃天仙童姥是也，你這不長進的小畜生，我一拐杖打斷你的狗腿！」他說話時學著一個老婦人的口音，嗓音蒼老，卻是十分響亮。康廣陵等聽到「天仙童姥」四個字，身子都是一震。丁春秋一直瀟灑安詳，但聽到了那人的名字，臉色也是不禁一變，目光中射出異樣的光芒來，左手袍袖一拂，突然間射出一點磷火，當真比流星還快，射向李傀儡身上。李傀儡待要閃避，卻那裏來得及，嗤的一聲響，全身衣服著火。他急忙就地打滾，可是越滾磷火越旺。范百齡雙手從地下抓起泥沙，往他身上灑去。便在此時，丁春秋袍袖接連飛出五點火星，分向康廣陵等五人身上射去，便只饒過了薛慕華，沒向他下手。康廣陵雙掌齊推，將那火星劈了開去。玄難雙掌搖了幾搖，劈開了兩點火星，但張阿三、范百齡二人卻已身上著火。這星宿老怪所發的磷火，比之他大弟子摘星子所發，更是厲害得多了。霎時之間，後園中便充滿了焦臭，張阿三等三人被燒得哇哇亂叫。丁春秋的眾弟子頌聲大起：「師父略施小技，便燒得你們如烤豬一般，還不快快跪下投降！」「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今日教你們中原豬狗們看看我星宿派的手段。」「師父你老人家神通廣大，當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東南西北的英雄好漢，無不望風披靡！」包不同大叫：「放屁！放屁！啊唷，我肉麻死了！丁老賊，你的臉皮真老！」鄧百川和公冶乾早已蓄勁於掌，包不同語聲未歇，兩點火星已向他疾射過來。鄧百川和公冶乾各出一掌，兩股掌力並在一起撞開了這兩點火星，但兩人同時胸口如同中了巨錘之一擊，兩聲悶哼，騰騰騰向後退出三步。原來丁春秋乃是以極強的內力拂出火星，玄難內力與之相當，以掌力將火星撞開後不受損傷，鄧百川、公冶乾內力遠不及星宿老怪之渾厚，對方內力乘勢壓來，兩人均感抵受不住。玄難欺到李傀儡身前，呼的拍出一掌，這掌力平平從他身上拂過，嗤的一聲響處，掌力將他衣衫撕裂，扯下了一大片來，但正在燒炙他的磷火，也被這掌風撲熄。一名星宿派弟子叫道：「這禿驢掌力還算不弱，及得上我師父的十分之一。」另一名弟子道：「呸，只及我師父的百分之一！」

# 第八十三回 神醫服屈

玄難以掌力撲熄了李傀儡身上的磷火，跟著反手拍出兩掌，又撲熄了范百齡與張阿三二人身上的磷火。其時鄧百川、公冶乾、康廣陵等已縱身齊上，向著星宿派眾弟子攻去。丁春秋一摸長鬚，說道：「少林高僧，果真是功力非凡，老夫今日來領教領教。」說著邁步而上，一掌輕飄飄的向玄難拍來。玄難雖然從未與星宿派之人交過手，但深知丁老怪「化功大法」的厲害。久聞這種邪門法術能將對方的內功化解於無形，他心下不敢稍有怠忽，提一口氣，猛地裏雙掌飛舞，向丁春秋連續擊出了一十八掌，這一十八掌連續而出，左掌尚未收轉，右掌已然擊出，快速無倫，掌力一晃而過，讓丁春秋便是要使邪法化解他的功力，也是無從措手。果然這少林派的「快掌」威力極強，只擊得丁春秋連連倒退，玄難快速之極的擊出了一十八掌，丁春秋便連退一十八步以避。玄難一十八掌打完，雙腿鴛鴦連環，又是迅捷無比的踢出了三十六腿，但見腿影飄飄，直是瞧不清他踢出的到底是左腿還是右腿。丁春秋展動身形，急速閃避，這三十六腿堪堪避過，卻聽得啪啪兩聲，丁春秋肩頭已被玄難兩拳打中。原來在這「連環三十六腿」中，踢到最後兩腿時，玄難同時使拳揮出。丁春秋避過了他的腳踢，卻避不開他的拳打。這啪啪兩拳打中，丁春秋叫道：「好厲害！」身子晃了兩晃。玄難只覺胸中空蕩蕩地一虛，登時恍恍惚惚的若有所失。他情知不妙，呼了一口氣，體內真氣流轉，一拳又向丁春秋打去，丁春秋轉過身子，挺背迎了他一拳，跟著五指如鉤，抓住了他的拳頭。到此地步，已是高手比拼真力的境界，玄難心下暗驚：「我絕不能跟他比拼真力！」但若拳上不使真力，對方的真力送了過來，立時便是臟腑碎裂之禍。明知已著了他的道兒，卻是不得不使出真力。這一運勁，但覺體內真氣源源不絕的向外飛散，再也凝聚不起來。不到一盞茶時分，丁春秋哈哈一笑，聳一聳肩，啪的一聲，玄難撲在地下，全身虛脫，站也站不起來了。丁春秋打倒了玄難，四下環顧，只見公冶乾和范百齡二人倒在地下發抖，卻是中了游坦之的寒毒掌，其餘鄧百川、薛慕華等兀自與眾弟子惡鬥，星宿派門下，也有四人受傷倒地。丁春秋一聲長笑，大袖飛舞，撲向鄧百川身後，和他對了一掌，回身一腳將包不同踢倒。鄧百川一掌和丁春秋相對，便似身有大病，腳下虛晃晃地難以站直，待要吸氣凝神，丁春秋又是一掌拍到。鄧百川無奈，只得又出掌相迎，手掌中微微一涼，登時全身精神渙散，眼中看出來迷迷糊糊地全是白霧。一名星宿弟子走過來伸臂一撞，鄧百川撲地倒了。頃刻之間，慕容氏手下的部屬、玄難所率領的少林諸僧、康廣陵等函谷八友，被丁春秋和游坦之二人分別打倒。游坦之本來僅有渾厚內力，武藝極為平庸，但這些日來經丁春秋指點後，運掌使拳，大有進境，雖然變化未能精妙，但以之發揮他體內所蘊積的冰蠶寒毒，卻已是綽綽有餘，公冶乾等和之舉掌相對，明明掌法和掌力都是遠勝於他，但對掌之後，反均受傷倒地。諸人之中，僅餘下薛慕華一人未曾受傷，他衝擊數次，星宿諸弟子都是含笑相避，並不還擊。丁春秋突道：「薛賢侄，諸同門中，畢竟是你武功最高，要不要來跟你師叔比拼一下？」薛慕華見同門師兄弟一一倒在地下，自己所以迄自安然無恙，當然是丁春秋手下留情、故意不來加害之故，其目的只是要自己治好那個胖和尚。他長嘆一聲，說道：「丁老賊，你想逼我治病救人，那是老貓聞鹹魚，休想啊休想！」

丁春秋招招手道：「薛賢侄，你過來！」薛慕華欲待倔強不從，但想他若要取自己性命，那是易如反掌之事，當即走到他的身前三步之處立定。丁春秋伸出左掌，擱在他的肩頭，微笑道：「薛賢侄，你習練武功，已有幾年了？」薛慕華道：「三十五年。」丁春秋嘆口氣，道：「這三十五載寒暑之功，可不容易那。聽說你以醫術與人交換武學，各家各派的精妙招式，著實學得不少。是也不是？」薛慕華道：「這些微末功夫，在你眼中看來，那是全然的不值得一哂。」丁春秋搖頭道：「非也！雖然內力為根本，招數為枝葉，根本若固，枝葉自茂，但招數亦非無用。我這個弟子，」說著向游坦之一指，繼續道：「內力頗佳，若是再加上薛賢侄你所知的招數，那是如虎添翼，縱橫中原了。薛賢侄的內力是差一些，卻未始不能以招數補足。只不過倘使內力毀敗，半分也不存，那麼便是個廢人了，那時別說武功全失，腦子也是大受損害，便欲治病醫人，也是枉想。」薛慕華聽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知道他每一句話都是在威脅自己，但覺他搭在自己肩頭的手掌微微發熱，顯然他只須心念略動之間，化功大法使將出來，自己三十五載的勤修苦練之功，立即化為烏有。丁春秋問道：「我的話你相不相信？」包不同躺在地下，大聲罵道：「你說話如同放屁，誰來信你？」丁春秋雙目炯炯的凝望著薛慕華，靜候他答覆。薛慕華咬牙道：「你既能狠心殺了自己師父，打傷自己師兄，那麼再殺我們師侄八人，何足道哉？三十五年苦功毀於一旦，當然可惜，但性命也不在了，還談甚麼苦功不苦功？」包不同喝采道：「他媽的，這幾句話說得有骨氣。」丁春秋道：「薛賢侄，我暫且不殺你，只問你八句話：『你醫不醫那個胖和尚？』第一句你回答不醫，我便殺了你大師兄康廣陵。第二句你回答不醫我再殺你二師兄范百齡。第七句殺你八師弟李傀儡。到第八句問你，你仍是回答不醫，那你猜我便如何？」薛慕華聽他說出如此慘酷的法子來，臉色灰白，說道：「那時你再殺我，那也沒甚麼大不了。」丁春秋微笑道：「我也不忙殺你，這八句問話你如果回答：『不醫』，我要去殺一個自稱為叫『聰辯先生』的蘇星河。」薛慕華大叫道：「丁老賊，你膽敢去碰我師父一根毫毛！」丁春秋道：「為甚麼不敢？星宿老仙行事，向來獨來獨往，今天說過的話，明天便忘了。我雖答應過蘇星河，只須他從此不開口說話，我便不殺他。可是你激惱了我，徒兒的帳都算在師父頭上，我愛去殺他，天下又有誰管得了我？」薛慕華心中亂成一團，他暗知這個師叔甚麼惡毒的事都做得出，如果自己堅持不醫三淨，七位師兄弟的性命固然不保，連師父聰辯先生也必死在他的手中。但他逼迫自己醫治三淨，其用意定然十分陰毒，自己一出手，便是助紂為虐，濟以奸惡了。他沉吟半晌，道：「好，我屈服於你，只是我醫好這胖和尚後，你可不得再向這裏眾位朋友和我師父、師兄弟為難。」丁春秋大喜道：「行，行，行！我答應饒他們的狗命便是。」鄧百川說道：「誰要你饒命？大丈夫今日誤中奸邪毒手，死則死耳，諒你將來也沒好收場。」他本來吐言聲若洪鐘，但此時真氣耗散，所說言語雖是慷慨激昂，話聲卻不免有氣沒力。包不同道：「你奶奶！薛慕華，別上他的當，這狗賊自己剛才說過，他的話作不得數。」丁春秋道：「薛賢侄，我問你第一句話：『你醫不醫那個胖和尚？』」說著右足虛伸，足尖對準了康廣陵的太陽穴，顯然，只須薛慕華口中吐出「不醫」兩字，他右足踢出，立時便殺了康廣陵。眾人心中怦怦亂跳之間，只聽得一個人大聲叫道：「不醫！」

喝出「不醫」這兩字的，卻不是薛慕華，而是康廣陵。丁春秋冷笑道：「你想我就此一腳送了你性命，可也沒這麼容易。」他轉頭向著薛慕華，問道：「你要不要假手於我，先殺了你大師哥？」薛慕華嘆道：「罷了！罷了！我答應你醫治這個胖和尚便是。」康廣陵罵道：「薛老五，你便恁地沒出息。這丁老賊是我師門大仇人，你竟在他威逼之下屈服！」薛慕華道：「他殺了咱們師兄弟八人，那也沒甚麼大不了！可是你難道沒聽見他說，這老賊還要去和師父為難？」一想到師父的安危，康廣陵等眾人都是無話可說。包不問道：「膽──」他本想說「膽小鬼」，但只個一「膽」字出口，鄧石川便伸手過去，按住了他口。包不同生平對這他大哥，倒是有五分敬畏，強忍怒氣，縮回了罵人的言語。薛慕華道：「姓丁的，我既屈從於你，替你醫治那胖和尚，你對我的眾位朋友可得客客氣氣。」丁春秋道：「一切依你便是。」當下薛慕華回到地洞之中，命家人將受傷的諸人扶了出來。那三淨縮成一團，便如一個大肉球，一見到玄難，只嚇得魂不附體。薛慕華也不多說，給各人接骨的接骨、療傷的療傷，直忙到大天亮，這才就緒。受傷的諸人分躺在床上或是門板上休息，薛家的家人做了麵出來供眾人食用。丁春秋吃了兩碗麵，向薛慕華笑了笑，道：「算你還識時務，沒在這麵中下毒。」薛慕華道：「說到用毒，天下未見得有更勝似你的，我雖有此心，卻是不敢班門弄斧。」丁春秋哈哈一笑，道：「你叫家人出去，給我雇十輛驢車來。」薛慕華道：「要十輛驢車何用？」丁春秋雙眼上翻，道：「我的事，也用得著你管麼？薛神醫在這裏人緣想必不差，要雇十輛驢車，不會是甚麼難事。」薛慕華無奈，只得吩咐家人出去雇車。到得午間，十輛驢車先後雇到。丁春秋道：「將車夫都殺了！」薛慕華大吃一驚，道：「甚麼？」只見星宿派眾弟子手掌起處，啪啪幾聲響過，十名車夫已然屍橫就地。薛慕華怒道：「丁老賊，這些車夫甚麼地方得罪你啦？你──你──竟下如此毒手？」丁春秋道：「星宿派要殺幾個人，難道還要論甚麼是非，講甚麼道理？你們這些人，個個給我走進大車裏去。喂，一個也別留下！薛賢侄，你有甚麼醫書藥材，隨身帶上一些，我可要燒你的屋了。」薛慕華又是大吃一驚，但想此人無惡不作，多說也是白饒。各種醫書他早已讀得爛熟，不用再帶，但許多精心炮製的丸散膏丹，卻是難得之物，當下口中咒罵不休，撿拾藥物。他收拾未畢，星宿派的諸弟子已在屋後放起火來。玄難、康廣陵、鄧百川等一干身負上乘武功之人，不是為丁春秋以化功大法化成了廢人，便是中了游坦之的冰蠶寒毒。少林派慧字六僧中的慧鏡、慧樹本來受了玄難之囑，要逃回寺去報訊，豈知丁春秋佈置甚是嚴密，兩個人雖分從東西方逃出，都給抓了回來。少林寺玄難等七僧、慕容公子莊上鄧百川等五人、函谷八友康廣陵等八人，二十個人中除了薛慕華一人周身無傷之外，其餘十九人個個身受重傷，難以自主。其中以阿碧中毒最深，丁春秋卻一時不想她便死，給她服了一點解藥，令她身上的毒性略減，不死不活。這二十個人再加上薛慕華的家人，數十人分別給塞入十輛車之中。星宿派的眾弟子有的做車夫，其餘的便騎馬在旁押送。玄難等心中都是存著同樣的疑團：「這老賊要帶咱們到何處去？」人人明知若是出口詢問，徒受星宿派之辱，決計得不到回答，心想：「暫且忍耐，到時自知。」一上車後，星宿派諸弟子便將帷幕拉上，用繩縛緊，令車中各人看不到外面情形。

車行轔轔，日夜不停。玄難、鄧百川、康廣陵等均是當世武林大豪，這時卻武功全失，成為隨人擺佈的囚徒。初時各人還想從車行方向、太陽光線中分辨方位，推測一行人的去向，但一到天黑，丁春秋便指揮車隊大兜圈子，忽南忽北、忽東忽西，車中諸人再也無法知道身在何處。一到市集之上，星宿派便購買騾馬，掉換拉車拉得疲累了的牲口。眾人只是約莫感到，一行人是在向東南方行。如此走得八日，到第九日上，一早便走上了山道，車行崎嶇，震得車中各人骨骼酸痛。玄難等人不過失了內力，倒也罷了，最苦的是包不同、風波惡等一干人身中冰蠶寒毒，這一震盪，更是難當。行到午間，地勢越來越高，終於到了一處所在，大車再也無法上去。星宿派眾弟子將玄難等叫出車來。只見當地竹蔭森森，景色甚是清幽，山澗旁用巨竹搭著一個涼亭，構築精巧，實是出於名匠之手。張阿三一見到這涼亭的建構，大為讚佩，左右端相，心下驚疑不定。眾人剛在涼亭中坐定，只見山道上四個人快步奔將下來。來到近處，眾人認得當先的二人便是丁春秋的弟子，當是在車停之前便先行上去探山或是傳訊的。後面跟著兩個身穿鄉農衣衫的青年漢子，走到丁春秋面前，躬身行禮，呈上一封書信。丁春秋拆開一看，冷笑一聲，道：「很好，很好。你還沒死心，要再決生死，自當奉陪。」那青年漢子面色略變，從懷中取出一個炮仗，打火點燃，砰的一聲，竄上了天空。尋常炮仗都是「砰」的一聲響過，跟著在半空中「啪」的一響，炸得粉碎，但這個炮仗飛到半空之際，卻是啪啪啪連響三下，一聲比一聲更響。張阿三聽了這炮仗的特異響聲，更無懷疑，向康廣陵低聲道：「大哥，這是本門的製作。」炮仗聲響過不久，山道上馳下一隊人來，共有三十餘人，都是鄉農打扮，手中各攜長形兵刃。到得近處，才見這些長物其實並非兵刃，乃是竹槓。每兩根竹槓之間繫有繩網，可供人乘坐。丁春秋冷笑道：「主人肅客，大家不用客氣，便坐了上去罷。」當下玄難等一一坐上繩網，那些青年漢子兩個抬一個，健步如飛，向山上奔去。丁春秋大袖飄飄，率先而行。但見他奔行並不急遽，但在這陡削的山道上宛如御風飄越，竟如足不點地一般，頃刻間便沒入了前面竹林之中。玄難、鄧百川等中了他的化功大法，數日來一直憤懣於心，均覺誤為妖邪所傷，非戰之罪，這時見到他的輕功如此了得，那是取巧不來的真實本領，不由得默然嘆服，尋思：「他便不使那妖邪功夫，我也不是他的對手。」風波惡心直口快，讚道：「這老妖的輕功夫倒甚了得，佩服啊佩服！」他出口一讚，在旁押運的星宿眾弟子登時競相稱頌，說得丁春秋的武功當世固然無人可與比肩，而且自古以來的武學大師，甚麼達摩老祖等等，都是大為不及。諂諛之烈，眾人都是聞所未聞。包不同道：「眾位老兄，星宿派的功夫，確是任何門派所不及，當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眾弟子大喜，齊問：「依你之見，我派最厲害的功夫是那一項？」包不同道：「豈止一項，至少也有三項。」眾弟子更加高興，齊問：「是那三項？」包不同道：「第一項是馬屁功。這一項功夫若不練精，只怕在貴門之中，難以容身。第二項是法螺功，若不將貴門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噓，不但師父瞧你不起，在同門之間，也必大受排擠，無法立足。這第三項功夫呢，那便是厚顏功了。若不是抹煞良心，厚顏無恥，又如何練得成馬屁與法螺這兩大奇功。」他說了這番話，只道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人大怒，一齊向他拳足交加，豈知竟是大謬不然。

只見星宿派群弟子聽了包不同的話後，一個個默默點頭，一人說道：「老兄聰明得緊，對本派知之甚深。不過這馬屁、法螺、厚顏三種神功，那也是很難修習的。尋常人對世俗之見沾染甚深，總覺得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壞的。只要心中存了這種無聊的善惡之念，要修習厚顏功便事倍功半，往往在緊要關頭，功虧一簣。」包不同本來是出言譏刺，萬萬料想不到這些人安之若素，居之不疑，不由得心下大奇，笑道：「貴派神功深奧無比，小子心存仰慕，這要請大仙再加開導。」那人聽包不同稱他為「大仙」，登時飄飄然起來，說道：「你不是本門中人，這些神功的秘奧，自不能向你傳授。最重要的秘訣，便是將師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個屁──」包不同搶著道：「當然也是香的。」那人點頭道：「不錯，你天資很好，若是投入本門，該有相當造詣。只可惜誤入歧途，進了旁門左道的門下，本門的功夫，雖然變化萬狀，但基本功訣，也不繁複，只須牢記『抹殺良心』四字，大致上也差不多了。」包不同連連點頭，道：「聞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在下對貴派心嚮往之，恨不得投入貴派門下，不知大仙能加引薦麼？」那人微微一笑，道：「要投入本門，當真是談何容易，這許多許多艱難困苦的考試，諒你也無法經受得起。」另一名弟子道：「這裏耳目眾多，不宜與他多說。姓包的，你若真有投靠本門之心，我給你在師父面前說幾句好話，倒也不妨。」要知星宿派廣收徒眾，那一個弟子若能招攬到根骨佳良之士投入本派，也算是一件功勞。鄧百川、公冶乾等聽得包不同逗引星宿派弟子，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想：「世上竟有如此卑鄙無恥之人，以吹牛拍馬為榮，實是罕見罕聞。」說話之間，一行人已進了一個山谷。谷中都是松樹，山風過去，松聲若濤。在林間行了一陣，來到三間木屋之前。只見屋前的一株大樹之下，有二人坐著對弈，另外有二人旁觀。一行人漸行漸近，包不同忽聽得身後竹槓上的李傀儡喉間「咕」的一聲，似要說話，卻又強行忍住。包不同回頭向他一望，只見他臉色雪白，神情極是惶怖。包不問一時不明原由，見觀弈的二人一個便是丁春秋，一個卻是極美貌少女。對弈的二人坐在右首的是個矮小瘦削的乾癟老頭兒，坐在左首的則是個神采飛揚的青年公子。包不同認得這青年公子和那女子，脫口叫道：「王姑娘，你怎麼在這裏？是與這姓段的同來的麼？」原來那美貌少女便是王玉燕，那青年公子，自是段譽了。包不同在姑蘇阿朱的「聽香精舍」之中，曾與段譽見過一面，不但見過一面，還曾伸手鉤他手臂，險些兒將他臂骨折斷。王玉燕是慕容公子的表妹，竟然又和段譽混在一起，包不同心中可是大大的不滿。王玉燕「嗯」了一聲，卻不回頭，全神貫注的凝視棋局。那棋盤雕在一塊大青石上，黑子白子全是晶瑩發光，雙方各已下了百餘子。丁春秋挨在那小老頭兒身邊，也是目不傍睨的瞧著棋局。段譽手中拈著一枚黑子，沉吟未下。包不同叫道：「喂，老先生，客人來了，你也不見客，卻下甚麼勞什子的棋？」只見康廣陵、范百齡等函谷八友，一個個從繩網中掙扎起來，走到離那青石棋盤丈許之處，一齊跪下。包不同吃了一驚，說道：「搗甚麼鬼？」但四個字一說出口，立即省悟，這個瘦小乾枯的老頭兒，便是名滿天下的聾啞老人「聰辯先生」，也即是康廣陵等函谷八友的師父。但他既是星宿老怪丁春秋的死對頭，強仇到來，怎麼仍是好整以暇的與人下棋？而且對手又不是甚麼重要腳色，只不過是個不會武功的書獃子？只聽康廣陵道：「你老人家清健勝昔，咱們八人歡喜無限。」函谷八友被聰辯先生蘇星河逐出了師門，此時相見，不敢再以師徒相稱。跟著又道：「少林派玄難大師到。」要知玄難是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的師弟，在武林中地位極高，蘇星河不加迎接，已算失禮，待他到得身前，仍是高踞弈棋，那是大大的不敬了。蘇星河身子微微一震，站起身來向著眾人深深一揖，說道：「玄難大師駕到，老朽有失迎迓，罪甚罪甚！」他說了這兩句話，眼光沒和玄難相接，便又轉頭去瞧棋局。眾人聽見這位「聾啞老人」不但耳朵能夠聽話，而且居然開口說話，都是吃了一驚。玄難說道：「好說！」見蘇星河如此重視這一盤棋，心想：「此人雜務過多，書畫琴棋，無所不好，難怪武功要不及師弟了。」萬籟無聲之中，段譽忽道：「好，便該如此下！」說著將黑子下在棋盤之上。蘇星河略不思索，下了一個白子。段譽將十餘路棋子都已想通，跟著便下黑子，蘇星河又下了一枚白子。兩人下了十餘子，段譽嚥了口氣，道：「老先生的棋理深奧之極，晚生破解不來。」跟著蘇星河是贏了，可是他臉上反現慘然之色，說道：「公子棋思精密，這十幾路棋，已臻極高的境界，只是未能再想深一步，可惜，可惜，唉，可惜，可惜！」他連說了四聲「可惜」，惋惜之情，確是十分深摯。段譽將自己所下的十餘枚黑子從棋盤上撿起。放入木盒，蘇星河也撿起了十餘枚白子。函谷八友中的二弟子范百齡是個棋迷，遠遠望著那棋局，知道不是「師父」與這位青年公子對弈，而是「師父」布了個「玲瓏」，這青年公子試行破解，卻破解不來。所謂「玲瓏」，便即是圍棋的難題，或生死、或劫，往往極難推算。他跪在地下看不清楚，膝蓋便即抬了起來，想看個明白。蘇星河道：「你們大夥都起來！范百齡，這個『玲瓏』，牽涉異常重大，你過來好好的瞧上一瞧，若是破解得開，那是一件大大的妙事。」范百齡大喜，應道：「是！」站起身來，走到棋盤之旁，凝神瞧去。尋常「玲瓏」，小則十餘子，多者也不過四五十子，但這一個卻有二百餘子，一盤棋已下得接近完局，黑白之中，劫中有劫，既有共活，又有長生，或反撲，或收氣，花五聚六，複雜無比。范百齡精研圍棋數十年，原是此道高手，可是一看之下，登時便覺頭暈腦脹，只計算了右下角一塊小小黑棋的死活，已覺胸口氣血翻湧。他定了定神，第二次再算時，發覺原先以為這塊黑棋是死的，其實卻有可活之道，但要殺卻旁邊一塊白棋，牽涉又是極多，再算得幾下時，突然間眼前一團漆黑，喉頭一甜，噴出一大口鮮血。蘇星河冷冷的看著他，說道：「這盤棋原是極難，今日恰好是十年一次的開關之日，偏生給你趕上了，我知道你天資有限，過去二十年中從沒讓你來參預推詳，今日數有前定，你到底要想下去呢，還是不想了？」范百齡道：「生死有命，弟──我──我是決意盡心盡力。」蘇星河點點頭，道：「但願你成功。」范百齡凝視棋局，身子搖搖晃晃，又噴了一大口鮮血。丁春秋冷笑道：「枉自送命，卻又何苦來？這老賊佈下的機關，原是用來折磨人、殺傷人的，你這叫做自投羅網。」蘇星河斜眼向他睨了一眼，道：「你稱師父做甚麼。」丁春秋道：「他是老賊，我便叫他老賊！」蘇星河道：「聾啞老人今日不聾不啞了，你想必知道其中緣由。」丁春秋道：「妙極！你自毀誓言，是自己要尋死，須怪我不得。」康廣陵等面面相覷，均想：「當年這老怪逼迫師父裝聾作啞，才答應不害他性命。今日師父突然開口說話，那是決意與這老怪一拼了。」各人心中又是焦慮，又是興奮。

蘇星河隨手提起身旁的一塊大石，放在玄難身畔，說道：「大師請坐。」玄難見這塊大石無慮五六百斤，蘇星河這樣乾枯矮小的一個老頭兒，全身未必有八十斤重，但他舉重若輕，毫不費力的將這塊巨石提了起來，可見他功力實是十分了得，自己武功未失之時，要提起這塊巨石，當然也是易事，但未必能與他這般輕描淡寫，行若無事。當下合十說道：「多謝！」坐在石上。

蘇星河又道：「這個玲瓏棋局，乃先師所製。先師窮三年心血，才布成這個棋局，盼望當世有棋道中的知心之士，予以破解。在下三十年來苦加鑽研，未能參解得透。」他說到這裏，眼光向玄難、段譽、范百齡等一掃，說道：「玄難大師精通禪學，自知禪宗要旨，在於『頓悟』。窮年累月的苦功，未必能及凡人的一旦豁然貫通。這棋道也是一樣，才氣橫溢之八九歲小兒對弈，往往能勝一流高手。雖然在下參研不透，但天下才士甚眾，未必都破解不得。先師去世之時，留下了這個心願。若是有人破解開了，完了先師這個心願，先師在天之靈，定然眉開眼笑，老懷彌慰。」

玄難心想：「這位聰辯先生的師父徒弟，倒均是一脈相傳，於琴棋書畫這些悟道，個個都是入了魔，將畢生的聰明才智，都浸注於這些玩意兒上，以致讓丁春秋在本門中橫行無忌，無人能加禁制，實乃可嘆。」只聽蘇星河說道：「我這位師弟，」說著向丁春秋一指，又道：「當年背叛師門，害死先師，將我打得無法還手。在下本當一死殉師，但想起師父有個心願未了，倘若不覓人破解，死後也難見師父之面，是以忍辱偷生，苟活至今。這些年來，在下遵守師弟之約，不言不語，不但自己做了聾啞老人，連門下新收的弟子，也都強著他們做了聾子啞子。唉，三十年來，一無所成，這個棋局，仍是無人能夠破解。這位段公子所下的十餘子，原已極盡精妙，在下寄以極大期望，豈不知棋差一著，最後數手終於還是輸了。」

段譽臉有慚色，道：「在下資質愚魯，有負老丈雅愛，極是慚愧──」一言未畢，猛聽得范百齡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狂噴，向後便倒。蘇星河左手微抬，嗤嗤嗤三聲，三枚棋子彈出，打中了他胸口穴道，這才止了他噴血。眾人正錯愕間，忽聽得啪的一聲，半空中飛下黑黑的一粒東西，打在棋盤之上。

蘇星河一看，見這粒東西乃是松樹的樹皮，正好落在「去」位的七九路上，那是破解這「玲瓏」之局的關鍵所在。他一抬頭，只見左首五丈外的一棵松樹中露出長袍一角，顯是隱得有人。蘇星河心中又驚又喜，尋思：「有人伏在該處，我居然不知，這人武功之高，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雖然該處相距甚遠，我又專心與段公子對弈，未曾留神，但此人在五丈外以樹皮落子，直至發出樹皮後我方始察覺，當真是了不起的高手。如果師父的棋局他能破解，那真是謝天謝地了！」

先前段譽落子，第一子亦是下在「去」位的八九路，蘇星河正要以白子相應，耳邊突然間一聲輕響過去，一粒白色小物從背後飛來，落在「去」位的八八路，正是蘇星河所要落子之處。眾人都是「咦」的一聲，轉過頭去，仍是一個人影也無。右首的松樹均不高大，樹上若是藏得有人，一眼便見，實不知這人藏在何處。蘇星河更是奇怪，見這粒白物是松樹的樹肉，剛是新從松樹中挖出來的。那白物剛下，左首松樹上又射下一粒黑物，落在「去」位的五六路上。眾人的眼光都瞧向右方，要瞧白子從何處發出。

# 第八十四回 棋局奧秘

只聽得嗤的一聲響，一粒白色物事盤旋而上天空，跟著直線落下，不偏不倚的跌在「去」位的四五路上，只因這白子成螺旋形上升，到底發自何處，誰都難以確定，但這白子彎彎曲曲的升上天空之後，落下來仍有如此準頭，這份暗器功夫，實在是驚人之至了。旁觀眾人心下欽佩，齊聲喝采。眾人采聲未歇，只聽得松樹枝葉之間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慕容公子暗器神技，果真天下獨步，佩服佩服。」王玉燕聽到「慕容公子」四字，叫道：「表哥，你在這裏麼？」突然之間，棋局旁多了一人，這人身穿灰布僧袍，神光瑩然，寶相莊嚴，臉上微微含笑，竟沒看到他如何從松樹間躍下，段譽吃了一驚，心道：「鳩摩智這魔頭又來了！」只見他雙手合十，向蘇星河、丁春秋和玄難各行一禮，伸手從盒子中拈起一粒黑子，便下在棋局之上。

王玉燕臉上微微一紅，終於下了決心，移動腳步，奔向右首的松樹與大石後找尋慕容公子，口中叫道：「表哥，表哥，你在那裏？」段譽心中悵然若喪，說不出的難過。猛聽得王玉燕一聲歡呼，叫道：「你怎麼不答我？」跟著從一株松樹之後，轉了兩個人出來。一個一身淡黃衣衫，正是王玉燕。她和一個青年公子攜手，緩步而行。那青年公子約莫二十七八歲年紀，也是穿的黃衫，只是顏色較深，腰懸長劍，走路微塵不起，瀟灑閒雅，臉色微見蒼白，那神情舉止，又是英俊，又是華貴。段譽今日一見慕容復的容顏，心中更是冷了半截：「人道慕容公子是人中龍鳳，果然是名不虛傳。王姑娘對他如此傾慕，唉，我一生一世，命中是注定要受苦受難了。」他心下自怨自艾，自嘆自傷，不願抬頭去看王玉燕的神色，但終於忍不住又偷偷瞧了她一眼。只見王玉燕容光煥發，似乎全身都要笑了出來，從未見過她如此歡喜。段譽又想：「她心中根本從來就沒有我這個人在，只有見了她表哥，她才真正的高興。」那慕容復和眾人點了頭，便拈白子下在棋局之中。鳩摩智微微一笑，道：「慕容公子，你武功雖強，這弈道只怕也是平常。」說著下了一枚黑子。慕容復道：「未必便輸於你。」說著下了一枚白子。這時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等諸人見慕容復到來，早已紛紛聚在他的身邊。慕容復對這局棋凝思已久，自信已想了解法，可是鳩摩智這一著著法，卻是大出自己意料之外，本來籌劃好的全盤計謀，盡數落空，須得從頭想起。他全神貫注的思考，對鄧百川諸人的禮敬只是微一點頭相答。過了良久，慕容復才又下一子。鳩摩智運思極快，跟著便下。一快一慢，下了二十餘子時，鳩摩智哈哈大笑，道：「慕容公子，咱們一拍兩散！」慕容復怒道：「你這麼瞎搗亂！自己還不是沒能解開？」鳩摩智笑道：「這個棋局原本是世上無人能解，乃是用來作弄人的，小僧有自知之明，不想多耗心血於無益之事。慕容公子，你連我在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還想逐鹿中原麼？」

慕容復心頭一震，覺得他說話語帶雙關，一時之間百感交集，心頭反來覆去只是想著他那兩句話：「你連我在邊角上的糾纏也擺脫不了，還想逐鹿中原麼？」眼前漸漸模糊，棋局上的白子黑子，似乎都化作了將官士卒，東一圈人馬，西一塊陣營，你圍住我，我圍住你，糾纏不清的廝殺。慕容復眼睜睜見到自己大燕國的兵馬被敵人因住了，左衝右突，始終殺不出重圍。他盡心竭力，卻不能將兵馬帶將出去，心中越來越是焦急：「我大燕天命已盡，終究是難以復國，數世來的圖謀，最後化作一場春夢！時也命也，夫復何言？」突然間大叫一聲，拔劍便往頸中刎去。

當慕容復獃立不語，神色不定之際，王玉燕和段譽、鄧百川、公冶乾等都是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慕容復居然會忽地拔劍自刎，這一著誰都料想不到，鄧百川等一齊擒上欲待解救，但功力已失，終是慢了一步。段譽食指點出，叫道：「不可如此！」只聽得「嗤」的一聲，慕容復手中長劍一晃，噹的一聲，掉在地下。鳩摩智笑道：「段公子，好一招六脈神劍！」慕容復長劍脫手，一驚之下，才從幻境中醒了過來。王玉燕拉著他手，連連搖晃，哭道：「表哥，表哥！解不開棋局，又打甚麼緊？你何苦自尋短見？」慕容復茫然道：「我怎麼了？」玉燕道：「幸虧段公子打落了你手中的長劍，否則──否則──」公冶乾道：「公子，這棋局迷人心魄，看來其中含有幻術，公子不可再勞心思。」慕容復轉頭向著段譽，道：「閣下適才這一招，當真是六脈神劍的劍招麼？可惜我沒瞧見，閣下能否再試一招，使在下得以大開眼界。」段譽道：「你剛才沒瞧見？」慕容復臉有慚色，道：「在下一時之間心神迷糊，竟似著魔中邪一般。」包不同大叫一聲，道：「是了，定是這星宿老怪在旁施展邪法，公子，你千萬要小心了！」

忽聽得遠處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春秋哥哥啊，我找得你好苦，你終於也來中原了，一定是為了我而來，我好歡喜！」這聲音幽幽忽忽的飄來，卻是十分清晰。段譽道：「啊，是『無惡不作』葉二娘！」丁春秋聽了這聲音，老臉顯得頗為尷尬，雙眼中迅速異常的閃過了一團殺氣。只聽葉二娘又叫道：「春秋好哥哥，你怎麼不回答我？難道你就這麼撇下我，不來睬我麼？」她叫喊的聲音雖是柔軟動聽，終究是語氣太過肉麻，令人聽著說不出的難受。包不同叫道：「好妹妹，我在這裏啊，我丁春秋想得你好苦！」只聽得另一個聲音說：「丁春秋在那邊，我可不去！」段譽心道：「啊，是我徒兒南海鱷神岳老三來了！」但聽葉二娘道：「怕甚麼？難道他還能吃了你？」南海鱷神道：「我每見他一次，總得生氣生上大半年，何必見他？」葉二娘道：「這次老大在這裏，你不用怕我的春秋哥哥。」南海鱷神道：「老大，你保不保駕？」段譽心道：「原來延慶太子也到了。我徒兒向來天不怕，地不怕，但對丁春秋卻怕得如此厲害，當真沒出息！」 只聽得一個聲音說道：「丁春秋又不是三頭六臂之人，我段延慶正要去會會他。」說話之間，山下走了四個人上來，當先一人是「無惡不作」葉二娘。第二個雙杖點地，一身青袍，正是「惡貫滿盈」段延慶。南海鱷神遠遠的跟在後面，走得極是勉強。段譽料想第四個定是「窮兇極惡」雲中鶴，那知卻是一個光頭和尚。待得四人走到近處，見那個人中等身材，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雙目炯炯有神，只是面頰紅腫，僧袍撕得稀爛，額頭上滿是烏青，走路得一跛一拐，顯是給人打傷了，而且傷勢著實不輕。葉二娘越走越快，叫道：「好哥哥，你丰采依然，這一次，我可不放你走了。」說著向丁春秋奔近。眾人瞧了她這等妖媚的情狀，只道她一定是投身入懷，上前摟住丁春秋的脖子。那知葉二娘奔到丁春秋身前一丈之處，便即站定，笑道：「冤家，我要來和你親熱親熱，你惱不惱我？」丁春秋仍是一臉的道貌岸然，作全身仙風道骨、神聖不可侵犯之狀，咳嗽了一聲，道：「今日聰辯先生邀請當世高人，前來解棋。段先生，葉姑娘，岳兄數位惠然命駕，那是再好不過了。這一位是誰？」他眼望那個少年僧人，不識此人。卻見那僧人叫道：「師伯祖，你老人家也在這裏。」說著走到玄難身前，拜倒在地。

玄難向那僧人瞧去，認得是本寺的第三代弟子，只是少林寺中第三代弟子一百餘人，玄難德高望重，極少與之談話，除了十餘名年紀較大，或是武功出類拔萃者之外，玄難多不記得他們的名字。這個青年僧人貌卻不出眾，技不驚人，玄難只記得他是本寺弟子，卻不知他的法名，說道：「你──你怎麼到這裏來了？」這僧人道：「弟子虛竹，奉師父之命，送一通書信到五台山清涼寺去，歸途上回到這三位施主。這位施主──」他指是葉二娘道：「抓住一個小兒，要挖他的心肝來吃──」

玄難「哼」了一聲，雙眉豎起，神色極是威嚴，向葉二娘望去。葉二娘笑道：「世上之人，都稱小兒為『心肝寶貝』，可見小兒心肝味道之美，天下皆知。你少林寺的和尚，一定是吃過不少的了。」玄難道：「罪過，罪過！」心下卻是怒極，若不是功力消失，當時便要一掌向這妖婦拍去。葉二娘笑道：「你這個弟子年紀輕輕，卻是愛裝假道學、假正經，居然來勸我放了那個小兒。小妹問他憑甚麼多管閒事，他還不肯說出自己的來歷。我三弟惱起上來，掄了他幾個耳括子，他膽子倒也不小，竟敢還手。三弟本來當場便要挖了他的心肝，但是老大看出他是少林弟子，說道不可傷他性命，於是狠狠打了他一頓，帶在他身邊。」虛竹道：「弟子資質愚魯，學藝不精，損了少林寺的威名，當領重責。師伯祖，這位女施主竟然將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娃兒開膛破肚，挖了心肝來吃。請師伯祖出手，除此世上一害。」段延慶、葉二娘、南海鱷神三人見到玄難的形貌，又聽虛竹口口聲聲稱他為「師伯祖」，知他是少林派的高手，三個人心下都暗自戒備，卻不知玄難此時功力已失，武功不逾常人。葉二娘笑道：「春秋哥哥，你瞧這小和尚可有多忘恩負義，咱們饒了他的性命，他卻來挑撥是非。」突然間只聽得嗤的一聲響，跟著又是啪的一聲，眾人眼前人影一晃，不約而同「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王玉燕羞得滿臉通紅，叫道：「表哥，你──」但見葉二娘胸前衣衫撕破，露出雪白的胸脯，原來慕容復聽虛竹說這女子挖食小兒心肝，玄難卻遲遲的不肯動手，忍不住心頭火起，當即施展「虎爪功」，右手五指成爪，插向葉二娘胸口，這一下去勢快極，本是慕容氏所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葉二娘閃避不能，招架不及，立時便要給他血淋淋地將心肝挖了出來。豈知丁春秋動作也是神速無比，左掌拍出，擊向慕容復的手腕。慕容復這一抓若是抓實，固然能殺了葉二娘，但自己的一條手臂，卻也就此廢了，當即變抓為掌，與丁春秋對了一掌。兩人身子一震，同時退後一步，他變掌之時，五指一帶，無意中將葉二娘胸口的衣服扯下了一大片。丁春秋在倉卒之際，不及行使化功大法，和慕容復這下對掌，乃是以硬碰硬，兩人都感對方功力了得，心頭微微一震：「果然是名不虛傳！」慕容復一擊不中，無意中卻扯破了葉二娘的衣衫，不禁心下大是慚愧，說道：「得罪了！」眾人只道葉二娘衣衫被扯，定感羞慚，立時便要遮掩，那知她若無其事，反而洋洋自得，媚笑道：「青年人都是急色兒，大庭廣眾之間，也敢對老娘橫加非禮。春秋哥哥，你也不用喝醋，我這顆心只是向著你，這種小白臉靠不住得緊，莫瞧他相貌英俊，我才不跟他相好呢。」王玉燕氣得粉臉通紅，道：「你──你也不怕羞，婦道人家，說這種話！」葉二娘雙肩向後一撐，將破洞扯大，胸口的肌膚露得更加多了，笑道：「小姑娘，你不解風情，這種風流公子不會喜歡你的，要不然，他怎會當著你的面，伸手來摸我胸脯？」玉燕怒道：「不是！他不是！你胡道八道！」

葉二娘在一邊賣弄風情，王玉燕脹得滿臉通紅，段譽想要出言安慰她幾句，偏不知說甚麼好。慕容復卻只是冷眼橫了葉二娘一眼，便不再理她，全神貫注的瞧著段延慶。玄難、鳩摩智、丁春秋、蘇星河、康廣陵等也都瞧著他的動靜。只見段延慶目不轉睛的瞧著棋局，凝神思索，過了良久良久，左手竹杖伸到棋盒中一點，他杖頭便如有吸力一般，吸住一枚黑子，放到棋局之上。玄難說道：「大理段氏武功獨步天南，真乃名下無虛。」段譽見過延慶太子當日與黃眉僧弈棋的情景，知他不但內力深厚，棋力也是甚高，只怕這個「玲瓏」給他破解了開來，也未可知。蘇星河對這局棋的千變萬化，每一著都是早了然於胸，當即應了一著白棋。段延慶想了一想，下了一子。蘇星河道：「閣下這一著極是高明，且看能否破關，打開一條出路。」下了一手白棋，封住去路。段延慶又下了一子，那少林僧虛竹忽道：「這一著只怕不行！」南海鱷神大怒，叫道：「憑你這小和尚，也配來說我老大行不行！」一把抓住他的背心，提了過去。段譽道：「好徒兒，別傷了這位小師父！」南海鱷神到來之時，早就見到段譽，心中一直尷尬，最好是段譽不言不語，那知他還是叫了出來，氣憤憤的道：「不傷便不傷，打甚麼緊！」眾人見南海鱷神居然應段譽的話，對他以「徒兒」相稱也不反口，心下都感奇怪。

段延慶下一子，想一會，一子一子，越想越久，下到二十餘子時，日已偏西，各人都感腹中饑餓。玄難忽道：「段施主，你起初十著走的是正著，第十一著起，走入了旁門，越走越偏，再也難以挽救了。」段延慶臉上肌肉僵硬，木無表情，喉頭的聲音說道：「你少林派是名門正宗，依你正道，卻又如何解法？」玄難嘆了口氣，道：「這棋局似正非正，似邪非邪，用正道是解不開的，但若純走偏鋒，卻也不行！」段延慶的左手竹杖停在半空，微微發顫，始終點不下去，過了良久，說道：「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難也。」他的家傳武功本來是大理段氏的正宗，但後來入了邪道，玄難這幾句話，觸動他的心境，竟如慕容公子一般，漸漸入了魔道。原來這棋局變幻百端，隨人而施，愛財者因貪咎誤，易怒者由憤失手。段延慶生平第一恨事，乃是殘廢之後不得不拋開本門的正宗武功，改習旁門左道的邪術，一到全神貫注之時，外魔入侵，竟爾心神盪漾起來。丁春秋笑瞇瞇的道：「是啊，一個人由正入邪易，改邪歸正難，這一生啊，可說是毀了，毀了，毀了！唉，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首，那也是不能了！」他亂話之中，充滿了憐惜之情。但玄難等高手卻都知道這是星宿老怪大大不懷好意，那是乘火打劫，要引得段延慶走火入魔，除去一個厲害的對頭。果然段延慶獃獃的不動，凄然說道：「我以大理國皇子之尊，今日落魄江湖，淪落到這步田地，實在愧對列祖列宗。」丁春秋道：「你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無顏去見段氏的先人，你若自知羞愧，不如圖個自盡，也算是英雄好漢的行徑。唉，唉！不如自盡了罷，不如自盡了罷！」他說話聲音柔和動聽，一般功力輕淺之人，已自聽得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段延慶跟著自言自語：「哎，不如自盡了罷！」提起竹杖，慢慢向自己胸口點去。但他究竟修為甚深，隱隱知道不對，內心深處，似有個聲音在說：「不對，不對，這一點下去，那就糟糕了！」但左手竹杖仍是一寸寸的向自己胸口點了下去。玄難心道：「啊喲，不好！」有心出言將他驚醒，但這一聲所謂「當頭棒喝」，須得功力與他相當，方起振聾發聵之效，否則非但無益，反受其害。

周圍的諸大高手之中，玄難慈悲為懷，頗有救援之心，只是功力已失，無能為力；蘇星河格於師父當年立下的規矩，不能相救；慕容復知道段延慶不是好人，他如走火而死，除去天下一害，那是最好不過；鳩摩智幸災樂禍，只是笑吟吟的袖手旁觀；段譽和游坦之功力均甚深厚，卻不懂得其中關鍵所在；王玉燕於各門各派的武學雖所知極多，功力卻是平平，這種旁門左道的邪派功夫，她也是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葉二娘一心要討好丁春秋，自然不願也不敢壞了他的圖謀；鄧百川、康廣陵等不但功力全失，而且也不想救援。這中間只有南海鱷神一人最是焦急，眼見段延慶的杖頭離他胸口不過數寸，再延擱片刻，立時便點了他自己的死穴，當下抓起虛竹，叫道：「老大，接住了這和尚！」說著便將這青年僧人向段延慶擲了過去。虛竹身形甚高，挾了一股勁風，向段延慶撲來。丁春秋拍出一掌，道：「去罷！別來攪局！」別看南海鱷神這一擲之力極是雄渾，但被丁春秋軟軟的一掌，虛竹的身子又飛了回去，直撞向南海鱷神。南海鱷神雙手接住，想再向段延慶擲去，不料丁春秋的掌力之中，蘊蓄著三股後勁，南海鱷神突然雙目圓睜，騰騰騰退出三步，正待立定，第二股後勁又到，他雙膝一軟，坐倒在地。只道再也沒事了，那知還有第三股後勁襲來，南海鱷神身不由主的倒翻了一個觔斗，雙手兀自抓著虛竹，將他在身下一壓，又翻了過來。他是驚弓之鳥，心想丁老怪這一掌更有第四股後勁，將虛竹往前一推，以便擋架。

但第四股後勁卻沒有了，虛竹脫卻南海鱷神的掌握，眼望玄難，要瞧師伯祖如何處置，只見玄難臉現憂色，顯然是無可奈何。在少林派第三代、第四代弟子心目之中，玄字輩的諸高僧個個有似菩薩一般，任何難題都是迎刃而解，但此刻玄難竟然束手無策，倒令虛竹大感惶惑。他武功平庸，天資卻是聰明之極，雖然料不到玄難功力消失，但看得出他極想救了段延慶一命，一動念間，說道：「師伯祖，心病還須心藥醫，段前輩因棋入魔，還當從棋局消解。」丁春秋道：「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延慶太子，我勸你還是自盡了罷，還是自盡了罷！」段延慶道：「是啊，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意思？還是自盡了罷！」說話之間，杖頭離著胸口衣衫又近了兩寸。虛竹一路上頗受段延慶、葉二娘、南海鱷神三人的欺壓，苦頭著實吃了不少，但他胸襟甚廣，不記舊怨，出家人慈悲為懷，師伯祖固想救人，他自己也極不欲段延慶死於非命。不過他雖想到要解段延慶的魔障，須從棋局入手，只是棋藝淺薄，要說解開這局複雜無此的棋中難題，當真是想也不要想了。眼見段延慶雙目獃獃的凝視棋局，危機生於頃刻，他突然靈機一動：「我解不開棋局，但搗亂一番，卻是綽綽有餘，只須他心神一分，便有救了。」便道：「我來解這棋局。」走到蘇星河身邊，從棋盒中取過一枚黑子，閉了眼睛，隨手放在棋局之上，跟著便哈哈大笑起來。他眼睛還沒睜開，只聽得蘇星河怒道：「胡鬧，胡鬧，你自填一氣，自己殺死一塊黑棋，那有這種下棋的法子？」虛竹睜眼一看，不禁滿臉通紅，原來自己閉著眼睛瞎放一子，這一子竟是放在一塊已被白棋圍得密不通風的黑棋之中。這大塊黑棋本來尚有一氣，雖然白棋隨時可將之吃淨，但只要白棋一時無暇去吃，總是還有一線生機，苦苦掙扎，全憑於此。現下他自己將自己的黑棋吃了，棋道之中，從無這種自殺的行徑。這塊黑棋一死，黑方眼看是全軍覆沒了。

鳩摩智、慕容復、段譽等人見了，都不禁哈哈大笑。范百齡雖在衰疲之餘，也忍不住道：「那不是開玩笑麼？」蘇星河道：「先師曾有遺命，此局公諸天下，不論何人，均可入局。虛竹小師父這一著雖然異想天開，總也是入局的一著。」一面說，一面將虛竹自己擠死了自己的一大塊黑棋從棋盤上取了下來。段延慶大叫一聲，從幻境中醒覺，眼望丁春秋，道：「星宿老怪，你乘人之危，暗施毒手，咱們可不能善罷干休。」丁春秋向虛竹瞧了一眼，口光中滿含怨毒之意。段延慶看了棋局中的變化，已知適才死裏逃生，乃是出於虛竹的救援，心下好生感激，情知丁春秋挾嫌報復，立時便要向虛竹下手。他也不說甚麼話，只是在一旁照顧，尋思：「少林高僧玄難在此，諒這星宿老怪也不能為難他的徒子徒孫，但若玄難老朽昏庸，迴護不周，我自不容小和尚為我而死。」只聽蘇星河向虛竹道：「小師父，你自己殺了自己一塊棋子，白棋又再逼緊一步，你如何應法？」虛竹陪笑道：「小僧棋藝低劣，胡亂下子，志救在人。這盤棋小僧是不會下了，請老前輩原諒。」蘇星河臉色一沉，道：「先師佈下此局，請天下高手破解，破解不得，那是無妨，若有後殃，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有人前來搗亂攪局，褻瀆了先師畢生的心血，縱然是人多勢眾，嘿嘿，老夫雖然又聾又啞，卻也要誓死與之周旋到底。」他名字叫做「聾啞老人」，其實是不聾不啞，此刻早已張耳應聲，開口說話，但竟然還是自稱「又聾又啞」。只是他說話時鬚髯戟張，聲色俱厲，神情極是兇猛，誰也不敢笑話於他。虛竹合十深深行禮，說道：「老前輩──」蘇星河大聲喝道：「下棋便下棋，多說更有何用？我師父是給你胡亂消遣的麼？」說著右手一揮，拍出一掌，砰的一聲巨響，眼前塵土飛揚，虛竹身前竟爾現出一個深達數尺的大坑。這一掌之力，實是猛惡無比，若是掌力推前尺許，虛竹早已筋折骨斷，死於非命了。虛竹嚇得心中怦怦亂跳，舉眼向玄難瞧去，盼望師伯祖出頭，代他脫此困境。可是玄難棋藝不高，武功又已全失，更有甚麼法子好想？玄難硬起頭皮，正要向蘇星河求情，忽見虛竹伸手入盒，取過一枚黑子，下在棋盤之上。所下之處，卻是提去黑子後現出的空位。

這一步棋，竟是大有道理。這三十年來，蘇星河於這局棋的成千成萬種變化，均已拆解得爛熟於胸，對方不論如何下子，都不能逾越他已拆解過的範圍。但虛竹一上來便閉了眼睛亂下一子，以致自己殺了黑子一大塊的下法，原與基本棋理相違，可以說只要稍懂弈理之人，無論如何是不會去下這一著的，正如任何學武之人，絕不會去學提劍自刎，橫刀自殺的招數。豈知他誤打誤撞的殺了一塊黑棋後，局面登呈開朗，白棋雖然大佔優勢，黑棋卻已有迴旋的餘地，不再像以前這般縛手縛腳，顧此失彼。這個新局面，蘇星河是做夢也沒想到過的，他一怔之下，思索良久，方應了一著白棋。

原來虛竹適才見蘇星河擊掌威嚇，師伯祖又無指示，並不出言替自己解圍，正自彷徨失措之餘，忽然一個細細的聲音鑽入耳中：「下『平』位三九路！」虛竹也不理會此言是何人指教，更不想此著是對是錯，拿起黑子，依言便下在「平」位三九路上。待蘇星河應了白棋後，那聲音又鑽入虛竹耳中：「『平』位二八路。」虛竹再將一枚黑棋下在「平位」二八路上。他此棋一下，只聽得鳩摩智、慕容復、段譽等人齊聲「咦」的一聲叫了出來。虛竹抬頭起來，只見許多人臉上都顯欽佩訝異之色，顯然自己這一著大是奇妙，又見蘇星河的臉色又是歡喜讚嘆，又是焦躁憂慮，兩條長長的眉毛不住上下的掀動。

虛竹見蘇星河有驚喜之色，心下起疑：他為甚麼忽然高興，難道我這一著下錯了麼？但隨即輕念：「管他下對下錯，只要我和他應對到十著以上，顯得我下棋也有若干分寸，不是胡亂攪局，侮辱他的先師，他就不會見怪了。」待蘇星河應了白子後，依著暗中相助之人的指示，又下了一著黑子。他一面下棋，一面留神察看，是否師伯祖在暗加指示，但看玄難神情焦急，卻是不像，何況他始終沒有開口。

鑽入他耳中的聲音，顯然是「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說話者以深厚內力，將說話送入他一人的耳中，旁人雖是靠在他的身旁，亦無法聽聞。但不管這些話說得如何輕，話總是要說的。虛竹偷眼察看各人的口唇，還是沒一個在動，可是那「下『去』位五八路，食白棋三子！」的聲音，卻是清清楚楚的傳入他的耳中。虛竹依言而下，尋思：「教我的除了師伯祖外，再沒第二人。其餘那些人和我非親非故，如何肯來教我？這些高手之中，也只有師伯祖沒下過這棋，其餘的都已試過而失敗了。師伯祖神功非凡，居然能不動口唇而傳音入密，我不知幾時才能修得到這個地步。」

他那知教他下棋的，卻是那個天下第一大惡人「惡貫滿盈」段延慶。適才段延慶沉迷棋局之際，被丁春秋乘火打劫，險些兒走火入魔，自盡身亡，幸得虛竹搗亂棋局，才救了他一命。他見蘇星河對虛竹厲聲相責，大有殺害之意，當即出言指點，意在替虛竹解圍，令他能敷衍數著，全身而退。他善於腹語之術，說話可以不動口唇，再以深厚內功傳音入密。身旁雖有好幾位一等一的高手，竟是誰也沒瞧出其中的機關。可是數著一下之後，局面竟是起了大大的變化，原來這個「玲瓏」的秘奧，便是要黑棋自己先行擠死了自己一大塊，以後的妙著方能源源而生。只是「擠死自己」的著法，乃是圍棋中千古未有之奇變，任你是如何超妙入神的高手，也絕不會想到這一條路上去，人家所想的，總是如何脫困求生，從來沒人故意往死路上去想。若不是虛竹閉上眼睛瞎下，誤打誤撞的下出這著大笨棋來，只怕再過二十年，這個「玲瓏」也是沒人能夠解得開。段延慶的棋術本來極為高明，當年在大理與黃眉僧對弈，殺得黃眉僧無法招架，適時棋局中取出一大塊黑棋便再下，大地一寬，不再有自己的黑棋處處掣肘，反而騰挪自如，不如以前這般糾纏不清了。

鳩摩智、慕容復等不知段延慶在暗中指點，但見虛竹妙著紛呈，接連吃了兩塊白子，忍不住喝采。段譽初時還關注棋局，到得後來，一對眼睛又只放在王玉燕身上，可是他越看越是神傷，王玉燕的眼光，始終沒須臾離開過慕容復。段譽心中只是說：「我走了罷，我走了罷！再耽下去，只有多熬苦楚，說不定當場便要吐血。」可是要他自行離開玉燕，卻又如何能夠？他尋思：「等王姑娘回過頭來，我便跟她說：『王姑娘，你已找到了表哥，我這可要走了！』她如果說：『好，你走罷！』那我只好走了。但如果她說：『不用忙，我還有話跟你說。』那麼我便等著，瞧她這還有甚麼話吩咐。」其實，段譽心中這麼設想，只是替自己找個停留的藉口而已，他明知王玉燕見到表哥之後，再也不會回頭來多瞧他一眼了。突然之間，王玉燕後腦的柔髮微微一動，段譽的心怦怦而跳：「她回過頭來了！」卻聽得玉燕輕輕嘆了口氣，低聲道：「表哥！」

慕容復凝視棋局，見黑棋已佔上風，正在著著進迫，心中正想：「這幾步棋，我也想得出來。萬事起頭難，便是第一著怪棋，無論如何想他不出。」玉燕低聲叫喚，他竟沒有聽見。玉燕又是輕輕一聲嘆息，慢慢的轉過頭來。段譽心中大跳：「她轉過頭來了！她轉過頭來了！」

# 第八十五回 大功告成

王玉燕一張俏麗的臉龐，果然是轉了過來。段譽看到她臉上帶著一絲淡淡的憂鬱，眼神中更有幽怨之色，自從她與慕容復相會之後，一直歡喜無限，怎麼忽然又不高興起來？段譽正尋思間，只見王玉燕的眼光更向右轉，和他的眼光相接，段譽向前踏了一步，想說：「王姑娘，你有甚麼話說？」但王玉燕的眼光緩緩移了開去，向著遠處凝望了一會，又轉向慕容復。段譽一顆心更向下低沉，說不盡的苦澀情味：「她不是不瞧我，那是比不瞧我更差上十倍。她見了我，然而卻是視而不見。她眼中見到了我，但我的影子卻沒進入她的心中。她只是在凝思她表哥的事，那裏將我段譽有半分放在心上。哎，不如走了罷，不如走了罷！」

那邊虛竹聽從段延慶的指點，一步步的下著黑子，棋局已推到了間不容髮的地步，眼見白棋不論如何應法，都要被黑棋吃去一大塊，但如放開一條生路，那麼黑棋就此衝出重圍，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別有天地，再也奈何它不得了。蘇星河凝思半晌，笑吟吟的應了一著白棋。段延慶傳音道：「下『上』位七八路！」虛竹依言下子，他對弈道雖是所知甚少，但這一著一下，也知是解破了這個棋局，拍手笑道：「好像是成了罷！」蘇星河滿臉笑容，拱手道：「小神僧天賦英才，可喜可賀。」虛竹忙還禮道：「不敢，不敢，這個不是我──」他正要說出這是受了師伯祖的指點，那「傳音入密」的聲音道：「此中秘密，千萬不可揭穿。險境未脫，更須加倍的小心在意。」虛竹只道是玄難再加指示，便垂首道：「是，是！」只見蘇星河站起身來，說道：「先師佈下此局，三十年來無人能解，小神僧解開這個玲瓏在下感激不盡。」虛竹不明其中緣由，只得謙虛道：「我這是誤打誤撞，全憑長輩見愛。老先生獎飾有加，實是愧不敢當。」蘇星河走到那三間木屋之前，伸手肅客，道：「小神僧，請進！」虛竹見這三間木屋建構得好生奇怪，竟是沒有門戶，不知如何進去，更不知進去作甚，一時獃在當地，沒有主意。只聽得那聲音又道：「棋局上衝開一條出路，乃是硬戰苦鬥而致。木屋無門，你也用少林派武功硬劈好了。」虛竹道：「如此得罪了！」擺個馬步，右手提起，一掌向門板上劈了過去。在場上這許多高手眼中，他這一掌之力實在是不值一哂，幸好那門板並不堅牢，喀喇一聲，門板裂開了一縫。虛竹又劈兩掌，這才將門板劈開，但他手掌已然隱隱生疼。南海鱷神嘿嘿大笑，說道：「少林派的硬功，實在稀鬆平常！」虛竹回頭道：「小僧是少林派中最不成器的徒兒，功夫淺薄，豈足言本門所學。」只聽那聲音道：「快快進去，不可回頭，不要理會旁人！」虛竹道：「是！」舉步便踏了進去。只聽得丁春秋的聲音叫道：「這是本門的門戶，你這小和尚豈可擅入？」跟著砰砰兩聲巨響，虛竹只覺一股勁風倒捲上來，要將他身子拉將出去，可是跟著兩股大力在他背心和臀部猛力一撞，身不由主，便是一個觔斗向裏直翻了進去，他不知這一下已是死裏逃生，適才丁春秋發掌偷襲，要制他死命，鳩摩智則以「控鶴功」要將他拉將出來，但段延慶以杖上暗勁消去了丁春秋的一掌，蘇星河處身在他和鳩摩智之間，以左掌消解了「控鶴功」，右掌連拍兩下，將他打了進去。只是這兩掌使力過猛，虛竹抵受不住，撞破一重板壁後，額頭砰的一下，又撞在一重板壁之上，只撞得昏天黑地，險險暈去，過了半晌，這才站起身來，摸摸額角，已自腫起了一大塊。但見自己處身在一間空空蕩蕩，一無所有的房中。他想找尋門戶，但這房覺然是無門無窗，只有自己撞破板壁而跌進來的一個空洞。他獃了獃，想從那破洞中爬出去。

虛竹剛轉過身子，只聽得隔著板壁有一個蒼老而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既然來了，怎麼還要出去？」虛竹倏地回來，道：「但憑前輩指點途徑。」那聲音道：「這途徑是你自己打出來的，誰也不能教你。我這棋局佈下後三十年來無人能解，今日終於給你拆開，你還不過來？」虛竹聽到「我這棋局」四字，不由得毛骨悚然，顫聲道：「你──你──你──」他聽得蘇星河口口聲聲說這棋局是他「先師」所製，那麼這聲音是人是鬼？只聽那聲音又道：「時機稍樅即逝，我等了三十年，沒多少時候能再等你了，乖孩兒，快快進來罷！」虛竹聽那聲音說得甚是和藹慈祥，當下更不多想，左肩在那板壁上一撞，喀喇喇一聲響，那板壁日久腐朽，當即破了一洞。虛竹一眼望將進去，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裏面又是一間空空蕩蕩的房間，卻有一個人坐在半空。他一見此人凌空而坐，第一個念頭便是：「有鬼！」嚇得只想轉身而逃，卻聽得那人說道：「噢，原來是個小和尚！唉，還是相貌醜陋的小和尚，難，難，難！唉，難，難，難！」

虛竹聽他一聲長嘆，連說了六個「難」字，再向他凝神瞧去，這才看清，原來這人身上有一條黑色繩子縛著，另一端連在橫樑之上，將他身子懸空吊起。只因他身後板壁色作漆黑，那繩子也是黑色，二黑相疊，那繩子便看不出來，一眼瞧去，宛然是凌空而坐。虛竹的相貌本來頗為醜陋，濃眉大眼，鼻孔向上翻起，兩耳招風，嘴唇甚厚，加上途中給南海鱷神一番毆打，此刻撞破板壁時臉上又受了些傷，更加的難看。他自幼父母雙亡，少林寺中的和尚心生慈悲，將他收養在寺中。寺中僧眾不是虔誠清修，便是專心學武，誰也沒來留神他的相貌是俊是醜。佛家言道，人的身子乃是個「臭皮囊」，對這個臭皮囊長得好不好看，若是多加關懷，那便是走入魔道之始。因此那人說他是個「醜陋的小和尚」，虛竹生平還是第一次聽見。當然他自給南海鱷神擒住之後，葉二娘一直也叫他「醜八怪」或是「豬頭和尚」，但虛竹給他二人打得鼻青目腫，渾身疼痛，再難聽的話也給他們罵了，說他相貌醜陋，自是不以為意。此刻聽那人說他醜陋，心中一動：「倒要瞧瞧你相貌如何美法！」他微微抬頭，向那人瞧去。只見這人鬚長三尺，卻是沒一根斑白，臉如冠玉，更無半絲皺紋，年紀顯然已經不小，卻仍是神采飛揚，風度閒雅。剎時之間，虛竹微感慚愧：「說到相貌之美，我當真和他是天差地遠了。」這時他心中害怕之心已然盡去，躬身行禮，說道：「小僧虛竹，拜見前輩。」那人點了點頭，道：「你姓甚麼？」虛竹一怔，道：「出家之人，早無俗家姓氏。」那人道：「你出家之前卻姓甚麼？」虛竹道：「小僧自幼出家，向來便無姓氏。」那人向他端相半晌，嘆了口氣，道：「你能解破我的棋局，聰明才智，自是非同小可，但相貌如此，卻終究是不行，唉，難得很。我瞧終究是白費心思，反而枉送了你的性命。小師父，我送一份禮物給你，你便去罷！」虛竹本非心高氣傲之人，這老人怪他相貌醜陋，他也不以為忤，但他性格堅毅，諸事不畏艱難，聽他不住說這個「難」字，反而激起了他的豪氣，說道：「小僧於棋藝一道，實在淺薄得緊，老前輩這個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拆解的。但若老前輩有甚麼難事要辦，小僧雖然本領低微，卻也願勉力而為。至於禮物甚麼，可不敢受賜。」那老人道：「你有這番俠義心腸，倒是很好。你棋藝不高，武功淺薄，都不相干，你既能來到這裏。那便是有緣，只不過──只不過──你相貌太也難看──」

虛竹微微一笑，道：「相貌美醜，乃是父母天生，不但自己做不得主，連父母也作不得主。小僧貌醜，令前輩不快，這就告辭了。」說著向後退了兩步，正待轉身，那老人道：「且慢！」只見他衣袖輕輕飄起，搭在虛竹的右肩之上。這衣袖乃柔軟之物，但一碰到他肩頭，虛竹身子略略向下一沉。只覺這衣袖有如手臂，挽住了他的身子。那老人笑道：「年輕人有這等傲氣，那也很好。」虛竹道：「小僧不敢狂妄驕傲，只是怕令得老前輩生氣，還是及早告退的好。」

那老人點了點頭，問道：「今日來解棋局的，有那些人？」虛竹一一說了。那老人沉吟半晌，道：「天下高手，十之六七，都已聚在這裏了。大理天龍寺的枯榮大師，沒有來麼？」虛竹道：「除了敝寺僧眾之外，沒見到別的僧侶。」那老人嘆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我已等了三十年，即使再等三十年，也未必能等到內外俱美的全材。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只好將就將就了。」他似乎心意已決，說道：「你適才言道，這棋局不是你拆解的，那蘇星河如何又送你進來？」虛竹道：「第一子是小僧大膽無知，閉了眼睛瞎下的，以後各著，卻是敝師伯祖法諱上玄下難的大師，以『傳音入密』之法暗中指點。」當下將拆解棋局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那老人道：「天意如此，天意如此！」突然間愁眉開展，笑道：「既是天意如此，你閉了眼睛誤打誤撞的將我這棋局解開，足見福緣深厚，或能辦我大事，亦未可知。好，好，好，乖孩子，你跪下磕頭罷！」虛竹生性謙和，在少林寺中每日裏見到的不是師父、師伯、師伯祖，便是師叔祖等等長輩，即在同輩之中，年紀比他大，武功比他強的師兄也是不計其數，因此是自幼服從慣了的。他聽得那老人叫他磕頭，雖然不明白其中道理，但想這人是武林前輩，向他磕幾個頭是理所當然，當下更不多加思量，便恭恭敬敬的跪了下來，咯咯咯咯，磕了四個頭，便要站起，那人笑道：「再磕五個，這是本門規矩。」虛竹應道：「是！」又磕了五個頭。那老人道：「好孩子，好孩子！你過來！」虛竹站起身來，走到他的身前。

那老人抓住他的手腕，細細打量他的身形。虛竹突覺脈門上一熱，一股內力迅速無比的衝向他的心脈，不由自主，便以少林心法相抗。那老人的內力一觸即退，登時安然無事。虛竹知他是試驗自己內力的深淺，不由得面紅過耳，苦笑道：「小僧平時多讀佛經，小時又是性愛嬉戲，沒好好修練師父所授的內功，倒教前輩見笑了。」不料那老人反而十分歡喜，笑道：「很好，很好，你於少林派的內功所習甚淺，省了我好些麻煩。」他說話之間，虛竹只覺全身軟洋洋地，便如泡在一大缸溫水之中一般，周身毛孔之中，似乎都有熱氣冒出，說不出的舒暢。過得片刻，那老人放開他手腕笑道：「行啦，我已用本門『化功大法』，將你的少林內力都化去啦！」虛竹大吃一驚，叫道：「甚──甚麼？」跳了起來，雙腳落地時膝蓋中突然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下，只覺周身沒半點力氣，腦海中昏昏沉沉，猶如天旋地轉一般，情知這老人所說不假。他從小在少林寺中長大，這一回是首次出寺下山，那懂得江湖上的風波、人世間的險惡？他曾聽師父說起過星宿派「化功大法」的厲害，只須雙體相觸，便能將數十載積儲的內功毀於頃刻。他又想到：「這人顯然是星宿派的前輩耆宿，我怎麼如此不小心？為甚麼不及時逃走，以致遭了他的毒手？」霎時間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哭道：「我──我──和你無怨無仇，又沒得罪你，為甚麼要這般害我？」那人笑道：「你怎地說話如此無禮？不稱『師父』，卻『你呀』『我呀』的，沒點規矩？」虛竹驚道：「甚麼？你怎麼會是我的師父？」那人道：「你剛才磕了我九個頭，那便是拜師之禮了。」虛竹道：「不，不！我是少林子弟，怎能再拜你為師？你這種害人的邪術，我也決計不學。」那人笑道：「你當真不學？」說著雙手一揮，兩隻衣袖都飛了出來，搭在虛竹肩頭。虛竹只覺肩頭上沉重無比，再也無法站直，雙膝一軟，便即坐倒在地，口中仍是不住說道：「你便打死我，我也不學。」那人哈哈一笑，突然身形拔起，在半空中一個觔斗，頭上所戴的方巾已飛到了屋角之中，他左足在屋樑上一撐，頭下腳上的倒落下來，剛好疊在虛竹的頭頂。兩人天靈蓋和天靈蓋相接。虛竹驚道：「你──你幹甚麼？」用力搖頭想要將那人搖了下來。但說也奇怪，這人的頭頂和虛竹的腦門一碰到之後，便如用釘子釘住了一般，不論虛竹如何搖晃腦袋，始終是搖之不脫。虛竹的腦袋搖向東，那人的身體便飄向東，虛竹搖向西，那人也就跟著飄向西。兩人連體而生，宛如大風中的一株蘆葦，搖頭不已。虛竹更是驚訝，伸出雙手，左手略推，右手狠拉，要將他推拉下來。但一推之下，便覺自己手臂上軟綿綿的沒半點力道，心中大急：「中了這廝的化功大法之後，別說武功全失，看來連穿衣吃飯也沒半分力氣了。從此成了個癱瘓的廢人，那便如何是好？」正惶恐間，突覺頂門上「百會穴」中有細細一縷熱氣衝入腦來。他暗叫：「不好，我命休矣！」只覺腦海中愈來愈熱，霎時間頭昏腦脹，一個腦袋如要炸將開來一般，這熱氣一路向下流去，過不片時，虛竹再也忍耐不住，昏暈了過去。

他雖是昏了過去，腦中各種幻境層出不窮，一時如騰雲駕霧，在天上遨遊，一時又如潛入碧海深處，與鯨鯇嬉戲。一時如在少林寺中，午夜讀經，一時又如苦練武功，卻是練來練去，始終不成。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天下大雨，點點滴滴的落在身上，虛竹睜開眼來，果見有無數水點，不住的滴向自己臉上。定神一看，原來那些水點竟然都是那老者的汗水。只見那老者滿身滿臉大汗淋漓，不住滴向他的身上，而他面頰、頭頸、髮根各處，仍是有汗水源源滲出。這時虛竹發覺自己橫臥於地，那老者坐在自己身旁，兩人相連的頭頂早已分開。虛竹一骨碌坐起，道：「你──」只說了一個「你」字，不由得猛吃了一驚，發覺那老者已是變了一人，本來有如冠玉般潔白俊美的臉面之上，突然間佈滿了縱橫交差的深深皺紋，更奇的是，滿頭濃密頭髮已盡敗脫落，而一叢光亮烏黑的長髯，也都變成了白鬚。虛竹第一個念頭是：「我到底昏暈了多少年？三十年麼？五十年麼？怎麼這人突然間老了數十年。」眼前這老者龍鍾不堪，沒有一百二十歲，總也有一百歲。那老者瞇著雙眼，有氣沒力的笑了一笑，說道：「大功告成了！乖孩兒，你福澤深厚，遠過我的期望，你向這板壁空拍一掌試試！」虛竹不明所以，依言虛擊一掌，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好好一堵板壁登時垮了半邊，比他出全力撞上十下，塌得還要厲害。虛竹驚得獃了，道：「那──那是甚麼緣故？」那老者滿臉笑容，十分歡喜，也道：「那──那是甚麼緣故？」虛竹道：「我怎麼──怎麼忽然有了這樣大的力道？」那老者微笑道：「你還沒學過掌法，這時所能用出來的內力，一成也還不到。你師父七十年的勤修苦練，豈同尋常？」

虛竹一躍而起，內心知道大事不妙，叫道：「你──你──甚麼七十年的勤修苦練？」那老者微笑道：「難道你到現在還是不懂？是真的還沒想到麼？」

虛竹內心，隱隱已感到了那老人此舉的真義，只是這件事實在太過突兀，太也不可思議，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他囁囁嚅嚅的道：「老前輩是傳了一種神功──一種神功給了小僧麼？」那老人微笑道：「你還不肯稱我為師父？」虛竹低頭道：「小僧是少林派的弟子，不能欺祖滅宗，改入別派。」那老人道：「你身上已沒半分少林派的功夫，還說是甚麼少林弟子？你體內蓄積有『逍遙派』七十年的神功，怎麼還不是本派的弟子？」虛竹從來沒聽見過「逍遙派」的名字，神不守舍地道：「逍遙派？」那老人微笑道：「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是為逍遙。你向上一跳試試！」

虛竹好奇心起，雙膝微彎，腳上用力，向上輕輕一跳，突然間砰的一聲，腦袋上一陣劇痛，眼前一亮，半個身子已穿過了屋頂，這一躍之勢還在不住上升，他生怕自己跳得不知去向，急忙伸手抓住屋頂，才將上升之勢阻住，落下地來，接連又跳了幾跳，方始站住，如此輕功，實是匪夷所思，一時間並不歡喜，反而甚感害怕。

那老人道：「怎麼樣？」虛竹道：「我──我是入了魔道麼？」那老人道：「你安安靜靜的坐著，聽我述說原因。時間已經不多，只能擇要而言。你既是不肯稱我為師父，不願改宗，我也不來勉強於你。小師父，我求你幫一個大忙，替我做一件事，你能答應麼？」虛竹知道自己已受了他莫大的恩惠，雖然自己功力突然大增，到底是禍是福，此刻實在難以斷定，但他出口求自己辦一件事，那是無論如何要替他做到的，便道：「前輩有命，自當竭力以赴。」這兩句話一出口，忽地想到此人擅於「化功大法」，似是左道妖邪一流，當即又道：「但若前輩命小僧為非作歹，那可不便從命了。」那老人臉上現出苦笑，道：「甚麼叫做『為非作歹』？」虛竹一怔，道：「小僧是佛門弟子，損人害人之事，是決計不做的。」那老人道：「若是世間有人，專做損人害人之事，為非作歹，殺人無算，我命你去除滅了他，你答不答應？」虛竹道：「小僧要苦口婆心，勸他改過遷善。」那老人道：「若是他執迷不悟呢？」虛竹挺直身子，道：「伏魔除害，原是我輩當為之事。只是小僧能為淺薄，恐怕不能當此重任。」

那老人道：「那麼你是答應了？」虛竹點點頭道：「我答應了！」那老人神情歡悅，道：「很好，很好！我是要你去殺一個人，一個大大的惡人，那便是我的弟子丁春秋，今日武林中稱為星宿老怪便是。」虛竹噓了口氣，胸中如釋重負，他久聞星宿老怪的惡名，曾不止一次的聽寺中長輩提起，要除之而後快，便道：「除卻星宿老怪，乃是每個武林人士份所當為之事，但小僧這點點功夫，如何能夠──」他說到這裏，和那老人四目相對，見到他目光中嘲弄的神色，登時想起「這點點功夫」五字，似乎已經不對，當即住口。那人道：「此刻你身上這點點功夫，已不在星宿老怪之下，只是要將他除滅，確實還是不夠，但你不用擔心，老夫自有安排。」虛竹道：「老前輩既是星宿老怪的師父，怎麼會容他橫行江湖，為禍人間，卻不從早管束誅滅？」那老人嘆了口氣，道：「你責備得是，這確是老夫的不是。當年這逆徒突然發難，將我打入深谷之中，老夫險些命喪彼手。幸得我大徒兒蘇星河裝聾作啞，瞞過了逆徒的耳目，老夫才得苟延殘喘，多活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中，我發大心願捨卻琴棋書畫諸般玩物喪志之事，潛心武學，只盼覓得一個聰明俊秀的少年，將我畢生鑽研的武學都傳授於他。」

虛竹聽他又說到「聰明俊秀」，心想自己資質還不算笨，但「俊秀」二字那是無論如何談不上了，低頭說道：「世間俊雅的人物，著實不少，外面便有兩個人，一個是慕容公子，另一位是姓段的公子。小僧將他們請來給前輩一觀如何？」那老人哈哈一笑，道：「逍遙派一切行事，都講究緣法。丁春秋這逆徒叛師犯上，也是頗有前因。我已將七十年的修為都注入了你的體中，那裏還能再傳授第二個人？」

虛竹道：「前輩──前輩真的將畢生修為，都傳輸了小僧？那──那教小僧如何消受這等大恩？」那老人道：「此事對你到底是禍是福，此刻甚是難言。武功高強也未必是福。你說世間不會半分武功之人，庸庸碌碌，無憂無慮，少卻多少爭競，少卻多少煩惱？當年我倘若只是學琴學棋、學書學畫，不窺武學門徑，這一生我是快活得多了。好孩子，丁春秋只道我早已命喪於他手下，是以行事肆無忌憚。這一幅圖，上面繪的是我昔年大享清福之處，只是在西域天山之中，你尋到我所藏武學典籍的所在，依法修習，不出一年，武功便能與這丁春秋並駕齊驅。」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卷軸，塞在虛竹手中。虛竹心下頗感為難，道：「小僧學藝未成，這次是奉師命下山送信，即當回山覆命。今後行止，均須秉承師命而行。倘若本寺方丈和業師不准，便無法遵依前輩的囑咐了。」那老人苦笑道：「倘若天意如此，要縱由惡人橫行，那也無法可想，你──你──」說了兩個「你」字，突然間全身發抖，慢慢俯下身來，雙手撐在地下，顯然精神衰敗無比。

虛竹吃了一驚，忙伸手抉住，道：「老──老前輩，你怎麼了？」那老人道：「我三十年的苦心，七十年的修練，盡數傳付於你，今日天命已盡，好孩子，你終究不肯叫我一聲『師父』麼？」說這幾句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虛竹天性淳厚，見這老人十分可憐，而且顯然是命在頃刻，看到他目光中露出祈求哀憐的神氣，心腸一軟，「師父」二字，已是脫口而出。那老人大喜，用力從左手上脫下一枚黑鐵指環，要給虛竹套在手指之上，只是他力氣耗竭，連虛竹的手腕也抓不住。虛竹又叫了聲：「師父！」將戒指套上了自己的手指。那老人道：「好──好孩子！你是我的第三個弟子，見到蘇星河──你就叫作大師哥。你姓甚麼？」虛竹道：「我實在不知道。」那老人道：「可惜你相貌不好看，中間還有許多挫折，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可惜，可惜──」他越說聲音越輕，說到第二個「可惜」兩字時，已是聲若游絲，幾不可聞，突然間身子向前一衝，砰的一聲，額頭撞在地下，就此不動了。虛竹叫道：「師父，師父！」伸手扶他起來，一探他的鼻息，已然斷氣，竟自死了。虛竹和他相處不到一個時辰，原是說不上有甚麼情誼，但自己體內受了他七十年修練的神功，隱隱之間，覺得這老人對自己比甚麼人都更是親近，也可以說，這老人的一部份已變作了自己，而自己的一部份已變作了那個老人。突然間見他逝世，不由得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他哭了一陣，收淚站起，心想：「須得去告知蘇星河前輩方是。這位老先生定要我叫他作『師父』，否則是死不瞑目，我勉強叫了他兩聲，只不過讓他臨死心中安慰。我是少林派的弟子，豈能另投別派？好在此事只有我知他知，這位老先生已死，只要我不說出來，世上無人能知。」當下跪倒在地，向那老人的遺體拜了幾拜，默默禱祝：「老前輩，我叫你師父，那是假的，你可不要當真，你地下有靈，那可不要怪我。」禱祝已畢，轉身而出。他仍從板壁的破洞中鑽了出去，只輕輕一躍，身子便如飛燕股連竄過兩道板壁，到了屋外。

虛竹一出木屋，不禁一怔，只見遍地都是橫七豎八倒伏著的松樹，地下更是一個深坑，他進那木屋似乎不過一個時辰，但外面已然鬧得天翻地覆，想來這些松樹都是在自己昏暈之時給人打倒的，所以在屋裏竟是全無知覺，又見屋外諸人已分成兩列。聾啞老人蘇星河坐於右首，玄難、康廣陵、薛慕華等一干人都站在他身後。星宿老怪坐於左首，葉二娘、鐵頭人游坦之和星宿派群弟子都站在他身後。慕容復、王玉燕、段譽、鳩摩智、段延慶、南海鱷神等則疏疏落落地站於遠處，看來是對於雙方兩不相助。蘇星河和丁春秋之間，燒著一個極大的火柱，蘇丁二人正在催運掌力推動那個火柱，向對方燒去。眼見這火柱斜斜偏向右方，顯然丁春秋已大佔上風。

各人個個目不斜視的瞧著那根火柱，對虛竹從屋中出來，誰也沒加留神。當然王玉燕關心的只是表哥慕容復，而段譽關心的只是王玉燕，這兩人所看的都不是火柱，但也決計不會來看虛竹一眼，虛竹遠遠從眾人身後繞到右首，站在師伯慧無之側，只見那根大火柱越來越是偏向右方，蘇星河身上衣服中都是鼓足了氣，直如順風疾駛的風帆一般，雙掌不住向前猛推。那丁春秋卻是談笑自若，衣袖輕揮，漫不經心，他門下弟子頌揚之聲早已響成一片：「星宿老仙舉重若輕，神功蓋世，今日教你們大開眼界。」「我師父是意在教訓旁人，這才慢慢的催動神功，否則的話，早已一舉將這姓蘇的老兒誅滅了。」「倘若有誰不服，不妨慢慢一個對一個的，來嘗嘗星宿派神功的滋味。」「當然，有誰甘作下流無恥之徒，聯手而上，那也不妨！」「星宿派天下無敵，那是上天早注定了的，有誰膽敢來螳臂擋車，不過是自取滅亡而已。」

鳩摩智、慕容復、段延慶等這時若是聯手而上，向丁春秋圍攻，星宿老怪雖然厲害，也抵不住幾位高手的合力。但鳩摩智等一來自重身份，絕不願聯手攻擊一人；二來對聾啞老人亦無好感，不願解救他的困厄；三則相互間各有所忌，生怕旁人乘虛下手。是以星宿派群弟子雖將然師父捧上了天去，鳩摩智等也只是微微一笑，不加理會。

突然間那火柱向前一吐，捲到了蘇星河身上，一陣焦臭過去，把他的長鬚燒得乾乾淨淨。蘇星河出力抗拒，才將火柱推開，但那火柱離他身子不過兩尺，不住的伸伸縮縮，便如一條火蟒要張口而噬一般。虛竹心下暗驚：「我雖不認這姓蘇的為師兄，但多多少少和他有一番淵源，眼見他要被火柱燒死，那便如何是好？」猛聽得嗤嗤兩響，跟著又是咚咚兩聲，鑼鼓之聲敲起，卻原來星宿派群弟子懷中各自藏了鑼鼓鐃鈸和鎖吶喇叭，這時取了出來吹吹打打，宣揚師父的威風。更有人搖起青旗、黃旗、紅旗、紫旗，大聲吶喊。武林中兩人比拼內功，居然有人以鑼鼓助威，實是開天闢地以來從所未有之奇。鳩摩智哈哈大笑，說道：「星宿老怪臉皮之厚，當真是前無古人！」鑼鼓聲中，一名星宿弟子取出一張紙來，高聲誦讀，駢四驪六，原來是一篇「恭頌星宿老仙揚威中原讚」。不知此人請了那一個腐儒撰此歌功頌德之辭，當真是高帽與馬屁齊飛、法螺共鑼鼓同響。

別小看了這些無恥歌頌之聲，對於星宿老怪的內力，確然也大有推波助瀾之功。鑼鼓和頌揚聲中，火柱更旺，又向前推進了半尺。突然間腳步聲響，二十餘條漢子從屋後悄沒聲的奔了出來，擋在蘇星河的身前，原來便是適才抬玄難等人上山的聾啞漢子，都是蘇星河的弟子。丁春秋掌力一催，火柱燒向這二十餘人身上，登時嗤嗤聲響，將這一干人燒得皮焦肉爛。這二十餘人筆直的站著，全身著火，卻是絕不稍動，只因口不能言，更顯悲壯。

# 第八十六回 圖中美人

這一來，旁觀眾人都是聳然動容，連王玉燕和段譽的目光也都轉了過去。只見那根大火柱捲到了這二十餘個聾啞漢子的身上，熊熊火燄，將他們裹在其中，霎時之間，便將幾個人燒得有如焦炭。段譽叫道：「不得如此殘忍！」右手伸出，要以「六脈神劍」向丁春秋刺去，可是他運劍不得其法，全身充沛的內力只在體內轉來轉去，卻不能從手指中射將出來。他滿頭大汗，叫道：「慕容兄，你快出手制止。」

適才慕容復心入幻境，全仗段譽以「六脈神劍」的功夫打落他手中長劍，只是其時他心神恍惚，不能親見「六脈神劍」到底如何，後來請段譽再試，段譽並未再演，這時聽段譽叫他出手，便道：「段兄方家在此，小弟何敢班門弄斧？段兄的六脈神劍，再試一招罷！」段延慶乃是後至，沒見到段譽的六脈神劍，但他是大理段氏的嫡派，本家這項神功的名字，自然是聽見過的。聽慕容復之言，不禁心頭大震，斜眼相睨段譽，要看他是否真的會此神功，但見他右手手指點點劃劃，出手大有道理，但內力卻半點也無，他不知段譽雖然已學會這功夫，卻不能隨心所欲的使用，心道：「甚麼六脈神劍，倒嚇了我一跳。這小子虛張聲勢，招搖撞騙。我段家的六脈神劍，雖然故老相傳有此名頭，可那裏有人練成過？」慕容復見段譽不肯出手，只道他是有意如此，慕容復是個城府極深之人，不肯輕易炫露，當下站在一旁，靜觀其變。又過得一陣，二十餘個聾啞漢子在火柱燒炙之下，已死了一半，其餘半數也已重傷。只聽鑼鼓聲震天價響，丁春秋袍袖揮了兩揮，那火柱越過一眾聾啞漢子，向蘇星河撲了過來。薛慕華叫道：「休得傷我師父！」縱身要擋到火柱之前。蘇星河揮出一掌，將他推開，說道：「徒死無益！」左手凝聚殘餘的功力，向火柱擊去。但這時他內力已幾將耗竭，這一掌只將火柱暫時阻得一阻，只覺全身熾熱，滿眼望出去通紅一片，盡是火燄。他當年發下誓言，裝聾作啞，以換得三十年的時光，豈知這三十年中他功力固然大進，丁春秋卻是進展更速。三十年前鬥他不過，今日兩人武功相距更遠。此時體內真氣即將油盡燈枯，已是難逃星宿老怪的毒手，想到師父裝死了三十年，丁春秋殺了自己後，必定闖關直入，只怕師父終於要挨不過去。他身上受火柱煎迫，內心更是難過。

虛竹見蘇星河的處境危殆萬分，可是一直站在當地，不肯後退半步。他再也看不過去，搶上前去，抓住他的後心，道：「徒死無益，快快讓開罷！」也是機緣巧合，便在此時，蘇星河正好一掌向外推出。他這一掌的掌力已是衰微之極，原不想有何功效，只是死戰到底，不肯束手待斃而已，那知道背心後突然間傳來一片渾厚無比的內力，而且這內力的家數和他一模一樣，這一掌推出，力道登時不知強了多少倍。只聽得呼的一聲響，那火柱倒捲過去，直燒到了丁春秋身上，餘勢未盡，連星宿派群弟子也都捲入火柱之中。霎時間鑼鼓聲嗆咚叮噹，嘈成一團，鐃鈸喇叭，隨地亂滾，「星宿派威震中原，我恩師當世無敵！」的頌聲之中，夾雜著「哎唷我的媽啊！」「乖乖不得了，星宿派逃命要緊！」的呼叫聲音。丁春秋大吃一驚，其實虛竹的內力加上蘇星河的掌風，也未必便勝過了丁春秋，只是星宿老怪在已操必勝之時，突然間遭到反擊，太過出其不意，一時間倉皇失措，不由得狼狽周章。同時他覺察到對方這一掌掌風中所含的內力，圓熟老辣，遠在師兄蘇星河之上，而顯然又是本派的功夫，莫非給自己害死了的師父突然顯靈？是師父的鬼魂來找自己算賬了？他一想到此處，心神一顫，內力凝聚不起，那火柱捲到了他身上，竟然無力予以推回。

這一下變起倉卒，蘇星河和丁春秋固是大出意料之外，虛竹也是莫名共妙，眼見火柱已將丁春秋捲住，燒得極是猛烈。丁春秋叫道：「鐵頭徒兒，快快出手！」游坦之一時之間也無暇細想，縱身上前，雙掌便向火柱推去。只聽得嗤嗤聲響，那火柱遇到他掌風中的奇寒之氣，霎時間火燄熄滅，連青煙也消失得極快，只見地下僅餘幾段燒成焦炭的大松木。丁春秋鬚眉俱焦，衣服也是燒得破破爛爛，神情狼狽之極，他心中還在害怕師父陰魂顯靈，不敢再在這裏逞兇，叫道：「走罷！」一晃身間，身子已在七八丈外。星宿派群弟子沒命的跟著逃走，鑼鼓喇叭，丟了一地，那篇「恭頌星宿老仙揚威中原讚」並沒讀完，卻已給大火燒去了一大截，在地下隨風飛舞，似在嘲笑星宿老怪「揚威中原」，虎頭蛇尾。星宿派諸人去得如此之速，眾人均是大感驚異。葉二娘叫道：「丁哥哥，丁哥哥，你又這麼撇我而去，沒半點心肝！」說著如飛的跟了下去。段延慶、南海鱷神、鳩摩智等都以為聾啞老人蘇星河施的是誘敵的苦肉之計，讓丁春秋耗費功力來燒一群聾啞漢子，然後石破天驚，施以一擊，叫他招架不及，鎩羽而去。聾啞老人的智計武功，江湖上向來是赫赫有名，適才他與星宿老怪開頭一場惡鬥，只打得徑尺粗細的大松樹一株株翻倒，人人為之驚心動魄，他最後施展神功，將星宿老怪逐走，誰都不以為怪。何況虛竹只是少林派的一名第三代子弟，武功平平，眾所周知，自是沒一個人疑心是他暗中相助，其實連虛竹自己，也是半點摸不著頭腦。只有蘇星河一瞥見到他手指戴著師父的鐵戒指，心中又悲又喜，方明其中究竟。

慕容復道：「老前輩神功淵深，將這老怪逐走，料想他這一場惡鬥之後喪魂落魄，再也不敢涉足中原。老前輩造福武林，大是不淺。」蘇星河見群弟子死了十之八九，餘下的一二成也是重傷難愈，心下甚是哀痛，更記掛著師父的安危，向玄難、慕容復等敷衍了幾句，便拉著虛竹的手，道：「小師父，請你跟我進來。」虛竹眼望玄難，等他示下。玄難道：「蘇前輩是武林高人，如有甚麼吩咐，你一概遵命便是。」虛竹應道：「是！」跟著從破洞中走了進去。蘇星河隨手移過一塊木板，擋住了那個破洞。屋外諸人都是江湖上見多識廣之士，都知他這個舉動，乃是不欲旁人進去窺探，自是誰也不會多管閒事。唯一不是「見多識廣」的，只有一個段譽。但他這時早又已全神貫注於王玉燕身上，連蘇星河和虛竹進屋也不知道，那有心情去理會別事？

蘇星河與虛竹攜手進屋，連穿兩處板壁，只見那老人伏在地下，伸手一探，已然逝世。此事他早已料到八九成，但仍是忍不住悲從中來，跪下磕了幾個頭，泣道：「師父，師父，你終於捨弟子而去了！」虛竹心想：「這老人果然是蘇老前輩的師父，他倒沒有騙我。」蘇星河收淚站起，扶起師父的屍身，讓他倚著板壁，端端正正的坐好，跟著扶住虛竹的身子，讓他也是倚壁而坐，和那老人的屍體並肩。虛竹心下嘀咕：「他叫我和這屍體排排坐坐，卻是作甚麼？難道──難道──要我陪他師父一塊兒死麼？」言念及此，心下不自禁的感到了一陣涼意，要想站起來，卻又不敢。只見蘇星河整一整身上燒爛了的衣衫，突然向他跪倒，磕下頭去，說道：「逍遙派不肖弟子蘇星河，拜見本派新任掌門。」這一下只嚇得虛竹手足無措，腦子中只是說道：「這人可真瘋了！這人可真瘋了！」急忙也即跪下，向蘇星河磕頭，說道：「老前輩行此大禮，可折殺小僧了。」蘇星河正色道：「師弟，你是我師父所收的關門弟子，又是本派掌門。我雖是師兄，卻也要向你磕頭！」

虛竹道：「這個──這個──」他已知道蘇星河並不是發瘋，但唯其不是發瘋，自己的處境更是尷尬。蘇星河道：「師弟，我這條性命是你救的，師父的心願是你完成的，受我磕這幾個頭，也是應該。師父叫你拜他為師，叫你磕九個頭，你磕了沒有？」虛竹道：「頭是磕過的，不過當時我不知道是拜師之意。我是少林派弟子，不能改入別派。」蘇星河道：「師父當然會想到這一著，他老人家定是化去了你原來的武功，再傳你本派的功夫。師父將畢生功力，都傳了給你，是也不是。」虛竹只得點頭道：「是。」蘇星河道：「本派掌門人標記的這枚鐵指環，也由師父給你戴在手上，是不是？」虛竹道：「是！不過──不過我完全不知道這是甚麼掌門人的標記。」

蘇星河盤膝坐在地下，說道：「師弟，你福澤深厚之極。我和丁春秋想這隻鐵指環，想了幾十年，始終不能到手，你卻在一個時辰之內，便受到師父的垂青。」虛竹急忙除下指環，道：「前輩拿去便是，這隻指環，小僧是半點用處也沒有。」沒料到那指環上刻得有許多棱骨，虛竹用力一除，竟將手指上割損了幾處。蘇星河臉色一沉，道：「師弟，你受師父臨死時的重托，豈能推卸責任？師父將指環交給你，是叫你去除滅丁春秋這廝，是也不是？」虛竹道：「正是。但小僧功行淺薄，怎能當此重任？」蘇星河道：「適才你一出手，便將丁春秋燒得狼狽不堪，落荒而走，事實俱在，難道是假的麼？」虛竹道：「我──我一出手？怎麼是我一出手？」蘇星河嘆了口氣，道：「師弟，這中間原委，你多有未知，我簡略跟你一說。本派叫做逍遙派，向來有個規矩，掌門人一席，不一定由大弟子出任，門下弟子之中誰的武功最強，便由誰做掌門。咱們師父共有師兄弟三人，師父是最小的師弟，太師父臨死之時，三個弟子比較高下，由師父奪得了掌門，兩個師伯心中不忿，遠走異域。後來師父收了我和丁春秋兩個弟子，師父定下規矩，他所學甚雜，誰要做掌門，各種本事都要比試，不但比武還得比琴棋書畫。丁春秋於各種雜學是一竅不通，眼見掌門人無望，竟爾先下手為強，將師父打下深谷，又將我打得重傷。」虛竹道：「這丁春秋那時居然並不殺你。」蘇星河道：「你別以為他尚有一念之仁，留下了我的性命，那時我跟他說：『丁春秋，你此刻的武功雖然勝過了師父和師兄，但逍遙派最深奧的功夫，你卻摸不到一個邊兒。『逍遙御風』這部書，你要不要看？』師弟，本派所以叫做『逍遙派』，便是從『逍遙御風』這部書而來。這部書中所記載的武功，當真可用『深不可測』四個字來形容，此書向來由掌門人掌管，每一代的掌門人，也只能領悟到其中一二而已。丁春秋聽我提到此書，便道：『你自己說了出來，那是最好不過。你將此書交了出來，今日便饒你性命。』我道：『我不是本派掌門，怎能有此書給你？只是師父保藏此書的所在，我倒是知道。你要殺我，儘管下手。』丁春秋道：『此書當然是在星宿海旁，我豈有不知？』我道：『不錯，確是在星宿海旁，你若有把握，儘管自己去找。』他沉吟半晌，知道星宿海周遭數百里，小小一部書不知藏在何處，實是難找，便道：『好，我不殺你。只是從今而後，你須當裝聾作啞，不能將本派的秘密洩漏出去。』他為甚麼不殺我？他只是要留下我這個活口，作為逼供之用。他定居在星宿海畔，幾乎將每一塊石子都翻了過來，始終沒找到那本『逍遙御風』的奇書。每過十年，便來找我一次麻煩，軟求硬逼，甚麼功夫都用到了。這一次他又來問我，眼見無望，而我又破了誓言，他便想殺我洩憤。」

虛竹道：「幸虧前輩──」蘇星河道：「你是本派掌門，怎麼叫我前輩，該當叫我師哥才是。」虛竹心想：「這件事傷腦筋之極，不知幾時才說得明白。」便道：「你是不是我師兄，暫且不說，就算真是師兄罷，那也是前輩。」蘇星河點點頭道：「這倒有理。幸虧我怎麼？」虛竹道：「幸虧前輩深藏不露，養精蓄銳，直到最後關頭，才突施奇襲，使這星宿老怪大敗虧輸而去。」蘇星河連連搖手，道：「師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明明是你用師尊所傳的神功，轉而助我，方救了我的性命，怎麼你又謙遜不認？你我是同們師兄弟，掌門之位已定，我的命又是你救的，我無論如何不會來覬覦你這掌門之位，今後可再也不能見外了。」

虛竹大奇，道：「我幾時助過你了？救命之事，更是無從談起。」蘇星河想了一想，道：「或許你是出於無心，也未可知。總而言之，你手掌在我背心上一搭，本門的神功傳了過來，方能使我反敗為勝。」虛竹道：「唔，原來如此。那是你師父救了你性命，不是我救的。」蘇星河道：「我說這是師父假你之手救我，你總得認了罷？」虛竹無可再推，只得點了點頭，笑道：「這個順水人情，既然你叫我非認不可，我就認了。」蘇星河又道：「丁春秋本想害死師父後，奪了他的鐵戒指，就可去請一個人指點『逍遙御風』的功夫。沒想到爭鬥之際，將師父打入深谷，無影無蹤。他更加料想不到，師父雖然身受重傷，雙腿齊膝折斷，卻並沒喪命。數年之後，師父和我重會，他潛心推算，若要剋制丁春秋，務須覓到一個悟心奇高而又英俊瀟灑的美少年──」虛竹聽他說到「美少年」三字，眉頭微皺，心想：「修練武功，跟相貌美醜又有甚麼干係？他師徒二人一再提到傳人的形貌，不知是甚麼緣故？」蘇星河向他瞧了一眼，輕輕嘆了口氣。虛竹道：「我相貌醜陋，決計沒做尊師傳人的資格。老前輩，你去找一個英俊瀟灑的美少年來，我將尊師的神功交了給他，也就是了。」蘇星河一怔，道：「本派神功和心脈氣血相加，功在人在，功消人亡。師父傳了你神功後便即仙去，難道你沒見到麼？」虛竹連連頓足，道：「這便如何是好？教我誤了尊師和前輩的大事。」蘇星河道：「師弟，這也是你肩頭上的擔子了。師父設下這個棋局，旨在考查來人的悟性，他對我說：『星河，你隨我多年，我明知你不是合適之人，但也對你一視同仁，只須你解開了這個玲瓏，我一般以鐵戒指和神功相授，令你去碰碰我倆師徒的運氣。』我苦思數十年，可那裏解得開？師弟，只有你能夠解開，『悟心奇高』這四個字，那是合適了。」

虛竹苦笑道：「一樣的不合適。這個玲瓏，壓根兒不是我自己解的。」於是將師伯祖玄難如何傳音入密，暗中指點之事說了。蘇星河將信將疑，道：「瞧玄難大師的神情，他已遭了丁春秋的毒手，一身神功，早已消解，不見得會再施『傳音入密』的功夫。」他頓了一頓，又道：「但少林派乃天下武學正宗，玄難大師或者故弄玄虛，亦未可知，那就不是我這井底之蛙所能見得到了。師弟，為了找人來解這玲瓏，我是千方百計的去引人來此。姑蘇慕容公子面如冠玉，天下武技無所不能，原是最佳的人選，偏偏他沒能解開。」虛竹道：「是啊，慕容公子是強過我百倍了。還有那位大理的段公子，那也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啊！」蘇星河道：「唉，此事不必提起。我素聞大理鎮南王段正淳精擅一陽指神技，最難得的是風流倜儻，武林中不論黃花閨女、半老徐娘，一見他便是神魂顛倒，情不自禁。我化了老大心思，派弟子去激他出來，說甚麼姑蘇慕容氏要破他段家一陽指。那知他自己沒到，來的卻是他一個獃頭獃腦的寶貝兒子。」

虛竹微微一笑，道：「我也沒怎麼留神看他，只是似乎見他兩眼發直，目不轉睛的定在那個王姑娘身上。」蘇星河搖了搖頭，道：「可嘆，可嘆，段正淳拈花惹草，尊稱武林中第一位風流浪子，生的兒子可一點也不像他，不肖之極，丟老子的臉。他拼命想討好那位王姑娘，那王姑娘對他卻愛理不理的，真氣死人了。」虛竹道：「這位段公子一往情深，該是勝於風流浪子，前輩怎麼反說『可嘆？』」蘇星河道：「他聰明臉孔笨肚腸，對付女人一點也沒辦法，咱們便用他不著。」虛竹道：「是！」心下暗暗喜歡：「原來你們要找一個美少年去對付女人，這就好了，無論如何，總不會找到我這醜八怪和尚的頭上來。」蘇星河又問：「師弟，師父有沒有指點你路徑去找一個人？或者是給了你甚麼地圖之類？」虛竹一怔，覺得事情有些不對，要想抵賴，但他自幼在少林寺中受眾高僧教誨，出家人不打誑語，期期艾艾的道：「這個──那個──」蘇星河道：「你是掌門人，你若問我甚麼，我不能不答，否則你可隨時將我處死。但我問你甚麼事，你愛答便答，不愛答便可令我不許多嘴亂問。」蘇星河這麼一說，虛竹更是不便隱瞞，連連搖手道：「我怎能向你妄自尊大？前輩，你師父將這個交了給我。」說著將那卷軸從懷中取了出來，他見蘇星河身子縮了一縮，神色極是恭謹，不敢伸手來接那卷軸，便自行打了開來。那卷軸一展開，兩人同時一獃，不約而同的「咦」的一聲，原來那卷軸中所繪的既非地理圖形，亦非山水風景，卻是一個身穿宮裝的美貌少女。虛竹道：「原來便是外面的那位王姑娘。」但這卷軸紙質黃舊，少說也有三四十年之久，圖中丹青墨色也頗有脫落，顯然是一幅陳年古畫，比之王玉燕的年紀無論如何是大得多了，居然有人能在數十年甚或數百年前繪就王玉燕的形貌，實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幅圖畫筆致工整，卻又是活潑流動，畫中人栩栩如生，活色生香，真如將王玉燕這個人縮小了，壓扁了放到畫中一般。虛竹暗中嘖嘖稀奇，看蘇星河時，卻見他伸著右手手指，一筆一劃的摩擬畫中筆法，讚嘆良久，才突然似從夢中驚醒，說道：「師弟，請勿見怪，小兄的臭脾氣發作，一見到師父的丹青妙筆，便又想跟著學了。唉，貪多嚼不爛，我甚麼都想學，到頭來卻一事無成，在丁春秋手中敗得這麼慘。」一面說，一面便將卷軸捲好，交還給虛竹，生恐再多看一陣，便會給畫中的筆墨所迷。他閉目靜神，又用力搖了搖頭，似乎要將適才看過的圖畫，從腦海中驅逐出去，過了一會，才睜眼說道：「師父交這卷軸給你時，卻如何說？」虛竹道：「他說我此刻的功夫，還不足以誅卻丁春秋，須當憑此卷軸，到西域天山，去尋到他當年所藏的武學典藉，再學功夫。只是他說卷軸上繪的是他從前大享清福之處，那麼該是名山大川，或是清幽之處，怎麼卻是王姑娘的肖像？莫非是他拿錯了一個卷軸？」蘇星河道：「師父行事，人所難測，你悟性極高，到時自然明白。你務須遵從師命，設法去學好功夫，將丁春秋除了。」虛竹囁嚅道：「這個──這個──小僧是少林弟子，即須回寺覆命。到了寺中，那是再也不出來了。」蘇星河大吃一驚，跳起身求，放聲大哭，噗的一聲，跪在虛竹面前，磕頭如搗蒜，說道：「掌門人，你不遵師父遺訓，他老人不是白死了麼？」虛竹也即跪下，和他對拜，說道：「小僧身入空門，戒嗔戒殺，先前答應尊師，要去除卻丁春秋，此刻想來，已自後悔。本派門規極嚴，小僧無論如何不敢改入別派，胡作非為。」不論蘇星河痛哭哀求也好，設喻開導也好，甚至威嚇強逼也好，虛竹總之是不肯答應。

蘇星河無法可施，傷心絕望之餘，向著師父的屍體說道：「師父，掌門人不肯依從你的遺命，小徒無能為力，決意隨你而去了。」說著躍起身來，頭下腳上，從半空俯衝下來，將天靈蓋往堅硬的石板地面撞去。虛竹驚叫：「使不得！」將蘇星河一把抱住。他此刻不但內力渾厚，而且手足靈敏，大逾往昔，一把抱住之後，蘇星河登時動彈不得。蘇星河道：「你為甚麼不許我自盡？」虛竹道：「出家人慈悲為本，我自然不忍見你喪命。」蘇星河道：「你放開我，我是決計不想活了。」虛竹道：「我不放。」蘇星河道：「難道你一輩子捉住我不放？」虛竹心想倒也不錯，便將他身子倒了轉來，頭上腳下的放好，說道：「好，放便放你，卻不許你自盡。」蘇星河靈機一動，說道：「你不許我自盡？是，該當遵從掌門人的號令。妙極，掌門人，你終於答應做本派掌門人了！」虛竹搖頭道：「我沒有答應。我那裏答應過了？」蘇星河哈哈一笑，道：「掌門人，你再要反悔，也沒有用了。你已向我發施號令，我已遵從你的號令，從此再也不敢自盡。我聰辯先生蘇星河是甚麼人？除了聽從本派掌門人的言語之外，又有誰敢向我發施號令？你不妨去問問少林派的玄難大師，縱是少林寺的方丈，也不敢令我如何如何。」聰辯先生聾啞老人在江湖上威名赫赫，虛竹本來也是知道的，他說無人敢向他發號施令，倒也不是虛語。虛竹道：「我不是膽敢叫你如何如何，只是勸你珍惜性命，那也是一番好意。」蘇星河道：「我沒資格來問你是好意還是歹意，你叫我死，我立刻就死，你叫我活，我便不敢不活。這生殺之令，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權柄。你若不是我掌門人，怎能隨便叫我死，叫我活？」虛竹辯他不過，道：「既是如此，剛才的話就算我說錯了，我取消就是。」蘇星河道：「你取消了『不許我自盡』的號令，那便是叫我自盡了。遵命，我即刻自盡便是。」他自盡的法子甚是奇特，又是一躍而起，頭下腳上的向石板俯衝而下。虛竹又是一把將他抱住，說道：「使不得，使不得。我並非叫你自盡。」蘇星河道：「嗯，你又不許我自盡。謹遵掌門人的號令。」虛竹將他身子放好，搔搔自己的光頭，無言可說。原來蘇星河號稱「聰辯先生」，這外號倒不是白叫的，他是個能言善辯之士，三十年來不言不語，這時重運唇舌，依然是口若懸河。虛竹年紀既輕，又是從來沒應付過甚麼大場面，辯論起來，如何是他的對手？其實，「不令他自盡」，並不等於「叫他自盡」，而「並非叫他自盡」，亦不就是「不許他自盡」。只是蘇星河口舌伶俐，句句搶先，虛竹無從辯白，他獃了半晌，說道：「前輩，我辯是辯不過你的。但你要我改入貴派，終究是難以從命。」

蘇星河道：「咱們進來之時，玄難大師吩咐過你甚麼話？玄難大師的話，你是否必須遵從？」虛竹一怔，道：「師伯祖叫我──叫我──叫我聽你的話。」蘇星河十分得意，道：「是啊，玄難大師叫你聽我的話，我是說你該當遵從咱們師父的遺命，做本派掌門人。但你既是逍遙派的掌門人，對少林派高僧的話，原也不必理睬。所以啊，倘若你遵從玄難大師的話，那麼你是逍遙派掌門人，倘若你不遵從玄難大師的話，你也是逍遙派掌門人。因為只有你做了逍遙派掌門人，才可將玄難大師的話置之腦後。」這番論證，虛竹聽來句句有理，一時之間，做聲不得。蘇星河又道：「師弟，玄難大師和少林派的另外幾位高僧，都中了丁春秋的毒手，若不施救，性命旦夕不保，當今之世，只有你一人能夠救得他們。至於救是不救，那自是全憑你的意思了。」

虛竹吃了一驚。道：「我師伯祖當真是遭了丁春秋的毒手？」蘇星河道：「我豈敢欺騙掌門人？掌門人若是不信，出去一問便知。」虛竹道：「我不是不信，想我師伯祖神功蓋世，當世罕有敵手，怎能──怎能折在丁春秋的手下？」蘇星河道：「玄難大師乃當世高僧，適才我為丁春秋那廝所逼，危如累卵，玄難大師頗有援手之意，只是功力已失，有心無力，但小兄仍是頗感他的盛情。」虛竹一想不錯，適才如此危急之時，師伯祖絕不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除非蘇星河真是施誘敵之計而師伯祖一切了然於胸。但他到底否失了功力，稍待便見分曉。諒來蘇星河也不能公然撒謊，便問：「你說我能救他？卻如何相救？」蘇星河微微一笑，道：「師弟，本門向來並非只以武學見長，醫卜星相、工農仕商，各家之學，包羅萬有。你有一個師侄薛慕華，醫術只懂得一點兒皮毛，江湖上居然人稱『薛神醫』，得了個外號叫作『閻王敵』，豈不笑歪了人的嘴巴？玄難大師中的是丁春秋的『化功大法』，那個方臉的師父是給那鐵面人以『冰蠶掌』打傷，那高高瘦瘦的師父是給丁春秋一足踢在左脅下三寸之處，傷了經脈──」他滔滔不絕，將各人的傷勢和源由都說了出來。虛竹大為驚佩，道：「前輩，我見你專心棋局，又沒去診治傷病之人，怎麼知道得如此明白？」蘇星河道：「武林中因打鬥比拼而受傷，那是一目了然，再容易看也沒有了。只有天然的虛弱風邪，傷寒病痛，那才難以診斷。師弟，你身有師父所練的七十年逍遙神功，以之治傷療病，可說無往而不利。要恢復玄難大師被消去了的功力，固是極不容易，要他傷癒保命，卻只不過舉手之勞。」

當下將如何推穴運氣，消解寒毒之法教了虛竹。虛竹一心要救師伯祖和列位師伯、師叔，便將蘇星河所授的手法牢牢記在心中。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蘇星河見他演了幾遍，全然無誤，便臉露微笑，讚道：「掌門人果然悟性奇高，一學便會。」虛竹見他笑得頗為詭秘，隱隱間似乎不懷好意，不由得心下起疑，問道：「你為甚麼笑我？」蘇星河登時肅然，收斂起笑容，恭恭敬敬的躬身道：「小兄失敬，請掌門人恕罪。」虛竹急於要治玄難之傷，也就不再追問，道：「咱們到外邊瞧瞧去罷！」蘇星河道：「是！」跟在虛竹之後，走到屋外。

兩人一走到門外曠地之上，只見一眾傷者都是盤膝坐在地下，閉目養神。慕容復潛運內力，在緩和風波惡的痛楚。阿碧已然醒了轉來，不斷呻吟，她清醒後身上所受的折磨，比之昏暈時只有更勝十倍，琴仙康廣陵坐在她的身旁，柔聲安慰。薛慕華滿頭大汗，東西奔波，見到那個人危急，便搶過去救急，但這一個人稍見平靜，另一邊又有人叫了起來。他見蘇星河出來，心下大慰，奔將過來，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快給想想法子。」虛竹走到玄難身前，見他閉著眼睛，便垂手侍立，不敢開口。玄難緩緩睜開眼來，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師伯祖無能，折了本派的威名，當真是慚愧之極。你回去向方丈稟報，便說我──說我和你玄痛師叔祖，都無顏回寺了。」虛竹往昔見到這位師伯祖，總是見他道貌莊嚴，不怒自威，對之不敢逼視，此刻卻見他神色黯然，一副英雄末路的凄涼之態，更聽他如此說，顯是有自尋了斷之意，顯見蘇星河之言不虛。他正想出手替他治傷，驀地裏想起蘇星河詭秘的笑容，心中一驚：「他教我伸掌拍擊師伯祖的天靈蓋要穴，怎知他不是故意害人？萬一我一掌拍下，竟將功力已失的師伯祖打死了，那便如何是好？」玄難見他滿臉是躇躊為難之意，說道：「你向方丈稟報，本寺來日大難，務當加意戒備。」

# 第八十七回 天山童姥

虛竹道：「師伯祖，本寺既是前途尚有極大的災禍，更須你老人家保重身子，回寺去協助方丈，共禦大敵。」玄難臉現苦笑，道：「我──我中了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早已成為庸人，那裏還能協助方丈，共禦大敵？」虛竹聽他如此說，更證實了蘇星河的言語。他一轉念間，說道：「師伯祖，聰辯先生教授弟子一套療傷之法，弟子不自量力，想替慧方師伯試試。請師伯祖許可。」他這幾句話朗聲而說，慧字輩的諸人也都聽見了。虛竹心下的盤算是這樣：替慧方師伯療傷，若是先得師伯祖許可，縱然有何差池，也不會被人誤會是反叛犯上。玄難微感詫異，他知道聾啞老人蘇星河乃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丁春秋的師兄，而「閻王敵」薛神醫便是他的弟子，既然是他傳授了虛竹的醫療之法，那麼定然有些道理，只不知何以他不是自己出手，也不叫薛慕華動手，當下便道：「聰辯先生所授，自然是十分高明的了。」說著向蘇星河望了一眼。虛竹走到慧方身前，躬身道：「師伯，弟子奉師伯祖法諭，替師伯療傷。」當即向左斜行一步，右手反過掌來，啪的一聲，打在慧方的左脅之下。慧方「哼」的一聲，身子搖了一搖，只覺脅下似乎穿了一孔，全身鮮血精氣，源源不絕的從這孔中向外流去，霎時之間，雖然感到說不出的虛弱，但自中游坦之寒冰毒掌之後的麻癢酸痛，頃刻間便已消除。原來虛竹這療傷之法，並不是以本身內力助他驅除體內寒毒，卻是以七十年的逍遙神功，在他脅下一擊，開了一道宣洩寒毒的口子，便如一人為毒蛇所咬，便割破傷口，擠出毒液一般。只是這種「氣刀割體」的手術極是難行，部位錯了，固然不行，倘若真氣內力不足，一擊之力不能直透經脈，那麼毒氣非但宣洩不出，反而更逼進了臟腑，叫病人立時斃命。虛竹一掌擊出之後，心中驚惶不定，他見慧方的身子由搖晃而穩定，臉上閉目蹙眉的痛楚神色變為舒暢輕鬆，其實只是片刻間的事，在他卻如過了好幾個時辰一般。又過片刻，慧方舒舒口氣，微笑道：「好師侄，這一掌的功力可著實不小啊。」虛竹道：「不敢。」回頭向玄難道：「師伯祖，其餘幾位師伯叔，弟子也去施治一下，可以麼？」玄難搖頭道：「不！你先治別家前輩，再治自己人。」虛竹心中一凜，道：「是！」尋思：「本寺是武林泰山北斗之望，處處先人後己，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玄難只不過說了一句話，叫他先去治療別派的武林前輩，虛竹由此而悟到「事事須當先人後己」的道理，在霎息之間，這個少林寺的小和尚，領略到了大英雄、大丈夫的心情。他胸口一挺，不由得信心百倍，朗聲說道：「諸位英雄請了。聰辯先生傳授小僧以治療傷痛之法，小當今日初學，難以精熟，膽敢施治，失敬之處，還請原諒。」

眾人的目光都瞧在他臉上，心下均是將信將疑。虛竹到包不同身前，砰的一掌，打在他胸口。包不同罵道：「臭和──」這「尚」字還沒出口，突覺糾纏著他二十餘日的寒毒，正迅速異常的從胸口受擊之處湧了出去，這個「尚」字便咽在肚裏，再也不說出去了。虛竹替諸人洩去寒毒，再轉而治療中了丁春秋毒手之人。為丁春秋所傷之人，傷法各各不同。有的是被「化功大法」消去功力，虛竹在其天靈蓋「百會穴」或是心口「靈臺穴」擊以一掌，固本培元，有的是被星宿派內功所傷，虛竹以手指刺穴，將星宿派的內力加以化解。總算他記心甚好，將蘇星河所授的醫療之法，居然記得清清楚楚，依人而施，只一頓時刻，便將各人身上所感的痛楚，盡數解除。最後他走到玄難身前，躬身道：「師伯祖，弟子斗膽，要在師伯祖『百會穴』上拍擊一掌。」

玄難微笑道：「你得聰辯先生青眼，居然學會了如此巧妙的療傷本事，福緣著實不小，你儘管在我『百會穴』上拍擊便是。」虛竹躬身道：「如此弟子放肆了！」當他在少林寺之時，每次見到玄難，都是遠遠的望見，偶爾玄難聚集眾僧，講解少林派武功的心法，虛竹也是隨眾侍立，從未當面向他說過甚麼話，這次要他出掌拍擊師伯祖的天靈蓋，雖說是為了療傷，究竟心下惴惴，定了定神，又說一句：「弟子冒犯，請師伯祖恕罪！」這才走上一步，提掌對準玄難的「百會穴」不輕不重，不徐不疾，一掌拍了下去。這一掌剛拍到玄難的腦門，玄難「啊」的一聲長呼，身子突然向前飛了出去，啪的一聲，摔在三丈以外，扭動了幾下，隨即俯伏在地，一動也不動了。旁觀眾人齊聲驚呼，虛竹更是嚇得心中怦怦亂跳，急忙搶上前去，扶起玄難，慧方等諸僧也一齊趕到。看玄難時，只見他雙目圓睜，臉現憤怒之色，但呼吸已停，竟已斃命。虛竹驚叫：「師伯祖，師伯祖！你怎麼了？」突見人影一晃，蘇星河從東南角上疾竄而至。臉上滿是惶惑的神情，道：「似乎有人在後橫加暗算，但這人身法好快，竟是沒能見到他的影子！」抓起玄難的手脈一按，皺眉道：「玄難大師功力已失，在旁人暗算之下，全無抵禦之方，竟爾圓寂了。」

虛竹想起他在木屋中詭秘的笑容，怒道：「聰辯先生，你實說來，到底我師伯祖如何會死？這不是你有意陷害麼？」蘇星河噗的一聲，雙膝跪地，說道：「啟稟掌門人，蘇星河絕不敢陷掌門人於不義。玄難大師突然圓寂，確是有人暗中加害。」虛竹道：「你在那屋中古裏古怪的奸笑，那是甚麼緣故？」蘇星河驚道：「我笑了麼？我笑了麼？掌門人，你可得千萬小心，有人──」一句話沒說完，突然住口，臉上又現出詭秘之極的笑容。薛慕華大叫：「師父！」忙從懷中取出一瓶解毒靈丸，急速拔開瓶塞，倒了三粒藥丸在手，塞入蘇星河的口中，但蘇星河早已氣絕，解毒藥丸停在他的口裏，再難咽下。薛慕華放聲大哭，說道：「師父被丁春秋下毒害死了！丁春秋這惡賊──」說到這裏，已是泣不成聲。康廣陵撲向蘇星河身上，薛慕華左手探出，抓住大師兄的後心，將他扯了過來，哭道：「碰──碰不得。」康廣陵的武功本來遠較薛慕華為高，但「函谷八友」之中，僅薛慕華一人平安無恙，是以一抓之下，康廣陵全然難以抗拒。范百齡、李傀儡、阿碧等人一齊圍在蘇星河身旁，無不又悲又怒。

康廣陵跟隨蘇星河日久，深悉本門的規矩，初時見師父向虛竹跪倒，口稱「掌門人」，已是猜中了八九，再凝神向他手指審視，果見戴著一枚黑鐵指環，便道：「眾位師弟，阿碧，隨我參見本派新任掌門師叔。」說著在虛竹面前一跪，磕下頭去。范百齡等一怔之下，均已省悟，便也一一磕頭。虛竹心亂如麻，說道：「這奸賊害死了我師伯祖，又害了你們的師父。」康廣陵道：「報仇誅奸，全憑掌門師叔主持大計。」虛竹本是個從未見過世面的小和尚，說到武功見識，名位聲望，眼前這些人個個在他之上，但這時禍起頃刻，已顧不到推辭掌門人之位。蘇星河之死固然令他極為難過，而玄難的突然圓寂，更是令他徬徨失措。這陡下暗算的奸人不遲不早，偏偏選了自己在玄難腦門上一擊之時下手，在旁人看來，都道是自己打死了師伯祖，倘不查個水落石出，以後如何為人？他腦海之中，只是轉著這樣的念頭：「非為師伯祖復仇不可，非為聰辯先生復仇不可，非為屋中的老人復仇不可！」他口中大聲叫了出來：「非殺了丁春秋這老賊不可。」康廣陵又磕下頭去，說道：「掌門師叔答應誅奸，為我等師父報仇，眾師侄同感大恩大德。」范百齡、薛慕華等也一起磕頭。虛竹忙跪下還禮，道：「不敢，不敢，眾位請起。」康廣陵道：「師叔，小侄有事稟告，此處人多不便，請到屋中，由小侄面陳。」虛竹道：「好！」站起身來。眾人也都站起。虛竹跟著康廣陵，正要走入屋中，范百齡道：「且慢！師父在這屋內中了丁老賊的毒手，掌門師叔和大師兄還是別再進去的好，這老賊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康廣陵點頭道：「此言甚是！掌門師叔萬金之體，不能再冒此險。」薛慕華道：「兩位便在此處說話好了。咱們在四邊察看，以防老賊再使甚麼詭計。」說著首先走了開去，其餘張阿三、李傀儡等也都走到十餘丈外，其實說來可憐，這些人除了薛慕華外，不是功力消散，便是身受重傷，倘若丁春秋前來襲擊，除了出聲示警之外，實無防禦之力。慕容復、鄧百川等都是江湖中人，見他們自己本派的師弟都遠遠避開，當然不會去旁聽他們的隱秘，也都走向一旁。

康廣陵道：「師叔──」虛竹道：「我不是你師叔，也不是你們的甚麼掌門人，我是少林寺的和尚，跟你『逍遙派』全不相干。」康廣陵道：「師叔，你何必不認？『逍遙派』的名字，若不是本門中人，外人是決計聽不到的，倘若旁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聽了去，本門的規矩是立殺無赦，縱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殺之滅口。」虛竹暗自打了個寒噤，心道：「這規矩太也邪門。如此一來，倘若我不答應投入他們的門派，他們便要殺我了？」康廣陵又道：「師叔適才替大夥兒治傷的手法，正是本派的嫡傳內功。師叔如何投入本派，何時得到太師父的心傳，小侄不敢多問，倘若是家師代師收徒，代傳掌門人給你，亦未可知，總而言之，本派的『逍遙神仙環』是戴在師叔手指之上，家師臨死之時又稱你為『掌門人』，師叔不必再行推托。」在康廣陵想來，太師父在三十年前就已披丁春秋害死，虛竹不過二十一二歲年紀，無論如何不會是太師父生前親收的弟子，說不定太師父生前立下規矩：「凡是破解得玲瓏棋局，便算他的弟子。」又或許是蘇星河代師收徒，武林中亦是頗有前例。他既為小輩，便不敢多問。

虛竹向左右首瞧了一眼，見慧方等人正自抬了玄難的屍身，走向一旁，又見蘇星河的屍身仍是直挺挺的跪在地下，臉上露出詭秘的笑容，心中一酸。說道：「這些事情，一時也說不清楚，當務之急，是如何殺了丁春秋，為你師父和我師伯祖報仇雪恨，為世上除一大害。老前輩──」康廣陵聽他稱自己為「老前輩」，急忙跪下，道：「師叔不可如此稱呼，太也折殺小侄了！」虛竹皺眉道：「好，你快請起。」康廣陵這才站起。虛竹心下盤算：「要誅滅丁春秋，用少林派的武功是決計不行的，自己埋頭苦練，這一生一世來必能練到師伯、玄難大師般的造詣，即使終於學到了，仍是不能擋星宿老怪之一擊，何況那也是在五六十年之後，其時丁春秋早死，報仇雪恨，再也不必說起。要殺丁春秋，只有練逍遙派的武功。」便道：「老前輩──」他這三字一出口，康廣陵又是噗的一聲跪倒。虛竹道：「我忘了，不要如此叫你便是，快起來。」取出那老人給他的卷軸，展了開來，道：「你師父叫我憑此卷軸，去設法學習武功，用來誅卻丁春秋。」康廣陵看了看畫中的古裝美女，搖頭道：「小侄不明其中道理，師叔還是妥為收藏，別給外人瞧見了。家師生前既如此說，務請師叔看在家師慘死的份上，依言而行。小侄要稟告師叔的是，家師所中之毒，叫做『三笑逍遙散』。此毒中於無形，只是中毒之初，臉上現出古怪的笑容，中毒者自己卻並不知道，笑到第三笑上，隨即氣絕身亡。」

虛竹低頭道：「說也慚愧，尊師中毒之初，臉上現出神秘莫測之笑容，在下以小人之心，妄加猜度，還道尊師不懷善意，若是當時坦誠相詢，尊師立加救治，便不致到這步田地了。」康廣陵搖頭道：「這『三笑逍遙散』一中在身上，便難解救。丁老賊在武林中所以能橫行無忌，這『三笑逍遙散』也是原因之一。人家都知道『化功大法』的名頭，只因為中了『化功大法』功力雖失，尚得留下一條性命來廣為傳播，一中『三笑逍遙散』，卻是一瞑不視了。」虛竹點頭道：「這劇毒當真歹毒無比，只是當時我便站在尊師身旁，沒絲毫察覺丁老賊如何下毒，那是我武功平庸，見識淺薄，這也罷了。可是丁老賊怎麼沒向我下手，饒過了我一條小命？」康廣陵道：「想來他嫌你本事低微，不屑下毒。」康廣陵論年紀是「函谷八友」中的老大，可是十分的不通世故，虛竹雖是掌門師叔，他說話時卻仍是直言無隱，想到甚麼便說甚麼，跟著又道：「掌門師叔，我瞧你年紀輕輕，能有多大本領？治傷療毒之法雖好，那也是我師父教你的，算不了甚麼，丁老怪自然不將你瞧在眼裏。」他忽然想到，這麼說未免不太客氣，忙又加上幾句：「掌門師叔，我這麼說老實話，或許你會見怪，但就算你要見怪，我還是覺得你武功恐怕不大高明。」

虛竹道：「你說得一點不錯，我武功低微之極，丁老賊──罪過罪過，小僧口出罵人的言語，不似佛門弟子──那丁春秋確是不屑殺我。」康廣陵道：「師叔，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逍遙派非佛非道，獨往獨來，何等的逍遙自在？你是本派掌門，乘早脫了袈裟，留起頭髮，娶他十七八個姑娘做老婆。還管他甚麼佛門不佛門？甚麼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他說一句，虛竹念一句「阿彌陀佛」，待他說完，虛竹道：「在我面前，再也休出這等褻瀆我佛的言語。你有話要跟我說，到底要說甚麼？」康廣陵道：「啊喲，你瞧我真是老糊塗了，說了半天，還沒說到正題。掌門師叔，將來你年紀大了，可千萬別學上我這毛病才好。你這張畫中的天山童姥最不喜歡人家囉唆嘮叨，當年太師父──哎唷，這件事說不得，我一時口鬆，險些走漏了消息。幸虧你是本門掌門人，倒還不要緊，倘若是外人，那便糟了。」虛竹道：「甚麼天山童姥？畫中這個美女，不是那位王姑娘麼？」康廣陵道：「掌門人問到，師侄不敢隱瞞，畫中這位美女，她是姓童，當然不是王姑娘。這位童姥姥，見了我也叫小娃娃哩。其餘的事，求求你不要問了，因為你一問，我是非答不可，但答將起來，卻是十分尷尬，非常的不好意思。」

虛竹道：「好，我不問便是，你還有甚麼話說？」康廣陵道：「糟糕，糟糕，說到現下，還是沒有正題，真是該死。掌門師叔，我是要求你兩件事，請你恩准。」虛竹道：「甚麼事要我准許，那可不敢當了。」康廣陵道：「唉！本門中的大事，若不求掌門准許，卻又求誰去？第一件事，咱們師兄弟八人，當年被師父逐出門牆，那也不是咱們犯了甚麼過失，而是師父怕丁老賊對咱們加害，又不忍將咱們八人刺聾耳朵，割斷舌頭，這才出此下策。師父今日是收回成命了，又叫咱們重入師門，只是沒稟明掌門人，沒行過大禮，還算不得是本門的正式弟子，所以要掌門人全言許諾。否則咱們八人到死還是無門無派的孤魂野鬼，在武林中抬不起頭來，這滋味可不好受。」虛竹心想：「若是自己不承是掌門人，這老兒纏夾不清，不知要糾纏到幾時，只有先答應了再說。」便道：「尊師既然許你們重列門牆，你們自然是回入師門了，還擔心甚麼？」康廣陵大喜，回頭大叫：「眾位師弟師妹，掌門師叔已經允諾咱們重回師門了！」

「函谷八友」中的其餘七人一聽，都是十分歡喜，當下老二棋迷范百齡、老三書獃子苟讀、老四丹青名手吳領軍、老五閻王敵薛慕華、老六巧匠張阿三、老七蒔花少婦石清露、老八愛唱戲的李傀儡，一齊過來，向掌門師叔叩謝。虛竹極是尷尬，眼見每一件事情，都是教自己這個「掌門師叔」的名位深陷一步，敲釘轉腳，越來越是不易擺脫。慧鏡、慧樹、慧方、慧文等六位師伯師叔都是怔在附近，自己是名門正宗的少林弟子，卻去當甚麼邪門外道的掌門人，那不是荒唐之極麼？他見范百齡等都是喜極而泣，自己若對「掌門人」的名位提出異議，又不免大煞風景。他無可奈何，只有搖頭苦笑。康廣陵又招手道：「阿碧，過來叩請師叔祖。」阿碧走近身來，盈盈拜倒。虛竹連連搖手，道：「姑娘不可多禮。」康廣陵道：「師叔，我向你求懇的第二件事，是求你替我領回這個小妮子。」虛竹奇道：「怎麼領回這位姑娘？」康廣陵道：「我這個小徒兒拜入我門下不久，就為了躲避仇家，托庇於姑蘇慕容氏府上，做一個丫鬟，這幾年來，可也委曲了她啦。現下一來她年紀大了，二來咱八兄弟聚會，大夥兒追隨師叔，要為師父報仇雪恨，阿碧也該出一分力。再說，她仇家若是尋來，我們此刻已無後顧之憂，不怕再累及師父，合力與之一拼便是。所以請師叔去和慕容公子道一聲，放了她出來。」虛竹遲疑道：「非要小僧去說不可麼？」康廣陵道：「掌門師叔面子大得多，說出口去，慕容公子不便駁回。」虛竹向阿碧道：「姑娘意下如何？」

阿碧頗以為奇，道：「師父既如此說，弟子自當遵從師命。公子向來待弟子極好，不當是丫鬟看待，只要師叔祖一提，公子當無不允之理。」虛竹道：「嗯！」回過頭來，待要去和慕容復說，卻見慕容復、段譽、王玉燕、慧字六僧，以及玄難等都已不見，這嶺上松林之中，就剩下他逍遙派三代的十人。虛竹道：「咦？他們到那裏去了？」吳領軍道：「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眾高僧見咱們談論不休，都已各自去了！」虛竹道：「哎唷！」發足便追了下去，他是要追上慧鏡等人，同回少林，向授業師父請示行止。他心下焦急，奔得極快，疾跑了半個時辰，越走越快，始終沒見到慧字六僧。他愈是彷徨失措，愈是奔跑得快，那知道他自從得了逍遙老人的七十年神功之後，奔行之速，疾逾駿馬。剛一下嶺便已過了慧字六僧的頭。他只道慧字六僧在前，拼命追趕，殊不知匆匆之際，在山坳轉角處沒見到六僧，幾個起落便遠遠將他們拋在後面。慧字六僧抬著玄難的屍身，卻看到他的背影一晃而過，神速無比。六僧相顧駭然，不明其中道理，只有護送玄難的法體下山，尋到一家廟宇之後，將其屍身火化，再到柳宗鎮薛神醫家中，火化玄痛的屍身，將二位高僧的骨灰罈，送回少林寺。

虛竹一直跑到傍晚，亦不見慧字六僧的蹤跡，心下好生奇怪，猜想是走岔了道，重行回頭奔行二十餘里，向途人打聽，誰都沒見到六個和尚，眼看天黑，他腹中饑餓，走到一處鎮甸的飯店之中，坐下來要了一碗素麵。那素麵一時未能煮起，虛竹雙目不住向著店外人道東張西望，忽聽得身旁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大師父，你可是在等甚麼人麼？」虛竹探頭一看，只見西首靠窗的一個座頭之上，坐著一個青衫少年。這少年秀眉星目，皮色白淨相貌極美，正自笑吟吟的望著他，約莫十七八歲年紀。虛竹道：「正是！小相公，你可看見有六個和尚經過麼？」那少年道：「六個和尚是沒有看見，一個和尚倒看見的。」虛竹道：「嗯，一個和尚，相公在何處見他。」那少年道：「便在這家飯店中見他。」

虛竹心想：「一個和尚，那便不是慧方師伯他們一干人了，但既是僧人，說不定也能打聽到一些消息。」又問道：「不知那僧人是何等模樣？多大年紀？往何方而去？」那少年相公微笑道：「這位大師父高額大耳，闊口厚唇，鼻孔朝天，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他是在這飯店之中等吃兩碗素麵，尚未動身。」虛竹哈哈一笑，道：「小相公原來見的是我。」那少年道：「相公便是相公，為甚麼要加一個『小』字？我只叫你和尚，可不叫你作小和尚。」這少年說來聲音嬌嫩，極是清脆動聽。虛竹道：「是，該當叫你相公才是。」說話之間，店僕端上兩碗素麵。虛竹道：「相公，小僧要吃麵了。」那少年道：「青菜蘑菇，沒點油水，有甚麼好吃？來來來，你到我這裏來，我請你吃白肉，吃燒雞。」虛竹道：「罪過，罪過。小僧這一生之中，從未碰過葷腥，相公請便。」說著側過身子，自行吃麵，連那少年吃肉吃雞的情狀也不願多看。

他肚中甚饑，片刻間便吃了大半碗麵，忽聽得那少年叫道：「咦，這是甚麼？」虛竹轉過頭去，只見那少年右手拿起一隻羹匙，舀了一匙羹湯正送入口中，突然間發見了甚麼奇異物件，那羹匙離口約有半尺，便停住了，左手向前一伸，在桌上撿起一樣物事。那少年站起身來，一手平端羹匙，一手捏著那件物事，走到虛竹身旁，道：「和尚，你瞧這蟲兒奇不奇怪？」虛竹一看，只見他手中捏住的，原來是一枚黑色的小小甲蟲。這種黑甲蟲到處都有，實在不是甚麼奇物，心想：「這位少年相公必是初次出門，平時養尊處優，以致見了這種小甲蟲也覺奇怪。」便道：「不知有何奇處？」那少年道：「你瞧它的殼兒是硬的，烏亮光澤，像是塗了一層油一般。」虛竹道：「嗯，一般甲蟲，都是如此。」那少年道：「是麼？」將那甲蟲丟在地下，一腳踏死，回到自己座頭。虛竹嘆道：「罪過，罪過！」重又低頭吃麵。

想是他整日未曾吃過東西，所以這碗麵吃來十分香甜，連麵湯也喝了個碗底朝天，他拿過第二碗麵來，舉箸欲食，那少年突然間哈哈大笑，說道：「和尚，我道你是個嚴守清規戒律的好和尚，豈知卻是個口是心非的假正經。」虛竹道：「我怎麼口是心非了？」那少年道：「你說這一生之中從未碰過葷腥，這一碗雞湯麵，怎麼卻又吃得如此津津有味。」虛竹道：「相公開玩笑了。這明明是碗青菜蘑菇麵，何來雞湯，我關照過店夥，是半點葷腥也不能落的。」那少年微笑道：「你口中說不茹葷腥，可是一喝到雞湯，便咂嘴搭舌的，可不知喝得有多香甜。和尚，我在那碗麵中，也給你加上一羹匙雞湯罷！」說著伸羹匙在面前盛燒雞的碗中，舀上一匙湯，站起身來。虛竹大吃一驚，道：「你──你──你剛才──已經──」那少年笑道：「是啊，剛才我在那碗麵中，給你上了一羹匙雞湯，你難道沒瞧見？啊喲，和尚！你快快閉上眼睛，裝作不知，我在你麵中加上一羹匙雞湯，包你好吃得多，反正不是你自己所加的，如來佛祖也不會怪你。」虛竹又驚又怒，才知他捉住個小甲蟲來給自己看，乃是聲東擊西，引開自己的目光，卻乘機將一羹匙雞湯，倒在麵中，想起喝那麵湯之時，確是覺得味道加倍的鮮美，只是一生之中從來沒喝過雞湯，便不知這是雞湯的滋味，現下雞湯已喝入了肚中，那便如何是好？是不是該當嘔了出來，一時之間彷徨無計，那少年道：「和尚，你要找的六個和尚，這不是來了麼？」說著向門外一指。虛竹心頭一喜，搶到門首向道上瞧去時，東邊西邊，那是一個人影也不見。他知又是受了這少年欺騙，心頭老大不高興，只是出家人不可嗔怒，他強自忍耐，一聲不響，回頭又來吃麵。

虛竹心道：「這位小相公年紀輕輕，偏生愛跟我惡作劇。」當下提起筷子，風捲殘雲的又吃了大半碗麵，突然之間，牙齒間咬到一塊滑膩膩的異物，他一驚之下，忙向碗中看時，只見麵條之中夾著一大片肥肉，卻有半片已被咬去，顯然是給自己吃了下去。虛竹將筷子往桌上一拍，叫道：「苦也，苦也！」那少年又道：「和尚，這肥肉不好吃麼？怎麼叫苦起來？」虛竹怒道：「你騙我到門口去看人，卻在我碗底放了塊肥肉。我──我──二十三年之中，從未沾半點葷腥，我──我可毀在你手裏啦！」

那少年微微一笑，說：「這肥肉的滋味，豈不是勝過青菜豆腐十倍？你從前不吃，可真是傻得緊了。」虛竹站起身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忽聽得門外人聲喧擾，有許多人走向飯店而來。他一瞥之間，只見這群人竟是星宿派群弟子，暗叫：「啊喲，不好，給星宿老怪捉到，我命休矣！」急忙搶向後進，想要逃了出去。豈知推開門踏了進去，竟是一間臥房。要知小市場上的小飯店，房舍有限，主人臥房便和做生意的客堂相連，虛竹想要縮腳出來，只聽得身後行人叫：「店家，店家，快拿酒肉來！」那些星宿派弟子已進客堂。虛竹不敢退出，只得輕輕將門掩上了。忽聽得一人的聲音道：「給這胖和尚找個地方睡睡。」正是丁春秋的聲音。一名星宿派弟子道：「是！」腳步沉重，便走向臥房而來。虛竹大驚，無計可施，身子一矮，鑽入了床底。他腦袋鑽入床底，和甚麼東西碰了一下，一個聲音低聲驚呼：「啊！」原來床底已先躲了一人。虛竹更是大吃一驚，待要退出，那星宿弟子已抱了三淨走進臥房，將他沉重的身子放在床上，又退了出去。只聽身旁那人在他耳畔道：「和尚，肥肉好吃麼？你怕甚麼？」原來便是那少年相公。虛竹心想：「你身子倒也敏捷，還比我先躲入床底。」低聲道：「外面來的是一批六個人，相公千萬不可作聲。」那少年道：「你怎知他們是大惡人？」虛竹道：「我認得他們。這些人殺人不眨眼，可不是玩的。」那少年正要叫他禁聲，突然之間，躺在床上的三淨大聲叫嚷起來：「床底下有人那，床底下有人那！」虛竹和那少年都是大驚，同時從床底下竄了出來，只見丁春秋站在門口，微微冷笑，臉上神情又是得意，又是狠毒。那少年臉色一變，跪了下去，說道：「師父！」丁春秋笑道：「好極，好極，好極！拿來。」那少年道：「我沒帶在身邊！」丁春秋道：「在那裏？」那少年道：「在遼國南京城中。」丁春秋目露兇光，道：「你到此刻還想騙我？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少年道：「弟子不敢欺騙師父。」丁春秋目光掃向虛竹，問那少年道：「你怎麼跟她在一起了？」那少年道：「剛才在這店中相遇的。」丁春秋哼的一聲，道：「撒謊，撒謊！」狠狠的看了他二人兩眼，又回了出去。四名星宿派弟子搶進房來，圍住了二人。虛竹又驚又悔，道：「呸，原來你也是星宿派的弟子！」那少年道：「都是你不好，還說我呢！」一名身材高高的星宿弟子道：「師妹，別來好麼？」他語氣甚是輕薄，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氣。虛竹奇道：「甚麼？你──你──」那少年呸了一聲，道：「你這笨和尚，臭和尚！我當然是女子，難道你一直瞧不出來？」原來這個少年，便是阿紫喬裝改份。她在遼國南京城中住得久了，雖然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但她生性好動，日久生厭，蕭峰公務忙碌，又不能日日陪她打獵玩耍，有一日心下煩悶，便即不告而別，又闖到中原來。她到處遊蕩，也是湊巧，這日竟和虛竹及丁春秋同時遇上了。

# 第八十八回 慕容揚威

阿紫只道師父只在星宿海畔養尊處優，絕足不會來到中原，那知道冤家路窄，竟會在這小市鎮的一家小小飯店中遇上了。她臉上雖然裝得若無其事，內心實已嚇得魂不附體，她大聲呵斥虛竹，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說話的聲音已是顫抖不已，要想強自鎮定，也是不能了。她坐床沿之上，籌思脫身的法子，心道：「除了姊夫或能設法救我之外，別人再也敵不過師父，為今之計，只有騙得師父到南京去，能假姊夫之手將師父殺了，那也是唯一的生路。好在那碧玉王鼎我留在南京，師父是非尋回這寶貝不可。」想到這裏，心下稍定，但轉念又想：「但若師父先將我打成殘廢，消了我的武功，再將我押向南京，這種苦頭，只怕比立時死了還要難受得多。」霎時之間，臉上又是全無血色。便在此時，一名星宿弟子走到門口，笑嘻嘻的道：「大師姊，師父有請。」

虛竹心想：「原來這女子不但是星宿派的弟子，而且還是丁春秋的大弟子。啊喲不好！她害我喝雞湯，吃肥肉，只怕其中下了甚麼古怪毒藥。」其實阿紫引他破戒吃葷，只是一時興起的惡作劇，只要別人狼狽煩惱，她便覺得開心，倒也沒有他意。這時她聽師父召喚，早如老鼠聽到貓叫一般，嚇得骨頭也酥了，跟著那名星宿弟子，走到大堂之中。只見丁春秋獨據一桌，桌上放了酒菜，眾弟子遠遠垂手站立，畢恭畢敬，誰也不敢喘一口大氣。阿紫走上前去，叫了聲：「師父！」當即跪了下去。丁春秋道：「到底是在甚麼地方？」阿紫道：「不敢欺瞞師父，確是在遼國南京城中。」丁春耿道：「在南京城何處？」阿紫道：「遼國南院大王蕭大王的王府之中。」丁春秋皺眉道：「怎麼會落入這契丹番狗的手中？」阿紫道：「沒有落入他的手中。弟子到了北邊之後，唯恐失落了師父這件寶貝，又怕失手損毀，所以偷偷到蕭大王的後花園中，掘地埋藏。這地方隱僻之極，蕭大王的花園佔地六千餘畝，除了弟子之外，誰也找不到這座王鼎，師父盡可放心。」丁春秋冷笑道：「只有你自己才找得到。哼，小東西，你倒厲害，你是叫我投鼠忌器，不敢殺你，你是說殺了你之後，便找不到王鼎了。」阿紫全身發抖，戰戰兢兢的道：「師父若是不肯饒恕弟子的頑皮胡鬧，若是消去了我的功力，挑斷我的筋脈，若是斷了我一手一足，若是斷了我兩手兩足，弟子寧可立時死了，決計不再吐露那王鼎──那王鼎──那王鼎的所在。」說到後來，她心中害怕之極，已是語不成聲。

丁春秋微笑道：「你這小東西，居然膽敢和我討價還價。我星宿派門下有你這樣厲害腳色，而我事先沒加防備，那也是星宿老仙走了眼啦！」站在牆腳邊的一名弟子突然大聲說：「星宿老仙明見萬里，明知這碧玉王鼎該有如此一劫，所以假手阿紫，使這件寶貝多歷艱險，乃是加工琢磨之意。」另一名弟子道：「普天下事物，那一件不在老仙的神算之中？老仙謙抑之辭，眾弟子萬萬不可當真了！」又有一名弟子道：「星宿老仙今日略施小技，便殺了少林派高手玄難，誅滅聾啞老人弟子數十口，古往今來，那有這般勝於大羅金仙的人物？小阿紫，不論你有多少狡猾伎倆，無一不在星宿老仙的算中。頑抗哀求，兩俱無益。」這些人叫得聲音朗朗，丁春秋微笑捻鬚而聽。虛竹站在臥房之中，聽得清清楚楚，心道：「師伯祖和聰辯先生果然是為這丁春秋害死。唉，還說甚麼報仇雪恨，我自己這條小命，也是不保了。」只聽得星宿派群弟子你一言、我一語，都在勸阿紫快快順服，從實招供，而在恐嚇的言辭之中，倒有一大半在宣揚丁春秋的德威，每一句說給阿紫聽的話中，總要加上兩三句對丁春秋歌功頗德之言。

丁春秋生平最大的癖好，便是聽旁人的諂諛之言，別人越是說得肉麻，他越是聽得開心，這般給群弟子捧了數十年，他早已深信群弟子的歌功頌德句句是真。倘若那一個不是將他吹捧得十足，他便覺這個弟子不夠忠心。眾弟子深知他的脾氣，一有機會，無不竭力以赴大張旗鼓的大拍大捧，須知對丁春秋歌頌稍有不足，失了師父歡心事小，時時刻刻有便有性命之憂。這些星宿派弟子倒也不是人人生來厚顏無恥，只是一來形格勢禁，若不如此便不足以為圖存，二來行之日久，習慣成自然，諂諛之辭順口而出，誰也不以為恥了。丁春秋捻鬚微笑，聽著眾弟子的歌頌，心下極是陶醉。他的長鬚在和師兄聾啞老人蘇星河鬥法之時，被燒去一大片，但稀稀落落，還是剩下了許多，後來他暗施劇毒，以「逍遙三笑散」毒死蘇星河，這場鬥法畢竟還是勝了，少了一些鬍子，那也不足介意。足足等了一頓飯的時光，眾弟子的頌聲漸減，頗有人長篇大論，還想繼續說將下去。丁春秋左手一揚，頌聲立止，只聽眾弟子齊聲說道：「師父功德齊天蓋地，眾弟子愚魯，不足以表達萬一。」丁春秋微笑點頭，向阿紫道：「阿紫，你更有甚麼話說？」阿紫心念一動：「往昔師父對我偏愛，皆因我歌頌他之時，能夠別出心裁，道人之所未道，不似這般蠢才師兄，翻來覆去，一百年也是說些陳詞濫調。」便道：「師父，弟子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碧玉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丁春秋雙目一翻，問道：「有甚麼道理？」阿紫道：「師父年輕之時，功力未有今日的登峰造極，尚須借助碧玉王鼎，以供練功之用。但這兩年來，任何有目之人，都知師父已有通天徹地的神通，這碧玉王鼎不過能聚毒物，比之師父的造詣，那真是如螢光之與日月，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師父還不願隨便丟棄這座玉鼎，那也不過是念舊而已。眾位師兄大驚小怪，以為師父非這座玉鼎不可，說甚麼這王鼎是本門重寶，一失便是牽連重大，那真是愚蠢之極，可把師父的神通太也小覷了。」

丁春秋聽得心情舒暢，連連點首，道：「嗯，嗯，言之成理，言之成理。」阿紫又道：「弟子又想，我星宿派武功之強，天下任何門派皆所不及，只是師父大人大量，不願與中原武林人物一般見識，不屑親勞玉步，到中原來教訓教訓這些井底之蛙。可是中原武林之中，便有不少人妄自尊大，明知師父不會來向他們計較，便吹起大氣來，大家互相標榜，這個說是當世高人，那個說是武學名家，但誰也不敢到我星宿派來向師父領教幾招。大家明知師父的武功深不可測，可是說來說去，也只是『深不可測』四個字，到底真的如何高明法，卻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麼一來，於是姑蘇慕容復的名頭就大了，河南少林寺自稱是武林中泰山北斗了，甚至甚麼聾啞先生，甚麼大理段家，都儼然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師父，你說好不好笑？」她聲音清脆，娓娓道來，句句打入丁春秋的心坎，實比眾弟子一味大聲稱頌，聽來受用得多。丁春秋臉上的笑容越來越是開朗，眼睛瞇成一線，十分得意。阿紫又道：「弟子有個孩子家的念頭，心想師父如此神通，若不到中原來露上兩手，終是開不了這些管窺蠡測之徒的眼界，難以叫他們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因此上想了一個主意，請師父來到中原，讓這些小子知道些好歹。只不過平平常常的恭請師父，那是太也平庸，與師父你老人家古往今來第一人的身價殊不相配。師父身份不同，恭請師父來到中原的法子當然也得不同才是。弟子借這王鼎，原意是在促請師父的大駕。」丁春秋呵呵笑道：「如此說來，你取這王鼎，倒是一番孝心了。」阿紫道：「誰說不是呢？不過弟子除了孝心之外，當然也有些私心在內。」丁春秋皺眉道：「那是甚麼私心？」

阿紫微笑道：「師父休怪，想我既是星宿派弟子，自是盼望本門威震天下，弟子行走江湖之上，博得人人敬重，豈不是光彩威風？這是弟子的小小私心。」丁春秋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說得好。我門下這許許多多弟子，沒一個及得上你心思機靈。原來你盜走我這碧玉王鼎，居然還是替我揚威來啦。嘿嘿，憑你這般伶牙利齒，殺了你倒也可惜。師父身邊少了一個說話解悶之人，但就此罷手不究──」阿紫忙搶著道：「雖然不免有些太便宜了弟子，但本門上下，那一個不感激師父寬洪大量？自此之後，更要為師門盡心竭力粉身碎骨而後已。」丁春秋道：「你這些騙騙旁人，倒還有用，你跟我說這些話，不是當我老糊塗麼？居心大大的不善。嗯，你說我若廢了你的功力，挑斷你的筋脈──」說到這裏，忽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店家，看座！」丁春秋斜眼一看，只見一個青年公子身穿黃衫，腰懸長劍，坐在桌邊，竟不知是何時走進店來，正是日間和他對過一掌的慕容復。丁春秋雖說是在傾聽阿紫的說話，但他坐在客堂之中，身旁忽然多了一人也沒留神到，畢竟是大大的疏神，倘若慕容復忽施暗襲，自己只怕已經吃了大虧。丁春秋心中一驚之下，臉上微一變色，但他究竟老辣異常，隨即寧定。

阿紫從未見過慕容復，突然間見到這位青年公子，心中也是一動：「這人生得好俊雅，如此人品，可從來沒見過。」只見慕容復舉手向丁春秋舉手招呼，道：「請了！當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適才邂逅相遇，分手後片刻之間，便又重聚。」丁春秋道：「那是與公子有緣了。」那店伴走到慕容復座前道：「公子爺，吃飯呢還是吃麵那？」慕容復道：「打一斤白酒，有下酒菜，便隨便做幾味來。」那店伴應道：「是，是！」轉身入內。丁春秋適才和他對了一掌，倉卒之際，未及行使化功大法，試出他掌力渾厚，掌上變化巧妙，自己竟是沒佔到絲毫便宜，以他不可一世的自負而言，如何容得別人與自己平起平坐？尋思：「立時與他動手一決勝敗呢，還是先處置了阿紫再說？素聞姑蘇慕容氏武功上的造詣有鬼神莫測之機，武林中言之鑿鑿，諒來不會盡是虛言，莫要三十老娘倒繃嬰兒，星宿老仙親臨中原，在這小子手中受了挫折，那可太也晦氣了。」丁春秋這人心機極深，既無十分把握在武功上取勝，登時便轉暗算的念頭。他轉頭向阿紫道：「你說倘若我廢了你的武功，挑斷你的筋脈，斷了你的一手一腳或是兩手兩足，你寧可立時死了，也不吐露那物事的所在，是也不是？」

阿紫心下恐懼之極，顫聲道：「師父寬洪大量，不必──不必──不必將弟子的胡言亂語，放──放在心上。」慕容復笑道：「丁先生，你這樣一大把年紀，怎麼還能跟人家小孩子一般見識？來來來，你我乾上三杯，談文論武，豈不是好？在外人之前清理門戶，那也未免太煞風景了罷？」丁春秋還未回答，一名星宿弟子已怒喝道：「這廝如此沒上沒下，我師父是武林至尊，豈能同你這等後生小子談文論武？你又有甚麼資格來和我師父談文論武？」又有一人喝道：「你若是恭恭敬敬的向我師父星宿老仙磕頭請教，星宿老仙喜歡提攜後進，說不定還會指點你一二。你卻說要和星宿老仙談文論武，哈哈，那不是笑歪了人的嘴巴麼？」他笑了幾聲，臉上的神情卻是古怪之極，過得片刻，又是「哈哈」一笑，聲音十分乾澀，笑了這聲之後，張大了嘴巴，卻是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臉上可仍是顯現著一副又詭秘、又滑稽的笑容。星宿眾弟子知道他是中了「逍遙三笑散」之毒，無不駭然惶悚。

星宿派弟子向著那三笑氣絕的同門望了一眼之後，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都低下頭去，那裏還敢和師父的眼光相接。各人心中均想：「這小子不知言語中如何惹惱了師父，師父竟以這等厲害的手段殺他？」丁春秋心中，又是惱怒，又是戒懼。原來他適才與阿紫說話之際，大袖微揚，已潛運上乘內力，將「逍遙三笑散」毒粉向慕容復揮去。那毒粉無色無臭，細微之極，這小店的客堂中又不如何明亮，滿擬慕容復武功再高，也決計不會察覺，那料得他不知用甚麼手段，竟將這逍遙三笑散轉送到了自己弟子的身上。死了一個弟子，那是毫不足惜，但慕容復談笑之間，沒見他舉手投足，便將毒粉轉到了旁人身上，這功夫委實匪夷所思，以丁春秋見聞之博，一時之間也想不出那是甚麼功夫。他心中只是想著八個字：「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顯然慕容復所用的手法，便與「接暗器，打暗器」相似，接鏢發鏢，接箭發箭，他是接毒粉發毒粉。但這毒粉如此細微，他如何能不使沾身，隨即又發了出來？

他轉念又想：「若說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逍遙三笑散該當送還我才是，哼，想必這小子忌憚老仙，不敢貿然來捋虎鬚。」他心中想到「捋虎鬚」三字，順手一摸鬍子，觸手之處，只摸到七八根燒焦了的短鬚，心下不惱反喜：「以蘇星河這等見識和功力，終究還是在老仙手中送命，慕容復乳臭未乾，何足道哉？」他心中念頭轉得甚多，卻無論如何不願在群弟子之前示弱，說道：「慕容公子，你我當真有緣，來來來，我敬你一杯酒。」說著伸指一彈，面前的一隻酒杯平平向慕容復飛了過去。這一揮之力實是妙到巔毫，那酒杯橫掠而去，竟沒半滴酒水濺將出來。倘若換了平時，群弟子早已頌聲雷動，只是適才見一個同門死得古怪，都怕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未能揣摩師父的用意，誰都不敢貿然開口。但這一聲喝采，總是要的，否則師父見怪，可又吃罪不起。那酒杯剛到慕容復面前，眾弟子便暴雷般喝了一聲：「好！」有三個膽子特別小的，連這一聲采也不敢喝，待聽得眾同門叫過，才想起自己沒喝采，太也落後，忙跟著叫好，但那三個「好」字，總是遲了片刻，顯然不夠整齊。那三人一見到眾同門責備的眼光，登時羞慚無地，驚懼不已。慕容復道：「丁先生是前輩，豈有前輩先向晚輩敬酒之理？這一杯酒，晚輩不敢拜領，轉賜了令高徒罷！」說著呼一口氣，吹得那酒杯突然轉向，飛向左首一名星宿弟子身前。丁春秋見他一吹便將酒杯吹歪，知他用的是「四兩撥千斤」的功夫，自己手指彈出，乃是實物相觸，力道用得雖然巧妙，卻也並不如何稀奇，以口中氣息吹杯，與用手指彈杯相比，其間難易之別，縱然不會武功之人，也都看得出來。這酒杯一轉向，丁春秋顯然是輸了一招。其實慕容復口中噴出來這口氣，和丁春秋手指的一彈，力道之強弱，全然不可同日而語，只不過他使得湊巧，借用了丁春秋的彈力，別人看來，似乎是他以一口氣將杯子吹了開去，實則杯子飛開，仍然是出於丁春秋手指上的一彈之力。那星宿弟子見杯子飛到，霎時間彷徨無計，不知是避開的好，還是伸手去接的好，思慮未定，杯子已到了眼前，他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便伸出右手，接住了酒杯，說道：「這是師父敬你喝的酒！」正想以掌力將酒杯推出，飛向慕容復身前，突然間「啊」的一聲慘呼，向後便倒，登時一動也不動了。眾弟子這次都是心下雪亮，知道師父一彈酒杯，便以指甲中的劇毒敷在杯上，只要慕容復手指一觸酒杯，不必酒水沾唇，便即如這星宿弟子般送了性命。

丁春秋臉上變色，心下極是恚怒，情知自己這一次失手，再也瞞不過眾弟子的眼光，人人知道是自己以毒粉暗害慕容復，卻給他反彈過來，害死了星宿派的弟子。他初次與慕容復相遇之時，曾和他對過一掌，深知對方掌力著實了得，若以真實功夫而論，自己未必便能勝過了他。心念一轉之際，已打定了主意：「勢必要以『化功大法』，對付這個小子。」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再故示閒雅，雙手捧了一隻酒杯，緩緩站起身來，說道：「慕容公子，老夫這一杯酒，總是要敬你的。」說著走到慕容復身前。慕容復一瞥之間，只見那杯白酒中隱隱泛起一層碧光，顯然含有厲害無比的毒藥。他這麼親自端來，再也沒有迴旋的餘地，眼見丁春秋走到身前，只隔一張八仙桌，慕容復吸一口氣，丁春秋杯酒中水陡然直升而起，成為一條碧綠的水線。丁春秋暗呼：「好厲害！」知道對方一吸之後，跟著便是一吐，這條水線便會向自己射來，雖然射中後於己並無大礙，但滿身酒水淋漓，總是狼狽出醜，當即運內力，波的一聲，向那水線吹了過去。

星宿派群弟子見過不少次師父與人鬥法，例如與蘇星河比拼內力，便是各以上乘功力推動一根火柱，力強者勝，力弱者亡，再也明顯不過。此時見一根細細的碧綠水線從酒杯中升起，知道師父又在與對方此拼功力，各人心念亂轉，都在想如何別出心裁，創一些新鮮花樣來頌揚師父。不料丁春秋內力一吐，慕容復竟然不與之抗，那條水線向他臉上筆直的射了進去，群弟子都是「咦」的一聲，沒想到師父竟是勝得如此容易。這些人腦筋轉得不甚靈敏，丁春秋勝得太快，令他們措手不及。弟子中出現的只不過一些「武功蓋世」，「天下第一」之類的陳腔濫調，再也來不及別出機杼，說些新穎頌詞，以博師父一粲。阿紫先前見到師父忽逢勁敵，心下暗喜，尋思正是脫身良機，卻不料對方竟然不堪一擊，也不禁大失所望。群弟子剛張大了口，要喝一聲采，卻見那條水線衝到離慕容復鼻尖約莫半尺之處，驀地裏抖向左首，竟成了一道彎彎的弧線，從他腦後兜過，迅捷無倫的飛了轉來，噗的一聲響，直鑽入一名星宿弟子的口。那人正張大了口，要喝采叫好，這「好」字還沒出聲，一杯毒酒所化成的水線，已鑽入了他的肚中。這水線去得太快，他居然還是興高采烈的大喝一聲：「好！」直到喝采之後，這才驚覺，大叫：「不好！」登時委頓在地，只見他面目手足，迅速異常的腐爛，片刻之間，連衣服也爛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堆白骨。這毒藥如此厲害，慕容復也是心驚不已：「我闖盪江湖，從未見過這麼霸道的毒藥。」

他二人此拼，高下未見，星宿派已接連死了三名弟子，其中隱隱然已分勝敗。丁春秋心中惱怒異常，將酒杯往桌上一放，一掌便向慕容復推了過來。慕容復久聞他「化功大法」的惡名，自始至終是小心謹慎的與他周旋，見他一掌劈到，身子一轉，右手還了一掌。丁春秋呼呼連劈三掌，慕容復皆以小巧身法避開，不與他手掌相加。兩個人越打越快，小酒店中擺滿了桌子凳子，地位狹隘，實無迴旋的餘地，但這兩人便在桌凳之間穿來插去，竟無半點聲息，拳掌固是不交，連桌凳也沒半點挨到。星宿派群弟子個個貼牆而立，卻是誰也不敢走出店門一步，各人知道師父的脾氣，倘若他門下有誰在他劇鬥之時遠避自去，那便是犯了不忠於師門的大難，事後必加嚴處。是以各人明知形勢危險，只要給帶上一點掌風都有性命之憂，除了希望身子化為一張薄紙，拼命往牆上貼去之外，更無別法。但見慕容復守多攻少，掌法雖然精奇，但因不敢與丁春秋對掌，動手時不見縛手縛腳，落了下風。

星宿老怪久經大敵，經驗何等豐富，數招一過，便知慕容復不願與自己對掌，那顯然是怕了自己的「化功大法」。他既然是怕這功夫，當然便要以這功夫剋制於他，只是慕容復身形飄忽，出掌更是難以捉摸，定要逼他與己對掌，倒也著實不易。再拆數掌，丁春秋已想了一個主意，當下右掌縱橫揮霍，著著進逼，左掌卻裝微有不甚靈便之象，只是故意的極力掩飾，要慕容復瞧不出來。但慕容復是武學中的大行家，對方弱點稍現，豈有瞧不出來之理？他斜身半轉，陡地拍出兩掌，蓄勢凌厲，直指丁春秋的左脅。丁春秋低聲一哼，退了一步，竟是不敢伸左掌接招。慕容復心道：「這老怪左胸左脅之間不知受了甚麼內傷。」當真是得理不讓人，攻勢之中，雖然仍是以攻他右側為主，但實則內力的運用，卻全是攻他左方。又拆了二十餘招，丁春秋左手一縮，探入袖內，右掌翻掌成抓，向慕容復臉上直抓了過去。慕容復斜身轉過，一拳直打他的左脅。丁春秋這些時來，一直在等他這一拳，對方果然打到，不由得心中一喜。

只聽得袖風颼颼，丁春秋左袖甩起，捲向敵人右臂。慕容復心道：「你袖風便再凌厲十倍，焉能傷得了我？」這一拳竟不縮回，只是運勁於臂，硬接他袖子的一擲，卻聽得嗤的一聲長響，慕容復右手衣袖，竟被丁春秋的袖風扯下一片，露出白白的肌膚，上臂肌上紅了一條。原來丁春秋的袖風實是霸道無比，猶如鐵片一般，在他手臂上狠狠刮了一下，若不是他運勁以防，這條手臂便此廢了。慕容復心中一驚之下，這一拳打得狠狠，驀地裏拳頭外一緊，已被丁春秋的手掌握住。這一招大出慕容復的意料之外，立時驚覺：「這老怪假裝左側受傷，原來是誘敵之計，這我可著了他的道兒！」此時若是運勁回奪，丁春秋的毒藥便乘虛而入，順著他內力回吞，立時送入他的體內，那時是兇險無比。霎時之間，慕容復心中湧起一絲悔意：「我忒也妄自尊大，將這名聞天下的星宿老怪看得小了，事先沒策劃萬全，僅孤身犯險，向他挑戰。」一不做二不休，此時更無退縮餘地，全身內力，徑從這拳頭中送了過去。丁春秋手掌極大，一抓之下，已將慕容復的拳頭盡數敷攏入掌中，但對方反應奇快，只覺全身一震，百脈賁張，左臂隱隱發麻，竟有抓不住他拳頭之勢。丁春秋運這「化功大法」，須得與對方身體相觸，倘若一下子便給對方內力震開，這「功」便無從「化」起，他心中一凜，立時運勁，首先須得將他拳頭抓住，但便在此時，慕容復內力大張，竟將他手掌震脫。

須知丁春秋先前以「化功大法」對付玄難，說到內力強弱，玄難原也不在慕容復之下，只是玄難與他雙掌相對，掌力越強，推盪之下，越是不會雙掌相離。這時他以手掌抓慕容復的拳頭，變成單方的相壓，慕容復一震之下，丁春秋居然抓捏不住。但兩人拳掌相離，卻也只是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間之事，丁春秋手掌一被震開，立時又抓了下去，再次將對方拳頭抓住。慕容復「哼」了一聲，再運內勁，可是內勁一迸出，竟如石沉大海，無形無蹤，不知到了何處。慕容復暗叫一聲：「啊喲！」他來與丁春秋為敵之時，事先曾詳加盤算，如何不使對方的「化功大法」使到自己身上，但事到臨頭，畢竟是難以躲過。其時當真是進退兩難，倘若繼續運內勁與抗，那麼不論多強的內力，都會給他化散於無形，片刻之際，便會功力全失，成為廢人，但若抱元守一，勁力內縮，丁春秋使毒的本領何等高強，種種匪夷所思的厲害毒藥，便會順著他真氣內縮的途徑，侵入他脈絡臟腑，終至無可抵禦。

正當慕容復進退維谷、彷徨無計之際，忽聽得身後一人大聲叫道：「師父巧設機關，臭小子已陷絕境。」慕容復左掌一翻，向後退了兩步，聞聲辨形，手掌伸處，已將那星宿弟子胸口抓住。他姑蘇慕容家最拿手的絕技，乃是一門借力打力之技，叫做「斗轉星移」。外人不知底細，見到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神乎其技，顯是天下各門各派的絕技，姑蘇慕容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凡是致人死命之時，總是以對方的成名絕技加諸其身。其實天下武林之中，絕技千千萬萬，任他如何聰明淵博，絕難將每一種絕技都學會了，何況既是絕技，自是非朝夕之功。但慕容氏有了這一門巧妙無比的「斗轉星移」之術，不論對方施出何種功夫來，都能將之轉移力道，反擊到他的自身。這麼一來，善於「鎖喉槍」的，一槍刺出去取慕容氏咽喉，給他「斗轉星移」的一轉，這一槍便刺入了自己咽喉，而所用勁力法門，全是出於他本門的秘傳訣竅。善用「斷臂刀」的，一刀砍將出去，結果便砍到了自己的手臂之上，兵器便是這件兵器，招數便是這一招數。只要不是親眼目睹慕容復施這「斗轉星移」之術，那就誰也猜想不到這些人所以喪命，其實都是出於「自殺」。出手的人武功越高，死法越是巧妙，只是慕容氏若非單打獨鬥，若不是有把握定能致敵死命，這「斗轉星移」的功夫便絕不使用，是以姑蘇慕容氏名震江湖，真正的功夫所在，卻是誰也不知。

以對手的兵刃騰挪轉換方向，招呼到對手自己身上，其中道理，全在「反彈」兩字。譬如有人一拳打在鐵牆之上，出手越重，自己拳頭上所受的力道越大，輕重強弱，不差分毫，便和自己打自己一模一樣。只不過轉換有形的兵刃拳腳容易，轉換無形無質的內力氣功，那就大大的艱難。慕容復在這門功夫上雖然修練多年，究竟限於年歲，未能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遇到丁春秋這第一流的高手，他自知無法以「斗轉星移」之術，反撥回去傷害對方，以是連使三次「斗轉星移」，受到打擊的倒楣傢伙，卻都是星宿派弟子。他轉是轉了，移也是移了，但卻是轉移到了第三者身上。丁春秋暗施「逍遙三笑散」、彈杯送毒、逼射毒酒，每一次都給慕容復輕輕易易的找了替死鬼。待得丁春秋使到「化功大法」，慕容復本來已然無法將之移轉，恰好那是星宿弟子急於獻媚討好，張口一呼，顯示了自己身形的所在。慕容復情急之下，已不能多加思索，一將那星宿弟子抓在手中，立時旁撥側挑，推氣換勁，將這星宿弟子換了自身。他冒險一逞，不料這法門居然生效，星宿老怪本意在「化」慕容復之「功」，但一「化」之際，化去的卻是本門弟子的本門功夫。慕容復死裏逃生，既見一試成功，當即抓住良機，絕不容丁春秋再轉別的念頭，把那星宿弟子一推，將他身子撞到了另一名弟子的身上。這第二名弟子的功力，當即也隨著丁春秋「化功大法」到處，迅速消解。丁春秋抓著慕容復拳頭，眼見他又以借力打力之法，反傷自己弟子，心下自是惱怒之極，但想：「我若為了保全這些不成材的弟子，放脫他的拳頭，這一放之後，再要抓到他是千難萬難了。這小子定然是見好就收，脫身逃走，那麼這一仗我傷了五名弟子，只抓下他半隻袖子，星宿派算得是大敗虧輸，星宿老仙還有甚麼臉面來揚威中原？」他心念已決，更是不放開他的拳頭。慕容復退後幾步，又將一名星宿弟子的身子貼上了，讓丁春秋化消他的功力。頃刻之間，三名弟子癱瘓在地，猶如被一個吸血鬼吸乾了體內精血一般，三個人黏在一起，再也脫不了身。其餘各人大駭，眼見慕容復又退了過來，無不失聲驚呼。

# 第八十九回 弟子遭殃

慕容復手臂一振，五名黏在一起的星宿弟子身子飛了起來，正好撞中了另一人，那人驚呼未畢，身子便已軟癱，四人像一串魚般連在一起。

餘下的星宿弟子皆已看出，只要丁春秋不放開慕容復，那麼慕容復不斷的借力傷人，所有人的功力皆不免被丁春秋「化」去。

丁春秋施展「化功大法」，大顯神通，傷的卻全是星宿弟子，這些人平日最善於諂媚恭維，到了這時候，眼看同門一個個被「化功大法」所傷，說不定下一個便輪到自己，除了驚懼之外，卻也無人敢於奪門而出，只是在店堂內來回閃避，免遭毒手。那小店能有多大，慕容復手臂揮動間，又撞中了四五個星宿弟子，黏在一起的星宿弟子轉眼已有七八名之多，慕容復手持這麼一件長大「兵刃」，要找替死鬼那是更加容易了。到了這時，看來慕容復佔盡了上風，但心中仍不免大是憂慮，星宿弟子雖多，總有「用」完的時候，到了所有星宿弟子人人皆被丁春秋「化」去了功力，自己又有甚麼法子再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他身形騰挪，連發真力，想震脫丁春秋的掌握。丁春秋眼看自己門下弟子一個個倒下黏住，猶如被柳條穿在一起的魚兒一樣，未曾倒下的也都狼狽躲閃，再也無人出聲頌讚自己。

他羞怒交加，心意更決，緊緊地抓定了慕容復的拳頭，心想這一批不成材的弟子，全數死了也罷，只要能夠將慕容復的功力化去，星宿老仙勝了姑蘇慕容，那便是天下震動之事。他面上絲毫不見怒容，神態更顯悠閒。

星宿眾弟子本來還在盼師父投鼠忌器，會將慕容復鬆了開來，免教他們一個個的死於非命。而今一見了丁春秋竟然毫不動容，已知自己萬無倖理，一個個驚呼悲鳴不絕。但到此地步，卻仍然無人膽敢逃走，或是哀求丁春秋將慕容復放開。

丁春秋游目四顧，見眾弟子之中只有兩個人並未隨眾躲避，一個是游坦之，蹲在屋角，將鐵頭埋在雙臂之間，看他的情形，像是十分害怕，又像是在躲避著甚麼。另一個便是阿紫，面色蒼白，縮在另一個角落中，卻是不斷地望向慕容復。

丁春秋心中惱怒，道：「阿紫！」阿紫眼看同門一個個倒下，慕容復雖然被丁春秋抓住，但是身形靈動，神態飄逸，似乎絕不將丁春秋放在心上，阿紫正看得出神，冷不防聽見師父叫她，獃了一獃，道：「師父，你老人家大展神威──」她只講了半句，便尷尬地笑了一笑，再也講不下去。丁春秋此際確是大展神威，但傷的卻全是自己的門下，阿紫縱使聰明伶俐，想要講上兩句稱頌的話，也是難以措詞。

丁春秋沉聲道：「怎麼樣？星宿老仙算不算得揚威中原？」阿紫一聽這話，大是不像，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這時要是出言不能討他歡喜，說不定他拼了碧玉王鼎不要，便來取自己性命，是以她立即應道：「自然是，慕容小子成了師父你老人家的活兵刃，他自己還不知道，居然沾沾自喜。」慕容復身子微轉，手臂揮動，黏在他手上的十餘人一齊轉動，向阿紫撞了過來。

阿紫一見慕容復揮人向自己撞來，不禁大驚，連忙提氣躍開。

丁春秋的化功大法極是厲害，慕容復這一揮黏不到阿紫，立時感到自己體內的真力又被吸去一些。他心中暗驚，就近先找了一名星宿弟子作替死鬼，接著又向阿紫追來。

阿紫面無人色，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聽我將話說完麼？」

丁春秋左手抓住了慕容復的拳頭，右手理著頷下的長髯，道：「你說。」阿紫邊逃邊叫：「我──我躲不開──」丁春秋衣袖一揮，一股勁風揮出，將撞向阿紫的人串揮了開去，又掃在另外兩個星宿弟子的身上，那兩個星宿弟子的身子立即又和其他人緊緊黏在一起。

阿紫喘了一口氣，道：「師父清理門戶，慕容復小子恰好在此口出不遜，師父便將他當作兵刃，將門下不肖弟子一一除去，他──只不過是一件工具，師父才是有通天徹地之能的武林高人。」丁春秋心中本來極其惱怒，聽了阿紫的話，不禁呵呵一笑。

慕容復手臂再揮，連在一起的十來個人，如飲醉了酒一樣，身不由主，跌跌衝衝，又向阿紫撞了過來。阿紫的身子，已縮在壁角之中，無處再可躲避，丁春秋右手疾翻而出，卻已慢了一步，眼看人串最前的一名星宿弟子便要撞到阿紫的身上。阿紫心中駭極，只有閉目待斃，卻聽得慕容復「哈哈」一笑，那人串最前一名的星宿弟子陡地打橫跌出，撞向另一名星宿弟子。

阿紫死裏逃生，驚出一身冷汗，抬頭望去，只見慕容復面露微笑，道：「小姑娘，你說得好啊！」星宿弟子少一個，慕容復本身便增一分危險，但危機雖然緊迫，還是瀟灑飄逸，十分鎮定。阿紫驚魂甫定，知道慕容復並無傷害自己之意，也不禁對他嫣然一笑。丁春秋看在眼中，怒火又燃，厲聲道：「阿紫，慕容小子為甚麼不傷你？」阿紫心中一凜，已知丁春秋有疑她之意。她竭力想討好丁春秋，卻總是難以如願，縱使她心機靈巧，一時也想不出如何回答。

丁春秋「嘿嘿」冷笑道：「你在我身邊能博我歡心，我不會取你性命的。」阿紫忙道：「多謝師父。」丁春秋冷冷地道：「你且慢歡喜，我──」他一句話未曾講完，衣袖突然疾揚而起，袖角如劍，向阿紫的面門拂了過去。他出手奇快，阿紫只覺得雙眼之中陡地一涼，一陣攻心劇痛過處，眼前一片漆黑，面頰上有兩道似淚非淚的液汁流了下來。丁春秋內勁貫於袖角，竟已在電光石火之間，將阿紫的雙眼生生戳瞎！

慕容復見丁春秋揚袖向阿紫的面上拂去，已知他不懷好意。他雖知阿紫也是星宿門下，但她清麗絕俗，和他人不同，慕容復心中對她也十分憐惜，正待出手相救，但丁春秋出手太快，以致竟然不及。此時阿紫倚壁而立，自她眼中流下兩道淚水也似的鮮血來。慕容復雖是縱橫天下，見多識廣，但也未曾見過像丁春秋那樣絕不將弟子的性命放在心上之人，心中駭然，獃了一獃，便覺體內真力又奔瀉而出。

丁春秋舉手之間將阿紫雙目弄瞎，這才道：「我留著你，卻不讓你看到物事，免你再對師門三心兩意，你可服麼？」

阿紫嘴唇發白，微微地發著抖，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丁春秋還待再問，屋角之中，陡地響了一聲怪嘯，一股強烈之極的寒風陡地捲到，屋中人人都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顫。

卻是一直蹲在屋角的游坦之已疾躍而起，捲到了阿紫的身旁，一伸手握住了阿紫的手臂，向外便走。

丁春秋一聲大喝，一掌向游坦之拍出。游坦之是絕不敢和丁春秋對掌的，但這時情急之下，反手發出一掌，只不過想將丁春秋的掌力引在自己身上，不使擊中阿紫而已。

丁春秋一見游坦之反掌相迎，又是一聲大喝，手掌去勢更疾，把所蓄的毒質隨著一股雄渾的內勁直送了過去。兩人雙掌相交，游坦之和阿紫的身子「呼」地一聲向外直飛了出去。

游坦之眼看要撞向牆上，手掌陡地向前推出，「轟」地一聲，牆上出現了一個大洞，帶著阿紫穿牆而出。丁春秋騰騰騰連退三步，方始拿樁站定，只覺得胸口發涼，剛才送出去的那一掌之力，竟已無影無蹤！

慕容復乘丁春秋和游坦之對掌，立時運力疾震，將丁春秋的五指彈開，身形一閃，向後退出。在他向後退出之際，左臂乘勢一揮，那十七八個星宿弟子，一個接著一個，向著丁春秋撞了過去。

丁春秋在和游坦之對掌之後，仍覺得有一股內力迅速異常的離體外洩，連忙倒轉身子，頭下腳上的連轉了數轉，運起本門中的固基運動之法，才使內力不再外洩。

當那十七八名星宿弟子成串撞到，他正在倒立旋轉，根本騰不出手腳來躲避格檔，只聽得砰砰砰之聲，那些星宿弟子一個個地撞在丁春秋身上，又一個個地彈了開去，不是斷臂折腿，便是腦漿迸裂。

這些人被慕容復用來作替死鬼，內力全被丁春秋的「化功大法」化去，武功全失，形同廢人，卻也還不致命，但是此時撞在丁春秋身上，又反彈了出來，卻沒有一個能保得住性命了。丁春秋心中大怒，一聲大喝，倒過身子，鬚髮戟張，臉色慘白，神情極是可怖。他星宿門下弟子，死了一大半，慕容復卻一無損傷，而游坦之反而將阿紫救走，星宿老仙遭此挫折，豈不惹武林笑話？丁春秋生平最愛聽稱頌阿諛之詞，這種人自然也最愛面子，不欲自己醜事傳出。當日在河南境內，星宿派受困於天竺胡僧所驅的毒蛇，游坦之放火燒蛇，救了他們出險，丁春秋立即命游坦之去試探已死胡僧的鼻息，要置游坦之於死地，便是為了不欲醜事外揚，若非游坦之體內積蓄著冰蠶奇毒，早已死去多時了。此時丁春秋見慕容復站在一旁，望著地下的狼籍屍體，面上帶著一絲不屑的微笑，心知若是放慕容復離去，星宿老仙的威名，定然大大受損。他一面向慕容復怒目而視，早已暗地裏藉著陰柔之極的內力送過去三種劇毒無比的毒粉。

劫後餘生的星宿弟子尚有七八人，見師父面上大有怒容，又紛紛出聲頌揚道：「星宿老仙畢竟不凡，慕容復小子還不快逃？」「慕容復小子，你再要不走，星宿老仙一怒之下，不再網開一面，到時你姑蘇慕容便沒人傳種接代了。」「慕容復，你還不快挾著尾巴逃走？」那些弟子實在覺得這一場架打下來，星宿派大失面子，沒有甚麼可以值得頌揚之處，所以轉而向慕容復喝罵，希望慕容復早早離去，因為慕容復若是不走，萬一他再被丁春秋抓住了拳頭，那麼他們這幾個人便也性命難保了。

慕容復只是微笑，並不出聲。丁春秋向他連送三次毒藥，他不動聲色地又將那些毒藥轉到了星宿弟子身上。只聽得「咕咚」，「咕咚」聲過處，開口罵敵的立遭奇禍，要頌揚師父又實在覺得無話可說，只好獃獃地站著。丁春秋見眾弟子住口，心中更怒，怪笑一聲，道：「慕容復，未見高下，如何住手？」慕容復正待回答，突然看到遠處的一張方桌，竟幌幌悠悠地向上飛了起來。

飯店中的桌椅本已東歪西倒，散成一片片，只有一張在角落中的方桌未受波及，這時忽然向上飛了起來，確是怪異之至，將眾人的視線一齊吸了過去。一看之下，慕容復首先失笑。

原來那方桌之下，藏著一人，那人想是因害怕而躲在桌下，這時站了起來，卻忘了先鑽出桌子，才把桌子頂了起來。

那人站直了身子，雙目緊閉，雙掌合十，身子還在不住地發抖，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別再打了，別再打了！」正是虛竹和尚。

丁春秋一見除了慕容復之外，居然還另有一個人在，心中更怒，喝道：「賊禿，你是甚麼時候躲在這裏的？」

虛竹一直躲在桌下，從頭到底未曾離開。生平未經陣仗，就算與同門練功，也是點到就算，幾曾見過這等血肉橫飛的大廝殺？他是佛門弟子，心懷慈悲，死的雖是星宿弟子，看了也是大大不忍。接著又看到那戲弄他的「少年公子」，在一眨眼間便被弄瞎了雙目，更是連連打顫，心中不住口地念佛。他本來想等丁春秋離去之後再行現身，這時聽得丁春秋又和慕容復動手，連忙站起身來，搖手制止。待聽得了春秋大聲喝問，才想到不妙，面上變色，道：「我──在這裏好久了。」

丁春秋袖角微微一揚，一股極細的勁風已向虛竹撞到。那股勁力去勢極快。慕容復要待相救，已感不及，心想這小和尚要糟。

虛竹被丁春秋所發的力道在脅下撞了一下，身子一震，卻是安然無損，回過頭來，看到丁春秋可怖的神情，更是害怕，頂著桌子向外便闖。丁春秋一掌拍出，「嘩啦」連聲，將虛竹頭上所頂的方桌震得四分五裂。虛竹卻仍然向前奔了出去。

丁春秋大喝道：「站住！」虛竹那裏肯聽？一名星宿弟子打橫掠出，五指如鉤，向虛竹肩頭唰地抓下，口中喝道：「星宿老仙叫你回來，你竟敢──」

虛竹覺出肩頭風生，連忙一縮肩膀。那星宿弟子一把抓下，只覺得虛竹肩上生出了一股極大的反震之力，他一句話未曾講完，身子已向後疾彈而出，不偏不倚，竟向丁春秋撞了過來。

丁春秋一伸手抓住了那名星宿弟子的後頸，心中迅速無比地想道：這小和尚大是古怪，卻不怕他飛上天去，還是對付眼前的慕容復要緊。他一轉念間，已將抓在手中的弟子向慕容復拋了出去。

慕容復看到那名星宿弟子一被丁春秋抓住，便即面如死灰，眼中滴血，分明已被丁春秋毒死，丁春秋又將他向自己拋來，自然是不懷好意。他身形不動，手掌向前微微一送，一股渾厚之極的大力傳出，將那星宿弟子屍體的來勢阻住。那星宿弟子雖已死去，卻在半空之中為兩股大力所逼，懸空而掛，那情景實是詭譎怪異之極。

丁春秋一聲大喝，「咯咯」兩聲過處，那名星宿弟子的雙腕，突然折斷，兩隻斷手立向慕容復面門抓來。

慕容復不敢托大，呼呼兩圈氣吹出。那兩隻斷手陡地翻轉，竟在半空之中「叭」地對了一掌，立即向外震開，撞在其餘兩名星宿弟子的身上。

那兩名星宿弟子突然捧腹狂笑，越笑越是大聲，終於突然之間沒有了聲息，但仍然捧腹而立，形同殭屍。

丁春秋弄巧反拙，「化功大法」奈何不了慕容復，反而傷了許多門下弟子，眼看一地屍體，慕容復卻仍然毫髮無傷，這口氣如何出得？他面色陰沉，冷笑一聲，大袖飄飄，身子向旁一轉，掌力鬆處，那名斷手星宿弟子的屍體也跌了下來。慕容復身形展動，倏忽逸出了店門之外。丁春秋厲聲道：「那裏走？」聲隨人到，也出了店門。店中殘存的幾個星宿弟子有氣無力地頌道：「星宿老仙果具通天徹地之能，打得姑蘇慕容抱頭鼠竄而逃！」這幾句頌揚之詞勉強已極，連丁春秋聽了也覺老大不是味兒。他一出店門，見慕容復站在兩丈開外，黃衫飄動，意態十分閒雅。丁春秋怒喝道：「小子別走！」慕容復冷然道：「我何嘗走？」

丁春秋身形一起，正待向前撲出，忽見一人低頭疾行而來，口中還在喃喃自語。慕容復老遠便已看出，那神采不凡的年輕公子正是段譽，眼看他視而不見，不知在想甚麼心事，竟直向丁春秋身上撞去。慕容復和段譽相識不久，但段譽曾在那局「玲瓏」之旁，以一招「六脈神劍」將他手中的長劍震落，不免對之心有好感，心想：這段譽若是一下撞了上去，丁春秋正在怒火頭上，必然遷怒加害，看段譽情形，像是一無所覺，自己不能不提醒於他，想畢，朗聲道：「段公子，小心了！」段譽如夢乍醒，倏地站住，抬頭向前看去，只看到了丁春秋面容猙獰，神情慘厲，離自己只有五六尺遠。段譽吃了一驚，連忙向後退出，指著丁春秋，道：「你──你──」

段譽這伸手一指，原是心中駭然的反應，不料內力運用得恰到好處，只聽得「嗤」地一聲，六脈神劍的劍氣飛射而出，丁春秋大袖急揚，衣袖上「噗」地穿了一個洞，那一招「六脈神劍」餘勢不衰，又是「錚」地一聲響，把丁春秋撞得退出一步，自他懷中跌出了一隻銅瓶來，那銅瓶之上現出一個明顯的凹痕。段譽那一招「六脈神劍」恰好擊在銅瓶之上，才使星宿老怪丁春秋逃過一劫。慕容復看了，喝一聲采，道：「好一招六脈神劍！」段譽卻是鼻尖出汗，全然想不到隨意一指，「六脈神劍」的招數竟隨之而發。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段譽非但不知彼，連自己能否發招也無把握，乃是「不知己又不知彼」，教他如何不驚？丁春秋仗著銅瓶護身，僥倖未曾受傷，但胸前仍不免隱隱作痛，心中怒極，厲聲道：「你可知得罪了星宿老仙，該當如何死法？」段譽連連搖手，道：「老先生取笑了！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教晚生如何能回答先生的垂詢？」丁春秋心中疑惑：這小子所使分明是大理段家至高無上的六脈神劍功夫，那麼自然是段家子弟，何以言語行動卻像個書獃子？若是可以利用於他，倒不可失了這個機會。他面色一沉，目中精光暴射，模樣更是可怖。段譽不由自主又後退了一步。丁春秋厲聲道：「小子！你怕不怕？」

段譽苦笑道：「怕你？『君子不憂不懼』，我是不會怕你的。」丁春秋滿面獰笑，倏地伸手抓來。段譽一驚再退，連忙伸指點出。丁春秋適才領教過六脈神劍的厲害，一見段譽又揚起手指，連忙縮回那一抓之勢，疾向後退。可是此際段譽心慌意亂，一心想以「六脈神劍」退敵，卻是連指了七八下，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丁春秋老奸巨猾，雖已看出段譽無能為力，但總是怕他有詐，並不曾立時進逼，待見到段譽神情愈顯焦急，卻仍無劍氣發出，這才冷冷地問道：「你怎麼了？」段譽叫道：「啊呀，不得了，再要不走，真要死無葬身之地了！」一個轉身，向前奔出。丁春秋大袖一展，袖角直彈段譽背心「靈臺穴」，去勢快絕！

慕容復站在一旁，見段譽一上來便一招「六脈神劍」將丁春秋逼退，心中好生欣羨。他久仰「六脈神劍」之名，但聞得此藝早已失傳，心下實是十分遺憾。段譽第一次使六脈神劍擊落他手中長劍，其時他神智昏迷，未曾看清，第二次方算大開眼界。他只道段譽一定還有更精妙的招數源源發出，怎知他指手劃腳了一陣，竟然掉頭便走！慕容復心想：難道他是在有意戲弄那丁春秋？丁春秋雖然一上來便吃了一個虧，但絕不是無能之輩，過於托大，只怕要著了他的道兒。可是，慕容復越看下去，便覺得越不對路，丁春秋袖角襲向段譽背心要害，段譽竟全然不知躲避。慕容復心中暗叫：不好，貼地滑出，一掌向丁春秋脅下拍到！

丁春秋左掌反轉，迎了上來，他袖角向前襲出之勢卻絲毫未減。慕容復身形一沉，避開了丁春秋的那一掌，五指如鉤，竟向丁春秋的衣袖抓去。丁春秋的衣袖被他的內力貫足了，猶如石板一樣，慕容復一把抓了上去，兩股內力一錯，竟然沒有抓住。但慕容復出力甚重，將丁春秋的衣袖硬生生斷下了尺許一截。段譽正在這時疾轉過身來，見慕容復和丁春秋隔得如此之近，心中陡地一驚，立即想到：慕容復若是傷在丁春秋手中，王玉燕定是傷心之極，自己豈可坐視佳人傷心，不加援手？

他一想及此，中指倏地向前指出，剛才為了救他自己，他百般施為，都是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此際一想到了王玉燕，手指起處，「嗤」地一聲響，一招「六脈神劍」竟然攻出！慕容復和丁春秋近身相鬥，心中也是十分忌憚，他一聽得六脈神劍劍氣嘶空之聲又作，足尖點處，身子已向後斜斜掠出，而丁春秋也是大吃一驚，雙袖齊場，兩股勁風發出，和段譽那一招「六脈神劍」之力，抵了一抵，仍不免「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段譽見一招得手，又使第二招，可是他手指伸處，卻又是一點力道也沒有了！

慕容復拉住了他的手臂，道：「段兄快走！」不由分說，將段譽拖得向外奔去。丁春秋怪喝一聲，雙臂張開，如同怪鳥一樣，向前撲了過來。段譽叫道：「他來了！」慕容復道：「不怕，另有人來對付他。」慕容復話才出口，只聽得一下陰惻惻的怪笑之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那笑聲才起之際，還在老遠，但笑聲停歇，卻已到了眼前，只見段延慶一身青袍，雙腳點地，宛如御風而至。段譽一看到惡貫滿盈的段延慶，心中更是害怕，連忙轉過頭去。慕容復向著段延慶拱了拱手道：「段先生，丁春秋已在我手中吃了大虧，不妨給你撿個便宜，但也餘威猶在，仍要小心對付才是！」他一面說話，一面已拉著段譽，向後疾退了出去。

丁春秋一心來中原揚威。怎知連受挫折，門人傷了一大半不算，連自己也不曾佔到絲毫便宜，心中將慕容復恨之刺骨，見他要走，飛身欲上。段延慶右杖一橫，冷冷地道：「星宿老怪，別走，你乘人之危，橫施暗算，咱們可不能善罷干休。」丁春秋既被段延慶攔住，其勢已不能再去和慕容復為難。他老奸巨猾，當機立斷，「哈哈」一笑，道：「段延慶，你這一生，已再難改邪歸正的了，若論邪派功夫，你還未入門，不若拜在我門下，星宿老仙倒可成全於你。」

段延慶竹杖橫胸，本來只是攔住了丁春秋的去路，丁春秋話才出口，他腹中響起了「咕」地一聲怪笑，竹杖已向丁春秋小腹點到。丁春秋手腕一沉，中指啪地彈出，正彈在杖尖之上。段延慶的竹杖蒼翠碧綠，但一被丁春秋手指彈中，便有一絲紅線迅速無比地從杖尖移了上去。

段延慶一抖手，還待施出第二招時，陡地看到自己的竹杖之上有一道極細的紅線向上移來，眼看很快就要移到自己的手上。他想起星宿老怪丁春秋的使毒功夫，不禁大驚，一抖手，「嗤」地一聲響，將那根竹杖疾拋了出去。丁春秋哈哈一笑，一伸手便將竹杖接任。可是段延慶也不是等閒人物，他被逼出此招，但在拋出竹杖之際，卻也運了巧勁。丁春秋一將竹杖接在手中，「啪啪啪」三四聲過處，竹杖迸斷數截，斷杖四下橫飛，若不是丁春秋疾展衣袖，將斷了的竹杖一齊捲住，幾乎要被竹杖所傷！

慕容復和段譽兩人遠遠地看著，一見段延慶竹杖離手，段譽便失聲道：「不好，延慶太子在一招之間便失了一杖！」慕容復道：「丁春秋確然不凡。」他們一句話未完，竹杖已斷成數截，丁春秋退身，揚袖捲杖，動作大是狼狽。慕容復哈哈一笑，道：「不打緊，『惡貫滿盈』今日還不至於惡貫滿盈。」段譽剛才雖然以兩招六脈神劍，將星宿老怪逼退了兩次，但他對武功一道實是一竅不通，聽得慕容復如此說法，心知段延慶和丁春秋兩人，一時之間難分勝負，自己正好趁機離去，即道：「慕容兄，我要走了。」慕容復道：「我也無事，我們正好一路同行。」兩人轉身便走，向前行出了三五里，忽見兩人如飛奔來，前面一個正是一陣風風波惡，後面的則是包不同。

兩人一見慕容復，立時停了下來，垂手而立，神態十分恭敬。慕容復道：「甚麼事？」風波惡摩拳擦掌，道：「剛才我們看到那鐵頭小子，挾著一個小姑娘向前急馳，我們正在追趕。」慕容復向前一看，道：「前面沒有人啊！」風波惡面上一紅，道：「鐵頭小子去勢太快，我們追之不及。」慕容復和風波惡講話，段譽後退了一步，向慕容復看去，只見他神情舉止，又是英俊，又是華貴，不覺自慚形穢：「風波惡和包不同到了，王姑娘必然也隨之而來。王姑娘心中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她表哥不在，她還肯和我說幾句話兒，她表哥來了，她心中眼中只有她表哥一人，我硬要插在他們的身邊，又有甚麼趣味？」越想越是黯然，轉過身，低著頭向前走去，心中又道：「只要王姑娘高興，我就是傷心死了，又算得甚麼？」他想笑上一笑，但頰上肌肉僵硬，竟是笑不出來。

慕容復見段譽忽然離去，忙道：「段兄，萍水相逢，正好長敘，為何遽爾別去？」段譽正在出神，根本未曾聽到慕容復的叫喚，只是自顧自低頭向前走去。慕容復叫了幾聲，不見段譽回聲，不禁發出一聽輕嘆。風波惡大聲道：「公子，我去抓他回來！」慕容復搖手道：「不可無禮，這是大理段公子，今後你們見了他，要如同見我一樣！」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互瞧了一眼，皆不敢出聲。慕容復又道：「那鐵頭人所救的小姑娘，是丁春秋的弟子，事與我無關，你們也不必多管閒事了。」

風波惡向包不同眨了眨眼，道：「公子，王姑娘在前面等你，你不去和她相會麼？」慕容復淡然一笑，道：「你們還想去追那鐵頭人，是也不是？」風波惡道：「這個──」包不同大聲道：「甚麼事瞞得住公子？你還不如直說的好。」風波惡笑道：「我們每一人捱了他一毒掌，受了許多日子苦，想來心有不甘，總得想法子將他頭上的鐵罩除下來，看看他究竟是甚麼人！」慕容復仰天沉吟，道：「這鐵頭人的武功極為怪異，你們可得十分小心！」風波惡雙掌一擦，道：「省得！」身子已一躍而起，向前疾奔了出去。包不同緊跟在他的身後。慕容復轉頭看去，段譽早已走遠，當然他可以追得上，但段譽剛才既然未曾聽他的叫喚，慕容復自也不會再去追趕，只是心中頗存憾意而已。

# 第九十回 鐵頭痴兒

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不停步向前飛奔，一直奔出了七八里，尚未見到鐵頭人的影子。這兩人全是精力彌漫，唯恐天下不亂，雖然追不到，仍然一路追了下去。卻不知游坦之奔行如飛，這時離他們少說也有二十里之遠了。

游坦之不顧丁春秋的積威，將阿紫擒了過去，在牆洞中穿出，一味向前急奔，去勢之快，連他自己也難以想像。他逃脫之初，只是想著如何能離丁春秋更遠些、如何能使阿紫脫離丁春秋的魔掌，再無別的念頭。待奔出了十來里，想及丁春秋的心狠手辣之處，心中漸漸害怕起來。他倒不是怕自己受丁春秋的荼毒，而是怕星宿老怪遷怒阿紫，加倍對她折磨。他越想越是吃驚，回頭向後看去，看丁春秋可有追了上來，這回頭一看，登時教他雙腳發軟！他絕不曾想到自己的去勢竟如此之快，及至回頭一看，身後道路，竟像飛一般向後移去。他在大驚之下，連忙轉回頭來，只見一株大樹，卻已迎面撞到。他欲待停步，卻那裏收得住勢頭？百忙中手臂一揮，先將阿紫平平揮出，緊接著，他自己的身子已「砰」地一聲和那棵大樹撞個正著。他雙臂一伸，抱了那株大樹，好一會功夫才定下神來，忽然覺出落葉飄飄而下，轉眼便在地上鋪了厚厚的一層。游坦之想道：如今並不是落葉的季節，那樹適才還青蔥翠綠，何以霎時便葉枯枝殘？他卻不知道，自己抱住了樹身，不知不覺把體內的至陰至寒之氣傳了過來，那株大樹竟已凍枯而死了。

游坦之轉過頭去，見阿紫坐在地上，以手掩面，哀哀而泣。四周並無一人，阿紫的泣聲雖低，游坦之也是聽得十分清楚。當他動手將阿紫救出之際，只想到如何使阿紫脫離丁春秋的毒手，絕未想到救出來之後的事情。這時他望著掩面而泣的阿紫，不知該怎樣處置於她。好一會，他才走上幾步，怯生生地叫道：「姑娘，你──」阿紫突然站了起來，伸掌便打，「砰」地一拳，正打在游坦之的胸口。游坦之冷不防吃了一驚，身形一晃，幾乎跌倒。阿紫已尖聲叫道：「你為甚麼將我救了出來？」

游坦之忙道：「姑娘，當時──我若不出手，你還要受苦。」阿紫道：「我受苦干你甚麼事？」游坦之囁嚅不能回答，獃了好一會，才道：「姑娘，我──只是不想你──受苦，卻是絕無惡意，你心中若是怪我，若是不歡喜──唉──早知如此，我也一定不出手了。」阿紫哭道：「我當然不歡喜，要是你忽然瞎了雙眼，你會心中高興麼？」游坦之苦笑道：「若是姑娘雙眼得以復明，就是教我瞎了眼，我也心甘情願。」

阿紫獃了半晌，漸漸止住了哭聲，道：「你是誰？」游坦之一聽，心中不禁發涼。他敬仰阿紫，崇拜阿紫，人雖不在她身旁，一顆心卻無時無刻不在繫念著她，只當她立時便可認出他聲音，怎知她忽然發此一問，可知她早已將自己忘了。阿紫在遼國南京享福，多的是新鮮玩意，走了一個鐵丑，自然有別的小丑給她湊趣，早已將鐵丑忘了個一乾二淨。而且，游坦之將她從丁春秋身邊救出，阿紫只是向武林高手中猜想，怎麼也想不到游坦之的身上。游坦之獃住了作聲不得，只聽阿紫又道：「你可是慕容公子麼？」游坦之道：「慕容公子？慕容公子？」他眼前立即現出了慕容復瀟灑華貴的模樣，就算他頭上不戴著那個鐵面具，也是難及慕容復於萬一，何況如今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相？他登時自慚形穢，低聲道：「不──不是，我不是慕容公子。」阿紫側頭想了一想，說：「聽你聲音，你年紀不大，你可是慕容公子的朋友？」

阿紫對慕容復的印象十分深刻，此際雖然雙目已盲，只當相救自己的一定也是個溫文儒雅、瀟灑英俊的年輕公子，所以才問他和慕容公子是否相識。游坦之見阿紫的神情似乎較為輕快了些，便順著阿紫的意思道：「是，我們是相識的。」阿紫微微抬起了頭，道：「那麼，你一定也是和慕容公子一樣，十分英俊的了？」一句話出口，她蒼白的臉頰上隱隱現出幾絲紅暈。阿紫一直閉著眼睛，且已把血跡抹乾，看去並不像個盲女，一時面泛紅雲，更是十分俊雅美麗。游坦之看得獃了，做聲不得。過了半晌，阿紫又道：「你在幹甚麼呀？」游坦之道：「我在看你。」

阿紫道：「看我，為甚麼看我？」游坦之道：「你生得好看，我甚麼都不想做只想看你。」阿紫臉上的紅雲漸漸擴展，道：「你、你說我生得好看？」游坦之嘆了一口氣，道：「是，我再也未曾見過比你美麗的姑娘。」阿紫被丁春秋弄瞎了雙眼，心中本是十分難過，但她在星宿門下久了，甚麼樣的殘酷刑罰都是司空見慣，以她那樣盜取本門重寶的叛師大罪，只是被星宿老怪刺瞎了雙目，可以說是罰得輕之又輕，是以心中雖然難過，其難過的程度也不如普通人遽爾失明為甚。這時，她幻想救她的是一個年輕英俊、武功高強的少年公子，心中已有了幾分喜意，再一聽對方那樣說法，更是心頭亂跳。她在星宿派中學藝之時，眾師兄都當她是個頑皮的小女孩，跟蕭峰在一起時，蕭峰也從來未曾注意她是好看還是難看。其間只有游坦之，曾當面稱讚過她好看，但游坦之身份太低，這句話不足使她動心。這時阿紫不知救自己的是甚麼人，同樣一句話聽在耳中，心內所起的反應卻與當日大不相同。她高興得幾乎講不出話來，好一會，才道：「你說我好看，你說未曾見過比我更美麗的姑娘？」游坦之道：「是的。」阿紫道：「你──你可是故意說來討我的歡喜？」游坦之道：「我──我說的話若是虛情假意，今生不得好死。」他心中對阿紫何等崇拜，這句話講來自是異常誠摯。只是他講到「情」字、「意」字之際，鐵面具內的雙頰一陣發熱，只覺得未免褻瀆了阿紫。

阿紫又獃了半晌，面色黯然，道：「我知道你在騙我，我──已盲了雙眼，就算再好看也好看不到那裏去了，除非──除非普天下的女子都瞎了眼，我才仍然是最美的一個。」游坦之聽了，不禁打了一個冷顫。當然世上沒有甚麼人能有力量使天下女子全都瞎眼，但阿紫若有這個能力時，她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的。他連忙道：「姑娘，你雖然盲了雙眼，還是一樣美麗，千萬不要胡思亂想！」

阿紫半晌不語。游坦之又道：「姑娘，在我之前，必然還有人讚你好看。」阿紫想了片刻，道：「有的，有一個人也說過我長得好看。」游坦之心跳更烈，道：「姑娘，那是甚麼人？」阿紫突然笑出聲來，道：「你如果見到這個人，一定笑死了，他是一個獃頭獃腦的蠢小子，給我戴上了一個鐵面具，我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作鐵丑，來供我在煩悶的時候鞭打解悶，就如同我那隻波斯貓兒一樣！」游坦之原是想引阿紫談起自己，看看她心中對自己的印象如何，以便趁機表露身份，如今聽得她這樣說法，不禁涼了半截：原來在她心目中，自己只不過和一隻長毛波斯貓一樣，如果自己表露了身份，一定會使她大失所望。他不禁長嘆了一聲。阿紫問道：「你為甚麼嘆氣？」游坦之道：「我──我想那鐵面人，一定十分可憐。」阿紫道：「他已經死了，若果未死，我便將他的鐵面罩硬生生地撕了下來，想必很是有趣。」

游坦之聽了阿紫的話，心頭駭然，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一步，伸手摸了摸頭上的鐵罩。那面具已和他整個頭部血肉相連，若是硬生生將之撕下，不要說大有性命之虞，這痛苦先就難以忍受。游坦之自問受阿紫的虐待已多，也並沒有得罪她的地方，何以她仍然不肯放過自己？游坦之這些年來受盡折磨，被人冤屈虐待已成習慣，當時他只是略想了一想，便順著阿紫的口氣道：「是啊，我想那一定是十分有趣！」阿紫更是高興，突然一揚手，恰好握住了游坦之的手臂，道：「原來你竟和我一樣，喜歡那些古怪的玩意兒。」游坦之被阿紫的纖手握住手臂，身子不由微微發顫，竟連出聲也是斷斷續續，道：「那鐵頭人──那鐵頭人──」阿紫道：「那鐵頭人又怎麼樣了？」

游坦之道：「姑娘你該令那鐵頭人將頭伸入獅子老虎的口中，看看猛獸的利牙可咬得動他的鐵頭！」阿紫拍手笑道：「好啊，你的主意怎麼和我完全一樣？我已經試過了，西域大食國的一頭猛獅，居然也咬他不穿！」阿紫心中高興，講話之際手舞足蹈，無意中手指揮到了游坦之的鐵面具上，發出了「錚」的一聲響。游坦之嚇了一大跳，連忙一個觔斗向外翻了出去。阿紫道：「咦，我碰到甚麼了？」游坦之忙道：「是我胸前的一塊護心鏡。」阿紫點了頭點，道：「那一定是稀世之寶了！」游坦之明白自己萬不能暴露身份，索性亂吹一通，道：「那是天山絕頂的一塊天外來金所鑄，刀劍難入，百邪不侵。」阿紫面上露出了欣羨之色，道：「你究竟叫甚麼名字啊？」

游坦之順口道：「我姓王，叫星天。」他胡亂謅了一個名字，阿紫也深信不疑，道：「你的武功是那一門的？」游坦之大吹特吹，道：「我的武功來歷非凡，乃是達摩老祖親自傳下的，叫做──」他心想：自己若能從比和阿紫在一起，那實是快樂之極，因道：「叫做極樂派，我──便是極樂派的掌門人。」阿紫更是欣羨，道：「你年紀輕輕，原來已是一派掌門，怪不得能夠輕而易舉地將我從丁春秋手中救了出來。」

游坦之搭救阿紫，乃是絕對未曾經過考慮的行動，若是教他想上一想，那他是萬萬不敢動手的。他心中苦笑，口中卻道：「當然，丁春秋算得甚麼，人人怕他，我卻不怕他。」阿紫向前走出了一步，仰頭站在游坦之的面前。游坦之只覺得一陣陣幽香沁人心脾，不覺心跳神盪。阿紫又緩緩地伸出手來，摸到了游坦之的手臂，順臂而下，將手掌按在游坦之的手背上。游坦之屏住了氣息，向阿紫的手看去，只見雪白晶瑩，當真是如玉之潤、如緞之柔，不覺看得獃了。阿紫道：「你不問我叫甚麼名字麼？」游坦之木然道：「你叫甚麼名字？」阿紫道：「我姓段，叫阿紫。」游坦之口唇哆嗦了好一會，才發出了極低的聲音，道：「阿紫！」阿紫面上泛起了笑容，道：「我──喜歡你叫我，你再叫我一聲！」游坦之又叫道：「阿紫！」

游坦之一直將阿紫當做天上的仙女一樣，再也想不到自己竟有一日能夠直呼阿紫的名字，而她也會喜歡聽他叫喚。阿紫面上的笑容更甜，道：「你可肯伴著我麼？」游坦之心頭大震，他自然願意伴著阿紫的，但是和她在一起久了，只怕難得不被她發現自己就是死了的游坦之。這要命的鐵面具，剛才被阿紫一指揮中，已幾乎露出了馬腳，他後退了一步，雙手捧住了自己的鐵頭，拼命地搖著，像是想將鐵頭搖脫一樣。阿紫覺出游坦之突然向後退去，心中不禁一陣難過，道：「原來你不願意和我在一起。」游坦之忙道：「不！不！我只怕──」阿紫道：「怕甚麼？」游坦之道：「怕──和你在一起，不能討你歡喜。」

阿紫道：「那你可料錯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就歡喜。星宿老怪居然不肯放過我，若是沒有你伴著我，他追了上來，如何是好？」游坦之聽得阿紫這樣說，明知她這番話是對「王星天」說的，而並不是對游坦之說的，但是他心中也感到一陣異樣的甜蜜。自從他家遭巨變以來，顛沛流離，受盡了苦楚，實是做夢也不料自己心中還會產生這樣甜蜜的感覺。阿紫微仰著頭，道：「可是答應了？」游坦之道：「我當然答應，不過──」阿紫忙道：「我不許你說不過！」她面上一副嬌嗔之狀，更使游坦之心中飄飄盪盪，道：「你不喜歡聽，我不說就是了。」阿紫這才展顏一笑，道：「你先將我帶到河邊去。」游坦之一怔道：「河邊？」阿紫道：「我臉上一定很髒了，要去洗一洗。」游坦之道：「你臉上雖是有些血污，但一點也不難看。」阿紫又是一笑，但這一笑卻大是凄然。游坦之伸出手去，手臂在不住發抖，道：「你──你──且握住了我的手，我帶你走。」阿紫也伸過手來，將游坦之的手握住。游坦之全身如受雷擊，抖動不已，他實是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阿紫會伸手握住了他的手、阿紫會依靠他、阿紫會對他講上那麼多好聽的話！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著，像是踩在雲端上一樣，心神俱醉。過了好久，阿紫才道：「這裏沒有小河麼？」游坦之如夢初醒，耳際已聽得水聲潺潺，忙道：「看來前面就是了。」兩人向前急行了十幾步，穿進了一片桃林，只見一條極其清澈的小河，曲曲折折向前流來。游坦之一直將阿紫帶到河邊，道：「阿紫，你站的地方，便是河邊了。」

阿紫蹲下身子，伸手在河水中浸了一浸，道：「你走開些，直到我叫你才好回來。」游坦之一聽阿紫要叫他走開，心中便大為發急，道：「為甚麼？」阿紫一跺腳，道：「我叫你走開，你就走開！」她生性本就嬌縱，在南京南院大王府中的那一年，更是呼來喝去，頤指氣使慣了，不知不覺間又使出了性子來。但話一出口，便陡地想起：如今卻不能容得自己呼喝了，人家要是一怒離開了自己，如何是好？因之連忙又站了起來，柔聲道：「我心裏煩，講話急躁些，你可不要怪我呀！」游坦之和阿紫在一起的時候，被她鞭打折磨，尚且要不斷叫好，大聲叱責更是事屬等閒，再也想不到阿紫竟會求他不要見怪，受寵若驚之餘，忙道：「不──不──只要你歡喜，隨便怎麼樣對我說話都行。」阿紫聽了，心中也不禁奇怪：為何這個年少得志的王公子，竟如此百依百順？難道自己命中真的有如此福份？她心中十分高興，道：「那麼，你便走開，不要偷偷看我。」游坦之搖頭道：「要我走開，我卻是不放心。」阿紫一笑，道：「快走罷！」游坦之依依不捨，一步一回首，好不容易，捱出了三二十步，便停了下來。又過了許久，才聽得阿紫嬌聲叫道：「王公子，你在那裏？」

游坦之早已等得迫不及待，聽到阿紫的聲音，一個轉身，便向前疾搶而出，轉瞬到了阿紫的身前。阿紫臉上的血污早已洗抹乾淨，身上的男裝衣服也已除去，穿著一襲淺紫色的窄窄衣衫，雙目微閉，面帶微笑，俏生生地站在河邊，游坦之陡地站住，身子僵立不動，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阿紫道：「王公子，你看我，現在是不是沒有那麼難看了？」游坦之仍是一聲難出。阿紫面上突然現出了焦急之容，道：「你──不在我身前麼？」游坦之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個字來：「在。」阿紫道：「那你怎麼不答我的話？」游坦之道：「我──不知說甚麼好。」阿紫向前走了兩步，手一揚，突然又碰到了游坦之的鐵面具。

游坦之一震，連忙後退。阿紫面上現出了疑惑之色，道：「你頭上戴的是甚麼帽子？」游坦之汗如雨下，道：「沒有甚麼，就──就是普通的帽子。」阿紫道：「我剛才好像碰到了一塊鐵？」游坦之也顧不得阿紫是否看得見，連連搖手，道：「不，不，那只是帽上的一塊佩玉而已！」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去，心中不斷地在想：要和阿紫在一起，那就絕不能給她知道自己就是鐵頭人游坦之，但是這鐵面具套在頭上，總有一天會給她知道的，那時她還會對自己那樣好麼？他雙手擁住了鐵頭，心中叫道：「除去它！除去它！」陡地轉身就走。阿紫聽到了腳步聲，駭然道：「王公子，你走了？你到那裏去？」游坦之陡地站住，道：「阿紫，我忽然想起了一件要事待辦，你在這裏等我，我辦妥了事就來。」阿紫面色凄然，道：「你要辦的是甚麼事，很要緊麼？」游坦之苦笑道：「這件事如不辦好，你我──就不能在一起了。」阿紫心想，他年輕倜儻，豈能沒有舊歡？此際突要離開，自然是去和舊歡訣別，來相就於自己。想到這裏又高興起來，道：「好，我在這裏等你，但不知要等你多久？」游坦之要離開阿紫，是決心除去頭上的鐵面具，但這鐵面具和他血肉相連，硬要除去，談何容易？可能連性命都難保住。若是死了，又何能回來和阿紫相會？他獃住了難以回答。阿紫卻想到了別處：必是他舊歡甚多，一一訣別十分費時，即道：「不要緊的，隨便你去多少時候，我在這裏等你，只要你回來就好了。」游坦之道：「我一定回來。」

阿紫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你去罷！」游坦之倒退著走開了兩步，道：「阿紫，你一個人──」阿紫道：「我在這裏不走，諒來也不妨事，你快去快回就是了。」游坦之心想：自己頭上的鐵面具除去之後，阿紫雙目已盲，再也不會認出自己，從此可以和她長相廝守，世上還有甚麼比這更快樂的事？他轉身向前飛奔而出，準備找一個鎮市，尋鐵匠鑿開了鐵面具，再硬生生地撕了下來。當他想及「硬生生撕下鐵面具」之際，不禁身上發涼。然而為了能和阿紫長在一起，使她以為自己真是「極樂派」的掌門人，再大的痛苦也願抵受，他不再作退縮之念。他奔出了數里，觸目荒涼，不知何處方有鎮甸，心中大是著急，奔上了一個土崗，四下張望，見東北角上似乎有炊煙升起，便循著方向奔了下去。奔出里許，忽聽得前面一個女子聲音叫道：「春秋哥哥啊！老大得罪了你，你連我也不理睬了麼？」這聲音幽幽忽忽，聽來十分清晰。游坦之心中一凜，連忙伏進了路邊的草叢之中，心中叫苦不迭。接著，又聽得丁春秋怒喝道：「走開！」那一聲怒喝，已來得極近。游坦之心中更驚，連大氣兒也不敢出，向外看去，只見丁春秋斷袖飄飄，面色鐵青，向前馳來。在他的身後則跟著妖媚萬狀的葉二娘。

游坦之見到了丁春秋，更是嚇得閉上眼睛，只望丁春秋在他身邊奔了過去，那麼他伏在草叢中，或許可以不被丁春秋發現。他那裏知道，他吸收了冰蠶的奇毒之後，體內所積蓄的毒質，還在丁春秋之上，已成了一個「毒人」，丁春秋一生擺弄毒物，就算是路邊草叢中隱伏著一條毒蛇，他在飛掠而過之際也能知道，何況是體內積有冰蠶奇毒的游坦之？丁春秋奔到了近前，立即停了下來，面上現出了極其疑惑的神色。其時，丁秋春還未知躲在草叢中的是游坦之，只是覺出有一件至陰至寒的物事就在近前。他又怕將那極毒的物事驚走，又怕碧玉王鼎不在，難以捕捉那極毒的物事，是以面上神色，猶疑不定。游坦之聽得半晌沒有聲息，便睜開眼來──

游坦之張開眼來，見星宿老怪離他只不過四五尺遠近，嚇得心頭亂跳，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這一抖，使得那一大叢野草也隨之簌簌作響。丁秋春心中一驚，以為那奇毒之物，十分龐大，倒也不敢貿然行動。葉二娘見丁秋春站定，她便也站住不動，道：「春秋哥哥啊，你可是願意和我言歸於好了？你這個冤家，也不知人家日想夜想的在想你！」丁秋春卻連頭都不回，只是目射幽光，盯住了那一大蓬草叢。過了一會，突然伸指連彈三下，彈出三顆淡黃色的大如桐子的小丸，向草叢中飛去。

葉二娘見丁秋春彈出了這三顆物事，嚇得面上變色，要說的話也縮了回去，連連後退。游坦之花草叢中看得分明，雖不識那三粒黃色的小丸是甚麼東西，卻料必是奇毒之物，心中害怕，身子抖得更是厲害。那三粒小丸次第落下，一粒正落在游坦之的鐵頭上，「啪」地一聲，爆了開來，化為一片黃色的煙霧，立即聞到有一股異味，卻也沒有別的感覺。另一粒落在他的身旁，也是立即爆開，黃霧貼地蔓延，霧過之處，蒼翠碧綠的野草立時枯了一大片。游坦之正不知如何是好，第三粒已落到了他的手背之上。他大驚抖手，小丸已經散開，只覺得手背上一陣發涼，別無其他感覺，這才放下心來。向外看去，只見丁春秋面上反有驚惶之色。同時，聽得葉二娘駭然道：「春秋哥哥，草叢中是甚麼怪物？何以你連發三顆『閻王化骨丸』，竟如石沉大海？」丁春秋回頭怒視了一眼，道：「你敢是說我這閻王化骨丸不夠厲害？」葉二娘又連連後退，道：「春秋哥哥，可別說笑！」丁春秋適才連發三顆化骨丸無效，連他自己心中也是驚疑不定。

那化骨丸爆散出來的黃色毒霧，觸體如火炙，再厲害的物事也難以禁受。卻料不到偏偏遇上游坦之，他體內積蓄的陰寒毒質，已為天下之冠，使得其它任何毒物都對之無可奈何了。丁春秋不敢貿然撥開草叢，反而向後退了一步，手臂一揮，白袖中飛出了兩朵綠幽幽的火花來。兩朵火花一朵向左、一朵向右，載沉載浮，向前飛去。丁春秋陡地伸指連點，兩朵火花經他指力一催，倏地化為兩蓬碧熒熒的火燄，落在地上，向前燒了過去，迅即兩股會合，成了一個徑可丈許的圓圈。那綠幽幽的火燄，高只寸許，但燄勢極快，轉眼之間，那圓圈便縮小了許多。葉二娘遠遠地站著，道：「春秋哥哥，你這『毒燄搜形』之法，想不到如此神妙，當真令我大開眼界了。」丁春秋面有得色，道：「那怕躲在草叢中的是金剛不壞之物，我這毒燄燒了上去，也叫他化為飛灰！」游坦之躲在草叢中，眼看那綠幽幽的火燄離自己越來越近，心中好生害怕，這時聽得丁春秋如此說法，上下兩排牙齒更是禁不住得得相叩。丁春秋聽出是人，立即喝道：「甚麼人，還不快滾了出來！」

游坦之心想：事情到了這般地步，再躲也是無用，若是被毒燄燒成了飛灰，豈不是教阿紫永遠在那桃林之中望眼欲穿？他硬著頭皮站了起來，戰戰兢兢地道：「師父，是我，你老人家別生氣！我──」丁春秋倏見游坦之現身，心中又驚又喜，忙道：「阿紫呢？」游坦之搖頭道：「阿紫──不知在那裏。」丁春秋「呼」地一掌拍出，掌力將游坦之湧出了那火圈之外。也就在此時，那圈毒燄已縮得無可再縮，「轟」地一聲，冒起了一股六尺高下的火柱來，那火勢猛烈之極，雖是立即熄滅，聲威仍是駭人。丁春秋厲聲道：「本應由你被毒燄燒成飛灰，如今饒你不死，還不叩謝大恩？」游坦之見那火柱冒起的威勢，心中如何不懼？連忙拜了下去，道：「多謝師父不殺之恩。」丁春秋趁游坦之下拜之際，陡地伸手，扣了他的脈門。

游坦之大吃一驚，道：「師父，你──」丁春秋抓住了他，他本是不敢掙扎，但他一個錯愕間脈門已被扣住，手背本能地一縮，一股真氣立即向脈門衝去。丁春秋只覺得掌心中陡地一涼，似乎已有一股毒質鑽進了體內，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鬆手，向後退出。游坦之卻已嚇得雙腿一軟，跪了下去。丁春秋早在和游坦之初遇之際，便已覺出游坦之體內積蓄的毒質比自己還多。這時，他剛和慕容復、段延慶兩大高人動過手，接連使用「化功大法」，這化功大法運一次，便損耗一次元氣，減弱了積貯的毒質，是以他此際體內積蓄的毒質更加比不上游坦之。他立即鬆手，也是出於心中害怕。

游坦之跪在地上連連叩頭，叫道：「師父饒命，師父饒命！」丁春秋心計沉穩，雖有所懼，絲毫不動聲色，左足一點，飄身到了游坦之身前，道：「你拜師之時曾立誓言，如今非但背師逃走，而且誘拐師妹，還敢求我饒命麼？」游坦之只是叩頭。丁春秋又道：「好，你求我饒命，未嘗不可，卻要你從此忠心不變。」游坦之道：「弟子不敢了。」丁春秋道：「你說，阿紫在那裏？」若是丁春秋問別的事，游坦之一定實話實說，可是問及阿紫的下落，卻教他如何肯說？低著頭並不出聲。丁春秋怒道：「你還想我饒命？」一抬腿，單腳踏在游坦之的鐵頭上。游坦之被他踏得直低下頭去，口中仍是一聲不出。葉二娘遠遠地看著，發現丁春秋的「毒燄搜形」並不曾逼出甚麼怪物，卻出來了一個奇形怪狀的鐵頭人，心中不勝駭異。她未曾看到丁春秋一擊不中便立即後退的狼狽之狀，只看到游坦之跪地叩頭，哀求饒命，便走向前去，道：「春秋哥哥啊，你甚麼時候收了這樣一個鐵頭徒弟？」丁春秋乾咳兩聲，並不理睬。葉二娘已到了游坦之的身前，伸指在鐵頭之上，鑿了兩下，發出「卜卜」的聲音。

游坦之頭頂被踏，猶如頂了一座數百斤重的小山，壓得背骨幾欲折斷，又被葉二娘鑿了兩下，眼前金星亂冒，不由真氣上湧。葉二娘還不知死活，伸手向游坦之的鐵頭摸來，不想這時鐵面具上滿佈真氣，已結了一層薄冰，她的手才按了上去，只覺得嚴寒無比，立即縮手時，「嗤」的一聲響，手心上的皮膚已被極冷的鐵面具黏脫了一大片。葉二娘奇痛攻心，勃然大怒，喝道：「鐵頭小子，你在使甚麼邪法？」翻手一掌，斜拍而出。丁春秋見葉二娘動手，正中下懷，立時縮腳退開。游坦之頭上的重壓突然消失，身子陡地一仰，背脊著地，鐵頭「噹」的一聲撞在石上，翻了一個觔斗，無巧不巧地避開了葉二娘的這一掌。葉二娘一掌不中，踏前一步，第二掌又已擊到。游坦之見她妖媚狠辣，又稱師父為「春秋哥哥」，也是不敢還手，只用雙手護住要害，叫道：「師父，我真的不知道阿紫在甚麼地方，真的不知道！」

他一句話剛說完，已被葉二娘擊中了三掌，身子像葫蘆般向外滾出。葉二娘只覺這鐵頭人的身子其冷若冰，掌力擊了上去，剎時便無影無蹤。

葉二娘三掌一過，陡地想起，這鐵頭人是丁春秋的徒弟，自己的掌力消失得這樣離奇，莫不是著了他「化功大法」的道兒？

她心中又驚又怒，不敢再行動手。游坦之喘著氣道：「師父，阿紫的下落，我實是不知。」丁春秋冷笑一聲，道：「阿紫是被你帶走的，她的下落，你如何不知？」游坦之被丁春秋問得啞口無言，只見師父的手掌又已緩緩揚起來。

# 第九十一回 極樂掌門

眼看丁春秋的手掌一寸寸地壓了下來，游坦之心膽俱寒，忙道：「師父饒命，弟子確是不知阿紫的下落。」丁春秋的手掌緩緩壓下，直到離游坦之的頭頂三四寸處，才陡地一翻手腕，那一掌變為向外拍出，「呼」地一聲，掌風過後，七八尺開外的一株樹竟被掌力生生震斷，丁春秋喝道：「我這一掌，若是擊在你的頭頂，卻又如何？」游坦之嚇得舌頭打結，道：「弟子──受不起師父的──這一掌。」丁春秋冷笑道：「只怕連你的鐵頭都要被掌力壓扁！」游坦之道：「多謝師父手下開恩。」丁春秋道：「你不肯說阿紫的下落，我如何肯饒你性命？」

游坦之嘆了一口氣，道：「師父，看來我注定要死在你手，我──也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丁春秋一怔，隨即笑道：「你這鐵頭十分老實，想來不會騙我！」游坦之聽出有一線生機，叩頭道：「弟子怎敢？」丁春秋道：「在你拜師之時，我說過將阿紫給你做媳婦，如今她瞎了眼，你還要不要她？」游坦之忙道：「阿紫是神仙般的人物，弟子不敢妄想。」丁春秋笑道：「你別假惺惺了。你雖曾對我不忠，仍可恕你無罪。你帶我去見阿紫，我定然將她許配給你。」

游坦之明白，阿紫只喜歡慕容復那樣的翩翩公子。若是讓她知道救她的人便是供她打罵驅使的鐵丑，一定大失所望，怎會甘心嫁與自己？他心中也不知是甚麼滋味，卻道：「弟子確是不知阿紫的下落，師父再逼問也是無用。」丁春秋怒不可遏，若不是為了要在阿紫身上找出那隻碧玉王鼎，這時真會對游坦之立下毒手。他面色陰沉，轉瞬之間便又轉怒為笑，道：「你站起身來！」游坦之抬頭望著師父，遲疑不敢起立。丁春秋又道：「我叫你起來！」游坦之便站了起來。丁春秋衣袖一拂，轉過身去，道：「去罷！你不忠於我，我不要你這個徒弟了。」話未講完，人已飄然而去，轉眼便不見了蹤影。游坦之獃獃地站著，好一會，才使勁地搖了搖頭，睜大了眼睛，向前看去。丁春秋確是不在了，連葉二娘也沒有了蹤影。游坦之心想：我一定是在做夢，他一側頭，向附近的一塊大石撞去，「砰」地一聲響，卻又撞得好生疼痛，顯見得不是做夢。他向前走動了幾步，叫道：「師父！師父！」只見空林寂寂，那裏有人？他明知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又道：「師父，弟子稟告你阿紫的下落。」他心忖：師父若是還在，聽到這句話，定會現身出來的。他自以為得計，將那句話連說了幾次，卻仍聽不到甚麼回音。他想了一會，突然身形展動，奔出了大半里，四面一看仍是沒有人，這才放下心來。暗想：也許上天見自己可憐，所以丁春秋發了善心，使自己能和阿紫長在一起。他只求快些奔到鎮甸之上，設法將頭上所戴的鐵面具除去，不停地又奔出了四五里，已隱隱可以看到前面的市鎮。

游坦之脫下了身上衣服，將頭臉完全包住，只露出一對眼睛。又奔出了半里許，忽見兩人迎面而來。游坦之記得那兩人正是慕容復公子手下的風波惡和包不同，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停了腳步，風、包兩人已一溜煙也似在他身旁掠過。游坦之剛鬆了一口氣，忽然肩頭上被人拍了一下，道：「喂！你為甚麼將頭包住？」游坦之道：「我──生了病，不能吹風。」風波惡道：「三哥，理他作甚？我們快快追上去才是正經。」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他以衫包頭，去勢如此之急，那裏是個病人，一定就是那個鐵頭小子！」游坦之一聽，不禁身子發軟，雙手亂搖道：「不是，不是，我不是鐵頭小子！」

游坦之雙手亂搖，包在他頭上的衣服便散了開來，露出了那個鐵面具。包不同呵呵大笑，拍手道：「四弟，三哥的眼力如何？」風波惡一探手，把包不同拉開，道：「三哥小心！」包不同雖是不怕事，但被游坦之毒掌擊中之後的苦楚，卻是想起猶有餘悸，也就順勢向後退出。游坦之還想遮掩，包不同叫道：「鐵頭小子，你究竟是何方神聖？」游坦之苦笑道：「兩位大爺，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你們何苦又來找我消遣？」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的毒掌功夫連少林玄痛大師也著了道兒，我們弟兄兩人對你欽佩得緊。算來丁春秋武功雖高，也不足以做到你的師父，不知你究竟是何來歷？」游坦之道：「我沒有甚麼來歷。」

包不同向前踏出了一步。風波惡從靴筒裏唰地抽出一柄匕首，青光閃閃，也踏前一步。游坦之一見風波惡手中的這柄匕首，便是心頭一喜，忙道：「那位大爺，我想向你借一件東西用用，不知可肯？」風波惡一聽此語，面上神色立時大變。江湖之上，有許多話聽來客氣，但含意完全相反。譬如說「請閣下多多賜教」、「要領教一下閣下的高招」，隨之而來便定然是一場廝鬥。而開口稱「借」，極有可能要「借」的東西便是對方的一條手臂、一對招子、甚至是一顆腦袋。是以風波惡聽得游坦之向他借東西，心中便大大吃驚，道：「你要借甚麼？」

游坦之伸手指著風波惡，這使風波惡心中更驚，又退了一步。包不同怪叫道：「你究竟要借甚麼──」他一句未曾說完，雙足一蹬，突然向旁側射而出，沒入了路邊草叢之中。只聽得草叢中，傳來了兩下怪叫之聲，包不同又已疾躍而出，一手一個提著兩個人。那兩個人仍在拼命掙扎，但被包不同的雙手猶如鋼鉤一般牢牢抓住，卻那裏掙扎得脫？包不同到了近前，一鬆手將兩人拋了下來，立時身形一聳，便已踏在他們的背上。那兩人抬起頭來，叫道：「師弟，快快出手！」

游坦之本來尚未看清那兩個是甚麼人，直到他們大叫師弟，才看出是同門師兄。包不同哈哈一笑，道：「原來是星宿門下，你們在一旁鬼鬼祟祟，卻是為了何事？」那兩人道：「包英雄，我們奉了師父之命來監視這鐵頭人，和你老人家無關，望你高抬貴腳！」通常只有說「高抬貴手」，但這時包不同以腳踏住了他們，這兩人為了討好，竟說出「高抬貴腳」來。包不同「哈哈」大笑，身子向上拔起。他英雄性格，實是不屑與這等無恥之徒計較。游坦之大驚，道：「包英雄，放他們不得！」兩名星宿弟子爬起身來，立即伸手抓到。游坦之在驚懼之下獃了一獃，左右雙臂已鈹緊緊抓住。那兩人握住了游坦之的手臂，喝道：「快跟我們去見師父。」游坦之求懇道：「兩位師兄何苦與我為難，若肯就此放過，此生不忘大德。」那兩人厲聲呼喝，道：「不行！」拉著游坦之便向前走。游坦之本能地雙臂一掙，原只求掙脫掌握，卻不料他手臂才動，那兩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呼呼」兩聲，疾飛出兩丈開外，骨折筋裂，死於非命。游坦之獃了一獃，轉身就逃。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心中不勝賅異，齊聲叫道：「且慢！」

游坦之見兩位師兄忽然飛出跌死，只當是風、包兩人做的手腳，所以掉頭便逃，一聽得兩人叫喚，心想逃得快些，卻是腳下發軟，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風波惡直如一陣風般捲到了面前，道：「你剛才到底要向我借甚麼？」游坦之道：「小可不敢作此非份之想了。」望著風波惡手中的匕首，只是苦笑。

風波惡見游坦之目光不離匕首，恍然大悟道：「你可是想借我的匕首一用？」游坦之道：「小可本來確有此想，但閣下若是不願意，也就算了。」風波惡道：「我這柄匕首削鐵如泥，你莫非要用來除去頭上的鐵面具？」游坦之道：「正是。」風波惡冷笑道：「我在少林寺前要為你將鐵面具除去，你非但不領情，反而擊了我一掌，令我受了多日苦楚，如今麼，哼哼──」游坦之不勝惶恐，道：「風大爺一定弄錯了，我怎有本領發掌擊你？」風波惡乃是直性漢子，見游坦之居然賴得乾乾淨淨，心中大是有氣，怒道：「好，你打了人居然不認賬，在少林寺前打在我肩頭上的那一掌難道是狗掌熊掌？」包不同道：「非也，那是烏龜腳爪。」游坦之紅著臉道：「那是星宿老仙的神通，和我無關。」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心十分疑惑，他們分明是中了鐵頭人的毒掌，才受了許多日子的苦楚，連神醫薛慕華也束手無策，如不是那小和尚出手相救，真不知落得如何收場，何以這鐵頭人竟不肯承認？看他的神情卻又不像是作假。兩人爭著問道：「怎麼是老怪物的神通？」游坦之遲疑道：「星宿老仙說，那是星宿門中的神奇法術，不能講給外人聽的。」

包不同和風波惡越聽越奇，道：「法術？星宿派還會法術？鐵頭朋友，你何妨講來聽聽！」游坦之望著風波惡手中的匕首，心想師父在傳授這「法術」之際，曾說自己只要一念口訣，他便會心靈感應，遙施法力相助，如今自己帶走了阿紫，師父十分惱怒，不知法術是否仍然靈驗，又怕念動口訣，便給師父知道了自己的所在，那可是大大的不妙。

他左思右想，一時委絕不下。風波惡一拉包不同，道：「三哥，咱們走，這鐵頭人是我們的仇人，我們何必借匕首給他？」游坦之本就想到市集上找鐵匠設法除去鐵面具，但鐵匠的刀錘那裏及得上這柄削鐵如泥的匕首？一見兩人要走，忙道：「好，我說，我說。那口訣是『星宿老仙，星宿老仙，護佑弟子，克敵制勝，一三五七九！』我一念，他就遙施法力，助我取勝了。」風波惡和包不同初聽不覺一獃，接著實在忍不住大笑起來，風波惡笑彎了腰，包不同則捧住了肚子在地上打滾，一面笑，一面不斷「哎喲」、「啊呀」地叫著。游坦之道：「你們別笑，我一出掌便傷了你們，便是這法術的神通。」風波惡強止笑聲，道：「鐵頭朋友，我們雖曾吃過你不少苦楚，但眼見老怪物這樣欺你，卻也不服。老怪物那會甚麼法術，你功力之高已是一流武林高手，那倒是真的。」游坦之連連搖手，道：「尊駕不要亂說，我是一流高手？嘿嘿，我是一個高手？」

他想及自己只在阿紫的心目才是一個一流高手，最好一直讓阿紫做著這個美夢，她心中才會高興。風波惡見他忽地出神，又道：「以我看來，只怕連星宿老怪的功力也還及不上你。」游坦之連連搖手道：「別說了，別說了！」包不同走近道：「風四弟，這人看來瘋瘋癲癲，別與他多說了。」風波惡正色道：「鐵頭朋友，你總有一天會知道我講的是真話。你武功極高，毒掌功夫可稱天下第一，只盼你以後再不要對人胡亂發掌。」游坦之忙道：「人不打我，我已求之不得，怎會打人？」風波惡將匕首在靴筒上擦了兩擦，向游坦之拋了過來，道：「好！姓風的就交你這個朋友，這柄匕首送給你了！」游坦之伸手接住，獃了一獃，「噗」的一聲跪倒在地。

江湖上人心險詐，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何等閱歷，自然更是處處留神，一見游坦之跪倒，便即閃身斜退。游坦之自是絕無害人之意，他規規矩矩的叩了三個頭，道：「兩位肯把我當作朋友，游某人心中十分感激。」風波惡道：「噢，原來你姓游。」游坦之道：「是！小可姓游。」包不同道：「聚賢莊游家俠名遠播，可是你的本家？」游坦之聽得一陣心酸，好一會才道：「我也久仰聚賢莊游家的盛名，只是無緣拜見兩位游老英雄！」他淚水泉湧，但因戴著個鐵面具，別人自然看不出來。風，包兩人互望一眼，心知鐵頭人暫時必不肯說明來歷，反正朋友已經交上，還愁以後沒有機會相詢？兩人一拱手，道：「游朋友，咱們後會有期了。」游坦之忙道：「兩位英雄請便。」風波惡和包不同一個轉身，如風向前掠出。

兩人走後，游坦之也即離去，不一會便來到了一條小河邊上。他站在河邊，望著水中倒影，緩緩舉起那一柄匕首，卻是禁不住簌簌發抖。那鐵面具和他整個頭臉血肉相連，若是硬生生撕了下來，實是性命堪虞，教他如何心中不怕？但他又想及只要鐵面具除下，便可以永遠以「極樂派掌門人王星天」的身份和阿紫長相廝守，勇氣又陡然而生，握緊匕首對準了鐵面具的焊縫之處輕輕割下。風波惡的那柄匕首鋒利無匹，輕輕一響，便已將焊接之處割了開來。

游坦之收好了匕首，一手在前，一手在後，抓住了鐵面具，吸一口氣，用力向外一扯。他下定決心，這一扯用力極大，竟把血肉相連的鐵面具生生扯脫。他只覺一陣劇痛攻心，天旋地轉，發出了一聲嘶叫，即便痛昏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游坦之悠悠醒轉，只覺得整個頭腦劇痛難當，連眼睛也張不開。他勉強伸手一按，才發覺自己上半身浸在河水之中，連忙伸手向頭上摸去，只覺觸手冰冷堅硬，以為面具並來除去，急痛交加，又昏了過去。

游坦之剛才那一扯實已將鐵面具扯脫，卻將頭臉上的皮肉帶下了好幾片，鮮血噴湧，他已痛得昏倒在小河邊上，恰巧把頭部浸在水中。也虧得他的頭浸在水中，不然人在昏迷中血流不止，勢必性命難保。如今他頭臉上的血流入水中，體內寒氣散發出來，頭旁的河水立時結冰，將他的頭臉包住，猶如戴了一個水晶面具一樣，流血也自然止了。

他醒轉時伸手向頭臉上摸去，觸手冰冷，便是摸著了結在他頭臉上的冰塊之故。及至他第二次醒轉，頭臉上的冰已漸漸化去，只覺得傷處如經火炙一樣。他勉強站起，俯首向河水中照去，禁不住陡地嚇了一跳，先還只當小河底上藏著甚麼怪物，隨後便即明白：「怪物」就是自己的影子。他獃了片刻，鼓起勇氣又向河水中照看自己，只見面上血肉模糊，頭皮也有幾處要生生撕脫，總之十分醜惡，他心中難過，漸漸閉上了眼睛。

他心中明白，就算傷癒結痂，自己容貌之醜，只怕普天之下不作第二人想，幸而阿紫雙目已盲，自己可以帶她到人跡不到的去處，只有自己和阿紫兩個人，就算再醜些也不打緊了。

他轉過身來，將兩片連皮肉帶毛髮的鐵面具踢到了河中，忍著奇痛向那桃林奔去。在將到桃林之際，已是心頭狂跳，穿過了桃林，便看到一個女子坐在小溪邊上。

游坦之老遠便叫道：「阿紫！阿紫！」那女子卻並不揚起頭來。游坦之一怔，心想：莫非她嫌自己去得太久，所以不理不睬？再向前走出幾步，才覺出事情不對，因為那女子身上並非穿的紫衫。一時他心頭狂跳，僵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那女子「咯」地一笑，轉過頭來，道：「你回來了？我在這裏等你好久了──」游坦之吃了一驚。原來那女子竟是「無惡不作」葉二娘！葉二娘向游坦之一看，也是面上變色。她號稱無惡不作，甚麼樣的兇殘事兒未曾見過？但看到游坦之血肉模糊，也不禁心頭微有寒意。游坦之踏出一步，問道：「阿紫呢？」葉二娘定了定神，道：「你找她？」

游坦之知道葉二娘和丁春秋相識，而且同惡相濟，若不是為了阿紫，早已轉頭逃走，這時卻反而逼近一步，尖聲道：「阿紫呢？阿紫呢？」他頭臉上鮮血淋漓，眼中又射出焦急的光芒。葉二娘看了不禁駭然，勉強一笑，道：「你說的阿紫，可就是那瓜子臉兒，身穿紫衫的小姑娘？」游坦之氣急敗壞地叫道：「是的，就是她，她在那裏？」

葉二娘向河邊草叢中一指，道：「她在河邊洗腳，你大呼小叫做甚麼？」游坦之信以為真，轉身便向河邊奔去。葉二娘身形如風，迅即飄到了游坦之的身後，一掌「呼」地拍出。游坦之全然料不到葉二娘突加暗算，那一掌被她擊個正著，向前跌出了兩步，仆倒在地。他一倒在地上，便看到阿紫，只見她蜷著身子躺在草叢中，也不知是死是活。葉二娘隨即趕到，提腳踏住了游坦之，喝道：「你是甚麼人？」游坦之喘著氣，道：「阿紫！阿紫！你把阿紫怎麼樣了？」

游坦之絕不知自己的內功已經極高，若是葉二娘只是對付他，就算拳足交加，他也必然不敢還手，但這時他心懸阿紫的安危，不顧一切地猛力一掙。葉二娘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上來，身不由自主向後便倒。游坦之一躍而起，伸手抓住她的肩頭，大聲道：「阿紫怎麼了？阿紫怎麼了？」葉二娘被游坦之緊緊抓住，只覺一道陰寒無比的大力一陣陣鑽入體內，涼得兩排牙齒相擊，眼睛翻白，那裏還出得了聲？游坦之見她這等模樣，心中反而吃驚，他知道對方武功甚高，這時臉上的神情如此古怪，莫不是正在施展甚麼厲害功夫，擺佈自己？氣餒之下，怯意大生，五指登時鬆了。葉二娘軟綿綿的跌倒在地，眼看出氣多，入氣少，連動都不會動了。游坦之獃了片刻，還道自己夠運氣，適遇這魔頭羊吊發作，此機絕不可失，連忙轉身奔向阿紫的身邊。他看出阿紫只是穴道被封，這才鬆了一口氣。解穴的本事，他還是有的，便在阿紫的身上輕輕拍了幾下。阿紫舒了一口氣，翻身坐了起來，道：「我都聽到了！」

游坦之一怔，道：「你聽到了甚麼？」阿紫笑容滿面，道：「我聽到了，你只一出手便將『無惡不作』葉二娘打得一聲不出。她咽了氣沒有？」游坦之身子一震，道：「『無惡不作』葉二娘？」阿紫笑道：「她是不是死了？」游坦之雖然習武不久，但聚賢莊上來往的全是武林中響噹噹的角色，這「天下四惡」之名自然是聽說過的，當下出了一身冷汗，竟爾說不出話來。

阿紫奇道：「咦，你怎麼了？」游坦之忙道：「她是──她是──」他本來想說葉二娘羊吊病突然發作，但轉念一想，自己如今乃是「極樂派掌門人王星天」，焉能懼怕「天下四惡」？硬著頭皮道：「是啊，像她那樣的人，當然不堪一擊──阿紫，我們走罷！」

阿紫仰面對著游坦之，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道：「『無惡不作』葉二娘的武功極高，連丁老怪也時時對我們說起，竟被你如此輕描淡寫地打發了。我識得你之後，就不怕再有人欺負我了！」她講到後來，聲音發抖，似欲凄然淚下。游坦之忙道：「自然不會再有人欺負你了，我會永遠和你在一起。」接著又低聲加上一句：「我會永遠和你在一起。」阿紫展顏一笑，側頭想了想：「你對我那麼好，我還有一件事求你。」游坦之道：「甚麼事？你說好了──但我們先離開此處如何？」他是怕葉二娘發完了「羊吊」後，自己便無法了局，卻再也想不到葉二娘就算未死，也是萬萬不敢有所異動的了。

阿紫道：「我想你一定不肯答應我的！」游坦之引著阿紫走了開去，一面道：「我一定答應你。」阿紫一笑，道：「我還未曾說出是甚麼事來，即便答應了麼？」游坦之心想，不論要求甚麼，只要自己能為她出力，自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因道：「你要我做甚麼？說出來聽聽！」阿紫停了腳步，微微仰著頭，面上充滿了希望，道：「王公子，我要你奪了星宿派掌門人之位，讓我來做星宿派的掌門人。」

游坦之萬不料她要求的竟是這事，強掙著道：「甚──麼？」阿紫道：「我想在你扶持之下來做星宿派的掌門人。」游坦之禁不住發起抖來，道：「這──這──阿紫，你是在開玩笑罷？」阿紫撅起了櫻唇，嗔道：「你剛才還說甚麼都肯答應我的，為何這樣一件小事，倒要推三阻四？」游坦之苦笑道：「這是──小事？」阿紫道：「是啊，你的武功這樣高，你又說過，人人都怕丁春秋，只有你不怕，那麼你只要打敗丁春秋，看來也不是甚麼難事。」游坦之硬著頭皮，道：「那──的確不是難事。」阿紫更是高興，道：「那就好了，你將丁春秋打敗，讓我作星宿派的掌門人，反要丁春秋拜在我的門下，哈哈，豈非妙極！」

游坦之聽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丁春秋是阿紫的師父，借外人之力，奪取師父掌門之位，已是武林中罕見的事，更要師父拜在徒弟門下，那更是聞所未聞之事。但星宿派乃是天下第一邪派，阿紫講出這樣的話來，只覺得自己的主意有趣，當然不覺得有甚麼悖理之處。游坦之獃了好一會，才道：「阿紫，星宿派的聲名不好，這掌門人不當也罷。」阿紫一扭身，道：「不，星宿派威名遠播，而且派中重寶碧玉王鼎的下落又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該由我來做掌門。我不管，你剛才已答應我了，如今可不能反悔！」游坦之忙道：「我不是反悔，只是勝過丁春秋，這──」他心中實是為難之極，他充認甚麼「極樂派掌門人」，自認武功高強，全不過為了搏阿紫心中高興，料不到她異想天開，竟想當起星宿派的掌門人來！別說他極本不敢與丁春秋動手，又有何能力為阿紫奪得星宿派掌門人之位？

阿紫低下頭去，道：「王公子，我和你在一起，總覺得自己有點不配──」游坦之大吃一驚，道：「阿紫！你何出此言？」阿紫過：「你是一派掌門，我卻甚麼也不是，如何配得上你？」游坦之頓足道：「我也不是──」他這句話再也說不下去，阿紫已問道：「你也不是甚麼？」游坦之急忙改口道：「我也不是拒絕你的要求，只是──只是──」靈機一動，續道：「只是星宿派老怪如今不知何往，我們怎去找他？」阿紫一笑，道：「這個你不必擔心，只要我放起本門信號箭，便立即可以將他引來。」游坦之忙道：「不，不好！」阿紫卻已自袖中取出了一枝紫色小箭，伸指便將箭尾捏破，硫磺火燄見風自燃，「嗤」地一聲過處，那支火箭，化為一縷紫燄，直向空中升了上去。游坦之見了，嚇得幾乎軟癱在地。

阿紫拍手道：「你看飛得夠高麼？」游坦之勉強抬頭看去，只見那一溜紫燄，到了半空，「卜」地爆散開來，成為一大蓬紫艷艷的光雨，倒瀉下來。似此情形，只怕遠在十里內外也可看見。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拉住了阿紫的纖手，叫道：「快走！」阿紫被拉住，身不由主地向外奔去，叫道：「幹甚麼走啊？丁春秋只要一看到紫燄，立時便會趕來。」游坦之連話也顧不得說，只是拉著她向前飛奔，一口氣奔出了六七里，才停了下來。

阿紫一摔手，道：「你不敢和丁春秋動手麼？」游坦之喘著氣道，道：「不，不，丁春秋算得甚麼？」阿紫道：「那你為甚麼要走啊？」游坦之苦笑道：「我不是走，我怕我和丁春秋動手之際，連你也受了牽累，所以才將你帶開的。」阿紫轉嗔為喜，道：「那你現在準備怎麼樣？」游坦之道：「我獨自回去對付丁春秋。」阿紫搖頭道：「不，剛才你說過，再也不離開我的。」游坦之本來只準備胡亂去走一遭，回來便說丁春秋已被自己打死，還可以搪塞一時，但如今阿紫硬要跟在自己身邊，她雖然盲了眼，卻又如何騙得過她？

阿紫那裏知道游坦之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正在團團亂轉，又道：「打敗了丁春秋之後，我還想做一件事。」游坦之幾乎哭了出來，道：「你又想做甚麼？」阿紫道：「我姐夫本來是丐幫幫主，卻被那群不知好歹的臭叫化奪去了打狗棒，丟了幫主之位。若是能將打狗棒從丐幫的手中搶回給他，他一定十分高興，再也不會說我是不懂事的女孩子了。」

游坦之雙腿一軟，坐倒在地，道：「你──還有甚麼主意？」阿紫嫣然一笑，道：「辦完了這兩件事再說。」游坦之心中，連珠價叫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阿紫又道：「咦，怎麼還聽不到丁春秋的聲息？讓我再放一枝信號箭！」游坦之道：「阿紫，我──我們──」他想明告阿紫，自己實在就是一無所長的鐵丑，並不是她想像中的風度翩翩、武功絕頂的王幫主，見了丁春秋也只有叩頭求饒的份兒，怎能從他的手中奪過星宿派掌門人之位？阿紫道：「你說甚麼？我雙眼被丁春秋刺瞎，怨毒難消，你難道不想為我出氣麼？」

游坦之知這阿紫絕頂聰明，若是再推搪下去，說不定便為她看出了破綻，只得道：「當然，我們便去尋找丁春秋。」阿紫喜道：「好，快走！」游坦之拉著阿紫又向前奔出。阿紫雙目已盲，只當走的是回頭路，卻不知方向正好相反。兩人繼續向前奔出了五六里，阿紫只當已到了原處，其實，卻離她施放信號之處更遠了。游坦之停了下來，道：「咦，怎地不見丁春秋？」他唯恐為阿紫識破機關，心虛情怯，語聲仍不免發顫。

阿紫道：「除非他未曾看到信號箭，否則一定會趕來的。我還有信號箭在，不妨再發一枝。」游坦之忙道：「不必了！」但阿紫的動作極快，第二枝信號箭早已化為一縷紫燄，升上半空。游坦之一身冷汗，又待拉了阿紫離去，又怕她著惱，正急得不知如何才好，已聽得丁春秋的聲音若斷若續地傳了過來，道：「阿紫，你若想重返師門，我倒可以網開一面。」阿紫連忙揚聲道：「不錯，我正是想重回星宿門下，師父，你老人家快來啊！」丁春秋的聲音迅速無比地自遠而近，道：「來了！」這兩字鋪天蓋地而來，丁春秋身形飄飄，已到了眼前。這時游坦之雙腿發軟，坐在一塊大石上已經完全沒有了主意，阿紫靠在游坦之的身邊，知道星宿老怪真的來了，心中也不免惴惴不安。

# 第九十二回 老怪落敗

阿紫聽得游坦之一招之間仗打倒了「無惡不作」葉二娘，便硬要他出頭對付丁春秋，不顧一切將丁春秋引了來。這時丁春秋一到，了無聲息，她目不能見，心中卻在想像丁春秋的神情，他見到自己和一個年輕公子在一起，一定大是奇怪了。

丁春秋心中確是十分奇怪，他站定在七尺開外，目光閃閃，望著游坦之。游坦之頭上的鐵面具已去，傷口也已經結痂，三分似人，七分似鬼，模樣十分可怖，卻坐在石上發抖。丁春秋雖是見多識廣，一時之間也摸不準是甚麼路數，望了片刻，才道：「閣下何人？」阿紫心想，丁春秋果然未見過王星天，聽他口氣像是十分猶豫忌憚，可知王星天一定是氣宇軒昂，儀表不凡。想到這裏又放下心來，只等游坦之回答。可是等了半天，卻聽不到游坦之的聲音。原來游坦之一見丁春秋趕到，心中便不斷叫苦，那裏還有說話的氣力？阿紫「咯」地一笑，道：「丁春秋，你未曾見過這位公子麼？」丁春秋聽阿紫忽然直呼其名，心中大怒，但又聽出她語氣之中頗有所恃，便也暫不發作，道：「未曾見過，他是甚麼人？」

阿紫笑道：「這位是極樂派掌門人王星天，你可曾聽說過麼？」星宿老怪一獃，武林中門派很多，卻從來也未曾聽到過「極樂派」之名，他一聲陡喝，道：「甚麼極樂派，胡說八道！」阿紫冷冷地道：「你自己孤陋寡聞，有甚麼好說的？王公子，何必與他多說，你可以出手了。」丁春秋大奇，道：「叫他出手，作甚麼？」阿紫道：「你當了那麼多年星宿派掌門，只怕也當厭了，我想該換個人來當。」丁春秋又好氣又好笑，道：「讓給誰來當星宿派掌門人？」

阿紫向她自己的鼻尖一指，道：「自然是我，你可以拜在我的門下，叫我一聲師父。」丁春秋忍無可忍，一聲怪喝，身子向前陡地欺了過來，五指如鉤，便向阿紫頭頂抓下，左臂外翻，右掌似發非發，卻為防止游坦之突然出手。游坦之本來不敢出聲，這時見丁春秋來勢洶洶，才猛地叫道：「住手！」他心中驚駭之極，連聲音都走了調。丁春秋乃是何等樣人物，他一聽游坦之開口，便聽出對方內功極高，竟是一個扎手人物，連忙後退半步，那一抓也改向游坦之抓來。

游坦之在這剎那間，心想還手也是死，不還手也是死，雙眼一閉，雙手向前疾推而出。他那兩掌直勾勾地推出，全無章法可言，卻是寒風陡至，內力洶湧。星宿老怪吃了一驚，疾忙收招，打橫跨出兩步，喝道：「閣下何人？」游坦之張開眼來，見丁春秋已跨出了一步，死裏逃生，只怕再也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這時幾乎想跪了下來，哀求乞命，卻已聽到阿紫叫道：「王公子，你一招便已將他逼退，為何不趁勝進擊？」游坦之茫然：「我──將他逼退？」

丁春秋剛才和游坦之的掌力相接，已試出對方的內力十分怪異，且也十分熟悉，這時陡地想起，一聲怪笑道：「原來你是那鐵頭小子的師長？」游坦之還未回答，阿紫已道：「王公子，甚麼鐵頭小子？」游坦之結結巴巴，道：「我有一個──徒兒──頭上功夫厲害，丁春秋──曾吃過苦頭，所以記得。」阿紫喜道：「原來他連你的徒弟也不如，我這個星宿派掌門人是當定的了。」游坦之只覺得頭頸發僵，勉強轉過頭去，見丁春秋鬚髮戟張，神情十分可怖，幾乎便要拔腿而逃，卻又不忍丟下阿紫，只得也硬著頭皮和丁春秋僵持下去，一面心中思忖：如今只好捱過一刻，便算是多活一刻！

丁春秋已將大量毒質運至掌心，隨時都可發出，但因心中忌憚，並不發掌。他認定對方是游坦之的師長，而他曾和游坦之對過一掌，幾乎吃了大虧，這時豈能不忌憚三分。若無阿紫在旁，他早已藉詞離開，但阿紫揚言要奪星宿掌門之位，還要他反拜在她的門下，丁春秋自己便曾弒師叛道，阿紫是他調教出來的徒弟，焉有不知她說得出做得到之理？此際自然萬不能走。

他們兩人一動不動地僵持著。游坦之心中害怕，只覺雙腿發軟，好幾次忍不住要跪下去大叫「師父饒命」。雖是勉強忍住，那一雙腿卻簌簌地發起抖來。一抖開了頭，片刻之間，他全身都如同篩糠一樣，抖個不住。

星宿老怪卻反而吃驚不小，他本就摸不清對方的底細，故遲遲不敢出手。這時游坦之忽然劇抖起來，丁春秋不知對方在弄些甚麼玄虛，連忙向後退出一步。霎時間，他心中不知轉了多少念頭，想及自己和游坦之第一次對掌的情形，游坦之分明贏了，卻反而大叫饒命，當時便曾疑心他故意調侃自己。如今游坦之的師長突然出現，說不定就是他有命游坦之前來探底，並在緊要關頭帶走了阿紫，可能他們正是為了那座碧玉王鼎。星宿老怪一開頭想得偏了，牛角尖愈鑽愈深，只覺得自己所想的再也不會有錯，因此也就更是遲疑不決。

游坦之見丁春秋只是盯著自己，並不出手，心下稍放，但仍是不住地發抖。阿紫目不能視，側頭細聽，聽不到兩人動手，卻聽到了發抖之聲，心下大奇，道：「王公子，誰在發抖啊！」游坦之忙道：「沒──有──人──發抖──」他身子正在抖著，講起話來，自是斷斷續續，一字一震。阿紫吃驚道：「王公子，你在發抖麼？」游坦之道：「當──然不是，我是在運──功──」阿紫道：「那你為甚麼還不出手？」

游坦之咽下了一口唾沫，道：「我這就出手了。」他用盡了氣力，緩緩揚起發抖的手臂來。丁春秋見對方揚手，大是緊張，左手當胸，右掌翻起，作勢迎敵。游坦之好不容易揚起手臂，那一掌卻是絕無勇氣發出，手掌已經翻轉，卻震得晃動不定。丁春秋心下駭然，各門各派的掌法，自己都有所知，似這般不斷抖動的古怪掌法卻是未曾見過。他心念電轉，只怕對方一出手，自己萬難討好，最好能夠不動手，關鍵便只在阿紫身上。他又後退了一步，道：「阿紫！」阿紫笑道：「丁春秋，你可是願意拜我為師了？」丁春秋沉聲道：「阿紫，你該知我天下無敵，如此妄作非為，只是自取其辱，還不幡然悔悟，我還可以不究既往。」阿紫何等聰明，早已聽出丁春秋色厲內荏，這句話雖然說得兇惡，卻掩不了他心中的害怕。她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你既是天下無敵，不如出手將王公子擊斃，將我擒赴遼國南京，找到碧玉王鼎攜回星宿，豈不快哉！還在猶豫不決作甚麼？」丁春秋氣得面上青黃不定，又向游坦之怒視了一眼。

游坦之也聽出丁春秋像是有所懼怯，心想：也許為了自己面容可怖，將丁春秋嚇窒了，但願這次竟能將他嚇走，硬著頭皮說道：「阿紫要當星宿派掌門，你讓是不讓？」丁春秋心想，總不能只憑一句話便將掌門之位拱手讓人，好歹也得試一試對方的武功究竟如何？真要不敵，走也未遲。他一聲冷笑，並不答言，手掌已向前緩緩推出。游坦之忽見丁春秋的手掌向前推來，登時汗流心跳，雙腿發軟，身不由自主的坐倒在地。丁春秋見對方忽然坐倒，那一掌的去勢陡地加快！

游坦之見丁春秋的掌勢陡地加快，嚇得大叫一聲，一個觔斗翻了出去。掌力到處，「篷」的一聲在地上擊出了一個小小的土坑來。游坦之正待站起逃跑，見丁春秋掌力如此之強，身子更是發軟，那裏還站得起來？阿紫這時也聽出了不妙，忙道：「王公子，怎麼了？」游坦之苦笑道：「阿紫，你這個星宿派掌門人之位，看來──」丁春秋不等游坦之說完，身形聳動，第二掌又已向前推出。游坦之連滾帶翻，向後退避。丁春秋那一掌蓄力不發，喝道：「你如何不還手？」阿紫也急道：「你如何不還手？」游坦之軟癱在地，只急得話也說不出口，見丁春秋的手掌漸漸逼近，嚇得心膽俱裂，連縮了幾下頭，將頭臉藏到了脅下。

在這剎那間，心中陡一動，想起了那本梵文書中所載的一個怪姿勢，另一隻手則自胯下穿過，掌心向前推出。丁春秋見識極廣，雖然不知易筋經，但立即看出游坦之擺出的怪姿勢正是上乘的運氣凝力功夫，這一掌的去勢便停了一停。

游坦之擺出了這樣的一個怪姿勢之後，只覺得內息轉快，體內的勁力如萬馬奔騰也似，一齊湧向朝前伸出的那一隻手掌，且由掌心疾透了出去。丁春秋掌勢微收間，突然覺出一股大力湧到。此時再無猶豫之地，手掌的去勢陡地加速迎上。然而，他手掌每向前推出一寸，湧來的大力也就加強一分，等到他手掌推前了尺許，前面一道一道湧過來的大力已凝成實質，使手掌再難向前推動。丁春秋又驚又怒，身形微矮，拿樁站定，陡地一聲大喝，將全身的力道盡皆運於右掌，向前壓了過去！他只當這一傾力而為，至少可以和對方的手掌相交，乘機下毒。卻不料也就在他孤注一擲之際，只覺手掌中被一股極強的力道反震過來。丁春秋一聲大叫，被震得凌空飛起，連翻了七八個觔斗，方始落地，身子已在三丈開外。他定了定神。向游坦之望來，實難相信竟會遇上了一個功力如此高深的敵手！

阿紫聽得丁春秋怪叫，又聽得有人跌出，心中大喜，忙道：「王公子，丁春秋還有氣麼？」丁春秋怒極，道：「要我咽氣，還沒有那麼容易。」阿紫道：「王公子，快收拾了他，不可放虎歸山！」自從游坦之擺出了這樣一個出自易筋經的怪姿勢之後，全身內力便自掌心湧出，沛然莫之能禦。如果丁春秋不是硬把手掌推了過來，原也禁受得住，但他一心要和游坦之對上一掌，以便施展「化功大法」，用力把手掌推了過去，和游坦之的掌力緊緊抵住後，仍然不知進退，他的內力又難以勝得過游坦之，自然要被震得向後飛跌了出去，而他在受震跌出之際，居然能立即運氣閉住七十二關穴，安然落下，那便是星宿老怪的過人之處了。

游坦之方在慶幸丁春秋懸空跌出，又聽得阿紫催促下手，忙道：「阿紫，窮寇勿追，由他去罷！這──星宿派掌門之位，自然是由你來當了。」阿紫大聲道：「丁春秋，你聽到了沒有？由今日起，我便是星宿派的掌門人。」丁春秋怒道：「你是甚麼東西，也配當星宿派的掌門人？」阿紫「哈哈」一笑，道：「你已被王公子打敗，還好意思硬霸著掌門人的位置，不怕天下人恥笑麼？」丁春秋道：「你假借外人之力，乃是本派叛徒，還敢妄稱掌門人？」阿紫又是一笑，道：「我和王公子是甚麼交情，你應該看出來，他可不是外人。我們立即起程到星宿海去，星宿弟子看再有敢認你作掌門的便立時處死，改奉我作掌門的自然賞賜有加。你僭稱掌門，我問你，星宿重寶碧玉王鼎卻在誰的手中？」阿紫口齒伶俐，丁春秋平時愛聽她的奉承，此時卻被她逼得啞口無言。

丁春秋出聲不得，阿紫便更是理直氣壯，道：「丁春秋，快向掌門人見禮！若敢不遜，今日叫你難討公道。」丁春秋一驚，身形如風，又向後退出了兩步，厲聲道：「阿紫，你若落在我的手中，我要將你削皮、抽筋──」一句未曾講完，阿紫已「咯咯」一笑道：「你何妨多說幾句，你說甚麼，等你落在我手中時，我便照你所說的如法泡製。」丁春秋陡地住口，如今既打不過「王星天」，便是自己落在阿紫手中的可能居多，既已說了抽筋、剝皮兩種酷刑，怎敢再往下說去？阿紫哈哈大笑，心中得意之極，道：「丁春秋，我有好生之德，可以放你離去，但以後絕不許再提起星宿派三字，更不準你踏入星宿海百里之內，你卻要記住了。」

丁春秋面色青白，卻還不肯輸口，道：「星宿老仙乃是星宿掌門，誰敢不認了？」阿紫淡淡地說道：「你已敗了，我才是星宿掌門。」丁春秋道：「放屁，我是星宿派正統掌門人，你是僭稱，誰來認你？」阿紫笑道：「說由你說，若是教我在星宿海附近撞到了你，小心你的老狗命。還不快滾，在這裏狂吠亂叫作甚？」兩人互爭自己是星宿派掌門人，但說來說去，如今是阿紫的實力居上，丁春秋氣得吹鬍子瞪眼，卻是無可奈何。他狠狠地瞪上了阿紫幾眼，在阿紫的譏笑聲中，一個轉身，向外疾奔而去。阿紫高興之至，大罵丁春秋一頓，並硬奪了星宿派掌門人之位，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之中最得意的「傑作」了。她笑了好一會，才道：「王公子，王公子！」

游坦之早已站了起來，當他聽得阿紫對丁春秋說「王公子怎算得是外人」之際，不覺心頭亂跳，輕飄飄的如同置身雲端一樣，只是怔怔地望著阿紫，竟未聽到阿紫的呼喚。他心中不斷的想，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乃是阿紫所賜，但最大的快活卻也是阿紫所予，世事之奇，當真變幻無方。阿紫連叫了七八聲，他才如夢乍醒，道：「阿紫，甚麼事？」阿紫撅起了朱唇，道：「你為甚麼不理我？」游坦之忙道：「阿紫，要我不理你，除非我死了。」阿紫笑道：「你武功那麼高，丁春秋果然給你打走了，我們要做的事情正多著，獃在這裏作甚麼？」丁春秋究竟為甚麼突然凌空跌出，游坦之直到如今仍然不明白，他一聽到阿紫的話，不由心驚肉跳，道：「又──又要作甚麼？」阿紫道：「去找丐幫的長老奪打狗棒啊，難道你忘了麼？我得了打狗棒去見姐夫，姐夫已是遼國南院大王，不會再稀罕這丐幫之位，說不定他一高興，要不然我略施小計，他就將打狗棒送了給我，我便可兼任丐幫的幫主了！」她說到這裏，開心地笑了起來。

游坦之獃了片刻，道：「好，我們就去！」他心中已打定了主意，反正阿紫目不能視，引著她向荒無人煙的地方走去，她也未必知道相。不像對付丁春秋，她可以放信號把他引來。阿紫只當游坦之已經答應，這件事還未辦成，她又已在動下一件古怪主意的腦筋了。她人極聰明，這時已覺出對方對自己言聽計從，不論自己要做甚麼，都不會拒絕。她心中高興，覺得比諸和蕭峰在一起時有趣得多。而且，蕭峰是她的姐夫，游坦之在她的心中卻是一個風流瀟灑的年輕公子，她心底生出了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柔情蜜意，心頭甜絲絲地十分受用，把眼前的痛苦盡皆忘了。

游坦之引著阿紫向前走去，不多久，便經過了一個鎮甸。兩人走在大街之上，便聽得途人不斷地發出驚嘆之聲，道：「看這個人！」「看他的樣子？」「啊呀，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那樣的人！」阿紫聽了，心中更是歡喜，只當人人都在稱讚自己身邊的人英俊不凡。游坦之心中明白，只是低著頭疾行。

阿紫洋洋得意地走著，忽然想起道：「我們要各處去尋找丐幫的長老們，牲口是少不得的，這鎮甸像是很大，正可在此選買兩匹好馬。」游坦之連聲答應，引著她找到了一家牲口行。牲口行中的人見游坦之臉上這等模樣，早已嚇得獃了，眼看他牽走了兩匹好馬，腿兒發軟，口唇哆嗦，竟是不敢計較。兩人上了馬，阿紫笑道：「王公子，你所到之處，那些人見了你都連話也說不出來，可知你一定長得氣勢懾人。」游坦之苦笑道：「我也不是有心嚇唬人。阿紫，你和我在一起可覺得害怕？」阿紫道：「那可說不定，或者我見到了你也會害怕的。」游坦之吃了一驚，忙道：「不會的，不會的！」但轉念一想，阿紫雙目已盲，自然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真面目，這才放下心來。兩人出了鎮外，並轡向西行去。游坦之有心避人耳目，專撿沒有人煙的地方走去，所到之處，越來越是荒涼。兩人都覺稱心如意，一路上有說有笑，倒也不覺寂寞。那幾天，可以說是游坦之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時刻了。過了七八天，也不知來到了甚麼地方，向前看去，只見高山連綿，人煙絕跡。阿紫開始有些不耐煩起來，道：「我們是在甚麼地方啊？怎的一點人聲也聽不到？」游坦之道：「前面便是一個大鎮了，只不過──天色已晚，只怕等我們趕到鎮上時家家都已睡靜，也沒有甚麼好玩之處了。」阿紫秀眉策蹙，道：「怎的一連經過了幾個大鎮市，全是恰在晚間？你究竟為甚麼要騙我？」游坦之變色道：「我騙你，我怎麼會騙你？只是確實湊巧了些。」阿紫撅著嘴，道：「你看，已經好幾天了，不要說未曾遇上丐幫中人，連人聲也聽不到，你叫我怎麼回遼國南京去見我姐夫？」游坦之獃了一獃，道：「阿紫，你──想要回遼國南京去？」阿紫一揚頭，道：「當然，我是遼國的端福郡主，我姐夫是南院大王，你若是見了我姐夫，一定也可以弄一個甚麼大王做做，有甚麼不好？」游坦之想起自己在南院大王府中那一段苦難的經歷，像是又回到了往日的噩夢之中，連聲音也不免有些發顫，道：「我不想做甚麼大王。阿紫，你不是說願意和我在一起麼？我們兩人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去處，快快樂樂的過日子，豈不是連神仙也不如麼？」阿紫連連搖手道：「不好，不好。若是只有我們兩個人，誰又知道我結識了你這樣一個有本事的朋友？悶了又拿甚麼來消遣？又怎能天下知名？」游坦之苦笑道：「阿紫，你──」阿紫搖頭道：「你別說了，連南院大王府中那麼多玩意兒，我還住厭了呢！你說前面有鎮市，快趕去打聽一下我們身在何處。我會告訴你，我們下一站上那兒去玩。」游坦之暗暗嘆了一口氣，他本來想帶阿紫離開中原，到人跡罕至的地方，讓她漸漸定下心來，兩人長相廝守，再也不理武林之中的爭鬥殘殺。但那究竟只是游坦之的一廂情願，阿紫的名利心如此之重，看來還有不少是非。

游坦之無法可施，只得含糊答應，又策馬向前走去。阿紫越來越是不耐煩，大聲道：「怎的還沒有到？我們像是在山中行走呀？」游坦之支吾道：「過了山，就有鎮市了。」阿紫埋怨道：「你也真是，帶我到這樣荒涼的地方來作甚？」正在說著，忽聽得一陣笛聲傳來，這笛聲似斷似續，忽尖忽沉，聽來甚是詭異。游坦之待要避開笛聲的來處，卻因正好置身在一道峽谷之中，只有向前去的一條路，若是向後退回，必定惹得阿紫生疑，只得硬著頭皮向前走去。這笛聲漸漸傳近，阿紫十分高興，道：「接近鎮市，果然不同，這吹笛的是甚麼人？可是有蛇群游近？」阿紫慣於擺弄毒物，這時笛聲中夾雜著「嗤嗤」之聲，她一聽便知是有蛇群游近。游坦之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兩條五花斑斕的大蛇向前迅速游來，在蛇背之上卻站著一人。

這兩條蛇都有手臂粗細，長達丈許，兩蛇並行而來。站在蛇身上的那人一隻腳踏著了一條蛇，如同踏雪撬一般向前滑來。難得蛇身這樣滑，他卻能站得穩的，手中還持住一枝短笛吹奏著。游坦之看得心中大奇，道：「阿紫，有奇景看了。」阿紫忙道：「甚麼奇景？快說給我聽。」游坦之道：「一個人──是一個骨瘦如柴的胡僧，兩隻腳踏在兩條蛇身上，向這裏游了過來。」阿紫甚麼古怪的玩意兒都曾玩過，這踏蛇而行卻是未曾一試，忙道：「那你快將這兩條蛇搶了過來，我們踏蛇而行，豈不是比騎馬好玩得多麼？」游游坦之料不到她會想出如此古怪的主意來，不禁心中躊躇，深悔失言。正在他不知如何應對時，兩條大蛇已到了近前，蛇上的胡僧一聲尖嘯，兩條大蛇便停了下來，那胡僧翻著眼望向游坦之和阿紫兩人。游坦之見那胡僧臉色如鐵，頭如骷髏，雙眼卻炯炯生光，不禁感到一陣寒意。

那胡僧忽然伸手向他們兩人的坐騎一指，嘰哩咕嚕講起話來，甚麼「希哈特薩」、「蒂斯瓦羅那」的講了一大串。游坦之聽出，那胡僧所說的正是波羅星教過自己的那種言語，但是他被迫而學，除了日日捱一頓打之外並無所得，這時也聽不懂那胡僧究竟是在說些甚麼。

阿紫道：「王公子，這人在講些甚麼？」游坦之道：「我也聽不懂，看樣子像是要我們的兩匹馬。」阿紫喜道：「想是他踏蛇兒踏厭了，要和我們換馬，就換給他好了。」游坦之向那胡僧望了一眼，道：「我看不像，他好像是要我們兩匹馬，給他腳下的兩條蛇充饑。」阿紫怒道：「這外國和尚，怎敢這樣大膽？」

那胡僧叫之不已，聲音越來越是尖銳。游坦之功力深厚，還不覺得怎樣，阿紫卻已覺得心煩意亂，身子搖晃著幾乎從馬上跌了下來。游坦之連忙伸手將她抱了過來，兩人共騎。阿紫剛離開那匹馬，只見胡僧右足下的那條大蛇陡地疾竄而起，旋風般將馬頸住纏，纏得那馬在地上連連打滾，慘嘶不已。阿紫驚問道：「甚麼事，甚麼事？」只見那大蛇的蛇頸竟從馬口中伸了進去，馬兒的慘嘶聲越來越是微弱了。

游坦之看得獃了，聽阿紫連問數聲，方道：「那胡僧的一條蛇將你那匹馬咬死了。」阿紫一怔，道：「不怕，叫他賠蛇兒給我們就行了。」那條大蛇這時已從馬口中退了出來，蛇信吞吐，懶洋洋地，躺在地上，就像一個人吃飽了之後在休息一樣。

另一條大蛇卻是昂首吐信，嘶嘶有聲，頗有不耐煩之狀。那胡僧指著游坦之和阿紫兩人合騎的馬，大聲呼喝。游坦之心想，這胡僧大是詭異，自己怎是他的對手？不如將這一匹馬送給他算了，忙道：「大師不必發怒，我們這就下馬。」他扶著阿紫下了馬背，向後退出幾步。轉眼之間，那條大蛇已飛竄而上，一口咬住了馬頸，只聽得呼呼有聲，頃刻便將馬腦吸食了個乾乾淨淨，然後也懶洋洋地躺了下來。

那胡僧背負雙手，來回踱步。游坦之站在一邊，不知怎麼才好。阿紫頻頻問道：「那兩條蛇兒呢？你怎麼不要他送蛇賠馬？」游坦之道：「我們和道胡僧言語不通，還是算了罷。」阿紫笑道：「言語不通打甚麼緊？你將他趕走，蛇兒不就是我們的了麼？」游坦之搜索枯腸，也想不起波羅星教自己的話中這「蛇」字是怎麼說的，聽那胡僧說的話和波羅星一樣，兩人多半同族，說不定還是相識，自己提起波羅星的名字來，只怕還有個商量，道：「波羅星。」那胡僧陡地一獃，向他望來。

阿紫「咯咯」地笑了起來，道：「原來你也會說那種怪話。」游坦之道：「我不會，波羅星乃是一個人的名字。」那胡僧向游坦之走近幾步，道：「波羅星？」游坦之點點頭道：「波羅星，波羅星，波羅星──」那胡僧陡地伸手，五根枯骨也似的手指突然抓住游坦之胸前的衣服，左手揮舞，嘰哩咕嚕的又說了一大串。游坦之大驚，道：「你這是幹甚麼？」那胡僧眼睜睜地向游坦之看了半晌。面上大有怒容，尖聲道：「波羅星？」游坦之知道自己弄巧反拙，道：「波羅星是波羅星，我可只會說波羅星三個字，你抓住我也沒有用。」他在無可奈何之際，忽然記起了一句話，忙又道：「那拉斯蒂斯派哈諦。」這句話原是「那拉站在那裏」之意，但游坦之早已忘記，這時一急之下衝口而出。那胡僧聽了不禁一怔，四面看去，以為真是有一個叫「那拉」的女子站在那裏。

游坦之本是信口胡言，目力可及處那裏有人？胡僧更是大怒，連聲叱喝不已。阿紫在一旁聽得心煩，道：「和他多囉唆甚麼，將他打發了罷！」游坦之身子一縮，想要掙了開去，卻不料那胡僧抓得十分結實，「嗤」地一聲響，胸前的衣服已被撕破，懷中的東西一齊跌了出來，其中有風波惡所贈的那柄匕首，噹地一聲跌在一塊石子上，彈起時青光閃耀，眩目難睜。那胡僧立即俯身將這柄匕首拾了起來，向游坦之揚了一揚，講了兩句話。

游坦之忙道：「這柄匕首，大師若是瞧著歡喜，就送給你了罷！」阿紫忙道：「王公子，他兩條蛇兒這樣好麼？給了兩匹馬，還要貼上一柄匕首？」游坦之啼笑皆非，道：「阿紫，你且別說話，讓我來對付他。」那胡僧握著這柄匕首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手臂突然一抖。游坦之連忙拉著阿紫後退了兩步，原來在那胡僧手臂一抖之際，匕首盪起了一團瑩瑩的光芒，寒氣逼人，還當那胡僧要與自己動手，所以慌忙後退。阿紫也感到了一陣寒風襲面，忙道：「那胡僧出手了麼？」游坦之道：「還不知道他準備怎樣。」那胡僧連抖了幾下，卻又將這柄匕首拋到了地上。游坦之道：「原來大師不要，那我就收回了。」

他大著膽子，踏前兩步，俯身去拾。那柄匕首恰好落在那本易筋經之旁，他便順手將易筋經也拾在手中。忽聽那胡僧發出了一聲怪叫，不等他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手腕又已被那胡僧五隻鐵鉗也似的手指緊緊抓住，只覺手上一鬆，匕首和易筋經又一齊跌到了地上。那胡僧不顧匕首，卻去拾那易筋經。游坦之一驚，忙道：「大師，這個不能給你。」說話時用力一掙，掙脫了那胡僧的緊抓，順手向他肩頭推去。那胡僧只顧得拾取易筋經，來不及避開這順手的一推，恰好推在「肩井穴」上，只聽得他怪叫一聲，身子平平地飛了出去。游坦之一怔，心想這胡僧的輕功好生了得，抬頭看去，只見這胡僧直飛出兩丈以外，才落下地來，落地之後，又連翻了五六個觔斗。

游坦之看得咋舌不已，連忙俯身抓了匕首在手，準備與那胡僧一拼。怎知那胡僧站定之後，向游坦之瞪上一眼，掏出短笛來吹了幾聲。那兩條躺在地上的大蛇聽得笛聲，立時昂頭擺尾，疾衝了過來。游坦之大驚，叫道：「阿紫，快退！」阿紫失聲道：「甚麼事？」游坦之來不及說話，那兩條大蛇已如風捲到。他雖然慣於弄蛇，但對這樣的大蛇也不免手足無措，一時不知該怎樣才好，只是緊緊地握住了阿紫的手。那兩條大蛇到了身前五六尺處，便不再前進，身子緊緊地盤成了一團，連蛇首也縮了起來。

# 第九十三回 胡僧奪經

游坦之見那兩條大蛇停住不動，心中才鬆了一口氣，耳際只聽得笛聲越來越是尖銳。他攔在阿紫身前，抬頭看去，只見那胡僧一面吹笛，一面手舞足蹈，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像是他意欲催蛇傷人，那兩條大蛇卻盤得緊緊的不聽指揮。笛聲高亢，吹到急處，「啪」地一聲，那支短笛竟裂成了兩半。胡僧面色一變，立即轉身疾掠而出，轉眼便離了峽谷。阿紫急問道：「怎麼了？」游坦之道：「那胡僧已走，但這兩條大蛇，卻是縮成一團，動也不動。」阿紫道：「那一定是見了你害怕之故，看來已通靈性，你走近去，看看情形如何？」

游坦之驚道：「我──走近去？」阿紫道：「是啊，你怕甚麼？」游坦之一挺胸，道：「我當然──不怕。」他在聚賢莊的時候，文不成、武不就，只跟著一個莊客學了些捉蛇弄蟲的本領，但見了這樣的大毒蛇也不免心寒。一步三捱，好不容易到了那兩條毒蛇之前，張手作勢，口中發出噓噓之聲。只見那兩條毒蛇的身子縮得更緊，似乎十分害怕。阿紫揚著頭問道：「怎麼樣？它們可聽你的話？」游坦之道：「看來這兩條蛇兒不像是通靈性的東西，收服了也沒有甚麼用。」阿紫嘆道：「我們馬也死了，不收服了這兩條毒蛇，如何趕路？」游坦之無法，只得道：「我再試試。」他慢慢伸手，向前摸去。那兩條毒蛇伏首於地，蛇信吞吐，形態十分獰惡。游坦之心中實是害怕，正想後退，那兩條蛇卻突然竄起，一口噬住了他的手臂。

游坦之發出了一聲怪叫。阿紫駭然道：「怎麼了？」游坦之道：「蛇──咬我──」他只當自己會立即毒發身亡，是以連聲音都變了。然而那兩條毒蛇卻立即鬆口，迅速地竄向一株大樹，蛇身緊緊地向大樹上纏去，越纏越緊，轉眼之間，只聽得「砰砰啪啪」之聲，兩條大蛇的蛇皮爆裂，腥血流了一地。游坦之睜大了眼睛望著那一堆蛇屍，幾乎疑心是在做夢。阿紫又叫道：「王公子，蛇毒厲害，你沒事麼？」游坦之抬起手臂，只見被咬處只留下兩排牙印，揮了揮手，也絲毫不覺疼痛，忙道：「我沒事。」阿紫仍是不能放心，道：「那兩條蛇兒呢？」游坦之道：「死了！」阿紫頓足道：「你怎麼將蛇兒打死了？」游坦之苦笑道：「不是我打死的，它們自己死了。」阿紫雖然聰明，卻也想不出是怎麼回事。那是因為游坦之體內所蓄的毒質，反在毒蛇之上，那兩條毒蛇咬了他，沾染到他的血液，反而中毒斃命。她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游坦之抬起頭來，只見遠處又有兩條毒蛇游了過來，苦笑一聲道：「沒有甚麼可惜的，又有兩條來了，比這兩條更大。」

阿紫喜形於色，道：「可是也能當作坐騎的麼？」游坦之道：「是，這兩條更奇，蛇尾纏在一處，高高昂起，還有一個胡僧坐在上面。」阿紫拍手道：「當真麼？」游坦之道：「我騙你作甚？」那兩條毒蛇來勢極快，轉眼游近前。游坦之向坐在蛇尾上的胡僧看去，只見他年紀已老，面上滿是皺紋，雙目卻十分有神，令人望之心寒。

游坦之明知逃不了，只得硬著頭皮不動，唯有希望再一次逢兇化吉。還未等他開口，阿紫已道：「兀那胡僧，你可是代你的夥伴來賠我們的坐騎？」那胡僧向兩條死蛇看了一眼，面露駭然之色，一開口，華語居然十分流利，道：「兩位可是從少林寺來的麼？」阿紫一聽對方會說華語，心中更是高興，忙道：「你怎麼牛頭不對馬嘴？我問你可是來賠我們被蛇咬死的坐騎來了？」可是那胡僧仍是答非所問，道：「那一位是受我波羅星師弟之托而來的？」

游坦之心頭大駭，失聲道：「你是波羅星的師兄？」那胡僧道：「正是，我叫哲羅星。你就是受他所托的人了？他要你轉交的東西，你就交給我罷！」阿紫秀眉微蹙，道：「王公子，這哲羅星是不是瘋子？」游坦之在少林寺中吃足了波羅星的苦頭，知道他的武功十分高強，這時聽說來的是他師兄，早已軟了半截，也忘了阿紫雙目已盲，向她搖了搖手示意不可出聲，道：「這位大師一定是弄錯了，我不是從少林寺來，也未曾見過甚麼──波羅星。」

哲羅星面現不信之色，道：「那麼你剛才何以口道波羅星之名？少林寺珍藏的梵文易筋經，如何會在你的身上？」游坦之本就不知從蕭峰懷中跌出後給自己拾到的是甚麼東西，更未聽說過甚麼易筋經，道：「大師一定是弄錯了。」哲羅星面有怒容，道：「你若想將易筋經據為己有，可莫怪我無情！」游坦之急道：「我身邊那有甚麼易筋經？你看，就是這些東西！」他攤開了雙手，那本梵文易筋經赫然在他的手掌之上。哲羅星大喜，心想：師弟將易筋經交給小子時，一定未曾向他說明，是以這小子還被蒙在鼓中。他身形一聳，從蛇尾上輕輕飄了下來。游坦之自顧自道：「你看，我身邊就是這些東西。這柄匕首不錯，大師若是看著喜歡──」阿紫在一旁，突然「咭」地一聲笑。她還記得上一個胡僧被打發走之前，王星天也是這樣說法，如今這哲羅星想必也難逃一敗，所以忍不住笑出聲來。游坦之急得走投無路，也不明白阿紫為甚麼發笑，只是獃獃地站著。哲羅星向他一步步走來，目光停在那柄匕首之上，道：「確是一柄寶刃，施主捨得麼？」游坦之忙道：「這原是別人給我的，大師只管取去就是。」

哲羅星來到了游坦之的身前，伸手慢慢抓去，眼看就將抓住了那柄匕首，卻陡地向外一移，改向那本易筋經抓來。這一下變化來得突然之極，那本易筋經輕輕易易被他奪了過去，游坦之一怔，忙道：「喂，這不行，那小本兒我有用處。」他在遼國南京幾番死裏逃生，全是仗著那本易筋經，自然不肯被人取去。哲羅星身形一飄，已向後退開了兩步，道：「你自然有用，但是我也有用。」

游坦之原是被人欺負慣了，聞言獃了一獃，只道：「那怎麼行？你硬搶我的東西，那怎麼行？」阿紫忙道：「王公子，他搶了你甚麼東西？」游坦之道：「一本小書，那是我──」阿紫又奇又氣，道：「那胡僧搶了你的東西，你就算了麼？」游坦之實是不敢得罪哲羅星，見他正在翻閱著那小本子，面上現出欣喜之極的神色，便故作大方，道：「反正也不是甚麼要緊東西，讓他拿去也就算了。」阿紫頓足道：「你這人也真怪，有那麼高的武功卻任人欺負？」

游坦之聽了，心中不禁一動，暗忖阿紫、風波惡、包不同等人，都異口同聲說他的武功高絕，想來這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但自己卻又似乎無往不利，老是有驚無險，難道是天可憐我，當真賜了自己一身絕頂武功？他究竟不是蠢到極點之人，這些日子來的遭遇，雖令他莫明所以，但終於也想到了這一點。

他忙挺了挺胸，道：「阿紫，你說得是，我去將它搶回來。」說著便大踏步地向哲羅星走去。哲羅星抬起頭，雙目炯炯向他望來。游坦之心中又不禁害怕，伸手向哲羅星手中的易筋經一指，道：「這本子不能給你，還我！」哲羅星道：「那你就拿回去罷！」游坦之心中大喜，伸手便取，怎知他這裏手才伸出，哲羅星的右臂陡地短了尺許，使他一抓抓了個空。同時哲羅星的左臂卻是長了尺許，揮掌向游坦之之背後倏地擊下，砰的一聲擊個正著。

游坦之猝不及防，被哲羅星一掌擊中了背心，只覺得氣血上湧，身不由主地跌了出去，在哲羅星身邊掠過，且跌出了六七步，方始收住了勢子。阿紫只聽得有人中掌，有人跌出，以為任何人都經不起王星天的一擊，拍手笑道：「王公子，好身手！」游坦之爬起身來，對自己貿然出手，心內十分後悔。他一度以為自己具有一身內功，怎知一出手便吃了大虧，使他信心全失。卻不知他此時內功之強，絕不在哲羅星之下，但是說到招式變化和克敵應變，卻又絕不是哲羅星的對手，所以出手奪經不成，反被哲羅星以「通臂功」打了一掌。他喘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只見哲羅星以十分奇異的眼光望著阿紫，心中更是著忙，只怕哲羅星說出自己推了一掌又跌倒在地，阿紫豈不是要大失所望？是以連忙雙手亂搖，奔向哲羅星身前，一面大聲說道：「自然，我既出手，他焉有還手的餘地？」哲羅星張大了口合不攏來。游坦之向他打躬作揖，示意他不要開口。阿紫又道：「你的東西都奪回來了麼？」游坦之忙道：「當然奪回來了。」哲羅星一揚手中的易筋經，道：「你──」游坦之幾乎要跪下去叩頭，忙著大聲道：「阿紫，我去追他，你在這裏等我，別走開！」他一面說，一面向外奔去，又向哲羅星連連招手。

哲羅星看出事有蹊蹺，便跟了上來。兩人走出了五七丈，哲羅星忍不住道：「你在搞甚麼鬼？」游坦之苦笑道：「大師，你要的東西已經得了，又打了我一掌，就讓我口頭上佔些便宜又有何不可。」哲羅星向阿紫望了一眼，詭譎地一笑，道：「我明白了，你要使那位姑娘以為你打勝了我，是也不是？」游坦之忙道：「正是如此。大師若能成全，我是感恩不盡。」哲羅星略一沉吟，道：「要我答應也可以，卻要你帶我去找我師弟波羅星。」游坦之吃了一驚，道：「波羅星在少林寺中，我怎能帶你去見他？」哲羅星道：「你既已見過他，自然知道他在何處。偌大的一座少林寺，若不是你帶路，我怎能找得到他？」游坦之雙手連搖，道：「不成，不成，我不到少林寺去。」哲羅哲一伸手，五指如鉤，將游坦之的肩頭，緊緊抓住。

如果游坦之剛才沒有出過手，這時被哲羅星抓住，一定會用力掙扎，甚至出手反抗，則不但可以掙脫，說不定還要使哲羅星吃虧。可是剛才他因對自己的武功忽具信心而出手，卻是一試不靈，這時便連掙扎的勇氣也沒有了，又不敢大呼小叫地唯恐被阿紫聽到，只得低聲哀求道：「大師放手！大師放手！」哲羅星卻不鬆手，內力緊了一緊，只當游坦之一定會高聲告饒，卻不料對方的內勁自然而然地發出反應，只覺得一股大力反震了上來。險險把他五指撞開。他吃了一驚，但再看游坦之的臉色時，卻仍是一臉惶惑之色。

這哲羅星十分奸猾，已看出事有蹊蹺，低聲道：「要我鬆手不難，只要你帶我去見波羅星。」游坦之苦笑道：「好，好！但是我也有一個條件。」哲羅星道：「甚麼條件？」游坦之苦笑道：「大師不可在阿紫面前說我不會武功。」哲羅星詫異道：「你不會武功──是的，你不會武功。」游坦之又道：「你要裝著是敗在我的手下，願意跟我到少林寺去。若是你肯答應，不要說帶你去見波羅星，便是做牛做馬，我也願意。」

哲羅星側頭想了一想，道：「好，我答應你。」立即便鬆開了手。游坦之叫道：「阿紫，這哲羅星──大師我追到了！」阿紫那知其中有這許多曲折？只當那是理所當然之事，遙遙問道：「那尾上可以坐人的兩條蛇兒呢？」游坦之道：「還在，他說可以讓你坐在蛇尾之上。」邊說邊向哲羅星頻打手勢，要他答應此事。

哲羅星點頭答應。游坦之一面苦笑，一面道：「這位哲羅星大師，十分識趣，他──打不過我，便願意聽我指使。」阿紫道：「妙極！蛇在那兒？你來抱我上去。」游坦之向哲羅星做了個手勢。哲羅星撮唇尖嘯了兩聲，那兩條大蛇尾部又纏成一團昂了起來。游坦之便扶著阿紫坐在蛇尾上。阿紫坐在蛇尾之上，高興得不住嬌笑。游坦之見她如此高興，深慶自己的辦法想得好，雖然從此要供人驅使，暫時卻可使阿紫心中歡喜，而且此去少林寺路途遙遠，中途未見得就沒有逃走的機會。

阿紫笑道：「我們要上那兒去啊？」游坦之道：「到少林寺去，好不好？」阿紫雖是天不怕地不怕，但少林寺乃是武林泰斗、佛門聖地，聽了也不禁一怔，道：「到少林寺去作甚？」游坦之道：「這位哲羅星大師說，有一位師弟被軟禁在少林寺中，他──求我去救他出來。」阿紫秀眉微蹙，道：「到少林寺中救人，你有把握麼？」游坦之道：「自然有。」阿紫道：「那我們就上少林寺去。喂！怎麼才能使蛇兒向前去啊？」

哲羅星立即發出了兩個尖嘯。兩條大蛇便向前游了出去。阿紫坐在昂起的蛇尾之上，竟是十分平穩，喜得她笑口不絕。她人本聰明，兩三天下來，學會了如何令蛇前進、後退、停止、快游的口令，不須哲羅星也能指揮如意了。

游坦之見阿紫高興，心下也是十分歡喜。那兩三天中，他不是沒有機會逃走，但叫他撇下阿紫自顧自離去，卻是萬萬不肯的。那哲羅星十分奸猾，只是看住了阿紫，使游坦之不能逃走。他們所走的雖盡是些荒辟的小道，總也難免碰到途人。他們三人，一個是滿面傷痕的醜漢子，一個是骨瘦如柴的胡僧，一個雖然娟秀美麗卻盲了雙目，而且還坐在兩條蛇的蛇尾之上，可以說得是奇形怪狀之極。膽子小的人見了，轉頭就逃，膽子大的，也只敢遠遠駐足而觀。阿紫好幾次要游坦之帶路，驅蛇進城，游坦之只是支吾以對。若是換了第二個人，阿紫早已一怒之下，自行驅蛇遠去，但他對這個王星天卻是情愫已生，雖然屢發嬌嗔，也不捨得獨自離去。

一連七八天，總算平安無事。阿紫在蛇尾上也坐得厭了，有時也下來和游坦之並肩而行。那一天黃昏時分，游坦之和阿紫兩人走在前面，哲羅星和兩條大蛇跟在後面，游坦之幾次回頭看去，見哲羅星落在約莫兩丈之後，若是拉著阿紫疾奔，只怕可以逃脫，卻又怕萬一逃不脫時，哲羅星一個翻臉，拆穿自己的本來面目，那就弄巧反拙。他心中猶豫不決，頻頻反顧，竟連有人迎面而來也未覺察。還是阿紫先聽到了異聲，停下腳步道：「王公子，前面有人來了。」游坦之連忙向前看去，只見一人身穿灰布僧袍，神光瑩然，寶相莊嚴，臉上微帶笑容，雖是緩步而來，那來勢卻是極快，轉眼之間，便和他們擦肩而過。阿紫已有好幾日未曾遇到外人，那哲羅星又是一問三不答的人，正覺氣悶，忙問道：「王公子，來的是甚麼人？」游坦之道：「是一位高僧。」

阿紫道：「呸，一個和尚罷了，你怎知他是高僧？」游坦之回頭一看，那僧人也正轉過頭。游坦之見他臉上神采飛揚，隱隱似有寶光流動，便如是明珠寶玉，自然生輝，令人一瞧，心中便自然生出欽仰親近之意，忙道：「阿紫，確是一位高僧。」阿紫笑道：「你叫他站住，我來問問他，看他是高僧呢，還是一個酒肉和尚？」游坦之大吃一驚，忙道：「阿紫，這位大師寶相莊嚴，你怎可出言戲弄於他？」阿紫卻已叫道：「喂，大和尚，你可聽到我的話？你是不是從少林寺來？」游坦之暗暗叫苦，卻又阻之不及，只見那和尚身形一凝，停了下來。

哲羅星也已聞聲走近，向那和尚望了一眼，面上登時變色，道：「大輪明王是何時駕臨中土的？」大輪明王鳩摩智聞聲便知，笑道：「哲羅星佛兄，何以不在天竺靜修，卻來宋國游歷？」游坦之聽得哲羅星神色凝重，又聽他稱那和尚為「大輪明王」，心想此人一定大有來歷，便打算乘兩人問答之際，帶了阿紫脫身而走。卻聽阿紫說道：「大和尚，你的法名便叫大輪明王麼？」鳩摩智始終未曾轉過頭去看看哲羅星，對阿紫也只是略望了一眼，卻將一雙眼盤定在游坦之的身上。

游坦之被他望得心中發毛，竟是手足無措。鳩摩智雙手合十，道：「這位施主貴姓大名？」他一眼便看出游坦之目蘊異光，功力深湛，竟是一位前所未見的異人，但偏偏面目如此醜陋，是以動問。而他在雙掌合十之際，一股內力，已自無聲無息向前襲出。游坦之功力深厚，被鳩摩智的那股內力襲在身上，竟然毫無所覺，只道：「──我叫──」他見對方一雙眼睛神光湛然，似乎能洞察肺腑，這「王星天」的假名竟爾不敢出口。鳩摩智道：「施主定有難言之隱，是以不願以姓名告人，是也不是？」游坦之支吾道：「可以──這麼說。」阿紫本因那個甚麼大輪明王竟對自己理也不理而生氣，這時聽他向游坦之動問，心中才高興起來，暗忖定是王星天一表不凡，氣勢懾人，使這和尚心中慌張，竟連自己的問話都聽不到了。她聽得游坦之不肯說出姓名，便大聲道：「大和尚，這位乃是西域極樂派掌門人王星天王公子，你見識少，自然不識得他了。」

鳩摩智心中大疑，他雖從吐蕃而來，但對天下武林門派，卻也了然於胸，早年更曾和慕容先生交遊，暢論武學，慕容先生乃是天下第一奇人，對各門各派的武功均曾提及，唯獨未曾聽到過「極樂派」三字，而眼前這醜漢的武功卻又確實不同凡響，不禁遲疑道：「極樂派？」

阿紫笑道：「我說你見識淺陋不是？這極樂派乃是達摩老祖手創的門派。你若是從少林寺來，就快回去，說是極樂派掌門王星天和星宿派掌門段阿紫聯袂來訪，吩咐寺中僧人，均在少室山中迎接我們！」阿紫自從盲眼以後，又和游坦之在一起，即生活在幻想之中，她卻把那些幻想，認作了現實生活，所以開出口來，竟與狂人相似。鳩摩智見多識廣，淵博多智，聽了這幾句話也瞠目不知所對，獃了一獃，道：「女施主，那星宿派掌門段阿紫卻在何處？」

阿紫咯咯笑道：「老大一個人，站在你的面前，你竟看不到麼？」鳩摩智更是疑惑，道：「原來女施主便是星宿派掌門，那麼丁春秋──」阿紫道：「講給你聽，也好叫你這沒見識的人知道一下武林情勢的變幻，丁春秋敗在我和王公子的手中，早已丟了星宿派掌門之位了。」鳩摩智點頭道：「哦，如此說來，這位王公子的武功確是非同小可了。」

阿紫雖然將游坦之打敗丁春秋說成「我和王公子打敗丁春秋」，鳩摩智卻一眼便看出阿紫的武功極其尋常，若是有人打敗了星宿老怪，那便一定是這「極樂派掌門人」下的手，所以他才特意如此說法，來試探一下對方的口氣。阿紫得意地道：「自然，你看到那胡僧哲羅星沒有？他來自天竺，能驅蛇而行，但王公子只一招便將他打敗，叫他一路聽憑我們役使。」鳩摩智含笑道：「原來如此。哲羅星佛兄在天竺也算得是一位高手，何以竟這樣不經打？」哲羅星聽出鳩摩智有意奚落，不禁怒發如狂。

哲羅星為了救他師弟，必須要人帶路，又知游坦之曾見過波羅星，是以甘願自認敗北，押了兩人同行。但這時阿紫卻將假作真，而且當眾宣揚，若是對別人說起，哲羅星也就可忍則忍，偏偏這番話是說給吐蕃國大輪明王鳩摩智聽的。吐蕃鄰近天竺，兩國皆奉佛法，高僧時通來往，自己在中土丟臉一事，傳了開去，叫自己如何回天竺見人？他心下怒極，一聲冷笑，道：「原來我是一招便敗在那位王公子手下的麼？」阿紫道：「至多是兩招，你還能支持到第三招麼？」游坦之急得滿頭大汗，道：「阿紫，別再說了！」阿紫道：「不行，這胡僧反覆無常，你再須出手教訓教訓他。」游坦之語不成聲，道：「教訓教訓？」

阿紫還未開口，哲羅星已一聲冷笑，道：「小姑娘，你別做白日夢了，他和我動手，只一招已跌了個倒栽蔥，唯恐給你知道，求我裝作敗在他手下。他又怎能教訓於我？」游坦之聽得哲羅星將一切事情全都抖了出來，心中暗叫「完了，完了！」雙腿一軟，「咕咚」一聲，坐倒在地。阿紫卻翹起了嘴唇，道：「你才在做白日夢哩！你是甚麼東西，能一招將王公子打敗？他又為何要求你替他遮瞞？」

鳩摩智聽得哲羅星這樣說法，心中也自不信，道：「佛兄，出家人不打誑語。」哲羅星冷笑：「待我將他擒住，明王便信了。」阿紫怒道：「王公子，這胡僧如此無禮，非給他吃些苦頭不可！」游坦之只覺得腦中嗡嗡作響，對阿紫的話竟是無言可答。他知道，如今阿紫雖還不信哲羅星的話，但再過片刻，等哲羅星將他擒住時，她卻是非信不可了。自己這些日子來費盡苦心，編織著一個美麗的謊言，這時眼看就要戳破了。他坐在地上發獃，連哲羅星來到了他的身前也不知道。鳩摩智眼看哲羅星即將出手，踏前一步，道：「且慢！這位王施主的武功極高，佛兄難道看不出來麼？」哲羅星自然也看得出，但他的確曾以一招「通臂功」將游坦之擊得倒地不起，因之一聲冷笑，道：「他武功雖高，卻萬不及我。」

鳩摩智「未必」兩字已待出口，但轉念一想卻又不再言語，默然向後退出。哲羅星喝道：「起來與我動手！」游坦之低著頭，望著地面，身子簌簌發抖，只聽得阿紫道：「王公子何必站起來與你動手？他坐在地上，也一樣將你打發了。」哲羅星一聲冷笑，倏地伸手，向游坦之的肩頭抓下，五指如鉤，深深陷入游坦之的肌肉之內。游坦之功力深厚，並不覺得疼痛。哲羅星手臂一振，便將游坦之提了起來。

游坦之忙道：「大師放手！大師放手！」哲羅星冷冷地笑道：「是你勝了我，還是我勝了你，說！」游坦之喉嚨發乾，回頭向阿紫望了一眼，只見阿紫面上也帶著焦切之色，顯然她也在等著這個回答。游坦之心想，可以使阿紫遲失望一刻，也是好的。他大聲道：「當然是你敗在我的手下。」哲羅星大怒，手臂揚得更高。他身量不及游坦之來得高，但他精擅「通臂功」，另一隻手臂越縮越短，提住游坦之的手臂越伸越長，竟將游坦之提得雙腳離地，懸在半空。

哲羅星桀桀怪笑，道：「如今怎樣？」阿紫面現疑惑之色，道：「王公子，怎麼了？」游坦之心頭難過之極，暗忖再瞞也是瞞不過去了，他苦笑一下，道：「阿紫，我對你實說了罷，我其實──」他話還未曾講完，阿紫面上已經變色。游坦之陡見阿紫花容黯淡，連忙住口。阿紫已顫聲問道：「你其實怎樣？」游坦之一咬牙，道：「我其實在戲弄他，你想，我──連丁春秋都不是我敵手，怎會怕一個胡僧？」阿紫看不到游坦之被人提著身懸半空的狼狽情形，聞聲立時展顏一笑。

鳩摩智見游坦之總不還手，也是十分奇怪，又把游坦之暫時安慰阿紫的話信以為真，道：「王公子真乃是遊戲三味的高人。」游坦之聽了這話，不由心中一動，暗忖著這大輪明王的長相氣度分明是個絕頂高手，或者能夠救自己，忙道：「這位大師，依你看來，我──要怎樣才能勝他？」阿紫忙道：「你何必還要問人？」游坦之道：「我要試試這位高僧的武學。」阿紫一笑道：「原來如此。」鳩摩智一時也看不準游坦之的虛實，微笑說道：「你若掌擊他的『少海穴』，他便不能不放開你了。」游坦之忙道：「那『少海穴』卻在何處？」鳩摩智只當游坦之在考他，心想這一問卻問得無聊了，少海穴的部位，學武之士焉有不知之理？隨口答道：「在『靈道穴』之上八寸五分，『青靈穴』之下六寸一分。」游坦之急得滿頭大汗，他年少之時，父親和伯父教他認穴，他一天認不上一個，就算記得了，玩上兩天他又忘卻，人身數百穴道，他認得出的至多只有三五個，這時，他既不知「少海穴」位於何方，更不知「青靈」、「靈道」兩穴在甚麼地方，只得又問道：「那兩個穴，又在何處！」

哲羅星不等鳩摩智開口，已經沉聲道：「大輪明王，你這是何意？」鳩摩智一笑，道：「這位王施主在考問小僧武功，小僧不能不答。」哲羅星怒道：「他知甚麼武功？若是他懂武功的話，何以不知少海穴是左手臂上？」哲羅星的一句話，倒提醒了游坦之，使他知道大輪明王要自己攻擊的穴道，位在手臂之上。他被哲羅星抓住了右肩，右手轉動不靈，只得揚起左手來，哲羅星見游坦之果然要自己動手，心中大怒，五指陡地一用力，瘦骨嶙峋的手指探深陷入了肩內。但游坦之仍然了無所覺，倒是哲羅星反覺對方的肩頭，生出了一股極大的吸力，自己掌中所蓄的力道似欲離體而去，大驚之下，不等游坦之這一掌擊到，手臂一揚，已將他拋了出去。游坦之一掌拍出，身子已被哲羅星向上拋起，如斷線風箏也似翻跌出兩三丈之外，才「砰」的一跤跌在地上。那一跌，換了尋常人便難以禁受，游坦之卻是若無其事，一骨碌站了起來。

哲羅星冷笑一聲，道：「明王你看如何？」鳩摩智睿智圓通，已經看出游坦之內力極其深厚，但於武學之道可以說是一竅不通，等於是一塊璞石，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石中所藏的乃是稀世寶玉。他有意搖了搖頭，道：「你雖然將他摔出，但據我看來，不是他有意相讓，便是存心戲弄於你。」游坦之心中正在沮喪，聽得大輪明王如此說法，立時又有了主意，大聲道：「是啊，我這是和你玩玩，虧你還在洋洋得意！」

哲羅星怒極而笑，道：「原來你是在戲弄我，那麼我問你，如此重要的達摩易筋經，如何會到了我的手中？」阿紫「咦」地一聲，道：「王公子，這易甚麼經，你不是說已經奪回來了麼？」游坦之忙道：「早已奪回來了，別聽他胡說！」哲羅星怒火上頭，甚麼也顧不得了，伸手自懷中將那本梵文達摩易筋經取了出來，道：「那麼，這又是甚麼東西？」他這裏才將那本梵文易筋經取出，鳩摩智的身子便陡地暴漲了尺許，衣袖鼓盪，如為狂風所拂。但他為人機智，立即恢復了常態，剛才那一下變異，連哲羅星也未曾注意。游坦之見哲羅星取出了易筋經，不禁苦笑，但他想反正阿紫目不能視，自己還可以胡混下去。他哈哈、嘻嘻的強笑了幾聲，道：「你手中托的那是甚麼東西？笑死人了！哈哈──呵呵──」哲羅星怒道：「你瞎了不成，自己的東西也不認識了？」鳩摩智插口道：「佛兄，這本經書，請暫借一觀。」他說話時雙手藏在袖中，面帶笑容，彷彿毫不經意。

# 第九十四回 林中少年

哲羅星一聽出鳩摩智的口氣，心中猛地一驚，連忙轉頭向鳩摩智看來，見他面帶笑容，一雙手又籠在袖中，這才略覺放心，但就在這剎那間，忽有一股柔和之極的內勁撞向他右手的脈門。哲羅星不覺手腕一麻，五指陡地鬆開，那本梵文易筋經脫離了掌握向上跳起，心知著了這位大輪明王的道兒，百忙中向鳩摩智看去，只見他臉上始終帶著溫和的笑容，身上僧袍連衣袖也沒飄動半分，竟不知他是怎樣發出了那股大力。哲羅星足尖一點，身手疾拔而起，原擬抓回那本易筋經。但人在空中。那股柔和之極的內勁又是無聲無息地襲到，正好撞在他的胸口之上，攪得他氣血翻湧，一聲怪叫向後倒翻了出去，怒叫道：「大輪明王，你這算是做甚麼？」

鳩摩智微微一笑，伸手一招，那本易筋經飛到了他的手中，道：「這易筋經是少林寺之物，我便以少林寺的武功將它奪了回來。」哲羅星究竟也不是普通人物，聽了之後，驀地想起，道：「無相劫指？」鳩摩智微笑不答。哲羅星垂頭喪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在一旁目擊經過的游坦之，到這時才吁出了一口氣來，道：「這位大師好大的神通！」鳩摩智使「無相劫指」之際，神色不動，指力從衣袖中暗暗發出。哲羅星一點就明，知道那是「無相劫指」功夫。但游坦之如何懂得？還當是大輪明王佛法無邊之故，所以不說「這位大師好武功」，而說「這位大師好大神通」。鳩摩智微笑道：「雕蟲小技，不免貽笑方家了。」

阿紫目不能視，這時聽得三人都開口講話，卻又難以判明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急得連聲問道：「怎麼了？王公子，你和這大和尚動手了麼？」游坦之還未回答，鳩摩智已經伸手向游坦之的掌心握去。他早已看出游坦之的功力極高，但又眼見他毛手毛腳地被哲羅星摔了出去，令他心中疑惑不定，此際便想試一試游坦之的功力究竟如何？游坦之冷不防被鳩摩智握住了手，全身都震了一震，體內陰寒之氣自然而然地凝聚到掌心之中。鳩摩智陡地覺得自己所發出的內力竟為對方源源吸去，連忙鬆手撤臂，嚇得心頭亂跳。這種情形，他當日在大理天龍寺中和段譽對掌，也發生過一次，卻不料如今又重演第二回。鳩摩智以吐蕃國國師之尊，東來中原，雖說是要向天龍寺索取「六脈神劍」劍譜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但其意還在於揚名立威。卻不料先受挫於天龍寺，接著想要挾制保定帝，又被段譽一出手便將他嚇退。段譽乃是大理段家子弟，武學深湛，還有可說，眼前這王星天卻是甚麼人，何以武功也如此詭異？看來中原武林能人輩出，自己竟是難以逐鹿了。

他獃了半晌，才發出一聲長笑，道：「這位女施主不必擔心，小僧和王施主惺惺相惜，怎會動手？」阿紫聽得心花怒放，道：「大和尚，你倒滑頭，明知打不過王公子，樂得說風涼話。」鳩摩智「哈哈」一笑，道：「女施主既是星宿掌門，想必聽聞過小僧的法名？」阿紫道：「那要看你是不是真的很有名，天下和尚多的是，阿狗阿貓我都要認識麼？」鳩摩智仍是面帶微笑，道：「小僧是吐蕃國師，大輪明王鳩摩智。」阿紫聽了，身子猛地一震，禁不住俏臉發白。游坦之吃了一驚，忙道：「阿紫，你作甚麼？」阿紫獃了好半晌，才搖了搖手道：「沒有甚麼。」她面色發白，並不是為了害怕，而是因為興奮。她乍一聽得「大輪明王」四字，並沒有甚麼印象，但是「吐蕃國師大輪明王鳩摩智」之名，她卻曾聽得星宿老怪提起過，知道那是一等一的高手。如今連鳩摩智這樣的人物尚且對王星天忌憚三分，自己是何等幸運，竟能結識王星天這樣武功絕頂的多情公子！

阿紫心中高興，道：「原來是鳩摩智大師，適才言語無狀，多多得罪。」游坦之聽得鳩摩智推崇自己，只當是鳩摩智故意替自己遮瞞，心中已是感激涕零，連忙低聲問道：「阿紫，這位大師大有來歷麼？」阿紫道：「自然，他是佛門高人，非同小可。」這時阿紫讚揚鳩摩智，便等於是在提高她心內所愛的王星天的地位。游坦之連忙向鳩摩智行下禮去，道：「大師，小可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

鳩摩智並不出聲，只是向游坦之作了一個手勢，又向阿紫指了一指。游坦之陡地明白，對方完全知道自己的心意，他這時只打手勢不出聲，當然是在為自己遮瞞了。游坦之自小不得父親、伯父歡喜，後來更是在江湖上顛沛流離，受盡了苦楚，從來也沒有人關心他、照顧他。遇到的人都當他是腳底下的泥，可以隨意踐踏，像鳩摩智那樣體諒他、了解他的人，還是第一次遇到。一時心中感動之極，雙腿一曲，竟不由自主跪了下去。鳩摩智袍袖一拂，一股大力，將他托了起來，道：「王施主，若是你不嫌棄小僧，我們結個方外之交如何？」

游坦之忙道：「大師，小可──怎敢？」阿紫道：「王公子，雖然鳩摩智大師是吐蕃國的國師，只要你到了遼國南京，遇著我姐夫是遼國南院大王，你的身份自然也低不了，倒不必過於自謙。」鳩摩智聽了一獃，遼國乃是當時一等強國，南院大王是一人之下的大臣，看來這瞎眼小姑娘倒是個金枝玉葉，說道：「這位女施主說得不錯，王施主不必太謙了。」游坦之搖手道：「大師，我──」鳩摩智一揚手，一股勁風逼了過來。游坦之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下半句竟是說不出來，只聽得一股細若游絲的聲音鑽入了耳中：「你若是再加推辭，必然被段姑娘看出破綻。我如今也不能與你多說，今晚子時，我會前來看你，到時再作詳談便了。」

游坦之連連點頭，看阿紫和哲羅星兩人像是根本未聽到鳩摩智的話，心知鳩摩智這一番話是專對自己一人而說的。他咽下了一口口水，道：「大師既不見棄，小可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鳩摩智「哈哈」大笑，道：「想不到無意之中，竟結識了王公子這樣一位英雄人物，實是教人高興。」游坦之則衷心地道：「小可若能時時得仰大師丰采，已是心滿意足。」鳩摩智轉過頭去，對獃在一旁面色發青的哲羅星道：「佛兄，我看王公子也用不著你，不如向王公子求個情，准你自回天竺去罷！」事到如今，哲羅星不但不能再叫游坦之帶著去找波羅星，而且那本梵文易筋經又被鳩摩智奪了去，心中怒極恨極，漸漸萬念俱灰，道：「王公子，我想回天竺去了。」游坦之自是求之不得，忙道：「大師請便。」阿紫道：「這兩條蛇兒，我也不要了，你帶著它們滾遠些，可別再教我撞上了。」哲羅星垂頭喪氣地帶著兩條大蛇，一齊向西離去。鳩摩智道：「兩位請便，小僧身有要事，且謀日後相會。」游坦之聽得鳩摩智要走，不禁悵然若失，但想及他今晚子時又會前來，才忍住了心頭的悵惘，道：「大師請。」鳩摩智臨去時又是微微一笑，在寶相莊嚴之中，使人感到親切崇仰，真如神仙中人。游坦之看得獃了，直到阿紫催促，他才如夢初醒，兩人繼續緩緩前行。游坦之只盼天黑，天黑之後，又只盼子夜到來。夜深露宿，阿紫早已在草地上睡著，游坦之卻來回踱步，翹首相望。到了午夜時分，果然看到鳩摩智如行雲流水也似飄然而來，游坦之連忙跪了下去，鳩摩智伸手扶起，道：「我們既已為友，如何還行此大禮？」游坦之道：「大師，小可萬萬不敢高攀，即使與大師為奴為僕，也覺自慚形穢。」

鳩摩智微笑道：「別吵醒了段姑娘，我們走遠些。」他攜了游坦之的手，向外走去，只不過走了小半里，他已以七種不同的武功來試游坦之的內功門路，卻只試出對方的武功像是星宿派的「化功大法」，但功力之深竟是難以測度，而體內所蓄至陰至寒的毒質也已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鳩摩智早已存了利用游坦之之心，此際意念更決。游坦之卻是毫無所知。不一會兩人來到了一座林子之中，游坦之又要跪下行禮，被鳩摩智輕輕扶住。游坦之又哀怨道：「大師，你神通如此廣大，對我又這樣好，若不受我一拜，我怎能安心？」鳩摩智微笑道：「如今我只是與你為友，若是我有意收你為徒時，你再拜我不遲。」游坦之一聽此言，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來。當日他拜丁春秋為師，見丁春秋仙風道骨，飄然不群，已是十分高興，以為有了這樣的師父，便也不會再給人欺負了。卻不料他和丁春秋之間的關係由阿紫而起了重大的變化，正想另投明師，這鳩摩智雖是陰險深沉，卻是寶相莊嚴，令人一望便生出崇敬欽仰之心，何況丁春秋對他用強，而鳩摩智卻幫了他一個大忙，是以當他聽出鳩摩智言下頗有收自己為徒之意，實是高興之極。他手舞足蹈了一會，猛地想起，這大輪明王是個和尚，自己若是拜在他的門下，豈不是也要剃髮為僧，又怎能和阿紫長相廝守？一想及此，不禁猶豫起來。鳩摩智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意，微微笑道：「日後你若有意拜在我的門下，算是我的俗家弟子也無不可。」游坦之大喜過望，道：「大師，那麼弟子──」猶未講完，鳩摩智衣袖一拂，一股勁風將他的話逼了回去，道：「我尚未答應收你為徒，你何以自稱弟子？」游坦之搔耳抓腮，不知怎樣才好。鳩摩智道：「你若真的有心拜在我門下，先要積幾件善功，才能蒙我收錄。」游坦之忙道：「尚請大師指點。」鳩摩智微笑道：「有一個大惡人，姓段名譽，你可曾聽到過他的名字？」

游坦之將「段譽」的名字念了兩遍，道：「未曾聽過。」鳩摩智道：「這人的外貌像是一個王孫公子，看不出他有甚麼壞處，實在卻是個窮兇極惡之人，天下四惡之中的老三兇神惡煞南海鱷神，便是他的弟子。」游坦之吃了一驚，道：「那段譽是岳老三的師父？那當真惡得可以了。」他無甚見識，這時聽了鳩摩智一面之詞，便深信段譽是個大惡人。鳩摩智道：「你要積善功時，第一件事便得去對付這個大惡人段譽。」游坦之猛地吃了一驚，道：「大師，這──段譽既是這樣的大惡人，武功自是高強之極，我──我只怕──」他說到後來，兩排牙齒打顫，竟是語不成聲。鳩摩智道：「你看我神通如何？」游坦之道：「大師神功絕世，小可見所未見。」鳩摩智道：「這就是了，我教你一招功夫，你見了段譽，只消和他手掌緊握，就可將他制住了。」游坦之半信半疑，望著鳩摩智。鳩摩智裝模作樣，在游坦之的身上拍了幾下，道：「我已將功力度入了你的體內，你若是未見段譽，千萬不可和人用力握手。」游坦之點了點頭，道：「那麼，段譽在甚麼地方？」鳩摩智道：「你明日一早，由此向東過去，走出七八里便可以碰到他了。他正在一個杏林之中獃坐。」游坦之攤開自己的手掌看了半晌，道：「好，我明日一早便去。」鳩摩智見狡計已售，站起來說道：「我們就此分手，等你事成之後，我自會再來看你。」他有心賣弄，話才出口，身形倏地飄超，一股輕風過處，人已無影無蹤。游坦之咋舌之餘，更喜得遇明師。鳩摩智是因為受過大理段氏的氣，自己卻無可奈何，又看出游坦之與段譽的武功，大有相似之處，只不過一個至陽至剛，一個卻至陰至毒，才利用游坦之的無知，要他去和段譽一拼。

游坦之在林中獃站了好一會，方轉身走開。他輕輕回到阿紫的身邊，只見她仍是沉沉熟睡，在星月微光之下看來，那俏麗的臉龐更是顯得十分可愛，又見她嘴角微微上翹，像是在夢中想到了甚麼有趣的主意或是捉弄了甚麼人，因此不由自主好笑。游坦之獃獃地看看，恰有一陣輕風掠過，將阿紫的長髮吹掉在臉上，他便伸手輕輕撥了開去。阿紫似有所覺，略翻了一個身，口中呢喃道：「王公子，王公子，天下武林只知南慕容、北喬峰，卻不知道還有你這個西域極樂王。」

阿紫分明是在講夢語，游坦之聽了心中十分受用。南慕容、北喬峰，全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卻可與這兩人相提並論，可知她對自己的情深似海。他伸手撫摸著臉上凹凸不平的疤痕，覺得自己冒著奇險劇痛扯去了頭上的鐵面具，確是十分值得，他日如果能夠拜大輪明王為師，說不定真能學就一身武功，那時候不用再怕被阿紫看穿底細，日夜提心吊膽了。

游坦之以臂作枕，在阿紫的身邊躺了下來，仍是側著頭望住她，這一夜竟未曾合眼，朝曦初升，慢慢移到阿紫的臉上，她才軟洋洋地伸了一個懶腰，坐起身來。游坦之忙道：「你醒了。」阿紫一個轉身，伏在草地之上，伸手按住了游坦之的手背，道：「我做了一個夢。」游坦之問道：「你夢見甚麼了？」阿紫道：「我夢見天下的高手全都集在一起，互爭雄長，以定武功次序。」游坦之道：「結果誰佔了第一？」阿紫笑了起來，道：「有一個倜儻不群的年輕公子，拳打南慕容、腳踢北喬峰，少林高僧不敢出手，星宿老怪連聲討饒，武功天下第一的自然便是這位少年公子。」游坦之道：「這個少年公子卻是誰啊？」阿紫臉上一紅，在游坦之的手臂上停了一下，道：「就是你啊，你這個糊塗蟲！」

游坦之飄飄然，陶陶然，一時之間，不知講甚麼才好。阿紫「咯咯」一笑，道：「怎麼，你打不過他們麼？」游坦之忙道：「阿紫，別只管說夢話了。今日我要去對付一個大惡人。」阿紫忙道：「甚麼大惡人？」游坦之心想，阿紫姓段，那段譽也姓段，不要自己講了出來，惹她心中不快，便道：「我也不知他叫甚麼，只知他是一個兇惡之極的人，非除去不可，而那人的武功又十分詭異，我和他出手的時候，你最好站遠一些。」阿紫道：「我知道了。其實，反正你總是贏的，我站得是遠是近，又有甚麼關係？」游坦之道：「我們這就該走了。」兩人手攜手的向東走去。

走出了十里左右，果然看到前面好大的一片杏林。游坦之想到自己立即就要和一個武功高強的大惡人動手，雖說大輪明王已教了自己法門，但總是有些膽怯。他頻頻攤開手掌來看，只覺手掌仍和往日無異，不像是有了極高武功的樣子，心中更是忐忑不定。到了杏林之外，竟踟躕不前起來。阿紫問道：「已經到了麼？」游坦之道：「這裏是一片杏林，據說那大惡人便在林中躲著，你就在這裏等我罷！」

阿紫本來是個誰的話都不肯聽從的人，這時卻竟然十分柔順，道：「好，你去對付大惡人便是，我在這裏等著。」游坦之引著阿紫在一個老樹樁上坐下，自己便向林中走去。那杏林十分茂密，綠葉成蔭，剛進去便覺得一片陰森森地，甚是怕人。游坦之走了片刻，不見有人，心想那段譽一定已不在林中，正欲轉身退出，忽聽得東北角上傳來了一聲輕嘆。游坦之一獃，連忙循聲尋去，轉了幾轉，便看到一個人背負雙手，昂首向天而立，正在不斷地長嗟短嘆。游坦之隱起了身子，暫不出聲。

游坦之隱身樹後，向前看去，只見那人一味唉聲嘆氣，心想這人大約不是段譽，若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怎會獨個兒在這裏唉聲嘆氣？他又向前走出了一步，突然聽得那人道：「王姑娘啊王姑娘，你可知有人在為你愁腸九轉？」游坦之心中「啊」地一聲，忖道：原來還是一個多情種子，看來他戀著一個姓王的姑娘，卻是不能如願。游坦之一面想，一面又走前了兩步，只見那人聞聲轉過頭來，即是個溫文爾雅的青年公子。這人正是段譽，本在苦苦思念著王玉燕，聽得身後響起腳步之聲，想起昨日曾與鳩摩智相遇，不要又中了他的暗襲，是以連忙轉過身來，定睛看時，只見面前站著一個從未見過的醜漢子，不禁心中一奇。游坦之看清了段譽神色悵惘，卻是年輕英俊，那裏像是甚麼大惡人？他不等段譽開口，便道：「這杏林之中，將要有一場惡鬥發生，閣下還是快快離開的好！」段譽心不在焉地應一聲，仍是站著不動。游坦之又道：「看閣下的樣子，不像是武林中人，惡鬥一起，難免波及，還是快快離去，到別處去長吁短嘆的好。」段譽本來就對武事十分厭惡，這時他已經身懷絕技，天性中好惡仍然不變，聞言雙眉緊皺，道：「我只當這裏清靜，可以容我靜思。你們為甚麼不到別處去打？」游坦之道：「有人約好了在這個杏林之中相見。」段譽嘆了口氣，道：「那麼，尊駕何以不怕？莫非尊駕身懷絕技麼？」游坦之苦笑了一下，道：「我想走也走不了。」段譽奇道：「為甚麼走不了？」

游坦之道：「杏林中將起的惡鬥，我便是其中的一方，叫我如何走得脫？」段譽看出對方雖是醜得天下少見，心地卻是甚好，忙又勸道：「防患未然，你如今離開杏林，不是可以免去一場惡鬥了麼？」游坦之道：「不行，我專誠來找一個大惡人的晦氣，豈可面還未見便自離去？」段譽早知武中的恩怨是非，絕非自己輕描淡寫的幾句勸說所能阻止，想了想道：「那麼這大惡人是誰？」

游坦之道：「這大惡人的名字，閣下還是不要聽的好，一聽只怕會嚇著了。」他見對方是一個文弱公子模樣，是以便不與他提起「段譽」之名，卻又那裏料得到對方正是段譽？段譽本也不喜聽甚麼大惡人的名字，聞言正合心意，也就不再問下去，道：「那麼閣下是那大惡人之敵了？」游坦之茫然道：「我──不知道。」

段譽心中更奇，道：「你並無勝過那大惡人的把握，卻又來這裏找那大惡人的晦氣，天下那裏有你這樣的傻子？」游坦之苦笑連聲，道：「我自己雖然一無所能，但是有一個神通廣大的高僧，曾在我身上拍打過幾下，還教了我一個法門，只要我一握那大惡人的手，就可以打退那大惡人了。」游坦之在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實是連他自己也毫無信心。好在段譽對於武學之道，也是一知半解，聽了只覺有趣，道：「你手心之中，可有甚麼法寶？」游坦之攤開手來，道：「你看，還是和平時一樣。」段譽道：「那麼，你心中其實是並不相信那聖僧所言了。」游坦之搖了搖頭，卻並不出聲，竟是不置可否，接著又長嘆了一聲，道：「閣下不必多理，快請離開此處罷！」段譽道：「不妨事，我別的本領沒有，若是只想逃走，卻還沒有甚麼人抓得住我，就讓我在旁看一看好了。」段譽其實並不想看人惡鬥，只不過他看出游坦之為人老實，看情形多半打不過那個大惡人，準備到時助他一臂之力，拉了他逃走，免為那大惡人所傷。游坦之道：「閣下不怕受累麼？」段譽道：「我與那大惡人並不相識，何受累之有？」游坦之見勸他不醒，也不再多說，徑自向杏林深處走去。杏林中綠蔭森森，游坦之找了一遍，卻不見有人。

游坦之心中奇怪，暗忖一定是大輪明王弄錯了，或者那惡人段譽早已離開了這座杏林。他轉過身來，只見段譽正跟在自己後面，心中陡地一動，想起了大輪明王聽說的話來。大輪明王曾說那段譽的外表像是一個王孫公子，眼前這人，氣度華貴，難道他正是──游坦之打了一個冷噤，望著段譽，正想問他叫甚麼名字，但轉念一想，眼前這年輕公子若是惡人，世上只怕也沒有甚麼善人了，自己何必多此一問？正在他猶豫不決間，突然聽得杏林之外響起了「哈哈」一笑，這笑聲十分嘹亮豪爽，接著便傳來一個女子的嬌笑聲，卻又是嫵媚之極。游坦之想起阿紫在林外等候自己，若是有外人到來，只怕又要橫生枝節，連忙向林外奔去。他這裏身形才一展動，身邊陡地飄起了一陣輕風，段譽的身法比他更快，已在他身旁掠過，向前飄了出去。游坦之心中一凜，「啊」地一聲，心道：原來這人竟具有這樣高明的身手，但他又看到那人的面色神情像是中了邪，不禁一獃，段譽已經奔出他視線之外。

游坦之側耳聽去，杏林之外，隱隱傳來講話之聲，卻又聽不真切。他身形掠起，又向前飛奔，轉眼之間，便已奔出了杏林之外，只見段譽背負雙手當路而立，兩眼直勾勾地望著前面。游坦之四面一看，卻不見阿紫，心中大急，揚聲叫道：「阿紫！阿紫！你在甚麼地方？」他心中的焦急難以形容，叫了兩聲，聽不到阿紫的回音，急得額上青筋暴現，滿身汗如雨下。他走到了段譽的面前，道：「閣下先我出林，可曾見到阿紫麼？」段譽雙眼仍是望著前面，路上靜盪盪地並無一人，也不知他在望些甚麼。游坦之問了七八聲，他才茫然道：「阿紫？」

游坦之道：「是，一個著紫衫的美麗少女，她雙目已盲，想來走不遠的。唉，你可曾見到她？」段譽道：「她去了！」游坦之一獃，道：「她到那裏去了？」段譽苦笑了一下，道：「她去了，她連眼角也未曾向我望，像是根本沒有我這個人一樣。」游坦之又驚又急，道：「你究竟在說甚麼？阿紫呢？你一定看到她的？」他一面說，一面抓住了段譽的肩，連搖了兩三下。

段譽這才如夢乍醒，劍眉略蹙，道：「朋友，你幹甚麼？」游坦之連聲音都急得啞了，道：「阿紫，我要找阿紫！」段譽「哦」地一聲道：「原來你要找人，在下卻是愛莫能助。」游坦之怒道：「放屁，你剛才還說看到她的，她給你弄到甚麼地方去了？」段譽適才陡地奔出，只因聽到了那一男一女的兩下笑聲，聽出正是慕容公子和王玉燕所發，所以才像著了魔一樣飛奔出林，卻已只能看到王玉燕的背影，是以悵然若失，游坦之向他問話，他根本一句也未曾聽到，卻全是在訴說他自己的心事。這時，他聽得游坦之說「你剛才還說看到她的」，以為那個「她」是指王玉燕，不禁又發起獃來，道：「是的，我看到她了，她卻沒有看到我！」游坦之忙道：「她自然看不到你。」段譽嘆了一口氣，道：「她心目中只有一個人，別人在她腦中，都是視而不見的了。」

游坦之心中頗為自傲，道：「她心目中當然只有一個人！」兩人一個說的是王玉燕，一個說的卻是阿紫，講了幾句，牛頭不對馬嘴。游坦之又道：「那麼她到那裏去了？」

段譽道：「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又自言自語，道：「唉，段譽啊段譽，她到那裏去了，你可知道麼？」游坦之陡地聽得「段譽」之名，不禁嚇了一大跳！

游坦之向後連退了三步，心頭怦怦亂跳，道：「你說段譽──誰是段譽？」段譽抬起頭來，道：「我就是段譽呀！」游坦之更是大驚，道：「你就是──」他陡地一停，厲聲道：「阿紫呢？你快快說出來！」游坦之本是被人欺負慣了的人，即使人家打他，他也不敢反抗，但這時他知道對方就是段譽，再加聽了鳩摩智之言，先入為主，認定段譽是個大惡人，阿紫又突然不見，幾件事湊在一起，便認定是段譽弄了甚麼花樣。事關阿紫的安危，當日在丁春秋身邊，他尚且敢突然出手將阿紫救走，何況現在面對著的正是那個「大惡人」段譽？

游坦之急怒交加，面上一塊塊的疤痕齊都紅得發紫，目中卻是異光閃閃，看來可怖之極。段譽望了他一眼，便自心頭亂跳，連忙後退了一步，道：「阿紫？甚麼阿紫？」游坦之怒道：「你還要裝蒜！」段譽雙手亂搖，道：「我可不知道甚麼阿紫，你別來問我！」游坦之見他竟賴了個乾乾淨淨，心中更怒，一張醜臉這成了紫醬色，雙手揚起，直勾勾地撲了過來，他武學上的招式雖是平常，但那模樣卻是十分駭人。段譽吃了一驚，連忙展開「凌波微步」，身子一飄，避了開去。

游坦之看得如此真切的一撲，只當一定可以撲中，豈知對方忽然向外飄去，竟連他的衫邊也未曾挨著。游坦之一獃之後，驀地發出一聲怪叫，又欲向前撲出。段譽忙道：「朋友，有話好說──」游坦之怪聲道：「還我阿紫來！」段譽嘆道：「我真的不知阿紫是甚麼人。」游坦之道：「胡說，剛才你還說看到她來！」幾句話功夫，游坦之又向段譽疾撲了五六次，雖然段譽不曾還手，他卻絕未想到對方根本不是甚麼「大惡人」，還只當大輪明王在他自己身上所下的功夫當真厲害，使這個大惡人不敢還手，因此一撲比一撲更快更猛。兩人在杏林之外，一個撲擊，一個躲避，雙方的勢子都是快到了極點。段譽只覺得心驚肉跳，比起當日喬裝蕭峰，被南海鱷神迫得走投無路的那一次還要驚險。尚幸「凌波微步」的身法十分奇妙，段譽遂也始終有驚無險。追逐了小半個時辰，游坦之仍然無法抓到段譽，急得眼中佈滿了紅絲，看來更是可怕。段譽索性閉上了眼睛，不去看他，游坦之一面追擊段譽，一面憂慮著阿紫的下落，額上汗下如雨，將視線遮得模糊不清，只好舉袖抹拭。他來回飛撲了許多次，激得塵砂飛揚，袖子上沾滿了砂粒，此時往眼上一抹，只覺雙眼一陣劇痛，竟爾看不出眼前的物事。

游坦之這一急實是非同小可。他雖知那只不過是暫時之事，但這時面對強敵，視而不見，豈非要吃大虧？只得雙手亂抓亂舞。卻不料使凌波微步之際，若是對方對準了身子攻來，那是永遠碰不著的，如果對方瞎抓亂撲，卻是危險萬分，這道理十分淺顯，但著實不易想得透，連段譽自己也不明白。這時，游坦之被砂粒迷住了眼，雙手狂舞亂抓，誤打誤撞地抓著了段譽的手臂！

段譽大吃一驚，連忙用力一振，「嗤」地一聲，半隻衣袖已被撕了下來。向來無往而不利的「凌波微步」居然失靈，嚇得段譽身形一獃，忽覺對方又飛撲而到，驚惶中慌了手腳，身子略略一退，竟伸雙手去迎。剎時間只聽得「叭叭」兩聲，四隻手掌捉對兒黏在一起。游坦之想起大輪明王的話，立即雙手發力。兩人的身子也立即僵住了不動。忽見鳩摩智身形飄勁疾掠而來，到了游坦之和段譽兩人的身前。連他這等見識的人，看了兩人的情形也不禁一獃，只見段譽面紅如火，身上白氣蒸騰，猶如開了鍋一樣，游坦之的全身上下，卻已結上了一層白花花的厚霜。

# 第九十五回 黑漢白僧

鳩摩智見多識廣，但也只看出段譽和游坦之兩人的武功一個至陽至剛，一個至陰至毒，卻看不出這兩種奇門武功的由來。此時他見兩人僵立不動，四掌相抵，卻又出現了此冷彼熱的奇異情狀，心頭也不免駭然，段譽自從吞食了「莽牯朱蛤」之後，無心中以「朱蛤神功」吸取了幾個一流高手的內功，本來他所蘊內力之強，當世已無人能與之匹敵。但偏偏又出了一個游坦之，吸取了冰蠶的至陰異毒之後，又得到了那本達摩易筋經，勘破了「著意」兩字，也練得了世所罕見的「冰蠶異功」。而兩人的武功路子又恰好相反，拼起來恰是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這時，兩人四隻手掌緊緊貼在一起。段譽是並無傷人之意，游坦之雖想擊倒對方，卻也不知從何下手。由於兩人功力高絕，手掌既經貼住，體內真力便自然而然地向對方攻擊。內功高深的人，遇到外來的壓力越強，本身自然發出的反抗力量也越強，因之一上來，兩人無形中便各把內力發揮到極致，可以稱得上是武林中前所來有的惡鬥。鳩摩智在旁只站了片刻，自段譽身上冒出來的熱氣幾乎已將他全身罩住，而游坦之身上的霜花也漸漸地轉成為一層薄冰。鳩摩智定下神來，心中暗慶得計，踏前一步，便待向段譽一掌拍出，他這裏才一出手，陡地聽得身後響了一個清越無比的聲音，道：「大師不可！」鳩摩智回頭看去，只見身後站著一男一女，正是慕容復和王玉燕兩人。

鳩摩智道：「有何不可？」慕容復的見識絕不在鳩摩智之下，這時見了游坦之和段譽兩人的情形也是驚奇不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只看出這兩人的內功之高皆是當時罕見，起了愛才之念，出聲制止鳩摩智的偷襲，但對鳩摩智的進一步追問，竟一時答不上來。鳩摩智道：「當年小僧有幸與慕容先生論交，慕容先生道及天下劍法，確信天龍寺的六脈神劍為天下第一劍法，恨未得見，引為平生憾事，小僧當時曾允代取。如今慕容先生雖已仙遊，小僧也不能食言，六脈神劍劍譜雖毀，但這段譽已將劍譜記在心中，成了一本活劍譜，故此小僧要帶他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以踐前言。」

王玉燕驚呼一聲，道：「大師，段公子與在下相交不久，卻是頗為投機。當年這一句戲言，如今不必當真。」鳩摩智眼看段譽僵立不動，正可以手到擒來，如何還肯罷休？「哈哈」一笑，道：「施主以小僧為何等樣人？」一面說，一面又已伸手向段譽的眉頭疾抓而出。王玉燕以手掩面，「啊」地一聲不忍觀看。慕容復飛身而前，喝道：「大師住手！」他身法極快，只一閃便欺到了鳩摩智的身前，中指倏地彈向鳩摩智腰際的「笑腰穴」。正在此際，鳩摩智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一個懸空觔斗向外疾翻了出去。慕容復如此迅疾的一指，竟然點了個空，他隨即縮手，只見鳩摩智翻出了丈許開外，面色慘白，身子竟在微微發抖。

慕容復不知道在那瞬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問道：「大師，怎麼了？」鳩摩智那裏還講得出話來？他剛才只當段譽和游坦之兩人正在比拼內功，自己一出手，段譽自然無力抵抗，便可以將他抓了起來，卻不知如何，段譽和游坦之兩人俱是把功力發揮到了極致，鳩摩智五指甫觸段譽的肩頭，便覺猶如抓到了一塊火炭，同時對方體內竟有一股極大的吸力將自己的內力吸了過去。鳩摩智大驚之下，連忙縮手，居然還能給他全身而退，他這一身功力與應變機智，也可以算得上是非同小可了。

鳩摩智雖然退得快，但仍不免被段譽的「朱蛤神功」吸去了若干內力。段譽正在和游坦之僵持，驟然間得了這股外來的助力，登時將游坦之逼退了半步。游坦之腳步一動，他身上的薄冰便紛紛碎裂，叮叮噹噹的落了一地。他只是略移動了半步，立即又停了下來，冰蠶異功繼續發揮，身上又立即結上了一層新的薄冰，而且越來越厚，漸漸竟厚至寸許，在陽光照射下，晶亮發閃。段譽身上卻是熱氣蒸騰，漸漸如雲如霧，此情此景，蔚為奇觀。

鳩摩智吃了一個大驚，連忙調運真氣，一時顧不得開口說話。慕容復看得獃了，也不再出聲。王玉燕道：「表哥，你可能將他們分開麼？」慕容復聞言，長嘆了一聲，道：「我今日方知武學之道實無止境，只怕當世沒有甚麼人能將他們分開的了。」王玉燕急道：「那麼段公子和這醜漢子兩人──」慕容復搖頭道：「他們僵立在此，功力總有衰竭的一天，到那時自然便會分開。」他心頭黯然，並未明說兩人到時必然因內力衰竭而死。然而王玉燕焉有不知之理？這時，她也不免想起段譽對自己的照顧之情，心頭頗覺黯然。

慕容復獃獃地望著段譽和游坦之兩人，突然大聲道：「表妹，這一世，我的武功是不能練到這地步的了。他們這一場拼鬥，日後必在武林中千秋傳頌。在一旁獃看的我，在傳說中將是一個甚麼樣的角色？」王玉燕尚未回答，慕容復已「嘿嘿」冷笑道：「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膽小鬼。我拼著被他們的內力震死，也要將他們兩人分了開來，搏個千年留名。」王玉燕大吃一驚，忙叫道：「表哥，不可！」但慕容復雙掌合攏，如童子拜佛，已連人帶掌向前疾拱了過去。王玉燕見識之高猶在慕容復之上，知道表哥一下傾力而赴，即使能將兩人分開，他自己也必然難當一陰一陽兩股極強內力的反震，非立時身死不可。她一時沒了主意，不禁掩面而泣。就在慕容復向前撲出之際，陡然又有兩股勁風分頭疾捲而至，其快無與倫比。只見自東而來的一個身形魁梧的黑衣大漢，黑布蒙面，只露出了兩隻眼睛，自西而來的是一個白衣僧人，面上蒙著一塊白布，也只露出了眼睛。這兩人的來勢，就像是一白一黑的兩道閃光，只一閃已趕過慕容復。兩人手揚處，各自發出了一掌，那掌風竟將慕容復擠得身不由主地向後翻跌而出。

那黑衣大漢和白衫僧人，剛把慕容復震開，立時由分而合，並肩向前撲出。兩人的掌力匯成一道，把游坦之和段譽倏地分開，那兩人的身子卻毫不停留，又迅疾無比地由合而分，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一閃不見。他們兩人是把掌力逼成極窄的一道，恰好在游坦之和段譽兩人相貼的四掌之中穿過，硬生生地把兩人分開，餘力未盡，向前湧去，正好擊在一株合抱粗細的大樹之上，竟像是一柄強大無比、鋒利無比的巨斧，將那一株大樹齊中劈開，轟隆隆地倒在地上。自古以來，將大樹這樣分成兩半而倒了下來，只怕還是第一株。

段譽和游坦之兩人各皆連退三步，游坦之身上的冰層碎裂跌下，段譽身上的霧氣也化為絲絲縷縷而消散。游坦之在向後跌出之際，尚來得及看到那黑衣大漢迅疾無比地向西掠去，心中陡地一怔。當日在聚賢莊上，他躲在照壁之後，眼看群雄傷的傷、死的死，到後來，喬峰業已不支，卻被一個黑衣大漢以長繩救走，因此對那黑衣大漢的印象極深。這時一看，便認出如今似飛掠走的黑衣大漢正是那人。至於那白衣僧人，因為是向東掠去，游坦之並未看到。

鳩摩智和慕容復兩人所站的方向，恰好見到那白衣僧人的背影。鳩摩智的面色本已漸漸復原，但見那背影有異，又不禁神色大變，面上眼中俱是一片惶惑，轉頭向慕容復問道：「剛才那位大師──？」慕容復搖頭道：「他身法實在太快，在下愧未看清。」鳩摩智自言自語，道：「這是──嘿嘿，我一定是眼花了，竟將他看作了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游坦之和段譽分開之後，四面一看，看到了慕容復和王玉燕，仍是不見阿紫，一聲怪叫，道：「阿紫呢？」又待飛身向段譽撲去，但身形剛起，便聽得阿紫的聲音遙遙傳來，道：「王公子，我在這裏！」游坦之聽出她語中全無愁苦之音，本在一鼓作氣地撲出，心中這一喜，真氣立散，登時向前跌了出去，「叭」一聲落在地上。但他既然聽到了阿紫的聲音，那便跌得再重些也是不會覺得疼痛的了，手在地上一按，立時躍起身來，循聲看去。

只見阿紫緩緩向前走來，身上淡紫色的衣衫迎風飄飄，面上帶著十分清柔的笑容。游坦之喜得大聲怪叫，迎著阿紫撲了過去，恰在王玉燕的身邊掠過。王玉燕的美貌，可以說是天下無雙，但在游坦之的心目中卻是視若無睹，在他看來，即使是嫦娥下凡，也比不上他的小阿紫！他奔到了阿紫身前，喘著氣道：「阿紫，你到那裏去了？你──唉，真急死我了。」阿紫微微仰起了頭，道：「我這不是回來了麼，你急甚麼？」游坦之剛才急得五內如焚，這時被阿紫說了一句「你急甚麼」，又覺得自己實是杞憂，阿紫當然不會離開自己，又有甚麼可以著急之處？他既已見到了阿紫，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剛才的一切自然盡皆拋諸腦後了。

阿紫笑嘻嘻地道：「你和人動過手了麼？」游坦之癡癡地望著她，根本沒聽見她在問些甚麼。阿紫連問了幾聲，游坦之忽然牛頭不對馬嘴地反問道：「你為何一聲不出，便走了開去？」阿紫抿嘴一笑，道：「我向人打聽你的人品去了。」游坦之大吃一驚，道：「你──甚麼──？」阿紫道：「我在林外聽得慕容公子和王姑娘兩人經過，想起你曾說過和慕容公子相識，便出聲叫住，和他談起你來。」游坦之全身如入冰窖，心中暗叫：「完了！完了！」兩隻膝蓋無端相叩，發出了「得得」之聲：阿紫奇道：「咦！你作甚麼？」

游坦之未及回答，忽覺有一隻手按在肩頭之上，連忙回過頭去，只見慕容復笑嘻嘻地望著自己，這一下更是吃驚，不由退後了一步。慕容復笑道：「阿紫，可惜你來遲了一步，你的王公子為了你心中焦急，大顯神功，使我們全都大開眼界。」阿紫喜孜孜地道：「慕容公子，你太會客氣了。」慕容復道：「絕不是客氣，他武功之高確是驚世駭俗！」阿紫聽說，笑得更是歡暢。游坦之則獃在當地，心內惶恐，不知該怎樣才好。慕容復說完這幾句話，身形已輕輕飄開，道：「我還有些事。咱們後會有期！」人隨聲去，轉眼便已走遠。游坦之獃了半晌，方道：「阿紫，你向他問起我的時候，他怎麼說？」阿紫道：「他起先發愣，像是一時想不起來，後來王姑娘在一旁提醒，他才說你和他十分相像，有人曾以為你們是兄弟呢！」游坦之獃了半晌，心中對慕容復和王玉燕感激莫名。他知道那是兩人看到阿紫雙目已盲，在提起自己的時候又是如此深情，兩人為了不使她難過，才替自己圓謊，實不啻救了自己一命。好一會，他才回過頭去，只見段譽早已不在了，鳩摩智恰好展動身形向林外掠去。游坦之連忙叫道：「大師！大師！」鳩摩智頭也不回，身形如風，飄飄出林。

游坦之急道：「大師，大師，今夜子時，你又會再來找我麼？」鳩摩智揚聲道：「你善果不竟，和我更有甚麼緣份？」游坦之更是焦急，說道：「你答應日後收我為徒，難道──難道──」話一出口，便想起阿紫在旁，這句話洩漏了機關，不由得頭上出了一身冷汗，忙想出言挽回，但又怕得罪了鳩摩智，只是道：「你──你──我──我──」鳩摩智其時身子已在里許之外，聲音悠悠傳來：「你若遵我之言，設法誅殺惡人段譽，將來師徒之望，還是有的。」游坦之心頭一喜，大聲應道：「是，是！大師，你可別忘了。」他說了這句話，空林寂寂，更無回音。良久，良久，只聽阿紫說道：「王公子，你武功已是天下的頂兒尖兒，連丁春秋也給你打得望風披靡，何以對這大輪明王尊崇如此？那不是貶低了你自己的身份麼？」游坦之聽她語氣之中，隱隱有一陣冷意，既是失望，又是不滿，顯然更大有懷疑之心，忙道：「這個──你有所不知，我──我假意要拜他為師，乃是另有──另有深意。」阿紫笑道：「啊，原來如此，你說要拜他為師，卻是假的。」游坦之道：「是啊，當然是假的，想我王星天乃極樂派──極樂派一派掌門之尊，豈能再拜旁人為師？這拜師之言，自然是假的了，說到真實武功，這鳩摩智──這鳩摩智──」他本想說「這鳩摩智未必就是我的對手」，但他是個老實人，心中對鳩摩智十分佩服，雖在背後，卻也不願自尊自大，詆毀於他。阿紫「嘻」的一笑，道：「王公子，想那慕容公子是何等樣的人物，對你也如此推崇，鳩摩智自然不會是你對手。你假意說要拜他為師，到底是何用意？」游坦之資質平庸，絕不是個聰明伶俐之人，撒謊的急智，那是全然沒有的，聽阿紫這麼問他，只得道：「這個──這個──嗯──嗯──」阿紫嘟起了小嘴，道：「你不願跟我說，那也罷了，我原是不配與聞這種武林中的重大機密。」游坦之一見阿紫生氣，登時惶急無已，道：「這也不是甚麼重大機密，你既要知道，我自可說與你知──」他腦海中念頭急轉，只盼轉出一個好主意來，但想來想去，總是沒一種說法能天衣無縫的自圓其說。阿紫見他囁嚅不言，只道他終是不肯向自己吐露，她向來生性驕縱，現在眼睛雖然瞎了，但數日之間，性情如何便能改變？她心頭一怒，摔脫了游坦之的手，拔步便向前奔去。游坦之道：「阿紫，阿紫，你別生氣，我這就跟你說。」阿紫嗔道：「好希罕麼？我可不愛聽了！」一言未畢，突然腳下一拌，「啊喲」一聲，向前摔了下去。她雙目雖盲，武功不失，右手在地下一按，便即輕輕躍起。游坦之叫道：「阿紫，你摔著了麼？」阿紫道：「摔死了這倒好，免得受你欺侮。」游坦之心道：「我幾時欺侮你來了？」但以往他和阿紫相處，受盡她的欺凌折辱，今日她居然口出怨言，責備自己欺侮於她，情勢全然顛倒了過來，不由得大生受寵若驚之感。

阿紫站穩身子，俯腰伸手，去摸跘跌自己之物，一摸之下，原來是一株大樹的樹幹，橫臥在地，卻是被剖成了兩半，切口處光滑異常，絕非以大鋸所鋸，倒如是一柄大斧自上而下，一斧削成，但天下絕無此大斧，就算有此大斧，也絕無這般巨人，能持此大斧，將一株七八丈高的大樹一斧劈成兩半。阿紫微一沉吟，已知其理，顫聲道：「王公子，適才你與人比拼武功，將這株大樹劈成了兩半麼？」游坦之素來謙抑，絕不願自吹自擂，蓋他自知凡庸，原無可以吹噓之處，但在阿紫面前，只怕她發覺自己便是那個不值半文的鐵丑，只要自己真面目一顯露，那麼阿紫立時便會拂袖而去，是以任何提高自己身份和武功的機會，他總是不加放過。

可是適才那黑衣漢子和白衣僧人於驚鴻一瞥之際，不但將游坦之和段譽膠著難分的僵局拆開，而且餘力不衰，更將這株大樹劈而為二，其勢直如雷轟電掣一般，豈是人力所能？游坦之雖欲在阿紫跟前逞能，亦覺不便厚顏承認有此大能，當下期期艾艾的道：「這個──這個──那倒不是──」阿紫微笑道：「王公子，你這人甚麼都好，就是有一件事不對。」游坦之忙道：「甚──甚麼不對？」阿紫道：「你謙抑不過，明明是武功蓋世，卻總是不肯承認。雖然說真人不露相，世間高手，往往不願示人以底細，可是你對我──對我──難道也以常人相待麼？」游坦之一顆心突突亂跳，澀聲道：「對於你，那自是全然不同。你要我怎樣，我便怎樣，阿紫，自從我見你面以來，那就是這樣的了。」阿紫輕輕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卻沒見過你的面。今生今世，我是再也見你不到的了。」霎時間神色黯然，但過得片刻，便即輕輕一笑，說道：「那慕容公子言道：旁人說你相貌和他甚為相似，但他自愧不如，不敢和你比美。你人品俊雅，武功高強，我──我只是個瞎了眼的姑娘，又有甚麼好，卻值得你待我這樣？」

游坦之心下感激，突然間跪倒在地，顫聲道：「姑娘，姑娘，你再也休說這等話，我游──我王星天這輩子只盼朝夕得和姑娘相見，便是為你做牛做馬，也是心甘情願。」阿紫沒見到他跪倒，但從他語聲之中，聽得出他心情甚是激動，當下十分歡喜，道：「王公子，你待我這麼好，也可算得是你我有緣，我也盼和你長相廝守，永不分開。只是──只是，到得將來，你未必仍是和今日一般的對我。」游坦之大聲道：「老天在上，我他日若對阿紫姑娘有半分差池，老天爺罰我一輩子受苦受難，永遠沒眼前這般快活日子。」阿紫嘻嘻一笑，道：「眼前你很快活麼？」游坦之站起身來，大叫道：「快活之至，我現下過的是神仙也不如的日子。」阿紫抬頭向天，沉吟半晌，忽道：「王公子，你騙那大輪明王，假意說要拜他為師，到底如何？是否他的武功中也有些可取之處，你要將他先騙了到手，然後取他性命？嗯，很好，我猜定是如此。只不過那鳩摩智十分狡猾，卻不容易令他上鉤。」游坦之心頭暗驚，尋思：「怎麼她所想的盡是些歹毒主意？」但阿紫這番話，倒是自行給他解了圍，他本來苦苦思索，撒不成一個好謊，這一來，就不必設法撒謊了，當即唯唯否否，順水推舟的應了幾句。阿紫道：「王公子，想那鳩摩智見多識廣，你武功淵深，他不會不知，絕不肯坦誠將自己的拿手功夫告知於你。你要騙他武功，只有一個法子。」游坦之道：「那是甚麼法子？」阿紫道：「你和他相約，相互傳授自己的看家本領，只有觀摩切磋，雙方有益，他才肯將自己的巧妙手段施展出來。你也必須將自己的真實功夫教他，決計不可藏私。鳩摩智眼光厲害，你若有半分藏私，他不會不知。」游坦之道：「我──我將自己的真實功夫教他？」心道：「我有甚麼真實功夫可以教人？別說教鳩摩智這種高僧，便尋常武師我也教他不得。」阿紫微笑道：「是啊，你務須將真實功夫教他，否則換不到對方的真實功夫，可是你須得留下最後一兩招最緊要的功夫遲遲不教，那麼他就不會先下手為強的殺你。」游坦之吃了一驚，道：「甚麼？先下手為強的殺我？」阿紫微笑道：「不錯，他不先下手為強，你就得先下手為強。王公子，我料他是一般的心意，但你不可貪圖盡善盡美，只須學到了他拿手本領的九成，最後一成，不學也罷。你先動手，自然是一舉手便斃了他。功夫學不周全，有一點兒美中不足，那也無妨，總勝於給他殺了，是不是？」

游坦之只覺得背脊上一陣陣的寒冷，他早知阿紫性情殘忍，但求自己高興，從不理會旁人死活，自己在她手下，吃過的苦頭原已不少，但沒料到她竟會如此處心積慮的算計旁人，那已不是少年人驕縱任性，而是心腸歹毒了。但游坦之對她一片癡心，心道：「她是處處在為我著想，倘若我不先下手為強打死鳩摩智，那鳩摩智就會先下手為強的打死我。」可是要他真的存心去殺人，尤其是去殺這個他心中大為欽服的「神僧」，終究是十分不願。本來他盼望鳩摩智快快回來，這時卻只盼不再見他的面。阿紫聽不到他的回答，問道：「怎麼？我的話不對麼？」游坦之忙道：「不，不！你說得很對。我只是在想，如那鳩摩智來和我切磋武功，我該當以那一門功夫和他交換。」阿紫尋思：「這王公子此刻對我死心塌地，似是一片真心，可是誰能保得他永遠如此。倘若日後他忽起歹意，捨我而去，我雙目已盲，如何還能在世間生存？但若我習得他的蓋世神功，以耳代目，再正了星宿派掌門人之位，命眾弟子前呼後擁，那時候他再對我不起，我設法殺了他，也就沒甚麼可惜了。眼前第一要義，倒是要修習他的神功。我明言要他傳功，他不一定傾囊相授，還是騙他一騙的為妙。」便道：「王公子，我眼睛雖然盲了，心思倒還清楚，是不是？」

游坦之道：「當然，你的心思此我清楚得多，腦子機敏得多。」阿紫微笑道：「那是不見得，不過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咱倆一齊合計合計，或者想得更是周全。」游坦之道：「當然如此，姑娘，你有甚麼話要囑咐於我，儘管說出來好了，我自是無有不聽從。」阿紫道：「我想那鳩摩智奸詐狡猾，你這人卻是忠厚老實，和他交起手來，只怕要吃他的大虧。這樣罷，你將你的各種功夫，由淺入深，一樣樣的演給我瞧瞧，我幫你參詳參詳，那一種可以教他，那一種只能若隱若現，又有那一種卻半分也不能洩漏。」游坦之大急，心道：「啊喲，她是瞧破我身無半點武功，那是來揭破我的行藏了，那便如何是好？」阿紫聽他半晌不答，她是聰明過了份，又瞧不見他臉上的神色，只道他不願顯露自己的武功，尋思：「這王星天武功蓋世，又是一派掌門，自不是蠢笨之輩，不會輕易墮入我的彀中，看來他是不肯將武功在我面前顯示了。」她心中一急，淚水涔涔而下。游坦之驚道：「姑娘，姑娘，你怎麼了？」

阿紫道：「你快快走罷，從此別來理我，再也不用見我的面。」游坦之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忙道：「正說得好端端地，姑娘何以忽出此言？」阿紫聽他語聲發顫，心中暗喜，尋思：「原來此人對我當真甚是顛倒。要騙他是十分不易，不如索性明求，多半他能答應。」便道：「我想過，不到十天半月，你便會捨我而去，與其將來傷心難過，還不如今日及早分手的為妙。」游坦之又是歡喜，又是焦急道：「我說過一輩子不離開姑娘，誓也罰過，咒也睹過了，姑娘怎地還是不信？」阿紫搖頭道：「我便是不信。」游坦之道：「除非我把這顆心剜出來給姑娘看了，姑娘才肯相信。」阿紫哭道：「你，你──你是欺我眼睛瞧不見，故意說這種話來譏刺我，來氣我。」游坦之只急得滿頭大汗，突然間跪倒在地，想伸手去抱阿紫的腿，但雙手離她裙子約有半尺，心中忽起懼意，縮回了手，道：「姑娘，我若有此意，天地不容。」阿紫聽得他跪倒在地，心中更喜，淚水卻流得更多了，哽咽道：「你除非依了我一件事，我這才相信。」游坦之道：「別說一件事，便是千件萬件，我也依得。到底是甚麼事，姑娘快快明示。」阿紫道：「你是一定不肯的，我說了也是白饒，只惹得你反來笑話於我。」

阿紫以退為進，越是不肯說，游坦之越是求得熱切，到得後來，阿紫終於說道：「倘若你當真對我是一片誠心，那便將你的蓋世神功，傳我一成半成，日後你便離我而去，我也得有一些防身之技。」要是游坦之真有甚麼蓋世神功，阿紫只須這麼一說，他立時便答應了。就算沒有「蓋世神功」，只要有一點兒甚麼獨特的武功本領，那也是千肯萬肯的傾囊相授，可是他實在半點功夫也沒有，比之阿紫現有的武功，實在是差得太遠，可教他如何答應得下來？

阿紫聽他躊躇不答，心下甚是焦急，暗道：「乘著眼下他對我甚好，說甚麼也要他答應。」當下嘆了口氣，道：「王公子，我要你傳授神功，原是不情之請，你難以允可，我也不來怪你，咱們這就分手了罷。」游坦之急道：「不！不！我答應你，答應傳授你蓋世神功。」阿紫大喜，臉上卻仍是不動聲色，道：「我勉強於你，你就算傳授，那也是心中大的不願意，那又何苦來呢？倒還是好聚好散，從此不再見面的好。」游坦之惶急之下，心中只有一個主意：「說甚麼也不能讓她離我而去，好在傳授武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先穩住她再說。」心念亂轉之下，想起當年在聚賢莊中，父親要一位武林名宿指點自己幾招入門的功夫，那名宿便要自己演習幾招，以便得知自己武功上的造詣。游坦之資質平庸，這自知之明倒是有的，情知一出手便丟父親和伯父的臉，說甚麼也不肯顯露，那武林名宿甚是不悅，也就沒加指點。

這時候他想起此事，便道：「姑娘，你要習我的神功，咱們先得找個清靜幽僻的所在，以便沒外人打擾。你再將在星宿派中習得的各種武功，自淺至深，一一演給我看了，我方能量才而授，以蓋世──蓋世神功傳你。」阿紫喜道：「是啊，原是該當如此，只不過咱們也不能到太偏僻的所在去。最好你一面傳功，一面找尋丐幫的總舵所在，將丐幫幫主之位奪了過來，去還給遼國南京我的姊夫，我姊夫多半不肯要，那便由我來當。那時候我既是星宿派的掌門，又是丐幫幫主，與你極樂派掌門人並肩天下而馳名，叫甚麼少林派、姑蘇慕容氏個個望風披靡。豈不是好？」她越說越是高興，臉上眉飛色舞，雖是盲了雙眼，仍是神采飛揚，風姿嫣然，叫游坦之瞧著一顆心怦怦而跳。

游坦之待她說得稍停，才道：「要奪得丐幫幫主之位，原是不費吹灰之力，只不過由我代你去奪，只恐丐幫人眾心下不服，最好是等我傳授了你蓋世神功之後，由你憑自己的本領去奪來，最多我在旁給你掠陣照料，那才妙呢。」阿紫大喜，道：「好，好！王公子，我性急得很，咱們也不用再找甚麼僻靜的所在了，這裏就沒旁人前來打擾，我先將星宿派最粗淺的功夫演給你看，便請你傳授蓋世神功。嗯，這入門口訣是這樣。」說著便將星宿老怪最初教她的口訣說了出來，又演了幾式坐功。

游坦之尋思：「星宿老仙本來收了我做弟子，但為了阿紫，師徒成仇，非但沒傳我半點功夫，中間倒生出老大的岔子來。我在阿紫面前冒充蓋世高人，其實半點本事也沒有，眼前要使她不起疑心，只有跟她東拉西扯的敷衍胡混，硬說她星宿派的武功不成，除此之外，更無別法。」當下說道：「姑娘，姑娘，我瞧你所學的功夫，已走入了歧路，不過星宿派的武功倒也不是泛泛，我須得先行研討一番，徹底明白了其中錯之所在，方能指點你走上正途。」阿紫喜道：「是啊！我師父──不，不──丁春秋那個老怪，素來不喜收錄學過武功之人為徒，他說學過武功之人改學本門功夫，比之從來沒學過任何功夫的人由頭初學，那是要難上十倍。王公子，你授我蓋世神功，那是要多費你許多心血了。」

# 第九十六回 招親榜文

游坦之道：「這個──這個，為你多費一些心血，原是我求之不得之事。嗯，這一式坐功是這樣的了，隨後是這一式行功。」他依著阿紫的姿式模樣，練了起來。星宿派武功本以毒功為根基，體內陰寒歹毒的內功練得愈深，出手愈是厲害。阿紫開演的這兩下姿式，叫做「混天無極式」，本是星宿派的入門功夫，在初學之人練來，須得化上一個月至兩個月的時光。但游坦之體內積蓄的冰蠶奇毒，乃天地間自然之物，連丁春秋也是有所不及，依著阿紫所示的姿式，一舉手間便練成了，圈手一拍，呼的一聲，身前數尺的一株小樹應手而倒。

游坦之吃了一驚，跟著又依式圈手一拍，又是一株小樹斷為兩截。他又驚又喜，心道：「這星宿派的功夫，竟有偌大威力。難道她是故意調侃我，自己明明已有這般的功夫，卻又來求我教甚麼蓋世神功？」阿紫聽到斷樹之聲，說道：「厲害厲害！王公子，你快教我，如何能一掌斷樹。」游坦之道：「你用這一招『混天無極式』，卻不能斷樹麼？」阿紫嘻嘻一笑，道：「這『混天無極式』，乃是星宿派中人人都會的粗淺功夫。要是這一招能出手斷樹，星宿派弟子個個都是橫行天下的英雄好漢了。」游坦之心下不解，當下不依阿紫所演的姿式，隨手拍了出去，身前的小樹卻是晃也不晃。他再使勁力，仍是不能撼動樹身分毫，待得依照『混天無極式』圈手一拍，擦的一響，並排的兩株小樹齊齊折斷，宛似以大斧砍斷一段。原來星宿派武功的一招一式，都能將寒毒內力發揮於極致，但也只有體內積蓄了渾厚的寒毒內力，才能充分運使這星宿派的武功，兩者相輔相成，但學招易而積功難，一般星宿弟子學會的都是招數，唯有摘星子等寥寥幾人，修積得相當內力，便成為派中出類拔萃的人物。

游坦之不明其中道理，卻也是不敢多問，心想言多必失，話一多便不免露出馬腳，當下要阿紫繼續演招。阿紫一招一式的演將下去，他依樣葫蘆，卻在每一招中都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出來。二人練到十一二招時，游坦之已覺所學太過繁複，記不明白這許多招術，要阿紫停了下來，從頭再演。阿紫笑道：「王公子，依你看來，星宿派的功夫定然破綻百出，可笑得緊了。」游坦之道：「那倒不見得，其中也大有可取之處，只不過──只不過似乎不夠大方。」說著仿著阿紫所示，一足踢出，剛好挑起一塊斗大的石塊，呼的一聲，直飛了出去。那塊大石直飛出十餘丈外，從半空中落將下來，說也湊巧，山道上正好快步走來二人，眼見那大石便要落向那二人頭頂，游坦之叫道：「啊喲！」喊道：「留神，快閃開了！」當先那人向左斜走半步，雙手揮出，啪的一聲，將那大石推開，撞向山壁之上，砰的一聲巨響，火星四散。那人怒道：「甚麼人？膽敢戲弄老子！」身形晃動，二人搶到了游坦之和阿紫面前。

只見那二人衣衫襤褸，作化子裝束，背上負著幾隻布袋。游坦之一見，便知對方是丐幫中人，忙上前一揖，道：「兩位丐幫大哥勿怒，在下無意之失，還請原恕則個。」兩名丐幫見游坦之行禮賠罪，又從適才大石飛擲的勢頭之中，知道他武功著實了得，不願多生事端，便也回了一禮，道：「好說，好說。」轉頭即要離去，阿紫忽道：「是丐幫中的人麼？妙之極矣！我正要找他們來，奪個丐幫的幫主做做。你們總舵現下安樁何處？」二丐聽她一出口便說要奪本幫幫主之位，又見她衣飾打扮顯然不是本幫中人。本幫弟子而要奪幫主之位，不過是僭妄，外人來說這種話，那顯然是戲侮輕蔑了。二丐一聽之下，登時臉上變色，齊問：「尊駕是誰？何以出此輕侮之言？」阿紫聽那丐問她來歷，正是湊將上來，給自己要說的話加上個合適的引子，便笑吟吟的道：「不敢，在下新任星宿派掌門，姓段名紫的便是。」當先那丐身形高瘦，皺眉道：「星宿派的首領是丁老怪，江湖上有誰不知？你這小丫頭卻來胡說八道。」另一丐中等身材，已有五十來歲年紀，瞧模樣在丐幫中位份較低，似乎一切唯瘦丐馬首是瞻，但為人卻甚為慎重，低聲道：「狄兄弟，咱們自己有事，不用理會這種不知好歹的小孩子了。」那瘦子哼了一聲，道：「一個瞎眼丫頭，一個──」只說了「一個」兩字，眼睛向游坦之一瞥，臉有鄙夷之色，顯然接下去不是說「醜八怪」，便是說「鬼臉兒」。游坦之那容他揭破自己的面貌真相，右手一圈，依著阿紫所演的那招「混天無極式」，一掌便拍了出去。

那瘦丐武功也甚了得，應變奇速，一見游坦之舉掌拍出，雖然兩人相距七八尺遠，這一掌無論如何拍不到自己身上，但還是有備無患，運氣舉掌相迎。但聽得「喀」的一聲響，那瘦丐上身突向後仰，竟然是脊骨齊腰折斷，一個人折成兩截。那老丐大吃一驚，叫道：「狄兄弟，狄兄弟，啊喲，你──你──怎麼──怎麼死了？」

游坦之這一掌拍出，本意在阻止他叫出「醜八怪」之類的言語，絕無傷他性命之意，猛聽得那老丐說他已然死了，也是驚道：「咦，怎麼？」搶上前去，低頭看那瘦丐，只見他雙目突出，臉上容相十分慘厲，游坦之又是害怕，又是憾悔，道：「這──這──」那老丐驚懼之下，見到游坦之滿臉皮翻肉爛的可怖情狀，只道他又要加害自己，奮起平生之力，雙拳登向游坦之背上打了下去。

一來游坦之迄今只從阿紫處學了星宿派的十來招武功，受敵襲擊時的應變閃避之法全然不會；二來他一掌劈死瘦丐，內咎於心，甘願受對方毆擊幾拳，也好稍減自己的罪孽，是以砰砰兩聲，那老丐的兩拳全都結結實實的打在他的背上。卻聽得那老丐「啊」的一聲慘呼，身子離地飛出，重重的摔在地下，口中狂噴鮮血。游坦之又是大吃一驚，道：「幹甚麼了？」阿紫讚道：「王公子，你武功當真了得，舉手之際，便料理了丐幫的兩大高手。」游坦之見那老丐口中不住汩汩噴出鮮血，握了阿紫的手，叫道：「快走，快走！別在這裏停留。」阿紫身不由主，給他拉著飛奔，只覺耳畔風聲呼呼，知道奔行得十分迅速，喜呼：「好玩，好玩！再跑快些！」片刻之間，兩人已在十餘里外。游坦之隱隱聽得身後有人叫道：「游兄弟，游兄弟，慢走一步。」似乎是包不同的聲音。他出手殺人，生怕給包不同當場拿住，那裏敢停，只有越跑越快。

叫喚他的，果然便是包不同。這時他和風波惡二人，已和慕容復以及鄧百川、公冶乾、王玉燕四人會齊，說起游坦之的種種怪異之處，慕容復好奇心起，便尋了下來，要再問個明白。遠遠望見游坦之出手打倒二人，拖了阿紫飛奔，慕容復見他奔跑的姿式甚是笨拙，直似絲毫不會輕功之人，可是去勢之速，未必便在自己之下。其時相距已有里許，慕容復自忖若是全力施展輕功，也不過和他一般快慢，這里許之差，始終是拉不近來，那便是說並無追上他的把握，何況就算追上了，又待如何？慕容復瞧著他迅速而去的背影，心下嗟嘆，暗自駭異。鄧百川和公冶乾看了一死一傷的二丐，也是驚異不置，尤其那死去的瘦丐身子後仰，反折重疊，頭與腳齊，肚皮向天，死法甚是奇特。公冶乾扶起那老丐身子，取出一丸傷藥，餵在他的口中。但那老丐口中鮮血不住外湧，這傷藥竟是咽不下去。

鄧百川伸出左手中指，在那老丐胸口穴道上點了兩點。本來他這「截血指」應效如神，指到血止，但他點了兩指，那老丐口中仍是不住噴出鮮血。鄧百川皺起眉頭，咦的一聲。王玉燕道：「鄧大哥，此人受陰寒內力反激，你當點他背心穴道。」鄧百川一怔，反手點那老丐背心上「神道」「至陽」二穴，果然那老丐噴了兩口血後，便即血止。公冶乾又餵了他一枚傷藥，那老丐吸了口氣，顫聲道：「多──多謝救援，不──不敢請問──問恩公尊姓大名。」

鄧百川道：「江湖上危急相助，是同道問應有之義，舉手微勞，何足掛齒？」那老丐又吸了口氣，自覺力氣一滴滴離身而去，伸手要到懷中去掏摸甚麼東西，卻是力不從心，道：「勞──勞駕──」公冶乾猜他心意，道：「尊駕要取甚麼物事？」那老丐點了點頭。公冶乾便將他懷中物事，都掏了出來，攤在雙手手掌之中，甚麼火刀、火摺、暗器、藥物、乾糧、碎銀之類，著實不少。那老丐道：「我──我不成了。這一張──一張榜文，甚是要緊，請恩公念在江湖一脈，交到──交到丐幫的長老手中──至感──至感大德。」一面氣吁吁的說話，一面伸手出去，從公冶乾掌中，抓起了一張折疊起的黃紙。慕容復道：「閣下放心，你傷勢若是難愈，這張東西，咱們負責交到貴幫長老手中便是。」說著將那張黃紙接了過去。那老丐低聲道：「我姓易，名叫易一清。相煩──相煩足下傳言，我自西夏國來，這是──西夏國國王招婿的榜文。此事──此事非同小可，有關大宋的安危氣運，我幫──我幫──我幫──」他連說了三個「我幫」，一口氣始終接不上來，他越是焦急，越是說不出話，只覺喉頭一甜，似乎又欲噴血，眼睛一翻，突然見到慕容復俊雅的形相，心中想起一個人來，問道：「閣下──閣下是誰？是姑蘇──姑蘇──」慕容復道：「不錯，在下姑蘇慕容復。」

那老丐大吃一驚，道：「你──你是本幫人仇人──」伸手抓住慕容復手中的黃紙，用力一奪。慕容復也不和他爭奪，讓他搶了回去，心想：「丐幫一直疑心我害死他們副幫主馬大元，近來雖是謠言稍減，但此人新自西夏歸來，自是不知近事。」只是那老丐雙手用力，嗤的一聲，將那張黃紙撕成了兩半，待要再撕，驀地裏雙足一挺，鮮血狂噴，便已斃命。風波惡將扯成兩半的黃紙展了開來，拼在一起，只見紙上用朱筆寫著彎彎曲曲的許多外國文字，文末還蓋著一個大章。公冶乾頗識諸國文字，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道，道：「這果然是西夏國國王招婿的榜文，文中言道：『西夏國文儀公主年將及笄，國王決意征選一位文武壁壘、俊雅魁偉的未婚男子為婿，定於今年八月中秋起公開選拔。不論何國人士，自信為天下一等一的人才者，於該日之前後晉謁，國王皆予優容接見。即令不中駙馬之選，亦當量才錄用，授以官爵。』」

公冶乾還未讀完，風波惡已哈哈大笑起來，說道：「這位丐幫的仁兄當真好笑，他巴巴的從西夏國取了這榜文來，難道要他幫中那一位長老去應聘，做西夏國的駙馬爺麼？」包不同道：「非也，非也！四弟有所不知，丐幫中各位長老固然既老且醜，但幫中少年弟子，自也有不少文武雙全，英俊聰明之輩。如果那一個丐幫弟子當上了西夏國的駙馬，丐幫那還不飛黃騰達麼？」鄧百川皺眉道：「素聞丐幫中英雄好漢不求功名富貴，何以這個易一清卻如此利欲薰心？」公冶乾道：「大哥，這人曾道：『此事非同小可，有關大宋的安危氣運。』若是此言不假，那麼他未必單單是為了求丐幫的功名富貴。」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

公冶乾向包不同道：「三弟又有甚麼高見？」包不同道：「二哥，你問我『又』有甚麼高見，這個『又』字，乃是說我已經表達過高見了。但我並沒說過甚麼高見，可知你實在不信我會有甚麼高見。你問我又有甚麼高見，真正含意，不過是說：包老三又有甚麼胡說八道了。是也不是？」風波惡雖愛和人打架，自己兄弟究竟是不打的；包不同愛和人爭辯，卻不問親疏尊卑，一言不合，便爭個沒有了沒完。公冶乾自是深知他的脾氣，微微一笑，說道：「三弟已往表達過不少高見，我這個『又』字，是真的盼望你再抒高見。」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我瞧你說話之時嘴角含笑，其意不誠──」他還待再說，鄧百川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三弟，依你之見，這易一清拿了這張西夏國招駙馬的榜文回來，有甚麼用意？」包不同道：「這個，我又不是易一清，怎知道他有甚麼用意？」慕容復眼光轉向公冶乾，徵詢他的意見。公冶乾微笑道：「我的想法，和三弟大大不同。」他明知不論自己說甚麼話，包不同一定反對，不如將話說在頭裏。包不同瞪了他一眼，道：「非也非也！這一次你可全然猜錯了，我的想法，恰巧和你一模一樣，全然沒有差別。」公冶乾笑道：「謝天謝地，這可妙之極矣！」

慕容復道：「二哥，到底你以為如何？」公冶乾道：「當今之世，大遼、大宋、吐蕃、西夏、大理五國並峙，除了大理一國僻處南疆，與世無爭之外，其餘四國，都有混一宇內、並吞天下之志──」包不同道：「二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大燕雖無疆土，但公子爺時時刻刻以復國為念，焉知我大燕日後不能重振祖宗雄風，中興復國？」他說到這裏，慕容復、鄧百川、公冶乾，風波恩一齊肅立，容色莊重，齊聲道：「復國之志，無時或忘！」各人或拔腰刀，或提長劍，將兵刃舉在胸前。

原來慕容復的祖宗慕容氏，乃是鮮卑族人，當年五胡亂華之世，鮮卑慕容氏在中國東征西討，大振威風，曾建立前燕、後燕、南燕、西燕等好幾個朝代。其後慕容氏為北魏所滅，子孫散居各地，但祖傳孫、父傳子，世世代代，始終存著這中興復國的念頭。只是中經隋唐各朝，慕容氏日漸衰微，那「重建大燕」的願望，眼看是越來越是渺茫了。到得五代末年，慕容氏中忽然出了一位百世難遇的武學奇才，名叫慕容龍城，此人融會各家武功，自出機抒，成為武林中當世無敵的好漢。慕容龍城不忘祖宗遺訓，糾合英雄，意圖復國，偏偏天下分久必合，趙匡胤建立大宋，四海清平，人心思治，慕容龍城武功雖強，終於是無所建樹，鬱鬱而終。

數代之後傳到慕容復手中，慕容龍城的武功和雄心，也盡數移在慕容復身上。只是大燕國謀復國，在宋朝而言，那便是大逆不道，作亂造反，是以慕容氏雖在暗中糾集人眾，聚財聚糧，但風聲卻是半點不露，除了最親近的鄧百川諸人而外，外界是誰也不知真相。武林中說起「姑蘇慕容」，只覺這一家人武功極高，而行為詭秘，似是妖邪一路，卻不知慕容氏心懷大志，與一般江湖上的門派幫會，所作所為大大不同，正常人看來，自是覺得極不順眼，往往引以為敵了。其時曠野之中，四顧無人，包不同提到了中興燕國的大志，各人情不自禁，都拔劍而起，慷慨激昂的道出了胸中意向。王玉燕卻緩緩的轉過了身去，慢慢走開，遠離眾人，須知她母親向來反對慕容氏作亂造反的圖謀，認為稱王稱帝，只是慕容氏數百年來的癡心妄想，復國無望，滅族有份。她母親一直不許慕容復上門，自行隱居在蓮塘深處，不願與慕容家有糾葛來往，便是如此。

公冶乾向王玉燕漸漸遠去的背影瞧了一眼，說道：「遼宋兩國連年交兵，大遼雖佔上風，但要滅卻宋國，卻也是萬萬不能。西夏、吐蕃雄踞西陲，這兩國各擁精兵數十萬，不論是西夏還是吐蕃，助遼則大宋岌岌可危，助宋則大遼禍亡無日。」風波惡一拍大腿，道：「二哥此言大大有理，丐幫對宋朝向來忠心耿耿，這易一清取這榜文回去，似是盼望大宋有甚麼少年英雄，去應西夏駙馬之征。倘若宋夏聯姻，那就天下──天下無敵了。」公冶乾點了點頭，道：「當真天下無敵，那也未必盡然，不過大宋財糧豐足，西夏兵馬精強，這兩國一聯兵，大遼吐蕃皆非其敵，小小的大理自是更加不在話下。據我推測，宋夏聯兵之後，第一步是並吞大理，第二步才進兵遼國。」鄧百川道：「易一清的如意算盤，只怕當真如此，但宋夏聯姻，未必能如此順利，遼國、吐蕃、大理各國若是得知訊息，必定設法破壞。」公冶乾道：「不但設法破壞，而且各國均想娶了這位西夏公主。」鄧百川道：「不知這位西夏公主是美是醜，不知是性情和順，還是嬌縱橫蠻。」包不同哈哈一笑，道：「大哥何以如此掛懷？難道你想去西夏應徵，弄個駙馬爺來做做麼？」鄧百川道：「倘若你鄧大哥年輕二十歲，武功高上十倍，人品俊上百倍，我即刻便飛往西夏去了。三弟，我大燕復國，圖謀了數百年，始終是鏡花水月，難以成功。歸根結底，那是少了個有力的強援所致。要是西夏是我大燕慕容氏的姻親，慕容氏在中原一舉義旗，西夏援兵即發，大事還有不成的麼？」包不同事事要強詞奪理的辯駁一番，但聽鄧百川這番話，居然連連點頭，說道：「不錯！只要此事有助於我大燕中興復國，那管那西夏公主是美是醜，是好是壞，只要她肯嫁我包老三，就算她是一口老母豬，包老三硬起頭皮，便也娶了。」眾人哈哈一笑，眼光都望到了慕容復臉上。

慕容復心中雪亮，這四個人是要自己上西夏去，應駙馬之選，說到年貌人品，文才武功，當世恐怕也真沒那一個青年男子能夠勝過自己。倘若自己去西夏求親，這六七成把握，自是有的。但若西夏國國王講究家世門第，自己雖是大燕的王孫貴族，畢竟衰敗已久，在大宋只不過是一介布衣，如果大宋、大理、大遼、吐蕃四國各派親王公侯前去求親，自己這沒點名位爵祿的白丁卻比不上人家了。他思念及此，向那張榜文望了一眼。公冶乾跟隨他日久，頗能猜測他的心意，說道：「榜文上說得明明白白，不論爵位門第，但論人品本事。既成駙馬，爵位門第隨之而至，但人品本事，卻非帝王的一紙聖旨所能頒賜。公子爺，慕容氏數百年來的雄心，要──要著落在你身上了──」他說到後來，心神激盪，說話的聲音發顫了。慕容復臉色蒼白，手指微微發抖，他也知道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自來公主徵婿，總是由國君命大臣為媒，選擇年青臣子，封為駙馬，絕無如此張榜布告天下，公開擇婿之理。他不由自主向王玉燕的背影望去，只見她站在一株柳樹之下，右手拉著一根垂下來的柳條，眼望河水，衣衫單薄，楚楚可憐。

慕容復知道這個表妹自幼便對自己情深，雖然姑母與父親不睦，多方阻她與自己相見，但她終於毅然出走，流浪江湖，前來尋找自己。慕容復四方奔走，一心以中興復國為念，連武功的修為也不能專心，這兒女之情，更是看得極淡。但王玉燕對自己如此深情款款，人非木石，豈能無動於衷？這時突然間要捨她而去，另行去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公主求婚，他雖覺理所當然，卻是於心不忍。公冶乾輕輕咳嗽了一聲，道：「公子，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大英雄大豪傑須當勘破『情』之一關。」包不同搶著道：「大燕若得復國，公子成了中興之主，三宮六院，何足道哉？西夏公主是正宮娘娘，這位王家姑娘，封她一個西宮娘娘，也就是了。」他平時說話專門與人頂撞，這時臨到商量大事，居然說得頭頭是道。慕容復點了點頭，心想父親一生，不斷叮囑自己，除了中興大燕，天下更無別般大事，若為復興大業，父兄可弒，子弟可殺，至親好友更可割捨，至於男女情愛，越加不必放在心上。何況王玉燕雖對自己情深一往，自己卻素來當她小妹妹一般，並無特別鍾情之處。只要大事可成，將來為妃為嬪，多加寵愛便是，他微一沉吟，便不再以玉燕為意，說道：「各位言之有理，這確是復興大燕的一個良機，只不過大丈夫言而有信，這張榜文，咱們卻要送到丐幫手中。」

鄧百川道：「不錯，別說丐幫之中，未必有那一號人物能比得上公子，就算真有勁敵，咱們也不能私藏榜文，做這卑鄙無恥之事。」風波惡道：「這個當然。大哥二哥保公子爺到西夏求親，三哥和我便送這榜文去丐幫。到明年八月中秋，足足還有一年時光，他們要挑人，儘管來得及，也不能說咱們佔了便宜。」慕容復道：「咱們行事光明磊落，索性由我親自將這榜文交到丐幫長老們手中，然後再去西夏。」鄧百川鼓掌道：「公子爺此言，大獲我心，咱們不能讓人在背後說一句閒話。」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三人一齊點頭稱是。須知這一干人等都是響噹噹的好漢，雖將中興復國的大業看得極重，但任何偷偷摸摸、佔人便宜之事卻是決計不幹的。

當下包不同等掘地將丐幫二人安葬了，在二人背上各取一隻布袋，以作認記。慕容復招呼玉燕過來，說道：「表妹，這兩個丐幫弟子，死於他人之手，其中牽涉到一件大事，我須得親赴丐幫總舵，正好順道送你回曼陀山莊。」王玉燕聽到「曼陀山莊」四字，吃了一驚，道：「我──我不回家去，媽媽見了我，非殺了我不可。」慕容復笑道：「姑母雖然性子暴躁，她跟前只你一個女兒，怎捨得殺你？最多不過責備幾句，也就是了。」玉燕道：「不──不，我不回家去，我跟你一起去丐幫。」慕容復既決意去西夏求親，心中對玉燕頗感過意不去，尋思：「暫且順她之意，將來再說。」便道：「這樣罷！你一個女孩子家，跟著咱們在江湖上拋頭露面，很是不妥，丐幫總舵是不能去的。你既不願去曼陀山莊，那就到燕子塢我家裏去暫住，我事情一了，便來看你如何？」

王玉燕臉上一紅，芳心竊喜，她一生願望，便是嫁了表哥，在燕子塢居住。此刻聽慕容復說道要她去燕子塢，雖未公然向她求婚，但事情顯然是明明白白了。她不置可否，慢慢低下頭來，眼睛中流露出異樣的光彩。鄧百川和公冶乾對望了一下，覺得欺騙了這位天真浪漫的姑娘，心下都感內咎。忽聽得啪的一聲，風波惡重重打了自己一個耳光。玉燕抬起頭來，見風波惡右頰紅腫，奇道：「風四哥，怎麼了？」風波惡道：「一──一隻蚊子叮了我一口。」當下六個人曉行夜宿，取道向南。王玉燕想到表哥公然接自己到家中居住，欣喜之情，無法隱藏，她雖覺慕容復和鄧百川等對自己情狀有些特異，但她素無機心，不起半點疑竇。這一日六個人急於趕道，錯過了宿頭，行到天黑，仍是在山道之中，越走道旁的草叢越深。風波惡罵道：「他奶奶的，咱們只怕走錯了路，前邊這個彎多半轉得不對。」

鄧百川心道：「咱們便是趕一晚夜路，又打甚麼緊？只是王姑娘太過辛苦。」說道：「且找個山洞或是破廟，露宿一宵。」包不同道：「是。得燒些水給王姑娘洗臉泡茶。」這五個人既決意去向西夏國求親，一路上對王玉燕是加意的照拂奉承。玉燕那知他們心中不安，只道表哥與自己的名份已定了大半，這些人既奉自己的未來夫婿為「主公」，當然對自己要特別尊敬，竊喜之餘，每感靦腆。

風波惡一馬當先，搶出去找安身之所，但越走道路越是崎嶇，亂石嶙峋，更無泉水溪流。他自己是甚麼地方都能躺下來呼呼大睡，但要找一個可供王玉燕安息的所在，卻是著實不易。他一口氣奔出數里，尋思：「這所在地勢險惡，說不定有山瘴或是毒蟲毒蛇，還是退回去的為妙。」一沉吟之際，轉過了一個山坡，忽見右首山谷中露出一點燈火，風波惡大喜，回首叫道：「這邊有一家人家。」

慕容復等聞聲奔到，公冶乾喜道：「看來只是一獵戶山農，但給王姑娘一人安睡的地方總是有的。」六人向著那燈火快步走去。那燈火相隔甚遙，走了好一會仍是閃閃爍爍，瞧不清屋宇，風波惡喃喃罵道：「他奶奶的，這燈兒可有點邪門。」突然間鄧百川低聲喝道：「且住，公子爺，你瞧這是一盞綠燈。」慕容復凝目望去，果見那燈火發出綠油油的光芒，與尋常燈火之色作暗紅或是昏黃頗為不同。這些人除了王玉燕外，個個同是涉足江湖的大行家，眾人加快腳步，向那綠燈趨前里許，不久便看得更加清楚了。包不同大聲道：「邪魔外道，在此聚會！」

憑這五個人的機智武功，對江湖上不論那一個門派幫會，都是絕無忌憚，但各人立時想到：「今日與王姑娘在一起，還是別生事端的為是。」包不同與風波惡久未與人打鬥生事，霎時間心癢難搔，躍躍欲試，但立即自行克制，風波惡道：「今天走了一天路，可有點倦了，這個臭地方不好，退回去罷！」慕容復微微一笑，心想：「風四哥居然改了性子，當真難得。」說道：「表妹，那邊不乾不淨的，咱們走回原來的路罷。」王玉燕不明白其中道理，但表哥既然這麼說，也就欣然樂從。六個人轉過身來，只走出幾步，忽然一個聲音隱隱約約的飄了過來：「既知邪魔外道在此聚會，你們這幾隻不成氣候的妖魔鬼怪，怎不過來湊湊熱鬧？」這聲音忽高忽低，若斷若續，鑽入耳鼓中令人極不舒服，但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慕容復哼了一聲，知道包不同所說：「邪魔外道，在此聚會」的那句話，居然給對方聽了去啦，從對方這幾句聲音中聽來，說話之人內力修為倒是著實不淺，但未必是真正第一流的功夫。他左手一拂，說道：「沒空跟他糾纏，隨他去罷！」不疾不徐的從來路退回。那聲音又道：「小畜生，口出狂言，便想這般挾著尾巴逃走麼？真要逃走，也得向老祖宗磕上三百個響頭再走。」風波惡忍耐不住，止步不行，低聲道：「公子爺，我去教訓教訓這狂徒。」慕容復搖頭，道：「他不知咱們是誰，由他們去罷！」風波惡道：「是！」六個人再走十餘步，那聲音又飄了過來：「雄的要逃走，也就罷了，這雌雛兒可得留下，陪老祖宗解解悶氣。」

各人聽到對方居然出言辱及王玉燕，人人臉上變色，一齊站定，轉過身來，只聽得那聲音又道：「怎麼樣？乖乖的把雌的送了來，免得老祖宗──」他剛說到那個「宗」字，鄧百川氣吐丹田，喝道：「宗！」這個「宗」字和對方的宗字雙音相混，聲震舊谷。各人耳中嗡嗡大響，但聽得「啊」的一聲慘呼，從綠燈處傳了過來。靜夜之中，鄧百川那「宗」字餘音未絕，夾著這聲慘叫，令人毛骨悚然。

# 第九十七回 萬仙大會

鄧百川這聲斷喝，乃是以更高內力，震傷了對方，從他那聲慘呼之中聽來，那人受傷還真是不輕，說不定已然一命嗚呼。那人慘嗚之聲將歇，但聽得嗤的一聲響，一枚綠色火箭射上天空，蓬的一下炸了開來，映得半邊天空都成深碧之色。風波惡道：「一不做二不休，掃蕩了這妖魔的巢穴再說。」慕容復點了點頭，道：「咱們讓人一步，乃是息事寧人之計，既然幹了，便幹到底。」六個人向著那綠火直奔了過去。王玉燕於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學幾乎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內力甚淺，臨敵應變的經驗更是半點也沒有。慕容復恐她受驚吃虧，放慢腳步，陪在她的身邊。綠火微光之中，只聽得包不同和風波惡兩聲呼叱，已和人動上了手，跟著三條黑影飛了起來，啪啪啪三響，撞向山壁，顯然是給包風二人乾淨利落的料理了。

慕容復奔到綠燈之下，只見鄧百川和公冶乾站在一隻青銅大鼎之旁，臉色凝重。銅鼎中有一道煙氣筆直上升，細如一線，卻是其疾如矢。王玉燕道：「是川西碧磷洞桑土公一派。」鄧百川道：「姑娘果然淵博。」包不同回過身來，道：「你怎知道？這燒狼煙報訊之法，幾千年前就有了，未必就只川西碧磷洞──」他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公冶乾指著銅鼎的一足，示意要他觀看。包不同彎下腰來，晃火摺一看，只見鼎足上鑄著一個「桑」字，乃是幾條小蛇，幾條蜈蚣之形盤成，銅綠斑斕，宛然是一件古物。包不同明知王玉燕說得對了，還要強辭奪理：「就算這隻銅鼎是川西桑土公一派的，焉知他們不是去借來的？何況『贗鼎、贗鼎』，十隻鼎倒有九只是假的。」原來川西碧磷洞桑土公一派都是苗人猺人，行事與中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素擅下毒之技，江湖人士聞之十分頭痛。好在他們與世無爭，只要不闖入川西猺山地界，他們也不會輕易侵犯旁人。這時慕容復等驟然間見到這隻銅鼎，心下都有些嘀咕：「此處離川西甚遠，難道也算是桑土公一派的地界麼？」以慕容復、鄧百川等人的武功修為，當然也不會害怕甚麼桑土公，只是和這種邪門外道向來無怨無仇，一來勝之不武，二來糾纏上了身，甚是麻煩頭痛。眼前他們日間所思、夜晚所夢，只是大燕王朝的中興復國，和這種化外之人結仇，實在甚是無謂。

慕容復微一沉吟，便已定下計較，道：「這是非之地，早早離去的為妙。」眼見銅鼎旁躺著一個氣息奄奄的老者，身穿褐色短衣，腰間纏著一條草繩，睜大了眼，氣憤憤的望著各人，當然便是適才發話肇禍之人了。慕容復向包不同點了點頭，嘴角向那老人一歪。包不同會意，反手抓起那根懸著綠燈的竹桿，倒過桿頭，連燈帶桿，噗的一聲，插入那老者胸口，綠燈登時熄滅。王玉燕「啊」的一聲驚呼。公冶乾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這叫做殺人滅口，以免後患。」飛起右足，踢倒了銅鼎。慕容復拉著王玉燕的手，斜刺向左首竄了出去。只奔出十餘丈，黑暗中嗤嗤兩聲，金刃劈風，一刀一劍從長草中劈了過來。慕容復袍袖一拂，借力打力，左首那人的一刀砍在右首那人頭上，右首那人一劍刺入了左首之人心窩。一剎那間料理了偷襲的二人，腳下竟是絲毫不停。公冶乾讚道：「公子爺，好功夫！」慕容復微微一笑，身形向前一竄，啪的一掌揮出，將迎面衝來的一名敵人打得骨碌碌的滾下山坡。左手又是一掌擊出，那敵人舉雙掌一擋，「啊」的一聲大叫，口噴鮮血。黑暗之中，慕容復突然聞到一陣腥臭之氣，跟著微有銳風，撲面而來。慕容復急凝掌風，將這兩件不知名的暗器反擊了出去，但聽得「啊」的一下長聲驚呼，顯然敵人已中了自己所發的歹毒暗器。

黑暗之中，驀地陷入重圍，也不知敵人究有多少，只是隨手殺了數人，但覺一個的武功高似一個，殺到了六人時，慕容復暗暗心驚，尋思：「起初三人均是川西桑土公一派，後來三人的武功顯是另屬不同的三派。怨家越結越多，大是不妙。」只聽得鄧百川叫道：「大夥兒並肩往『聽香小築』闖啊！」原來「聽香小築」是姑蘇燕子塢中的一個莊子，位於西首，向為慕容復的侍婢阿朱所居。鄧百川說向聽香小築闖去，便是往西退卻之意，以免被敵人聽到而在西邊阻截。

慕容復一聽，便即會意，但其時四下裏一片漆黑，星月無光，難以分辨方位，不知西首卻在何方。他微一凝神，聽得鄧百川厚重的掌聲在身後右側響了兩下，當即拉著王玉燕，斜退三步，向鄧百川身旁靠去，只聽得啪啪兩聲輕響，鄧百川和敵人又對了兩掌。從那掌聲之中聽來，敵人著實是個好手，跟著鄧百川吐氣揚聲，「嘿」的一聲呼喝，慕容復知道鄧大哥使出一招「石破天驚」的掌力，對方多半抵擋不住，果然那人失聲驚呼，聲音甚是尖銳，但那聲音越響越下，猶如沉入了地底，跟著是石塊滾動，樹枝斷折之聲。慕容復微微一驚：「這人失足掉入了深谷。適才綠光之下，沒見到有甚麼山谷啊。幸好鄧大哥將這人先行打入深谷，否則黑暗中一腳踏了個空，說不定竟自墮入了萬丈深淵。」便在此時，左首高坡上有個聲音飄了過來：「何方高人，到萬仙大會來搗亂？當真將三十六洞真人、七十二島散仙，都不放在眼內麼？」慕容復和鄧百川等都是輕輕「啊」的一聲，他們都聽過「三十六洞真人、七十二島散仙」的名頭。但所謂「真人、散仙」，只不過是一批既不屬任何門派，又不隸屬甚麼幫會的旁門左道之土。這些人武功有高有低，人品有善有惡，人人獨來獨往，各行其是，相互不通聲氣，也便成不了甚麼氣候，江湖上向來不予重視，只知他們有的散處東海黃海中的海島，有的在崑崙、祁連深山中隱居，近年來消聲匿跡，毫無作為，誰也沒加留神，沒想到竟會在這裏出現。慕容復朗聲道：「在下朋友六人，乘夜趕路，不知眾位在此相聚，多有冒犯，謹此謝過。黑暗中事出誤會，雙方一笑置之便了，請各位借道。」他這幾句話不亢不卑，並不吐露自己的身份來歷，對誤殺對方幾人之事，也陪了罪。

突然之間，四下裏哈哈、嘿嘿、呵呵、哼哼笑聲大作，越笑人數越多。初時不過十餘人發笑，到後來四面八方都有人加入大笑，聽聲音不下五六百人，有的便在近處，有的卻似在數里之外。慕容復聽對方聲勢如此浩大，又想到那人所說的「萬仙大會」四字，心道：「看來今晚倒足了霉，誤打誤撞的，闖進這些旁門左道之士的大聚會中來啦。我迄今未吐露自己姓名，還是一走了之的為是，免得將事情鬧到不可收拾。何況寡不敵眾，咱們六個人怎對付得了這數百人？」眾人哄笑聲中，只聽高坡上那人道：「你這人說話輕描淡寫，把事情看得忒也易了。你們六個人已出手傷了咱們好幾位兄弟，萬仙大會的群仙若是就此放你們走路，三十六洞和七十二島的臉皮，卻往那裏擱去？」

慕容復定下神來，凝目四顧，只見前後左右的山坡、山峰、山坳、山脊各處，影影綽綽的都站滿了人，有的大袖飄飄，有的窄衣短打，有的是長鬚飛舞的老翁，有的卻是雲髻高聳的女子。這些人本來不知是在那裏，突然之間，都如從地底下湧了出來一般。這時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都已聚在慕容復和王玉燕的身周，分站前後左右，以為衛護，但在這數百人的包圍之下，只不過如人海中的一葉小舟而已。

慕容復和鄧百川等生平經歷過無數大陣大仗，但見了眼前這等情勢，也不禁背上發毛，尋思：「這些人個個古裏古怪，十個八個是不足為患，但聚在一起，著實不易對付。」慕容復氣凝丹田，朗聲說道：「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三十六洞真人、七十二島散仙的大名，在下也素有所聞，絕不敢故意得罪。川西碧磷洞桑土公、藏邊虯龍洞玄黃子、北海玄冥島島主章周夫先生，想來都在這裏了。在下無意冒犯，恕罪則個。」

忽聽得一個乾澀的聲音呵呵笑道：「你提到咱們名字，就想這般輕易混了出去麼？嘿嘿，嘿嘿！」慕容復心頭有氣，說道：「在下敬重各位是長輩，先禮後兵，將客氣話說在頭裏。難道我慕容復便怕了各位不成？」眾人聽到「慕容復」的名字，許多人都是「啊」的一聲，那乾澀的聲音道：「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氏麼？」慕容復道：「不敢，正是區區在下。」那人道：「姑蘇慕容氏，可不是泛泛之輩。掌燈，大夥兒見上一見！」他一言出口，突然間東南角上升起了一盞黃燈，跟著西首和西北角上各有紅燈升起。霎時之間，四面八方都有燈火升起，有的是燈籠，有的是火把，有的是孔明燈，有的是松明柴草，顯然各家洞主、島主所攜來的燈火各各不同，有的是粗鄙簡陋，有的卻是十分工細。這些燈火忽明忽暗的映照在各人的臉上，奇幻莫名，慕容復見這些人有男有女，有俊有醜，既有僧人，亦有道士，一大半人手中持有兵刃，而這些兵刃也大都奇形怪狀，說不出名目。只聽得西首一人說道：「慕容復，你姑蘇慕容氏愛在中原逞威，那也由得你。但到萬仙大陣來肆無忌憚的橫行，卻不把咱們也瞧小了？你號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來問你，你要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卻是如何施法？」慕容復循聲瞧去，只見西首岩石上盤膝坐著一個大頭老者，那大腦袋光禿禿地，半根頭髮也無，臉上充血，遠遠望去，一個頭便如一顆血球。慕容復微一抱拳，道：「請了！足下尊姓大名？」那人捧腹而笑，說道：「老夫在考一考你，要看姑蘇慕容氏果然是真才實學呢，還是浪得虛名。我剛才問你：你若要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卻是如何施法。只要你答得對了，別人老夫管不著，老天卻不再來跟你為難。海闊由魚躍，天空任鳥飛，你愛去那裏便是那裏！」慕容復瞧了這般局面，知道今日之事，絕不能空言善罷，勢必要出手露上幾招，便道：「既是如此，在下奉陪幾招，前輩請出手罷！」那人又是嘿嘿嘿捧腹而笑，道：「我是在考較你，不是要你來伸量我。你若是答不出，那『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八個字，乘早給我收了起來罷！」

嘉容復雙眉微蹙，心道：「你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我既不知你門派，又不知你姓名，怎知你最擅是的是甚麼絕招？不知你有甚麼『道』，卻如何還施你身？」他略一沉吟之際，那大頭老者已冷笑道：「我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朋友散落天涯海角，不理會中原的閒事。山中無猛虎，猢猻亦稱王，似你這等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也說甚麼『南慕容、北喬峰』，呵呵！好笑啊好笑，無恥啊無恥！我跟你說，你今日若要脫身，那也不難，你向三十六洞每一位真人、七十二島每一位散仙，都磕上十個響頭，一共磕上一千零八十個頭，咱們便放你六人走路。」包不同憋氣已久，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你叫我家公子爺們以你之道，還施你身，又叫他向你磕頭。你這門絕技，我家公子爺可學不來了。嘿嘿，好笑啊好笑，無恥啊無恥！」他抑揚頓挫，居然將這大頭老者的話學了個十足。

那大頭老者咳嗽一聲，一口濃痰吐出，疾向包不同臉上射了過來。包不同斜身一避，那口濃痰從他左耳畔掠過，突然間在空中轉了個彎，托的一聲，重重的打在包不同額角正中。這口濃痰勁力著實不小，包不同只覺一陣頭暈，身子晃了幾晃，原來這一口痰，正好打中在他眉毛之上的「陽白穴」。慕容復心中一驚：「這老兒痰中含勁，那是絲毫不奇，奇在這口痰吐出之後，便會在半空中轉彎。」那大頭老者呵呵笑道：「慕容復，老夫也不用你以我之道，還施我身，只要你說出我這一口痰的來歷，老夫便服了你。」慕容復腦中念頭飛快的亂轉，卻無論如何想不起來，忽聽得身旁一個清亮柔和的聲音說道：「端木島主，你練成了這『歸去來兮』的五斗米神功，實在不容易。但殺傷的生靈，卻也不少了罷。我家公子念在你修為不易，不肯揭露此功的來歷，以免你大遭同道之忌。難道我家公子，竟也會用這功夫來對付你麼？」慕容復一回頭，見說話的聲音竟是出自王玉燕之口，不由得又驚又喜。

他知道王玉燕聰明絕倫，讀書過目不忘，瑯嬛閣中所藏的武學經典，她縱覽數遍，已記得滾瓜爛熱，天下各家各派的功夫，可說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只是不會使用而已。這「五斗米神功」的名目，自己從未聽見過，她居然知道了，卻不知說得對是不對。那大頭老者本來一張臉血也似紅，突然之間，變得全無血色，但立即又變成紅色，笑道：「小娃娃，胡說八道，懂得甚麼『五斗米神功』，損人利己，陰施險惡，難道是我這種人練的麼？但你居然叫得出老爺爺的姓來，總算很不容易的了。」王玉燕聽他如此說，知道自己是猜對了，只不過他不肯承認而已，便道：「海南島五指山赤燄洞端木洞主，江湖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端木洞主這功夫原來不是『五斗米神功』，那麼想必是從地火功中化出來的一門神妙功夫了。」「地火功」是赤燄洞一派的基本功夫。赤燄洞一派的宗主，都是複姓端木，這大頭老者名端木元。他聽王玉燕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來歷，卻偏偏又替自己掩飾「五斗米神功」，對她頓生好感，何況赤燄洞在江湖上實在是籍籍無名的一個小派，在她口中，居然成了「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更是高興，當下笑道：「不錯，不錯，這是地火功中的一項雕蟲小技。老夫有言在先，你既道出了寶門，我便不來難為你了。」

突然間一個細細的聲音發自對面岩石之下，嗚嗚咽咽，似哭非哭的說道：「端木元，我丈夫和兄弟，都是你殺的麼？是你練這天殺的『五斗米神功』，因而害死了他們的麼？」說話之人給岩石的陰影遮住了，瞧不見她的模樣，隱隱約約間可見到是個身穿黑衣的女子，長挑身材，衣衫袖子甚大。端木元哈哈一笑，道：「這位娘子是誰？我壓根兒不知道『五斗米神功』是甚麼東西，你莫聽這位小姑娘信口開河。」那女子向王玉燕招了招手，道：「小姑娘，你過來，我要問一問你。」

她這麼一招手，王玉燕只感到有一股吸力，要將她身子拉過去一般，身形一晃，左腳向前踏了一步，忙用力凝住身子。那女子再招了招手，王玉燕又要向前走去，不由得驚呼了一聲。慕容復知道對方是在行使「擒龍功」一類的凌虛擒拿法，這種擒拿法若是練得精粹，一招手便能將對手憑空抓了過來。王玉燕內力平平，但這女子須得連連招手，方能將她招將過去，可見她這門功夫尚未練得十分到家。眼見她第三次又再招手，慕容復袍袖輕揮，「斗轉星移」的功夫使將出來，這凌虛擒拿的內勁便反擊過去。那女子啊的一聲，立足不定，從岩石的陰影下跌跌撞撞的向前衝了出來。

這女子衝到距慕容復身前四五尺處，內勁消失，便不再向前。她大吃一驚，生恐慕容復出手加害，用力一躍，向後退了丈許，這才立定。王玉燕道：「南海椰花島黎夫人，你這門『採燕功』的確神妙，佩服佩服。」那女子臉上神色不定，道：「小姑娘，你──你怎知道我姓氏？又──又怎知道我──我這『採燕功』？」

這時她身子已不在岩石的陰影之下，眾人見到她身穿一襲黑衣，但黑衣中似乎織有各種彩色絲線，以及金線、銀線，在燈火照耀之下，彩影變幻，閃爍流動。王玉燕道：「七彩寶衣是椰花島至寶，四海皆知。適才夫人露了這一神妙功夫，擒龍控鶴，凌虛取物，自然是椰花島威振天下的『採燕功』了。」原來椰花島地處南海，山岩上多產燕窩，只是燕窩都是生於絕高絕險之處，採燕窩不易。黎家久處島上，數百年來由採集燕窩而練成了獨門的「採燕功」。這功夫不但有凌虛取物的擒拿手法，輕功步法也是與眾不同。王玉燕看到她向後一躍之勢，宛如為海風所激，更無懷疑，便道出了她的身份來歷。黎夫人被慕容復一招手便引將過去，心下已自怯了，再被王玉燕一口道破自己的武功家數，只道自己所有的伎倆，全在對方算中，當下不敢更示強悍，只有向端木元道：「端木老兒，好漢子一人做事一身當，我丈夫和兄弟，到底是你害的不是？」

端木元呵呵笑道：「失敬，失敬！原來是南海椰花島島主黎夫人，說將起來，咱們同處南海，你還是老夫的芳鄰那！尊夫我從未見過面，怎說得上『加害』兩字？」黎夫人將信將疑，道：「日久自知，只盼不是你才好。」她說了這句話，又隱身岩後。黎夫人剛退下，突然間呼的一聲，頭頂松樹掉下一件重物，鏜的一聲大響，跌在岩石之上，卻是一口青銅巨鼎。

慕容復又是一驚，抬頭先瞧松樹，看樹頂躲的是何等樣人物，居然將這一件數百斤重的大傢伙搬到樹頂，又摔將下來。看這銅鼎模樣，便與適才公冶乾所踢倒的碧磷洞銅鼎形狀相同，只是鼎身卻大得多了，難道桑土公竟是躲在樹頂？他一抬頭，但見樹頂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

便在此時，忽聽得幾下細微異常的響聲，混在風聲之中，幾不可辨。慕容復機靈異常，雙袖舞動，揮起一股勁風，反擊了出去，眼前銀光閃動，幾千百根細如牛毛的小針從四面八方迸射開去。慕容復暗叫：「不好！」伸手攬住王玉燕腰間，縱身一躍，憑空升起，卻聽得公冶乾、風波惡以及四周人眾紛紛呼喝：「啊喲，不好！」「中了毒針。」「這歹毒暗器，他奶奶的！」「哎喲，癢死了！」慕容復身在半空，一瞥眼間，見那青銅大鼎的鼎蓋一動，有甚麼東西要從鼎中鑽了出來，這時情勢險惡，已然無法細想，他右手一托，將王玉燕的身子向上送起，叫道：「坐在樹上！」跟著身子向下一落，雙足踏住鼎蓋，不住抖動，當即使「千斤墜」功夫，硬將鼎蓋壓住。

其時兔起鶻落，只是片刻間之事，慕容復剛將那鼎壓住，四周眾人的呼喝之聲已是響成一片：「哎喲，快取解藥！」「這是碧磷洞的牛毛針，一個時辰封喉攻心，最是厲害不過。」「桑土公這臭賊呢，在那裏？在那裏？」「快揪他出來取解藥。」「這臭賊亂發牛毛針，連我這老朋友也傷上了。」「桑土公在那裏？」「快取解藥，快取解藥！」

「桑土公在那裏？」「快取解藥！」之聲，響成一片。中了毒針之人有的亂蹦亂跳，有的抱樹大叫，顯然這牛毛針上的毒性十分厲害，令中針之人奇癢難當。這些人中頗有些是一派之長，一宗之主，也都醜態畢露，顧不得自己的身份了。

慕容復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弟兄有無中了對方毒手，一晃眼間，只見公冶乾左手撫胸，右手按腹，正自凝神運氣，風波惡卻是雙足亂跳，破口大罵。他知道這二人已中了暗算，心中又是憂疑，又是惱怒。這無數毒針，顯然是有人開啟銅鼎中的機括，從鼎中發射出來，否則絕不可能在頃刻之間，竟有許多細針激射而出。更惱人的是，銅鼎墮地，引得他自然而然的抬頭觀望，鼎中便乘機發射，若不是他見機迅速，內力強勁，這幾千萬枚毒針都已鑽入他的肉裏了。那麼發暗器之人有鼎護身，穩若泰山，慕容復內勁反激出去的毒針，都射在旁人身上，有些在鼎上，自也傷不到他。

只聽得一個人陰陽怪氣的道：「慕容復，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怎麼『以彼之道，還施我身』？這可與你慕容家的作為不對啊。」此人站得甚遠，半邊身子又是躲在岩石之後，沒中到毒針，便來說這些風涼話兒。慕容復不去理他，心想解鈴還是繫鈴人，要解此毒，自然要找鼎中發針之人，只覺得腳下鼎蓋不住抖動，顯是那人想要衝將出來，但慕容復的「輕身功夫」極是了得，左手三根手指搭在那株大松樹上，欲輕則如羽毛，欲重則逾萬斤，那人要想鑽出鼎來，若不是以寶刀寶劍破鼎而出，使須以腰背之力，將那株松樹連根拔起。須知這時慕容復三根手指傳力，已如將鼎蓋釘住在大松樹下。鼎中人天生神力，平時腰背一拱之下，連大牯牛也給他撞倒了，否則豈敢行險僥倖，使這種古怪法子來傷人？他連拱幾下，鼎上竟如給一座小山壓住了一般，紋絲不動，那人也是十分焦急，連連運力，卻那裏掀得動慕容復的「千斤墜」？

慕容復心下計較已定，情知他每掀一下，都是大耗真元，自己已將他的力道都移到了那株大松樹上，只見那松樹左右搖晃，樹根咯咯直響，要連根拔起固然談何容易，但樹周小根，卻已給他迸斷了不少，等他再掀數下，突然鬆勁，讓他突鼎而出。料想他出鼎之時，必然隨手再施牛毛細針以防護自身，那時一掌擊落，將這千百枚毒針都釘在他的身上，不怕他不取解藥出來，其時奪他解藥，自比求他取藥有利得多。

只覺那鼎蓋又掀了兩下，突然間鼎中人再無動靜，慕容復知道他在運勁蓄力，準備一舉突鼎而出，當即腳下鬆勁，右掌卻暗暗運力。那知過了好一會，鼎中人仍足一動也不動，倒如已經悶死了一般。四下裏的號叫之聲，卻響得更加慘厲了。有些功力較淺的二三代弟子，難忍麻癢，竟是在地下打滾，更有以頂撞石，以拳捶胸，情景甚是可怖。忽聽得七八人齊聲叫道：「將桑土公揪出來，揪他出來，快取解藥！」叫喊聲中，十餘人紅了眼睛，同時向慕容復衝了過來。慕容復左足在鼎蓋上一點，身子輕飄飄的躍起，正要坐在那松樹的橫幹之上，突然間嗤嗤聲響，斜刺裏一叢銀光閃動，又是千百枚細針向他射了過來。這一變故來得突兀之極，發射毒針的桑土公當然仍在鼎中，而這叢毒針來勢之勁，數量之多，又顯然出自機括，並非人力，難道桑土公的同黨隱伏在旁，再施毒手麼？這時慕容復身在半空，無法閃避，若以掌力反擊，則鄧百川等四人都在下面，不免重蹈覆轍，又傷了自己兄弟。好慕容復，那「南慕容、北喬峰」六字，究非幸至，慕容氏家傳武功，實有鬼神莫測之妙，慕容復雖然致力於中興復國，未能潛心練武，但姑蘇慕容家的嫡系傳人豈同泛泛？他右袖一振，猶如風帆般在半空中一借力，身子向左飄開三尺，同時右手袖子飄起，一股柔和渾厚的力道發出來，將那千百枚毒針都托向天空。這一下身子便如一隻輕飄飄的大紙鳶，悠然滑翔而下。

其時天上雖然星月無光，四下裏燈籠火把卻是照耀得十分明亮，眾人眼見慕容復瀟灑自如的滑行空中，無不驚佩。慘呼喝罵聲中，響出了一陣春雷般的喝采聲來，立時掩住了這一片凄厲刺耳的號叫。

慕容復身在半空，雙目卻注視著這叢牛毛細針的來路，忽聽得「嚶嚀」一聲，發自松樹之頂，竟是王玉燕的聲音。慕容復無暇探詢，身子落到離地約有丈餘之處，左腳在一根橫跨半空的樹幹上一撐，借力向右方撲出。他落下時飄飄盪盪，勢道甚是緩慢，這一次撲出，卻是疾如鷹隼，一陣勁風掠過，雙足便向岩石旁一個矮矮胖胖的人頭頂踏了下去。原來他在半空時目光籠罩全場，見到此人懷中抱著一口小鼎模樣的傢伙，作勢欲再發射。

那矮子一滑足，避開三尺，行動極是敏捷，便如一個圓球在地下打滾。慕容復一足踏了個空，砰的一掌拍出，掌力直透對方後背。那矮子正要站起身來，給慕容復這一掌打得又摔倒在地。他借勢直竄出七八丈外，方再站起，但慕容復這一掌，力道甚是強勁，那矮子顫巍巍的站直，搖晃幾下，雙膝一軟，坐倒在地。十餘人叫道：「桑土公，取解藥來，取解藥來！」向他擁了過去。鄧百川和包不同均想：「原來這矮子便是桑土公！」兩人急於要擒住了他，好取解藥來治把兄弟之傷，同時大喝，向他直撲而下。

桑土公左手在地下一撐，想要站起，卻是受傷不輕，終究力不從心。包不同來勢最快，一伸手，便向他肩頭抓了下去，這一下出的乃是重手，叫他無論如何掙扎不脫，不料右手五指剛抓上他的肩頭，手指和掌心立時疼痛難當，縮手不迭，反掌一看，只見滿掌心鮮血淋漓，原來桑土公身內衣甲上裝滿了尖針，便如一頭箭豬刺蝟相似。這些尖針上一般的餵了毒藥，霎時之間，包不同但覺手掌上奇癢難當，一直癢到心裏去，恨不得立時便將這隻手掌斬了下來。他又驚又怒，飛起左足，一招「金鉤破冰」，便向桑土公屁股上踢了過去。但見他伏在地下，身子微微蠕動，這一腳非重重踢中了不可。

他這一腳去勢迅捷，剎那之間，足尖離桑土公的臀部不過數寸，突然間省悟：「啊喲不好，他屁股上若是也裝尖刺，我這一隻腳又是糟糕。」其時這一腳已然踢出，若是硬生生的收回，勢須扭傷了自己的筋骨，包不同百忙之中變招，左掌疾出，在地下重重一拍，身子借勢倒射而出，總算見機得快，足尖只在桑土公的褲子上輕輕一擦，沒使上力，也不知他屁股上是否裝有倒刺。這時鄧百川和其餘人已撲到桑土公身後，只是眼見包不同出手拿他，不知如何反而受傷，雖見桑土公伏地不動，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貿然動手。包不同性子十分執拗，既吃了這大虧，如何肯就此罷休？在地下捧起一塊兩百來斤的大石，大叫：「讓開，我來砸死這隻大烏龜！」

有的人叫道：「使不得，砸死了他便沒解藥了！」另有人道：「解藥在他身邊，先砸死他才取得到。」這些人雖然在此聚會，看來各懷異謀，並不如何齊心合力，包不同要砸死桑土公，居然有些人也不怎麼反對。議論紛紛之中，包不同手持大石，大踏步上來，對準了桑土公的背心，喝道：「砸死你這隻生滿倒刺的大烏龜！」這時他右掌心越來越癢，煩燥難當，雙臂一挺，這塊大石便向桑土公背心砸了下去。只聽得砰的一聲響，地下塵土飛揚！

來人都是吃了一驚，這一下砸在桑土公背上，就算不是血肉模糊，也要砸得他大聲慘呼，絕無塵土飛揚之理。再定睛細看時，各人更是驚訝，那塊大石好端端的壓在地下，桑土公卻已不知去向。

# 第九十八回 勇救佳人

包不同見機甚快，左腳一起，將那塊大石挑開，地下登時現出一個洞來，只是這洞不過尺許圓徑，不知桑土公這胖胖的身子如何鑽得過去？他那知桑土公的名字中有一個「土」字，大精地行之術，伏在地上之時，手腳並用，爬鬆泥土，竟爾鑽了進去。適才慕容復將桑土公壓在鼎下，他無法掀開鼎蓋脫出，也是打開鼎腹，從地底脫身。包不同一獃之下，回身去尋桑土公的所在，心想就算你鑽入地底，又不是穿山甲，最多不過鑽入數尺，躲得一時，難道真有土遁之術不成？忽聽得慕容復叫道：「在這裏了！」左手衣袖一揮，向一塊岩石捲了過去，原來這塊岩石不是真的石頭，卻是桑土公的背脊。此人古裏古怪，有各種迷惑人的技術，若不是慕容復眼尖，還真不易發見。

袖風之力，雄勁厚重，一帶之下，桑土公一團肉球般的身子起在半空。他自中了慕容復一掌之後，受傷已然不輕，這時殊無抗禦之力，大聲叫道：「休下毒手，我給你解藥便了！」慕容復道笑：「放心，我絕不傷你！」右袖拂出，將左袖的勁力抵消，同時生出一股力道，托住桑土公的身子，輕輕放了下來。忽聽得前方遠處一人叫道：「姑蘇慕容，名不虛傳！」慕容復舉手說道：「貽笑方家，愧不敢當！」便在此時，一道金光和一道銀光從左首如電也似的射來，破空之聲，甚是凌厲。慕容復心道：「這是甚麼兵刃，勢道如此厲害？」當下不敢怠慢，雙袖鼓風，迎了上去，砰的一聲巨響，袖風給撞了回來，那道金光和銀光，也退後三尺。這時方才看清，原來是兩條又闊又長的帶子，一條金色，一條銀色。慕容復從這一撞之力上覺察到，使金帶的人內力較強，使銀帶的便遠為不如，但隨即又覺得，那銀帶的勁力有餘未盡，金帶卻已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見兩條帶子的盡頭處站著二人。兩個都是老翁，使金帶的身穿銀袍，使銀帶的身穿金袍。金銀之色閃耀燦爛，華麗之極，這種金銀色的袍子常人絕不穿著，倒像是戲臺上的人物一般。只聽那穿銀袍的老人說道：「佩服，佩服，再接咱兄弟一招！」金光閃動，那金帶自左方遊動而至，那銀帶卻一抖向天，再從上空落下，徑襲慕容復的上盤。慕容復道：「兩位前輩──」他只說了四個字，突然間呼呼聲響，三柄長刀著地捲來，敵人使的是地堂刀功夫，三個人配合得天衣無縫，狠襲慕容復的下體。

這種地堂刀的刀法本來非高手所用，一來專攻下路，威力有限，二來滾動而前，有失高手名宿的身份，但從這三人刀上所發出的聲響聽來，內力著實不弱，可算得是二流頂、一流下的好手。何況三人聯刀，三團雪花也似的白色刀輪翻翻滾滾的撲來，當者立斃，著實不容小覷了。慕容復上方、前方、左側三處受攻，心想：「對方號稱是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人多勢眾，混戰下去，若不讓他們知道厲害，如何方了？」

他見三柄刀著地掠來，眼明腳快，颼颼颼踢出三腳，每一腳都中在敵人的手腕之上，白光閃動，三柄刀都捲了上天。慕容復身形略側，右手一掠，已使出「斗轉星移」功夫，撥動金帶帶頭，啪的一聲響，金帶和銀帶已纏在一起。這時那使地堂刀的三人已搶在桑土公和慕容復之間，三人單刀脫手，更不退後，荷荷發喊，張臂便來抱慕容復的雙腿。混戰之際，慕容復如何能容得他們纏上了身？足尖起處，勢如飄風般踢中了三人胸口穴道，卻見一個黑衣人長臂長腿，越眾而前，張開蒲扇般的大手，一把將桑土公抓了起來。此人手掌也不知是天生厚皮，還是戴了金屬絲所織的手套，竟然不怕桑土公滿身倒刺，一抓到地，便是直腿向後一躍，退開了丈餘。

慕容復見這人舉手投足之際，沉穩老辣，武功比其餘諸人高強得多，不由得暗暗一驚：「桑土公若被此人救出，再取解藥可就不易了。」心念微動，身子已然躍起，越過橫臥地下的三人，一掌拍出，徑襲黑衣人。那人一聲長笑，橫刀當胸，身前藍光閃閃，竟是一柄厚背薄刃、鋒銳異常的鬼頭刀。慕容復這掌若是拍了下去，那是硬生生將自己的手腕切斷了。他雖見到刀刃當前，這一掌仍是照常拍將下去，待手掌離刃約有二寸，突然間改拍為掠，手掌順著刃口，一抹而下，徑削黑衣人抓住刀柄的手指。

他掌緣上佈滿了真氣，力道之強，實不亞於那鬼頭刀，只要真的削上了，也有切指斷臂之功。那黑衣人出其不意，「咦」的一聲，翻掌相迎，啪的一聲，兩人對了一掌。黑衣人又是「咦」的一聲，身子一晃，向後躍開丈餘，但左手仍是抓著桑土公那矮矮胖胖的身子，竟不脫手，慕容復翻過手掌，抓過了鬼頭刀，鼻中聞到一陣腥臭，幾欲作嘔，知道這刀上餵有劇毒，邪門險惡之至。

他一招間雖將敵人的兵刃奪了過來，但眼見敵方七八個人各挺兵刃，截在黑衣人之前，要再在人叢中搶那桑土公過來，卻是殊非易事，何況適才和那黑衣人對掌，覺他功力雖較自己略弱，但另有一種詭異奇特之處，縱然單打獨鬥，也非片刻便能取勝。但聽得人聲嘈雜：「桑土公，快取解藥出來！」「你這他媽的牛毛毒針若不快治，半個時辰就送了人性命。」「烏老大，快取解藥出來，糟糕，再挨可就乖乖不得了！」燈光火把下人影奔來竄去，都在求那黑衣人快取解藥。

黑衣人道：「好，桑胖子，將解藥取出來。」桑土公道：「你放我下地啊！」黑衣人道：「我一放手，敵人又捉了你出去，如何放得？快將解藥摸出來。」旁邊的人跟著起哄：「是啊，快將解藥摸出來！」更有人在破口大罵：「賊苗子，還在推三阻四，瞧老子一把火將你碧磷洞裏的烏龜王八蛋燒個乾乾淨淨。」桑土公嘶啞著嗓子道：「我的解藥藏在土裏，你須得放下我才好去取。」眾人一怔，知他說確是實情，這桑土公喜在山洞、地底等等陰暗不見天日之處藏身，將解藥藏在地底，原是應有之義。

慕容復雖沒見公治乾和風波惡叫喚呻吟，但想那些人既加此麻癢難當，二哥和四哥身受自然也是一般，眼前只有竭盡全力，將桑土公奪了過來，再作打算。突然間發一聲喊，舞動鬼頭刀，衝入了人叢之中。鄧百川和包不同守護在公冶乾與風波惡身旁，不敢離開半步，深恐敵人前來加害。眼見慕容復縱身而前，猶如虎入羊群，當者披靡，那黑衣人見他勢頭來得甚兇，不敢正攖其鋒，抓起桑土公，遠遠避開。只聽得眾人叫道：「大家小心了！此人手中拿的是『綠波香露刀』，別給他砍中了。」「啊喲，『綠波香露刀』給他奪了去，可大大的不妙！」慕容復舞刀而前，只見和尚道士、醜漢美婦，各種各樣人等紛紛辟易，臉上均有驚恐之色。他料想這柄鬼頭刀大有來歷，但明明臭得厲害，偏偏叫甚麼「香露刀」，真是好笑。又想：「我若是將這柄毒刀舞了開來，將這些洞主、島主殺個十個八個倒也不是難事，只是我和他們無怨無仇，何必多傷人命？倘若仇怨結得深了，他們拼死不給解藥，二哥、四哥身上所中之毒便難以善後。」

是以慕容復衝殺之際，並不殺傷人命，遇有機緣便點倒一個，踢倒兩個。那些人初時甚為驚怒，待見他刀上威力不大，便定下來，霎時之間，長槍短戟、軟鞭硬牌，紛紛向慕容復四面進襲。慕容復武功雖高，但給十多人圍在核心，一時間倒也手忙腳亂，何況外面重重疊疊，圍困的不下三四百人，不禁暗暗心驚。

再鬥得片刻，慕容復尋思：「這般鬥將下去，卻如何了局？看來非下殺手不可。」刀法一緊，砰砰兩聲，以刀柄撞暈了兩人。忽聽得鄧百川叫道：「下流東西，不可驚擾了姑娘。」慕容復斜眼一瞥，只見兩人縱身躍起，去攻擊躲在松樹上的王玉燕。鄧百川飛步去救，連連出掌，截住了一人，但另一人終於躍到了樹上，卻聽得「啊」的一聲，給王玉燕踢了下來。慕容復心下稍寬，卻見又有三人躍向樹上，登時明白了這些人的主意：「他們鬥我不下，便想擒獲表妹，作為要挾，當真是無恥之極。」但自己給這些人纏住了，實在無法分身，眼見兩個女子，抓住王玉燕的手臂，從樹上躍了下來，一個頭戴金環的長髮頭陀手挺戒刀，橫架在王玉燕頸前，叫道：「慕容小子，你降是不降？若不投降，我可要將你相好的砍了！」

慕容復一獃，心想：「這些人邪惡無比，說得出做得到，當真加害表妹，如何是好？但我姑蘇慕容氏縱橫武林，豈有向人投降之理？今日一降，日後怎生做人？」他心中猶豫，手上卻絲毫不緩，左掌呼呼兩掌拍出，將兩個敵人擊出丈餘，忽地飛起，重重的摔下地來。那頭陀又叫：「你當真不降，我可要將這如花如玉的腦袋切下來啦！」戒刀一晃，刀上青光閃閃。猛聽得山腰裏一人叫道：「使不得，千萬不可傷了王姑娘，我向你投降便是。」聽這聲音甚是熟悉。只見一個灰影如飛的趕來，腳下輕靈之極，站在外圍的數人齊聲呼叱，上前攔阻，卻給他東一拐、西一閃，避過了眾人，撲到面前，火光下看得明白，卻是段譽。只聽他叫道：「要投降還不容易，為了王姑娘，你要我投降一千次、一萬次也成。」他奔到那頭陀面前，叫道：「喂，喂，你們快放開手，捉住王姑娘幹甚麼？」王玉燕知他不會武功，卻這般不顧性命的前來相救，不禁大是感激，道：「段──段公子，是你？」段譽喜道：「是我！是我！」那頭陀罵道：「你──你是甚麼東西？」段譽道：「我是人，怎麼是東西？」那頭陀反手一掌，啪的一聲打在段譽下頦。段譽立足不定，一交往左便倒，恰好將額頭撞在一塊岩石之上，登時鮮血長流。

那頭陀見他奔來的輕功，只道他武功頗為不弱，反手這一掌虛招，原沒想能打到他，這一掌打過之後，右手戒刀連進三招，那才是殺手之所在，不料左掌虛晃一招，便將他打倒，反而一獃。他見慕容復仍在不住手的來往衝殺，大聲又呼：「你再不撒手投降，我可真要砍去這小妞兒的腦袋了，老佛爺說一是一，絕不騙人，一二三！你降是不降？」慕容復好生為難，說到表兄妹之情，他絕不忍心玉燕命喪奸人之手，但「姑蘇慕容」這四個字尊重無比，絕不能受人要脅，因而永遠留作江湖上為人恥笑的話柄。他大聲叫道：「賊頭陀，你要公子爺認輸，那是千難萬難。你只要傷了這位姑娘一根毫毛，我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為人！」一面說，一面向玉燕衝了過來，但二十餘人各挺兵刃左刺右擊，前攔後襲，一時之間那裏衝得過去？

那頭陀怒道：「我偏將這小妞兒殺了，瞧你又拿老佛爺如何？」說著舉起戒刀，便向玉燕頸中揮去。抓住玉燕手臂的兩個女子恐被波及，同時放手，向旁躍開。

段譽掙扎著正要從地上爬起，左手掩住額頭傷口，神情十分狼狽，一見那頭陀當真揮刀要殺玉燕，而玉燕獃獃站著，似乎被人點中了穴道，竟是不會抗禦閃避，這一急自然是非同小可，手指一揚，嗤嗤聲響過去，擦的一聲，那頭陀右手上臂從中截斷，戒刀連著手掌，跌落在地。原來段譽情急之下，自然而然的真氣充沛，使出了「六脈神劍」功夫，竟是一劍將那頭陀的手臂斬斷，他一衝上前，反手將玉燕負在背上，叫道：「逃命要緊！」那頭陀名叫豹眼頭陀，乃是青海鹽山島的島主，為人兇悍無比。他右臂被截，自是痛入骨髓，但急怒之下，狂性大發，左手抄起斷臂，猛吼一聲，向段譽擲了過來。他斷下的右手仍是緊緊抓著那柄戒刀，連刀帶手，急擲而至，情急頗為險惡。段譽右手一指，嗤一聲響，一招「少陽劍」，刺在戒刀之上，那戒刀一震，從斷手中跌落下來。這斷手卻繼續飛去，啪的一聲，重重打了段譽一個耳光。段譽本已額上流血，這一下打得頭暈眼花，腳步踉蹌，只是心中念著務須將玉燕救了出去，展開「凌波微步」，疾向外衝。眾人大聲吶喊，前來阻攔。但段譽這「凌波微步」精妙無比，左斜右歪，彎彎曲曲的衝將出去。有些洞主、島主武功著實了得，一劍一掌的向他擊出，明明是對準了他的身子，可是突然間見他身子一扭，便避了開去。片刻之間，段譽已負了王玉燕衝出重圍，唯恐有人追來，直奔出數百丈，這才停步。他舒了口氣，將玉燕放下地來。王玉燕臉上一紅，道：「不，不，段公子，我給人點了穴道，站立不住。」段譽扶住她肩頭，道：「是！你教我解穴，我來給你解開穴道。」玉燕道：「不，不用！過得一時三刻，穴道自然會解，你不必給我解穴。」原來要解穴道，須得在「神封穴」上推宮過血，而「封神穴」卻是在胸前乳旁，極是不便。

段譽不明其理，說道：「此地危險，不能久留，我還是給你解開穴逍，再謀脫身的為是。」玉燕紅著臉道：「不好！」一抬頭間，只見慕容復與鄧百川等仍在人叢之中衝殺，她心掛表哥的安危，道：「段公子，我表哥給人圍住了，咱們須得去救他出來才是。」段譽胸口一酸，知她心念所繫，只在慕容公子一人，突然間萬念俱灰，心想：「此番相思，總是無有了局，段譽今日全她心願，為慕容復而死，也就罷了。我不會武功，再冒險衝進去便是。」說道：「很好，你等在這裏，我去救他。」王玉燕道：「不，不成！你不會武功，如何能去救人？」

段譽微笑道：「適才我不也將你背出來麼？」玉燕深知他的「六脈神劍」時靈時不靈，不能發放由心，說道：「剛才運氣好，你──你念著我的安危，六脈神劍使了出來。你對我表哥，未必能像對我一般，只怕──只怕──」段譽道：「你不用擔心，我對你表哥也如對你一般便了。」但在不會運用真氣內力之人，真氣是否能夠激發，非由心靈所能控制，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全憑機緣。王玉燕搖頭道：「段公子，那太冒險，不成的。」段譽胸口一挺，道：「王姑娘，只要你叫我去冒險，萬死不辭。」王玉燕臉上又是一紅，低聲道：「你對我這般好法，當真是不敢當了。」段譽大是高興，道：「怎麼不敢當？敢當的，敢當的。」一轉身，但覺意氣風發，便欲衝入戰陣。

王玉燕忙說：「段公子，我動彈不得，你去我無人照料，若是有壞人前來害我──」段譽轉過身來，搔了搔頭道：「這個──嗯──這個──」玉燕本意是要他再將自己負在背上，過去相助慕容復，只是這句話不便出口，一個女孩兒家，叫人家男子漢負抱在背，終是太過羞人。她盼望段譽會意，但段譽偏偏不懂，只見他搔頭頓足，甚是為難。

耳聽得吶喊之聲轉盛，乒兵乓乓，兵刃相交的聲音大作，慕容復等人爭鬥得更加緊了。王玉燕知道敵人厲害，甚是焦急，當下顧不得害羞，道：「段公子，勞駕你再背負我一陣，咱們去救我表哥，那就兩全其美了。」段譽恍然大梧，道：「是極，是極！蠢才，蠢才！我怎麼便想不到？」蹲下身來，又將王玉燕負在背上。

段譽初次背負王玉燕時，一心在救她脫險，全未思及其餘，這時再將她這個軟綿綿的身子負在背上，兩手又鉤住了她的雙腿，雖是隔著層層衣衫，總也感到了她滑膩的肌膚。這些日子來，他心中聽想的，便只是個王玉燕，夢中聽見的，也只是個王玉燕。王玉燕隨伴慕容復而行，段譽千次萬番的自行告誡，須得及早離去，但一雙腳卻總是不由自主的遠遠跟隨。他也不知對自己說了多少次：「我跟了這里路後，萬萬不可再跟。段譽啊段譽，你自誤誤人，陷溺不能自拔，當真是枉讀詩書了。須知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務須揮慧劍斬斷情絲，否則這一生可就白白斷送了。」

但不論他心中想得如何明白，要他的腳步不跟隨王玉燕而行，卻是萬萬不能。自從他服食莽牯朱蛤，腳步輕快之極，遠遠綴在王玉燕身後，居然沒給慕容復等發覺。王玉燕上樹，慕容復迎敵等情，他都看得甚是清楚，那豹眼頭陀要殺王玉燕，他自然挺身而出，竟是甘願代慕容復「投降」，偏偏對方不領會他的好意，反而送了一條手臂。這時他將王玉燕反抱於背，不由得心神盪漾，隨即自責：「段譽啊段譽，這是甚麼時刻，你居然心起綺念，可真是禽獸不如！人家是冰清玉潔，尊貴無比的姑娘，你心中生半分不良念頭，那便是褻瀆她，該打，真正該打！」他想到「真正該打」四字，提起手掌，便在自己臉上重重的打了兩下，同時放開腳步，向前疾奔。

王玉燕好生奇怪，問道：「段公子，你幹甚麼？」段譽本來誠實，他對玉燕敬若天人，更是不敢相欺，道：「慚愧之至，我心中起了對姑娘不敬的念頭，該打，該打！」玉燕明白了他的意思，只羞得耳根子也都紅了。便在此時，一個道士手持長劍，飛步搶來，叫道：「媽巴羔子的，這小子又來搗亂。」一招「毒龍出洞」，向段譽刺了過來。段譽自然而然的使開「凌波微步」，閃身避開。玉燕低聲道：「他第二劍從左側刺來，你先搶到他的右側，在他『天宗穴』上拍上一掌。」

果然那道士一刺不中，第二劍「清澈梅花」自左方刺到，段譽得了玉燕指點，搶到他的右側，拍的一掌，正中在它的「天宗穴」上。那穴道正是那道士的罩門所在，段譽這一掌出手雖然不重，卻打得他口噴鮮血，嚇得魂飛天外，再也不敢回身動手。這道士剛被打倒，又有兩條漢子搶了過來。王玉燕胸羅萬有，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知，輕聲指點，段譽依法施為，立時便將這名漢子料理了。段譽見勝得輕易，王玉燕又在自己耳邊低聲囑咐，吹氣如蘭，香澤微聞，雖在性命相搏的戰陣之中，卻覺風光旖旎，實在生平從所未歷的奇境。他又打倒兩人，距慕容復已不過二丈，驀地裏風聲響動，兩條青影竄將上來，兩條軟鞭齊向段譽擊到。段譽滑步避開，忽兒一條軟鞭在半空中一挺，反竄上來，撲向自己面門，靈動快捷無比。王玉燕和段譽齊聲驚呼：「啊喲！」原來這兩條軟鞭並非兵刃，卻是兩條活蛇。段譽在大理初離皇宮，他曾見鍾靈以活蛇為兵刃，但當時鍾靈是以活蛇制敵，這時卻是敵人以活蛇對付自己，情景全然相反。他加快腳步，要搶過兩人，不料這兩個青衫客身形矮小，步法迅捷無比，幾次三番都攔在段譽身前，阻住了去路。他連連發問：「王姑娘，怎麼辦？」王玉燕於各家各派的兵刃拳腳，不知者可說極罕，但這兩條活蛇縱身而噬，絕不依據那一家那一派的武功。她要預料高手名家的下一招武功，那是全不為難，但要預料這兩條活蛇從那一個方位攻來，卻是全然的無能為力了。再看這兩個青衫客竄高伏低，姿式極是笨拙難看，可是快卻快到了極處。顯而易見，這兩人並未練過甚麼輕功，卻如猿猴虎豹一般天生的迅速。

段譽閃避之際，連連遇險。王玉燕心想：「活蛇的招數猜它不著，擒賊擒王，須當打倒了毒蛇主人。」可是那兩個蛇主人的身形步法，說怪是奇怪之極，說不怪是半點也不怪，原來這兩人揮手跨步，便和尋常不會武功之人一模一樣，任意所之，絕無章法。既是全然沒有法度，玉燕要料到他們一下步跨向何處，下一招打向何方，那就為難之極。她叫段譽打他們「期門穴」，點他們「曲泉穴」，說也奇怪，段譽手掌到處，他們都是靈動之極的避開了，機靈矯健直是天生。

王玉燕一面尋思破敵，一面留心看著她表哥，耳中只聽得一慘叫呼喚之聲，此起彼伏，數十個人躺在地下，不住翻滾，原來那些中了桑土公牛毛毒針之人毒性發作，都倒了下來。那黑衣人抓了桑土公之手，要他快快取出解藥，偏偏那解藥便埋在慕容復身畔的地下，那黑衣人忌憚慕容復了得，不敢貿然上前，只是不住口是催促儕輩急攻，須得先拾奪了慕容復，才能取解藥救人。但要打倒慕容復，卻又是談何容易？

忽聽得有人尖聲發令，圍在慕容復身旁的眾人退下了三個，另外換了三個人上去。那新上去的三人都是高手，尤其一條矮漢膂力大得驚人，手中兩柄銅錘使將開來，勁風逼體，聲勢威猛，慕容復以香露刀擋了一招，居然震得手臂隱隱發麻，不由得心下吃驚，以後見他銅錘打來，便即閃避，不敢硬接。激鬥之際，忽聽得王玉燕大聲叫道：「表哥，使『銀燈萬盞』，轉『披襟當風』。」慕容復素知這位表妹武學上見識，遠比自己高明，只是她自己不大習武，教人有餘，自用不足而已。聽她出聲指點，更不多想，右手連畫三個圈子，刀光閃動，幻出點點寒光，只是那「綠波香露刀」顏色發綠，化出來是「綠燈萬盞」，而不是「銀燈萬盞」。眾人發一聲喊，都退後了三步，便在此時，慕容復左袖拂出，袖底藏掌一帶，那矮子正好一招「開天辟地」，銅錘指天劃地的猛擊出來。只聽得噹的一聲巨響。眾人耳中嗡嗡發響，那矮子左錘擊在自己右錘之上，右錘擊在自己左錘之上，火花四濺，他雙臂之力何等凌厲，二力相撞，喀喇一聲響，雙臂臂骨自行震斷，登時摔倒在地，暈了過去。慕容復乘著這個餘裕，拍出兩掌，助包不同打退了兩個強敵。包不同俯身扶起公冶乾，但見他臉色發黑，中毒已深，若再不救，眼見是不成了。段譽那一邊，事情也起了新奇變化。王玉燕關心慕容復，指點他以一招「銀燈萬盞」逼退身旁眾敵，再以一招「披襟當風」擊倒膂力強猛的使雙錘矮子，但心無二用，她照顧了慕容復，對段譽身前的兩個敵人不免疏忽。段譽聽她忽然去幫助慕容復，將自己置之不理，雖然身在己背，一顆心卻飛到了慕容復身邊，霎時之間，胸口酸苦，眼淚便要奪眶而出，嗤嗤兩聲，兩條毒蛇撲將上來，一齊咬住他的左臂。

王玉燕「啊」的一聲，叫道：「段公子你──你──」段譽嘆道：「給毒蛇咬死，也就是了。」王玉燕見那兩條蛇混身青黃相間，斑條鮮明，蛇頭奇扁，作三角之形，顯然是劇毒無比，一時之間嚇得慌了，沒了主意，忽然聞兩條毒蛇身子一挺，掙了兩掙，跌在地下，登時僵斃。兩個使蛇的青衫客臉如土色，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蠻語，轉身便逃。原來這兩人自來養蛇拜蛇，見段譽毒蛇噬體非但不死，反而剋死了毒蛇，只道他是蛇神，再也不敢停留，立時落荒而走。玉燕也不知段譽服食莽牯朱蛤後的神異，連問：「段公子，你怎麼了，你怎麼了？」段譽正在暗自神傷，忽聽得玉燕軟語關懷，殷殷相詢，不由心花怒放，精神大振。只聽王玉燕又問道：「那兩條毒蛇咬了你，現在覺得怎樣？」段譽道：「不礙事，不礙事！」心想只要你對我關心，每天都給毒蛇咬上幾口，也所甘願，當下邁開腳步，向慕容復身邊靠去，忽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從半空中傳了下來：「慕容公子，列位洞主島主，各位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何苦如此狠鬥？」眾人抬頭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一棵樹頂上站著一個黑鬚道人，手中握著一條拂塵，他落足處的樹枝一彈一沉，那道人便也依勢起伏，神情極是瀟灑。燈火照耀下見他面目俊秀，約莫五十來歲年紀，但見他臉露微笑，又道：「中毒之人命在頃刻，還是及早醫治的為是。各位瞧小弟薄面，暫且罷鬥，慢慢再行分辨如何？」慕容復見他露了這手輕功，已知此人武功甚是了得，心中本來掛懷公冶乾和風波惡的傷勢，當即抓住機會，說道：「閣下出來排難解紛，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在下這裏罷鬥便是。」說著揮刀劃了個圈子，提刀而立。但覺右掌和右臂隱隱發脹，心想：「這使銅錘的矮子好生了得，震得我兀自手臂酸麻。」抓著桑土公的黑衣人卻抬頭問道：「閣下尊姓大名？」那道人尚未回答，人群中一個聲音道：「烏老大，這人來頭很大，是個──是個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他──他──他是蛟──蛟──蛟──」連說了三個「蛟」字始終沒能接續下去，原來此人口吃，心中一急，更是一路「蛟」到底，接不下去。烏老大靈機一觸，驀地裏想起一個人來，大聲道：「他是蛟王──蛟王不平道人？」口吃者喜脫困境，有人將他塞在喉頭的一句話說了出來，忙道：「是──是──是啊，他──他──他是蛟──蛟──蛟──蛟──」說到這個「蛟」字卻又卡住了。

烏老大不等他掙扎著說完，向樹頂道人拱手說道：「閣下便是四海揚名的不平道長麼？久聞大名，當真是如雷貫耳，幸會幸會。」他說話之際，餘人都已停手罷鬥。那道人微笑道：「豈敢，豈敢！江湖上都說貧道早已一命嗚呼，所以烏先生有些不信，是也不是？」說著縱身一躍，從半空中冉冉而下。本來他雙足離開樹枝自然是極快的墮向地面，但他手中拂塵擺動，激起一股勁風，射向地下，生出反射的力道，托住他的身子，使他落下時極為緩慢。在不明其理之人看來，簡直有點不可思議，不是仙法，便是妖術。武功高強之人知道這是由於他拂塵上真氣的反激，卻也不禁暗生欽佩之情。

烏老大脫口叫道：「好一門『逍遙御風』的輕功！」他叫聲甫歇，不平道人也已雙足著地，說道：「雙方衝突之起，貧道旁觀者清，純係誤會，何不看貧道的薄面，化敵為友？先請桑土公取出解藥，解治了各人的傷毒。」他說話的語氣甚是和藹，但自有一份威嚴，叫人難以拒卻。何況受傷的數十人在地下輾轉呻吟，神情極是痛楚，雙方友好，都盼及早救治。

烏老大放下桑土公，說道：「老桑，瞧著不平道長的金面，咱們是非買帳不可。」

桑土公一言不發，奔到慕容復身前，雙手在地下撥動，迅速異常的挖了一洞，取了一樣黑黝黝的物事來，卻是一個包裹。他打開布包，拿了一塊黑鐵，轉身去吸身旁一人傷口中的牛毛細針。原來那黑鐵模樣之物乃是磁石，須得將毒針先行吸出，再敷解藥。

不平道人笑道：「桑先生，推心置腹，先人後己，何不先治慕容公子的朋友？」桑土公「嗯」了一聲，喃喃的說：「反正要治，誰先誰後都是一樣。」他話是那麼說，終究還是依著不平道人的囑咐，先治了公冶乾和風波惡，又治了包不同的手掌，再去醫治自己一面的朋友。別瞧此人矮矮胖胖，似乎十分笨拙，其實動作敏捷之極，十棍棒槌般的胖手指，比之小姑娘拈繡花針的尖尖纖指還更靈巧。

# 第九十九回 失魂落魄

只不過一頓飯功夫，桑土公已在眾人身上的傷口處敷了解藥。各人麻癢登止，將一塊磁石傳來傳去，吸取傷口中的牛毛細針。有的人性情粗暴，破口大罵桑土公使這種歹毒暗器，將來死無葬身之地。桑土公卻是遲遲鈍鈍，人家罵他，他聽了渾如不覺，竟是全不理睬。不平道人微笑道：「烏老大，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在此聚會，是為了天山那一個人的事麼？」烏老大吃了一驚，臉上卻是全然不動聲色，道：「不平道長說甚麼話，在下可不大明白。咱們散處四方八面，難得見面，大家約齊了在此聚聚，別無他意。不知如何，姑蘇慕容公子竟找上了咱們，要跟大家過不去。」慕容復道：「在下路過此間，實不知眾位高人在此聚會，多有得罪，欠情之處，容後補報。不平道長出頭排難解紛，使得在下不致將禍事越鬧越大，在下也是十分感激。後會有期，就此別過。」他知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干旁門左道的人物在此相聚，定有重大隱情，當然是不足為外人道的了，不平道人提起「天山那一個人」，烏老大立即岔開話頭，顯然是忌諱極大，自己再不抽身而退，未免太不識相，倒似是有意窺探旁人隱私一般，是以抱拳作個四方揖，轉身便走。烏老大拱手還禮，道：「慕容公子，烏老大今日結識了你這號英雄人物，至感榮幸，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再見了。」言下之意，果然是不願他在此多所逗留。不平道人卻道：「烏老大，你知慕容公子是甚麼人？」烏老大一怔，道：「南慕容、北喬峰，姑蘇慕容氏武林中大名鼎鼎，誰不知聞？」不平道人笑道：「那就是了。這樣的大人物，你們卻交臂失之，豈不可惜？平時想求慕容氏出手相助，當真是千難萬難，天幸慕容公子今日在此，你們卻不開口求懇，那不是入寶山而空手回麼？」烏老大道：「這個──這個──」語氣中頗為躊躇。

不平道人哈哈一笑，道：「慕容公子俠名播於天下，你們這一生受盡了天山童姥──」他口中說出「天山童姥」四字，眾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哦」了一聲。這些聲音中有的驚懼、有的憤怒、有的惶惑、有的慘痛，各有各的心情，更有人退了幾步，身體發抖，直是怕的厲害。慕容復心道：「天山童姥是甚麼人，卻令他們震怖如此？」只聽不平道人續道：「你們受盡天山童姥的凌辱荼毒，實無人生樂趣，天下豪傑聞之，無不扼腕。你們這次奮起反抗，誰不願助一臂之力？連貧道這等無能之輩，也願拔刀，慕容公子慷慨俠義，怎能袖手？」烏老大笑道：「道長不知從何處得來訊息，那全是傳聞之誤。童婆婆嘛，她老人家對咱們管得嚴一點是有的，那也是為了咱們好，咱們感恩懷德，怎說得上『反抗』二字？」不平道人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倒是貧道的多事了。慕容公子，咱們同上天山，去跟童姥姥談談，便說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朋友們對她一片孝心，正商量著要給她老人家拜壽呢。」說著身形微動，已靠到了慕容復身邊。

人叢中有人驚呼：「烏老大，不能讓他走，洩漏了機密，可不是玩的。」又有人道：「連慕容氏也一並截下來。」一個粗壯的聲音叫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今日是豁出去啦！」只聽得擦擦、唰唰、乒乒乓乓之聲，響成一片，各人本來已經收起的兵器，又都拔了出來。不平道人笑道：「你們想殺人滅口麼？只怕沒這麼容易。」突然間提高聲音，叫道：「芙蓉仙子，劍神老兄，這裏三十六洞的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陰謀反叛童姥姥，給我撞破了機關，要殺我滅口呢。這可了不得，救命那，救命那！不平老道今日可要鶴駕西歸啦！」聲音遠遠傳將出去，四下裏山谷鳴響。

不平道人說話的聲音未息，西首山峰上一個豪邁的聲音遠遠傳了過來：「牛鼻子不平道人，你逃得了便逃，逃不了便認命罷，童姥太這些徒子徒孫難纏得緊，我最多不過給你通風報訊，要救你性命可沒這份能耐。」這聲音少說也在三四里外。這人剛說完，北邊山峰上有個女子的聲音清脆爽朗的響了起來：「牛鼻子，誰要你多管閒事？人家早就佈置得妥妥貼貼，這一下發難，童姥太可就倒足了霉啦。我這便到天山去當面問問童姥太，瞧她又有甚麼話說？」從說話的聲音聽來，這女子似乎相距更遠。

眾人一聽之下，無不神色大變，這兩人都在三四里外，無論如何追他們不上，看來不平道人事先早就有了周密部署，一發聲遠處就有人接應。何況從那兩人聲音中聽來，都是內功深湛之輩，就算追上了，也未必能奈何他們。烏老大見機甚快，提高聲音說道：「不平道長、劍神、芙蓉仙子三位願助咱們解脫困苦，大家都感激之至。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三位已知悉內情，再瞞也是無用，便請同來商議大計如何？」

那「劍神」道：「咱們還是站得遠遠的瞧熱鬧為妙，若有甚麼三長兩短，逃起性命來也快些。蹚這淌渾水，實在沒有甚麼好處。」那女子道：「不錯，牛鼻子，咱們給你把風，否則你給人亂刀分屍，沒人報訊，未免死得太冤。」烏老大笑道：「兩位取笑了。實在對頭太強，咱們是驚弓之鳥，行事不得不加倍小心些。二位仗義相助，咱們也不是不知好歹之人，適才未能坦誠相告，這中間實有不得已的難處，還請三位原諒。」他如此說話，可說已是低聲下氣之極了。慕容復向鄧百川對望了一眼，心下均想：「這些人正在做重大的圖謀，顯然是不願外人參預。這不平道人與劍神甚麼的，口中說是拔刀相助，其實只恐是不懷好意，另有自私自利的用意，咱們倒真是不用蹚這淌渾水。」兩人點了點頭，鄧百川嘴角一歪，示意還是走路的為是。慕容復道：「各位濟濟多士，便天大的難題也對付得了，何況更有不平道長等三位仗義相助，當世更有何人能敵？實不須在下更在旁吶喊助威，礙手礙腳，告辭了。」

烏老大道：「且慢，這裏的事情既是揭破了，那是有關幾百人的生死大事。此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人士，存亡榮辱，全是繫於一線之間，慕容復公子，咱們不是信不過你，實因牽涉太大，不敢冒這個奇險。」慕容復登時會意，道：「閣下是不許我離去的了？」烏老大道：「那是不敢。」包不同道：「甚麼童姥姥、童伯伯的，咱們誰也不識，你們幹你們的，咱們擔保不會洩漏一字便是。姑蘇慕容復是甚麼人，說過了的話竟有不算數的？你們若要硬留，恐怕也未必能夠，就算留得下包不同，難道留得下慕容復公子和那位段公子？」烏老大知他說的確是實情，尤其那個段公子步法古怪，背上雖負了一個女子，但走起路來猶如足不點地，輕飄飄的說過便過，誰也阻他不住。他向不平道人望了一眼，臉有為難之色，似在請他示下，如何辦理才是。

不平道人道：「烏老大，你的對頭太強，多一個幫手好一個。姑蘇慕容學究天人，不會將旁人的武學瞧在眼裏。他施恩不望報，甚麼『見者有份』的事，你也不必太顧忌。最最首要的事，是殺了你的對頭。這一次殺她不了，甚麼都完了，像慕容公子這種大幫手，你怎不請？」烏老大一咬牙，下了決心，走到慕容復跟前，深深一揖，說道：「慕容公子，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兄弟們數十年來受盡荼毒，過著非人的日子，這次是豁出了性命要幹掉那老魔頭，求你仗義援手，以解咱們倒懸，大恩大德，永不敢忘。」他求慕容復相助，明明是出於無奈，非出本心，但這幾句話卻說得十分誠懇。

慕容復道：「諸位此間高手如雲，如何用得著在下──」他以下想好了一番言語，要待一口拒絕，不欲捲入這個旋渦，突然間心念一動：「這烏老大說道『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這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之中，實不乏能人高手。我大燕中興復國，只愁人少，不嫌人多，倘若今日我助他們一臂之力，緩急之際，自可邀他們出馬。這裏數百個好手，實是一支大大的精銳之師。」他一想到此事，隨即說道：「只不過常言道得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我輩武人的本份──」烏老大聽他如此說，臉上現出欣喜的顏色，道：「是啊，是啊！」鄧百川連使眼色，示意慕容復急速抽身，他一眼便能見到這些人不是善良之輩，與之交遊，實是有損無益。但慕容復只向他點了點頭，示意已明白他心中所思，繼續說道：「在下見到諸位武功高強，慷慨仗義，心下更是欽佩得緊，有心要結交這許多朋友。其實呢，諸位殺敵誅惡，也不一定需在下相助，但既交了這份朋友，慕容復供各位差遣便了。」他說了這番話，眾人采聲雷動，紛紛鼓掌叫好。須知「姑蘇慕容」的名頭，在武林中響亮之極，烏老大受不平道人的指點，向他求助，原沒盼望他能夠答應，豈知他竟是一口允可，而且言語之中，說得十分客氣，實是大出意料之外。鄧百川和公冶乾卻盡皆愕然。只是他們向來聽從慕容復的命令，不論慕容復如何決定，誰都沒有異議，即令是事事喜歡反其道而行的包不同，對這位公子爺也絕不說「非也非也」四字。他們心中均想：「公子爺答應援手，當然另有用意，只不過我一時不懂而已。」王玉燕聽得表哥答應與眾人聯手，顯是已然化敵為友，向段譽道：「段公子，他們不打了，請你放我下來罷！」段譽一怔，道：「是，是，是！」雙膝微屈，將王玉燕放下地來。王玉燕粉頰微紅，低聲道：「多謝你了！」段譽嘆道：「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玉燕道：「你說甚麼？在吟唐詩麼？」段譽一驚，從幻想中醒轉，原來這頃刻之間，他心中已轉了無數念頭，想像自己將王玉燕放下地來之後，她隨慕容復而去，此後天涯海角，再無相見之日，自己飄泊江湖，數十年中鬱鬱寡歡，最後飲恨而終，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便由此而發。他聽玉燕問起，忙道：「沒甚麼，我──我──我是在胡思亂想。」

只聽得不平道人道：「烏老大，恭喜恭喜，慕容公子肯出手相助，大事已成功了九成，別說慕容公子本人神功無敵，便是他手下段相公，便已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高人了。」他見段譽背負王玉燕，神色之間極是恭謹，只道與鄧百川等是一般身份，也是慕容復的下屬。慕容復忙道：「這位段兄乃大理段家的名門高弟，在下對他好生相敬。段兄，你過來與這幾位朋友見見如何？」段譽站在王玉燕身邊，斜眼偷窺，香澤微聞，雖不敢直視玉燕的臉，但瞧著她白玉般的小手，也是心滿意足，更無他求，慕容復相喚，他壓根就沒聽見。慕容復又叫道：「段兄，請移步來見見這幾位好朋友。」他現下是一心籠絡江湖英豪，以為他日中興復國的幫手，明知不平道人未必是端人，卻也是折節相交，不再如昔日的倨傲。豈知段譽眼中所見，只是王玉燕的一隻手掌，十指尖尖，柔滑如凝脂，那裏還聽得見旁人的叫喚？王玉燕道：「段公子，我表哥叫你呢！」

王玉燕這一說話，段譽立時便聽見了，忙道：「是，是！他叫我幹麼？」玉燕道：「表哥說，請你過去見見幾位新朋友。」段譽實是不願離開她的身畔，道：「那你去不去？」玉燕給他問得發窘，道：「他們要見你，不是見我。」段譽道：「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不平道人乃旁門中的好手，向來眼高於頂，從沒將旁人瞧在眼裏，雖見段譽步法特異，但也沒當他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此刻聽到王玉燕的對答，不知他是一片癡心，除了玉燕一人之外，已將甚麼事都置之度外，還道他是故意輕視自己，不願過來相見。他為人甚工心計，雖是心下十分惱怒，臉上絲毫不露，洋洋一如平時。

玉燕見眾人的眼光都望著段譽和自己，不由得心下發窘，更恐表哥誤會，叫道：「表哥，我給人點了穴道，你──你來扶我一把。」慕容復卻不願在眾目睽睽之下顯示兒女私情，道：「鄧大哥，你照料一下王姑娘。段兄，請到這邊來如何？」王玉燕道：「段公子，我表哥請你去，你便去罷。」段譽聽玉燕叫慕容復相扶，顯是對自己大有見外之意，霎時間心下酸苦，迷迷惘惘的向慕容復走去。

慕容復道：「段兄，我給你引見幾位高人，這一位是不平道長，這一位是烏先生，這一位是桑洞主。」段譽道：「是！是！」他心中卻是在想：「我明明站在她身邊，她為甚麼不叫我扶，卻叫表哥來扶？由是觀之，她適才要我背負，只不過危急之際一時從權，倘若她表哥能夠負她，她自是要表哥背負，絕不許我碰到她的身子。甚至是鄧百川、公冶乾這些人，在她心目中也比我親近得多，鄧兄、公冶兄是她表哥的下屬。我呢？我和她無親無故，萍水相逢，只是毫不足道的陌生人，她那裏會將我放在心中？她容許我瞧她幾眼，肯將這剪水雙瞳在我微賤的身上掃上幾掃，已是我天大的福份了。唉，她是再也不願我伸手扶她的了。」不平道人和烏老大見他雙目無神，望著空處，對慕容復的引見聽而不聞，加以雙眉緊蹙，滿臉愁容，顯是不願與自己相見。不平道人哈哈笑道：「幸會，幸會！」伸出手來，拉住了段譽的右手。烏老大隨即會意，一翻手掌，扣住了段譽的左手，他的功夫十分霸道，一出手便是劍拔弩張，不似不平道人一般，雖然用意相同，要叫段譽吃些苦頭，卻做得不露絲毫痕跡，全然是十分親善的模樣。兩人一拉住段譽的手，同時運功相握。不平道人頃刻之間，便覺體內真氣源源向外宣洩，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忙摔手，但此時段譽內力何等深厚，竟是將不平道人的手掌黏住了，這朱蛤神功一發動，吸引對方的內力越來越快。那烏老大善於用毒，他一扣住段譽的手腕，便以練就的毒掌功夫，將掌心毒質灌向段譽手腕。他雖不是有心要取對方性命，卻要段譽知道厲害，渾身麻癢難當，出聲求饒，這才將解藥給他，要他知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群仙的不可輕視，原是殺他個下馬威之意。不料段譽服食莽牯朱蛤後百毒不侵，烏老大掌心毒質對他全然無害，真氣內力卻也是飛快的給他吸了過去。烏老大大叫：「喂，喂！你──你使『化功大法』！」

段譽兀自書生咄咄，心中自怨自嘆：「她不要我相扶，我生於天地之間，更有甚麼人生樂趣？我不如回去大理，從此不再見她。唉，不如到天龍寺去，出家做了和尚，皈依枯榮大師座下，從此六根清淨，一塵不染──」

慕容復不知段譽武功的真相，一見不平道人與烏老大齊受困厄，只道是段譽存心反擊，急忙抓住不平道人的背心一扯，以迅速異常的手法，真力一衝，擋住朱蛤神功的吸力，將他扯開了，同時叫道：「段兄，手下留情！」段譽一驚，從幻境中醒了轉來，他這朱蛤神功被人疑為化功大法，早已有過多次，當即以伯父段正明所授心法，凝收神功。烏老大正在全心向外拉扯，突然掌心中一鬆，脫出了對方的黏引，只是拉得太過用力，向後一個蹌踉，連退了幾步，這才站住，不由得面紅過耳，又驚又怒。

不平道人見識較廣，察覺段譽吸取自己內力的功夫，似與江湖上惡名昭彰的「化功大法」頗為不同，至於到底是一是二，他沒吃過化功大法的苦頭，卻也說不上來。烏老大卻一疊連聲的叫道：「化功大法，化功大法！」段譽微笑道：「星宿老怪丁春秋卑鄙齷齪，他的臭功夫怎能與我的武功相比，你當真是井底之蛙──唉，唉，唉！」他本來在取笑烏老大，忽然又想起王玉燕將自己視若路人，不由得連嘆了三口長氣。慕容復道：「這位段兄是大理段氏嫡系，人家名門正派，一陽指與六脈神劍功夫天下無雙無對，怎麼與星宿派丁老怪相提並論？」

他說到這裏，只覺得右手的手掌與臂膀越來越是腫脹，顯然這不是由與那矮子的雙錘碰撞之故，心下驚疑不定，提起手來，只見手背上隱隱發綠，同時鼻中又聞到一股腥臭之氣，立時省悟：「啊，是了，我手臂受了這綠波香露刀的蒸薰，毒氣侵入了肌膚。」當即橫過刀來，刀背向外，刃鋒向著自己，對烏老大道：「烏先生，尊器奉還，多多得罪。」烏老大伸手來接，卻不見慕容復放開刀柄，不知如何接法，一怔之下，笑道：「這把刀有點兒古怪，多多得罪了。」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打開瓶塞，倒出一些粉末，放在掌心之中，反手按上慕容復的手背。頃刻間藥透肌膚，慕容復只感到手掌與臂膀間一陣清涼，情知解藥已然生效，微微一笑，將那鬼頭刀送了過去。

烏老大接過刀來，對著段譽道：「這位段兄跟咱們到底是友是敵？若是朋友，相互便當推心置腹，讓在下坦誠相告。若是敵人，你武功雖高，說不得只好決一死戰了。」說著斜眼相視，神色凜然。

段譽為情所困，那裏有烏老大半分的英雄氣概？只見他垂頭喪氣的道：「我自己的煩惱多得不得了，那裏還有心緒去理會旁人的閒事？我既不是你朋友，更不是你對頭。你們的事兒我幫不了忙，可也絕不會來搗亂局面。唉，我是千古的傷心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江湖上的雞蟲得失，我段譽那放在心上？」

世間人物，百種百樣，或求名，或重利，或癡情，或仗義，每人均覺自己所孜孜兀兀經營之務，乃天下第一等大事，但在旁人看來，卻往往不值一哂。此刻慕容復所求者，只為興復大燕；烏老大一干人所求者，為對付天山童姥；而段譽所求，卻只是王玉燕青睞之一顧，溫言之一語。烏老大等固覺段譽獃不可當，段譽何嘗不覺烏老大等不知情為何物，愚不可及？

不平道人見段譽瘋瘋顛顛，喃喃自語，但每說一兩句話，便偷眼去瞧王玉燕的顏色，當下已猜到了八九分，便提高聲音，向王玉燕道：「王姑娘，令表兄慕容公子已答應仗義援手，與咱們共襄盛舉，想必姑娘也參與其事的了？」王玉燕道：「是啦，我表哥跟你們在一起，我自然也跟隨道長之後，以附驥末。」不平道人微笑道：「豈敢，豈敢？王姑娘太客氣了。」他轉頭向段譽道：「慕容公子跟咱們在一起，王姑娘也跟咱們在一起。段公子，倘若你也參與咱們的大事，大夥兒自是十分感激。但如公子無意於此，就請自便如何？」說著右手一舉，作送客之狀。烏老大道：「這個──這個──」心中大大的不以為然，生怕段譽一走，便洩漏了機密。

他卻不知王玉燕既然留下，使用十匹八匹馬來拖拉，也不能將段譽拖走了，手中提著那柄鬼頭刀，只等段譽一邁步，便要上前阻攔。只見段譽踱步兜了個圈子，說道：「你叫我請便，卻叫我到那裏去？天地雖大，何處是我段譽安身之所？我──我──我是無處可去的了。」不平道人微笑道：「既是如此，段公子便跟大夥兒在一起好啦。事到臨頭之際，你不妨袖手旁觀，兩不相助。」

烏老大猶有疑慮之意，不平道人向他使個眼色，說道：「烏老大，你做事忒也把細了。來，來，來！你這裏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貧道大半是久仰大名，卻從未見過面。此後大夥兒敵愾同仇，你該當給慕容公子、段公子和貧道引見引見。」烏老大道：「原當如此。」當下傳呼眾人姓名，一個個的引見。這些人雄霸一方，相互間也大半不識，烏老大給慕容復等引見之時，旁邊往往有人叫出聲來：「啊，原來他便是某某洞洞主。」或者是：「某某島主威名遠震，想不到竟是這等模樣。」慕容復暗暗納罕：「這些人群相結納，怎麼相互間竟然不識？從他們神情之中看來，今晚倒是初次見面一般。」這一百零八個海外高手之中，有四個適才混戰時為慕容復所殺，這四人的下屬見到慕容復時，自是神色陰戾，仇恨之意，見於顏色。

慕容復朗聲道：「在下失手誤傷貴方數位朋友，心中好生過意不去，今後自當盡力，以補前愆。但若有那一位朋友當真不肯原晾，那麼此刻共禦外敵之時，咱們把仇怨擱在一邊，待大事一了，儘管到姑蘇燕子塢參合莊來尋在下，將此事作個了斷便了。」烏老大道：「如此再好也沒有。慕容公子快人快語，在這兒的眾兄弟們，相互間也未始沒有怨仇，只是大敵當前，各人的小小嫌隙，都須拋開。倘若有那一位目光短淺，不赴公仇，即來乘機報復私怨，那便如何？」人群中許多人都大聲說道：「那便是害群之馬，大夥兒先將他清洗出去。」「若是天山那老太婆對付不了，大夥兒性命難保，還有甚麼私怨之可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烏老大，慕容公子，各位儘管放心，誰也不會這般愚蠢。」慕容復道：「既是如此，在下當眾謝過了。但不知各位對在下有何差遣，便請示下。」不平道人道：「烏老大，大家共參大事，便須同舟共濟，天山童姥的事，相煩你說給大夥聽聽，這老婆子有甚麼厲害之處，叫貧道也好有個防備，免得身首異處之時，還是懵然不知。」

烏老大道：「好！各位相推在下暫行主持大計，姓烏的才疏舉淺，原是不能擔當重任，幸好慕容公子、不平道人、劍神、芙蓉仙子諸位共襄善舉，在下的擔子便輕得多了。」人群中有人說道：「客氣話嘛，便省了罷！」又有人道：「你奶奶的，咱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性命關頭，還說這些空話，不是拿人來消遣麼？」烏老大笑道：「洪兄弟一出口便是俗不可耐。海馬島欽島主，相煩你在東南方把守，若有敵人前來窺探，便發訊號。紫岩洞霍洞主，相煩你在正西方把守──」他一連派出了八位高手，把守八個方位。那八人各各應諾，帶領部屬，分別奔出守望。慕容復心想：「這八位洞主島主，看來個個是桀驁不馴，陰鷙兇悍的人物，今日居然接受烏老大的號令，人人並有戒慎恐懼的神氣，可見所謀者大，而對頭又實在令他們怕到了極處。我答應和他們聯手，只怕這件事真的頗有些兒棘手。」烏老大待八位洞主島主離去，道：「各位請席地而坐，由在下述說咱們的苦衷。」包不同突然插口道：「你們這些人物，殺人放火，下毒擄掠，只如家常便飯一般，個個惡狠狠、兇霸霸，看來一生之中，壞事著實做了不少，那裏會有甚麼苦衷？『苦衷』兩字，居然出於老兄之口，不通啊不通！」慕容復道：「包三哥，請靜聽烏洞主述說，不要打斷他的話頭。」包不同嘀咕道：「我聽得人家說話欠通，忍不住便要直言談相。」他話是這麼說，但既然慕容復吩咐了，以後便不再插口。烏老大臉上露出一絲苦笑，道：「包兄所言本是不錯。姓烏的雖然本領低微，但生就了一副倔強脾氣，只有我去欺人，絕不容人家欺我，那知道──唉！」

烏老大唉的一聲嘆息，突然身旁一人也是「唉」的一聲長嘆，悲涼之意，卻是強得多了，眾人一齊向嘆聲來處望去，只見段譽雙手反背在後，仰天望月，長聲吟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竊糾兮，勞心悄兮！」他吟的是《詩經》中「月出」之一章，意思說月光皎潔，美人娉婷，我心中愁思雖舒，不由得憂心悄悄。但四周聽的大都是不學無術的武人，那裏懂得他的情懷，一個個都向他怒目而硯，怪他打斷烏老大的話頭。王玉燕自是懂得他的本意，生怕表哥見怪，偷眼向慕容復一瞥，只見他全神貫注的凝視烏老大，全沒將段譽之言聽進耳去，這才放心。

只聽烏老大道：「慕容公子和不平道長等諸位此刻已不是外人，咱們說出來也不怕列位見笑。咱們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嘯傲海外，似乎自由自在，瀟灑之極，其實個個受天山童姥的約束，說得難聽一點，咱們都是他的奴隸。每一年之中，她總有一兩次派人前來，將咱們訓斥一頓，罵起來簡直是狗血淋頭，竟不是活人能夠受的。你說咱們聽她痛罵，心中一定很氣憤了罷？卻又不然，她派來的人越是罵得厲害，咱們越是高興──」包不同忍不住插口道：「這就奇了，天下那有這等犯賤之人，越是給人罵得厲害，越是開心？」烏老大道：「包兄有所不知，童姥派來的人倘若狠罵一頓，咱們這一年的難關就算渡過，洞中島上，總是大宴數日，歡慶平安。唉，做人做到這般模樣，果然是賤得很了。童姥派來使者倘若不是大罵咱們孫子王八蛋，不罵咱們十八代祖宗，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要知道她不是派人來罵，便是派人來打，運氣好的，那是三十下大棍，只要不把腿打斷，多半也要設宴慶祝。」包不同和風波惡相視而笑，兩人都是極力克制，才不笑出聲來，給人痛打數十棍，居然還要擺酒慶祝，那可真是千古從所未有之奇，只是聽得烏老大語聲凄慘，四周眾人又都紛紛切齒咒罵，見此事決計不假。段譽心中所思，本來只是王玉燕一人，但他目光向玉燕看去之時，見她在留神傾聽烏老大說些甚麼，只聽得幾句，忍不住雙掌一拍，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天山童姥到底是神是仙？是妖是怪？如此橫行霸道，那不是欺人太甚麼？」烏老大道：「段公子說得甚是。這童姥欺壓於我等，將咱們虐待得連豬狗也不如。倘若她不命人前來用大棍打，那麼往往用蟒鞭責打，再不然便是叫人在咱們背上釘幾枚釘子。司馬島主，請你給列位朋友瞧瞧你受蟒鞭責打的傷痕。」

一個骨瘦如柴的老者道：「慚愧，慚愧！」解開衣衫，露出背上縱三條、橫六條，縱橫交錯九條鮮紅色印痕，令人一見之下，便覺惡心，想像這老者當時身受之時，一定痛楚之極。一條黑漢子大聲道：「那算得甚麼？請看我背上的附骨釘。」解開衣衫，只見三枚七寸來長的大鐵釘，釘在他的背心肌肉之中，釘上生了黃繡，顯然為時已久，不知如何，這黑漢子竟不去設法取將出來。又有一個僧人啞聲說道：「於洞主身受之慘，只怕還不及小僧！」他伸手解開僧袍，眾人便即看到他頸邊琵琶骨中穿了一條鐵鏈，那鐵鏈通將下去，又穿過他的腕骨。他手腕只須輕輕一動，便即牽動琵琶骨，疼痛可想而知。段譽大叫：「反了反了！天下竟有如此陰險狠惡的人物。烏老大，段譽決意相助，大夥兒齊心合力，替武林中除去這個大害。」烏老大道：「多謝段公子仗義相助。」他轉頭向慕容復道：「咱們在此聚會之人，可說沒一個不曾受過童姥的欺壓荼毒。往昔大家害怕她手段厲害，只好忍氣吞聲的苦渡光陰，幸好老天爺有眼，這老賊婆橫蠻一世，也有倒楣的時候。」

# 第一百回 取人罩門

慕容復道：「各位為天山童姥所制，難以反抗，是否這老婦武功絕頂高強，是否和她動手，每次都不免落敗？」烏老大道：「這老賊婆的武功，當然是厲害得緊了。只是到底高明到甚麼模樣，誰也無法知曉。」慕容復道：「深不可測？」烏老大點頭道：「深不可測！」慕容復道：「你說這老婦終於也有倒楣的時候，卻是如何？」

烏老大雙眉一揚，精神大振，道：「咱們兄弟在此聚會，便是如此了，今年三月初三，在下與紫岩洞霍洞主、海馬島欽島主等九人，輪值供奉，採辦了珍珠寶貝、綾羅綢緞、山珍海味、胭脂花粉等物，送到天山飄渺峰去──」包不同哈哈一笑，道：「這老太婆是個老妖怪麼？說是個姥姥，怎麼還用胭脂花粉？」烏老大道：「老賊婆年紀已大，但她手下侍女僕婦，為數不少，其中的年輕婦女，是要用胭脂花粉的。只不過峰上沒一個男子，不知她們打扮了又給誰看？」包不同笑道：「想來是給你看的。」

烏老大正色道：「包兄取笑了。咱們上飄渺峰去，個個給黑布蒙住了眼，聞聲而不見物，飄渺峰中那些人是醜是妍，是老是少，那是誰也不知。」慕容復道：「如此說來，天山童姥到底是何等樣人，你們也從來沒見到過？」烏老大嘆了口氣，道：「見倒是人見到過的。只是見到她的人，可就慘了。那是在二十三年之前，有人大著膽子，偷偷拉開蒙眼的黑布，向那老賊婆望了一眼，還沒來得及將黑布蓋上眼去，便給老賊婆刺瞎了雙眼，又割去了頭，斬斷了雙臂。」慕容復道：「刺瞎眼睛，那也罷了，割舌斷臂，卻又如何？」烏老大道：「想是不許他向人洩漏這老賊婆的形相。割舌叫他不能說話，斷臂叫他不能寫字。」包不同伸了伸舌頭，道：「渾蛋渾蛋，厲害厲害。」慕容復道：「今年三月初三，烏兄等上飄渺峰去，聽到了甚麼？」

烏老大道：「我和霍洞主、欽島主等上飄渺峰之時，九個人心裏都已怕得要命。老賊婆三年前囑咐要齊備的藥物，實在有幾樣太是難得，像三百年海龜的龜蛋、五尺長的鹿角，說甚麼也找不到。咱們未能完全依照囑咐備妥，料想這一次責問必重。那知道九個人戰戰兢兢的繳了物品，老賊婆派人傳話出來，說道：『採購的物品也還罷了，九個孫子王八蛋，快快給我夾了尾巴滾下峰去罷。』咱們便如遇到皇恩大赦，當真是大喜過望，立即下峰，都想早走一刻好一刻，別要老賊婆發覺物品不對，追究起來，這罪可就受得大了。九個人來到飄渺峰下，拉開蒙眼的黑布，只見山峰下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霍洞主識得是西夏國一品堂中的高手，名叫九翼道人。」

不平道人「哦」了一聲，道：「九翼道人原來是被老賊婆所殺，江湖上傳言紛紛，都說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呢。」包不同道：「放屁，放屁，甚麼八尾和尚、九翼道人，咱們見都未見過，這筆帳又算在咱們頭上了。」他大罵「放屁」，可以說指的是「江湖上傳言紛紛」，並非罵不平道人放屁，但旁人聽來，總不免刺耳。不平道人也不生氣，微笑道：「樹大招風，眾望所歸！」包不同道：「放──」只說了個「放」字，斜眼向慕容復望了望，下面的話便收住了。不平道人道：「包兄怎地把下面這個字吃進肚裏了。」包不同一轉念間，登時大怒，喝道：「甚麼？你罵我吃屁麼？」不平道人笑道：「不敢！包兄愛吃甚麼，便吃甚麼。」包不同還待和他爭辯，慕容復道：「世間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原也平常得緊，包三哥何必多辯？聽說九翼道人輕功極高，一手雷公擋的功夫，三十年來少逢敵手，別說他與在下無過節可言，就算真有怨仇，在下也未必勝得過這位號稱『雷動於九天之上』的九翼道長。」

不平道人微笑道：「慕容公子卻又說得太謙了。九翼道兄雖以『雷動於九天之上』的功夫成名，但若慕容公子還他一個『雷動於九天之上』，他也只好束手待斃了。」烏老大道：「九翼道人身上共有兩處傷痕，都是劍傷。所以江湖上傳說他是死於姑蘇慕容之手，那全是胡說八道，在下親眼目睹，豈有假的？倘若是慕容公子取他性命，自當以九翼道人的雷公擋傷他了。」不平道人接口道：「兩處劍傷？你說是兩處傷痕，這就奇了！」烏老大伸手一拍大腿，道：「不平道長名不虛傳，果然一聽之下便知其中有了蹊蹺。九翼道人死於飄渺峰下，身上卻有兩處劍傷，這事可不對頭啊。」

慕容復心想：「那有甚麼不對頭？這不平道人知道其中有了蹊蹺，我可想不出來。」一霎時之間，不由得心生相形見絀之感。烏老大偏生要考較一下慕容復，說道：「慕容公子，你瞧這不是大大的不對勁麼？」慕容復不願強不知為己知，一怔之下，正想說：「在下可不明其理」，忽聽王玉燕道：「九翼道人一處劍傷，想必是右腿『風市』穴與『伏兔』穴之間，另一處劍傷，當是在背心『懸樞』穴，一劍斬斷了脊椎骨，不知是也不是？」烏老大大吃一驚，道：「當時姑娘也在飄渺峰下麼？怎地咱們都──都沒瞧──瞧見姑娘？」他說到第二句話時，聲音發顫，顯得害怕之極。他想王玉燕其時原來也是在場，看來自己此後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她的眼去，只怕機密洩漏出去，大事尚未發難，已為天山童姥聽知了。另一個聲音從人叢中傳了出來：「你怎麼知──知──知──我怎麼沒見──見──見──見──」說話之人本來口吃得厲害，心中一急，更是說不明白。他是隨同烏老大今春齊赴飄渺峰呈獻供奉的九高手之一，這人口齒雖然笨拙，武功卻著實了得，是以這般說話，誰也不敢取笑於他。

王玉燕淡淡的道：「今年春天我是在江南。西域天山，我這輩子從沒去過。」烏老大更是害怕，尋思：「你既不是親眼所見，當是旁人傳言，難道──難道──這件事江湖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了麼？」忙問：「姑娘是聽何人所說？」王玉燕道：「我只不過瞎猜罷啦。九翼道人是雷電門的高手，與人動手，自必施展輕功，他左手用鐵牌，四十二路『蜀道難』牌法，護住前胸後心，上盤右方，當真如鐵桶相似，對方難以下手。唯一破綻，是在右側，敵方使劍的高手若要傷他，勢須自他右腿『風市』穴與『伏兔』兩穴之間入手。在這兩穴間刺以一劍，九翼道人自必舉牌護胸，再一招『春雷乍動』，以雷公擋斜劈敵人。對方既是高手，自然乘機斬他後背，我猜這一招不是用『白虹貫日』，便是用『白帝斬蛇勢』，必是斬他『懸樞穴』上脊骨。以九翼道人武功之強，用劍本來不易傷他，最好是用判官筆、點穴撅之類短兵刃克制，既是用劍了，那麼以這兩招最具靈效。」烏老大長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隔了半晌，才大拇指一豎，道：「佩服佩服！姑蘇慕容門下，實無虛士！姑娘分擘入理，直如親見。」段譽忍不住道：「這位姑娘姓王，她可不是──她可不是──」王玉燕嫣然一笑，道：「我外婆家姓慕容，說我是姑蘇慕容家的人，也無不可。」段譽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晃，耳中嗡嗡然，響著的只是一句話：「說我是姑蘇慕容家的人，也無不可。」那位口吃的島主道：「原來如──如──如──」烏老大也不等他說出這個此字來，便道：「那九翼道人身上之傷，果如這位王姑娘的推測，右腿風市、伏兔兩穴間中了一劍，後心懸樞穴間脊背斬斷──」他為人甚是把細，又問一句：「王姑娘，你確是憑武學的道理推斷，並非目見耳聞？」王玉燕點了點頭。那口吃之人忽道：「如果你要殺──殺──烏老大，那便如──如──如──」烏老大聽他問王玉燕如何殺害自己，怒從心起，喝道：「你問此言，是何居心？」但隨即轉念：「這女子年紀輕輕，說能憑武學推斷，料知九翼道人的死法，實是匪夷所思，多半那時她躲在飄渺峰下，親眼見到有人用此劍招。此事關涉太大，不妨再問個明白。」便道：「請問姑娘，若要殺我，那便如何？」

王玉燕微微一笑，湊到慕容復耳畔，低聲道：「表哥，此人武功破綻，是在肩後天宗穴和肘後清冷淵，你出手攻他這兩處，便能剋制於他。」玉燕武學上所知，遠較慕容復淵博，慕容復閒居之時，也曾向她請教，但在姑蘇蔓陀山莊可以向她請敢，當著這數百高手之前，以他的身份，如何能甘受一個少女指點，他哼了一聲，並不依言而為，朗聲道：「烏洞主既然問你，你大聲說了出來，那也不妨。」

王玉燕臉上一紅，好生羞慚，尋思：「我本想討好於你，沒想到這是當眾逞能，掩蓋了你男子漢大丈夫的威風，我忒也笨了。」便道：「表哥，姑蘇慕容於天下武學無所不知，你說給烏老大聽罷。」但慕容復心高氣傲，實不願裝假，更不願借她之光，說道：「烏洞主武功高強，要想傷他，談何容易。烏洞主，咱們不必再說這些題外之言，請你繼續告知飄渺峰下的所見所聞。」烏老大一心要知道當日飄渺峰下是否另有旁人，說道：「王姑娘，你既不知殺傷烏某之法，自也未必能知誅殺九翼道人的劍招，適才的言語，都是消遣某家的了。九翼道人的死法，到底姑娘如何得知，務請從實相告，此事非同小可，兒戲不得。」段譽當王玉燕走到慕容復身邊之時，全神貫注的凝視，瞧她對慕容復如何，又是全神貫注的傾聽她對慕容復說些甚麼。他內功深厚，王玉燕對慕容復說的這幾句話聲音極低，他卻也聽得清清楚楚。這時聽烏老大的語氣，簡直便是直斥玉燕撒謊，這位他心中敬若天神的意中人，豈是旁人冒瀆得的？當下更不打話，右足一抬，已展開「凌波微步」，東一晃、西一晃，驀地裏兜到了烏老大的後心。

烏老大一驚，喝道：「幹甚麼？」段譽伸出手，按在他右肩後的「天宗穴」上，左手卻已抓住他左肘後的「清冷淵」。這兩處穴道，正是烏老大罩門所在。所謂「罩門」，乃是一個人武功中的弱點，最為脆嫩單薄，給人輕輕一碰，便受重傷。段譽出手全無家數，毛手毛腳，直如偷雞摸狗，但一來他步法精奇，烏老大在猝不及防之間便給他欺到了身後，二來王玉燕對烏老大武功的家數看得極準，這兩處穴道，正是他罩門的所在。大凡臨敵相鬥，自己的罩門一定照護得十分周密，就算受傷中招，也總不會是在罩門之處。這時烏老大反掌欲待擊敵，卻發覺兩處罩門同時入了對方之手，段譽只須稍一吐勁，自己立時便成了廢人。他可不知段譽實有一身內功，卻是不能隨意發放，縱然抓住了他兩處罩門，其實半點也加害他不得。他適才已在段譽手下吃過苦頭，如何還敢逞強？只得苦笑道：「段公子武功神妙，烏某拜服。」段譽道：「在下不會武功，這全憑王姑娘的指點。」說著放開了他，緩步而回。烏老大又驚又怕，獃了好一陣，才道：「烏某今日方知天下之大，武功高強者未必便只天山童姥一人。」向段譽的背影連望數眼，驚疑不定。不平道人道：「烏老大，你有這樣大本領的高人拔刀相助，當真是可喜可賀。」烏老大點頭道：「是，是！咱們取勝的把握，又多了幾成。」不平道人道：「九翼道兄既是身有兩處劍傷，那就不是飄渺峰靈鷲宮中人物下的手了。」烏老大道：「是啊！當時我看到他身上居然有兩處劍傷，便和道長一般的心思。飄渺峰靈鷲宮中人物殺人，向來一招便即取了性命，那有對身上連下兩招之理？」

慕容復吃了一驚，心道：「咱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已是武林中驚世駭俗的本領，這天山飄渺峰靈鷲宮中的人物殺人不用第二招，我真不信世上會有如此功夫。」他是深沉不露之人，心下雖然懷疑，口中卻一句話也不出。包不同道：「烏洞主，你說那些人殺人不用第二招，對付武功平庸之輩當然不難，要是遇到真正的高手，難道也能在一招之下送了對方性命？浮誇，浮誇，全然的難以入信。」烏老大道：「包兄不信，在下也是無法可想。但咱們這些人所以甘心受天山童姥的欺壓凌辱，不論她說甚麼，咱們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如果她不是有超人之能，這裏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散仙，那一個是好相與的？為甚麼這些年來服服貼貼，誰也不敢生異心？」包不同點頭道：「這中間果然是有些古怪，未必是甘心做奴才。」他天性生來不肯贊同別人的言語，雖覺烏老大言之有理，仍道：「你說不生異心，現下卻不是大生異心，意圖反叛麼？」

烏老大道：「這中間是有道理的。當時我一見九翼道人身負兩處重傷，心下起疑，再看另外兩個死者時，見到那兩人亦非一招致命，顯然是經過了一場惡鬥，簡直是傷痕累累，我當下便和霍、欽等諸位兄弟商議，這事實在透著古怪，難道九翼道人等三個人不是靈鷲宮中的人物所殺？但如不是靈鷲宮中人物下的手，又有誰這麼大膽，敢在飄渺峰下撒野？咱們心中疑雲重重，走出數里之後，安洞主突然說道：『莫──莫非老夫人──生了──生了──』」慕容復聽他學著口吃的語氣，便知指的是那個口吃之人，心道：「原來這人也是一位洞主。」只聽烏老大續道：「當時咱們離飄渺峰不遠，其實就在萬里之外，背後提到這老賊婆之時，誰也不敢稍有不敬之意，都是以「老夫人」相稱。安兄弟說到莫非她是『生了──生了──』這幾個字，眾人不約而同的說道：『生了病？』」

不平道人問道：「這個童姥姥，究竟有多大歲數了？」烏老大道：「那就誰也不知。咱們歸屬她的治下，少則二三十年，多則四五十年，反正誰也沒有見過她的面，誰也不敢問起她的歲數。安兄弟此言一出口，大夥兒一齊想起：『人必有死，童姥姥本領再高，終究不是修煉成精，有金剛不壞之身。這一次咱們供奉的物品不齊，她不加責罰，已是出奇，而九翼道人等死在峰下，身上居然不止一傷，更是啟人疑竇。總而言之，其中一定有重大的蹊蹺。大夥兒各有各的心思，但也可說各人都是一樣的打算，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敢先開口說話，有的又驚又喜，有的愁眉苦臉。各人都知道這是咱們脫卻枷鎖、重新做人的唯一機會，可是童姥姥治理咱們，平素何等嚴峻，又有誰敢倡議去探測究竟？』隔了半天，欽兄弟道：『安二哥的猜測是大有道理，不過，這件事也太冒險，依兄弟之見，咱們還是各自回去，靜候消息，待等到了確訊之後，再定行止，也還不遲。』他這是叫做穩健之見。

「欽兄弟這老成持重的法子，本來十分妥善，可是──可是──咱們實在又不能等，安洞主說道：『這生死符──生死符──』他不用再說下去，各人心下也已了然。老賊婆手中握住咱們的生死符，誰也反抗不得，倘若她患病身死，這生死符落入了第二人手中，咱們豈不是又成為第二個人的奴隸？這一生一世，永遠不能翻身？倘若那人兇狠惡毒，比之老賊婆猶有過之，咱們將來所受的凌辱荼毒，豈不是比今日更加厲害？這實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明知前途兇險異常，卻也是非去探個究竟不可。

「咱們這一群人中，論到武功機智，自以安洞主為第一，他輕身功夫，尤其比旁人高得多。那時寂靜無聲中，八個人的目光，都望到了安洞主的臉上。」

烏老大說到「八個人的目光，都望到安洞主的臉上」這一句話時，慕容復、王玉燕、段譽、鄧百川，以及不識安洞主之人，目光都在人群中掃來掃去，要見這位說話口吃而武功高強的安某，到底是何等樣的人物。眾人都記了起來，適才烏老大向慕容復與不平道人等引見諸洞主、島主之時，並無安洞主在內。烏老人微笑道：「安洞主喜歡清靜，不愛結交，所以剛才沒與來人引見，莫怪，莫怪！當時眾望所歸，都盼安洞主出馬探個究竟。安洞主道：『既是如此，在下義不容辭，自當前去察看。』」眾人均知安洞主當時說話，絕無如此流暢，只是烏老大不便引述他口吃之言，給人訕笑。

烏老大繼續說道：「咱們在飄渺峰下苦苦等候，當真是度日如年，生怕安洞主有甚不測。大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咱們固然擔心安洞主是否遭了老賊婆的毒手，更怕的是老賊婆一怒之下，要來向咱們為難。但事到臨頭，那也只有硬挺，反正老賊婆若要嚴懲，大夥兒也是逃不了的。直過了三個時辰，安洞主回到約定的相會之所。咱們見到他臉有喜色，大家先放下了心頭大石。他道：『老夫人有病，不在峰上。』原來他悄悄重回飄渺峰，聽到老賊婆的侍女們說話，得知老賊婆身患重病，出外採藥求醫去了！」烏老大說到這裏，人群中響起一片歡呼之聲。天山童姥生病的訊息，他們當然早已得知，眾人聚集在此，就是商議此事，但聽烏老大提及，仍是不禁喝采。

段譽搖了搖頭，道：「聞病則喜，幸災樂禍！」他這兩句話夾在歡聲雷動之中，誰也沒加留神。烏老大道：「大家聽到這個訊息，自是開心得合不攏口來，但又怕老賊婆詭計多端，故意裝病來試探咱們。九個人一商議，過了兩天，一齊再上飄渺峰去查看。這一次烏某人自己親耳聽到了。老賊婆果然是身患重病，半點也不假，只不過生死符的所在，卻是查不出來。」

包不同突然插嘴道：「喂，烏老兄，那生死符，到底是甚麼鬼東西？」烏老大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一時也不能向包兄解釋明白。總而言之，老賊婆掌管生死符在手，隨時可制咱們死命。」包不同道：「那是一件十分厲害的法寶了？」烏老大苦笑道：「也可這麼說。」他不願多談「生死符」，轉頭向眾人朗聲說道：「眼前之事，老賊婆有病，那是千真萬確的了。咱們要翻身脫難，必得鼓起勇氣，拼命幹上一幹。只不過老賊婆目前是否又已回到飄渺峰靈鷲宮中，咱們無法知曉。今後如何行止，要請大家合計合計。尤其是慕容公子、段公子、不平道長三位有何高見，務請不吝賜教。」

段譽道：「乘人之危，君子所不取。別說我沒有高見，就是有高見，我也不說的了。」烏老大神色一變，待要說話，不平道人向他使個眼色，微笑道：「段兄本來說過要袖手旁觀，兩不相助，不肯指陳高見，原是情理之常。烏老大，咱們進攻飄渺峰，第一要義，是要知靈鷲宮中的虛實。安洞主與烏兄等九位親身上去探過，到底老賊婆離去之後，宮中尚有多少高手？佈置如何？烏兄雖不能盡知，但想來總必聽到一二，便講說將出來，大家參詳如何？」烏老大道：「說也慚愧，咱們到靈鷲宮中去察看，誰也不敢放膽探聽，九個人竭力隱蔽，唯恐撞到甚麼厲害人物，但在下在宮後花園之中，還是給一個女童撞見了，瞧這女童兒的打扮，是個丫環之類，我一個閃避不及，給她抬起頭來，瞧了個照面。在下深恐洩漏了機密，縱上前去，施展擒拿法，要想將她抓住。那時我是豁出性命不要了。要知靈鷲宮中人物非同小可，即令是小小女童，也是身負神妙莫測的武功，我這下衝上前去，自知是九死一生之舉──」

烏老大說到此，聲音微微發顫，顯是當時局勢兇險之極，此刻回思，猶有餘悸。眾人寂靜無聲，傾聽他敘述，眼見他現下安然無恙，那麼當日在飄渺峰上縱曾遇到甚麼危難，必也化險為夷，但這些人一想到「天山童姥」，盡皆不寒而慄，烏老大居然敢在飄渺峰上動手，雖說是實逼處此，鋌而走險，卻也算得是膽大包身了。

只聽他繼續說罷：「我這一上去，便是施展全力，用的是『虎爪功』功夫，當時我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念頭：若是一招拿不到這女娃兒，給她張嘴叫喊，引來後援，那麼我立刻從這數百丈的高峰上躍了下去，爽爽快快圖個自盡，免得落在老賊婆手中，受那無窮無盡的苦楚。那知道──那知道我左手一搭上這女娃兒肩頭，右手抓住她的臂膀，她竟是毫不抗拒，身子一晃，便即軟倒，全身沒半點力氣，卻是一點武功也無。那時我大喜過望，一獃之下，兩隻腳酸軟無比，不怕各位見笑，我是自己嚇自己。這娃兒軟倒了，我這不成器的烏老大，險些兒也軟倒了。」他說到這裏，人群中發出一陣笑聲，各人心情為之一鬆。烏老大譏嘲自己膽小，但人人均知他其實極是剛勇，敢到飄渺峰上出手拿人，豈是等閒之輩？只見烏老大一招手，他手一下人提了一隻黑色布袋，走上前來，放在烏老大身前。烏老大解開布袋袋口的繩索，將袋口往下一捺，袋中露出一個人來。眾人都是「啊」的一聲，只見那人身形甚小，依稀是個女童。烏老大得意洋洋的道：「這個女娃娃，便是烏某人從飄渺峰上擒下來的了。」眾人齊聲歡呼：「烏老大了不起！」「當真是英雄好漢！」「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群仙，以你烏老大居首──」眾人歡呼聲中，夾雜著一聲聲伊伊呀呀的哭泣，卻是那女童雙手按在臉上，嗚嗚而哭。

烏老大道：「咱們拿到了這女娃娃後，生恐再耽下去，洩漏了風聲，便即下山，一盤問這娃娃，可惜得很，這娃娃卻是個啞巴。咱們初時還道她是裝聲作啞，曾想了許多法兒試她，有時出其不意的在她背後大叫一聲，瞧她是否驚跳，試來試去，原來真是啞的。」眾人聽著那女童的哭聲，呀呀呀的，果然是啞巴，只是聲音尖嫩，尚屬童音。人叢中一人問道：「烏老大，她不會說話，寫字會不會？」烏老大道：「也不會。咱們甚麼拷打、浸水、火燙、餓飯，一切法門都使過了，看來她不是倔強，卻是真的不會。」

段譽忍不住說道：「嘿嘿，用這種卑鄙手段折磨一個小姑娘，你羞也不羞？」島老大道：「咱們在天山童姥手下所受的折磨，慘過十倍，一報還一報，何羞之有？」段譽道：「你們要報仇，該當去對付天山童姥才是，對付她手下的一個小丫頭，有甚麼用？」烏老大道：「自然是有用的。」他提高聲音說道：「眾位兄弟請了，咱們今日齊心合力，反了飄渺峰，此後是有福同享，有禍共當，大夥兒歃血為盟，以圖大事。有沒有那個不願幹的？」他連問兩句，無人作聲，問到第三句上，一個魁梧的漢子轉過身來，一言不發的往西便奔。烏老大叫道：「劍魚島主，你到那裏去？」那漢子不答，只是拔足飛奔，身形極快，轉眼間便轉過了山坳。眾人叫道：「這人膽小，臨陣脫逃，快截住他。」霎時之間，十餘人追了下去，這十多人個個是輕功甚佳之輩，只是與那區島主相距已遠，不知是否追趕得上。

突然間「啊」的一聲長聲慘呼，從山後傳了過來。眾人一驚之下，相顧變色，那追逐而去的十餘人也停了腳步，只聽得呼呼風響，一顆圓球般的東西從山坳後疾飛而出，掠過半空，向人叢中落了下來。烏老大縱身一抄，將那圓物接在手中，燈光下見那物血肉模糊，竟是一顆首級。再看那首級的面目時，但見鬚眉戟張，雙目圓睜，竟然便是適才那個逃去的區島主，烏老大顫聲道，「區島主──」一時之間，他想不出這區島主何以會如此迅速的送命，心底隱隱升起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念頭，「莫非是天山童姥到了？」卻聽得不平道人哈哈大笑，說道：「劍神，劍神，果然是名不虛傳，劍神兄，你把守得好緊啊！」山坳後傳來一個清亮的聲音道：「臨陣脫逃，人人得而誅之，眾家洞主、島主，祈勿怪責。」

眾人從驚惶中醒覺過來，都道：「幸得劍神除卻叛徒，不致壞了咱們大事。」慕容復和鄧百川等心中均想：「此人號稱『劍神』，未免也太狂妄自大，你劍法再高，豈能自稱為『神』？江湖上沒聽見過有這一號人物，卻不知劍法到底是如何高明了？」

烏老大暗笑剛才自己疑神疑鬼，大聲道：「眾家兄弟，請大家取出兵刃，每人在這女娃娃身上砍上一刀、削上一劍。此人雖啞，終究是飄渺峰的人物，大夥兒的刀劍喝過了她身上的血，從此與飄渺峰勢不兩立，就算再要有三心兩意，那也是不容你再畏縮後退了。」他一說完這番話，當即擎鬼頭刀在手，綠光一閃，他身旁眾人立時聞到「綠波香露刀」的腥臭之氣。一干人等齊聲叫道：「不錯，該當如此！大夥兒歃血為盟，從此是有進無退。」慕容復皺起了眉頭，心想烏老大此舉是背水為陣之策，叫大家從此不能再生異心，雖覺這件事未免殘忍，但他久歷江湖，再殘忍十倍的事也見過不少，這時也不如何放在心上。

段譽卻大聲叫道：「這個使不得，大大的使不得。慕容兄，你務須出手，制止這種暴行才好。」慕容復搖了搖頭，道：「段兄，人家身家性命，全都繫此一舉，咱們是外人，不要妄加干預。」段譽激動義憤，道：「大丈夫路見不平，豈能眼開眼閉，視而不見？王姑娘，你就算罵我，我也是要去救她的了，只不過──只不過我段譽手無縛雞之力，要救這位姑娘，卻有點難以辦到。喂，喂，鄧兄、公冶兄，你們怎麼不動手？包兄、風兄，我衝上前去救人，你們隨後接應如何？」鄧百川等四人向來唯慕容復馬首是瞻，見慕容復不欲插手，都向段譽搖了搖頭，臉上卻均有歉然之色。

烏老大聽得段譽大呼小叫，心想此人武功極高，真要橫來生事，卻也不易對付，夜長夢多，速行了斷的為是，當即舉起鬼頭刀，叫道：「烏老大第一個動手了！」一刀便向那身在布袋中的女童砍了下去。

段譽叫聲：「不好！」手指一伸，一招「中衝劍」，向烏老大的鬼頭刀上刺去。那知道他這六脈神劍不能收發由心，有時真氣鼓盪，威力無窮，有時候內力卻半點也運不上來，這時一劍刺出，真氣只到了手掌之間，便發不出去，眼見烏老大這一刀便要砍到那女童身上，突然間岩石後面躍出一個黑影，左掌一伸，一股大力便將烏老大撞開，右手抓起地下的布袋，將那女童連袋負在背上，便向西北角峰上疾奔上去。眾人齊聲發喊，同時向他衝去，但那人奔行奇速，誰也追他不上。段譽大喜，他目光敏銳，已認出了此人，大聲叫道：「是少林寺的虛竹和尚。虛竹師兄，姓段的向你行禮合十！你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果然名不虛傳。」搶了這隻布袋之人，果真便是虛竹。他在小飯店中見到慕容復與丁春秋一場驚心動魄的劇鬥，頂在頭上的方桌又被丁春秋一掌震碎，只嚇得魂不附體，奪門而走。他逃了出來，一心只想找到慧方等諸位師伯，好聽他們示下，要知他從一掌打死師伯祖玄難之後，已然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他從無行走江湖的經歷，又不識路徑，自經丁春秋一役，成了驚弓之鳥。連小飯店，小客棧也不敢進去，只在山野間亂闖。

# 第一零一回 雪嶺絕頂

其時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相約在此間無名山谷中聚會，每個人各攜子弟親信，人數著實不少，虛竹在途中自不免撞到。他見這些人形相古怪，行蹤詭秘，好奇心起，便即跟隨其後，要探個究竟。這一跟隨，終於將當晚的情景一一瞧在眼裏，聽在耳中。他於江湖上各種恩怨過節全然不懂，但生就了一副俠義慈悲的心腸，見烏老大舉起鬼頭刀，要砍死一個全無抗拒之力的啞巴女孩，心想不管誰是誰非，這女孩是非救不可，當即從岩石後面衝將出來，搶了布袋便走。

他武功平庸，但自從逍遙派的老人將七十年修為傳入他體內之後，內力之強，絕非烏老大、不平道人等人所能企及，當下將那隻布袋負在背上，疾向峰上奔去，這山峰林木蒼蒼，片刻間便隱入了密林之中。諸洞主島主所發射的暗器，不是釘上了樹身，便是被枝葉彈落。眾人見他腳步輕捷，一掌便將烏老大推開，武功著實了得，又聽段譽說他是少林寺的和尚，少林寺盛名之下，人人心中存了怯意，不敢過份逼近。只是此事牽涉太過重大，這女孩被少林僧人救走，若不將他殺了滅口，這圖謀立時便洩漏了出來，不測奇禍隨之而至，是以各人呼嘯叫嚷，一步步在林中搜捕向前。這山峰高聳入雲，峰頂白雪皚皚，若要攀到絕頂，便是輕功高手，至少也得五六天功夫。不平道人叫道：「大家不必驚惶，這和尚上了山峰，那是一條絕路，不怕他飛上天去。大夥兒把守峰下通路，不讓他逃脫便是。」各人聽了，心下稍安，當下烏老大分派人手，團團將那山峰四周的通路都守住了，唯恐虛竹衝將下來，圍守者抵擋不住，每條路上都佈了三道卡子，頭卡守不住尚有中卡，中卡之後又有後卡，另有十餘名好手來回巡邏接應。分派已定，烏老大與不平道人、桑土公、霍洞主、欽島主等數十人上山搜捕，務須先除了這僧人，以免後患。慕容復等一群人被派在東路防守，面子上是請他們坐鎮東方，實則是不欲彼等參與其事。慕容復心中雪亮，知道烏老大對自己頗有疑忌之意，微微一笑，便領了鄧百川等人守在東路。段譽也不怕別人討厭，不住口的大讚虛竹英雄了得。

虛竹提氣直奔，只覺越走樹林越密，追趕者叫囂吶喊之聲漸漸輕了下去。他出手救人之時，只是憑著一番俠義心腸，這時想到這些人武功厲害，手段毒辣，隨便那一個出手自己都非其敵，心中實是害怕之極，尋思：「只有逃到一個隱僻之祈，躲了起來，他們再也找我不到，才能保得住這女孩和我自己的性命。」其時真所謂饑不擇食、慌不擇路，那裏樹木茂密，便從那裏鑽了進去。好在他內力充沛，奔了將近兩個時辰，竟是絲毫不累。又奔了一陣，天色發白，腳底下踏到薄薄的積雪，原來已奔到山腰，密林中陽光不到之處，仍有未融的殘雪，虛竹定了定神，觀看四周情勢，一顆心仍是突突亂跳，自言自語：「卻逃到那裏去才好？」忽聽得背後一個聲音說道：「膽小鬼，只想到逃命，我給你羞也羞死了！」虛竹嚇了一眺，大叫：「啊喲！」發足又向山頂上狂奔。奔了數里，才敢回頭，卻不見有誰追來，低聲道：「還好，沒有人追來。」這句話一出口，背後又有個聲音道：「男子漢大丈夫，嚇成這個樣子，狗才、鼠輩。」虛竹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邁步又向前奔，背後那聲音說道：「又膽小，又笨，真不是個東西！」聽那聲音，便在背後一二尺之處，當真是觸手可及。虛竹心道：「糟糕，糟糕！這人武功如此高強，這一回是難逃毒手了。」放開腳步，越奔越快。那聲音又道：「既然害怕，便不該逞英雄救人。我問你，你到底想逃到那裏去？」虛竹聽那個聲音在耳邊響起，雙腿一軟，險險便要摔倒，一個踉蹌之後，回轉身來，其時天色已明，日光從濃霧中透了進來，卻不見人影。虛竹只道那人躲在樹後，恭恭敬敬的道：「小僧見這些人妄欲加害一個小小女童，是以不自量力，出手救人，絕無自逞英雄之心。」那聲音冷笑道：「你做事不自量力，便有苦頭吃了。」這聲音仍是在他背後耳根外響起，虛竹更加驚訝，急忙回頭，背後空蕩蕩地，那裏有人了？他知此人身法如此快捷，武功比自己高出何止十倍，若要伸手加害，十個虛竹的性命早就沒有了，而且從他語氣中聽來，只不過責備自己膽小無能，似乎並非烏老大等人一路，當下定了定神，道：「小僧無能，還請前輩賜予指點。」那聲音冷笑道：「你又不是我的徒子徒孫，我怎能指點於你？」虛竹道：「是，是！小僧妄言，前輩恕罪。敵方人眾，小僧不是他們敵手，我──我這可要逃走。」一說了這句話，提氣又向山峰上奔去。背後那聲音道：「這山峰是條絕路，他們在山峰下把守住了，你如何逃得出去？」虛竹一獃，停了腳步，道：「我──我──我倒沒想到。前輩慈悲，指點一條明路。」那聲音「嘿嘿」冷笑，道：「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轉身衝殺，將那些妖魔鬼怪都誅殺了。」虛竹道：「一來小僧無能，二來小僧不殺人。」那聲音道：「那麼你走第二條路，你縱身一躍，踏入下面的萬丈深谷，粉身碎骨，那便一了百了。」虛竹道：「這個──」他回頭看了一眼，這時遍地都是積雪，但雪地中除了自己的一行足印之外，更無第二人的足印，尋思：「此人踏雪無痕，武功之高，實已到了匪夷聽思的地步。」那聲音道：「這個那個的，你要說甚麼？」虛竹道：「這一跳下去，小僧自己固然死了，連小僧救了出來的那個女孩也同時送命，那是救人沒有救徹。」那聲音問道：「你和飄渺峰有何淵源？何以不顧自己性命，冒險去救此人？」虛竹一面快步向峰上奔去，一面說道：「甚麼飄渺峰、靈鷲宮，小僧今日都是第一次聽見。小僧是少林弟子，這一次奉命下山，與江湖上任何門派，均無瓜葛。」那聲音冷笑道：「如此說來，你倒是個見義勇為的小和尚了。」虛竹道：「小和尚是實，見義勇為卻不見得。小僧無甚見識，諸多妄行，胸中有無數難題，不知如何是好。」那聲音道：「你內力充沛，著實了得，可是這功力卻全不是少林一派，是何緣故？」

虛竹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正是小僧胸中一個大大的難題。」那聲音道：「甚麼說來話長、說來話短，我不許你諸多推諉，快快說來。」語氣甚是嚴峻，實不容虛竹規避。但虛竹想起蘇星河曾說，「逍遙派」的名字極為隱秘，絕不能讓本派之外的人聽到，他雖知身後之人是個武功極高的前輩，但連面也沒見過，怎能貿然便將這個重大秘密相告，說道：「前輩見諒，小僧實有許多苦衷，不能相告。」那聲音道：「哼，既是如此，你快放我下來。」虛竹吃了一驚，道：「甚──甚麼？」那聲音道：「你快放我下來，甚麼甚麼的，囉哩囉唆。」虛竹聽這口音不男不女，只覺甚是蒼老，但他說「你快放我下來」，實不懂是何意，當下立定腳步，轉了個身，仍是見不到背後那人，正惶惑間，那個聲音道：「臭和尚，快放我下來，我在你背後的布袋之中，你當我是誰？」虛竹更是大吃一驚，雙手不由鬆了，啪的一聲，那布袋摔在地上，袋中「啊喲」一聲，傳出一聲蒼老的呼痛，正是一直聽到的那個聲音。虛竹也是「啊喲」一聲，道：「小姑娘，原來是你，怎麼你的口音這般老？」當即打開布袋之口，扶了一人出來。只見這人身形矮小，正是一個八九歲的女童，臉色嬌嫩，相貌並不甚美，但的的確確是個小姑娘。只見她身穿幼童衣衫，頭梳雙髻，頸中還掛了一個白銀鎖片，但雙目如電，炯炯有神，向虛竹瞧來之時，自有一般凌人的威嚴。虛竹見她神態奇異，張大了口，一時說不出話來。那女童說道：「見了長輩也不行禮，這般的沒有規矩。」聲音固然蒼老，神情更是老氣橫秋。虛竹道：「小──小姑娘──」那女童喝道：「甚麼小姑娘、大姑娘，我是你姥姥！」虛竹微微一笑，道：「咱們陷身絕地，可別鬧著玩了，來，你再走進袋去，我背了你上山，過得片刻，敵人又追上來啦！」

那女童顧盼之際，突然見到他左手上戴的那枚鐵指環，道：「你──你這是甚麼東西？給我瞧瞧。」虛竹本不願這指環戴在手上，只是知道此物要緊，不敢放在懷裏，生怕掉了，聽那女童問起，笑道：「那也不是甚麼好玩的物事。」那女童突然伸出手來，抓住虛竹的左腕，細細察看那枚指環。虛竹見那女童的手掌甚大，與她身形全然不稱，而且手背乾枯，青筋暴起，滿是皺紋，倒如是個八九十歲的老婦人一般，那裏是孩童的肌膚，一驚之下，回手一奪，摔脫了她的手掌。那女童道：「這枚鐵指環，你從那裏偷來的？」聲音嚴峻，如審盜賊。虛竹心下不悅，道：「出家人嚴守戒律，怎可行那偷盜之事？這是別人給我的，怎麼是偷來的？」那女童道：「胡說八道！你說是少林弟子，人家怎會將這枚指環給你？你若不從頭實說，今日便要抽筋剝皮，叫你受盡百般苦楚。」虛竹啞然失笑，心想：「我若不是親眼目睹，單是聽你的聲音，那當真要給你這小小娃兒嚇倒了。」說道：「小姑娘──」只說得三字，突然啪的一聲，左頰上吃了一記耳光，這一下打得甚是清脆，只是那女童究竟力弱，卻也不覺疼痛。虛竹道：「你怎麼出手便打人？小小年紀忒也橫蠻無禮！」那女童道：「你法名叫作虛竹，嗯，靈玄慧虛，是少林派中第八十七代的弟子，玄慈、玄悲、玄痛、玄難這一干小和尚，是你的師祖了？」

虛竹向後退了一步，驚訝無已，這個八九歲的女童居然知道自己的師承輩份，而將玄慈、玄悲等師伯祖、師叔祖，更稱之為「小和尚」，出口吐屬，那裏像個小小女孩，他突然想起：「世上據說有借屍還魂之事，莫非──莫非有個老前輩的鬼魂，附在這個小姑娘身上麼？」只聽那女童道：「我問你話，是便說是，不是便不是，怎地不答？」虛竹道：「你說得不錯，只是稱本寺方丈大師為『小和尚』，未免太過。」那女童道：「怎麼不是小和尚？我和他師父靈門大師平輩論交，玄慈見了我，總是恭恭敬敬的稱一聲前輩，我叫他小和尚叫了十幾年，有甚麼『太過』不『太過』的。」虛竹更是驚訝，玄慈的師父是靈門禪師，那是少林派第八十四代弟子中傑出的高僧，虛竹自是知曉。他越來越相信這女童乃是借屍還魂，道：「然則──然則──你是誰？」

那女童怫然道：「初時你前輩長、前輩短的，還算恭謹有禮，怎地這時候卻你呀你的起來了？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姥姥一掌早便送了你的狗命！」虛竹聽她自稱「姥姥」，心中頗為害怕，道：「姥姥，不敢請教你尊姓大名。」那女童轉怒為喜，道：「這才是了。我先問你，你這枚鐵環從何而來？」虛竹道：「千真萬確，是一位老先生送給我的，我本來不要，須知我是少林弟子，實在不能收受，但那位老先生命在垂危，不由分說──」那女童突然伸手又抓住了他手腕，顫聲道：「你說那──那老先生命在垂危？他死了麼？不，不，你先說，那老先生怎般的相貌？」虛竹道：「他鬚長三尺，臉如冠玉，人品極是俊雅。」那女童更是顫得厲害，道：「怎麼他會命在垂危？他──他一身武功──」

突然之間，那女童轉悲為怒，罵道：「臭和尚，無崖子一生武功，他不散功，怎麼死得了？一個人要死，便這麼容易？」虛竹點了點頭，道：「是！」眼前這女童雖然小小年紀，但氣勢懾人，使虛竹又敬又畏，對她的話竟是不敢稍持異議，只是心中難以明白：「甚麼叫做散功？一個人要死，那是容易得緊，又有甚麼難事？」那女童又問：「你在那裏遇見無崖子的？」虛竹道：「你說的是那位容貌清秀的老先生、聰辯先生蘇星河的師父麼？」那女童道：「自然是了，哼，你連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居然撒謊，說他將鐵指環給了你，厚顏無恥，大膽之極！」

虛竹道：「你也認識這位無崖子老先生罷？」那女童怒道：「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我問你在那裏遇見無崖子，快快答來！」虛竹道：「那是在一個山峰之上，我無意間解破了一個『玲瓏』棋局，這才見到這位老先生。」那女童伸出手掌，又想一巴掌打去，只是這時兩人相對而立，她身材矮小，手掌只打得到虛竹胸口，這個耳光便縮手不打了，怒道：「胡說八道！這個玲瓏棋局數十年來難倒了天下多少才智之士，憑你這蠢笨如牛的小和尚也解得開？你再胡亂吹牛，我可不跟你客氣了。」虛竹道：「若憑小僧自己本事，當然是解不開的。但當時勢在騎虎，聰辯先生逼迫小僧非落子不可，小僧只得閉上眼睛，胡亂下了一子，豈知誤打誤撞，自己填塞了一塊黑棋，居然棋勢開朗，再經高人指點，這玲瓏便解開了。這全是一番僥倖，唉，可是小僧一時妄誕胡行，此後罪孽非小，真是罪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說著雙手合十，連宣佛號。那女童將信將疑，道：「若是這般說，那麼卻也有幾分道理──」一言未畢，忽聽得山下隱隱傳來呼嘯和腳步之聲。虛竹叫聲：「啊喲！」打開布袋之口，將那女童一把塞在袋中，便負在背上，拔腳向山上狂奔。

他奔了一會，山下的叫聲又離得遠了，回頭一看，只見積雪之中，自己一行腳印清清楚楚的印著，不由得又失聲呼道：「不好！」那女童道：「甚麼不好？」虛竹道：「我在雪中留下腳印，不論逃得多遠，他們終究找得到咱們。」那女童道：「上樹飛行，便無蹤跡，只可惜你武功太也低微，連這種粗淺的輕功也不會。小和尚，我瞧你的內力不弱，不妨試試。」虛竹道：「好，這就試試！」縱身一跳，老高的跳在半空，竟是高出樹頂丈許，掉下時伸足踢向樹幹，不料落腳太重，喀喇一聲，將樹幹踩斷了，連人帶樹幹，一齊掉將下來。

這一掉下，乃是一跤仰天，勢須壓在布袋之上，虛竹心地甚好，生恐壓傷了女童，百忙中一個鷂子翻身，翻了過來，變成合撲，砰的一聲，額頭撞在一塊岩石之上，登時皮破血流。虛竹叫道：「哎唷，哎唷！」掙扎著爬了起來，甚是慚愧，道：「我，我，笨得緊，不成的。」那女童道：「你寧可自己受傷，也不敢壓我，總算對姥姥恭謹有禮。姥姥一來要利用於你，二來嘉獎後輩，便傳你一手飛躍之術。你聽好了，上躍之時，雙膝微曲，提氣丹田，待覺真氣上升，便須放鬆肌骨，存想玉枕穴間──」當下一句句向他解釋，又教他如何空中轉折、如何橫竄縱躍，教罷，說道：「你依我這法子再跳上去罷！」虛竹道：「是！我先獨個兒跳著試試，別要再摔一跤，撞痛了你。」要將背上布袋放了下來。那女童怒道：「姥姥教你的本事，難道還有錯的？試甚麼鬼東西？你再摔一跤，姥姥立時便殺了你。」虛竹不由得打個冷顫，想起身後負著一個借屍還魂的冤魂，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只想將這隻布袋摔得遠遠的，卻又不敢，於是咬一咬牙齒，依著那女童所授運氣的法門，運動真氣，存想玉枕穴道，雙膝微曲，便輕輕的向上一彈。

他依著那女童所教的法門運氣，這一次躍將上去，身子猶似緩緩上升，雖在空中無所憑依，卻也能轉折自如，大喜之下，叫道：「行了，行了！」不料這一開口，洩了真氣，身子又落了下來，幸好這一次乃是筆直落下，只不過兩隻腳的腳板撞得隱隱生痛，卻未摔跤。那女童罵道：「蠢才，你要開口說話，先得調勻呼吸。第一步還沒學會，便想走第五步、第六步了。」虛竹道：「是，是小僧的不是。」第二次提氣上躍，輕輕落在一根樹枝之上，那樹枝晃了幾下，卻未折斷。

虛竹心下甚喜，卻不敢開口，依著那女童所授，向前躍出，平飛丈餘，落在第二株樹的枝幹上，一彈之下，又躍到了第二株樹上，運氣一順，只覺身輕力足，越躍越遠。到得後來，一躍之間竟是橫越二樹，在半空中宛如御風而行，不由得又驚又喜。這雪峰上樹木茂密，他在樹端枝梢飛行，地下無跡可尋，只一頓飯時分，已深入密密的叢林之中。那女童道：「行了！下來罷。」其時虛竹對這女童有了幾分敬畏之心，應道：「是！」輕輕躍下地來，將那女童從布袋扶出。那女童見他滿臉喜色，說不出的心癢難搔之態，罵道：「沒出息的小和尚，只學到這點兒粗淺微末的功夫，便這般歡喜！」虛竹道：「是，是！小僧眼界甚淺，姥姥，你教我的功夫大是有用──」那女童道：「你居然一點便通，可見姥姥法眼無花，小和尚身上的內功並非少林一派。你這功夫到底是跟誰學的？怎麼小小年紀，內功底子如此深厚？」虛竹胸口一酸，眼眶兒不由得紅了，道：「這是無崖子老先生臨死之時，將他──他老人家七十餘年修習的內功，都硬生生的逼入小僧體內。小僧實在不敢背叛少林，改投別派，但其時無崖子老先生不由分說，便化去小僧的少林派功夫，又以他的功夫傳給了我，小僧也不知這是禍是福，該是不該，唉，總而言之，小僧日後回到少林寺去，總而言之，總而言之──」他連說幾個「總而言之」，實不知如何總而言之。

那女童怔怔的不語，將布袋鋪在一塊岩石之上，支頤沉思，輕聲道：「如此說來，無崖子果然是將逍遙派掌門之位，傳授於你了。」虛竹道：「原來你也知道『逍遙派』的名字。」他一直不敢提到「逍遙派」二字，蓋曾聽蘇星河言道，若非本派中人，聽到「逍遙派」三字者，絕不容其活於世上。現下聽到那女童先說了出來，他才敢接口。他又一直以為這女童乃是一個前輩老婦借屍還魂，心想反正你是鬼不是人，人家便要殺你，也無從殺起。那女童怒道：「我怎麼不知道逍遙派？姥姥知道逍遙派之時，無崖子還沒知道呢。」虛竹道：「是，是！」心想：「說不定你是個數百年前的老鬼，當然比無崖子老先生還老得多。」只見那女童拾了一根枯枝，在地下積雪中一條條的畫了起來，畫的都是直線，過不多時，便畫成一張縱橫十九道的棋盤。虛竹心中一驚：「她要逼我下棋，那可糟糕了。」卻見她畫成棋盤後，便即在棋盤上佈子，空心圓圈是白子，實心的一點是黑子，密密層層，將一個棋盤上都佈滿了。只佈到一半，虛竹便認了出來，正是無崖子所擺的那個玲瓏，心道：「原來你也知道這個玲瓏。」又想：「莫非你當年也曾想去破解，苦思不得，因而氣死麼？」想到這裏，背上又感到了一層寒意。那女童佈完玲瓏，道：「你說解開了這個玲瓏，那一子如何下去，演給我瞧瞧。」虛竹道：「是！」當下第一子填塞一眼，將自己的黑子脹死了一大片，局面登時開朗，然後依著段延慶當日傳音所示，反擊白棋。那女童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喃喃道：「天意，天意！天下又有誰想得到這『先殺自身，再攻敵人』的怪法？」

待虛竹將一局玲瓏解完，那女童又沉思半晌，道：「由是觀之，小和尚倒也不是全然胡說八道。無崖子如何將鐵指環傳你，一切經過，你詳細跟我說來，不許有半句隱瞞。」虛竹道：「是！」於是從頭將師父如何派他下山，如何破解玲瓏，無崖子如何傳功傳環，丁春秋如何施毒暗殺蘇星河與玄難，自己如何追尋慧方諸僧等情一一說了。那女童一言不發，直等他說完，才道：「如此說來，無崖子是你師父，你怎麼不稱師父，卻叫甚麼『無崖子老先生』？」虛竹神色尷尬，道：「小僧是少林寺僧人，實不能改投別派。」那女童道：「你是決意不願做逍遙派掌門人的了？」虛竹連連搖頭，道：「萬萬不願。」那女童道：「這也容易，你將鐵指環送了給我，也就是了。我代你做逍遙派掌門人如何？」虛竹大喜，道：「那正是求之不得。」取下鐵指環，便交給女童。那女童臉上現出又喜又怒的神色，接過指環，便往手上戴去。那知她手指粗大，中指戴不上，無名指也戴不上，勉強戴在小指之上，端相半天，似乎很不滿意，又問：「你說無崖子有一幅圖給你，叫你到天山去尋人學那『逍遙御風』的功夫，那幅圖呢？」虛竹從懷中取了那圖畫出來。那女童打開一看，一見到圖中的宮裝美女，臉上倏然變色，罵道：「他──他要這賤婢傳你武功！他──他臨死之時，仍是念念不忘這賤婢，將她畫得這般好看！」霎時之間，滿臉憤怒嫉妒，將圖畫往地下一丟，雙腳踩了上去，一陣亂踏，登時將一幅工筆美人圖踩得滿是泥污。虛竹叫道：「啊喲！」忙伸手拾了起來，卻見已被踩得不成模樣。那女童怒道：「你可惜麼？」虛竹道：「這樣好好一幅圖畫，踩壞了自然可惜。」那女童問道：「無崖子這小賊種有沒有跟你說這賤婢是誰？」虛竹搖頭道：「沒有。」心想：「怎麼無崖子老先生又變成小賊種了？」那女童怒道：「哼，小賊種癡心妄想，還道這賤婢過了幾十年，仍是這等容貌！呸，就算當年，她又那有這麼好看了？」越說越氣，伸手又要將那幅圖搶過來撕爛。虛竹縮手，將圖畫放入懷中。那女童身矮力微，搶不到手，氣喘吁吁，不住口的大罵：「沒良心的小賊種，不要臉的賤婢！」虛竹惘然不解，猜想這女童附身的老鬼定然認得圖中美女，兩人向來有仇，是以雖然不過見到一幅圖畫，卻也怒氣難消。

那女童還在惡毒咒罵，虛竹肚中突然咕咕咕的響了起來。原來他忙亂了一夜，再加一早又奔又躍，粒米未曾進肚，已是十分饑餓。那女童道：「你餓了麼？」虛竹道：「是。這雪峰之上，只怕沒甚麼可吃的東西。」那女童道：「怎麼沒有？這雪峰上最多竹雞，也有梅花鹿和羚羊，來，我教你一門平地快跑的輕功，再教你捉雞擒羊之法──」虛竹不等她沒完，急忙搖手，道：「出家人怎可殺生？我寧可餓死，也不沾葷腥。」那女童罵道：「臭笨賊和尚，難道你這一生之中，從未吃過葷腥。」虛竹想起那日在小飯店中受阿紫作弄，吃了一塊肥肉，喝了大半碗雞湯，苦著臉道：「小僧受人欺騙，吃過一次葷食，但那是無心之失，想來佛祖也不至見罪。但要我親手殺生，那是萬萬不幹的。」那女童道：「你不肯殺雞殺鹿，卻願殺人，那更是罪大惡極。」

虛竹奇道：「我怎願殺人了？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那女童道：「還念佛呢，真真好笑。你不去捉雞給我吃，我再過兩個時辰，便要死了，那不是給你害死的麼？」虛竹搔了搔頭皮，道：「這山峰上想來總也有草菌、竹筍之類，我去找來給你吃。」那女童臉色一沉，指著太陽道：「等太陽到了頭頂，我若不喝生血，非死不可。這不是騙你！」虛竹十分害怕，道：「好端端地，為甚麼要喝生血？」

虛竹聽到那女童說到「喝生血」三字，心下又是發毛，不由得想起了「吸血鬼」，只聽她又道：「我得一個古怪毛病，每日中午若是不喝生血，全身真氣沸騰起來，會將自己活活燒死，臨死時狂性大發，對你大大的不利。」虛竹仍是不住的搖頭，道：「不管怎樣，小僧是佛門子弟，嚴守清規戒律，別說自己殺生是決意不幹，便是見你起意殺生，也要盡力攔阻。」那女童雙目向他凝視，見他雖有惶恐之狀，但其意甚堅，顯是決計不肯屈從。她嘿嘿冷笑幾聲，叫道：「你自稱是佛門子弟，嚴守清規戒律，到底有甚麼戒律？」虛竹道：「佛門戒律有小乘戒、大乘戒之別。」那女童冷笑道：「花頭倒也真多，何謂小乘戒？何謂大乘戒？」虛竹道：「小乘戒比較容易，共分四級，次為八戒，更次為十戒，最後為具足戒，亦即二百五十戒。五戒為在家居士所持，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邪，四不妄語，五不飲酒。至於出家比丘，須得守持八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那是比五戒精嚴得多了。總而言之，不殺生為佛門第一戒。」

那女童道：「我曾聽人說道，佛門高僧欲成正果，須持大乘戒，稱為十忍，是也不是？」虛竹心中一寒，道：「正是。大乘戒捨己救人，倒也不是真的須行此十事。」那女童問道：「十忍為何？」虛竹武功平平，佛經卻是精熟，說道：「一為割肉飼鷹，二為投身餓虎，三砍頭謝天，四折骨出體，五挑身千燈，六挑眼布施，七剝皮書經，八刺心決志，九燒身供佛，十刺血灑地。」他說一句，那女童冷笑一聲。待他說完，那女童問道：「割肉飼鷹，卻是如何？」虛竹合十說道：「昔日我佛釋迦牟尼，見有餓鷹追鴿，心中不忍，藏鴿於懷。餓鷹說道：『你救了鴿子性命，卻餓死了我，豈非不仁？』我佛便割下自身血肉，餵飽餓鷹。」那女童道：「投身餓虎的故事，想也差不多了？」虛竹道：「正是。」那女童道：「照啊，佛家清規戒律，博大精宏，豈僅僅『不殺生』二字而已。你若不去捉雞捉鹿給我吃，便須舉釋迦牟尼的榜樣，以自身血肉，供我吃喝，否則便不是佛門子弟。」她一面說，一面拉高虛竹左手的袖子，露出他一條白白胖胖的臂膀來，笑道：「我吃了你這條手臂，也可挨得一日之饑。」

虛竹一瞥眼見到她露出一口森森的牙齒，每顆牙齒都是又尖又長，絕非童齒，瞧她模樣似乎便欲一口在他手臂上咬落。本來這個八九歲的女童，人小力微，絕不足懼，但虛竹心中總想到她是個借屍還魂的女鬼，一見她神情不正，不由得心膽懼寒，大叫一聲，甩脫她的手掌，拔步便向山峰上奔去。

他心驚膽戰之下，這一聲叫得甚是響亮，只聽得山腳下有人長聲呼道：「在這裏了，大夥兒向這邊追啊。」呼聲清朗洪亮，正是不平道人的聲音。虛竹心道：「啊喲，我這一聲叫，洩露了行藏，那便如何是好？」要待回去再背負那女童，實是害怕，但說置之不理，自行逃走，又覺心中不忍，當下站在山坡之上，心中猶豫不定，向山腰中望下去時，只見五個黑點正向上爬來，雖然相距尚遠，但最後終究會給他們追到，那女童一落入他們手中，自然更無倖理。他走下幾步，說道：「喂，你若發誓不再咬我，我便背你逃走。」

那女童哈哈一笑，道：「你過來，我跟你說，這邊上來的，共有五人，第一個是不平道人，第二個是烏老大，第三個姓安，另有兩人，一個姓羅，一個姓利。我教你幾手本領，你先將不平道人打倒。」她頓了一頓，微微笑道：「只是將他打倒，令他不得害人，卻不是傷他性命，那並非殺生，不算破戒。」

# 第一零二回 女童授藝

虛竹沉吟道：「不平道人和烏老大武功甚高，我怎麼打得倒他們？你本事雖好，此片刻之間，我也學不會。」那女童道：「蠢才，蠢才！無崖子執掌逍遙派，是蘇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師父，蘇丁二人武功如何，你是親眼見過了的，徒弟已是如此，師父可想而知。他將七十年來性命交修的功力，全都傳了給你，不平道人、烏老大之輩，如何能與你相比？你只是蠢得厲害，不會運用而已。你將那隻布袋拿來，吸一口氣，真氣運到右臂，張開袋口，左手在敵人後腰上一拍──」

虛竹依法而行，卻不知那幾下手法，如何能打得倒這些武林高手。那女童道：「跟著下去，左手食指便點敵人這個部位，不對，不對，須得如此運氣，所點的部位也不能有絲毫偏差，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臨敵之際，務須鎮靜從事，若有半分差池，不但打不得敵人，自己的性命反而交在對方手中了。」虛竹依著她的指點，用心記憶，只是這幾下手法一氣呵成，初看似乎只有五六個招式，但每一個招式之中，身法、步法、掌法、招法，均有十分奇特之處，下盤如何放，上身如何斜，實在繁複之極。虛竹練了半天，仍是沒練得合式。

虛竹本來悟性不高，記心卻是極好，那女童所教的法門，他是每一句都記得的，但要他一口氣將所有的招式全都演得無誤，卻是萬萬不能。那女童接連糾正了幾遍，罵道：「蠢才，無崖子選了你來做武功傳人，實在是瞎了眼睛啦。倘若你是個俊俏標緻的少年，那也罷了，偏偏又是個相貌醜陋的小和尚，真不知無崖子是怎生挑的。」虛竹既奇怪，又覺氣惱，道：「無崖子老先生也曾說過，一心要找個風流俊雅的少年來做傳人。這逍遙派的規矩古怪得緊，現下，現下，逍遙派的掌門人是你當去了──」下面一句話沒再說下去，心中意思是說：「你這老鬼所附身的小姑娘，卻也不見得有甚麼美貌。」

說話之間，虛竹又練兩遍，第一遍右掌出手太快，第二遍手指卻點歪了方位。他性子倒很堅毅，正待再練，忽聽得腳步聲響，不平道人如飛的趕上坡來，笑道：「小和尚，你逃得很快啊！」雙足一點，便向虛竹撲了過來。虛竹情知難以抵敵，轉身欲逃，那女童喝道：「依法施為，不得有誤。」虛竹不及細想，張開布袋的大口，真氣貫臂，一掌向不平道人拍了過去。

不平道人罵道：「好小子，居然還敢向你道爺動手？」舉掌一迎。虛竹不等雙掌迎實，出腳便勾，居然勾中。不平道人身子向前一個踉蹌，虛竹左手圈轉，運氣向他後腰中一拍，說也奇怪，這個將三十六島島主、七十二洞洞主視若無物的不平道人，竟然挨不起一掌，身形一晃，便向袋中鑽了進去。虛竹大喜，跟著一指點出，徑點不平道人的「意舍穴」。這「意舍穴」在背心中脊兩側，脾腎之旁，虛竹不會點穴功夫，匆忙之中一指點歪，卻點中了「意舍穴」之上的「陽綱穴」。不平道人大叫一聲，從布袋鑽了出來，向後幾個倒翻觔斗，滾下山去。那女童連叫：「可惜，可惜！」又罵虛竹：「蠢才，叫你點意舍穴，便令他立時動彈不得，誰叫你去點陽綱穴？」

虛竹又驚又喜，道：「喂，你這法門當真使得，這一點雖然點錯，卻已將他嚇得不亦樂乎！」不平道人滾下山坡，烏老大卻已搶了上來。虛竹提袋上前，說道：「烏老大，你來試試，那也很好。」烏老大見不平道人一招落敗，心下甚是警惕，提起了「綠波香露刀」，斜身側進，一招「雲繞巫山」，向虛竹腰間削了過來，虛竹叫道：「啊喲不好，這人用刀，我可對付他不了啦，你沒教我對付鬼頭刀的門法。這會兒再教，也來不及了。」

那女童叫道：「你過來抱著我，跳到樹頂上去！」這時烏老大已向虛竹連砍了三刀，幸好烏老大對他心存忌憚，不敢過份逼近，這三刀都是虛招。但虛竹抱頭鼠竄，情勢已萬分危急，聽得那女童這般叫喚，心中一喜：「上樹逃命，這一法門我倒是學過的。」正待奔過去抱那女童，烏老大刀進連環，迅捷如風，唰唰兩刀，向他要害處砍了過來。虛竹叫道：「不得了！」提氣一躍，身子筆直上升，猶如飛騰一般，輕輕上了一株大松樹頂上。

這松樹高近四丈，虛竹說上便上，倒將烏老大吃了一驚。烏老大武功精強，輕功卻是平平，這麼高的松樹之巔，那是萬萬爬不上去的，但他著眼所在，本來不在虛竹而在女童，喝道：「死和尚，你有本事便在樹頂獃一輩子，永遠別下來！」說著拔足向那女童，一伸手，抓住她的後頸，他還是要將這女童擒將下去，要大夥人人砍她一刀，飲她人血，歃血為盟，使得誰也不起異心。

虛竹見那女童又被擒住，心中大急，尋思：「她叫我抱她上樹，我卻自己逃到樹頂，這輕身功夫是她傳授我的，這不是忘恩負義之至麼？」想到此處，一躍便從樹頂躍了下來。他手中本來拿著那隻布袋，躍下之時，袋口恰好朝下，倉卒間，一心只是想救女童脫險，順手一罩，便將烏老大的腦袋套在袋中，左手一伸，一指向他背心上點去，這一指仍是沒能按那女童所授，點中他的「意舍穴」要害，卻是偏下寸許，戳到了他的「胃倉穴」上。

烏老大只聽得頭頂生風，跟著便是漆黑一團，目不見物，大驚之下，一刀向前砍出，一刀砍了個空，其時正好虛竹伸指點中了他的胃倉穴。烏老大身子並不因此而軟癱，雙臂一麻，噹的一聲，綠波香露刀落地，另一手也放鬆了那女童的後頸。他急於要擺脫罩在頭上的布袋，著地向外滾出。虛竹抱起那女童，再度躍上樹頂，連說：「好險，好險！」那女童臉色蒼白，罵道：「不成器的東西，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卻兩次都攪錯了。」虛竹好生慚愧，道：「是，是！我戳錯了他的穴道。」那女童道：「你瞧，他們又來了。」虛竹向下望去，只見不平道人和烏老大已回上坡來，另外還有三人，遠遠的指指點點，卻是不敢逼近。忽見一個矮胖子大叫一聲，著地便倒，身上便有一叢銀光罩住，原來是舞動兩柄短斧，護著身子，搶到樹下，跟著錚錚兩聲，雙斧砍向樹根。此人力猛斧利，看來最多砍得十幾下，這棵大松樹便給他砍倒了。虛竹大急道：「那怎麼是好？怎麼是好？」那女童冷冷的道：「你師父無崖子指點了你門路，叫你去求那圖畫中的賤婢傳授武功。你去求她啊！這賤婢教了你，你便可下去將這五隻豬狗打倒了。」

虛竹急道：「唉，唉！」心想：「在這當口，你還有餘閒去和這圖中女子爭強鬥勝。」心中雖是焦急，這句話卻是不便出口，只聽得錚錚兩響，那矮胖子雙斧又在松樹上砍了兩下，那樹不住晃動，松針如雨而落。那女童道：「你將丹田中真氣，運到肩頭巨骨穴，再至手肘天井穴，再至手腕陽池穴，在陽豁、陽谷、陽池三穴中運轉三轉，然後運至無名指關衝穴。運好了沒有？」她一面說，一面伸指摸向虛竹身上穴道。她知虛竹連身上的穴道部位也分不清楚，單提經穴之名，定然令他茫然無措，非親手指點不可。

虛竹自得無崖子傳功後，異氣在體內遊走，要到何處便何處，略無窒滯，聽那女童這般說，便依言運氣，卻聽得錚錚兩聲，那松樹又晃了一晃，說道：「運好了！」那女童道：「你摘下幾枚松球，對準那矮子的腦袋也好，心口也好，用無名指運真力彈將出去！」虛竹道：「是！」摘下松球，扣在無名指上。

女童叫道：「快彈將下去！」虛竹右手大拇指一鬆，無名指上那枚松球便彈了出去，只聽得呼的一聲響，那枚松球激射而出，勢道威猛無儔。只是他從來沒學過暗器功夫，手上全無準頭，這松球啪的一聲，鑽入土中，沒得無影無蹤，離那矮子至少也有三尺之遙，力道雖強，卻無實效。那矮子嚇了一跳，但只怔得一怔，又掄斧向松樹砍去。

那女童道：「蠢和尚，再彈一下試試！」虛竹心中好生慚愧，依言又運氣彈起了一枚松球，他刻意求中，手腕發抖，結果離那矮子的身子更在五尺之外。那女童道：「此處距左首那株松樹太遠，你抱了我後，跳不過去，眼前情勢危急，你自己逃生去罷。」虛竹道：「你說那裏話來？我豈是貪生負義之輩？不管怎樣我總要盡心盡力救你。當真不成，我陪你一起死便了。」那女童道：「蠢和尚，我和你非親非故，何以要陪我送命？哼哼，他們想殺我二人，只怕也沒這麼容易。你採摘十二枚松球，每雙手握六枚，然後這麼運氣，」說著便教了他運氣之法。

虛竹心中記住了，還沒依法施行，那松樹已劇烈晃動，跟著喀喇喇一聲大響，便向東北傾倒下去。不平道人、烏老大、那矮子以及其餘二人歡呼大叫，一齊搶了過來。那女童喝道：「把松球亂擲了出去！」其時虛竹掌心中真氣奔騰，正自向外噴出，雙手一揚，十二枚松球亂擲出去，啪啪幾聲，四個人翻身摔倒。那矮子卻沒被松球擲中，大叫：「我的媽啊！」拋下雙斧，滾下山坡去了。五人之中，那矮子武功要算最低，但虛竹這十二枚松球射出時迅捷無比，聲到球至，根本無法閃避得宜。

只見雪地上片片殷紅，四人身上泊泊流出鮮血。虛竹擲出松球之後，生怕摔壞了那女童，攔腰將她一把抱住，輕輕落地，突然間見那四人傷勢如是之重，不由得獃了。那女童一聲歡呼，從他懷中掙下地來，撲到不平道人身上，將嘴巴湊在他額頭上的傷口，狂吸鮮血。虛竹大驚，叫道：「你幹甚麼？」抓住她的後心，一把提起。那女童道：「你已打死了他，我吸他之血，治我之病，有何不可？」

虛竹見她嘴旁都是血液，說話時張口獰笑，不禁心中害怕，緩緩將她身子放下，道：「我──我已打死了他？」那女童道：「難道還有假的？」說著俯身又去吸血。虛竹見不平道人左額角上有個鵝蛋般大的洞孔，心下一凜：「啊喲！我將松球打進他腦袋中去了！這松球又輕又軟，怎麼打得破他的腦殼？」再看其餘三人時，一人心口中了一枚松球，一人喉頭和鼻梁各中一枚，都已氣絕，只烏老大肚皮上中了兩枚，不住地喘氣呻吟，尚未斃命。虛竹走到他的身前，拜將下去，說道：「烏先生，小僧失手傷了你，實非故意，但罪孽深重，當真對你不起。」烏老大道：「開──開甚麼玩笑？快──快──一刀將我殺了，圖個乾淨。」虛竹道：「小僧豈敢和前輩開玩笑？不過，不過──」突然間想起自己一出手便殺了三人，看來這烏老大也是性命難保，自是犯了佛門不得殺生的第一大戒，心下驚懼交集，渾身發抖，淚水滾滾而下。那女童吸飽鮮血，慢慢挺直身子，只見虛竹手忙腳亂的在替烏老大裹傷。烏老大身子動彈不得，卻是不住口的咒罵，罵聲之惡毒兇狠，已達極點。虛竹只是道歉：「不錯，不錯，的確是小僧不好，真是一萬個對不起。不過你罵我父母，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己也不知生我父母是誰，所以你罵了也是無用。烏先生，你肚皮上一定很痛，當然脾氣不好，我絕不怪你。我隨手一擲，萬萬料想不到這幾枚松球竟是如此霸道厲害。唉，這些松球當真邪門，想必是另外一種品類，與尋常的松球大大不同。」

烏老大罵道：「你奶奶雄，這松球有甚麼與眾不同？你這死後上刀山、下油鍋，進十八層地獄的臭賊禿，你內功高強，打死了我，烏老大藝不如人，死而無怨，卻又來說甚麼消遣人的風涼話？說甚麼這松球霸道邪門？你練成了『北溟真氣』，也用不著這麼強──強──兇──兇霸道──」說到後來，一口氣接不上來，不住大咳，虛竹奇道：「甚麼北──北──」那女童笑道：「今日當真便宜了小賊禿，姥姥這『北溟真氣』的神功，本是不傳之秘，可是你心懷至誠，確是甘願為姥姥捨命，已符合我傳功的規矩，何況危急之中，姥姥有要求於你，非要你出手不可。烏老大，你眼力倒真不錯啊，居然叫得出小和尚這手功夫的名稱。」烏老大睜了眼睛，驚奇難言，過了半晌，才道：「你──你是誰？你本來是啞罷，怎麼會說話了？」那女童冷笑道：「憑你也配來問我是誰？」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出兩枚黃色藥丸，交給虛竹道：「你給他服下。」虛竹應道：「是！」心想這是傷藥當然最好，就算是毒藥，反正烏老大已然性命難保，早些死了，也免卻許多痛苦，當下更不多言，便拿到烏老大口邊。

烏老大鼻中突然聞到一股極強烈的辛辣之氣，不禁打了幾個噴嚏，又驚又喜，道：「這──這是九轉──九轉熊蛇丸？」那女童點頭道：「不錯，你果然見聞淵博，算得是三十六洞中的傑出之士。這九轉熊蛇丸專治金創傷痛，還魂續命，靈驗無比。」烏老大道：「你如何要救我性命？」他生怕失了眼前良機，也不等那女童回答，張開口來，便將兩顆藥丸吞入了肚中。那女童道：「一來謝你相救援手之德，二來日後我有用得著你之處。」烏老大更加不懂了，道：「謝我甚麼相救援手之德？姓烏的一心要想取你的性命，對你從來沒安過好心。」

那女童冷笑道：「你倒說得光明磊落，也還不失是條漢子──」抬頭看了開天，只見太陽已升到頭頂，便向虛竹道：「小和尚，我要練功夫，你在旁給旁護法。若是有人前來打擾，你便運起我授你的『北溟真氣』，抓起泥沙也好，石塊也好，打將出去便是。」虛竹搖頭道：「倘若再打死人，那怎麼辦？我──我可不幹。」那女童走到坡邊，向下面望一望，道：「這會兒沒有人來，你不幹便不幹罷。」當即盤膝坐下，右手食指指天，左手食指指地，口中嘿的一聲，鼻孔便噴出了兩條淡淡的白氣。

烏老大驚道：「這──這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虛竹道：「烏先生，你服了藥丸，傷口好些了麼？」烏老大罵道：「小賊禿，死和尚，我的傷好不好，跟你有甚麼相干？要你這妖僧來假惺惺的討好。」他口中是這般罵，但覺到腹上傷處疼痛已漸減，又素知九轉熊蛇丸乃天山飄渺峰靈鷲宮中的治金創靈藥，實有起死回生之功，看來自己這條性命是撿回來了，只是見到這女童居然能練這功夫，心中驚疑萬狀。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他曾聽人說起，乃是靈鷲宮中至高無上的武功，非有數十年的內功作根基，無法修練，這女童雖然出自靈鷲宮，但年紀最大也不過九歲、十歲，如何攀得到這上乘境界？難道是自己所知有誤，她練的乃是另外一種功夫？

但見那女童鼻中吐出來的白氣纏住她腦袋周圍，繚繞不散，漸漸的愈來愈濃，成為一團白霧，將她面目都遮沒了，跟著聽得她全身骨節咯咯作響，猶如爆豆。虛竹和烏老大面面相覷，不明所以。烏老大一知半解，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他也得自傳聞，不知到底如何。只聽那爆豆聲漸輕漸稀，眼著那團白霧也漸漸淡了，只見一道白氣，又被那女童吸入了鼻孔之中，待得白氣吸盡，那女童睜開雙眼，緩緩站起。

虛竹和烏老大兩人同時揉了揉眼睛，似乎看出來的東西花了，只覺那女童練了那功夫之後，臉上神情頗有異樣，但到底有何不同，卻也說不上來。那女童瞅著烏老大，道：「你果然淵博得很啊，連我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也知道了。」烏老大道：「你──你果是何人？」那女童道：「你膽子確是不小。」卻不回答他的問話，向虛竹道：「你左手抱著我，右手抓住烏老大後腰，運轉我所教你的北溟真氣，躍到樹上，向山峰頂上奔去，今天可以再爬高三百餘丈。」

虛竹道：「只怕小僧沒這等功力。」當下依言將那女童抱起，右手在烏老大後腰一抓，提起時十分費力，那裏還能躍高上樹？那女童罵道：「幹麼不運真氣？」虛竹歉然笑道：「是，是！我一時手忙腳亂，竟爾忘了。」一運真氣，說也奇怪，烏老大的身子登時輕得有如一團棉花，那女童更是直如無物，虛竹一縱之間，便上了高樹，跟著又以女童所授之法，一步跨了出去，從這株樹跨到丈餘之外的另一棵樹上，便似在平地踏步一般。他這一步本已跨到那樹的樹梢，只是太過輕易，反而嚇了一跳，一驚之下，真氣回入了丹田，腳下一重，立時摔了下來，總算沒將那女童和烏老大脫手。他著地之後，立即重行躍起，生怕那女童責罵，一言不發的向峰上疾奔。初時他真氣提運不熟，腳下時有窒滯，但到得後來，體內真氣流轉，竟如平常呼吸一般順暢，不須存想，自然而然的周遊全身。他越奔越快，上山幾乎如同下山，有點收足不住的樣子。那女童道：「你初練北溟真氣，不能使用太過，若要保住性命，可以收腳了。」虛竹道：「是！」又向上衝了數丈，這才緩住勢頭，躍下樹來。

烏老大又驚又羨，向那女童道：「這──這北溟真氣，是你今天才教他的，居然已如此厲害。飄渺峰靈鷲宮的武功，當真深如大海。你小小一個孩童，已是這麼了不起。」那女童走到一株大樹之下，只見四下裏密密麻麻的都是樹木，冷笑道：「三天之內，你這些狐群狗黨們未必能找到這裏罷？」烏老大慘然道：「咱們已然一敗塗地，這──這小和尚身負北溟神功，全力護你，大夥兒便算找到你，卻也奈何不得。」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再言語，倚在樹幹上，便即閉目睡去。虛竹這一陣奔跑之後，腹中更加餓了，瞧瞧那女童，又瞧瞧烏老大，說道：「我要去找東西吃，只不過你這人存心不良，只怕要加害我的小朋友，我有點放心不下，還是隨身帶了你走為是。」說著一把抓起他的後腰。那女童睜開眼來，道：「蠢才，我教過你點穴的法子。難道這會兒人家躺著不動，你仍是點不中麼？」虛竹道：「就怕我點得不對，他仍能動彈。」那女童道：「他的生死符在我手中，他焉敢妄動？」一聽到「生死符」二字，烏老大忍不住「啊」的一聲 驚呼，道：「你──你──你」那女童道：「你剛才服了我幾粒藥丸？」烏老大道：「兩粒！」那女童道：「靈鷲宮九轉熊蛇丸神效無比，何必要用兩粒？再說，你這種豬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兩粒靈丹麼？」烏老大額頭汗如豆大，顫聲道：「另──另外一粒是──是──」那女童道：「你天池穴上如何？」烏老大雙手發抖，急速解開衣衫，果見胸口左乳旁「天池穴」上現出一點殷紅如血的朱斑。他大叫一聲「啊喲！」險險暈去，道：「你──你──到底是誰？怎──怎──怎知道我生死符的所在？你是給我服下『斷筋腐骨丸』了？」那女童微微一笑，道：「我還有事差遣於你，不致立時便催動藥性，你也不用如此驚慌。」但烏老大雙目凸出，臉上驚恐之情，實是難以形容。

虛竹自見到烏老大以來，已許多次看到他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但驚懼之甚，卻從未有如此次這般，隨口道：「斷筋腐骨丸是甚麼東西？是一種毒藥麼？」烏老大臉上肌肉牽動，半晌說不出話來，突然之間，指著虛竹罵道：「臭賊禿，瘋和尚，你十八代祖宗男的都是烏龜，女的都是娼妓，你日後絕子絕孫，生下兒子來沒有屁股，生下女兒來三條胳臂四條腿──」他越咒越奇，口沫橫飛，直是憤怒已極，他一直罵了一頓飯時分，實在牽動傷口，太過疼痛，這才住口。虛竹嘆了口氣，道：「我是個和尚，自然斷子絕孫，既然斷子絕孫了，又那裏有兒子女兒？」烏老大又罵道：「你這瘟賊竟想太太平平的斷子絕孫麼？卻又沒這麼容易。你將來生十八個兒子、十八個女兒，個個服了斷筋腐骨丸，在你面前哀號幾十幾天，死不成，活不得。最後你自己也服下斷筋腐骨丸，叫你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虛竹吃了一驚，道：「這斷筋腐骨丸，竟是這般陰毒麼？」烏老大道：「你全身的軟筋先都斷了，那時你嘴巴不會張、舌頭也不能動，然後──然後──」他想到自己服了這天下第一的陰損毒藥，再也說不下去，滿心冰涼，登時便想一頭在松樹上撞死。那女童微笑道：「你只須乖乖的聽話，我不加催動，這藥丸的毒性便十年也不會發作，你又何必怕得如此厲害？小和尚，你點了他的穴道，免得他發起瘋來，撞樹自盡。」虛竹點頭道：「不錯！」走到烏老大身後，伸左手摸到他背心上的「意舍穴」，仔細探索，確實驗明不錯了，這才一指點出。烏老大悶哼一聲，立時暈倒。原來此時虛竹修練「北溟真氣」已成，這一指其實不必再認穴而點，不論戳在對方身上甚麼部位，都能使對方身受重傷。虛竹一見他暈倒，立時又手忙腳亂，捏他人中，按摩胸口，好半天才將他救醒。烏老大虛弱已極，只是輕輕喘氣，那裏還有罵人的精力？

虛竹見他醒轉，這才出去尋食。樹林中麇鹿、羚羊、竹雞、山兔之類倒著實不少，他肚子雖餓，卻那肯殺生？尋了多時，找不到可食的物事，只得躍上松樹，採摘松球，剝了松子出來果腹。松子清香甘美，味道著實不錯，只是一粒粒太也細小，一口氣吃了七八百粒，仍是不飽。他心地仁善，自己腹肌稍解，剝出來的松子便不再吃，放在衣袋之中，裝了滿滿兩袋，拿去給女童和烏老大吃。

那女童道：「這可生受你了。只是這三個月中，我吃不得素。你快去解開烏老大的穴道。」當下傳了解穴之法。虛竹道：「是啊，烏老大想必也餓得狠了。」依照那女童所授，解開了烏老大的穴道，抓了一把松子給他，道：「烏先生，你吃些松子。」烏老大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拿起松子便吃，吃一粒，罵一句：「死賊禿！」再吃一粒，又罵一聲：「瘟和尚！」虛竹也不著惱，心想：「我將他傷得死去活來，也難怪他生氣。」那女童道：「吃了松子便睡，不許再作聲了。」烏老大道：「是！」眼光竟是不敢向女童瞧去，迅速吃了松子，倒頭就睡。虛竹坐在女童身邊，連日疲累，不多時便即沉沉睡去。次晨醒來，但見天氣陰沉，烏雲低垂，似乎要下大雨。那女童道：「烏老大，你去捉一隻梅花鹿或是羚羊甚麼來，限辰時之前捉到。」烏老大道：「是！」掙扎著站起，撿了一根枯枝當拐杖，撐在地下，搖搖晃晃的走去。虛竹本想扶他一把，但想到他是去捕獵殺生，口中連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道：「鹿兒、羊兒、兔子、山雞，一切有生之屬，速速遠避，不要給烏老大捉到了。」那女童扁嘴冷笑，也不理他。豈知他唸經只管念，烏老大重傷之下，不知出了些甚麼法道，居然辰時未到，便拖著一頭小小的梅花鹿回來。

虛竹見烏老大捉到一頭小梅花鹿，又不住口的念起佛來。這頭小鹿未足周歲，咩咩而叫，顯是找尋其母。烏老大道：「小和尚，快生火，咱們烤鹿肉吃。」虛竹道：「難過，罪過！小僧決計不助你行此罪孽之事。」烏老大一翻手，從靴桶裏拔出一柄精光閃閃的匕首，便要殺鹿。那女童道：「且慢動手。」烏老大道：「是！」放下了匕首。虛竹大喜，道：「是啊，是啊！小姑娘，你心地仁慈，將來必有好報。」那女童冷笑一聲，不去理他。

眼見樹枝的影子越來越短，其時天氣陰沉，樹影也是極淡，幾難辨別。那女童道：「是午時了。」抱起那頭小鹿，扳高鹿頭，一張口便咬在小鹿咽喉上。小鹿痛得大叫，不住掙扎，那女童牢牢咬緊，口內咕咕有聲，不斷的吮吸鹿血。虛竹大驚，叫道：「喂，喂，你──你──這太也殘忍。」那女童那加理會，只是用力吸血，小鹿越動越微，終於一陣痙攣，便即死去。

那女童喝飽了一肚子血，肚子高高鼓起，這才拋下死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練起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來，鼻中噴出白煙，繚繞在腦袋四周。便在此時，半空中電光閃爍，一個霹靂響過，黃豆大的雨點便灑將下來。那女童仍是一動不動的練功，白煙愈濃，絕不為風雨驅散。虛竹和烏老大都在樹下躲雨，過了良久，才見那女童收煙起立。她身上衣衫都已淋濕，說道：「等雨停了，便烤鹿肉吃罷。」

次日烏老大又去捉了一頭羚羊來，仍是等那女童喝過生羊血後，練罷功夫，這才烤羊而食。虛竹心下嫌惡，說道：「小姑娘，眼下烏老大聽你號令，盡心服侍於你，再也不敢出手加害。小僧這就別過了。」那女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急於去尋找眾位師伯，若是尋不著，便須回少林寺去覆命請示，不能再耽誤時日了。」那女童冷冷的道：「你不聽我話，要自行離去，是不是？」虛竹道：「小僧已想了個法子，我在僧袍中塞滿枯草樹葉，打個大包袱，負之而逃，故意讓山下眾人瞧見。他們只道包袱中是你，一定向我追來。小僧將他們遠遠引開，你和烏老大便可乘機下山，回到你的飄渺峰去啦。」那女童道：「這法子倒是不錯，多虧你還替我設想。可是我不要逃走！」虛竹道：「那也好！你在這裏躲著，這大雪山上林深雪厚，他們找你不到，最多十天八天，也必走了。」那女童道：「再過十天八天，我已回復到十八九歲時的功力，那裏還容他們走路？」虛竹奇道：「甚麼？」那女童道：「你仔細瞧瞧，我現在的模樣，和三天前有何不同？」虛竹向她臉上凝神瞧去，見她神色之間似乎大了幾歲，年紀是個十一二歲的女童，不再像是八九歲，喃喃的道：「你──你──好像在這三天之中，大了幾歲。只是──只是身子卻沒有長大。」

那女童甚喜，道：「嘿嘿，你眼力不錯，居然瞧得出我大了幾歲。蠢和尚，天山童姥身材永如女童，自然是永不長大的。」虛竹和烏老大聽到「天山童姥」四字，不由得都大吃了一驚，齊聲道：「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那女童傲然道：「你們當我是誰？你姥姥身如女童，難道你們眼睛都是瞎的，瞧不出來麼？」

烏老大睜大了眼向她凝視半晌，嘴角不住牽動，想要說話，始終說不出來，過了良久，突然撲倒在雪地之中，嗚咽道：「我──我早該知道了，我真是天下第一大蠢材。我──我只道你是靈鷲宮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女孩，那知道──那知道你──你竟便是天山童姥！」那女童向虛竹道：「你以為我是甚麼人？」虛竹的臉色卻是十分平靜，道：「我以為你是個借屍還魂的老女鬼！」

# 第一零三回 返老還童

那女童臉色一沉，說道：「胡說八道，甚麼借屍還魂的老女鬼？」虛竹道：「你形如女童，心智聲音，卻是老年婆婆，你又自稱姥姥，若不是老女人的生魂附在女孩子身上，怎會如此？」那女童嘿嘿一笑，道：「小和尚異想天開。」她轉頭向烏老大道：「當日我落在你的手中，你沒取我性命，現下好生後悔，是也不是？」烏老大翻身坐起，道：「不錯！我上過三次飄渺峰，聽過你的說話，只是給蒙住了眼睛，沒見到你的形貌。我烏老大當真是有眼無珠，還當你──還當你是個啞巴女童。」

那女童道：「不但你聽見過我說話，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妖魔鬼怪之中，聽過我說話的人著實不少。你姥姥若不裝作啞巴，豈不是大有露出馬腳的危險？」烏老大連連嘆氣，說道：「天山童姥武功通神，殺人不用第二招，你怎能給我手到擒來，毫不抗拒？」那女童哈哈大笑，道：「我曾說多謝你出手救援，那便是了。那一日我正有強仇到來，姥姥身子不適，難以抗禦，恰好你來用布袋負我下峰，讓姥姥躲過了一劫。這不是要多謝你麼？」說到這裏，突然目露兇光，道：「可是你擒住我之後，說我假扮啞巴，以種種無禮手段，對付姥姥，實在是罪大惡極，若非如此，我原可饒了你的性命。」烏老大一躍而起，隨即雙膝跪倒，說道：「姥姥，常言道不知者不罪，烏老大那時倘若得知你便是我一心敬畏的天山童姥，烏某便是膽大包天，也絕不敢有半分得罪你啊。」那女童冷笑道：「畏則有之，敬卻未必，你邀集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一眾妖魔，決心叛我，卻又怎麼說？」烏老大額頭的汗水涔涔而下，不住碰頭，額頭撞在山石之上，只磕得十幾下，額頭上已是鮮血淋漓。虛竹心想：「這小姑娘原來竟是天山童姥。童姥，童姥，我本來只道她是姓童，那知這『童』字是孩童之童，非姓童之童。此人武功之淵深，詭計多端，人人畏之如虎，前幾天來我出力助她，她心中定在笑找不自量力。嘿嘿，虛竹啊虛竹，你真是個蠢和尚！」眼見烏老大磕頭不已，他一言不發，便即飄然而行。那女童喝道：「你到那裏？給我站住！」虛竹回身合十，道：「三日來虛竹做了無數傻事，告辭了！」那女童道：「甚麼傻事？」虛竹道：「女施主武功神妙，威震天下，虛竹有眼不識泰山，反來援手救人，女施主當面不加嘲笑，虛竹甚感盛情，只是自己越想越慚愧，當真是無地自容。」那女童走到虛竹身邊，回頭向烏老大道：「我有話跟小和尚說，你讓開些。」烏老大道：「是，是！」站起身來，一蹺一拐的向東北方走去，隱身在一叢松樹之後。

那女童向虛竹道：「小和尚，這三日來你確是救了我性命，並非做甚麼傻事。天山童姥生平不向人道謝，但你救找性命，姥姥日後總有補報。」虛竹搖手道：「你這麼高強的武功，何須我相救？你明明是取笑於我。」那女童沉臉道：「我說是你救我性命，便是你救了我性命，姥姥生平說話，絕不喜人反駁。姥姥所練的內功，確是叫做『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這功夫威力奇大，可是卻有一個大大的不利之處，每三十年，我便要返老還童一次。」虛竹奇道：「返老還童？那──那不是很好麼？」那女童嘆道：「你這小和尚忠厚老實，於我又有救命之恩，說給你聽，也不要緊。我自五歲起練這功夫，三十六歲返老還童，花了三十天時光。六十六歲返老還童，那一次用了六十六天。今年九十六歲，再次返老還童，便得九十六天時光，方能回復功力。」虛竹睜大了眼睛，道：「甚麼？你──你今年已經九十六歲了麼？」那女童道：「我是你師父無崖子的師姊，無崖子若是不死，今年九十三歲，我比他大三歲，難道不是九十六歲？」

虛竹睜大了眼，細看她身形臉色，那裏像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那女童道：「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原是一門神奇無比的內家功夫。只是我練得太早了一些，五歲時開始修習，三年後這內功的威力便顯了出來，青春長保駐顏不老，我的身子從此不能長大，永遠是八九歲的模樣了。」虛竹點頭道：「原來如此。」看官，每一人之發育長大，原與腦下垂體、甲狀腺等內分泌有關，若是內分泌腺體失常，便有過份長大的巨人病，或永長不大之侏儒病出現。世間七八歲孩童高於成人，數十歲成人身高不足三尺之事所在多有，亦不足為奇。修習內功往往影響神經作用，壓抑內分泌活動，雖屬玄妙，亦非事理所無。此是閒話，按下不表。

且說虛竹聽了那女童一番解釋，方信她果是天山童姥，問道：「你今年返老還童，那便如何？」童姥說道：「返老還童之初，功力全失。修練一日後回復到五歲時的功力，第二日回復到六歲之時，第三日回復到七歲，每一日便是一年。每日午時須得吸飲生血，方能練功。烏老大上得飄渺峰來窺探之時，我正修練到第四日，給他一把抓住。你想我身上只不過有了八歲女童的功力，如何能夠抗拒？只好裝聾作啞，給他裝在布袋中帶了下山。此後這些時日之中，我喝不到生血，始終是個八歲孩童。這返老還童，便如蛇兒脫殼一般，脫一次殼，長大一次，但如脫到一半給人捉住了，實有莫大的兇險。倘若再耽擱得一二日，我仍是喝不到生血，無法練功，真氣在體內脹裂出來，那是非一命嗚呼不可了。我說你救了我性命，那是半點也不錯的。」

虛竹道：「眼下你回復到了十一歲時的功力，要回到九十六歲，豈不是尚須八十五天？還得殺死八十五隻梅花鹿或是羚羊？」童姥微微一笑，道：「小和尚能舉一反三，聰明起來了。在這八十五天之中，步步艱危，我功力未曾全復，不平道人、烏老大這些妖魔小丑，自是容易打發，但若我的大對頭得到訊息，想來和我為難，姥姥獨力難支，非得由你護法不可。」虛竹道：「小僧武功低微，在前輩眼中看來，當真不值一笑，前輩都應付不來的強敵，小僧自然是更加無能為力。以小僧之見，前輩還是遠而避之，等到八十五天之後，功力全復，就不怕敵人了。」

童姥道：「你武功雖低，但無崖子的內力修為已全部注入你體內，只要懂得運用之法，也大可和我的對頭周旋一番。這樣罷，咱們來做一樁生意，我將精微奧妙的武功傳你，你便以此武功替我護法禦敵，這叫做兩蒙其利。」她向來性子專橫，言出法隨，也不待虛竹答應，便道：「你好比是個大財主的子弟，祖宗傳下來萬貫家財，底子豐厚之極，不用再去積貯財貨，只要學會花錢的法門就是了。花錢容易聚財難，排練一個月便有小成，待到兩個月之後，勉強已可和我的大對頭較量一番了。你先記住這口訣，第一句是『法天順自然』──」

虛竹連連搖手，道：「前輩，小僧是少林弟子，前輩的功夫雖然神妙無比，小僧卻是萬萬不能學的，得罪莫怪，得罪莫怪。」童姥怒道：「你的少林派功夫，早就給無崖子化消光了，還說甚麼少林弟子？」虛竹道：「小僧只好回到少林寺去，從頭練起。」童姥怒道：「你是嫌我旁門左道，不屑去學，是也不是？」虛竹道：「釋家弟子，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為志，誦經禮佛，方是第一等要義。這武功嘛，練得高明固然很好，練不成也不礙修成正果，可絕不能因練武而耽誤了正經的佛門功課。」童姥見他垂眉低目，儼然有點小小高僧的氣象，心想這和尚迂腐得緊，一轉念之間，計上心來，叫道：「烏老大，去捉兩頭梅花鹿來，立時給我宰了！」

烏老大避在十餘丈外，童姥其時功力不足，聲音不能及遠，一連叫了三聲，烏老大這才聽到答應。虛竹驚道：「為甚麼又要宰殺梅花鹿？你今天不是喝過生血了麼？」童姥笑道：「這是你逼我宰的，何必又來多問？」虛竹更是奇怪，道：「我──我怎麼會逼你殺生？」童姥道：「你不答應幫助抵禦強敵，我是非給人家折磨至死不可。你想我心中不煩惱？這口怨氣無處可出，我只好宰羊殺鹿，多殺畜生來出氣。」虛竹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前輩，這些鹿兒羊兒，實是可憐得緊，你饒了它們的性命罷！」童姥冷笑道：「我自己的性命轉眼也要不保，又有誰來可憐我。」她提高聲音，叫道：「烏老大，快去捉梅花鹿來。」烏老大遠遠答應。虛竹彷徨無計，若是即刻離去，不知將有多少羊鹿無辜傷在童姥手下，她說是自己殺死，也不為過，倘若留下來學她武功，卻又是老大不願。

烏老大捕鹿的本事著實高明，不多時便抓住一頭梅花鹿的鹿角，牽鹿前來。他知天山童姥要生喝鹿血，是以並不宰殺，由其處置。童姥冷冷的道：「今天鹿血喝過了。你將這頭臭鹿一刀宰了丟到山澗裏去。」虛竹忙道：「且慢！且慢！」童姥道：「你如依我囑咐，我可不傷此鹿性命。你若就此離去，我一日宰鹿十頭八頭。多殺少殺，全在你一念之間。昔日釋迦為了普渡眾生，說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你陪伴老婆子幾天，又不是甚麼入地獄的苦事，居然忍心令群鹿喪生，那裏是佛門子弟的慈悲心腸？」虛竹聽此言語，背心上登時出了一身冷汗，說道：「前輩教訓得是，便請放了此鹿，虛竹一憑吩咐便是！」童姥大喜，向烏老大道：「你將這頭鹿放了！給我滾得遠遠地！」

童姥待烏老大走遠，便即傳授口訣，教虛竹運用體內真氣之法。她與無崖子是同門師姊弟，一脈相傳，武功的路子完全一般。虛竹依法修習，進展奇速。次日童姥再練「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時，咬破鹿頸喝血之後，便在鹿頸傷口上敷以金創藥，縱之使去，向烏老大道：「這位小師父不喜人家殺生，從今而後，你也不許吃葷，只可以松子為食，倘若吃了鹿肉羚羊肉，哼哼，我宰了你給梅花鹿和羚羊報仇。」烏老大口中答應，心裏直將虛竹十九代、二十代的祖宗也咒了個遍，但知童姥此時對虛竹極好，一想到「斷筋腐骨丸」的慘厲嚴酷，再也不敢對虛竹稍出不遜之言了。如此過了數日，虛竹見童姥不再傷羊鹿性命，連烏老大也跟著戒口茹素，心下甚喜，尋思：「人家對我嚴守信約，我豈不可為她盡心盡力？」每日裏努力修為，絲毫不敢怠懈。但見童姥的容貌，日日均有變化，只四五日間，已自一個十一二歲的女童，變為十六七歲的少女了，只是身形如舊，仍是十分矮小而已。

這日午後，童姥練罷「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向虛竹和烏老大道：「咱們在此處停留已久，算來那些妖魔畜生也該尋到了。小和尚，你背我到這峰頂上去，右手仍是提著烏老大，免得在雪地中留下了痕跡。」虛竹應道：「是！」伸手要去抱童姥時，卻見她容色嬌艷，眼波盈盈，實是個美貌姑娘，心中一驚，縮回了手，囁嚅道：「小──小僧不敢冒犯。」童姥奇道：「怎麼不敢冒犯？」虛竹道：「前輩已回復為成年姑娘，不再是稚齡童女，這──這男女授受不親，出家人尤其不可。」童姥嘻嘻一笑，玉顏生春，不由得暈紅雙頰，顧盼嫣然，說道：「小和尚胡說八道，姥姥是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你背負我一下打甚麼緊？」說著便要伏到他的背上。虛竹驚道：「不可，不可！」一拔腳便奔。童姥展開輕功，自後追來。

其時虛竹的「北溟真氣」已練到了五六成火候，童姥卻只回復到她十八歲時的功力，以輕功而論，大大不如虛竹，只追得幾步，虛竹便越奔越遠，童姥叫道：「小和尚，快些回來！」虛竹立定腳步，道：「我拉著你手，躍到樹頂上去罷。」童姥甚怒，道：「你這人迂腐之極，半點也無圓通靈機之意，這一生想要學到上乘武功，那是難矣哉，難矣哉！」虛竹走將回來，突然間眼前一花，一個白色人影遮在童姥之前。這人似有似無，若往若還，全身白色衣衫襯在雪地之中，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

虛竹吃了一驚，向前搶上兩步，只聽得童姥一聲呼喊，向前奔來。那白衫人低聲道：「師姊，你在這裏好自在那！」卻是個女子的聲音，甚是輕柔婉轉。虛竹又走上兩步，見那白衫人身形苗條婀娜，顯然是個女子，臉上卻蒙了塊白綢，瞧不見她的面容，一聽她口稱「師姊」，心想她們原來是一家人，童姥有幫手到來，或許不會再纏住自己了。但斜眼看童姥時，卻見她眼色極是奇怪，又是驚恐，又是氣憤，更夾著幾分鄙夷之色。童姥一閃身便到了虛竹身畔，叫道：「快背負我上峰。」虛竹道：「這個──我說過不大方便──」童姥大怒，反手啪的一聲，便打了他一個耳光，叫道：「這賊賤人追了來，意欲不利於我，你沒瞧見麼？」這時童姥出手已著實不輕，虛竹給打了這個耳光，半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那白衫人道：「師姊，你到老還是這個脾氣，人家不願意的事，你總是要勉強別人，打打罵罵的，有甚麼意思？」虛竹聽了那白衫女子的說話，心下大生好感：「這人如果真是童姥及無崖子的同門，性情卻是大不相同，甚是溫柔斯文，通情達理。」

童姥不住催促虛竹：「快背了我走，離開這賊賤人越遠越好，姥姥將來不忘你的好處，必有重重酬謝。」那白衫人卻是氣定神閒，俏生生的站在一旁，輕風動裾，飄飄若仙。虛竹心想這位姑娘文雅得很，童姥為甚麼對她如此厭惡害怕。只聽白衫人道：「師姊，咱們老姊妹二十年不見了，怎麼今日見面你非但不歡喜反而要急急離去？小妹算到這幾天是你返老還童的大喜日。近年來聽說你手下收了不少妖魔鬼怪，小妹生怕他們乘機作反，親到飄渺峰靈鷲宮找你，想要助你一臂之力，抗禦外敵，卻又找你不到。」

童姥見虛竹不肯負她逃走，無法可施之下，氣憤憤的說道：「多謝你好心啦！你算準了我散氣還功的時日，摸上飄渺峰來，還不是想出一口昔年的怨氣？你卻算不到鬼使神差，卻有人將我裝在布袋之中，背下峰來，你撲了個空，好生失望，是也不是？李秋水，今日雖然仍是給你找上了，可惜你已遲了幾日，我當然不是你敵手，但你想不勞而獲，盜我一生神功，卻是萬萬不能了。」

那白衫人道：「師姊說那裏話來？小妹自和師姊別後，每日裏好生掛念，常常想到靈鷲宮來瞧瞧師姊，只是自從數十年前姊姊對妹子心生誤會，懷有成見之後，每次相見，姊姊是不問情由的怪責，妹子一來怕惹姊姊生氣，二來又怕姊姊出手責打，一直沒敢前來探望。姊姊如說妹子有甚麼不良的念頭，那真是太過多心了。」她左一句「姊姊」，右一句「妹子」，說得又恭敬，又親熱。虛竹早知童姥的性子十分乖戾橫蠻，心想這兩個女子一善一惡，當年結下嫌隙，不用說，自然是姥姥的不是。童姥怒道：「李秋水，事情到了今日，你再來花言巧語的譏刺於我，又有何用？你瞧瞧，這是甚麼？」說著左手一伸，將小指上戴著的鐵指環現了出來。那白衫女子身體一顫，失聲道：「掌門鐵環！你──你──你從那裏得來的？」童姥冷笑道：「當然是他給我的。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白衫女子微微一怔，說道：「哼，他──他怎會給你？你不是去偷來的，便是搶來的。」童姥大聲道：「李秋水，逍遙派掌門人有令，命你跪下，聽由吩咐。」白衫女子李秋水道：「這掌門人是你自己封？多半──多半是你暗害了他，偷得這隻鐵環。」她本來意態閒雅，但自見了這隻鐵戒指後，說話的語氣之中，便隱隱有急躁之意。童姥道：「你不服掌門人的號令，意欲叛門，是也不是？」突然間白光一閃，砰的一聲，童姥身子飛起，遠遠的摔了出去。虛竹吃了一驚，道：「怎麼？」跟著又見雪地裏一條殷紅的血線，童姥一根被削斷了的小指掉在地下，那枚黑黝黝的鐵指環卻已拿在李秋水手中。原來她以敏捷無倫的手法削斷童姥的小指，搶了她戒指，再一掌將她身子震飛，至於斷指時用的是甚麼兵刃，則實在出手太快，虛竹根本無法見到。只聽李秋水道：「大師姊，你到底如何暗害於他，還是跟小妹說了罷。小妹對你情義深重，絕不會過份的令你難堪。」她一拿到那枚鐵指環，語氣立時又就得十分的溫雅斯文。

虛竹忍不住道：「你們是同門師姊妹，何苦出手如此厲害？無崖子老先生決計不是童姥害死的。出家人不打謊話，我不會騙你。」李秋水轉向虛竹，說道：「不敢請問大師法名如何稱呼？在何處寶剎出家？怎知道我師兄的名字？」虛竹道：「小僧法名虛竹，乃是少林弟子，無崖子老先生嘛──唉，唉，此事說來話長──」一句話沒說完，突見李秋水衣袖一拂一帶，自己雙膝腿彎中登時一麻，全身氣血逆行，立時便翻倒於地，叫道：「喂，你這幹甚麼啊？我又沒得罪你，如何便出手傷我？」李秋水微笑道：「小師傅是少林派高僧，我不過出手試試你的功力。嗯，原來少林派名頭雖響，調教出來的高僧也不過這麼樣。」虛竹透過她臉上所蒙的白綢，隱隱約約可見到她的面貌，只見她似乎四十來歲年紀，眉目甚美，但臉上好像有幾條血痕，又似有甚麼傷疤，越是瞧不清楚，越是令人感到恐怖。虛竹道：「我是少林寺中最沒出息的和尚，前輩不可以小僧一人低能無用，便將少林派小覷了。」李秋水不去理他，慢慢走到童姥身前，說道：「師姊，這些年來，小妹想得你好苦。總算老天爺有眼睛，教小妹得見師姊一面。師姊，你從前待我的種種好處，小妹日日夜夜都記在心上──」突然間白光又是一閃，童姥一聲慘呼，白雪皚皚的地上登時流了一大灘鮮血，童姥的一條左腿竟已從她身上分開。虛竹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怒聲喝道：「同門姊妹，怎樣忍心下此毒手？你──你──你簡直是禽獸不如了！」李秋水緩緩回頭來，伸左手揭開蒙在臉上的白綢，露出一張雪白的臉蛋。虛竹「啊」的一聲，一顆心突突亂跳，只見她臉上縱橫交錯，共有四條極長的劍傷，劃成了一個「井」字，由於這劍傷，右眼突出，左邊嘴角斜歪，說不出的醜惡難看。李秋水道：「許多年前，有人用劍將我的臉劃得這般模樣，少林寺的大師傅，你說我該不該報仇？」她說罷了這幾句話，又慢慢將面幕放下。虛竹道：「這──這是童姥害你的？」李秋水道：「你不妨問她自己。」童姥斷腿處血如潮湧，她卻沒有暈去，說道：「不錯，她的臉是我劃花的。我──我練功有成，在二十六歲那年，本可發身長大，成為個與常人一般的女子，但她暗加陷害，使我走火入魔。你說這深仇大怨，該不該報復？」虛竹眼望李秋水，尋思：「倘若此話非假，那麼還是李秋水作惡在先了。」童姥又道：「今日既然落在你的手中，還有甚麼話說？這小和尚是『他』的忘年之交，你可不能動他一根毫毛。否則『他』決計不能隨便放過你。」說著雙眼一閉，靜由宰割。

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姊姊，你年紀比我大，人更是比我聰明得多，但今天再要騙信小妹，可也沒這麼容易了。你說的他──他──他要是今日尚在世上，這鐵指環如何會落入你的手中？好罷！小妹與這位小師父無冤無仇，何況小妹生來膽小，絕不敢和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派結下樑子。這位小師父，小妹是不會傷他的。姊姊，小妹這裏有兩顆九轉熊蛇丸，請姊姊服了，免得姊姊腿傷流血不止。」虛竹聽她前一句姊姊，後一句姊姊，叫得親熱無此，但想到不久之前童姥叫烏老大服食兩顆九轉熊蛇丸的情狀，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童姥怒道：「你要殺我，快快動手，要想我服下斷筋腐骨丸聽由你侮辱諷刺，再也休想。」李秋水道：「小妹對姊姊一片好心，姊姊總是會錯了意。你腿傷處流血過多，對姊姊身子大是有礙，姊姊這兩顆藥丸，還是吃了罷。」虛竹向她手中瞧去，只見她素手纖纖，拿著兩顆焦黃的藥丸，便和童姥給烏老大所服的一模一樣，尋思：「天道好還，報應之快，令人不寒而慄。」只聽得童姥叫道：「小和尚，快在我天靈蓋上猛擊一掌，送姥姥歸西，免得受這賤人百般凌辱。」李秋水笑道：「小和尚累了，要在地下多躺一會。」童姥想起虛竹早已受她「寒袖拂穴」所制，只氣得胸口劇痛。李秋水道：「姊姊，你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若是給『他』瞧見了，未免不雅，好好一個矮美人，變成了半邊高、半邊低的歪肩美人，豈不是令『他』遺憾？小妹還是成全你到底罷！」說著白光閃動，手中已多了一件兵刃。

這一次虛竹瞧得明白，她手中所握的，是一柄長不逾尺的匕首，那匕首似是水晶所製，可以透視而過。李秋水顯是存心要童姥多受驚懼，這一次並不迅捷出手，拿匕首在她那條沒斷的右腿前比來比去。

虛竹大怒：「這女施主忒也殘忍！」心情激盪，體內北溟真氣在各處經脈中迅速流轉，頓感穴道解開，酸麻登止，他不及細思，急衝而前，抱起童姥，便往山峰頂上疾奔。

李秋水以「寒袖拂穴」之技拂倒虛竹時，察覺他武功十分平庸，渾沒將他放在心上，只是慢慢炮製童姥，叫他在一旁觀看，多一人在場，折磨仇敵時便增了幾分樂趣，要直到最後才殺了他滅口，全沒料到他居然會衝開自己以真力封閉了的穴道，這一下出其不意，頃刻之間虛竹已抱起童姥奔在五六丈外。李秋水拔步便追，笑道：「小師父，你給我師姊迷上了麼？你莫看她花容月貌，她可是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卻不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呢。」她有恃無恐，只道片刻間便能追上，這小和尚能有多大氣候？便是在娘胎中起始練功，也不過是二十幾年的功力，她素知少林派內功見效極慢，越練到後來，才越是博大精深，起初這十年廿年，那是全無威力可言。那知道虛竹愈奔愈快，血脈流動加速，北溟真氣的力道發揮了出來，這五六丈的相距，竟然始終追趕不上。

轉眼之間，已順著斜坡逐出一里有餘，李秋水又驚又怒，叫道：「小師父，你再不停步，我可要用掌力傷你了。」

童姥知道李秋水數掌拍將出來，虛竹立時命喪掌底，自己仍是落入她手中，說道：「小師父，多謝你救我，這賤人太也厲害，咱們她鬥不過，你快將我拋下山谷，她或許不會傷你。」

虛竹道：「這個──萬萬不可。」他只說了這句話，真氣一洩，李秋水已然追近，突然間背心上一冷，便如一塊極大的寒冰貼肉印了上來，跟著身子飄起，不由自主的往山谷中掉了下去。他知道已為李秋水陰寒的掌力所傷，雙手仍是緊緊抱著童姥，往下直墮，心道：「這一下可就粉身碎骨，摔成一團肉漿了。」

虛竹身子向萬丈深谷中掉了下去，隱隱約約聽得李秋水的聲音從上面傳來：「啊喲，我出手太重，這可便宜她了。」原來山峰上有一處斷澗，上為積雪覆蓋，李秋水一掌拍出，原想將虛竹震倒，再拿住童姥，慢慢用各種毒辣法子痛加折磨，沒料到一掌震得虛竹踏在斷澗的積雪之上，連著童姥一起掉下。李秋水雖然是遂了殺死童姥的心願，但覺得她死得太過容易，報仇報得不夠暢快。

虛竹掉下之時，只覺身子虛浮，全做不得主，只是筆直的跌落，耳旁風聲呼呼，雖是頃刻間之事，卻似無窮無盡，永遠跌個沒完。眼見鋪著白雪的山坡迎面撲來，眼睛一花之際，又見雪地中似有幾個黑點，正在緩緩移動。他來不及細看，已向山坡疾衝而下。驀地裏聽得有人喝道：「甚麼人？」一股力道從橫裏推將過來，正撞在虛竹腰間。虛竹身子尚未著地，便已斜飛出去，他一瞥之下，見到出手推他之人竟是慕容復。虛竹叫道：「接住了！」運勁要將童姥拋出。須知他從這數百丈高的絕峰上摔將下來，自知絕無倖理，忽見慕容復在旁，便欲將童姥拋去給慕容復接住，以便救她一命。那知慕容復見他二人從山峰上隨下，使出「斗轉星移」的高招，將他二人下墮之力化去了大半，改直為橫，將二人震得橫飛出去。這股力道何等巨大，虛竹雖想將童姥擲出，但給這股巨力一逼，手中的童姥竟爾擲不出去。微一遲疑之間，身子已飛出十餘丈，落了下來，突然間雙足踏到一件極柔軟而又極富彈性的物事，波的一彈，身子復又彈了起來。虛竹心下驚奇，呼道：「甚麼？」一瞥眼間，只見雪地裏躺著一個極矮極胖、皮球一般的和尚，赫然便是三淨和尚。這個圓球般的和尚生相怪異，每犯清規，少林寺中可是無人不識，說來也真是巧極，虛竹落地時雙足踹在他的大肚上，立時踹得他腹破腸流，死於非命，也幸好他大肚皮的一彈，虛竹的雙腿方得保全，不致斷折。

這一彈之下，虛竹又是不由自主的向前飛出，只聽得一人叫道：「鳩摩智，你接了這個人球！」虛竹身子向聲音來處飛去，一瞧之下，不由得魂飛天外，原來說話的竟然是星宿老怪丁春秋。他想丁春秋一見到自己，非下毒手不可，忙左手抱住童姥，右手舉掌當胸，護住要害。便在此時，丁春秋已然一掌拍到。虛竹揮掌一擋，這時候他北溟真氣已有五六成火候，雙掌相抵之下，丁春秋身子一晃，退出一步，口中「咦」的一聲，這雄渾之極的掌力卻沒能使虛竹受傷，只是虛竹身在半空，無所借力，丁春秋一推之力再加上他自己一掌的反擊力道，身子便如離弦之箭，急射而出。只聽得一個柔和的聲音說道：「阿彌陀佛，段施主接了這招罷！」但見一個面目慈祥，寶相莊嚴的僧人舉掌拍來，虛竹是極虔誠的佛門子弟，雖然身在半空，仍是單掌問訊，口宣佛號，說道：「阿彌陀佛，大師父慈悲！」但覺一股柔和的巨力鋪天蓋地般撲面而來，口鼻間登時氣窒，難以呼吸，全身卻是暖洋洋地說不出的舒服，他揮掌一擋，兩股掌力相撞，身子便騰雲駕霧似的向上飛起。

只聽得一人問道：「怎麼辦？怎麼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以人為兵刃，只有太原府閻家有這一門武功。但這個和尚本身功夫著實不弱，他在空中自會變招，與閻家的『人形金剛杵』大不相同。段公子，我不知如何應付，但你千萬不可使六脈神劍，免得傷了他──」顯然說話之人一個是段譽，另一個便是王玉燕，玉燕這番話雖是說得極快，究竟言語不少，還沒說完，虛竹的身子已撲向段譽而來。段譽叫道：「小師父，我不傷你！」伸手便要去抱他身子。

# 第一零四回 身入險地

玉燕急呼：「來勢太兇，不能正面相接。」但段譽除了一路「凌波微步」之外，甚麼武功都不會，那六脈神劍有時能用，有時全無效驗，算不上是甚麼武功，何況這六脈神劍以真氣傷人，如何能用在虛竹身上？他一聽王玉燕的呼聲，當即一轉身，便以凌波微步踏出相避。便在此時，虛竹和童姥的身子向他背上撞了過來。段譽心道：「這一下要糟糕！」加快腳步，向前直奔。他旁的武功雖然不會，但這凌波微步的步法卻是純熟無比，一剎時間只覺得背上壓得他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但每跨一步，背上的力道便消去了好些，一口氣奔出三十餘步，虛竹輕輕從他背上滑了下來。他二人從數百丈高處墮下，恰好慕容復一消，三淨的大肚皮一彈，丁春秋一化，鳩摩智一推，最後經段譽負在背上一奔，經過五個轉折，竟是半點沒有受傷。虛竹站直身子，謝道：「多謝各位相救！」忽聽得一聲長嘆，從山坡上傳了過來。

童姥斷腿之後，流血雖多，神智未失，一聽得這長嘆之聲，驚道：「不好！是這賤人追尋下來了。她定是想尋到我的屍首，要碎屍萬段，這才消氣，快走，快走。」虛竹想到李秋水的心狠手辣，不由得打個寒噤，抱了童姥，便即向樹林中衝了進去。鳩摩智瞥眼見到童姥年輕貌美，但其時她縮在虛竹懷中，看不清她身材矮小，只道虛竹摟著一個美麗的少女飛奔，高聲道：「阿彌陀佛，少林寺的和尚不守清規，強搶良家婦女。」丁春秋更是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小賊禿，你一腳踩死了一個少林寺的和尚，你──你──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飛步趕來。慕容復拍出一掌，笑道：「丁老先生，你我勝敗未分，你乘機想溜了麼？」丁春秋怒道：「放屁！龜兒子才想溜。」凝力回掌，向慕容復拍了出去。李秋水從山坡上奔將下來，雖是迅捷無比，終究與虛竹的直墮而下不可同日而語，其實相距尚遠，但虛竹心下害怕，不敢有片刻停留。他奔出里許，童姥忽道：「放我下來，撕衣襟裹好我的腿傷，免得留下血跡，給那賤人追來。你在我『環跳』與『承扶』兩穴上點上三點，止血緩流。」虛竹道：「是！」依其而行，一面留神傾聽李秋水的動靜。童姥從懷中取出一枚黃色藥丸服了，道：「這賤人和我仇深似海，無論如何放我不過。我還得有七十二日，方能散功還原，那時便不怕這賤人了。這七十二日，卻躲到那裏去才好？」

虛竹皺起眉來，心想：「要躲一天也難，卻到那裏躲七十二日去？」童姥自言自語：「便躲到你的少林寺中去，倒是個絕妙地方──」她話未說完，虛竹已然嚇了一跳。童姥怒道：「死和尚，你害怕甚麼？少林寺離此千里迢迢，咱們怎能去得？」她側過了頭，說道：「自此而西，再行百餘里便是西夏國了。這賤人與西夏國大有淵源，若是她傳下號令，命西夏國一品堂中的各個高手一齊出馬，搜尋咱們，那就難以逃出她的毒手。小和尚，你說躲到那裏去才好？」虛竹道：「咱們在深山野嶺的山洞之中躲上七八十天，只怕你師妹未必能尋得到。」童姥道：「你知道甚麼？這賤人倘若尋我不到，定是到西夏國去，呼召群犬，那七千餘頭鼻子靈敏無比的獵犬一出動，不論咱們躲到那裏，都會給這些畜生揪了出來。」虛竹追：「那麼咱們須得往東南方逃走，離西夏國越遠越好。」童姥哼了一聲，道：「這賤人耳目眾多，東南路上自然早就佈下人馬了。」她沉吟半晌，突然拍手道：「有了，小和尚，你解開無崖子那個玲瓏棋局，第一著下在那裏？」虛竹摸不著頭腦，心想在這危急萬分的當口，居然還有心思談論棋局，便道：「小僧閉了眼睛亂下一子，莫名其妙的自塞一眼，將自己的棋子殺死了一大片。」

童姥喜道：「是啊，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勝你百倍之人都解不開這個玲瓏棋局，只因自尋死路之事，那是誰也不幹的。妙極，妙極！小和尚，你負了我上樹，快向西方行去。」虛竹道：「咱們到那裏去？」童姥道：「到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地方去，雖是兇險，但置之死地而後生，只好冒一冒險。」虛竹瞧著她的斷腿，嘆了口氣，心道：「你無法行走，我便不想冒險，那也不成了。」眼見她傷重，那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反而不放在心上，便將她負在背上，依著童姥所指的方法，朝西疾行。

一口氣奔出十餘里，忽聽到一個輕柔宛轉的聲音在遠遠喊：「小和尚，你摔死了沒有？姊姊，你在那裏呢？妹子想念你得緊，快快出來罷！」虛竹聽到李秋水的聲音，雙腿一軟，險些從樹梢上摔了下來。童姥罵道：「小和尚不中用，怕甚麼？你聽她越來越遠，不是往東方追下去了麼？」果然聽那聲音漸漸遠去。虛竹甚是佩服童姥的智計，道：「她──她怎知咱們從數百丈高的山峰上掉將下來，居然沒死？」童姥道：「自然是有人多口了，哼，丁春秋這小鬼，姥姥這裏一顆斷筋腐骨丸，早就給他預備好啦！」虛竹聽她叫丁春秋為小鬼，不由得一奇，但隨即心想，丁春秋的師父無崖子都是她的師弟，自然可以稱他為小鬼了，問道：「是丁春秋說的麼？」童姥道：「除了這小賊之外，另外那些後生小輩誰也不認得我。」她凝思半晌，道：「姥姥數十年不下飄渺峰，沒想到世上武學進展如此迅速。這幾個人年紀輕輕，個個內外兼修，著實是高手。那位化解咱們下墮之勢的年青公子，這一掌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實是出神入化。那中年和尚多半是吐蕃國中了不起的人物，還有那個人──那個人──他是誰？怎地會得『凌波微步』？」她自言自語，並不是向虛竹詢問。虛竹生怕李秋水追將上來，只是提氣急奔，也沒有將童姥的話聽在耳裏。

走上平地之後，他仍是盡撿小路行走，當晚在密林長草之中宿了一夜，次晨再行，童姥仍是指著西方。虛竹道：「前輩，你說西去不遠便是西夏國的國境，我看咱們不能再向西走了。」童姥冷笑道：「為甚麼不能再向西走？」虛竹道：「萬一闖進了西夏國的國境，豈非自投羅網？」童姥道：「你踏足之地，早便是西夏國的國土了。」

虛竹大吃一驚，叫道：「甚麼？這裏便是西夏之地，你說──你說那李秋水在西夏國有──有極大的勢力？」童姥笑道：「是啊！西夏是這賤人橫行無忌的地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咱們偏偏闖進她的根本重地之中，叫她死也猜想不到。她在四下裏搜尋於我，那料想得到我卻在這賤人的巢穴之中安靜修練？哈哈，哈哈！」說著得意之極，又道：「小和尚，這是學了你的法子，一著最笨最不合情理的棋子，到頭來卻大有妙用。」虛竹心下甚是佩服，道：「前輩神算果然人所難測，只不過──只不過──」童姥道：「只不過甚麼？」虛竹道：「那李秋水的根本重地之中，只怕尚有旁人，若是給他們發見了咱們的蹤跡──」童姥哼了一聲，道：「倘若那是個無人的所在，還說得上甚麼冒險？歷盡萬難，身入險地，那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所為。」虛竹心想：「倘若那是為了救人救世，身歷艱險也還值得，可是你和李秋水半斤八兩，誰也不見得是甚麼好人，我為你去冒奇險，未免有點犯不著。」童姥見到他臉上的躊躇之意，尷尬之情，已猜到了他的心思，道：「我叫你犯險，自然有好東西酬謝於你，絕不會叫你白辛苦一場。現下我教你三路掌法、三路擒拿法，六路功夫，合起來叫做『天山折梅手』。」

虛竹道：「前輩重傷未癒，不宜勞頓，還是多休息一會的為是。」童姥雙目一翻，道：「你嫌我的功夫是旁門左道，不屑於學麼？」虛竹道：「這──這──這個──晚輩絕無此意，你不可誤會。」童姥道：「天山童姥為人，向來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我教你武功，乃是為了我自己的好處，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禦強敵。你若不學會這六路『天山折梅手』，那是非葬身於西夏國不可，小和尚命喪西夏，毫不打緊，你姥姥可陪著你活不成了。」虛竹應道：「是！」覺得這天山童姥良心雖算不得好，但她甚麼都說了出來，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當下童姥將「天山折梅手」的第一路掌法口訣，傳授了他。這口訣七個字一句，共有十二句，八十四個字。虛竹記心極好，童姥只說了一道，他便記住了。童姥道：「你背負著我，向西疾奔，口中念誦這套口訣。」虛竹依言而為，不料只念得三個字，第四個「浮」字便念不出來，須得停一停腳步，換一口氣，才將第四個字念了出來。童姥舉起手掌，在他頭頂拍下，罵道：「不中用的小和尚，第一句便背不好。」這一下拍得雖然不重，卻正好打在他的「百會穴」上。虛竹身子一晃，只覺得頭暈腦脹，再念歌訣時，到第四個字又是一窒，童姥又是一掌拍下。

虛竹心下甚奇：「怎麼這個『浮』字總是不能順順當當的吐出？」第三次又念時，一提真氣，那「浮」字便衝口噴出。童姥笑道：「好傢伙，過了一關！」原來這首歌訣字句極拗，往往一連七個平聲字，跟著又是七個仄聲字，與聲韻呼吸之理全然相反，平心靜氣的念誦已是不易出口，奔跑之際，更是難於出聲，念誦這套歌訣，其實是調勻真氣的法門。到得午時，童姥命虛竹將她放下，手指一揮，一粒石子飛上天去，打下一隻烏鴉來，飲了鴉血，便即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要知童姥此時已回復到十八歲時的功力，與李秋水相較固是大大不如，彈指殺鴉卻是輕而易舉。

童姥練功已畢，命虛竹負起，要他再誦歌訣，順背已畢，再要他倒背。這歌訣順讀之時已是拗口之極，倒誦時更是逆氣頂喉，攪舌絆齒，但虛竹憑著一股毅力，不到天黑，居然將第一路掌法的口訣不論順念倒念，都是背得朗朗上口。童姥很是喜歡，說道：「小和尚，倒也虧得你了──啊喲──啊喲！」突然間她語氣大變，雙手握拳，在虛竹頭頂上猛擂起來，罵道：「你這沒良心的小賊，你──你──你一定和她做下了不可告人的賤事，我一直被你瞞在鼓裏，小賊，你還要騙我麼？嗚嗚，嗚嗚！──」

虛竹大吃一驚，光頭上給她猛擊了十餘下，忙將她放下地來，問道：「前輩，你──你說甚麼？」童姥的臉已脹成紫色，叫道：「你和李秋水這賤人私通了，是不是？你還想賴？還不承認？否則的話，她怎能將『小無相功』傳你？小賊，你──你瞞得我好苦。」虛竹摸不著頭腦，道：「前輩，甚麼『小無相功』？」童姥獃了一獃，隨即定神，拭乾了眼淚，嘆了口氣，道：「沒有甚麼。你師父對我不住。」原來虛竹背誦歌訣之時，在許多難關上都是迅速通過，倒背時尤其顯得流暢，童姥猛地裏想起，那定是修習了「小無相功」之故。

她與無崖子、李秋水三人雖是一師相傳，但各有各有的絕藝，三人所學，頗不相同，那「小無相功」師父只傳了李秋水一人，乃是她防身神功，厲害無比，當年童姥數次加害，皆因「小無相功」之故，無法傷她性命。童姥雖然不會此功，但對這門功夫的模樣，自是十分熟悉，這時發覺虛竹身上不但蘊有此功，而且功力深厚，驚怒之下，神智迷亂，竟將虛竹當作了無崖子，將他拍打起來。待得心神清醒，想起無崖子背著自己和李秋水私通勾結，又是惱怒，又是自傷。

這天晚上，童姥不住口的痛罵無崖子和李秋水。虛竹聽她罵得雖然惡毒，但傷痛之情其實遠勝於憤恨，想想也不禁代她難過。次日童姥又教他第二路掌法的口訣。到得第五日傍晚，但見前面人煙稠密，來到了一座大城。童姥道：「這便是西夏的都城靈州，你還有一路擒拿法口訣沒念熟，今日咱們宿在靈州之西，明日更向西奔出二百里，然後繞道回來。」虛竹道：「咱們到靈州去麼？」童姥道：「當然是去靈州。不到靈州，怎能說深入險地？」又過了一日，虛竹已將六路「天山折梅手」的口訣都背得滾瓜爛熟，童姥便在曠野之中，傳授他應用之法。她一腿已斷，只得坐在地下，和虛竹拆招。這「天山折梅手」雖然只有六路，但包含了逍遙派武學的精義，掌法和擒拿手之中，含有劍法、刀法、鞭法、槍法、抓法、斧法等等兵刃的絕招，變法繁複，虛竹一時也學不了那許多。童姥說道：「我這『天山折梅手』是永遠學不全的，將來你內功越高，見識越多，天下任何招數武功，都能自行化在這六路折梅手之中。好在你已學會了口訣，以後學到甚麼程度，全憑你自己了。」虛竹道：「晚輩學這天山折梅手，只是為了保護前輩之用，待得前輩散功歸元大功告成，晚輩回到少林寺，便將前輩所授忘卻，重練少林派本門功夫了。」童姥向他左看右看，似乎看到了一件稀奇之極的怪物，臉上神色奇異之極，過了半晌，才嘆了口氣，道：「我這天山折梅手豈是任何少林派的武功所能比？捨玉取瓦，愚不可及，但要你這小和尚忘本，可真不容易。你合眼歇一歇，天黑後，便進靈州城去罷！」

到得二更時分，童姥命虛竹將她負在背上，奔到靈州城外，躍過護城河後，又翻越城牆，輕輕溜下地來。只見靈州城內城外戒備森嚴，一隊隊的鐵甲騎兵高舉火把，來回巡邏，兵強馬壯，軍威甚盛。虛竹見識有限，但這次出寺下山。一路上見到過不少宋軍，與這些西夏國的軍馬相比，剽悍勇武，那是大大不及了。童姥輕聲指點，命他貼身高牆之下，向兩北角行去，走出三里有餘，只見一座高樓衝天而起，高樓後一大片都是構築宏偉的大屋，屋頂金碧輝煌，都是琉璃瓦。虛竹見這些大屋的屋頂依稀和少林寺相似，但富麗堂皇，更有過之，低聲道：「阿彌陀佛，這裏倒有一座大廟。」童姥忍不住輕輕一笑，道：「小和尚好沒有見識，這是西夏國的皇宮，卻不是大廟。」虛竹嚇了一跳，道：「這是皇宮麼？咱們來幹甚麼？」童姥道：「托庇皇帝的保護啊。那李秋水找不到我屍體，知我沒死，便是將地皮都翻了過來，也要找尋我的下落。方圓二千里內，大概只有一個地方她才不去找，那便是她自己的家裏。」虛竹道：「前輩真是想得聰明，咱們多挨得一日，前輩的功力便增加一年。那麼咱們便到這李秋水的家裏去啊。」童姥道：「這裏就是她的家了──小心，有人過來──」

虛竹身子一縮，躲入了牆角，只見四個人影自東向西掠來，跟著又有四個人影自西邊掠來，八個人交叉而過，輕輕拍了一下手掌，繞了過去。瞧這八人身形矯捷，顯然武功大是不弱。童姥道：「御前護衛巡查過了，快翻進宮牆，過不片刻，又有巡查過來。」虛竹見了這等聲勢，不由得膽怯，道：「前輩，皇宮中高手這麼多，要是給他們見到了，那可──那可糟糕。咱們還是到李秋水的家裏去罷。」童姥怒道：「我說過這裏就是她的家了。」虛竹道：「你又說這裏是皇宮。」童姥道：「傻和尚，這賤人是皇太妃，皇宮便是她的家了。」這句話當真是大出虛竹的意料之外，他做夢也想不到李秋水竟會是西夏國的皇太妃，一獃之下，又見有四個人影自北而南的掠來。

待那四人掠過，虛竹道：「前──」只說出一個「前」字，童姥已伸手按住嘴巴，一怔之下，只見高牆之後又轉出四個人來，悄沒聲的巡了過去。這四人突如其來，教人萬萬料想不到在這黑角落中竟會躲得有人。等這四人走遠，童姥在他背上一拍，道：「從那條小巷中進去。」虛竹見了適才那十六人巡宮的聲勢，知道自己身入奇險之地，若是沒有童姥的指點，便想立即退出，也是非給這許多御前護衛發見不可，當下更不思索，便依童姥的吩咐，負著她進了那條小巷。小巷兩側都是高牆，其實乃是兩座宮殿之間的一道空隙。他二人穿過這條窄窄的通道，在牡丹花叢中伏身片刻，候著八名御前護衛巡過，穿入了一大片假山石中。這一片假石蜿蜒而北，長達五六十丈。虛竹依著童姥姥的指示，每走出數丈，便依童姥的指示停步一躲，說也奇怪，每次藏身之後不久，必有御前護衛巡過，似乎童姥乃是這些御前護衛的總管，甚麼地方有人巡查、甚麼時刻有護衛經過，她都了如指掌，半分不錯。如此躲躲閃閃的行了小半個時辰，只見前後左右的房舍已矮小簡陋得多，御前護衛也不再現身。童姥指著左前方的一所大石屋，道：「到那裏去。」虛竹見那石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月光如水，照在這片空地之上。四周無遮掩之物，當下提一口氣，飛身而前，只見這座石屋四周牆壁均是以五尺見方的大石塊砌成，厚實異常，大門則是一排八根原棵松樹削成半邊而釘合。童姥道：「拉開大門進去！」虛竹道，「李──李秋水住在這裏？」童姥道：「不是。拉開了大門。」虛竹拉住門上的鐵環，將那扇大門拉了開來。那門一開，只見裏面緊接著又有一重門，同時感到一陣寒涼之氣，從門內滲了出來。其時已是三月天氣，高處雖仍積雪，平地上早已冰融雪消，花開似錦繡，但這道內門的外門，卻結了一層薄薄的白霧。童姥道：「向裏推。」虛竹伸手一推，那門緩緩的開了，只開得尺許一條縫，便有一股寒氣迎面撲來。虛竹內功深厚，原是不怕寒氣侵襲，前幾日在雪峰絕頂，也不感寒冷，但此處這股寒氣突然而至，大出意料之外，不由得機伶伶打個冷顫，再推門時，只見裏面堆滿了一袋袋裝米麥的麻袋，高與屋頂相齊，似是一個糧倉，左側留了一個通道。

他好生奇怪：「這個糧倉之中，怎地如此寒冷？」童姥笑道：「把門關上。咱們進了冰庫，看來是沒事了！」虛竹奇道：「冰庫？這不是糧食麼？」一面說，一面將兩道門關上了。童姥心情甚好，道：「你進去瞧瞧。」兩道門一關上，倉廩中黑漆一團，伸手不見五指，虛竹摸索著從左側進去，越到裏面，寒氣越盛，左手伸將出去，碰到一片又冷又硬、濕漉漉之物，顯然是一大塊堅冰。正奇怪間，童姥已晃亮火摺，霎時之間虛竹眼前出現了一片奇景，只見前後左右，都是一大塊、一大塊切割得方方正正的大冰磚，火光閃爍照射在冰塊之上，忽青忽藍，甚是奇幻。童姥道：「咱們到底下去。」她扶著冰塊，右腿一跳一跳，當先而行，在冰塊間轉了幾轉，從屋角的一個大洞中走了下去。虛竹跟隨其後，只見洞下是一列石階，走完石階，下面又是一大屋子的冰塊。童姥道：「這冰庫多半還有一層。」果然第二層之下，又有一間大石室，也藏滿了冰塊。童姥吹熄火摺，坐了下來，道：「咱們深入地底第三層了，那賤人再鬼精靈，也未必能找得到童姥。」說著長長的吁了口氣。要知道幾日來她臉上雖是鎮定如恒，心中卻是著實焦慮，西夏國高手如雲，深入皇宮而要避過高手的耳目，一半由於機警謹懼，一半卻也全憑運氣，直到此刻，方始略略放心。

虛竹只覺四周寒氣不住侵體而入，嘆道：「奇怪，奇怪！」童姥道：「奇怪甚麼？」虛竹道：「這西夏的皇宮之中，居然將這許多不值分文的冰塊藏了起來，那有甚麼用？」童姥笑道：「這冰塊在冬天不值分文，到了炎夏，那便是珍貴得很了。你倒想想，盛暑之時，那太陽猶似火蒸炭焙，人人汗出如漿，要是身邊放上一兩塊大冰，蓮子綠豆湯或是薄荷百合湯中放上幾粒冰球，滋味如何？」虛竹這才恍然大悟，道：「妙極，妙極！只不過將這許多大冰塊搬了進來埋藏，花的功夫力氣，著實不小，那不是太也費事了麼？」童姥更是好笑，說道：「做皇帝的一呼百應，要甚麼有甚麼，他還會怕甚麼費事？」虛竹點頭道：「做這皇帝也是享福得緊了。只不過享受太多，未免折了福氣。前輩，你從前來過這裏麼？怎麼這些御前護衛甚麼時候到何處巡查，你心中清清楚楚？」童姥道：「這皇宮嘛，我自然來過的，我找這賤人的晦氣，豈只來過一次？那些御前護衛呼吸粗重，十丈之外我便聽見了，那有甚麼稀奇。」虛竹道：「原來如此！前輩，你天生神耳，當真非常人可及。」童姥道：「甚麼天生神耳？那是練出來的功夫。」虛竹一聽到「練出來的功夫」幾個字，猛地想起這冰庫中並無飛禽走獸，難獲熱血，不知童姥如何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又想外邊糧食倒是極多，但冰庫中無法舉火，難道就以生米生麥為食？

童姥聽他久不作聲，問道：「你在想甚麼？」虛竹說了。童姥笑道：「你道那些麻袋之中，裝的都是糧食麼？都是沙子，嘿嘿，你吃沙子不吃？」虛竹道：「如此說來，我們須得到外面去尋食了？」童姥道：「御廚中活雞活鴨，那還少了？不過雞鴨牛羊之血沒有甚麼靈氣，不及雪峰上的梅花鹿和羚羊。咱們這就到御花園去捉些仙鶴、孔雀、鴛鴦、鸚鵡之類來，我喝血，你吃肉，那就對付了。」虛竹忙道：「不成，不成。小僧如何敢殺生吃葷？」他心想童姥已到了安全之所，不必再由自己陪伴，說道：「前輩，常言道得好，道不同不相為謀，小僧是佛門子弟，不能見你殘殺眾生，我──我這就要告辭了。」童姥道：「你到那裏去？」虛竹道：「小僧回少林寺去。」童姥大怒，道：「你不能走，須得在這裏陪我，待我練成神功，取了那賤人的性命，這才放你。」虛竹聽她說練成神功之後要殺李秋水，更加不願陪著她造孽，站起身來，道：「前輩，小僧便要勸你，你也一定是不肯聽的。何況小僧知識淺薄，笨嘴笨舌，也想不出甚麼話來相勸，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結，得放手時且放手罷。」一面說，一面走向石階。童姥喝道：「給我站住，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要去了！」他本想說「但願你神功練成」，但隨即想到她神功一成，不但李秋水性命危險，而烏老大這些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以及不平道人、慕容復等等，只怕個個要死於非命，越想越怕，伸足踏上了石階。

突然間雙膝一麻，翻身跌倒，跟著腰眼裏又是一酸，全身動彈不得，知道是給童姥點了穴道。黑暗中她身子不動，凌空虛點，便封住了自己要穴，看來在這高手之前，自己只有聽由擺佈，並無反抗的餘地。他心中一靜，便念起經來：「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雲，逢苦不憂，識達故也──」童姥插口道：「你念的是甚麼鬼經？」虛竹道：「善哉，善哉！這是菩提達摩的『入道四行經』。」童姥道：「達摩是你少林寺的老祖宗，我只道他真有通天徹地之能，那知道婆婆媽媽，是個沒骨氣的臭和尚。」虛竹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前輩不可妄言。」

童姥道：「你這鬼經中言道，修道時逢到困苦，那是由於往劫之故，要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那麼不論旁人如何厲害的折磨你，你都甘心受之，都無怨訴麼？」虛竹道：「小僧佛法淺薄，於外魔侵襲，內魔萌生之際，只怕難以抗禦。」童姥道：「現下你本門少林派的功夫是一點也沒有了，逍遙派的功夫又只學得一點兒，有失無得，糟糕之極。你聽我的話，我將逍遙派的神功盡數傳你，那時你無敵於天下，豈不光彩？」虛竹雙手合十，又唸經道：「親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

童姥喝道：「呸，呸！胡說八道。你武功低微，處處受人欺侮，好比現下你給我封住了穴道，我要打你罵你，你都反抗不得。又如我神功未成，只好躲在這裏，讓李秋水那賤人在外面強兇霸道。你師父叫你持圖西來，還不是叫你求人傳授武功，收拾丁春秋這小鬼？這世界上強的欺侮人，弱的受人欺侮，你想平安快樂，便非做天下第一強者不可。」虛竹唸經道：「世人長迷，處處貪嗔，名之為求。禪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昔苦，無求乃樂。」

虛竹雖無才辯，這經文卻是念得極熟。這部「入道四行經」乃曇琳所筆錄，那曇琳乃達摩自南天竺來華後所收弟子，經中記的都是達摩祖師的儆言法語，是少林寺眾僧所必讀。他隨口而誦，卻將童姥的話都一一駁倒了。童姥生性最是要強好勝，數十年來言出法隨，座下侍女僕婦固然無人敢頂她一句嘴，而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這些桀驁不馴的奇人異士，也是個個將她奉作天神一般，今日卻給這小和尚駁得啞口無言。她大怒之下，舉起右掌，便向虛竹頂門拍了下去。

手掌將要碰到他腦門的「百會穴」上，突然想起：「我將這小和尚一掌擊斃，他無知無覺，仍然道是他這片歪理對而我錯了，哼哼，世上那有這等便宜事？」當即收回了手掌，自行調息運功。過得片刻，她走上石階，推門而出，折了一根樹枝支撐，徑往御園中奔去。這時童姥的功力已十分了得，雖是斷了一腿，仍然身輕如燕，一眾御前護衛者，如何能夠知覺？她在園中捉了兩頭白鶴、兩頭孔雀，回入冰庫。虛竹聽得她出去，又聽到她回來，再聽到禽鳥的咯咯之聲，念了幾聲：「阿彌陀佛」，既是無法可施，也只有任之自然。

次日午時將屆，冰庫中無晝無夜，仍是一團漆黑，童姥體內真氣翻湧，知道練功之時將屆，便咬開一頭白鶴的咽喉，吮吸其血。她練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後，又將一頭白鶴的喉管咬開。虛竹聽到聲音，勸道：「前輩，這頭鳥兒，你留到明天再用罷，何必多殺一條性命？」童姥笑道：「我是好心，弄給你吃的。」虛竹大驚，道：「不，不！小僧萬萬不吃。」童姥左手一伸，控住了他的下頦，虛竹無法抗禦自然而然將嘴巴張了開來。童姥倒提白鶴，將鶴血都灌入了他的口中。虛竹只覺一股炙熱的血液順喉而下，拼命閉住喉嚨，但穴道為童姥所制，實是不由自主，心中又氣又急，兩行熱淚奪眶而出。童姥灌罷鶴血，右手抵在他背心的靈臺穴上，助他真氣運轉，隨即又點了他「關元」、「天突」兩穴，令他無法嘔出鶴血，嘻嘻笑道：「小和尚，你佛家戒律，不食葷腥，這戒是破了罷？一戒既破，再破二戒又有何妨？哼，世上有誰跟我作對，我便跟他作對到底。總而言之，我要叫你做不成和尚。」虛竹甚是氣苦，說不出話來。童姥笑道：「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你一心要遵守佛戒，那便是『求』了，求而不得，心中便苦。須得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佛戒能遵便遵，不能遵便不遵，那才是『無求』，哈哈，哈哈，哈哈！」

# 第一零五回 虛竹破戒

童姥不住口的連聲大笑，得意之極。要知她自來生成了一則有己無人的脾氣，稍有不如意事，她總要整治得對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她手下一眾旁門左道之士，所以對她如此懼怕，便由於此。她見虛竹堅持要守佛門戒律，當即硬要他吃葷破戒。

如此過了月餘，童姥已恢復到五十幾歲時的功力，出入冰庫和御花園時，直如無形鬼魅，若不是忌憚李秋水，早就離開西夏皇宮他去了。她每日喝血練功之外，總是點了虛竹的穴道，將禽獸的鮮血生肉，塞入他的口中，待過得兩個時辰，虛竹食物消化淨盡，無法嘔出，這才解開他的穴道。虛竹在冰庫中被迫茹毛飲血，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實是苦惱不堪，只有誦唸經文中「逢苦不憂，識遠故也」的句子，強自慰解。

這一日童姥又聽他在嘮嘮叨叨的念甚麼「修道苦至，當念往劫」，甚麼「甘心受之，都無怨訴」，冷笑道：「你是兔鹿鶴雀，甚麼葷腥都嘗過了，還成甚麼和尚，還念甚麼經？」虛竹道：「小僧為前輩所逼迫，非出自願，不算破戒。」童姥冷笑道：「倘若無逼迫，你自己是決計不破戒的？」虛竹道：「小僧潔身自愛，不敢壞了菩薩的規矩。」童姥道：「好，咱們便試一試。」這日便不逼迫虛竹喝血吃肉。虛竹甚喜，連聲道謝。

次日童姥仍是不強他吃喝血肉，虛竹餓得肚中咕咕直響，說道：「前輩，你神功即將練成，不須小僧伺候了。小僧便欲告辭。」童姥道：「我不許你走。」虛竹道：「小僧肚餓得緊，那麼相煩前輩找些青菜白飯充饑。」童姥道：「那倒可以。」便即點了他的穴道，使他無法逃走，自行出去。過了不多時，回到冰庫中來。虛竹只聞到一陣香氣撲鼻，口中登時滿嘴都是饞涎。托托托三聲，童姥將三隻大碗放在她的面前，道：「一碗紅燒肉，一碗清蒸肥雞，一碗糖醋鯉魚，快來吃罷！」虛竹驚道：「阿彌陀佛，小僧寧死不吃。」這三大碗肥雞魚肉的香氣不住衝到虛竹鼻中。第一日虛竹強自忍住了。第二日早上，童姥挾起碗中雞肉，吃得津津有味，連聲讚美，虛竹卻只念佛。第三日，童姥又去取了幾碗葷菜來，火腿、海參、熊掌、烤鴨，香氣更是濃郁。虛竹雖然餓得虛弱無力，卻始終忍住不吃。童姥心想：「在我眼前，你是要強好勝，決計不肯取食的。」於是走出冰庫之外，半日不歸，心想：「只怕你非偷食不可。」那知回來後將這幾碗菜肴拿到光亮下一看，竟然是連一滴湯水也沒動過。

到得第九日時，虛竹唸經的力氣也沒了，只是咬些冰塊解渴，卻從不伸手去碰放在面前的葷腥。童姥大怒，一伸手抓住他的胸口，將一碗煮得稀爛的紅燒肘子，一塊塊塞入他的口中。但他雖然強著虛竹吃葷，自知這場比拚終於是自己輸了。狂怒之下，伸手砰砰啪啪，連打了他三四十個耳光，喝罵：「死和尚，你和姥姥作對，要你知道姥姥的厲害。」虛竹不嗔不怒，只輕輕念佛。此後數日之中，童姥總是大魚大肉去灌他，虛竹逆來順受，除了唸經，便是睡覺。這一日睡夢之中，忽然聞到一陣甜甜的幽香，這香氣既非菩薩神像前燒的檀香，也不是魚肉的菜香，只覺得全身通泰，說不出的舒服，迷迷糊糊之中，又覺得有一樣軟軟的物事靠在自己的胸前，虛竹一驚而醒，伸手去一摸，著手處柔膩溫暖，竟是一個不穿衣服之人的身體。虛竹大吃一驚，道：「前輩，你──你怎麼了？」那人道：「我──我在甚麼地方啊？怎樣這般冷。」喉音嬌嫩，是個少女聲音，絕非童姥。虛竹更是驚得獃了，道：「你──你──是誰？」那少女道：「我──我──好冷，你又是誰？」一面說，一面往虛竹身上靠去。

虛竹向後一縮，那少女嚶嚀一聲，又靠近了些。虛竹待要站起身來相避，正撐持間，左手扶住了那少女的肩頭，右手卻攬在她柔軟纖細的腰間。虛竹今年二十四歲，生平只和阿紫、童姥、李秋水三個女人說過話，這二十四年之中，只是在少林寺禪房中敲木魚唸經。但好色而慕少艾，乃是人之天性，虛竹雖然嚴守戒律，每逢春暖花開之日，總而不免心頭盪漾，幻想男女之事。只是他不知女人究竟如何，所有想像，當然怪誕離奇，莫衷一是，更是從來不敢與師兄弟提及。此到雙手碰到了那少女柔膩嬌嫩的肌膚，一顆心簡直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卻是再難釋手。那少女轉過身來，伸手勾住了他的頭頸。虛竹但覺那少女吹氣如蘭，口脂之香，陣陣襲來，不由得天旋地轉，全身發抖，顫聲道：「你──你──你──」那少女道：「我好冷，可是心裏又好熱。」虛竹難以自己，雙手微一用力，將她抱在懷裏。那少女「唔，唔」兩聲，湊過嘴來，兩人吻在一起。虛竹是個未經人事的壯男，當此天地間第一大誘惑來襲之時，竟是絲毫不加抗禦，將那少女越抱越緊，片刻間神游物外，竟是不知身在何處。那少女更是熱情如火，將虛竹當作了她的愛侶。也不如過了多少時候，虛竹欲火漸熄，神智回復，大喝一聲：「啊喲！」要待跳起身來。

但那少女仍是緊緊的摟抱著他，膩聲道：「別──別離開我。」虛竹神智清明，只是一瞬間事，隨即又將那少女抱在懷中，輕憐蜜愛，竟無厭足。兩人纏在一起，又過了大半個時辰，那少女道：「好哥哥，你是誰？」這「你是誰」三個字說得甚是嬌柔婉轉，但在虛竹聽來，宛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顫聲道：「我──我大大的錯了。」那少女道：「為甚麼說你大大的錯了？」虛竹結結巴巴無法回答，只道：「我──我──」突然間脅下一麻，被人點中了穴道，跟著一塊毛氈蓋上身來，那赤裸的少女離開了他的懷抱。虛竹叫道：「你別走，別走！」黑暗中一人嘿嘿嘿的冷笑三聲，正是童姥的聲音。虛竹一驚之下，險險暈去，癱軟在地，腦海中只是一片空白。耳聽得童姥抱了那少女，走出冰庫。過不多時，童姥便即回來，笑道：「小和尚，我叫你享盡了人間艷福，你如何謝我？」虛竹道：「我──我──」心中兀自渾渾沌沌，說不出話來。童姥解開他的穴道，笑道：「佛門子弟要不要守色戒？這是你自己犯戒呢，還是被姥姥逼迫？你這口是心非，風流好色的小和尚，你倒說說，是姥姥贏了，還是你贏了？哈哈，哈哈，哈哈！」她越笑越響，得意之極。虛竹心下恍然，知道童姥為了惱他寧死不肯食葷，卻去擄了一個少女來，誘他破了色戒，霎時間又是悔恨，又是羞恥，突然間縱起身來，將腦袋疾往堅冰上撞去，砰的一聲大響，掉在地下。

童姥大吃一驚，沒料到這小和尚性子如此剛烈，才從溫柔鄉中回來，便圖自盡，忙伸手將他拉起，一摸之下，幸好尚有鼻息，但頭頂已撞破一洞，汩汩流血，忙替他裹好了傷，餵以一枚「九轉熊蛇丸」的療傷聖藥，罵道：「若不是你體內已有北溟真氣，這一撞已送了你的小命。」虛竹垂淚道：「小僧罪孽深重，害人害己，再也不能做人了。」童姥道：「嘿嘿，要是每個和尚犯戒都圖自盡，天下還有幾個活著的和尚？」虛竹一怔，想起自戕性命，乃是佛門大戒，自己憤激之下，竟是又犯了一戒，他躺在冰塊之上，渾沒了主意，腦中一面自責，一面卻又不自禁的想起那個少女來，適才種種溫柔旖旎之事，綿綿不絕的湧上心頭，突然問道：「那──那個姑娘，她是誰？」童姥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今年一十七歲，端麗秀雅，無雙無對。」

適才黑暗之中，虛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但肌膚相接，柔音入耳，想像起來也必是個十分容色的美女，聽童姥說她「端麗秀雅，無雙無對」，不由得長長嘆了口氣。童姥微笑道：「你想她不想？」虛竹不敢說謊，卻又不便直承其事，只得又嘆了一口氣。此後的幾個時辰，虛竹全在迷迷糊糊中過去。童姥再拿雞鴨魚肉之類葷食放在他的面前，虛竹起了自暴自棄之心，尋思：「我已成佛門罪人，既拜入了別派門下，又犯了殺戒、色戒，還成甚麼佛門弟子？」拿起雞肉便吃，只是食而不知其味，怔怔的又流下淚來。童姥笑道：「率性而行，是謂真人，這才是個好小子呢。」再過兩個時辰，童姥竟又去將那裸體少女用毛氈裹了來，送入他的懷中，自行走上第二層冰窖，讓他二人留在第三層窖中。那少女幽幽嘆了口氣，道：「我又做這怪夢了，真叫我又是害怕，又是──又是──」虛竹道：「又是怎樣？」那少女抱著他的頭頸，柔聲道：「又是喜歡。」說著將右頰貼在他左頰之上。虛竹只覺她臉上熱烘烘地，不覺動情，伸手抱住了她纖腰。那少女道：「好哥哥，我到底是在做夢，還是不在做夢？要說是做夢，為甚麼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抱著我？我摸得到你的臉，摸得到你的胸膛，摸得到你的手臂。」她一面說，一面輕輕撫摸虛竹的面頰胸膛，又道：「要說不是做夢，我怎麼好端端的睡在床上，突然間會──會身上沒了衣裳，到了這又冷又黑的地方？這裏寒冷黑暗，卻又有一個你，等著我、憐我、惜我？」

虛竹心想：「原來你被童姥擄來，也是迷迷糊糊的，神智不清。」只聽那少女又道：「平日我一聽到陌生男人的聲音也要害羞，怎麼一到了這地方，我便──我便心神盪漾，不由自主？唉，說它是夢，又不像夢，說它不是夢，又像是夢。昨晚上做了這個奇夢，今兒晚上又做，難道──難道，我真的和你是前世的因緣麼？好哥哥，你到底是誰？」虛竹失魂落魄的道：「我──我是──」要說「我是一個和尚」，這句話總是說不出口。那少女突然伸出手來，按住了他的嘴，低聲道：「你別跟我說，我──我心中害怕。」虛竹抱著她身子的雙臂緊了一緊，道：「你怕甚麼？」那少女道：「我怕你一出口，我這場夢便醒了。你是我的夢中情郎，我叫你『夢郎』，夢郎，夢郎，你說這名字好不好？」她本來按住虛竹嘴上的小手移了開去，撫摸他的眼睛鼻子，似乎是愛憐，又似是以手代目，要知道他的相貌。那隻溫軟的小手摸上了他的眉毛，摸到了他的額頭，又摸到了他頭頂。虛竹大吃一驚：「糟糕，她摸到了我的光頭。」那知那少女所摸到的，卻是一片短髮。原來虛竹在這冰庫中已二月有餘，光頭上早已生了三寸來長的頭髮。那少女柔聲道：「夢郎，你為甚麼這樣心跳？為甚麼不說話？」

虛竹道：「我──我跟你一樣，也是又快活，又害怕。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潔的身子，死一萬次也報答不了你。」那少女道：「千萬別這麼說，咱們在做夢，不用害怕。你叫我甚麼？」虛竹道：「嗯，你是我的夢中仙姑，我叫你『夢姑』，好麼？」那少女拍手笑道：「好啊，你是我的夢郎，我是你的夢姑。最好咱們倆做一輩子的夢，永遠也不要醒來。」說到情濃之處，兩人又沉浸於美夢之中，直不知是真是幻？是天上人間？

過了幾個時辰，童姥才用毛氈來將那少女裹起，帶了出去。次日仍是如此，童姥再將那少女帶來和虛竹相聚。兩人第三日相逢，迷惘之意漸去，慚愧之心亦減，恩愛無儔，盡情歡樂。只是虛竹始終不敢吐露兩人何以相聚的真相，那少女也只當是身在幻境，一字不提入夢前之事。

這三天的恩愛纏綿，令虛竹覺得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極樂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從苦行中別求解脫？第四日上，吃了童姥搬來的熊掌、鹿肉等等美味之後，料想她又要去帶那少女來和自己溫存聚會，不料左等右等，童姥始終默坐不動。虛竹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在冰窖中坐立不定，幾次三番想出口詢問童姥，卻又不敢。

如此捱過了兩個多時辰，童姥對他的局促焦灼種種舉止，一一聽在耳裏，卻一直便如聽而不聞，毫不理睬。虛竹再也忍不住，問道：「前輩，那位姑娘，是──是這皇宮中的宮女麼？」童姥又哼了一聲，仍不答理。虛竹心道：「你不睬我也罷，我也不睬你。」但片刻之間，便想到那少女的溫柔情意，當真是心猿意馬，無可羈勒，強忍了一會，只得央求道：「前輩，求求你做做好事，跟我說了罷。」

童姥道：「今日你別跟我說話，明日再問。」虛竹雖是心急如焚，卻也不敢再提。好容易捱到次日，食過飯後，虛竹道：「前輩──」童姥道：「你想知道那姑娘是誰，有何難處？便是你想日日夜夜都和她相聚，再不分離，那也是易事──」虛竹只喜得心癢難搔，不知說甚麼好，童姥又道：「你到底想不想？」虛竹一時卻不敢答應，囁嚅道：「晚輩不知如何報答才是。」童姥道：「我也不要你報答甚麼。只是我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再過幾天便將練成，這幾日是要緊關頭，半分鬆懈不得，連食物也不能出外取食，所有活牲口和熟食，我均已取來，放在冰窖之中。你要那美麗姑娘，須得要我大功告成之後。」

虛竹雖失望，但知道童姥所云確是實情，好在為日無多，這幾天中只好苦熬相思了，當下應道：「是！一憑前輩吩咐。」童姥又道：「我神功一成，立時便要找李秋水那賤人算帳，片刻也忍耐不得。本來我練成神功之後，那賤人萬萬不是我的敵手，只是不幸給這賤人斷了一腿，真氣大受損傷，這大仇是否能報，也就沒十足把握了。萬一我死在她的手裏，無法帶那姑娘給你，那也是天意，無可如何。除非──除非──」虛竹心中怦怦亂跳，問道：「除非怎樣？」童姥道：「除非你能助我一臂之力。」虛竹道：「晚輩武功低微，又能幫得了甚麼？」童姥道：「我和那賤人展開生死決鬥之時，勝負之數，相差只是一線。我要勝她固然甚難，她要殺我，卻也非容易。今日起，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陽掌』的功夫，你練成之後，危急時只須在那賤人身上一按，她立刻真氣宣洩，非輸不可。」虛竹心下好生為難，尋思：「童姥姥與李秋水仇深似海，這場惡鬥，都是生死存亡的決戰。我雖犯戒，做不成佛門弟子，但要代助她殺人，這種惡事，大違良心，那是決計幹不得的。」便道：「前輩要我相助一臂之力，本屬應當，但你若因此而殺了她，晚輩卻是罪孽深重，從此沉淪，萬劫不得超生了。」

童姥怒道：「嘿，死和尚，你做和尚不成，卻仍是存著和尚心腸，那算甚麼東西？像李秋水這種壞人，殺了她有甚麼罪孽？」虛竹道：「縱然是大奸大惡之人，應當教誨感化，不可妄加殺害。」童姥更加怒氣勃發，道：「你不聽我話，休想再見那姑娘一面。何去何從，你善自抉擇罷。」虛竹黯然無語，心中只是念佛。童姥等了半晌，聽他沒再說話，喜道：「你想起那個小美人兒，只好答應了，是之是？」虛竹道：「要晚輩為了自己歡娛，卻去殺傷人命，此事絕難從命。就算此生此世再也難見那位姑娘，也是前生注定的因果。宿緣既盡，豈可強求。強求尚不可，何況為非作惡以求？那是更加不可了。」

他說了這番話後，便唸經道：「得失隨緣，心增無減。」話雖如此說，但想得到既是拒絕了童姥，勢必從此不能再和那少女相聚，心下自是黯然。童姥道：「我再問你一次！你練不練天山六陽掌？」虛竹道：「實是難以從命，前輩原諒。」童姥怒道：「那你給我滾罷，滾得越遠越好。」虛竹站起身來，深深一躬，說道：「前輩保重！」想起和她一場相聚，雖是給她設計令自己破戒，做不成和尚，但也因此而得遇「夢姑」，內心深處，總覺童姥對自己的恩惠多而損害少，臨別時又不禁有些難過，又道：「前輩多多保重，晚輩不能再服侍你了。」轉身過來，走上了石階，他生怕童姥再度出手點穴，阻他離去，是以一踏上石階，立即飛身而上，胸口提了北溟真氣，頃刻間奔到了第二層冰窖，跟著又奔上第一層，伸手便去推門，他右手剛碰到門環，突覺雙腿與後心一陣劇痛，叫聲：「啊喲！」知道又中了童姥的暗算，身子一晃之間，雙肩之後又是兩下針刺般的劇痛，再也難以支持，翻身摔到。

只聽童姥陰惻惻的道：「你已中了我所發的暗器，知不知道？」虛竹但覺傷口處麻癢，又是酸痛，直如萬蟻咬嚙，說道：「自然知道。」童姥冷笑道：「你可知道那是甚麼暗器？那是『生死符』！」虛竹聽到「生死符」三個字，耳朵中嗡的一聲，登時想起了烏老大等一干奇人異士，一提到「生死符」便嚇到魂不附體的情狀。他從前只道「生死符」是一張具有極大力量的文件之類，那想到竟是一種暗器，烏老大這一干人個個兇悍狠毒，卻給「生死符」制得服服貼貼，然則這暗器的厲害，可想而知。只聽童姥又道：「生死符入體之後，永無解藥。烏老大這批畜生反叛飄渺峰，便是不甘永受生死符所制，想要到靈鷲宮去盜得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些狗賊癡心妄想，發他們的春秋大夢，你姥姥生死符的破解之法，豈能偷盜而得？」

她說了幾句話後，便盤膝而坐，默不作聲。虛竹覺得傷口越癢越是厲害，而且這奇癢漸漸深入體內，不到一頓飯時分，連五臟六腑也似發起癢來，真想一頭在牆上撞死了，勝似受這些煎熬之苦，忍不住大聲呻吟起來。只聽童姥說道：「你想生死符的生死兩字，那是甚麼意思？這會兒已經懂了罷？」虛竹心中說道：「懂了，懂了。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意。」但口中除了呻吟之外，再也沒氣力說話。

童姥又道：「適才你臨去之時說了兩次要我多多保重，言語之中，頗有關切之意，你這小子倒也不是沒有良心。何況你救過姥姥的性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有賞有罰，你究竟和烏老大他們那些人大大不同。姥姥在你身上種下生死符，那是罰，可是又給你除去，那是賞。」虛竹呻吟道：「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若以此要挾，要我幹那──幹那傷天害理之事，我可──我可寧死不──不──不──」這「寧死不屈」的「屈」字卻始終說不出口。

童姥冷笑道：「哼，瞧你不出，倒是條硬漢子。可是你為甚麼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你可知那安洞主為甚麼說話口吃？」虛竹道：「他當年也是中了你的生──生──以致痛得口──口──口──」童姥道：「你知道就好了！這生死符發作起來，一日厲害一日，奇癢劇痛之感，遞加九九八十一日，然後逐步減退，八十一日之後，又再遞增，如此周而復始，永無休止。每年我派人巡行各洞各島，賜以鎮痛袪癢之藥，這生死符一年之內便可不發。」虛竹這才恍然大悟，這些洞主，島主聽以對童姥的使者敬奉有若神明，甘心挨打，乃是為了這一份可保一年平安的藥劑。如此說來，自己豈不是也要終身為她聽制？為了這份藥劑，只好受她如牛馬一般的役使？

虛竹為人外和內剛，雖然對人極是謙和，內心其實甚為固執，絕不肯受人要脅而有所屈服，可以說是「寧折不曲」的性情。童姥和他相處三月，已摸熟了他的脾氣，說道：「我說過你和烏老大那些畜生不同，姥姥不會每年給你服一次鎮痛止癢之毒，使你整日價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你身上一共給我種了九張生死符，我可以一舉而給你除去，斬草除根，永無後患。」虛竹道：「如此，多──多──多──」連說了幾個「多」字，那個「謝」字卻始終說不出口。當下童姥給他服了一顆丸藥，片刻間痛癢立止。童姥道：「除去這生死符的禍胎，須用掌心內力。我這幾天神功將成，不能為你消耗元氣，我教你運功出掌的法門，你自行化解罷。」虛竹道：「是。」童姥便即傳了他如何將北溟真氣自丹田經由大巨、天樞、太乙、梁門、神封、神藏諸穴，再過曲池、大陵、陽豁而至掌心，再教他將這真氣吞吐、盤旋、揮灑、控縱的諸般法門。虛竹練了兩日，已然純熟。

童姥又道：「烏老大這些畜生，人品雖差，武功卻著實不低。他們所交往的狐群狗黨之中，也頗有些內力深湛的傢伙，但沒有一個能以內力化解我的生死符，你道是甚麼緣故？」她頓了一頓，明知虛竹回答不出，接著便道：「只因我種入他們身體的生死符，種類既各各不同，所用手法也大異其趣。他如以陽剛手法化解了一張生死符，第二張生死符以火濟陽，力道反而因此劇增，盤根糾結，深入臟腑，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你身上這九張生死符，須以九種不同的手法化解。」當下傳了他一種手法，待他練熟之後，便和他拆招，以各種各樣陰毒複雜的手法攻將過去，命虛竹以這手法應付。童姥又道：「飄渺峰的生死符千變萬化，你下手拔除之際，也須隨機應變，稍有差池，不是立刻氣窒身亡，便是全身癱瘓。須當視生死符如大敵，全力以赴，半分鬆懈不得。」

虛竹受教苦練，但覺童姥這法門巧妙無比，氣隨意轉，不論他以如何狠辣的手法攻來，這法門均能化解，而且化解之中，必蘊猛烈反擊的招數。他越練越是佩服，才知道「生死符」所以能令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魂飛魄散，確是有它無窮的威力，若不是童姥親口傳授，那想得到天下竟有如此神妙的化解之法？

他花了四日功夫，才將九種法門練熟。童姥甚喜，道：「小──小子倒還不笨，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要制服生死符，便須知道種生死符之法，你可知生死符是甚麼東西？」虛竹一怔，道：「那是一種暗器。」童姥道：「不錯，是暗器，是甚麼樣的暗器？像袖箭呢，還是像鋼鏢？像菩提子呢？還是像金針？」虛竹尋思：「我身上中了九枚暗器，雖然又痛又癢，摸上去卻無影無蹤，實在不知是甚麼形狀。」童姥道：「這便是生死符了，你拿去摸個仔細。」

想到這是天下第一厲害的暗器，虛竹心下惴惴，伸出手去接，一接到掌中，便覺一陣冰冷，那暗器輕飄飄地，圓圓的一小片，只不過是小指頭大小，邊緣鋒銳，其薄如紙。虛竹要待細摸，突覺手掌心中涼颼颼地，過不多時，那生死符竟然不知去向。他大吃一驚，童姥又沒伸手來奪，這暗器怎會自行變走？當真是神出鬼沒，不可思議，突然間想到一事，叫道：「啊喲！」心道：「糟糕，糟糕！這生死符鑽進我手掌心去了。」童姥道：「你明白了麼？」虛竹道：「我──我──」童姥道：「我這生死符，乃是一片圓圓的薄冰。」虛竹「啊」的一聲，恍如大悟，這時方才明白，原來這片薄冰為掌中熱力所化，所以會頃刻間不知去向，只是他掌心內力煎熬如爐，將冰化而為汽，不留水漬，這一節卻非他所知了。

童姥說道：「要學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須得學會如何發射，而要學發射，自然先須學製煉。別瞧這小小的一片薄冰，要製得其薄如紙，不穿不破，卻也大非容易。你在手掌中放一些清水，然後倒運內力，使掌心中發出來的真氣冷於寒冰數倍，清水自然凝結成冰。」當下一步步的教他如何倒運內力，怎樣將陽剛之氣轉為陰柔，好在無崖子傳給他的北溟真氣，原是陰陽兼蓄，虛竹以往練的都是陽剛一路，但體內既有底子，只要一切逆其道而行便是，倒也不是甚麼難事。

生死符製成後，童姥再教他發射的手勁和認穴準頭，在這片薄冰之上，如何附著陽剛內力，又如何附著陰柔內力，又如何附以三分陽、七分陰，雖只陰陽二氣，但先後之序既異，多寡之數又復不同，隨心所欲，變化萬千。虛竹又足足花了三天時光，這才學會，但說到變化精微，認穴無訛，那自然是將來的事了。第四日上，童姥命他調勻內息，雙掌疑聚功力，說道：「你一張生死符，中在右腿膝彎內側『陰陵泉』穴上，你右掌運陽剛之氣，以第二種法門急拍，左掌運陰柔之力，以第七種手法緩緩抽拔。連拔三次，便將這生死符中的熱毒和寒毒一起化解了。」虛竹依言施為，果然「陰陵泉」上一團窒滯之意霍然而解，關節靈活，說不出的舒適。

童姥一一指點，虛竹便一一化解，待第七張生死符化去，童姥說道：「餘下的兩張生死符，你自行將真氣圍行全身穴道，試知所中的位置所在，再慢慢探知其中所含熱毒寒毒的次序份量，想一想該用何種法門破解。你確定之後，說與我知，且看對是不對，卻不可貿然從事。」虛竹應道：「是。」童姥突然幽幽嘆了口氣，道：「明日午時，我的神功便練成了。收功之時，千頭萬緒，兇險無比，今日我要定下心來好好的靜思一番，大功告成之前，你就別再跟我說話，以免亂我心曲。」虛竹又應道：「是。」心想：「日子過得好快，不知不覺，居然整整三個月過去了。」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一個極輕極細，便如蚊鳴一般的聲音鑽進了耳中：「師姊，師姊，你躲在那裏啊？小妹想念你得緊，你怎地到了妹子家裏，卻不出來相見，那不是太見外了麼？」這聲音輕微之極，但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晰異常。那不是李秋水是誰？虛竹一驚之下，呼道：「啊喲，她──她──她──」童姥喝道：「大驚小怪幹甚麼？」虛竹低聲道：「她──她尋到了。」童姥道：「她知道我到了皇宮，卻不知我躲在何處。皇宮中房舍千萬，她一間間的搜去，十天半月之內，未必能搜得到這兒。」虛竹這才放心，道：「只要挨過明日午時，咱們便不怕了。」果然聽得李秋水的聲音漸漸遠去，終於聲息全無。

虛竹定下心來，依著童姥所授的法門，將北溟真氣周運全身，探尋生死符的所在，運不到半個時辰，忽聽得那輕如蚊蚋的細聲，又鑽進了耳中：「好姊姊，你記不得無崖子師兄啊？他這會見正在小妹宮中，等著你出來，有幾句十分要緊的話，要對你說。」虛竹低聲道：「胡說八道，無崖子前輩早已仙去了，你──你別上她的當。」童姥說道：「咱們便在這裏大喊大叫，她也未必聽見。她是在運使『傳音搜魂大法』，要想逼我出去。她提到無崖子甚麼的，只是想擾亂我的心神，我怎會上她的當？」

但李秋水的說話，竟是無休無止，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的說下去，一會兒回憶從前師門同窗學藝時的情境，一會兒又說到無崖子對她自己如何銘心刻骨的相愛，隨即破口大罵，將童姥說成是天下第一淫蕩惡毒、潑辣無恥的賤女人。虛竹雙手按住耳朵，那聲音竟是隔著手掌鑽入耳中，再也阻它不住。

# 第一零六回 血灑冰窖

虛竹只聽得心情煩躁異常，叫道：「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不相信。」撕下衣上布片塞入雙耳。童姥道：「這聲音是阻不住的。這賤人以高深內力，將說話送出。咱們身處第三層冰窖之中，語音兀自傳到，布片塞耳，又有何用？你須當平心靜氣，聽而不聞，將那賤人的言語，都當作是驢鳴犬吠。」虛竹應道：「是。」但聽到李秋水說出童姥的種種惡毒之事，卻又不能不聽，心中又不免將信將疑，不知道些話是真是假。

過了一會，他突然想起一事，說道：「前輩，你練功的時間即到，這是你功德圓滿最後一次練功，事關重大，將這些言語聽在耳中，豈不分心？」童姥苦笑道：「你到此時方知麼？這賤人算準時刻，知道我的神功一成，她便不是我的敵手，是以竭盡全力來加以阻擾。」虛竹道：「那麼，你暫且擱下如何？這般厲害的外魔侵擾之下，只怕有點兒──有點兒兇險。」童姥道：「傻小子，你寧死也不肯助我對付那賤人，卻如何又關心我的安危？」虛竹一怔，道：「我不肯助前輩害人，卻也不願別人加害前輩。」

童姥道：「你心地倒好。這件事我早已千百遍的尋思過了。這賤人一面以『傳音搜魂大法』亂我心神，一面遣人率領靈獒，到處搜尋我的蹤跡，這皇宮四周，早已佈得猶如銅牆鐵壁相似。逃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多躲一天，卻多一天危險。唉，也幸虧咱們深入險地，到了她的家來，否則只怕兩個月前便給她發見了，那時我的功力低微，無絲毫還手之力，一聽到她的『傳音搜魂大法』，早已乖乖的走了出去，束手待縛。傻小子，午時已到，姥姥要練功了。」說著咬斷了最後一頭白鶴的頭頸，吮吸鶴血，便即盤膝而坐。冰窖中不知日夜，卻原來午時已屆，只聽得李秋水的話聲越來越是慘厲，想必知道生死存亡，便當決於這個時刻。突然之間，李秋水語音一變，竟是溫柔無比，說道：「師哥，是你麼？你抱我，嗯，唔，唔，再抱緊些，你親我，親我這裏。」虛竹一獃，心道：「她怎麼說起這些話來？」只聽得童姥「哼」了一聲，怒罵：「賊賤人！」虛竹大吃一驚，知道童姥這時正當練功的緊要關頭，突然分心怒罵，那是兇險無比，一個不對，便會走火入魔，全身經脈迸斷。卻聽得李秋水柔聲呢語，不斷的傳來，都是與無崖子歡愛之辭。虛竹忍不住想起前幾日和那少女歡會的情景，欲念大興，全身熱血流動，肌膚發燙。

但聽得童姥喘息粗重，罵道：「賊賤人，師弟從來沒真心歡喜你，你無恥勾引於他，當真是萬劫不復了。」虛竹驚道：「前輩，她──她是故意氣你激你，你千萬不可當真。」童姥又罵道：「無恥賤人，他對你若有真心，何以臨死之前，巴巴的趕上飄渺峰來，將本門的鐵指環傳了給我？為甚麼將那個玲瓏棋局的解法，親口說與我知？我跟你說要解那玲瓏棋局，黑子須自塞一眼，被白子吃去一大片後，局面舒展，便可反敗為勝。賤人，你在心中擺一擺這個棋局，是不是巧妙無比？這解法是我想不出來的，是師弟親口跟我說的。他──他又拿了一幅我十八歲那年時的畫像給我看，是他親手繪的，他說六十多年來，這幅畫像朝夕陪伴於他，和他寸步不離。嘿，你聽了不用難過──」

她滔滔不絕的說將下去，虛竹卻聽得獃了，這些話都是假的，她為甚麼要說？難道是已經走火入魔，神智失常了麼？

猛聽得砰的一聲，冰庫大門被人推開，接著又是開復門、關大門、關復門的聲音。只聽得李秋水嘶啞著嗓子道：「你說謊，你說謊。師哥他──他──他只愛我一人。他絕不會畫你的肖像，你這矮子，他怎麼會愛你？你胡說八道，專會騙人──」

只聽得砰砰碎砰接連十幾下巨響，猶如雷震一般，在第一層冰窖中傳了出來。虛竹一獃之際，聽得童姥哈哈大笑，道：「賊賤人，你以為無崖子只愛你一人麼？你當真想昏了頭。我是個矮子，不錯，遠不及你窕窈美貌，可是師弟隔了這幾十年，甚麼都明白了。你一生便只是喜歡勾引英俊瀟灑的少年──」這聲音雖然也是在第一層冰窖之中，她在甚麼時候從第三層飛身而至第一層，虛竹卻半點沒有知覺。

又聽得童姥笑道：「咱師姊妹幾十年沒見了，該當好好親熱親熱才是，這冰庫的大門是封住啦，免得別人進來打擾。哈哈，你喜歡倚多為勝，叫幫手進來，那也是由得你，你動手搬開這些冰塊啊，你傳音出去啊。」一霎時間虛竹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童姥激怒了李秋水，引得她進了冰窖，隨即投擲一塊塊巨大的冰塊，將大門堵塞，決意和她拚個生死。這一來，李秋水在西夏國皇宮中雖有偌大的勢力，卻是無法召人進來相助。但她為何不以內力將門前冰塊推平？為何不如童姥所云，傳音出去，叫人攻打進來？想來不論是推冰還是傳音，都須分心合力，童姥窺伺在側，自然會找住機會，立即加以致命的一擊。又不然李秋水生性驕傲，不願借力外人，一定親手和這情敵算帳。虛竹又想：往日童姥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之時，見她白氣聚頂，不言不動，於外界事物，似乎全無知覺，此刻忍不住出聲和李秋水爭鬥，神功之成，終於還差一日，豈不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知今日這場爭鬥誰勝誰收，倘若童姥得勝，不知是否能逃出宮去，明日補練？

他心中胡思亂想，卻聽得砰砰啪啪之聲大作，巨聲密如連珠，顯然童姥李秋水各以上乘內力拋擲巨冰，企圖傷害對方。虛竹與童姥相聚三月，雖然老婆婆喜怒無常，行事任性，令他著實吃了不少苦頭，但朝朝夕夕都在一起，不由得生出親近之意，此刻生怕她遭了李秋水的毒手，當下走到第二層去。黑暗中固然瞧不見兩人惡鬥的情景，卻總可以聽得清楚些。他剛上第二層，便聽李秋水喝問：「是誰？」砰啪之聲即停了下來。虛竹屏氣凝息，不敢回答。童姥卻道：「那是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外號人稱『粉面羅剎武潘安，辣手摧花俏郎君』，你想不想見？」虛竹心道：「我這般醜陋的容貌，那裏有甚麼『粉面羅剎武潘安，辣手摧花俏郎君』的外號？唉，這前輩拿我來取笑罷了。」卻聽李秋水道：「胡說八道，我是幾十歲老太婆了，還喜歡少年兒郎麼？甚麼粉面羅剎武潘安，多半便是背著你東奔西走的那個醜八怪小和尚。」她提高聲音叫道：「小和尚，是你麼？」虛竹心中怦怦亂撞，不知是否該當答應。童姥叫道：「夢郎，你是小和尚麼？哈哈，人家把你這個風流俊俏的少年兒郎說成小和尚，真把人笑死了。」

「夢郎」兩字一傳入耳中，虛竹登時滿臉通紅，慚愧得無地自容，心中只道：「糟糕，糟糕，那位姑娘跟我聽說的言語，都被童姥聽將去了，這些話怎可讓第三者聽到？」只聽童姥又道：「夢郎，你快回答我，你是小和尚麼？」虛竹低聲道：「不是。」他這兩個字說得雖低，童姥和李秋水都清清楚楚的聽到了。童姥又是哈哈大笑，說道：「夢郎，你不用心焦，不久你便可和你那夢姑相見。她為你相思欲狂，這幾天茶飯不思，坐立不安，就是在想念著你。你老實跟我說，你想她不她想？」虛竹對那少女一片真情，這幾天雖在用心學練生死符的發射和破解之法，但始終是想得她神魂顛倒，突然聽童姥問起，不禁脫口而出：「想的！」李秋水喃喃的道：「夢郎，夢郎，原來你真是個少年俊俏的郎君！你上來，讓我瞧一瞧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是何等樣的人物！」

以年歲推算，李秋水已是八九十歲的老太婆，但這句話說得柔膩宛轉，虛竹聽在耳裏，不由得怦然心動，似乎霎時之間，自己真的變成了「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但即啞然：「我是個醜漢子，既笨且拙，那說得上是甚麼風流浪子，豈不是笑死人麼？」但隨即想起一件事：「童姥大敵當前，何以尚有這種閒情拿我來作弄取笑？看來其中必有深意。啊，是了，當日無崖子前輩要收我為逍遙派掌門人之時，一再嫌我相貌難看，後來蘇星河前輩又道，要剋制丁春秋，必須覓到一個悟性奇高而英俊瀟灑的美少年，當時我大惑不解，此刻想來，定是與李秋水有關連。」

正凝思間，突然火光一閃，第一層冰庫中傳出一星光亮，接著便是呼呼之聲大作，虛竹搶上石階，向上望去，只見一團白影和一團灰影都在急劇旋轉，兩團影子倏分倏合，發出密如聯珠般的啪啪之聲，顯是童姥和李秋水鬥得正劇烈。冰上燒著一個火摺，發出微弱的光芒。虛竹見二人相鬥，行動之快，當真是匪夷所思，那裏分得出誰是童姥，誰是李秋水。

那火摺燃燒極快，片刻間便燒盡了，一聲輕微的嗤聲過去，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呼呼掌風，仍是激盪不已。虛竹心情緊張，尋思：「童姥斷了一腿，久鬥之下，必然不利，我如何助她一臂之力才好？不過童姥此人心狠手辣，若是佔了上風，非取李秋水之性命不可，那又非我所願。何況這兩人武功如此之高，我又如何插得手下去？」正彷徨無策之際，只聽得啪的一聲巨響，童姥「啊」的一聲長叫，似乎受傷失利。李秋水哈哈一笑，道：「師姊，小妹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指點。」突然間變聲喝道：「往那裏逃！」虛竹但覺一陣涼風掠過身邊，童姥的聲音在他身邊說道：「第二種法門，出掌！」虛竹不明所以，正想開口詢問：「甚麼？」只覺寒風撲面，一股厲害之極的掌力擊了過來。當下無暇思索，便以童姥所授，破解生死符的第二種手法拍了出去，黑暗中掌力相碰，虛竹身子震了震，胸口氣血翻湧，甚是難當，隨手以第七種手法化開。只聽李秋水「咦」的一聲，喝道：「你是誰？何以會使天山六陽掌？是誰教你的？」虛竹奇道：「甚麼天山六陽掌？」李秋水道：「你還不認麼？這第二招『陽春白雪』和第七招『陽關三疊』，乃本門不傳之秘，你從何處學來？」虛竹又道：「陽春白雪？陽關三疊？」心中茫然一片，似懂非懂，隱隱約約之間想到自己上了童姥的當。

童姥站在他的身後，冷笑道：「這位夢郎既負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之名，自然琴棋書畫、醫卜星相、鬥酒唱曲、行令猜謎，種種子弟的才華，無所不會，無所不精了。那就是大大投合了無崖子師弟的心意，收了他為關門弟子。丁春秋不肖，無崖子已命夢郎出手去消滅了他。」李秋水朗聲問道：「夢郎，此言是真是假？」虛竹聽她二人都稱自己為「夢郎」，又不禁面紅耳赤，童姥這番話前半段是假，後半段是真，既不能以一個「真」字相答，卻又不能說一個「假」字。那幾種手法，明明是童姥教了他來消解生死符的，怎知李秋水稱之為「天山六陽掌」？童姥說過要教自己學「天山六陽掌」，用以對付李秋水，自己堅決不學，難道──難道，這幾種手法，竟是「天山六陽掌」麼？

李秋水聽他不答，厲聲道：「姑姑問你，如何不理？」說著伸手往他肩頭抓來。虛竹和童姥拆解招數甚熟，而且盡是黑暗中拆招，聽風辨形，隨機應變，一覺到李秋水的手指將要碰到自己肩頭，當即沉肩轉身，反手往她手背按去。李秋水立即縮手，讚道：「好功夫，這招『陽歌天鉤』，內功既厚，用得也熟。無崖子師哥將一身功夫都傳了給你，是不是？」虛竹道：「他──他──他把功力都傳給了我。」

虛竹說無崖子將「功力」都傳給了他，而不是說「功夫」，這「功力」與「功夫」雖只一字之差，含義卻是大大不同。但李秋水心情激動之際，自不會去分辨這中間的差別，又問：「我師兄既收你為弟子，你何以不叫我師叔？」虛竹心念一動，道：「師伯、師叔，你們兩位既是一家人，何必深仇不解，苦苦相爭？依小侄之見，過去的事，大家揭過去也就是了。」李秋水道：「夢郎，你年紀輕，不知道這老賊婆用心的險惡，你站在一邊──」她話未說完，突然間「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卻原來童姥在虛竹身後突施暗襲，一掌劈將過去。這一掌無聲無息，純是陰柔之力，兩人相距又近，李秋水待得發覺，急忙還掌，童姥的掌力已襲到胸前，急忙飄身後退，終於是慢了一步，只覺氣息閉塞，經脈已然受傷。童姥笑道：「師妹，姊姊這一招如何？請你指點指點。」李秋水急運內息，防止損傷擴大，竟是不敢還嘴。

童姥偷襲成功，得理不讓人，單腿跳躍，縱身撲上，掌聲呼呼，直擊了過去。虛竹叫道：「前輩，休下毒手！」便以童姥所傳的手法，擋住她擊向李秋水的三掌。童姥大怒，罵道：「小賊，你用甚麼功夫對付我？」原來虛竹堅拒學練「天山六陽掌」，童姥知道來日大難，為了要在緩急之際多一個得力助手，便在教他破解生死符時，將這六陽掌傳授於他，並和他拆解多時，將其中的精微變化，巧妙法門，一一的傾囊相授。那料得到此刻自己大佔上風，虛竹竟會反過來去幫李秋水？她狂怒之下，又不願說出這是自己所教他的「天山六陽掌」，當真是暴跳如雷。虛竹道：「前輩，我勸你顧念同門之義，手下留情。」童姥怒罵：「滾開，滾開！」李秋水得虛竹援手，擋開了童姥勢若雷霆的三招，內息已然調勻，說道：「夢郎，我已不礙事，你讓開罷。」左掌拍出，右掌一帶，左掌之力繞過虛竹身畔，向童姥攻去。童姥心下暗驚：「這賤人竟然練成了『白虹掌力』，曲直如意，那卻非同小可。」當即還掌相迎。虛竹處身其間，知道自己功夫有限，實不足以拆勸，只得長嘆一聲，退了開去。

但聽得二人相鬥良久，勁風撲面，鋒利如刀，虛竹抵擋不住，正要進到第三層冰窖之中，猛聽得噗的一響，童姥一聲痛哼，給李秋水推得撞上堅冰。虛竹叫道：「罷手，罷手！」連出兩招「六陽手」，化開了李秋水的攻擊。童姥順勢躍向第三層冰窖，忽然「啊」的一聲慘呼，從石階上滾了下去。虛竹驚道：「前輩，前輩，你怎麼了？」急步搶下，摸索著去扶童姥，只覺她雙手冰冷，一探她的鼻息，竟是沒了呼吸。虛竹又是驚惶，又是傷心，叫道：「師叔，你──你──你將師伯打死了，你好狠心。」忍不住哭了出來。李秋水道：「這人奸詐得緊，這一掌未必打得她死！」虛竹哭道：「還說沒有死？她氣也沒有了，前輩──師伯，我勸你不要記恨記仇──」李秋水又從懷中掏出一個火摺，一晃而燃，只見石階上灑滿了一灘灘鮮血，童姥嘴邊胸前，也都是血。

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修練時每日須喝鮮血，但若逆氣斷脈，反嘔鮮血，只須嘔出小半酒杯，立時便氣絕身亡，何況此刻石階上一灘灘的，不下數大碗之多。李秋水和童姥同師學藝，豈不知其中關竅？這功夫練成後威力無盡，但她始終下不了決心去練，便是因其中兇險太多之故。此刻見童姥果然逆氣斷脈，熱血倒衝，這個和自己結仇數十年的師姊到頭來死於非命，自不禁歡喜，卻又有些寂寞愴然之感。她雙目瞪視童姥，獃獃站立在石階之上，虛竹雖在旁抱著童姥，嗚咽而泣，她卻也視而不見。過了良久，她才手持火摺，一步步走將下去，幽幽的道：「姊姊，你當真死了麼？我可還不大放心。」李秋水走到距童姥五尺之處，火摺上發出的微弱光芒，一閃閃地映在童姥臉上，但見她滿臉皺紋，嘴角附近的皺紋中都嵌滿了鮮血，神情極是可怖。李秋水輕輕說道：「師姊，我一生在你手下吃的苦頭太多，你別裝假死來騙我上當。」左手一揮，一掌向童姥屍體的胸口拍了過去，這一掌似乎並不如何出力，卻聽得喀喇喇幾聲響，童姥的屍身斷了幾根肋骨。虛竹大怒，叫道：「她已命喪你手，何以再戕害她的遺體？」眼前李秋水第二掌又已拍出，當即揮掌擋住。李秋水斜眼相睨，一見這個「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眼大鼻大，耳大口大，廣額濃眉，相貌甚是粗野，那裏有半分英俊瀟灑，一怔之下，已知上了童姥的當，右手一探，便往虛竹肩頭抓來。虛竹斜身避開，說道：「我不和你鬥，只是勸你別再去動你師姊的遺體。」李秋水連出四招，不料虛竹已將那天山六陽掌練得甚是純熟，竟然一一格開，擋架之中，還隱隱蓄有綿實渾厚的攻勢。李秋水向他一指，喚道：「你背後是誰？」虛竹全無臨敵經驗，一驚之下，回頭去看，只覺胸口一痛，已給李秋水一指點中了穴道，跟著雙肩雙腿的穴道，都給她點中，登時全身麻軟，倒在童姥身旁，不由得驚怒交集，叫道：「你是我長輩，動手時卻使詐騙人。」李秋水咯咯一笑，道：「兵不厭詐，今日教訓教訓你這小子。」回頭再看童姥，見她一手擱在小腹之上，小指上赫然戴著那枚掌門人的鐵指環，她妒意油然而興，陰森森的道：「師哥的鐵指環，為甚麼要給你戴？」彎下腰來，將火摺交在左手，右手便去除那指環。

突然之間，童姥屍身的右手一彎，啪的一掌，重重打在李秋水後心的「至陽穴」上，跟著左掌猛擊而出，正中李秋水胸口的「膻中」要穴。這一掌一拳，貼身施為，李秋水別說出手抵擋、斜身閃避，連倉卒中運氣護穴，也是不及，身子給她一掌震飛，摔在石階之上，手中火摺也脫手飛出。童姥蓄勢已久，這一拳志在必得，勢道異常凌厲，那火摺從第三層冰窖穿過第二層，直飛到第一層中，方才跌落。霎時之間，第三層冰窖中又是一團漆黑，但聽得童姥嘿嘿的冷笑不止。虛竹又驚又喜，叫道：「前輩，你沒死麼？好──好極了！」

原來童姥功虧一簣，沒能練成神功，而在雪峰頂上又被李秋水斷了一腿，功力大受損傷，此番生死相搏，鬥到二百招後，便知今日有敗無勝，待身上中了李秋水一掌之後，劣勢更顯，偏偏虛竹兩不相助，雖然阻住了李秋水乘勝追擊，卻也使自己的詭計無法得售，情知再鬥下去，勢將敗得慘酷不堪，一咬牙根，硬生生受了李秋水一掌，假裝氣絕而死。至於石階上和她胸口嘴邊的鮮血，那是她預先備下的鹿血，原是要誘敵人上鉤之用。不料李秋水十分機警，明明見她已然斷氣，仍是再在她胸口印上一掌。童姥一不做二不休，又只得硬生生的受了下來，倘不是虛竹在旁阻攔，李秋水定會接連出掌，將她「屍身」打得稀爛，那是半點法子也沒有了，幸好一來虛竹仁心相阻，二來李秋水一見到鐵指環後，便即墮入算中，再也克制不住，俯身去取指環。她雖知童姥狡狠，卻萬萬想不到她堅忍之力竟是如此匪夷所思，一直忍到此刻，才出以致命的一擊。

李秋水前心後背，均受重傷，數十年積蓄在體內的內力突然間失卻控制，便如洪水泛濫，立時要潰堤而出。逍遙派的武功本是天下一等一的功夫，但若內力難控，在周身百骸遊走衝突，卻又宣洩不出，這散功時的痛苦，實非旁人所能想像，更非言語所能形容。頃刻之間，只覺全身各處穴道中同時有幾千隻黃蜂在以毒針相刺，驚惶之餘，已知此傷絕不可治，叫道：「夢郎，你行行好，快在我百會穴上用力拍擊一掌！」

當童姥死而復生之初，虛竹心下甚喜，但此刻見到李秋水全身顫抖的情狀，又是十分不忍。只見她一伸手，抓去了臉上蒙著的白紗，手指力抓自己的面頰，登時血痕斑斑，可見她內力難洩之苦，實是萬分的無法忍受。虛竹想要阻止她自殘肢體，苦於先給她點中了穴道，動彈不得。李秋水叫道：「夢郎，你──你快一拳打死了我。」童姥冷笑道：「你點了他穴道，卻又要他助你，嘿嘿，自作自受，這當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李秋水支撐著想要站起，去解開虛竹的穴道，但全身酸軟，便要動一極小指頭兒也是不能。虛竹瞧瞧童姥，又瞧瞧李秋水，只見童姥雖然使計打了李秋水一掌一拳，但她所受之傷也是沉重之極，伏在石階之上，忍不住呻吟出聲。虛竹眼光轉來轉去，只覺越瞧越是清楚，似乎冰窖中漸漸亮了起來。他好生奇怪，側頭往光亮射來處望去，只見第一層冰窖中竟有一團火光。他心下一喜，脫口道：「有人來了！」童姥吃了一驚，心想：「若是有人來，我終究是栽在這賤人手下了。」勉強提一口氣，想要站起，卻無論如何站不起身，腿上一軟，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她慢慢的雙手用力，向李秋水爬了過來，要在她救兵到達之前，先行將她扼死。突然之間，只聽得極細微的滴答滴答之聲，似有水滴從石階上落下。李秋水和虛竹也已聽到了水聲，一齊轉頭瞧去，果見石階上有水滴落下。三人均感奇怪：「這水從何而來？」只見冰窖中越來越是明亮，水聲淙淙，水滴竟是變成了一道道水流，從石階流了下來，抬頭向第一層冰窖中望去，只見有一團熊熊之火，燒得甚旺，卻無旁人進來。李秋水嗯了一聲，道：「燒著了──麻袋中的──棉花。」原來冰庫進門之處，堆滿了麻袋，虛竹以為是米麥糧食，童姥當是沙子，其實卻是棉花。須知棉花之物，最能隔熱，嚴寒冬季，人人要蓋棉被、穿棉襖，就是為了保暖。棉花本身並無熱氣，既能保暖，亦能保寒。西夏國皇宮中的管事太監將一袋袋棉花堆在冰庫門邊，是為了使熱氣不能入侵，保護冰塊不融。不料李秋水給童姥一舉震倒，手中火摺脫手飛出，落在麻袋之上，登時燒著了棉花，熱力融化堅冰，化為水流，潺潺而下。

這棉花極易燃燒，燒了一袋，又是一袋，火頭越燒越旺，流下來的冰水也是越多，過不多時，第三層冰窖中已是積水尺餘。但石階上的冰水還在不斷流下，冰窖中積水漸高，慢慢的浸到了三人腰間。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師姊，你我兩敗俱傷，誰也不能活了，你──你解開──解開夢郎的穴道，讓──讓他出去罷。」三人心中都十分的明白，過不多時，冰窖中積水上漲，大家都非淹死不可。童姥冷笑道：「我自己行事，何必要你多說？我本想解他穴道，但你這麼一說，想做好人，我可偏偏不解了。小和尚，你是死在她這句話之下的，知不知道？」轉過身來，慢慢往石階上爬去，只須爬高幾級，便能親眼見到李秋水在水中淹死。雖然自己仍然不免一死，但只要親眼見到李秋水斃命的情狀，這大仇便算是報了。李秋水眼見她一級級的爬了上去，而寒氣徹骨的冰水也已漲到了自己胸口，她體內真氣激盪，痛苦無比，反盼望冰水愈早漲到口邊愈好，溺死於水，那是比猶如萬蟲咬嚙，千針攢刺的散功舒服百倍了。忽聽得童姥「啊」的一聲，一個觔斗翻了下來，撲通一響，水花四濺，摔跌在積水之中，原來她重傷之下，手足無力，爬了七八級石階，一塊拳頭大的碎冰順水而下，在她膝蓋上一碰，童姥穩不住身子，仰後便跌。這一摔跌，正好碰在虛竹的身上，將她一撞，又碰到李秋水的右肩。積水之中，三個竟是擠成了一團。

童姥跌了入水，她身裁遠比虛竹及李秋水矮小，其時冰水尚未浸到李秋水胸口，卻已到了童姥頸中。童姥受傷雖重，頭腦仍是十分清醒，她和李秋水所學的武功相同，此刻也正在苦受散功的煎熬，心想：「無論如何，要這賤人比我先死。」要想出手傷他，卻是兩人之間隔了一個虛竹，雖然她內力奔騰，無宣洩之處，但此刻便要將手臂移動一寸兩寸，也是萬萬不能，眼見虛竹的肩頭和李秋水肩頭相靠，心念一動，便道：「小和尚，你千萬不可運力抵禦，否則是自尋死路。」不待虛竹回答，內力一催，便向虛竹攻了過去。李秋水立時身子一震，察見童姥以內力相攻。童姥此舉其實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要知她此刻無法運氣，內力不能補充，多一分消耗，便早一刻斃命，但她若不相攻，積水上漲，三個人中必定是她先死。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姊姊，你是逼得我非同歸於盡不可。」立運內力回攻。虛竹處身兩人之間，先覺挨著童姥身子的那條臂膀之上，有股熱氣傳來，跟著靠在李秋水肩頭的那個肩膀上，也有一股陽和之氣入侵，霎時之間，兩股熱氣在他體內激盪衝突，猛烈相撞。原來童姥和李秋水功行相若，勢均力敵，各受重傷之後，仍舊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兩人的內力接觸之後，僵持半途，都停在虛竹身上，誰也不能攻向敵人身上，這麼一來，可就苦了虛竹，身受左右夾攻之厄幸，好在他曾蒙無崖子以七十年的功力相授，三個同門的內力都是旗鼓相當，只成相持不下的局面，他倒也沒在這兩大高手的夾擊下送了性命。

三人中童姥最是心驚，只覺得冰水漸升漸高，自頭頸到了下頦，又自下頦到了下唇。她連連催發內力，要在最後的時刻中擊斃情敵，偏偏李秋水的內力源源而至，顯非一時三刻之間所能耗竭。但聽得水聲淙淙不絕，口中一涼，已有一縷冰水鑽入了嘴裏。童姥一驚之下，身子自然而然的向上一抬，無法坐穩，竟在水中浮了起來。原來她少了一腿，遠比常人容易浮起。這一來死裏逃生，她索性仰臥水面，將後腦浸在積水之中，只露出口鼻呼吸，登時心中大定，尋思水漲人高，我這斷腿人在水中反佔便宜，手上內力，仍是不絕的向外傳出。虛竹大聲呻吟，叫道：「師伯、師叔，你們再鬥下去，終究難分高下，小侄可就活生生的給你們害死了。」但童姥和李秋水這一鬥上了手，成為高手比武中最兇險的比拼內力局面，誰先罷手，誰先喪命，何況二人均知這場比拼不論勝敗，終於是性命不保，所爭者不過是誰先一步斷氣。兩人都是十分心高氣傲，這怨毒累積了數十年，一發不可收拾，那一個肯先罷手？再者內力離體他去，精力雖是越來越衰，這散功之苦，卻也因此而消解了。

又過一頓飯時分，冰水漲到了李秋水口邊，她不識水性，不敢學童姥這麼浮在水面，當即停閉呼吸，以「龜息功」與敵人相拚，任那冰水漲過了眼睛、眉毛、額頭，渾厚的內力卻仍是不絕的向外發出。虛竹咕嘟、咕嘟、咕嘟連喝了三口冰水，大叫：「啊喲，我──我──咕嘟──咕嘟──我──咕嘟──」正彷徨間，突然眼前一黑，甚麼都看不見了。他急忙閉嘴，以鼻呼吸，但吸氣之時，胸口氣悶無比。原來這冰窖密不通風，棉花燒了半天，將三層冰窖中的助燃之氣都快燒光了，燃燒不暢，火頭自熄。虛竹和童姥呼吸為難，反是李秋水正在運使「龜息功」，並無知覺。

火頭雖熄，冰水仍是不絕的流將下來。虛竹在黑暗之中，但覺冰水淹過了自己嘴唇，淹過了人中，漸漸浸及鼻孔，心中只想：「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而童姥和李秋水仍是不停的分從左右攻到。

# 第一零七回 啼笑皆非

虛竹既感體內真氣奔騰，似乎五臟六腑都易了部位，同時冰水離鼻孔只是一線，再上漲三分，那便無法吸氣了，苦在穴道被封，要將頭頸抬上一抬，也是不能。可是說也奇怪，過了良久，冰水竟然不再上漲，原來棉花之火既熄，冰塊便不再融。又過一會，只覺人中上有些刺痛，這層刺痛之感越來越是厲害，漸漸傳到下頦，再到頭頸。原來第三層冰窖中堆滿冰塊，極是寒冷，冰水流下之後，又慢慢凝結成冰，竟將童姥、李秋水、虛竹三人都凍結在冰中了。

堅冰一結，童姥和李秋水的內力就此隔絕，不能再傳到虛竹身上，但二人十分之九的真氣內力，卻也因此而盡數封在虛竹體內，彼此鼓盪衝突，越來越是厲害，虛竹只覺全身皮膚似乎都要爆裂開來，雖在堅冰之內，仍是炙熱煩躁不堪。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間全身一震，兩股熱氣竟和體內原有的真氣合而為一，不經引導，自行在他各處經脈穴道中迅速無比的奔繞起來。原來他身子被封在冰內，童姥和李秋水的真氣相持不下，終於和無崖子傳給他的真力歸併，合三為一，力道沛然不可復禦，所到之處，被封的穴道立時衝開。

虛竹一感到身上束縛除去，而內息兀自奔騰遊行，洶湧不已，雙手輕輕一振，喀喇喇一陣響，結在身旁的堅冰立時崩裂，他站起身來，只覺冰窖中的氣悶異常，呼吸為艱，心想：「不知師伯師叔二人性命如何，需得先將她們救了出去。」伸手一摸，觸手處冰涼堅硬，二人都已結在冰中，他心中驚惶，不及細想，將二人連冰帶人，一手一個的提了起來，去到第一層冰窖中，推開兩重木門，只覺一陣清新氣息撲面而來，只吸得一口氣，便是說不出的舒服受用。門外明月在天，花影鋪地，卻是深夜時分。

他心頭一喜：「黑夜中闖出皇宮，那是容易得多了。」提著兩團冰塊，奔向牆邊，提氣一躍，突然間身子冉冉向上升去，高過牆頭丈餘，升勢兀自不止。虛竹不知自己體內的真氣竟有如許妙用，只怕越升越高，「啊」的一聲竟叫了出來。四名西夏國的御前護衛正在這一帶宮牆外巡查，聽到人聲，一齊奔來察看，但見兩塊大水晶夾著一團灰影越牆而出，實不知是甚麼怪物。四人驚得獃了，張大了口合不攏來，只見三個怪物一晃之間，沒入了宮牆外的樹林。四人吆喝著追去，那裏還有蹤影？四人疑神疑鬼，爭執不休，有的說是山怪，有的說是花妖。

虛竹一出皇宮，放步而行，腳下走的都是青石板大路，兩旁密密層層的盡是人家屋宇。他不敢停留，只是向西疾衝。奔了一會，到了城牆腳下，他又是一提氣便上了城頭，翻城而過，城頭上守卒無甚武功，只是眼睛一花，甚麼東西也沒看清。虛竹直奔到離城十餘里，再無一所房屋的荒郊，才停了腳步，將兩團冰塊放下，心道：「須得盡早除去她二人身外的冰塊。」尋到一處小溪，便將兩團冰塊浸在溪水之中。月光下見童姥的口鼻露在冰塊之外，只是雙目緊閉，也不知她是死是活。眼見兩塊團冰上的碎冰一片片隨水流開，虛竹又抓又剝，將二人身外的堅冰除去，然後將二人從溪水中提出，摸一摸各人額頭，居然各有微溫，當下將二人遠遠放開，生怕她們醒轉後又再廝拼。忙了半日，天色漸明，待得東方朝陽升起，樹頂雀鳥喧噪，只聽得北邊樹下的童姥「咦」的一聲，南邊樹下李秋水「啊」的一聲，兩人竟然同時醒了過來。

虛竹大喜，一躍而起，站在兩人中間，連連合十行禮，說道：「師伯、師叔，咱們三人死裏逃生，這一場架，可再也不能打了！」童姥道：「不行，賤人不死，豈能罷手？」李秋水道：「仇深似海，不死不休。」

虛竹聽二人言語之中，仍足充滿了怨毒之意，不由得大驚失色，雙手亂搖，說道：「你們兩位若生死相拼，我可──我可──」只見李秋水伸手在地下一撐，便欲縱身向童姥撲來，童姥雙手一圈，凝力待擊。那知李秋水剛伸腰站起，便「啊」的一聲，重行軟倒；童姥雙臂說甚麼也圈不成一個圓圈，倚在樹上只是喘氣。要知道二人雖是身負絕世神功，但適才這一場拼鬥，已將真氣內力都傳到虛竹身上，自身所餘只是聊足苟延殘喘而已，這時雖想鼓勇再鬥，卻是有心無力，要知童姥今年已九十六歲，李秋水亦已八十餘歲，同負重傷，實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

虛竹見二人無力搏鬥，心下大喜，道：「這樣才好，兩位且歇一歇，我去找些食物來給兩位吃。」只見童姥和李秋水各自盤膝而坐，手心腳心均翻著向天，姿式竟是一模一樣，知道這兩個同門師姊妹正在全力運功，只要誰先能凝聚一些力氣，先發一擊，對手絕無抗拒的餘地。這麼一來，虛竹卻又不敢離開，生怕自己一轉身，回來時兩人中便有一個已然屍橫就地。他瞧瞧童姥，又瞧瞧李秋水，但見二人都是皺紋滿臉，形容枯槁，心道：「二人都是這麼一大把年紀，竟然還是如此看不開，火氣都這麼大。」這時日光漸暖，虛竹抖了抖衣衫，啪的一聲，一物掉在地下，卻是無崖子所給他的那幅圖畫。這軸畫乃是絹畫，浸濕之後，並未破損，但畫上丹青，卻頗有些模糊了。虛竹將畫攤在石上，就日而曬。李秋水聽到聲音，微微睜目，見到那幅畫，尖聲叫道：「拿來給我看，我才不信師哥會畫這賤婢的畫像。」童姥也叫道：「別給她看！我要親手炮製她。若是氣死了這小賤人，豈不便宜了她？」李秋水哈哈一笑，道：「我不要看了！你怕我看畫，足見畫中人並不是你。師哥丹青妙筆，豈能圖傳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侏儒？他又不是畫鍾馗來捉鬼，畫你幹甚麼？」

童姥一生最傷心之事，就是練功失慎，以致永不長大，成為侏儒。此事也可說是李秋水當年種下的禍胎，當童姥練功正在要緊關頭之時，李秋水大叫一聲，令她走火，真氣走入岔道，從此再也難以復原。這時聽她又提起自己的生平恨事，以自己形體上的缺陷加以嘲笑，不由得怒氣填膺，叫道：「賊賤人，我──我──我──」李秋水冷冷的道：「你怎樣？」童姥道：「總算你這賊賤人運氣好，趕著在我練成『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之前尋到了我。若是再遲一天，哼哼，只要再遲得一天，你在我手下，就夠你受了。」李秋水道：「你練你的功夫，難道我這幾十年是白過的麼？我跟你說，三百六十面青銅鏡上所載的『天鑒神功』，小妹是揣摩出來了。就算你練成了鬼功夫，我的『天鑒神功』難道敵不住你？」童姥怔了一怔，道：「『天鑒神功』給你揣摩出來了？我不信，胡說八道，瞎吹法螺。」李秋水哼了一聲，道：「誰要你相信。只可惜──我──我──中了你的奸計，否則叫你見識見識『天鑒神功』的厲害。」童姥道：「就算你揣摩到了『天鑒神功』的訣竅，又豈能擋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的一擊？我單是一招『拈花微笑』，你就萬萬化解不了。」李秋水道：「誰知道你的『拈花微笑』是甚麼鬼門道！矮冬瓜拈花微笑，醜人多作怪，再美也不到那裏去。」童姥大怒，掙扎著站起來要施展這招「拈花微笑」的殺手，可是說甚麼也站不起來，無可奈何之下，向虛竹道：「你過來。」虛竹走近身去，道：「師伯有何吩咐？」童姥道：「我把這一招教你，你去打這賤人，瞧她如何抵擋。」虛竹搖頭道：「我是兩不相助，不能去打師叔。」童姥更是忿怒，道：「好，你不用真的打她，只須演個姿式給她瞧瞧。」

虛竹見二人劍拔弩張，只要稍有力氣，便會撲上去廝打，二人若是再打成一團，那是非分生死不可了，聽童姥說只是要他演一個姿式給李秋水瞧瞧，那倒是不會有甚麼損傷之事，便道：「很好，請師伯指教。」童姥道：「你附耳過來，別讓這賤人學去了訣竅。」李秋水道：「呸！你這點微末道行，難道我還希罕？」虛竹向李秋水望了一眼，臉有歉然之意，便俯耳到童姥口邊。童姥將這招「拈花微笑」詳加解釋，教他如何運氣，如何發力。這三個月來，虛竹曾受過童姥不少指教，自上樹飛躍、投擲松球、拍人穴道，以至「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上乘功夫，可說武學上已極有根基，這一招「拈花微笑」經她一說，便已領會，再問了幾處疑難，心中默想一遍，走到李秋水身前，說道：「師叔，師伯命我演一招功夫，請你老人家指點。」

李秋水臉上變色，心想：「小和尚一直和這矮冬瓜在一起，自然是她的心腹，何況她有鐵指環在手，掌門人的號令，小和尚不敢不聽。看來今日我大限已到，小和尚是要向我下毒手了。」但見虛竹左手一舉，大拇指和食指作虛拈花枝之狀，臉上現出溫和可親的笑容，右手緩緩抬起，兩根手指輕輕一彈，似在彈去花朵上的露珠，卻聽得嗤的一聲輕響，一丈外的一株大松樹幹出現了一個小孔。李秋水心中一驚：「好厲害的指力！」童姥罵道：「笨蛋！為甚麼有聲音？內力運得不純，知不知？」虛竹道：「是！」依樣又試一次，手勢更加柔和圓熱，那松樹上又出現一孔，聲音卻是細微得多，幾不可聞。童姥哼了一聲，道：「還是有聲音！不過運功的法門是對了！賊賤人，這一招若是由我來發，是半點聲音也沒有的，你擋得了麼？」李秋水見虛竹兩指都彈向松樹，才知他確無加害自己之意，登時放心。她和童姥鬥了一生，如何肯輸這口氣？說道：「賢侄，你尊姓大名，我還沒請教。」虛竹聽她言語甚是有禮，忙道：「不敢，我本是在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法名叫做虛竹，只恨自己不肖，犯了清規戒律，這和尚是做不成了。我──我自幼沒有父母，也不知自己俗家的姓名。」言下黯然。

李秋水點點頭，道：「賢侄，那也不必難過，禪家言道心即是佛，做不做和尚也無多大分別，只要多行善事，俗家居士一樣能修成正果。你既入本門，你師父道號無崖子，你就叫做『虛竹子』罷！」虛竹做不成和尚，僧不僧，俗不俗，本來大是彷徨，聽李秋水這麼一開導，心中登時有了歸宿，不禁大喜，合十道：「多謝師叔，多謝師叔！我──我感激不盡。」李秋水是西夏國的皇太妃，武功既高，位望又尊，那把旁人瞧在眼內？何況她向來是個陰險忌刻之人，此番所以對虛竹如此客氣，全因自己武功已失，生怕虛竹對自己乘危下手，是以用言語籠絡於他，見虛竹喜形於色，其意甚誠，又道：「賢侄，你為人甚好，我一見你便很歡喜，定有大大的好處給你。」

童姥怒罵：「放屁，放屁！小和尚，別聽這賤人的花言巧語。這賤人從來只喜歡英俊風流的美少年，你這副尊容，她本來一見便生氣，絕不肯跟你多一句話，說甚麼『我一見你便很歡喜』，真是漫天大謊。賊賤人，你擋不住我這招『拈花微笑』，乘早認輸。向小和尚勾勾搭搭，又有何用？」她生就一副霹靂火爆的脾氣，雖在重傷之餘，仍不稍減。李秋水冷笑道：「『拈花微笑』這個名稱倒是不錯，我道既安了這麼個好名字，必有了不起的氣候，那知竟是如此平庸，豈不笑歪旁人嘴巴？我只須施展『天鑒神功』中的『凌波微步』，輕輕巧巧的便將你這一指避開了。」童姥一怔，道：「你會凌波微步？嘿嘿，胡吹大氣，誰能相信了？」

李秋水向虛竹道道：「賢侄，我這凌波微步，是一種巧妙無比的步法，你學會之後，不論遇到任何強敵，都能輕易避開。」虛竹大喜，道：「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生平不喜傷人，若能避開對方，不和他動手，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李秋水微笑道：「賢侄心地甚好，將來必定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虛竹聽她如此稱讚自己，不由得脹紅了險，甚是忸怩。童姥罵道：「不要臉！除了拍馬屁，你還有別的本事沒有？」李秋水不去理她，續向虛竹道：「這凌波微步，乃從易經的六十四卦中變化出來，你學過易經沒有？」易經是儒家的典籍，道家倒也學者甚眾，佛家卻是不學的。虛竹搖了搖頭，道：「沒有。」李秋水道：「那也不打緊，日後我再慢慢教你。今日我先教你一步，從『同人』到『歸妹』的步法。」於是拔下頭上的珠釵在地下慢慢畫了個圖樣，教虛竹依圖而行。雖然說是一步，但身子左斜右擺，腳步似後實前，卻也十分繁複。童姥遠遠望見，透了口涼氣，心道：「這果然是『凌波微步』，居然給這賤人揣摩出來了。」她是個十分性急之人，叫道：「好，這一步算你走對了，避開我這招『拈花微笑』。但我一招既過第二招跟著來，那是一招『三龍四象』，威力無窮的招數，掌力中夾有金剛神指的指力，你又如何趨避？小和尚，快快，快過來，我教你這招『三龍四象』。」李秋水微笑道：「賢侄，你師伯叫你，你就去學罷，多學些武功，對你也大有好處。」當下虛竹走到童姥身前，又學了這一招「三龍四象」。這一招施展之時，果然是剛猛無儔，十指齊出，松樹上登時被指力刺出十個小孔，雙掌的掌力跟隨而至，啪的一響，一株松樹從中斷絕。虛竹沒料到這一招竟是如此厲害，不由得吃了一驚。李秋水道：「這一招掌力中挾有指力，施展時太過霸道，而且出手時沒有迴旋餘地，一打便取了敵人性命，要想饒他也是不成。」虛竹點點道：「正是。我也覺得這一招不大好。」童姥大怒，喝道：「臭和尚，你膽敢附和這賤人，說我的招數不好？」虛竹道：「不是不好，只是──只是太兇了一點。」童姥道：「對付壞人，當然越兇越好，趕盡殺絕才對，留甚麼餘地？」李秋水道：「賢侄，我師姊向我施展這一招殺手，掌風指力籠罩十丈方圓，以凌波微步閃避雖然可以，但不免落了下風，勢必要給她連攻十餘招，無法還手。」童姥得意洋洋的道：「你知道就好。」李秋水道：「最好抵禦之法，是順著對方的掌力指力飄身後退，示人以弱，但當對方力道將消未消、將絕未絕之際，突然吐氣反擊，攻她個出其不意。」於是又傳了他一招。童姥待見虛竹演將出來，忍不住讚了一聲，道：「這一招虧你想得出，也可算是武學中古往今來的傑作了。」李秋水道：「不敢當，多謝姊姊謬讚，遇到姊姊出手指教，小妹不敢不盡全力。」童姥喝道：「你得意甚麼？我這招後著你又化解得了麼？小和尚，快過來，演給她看，演給她看！」話休絮煩，師姊妹倆殫精竭慮，將生平絕學一招招的傳給虛竹，務求折服對方。但二人同門學藝，後來各有際遇，武功上均有大成，一個修練「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雖然功虧一簣，但種種功行門道，全已了然於胸；另一個將逍遙派武學最上層的「天鑒神功」學成。兩人在武學上都可說是登堂入室，蔚為一代宗匠，誰也勝不了誰，先前真的動手，不論武功、機智、經驗、體力，已是難分高下，此刻單比招數，更無法分出勝負。兩人所授的招數越來越難，好在虛竹體內已融合逍遙派三大高手的內力，氣隨意轉，不論多麼奇妙古怪的招數，他學會之後，都能正確無誤的搬演出來。

童姥和李秋水全力求勝，虛竹凝神學招，心無旁騖，竟然忘了饑渴，直到天色昏黑，虛竹所演的招數旁人再也無法瞧見，童李二人這才無可奈何的住口罷鬥。虛竹彈石上天，打下十幾隻鳥雀，便在溪邊洗剝燒烤，三個人吃了一頓，又以雙手掬了溪水，分別給童李二人飲用。虛竹和尚自變成虛竹子之後，不忌葷腥。殺戒也不再守了。次晨一早，虛竹尚在睡夢之中，便給童姥大聲喝醒，說道有一記絕招，要他快快學了，好去考較李秋水。待得虛竹學會演出，李秋水一口氣應了三招，連消帶打，守中含攻，竟然也是妙著紛呈。如此日復一日，轉眼間竟過了二十餘天，童李二人傷勢難愈，每日竭盡心力的相鬥，雖不親自出手，但所耗精神卻也著實不少。眼看她二人臉色越來越是憔悴，說話之時，也是日益有氣無力，虛竹苦口相勸二人暫且罷鬥，各自回家休養身體。但童李二人均知自己傷重難痊，若是分手，那是永無相見之日，非叫對方比自己先死不可。

二人相鬥之處，本離西夏國都城靈州不遠，只是縮在山坳中十分偏僻之地，居然並未給西夏國一品堂中諸高手發現。如此又鬥數日，童李二人所出招數屢有重複，就是偶有巧妙新招，那也是苦思良久，方能使出。虛竹心想：「這般纏鬥，不知何日方了？說不得，我只好得罪師伯師叔，硬生生將她們拆開。我背李師叔遠遠走開，令她二人彼此不能見面，說話也彼此不能聽到；再回來負了童師伯他去。她們就是罵我，也只好如此了。」只是此刻他所學的巧妙奇幻招數，無慮數千，數月來浸潤於高深武學之中，已不由自主的生出極強的興趣來。童姥使出一招之後，他企盼知道李秋水如何對付，而在李秋水高招的進攻之下，又極想瞧瞧童姥怎生反擊。二人每一招都扣得極緊，竟令虛竹找不到餘暇來將二人分開，不免一日又一日的拖延下去。這日午後，童姥說了一招，沒解釋到一半，一口氣提不上來，險些便要昏暈過去。李秋水冷笑相嘲，道：「你認輸了罷？當真出手相鬥之際，那有──那有──那有──」她連說了三個「那有」，竟是連連咳嗽。便在這時，西南角上忽然傳來叮噹、叮噹，幾下清脆的駝鈴之聲。童姥一聽之下，突然精神大振，從懷中摸出一個黑色的短管，說道：「你將這管子彈上天去。」李秋水的咳嗽聲卻越來越急。虛竹不明其中原因，當即將那黑色小管扣在中指之上，向上一彈，只聽得一陣尖銳之極的哨聲，從那管中發了出來。這時虛竹的指力何等了得，那小管筆直的射上天去，沒入雲端，仍是嗚嗚嗚的響過不停。虛竹心中一驚，道：「不好，師伯這小管乃是信號，他是叫人來對付李師叔了。」當即奔到李秋水面前，俯身低聲說道：「師叔，師伯有幫手來啦，我背了你逃走。」

只見李秋水閉目垂頭，咳嗽也已停止，一動也不動了。虛竹吃了一驚，伸手去探她鼻息時，竟然沒了呼吸。虛竹更是驚惶，叫道：「師叔，師叔！」輕輕推了推她肩頭，想推她醒轉，不料李秋水應手而倒，斜臥於地，卻是死了。童姥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小賤人嚇死了。哈哈，我大仇報了，賊賤人終於先我而死，哈哈，哈哈──」她激動之下，氣息難繼，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

但聽得嗚嗚之聲，自高而低，那黑色小管從雲端中掉了下來，虛竹伸手接住，正要去瞧瞧童姥，只聽得蹄聲急促，夾著叮噹、叮噹的鈴聲，數十匹駱駝自西南方急馳而至。虛竹回頭一望，但見駱駝背上所騎的都是女子，一色的淡綠衣衫，遠遠奔來，宛如一片綠雲，聽得幾個女子聲音叫道：「教主，屬下追隨來遲，罪該萬死。」

這數十騎駱駝奔馳近前，駝上女子遠遠見到童姥，便即躍下駱駝，在童姥面前拜伏在地。虛竹見這女子當先一人也是個老婦，已有五六十歲年紀，其餘的或長或少，四十餘歲以至十七八歲的都有，人人對童姥極是敬畏，俯伏在地，不敢仰視。童姥哼了一聲，怒道：「你們都當我已經死了，是不是？誰也沒有把我這老太婆放在心上了。沒人再來管束你們，大夥兒逍遙自在，無法無天了。」她說一句，那老婦在地下重重的磕一個頭，說道：「不敢。」童姥道：「甚麼不敢？你們若是當真還想到姥姥，為甚麼只來了這一點兒人手？」那老婦道：「啟稟教主，自從那晚教主離宮，屬下個個焦急得了不得──」童姥怒道：「放屁，放屁！」那老婦道：「是，是！」童姥更加惱怒，喝道：「你明知是放屁，怎地膽敢在我面前放屁？」那老婦不敢作聲，只有磕頭。虛竹尋思：「我少林寺方丈威重無比，但和童姥相比，怎及得上她威勢的十分之一？」童姥道：「你們焦急，那便如何？怎地不趕快下山尋我？」那老婦道：「是，是！屬下九天九部一商議，立即分頭下山，前來伺候教主。屬下昊天部向東方恭迎教主大駕，其餘陽天部向東南方、赤天部向南方、朱天部向西南方、成天部向西方、幽天部向西北方、玄天部向北方、鸞天部向東北方，鈞天部則把守本宮。屬下無能，追隨來遲，該死，該死！」說著連連磕頭。

童姥道：「你們個個衣衫破爛，這四個多月中，路上想來也吃了點兒苦頭。」那老婦聽得童姥話中微有獎飾之意，臉上不禁露出喜色，道：「若得為教主盡力，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些少微勞，原是屬下該盡的本份。」童姥道：「我練功未成，猝逢強敵，給賊賤人削去了一條腿，險些性命不保，幸得我師侄虛竹子相救，這中間的艱危，實是一言難盡。」一眾青衫女子一齊轉過身來，向虛竹叩謝，說道：「先生大恩大德，賤妾等雖然粉身碎骨，亦是難報於萬一。」突然之間有這許多女人一齊向他磕頭，虛竹不由得手足無措，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忙也跪下來還禮。童姥喝道：「虛竹站起！她們都是我的奴婢，你怎可自失身份？」虛竹又說了幾句「不敢當」，這才站起。童姥除下手指上的鐵指環，向虛竹擲來，虛竹雙手一合，接在手中。童姥道：「你是逍遙派的掌門，我又已將生死符、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陽掌等一干功夫傳你，從今日起你便是飄渺峰靈鷲宮的主人，靈鷲宮九天九部的奴婢，生死一如你的喜歡。」虛竹大驚，道：「師伯，師伯，這個萬萬不可。」童姥怒道：「甚麼萬萬不可。這九天九部的奴婢辦事不力，沒能及早迎駕，累得我屈身布袋，竟受烏老大這種狗賊的虐待侮辱，最後仍是不免斷腿喪命──」

那些女子嚇得全身發抖，求道：「奴僕等該死，教主開恩。」童姥向虛竹道：「這昊天部諸婢，總算找到了找，罪責可以輕一些，其餘八部的一眾奴婢，斷手斷腿，由你去處置罷。」那些女子叩首道：「多謝教主。」童姥喝道：「怎地不向新教主叩謝？」眾女忙又向虛竹叩謝。虛竹雙手亂搖，道：「罷了，罷了！我怎能做你們的主人？」童姥道：「我雖命在頃刻，但親眼見到賊賤人先我而死，生平武學，又得了個傳人，可說死也瞑目，你竟不肯答應麼？」虛竹道：「這個──我是不成的。」童姥哈哈一笑，道：「那個夢中姑娘，你想不想見？你答不答應我做靈鷲宮的主人？」虛竹一聽她提到「夢中姑娘」，全身為之一震，再也無法拒卻，只得紅著臉點了點頭，童姥笑道：「很好，很好，你將那幅圖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道路。」

虛竹心想李秋水已死，這畫已無用處，既然童姥要撕爛了洩憤，且也由她，於是將那幅圖畫取了過來。童姥伸手拿過，就著日光一看，不禁「咦」的一聲，臉上現出又驚又喜的神色，再一審視，突然哈哈大笑，叫道：「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聲中，兩行眼淚從頰上滾滾而落，頭頸一軟，腦袋垂下，就此無聲無息。虛竹一驚，伸手去扶時，只覺她全身骨骼如綿，縮成一團，竟是死了，靈鷲宮昊天部一眾青衫女子圍將上來，哭聲大振，甚是真切，原來這些女子每一個都是在艱難困危之極的境遇中，由童姥出手救出，童姥御下雖嚴，但人人感激她的恩德。

虛竹想起四個多月中和童姥寸步不離，蒙她傳授了不少武功，同時察覺她雖然脾氣乖戾，對待自己可說甚好，此刻見她一笑身亡，心中難過，也伏地哭了起來。忽聽得背後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嘿嘿，姊姊，終究是你先死一步，到底是我勝了，還是我勝了！」虛竹聽得是李秋水的聲音，大吃一驚，心想怎地死人又復活了？一躍而起，轉過身來，只見李秋水身子已然坐直，背靠樹上，說道：「賢侄，你把那幅畫拿過來給我瞧瞧，為甚麼姊姊又哭又笑，啼笑皆非的西去？」虛竹輕輕扳開童姥的手指，將那幅畫拿了出來，一瞥之下，見那畫上仍是那個宮裝美女，面貌就和王玉燕一般無異，只是水浸之後又再曬乾，筆劃有許多地方模糊了，他走向李秋水，將那畫交了給她，李秋水接過畫來，淡淡一笑，道：「你們教主和我苦拼數十日，終於不敵，你們這些螢燭之光，也敢和日月相爭麼？」虛竹一回頭，只見一眾青衫女手按劍柄，神色極是悲憤，顯然是要一擁而上，殺李秋水而為童姥報仇，只是未得新主人的號令，不敢貿然動手。

虛竹泣道：「師叔，你，你──」李秋水道：「你師伯武功是很好的，就是有時候不大精細。她救兵一到，我那裏還有抵禦的餘地，自然只好詐死。嘿嘿，終於是她先我而死。她全身骨碎筋斷，吐氣散功，這種死法，卻是假裝不來的。」虛竹道：「在那冰窖中惡鬥之時，師伯也曾假死，騙過了師叔一次，大家扯直，可說是不分高下。」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在你心中，總是偏向你師伯一些。」一面說，一面將那畫展開來，一瞥之下，臉上神色便即大變，雙手不住發抖，連得那畫也是簌簌顫動，低聲道：「是她，是她，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她雖然發笑，但笑聲之中，充滿了愁苦傷痛。虛竹情不自禁的為她難過，道：「師叔，那是怎麼了？」心下尋思：「一個說『不是她』，一個說『是她』，卻不知到底是誰？」李秋水向畫中的美女凝神良久，道：「你看，這人嘴角也有個酒窩，右眼旁有顆黑痣，是不是？」虛竹看了看畫中美女，點頭道：「是！」李秋水黯然道：「她是我的小妹子！」

虛竹更是奇怪，道：「是你的小妹子？」李秋水道：「我小妹子容貌和我十分相似的，只是她有酒窩，我沒有；她右眼旁有顆小小黑痣，我也沒有。」虛竹「嗯」了一聲。李秋水又道：「師姊本來說道：師哥替她繪了一幅畫像，朝夕不離，我早就不信，卻──卻──卻料不到竟是小妹。到──到底──這幅畫是怎麼來的？」虛竹當下將無崖子如何臨死時將這幅畫交了給自己，如何命自己到天山來尋人傳授武藝，童姥見了這畫後如何發怒等情，一一說了。

李秋水長長嘆了口氣，道：「姊姊初見此畫，只道畫中人是我，一來相貌甚像，二來師哥一直和我很好，何況──何況姊姊和我相爭之時，小妹子還只十九歲，她又不會絲毫武功，姊姊說甚麼也不會疑心到是她，全沒留心到畫中人的酒窩和黑痣。唉，小妹子，你好，你好，你好！」

# 第一零八回 鷲宮新主

李秋水連說了兩聲「你好」，不禁怔怔的流下淚來。虛竹心想：「原來師伯和師叔雖對師父都是一往情深，師父心目之中，卻是另有其人。卻不知師叔這個小妹子，是不是還在人間？師叔說她完全不會武功，怎麼師父又命我持此圖像來尋師學藝？」忽聽得李秋水尖聲叫道：「姊姊，你我兩個都是可憐蟲，都──都──教這沒良心的給騙了，哈哈，哈哈，哈哈！」她大笑三聲，身子一仰，翻倒在地。虛竹俯身去看時，但見她口鼻流血，氣絕身亡，看來這一次再也不會是假的了。虛竹瞧著兩具屍首，不知如何是好。昊天部為首的老婦說道：「主人，咱們是否要將教主遺體運回靈鷲宮隆重安葬？敬請主人示下。」虛竹過：「該當如此。」他指著李秋水的屍身道：「這位──這位是你們教主的同門師妹，雖然她和教主生前有仇，但──但死時怨仇已解，我看──我看也──不如一並運去安葬，你們以為怎樣？」那老婦躬身道：「謹遵吩咐。」虛竹心下甚慰，他本來生怕這些青衫女子仇恨李秋水，不但不願運她屍首去安葬，說不定還會毀屍洩憤，不料竟是半分異議也無，殊不知童姥治下眾女對主人敬畏無比，從不敢有半分違拗，虛竹既是她們新主人，自是言出法隨，一如所命。

那老婦指揮眾女，用毛氈將兩具屍首裹好，放上駱駝，然後恭請虛竹上駝，虛竹讓遜了幾句，心想事已如此，總得親眼見到童李二人遺體入土，這才回少林寺去待罪，是領責後重行受戒，還是索性還俗，都得聽方丈及師父的示下。問起那老婦的稱呼，那老婦道：「奴婢夫家姓余，教主叫我『小余』，主人隨便呼喚就是。」童姥九十餘歲，自然可以喚她「小余」，虛竹卻不能如此叫法，說道：「余婆婆，我道號虛竹子，大家平輩相稱便是，主人長，主人短的，豈不折殺了我麼？」余婆拜伏在地，流淚道：「主人開恩！主人要打要殺，奴婢甘受，求懇主人別把奴婢趕出靈鷲宮去。」

虛竹驚道：「快起來，何出此言？」忙伸手將她扶起，其餘眾女都跪下求道：「主人開恩。」原來童姥怒極之時，往往口出反語，對人特別客氣，對方勢必身受慘禍，苦不堪言。烏老大等洞主、島主逢到童姥派人前來責打辱罵，反而設宴相慶，便知再無禍患，即因此故，這時虛竹對余婆謙恭有禮，眾女只道他要下重責，一齊跪地求情。虛竹問明原由，再三溫言安慰，眾女卻仍是惴惴不安。虛竹上了駱駝後，眾女說甚麼也不肯乘坐，只是牽了駱駝，在後步行跟隨。虛竹道：「咱們須得盡快趕上靈鷲宮去，否則天時已暖，只怕教主的遺體途中有變。」眾女這才不敢違拗，但各人只在他坐騎之後遠遠隨行。虛竹要想問問靈鷲宮中情形，竟是不得其便。

一行人逕向西行，走了兩日，途中回到了陽天部的哨騎。余婆婆發出訊號，那哨騎回去報信，不久陽天部諸女飛騎到來，一色都是紫衫，先向童姥遺體叩拜，然後參見新主人。陽天部的首領姓石，三十來歲年紀，虛竹便叫她「石嫂」。他生怕眾女起疑，言辭間不敢客氣，只是淡淡的安慰了幾句，說她們途中辛苦。眾女大喜，一齊拜謝。

如此連日西行，昊天部、陽天部派出去的聯絡遊騎，將赤天、朱天、玄天、幽天、成天五部眾女都召了來，只有鸞天部是在極西之處搜尋童姥，未得音訊。靈鷲宮中原無一個男子，虛竹處身數百名女子之間，大感尷尬，幸好眾女對他十分恭敬，若非虛竹出口相問，誰也不敢向他說一句話，倒也使虛竹免了許多為難之處。

這一日正趕路問，突然間一名黑衣女子飛騎奔回，卻是玄天部在前探路的單騎，手中搖動黑旗，示意前途出現了變故。

那玄天部的哨騎奔到本部首領之前，急語稟告。玄天部的首領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名叫符敏儀，聽罷稟報，立即縱下駱駝，快步來到虛竹身前，說道：「啟稟主人，屬下哨騎探得，本宮舊屬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眾奴才，乘教主有難，居然大膽作反，正在攻打本峰。鈞天部嚴守上峰道路，一眾妖人無法得逞，只是鈞天部派下峰來求救的姊妹，卻給眾妖人傷了。」

眾洞主、島主起事造反之事，虛竹早就知道，本來猜想他們既然捉拿不到童姥，不平道人命喪己手，烏老大重傷後生死未卜，諒來知難而退，各自解散了，不料事隔四月，仍是聚集在一起，而且去攻打飄渺峰。他自幼生長於少林寺中，足不出戶，各種人情世故，實是一竅不通，遇上這件事，當真不知如何應付才是，沉吟道：「這個──這個──」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奔來，前面的是玄天部另一名哨騎，後面馬上橫臥著一個黃衫女子，滿身是血，左臂也給人斬斷了。符敏儀臉上滿是悲憤之色，道：「主人，這是鈞天部的副首領程姊姊，只怕性命不保。」

那姓程的女子已暈了過去，眾女急忙替她止血施救，眼看她氣息微弱，命在頃刻。虛竹見了她的傷勢，想起聰辯先生蘇星河曾教過他這門治傷之法，當即催駝近前，左手中指連彈幾下，已封閉了那女子斷臂近處的穴道，血流立止。第六次彈指時使的是從童姥那裏學的一招「星丸跳擲」，一股的北溟真氣直射入她臂根的「中府穴」中。那女子「啊」的一聲大叫，醒了轉來，叫道：「眾姊姊，快，快，快去飄渺峰接應，咱們──咱們擋不住了！」虛竹使這凌空彈指之法，倒不是故意炫耀神技，只是對方是個花信年華的女子，他雖已不是和尚，仍是謹守佛門子弟遠避婦女的習慣，覺得不便伸手和她身體相觸，不料數彈之下，應驗如神。要知他此刻身集童姥、無崖子、李秋水逍遙派三大名家之所長，功力淵深，招數精奇，實是非同小可，縱然童姥等三人復生，內功武功也已遠為不如。諸部群女遵從童姥之命，奉虛竹為新主人，然見他年紀既輕，言行又有點獃頭獃腦，傻里傻氣，內心其實並不如何敬服，何況靈鷲宮中諸女個個是吃過男人大虧的，不是為男人始亂終棄，便是給仇家害得家破人亡，在童姥乖戾陰狠的脾氣薰陶之下，都是視男人有如毒蛇猛獸。此刻見他一出手便是靈鷲宮本門的功夫，功力之純，實已登峰造極。眾女驚震之下，齊聲歡呼，不約而同的拜伏在地。

虛竹驚道：「這算甚麼？快快請起，請起。」此時早已有人向那姓程女子告知。教主已然仙去，這位青年既是教主恩人，又是她的傳人，乃是本宮新主。那女子名叫程青霜，掙扎下馬，對虛竹跪拜參見，說道：「謝主人救命之恩，請──請──主人相救峰上眾姊妹，大夥兒支撐四月，寡不敵眾，實在是危──危殆萬分。」說了幾句話，伏在地下，連頭也抬不起來。虛竹急道：「有話好說，不必多禮。石嫂，你快扶她起來。余婆婆，你──你想咱們怎麼辦？」

余婆婆和這位新主人同行了八九日，雖然今日方始見得他的功夫，卻早知他忠厚老實，不通世務，便道：「稟奉主人，此刻去飄渺峰，尚有兩日行程，最好請主人命奴婢率領本部，立即趕去應援救急。主人隨後率眾而來。主人大駕一到，眾妖人自然冰消瓦解、不足為患。」虛竹點了點頭，但覺得有點不妥，一時未置可否。余婆轉頭向符敏儀道：「符妹子，主人初顯身手，鎮懾群妖，身上法衣似未足以壯觀瞻。你是本宮針神，便給主人趕製一襲法衣罷！」符敏儀道：「正是！妹子也正這麼想。」虛竹一怔，心想在這緊急當口，怎麼做起衣衫來了？當真是婦人之見。

眾女眼光都望著虛竹，等他下令。虛竹一低頭，見到身上所穿的那件僧袍又破爛，又骯髒，四個月不洗，自己也覺奇臭難當，混在這許多衣飾鮮麗的女子之中，不由得甚感慚愧，何況自己已經不是和尚，仍是穿著僧衣，大是不倫不類。其實眾女既已奉他為主，那裏還會笑他衣衫的美醜？各人群相注目，也不是看他的服色，但虛竹自慚形穢，神色忸怩。余婆等了一會，又問：「主人，奴婢這就先行如何？」

虛竹道：「咱們一塊兒去罷，救人要緊。我這件衣服實在太髒，待會我──我去洗洗。」一催駱駝，當先奔了出去。眾女敵愾同仇，一齊催動坐騎急馳。那駱駝最有是力，快跑之時，疾逾奔馬，眾人直奔出數十里，這才覓地休息，生火做飯。

余婆指著西北角上雲霧中的一個山峰，向虛竹道：「主人，這便是飄渺峰了。這山峰終年雲封霧鎖，遠遠望去，若有若無，聽以叫作飄渺峰。」虛竹道：「此去恐怕尚有百里之遙，咱們早到一刻好一刻，大夥兒乘夜趕路罷。」眾女都應道：「是！多謝主人關懷鈞天部奴婢。」用過飯後，騎上駱駝又行。急馳之下，途中倒斃了不少駱駝，到得飄渺峰腳下時，已是第二日黎明。符敏儀雙手捧著一團五彩斑斕的物事，躬身向虛竹道：「奴蜱工夫粗陋，請主人賞穿。」虛竹奇道：「那是甚麼？」接過抖開一看，卻是件長袍。那袍用一條條極細的錦緞縫綴而成，紅黃青紫各色錦緞間成條紋，華貴之中具見雅致，原來符敏儀在眾女的衣衫上割下布料，替虛竹縫了一件袍子。虛竹又驚又喜道：「符姑娘針神之名，當真是名不虛傳，在駱駝急馳之際，居然做成了這樣一件美服。」當即除下僧衣，將長袍披在身上，長短寬窄，無不貼身，袖口衣領之處，更鑲以白色豹皮，那也是從眾女的皮裘上割下來的。當真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虛竹相貌雖醜，這件華貴的袍子一上身，頓時大顯精神，眾女盡皆喝采。這時眾人已來到上峰的路口，程青霜在途中已向眾女說知，她下峰之時，敵人已攻上了斷魂崖，飄渺峰的十八天險已失十三，鈞天部眾女死傷過半，情勢萬分兇險。虛竹見峰下靜悄悄無半個人影，青青小草，正從積雪間茁生出來，若非事先得知，那想得到這一片寧靜之中，蘊藏著無窮殺機。眾女憂形於色，掛念鈞天部諸姊妹的安危。石嫂拔刀在手，大聲道：「『飄渺九天』之中，八天部下峰，只餘一部留守，賊子乘虛而來，無恥之極。主人，請你下令，大夥兒衝上峰去，和群賊一決死戰。」神情甚是激昂。余婆卻道：「石家妹子且莫性急，敵人勢大，鈞天部全仗峰上十八處天險，這才支持到百日開外。咱們現在是在峰下，敵人反客為主，反而佔了居高臨下之勢──」石嫂道：「依你之見卻又如何？咱們巴巴的趕來，難道就不打了？」余婆微笑道：「那豈有不戰之理？不過咱們還是不動聲色的上峰，教敵人越遲知覺越好。」虛竹點頭道：「余婆之言不錯。」虛竹既這樣說，當然誰也沒有異言，八部分列隊伍，悄無聲息的上山。這一上峰，各人輕功強弱立時便顯了出來。虛竹見余婆、石嫂、符敏儀等幾位首領雖是女流，足下著實快捷，心想：「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師伯的部屬甚是了得。」

一處處天險走將過去，但見每一處都有斷刀折劍斷樹碎石的痕跡，可知敵人通過之時，無不經過慘酷的戰鬥。過斷魂崖、失足岩、百丈澗，來到接天橋時，只見兩片峭壁之間的一條鐵索橋，已被人用寶刀砍成兩截。兩處峭壁相距幾達三丈，勢難飛渡。群女相顧駭然，均想：「難道鈞天部的眾姊妹都殉難了？」

要知接天橋乃連通百丈澗和仙愁門兩處天險之間的必經要道，雖說是橋，其實只一根鐵鏈，橫跨兩邊峭壁，下臨亂石嶙峋的深谷。來到靈鷲宮之人，自然個個武功高超，踏索而過，原非難事。這次程青霜下峰時，敵人尚只攻到斷魂崖，距接天橋尚遠，但鈞天部早已有備，派人守禦鐵鏈，一等敵人攻到，便即開了鐵鏈中間的鏈銷，鐵鏈分為兩截，這五丈闊的深谷說寬不寬，但要一躍而過，卻也非世間任何輕功所能辦到。這時但見鐵鏈為利刃所斷，顯然是敵人下的手，倒似敵人陡然間攻到，鈞天部諸女竟然來不及開鎖斷鏈，安然後撤。石嫂將柳葉刀揮得呼呼風響，叫道：「余婆婆快想個法子，怎生過去才好。」她脾氣急躁，遇到難題，從來不肯靜下來好好想上一想。余婆婆道：「嗯，怎麼過去，那倒不大容易──」一言未畢，忽聽得對面山背後傳來「啊，啊」兩聲慘呼，乃是女子的聲音。群女熱血上湧，均知是鈞天部的姊妹遭了敵人毒手，恨不得插翅飛將過去，和敵人決一死戰。但儘管嘰嘰喳喳的破口大罵，卻是無法飛渡天險。

虛竹驀地想起，李秋水和童姥傳功相鬥之時，曾傳了他一招「新柳春燕」，這招名字雖然頗有脂粉氣，當時試演之峙，卻是威力奇大，童姥也感不易招架。他在心中將這一招默記一遍，再瞧一瞧峽谷的距離，料想當可辦到，說道：「石嫂，請借兵刃一用。」石嫂道：「是！」倒轉柳葉刀，躬身將刀柄遞過。虛竹接刀在手，北溟真氣運到了刃鋒之上，手腕微抖之間，唰的一聲輕響，已將扣在峭壁石洞中約半截鐵鏈斬了下來。那柳葉刀又薄又細，只不過鋒利而已，也非甚麼寶刀，但經他真氣貫注，切鐵練如斬竹木。這段鐵鏈留在此岸的約有二丈二三尺，虛竹將刀還了石嫂，抓住鐵鏈，提氣一躍，便向對岸縱了過去。群女沒料到他竟然如此大膽，齊聲驚呼起來。余婆、符敏儀等都叫：「主人，不可！」一片呼叫之中，虛竹已躍在峽谷之上，他體內真氣流轉，輕飄飄的向前飛行，突然間真氣一濁，身子下跌，當即將鐵鏈揮出，一捲之間，已捲住了對岸垂下的斷鏈。便這麼一借力，身子沉而復起，落到了對岸，他轉過身來，說道：「大家且歇一歇，我去探探情由。」余婆等見他露了這手驚世駭俗的輕功，無不拜服，說道：「主人小心！」虛竹當即向傳來慘呼之聲的山後奔去，走過一條石弄堂也似的窄道，只見兩女屍橫在地下，身首分離，鮮血兀自從頸口冒出。虛竹合十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對著兩具屍體匆匆忙忙的念了一通「往生咒」，順著小徑向峰頂走去，快步而行，越走越高，身周白霧越濃，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了飄渺峰的絕頂，雲霧之中，放眼都是松樹，卻聽不到一點人聲。虛竹心下沉吟：「難道鈞天部諸女都給殺光了？當真是作孽。」他一走入松林，便見地下出現一條青石板鋪成的大道，每塊青石都是長約八尺，寬約三尺，十分整齊。這山峰上石料雖是俯拾即是，但要鋪成這樣的大道，工程實是浩大之極，似非童姥手下諸女所能。這青石大道約有二里來長，石道盡處，現出一座巨大的石堡，堡門左右各有一頭石雕的猛鷲，高達三丈有餘，尖喙巨爪，神駿非凡，堡門半掩，仍是一人也無。虛竹輕輕走了進去，穿過兩道庭院，只聽得一人厲聲說道：「賊婆子藏寶之地到底在那裏？你們說是不說？」一個女子的聲音罵道：「狗奴才，事到今日，難道我們還想活麼？你可莫癡心妄想啦。」又有一人說道：「雲兄，有話好說，何必動粗？這般的對付婦道人家，未免太無禮了罷？」

虛竹認得那勸解的聲音，乃是出自大理段公子之口，當烏老大要眾人殺害童姥，也是這位段公子獨持異議，心想：「這位公子似乎不會武功，但英雄肝膽，俠義心腸，遠在一眾武學高手之上，令人好生欽佩。」只聽那姓雲的道：「哼哼，你們這些鬼丫頭想死，那自然容易，可是天下豈有這等便宜的事？我碧雲洞有一十七種奇刑，待會一件件在你們這些鬼丫頭身上試過明白。聽說黑石洞、伏鯊島的奇刑怪罰，比我碧雲洞還要厲害得多，也不妨讓眾兄弟開開眼界。」只聽得許多人轟然叫好，更有人道：「大夥兄盡可比賽比賽，且看那一洞、那一島的刑罰最先奏效。」從聲音中聽來，廳內不下數百人之多，加上大廳中的回聲，極是嘈雜噪耳。虛竹想找個門縫向內窺望，那知這座大廳全是以巨石砌成，便無半點縫隙。他一轉念間，伸手在地下泥塵中擦了幾擦，滿手泥污，都抹在臉上，便即邁步進廳。

只見大廳中桌上、椅上都坐滿了人，一大半人沒有座位，便席地而坐，有的人走來走去，隨口談笑，一副群龍無首、各行其是的局面。廳中地下坐著二十來個黃衫女子，顯是給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其中一大半都是身上血漬淋漓，受傷不輕，自是鈞天部諸女子。廳上本來便亂糟槽地，虛竹跨進廳門，也有幾人向他瞧了一眼，見他不是女子，自不是靈鷲宮的人，只道是那一位洞主、島主帶來的門人子弟，誰也沒多加留意。虛竹在門檻上一坐，放眼四顧，只見烏老大坐在西首的一張太師椅，臉色憔悴，但強悍乖戾之氣，仍是從眼神中流露出來。一個身形魁梧的黑漢手中握著一條皮鞭，站在鈞天部諸女身旁，不住的喝罵，威脅她們吐露童姥藏寶的所在。諸女卻是抵死不說。

烏老大道：「你們這些丫頭真是死心眼兒，我跟你們說，童姥姥早就給她師妹李秋水殺了，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難道還會騙你們不成？你們乘早降服，我們絕不來難為你們。」一個中年黃衫女子尖聲叫道：「你胡說八道！教主武功蓋世，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有誰還能傷得了她老人家？你們妄想奪取破解『生死符』的寶訣，快乘早別做這清秋大夢。別說教主必定安然無恙，轉眼就會上峰來懲治你們這些萬惡不赦的叛徒，就算她老人家仙去了，你們『生死符』不解，一年之內，個個要哀號呻吟，受盡苦楚而死。」烏老大冷冷的道：「好，你不信，我給你們瞧一樣物事。」說著從背上取下一個小小包袱，打了開來，赫然是一條人腿。虛竹和眾女認得那條腿上的褲子鞋襪，正是童姥的下肢，不禁都是「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烏老大道：「李秋水將童姥斬成了八塊，分投山谷，烏某人隨手撿來了一塊，你們不妨仔細瞧瞧，是真是假。」

鈞天部諸女和童姥日夕相處，自然認得出這確是她的左腿，料想烏老大此言非虛，不禁都放聲大哭。一眾洞主、島主大聲歡呼，都道：「賊婆子已死，當真妙極！」有人道：「普天同慶，博海同歡！」有人道：「烏老大，你耐心真好，這般好消息，居然不向我們說知，該當罰酒三大杯。」卻也有人道：「賊婆子既死，咱們身上的生死符，唉，倘若世上無人能夠破解──」突然之間，人叢中響起一聲「荷荷」之聲，似狼叫，如犬吠，聲音十分恐怖。眾人一聽到這聲音，立時駭然變色，大廳中除了這有如受傷猛獸般的呼號之外，更加別的聲息，只見一名胖子在地下滾來滾去，雙手抓自己的臉孔，又撕爛了胸口衣服，露出黑叢叢的長毛，雙手力抓胸口，竟似要挖出自己的心肝臟腑一般。片刻之間，他滿手是血，臉上、胸口也都是鮮血。這胖子越抓越兇，叫聲也越來越是慘厲。眾人如見鬼魅，不住的後退。

有幾個人低聲說道：「生死符催命來啦！」虛竹雖也中過生死符，但不久即由童姥傳授法門，予以破解，並未經歷過這般慘酷的煎熬，這時眼見那胖子令人驚心動魄的情狀，方知一眾洞主、島主所以如此畏懼童姥之故。眾人似乎害怕生死符的毒性能夠傳染，誰也不敢上前設法減他痛苦。片刻之間，那胖子已將全身衣服撕得稀爛，身上一條條地，都是給手爪抓破，深逾半寸的血痕。

突然之間，人叢中奔出一個人來，叫道：「哥哥，哥哥，你靜一靜，讓我替你點了穴道，咱們再想法醫治。」那胖子雙眼發直，宛似不聞。說話之人相貌和他依稀有些相像，只是年紀輕些，人也沒那麼胖，顯是他的同胞兄弟，那人一步步的走近胖子，神態間充滿了戒慎恐懼，走到離他三尺之處，陡出一指，疾點他的「月井穴」。那胖子身形一側，避開了他的手指，反過手臂，將他牢牢抱住，張口往他臉上便咬。那人叫道：「哥哥，放手！是我！」可是那胖子神智迷失，只是亂咬，便如是一頭瘋犬一般。他兄弟出力掙扎，卻那裏掙得開，霎時間臉上給他咬下幾塊肉來，鮮血淋漓，只痛得大聲慘呼。

段譽向王玉燕道：「王姑娘，咱們怎地救他們一救。」王玉燕秀眉微蹙，道：「那人發了瘋，力大無窮，又不是使甚麼武功，我可沒法子。」段譽轉頭向慕容復道：「慕容兄，你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神技，可用得著麼？」慕容復臉有不愉之色，尚未答話，包不同道：「你叫我家公子學做瘋狗，也去咬他一口麼？」段譽歉然道：「是我說得不對，包兄莫怪。」他走到那胖子身邊，說道：「尊兄，此人是你同胞手足，快請放了他罷。」那胖子雙臂卻抱得更加緊了，只聽得他兄弟口中也發出猶似獸吼般的荷荷之聲。

那姓雲的大漢抓過一名黃衫女子，說道：「這裏廳上之人，大半曾中老賊婆的生死符，此刻聚在一起，互受感應，不久人人都要發作，幾百個人將你咬得稀爛，你怕是不怕？」那女子向那胖子望了一眼，臉上現出十分驚恐的神色。那大漢道：「反正童姥已死，你將她秘藏之處說了出來，治好眾人，大家感激不盡，誰也不會難為你們。」那女子道：「不是我不肯說，實在是誰也不知道。教主行事，不會讓我們奴婢見到的。」

慕容復隨眾人上山，原想助他們一臂之力，樹恩示惠，將這些草澤異人收為己用，日後舉義復國，登高一呼，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豪士便可成為一支勁旅。但此刻眼見童姥雖死，她種在各人身上的生死符卻是無可破解，看來這「生死符」乃是一種劇毒，非武功所能為力，如果一個個毒發斃命，自己一番圖謀便成一場春夢了。他和鄧百川、公冶乾三人相對搖了搖頭，均感無法可施。

那姓雲大漢失望之餘，只覺自身中了生死符的穴道中隱隱發酸，似乎也有發作的徵兆，不禁又急又怒，怒氣無處可出，喝道：「好，你不說，我打死了你這臭丫頭再說！」提起長鞭，呼的一聲，夾頭夾腦往那女子打去，這一鞭力道沉猛，眼見那女子要被打得頭碎腦裂，忽聽得嗤的一聲，一件暗器從大門口射向對面石牆，在牆上一撞，反彈轉來，撞在那女子腰間。那女子的身子被撞得向外滑出丈餘，啪的一聲大響，長鞭打在地下的青石板上，石屑四濺。

這一下變故只是一瞬間之事，誰也沒看清那暗器是何人所發，只見地下有一個褐黃色圓球滴溜溜地滾動，原來是一枚松球。眾人大吃一驚，均想：「這人用一枚小小松球，反彈而將一個人撞開丈餘，暗器功夫固然高極，內力尤其非同小可，那是誰啊？」烏老大驀地裏想起一事，失聲叫道：「童姥！那是童姥！」

原來那日李秋水一劍將童姥的左腿斬斷，烏老大躲在山石之後親眼看到，及後虛竹負了童姥掉下百丈懸崖，烏老大自是認定他二人已摔成了肉漿，將童姥的斷腿包在油布之中，帶在身邊。雖然他認定童姥已死，但沒有目睹她的死狀，終究是未能十分放心，這時見到有人以高明已極的手法投擲松球，救了那黃衫女子，他第一個便想到是童姥到了。要知那日在雪峰之上，虛竹用兩枚松球擲穿他的肚子，那手法便是童姥所授。烏老大吃過大苦，一見松球又在大廳上出現，教他如何不嚇得魂飛魄散？

眾人聽得烏老大狂叫「童姥」，一齊轉身朝外，大廳中但聽得唰唰、擦擦、叮噹、嗆啷各種各樣拔兵刃之聲響成一片，各人均取兵刃在手，同時向後退縮。慕容復反向大門走了兩步，要瞧瞧這童姥到底是甚麼模樣，其實那日他與丁春秋、鳩摩智等將虛竹和童姥推來推去之時，曾見過童姥一面，只是誰也不知那個十八九歲、顏如春花的姑娘，竟會是眾魔頭一想到便膽戰心驚的天山童姥。段譽擋在王玉燕身前，生怕她受人侵害。王玉燕卻叫道：「表哥，小心！」

眾人目光群注大門，但過了好半晌，大門口絕無動靜。包不同叫道：「童姥姥，你若是惱了咱們這批不速之客，便進來打上一架罷！」過了一會，門外仍是沒有聲息。風波惡道：「好罷，讓風某第一個來領教童姥的高招，『明知打不過，仍要打一打』，那是風某至死不改的臭脾氣。」說著身形一晃，舞動單刀護住面前，便衝向門外。此人武功雖然未臻一流境界，卻是好鬥成性，勇悍無比。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三人和他情同手足，知他絕不是童姥對手，一齊跟了出來。眾洞主有的佩服四人剛勇，有的卻暗自訕笑：「你們沒有見過童姥的厲害，卻來妄逞好漢，一會兒吃了苦頭，那可後悔莫及了。」只聽得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聲音一尖一沉，在廳外大聲向童姥挑戰，卻始終無人答腔。

適才搭救黃衫女子這枚松球，其實乃虛竹所發。他見眾人疑神疑鬼，不由得暗暗好笑，但他是個誠厚篤實之人，不願旁人蒙在鼓裏，說道：「童姥確已逝世，各位不用驚疑不定。」又見那胖子還在張口亂咬他的兄弟，心想：「這裏許多英雄好漢，難道真的無人能夠破解生死符？我本來不願人前顯能，但既然誰也不肯救他二人性命，我只好動一動手了。」當下站起身來，走到二人身前，伸手在那胖子背心上拍了一拍，這一拍使的乃是「天山六陽手」功夫，正是破解生死符的對症妙術。一股陽和之氣通入那胖子的陰蹻脈中，登時將他體內的生死符給化解了。那胖子雙臂一鬆，坐在地下，呼呼喘氣，神情委頓不堪，說道：「兄弟，你怎麼啦？是誰傷得你這等模樣？快說，快說，哥哥給你報仇雪恨。」他兄弟見兄長神智回復，心中大喜，顧不得臉上重傷，不住口的道：「哥哥，你好了！哥哥，你好了！」

虛竹又伸手在每個黃衫女子的肩頭上拍了一拍，說道：「各位是鈞天部麼？你們陽天、朱天、昊天各部姊妹，都已到了接天橋邊，只因鐵鏈斷了，一時不得過來。你們這裏有沒有鐵鏈或是粗索？咱們去接她們過來罷。」他手到之處，眾女被封的穴道立解。原來旁人解穴，都須知道對方那一處穴道被封，然後在相應的幾處穴道上推宮過血，方能解開。但虛竹在每人肩頭一拍，掌心中北溟真氣鼓盪之下，鈞天部諸女不論被封的是那一處穴道，其中阻塞的經脈立被震開，再無任何窒滯。眾女驚喜交集，紛紛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尊駕相救，不敢請教尊姓大名。」有幾個年輕女子性急，拔步便向大門外奔去，叫道：「快，快去接應八部姊妹們過來，再和反賊們決一死戰。」一面卻又回頭揮手，向虛竹道謝。

# 第一零九回 爭擒虛竹

虛竹拱手答謝，道：「不敢，不敢！在下何德何能，敢承各位道謝？相救各位的另有其人，只不過是假手在下而已。」他意思是說，他的武功內力，得自童姥等三位師長，實則是童姥等出手救了諸女。大廳上群豪見他舉手之際，一眾黃衫女子的穴道立解，這等手法不但從所未見，抑且從所未聞，眼見虛竹貌不驚人，年紀輕輕，絕無這等功力，聽他說是旁人假手於他，都信是童姥已到了靈鷲宮中。

烏老大等和虛竹在雪峰上相處數日，此刻雖然虛竹頭髮已長，裝束改變，但一開口說話，烏老大猛地省起，便認了出來，一縱身欺近他身旁，扣住了他右手脈門，喝道：「小和尚，童──童姥已到了這裏麼？」虛竹道：「烏先生，你肚皮上的傷處已痊癒了麼？我──我現在已不是佛門弟子了，唉！說來慚愧得緊。」他說到此處，不禁滿臉通紅，只是臉上塗了許多污泥，旁人也瞧不出來。烏老大一出手便扣住他脈門，諒他無法反抗，當下加運內力，要他痛得出聲討饒，心想童姥對這小和尚甚好，我一襲得手，將他扣為人質，童姥便要傷我，免不了要投鼠忌器。那知他連催內力，虛竹恍若不知，所發的內力，都如泥牛入海般無影無蹤。烏老大心下害怕，不敢再催內力，卻也不肯就此放開了手。群豪都是見多識廣之人，一見烏老大所扣的部位，便知虛竹已落入他的掌握，即使他武功比烏老大為高，也已無可抗禦，人為刀俎、己為魚肉，只有聽由烏老大宰割，各人均想：「這小子倘若真是高手，絕不致如此輕易的要害便為人所制。」各人七張八嘴的喝問：「小子，你是誰？怎麼來的？」「你叫甚麼名字？尊師是是誰？」「誰派你來的？童姥呢？她到底是死是活？」

虛竹一一回答，神態甚是謙恭：「在下道號──道號虛竹子。童姥確已逝世，她老人家的遺體已運到了接天橋邊。我師門淵源，唉，說來慚愧，在下鑄下大錯，不便奉告。各位若是不信，侍會大夥兒便可一同瞻仰她老人家的遺容。在下到這裏來，是為了替童姥辦理後事。各位大都是她老人家的舊部，我勸各位不必再念舊怨，大家在她老人家靈前一拜，種種仇恨，一筆勾消，豈不是好？」他一句句說來，一時羞愧，一時傷感，東一句、西一句，既不連貫，語氣也毫不順暢，最後又盡是一廂情願之辭，群豪覺這小子胡說八道，有點神智不清，驚懼之心漸去，狂傲之意便生，有人更破口叱罵起來：「小子是甚麼東西，膽敢要咱們在死賊婆的靈前磕頭？」「他媽的，老賊婆到底是怎樣死的？是不是死在他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是不是她的？」

虛竹道：「各位就算和童姥有深仇大怨，他既已逝世，那也不必再懷恨了，口口聲聲『老賊婆』，未免太難聽了一點。烏先生說得不錯，童姥確是死於她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嘛，也確是她老人家的遺體。唉，人生如春夢、如朝露，她老人家雖然武功深湛，到頭來終於功散氣絕，難免化作黃土，阿彌陀佛，我佛慈悲，接引童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池淨土！」

群豪聽他嘮嘮叨叨的說來，童姥已死之事倒確然不假，突然有人問道：「童姥臨死之時，你是否在她身畔？」虛竹道：「是啊。最近這幾個月來，我一直在服侍她老人家。」群豪對望一眼，各人心中同時飛快的轉過了一個相同的念頭：「破解生死符的寶訣，說不定便在這小子的身上。」但見青影一晃，一人已欺近身來，將虛竹左手脈門扣住，跟著烏老大覺著後頸一涼，一件利器已架在他的項頸之中，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烏老大，放開了他！」烏老大一見扣住虛竹左腕那人，便料到此人的死黨必定同時出擊，待要出掌護身，已然慢了一步，白刃加頸，唯有引頸待戮。

只聽得背後那人道：「再不放開，這一劍便斬下來了。」烏老大鬆指放開了虛竹的手腕，向前躍出數步，轉過身來，說道：「珠崖雙怪，姓烏的不會忘了今日之事。」那用劍逼他的是個瘦長漢子，獰笑道：「烏老大不論出甚麼題目，珠崖雙義都接著便是。」這兩人江湖上稱為「珠崖雙怪」，他二人卻偏偏自稱為「雙義」。大怪扣著虛竹的脈門，二怪便來搜他的衣袋。虛竹心想：「你們要搜便搜，反正我身邊又沒甚麼見不得人的物事。」二怪將他懷中的東西一件件搜將出來，第一件便摸到無崖子給他的那幅的圖畫，當即展開卷軸。大廳上數百對目光，一齊向畫中瞧去。那畫曾被童姥踩過幾腳，後來又在冰窖中被浸得濕透，但圖中美女，仍是栩栩如生，便如要從畫中走下來一般，丹青妙筆，實是出神入化。眾人一見之下，立即轉望向王玉燕瞧去，有人說：「咦！」有人說：「哦！」有人說：「呸！」有人說：「哼！」咦者是大出意料之外，哦者是說原來如此，呸者甚為憤怒，哼者意存輕蔑，只有段譽、慕容復、王玉燕同時「啊」的一聲。至於這一聲「啊」表示甚麼意思，三人卻又各自不同。

群豪本來盼望卷軸中繪的是一張地圖又或是山水風景，便可循此而去找尋破解生死符的靈藥或是武功秘訣，那知竟是王玉燕的一幅畫像，咦哦呸哼一番之後，均感失望。二怪將圖像往地下一丟，又去搜查虛竹身子，此後拿出來的是虛竹在少林寺剃度的一張度牒，幾兩碎銀子，幾塊乾糧，一雙布襪，看來看去，無一和生死符有關。王玉燕一見到虛竹身邊藏著自己的肖像，驚奇之餘，暈紅雙頰，尋思：「難道──難道這人自從那日在玲瓏棋局旁見了我一面之後，便也像段郎一般，將我──將我這人放在心裏？否則何以描我容貌，暗藏於身？」段譽卻想：「王姑娘天仙化身，姿容絕世，這個小師父為她顛倒傾慕，那也不足為異。唉，可惜我的畫筆及不上這位小師父的萬一，否則我也畫一幅王姑娘的肖像，日後和她分手，朝夕和畫像相對，倒也可稍慰相思之苦。」

珠崖二怪搜查虛竹之時，群豪都怕他二人獨得靈丹或是寶訣，無不虎視眈眈的在旁監視，只要一搜到甚麼特異之物，立時湧上搶奪，那是非演成一場大混戰不可，不料一輪搜索，甚麼東西也沒搜到。珠崖大怪罵道：「臭賊，老賊婆臨死之時，跟你說甚麼來？」虛竹道：「你問童姥臨死時說甚麼話？嗯，她老人家說：『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三聲，就此斷氣了。」群豪莫名其妙，心思縝密的便沉思這句「不是她」和大笑三聲之中有甚麼含義，性情急躁的卻都喝罵了起來。大怪道：「他媽的，甚麼不是她，是她？老賊婆還說了甚麼？」虛竹道：「前輩先生，你提到童姥她老人家之時，最好稍存敬意，可別胡言斥罵。」大怪向來殺人不眨眼，一聽虛竹教訓於他，立時暴怒，提起左掌，便向他頭頂抽擊下來，罵道：「臭賊，我偏要罵老賊婆，卻又如何？」這一掌拍到離虛竹天靈頂約有五六寸之處，突然間寒光一閃，一柄長劍伸了過來，橫在虛竹頭頂，劍刃向上。珠崖大怪倘若仍是一掌拍落，還沒碰到虛竹頭皮，自己手掌先得在劍鋒上切斷了。他一驚之下，急忙收掌，只是收得急了，身子向後一仰，退出三步，一拉之下沒將虛竹拉動，順手鬆了他的手腕，但覺左掌心隱隱疼痛，提掌一看，見一道極細的劍痕橫過掌心，滲出血來，他不由得又驚又怒，心想這一下若是收掌慢了半分，這手掌豈非廢了？怒目向出劍之人瞪去，見那人身穿青衫，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長鬚飄飄，面目清秀。

珠崖大怪認得這老者並非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中的人物，不平道人稱他為「劍神」，從適才這一劍出招之快，拿捏之準看來，劍上的造詣實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又記起那日劍魚島區島主離眾自去，頃刻間便給這「劍神」梟了首級，他性子雖躁，卻也不敢輕易和這等厲害的高手為敵，說道：「閣下出手傷我，是何用意？」那老者微微一笑，道：「大夥要從此人口中，查究破解生死符的法門，老兄卻突然性起，要將這人殺了。眾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來，老兄如何交代？」珠崖大怪語塞，只道：「這個──這個──」那老者將大怪逼開，手肘有意無意的在二怪眉頭一撞，二怪站立不定，騰騰騰騰，向後退四步，胸腹間氣血翻湧，險險摔倒，好容易站立了腳步，卻不敢出聲喝罵。那老者向虛竹道：「小兄弟，童姥臨死之時，除了說『不是她』以及大笑三聲之外，還說了甚麼？」虛竹臉上突然一紅，神色十分忸怩，慢慢的低下頭去，原來他想起童姥那時說道：「你將那幅圖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道路。」豈知童姥一見那畫，發現畫中人並非李秋水，又是好笑，又是傷感，竟此一瞑不視。他想：「童姥突然逝世，那位夢中姑娘的蹤跡，天下再無一人知曉，只怕今生今世，我是再也不能和她相見了。」他言念及此，不禁黯然魂消。

那老者見他神色有異，只道他心中隱藏著甚麼重大機密，和顏悅色的道：「小兄弟，童姥到底跟你說了些甚麼話，你好好說給大夥兒知道，我姓卓的非但不會難為你，並且還有個大大的好處給你。」虛竹滿臉脹得通紅，搖頭道：「這件事我是不能說的。」那老者道：「為甚麼不能說？」虛竹道：「此事說來──說來──唉，總而言之，我不能說，你便是殺了我，我也不說。」那老者道：「你當真不說？」虛竹道：「不說。」那老者向他凝視半晌，見他神氣十分堅決，突然間唰的一聲，從腹間拔出一柄長劍來。

但見寒光一抖，嗤嗤幾聲輕響，眾人但見那是劍似乎在廳中的一張八仙桌上劃了幾下，跟著啪啪幾聲，一張四方的八仙桌竟然分為整整齊齊的九塊崩跌在地。原來在這一霎之間，那老者縱兩劍、橫兩劍，連出四劍，在這張八仙桌上劃了一個「井」字。劃個「井」字還不算奇，奇在這九塊木板均成四方之形，大小闊狹，全無差別，便如是用尺來量了之後再慢慢剖成一般。群豪個個是識貨之人，見了這老者露出這手妙技，登時雷轟般喝起采來。這一眾洞主、島主之中，善用長劍的著實有八九人，但自忖劍術上如此神乎其技，實在是自愧不如。

王玉燕輕輕的道：「這一手周公劍，是福建建陽『一字慧劍門』的絕技，這位老先生姓卓，又有劍神之號，多半仗是『一字慧劍門』的掌門人卓不凡前輩了。」她說話聲音甚輕，但群豪齊聲大采之後，隨即一齊向那老者注目，更無聲息，因此王玉燕這幾句話，清清楚楚的傳入了各人耳中。那老者哈哈一笑，說道：「這位姑娘好眼力，居然說得出老朽的門派和劍招名稱。能猜到老朽的名字，更是難得。」眾人心中卻想：「從來沒聽說福建有個『一字慧劍門』，這老兒劍術如此厲害，他這門派該當威震江湖才是，怎地竟是沒沒無聞？」只聽得老者卓不凡嘆了口氣，道：「我這掌門人，卻只是個光頭掌門，一字慧劍門三代六十二人，三十三年之前，便給天山童姥殺得乾乾淨淨了。」

眾人心中一凜，相顧駭然，心道：「此人到靈鷲宮來，原來是為報師門大仇。」只見卓不凡長劍一抖，向虛竹道：「小兄弟，我這幾招劍法，便傳了給你如何？」

卓不凡此言一出，群豪臉上都現出艷羨之色，要知武林中絕世武功的獲得，全憑機緣，若得高人垂青，授以一招兩式，往往終身受用不盡，天下揚名，立身保命，皆由於此。但江湖上人心險惡，歹毒之徒，習得高招後反噬恩師，亦是數見不鮮，是以貿然授藝之事，可說難得之極。劍神卓不凡的劍術已臻爐火純青之境，那是人所共見，他所以答應傳授虛竹，自是為了要知道童姥的遺言，以解得生死符了。

虛竹尚未答覆，忽然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卓先生，你也是中了生死符麼？」卓不凡向那人瞧去，只見說話的是個中年道人，便道：「道長何出此問？」那道人道：「卓先生若非身受生死符的荼毒，何以千方百計，也來求這破解之道？倘若卓先生意在挾制我輩，那麼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諸兄弟甫脫獅吻，又入虎口，只怕也未必甘心。卓先生雖然劍法通神，但若逼得咱們無路可走，眾兄弟也只有不顧死活的一搏了。」他這番話說得不亢不卑，但一語破的，揭穿了卓不凡的用心，辭鋒咄咄逼人。群豪中登時有十餘人發言響應，說道：「象鼻島出塵道長之言，正合我心。」「小子，童姥到底有甚麼遺言，你快當眾說了出來，否則大夥兒一擁而上，將你亂刀分屍，味道可不大妙。」卓不凡長劍抖動，發出嗡嗡的聲響，說道：「小兄弟不用害怕，你在我身邊，瞧有誰能動了你一根毫毛？童姥的遺言你只能跟我一個說，若有第三個人知道，我的劍法便不能傳你了。」虛竹搖了搖頭，道：「童姥所說的遺言，只和我一個人有關，你們便知道了也是無用。再說，不管怎樣，我是決計不說的。你的劍法雖好，我也不想學。」群豪轟然叫好，道：「對，對！好小子，挺有骨氣，他的劍法學來有甚麼用？」「人家嬌滴滴的小姑娘一句話便將他劍招的來歷揭破了，可見並無稀奇之處。」又有人道：「這位姑娘既然識得劍法的來歷，便有破他劍法的本事。小兄弟，若要拜師，還是拜這個小姑娘為妙。」適才王玉燕說出卓不凡的師門來歷，已令他甚為惱怒，這時聽到各人的冷嘲熱諷，更是十分難堪。他斜眼向王玉燕望去，只見她含情脈脈的瞧著慕容復出神，對旁人的言語全不理睬。按理說，既然有人說她能夠破得卓不凡的劍法，她必須立即否認，否則便是默認確能破得。其實王玉燕心中在想：「表哥為甚麼神色不太高興，是不是生我的氣啊？我甚麼地方得罪他了？莫非──莫非那位小師父畫了我的容貌藏在身邊，表哥就此著惱！」卓不凡見她不置可否，心下惱怒更甚，一瞥眼間，突然見到放在一旁桌上的那軸圖畫，陡然想起：「這小子畫了她的畫像藏在懷中，自然是對她有千萬分情意。我要他吐露童姥遺言，那是非從這小妞兒的身上著手不可，哈哈，有了！」說道：「小兄弟，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嘿嘿，郎才女貌，當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只不過有人從中作梗，你想稱心如意，卻也不易。這樣罷，由我一力主持，將這位姑娘配了給你作妻房，即刻在此拜天地，今晚便在靈鷲宮中洞房如何？」說著笑吟吟地伸手指著王玉燕。

虛竹臉上一紅，忙道：「不，不！先生不可誤會。」卓不凡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知好色則慕少艾，原是人之常情，又何害羞之有？」原來自從「一字慧劍門」滿門師徒給童姥殺得精光後，卓不凡逃到長白山中極荒極寒之地，苦研劍法，無意中得了一部前輩高手遺留下來的劍訣，勤練三十年，終於劍術大成，自信武功已然天下無敵，此番出山，在河北一口氣殺了幾個赫赫有名的好手，更是狂妄不可一世。他只道握著手中一柄長劍，當世無人能與抗衡，言出法隨，誰敢有違！

虛竹所想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夢中姑娘」，突然聽卓不凡如此說，不由得狼狽萬狀，連說：「這個──這個──」卓不凡長劍抖動，一招「天如穹廬」，跟著又是一招「白霧茫茫」，兩招混而為一，向王玉燕遞去，要將她身子圈在劍光之中，然後將她拉了過來，居為奇貨，便可作為向虛竹交換吐露秘密的代價。王玉燕見識雖高，武功卻是平平，一見卓不凡使出這兩招，心中便道：「這是一招『天如穹廬』，再加上一招『白霧茫茫』，只須中宮直進，搗其心腹，便逼得他非收招不可，這是不攻自破。」可是心中雖知其法，手上的功夫卻使不出來，眼見劍光閃閃，罩向自己頭上，驚惶之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慕容復早看出卓不凡這兩招並無傷害王玉燕之意，心想：「我不忙出手，且看這牛鼻子搗甚麼鬼？這小和尚是否會為了表妹而吐露機密？」但段譽一見卓不凡劍招指向王玉燕，登時大驚失色，情急之下，腳下展開「凌波微步」，疾衝過去，擋在王玉燕的身前。卓不凡的劍招雖快，但段譽步法奇妙，還是搶先了一步，也不知卓不凡是收招不及，還是故意的不欲收招，寒光閃處，嗤的一聲輕響，劍尖在段譽胸口剖了一條口子，自頸至腹，長達一尺有餘，衣衫盡裂，傷及肌膚。總算卓不凡志在逼求虛竹心中的機密，不欲此時殺人樹敵，這一劍手勁的輕重恰到好處，劍尖深入段譽肌膚不過一二分，創傷雖長，卻非致命之傷。段譽嚇得獃了，一低頭見到自己胸膛和肚腹上如此長的一條劍傷，鮮血迸流，只道已被他開膛破腹，立時便要斃命，叫道：「王姑娘，你──你快躲開，我來擋他一陣。」卓不凡冷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居然不自量力，來做護花之人。」轉頭向虛竹道：「小兄弟，看中這位姑娘的人著實不少，我先動手給你除去一個情敵如何？」他手中長劍的劍尖指著段譽心口，相距一寸，抖動不定，只須輕輕一送，立即插入了他的心臟。虛竹：「不可，萬萬不可！」生怕卓不凡殺害段譽，左手伸出，小指在他右腕「太淵穴」上輕輕一拂，卓不凡手上一麻，握著劍柄的五指便即鬆了，虛竹順手將長劍抓在掌中。這一招奪劍之術，乃是「天山折梅手」中的高招，看似平平無奇，其實他小指的一拂之中，含有最上乘的「小無相功」，卓不凡的功力便再深三四十年，那長劍一樣的也奪了下來。虛竹抓到長劍，說道：「卓先生，這位段公子乃是好人，不可傷他性命。」順手又將長劍塞還在卓不凡手中，俯身去察看段譽傷勢。

段譽嘆道：「王姑娘，我──我要死了，但願你和慕容兄百年齊眉，白頭偕老。爹爹，媽媽──我──我──」他所受之傷其實並不沉重，只是以為自己胸膛肚腹給人剖開了，當然是非死不可，一洩氣，身子向後便倒。王玉燕搶著扶住，垂淚道：「段公子，你這全是為了我──」虛竹治傷的本事乃是聾啞老人蘇星河所授，雖然不及薛神醫老到，卻知傷勢要點之所在，當下出手如風，點了段譽胸腹間傷口左近的穴道，再看他傷口，登時放心，笑道：「段公子，你的劍傷不礙事，三四天便好。」段譽身子給王玉燕扶住，又見她為自己哭泣，早已神魂飄盪，歡喜萬分，道：「王姑娘，你──你是為我流淚麼？」王玉燕點了點頭，珠淚又是滾滾而下。段譽道：「我段譽得有今日，他便再砍我幾十劍，我便為你死幾百次，也是甘心。」虛竹的話，兩人竟都全沒聽進耳中。王玉燕是心中感激，情難自己。段譽見到了意中人的眼淚，又知這眼淚是為自己所流，那裏還關心自己的生死？

虛竹奪劍還劍，只是一瞬間之事，除了慕容復看得清楚，卓不凡心中明白之外，旁人都道是卓不凡手下留情，故意不取段譽的性命。

可是卓不凡心中驚怒之甚，實是難以形容，一轉念間，心道：「我巧得『無量劍』派前輩遺留的劍經，苦練三十年，當世怎能尚有敵手？是了，想必這小子誤打誤撞，剛好碰到我手腕上的太淵穴。天下十分湊巧之事，原是有的。倘若他真是有意奪我手中兵刃，奪了去之後，又怎會還我？瞧這小子小小年紀，能有多大氣候，豈能奪得了卓某手中長劍？」心念及此，豪氣又生，說道：「小子，你忒也多事！」長劍一遞，劍尖便已指在虛竹的後心衣服上。他手上勁力輕輕向前一送，要想刺破虛竹的衣衫，便如對付段譽一般，令他受些皮肉之苦。那知虛竹這時體內北溟真氣充盈流轉，浩浩鼓盪，卓不凡一劍刺到，激發了他的真氣，劍尖一歪，劍鋒便從虛竹身側滑了開去。卓不凡大吃一驚，變招也真快捷，立時收劍橫劍，向虛竹脅下砍到。這一招「玉帶圍腰」一劍連攻他前、右、後三個方位，三處都是致命的要害，凌厲狠辣。這時他已知虛竹武功之高，大出自己意料之外，若不全力進擊，只怕要一敗塗地。

虛竹「咦」的一聲，身子微微一側，不懂卓不凡適才還說得好端端地，何以突然翻臉，陡施殺手？嗤的一聲，劍刃從他腋下穿過，將他的新袍子劃破了長長的一條。卓不凡第二擊不中，五分驚訝之外，更增了五分懼怕，他劍法本以快取勝，身子滴溜溜的打了半個圈子，長劍一挺，劍尖上突然生出半尺吞吐不定的青芒。群豪有十餘人驚呼：「劍芒，劍芒！」那劍芒猶似長蛇般一伸一縮，卓不凡臉上露出獰笑，丹田中蘊一口真氣，青芒突盛，一劍向虛竹胸口刺了過來。虛竹從未見過別人的兵刃之上能生出青芒，聽得群豪呼喝，料想這是一門厲害的武功，只怕自己對付不了，腳步一錯，滑了開去，使的竟是「凌波微步」。卓不凡這一劍出了全力，中途無法變招，唰的一聲響，劍刺入了大石柱中，深入尺許。這根石柱乃極堅硬的花岡石所製，一柄柔軟的長劍居然刺入一尺有餘，可見卓不凡附在劍刃上的真力，實是非同小可，群豪忍不住又喝了一聲采。

卓不凡手上一運勁，將長劍從石柱中拔了出來，仗劍向虛竹趕去，喝道：「小兄弟，你卻能逃到那裏去？」虛竹心下害怕，滑腳又再避開，左側突然有人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小和尚，你躺下罷！」說話的是個女子聲音，兩道白光閃處，兩把飛刀在虛竹面前掠過。虛竹的凌波微步功夫雖沒段譽那麼練得純熟，但這路功夫實在太過精妙，身隨意轉，飛刀來得雖快，虛竹還是輕輕巧巧的躲過。但見一個身穿淡紅衣衫的中年美婦雙手一招，便將兩把飛刀接在手中。她掌心之中，倒似有股極強的吸力，將飛刀吸了過去。卓不凡讚道：「芙蓉仙子的飛刀神技，可教吾輩大開眼界了。」

虛竹驀地想起，那晚眾人合謀進攻飄渺峰之時，劍神、芙蓉仙子二人和不平道人乃是一路，不平道人在雪峰上被自己以松球打死，難怪二人要殺自己為同伴報仇了。他自覺內疚，停了腳步，向劍神連連拱手，又向芙蓉仙子不住作揖，說道：「在下確是犯了極大的過錯，當真該死，雖然當時在下並非有意，唉，總之是鑄成了難以挽回的大錯。兩位要打要罵，在下再也不敢躲閃了。」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綠華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小子終於害怕了。」其實他們並不知不平道人是死在虛竹的手下，即使知道，也不擬殺他為不平道人報仇。兩人是一般的心思，同時欺近身去，一左一右，抓住了虛竹的手腕。虛竹一想到不平道人死時的慘狀，心中抱憾萬分，嘴裏不住討饒：「在下做錯了事，當真後悔莫及。兩位儘管重重責罰，在下心甘情願的領受，就是要殺我抵命，在下也不敢違抗。」

卓不凡道：「你要我不傷你性命，那也容易，即只須將童姥臨死時的遺言，原原本本的說與我聽，便可饒了你。」芙蓉仙子崔綠華微笑道：「卓先生，小妹能不能聽？」卓不凡道：「咱們只要尋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裏眾位朋友人人都受其惠，又不是在下一人能得好處。」他既不說讓崔綠華同聽秘密，亦不說不讓她聽，但言下之意，顯然是欲獨居其功，獨享其成。崔綠華微笑道：「小妹卻沒你這麼好良心，我便是瞧著這小子不順眼。」左手緊緊抓著虛竹的手腕，右手一揚，兩柄飛刀便往虛竹胸口插了下來。

原來卓不凡是企圖找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後，挾制群豪，作威作福，崔綠華的用意卻全然不同。她兄長崔成為三十六洞的三個洞主聯手所殺，她決意為兄報仇，要令生死符永遠無人能夠解得，心想只要殺了虛竹，無人知道童姥的遺言，再要破解生死符就渺茫之極了，是以突然之間，猛施殺手。她這下出手好快，卓不凡是劍本已入鞘，忙去拔劍，眼看已然慢了一步。虛竹一驚之下，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應，雙手一振，將卓不凡和崔綠華同時震出數步。

崔綠華一聲呼喝，飛刀脫手，疾向虛竹射去。她雖跌出數步，但以投擲暗器而論，仍可說是相距極近。卓不凡生怕虛竹被殺，長劍往飛刀上撩去，但崔綠華早料到卓不凡定會出劍相救，兩柄飛刀脫手，跟著又有十柄飛刀連珠般擲了出來，其中三刀擲向卓不凡，志在將他擋得一擋，其餘七刀都是向虛竹射去，面門、咽喉、胸膛、小腹，盡在飛刀的籠罩之下。虛竹雙手連抓，使出「天山折梅手」的高深武功，隨抓隨拋，但聽得叮叮噹噹之聲不絕，霎時之間，已有十三件兵刃投在腳邊。十二柄是崔綠華的飛刀，第十三件卻是卓不凡的長劍。原來虛竹一用出這「折梅手」，沒再細想對手是誰，只是見兵刃便抓，順手將卓不凡的長劍也奪了下來。

他奪下十三件兵刃，一抬頭見到卓不凡蒼白的臉色，回過頭，再見到崔綠華驚懼的眼神，心道：「糟糕，糟糕，我無意中又得罪了人啦。」忙道：「兩位請勿見怪，在下行事鹵莽。」雙手捧起兵刃，送到卓崔二人身前。崔綠華氣量甚窄，還道他故意來羞辱自己，雙掌運力，猛向虛竹胸膛上擊了過去。但聽得啪的一聲響，但覺一股猛烈無比的力道反擊而來，崔綠華「啊」的一聲驚呼，身子向後飛出，砰的一下，重重撞在石牆之上，噴出兩口鮮血。要知虛竹此時體內的北溟真氣便如有形的實質一般，崔綠華的掌力一加引發，立時激起巨大的反力，將她推了出去。卓不凡此次與不平道人、崔綠華聯手，事先三人曾考較過武功內力，雖然卓不凡較二人為強，但也只是稍勝一籌而已，實在是相差無幾。此刻見虛竹雙手捧著兵刃，單以體內的一股真氣，便將她彈得身受重傷，自己萬萬不是對手。他見機甚快，知道今日已討不了好去，雙手向虛竹一拱，說道：「佩服，佩服，後會有期。」虛竹道：「前輩請取了劍去。在下無意冒犯，請前輩不必介意。前輩要打要罵，為不平道長出氣，我──我決計不敢反抗。」

虛竹這些話原是一番誠意，但在卓不凡聽來，全成了刻毒的譏諷。他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大踏步向廳外走去，忽聽得一聲嬌叱，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站住了，靈鷲宮是甚麼地方，容得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麼？」卓不凡一凜，順手便按劍柄，一按之下，卻按了個空，這才想起長劍已給虛竹奪去，抬頭看那說話的女子時，卻沒瞧見說話之人，只見大門外擱著一塊花崗巨岩，二丈高，一丈寬，將那大門密不透風的堵死了。這塊巨岩不知是何時無聲無息的移來，自己竟是全然沒有警覺。

# 第一一零回 化敵為友

群豪一見這等事情景，均知已陷入了靈鷲宮的機關之中。眾人一路攻戰而前，將一干黃衫女子殺的殺，擒的擒，掃蕩得乾乾淨淨，進入大廳之後，也曾四下察看有無伏兵，但此後有人身上生死符發作，各人觸目驚心，物傷其類，再加上一連串的變故接踵而來，竟沒想到身歷險地，危機四伏。待得見到這塊石岩堵死了大門，各人心中均是一凜：「今日若要生出靈鷲宮，只怕是大大的不易了。」

忽聽得頭頂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童姥姥座下四使婢，參見虛竹先生。」虛竹抬頭一看，只見大廳靠近屋頂之處，有九塊岩石凸了出來，似乎是九個小小的平臺，其中四塊岩石上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向著自己盈盈拜倒。那些平臺離地至少也有四丈，但四女一拜之後，隨即縱身躍下，身在半空，手中已各持一柄長劍，飄飄而下，當真如仙女下凡一般。眾人一見四女躍下的身手，便知她們輕功高得出奇，都不禁暗自驚懼。四女一穿淺紅，一穿月白，一穿淺碧，一穿淺黃，同時躍下，同時著地，又向虛竹躬身拜倒，說道：「使婢迎接來遲，主人恕罪。」虛竹作揖還禮，道：「四位姊姊不必多禮。」四個少女抬起頭來，眾人都是一驚，但見四女不但身形高矮穠纖一模一樣，而且相貌也是沒半點分別，一般的瓜子臉蛋，眼如點漆，直是清秀絕俗。虛竹道：「四位姊姊，如何稱呼？」那穿淺紅衣衫的女子道：「婢子四姊妹一胎孿生，童姥姥給婢子取名為梅劍，這三位妹子是蘭劍、竹劍、菊劍。適才遇昊天、朱天諸部姊妹，得知種種。現下婢子將聚賢廳的大門關了，這一干大膽奴才如何處置，便請主人發落。」

群豪聽她自稱為四姊妹一胎孿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四人相貌一模一樣，但見她四人容顏秀麗，語言清柔，各人心中均生好感，不料說到後來，那梅劍竟說甚麼「一干大膽作反的奴才」，實在是無禮之極，欺人太甚。當下便有兩條漢子搶了上來，一人手持雙刀，一人拿著一對判官筆，齊聲喝道：「小妞兒，你口中不乾不淨的放──」突然間青光一閃，蘭劍竹劍姊妹長劍掠出，跟著噹噹兩響，兩條漢子的手腕已被截斷，手掌連著兵刃，掉在地下。這一招劍法迅捷無倫，那二人手腕已斷，口中還在說道：「──些甚麼屁！哎唷！」大叫一聲向後躍開，只灑得滿地都是鮮血。

虛竹識得蘭劍、竹劍二人的劍法，知道這一招「輕車宛轉」，乃是童姥的得意劍法之一，那日與李秋水比武，便曾用過。這是用來對付李秋水的劍招，威力之強，豈比尋常？這兩名漢子武功雖然不弱，卻那裏閃避得了？

二女一出手便斷了二人手腕，其餘眾人雖然頗有自信武功比那兩條大漢要高得多的，卻也不敢貿然出手，何況眼見這座大廳四壁都是厚實異常的花岡巨岩所砌成，又不知廳中另有何等厲害機關，各人登時面面相覷，誰也沒有作聲。寂靜之中，忽然人群中又有一人「荷荷荷」的咆哮起來。眾人一聽，都知又有人身上的生死符催命來了。

群豪相顧失色之際，一條鐵塔般的大漢縱跳而出，雙目盡赤，亂撕自己胸口衣服。許多人叫了起來：「鐵鰲島島主！鐵鰲島島主哈大霸！」那哈大霸口中呼呼，真如一頭受傷了的猛虎，他提起醋缽般的拳頭。砰的一聲將一張茶几擊得粉碎，隨即向菊劍衝去。菊劍見到他此猛獸還要可怖的神情，忘了自己劍法之強，心中害怕，一鑽頭便縮入了虛竹的懷中。哈大霸張開蒲扇般的大手，向梅劍抓來。這四個孿生姊妹心意相通，菊劍嚇得混身發抖，梅劍早受感應，一見哈大霸撲到，「啊」的一聲驚呼，躲到了虛竹背後。

哈大霸一抓不中，翻轉雙手，便往自己兩眼中挖去。群豪瞧得心驚膽戰，知他神智已迷，體內的煎熬實是難以忍受。虛竹叫道：「使不得！」衣袖一帶，拂中他的臂彎，哈大霸雙手便即垂了下來。虛竹道：「這位兄台體內所種的生死符發作，在下便給你解去罷。」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掌」中一招「陽歌天鈞」在哈大霸背心「靈臺穴」上一拍。哈大霸一凜，全身宛如虛脫，委頓在地。青光閃躍，兩柄長劍分心向哈大霸刺到，正是蘭劍、竹劍二姝乘機出手。虛竹道：「不可！」左手一伸，夾手將雙劍奪了過來，喃喃唸道：「糟糕，糟糕，不知他的生死符中在何處？」原來他雖學會了生死符的破解之法，究竟見識淺陋，看不出哈大霸身上生死符的所在，這一招「陽歌天鈞」又出力太猛，哈大霸竟是經受不起。

那知哈大霸卻道：「──中在──懸樞──氣──氣海──絲空竹──」虛竹喜道：「你自己知道，那就好了。」原來適才一招「陽歌天鈞」，已令他神智恢復，當即以童姥所授法門，用天山六陽手的純陽之力，將他懸樞、氣海、絲空竹三處穴道中的寒冰生死符化去。哈大霸站起身來，揮拳踢腿，大喜若狂，突然撲翻在地，砰砰砰的向虛竹磕頭，說道：「恩公在上，哈大霸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給的，此後恩公但有所命，哈大霸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虛竹對人向來恭謹，一見哈大霸行此大禮，急忙下還禮，也砰砰砰的向他磕頭，說道：「在下不敢受此重禮，你向我磕頭，我也得向你磕頭。」哈大霸大聲道：「恩公快快請起，你向我磕頭，可真折殺小人了。」為了表示心中的感激之意，又多磕幾個頭。虛竹見他又磕頭，當下又磕頭還禮。

兩人爬在地下，磕頭不休，猛聽得幾百人齊聲叫了起來：「給我破解生死符，給我破解生死符。」身上中了生死符的群豪，蜂湧而前，將二人團團圍住。一名老者伸手將哈大霸扶起，道：「不用磕頭啦，大夥兒都要請恩公療毒救命。」虛竹見哈大霸站起，這才站起身來，說道：「各位別忙，聽我一言。」霎時之間，大廳上沒半點聲息。虛竹說道：「要我解生死符，須得確知所種的部位，各位自己知不知道？」只聽得眾人亂成一團，有的說：「我知道！」有的說：「我中在委中穴、內庭穴！」有的說：「我全身發疼，他媽的也不知中在甚麼鬼穴道！」有的說：「我身上麻癢疼痛，每個月不同，這生死符會走！」突然有人大聲喝道：「大家不要吵，這般吵吵嚷嚷的，虛竹子先生能聽得見麼？」出聲呼喝的正是群豪之首的烏老大，眾人便即靜了下來。虛竹道：「在下雖蒙童姥授了破解生死符的法門──」七八個人忍不住叫了起來：「妙極，妙極！」「吾輩性命有救了！」只聽虛竹續道：「──但辨穴認病的本事卻極膚淺。不過各位也不必擔心，若是自己確知生死符部位的，在下逐一施治，助各位破解。就算不知，咱們慢慢琢磨，再請幾位精於醫道的朋友來一同參詳，總之是要治好為止。」群豪大聲歡呼，只震得滿廳中都是回聲。過了良久，歡呼聲才漸漸止歇。梅劍突然冷冷的道：「主人答應給你們取出生死符，那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可是你們大膽作亂，害得童姥離宮下山，在外仙逝，你們又攻打飄渺峰，害死了鈞天部的不少姊妹，這筆帳卻又如何算法？」此言一出，群豪面面相覷，心中不禁冷了半截，尋思梅劍所言，確是實情，虛竹既是童姥的傳人，對眾人所犯下的大罪也不會置之不理。有人便欲出言哀懇，但轉念一想，害死童姥，倒反靈鷲宮之罪何等深重，豈是哀求幾句，便能了事？是以語到口邊，又縮了回去。烏老大說道：「這位姊姊所責甚是有理，吾輩罪過甚大，甘領虛竹子先生的責罰。」

群豪一聽烏老大之言，大半會意，都跟著叫了起來：「不錯，咱們罪孽深重，虛竹子先生要如何責罰，大家甘心領罪。」有些人想到生死符催命時的痛苦，竟然雙膝一曲，跪了下來。要知烏老大看準了虛竹的脾氣，知他忠厚老實，絕非陰狠毒辣的童姥可比，若是由他出手懲罰，下手也必比梅蘭菊竹四劍為輕，因之向他求告。

虛竹渾沒了主意，向梅劍道：「梅劍姊姊，你瞧該當怎麼辦？」梅劍道：「這些都不是好人，害死了均天部這許多姊妹，非叫他們償命不可。」玉霄洞的洞主是個七十來歲的老者，向梅劍深深一揖，說道：「姑娘，咱們身上中了生死符，實在是慘不堪言，一聽到童姥姥她老人家不在峰上，不免著急，做錯了事悔之莫及。求你姑娘大人大量，向虛竹子先生美言幾句。」梅劍臉一沉，道：「那些殺過人的，便將自己的右臂砍了，這是最輕的懲戒了。」她話一出口，覺得自己發號施令，於理不合，轉頭向虛竹道：「主人，你說是不是？」虛竹覺得如此懲罰太重，卻又不願得罪梅劍，道：「這個──這個──嗯──那個──」人群中忽有一人越眾而出，臉如冠玉，俊雅文秀，正是大理國王子段譽，他性喜多管閒事，評論是非，向虛竹拱了拱手，笑道：「仁兄，這些人要來攻打飄渺峰，小弟一直是不贊成，只不過便說乾了嘴，也勸他們不聽，今日闖下大禍，仁兄欲加罪責，倒也應當。小弟向仁兄討一個差使，由小弟來將這些朋友們責罰一番如何？」那日群豪要殺童姥，歃血為盟，段譽力加勸阻，虛竹是親耳聽到的，知道這位公子仁心俠膽，對他向來好生敬重，何況自己正沒做理會處，聽他如此說，忙拱手道：「在下識見淺陋，不會處事。段公子肯出面料理，在下感激不盡。」群豪初聽段譽強要出頭來責罰他們，心下如何肯服？有些脾氣急躁的已欲破口大罵，待聽得虛竹竟是一口答應，話到口邊，便都縮回去了。

段譽咳嗽一聲，清了清喉嚨，說道：「如此甚好。眾位所犯過錯，實在太大，在下所定的懲罰之法，卻也非輕。虛竹子先生既讓在下處理，眾位若有違抗，只怕虛竹子老兄便不肯給你們拔去身上的生死符了。嘿嘿，這第一條嘛，大家須得在童姥靈前恭恭敬敬磕上八個響頭，肅穆默唸，懺悔前非，磕頭之時，倘若心中暗咒童姥者，罪加一等。」虛竹喜道：「甚是，甚是！這第一條罰得很好。」群豪本來不知這個書獃子般的公子會提出甚麼古怪難當的罰法來，都在惴惴不安，一聽他說在童姥靈前磕頭，均想：「人死為大，在她靈前磕頭，又打甚緊？何況咱們心裏暗咒老賊婆，老子一面磕頭，一面暗罵老賊婆便是。」當即齊聲答應。

段譽見自己提出第一條後，眾人欣然同意，精神一振，說道：「這第二條，大家在鈞天部諸位死難妹姊的靈前行禮。殺傷過人的，必須磕頭，默唸懺悔，還得身上掛塊麻布，戴孝誌哀。沒殺過人的，長揖為禮，虛竹子仁兄提早給他們治病，以資獎勵。」群豪之中，一大半手上沒在飄渺峰頂染過鮮血，首先答應。殺傷過鈞天部諸女之人，聽他說不過是磕頭戴孝，比之梅劍要他們自斷右臂，懲罪輕了萬倍，自也不敢異議。

段譽又道：「這第三條麼，是要大家永遠臣服靈鷲宮，不得再生異心，虛竹子先生說甚麼，大家便得聽從號令。不但對虛竹子先生要恭恭敬敬，對梅蘭竹菊四位姊姊妹妹們，也得客客氣氣，化敵為友，再也不得動刀弄槍。倘若有那一位不服，不妨上來和虛竹子先生比上三招兩式，且看是他高明呢，還是你厲害！」

群豪聽段譽這麼說，都道：「當得，當得！」更有人道：「公子定下的罰章，未死太便宜了咱們，不知更有何吩咐？」段譽拍了拍手，道：「沒有了！」轉頭向虛竹道：「仁兄，小弟這三條罰章定得可對？」虛竹拱手道：「多謝，多謝，對之極矣。」他向梅劍等人瞧了一眼，臉上頗有歉然之色。蘭劍道：「主人，你是靈鷲宮之主，不論說甚麼，婢子們都得聽從。你氣量寬宏，饒了這些奴才，可也不必對咱們有甚麼抱歉。」虛竹一笑，道：「不敢！嗯，這個──在下心中還有幾句話，不知──不知該不該說？」

烏老大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向是飄渺峰的下屬，教主有何吩咐，誰也不敢違抗。段公子所定的三條罰章，實在是寬大之至。教主另有責罰，大夥兒自然甘心領受。」虛竹道：「在下年輕識淺，只不過承童姥姥指點幾手武功，『教主』甚麼的，真是愧不敢當。在下有兩點意思，這個──這個──也不知道對不對，大膽說了出來，這個──請各位前輩琢磨琢磨。」他自幼至今，一直受人指使差遣，向居人下，從來不會自己出甚麼主意，而當眾說話，更是窘迫，是以這幾句說得吞吞吐吐，語氣之間，更是謙和之極。梅蘭菊竹四姝心中均想：「主人怎麼啦，對這些奴才們也用得著這麼客氣？」只聽烏老大道：「教主對咱們這般謙和，眾兄弟便是肝腦塗地，也是難報恩德於萬一。教主有命，便請吩咐罷！」

虛竹道：「是，是！我若是說錯了，諸位不要──不要這個見笑。我想說兩件事。第一件嘛，好像有點私心，在下──在下出身少林寺，本來──本是個小和尚，請諸位今後行走江湖之時，不要向少林派的僧俗弟子們為難。那是在下向各位求一個情，不敢說甚麼命令。」烏老大大聲道：「教主有令，今後眾兄弟在江湖上遇到少林派的大師和俗家朋友們，須得好生相敬，千萬不可得罪了。」群豪齊聲應道：「遵命。」虛竹見眾人答允，膽子便大了些，拱手道：「多謝，多謝！在下這第二件事，是請各位體會上天好生之德，不可隨便傷人殺人。最好是有生之物都不要殺，螻蟻尚且惜命，最好連葷腥也不可吃，不過這一節不大容易，連在下自己也破戒吃葷了。所以──所以──那個殺人麼，總之是不好，還是不殺人的為妙。」烏老大又大聲道：「教主有令：靈鷲宮屬下一眾兄弟，今後不得妄殺無辜，胡亂殺生，否則嚴懲不貸。」群豪又齊聲應道：「遵命！」虛竹笑道：「烏先生，你幾句話便說得清清楚楚，我可不成，你──你的生死符中在那裏？我給你拔除了罷！」烏老大所以干冒奇險，率眾謀叛，為來為去就是要除去體中的生死符，聽得虛竹答應為他拔除，從此去了這為患無窮的附骨之蛆，當真是不勝之喜，心中感激，雙膝一曲，便即拜倒。虛竹急忙跪倒還禮，又問：「烏先生，你肚子上松球之傷，這可痊癒了麼？」這時梅劍四姊妹開動機關，移開大門上的巨岩，放了朱天、吳天、玄天九部諸女進入大廳。只聽得風波惡和包不同大呼小叫，和鄧百川、公冶乾一齊走了進來。原來他四人出門尋童姥相鬥，卻撞到八部諸女護送童姥的遺體來到靈鷲宮外，包不同言詞不遜，風波惡好勇鬥狠，三言兩語，便和八部諸女動起手來。不久鄧百川、公冶乾加入相助，他四人武功雖強，但寡不敵眾，如何是諸女的對手，四個人且鬥且走，身上都帶了傷，倘若大門再遲開片刻，梅蘭菊竹不出聲喝止，他四人難免遭擒喪生了。當下九部諸女秉承虛竹之意，在大廳上設宴款待群英。慕容復自覺沒趣，帶同鄧百川等告辭下山。劍神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綠華不別而行，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虛竹見慕容復等要走，竭誠挽留。慕容復道：「在下得罪了飄渺峰，好生汗顏，承兄不加罪責，已領盛情，何敢再行叨擾？」虛竹道：「那裏，那裏？兩位公子文武雙全，英雄了得，在下仰慕得緊，只想──只想這個──向兩位公子領教。我──我實在笨得──那個要命。」包不同適才與諸女交鋒，寡不敵眾，身上受了好幾處劍傷，正沒做好氣處，聽虛竹囉哩囉唆的留客，又想到他懷中藏了王玉燕的畫像，尋思：「這個賊禿假仁假義，身為佛門子弟，卻對我家公子的表妹暗起歹心，顯然是個不守清規的淫僧。」便道：「小師父留英雄是假，留美人是真，何不直言要留王姑娘在這飄渺峰上？」

虛竹愕然道：「你──你說甚麼？我留甚麼美人？」包不同道：「你心懷不軌，難道姑蘇慕容家的都是白癡麼？嘿嘿，太也可笑！」虛竹道：「我不懂先生說些甚麼，不知甚麼事可笑。」包不同雖然身在龍潭虎穴之中，但一激發了他的執拗脾氣，早將生死置於度外，大聲說道：「你這小賊禿，你是少林寺的和尚，既是名門弟子，怎麼改投邪派，勾結一宗妖魔鬼怪？我瞧著你便生氣，一個和尚，逼迫了幾百良家婦女做你妻妾情婦，兀自不足，卻來打起我家王姑娘的主意來，我跟你說，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你癩蛤蟆莫想吃天鵝肉，乘早收了歹心的好！」他越罵越起勁，拍手頓足，指著虛竹的鼻子，大罵起來。

虛竹莫名其妙，道：「我──我──我──」忽聽得呼呼兩聲，烏老大挺綠波香露鬼頭刀，哈大霸舉起一柄六十餘斤重大鐵錐，齊聲大喝，雙雙向包不同撲來。慕容復知道虛竹既允為這些人解去生死符之毒，已得群豪死力，若是混戰起來，兇險無比，一見烏老大和哈大霸撲到，身形一晃，搶上前去，使出「斗轉星移」的功夫，一帶之間，鬼頭刀砍向哈大霸，而大鐵錐碰向烏老大，噹的一聲猛響，兩般兵刃激得火花四濺，慕容復反手在包不同肩頭輕輕一推，將他推出丈餘，向虛竹拱手道：「得罪，告辭了！」身形晃處，已到大廳門口。他適才見過門口的機關，若是那巨岩再移來擋住了大門，那便任人宰殺了。

虛竹絕無與慕容復為敵之意，忙道：「公子慢走，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慕容復雙眉一挺，轉身過來，朗聲道：「閣下是否自負天下無敵，要指點幾招麼？」虛竹連連搖手，道：「不──不敢──」慕容復道：「在下不速而至，來得冒昧，閣下真的非留下咱們不可麼？」虛竹搖頭道：「不──不是──是的──唉！」慕容復站在門口，傲然瞧著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群豪，以及梅蘭菊竹四劍、九天九部諸女。群豪諸女為他氣勢所懾，一時竟然無人敢於上前。隔了半晌，慕容復袍袖一拂，道：「走罷！」昂然跨出大門。烏老大憤然道：「教主，若是讓他活著走下飄渺峰，大夥兒還用做人麼？請你下令攔截。」虛竹搖頭道：「算了。我──我也不懂為甚麼他忽然生這麼大的氣，唉，真是不明白──」

王玉燕隨著鄧百川等，走在慕容復的前面，見段譽未出大廳，回頭道：「段公子，再見了！」段譽一震，心口一酸，喉頭似乎塞住了，勉強說道：「是，再──再見了。」眼見王玉燕的背影漸漸逝去，更不回頭，耳邊只是響著包不同的這句話：「他說王姑娘是慕容公子的人，叫旁人趁早死了心，不可癩蛤蟆吃天鵝肉。不錯，慕容公子臨出廳門之時，神威凜然，何等英雄氣概！他一舉手間便化解了兩個勁敵的招數，又是何等深湛的武功，以我這等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到處出醜，如何在她眼下？王姑娘那時瞧著她表哥的眼神臉色，真是深情款款，既仰慕，又愛憐，我──我段譽，當真一隻癩蛤蟆罷了。」

一時之間，大廳上怔住了兩個青年，虛竹是滿腹疑雲，搔首踟躕；段譽是悵惘別離，黯然魂消。兩人茫然相對，倒似是一對傻子。過了良久，虛竹「唉」的一聲長嘆。段譽跟著一聲長嘆，說道：「仁兄，你我同病相憐，這銘心刻骨的相思，何以自遣？」虛竹一聽，不由得滿面通紅，以為他知道自己「夢中女郎」的艷蹟，囁嚅問道：「段──段兄如──如何得知？」段譽道：「仁兄不必介意。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不識彼姝之美者，非人者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仁兄，你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說著又是一聲長嘆。他認定虛竹懷中私藏王玉燕的畫像，自是和自己一般，同是愛慕王玉燕之人，適才慕容復和虛竹衝突，當然也是為著王玉燕了，又道：「仁兄武功絕頂，可是這情之一物，只講緣份性情，不論文才武藝，若是無緣，說甚麼也不成的。」

虛竹喃喃道：「只講緣份性情──不錯──那緣份──當處是可遇不可求──是啊，一別之後，茫茫人海，卻又到那裏找去？」他說的是「夢中女郎」，段譽卻認定他是說王玉燕。兩人各有一份不通世故的獃氣，竟然越說越是投機。靈鷲宮諸女擺開筵席，虛竹和段譽便攜手入座。諸洞島群豪是靈鷲宮下屬，自然誰也不敢上來和虛竹同席。虛竹不懂款客之道，見旁人不來，也不出聲相邀，只和段譽講論。段譽全心全意沉浸在對王玉燕的愛慕之中，沒口子的誇獎，說她性情是如何的和順溫婉，姿容是如何的秀麗絕俗。虛竹只知道他在誇獎他的「夢中女郎」，不敢問他如何認得，更不敢出聲打聽這女郎的來歷，一顆心卻是怦怦亂跳，尋思：「我只道童姥一死，天下再無人知道這位姑娘的所在，天可憐見，段公子竟認得。但聽他之言，對這位姑娘也充滿了愛慕之情，思念之意，我若吐露風聲，曾和她在冰窖之中有過一段因緣，段公子定又大怒，離席而去，我便再也打聽不到了。」聽段譽誇獎這位姑娘正合心意，便也隨聲附和，其意甚誠。

兩人各說各的情人，纏夾在一起，只因誰也不提這兩位姑娘名字，言話中的筍頭居然接得絲絲入扣。段譽道：「仁兄，佛家道，萬事都是一個緣字。達摩祖師有言：『眾生無我，苦樂隨緣』，如有甚麼賞心樂事，那也是『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虛竹道：「是啊！『得失隨緣，心無增減』！話雖如此說，但吾輩凡人，怎能修得到這般『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的境地？」要知大理國佛學昌盛無比，段譽自幼誦讀佛經，兩人你引一句金剛經，我引一段法華經，自寬自慰，自傷自嗟，惺惺相惜，同病相憐。梅蘭菊竹四姝不住輪流上來勸酒。段譽喝一杯，虛竹便也喝一杯，嘮嘮叨叨的談到半夜。群豪起立告辭，由諸女指引歇宿之所。虛竹和段譽酒意都有八九分了，仍是對飲講論不休。

那日段譽和蕭峰在無錫城外賭酒，乃是以內功將酒從指中逼出，此刻借酒澆愁，卻是真飲，迷迷糊糊地道：「仁兄，我有一位金蘭結義的兄長，姓蕭名峰。此人是大英雄、真豪傑，武功酒量，無雙無對。仁兄若是遇見，必然也愛慕喜歡，只可惜他不在此處，否則咱三人結拜為兄弟，共盡意氣之歡，實是平生快事。」虛竹從不喝酒，全仗內功精湛，這才連盡數斗不醉，但心中飄飄盪盪，說話舌頭也大了，本來拘謹膽小，忽然豪氣陡生，說道：「仁兄若是──那個不是瞧不起我，咱二人便先結拜起來，日後尋到蕭大哥，再拜一次便了。」段譽大喜，道：「妙極，妙極！兄長幾歲？」二人敘了年紀，卻是虛竹大了兩歲。段譽說道：「二哥，受小弟一拜！」推開椅子，跪拜下去。虛竹急忙還禮，腳下一軟，向前直摔。

段譽見他摔跌，忙伸手相扶，兩人無意間真氣一撞，都覺對方體中內力充沛，急忙自行收斂克制。這時段譽酒意已有十分，腳步踉蹌，站立不定，突然之間，兩人哈哈大笑，互相摟抱，滾跌在地。段譽道：「二哥，小弟沒醉，咱倆再喝他一百杯！」虛竹道：「小兄自當陪三弟喝個痛快。」段譽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哈哈，會須立盡三百杯！」兩人越說越是迷糊，竟都醉得人事不知。

虛竹次日醒轉，卻覺是睡在一張溫軟的床上，睜眼向帳外一看，見是處身於一間極大的房中。這間房物事不多，顯得空蕩蕩地，但銅鼎陶瓶，陳設極見古雅，壁上幾幅法書，也是蒼勁有力，紙質黃舊，年代已十分久遠。一個少女托著一隻瓷盤，走到床邊，正是蘭劍，說道：「主人醒了？請漱漱口。」虛竹宿酒未消，只覺口中苦澀，喉頭乾渴，見青花盞碗中盛著一碗黃澄澄的茶水，拿起便喝，入口甜中帶苦，當下骨嘟骨嘟的喝個清光。原來那是一碗參湯，虛竹一生之中，那曾嘗過甚麼參湯的滋味？飲乾了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他歉然一笑，道：「多謝姊姊，我──我想起身了，請姊姊出去罷！」

蘭劍當未答口，房門外又走進一個少女，卻是菊劍，微笑道：「咱姊妹二人服侍主人換衣。」說著從床頭椅上拿起一套淡青色的內衣內褲，塞在虛竹被中。虛竹大窘，滿臉通紅，說道：「不，不，非──我不用姊姊們服侍。我又沒受傷生病，只不過是喝醉了，噫，佛家十戒，我又犯了一戒。三弟呢？段公子呢？他在那裏？」蘭劍抿嘴笑道：「段公子下山追他的心上人去了。臨去時命婢子稟告主人，說道待宮中諸事定當之後，請主人赴中原相會。」虛竹叫道：「啊喲！」道：「我還有事問他呢，怎地他便走了？」心中一急，從床上跳了起來，要想去追趕段譽，問他「夢中女郎」的姓名住處，突然見自身穿著一套乾乾淨掙的月白小衣，「啊」的一聲，又將被子蓋在身上，驚道：「我怎地換了衣衫？」

原來他從少林寺中穿出來的，乃是粗布的內衣褲，穿了半年，早已破爛污穢，現下身上所著，著體輕柔，他雖分不出那是綾羅還是綢緞，總之知道是貴重的衣衫。菊劍笑道：「主人昨晚醉了，咱四姊妹服侍主人洗澡穿衣，主人都不知道麼？」虛竹還是大吃一驚，一抬頭見到蘭劍菊劍，人美似玉，笑靨勝花，不由得心中怦怦亂跳，一伸臂間，內衣從手臂間滑了上去，露出他隱隱泛出淡紅的肌膚來，顯然身上所積的污垢泥塵，都已被洗擦得乾乾淨淨。他心中兀自存了一線希望，強笑道：「我真醉得糊塗了，幸好自己居然還會洗澡。」蘭劍笑道：「昨晚主人一動也不會動了，是咱們四姊妹替主人洗的。」虛竹「啊」的一聲大叫，險險暈倒，重行臥倒，連叫：「糟糕，糟糕！」

蘭劍，菊劍倒給他嚇了一跳，齊問：「主人，何事不妥？」虛竹苦笑道：「我是男人，在你們四位姊姊面前──那個赤身露體，豈不是──豈不是糟糕之極？何況我全身老泥，又臭又髒，怎可勞動姊姊們，做這等污穢之事？」蘭劍道：「咱四姊妹是主人的女奴，便為主人粉身碎骨，也所應當，奴婢犯了過錯，請主人責罰。」說罷，和菊劍一齊拜伏在地。虛竹見她二人大有畏懼之色，想起余婆、石嫂等人，也曾為自己對她們以禮相待，因而嚇得全身發抖，料想蘭劍、菊劍也是見慣了童姥的詞色，只要言辭一和，面色一溫，立時便有殺手相繼，便道：「兩位姊──嗯，你們起來，你們出去罷，我自己穿衣，不用你們服侍。」蘭菊二人站起來，淚盈於眶，倒退著向房外出去。虛竹心中奇怪，問道：「我──我──是我得罪了你們麼？你們為甚麼不高興，眼淚汪汪的？只怕我說錯了話，這個──」

# 第一一一回 重回少林

菊劍道：「主人要我姊妹出去，不許我們服侍主人穿衣盥洗，定是──定是討厭了我們──」話未說完珠淚已是滾滾而下，虛竹連連搖手，道：「不，不是的。唉，我不會說話，甚麼也說不明白，我是男人，你們是女的，那個──那個不大方便──的的確確沒有他意──菩薩在上，出家人不打誑語，我絕不騙你。」蘭劍、菊劍見他指手劃腳，說得情急，其意甚誠，不由得破涕為笑，齊聲道：「主人莫怪。靈鷲宮中向無男人居住，我們還從來沒見過男子。主人是天，奴婢們是地，那裏有甚麼男女之別？」二人盈盈走近，服侍虛竹穿衣著鞋。不久梅劍與竹劍也走了進來，一個替他梳頭，一個替他洗臉。虛竹嚇得不敢作聲，再也不敢提一句不要她們服侍的話。

他料想段譽已經去遠，追趕不上，又想洞島群豪身上生死符未除，不能猝然離去，用過早點後，便到廳上和群豪相見，替兩個痛楚最厲之人拔除了生死符。但這拔除生死符之事，須以真力使動「天山六陽手」，虛竹體內真力充沛，縱使連拔十人，也不會疲累，可是童姥在每人身上所種生死符的部位各各不同，虛竹細思拔除之法，卻是頗感煩難。他於經脈、穴道之學所知極是粗淺，又不敢隨便動手，若有差失，不免使受治者反蒙毒害。到得午間，竟只治了兩人。食過午飯後，略加休息，梅劍見他皺起眉頭，沉思拔除生死符之法，頗為勞心，便道：「主人，靈鷲宮後殿，有數百年前舊主人遺下的石壁圖像，婢子曾聽童姥姥言道，這些圖像與生死符有關，主人何不前去一觀？」虛竹喜道：「甚好！」當下梅蘭菊竹四劍引導虛竹來到花園之中，搬開一座假山，現出地道入口，梅劍高舉火把，當先領路，五人魚貫而進。一路上梅劍在隱蔽之處不住按動機關，使預伏的暗器毒物不致發動。那地道曲曲折折，盤旋向下，有時豁然開朗，現出一個巨大的石窟，可見那地道乃是依著山腹中天然的洞穴而開成。否則工程之巨，數百年也未必開鑿得成。直行了二里有餘，梅劍伸手推開左側一塊岩石，讓在一旁，說道：「主人請進，裏面便是石室，婢子們不敢入內。」虛竹道：「為甚麼不敢？裏面有危險麼？」梅劍道：「不是有危險。這是本宮重地，婢子們不敢擅入。」虛竹道：「一起進來罷，那有甚麼要緊？外邊地道中這麼窄，站著很不舒服。」

四姝相顧，臉上均有驚喜之色。梅劍道：「主人，童姥姥仙去之前，曾對我姊妹們說道，若是我四姊妹忠心服侍，並無過犯，那麼到四十歲時，便可許我們每年來到這石室中一日，參研石壁上的武功。就算主人恩重，不廢童姥姥當日的許諾，那也是廿二年之後的事了。」虛竹道：「再等廿二年，豈不氣悶煞人？到那時你們也老了，再學甚麼武功？一齊進去罷！」四姝大喜，當即伏地跪拜。虛竹道：「請起，請起。這裏地方狹窄，我跪下還禮，大家擠成一團了。」當下四人走進石室，只見四壁岩石，打磨得甚是光滑，石壁上刻滿了無數徑長兩尺的圓圈，每個圓圈之中，刻了各種各樣的圖形，有的是人像，有的呈獸形，有的是殘缺不全的文字，更有些只是記號和線條，每個圓圈之旁，都注著「甲一」、「甲二」、「子一」、「子二」等數字，圓圈之數若不逾千，至少也有八九百個，一時卻那裏看得周全？竹劍道：「咱們先看甲一之圓，你說是不是？」虛竹點頭稱是。當下五人舉起火把，端相那編號「甲一」的圓圈，虛竹一看之下，便認出圈中所繪，乃是「天山折梅手」第一招的起手式，道：「這是『天山折梅手』。」看甲二時，果是天山折梅手的第二招，依次看將下去，天山折梅手圖解已完，便是天山六陽手的圖解，各種歌訣奧秘，一一注在圓圈之中。

待得「天山六陽手」的圖譜一完，出現的便是其他武功招數，這些招數，當童姥離開冰窖，與李秋水在荒山較藝之時，也曾傳給虛竹。但虛竹看了幾個圖譜，便覺譜中所刻的文字圖形，遠較童姥所說的更為詳盡細緻，略一思索，已明其理。那日童姥與李秋水較藝，力求克敵制勝，本意並不在傳授虛竹功夫，只須將一招功夫在李秋水面前演將出來，令她無法還招抵禦，便大功告成了，至於招數中種種精微變化，卻不必花費時光，令虛竹一一領會。這時虛竹按著圓中所示，運起體內真氣，只學得數招，身子便輕輕飄飄地凌虛欲起，只是似乎還在甚麼地方差了一點，以致無法離地。

正在心曠神怡，萬慮俱絕之時，忽聽得「啊、啊」兩聲驚呼，虛竹一驚，回過頭來，但見蘭劍、竹劍二姝身形一晃摔倒在地。梅菊二劍手扶石壁，也是臉色大變，搖搖欲墮。虛竹急忙走近，將蘭竹二姝扶起，道：「怎麼啦？甚──甚麼事？」梅劍道：「主──主人，我們功力低微，不能看這裏的──這裏的圖形──我──我們在外面伺候。」四姝扶著石壁，一步步走出了石室。虛竹獃了一陣，跟著走出，只見四姝在甬道中盤膝而坐，一齊用功，身子顫抖，臉上現出痛苦的神色。虛竹一見此情，知道她們已受頗重的內傷，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手」在每人背心的穴道中拍了幾拍。一股陽和渾厚的力道進入各人體內，四姝臉色登時平和，不久各人額頭滲出汗珠，先後睜開眼來，叫道：「多謝主人耗費功力，為婢子治傷。」翻身拜倒，叩謝恩德。虛竹忙伸手相扶，道：「那──那是怎麼回事？怎地好端端地會受傷昏暈？」

梅劍嘆了口氣，道：「主人，當年童姥要我們到四十之後，才能每年到這石室中來看圖一日，原來大有深意。這些圖譜上的武功太也深奧，婢子們不自量力，照著『甲一』圖中所示一練，真氣不足，立時便走入了經脈岔道。若不是主人解救，我四姊妹不能重見天日了。」蘭劍道：「童姥對我們期許很切，盼望我姊妹到四十歲後，便能習練這上乘武功，可是──可是婢子們資質庸劣，使算再練二十二年，未必敢再進此室。」虛竹道：「原來如此，那卻是我的不是了，我不該要你們進去。」四劍又拜伏請罪，齊聲道：「主人何出此言？那是主人的恩德，全怪婢子們狂妄胡為。」菊劍道：「主人功力深厚，練這些高深武舉卻是大大有益。童姥在石室之中，往往經月不出，便是揣摩石壁上的圖譜。」梅劍又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那些奴才們攻打靈鷲宮，詢問鈞天部姊妹們，要知道童姥藏寶的所在。諸姊妹忠心耿耿，寧死不屈。我四姊妹原預備將他們引進地道，發動機關，將他們盡數聚殲在地道之中，只是深恐這些奴才中有破解機關的能手，若是進了石室，見到靈鷲宮石壁圖解，那就遺禍無窮。早知如此，讓他們進來反倒好了。」虛竹點點頭，道：「確實如此，這些圖解若讓功力不足之人見到了，那比任何毒藥利器更有禍害，幸虧他們沒有進來。」竹劍微笑道：「主人真是好心，依我說啊，若是讓他們一個個練功而死，那才好看呢。」

虛竹道：「我練了幾招，只覺精神勃勃，內力充沛，正好去給他們拔除一些生死符。你們上去睡一睡，休息一會。」當下五人從地道中出來，虛竹回入大廳，拔除了三人的生死符。

話休絮煩，虛竹每日使「天山六陽手」，替群豪拔除生死符，一感精神疲乏，體力有虧，便到石室中去習練上乘武功。四姝只是在石室外相候，再也不敢踏進一步。虛竹每日亦抽暇指點四姝及九部諸女的武功，一視同仁，毫不藏私。

如此直花了二十餘天時光，才將群豪身上的生死符拔除乾淨，而虛竹每日精研石壁上的圖譜，融會貫通之餘，武功也是大進，與初上飄渺峰之時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群豪當日臣服於童姥，乃是為身上的生死符所制，不得不然，此時靈鷲宮易主，虛竹以誠相待，以禮相敬，群豪雖然個個都是桀驁不馴的人物，卻也是感恩戴德，心悅誠服，一一拜謝而去。待得各洞主、各島主分別下山，飄渺峰上只剩下虛竹一個男子。他暗自尋思：「我幼失怙恃，全仗少林寺中師父們撫養成人，若是從此不回少林，太也忘恩負義。我須得回到寺中，向方丈師父領罪，才合道理。」當下向四姝及九部諸女說明原由，即日便要下山。靈鷲宮中一應事務，由九部之首的余婆、石嬸等人會商處理。四姝意欲跟隨服伺，虛竹道：「我回去少林，乃重做和尚。和尚有婢女相隨，天下焉有是理？」說之再三，四姝總不肯信。虛竹拿起剃刀，將頭髮剃個精光，露出頭上的戒點來。四姝無奈，只得與九部諸女一齊送到山下，灑淚而別。虛竹換上了少林寺的僧衣，邁開大步，遙奔嵩山而來。他為人誠謹，路上自然不會去招惹旁人，而他這般一個衣衫襤縷的青年和尚，縱有盜賊歹人，也不會來打他的主意。一路無話，太太平平的回到少林寺來。他重見少林寺屋頂的黃瓦，心下不禁又是感慨，又是慚愧，一別數月，自己幹了許許多多違犯清規戒律之事，殺戒、色戒、葷戒、酒戒，無一不犯，不知方丈和師父是否能夠見恕，許自己再入佛門。他心下惴惴，極是不安，進了山門後，便去拜見師父慧輪。慧輪見他突然回來，不由得一怔，問道：「我差你出寺下書，如何至今方回？」虛竹俯伏在地，痛悔無已，不禁放聲大哭了起來，說道：「師父，弟子──弟子真是該死，下山之後，把持不定，將師父──師父平素的教誨，都……都不遵守了。」慧輪臉上變色，道：「怎──怎麼？你沾了葷腥麼？」虛竹道：「是，還不止沾了葷腥而已。」慧輪道：「該死，該死！你──你喝了酒麼？」虛竹道：「弟子不但喝酒，而且還喝得爛醉如泥。」慧輪嘆了一口長氣，兩行淚水從面頰上流了下來，道：「我看你從小忠厚老實，怎麼一到花花世界的繁榮境中，便竟墮落如此，咳，咳──」虛竹見師父傷心，更是惶恐，道：「師父在上，弟子所犯戒律，更有勝於這些的，還──還犯了──」還沒說到犯了殺戒、色戒，突然間鐘聲噹噹響起，每兩下短聲，便略一間斷，乃是召集慧字輩諸僧的訊號。慧輪立即起身，擦了擦眼淚，道：「你犯戒太多，我也無法迴護於你。你──你──你自行到戒律院去領罪罷！只恐連我也有不是。」說著取過壁上的戒刀，匆匆奔出。虛竹當下來到戒律院前，躬身稟道：「弟子虛竹，違犯佛門戒律，恭懇掌律長老賜罰。」連說了兩遍，院中走出一名中年僧人來，冷冷的道：「首座和掌律師叔有事，沒空來聽你的，你跪在這裏等著罷！」虛竹道：「是！」這一跪自中午直跪到天黑，竟沒有人過來理他。幸好虛竹內功深厚，雖是不飲不食的跪了大半天，仍是渾若無事，沒絲毫疲累。

耳聽得暮鼓響起，寺中晚課之時已屆，虛竹輕輕唸經，懺悔過失。那中年僧人走將過來，說道：「虛竹，這幾天寺中正有大事，長老們沒空來處理你的事。我瞧你長跪念經，還真有虔誠悔悟之意。這樣罷，你先到菜園子去挑糞澆菜，靜候吩咐。等長老們空了之後，再叫你來問明實況，按情節輕重處罰。」虛竹恭恭敬敬的道：「是，多謝慈悲。」向他合十行禮，這才站起來，心想：「不將我立即逐出寺門，看來事情還有些指望。」虛竹走到菜園之中，向管菜園的僧人緣根說道：「師兄，小僧虛竹犯了本門戒律，長老們罰我來挑糞澆菜。」那緣根資質平庸，既不能領會禪義，練武也是沒甚麼進境，平素最喜多管瑣碎事務。這菜園子有兩百來畝地，三四十名長工，他統率人眾，倒也威風凜凜，遇到有僧人從戒律院裏罰到菜園來做工，更是他大逞威風的時候。他一聽虛竹之言，心下甚喜，問道：「你犯了甚麼戒？」虛竹道：「犯戒甚多，一言難盡。」緣根怒道：「甚麼一言難盡。我勸你老老實實，給我說個明白。莫說你是個沒職司的小和尚，便是達摩院、羅漢堂的首座犯了戒，只要是罰到菜園子來，我一般要問個明白，誰敢不答？我瞧你啊，臉上紅紅白白，定是偷吃了葷腥，是也不是？」

虛竹道：「正是。」緣根道：「哼，你瞧，我一猜便著。說不定私下還偷酒喝呢，你不用賴，要想瞞過我，可沒這麼容易。」虛竹道：「正是，小僧有一日喝酒喝得爛醉如泥，人事不知。」緣根笑道：「嘖嘖嘖，真正大膽。嘿嘿，灌飽了黃湯，那便心猿意馬，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個字，一定也置之腦後了。你心中想過女娘們，是不是？不但想一次，至少也想了七次八次，你敢不敢賴？」說時聲色俱厲。虛竹嘆道：「小僧何敢在師兄面前撒謊？不但想過，而且還犯過色戒。」緣根心中得意之極，戟指大罵：「你這小和尚忒也大膽，敗壞我少林寺的清譽。除了色戒，還犯過甚麼？偷盜過沒有，取過別人的財物沒有？和人打過架，吵過嘴沒有？」虛竹低頭道：「小僧殺過人，而且殺了不止一人。」緣根大吃一驚，臉色大變，退了三步。他向來欺善怕惡，一聽虛竹說殺過人，而且所殺的不止一人，登時心驚膽戰，生怕他狂性發作，動起粗來，自己多半不是敵手，當下定了定神，滿臉堆笑，道：「本寺武功天下第一，既然練武，難免失手殺人，師弟的功夫，自然是非常了得的啦。」虛竹道：「說來慚愧，小弟所學的本門功夫，已全然被廢，眼下是半點也不剩了。」緣根大喜，道：「那很好，那很好。」聽說他本門功夫已失，只道是他犯戒太多，給本寺長老廢去了武功，登時便換了一番臉色。

但他轉念又想：「雖說他武功已廢，但若是尚有幾分剩餘，總是不易對付。」說道：「師弟，你到菜園來做工懺悔，那也極好。可是咱們這裏規矩，凡是犯了戒律，手上沾過血腥的僧侶，做工時須得戴上腳鐐手銬。這是祖宗們傳下來的規矩，不知師弟肯不肯戴？若是不肯，由我去稟告戒律院便了。」虛竹道：「規矩如此，小僧自當遵從。」緣根心下暗喜，當下取出鋼銬鋼鐐，給他戴上。要知少林寺數百年來傳習武功，自難免有不肖僧人為非作歹，而這些犯戒僧人，往往武功極高，不易制服，是以戒律院、懺悔堂、菜園子各地，都備得有精鋼鑄成的鐐銬。緣根見虛竹一戴上鐐銬，心中大定，罵道：「賊和尚，瞧你不出小小年紀，居然如此膽大妄為，甚麼戒律都去犯上一犯。今日不重重懲戒，如何出得我心中惡氣？」折下一根樹枝，沒頭沒腦的便向虛竹頭上抽來。虛竹收斂真氣，不敢以內力抵禦，讓他抽打，片刻之間，便給打得滿頭滿臉都是鮮血。他只是念佛，臉上無絲毫不愉之色。緣根見他既不閃避，更不抗辯，心想：「這和尚果然武功盡失，我大可作踐於他。」想到虛竹大魚大肉，爛醉如泥的淫樂，自己空活了四十來歲，從未嘗過這種滋味，妒忌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下手更加重了，直打斷了三根樹枝，這才罷手，惡狠狠的道：「你每天挑三百擔糞水澆菜，若是少了一擔，我用硬扁擔、鐵棍子打斷你的兩腿。」

虛竹受緣根責打，心下反而平安，自忖：「我犯了這許多戒律，原該遭受重責，責罰越重，我身上的罪孽便化去越多。」當下恭恭敬敬的應道：「是！」走到廊下去提了糞桶，便去挑糞加水，在畦間澆菜。但澆菜之事，乃是一瓢瓢的細功夫，三百桶糞水，豈是頃刻間能夠澆完？虛竹毫不偷工，勻勻淨淨，仔仔細細的灌澆，一夜不睡，直到次日清晨，兀未完工。虛竹精力充沛，也不疲累，直到三百桶澆完，這才在柴房中倒頭睡覺。只睡得片刻，緣根便過來拳打腳踢，將他鬧醒，罵道：「賊和尚，青天白日的，卻躲在這裏睡覺，快起來劈柴去。」虛竹道：「是！」也不抗辯，便去劈柴。如此一連六七日，日間劈柴，晚上澆糞，苦受折磨，全身傷痕累累，也不知已吃了幾千百鞭。

第八日早晨，虛竹正在澆菜，忽聽見那緣根走了過來，說道：「師兄你辛苦啦！」取過鑰匙，便給他打開了鐐銬，虛竹道：「也不辛苦，尚有三十餘桶，待我澆完之後，再睡不遲。」緣根道：「師兄不用澆了，餘下之數，由我代勞便是，師兄請到屋裏用飯，小僧這幾日多有得罪，當真該死，還求師兄原宥。」

虛竹聽他口氣忽變，心下甚奇，抬起頭來，只見他鼻青目腫，顯是曾給人狠狠的打了一頓，更是奇怪，緣根苦著臉道：「小僧有眼不識泰山，得罪了師兄，師兄若有不原諒，我──我──便大禍臨頭了。」虛竹道：「小僧自作自受，師兄責罰得極當。」緣根臉色一變，舉起手來，啪啪啪啪四響，在自己臉上重重打了四記巴掌，道：「師兄，師兄，求求你行好，大人不記小人過，我──我──」說著又是啪啪連聲，痛打自己的臉頰。虛竹大奇，道：「師兄此舉，卻是何意？」緣根雙膝一曲，跪倒在地，拉著虛竹的衣裾，道：「師兄若不原諒，我──我一對眼珠便不保了。」虛竹道：「我當真半點也不明白。」緣根道：「只要師兄饒恕了我，不挖去我的眼珠子，小僧來生變牛變馬，報效師兄的大恩大德。」虛竹道：「師兄說那裏話來？我幾時說過要挖了你的眼珠？」緣根臉如土色，道：「師兄既是堅不肯諒，小僧有眼無珠，只好自求了斷。」說著右手伸出兩指，往自己眼中插去，虛竹一把將他手腕抓住，道：「是誰逼你自挖眼珠？」緣根滿額是汗，道：「我──我不敢說，若是說了，他──他們立取我的性命。」虛竹尋思：「少林寺中，更有何人能有如此大的威權？」道：「是方丈麼？」緣根道：「不是。」虛竹又問：「是達摩院首座？羅漢堂首座？戒律院首座？」緣根都說不是，並道：「師兄，我是不敢說的，只求求你繞恕了我。他們說，我若想保全這對眼珠子，只要你親口答應饒恕。」說著偷眼向旁一瞥，滿臉都是懼色。

虛竹順著他眼光瞧去，只見瓦屋廊下坐著四名僧人，一色灰布僧袍、灰布僧帽，臉孔朝裏，瞧不見他們相貌。虛竹尋思：「難道是這四位師兄？想來他們必是寺中大有來頭之人遣來，懲罰緣根擅自作威作福，責打犯戒的僧人。」便道：「我不怪罪師兄，早便原諒了你。」緣根這一下喜從天降，便在畦中磕頭，額頭上沾滿了糞水，竟也是全無知覺。虛竹道：「師兄快請起，千萬莫行此大禮。」緣根站起來，恭恭敬敬的將虛竹請到飯堂之中，親自斟茶盛飯的服侍。虛竹推辭不得，眼見若是不允他服侍，緣根便遭逢大禍的模樣，也只索性由他。緣根低聲道：「師兄要不要喝酒？要不要吃狗肉？我去給師兄弄來。」虛竹驚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如何使得？」緣根眨一眨眼，道：「一切罪孽，由小僧獨自承當便是。我這便去設法弄來，供師兄享用。」虛竹搖手道：「不可，不可！這犯戒之事，師兄再也休提起。」

緣根道：「師兄若嫌在寺中取樂不夠痛快，不妨出寺下山，戒律院中若是問將起來，小僧便說是派師兄出去操辦物料，一力遮掩，絕無後患。」虛竹聽他越說越不成話，搖頭道：「小僧誠心懺悔以往過誤，一應戒律，再也不敢違犯，師兄此言，不可再提。」緣根道：「是。」心想：「你這酒肉和尚，忽然假惺惺起來。」但虛竹既如此說，自也不敢多言，當下服侍他用過素餐，請他到自己的禪房宿息。如此一連數日，緣根都是殷勤相待，恭敬得無以復加。過了三日，這一天午間，虛竹食罷午飯，緣根泡了一壺龍井清茶，雙手捧了，說道：「師兄，請用茶。」虛竹道：「師兄，小僧是待罪之身，你再如此客氣，教小僧如何克當？」站起身來，雙手去接茶壺，忽聽得鐘聲噹噹大響，連續不斷，卻是召集全寺僧眾的訊號。除了每年佛誕、達摩祖師誕辰等幾日之外，寺中向來極少召集全體僧眾，緣根道：「方丈鳴鐘集眾，咱們都到大雄寶殿去罷！」虛竹道：「正是。」當下隨同菜園中的十來名僧人，匆匆趕到大雄寶殿，只見殿上已集了二百餘人，其餘僧眾，不斷的進來。片刻之間，全寺五百餘僧人，都已集在殿中，各分行輩排列，人數雖多，卻是靜悄悄地鴉雀無聲。虛竹排在「虛」字輩列中，偶爾抬頭一看，只見各長輩高僧臉上神色都是十分嚴重，虛竹心下惴惴：「莫非我所犯戒律太大，是以方丈大集寺眾，要重重的懲罰，瞧這聲勢簡直是要破門將我逐出寺外的模樣，那便如何是好？」正危懼間，只聽鐘聲三響，諸僧高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方丈玄慈與玄字輩的三位高僧，陪著七位僧人，從後殿緩步而出。殿上僧眾一齊躬身行禮。玄慈與那七僧分賓主坐下。眾僧抬起頭來，見那七僧年紀都已不輕，服色與本寺不同，乃是別處寺院來的客僧。坐在首位的一僧約有七十來歲年紀，身形矮小，雙目卻是炯炯有神，顧盼之際，極具威嚴。玄慈朗聲向本寺僧眾說道：「這位乃是五台山清涼寺方丈神光上人，大家參見了。」眾僧一聽，心中都是「啊」的一聲，要知神光上人在武林中威名極盛，與玄慈大師並稱「降龍」、「伏虎」兩羅漢，以武功而論，據說神光上人還在玄慈方丈之上。只是清涼寺規模較小，在武林中的地位更是遠遠不及少林，說到聲望，卻是不如玄慈了。眾僧均想：「聽說神光上人自視極高，認為僧人而過問武林中俗務，乃是落了下乘，向來不大願與少林寺打交道，今日親來，不知是為了甚麼大事。」當下各人又都躬身向神光上人行禮，玄慈伸手向著其餘六僧說道：「這六位有的是清涼寺高僧，有的是神光上人的知交，都是佛門的有道大德。今日七位同時降臨，實是本寺的光寵，故此召集大家出來見見，甚盼神光上人開壇說法，宏揚佛義，合寺僧眾，同受教益。」神光上人道：「不敢當！」

他身形矮小，不料說話聲音卻是奇響無比，真如獅子吼一般，眾僧不由得都是一驚。但他話聲宏大，既不是放大了嗓門叫喊，亦非運使內力，故意懾人心魄，乃是自自然然，天生的說話高亢，實是異稟。他接著說道：「少林莊嚴寶剎，小僧心儀已久，六十年前便來投拜求戒，卻被拒之於山門之外。六十年後重來，垣瓦依舊，人事已非，可嘆啊可嘆。」眾僧聽了，心中都是一震，聽他說話，顯然頗有懷恨的敵意，難道竟是前來尋仇生事不成？玄慈為人頗有涵養，平平和和的道：「原來師兄昔年曾來少林寺出家。天下寺院都是一家，師兄今日主持清涼，凡我佛門子弟，無不崇仰。當年少林寺未敢接納，得罪了師兄，小僧恭謹謝過。但師兄因此另創天地，宏法普渡，有大功業於佛門，未始不是冥冥中的一場因緣呢。」說著雙手合十，深深行了一禮。

神光上人起身行禮，說道：「小僧當年所以來到寶剎求戒，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數百年執武林牛耳，武學淵源，更要緊的是，天下傳言少林寺戒律精嚴，處事平正。」他說到這裏，突然雙目一翻，精光四射，仰頭瞧著大雄寶殿上佛祖的金像，冷冷的繼續說道：「豈知世上盡有名不副實之事。早知如此。小僧當年也不會有少林之行了。」

此言一出，少林寺五百餘僧眾臉上一齊變色，只是眾僧戒律素嚴，雖然人人憤怒，竟無半點聲息。玄慈方丈道：「善哉！善哉！師兄何出此言？敝寺上下，若有行事乖謬之處，還請師兄明言，有罪當罰，有過須改。師兄一句話抹煞少林寺數百年清譽，未免太過。」神光上人道：「請問師兄，佛門寺院，可是官府、盜寨？」玄慈道：「小僧不解師兄言中含意，還請賜示。」神光道：「官府拿人監禁，盜寨則擄人勒贖，事屬尋常，可是少林寺一非官府二非盜寨，何以擅自扣押外人，不許別人離去？請問師兄，少林寺幹下這等強兇霸道的行徑，還能稱得『佛門善地』四字麼？」

玄慈向坐在神光下首的第四個僧人瞥了一眼，心道：「此僧深目捲髮，皮色黝黑，我早便疑心他不是中土僧人，原來他果然是來自天竺的和尚。此人當然是為索取波羅星而來，只不知他如何竟會勾上了清涼寺的神光？」心念一轉之際，說道：「師兄，小僧有一事不明，敬請師兄指教。若是有外人來到五台山清涼寺，偷閱了貴寺的『伏虎拳拳譜』，『五十一招伏魔劍』的劍經，以及『心意氣混元功』和『普闌杖法』的秘奧，師兄如何處置？」神光哈哈一笑，向那黝黑僧人說道：「玄慈大師不打自招，承認波羅星師兄是在少林寺中了。」原來那黝黑僧人正便是波羅星的師兄哲羅星，那日他騎蛇東來，接引波羅星，遇到了游坦之和鳩摩智，一鬥鎩羽，垂頭喪氣的回去天竺，途中遇到一個中原老僧，手持精鋼禪杖，不住向他打量。哲羅星正是滿腔氣憤，他會說華語，便喝令老僧讓道，言詞之中，極是無禮。那老僧也是個性如烈火之人，反唇相譏，三言兩語，便即鬥了起來。這一鬥之下，竟是鬥了一個時辰，兀自不分高下，兩人內功各有所長，兵刃上也是互相剋制，誰也勝不了誰。

又鬥良久，天已昏黑，那老僧喝令罷鬥，說道：「兀那番僧，你武功甚高，只可惜脾氣太也暴躁，忒少涵養。」哲羅星道：「你我半斤七兩，大哥別說二哥。」他的華語學得不甚到家，本想說「半斤八兩」，卻說成了「半斤七兩」。那老僧甚奇，問道：「甚麼叫做『半斤七兩』？」哲羅星臉上一紅。道：「啊，我說錯了，是半斤九兩。」那老僧哈哈大笑，道：「我教你罷，是半斤八兩。這樣普通的話也說不上，咱們的中國話你還得好好學幾年再說不遲。」哲羅星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那老僧笑道：「嘿嘿，書袋你倒會掉，卻不知半斤乃是八兩。」原來哲羅星、波羅星等師兄弟一意到中土求取天竺的逸經，將中華的各種經典讀得甚熟，所知的華語，都是來自書本之上，對於「半斤八兩」這些俗語，反而一知半解，記不清楚，致有七兩九兩之誤。

兩僧本無仇冤，打了半天，都已有惺惺相惜之意，言笑之間，互通姓名。那老僧法名神音，乃是清涼寺方丈神光的師弟。神音再問起哲羅星東來的原由。哲羅星便將師弟波羅星來到中土，往少林寺掛單，不知何故，竟為少寺林扣住不放。神音一來好事，二來對少林寺的威名遠揚本就心中不服，三來要在這個新交的朋友之前逞逞威風，便道：「我師兄神光武功天下無敵，從來就沒將少林寺瞧在眼裏。我帶你去見我師兄，定有法子救你師弟出來。」

# 第一一二回 索僧偷經

當下神音將哲羅星帶到清涼寺去，會見了神光。神光此人卻是極工心計，心想少林寺方丈主持為人寬和，好端端地將波羅星扣留作甚麼，定然另有重大緣由，當下善加款待，慢慢套問，不到半個月，便將哲羅星心中隱藏的言語套了出來。神光尋思：「波羅星到少林寺去，志在盜經，若是盜不到手，少林寺將他趕出寺去，也就算了。若在剛盜到手時發覺，也不過將原經奪回，不為已甚。現下將他扣留不放，定是他不但盜到了手，而且已記熟於心。再說，這番僧所盜經書，若是宏揚佛法、普救世人的典籍，少林寺非但不會干預，反而會慎擇善本，欣然相贈。所以要將他監留於寺，定然他所盜的不是尋常佛經，而是少林寺的武學秘笈。」一想到「少林寺的武學秘笈」不由得大為熱衷，要知這神光上人原是武林中的一位奇才，天資穎悟，頗具創見，只可惜清涼寺所具的武學源流遠遜於少林，他所能見到的拳經劍譜、內功秘要等等書籍，不但為數有限，而且其中一大部份更是粗疏簡陋，不是第一流的功夫，饒是如此，他的武功修為，卻亦能臻於上乘境界，足見其人資質之高，非同小可。當年他到少林寺求師，還只一十七歲。少林寺方丈妙葉禪師一見之下，便覺他鋒芒太露，氣小易盈，不是傳法之人，若在寺中做一個尋常僧侶，他卻又不甘久居人下，日後必生事端，是以婉言相拒。神光這才投到清涼寺中，只三十歲時便技蓋全寺，做了清涼寺的方丈。他自知以日前武功，早已超過寺中典籍上的載錄，若要更進一步，非另覓機緣不可，這時聽了哲羅星之言，籌思數日，已然打了主意：「我去代他出頭，將哲羅星索來。少林寺中高手雖多，但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去，他佛門弟子，難道真能逞強壓人麼？只要波羅星到手，不愁他不吐露少林寺的武學秘要。」

當下派遣弟子，持了自己名帖，邀開封大相國寺的龍猛大師、江南普渡寺的道清大師、廬山東林寺覺賢大師、長安淨影寺的融智大師四位高僧，隨同神音和哲羅星，一同到少林寺來。那四位高僧雖非主持身份，但在武林中卻是大大的有名，只是大相國寺、普渡寺等寺院向來重佛法而輕武功，以致龍猛、道清等大師在本寺位份反而不高。少林寺玄慈方丈聽神光上人說他「不打自招」，出言極是無禮，他雖素有涵養，心下也是不禁惱怒，說道：「天竺僧人波羅星師兄，確曾來本寺掛單，老僧幾時否認過了？」神光上人又是哈哈一笑，道：「那再好也沒有了。這一位是開封府大相國寺的龍猛大師，這一位是江南普渡寺的道清大師，這一位是廬山東林寺的覺賢大師，這一位是長安淨影寺的融智大師，四位都是中土大叢林的高僧，老衲邀請四位到此，原是作見證之意。方丈師兄既承認天竺波羅星師兄乃在寶剎，便請釋放出寺，回歸天竺，以免外邦釋門弟子說我中土寺院監禁同道，逞強行兇。」

他這句話辭鋒咄咄逼人，咬定少林寺扣押釋家同道，少林寺中知道內情之人，心想波羅星盜經被扣，本是實情，方丈既不否認其事，只怕不放人是不行的了。只聽玄慈道：「適才神光師兄急欲與全寺僧眾相見，沒暇引見各位高僧，原來四位是天下聞名的武學高手，老衲久慕聲華，今得相見，幸甚幸甚。」說著合十行禮。他一面說些不著邊際的言語，拖延時刻，一面暗自盤算應付之策。四高僧立起還禮，都道：「天竺的波羅星師兄既在寶剎，若是犯了甚麼寺規，得罪了方丈，還請方丈師兄念在天下釋氏一家，給我們一個薄面，讓這位哲羅星師兄將他師弟領去，小僧等同感大德。」玄慈心想：「要放波羅星不難，可是這一釋放，少林寺的武功秘要可就從此公諸於世了。」

玄慈心下躊躇，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連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拖延時間，過了好一會，才道：「波羅星師兄來少林掛單，敝寺上下以他來自佛國，好生禮敬，不料他偷掘地道，私入藏經閣中，竊取敝寺數百年相傳的武學秘典。少林雖是佛門寺院，但忝在武林一脈，也當遵守武林的規則。神光上人，適才小僧的一句話，你還沒答覆：若是有人私入清涼寺，盜了貴派的拳經劍譜，師兄身為方丈，又是一派的掌門，那便如何處理？」神光上人微笑道：「武功高下，全憑各人本身修為，拳經劍譜之類，乃屬次要。要是有那一位英雄好漢能來到清涼寺中，盜去了敝寺的拳經劍譜，老衲除了自認無能，更有甚麼話說？難道人家瞧一瞧你的武學法門，還能要人家性命麼？能將人家關上一世？嘿嘿，那也太過豈有此理了。」玄慈也是微微一笑，道：「倘若這些武功典藉平平無奇，公之於世又有何礙？但若貴派的拳經劍譜確實內容精微，給旁人盜去傳之於外，輾轉落入狂妄自大、心胸狹窄之輩的手，那便貽患無窮，絕非武林之福。」玄慈這幾句話仍是語意平和，但「狂妄自大、心胸狹窄」八個字的評語，卻顯然是指神光上人而言。各人都聽了出來，玄慈簡直是明斥神光居心叵惻，所以來求索波羅星，著眼點乃在少林派的武學秘笈。神光一聽，不禁勃然變色，說道：「方丈此言，乃是一面之辭，只怕另有別情，亦未可知。哲羅星師兄萬里東來，難道方丈連他師兄弟相會一面也是不許麼？」玄慈心想：「若是堅決不許波羅星出見，反而顯得少林理屈，普渡、東林諸寺高僧，心下也便不服。」便道：「有請波羅星師兄！」

執事僧傳下話去，過不多時，四位老僧陪同波羅星走上殿來。波羅星一見師兄，悲喜交集，湧身而前，抱住哲羅星，淚水潸潸而下。兩人咭咭呱呱的說得又響又快，不知天竺那一處地方的方言土語，旁人也無法聽懂，料想是波羅星述說盜經被擒、少林寺不放的情由。哲羅星連連點頭，大聲用華語道：「少林寺方丈說假話，波羅星沒有盜武功書，只是偷看佛家書。佛家書，本來是我天竺來的，看看，又不犯法，達祖摩師，是我天竺人，他教你們武功，你們反而監禁天竺僧人，這是忘恩負──負──那個，總之是不好！」他的華語雖說得頗不流暢，理由倒是十分充足，少林僧眾一時倒是無言可駁，他抵死不認偷盜武學經籍，此時並無贓物在身，實難逼迫招認。玄慈道：「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誑語。波羅星師兄，你若說謊話，不怕入阿鼻地獄麼？我少林派的大金剛拳經，你偷來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閱了一部金剛經。」玄慈道：「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你偷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閱過一部般若波羅密心經。」玄慈道：「那麼我少林派的摩訶指訣，難道你也沒偷看麼？那日我五位師弟在藏經樓畔遇到你之時，你不是正偷了這部指法要訣，從藏經閣中溜出來麼？」波羅星道：「小僧只在貴寺藏經閣中，借閱過一部『摩訶僧祗律』。貴國晉時高僧法願，俗家性龔，三歲出家，向道心堅。晉隆安三年，發願西行，來我天竺取經，得經書寶藉多部，『摩訶僧祗律』，即其一也。小僧借閱此書，不知犯了貴寺何等戒律？」要知波羅星聰明機變，學問淵博，否則天竺佛寺也不會派他來擔當盜經的重任了，此刻侃侃道來，竟將盜閱武經秘笈之事推得乾乾淨淨，反而顯得少林寺全然理虧。玄慈道：「阿彌陀佛！」突然身旁風聲微動，紅影閃處，一人呼的一拳，向波羅星後心擊了過去，這一拳迅速沉猛，去勢凄厲之極。

拳風所趨，正對準了波羅星後心的至陽穴要害，只因這一招發得太過突然，幾乎已難解救。卻見波羅星雙手反將過來，左掌貼於神道穴，右掌貼於筋縮穴，掌心向外，掌力疾吐，那神道穴是在至陽穴之上，筋縮穴在至陽穴之下，雙掌掌力交織成一片屏障，剛好將至陽要穴護住，手法巧妙之極。大雄寶殿上不乏高手，見他使這一招配合得絲絲入扣，倒似發招者故意湊合上去，要他顯一顯身手一般，又似是同門師弟拆招習練，試演上乘掌法，眾人忍不住都是喝一聲：「好掌法！」

波羅星雙掌之力將那人來拳擋了一擋，那人跟著變拳為掌，斬向波羅星的後頸。這時眾人已看清偷襲之人乃是少林寺中一位身披大紅袈裟的中年僧人。不過這人變招奇速，等波羅星回頭轉身，一掌跟著斬下。波羅星左指揮出，對向他的掌緣。那僧人若不收招，剛好將小指旁的後溪穴送到他的指尖上去，其時波羅星全身之力聚於一指，立時便能廢了那僧人的手掌。這一指看似平平無奇，但部位之準、力道之凝，的是非同凡俗。又有人叫道：「好指法！」那僧人不等招數使老，立即收掌，身形一矮，轉到了波羅星的身側左右出拳掃出，雙拳連環，在瞬息之間，一連擊出七拳。這七拳分擊波羅星的額、顎、頸、肩、臂、胸、背七個部位，快得難以形容。波羅星無法閃避，也是連出七拳，但聽得砰砰砰砰砰砰砰連響七下，每一拳都和那僧人的七拳相撞。他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之間，居然每一拳都剛好撞在敵人的來拳之上，要不是事先練熟，憑你武功再高，那也是絕不可能之事，這七拳一擊出，波羅星驀地想起一事，「啊」的一聲，向後躍開。那中年僧人卻也不再進擊，緩緩向後退開三步，合十向玄慈與神光行了一禮，說道：「小僧無禮，恕罪則個。」玄慈笑吟吟的合十還禮。神光臉有怒色，「哼」了一聲。玄慈向著龍猛、道清、覺賢、融智四位高僧說道：「還請四位師兄主持公道。」一時大殿之中，肅靜無聲。自從神光上人一提到少林寺扣押天竺僧波羅星之事，虛竹便知眼前的事與己無涉，已放了一大半心，待見寺中一位師叔祖出手襲擊波羅星而波羅星一一化解，兩人拆招之後分開，以他此時武功而言，但覺攻守雙方所使招數，尚未臻極上乘的境界，不知二人何以對了三招，便即罷手，更不知何以本寺方丈等人頗有得色，對方卻有理屈慚愧之意，以他看來，波羅星在這三招上實在半點也沒有吃虧。

只聽得龍猛大師咳嗽一聲，說道：「三位意下若何？」道清大師道：「適才波羅星師兄所使的三招，第一招似乎是叫般若掌法中的『天衣無縫』；第二招似乎是『摩訶指』中的『以逸待勞』；第三招似乎是『大金剛拳』中的『七星聚會』。」神光上人接口道：「哈哈，中土佛門果然受惠於天竺佛國不淺。當年達摩祖師挾天竺武技東來，建立少林寶剎，天竺武技流傳至今，少林高僧的出手，居然和天竺高僧的天竺武功若合符節，實乃可喜可賀。」他這麼一說少林群僧不由得均有怒色。要知適才波羅星矢口不認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那中年寺人法名玄生，乃是玄慈的師弟，武功既高，性情亦復剛猛，突然間出其不意的向波羅星襲擊。他事先盤算已定，所用招數以及招呼的部位，逼得波羅星非分別以般若掌、摩訶指以及大金剛拳中的三招來拆解不可。倘若波羅星從未學過，當然另有本門功夫拆解，但新學乍練，這些時日心中所想，手上所習，定然都是少林派功夫，倉卒之際，不及細想，順手定會以這三招最方便的招數應付。不料神光強辭奪理，反說這是天竺武技。

但少林派的武功源自達摩祖師，達摩是天竺僧人，梁朝時自天竺東來與梁武帝講論佛法，話不投機，於是駐錫少林傳下禪宗心法與絕世武功，那也是天下皆知之事。神光上人機變絕倫，一口咬定少林派的武功般若掌、摩訶指與大金剛拳係從天竺傳來，那麼波羅星會使這三種武功便毫不稀奇，絕不能因此而證明他曾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玄慈方丈說道：「本寺佛法與武功，都是傳自達摩祖師，那是一點不假。取於天竺，還於天竺，原是合情合理之事。波羅星師兄若是明言相求，本寺原可將達摩祖師遺下的經文，恭錄以贈。但這般若掌創於本寺第八代方丈元元大師，摩訶指係一位在本寺掛單四十年的八指頭陀所創，那大金剛拳法，乃是本寺第十一代通字輩的六位高僧，窮三十六年之功，共同鑽研而成。此三門全係中土武功，與天竺派以意御氣、以氣御力的功夫截然不同。眾位師兄都是武學高人，其中差別一望而知，原不必老衲多所饒舌。」

龍猛大師、融智大師均覺玄慈之言不錯，齊聲向神光上人道：「師兄你意下如何？」神光上人微微一笑，道：「這是少林寺方丈的一面之言，據小僧所知，卻又不同，日前哲羅星師兄與小僧講論天竺中土武功異同之時，也曾提到般若掌、摩訶指和大金剛拳的招數。他說那一招『天衣無縫』，梵文叫做『阿晶斯尼卓爾』右掌力微而實，左掌力沉而虛，虛實交互為用，敵人不察，極易上當。方丈師兄，哲羅星這句話，不知對也不對？」玄慈臉上黃氣一閃而過，說道：「師兄眼光敏銳，佩服佩服。」原來神光既聰明，識見又高，只見波羅星和玄生對了那一掌，便瞧出了「天衣無縫」這招的精義所在，假言聞之於哲羅星，總之是要證明此乃天竺武學。他自見波羅星與玄生對拆三招之後，更是心癢難搔，對少林武功又增加了幾分嚮慕之情，心下只想：「少林寺這些和尚，都是飯桶，上輩傳下來這麼高明的武學，只怕領悟到的還不到三分。只要讓我好好的鑽研一番，那不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麼？」玄慈自己也知他這番話，乃是適才見了波羅星的招數而發，甚麼哲羅星早就跟他說過云云，全是欺人之言，但他一瞥之間，便識破了這高深掌法中所隱藏的秘奧，此人天份之高，眼力之利，確也是世所罕見。他微一沉吟，便道：「玄生師弟煩你到藏經閣去，將記載這三門武功的經籍，取來讓幾位師兄一觀。」玄生道：「是！」帶同四名弟子，出殿而去，過不多時，便即取了來，交了給玄慈。大雄寶殿和藏經樓相距幾達三里，玄生在片刻間便將經書取到，身手敏捷之極。外人不知內情，倒也不以為異，少林本寺僧眾，卻無不暗自讚嘆。

那三部經書紙質黃中發黑，顯是年代久遠。玄慈將經書放在方桌之上，說道：「眾位師兄請看，三部經書中各自敘明創功的經歷。眾位師兄便不信老衲的話，難道少林寺上代方丈大師這等高僧碩德，也會作無恥之行，說謊話騙人麼？」他最後這句話，暗中將神光損了一下。神光裝作不知，將「般若掌法」取了過來，一頁頁的翻閱下去。龍猛大師便取閱「摩訶指秘要」，道清大師取閱「大金剛拳神功」。龍猛、道清二人只隨意看了看序文、跋記，便交給覺賢、融智二位。這四位高僧均覺一來這是少林派的武功秘本，自己是別派高手名宿，身份有關，不便窺探人家的隱秘，二來玄慈大師是一代高僧，既然如此說，絕無虛假，若是詳加審閱，不免有見疑之意，禮貌上頗為不敬。

神光上人卻是認真之極，一頁頁的慢慢翻閱，顯是在專心找尋其中的破綻疑竇，要拿來反駁玄慈。一時大殿上除了眾人輕呼吸之外，便是書頁的翻動之音。

少林群僧注視神光上人的臉色，想知道他是否能在這三本古籍之中找到甚麼根據，作為強辯之資，但見他神色木然，無甚喜悅之意，亦無失望之情。眼見他一頁頁的慢慢翻完，合上了最後一本的「摩訶指訣」，雙手捧著，還給了玄慈方丈，閉眼冥想，一言不發。玄慈見他這等模樣，倒是頗為莫測高深，過了好一會，神光上人張開眼來，向哲羅星道：「師兄，那日你將般若掌的要訣念給我聽，我記得梵語是：『因苦乃羅斯，不爾甘兒星，柯羅波基斯坦，兵那斯尼，伐爾不坦羅──』譯成華語，那是：『如或夜間安，心念紛飛，如何攝伏』，乃是練般若掌內功之第一要義，是這句話麼？」哲羅星一怔之間，已明其理，說道：「是啊，師兄譯得甚是精當。」少林眾高僧面面相覷，無不失色，輩份較低之眾僧卻都側耳傾聽。神光上人又嘰哩咕嚕的說了一大篇梵語，又道：「這幾句話譯成華語，想必如此：『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般若掌內功之要也。』」哲羅星道：「正是，正是！那日小僧與師兄在五台山清涼寺談佛法，論武功，所說我天竺佛門般若掌的內功要訣，確是如此。」神光上人道：「那日師兄聽說的大金剛拳要旨，摩訶指的秘訣，小僧倒也還記得。」說著又是滔滔不絕的背誦起來。玄慈及少林眾高僧一個個面如死灰，原來神光上人所背誦的，一字不錯，正是那三部古籍中聽記錄的要訣。誰也料不到此人居然有過目成誦的奇才，適才默默翻閱一遍，竟將三部武學要籍都記了在心中，而且此人精通梵語，先將經訣譯成梵語，再依華語背誦，倒似真的先有梵文，再有華文譯本一般。這麼一來，波羅星偷閱經書的罪名固然是洗刷得乾乾淨淨，而元元大師、八指頭陀等少林上輩高僧，反成了抄襲篡竊、欺世盜名之徒。這件事若是據理而爭，那神光伶牙利齒，未必辯他得過。玄慈心下氣惱之極，但一時卻也想不出對付之策。

玄生忽又越眾而出，向哲羅星道：「大師，你說這般若掌、摩訶指、金剛拳，都是本寺傳自天竺，大師自然精熟無比。此事是真是假，極易明白，小僧要領教大師這三門武功的高招，小僧所使招數，絕不出這三門武功之外，大師下手指點時，也請以這三門武功為限。」說著身形一晃，已站到了哲羅星的身前。玄慈暗叫：「慚愧！這法子甚是簡單，那番僧出手真偽立判，怎麼我竟是念不及此？」神光上人也是心中一凜：「這一著倒很利害，哲羅星自然不會甚麼般若掌，卻教他如何應付？」哲羅星神色尷尬，說道：「天竺武功，著名者約有三百六十門，小僧雖然約略均知其大要，卻不能每一門皆精。據聞少林寺武功有七十二門絕技，請問師兄，是否七十二門絕技件件精通？若是小僧指定師兄施展七十二門絕技中的三項，師兄是否能允所請？」這番話一說，玄生倒是難住了，要知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每一位高僧所會者最多不過五六門，倘若有人任意指定三門，要那一位高僧施展，那確是難以辦到之事。玄生自己精研武功，所知算是十分龐雜，但七十二門絕技，所會者亦不過六門而已。他正尋思如何回答，突然外面一個清朗的聲音遠遠傳了進來，說道：「天竺大德，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講論武功，實乃盛事。小僧有緣，邂逅相遇，能做個不速之客，在旁聆聽雙方高見麼？」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送入了各人耳中。

這聲音的來處，總是在山門之外，入耳如此清晰，卻又中正平和，並不震人耳鼓，說話者內功之高之純，可想而知；而他身在遠處，居然能知大殿的情景，豈不是練成了佛家內功最高境界之一的「天耳通」麼？玄慈微微一怔之之際，便運內力說道：「既是佛門同道便請光臨。」又道：「玄鳴、玄石兩位師弟，請代我迎接嘉賓。」他最後這兩句話並未使用內力，說得聲音甚輕。玄鳴、玄石二人躬身道：「是！」剛轉過身來，待要出殿，門外那人已道：「迎接是不敢當。素仰玄鳴大師精擅獅子吼神技，玄石大師摔碑手天下無雙，得晤兩位少林高僧，實是不勝之喜。」他每說一句，聲音便近了數丈，剛說完「之喜」兩個字，大殿門口已出現了一位寶相莊嚴的中年僧人，雙手合十，面露微笑，說道：「吐蕃國山僧鳩摩智，參見少林寺方丈。」

群僧見到他顯露這番身手，已是驚異之極，待聽他自己報名為鳩摩智，許多人都「哦」的一聲，道：「原來吐蕃國師大輪明王到了！」玄慈站起身來，搶上兩步，側身還禮，說道：「明王乃國君之師，遠來東土，實乃有緣。素仰國師公正明理，敝寺今日正有一事難以分剖，大駕光臨，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便請國師主持公道，代為分辨是非。」說著便替神光、哲羅星師兄弟、龍猛等諸大師逐一引見了。哲羅星與鳩摩智見過，辛辛苦苦從游坦之身邊搶來的一部「易筋經」也給他轉手奪了去，這時和他又再相見，心下既驚且懼，又是十分氣惱，知道此人武功遠在自己之上，當玄慈引見之時，並不多言，只默默的行了一禮。鳩摩智朝他一笑，卻也不提舊事。眾人相見罷，玄慈在正中設了一個座位，請鳩摩智就座，鳩摩智略一謙遜，便即坐了，這一來，他是坐在神光的上首。旁人倒也沒有甚麼，神光心中卻暗自不忿：「你這番僧裝神弄鬼未必便有甚麼真實本領，待會倒要試你一試。」鳩摩智道：「方丈要小僧主持公道，分辨是非，那是萬萬不敢。只是小僧適才在半山亭中，聽到玄生大師和哲羅星大師講論武功，頗覺兩位均有不足之處。」此言一出大殿上群僧都是一凜，均想：「此人口氣好大。」哲羅星領教過他的厲害，不敢上前挑戰，玄生性子既剛，又未見過他的真實武功，第一個便忍耐不住，說道：「小僧何處說錯了，倒要請教。」鳩摩智微微一笑，道：「哲羅星師兄適才質詢大師，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少林派有七十二門絕技，未必有人每一門都能精通，此言錯矣。大師認為摩訶指、般若掌、大金剛拳乃是少林派秘傳，除了貴派嫡傳弟子之外，旁人便不會知曉，否則定是從貴派偷學而得，這句話卻也不對。」他一番話連責二人之非，群僧只聽得面面相覷，不知他其意何指。

玄生朗聲說道：「據國師所言，那麼確是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敝派七十二門絕技？」鳩摩智點頭道：「不錯！」玄生道：「敢問國師，這位大英雄是誰？」鳩摩智道：「殊不敢當。」玄生變色道：「便是國師？」鳩摩智點頭合十，神情肅穆，道：「正是。」兩字一出口，群僧同時變色，均想：「此人大言炎炎，一至於此，莫非是瘋了？」

要知少林七十二門絕技有的專練下盤，有的專練輕功，有的以拳掌見長，有的以暗器取勝，或刀或劍，或槍或棒，每一門的武功各有各的特點，使長劍者不擅使禪杖，擅大力神拳者不能收發暗器。雖有人同精五六門絕技，那也是以互相並不衝突者為限。故老相傳，上代高僧之中曾有人兼通一十三門絕技，號稱「十三絕神僧」，少林寺建寺數百年，只此一人而已。要說一身兼擅七十二絕技，自是欺人之談。

少林派七二門絕技之中，更有十三四門異常難練，縱是天資極高之人，畢生苦練一門，也未必一定能夠練成。此時少林全寺僧眾五百餘人，以五百餘僧所會者合並，七十二絕技也算不周全。眼看鳩摩智不過四十來歲年記，就說每年能成一項絕技，一出娘胎算起，那也得七十二年功夫，這七十二項絕技每一種都是艱深繁複之極，難說他竟能在一年之中練成數種？玄生心中暗暗冷笑，臉上卻是仍維持著恭謹之色，說道：「國師並非我少林派中人，然則摩訶指、般若掌、大金剛拳等幾項功夫，卻也精通麼？」鳩摩智微笑道：「不敢，還請玄生大師指教。」身形略側，左掌突然平舉，右拳呼的一聲，直擊而出，鏜的一聲，如來佛座前一口燒香銅鼎受到擊力，一響之後，跳了起來，正是大金剛拳法中的一招「洛鐘東應」。拳不著鼎而銅鼎發聲，還不算如何艱難，這一拳明明是從前方擊出，那銅鼎卻向上跳起，可見拳力之巧，實已深得「大金剛拳」的秘要。鳩摩智不等銅鼎落下，左手反拍出一掌，姿式正是般若掌中的一招「懾仗外道」，但聽得啪的一聲，銅鼎上有甚麼東西落下來，只是煙霧彌漫，銅鼎中有許多香灰跟著散開，一時看不清楚是甚麼物件。其時「洛鐘東應」這一招餘力已盡，那銅鼎急速落下，鳩摩智伸出大拇指，向前一捺，一股凌厲的指力射將過去，那銅鼎突然向左移開了半尺。鳩摩智連捺三下，那銅鼎移開了一尺又半，這才落在大殿的青石板上。玄慈、玄生等高僧心下嘆服，知他這三捺看似平凡無奇，其中所蘊藏的功力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正是摩訶指的正宗招數，叫做「三入地獄」。那是說修習這三捺時用功之苦，每捺一下，便如入了一次地獄一般。

這時香灰漸漸降落，露出地下一塊手掌大的物事來，眾僧一看，不禁都是驚叫一聲，原來那物事卻是一隻銅手手掌，五指宛然，掌緣指緣閃閃生光，燦爛如金，掌背卻是發出灰綠之色。鳩摩智袍袖一拂，笑道：「這『袈裟伏魔功』練得不精之處，還請方丈師兄指點。」一句話方罷，他身前七尺外的那口銅鼎竟如活的一般，忽然連打幾個轉，轉定之後，本來向內的一側轉而向外，但見鼎身正中，去了一隻手掌之形，割口處也是黃光燦然。輩份較低的群僧這才明白，原來鳩摩智適才使到般若掌中「懾伏外道」那一招之時，掌力有如寶刀利刃，竟在這口銅鼎上硬生生的割下了手掌般的一塊來。所難的是，切割處不在近身的一邊，卻是在鼎身的另一側。

玄生暗忖，要在銅鼎上用掌力削下一片，自己還可做到，但所切割的要是在鼎身的彼側，卻萬萬的難以辦到。霎時之間，他心念如灰，尋思：「只怕這位神僧所言不錯，我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確是傳自天竺，他從原地習得秘奧，以致比我中土高明得多。」當即合十躬身，說道：「國師神技，令小僧大開眼界，佩服，佩服！」鳩摩智最後所使的「袈裟伏魔功」，乃玄慈畢生所研，在這門武功上化的時日著實不少，以致頗誤禪學的進修，有時著實後悔，覺得為了一拂之純，窮年累月的練將下去，實在得不償矢，但想到自己這一門袖功足可獨步天下，心下也覺自慰，此刻一見鳩摩智隨意拂袖，不著絲毫痕跡，更難得的是口中談笑，袍袖已動，竟不怕發聲而洩了真氣，實非自己所能，不由得百感交集，悲從中來。

霎時之間，大殿上寂靜無聲，人人均為鳩摩智的絕世神功所鎮懾。只聽得玄慈長嘆一聲，道：「老衲今日始信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老衲數十年苦學，在國師眼中，實是不足一哂。波羅星師兄，少林寺淺水難養蛟龍，福薄之地，不足以留佳客，你請便罷。」

# 第一一三回 小無相功

玄慈此言一出，哲羅星與波羅星二人喜動顏色。神光上人卻是又喜又愁，喜的是波羅星果然精熟少林派絕技，而玄慈方丈準他離寺；愁的是此事自己實在無甚功績，全是鳩摩智一力促成，此人武功高極，既已控制全局，自己再要想到從波羅星手中轉得少林絕技，只怕是難之又難。鳩摩智不動聲色，只是合十說道：「善哉善哉，方丈師兄何必太謙？」少林合寺僧眾，卻個個垂頭喪氣，要知玄慈被逼到要說這番話，乃是自認少林派武功技不如人。少林派數百年來享譽武林，執中原武學之牛耳，從未有一次受過如此重大的挫折，這麼一來，不但少林寺一敗塗地，而且使中土武人在番人之前大大的丟了臉面。龍猛、道清、覺賢、融智、神音諸僧興念及此，也覺面目無光，事情會演變到這步田地，實非他們初上少林寺時所能逆料。玄慈所以不再強留波羅星，實已熟思再三。他想少林寺之扣留波羅星，全是為了不令本寺武功絕技洩之於外，眼見鳩摩智一身而兼本寺七十二門絕技，則縱然扣留波羅星，又有何益？何況波羅星所記憶本寺絕技最多也不過七八種而已，比諸鳩摩智所知，實不可同日而語。以鳩摩智的武功而論，本寺諸僧，無一能是他的敵手，若說五百餘名僧眾一擁而上，倚多為勝，那真變成了下三濫匪盜行徑，豈是揚名天下的少林派的所為？這波羅星今日一下山，不出一月，江湖上不免傳得沸沸揚揚，少林寺再不能領袖武林，自己也無顏為少林寺的方丈。這一切他全了然於胸，但形格勢禁，若非如斯，又焉有第二條路好走？

殿上諸種事故，虛竹自始至終，一一都瞧在眼裏，待聽方丈說了那幾句話後，本寺前輩僧眾，個個神色慘然，他斜眼望著師父慧輪時，但見他淚水滾滾而下，實是傷心已極，更有幾位師叔連連捶胸，痛哭失聲。虛竹雖不明白其中關節，但也知鳩摩智適才顯露的武功，本寺無人能敵，只有讓他將波羅星帶走。可是虛竹心中卻有一事大感不解。他眼見鳩摩智使出大金剛拳的拳法、般若掌掌法、摩訶指指法，招數是對是錯，他因沒有學過這幾門功夫，自是無法知曉，但運用這拳法、掌法、指法的內功，他卻瞧得清清楚楚，那顯然是「小無相功」。這小無相功他得自無崖子，後來天山童姥在傳他「天山折梅手」的歌訣之時，發覺他身有此功，曾大為惱怒傷心，蓋此功她師父只傳李秋水一人，虛竹既從無崖子身上傳得，則無崖子和李秋水之間的關係，自是不問可知了。天山童姥息怒之後，曾對他詳談「小無相功」的運用之法，但真正精到的指點，還是後來得之於李秋水。虛竹於武學的見聞非但並不廣博，而且可說十分簡陋，然而於這「小無相功」，卻是爛熟於胸，後來在靈鷲宮地下石宮的壁上圓圈之中，又體會到不少「小無相功」的秘奧。「小無相功」是道家之學，講究清靜無為，神遊太虛，與佛家「無色無相」之學名雖小同，實質大異。他一聽到鳩摩智在山門外以中氣傳送言語，心中便已一凜，知他的「小無相功」修為甚深，此後見他使動拳法、掌法、指法、袖法，表面上變幻多端，卻全是小無相功催動。玄生師叔祖以及波羅星所使的「天衣無縫」等招，卻是從內至外，全是佛門功夫，而且般若掌有般若掌的內功、摩訶指有摩訶指的內功，涇渭分明截不相混。他聽得鳩摩指自稱精通本派七十二門絕技，然而施展之時，明明只不過是以一門小無相功，將般若掌、大金剛拳等招數使了出來，只因小無相功威力強勁，一使勁便鎮懾當場，在不會小無相功之人眼中，便以為他真的精通少林派各門絕技。這雖魚目混珠，小無相功的威力也絕不在任何少林絕技之下，但終究是指鹿為馬，混淆是非。虛竹覺得奇怪的是鳩摩智所施者明明是小無相功，卻自稱為少林絕技，少林寺自方丈玄慈以下五百名僧眾竟無一人直斥其非。他可不知這小無相功博大精深，又是道家的武學，大殿上卻無一個不是佛門弟子，武功再高，也不會去修習道家的內功，何況「小無相功」以「無相」兩字為經緯，不著形相，無跡可尋，若非本人也是此道高手，決計看不出來。虛竹初時只道眾位前輩師長別有深意，他是第三輩的小沙彌，如何敢妄自出頭？但眼見形勢急轉直下，一眾師長均是悲怒沮喪，無可奈何，本寺顯然是面臨重大劫難，便欲挺身而出，指明鳩摩智所施展的實在不是少林派絕技，只是二十餘年來，他在寺中從未當眾說過一句話，在大殿中一片森嚴肅穆的氣象之下，話到口退，不禁又縮回去。只聽鳩摩智道：「方丈既如此說，那是自認貴派七十二門絕技，實在並非貴派自創，這個『絕』字，須要改一改了。」玄慈默然不語，心中如受刀剜。一個身形高大的老僧厲聲說道：「國師已佔上風，本寺方丈亦許天竺番僧自行離去，何以仍如此咄咄逼人，不留絲毫餘地？」鳩摩智微笑：「小僧不過想請方丈應承一句，以便遍告天下武林同道。以小僧之見，少林寺不妨從此散了，諸位高僧分投清涼寺、普渡諸處寺院托庇安身，各奔前程，豈非勝在浪得虛名的少林寺中苟且偷安？」

他此言一出，少林群僧涵養再好都忍不住，紛紛大聲呵斥起來。群僧心下開始明白，原來鳩摩智上得少室山來，竟是要以一人之力，將少林寺挑了，使得中原武林從此少了一座重鎮。只聽他朗朗說道：「小僧孤身來到中土，本意要想見識一下少林寺的風範，且看這號稱中原武林泰山北斗之地，是怎樣一副宏偉的氣象。但聽了諸位高僧的言語，看看各位高僧的舉止，嘿嘿嘿，似乎還及不上僻處南疆的大理國天龍寺。唉！可令小僧大大失望了。」玄字輩中忽有一個聲音說道：「大理國天龍寺枯榮大師和天因方丈佛法深淵，凡釋氏弟子，無不仰慕。出家人早無競勝爭強之念，國師說我少林不及天龍，豈足介意？」那人一面說，一面緩步而出，乃是一個滿面紅光的老僧。他右手食指與拇指輕輕搭信，臉露微笑，神色極是溫和。

鳩摩智也即臉露笑容，說道：「久慕玄渡大師的『拈花指』功夫已練得出神入化，今日見得，幸何如之。」說著右手食中兩指也是輕輕撐住作拈花之狀。二僧左手同時緩緩伸起，向著對方彈了三彈。只聽得波波波三響，指力相撞，玄渡大師身子一晃，突然間胸口射出三支血箭，激噴數尺。原來兩股指力較量之下，玄渡不敵，給鳩摩智三股指力都中在胸口，便如是利刃所傷一般。這玄渡大師為人最是溫和，極得寺中小輩僧侶愛戴。虛竹十六歲那年，曾奉派替玄渡掃葉烹茶，服侍了他八個月。玄渡待他十分親切，還指點了他一些羅漢拳的拳法。此後玄渡閉關參禪，虛竹極少再能見面，但往日情誼，長在心頭。這時見玄渡突為小無相功的指力所傷，知道救援稍遲，立有性命之憂，他既曾得聾啞老人蘇星河授以療傷之法，後來又學了破解生死符的秘訣，於救傷扶死一道，已是天下無人能及。眼見玄渡胸口鮮血噴出，不暇細思，身子一晃之間，已搶到玄渡對面，虛托一掌，說時遲，那時快，三股血水未及落地，在他掌力一逼之下，竟又迅速無比的回入了玄渡胸中。虛竹左手如彈琵琶，一陣輪指虛點，頃刻間封閉了玄波傷口上下左右的十一處穴道，鮮血不再湧出，再將一粒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餵入他的口中。

當日虛竹得段延慶指點，破解無崖子所佈下的玲瓏棋局之時，鳩摩智曾見過他一面，但當虛竹一進木屋，久久不出，鳩摩智便離去。沒見到他後來為慧方、包不同等人療傷。其後虛竹負了童姥從雪峰絕頂摔下，鳩摩智正與慕容復、丁春秋等一干高手較量，也曾出掌推運虛竹的身子，以顯示自己的造詣修為，兩次相見，都覺虛竹武功平庸，毫不足道，不料此刻突然見他越眾而出，以輪指虛點，封閉玄渡的穴道，手法之妙，功力之強，竟是自己生平所未見，不由得大吃一驚。慧方等六僧那日見虛竹一掌擊死玄難，又見他竟做了外道別派的掌門人，種種怪異之處，無法索解，當即奉了玄難屍身，回到少林寺中。玄慈方丈與眾高僧詳加查詢，得悉玄難乃是死於丁春秋「三笑逍遙散」的劇毒，但久候虛竹不歸，派了十多名僧人出外找尋，也始終未見他的蹤影。虛竹回寺之日，適逢少林寺又遇重大的變故，原來丐幫幫主王星天竟然遣人下帖，要少林奉他為中原武林盟主。玄慈連日與玄字輩、慧字輩群僧籌商對策，實不知那名不見經傳的王星天是何等樣人物。但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會，實力既強，向來又俠義自任，與少林派互相扶持，主持江湖上的正氣、武林中的公道，突然間要強居於少林派之上，倒令眾高僧手足無措起來。虛竹的師父慧輪見方丈和一眾師伯、師叔有要務在身，便不敢將虛竹回寺、連犯戒律之事稟告，是以他在園中挑糞澆菜，眾高僧也均不知，這時突然見他顯示高妙手法，倒送鮮血回入玄渡體內，自也是人人驚異。

虛竹將治傷靈丹餵了玄渡，說道：「太師伯，你且不要運氣，以免傷口出血。」撕下自己僧袍，裹好了他胸口傷處。玄渡苦笑道：「大輪明王──的──拈花指的功夫──如此──如此了得！老衲拜──拜服。」虛竹道：「太師伯，他使的不是拈花指，也不是佛門武功。」此言一出，眾僧心下都是暗暗搖頭，鳩摩智的指法固然和玄渡一模一樣，連兩人溫顏微笑的神情，也是毫無二致，卻不是少林寺絕技之一的「拈花指」是甚麼？而鳩摩智是吐蕃國的護國法師，敕封大輪明王，每隔九年，便在大雪山大輪寺開壇講經說法，四方高僧居士雲集聆聽，執經問難，無不群起讚嘆。他是佛門中天下知名的高僧，怎麼所使的會不是佛門武功？鳩摩智心中卻又是一驚：「這小和尚怎知我使的不是拈花指？不是佛門的武功？」一轉念間，便即恍然：「是了，那拈花指本是一門十分王道和平的功夫，只點人穴道，制敵而不傷人，我急切求勝，指力太過凌厲，竟在那老僧胸口開了三個小孔，便不是迦葉尊者拈花微笑的本意了，這小和尚想必由此而知。」他天生睿智，自少年時起便迭逢奇緣，生平從未敗於人手，一離吐蕃，在大理國天龍寺中連勝枯榮、天因、天相等高手，到得中土，與慕容復、丁春秋等較藝，雖然高下未分，卻也是略佔上風。這時只見虛竹只不過二十來歲，雖然適才「輪指封穴」之技頗為玄妙，料想武功再高也高不到那裏去。他此番來到少林，原是想憑一身武功，單槍匹馬的鬥倒這座千年古剎，豈能在這少年僧人之前退縮？當下便微笑說道：「小師父說我這不是佛門武學，卻令少林絕技置身何地？」虛竹不善言辯，只道：「玄渡大師伯的拈花指自然是佛門武學，你──你這個──卻不是──」一面說，一面提起左手，學著玄渡的招式，也彈了三彈，指中使上了小無相功。他對人恭謹，這三指不敢正對鳩摩智，只是向無人處彈去，只聽得鏜、鏜、鏜，三聲巨響，大殿上一口銅鐘發出極大的聲音。原來虛竹這三下指力，都彈在鐘上，便如以鐘槌用力撞擊一般。

鳩摩智叫道：「好功夫。請試我一招般若掌！」說著雙掌一立，似是行禮，雙掌卻不合攏，呼的一聲輕響，一股掌力從雙掌間吐了出來，奔向虛竹，正是般若掌中的「峽谷天風」。虛竹見他來勢兇猛，非擋不可，當即回手一帶，以一招「天山六陽手」將對方掌力化得無影無蹤。鳩摩智但感他這一掌之中隱含吸力，剛好剋制自己這一招的掌力，宛然便是小無相功的底子，心中一凜，笑道：「小師父，你這是佛門功夫麼？我今日到來寶剎，乃是要領教少林派的神技，你怎麼反以旁門功夫賜招？難道在大宋國號稱數一數二的少林派本身武功，當真徒具虛名，不足以與異邦的武功相抗衡麼？」

要知鳩摩智為人機靈無比，一試出虛竹的內功特異，自己沒有制勝把握，便以言語擠迫，要他只用少林派的功夫。虛竹絲毫不明人心險詐，說道：「小僧資質愚魯，於本派武功只學了一套羅漢拳、一套韋陀掌，那是本派扎根基的入門功夫，如何能與國師過招？」鳩摩智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倒也有自知之明，不是我的對手，那便退下去罷。」虛竹道：「是！小僧告退。」合十行禮，退入虛字輩群僧的班次。

玄慈方丈卻是精明之極，雖不明虛竹武功的由來，但以他適才所演的幾招觀之，招數精奇，內功深厚，足可與鳩摩智相匹對敵，少林寺今日面臨存亡榮辱的大關頭，不如便遣他出去抵擋一陣，縱然落敗，也多少耗去了鳩摩智的一些內力，當即說道：「大輪明王自稱精通少林七十二種絕技，高明淵博，令人佩服之至。少林派的入門粗淺功夫，自是更加不放在他的眼裏了。虛竹，本寺僧眾以『玄、慧、虛、空』排行，你是本派掌門的第三代弟子了，本來絕無資格和吐蕃國第一高手的大輪明王過招動手，但明王萬里遠來，良機難逢，你便以羅漢拳和韋陀掌的功夫，請明王指點幾招。」他將話說在頭裏，虛竹只不過是第三代「虛」字輩的小僧，敗在鳩摩智手下，於少林寺威名並無所損，但只要僥倖勉強支持得一炷香、兩炷香的時刻，自己再來乘勢喝止雙方，鳩摩智便無顏再糾纏下去了。

虛竹聽得方丈有令，自是不敢有違，躬身道：「是。」走到殿中，合十說道：「明王手下留情！」心想對方是前輩高人，絕不會先行出招，當即雙掌一直拜了下去，正是韋陀掌的起手式「靈山禮佛」。他在少林寺中半天唸經，半天練武，十多年來，已將這套羅漢拳和韋陀掌練得純熟無比，這招「靈山禮佛」本來不過是一種禮敬敵手的姿式，表示佛門弟子，禮讓為先，絕非好勇鬥狠之徒。那知他此刻身上既已有無崖子的「北溟真氣」，復兼童姥和李秋水兩大高手武學之所長，而靈鷲宮地下石窖中面壁數月揣摩，更是得益良多，雙掌一拜下，身上僧衣便即微微鼓起，真氣流轉，護住了全身。

鳩摩智見情勢如此，不由得自己避戰，一掌擊出，掌風隱含必必卜卜的輕微響聲，直如炒豆一般，姿式手法，正是般若掌的上乘功夫。那韋陀掌是少林武功的入門，般若掌卻是最精奧的掌法，循序而進，通常要花三十五年的功夫，至於般若掌既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練將下去，永無窮盡，掌力越練越強，招數愈練愈純，那是學無止境了。自少林創派以來，以韋陀掌和般若掌過招，實是從所未有。要知兩者的深淺精粗，正是少林武功的兩個極端，會般若掌的前輩僧人，絕不會和只會韋陀掌的本門弟子動手，就算是師徒之間餵招學藝，師父既然使到般若掌，做弟子的至少也要以達摩掌、伏虎掌、如來千手法等等掌法來應付。

虛竹一見對方掌到，斜身略避，雙掌推出，仍是韋陀掌中一招，叫做「山門護法」，招數平平無奇，所含力道卻是雄渾無比。

鳩蹭智身形流轉，「袖裏乾坤」，無相劫指點向對方。虛竹斜身閃避，鳩摩智早料到他閃避的方位，大金剛拳一拳擊出，砰的一聲，正中在他的肩頭。虛竹踉踉蹌蹌的退了兩步，鳩摩智哈哈一笑，道：「小師父服了麼？」料想這一掌開碑裂石，已將他的肩骨擊成粉碎。那知虛竹有「北溟真氣」護體，外力不侵，而且每當受一次撞擊，真氣便強一分。虛竹猱身復上，雙掌自左向右的披下，名為「洪水歸海」，雙掌之中帶著浩浩真氣，當真便如大水滔滔，東流赴海一般，鳩摩智見他吃了自己一掌，恍若不覺，這兩掌擊到，力道如此沉厚，心下不由得暗自驚異，出掌奮力一擋，身隨掌起，雙腿連環，霎時間踢出七腿，啪啪有聲，盡數中在虛竹心口，正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如影隨形腳」，蓋一腿既出，第二腿如影隨形，緊跟而至，這時第二腿也已變為形，而第三腿復如影子，跟隨踢到，踢到第七腿時，虛竹身子向後一仰飄開數丈。鳩摩智不容他喘息，連出兩指，嗤嗤有聲，乃是「多羅指法」。虛竹坐馬拉弓，還擊一拳，正是「羅漢拳」中的一招「黑虎偷心」。這一招少林眾僧無人不會，但附以小無相功後，竟將多羅指的兩下穿金破石的指力消於中途。鳩摩智有心炫耀本身功夫，多羅指使罷，立時變招，單臂削出是空手，用的卻是「燃木刀法」。這種刀法快速無倫，練成之後，在一根乾木旁連劈九九八十一刀，不能損傷木材絲毫，但刀上發出之熱力，卻要將木材點燃生火，當年蕭峰的師父玄苦大師，即擅此技，自他圓寂之俊，寺中已無人能使。鳩摩智一刀劈下，波的一響，已劈在虛竹右臂之上。虛竹叫道：「好快！」一拳打出，拳到中途，右臂上又中一刀。鳩摩智雖然以掌作刀，但真力貫於掌緣，堅利不遜鋼刀，一樣的能割首斷臂，但虛竹臂上連中兩刀，竟是渾若無事，反震得他掌緣隱隱生疼。

鳩摩智駭異之下，心念電轉，尋思：「這小和尚便是金鐘罩、鐵布衫功夫，也經不起我這幾下重手，卻是何故？啊，是了，此人僧衣之內，定是穿了甚麼護身寶甲。」他一想到此節，連連出招攻擊虛竹的面門，「大智無定指」、「去煩惱指」、「寂滅抓」、「朝華抓」，接連使出六七種少林神功，專攻虛竹的眼口咽喉。這麼一輪搶攻，虛竹手忙腳亂，連連倒退，一拳又一拳的打出，全是羅漢拳的「黑虎偷心」，每打一拳，都將鳩摩智逼退半尺，就是這麼半尺之差，鳩摩智種種神妙變幻的招數，便都及不上他的肌膚。頃刻之間，鳩摩智又連使十六七種不同的少林武功，群僧只看得目眩神馳，均想：「此人自稱一身兼通本派七十二絕技，果非大言虛語。」但虛竹所應付的，不但只有一門「羅漢拳」，而且在對方迅若閃電的急攻之下，心中手上，全無變招的餘裕，打了一招「黑虎偷心」，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拳法之笨拙，縱然是市井武師，也不免為之失笑。一個是巧到了極處，一個卻是拙到了極處。但大巧不能勝至拙，這招「黑虎偷心」中所含的勁力，竟在漸漸增強，兩人越離越遠，鳩摩智手指手爪和虛竹的面門間距離已到了一尺以上。此時鳩摩智已然發覺，虛竹拳中所打出來的，除了渾厚的內力，隱隱然也有小無相功，而且此人的小無相功竟然還遠在自己之上，只是不會精巧運使，威力未能充分發揮，如此鬥將下去，可不易取勝。他瞧見虛竹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打到，突然間手掌一沉，雙手拿處，已抓住虛竹的拳頭，正是「擒龍手」中的一招，左手拿著虛竹的小指，右手拿住他的拇指，運力向上一拗。

這擒拿法手法巧妙之極，手指一碰上對方身體的任何部位，有如膠水一般，立即黏住。虛竹的拇指和小指被鳩摩智雙手向上力勾，再也無法仍用這一招「黑虎偷心」來加拆解，手指劇痛之際，自然而然的使出「天山折梅手」來，右腕轉了一圈，翻將過來，拿住了鳩摩智的左腕。

鳩摩智一抓住他兩根手指，只道已然得手，萬料不到他手腕上突然會生出一種怪異的力道，反拿己腕。他所知武功甚為淵博，但這天山折梅手一大半是天山童姥自己所創，他竟是全然不知來歷，心中一凜之間，只覺自己左腕已如套在一隻鐵箍之中，再也無法掙脫。幸好虛竹慌忙中只求自解，不暇反攻敵人，所以牢牢抓住鳩摩智的手腕，志在不讓他再勾自己手指，是以出手之時，忘了抓他脈門。便只這麼偏了三分，鳩摩智內力已生，微微一收，隨即激迸而出，直欲震裂虛竹的虎口。虛竹但覺手上一麻，生怕鳩摩智脫手之後，又以厲害手法擊打自己，忙又運勁，體內的北溟真氣源源生了出來。鳩摩智連運三次勁力，竟然未能掙脫，不由得心下大駭，右手成掌，斜劈虛竹項頸。他情急之下，沒能再使少林派的武功，這一劈卻是他吐蕃的本門功夫。此是近身肉博，虛竹一覺勢危，左手以一招天山六陽手將來掌化解了。鳩摩智一掌未能得手，次掌又至，虛竹的六陽手綿綿使出，將對方勢若狂飆的攻勢一一化解。

旁觀群僧見鳩摩智左腕被虛竹抓住不放，右掌連使攻擊，始終打不到虛竹頭上。其時兩人近身而鬥，呼吸可聞，出掌的都是曲臂回肘，每發一掌只不過七八寸距離。但相距雖近，掌力卻是強勁無比，眾僧聽得鳩摩智的掌聲呼呼，刮面如刀，雖是在大雄寶殿之中，卻竟似到了高山絕頂，狂風四面吹襲，有如在汪洋大海，波濤澎湃，這掌力散了開來，眾僧均覺寒意逼人。少林寺中輩份較低的僧侶漸漸抵受不住，一個個的縮身向後，貼牆而立。玄字輩的高僧自是不怕掌力侵襲，但也是各運內力抗拒。

虛竹為了要替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群豪解除生死符，在這天山六陽手上用功甚勤，種種精微變化，全已了然於胸，而靈鷲宮地底石壁上的圖譜，更令他大悟其中奧妙。只可惜他從未用之與人對拆過招，雖在童姥和李秋水較藝時學得了使用之法，總是少了習練，一上來便與一位當今第一流的高手生死相搏，掌法雖高，內力雖強，所能使用的實不過二三成而已。

其時鳩摩智的掌力越來越是凌厲，虛竹心無二用，但求自保，每一掌取的都是守勢。他本意並不是要拿住鳩摩智，只是覺得對方武功勝己十倍，單掌攻擊，已是這般厲害，若是任他雙掌齊施，只怕自己非命喪當場不可，所以拼命拿住他的左腕，乃是要他左掌無法出招之意。這個念頭雖笨，不料此刻卻是大有用處。鳩摩智雙掌只剩了一掌，掌力上連環變化，交互為用的妙著便使不出來，虛竹本來掌法不大純熟，使單掌較雙掌為便。一個打了個對折，十成掌法變成了只剩五成，一個卻將二三成的功夫提到了四五成使用。一炷香時刻過去，兩人已交拆了數百招，卻仍是個僵持的局面。

玄慈、神光、玄渡、龍猛、哲羅星等諸高僧都已看了出來，鳩摩智左腕受制，掙扎不脫，但虛竹的左掌卻全然處於下風，只有招架之功，無絲毫還手之力，兩人顯然都是右優左劣。像這樣的打法，眾高僧雖見多識廣，卻實是生平所未見。其中少林眾僧更多了一份驚異，一份憂心，虛竹自幼在本寺長大，下山半年，卻不知從何處學了這一身驚人技藝回來，又見他抓住敵人，並不能制敵，但鳩摩智每一掌中都是含著摧筋拆骨、震破內家真氣的大威力，只要有一招疏虞，給他擊中了一掌，立即非氣絕身亡不可。

此刻少林眾高僧中，不論是那一位出手相助，只須輕輕一指，都能取了鳩摩智的性命，但這番相鬥，並不是為了報怨雪恥、志在殺了對方，而是為了少林一派的聲譽，因此若是有人上前殺了鳩摩智，於少林派的令譽，只有更加大損。群僧個個提心吊膽，手心中捏一把汗，瞧著二人激鬥。

又拆了一百餘招，虛竹驚恐之心漸去，於天山六陽手中精妙之處，領悟得越來越深，十招中於九招守禦之餘，已能還擊一招。他既還擊一招，鳩摩智便須出招抵禦，攻勢不免略略頓挫。其間相差雖然甚微，消長之勢，卻是漸漸對虛竹有利。又過了一頓飯時分，虛竹已能在十招中反攻兩招。少林群僧見他漸脫困境，無不暗暗喜歡。

神光上人自從鳩摩智一現身，心情便甚矛盾，既盼鳩摩智將少林派的威風殺滅，又不願異邦僧人到中土來橫行無忌，自己又無力將之制住。待見鳩摩智與虛竹鬥得相持不決，只盼兩人打得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自己便可坐收漁人之利，即使無法從波羅星手中再取其他少林絕技，但那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三種絕技的秘訣，自己總已記在心中，回去後詳加參研，依法修習，必可在武林中大放異彩。憑著一己的聰明智慧，當可將這三種武功大加變通，招式上使之與原來的功夫大同而有小異，那時便成為清涼寺的三種絕技，而自己便為創建這三項絕技的鼻祖了。

波羅星卻又是另一番心情。他這些時間中在藏經閣中任意出入，觀覽少林寺歷代高僧遺下來的武經秘訣，但覺博大精深，越是鑽研，越覺其中奧妙無窮，漸漸的沉迷其中。今日師兄哲羅星來接他出寺，自忖心中所記憶者，還不到少林武功的一成，回歸故鄉雖是歡喜，但眼見寺中寶藏如此豐富，一出少林山門，從此再也無緣得窺，卻也是不勝遺憾。其後見到虛竹與鳩摩智相鬥，兩人內力之強，招數之奇，自己可說連一個邊兒也摸不到。他不知虛竹所使者，其實並不是少林武功，只覺少林寺中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僧人已是如此了得，自己萬里奔波，好容易有緣獲許出入藏經閣，如此只記得幾部武學經書回去，雖不是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但所得者絕非真正貴重之物，只怕此後一生之中，不免日日夜夜，悔恨無盡。

要知武學一道，便是如琴棋書畫種種繁雜奧妙的功夫一般無異，愈是鑽研下去，愈是興味盎然，只要得悉世上另有比自己所學更高一層的功夫，千方百計也要觀摩一番。波羅星是天竺高僧中大才智之士，初到少林寺時，一意在盜取武經，回去光大天竺武學，但等到一見少林寺的武學竟是如此浩於煙海，卻未免戀戀不捨，不肯遽此離去了。

這時虛竹和鳩摩智相鬥之際，已能佔了四成攻勢，雖然兀自遮攔多而進攻少，但內力愈增愈強，每出一招，鳩摩智都覺極難招架。原來虛竹心中略有餘裕之後，突然使了一招，卻不是天山六陽手中的招數，而是李秋水在荒僻中教了他用來對付童姥的手法。這一招套中有套，雖只一招，卻有八種不同的厲害後著。當日童姥也是費了老大心血，方於妥為拆解。總算鳩摩智武學淵深，機變過人，這才在倉卒中別出心裁的接下來。這一招鳩摩智是勉強接下來，但虛竹一試得手，精神為之一振，第二招跟著使了一招童姥教他用來對付李秋水的。須知童姥和李秋水二人，都是逍遙派中的頂尖高手，苦研數十年後，臨死相搏，所出的每一招盡是既陰狠又凌厲的殺手，招招都是極工心計的攻敵要害，這兩個女子心中積蓄了數十年的怨毒，又明知對方厲害，出手之時，那裏還有半分容情？

# 第一一四回 六件大事

玄慈等高僧見到虛竹所使招數越來越是陰險刻毒，雖見形勢漸佳，卻不由得都皺起了眉頭，須知少林派僧侶弟子，數百年來並無一個女子，歷代創建，全是走的陽剛路子，同時因係佛門武功，出手的用意均是制敵而非殺人，與童姥、李秋水的招數截然相反。但虛竹偶然夾一招「天山六陽手」卻又和平威猛，頗合少林寺的本意，只是陰毒多而平實少，旁觀者不禁膽戰心驚，均想：「這一招若是向我打來，不但送了我性命，而且令我死得慘酷無此。」早在群僧暗自心驚之前，鳩摩智便已覺察到情勢於己大大不利，連運三次強勁，要掙脫虛竹的右手，以便施用「火燄刀」的絕技，但己力加強，對方的指力亦相應而增，實不知他的內力究竟能強到甚麼地步，情急之下，殺意陡盛，左手呼呼呼連拍三掌，虛竹揮手化解。鳩摩智手掌一縮，從布襪中取出一柄匕首，一刀向虛竹肩頭刺來。虛竹所學全是空手拆招，突然間白光閃處，敵人的匕首刺了過來，不知如何招架才是，搶著便去抓鳩摩智的左腕，這一抓是「天山折梅手」中的擒拿手法，既快且準，三根手指一搭上他手腕，大拇指和小指跟著便收了攏來。便在這時，鳩摩智掌心勁力一吐，匕首脫手而出，虛竹雙手都牢牢抓著對方的手腕，無可閃避，噗的一聲，那匕首已插入他的肩頭，直沒至柄。旁觀群僧「啊」的一聲驚呼，突然人叢中搶出四名僧人，青光閃閃，四柄長劍一齊刺向鳩摩智的咽喉。這四僧一齊躍出，一齊出手，四柄長劍又都指向同一方位，劍法奇快，狠辣無倫。鳩摩智雙足運力，要待向後躍避，一拉之下，虛竹竟是紋絲不動，但覺喉頭一痛，四劍的劍尖已刺上了肌膚。只聽那四僧齊聲喝道：「不要臉的東西，快納命罷！」聲音嬌嫩，竟似是少女的喉音。虛竹一看這四僧竟然是梅蘭竹菊四劍，只是頭戴僧帽，掩住了頭上青絲，身上穿的便是少林寺僧衣。虛竹大是驚奇，叫道：「休傷他性命！」梅劍道：「是！」劍尖卻不離鳩摩智的咽喉。鳩摩智哈哈一笑，說道：「少林寺不但倚多為勝，而且暗藏春色，數百年令譽，原來如此，我今日可領教了！」虛竹心下十分惶惑，不知如何是好，鬆雙手放開了他的手腕。菊劍反過手來，替他拔下肩頭匕首，鮮血立湧，菊劍摔下手中長劍，從懷中取出一塊手帕，忙替他裹好傷口。梅蘭竹三姝的長劍仍是指在鳩摩智的喉頭。虛竹道：「你──你們，是怎麼來的？」鳩摩智右掌一劃，「火燄刀」的神功已使了出來，噹噹噹三聲，三柄長劍從中斷絕。三姝大吃一驚，向後飄退丈許，看手中時，長劍都只剩下了半截。鳩摩智仰天長笑，向玄慈道：「方丈師兄，卻如何說？」玄慈面色鐵青，道：「這中間緣由，老衲大有不明之處。即當查明，按本寺戒律處置。明王和眾位師兄遠來辛苦，便請往客舍奉齋。」鳩摩智道：「如此有擾了。」說著合十行禮，玄慈還了一禮。鳩摩智合著雙手向旁一分，暗運「火燄刀」神功，只聽得噗噗噗噗四響，梅蘭竹菊四姝齊聲驚呼，頭上的僧帽無風自落，露出烏雲也似的滿頭秀髮，數百莖斷髮跟著僧帽飄了下來。

原來鳩摩智火燄刀掠過，將四姝僧帽打落之餘，還切斷了無數頭髮。打落僧帽不難，這無形氣功居然能切斷了許多柔軟而無可著力的頭髮，已與一等一的寶刀寶劍殊無二致，足見此人內功之深，實已登峰造極。他顯這一手功夫，不但是炫耀己能，斷髮而不傷人，表示手下容情之意，同時明明白白的顯示四姝乃是女子，叫少林僧此後無可抵賴。玄慈面色更是不喜，道：「眾位師兄，請！」

神光、龍猛、融智等諸高僧陡見少林寺中竟會有僧裝女子出現，無不大感驚訝，別說少林寺是素享清譽的名山名剎，就是尋常一座小小的廟宇，也絕不容許有這等大違戒律的行徑，聽到玄慈方丈一個「請」字，大家都站了起來，自有職司知客的僧侶分別迎入客舍，供奉齋飯。一眾外客剛轉過身子，還沒走出大殿，梅劍便道：「主人，四姊妹私自下山，前來服侍你，你可別責怪。」蘭劍道：「那緣根和尚對主人無禮，咱們姊妹狠狠的打了他十幾頓他才知好歹，沒料想這西域和尚又傷了主人。」虛竹「哦」一聲，心下這才恍然，原來緣根所以前踞後恭，竟是受她四姊妹脅迫，如此說來，她四人喬裝為僧，隱身寺中，已有多日，不由得跺腳說道：「胡鬧，胡鬧！」隨即在如來佛像前雙膝跪倒，說道：「弟子前生孽重，今生又未能恪守清規戒律，以致為本寺惹下無窮禍患，恭請方丈重重責罰。」菊劍道：「主人，你也別做甚麼勞什子的和尚啦，不如大夥兒一齊回飄渺峰去罷，在這兒清茶淡飯，受人家管束，有甚麼好？」竹劍指著玄慈道：「老和尚，你言中對咱主人若有甚麼得罪，咱四姊妹對你可也不客氣啦，你還是多加小心為妙。」虛竹連連喝止，說道：「你們不得無禮，怎麼到寺裏胡鬧？唉，快快住嘴。」可是四姊妹你一言我一語，咭咭呱呱的，竟將玄慈等高僧視若無物。少林群僧相顧駭然，眼見四姊妹相貌一模一樣，明媚秀美驕憨活潑，一派無法無天，實不知是甚麼來頭。

原來四姝是大雪山下的貧家女兒，其母已生下七個兒女，再加一胎四女，實在無力供養，將之棄在雪地之中。適逢童姥在雪山採藥以練製九轉熊蛇丸，聽到啼哭，一看是相貌相同的四個女嬰，覺得有趣，便攜帶回靈鷲宮撫養長大，授以武功。四姝名雖是童姥的待婢，實則是祖孫一般，大得童姥的寵愛。四姝從未下過飄渺峰一步，那裏懂得人情世故，甚麼大小輩份？她們生平只聽童姥一人吩咐，待虛竹接續童姥為靈鷲宮主人，她們也就死心塌地的侍奉虛竹。只是虛竹溫和謙遜，遠不如童姥御下有威，她們對之就不怎懼怕，四姊妹心意相通，竟然肆意妄為起來。

玄慈說道：「除玄字輩眾位師兄師弟外，餘僧各歸僧房。慧輪留下。」眾僧齊聲道：「是！」按著輩份魚貫而出。片刻之間，大雄寶殿上只留著三十餘名玄字輩的老僧，虛竹的師父慧輪，及虛竹和靈鷲宮四女，慧輪跨上一步，也在佛像前跪倒，說道：「弟子教誨無方，座下出了這等孽徒，請方丈重罰。」竹劍噗哧一笑，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也配做我主人的師父？前天晚上松樹中連絆你八跤的蒙面人，便是我二姊。我說呢，你的功夫實在稀鬆平常。」虛竹暗暗叫苦：「糟糕，糟糕！她們連我師父也戲弄了。」又聽蘭劍笑道：「我聽緣根說，你是咱們主人的師父，便來考較考較你。三妹今日若是不說，只怕你永遠不知道怎麼會連摔八跤呢，哈哈，嘻嘻，有趣，有趣！」

玄慈道：「玄慚、玄愧、玄念、玄淨四位師弟，請四位女施主不可妄言妄動。」四名老僧躬身道：「是！」轉身過來，向靈鷲宮四女道：「方丈法旨，請四位不可妄言妄動。」梅劍笑道：「我們偏偏要妄言妄動，你管得著麼？」四僧齊聲道：「如此得罪了！」僧袍一動，雙手隔著衣袖，分拿四女的手腕，玄慚使的是「擒龍手」，玄愧使的是「虎爪功」，玄念使的是「鷹爪力」，玄淨使的則是「少林擒拿十八打」，招數不同，卻均是少林派的精妙武功。四女中除了菊劍外，三女的長劍都已被鳩摩智削斷。菊劍長劍抖動，護住了三個姊姊。梅蘭竹三女各使斷劍，從菊劍的劍光下攻將出來。虛竹道：「拋劍！拋劍！不可動手！」

靈鷲宮四姝聽得主人的呼喝，都是一怔，手中兵刃的凌厲招數只得使一半，沒敢全力施為，四女的武功本來遠不及四位玄字輩的高僧，臨敵時一失先機，立時便分給四僧以擒拿法拿住，梅劍用力一掙，沒能掙脫，嗔道：「咱們聽主人的話，才對你們客氣，哎唷，痛死了，你捏得這麼重幹甚麼？」蘭劍叫道：「小賊禿，快放開我。」抓住她手腕的玄愧大師鬚眉皆白，已七十來歲年紀，她卻呼之為「小賊禿」。竹劍道：「你卻不放手，我可要罵你老婆了。」菊劍道：「我吐他口水。」一口唾液，向玄淨噴去，玄淨側頭讓過，手指加勁，菊劍只痛得「哎唷」一聲大叫。大雄寶殿本是莊嚴佛地，霎時間成了小兒女的鶯啼燕叱之場。玄慈道：「四位女施主安靜毋躁，若再出聲，師弟們便點了她們啞穴。」四姝一聽要點啞穴，都覺不是玩的，嘟起了嘴不敢作聲。玄慚等四位大師便也放開了她們的手腕，站在一旁，嚴加監視。玄慈道：「虛竹，你將經過種種，從頭說來，休得稍有隱瞞。」虛竹道：「弟子誠心稟告。」當下將如何奉師命下山投書，如何歸途中，為葉二娘所擒，如何遇到玄難、慧方等眾僧，如何誤打誤撞的解開玲瓏棋局，以致成為逍遙派的掌門人，玄難如何死於丁春秋的劇毒之上，如何為阿紫作弄而破戒開葷，一直說到如何遇到天山童姥，如何深入西夏皇宮的冰窖，而致成為靈鷲宮的主人。這段經歷本來過程繁複，他口齒笨拙，結結巴巴的說來，著實花了老大時光，雖然拖泥帶水，不大清楚明白，但事事交代，毫無遺漏，冰窖中與夢中女郎犯了色戒一事，也是吞吞吐吐的說了。眾高僧越聽越奇，只覺這個小弟子遇合之巧，實是武林中前所未聞。眾人適才都見過他劇鬥鳩摩智的身手，對他所述，均無懷疑，都想：「若不是他一身而集無崖子、童姥、李秋水三人的神功，又在靈鷲宮石壁上領悟了一番上乘武技，如何能敵得住大輪明王的絕世神通？」虛竹說罷，在佛像前連連膜拜，道：「弟子無知無識，守戒不嚴，一遇外魔，便即把持不定，連犯葷戒、酒戒、殺戒、色戒，背棄本門，學練旁門外道的武功，又招致這四位姑娘入寺，敗壞本寺清譽，罪大惡極，罰不勝罰，求懇方丈慈悲。」他越想越是難過，不由得痛哭失聲。

梅劍和菊劍同時哼的一聲，要想說話，勸他不必再做甚麼和尚了。玄慚，玄淨二僧手指一伸，隔衣袖扣住了二女脈門，二女無可奈何，話到口邊復又縮回，卻向兩個老僧狠狠白了一眼，心中暗道：「死和尚，臭賊禿！」

玄慈沉吟良久，道：「眾位師兄師弟，虛竹此番遭遇，實是大異尋常，事關本寺千年的法譽，本座一人也不便擅自作主，要請眾位共同斟酌。」玄生性子最是急躁，大聲道：「啟稟方丈，虛竹過失雖大，功勞也是不小。若不是他在危急之際出手鎮住那個番僧，本寺在武林之中，焉有立足餘地？那番僧叫咱們各自散了，去托庇於清涼、普渡諸寺，這等奇恥大辱，全仗虛竹一人挽救。依小僧之見，命他在達摩院中精研武技，懺悔前非，此後不得出寺，不得過問外務，也就是了。」要知進達摩院研技，乃是少林僧侶一項尊崇之極的職司，若不是武功到了極高境界，決計無此資格，玄字輩三十餘高僧中，得進達摩院的也只八人而已，玄生自己便尚未得進。他倡議虛竹進達摩院，非但不是懲罰，反而是大大的獎賞了。

戒律院首座玄寂說道：「依他武功造詣，這達摩院原也去得。但他所學者乃旁門武功，少林達摩院中，可否容得這旁門高手？玄生師弟，可曾細思過此節沒有？」此言一出，群僧低頭沉思，均覺玄生之議，頗為不妥。

玄生道：「依師兄之見，那便如何？」玄寂道：「唔，這個嘛，我，我也打不定主意，虛竹有功有過，有功當獎，有過當罰。這四位姑娘來到本寺，喬裝為僧，並非出於虛竹授意，咱們坦誠向鳩摩智、神光諸位說明見相，也就是了。他們相信也罷，不相信也罷，咱們無愧於心，也不必理會旁人妄自猜測，那倒不在話下。但虛竹背棄本門，另學旁門武功，少林寺中，只怕再也容不了他。」

他這麼說，意思顯然要驅逐虛竹出寺，這「破門出教」，乃是佛教中最重的懲罰。群僧一聽，都是相顧駭然。玄寂又道：「虛竹仗著武功，連犯諸般戒律，本當廢去他的功夫，這才逐出山門。但他原練的武功，早已為人化去，他目下身上所負功夫，並非學自本門，咱們自也無權廢去。」虛竹聽到戒律院首座主將他逐出廟去，垂淚說道：「眾位瞧在菩薩面上，慈悲慈悲，讓弟子有一條改過自新之路。不論何種責罰，弟子都甘心領受，就是別把弟子趕出寺去。」一眾老僧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拿不定主意，耳聽虛竹如此說法，確是悔悟之意甚誠。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佛門廣大，普渡眾生，對於窮兇極惡，執迷不悟之人，尚且要千方百計的點化於他，何況於這個迷途知返、自幼出家的本寺弟子，豈可絕了他向善之路？少林寺屬於禪宗，向來講究「頓悟」，本不如律宗、淨土等宗斤斤於嚴守戒律。若無外人，眾僧念著他的功勞，絕不致破門將他逐出，但眼前之事，不但牽涉到鳩摩智、哲羅星等番邦胡僧，而中土的清涼、普渡等諸大寺，也各有高僧在座，若對虛竹責罰不嚴，天下勢必都道少林派護短，但重門戶，不論是非，只講武功，不管戒律。這等說法流傳出外，卻也是將少林寺的清譽毀了。

便在此時，一位老僧在兩名弟子攙扶之下，從後殿緩步走了出來，正是玄渡。他被鳩摩智指力所傷，回入僧房休息，關心大殿上雙方爭鬥的結局，派遣弟子輪流回報，待聽到鳩摩智已暫時退開，群僧質訊虛竹，大有見責之意，當即扶傷又到大雄寶殿，說道：「方丈，我這條老命，是虛竹所救的。我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玄渡年紀較長，武功又高，玄慈方丈對他向來十分尊敬，忙道：「師兄請坐下說話，慢慢的說，別牽動了傷處。」玄渡道：「救我一命不算甚麼。可是眼前有六件大事，尚未辦妥，若留虛竹在寺，大有助益，倘是將他逐了出去，那──那──那可難了。」

玄寂道：「師兄所說六件大事，第一件是指鳩摩智未退；第二件，當是指波羅星偷盜本寺武經；那第三件，是丐幫新任幫主王星天欲為武林盟主了。其餘三件，師兄何指？」玄渡長嘆一聲，道：「玄悲、玄苦、玄痛、玄難四位師弟的性命。」他一提到四僧的名字，眾僧一齊合十唸道：「阿彌陀佛！」要知玄苦死於喬峰之手，玄痛、玄難為丁春秋所害，只因對頭太強，大仇迄未得報，而殺害玄悲大師的兇手究竟是誰也還不知。大家只知玄悲是胸口中了「金剛杵」而死，那「金剛杵」乃是少林七十二門絕技之一，正是玄悲苦練了數十年的功夫。以前均以為乃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下毒手，但後來見到慕容復，一來他矢口不認，二來看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俠義君子，不似是暗害玄悲的小人；兼之適才看到鳩摩智的身手，他既能使般若掌、摩訶指等少林功夫，則這一招「金剛杵」是他所使固有可能，就算另有旁人，也不為奇。玄慈說道：「老衲職為本寺方丈，於此六件大事，無一件能善為料理，實是汗顏無地。可是虛竹手上功夫，全是逍遙派的武學，難道──難道少林寺的大事──」

玄慈說到這裏，言語已難以為繼，但群僧都明白他的意思：虛竹功力雖高，卻全是別派旁門功夫，即使他能出頭將這六件大事都料理了，有識之士也均知道是少林派因人成事，不免為少林派門戶之羞，就算大家掩飾得好，旁人不知，但這些有道高僧，豈能作自欺欺人的行徑？眾高僧默不作聲，隔了半晌，玄渡道：「依方丈之見，卻是如何？」玄慈道：「阿彌陀佛！我輩接承列祖列宗的衣缽，今日遭逢大大的難關，依老衲之見，須當依正道行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倘若大夥盡心竭力，得保少林令譽，那是佛祖的慈悲，列祖列宗的遺蔭。設若魔盛道衰，老衲與眾位師兄弟以命護教，以身殉寺，卻也於心無愧，對得起列宗列祖。少林寺千年來造福天下不淺，善緣深厚，就算一時受挫，也絕不致一敗塗地，永無興復之日。」這番話說得平平和和，卻是正氣凜然，群僧一齊躬身說道：「方丈高見。願遵法旨。」玄慈向玄寂道：「師弟，請你執行本寺戒律。」玄寂道：「是！」轉頭向知客僧侶道：「有請大輪明王與眾位高賢。」知客僧侶躬身答應，分頭去請。玄渡、玄生等暗暗嘆息，雖有維護虛竹之意，但方丈所言，乃是以大義為重，不能以一時的權宜利害，毀了本寺戒律清譽。各人都已十分明白，若是赦免虛竹的罪過，那是雖勝亦敗，但如秉公執法，則雖敗猶榮。方丈已說到「以命護教，以身殉寺」的話，那是破釜沉舟，不存任何僥倖之想，虛竹如何受罰，反而不是怎麼重要之事了。虛竹也知此事已難挽回，哭泣求告，都是枉然，心想：「人人都以本寺清譽為重，我是自作自受，絕不可在外人之前露出畏縮乞憐之態，教人小覷了少林寺的和尚。」

過不多時，鳩摩智、神光、哲羅星等一干人都來到大殿。跟著號聲響起，慧字輩、虛字輩、智字輩群僧又列隊而入，站立兩廂。玄慈合十道：「大輪明王、列位師兄。少林寺虛字輩弟子虛竹，身犯葷戒、酒戒、殺戒、色戒四大戒律，私學旁門別派武功，擅自出任旁門掌門人，少林寺戒律首座玄寂，便即依律懲處，不得寬貸。」鳩摩智和神光等僧，一聽玄慈竟如此說，倒也大出意料之外。眾僧見到梅蘭竹菊四女喬裝為僧，只道虛竹膽大妄為，私自在寺中窩藏少女，所犯者不過色戒而已，豈知方丈所宣布的罪狀，卻是遠過於此。普渡寺的道清大師中年出家，人情世故十分通達，兼之性情慈祥，素喜與人為善。說道：「方丈師兄，這四位姑娘眉鎖腰直、頸細背挺，顯是守身如玉的處女，適才向大輪明王出手，使的又是童貞功的劍功，咱們學武之人一望而知。這位虛竹小師兄行為不檢，容或有之，『色戒』二字，卻是言重了。」玄慈道：「多謝師兄點明，虛竹所犯色戒，非指此四女而言。虛竹投入別派，作了大雪山飄渺峰靈鷲宮的主人，此四女是靈鷲宮舊主的侍婢，私入本寺，意在奉侍新主，虛竹並不得知。少林寺疏於防範，好生慚愧，倒不以此見罪於他。」童姥武功雖高，但從不履足中土，只是和海外西域諸洞諸島的旁門異士打交道，因此「靈鷲宮」之名，群僧都不知。只有鳩摩智在吐蕃國曾聽人說過，卻也不明底細。道清大師說道：「既然如此，外人不便多所置喙了。」鳩摩智、哲羅星和神光上人等對少林本是不懷善意，但見玄慈一秉至公，毫不護短，虛竹所犯戒律，外來人本來不知，他卻當眾宣示，心下也不禁欽佩。玄寂走上一步，朗聲問道：「虛竹，方丈所指罪孽，你都承認麼？有何辯解？」虛竹道：「弟子承認，罪重孽大，無可辯解，甘領太師叔責罰。」群僧心下悚然，眼望玄寂，聽他宣布如何處罰。

玄寂朗聲說道：「虛竹擅犯葷、酒、色、殺四大戒律，罰當眾重打一百棍。虛竹你心服麼？」虛竹聽說只罰打他一百棍子，雖然責罰非輕，卻也挨受得起，忙道：「多謝太師叔慈悲，虛竹心服。」玄寂又道：「你未得掌門方丈和授業師父許可，擅學旁門武藝，罰你廢去全身少林派武功，自今而後，不得再為少林派弟子。你心服麼？」虛竹心中一酸，情知此事已無可挽救，道：「弟子該死，太師叔罰得甚是公正。」別派群僧適才都見他和鳩摩智激鬥，親眼見到他以「韋陀掌」和「羅漢拳」的少林派武功大顯神威，誰都不知虛竹真正的武功，其實已經不是少林一派。鳩摩智自稱一身兼七十二門絕技，實則所通者只不過是表面的招式而已，真正的少林派內功，他卻所知極少。虛竹和他相鬥時，所使的小無相功，他自然是懂的，但北溟真力、天山六陽掌、天山折梅手等高深武功，他卻也以為是少林派功夫。這時玄寂說要廢去他的少林派武功，不由得心中大喜，心想：「你們自毀長城，去了我的心腹之患，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覺賢、道清等高僧，心中卻連呼：「可惜，可惜！」

玄寂又道：「你既為逍遙派掌門人，為飄渺峰靈鷲宮的主人，便當出教還俗，不能再作佛門弟子，從今而後，你不再是少林寺僧侶了。如此處置，你心服麼？」虛竹無爹無娘，童嬰入寺，自幼在少林長大，於佛法要旨雖然領悟不多，但少林寺是他在這世上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一旦被逐而去，不由得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伏地而哭，哽咽道：「少林自方丈大師以次，諸位太師伯叔，諸位師伯叔恩師，人人對弟子恩義深重，弟子不肖，有負眾位教誨。」

道清大師忍不住又來說情，說道：「方丈師兄、玄寂師兄，依老衲看來，這位小佛兄迷途知返，大有悔改之意，何不給他一條自新之路？」玄寂道：「師兄指點得足。但佛門廣大，何處不可容身？虛竹，咱們罰你破門出寺，卻非對你心存惡念，斷你敬禮三寶之路，天下莊嚴寶剎，何止千千萬萬。神光上人昔年未在少林出家，今日主持清涼，為佛門大放異彩，正是大好榜樣。倘若非有皈依我佛之念，還俗後仍可再求剃度，盼你另投名寺，拜高僧為師，發宏誓願，清淨身世，早證正覺。」他說到後來，言語慈和懇切，甚有殷勤勸誡之意。虛竹更是悲切，行禮道：「太師叔教誨，弟子不敢忘記。」玄寂又道：「慧輪聽著。」慧輪走上幾步，合十跪下。玄寂說道：「慧輪，你身為虛竹的業師，平日惰於教誨，三業六根，未能詳予指點，致成今日之禍。罰你受杖三十棍，入戒律院面壁懺悔三年。你可心服麼？」慧輪顫聲道：「弟子心服。」虛竹跪道：「太師叔，弟子願代師領受三十杖責。」玄寂點了點頭，道：「既是如此，虛竹共受杖責一百三十棍。掌刑弟子，取棍侍候。此刻虛竹尚為少林僧人，加刑不得輕縱。出寺之後，虛竹即為別派掌門，與本寺再無瓜葛，本派上下，需加禮敬。」四名掌刑弟子領命而出，不久回入大殿，手中各執一條檀木齊眉棍。

玄寂正要傳令用刑，突然一名僧人匆匆入殿，手中持了一大疊名帖，雙手高舉，交給玄慈，說道：「啟稟方丈，河朔群雄拜山。」玄慈一看手中名帖，只見一共有三十餘張，列名的都是北方一帶成名的英雄豪傑，其中有不少是曾參與聚賢莊英雄之會的，這些英豪突然於此刻趕到，卻不知為了何事。只聽得寺外語聲不絕，群豪已到門口，玄慈說道：「玄生師弟，請出門迎接。」又道：「列位師兄，嘉賓光臨，本派清理門戶之事，只好暫緩一步，以免待慢了遠客。」當即站起身來，走到大殿簷下，過不多時，使見高高矮矮的河朔群雄，在玄生及知客僧侶的陪同下，來到大殿之前。

玄慈、玄寂、玄生等雖是勤禮佛法的高僧，但究竟是武學好手，遇到武林中的同道，都有惺惺相惜的親近之意，這時突見這許多成名的英豪到來，雖然正當清理門戶，心頭十分沉重，但也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少林群僧在外行道，所結交的方外朋友甚多，所來的英豪之中，頗有好幾位是玄字輩、慧字輩僧侶的至交，各人執手相見，歡然道故，迎入殿中，並與鳩摩智、哲羅星等人引見了。神光、龍猛等成名素著，群豪若非舊識，也是仰慕已久。玄慈正欲問起來意，知客僧又進來稟報，說道山東、淮南有數十位武林人物前來拜山。

玄慚出去迎進殿來。一條黑漢子大聲說道：「丐幫王幫主邀咱們來瞧熱鬧，他自己還沒到麼？」一個陰聲細氣的聲音道：「老兄懷疑甚麼？既然來了，要瞧熱鬧還少得了你一份麼？當然咱們小腳色先上場，正角兒慢慢再出台。」玄慈朗聲說道：「諸位不約而同的降臨敝寺，少林寺至感榮幸，招待不周，還請原諒則個。」群豪都道：「好說，好說，方丈不必客氣。」這時和少林僧交好的豪客，早已將來寺原委說知，原來各人都是接到丐幫幫主王星天的英雄帖，說道少林派和丐幫向來並峙中原，不相歸屬，王星天新任丐幫幫主，意欲立一位中原的武林盟主，並定下一些規章，以便同道一齊遵守，定六月十五親赴少林寺，與玄慈方丈商酌。各人一面說，一面便拿出英雄帖。帖上的言語雖頗謙遜，但話中之意，顯然是說武林盟主，捨我其誰？王星天來到少林，用意也甚明白，要憑一己武功擊敗少林群僧，壓下少林派數百年享譽武林的威風。帖中並未邀請群雄到少林寺觀戰，但武林人物個個喜動不喜靜，對於丐幫與少林互爭雄長的大事，那一個不想來參觀一番？是以不約而同紛紛到來。

過了不多時，兩湖、江南各路的英雄到了、川陝的英雄到了、兩廣的英雄也到了。群雄南北相隔數千里，卻都於一日之中，絡繹到來，顯然丐幫準備已久，早在一兩月前便已發出英雄帖。玄慈和諸老僧口中不言，心下卻既感憤怒，又是擔憂，丐幫此舉可說大大的無禮，僅在數日之前，王星天有書信來，說到要選立武林盟主之事，並說日內將親來拜山，恭聆玄慈方丈教益，信中既未說明拜山日期，更未提到邀請天下英雄。那知突然之間，群賢畢集，少林寺竟被鬧個措手不及。丐幫發動既久，少林派雖在江湖上廣通聲氣，居然事先絕無所聞，尚未比試，已然先落下風。丐幫此舉，更是勝券已握的模樣，所以不言明邀請群雄，只不過不便代少林寺作主人，但大撒英雄帖，卻是不邀而邀。群僧又想：「丐幫不邀咱們赴他總舵，面子上是對咱們禮敬，親自移步，實則是要令咱們不克有所準備。」玄生性子急躁，登時便向他好友河北神彈子諸葛中發話：「好啊，諸葛老兒，你得到訊息，也不捎個信來給我，咱們三十年的交情，就此一筆勾銷。」諸葛中老臉脹得通紅，連連解釋：「我──我是三天前才接帖子，一碗飯也沒得及吃完，連日連夜的趕來，途中累死了兩匹好馬，唯恐錯過了日子，不能給你這臭賊禿助一臂之力。怎──怎麼反怪起我來！」玄生哼了一聲，道：「你倒是一片好心了！」諸葛中道：「怎麼不是好心？你少林派武功再高，老哥哥來吶喊助威，總不見得是壞心啊！」玄生這才心下釋言，一問其他英豪，路遠的接帖早，路近的接帖遲，但個個是馬不停蹄的趕路，方能及時趕到。倒不是這許多朋友沒有一個事先向少林寺送信，而是丐幫策劃周詳，算準了各人到達少林寺的日程，令他們無法早一日趕到少林寺，群僧想到此節，都覺得丐幫謀定而後動，幫主和幫眾未到，已然先聲奪人，只怕尚有不少厲害後著。

# 第一一五回 羅漢大陣

這一日正是六月十五，天氣炎熱。少林群僧先是應付神光上人和哲羅星等一眾高僧，跟著與鳩摩智相鬥、審詢虛竹，已是耗費了不少精神，突然間四面八方的各路英雄豪傑一齊趕到，寺中僧人雖多，只是事出倉卒，不免有些手忙腳亂。幸好知客院的首座玄淨大師是位經理長才，而寺產素豐，物料厚積，群僧在玄淨分派之下，接待群豪，卻也禮數不缺。

玄慈等迎接賓客，無暇屏人商議，只有各自心中嘀咕。忽聽知客僧報道：「大理國鎮南王段殿下駕到。」玄慈心中一喜，忙率眾迎了出去。那日玄悲大師身中「金剛杵」身亡，大家都疑心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少林寺邀集天下英雄，籌商對付之策。玄慈修下書信，命慧真、慧禪兩僧前赴大理，請段氏參與其事。大理國皇派遣御弟段正淳率領范驊、華赫艮、巴天石、董思歸等人前來少林。不料喬峰大鬧聚賢莊，英雄大會沒開，便打了個落花流水，群雄都說喬峰才是中原武林的大對頭，將敵視「南慕容」之心，轉而去針對「北喬峰」了。宋國與契丹為世仇，大理國卻僻處南疆，和契丹素無瓜葛，中原群雄所以和喬峰死戰，主因在於發現他乃是「契丹孽種」。段氏雖是漢人，但已自成一國，雅不願與遼國為敵，是以便不參與喬峰之爭，後來段正淳為段延慶所迫，命在呼吸之間，幸得喬峰相救，對喬峰反而大大的感恩了，段正淳中原之事已了，本當即回大理，但不久便得到大理國遣來使者傳訊，他獨生愛子段譽為鳩摩智所擄，已赴中原。段正淳既驚且憂，四處打聽兒子下落，再加與舊情人秦紅綿、阮星竹先後相見，此人風流成性，不免有點樂不思蜀起來，因此數月來一直在中原滯留。這日聽到訊息，丐幫新任幫主王星天要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他想其時少林寺中一定熱鬧之極，定可訪到一些兒子的消息，當下便匆匆趕到。阮星竹一直隨伴在側，一來不願和情郎分離，二來要找尋女兒阿紫，聽說少林寺不許女流入寺，當下改穿男裝，跟著段正淳前來。

玄慈將段正淳等迎入殿中，與群雄引見，第一個引見的便是吐蕃國大輪明王鳩摩智。段正淳立時變色，抱拳道：「犬子段譽得蒙明王垂青，攜之東來，一路之上，想必多聆教誨，大有進益，段某感激不盡，這裏謝過。」鳩摩智微笑道：「不敢！」隨即正色搖頭，說道：「可惜啊可惜！」段正淳父子關心，心中砰的一跳，只道段譽遭了甚麼不測，忙道：「明王此言何意？」他雖多經變故，但日夜牽掛愛子的安危，所謂關心則亂，不由得聲音也顫了。鳩摩智道：「小僧在天龍寶剎，得見枯榮大師、天因方丈以及令兄，個個神定氣閒，莊嚴安詳，真乃是有道之士，鎮南王威名震於天下，卻何以舐犢情深，大有兒女之態？」段正淳定了定心神，尋思：「譽兒若自己身遭不測，驚慌也已無益，倒教這番僧給小覷了。」便道：「愛惜兒女，人之常情。世人若不生兒育女，呵之護之，人種便即滅絕。吾輩俗人，如何能與明王這等四大皆空、慈悲有德的高僧相比？」鳩摩智微微一笑，說道：「小僧初見令郎，觀他頭角崢嶸，必將光大段門，為大理國日後的有道明君，實為天南數十萬蒼生之福。」段正淳道：「不敢！」心想：「這賊禿好不可惡，仍是這般說話不著邊際，令我心急如焚。」鳩摩智長嘆一聲，道：「唉，真是可惜，這位段君福澤卻是不厚。」他見段正淳又是臉上變色，這才微微一笑，說道：「他來到中原，見到一位美貌姑娘，從此追隨於石榴裙邊，甚麼雄心壯志，一古腦兒的消磨殆盡。那位姑娘到東，他便隨到東，那姑娘到西，他便隨到西。任誰看來，都道他是一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輕薄子弟，那不是可惜之至麼？」

只聽得嘻嘻一聲，一人笑了出來，卻是女子的聲音。眾人向聲音來處瞧去，卻是個面目猥瑣的中年漢子。原來此入便是阮星竹，她是阿朱之母，與生俱來有一副喬裝改扮的能耐，此刻扮成男子，形容舉止，無一不像，絕不似靈鷲宮四姝那般一下子便給人瞧破真相，只是她聲音嬌嫩，卻不及阿朱那般學男人說話也是唯妙唯肖。她見眾人目光向自己射來，便即粗聲粗氣的道：「段家小皇子家學淵源，將門虎子，了不起，了不起。」段正淳到處留情之名，播於江湖，群雄聽她說段譽苦戀王玉燕乃是「家學淵源，將門虎子」，都不禁相顧莞爾。段正淳也是哈哈一笑，放寬了心，向鳩摩智道：「這不肖孩子──」鳩摩智道：「並非不肖，肖得很啊，肖得緊！」段正淳知他是譏諷自己風流放蕩，也不以為忤，繼道：「不知他此時到了何方，明王若知他的下落，便請示知。」鳩摩智搖頭道：「段公子勘不破情關，整日作憔悴相思。小僧見到他之時，已是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此刻是死是活，那也是難說得很。」段正淳猛地想起，兒子在大理之時愛上個鄉下姑娘木婉清，陰錯陽差，這木姑娘竟是自己的私生女兒，此事令他心神大受挫折，倘若他現下心中所戀，仍是這個同父異母的妹子，那可大事不妙了。段正淳正自怔忡不安，忽然一個青年僧人上前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說道：「王爺不必憂心，我那段三弟精神煥發，身子極好。」段正淳還了一禮，心下甚奇，見他形貌打扮，只是少林寺中的一個小輩僧人，卻不知如何稱段譽為「三弟」起來，問道：「小師傅最近見過我那孩兒麼？」那青年僧人便是虛竹，他正要述說與段譽在靈鷲宮相遇的經過，突然段譽的聲音在殿外響起：「爹爹，孩兒在此，你老人家身子安好！」聲音甫歇，一個人形迅捷無倫的閃進殿來，撲在段正淳的懷裏，正是段譽。他內功深厚，耳音奇佳，剛進寺門便聽得父親與虛竹的對答，當下迫不及待，展開「凌波微步」，搶了進來。

父子倆擁在一起，都是說不出的喜歡。段正淳看兒子時，見他雖然頗有風霜之色，比之在大理時已黑了許多，但神采奕奕，絕不是如鳩摩智所說的甚麼「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段譽回過頭來，向虛竹道：「二哥，你又做和尚了？」虛竹在佛像前跪了半天，誠心懺悔以往之非，但一見段譽，立時便想起那個「夢中姑娘」來，不由得面紅耳赤，神色甚是忸妮，又那裏敢開口打聽？鳩摩智一見段譽到來，心想此人對王玉燕癡情無比，他現在此處現身，王玉燕必在左近，否則少林寺中便是有天大的事情，也絕難引得這個獃公子來到少室山上，而王玉燕對他表哥一往情深，也決計不會和慕容復分手，當即從丹田中提了一口氣，說道：「慕容公子，既到少室山來，還不進寺禮佛麼？」群雄都是一獃，心想：「原來慕容公子也到了。怎地我瞧不到半點朕兆，這番僧卻已知道了？」殊不知鳩摩智全憑猜測，並非真的聽見慕容復的聲音。

不料寺門外聲息全無，過了半晌，遠處山間的回音傳了過來：「慕容公子，既到少室山來，還不進寺禮佛麼？」鳩摩智心中一凜，尋思：「這番可猜錯了，原來慕容復沒到少室山，否則聽到我的說話絕無不答之理！」當下仰天打了個哈哈，正想說幾句掩飾的話，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慕容公子和丁老怪惡鬥方酣，待殺了丁老怪，再來少林寺敬禮如來。」段正淳、段譽父子一聽，臉上微微變色，聽這聲音，正是「惡貫滿盈」段延慶，他父子倆都曾落在這個第一大惡人的手中，險些喪命。此番再在少林寺中相逢，鬥是決計鬥他不過，就算不死，也必在天下英雄之前丟盡了顏面。

段正淳心下惴惴不安，籌思應付之策，若說脫身而避，那是畏敵潛逃，一般的聲名掃地，只有聽其自然，隨機應變了。便在此時，身穿青袍、身拄竹杖的段延慶已走進殿來，他身後跟著「無惡不作」葉二娘、「兇神惡煞」南海鱷神、「窮兇極惡」雲中鶴，四大惡人，一時齊到。玄慈方丈對客人不論善惡，一般的相待以禮。施禮已罷，段延慶向段正淳點了點頭。南海鱷神一見段譽在此，登時滿臉通紅，轉身便欲逃走。段譽笑道：「乖徒兒，近來可好？」南海鱷神聽他出口叫出「乖徒兒」三字，知道逃是逃不走的了，惡狠狠的道：「他媽的臭師父，你還沒死麼？」群雄一聽，無不愕然，眼見此人神態兇惡，溫文儒雅的段譽居然呼之為徒，已是一奇，而他口稱段譽為師，言辭卻無禮之極，更是大奇。葉二娘手中抱著一個兩歲大的嬰兒，微笑道：「丁老仙大顯神通，已將慕容公子打得無招架之功。這般手段，世所罕見，大夥兒可要去瞧瞧熱鬧麼？」段譽叫聲：「啊喲！」首先搶出殿去。原來不出鳩摩智所料，段譽一離靈鷲宮，便去追慕容復和王玉燕，在離飄渺峰六百里之東和慕容復一干人相見。包不同等對他雖有厭憎之意，卻也不便公然驅逐，不許同行。一行人途中聽到丐幫與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的訊息。慕容復立意結納天下英豪，為他日興燕復國之資，和鄧百川等人悄悄商議，若是丐幫與少林派鬥了個兩敗俱傷，慕容氏漁翁得利，說不定能奪得武林盟主的名號，以此號令江湖豪傑，那是揭竿而起的一個大好機緣，決計不能放過。不料甫到少室山下，便和星宿老怪丁春秋相遇。這數月中，丁春秋大開門戶，廣收徒眾，不論黑道綠林旁門妖邪，只要是投拜門下，聽他號令，那是來者不拒，短短數月之間，中原武林匪人如蟻慕羶，奔競者相接於道路。慕容復和丁春秋相鬥數次，始終未分高下，此刻又再相逢，一見對方徒眾雲集，不由得心下暗暗忌憚。一陣風風波惡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三言兩語，便衝入敵陣之中，和星宿派的門徒鬥起來。段譽不會武功，要和王玉燕二人遠遠避開。偏偏王玉燕關懷表哥安危，不肯離去。星宿派潮水般的徒眾一衝，將慕容復等一干人淹沒其中。段譽展開凌波微步，避開星宿門人，接著便和父王相見，這時突然聽見葉二娘說慕容復已被打得無招架之功，心想：「我快去背負王姑娘脫險。」是以第一個飛步奔出。

丁春秋殺害玄痛、玄難二位高僧，乃是少林派大仇。少林僧人人欲殺之而甘心，聽說他到了少室山上，登時便鼓躁起來。玄生大呼：「今日人人奮勇，活擒丁老怪，為玄痛、玄難兩位師兄報仇！」玄慈朗聲道：「遠來是客，咱們先禮後兵。」群僧齊道：「是。」玄慈又道：「眾位師兄，眾位朋友，大家便出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群雄早已心癢難搔，正要等他這句話。輩份較低、性子較急的青年英豪一窩蜂的便奔了出去，跟著四大惡人、各路好漢、大理國段氏、諸寺高僧，紛紛都快步而出。但聽得乒乓嗆啷之聲不絕，慧字輩的少林僧將師父、師伯叔的兵刃送了出來。玄慧虛智四代少林僧各執兵刃，列隊出寺。剛到山門門口，派在半山守望的僧人便奔來報訊：「星宿派徒眾千餘人，在半山亭中將慕容公子等團團圍住，惡鬥不休。」玄慈點了點頭，走到石板路上向山下望去，但見黑壓壓的都是人頭，只怕尚不止千餘之數。呼喝之聲，隨風飄上山來：「星宿老仙今日親自督戰，那便百戰百勝！」「你們幾個妖魔小丑，居然還敢頑抗，當真是大膽之極！」「快快拋下兵刃，哀求星宿老仙饒命！」「星宿老仙駕臨少室山，小指頭一點，連少林寺也得倒塌。」

星宿派的門人，未學本領，先學諂諛師父之術，千餘人頌聲盈耳，少室山上一片歌功頌德。少林寺建剎千載，在釋迎牟尼佛像前所說過的「南無阿彌陀佛」之聲，千年總和，只怕還不及丁春秋此刻耳中所聽到頌聲洋洋如沸。丁春秋捋著白鬚，瞇起了眼睛，飄飄然的有如飽醉醇酒。玄生氣運丹田，大聲叫道：「少林群僧，結成羅漢大陣。」五百僧眾齊聲應道：「結羅漢大陣。」但見紅衣閃動，灰影翻滾，但見五百名僧眾東一簇、西一隊，漫山遍野散了開來。群雄久聞少林派羅漢大陣之名，但一百多年來，少林派從未在外人之前施展過，自然除了本寺僧人之外，誰也未克得見。這時但見群僧服飾不同，或紅或灰、或黃或黑；兵刃不同，或刀或劍、或杖或鏈，人人奔跑如飛，頃刻間便將星宿派門人圍在核心。星宿派人數遠較少林寺僧眾多，但極大多數是新近入門，不免是烏合之眾，單獨接戰，各有技藝。這等列陣合戰，不由得慌了手腳，歌頌星宿老仙的聲音，卻也大大減弱了。玄慈方丈說道：「星宿派丁先生駕臨少室山，乃與少林派為敵。各路英雄，便請作壁上觀，且看中土武術，抗擊西來高人如何？」河朔、江南、川陝、湖廣各路英雄紛紛叫了起來：「星宿老怪為害武林，大夥兒敵愾同仇，誅殺此獠。」各人抽出兵刃，欲與少林派並肩抗敵。這時慕容復、鄧百川等人已殺傷了二十餘名星宿派門人，眼見外援已到，暫且罷手不鬥，星宿門人卻也並不上前進迫，段譽東一竄、西一衝，已經奔到了王玉燕身旁，說道：「王姑娘，待會若是情勢兇險，我再負你出去。」王玉燕臉上一紅，道：「我既沒受傷，又不是給人點中穴道，我──我自己會走──」她向慕容復瞧了一眼，道：「我表哥武功高強，護我綽綽有餘。段公子，你還是出去罷。」段譽一聽，心中老大不是味兒，心想：「我有甚麼功夫，怎能及得上你表哥？」但說就此出去，卻又如何捨得？訕訕的道：「這個──這個──啊，王姑娘，我爹爹也到了，便在外面。」王玉燕和他數度共經患難，長途同行，相處的時日亦復不淺。但段譽從來不向她提到自己的身份來歷，在他心目之中，王玉燕乃是天仙，自己是個塵世俗人，在天仙眼中瞧來，王子和庶人又有甚麼分別？若是自己說到伯父是大理國當今皇帝、父親是皇太弟鎮南王，不免有誇耀家世、圖博美人青睞之嫌。他明知王玉燕一片情意，都傾注在慕容復身上，只要對自己稍假辭色，能見到她一顰一笑，已是天大的幸事，雖然對她愛慕已極，但說和他永結秦晉之好的念頭，卻是想也不敢想的，只不過有時在夢寐之中，偶爾一現罷了。王玉燕對段譽數度不顧性命的相救自己，內心也顧念其誠，意存感激，但對他這個人本身卻從來不放在心上。有時談到武功家數，段譽又是一竅不通，玉燕只知道他只是個學會了一門巧妙步法的書獃子而已，這時忽聽他說爹爹來了，微覺好奇，說道：「令尊是從大理來的麼，你們父子倆有好久不見了，是不是？」段譽喜道：「是啊！王姑娘，我帶你見我爹爹好不好？我爹爹見了你一定很歡喜。」

王玉燕面上又是一紅，搖搖頭道：「我不見。」段譽道：「為甚麼不見。」他見玉燕不答，一心討她歡喜，又道：「王姑娘，我的把兄虛竹也在這裏，他又做了和尚。還有，我的徒弟也來了，真是熱鬧得緊。」王玉燕睜著明澄如水的大眼，大是奇怪，心想：「你自己不會武功，又收甚麼徒弟了？難道是教他讀詩書春秋麼？」嘴角之邊，不禁露出微微笑意。段譽見引得玉燕微笑，心中大喜，沒道：「王姑娘，我這徒弟名叫南海鱷神，有個外號叫作『兇神惡煞』，武功可還真不弱。」

玉燕微笑道：「好端端的一個人，為甚麼有這麼個難聽的外號？」她想段譽溫文敦厚，他的徒弟也必是個文縐縐的少年讀書生。段譽笑道：「好甚麼？才不好呢？」他雖然身處星宿派的重圍之中，但得玉燕與之溫言說笑，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

少林群僧一出動，便已佈好了羅漢大陣，左右翼衝，前後呼應。有幾名星宿門人向西方衝擊，稍一交鋒，便即紛紛負傷。丁春秋道：「大家暫且別動。」提高聲音說道：「玄慈方丈，你少林寺自稱為中原武林首領，依我看來，實是不足一哂。」眾弟子群相應和：「是啊，星宿老仙既然駕到，少林派和尚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天下武林，都是源出於我星宿一派，只有星宿派的武功，才是真正正統，此外盡是邪魔外道。」「你們不學星宿派武功，終不免是牛鬼蛇神，禍亡無日。」突然有人放開喉嚨，高聲唱了起來：「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依聲高唱，更有人取出鑼鼓簫笛，或敲或吹，好不熱鬧。群雄大都沒見過星宿派的排場，無不駭然失笑。

金鼓絲竹聲中，忽然山腰裏傳來無數馬匹奔馳之聲。馬蹄聲越來越響，不久四面黃布大旗從山崖邊升起，四匹馬奔上來，騎者手中各執一旗，臨風招展，左邊兩面旗上寫著六個大字：「丐幫總幫主王」，右面兩面旗上也寫著六個大字：「極樂派掌門王」。四乘馬在山崖邊一立，騎者翻身下馬，將四面黃旗插在崖上最高之處，但見四人都是丐幫幫眾的裝束，背負布袋，手扶旗桿，不發一言。群雄卻道：「丐幫幫主王星天到了。」

這王星天到底是何等樣人物，除了鳩摩智、哲羅星、丁春秋、慕容復等寥寥數人之外，誰都沒見過，至於他如何接任幫主之位，這極樂派又是甚麼門派，那是更加無人得知了。只是瞧著這四面黃旗傲視江湖的聲勢、擎旗人矯捷慓悍的身手，比之星宿派的自吹自擂，顯然更有令人肅然生懼之感。黃旗剛豎起，一匹匹馬在山路上疾馳而上，最先的是百餘名六袋弟子，其後是三四十名七袋弟子、十餘名八袋弟子。稍過片刻，是四名背負九袋的長老，一個個都默不作聲的翻身下馬，分列兩旁。但聽得蹄聲答答，兩匹青驄健馬並轡而來，左首馬上是個身穿紫衫的少女，明艷文秀，一雙眼珠子卻是黯然無光。阮星竹一見，脫口叫道：「阿紫！」她忘卻了自己改穿男裝，這一聲叫，卻是本音。

右首馬上乘客身穿百結錦袍，臉上神色木然便如是個殭屍。群雄中見多識廣之士一看之下，便知戴了張人皮面具，顯是不欲以本來面目示人，心中均想：「欲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之人，如何不肯顯露真相？」有的猜想：「看來此人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故意化名為王星天。他怕真面目一露，大家便知道他底細了。既能做丐幫幫主，豈是名不見經傳的泛泛之輩？」有的猜想：「多半這一戰他無充分把握，若是敗於少林僧之手，他便仍是遮臉而退，以免面目無光。」更有人猜想：「莫非他便是丐幫的前任幫主喬峰？重掌丐幫大權，卻來和少林及群雄為難。」鳩摩智等數人雖是見過他的本來面目，但此刻見他穩據鞍上，氣度肅穆，凜然有威，雙目顧盼有神，絕非數月前那等猥瑣懦怯的模樣，心下均是暗暗稱奇。丁春秋曾敗在他手下，更是暗加提防。他此番到少林寺來，本意是攜帶了兩件星宿派的厲害法寶，乘王星天與少林派先鬥得難解難分之時，突加偷襲，出其不意的除了這個大敵。他原想在山腰中等候，待王星天與少林派先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沒料到一遇上慕容復，風波惡即便迫不及待的衝陣挑戰，跟著少林僧傾巢而出，反在王星天到達之前，先與少林派動起手來。

阿紫聽到了母親的呼叫，但她此刻身有要事，不欲和母親相會，婆婆媽媽的訴說別來之情，當下只作沒有聽見，說道：「星哥，這裏人多得很啊，我好像聽見有人在人唱甚麼『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丁春秋這小子和他的蝦兵蟹將，也都來了麼？」游坦之道：「不錯，他門下人眾著實不少。」阿紫拍手笑道：「那好極了，倒省了我一番跋涉，不用千里迢迢的到星宿海去找他。」這時步行的丐幫幫眾絡繹不絕的走上山來，都是五袋、四袋、三袋的弟子，列隊站在游坦之和阿紫的身後。

阿紫伸出纖纖素手，向身後一揮，兩名丐幫弟子各從懷內取出一團紫色物事，迎風一抖，原來是兩面紫綢大旗，持旗的人內力深厚，柔勁到處，兩面旗子在空中平平的鋪了開來，猶如有硬桿撐持一般，每面旗上都繡著六個殷紅如血的大字：「星宿派掌門段」。這兩面紫旗一展開，星宿派門人登時大亂，立時便有人大聲呼叫：「星宿派掌門乃是丁老仙，四海周知，那那有甚麼姓段的掌門人之理？」「胡混冒充，好不要臉！」「掌門人之位，難道是自封的麼？」「那一個小妖怪自稱是本派掌門，快站出來，不把你搗成肉醬才怪！」一眾僧侶和俗家英雄突見多了個星宿派掌門人出來，既感駭異，亦是暗暗稱快，均想這干邪魔窩裏反，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阿紫雙手拍了三拍，朗聲說道：「星宿派門下弟子聽者，本派向來規矩，掌門人之位，有力者居之。本派之中，誰的武功最強，誰便是祖師，便是掌門。半年之前丁春秋和我一戰，給我打得一敗塗地，當場跪在地下向我磕了十八個響頭，拜我為師，將本派掌門人之位，雙手恭恭敬敬的奉上。難道他沒有告知你們麼？丁春秋，你忒也大膽妄為了，你是本派大弟子，該為眾師弟的表率，怎可欺師滅祖，瞞騙一眾師弟？」她語音清脆，一字一句說來，遍山皆聞。眾人一聽，無不驚奇萬分，瞧她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幼女，雙目又是盲了，怎能做甚麼掌門？

段正淳和阮星竹更是相顧駭然。他們知道這個女兒出於星宿派丁春秋門下，刁鑽古怪，頑劣無比，但武功卻是平平，居然膽敢反徒為師，去捋丁春秋的虎鬚，這件事只怕難以收場。以大理國在少室山上的寥寥數人，實不足以與星宿派相抗，救她脫險。丁春秋一生陰險狠毒，師父和師兄都命喪其手，那日游坦之一戰，卻吃了一個大虧。其時游坦之硬生生的剝去了鐵鑄面具，滿臉血肉模糊，令人見之生怖，他自稱是極樂派掌門王星天，丁春秋便以為他是鐵頭人游坦之的師長。此刻在少室山上再度相見，眾目睽睽之下，阿紫居然打出「星宿派掌門」的旗號來，此可忍孰不可忍？若不與這王星天決一死戰，在世上更無容身之地了。他胸中怒發如狂，臉上卻仍是笑嘻嘻地，一派溫厚慈和的模樣，說道：「小阿紫，本派掌門人之位，唯有力者居之，這句話倒也不錯，你覬覦掌門大位，想必是有些真實功夫了，那便過來接我三招如何？」

突然間眼前一花，身前三尺處已多一人，正是游坦之。這一下來得大是出其不意，以丁春秋眼力之銳，竟也沒瞧清楚他是如何來的，心驚之下，不由得退了一步。他這一步退出五尺之遙，但眼見游坦之仍在自己身前三尺之處，可知曉在自己退這一步之時，對方同時踏上了一步，當然他是見到自己後退之後，這才邁步而前，後發先至，不露形跡，此人武功之高，當真令人畏怖。丁春秋曾和他對過一掌而落敗，心中本已有了怯意，眼見他一張黃滲滲、死沉沉的臉皮伸手可觸，已來不及開口質問：「我是要和阿紫比武，幹麼要你來橫加插手？」一反手，抓住一名門人便向他擲了過去。

游坦之應變奇速，立即也是反手一抓，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距他背心約有丈許，被他凌空一抓，突然身不由主的飛將過去。游坦之一抓之後，跟著便是一推，那五袋弟手竟如是一件極大的暗器，向丁春秋撲了過去，正好和星宿派的門人在半空中砰的一撞。旁人瞧了這般勁道，均想：「這兩名門人弟子只怕要撞得筋斷骨碎而死。」那知二人一撞之下，只聽得嗤嗤聲響，跟著各人鼻中聞到一股焦臭，直是中人欲嘔。群雄有的閉氣，有的後退，有的伸手掩鼻，有的立服解藥，均知丁春秋和王星天都是以陰毒內勁使在門人弟子身上。那兩人一撞，便即軟垂垂的摔在地下，動也不動，早已斃命。

丁春秋和游坦之如此交了一招，不分上下，心中都是暗自忌憚，一齊向後退了三尺，跟著各自反手，又抓了一名門人，向前擲出。兩人又是在半空中一撞，發出焦臭，一齊斃命。原來兩人所使，均是星宿派的一門陰毒武功「腐屍毒」，抓住一個活人向敵人擲出，其實一抓之際，先已將該人抓死，使那人滿身都是屍毒，敵人若是出掌將那人撩開，勢非沾到屍毒不可。就算以兵刃撥開，屍毒亦會沿兵刃沾上手掌。甚至閃身躲避，或是以劈空掌之類武功擊打，亦難免受到毒氣的侵襲。游坦之自那日隨阿紫相習星宿派武功後，進步神速，自忖要在阿紫跟前逞雄，若無高強武功，法螺總有吹破的一天，當下引她到了個僻靜的所在，要她將本門武功，一項項的演將出來，並詳述修習之法，他聲稱是察看阿紫功夫的缺失，其實反是以阿紫為師，修習星宿派的武功。「腐屍毒」的功夫便由此學來。

阿紫雖是個玲瓏剔透的姑娘，但一來眼睛已盲，瞧不到游坦之之臉上的神情，二來親耳聽到這位極樂派掌門王星天一掌將丁春秋打敗，憑她聰明絕頂，也決計猜不到這位武功蓋世的王公子，還會來向自己偷學武藝。阿紫每說一招，游坦之依法試演，只因他身上既有冰蠶寒毒，又有易筋經的上乘內功，兼負正邪兩家之所長，內力非同小可，同樣的一招到了他手中，發出來時便斷樹裂石，威力無窮，阿紫聽在耳中，只有欽佩無已的份兒。游坦之也傳授她一些易筋經上的修習內功之法，說道是極樂派的入門功夫，阿紫照練之後，雖無多大進境，卻也覺身輕體健，筋骨靈活，料想假以時日，必有神效。

但阿紫生性好動，在這僻靜的深山中修習武功，只過得數月，便已膩煩不耐，磨著游坦之，定要到外面走走。這時阿紫所會的功夫，游坦之已學了八九成，拗不過她，只得隨之出外，不久便在一所古廟之中，聽到兩個丐幫弟子的對話，說道丐幫定期在伏牛山畔選立幫主。阿紫聞訊大喜，立即出手，將那兩個丐幫弟子制住，迫問詳情，得知自喬峰被迫去位，傳功執法二長老先後去世，丐幫群龍無首，大是衰退。眾長老眼見如此下去，這天下第一大幫便將風流雲散，因此定期選立幫主。

阿紫和蕭峰相處日久，尤其她在養傷之際，蕭峰朝夕相伴，和她述說各種江湖上的故事軼聞，丐幫中種種規矩掌故，阿紫自是耳熟能詳，知道要做幫主，必須是丐幫弟子，當即強迫那兩名丐幫的五袋弟子，收她與游坦之入幫。這兩名五袋弟子本來也是大有骨氣之人，對阿紫無理脅追，堅不肯屈，但阿紫用出星宿派中種種惡毒的刑罰來，令他們實在難以忍耐，氣息奄奄之際，只得答允。

阿紫和游坦之依期到得伏牛山畔，其時游坦之的武功，豈是宋長老、黃長老、陳長老諸人之所能及，數仗接戰，游坦之輕而易舉的打敗群雄，接掌了丐幫幫主。群丐見他武功之高，真是深不可測，人人心悅誠服，互慶得主，都道丐幫光大可期。

# 第一一六回 挑戰玄慈

丐幫中有個足智多謀的人物，名叫「十方秀才」全冠清，身為九袋舵主，執掌「大智分舵」，丐幫幫眾背叛蕭峰，便是他一手籌劃。後來證實蕭峰確是遼種，丐幫叛他原不為錯。只是當日全冠清策動下手之時，連傳功、執法長老也一並擒獲，大犯眾忌，何況群丐內心，對蕭峰有感恩戴德之意，過不多時，宋長老、吳長老等便借個因頭，將全冠清免了大智分舵舵主之職，把他連降三級，降為五袋弟子。游坦之接任幫主後，全冠清抓到機會，巴結上了阿紫，替她想出種種法門來消遣解悶，後來更獻議與少林派爭奪中原武林盟主的名位，使「王星天」成為天下武林的第一人。

阿紫喜事好勝的性情，雖盲不改，全冠清這一獻議，大投所好。游坦之本不想做甚麼武林盟主，但不論阿紫說甚麼，他總之言聽計從，當下全冠清精心策劃，縝密部署。邀請天下各路英雄好漢同時於六月十五聚集少林寺，便是他的傑作。當丐幫幫眾來到少室山之時，全冠清已連升四級，成為九袋長老，遞補被蕭峰打死的奚長老之位，與宋吳陳三長老並稱四大長老了。在少室山與丁春秋相遇，卻出於全冠清的意料之外，但他一見山頭星宿派門人大集，便知丁春秋必會向阿紫挑戰，早向游坦之進言，丁春秋一出口，立即上前動手，以免阿紫為難。

這時游丁二人一動手，丁春秋知道對方厲害，一開首便使出星宿派中最陰毒的「腐屍毒」來。這功夫每使一招，不免犧牲一個門人弟子，但對方不論閃避招架，都是難免荼毒，任你是多麼高明的武功，只有施展絕頂輕功，逃離十丈之外，方能免害。但一動手便即拔足逃之夭夭，這場架自然是打不成了。不料游坦之已從阿紫學會了這門功夫，便犧牲丐幫弟子的性命，抵禦丁春秋的進襲。他二人每擲出一名弟子，便向後退開三尺，接著又擲一名弟子。但聽得砰砰響聲不絕，片刻之間雙方各擲了九名弟子，十八具屍體橫臥地下，臉上均一片烏青，神情可怖，慘不忍睹。

星宿派弟子人人驚懼，拼命的縮在一旁，以防給師父抓到，口中歌功頌德之聲仍是不斷，只是聲音發顫，那裏還有甚麼歡欣鼓舞之意？丐幫群眾見幫主突然使這種陰毒武功，雖說是被迫而為，卻也是大感駭異，均想：「本幫行事，素以仁義為先，幫主如何能在天下英雄之前，施出這種為人不齒的功夫來，那豈不是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麼？」更有人想：「倘若咱們幫幫主仍是喬峰，他必會循正道以抵擋星宿老怪的邪術。」

丁春秋連擲九人，退後幾及三丈，游坦之也退了三丈，兩人相距已在六丈開外。丁春秋反手欲再抓第十人時，一抓卻抓了個空，回頭一看，只見群弟子都已遠遠躲開，卻聽得呼的一聲，游坦之的第十人卻擲了過來。丁春秋作法自斃，心中又驚又怒，危急之中，飛身而起，躍入了門人群中。那丐幫弟子疾射而至，星宿派眾弟子欲待逃竄，已然不及，七八人大呼「我的媽啊」聲中，已給屍首撞中。這具屍首劇毒無比，眼見這七八人臉上立時蒙上一片黑氣，滾倒在地，抽搐了幾下，便即斃命。阿紫哈哈一笑，十分得意，說道：「丁春秋，王幫主是我星宿派掌門人的護法，你打敗了他，再來和掌門人動手不遲。怎麼樣？你是輸了，還是贏了？」丁春秋懊喪已極，適才這一仗，實在並不是自己在功夫上輸了，從王星天之擲屍的方位勁力中看來，他內力雖強，但每一次所用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樣，足見他只是從阿紫處學得一些本門的粗淺功夫，其中種種精奧的變化，全然不知。這一仗乃是輸在星宿派門人比丐幫弟子怕死，一個個遠遠逃開，不像丐幫弟子那樣慷慨赴義，臨危不避。他心念一轉，計上心來，仰天哈哈大笑。

阿紫皺眉道：「笑！虧你還笑得出？有甚麼好笑？」丁春秋仍是笑聲不絕，突然之間，呼呼呼風聲大作，八九名星宿派門人被他以連珠手法抓住擲出，一個接著一個，迅速無倫的向游坦之飛去，便如發射連珠箭一般。游坦之卻不會使這一門「連珠腐屍毒」的功夫，只抓了三名丐幫幫眾擲出，第四招便措手不及，緊急之際，一躍向上，衝天而起，這同樣的避開了丁春秋擲來的毒屍，卻不必向後逃竄，可說並未輸招，丁春秋正是要他閃避，左手向自己胸前一招，但聽阿紫一聲驚呼，向丁春秋身前飛躍過去。旁觀眾人一見，無不失色，要知武功高強之士，將「擒龍功」、「控鶴功」之類功夫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原能凌空取物，但最多不過是隔著四五尺遠近擒敵拿人，奪人兵刃。所謂「隔山打牛」，原是形容高手的劈空掌、無形神拳能以虛勁傷人，但就算是絕頂高手，也絕不能將內力運之於二丈之外。丁春秋其時與阿紫相距七八丈之遙，居然能一招手便將她拖下馬來，擒將過去，武功之高，當真是匪夷所思。旁觀群雄之中，著實不乏高手，但自忖和丁春秋這一招相比，那是萬萬不及，駭異之餘，盡皆欽服。卻不知丁春秋拿阿紫，實非憑藉真實功夫，乃是靠了他「星宿三寶」之一的「柔絲索」。這柔絲索係以星宿海旁的雪蠶之絲製成。那雪蠶野生於雪桑之上，形體遠較冰蠶為小，也無毒性，吐出來的蠶絲卻是韌力大得異乎尋常，一根蠶絲便已不容易拉斷。只是這種雪蠶不會做繭，吐絲也極有限，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那日阿紫以一透明漁網捉住凌千里，逼得他羞憤自盡，漁網之中便滲得有少量雪蠶絲。丁春秋這根柔絲索，卻全部用的是雪蠶絲，既細且亮，日光之下，幾非肉眼聽能察見，他擲出九名門人之時，同時揮出了柔絲索，那幾具毒屍之擲出，一來逼開游坦之，二來乃是一種障眼之術，令每一個人眼光都去注視於他「連珠腐屍毒」上，柔絲索揮將出去，更是誰都難以發覺。

待得阿紫發覺柔絲索到了身上，已被丁春秋牽扯過去。雖說丁春秋擒她時乃有所憑借，但將這一根細若無物的柔絲揮之於七八丈外，在眾高手全不知覺之下，一招手便將阿紫擒了過來，這份功力，自也是非同凡俗了。他左手抓住了阿紫背心，順手點了她穴道，柔絲索早已縮入了大袖之中。他擲屍、揮索、招手、擒人，都是在哈哈大笑聲中完成，將阿紫擒到手中，笑聲仍未斷絕。游坦之身在半空，已見阿紫被擒，驚惶之下向前一撲，六具毒屍已從腳底下全部飛過。他足一著地，一掌猛力便向丁春秋擊去。丁春秋左手向前一探，便以阿紫的身子去接他這一招開碑裂石的掌力。游坦之此刻武功雖強，臨敵機變的經驗卻是半點也無，眼見自己一掌便要將阿紫打得筋骨折斷，立即便收回掌力。可是發掌時使了全力，急切間卻那裏能收得回來？其實中等武功之人，也知只須將掌力去向偏在一旁，便傷不到阿紫，偏生游坦之對阿紫敬愛太過，一見勢頭不對，只知收掌回力，不暇更思其他，將一股偌大掌力盡數退回來，那便如以同等力道的掌力，當胸猛擊自己一下一般。他一個踉蹌，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若是換作武功稍差之人，這一下便已要了他的性命，但饒是他修習易筋經有成，這一掌究竟也不好受。正欲緩過一口氣來，丁春秋那裏容他有喘息的餘裕，呼呼呼呼，連續拍出四掌。游坦之丹田之氣提不上來，只得揮掌拍出，連接了他四掌，接一掌，吐一口血，連接四掌，吐了四口黑血。丁春秋得理不讓人，第五掌跟著拍出，要乘機立時制他死命。只聽得旁邊數人高聲呼叫：「丁老怪休得行兇！」「住手！」「接我一招！」

玄慈、龍猛、道清等高僧，以及各路英雄中的俠義之士，都不忍這丐幫幫主王星天如此死於丁春秋手下，呼喝聲中，便欲出手相救。不料丁春秋第五掌擊出，游坦之回了一掌，丁春秋身形微晃，竟自向後退了一步。眾高人人眼光敏銳，一見便知這一招是丁春秋吃了點小虧，當即止步，不再上前應援。原來游坦之吐出四口瘀血後，內息已暢，第五掌上已將冰蠶奇毒和易筋內力一並運出。半年前丁春秋與他交手，已敵不過他的掌力，這半年中游坦之內力大進，丁春秋以掌力硬拼，更加不是敵手。若不是丁春秋佔了先機，將游坦之擊傷，令他內力大打折扣，則剛才雙掌較量，丁春秋非連退五步不可。

丁春秋氣息翻湧，心有不甘，運起十成功力，大喝一聲，鬚髮戟張，呼的一掌又向前推去。游坦之踏上一步，接了他這一掌，叫道：「快將段姑娘放下！」呼呼呼呼，連出四掌，每出一掌，便跨上一步。這五步一踏出，與丁春秋已面面相對，再一伸手，便能搶奪阿紫。丁春秋見到他木然如殭屍的臉孔，心中懼意已生，微笑道：「我又要使腐屍毒的功夫了，你小心提防！」說著左手提起阿紫身子，輕輕擺了幾擺。

游坦之急呼：「不，不！萬萬不可！」聲音發顫，驚恐已達極點。要知丁春秋「腐屍毒」一施，阿紫立時變成了一具毒屍。丁春秋是個十分聰明機警之人，聽得他話中如此惶急，心中登時已然明白：「原來你是給這臭花娘迷住了，哈哈，那是再好不過。」

他出手擒獲阿紫，本想當眾將她處死，免得來爭星宿派掌門人之位，這時見了游坦之的情狀，料想似可將阿紫作為人質，挾制這個武功高出於己的王星天作為要脅，便道：「你不想她死麼？」游坦之叫道：「你──你──你快將他放下來，這個──危險之極──」丁春秋哈哈一笑道：「我要殺她，不費吹灰之力，為甚麼要放她？她是本派叛徒，目無尊長，這種人不殺，卻去殺誰？」游坦之道：「這個──她是阿紫姑娘，你無論如何不能害她，你已經射瞎了她的一雙眼睛，那個，求求你，快放她下來，我──重重有謝。」他語無倫次，顯是對阿紫關心已極，卻那裏還有半分丐幫幫主、極樂派掌門人的風度？丁春秋道：「要我饒她小命也不難，只是須得依我幾件事。」游坦之忙道：「依得，依得，便一百件、一千件也依你。」丁春秋點頭道：「很好！第一件事，你立即拜我為師，從此成為星宿派弟子。」游坦之毫不遲疑，立即雙膝跪倒，說道：「師父在上，弟子──弟子王星天磕頭！」他想道：「我本來就是你的弟子，早已磕過了頭，再拜一次，又有何妨？」他這一跪，群雄登時大嘩。丐幫自諸長老以下，無不憤慨莫名，均想：「我幫是天下第一大幫，素以俠義自居，幫主卻去拜邪名素著的星宿老怪為師。咱們可不能再奉此人為幫主。」猛聽得鑼鼓絲竹，立時吹打起來，星宿派門人大聲歡呼，頌揚星宿老仙之聲，響徹雲霄，種種歌功頌德，肉麻不堪的言辭，直非常人所能想像，總之日月無星宿老仙之明、天地無星宿老仙之大，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更無第二人能有星宿老仙的威德，孔子佛祖、王母老君，無不甘拜下風。

當阿紫被丁春秋一擒獲，段正淳和阮星竹便相顧失色，但自知本領不敵星宿老怪，絕難從他手中救女兒脫險，及後見王星天居然肯為女兒屈膝事敵，卻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阮星竹既驚且喜，低聲道：「你瞧人家多麼情義深重，你──你──你那及得上人家的萬一。」段譽斜目向王玉燕看了一眼，心想：「我對王姑娘一往情深，自忖已是至矣盡矣。但比之這位王幫主，只怕大大不如了。人家這才是情中聖賢，倘若王姑娘被星宿老怪擒去，我肯不肯當眾向他下跪呢？」

段譽一想此處，突然間血脈賁張，但覺為了王玉燕，縱然萬死，亦所甘願，人前受辱，又算得甚麼？不由得脫口而出：「肯的，當然肯！」王玉燕奇道：「你肯甚麼？」段譽面上一紅，囁嚅道：「嗯，這個──」游坦之磕了幾個頭起身，見丁春秋仍是抓住了阿紫，而阿紫臉上肌肉扭曲，大有痛苦之色，忙道：「師父，你老人家快放開了她！」丁春秋冷笑道：「這小丫頭大膽妄為，那有這麼容易便饒了她？除非你將功贖罪，好好替我幹幾件事。」游坦之道：「是，是！師父要弟子立甚麼功勞？」丁春秋道：「你去向方丈玄慈挑戰，將他殺了。」游坦之遲疑道：「弟子和他無怨無仇，丐幫雖欲和少林派爭雄，卻似乎不必殺人流血。」丁春秋面色一沉，怒道：「你違抗師命，可見拜我為師之事，全是虛假。」游坦之只求阿紫平安脫險，那裏還將甚麼江湖道義，是非公論放在心上？忙道：「是，是，不過少林派武功甚高，弟子盡力而為──師父，你──你可須言而有信，不得加害阿紫姑娘。」丁春秋淡淡的道：「殺不殺玄慈，全在於你，殺不殺阿紫，權卻在我。」他是有心挑起丐幫與少林派立即惡鬥，自己便可從中取利。游坦之轉過身來，大聲說道：「少林寺玄慈方丈，少林派是武林中各門派之首，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向來並峙中原，不相統屬。今日咱們卻要分個高下，勝者為武林盟主，敗者服從武林盟主號令，不得有違。」他眼光向眾位英雄的臉上掃了過去，又道：「天下各位英雄好漢，今日都聚集在少室山下，有那一位不服，盡可向武林主盟主挑戰。」言下之意，竟如自己已是武林盟主一般。丁春秋和游坦之的對答，聲音雖不甚響，但內功深厚之人卻將之一字一句都聽在耳裏。少林寺眾高僧聽丁春秋公然命這王星天來殺玄慈方丈，無不大為惱怒，但適才見到兩人所顯示的功力，這王星天的功力既強且邪，玄慈的武功是否能敵得住他，已是難言，而他若將各種毒功邪術施展出來，那更是不易抵擋了。玄慈雅不願和他動手，但他公然在天下群雄之前向自己挑戰，勢無退避之理。當下雙掌合十，說道：「丐幫數百年來，乃中原武林的俠義道，天下英雄，無不瞻仰。貴幫前任幫主汪劍通幫主，與敝派交情實不淺。王施主新任幫主，敝派未及道賀，雖不免有簡慢之弊，但敝派僧俗弟子，向來對貴幫極為尊敬，丐幫少林，數百年的交情，從未傷了和氣。卻不知王幫主何以今日忽興問罪之師，還盼見告。天下英雄，俱在此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游坦之年輕識淺，不學無術，如何能和玄慈辯論？但他來少林寺之前，曾由全冠清教過了一番言語，當即說道：「我大宋南有遼國，西有西夏、吐蕃、北有大理，四夷虎視眈眈，這個──這個──」他將「北有遼國、南有大理」說錯了方位，聽眾中有人不以為然，便發出咳嗽嗤笑之聲。游坦之知道不對，但已難挽回，不由得神態十分尷尬，幸好他戴著人皮面具，別人瞧不到他的面色。他「嗯」了一聲，繼續說道：「我大宋兵微將寡，國勢脆弱，全賴我武林義士，江湖同道，大夥兒一同匡扶，這才能外抗強敵，內除奸人。」群雄聽他這幾句話說得甚是有理，都道：「不錯，不錯！」游坦之精神一振，繼續說道：「只不過近年來外患日深，大夥兒肩頭上的擔子，也一天重似一天，本當齊心合力，共赴艱危才是。可是各門各派，各幫各會，卻你爭我鬥，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總而言之，是大家不能夠齊心。契丹人喬峰單槍匹馬的來一鬧，中原豪傑便打了個敗仗，又聽說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星宿老……那個星宿老──嗯，他曾經到少林寺來──這個──」

全冠清本來教他說「西域星宿老怪到少林寺來連殺兩名高僧，少林派束手無策」，游坦之原已將這些話背得純熟，突然間話到口邊，覺得不對，連說了三句「星宿老」，卻「老」不下去了。群雄中有人叫道：「他是星宿老怪，你是星宿小妖！」人眾中發出一陣哄笑。星宿派門人齊聲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齊聲高唱，登時將群豪雄的笑聲壓了下去。唱聲甫歇，人叢中忽有一個嘶啞難聽的聲音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大放狗屁！」曲調和星宿派一模一樣，只因他前面三句唱的完全和星宿派「歌功頌德曲」相同，星宿派門人一句一采，連聲叫好，認為別派之中居然也有人來頌讚本派老仙，十分難得，那是遠勝於本派弟子的自稱自讚。不料第四句突然急轉直下，眾門人相顧愕然之際，鑼鼓絲竹半途不及收科，竟爾一直伴奏到底，將一句「大放狗屁」襯托得甚是悠揚動聽。

群雄笑得打跌，星宿派門人卻是破口大罵。王玉燕嫣然一笑，道：「包三哥，你的嗓子好得很啊！」包不同道：「獻醜，獻醜！」原來這四句歌，卻是包不同的傑作。

游坦之乘著眾人擾攘之際，和全冠清低聲商議了一陣，又朗聲道：「我大宋國步艱危，江湖同道，又不能齊心，以致時受番邦欺壓，因此上丐幫主張立一位武林盟主，大夥兒聽他號令，有甚麼大事發生，便不致亂成一團了。玄慈方丈，你贊不贊成？」玄慈機靈的道：「王幫主的話，倒也言之成理。但老衲有一事不解，卻要請教。」游坦之道：「有甚麼事？」玄慈道：「王幫主已拜星宿老仙為師，算是星宿派門人了，是也不是？」游坦之道：「這個──這是我自己的事，與你無關。」玄慈道：「星宿派乃西域門派，非我大宋武林同道。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可與星宿派無涉。就算中原武林同道要推舉武林盟主，以便統籌事功，閣下是星宿派門人，卻也不便參與了。」

各位英雄都道：「不錯！」「少林方丈之言甚是。」「你是番邦門派的走狗奴才，怎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游坦之無言可答，向丁春秋望望，又向全冠清瞧瞧，盼望他們出言聲援。丁春秋咳嗽一聲，道：「少林方丈言之錯矣！老夫乃山東曲阜人氏，生於聖人之邦，星宿派乃老夫一手創建，怎能說是西域番邦的門派？星宿派在西域只不過是老夫暫時隱居之地。你說星宿派是番邦門派，那麼孔夫子也是番邦人氏了，可笑啊可笑。說到西域番邦，少林派武功源於天竺達摩祖師，連佛教也是西域番邦之物，我看少林派才是西域番邦的門派呢！」此言一出，玄慈和群雄都感不易抗辯。

全冠清也朗聲道：「天下武功，源流難考。西域武功傳於中土者有之，中土武功傳於西域者亦有之。我幫王幫主乃中土人氏，丐幫素為中原門派，他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領袖人物。玄慈方丈，今日之事，當以武功強弱定勝負，不以言辭舌辯定輸贏。丐幫與少林派到底誰勝誰強，只須你們兩位首領出手較量，高下立判，否則便是說上半天，又有何益？倘若你有自知之明，不是我幫主的敵手，那麼只須甘拜下風，推戴我王幫主為武林盟主，倒也不是非出手不可的。」這幾句話，顯然認定玄慈是明知不敵，膽怯推諉。

玄慈緩緩向前走了幾步，說道：「王幫主，你既是非要老衲出手不可，老衲若再顧念貴幫和敝寺數百年的交情，堅不肯允，倒是對貴幫不敬了。」他眼光向群雄緩緩掠過，朗聲道：「天下英雄，今日人人親眼目睹，我少林派絕無與丐幫爭雄鬥勝之意，實是王幫主步步見逼，老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群雄紛紛說道：「不錯，咱們都是見證，少林派並無理虧之處。」

游坦之只是掛念著阿紫的安危，一心要早殺了玄慈，好得向丁春秋交差，大聲說道：「比武較量，強存弱亡，說不上誰理虧不理虧，快快上來動手罷！」要知游坦之幼年時好嬉不學，本質雖不純良，終究是個質樸少年。他父親死後，浪跡江湖，大受欺壓屈辱，從一個聰明正直之士，好好的加以教誨指點，近年來和阿紫日夕相處，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何況他一心一意的崇敬阿紫，一脈相承，是非善惡之際的分別，學到的都是星宿派那一套。他拜丁春秋為師後，丁春秋並沒教過他甚麼本領，那知道他輾轉學到的，仍是星宿派的功夫。星宿派武功沒一件不是陰狠毒辣取勝，日積月累的浸潤下來，竟將那系出中土俠義之門的弟子，教成了一個善惡不分、唯力是視的暴漢。

玄慈朗聲道：「善哉，善哉！王幫主的言語，和丐幫數百年來的仁俠之名，可太不相稱了。」游坦之身形一擺，倏忽之間已欺近了丈餘，說道：「要戰便戰，不戰便退。」說話間又向丁春秋與阿紫瞧了一眼，心中甚是不耐。玄慈道：「好，老衲今日領教王幫主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的絕技，也好讓天下英雄好漢，瞧瞧丐幫幫主數百年來的嫡傳功夫。」游坦之一怔，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他雖接任丐幫幫主，但這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兩大絕技，卻是一招也不會。只是他也曾聽人說過，丐幫幫主之位傳於新人時，附帶的必定傳授這兩項絕技，是稱為「鎮幫神功」。那降龍十八掌，偶爾也有傳與並非出任幫主之人，打狗捧法卻非幫主不傳，而數百年來，從無一個丐幫幫主不會這兩項鎮幫神技的。玄慈一見他的神情，便道：「老衲是少林寺方丈，當以本派的大金鋼般若掌接一接幫主的降龍十八掌，以伏魔禪杖接一接幫主的打狗棒。唉，少林派和貴幫世代交好，這幾種武功，向來切磋琢磨則有之，從來沒有用以敵對過招，老衲不德，卻是愧對丐幫歷代幫主和少林派歷代掌門了。」群雄聽了他的話，都不由得肅然起敬。只見玄慈大袍飄飄，雙掌一合，正是大般若掌中的起手式「禮敬眾生」，臉上神色藹然可親，但僧衣的束帶向左右筆直射出，足見這一招之中，蘊藏著極深的內力。

游坦之更不打話，左手凌空劈出一掌，右手跟著又是迅捷之極的劈出一掌，左手掌力先發後至，右手掌力後發先及，兩股力道交差而前，詭異之極。兩人掌力在半途相逢，波的一響，相互抵消，卻聽得嗤嗤兩聲，玄慈腰間束帶的兩端齊齊斷截，分向左右飛出數丈。原來游坦之這兩掌掌力籠罩的範圍甚廣，攻向玄慈身子的力道被「禮敬眾生」的掌力消解，但玄慈飄向身側的束帶，卻為他掌力震斷。少林派僧侶和群雄一見，紛紛呼喝起來：「這是星宿派的邪門武功！」「不是降龍十八掌！」「不是丐幫功夫！」丐幫弟子中，竟也有人叫道：「咱們和少林派比武，不能使邪派功夫！」「幫主，你該使降龍十八掌才是！」「使邪派功夫，沒的丟了丐幫臉面。」

適才這一下雙掌相對，游坦之佔了一點上風，但聽得眾人呼喝之聲大作，不由得心下躊躇，第二招便使不出去。星宿派門人卻大叫了起來：「星宿派神功比丐幫武功高強得多，幹麼不使好的使差的？」「王師兄，再上啊，當然要用恩師星宿老仙傳給你的神功，去宰了老和尚！」「星宿老仙，德配天地。」「星宿神功，天下第一，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雙方正紛攘間，突然間山下響起一個雄壯的聲音，說道：「誰說星宿派武功，勝過了丐幫的降龍十八掌？」這聲音也不如何響亮，只是自自然然的吐出，但山上數千人的呼喝叫聲，霎時間都給這句話壓了下去。眾人一愕之間，都住了口。

但聽得馬蹄聲響，十餘乘馬勢如飛奔雷般衝上山來。馬上乘客一色都是玄色薄綢大氅，裏面玄色布衣，但見人似虎、馬如龍，人既矯捷，馬亦雄駿。每一匹馬都是高頭長腿，通體黑毛，奔到近處，群雄眼前不禁一亮，金光閃閃，卻見每匹馬的蹄鐵竟然是黃金打就。來者一共是一十九騎，人數雖不甚多，氣勢之壯，卻似有如千軍萬馬一般，前面一十八騎奔到近處，拉馬向兩旁一分，最後一騎從中間馳出。丐幫幫眾一見之下，猛地裏大聲呼叫起來：「喬幫主，喬幫主！」數百名幫眾疾奔出來，在馬前躬身參見。原來這人竟然便是蕭峰。他自被逐出丐幫之後，只道幫中弟子人人視他有如寇仇，萬沒料到敵我之限雖分，竟然仍有這許多人如此熱誠的過來參見，陡然之間，熱血上湧，英雄虎目含淚，翻身下馬，抱拳還禮，說道：「契丹人蕭峰，被逐出幫，與丐幫更無瓜葛。眾位何得仍用舊時稱呼？眾位兄弟，別來俱都安好？」最後這句話中，舊情拳拳之意，竟是難以自己。過來參見的大都是幫中的三袋、四袋弟子。一二三袋弟子都是低輩新進，平素少有機會和蕭峰相見，五六袋以上弟子，卻是嚴於夷夏之防，年長位尊，不如年青的熱腸漢子那麼說幹便幹，極少顧慮。須知若以丐幫幫規論處，這數百名幫眾貿然向蕭峰行禮，都已非受處分不可了。眾弟子聽他這麼說，才猛然地省起行事太過衝動，這位「喬幫主」，乃是大對頭契丹人，幫中早已上下均知，何以一見他突然現身，心中愛戴之情油然而生，竟將這件大事忘了？有些人當下低頭退了回去，卻仍有不少人道：「喬──喬──你老人家好，自別之後，咱們無日不──不想念你老人家。」

蕭峰這次重到中原，乃是有備而來，所選的「燕雲十八騎」個個是契丹族中頂尖兒的高手。他上次在聚賢莊中獨戰群雄，若非有一位大英雄突然現身相救，早已命喪當地，可見不論武功如何高強，真要以一敵百，終究不能，現在偕燕雲十八騎俱來，以一當十，何況胯下坐騎皆是千里良馬，急危之際，若是只求全身而退，當非難事。他在山下聽到星宿派門人大吹，說甚麼星宿武功遠勝降龍十八掌，不禁怒氣陡生。他雖已不是丐幫幫主，但降龍十八掌乃恩師汪劍通所親授，如何能容旁人肆意誣蔑？一瞥之間，又見丁春秋手中抓著一個紫衣少女，身材婀娜，雪白的瓜子臉蛋，正是阿紫。

他這次不辭艱險的重臨中原，雖然是為了另外一件要事，但尋覓阿紫的下落，也是原因之一。此刻一見她在人掌握之中，立即想起阿朱臨死的重托，突然間大步邁出，左手一劃，右手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擊了出去，正是降龍十八掌的一招「亢龍有悔」。他出掌之時，與丁春秋相距尚有十七八丈，但說到便到，力自掌生之際，兩人相距已不過十丈。但天下武術之中，任你掌力再強，也絕無一掌可擊到十丈以外者。丁春秋素聞「南慕容、北喬峰」的大名，對他絕無半點小覷之心，然見他竟在十幾丈之外出掌，萬料不到此掌乃是針對自己而發。殊不料蕭峰一掌既出，身子搶到七八丈處，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後掌推前掌，兩掌力道並在一起，排山倒海的壓將過來。

只是一瞬之間，丁春秋便覺氣息窒滯，對方掌力便如怒潮狂湧，勢不可當，又如是一堵有形的高牆，向自己身前疾衝，這一下連著阿紫和自己，似乎都要壓成一團肉泥。他大驚之下，那裏還有餘裕籌思對策，但知若是單掌出迎，勢必臂斷腕折，說不定全身筋骨盡碎，眼見蕭峰神威凜凜，雙掌飛舞，跟著又有七八掌向自己周身要害擊來，百忙中將阿紫向上一拋，雙掌連劃三個半圓，護住身前，同時足尖著力，飄身後退。

# 第一一七回 豪情豪義

蕭峰跟著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前招掌力未消，後招掌力又至。丁春秋不敢正面直攖其鋒，一掌斜斜的揮了出去，與蕭峰掌力的偏勢一觸，但覺右臂酸麻，胸中氣息登時沉濁，當即乘勢縱出三丈以外，唯恐敵人又再追擊，豎掌當胸，暗暗將毒氣凝到掌上。蕭峰輕伸猿臂，將從半空中墮下的阿紫接住，著手之際，已解開了她的穴道。

阿紫自被丁春秋制住，雖然目不能視物，口不能說話，於周遭變故，卻是聽得清清楚楚，身上穴道一被解開，立時喜道：「好姐夫，多虧你來救了我。」蕭峰想起她不辭而別，害得自己好生掛念，這女孩子實在太過頑劣，怒氣上衝，伸手在她的屁股上便是一掌，說道：「你便是要出門，怎麼也不跟我說一聲？害得我到處找你。」他在遼國日久，多沾契丹人的風習，性子又向來豁達豪爽，不拘小節，怒發於心，伸手便打。饒是他這一掌未含真力，阿紫便痛得哇哇大叫起來，說道：「壞姐夫，你怎麼打人？」蕭峰道：「正要教訓教訓你這小丫頭！」驀見阿紫轉過頭來，眼中無光，瞳仁已毀，不由得吃驚道：「你──你的眼睛──」蕭峰來到山上之時，群雄立時騷動，那日聚賢莊上一戰，他孤身一人連斃數十名好手，當真是威震天下。中原群雄思之切齒，卻也是聞之喪膽，這時見他突然又到少室山來，眾人心想惡戰又是勢所難免，當日曾參與聚賢莊之會者，同思其時莊中大廳上血肉橫飛的慘狀，兀自心有餘悸，不寒而慄。待見他僅以一招「亢龍有悔」，將一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仙打得落荒而逃，個個更增加了幾分驚懼，一時山上群雄面面相覷，肅然無語，只有星宿派門人還有十幾個在那裏大言不慚：「姓喬的，你身上中了我星宿派老仙的仙術，不出十天，全身化為膿血而亡！」「星宿老仙見你是後生小輩，先讓你三招！」「星宿老仙是甚麼身份，怎屑與你動手？你再不悔悟，向星宿老仙求饒，日後勢必死無葬身之地。」只是聲音零零落落，絕無先前的囂張氣燄。游坦之見到蕭峰，心上微有懼意，待見他打責阿紫，那卻難以忍耐，當即縱身而前，說道：「你快放下阿紫姑娘！」蕭峰將阿紫放在地下，道：「閣下何人？」游坦之在遼國曾和他相見，此刻自己不但面目全非，身份武功亦已全然不同，但蕭峰的「南院大王」之威，在游坦之心中根深蒂固，實是難以磨滅，何況蕭峰出手救出阿紫，這勇救佳人之德，於他已勝過了殺父之仇、毀家之恨，不由得氣勢先自怯了，囁嚅道：「在下──在下是極樂派掌門、丐幫幫主──幫主王星天。」丐幫中有人大聲說道：「你已拜入星宿派門下，怎麼能是丐幫幫主？」阿紫道：「我才是星宿派的掌門。王公子向星宿老怪行使『磕頭化血功』，你道真是拜他為師麼？星宿老怪已著了道兒，不出三日，便全身化血而死，屍骨無存。你若不信，等著瞧罷！」她不愧為星宿派嫡傳弟子，這強辭奪理，老著面皮公然說謊的本領，練得到家之極。丐幫群弟子將信將疑，心想星宿派功夫奸惡邪毒，無奇不有，說不定真有甚麼「磕頭化血功」也未可知。蕭峰聽阿紫又在胡說八道，目光環掃之際，在人叢中見到了段正淳和阮星竹，胸中一酸又是一喜，朗聲道：「大理國鎮南王爺，令愛千金在此，你好好的管教罷！」攜著阿紫的手，三腳兩步，走到段正淳身前，輕輕將她一推。阮星竹早已哭濕了衫袖，這時更加淚如雨下，撲上前來，摟住了阿紫，道：「乖孩子，你──你的眼睛怎麼樣了？」阿紫對父母卻沒有情誼，她要強好勝，不肯承認是給丁春秋弄盲，大聲道：「那有甚麼要緊？我在練星宿派的『四眼普觀大法』，故意把眼睛瞎了的。丁春秋就不會這功夫。」

段譽見到蕭峰突然出現，大喜之下，早便想上前廝見，只是蕭峰掌擊丁春秋，責打阿紫，會見游坦之，沒絲毫空間。待得阮星竹抱住了阿紫大哭，段譽不由得暗暗納罕：「怎地喬大哥說這個盲眼少女是我爹爹的令愛千金？」但他素知父親到處留情，心念一轉之際，便已猜到了父親與阮星竹的關係，快步而出，叫道：「大哥，別來可好？這可想煞小弟了。」蕭峰自和他在無錫酒樓中賭酒結拜，雖然相聚甚短，卻是傾慕如故，肝膽相照，意氣十分相投，當即上前握住他的雙手，說道：「兄弟，別來多事，一言難盡，差幸你我安好。」忽聽得人叢中有人大聲叫道：「姓喬的，你殺了我兄長，血仇未曾得報，今日和你拼了。」跟著又有人喝道：「這喬峰乃契丹胡虜，人人得而誅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著走下少室山去。」但聽得呼喝之聲，響成一片，有的說蕭峰殺了他的兒子，有的說他殺了父親。要知蕭峰當日在聚賢莊一戰，殺傷的高手著實不少。此時聚在少林山上的各路英雄，與死者若非親人戚屬，大都也有師門淵源，或是知交戰友，心中雖對蕭峰甚是忌憚懼怕，但想到親友血仇，終於忍不住向之叫罵。喝聲一起，登時越來越是響亮。眾人眼見蕭峰隨行的不過一十八騎，他與丐幫及少林派均有仇怨，而適才與丁春秋一戰更成為星宿派的大敵，動起手來，就算丐幫兩不相助，各路英雄、少林寺僧侶，再加上星宿派門人，以數千人圍攻蕭峰一十九騎契丹人馬，就算他真有通天的本領，那也決計難脫重圍。聲勢一盛，各人膽氣也便更加壯了。何況到少室山來的，都是各門各派中的首腦人物，武功既高，向來均是獨霸一方，誰也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

蕭峰聽得群雄叫囂，朗聲說道：「蕭峰此番來到中原，乃是有一件要事向少林寺請教。眾位欲殺蕭某而後快，原無不可，能否成功，待會各憑雙手本事，此刻卻恕不奉陪。」群雄人多口雜，混亂之中那裏肯靜靜的等待，有些粗魯之輩、急仇之人，不免口出污言，叫罵得甚是兇狠毒辣。這麼的推波助瀾，數十人紛紛拔出兵刃，舞刀擊劍，湧將過來，看情勢便欲一擁而上，將蕭峰亂刀分屍。

蕭峰一人快馬奔馳的來到少室山，事先絕未料到竟有這許多對頭聚集在一起，只是既來之，則安之，卻也不便立時退去。此刻見群雄劍拔弩張，一場血戰已如箭在弦，蕭峰自幼便在中原江湖行走，與各路英雄不是素識，便是相互聞名，知道這些人大都是俠義之輩，所以與自己結怨，一來由於自己乃契丹人，二來卻是有人從中挑撥，出於誤會。當日聚賢莊一戰，為了自全，殺傷甚多，實非心中所願，今日若再大戰一場，取勝絕無可能，自己縱能全身而退，攜之同來的「燕雲十八騎」，卻不免傷亡慘重。何況即令將這些人殺得乾乾淨淨，只有增加心中內疚，又有何益？他此念一起，心中便即盤算：「在這許多人之前，要向少林寺請問的事，是不便提的了。不如先行避開，以免流血傷人，待眾人散去之後，再來不遲。」當即向段譽道：「兄弟，此時局面惡劣，我兄弟難以多敘，你暫且退開，山高水長，後會有期。」

他是要段譽避在一旁，免得向山下衝突之時，旁人出手誤傷了他。段譽雖是不會武功，卻是極具血性肝膽，眼見各路英雄數逾千人，個個要擊殺義兄，不由得激起了他的俠義之心，大聲說道：「大哥，做兄弟的和你結義之時，說甚麼來？咱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今日大哥有難，兄弟焉能苟且偷生？」他以前每次遇到危難，都是施展凌波微步的巧妙步法，從人叢中奔逃出險，這時絲毫沒想到自逃性命，越是見到情勢兇險，越是決意與蕭峰同死，以全結義之情。

一眾豪傑大都不識段譽是何許人，見他自稱是蕭峰的結義兄弟，決意與蕭峰聯手和眾人對敵，這麼一副文弱儒雅的模樣，年紀又輕，自是誰也沒將他放在心上，反而叫嚷得更兇，蕭峰道：「兄弟，你的好意，哥哥甚是感謝，他們想要殺我，卻也沒有這麼容易。你快退開，否則我要分手護你，反而不便迎敵。」段譽道：「你不用護我。他們和我無怨無仇。如何便殺我？」蕭峰臉上露出苦笑，胸間感到一陣悲涼之意，心想：「倘若無怨無仇便不加害，世間種種怨仇卻又從何而生？」

段正淳低聲向范驊、華赫良、巴天石諸人說道：「這位蕭大俠於我有救命之恩，待會危急之際，咱們衝入人群，助他脫險。」范驊道：「是！」他向拔刃相向的數千豪傑瞧了一眼，說道：「對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計策？」段正淳搖搖頭，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勉力而為，以死相報。」大理眾士齊聲道：「原當如此！」這邊姑蘇燕子塢諸人也在輕聲商議，公冶乾自在無錫與蕭峰對掌賽酒之後，對他極是傾倒，力主出手相助。包不同和風波惡對蕭峰也十分佩服，躍躍欲試的要上前助拳。慕容復卻道：「眾位兄長，咱們以復興大燕為第一要務，豈可為了蕭峰一人得罪天下英雄？」鄧百川道：「公子之言甚是。咱們該當如何？」慕容復道：「收攬人心，以為己助。」突然間長嘯而出，朗聲說道：「蕭兄，你是契丹英雄，視我中原豪傑，有如無物，區區姑蘇慕容復，今日想領教閣下高招。在下死在蕭兄掌下，也算是為中原豪傑盡了一分微力，雖死猶榮。」他這幾句話其實是說給中原豪傑聽的，這麼一來，不論勝敗，中原豪傑自將姑蘇慕容氏視作生死之交，果然群豪一聽之下，喝采之聲，響徹四野。

要知群豪雖有一拼之心，但誰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戰。人人均知縱然戰到後來終於能將他擊斃，但頭上幾十人卻是非死不可，這時忽見慕容復上場，不由得大是快慰，精神為之一振。「北喬峰、南慕容」二人向來齊名，慕容復決死出手，就算最後不敵，也已大殺對方兇燄，耗去他不少內力。蕭峰也是久聞「姑蘇慕容」的大名，知道他這一家的武功非同小可，忽聽他向自己挑戰，不由得吃了一驚，雖然慕容復一人未必能制自己死命，但有這麼一個高手為敵，可不怎麼容易脫身了。他雙手一合，抱拳相見，說道：「素聞公子英名，今日得見高賢，大慰平生。」段譽急道：「慕容兄，這可是你的不是了。我大哥初次和你相見，素無嫌隙，你何必乘人之危？」慕容復冷冷一笑，道：「段兄要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漢，一並上來賜教便是。」他對段譽糾纏王玉燕，心中早已不耐，此刻乘機發作了出來。段譽道：「我有甚麼本領來賜教於你？只不過說句公道話罷了。」丁春秋被蕭峰數掌擊退，大感面目無光，而自己的種種絕技，至未得施，當下縱身而前，打個哈哈，說道：「姓蕭的，老夫看你年輕，適才讓你三招，這第四招卻不能讓了。」游坦之上前說道：「王星天多謝你救了阿紫姑娘，可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姓蕭的，你今日要想生下少室山，那是難上加難。」少林派玄生大師暗暗傳下號令：「羅漢大陣把守各處下山的要道。這惡徒害死了玄苦師兄，絕不容也再生還。」蕭峰見三大高手以鼎足之勢圍住了自己，少林群僧東一簇、西一撮，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暗含極厲害的陣法，這情形比之當年聚賢莊之戰又是兇險得多。忽聽得幾聲馬匹悲嘶之聲，十九匹雄健之極的契丹駿馬，一匹匹翻身滾倒，口吐白沫，斃於地下。

蕭峰一見己方的坐騎突然倒斃，更是一驚。十八名契丹武士連聲呼叱，出刀出掌，剎那間將七八名星宿派門人砍倒擊斃，另有數名星宿門人卻逃了開去。原來丁春秋上前挑戰之際，他們便分頭下毒，算計了契丹人的坐騎，要蕭峰不能倚仗駿馬腳力衝出重圍。蕭峰一瞥眼間，看到愛馬在臨死之時，眼望自己，流露出戀主的凄涼之色，想到乘坐此馬日久，千里南下，更是朝夕不離，不料卻於此處喪於奸人之手，胸口熱血上湧，激發了英雄肝膽，一聲長嘯，說道：「慕容先生、王幫主、丁老怪，你們便是三位齊上，蕭某何懼？」他惱恨星宿派手段陰毒，呼的一掌，向丁春秋猛擊出去，丁春秋領教過他掌力的厲害，雙掌齊出，全力抵禦。蕭峰順勢一帶，將二人的掌力都引了開來，斜斜的劈向慕容復。慕容復最擅長本的是「斗轉星移」之技，將對方使來的招數轉換方位，反施於對方，但蕭峰這一招挾著二人的掌力，力道太過雄渾，同時掌力急速迴旋，實不知他擊向何處，竟然無法牽引，當即凝運內力，雙掌推出，同時向後飄開了三丈。蕭峰身子微側，避開了慕容復的掌力，大喝一聲，猶似半空中響個霹靂，一拳平平向游坦之擊出。他身體魁偉，比游坦之足足高了一個頭，這一拳打將出去，正對準了他的面門。游坦之對他心中本存懼意，聽到他一聲大喝，更是大吃一驚。蕭峰這一拳來得好快，掌擊丁春秋、斜劈慕容復、拳打游坦之，雖說有先後之分，但三招接連而施，快如電閃，游坦之雙手一伸，待要招架，拳力已及面門。總算他勤練「易筋經」後，功力大增，體內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應，忙將腦袋向後一仰，兩個空心觔斗向後翻出，這才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了蕭峰的千斤一擊。

只聽得群雄「咦」的一聲，游坦之臉上一涼，便見一片片碎布如蝴蝶般四散飛開。他蒙在臉上的面幕，竟被蕭峰這一拳擊得粉碎。旁觀眾人見到這個丐幫幫主、極樂派掌門人一張臉凹凹凸凸，一塊紅，一塊黑，滿是創傷疤痕，醜陋可怖，達於極點，無不駭然。蕭峰三招之間，擊退了當世的三大高手，豪氣勃發，大聲道：「拿酒來！」一名契丹武士從死馬背上解下一隻大皮袋，快步走近，雙手奉上。蕭峰拔下袋上的塞子，將袋高舉過頂，一股白酒激瀉而下。他仰起頭來，咕嘟咕嘟的喝之不已。皮袋中所裝的酒，少說也有二十來斤，但蕭峰一口氣不停，將一個裝得鼓脹的皮袋中的白酒，喝得涓滴無存。只見他肚子微微脹起，臉色卻黑黝黝地一如平時毫無酒意。群雄相顧失色之中，蕭峰右手一揮，餘下十七名契丹武士各持一隻大皮袋，奔到身前。蕭峰向十八名武士說道：「眾位兄弟，這位大理公子，乃是我的結義兄弟。今日咱們陷身重圍之中，寡不敵聚，已然勢難脫身。」他適才和慕容復等各較一招，雖然佔了上風，卻已試出這三大高手每一個都是身負絕技，三人聚手，自己便非其敵，何況此外虎視眈眈、環伺在側者，又有千百名豪傑。他拉著段譽之手，說道：「兄弟，你我生死與共，不枉了結義一場，死也罷，活也罷，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場。」

段譽為他豪氣所激，接過一隻皮袋，說道：「不錯，正要和大哥喝一場酒。」

突然之間，少林群僧中走出一名灰衣僧人，朗聲道：「大哥、三弟，你們喝酒，怎麼不來叫我？」正是虛竹。他在人叢中見到蕭峰一上山來，登即英氣逼人，群雄黯然無光，不由得大為心折，又見段譽顧念結義之情，甘與共死，當日自己在飄渺峰上與段譽結拜之時，曾將蕭峰也結拜在內，大丈夫一言既出，至死不渝，想起與段譽大醉靈鷲宮的豪情勝慨，登時將甚麼安危生死、清規格律，一概置之腦後。

蕭峰從未見過虛竹，忽聽他稱自己為「大哥」，不禁一獃。段譽卻搶了上去，拉著虛竹的手，轉身向蕭峰道：「大哥，這也是我的結義哥哥。他出家時法名虛竹，還俗時叫虛竹子。咱二人結拜之時，將你也結拜在內。二哥，快來拜見大哥。」虛竹當即上前，跪下磕頭，說道：「大哥在上，小弟叩見。」蕭峰微微一笑，心想：「兄弟做事有點獃氣，他和人結拜，竟將我也結拜在內。我死在頃刻，情勢兇險無比，但這人不怕艱危，挺身而出，足見是個重義輕身的大丈夫，好漢子。蕭峰和這種人相結為兄弟，卻也不枉了。」當即跪倒，說道：「兄弟，蕭某得能結交你這等英雄好漢，歡喜得緊。」兩人相對拜了八拜，竟然在天下英雄之前，義結金蘭。

蕭峰不知虛竹身負絕頂武功，見他是少林寺中的一名低輩僧人，料想功夫有限，只是他既慷慨赴義，若教他避在一旁，反而小覷他了，提起一隻皮袋，說道：「二位兄弟，這十八契丹武士對哥哥忠心耿耿，平素相處，有如手足，大家痛飲一場，放手大殺罷。」拔開袋上塞子，大飲一口，交給虛竹。虛竹胸中熱血如沸，管他甚麼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交給段譽，段譽喝一口後，交了給一名契丹武士。眾武士一齊舉袋痛飲烈酒。虛竹向蕭峰道：「大哥，這個星宿老怪害死了我的師父、師兄，及害死我少林派的師叔祖玄難大師和玄痛大師。兄弟要報仇了！」蕭峰心中一奇，道：「你──」第二個字還沒說下去。虛竹雙掌飄飄，已向丁春秋直擊了過去。蕭峰見他掌法精奇，內力渾厚，不由得又驚又喜，心道：「原來二弟武功如此了得，那個萬萬意想不到。」喝道：「看拳！」呼呼兩拳，分向慕容復和游坦之猛擊過去。十八名契丹武士知道主公心意，在段譽身周一圍，團團護衛，游坦之和慕容復分別出招，也解了蕭峰擊來的拳勢。虛竹的「天山六陽掌」盤旋飛舞，著著進逼。這天山六陽掌雖是天山童姥所創，但根基完全源自逍遙派的功夫，丁春秋只拆了三招，便暗暗心驚：「怎麼這小和尚竟會使逍遙派的掌法？」他自和游坦之對掌吃了大虧之後，再見虛竹使出逍遙派的掌法來，不敢使用毒功，深恐虛竹的毒功更是自己之上，那時害人不成，反受其害，劇毒若是逼入自身，為禍慘不堪言，當即也以本門掌法相接，心道：「我先摸清了你這小禿的底細來歷，再來計算於你也不遲。」

那逍遙派的武功講究輕靈飄逸，無跡可尋，丁春秋和虛竹都是個中翹楚，這一交上手，但見一個童顏白髮，彷若神仙，一個僧袖飄飄，冷若御風。兩個人都是一沾即走，當真便似一對花間蝴蝶，蹁躚不定，於這「逍遙」二字發揮到了淋漓盡致。旁觀群雄於這逍遙派的武功大都是從未見過，一個個只看得心曠神怡，均想：「這二人招招兇險，攻向敵人要害，顯然每一招都是生死之爭，偏生姿式卻是如此優雅美觀，直如舞蹈。這般舉重若輕，瀟灑如意的掌法，武林中從所未聞，卻不知那一門功夫，叫做甚麼名字？」

那邊廂蕭峰獨鬥慕容復、游坦之二人，最初十招，頗佔上風，但到十餘招後，只覺游坦之每一掌擊出，每一掌拍來，都是滿含陰寒之氣。蕭峰以全力和慕容復相拼之際，游坦之再向他出招，不由得寒氣襲體，大為難當。要知游坦之體內的冰蠶寒毒得到易筋經內功一加培養，正邪為輔，火水相濟，已成為天下一等一的厲害內功。蕭峰雖然天生的勇武，遇到了這種亦正亦邪的功夫，卻也頗覺不易應付，再加上慕容復的武功和他亦是在伯仲之間，每在要緊關頭出手攻擊要害，更感辣手。

蕭峰力戰慕容復與游坦之兩大高手，兇險之情，比之當日在聚賢莊與數百名武林好漢對壘，實是不遑多讓。但他天生的雄健威武，越是處境不利，體內潛在神力越是發揚了出來，他將天下陽剛第一的「降龍十八掌」一掌掌的發出，竟爾使慕容復和游坦之二人無法近身，卻也幸得如此，游坦之的冰蠶寒毒才不致侵襲到他身上。但蕭峰如此發掌內力消耗著實不小，只要拆到二百餘招之後，掌力勢非減弱不可。游坦之並無接戰經驗，看不透其中的訣竅，慕容復卻是心下雪亮，知道如此這般的鬥將下去，只須自己和王星天不在一個時辰中落敗，此後便能穩佔上風。

但「北喬峰、南慕容」二人素在武林中齊名，今日首次當眾拼鬥，自己卻要丐幫幫主王星天相助，縱然將蕭峰打死，「南慕容」卻也顯然不及「北喬峰」了。慕容復在心中盤算數轉，尋思：「復興事大，名望事小。我若能在天下英雄之前，除去了這個中原武林的大害，則大宋豪傑之士，不論識與不識，自然對我懷恩感德，看來這武林盟主一席，非我莫屬了。那時候振臂一呼，大燕復興可期。何況其時喬峰這廝已死，就算『南慕容』如不及『北喬峰』，也不過往事一件罷了。」他轉念又想：「殺了喬峰之後，王星天便成大敵，倘若武林盟主之位終於被他奪去，我反而要聽他號令，卻又大大的不妥。」是以發招出掌之了，暗暗留下幾分內力，只是面子上似乎全力出擊，勇不顧身，但蕭峰「降龍十八掌」的威力，卻大半由游坦之受了去。慕容復身法精奇，旁人誰也瞧不出來。

轉瞬之間，三人翻翻滾滾的已拆了百餘招。蕭峰連使巧勁，誘使游坦之上當。游坦之經驗極淺，幾次險險著了道兒，多虧慕容復從旁照料，及時化解，而對蕭峰所擊出剛猛無儔的掌力，游坦之卻以深厚內功坦然承受。

段譽在十八名契丹武士圍成的圈子之中，眼看二哥步步進逼，絲毫不落下風，大哥以一敵二，雖然神威凜凜，但想他每一掌都是打得狂風呼嘯，飛沙走石，只怕難以持久，心道：「我口口聲聲說要和兩位哥哥同赴患難，事到臨頭，卻躲在人叢之中，受人保護，那算得甚麼義氣？算得是甚麼同生共死？左右是個死，咱結義三兄弟中，我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話。我雖是全無武功，但以凌波微步去和慕容復糾纏一番，讓大哥騰出手來先打退那個醜臉王幫主，也是好了。」

他思念已定，一閃身便從十八名契丹武士圍成的圈子中走了出來，朗聲說道：「慕容公子，你自稱『北喬峰、南慕容』該當和我哥哥一對一的比拼一番才是，怎麼要人相助，方能苦苦撐持？就算勉強打個平手，豈不是已然貽羞天下？來來來，你有本事，便打我一拳試試。」說著身子一晃，搶到了慕容復身後，伸手往他後頸抓去。慕容復見他身形來得奇快，反手啪的一掌，正擊在段譽臉上。段譽登時右頰上血肉模糊，痛得眼淚也流了下來。

原來段譽這凌波微步雖是神妙，但他於武學之道，卻是一竅不通。這巧妙步法施展開來之時，別人要去打擊他的身子，原來萬萬不能，可是這一次他是出手去攻擊旁人。這麼毛手毛腳的一抓，焉能抓得到武功絕頂的姑蘇慕容？被他一掌擊來，段譽又不會閃避，立時皮開肉綻，苦不堪言。

可是慕容復的手掌只和他面頰這麼極快的一觸，立覺身子內的內力猛地向外奔瀉，就此無影無蹤，手臂手掌上失了這一部份內力後，不由得麻了一麻，心中也是大吃一驚：「他使的甚麼古怪邪術，竟和丁老怪的化功大法一模一樣？星宿派的妖術流毒天下，這小子居然也學上了，倒是不可不防。」變色罵道：「姓段的，你幾時也投入星宿派門下了？」

段譽道：「你說甚──」一言未畢，冷不防慕容復飛起一腳，將他踢了個觔斗。原來慕容復見他會使「化功大法」，不敢正面和他相鬥，出其不意的飛腿而出，登時將他踢倒。慕容復沒料到竟是如此容易得手，飛身而上，右足踩住了他的胸口，喝道：「你要死是要活？」段譽一側頭，見蕭峰還在和王星天惡鬥，心想自己若是出言挺撞，立時便給他殺了，他空出手來又去相助王星天，大哥卻是不妙，還是跟他拖延時刻的為是，便道：「死有甚麼好？當然是活在世上做人，比較有些趣味。」

慕容復沒想到此人死在臨頭，居然還是在漫不在乎的說俏皮話，臉色一沉，道：「你若是要活，便──」他想叫段譽向自己磕一百個響頭，當眾折辱於他，但轉念一想，要是放開了他，未必便能輕易再度將之制住，隨即轉口道：「──便叫我一百聲『親爺爺』！」段譽笑道：「你又大不了我幾歲，怎麼能做我爺爺，怎不害臊？」慕容復呼的一掌拍出，擊在段譽腦袋右側，登時泥塵紛飛，地下現出一坑，這一掌只要偏得數寸，段譽當場便腦漿迸裂。慕容復喝道：「你叫是不叫？」

段譽側過了頭，避開地下濺起來的塵土，一瞥眼，看到王玉燕遠遠站在包不同和風波惡的身邊，雙眼目不轉睛的注視著自己，段譽這一眼看得甚是清楚，王玉燕確是在凝神看著自己和慕容復相鬥，然臉上卻無半分關切焦慮之情，顯然，她心中所想的，只不過是：「表哥會不會殺了段公子？」但若自己給他殺了，王姑娘恐怕也不會有甚麼傷心難過。他一看到王玉燕的臉色，不由得萬念俱灰，只覺還是即刻死於慕容復之手，免得日後受那相思的無窮折磨，便道：「你幹麼不叫我一百聲『親爺爺』？」

慕容復大怒，提起一掌，向段譽面門直擊下去，倏見兩條人影如箭般衝來。一個叫道：「別傷我兒！」一個叫道：「別傷我師父！」兩人身形雖快，其勢卻已不及阻止他掌擊段譽，但段正淳和南海鱷神都是武功極高明之士，兩股掌力一前一後的分擊慕容復要害。慕容復若不及時回救，雖能打死段譽，自己非受重傷不可。他自不願自身甘受重傷，右掌立即收回，擋向段正淳拍來的雙掌，左掌在背後畫個圓圈，化解南海鱷神的來勢。三人六掌相接，各自心中一凜，均覺對方武功著實了得。段正淳急於解救愛子，左掌一橫，右手食指點出，便是一招「一陽指」，招數正大，內力雄渾。王玉燕叫道：「表哥小心，這是大理段氏一陽指，不可輕敵。」南海鱷神哇哇大叫：「你奶奶的，我這他媽的師父雖然不成話，總是我岳老二的師父。你打我師父，便如打我岳老二一般。我師父若是貪生怕死，叫了你一句親爺爺，我岳老二今後還能做人麼？見了你如何稱呼？你豈不是比岳老二要大上三輩？我不成做了你的灰孫子？實在欺人太甚，今日給你拼了。」他一面叫罵，一面取出鱷嘴剪來，左一剪，右一剪，不斷向慕容復剪去。原來他生平最怕的便是輩份排名低於別人，連「四大惡人」中老二、老三的名次，還要和葉二娘爭個不休。此刻段譽倘若叫了慕容復一聲「親爺爺」，南海鱷神這現成「灰孫子」可就做定了。在他想來，當真是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寧可腦袋落地，灰孫子是萬萬不做的。慕容復不知他叫罵些甚麼，右足牢牢踏定了段譽，雙手分敵二人。拆到十餘招後，覺得南海鱷神雖有一件厲害的兵刃，倒還容易抵敵，段正淳的一陽指卻著實難以小覷，是以正面和段正淳相對，凝神拆招，對於南海鱷神的鱷嘴剪卻只以餘力化解，百忙中還攻得一兩招，便將南鱷神逼得躍出數丈以外相避。段譽身子被他踏住了，出力掙扎，要爬起身來，卻那裏能夠？

# 第一一八回 兄弟逞強

段正淳見愛子受制，想這慕容復腳下只須略一加力，兒子便會給他踩得嘔血身亡，眼前情勢利於速戰，只有先將兒子救脫險境才是道理，當下將那一陽指使得虎虎生風，著著進迫。忽聽得一個陽陰怪氣的聲音說道：「大理段氏一陽指，講究的是氣度森嚴，雍容肅穆，於威猛之中不脫王者風度。像你這般死纏爛打，變成丐幫中的沒袋弟子了，還成甚麼一陽指？嘿嘿，嘿嘿，這不是替大理段氏丟人麼？」段正淳一聽便知道說話的是大對頭段延慶，他的話原本不錯，但愛子有難，關心則亂，那裏還有餘暇來顧及甚麼氣象，甚麼風度？他一陽指出手越來粗沉，這一來，不由得失了恰到了好處的寬猛相濟，變成狠辣有餘，穩重不足，倏然間一指點出，給慕容復就勢一帶，嗤的一聲響，正好點中在南海鱷神的肩窩。南海鱷神哇哇怪叫，罵道：「你奶──」嗆啷一聲，鱷嘴剪落地，剪身一半砸在他的腳骨之上。南海鱷神又痛又怒，原想破口大罵，但轉念一想：「他是師父的老子，我若罵他，不免亂了輩分，此人可殺而不可罵，日獲若有機緣，我悄悄將他腦袋瓜子剪去便是。」是以只罵了兩個字，第三個字便縮口不罵了。便在此時，慕容復乘著段正淳誤傷幫手、心神微分之際，左手中指直進，快如閃電般點中了段正淳胸口的中庭穴。這中庭穴在膻中穴之下一寸六分。膻中穴乃人身氣海、百息之所會，最當衝要，一著敵指，立時氣息閉塞。慕容復知道對方了得，百忙中但求一指著體，來不及非點中膻中穴不可，但饒是如此，段正淳已感胸口一陣劇痛，內息難以運行。王玉燕見慕容復這一招使得高明，拍手喝采：「表哥，好一招『夜叉探海』！」本來要點中對方膻中氣海，才算是「夜叉探海」，但王玉燕對意中人的武功自不免要寬打幾分，他這招雖差一寸六分，卻也馬馬虎虎的稱之為「夜叉操海」了。

慕容復知道這一指並未點中對方要害，立即補上一招，右掌推出，直擊段正淳的胸口。段正淳一口氣還沒換將過來，無力抵擋，在慕容復一掌猛擊之下，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他愛子心切，不肯退開，急忙運氣，慕容復第二招已拍出。

段譽身處慕容復足底，突見父親口中鮮血直噴，慕容復第二掌又將擊出，他父子情深，右手一指，叫道：「你敢打我爹爹？」情急之下，內力自然而然從食指中湧出，正是「六脈神劍」中「商陽劍」的一招。嗤的一聲響，慕容復一隻衣袖已被無形劍切下，跟著劍氣與慕容復的掌力一撞。慕容復只感手臂一陣酸麻，大吃一驚，急忙向後躍開。段譽身得自由，一骨碌翻身站起，左手小指一指，一招「少澤劍」又向他刺去。慕容復不敢怠慢，展開左袖迎敵，但嗤嗤兩劍，左手袖子又已被劍氣切去。鄧百川叫道：「公子小心，這是無形劍氣，用兵刃罷？」拔劍出鞘，倒轉劍柄，向慕容復擲去。段譽聽得王玉燕在慕容復打倒自己父親之時大聲喝采，心中十分氣苦，內力源源湧出，一時少商、商陽、中衝、關衝、少衝、少澤六種劍法，縱橫飛舞，使來得心應手，有如神助。

慕容復接劍在手，精神為之一振。他慕容家家傳劍法，招招連綿不絕，直如行雲流水一般，瞬息之間，全身便如罩在一道光幕之中。武林人士向來只聞姑蘇慕容氏武功淵博，各家各派的功夫均有涉獵，殊不料這劍法竟是精妙如斯，直是瞧得獃了。但慕容復每一招不論如何凌厲狠辣，總是遞不到段譽身周一丈之內。只見段譽雙手點點戳戳，便逼得慕容復縱高伏低，東閃西避。突然間啪的一聲響，慕容復手中長劍化為寸許的二三十截，飛上半空，斜陽映照，閃出點點白光。

慕容復手中長劍為段譽的無形劍氣所斷，雖然猛吃一驚，卻毫不慌亂，揮出一掌，將二三十截斷劍，化作滿天花雨般的暗器，向段譽激射過來。段譽大叫一聲：「啊喲！」急忙伏地。要知他不會最基本的武功，即使對方只射來一枚暗器，也不知如何躲閃才是，眼見二三十枚斷劍同時射到，更是手足無措，慌作一團，六脈神劍的功夫雖然厲害，他卻只會襲人一處，不會抵擋雨叢般的暗器。他這一伏地，那十枚斷劍都從他頭頂掠過，高手比武，竟出到形如「狗吃屎」的丟臉招數，實在是難看極了。慕容復長劍雖被截斷，但敗中求勝，瀟灑自如，反較段譽光彩得多。

風波惡叫道：「公子，接刀！」將手中單刀擲了過去。慕容復換刀在手，見段譽已爬了起來，笑道：「段兄這招『惡狗吃屎』，是大理段氏的家傳絕技麼？」段譽一獃，道：「不是！」右手指一揮，一招「少衝劍」刺了過去。慕容復舞刀抵禦，但見他一忽兒是「五虎斷門刀」，一忽見是「八卦刀法」，過不數招，又是「六合刀」，頃刻之間，連使八九種刀法，層出不窮，竟似天下各種刀法使將出來，都能深中竅要，得其精義，令得旁觀的使刀名家，盡皆嘆服。只是他刀法雖精，卻總是無法欺進段譽身旁去。段譽一招「少衝劍」從左側繞了過來，慕容復舉刀一擋，噹的一聲，一柄利刃又被震斷。

公冶乾手一抬，兩根判官筆向慕容復飛去。慕容復拋下斷刀，接過判官筆來，一出手，招招點穴招數，筆尖上嗤嗤有聲，隱隱然也有一股內力發出。段譽鬥得興發，百餘招拆將下來，畏懼之心漸去，想起伯父和天龍寺枯榮大師，所傳的內功心法，將那六脈神劍使得漸漸的圓轉融通。忽聽得蕭峰說道：「三弟，你這六脈神劍尚未純熟，六種劍法齊使，轉換之時中間留有空隙，對方便能乘機趨避。你不妨只使一種劍法試試。」

段譽道：「是，多謝大哥指點！」側眼一看，只見蕭峰負手旁站，意態閒逸，王星天卻是躺在地下，大聲呻吟，雙足一齊折斷。原來段譽出手和慕容復相鬥後，蕭峰和游坦之單打獨鬥，立時大佔上風，只是和他硬拼數掌，每一次雙掌相接，都是不禁機伶伶打個冷顫，感到寒氣襲體，說不出的難受。幸好蕭峰內力雄渾無比，運氣一轉，便將寒毒消解，但如此鬥將下去，掌法上雖佔便宜。終須分力化解他的寒毒，又怕寒毒積累一多，自己畢竟挨受不起。他隨機應變，何等快速，呼呼呼猛擊數掌，乘游坦之舉掌全力相迎之際，倏地橫掃一腿，游坦之所長者乃是冰蠶寒毒和易筋經內功，拳腳上的功夫全是學自阿紫，即使丁春秋親自接戰，也遠遠不及蕭峰天下無雙的拳法腳法，何況是自阿紫處學來的一些平庸功夫？但覺腿上一陣劇痛，喀喇一聲，兩條小腿，脛骨已被蕭峰一腿掃斷，再也站立不住，便即摔倒。蕭峰朗聲說道：「丐幫向以仁俠為先，你身為一幫之主，豈可和星宿派的妖人同流合污？沒的辱沒了丐幫數百年來的俠義美名！」

游坦之所以得任丐幫幫主，全仗著過人的武功，見識氣度，卻均不足以服眾，何況戴起面幕，神神秘秘，鬼鬼祟祟，一切事務均聽阿紫和全冠清二人調度，眾丐已然不喜。這日當眾向丁春秋磕頭，投入星宿派門下，眾丐更不將他當幫主看待了。蕭峰一腳踢斷他的雙腿，眾丐反而心中竊喜，竟無一個上來相助。全冠清等少數死黨縱然有心趨前救援，但見到蕭峰威風凜凜的神情，有誰敢上來送死？

蕭峰打倒游坦之後，見虛竹和丁春秋相鬥，頗居優勢，段譽雖會使六脈神劍，有時精巧，有時笨拙無比，許多取勝的機會都莫名其妙，放了過去，若是稍有不虞，只怕會反被慕容復毒手所害，是以忍不住出聲指點。

段譽側頭觀看蕭峰和游坦之二人，心神略分，六脈神劍中便現出破綻。慕容復機靈無比，右手一揮，一枝判官筆勢挾勁風，向段譽當胸射到，眼見便要穿胸而過。段譽見判官筆來勢驚人，不由得慌了手腳，叫道：「大哥，大哥！」蕭峰一招「見龍在田」，從旁拍擊過去，那判官筆為掌風所激，筆腰竟爾彎曲，從段譽腦後繞了個彎。反向慕容復射了回去。

這一下連蕭峰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本來只想以掌力將判官筆拍飛，以解那段譽的困厄，沒上想近年來掌力在不知不覺中已大有進境，一拍之力，居然能將一根純鋼的判官筆擊彎，恰巧又轉而射向對方。這是無意中的巧合，旁觀群雄卻瞧得目瞪口獃，無不駭然，都道他這一掌中既含猛勁，又蓄巧力，實是匪夷所思。范驊大聲說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慕容復舉起右手單筆，將射來的一枝判官筆砸開，嗆的一聲，雙筆相交，只震得右臂發麻，心想：「這人膂力好強。」不等那枝彎曲了的判官筆落地，左手一抄，已然抓住，一使開來，竟然是單鉤的鉤法。群雄既震於蕭峰掌力之強，又見慕容復應變無窮，鉤法精奇，忍不住也大聲喝起采來，都覺今日得見當世奇才各出全力相拼，實足大開眼界，不虛了此番少室山的一行。

段譽逃過了飛筆穿胸之險，定一定神，大拇指向前按出，使的是六脈神劍中的「少商劍法」。這少商劍法大開大闔，氣派甚是宏偉，每一劍刺出，都有石破天驚、風雨大至的氣概，慕容復一筆一鉤，漸感難以抵擋。段譽得到蕭峰的指點，只是專使一部少商劍法，果然這劍法結構嚴謹，再無破綻。本來六脈神劍的六路劍法回轉運使，威力比之一劍單用自是強大得多，但段譽不懂其中訣竅，單使一劍反更圓熟，十餘劍使出，慕容復已然額頭見汗，一路退到一株大槐樹旁，倚樹防禦。段譽將一路少商劍法使完，拇指一屈，食指點出，變成了「商陽劍法」。

這商陽劍劍勢不及少商劍的博大，但輕靈迅速卻遠遠過之，他食指連動，一劍又一劍的刺出，實是快速無倫。要知實質之劍使勁時，全仗手腕靈便，出劍收劍，不論如何迅速，總是有數尺的距離，他以食指運那無形劍氣，卻不過是數寸範圍之內的轉動，一點一戳，何等方便？何況慕容復被他逼在丈許之外，全無還手餘地。段譽若是和他一招一式的拆解，那是萬萬不是對手，用不到第二招便給慕容復取了性命，現下只攻不守，任由他運使從天龍寺中學來的商陽劍法，自是佔便宜。

王玉燕眼看表哥形勢危急，心中焦慮萬分，她雖熟知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招式，於這六脈神劍卻是一竅不通，無法出聲指點，唯有空自著急的份兒。蕭峰見段譽的無形劍氣越出越妙，既感欣慰，又是欽佩，驀地裏心中一酸，想起了阿朱：「阿朱那日所以甘代她父親而死，乃是為了怕我殺她父親後，大理段氏找我復仇，深恐我抵敵不住他們的六脈神劍。今觀三弟劍法如此神奇，我若和慕容復公子易地而處，那就確是難以抵敵。阿朱以她的性命來救我一死。我──我──我以契丹一介武夫，怎配消受她的柔情深恩？」

忽聽見西南角上數百名女子齊齊喊道：「星宿老怪，你敢和我飄渺峰靈鷲宮教主動手？快快跪下磕頭。」蕭峰側頭一看，只見山邊站著八隊女子，有老有少，分列八隊，每一隊各穿不同顏色的衣衫，嫣紅奼紫，鮮艷奪目。八隊女子之旁又有百餘名江湖豪客，服飾打扮，大異常人。這些豪客也即紛紛呼叫：「教主，給他種下幾片『生死符』！」「對星宿老怪，生死符最具神效！」

虛竹正出全力與丁春秋相搏。他武功內力均在丁春秋之上，本來早可取勝，只是一來他臨敵經驗實在太淺，本身功力只不過發揮到六成；二來他心存慈悲，許多取人的厲害殺手，往往只施一半便即收回；三來丁春秋周身劇毒，虛竹心下頗存顧忌，不敢輕易沾到他的身子，是以劇鬥良久，還是相持不下。忽聽得一眾男女齊聲大呼，虛竹向聲音來處一看，不禁又驚又喜，原來靈鷲宮的九天九路諸女，倒有八部到了，餘下的鸞天部，想必是在靈鷲宮留守。那些男子卻是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一時之間不知是否已經齊到，但人數眾多，至少也已到了八九成。

虛竹叫道：「余婆婆、烏先生，你們怎麼也來了？」余婆婆說道：「啟稟教主，屬下等接到梅蘭竹菊四位姑娘的傳書，得知少林寺的賊禿們要和教主為難，因此知會各洞各島，星夜趕來。天幸教主無恙，屬下不勝之喜。」虛竹道：「少林派是我師門，你言語不得無禮，快向少林寺方丈謝罪。」他口中說話，「天山折梅手」仍是使得妙著紛呈，絲毫不因與旁人對答而見分心。余婆臉現惶恐之色，躬身道：「是，老婆子知罪了。」走到玄慈方丈之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說道：「靈鷲宮教主屬下昊天部余婆，言語無禮，冒犯少林寺眾位高僧，謹向方丈磕頭謝罪，恭請方丈大師施罰。」她這番話說得甚是誠懇，但吐字清朗，顯得內力充沛，已是一流高手的境界。

玄慈袍袖一拂，道：「不敢當，女施主請起！」這一拂之中，用上了八分內力，本想將余婆托了起來。那余婆身上只是微微一震，竟沒給他這一拂托起。她又磕了個頭，道：「老婆子冒瀆教主師門，罪該萬死。」這才緩緩站起，回歸本隊。玄字輩的一眾老僧曾聽虛竹述說他上飄渺峰的經過，得知就裏，其餘少林眾僧和旁觀群雄卻都心下大奇：「這老婆子內力修為著實了得，其餘一眾男女看來身手也不弱，怎麼會都是虛竹的部下？」星宿派一眾門人見到靈鷲八部諸女中，有許多美貌少婦少女，言語中當即不清不白起來，那些洞主、島主大都是粗豪漢子，聽得星宿門人如此無禮，立刻反唇相譏，一時山頭上呼喝叱罵之聲，響成一片。眾洞主、島主紛紛拔刀挑戰。星宿門人未得師父吩咐，不敢出陣應戰，只是口中叫罵，可就加倍的污穢了。段譽心不旁騖，於靈鷲宮屬下眾人上山全不理會，凝神使動商陽劍法，著著向慕容復進逼。慕容復鬥到後來，已看不清對方無形劍氣的來路，唯有舞動一筆一鉤，使得風雨不透，護住全身。陡然間嗤的一聲，段譽的劍氣一劍透圍而入，將慕容復帽子削下，登時頭髮四散，狼狽不堪。王玉燕驚叫道：「段公子，手下留情！」段譽心中一凜，長嘆一聲，第二劍便不再發出，心道：「我知你心中所念，只是你表哥一人，若是我失手將他殺了，你悲痛無已，從此再無笑容。段某敬你愛你，絕不願令你悲傷難過。」慕容復一結頭髮，臉如死灰，心想今日少室山上鬥劍而敗，已是奇恥大辱，若再由一女子出言求情，對方由此而饒了自己性命，今後在江湖上那裏還有立足的餘地？大聲喝道：「大丈夫死則死耳，誰要你賣好讓招？」舞動鉤筆，和身而上，向段譽直撲過來。

段譽雙手連搖，說道：「咱們又無仇怨，何必再鬥？不打了，不打了！」慕容復素性高傲，從沒將天下人放在眼內，今日在當世豪傑之前，被段譽逼得全無還手餘地，又因王玉燕一言而得對方容讓，這一口忿氣如何咽得下去？他鋼鉤揮向段譽面門，判官筆疾刺段譽胸膛，心中只想：「你用無形劍氣殺我好了，拼一個同歸於盡，勝於在這世上苟且偷生。」這一下撲來，已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段譽見慕容復來勢兇猛，若是以六脈神劍刺他要害，生怕傷了他的性命，一時之間竟然獃了。慕容復這一縱志在拼命，來得何等快速，人影一晃之際，噗的一聲，右手判官筆已插入了段譽身子。總算段譽在危急之間向左一側，判官筆的筆尖沒能正中胸膛，卻已深入右肩，自前至後，直透而過。段譽「啊」的一聲大叫，慕容復左手鋼鉤疾鉤他的後腦。這時候段譽被判官筆釘住，再也移勁不得半分。那鋼鉤這一招「大海撈針」，乃是北海拓跋氏「漁叟鉤法」中的一招厲害招數，係從深海鉤魚的鉤法之中變化出來，的是既準且狠，段譽那裏還有方法破解？

段正淳和南海鱷神一見情勢不對，又再雙雙撲上。這一次慕容復一心要殺段譽，寧可自己身受重傷，也絕不肯有絲毫緩手，因此竟不理會段正淳和南海鱷神的攻擊。眼見鋼鉤的鉤尖便要觸及段譽後腦之際，突然間背後「神道穴」上一麻，身子被人凌空提了起來。這神道穴的要穴被人抓住，登時雙手酸麻，再也抓不住判官筆和鋼鉤，只聽得蕭峰厲聲喝道：「人家饒你的性命，你反痛下毒手，還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原來蕭峰見慕容復猛撲而至，門戶大開，破綻畢露，料想段譽無形劍氣使出，一招便取他性命，萬沒想到段譽竟會在這當兒住手，慕容復來勢奇速，雖以蕭峰出手之快，竟也不及解救那一筆之厄。但慕容復跟著使出那一招「大海撈針」時，蕭峰便即出手，一把抓住他後心的「神道穴」。本來慕容復的武功雖較蕭峰稍弱，也不至一招之間便為所擒，只因其時他憤懣填膺，一心一意要殺段譽，全沒顧到自身。蕭峰這一出手又是精妙之極的擒拿手法，一把抓住了要穴，慕容復再也動彈不得。

蕭峰身形魁偉，手長腳長，將慕容復提在半空，直如老鷹捉小雞一般。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齊叫：「休傷我主人！」一齊奔將過來。王玉燕也從人叢中滄出，說道：「表哥，表哥！」慕容復處人掌握之中，雖有周身本領，卻是半分也施展不出，恨不得立時死去，免受這無窮羞辱。蕭峰一聲冷笑，朗聲道：「蕭某大好男兒，竟和你這種人齊名！」手臂一振，將他直擲了出去。慕容復被他神力一擲，直飛七八丈外，腰板一挺，便欲站起，不料蕭峰抓他神道穴之時，內力直透諸處經脈，他竟無法在這瞬息之間恢復手足的麻痹，砰的一聲，背脊著地，只摔得狼狽不堪。

鄧百川等顧不得與蕭峰為敵，轉身向慕容復奔去。慕容復運轉內息，不待鄧百川等奔到，已然翻身站起。他臉如死灰，一伸手，從鄧百川腰間劍鞘中拔出長劍，跟著左手劃個圈子，將鄧百川、王玉燕等五人推出數尺之外，右手手腕翻轉，橫劍便往脖子中抹去。王玉燕大叫：「表哥，不可──」

便在此時，只聽得破空之聲大作，一件暗器從二十餘丈外飛來，橫過山頂的廣場，撞向慕容復手中長劍，錚的一聲響，慕容復手臂一陣酸麻，長劍脫手飛出，手掌中滿盡鮮血，原來虎口已然震裂。慕容復抬頭往暗器來處瞧去，只見岩石之後站著一個白衣僧人，身形瘦長，臉上蒙上了一塊白布，只露出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珠。那白衣僧人邁開大步，不疾不徐的橫過廣場，走到慕容復身邊，問道：「你有兒子沒有？」

眾人見一件小小暗器破空之聲如此凌厲，力道如此強勁，早已心下駭然，待見這發射暗器的白衣僧人走到慕容復身前，問的卻是這樣一句話，不由得又是奇怪，又是好笑。聽這僧人的口音蒼老，顯然年歲已高，所穿的僧服，與少林寺僧侶所穿的亦頗為不同。慕容復道：「我尚未婚配。何來子息？」

那白衣僧森然道：「你有祖宗沒有？」慕容復甚是氣惱，大聲道：「自然有！我自願就死，與你何干？士可殺不可辱，慕容復堂堂男子，受不得你這些無禮的言語。」白衣僧道：「你高祖有兒子，你曾祖、祖父、父親都有兒子，便是你沒有兒子！嘿嘿，大燕國當年慕容攜、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何等英雄，卻不料都變成了斷種絕代的無後之人！」

這慕容攜、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諸人，都是當年燕國的英主名王，威震天下，創下轟轟烈烈的事業來，正是慕容復的列祖列宗。他在頭昏腦脹、怒發如狂之際突然聽到這四位先人的名字，正如當頭淋下一盆冷水，心想：「先父昔年諄諄告誡，命我以興復大燕為終生職志，今日我以一時之忿，自尋短見，慕容氏從此絕代。我連兒子也沒有，還說得上甚麼光宗復國？」興念及此，不由得背上額頭，周身全是冷汗，當即伏拜在地，說道：「慕容復識見短絀，得蒙高僧指點迷津，大恩大德，沒齒難忘。」白衣僧坦然受他跪拜，道：「古來成大功業者，那一個不歷盡千辛萬苦？漢高祖有白登求和之困，唐高祖有降順突厥之辱，倘若都似你這麼引劍一割，只不過是個心窄氣狹的自了漢罷了，還談得上甚麼開國建基？你連勾踐、韓信也不如，當真是無知無識之極。」

慕容復跪著受教，悚然驚懼：「這位神僧似乎知道我心中抱負，居然以漢高祖、唐高祖這等開國之主來相比擬。」說道：「慕容復知錯了！」白衣僧道：「起來！」慕容復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白衣僧道：「你姑蘇慕容氏的家傳武功，神奇精奧，舉世無匹，只不過你沒學得到而已，難道當真就不及大理國段氏的『六脈神劍』了？瞧仔細了！」突然間伸出食指，凌虛點了三點。

這時段正淳和巴天石二人在段譽身旁，段正淳已用一陽指封住段譽傷口四周的穴道，正要將那枝純鋼判官筆從他肩頭拔出來，不料白衣僧指風點處，疾如閃電，兩人胸口一麻，向後便即摔倒。白衣僧第三指點判官筆的尾端，那判官筆忽如活了一般，向前疾射而出，餘勢不衰，啪的一聲，插入了一株松樹幹。段正淳和巴天石摔倒後，立即翻身躍起，不禁相顧駭然。這白衣老僧顯然是手下留情，否則這兩下虛點，已取了二人性命。只聽那白衣僧朗聲說道：「這便是你慕容家的『參合指』！當年老衲從你先人處無意中學來，也不過一知半解，學到一些皮毛而已，其餘老衲所不知的武功，不知還有多少，嘿嘿，難道憑你少年人這一點兒微末道行，便創得下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大名麼？」群雄本來人人震於「姑蘇慕容」的威名，但見慕容復一敗於段譽，再敗於蕭峰，心下都不禁覺得：「見面不如聞名，雖不能說浪得虛名，卻也不見得驚世駭俗，藝蓋當代。」待見那白衣僧顯示了這一手神功，又聽他說只不過慕容氏「參合指」的一些皮毛，不由得對「姑蘇慕容」四字重生敬意，只是人人心下嘀咕：「這白衣僧究竟是誰？他和慕容氏又有甚麼關係？」

那白衣僧轉過身來，向著蕭峰，合十說道：「喬大俠武功卓絕，果然名不虛傳，老衲想領教幾招！」蕭峰早有提防，當他合十施禮之時，便即抱拳還禮，說道：「不敢！」兩股內力一撞，二人身子同時微微一晃。便在此時半空中便如大鷹一般，有一條黑衣人影撲將下來，正好落在白衣僧和蕭峰之間。這人從天而降，突兀無比，眾人驚奇之下，一齊呼喊起來，待他雙足落地，這才看清，原來他手中拉著一條長索，長索的另一端盤在十餘丈外的一株大樹頂上。只見這人光頭黑衣，也是一個僧人，黑布蒙面，只露出一雙冷電般的眼睛。二僧一黑一白，相向而立。

黑白二僧相對而立，過了好一陣，始終是誰都沒有開口。群雄見這二僧身材都是瘦高，只是黑衣僧較為魁梧，白衣僧卻極瘦削。旁觀眾人之中，只有蕭峰一人又是喜歡，又是感激，他從這黑衣僧揮長索遠掠而來的身法之中，已認出此僧便是那日在聚賢莊救他性命的黑衣大漢，只不過當時那黑衣大漢頭戴氈帽，身穿俗家衣衫，此刻雖然已換作僧裝，但蕭峰的眼光何等銳利，一個人的聲音相貌或許過後難再記憶，但身法武功，只要一入他的眼睛，那便終身不忘，何況那黑衣大漢救他入山，曾和他拆解數十招之多。這日聚在少室山上的群雄，頗有不少當日曾參與聚賢莊之會的，只是其時那黑衣大漢一瞥即逝，誰都沒看清他的身法，這時自然也認他不出。

又過良久，黑白二僧突然同時說道：「你──」但這「你」字一出口，二僧立即住口。再隔半晌，那白衣僧才道：「你是誰？」黑衣僧道：「你又是誰？」群雄聽黑衣僧說了這四個字，心中都道：「這和尚聲音蒼老，原來也是個老僧。」蕭峰聽到這聲音正是那日在荒山中教訓他的聲調，一顆心劇烈跳動，恨不得便上去相認，叩謝救命之恩。卻聽那白衣僧道：「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數十年，為了何事？」黑衣僧道：「我也正要問你，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數十年，又是為了何事？」

二僧這幾句話一出，少林群僧自玄慈方丈以下，無不大感詫異，各人面面相覷，均想：「這兩個老僧怎麼在本寺已有數十年，我卻絲毫不知？難道當真有這等事？」只聽白衣僧道：「我藏身在少林寺中，是為了探查一件事的真相。」黑衣僧道：「我藏身在少林寺中，也是為了探查一件事的真相。我要查的事情，已經探明了，你的事呢？」白衣僧道：「我所要查的事情，也已經探明了。尊駕武功了得，實為在下生平罕見，咱二人較量了三場，始終難分高下，今日還再比不比？」黑衣僧道：「兄弟對閣下的武功也是十分佩服，便是再比下去，只怕也是不易分出勝敗。」眾人忽聽這二僧以「閣下、兄弟」的口吻相稱，不是出家人的言語，更是摸不著頭腦。

只聽白衣僧道：「既是如此，你我惺惺相惜，莫逆於心，不用再較量了。」黑衣僧道：「甚好。」二僧點了點頭，相偕走到一株大樹之下，並肩而坐，閒上了眼睛，便如入定一般，再也不說話了。

慕容復受了重大羞辱，一時念頭轉不過來，便欲自尋短見，卻為那白衣僧三言兩語點醒，心下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尋思：「這位高僧識得我的先人，不知相識的是我爺爺，還是爹爹？今後興復大事，勢非請這高僧詳加指點不可，今日可絕不能交臂失之。」當下退在一旁，不敢便去打擾，決意待那白衣僧站起身來，再上來叩領教益。王玉燕想到他適才險些自刎，這時候兀自驚魂未定，拉著他的衣袖，汗水涔涔而下。慕容復心感厭煩，不過覺得她究是一片好意，卻也不便甩袖將她摔開。

當白黑二僧相繼現身，直到偕赴樹下打坐，虛竹和丁春秋始終在劇鬥不休。這時群雄的目光又都轉到他二人身上來。靈鷲四姝中的菊劍忽然想起一事，走向那十八名契丹武士身前，說道：「我主人正在和人相鬥，須得喝點兒酒，力氣才得大增。」一名契丹武士道：「這兒酒漿甚多，姑娘儘管取去。」說著提起兩個大皮袋來。菊劍笑道：「多謝！我家主人的酒量甚淺，有一袋也就夠了。」提起一袋烈酒，拔開了袋上木塞，慢慢走近虛竹和丁春秋相鬥之處，叫道：「主人，你給星宿老怪種生死符，得用些酒水罷！」橫轉皮袋，用力向前一送，袋中烈酒化作一道酒箭，向虛竹噴了過去，梅蘭竹三姝拍手叫道：「菊妹，妙極！」

# 第一一九回 身世之謎

忽聽得山門外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嬌滴滴的唱道：「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我乃楊貴妃是也，好酒啊好酒，奴家醉到沉香亭畔也！」歌唱聲中，菊劍的一皮袋烈酒已有一半向虛竹潑到。虛竹和丁春秋劇鬥良久，苦無制他之法，聽得靈鷲宮屬下男女眾人叫他以「生死符」對付，雖覺這法門太過兇狠霸道，但見菊劍以酒水潑到，也即伸手一抄，抓了一把入掌，只見山後轉出九個人來，正是琴癲康廣陵、棋魔范百齡、書獃苟讀、畫狂吳領軍、神醫薛慕華、巧匠張阿三、花癡石清露、戲迷李傀儡等「函谷八友」，再加上康廣陵的徒兒阿碧。這九人見虛竹正和丁春秋拳來腳往，打得酣暢淋漓，當即大叫助威：「掌門師叔今日大顯神通，快殺了丁春秋給師父報仇！」

少林群僧又是一陣詫異：「怎麼這些人都稱虛竹為師叔？」其時菊劍手中烈酒，還在不住向虛竹射去，餘勢不絕，一大部分竟噴向丁春秋。星宿老怪惡鬥虛竹，轉輾打了半個時辰，但覺對方妙著層出不窮，自己給他迫住了手腳，種種邪術無法盡量施展，陡然間見到一股酒水射來，心念一動。左袖拂出。將那股酒水拂成四散飛濺的酒雨，向虛竹噴去。這時虛竹全身功勁行開，無崖子、天山童姥，李秋水的內力便如銅罩鐵網，已將他周身護住，當真百邪不侵，這些時候中，丁春秋連連下毒，始終不能沾到他身上，便是如此。千千萬萬酒點飛到，沒沾到衣衫，便給內勁撞了出去，驀聽得「啊啊」兩聲，菊劍和阿碧翻身摔倒。原來丁春秋將酒水化作雨點拂出來時，每一滴之中已然藏了劇毒。菊劍站得較近，阿碧正要奔到慕容復身前拜見，身沾毒雨，當即倒地。

虛竹一瞥眼間，見到菊劍和阿碧在頃刻之間便即臉如死灰，又驚又怒，心想丁春秋此獠不除，實是禍患無窮，更聽得薛神醫驚叫：「師叔，這毒藥好生厲害，快制住老怪，逼他取解藥救治。」虛竹右掌揮舞，不絕向丁春秋進攻，左掌掌心中暗運內功，逆轉北溟真氣，不多時已將掌中酒水化成七八片寒冰，右掌颼颼颼連拍三掌。丁春秋乍覺寒風襲體，冷不可當，不禁吃了一驚：「這小賊禿的陽剛內力，怎地陡然變了？」忙凝真力招架，猛地裏肩頭「缺盆穴」上微微一寒，便如濺上了一片雪花，跟著小腹「天樞穴」、大腿「伏兔穴」、小腿「陽前穴」、上臂「天泉穴」四處也是覺得涼颼颼地有些冰冷之感。丁春秋暗罵：「小賊禿的陰柔掌力倒是不能小覷了，居然能逼得我遍體生寒。」當即再催掌力抵擋，忽然間後頸「天柱穴」、背心「風片穴」、後腰「志室穴」三處也是微微一涼，丁春秋見識廣博，心下大奇：「他掌力便再陰寒，也絕不能繞了彎去襲我背後，何況寒涼之處都在大穴之上，莫非小賊禿有甚麼古怪邪門？倒是不可不防。」雙袖拂處，袖間藏腿，一足向虛竹踢出，這是他生平絕學之一，乃是真實武功，百發百中，當者非死必傷。不料一腳踢到半途，突然間「伏兔穴」和「陽交穴」上同時奇癢難當，情不自禁的一聲「啊喲」，叫了出來。右腳的腳尖明明已沾到虛竹僧衣，但兩處要穴同時發癢，右腳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他一聲「啊喲」叫過，跟著又是「啊喲，啊喲」兩聲。眾門人卻仍是高聲頌讚：「星宿老仙神通廣大，天下無雙，雙袖微擺，兩個小妞便中仙法倒地！」「他老人家一蹬足天崩地裂，一搖手日月無光！」「星宿老仙大袖擺動，口吐真言，叫你旁門左道的一眾牛鬼蛇神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這些肉麻之極的歌頌之中，夾雜著「星宿老仙」「啊喲」又「啊喲」的一聲聲叫喚，實在大是不稱。眾門人精乖的已是愕然住口，大多數卻還是放大了嗓門直嚷。

丁春秋霎時之間，但覺天樞、伏兔、陽交、天泉、天柱、風門、志室七處穴道之中，同時麻癢難當，直如千千萬萬只螞蟻同時在咬嚙一般。這七處穴道雖非人身的致命要穴，要知丁春秋武功非凡，接戰之際，諸處要穴自然而然的已為內勁護住，虛竹的生死符射他不著，但饒是如此，七片生死符終於還是在其餘穴道中鑽進了他的身子。這符附有虛竹的內力，寒冰入體，隨即為熱力化去，再無痕跡，內力卻留在他的穴道經脈之中。這生死符既非毒藥，亦非暗器，卻是一種觸不到、摸不著的內力。丁春秋手忙腳亂，連連在懷中掏摸，一口氣服了七八種解藥，通了五六次內息，穴道中的麻癢卻只有越加厲害。若是換作旁人，早已滾倒在地下，丁春秋神功驚人，勉力苦苦撐持。殊不知這生死符既是外來的一種內勁，中符者倘若不會武功，受害者感應極輕，越是內功高深，強加抗禦，則受到的感應越是厲害。只見他腳步踉蹌，有如喝醉了酒一般，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雙手亂舞，形狀極是可怖。虛竹微感後悔：「這人雖然罪有應得，但所受的苦惱，竟然一至於斯。早知如此，我只給他種上一兩片生死符，也就夠了。」星宿派門人見到師父如此狼狽，一個個靜了下來，雖然還有幾個死硬之人仍在叫道：「星宿老仙正運大羅金仙舞蹈功，待會這小和尚便知道厲害了。」但這種死撐面子之言，已說得毫不響亮。李傀儡大聲喝道：「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哈哈，我乃李太白是也！飲中八仙，第一乃詩仙李太白，第二乃星宿老仙丁春秋！」群雄見到丁春秋醉態可掬的狼狽之狀，聽了李傀儡調侃的言語，一齊盡笑。要知虛竹這七枚生死符乃烈酒所化，與尋常寒冰又自不同。過不多時，丁春秋終於支持不住，伸手亂扯自己的鬍鬚，將一叢垂胸至腹，銀也似的美髯，扯得一根根隨風飛舞，跟著便撕裂衣衫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膚，卻兀自精壯似少年，他手指到處，身上便鮮血迸流，一面扒搔，一面大聲叫道：「癢死我了，癢死我了！」又過一刻，他一膝跪倒，越叫越是慘厲。群雄雖然大都是見多識廣之士，但見到一個童顏鶴髮、神仙也似的武林高人，霎時間竟然形如鬼魅，發出野獸般的號叫來，誰也不禁駭然變色，連最愛開玩笑的李傀儡也是嚇得啞口無言。只有大樹下的黑白二僧仍是閉目靜坐，直如不聞。

玄慈方丈說道：「善哉，善哉！虛竹，你解了丁居士身上的苦難罷！」虛竹了道：「是！謹遵方丈法旨！」玄寂忽道：「且慢！方丈師兄，丁春秋作惡多端，我玄難、玄痛兩位師兄，都是命喪彼手，豈能輕易饒他？」康廣陵也道：「掌門師叔，你是本派掌門，何必去聽旁人言語？我師祖、師父的大仇，焉可不報？」虛竹一時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薛慕華道：「師叔，先要他取解藥要緊。」虛竹點頭道：「正是。梅劍姑娘，你將鎮癢丸給他服上半粒。」梅劍應道：「是！」從懷中取出一個綠色小瓷瓶，倒出一粒豆大的丸藥來，然見到丁春秋如癲如狂的神態，卻不敢走近身去。

虛竹接過藥丸，劈了半粒，叫道：「丁先生張開口來，我給你服鎮癢丸！」丁春秋荷荷而呼，張大了口，虛竹手指一彈，半粒藥丸飛將過去，送入他的喉嚨。藥力一時未能行到，丁春秋已癢得滿地打滾，過了一頓飯時分，奇癢稍減，這才站起身來。他神智始終不失，知道再也不能反抗，不等虛竹開口，自行取出解藥，乖乖的去交給薛慕華，說道：「紅色外搽，白色內服！」他號叫了半天，說出話來已是啞不成聲。薛慕華料他不敢作怪，依法給阿碧和菊劍敷搽服食。

梅劍朗聲說道：「星宿老怪，這半粒止癢丸可止三日之癢。過了三天，奇癢又再發作，那時候我主人是否再賜靈藥，要瞧你乖不乖。」丁春秋兀自驚魂未定，身子發抖，說不出話來。星宿派一眾門人最會見風駛帆，早有二百人奔將出來，跪在虛竹面前，懇請收錄，有的說：「靈鷲宮主人仁義無雙，技藝冠於天下，小人誠心歸附，死心塌地，願為主人效犬馬之勞。」有的說：「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非主人莫屬。只須主人有令，小人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更有許多為了表示赤膽忠心，指著丁春秋痛罵不已，說他「燈燭之火，也敢和日月爭光，」說他「心懷叵測，是個邪惡不堪的小人」，又有人要求虛竹速速將丁春秋處死，為世間除此醜類。只聽得絲竹鑼鼓響起，眾門人大聲唱了起來：「靈鷲主人，德配天地，威震當世，古今無比。」除了將「星宿老仙」四字改為了「靈鷲主人」外，其餘曲調詞句，便和「星宿老仙頌」一模一樣。

虛竹雖為人質樸，但聽星宿派門人如此頌讚，卻也不自禁的有些飄飄然起來。蘭劍喝道：「你們這些無恥小人怎麼將拍星宿老怪的陳詞濫調，轉而對我主人道？當真無禮之極。」星宿門人登時大為惶恐，有的道：「是，是！小人立即另出機杼，花樣翻新，包仙姑滿意便是。」有的道：「四位仙姑，花容月貌，勝過西施，遠超貴妃。」種種肉麻的言辭，卻也不勝盡錄。一眾星宿門人向虛竹叩拜之後，自行站到諸洞主、島主身後，一個個得意洋洋，自覺光耀體面，登時又將中原群豪、丐幫幫眾，和少林僧侶不放在眼下了。玄慈說道：「虛竹，你自立門戶，但教日後走俠義正道，約束門人弟子，令他們不致為非作歹，禍害江湖，那麼在家出家，也都是一樣。」虛竹哽咽道：「是。虛竹願遵方丈教誨。」玄慈又道：「破門之式不可廢，那杖責卻可免了。」忽聽得一人哈哈大笑，說道：「我道少林寺重視戒律，執法如山，卻不料一般也是趨炎附勢之徒。」眾人向說道之人瞧去，原來是大輪明王鳩摩智。

玄慈臉上變色，說道：「明王以大義見責，老衲知錯了。玄寂師弟，安排法杖。」玄寂道：「是！」轉身說道：「法杖伺候！」向虛竹道：「虛竹，你目下尚是少林弟子，伏身受杖。」虛竹躬身道：「是！」跪下向玄慈和玄寂行禮，說道：「弟子虛竹，違犯本寺大戒，恭領方丈和戒律院首座的杖責。」星宿派眾門人突然大聲鼓噪起來紛紛叫嚷：「我家靈鷲宮主人乃武林盟主，你等少林僧眾豈可冒犯他老人家的貴體？」「你們若是碰了他老人家的一根汗毛，我非跟你們拼個你死我活不可。我為他老人家粉身碎骨，雖死猶榮。」余婆婆知道虛竹心意，喝道：「『我家主人』四字，豈是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叫得的？快些給我閉上了嘴。」星宿派眾人聽她一喝，登時鴉雀無聲，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少林寺戒律院的執法僧人聽得玄寂喝道：「用杖！」便即撩起虛竹的僧衣，露出他背上肌膚，另一名僧人舉起「守戒棍」便欲擊下。虛竹意守丹田，不敢運氣，心想：「我身受杖責，乃是為了罰我種種不守戒律之罪，每受一棍，罪孽便消去一分。倘若運氣抵禦，自身不感痛楚，這杖卻是白打了。」便在此時，忽聽得一個女子尖銳的聲音呼道：「且慢，且慢！你──你背上是甚麼？」眾人齊向虛竹背上瞧去，只見他腰背之間，竟是整整齊齊的燒著幾點香疤。僧人受戒，香疤都是燒在頭頂，不料虛竹除了頭頂的香疤之外，背上也有香疤。背上的疤痕大如銅錢，顯然是在他幼年時所燒炙，隨著身子長大，香疤也漸漸增大，此時看來，已非十分圓整。

群雄都是一愕之際，突見人叢中一個中年女子奔了出來。這女子身穿淡青色的長袍，一頭長髮，直垂至眉，左右雙頰各有三條血痕，正是四大惡人中的「無惡不作」葉二娘。她疾撲而前，雙手一分，已將兩名少林寺戒律院的執法僧推開，伸手便去拉虛竹的褲子，竟是要將他褲子扯將下來。虛竹吃了一驚，轉身站起，身子向後飄開數尺，說道：「你──你幹甚麼？」葉二娘全身發顫，叫道：「我──我的兒啊！」張開雙臂，便去摟抱虛竹。虛竹一閃身，葉二娘便抱了個空。眾人都想：「這女人莫非是發瘋？」葉二娘接連抱了幾次，都給虛竹輕輕巧巧的閃開，要知她自被游坦之一掌擊得暈死過去，醒轉之後，功力已然大不如前，原本最擅勝場的輕身功夫，更是及不上從前的一半。但見她如癡如狂，叫道：「兒啊，你怎麼不認你娘了？」

虛竹心中一凜，有如電震道：「你──你是我娘？」葉二娘叫道：「兒啊，我生你不久，便在你背上、兩屁股上，都燒上了九個戒點香疤。你這兩邊屁股上是不是各有九個香疤？」虛竹大吃一驚，他雙股之上確是各有九點香疤。他自幼便是如此，從來不知來由，也羞於向同儕啟齒，有時沐浴之際見到，還道自己與佛有緣，天然生就，因而更堅了向慕佛法之心。這時陡然間聽到葉二娘的說話，當真半空中打了個霹靂，顫聲道：「是，是！我──我兩股上各有九點香疤，是你──是娘──是你給我燒的？」葉二娘放聲大哭，叫道：「是啊，是啊！若不是我給你燒的，我怎麼知道？我──我找到兒子了，找到我親生乖兒子了！」一面哭，一面伸手去摟虛竹的頸子。虛竹這次不再避讓，任由她抱在懷裏。他從少無爹無娘，只知是寺中僧侶所收養的一個孤兒，他雙股燒有香疤，這件隱秘天下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葉二娘居然也能得悉，那裏還有假的？二十餘年來突然如願領略到了生平從來所未知的慈母之愛，眼淚也不禁涔涔而下，叫道：「娘──娘，你是我媽媽！」這一件事突如其來，旁觀眾人無不大奇，但見二人相擁而泣，又悲又喜，一個情深舐犢，一個至誠孺慕，群豪心腸雖硬，卻也不禁為之鼻酸。只聽葉二娘道：「孩子，你今年二十四歲，這二十四年來，我白天也想你，黑夜也想念你，我氣不過人家有兒子，我自己的兒子卻給天殺的賊子偷去了。我──我只好去偷人家的兒子。可是──可是──別人的兒子，那有自己親生的好？」南海鱷神哈哈大笑，道：「三妹，你老是去偷人家白白胖胖的娃兒來玩，玩夠了便喝他的血，原來為了自己的兒子給人家偷去啦。我岳老二問你甚麼緣故，你卻又不肯說？很好，妙極！虛竹小子，你媽媽是我義妹，你快叫我一聲『岳老伯』！」他想到自己的輩份還在這武功奇高的靈鷥宮主人之上，這份樂子，可真不用說了。

雲中鶴搖搖頭道：「不對，不對！虛竹子是你師父的把兄，你得叫一聲師伯。我是他媽的義弟，輩份比你高了兩輩，你快叫我『師叔祖』！」南海鱷神一怔，吐了一口濃痰，罵道：「你奶奶的，老子不叫！」葉二娘放開了虛竹的頭頸，抓住他的肩頭，左看右瞧，喜不自勝，轉頭向玄寂道：「他是我的兒子，你這臭賊禿，可不許打他！」虛竹驀地想起，那日拆解珍瓏棋局之時，見到葉二娘和丁春秋神態親熱，葉二娘口口聲聲叫他甚麼「春秋哥哥」，顯然二人之間頗有曖昧，莫非自己竟是丁春秋的兒子？這一下可不得了，母親是聲名狼籍的葉二娘，位居四大惡人的第二位，父親倘若真是丁春秋，那聲名尤其惡劣。更糟的是，自己適才還將他打得狼狽不堪，親手在他身上中了七片生死符。那──那便如何是好？

虛竹偷眼向丁春秋瞧去，心下大是不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轉頭又瞧葉二娘，盼他說出自己父親到底是誰，但想一說出來如果竟然是星宿老怪丁春秋，那還不如不說的好。可是他自幼無父無母，會見母親之後，又盼見生父，縱然父親是丁春秋，那也絕不能不認。心中正自栗六，只聽得葉二娘大聲說道：「是那一個天殺的狗賊，偷了我的孩子，害得我母子分離二十四年？孩子，孩子，咱們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這個狗賊，將他千刀萬剮，斬成肉漿。你娘鬥他不過，孩子武功高強，正好給娘報仇雪恨。」

坐在大樹下一直不言不動的黑衣僧人忽然站起身來，緩緩說道：「你這孩兒是給人家偷去的，還是搶去的，你面上這六道血痕，從何而來？」葉二娘突然變色，尖聲叫道：「你──你是誰？你──你怎麼知道？」黑衣僧道：「你難道不認得我麼？」葉二娘尖聲大叫：「啊！是你，就是你！」縱身向那黑衣僧撲將過去，奔到離他身子丈餘之處，突然立定，伸手戟指，卻也不敢近前，咬牙切齒，憤怒已極。

黑衣僧道：「不錯，你孩子是我搶去的，你臉上這六道血痕，也是我抓的。」葉二娘叫道：「為甚麼？到底為甚麼要搶我孩兒？我和你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你──你──你害得我好苦。你害得我這二十四年之中，日夜苦受熬煎！」黑衣僧道：「那日你中了王星天的寒冰毒掌，性命已然難保，是誰救活你的？」葉二娘道：「我不知道。難道──難道是你？」黑衣僧點頭道：「不錯，是我。」葉二娘那日受傷奇重，昏昏迷迷中只知有人以深厚內力為己療傷，醒轉後那人便不知去向。他事後問過丁春秋和段延慶，得知並非他二人聽救，這事在她心中始終成為一個疑團，自忖作惡多端，劣跡昭彰，正道中人無不欲誅己而後快，除了丁段二人交好之外，那裏還有甚麼一流高手會救自己性命？今日眼見黑衣僧顯示了驚世駭俗的武功，他聲稱自己性命乃彼所救，諒來不假，這一來，她心中的疑雲可更加濃了。她獃獃地瞪著黑衣僧，口中只道：「為甚麼？為──為甚麼？」黑衣僧指著虛竹，道：「這孩子的父親是誰？」葉二娘全身一震，道：「他──他──我不能說。」虛竹心情激盪，奔將過去，叫道：「媽，你跟我說，我爹爹是誰？」葉二娘連連搖頭道：「我不能說。」黑衣僧緩緩說道：「葉二娘，你本來是一個好好的姑娘，溫柔美貌，端莊貞淑。可是在你十八歲那年，受了一個武功高強、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誘，失身於他，生了這個孩子，是也不是？」葉二娘木然不動，過了好一會兒，才點頭道：「是的。」黑衣僧又道：「這男子只顧到自己的聲名前程，全不顧念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未嫁生子，處境是何等的凄慘。」葉二娘道：「不，不！他顧到我的，他給了我很多銀兩，給我好好安排了下半世的生活。」黑衣僧道：「他為甚麼令你孤伶伶的飄流江湖？」葉二娘道：「我不能嫁他的。他怎麼能娶我為妻？他是個好人，他向來待我很好，是我自己不願連累他的。他──他是個好人。」言辭之中，對於這個遺棄了她的情郎，仍是充滿了溫馨和思念，昔日恩情，絲毫不因自己受苦和歲月流逝而有所減退。眾人均想：「葉二娘惡名素著，但對她當年的情郎，卻著實情深義重。只不知這男人是誰？」段譽、阮星竹、范驊、華赫良、巴天石等大理一系諸人，聽二人說到這一樁昔年的風流事跡，情不自禁的都偷眼向著段正淳瞄了一眼，都覺葉二娘這個情郎，身份、性情、處事，無一不和他相似。更有人想起：「那日四大惡人同赴大理，多半是為了找鎮南王討這筆孽債。」連段正淳也是大起疑心：「我所識女子著實不少，難道有她在內？我怎麼半點也記不起來？」

黑衣僧人朗聲道：「這孩子的父親，便在此間，你為甚麼不指他出來？」葉二娘道：「不，不！我不能說。」虛竹眼光只是向丁春秋射去。段正淳心中更加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黑衣僧又道：「你為甚麼在你孩兒背上、股上，燒了三處戒點香疤？」葉二娘掩面道：「我不知道，求求你，你不要問了。」黑衣僧聲音仍是十分平淡，一似無動於衷，繼續問道：「你孩兒一生下來，你就想要他當和尚麼？」葉二娘道：「不是，不是的。」黑衣僧人道：「那麼為甚麼要在他身上燒這些佛門的香疤？」葉二娘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黑衣僧朗聲道：「你不肯說，我卻知道，只因為這孩子的父親，乃是佛門子弟，是個有道高僧。」葉二娘一聲呻吟，再也支持不住，暈倒在地。群雄登時大嘩，眼見葉二娘這等神情，那黑衣僧所言，顯非虛假，原來和她私通之人，竟然是個和尚。眾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虛竹伸臂扶起葉二娘，叫道：「媽，媽，你醒醒！」

過了半晌，葉二娘悠悠醒轉，低聲道：「孩兒你快扶我下山去。這──這人是個妖怪，他──他甚麼都知道。我再也不要見他了。這──這仇也──也不用報了。」虛竹道：「是，媽，咱們這就走罷。」黑衣僧道：「且慢，我話還沒說完呢。你不要報仇，我要報仇。葉二娘，我為甚麼搶你孩兒，你知道麼？因為──因為有人搶了我的孩兒，令我家破人亡，夫婦父子，不得團聚。我這是報仇。」葉二娘道：「有人搶你孩兒？你是為了報仇？」黑衣僧道：「正是，我搶了你的孩兒來，放在少林寺的菜園之中，讓少林將他撫養長大，授他一身武藝。因為我自己的親生孩兒，也是給人搶了去，撫養長大，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藝。你想不想瞧瞧我的真面目？」

不等葉二娘示意可否，黑衣僧一伸手便拉去自己的面幕。群雄「啊」的一聲驚呼，只見他方面大耳，虯髯叢生，相貌十分威武，約莫六十歲年紀。蕭峰驚喜交集，搶步上前，拜伏在地，叫道：「你──你是我──」那人哈哈大笑，說道：「好孩兒，好孩兒，我正是你的爹爹。咱爹兒倆一般的身形相貌，不用記認，誰都知道我是你的老子。」一伸手，扯開胸口衣襟，露出一個刺花的狼頭，左手一提，將蕭峰拉了起來。蕭峰扯開自己的衣襟，也現出胸口那張口露牙、青鬱鬱的狼頭來。兩人並肩而行，突然間同時仰天而嘯，聲若狂風怒號，遠遠傳了出去，只震得山谷鳴響，數千豪傑聽在耳中，全感不寒而慄。十八名契丹武士拔出長刀，但見聲勢之盛，直如千軍萬馬一般。

蕭峰從懷中取出一個油布小包，打了開來，取出一張折疊好的黃紙。一展開間，紙幅甚大，正是智光和尚給他的石壁遺文的拓片，上面一個個都是空心的契丹文字。那虯髯老人指著最後幾個字笑道：「蕭遠山絕筆，蕭遠山絕筆！哈哈，孩兒，那日我傷心之下，跳崖自盡，不料命不該絕，墮在谷底一株千年大樹的枝幹之上，竟得不死。這一來，為父的死志已去，便興復仇之念。那日雁門關外，中原豪傑不問情由便殺了你不會武功的媽媽，孩兒，你說此仇該不該報？」蕭峰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焉可不報。」蕭遠山道：「當日害你母親之人，大半已為我當場擊斃，智光和那隱姓埋名自稱『趙錢孫』的傢伙，已為孩兒所殺。丐幫前任幫主江劍通染病身故，總算便宜了他。只是那個領頭的『大惡人』，迄今兀自健在。孩兒，你說咱們拿他怎麼辦？」蕭峰急道：「此人是誰？」蕭遠山一聲長嘯，喝道：「此人是誰？」目光如電，在豪傑臉上一一掃射而過。

群豪和他目光接觸之時，無不慄慄自危，雖然這些人均與當年雁門關外戕害蕭峰之母一事無關，但見到蕭遠山、蕭峰父子的神情，卻也是誰也不敢手腳上一動，張口發出半點聲音，唯恐將禍事惹上身來。蕭遠山道：「孩兒，那日我和你媽懷抱了你，到你外婆家去，不料路經雁門關外，數十名中土武士突然躍將出來，將你媽媽和我隨眾殺死。大宋與契丹有仇，互相砍殺，原非奇事，但這些中土武士埋伏山後，顯是大有預謀。孩兒你知道那是為了甚麼緣故？」蕭峰道：「孩子聽智光大師說道，他們得到訊息，誤信契丹武士要來少林寺奪取武學典籍，以為他日遼國謀奪大宋江山基本，是以突出襲擊，害死了我媽媽。」蕭遠山慘笑道：「嘿嘿，嘿嘿！當年你老子並無奪取少林寺武學典籍之心，他們卻冤枉了我。好！蕭遠山一不做二不休，人家冤枉我，我便給人家瞧瞧，這三十年來，蕭遠山便躲在少林寺中，將他們的武學典籍瞧了個飽。少林寺諸位高僧，你們有本事便將蕭遠山殺了，否則少林武功非流入大遼不可。你們再在雁門關外埋伏，那可來不及了。」少林眾僧聽了蕭遠山這麼說，無不駭然變色，均想此人之言，多半不假，本派武功若是流入了遼國，令契丹人如添翼，那便如何是好？

蕭峰道：「爹爹，這大惡人當年殺我媽媽，還可說是事出誤會，雖然魯莽，尚非故意為惡。可是他卻去殺了我義父義母喬氏夫婦，令孩兒大蒙惡名，那卻是大大不該了。到底此人是誰，請爹爹指將出來。」蕭遠山哈哈大笑，道：「孩兒，你這可錯了。」蕭峰愕然道：「孩兒錯了？」蕭遠山點點頭，道：「錯了。那喬氏夫婦，是我殺的！」

蕭峰大吃一驚，道：「是爹爹殺的？那──那為甚麼？」蕭遠山道：「你是我的親生孩兒，本來我父子夫婦一家團聚，何等快樂？可是這些南朝武人將我契丹人看作豬狗不如，動不動便橫加殺戮，將我孩兒搶了，去交給別人，當作他的孩兒。那喬氏夫婦冒充是你父母，既奪了我的天倫之樂，又不跟你說明真相，那便該死。」蕭峰胸口一酸，道：「我義父義母待孩兒極有恩義，他二老乃是大大的好人。然則放火焚燒單家莊、殺死譚公、譚婆等等，也都是──」蕭遠山道：「不錯！都是你爹爹幹的。這些人明明知道當年帶頭在雁門關外殺人的是誰，卻不肯說了出來，個個袒護於他，豈非該殺？」

蕭峰默然，心想：「我苦苦追尋的『大惡人』卻原來是我爹爹，這──這卻從何說起？」緩緩的道：「少林寺玄苦大師親授孩兒武功，十年中寒暑不間，孩兒得有今日，全蒙恩師栽培──」說到這裏，低下了頭來，已然虎目含淚。蕭遠山道：「這些南朝武人陰險奸詐，有甚麼好東西了？這玄苦是我一掌震死的。」他此言一出口，少林群僧齊聲誦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聲音十分悲憤，雖然一時未有人上前向蕭遠山挑戰，但群僧在這念佛聲中所含的沉痛之情，顯然已包含了極大決心，絕不能與蕭遠山善罷干休。蕭遠山又道：「殺我妻室、奪我獨子的大仇人中，有丐幫幫主，亦有少林派高手，嘿嘿，他們只想永遠遮瞞這樁血腥罪過，將我兒子變作了漢人，叫我兒子拜大仇人為師，繼任仇人為丐幫的幫主。嘿嘿，孩兒，那日晚間我打了玄苦一掌之後，隱身在旁，不久你又去拜見那個賊禿。這玄苦見我父子容貌相似，只道是你出手，連那小沙彌也分不清你我父子。孩兒，咱契丹人受他們冤枉欺侮，還少得了麼？」蕭峰這時方始恍然，為甚麼玄苦大師那晚見到自己之時，竟然如此錯愕，而那小沙彌又為甚麼力證是自己出手打死玄苦。卻那裏想得到真正行兇的，竟是個和自己容貌相似，血肉相連之人？

# 第一二零回 當眾揭密

蕭峰道：「這些人，既是爹爹出手所殺，便和孩兒所殺沒有分別，孩兒一直擔負著這名聲，卻也不枉了。那個帶頭中原武人，埋伏在雁門關外的首惡，爹爹可探明白了沒有？」蕭遠山道：「嘿嘿，豈有不探查明白之理？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若是一掌將他打死，豈不是便宜他了。葉二娘，且慢！」他見葉二娘扶著虛竹，正一步步走遠，當即喝住，說道：「跟你生下這孩子是誰，你若不說，我可要說出來了，我在少林寺中隱伏三十年，甚麼事能逃得過我的眼去？你們在紫雲洞中相會，他叫喬婆婆來給你接生，種種事情，要我一五一十的當眾說出來麼？」葉二娘轉身過來，向前奔了幾步，突然跪倒在地，說道：「蕭英雄，請你大仁大義，高抬貴手，放過了他。我孩子和你公子有八拜之交，結為兄弟，他──他──他在武林中有這麼大的名聲，這般的身份地位──年紀又這麼大了，你要打要殺，只對付我，可別──可別去難為他！」群雄先聽蕭遠山說道虛竹之父乃是個「有道高僧」，此刻又聽葉二娘說他在武林中聲譽甚隆、地位甚高，幾件事一湊合，難道此人竟是少林寺中一位輩份甚高的僧人？各人眼光不免便向少林寺一干白鬚飄飄的老僧射了過去。忽聽得玄慈方丈說道：「善哉，善哉！既種孽因，便有孽果。虛竹，你過來！」虛竹走到方丈身前屈膝跪下。玄慈向他端相良久，伸手輕輕撫摸他的頭頂，說道：「你在寺中二十四年，我竟始終不知你便是我的兒子！」

此言一出，群僧和眾豪傑，齊聲大叫。各人面上神色之詫異、驚駭、鄙視、憤怒、恐懼、憐憫，形形色色，實是難以形容。玄慈方丈德高望重，武林中人無不欽仰，誰能想到他竟會做出這種事來？過了好半天，紛擾聲才漸漸停歇。玄慈緩緩說話，聲音仍是安和鎮靜，一如平時：「蕭施主，你和令郎分離三十餘年，不得相見，卻得知他的武功精進，聲名鵲起，成為江湖上一等一的英雄好漢，心下自必安慰。我和我兒日日相見，卻只道他為強梁擄去，生死不知，反而日夜為此懸心。」葉二娘哭道：「你──你不用說出來，那──那便如何是好？可怎麼辦？」玄慈溫言道：「二娘，既是作下了罪孽，後悔亦已無用。這些年來，可苦了你啦！」葉二娘哭道：「我不苦！你有苦說不出，那才是真苦。」玄慈緩緩搖頭，向蕭遠山道：「蕭施主，雁門關外一役，老衲鑄成大錯。眾家兄弟為老衲包涵此事，卻又一一送命。老衲今日再死，實在已經晚了，只是心中尚有一事不明，」忽然間提高聲音，說道：「慕容博慕容施主，當日你假傳音訊，說道契丹武士要大舉來少林寺奪取武學典籍，卻是為了何故？」眾人突然聽到他說出「慕容博」三字來，又都是吃了一驚。群雄之中，只有見聞廣博、閱歷豐富之人，才聽說過「姑蘇慕容」的先輩人物中，有一個名叫慕容博的，只是此人詭秘，極少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近數十年來早已無人再提。怎麼玄慈會突然叫出這個名字來？各人順著他的眼光瞧去，但見他雙目所注，正是坐在大樹底下的白衣僧人。

那白衣僧人一聲長笑，站起身來，說道：「方丈大師，你眼光好生厲害，居然將我認了出來。」伸手扯下面幕，露出一張神清目秀，俊雅瘦削的臉來。慕容復本就站在他身旁不遠，一驚之下，大聲叫道：「爹爹，你──你沒有──沒有死？」

玄慈道：「慕容施主，我和你多年交好，素來尊敬你的為人。那日你向我告知此事，老衲自是深信不疑。其後誤殺了好人，老衲可再找你不到了。不久聽到你因病逝世了，老衲好生痛悼，一直只道你當時和老衲一般，也是誤信人言，釀成無意的錯失，那知道──唉！」他這一聲長嘆，實是包含了無窮的悔恨和責備。蕭遠山和蕭峰父子頓對望了一眼，直到此刻，他二人方始知道這個假傳音訊、從中挑撥之人竟是慕容博。二人心中同時湧出一個念頭：「當年雁門關外的慘事，雖是玄慈方丈帶頭所為，但他是少林寺的方丈，關心大宋江山安危和本寺典籍的存亡，傾力以赴，原是義不容辭。其後發覺錯失，便即盡力補過，真正的大惡人，乃是慕容博而不是玄慈。」蕭遠山二十餘年的怨毒，蓄積已深，對玄慈仇無可解，蕭峰對玄慈的遭遇，卻不禁起了憐憫之心。

慕容博哈哈一笑，道：「宋人與契丹人乃是世仇，見面即殺，還分甚麼是非？孩兒，咱們走罷！」一轉身，攜了慕容復之手便欲離去。蕭峰大聲喝道：「且慢！你這麼容易想走麼？」慕容博道：「怎麼？你想領教我姑蘇慕容的武功？」蕭峰道：「殺母之仇，能不報麼？種種禍害，皆由你身上而起，今日叫你難逃公道。」慕容博一聲長笑，放開了慕容復之手，縱身而起，疾向山上竄去。蕭遠山和蕭峰道：「咱們追！」分從左右追上山去。這三人都是登峰造極的武功，晃眼之間便已去得老遠。但見一前二後，三個人竟向少林寺奔去。一條白影、兩條黑影，霎時間都隱沒在少林寺的黃牆碧瓦之中。

群雄均感大為詫異，都想：「這慕容博和蕭遠山功力相若，難分上下，再加上個蕭峰，慕容博便絕非敵手。怎麼他不向山下逃竄，反而進了少林寺去？」慕容復叫道：「爹爹，爹爹！」跟著也追上山，他輕功也甚了得，但比之前面三人，卻是頗有不如了。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以及一十八名契丹武士，都想上山分別相助主人，剛一移動腳步，只聽得玄寂喝道：「結陣攔住！」百餘名少林僧齊聲應喏，一排排的排在當路，或橫禪杖，或挺戒刀，不令眾人上前。玄寂厲聲說道：「我少林寺乃佛門善地，非私相毆鬥之場，各位施主，請勿擅進。」鄧百川等見了少林僧這等聲勢，知道無論如何衝不過去，若是動手硬衝，徒然多樹強敵，雖然心懸主人，也只得停步，站於原地。包不同道：「不錯，少林寺乃是佛門善地，乃養私生子的善地。」他此言一出，數百道憤怒的目光都向他射了過來。包不同膽大包天，明知少林群僧中高手極多，不論那一個玄字輩的高僧，自己都不是敵手，但他要說便說，素來沒有甚麼忌憚。數百名少林僧對他怒目而視，他便也怒目反視，眼睛霎也不霎。

只聽得玄慈朗聲說道：「老衲犯了佛門大戒，有玷少林清譽。玄寂師弟，依本寺戒律，該當如何懲處？」玄寂道：「這個──師兄──」玄慈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任何門派幫會、宗族寺院，都是難免有不肖弟子，清名令譽之保全，不在求永遠無人犯規，在求事事按律懲處，不稍假借。執法僧，將虛竹杖責一百三十棍，一百棍因他自己過犯，三十棍乃他甘代業師所受。」執法僧眼望玄寂。玄寂點了點頭。虛竹已然跪下受杖。執法僧當即舉起刑杖，一棍棍的向虛竹背上、臀上打去，只打得他皮開肉綻，鮮血四濺。葉二娘心下痛惜，但她素懼玄慈威嚴，不敢代為情求。

好容易一百三十棍打完，虛竹不運內力抗禦，已痛得無法站立。玄慈道：「自此刻起，你破門還俗，不再是少林寺的僧侶了。」虛竹垂淚道：「是！」玄慈又道：「玄慈犯了淫戒，與虛竹同罪，身為方丈，罪刑加倍。執法僧重重責打玄慈二百棍。少林寺清譽攸關，不得循私舞弊。」說著跪伏在地，遙遙對著少林寺大雄寶殿中的佛像，自行捋開了僧袍，露出背脊。群雄面面相覷，少林寺方丈當眾受刑，那當真是駭人聽聞，大違物情之事。

玄寂道：「師兄，你──」玄慈厲聲道：「我少林寺千年清譽，豈可壞於我手？」玄寂含淚道：「是極！執法僧，用刑！」兩名執法僧合十躬身，道：「方丈，得罪了。」隨即站直身子，舉起刑杖，向玄慈背上擊了下去。二僧知道方丈受刑，最難受的還是當眾受辱，不在皮肉之苦，倘若容情，叫旁人瞧了出來，落下話柄，那麼方丈這番受辱，反而成為毫無結果了，是以一棍棍的打將下去，啪啪有聲，片刻間便將玄慈背上、股上打得滿是杖痕，血濺僧袍。群僧聽得執法僧「一五、一十」的呼著杖責之數，都是垂頭低眉，默默唸佛。普渡寺的道清大師突然說道：「玄寂師兄，貴寺尊重佛門戒律，方丈一體受刑，貧僧好生欣佩。只是玄慈師兄年紀老邁，他又不肯運內功護身，這二百棍卻是經受不起。貧僧冒昧，且說個情，現下已打了八十杖，餘下之數，暫且記下。」群雄中許多人都叫了起來，道：「正是，正是，咱們也來討個情。」玄寂尚未回答，玄慈朗聲說道：「多謝眾位盛意，只是戒律如山，不可寬縱。執法僧，快快用杖。」兩名執法僧本已暫停施刑，聽方丈語意堅決，只得又一五、一十的打將下去。

堪堪又打了八十餘杖，玄慈支持不住，撐在地下的雙手一軟，臉孔觸到塵土。葉二娘哭叫：「此事須怪不得方丈，都是我不好！是我受人之欺，故意去引誘方丈。這──這──餘下的棍子，由我來受罷！」一面哭叫，一面奔將前去，要伏在玄慈的身上，代他受杖。玄慈左手一指點出，嗤的一聲輕響，已封住了她的穴道，微笑道：「癡人，你非佛門女尼，勘不破愛欲，何罪之有？」葉二娘獃在當地，動彈不得，只是淚水簌簌而下。玄慈喝道：「行杖！」好容易二百下法杖打完，鮮血流得滿地，玄慈勉提真氣護心，好教自己不致痛得昏暈過去。兩名執法僧將刑杖一豎，向玄寂道：「稟報首座，玄慈方丈受杖完畢。」玄寂點了點頭，不知說甚麼才好。

玄慈掙扎著站起身來，向葉二娘虛點一指，要想解開他的穴道，不料重傷之餘，真氣不易凝聚，這一指竟沒有生效。虛竹一直隨侍在側，見狀便即去替母親解開了穴道。玄慈向二人招了招手，葉二娘和虛竹走到他的身旁。虛竹心下躊躇，不知該叫「爹爹」，還是該叫「方丈」。玄慈眼望少林群僧，緩緩說道：「少林寺玄字輩四僧死於人手。玄痛、玄難兩位師弟，係星宿派掌門丁先生所害。玄苦師弟，乃蕭遠山施主所殺。還有玄悲師弟，死於非命，老衲起初只道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待見到慕容復施主，心想憑他本事，可還傷不了玄悲師弟，苦苦思索，難得頭緒。適才見到慕容博老施主出手阻他兒子自殺，這才想起這位故人原來竟然未死，『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果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絕技。只是少林派和慕容老施主素無仇怨，不知他何以如此苦心焦慮，圖謀本派，這就非老衲所能知了。」少林群僧心下悲憤，齊聲叫道：「活捉慕容博來處死，為玄悲大師的過世復仇。」玄慈搖了搖頭，臉露微笑，援緩的道：「眾生各有各的不是，各有孽，唯望佛法慈悲消解。」他伸出手去，一手抓住了葉二娘的手腕，一手抓住虛竹，說偈道：「人生於世，有欲有愛。四大皆空，甚難甚難！」說罷慢慢閉上了眼睛。葉二娘和虛竹都不敢動，不知他還有甚麼話說，不料只覺他手掌越來越冷。葉二娘大吃一驚，伸手一探他的鼻息，竟然早已氣絕而死，變色叫道：「你──你──怎捨我而去了？」突然一縱丈餘，從半空中摔將下來，砰的一彈，掉在玄慈腳邊，身子扭了幾下，便即不動。虛竹叫道：「娘，娘！你──你──不可──」

虛竹伸手將母親扶起，只見一柄匕首對準了插在心臟之中，眼見是不活了。虛竹急忙點她傷口四周的穴道，又以真氣運到玄慈方丈體內，手忙腳亂，欲待同時解救兩人。薛慕華奔將過來相助，但見二人心停氣絕，已是無法可救，勸道：「師叔節哀，兩位老人家是不能救的了。」虛竹卻不肯死心，運了好半晌北溟真氣，卻那裏有半點動靜？只聽得群僧高誦佛號，齊念「往生咒」。虛竹悲從中來，忍不住放聲大哭。二十四年來，他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從未領略過半分天倫之愛，今日剛找到生父生母，但不到一個時辰，便即雙雙慘亡，世事之慘實是莫過於此了。群雄初聞虛竹之父竟是少林寺方丈玄慈，人人均覺他不守清規，大有鄙夷之意，待見他坦然當眾受刑，以維少林寺的清譽，這等大勇，實非常人所能，都想他受此重刑，也可抵償一時失足了。萬不料他受刑之後，隨即自絕經脈，以償罪孽，雖然僧人自盡，亦觸犯戒，但玄慈此舉顯然是以一死來表明自己罪孽之重，懺悔之深，非二百杖的棍責可以抵消。本來一死後，一了百了，既然他早萌死志，這二百杖之辱原可免去，但他定要在受杖之後再死，實是英雄好漢的行徑，群雄心敬他的為人，當下便有不少人紛紛走到玄慈的遺體之前，躬身下拜。

南海鱷神道：「二姊，你人也死了，岳老三不跟你爭這排名啦，你算老二便了。」這些年來，他處心積慮的要和葉二娘一爭雄長，想在武功上勝過他而居「天下第二惡人」之位，此刻居然如此退讓，實是大是不易，可見他對葉二娘之死一來傷痛，二來也十分敬佩她的義烈。丐幫的群丐一團高興的趕來少林寺，那知王幫主既拜了丁春秋為師於前，為蕭峰踢斷雙腳於後，人人意興索然，面上無光，吳長老大聲說道：「眾位兄弟，咱們還在這裏幹甚麼？難道要討殘羹冷飯不成？這就下山去罷！」群丐轟然答應，正要轉身下山，忽聽得包不同說道：「且慢！包不同有一言要告知丐幫。」陳長老當日在無錫曾與他及風波惡鬥過，知道此人口中素來沒有好話，右足在地一頓，厲聲道：「姓包的，有話便說，有屁少放。」包不同伸手撮住了鼻子，叫道：「好臭，好臭。喂，會放臭屁的化子，你幫中可有一個名叫易一清的老化子？」陳長老聽他說到易一清，登時便留上了神，道：「有便怎樣？沒有又怎樣？」包不同道：「我是在跟一個會放屁的叫化子說話，你搭上口來，是不是承認了？」陳長老牽掛本幫大事，那耐煩跟他作這種無關重要的口舌之爭，說道：「我問你說易一清怎麼了？他是本幫的弟子，派到西夏公幹，眼下可有他的訊息麼？」包不同道：「我正要跟你說一件西夏國的大事，只不過易一清卻早已見閻王去啦！」陳長老道：「此話當真？請問西夏國有甚麼大事？」包不同道：「你罵我說話如同放屁，這會兒我可不想放屁了。」

陳長老只氣得白鬚飄動，但他是個頗工心計之人，當即哈哈一笑，道：「適才說話得罪了閣下，老夫陪罪。」包不同道：「陪罪倒也不必，以後你多放屁，少說話，也就是了。」陳長老一怔，心道：「這是甚麼話？」只是眼下有求於他，不願無謂糾纏，微微一笑，並不再言。包不同忽然道：「好臭，好臭！你這人太不成話。」陳長老道：「甚麼不成話？」包不同道：「你不開口說話，無處出氣，自然另尋宣洩之處了。」陳長老心道：「此人當真難纏。我只說了一句無禮之言，他便顛三倒四的沒了沒完。我只有不出聲才是上策，否則他始終言不及義，說不上正題。」當下又是微微一笑，並不答話。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你跟我抬槓，那是你錯之極矣！」

陳長老微笑道：「在下口也沒開，怎能與閣下抬槓？」包不同道：「你沒說話，只放臭屁，自然不用開口。」陳長老皺起眉頭，道：「取笑了。」包不同見他一直退讓，自己已佔足了上風，便道：「你既開口說話，那便不是和我抬槓了。我跟你說了罷。半年之前，我隨著咱們公子、鄧大哥、公冶二哥等一行人，在甘涼道上見到一死一傷的兩個叫化子。死的化子很瘦，想是討來的飯不夠吃，餓得皮包骨頭，一命嗚呼，可憐啊！可憐。」陳長老道：「想必是本幫的耿斌兄弟了？」包不同道：「我見到他之時，他已經腰骨折斷，死去多時，那時候啊，也不知道喝了孟婆湯沒有，上了望鄉臺沒有，也不知在十殿閻王的那一殿受審。他既不能說話，我自也不便請教他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否則他變成了鬼，也罵我一聲『有話便說，有屁便放！』豈不是冤哉枉也？我怎知他是姓耿呢還是姓陳？」陳長老既不敢默不作聲，更不敢出言頂撞，只得道：「包兄說得是！」心中卻道：「這傢伙當真難纏，我隨口一句話說得不太客氣，他非報復得淋漓盡致不可。」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姓包的生平最瞧不起隨聲附和之人，你口中說道『包兄說得是』，心裏卻是破口罵我『直娘賊，烏龜王八蛋』，這便叫做『腹誹』，此乃是星宿一派無恥之徒的行徑。男子漢大丈夫，是也是，非也非，旁人有旁人的見地，自己有自己的主張，『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特立獨行矯矯不群，這才是英雄好漢！」他又將陳長老教訓了一頓，這才道：「另外一個受傷的化子，年記較老，自稱名叫易一清，他從西夏國揭來一張西夏國的榜文，托咱們交給貴幫長老。」

宋長老心想：「陳兄弟在言話中已得罪了此人，還是由我出面較好。」當即上前深深一揖，說道：「包先生仗義傳訊，敝幫上下，均感大德。」包不同道：「非也，非也！未必貴幫上下，都感我的大德。」宋長老一怔，道：「包先生此話從何說起？」包不同指著游坦之道：「貴幫幫主，就非但不承我情，心中反而將我恨到了極處！」宋陳二長老齊聲道：「那是甚麼緣故？倒要請包先生指教。」

包不同道：「那易一清不久也即死了，這兩個化子，都是王幫主出手打死的。」要知當日游坦之出手打死易耿二丐，包不同乃是親見。游坦之事先曾蒙風波惡贈以匕首，用以削割頭上鐵罩，因此旁人不知王星天便是游坦之，慕容氏這一夥人卻早猜到了。

包不同一出此言，群丐登時聳動。吳長老走到游坦之身前，厲聲道：「此話是真是假？」游坦之自被蕭峰踢斷雙腿，一直坐在地下，不言不動，潛運內力止痛，突然聽包不同揭露當時秘密，不由得甚是惶恐，對吳長老的質詢，不知如何回答才是。群丐一見他的神色，知他已是默認，只是不管他行止如何不符眾望，目下終究還是幫主，一時卻也拿他無可奈何。吳長老又問：「你為甚麼要打死易耿二位兄弟？」游坦之道：「我──我──我本無傷他們性命之意，是他們自己經受不起。」這麼一說，包不同等更無懷疑，確知道這個王星天便是那行事怪誕的游坦之。宋長老不願當著天下群雄面前暴本幫之醜，向包不同道：「易一清兄弟交付先生的榜文，不知先生是否帶在身邊？」包不同回頭道：「沒有！」宋長老臉色微變，心想你說了半天，仍是不肯將榜文交出，豈不是找人消遣？包不同深深一揖，道：「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說著便轉身走開。吳長老急道：「那張西夏國的榜文，閣下如何不肯轉交？」包不同道：「這可奇了！你怎知易一清是將榜文交在我手中？何以竟用『轉交』二字？難道你當日是親眼瞧見麼？」

宋長老強忍怒氣，說道：「包兄適才明明言道，敝幫的易一清兄弟從西夏國而來，揭了一張西夏國國王的榜文，請包兄交給敝幫長老。這番話此刻許多英雄好漢人人聽見，包兄怎地忽然又轉了口？」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我沒有這樣說過。」他見宋長老臉上變色，又道：「素聞丐幫諸長老都是鐵錚錚的好漢子，怎地竟敢在天下英豪之前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那豈不是將諸位長老的一世英名付諸流水麼？」

宋陳吳三長老互相瞧了一眼，臉色都是十分難看，一時打不定主意，到底立時跟他翻臉動手呢，還是再忍一時。陳長老道：「閣下既要如此說，咱們也無法可施，好在是非有公論，單憑口舌之利而強辭奪理，終究無用。」包不同道：「非也，非也！你說單憑口舌之利，終究無用，為甚麼當年蘇秦憑一張利嘴而佩六國相印？為甚麼張儀以口舌之利，施連橫之計，終於助秦並吞六國？」宋長老聽他越扯越遠，只有苦笑，道：「包先生若是生於春秋六國之際，早已超越蘇張，身佩七國、八國的相印了。」

包不同道：「你這是譏諷我生不逢辰，命運太糟？好，姓包的今後若有三長兩短，頭痛發燒、腰酸足麻、噴嚏咳嗽，一切唯你是問。」陳長老怫然道：「包兄到底意欲如何，便即爽爽快快的示下。」包不同道：「嗯，你倒性急得很。陳長老，那日在無錫你和我四弟較量武藝，你手中提一隻大布袋，大布袋中有一隻大蠍子，大蠍子尾巴上有一對大毒刺，大毒刺刺在人身上會起一個大毒泡，大毒泡會送了對方的小性命，是也不是？」陳長老心道：「明明一句話便可說清楚了，他偏偏要甚麼大、甚麼小的囉哩囉唆一大套。」便道：「正是。」包不同道：「很好，我想跟你打一個賭，倘若你贏了，我立刻將易老化子從西夏國帶來的訊息告知於你，若是我贏了，你便將那隻大布袋、大布袋中的大蠍子，以及裝那消解蠍毒之藥的小瓶子，一古腦兒的輸了給我。你是賭不賭？」陳長老：「包兄要賭甚麼？」包不同道：「貴幫宋長老向我栽贓誣陷，硬指我曾說甚麼貴幫的易一清揭了西夏國國王的榜文，請我轉交給貴幫長老。其實我的的確確沒有說過，咱們二人便來賭上一賭。倘若我確是說過的，那麼是你贏了。倘若我當真沒有說過，那麼是我贏了。」陳長老向宋吳二老長瞧了一眼，二人點了點頭，意思是說：「這裏數千人都是見證，不論憑他如何狡辯，終究是難以抵賴。跟他賭了！」陳長老道：「好，在下跟包兄賭了！但不知包兄如何證明誰輸誰贏了，是否要推舉幾位德高望重的公證人出來，秉公判斷？」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你說要推舉幾位德高望重的公證人出來秉公判斷，就算推舉十位八位罷，難道除了這十位八位之外，其餘千百位英雄好漢，就德不高，望不重了？既然德不高，望不重，那麼就是卑鄙下流的無名小卒了？如此侮慢當世英雄，你丐幫忒也無禮。」陳長老道：「包兄取笑了，在下絕無此意。然則以包兄所見，該當如何？」

包不同道：「是非曲直，一言而決，待在下給你剖解剖解。拿來！」這「拿來」兩字一出口，便即伸出手去。陳長老道：「甚麼？」包不同道：「布袋、蠍子、解藥！」陳長老道：「包兄尚未證明，何以便算贏了？」包不同道：「只怕你輸了之後，抵賴不給。」陳長老哈哈一笑，道：「小小毒物，何足道哉？包兄既要，在下立即奉上，又何必賭甚麼輸贏？」說著除下背上一隻布袋，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遞將過去。

包不同老實不客氣的便接了過來，打開布袋之口，向裏一張，只見袋中竟有七八隻花斑大蠍，忙合上了袋口，將解藥揣在懷中，說道：「現下我給你瞧一瞧證據，為甚麼是我贏了，是你輸了。」一面說，一面解開長袍的衣帶和扣子，抖一抖衣袖，提一提袋角，叫眾人看到他身邊除了幾塊銀子、火刀、火石之外，更無別物。宋陳吳三長老兀自不明他其意何為，臉上現出茫然之色。包不同道：「二哥，你將榜文拿在手中，給他們瞧上一瞧。」

公冶乾一直掛念著慕容公子的安危，好生著急，但既然無法闖過少林群僧結成的羅漢大陣，卻也是無法可施，只得微微一笑，取出榜文，提在手中。群雄目光都向那榜文射去，但見一張大黃紙上蓋著朱砂大印，寫滿彎彎曲曲的外國文字，雖然難辨真偽，看模樣倒也似乎並非膺物。包不同道：「我先前說道，貴幫的易一清將一張榜文交給『我們』，請我們交給貴幫長老。是也不是？」宋陳吳三長老聽他忽又自承其事，喜道：「正是。」包不同道：「但宋長老卻硬指我曾說，貴幫的易一清將一張榜文交給了我，請我交給貴幫長老。是也不是？」三長老齊道：「是，那又有甚麼說錯了？」

包不同搖頭道：「錯矣，錯矣！錯之極矣，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矣！差之亳厘，謬以千里矣，我說的是『我們』，宋長老說的是『我』。夫『我們』者，我們姑蘇慕容氏這夥人也，其中有慕容公子，有鄧大哥、公冶二哥、風四弟和我包不同，還有一位王玉燕王姑娘。『我』者，只是包不同孤家寡人，孤苦伶仃，形單影隻，無伴無侶，寂寞凄涼的一條光棍是也。眾位英雄瞧上一瞧，王玉燕王姑眼花容月貌，是個大美女，和我『非也非也』包不同包三爺大不相同，豈能混為一談？」

宋陳吳三長老面面相覷，萬不料他咬文嚼字，專從「我」與「我們」之間的差異上大做文章。只聽包不同又道：「這張榜文，是易一清交在我公冶二哥手中的，要向貴幫報訊，是慕容復公子定下的主意，我說『我們』，那是不錯，若是說『我』，那可與其事不符了。須知在下不懂西夏文字，去揭這張榜文來幹甚麼？在下在無錫城外曾栽在貴幫手中，吃了一個敗仗，就算不來找貴幫報仇，這報訊卻總是不報的，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接西夏榜文，向貴幫報訊，都是『我們』姑蘇慕容氏一夥人，卻不是『我』包不同獨個兒！」他說完這番話，轉頭向公冶乾道：「二哥，是他們輸了，將榜文收起來罷。」

陳長老極是機靈，心道：「你大兜圈子，說來說去，原來是忘不了那日無錫城外一戰落敗的恥辱。」當下拱手說道：「當日包兄赤手空拳，與敝幫奚長老一條六十斤重的鋼杖相鬥，包兄已大佔勝算。敝幫眼見不敵，結那『打──打──』那個陣法，還是奈何不了包兄。後來當時上任敝幫幫主的喬峰以生力軍上陣，與包兄酣鬥良久，這才勉強勝了包兄半招。當時包兄放言高歌，飄然而去，鬥是鬥得高明，去也去得瀟灑，敝幫上下事後說起，那一個不是津津樂道，心中欽佩？包兄怎麼自謙如此，反說是敗在敝幫中？絕無此事，絕無此事。那喬峰和敝幫早已沒有瓜葛，甚至可說已是咱們的公敵。」

他那知包不同東拉西扯，其志只在他最後一句話。包不同立即打蛇隨棍上，說道：「既是如此，那再好也沒有了。你率領貴幫兄弟，咱們同仇敵愾，去將喬峰那廝擒了下來。那時我們念在好朋友的份上，自會將那榜文雙手奉上。老兄若是不識榜文中彎彎曲曲的文字，我公冶二哥索性人情做到底，從頭至尾，源源本本的譯解明白。你道如何？」陳長老瞧瞧宋長老，望望吳長老，一時拿不定主意。忽聽得一人高聲叫道：「原當如此，更有何疑？」

# 第一二一回 僧人說法

眾人齊向聲音來處瞧去，原來說話之人乃是丐幫中的「十方秀才」全冠清，只聽他繼續說道：「遼國乃我大宋死仇大敵。這喬峰之父蕭遠山自稱在少林寺潛居三十年，盡得少林派的武學秘籍。今日大夥兒若不齊心合力，將之除去，他回到遼國之後，傳授得自中土的武功，契丹人如虎添翼，再來進攻大宋，咱們炎黃子孫個個要做亡國奴了。」群雄一聽，都覺這番話甚是有理，只是玄慈圓寂、王星天斷腳，少林派和丐幫這中原武林的兩大支柱都變成群龍無首，須得有人出來主持大局才好。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一時之間都是沒了主意。全冠清道：「便請少林寺玄字輩三位高僧，與丐幫宋陳吳三位長老共同發號施令，大夥兒齊聽差遣，先殺了蕭遠山、蕭峰父子，除去我大宋的心腹大患。其餘善後事宜，不妨慢慢的從長計議。」群雄中登時便有人紛紛呼叫起來：「這話說得是，請三高僧、三長老發令。」「此事關及天下安危，六位前輩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咱們同遵號令，撲殺這兩條番狗！」霎時間千百人乓乓乒乒的拔出兵刃，更有人便要向一十八名契丹武士攻殺過去。余婆叫道：「眾位契丹兄弟，請過來說話。」那十幾名契丹武士不知余婆用意何居，卻不過去，各人挺刀在手，並肩而立，明知寡不敵眾，卻也要決一死戰。余婆叫道：「靈鷲八部，將這十八位朋友護住了。」八部諸女奔將前去，站在十八名契丹武士身前，諸洞主、島主翼衛在旁。星宿派門人急欲在新主人前立功，幫著搖旗吶喊，這一來聲勢倒也極盛。余婆躬身向虛竹道：「主人，這十八名武士乃主人義兄的下屬，若是在主人的眼前讓人亂刀分屍，未免大折靈鷲宮的威風。咱們且行將他們看管，敬候主人發落。」虛竹心傷父母之亡，也想不出甚麼主意，只是點了點頭，朗聲道：「我靈鷲宮與少林派是友非敵，大夥不可傷了和氣，更不得鬥毆殘殺。」

玄寂見了靈鷲宮這等聲勢，情知大是勁敵，一聽虛竹之言，便道：「這十八名契丹武士殺與不殺，無關大局，衝著虛竹先生的情面暫且記下了。虛竹先生，咱們擒殺蕭峰，你相助何方？」虛竹躊躇道：「少林派是我出身之地，蕭峰是我義兄，一者於我有恩，一者於我有義。我──我──我只好兩不相助。只不過──只不過──師叔祖，我勸你放我蕭大哥過去罷，我去勸他不來攻打大宋便是。」

玄寂心道：「你枉自武功高強，又為一派之主，說出話來卻似三歲小兒一般。」說道：「『師叔祖』三字，虛竹先生此後再也休提。」虛竹道：「是，是，我這可忘了。」玄寂道：「靈鷲宮既是兩不相助，咱少林派與貴幫自也是友非敵，雙方不得傷了和氣。」他轉頭向丐幫三長老道：「三位長老，咱們齊到敝寺去瞧瞧動靜如何？」宋陳吳三長老齊聲道：「甚好，甚好！丐幫眾兄弟，同赴少林寺去！」

當下少林僧領先，丐幫與中原群雄齊聲發喊，向山上衝了上去。鄧百川喜道：「三弟，真有你的，一番說辭，竟替主公和公子拉到了這麼多得力幫手。」包不同道：「非也非也！耽擱了這麼久，不知主公和公子是禍是福，勝負如何。」王玉燕道：「快走！別非也非也的了。」一面說，一面提步急奔，忽見段譽跟隨在旁，道：「段公子，你也上去麼？你又要助你義兄，跟我表哥為難麼？」言辭之中，大有不滿之意。須知適才慕容復橫劍自盡，全係因敗在段譽和蕭峰二人手下，羞憤難當之故，王玉燕憶起此事，對段譽大是恚怒。段譽一怔，停了腳步。他自和王玉燕相識以來，對她千依百順，為了她臨危蹈險，全不顧一己生死，可從未見過她對自己如此神色不善，不由得獃了。

段譽一時間驚慌失措，心亂如麻，隔了半晌，才道：「我──我並不想和慕容公子為難──」抬起頭來時，只見身旁群雄紛紛奔躍而過，王玉燕和鄧百川等眾人早已不知去向了。他又是一獃，心道：「王姑娘既已見疑，我又何必上去自討沒趣？」但轉念又想：「這千百人蜂湧而前，對蕭大哥群相圍攻，他處境實是兇險無比，虛竹二哥已言明兩不相助，我若不竭力援手，金蘭結義之情何在？縱使王姑娘見怪，卻也顧不得了。」當下又發足奔將上去。

他奔躍捷逾常人，片刻間已追過了不少趕在頭裏的英豪。到得少林寺前，只見眾人穿門直入，他也就闖進山門。少林寺佔地甚廣，前殿後舍，也不知有幾千百間，但見一眾僧侶與中原群豪在各處殿堂中轉來轉去，吆喝吶喊，找尋蕭遠山父子和慕容復父子的所在，更有許多躍上屋頂，登高了望，四下裏擾攘紛紜，亂成一團，卻始終沒聽見有人出聲呼喝已發現敵人的下落。眾人穿房入舍，奔行來去，人人都在詢問：「在那裏？見到了沒有？」少林寺莊嚴古剎，霎時間變作了亂墟鬧市一般。

段譽亂走了一陣，突見一個白髮老僧快步從側門閃了出來，登時心念一動：「寺中的隱秘所在，外人不得而知，我跟著這位少林寺的老和尚，或能找到蕭大哥，勝於自己沒頭蒼蠅般的瞎闖。」當下展開「凌波微步」的輕功，悄沒聲的跟在那老僧之後。那老僧直向寺旁的樹林中奔去，沿著一條林間小道，徑向西北，轉了幾個彎，眼前突然開朗，只聽得水聲淙淙，山溪旁聳立著一座樓閣，樓頭一塊匾額，寫著「藏經閣」三字。段譽心道：「少林寺藏經閣名聞天下，卻原來建立此處。是了，這藏經閣臨水而築，遠離其他房舍，那是唯恐寺中失火，毀了珍貴無比的經典。」

見那老僧直往藏經閣中去，段譽便也跟隨而往，走到門口，突見兩名中年僧人閃將出來，攔住閣門，說道：「施主何往？」段譽道：「我──我想去瞧瞧，那──」一名僧人道：「施主請留步，本寺藏經重地，外人請勿擅入。」另一名僧人道：「姓蕭的不在此閣。」段譽點頭道：「在下冒昧，大師恕罪則個。」兩名僧人一齊雙手合十，道：「不敢，本寺規矩所限，施主幸勿見怪。」忽只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從閣中高處傳了出來：「你見到他們從何方而去。」正是玄寂的喉音。另一人道：「咱們四個守在這裏，那白衣僧人闖了進來，一手便點了咱們的昏睡穴，師伯救醒我時，那白衣僧已不知去向了。」又聽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此處窗戶破損，想必是到了後山。」玄寂道：「不錯。」那老僧道：「但不知他們是否盜了閣中的經書。」玄寂道：「這二人在本寺隱居數十年，咱們上下僧眾混混噩噩，一無所覺，可算得無能。他們若要盜經，數十年來那一日不可盜，何待今日？」那老僧道：「師兄說得是。」二僧同時喟然長嘆，心情極是沮喪。

段譽心想他們在說少林寺的丟臉之事，不可私聽，向兩個中年僧人一拱手，便即離去。其實玄寂等僧說話聲音甚低，只因段譽內力深厚，這才聽聞，守門的僧人茫然不知。段譽慢慢走開，尋思：「他們說蕭大哥到了後山，我這去瞧瞧。」少室後山地勢險峻，林密路陡，段譽走出數里，已不再聽到下面寺中的嘈雜之聲，空山寂寂，唯有樹間鳴禽關關相呼。其時正當大暑天候，但山間林中陽光不到，竟是頗有寒意。段譽心道：「蕭大哥父子一到此處，脫身就甚容易，群雄難再圍攻。」欣慰之下，忽又想到王玉燕怨怒的神色，突然一驚：「倘若大哥已將慕容復公子打死了，那──那便如何是好？」

一想到慕容復可能已死於蕭峰父子之手，段譽背上不由得出了一陣冷汗，心道：「慕容公子若死，王姑娘只怕傷心欲絕，一生都要鬱鬱寡歡了。」他茫然失措，在密林中信步漫行，越走越高，忽聽得左首隨風飄來幾句誦經念佛之聲：「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識佛明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聲音祥和渾厚，卻是從來沒聽見過的。段譽心道：「原來此處沒有人，不妨去問問他有無見到蕭大哥他們。」當即循聲走去。轉過一片竹林，忽見林間一塊草坪之上，聚集著好幾個人。一個灰袍僧人背向坐在岩上，誦經之聲便自他口出，他面前跪著多人，不但蕭遠山、蕭峰父子，慕容博、慕容復父子在內，連天竺番僧哲羅星、波羅星，五台山清涼寺的神光上人、大相國寺龍猛大師、普渡寺的道清大師、東林寺的覺言大師、淨影寺融智大師，以及少林寺的好幾位玄字輩高僧也都跪在地下，只有相隔四五丈遠站著一人，卻是吐蕃國師鳩摩智。跪的眾人盡皆垂首低眉，靜聽那灰袍僧念佛說法，鳩摩智臉上卻露出譏嘲之色，顯是心中不服。

段譽奇怪之極，但聽那灰袍僧繼續說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佛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跪在地下的眾人有的低眉沉思，有的點頭領悟。段譽出身於佛國，自幼即隨高僧研習佛法，於佛學經義，頗有會心，只是大理國佛學，非少林寺的禪宗一派，所學略有不同，然聽那老僧所說偈語，雖似淺顯，卻含至理，尋思：「瞧這位高僧的服色，乃是少林寺中僧侶，而且職司極低，只不過是燒茶掃地的雜役，怎地少林寺的高僧和蕭大哥他們都跪著聽經？」

他慢慢繞將過去，要瞧瞧那高僧何等容貌，究竟是何許人物。但要看到那僧人正面，須得走到蕭峰等人身後，他不敢驚動諸人，放輕了腳步，遠遠兜了個圈子，斜身縮足，正要走近鳩摩智身畔時，突見鳩摩智轉過頭來，向他微微一笑。段譽也以笑容相報，便在此時，猛然間覺得有一股凌厲之極的勁風，當胸射將過來。段譽知道不好，叫聲：「啊喲！」欲施六脈神劍抵禦，已然不及，只覺胸口一痛，迷迷糊糊中聽到有人唸道：「善哉！善哉！」便已人事不知了。

原來慕容博被玄慈揭破本來面目，又說穿當日假傳訊息，釀成雁門關禍變之人便即是他，情知不但蕭氏父子欲得己而甘心，且亦不容於中原豪雄，當即飛身向少林寺中奔去。要知少林寺房舍眾多，自己又熟悉地形，不論在那裏一藏，蕭氏父子都不容易追到。不料蕭遠山和蕭峰二人恨之切骨，如影隨形般跟蹤而來，蕭遠山和他年紀相當，功力相若，慕容博既先奔了片刻，蕭遠山便難追及。蕭峰卻正當壯年，武功精力，正是登峰造極之候，被他發力疾趕，當慕容博奔到少林寺山門之時，蕭峰十餘丈外一掌拍出，掌力已及後背。

慕容博回掌一擋，全身一震，手臂隱隱酸麻，不禁大吃一驚：「這契丹小狗功力如此厲害！」一側身便即閃進山門。蕭峰那容他脫身，搶步趕下。只是慕容博既入寺中，到處迴廊殿堂，蕭峰掌力雖強，卻已拍不到他。三個人一前二後，片刻間便已奔到了藏經閣中。慕容博破窗而入，一出手便點了守舍四僧的昏睡穴，轉過身來，冷笑道：「蕭遠山，是你父子二人齊上呢，還是咱二老單打獨鬥，拼個死活？」蕭遠山攔住閣門，說道：「孩兒，你擋著窗口，別讓他走了。」蕭峰道：「是！」閃身窗邊，橫掌當胸，父子二人合圍，眼看慕容博已無處可去。

蕭遠山道：「你我間深仇大怨，不死不解。這不是較量武藝高下，自然我父子聯手齊上，取你性命。」慕容博哈哈一笑，正要回答，忽聽得樓梯間腳步聲響，走上一個人來，正是鳩摩智。他向慕容博合十一禮，說道：「慕容先生，昔年天竺一別，嗣後便聞你已歸道山，小僧好生痛悼，原來先生隱居不出，另有心意，今日重會真乃喜煞小僧也。」慕容博抱奉還禮，笑道：「在下因家國之故，蝸伏假死，致勞大師掛念，實深慚愧。」鳩摩智道：「豈敢，豈敢，當日小僧與先生在天竺相逢，講武論劍，得蒙先生指點數日，生平疑義，一旦盡解，又承先生以少林寺七十二絕技要旨相贈，更是感激於心。」慕容博笑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蕭遠山和蕭峰對望了一眼，均想：「這鳩摩智武功了得，他與慕容博淵源如此之深，自然要相助於他，此戰勝敗，倒是不易預卜了。」只聽鳩摩智又道：「小僧曾聽先生論及劍法，以大理國天龍寺『六脈神劍』為天上諸劍第一，恨未得見，引為平生憾事。小僧得悉先生噩耗後，便赴大理天龍寺，欲求六脈神劍之譜，焚化於先生墓前，以報知己。不料天龍寺枯榮老僧狡詐多智，竟在緊急關頭將劍譜以內力焚毀。小僧雖存季札掛劍之念，卻不克完願，實深慚愧。」慕容博道：「大師只存此念，在下已是感懷良深。何況段氏六脈神劍尚存人間，適才大理段公子與犬子相鬥，劍氣縱橫，天下第一劍之首，名不虛傳。」便在此時，人影一晃，藏經閣中又多了一人，正是慕容復。他落後數步，一到寺中，便失了父親和蕭峰父子的蹤跡，待得尋到藏經閣中，反被鳩摩智趕在頭裏。他剛好聽得父親說起段譽以六脈神劍劍法勝過自己之事，這是他生平的奇恥大辱，在父親口中當眾說出，更令他羞慚無地。

只聽慕容博又道：「這裏蕭氏父子欲殺我而甘心，大師以為如何？」鳩摩智道：「忝在知己，焉能袖手？」蕭峰一見慕容復趕到，變成對方三人而己方只有二人，這五個人個個是一等一的好手，慕容復雖然稍弱，卻也是未可小覷，對方多了一人，立時便大佔優勢，只怕非但殺慕容博不得，自己父子反要畢命於藏經閣中。但他膽氣豪勇，越處逆境，越是神威凜然，大聲喝道：「今日之事，不判生死絕不罷休。接招罷！」呼的一掌，便向慕容博疾拍了過去。慕容博左手一拂，凝運功力，將他一掌的掌力化去。只聽得喀喇喇一聲響，左手一座書架木片紛飛，碎成數塊，架上經書落將下來。原來蕭峰這一掌的掌力雄渾無比，慕容博雖然將之拂開，卻未得消解，只是將掌力轉移方位，擊在書架之上。那書架雖是極堅牢的檀木所製，卻如何輕得起蕭峰這種裂石碎碑的掌力？

慕容博微微一笑，說道：「南慕容、北喬峰！果然是名下無虛！蕭兄，我有一言，你聽是不聽？」蕭遠山道：「任憑你如何花言巧語，休想叫我不報殺妻深仇。」慕容博道：「你要殺我報仇，以今日之勢，只怕未必能夠。我方三人，敵你父子二人，請問是誰多佔勝面？」蕭遠山道：「當然是你多佔勝面。大丈夫以寡敵眾，又何足懼？」慕容博道：「蕭氏父子英名蓋世，生平怕過誰來？可是懼雖不懼，今日要想殺我，卻也甚難。我跟你做一樁買賣，我讓你得遂報仇之恥，但你父子卻須答允我一件事。」蕭遠山、蕭峰均覺詫異：「這老賊不知又生甚麼詭計？」一時沉吟不答。慕容博又道：「只須你父子答應了這件事，便可上前殺我報仇。在下束手待斃，絕不抗拒，鳩摩師兄和復兒也不得出手救援。」他此言一出，蕭峰父子固然大奇，鳩摩智和慕容復也是驚駭莫名。慕容復叫道：「爹爹，我眾彼寡──」鳩摩智也道：「慕容先生何出此言？小僧但教有一口氣在，絕不容人伸一指加於先生。」慕容博道：「大師高義，在下交了這樣一位朋友，雖死何憾？蕭兄，在下有一事請教。當年我假傳訊息，致釀巨禍，蕭兄可知在下幹下這等無行敗德之事，其意何在？」蕭遠山怒氣填膺，戟指罵道：「你本是個卑鄙小人，為非作歹，幸災樂禍，又何必有甚麼用意？」踏上一步，呼的一拳便擊了過去。

鳩摩智斜刺裏閃至，雙掌一封，波的一聲響，拳風掌力相互激盪，衝將上去，屋頂灰塵沙沙而落。這一拳掌相交，竟是不分高下，兩人都是暗自欽佩。

慕容博道：「蕭兄暫抑怒氣，且聽在下畢言。我慕容博雖然不肖，在江湖上也總算薄有聲名，和蕭兄素不相識，自是無怨無仇。至於少林寺玄慈方丈，在下更和他多年交好。我既費盡心力挑撥生事，要雙方鬥個兩敗懼傷，以常理度之，自當有重大原由。」蕭遠山雙目中如欲噴出火來，道：「甚麼重大原由？你──你說，你說！」慕容博道：「蕭兄，你是契丹人。鳩摩智明王是吐蕃國人。他們中土武人，都說你們是番邦夷狄，並非上國衣冠。令郎明明是丐幫幫主，才略武功，震爍當世，真乃丐幫中古今罕有的英雄豪傑。可是群丐一知他是契丹番族，立刻翻臉不容情，非但不認他為幫主，而且人人欲殺之而甘心。蕭兄，你說此事是否公道？」蕭遠山道：「宋遼世仇，兩國攻伐征戰，已百有餘載。邊疆之上，宋人遼人，相見即殺，自來如此。丐幫中人既知我兒乃是遼人，豈能奉他為主？此是事理之常，也沒有甚麼不公道。」他頓了一頓，又道：「玄慈方丈、汪劍通等殺我妻室、下屬，原非本意。但就算存心如此，那也是宋遼之爭，不足為奇，只是你設計陷害，卻放你不過。」慕容博道：「依蕭兄之見，兩國相爭，攻戰殺伐，只求破敵制勝，克成大功，是不是還須講究甚麼仁義道德？」蕭遠山道：「兵不厭詐，自古已然，宋襄之仁，陡貽後世之譏。可是你說這些不相干的言語作甚？」慕容博微微一笑，道：「蕭兄，你道我慕容博是那一國人？」

蕭遠山微微一凜，道：「你姑蘇慕容氏，當然是南朝漢人，難道還是甚麼外國人？」慕容博搖頭道：「蕭兄這一下可猜錯了。」他轉向慕容復道：「孩兒，咱們是那一國人？」慕容復道：「咱們慕容氏乃鮮卑族人，昔年大燕國威震河朔，打下了錦繡江山，只可惜敵人兇險狠毒，顛覆我邦。」慕容博道：「爹爹給你取名，用了一個『復』，何所含義？」慕容復道：「爹爹是命孩兒時時刻刻不可忘了列祖列宗的遺訓，興復大燕，奪還江山。」慕容博道：「你將大燕國的傳國玉璽，取出來給蕭先生瞧瞧。」慕容復道：「是！」伸手入懷，取出一顆黑玉雕成的方印來。那玉印上端雕著一頭形態生動的豹子，慕容復將印一翻，顯出印文。蕭遠山、蕭峰、鳩摩智三人目光敏銳，但見篆文雕著「大燕皇帝之寶」六個大字。那玉璽雕琢精致，角上卻頗有破損，想見數百年來已多歷災難，雖然真偽難辨，卻絕非新製之物。

慕容博又道：「你將大燕皇帝世系譜表，取出來請蕭先生過目。」慕容復道：「是！」將玉璽收入懷中，順手掏出一個油布包來，打開油布，抖出一幅黃絹，雙手提起。蕭遠山等一看，只見黃絹上以朱筆書寫兩種文字，右首的彎彎曲曲，眾皆不識，想係鮮卑文字，左首則是漢字，最上端寫著：「太祖文明帝諱轔」，其下寫道：「烈祖景昭帝諱攜」，其下寫道：「幽帝諱暐」。另起一行寫道：「世祖成武帝諱垂」，其下寫道：「烈宗惠閔帝諱寶」，其下寫道：「開封公諱詳」、「趙王諱麟」。

那黃絹上其後又寫道：「中宗昭武帝諱盛」、「昭文帝諱熙」等等字樣，皇帝的名諱，各有缺筆。至太上六年，南燕慕容超亡國後，以後的世系便都是庶民，不再是帝王公侯，年代久遠，子孫繁衍，蕭遠山、蕭峰、鳩摩智三人一時也無心詳覽。但見那系表最後一人是「慕容復」，其上則是「慕容博」。鳩摩智道：「原來慕容先生乃大燕王孫，失敬失敬！」慕容博嘆道：「亡國遺民，得保首領，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是歷代祖宗遺訓，均以興復為囑，慕容博無能，江湖上奔波半世，始終是一無所成。蕭兄，我鮮卑慕容氏意圖光復救國，你道該是不該？」蕭遠山道：「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群雄逐鹿中原，又有甚麼該與不該之可言？」慕容博道：「照啊！蕭兄之言，大得我心。慕容氏若要興復大燕，須得有機可乘，想我慕容氏人丁單薄，勢力微弱，重建邦國，當真是談何容易？唯一的機緣是天下大亂，四處征戰不休。」蕭遠山森然道：「你捏造音訊，挑撥是非，便在要使宋遼生釁，大戰一場？」

慕容博道：「正是，倘若宋遼間戰伐復起，大燕便能乘時而動了。想當年東晉有八王之亂，司馬氏自相殘殺，我五胡方能割據中原之地。今日之勢，亦復如此。」鳩摩智點頭道：「不錯！倘若宋朝既有外患，又生內亂，不但慕容先生復國有望，我吐蕃國也能分一杯羹了。」蕭遠山冷哼一聲，斜睨二人。慕容博道：「令郎官居遼國南院大王，手握兵符，坐鎮南京，若是揮軍南下，盡佔南朝黃河以北土地，建立赫赫功業，則進而自立為主，退亦長保富貴。那時順手將中原群豪，聚而殲之，如踏螻蟻，昔日被丐幫斥逐的那一口惡氣，豈非一旦而吐？」蕭遠山道：「你是要我兒為你盡力，俾你得能混水摸魚，以遂興復燕國的野心？」慕容博道：「不錯，其時我慕容氏建一枝義旗，兵發山東，為大遼呼應，同時吐蕃、西夏、大理三國一時並起，咱五國瓜分了大宋，亦非難事。我燕國不敢取大遼一尺一寸土地，若得建國，盡當取之於南朝。此事於大遼大大有利，蕭兄何樂而不為？」他說到這裏，突然間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晶光燦爛的匕首，一揮手間，將那匕首插在身旁几上，說道：「蕭兄只須依得在下的倡議，便請立取在下性命，為夫人報仇，在下絕不抗拒。」嗤的一聲，扯開衣襟，露出胸口肌膚。

這番話實是大出蕭遠山、蕭峰父子的意料之外，萬料不到他在大佔優勢的局面之下，竟肯束手待斃，一時倒也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鳩摩智道：「慕容先生，常言道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況軍國大事，不厭機詐。倘若慕容先生甘心就死，蕭氏父子事後卻不依先生之言而行，先生這──這不是死得輕於鴻毛了麼？」慕容博道：「蕭老俠隱居數十年，俠蹤少現人間，蕭大俠卻是英名播於天下，一言九鼎，豈肯反悔？蕭大俠為了一個無親無故的少女，尚且肯干冒萬險，孤身而入聚賢莊求醫，怎能手刃老朽之後而自食其言？在下籌算已久，這正是千載一時的良機。老朽風燭殘年，以一命而換萬世之基，這買賣如何不做？」他臉露微笑，凝視蕭峰，只盼他快些下手。

蕭遠山道：「峰兒，此人之意，倒似不假，你瞧如何？」蕭峰道：「不行！」突然拍出一掌，擊向木几，只聽得砰啪一聲響，木几碎成數塊，那匕首直穿過樓板，掉到了藏經閣的下層，凜然說道：「殺母大仇，豈可當作買賣交易？能報便報，不能報則我父子畢命於此便了。這等骯骯髒髒之事，焉是我蕭氏父子所屑為。」慕容博仰天大笑，朗聲說道：「我素聞蕭峰蕭大俠才略蓋世，識見非凡，殊不知今日一見竟是個不明大義、徒逞意氣的一勇之夫。嘿嘿，可笑啊可笑！」

蕭峰知他乃以言語相激，冷冷的道：「蕭峰是英雄豪傑也罷，是凡夫俗子也罷，總不能為人作嫁，遂你心願。」慕容博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但記父母私仇，不思盡忠報國，如何對得起大遼？」蕭峰踏上了一步，昂然說道：「你可曾見過邊關之上，宋遼相互仇殺的慘狀？可曾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遼之間好容易罷兵數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鐵騎侵入南朝，你可知將有多少宋人慘遭橫死？多少遼人死於非命？」他說到這裏，想起當日雁門關外宋兵和遼兵相互打草穀的殘酷情狀，聲音越說越響，又道：「兵兇戰危，世間那有必勝之事？大宋兵多財足，只須有一二名將，奮力禦敵，大遼、吐蕃聯手，未必便能取勝。咱們打一個血流成河、屍骨如山，卻讓你慕容氏來乘機興復燕國、建功立業，何如保土安民？」

忽聽得長窗之外，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善哉，善哉！蕭居士宅心仁善，如此以天下蒼生為念，便是菩薩心腸。」五人一聽都是吃了一驚。這五人都是絕頂高手，怎能窗外有人居然不知覺？而且聽此人的說話口氣，似乎在窗外已久。慕容復喝道：「是誰？」不等對方回答，砰的一掌拍出，兩扇長窗脫鈕飛出，落到了閣下，只見窗外走廊之上，一個身穿灰袍的枯瘦僧人拿著一把掃帚，正在弓身掃地。這僧人年紀不小，稀稀疏疏的幾根長鬚，已然全白，行動遲緩，有氣沒力，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樣。慕容復又道：「你躲在這裏有多久了？」那老僧慢慢抬起頭來，道：「施主問我躲在這裏──有──有多久了？」五人一齊凝視著他，只見他雙目瞇成了一線，目光茫然，全無精神，但說話的聲音，卻正便是適才稱讚蕭峰的口音。慕容復道：「不錯，公子爺問你躲在這裏有多久了？」

那老僧屈指計算，計了半天，搖了搖頭，臉上現出歉然之色，道：「我──我記不清楚啦，不知是四十二年，還是四十三年。這位蕭老居士最初晚上來看經之時，我──我已來了十多年。後來──後來，慕容老居士來了，去年，那天竺番僧波羅星也來盜經，唉，你來我去，將閣中的經書翻得亂七八糟，也不知所為何來。」

蕭遠山大是驚訝，心想自己到少林寺來鑽研武功，全寺僧人沒有一個知悉，這個老僧怎會知道？多半他適才在下面聽了自己的言語，便在此胡說八道，當下說道：「怎麼我從來沒見過你？」那老僧道：「居士全神貫注，全在少林派的武學典籍之上，心無旁騖，自然瞧不見老僧。老僧還記得居士第一晚來閣中借閱的，乃是『無相劫指譜』，唉！從那晚起，居士便入了魔道，可惜啊可惜！」蕭遠山這一驚當真是非同小可，自己第一晚偷入藏經閣，找到一本「無相劫指譜」，知道這是少林派七十二絕技之一，當時喜不自勝，此事除了自己之外，更無第三人知曉，難道這個老僧當時確是在旁親眼目睹麼？一時之間，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道：「你──你──你──」

老僧又道：「居士第二次來借閱的，乃是一本『般若掌法』。當時老僧暗暗嘆息，知道居士由此入魔，愈墮愈深，心中不忍，在居士慣常取書之處，放了一部『法華經』，一部『四十二章經』，只盼居士能借了出去，研讀參悟。不料居士沉迷於武功，於正宗佛法，卻是置之不理，將這兩部入門經書撇在一旁，找到一冊『伏魔杖法』，歡喜鼓舞而去。唉，沉迷苦海，不知何日方得回頭？」

蕭遠山聽他隨口道來，將三十年前自己在藏經閣中夤夜的作為，說得絲毫不錯，漸漸由驚而懼，由懼而怖，背上冷汗一陣陣的冒將出來，一顆心幾乎也停了跳動。

# 第一二二回 藏經閣中

那老僧慢慢轉過頭來，向慕容博瞧去。慕容博見他目光遲鈍，直如視而不見其物，卻又似自己心中所隱藏的秘密，每一件事都被他清清楚楚的看透了，不由得心中發毛，周身大不自在。只聽那老僧嘆了口氣，說道：「慕容居士雖然是鮮卑族人，但在江南僑居已有數代，老僧初料居士必已沾到南朝的文采風流，豈知居士來到藏經閣中，將我禪宗的精言微語、歷代高僧的語錄心得，一概棄如敝屣，挑到一本『拈花指』法，便如獲至寶。昔人買櫝還珠，貽笑千載，兩位居士乃當今不世的高人，卻也作此愚行。唉，於己於人，都是有害無益。」慕容博心下駭然，自己初入藏經閣，第一部看到的武功秘籍，確然便是「拈花指功」，但當時曾四周詳察，查明藏經閣裏外並無一人，怎麼這老僧直如親見？只聽那老僧又道：「居士之心，比之蕭居士尤為貪多務得。蕭居士所研習者，只是如何剋制少林派現有的武功，慕容居士卻將本寺七十二絕技，一一囊括以去，直過了三年，這才重履藏經閣。想來這三年之中，居士盡心竭力，意圖融會貫通這七十二絕技，說不定已傳授於令郎了。」他說到這裏，眼光向慕容復轉去，只看了一眼，便搖了搖頭，待看到鳩摩智，這才點頭，道：「是了！令郎年紀尚輕，功力不足，無法研習少林七十二絕技，原來是傳之於一位天竺高僧。大輪明王，你錯了，全然錯了，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鳩摩智從未入過藏經閣，對那老僧絕無敬畏之心，冷冷的說道：「甚麼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大師之語，不太也危言聳聽麼？」那老僧道：「不是危言聳聽。明王，請你將那部易筋經還給我罷。」鳩摩智此時不由得不驚，心道：「你怎知我從那鐵頭人處搶到的『易筋經』？要我還你，那有這麼容易？」口中兀自強硬：「甚麼『易筋經』？大師的說話，教人好難明白。」那老僧道：「本派武功傳自達摩老祖。佛門子弟學武，乃在強身健體，護法伏魔。在修習任何一套武功之時，心中都須存著一股慈悲仁善之念。若不以佛學為基，則練武之時，必定傷及自身。功夫練得越深，自身受傷越重。如果所練的只不過是拳打腳踢、兵刃暗器的外門功夫，那也罷了，對自身為害甚微，只須身子強壯，盡自抵禦得住──」

他一番話尚未說完，忽聽得樓下說話聲響，跟著樓梯上托、托、托、幾下輕點，七八個僧人縱身上閣。當先的是少林派兩位玄字輩高僧玄生、玄病，其後便是神光上人、道清大師等幾位外來高僧，跟著是天竺哲羅星、波羅星師兄弟，其後又是玄字輩的玄真、玄淨。眾僧見蕭遠山父子、慕容博父子、鳩摩智五人都在閣中，靜聽一個面目陌生的老僧說話，均感詫異。這些僧人均是大有修養的高明之士，當下也不上前打擾，站在一旁，且聽他說甚麼。

那老僧見眾僧上來，全不理會，繼續說道：「但若練的是本派上乘的武功，有如拈花指、多羅葉指、般若掌之類，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調和化解，則戾氣深入臟腑，愈陷愈深，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厲害百倍。大輪明王既是我佛門弟子，精通佛法。但記誦明辨，固是當世無雙，若是非覺非悟，不存慈悲捨身、普渡世人之念，雖是精熟典籍，妙辯無礙，卻終不能消解修習這些上乘武功時所種的戾氣。」群僧只聽得幾句，便覺這老僧所言大含精義，道前人之所未道，心下均有凜然之意。有幾人便合十念沸，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但聽他繼續說道：「我少林寺建剎千年，古往今來，唯有達摩祖師一人身兼諸種絕技，此後更無一位高僧能並通諸般武功，都是何故？七十二絕技的典籍一向在此樓中，向來不禁門人弟子翻閱，明王可知其理安在？」

鳩摩智道：「那是寶剎自己的事，外人如何得知？」玄生、玄病、玄真、玄淨均想：「這位老僧服色打扮，乃是本寺操執雜役的服事僧，怎有如此修為？」原來這些服事僧雖是少林寺的僧人，但不拜師父、不傳武功、不列「玄、慧、虛、空」的輩份排行，宛如是雇工一般，作些燒火、鋤地、灑掃、土木的粗活。玄生等都是寺中第一等高僧，不識此僧的相貌，倒也並不稀奇，只是聽他吐屬高雅，識見卓超，都是不由得暗暗納罕。只聽那老僧繼續說道：「本寺七十二絕技，每一項功夫都能傷人要害，取人的性命，凌厲狠辣，大干天和，是以每一項絕技，均須有相應的慈悲佛法為之化解。這道理本寺僧人倒也並非人人皆知，只是一人練到四五種絕技之後，在禪學上的領悟，自然而然的會到了止境，須知佛學在求渡世，武功在求殺生，兩者背道而馳，相互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這些武功絕技才能練得越多，但修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卻又不屑去多學各種厲害的殺人法門了。」

道清大師點頭道：「得聞師父一番言語，小僧今日茅塞頓開。」那老僧合十道：「不敢，老衲說得不對之處還望眾位指教。」群僧一齊合掌道：「請師父更說佛法。」鳩摩智卻倚在書架之上，尋思：「少林寺的七十二絕技被慕容先生盜了出來，洩之於外，便遣個老僧在此裝神弄鬼，意欲叫外人不敢練他門中的武功。嘿嘿，我鳩摩智那有這容易上當？」只聽那老僧又道：「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學修為不足，卻要強自多學上乘武功的，但練將下去，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內傷難愈。當年玄澄大師以一身超凡絕俗的修為，先輩高僧均許為本寺二百年來武功第一，但在一夜之間，突然筋脈俱斷，成為廢人，那便是為此了。」玄生、玄病二人突然跪倒，說道：「大師，可有法子救得玄澄師弟一救？」那老僧搖頭道：「太遲了，不能救了。當年玄澄大師來藏經閣撿取武學典譜，老衲曾三次提醒於他，他始終執迷不悟，筋脈既斷，如何能夠再續？」

忽聽得嗤、嗤、嗤三聲輕響，響聲過去更無異狀。玄生等均知這是本門「無相劫指」的功夫，齊向鳩摩智望去，只見他臉上已然變色，卻兀自強作微笑。原來鳩摩智越聽越是不服，心道：「你說少林派七十二絕技不能齊學，我不是已經都學會了？怎麼又不見甚麼筋脈齊斷，成為廢人？」雙手攏在衣袖之中，暗暗使出「無相劫指」，神不知、鬼不覺的向那老僧彈去。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處，便似遇上了一層柔軟之極，卻又堅硬之極的屏障，嗤的一聲響，指力便散得無形無蹤，卻也並不反彈而回。鳩摩智大吃了一驚，心道：「這老僧果然有些鬼門道，並非大言唬人！」

那老僧恍如不知，只道：「兩位請起。老衲在少林寺供諸位大師差遣，兩位行此大禮，如何克當？」玄生、玄病只覺各有一股柔和的力道在小臂下輕輕一托，身不由主的便站將起來，卻沒見那老僧伸手拂袖，都是驚異不置，心想這般潛運神功，心到力至，莫非這位老僧竟是菩薩化身，否則怎能有如此廣大神通，無邊佛法？

那老僧又道：「本寺七十二絕技，均分『體』、『用』兩道，『體』為內力本體，『用』為運用法門。兩位居士和大輪明王、天竺波羅星師兄本身早具上乘內功，來本寺所習的，只不過七十二絕技的運用法門，雖有損害，卻一時不顯。明王所練的，本來是『逍遙派』的『小無相功』罷？」鳩摩智又是大吃一驚，他偷學逍遙派的「小無相功」，本來無人知悉，怎麼他卻瞧了出來？但轉念一想，隨即釋然：「虛竹適才跟我相鬥，使的便是小無相功。多半是虛竹跟他說的，何足為奇？」

鳩摩智當即說道：「『小無相功』雖然源出道家，但近日佛門弟子習者亦多，演變之下，已集佛道兩家之所長。即是貴寺之中，居然亦不乏此高手。」那老僧微現驚異之色，道：「少林寺中也有人會『小無相功』？老衲今日還是首次聽聞。」鳩摩智心道：「你倒裝得很像。」微微一笑也不加點破。那老僧繼續道：「小無相功宏博精心，以此為根基，本寺的七十二絕技皆可運使，只不過細微曲折之處，不免有點似是而非罷了。」玄生轉頭向鳩摩智道：「明王自稱兼通敝派七十二絕技，原來是如此兼通法。」語中帶刺，鋒芒逼人。那老僧又道：「明王若只是習七十二絕技的運用之法，其傷隱伏，雖有疾患，一時之間也不致喪命。可是明王此刻『承泣穴』上色現朱紅，『聞香穴』上隱隱有紫氣進出，『眉沖穴』筋脈顫動，種種跡象，顯示明王在練過少林七十二絕技之後，又去強練本寺內功秘笈『易筋經』──」他說到這裏，曳然而止，眼光中大露悲憫惋惜之情。

鳩摩智驀地想起，自從半年多前在鐵頭人處奪得「易筋經」以來，知道這是武學至寶，隨即靜居苦練，但練來練去，始終沒半點進境，猜想凡是上乘內功，絕非旦夕之間聽能奏效，儘管並無進益，還是堅持不懈，心想少林派「易筋經」與天龍寺「六脈神劍」齊名，慕容博曾稱之為武學中至高無上的兩大瑰寶，自然非一蹴可就，說不定要練上十年八年，這才豁然貫通，只是越練到後來，越感心煩意躁，頭緒紛紜，難以捉摸，難道那老僧所說確非虛話，果然是「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麼？但轉念又想：「修練內功不成，因而走火入魔，原是常事，但我鳩摩智精通武學秘奧，豈是常人可比？這老僧大言炎炎，我若中了他的詭計，鳩摩智一生英名，付諸流水了。」

那老僧雙目注視著他，見他臉上初現憂色，但隨即雙眉一挺，又從一臉剛愎自負的模樣，顯然將自己的言語當作了耳畔東風，不由得輕輕嘆了一口氣，向蕭遠山道：「蕭居士，你近來小腹上『梁門』、『太乙』兩穴，可感到隱隱疼痛麼？」蕭遠山全身一凜，道：「神僧明見，正是這般。」那老僧又道：「你『關元穴』上的麻木不仁，近日來卻又如何？」蕭遠山更是驚訝，道：「這麻木之處十年前只有小指頭般大一塊，現下──現下幾乎有茶杯口大了。」說到這裏，聲音已是發顫。

蕭峰一聽之下，知道父親三處要穴現出這種跡象，乃是強練少林絕技所致，從父親的話中聽來，這種徵象煩擾他多年，始終無法驅除，成為他內心一大隱憂，為了父親之故，向這位老僧脆求又有何妨？當即上前兩步，雙膝跪下，向那老僧拜了下去，說道：「神僧既知家父病根，還祈慈悲解救。」那老僧道：「居士請起。居士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不肯以私仇而傷害宋遼軍民，居士如此大仁大義，不論有何吩咐，老衲無有不從。不必多禮。」蕭峰大喜，又磕了兩個頭，這才站起。那老僧又道：「蕭老居士過去殺人甚多，頗傷無辜，像喬三槐夫婦、玄苦大師，實是不該殺的。」

蕭遠山是契丹英雄，年紀雖老，不減獷悍之氣，聽那老僧責備自己，便朗聲道：「老夫自知受傷已深，但年過六旬，有子成人，縱然頃刻間便死，亦復何憾？神僧要老夫認錯悔過，卻是萬萬不能。」那老僧搖頭道：「老衲不敢要老居士認錯悔過，只是老居士之傷，乃因練少林派武功而起，欲覓化解，便須從佛法中去尋。」他說到這裏，轉頭向慕容博道：「慕容老居士視死如歸，自不須老衲饒舌多言。但若老衲指點途徑，令老居士免除了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每日三次的萬針攢刺之苦，卻又何如？」慕容博臉色大變，不由得全身微微顫動。他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每日清晨、正午、子夜三段時間之中，確如萬針攢刺，痛不可當，這種痛楚近日越來越是厲害，不論服食何種靈丹妙藥，都是沒半點效驗，只要一運內功，那針刺之痛更是深入骨髓，一日之中，連死三次，那裏還有甚麼人生樂趣？他所以甘願一死，以交換蕭峰答允興兵攻宋，雖說是為了光復燕國的大業，一小半也為了身患這無名惡疾，實是難以忍耐。他突然聽到那老僧說出自己的病根，宛如聽到一個晴天霹靂一般，當真是一驚非同小可，其實以他這等武功高深之士，真的耳邊平白響起一個霹靂，絲毫也不會吃驚，甚至連響十個霹靂，卻也只是當老天爺放屁，不予理會。但那老僧平平淡淡的幾句話，卻令他心驚肉跳，惶惑無已。他身子抖得兩下，猛覺陽白、廉泉、風府三處穴道之中，那針刺般的劇痛又發作起來。本來此刻並非作痛的時辰，可是心神震盪之下，其痛陡生，但聽得他周身骨骼咯咯作響，宛似互相撞擊一般，慕容博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肯出聲向那老僧求教？當下只有咬緊牙關，強忍痛楚。但這牙關卻也咬它不緊，上下牙齒得得相撞，霎時間狼狽不堪。慕容復素知父親要強好勝的脾氣，寧可殺了他，也不能在人前出醜受辱，當下向蕭峰父子一拱手，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今日暫且別過。兩位要找我父子報仇，咱們在姑蘇燕子塢參合莊恭候大駕。」伸手攜住慕容博右手，道：「爹爹，咱們走罷！」那老僧道：「你竟忍心如此。便讓令尊受此徹骨奇痛的熬煎？」慕容復臉色慘白，拉著慕容博之手，邁步便走。蕭峰喝道：「你就想走？天下有這等便宜事？你父親身上有病，大丈夫不屑乘人之危，且放了他過去。你可沒病沒痛！」慕容復氣往上衝，喝道：「那我便接蕭兄的高招。」蕭峰更不打話，呼的一掌，一招降龍十八掌中的「見龍在田」，向慕容復猛擊過去。他見藏經閣中地勢狹隘，高手群集，不便久鬥，是以使上了十成力，要在數掌之間便取敵人性命。慕容復見他掌勢兇惡，當即運起平生之力，雙掌力推，與之相抵。那老僧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佛門善地，兩位居士不可妄動無名，冒犯了菩薩。」

說也奇怪，他雙掌只是這些一合，便似有一股力道化成一堵堅不可摧的無形高牆，擋在蕭峰和慕容復之間。兩人排山倒海的掌力撞在這堵牆上，登時無影無蹤，消於無形。這堵牆堅韌無比，絲毫不為兩股掌力所搖動，卻又是平和之極，將兩人掌力盡數受了下來，沒半點力道反彈回去。蕭峰心中一凜，他生平從未遇過敵手，自忖以虛竹二弟招數之奇、段譽三弟劍法之精，比之自己尚自遜了一籌，但眼前這個貌不驚人的老僧，功力顯是比自己強過太多，既是他出手阻止，今日之仇是絕不能報了。他天性純孝，想到父親的內傷，便又躬身道：「在下蠻荒匹夫，草野之輩，不知禮儀，冒犯了神僧，恕罪則個。」那老僧微笑道：「好說，好說。老僧對蕭居士好生相敬，唯大英雄真本色，蕭居士當之無愧。」蕭峰道：「家父犯下的殺人罪孽，都係由在下身上引起，懇求神僧治了家父之傷，諸般罪責，都由在下領受，萬死不辭。」

那老僧微微一笑說道：「老衲已經說過，欲求化解蕭老居士的內傷，須從佛法中尋求。佛由心生，佛即是覺，旁人只能指點，卻不能代勞。我問蕭居士一句話：倘若你有治傷的能耐，那慕容老居士的內傷，你肯不肯替他醫治？」蕭遠山一怔，道：「我──我替慕容老──老匹夫治傷？」

慕容復喝道：「你嘴裏放乾淨些。」蕭遠山咬牙切齒的道：「慕容老匹夫殺我愛妻，毀了我一生，我恨不得千刀萬剮，將他斬成肉醬。」那老僧道：「你不見慕容居士死於非命，難消心頭之恨？」蕭遠山道：「正是。我在少林寺中潛居三十年，正是為了報此大仇。」那老僧點頭道：「那也容易。」站起身來，緩步向前，伸出一掌，拍向慕容博頭頂。慕容博初時見那老僧離座而起，也不在意，待見他伸掌拍向自己天靈蓋，急忙左手上抬相格，又恐對方武功太過厲害，一抬手後，身子跟著向後飄出。他姑蘇慕容氏家傳武學，本已非同小可，再鑽研少林寺七十二絕技後，更是如虎添翼，這一抬手，一飄身，看似平平無奇，卻是一掌擋盡天下諸般攻招，一退閃去世間任何追襲，守勢之嚴密飄逸，直可說至矣盡矣，無以復加。閣中諸人個個都是武學高手，一見他使出這兩招來，都是暗暗喝一聲采，即是蕭遠山父子，也是不禁欽佩。

殊不知那老僧一掌輕輕拍將下去，波的一聲響，正好擊在慕容博腦門正中的「百會穴」上，慕容博的一格一退，竟是沒有一點效用。想那「百會穴」是人身體何等要緊的所在，即是給全不會武功之人碰上一碰，也有重傷致命之虞，那老僧運足了內力一掌擊下，慕容博全身一震，登時氣絕，仰身向後便倒。

慕容復大驚，搶上扶住，叫道：「爹爹，爹爹！」但見父親嘴眼俱閉，鼻孔中已無出氣，忙伸手到他心口一摸，卻是心跳亦停。慕容復悲怒交集，萬想不到這滿口慈悲佛法的老僧居然會下此毒手，叫道：「你──你──你這老賊禿！」將父親的屍身往柱上一靠，飛身縱起，雙掌齊出，向那老僧猛擊拍去。那老僧不聞不見，全不理睬，慕容復雙掌推到那老僧身前兩尺之處，突然間如撞上了那堵無形氣牆，更似撞進了一張漁網之中，掌力雖猛，卻是無可施力，被那氣牆一推，反彈出丈餘，撞到一座書架之上。本來他去勢既猛，反彈之力也必十分凌厲，但說也奇怪，他掌力似被那無形氣牆盡數化去，然後將他輕輕推開，是以他背脊撞上書架，那書架固不倒塌，連架上堆滿的經書也沒落下一冊。慕容復生性十分機警，雖然是傷痛父親之亡，但知那老僧武功高出自己十倍，縱然狂打狠鬥，終究是奈何他不得，當下倚在書架之上，假作喘息不止，心下卻在暗自盤算，如何出其不意的再施偷襲。

那老僧轉向蕭遠山，淡淡的道：「蕭老居士要親見慕容老居士死於非命，以平積年仇恨。現下慕容老居士是死了，蕭老居士這口氣可平了罷？」

蕭遠山見那老僧一掌擊死了慕容博，也是訝異無比，聽他這麼問，不禁心中一片茫然，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這三十年來，他處心積慮，便是要報這殺妻之仇、奪子之恨。這一年中真相顯現，他將當年參與雁門關之役的中原豪傑一個個打死，連玄苦大師與喬三槐夫婦也死在他的手中。其後得悉那「帶頭大哥」便是少林寺方丈玄慈，更在天下英雄之前揭破他與葉二娘的奸情，這仇可算報得到家，令他身敗名裂，這才逼他自殺。待見玄慈死得光明磊落，不失英雄氣概，蕭遠山內心深處，隱隱已覺此事做得未免過了份，而葉二娘之死，更令他良心漸感不安。只是其時得悉假傳音訊，釀成慘變的奸徒，便是那同在寺中隱伏，與自己三次交手不分高下的白衣僧慕容博，蕭遠山滿腔怒氣，便都傾注在此人身上，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恨不得抽其筋而炊其骨。那知道平白無端的出來一個無名老僧，行若無事的一掌便將自己的大仇人給打死了，他霎時之間，猶如身在雲端，飄飄蕩蕩，在這世間更無立足之地。

蕭遠山少年時豪氣干雲，學成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一心一意為國效勞，樹立功名，做一個名標青史的人物。他與妻自幼便青梅竹馬，兩相愛悅，成婚後不久誕下一個麟兒，更是襟懷爽朗，意氣風發，但覺天地之間更無一件恨事，不料雁門關外奇變徒生，墮谷不死之餘，整個人全變了個樣子，甚麼功名事業、名位財寶，在他眼中皆如塵土，日思夜想，只是如何手刃仇人，以洩大恨。他本來是個豪邁誠樸，無所縈懷的塞外大漢，這心中一充滿仇恨，性子自然越來越是乖戾。再在少林寺中潛居數十年，晝伏夜出，勤練武功，一年之中難得與旁人說一兩句話，性情更是大變。

突然之間，數十年來恨之切齒的大仇人，一個個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說該當十分快意，但他心中卻是感到說不出的寂寞凄涼，只覺自己在這世上再也沒甚麼事情可幹，活著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柱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見他臉色平和，嘴角邊微帶笑容，倒似死去之後，比活著還更快樂。蕭遠山內心反而隱隱有點羨慕他的福氣，但覺一了百了，人死之後，甚麼都是一筆勾銷。在這頃刻之間，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報完了。我卻到那裏去？回大遼麼？到雁門關外去隱居麼？帶了峰兒浪跡天涯，四海飄流麼？」只覺不論到甚麼地方，都是全無意味。

那老僧道：「蕭老居士，你要到那裏去，這就請便。」蕭遠山搖搖頭道：「我──我卻到那裏去？我無處可去。」那老僧道：「慕容居士是我出手打死，你未能親自報得大仇，是以心有餘憾，是也不是？」蕭遠山道：「不是！就算你沒有打死他，我也不想打死他了。」那老僧點頭道：「不錯！可是這位慕容少俠傷痛父親之死，卻要找老衲和你報仇，卻是如何是好？」蕭遠山心灰意冷，萬念俱息，道：「大和尚乃代我出手，慕容少俠要為父報仇，儘管來殺我便是。」他突然嘆了口氣道：「他來取我性命倒好。峰兒，你也回到大遼去罷，咱們的事都辦完啦，路已走到了盡頭。」蕭峰叫道：「爹爹，你──」忽聽那老僧道：「慕容少俠若是打死了你，你兒子勢必又要殺慕容少俠為你報仇，如此怨怨相報何時方了？不如天下罪孽，都歸我罷！」說著踏上一步，提起手掌，往蕭遠山頭頂拍將下去。蕭峰一見大驚，他已有前車之鑒，知道這老僧既能一掌打死慕容博，也能一掌打死了父親，大聲喝道：「住手！」雙掌齊出，向那老僧當胸猛擊過去。他對那老僧本來大有敬仰之意，但這時為了相救父親，只有全力奮擊，已顧不得這雙掌之中包含了當世至剛至強、無堅不摧的大力，縱然是銅筋鐵骨之身，只怕也是當者立斃。那老僧伸出左掌，將蕭峰雙掌推來之力擋了一檔，右掌卻仍是拍向蕭遠山頭頂。

蕭遠山全沒想到抵禦，眼見那老僧的右掌正要碰到他腦門的百會穴上，那老僧突然大喝一聲，右掌改向蕭峰擊去。蕭峰雙掌之力正與他左掌相持，突見他右掌轉而襲擊自己，當即抽出左掌抵擋，同時叫道：「爹爹，快走，快走！」不料那老僧右掌這一擊中途轉向，純係虛招，只是要引開蕭峰雙掌中的一掌之力，以減輕推向自身的力道。蕭峰左掌一迴，那老僧的右掌立即圈轉，波的一聲輕響，已擊中了蕭遠山的頂門。便在此時，蕭峰的右掌已跟著擊到，砰的一響，重重打中那老僧胸口，跟著喀喇喇幾聲，肋骨斷了幾根。那老僧微微一笑，道：「好俊的功夫！降龍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這個「一」字說出，口中一股鮮血跟著直噴了出來。

蕭峰一獃之下，過去扶著父親身子，但見他呼吸停閉，心不再跳，已然氣絕身亡。忽聽得閣下傳來人聲，有人說道：「難道是在藏經閣中？」好幾個人快步走近。

那老僧道：「是時候了，該當走啦！」伸出雙手，右手抓住蕭遠山屍身的後領，左手抓住慕容博屍身的後領，邁開大步，竟如凌虛而行一般，走了幾步，便跨出了窗子。蕭峰和慕容復齊聲大喝：「你──你幹甚麼？」同發掌力，向那老僧背心擊去。就在片刻之前，他二人還是勢不兩立，要拼個你死我活，這時二人的父親雙雙被害，竟爾敵愾同仇，聯手追擊對頭。二人掌力相合，力道更是巨大。但那老僧的身子便如是一隻紙鳶般，在二人掌風的推送之下，向前飄出數丈，雙手仍是抓著兩具屍身，三個身子輕飄飄地，渾不似血肉之軀。

蕭峰縱身一跳，跟著便追出窗外，只見那老僧手提二屍，直向山上走去。蕭峰加快腳步，只道三腳兩步便能追到他身後，不料那老僧輕功之奇，實是生平從所未見，宛似身有邪術一般。蕭峰奮力急奔，只覺山風刮臉如刀，自知奔行奇速，但離那老僧背後始終有兩三丈遠近，連連發掌，總是打了個空。那老僧越走越高，在荒山中東一轉、西一拐，到了一處林間略略平曠之地，忽將兩具屍身往一株樹下一放，擺成了盤膝而坐的姿勢，自己坐在二屍之後，各出一掌，抵住二屍的背心。他剛坐定，蕭峰亦已趕到。

蕭峰性子雖豪邁，處事卻又極為精細，一見那老僧舉止有異，便不上前動手。只聽那老僧道：「我提著他們奔走一會，活活血脈。」蕭峰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給死人活活血脈，那是甚麼意思？順口道：「活活血脈？」那老僧道：「他們內傷太重，須得先令他們作龜息之眠，再圖解救。」蕭峰心下一凜：「難道我爹爹沒死？他──他是在給爹爹治傷？天下那有先將人打死再給他治傷之法？」這時慕容復、鳩摩智、玄生、玄渡以及神光上人等先後趕到，只見兩具屍體的頭頂，忽然冒出一縷縷的白氣。

那老僧將二屍轉過身來，面對著面，再令二屍的四雙手相互握住。慕容復說道：「你──你──這是幹甚麼？」那老僧不答，繞著二屍緩緩行走，不住伸出手掌，有時在蕭遠山「大椎穴」上拍一記，有時在慕容博「玉枕穴」上揉一下，只見二屍頭頂白氣越來越濃，又過了一盞茶時分，蕭遠山和慕容博身子同時一動。蕭峰和慕容復又驚又喜，齊叫：「爹爹！」蕭遠山和慕容博慢慢睜開雙眼來，向對方看了一眼，隨即閉住。但見蕭遠山滿臉紅光，慕容博臉上卻隱隱現著青氣。

眾人這時方才明白，那老僧出掌擊打二人，只不過暫時令他們停閉氣息，心臟不跳，似是醫治重大內傷的一種法門，只是「龜息」之法，許多內功高深之士都曾練過，然這是自停呼吸，要一掌打得將旁人停止呼吸而不死，卻是萬萬不能。這老僧既是用心良善，原可事先明言，何必開這個大大的玩笑，以致累得蕭峰、慕容復驚怒如狂，更累得他自身受到蕭峰的掌擊，口噴鮮血？眾人心中積滿了疑團，但見那老僧全神貫注，甚是忙碌，誰也不敢出口詢問。

卻聽得蕭遠山和慕容博二人呼吸由低而響，愈來愈是粗重，跟著蕭遠山臉色漸紅，到後來便如要滴出血來，慕容博的臉色卻是越來越青，碧油油的甚是怕人。二人身子顫動，顯是頗為危殆。旁觀眾人均知，一個是陽氣過旺，虛火上沖，另一個卻是陰氣太盛，風寒內塞。玄生、玄渡、神光，道清等身上均帶得有種種靈丹妙藥，只是不知那一種方才對症。

只聽得那老僧突然喝道：「咄！四手互握，內息相應，以陰濟陽、以陽消陰。權位之圖、仇恨之心，天地悠悠，消於無形！」蕭遠山和慕容博的四手本來交互握住，聽那老僧一喝，不由得手掌一緊，各人體內的內息向對方湧了過去，融會貫通，以有餘補不足，兩人臉色漸漸的變得蒼白，又過一會，兩人同時睜開眼來，相對一笑，莫逆於心。

# 第一二三回 異國金蘭

蕭峰和慕容復各見父親睜眼微笑，欣喜不可名狀，卻見蕭遠山和慕容博二人攜手站起，一齊在那老僧面前跪下。那老僧道：「你二人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遭，心中可還有甚麼放不下？倘若適才就此死了，還有甚麼興復大燕、親報妻仇的念頭？」蕭遠山道：「弟子空在少林寺做了三十年和尚，那全是假的，沒有半點佛門弟子的覺心，懇請師父收錄。」那老僧道：「你的殺妻之仇，不想報了？」蕭遠山道：「弟子生平殺人，無慮百數，倘若被我所殺之人的親屬皆來向我復仇索命，弟子雖死百次，亦自不足。」那老僧轉向慕容博道：「你呢？」慕容博微微一笑，道：「庶民如塵土，帝王亦如塵土。大燕不復國是空，復國亦空。」那老僧哈哈一笑，道：「大徹大悟，善哉，善哉！」慕容博道：「求師父收為弟子，更加開導。」那老僧道：「你們想出家為僧，須求少林寺中的大師們剃度。我有幾句偈語，不妨說給你們聽聽。」當即端坐說法。蕭峰和慕容復見父親跪下，跟著便也跪下。玄生、玄渡、神光、道清、波羅星瞧那老僧說到奇妙之處，不由得皆大歡喜，敬慕之心，沛然而起，一個個的都跪將下來。段譽趕到之時，聽到那老僧正在為眾人妙解佛義，他只想繞到那老僧對面，瞧一瞧他的容貌，那知鳩摩智忽然間會下毒手，胸口竟然中了他的一記「火燄刀」。

段譽隨即昏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這才慢慢醒轉，睜開眼珠，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布帳頂，跟著發覺是睡在床上被窩之中。他一時之間神智未曾全然清醒，用力思索，只記得是遭了鳩摩智的暗算，怎麼會睡在一張床上，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只覺口中奇渴，便欲坐起，微一轉動，卻覺胸口一陣劇痛，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只聽外間一個少女的聲音說道：「段公子醒了，段公子醒了！」語聲中充滿了喜悅之情。段譽只覺這少女的聲音頗是熟悉，正在想說話之人是誰，忽見一個青衣少女急步奔進屏來，圓圓的臉蛋，嘴角邊一個小小酒窩，正是當年在「無量劍」東宗大廳上所遇的鍾靈。她父親「見人就殺」鍾萬仇，和段譽之父段正淳結下深仇，設計相害，陰差陽錯，段譽從石屋中出來之時，竟將個衣衫不整的鍾靈抱在懷中，將害人反害己的鍾萬仇氣了個半死。其後鍾靈雖被雲中鶴劫了去，不知下落如何，段譽有時念及，不免歉然，那想到居然會在這裏相見。

鍾靈和他目光一觸，臉上一陣暈紅，似笑非笑的道：「你早忘了我罷？還記不記得我姓甚麼？」段譽見到她的神情，腦海中驀地裏出現了一幅圖畫，只是她坐在橫樑之上，兩隻腳一盪一盪，嘴裏不住咬著瓜子，說也奇怪，當時她穿的那雙蔥綠鞋子鞋面上所繡的幾朵黃色小花，這時還似看得清楚無比，禁不住脫口而出：「你那雙繡黃花的蔥綠鞋兒呢？」

鍾靈臉上又是一紅，心想：「他居然將我那雙鞋兒也記得清清楚楚，足見並沒忘了我。」微笑道：「早穿破啦，虧你還記得這些。」段譽笑道：「怎麼你沒吃瓜子？」鍾靈道：「好啊，這幾天服侍你養傷，把人家都快急死啦，誰還有閒情吃瓜子。」一句話說出口，覺得自己真情流露，不由得飛紅了臉。段譽怔怔的瞧著她，隔了半晌，問道：「你的青靈子呢？那條金色小蛇兒呢？」鍾靈道：「我流落在外，沒回過家，怎──怎麼帶甚麼青靈子、金靈子？」

段譽道：「啊，是了，那日那個『窮兇極惡』雲中鶴將你抱了去，我很是著急，只恨自己不會武功，便叫我徒兒南海鱷神來救你，不知你如何脫險，好生想念。」鍾靈笑道：「你徒兒對你倒很忠心。這雲中鶴輕功雖好，帶了我終究奔行不快，只逃出數里，便給你徒兒追上了──」說到這裏，突然住口，神態甚是忸怩。

段譽道：「怎麼啦？」鍾靈突然噗哧一笑，道：「你猜你那個徒兒叫我甚麼？真是叫人生氣又不是，好笑又不是。」段譽看到她嬌羞的模樣，不禁心中一蕩，說起當時在大理所說的話來，微笑道：「我徒兒自然叫你作『師娘』啦。」鍾靈滿臉孕著笑意，說道：「我給那個惡徒抱著，拼命掙扎，卻那裏掙得脫他的掌握？心裏可真害怕得要命，只聽得你徒兒一面追，一面嘶啞著嗓子大叫：『師娘，師娘！你伸手掏他的腋窩兒，這瘦竹篙可最怕癢。』我心裏想：『呵癢麼？那倒是我最拿手的事。』伸出手來，正要往那惡人腋窩裏呵去，不料那惡人已先聽到你徒兒的說話，不等我手到，忍不住已哈哈笑了起來。他這麼一笑，便奔不快了，你徒兒跟著便即追到。

「那惡人道：『岳老三，你可上了人家的當啦！』岳老三道：『甚麼上當不上當？你快放下我師娘，要不然便嘗嘗我鱷嘴剪的滋味。』那惡人無可奈何，只好將我放下。我乘他不備，伸手便呵他癢。那惡人彎了腰，笑得喘不過氣來，他越是笑，我越是不住手的呵。他一面笑，一面不住咳嗽。岳老三道：『師娘，你這就饒了他罷，再呵下去，他一口氣接不上來，可活不成啦！』我好生奇怪，這惡人武功很高，怎麼會給人呵癢呵死？便說：『我不信，我呵死他試試看。』岳老三道：『不成，試不得，呵死了便活不轉了。雲中鶴的練功罩門是在腋下天泉穴，這地方碰也碰不得。』

「我聽他這麼說，便放手不再呵他癢，要是真的將這大惡人呵死了，那可不大妙。那惡人站直身子，狠狠向我瞧了一眼，突然一口唾沫向岳老三吐去，罵道：『死鱷魚，臭鱷魚，我練功的罩門所在，為甚麼說與外人知道？』我說道：『好啊，你罵人啊！』伸手又去呵他癢，不料這一次卻不靈了，他飛出一腳，將我踢了個觔斗，便即揚長而去。岳老三將我扶了起來，問道：『師娘，你摔痛了沒有？』我還沒有回答，忽見我爹爹提刀追來，叫道：『臭丫頭，你死在這裏幹甚麼？』岳老三回頭喝道：『他──他──』（這岳老三口中罵人）『──你不乾不淨的嚷嚷甚麼？』我爹爹怒道：『我自罵我女兒，管你甚麼事？』岳老三不知為了甚麼，突然大發脾氣，指著我爹爹大叫：『你──你這狗賊，居然想佔我便宜？我──我岳老二跟你拼了。』我爹爹道：『我佔你甚麼便宜了？』岳老三道：『他是我師娘，已然比我大了一輩，那是事出無奈，我也沒甚麼法子。你卻自稱是她老子，這──這──這──不是更比我大上兩輩麼。我岳老三在南海為尊，人人叫我老祖宗、老爺爺，來到中原，卻處處比人矮上一兩輩，老子不幹，萬萬的不幹！』」鍾靈聰明伶俐，口齒便給，學起南海鱷神的說話來，雖不如阿朱之唯妙唯肖，但神態聲音，卻也有五分相似。段譽一聽，覺得正是自己那寶貝徒兒的口吻，不由得甚是好笑。

鍾靈續道：「我爹爹說道：『你不幹就不幹。這是我親生的女兒，我自然是她老子，又有甚麼自稱不自稱的。』不料這岳老三說不過我爹爹，竟然強辭奪理起來，說道：『你當然是自稱。我師娘這麼美麗，你卻醜得像個妖怪，怎麼會是她老子？我師娘定然是別人生的，不是你生的。你是假老子，不是真老子！』我爹爹一聽，氣得臉也黑了，提刀向岳老三便砍。我忙勸道：『爹爹，這人將我從惡人手裏救了出來，你別殺他！』我爹爹怒火衝天，罵道：『臭丫頭，我早疑心你不是我生的。連這大笨蛋都這麼說，還有甚麼假的？我先殺了他，再殺你，然後去殺你媽媽！』」原來鍾靈之母昔日與段譽之父段正淳曾有過一段舊情。鍾萬仇瞧著她越長越美，與自己的尊容沒半分相似之處，那疑心加上酸意，每日裏都在心中糾纏不清。

鍾靈說到這裏，眼睛中淚珠滾來滾去，盈盈欲滴。段譽道：「你別擔心！我知道你爹最怕老婆，萬萬不敢去殺你媽。」鍾靈笑了起來，道：「你怎麼又知道了？」這一笑，藏在眼中的淚水都從臉頰上滾下來。段譽道：「我到你家萬劫谷中去送信，親眼見到你爹爹對你媽千依百順，沒半點違拗。」鍾靈嘆了口氣，半晌不語。段譽道：「後來便怎樣？怎麼你又到了這裏？」鍾靈道：「我見爹爹和你徒兒鬥了起來，一時間勝敗難分，我便大聲叫道：『喂，岳老三，你不可傷我爹爹。』又叫道：『爹爹，你不能傷了岳老三！』不理他們後來打得怎樣，便自走了。」段譽點頭道：「是啊，還是出來在外面散散心的好。」鍾靈道：「我本來想找你，可是找來找去，卻那裏找得到？前些日子聽到江湖上有人說，天下英雄好漢都要到少林寺來聚會，我心裏琢磨，說不定你也會來，因此上便也趕上少室山來。可是我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好漢，這少林寺是不能去的，只好在山下亂走，見到人就打聽你的下落。幸好這裏有一所空屋子沒人住，我便老實不客氣的住將下來了。」段譽聽她說得輕描淡寫，但見她臉上頗有風霜之色，心想她小小年紀，孤身輾轉江湖，這些日子來想必吃了不少苦頭，對自己的情意，實是可感，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她手，低聲道：「總算天可憐見，教我又見到了你！」

鍾靈坐到床沿之上，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段譽睜大了眼睛，道：「我正要問你呢，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我只知道有一個惡和尚暗算於我。我胸口中了他的無形刀氣，受傷甚重，以後便甚麼都不知道了。」鍾靈皺起了眉頭，道：「那可真奇怪之至了！昨日黃昏時候，我到菜園子去拔菜，在廚房裏洗乾淨了切好，正要去煮，聽得房中有人呻吟。我嚇了一跳，拿了菜刀走進房來，只見我床上睡得有人。我連問幾聲：『是誰，是誰？』不聽見回答。我想一定是要想來算計我的壞人，舉起菜刀，便要向床上那人砍將下去。幸虧──幸虧你是仰天而臥，刀子還沒砍到你身子，我已先見到了你的臉──」她說到這裏，伸手輕拍自己胸膛，想是當時情勢驚險，此刻思之，猶有餘悸。

段譽尋思：「此處既是離少林寺不遠，想必是我受傷之後，有人將我送到這裏來了。」鍾靈又道：「我叫你幾聲，你卻只是呻吟，不來睬我。我一摸你額頭，燒得可厲害，又見你衣襟上有許多鮮血，知道你受了傷，解開你衣衫想瞧瞧傷口，卻是包紮得好好的。我怕觸動傷處，沒敢打開繃帶。等了好久好久，你總是不醒。唉，我又是喜歡，又是焦急，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段譽道：「累得你掛念在心，真是好生過意不去。」鍾靈突然臉孔一板，道：「你不是好人，早知你這麼沒良心，我早不想念你了。現在我就不理你啦，讓你死也好，活也好，我總是不來睬你。」段譽道：「怎麼了？怎麼忽然生起氣來了？」鍾靈「哼」的一聲，小嘴一撅，道：「你自己知道，卻來問我幹甚麼？」段譽急道：「我──我當真不知，好姑娘，好妹子，你跟我說了罷！」鍾靈嗔道：「呸！誰是你的好姑娘、好妹子了？你在睡夢中說了些甚麼話，你自己知道，卻來問我？當真好沒來由。」段譽急道：「我睡夢中說甚麼來著？那是胡裏胡塗的言語，作不得準。啊，我想起來了，我定是在夢中見到了你，喜歡得很，說話不知輕重，以致冒犯了你。」鍾靈突然怔怔的掉下淚來，道：「到這時候，你還在騙我。你到底是夢見了甚麼人？」段譽嘆了口氣，道：「我受傷之後，一直昏迷不醒，真的不知說了些甚麼囈語。」鍾靈突然大聲道：「誰是王姑娘？王姑娘是誰？為甚麼你在昏迷之中只是叫她的名字？」

段譽胸口一酸，道：「我叫了王姑娘的名字麼？」鍾靈道：「你怎麼不叫？你昏迷不醒的時候也在叫，哼，你這會兒啊，又在想她了，好！你去找你的王姑娘來服侍你，我可不管了！」段譽嘆了口氣，道：「王姑娘心中可沒我這個人，我便是想她，卻也枉然。」鍾靈道：「為甚麼？」段譽道：「她只喜歡她的表哥，對我向來是愛理不理的。」鍾靈轉嗔為喜，笑道：「謝天謝地，惡人自有惡人磨！」段譽道：「我是惡人麼？」鍾靈頭一側，半邊秀髮散了開來，笑道：「你徒兒岳老三是四大惡人之一，徒兒都這麼惡，師父當然是惡上加惡了。」段譽笑道：「那麼師娘呢？」

鍾靈臉上一紅，啐了一口，心中卻是大有甜意，一轉身，奔向廚房，端了一碗雞湯出來，道：「這鍋雞湯煮了半天了，等著你醒來，一直沒熄火。」段譽道：「真不知道怎生謝你才好。」見鍾靈端著雞湯過來，掙扎著便要坐起，牽動胸口傷處，忍不住輕輕哼了一聲。鍾靈忙道：「你別起來，我來餵惡人小祖宗。」段譽道：「甚麼惡人小祖宗？」鍾靈道：「你是大惡人的師父，不是惡人小祖宗麼？」 段譽笑道：「那麼你──」鍾靈用匙羹舀起了一匙熱氣騰騰雞湯，對準他臉，佯怒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不用熱湯潑你？」段譽伸了舌頭，道：「不敢了，不敢了！惡人小姐奶奶果然厲害，夠惡！」鍾靈噗哧一笑，險些將湯潑到段譽身上，急忙收斂心神，伸匙嘴邊，拭了拭匙羹中雞湯已不太燙嘴，這才伸到段譽口邊。段譽喝了幾口雞湯，見她臉若朝霞，上唇微有幾粒細細的汗珠。此時正當六月大暑天時，鍾靈一雙小臂都露在衣袖之外，皓腕如玉，段譽心中一蕩，不知怎地，忽然想起：「如果這時候在餵我喝湯的是王姑娘，縱然這是腐腸鴆毒，我卻也甘之如飴。」鍾靈見他獃獃的望著自己，萬料不到他這時竟會想著別人，微笑道：「有甚麼好看？」段譽正要回答，忽聽得呀的一聲，有人推門進來，跟著一個少女聲音說道：「咱們且在這裏歇一歇。」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好！可真累了你了，我──我真是過意不去。」那少女道：「廢話！」段譽聽得二人聲音，正是阿紫和游坦之。他知道阿紫是父親的私生女兒，和自己是同父兄妹，只是這個小姑娘自幼拜在星宿老人門下，沾染邪惡，行為任性，大理四隱中的撫仙釣徒凌千里便因受她之氣而死。段譽和大理的三公四隱都甚交好，想到凌千里之死，便不願去和這個頑劣的小妹子相見，何況昨日自己相助蕭峰而和游坦之為敵，此刻重傷之餘若是給他見到，說不定性命難保。忙豎起手指，作個噤聲的手勢。鍾靈點了點頭，端著那碗雞湯在手，不敢放到桌上，深恐發出些微聲響。只聽得阿紫叫道：「喂，有人麼？有人麼？」鍾靈瞧了瞧段譽，並不答話，尋思：「此人多半是王姑娘了，她和表哥在一起，所以段郎不願和她見面。」她極盼去瞧瞧這位「王姑娘」的模樣，到底是怎生的花容月貌，居然令段譽為她神魂顛倒至斯，卻又不敢移動腳步，心想若是段郎和她相見，多半沒有好事，且任她叫嚷一會，沒人理睬，她自然和表哥去了。

阿紫又大叫：「屋裏的人怎麼不死一個出來？再不出來，姑娘放火燒了你的屋子。」鍾靈心道：「這王姑娘好橫蠻！」忽聽游坦之低聲道：「別作聲，有人來了！」阿紫道：「是誰？丐幫的？」游坦之道：「有四五個人，說不定是丐幫的。他們正在向這邊走來。」阿紫道：「丐幫這些長老們對你已起離叛之心，若是落在他們手中，咱二人都要糟糕。」游坦之道：「那怎麼辦？」阿紫道：「到房裏躲一躲再說，你受傷太重，不能跟他們動手。」段譽聽得游坦之和阿紫要到內房來躲藏，暗暗叫苦，自己雖是不喜阿紫，撞到了也不打緊，這位丐幫幫主卻是性子乖戾，一給他遇上了，大有性命之憂，忙向鍾靈打個手勢，要她設法趨避。但這是山農陋屋，內房甚是狹隘，一進來便即見到，實是無處可躲。鍾靈四下一看，正沒作理會處，聽得腳步聲響，廳堂中那二人已向房中走來，低聲道：「躲到炕底下去。」不等段譽示意可否，將他身子一抱，兩人都鑽到了炕底。少室山上一至秋冬便十分寒冷，山民均在炕下燒火取暖，此時正為盛暑，自是不須燒火，但炕底下積滿了煤灰焦炭，段譽一鑽進去，撲鼻塵灰，忍不住便要打噴嚏，好容易才忍住了。鍾靈挨在他的身邊，張眼往外瞧去，只見一雙穿著紫色緞鞋的纖腳走進房內，卻聽得那男人的聲音說道：「唉，我要你背來背去，實在是太褻瀆了姑娘。」那少女道：「咱們一個聾，一個跛，這叫做相依為命。」鍾靈大奇，心道：「原來王姑娘是個瞎子，她是將表哥負在背上，所以我瞧不見那男人的腳。」

阿紫將游坦之往床上一放，說道：「咦！這床剛才有人睡過，席子也還是熱的。」跟著聽得砰的一聲，大門被人踢開，幾個人衝了進來。一個人粗聲說道：「王幫主，幫中大事未了，你這麼撒手一丟，算是甚麼玩意？」正是宋長老。他率領著兩名七袋弟子、兩名六袋弟子，在這一帶追尋游坦之。原來蕭氏父子、慕容父子以及少林群僧、中原群雄紛紛奔進少林寺後，丐幫幫眾覺得今日顏面丟盡，如不急行設法，只怕這中原第一大幫再難在武林中立足。對於蕭氏父子和慕容博的怨仇糾葛，丐幫以事不關己，也不想插手。群丐心中掛念著一件事：「須得另立幫主，率領幫眾，重振雄風，挽回丐幫已失的令譽。」尋王星天時，卻已不如去向。眾丐均想他雙足已斷，走不到遠處，當下分路尋找。至於找到後如何處置，群丐議論未定，也沒想拿他怎麼樣，但此人決計不能再為丐幫幫主，卻是眾口一辭，絕無異議的事，丐幫向例，新舊幫主交替之時，舊幫主必須在場，王星天這麼一走了之，總是少一個交代。群丐尋找王星天之時，發覺阿紫同時不知去向，都猜想他定是與王星天在一起。

宋長老率領著四名弟子，在少室山東南方尋找，遠遠望見樹林邊紫色衣衫一閃，有人進了一間農舍之中，認得正是阿紫，又見她背上負得有人，依稀是王星天的模樣，當即追了下來，既進那農舍的內房之後，果見王星天和阿紫並肩坐在炕上。阿紫冷冷的道：「宋長老，你既仍稱他為幫主，怎麼大呼小叫，沒半點謁見幫主的規矩？」宋長老一怔，心想她的話倒非無理，便道：「幫主，咱們數千兄弟，都留在少室山上，何去何從，要請幫主示下。」游坦之道：「你們還當我是幫主麼？你想叫我回去，只不過是要殺了我出氣，是不是？我不去！」宋長老一揮手，向四名弟子道：「快去報訊，幫主在此。」那四名弟子應道：「是！」正要轉身出去，阿紫喝道：「下手！」游坦之一掌應聲拍出，炕底下鍾靈和段譽只覺得房中突然一陣寒冷徹骨，那四名丐幫弟子哼也沒哼一聲，已然屍橫就地。宋長老又驚又怒，舉掌當胸，道：「你──你──對幫中兄弟，竟然下這等毒手！」阿紫道：「將他也殺了滅口。」游坦之又是一掌，宋長老舉掌一擋，呼的一聲，身子直向外飛出，跌跌撞撞的向外衝出了大門，阿紫咯咯一笑，道：「王公子，這人也活不成了，你餓不餓？咱們去找些吃的。」將游坦之負在背上，兩人同到廚房之中，將鍾靈煮好了的飯菜，老實不客氣拿到廳房，便吃了起來。

鍾靈在段譽耳邊叫道：「這二人好不要臉，在喝我給你煮的雞湯。」段譽低聲道：「他們心狠手辣，一出手便殺人，待會定然又進房來。不如乘他們正在吃喝之時，從後門溜了出去。」鍾靈不願他和那個「王姑娘」相見，聽他這麼說了正是求之不得。兩人輕手輕腳，從炕底爬了出來。鍾靈見段譽滿臉煤灰，忍不住好笑，伸手抿住了嘴。出了房門，穿過灶間，剛踏出後門，段譽忍了多時的噴嚏無法再忍，「乞嗤」一聲，打了出來。鍾靈橫了他一眼，只聽得喀喇一聲，有人在前面廳堂中掀翻了桌子，眼見四下裏無處可躲，只灶間後面有間柴房，一拉段譽，便即進了柴草堆中。只聽見阿紫在問游坦之道：「這裏定然有人，你瞧有甚麼古怪？」游坦之道：「多半是鄉下種田人，我看不必理會。」阿紫道：「甚麼不必理會？你如此粗心大意，將來定吃大虧，別作聲！」她眼盲之後，耳朵特別敏銳，依稀聽得有柴草沙沙之聲，說道：「草堆裏有人！」

鍾靈和段譽躲入草堆，聽得阿紫和游坦之便在外邊，一動也不敢動。鍾靈忽覺有水液一滴一滴的落在自己臉上，伸手一摸，濕膩膩地，鼻中跟著又聞到一陣血腥氣，不禁大吃一驚，問道：「你──傷口怎麼啦？」段譽低聲道：「別作聲！」但鍾靈問這一句話，早已給阿紫聽見，她一拍游坦之大腿，作個手勢，示意柴房之中有人。游坦之呼的一掌，向柴房疾拍過去，喀喇喇一聲響，門板破碎，木片與柴草齊飛。他跟著第二掌又即拍出，鍾靈叫道：「別打，別打！咱們出來啦！」扶著段譽，從柴草堆爬了出來。原來段譽先前給鳩摩智刺了一刀「火燄刀」，受傷著實不輕，從炕上爬到炕底，又從炕底躲入柴房，這麼移動幾次，傷口迸裂，鮮血狂瀉。當他從柴草中鑽出來，全身沾滿了鮮血、煤灰、草屑，狼狽不堪。阿紫道：「怎麼有個小姑娘的聲音？」游坦之道：「有個男人帶了個小姑娘，躲在柴草堆中，滿身都是血，這小姑娘眼睛骨溜溜地，只是瞧著你。」阿紫目盲之後，最不喜旁人提到「眼睛」二字，游坦之不但說到「眼睛」，而且是「小姑娘的眼睛」，更加觸動她的心事，道：「甚麼骨溜溜地，她的眼睛長得很好看麼？」游坦之還沒知道她心中已十分生氣，說道：「她身上污穢得緊，是個種田人家女孩，這雙眼睛嘛，倒是漆黑兩點，靈活得緊。」原來鍾靈在炕底下沾得滿頭滿臉的塵沙炭屑，一對眼睛卻仍是黑如點漆，明似秋水。

阿紫大是惱怒，突然間想出個惡毒主意，道：「王公子，你為甚麼不將這一對好看的眼珠挖了出來？」游坦之一驚，道：「好端端地，為甚麼挖她眼睛？」阿紫和游坦之相處已久，知他心地仁善，不願隨便無辜傷人，便道：「我的眼睛給丁老怪弄瞎了，你去將這小姑娘的眼挖了下來，給我裝上，令我重見天日，豈不是好？」游坦之暗暗吃驚，尋思：「倘若她雙目得能重行視物，見到我的醜八怪模樣，立即便不睬我了，說不定更認出我的真面目，知道我便是那個『鐵丑』，甚麼極樂派掌門人、甚麼王星天公子，全是欺瞞她的一派胡言，她自然立時便和我翻臉。這件事是萬萬不能做的。」說道：「倘若我能醫好你的雙眼，便叫我粉碎身骨，也所甘願，但──恐怕不成罷？」阿紫明知不能挖別人的眼珠來填補自己盲了的雙眼，但她眼盲之後，一肚子的怨氣，只盼天下個個人都沒眼睛，這才快活，說道：「你沒試過，怎知道不成？你快動手，將她的眼珠挖將出來。」她本將游坦之負在背上，當即邁步，向段譽和鍾靈二人身前走去。鍾靈聽了他二人的對答，心中怕極，拔腳便即狂奔。鍾靈身手矯捷，這一受驚之下，發足急奔，頃刻間便跑在十餘丈外。阿紫雙眼盲了，二來負上個游坦之，自然難以追上。何況游坦之並不想阿紫追上鍾靈，指點之時，方向既不十分正確，出言也是吞吞吐吐，失了先機。阿紫一聽鍾靈的腳步之聲，情知已然追趕不上，當即回頭叫道：「女娃子既然逃走，將男的宰了便是！」鍾靈遙遙聽得，大吃一驚，當即站定，回轉身來，只見段譽倒在地下，身旁已流了一灘鮮血。她奔了回來，喝道：「小瞎子，你膽敢傷他？」這時她與阿紫正面相對，看清楚了她的面貌，見她容貌俏麗，果然是個小美人兒，說甚麼也料想不到心腸卻是如此毒辣。阿紫喝道：「點了她穴道！」游坦之心中雖然不願，但對阿紫的吩咐從來不敢有半點違拗，在大遼南京的南院大王府中是如此，做了丐幫幫主時仍是如此，一聽阿紫的喝聲，當即一指點出，嗤一聲響，將鍾靈點倒在地。鍾靈叫道：「王姑娘，你別傷他，他──他連在夢中也在叫你的名字，對你實是一片真心！」

阿紫奇道：「你說甚麼？誰是王姑娘？」鍾靈道：「你──你不是王姑娘？那麼你是誰？」阿紫微微一笑，道：「這位王公子雖然和我是自己人，我可不是姓王。他若要我姓王，須得對我千依百順，沒半分違拗才成。」游坦之心中怦怦亂跳，聽阿紫這幾句話，似乎只須自己永遠聽從她的意旨，她便有委身下嫁之意，不覺喉頭乾澀，道：「段──段──」以下的話，說甚麼也不能從口中吐將出來。

阿紫將游坦之放在地下，任他倚樹而坐，說道：「既是如此，你將這小女娃的眼睛挖了出來罷！」游坦之道：「是！」伸出左手，抓住了鍾靈的頭頸。鍾靈嚇得大叫：「別挖我眼睛，別挖我眼睛。」段譽躺在地下，神智已然迷糊，但也知道這二人是要挖出鍾靈的眼珠，來裝入阿紫的眼眶，也知鍾靈明明已然脫身，只因為救自己，這才自投羅網。他提一口氣，說道：「你們──還是剜了我的眼珠，咱們──咱們是一家人──更加合用些──」阿紫不明白他說些甚麼，不加理睬，催游坦之道：「怎麼還不動手？」游坦之道：「是！」將鍾靈拉近身來，右手食指伸出，便要向鍾靈的右眼挖去。

忽聽得一個女人聲音說道：「喂，你們在這裏幹甚麼？」游坦之一抬頭，登時臉色大變，只見山澗旁的柳樹之下，站著二男四女。那兩個男人一是蕭峰，一是虛竹，四個少女則是虛竹的侍女梅蘭竹菊四劍。蕭峰眼尖，一瞥之間便見到段譽躺在地下，一個箭步搶了過來，將段譽抱起，皺眉道：「傷口又破，出了這許多血。」左腿跪下，將他身子倚在腿上，檢查他的傷口。虛竹跟著走近，看了段譽的傷口，道：「大哥不必驚慌，我這『九轉熊蛇丸』治傷大有靈驗。」出手點了段譽傷口周圍的穴道，止住血流，才將「九轉熊蛇丸」餵他服下。

段譽慘白的臉上露出微笑，道：「大哥、二哥──快──不許他們挖鍾姑娘的眼珠。」蕭峰和虛竹同時向游坦之瞧去。游坦之心下驚慌，放開了抓在鍾靈頭頸中的手。阿紫已聽到蕭峰的聲音，說道：「姊夫，我姊姊臨死時說甚麼來？你將她打死之後，便把她的囑托全然置之腦後了麼？」蕭峰聽她又提到阿朱，又是傷心，又是氣惱，哼了一聲，並不答話。阿紫又道：「你沒好好照顧我，丁老怪將我眼睛弄瞎，你也全沒放在心上。姊夫，人家都說你是當世第一大英雄，卻不能保護你的小姨子。難道是你沒本事麼？哼，丁老怪明明打你不過，只不過你不來照顧我，保護我而已。」

蕭峰道：「你突然不別而行，我怎知你去了何處？不過──你雙目失明，責我保護不周，我確是對不起你。」

# 第一二四回 重回故居

蕭峰初時見到阿紫又在胡作非為，叫人挖出鍾靈的眼珠子來，心中十分氣惱，但隨即見到她茫然無光的眼神，立時便想起阿朱臨死之時囑咐自己的話來，這幾句話時時在他腦海出現，真可說無時或忘。在那天大雷雨晚上，青石小橋之畔，阿朱受他致命的一擊之後，在他懷中說道：「我只有一個同父同母的親妹子。咱們自幼兒不得在一起。求你照看於她。我擔心她入了歧途。」自己曾說：「別說一件，百件千件也答允你。」可是，阿紫終於是入了歧途，又失了一雙眼睛，不管她如何不好，自己總之是保護不周。蕭峰想到這裏，胸口酸痛，眼光中流露出溫柔的神色。

阿紫雖然見不到他的眼色，但和她相處日久，深知蕭峰的性情，只要自己一提到阿朱，那真是百發百中，再為難的事情也能答允。她恨極鍾靈罵自己為「小瞎子」，心中暗道：「我非要你也嘗嘗做『小瞎子』的味道不可。」當下幽幽嘆了口氣，向蕭峰道：「姊夫，我眼睛瞎了，甚麼也瞧不見，還不如死了倒好。」蕭峰道：「你還是跟著你爹爹回大理去罷，你大理王府中說不盡的繁華富貴，一呼百喏。你眼睛雖然盲了，但有許多婢僕服侍，就不會極不方便。」阿紫道：「我媽媽又不是真正王妃，我到了大理，王府中勾心鬥角的事兒層出不窮，我眼睛瞎了，非給人謀害不可。」蕭峰一想此言倒也有理，便道：「那麼你隨我回南京去，我派人服侍你，安安靜靜的過活，勝於在江湖上冒風波之險。」

阿紫道：「再到你王府去？唉喲，我以前眼睛不瞎，也氣悶得要生病，怎麼能再去呢？你又不肯像這位王幫主、王掌門那樣，從來不違拗我的話。我寧可在江湖上顛沛流離，日子總過得開心些。」蕭峰向游坦之瞧了一眼，心想：「這種事自己實是無法置喙。看來阿紫似乎是喜歡上了這個丐幫的幫主。」突然之間，他對游坦之又多了一層憎惡之意，轉開了頭，說道：「這位王兄，到底是甚麼來歷，你可問過他麼？」阿紫道：「我自然問過的。不過一個人說起自己的來歷，未必一定靠得住。姊夫，從前你做丐幫幫主之時，難道肯對旁人說你是契丹人麼？」

蕭峰聽她每一句話都是言中含刺，大是不悅，哼了一聲並不再說，心中一時卻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應該任由他跟隨王星天而去。阿紫卻道：「姊夫，你不理我了麼？」蕭峰皺眉道：「你要我幫你做甚麼事？」阿紫道：「這件容易得緊。我要你替我挖了這小姑娘的眼珠子出來，裝在我的眼中。」她頓了一頓，又道：「王幫主已答允我辦這件事，若是你不來打岔，他早辦妥啦。嗯，你來給我辦也好，姊夫，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你對我好些，還是王幫主對我好。從前，你打斷了我的肋骨之後，你抱了我去關東療傷，那時候你也對我百依百順，我說甚麼你就幹甚麼。咱倆住在一個帳篷之中，你不論日夜，都懷抱著我不離身子。姊夫，怎麼你將這些事都忘記了。」

游坦之聽到她這麼說，目光中登時射出兇狠怨毒的神色，望著蕭峰，似乎在說：「阿紫姑娘是我的，你別想來碰他一碰。」蕭峰沒有注意到他的神氣，坦然道：「那時你身受重傷，我為了以真氣替你續命，徐圖用藥醫治，不得不順著你些兒。這鍾姑娘是我把弟的朋友，怎能挖她眼珠來助你復明？何況世上根本沒有這種醫術，你這個念頭當真是異想天開！」虛竹忽然插口道：「我瞧段姑娘的雙眼，只不過是外面一層給炙壞了，若是有一對活人的眼珠給換上，未始沒有復明之望。」要知道逍遙派一派中的高手醫術通神，閻王敵薛神醫便是虛竹的師侄。虛竹醫道雖然所知無多，但跟隨天山童姥數月，甚麼續腳換手種種法門，卻也聽她說過。

阿紫「啊」的一聲歡呼起來，說道：「虛竹先生，你這句話可不是騙我罷？」虛竹道：「出家人不打誑──」一句話沒說完，想起自己不是「出家人」，臉上微微一紅，道：「我自然不是騙你，不過──不過──」阿紫道：「不過甚麼？好虛竹先生，你和我姊夫義結金蘭，咱二人本便是一家人。你剛才總也聽到我姊夫的話，他可最疼我啦。姊夫，姊夫，無論如何，你得請你義弟治好我眼睛。」虛竹道：「我曾聽師伯言道，倘若眼睛沒有全壞，換上一對活人的眼珠子便能復明。可是這換眼的法子我卻不知道。」

阿紫道：「那你師伯他老人家一定會這法子，請你代我求求他老人家。」虛竹嘆了一口氣，道：「我師伯已不幸逝世。」阿紫頓足叫道：「原來你是編些話來故意消遣我。」虛竹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飄渺峰靈鷲宮中所藏醫書藥典甚多，相信這換眼之法也必藏在宮裏。可是──可是──」阿紫又是喜歡，又是擔心，道：「你這麼一個大男人家，怎麼說話老是吞吞吐吐，唉！又有甚麼『可是』不『可是』了？」

虛竹道：「可是大家好端端地有一對眼珠子，卻又有誰肯換了給你？」阿紫嘻嘻一笑，道：「我還道有甚麼為難的事兒，要活人的眼珠子，那還不容易？你把這姓鍾的小姑娘眼睛挖出來便是。」鍾靈大聲叫道：「不成，不成！你們不能挖我眼睛。」虛竹說道：「是啊！將心比心，你不願瞎了雙眼，這位鍾姑娘自然也不願失了眼睛。孔夫子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這個道理。何況鍾姑娘是咱三弟的好朋友──」他說到「好朋友」三字，心口突然一震：「啊喲，不好！當日在靈鷲宮裏，我和三弟大家酒後吐露真言，原來他的意中人便是我的『夢姑』。此刻看來，三弟對這位鍾姑娘實在極好。適才聽他對阿紫言道，寧可剜了他的眼珠，卻不願她傷害鍾姑娘。想一個人的五官四肢，以眼睛最是重要，三弟居然肯為鍾姑娘捨去雙目，則對他情意之深，可想而知。難道這個鍾姑娘，便是在冰窖之中和我相聚三夕的夢姑麼？」

他想到這裏，不禁又驚又喜，身子微微發抖，轉頭偷偷向鍾靈瞧去。但見她雖然頰上臉上沾滿了煤灰草層，但不掩其秀美之色。虛竹和「夢姑」相聚的時刻雖不為少，只是處身於暗不見天日的冰窖之中，那「夢姑」的相貌到底如何，自己實是半點也不知道，除非伸手去摸摸她的面龐，那才依稀可有些端倪，但在這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他如何敢伸手去摸鍾靈的臉？

一時之間，竟然是彷徨無主，細聽鍾靈的聲音，和「夢姑」頗不相同，但想一個人的話聲在冰窖和屋子外聽來，差別殊大，何況「夢姑」跟他說的都是柔聲細語，綿綿情話，鍾靈卻是驚恐之下的尖聲呼叫，情景既然不同，語音有異也不足為奇。虛竹凝視鍾靈，心中似乎伸出一聲手掌來，輕輕在她臉上撫摸，要知道她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夢姑。他心中柔情一生，臉上自然而然現出溫柔款款的神色。鍾靈看得大是奇怪，但想這光頭人（虛竹僧服已換，頭髮卻還來不及長起）很是和藹可親，看來不會挖自己的眼珠，於是稍覺寬心。

阿紫道：「虛竹先生，我是你三弟的親妹子，這鍾姑娘只不過是我朋友的妹子和朋友，這中間的分別可就大了。」段譽服了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後，片刻間傷口便已無血流出，神智也漸漸清醒，甚麼換眼珠之事，並未聽得明白，阿紫最後這幾句話，卻是十分清晰的傳入了耳中。他忍不住哼了一聲，說道：「原來你早已知我和你有血緣之親，那為甚麼又叫人來傷我性命？」

阿紫笑道：「小哥哥，你躲在柴房中時，我沒知道是你，後來聽到你的說話的聲音，這才辨了出來。我眼睛瞧不見東西，若不聽你說話，怎知是我的親哥哥啊？」段譽一想，倒也不錯，道：「二哥既知治眼之法，他總會設法給你醫治，鍾姑娘的眼珠，卻萬萬碰她不得。」阿紫道：「剛才在那邊山上，我聽得你拼命向那個王姑娘討好，怎麼一轉眼間，又瞧上這個鍾姑娘了？」段譽給她說得滿臉通紅，道：「你胡說八道！」阿紫道：「這鍾姑娘倘若是我嫂子，自然動不得她的眼珠子，但若不是我嫂子，為甚麼動她不得？小哥哥，她到底是不是我嫂子？」

虛竹斜眼向段譽看去，心下怦怦亂跳，他不知鍾靈是不是「夢姑」，假如不是，那也罷了，但如她果真便是自己的夢中情人，卻給段譽娶了為妻，那可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等待鍾靈回答，這一瞬之間，過得比好幾個時辰還長。鍾靈也在等待段譽回答，尋思：「原來瞎姑娘是你妹子，連她也在說你向王姑娘討好，那麼你心中歡喜王姑娘，絕不是假的了。那為甚麼剛才你又說我是岳老三的『師娘』？為甚麼你又肯用你的眼珠子來換我的眼珠子？」只聽得段譽說道：「總而言之，不許你生傷害鍾姑娘之心。你小小年紀，老是不做好事，咱們大理的凌千里，便是給你活活氣死的。你再起歹心，我二哥便不肯給你治眼了。」阿紫扁了扁嘴，道：「倒會擺兄長架子，教訓起人來啦！」

蕭峰見段譽精神雖仍十分萎頓，但說話連貫，中氣漸旺，知道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已生奇驗，他性命已然無礙，便道：「三弟，咱們同到屋裏歇一歇，商量行止。」段譽道：「甚好！」腰一挺，便站了起來。鍾靈叫道：「唉喲，你不可亂動，別讓傷口又破了。」語音中充滿關切之情。蕭峰喜道：「二弟，你的治傷的靈藥真是神奇無比。」虛竹「嗯」了幾聲，心中卻是在想著鍾靈這幾句情深款款的關懷言語，既不知她是不是「夢姑」，也就不知道含酸吃醋，只是恍恍惚惚，茫然若失。

眾人走進去，段譽上炕睡臥，蕭峰等便坐在炕前。梅蘭菊竹四婢分別烹茶做飯，依次奉給蕭峰、段譽、鍾靈、虛竹，對游坦之和阿紫卻不理不睬。阿紫心下惱怒，依她往日生性，若不是對靈鷲宮四姝下暗害，也已拂袖而去，但她想到若要雙目復明，唯有求懇虛竹，只得強抑怒火。蕭峰是個豪邁漢子，那去理會阿紫是否在發脾氣？他順手拉開炕邊桌子的一隻抽屜，看到其中的物事時，不禁怔了一怔。游坦之和虛竹見他神色有異，都向抽屜中注目瞧去，只見裏面放著的都是些小孩子玩物，有木雕的老虎、泥塑的小狗、草編的蟲籠、關蟀蟋的竹筒，還有幾把生了銹的小刀。這些玩物皆是農家常見之物，毫不出奇。蕭峰卻拿起那隻木虎來，獃獃瞧著出神。阿紫不知他在幹甚麼，她素來要人奉承，要人聽她的話，但在蕭峰和虛竹之前游坦之心有所忌，竟是一句話也不說。阿紫越來越生氣，右臂彎曲，手肘啪的一下，正正好撞到一架紡棉花的紡車。她從腰間擦出劍來，唰的一聲，便將那紡車劈為兩截。

蕭峰陡然變色，喝道：「你──你幹甚麼？」阿紫道：「這紡車撞痛了我，劈爛了它，又礙你甚麼事了？」蕭峰怒道：「你給我出去，這屋裏的東西你怎敢隨便損毀？」阿紫道：「出去便出去！」快步奔出。不料在她狂怒之下，走得快了，砰的一聲，額頭碰在門框之上。她一聲不出，摸清去路，仍是急急走出。蕭峰心中一軟，搶上去挽住她右臂，柔聲道：「阿紫，你碰痛了麼？」阿紫回身過來，撲在他的懷裏，放聲哭了出來。

蕭峰輕拍阿紫的背脊，低聲道：「阿紫，是我不好，不該對你如此粗暴。」阿紫哭道：「你變啦，你變啦！不再像從前那樣對我了。」蕭峰道：「坐下歇一會兒，喝口茶，好不好？」端起自己茶碗，送到阿紫口邊，左手自然而然的伸過去摟著阿紫的背脊，要知當年阿紫被他打斷肋骨之後，蕭峰足足服侍了她一年有餘，別說送茶餵飯，連更衣、梳頭等等的事也不得不為她做。蕭峰一來想念阿朱囑托之意，二來因自己出手太重，甚感歉疚，雖是盡心服侍，始終只當她是小妹子看待，絕無半分男女之情。當時阿紫肋骨斷後，自己無法坐直，蕭峰餵藥之時，定須另一手摟住她的身子，積久成習，此刻餵她喝茶，自也如此。阿紫在他手中喝了幾口茶，心情也舒暢了，嫣然一笑，道：「姊夫，你還趕我不趕？」蕭峰放開她身子，轉頭將茶碗放到桌上，陰沉沉的暮色之中，突見兩道野獸般的兇狠目光，怨毒無比的射向自己，蕭峰微微一怔，只見游坦之坐在屋角落地下，緊咬牙齒。鼻孔一張一合，便似要撲上來向自己撕咬一般。蕭峰心想：「這個人不知到底是甚麼來歷，實是處處透著古怪。」只聽阿紫又道：「姊夫，我劈爛一架破紡車，你又何必生那麼大的氣？」蕭峰長嘆一聲，道：「這是我義父義母的家裏，你劈爛的是我義母的紗車。」

眾人吃了一驚。段譽道：「大哥，是你救我到這裏來的麼？」蕭峰點點頭道：「是！」他將那隻小小的木虎放在粗大的手掌之中，這時天色已黑，竹劍點了一盞油燈，燈火昏黃，將他一個巨大的影子照在泥牆之上。他手掌輕輕一握，將那隻木雕小虎捏成了粉末，但他慢慢張開手來，臉上露出愛憐之色，目光甚是柔和，說道：「這是我義父給我刻的小老虎，那一年我是五歲，義父──那時候我叫他爹爹──就在這盞油燈旁邊，給我刻這隻老虎，媽媽在紡紗。我坐在爹爹腳邊，眼看這隻老虎的耳朵出來了，鼻子出來了，心裏真是高興──」段譽、虛竹等都知道他的不幸遭遇，知道他由喬三槐夫婦撫養長大，但他生父蕭遠山卻將喬三槐夫婦殺了。此刻他憶起兒時義父義母待他的恩義，自是不勝傷感。原來那無名老僧正為眾人說法之時，鳩摩智突施毒手，傷了段譽。無名老僧袍袖一拂，將鳩摩智推出數丈之外。鳩摩智不敢停留，轉身飛奔下山。蕭峰見段譽身受重傷，忙加施救。少林僧玄生當即贈以治傷靈藥。鳩摩智這一招「火燄刀」勢道凌厲無比，若不是段譽內力深厚，刀勢及胸之時自然而然生出暗勁抵禦，則當場便即死於非命。當下蕭峰替他裹傷止血，運氣續力，這邊蕭遠山和慕容博卻已拜了無名僧為師，正式皈依佛門。蕭峰眼見曠野之中，山風猛烈，段譽的傷口多見山風，定然難愈，轉念一想，便將他抱到自己昔年的故居中來。他將段譽放在炕上，立即重行下山，既要再和父親相見，又須安頓跟隨自己南來的一十八名契丹武士，萬沒料到他義父母死後遺下來的空屋，這幾天中竟然有人居住，而且所住的更是段譽的舊識。

他再上少林寺時，寺中紛擾已止，群雄得悉蕭遠山、慕容博這將結了數十年深怨大仇的死敵，已在少林寺無名老僧佛法點化之下，不但解仇釋怨，而且成了師兄弟。蕭遠山既然在少林寺出家，他所學到的少林派武功不致傳至遼國，中原群雄便都放了心。蕭峰和王星天都是影蹤不見，十八名契丹武士又在靈鷲宮庇護之下，無法加害。中原各路英雄見大事已了，當即紛紛告辭下山。蕭峰不願和眾人相見，再起爭端，當下藏身在寺旁的一個山洞之中，直到天黑，才到山門求見，要和父親單獨相會，敘一敘數十年來父子分離之情。

不料少林寺的知客僧進去稟報之後，回身出來說道：「蕭居士，令尊已在本寺出家為僧，法名慧和。他要我轉告居士，他塵緣已了，心中平安喜樂，願居士勿以為念。居士在大遼為官，只盼宋遼永息干戈，遼王若有侵宋之意，請居士發慈悲心腸，眷顧兩國千萬生靈。」蕭峰合十道：「是！」心中一陣悲傷，尋思：「父親年事已高，今日不願和我相見，此後只怕更無重會之期了。」又想：「我為大遼南院大王，身負南疆重寄，大宋若要侵遼，我自是調兵遣將，阻其北上，但皇上如欲發兵征宋，我自亦當極力諫阻。」

正尋思間，只聽得腳步聲響，寺中出來七八名老僧，卻是神光上人、哲羅星等一干外來高僧。玄寂、玄生等行禮相送，那波羅星站在玄寂身後，一般的合十送客。哲羅星道：「師弟，我西去天竺，今日一別，從此相隔萬里，不知何日再得重會。你當真是決意不願回去故鄉，要終老於中土麼？」波羅星笑道：「師兄怎地仍是參悟不透？天竺即中土，中土即天竺，此便是達摩祖師東來意。」哲羅星心中一凜，說道：「師弟一言點醒。你不是我師弟，是我師父。」波羅星笑道：「入門分先後，悟道有遲早，遲也好，早也好，能參悟便好──」兩人相對一笑，同時為師兄弟數十年，此刻才真正的莫逆於心。蕭峰避在一旁，待神光、道清、哲羅星等相偕下山，他才慢慢跟在後面。只走得幾步，寺中又出來一人，卻是虛竹。他見到蕭峰甚喜，搶步走近，說道：「大哥，我正在到處找你，聽說三弟受了重傷，不知傷勢如何？」蕭峰道：「我救了下山，安頓在一家種田人家裏。」虛竹道：「咱們這便同去瞧瞧可好？」蕭峰道：「甚好，甚好！」兩人並肩而行，走出十餘丈後，梅蘭竹菊四姝從樹林中走了出來，跟在虛竹後面。虛竹說起靈鷲宮諸女和七十二島、三十六洞群豪均已下山，契丹一十八名武士與眾人相偕，料想中原群豪不敢輕易相犯。蕭峰當即稱謝，心想：「我這位義弟來得甚奇，乃是三弟代我結拜而成金蘭之交，不料患難之中，得他大助。」

虛竹又說起已將丁春秋交給了少林寺戒律院看管，每年端午和重陽兩節，少林寺僧給他服食靈鷲宮的藥丸，以解他生死符發作時的苦楚，他生死懸於人手，料不敢為非作歹。蕭峰拊掌大笑，道：「二弟，你為武林中除去一個大害。這丁春秋在佛法陶冶之下，將來能逐步化去他的戾氣，亦未可知。」虛竹愀然不樂，道：「我想在少林寺中出家，師祖、師父們卻趕我出來。這丁春秋傷天害理作惡多端，卻能在少林寺清修，實在是太不公道了。」蕭峰微微一笑，道：「二弟，你羨慕丁老怪，這丁老怪可更加千倍萬倍的羨慕你了。你身為靈鷲宮主人，統率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威震天下，有何不美？」虛竹搖頭道：「靈鷲宮中都是女人，我一個小和尚，處身其間，實在大大的不便。」蕭峰哈哈大笑，道：「你難道還是小和尚麼？」

虛竹想起被逐出佛門之事，更是鬱鬱，眼睛紅紅的，便要滴下淚來。蕭峰安慰他說道：「二弟，世上不如意事，在所多有。當年我被逐出丐幫，舉世英雄豪傑，人人欲殺我而後快，我心中自是十分難過，但過一些時日，慢慢也就好了。」虛竹忽道：「總有一日，我要將靈鷲宮改作了靈鷲寺，教那些婆婆、嫂子、姑娘們都做尼姑。」蕭峰又是大笑，道：「和尚寺中住的都是尼姑，那確是天下奇聞。」兩人談談說說，信步而行，來到喬三槐屋後時，剛好碰上游坦之要挖鍾靈的眼珠，幸得及時阻止。這時阿紫聽說此處乃他舊居之地，這才明白為甚麼自己劈爛一架紡車，他卻要發這麼大的脾氣，但她性子剛硬，偏不肯賠個不是。

段譽問道：「大哥、二哥，你們見到我爹爹沒有？」蕭峰道：「未曾見到。」虛竹說道：「混亂中群雄一哄而散，小兄沒去拜候老伯，甚是失禮。」段譽道：「二哥，不必客氣。只是段延慶乃我家人對頭，怕他去跟我爹爹為難。」蕭峰道：「此事倒是不可不慮，我便去找尋老伯，打個接應。」阿紫道：「你口口聲聲老伯小伯的，怎麼不叫一聲『岳父大人』？」蕭峰一聲長嘆，道：「此是我畢生恨事，更有甚麼話好說？」說著站起身來，走出屋去。正在這時，梅劍端著一碗米湯，走進房來給段譽喝，聽到了各人的言語，說道：「蕭大俠，不用勞你駕去找尋，婢子這便傳下主人號令，命靈鷲宮屬下四周巡邏，一見段延慶有行兇之意，立即放煙花為號，咱們前往赴援，你瞧如何？」蕭峰喜道：「甚好！靈鷲宮屬下千餘之眾，分頭照看，自比咱們幾個人找尋好得多了。」當下梅劍自去發施號令，原來靈鷲宮屬下諸部相互聯絡的法子甚是迅捷，虛竹一在喬三槐的屋中安身，玄天部諸女便已得到訊息，在符敏儀率領之下，趕到附近，暗加保護。段譽放下了心，卻不禁想念起王玉燕來，尋思：「她心中恨我已極，只怕此後會面，再也不會理睬於我。」言念及此，忍不住嘆了口氣。鍾靈甚是關懷，問道：「你傷口痛麼？」段譽道：「也不大痛。」阿紫道：「鍾姑娘，你心中喜歡我小哥哥，卻不知道他的心事，我瞧你這番相思，將來渺茫得緊。」鍾靈道：「我又不跟你說話，誰要你插嘴？」阿紫笑道：「我不插嘴，那不相干，我只怕有個比你美麗十倍、溫柔十倍、體貼十倍的姑娘插了進來，我哥哥便再也不將你放在心上了。我哥哥為甚麼嘆氣，你不知道麼？嘆氣，便是心有不足。你陪著我哥哥，心中很滿足了，所以不會嘆氣，我哥哥卻長吁短嘆，當然是為了另外的姑娘。」

阿紫無法挖到鍾靈的眼珠，這時便以言語相刺，總是要她大感傷痛，這才快意。鍾靈本來十分惱怒，但聽她這幾句話說得頗為有理，惱怒之情登時變了愁悶。只不過她年紀幼小，向來天真活潑，雖對段譽鍾情，卻不是銘心刻骨的相戀，只是覺得和他在一起相聚，心中說不出的安慰快樂，段譽心中念著別人，不大理睬自己，自是頗為難過，除此之外，卻也不覺得如何了。

段譽忙道：「鍾姑娘，你別聽阿紫瞎說。」阿紫眼睛瞎了之後，最恨人家提起這個「瞎」字，段譽若是說她「胡說」、「亂說」，她只不過一笑，偏偏他漫不經意的用了「瞎說」二字。阿紫登時大怒，道：「哥哥，你到底喜歡王姑娘多些，還是喜歡鍾姑娘多些？王姑娘跟我約好了，明日相會。你親口說的話，我要當面去跟她說。」段譽一聽，當即從炕上坐起身來，道：「你明天約了王姑娘見面，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有甚麼事情商量？」見了他如此情急模樣，不用他說甚麼話，鍾靈自也知道那個王姑娘在他心目之中，比之自己不知道會要緊多少倍。鍾靈性子爽朗，先前心中一陣難過，到這時已淡了許多，倘若王玉燕和她易地而處，得知自己意中人移情別戀，臉上縱是泰然自若，內心早已柔腸百轉，凄然欲絕了。木婉清多半是立即一箭向段譽射去，阿紫則是設法去將王玉燕害死。只有鍾靈卻道：「別起身，小心傷口破裂，又會流血。」

虛竹在側冷眼旁觀三人情狀，尋思：「鍾姑娘對三弟如此一往情深，多半不是我的夢姑。否則她聽到我的話聲，豈有臉上毫無異狀之理？」但轉念一想，心中又道：「啊喲不對！童姥、李秋水師叔，以及余婆、石嫂、符姑娘等等這一幫女子，個個心眼兒甚多，和咱們男子大不相同，說不定鍾姑娘便是夢姑，早認了我出來，卻是絲毫不動聲色，將我蒙在鼓裏。」

段譽卻仍在催問阿紫，她明日與王玉燕約定在何處相見。阿紫見他如此情急，心中盤算如何戲弄他一番，說不定還可撿些便宜，當下只是順口敷衍。其時蘭劍進來回報，說道玄天部已將號令傳出，請段譽放心便是。段譽道：「多謝姊姊費心，在下感激不盡。」蘭劍見他以大理國王子之尊，言語態度絕無半分架子，心中對他頗有好感，聽他又向阿紫詢問明日之約，忍不住插口道：「段公子，你妹子跟你在開玩笑呢，你卻也當真。」段譽道：「姊姊怎知舍妹跟我開玩笑？」蘭劍笑道：「我若是說了出來，段姑娘定然怪我多口，也不知主人許是不許。」段譽忙向虛竹道：「二哥，你要她說罷！」虛竹點了點頭，向蘭劍道：「我這位結義兄弟和我不分彼此，你們甚麼事都不必隱瞞。」蘭劍笑道：「主人也親眼瞧見的，自己卻不說。慕容公子他們一行人說要到西夏去瞧公主招親，王姑娘跟了她表哥同行，這會兒只怕早在數百里之外了。怎麼又能跟段姑娘訂下明日之約？」阿紫啐道：「臭丫頭！明知我要怪你多口，你偏偏又說了出來。你們四姊妹們都是一般的快嘴快舌，主人家在這裏說話，你們總是愛來插嘴。」忽然窗外一個少女聲音說道：「段姑娘，你為甚麼罵我姊姊，靈鷲宮中神農閣鑰匙是我管的，你知不知道？主人要我給找治眼的法門，我非到神農閣去尋書不可。」說話的正是菊劍。阿紫心中一凜：「這臭丫頭說的只怕果是實情，在虛竹這死和尚給我治好眼睛之前，我是不能得罪他身邊的丫頭，否則她們搗起蛋來，暗中將藥物掉換上幾樣，我的眼睛可糟糕了。哼，哼！我眼睛一治好，總要教你們知道我的手段。」

段譽向蘭劍道：「多謝姊姊告知。」轉頭向蕭峰道：「大哥，慕容公子他們都去西夏了？」蕭峰點頭道：「不錯，我依稀聽得慕容復和他父親告別之時，說起要往西夏一行。」段譽沉吟道：「到西夏去？卻又為了甚麼？」

虛竹道：「三弟，這一節我卻知道。我聽得公冶乾先生向丐幫諸長老說道：他們在途中遇到一個從西夏回歸中土的丐幫弟子，揭到一張西夏國國王的榜文，說道該國公主年已及笄，定八月中秋招婿，邀請普天下英雄豪傑，同去顯演文才武功，以備國王選擇才貌雙全之士，招為駙馬。」竹劍正站在門口，忍不住抿嘴說道：「主人，你何不到西夏去試試？只要蕭大俠和段公子不來跟你爭奪，你做西夏國的駙馬爺可說是易如反掌。」這梅蘭竹菊四姝天性嬌憨，童姥待她們猶如親生小輩一般，雖有主僕之名，實則便似祖孫。只是童姥性子嚴峻，稍不如意，重罰立至，四姊妹倒還戰戰兢兢的不敢放肆，虛竹卻隨和之極，平時和她們相處，非但沒端主人尊嚴，對她們簡直還恭而敬之。是以四姊妹想到甚麼便說甚麼，竟然沒有顧忌。虛竹聽她這麼說，連連搖手，道：「不去，不去！我一個出家──」順口又要把「出家人」三字說出口來，總算最後一個「人」字咽回腹中，房裏的蘭劍、竹劍，房外的梅劍、菊劍卻已同時笑了也來。虛竹臉上一紅，轉頭偷眼向鍾靈瞧去，只見她怔怔的望著段譽，對自己的說話似乎不放在心中。他心下驀地一動：「到西夏去，我──我和夢姑，乃是在西夏國靈州王宮的冰窟之中相會，夢姑此刻說不定尚在靈州，三弟既然不肯告知我她住在何處，我何不再到西夏去打聽打聽？」

他心中這麼想，段譽卻也說道：「二哥，你靈鷲宮和西夏國相近，反正要回去，何不便往西夏國走一遭？竹劍姊姊要你去做駙馬爺，雖是說笑，但想到了八月中秋之日，四海豪傑畢集靈州，定是十分熱鬧，大哥你也不必急急忙忙的趕回南京啦，咱們同到西夏玩玩，又到靈鷲宮去嘗一嘗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釀，實是賞心樂事。」

# 第一二五回 招婿大會

蕭峰來到少室山時，十八名契丹武士本以大皮袋盛烈酒隨行。但此刻眾武士不在身邊，他未曾飲酒已近兩日，聽到段譽說起，到靈鷲宮去飲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釀，不由得舌底生津，嘴角邊露出微笑。阿紫搶著道：「去，去，去！姊夫，咱們大夥兒一起都去。」她知道要治自己眼睛，務須隨虛竹去靈鷲宮中，但若無蕭峰撐腰，虛竹縱然肯治，他手下四個快嘴丫頭是一意為難，終不免夜長夢多。她聽蕭峰沉吟未答，心想：「姊夫外貌粗豪，心中卻著實精細，他此刻自己料到我的用心，不如直言相求，更能得他允可。」當即立起身來，扯著蕭峰的衣袖，輕輕搖了幾下，求懇道：「姊夫，你若不陪我到靈鷲宮，我──我的眼睛只怕復原無望，終生要不見天日了。」

蕭峰心想：「令她雙目復明，確是大事。」又想：「我在大遼，位望雖尊，卻無一個談得來的朋友。中原豪傑都得罪完了，好容易結交到這兩個慷慨豪俠的兄弟，若得多聚幾日，實慰平生。」當下便道：「好，二弟、三弟，咱們同去西夏走一遭，再上二弟的靈鷲宮去，痛飲數日。」次日眾人相偕就道，虛竹又到父親玄慈、母親葉二娘的墓前叩拜告別。一行人緩緩向西而去。到得山下，靈鷲宮諸女已雇應了驢車，讓段譽和游坦之臥在其中養傷。游坦之滿心不是滋味。但寧可忍辱受氣，說甚麼也不願和阿紫分離。一日之中，只要阿紫偶然揭開車帷和他說一兩句話，他便要興奮上好半天，只是阿紫騎在馬上，前前後後，總是跟隨在蕭峰身邊。游坦之心中難過之極，卻不敢向她稍露不悅之意。走了兩天，靈鷲諸部逐漸會合。鸞天部的首領向虛竹和段譽稟報已會到鎮南王，告知他段譽的傷勢漸愈，並無大礙，鎮南王甚是放心，要鸞天部轉告段譽早日回去大理。鸞天部諸女又道：「鎮南王一行人是向東北去，段延慶和南海鱷神卻向南疾馳，雙方決計碰不到頭。」段譽甚喜，向鸞天諸女道謝。鍾靈道：「段公子，令尊要你早回大理，他自己怎地又向東北方去？」段譽微微一笑，尚未回答，阿紫已笑道：「爹爹定是給我媽拉住了，不許他回大理去。鍾姑娘，你想拉住我哥哥的心，得學學媽媽。」

鍾靈明知段譽所以要到西夏，乃是要去會見那個王姑娘，但這些日子中她每日得與段譽相見，心願已足，也不去理會日後段譽和王姑娘會見之後，卻又如何，阿紫譏嘲於她，她也不介意。炎暑天時，午間赤日如火，好在離中秋尚遠，眾人只撿清晨、傍晚趕路，每日行六七十里，也就歇了。在途非止一日，段譽傷勢好得甚快。虛竹替游坦之的斷腿接上了骨，用夾板牢牢夾住了，看來頗有復原之望。游坦之跟誰也不說話，虛竹替他醫腿，他心中仍是充滿了惱恨之意。這日眾人行到了咸陽古道，段譽向蕭峰等述說當年劉項爭霸的史跡。蕭峰和虛竹都讀書甚少，聽段譽揚鞭說著昔日英豪，都是大感興味。忽然間馬蹄聲響，後面兩乘馬快步趕來。蕭峰等將坐騎往道旁一拉，好讓後面的乘客先行。阿紫卻兀自攔在路中，待那兩乘馬將趕到她身後時，她提起馬鞭一抽，便向身後的馬頭上抽去。兩乘馬中當先一乘馬上騎者也提起馬鞭，往阿紫的鞭子迎上，口中卻叫起來：「段公子、蕭大俠，請留步。」段譽回頭一看，原來當先那人乃是巴天石，後邊那人卻是朱丹臣。這時巴天石一鞭將阿紫手中馬鞭擋開，和朱丹臣同時翻身下鞍，向段譽拜了下去。段譽雖是主子的身份，但對巴朱二人向來視作長輩，忙下馬還禮，問道：「我爹爹平安？」只聽得颼的一聲響，阿紫一鞭又向巴天石頭上抽了下來。

巴天石尚未站起，身子向左略挪，仍是跪在地下。阿紫一鞭抽空，巴天石右膝向下一按，已將鞭梢掀住。阿紫用力向後一抽，卻是抽之不動。她明知若以內力相爭，自己決計鬥不過對方，當即手掌一揚，將鞭子的柄兒向巴天石甩了過去。巴天石惱她氣死凌千里，原是有略加懲戒之意，卻料不到她眼睛雖盲，行動仍是機變無比，這鞭柄來得迅速之極，巴天石聽得風聲，急忙側頭相避，頭臉雖然避過，但啪的一聲，正好打在他的肩頭。段譽喝道：「紫妹，你又胡鬧！」阿紫道：「怎麼我胡鬧了？他要我的鞭子，我給了他便是。」巴天石為人甚有涵養，嘻嘻一笑，道：「多謝姑娘賜鞭。」當下便不再提此事，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雙手遞給了段譽。段譽接過一看，見封皮上「譽兒覽」三字，正是父親的手書，忙雙手捧了，整了整衣衫，恭恭敬敬的拆開，卻原來段正淳命他到了西夏之後，如有機緣，不妨便娶西夏國公主為妻。信中言道：「我大理僻處南疆，國小兵弱，難抗外敵，如得與西夏結為姻親，得一強援，實為保土安民之上策。吾兒當以祖宗基業為重，以社稷子民為重，盡力圖之。高氏婚姻之約，為父自當善處之也。」

段譽讀完此信，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道：「這個──這個──」巴天石又取出一信，說道：「此是王爺寫給西夏國王陛下求親的親筆函件，請公子到得靈州之後，呈遞西夏國王陛下。」朱丹臣也笑瞇瞇的道：「公子，祝你馬到成功，娶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回去大理，置我國江山如磐石之安。」段譽神色更是尷尬，問道：「爹爹怎知我去西夏？」巴天石道：「王爺得知慕容公子往西夏去求親，料想公子──也──也會去瞧熱鬧。王爺說道，請公子以國家大事為重，兒女私情為輕。」

阿紫道：「這叫做知子莫若父啦，爹爹聽說慕容復去西夏，料想王姑娘定然隨之同去，於是他自己這個寶貝兒子便也會巴巴的跟了去。哼，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自己怎麼不以國家大事為重，以兒女私情為輕？怎地離國如此之久，卻不回去？」巴天石、朱丹臣、段譽三人聽阿紫口中對自己父親如此不敬，都是駭然變色，要知她所說的雖是實情，但為臣為子者，如何可以直言編排君父的不是？阿紫又道：「哥哥，爹爹的信中寫甚麼？有提到我沒有？」段譽道：「爹爹沒知道你和我在一起。」阿紫道：「嗯，是了，他不知道。爹爹有吩咐你找我麼？有沒有叫你設法照顧你這個瞎了眼的妹子？」段正淳的信中並未提及此節，段譽心想若是照直而說，不免傷了妹子之心，便向巴朱二人連使眼色，要他們承認父王曾有找尋阿紫之命。那知巴朱二人假作不懂，並未迎合，朱丹臣卻道：「鎮南王命咱二人隨侍公子，聽由公子爺差遣，務須娶到西夏國的公主。否則我二人回到大理，王爺就不怪罪，我們也是臉上無光，難以見人。」言下之意，竟是段正淳派他二人監視段譽，非做上西夏的駙馬不可。

段譽苦笑道：「我本已不會武藝，何況重傷未癒，真氣提不上來，怎能和天下的英雄好漢相比？」巴天石又道：「鎮南王命小人拜上蕭大俠、虛竹先生，請二位念在金蘭結義之情，相助咱家公子一臂之力。鎮南王又云：少室山上匆匆之間，未得與兩位多所盤桓，特命小人奉上薄禮。」說著取出一隻碧玉琢的獅子，雙手奉給蕭峰。朱丹臣則從懷中取出一柄象牙扇子，扇面上有段正淳的書法，呈交給虛竹。

二人稱謝接過，都道：「三弟之事，咱們自當全力相助，何勞段王爺囑咐？蒙賜珍物，更是不敢當了。」阿紫說道：「你道爹爹是好心麼？他是叫你們二人不要和我哥哥去爭做駙馬。你們這一答應，那是上了我爹爹的當啦。」

蕭峰微微嘆了口氣，道：「自你姊姊死後，我豈有再娶之意？」阿紫道：「你嘴裏自是這麼說，誰知道你心卻又怎生想？虛竹先生忠厚老實，不似我哥哥這般風流倜儻，到處留情，你從來沒和姑娘結過情緣，去娶西夏公主，豈不甚妙？」虛竹滿面通紅，連連搖手，道：「不，不，不！我──我──我自己決計不行，我自當和大哥相助三弟成就這頭親事。」巴天石和朱丹臣相互瞧了一眼，雙雙拜了下去，說道：「多承二位允可。」要知道這些武林英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蕭峰和虛竹同時答允相助，巴天石二人再來一下敲釘轉腳，倒不是怕他二人反悔，卻是要使段譽更難推托。

眾人一路向西，漸漸行近靈州，道上遇到的武林之士便多了起來。須知西夏雖較大遼、大宋為小，卻也是西陲大國，武林中的粗人如能娶到了這位公主，榮華富貴，垂手而得，世上那還有更便宜的事？只是武林的成名人物大都已娶妻生子。新進少年偏又武功並不甚高，卻有許多江洋大盜、幫會豪客，倒是孤身一人，不由得有了僥倖之想，齊往靈州進發。更有不少老年英雄攜帶了子侄徒弟，前去碰一碰運氣。許多人想：「千里姻緣一線牽，說不定命中注定我和西夏公主有婚姻之份，也未必我武功一定勝過旁人，只須我和公主有緣，她瞧中了我，就有做駙馬爺的指望了。」

一路行來，但見一般少年英豪個個打扮得衣服鮮明，連兵刃用具，也都十分講究，大家竟像是去趕甚麼大賽會一般。常言道：窮文富武，學武之人家中多半有些銀錢，倘若品行不端，銀錢來得更加容易，是以去西夏的少年，十九衣服華麗，以圖博得公主青睞。道上相識之人遇見了，相互取笑之餘，不絕打聽公主容貌如何，武藝高低；若是不識，往往怒目而視，將對方都當作了敵人。

這一日蕭峰等正按轡徐行，忽聽得馬蹄聲響，迎面來了一乘馬，只見馬上乘客右手手臂用一塊白布吊在頸中，衣服撕破，極是狼狽。蕭峰等也不為意，心想這人不是摔跌，便是被人打傷，那是平常得緊。不料過不多時，又有三乘馬過來，馬上乘客也都是身受重傷，不是斷臂，便是折足。但是這三人面色灰敗，大是慚愧，低著頭，匆匆而過，不敢向蕭峰等多瞧一眼。梅劍嘴快，說道：「前面有人打架麼？怎地有好多人受傷？」說話未了，又有兩人迎面過來。這兩人卻沒騎馬，滿臉是血，其中一人頭上裹滿了青布，血水不住從布中滲將出來。竹劍道：「喂，你要傷藥不要？怎麼受了傷？」那人惡狠狠的向她瞪了一眼，向地下吐了口唾沫，掉頭竟去。菊劍大怒，唰的一聲拔出長劍，便要向他斬去。虛竹搖頭道：「算了罷！這人受傷甚重，不必跟他一般見識。」蘭劍道：「竹劍好意問他要不要傷藥，這人卻如此無禮，讓他痛死了最好。」便在此時，迎面四匹馬潑風也似奔將過來，左邊兩騎，右邊兩騎。

只聽得馬上乘客相互戟指而罵。有人道：「都是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也不想自己有多大道行，卻想到靈州去做駙馬。」另一邊的有人罵道：「你若有本領，幹麼不闖過關去？打輸了，便來向我出氣。」對面的人罵道：「倘若不是你在後面暗箭傷人，我又怎麼會敗？」這四個人縱馬奔馳，說話又快，沒能聽楚清到底在爭些甚麼，霎時之間便到了跟前，四人見蕭峰等人多，不敢與之爭道，拉馬向兩旁奔了過去，但兀自指指點點的對罵，依稀聽來，這四人都是去靈州想做駙馬的，但似有一道甚麼關口，四個人都闖不過去，相互間又扯後腿，以致落得鎩羽而歸。段譽道：「大哥，我看──」一言未畢，迎面又有幾個人徒步走來。只見這幾個人也都身上帶彩，有的頭破血流，有的一瘸一拐。鍾靈抑不住好奇之心，縱馬上前，問道：「喂，前面把關之人厲害得緊麼？」

一個中年漢子哼了一聲，道：「你是個姑娘，要過去無人攔阻。是男的，還是乘早打回頭罷。」他這麼一說，連蕭峰、虛竹等也感奇怪，都道：「上去瞧瞧！」一催馬，疾馳上前。一行人奔出七八里，只見山道陡峭，一條僅容一騎的山徑蜿蜒向上，只轉得幾個彎，便見黑壓壓的一堆人聚在一團。蕭峰等馳將近去，卻見山道中間並肩站著兩名大漢，都是身高六尺有餘，異常魁偉。這兩條大漢一個手持鐵杵，一個雙手各提一柄銅錘，惡狠狠的望著眼前眾人。聚在兩條大漢之前的，少說也有十七八人，言辭紛紛，各說各的。有的說：「借光，咱們上靈州去，請兩位讓一讓。」這是敬之以禮。有的說：「兩位是收買路錢麼？不知是一兩銀子一個，還是二兩一個？只須兩位開下價來，並非不可商量。」這是動之以利。有的說：「你們再不讓開，惹惱了老子，把你兩條大漢斬成肉漿，再要拼湊還原，可不成了，還是乘早乖乖的讓開，免得大禍臨頭。」這是脅之以威。更有人說：「兩位相貌堂堂，威風凜凜，何不到靈州去做駙馬？那位如花似玉的公主若是教旁人得了去，豈不可惜。」這是誘之以色。

眾人七張八嘴，那兩條大漢始終不理。突然人群中一人喝道：「這當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讓開！」寒光一閃，挺劍上前，一劍斜身刺出，向左首那大漢遞了過去。那大漢身形巨大，兵刃又極沉重，殊不料行動卻是迅捷無比，雙錘互相一擊，正好將長劍夾在雙錘之中。這一對八角銅錘每一柄各有四十來斤，噹的一聲響，長劍登時斷成十餘截。那大漢飛出一腿，踢在對手小腹之上。那人大叫一聲，跌出七八丈外，一時之間竟是掙扎不起。蕭峰轉頭向虛竹道：「二弟，這漢子膂力倒是不小。」虛竹道：「正是！」說話之間，又有一人手舞雙刀，衝將上去。但見他雙刀舞成一團白光，護住全身，真的連滴水也潑不進去。將到兩條大漢身前，那人一聲大喝，突然間變了地堂刀，著地滾進，雙刀向兩名大漢腿上砍去。那持杵大漢也不看他刀勢來路如何，提起鐵杵，便往這團白光上猛擊下去。但聽得「啊」的一聲慘呼，那人的雙刀被鐵杵打斷，刀頭並排插入胸中，全身是血，骨溜溜的向山下滾去。

兩名大漢連傷二人，餘人不敢再進。忽聽得蹄聲答答，山徑上一匹驢子上來，驢背上騎著一個少年書生，也不過十八九歲年紀，寬袍緩帶，神情既頗儒雅，容貌又極俊美。他騎著驢子走過蕭峰等一干人身旁時，眾人覺得他與一路上所見的江湖豪士大不相同，不由得向他多瞧了一眼。段譽突然「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又道：「你──你──你──」那書生向他瞧也不瞧，挨著各人坐騎，搶到了前頭。

鍾靈奇道：「段公子，你認得這位相公？」段譽臉上一紅，道：「不，我看錯人了。他──他是個男人，我怎認得他？」他這句話說得實在有點不倫不類，阿紫登時便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哥哥，原來你只認得女子，不認得男人。」她頓了一頓，問道：「難道剛才過去的是男人麼？這人明明是女的。」段譽道：「你說他是女人？」阿紫道：「當然啦，她身上好香，全是女人的香氣。」段譽聽到這個「香」字，心中怦怦亂跳：「莫非──莫非當真是她？」這時那書生已騎驢到了兩條大漢的面前，叱道：「讓開！」兩個字說得十分清脆，果是女子的喉音，段譽更無懷疑，叫道：「木姑娘，婉清，妹子！你──你──你──我──我──」口中語無倫次的亂叫，催坐騎追將上去。段譽胸口創傷尚未全愈。如此急迫的催馬上前，於他傷口定然有礙，虛竹放心不下，叫道：「三弟，小心傷口！」當即和巴天石、朱丹臣兩人同時拍馬追將上去。那少年書生騎在驢背之上，只是瞪著兩條大漢，卻不回過頭來。巴天石和朱丹臣從側面看去，但見他俏目俊臉，果然便是當日隨同段譽來到大理鎮南王府的香藥叉木婉清。二人暗叫：「慚愧，咱們明眼人，還不及個瞎子。」原來阿紫目不見物，耳音嗅覺卻比旁人敏銳，木婉清體有異香，她一聞到便知從身旁經過的乃是個女子。眾人眼中明明看到一個少年書生，匆匆之間，誰也不會去細辨他是男是女。

段譽縱馬馳到她身旁，伸手往她肩上搭去，柔聲道：「妹子，這些日子你在那裏？我可想得你好苦！」木婉清一縮肩，避開他的手，轉過頭來，冷冷的道：「你想我？你為甚麼想我？你當真想我了？」段譽一獃，只覺她這三句問話，自己一句也答不上來。對面一名大漢哈哈大笑，道：「好，原來你是個女娃子，我便放你過去。」另一名大漢道：「娘兒們可以過去，臭男人便不行，喂，你滾回去，滾回去！」他一面說，一面指著段譽，又道：「你這種小白臉，老子一見便生氣，再上來一步，老子不將你打成肉漿才怪。」段譽道：「尊兄言之差矣！這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尊兄為何不許我過？願聞其詳。」那大漢道：「吐蕃國宗贊王子有令：此關封閉十天，待過八月中秋再開。在中秋以前，女過男不過，僧過俗不過，老過少不過，死過活不過！這叫『四過四不過』。」段譽道：「那是甚麼道理？」大漢大聲道：「道理，道理！老子的銅錘、老二的鐵杵便是道理。宗贊王子說出話來，便是道理。你是男子，既非和尚，又非老翁，若要過關，除非是個死人。」木婉清道：「呸，偏有這許多囉哩囉唆的言語！」右手一揚，嗤嗤兩聲，兩枚小箭分向兩名大漢射了過去，只聽得啪啪兩下，如中敗革，眼見小箭射進了兩名大漢胸口的衣衫，但二人竟如一無所損。持杵大漢怒喝：「不知好歹的小姑娘，你放暗器麼？」木婉清大吃一驚，心道：「這二人多半身披軟甲，我的毒箭居然射他們不死。」那持杵大漢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便向木婉清揪來。這人身子高大，木婉清雖是騎在驢背，但他一手伸出，便揪向她的胸口。

段譽叫道：「尊兄休得無禮！」左手疾伸去擋。那大漢手掌一翻，便將段譽手腕牢牢抓住。另一個持錘大漢叫道：「妙極！咱哥兒倆將這小白臉撕成兩半！」將雙錘並於左手，右手一把抓住了段譽左腕，用力便扯。木婉清急叫：「休得傷我哥哥！」嗤嗤數箭射出，都如石沉大海，雖然中在兩名大漢身上，卻是不損其分毫，要想射他二人頭臉眼珠，可是中間隔了個段譽，又怕傷及於他。兩旁山峰壁立，虛竹、巴天石、朱丹臣三人被段木二人坐騎阻住了，無法上前相救。虛竹飛身離鞍，躍到持杵大漢身側，伸指正要往他脅下點去，卻聽得段譽哈哈大笑，說道：「二哥不須驚惶，他們傷我不得。」

只見兩條鐵塔也似的大漢身子漸漸矮了下來，兩顆大頭搖搖擺擺，站立不定，過不多時，砰砰兩聲，倒在地下。原來段譽的「朱蛤神功」專吸敵人功力，兩條大漢的內力雖然不強，但內力一盡，天生的膂力也是一無所用，兩人委頓在地，形如虛脫。

段譽道：「你們已打死打傷了這許多人，也該受此懲罰，下次萬萬不可。」鍾靈恰於這時趕到，笑道：「只怕他們下次再沒打人的本領了。」轉頭向木婉清道：「木姑娘，我真想不到是你！」木婉清冷冷的道：「你是我妹子，怎麼叫我姑娘？」

鍾靈奇道：「木姑娘，你說笑了，我怎麼會是你的妹妹？」木婉清向段譽一指道：「你去問他！」鍾靈轉向段譽，待他解釋。段譽暗暗心驚：「鍾夫人和我爹爹之間，必有大不非常的干係。」霎時之間，想起了當年初入萬劫谷時的情景：善人渡旁第七座大墳之前，有一塊墓碑，上寫「萬仇段之墓」，須得在這「段」字上用力踢上三腳，墓門方開。為甚麼叫做「仇段」？為甚麼要踢這個「段」字？想必是萬劫谷主人鍾靈之父鍾萬仇最恨的便是姓段之人了。那日鍾靈之母一見到自己，臉上立現驚惶之色，說道：「你──也姓段？」自然是為了自己相貌與爹爹少年時頗為相似之故。鍾萬仇一見到了自己，他便大發脾氣，道：「這小雜種便是成了灰，我也認得他。」種種蛛絲馬跡，大有可疑。他轉念又想：「但如鍾姑娘也是爹爹所生，他為甚麼又對鍾谷主說，要替我娶鍾姑娘為妾？就算要故意氣氣鍾谷主，也決計不會說這種話，難道──難道──連爹爹自己也不知道麼？」

一時之間，他神色極是尷尬。本來被兩條大漢擋住的來人，卻一個個從他身邊搶了過去，直奔靈州。只聽得阿紫說道：「哥哥，這位好香的姑娘也是你的老相好麼？怎麼不替我引見引見？」段譽道：「別胡說這位──這位是你的──你的親姊姊，你過來見見。」木婉清怒道：「我那有這麼好福氣？」在驢臀上輕輕一鞭，縱騎徑往往前行。段譽趕了上去，問道：「這些時日來，你卻在那裏？妹子，你──你可真清減了。」木婉清心高氣傲，動不動便出手殺人，但聽了段譽這句溫柔言語，突然胸口一酸，一年多來道路流離，種種風霜雨雪之苦，無可奈何之情，霎時之間都襲上心頭，淚水再也無法抑止，撲簌汩汩的便流將下來。段譽道：「妹子，我們大夥兒人多，有個照應，你就跟我們在一起罷。」木婉清道：「誰要你照顧？沒有你，我一個人不也這麼過日子了？」段譽道：「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好妹子，你答應跟我們在一起好不好？」木婉清道：「你又有甚麼話跟我說了。多半是胡說八道。」嘴裏雖沒答允，口風卻已軟了。段譽甚喜，搭訕道：「妹子，你雖然清瘦了些，可越長越俊！」

木婉清臉一沉道：「你是我兄長，以後可別跟我說這些話。」她心下煩亂已極，明知段譽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但對他的相思愛慕之情，別來非但未稍減，更只有與日俱增。段譽笑道：「我說越長越俊，那也沒甚麼不對。妹妹，你為甚麼著了男裝到靈州去？是去招駙馬麼？像你這麼俊美秀氣的少年書生，那西夏公主一見之後，非愛上你不可。」木婉清道：「那你為甚麼又到靈州去了？」段譽臉上微微一紅，道：「我是去瞧瞧熱鬧，更無別情。」木婉清哼了一聲，道：「你就盡騙我，爹爹叫你去做西夏駙馬，命這姓巴的、姓朱的送信給你，你當我不知道麼？」

段譽奇道：「咦，你怎麼知道了？」木婉清道：「我媽撞到了咱們爹爹，我跟媽在一起，爹爹的事我自然也聽到了。」段譽道：「原來如此。你知道我要上靈州去，聽以跟著來瞧瞧我，是不是？」木婉清臉上微微一紅，段譽此言，正好說中了她的心事，但她兀自嘴硬，道：「我瞧你幹甚麼？只是我想瞧瞧那個西夏公主，到底是怎樣美法，卻這般鬧得天下哄動。」段譽原想說：「她能有你一半美，就算好了！」但隨即覺得這種話跟情人說則可，跟妹妹說卻是不可，話到口邊，又即忍住。木婉清道：「我又想瞧瞧，咱們大理國的段王子，是不是能攀上這門親事。」段譽低聲道：「我是決計不做西夏駙馬的，妹妹，這句話你可別洩漏去。爹爹真要逼我，我便逃之夭夭。」

木婉清道：「難道爹爹有命，你也敢違抗？」段譽道：「我不是抗命，我是逃走。」木婉清笑道：「逃走和抗命，又有甚麼分別？人家金枝玉葉的公主，你為甚麼不要？」自從見面以來，這是她初展笑臉，段譽心下大喜，道：「你當我是爹爹一樣嗎？見一個，愛一個，到後來弄到不可開交。」木婉清道：「哼，我瞧你和爹爹也沒甚麼兩樣，當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只不過你沒爹爹這麼好福氣。」她嘆了口氣，道：「像我娘，背後說起爹爹來，恨得甚麼似的，可是一見了他面，卻又甚麼都原諒了。現下的年輕姑娘們那，可再沒我媽這麼好了。」

二人並騎而行，不久鍾靈和虛竹、蕭峰等也都追了上來。行得數里，眼見天色向晚，忽聽得左首傳來一聲驚呼，更有人大聲號叫，卻是南海鱷神的聲音，似乎遇上了甚麼危難。段譽道：「是我徒弟！」鍾靈叫道：「咱們快去瞧瞧，你徒弟人很好。」虛竹也道：「正是！」要知他母親葉二娘是南海鱷神的同夥，不免有些香火之情。幾個人催騎向號叫之聲來處奔去，轉過幾個山坳，一片密林，突見對面懸崖之旁，出現一片驚心動魄的情景。只見一大塊懸崖突出於深谷之上，崖上有一株孤伶伶的松樹，形狀甚是古拙。松樹上的一根枝幹，臨空伸出，卻有人以一根桿棒，搭在枝幹上，這人一身青袍，正是段延慶。他左手抓桿棒，右手抓著另一根桿棒，那根桿棒的盡端，也有人抓著，卻是南海鱷神，但見南海鱷神的另一雙手，抓住了另一個人的長髮，乃是「窮兇極惡」雲中鶴。這雲中鶴的雙手，分別握著一個少女的兩隻手腕。四人宛如結成一條長繩，臨空飄盪，實是兇險無比，不論那一個人失手，下面的人立即墮入亂石嶙峋的山谷。段譽等眼望山谷，只見谷中萬石林立，都如一把刀劍般向上聳立，這些人墮將下去，絕難活命。其時一陣風吹來，將南海鱷神、雲中鶴和那少女三人都吹得轉半個圈子，這少女本來背向眾人，這時轉過身來，段譽大叫：「啊喲！」險險從馬上掉將下來。原來那少女並非別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王玉燕。

段譽一定神間，眼見懸崖生得奇險，無法縱馬上去，當即一躍下馬，搶著奔去。將到松樹之前只見一個頭大身矮的胖子，手執大斧，正在砍那松樹。段譽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叫道：「喂，喂，你幹甚麼？」眼見那矮胖子毫不理睬，只是一斧斧的往樹上砍去，段譽手指一伸，提起真氣，欲以六脈神劍傷他。不料他這六脈神劍學得並未到家，要它來時未必便來，連指數指，劍氣影蹤全無。段譽叫道：「大哥、二哥、妹妹、鍾姑娘，快來，快來，救人！」呼喝聲中蕭峰、虛竹等都奔將過來。原來這胖子身材甚矮，給大石擋住了，在下面半點也見不到，山風又大，他的伐木之聲聽來又不清晰。幸好那株松樹粗大，一時之間無法砍斷。蕭峰等一見這般情狀，都是大為驚異，不知如何，竟會做成這等情勢。虛竹叫道：「胖子老兄，你可不能再砍這松樹了。」那胖子道：「這是我種的樹，我喜歡砍回家做棺材睡，你管得著麼？」他一面說，一面手上絲毫不停，下面山谷中南海鱷神的大呼小叫之聲，不絕的傳將上來。段譽道：「二哥，此人不可理喻，請你快去制住他再說。」虛竹道：「甚好！」正要奔將過去，突見一人撐著拐杖，飄忽異常的從眾人身旁掠過，幾個起落，已擋在那矮胖子之前。這人去得奇快，待他立定，過才看清，原來便是游坦之，不知他何時從騾車中悄悄溜了出來。

木婉清未見過此人，突然看到他奇醜可怖的面容，只嚇得花容失色，「啊」一聲低呼，游坦之一杖拄地，一杖提起，森然道：「誰也不可過來！」

# 第一二六回 湖畔淚影

段譽忙道：「王幫主，你快制止住這個胖子仁兄，叫他不可再砍伐松樹。」游坦之冷冷道：「我為甚麼制住他？制住他有甚麼好處？」段譽道：「松樹一倒，下面的人都要摔死了。」虛竹見情勢極是兇險，縱身躍將過去，心想便是不能制住那矮胖子，也得將段延慶、南海鱷神等接引上來，要知當日他所能解開個「玲瓏棋局」，全仗段延慶指點，此後學到一身本領，完全由此發端，雖然這件事對他到底是禍是福，實所難言，但段延慶對他總是一片好意。

不料游坦之右手將木杖在地上一掃，右掌呼的一掌，拍將過來，一股陰寒之氣，隨伴著掌風直逼而至。虛竹雖不怕他的寒陰毒掌，卻也知道此掌功力深厚，不能小覷，當即凝神還了一掌。游坦之第二掌對準了松樹的枝幹拍了下去，段譽急叫：「二哥不要再過去了，有話大家好說，不必動蠻。王幫主，你跟誰有仇？何必害人？」

游坦之道：「段公子，你叫我制住這胖子，那是不難，可是你給我甚麼好處？」段譽道：「甚──甚麼好處都給──你──你要甚麼，我給甚麼。絕無討價還價，快，快，再過得片刻，可來不及了。」游坦之道：「我制住胖子後，立即要和阿紫姑娘離去，你和蕭峰、虛竹一干人，誰也不得阻攔。此事可能答允？」段譽道：「阿紫？她──她要請我二哥施術復明，跟了你離去，她的眼睛怎麼辦？」游坦之道：「虛竹先生能替她施術復明，我自也能設法治好她的眼睛。」段譽道：「這個──這個──」眼見那矮胖子還是一斧、一斧不斷的砍那松樹，心想在這千鈞一髮之間，終究是救命要緊。忙道：「我答允你便了！你──你──快──」

他還沒接將下去說，游坦之已是手起一掌，擊向那個胖子。那胖子赫赫冷笑，拋下斧頭，紮起馬步，一聲斷喝，雙掌向游坦之的掌力迎了上去。但聽得掌風虎虎，聲勢極是威猛，游坦之這一掌拍去，卻是半點聲息也無。突然之間，那胖子臉色大變，本是高傲無比的神氣，忽然顯現異常詫異，似乎見到了天下最奇怪、最不能令人相信的事一般，跟著嘴角邊流下兩條鮮血，身子慢慢縮成一團，慢慢向崖下深谷中掉了下去。隔了好一會，才聽得騰的一聲，是他身子撞在谷底亂石之上，這聲音甚是鬱悶，眾人想像到這矮胖子腦裂肚破的慘狀，都是身上起了一陣雞皮疙瘩。

虛竹飛身上了松樹的枝幹，只見段延慶的鋼杖深深嵌在樹枝之中，此外並無釘鉤，全憑一股內力黏勁，掛住了下面四個人身體的重量。虛竹於他內力之深厚，大是欣佩，伸出左手，抓住鋼杖，提將上來。只聽得南海鱷神在下面大加稱讚：「小和尚，我早知你是個好人，今日若不是你來救命，咱們在這裏吊足三日三夜，這滋味便不好受了。」雲中鶴道：「這當兒還在吹大氣，怎麼能吊得上三日三夜？」南海鱷神怒道：「我支持不住之時，右手一鬆，放開了你的頭髮，不就成了，要不要我試試？」他二人雖在急難之中，還是不住的拌嘴。片刻之間，虛竹將段延慶提了上來，跟著將南海鱷神與雲中鶴一一提起，最後才拉起王玉燕。但是她雙目緊閉，呼吸微弱，已暈去甚久。段譽先是一陣欣慰，跟著一陣憐惜，但見她雙手手腕上都是一圈紫黑之色，現出雲中鶴深深的指印，想起雲中鶴兇殘好色，對木婉清和鍾靈都曾意圖非禮，每一次都蒙南海鱷神搭救，今日之事，自然又是舊事重演一遍，不由得惱怒之極，說道：「大哥，二哥，這個雲中鶴生性最惡，咱們把他殺了罷！」南海鱷神叫道：「不對，不對！段──那個師父──今日全靠雲老四救了你這個──你這個老婆──我這個師娘──不然的話，你老婆早已一命嗚呼了。」

他這幾句說來顛三倒四，眾人都已聽得明白。適才段譽為了王玉燕而焦急逾恆之狀，木婉清一一都瞧在眼裏，未見王玉燕上來，已不禁黯然自傷，待見她神清骨瘦、端麗無雙的容貌，心中更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但見她雙目慢慢睜了開來，「嚶」的一聲，道：「這是在黃泉地府麼？我──我已經死了麼？」

南海鱷神道：「你這個妞兒，當真胡說八道，倘若這是黃泉地府，難道咱們個個都是死鬼？你現下還不是我師父的老婆，我得罪你幾句，也不算是以下犯上。不過時日無多，依我看來，你遲早要做我師娘，良機莫失，還是多叫你幾聲小妞兒，是為上算。喂，我說，小妞兒好端端地，你幹麼尋死覓活？你死了是你自己甘願，卻險些兒陪上我把弟雲中鶴的一條生命。雲中鶴死了也就罷了，咱們段老大死了，那就可惜的緊。就算段老大死了也不打緊，我岳老二陪你死了，可真是大大的犯不著啦！」

段譽道：「王姑娘，到底是怎麼會事？你可受驚了，且靠著樹歇歇。」他柔聲安慰，王王燕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雙手捧著臉，低聲道：「你們別來管我，我可不想活啦。」段譽吃了一驚，尋思：「她真的是要尋死覓活，卻是為何？難道──難道──」他斜眼向雲中鶴瞧去，只見他暴戾兇狠的神色，段譽暗叫：「啊喲！莫非王姑娘受了此人之辱，以至自尋短見？」他正自思疑不定，鍾靈走上一步，說道：「岳老三，你好！」南海鱷神一見大喜，道：「小師娘，你也好！我現下是岳老二，不是岳老三了！」鍾靈道：「你別叫我小甚麼的，怪難聽的。岳老二，我問你，這位姑娘到底為甚麼要尋死？又是這個竹篙兒惹的禍麼？」

南海鱷神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天地良心，這件事雲老四變了性忽然做起好事來。咱三人少了葉二娘這個伴兒，都是有點悶悶不樂，出來散散心，走到這裏，剛好見到這妞兒向崖下跳了下去。雲老四慈心大發，湧身一躍抓住了她的手腕，可是這小妞兒跳出去的力道太大，雲老四又沒有抓得及時，唉，他是個窮兇極惡之徒，突然改做好事，不免有點不自量力──」雲中鶴怒道：「你奶奶的，我幾時大發善心，改做好事？姓雲的最喜歡美貌的姑娘，見到這王姑娘跳崖尋死，我自然不捨得，我是要抓她回去，做個夫人。」

南海鱷神暴跳如雷，戟指怒道：「你奶奶的，岳老二當你變性，伸手救人，念著咱們一番同惡相濟的情誼，這才伸手抓你頭髮，早知如此，讓你掉下去摔死了倒好。」鍾靈笑道：「岳老二，你本來外號叫作『兇神惡煞』，原是專做壞事，不做好事的，幾時又轉了性啦？」南海鱷神搔了搔頭皮，道：「不轉性，不轉性！只不過四大惡人少了一個，不免有點不帶勁。我一抓到雲老四的頭髮，身子給他一拖，不由得也向谷下掉去，幸好段老大武功了得，一杖伸將過來，給我抓住了。可是咱們三人四百來斤的份量，這一拖一拉，一扯一帶，將段老大也給牽了下來。他一杖甩出，鉤住了松樹，正想慢慢設法上來，不料來了個吐蕃國的矮胖子拿起斧頭，便斫松樹。」

鍾靈道：「這矮胖子是吐蕃國人麼？他又為甚麼要害你們性命？」南海鱷神向下吐了口唾沫，道：「都是老四不好，他到西夏皇宮去偷看公主，見到之後，出來大吹大擂，說公主如何美麗，像天仙一般。這事被吐蕃國的王子知道啦，咱們大夥兒就打了一架，打死十來個吐蕃武士。所以嘛，如此這般，咱們三大惡人和吐蕃國的武士們就不是好朋友啦。」他這麼一說，眾人才算有了點頭緒，但王玉燕為甚麼要自尋短見，卻還是不明白。南海鱷神又道：「王姑娘，我師父來啦，你們是老相好，還是做對夫妻罷，不用尋死啦！」

王玉燕抬起頭來，抽抽噎噎的道：「你再胡說八道的欺侮我，我──我就一頭撞死在這裏。」段譽忙道：「使不得，使不得！」轉頭向南海鱷神道：「岳老三，你不可──」南海鱷神道：「岳老二！」段譽道：「好，就是岳老二。你別再胡說八道。不過你救人有功，為師感激不盡。」南海鱷神睜著怪眼，斜睨王玉燕，說道：「你不肯做我師娘，肯做的人還怕不少了？這位大師娘、這位小師娘，都是我的師娘。」說著指著木婉清，又指著鍾靈。木婉清臉一紅，啐了一口。道：「咦，那個醜八怪呢？」眾人適才都是全神貫注的瞧著虛竹救人，這時才發現游坦之阿紫已然不知去向。段譽道：「大哥，她們走了麼？」他知道蕭峰為人精細，機警異常，游坦之和阿紫離去，定然逃不過他的眼去。蕭峰道：「他們走了。你既答允於他，我就不便再加阻攔。」言下不禁茫然，不知阿紫隨游坦之去後，將來究竟如何。

南海鱷神突然叫道：「老大，老四，咱們回去了麼？」眼見段延慶和雲中鶴向著回靈州的地方走去，他轉頭向段譽道：「我要去了！」放開腳步，跟著段延慶等人而去。段譽道：「王姑娘，想必你累了，咱們坐車去。」扶著玉燕，走到阿紫原先坐的騾車之中。當下一行人齊向靈州進發。傍晚時分，到了靈州城內。

其時西夏國國勢方張，擁有二十二州。河南有靈州、洪州、銀州、夏州諸州，河西有興州、涼州、甘州、肅州諸州，即今甘肅、寧夏、綏遠一帶，控甲五十萬。西夏人驍勇善戰，宋史有云：「用兵多立虛岩，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為前軍，乘著馬，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又云：「其人能寒暑饑渴──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西夏國王雖是姓李，實乃拓跋胡人，唐太宗時才賜姓李。西夏人轉戰四方，疆界變遷，國都時徙，靈州雖是西夏大城，但與中原名都相比，自然是遠遠不及了。

這一晚蕭峰等無法找到宿店。須知靈州城市本不繁華，中秋將過，四方來的好漢豪傑不計其數，幾家大客店早住滿了。蕭峰等重行出城，好容易才在一座廟宇中得到借宿之所，男人擠在東廂，女子則群居西廂。

段譽自見到王玉燕後，又是歡喜，又是憂愁，這晚上翻來覆去，卻如何能睡得著？心中只在想：「王姑娘為甚麼要自尋短見？我怎生想個法子勸解於她才是？唉，我既不知她尋短見的原由，卻又何從勸解？」眼見月光從窗格中灑將進來，一片清光，鋪在地下。段譽難以入睡，悄悄起身，走到庭院之中，只見牆角邊兩株疏桐，月亮將滿未滿，漸漸升到梧桐頂上。這時盛暑初過，但甘涼一帶，夜半已是頗有寒意，段譽在桐樹下繞了幾匝，隱隱覺得胸前傷口處有些作痛，知是日前奔得急了，觸動了傷處，不由得又想：「她何必要自尋短見？」此事實難索解，信步步出廟前，月光之下，只見遠處池塘邊人影一閃，依稀是個白衣女子，瞧著便是玉燕模樣。段譽吃了一驚，暗叫：「不好，她──她──她又要去尋死了。」當即展開輕功，搶了過去。他這「凌波微步」使將開來，迅捷無比，抑且了無聲息，猶如在水面滑行一般，霎息之間便到了那白衣人影背後。池塘中碧水如鏡，反照那白衣人的面容，果然便是玉燕。段譽不敢冒昧上前，心想道：「她在少室山上惱恨於我，此次重會，仍是絲毫不假辭色，想必餘怒未息。她所以自尋短見，說不定為了生我的氣。唉，段譽啊段譽，你唐突佳人了，害得她凄然欲絕，當真是百死不足以贖其辜了。」他躲在一株大樹之後，獃頭獃腦的自怨自欺，越想越覺自己罪愆深重。

只見那碧玉般的池水面上，忽然起了漣漪，幾個小小的水圈慢慢向外擴展開去，段譽凝神一看，見幾滴水珠落在池面，卻原來是王玉燕的淚水。段譽更是憐惜，但聽得她幽幽嘆了口氣，輕輕嘆道：「我──我還是死了，免得受這無窮無盡的煎熬。」

段譽再也不忍不住，從樹後走了出來，說道：「王姑娘，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千萬請你擔代。你──你若是生氣，我只好給你跪下了。」他說到做到，雙膝一屈，登時便跪在地下。玉燕嚇了一跳，道：「你──你幹甚麼？快起來，要是給人家瞧見了，卻成甚麼樣子？」段譽道：「要姑娘說原諒了我，不再見怪，我才敢起來。」玉燕奇道：「我原諒你甚麼？怪你甚麼？那干你甚麼事？」段譽道：「我見姑娘傷心，心想姑娘事事如意，定是我得罪了慕容復公子，令他不快，以致惹得姑娘煩惱。下次若再撞見，他要打我殺我，我只逃跑，絕不還手。」玉燕頓了頓腳，道：「唉，你這──你這獃子，我自己傷心，跟你全不相干。」段譽道：「如此說來，姑娘你不怪我？」王玉燕道：「自然不怪！」段譽道：「那我就放心了。」站起身來，突然間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倘若玉燕為了他而傷心欲絕，打他罵他，甚至拔劍刺他、提刀砍他，他都會覺得開心，可是她偏偏說：「我自己傷心，跟你全不相干。」霎時之間不由得茫然若失。只見玉燕又垂下了頭，淚水一點一點的滴在胸口，她的綢衫不吸水，那淚珠順著衣衫濺了下去。段譽胸口一熱，說道：「姑娘，你到底有何為難之事，快跟我說了。我費心盡力，定然給你辦到，總是要你轉嗔為喜。」玉燕慢慢抬起頭來，月光照著她含著淚水的眼睛，宛如兩顆水晶，忽然間，那兩顆水晶中現出了光輝，一陣喜悅透入她的心中，那陣光輝隨即又黯淡了，她幽幽的說道：「段公子，你一直待我很好，我心裏──我心裏自然很感激的。只不過這件事，你實在無能為力，你幫不了我的忙。」段譽道：「我自己確是沒甚麼本事，但我蕭大哥、虛竹二哥都是一等一的武功，他們都在這裏，咱們親如骨肉，我求他們甚麼事，諒無不允之理，姑娘你究竟為甚麼傷心，你說給我聽。就算真的棘手之極，無可挽回，你把傷心的事說了出來，心中也會好過些。」

玉燕慘白的臉頰上忽然罩上了一層暈紅，轉過了頭，不敢和段譽的目光相對，音低如蚊蚋，輕輕的說：「他──他要去做西夏駙馬。公冶二哥來勸我，說甚麼──甚麼為了復興大燕，顧不得兒女私情。」她一說完這幾句話，一回身，伏在段譽的肩頭，哭了出來。段譽受寵若驚，身子不敢有半點動彈，恍然大悟之餘，不由得獃了，也不知是喜歡還是難過，原來玉燕之傷心，完全是為了慕容復要去做西夏駙馬，娶了西夏公主，自然將玉燕置之不顧。段譽自然而然的想到：「她若嫁不成表哥，說不定對我便能稍假辭色。我不敢要她委身下嫁，只須我得能時時見到她的笑貌，那便心滿意足了。她如喜歡清靜，我可以陪她到人跡不到的荒山孤島上去，朝夕相對，樂也何如？」想到快樂之外，忍不住手舞足蹈起來。

王玉燕身子一顫，退後一步，見到段譽滿臉喜色，心中更是酸楚，道：「你──你──我還當你好人，所以跟你說了，原來你卻幸災樂禍，反來笑我。」段譽急道：「不，不！姑娘，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段譽若有半分對王姑娘幸災樂禍之心，教我天雷劈頂，萬箭攢身。」王玉燕道：「你沒有壞心，也就是了，誰要你發誓？那麼你為甚麼高興？」她這句話剛問出口，心下立時也明白了。

王玉燕立時想到，段譽聽以喜形於色，那都是因為慕容復娶了西夏公主，他便去了這個最強的情敵，便有望和自己成為眷屬。段譽對她一見傾心，情致殷殷，王玉燕豈有不明之理？只是她滿腔情意，自幼便注在這位表哥身上，對於段譽的癡心，有時念及，心中不免歉然，但這個「情」字，卻是萬萬牽扯不上的。她一明白段譽手舞足蹈的原因，不由得既驚且羞，紅暈雙頗，說道：「你雖非笑我，卻也是不安好心。我──我──我──」她說了三個「我」字，便說不下去了。段譽心中一驚，暗道：「段譽啊段譽，你何以忽起卑鄙之念，竟起乘火打劫之心？豈不是成了無恥小人？」眼見到王玉燕楚楚可憐之狀，只覺但教她一生平安喜樂，自己縱然萬死，亦所甘願，不由得胸中豪氣陡生，心想：「適才我只是想如何和她在荒山孤島之上晨夕與共，其樂融融，可沒想到這『其樂融融』是我段譽之樂，卻不是她王玉燕之樂。我段譽之樂，其實正是她王玉燕之悲。我只求自己之樂，那是愛我自己，只有設法使她心中歡樂，那才是真正的愛她，是為她好。」王玉燕低聲道：「是我說錯了麼？你生我的氣麼？」段譽道：「不，不，我怎會生你的氣？」玉燕道：「那麼你怎地不說話？」段譽道：「我在想一件事。」他心中不住盤算：「我和慕容公子相較，文才武藝不如，人品風采不如，倜儻瀟灑、威望聲譽不如，可說樣樣及他不上，更何況他二人是中表之親，自幼兒青梅竹馬，鍾情已久，我更是無法相比。可是有一件事我卻須得勝過慕容公子，我要令他知道，說到真心為她好的，他卻不如我。二十年後，王姑娘和慕容公子生下兒子孫子後，她內心深處，仍會想到我段譽，這世上全心全意為她設想，沒第二個人能及得上我。」

他心意已決，說道：「王姑娘，你不用傷心，我設法勸告慕容公子，叫他不可去做西夏駙馬，要他及早和你成婚。」玉燕吃了一驚，道：「不，那怎麼可以？我表哥恨死了你，他不會聽你勸的。」段譽道：「我當曉以大義，跟他言明，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夫婦間情投意合，兩心相悅。他和西夏公主素不相識，既不知她是美是醜，是善是惡，旦夕相見，便成夫妻，那是大大的不妥。我又要跟他說，王姑娘清麗絕俗，世所罕見，溫柔嫻淑，找盡天下也再遇不到第二個。何況你對他情心一往，豈可做那薄情郎君，為天下有情人齊聲唾罵，為江湖英雄好漢卑視恥笑？」

玉燕聽了他這番話，心中大是感動，幽幽的道：「段公子，你說得我這麼好，那是你有意誇獎，討我歡喜──」段譽忙道：「非也非也！」他話一出口，想到這是不知不覺受了包不同的沾染了，學了他的口頭禪，忍不住一笑，又道：「我是一片誠心，句句乃肺腑之言。」玉燕也被他這「非也非也」四個字引得破涕為笑，說道：「你好的不學，卻去學我包三哥。」段譽見她微笑，十分喜歡，道：「我自必多方勸導，要慕容公子不但消了做西夏駙馬之念，還須及早和姑娘成婚。」玉燕道：「你這麼做，卻又為了甚麼？於你有甚麼好處？」段譽道：「我能見到姑娘言笑晏晏，心下欣喜，那便是極大的好處了。」玉燕心中一凜，只覺他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言語，實是對自己鍾情到十分。但她一片心思都放在慕容復身上，一時感動，隨即淡忘，嘆了口氣，道：「你不知我表哥的心思。他把興復大燕，當作了天下第一等的大事。他說男兒漢當以建基立業為重，倘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那便不是英雄了。他說西夏公主是無鹽嫫母也好，是潑辣悍婦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最重要的是能助他光復大燕。」段譽沉吟道：「那確是實情，他慕容氏一心一意做皇帝，西夏能起兵助他復國，這件事──這件事──倒是有些為難。」眼見王玉燕淚水又是盈盈欲滴，他一挺胸膛，說道：「你放下一百二十個心。我去做西夏駙馬。你表哥做不成駙馬，就非和你成婚不可了。」玉燕又驚又喜道：「甚麼？」段譽道：「我去搶這個駙馬都尉來做。」玉燕在少室山上親眼見到他以六脈神劍打敗慕容復，心想他的武功確是比表哥為高，如果他想去做駙馬，表哥倒真的未必能搶得到手。玉燕低低的道：「段公子你待我真好，不過這樣一來，我表哥可就要恨死你啦。」段譽道：「那又有甚麼關係？反正現下他也早就恨我了。」玉燕又道：「你剛才說，也不知公主是美是醜，你卻為了我而去和他成親，豈不是──豈不是太委曲了你？」段譽心底有一句話是：「只是為了你，不論甚麼委曲我都甘願忍受。」但這幾句話剛到口邊，心中隨即想到：「我為你做事，若是居功，要你感恩，那便不是君子的行徑。」便說道：「我不是為了你而受委曲，我爹爹有命，要我去設法娶得這位西復公主。我是秉承爹爹之命，跟你全不相干。」

玉燕冰雪聰明，段譽對她一片深情，豈有領略不到的？心想他對自己如此癡心，怎會心甘情願的去娶另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聽他決意為了自己而去做違背心意之事，口中反而不認，不由得更是感激，伸出手來，握住了段譽的手，說道：「段公子，我──我──今生今世，難以相報，但求來生──」說到這裏，喉頭哽咽，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二人數度同經患難，背負扶持，肌膚相接，亦非一次，但過去都是不得不然，這一次卻是玉燕心下感動，伸手與段譽相握。段譽但覺她一隻柔膩嫩滑的手掌款款握著自己的手，霎時之間，只覺便是天塌下來，也顧不得了，歡喜之情，充滿胸膛，心想她這麼待我，別說要我娶西夏公主，便是大宋公主、遼國公主、吐蕃公主、高麗公主一起娶了，卻又何如？他重傷未癒，狂喜之下，熱血上湧，不由得精神不支，突然間天旋地轉，頭暈腦脹，身子搖了幾搖，一個側身，咕咚一聲，摔入了碧波池中。玉燕大吃一驚，叫道：「段公子，段公子！」伸手去拉。幸好池水甚淺，段譽吃冷水一激，腦子也清醒了，拖泥帶水的爬將上來。她這麼一呼，廟中許多人都驚醒了，蕭峰、虛竹、巴天石、朱丹臣等，都奔出來。見到段譽如此狼狽的神情，玉燕卻滿面通紅的站在一旁，十分忸怩尷尬，都道他二人深宵在池邊幽會，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卻也不便多問。段譽要待解釋，卻也不知說甚麼好。次日乃是八月十二，離中秋尚有三日。巴天石一早便到靈州城內打探訊息，已牌時分，他匆匆趕回廟中，向段譽道：「公子，王爺向西夏公主求親的書信，小人已投入了禮部。蒙禮部尚書親自延見，十分客氣，說公子前來求親，西夏國大感光寵，相信必能如公子所願。」也不多時，廟門外人馬雜沓，跟著有吹打之聲。巴天石和朱丹臣迎了出去，原來是西夏禮部的陶侍郎率領人員，前來迎接段譽前往款待賓館。蕭峰是遼國的南院大王，遼國國勢之盛，遠過大理，西夏若知他來，接待更當隆重，只是他囑咐眾人不可洩漏他的身份，和虛竹等一干人都認作段譽的隨從，遷入了賓館。

眾人剛安頓好，忽聽後院中有人粗聲粗氣的罵道：「你是甚麼野東西，居然也來打西夏公主的主意？這西夏駙馬，咱們小王子是做定了的，我勸你還是夾著尾巴早些走罷！」巴天石等一聽，都是怒從身上起，心想甚麼人如此無禮，膽敢上門辱罵？開門一看，只見七八條粗壯大漢，站在院子中亂叫亂嚷。

巴天石和朱丹臣都是大理群臣中十分精細之人，只是朱丹臣多了幾分文采儒雅，巴天石卻多了幾分霸悍之氣。兩人各不出聲，只是在門口一站，只聽得那幾條大漢口中越罵越粗，還夾雜著許多聽不懂的番話，口口聲聲「我家小王子」如何如何，似乎是吐蕃國王子的下屬。巴天石正自凝思怎麼打發這幾條大漢，突然間左首一扇門砰的開了，搶出兩個人來，一穿黃，一衣黑，指東打西，霎時間三條大漢躺在地下哼聲不絕，另外幾人給那二人拳打足踢，拋出了門外。那黑衣漢子道：「痛快，痛快！」那黃衣人卻道：「非也非也！還不夠痛快。」原來一個正是風波惡，一個乃是包不同。玉燕坐在房中，聽到包風二人的聲音，一時打不定主意，是不是該出來和他們相會。但聽得逃到了門外的吐蕃武士兀自大叫：「姓慕容的，我勸你早些回到姑蘇去的好。你想娶西夏公主為妻，惹惱了我家小王子，『以汝之道，還施汝身』，娶了你妹子做小老婆，那就有得瞧了。」風波惡聽他越罵越粗俗，一陣風般趕將出去。但聽得砰啪、哎唷幾聲，幾名吐蕃武士漸逃漸遠，罵聲也是漸漸遠去。

包不同向巴天石、朱丹臣一拱手，說道：「巴兄、朱兄來到西夏，單是來瞧瞧熱鬧呢，還是別有所圖？」巴天石道：「包風二位如何，咱二人也便如何。」包不同臉色一變，道：「大理段公子也是來求親麼？」巴天石道：「正是。我家公子乃大理國皇太弟、鎮南王世子，日後身登大位，在大理國南面為君，與西夏國結成姻親，正是門當戶對。慕容公子一介白丁，人品雖佳，門第卻是不襯。」包不同臉色更是難看，道：「非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公子人中龍鳳，豈是你們家這個段獃子所能比並？」風波惡衝進門來，道：「三哥，何必多作這口舌之爭？來日金殿比試，大家施展手段便了。」包不同道：「非也，非也！金殿比試，那是公子爺他們的事，口舌之爭，卻是咱哥兒們之事。」巴天石笑道：「口舌之爭，包兄天下第一，古往今來，無人能及，小弟甘拜下風，這就認輸別過。」一舉手，與朱丹臣回入房中，說道：「朱賢弟，聽那包不同說來，似乎公子爺還得參與一場甚麼金殿比試。公子重傷未曾全愈，他的武功又是時靈時不靈，並無一定把握，倘若比試之際，六脈神劍施展不出，不但駙馬做不成，還有性命之憂，那便如何是好？」朱丹臣也是束手無策。兩人去找蕭峰，虛竹商議。

蕭峰道：「這金殿比試，不知如何比試法？是單打獨鬥呢，還是許可部屬出陣？倘若旁人也可參與角鬥，那便不足憂矣。」巴天石道：「正是。朱賢弟，咱們去瞧瞧陶侍郎，把招婿、比試的各種規矩打聽明白，再作計較。」當下二人自去。蕭峰、虛竹、段譽三人圍坐飲酒，你一碗、我一碗，意興甚豪。蕭峰問起段譽學會六脈神劍的經過，想要授他一種運氣的法門，以便將真氣運用自如。那知道段譽對內功、外功全是一竅不通，豈能在旦夕之間學會？蕭峰知道無法可施，只得搖了搖頭，碗底朝天，一口喝乾。虛竹和段譽的酒量遠不及他，喝到五六碗烈酒時，段譽已經頹然醉倒，人事不知了。

待得他朦朦朧朧的醒轉，睜開眼來，只見窗紙上竹影扶疏，明月窺人，已是深夜。段譽心中一凜：「昨晚我和王姑娘沒說完話，一不小心，掉入了池中，不知她可還有甚麼話要跟我說？會不會又在門外等我？啊喲不好，倘若她已等了半天，不耐煩起來，又回去安睡，豈不是誤了大事？」他焦急異常，一躍而起，悄悄挨出房門，過了院子，正想去拔大門的門閂，忽聽得身後有人低聲說：「段公子，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段譽出其不意，不禁嚇了一跳。

# 第一二七回 玉燕殉情

聽那聲音陰森森地似不壞好意，段譽待要回頭，突覺背心「身柱穴」上一緊，已被人一把抓住。段譽聽那聲音依稀能夠辨明，問道：「是慕容公子麼？」那人道：「不敢，正是區區，敢請段兄移駕一談。」果然便是慕容復。段譽道：「慕容公子有命，敢不奉陪？你請放手罷！」慕容復卻道：「放手倒也不必。」段譽突覺身子一輕，騰雲駕霧一般飛了上去，卻是被慕容復抓住後心，提著躍上了屋頂。段譽若是張口一呼，便能將蕭峰、虛竹等驚醒，出來救援，但想：「我一叫之下，王姑娘也必聽見了，她見我二人重起爭鬧，定然大大不快。她不會怪她表哥，總是編派我的不是，我又何必惹她生氣？」當下並不呼叫，且由慕容復提在手中，一路向外奔馳，雖然深夜，但中秋將屆，月色澄明，四周景色瞧得甚是清楚，只見慕容復腳下初時踏的都是青石板街道，到後來已是黃土小徑，小徑路旁都是半青不黃的荒草。

慕容復奔得一會，突然停步，將段譽往地下一摔，砰的一聲，段譽後腰著地，摔得好不疼痛，心想：「此人貌似文雅，行為卻頗野蠻。」哼哼唧唧的爬起身來，道：「慕容兄有話好說，何必動粗？」慕容復冷笑道：「昨晚你跟我表妹說甚麼話來？」段譽臉上一紅，道：「沒有甚麼，只不過剛巧撞到，閒談幾句罷了。」慕容復道：「段公子是男子漢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又何必抵賴隱瞞？」段譽給他一激，不由得氣往上衝，道：「當然也不必瞞你，我跟王姑娘說，要來勸你一勸。」慕容復冷笑道：「你說要勸我道：人生在世，最要緊的是夫婦間情投意合，兩心相悅。你又要說：我和西夏公主素不相識，既不知她是美是醜是善是惡，旦夕相見，便成夫妻，那是大大的不妥，是不是？又說我若辜負了王姑娘的美意，便是為天下有情人齊聲唾罵，為江湖上英雄好漢卑視恥笑。是也不是？」

他說一句，段譽驚一分，待他說完，這才結結巴巴的道：「王──王姑娘都跟你說了？」慕容復道：「她怎會跟我說？」段譽道：「那麼──那麼是你昨晚躲在一旁聽見了？」慕容復冷笑一聲，道：「你騙得了這種不識世務的無知姑娘，可騙不了我。」段譽奇道：「我騙你甚麼？」慕容復道：「事情再明白也沒有了，你自己想做西夏駙馬，怕我來爭，便編好一套說辭，想誘我上當。嘿嘿，慕容復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兒，難道會墮入你的彀中？你──你──你當真是睡昏了頭啦。」段譽嘆道：「我是一片好心，但盼王姑娘和你成婚，結成神仙眷屬，舉案齊眉，白頭偕老。」慕容復道：「多謝你的金口啦，姑蘇慕容和大理段氏無親無故，素無交情，何必要你這般善禱善頌？我若是給玉燕纏住了不得脫身，你便得其所哉，披紅掛彩的去做西夏駙馬了。」

段譽怒道：「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我是大理王子，大理雖是小國，卻也沒將這個『駙馬』二字看得比天還大。慕容公子，我善言勸你，榮華富貴，轉瞬成空，你就算做了西夏駙馬，要做大燕皇帝，還不知要殺多少人？就算中原給你殺得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你這大燕皇帝是否做得成，那也是難說得很。」慕容復卻不生氣，只冷冷的道：「你滿口子仁義道德，一肚皮卻是蛇蠍心腸。」段譽急道：「你不相信我是一番好意，那也由你，總而言之，我不能讓你娶西夏公主，我不能眼見王姑娘為你傷心腸斷，自尋短見。」慕容復道：「你不許我娶，哈哈，你真有這麼大的能耐？我偏要娶，你便怎樣？」段譽道：「我自當盡心竭力，阻你成事。我一個人無能為力，便請朋友們幫忙。」

慕容復心中一凜，蕭峰、虛竹二人的武功如何，他自是熟知有素，甚至段譽本身，當六脈神劍施展之際，自己也抵敵不住，幸好他的劍法有時靈，有時不靈，未能得心應手，總算還可乘之以隙，當即微微抬頭，高聲說道：「表妹，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段譽聽得王玉燕就在身後，不禁又驚又喜，回頭去看，但見遍地清光，卻那裏有個人影？正在凝神尋找，似乎對面樹叢中有甚麼東西動了一動，突然間背上一緊，又被慕容復抓住了「身柱穴」，身子又被他提了起來，這才知道上當，苦笑道：「你又來動蠻，實非君子之所為。」慕容復冷笑道：「對付你這種小人，豈能用君子手段？」提著他向旁走了數丈，來到一口枯井之旁，舉手一擲，將他投了下去。段譽大叫：「啊喲！」身子已直摔入井底。慕容復正待找幾塊大石壓在井口之上，叫他在裏面活活的餓死，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表哥，你瞧見我了？要跟我說甚麼話？啊喲，你把段公子怎麼啦？」正是王玉燕。慕容復一獃，皺起了眉頭，他向著段譽背後高聲說話，意在引得段譽回頭觀看，以便拿他的後心要穴，不料王玉燕真的便躲在附近。他這幾句話聽在玉燕耳中，還道自己在旁，已給慕容復發覺，只得現身出來。原來玉燕日夜愁思，難以安睡，倚窗望月，卻將慕容復抓住段譽的情景都瞧在眼裏，生怕兩人爭鬥起來，慕容復不敵段譽的六脈神劍，當即追隨在後，兩人的一番爭辯，句句都給她聽見了。只覺段譽相勸慕容復的言語，確是出於肺腑，但慕容復半句不聽。

玉燕奔到井旁，俯身下望，叫道：「段公子，段公子！你有沒有受傷？」段譽被摔之時，頭下腳上，腦袋向下，撞在硬泥之上，登時暈去，玉燕的呼喚便沒有聽見。玉燕叫了幾聲，不聽見回答，只道段譽已然跌死，想起他平素對自己的種種好處來，這一次又可說是為自己送命，忍不住哭了出來，叫道：「段公子，你──你不能死！」慕容復冷冷的道：「你對他果然是一往情深。」玉燕哽咽道：「他好言相勸於你，你為甚麼要害死他？」慕容復道：「這人是我大對頭，你沒聽他說，他要盡心竭力，阻我成事麼？那日少室山上，他令我喪盡臉面，叫慕容復難在江湖立足，這種人我自然容他不得。」

玉燕道：「少室山之事，確是他不對，我早已怪責過他了，他已自認不是。」慕容復冷笑道：「哼，哼！自認不是！這麼輕描淡寫一句話，就把這樑子揭過去了麼？我慕容復行走江湖，人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我敗在他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之下，你倒想想我做人還有甚麼樂趣？」玉燕柔聲道：「表哥，一時勝敗，又何必常自掛懷在心？那日少室山鬥劍，舅父已開導過你了，過去的事，再說作甚？」她不知段譽到底是否真的死了，探頭井口，又叫道：「段公子，段公子！」仍是不聞應聲。

慕容復道：「你這麼關心他，嫁了他也就是了，又何必假惺惺的跟著我？」玉燕胸口一酸，道：「表哥，我對你一片真心，難道──難道你還不信麼？」慕容復道：「你對我一片真心，哈哈！那日太湖之畔的碾坊之中，你赤身露體，和這姓段的一同躲在柴草堆中，卻在幹些甚麼？那是我親眼目睹之事，難道還有假的了？那時我要一刀殺死了這姓段的小子，你卻指點於他，和我為難，你的心到底是向著那一個？哈哈，哈哈！」說到後來，只是一片大笑之聲。

玉燕驚得獃了，顫聲道：「太湖畔的碾坊中──那個──那個蒙面的──蒙面的西夏武士──」慕容復道：「不錯，那假扮西夏武士李延宗的，便是我了。」玉燕低聲說道：「怪不得，我一直有些疑心。那日你曾說：『要是我一朝做了中原的皇帝』，那──那──原是你的口吻，我早該知道的。」

慕容復冷笑道：「你雖早該知道，可是現下方知，卻也還沒太遲。」玉燕道：「表哥，那日我中了西夏人所放的毒霧，多蒙段公子相救，中途遇雨，濕了衣衫，這才在碾坊中避雨，你──你──你可不能多疑。」慕容復道：「好一個在碾坊中避雨──可是我來到之後，你二人仍在鬼鬼祟祟，這姓段的伸手來摸你臉蛋，你毫不閃避。那時我說甚麼話了，你可記得麼？只怕你一心都貫注在這姓段的身上，我的話全沒聽進耳去。」

玉燕心中一凜，回思那日碾坊中之中，那蒙面西夏武士「李延宗」的話清清楚楚的在腦海中現將出來了，她喃喃的道：「那時候──那時候──你也是這般嘿嘿冷笑，說甚麼了？你說──你說：『我叫你去學了武功前來殺我，卻不是叫你二人──你二人──』」她心中記得，當日慕容復說的是「卻不是叫你二人打情罵俏，動手動腳。」但這八個字卻無論如何說不出口。慕容復道：「那日你又說道，若我殺了這姓段的小子，你便決定殺我為他報仇。王姑娘，我聽了你這句話，這才饒了他的性命，不料養虎貽患，教我在少室山眾英豪之前，丟盡了臉面。」玉燕見他不稱自己為「表妹」，改叫「王姑娘」，心中更是一寒，她性子甚是溫柔，不願和這位素所敬愛的表哥爭執，說道：「表哥，那日我若知是你，自然不會說這種言語。」慕容復道：「就算我戴了人皮面具，你認不出我的相貌，就算我故裝啞嗓，你聽不出我的口音，但難道我的武功你也認不出？哈哈，你於武學之道，淵博非凡，任誰使出一招一式，你便知道他的門派家數，可是我和這小子動手百餘招，你難道還認不出我？」玉燕低聲道：「我確是有點疑心，不過──表哥，咱們好幾年沒見面，我對你的武功進境不大了然──」

慕容復聽她說到這一節，心下更是不忿，玉燕之意，明明說自己武功進境太慢，不及她的意料，說道：「那日你道：『我初時看你刀法繁多，心中暗暗驚異，但看到五十招後，覺得也不過如此，說你一句黔驢技窮，似乎刻薄，但總言之，你所知遠不如我。』王姑娘，我所知確是遠不如你，你──你又何必跟隨在我身旁？你心中瞧我不起，不錯，可是我慕容復堂堂丈夫，也用不著給姑娘們瞧得起。」

王玉燕走上幾步，柔聲說道：「表哥，那日我說錯了，這裏跟你賠不是啦。」說著躬身斂衽行禮，又道：「我實在不知道是你──你大人大量，千萬別放在心上。我從小敬重你，自小咱們一塊玩兒，你說甚麼我總是依甚麼，從來不會違拗於你。當日我胡言亂語，你總要念著昔日的情份，原諒我一次。」

那日玉燕如此說法，慕容復是個心高氣傲之人，聽在耳中，自是耿耿於懷，大是不快，自此之後，兩人雖是相聚時多，總是心中存了介蒂，不免格格不入。這時聽玉燕軟言相求，目光下見到這樣一個清麗絕俗的姑娘如此情致纏綿的對著自己，深信她和段譽之間確無曖昧情事，當日言語衝撞確也是出於無心，想到自己和她青梅竹馬的情份，不禁動心，伸出手去，握住她的雙手，叫道：「表妹！」玉燕大喜，知道表哥原諒了自己，投身入懷，將頭靠在他的肩上，低聲道：「表哥，你生我的氣，儘管打我罵我，可千萬別藏在心中不說出來。表哥，你不去做西夏駙馬了罷？」慕容復抱著她溫軟的身子，但覺她低聲軟語，吹氣如蘭，不由得心神盪漾，猛聽得她問起西夏駙馬之事，登時全身一震，心道：「糟糕！慕容復，你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險些兒誤了大事。倘若這一點點的私情也割捨不下，那裏還說得上『打天下』的大業？」當即伸手將她推開，硬起心腸，說道：「表妹，你我緣份已盡，你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我總是難以忘記。」王玉燕凄然道：「如此說來，你是決計不能原諒我了？」慕容復心中「私情」和「大業」兩件事交戰，遲疑半刻，終於搖了搖頭。玉燕萬念俱灰，還是忍不住又問道：「你定要去娶那西夏公主，從此不再理我？」慕容復硬起心腸，點了點頭。玉燕以前曾萌死志，卻給雲中鶴救起，此刻為意中人親口所拒，傷心得幾乎要吐出血來，突然心想：「這位段公子對我確是一片癡心，我卻從來不假以辭色，此番他更為我而死，實在是對他不起。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這口深井段公子摔入其中而死，想必下面有甚麼尖岩硬磚撞上便死。我不如和他死在一起，以報答他對我的一番深意。」當下慢慢走向井邊，轉頭道：「表哥，祝你得遂心願，娶了西夏公主，又做大燕皇帝。」慕容復知她要去尋死，走上一步，伸手想拉住他手臂，口中想呼：「不可！」但心中知道，只要口中一出聲，伸手一拉，玉燕這番柔情糾纏自己能否擺脫，實在難料。要知王玉燕溫柔美貌，世所罕有，得妻如此，夫復何憾？更何況她自幼便對自己情根深種，若是一個克制不住，結下了甚麼孽緣，這興復燕國的大計便大受挫折了。他言念及比，嘴巴張開了卻無聲音發出，一隻手伸了出去，卻不去拉玉燕。玉燕猜到了他的心情，心想此人涼薄如此，更無別念，叫道：「段公子，我和你死在一起！」縱身一躍，頭下腳上向井中倒衝了下去。慕容復「啊」的一聲，伸手想去拉玉燕的腳，憑他武功，要抓住她，原是輕而易舉，但終究是打不定主意，任由玉燕跳了下去。慕容復嘆了口氣說道：「表妹，你畢竟內心是深愛段公子，雖然生不能成為夫婦，死而同穴，總算是得遂你的心願。」

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假惺惺，偽君子！」慕容復微微一驚：「怎地有人到了我身後，竟沒知覺？」向後拍出一掌，這才轉過身來，月光下但見一個淡淡的影子隨掌飄開，身法之輕，實所罕見。慕容復飛身而前，不等他身子落下，又是一掌拍去，怒喝：「甚麼人？這般戲弄你家公子！」那人在半空一掌擊落，與慕容復掌力一對，又向外飄開丈許，這才落下地來，卻原來是吐蕃國師鳩摩智。他哈哈一笑，道：「明明是你逼她自盡，卻還在說甚麼得遂心願，單憑一語便能遮盡天下人的耳目麼？」慕容復道：「這是我的私事，誰要你來多管閒事？」鳩摩智道：「是天下的事，是天下人便管得，你幹那傷天害理之事，和尚便要管上一管。何況你想做西夏駙馬，那更不是私事了。」慕容復道：「遮莫你這和尚，也想做駙馬？」鳩摩智哈哈大笑，道：「和尚做駙馬，焉有是理？」慕容復冷笑道：「我早知吐蕃國存心不良，那你是為你們小王子出頭了？」鳩摩智道：「甚麼叫做『存心不良』？想娶西夏公主，便是存心不良，然則閣下之存心，良乎？不良乎？」慕容復道：「我要娶西夏公主，乃是憑自身所能，爭為駙馬，卻不是指使手下人來搞風搞雨，弄得靈州道上，英雄眉蹙，豪傑齒冷。」鳩摩智笑道：「咱們把許多不自量力的傢伙打發去，免得西夏京城中，滿街盡是油頭粉臉的光棍，烏煙瘴氣，見之煩心。那是為閣下清道啊，有何不妥？」

慕容復道：「若是如此，卻也甚佳，然則吐蕃國小王子，是要憑一己功夫，和人爭勝了？」鳩摩智道：「正是！」慕容復見他有恃無恐的模樣，不由得起疑，說道：「貴國小王子莫非武功高強，英雄無敵，已有必勝的成算？」鳩摩智道：「小王子殿下是我的徒兒，武功是還算不錯，英雄無敵卻不見得，必勝的成算倒是有的。」慕容復更感奇怪，心想：「我若直言相問，他未必肯答，還是激他一激。」便道：「這可奇了，他有必勝的成算，我卻也有必勝的成算。也不知到底是否真的必勝。」

鳩摩智笑道：「你很想知道我們小王子的必勝成算，是不是？不妨你先將你的法子說將出來，然後我說我們的。咱們一起參詳參詳，且瞧是誰的法子高明。」慕容復所恃者不過武功高明，形貌俊雅，真的要說有甚麼必勝成算，卻是沒有，便道：「你這人詭計多端，言而無信。我便跟你說，你卻不說，豈不是上了你的當？」鳩摩智哈哈一笑，道：「世兄，我和令尊相交，我尊敬他，他尊敬我。我妄僭一些，總算得上是你的長輩。你對我說這些話，不也過份麼？」慕容復躬身行禮，道：「明王責備得是，還請恕罪則個。」鳩摩智笑道：「世兄聰明得緊，你既自認晚輩，我瞧在你爹爹的份上，可不能佔你的便宜了。我跟你說，吐蕃國小王子的取勝成算，說穿了不值半文錢，凡是想與小王子爭做駙馬之人，我們一個個將他料理了。既然無人能與小王子爭，我們小王子豈有不能中選之理？哈哈，哈哈。」慕容復倏地變色，道：「如此說來，我──」鳩摩智道：「我和令尊情好甚篤，自然不能要了你的性命。我誠意奉勸世兄一句話！速離西夏，是為上策。」慕容復道：「我若不走呢？」鳩摩智微笑道：「那也不會取你的性命，只須將世兄剜去雙目，或是斫斷一手一足，成了殘廢之人。西夏公主自然不會嫁一個五官不齊、手足不全的英雄好漢。」他說到最後「英雄好漢」四字時把聲音拖長了，大有嘲諷之意。慕容復心下大怒，只是忌憚他武功了得，不敢貿然便和他動手，低下了頭，要想個對付的法子。

月光之下，忽見腳邊有一物蠕蠕而勁，凝神一看，卻是鳩摩智右手的影子，慕容復吃了一驚，只道對方正自凝聚功力，轉瞬便欲出擊，當即暗暗運氣，以備抵禦。卻聽得鳩摩智說道：「世兄，你逼得令表妹自盡，實在可惜。你要是速離西夏，你逼死王姑娘的事，我也便不加追究了。」慕容復哼了一聲，道：「那是她自己投井殉情，和我有甚麼干係？」口中說話，目不轉瞬地凝視地下的影子，只見鳩摩智雙手的影子都是不住的顫動。慕容復心下起疑：「憑他如此高強的武功，若要出手傷人，何以這般不斷的蓄勢作態？這其中必定另有緣故。」再一凝神間，只見他褲管、衣角，也都是不住的微微擺動，顯似是不由自主的全身發抖。慕容復腦子極靈，一轉念間，驀地想起：「那日在少林寺藏經閣中，那位無名神僧說鳩摩智練了少林派的七十二絕技之後，又去強練甚麼『易筋經』，又說他『次序顛倒，大難已在旦夕之間』，說練諸種少林絕技，倘若心中不存慈悲之念，戾氣所鍾，奇禍難測。這位神僧說到我爹爹和蕭遠山的疾患，有如親歷，那麼說鳩摩智的話，想來也非虛假。」他想到此節，不由得心中大喜：「嘿嘿，這和尚自己大禍臨頭，卻還在恐嚇於我，說甚麼剜去雙目，斬手斷足。」但他究是不能確定，當即說道：「唉！次序顛倒，大難已在頃到之間！這練功的走火入魔，最是厲害不過。」

鳩摩智大叫一聲，若狼嚎，若牛鳴，聲音甚是可怖，伸手便向慕容復手臂抓過來，問道：「你說甚麼？你在說誰？」慕容復一側身，避開了這一抓，鳩摩智跟著也轉過身來。清冷的月光照到他的臉上，只見他雙目通紅，滿臉都是暴戾之色，但兇猛的神氣，卻也無法遮掩流露在臉上的惶怖。慕容復一見這神色，更無懷疑，說道：「我有一句良言，誠意相勸。明王即速離開西夏，回歸吐蕃，只須不運氣，不動怒，不出手，當能回歸故土，否則啊，那位少林神僧的話便要應驗了。」鳩摩智荷荷呼喚，平素雍容自若的神情，已是蕩然無存，大叫：「你知道甚麼？你知道甚麼？」

慕容復見他神色猙獰，渾不似平日寶相莊嚴的聖僧模樣，不由得暗生懼意，當即向後退開了一步。鳩摩智喝道：「你知道甚麼？快快說來！」慕容復強自鎮定，嘆了一口氣，道：「明王內息走入岔道，兇險無比，若不即刻回歸吐蕃，那麼到少林寺去求那神僧救治，也未始不是沒有指望。」鳩摩智獰笑道：「你怎知我內息走入岔道？當真是胡說八道。」說著左手一探，便向慕容復的面門抓來。慕容復見他五根手指微微發顫，但這一抓法度謹嚴，沉穩老辣，絲毫沒內力不足之象，心下暗暗驚異：「莫非是我猜錯了？」當下不敢怠慢，凝神接戰，一拍一拿，反鉤他的手腕。鳩摩智喝道：「瞧在你父親面上，十招之內，不使煞手，算是我一點故人的香火之情。」呼的一拳擊出，直取慕容復右肩。慕容復雖擅「斗轉星移」的借力打力之法，但鳩摩智招數太過精妙，每每一招只使半招，下半招倏生變化，慕容復要待借力，卻是無從借起，只得緊緊守住要害，俟敵之隙。卻見鳩摩智招數之繁，的是生平從所未見，一拳打到半途，已化為指，手指抓出，近身時卻變為掌。堪堪十招打完，鳩摩智喝道：「十招已完，你認命罷！」慕容復眼前一花，但見四面八方都是鳩摩智的人影，左邊踢來一腳，右邊擊來一拳，前面拍來一掌，後面戳來一指，各種招數一時齊至，不知如何招架才是，只得雙掌飛舞，凝運功力，只守不攻，自己打自己的拳法。忽聽得鳩摩智口中不住喘氣，越喘越快，慕容復精神一振，心道：「他內息已亂，快要透不過氣來了。我只須努力支持，不給他擊倒，時間一久，他當會倒地自斃。」可是鳩摩智喘氣雖急，招數卻也跟著越來越快，驀地裏大叫一聲，慕容復只覺後領一緊，已被他一把提起，跟著腰間「脊中穴」、腹部「商曲穴」同時一痛，已被點中穴道，手足麻軟，再也動彈不得了。

鳩摩智冷笑幾聲，不住喘息，撮唇作哨，說道：「我好好叫你滾蛋，你偏偏不滾，如今可怪不得我了。我──我──我怎生處置你才好？」便在此時，樹林中奔出四名吐蕃武士來，躬身道：「明王有何法旨？」鳩摩智道：「將這人拿去砍了！」四名武士道：「是！」慕容復身不能動，耳中卻是聽得清清楚楚，心裏卻如何不叫苦？但覺自己身子被鳩摩智遞到了兩名武士手中，知道性命已在頃刻之間，不禁大驚：「適才我若和表妹兩情相悅，不去貪做甚與西夏駙馬，如何會有此刻一刀之厄？我一死之後，還有甚麼興復大燕的指望？」他真想叫出聲來，願意離開靈州，不再和吐蕃王子爭做駙馬，苦在難以發聲，而鳩摩智的眼光卻向他望也不望，便想以眼色求饒，也是不能。

四名吐蕃武士接過慕容復，其中一人拔出彎刀，便要向他頸中砍去。鳩摩智忽道：「且慢！我和這小子的父親昔日相識，且容他留個全屍。你們將他投入這枯井之中，快去抬幾塊大石來，壓住井口，免得他衝開穴道，爬出井來！」吐蕃武士應道：「是！」提起慕容復的身子，將他投入了枯井之中，四下一望，不見有重逾千斤的大石，當即快步奔向山坳之後去尋覓巨岩。鳩摩智站在井畔不住的喘氣，煩惡難當。原來那日他以火燄刀暗算段譽後，立即奔逃下山，還沒下少室山，已覺丹田中熱氣如焚，潛運內息，卻覺內力運行艱難，不禁暗驚：「那老賊禿說我強練少林七十二絕技，戾氣所鍾，本已種下了禍胎，再練易筋經，本末倒置，更是大難便在旦夕之間。莫非──莫非這老賊禿的鬼話，當真是應驗了？」他找個山洞，躲了起來，略一靜坐，只須不運內息，體內那股熱燄倒也慢慢平息了下去，可便是半點也使不得勁。

鳩摩智挨到傍晚，聽得少林寺中無人追趕下來，這才找條小路緩緩而行。途中聽到西夏國王招駙馬的訊息，他是吐蕃國的國師，與聞軍政大計，途中和吐蕃的探子接上了頭，當即寫下本章，啟奏國王。吐蕃王早就有意結納西夏，一接到奏章，立即派遣小王子帶同大批高手武士、金銀珠寶、珍異玩物、名馬寶刀，星夜趕赴靈州。那名馬寶刀進呈西夏國王，珍異玩物送給公主，金銀財寶用以賄賂西夏國的后妃太監、大小臣工，高手武士則用以對付各地前來競做駙馬的敵手。在八月初十前後，吐蕃國的武士已將數百名聞風前來的少年貴族、江湖豪客都逐了回去。要知來者雖眾，卻人人存了自私之心，自是敵不過吐蕃國數百名高手的圍攻。

鳩摩智到了靈州後，覓地靜養，體內如火之炙的煎熬漸漸平伏，但心情略一動盪，四肢百骸便不由自主的顫抖不已。得到後來，即令是心定神閒，手指、眉毛、口角、肩頭仍是不住牽動，永無止息。鳩摩智以吐蕃國師之尊，不願讓旁人看到這醜態，離群索居，極少和人見面。這一日得到手下武士稟報，說慕容復來到了靈州，他手下人又打死打傷了好幾個吐蕃武士。鳩摩智接報，情知不妥，心想這慕容復英俊高雅，文武雙全，實非尋常武士可比，若不將他打發走了，小王子只怕給他比了下去。自忖手下諸武士無人是他之敵，非自己出馬不可，又想自己武功之高，慕容復曾親眼得見，多半不用真的動手，便能將他嚇退，這才尋到賓館之中。

他趕到時遲了一步，慕容復已擒住段譽離去。賓館四周早有七八名吐蕃武士埋伏監視，鳩摩智問明方向，追將下來。他到井旁林中時，慕容復已將段譽投入井中，正和王玉燕說話。待得玉燕投井，鳩摩智現身而出，萬不料慕容復心中對他雖是十分忌憚，卻是不甘讓步，一場爭鬥後，慕容復雖給他擒住了，鳩摩智卻也是內息如潮，在各處經脈穴道衝突盤旋，似是要突體而出，卻無一個宣洩的口子，當真是難過無比。

鳩摩智伸手亂抓胸口，體內勁力不住的膨脹，似乎腦袋、胸膛、肚皮都在向外脹大，不久便要將全身炸得粉碎。在旁人看來，他身形一如平時，絕無絲毫脹大，但他自己卻覺到身子已脹成了一個大皮球，內息還在源源湧出。鳩摩智驚惶之極，伸右手在左肩、左腿，右腿三處各戳一指，刺出三個深洞，要導引內息從三個洞孔中向體外洩出。但三個洞孔中血流如注，內息卻無法宣洩。他想起少林寺藏經閣中那個神僧的話來，知道他所言非虛，自己貪多務得，誤練少林派七十二絕技和易筋經，本末顛倒，大禍已然臨頭。他情狀狼狽，心下惶懼，但究竟多年修為，神智不亂，驀地裏腦海中靈光一閃：「他──他自己為甚麼不練齊？為甚麼只練數種，卻將七十二種絕技的秘訣都送了給我？我和他萍水相逢，就算言語投機，卻又如何有這般大的交情？」鳩摩智這時身遭危難，猛然間想起慕容博在天竺以「少林七十二絕技秘訣」相贈的用意來。他是個絕頂聰明之人，當日慕容博以那秘訣相贈之時，他原曾懷疑對方不懷好意，但展閱秘訣，每一種絕技都是精妙難言，以他見識之高，自是真假立判，再試一試，記載秘訣的紙頁之上並無任何毒藥，這才疑心盡去。

直到此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始明白慕容博用心之惡毒：「他在少林寺中隱伏數十年，暗中定然聽到寺僧談起過少林絕技不可盡練。他在天竺遇上了我，對我武功才略心存忌意，便將這些絕技秘訣送我，一來是要我試上一試，且看盡練之後有何禍患，二來是要我和少林寺結怨，挑撥吐蕃國和大宋相爭。他慕容氏便可混水摸魚，興復燕國。」

# 第一二八回 井底風波

鳩摩智適才擒住慕容復後，不免想到他父親相贈少林武學秘笈之德，是以明知他是個心腹大患，卻也不將他立時處死，只是投入枯井，讓他得留全屍。但此刻一明白慕容博贈書的用意，心想自己苦受這般煎熬，全是此人所種的惡果，不由得怒發如狂，俯身井口，向下呼呼呼連發三掌。三掌擊下，井中聲息全無，顯然此井極深，掌力無法及底。鳩摩智狂怒之下，凝運功力，猛力又擊出一拳，這一拳不打倒也罷了，一打之下，內息更是奔騰鼓盪，似乎要從全身十萬八千個毛孔中衝將出來，偏生是處處碰壁，衝突不出。正自又驚又怒，突然間胸口一動，衣襟中有一物掉下，直落入井中。鳩摩智伸手一抄，已自不及，忙運起「擒龍手」凌空一抓，若在平時，一定能將此物抓了回來，但這時內勁不受心力使喚，只是向外膨脹，卻使不到掌心之中，只聽得啪的一聲響，那物落入了井底。鳩摩智暗叫：「不好！」伸手到懷中一探，果然察覺落入井中的便是那本「易筋經」。他早知自己內息運錯，全是從「易筋經」而起，解鈴還需繫鈴人，要免除遭煎熬之苦，自非從「易筋經」中鑽研不可。這是關涉他生死要物，如何可以失落？他更不思索，縱身一躍，便向井底跳了下去。他生恐井底有甚尖石硬枝之類刺痛足掌，又恐慕容復自行解開穴道，伺伏偷襲，雙足未曾落地，便伸手向下拍出兩掌，減低落下之勢，左掌使一招「迴風落葉」護住周身要害。殊不知內息既生重大變化，招數雖精，力道使出來時卻散漫歪斜，全無準繩。這兩下掌擊，非但沒減低落下時的衝力，反而將他身子一推，砰的一聲，令他腦袋在井周內緣的磚頭上重重一撞。

以鳩摩智本來的功力，雖不說已練成銅筋鐵骨之身，但腦袋在磚頭上一撞，自身絕無損傷，磚頭必成碎粉，可是此刻百哀齊至，但覺眼前星星直冒，一陣天旋地轉，俯地跌在井底。這口井無水已久，落葉敗草，堆積甚厚，腐爛起來，都化成了軟泥，數十年下來，井底軟泥積了丈許。鳩摩智這一摔下，口鼻登時都埋在泥中，只覺身子慢慢向下沉落，要待掙扎著站起，手腳卻用不出半點力道。正驚惶間，忽聽得上面有人叫道：「國師，國師！」正是那四名吐蕃武士。

鳩摩智道：「我在這裏！」他一說話，爛泥立即湧入口中，那裏還發得出聲來，卻隱隱約約聽得井邊那四名吐蕃武士的說話之聲。一人說道：「國師不在這裏，卻不知那裏去了？」另一人道：「想是國師不耐煩久等，他老人家既然吩咐咱們用巨石壓住井口，那便遵從辦理好了。」又一人道：「正是！」鳩摩智大驚，心想數千斤的巨岩壓住了井口，別說此刻的武功喪失，便在昔日，也不易在下面掀開巨岩出來，只想呼叫：「我在這裏，快救我出來！」越是忙亂，爛泥入口越多，一個不留神，竟還吞了兩口，腐臭難當，那也不用說了，只聽得砰啪，轟隆之聲大作，那四名吐蕃武士將一塊塊的巨岩壓上井口。這些人對鳩摩智敬若天神，國師有命，實不亞於國王的諭旨，撿岩唯恐不巨，堆疊唯恐不實，片刻之間，將那井口牢牢封死，數百斤的大石，足足堆了十二三塊。

耳聽得那四名武士堆好了大石，呼嘯而去，鳩摩智心想此身勢必畢命於這口枯井之中，他武功佛學、智計才略，莫不雄長西域，冠冕當時，怎知竟會葬身於污泥之中。人孰無死？然如此死法，實在太不光采，想到悲傷之處，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他滿身泥濘，早已髒得不成模樣，但習慣成自然，還是伸手去拭抹眼淚，右手一抬，忽然在污泥旁摸到一物，順手抓來，正是那本「易筋經」。霎時之間，鳩摩智不禁啼笑皆非，這經書是找回了，可是此刻還有何用？

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你聽，那些吐蕃武士用大石壓住了井口，咱們卻如何出去？」聽說話聲音，正是王玉燕。鳩摩智聽到人聲，精神為之一振，心想：「原來她沒有死，卻不知是跟誰說話？既有旁人，合數人之力，或可推開巨岩，得脫困境。」但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只須我得能和你廝守，不能出去，又有何妨？你既在我身旁，臭泥井便是眾香國。天堂樂土，也及不上此地了。」鳩摩智一聽之下，微微一驚：「他居然也沒有死？此人受了我火燄刀之傷，和我仇恨極深。此則我內力不能運使，他若是乘機報復，那便如何是好？」原來說話之人便是段譽。他被慕容復摔入井中之時已是昏暈過去，手足不動，雖入污泥，反而不如鳩摩智那麼狼狽。待得王玉燕躍入井中時，偏生就有這麼巧，她腦袋所落之處，正好是段譽胸口的「膻中穴」，一撞之下，段譽立即醒了轉來。玉燕跌入他的懷中，非但絲毫沒有受傷，連污泥也沒有濺上多少。段譽陡覺懷中多了一人，疑惑間，忽聽得慕容復在井口說道：「表妹，你畢竟內心是深愛段公子，雖然生不能成為夫婦，死而同穴，總算是得遂你的心願。」這幾句話清清楚楚的傳到井底，段譽一聽之下，不由得癡了，喃喃說道：「甚麼？不，不！我──我──我段譽那有這等福氣？」突然間他懷中那人說道：「段公子，我是個糊塗人，你一直待我這麼好，我──我──」段譽驚得獃了，道：「你是王姑娘？」玉燕道：「正是！」段譽對她素來十分尊敬，心中不敢存絲毫褻瀆之念，一聽是她，驚喜之餘，急忙站起身來，要將她放開。可是井底的地方既窄，又滿是污泥，他身子站直，兩腳便直入泥中，覺得若將玉燕放在泥中，卻是大大不妥，只得將她身子抱著，連連道歉：「得罪，得罪！王姑娘，咱們身處泥中，只得從權了。」

玉燕嘆了口氣，心下感激。她兩度從生到死，又從死到生，對於慕容復的心腸，實已瞧得清清楚楚，縱欲自欺，亦復不能，再加段譽對自己一片真誠，兩相比較，更顯得一個情深義重，一個自私涼薄。她從井口躍到井底，雖只一瞬之間，內心卻是起了個大變化，當時是自傷身世，決意一死以報段譽，卻不料段譽和自己都沒有死，事出意外，當真是滿心歡喜。她原是嫻雅守禮的女子，但此刻倏經巨變，激動之下，忍不住向段譽吐露心事，說道：「段公子，我只道你已經故世了，想到你對我的種種好處，實在又是傷心，又是後悔，幸好老天爺有眼，你安好無恙。我在上面說的那句話，你想必聽見了？」她說到這一句話，不由得嬌羞無限，滿臉通紅，將臉藏在段譽的頸邊。突然之間，段譽全身飄飄盪盪地，如升雲霧，如入夢境，這些時候來朝思暮想的願望，驀地裏化為實事，他大喜之下，雙足一軟，一跤坐倒在污泥之中，背靠井欄，雙手仍是摟著玉燕的身軀。不料玉燕好幾根頭髮鑽進他的鼻孔，段譽「啊嚏，啊嚏！」連打了幾個噴嚏。玉燕道：「你──你怎麼啦？受傷了麼？」段譽道：「沒──沒有──啊嚏，啊嚏──我沒有受傷，啊嚏──也不是傷風，是開心得過了頭，王姑娘──啊嚏──我歡喜得險些暈了過去。」井中一片黑暗，相互間都瞧不見對方。玉燕微笑不語，滿心也是浸在歡樂之中。她自幼癡戀表兄，始終得不到回報，直到此別，方始領會到兩情相悅的滋味。

段譽結結巴巴的問道：「王姑娘，你剛才在上面說了句甚麼話？我可沒有聽見。」王玉燕微笑道：「我只道你是個至誠君子，卻原來也會使壞。你明明聽見了，又要我親口再說一遍。怪羞人的，我不說。」

段譽急道：「我──我確是沒有聽見，若教我聽見了，老天爺罰我──」他正想罰個重誓，嘴巴上突覺一陣溫暖，玉燕的手掌已按在他嘴上，只聽見玉燕說道：「不聽見就不聽見，又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卻值得罰甚麼誓？」段譽大喜，自從識得王玉燕以來，她從未對自己有這麼好過，說道：「那麼你在上面究竟說的是甚麼話？」玉燕道：「我說──」突覺一陣靦腆，微笑道：「以後慢慢再說，日子長著呢，又何必急在一時？」

「日子長著呢，又何必急在一時？」這句話鑽入段譽的耳中，真如仙樂，那意思顯然是說，玉燕此後將和他長此相守。段譽乍聞好音，兀自不信，問道：「你說，以後咱們能時時在一起麼？」玉燕伸臂摟著他的頸子，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段郎，只須你不嫌我，不惱我昔日對你冷漠無情，我願終身跟著你，再──再也不離開你。」段譽一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跳將出來，問道：「那你表哥怎麼樣？你一直──一直喜歡慕容公子的。」玉燕道：「他卻從來沒將我放在心上。我直至此刻方才知道，這世界上是誰真的愛我、憐我，是誰把我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還重。」段譽道：「你是說我？」玉燕垂淚說道：「對啦！我那表哥一生便是夢想終有一日要做大燕國皇帝，本來呢，這也難怪，他慕容氏世世代代，做的便是這個夢。他祖宗幾十代做下來的夢，傳到他身上，怎又能盼望他醒覺？我表哥原不是壞人，只不過為了想做大燕皇帝，甚麼事都擱在一旁了。」段譽聽她言語之中，大有為慕容復開脫分辯之意，心中又焦急起來，道：「王姑娘，倘若你表哥一旦悔悟，忽然又對你好了，那你──你──怎麼樣？」玉燕嘆了口氣道：「段郎，我雖是個愚蠢女子，卻絕不是喪德敗行之人。今日我和你許下三生之約，若再三心兩意，豈不是有虧名節？我如何對得起你對我這些時候來的深情厚意？」段譽心花怒放，抱著她身子一躍而起，「啊哈」一聲叫，啪的一響，重又落入污泥中，伸嘴過去，便要吻她櫻唇。玉燕宛轉相就，四唇正欲相接，突然間頭頂呼呼風響，甚麼東西落將下來。

兩人吃了一驚，忙向井攔邊一靠，砰的一聲響，一個人落入了井中。段譽問道：「是誰？」那人哼了一聲，道：「是我！」卻正是慕容復。原來段譽醒轉之後，便得玉燕柔聲相向，兩人全副精神，都貫注在對方身上，兩個人自己便是一個小天地，當時就算天崩地裂，也是置若罔聞，鳩摩智和慕容復在上面呼喝惡鬥，自然更是充耳不聞。驀地裏慕容復摔入了井中，二人都是吃了一驚，都道他是前來干預。

玉燕顫聲道：「表哥，你──你又來幹甚麼？我此生已屬於段公子，你若要殺他，不如連我也殺了。」段譽大喜，他不擔心慕容復加害自己，只怕玉燕見了她表哥之後，舊情復燃，又再回到表哥身畔，聽她這麼說，登時放心，又覺玉燕伸手出來，握住了自己雙手，更是信心百倍，說道：「慕容公子，你去做你的西夏駙馬，我非但不再勸阻，而且願意玉成其事。你的表妹，卻是我的了，你再也奪不去了。玉燕，你說是不是？」玉燕道：「不錯，段郎是生是死，我都跟隨著你。」

慕容復被鳩摩智點中了穴道，能聽能言，便是不能動彈，聽他二人這麼說，尋思：「他二人不知我大敗虧輸，已然受制於人，反而對我仍存忌憚之意，怕我出手加害。如此甚好，我且施個緩兵之計。」當下說道：「表妹，你嫁段公子後，咱們已成一家人，段公子已成了我的表妹婿，我如何再會相害？」段譽宅心忠厚，王玉燕不通世務，兩人一聽之下，都是大喜過望，一個道：「多謝慕容兄。」一個道：「多謝表哥！」

慕容復道：「段兄弟，咱們既成一家人，我要去做西夏的駙馬，你是不再從中作梗了？」段譽道：「這個自然。我但得與令表妹成為眷屬，更無第二個心願，便是做神仙，做菩薩，我也不願。」王玉燕的身子輕輕倚到他的身旁，心中喜樂無限。慕容復暗自運氣，要衝開被鳩摩智點中的穴道，一時無法衝開，卻又不願出言相求，心下暗自恚怒：「人道女子水性楊花，果然不錯。若在平日，表妹早就奔到我身邊，扶我起身，這時卻睬也不睬。」他空自怪責旁人，偏忘了自己待人涼薄，逼得她投井自盡。那井底圓徑不到一丈，二人相距其實甚近，玉燕只須跨出一步，便到了慕容復身畔，但她心存顧忌，既恐慕容復另有計謀，加害段譽，又怕段譽多心，是以這一步卻終是沒跨將出去。

慕容復心神一亂，穴道更是不易解開，好容易靜下心來，解開被封的穴道，剛剛手扶井欄站起身來，啪的一聲有物從身旁落下，正是鳩摩智那部「易筋經」。黑暗中也不知是甚麼東西，慕容復自然而然的向旁一讓，幸好這麼一讓，鳩摩智躍下時，才得不碰到他身上。鳩摩智在污泥中抄起了經書，突然間哈哈大笑。那井極深極窄，這笑聲在一個圓筒中迴旋盪漾，只振得段譽等耳鼓中嗡嗡作響，甚是難受。鳩摩智一笑之下，竟是無法止歇，內息鼓脹，神智昏亂，便在這污泥中拳打足踢。一拳一腳都打到井圈磚上，有時力大無窮，打得磚塊粉碎，有時卻又全無氣力。王玉燕十分害怕，緊緊靠在段譽身畔，低聲道：「他瘋了，他瘋了！」段譽道：「他當真瘋了！」

慕容復施展壁虎游牆功，貼著井圈向上爬起，鳩摩智只是大笑，又不住的喘息，拳腳卻是越打越快。玉燕鼓起勇氣，勸道：「大師，你坐下，好好歇一歇，須得定一定神才是。」鳩摩智笑道：「我──我定你個頭！」伸手便向她抓來。井圈之中，能有多少迴旋餘地？這一抓便抓到玉燕肩頭。玉燕一聲驚呼，急速避開。段譽斜身擋在她的身前，叫道：「你躲在我的後面。」便在這時鳩摩智雙手已扣住他的咽喉，用力收緊，段譽頓時呼吸急促，說不出話來。玉燕大驚，忙伸手去扳他手臂，但這時鳩摩智瘋狂之餘，內息雖不能運用自如，氣力卻是大得異乎尋常，玉燕的手扳將下去，宛如蜻蜓撼石柱，實不能動搖其分毫。玉燕驚惶之極，深恐鳩摩智將段譽扼死，叫道：「表哥，表哥，你快來幫手，這和尚──這和尚要扼死段公子啦！」

慕容復一時躊躇難決，心想：「這姓段的說要助我為西夏駙馬，也不知是真是假。此人在少室山上打得我面目無光，令慕容氏在江湖上聲威掃地，今日有難，我何必出手救他？何況這兇僧武功極強，我遠非其敵，且讓他二人鬥個兩敗俱傷。我此刻插手下去，殊為不智。」當下手指穿入磚縫，貼身井圈，並不下來相救。玉燕叫得聲嘶力竭，慕容復只作沒有聽見。玉燕握拳在鳩摩智頭上，背上亂打。鳩摩智又是氣喘，又是大笑，用力扼段譽的喉嚨。

且說巴天石、朱丹臣等次晨起身，不見了段譽，再到玉燕房門一叫，不聞應聲，見她房門虛掩，敲了幾下，便即推開，見房中亦是無人。巴朱二人暗暗叫苦，登時慌了手腳。朱丹臣道：「咱們這位小主人便和王爺一模一樣，到處留情，定然和王姑娘半夜裏偷偷溜掉，不知去向。」巴天石點頭道：「小王爺風流瀟灑，是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人物。他鍾情於王姑娘，那是人人有目皆睹之事，要他做西夏駙馬──唉，這位小王爺不大聽話，當年皇上和王爺要他練武，他說甚麼也不練，逼得急了，就一走了之。」朱丹臣道：「咱們只有分頭去追，苦苦相勸。」巴天石雙手一攤，唯有苦笑。

朱丹臣又道：「巴兄，想當年王爺命小弟出來追趕小王子，好容易找到了他，那知道──」他說到這裏，放低聲音道：「小王子迷上了這位木婉清姑娘，兩個人半夜裏偷偷溜將出去，總算小弟運氣不錯，早就守在前面道上，這才能夠交差。」巴天石一拍大腿，道：「唉，朱賢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曾有此經歷，怎地又來重蹈覆轍？咱哥兒倆該當輪班守夜，緊緊看住他才是啊。」朱丹臣嘆了口氣，道：「我只道他瞧在蕭大俠與虛竹先生義氣的份上，不會撇手便走，那知道──那知道──」下面這「重色輕友」四個字的評語，一來以下犯上，不敢出口，二來段譽和他交情甚好，卻也是不忍出口。兩人無法可施，只得去告知蕭峰和虛竹，各人分頭出去找尋，整整找了一天，卻是半點頭緒也無。當晚眾人聚在段譽的空房之中，紛紛議論。正發愁間，西夏國禮部一位主事來到賓館，會見巴天石，說道次日八月十五，晚間皇上在西華宮設宴，款待各地前來求親的佳客，請大理國段王子務必光臨。巴天石有苦難言，只得唯唯稱是。

那主事曾受過巴天石的賄賂，神態間十分親熱，告辭之時，巴天石送到門口，那主事附耳悄悄說道：「巴老兄，我透個消息給你。明日皇上賜宴，席上便要審察各位佳客的才貌舉止，宴會之後，說不定還有甚麼吟詩作對、射箭比武之類的玩藝兒，以便各位佳客一比高下。到底誰做駙馬，得配我們的公主娘娘，這是一個大關鍵，段王子可須小心在意了。」巴天石作揖稱謝，又從袖中取出一大錠黃金，塞在他的手裏。

巴天石回入賓館，將情由向眾人說了，又道：「鎮南王千叮萬囑，務必要小王子將公主娶了回去，咱兄弟倆有虧職守，實在是無面目去見王爺了。」竹劍突然抿嘴一笑，道：「巴老爺，小婢子說一句話成不成？」巴天石道：「姊姊請說。」竹劍笑道：「段公子的父王要他娶西夏公主，只不過是想結這頭親事，西夏大理成為婚姻之國，互相有個依靠，是不是？」巴大石道：「不錯。」菊劍道：「至於這位西夏公主是美如西施，還是醜勝無鹽，段王爺卻是不放在心上了，是麼？」朱丹臣道：「人家公主之尊，就算沒有沉魚落雁之容，中人之姿總是有的。」竹劍道：「咱姊妹們倒有一個主意，只要把公主娶到大理，是否能及時找到段公子，倒是無關大局。」蘭劍笑道：「他和王姑娘在江湖上玩厭了，過得一年半載，兩年三年，回到大理去，那時再和公主洞房花燭，也自不遲。」巴天石和朱丹臣又愁又喜，齊聲道：「四位姑娘有此妙計，願聞其詳。」梅劍道：「讓這位木姑娘穿了男裝，扮成一位俊俏書生，豈不比段公子美得多了？請她去赴明日之宴，席上便有千百位少年英雄，那一個有她這般英俊瀟灑？」蘭劍道：「木姑娘是段公子的親妹子，代哥哥去娶個嫂子，替國家立下大功，討得爹爹的歡心，豈不是一舉數得？」竹劍道：「木姑娘給挑上了駙馬，拜堂成親總還有若干時日，那時想來總可找到段公子了。」菊劍道：「就算那時段公子仍不現身，木姑娘代他拜堂，卻又如何？」說著伸手按住了嘴巴，四姊妹一齊吃吃笑了起來。四人一般的心思，一般的口音，四人說話，實和一人說話沒有分別。

巴朱二人面面相覷，均覺這計策過於大膽，若被西夏國瞧破，親家結不成，反而成了冤家，西夏皇帝要是一怒發兵，這禍可就闖得大了。梅劍猜中他們的心思，道：「其實段公子有蕭大俠這位義兄，本來無須拉攏西夏，只不過鎮南王有命，不得不從罷了。當真有甚麼萬一之變，蕭大夥是大遼南院大王，手握雄兵數十萬，只須一句話，便能阻止西夏向大理尋釁生事。」

巴天石心思十分機敏，他是大理國三公之一，執掌政事，自是行事穩健。蕭峰能作為大理國的強援，此節他自早在算中，只是自己不便親口提出。聽梅劍說了這番話後，蕭峰這麼一點頭，威力直如雄兵百萬，尋思：「這四個小姑娘的計謀，面上瞧來直如兒戲，但除此之外，確實更無良策，只不知木姑娘是否肯冒險？」便道：「四位姑娘此議確是妙計，但行事之際，實在太過兇險，萬一露出破綻，木姑娘有被擒之虧。何況天下才俊雲集，木姑娘人品自是一等一的了，若是較量武功，要技壓群雄，卻是難有把握。」

眾人眼光都望向木婉清，要瞧她作何主張。木婉清道：「巴先生，你也不用激我，我這個哥哥，我這個哥哥──」說了兩句「我這個哥哥」，突然間眼淚奪眶而出。她心情甚是矛盾，想到段譽和王玉燕私下離去，情景便如當年和自己深夜中攜手同行一般，倘若他不是自己兄長，料想他亦不會變心，如今他和旁人卿卿我我，過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自己卻在這裏冷冷清清，大理國的臣子反而要自己為他出力。她為人極是任性，想到悲憤之處，倏地一伸手，掀翻了面前的桌子，登時茶壺、茶杯乓乓乒乒的打得一地，跟著一躍而起出了房門。眾人相顧愕然，都是十分掃興。巴天石歉然道：「這是我的不是了，倘若善言以求，木姑娘最多不過不答應，可是我出言相激，惹得他生氣。」次日日間，眾人仍是分頭去尋訪段譽，但見街市之上，服飾錦繡的少年子弟穿插來去，想來大半是要去赴皇宮中秋之宴的，偶而也見到有人相罵毆鬥，看來吐蕃國的眾武士還在竭力減少和本國小王子競爭的敵手。到得傍晚，眾人回到賓館之中，蕭峰道：「三弟既已離去，咱們大家都走了罷，不管是誰做了駙馬，都不和咱們相干。」巴天石道：「蕭大俠說的是，免得見到旁人做了駙馬，反而心中有氣。」鍾靈忽道：「朱先生，你娶了妻子沒有？段公子不願做駙馬，你為甚麼不去做？你娶了西夏公主，不也有助於大理麼？」朱丹臣笑道：「鍾姑娘取笑了，晚生早已有妻有妾，有兒有女。」鍾靈伸了伸舌頭。朱丹臣又道：「可惜姑娘的相貌太嬌，臉上又有酒渦，不像男子，否則由你出馬，替你哥哥去娶──」鍾靈道：「甚麼？替我哥哥？」朱丹臣知道失言，心想：「你是鎮南王的私生女兒，此事未曾公開，不便亂說。」

忽聽得門外一人道：「巴先生、朱先生，咱們這就去了罷？」門簾一掀，進來一個英氣勃勃的俊雅少年，正是穿了書生衣巾的木婉清。眾人又驚又喜，都道：「怎麼？木姑娘肯去了？」木婉清道：「在下姓段名譽，乃大理國鎮南王世子，諸位言辭之間，可得檢點一二。」聲音清朗，雖然雌音難免，但少年人語音尖銳，亦是不足為奇。眾人見她學得甚像，都是哈哈大笑。

原來木婉清發了一陣脾氣，回到自己房中哭了一場，次日想了半天，覺得得罪了這許多人很是過意不去，再覺冒充段譽去娶西夏公主，此事倒是好玩得緊，內心中隱隱又覺得：「你想和王姑娘雙宿雙飛，過快活日子，我偏偏給你娶一個公主娘娘來，整日價打打鬧鬧，教你多些煩惱。」又憶及初進大理城時，段譽父母相見時尷尬異常，心想段譽若有一個明媒正娶的公主娘娘作正室，王玉燕便做不成他的夫人，自己不能嫁給段譽，可也不能讓另外一個美貌姑娘快快活活的做他妻子。她越想越是得意，當即便挺身而出，願去冒充段譽。

巴天石等精神一振，忙即籌備諸事。木婉清道：「蕭大哥、虛竹二哥你們兩位最好肯和我同去赴宴，那我便甚麼都不怕了。否則真要動起手來，我怎打得過人家？皇宮之中，亂發毒箭殺人，總也不成體統。」

蘭劍笑道：「對啦，段公子若是毒箭四射，西夏皇宮中屍積遍地，公主娘娘只怕也不肯嫁給你了。」蕭峰笑道：「我和二弟已受段伯父之托，自當盡力。」當下眾人更衣打扮，齊去皇宮赴宴，蕭峰和虛竹都扮作了大理國鎮南王府的隨從。鍾靈和靈鷲四姝本想都穿了男裝，齊去瞧瞧熱鬧，但巴天石說道：「木姑娘一人喬裝改扮，已怕人瞧出破綻，再加上五位扮成男子的姑娘，只怕定要露出機關。」鍾靈等只得罷了。

一行人將出賓館門口，巴天石忽道：「啊喲，險些誤了大事！那慕容復也要去爭為駙馬，他是認得段公子的，這便如何是好？」蕭峰微微一笑道：「巴兄不必多慮，慕容公子和段三弟一模一樣，也已不別而行。適才我去探過，鄧百川、包不同他們正是急得猶如熱鍋上螞蟻相似。」眾人大喜，都道：「這倒巧了。」朱丹臣讚道：「蕭大俠思慮周全，居然去探查慕容公子的下落。」蕭峰微笑道：「我倒不是思慮周全，我想慕容公子武藝高強，倒是木姑娘的勁敵，嘿嘿，嘿嘿！」巴天石笑道：「原來蕭大俠是想去勸他今晚不必赴宴了。」鍾靈睜大了眼睛，道：「他千里迢迢的趕來，為的是要做駙馬，如何肯聽你之勸？蕭大俠，你和這個慕容公子交情很好麼？」木婉清笑道：「蕭大俠和這人交情也不怎麼樣，只不過蕭大俠拳腳上的口才很好很好，他是非聽勸不可。」鍾靈這才明白，笑道：「出到拳腳去好言相勸，人家自須聽從了。」

當下木婉清、蕭峰、虛竹、巴天石、朱丹臣五人來到皇宮門外。巴天石遞入手本，西夏國禮部尚書親自迎進宮去，來到中和殿上，只見赴宴的諸少年已到了一百餘人，散坐各席。殿上居中一席桌椅均鋪繡金龍的黃緞，當是西夏皇帝的御座，東西兩席都鋪紫緞。只見東邊席上高坐一個濃眉大眼的少年，身材魁梧，披著一襲大紅袍子，袍上繡一頭張牙舞爪的老虎，形貌甚是威武，身後站著八名武士。巴天石等一見，便知是吐蕃國的宗贊王子。

禮部尚書將木婉清讓到西首席上，不與旁人共座。顯然這次前來求親的諸少年中，以吐蕃國王子和大理國王子身份最尊，西夏皇帝也敬以殊禮。其餘的貴族大官，便與一般民間俊彥散座同席。眾人絡繹進來，紛紛就座。各席坐滿後，兩名值殿將軍喝道：「嘉賓齊至，閉門。」鼓樂聲中，兩扇厚厚的殿門由四名執戟衛士緩緩推上。殿門一關上，偏廊中兵甲鏗鏘，走出一群手執長戟的金甲衛士，戟頭在燭火下閃耀生光。跟著鼓樂又響，兩隊內侍從內堂出來，手中都捧著一隻白玉香爐，爐中青煙裊裊。眾人都知是皇帝要出來了，凝氣屏息，不作一聲。

最後四名內侍身穿錦袍，手中空無一物，分往御座兩旁一立。蕭峰見這四人太陽穴高高鼓起，心知是皇帝貼身侍衛，武功甚高。一名內侍朗聲唱道：「萬歲到，迎駕！」眾人便都跪了下去。但聽得履聲橐橐，一人自內而出，在御椅上坐下。那內侍又唱道：「平身！」眾人站起身來。那內侍道：「萬歲賜座！」蕭峰向那皇帝瞧去，只見他身形並不甚高，臉上頗有英悍之氣，倒似是個草莽中的英雄人物。

那禮部尚書站在御座之旁，展開一個卷軸，朗聲的誦道：「法天應道，廣聖神武西夏皇帝敕曰：諸君應召遠來，朕甚嘉許，其賜旨酒，欽哉！」眾人離座謝恩。那皇帝舉起杯來，往唇間作個模樣，便即離座，轉進內堂去了。一眾內侍跟隨在後，霎時之間走得乾乾淨淨。眾人相顧愕然，沒料想這位皇帝一句話不說，一口酒不飲，便算陪過了眾人。各人尋思：「我們相貌如何，他顯然一個也沒有看清，這女婿卻又如何挑法？」

# 第一二九回 青鳳閣中

那禮部尚書道：「諸君便請隨意飲酒用菜。」御廚將菜肴一碗碗的捧將上來。西夏是西北苦寒之地，日常所食以牛羊為主，雖是皇宮御宴，亦是大塊大塊的牛肉、羊肉。木婉清見蕭峰等侍立在旁，心下過意不去，低聲道：「蕭大哥、虛竹二哥，你們一起坐下吃喝罷。」蕭峰和虛竹都笑著搖了搖頭。木婉清知道蕭峰好酒，心生一計，將手一擺，道：「斟酒！」蕭峰依言斟了一碗。木婉清道：「你且試飲！」蕭峰心花怒放，兩口便將大碗喝完了。木婉清道：「再飲！」蕭峰又喝了一碗。

東首席上那吐蕃王子喝了幾口酒，抓起碗中一大塊牛肉便吃，咬了幾口，剩下一根大骨頭，隨手一擲，似有意，似無意，竟是向木婉清飛來，勢挾勁風，這一擲之力著實了得，朱丹臣抽出折扇，向牛骨一煽，那骨頭飛將回去。射向宗贊王子。一名吐蕃武士伸手抓去，罵了一聲，提起席上一隻大碗，便向朱丹臣擲來，巴天石迎面一掌，掌風到處，那隻碗在半路上碎成數十片，碎瓷紛紛向一眾吐蕃人射去。另一名吐蕃武士急速解下外袍，一捲一裹，將數十片碎瓷都裹在長袍之中，手法十分利落。

眾人來到皇宮赴宴之時，便想到會無會好、宴無好宴，只怕宴會之中將有爭鬥，卻不料說打便打，動手如此之快。眾人一陣喧嘩，但聽得碗碟乒乒乓乓，響成一片。突然間鐘聲噹噹響起，內堂中走出兩排人來，高高矮矮，形貌各不相同，有的勁裝結束，有的寬袍緩帶，手中大都拿著奇形怪狀的兵刃。一名身穿錦袍的西夏貴官朗聲喝道：「皇宮內院，諸君不得無禮。這裏是敝國一品堂中的好手，諸君有興，大可一一比試，亂打群毆，卻是萬萬不許。」蕭峰等均知西夏國的一品堂，乃是招攬天下英雄好漢之所，搜羅的人才著實不少，當下巴天石等便即停下。吐蕃國眾武士擲來的碗碟等物，巴天石等接過放下，不再回擲。那錦袍客向吐蕃王子森然道：「請殿下諭令罷手，免干未便。」宗贊王子見一品堂的群雄少說也有一百餘人，若是翻面動手，自己一方勢必寡不敵眾，當即左手一揮，止住了眾人。西夏的禮部尚書向那錦袍官拱手道：「赫連征東，不知公主娘娘有何吩咐？」原來這位錦袍貴官便是一品堂的總管赫連鐵樹，官封征東大將軍，年前曾率領一品堂眾武士前赴中原，卻被慕容復假扮李延宗，以「紅花香霧」迷倒眾人。赫連鐵樹倒了一個大楣，鎩羽而歸。他曾見過阿朱所扮的假喬峰、段譽所扮的假慕容復，此刻的真蕭峰和假段譽他卻沒有見過。段延慶、南海鱷神等曾投入過一品堂中，他們是另有打算，不會受西夏朝廷的羈縻，此刻正受命守在公主所居的青鳳閣外。

赫連鐵樹朗聲說道：「公主娘娘有諭，請諸位嘉賓用過酒飯，齊赴青鳳閣外書房用茶。」眾人一聽，都是「哦」的一聲。文儀公主居於青鳳閣，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她請大夥兒過去喝茶，那是要親自挑選的意思了。眾少年一聽之下，不由得甚是興奮，均想：「就算公主挑不中我，我總也親眼見到了她。西夏人都說他們的公主千嬌百媚，天下無雙，總須見上一見，也不枉了遠道跋涉一場。」吐蕃王子第一個沉不住氣，站起身來說道：「甚麼時候不好喝酒吃肉？這時候不吃啦，咱們瞧瞧公主去！」隨從的八名武士齊聲應道：「是！」吐蕃王子向赫連鐵樹道：「你帶路罷！」赫連鐵樹道：「好，殿下請！」轉身向木婉清拱手道：「段殿下請！」木婉清粗聲粗氣道：「將軍請。」一行人由赫連鐵樹引路，穿過一座大花園，轉了幾處迴廊，經過一排假山時，木婉清忽覺身旁多了一人，斜眼一看，不由得「啊」的一聲，嚇了一跳，原來那人錦袍玉帶，竟然便是段譽。

段譽低聲笑道：「段殿下，你受驚啦！」木婉清道：「你都知道了？」段譽笑道：「沒有都知道，但瞧這陣仗，也猜到了一二。段殿下，可真難為你啦。」木婉清向左右一瞧，且看是否有西夏官員在側，卻見段譽身後有兩個青年公子，一個三十歲左右，雙眉斜飛，頗有高傲冷峭之態，另一個卻是容貌絕美。木婉清略加注視，便認出這美少年乃王玉燕所扮，她心下突然恚怒，道：「你倒好，不聲不響的和王姑娘走了，卻叫我來跟你背這根木梢。」段譽道：「妹妹休發脾氣，這件事說來話長。我給人投在井裏，險些兒活活餓死在地底。」木婉清聽他曾經遇險，關懷之情登時蓋過了氣惱，忙問：「你沒受傷麼？我瞧你臉色不太好。」原來段譽在井底被鳩摩智扼咽喉，呼吸難通，漸欲暈去。慕容復貼身於井壁高處，頗有幸災樂禍之意，只盼鳩摩智就此將段譽扼死了。王玉燕拼命擊打鳩摩智，終難令他放手，情急之下，突然張口往鳩摩智右臂上一口咬去。鳩摩智猛覺右臂「曲池穴」上一痛，體內奔騰鼓盪的內力驀然間一瀉千里，自手掌心送入段譽的頭頸。本來他內息膨脹，全身欲炸，忽然間有了一個宣洩之所，登感舒暢，扼住段譽咽喉的手指漸漸鬆了。須知鳩摩智內力深厚，實是武林中難逢的奇才，只因他練功時根基紮得極穩，勁力凝聚，難以撼動，是以雖與段譽軀體相觸，段譽的「朱蛤神功」無法吸動他的內力。直到王玉燕在他「曲池穴」上咬了一口，他一驚之下，息關大開，內力才一瀉而出。去路既通，那便不可抑止，全身內力，源源不絕的送入段譽體內。

鳩摩智本來神智迷糊，內力洩出小半後，登時清醒，立即便大吃一驚：「啊喲，大事不好，我內力給他這般源源吸去，不出半個時辰，內力盡失，成了廢人，那便如何是好？」當即運勁竭力抗拒，可是此刻已經遲了，比消彼長，他的小半內力進入段譽體內後，雙方強弱懸殊，已無法與之對抗，雖是極力掙扎，終是無法阻止內力外流。

王玉燕見自己一口咬下，鳩摩智便不再力扼段譽的喉嚨，心下大慰，但見鳩摩智一手仍是放在段譽的頸邊，當即伸手去扳他手臂，要板掉他的手掌。殊不知鳩摩智的手掌便如鐵釘釘在段譽頸上一般，任她如何出力拉扯，他手掌總是不肯離開。玉燕雖是熟知天下名家名派的武功，卻猜不出鳩摩智這一招是甚麼功夫，但想終究不是好事，邪術妖法，定然與段譽有害。鳩摩智卻也是說不出的苦，一心盼望玉燕能拉開自己的手掌。那知道玉燕猛然間打個寒噤，登覺體內的內力不住外洩，無法阻住。原來段譽此刻已然昏了過去，這「朱蛤神功」不分敵我，不僅鳩摩智，連王玉燕的內力也都吸了過去。過不多時，玉燕與鳩摩智齊齊暈去。

慕容復隔了半晌，聽下面三個人皆無聲息，叫了幾聲，都無回答，心想：「莫非這三人已然同歸於盡。」心中先是一喜，但想到玉燕和自己的情份，不禁又有些傷感，跟著又想：「啊喲，咱們被巨岩封死在井內，若是他三人不死，四個人合力，或能脫困而出，現下只剩我一人，那就難得很了，唉，你們要死，何不等大家到外邊再拼個你死我活？」正待躍下去細加察看，忽聽得上面有說話之聲。話音嘈雜，似乎是西夏的鄉農，原來四人在井底擾攘了半夜，天色已明，城郊鄉農挑了菜蔬，到靈州城中去賣，經過井邊。

慕容復尋思：「我若是叫喚呼援，眾鄉農未必搬得勁這些每塊重達千斤的巨岩，撥了幾下搬不動，不免揚長而去，現當動之以利。」於是大聲說道：「這些是我的，你們不得眼紅。要分三千兩給你，倒也不妨。」

跟著慕容復又逼尖嗓子說道：「這裏許多多金銀財寶，自然是見者有份，每個人都要分一份的。」他裝作嘶啞之聲說道：「別讓旁人聽見了，當真是見者有份，黃金珠寶雖多，終究是分得薄了。」這一番對答，他都是以內力遠遠傳送出去，眾鄉農聽得清清楚楚，各人又驚又喜，一窩蜂的過去搬抬巨岩。岩石雖重，但眾人合力之下，終於一塊塊的搬了開來。慕容復不等岩石全都搬開，一見露出的縫隙已足通過身子，當即緣井壁而上，颼的一聲，竄了出去，眾鄉農吃了一驚，眼見他一瞬即逝，隨即不知去向。眾人疑神疑鬼，心下雖是害怕，但終於為錢財所誘，辛辛苦苦的將十多塊大石都掀在一旁，用繩索將一個最大膽的漢子縋入井中。

這入一到井底，伸手出去，立即碰到鳩摩智。他心中本在驚惶，一摸之下，只當是具死屍，登時嚇得魂不附體，忙扯動繩子，旁人將他提了上來。各人仍不死心，商量一番，點燃一根松柴，又到井底察看。但見三具「死屍」滾在污泥之中，一動不動，想已死去多時，卻那裏有甚麼金銀珠寶？眾鄉農心想人命關天，若是驚動官府，說不定大老爺要誣陷各人謀財害命，當下膽戰心驚一哄而散。不久便有種種傳說，愚夫愚婦，附會多端，說道每逢月明之夜，井邊便有三個滿身污泥的鬼魂作祟，見者頭痛發燒，身染重病，須得時加祭祝云云。直到午牌時分，井底三人才先後醒轉。第一個醒的是王玉燕，她功力本淺，內力雖然全失，但原來並沒多少，受損也就無幾。她醒轉後第一個記掛的便是段譽，其時雖是光天白日，深井之中，仍是視不見物，她伸手一摸，碰到了段譽，叫道：「段郎，段郎，你──你──你怎麼了？」不聽得段譽的應聲，玉燕只道他已被鳩摩智扼死，不禁撫「屍」痛哭，將他緊緊的抱在胸前，哭道：「段郎，段郎，你對我這麼情深義重，我卻從沒有一天好顏好色對你，只盼日後絲蘿得托喬木，好好的補報於你，那知道──那知道──那知道你命喪惡僧之手──」

忽聽得鳩摩智道：「姑娘說對了一半，老衲雖是惡僧，段公子並非命喪我手。」王玉燕驚道：「難道是──是我表哥下的毒手。他──他為甚麼這般狠心？」便在這時段譽內息順暢，醒了過來，聽得玉燕的嬌聲在耳邊，心中一喜，又覺得自己的身子被她抱著，當下一動也不敢動，唯恐被她察覺，便給她推了開去。卻聽得鳩摩智道：「你的段郎非但沒有命喪惡僧之手，恰恰相反，惡僧險些兒命喪段郎之手。」王玉燕垂淚道：「在這當口，你還有心思說笑，你不知我心痛如絞，你還不如將我也扼死了，好讓我追隨段郎於黃泉之下。」段譽聽她親口說出這麼情致殷殷的話來，當真是心花怒放，喜不自勝。鳩摩智內力雖失，心思仍是十分縝密，識見當然亦是卓超不凡如舊，但聽得段譽細細的呼吸之聲，顯是在竭力抑制，已猜知他的用意，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段公子，我錯學少林七十二絕技，走火入魔，兇險萬狀，若不是你吸去我的內力，老衲已然瘋狂而死。此刻武功雖失，性命尚在，須得拜謝你的救命之思才是。」段譽是個謙謙君子，忽聽得他說要拜謝自己，忍不住道：「大師何必過謙？在下何德何能，敢說相救大師性命？」玉燕突然見段譽開口說話，大喜之下，又即一怔，當即明白他故意不動，好讓自己抱著他身子，不禁又羞又喜，用力將他一推，啐了口道：「你這人！」段譽被她識破機關，也是滿臉通紅，忙站起身來，靠住對面井壁。鳩摩智道：「老衲雖在佛門，爭強好勝之心卻比常人猶盛，今日之果，實已種因於三十年前。唉，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段譽心下正自惶恐，不知玉燕是否生氣，聽了鳩摩智這幾句心灰意懶的說話，同情之心登生，問道：「大師何出此言，大師適才身子不愉，此刻已大好了麼？」鳩摩智半晌不語，又暗一運氣，確知是數十年的艱辛修為，已是廢於一旦。他原是個大智大慧之人，佛學修為亦是十分睿深，只因練了氣功，好勝之心日盛，向佛之心日淡，至有今日之事。他坐在污泥之中，猛地省起：「佛家戒貪戒嗔，戒癡成妄，我卻一齊犯了，今日武功盡失，焉知不是佛祖點化，叫我改邪歸正？」他從頭想起，回顧數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滿頭汗水涔涔而下，又是慚愧，又是傷心。段譽聽他不答，問王玉燕道：「慕容公子呢？」玉燕「啊」的一聲，道：「表哥呢？啊喲，我倒忘了。」段譽聽到她「我倒忘了」這四字，當真是如聞綸音，比甚麼都喜歡，本來玉燕全心全意，都是放在慕容復身上，此刻雖然隔了半天，還是沒想到他，可見她對自己的心意實是出於至誠，在她心中，自己與慕容復易位了。正歡喜間，只聽鳩摩智道：「公子宅心仁厚，後福無窮。老衲今日告辭，此後萬里相隔，只怕再難得見。這一本經書，公子他日有便，費神請代老衲還了給少林寺，恭祝兩位舉案齊眉，百年諧好。」說著將那本易筋經交給段譽。段譽道：「大師要回到吐蕃國去了麼？」鳩摩智道：「隨意所之，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段譽道：「貴國王子向西夏公主求婚，大師不等此事有分曉再去？」鳩摩智微笑道：「世外閒人，豈再為這種俗事縈懷？老衲今後行止無定，隨遇而安。」說著拉住眾鄉農留下的繩索，試了一試，知道上端是縛在一塊巨岩之上，便慢慢攀援著爬了上去。這一來大徹大悟，後來竟然真正成了吐蕃的一代高僧。

段譽和玉燕面面相對，呼吸可聞，雖是身處污泥，心中卻是充滿了喜樂之情，誰也沒想到要爬出井去。兩人同時慢慢的伸手出來，四手相握，心意相通。過了良久，玉燕才道：「段郎，只怕你咽喉處被他扼傷了，咱們上去瞧瞧。」段譽道：「我一點也不痛，卻也不忙上去。」玉燕柔聲道：「你不喜歡上去，我便在這裏陪著你。」果然是千依百順，更無半分違拗。段譽過意不去，笑道：「把你浸在污泥之中，豈不是浸壞了？」左手摟著她的細腰，右手一拉繩索，竟然是力大無窮，微一用力，兩人便上升數尺。段譽大奇，不知自己已吸了鳩摩智的畢生功力，還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又在井底睡了一覺，居然氣力大增。

兩人出得井來，陽光下見對方滿身污泥，骯髒無比，料想自己面貌也必如此，忍不住相對大笑，當下找到一處小澗，和衣跳下去沖洗良久，才將頭髮、口鼻、衣服、鞋襪等處的污泥沖冼乾淨。玉燕內力已失，幸好八月中秋天時未曾寒冷，倒也抵禦得住溪水。兩個人濕淋淋的從溪中出來，想起前晚段譽跌入池塘之夕，情境相類，心情卻已大異，當真是恍如隔世。玉燕道：「咱們這麼一副樣子，若是被人撞見，真是羞也羞死了。」段譽道：「不如便在這裏曬乾，待天黑了再回去。」玉燕點頭稱是，倚在山石邊上。段譽仔細端相，但見佳人似玉，秀髮滴水，不由得心中大樂，卻將玉燕瞧得嬌羞無限，把臉蛋側了個去。兩人絮絮煩煩，盡撿些沒緊要的事來說，不知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太陽便從山邊落了下去。又過了一會，一輪圓圓的明月移到松樹之巔。段譽心中喜樂，驀地裏想到慕容復，道：「燕妹，我今日心願得償，神仙也不如，卻不知你表哥今日去向西夏公主求婚成也不成。」玉燕本來一想到比事便即傷心欲絕，這時心情已變，對慕容復暗有歉疚之意，反而亟盼他能娶得西夏公主，道：「是啊，咱們快瞧瞧去。」兩人匆匆回迎賓館，將到門外，忽聽得黑影中有人說道：「你們也來了？」正是慕容復的聲音。段譽和王玉燕齊聲喜道：「是啊，原來你在這裏。」慕容復哼了一聲道：「剛才跟吐蕃國眾武士狠狠打了一架，殺了十來個人，耽擱了我不少時候。姓段的，你怎麼自己不去中和殿赴宴，卻教個姑娘冒充了你去？我──我可不容你使此狡計，非去拆穿不可。」段譽奇道：「甚麼姑娘冒充我去？我可壓根兒不知。」玉燕也道：「表哥，咱們剛從井中出來──」她說了這幾句話，隨即想起此言有些不盡不實，自己與段譽在山澗邊纏綿了半天，不能說剛從井中出來，不由得臉上紅了。

好在黑夜之中，慕容復沒留神到她臉色忸怩，他急於要趕向皇宮，也不去注意她身上污泥盡去，絕非初從井底出來的模樣。只聽玉燕又道：「他──他說答應過要助你一臂主力，教你娶西夏公主為妻。我──我有一位公主娘娘做表嫂，那也是歡喜得緊。」慕容復精神一振。道：「此話當真？」他從井中出來後，遇上吐蕃武士，一場打鬥，雖是得勝，卻也打得筋疲力盡，趕回賓館時恰好見到木婉清、蕭峰、巴天石等一干人出來。他躲在牆邊，審察動靜，正要去找鄧百川、公冶乾等計議，段譽和王玉燕也回來了。慕容復心思：「這書獃子顯然是一心一意想娶我的表妹，他與蕭峰、虛竹乃結義兄弟，倘若他肯相助，於我倒確是大有好處。」只聽段譽道：「你是燕妹表哥，也就是我的表哥了。表哥之事，兄弟豈有袖手旁觀之理？」

慕容復喜道：「事不宜遲，咱們須得趕赴皇宮。」當下匆匆將木婉清喬裝男子之事說了。段譽猜到了一大半，心想定是自己失蹤，巴天石和朱丹臣為了向父親交代，一力慫恿木婉清喬裝改扮，代兄求親。當下三人齊赴慕容復的寓所。鄧百川等見到公子歸來，都是喜出望外。其時為時迫促，各人手忙腳亂的換了衣衫。段譽和玉燕不願分開，慕容復無奈，只得要玉燕也改穿男裝，相偕入宮。

當下三人帶同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風波惡等趕到皇宮時，宮門已閉。慕容復豈就此罷休，悄悄走到宮牆外的僻靜之處，逾牆而入。風波惡躍上牆頭，伸手來拉段譽。段譽左手摟住玉燕用力一躍，右手去握風波惡的手。不料一躍之下，兩個人輕輕巧巧的從風波惡頭上飛越而過，還高出了三四尺，跟著輕輕落下，如葉之墜，恍然無聲。牆內慕容復，牆頭風波惡，牆外鄧百川、公冶乾，都不約而同的低聲喝采：「好輕功！」只有包不同道：「我看也稀鬆平常。」

七個人潛入御花園中，要尋覓御宮的所在，設法混進廳去，豈知這場御宴片刻間便即散席，前來求婚的眾少年卻受文儀公主之邀，齊到青鳳閣飲茶。段譽、慕容復、王玉燕等在花園中遇到了木婉清。蕭峰、巴天石等見段譽無恙歸來，都是驚喜交集。眾人悄悄商議，均說求婚者人眾，西夏國的官員們未必弄得清楚，大夥兒混在一道，到了青鳳閣再說，段譽既然親身趕到，那便不怕揭露機關了。一行數人穿過御花園，遠遠望見花木叢中一座樓閣，閣邊挑出兩盞宮燈，甚是雅致，赫連鐵樹引導眾人來到閣前，朗聲說道：「四方佳客前來謁見公主。」閣門開處，出來四名宮女，手中都提著一盞輕紗燈籠，其後是一名身披紫衫的女官說道：「眾位遠來辛苦，公主請諸位進青鳳閣奉茶。」宗贊王子道：「很好，很好，我正是口渴得緊了。為了要見公主，多走幾步路打甚麼緊？又有甚麼辛苦不辛苦的，哈哈，哈哈！」大笑聲中昂然而入，便從那女官身旁大踏步走進閣去。其餘眾人都是爭先恐後的擁進，都想搶個佳座，越近公主越好。

眾人一擁而進青鳳閣，只見好大一座廳堂，堂上地下鋪著厚厚的羊毛地毯，地毯上織了五彩花朵，鮮艷奪目。一張張小茶几排列成行，几上放著青花蓋碗，每隻蓋碗旁是一隻青花碟子，碟中裝了奶酪、乾糕等四色點心。堂上斜斜的設著一張錦塾圓凳，眾人均想這定是公主的坐位。你推我擁的，都靠近那圓凳而坐。只段譽和玉燕手拉著手，坐在廳堂角落的一張小茶几旁，低聲細語，也不知說些甚麼。

各人坐定後，那女官舉起一根小小銅錘，在一塊白玉雲板上叮叮叮的敲擊三下，廳堂中登時肅靜無聲，連段譽和玉燕也都停止了說話，靜候公主出來。過得片刻，只聽得環佩叮咚，內堂走出八個綠衫宮女，分往兩旁一站，又過片刻，一個身穿淡綠衣衫的少女腳步輕盈的走了出來。眾人登時眼睛為之一亮，只見這少女身形苗條，舉止嫻雅，面貌更是十分秀美。眾人心中都暗暗喝一聲采：「人稱文儀公主麗色無雙，果然是名不虛傳。」宗贊王子和慕容復等均想：「得妻如此，實慰平生。」慕容復更想：「我初時尚擔心文儀公主容貌不美，此刻看來，雖然似乎遠遠不及表妹，卻也是千中挑、萬中選的美女，先前的擔心，大是多餘。」只見那少女緩步走到錦凳之前，微微躬身，向眾人為禮。眾人當她進來之時早已站起，見她躬身行禮，有人更嘖嘖連聲的讚了起來。那少女眼觀鼻、鼻觀心，目光始終不與眾人相接，顯然是位高貴守禮的閨女。眾人大氣也不敢透一口，生怕驚動了公主。過了好半晌，那少女臉上一紅，輕聲細氣的說道：「公主殿下諭示，諸位佳客遠來，青鳳閣愧無好茶待客，甚是簡慢，請諸位隨意用些。」眾人一聽，都是一凜，面面相覷，忍不住暗叫：「慚愧，原來她不是公主，看來只不過是貼身侍候公主的一個宮女。」但隨即又想，宮女已是這般人才，公主當然可想而知。宗贊王子道：「原來你不是公主，那麼快些請公主出來罷，我好酒好肉也不吃，那愛吃甚麼好茶細點？」那宮女道：「待諸位用過茶後，公主殿下另有諭示。」宗贊笑道：「很好很好，公主殿下既然有命，還是遵從的好。」舉起蓋碗，揭開了蓋，瓷碗一側，將一碗清茶連茶漿都倒在口裏，骨嘟嘟一口吞下，不住的咀嚼茶葉。原來當時吐蕃國人喝茶，往往以茶葉和以奶酪及鹽、茶汁茶葉，一古腦兒要吃下肚去。這是吐蕃風俗，倒也不是宗贊王子粗俗無禮。

他還沒吞完茶葉，抓起四色點心，一一塞在口中，含含糊糊的道：「好啦，我遵命吃完，可以請公主出來啦！」那宮女悄聲道：「是。」卻並不移動腳步。宗贊知她是要等旁人都吃完後才去通報，好不耐煩，不住口的催促：「快吃，快吃，是好茶葉麼，又有甚麼了不起？」好容易大多數人都喝過了茶，吃過了點心，宗贊王子道：「這行了麼？」那宮女臉上微微一紅，神色似甚靦腆，說道：「公主殿下請眾位佳客，到內書房賞書畫。」宗贊「嘿」的一聲，道：「書畫有甚麼好看？」但還是站起身來。慕容復心下暗喜：「這就好了，公主叫咱們到書房去，觀賞書畫為名，考驗文才是真，像宗贊王子這種粗野陋夫，懂得甚麼詩詞歌賦、書法圖畫？只怕三言兩語，便給公主逐出了書房。」他又尋思：「單比試武功，我已可壓倒群雄，現下公主更要試一試咱們的文才，那我便更佔上風了。」當下喜氣洋洋的站起身來。忽聽那宮女說道：「公主殿下有諭：凡是女扮男裝的姑娘們，年過四旬的老先生們，都請留在這裏凝香殿中休息喝茶。其餘各位佳客，便請去內書房。」木婉清、王玉燕都暗自心驚，均想：「原來我女扮男裝，早就給他們瞧出來了。」卻聽得一人大聲道：「非也，非也！」

那宮女又是臉上一紅，她一生處於深宮之中，除了太監之外，從未見過真正的男人，所以陡然間見到這許多男人，不由得慌慌張張，盡自害羞，過了半晌，才道：「不知這位先生有何高見？」包不同道：「高見是沒有的，低見倒有一些。」像包不同這般強顏舌辯之人，那宮女更是從未遇到過，不知如何應付才是。包不同接著道：「料想你定要問我：『不知這位先生有何低見？』我瞧你忸怩靦腆，不如免了你這一問，我自己說了出來，也就是了。」那宮女微笑道：「多謝先生。」

包不同道：「咱們萬里迢迢的來見公主，路途之上，千辛萬苦，有的葬身於風沙大漠，有的喪命於獅吻虎口，到得靈州的，十停中也不過一二停而已。大家只不過想見一見公主的容顏，如今只因爹爹媽媽將我早生了幾年，以致在下年過四十，一番跋涉，全屬徒勞，早知如此，我就遲些出世了。」那宮女抿嘴笑道：「先生說笑了，一個人早生遲生，豈有自己作得主的？」

宗贊聽包不同嘮叨不休，向他怒目而視，喝道：「公主殿下既然有此諭示，大家遵命便是，你囉唆些甚麼？」包不同大怒，正要發作，突然心生一計，冷冷的道：「王子殿下，我說這番話是為你好。你今年四十一歲，雖然不算很老，總算是年逾四旬，是不能去見公主的了。前天我給你算過命，你是丙寅年、庚子月、乙丑日、辛辰時的八字，算將起來，那是足足四十一歲了。」宗贊王子其實只有二十八歲，不過滿臉虯髯，到底多大年紀甚難估計。那宮女連男人也是今日第一次見，自然更不能估斷男人的年紀，也不知包不同所言是真是假，只見宗贊王子滿臉怒容，過去要揪打包不同，她心下害怕，忙道：「我說──我說呢，各人的生日總是自己記得最明白，過了四十歲，便留在這兒，不到四十歲的，請到內書房去。」

宗贊道：「很好，我連三十歲也沒到，自當去內書房。」說著大踏步走進內堂。包不同學著他聲音道：「很好，我連八十歲也沒到，自當去內書房。」一閃身便走了進去。那宮女想要攔阻，嬌怯怯的卻是不敢。其餘眾人一哄而進，別說過了四十的，便是五六十歲的，也進去了不少。只有十幾位莊嚴穩重。行止端方的老人才留在廳中，木婉清和王玉燕卻也留了下來。段譽原欲留下陪伴玉燕，但玉燕不住催促，要他務必去相助慕容復，段譽這才戀戀不捨的走向內進，但一步三回首，便如作萬里海國之行，這一去三年五載不能聚會一般。一行人走過一條極長的甬道，心下都是暗暗納罕：「這青鳳閣在外面瞧來，也不如何宏偉，豈知裏面竟是別有天地，有這麼大一片地方。」數十丈長的甬道走完，來到兩扇大石門前，那宮女取出一塊金屬小片，在石門上錚錚的敲擊數下，那石門軋軋打開。這些人大都是見多識廣的行家，一見這石門厚逾一尺，堅固異常，更是暗自嘀咕：「咱們一進去之後，石門一關，豈不是一網打盡？焉知西夏國不是以公主招親為名，引得天下英雄好漢齊來自投羅網？」

但既來之，則安之，在這局面之下，誰也不肯示弱，重行折回。通過那石門後，這門果然緩緩合上，門內又是一條極長的甬道，兩側燃著極亮的油燈。走完甬道，又是一道石門，過了石門，又是甬道，接連過了三道大石門。這時連本來最漫不經心之人，也覺得有些惶惶然了。再轉了幾個彎，忽聽得水聲淙淙，來到一條深澗之旁。在禁宮之中突然見到這樣一條深澗，實是匪夷所思，眾人面面相覷，有些脾氣暴躁的，幾乎便要發作。那宮女道：「要到內書房去，須得經過這道幽蘭澗，眾位請。」說著嬌軀一擺，便往深澗裏踏去。那澗旁點著四個明晃晃的火把，眾人瞧得明白，這一腳踏下，便摔入了澗中，不禁都驚呼起來。

# 第一三零回 三個問題

豈知那宮女身形裊娜，娉娉婷婷的從澗上凌空走了過去。眾人詫異之下，均想澗上必有鐵索之類可資踏足，否則絕無凌空步虛之理，凝目一看，果見有一條極細的鋼絲從此岸通到彼岸，橫架澗上。只是鋼絲既細，又是黑黝黝地與溪澗一般顏色，黑夜中匯於火光照射不到之所，還真難發見。來人雖然眼見溪澗頗深，若是失足掉將下去，縱無性命之憂，也必狼狽萬分，但這些人前來西夏求親或是護駕，個個武功頗具根底，當即有人施展輕功，從鋼絲上踏向對岸。段譽武功不行，那「凌波微步」的輕功卻是練得甚為純熟，巴天石攜住他手，輕輕一帶，兩人便即走了過去。其實此刻段譽得了鳩摩智的內力後，輕功早已在巴天石之上，只是兩人均不自知而已。

眾人一一走過，那宮女不知在甚麼岩石旁的機括上一按，只聽得颼的一聲，那鋼絲登時縮入了草叢之中，不知去向。眾人更是心驚，都想這深澗頗難飛越，莫非西夏國果然是不懷好意？否則公主的深閨之中，何以會有這機關？當下各人暗自提防，卻是誰也不加叫破。有的人暗暗懊悔：「怎地我這樣蠢，進宮時卻不帶兵刃暗器？」

那宮女收了鋼絲，說道：「請眾位到這裏來。」眾人隨著她穿過一大片竹林，來到一個山洞門之前。那宮女敲了幾下，山洞門打開，那宮女說道：「請！」當先走了進去。巴天石悄悄對朱丹臣道：「怎樣？」朱丹臣心中也是拿捏不定，不知是否該勸段譽留下，不去冒這個大險，但若是不進山洞，當然絕無雀屏中選之望。兩人正躊躇間，段譽已和蕭峰並肩走了進去，巴朱二人雙手一握，當即跟進。

在山洞中又穿過一條甬道，眼前陡然一亮，眾人發現已身處一座大廳堂中。這廳堂比之先前喝茶的所在大了二倍有餘，顯然本是山峰中一個天然洞穴，再加上無數人工修飾而成。廳壁打磨得十分光滑，到處掛滿了字畫。一般山洞都有濕氣水滴，這所在卻是乾燥異常，字畫掛住壁間，全無受潮之象。堂側放著一張紫檀木的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碑帖古玩，更有幾座書架，三四張石凳、石几。只聽那宮女道：「這裏便是公主殿下的內書房，請眾位隨意觀賞書畫。」眾人見這廳堂的模樣和陳設極是詭異，空空蕩蕩，更無半分脂粉氣息，居然便是公主的書房，都是大感驚奇。但此處有書籍字畫，可也不假。這些人九成是糾糾武夫，能識字的已屬不易，那懂得甚麼字畫？蕭峰、虛竹武功雖高，於文學一道，卻是一竅不通，兩個人並肩往地下一坐，留神觀看旁人的動靜。蕭峰的見識經歷比虛竹高出百倍，他臉上似是漠不關心，對壁上掛著的書法圖畫感到索然無味、毫不起勁的樣子，其實眼光始終不離那宮女的左右。他知此女是眾人的關鍵，若是西夏國暗中伏有狡計，定是由這驕小靦腆的宮女發動。此時的蕭峰便如一頭在暗中窺伺獵物的豹子，雖然全無動靜，實則每一片筋肉都是鼓足了精神，一見微有變故之兆，立即撲向宮女，先將她制住再說，絕不讓她有脫身的餘裕。

段譽、朱丹臣、慕容復、公冶乾等數人腹中頗有墨水，當即走到壁前去觀看字畫。鄧百川心細，卻去畫架上觀看名畫，巴天石則假裝觀賞字畫，實則在細看牆壁、尾角，查察有無機關或出路，只有包不同信口雌黃，對壁間字畫大加譏彈，不是說這幅圖畫欠佳，便說那幅書法筆力不足。西夏雖是僻處邊垂，立國年淺，宮中所藏字畫不能與大宋、大遼相比，但帝王之家，搜羅起來終究比常人容易得多。公主書房中頗有一些晉人唐人的法書、北宋南宋的繪畫，卻給包不同說得一錢不值。

其時蘇黃米蔡四家法書流播天下，西夏宮中也頗收買了一些蘇東坡、黃山谷的字跡，但在包不同的口中，不但蘇黃米蔡平平無奇，即令是鍾王褚歐，也都不在他眼下。那宮女聽他大言不慚的胡亂批評，不由得驚奇萬分，走將過去，輕聲說道：「包先生，這些字真是寫得不好麼？公主殿下卻說寫得極好呢！」包不同道：「公主殿下僻處西夏，沒見過咱們中原真正大名士大才子的書法，以後須當到中原走走，以廣見聞。小妹子，你也當隨伴公主殿下去中原玩玩，才不致孤陋寡聞。」那宮女點頭稱是。

段譽將牆上字畫一幅幅的瞧將過去，突然見到一幅古裝仕女圖，不由得吃了一驚，「咦」的一聲。原來圖中的美女正與玉燕容貌一模一樣，但見左手持針，右手拈線，正坐在窗邊穿針，膝上放了一塊絲緞，正是繡花的情狀。段譽忍不住叫道：「二哥，你過來瞧瞧。」虛竹應聲走近，一看之下，也是大為詫異，心想王姑娘的畫像在這裏又出現一幅，與師父給我的那幅畫像，圖中人物相貌無別，只是姿式不同。段譽越想越奇，忍不住將手伸去摸那幅圖畫，手指碰到牆壁，只覺牆上刻了許多陰陽線條，湊近一看，原來壁上刻了許許多多人形，有的打坐，有的騰躍，姿勢千奇百怪。這些人形大都是圍在一個個圓圈之中，圖旁多半注著一些天干地支和數目字。

虛竹一眼便認了出來，這些圓形與靈鷲宮石室壁上所刻的圖形大同小異，知道是武功的上乘訣竅，倘若內力修為不到，看得著迷，重則走火入魔，輕則昏迷不醒。那日梅蘭竹菊四姝，便因觀看石壁圖形而摔倒受傷。虛竹怕段譽受損，忙道：「三弟，這種圖形看不得。」段譽道：「為甚麼？」虛竹低聲道：「這是極高深的武學，倘若習之不得其法，有損無益。」段譽對武功原無興趣，聽到又是甚麼武學，當即轉開眼光，又去觀看那幅「茜窗刺繡圖」。這幾天來他和玉燕親暱異常，對她面上纖細之處，都是瞧得清清楚楚，牢記在心，再細看那圖時，便辨出畫中人和玉燕之間的差異來。那畫中人身形較為豐滿，眉目間略帶英爽之氣，不似玉燕那麼溫文婉孌，年紀顯然也此玉燕大了三四歲。包不同口中在胡說八道，對段譽和虛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卻是絲毫沒有放過，聽虛竹說壁上圖形乃高深的武學，當即嗤之以鼻，說道：「甚麼高深武學？小和尚又來騙人。」凝目便去看那圖形。那宮女道：「包先生，這些圖形看不得的。公主殿下說過，功夫若是不到，觀之有害無益。」包不同道：「功夫若是到了呢？那便有益無損了，是不是？我的功夫是已經到了的。」他本不過爭強好勝，倒也無偷窺武學秘奧之心，不料只看了一個圓圈中人像的姿式，便覺千變萬化，捉摸不定，忍不住伸手抬足，跟著圖形學了起來。片刻間便有旁人注意到了他的怪狀，跟著發現壁上有圖。只聽得這邊有人說道：「咦，這裏有圖形。」那邊廂也有人說道：「這裏也有圖形。」各人紛紛揭開壁上的字畫，觀看到在壁上的人形圖像，只瞧得一會，便都手舞足蹈起來。虛竹暗暗心驚，忙奔到蕭峰身邊，說道：「大哥，這些圖形是看不得的，再看下去，只怕人人要受重傷，若是有人癲狂，更要大亂。」蕭峰大喝道：「大家別看壁上的圖形，咱們身入險地，快快聚攏商議。」

他一喝之下有幾人回過頭來，應命聚攏，可是壁上圖形實在誘力太強，每一個人任意看到一個圖形，略一思索，便覺圖中的姿式確可解答自己長期來苦思不得的許多難題，但這姿式到底如何，卻又朦朦朧朧，捉摸不定，忍不住要用心加以鑽研。蕭峰一見到這許多人臉上似癡似狂的著迷神態，雖然向來膽大，卻也不禁心中暗自惶悚。

忽聽得有人「啊」的一聲呼叫，轉了幾個圈子，撲地摔倒。又有一人喉間發出低聲，撲向石壁亂抓亂爬，似是要將壁上的圖形挖將下來。蕭峰知道若不能制止各人觀看圖形，時刻稍久，那便釀成重大災禍，一凝思間，已有計較，伸手出去，一把抓住一張椅子之背，喀的一聲，拗下了一截，在雙掌間微一搓磨，已成碎片，當即揚手擲出，但聽得嗤嗤之聲不絕，一下響聲過去，室中的油燈或是燭火上便熄了一頭火光，數十下響聲後，燈火盡熄，各人眼前一片漆黑。黑暗之中，唯聞各人的喘息聲音，有人低呼：「好險，好險！」蕭峰朗聲說道：「眾位請在原地就坐，不可隨意走動，以免誤蹈屋中機關。壁上圖形惑人心神，更是不可伸手去摸，自陷禍害。」他說話前本有人伸手去摸壁上的圖形線刻，一聽之下，才強自收攝心神。蕭峰低聲說道：「得罪莫怪！快請開了石門，放大夥兒出去。」原來他在射熄油燈之前，一個箭步竄出，抓住了那宮女的手腕，那宮女武功亦自不弱，一驚之下，左手便打。蕭峰順手滅了油燈，將她左手一並握住。那宮女又驚又羞，一動也不敢動，聽蕭峰這麼說便道：「你──你別抓住我手。」蕭峰放開她手腕，雖在黑暗之中，料想聽聲辨形，也不怕她有甚麼花樣。

那宮女道：「我對包先生說過，這些圖形是看不得的，功夫若是不到，觀之有損無益。他卻偏偏要看。」包不同坐在地下，但覺頭痛甚劇，心神恍惚，胸間說不出的難過，似欲一嘔，勉強提起精神道：「你叫我看，我就不看；你不叫我看，我偏偏要看。」蕭峰尋思：「這宮女果是曾勸人不可觀看壁上的圖形，倒不似有意加害。這位西夏公主邀我們到這裏，到底有何用意？」

正尋思間，忽然鼻中聞到一陣極幽雅，極清淡的香氣，蕭峰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按住鼻子，記得當年丐幫幫眾就是被西夏的一品堂中人物以迷香迷倒，體內內息略一運轉，幸喜並無窒礙，只聽得一個少女聲音鶯鶯嚦嚦的說道：「文儀公主殿下駕到。」

眾人聽得公主到來，都是又驚又喜，只可惜黑暗之中，見不到公主的面貌。只聽那少女嬌媚的聲音又道：「公主殿下有諭，書房壁上刻有武學圖形，原不宜別派人士觀看，是以用字畫懸在壁上，特加遮掩，不料還是有人見到了。公主殿下說道，請各位千萬不可晃亮火摺，不可以火石打火，否則恐有兇險，諸多不便。公主殿下有些言語要向諸位佳客言明，黑暗之中，頗為失禮，還請各位原諒。」只聽得軋軋聲響，石門打開，那少女又道：「各位若是不願在此多留，可請先行退出，回到外邊廳上歇茶休息，一路有人指引，不致迷失路途。」眾人聽得公主已經到來，如何還肯退出？再聽那宮女聲調平和，絕無惡意，又打開屋門，任人自由進出，心中驚懼之心當即大減，竟無一人離去。

隔了一會，那少女道：「各位不願離去，公主殿下至感盛意。各位遠來，殿下無物相贈，謹將平時清賞的書法繪畫，每位各贈一件。這些都是名家真跡，敬請各位哂納。各位離去之時便自行在壁上摘去罷。」這些江湖豪客聽說公主有禮物相贈，卻只是些字畫，不由得有些納悶，有些多見世面之人，知道這些字畫到中原，均可賣得重值，勝於黃金珠寶，倒也暗暗欣喜。只有段譽一人最是開心，決意要撿那幅「茜窗刺繡圖」，俾與於玉燕並肩賞玩。宗贊王子等了半日，聽來聽去，卻是那宮女代公主發言，心中好生焦躁，大聲道：「公主，既然這裏不便點火，咱們換個地方見面可好？這裏黑朦朦的，你瞧不見我，我也瞧不見你。」那宮女道：「眾位要見公主殿下，卻也不難。」

黑暗之中，百餘人齊聲叫了出來：「我們要見公主，我們要見公主！」另有許多人七嘴八舌的叫嚷：「快快掌燈罷，我們決計不看壁上的圖形便是。」「只須公主身側點幾盞燈，也就夠了，我們只看得到公主，看不到圖形。」「對，對！請公主殿下現身！」擾攘了好一會兒，聲音才漸漸靜了下來。只聽那宮女緩緩地說道：「公主殿下請各位來到西夏，原是要會見佳客。公主現下有三個問題，挨次問來，答得合公主意的，自當請與公主相見。」眾人都興奮起來，有的道：「原來出題目考試。」有的道：「俺只會使槍舞刀，要俺回答甚麼詩書題目，這可難死俺了！」那宮女道：「公主要問的題目，都已告知婢子，那一位先生過來答題？」眾人爭先恐後的擁將過來，都道：「我先答，我先答！」那宮女嘻嘻一笑，道：「眾位不必相爭。先回答的反而吃虧。」眾人一轉念間，都覺有理。越是遲上去，越可多聽旁人的回答，便可從旁人的應答和公主的可否之中，加以揣摩，這一來，反無人上去了。忽聽得一人說道：「大家一擁而上，我便墮後。大家怕做先鋒吃虧，那我就身先士卒。在下包不同，有妻有兒，只盼一睹公主芳容，別無他意！」

那宮女道：「包先生倒是爽直得緊。公主殿下有三個問題請教，第一問：包先生一生之中，在甚麼地方最是快樂逍遙？」包不同想了一會，道：「是在一家瓷器店中。我小時候在這店中做學徒，老板日日打罵，有一天我狂性大發，將瓷器店中的碗碟茶壺、花瓶佛像，一古腦兒打得乾乾淨淨，生平最痛快的，便是此事。宮女姑娘，我答得中式麼？」那宮女道：「是否中式，婢子不知，由公主殿下決定。第二問：包先生生平最愛之人叫甚麼名字？」包不同毫不思索，道：「叫包不靚。」那宮女道：「第三問是：包先生最愛的這個人相貌如何？」包不同道：「此人年方三歲，眼睛一大一小，鼻孔觀天、耳朵招風，包某有何吩咐，此人決計不聽，叫她哭必笑，叫她笑必哭，哭起來兩個時辰不停，乃是我的寶貝女兒包不靚。」那宮女噗哧一笑，眾豪客也都哈哈大笑起來，均想包不同答得倒是十分直爽。那宮女道：「包先生請在這邊休息，第二位請過來。」段譽急於出去和玉燕相聚，公主見與不見，並不是如何要緊之事，當即上前，深深一揖，說道：「在下大理段譽，謹向公主殿下致意問安。在下僻居南疆，今日得來上國觀光，多蒙厚待，實感盛情。」那宮女道：「原來是大理國鎮南王世子，殿下不須多謙，勞步遠來，實深簡慢，蝸居之地，不足以接貴客，還請多多擔代。」段譽道：「姊姊你太客氣了，公主今日若無閒暇，改日相見卻也無妨。」那宮女道：「殿下既然到此，也請回答三問。第一問：殿下一生之中，在何處是最快樂逍遙？」段譽脫口而出：「一口枯井爛泥之中。」眾人忍不住失笑，但段譽卻也不向下解釋，除了慕容復一人之外，誰也不知他為甚麼在枯井的爛泥之中最是快樂逍遙。有人低聲譏諷：「難道是隻烏龜，在爛泥中最是快樂？」那宮女抿住了嘴，又問：「殿下生平最愛之人，叫甚麼名字？」

段譽正要回答，突然覺得左邊衣袖、右邊衣襟，同時有人拉扯。巴天石在他的身畔低聲道：「說是鎮南王。」朱丹臣在他右邊耳道：「說是鎮南王妃。」原來兩人聽到段譽回答第一個問題，大大的失禮，只怕他第二答也是貽笑於人。此來乃是向公主求婚，如果他說生平最愛之人乃是另外一個姑娘，公主豈有答允下嫁之理？一個說道：該當最愛父親，忠君孝父，那是朝中三公的想法；一個道：須說最愛母親，孺慕慈母，那是文學之士的念頭。

段譽聽那宮女問到自己最愛之人的姓名，本來衝口而出，便欲說王玉燕的名字，但朱巴二人一拉他的衣衫，段譽登時想起，自己是大理鎮南王的世子，來到西夏，一舉一動，實繫本國之觀瞻，自己丟臉不要緊，卻不能失了大理國的顏面，便道：「我最愛的，自然是爹爹、媽媽。」他口中一說到「爹爹、媽媽」四字，胸中自然而然的起了愛慕父母之意，覺得對父母之愛和玉燕之愛並不相同，難分孰深孰淺，說自己在這世上最愛父母，可也不是虛語。那宮女又問：「令尊令堂的相貌如何？是否與殿下頗為相似？」段譽道：「我爹爹四方臉蛋，濃眉大眼，神貌甚是威武，其實他的性子倒很和善──」他說到這裏，心中突然一凜：「原來我相貌只像我娘，不像爹爹。這一節我以前倒沒想到過。」那宮女聽他說了一半，不再說下去，心想他母親是王妃之尊，他自不願當眾述說母親的相貌，便道：「多謝殿下，請殿下這邊休息。」

宗贊聽那宮女對段譽言辭間十分客氣，相待甚是親厚，心中醋意登生，暗想：「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吐蕃國此你大理強大得多。莫非是你一張小白臉佔了便宜麼？」當下不再等待，踏步上前，說道：「吐蕃國王子宗贊，請公主會面。」那宮女道：「王子殿下光降，敝國上下齊感榮寵。敝國公主也有三事相詢。」那宗贊甚是直爽，笑道：「公主那三個問題，我早聽見了，也不用你一個個的問來，我一並答了罷。我一生之中，最快樂逍遙的地方，乃是日後做了駙馬，與公主結為夫妻的洞房之中。我平生最愛的人兒，乃是文儀公主，她自然姓李，閨名我自然不知，將來成為夫妻，她一定會說我知曉。至於公主的相貌，當然像神仙姊姊一般，天上少有，地下絕無。哈哈，你說我答得對不對？」眾人之中，倒有一大半和宗贊王子存著同樣心思，要如此回答這三個問題，聽得宗贊王子說了出來，都是暗暗懊悔：「我該當搶先一步如此回答，現下若再這般說法，倒似是拾了他的唾餘，跟人學樣一般。」

蕭峰聽那宮女一個個的問來，眾人回答時患得患失，有的竭力諂諛，討好公主，有的則自高身價，大吹大擂，越聽越是無聊，若不是要將此事看一個水落石出，早就先行離去了，正納悶間，忽聽得慕容復的聲音說道：「在下姑蘇燕子塢慕容復，久仰公主芳名，特來拜會。」那宮女道：「原來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姑蘇慕容公子，婢子雖在深宮之中，亦聞公子大名。」慕容復心中一喜：「這宮女知道我的名字，當然公主也知道了，說不定她們曾談起過我。」當下說道：「不敢，賤名有辱清聽。」那女又說道：「咱們西夏雖然僻處邊陲，卻也多聞『北喬峰、南慕容』的英名。聽說北喬峰喬大俠已改姓蕭，在大遼位居高官，不知此事是否屬實？」慕容復道：「正是！」他早見到蕭峰同赴青鳳閣來，卻不加點破。

那宮女問道：「公子與蕭大俠齊名，想必和他相熟，不知這位蕭大俠人品如何？武功與公子相比，卻是誰高誰下？」這一問之下，慕容復登時面紅耳赤，他與蕭峰在少林寺前一戰，頗落下風，武功顯然遠遠不如蕭峰，乃是人所共見，在眾人之前，若要否認此事，不免為天下豪傑所笑。但他胸襟並不開朗，要他直認不如蕭峰，卻又不願，忍不住怫然道：「姑娘所詢，可是公主要問的三個問題麼？」那宮女忙道：「不是。公子莫怪，婢子這幾年聽人說起蕭大俠的英名，仰慕已久，不禁多問了幾句。」慕容復道：「蕭君此刻便在姑娘身畔，姑娘有興，不妨自行問他便是。」此言一出，廳中登時一陣大嘩。要知蕭峰威名遠播，武林人士聞名無不震動。

那宮女顯是心中激動，說話之聲音也顫了，道：「原來蕭大俠居然也降尊屈貴，來到小國，我們事先未曾知情，簡慢之極，蕭大俠當真要寬洪大量，原宥則個。」蕭峰鼻中「哼」了一聲，卻不回答。慕容復聽那宮女的語氣，對蕭峰的敬重著實遠在自己之上，不禁暗驚：「蕭峰那廝也未娶妻，此人官居大遼南院大王，掌握兵權，非我一介白丁之可比，西夏公主若是選中了他，這──這──這便如何是好？」

那宮女道：「待婢子先問慕容公子，蕭大俠還請等候，得罪得罪。」一連說了許多抱歉的言語，才向慕容復問道：「請問公子，公子生平在甚麼地方最是快樂逍遙？」這問題慕容復曾聽她問過一百餘人，但問到自己之時，突然間張口結舌，答不上來。他一生營營役役，不斷為興復燕國而奔走，可說從未有過甚麼快樂之時。別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強，名滿天下，江湖上對之無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滿，但他內心，實在是從來沒感到真正快樂過。他獃了一獃，說道：「要我覺得真正快樂，那是在將來，不是過去。」那宮女還道他與宗贊王子等人是一般的說法，要等招為駙馬，與公主成親，那才真正的喜樂，卻不知慕容復所說的快樂，乃是將來身登大寶，成為大燕的中興之主。她微微一笑，又問：「公子生平最愛之人叫甚麼名字？」慕容復嘆了口氣，道：「我沒有甚麼最愛之人。」那宮女道：「如此說來，這第三問也不用了。」慕容復道：「我盼得見公主之後，能回答姐姐第二、第三個問題。」

那宮女道：「請慕容公子這邊休息。蕭大俠，你來到敝國，客從主便，婢子也要以這三個問題冒犯虎威。」但她連說幾遍，竟是無人答應。虛竹道：「我大哥已經走啦，姑娘莫怪。」那宮女一驚，道：「蕭大俠走了？」虛竹道：「正是。」原來蕭峰聽文儀公主命那宮女向眾人逐一詢問一個問題，料想其中雖有深意，但顯無加害眾人之心，尋思這三個問題問到自己之時，該當如何回答？一念及阿朱，胸口一痛傷心欲絕，雅不願在旁人之前洩露自己心情，當即轉身出了石室。其時室門早開，他出去時腳步輕盈，旁人大都並未知覺。那宮女道：「卻不知蕭大俠因何退去？是怪我們此舉無禮麼？」虛竹道：「我大哥不是小氣之人，不會因此見怪。嗯，他一定是酒癮發作，到外面喝酒去了。」那宮女笑道：「正是。素聞蕭大俠豪飲，酒量天下無雙，我們這裏沒有備酒，難留嘉賓，實在太過慢客。這位先生見到蕭大俠之時，還請轉告公主殿下的歉意。」這宮女能說會道，言語得體，比之在外廂款客的那個怕羞宮女，口齒伶俐百倍。虛竹道：「我見到大哥時跟他說便了。」那宮女又問：「先生尊姓大名？」虛竹道：「我麼──我麼──我道號虛竹子。」那宮女問道：「先生平生在甚麼地方最是快樂？」

虛竹輕嘆一聲，道：「在一個黑暗的冰窖之中。」他說到「冰窖」二字，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啊」的一聲低呼，跟著嗆啷一聲，一隻瓷杯掉到地下，打得粉碎。

那宮女又問：「先生生平最愛之人叫甚麼名字？」虛竹道：「我──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叫甚麼名字。」眾人一聽，都哈哈大笑起來，均想此人莫非有點癡狂，居然不知對方姓名，便傾心相愛。那宮女道：「不知那位姑娘的姓名，那也不是奇事。當年孝子董永見到天上仙女下凡，並不知她的姓名底細，就愛上了她。虛竹子先生，這位姑娘的容貌定然是美麗非凡了？」虛竹道：「她容貌如何，我也是從來沒看見過。」霎時之間，石室中笑聲雷動，都道真是天下奇聞，也有人以為虛竹是故意說笑。

眾人哄笑聲中，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低低問道：「你──你可是『夢郎』麼？」虛竹大吃一驚，顫聲道：「你──你可是『夢姑』麼？這可想死我了。」伸出手來，向前跨了幾步，只聞到一陣馨香，一隻溫軟柔滑的手掌已握住了他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他耳邊悄聲道：「夢郎，我便是找你不到，這才請父皇貼下榜文，邀你到來。」虛竹更是驚訝，道：「你──你便是──」那少女道：「咱們到裏面說話去，夢郎，我日日夜夜，就盼有此時此刻──」一面細聲低語，一面攙著他手，悄沒聲的穿過帷幕，踏著厚厚的地氈，走向內堂。石室內眾人兀自喧笑不止。

那宮女仍是挨次將這三個問題向眾人一個個問將過去，直到盡數問完，這才說道：「請各位到外邊廳中喝茶，壁上書畫便即運出來請各位撿取。公主殿下如願和那一位相見，自當遣人前來邀請。」黑暗中登時有許多人鼓躁起來：「我們要見公主！」「即刻就要見！」「把我們差來差去，那不是消遣人麼？」那宮女道：「各位還是到外邊休息的好，又何必惹得公主殿下不快？」

最後一句話其效如神，眾人來到靈州，為的就是要給公主招為駙馬，倘若不聽公主意旨，她勢必不肯召見，見都見不到，還有甚麼駙馬不駙馬的？那宮女此言一出，眾人便即安靜，魚貫走出石室。室外明晃晃火把照路，眾人循舊路回到先前飲茶的廳堂。

段譽和玉燕重會，說起公主所問的三個問題。玉燕聽他說生平覺得最快樂之地是在枯井的爛泥之中，不禁吃吃而笑，暈紅雙頰，低聲道：「我也是一樣。」

眾人喝了一盞茶，內監捧出書畫卷軸來，請各人自擇一件。這些人心中七上八下，只是記著公主是否會召見自己，那有心思去撿甚麼書畫，段譽輕輕易易的便取得了那幅「茜窗刺繡圖」，誰也不來跟他爭奪。他和玉燕並肩觀賞半日，驀地想起虛竹身邊也有一幅相似的圖畫，想請他取出作一比較，但舉目四顧，大廳中竟不見虛竹的人影。他叫道：「二哥，二哥！」也不聽見人答應。段譽心道：「他和大哥一起走了，還是有甚麼兇險？」正感擔心，忽然一名宮女走到他的身邊，說道：「虛竹先生有張書箋交給段公子殿下。」說著雙手捧上一張折疊好的泥金詩箋。

段譽接過打開，鼻中便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只見箋上寫道：「我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要你空跑一趟，真是對你不起，對段老伯又失信了，不過沒有法子。字付三弟。」下面署著「二哥」二字。段譽情知這位和尚二哥讀書不多，文理頗不通順，但這封信卻寫得實在沒頭沒腦，不知所云，拿在手裏怔怔的思索。宗贊王子遠遠看見那宮女拿了一張書箋交給段譽，不由得醋意大發，認定是公主邀請段譽相見，心道：「好啊，果然是給你這小白臉搶了先，可沒這麼便宜。」口中喝道：「咱家須容不得你！」一個箭步，便向段譽撲了過來。

他一竄到段譽身前，左手挾手將那書箋一把搶過，右手重重一拳，打向段譽胸口。段譽正在思索虛竹信中所言是何意，宗贊王子這一拳打到，他是全然不知閃避，其實以他武功，宗贊這一拳來得快如電閃，便是想避也避不了。砰的一聲，這一拳正中他的前胸，拳力及胸，段譽體內充盈鼓盪的內息立時生出反彈之力，但聽得呼的一聲，跟著又是極響亮幾下「拍！嗆啷！唉喲！」宗贊王子的身子直飛出去數步之外，摔上一張茶几，几上茶壺、茶杯打得片片粉碎。宗贊忍不住「唉喲」一聲，叫了出來，來不及站起，便去看那書箋，大聲唸道：「我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眾人明明見他給段譽重重摔了一跤，怎麼反說「很好，極好，說不出的快活！」無不大為詫異。

# 第一三一回 千里傳訊

王玉燕忙走到段譽身後，問道：「他打痛了你麼？」段譽笑道：「不礙事。二哥給我一通書柬，這位王子定是誤會了，生怕公主召我去相會。」一眾吐蕃武士見主公被人打倒，有的過去相扶，有的便氣勢洶洶的過來向段譽挑釁。段譽道：「這是非之地多留無益，咱們回去罷。」巴天石忙道：「殿下既然來了，何必急在一時？」朱丹臣也道：「西夏國皇宮內院，還怕吐蕃人動粗不成？說不定公主便會接見，此刻走了，豈不是禮數有虧？」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總是要段譽暫且留下。果然一品堂中有人出來，喝令吐蕃眾武士不得無禮。宗贊王子爬將起來，見那書箋不是公主召段譽去相見，心中氣也平了。

正擾攘間，木婉清忽然向段譽招招手，左手舉起一張紙，揚了一揚。段譽點了點頭，過去接了過來，木婉清化裝為段譽，雜在人叢之中，大家也不如何留心，這時宗贊注意著段譽的動靜，忽見木婉清向他招手，兩個人一般的衣飾打扮，一眼望去，便如是一個人化身為二的模樣。宗贊吃了一驚，心道：「妖怪，妖怪！」又見段譽展開那書箋來看，臉上神色不定，宗贊心道：「這封信定是公主見召了。」大聲喝道：「第一次你瞞過了我，第二次還想再瞞麼？」雙足一蹬，又是撲將過去，挾手一把將那信箋搶了過來。這一次他學了乖，不敢再伸拳打段譽胸膛。信箋搶到，右足一抬便踢中段譽的小腹，跟著右足踢出，鴛鴦連環，既狠辣，又矯捷。不料雙足踢中之處，正是段譽臍下丹田，那是煉氣之士內息的根源，內勁不用運轉，反應立生，當真是有多快便這般快，但聽得呼的一聲，又是「嗆啷啷，哎喲」一陣響，宗贊身子倒飛出去，越過數個人的頭頂，撞翻了七八張茶几，這才摔倒。

這位王子皮粗肉厚，段譽又未故意運氣傷他，是以摔得雖是狼狽，卻未受內傷。他身了一著地，便舉起搶來的那張信箋，大聲讀了出來：「有厲害人物要殺我爸爸，也就是殺你的爸爸，快快去救。」眾人一聽，更摸不著頭腦，怎麼宗贊王子說「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爸爸」，段譽和巴天石、朱丹臣等卻心下了然，此字條是木婉清聽寫，所謂「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爸爸」，自是指段正淳而言了。幾個人擁在木婉清身邊，齊聲探問。木婉清道：「你們進去不久，梅劍和蘭劍兩位姊姊便進來，有事要向虛竹先生稟報。虛竹子一直不出來，她們便跟我說了，說道接得訊息，有好幾個厲害人物設下陷阱，蓄意加害爹爹，這些陷阱已知佈在蜀南一帶，正是爹爹回去大理的必經之地。她們靈鷺宮已派了玄天、朱天兩部，前去追趕爹爹，要他當心，同時並西來報訊。」

段譽急道：「梅劍、蘭劍兩位姊姊呢？我怎麼沒瞧見？」木婉清道：「你眼中只有王姑娘一人，那裏還瞧得見別人？梅劍、蘭劍兩位姊姊本來是要跟你說的，招呼你幾次，也不知你故意不睬呢，還是真的沒有瞧見。」段譽臉上一紅，道：「我──我確是沒有瞧見。」木婉清又冷冷的道：「她們急於去找虛竹二哥，不等你了。我想招呼你過來，你又是不理我，我只好寫了這張字條，想遞給你。」段譽心下歉然，知道自己心無旁騖，眼中所見，只是王玉燕的一喜一愁，耳中聽聞，只是玉燕的一語一笑，便是天塌下來，也是不理，木婉清遠遠的示意招呼，自是視而不見了。若不是宗贊王子撲上來猛擊一拳，只怕還是不會抬起頭來見到木婉清招手，當下便向巴天石、朱丹臣道：「咱們連夜上道，追趕爹爹。」巴朱二人道：「正是！」各人均想鎮南王既有危難，那自是比甚麼都要緊，段譽做不做得成西夏駙馬，只好置之度外了，當下一行人立即起身出門。

段譽等趕回賓館與鍾靈會齊，收拾行李。巴天石則去向西夏國禮部尚書告辭，說道鎮南王途中身染急病，世子須得趕去侍奉，不及向皇上叩辭。父親有病，做兒子星夜前往侍候湯藥，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那禮郎尚書讚嘆一陣，才甚麼「殿下孝心格天，段王爺定占勿藥」等語。巴天石辭行已畢，匆匆出靈州城南門，施展輕功趕上段譽等人之時，離靈州已三十餘里之遙了。

一行人馬不停蹄，在道非止一日，自靈州而至皋蘭、天水，東向尚鄭，經廣元、劍閣而至蜀北。一路之上，迭接靈鷺宮玄天、朱天兩部群女的傳書，說道鎮南王正向南行。有一個訊息說，鎮南王攜同女眷二人，兩位夫人在梓潼惡鬥了一場，似乎不分勝負。段譽心知道兩位夫人，一個是木婉清的母親秦紅棉，另一個則是阿朱、阿紫的母親阮星竹，論武功是秦紅棉較高，論智計則阮星竹佔了上風，有爹爹調和其間，諒來不至有甚麼大事發生。果然隔不了兩天，又有訊息傳來，兩位夫人已言歸於好，和鎮南王在一家酒樓中飲酒。玄天部已向他示警，告知他有厲害的對頭要在途中加害。

旅途之中，段譽和巴天石、朱丹臣商議過幾次，都覺鎮南王的對頭除了四大惡人之首的段延慶外，更無別人。一想到段延慶，眾人都是十分頭痛，此人武功奇高，大理國除了保定帝本人外，恐怕無人能敵，如果他在半途中追上了鎮南王，事情確是大有可慮。眼前之策唯有加緊趕路，與鎮南王會齊，眾人合力，才可和段延慶一鬥。巴天石道：「咱們一見段延慶上來挑戰，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便一擁而上，給他來個倚多為勝。絕不能再蹈小鏡湖畔的覆轍，讓他和王爺單打獨鬥。」朱丹臣道：「正是，咱們這裏有段世子、木姑娘，鐘姑娘、王姑娘、你我二人，再加上王爺和二位夫人，以及華司徒、范司馬、董大哥他們這些人，又有靈鷲宮的姑娘相助。人多勢眾，就算殺不死段延慶，總不能讓他欺侮了咱們。」段譽點點頭道：「正是這個主意。」

當下眾人催馬疾行，將到綜州時只聽得前面馬蹄聲響，兩騎並馳而來。馬上兩個女子翻身下馬，叫道：「靈鷲宮屬下玄天部參見大理段公子。」段譽忙即下馬，叫道：「兩位辛苦了，可見到家父了麼？」原來靈鷲諸女極少單行，以前每次前來報訊，都是兩騎或三騎一起。其時道路不靖，單身女子上道，縱然武功高強，也是諸多麻煩。木婉清所以結下不少仇家，又得了個「香藥叉」的外號，便是以一妙齡女子孤身行走江湖之故。當時她以黑巾蒙臉，已然如此，何況靈鷲諸女以真面目示人？

右首那中年婦人說道：「啟稟公子，鎮南王接到我示警後，已然改道東行，說要兜個大圈子再回大理，以免遇上了對頭。」段譽一聽，登時便放了心，喜道：「如此甚好，爹爹金玉之體，何必去和兇徒廝拼？毒蟲猛獸，避之則吉，卻也不是怕了他。兩位又知那對頭人到底是誰？這訊息最初從何處得知？」那婦人道：「最初是菊劍姑娘聽到另一位姑娘說的。那位姑娘的名字叫作甚麼阿碧，是咱們主人的大徒弟的徒兒──」王玉燕道：「原來是阿碧。」段譽接口道：「啊，是阿碧姑娘，我認得她，她本來是慕容復的侍婢。」那婦人道：「這就是了。菊劍姑娘說阿碧姑娘和她年歲差不多，都是靈鷲宮門下的自己人，和她很談得來。菊劍姑娘說到主人陪段公子到皇宮中去招親，阿碧姑娘便說她在途中聽到訊息，有個極厲害的人物要和鎮南王爺為難。他說段公子待她很好，所以特地來報個訊息。」段譽想起在姑蘇初遇阿碧進的情景，由於她和阿朱的牽引，這才得與玉燕相見，不料這次又是她傳訊，感激之心，油然而生。

段譽問道：「這位阿碧姑娘這時卻在那裏？」那中年婦人道：「屬下卻不知悉。公子，聽梅劍姑娘的口氣，要和段王爺為難的那個對頭著實厲害。所以梅劍姑娘等不待主人下令，便命玄天、朱天兩部出動，公子還須小心才好。」段譽道：「多謝大嫂費心竭力，大嫂貴姓，日後在下見到二哥，也好提及。」那婦人甚喜，笑道：「我們玄天、朱天兩部一般辦事，公子卻不需提及賤名。公子爺有此好心，小婦人多謝了！」說著和另一個女子襝衽行禮，和旁人略一招呼，上馬而去。

段譽問巴天石道：「巴司空，你意如何？」巴天石道：「王爺既已繞道東行，咱們徑自南下，想來在成都一帶，便可遇上王爺。」段譽道：「司空之言，正合吾意。」當下一行人南下過了綿州，來到成都。錦官城繁華富庶，蜀中第一。段譽等在城中閒逛了三日，不見段正淳到來，各人心中均想：「鎮南王既有兩位夫人相伴，一路遊山玩水，享盡溫柔艷麗，自然是緩緩行而遲遲歸，一回到大理，便沒這麼逍遙快樂了。」

一行人再向南行，數日之間不見靈鷲諸女前來報訊，眾人見每行一步便近大理一步，心中也寬了一分。一路上繁花似錦，段譽與王玉燕按轡徐行，生怕木婉清鍾靈著惱，也不敢冷落了這兩位姑娘。木婉清知道段譽是自己兄長，途中又告知了鍾靈，她其實亦是段正淳所生的，二女改口以姊妹相稱，雖是段譽和王玉燕言笑晏晏，神態親密，亦只黯然惆悵而已，憂傷之情，日漸消減。

這一日傍晚，將到楊柳場時，突然變天，黃豆大的雨點猛灑下來，眾人忙催馬匹，要找地方避雨。轉過一排柳樹，但見小河邊白牆黑瓦，聳立七八間屋宇，眾人大喜，拍馬奔近。只見屋簷下站著一個老漢，背負雙手，正在觀看天邊越來越濃的烏雲。朱丹臣翻身下馬，上前拱手說道：「老丈請了，在下行旅之人，途中遇雨，求在寶莊暫避，還請行個方便，」那老漢道：「好說，好說，卻又有誰帶著屋子出來趕路的？列位官人、姑娘請進。」朱丹臣聽他說話語音清亮，不是川南的土音，雙目又是炯炯有神，不禁心中一凜，拱手道：「如此多謝了。」眾人進得門內，朱丹臣指著段譽道：「這位是敝上的余公子，剛到成都探親回來。這位是石老哥，在下姓陳。不敢請問老丈貴姓。」那老漢嘿嘿一笑，道：「老朽姓賈，真真假假的賈。余公子，石大哥，陳大哥，幾位姑娘，請到內堂喝杯清茶，瞧這雨勢，只怕還有得下呢。」段譽等一聽朱丹臣報了假姓，便知事有蹊蹺，當下各人都留下了心。那賈老者引著眾人來到一間廂房之中坐地。但見壁牆上掛著幾幅字畫，陳設頗為雅潔，不類鄉人之居，朱丹臣和巴天石相視以目，更加留神。段譽見所掛字畫均係出於俗手，不再多看。那賈老者道：「我去命人沖茶。」朱丹臣道：「不敢麻煩老丈。」賈老者笑道：「只怕待慢了貴人。」說著轉身出去，掩上了門。那房門一掩上，門後便露出一幅畫來，畫的幾株極大的山茶花，一株銀紅，嬌艷欲滴，一株極白，幹已半枯，蒼老可喜。那山茶花以大理為盛，段譽一見，登時心生喜悅，但見畫旁題了一行字道：「茶花最甲海內，種類七十有一，大於牡丹，一望若火（ ）雲（ ），爍日蒸（ ）。」其中空了幾個字。這一行字，乃是錄自「滇中茶花記」，段譽熟記於胸，明知茶花種類七十有二，題詞中卻寫「七十有一」，一瞥眼，見桌上陳列著文房四寶，忍不住提筆蘸墨，在那「一」上添了一橫，改為「二」字，又在火字下加一「齊」字，雲字下加一「錦」字，蒸字下加一「霓」字。

一加之後，便變成了：「大理茶花最甲海內，種類七十有二，大於牡丹，一望若火齊雲錦，爍日蒸霞。」原來題字，寫的是褚遂良體，段譽也依這字體書寫，竟是了無痕跡。鍾靈拍手笑道：「你這麼一填，一幅畫就完完全全，更無虧缺了。」說話未了，那賈老者推門進來，又順手掩上了門，見到畫中缺字已然補上，當即滿臉堆歡，笑道：「貴客，貴客，小老兒這可失敬了。這幅畫是我一個老朋友畫的，他題字之時，記心不好，忘了幾個字，他說要回家查書，下次來時補上。唉，不料他回家之後，一病不起，從此不能再補。想不到余公子博古通今，給老朽與我亡友完了一件心願，擺酒，快擺酒！」一路叫嚷，一路出去。過不多時，那賈老者換了一件嶄新的繭綢長袍，來請段譽等到廳上飲酒。來人向窗外瞧去，但見大雨如傾，滿地千百條小溪流東西沖瀉，一時確也難以行走，見那老者意誠，推辭不得，便同到廳上，只見席上鮮魚、臘肉、雞鴨、蔬菜，擺了十餘碗。段譽等道謝入座，賈老者斟酒入杯，自己先喝了一大口，笑道：「鄉下土釀，倒也不怎麼嗆口。余公子，小老兒本是江南人士，年輕時與人爭鬥，失手殺了兩個仇家，在原地容身不得，這才逃到蜀地，唉，一住數十年，卻總是記著家鄉。小老兒本鄉的酒比這種大麴醇些，可沒這麼厲害。」一面說，一面給眾人斟酒。

各人一聽他自述身世，雖不盡信，卻也大釋心中疑竇，又見他替各人斟酒後，說道：「先乾為敬！」一口將杯中的酒喝乾了，更是放心，便盡情吃喝起來。巴天石和朱丹臣都是極精細謹慎之人，飲酒既少，吃菜時也等那老者先行下箸，這才挾菜。酒飯罷，眼見大雨不止，那賈老者又誠懇留客，段譽等當晚便在莊中借宿。

臨睡之時，巴天石悄悄跟木婉清道：「木姑娘，今晚驚醒著些兒，我瞧這地方總是有些兒邪門。」木婉清點了點頭，當晚她讓王玉燕和鍾靈睡，自己和衣躺在炕上，袖中扣了滿筒毒箭，聽著廳外淅淅瀝瀝的雨聲，半睡半醒的直到天明時，居然毫無異狀。

眾人盥洗罷時，見大雨已止，當即向賈老者告別。賈老者送出數十丈外，禮數甚是恭謹。眾人行遠之後，均是嘖嘖稱奇。巴天石道：「這賈老兒到底是甚麼來頭，實在古怪，這次我走了眼啦。」朱丹臣道：「巴兄，我瞧你倒不是走眼。這賈老兒本懷不良之意，待見到公子填好了畫中的缺字，突然間神態有變。公子，你想這幅畫和幾行題字，卻又有甚麼干係？」段譽搖頭道：「這幾株山茶麼，那也平常得緊。一株粉侯，一株雪塔，雖說是名種，卻也不是罕見之物。」眾人猜不出來，也就不再理會，鍾靈笑道：「最好一路之上，多遇到幾幅缺了字畫的畫圖，咱們段公子一一填將起來，大筆一揮，便騙兩餐酒飯，一晚住宿，卻不花半文錢。」眾人都笑了起來。

說也奇怪，鍾靈說的是一句玩笑言語，不料旅途之中，當真接二連三的出現了畫圖，畫中所繪的一定是山茶花，有的題詞有缺，有的寫錯了字，更有的是畫上有枝無花，或是有花無葉。段譽一見到，便提筆添上。一添之下，圖畫的主人總是出來殷勤相待，美酒美食，又不肯收受分文。巴天石和朱丹臣幾次三番的設辭套問，對方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說道原來的畫師未曾畫得周全，多蒙段譽補足，實是好生感激。段譽和鍾靈是少年心性，只覺好玩，但盼缺筆的字畫越多越好。王玉燕見段譽開心，她也隨著開心。木婉清反正是天不怕，地不怕，對方是好意也罷，歹意也罷，她都不放在心上。只有巴天石和朱丹臣卻是越來越擔憂，見對方佈置得如此周密，其中定有重大圖謀，偏生是全然瞧不出半點端倪。

巴朱二人每次當對方殷勤相待之時，總是細心查察，看酒飯之中，是否置有毒藥。須知有些慢性毒藥極難發覺，往往連服十餘次這才察覺。巴天石見多識廣，對方若是下毒，須瞞不過他的眼去，始終見酒飯一無異狀，而且主人往往先飯先食，以示無他。

在路非止一日，漸行漸南，雖已十月上旬，天時卻也不冷，一路上山深林密，長草叢生，與北國西夏相較，又是另一番景象。這一日傍晚，將到草海邊時，一眼望去，無窮無盡都是青青野草，左首卻是一片大叢林，眼看數十里內並無人居，巴天石道：「公子，此處地勢險惡，咱們乘早找個地方住宿才好。」段譽點頭道：「是啊，今日是走不出這大片草地了，只不知甚麼地方可以借宿。」朱丹臣道：「草海之中，毒蚊、毒蟲甚多，又多瘴氣。眼下是桂花瘴剛過，芙蓉瘴初起，兩種瘴氣混在一起，毒性更烈。若是找不到宿地，便在樹枝高處安身較好，瘴氣侵襲不到，毒蟲毒蚊也少。」

當下一行人折而向左，往林中走去。王玉燕久居江南之地，從未來過南方，聽朱丹臣將瘴氣說得這般厲害，當即問他桂花瘴、芙蓉瘴是甚麼東西。朱丹臣道：「這是咱們大理的說法。瘴氣是山野沼澤間的毒氣，三月桃花瘴，五月間榴花瘴最是厲害。其實瘴氣都是一般，時間不同，便按月令時花，給它取個名字。三五月間天候漸熱，毒蟲毒蚊萌生活動，所以為害最大。這時候已好得多了，只不過這一帶濕氣極重，草海一年又一年的不斷腐爛，瘴氣一定兇猛。」王玉燕道：「嗯，那麼有茶花瘴沒有？」段譽、巴天石等聽她如此問，都笑了起來。朱丹臣道：「咱們大理人最喜茶花，可不將茶花和那討厭的瘴氣連在一起。」

說話之間已進了林子。馬蹄踏入爛泥，一陷一拔，行走甚是不便。巴天石道：「我瞧咱們不必再進去啦，今晚就學鳥兒，在高樹上作個巢，等明日太陽出來，瘴氣漸清，這才啟程。」王玉燕道：「太陽出來後，瘴氣便不怎樣厲害？」巴天石道：「正是。」鍾靈突然指著東北角，失聲驚道：「啊喲不好，那邊有瘴氣升起來了，那是甚麼瘴氣？」各人順著她手指瞧去，果見有一股雲氣，裊裊在林間升起。

巴天石道：「鍾姑娘，這是燒飯瘴。」鍾靈道：「甚麼燒飯瘴？厲害不厲害？」巴天石笑道：「這不是瘴，是人家燒飯的炊煙。」果見那青煙中夾有黑氣，又有些白霧，乃是炊煙。眾人都笑了起來，精神為之一振，都說：「咱們找燒飯瘴去。」鍾靈給各人笑得不好意思，脹紅了臉。王玉燕安慰她道：「靈妹，幸好得你見到了這燒飯──燒飯瘴的炊煙，免得大家在樹頂露宿。」

一行人朝著炊煙走去，來到近處，只見林中搭著七八間木屋，屋旁堆滿了木材，顯是伐木工人的住所。朱丹臣縱馬上前，大聲說道：「木場的大哥，行道之人，想在貴處借宿一晚，成不成？」隔了半晌，屋內並無應聲，朱丹臣又說了一遍，仍無人答應。看屋頂時煙囪中的炊煙仍是不斷冒出，屋中定然有人。朱丹臣從懷中摸出作為兵刃的折扇，拿在手中輕輕開了門，走進屋去。只見屋內一個人影也無，耳中卻聽到必剝必剝木柴著火之聲。朱丹臣走向後堂，轉入廚房，只見灶下有個駝背老婦正在燒火。朱丹臣道：「老婆婆，這裏還有旁人麼？」那老婦茫然瞧著他，似乎聽而不聞。朱丹臣道：「便只你一個在這裏麼？」那老婦指指自己耳朵，又指指嘴巴，啊啊啊的叫了幾聲，表示是個聾子，又是啞巴。朱丹臣回到堂中，段譽、木婉清等已在其餘幾間屋中查看一遍，原來七八間木屋之中，除了那老婦外並無一人。每間木屋都有板床，床上卻無被褥，看來這些時候伐木工人並未開工。

巴天石奔到木屋之外繞了兩圈，察見確無異狀。朱丹臣道：「這老婆婆又聾又啞，沒法跟她說話，我瞧王姑娘最耐心，還是請你跟她打個交道罷。」玉燕笑著點頭，道：「好，我去試試。」她走到廚房之中，跟那婆婆指手劃腳，取了一錠銀子給她，居然大致弄了個明白，眾人待那婆婆煮好飯後，向她討了些米作飯，木屋中無酒無肉，大夥兒吃些乾菜，也就熬過了一餐。

巴天石道：「咱們就都在這間屋中睡，別分散了。」當下男的睡在東邊屋，女的睡在西邊。那老婆婆在中間房中一張桌上點了一盞油燈。各人安睡之後不久，忽聽得中間房嗒嗒幾聲，有人用火刀火石打火，但打來打去，總是打不著。巴天石走下地來，開門出去，見桌上放著的那盞油燈已給風吹熄了，黑暗中但聽得嗒嗒的聲響，那老婆婆不停的打火。以火刀火石打火，原非易事，倘若紙煤不燥，往往難以燃著。巴天石當即取出懷中的火刀火石，嗒的一聲，便打著了火，湊過去點了燈盞。那老婆婆臉上微露笑容，向巴天石打個手勢，借火刀火石，指指廚房，示意要去點火，巴天石便交了給她，自行入房安睡。過不多時，卻聽房中間的嗒嗒嗒之聲又起，段譽等閉著眼剛要入睡，睜眼一看，板壁縫中沒火光透過來，原來那油燈又熄了。朱丹臣笑道：「這位老婆婆，可老得有點兒背了。」本待不去理她，但嗒嗒之聲始終不絕，似乎若是一晚打不著火，她便要打一晚似的。朱丹臣聽得不耐煩起來，走到中間房中，黑暗裏朦朦朧朧的見那老婆婆手臂一起一落，嗒嗒嗒的打火。朱丹臣取出自己的火刀火石，嗒的一聲打著火，點亮了油燈。那老婆婆笑了笑，打了幾個手勢，向朱丹臣借火刀火石，要到廚房中一用，朱丹臣借了給她，自行入房。

豈知過不了多久，中間房中的嗒嗒嗒聲音又響了起來。巴天石和朱丹臣都大為光火，罵道：「這老婆子不知道在搗甚麼鬼？」可是嗒嗒嗒、嗒嗒嗒的聲音始終不停。巴天石跳了出去，搶過她的火刀火石來打，嗒嗒嗒幾下，就是一點火星也無，摸上去也不是自己的打火之具，大聲問道：「我的火刀火石？」一句話一出口，隨即啞然失笑：「我怎麼向一個聾啞的老婆子發脾氣？」這時木婉清也出來了，取出她的火刀火石，道：「巴大叔，你要打火麼？」巴天石道：「這老婆婆真是古怪，一盞燈點了又熄，熄了又點，直攪了半夜。」接過火刀火石，嗒的一聲，打出火來，點著了燈盞。那老婆婆似甚滿意，笑了一笑，瞧著燈盞的火光。巴天石道：「木姑娘，路上累了，早些安歇罷。」即回入房中。

豈知過不到一盞茶時分，那嗒嗒嗒、嗒嗒嗒的打火之聲，又響了起來。巴天石和段譽同時從床上一躍而起，都想搶將出去，但突然之間，兩人同時省覺：「世上豈有這等古怪的老太婆？其中定有詭計。」兩人輕輕一握手，悄悄掩將出擊，分從左右掩到那老婆婆身旁，正要一撲而上，突然鼻中間聞到一陣淡淡的香氣，原來在燈盞旁打火的卻是「香藥叉」木婉清。兩人立時收勢，巴天石道：「木姑娘，是你？」木婉清道：「是啊，我覺得這地方有點兒不對，想點燈瞧瞧。」巴天石道：「我來打火。」豈知嗒嗒嗒、嗒嗒嗒幾聲，半點火星也打不出。巴天石一驚，道：「這火石不對。木姑娘，是給那老婆子掉了塊火石。」朱丹臣道：「咱們快去找那老婆子，別給她走了。」木婉清奔向廚房，巴朱二人追出木屋，但便在這片刻之間，那老婆子已走得不知去向。巴天石道：「別追遠了，保護公子要緊。」兩人回進木屋，段譽、王玉燕、鍾靈也都已聞聲而起。

巴天石道：「誰有火刀火石？先點著了燈再說。」只聽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說道：「我的火刀火石給那老婆婆借去了。」卻是玉燕和鍾靈。巴天石和朱丹臣暗晴的叫苦：「咱們步步提防，想不到還是在這裏折在敵人手中。」段譽從懷中取出火刀火石，嗒嗒的打了幾下，卻那裏打得著火？朱丹臣道：「公子，那老婆子曾問你借來用過？」段譽道：「是，那是在吃飯之前。她打了之後便即還我。」朱丹臣道：「火石給掉過了。」

一時之間，大家默不作聲，黑暗中但聽得秋蟲唧唧。這一晚正當月盡夜，星月無光。六個人聚在屋中，只朦朦朧朧的看到旁人的影子，心中隱隱都感到周遭情景甚是兇險，只是自從段譽畫中填字，賈老者殷勤相待以來，六個人就如給人蒙上了眼，身不由主的走入一個茫無所知的境地中去。明知敵人實是暗中算計自己，但用的是甚麼陰險毒計，卻也一點線索也沒有。各人均想：「敵人若是一擁而出，倒也痛快，卻這般鬼鬼祟祟，令人無從提防。」木婉清道：「那老婆婆取了咱們的火石去，用意是叫咱們不能點燈，他們便可在黑暗中施行詭計。」鍾靈突然尖叫了一聲，聲音甚是恐懼。眾人齊問：「怎麼了？」鍾靈道：「我最怕他們在黑暗裏放蜈蚣、毒蟻來咬我！」巴天石心中一凜道：「此事大是可慮，黑暗中若有細小毒物來襲，卻是防不勝防。」段譽道：「咱們還是出去，躲在樹上。」朱丹臣道：「只怕樹上已先有毒物安置。」鍾靈又是「啊」的一聲，捉住了木婉清的手臂。巴天石道：「鍾姑娘別怕，咱們點起火來再說。」鍾靈道：「沒了火石，怎麼點火？」巴天石道：「敵人是何用意，現下難知。但他們既要咱們沒火，咱們偏偏生火，想來總是不錯。」

他說著轉身走入廚房，取過兩塊木柴，出來交給朱丹臣，道：「朱兄弟，把木柴弄成木屑，越細越好。」朱丹臣一聽，當即會意，道：「不錯，咱們豈能束手待攻？」從懷中取出一把匕首，將木柴一片片的削了下來。段譽、木婉清、王玉燕、鍾靈大家一起動手，各取匕首小刀，把木片切的切，斬的斬，輾的輾，弄成極細的木屑。段譽嘆道：「可惜我沒有天龍寺枯榮師祖的神功，否則內力到處，木屑立時起火，便是那個鳩摩智，他也會有這等本事。」其實這時他體內所積蓄的內力，已是在枯榮大師和鳩摩智之上，只不過不會運用之法而已。

幾個人不停手的將木粒碾成細粉，心中都是惴惴不安，不知敵人何時來攻，是以誰也不說話，都是留神傾聽外邊動靜，均想：「這老婆婆騙了咱們的火石去，絕不會停留多久，只怕立時就會發動。」巴天石伸手一摸，見木屑已有飯碗大一堆，當即兜在一起，拿幾張火煤紙放在其中，將自己的單刀執在左手，向鍾靈借過她的單刀，右手執住了，突然間雙手一合，錚的一響，雙刀刀背相碰，火星四濺，火花濺到木屑之中，便燒了起來，只可惜一燒即滅，未能燃著紙煤，眾人嘆息聲中，巴天石雙刀連擊，錚錚之聲不絕，撞到十餘下時，那紙煤終於燒了起來。段譽等大聲歡呼，將紙煤拿去點著了油燈。朱丹臣怕一盞燈被風吹熄，將廚房，兩邊廂房中的油燈都取了出來點著了，火燄微弱，照得各人臉上綠油油地，而且煙氣極重，聞在鼻中很不舒服。但好不容易點著了火，眾人精神都為之一振，似是打了一個勝仗。這座木屋起得甚是簡陋，門縫之中不會有風吹進。六個人中巴天石、朱丹臣、木婉清三人閱歷甚富，武功也高，其餘三人卻是初出茅廬，倘若敵人真是大舉來襲，還真不易抵擋。六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中各按兵刃，側耳傾聽。

# 第一三二回 束手就擒

但聽得清風動樹，蟲聲應和，此外更無異狀。段譽猛抬頭間，忽見兩條柱子上雕刻著一副對聯，上聯道：「春溝水動茶花（ ）」下聯道：「夏谷（ ）生荔枝紅」。每一句聯語中都缺了一字。再細看時，那對聯乃是以手指運力在柱上所書，當真是入木三分。段譽正凝視間，鍾靈道：「這裏也有字！」段譽側過頭去，只見左首一塊木材上也刻著兩行字：「青裙玉（ ）如相識，九（ ）茶花滿路開。」顯然也是以手指在木上所書，先前眾人在堂上吃飯，燈火極暗，這些字誰都沒見到，此刻一共點了四盞油燈，暗處的刻字才顯了出來。段譽道：「我一路填字到此，是禍是福，那也不去說他，且看對方到底有何計較。」當即伸手出去，但聽得嗤嗤聲響，已在對聯的花字下寫了個「白」字，在谷字下寫了個「雲」字，變成「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枝紅」一副完整的對聯。他內力深厚，指力到處，木屑紛紛而落，鍾靈拍手笑道：「早知如此，你用手指在木頭上劃幾劃，就有了木屑，卻不用咱們忙了這一陣啦。」只見他又在那邊填上了缺字，口中低吟：「青裙玉面如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一面搖頭擺腦的吟詩，一面斜眼瞧著，玉燕俏臉生霞，將頭轉了開去。鍾靈道：「這些木材是甚麼樹上來的，可香得緊！」各人嗅了幾下，都覺從段譽手指劃破的刻痕之中透出來極馥郁的花香，似桂花不是桂花，似玫瑰又不是玫瑰。段譽剛說得一聲：「好香！」便覺那香氣越來越濃，聞後心意舒服，精神為之一爽。朱丹臣驀地變色道：「不對，這香氣只怕有毒，大家塞住了鼻孔。」眾人給他一言提醒，急忙或取手帕，或以衣袖，按住了口鼻，但這時早已將香氣吸入了不少，若有毒氣該當頭暈目眩，心頭煩惡，豈知竟沒有半點不舒服的感覺。

過了半晌，各人呼吸不暢，忍不住張口呼吸，香氣自口傳入鼻中，仍是絕無異狀。當下各人慢慢將按住口鼻的手放開了。鍾靈道：「這種香木真好，咱們帶幾根回去。」一言未畢，各人耳中都聽到一陣嗡嗡的聲音。朱丹臣又是一驚，道：「毒發了，我耳朵中有怪聲。」巴天石道：「我也有。」木婉清卻道：「這不是耳中怪聲，好像是有一大群蜜蜂飛來。」果然那嗡嗡之聲越來越響，似有千千萬萬蜜蜂從四面八方飛來。眾人一聽到這怪聲，臉上都是一般難以形容的神情，蜜蜂本來並不可怕，但如此巨大的聲響，卻是從來沒聽到過，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蜜蜂。霎時之間，各人都獃住了，不知如何才好。但聽那嗡嗡之聲漸響漸近，就像是無數妖魔鬼怪嘯聲大作，飛舞前來噬人一般。鍾靈抓住了木婉清的手臂，玉燕緊緊握住了段譽的手。六顆心怦怦大跳，各人均知暗中有敵人隱伏，但萬萬料不到敵人來攻之前，竟會發出如此可怖的嘯聲。突然間啪的一聲，一件細小的東西撞上了木屋外的板壁，跟著啪啪啪啪的響聲不絕，不知有多少東西撞將上來。木婉清和鍾靈齊聲叫道：「是蜜蜂！」巴天石搶過去關窗，忽聽得屋外馬匹長聲悲嘶，狂叫亂跳，鍾靈道：「蜜蜂在刺馬！」朱丹臣道：「我去割斷韁繩，讓馬自行逃生！」嗤的一聲撕下了長袍衣襟，裹在頭上，左手剛拉開板門，外面一陣風捲進，成千成萬的蜜蜂衝進屋來。鍾靈和王玉燕齊聲尖叫。

巴天石將朱丹臣身子一拉，膝蓋一頂，撞上了板門，但滿屋已都是蜜蜂。這些蜜蜂一進屋子，便分向各人刺去，一剎那間，每個人頭上、手上、臉上，都給蜜蜂刺了七八下、十來下不等。朱丹臣張開折扇亂撥。巴天石撕下衣襟，猛力撲打。段譽、木婉清、王玉燕、鍾靈四人也是忍痛撲打。

巴天石、朱丹臣、段譽、木婉清四人出手之際，都是運足了功力，過不多時，屋中蜜蜂只剩下了二三十隻，但說也奇怪，這些蜜蜂竟如是飛蛾撲火一般，仍是奮不顧身的向各人亂撲亂刺，又過半晌，各人才將屋內蜜蜂打完。鍾靈和王玉燕都是痛得眼淚汪汪，耳聽得啪啪之聲，密如驟雨，不知有幾千頭蜜蜂在向木屋衝擊，各人都是駭然變色。一時不及理會身上疼痛，急忙撕下衣襟、衣袖，將木屋的各處空隙塞好。巴天石算得是見多識廣了，但這般蜜蜂齊集的情景，別說沒有見過，連聽也從來沒聽說過。

六個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但見每個人臉上都是紅一塊，腫一塊，模樣極是狼狽。段譽道：「幸好這裏有處木屋又可以容身，倘若是在曠野之地，這千千萬萬野蜂齊來叮人，那只有死給他們看了。」木婉清道：「這野蜂是敵人驅來的，他們豈能就此罷休？難道不會打破木屋？」鍾靈驚呼一聲，道：「姊姊，你──你說他們會打破這木屋？」木婉清尚未回答，只聽頭頂砰的一聲響，一塊大石落在屋頂。屋頂樑上咯咯咯的響了幾下，幸好沒破。但咯咯之聲方過，兩塊大石穿破屋頂落了下來。屋中油燈熄滅。段譽忙將玉燕抱在懷裏，護住她的頭臉。但聽得嗡嗡之聲震耳欲聲，各人均知再行撲打也是枉然，只有將衣襟翻起，蓋住了臉孔。霎時間手上、腳上、臂上、腿上萬針攢刺，過得一會，六個人一齊暈倒，人事不知。

段譽食過朱蛤，本來百毒不侵，但這蜜蜂係人為餵養，尾針上所具的不是蜂毒而是麻藥，給幾百頭蜜蜂刺過之後，還是暈倒。不過他畢竟內力深厚，六人中第一個醒來。一恢復知覺，伸手一摸之間，摸了個空，玉燕已不在懷中。他睜眼來，漆黑一團，原來雙手雙腳已被人用繩索牢牢縛住，眼睛也給人用黑布蒙上了，口中給塞了個大麻核，呼吸都甚不便，更別提說話，只覺給蜜蜂刺過之處仍是疼痛異常，又覺身子是坐在地下，到底是何處，距暈去有多少時候，全然不知。

正茫然無措之際，忽聽得一個女子厲聲說道：「我化了這麼多心思，要捉拿大理姓段的老狗，你怎麼捉了這隻小狗來？」段譽只覺這聲音好熟，一時卻記不起是誰。又聽得一個極蒼老的婦人聲音道：「婢子一切依小姐吩咐，沒半點差池。」那女子說道：「哼，我瞧這中間定然有些古怪。那老狗從西夏南下，沿大路經西川而來，為甚麼突然折而向東？咱們在途中安排的那些藥酒都教這小狗吃了？」段譽心知她口中所說的「老狗」，是指自己父親段正淳，所謂「小狗」，當然便是自己了。這女子和老婦說話之聲，似是隔了一重板壁，當是在鄰室之中。只聽那老婦道：「婢子全依小姐的囑咐行事。段王爺折而向東，似乎和那姓秦和姓阮的婢子有關。」那女子怒道：「你──你還叫他做段王爺？」那老婦道：「是，從前──小姐要我叫他段公子，他現下年紀大了──」那女子喝道：「不許你再說。」那老婦道：「是。」那女子輕輕嘆了口氣，道：「他──他現下年紀大了──」段譽聽得，心道：「我道是誰？原來又是爹爹的一個老相好。她找爹爹的晦氣，只不過是爭風吃醋。是了，她安排下毒峰之計想擒住爹爹，以及秦姨、阮姨，卻教我們吃這個苦頭。既是如此，對我們也決計不會驟下毒手。但這位阿姨是誰呢？我一定聽過他說話的。」只聽那女子又道：「咱們各處客店、山莊中所懸字畫的缺字缺筆，你說這小狗都填對了？我可不信，怎麼那老狗唸熟的字句，小狗也記熟在胸？當真便這麼巧？」

那老婦道：「老子唸熟的詩句，兒子記在心裏，又有甚麼稀奇？」那女子怒道：「這賤婢就會生這樣聰明的兒子？我又不信。」段譽聽她辱及自己母親，不禁大怒，忍不住便要出言斥責，但口唇一動，便碰到了嘴裏的麻核，卻那裏說得出聲來？只聽那老婦勸道：「小姐，事情過去這麼久了，你何必還老是放在心上？何況對不起你的是段公子，又不是他兒子？你──你──還是饒了這年青人罷。咱們『醉人蜂』給他吃的苦頭，也夠他受了。」那女子尖叫道：「你說叫我饒了這姓段的小子？哼哼，我把他千刀出剮，才饒了他。」段譽心想：「爹爹得罪了你，又不是我得罪你，為甚麼你這般恨我？那些蜜蜂原來叫作『醉人蜂』，不知她從何處找來這許多蜜蜂，只是追著我們叮？這女子到底是誰？不會是婉妹的媽媽，也不會是鍾夫人，阮姨的聲音還清脆得多。」

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叫道：「姑媽，侄兒叩見。」段譽大吃一驚，心中一個疑團立時解開，說話的男子正是慕容復，他稱之為姑媽，自然便是姑蘇曼陀山莊的王夫人，此便是玉燕的母親，自己的未來岳母了。霎時之間，段譽心中便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亂成一片，當時在曼陀山莊的情景一幕幕的湧上心頭。

茶花又名曼陀羅花，天下以大理所植最為著名。姑蘇茶花並不甚佳，曼陀山莊種了不少茶花，不但名種甚少，而且種植不得其法，不是花朵極小，便是枯萎凋謝。但她這座莊子為甚麼偏偏取一個「曼陀山莊」？莊中除了山茶之外，不種別種花卉，又是甚麼緣故？曼陀山莊的規矩，凡是有男子擅自進莊，便要砍去雙足。那王夫人更道：「只要是大理人，或者是段姓的，撞到了我便得活埋。」那外號叫作「怒江王」的秦元尊不知如何給王夫人擒住了，他不是大理人，只因家鄉離大理不過四百餘里，也便將之活埋。

那王夫人捉了一個少年男子來，命他回去即刻殺了家中結髮妻子，以三書六禮，把外面私下結識的苗姑娘娶來為妻。那男子不答應，王夫人就要殺他，非要他答應不可。段譽記得當時王夫人吩咐手下婢女：「你押送他回姑蘇城裏，親眼瞧著他殺了自己的妻子，和苗姑娘成親，這才回來。」那公子求道：「拙荊和你無怨無恨，你又不識得苗姑娘，何以如此幫她，逼我殺妻另娶？」那時王夫人答道：「你既有了妻子，就不該再去糾纏別的閨女。既是花言巧語將人家騙下了，那就非得娶她為妻不可。」據她言道，單是婢女小翠一人，便曾在常熟、丹陽、無錫、嘉興等地辦過七起同樣的案子，小蘭、小詩她們也各有辦理。

段譽姓段，又是大理人，只因懂得種植茶花，王夫人才不將他處死，反而在雲錦樓設宴款待。可是段譽和她談論山茶的品種之時，提及有一種山茶白瓣而有一條紅絲的，叫做「美人抓破臉」。當時他曾說道：「白瓣茶花如紅絲很多，那便不是『美人抓破臉』了，那是叫作『倚欄嬌』。你想凡是美人，自當嫻靜溫雅，臉上偶爾抓破一條血絲，那還不妨，倘若滿臉都抓破了，這美人老是和人打架，還有何美可言？」這句話大觸王夫人之怒，罵他：「你是聽了誰的言語，捏造了這種種鬼話，前來辱我？誰說一個女子學會了武功，就會不美？嫻靜溫雅，又有甚麼好了？」由此而將他揪下席去，險些便因此而喪了性命。這種種事件，當時只覺王夫人行事大乖人情，除了「豈有此理」四字之外，無別的詞語句可以形容。但慕容復一句「姑媽」一叫，段譽立時想起，鄰室這個說話聲音甚熟，但一時無法想起是王夫人。他登時心下恍然：「原來她也是爹爹的舊情人，無怪她對山茶花愛若性命，而對大理姓段的又這般恨之入骨。」

從前種種難解的事情，此刻一知道其中的關竅所在，立刻豁然貫通。王夫人喜愛山茶花，定然是當年爹爹與她定情之時，與山茶花有甚麼關連；她一捉到一個大理人或是姓段之人，便要將之活埋，當然是為了爹爹是大理之人，將她遺棄，使她懷恨在心，無可宣洩，只好遷怒於其他大理人和姓段之人了。她所以逼迫在外結識私情的男子殺妻另娶，那是流露了她心中隱伏的願望，盼望爹爹殺了正室，娶她為妻。自己無意中說一個女子老是與人打架，便為不美，令她登時大怒，想必當年他曾與爹爹為了私情之事，打過不少場架。段譽想明白了許多懷疑之事，但心中絲毫無如釋重負之感，反而越來越如有一塊大石壓下了心頭。為了甚麼緣由。一時說不出來，總覺得王玉燕的母親與自己父親昔年曾有私情，此事十分不妥，內心深處，突然間感到了一陣極大的恐懼，但又不敢清清楚楚的去想這件最可怕的事，只是說不出的煩躁惶恐。

只聽得王夫人道：「是賢侄，好啊，你快做大燕國皇帝，就要登基了罷？」語氣之中，大具譏嘲之意。慕容復卻莊言以對：「這是祖宗的遺志，侄兒無能，奔波江湖，仍是沒半點頭緒，正要姑母來主持大局。爺爺當年囑咐之時，姑母在旁總也聽到了不少言語。」王夫人道：「好啊，你用爺爺的名義來壓我？嫁出了女兒，潑出了的水，我跟慕容家的皇帝夢還有甚麼干係？我不許你上曼陀山莊，不許玉燕跟你相見，就是為了怕再和慕容家拉扯上甚麼關係。玉燕呢，你帶她那裏去啦？」

「玉燕呢？」這三個字，像雷震一般撞在段譽的耳裏，他心一直在掛念著這件事。當毒蜂來襲時，玉燕是在他懷抱之中，此刻卻到了何處？聽夫人的語氣，倒似乎是真的不知。只聽慕容復道：「表妹到了那裏，我怎知道？她一直和大理段公子在一起，說不定兩個人拜了天地，成了夫妻啦！」王夫人顫聲道：「你──你放甚麼屁！」接著「砰」的一聲，在桌上重重擊了一下，怒道：「你怎麼不照顧她？她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江湖上胡亂行走，你竟是不念半點姑表兄妹的情分？」慕容復道：「姑媽為甚麼這樣生氣？你怕我娶了表妹，怕她成了慕容家的媳婦跟我發皇帝夢，現下好啦，她嫁了大理段公子，將來光明正大的做大理國皇后，那豈不是大大的美事？」

王夫人又伸掌在桌上「砰」的一拍，喝道：「胡說！甚麼大大的美事？萬萬不許！」段譽在隔室本已憂心忡忡，聽到「萬萬不許」四個字，更是連珠價的叫苦：「苦也，苦也！我和玉燕終究是好事多磨，她母親又說『萬萬不許』！」卻聽得窗外有人說道：「非也非也，王姑娘和段公子乃是天造一對，地成一雙，夫人說萬萬不許，那可錯了！」王夫人怒道：「包不同，誰叫你沒規沒矩的跟我頂嘴？你不聽話，我即刻叫人殺了你的女兒。」包不同原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可是一聽王夫人厲聲斥責，竟是立即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多說一句。段譽心中只是說道：「包三哥，包三叔，求求你快與夫人頂撞下去。她的話全然沒有道理，只有你是英雄好漢，敢和她按理力爭。」那知窗外鴉雀無聲，包不同再也不作聲了，原來那倒不是包不同怕王夫人夫殺他女兒，只因包不同歷代跟隨慕容氏，是他家忠心耿耿的部屬，王夫人是他的主人，真的發起脾氣來，他倒也不敢抹了這上下之分。王夫人聽包不同不說話了，怒氣稍降，問慕容復道：「賢侄，你來找我，又有甚麼相求？又想來算計我甚麼東西？」慕容復笑道：「姑母，侄兒是你親骨肉，心中惦記著你，難道來瞧瞧你也不成麼？怎麼一定是來算計你甚麼東西？」

王夫人道：「嘿嘿，你倒還具有良心，惦記著姑媽。要是你早惦著我些，姑媽也不會落得今日這般凄涼了。」慕容復笑道：「姑媽有甚麼不痛快的事，儘管和侄兒說，侄兒包你稱心如意。」王夫人道：「呸，呸，呸！幾年不見，卻在那裏學了這許多油頭滑腦？」慕容復道：「怎麼油頭滑腦啦？別人的心事，我還真難猜，可是我和姑媽是骨肉之親，姑媽心中所想的事，侄兒猜不到十成，也猜得到八成。要姑媽稱心如意，不是侄兒誇口，倒還有七八分把握。」王夫人道：「那你倒猜猜看，若是胡說八道，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

慕容復拖長了聲音，吟道：「青裙玉面如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王夫人吃了一驚，顫聲道：「你──你怎知道？你到過了草海的木屋？」慕容復道：「姑媽不用問我怎麼知道，只須跟侄兒說，要不要見見這個人？」王夫人道：「見──見那一個人？」她聲音軟弱，顯然已有求懇之意，與先前威嚴的語調已是大不相同。慕容復道：「侄兒聽說的那個人，便是姑媽心中所想的那個人，春溝水動茶花白，夏谷雲生荔枝紅！」王夫人顫聲道：「你教我怎麼能見得到他？」慕容復道：「姑媽花了不少心血，要擒住此人，不料還是棋差一著，給他躲了過去。侄兒心想，見到他固然不難，卻沒甚麼用處。終須將他擒住，要他服服貼貼的聽姑媽吩咐，那才是道理。姑媽要他東，他不敢西；姑媽要他畫眉毛，他不敢給你搽胭脂。」最後兩句話頗有輕薄之意，但王夫人心情激盪，絲毫不以為忤，嘆了口氣，道：「我策劃得如此周密的一個計劃還是給他躲過了。我可再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來。」慕容復道：「侄兒知道此人的所在，姑媽信得過我，將那個圈套的詳情跟侄兒說說，說不定侄兒有點兒計較。」

王夫人道：「咱們說甚麼總是自己人，有甚麼信不過的？這一次我安排的，是一個『醉人蜂』的計策。我在曼陀山莊養了幾百窩蜜蜂。莊上除了茶花之外，不種別種花卉。山莊遠離陸地，島上的蜜蜂也不會飛到別地去採蜜。」慕容復道：「是了，這些醉人蜂除了茶花之外，不喜別種香氣。」王夫人道：「調養這窩蜜蜂，可費了我十幾年心血。我在蜂兒採食的蜜糖之中，逐漸加入麻藥，這醉人蜂刺了人之後，便會將人麻倒，令人十餘日不省人事。」段譽心下一驚：「難道我已暈了十餘日了麼？」

慕容復道：「姑媽計謀，當真是人所難及，卻又如何令蜜蜂去刺人？」王夫人道：「那須得在那人的食物之中，加入特種藥物。這種藥物雖是無色無臭，卻略帶苦味，不能一次給人大量服食。你想這人自己固是鬼精靈，他手下人又多聰明才智之輩。要用迷藥、毒藥甚麼的對付他，那是萬萬辦不到的，我只好定下計較，派人沿路供他酒飯，暗中摻入這些毫無毒性的藥物。」段譽一聽之後，登時大悟：「原來一路上有這許多字畫均有缺筆缺字，是王夫人引我爹爹去填寫的，他填上無訛，王夫人伏下的人便知他是大理段王爺，將摻有藥物的酒飯送將上來。」

只聽王夫人道：「不料陰錯陽差，那個人去了別處，這人的兒子卻闖了來。這小鬼頭將老子的詩詞歌賦都熟記在心，當然也是個風流好色、放蕩無行的浪子了，這小鬼一路上將字畫中的缺筆都填對了，大吃大喝，替他老子把摻藥酒飯喝了個飽，到了草海的木屋之中。木屋裏燈盞的燈油，都是預先放了藥料的，在柱子之中，我又藏了藥料，待那小鬼弄破柱子，幾種藥料的香氣一摻合，便引得醉人蜂進去了。唉，我的策劃一些兒也沒錯，可是來的人卻錯了。這小鬼壞了我的大事！哼，我不將他斬成十七八塊，難洩我心頭之恨。」

段譽在隔室聽到王夫人說得如此怨毒，心中也不禁怵然生懼，又想：「王夫人的圈套，部署得也算周密，居然在柱中暗藏藥粉，引得我去填寫對聯中的缺字，刺破柱子，藥粉便散了出來。唉段譽啊段譽，你自作聰明，卻一步步的踏入人家的圈套之中，當真是糊塗透頂了。」但轉念又想：「只因我一路上填寫字畫中的缺筆缺字，使得王夫人的爪牙都將我當作了爹爹，全副精神都貫注在我身上，爹爹便可安然脫險。我代爹爹擔當大禍，又有甚麼可怨艾的？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言念及此，心下頗覺坦然，情不自禁的卻又想到：「王夫人擒住了我，要將我斬成十七八塊，倘若擒住的是我爹爹，卻反會千依百順的侍候於他。我父子二人的遭際，自然是大大不同。」

只聽得王夫人恨恨連聲，說道：「我要這婢子裝成個聾啞老婦，主持大局，她又不是不認得那人，到後來居然會鬧出那個大笑話來。」那老婦辯道：「小姐，婢子早向你稟告過了。我見來人中有段公子在內，便將他們火刀火石都騙了來，好讓他們點不著油燈，便引不到醉人蜂進屋。誰知這些人鬼靈精，居然還生著了火。」王夫人哼了一聲，說道：「總而言之，是你不中用。」

慕容復道：「姑媽，這醉人蜂刺過人後，不能再用了麼？」王夫人道：「刺過人的蜂兒，過不多久便死。可是我養的蜂兒成千成萬，少了數百隻又有甚麼干係？」慕容復拍手道：「那就行啦。先拿了小的，再拿老的，又有何妨？侄兒心想，若是將那小子身上的衣冠佩玉，或是兵刃用物甚麼的，拿去給姑媽那個──那個──那個人瞧瞧，若是要引他到那草海的木屋之中，只怕倒也不難。」

王夫人「啊」的一聲，站起身來，說道：「好侄兒，畢竟你是年青人腦子靈。姑媽一個計策沒成事，心下懊喪不已，就沒去想下一步的棋子，對對，他父子情深，知道兒子落入我們手裏，定然會趕來相救，那時再使醉人蜂之計，也還不遲。」慕容復笑道：「到了那時候，就算沒有蜜蜂兒，只怕也不打緊。姑媽在酒中放上迷藥，要他喝上三杯，難道還怕他推三阻四？」王夫人一想到和段正淳相見，勸他喝酒的情景，不由得眉花眼笑，心魂皆酥，甜膩膩的道：「對，不錯咱們便是這個主意。」慕容復道：「姑媽，侄兒出的這個主意還不錯罷？」王夫人笑道：「倘若這件事不出岔子，姑媽對你自然會另眼相看。咱們第一步，便得查明白這沒良心的刻下是在何處。」

慕容復道：「侄兒倒也聽到了些風聲，這件事中間，卻還有個老大的難處。」王夫人皺眉道：「有甚麼難處？你便是吞吞吐吐的愛賣關子。」慕容復道：「這個人刻下被人擒在手中，性命已在旦夕之間。」

只聽得嗆啷一聲，王夫人的衣袖帶動茶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段譽在隔室聽著，也是大吃一驚，若不是口中給塞了麻核，也會叫了出來。王夫人顫聲道：「是──是給誰擒住了？你如何不早說？咱們好歹得想個法兒去救他出來。」慕容復搖頭道：「姑媽，對頭的武功極強，侄兒萬萬不是他的敵手。咱們只可智取，不可力敵。」王夫人聽他言中之意，似乎並不是兇險萬分，又稍寬心，連問：「卻如何智取？卻如何智取？」

慕容復道：「姑媽的醉人蜂之計，還是可以再使一次。只須換幾條木柱，將柱子的字換過幾個，比如說，寫上『大理國當今天子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樣，那人一見之下，必定心中大怒，伸指將『保定帝段正明』的字樣抹去，藥粉便又從柱中散出來了。」王夫人道：「你說擒住他的是那個和他爭大理國皇位的，叫甚麼段延慶的？」慕容復點點頭道：「正是！」

王夫人驚道：「他──他──他落入了段延慶之手，只怕兇多吉少。段延慶無日不在想將他置之死地，說不定──說不定這時候已經將他──將他處死了。」慕容復笑道：「姑媽不須過慮，這其中有一個重大關節，實是不可不知。」王夫人道：「甚麼重大的關節？」慕容復道：「現下大理國的皇帝是段正明。你的那位段公子早就封為皇太弟，大理國臣民眾所周知。段正明政聲甚好，鎮南王人緣也頗不錯，這皇位是極難搖動。段延慶要殺他固是一舉手之勞，但一刀下去，大理勢必大亂，段延慶這皇位寶座，卻未必坐得上去。」

王夫人道：「這倒也有點道理，你卻又怎麼知道？」慕容復道：「有些是侄兒聽來的，有些是推想出來的。」王夫人道：「你一生一世便是在想做皇帝，這中間的關節自然揣摩得清清楚楚了。」慕容復笑道：「姑媽過獎了。但侄兒料想段延慶擒住了鎮南王，絕不會立即將他殺死，定要設法讓他先行登基為帝，然後名正言順的讓位給自己。」王夫人道：「怎樣名正言順？」慕容復道：「段延慶的父親原是大理國皇帝，只因奸臣纂位，段延慶在混亂中不知去向，段正明才做上了皇帶。段延慶乃是貨真價實的『延慶太子』，那大理國原本眾所周知。鎮南王一做皇帝，他又沒有後嗣，將段延慶立為皇太弟，可說是順理成章。」

王夫人奇道：「他──他──他明明有個兒子，怎麼說沒有後嗣？」慕容復笑道：「姑媽剛說過的話，自己轉眼便忘了，你不是說要將段小子斬成十七八塊麼？他分成了十七八塊，怎麼還活得成？」王夫人道：「對！對！這是那賤婢生的野雜種，留在世上，教我想起了便生氣。」段譽在鄰室中聽到二人對答，只想：「今番當真是兇多吉少了。玉燕卻又不知到了何處？否則王夫人若是瞧在女兒面上，說不定能饒我一命。」

王夫人道：「既然他眼下並無性命之憂，我就放心了。我可不許他去做甚麼大理國的勞什子皇帝。我要他隨我去曼陀山莊。」慕容復道：「鎮南王禪位之後，當然要隨姑媽去曼陀山莊，那時候便要他留在大理，他也沒趣。不過皇帝總是要做一做的，十天也好，半月也好，總得過一過橋，再抽了他的板。否則段延慶也不答應。」王夫人道：「呸！他答不答應，關我甚麼事？咱們拿住了他，救出段公子後，先把段延慶一刀砍了，那裏去管他答應不答應了？」

慕容復嘆了口氣，道：「姑媽，你忘了一件事，咱們可還沒將段延慶拿住，這中間還差了這麼老大一截。」王夫人道：「他在何處，你當然是知道的了。好侄兒，你的脾氣，姑媽難道還有不明白的？你幫我做成這件事，到底要甚麼酬謝？咱們先小人後君子，爽爽快快的先說了出來。」慕容復道：「咱們是親骨肉，侄兒給姑媽辦點兒小事，那裏還能計酬的？侄兒是盡力而為，甚麼酬謝都不要。」王夫人斜眼瞧著他，心想：「他自幼便是跟我哥哥一般的生性，心計極工，只佔便宜，絕不吃虧，豈能白白給我辦這件大事？」便道：「你現下不說，事後再提，那時我若不答應，你可莫怪。」

慕容復笑道：「侄兒說過不要酬謝，便是不要酬謝。那時候如果你一喜歡，賞侄兒幾萬兩黃金，或者瑯環閣中的幾部武學秘典，也就成了。」王夫人哼了一聲，心道：「你要黃金使費，只須向我來取，我幾時拒卻過了？要看瑯環閣中的武經秘要，那更是倒履歡迎之不暇，我只愁你不務正業，不求上進。真不知這小子心中到底打的是甚麼主意？且不去理他，總之是將這人先救出來再說。」便道：「好罷！咱們如何去擒段延慶，如何救人，且聽你說來。」慕容復道：「第一步，是要段延慶帶了鎮南王到草海木屋中去，是不是？」

# 第一三三回 齊心合力

王夫人道：「是啊，你用甚麼法子，能將段延慶引到草海木屋中去？」慕容復道：「這件事很容易。段延慶想做大理國皇帝，必須辦妥兩件事。第一，擒住段正淳，逼他答應禪讓；第二，殺了段譽，要段正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咱們拿段譽的隨身物事去給段正淳瞧瞧，段正淳當然想來援救愛子，段延慶隨跟著過來。所以啊，姑媽擒住這段小子，卻不是擒錯了，那是應有之著，叫做不裝香餌，釣不著金鰲。」王夫人笑道：「你說這段小子是香餌？」慕容復笑道：「我瞧他有一半兒香，有一半兒臭。」王夫人道：「卻是如何？」慕容復道：「鎮南王生的一半，是香的。鎮南王妃那賤人生的一半，定然是臭的。」王夫人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油嘴滑舌，便會討姑媽的歡喜。」

慕容復笑道：「侄兒索性快馬加鞭，早日辦成此事，多討得姑媽一些歡心。姑媽，你叫人把那小子叫出來罷。」王夫人道：「他給醉蜂刺了後，至少再過三日，方能醒轉。這小子便在隔壁，要不然咱們這麼大聲說話，都教他給聽去了。我還有一件事問你。這──這鎮南王雖然沒良心，卻算得是一條硬漢，段延慶怎逼得他答應禪位，莫非加以酷刑，讓他──叫他吃下不少苦頭麼？」說到這裏，關切之情見於顏色。慕容復嘆了口氣，道：「姑媽，這件事你就不必問了，侄兒說了，你聽了只有生氣。」王夫人說道：「快說，快說，賣甚麼關子？」慕容復嘆道：「我說大理姓段的沒良心，原來不錯。姑媽如此花容月貌，文武雙全，便打著燈籠到天下去找，卻又那裏找得著第二個？這姓段的前生不知那裏修著的福，居然給姑媽垂青，那就該當專心不二的伺候姑媽啦，豈知──唉，天下便有這種不知好歹的糊塗蟲，有福不會享，不愛月裏的嫦娥，卻去愛泥中母豬──」

王夫人怒道：「你說他──他──這沒良心的，又和旁的女子混在一起啦？那卻是誰？」慕容復：「這種低三下四的賤女子，便跟姑媽提鞋兒也不配，左右不過是張三的老婆，李四的閨女，姑媽沒的失了身份，犯不著為這種女子生氣。」王夫人大怒，將桌拍得砰砰大響，大聲道：「快說！這小子，他丟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爺，我並不怪他。他家中有妻，我也不怪他，誰教我識他之時，他已是有婦之夫呢。可是他──可是他──你說他又和別的女人在一起，那是誰？那是誰？」段譽在鄰室聽得王夫人如此大發雷霆，不由得膽戰心驚，心想：「玉燕多麼溫柔和順，他媽媽卻怎地這般厲害？爹爹能跟她相好，倒是不易。」但轉念一想：「那些舊情人個個脾氣古怪。秦阿姨教女兒來殺媽媽，阮阿姨生下這樣一個阿紫妹妹，她自己的脾氣多半也好不了。就說媽媽罷，她不肯和爹爹同住，偏偏要到城外道觀中去出家做道姑，連皇伯父、皇伯母苦勸也是無用，當然也是為了爹爹情人太多之故。可是情之一事，實在是難處得很。」慕容復道：「姑媽，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你歇一歇，侄兒慢慢說給你聽。」王夫人道：「你不說我也猜得到了，段延慶捉住了這段小子的一個賤女人，逼他答應做了皇帝後禪位，若不答應，便要為難這賤女人，是也不是？這姓段的小子的臭脾氣，我還有不明白的？你逼他答應甚麼事，便是鋼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是寧死不屈，可是一碰到他心愛的女人啊，他甚麼都答應了。哼，這賤女人是不是很好看？這狐媚子，不知用甚麼手段將他迷上了。快說，這賤女人是誰？」

慕容復道：「姑媽，我說便說了，你可別生氣，賤女人可不止一個。」王夫人又驚又怒，砰的一聲，在桌上重重拍了一下，道：「甚麼？難道有兩個？」慕容復嘆了口氣，搖頭道：「也不止兩個！」

王夫人驚怒愈甚，道：「甚麼，他在旅途之中，還是這般拈花惹草，一個已不足，還攜帶了兩個、三個？」慕容復搖搖頭，道：「眼下一共有四個女人陪伴著他。姑媽，你又何必生氣？日後他做了皇帝，三宮六院要多少有多少。就算大理是小國，不能和大宋、大遼相比，那麼後宮佳麗沒有三千，三百總是有的。」王夫人罵道：「呸，呸！我就因此不許他做皇帝。你說，那四個賤女人是誰？」段譽在鄰室也是好奇心起，此只知是秦紅棉、阮星竹二人陪著父親，怎地又多了兩個女子出來？

只聽慕容復道：「一個姓秦，一個姓阮──」王夫人道：「哼，這兩隻狐狸精又跟他纏在一起了。」慕容復道：「還有一個卻是有夫之婦，我聽得他們叫她做鍾夫人，好像是出來尋找女兒的。這位鍾夫人倒是規規矩矩，她對鎮南王始終不假顏色，鎮南王對她也以禮相待。」王夫人道：「假撇清，做戲罷啦，要是真的規規矩矩，該當離得遠遠的才是，怎麼又混在一塊兒？第四個賤女子是誰？」慕容復道：「這第四個卻不是賤女子，她是鎮南王的元配正室，鎮南王妃。」段譽和王夫人同時吃了一驚，一個心道：「怎麼媽媽也來了？」另一個心道：「他老婆居然跟他在一起。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慕容復笑道：「姑媽覺得奇怪麼？其實你再想一想，便一點也不奇怪了。鎮南王離大理後年餘不歸，中原艷女加花，既有你姑媽這般美人兒，更有阮星竹那些騷狐狸，鎮南王妃豈能放得了心？」王夫人「呸」了一聲，道：「你拿我去和那些騷狐狸作對子！這四個女人，現下仍是還和他在一起？」慕容復又道：「姑媽放心，在鳳凰驛邊的觀音灘上，鎮南王全軍覆沒，給段延慶一網打盡，男男女女，都教他給點中了穴道，擒獲在手，段延慶只顧對付鎮南王一行，卻沒留神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給我在旁瞧了個清清楚楚。侄兒快馬加鞭，趕在他們頭裏二百餘里。姑媽，事不宜遲，咱們一面去佈置醉人蜂和迷藥，一面派人去引段延慶──」

這「慶」字剛說出口，突然遠處有個極尖銳、極難聽的聲音傳了過來：「我早就來啦，引我是不必，醉人蜂和迷藥卻須加佈置才是。」這聲音少說在十餘丈外，但傳入王夫人和慕容復的耳鼓，卻是近如咫尺一般。兩人臉色陡變，只聽得屋外風波惡包不同齊聲呼喝，向聲音來處衝了過去。慕容復叫道：「此人武功了得，不可輕敵。」閃到了門口，月光下青影一晃，眼著一條灰影，一條黃影從旁搶了過去，正是鄧百川和公冶乾分從左右夾擊。段延慶左杖柱地，右杖橫掠而出，分點鄧百川扣公冶乾二人，嗤嗤嗤幾聲，霎時間遞出了七下殺手。鄧百川勉力對付，公冶乾支持不住，倒退了兩步。這時包不同和風波惡二人回身殺轉，四個人將段延慶圍在垓心。

但見段延慶以一敵四，仍是游刃有餘，招招佔了上風。慕容復知道此人大是勁敵，低聲道：「姑媽，借你寶劍一使。」王夫人反手抽出一柄三尺長劍，囑咐道：「小心了！」慕容復接劍在手，精神為之一振，知道這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左手捏著劍訣，長劍刺出，冷森森幻起一團青光，指向段延慶而去。

段延慶手中鋼杖不與他寶劍相碰，身形飄忽，接連進招。他受五人圍攻，慕容復更是一等一的高手，但說也奇怪，他竟無一招守禦招架之著，杖影瓢飄，每一招都是極凌厲的攻勢。每一招攻擊，慕容復等的兵刃不得不抽回自保，攻向對方的殺著自然而然歸於無效。王夫人的武功並不甚強，但見多識廣，武學上的知識只有更在乃女玉燕之上，眼見段延慶所使宛然是大理段氏正宗武功，既感心驚，亦復神傷。

要知當年王夫人和段正淳熱戀之際，花前月下，除了山盟海誓之外，不免談及武功，段正淳曾將一陽指、段氏劍法等等武功，一一試演。此刻王夫人見到段延慶使將出來，狠辣凝重，宛如便是段郎當年，怎不教他暗暗傷心？她想段郎為此人所擒，只怕便在附近，此人既為慕容復待纏住，何不乘機去將段郎救了出來？她悄悄離開，正要向屋外的山徑尋去，陡然間聽得風波惡一聲大叫，戰局情勢已變。

只見風波惡臥在地下，段延慶右手一根鋼杖在他身外一尺之處劃來劃去，卻不擊他要害。慕容復，鄧百川等兵刃遞向段延慶身上，卻均被他右手鋼杖撥開。這情勢甚是明顯，段延慶要取風波惡的性命，那是易如反掌，只是暫且手下留情而已。慕容復倏地向後跳開，叫道：「且住！」鄧百川、公冶乾、包不同三人同時躍開。慕容復道：「段先生，多謝你手下留情，你我本無仇無怨，自今而後，姑蘇慕容氏對你甘拜下風。」

段延慶尚未答話，風波惡已叫了起來：「公子爺，姓風的學藝不精，一條性命打甚麼緊？公子爺千萬不可為了姓風的而認輸。」段延慶喉間咕咕一笑，道：「姓風的倒是條好漢子！」撤開鋼杖。風波惡一個「鯉魚打挺」，呼的一聲躍起，刀光閃閃，一把單刀從半空中又向段延慶劈了下來，叫道：「再吃我一刀！」段延慶鋼杖上舉，往他單刀上一黏。風波惡只覺一股極大的力道震向手掌，忍不住單刀脫手，跟著腰一痛，已被對方攔腰一杖，挑出十餘丈外。段延慶右手一斜，內力自鋼杖傳到單刀，只聽得叮叮噹噹，一陣響聲過去，那單刀已被震成十餘截，相互撞擊，四散飛開。慕容復、王夫人都閃身避過這些亂飛而來的鐵片。眼見他隨手一抖，就毀了一柄鑌鐵單刀，內力之渾厚實是罕見，不由得心下均各駭然。

慕容復拱手道：「段先生神功蓋世，佩服佩服，咱們化敵為友，讓在下結交了段先生這位朋友如何？」段延慶道：「適才你說甚麼佈置醉人蜂，顯示有害我之意，此刻比拼不敵，卻又在另出甚麼主意？」慕容復道：「咱二人合則兩利，離則俱傷。延慶太子，你是大理國嫡系儲君，皇帝的寶座給人家奪了去，怎地不想法子去搶回來？」段延慶怪目斜睨，陰惻惻的道：「這跟你又有甚麼關係？」慕容復道：「你要做大理國皇帝，非得我相助不可。」段延慶一聲冷笑，道：「我不相信你肯助我。只怕你恨不得一劍將我殺了。」慕容復道：「我要助你做大理國皇帝，乃是為自己打算。第一，我恨死段譽那小子，他在少室山逼我險些自刎，令慕容氏在武林中無立足之地，我定要助你奪得皇位，以洩我一口惡氣。第二，你做了大理國皇帝後，我另行有事盼你相助。」

段延慶明知慕容復機警多智，對己不懷好意，但聽他如此說，倒是信了七八分。須知當日段譽在少室山上以六脈神劍逼得慕容復狼狽不堪，段延慶乃親眼目睹，他憶及此事，登時心下極是不安，原來段延慶雖將段正淳擒住，但自忖絕非段譽六脈神劍的對手，若是狹路相逢，動起手來，那是非喪命於段譽的無形劍氣之下不可，唯一對付之策，只是以段正淳夫婦的性命作為要脅，再設法制服段譽，可是也無多大把握，於是便問道：「閣下非段譽對手，卻以何法制他？」慕容復臉上微微一紅，道：「不能力敵，便當智取，總而言之段譽那廝由在下擒到，交給閣下處置便是。」段延慶大喜，他一直放心不下者，便是段譽的武功太強，自己敵他不過，慕容復既能將之擒獲，可說是去了自己最大的一個禍患，但轉念一想，只怕慕容復大言欺騙，別輕易上了他的當，說道：「你說能擒到段譽，豈不知空想無益，空言無憑？」

慕容復微做一笑，說道：「這位王夫人，是在下的姑母，段譽這小子已為我姑母所擒。她正想用這小子來和閣下換一個人，咱們所以要引閣下到來，其意便在於此。」這時王夫人已離兩人十餘丈，遊目四顧，兀自在尋找段正淳的所在，隱隱聽到慕容復的說話，便即回過身來。段延慶一躬身，算是行禮，喉腹之間嘰嘰咕咕的說道：「在下拜見王夫人。不知要換那一個人？」

王夫人臉上微微一紅，她心中日思夜想念茲在茲的便是段正淳一人，可是她以孀居之身公然向旁人吐露心意，究屬不便，一時卻是難以對答。慕容復道：「段譽這小子的父親段正淳，當年得罪了我姑母，可說是仇深似海。我姑母要閣下答應一句話，待閣下受禪了大理國皇帝之後，須將段正淳交與我姑母，那時是殺是剮，油煎凌遲，一憑我姑母處置。」段延慶哈哈一笑，心想：「他禪位之後，我原是要將他處死，你代我動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但他為人極且精細，只覺此事來得太過容易，深恐其中有詐，又問：「慕容公子，你說待我登基之後，還有事求我相助，不知是否在下力所能及，言明在先，以免在下日後無法辦到，成為無信的小人。」慕容復哈哈一笑，道：「段殿下既出此言，在下便一萬個信得過你了。咱們既要做件大交易，在下心中之事卻也不必瞞你。姑蘇慕容氏乃當年大燕後裔，咱列祖列宗遺訓，務以興復大燕為業，在下力量微薄，難成大事。段殿下正位為大理國君之後，慕容復要向大理國主借兵一萬、糧餉稱足，以為興復大燕之用。」

慕容復乃大燕皇裔一事，當慕容博在少室山上阻止慕容復自刎之時，段延慶冷眼旁觀，已猜中了十之七八，再聽慕容復居然將這麼一個大秘密向自己吐露，足見其意甚誠，尋思：「他要興復燕國，勢必同時與大宋、大遼為敵。我大理小國寡民，自保尚嫌不足，如何可向大國啟釁？何況我初為國君，人心未定，更不可擅興戰禍。也罷，此刻我假意答允，到那時將他除去便是，豈不知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當即說道：「大理國小民貧，一萬兵員倉卒難以畢集，五千之數，自當供足下驅使。但願大功告成。大燕大理永為兄弟婚姻之國。」慕容復深深下拜，垂涕說道：「慕容復若得恢復祖宗基業，世世代代為大理屏障，絕不敢忘了陛下的大恩大德！」段延慶聽他居然改口，稱自己為「陛下」，不禁大喜，又聽他說到後來，語帶嗚咽，實是感極而泣，忙伸手扶起，說道：「公子不須多禮。不知段譽那小子卻在何處？」慕容復尚未回答，王夫人搶上兩步，問道：「段正淳那廝卻又在何處？」慕容復道：「陛下，請你帶同隨從，到家姑母的寓所去暫歇。段譽已然縛定，當即奉上。」段延慶道：「如此甚好。」突然之間，一聲尖嘯之聲從他腹中發出，王夫人一驚，只聽得遠處蹄聲隱隱，車聲隆隆，一隊騾車向這邊馳來。過不多時便見四人乘馬，押著三輛大車自大道上奔至。王夫人身形一晃，便即搶了上去，掠過兩匹馬，伸手去揭第一輛大車的車帷。突然之間，眼前多了一個闊嘴細眼，大耳禿頂的人頭，那人頭嘶聲喝道：「幹甚麼？」王夫人吃了一驚，縱身躍開，這才看清這醜臉人身穿一件黃葛短衫，手中拿著一條鞭子，卻是趕車的車夫。段延慶道：「二弟，這位是王夫人，咱們同到她莊上歇歇。車中的客人也都帶了進去罷！」原來那車夫正是南海鱷神。大車的車帷揭開，顫巍巍的走下一人。王夫人胸口一酸，眼淚奪眶而出，但見這人容色憔悴，鬢邊斑白，穿著一件滿是皺紋的綢袍，正是她無日不思的段郎。王夫人性如烈火，再也不能多待片刻，撲上前去，叫道：「段──段──你──你好！」段正淳聽到聲音，心下已是大驚，回過頭來見到王夫人，更是臉色大變，原來他在各處欠下不少風流債，眾債主之中，以王夫人最是難纏。秦紅棉、阮星竹等人不過是要他陪伴在側，已是心滿意足，這位王夫人卻要逼他去殺了元配瑤端仙子舒白鳳，再娶她為妻，這件事段正淳如何能允？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只好來個不辭而別，溜之大吉。萬沒想到自己處境最是窘迫之際，竟然遇上了她。

段正淳這人雖然用情不專，但對每一個情人卻倒都是真誠相待，心中一凜之下，立時便為王夫人著想，叫道：「阿蘿，快走！這青袍老者是個大惡人，別落在他的手中。」身子微側，擋在王夫人與段延慶之間，迭聲催促：「快走！快走！」其實他早被段延慶點了重穴，舉步也是艱難，那裏還有甚麼力量來保護王夫人？

但這聲「阿蘿」一叫，而關懷愛護之情，確又出於至誠，王夫人滿腔怨憤，頓時之間化為萬縷柔情，只是在段延慶和侄兒眼前，無論如何不能流露，當下冷哼一聲，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是大惡人，難道你是大好人麼？」轉面向段延慶道：「殿下，請！」段延慶見到段正淳的神色，頗見對王夫人有愛無恨，而王夫人對他即使有所怨懟，也是情多於仇，尋思：「這二人之間關係大非尋常，我可別上了他們的當。」但他藝高人膽大，心下把細，卻是絲毫不懼，凜然走進了屋中。

那是王夫人特地為了擒拿段正淳而購置的一座莊子，建構著實不小，進莊門後便是一座大院子，種滿了茶花，月光下花影婆娑，甚為雅潔。段正淳見了那些茶花佈置的情狀，宛然便是當年和王夫人在姑蘇雙宿雙飛的花園一模一樣，胸口一酸，低聲道：「原來──原來是你的住所。」王夫人冷笑道：「你認出來了麼？」段正淳低聲道：「認出來了。」一行人絡繹進莊。南海鱷神將後面二輛大車中的俘虜也都引了進來，一輛車裝的是舒白鳳、鍾夫人、秦紅棉、阮星竹四個中年婦人，另一車裝的是范驊、蕭篤誠、董思歸三個大理臣子。七個人也均被段延慶點了重穴，在南海鱷神與雲中鶴押解之下，除了咒罵呼喝，更無半分反抗的能耐。其餘幾名車夫、騾夫，便留在莊外照料車輛牲口。原來段正淳派遣巴天石和朱丹臣護送段譽赴西夏求親，不久便接到保定帝御使送來的諭旨，命他克日回歸大理，登基接位，保定帝自己則赴天龍寺出家為僧。大理國皇室崇信佛法，歷代君王都避位為僧，是以段正淳接到諭旨之時心中傷感，卻也不以為奇，當即攜同秦紅棉、阮星竹，緩緩南歸。途中得到靈鷲宮諸女的傳訊，說道有厲害對頭沿路佈置陷阱，請段正淳加意提防。段正淳和范驊等人一商議，均想所謂「厲害對頭」必是段延慶無疑，此人當真難鬥，不如避之為是，當即改道向東。他那知這道訊是阿碧自王夫人的僕婢處得來，阿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陷阱確是有的，王夫人卻並無真正加害段正淳之意。段正淳這一改道，王夫人所預伏的種種佈置便都應在段譽身上，而段正淳反去撞在段延慶手中。鳳凰驛邊觀音灘上一戰，段正淳全軍覆沒，華赫艮被南海鱷神打入江中，屍骨無存，其餘各人都給段延慶點了穴道，擒之南來。

慕容復令鄧百川、公冶乾等四人在屋外守望，自己則儼然作為主人，呼婢喝僕，款待客人。王夫人目不轉瞬的凝視舒白鳳、秦紅棉等幾個女子，只覺每人各有各的嫵媚之處，雖不自慚形穢，但若以「騷狐狸」、「賤女人」相稱，心中也覺不妥，一股「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之意，不禁油然而生。

段譽在隔室聽到父親和母親同時到來，卻又俱落大對頭之手，不由得又是喜歡，又是擔憂。只聽段延慶道：「王夫人，待我大事一了，這段正淳自當交於你手，任憑處置便是。段譽那小子卻又在何處？」王夫人雙手擊掌，連拍三聲，兩名侍婢走到門口，躬身候命。王夫人道：「帶那段小子來！」段延慶坐在椅上，伸出左手，搭在段正淳右肩。要知他對段譽的六脈神劍大是忌憚，既怕王夫人和慕容復使詭，請了段譽出來對付他，又怕就算王夫人和慕容復確具誠意，段譽如此武功，只須脫困而出，那就不可復制，是以他手按段正淳之肩，叫段譽為了顧念父親，不敢猖獗。

只聽得腳步聲響，四名侍婢橫抬著段譽身子，走進堂來。他雙手雙腳都以牛筋捆縛，口中塞了麻核，眼睛以黑布蒙住，旁人瞧來，也不知此是死是活。段夫人舒白鳳失聲叫道：「譽兒！」便要撲將過去搶奪。王夫人伸手在她肩頭一推，喝道：「給我好好坐著！」段夫人被點重穴後，力氣全失，這一推之下，立即跌回椅中，再也無法動彈。王夫人道：「這小子給我使蒙藥蒙住的，他沒死，知覺卻是沒有恢復。延慶太子，你不妨驗明正身，我沒拿錯人罷？」段延慶點了點頭，道：「沒錯。」王夫人只知她這群醉人蜂毒刺上的藥力厲害，卻不知段譽身具莽牯神功，一時昏迷，不多時便即回復知覺，只是身處絏縲之下，和神智昏迷的情狀亦無分別而已。

段正淳苦笑道：「阿蘿，你拿下我譽兒幹甚麼？他又沒得罪你。」王夫人哼了一聲，並不答話，她不願在人前流露對段正淳的依戀之情，卻也不忍惡言相報。慕容復生怕王夫人舊情火熾之下，壞了他的大事，說道：「怎麼沒得罪我姑母？他──他勾引我表妹玉燕，玷污了她的清白，姑母，這種人死有餘辜，也不用等他──」一番話未說完，段正淳和王夫人同聲驚呼：「甚麼？他──他和──」段正淳臉色慘白，轉向王夫人，低聲道：「是個女孩，叫──叫做玉燕？」王夫人本是火暴的脾氣，忍耐了良久，實在無法再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叫道：「都是你這沒良心的薄倖漢子，害了我不算，還害了你的親生女兒玉燕，玉燕──她──她可是你的親骨肉。」一轉身，伸足便向段譽身上亂踢，罵道：「你這禽獸不如的色鬼，喪盡天良的浪子，連自己親妹妹也放不過，我──我恨不得將你這禽獸千刀萬刀，斬成肉泥。」

她這裏又踢又喊，堂上眾人無不駭異。段夫人、秦紅棉等明白段正淳的性子，立時了然，知道他和王夫人結下私情，生了個女兒叫做甚麼玉燕。其餘段延慶、慕容復等稍一思索，也都心下雪亮。只有南海鱷神不明所以，眼見地下躺著的正是師父，當下伸手在王夫人肩頭一推，喝道：「喂，他是我的師父，你罵我師父，等如是罵我。你罵我師父是禽獸，豈不是我也成了禽獸？你這潑婦，我把你的心肝一把掏出來吃了！」段延慶道：「岳老三，不得對王夫人無禮，這個姓段的小子是無恥之徒，花言巧語，騙得你叫他師父，今日正好將之除去，免得在江湖上沒面子見人。」

南海鱷神道：「他是我師父，那是貨真價實之事，又不是騙我的。怎麼可以傷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去解段譽的捆縛。段延慶道：「老三，我對你說，千萬別任性胡為，你取出鱷嘴剪來，將這小子的頭剪去。」南海鱷神連連搖頭道：「不成！老大，今日岳老三可不聽你的話了，我非救師父不可。」說著用力一扯，登時將綁縛段譽的牛筋扯斷了一根。段延慶大吃一驚，心想段譽若是脫縛，這六脈神劍使將出來，又有誰能夠抵擋得住，別說大事不成，自己且有性命之憂，情急之下，呼的一杖刺出，直指南海鱷神的後背，內力到處，鋼杖貫胸而出。

南海鱷神只覺後背和前胸一陣劇痛，一根鋼杖已從胸口突了出來。他一時愕然難明，回過頭來瞧著段延慶，眼光中滿是疑問之色，不懂何以段老大陡然間會向自己猛施殺手。段延慶一來生性兇悍，既是「四大惡人」之首，自然出手毒辣，二來對段譽的六脈神劍忌憚異常，深恐南海鱷神解脫了他的束縛，是以雖無殺南海鱷神之心，還是一杖刺中了他的要害。段延慶見到他的眼色，心頭霎時閃過一陣悔意，又覺對他甚是歉疚。但這自咎之情一晃即泯，右手一抖，鋼杖復自他身體中抽出，隨即一杖橫抽，喝道：「雲老四，將他去葬了，這是不聽老大之言的榜樣。」南海鱷神大叫一聲，倒下地下，胸背兩處傷口中鮮血泉湧，一雙眼球睜得圓圓地，當真是死不瞑目。雲中鶴抓住他的屍身，拖了出去。他與南海鱷神雖然同列「四大惡人」，但兩人素來不睦，南海鱷神曾幾次三番，阻了他的好事，只因武力不及，被迫忍讓，這時眼見南海鱷神為老大所殺，不由得心中大快。眾人均知南海鱷神是他的死黨，但一言不合，便即取人性命，兇殘狠辣，當真是世所罕見，眼看到這般情狀，心下無不惴惴。段延慶冷笑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提起鋼杖，便向段譽胸口戳了下去。

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子躐蹋，觀音長髮！」段延慶聽到「天龍寺外」四字時，鋼杖凝在半空不動，待聽完這四句話，那鋼杖竟是不住顫動，慢慢縮了回來。他一回頭，與段夫人的目光相對，只見她眼色中似有千言萬語欲待吐露，段延慶心頭大震，顫聲道：「觀──觀世音菩薩──」段夫人點了點頭，低聲道：「你──你可知道孩子是誰？」段延慶腦子中一陣暈眩，瞧出來一片模糊，似乎是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一個月圓之夜：

那一天他終於從東海趕回大理，來到天龍寺外，他在湖廣道上遇到強仇的圍攻，雖然盡殲諸敵，自己卻也身受重傷，雙腿折斷，面目毀損，喉頭被敵人橫砍一刀，聲音也發不出了。他簡直不像一個人，全身污穢惡臭，傷口中都是蛆蟲，幾十隻蒼蠅圍著他嗡嗡亂飛，但他是大理國皇太子，他父親為奸臣所弒，他在混亂中逃了出去，終於學成了武術回來。他知道現在大理國的國君段正明是他的堂兄，可是真正的皇帝應當是他而不是段正明。他知道段正明寬仁愛民，很得人心，十多年皇帝做下來，這皇位已不可動搖，所有的文武百官，個個愛戴當今皇帝，誰也不會再來記得前朝這個皇太子。如果他貿然在大理現身，勢必有性命之憂，誰都會討好當今皇帝，要一刀將他殺了。他本來武藝高強，足為萬人之敵，可是這時候身受重傷，連一個尋常的兵士也敵不過。

他掙扎著一路行來，來到天龍寺外，唯一的盼望，是要請枯榮大師主持公道。枯榮大師是他父親的親兄弟，是他的親叔父，也是保定帝段正明的叔父。枯榮大師是有道高僧，天龍寺是大理國段氏皇朝的屏障，歷代皇帝避位為僧時的退隱之所，他不敢在大理城出現，要先去求見枯榮大師，可是天龍寺的知客僧說，枯榮大師正在坐枯禪，已入定三天，再隔十天半月，也不知是否出定。他問段延慶有甚麼事，可以留言下來，或者由他去稟明方丈。對待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臭叫化，知客僧這麼說話已是十分客氣了。但段延慶怎敢吐露自己的身份？他用手肘撐地，爬到寺旁的一株菩提樹下，等候枯榮大師出定。他是世上最賤、最污穢的一個病漢，可是，他本來是大理國的皇太子，這皇位原是屬於他的。當月亮升到中天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白衣女子，從迷霧中冉冉走近──

# 第一三四回 風流孽債

林間草叢，白霧彌漫，這白衣女子長髮披肩，好像足不沾地般行來。她的臉背著月光，但雖在陰影之中，段延慶仍是驚訝於她的清麗秀美，她有許多頭髮遮在臉上，五官是朦朦朧朧的瞧不清楚，他只知道這女子像觀音菩薩一般的美麗，心中想：「一定是菩薩下凡，來搭救我這落難的皇帝。聖天子有百靈呵護，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你保佑我重登皇位，我一定給你塑像立廟，世世供奉不絕。」

那女人緩緩走近，轉過身去，段延慶只見到了她的側面，臉上白得沒半分血色。忽然聽得她輕輕地、喃喃地說起話來：「我這麼全心全意的待你，你──你卻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個女人，又有一個女人，把我們在菩薩前發的盟誓，都拋到了腦後。我原諒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諒你了，你對我不起，我也要對你不起。你背著我去找別人，我也要去找別人。你們漢人男子不將我們擺夷女子當人，欺負我，待我如貓如狗，如豬如牛，我──我一定要報復，我們擺夷女子也不將你們漢人男子當人。」

她的話說得很輕，全是自言自語，但語氣之中，卻是充滿了深深的怒意。段延慶心道：「原來她是擺夷女子，受了漢人的欺負，那也難怪。」要知擺夷乃大理國的一族，族中女子天生的美貌，皮膚白嫩，遠過漢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數又少，常受漢人的欺負，眼見那女子漸漸走遠，段延慶突然又想：「不對，擺夷女子雖是出名的美貌，終究不會如這般神仙似的體態，何況她身上白衣有如冰綃，擺夷女子那裏有這等精雅的服飾，這定然是一位菩薩化身，我──我可千萬不能錯過了。」

也是他在大受挫折，走投無路之際，只有菩薩現身打救，才能解脫他的困境，無可奈何之中，總是不自禁的往這條路上想去，眼見菩薩要走遠，他拼命爬動，想要叫喚：「菩薩救我！」可是咽喉間只能發出幾下嘶啞的聲音。那白衣女子聽到菩提樹下有響聲發出，回轉身來，只見塵土中有一團人不像人，獸不像獸的東西在爬動，仔細一看，才發覺是一個遍身血污，骯髒不堪的化子。這化子臉上、身上、手上，到處是傷口，每處傷口中都在流血，都有蛆蟲在爬動，都在發出惡臭。

那女子心下惱恨已達到極點，既想報復丈夫的負心薄倖，又自暴自棄的要極力作賤自己。她見到這化子的形狀如此可怖，先吃了一驚，轉身便要逃開，但隨即心想：「我要找一個天下最醜陋、最污穢、最卑賤的男人來和他相好。你是王爺，是大將軍，我偏偏去和一個臭叫化相好。」她決計沒有想到，段延慶乃是皇帝貴胄，本來相貌十分英俊，只因受十餘名強敵圍攻，才傷成這般模樣。她一言不發，慢慢解去了身上的羅衫，走到段延慶的身前，投身在他懷裏，伸出兩條像白山茶花花瓣那樣顏色的手臂，摟住他的脖子──月光如果有知，一定會非常的詫異，為甚麼這樣高貴的一位夫人，竟會將她像白山茶花花瓣那樣嬌艷的身子，去交給這樣一個滿身膿血的乞丐。

那白衣女子離去之後良久，段延慶兀自如在夢中，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是自己神智糊塗了，還是真的菩薩下凡？他鼻管中還能聞到她身上那淡淡的香氣，一側頭，他見到自己指頭在泥地上劃的七個字：「你是長髮觀世音？」他寫了這七個字問她，那位女菩薩點了點頭。突然間，幾粒水珠落在字旁的塵土之中，是她的眼淚，還是觀音菩薩楊枝灑的甘露？段延慶曾聽人說過，觀世音曾化身為女身，普渡沉溺在欲海中的眾生，那是最慈悲的菩薩，這個白衣女子，一定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了。觀音菩薩是來點化我，叫我不可灰心氣餒，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真命天子。

段延慶在重傷垂危、走投無路之際，突然得到這位長髮白衣觀音捨身相就，登時精神大振，相信天命攸歸，日後必登大寶，那麼眼前的危難自不致成為大患。他信念一堅，只覺眼前一片光明，次日清晨，一問枯榮大師仍未出定，當下跪在菩提樹下感謝菩薩的恩德，折下兩根菩提樹枝，挾在脅下，飄然而去。他不敢在大理境內逗留，遠至南部蠻荒的窮鄉僻壤之處，苦練家傳武功。大理段氏的武學博大精深，不求變化繁複，以純粹和醇為貴。最初五年，段延慶養好傷後，習練以杖代足，再將「一陽指」的功夫化在鋼杖之上，又練五年，行走江湖，前赴兩湖，將所有仇敵一家家殺得雞犬不留，手段之兇狠毒辣，實是駭人聽聞，因而博得了「天下第一大惡人」的名頭。他曾數次潛回大理，圖謀奪位，每次都是發覺段正明的根基牢不可拔，不得不廢然而退，最近這一次與黃眉僧下棋比拼內力，眼看已操勝算，不料段譽這小子半途裏殺將出來，令他功敗垂成。此刻王夫人將段譽擒獲，他正欲一杖將之戳死，以絕段正明、段正淳的後嗣，突然間段夫人吟了那四句話出來，「天龍寺外，菩提樹下，化子躐蹋，觀音長髮。」這四句十六個字說來甚輕，但在他聽來，直如晴天霹靂一般。他更看到了段夫人臉上的神色，心中只是說：「難道──難道──她就是那位觀音菩薩──」

只見段夫人緩緩舉起手來，解開了髮髻，萬縷青絲頭上披將下來，垂在肩頭，掛在臉前，正便是那晚天龍寺外，菩提樹下那位觀音菩薩的形相。段延慶更無懷疑：「我只當是菩薩，卻原來是鎮南王妃。」其實當時他過得幾日傷勢略痊，發燒消退，神智清醒下來，便知那晚捨身相就的白衣女人是人不是菩薩，只不過他實不願心中這個幻想化為泡影，不住的對自己說：「那是白衣觀音，那是白衣觀音！」

這時候他明白了真相，可是心中立時生出一個絕大的疑竇：「為甚麼她要這樣？為甚麼她看中了我這麼一個滿身膿血的躐蹋化子？」他低頭尋思，忽然間，幾滴水珠落在地下塵土之中，就像那天晚上一樣，是淚水？還是楊枝甘露？他抬起頭來，遇到了段夫人淚水盈盈的眼波，驀地裏他剛硬的心腸軟了，嘶啞著道：「你要我饒了你兒子的性命？」段夫人搖了搖頭，道：「他──他頸中有一塊小小的金牌，刻著他的生辰八字。」段延慶大奇：「你不要我饒你兒子的性命，卻叫我去看他甚麼勞什子的金牌，那是甚麼意思？」自從他明白了當年「天龍寺外、菩提樹下」這回事的真相之後，對段夫人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種敬畏感激之情，伸過杖去，先解開了段譽身上被封的重穴，然後俯身去看段譽的頭頸，果見他頸中有根極細的金練，將那金鏈拉將出來，果從鏈端懸著一塊長方的小金牌，一面刻著「長命百歲」四字，翻將過來，只見刻著一行小字：「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十三日生」。段延慶看到「保定二年」這幾個字，心中又是一凜：「保定二年？我就是這一年的二月間被人圍攻，身受重傷，來到天龍寺外。啊喲，他──他──他的生日，剛剛相距十個月，難道十月懷胎，他──他──他竟然便是我的兒子？」他頭上受過幾處刀傷，筋絡已斷，種種驚駭詫異之情，均無所見，但一瞬之間竟是變得如紙之白，沒半分血色，心中說不出的激動，回頭去瞧段夫人時，只見她緩緩的點了點頭，喃喃道：「冤孽，冤孽！」段延慶一生從未有過男女之情、室家之樂，驀地裏竟知道世上有一個人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喜悅滿懷，實是難以形容，只覺世上甚麼名利尊榮、帝王基業，都萬萬不及有一個兒子的可貴，想到適才險險一杖將自己的兒子戳死，當真是驚喜交集，只想大叫大跳一番，噹的一聲，手中鋼杖掉在地下。

跟著腦海中覺得一陣暈眩，左手無力，又是噹的一響，鋼杖也掉在地下，胸中有一個極響亮的聲音要叫了出來：「我有一個兒子！」一瞥眼見到段正淳，只見他臉現迷惘之色，顯然對他夫人這幾句話全然不解。段延慶只覺說不出的驕傲：「你就算做了大理國皇帝而我做不成，那又有甚麼稀奇？我有兒子，你卻沒有。」這時候腦海中又是一暈，眼前微微一黑，心道：「我實是歡喜得過了份。」忽聽得咕咚一聲，一個人倒在門邊，正是雲中鶴。段延慶吃了一驚，暗叫：「不好！」左手掌凌空一抓，欲運虛勁將鋼杖拿在手中，不料一抓之下，內力運發不出，地下的鋼杖紋絲不動。段延慶吃驚更甚，當下半點不動聲色，右掌又是運勁一抓，那鋼杖仍是不動，一提氣時，內息也是提不上來，知道在不知不覺之中，已著了旁人的道兒。聽得慕容復說道：「段殿下，那邊室中，還有一個你急欲一見之人，便請移駕過去一觀。」段延慶道：「卻是誰人？慕容公子不妨帶他出來。」慕容復道：「他無法行走，還請殿下勞步。」

聽了這幾句話後，段延慶心下已是雪亮，暗中使了迷藥的自是慕容復無疑，他忌憚自己武功厲害，生怕藥力不足，不敢貿然破臉，卻要自己地下走動，且看是否勁力尚存，自忖進屋後刻刻留神，既沒有吃過他一口茶水，亦未聞到任何特異氣息，怎會陰溝裏翻船，中他毒計？尋思：「定是我聽了段夫人的話後，喜極忘形，沒再提防周遭的異動，以至被他做下了手腳。」他雖生性兇惡，卻是大有氣度，既是落了下風，自也認命服輸，絕不發怒叫罵，當下淡淡的道：「慕容公子，我大理段氏不善用毒，你該當以『一陽指』對付我才是。」意思是說：你姑蘇慕容氐向來自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對我使毒，未免不夠光明磊落。

慕容復微笑道：「段殿下一代英傑，豈同泛泛之輩？在下這『紅花香霧』，乃是當年取之西夏，只是略加添補，使之少了一種刺目流淚的氣息，倒不是姑蘇慕容氏自製的。」段延慶暗暗吃驚，那一年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以「紅花香霧」迷倒丐幫幫眾無數，盡數將之擒去的事，他早有聽聞，想不到今日自己也墮入彀中，當下閉目不語，暗暗運息，想將毒氣逼出體外。慕容笑道：「要解這『紅花香霧』之毒，運功凝氣都是無用──」一句話未說完，王夫人喝道：「你怎麼把姑母也毒倒了，快取解藥來。」慕容復道：「姑媽，侄兒得罪，少停自當首先給姑媽解毒。」王夫人怒道：「甚麼少停不少停的？快，快拿解藥來。」慕容復道：「真是對不住姑媽了，解藥不在侄兒身邊。」段夫人被點中的重穴原已解開，但不旋踵間又給「紅花香霧」迷倒。廳堂上諸人之中，只有慕容復事先服了解藥，段譽百毒不侵，這才沒有中毒。

但段譽也正在大受煎熬，說不出的痛苦難當。他聽王夫人說道：「都是你這沒良心的薄倖漢子，害了我不算，還害了你的親生女兒。玉燕，玉燕──她──她──可是你的親生骨肉。」那時他胸口氣息一窒，險些便暈了過去。當他在鄰室聽到王夫人和慕容復說話提到她和他父親之間的私情時，段譽內心深處便已隱隱不安，極怕王玉燕又和木婉清一般，竟然又是自己的妹子。待得王夫人親口當眾說出，那裏還容他有懷疑的餘地？剎那間只覺得天旋地轉，若不是手足被捆，口中塞物，定要亂衝亂撞，大叫大嚷，吵一個天翻地覆。他心中悲苦，只覺一團氣塞在胸間，再也無法運轉，手足冰冷，漸漸僵硬。段譽吃了一驚：「啊喲，這是伯父所說的走火入魔，內功越是深厚，來勢越兇險。我──我怎會走火入魔？」

只覺冰冷之氣，片刻間便及於手肘膝彎，段譽先是心中害怕，但隨即轉念：「玉燕既是我同父妹子，我這場相思，終究是歸於泡影，我活在世上又有甚麼滋味？還不如走火入魔，隨即化身為塵為灰，無知無識，也免了終身的無窮煩惱。」後來他母親說了甚麼「天龍寺外，菩提樹下」的隱語，除了段夫人自己和段延慶之外，旁人誰也不明其中緣由，段譽傷心欲絕之際，母親的話固然沒有聽在耳中，就算聽到了，也決計不會明白段延慶才是自己真正的父親。段延慶連運三次內息，非但全無效應，反而胸口更是煩惡，真欲大嘔一場，當即不言不動，閉目而坐。慕容復道：「段殿下，在下雖然將你迷倒，卻絕無害你之意，只須殿下答允我一件事，在下不但雙手奉上解藥，還向殿下磕頭陪罪。」段延慶冷冷一笑，道：「姓段的活了這麼一大把的年紀，大風大浪經過無數，豈能在人家挾制要脅之下，答允甚麼事。」慕容復道：「在下如何敢對殿下挾制要脅？這裏眾人在此都可作為見證，在下先向殿下陪罪，再恭恭敬敬的向殿下求懇一事。」說著雙膝一曲，便即跪倒，咚咚咚咚，磕了四個響頭，意態甚是恭順。

眾人見慕容復突然行此大禮，無不大為詫異，要知他此刻操縱全局，人人的生死都操於他一人之手，就算他講江湖義氣，對段延慶這個前輩高手不肯失了禮數，但深深一揖，已是足夠，卻又何以卑躬屈膝的向他磕頭，段延慶心下也是大感不解，但見他於自己這般恭敬，心中的氣惱也不由消了幾分，道：「常言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公子行此大禮，在下甚不敢當，卻不知公子有何吩咐？」言語之中，也客氣起來。慕容復道：「在下的心願，殿下早已知曉。但想興復大燕，殊非一朝一夕之功。今日我先扶保殿下登了大理國的皇位。殿下並無子息，不妨由在下拜殿下為義父。同心共濟，以成大事，豈不兩全其美？」段延慶聽他說到「殿下並無子息」這六個字時，情不自禁的向段夫人瞧去，四目交投，剎那間交談了千言萬語。段延慶嘿嘿一笑，並不置答，心想：「這句話若在半個時辰前說來，確是兩全其美，可是此刻我已知自己有子，怎能再將皇位傳之於你？」只聽慕容復又道：「大宋江山，得自後周柴氏。當年周太祖郭威無後，收柴榮為子。柴世宗雄才大略，睿文考武，為後周大樹聲威。郭氏血食，多延年月，後世傳為美談。事例不遠，願殿下垂鑒。」段延慶道：「你要我將你收為義子？」慕容復道：「正是。」段延慶心道：「此刻我身中毒藥，唯有勉強答允，毒性一解，立時便將他殺了。」便淡淡的道：「如此你卻須改姓為段了？做了大理的皇帝，興復燕國的念頭更須收起，慕容氏從此無後，你可做得到麼？」

他明知慕容復心中定然另有打算，只要他做了大理國君，數年間以親信遍佈要津，大誅異己和段氏忠臣，便會復姓「慕容」，甚至將大理的國號改為「大燕」，亦是不足為奇，所以要連問他三件為難之事，那是以進為退，令他深信不疑，若是答允得太過爽快，便顯得其意不誠，存心不良了。果然慕容復沉吟片刻，道：「這個──」其實他心中早已想到日後做了大理皇帝的種種措施，與段延慶的猜測不遠，他也想到若是答允得太過爽快，便顯得其意不誠，存心不良，是以躊躇半晌，才道：「在下雖非忘本不孝之人，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既拜殿下為父，自當忠於段氏，一心不二。」段延慶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老夫浪盪江湖，無妻無子，卻於邁年得一佳兒，大慰平生。你這孩兒年少英俊，我真可說老懷大暢了。」

段延慶這幾句話，說的乃是他真正的兒子段譽，但除了段夫人之外，誰也不明他的言外之意，都道他已答允慕容復，收他為義子，將來傳位於他。慕容復喜道：「殿下是武林中的前輩英俠，自必一言九鼎，絕無反悔，義父在上，孩兒磕頭。」左膝一曲，便要跪將下去，忽聽得門外有人大聲說道：「非也非也，此舉萬萬不可！」門帷一掀，一人走將進來，正是包不同。慕容復臉色微變，轉過頭來，說道：「包兄有何話說？」包不同道：「公子爺是大燕國慕容氏堂堂皇裔，豈可改姓段氏？興復燕國的大業雖是艱難萬分，但咱們鞠躬盡瘁，竭力以赴。能成大事固然最好，若不成功，總仍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公子爺去拜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做義父，就算將來做得成皇帝，也不光彩，何況一個姓慕容的要去當大理皇帝，當真是難上加難。」慕容復聽他言語無禮，心中勃然大怒，但這是他的親信心腹，用人之際，不願直言斥責，當下淡淡的道：「包三哥，有許多事情，你一時未能夠分曉，以後我自當慢慢分說。」

包不同搖頭道：「非也非也。公子爺，包不同雖蠢，你的用意卻能猜到一二，你只不過想學韓信，暫忍胯下之辱，以備他日的飛黃騰達。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日後掌到大權，再復姓慕容，甚至於將大理國的國號改為大燕，又或是發兵征宋伐遼，恢復大燕的舊疆土。公子爺，你用心雖善，可是這麼一來，卻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徒，不免問心有愧，為舉世所不齒，這皇帝嘛，不做也罷。」慕容復強忍怒氣，道：「包三哥言重了，我又如何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了？那不是滿口胡言麼？」包不同道：「你投靠大理，日後再行反叛，那是不忠；你拜段延慶為父，孝於段氏，於慕容氏為不孝，孝於慕容氏，於段氏為不孝；你日後殘殺大理群臣，是為不仁；你──」

一句話尚未說完，突然間波的一聲響，慕容復一掌擊在他背心中，只聽得慕容復冷冷的道：「我賣友求榮，是為不義。」他這一掌使了陰柔之勁，打在神道、靈臺、至陽三處大穴之上，正是致命的掌力。包不同萬沒料到這個見他從小長大的公子爺竟會忽施毒手，哇的一口鮮血噴出，倒地而死。當包不同頂撞慕容復之時，鄧百川、公冶乾、風波惡三人都站在門口傾聽，均覺包不同的言語雖略嫌過份，道理卻是甚正，待見慕容復掌擊包不同，三人大吃一驚，一齊衝進屋來。風波惡抱住包不同身子，叫道：「三哥，三哥，你怎麼了？」只見包不同兩行清淚，從頰邊流將下來，一探他的鼻息，卻已停了呼吸，知他臨死之時，傷心已達到極點。風波惡大聲道：「三哥，你雖沒有了氣息，想必仍要問一問公子爺，『為甚麼下毒手殺我？』」說著轉過頭來，凝視慕容復，眼光充滿了敵意，鄧百川也道：「公子爺，咱們這三弟說話向喜頂撞別人，你亦素知，雖是他對公子爺言語無禮，失了上下之份，公子略加責備，也就是了，何以竟致取他性命？」

其實慕容復所惱恨者，倒不是包不同對他言語無禮，而是恨他直言無忌，竟然將自己心中的圖謀說了出來。這麼一來，段延慶恐怕便不肯收自己為義子，不肯傳位，就算立了自己為皇太子，也必佈置部署，令自己興復大燕的兇謀難以得逞，情急之下，不得不下毒手，否則那頂唾手可得的皇冠，又要隨風飛去了，他聽了風鄧二人的說話，心想：「今日之事，勢在兩難，只能得罪風鄧，不能令延慶太子心頭起疑。」便道：「包不同言語無禮，那有甚麼干係？可是我一片至誠拜段殿下為父，他卻來挑撥離間我父子的情誼，這如何容得？」

風波惡大聲道：「在公子爺心中，十年餘來跟著你出生入死的包不同，便萬萬及不上一個段延慶了？」慕容復道：「風四哥不必生氣，我改投大理段氏，卻是全心全意，絕無半分他念。包三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不得不下重手。」公冶乾冷冷的道：「公子爺心意已決，再難挽回了？」慕容復道：「不錯。」鄧百川、公冶乾、風波惡三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念相通，一齊點頭。

鄧百川朗聲道：「公子爺，我兄弟四人雖非結義兄弟，卻是誓同生死，情若骨肉，公子爺是素來知道的。」慕容復長眉一挑，森然道：「鄧大哥是要為包三哥報仇麼？三位便是齊上，慕容復何懼？」鄧百川長嘆一聲，道：「我們向是慕容氏的家臣，如何敢動手？古人言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們三人是不能再侍候公子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但願公子爺好自為之。」慕容復眼見三人便要離己而去，心想此後得到大理，再無一名心腹，行事大大不方便，非挽留不可，便道：「鄧大哥，你們既未說過疑我將來背叛段氏之言，我對你們心中實無芥蒂，卻又何必分手？當年家父待眾位不差，眾位亦曾答允家父，盡心竭力的輔我，這麼撤手一去，豈不是違背了三位昔日的諾言麼？」

鄧百川面色鐵青，說道：「公子不提老先生的名字，倒也罷了，提起老先生來，這認他人為父、改姓叛國的行徑，又如何對得起老先生？我們確曾向老先生立誓，輔佐公子興復大燕，光大慕容氏之名，卻絕不是輔佐公子去興旺大理，光大段氏的名頭。」這番話只說得慕容復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無言可答。鄧百川、公冶乾、風波惡三人同時一揖到地，說道：「拜別公子！」風波惡將包不同的屍身抗在肩上，三個人大踏步而去，再不回頭。

慕容復乾笑數聲，向段延慶道：「義父明鑒，這四人是孩兒的家臣，隨我多年，但孩兒為了忠於大理段氏，不惜親手殺其一人，逐其三人。孩兒孤身而入大理，已見忠心不貳，絕無異志。」殷延慶點頭道：「好，好！甚妙。」慕容復道：「孩兒這就替義父解毒。」伸手入懷，取一個小瓷瓶出來，正要遞將過去，心中一動：「這將他身上『紅花香霧』之毒一解，再也不能要脅於池了。今後只有多向他討好，不能跟他勾心鬥角。他最恨的是段譽那小子，我便將這小子先行殺了。」

當下唰的一聲，長劍出鞘，說道：「義父，孩子第一件功勞，便是將段譽這小子先行殺了，以絕段正淳的後嗣，教他非將皇位傳於你不可。」

段譽雙眼被黑布蒙著，雖然雙眼不能見物，但慕容復的言語卻是聽得清清楚楚，心思：「玉燕又變成了我的妹子，我早就不想活了，你一劍將我殺死，那是再好也沒有。」一來他只求速死，二來他內息岔了，走火入魔，便欲抗拒，也是無力，只有引頸就戮。

段夫人見慕容復手提長劍，一步步的向段譽走去，心痛欲絕，「啊」的一聲，慘呼出來。段延慶道：「孩兒，你這孝心殊為可嘉。但這小子太過可惡，多次得罪為父，他伯父、父親奪我皇位，害得我全身殘廢，形體不完，為父定要親手殺了這小賊，方洩我心頭之恨。」慕容復道：「是。」轉身要將長劍遞給段延慶，說道：「啊喲，孩兒糊塗了，該當先為義父解毒才是。」又取出那個小瓷瓶來，一瞥之下，見段延慶眼中微孕得意之色，似在向一人使眼色。慕容復是個精明之極的人，當即順著他眼光瞧去，只見段夫人微微點頭，臉上流露出感激和喜悅的神情。

慕容復一見之下，疑心登起，但他做夢也想不到段譽乃段延慶和段夫人所生，段延慶寧可捨卻自己性命，也絕不肯讓旁人傷及他這個寶貝兒子，至於皇位甚麼的，更是身外之物了。慕容復首先想到的便是：「莫非段正淳與段延慶之間，暗中有甚麼勾結？他們究竟是大理段氏一家，說起來還是遠房的堂兄弟，常言道疏不間親，段家兄弟怎能將我這個素無瓜葛的外人放在心中？」跟著又想：「為今之計，唯有替段延慶立下幾件大功，以堅其言。」當下轉頭向段正淳道：「鎮南王，你回到大理之後，有多久可接任皇位？做了皇帝之後，又隔多久再傳位於我義父？」

段正淳十分卑薄其為人，冷冷的道：「我皇兄內功深湛，精力充沛，少說也要再做三十年皇帝。他傳他給我之後，我第一次做皇帝，總得好好的幹一下，少說也得做他三十年，六十年之後，我兒段譽也八十幾歲了，就算他只做二十年皇帝，那也是在八十年之後──」慕容復斥道：「胡說八道，那能等得這麼久？限你一個月內，登基為君，再過一個月，禪位於延慶太子。」段正淳於眼前情勢，早已看得十分明白，段延慶與慕容復把自己當作踏上大理皇位的階梯，只有自己將皇位傳了給段延慶之後，他們才會殺害自己，此刻卻碰也不敢多碰，若有敵人前來加害，他們還會極力予以保護，但段譽卻是危險之極。他哈哈一笑道：「我的皇位，只能傳給我兒段譽，要我提早傳位，倒是不妨，但要傳給旁人，卻是萬萬不能。」

慕容復怒道：「我親耳聽到，你已答應將皇位傳給延慶太子，怎麼此刻又反悔了？」段正淳道：「你怎麼會親耳聽到？嘿，延慶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原來當你算計我之時，這位慕容公子在你後邊虎視眈眈的瞧著你。」

慕容復心下一凜：「不好，這句話可說錯了。這鎮南王老奸巨猾，實是不易對付。」當即岔開話頭，冷冷道：「好罷，我先將段譽這小子一劍殺了，你傳位給他的鬼魂罷！」說著唰的一聲，長劍又抽了出來。段正淳哈哈大笑，說道：「你當我段正淳是甚麼人？你殺了我兒子，難道我還甘心受你擺佈？你要殺儘管殺，不妨連我也一起殺了。」

慕容復一時倒是躊躇難決，此刻要殺段譽，原只一舉手之勞，但怕段正淳為了殺子之恨，當真是豁出了性命不要，那時連段延慶的皇帝也做不成了。他手提長劍，劍鋒上的青光映得他雪白的臉龐泛出一片慘綠之色，側頭向段延慶望去，要聽他示下。段延慶說道：「這人說得出做得到，倘若他服毒自盡，或是一頭碰死了，咱們的大計便歸泡影。好罷，段譽這小子暫且不殺，既在咱們父子的掌中，便不怕他飛上天去。你將解藥給我再說。」

慕容復道：「是！」但隨即尋思：「延慶太子適才向段夫人使眼色，到底是甚麼用意？這個疑團不解，我貿然給他解藥，總是大為不妥。可是我若再拖延，定然惹他大大生氣，那便如何是好？」恰好便在這時，聽得王夫人叫了起來：「慕容復你這小子，你說第一個給姑媽解毒，怎麼新拜了個爹爹，便一心一意的去討好這醜八怪？可莫怪我把好聽的話罵出來，他人不像人──」慕容復一聽，正中下懷，向段延慶陪笑道：「義父，我姑媽性子剛強，若是言語中得罪了你老人家，還請擔待一二，免得她又再不遜。孩兒給姑母解毒之後，立即給義父化解。」說著便將那瓷瓶遞到王夫人鼻端。王夫人只聞到刺鼻的惡臭，正欲喝罵，卻覺四肢間勁力漸復，又過片刻，便即行動如常。她接過瓷瓶，不住力嗅。慕容復為了拖延時間，也不加制止，只在暗中注視段延慶和段夫人的神色。

# 第一三五回 吐露秘密

王夫人迷藥一解，將瓷瓶拿在手中，說道：「好侄兒，這幾個女人我瞧著惹厭得緊了，你都給我殺了。」慕容復心念一動：「段正淳不肯傳位於延慶太子，當日也是延慶太子威嚇要殺他的妻子情婦，他才迫得答應。正好姑母提及此事，我何不順水推舟，再來恐嚇一番。」當即提劍走到阮星竹身前，轉頭向段正淳：「鎮南王，我姑母叫我殺了她，你意下如何？」段正淳心中萬分焦急，卻實是無計可施，只得向王夫人道：「阿蘿，以後你要我如何，便即如何，難道你我之間，定要結下終身不解的仇怨？你叫人殺了我的女人，難道我以後還有好心對你？」

王夫人雖然醋心甚重，但想段正淳的話倒不錯，既是見到了他，重修舊好之心便與時俱增，說道：「賢侄，且慢動手，待我想一想再說。」慕容復道：「鎮南王，只須你答應傳位於延慶太子，你所有的正妃側妃，我一概替你保全，絕不傷害她們一根毫毛。」段正淳嘿嘿冷笑，不予理睬。慕容復心道：「此人風流之名，天下皆聞，顯然這是個不愛江山愛美人之徒。要他答應傳位，也只有從他的女人身上著手。」當即提起長劍，劍尖指著阮星竹的胸口，道：「鎮南王，咱們男子漢大丈夫行事爽爽快快，一言而決。等你答應之後，我替大夥兒解開身上的迷藥，由在下設宴陪罪，化敵為友，豈非大大的美事？倘若你真的不答應，我這一劍只好刺過去了。」

段正淳向阮星竹望去，只見她目光中流露出恐懼之色，心下甚是憐惜，但想：「我答應一句不要緊，這奸賊為了討好延慶太子，立時便會將譽兒殺了。」他不忍再看，側過頭去。慕容復叫道：「我數一、二、三，你再不點頭，莫怪慕容復手下無情。」拖長了聲音道：「一、二──」段正淳回過頭來，向阮星竹望去，臉上萬般柔情，卻又是無可奈何。慕容復叫道：「三──鎮南王，你當真不答應？」段正淳心中，只是想著當年阮星竹初會時的旖旎的情景，突聽「啊」的一聲慘呼，慕容復的長劍已刺入她的胸中。

王夫人見段正淳臉上肌肉扭動，似是身受劇痛，顯然這一劍比刺入他自己身體還更難過，叫道：「快，快救活她，我又沒叫你真的殺她，只不過是嚇嚇這沒良心的傢伙而已。」慕容復搖搖頭，心想：「反正是已結下深仇，多殺一人，少殺一人，又有甚麼分別？」一手挺長劍，指住了秦紅棉的胸口，喝道：「鎮南王，枉為人家說你多情多義，你卻不肯救一救你情人的性命！一、二、三！」這「三」字一出口，嗤的一聲，長劍入胸，又將秦紅棉殺了。這時鍾夫人已嚇得面無人色，但她強自鎮定，朗聲道：「你要殺便殺，可不能要脅鎮南王甚麼。我是鍾萬仇的妻子，跟鎮南王又有甚麼干係？沒的玷辱了我鍾家的清白。」慕容復冷笑一笑，道：「誰不知段正淳兼收並蓄，是閨女也好，孀婦也好，有夫之婦也好，一般的來者不拒。」幾聲喝問，又將鍾夫人殺了。王夫人心中暗暗叫苦，她平素雖是殺人不眨眼，但見慕容復在頃刻之間，連殺段正淳的三個相好，不由得心中也是突突亂跳，竟是不敢和段正淳的目光相觸，不知他臉色已是如何恐怖。

卻聽得段正淳柔聲道：「阿蘿，你跟我相好一場，到頭來畢竟還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天下這許多女人之中，我便是只愛你一個，你侄兒殺了我三個相好，那是有甚麼打緊，只須他不來傷你，我便放心了。」他這幾句話說得十分溫柔體貼，但王夫人聽在耳裏，卻是害怕無比，知道段正淳恨極了她，要挑撥慕容復來加害，叫道：「好侄兒，你可別相信他的話。」慕容復將信將疑，長劍的劍尖卻自然而然的指向王夫人的胸口，劍尖上的鮮血一點點的滴將下來。

王夫人顫聲道：「段郎，難道你真的恨我入骨，非害死我不可麼？」她知道慕容復心狠手辣，為了遂其大願，那裏顧得姑母不姑母？只要段正淳繼續故意顯得對自己十分愛惜，那麼慕容復定然會以自己的性命相脅。段正淳見她目中懼色、臉上戚容，宛然便和阮星竹臨死時相似，想到昔年和她一番的恩情，登時心腸軟了。破口罵道：「你這老虔婆，豬油蒙了心，卻去喝那陳年舊醋，害得我三個心愛的女人死於非命，我手足若得了自由，非將你千刀萬剮不可。慕容復，一劍刺過去啊，為甚麼不將這臭婆娘殺了？」

他知道越是罵得厲害，慕容復越是不殺他姑母。王夫人本來心中明白，知道段正淳假意對自己傾心相愛，乃是要引慕容復來殺了自己，以替阮星竹、秦紅棉、鍾夫人三人報仇，現下改口斥罵，已是原恕了自己。可是她十餘年來對段正淳朝思暮想，心神早已大變，眼見三個女子屍橫就地。一柄血淋淋的長劍對著自己胸口，突然之間腦中變成一片茫然。但聽得段正淳口口聲聲斥罵，甚麼「老虔婆」、「臭婆娘」都罵了出來，比之往日的山盟海誓、輕憐蜜愛，實是霄壤之別，忍不住珠淚滾滾而下，說道：「段郎，你從前對我說過甚麼話，莫非都忘記了？你半點也不將我放在心上了，段郎，我可仍是一片癡心對你。咱倆分別了這許多年，好容易盼得重見，你──你怎麼一句好話也不對我說，我給你生的女兒玉燕，你見過她沒有？你喜歡不喜歡她？」

段正淳暗暗心驚：「阿蘿可有點神智不清啦，我若是吐露半句重念舊情的言語，你還有性命麼？」當即厲聲道：「咱們一刀兩段，早就情斷義絕，我恨不得重重踢你一腳，方消心頭之氣。」王夫人泣道：「段郎，段郎！」突然身子向前一撲，往劍尖撲了過去。慕容復一時拿不定主意，想將長劍撤回，又不想撤，微一遲疑間，長劍已刺入了王夫人胸膛。慕容復一縮手，拔出劍來，鮮血從王夫人胸口直噴出來。王夫人顫聲道：「段郎，你真的這般恨我麼？」段正淳眼見這劍深中要害，她再難活命，兩道眼淚流下面頰，哽咽道：「阿蘿，我罵你，是為了想救你命。今日重會，我是說不出的喜歡，我怎會恨你，心意永如當年送你一朵曼陀羅花之日。」王夫人嘴角邊露出微笑，低聲道：「那就好了，我原知在你心中，永遠有我這個人，永遠撇不下我──」聲音漸說漸低，頭一側，就此死去。

慕容復冷冷的道：「鎮南王，你心愛的女子一個個為你而死，難道最後連你的原配夫人，你也要害死麼？」一面說，一面將劍尖指向段夫人胸口。

段譽躺在地下，本聽得阮星竹、秦紅棉、鍾夫人、王夫人一個個命喪在慕容復的劍底，而其又以母親威脅父親，母子之情，深於海洋，教他如何不心急如焚？忍不住大聲叫道：「不可傷我媽媽，不可傷我媽媽。」但他口中塞了物事，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只有出力掙扎，但全身內息雍塞，連分毫位置也無法移動。只聽得慕容復道：「鎮南王，我再數一、二、三三下，你仍是不答應將皇位傳給延慶太子，你的王妃可就給你害死了。」段譽大叫：「休得傷我媽媽！」隱隱又聽得段延慶道：「且慢動手，此事須得從長計議。」慕容復道：「義父，今日事關重大，他若是始終不答應傳位於你，咱們全盤大計，盡數落空，一──」段正淳道：「你要我答應，須得依我一件事。」慕容復道：「答應便答應，不答應便不答應，我可不中你緩兵之計，二──，怎麼樣？」段正淳長嘆一聲，道：「我一生作孽多端，大夥兒死在一起，倒也是死得其所。」慕容復道：「那你是不答應了？三──」

慕容復這「三」字一出口，只見段正淳轉過了頭，對自己不加理睬，正要一劍向段夫人胸口刺去，突然間右肩上被甚麼東西一碰，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後一縮，隨見段譽的身子從地下彈了起來，舉頭向自己小腹撞到。慕容復出其不意，閃身一側，避了開去，心想：「這小子既受『醉人蜂』之刺，又受『紅花香霧』之毒，雙重迷毒之下，怎地會跳將起來？」段譽一撞不中，肩頭碰在桌緣，危急之中也顧不得疼痛，雙手使力一掙，也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力氣，捆縛在他手上的牛筋立時崩斷。

原來段譽初時心中愁苦，內息岔走了經脈，待得聽到慕容復要殺他母親，情急之下再也不去念及自己生否走火入魔，那內息便自然而然的歸入正道。原來一人修習內功，乃是心中存想，將內息循著經脈巡行，走火入魔之後，越是焦急，想將入了歧路的內息拉回，越是陷溺得深。此刻段譽心中所關注的只是母親的安危，內息不受意念干擾，便循著人身原來的途徑運行。他聽到慕容復呼出「三」字，當下早忘了自身是在捆縛之中，一躍而起，便循聲向慕容復撞去，居然身子得能復行動。

他雙手一脫束綁，只聽慕容復罵道：「好小子！」當即一指點出，使出六脈神劍中的「商陽劍」，向慕容復刺了過去。慕容復手中所持曼陀山莊上砍金斷玉的寶劍，眼見段譽劍氣刺到，當即側身避開，還劍刺去。段譽眼上蓋了黑布，口中塞了麻核，說不出話也罷了，眼睛卻瞧不見慕容復身在何處，忙亂之中，也想不起伸手撕去眼上黑布，雙手亂揮亂舞，生恐慕容復迫近。

慕容復心想：「眼前情勢危急，須得乘他雙眼未能見物之前殺了他。」當即一招「大江東去」長劍平平向段譽胸口刺了過去。段譽雙手正自在亂刺亂擊，待聽得金刃破風之聲，急忙閃避時，噗的一聲長劍劍尖刺入他的肩頭。段譽吃痛，縱身一躍，砰的一聲，腦袋重重在屋樑一撞。要知他在枯井中又吸取了鳩摩智的深厚內力，內勁之強，已是匪夷所恩，輕輕一縱，便高達數丈。他身在半空，尋思：「我眼睛不能見物，只有他能殺我，我卻不能殺他，那便如何是好？他殺了我不打緊，我可不能相救媽媽剛爹爹了。」雙腳用力一掙，啪的一聲響，捆在他的足踝上的牛筋也即寸斷。

段譽心中一喜：「妙極，我雙足既得自由，何不以『凌波微步』閃避。那日在無錫城外的磨坊之中他假扮西夏國的甚麼李將軍，我用『凌波微步』閃避，他就沒能殺到我。」左足便向斜跨半步，身子一側，將慕容復刺來的一劍避了開去，其間相去只是半寸。旁人但見青光閃閃的長劍劍鋒在他肚子外平平掠過，既險且妙，身法的巧妙，實是難以形容。這也真是湊巧，況若他眼能見物，不使「凌波微步」的身法，以他一竅不通的武功，絕難避過慕容復如此凌厲毒辣的一劍。慕容復一劍快似一劍，卻始終刺不到段譽身上，他既感焦躁，復又羞慚，見段譽始終不將眼上所蒙的黑布取下，不知是段譽情急之下心中糊塗，還道他是有意賣弄，不將自己放在眼內，心想：「我連一個包住了眼睛的瞎子也打不過，還有甚麼顏面偷生於人生之間？」他眼睛如要冒將出火來，青光閃閃，一柄長劍使得猶似一個大青球，在廳堂上滾來滾去，霎時間將段譽圍在劍圈之中。這廳堂本不甚大，段延慶、段正淳、段夫人、范驊、董思歸等人為劍光所逼，只覺寒氣襲人，頭上臉上的毛髮簌簌而落，衣袖衣襟也紛紛化為碎片。

段譽在劍圈中，左上右落，東歪西斜，卻如庭院閒步一般，說也奇怪，慕容復鋒利的長劍竟連衣帶也沒削下他一片。可是他步履雖舒，心中卻是十分焦急。

段譽腳下展開「凌波微步」，慕容復一時之間直是傷他不得，但他心想：「我只守不攻，眼睛又瞧不見，倘若他一劍向我媽媽爹爹刺去，那便如何是好？」慕容復情知只有段譽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倒不在乎是否能殺得了段夫人，眼見百餘劍刺過去，始終無法傷到對方，心想：「這小子善於『暗器聽風』之術，聽聲閃避，我改使『柳絮劍法』，輕飄飄的沒有聲響，諒來這小子便避不了。」陡地劍法一變，一劍緩援刺出。殊不知段譽這「凌波微步」乃是自己走自己的，渾不理會敵手如何出招，對劍上有隆隆風雷也好，悄沒聲息也好，於他全不相干。

以段延慶這般高明的見識，本可看破其中訣竅，但關心則亂，見慕容復劍招拖緩，隱去了兵刃上的刺風之聲，心下吃了一驚，嘶啞著嗓子道：「孩兒，你快快將段譽這小子殺了。若是他將眼上的黑布拉去，只怕你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慕容復一怔，心道：「你好糊塗，這不是提醒他麼？」竟然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段譽一獃之下，隨即伸手扯開眼上黑布。突然間眼前一亮，耀眼生花，一柄冷森森的長劍刺向自己面門，段譽既不會武功，更乏應變之能，一驚之下，登時亂了腳步，嗤的一聲響，左腿中劍，摔倒在地。慕容復大喜，一劍又當胸刺來。段譽側臥於地，還了一劍「少澤劍」。他腿上雖是鮮血泉湧，雙手的六脈神劍卻使得氣勢縱橫，頃刻間慕容復左支右絀十分狼狽。當日在少室山上，他已不是段譽敵手，此時段譽得了鳩摩智的深厚內功，那六脈神劍使將出來，更是威力難當。數招之間，便聽得錚的一聲輕響，慕容復長劍脫手，那劍直飛上屋頂，深插入樑。眼看波的一聲，慕容復肩頭為劍氣所傷。他知道再逗留片刻，立將為段譽所殺，大叫一聲，從窗子中跳了出去。

段譽慢慢扶著椅子站了起來，叫道：「媽，爹爹，沒受傷罷？」段夫人道：「快撕下衣襟，裹住傷口。」段譽道：「不要緊。」從王夫人屍體的手中取過小瓷瓶，交在段夫人手中。段夫人聞了幾下，迷毒便解，當下先替段譽包紮了傷口。段正淳指點段譽，如何先以內力解開各人被封的重穴，再以解藥化去眾人所中的「紅花香霧」之毒。只有段延慶一人，兀自癱瘓在椅上，動彈不得。

段正淳右足一點，身子縱起，伸手拔下了樑上的長劍。這劍鋒上沾染著阮星竹、秦紅棉、鍾夫人、王夫人四個女子的鮮血，每一個都曾和她有過白頭之約，肌膚之親。段正淳此人雖然秉性風流，用情不專，但當和每一個女子熱戀之際，卻也是一片至誠，恨不得將自己的心掏出來，將肉割下來給了對方。要知大理國乃南方域外之地，蠻夷之邦，風土習俗，實在與中原不同，禮教之防，夫婦之倫，固遠不及大宋士大夫的看得重要，閨女出嫁前的貞操，更加不當是一件大事，是以他雖是個俠義英雄，於美色這一關，卻是把持不定，甚至是絲毫不加把持，在江湖上欠下了不少風流孽債。

眼看四個女子屍橫就地，王夫人的頭擱在秦紅棉的腿上，鍾夫人的身子橫架在阮星竹的小腹，四個女子生前個個甘為自己嘗盡相思之苦，傷心腸斷，歡少憂多，到頭來又為自己而死於非命。當阮星竹為慕容復所殺之時，段正淳已決心殉情，以報紅顏知己，此刻更無他念，心想譽兒已長大成人，文武雙全，大理國不愁無英主明君，我更有甚麼放不下心的？回頭向段夫人道：「夫人，我對你不起。在我心中，這些女子和你一樣，個個是我心肝寶貝，我愛她們是真，愛你也是一樣的真誠！」段夫人叫道：「淳哥，你──你不可──」和身向他撲將過去。

段譽適才為了救母，一鼓氣的和慕容復相鬥，待得慕容復跳窗逃走，他驚魂略定，突然想起：「我剛剛走火入魔，怎麼忽然好了？」一凜之下，全身癱軟，慢慢的縮成一團，一時間再也站不起來。但聽得段夫人一聲慘呼，段正淳已將劍尖插入自己胸膛。段夫人忙伸手拔出長劍，左手按住他的傷口，哭道：「淳哥，淳哥，便是你有一千個，一萬個女人，我也是一樣愛你。我有時心中想不開，生你的氣，可是──可是──那是從前的事了──」但段正淳這一劍乃是對準了自己的心臟刺入，劍到氣絕，已聽不見她的話了。段夫人回過長劍，待要刺入自己胸膛，只聽得段譽叫道：「媽，媽！」一來劍刃太長，二來分了心，劍尖略偏，竟是刺入了小腹。段譽見父親母親同時揮劍自盡，只嚇得魂飛天外，兩條腿猶似灌滿了醋，又酸又麻，再也無力行走，雙手著地，爬將過去，叫道：「媽媽，爹爹，你──你們──」段夫人道：「孩兒，爹和媽都去了，你──你好好照料自己──」段譽哭道：「媽，媽，你不能死，不能死，爹爹呢？他──他怎麼了？」伸手摟住了母親的頭頸，想要替她拔出長劍，但恐一拔之下反而害她死得快些，卻又不敢。段夫人道：「你要學你伯父，做一個好皇帝──」忽聽得段延慶說道：「快拿解藥給我聞，我來救你母親。」段譽大怒，喝道：「都是你這奸賊，捉了我爹爹來，害得他死於非命。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霍地站起身來，拾起地下的一根鋼杖，便要向段延慶頭上劈將下去。卻聽得段夫人尖聲叫道：「不可！」段譽一怔，回頭道：「媽，這人是咱們大對頭，孩兒要替你和爹爹報仇。」段夫人仍是尖聲叫道：「不可！你──你不能犯這大罪！」段譽滿腹疑團，道：「我──我不能──犯這大罪？」他咬一咬牙，喝道：「非殺了這奸賊不可。」又舉起了鋼杖。段夫人道：「你俯下身來，我跟你說。」段譽低頭將耳湊到她的唇邊，只聽得母親輕輕說道：「孩兒，這個段延慶，才是你真正的父親。我丈夫對不起我，我在惱怒之下，也做了一件對不起他的事。後來便生下了你。我丈夫不知道，以為你是他的兒子，其實你不是，這個人才是你的父親，你千萬不能傷害他，否則──否則便是犯了殺父的大罪。我從來沒喜歡這個人，但是──但是不能累你犯罪，害你將來死了之後，到不得西方極樂世界。我──我本來不想跟你說，以免壞了丈夫的名頭，可是沒有辦法，不得不說──」

在短短不到一個時辰之間，大出意料之外的事紛至沓來，正如霹靂般一個接著一個，只將段譽驚得目瞪口獃，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抱著母親的身子，道：「媽，媽，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段延慶道：「快給解藥我，好救你媽！」段譽眼見母親的神情越來越是衰弱，當下更無餘暇多想，拾起地下的小瓷瓶，去給段延慶解毒。

段延慶勁力一復立刻拾起鋼杖，嗤嗤嗤嗤數響，點了段夫人傷口處四周的穴道。段夫人搖了搖頭，道：「你不能再碰──碰我的身子。」對段譽道：「孩兒，我還有話跟你說。」段譽又俯身過去。段夫人輕聲道：「這個人和你爹爹雖是同姓同輩，卻算不得是甚麼兄弟。你爹爹的那些女兒，甚麼木姑娘那、王姑娘那、鍾姑娘那，你愛那個，便可娶那個──他們漢人或許不行，甚麼同姓不婚。咱們大理可不管這麼一套，只要不是親兄妹便是了。你──你喜歡不喜歡？」段譽淚水滾滾而下，那裏還想得到喜歡或是不喜歡。段夫人嘆了口氣，道：「乖孩子，可惜我沒能親眼見到你身穿龍袍，坐在皇帝的寶座之上，做一個乖乖的──乖乖的小皇帝，不過我知道，你一定會很乖的──」突然伸手在劍柄上一按，鋒利異常的劍刃透體而過。

段譽大叫：「媽媽！」撲在她的身上，但見段夫人緩緩閉上了眼睛，嘴角邊兀自帶著微笑。段譽叫道：「媽媽──」突覺背上微微一麻，跟著腰間、腿上、肩膀幾處大穴都給人點中了。但聽得一個細細的聲音傳入耳中：「我是你的父親段延慶，為了顧全鎮南王的顏面，我此刻乃以『傳音入密』之術，與你說話。你母親的話，你都聽見了？」原來段夫人向兒子所說的話，聲音雖輕，但其時段延慶身上迷毒已解，內勁恢復，已一一聽在耳中，知道段夫人已向兒子洩露了他出身的秘密。

段譽道：「我沒有聽見，沒有聽見！我只要我自己的爹爹媽媽。」段延慶大怒，道：「難道你不認我？」段譽道：「不認，不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段延慶道：「此刻你性命在我手中，要殺你易如反掌。何況你確是我的兒子，你不認生身之父，豈非大大的不孝？」段譽無言可答，明知母親的說話不假，但二十餘年來叫段正淳為父，他對自己一直慈愛有加，怎忍得又去認一個毫不相干的人為父？加之父母之死，可說是為段延慶所害，要自己認仇為父，更是難堪。他咬牙道：「你要殺便殺，我可永遠不會認你。」段延慶大怒，心想：「雖有兒子，但這兒子不認我為父，等如是沒有兒子。」霎時間兇性大發，提起鋼杖，便要向段譽背上戳將下去。杖端剛要碰到他背心的衣衫，不由得心中一軟，一聲長嘆，心道：「我吃了一輩子苦，在這世上更無一個親人，好容易知道有了兒子，怎麼又忍心親手將他殺了？他認我也罷，不認我也罷，終究是我所生的兒子。」轉念又想：「段正淳已死，大理國的皇位當然是由我孩兒承繼，這大理國皇帝，又轉回到我父親的一系中來。我雖不做皇帝，卻也如做皇帝一般，一番心願總算是得償了。」

只聽段譽叫道：「你要殺我，為甚麼不快快下手？」段延慶拍開了他被封的穴道，仍以「傳音入密」之術說道：「我不殺我自己的兒子，你既不認我，大可用六脈神劍來殺我，為段正淳夫婦報仇。」說著挺起了胸膛，靜候段譽下手。這時段延慶心中，充滿了自傷自憐之情，這種心情本來自他身受重傷之後，便已充滿胸膛，往往以多為惡行來加以發洩，此刻但覺自己一生一世無成，索性死在自己的兒子手下，倒也是一了百了。

段譽伸左手拭了拭眼睛，心下一片茫然，想要以六脈神劍殺了眼前這個元兇巨惡，為父母報仇，但母親言之鑿鑿，說這個人竟是自己的生身父親，卻又如何能夠下手？段延慶等了半晌，見段譽舉起了手又放下，放下了又舉起，始終打不定主意，森然道：「男子漢大丈夫，要出手便出手，又有何懼？」段譽一咬牙，縮回了手，道：「媽媽不會騙我，我不殺你。」段延慶大喜，哈哈大笑，知道這兒子終於承認了自己，當下心滿意足，雙杖點地，飄然而去，對暈倒在地的雲中鶴，竟是不加一瞥。

段譽心中存著萬一之念，又去搭搭父親和母親的脈膊，探探他二人的鼻息，直知確無回生之望，忍不住撲倒在地，痛哭起來。忽聽得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段公子節哀。咱們救贖來遲，當真是罪該萬死。」段譽轉過身來，只見門口站了七八個女子，為首兩個一般的相貌，認得是虛竹手下靈鷲四女中的兩個，卻不知她們是梅劍還是菊劍。他臉上淚水縱橫，兀自嗚咽，哭道：「我爹爹媽媽，都給人害死啦。」靈鷲二女到來的乃是竹劍和菊劍。竹劍說道：「段公子，我主人得悉公子的尊大人途中將有危難，命婢子率領人手，趕來趕援，不料還是慢了一步。」菊劍道：「王玉燕姑娘被囚在地牢之中，已都救出，安好無恙，請公子放心。」

忽聽得遠遠傳來一陣噓噓的哨子之聲，竹劍道：「梅姐和蘭姐也都來啦！」過不多時，馬蹄聲響，十餘人騎馬奔到屋前，當先二人正是梅劍、蘭劍，二女快步衝進屋來，見滿地都是屍骸，只是不住頓足。梅劍向段譽行下禮去，說道：「我家主人多多拜上段公子，說道有一件事，當真是萬分對不起公子，卻也是無可奈何。我主人食言而肥，愧見公子，只有請公子原諒。」段譽也不知她說的是甚麼事，哽咽道：「咱們是金蘭兄弟，那還分甚麼彼此？我爹爹媽媽都死了，我還去管甚麼閒事？」

這時范驊、蕭篤誠、董思歸三人已聞了解藥，身上被點的穴道也已解開。蕭篤誠見雲中鶴兀自躺在地下，怒從心起，一刀砍下，登時把「窮兇極惡」雲中鶴砍得身首分離。范、董、蕭三人向段正淳夫婦的遺體下拜，大放悲聲。

次日清晨，范驊等分別出外採購棺木，到得午間，靈鷲宮屬下的朱天部諸女陪同王玉燕、巴天石、朱丹臣、鍾靈等到來。他們中了醉人蜂的毒刺之後，昏昏沉沉，迄未甦醒。段譽見到玉燕，又是傷心，又是歡喜。當下將死者分別入殮。該處已是大理國的國境，范驊向鄰近州縣傳下號令，那州官、縣官聽得皇太后、鎮南王夫婦居然是在自己轄境中「暴病身亡」，只嚇得目瞪口獃，險險暈去，心想至少「荒怠政務，侍奉不周」的罪名是逃不去的了，當下手忙腳亂的糾集人伕，運送鎮南王夫婦等人的靈柩。王玉燕、巴天石、朱丹臣、鍾靈等醒轉後另有一番悲傷，不必細表。靈鷲諸女唯恐途中再有變卦，一直將段譽送到大理國京城。

鎮南王薨於道路、世子扶靈歸國的訊息，早已傳入大理京城，鎮南王有功於國，甚得民心，眾官百姓迎出十餘里外，城內城外，悲聲不絕。段譽當即入宮，向伯父稟報父親的死因，王玉燕、梅劍等一行人，由朱丹臣招待在賓館居住。

段譽來到宮中，只見段正明兩眼已哭得又紅又腫，正待拜將下去，段正明叫道：「孩子，怎──怎會如此？」張臂抱住了他，伯侄二人，摟在一起。段譽不敢隱瞞，當下將途中經歷，一一稟明，連段夫人所說的言語，也無半句遺漏，說罷又拜了下去道：「倘若爹爹真不是孩兒的生身之父，孩兒便是孽種，再也不能在宮中居住了。」段正明聽他說明經過，心驚之餘，連嘆：「冤孽，冤孽！」伸手將段譽扶起，道：「孩兒，此中緣由，世上唯你和段延慶二人得知，你原本不必向我稟明。但你竟然直言無隱，足見坦誠。我和你爹爹均無子嗣，別說你本就姓段，就算不是姓段，我也決意立你為嗣。我這皇位，本來是延慶太子的，我竊居其位數十年，心中常自慚愧，上天如此安排，當真是再好也沒有。」說著伸手除下頭上所戴的黃緞便帽，躍出一個光頭，頂門上燒著九點香疤。

段譽吃了一驚，叫道：「伯父，你──」段正明道：「那日在天龍寺抵禦鳩摩智時，師父便已為我剃度傳戒，賜名天塵，此事你所親見。」段譽道：「是。」段正明說道：「我一入佛門，便當傳位於你父。只因其時你父身在中原，國不可一日無君，我才不得不稟承師父之命，暫攝帝位。你父不幸身亡於道路之間，今日我便傳位於你。」段譽驚訝更甚，道：「孩兒年輕識淺，如何能當大位？何況孩兒身世難測，我──我──還是遁跡山林──」段正明喝道：「身世之事，從今再也休提。你父你母待你如何？」段譽嗚咽道：「親恩深重，如海如山。」段正明道：「這就是了，你若想報答親恩，便當保全他們的令名。做皇帝麼，你只須牢記兩件事，第一是愛民，第二是納諫。你天性仁厚，對百姓是不會暴虐的。只是將來年紀漸老之時，千萬不可自恃聰明，有非份妄想之事，對鄰國擅動刀兵。」

# 第一三六回 佳兵不詳

大理皇宮之中，段正明將帝位傳給侄兒段譽，誡以愛民、納諫二事，叮囑不可妄動刀兵。就在這時候，數千里外的大宋京城汴梁皇宮之中，崇慶殿後閣，太皇太后高氏病勢轉劇，正在叮囑孫子趙煦（後來歷史上稱為哲宗）：「孩兒，祖宗創業艱難，總算有今日天下太平。但你爹爹秉政時舉國鼎沸，險些釀成巨變，時至今日百姓想來猶有餘怖，你道是甚麼原故？」趙煦道：「孩兒常聽奶奶說起，爹爹聽信了王安石的話，更改舊法，以致害得民不聊生。」太皇太后乾枯的臉微微動了一動，嘆道：「王安石有學問，有才幹，他原本不是壞人。你爹爹求治心切，用心自然也是為國為民，可是──唉──可是一來他性子急，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往往欲速不達，手忙腳亂，反而弄糟了。」她說到這裏，喘息半晌，才接下去道：「二來──二來他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滿口稱讚他是聖天子，若是說他舉措不當，勸他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正言進諫呢？」

趙煦道：「奶奶，只可惜爹爹遺志沒能完成，他的良法美意，都教一些小人給敗壞了。」太皇太后吃了一驚，顫聲道：「甚──甚麼良法美意？甚──甚麼小人？」趙煦道：「爹爹手創的青苗法、保馬法、保甲法等等，豈不是富國強兵的良法？只恨司馬光、呂公著、蘇軾這些腐儒，壞了大事。」太皇太后撐持著要坐起身來，可是全身精力已離她去，要將身子抬起一二寸，也是難能，只是不住的劇烈咳嗽。趙煦道：「奶奶，你不用氣惱，還是多休息一會兒，身子要緊。」他言語是勸慰之意，但聲調中卻充滿了辛酸尖刻。太皇太后咳嗽一陣，漸漸平靜了下來，道：「孩兒，你已做了九年皇帝，可是這九年──這九年中，真正的皇帝卻是你奶奶，甚麼事都要聽奶奶吩咐，你──你心中一定十分氣苦，十分的恨你奶奶，是不是？」趙煦道：「奶奶替我做皇帝，那是疼我啊，生怕我累壞了。用人是奶奶決定，聖旨是奶奶下，孩兒清閒得緊，那有甚麼不好，怎麼敢怪奶奶了？」

太皇太后嘆了口氣，輕輕的道：「你十足像你爹爹，聰明能幹，總想做一番大事業出來，你心中一直在恨我，我──我難道有不知道的。」趙煦微微一笑，道：「奶奶自然知道的了。宮中御林軍的指揮是奶奶的親信，內侍太監的頭兒是奶奶心腹，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奶奶任命的，孩兒除了乖乖的聽奶奶吩咐之外，還能有甚麼作為？」太皇太后直視帳頂，道：「你天天在指望今日，只盼我一旦病重死去，你──你便可以大顯身手了。」趙煦道：「孩兒一切都是奶奶聽賜，當年若不是奶奶一力主持，爹爹崩駕之時，朝中大臣不立雍王，便立曹王了。奶奶的深思，孩兒如何敢忘？只不過，只不過──」太皇太后道：「只不過怎樣？你想說甚麼，儘管說出來，又何必吞吞吐吐？」

趙煦道：「孩兒也聽人說，奶奶所以要立孩兒，只是貪圖孩兒年幼，奶奶自己可以操縱執政。」他大膽說了這幾句話，心中也怦怦而跳，眼睛向殿門望了幾眼，只見把守在殿門口的太監，仍都是自己那些心腹，一個個手執兵刃，守衛甚是嚴密，這才稍又放心。太皇太后緩緩點了點頭，道：「你的話不錯。我確是要自己來治理國家。這九年來，我做得怎樣？」趙煦從懷中取出一堆紙來，說道：「奶奶，朝野文士，歌功頌德的話，這九年中說了不少，奶奶想必也聽到了。今日北方來人，說道遼國宰相有一封奏章進上遼王，提到奶奶的施政。這是敵國大臣之論，奶奶可要聽聽？」太皇太后嘆道：「德被天下也好，謗滿天下也好，老──老身是活不過今晚了。我──我不知是不是還能看得到明天早晨的日頭？遼國宰相──他──他怎麼說？」

太皇太后雖知自己油盡燈枯，已然挨不過幾個時辰，但好名之心，究是不能盡洩，聽到遼國宰相在上給皇帝奏章中提到自己，便急欲知道究竟。趙煦道：「那宰相在奏章中這麼說：『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仰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他讀到這裏，頓了一頓，太皇太后已沒有半點精采的眸子之中，又放出了幾絲興奮的光芒，接下去續道：「──『人以為女中堯舜』！」

太皇太后喃喃的道：「人以為女中堯舜，人以為女中堯舜！就算真是堯舜罷，終於也是難免一死。」突然之間，她那正在越來越鈍的腦中閃過了一絲靈光，問道：「遼國的宰相為甚麼提到我？孩兒，你──你可得小心在意，他們知道我快死了，想欺侮你。」趙煦年青的臉上登時露出了驕傲的神色，說道：「想欺侮我，哼，話是不錯，可也沒這麼容易。契丹人有細作在東京，知道奶奶病重，可是難道咱們就沒有細作在上京？他們宰相的奏章，咱們還不是都拿了來？契丹君臣商量，只等奶奶──奶奶百年之後，倘若文武大臣一無更改，不行新法，保境安民，那就罷了。要是孩兒有甚麼──哼哼，有甚麼輕舉妄動──輕舉妄動，他們便也來輕舉妄動一番。」太皇太后失聲道：「果真如此！他們便要出兵南下？」趙煦道：「不錯！」

他轉過身來，走到窗邊，只見北斗七星，閃耀天空，他眼光順著斗杓，凝視北極星，喃喃說道：「我大宋兵精糧足，人丁眾多，何懼契丹？他便不南下，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較量一番呢！」太皇太后耳音不靈，問道：「你說甚麼？甚麼較量一番？」趙煦走到病塌之前，說道：「奶奶，咱們大宋人丁比遼國多上十倍，糧草多上三十倍，是不是？以十敵一，難道還打他們不過？」太皇太后顫聲道：「你說要和遼人開戰？當年真宗皇帝如此英武，御駕親征，才結成檀淵之盟，你──你如何敢擅動刀兵？」

趙煦憤憤的道：「奶奶自然總是瞧不起孩兒，只當孩兒是個乳臭未乾、甚麼東西也不懂的嬰兒。孩兒就算及不上太祖、太宗，卻未必及不上真宗皇帝。」太皇太后低聲說道：「便是太宗皇帝，當年也是兵敗北國，僅以身免。」趙煦道：「天下之事，豈能一概而論，當年咱們打不過遼國，未必永遠打不過。」太皇太后滿腔言語要說，但覺滿身精力一點一滴的離她而去，腦筋模模糊糊的想不明白，說話也是艱難之極，然而在她心底深處，有一個堅強而清晰的聲音在不斷響著：「兵兇戰危，生靈塗炭，可千萬不能輕舉妄動。」她深深吸一口氣，緩緩的道：「孩兒，這九年來，我大權一把抓，沒好好跟你分說剖析，那是奶奶錯了，我總以為自己還有許許多多歲月好活，豈知道──豈知道──」她乾咳了幾聲，又道：「咱們人多糧足，那是不錯，但大宋人文弱，不及契丹人勇悍，何況一打起仗來，軍民肝腦塗地，不知要死多少人，要燒多少房屋。為君者胸中時時刻刻要存著一個『仁』字，別說勝敗之數十分難料，就算真必有把握，這仗嘛，也還是不打的好。」趙煦道：「咱們燕雲十六州被遼人平白無端的佔去，每年還要向他進貢金帛，既像藩屬，又似臣邦，孩子身為大宋天子，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難道──難道咱們永遠受他欺壓不成？」他聲音越說越響，又道：「當年王安石變法，創行保甲、保馬之法，還不是為了國家富強，一雪歷年祖宗之恥。為子孫者，能為祖宗雪恨，方為大孝。父皇一生勵精圖治，還不是如此？孩子定當繼承爹爹遺志。此志不遂，有如此椅。」突然從腰間拔出佩創，將身旁的一張椅子劈為兩截。

皇帝在宮中不帶佩刀佩劍，太皇太后見這個小孩子突然拔劍斬椅，不由得吃了一驚，模模糊糊的道：「他為甚麼要帶劍？是要來殺我麼？是不許我垂簾聽政麼？這孩子膽大妄為，我廢了他。」太皇太后雖然秉性慈愛，但掌權既久，一遇到大權受脅，立時便想到排除敵人，縱然是至親骨肉，亦毫不寬貸，剎那之間，她忘了自己已然油盡燈枯，轉眼間便要永離人世。

趙煦卻滿心想的是如何破陣殺敵、收復燕雲十六州，幻想自己坐著高頭大馬，統率百萬雄兵，攻破上京，遼主耶律洪基肉袒出降。他高舉佩劍，昂然說道：「國家大事，都誤在一般膽小怕事的腐儒手中。他們自稱君子，卻是自私自利的小人，我──我非將他們重重懲辦不可。」太皇太后驀地清醒過來，心道：「這孩子是當今皇帝，他有他自己的主意，我再也不能叫他聽我話了。我是個快要死的老大婆，他是年當力富的皇帝。他是皇帝，他是皇帝。」她盡力提高聲音，說道：「孩兒，你有這樣志氣，奶奶是很高興，」趙煦一喜，還劍入鞘，道：「奶奶，我說的很對，是不是？」太皇太后道：「你知甚麼是萬全之策，必勝之算？」趙煦皺起眉頭，道：「練兵貯糧，與遼人在疆場上決一雌雄，有可勝之道，卻無必勝之理。」太皇太后道：「你也知道角鬥疆場，無必勝之理，但咱們大宋卻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趙煦道：「與民休息，頒行仁政，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是？奶奶，這是司馬光他們的書生迂腐之見，濟得甚麼大事？」太皇太后嘆了口氣道：「司馬君實相公識見卓越，怎會是書生迂腐之見？你有空暇，還當時時披讀司馬相公所著的『資治通鑒』，千餘年來，每一朝之所以興所以衰、所以敗所以亡，那部書中都記得明明白白。咱們大宋土地富庶，人丁眾多，遠勝遼國十倍，只要沒有征戰，再過十年、二十年，咱們更加富足。遼人悍勇好鬥，只須咱們嚴守邊境，他部落之內必定會自相殘殺，一次又一次的打下來，自能元氣大傷。前年楚王之亂，遼國精兵銳卒，死傷不少──」趙煦一拍大腿，道：「是啊，其時孩兒就想該當揮軍北上，給他一個內外夾攻，遼人方有內憂，定然是難以應付。唉，只可惜錯過了千載一時的良機。」大皇太后厲聲道：「你念念不忘與遼國開仗，你──你──你──」突然身子坐起，戟指指著趙煦。在太皇太后積威之下，趙煦只嚇得連退三步，腳步踉蹌，險些摔倒，手按劍柄，心中突突亂跳，叫道：「快，你們快來。」

眾太監聽見主上呼召，當即搶進殿來。趙煦顫聲道：「她──她──你們瞧瞧她，卻是怎麼了？」他適才滿口的雄心壯志，要和契丹人決一死戰，但一個病骨支離的老人一發威，他登時驚駭得魂不附體，手足無措，膽識實是有限。一名太監走上幾步，向太皇太后凝視片刻，大膽伸手去一搭脈息，說道：「啟奏皇上，太皇太后龍馭賓天了。」趙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極，好極，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他其實已做了九年皇帝，只不過九年來這皇帝有名無實，直到此刻，他才知自己是真正的皇帝了。

趙煦親理政務，第一件事便是將禮部尚書蘇軾派去做定州知府。蘇軾文名播於天下，負當時重望。皇帝親政，首先降他的官，朝中大臣私下裏都議論紛紛起來。蘇軾是王安石的死對頭，向來反對文政，元祐年間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和蘇軾蘇轍兄弟，現下太皇太后一死，皇帝便貶逐蘇軾，自朝廷以至民間，人人心頭都罩上了一層暗影。「皇帝又要行新政了，又要苦害百姓了！」當然，也有人在暗中竊喜，皇帝行新政，他們便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這時朝中執政，都是太皇太后任用的舊臣，翰林學士范祖禹向皇帝上一奏章，說道：「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對遼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教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天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趙煦越看越怒，把奏章往案上一拋，說道：「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這兩句話說得不錯。但不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說著雙目炯炯，凝視范祖禹。范祖禹磕頭道：「陛下明察。太皇太后聽政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都說政令不便，苦害百姓。太皇太后順依天下民心，既改其法，作法之人亦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順民心而逐之。這些被逐的臣子，便是小人了。」趟煦冷笑一聲，道：「那是太皇太后斥逐的，跟我又有甚麼干係？」拂袖退朝。

趙煦厭見群臣，但親政之初，又不便將一群大臣盡數斥逐，當即親下敕書，升內侍樂士宣、劉惟簡、梁從政等人的官，獎賞他們親附自己之功，連日托病不朝。太監送進一封奏章來，字跡挺秀，卻是蘇拭寫的。趙煦道：「這人倒寫得一手好字，卻不知胡說些甚麼。」打開奏章，只見疏上寫著：「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趙煦道：「我就不愛瞧你這大鬍子，永世都不要再見你。」接下去瞧道：「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趙煦微微一笑，心道：「這大鬍子很滑頭，居然還會拍馬屁，說我『聖智絕人』。不過他又說我『春秋鼎盛』，那是挖苦我年輕，年輕就不懂事。」接下去又看他奏章上寫道：「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是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趙煦閱罷奏章，喝了一口清茶，尋思：「人道蘇大鬍子是個聰明絕頂的才子，果然名不虛傳。他情知我決意始述先帝，復行新法，便不來阻梗，只是勸我延緩三年。哼，甚麼『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他話是說得婉轉，意思還不是一樣？說我倘若急功近利，躁進大幹，不但天下有恨，我自己亦當有悔。」一怒之下，登時將奏章撕得粉碎。

數日後視朝，范祖禹又上奏章道：「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趙煦看到這裏，心中怒氣已盛，心道：「你罵的是王安石、呂惠卿，其實還不是在罵我父皇？」又看下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沉起擾交官，沈括等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其時民皆愁痛，比屋思亂──漢唐之亡，皆權勢震灼，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數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趙煦看到此處，再也難以忍耐，一拍龍案，站起身來。

趙煦那時年方一十八歲，以皇帝之尊再加上一股少年的銳氣，在朝廷上突然大發脾氣，群臣無不相顧失色，只聽他厲聲說道：「范祖禹，你這奏章如此說，那不是惡言誹謗麼？」范祖禹連連磕頭，道：「陛下明鑒，微臣萬萬不敢。」趙煦初操大權，見群臣個個駭怖，心下甚是得意，怒氣便消，臉上卻仍是裝著一副兇相，大聲道：「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正要削平蠻夷，混一天下，只可惜盛年崩駕。朕紹述先帝遺志，有何不妥？你們卻一個個嘮嘮叨叨的咶噪不休，反來說先帝變法的不是！」

只見群臣班中閃出一名大臣，貌相清癯，凜然有威，正是宰相蘇轍。趙煦心下不喜，心道：「這人是蘇大鬍子的弟弟，兩兄弟狼狽為奸，狗嘴裏定吐不出象牙。」只聽蘇轍說道：「陛下明察，先帝有眾多設施。遠超前人。例如先帝在位二十年，終身不受尊號。臣下上章歌頌功德，先帝總是謙而不受。至於政事有所失當，卻是那一朝沒有錯失？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此前人之孝也。」

趙煦哼了一聲，正眼也不瞧他一眼，冷冷的道：「甚麼叫作『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蘇轍道：「比方說漢武帝罷。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搶奪百姓的利源財物，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武帝崩駕後，昭帝接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趙煦哼了一聲，心道：「你以漢武帝來比我父皇！」蘇轍眼見皇帝臉色不善，事情甚是兇險，尋思：「我若再說下去，皇上一怒之下，說不定我有性命之憂，但我若順從其意，天下又復擾攘，千千萬萬生靈啼餓號寒，流離失所，我為當國大臣，心有何忍？」當下又道：「後漢時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只相信妄誕不經的書本中一些邪理怪說，查察臣僚的言行，無微不至，當時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接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人心喜悅，天下大治，這都是子匡父失，聖人的大孝。」原來蘇轍猜知趙煦於十歲即位，九年來事事聽命於大皇太后，心中暗自惱恨，時時記著幼年時父親的慈愛，決意要毀太皇太后的政治而回復神宗時的變法，以示對父親的孝心，因而特意舉出「聖人之大孝」的話來向皇帝規勸。

趙煦大聲道：「你以漢武帝來比擬先帝，那是甚麼用心？這不是公然誹謗麼？漢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深自詰責，這種皇帝行為荒謬，為天下後世所笑，怎能與先帝相比？」越說越響，聲色俱厲。蘇轍連連磕頭，下殿來到庭中，跪下待罪，不敢再多說一句。許多大臣心道：「先帝變法，害得天下百姓朝不保夕，漢武帝可比他好得多了。」但那一個敢說這些話？又有誰敢為蘇轍辯解？

只見有一個白鬚飄然的大臣越眾而出，卻是范純仁，從容說道：「陛下休怒。蘇轍言語或有失當，卻是一片忠君愛國的美意。陛下親政之初，對待大臣當有禮貌，不可如訶斥奴僕。何況漢武帝末年痛悔前失，知過能改，也不是壞皇帝。」趙煦道：「人人都說『秦皇、漢武』，漢武帝和暴虐害民的秦始皇並稱，那還不是無道之極麼？」范純仁道：「蘇轍所論，是時勢與事情，也不是論人。」

趙煦聽范純仁反覆辯解，怒氣方息，喝道：「蘇轍回來！」蘇轍自庭中回到殿上，不敢再站原班，跪在群臣之末，道：「微臣得罪殿下，乞賜屏逐。」

次日詔書下來，降蘇轍為端明殿學士，作汝州知州，派宰相去做州官。

南朝君臣動靜，早有細在作報到上京。遼主耶律洪基得悉南朝太皇太后駕崩，少年皇帝趙煦躍躍欲試，將持重大臣一一斥逐，不禁大喜，道：「擺駕即赴南京，與蕭大王議事。」

耶律洪基又道：「南朝在上京派有不少細作，若知我去南京，便會戒備。咱們輕騎減從，迅速前往，卻也不須知會南院大王。」當下率領三千甲兵，徑向南行，鑒於上次楚王作亂之失，留守上京的官兵，由皇后蕭氏親自統頒。另有五萬護駕兵馬，隨後分批南來。不一日，御駕來到南京城外。這日蕭峰正帶了二十餘騎衛兵，在北郊射獵，聽說遼主突然南幸，飛馬向北迎將上來。遠遠望見白旄黃蓋，當即下馬，搶步上前，拜伏在地。耶律洪基哈哈大笑，一縱下馬，說道：「兄弟，你我名為君臣，實乃骨肉，何必行此大禮？」當即扶起，笑問：「野獸可多麼？」蕭峰道：「連日嚴寒，野獸都避到南邊去了，打了半日，也只打到些青狼、獐子，沒打到甚麼大的。」耶律洪基也極喜射獵，道：「咱們到南郊去找找。」蕭峰道：「南郊與南朝接壤，臣子怕失了兩國和氣，嚴禁下屬出獵。」耶律洪基眉頭微微一皺，道：「那麼也沒有打草穀麼？」蕭峰道：「沒有。」耶律洪基：「今日咱兄弟聚會，破一破例，又有何妨？」蕭峰道：「是！」

霎時間號角聲響，耶律洪基與蕭峰雙騎並馳，繞過了南京城牆，直向南去。三千甲兵隨後跟班。馳出二十餘里後，眾甲兵齊聲吆喝，分從東西散開，像扇子般遠遠圍了開去，但聽得馬嘶犬吠，響成一團，四下裏慢慢合圍。過了一個多時辰，圈子越圍越小，草叢中趕起一些狐兔之屬。耶律洪基不願射殺這些小獸，等了半天，始終不見有熊虎等猛獸出現，正自掃興，忽聽得叫聲響起，東南角上有十餘名漢子飛奔過來。瞧這裝束，都是南朝的樵夫獵戶之類。遼兵趕不到野獸，知道皇上不喜，恰好圈中圍上了這十幾名南人，當即吆喝驅趕，一路逼到皇帝馬前。耶律洪基笑道：「來得好！」拉開鑲金嵌玉的鐵胎弓，搭上雕翎牙箭，連珠箭發，嗤嗤嗤嗤幾聲過去，箭無虛發，霎時間射倒了六名南人。羽箭貫胸，釘在地下。其餘的南人嚇得魂飛天外，轉身便逃，卻又給眾遼兵用長矛攢刺，逐了回來。蕭峰看得不忍，叫道：「陛下！」耶律洪基笑道：「餘下的留給你，我來看兄弟神箭！」蕭峰搖搖頭，道：「這些人並無罪過，饒了他們罷！」耶律洪基笑道：「南人太多，總得殺光了，天下方得太平。他們投錯了胎去做南人，便是罪過。」說著連珠箭發，又是一箭一個，一壺箭共射了一半，十餘名漢人無一倖免，有的立時斃命，有的射中肚腹，一時未能氣絕，倒在地下呻吟。眾遼兵大聲喝采，齊呼：「萬歲！」蕭峰當時若要出手阻止，自能打落遼帝的羽箭，但在眾軍眼前公然削了遼帝的面子，可說大逆不道，然臉上一臉不以為然的神色，已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來。

耶律洪基笑道：「怎樣？」正要收弓，忽見一騎馬穿過獵圍，疾馳而至。耶律洪基見馬上之人作漢人裝束，更不多問，彎弓塔箭，颼的一聲，便向那人射了過去。那人一伸手，豎起兩根手指，便將羽箭挾住。此時耶律洪基第二箭又到。那人左手將第二箭挾住，胯中坐騎絲毫不停，向遼主衝來。洪基箭發連珠，後箭接前箭幾乎是首尾相連。但他發得快，對方也接得快，頃刻之間，一個發了十餘箭，一個了接十餘箭。其時兩人相距已不遠，蕭峰已看清楚了來人面目，大吃一驚，說道：「阿紫，是你？不得對皇上無禮。」這時二十餘名遼兵親衛各挺長矛，擋在遼主之前，生怕來人驚駕。馬上乘客咯咯一笑，將接住的十餘枝狼牙箭摔向天空，叫道：「姊夫，你怎知道是我？特地來迎接我麼？」雙足在馬上一蹬，飛身越過這二十餘名親衛的頭頂，落在蕭峰馬前。但見她一身紫衫，身形婀娜，果然便是阿紫，一雙眼睛卻已變得炯炯有神。

蕭峰又驚又喜，叫道：「阿紫，怎──怎地你的眼睛好了？」阿紫笑道：「是你二弟給我治的，你說好不好？」蕭峰又向她瞧了一眼，突然之間，心頭一凜，只覺她眼色之中，似乎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寂寞傷心，照說，她雙眼復明，又和自己重會，該當十分歡喜才是，何以眼色中所流露出來的心情，竟是如此凄楚？可是她的笑聲之中，卻又充滿了愉悅之意。蕭峰心道：「想必小阿紫在途中受了甚麼委屈。」正在此時，阿紫突然一聲尖叫，身子一縮，從蕭峰的懷抱中掙脫，向前躍出。蕭峰同時也感到有人在自己身後突施暗算，回過身來，雙掌一錯，交叉胸前，只見一柄三股獵叉當胸飛來。阿紫探左手抓住，順手一擲，將那獵叉插入橫臥在地一人的胸膛，將他牢牢釘住。原來那人乃是一名漢人獵戶，被耶律洪基一箭射倒，一時未死，拼著全身之力，將手中獵叉向蕭峰背心擲來。他見蕭峰身穿遼國高官服色，只盼殺得了他，稍雪無辜被害之恨，不料被阿紫自蕭峰的眉頭瞧過來時見到，接叉反擲。其實以那獵戶的功夫，卻又如何暗算得了蕭峰？

阿紫指著那氣息已絕的獵戶罵道，「你這不自量力的豬狗，居然想來暗算我的姊夫！」蕭峰見那獵戶雙目圓睜，咬緊牙關，滿臉憤怒之色，心想：「我和他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可是他必欲殺我而甘心，那自是為了宋遼之仇，而不是為了我和他二人之間的仇怨了。宋遼之仇，到底是為何而起？宋人說契丹人侵佔他們土地，咱們契丹人卻又說漢人忘恩負義，言而無信，也不知到底誰對誰錯？」耶律洪基見阿紫一叉擲死那個獵戶，心中大喜，說道：「好姑娘，你身手矯捷，果然了得。剛才這一叉自然傷不了咱們的南院大王，但萬一他因此而受了一點輕傷，不免誤了我的大事。好姑娘，該當如何賞你一下才是？」一時沉吟未決，阿紫說道：「皇上，你封我姊夫做大官，我也要做個官兒玩玩。不用像姊夫那樣大，可也不能太小，教人家瞧我不起。」耶律洪基笑道：「咱們遼國只有女人管事，卻沒有女人做官的。這樣罷，我封你做公主，叫做甚麼公主呢？是了，叫做『平南公主』！」阿紫嘟起了嘴，道：「做公主我可不幹！」洪基奇道：「為甚麼不做？」阿紫道：「你跟我姊夫是結義兄弟，我若受封為公主，跟你女兒一樣，豈不是矮了一輩？」洪基於旁人的心事，頗能揣摩，聽得阿紫對蕭峰姊夫長、姊夫短的，叫得極是親熱，而蕭峰雖居高位，卻不近女色，照著遼人的常習，別說三妻四妾，連七妻八妾也娶了，想來對阿紫也是頗具情意，多半為了她年紀尚小，不便成親。當下笑道：「你這公主，是長公主的公主，跟我妹子同輩，卻不是和我女兒同輩，我不但封你為『平南公主』，連你的一件心事，也一並替你完償了如何？」

阿紫俏臉一紅，道：「我有甚麼心願？陛下怎麼又知道了？你做皇帝的人，卻也這麼信口開河。」她向來天不怕，地不怕，對耶洪律基說話，也不拘甚麼君臣之禮，遼國禮法本甚粗疏，蕭峰又是洪基極寵信的貴人，阿紫這麼說，洪基只是嘻嘻一笑，道：「這平南公主你若是不做，我便不封了。一、二、三，你做不做？」阿紫盈盈下拜，低聲道：「阿紫謝恩。」蕭峰也躬身行禮，道：「謝陛下恩典。」自阿朱為他失手誤殺之後，蕭峰待阿紫猶如自己親妹妹。她既受遼帝恩封，蕭峰自也道謝。洪基卻道自己所料不錯，心道：「我讓他風風光光的完婚，然後命他征宋，他自是更效死力。」蕭峰心中卻在盤算：「皇上此番南來，有何用意？他為甚麼將阿紫的公主封號，加以『平南』二字？平南，平南，難這他是有向南朝用兵之意麼？」洪基伸手握住蕭峰的右手，道：「兄弟，咱二人多日不見，過去說一會話兒。」

# 第一三七回 北遼南宋

二人並騎向南馳去，駿足坦途，片刻間已馳出十餘里外。一片平野上田疇荒蕪，麥田之中都是長滿了荊棘雜草。蕭峰尋思：「宋人怕咱們出來打草穀，以致將數百萬良田都拋荒了，每一畝田中，實都蘊含著無數生靈，無窮血淚。」耶律洪基長鞭一揚，縱馬上了一座小丘，立馬丘頂，顧盼自豪。蕭峰跟了上去，跟著洪基的目光，向南望去，但見峰巒起伏，大地無有盡處。洪基以鞭梢指著南方，說道：「兄弟，記得三十餘年之前，父皇曾攜我來此，向南指點大宋的錦繡山河。」蕭峰道：「是。」洪基道：「你自幼長於南蠻之地，多識南方的山川人物，到底在南方住，是不是比咱們北國苦寒之地舒適得多？」蕭峰道：「地方到處都是一般，說到舒適二字，舒齊安適，心中便快活了。北人不慣在南方住，南人也不慣在北方住，老天爺既作了這般安排，若是強要調上一調，卻不免自尋煩惱。」洪基道：「然則你以北人而去住在南方，等到住慣了，卻又移來北地，豈不是心下煩惱？」蕭峰道：「臣是浪盪江湖之人，四海為家，不比尋常的農夫牧人。得蒙陛下賜以棲身之所，高官厚祿，心中深感厚恩，更有甚麼煩惱？」

洪基回過頭來，向他臉上瞧了半晌，蕭峰不願和他四目相視，微笑著將目光移了開去。洪基緩緩說道：「兄弟，你我雖有君臣之分，卻是結義兄弟，往日無話不道，多日不見，卻如何生分了？」蕭峰道：「當年微臣不知陛下，多有冒瀆，妄自高攀，既知之後，豈敢仍以結義兄弟自居？」洪基嘆了口氣，道：「做皇帝的人，反而不能結交幾個推心置腹、義氣深重的漢子。兄弟，我若是隨你行走江湖，只怕無拘無束，反而更為快活。」蕭峰道：「陛下喜愛朋友，那也不難，臣在中原有兩個結義兄弟，一是靈鷲宮的虛竹子，一是大理段譽，都是肝膽照人的熱血漢子。陛下若是願見，臣可請他們來遼國一遊。」原來蕭峰回南京後，每日但與遼國的臣僚將士為伍，言語性子，格格不入，對虛竹、段譽二人好生想念，甚盼邀他們來遼國聚會盤桓。

洪基喜道：「既是兄弟的結義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你可遣急足分送書信，邀請他們到遼國來。他們若是願意作官，朕自可各封他們二人一個大大的官職。」蕭峰微笑道：「請他們來玩玩倒是不妨，這兩位兄弟，做官是做不來的。」

洪基沉默片刻，又道：「兄弟，我觀你神情言語，心中常有鬱鬱不足之意。我富有天下，君臨四海，何事不能為你辦到？卻何以不對做哥哥的說？」蕭峰心下感動，道：「不瞞陛下說，此事是我平生恨事，鑄成大錯，再難挽回。」當下將如何誤殺阿朱之事，大略說了。洪基左手一拍大腿，道：「難怪兄弟年近四十，卻不娶妻，原來是難忘舊人。兄弟，你所以鑄成這個大錯，推尋罪魁禍首，都是那些漢人南蠻不好，尤其是丐幫一干叫化子，更是忘恩負義。你也休得煩惱，我克日興兵，討伐南蠻，把中原武林丐幫眾人，一古惱兒的殺了，以洩你雁門關外殺母之仇，聚賢莊中受困之恨。你既喜歡南蠻的美貌女子，我挑一千個、二千個來服侍你，卻又何難？」蕭峰面上露出一絲苦笑，心道：「我既誤殺阿朱，此生終不再娶。阿朱是阿朱，窮荒列國，千秋萬載，就只是一個阿朱。豈是一千個，一萬個漢人女子所能代替得了的？皇上看慣了後宮千百宮娥妃子，那懂得『情』之一字？」說道：「多謝陛下厚意，只是臣與中原武人之間的仇怨，已然一筆勾消。微臣手底已殺了不少中原武人，怨怨相報，實無窮無盡。戰釁一啟，兵連禍結，更是非同小可。」

耶律洪基哈哈大笑，道：「宋人文弱，只會大言炎炎，戰陣之上，實是不堪一擊。兄弟英雄無敵，統兵南征，南蠻指日可定，那有甚麼兵連禍結？兄弟，哥哥此次南來，你可知為的是甚麼事？」蕭峰道：「正要陛下示知。」洪基笑道：「第一件事，是要與賢弟暢聚別來之情。賢弟此番西行，西夏國的形勢險易，兵馬強弱，想必都已了然於胸，以賢弟之見，西夏是否可取？」

蕭峰吃了一驚，尋思：「皇上的圖謀著實不少，既要南佔大宋，又想西取西夏。」便道：「臣子此番西去，只是瞧瞧西夏國公主招親的熱鬧，全沒想到戰陣攻伐之事。陛下明鑒，臣子歷險江湖，近戰搏擊，差有一日之長，但行軍佈陣，臣子實是一竅不通。」洪基笑道：「賢弟不必過謙。做哥哥的此番南來，第二件事為的是替兄弟增爵升官。賢弟聽封。」蕭峰道：「微臣受恩已深，不敢再望──」洪基朗聲道：「南院大王蕭峰聽封！」蕭峰只得翻身下鞍，拜伏在地。

只聽得洪基說道：「南院大王蕭峰公忠體國，為朕股肱，茲封爵為宋王，以平南大元帥統率三軍，欽此！」蕭峰心下遲疑，不知如何是好，說道：「微臣無功，不敢受此重恩。」洪基道：「怎麼？你拒不受命麼？」蕭峰聽得皇帝的口氣嚴峻，知道無可推辭，只得叩頭道：「臣蕭峰謝恩。」洪基哈哈大笑，道：「這樣才是我的好兄弟呢。」雙手扶起，說道：「兄弟，我這次南來，卻不是以南京為止，御駕要到汴梁。」蕭峰又是一驚道：「陛下要到汴梁──那──那怎麼──」洪基笑道：「兄弟以平南大元帥統率三軍，為我先行，咱們直驅汴梁。日後兄弟的宋王府，便設在汴梁趙煦小子的皇宮之中。」蕭峰道：「陛下是說咱們要和南朝開仗。」

洪基道：「不是我要和南朝開仗，是南蠻要和我較量。南朝太皇太后這老婆子秉政之時，一切總算井井有條，我雖有心南征，卻是沒有把握。現下老太婆死了，趙煦這小子乳臭未乾，居然派人整飭北防，訓練三軍，又要募兵養馬，籌辦糧秣，這小子不是為了對付我，卻又對付誰？」蕭峰道：「南朝訓練士卒，那也不必去理他。這幾年來宋遼互不交兵，兩國朝野都很太平。趙煦若來侵犯，咱們自是打他個落花流水，他若畏懼陛下聲威，不敢輕易妄動，自也不去和這小子一般見識。」洪基道：「兄弟有所不知。南朝地廣人稠，物產殷富，若是出了個英主，真要和大遼為敵，咱們是鬥他們不過的。天幸趙煦這小子胡作非為，斥逐一般有見識的大臣，連蘇東坡也給他貶斥了。此刻君臣不協，人心不附，當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此時不舉，更待何時？」蕭峰向南邊望去，眼前似是出現一片幻景：成千成萬的遼兵向南衝去，房舍都起了火，無數男子老幼都在馬蹄下輾轉呻吟，羽箭蔽空，宋兵遼兵互相砍殺，紛紛墮於馬下，鮮血與河水一般的流，骸骨遍野──

洪基大聲道：「我契丹列祖列宗均想將南朝收列版圖，好幾次都是功敗垂成。今日天命攸歸，大功要成於我手，好兄弟，他日我和你君臣命垂青史，那是何等的美事？」蕭峰雙膝跪下，連連磕頭，道：「陛下，微臣有一事求懇。」洪基微微一驚，道：「你要甚麼？做哥哥的只須力之所及，無有不允。」蕭峰道：「請陛下為宋遼兩國千萬生靈著想，收回南征的聖意。咱們契丹人向來游牧為生，縱得南朝土地，亦是無用。何況兵兇戰危，難期必勝，若是小有挫折，反而損了陛下的威名。」洪基聽蕭峰的言語，自始至終是不願南征，心想自來契丹的王公貴人，將帥大臣，一聽到「南征」二字，無不踴躍，何以蕭峰卻一再勸阻？

耶律洪基斜睨蕭峰，只見他雙眉緊蹙，若有重憂，尋思：「我封他為宋王、平南大元帥，那是我大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他為甚麼反而不喜？是了，他雖是遼人，但自幼為南蠻子撫養長大，可說一大半是南蠻。大宋於他，乃是父母之邦，聽我說要發兵去伐南蠻，他便竭力勸阻。以此看來，縱然我勉強他統兵南行，只怕他不肯盡力。」便道：「我南征之意已決，兄弟不必多言。」

蕭峰道：「征戰乃是國之大事，務請三思。倘若陛下一意南征，還是請陛下另委賢能的為是。以臣統兵，只怕誤了陛下大事。」耶律洪基此番興興頭頭的南來，只盼蕭峰全力附和南征之議，聽他先是當頭大潑冷水，又不肯就任平南大元帥之職，不由大為不快，森然道：「在你心目之中，南朝是比遼國更為重要了？你是寧可忠於南朝，不肯忠於我大遼？」蕭峰拜伏於地，說道：「陛下明鑒：蕭峰是遼人，自是忠於大遼。大遼若有危難，蕭峰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洪基道：「趙煦這小子已有覬覦我大遼國土之意。常言道得好：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咱們若不先發制人，說不定便有亡國滅種的大禍。說甚麼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我要你為國統兵，你卻不肯？」

蕭峰道：「蕭峰平日殺人已多，實不願雙手再沾血腥，求陛下許臣辭官，隱居山林。」洪基聽他說要辭官，更是憤怒，心中立時生出殺意，手按刀柄，便要拔刀向他頸中斫將下去，但隨即轉念：「此人武功厲害，我一刀斫他不著，反而為他所害。何況昔日他於我有佐命大功，又和我有結義之情，今日一言不合，便殺功臣，究竟於恩義有虧。」當下長嘆一聲，手離刀柄，說道：「你我所見不同，一時也難以勉強，你回去好好的想想，望你能回心轉意，拜命南征。」

蕭峰雖是拜伏於地，但他武功如此高強，身側之人便是揚一揚眉毛、舉一舉指頭，他也能立時警覺，何況耶律洪基手按刀柄、心起殺人之念？也知若再和洪基多說下去，兩人勢必翻臉，當即道：「遵旨！」立起身來，牽過洪基的坐騎。洪基一言不發，一躍上馬，疾馳而去。君臣並騎南行，北歸時卻是一先一後，相距里許。蕭峰知道洪基已生疑忌之心，若是跟隨太近，徒然令他心中不安，索性遠遠墮後。

回到南京城中，蕭峰請遼帝駐蹕南院大王的王府。洪基笑道：「我不來打擾你啦，你清靜下來，細想這中間的禍福利害。我自回御營下榻。」當下蕭峰將洪基送到御營。洪基從上京攜來大批寶刀利劍，駿馬美女，一一賞賜於他。蕭峰謝恩，領回王府。

蕭峰向來不親理政務，文物書籍，更是不喜，所以王府中也沒甚麼書房，平時便在大廳中和諸將坐地，傳酒而飲，割肉而食，不失當年與群丐縱飲的豪習。好在契丹諸將在大漢氈帳中也是這般，倒也相處甚安。此刻蕭峰從御營歸來，天時已晚，踏進大廳時，只見牛油大燭火光搖曳之下，虎皮上伏著一個紫衫少女，正是阿紫，她聽見腳步聲響，一躍而起，撲過去摟著蕭峰的脖子，瞧著他的眼睛，道：「我來了，你不高興麼？為甚麼一臉都是不開心的樣子？」蕭峰搖了搖頭，道：「我是為了別的事。阿紫，你來了，我很高興。在這世界上，我就只有掛念你一個人，怕你遇到不幸。你回到我身邊，眼睛又治好了，我就甚麼也沒有牽掛了。」阿紫笑道：「姊夫，我不但眼睛好了，皇帝還封了我做公主。」她坐在虎皮之上，拉蕭峰坐在自己身邊。蕭峰道：「皇帝封你做公主，你很開心麼？」一面說一面提過一隻牛皮袋，拔去塞子，喝了兩大口酒。這大廳四周放滿了盛酒的皮袋，蕭峰興到即喝，也不須人伺候。阿紫笑道：「恭喜姊夫，你又升了官啦！」

蕭峰嘆了口氣，道：「皇上封我為宋王，平南大元帥，要我統兵去征討南朝。你想這征戰一起，要傷害多少無辜百姓？我不肯拜命，皇上為此著惱。」阿紫道：「姊夫，你又古怪啦。我聽人說，你在聚賢莊曾殺了無數中原武林中的豪傑，也不見你嘆一口氣。中原武林那些蠻子欺侮得你厲害，今日好容易皇上讓你吐氣揚眉，你怎麼反而不喜歡了？」蕭峰舉起皮袋，喝了一大口酒，又是一聲長嘆，道：「當日我和你姊姊二人受人圍攻，若不奮戰，便被人亂刀分屍，那是出於無奈。當日給我殺死的人中，有不少是我的好朋友，事後想來，心中難過得很。」

阿紫道：「啊，我知道啦，當年你是為了阿朱，這才殺人，那麼現下我請你為我去殺那些南朝蠻子，好不好呢？」蕭峰瞪了她一眼，道：「人命大事，在你口中說來，卻如是宰牛殺羊一般。你爹爹雖是大理人，媽媽卻是南朝宋人。」阿紫嘟起了嘴，轉過了身，道：「我早知道在你心中，一千個我也及不上一個她，一萬個活著的阿紫，也及不上一個不在人世的阿朱。看來只有我快快死了，你才會念我一點兒。早知如此──我──我也不用這麼遠路來探望你。你──你幾時又把人家放在心上了？」蕭峰聽她言語之中大是幽怨，不由得怦然心動：「莫非這小姑娘心中，對我暗蓄情意麼？這可萬萬不成！」當下說道：「阿紫，你年紀還小，就只頑皮淘氣，不懂大人的事──」阿紫搶著道：「甚麼大人小孩的，我早就不是小孩啦。你答應姊姊照顧我，你──你只照顧我有飯吃，有衣穿，可是──可是你幾時照顧到我的事了？你從來不理會我心中在想些甚麼。」蕭峰越聽越是心驚，不敢接口。阿紫轉背著身子，繼續說道：「那時候我眼睛瞎了，知道你絕不會喜歡我，我也不來跟你親近。現下我眼睛好了，你仍是不來睬我。我──我甚麼不及阿朱了？相貌沒她好看麼？人沒她聰明麼？只不過她已經死了，你就時時刻刻記念著她。我──我恨不得那日也給你一掌打死了，你就會想阿朱的一般的想我？」

她說到傷心之處，突然一轉身，撲在蕭峰的懷裏中索性大哭起來。蕭峰一時手足無措，不知說甚麼才好。只聽阿紫嗚咽一陣，又道：「我怎麼是小孩子？在那小橋邊的大雷雨之夜，我見到你打死我姊姊，哭得這麼傷心，我心中就非常非常的歡喜你。我心下打定了主意，我一輩子要跟著你。可是你偏偏不許，於是我心中說：『好罷，你不許我跟著你，那麼我便將你弄得殘廢了，由我擺佈，一輩子跟著我。』」蕭峰驀地裏恍然大悟，道：「那日你用毒針射我，就是為此麼？」阿紫雙手猛搖他的肩膀，叫道：「你這笨牛，你這笨牛，你一定要我親口說出來才知道。你從來不去想一想我的心事。」

蕭峰輕輕撫摩她的秀髮，低聲道：「阿紫，我年紀大了你一倍有餘，只能做叔叔、哥哥這般的照顧你。我這一生我只喜歡過一個女子，那就是你的姊姊。永遠不會有第二個女子能代替阿朱，我也決計不會再去喜歡那一個女子。皇上賜給我一百多名美女，我從來正眼也不去瞧上一眼。我關懷你，全是為了阿朱，不是為了自己。」阿紫又氣又惱，突然伸手起來，啪的一聲，重重摑了蕭峰一記巴掌。蕭峰若要閃避這一掌，如何能擊到他臉上？只是看見阿紫氣得臉色慘白，全身發顫，目中流露出的凄苦之色，令人難以卒視，終於不忍避開他這一掌。

阿紫一掌打過，陡然好生後悔，叫道：「姊夫，是我不好，你──你打還我，打還我！」蕭峰道：「這不是孩子氣麼？阿紫，世上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用不著這麼傷心，你的眼色為甚麼這樣悲傷？姊夫是個粗漢子，你老是陪伴著我，實在是累了你啦！」

阿紫道：「我眼光中老是現出悲傷難過的神氣，是不是？噢，都是醜八怪累了我。」蕭峰道：「甚麼醜八怪累了你？」阿紫道：「我這對眼睛，是那個醜八怪、鐵頭人給我的。」蕭峰一時未能明白，問道：「醜八怪？鐵頭人？」阿紫道：「那個丐幫幫主，甚麼極樂派掌門人王星天，你道是誰？說出來教人笑破了肚皮，竟然便是那個給我套了一個鐵面具的游坦之。也不知他從甚麼地方學來了一些奇門武功，一直跟在我身旁，拼命討我的歡心。我可給他騙得苦了，王公子長、王公子短的叫他。現下想來，自己實是羞愧無地。」

蕭峰奇道：「原來丐幫王幫主便是受你作弄的鐵丑，難怪他臉上傷痕累累，想是揭去鐵套時弄傷了臉皮。這人不念舊惡，好好待你，也算難得。」阿紫冷笑道：「哼，甚麼難得？他那裏安好心了？只想哄得我嫁了給他。」蕭峰想起當日在少室山上的情景，游坦之凝視阿紫的目光之中，依稀是孕育著深情，只是當時自己沒加留心，便道：「你得知真相，一怒之下便將他殺了？挖了他的眼睛？」阿紫搖頭道：「不是，我沒有殺他，這對眼睛是他自願給我的。」蕭峰大吃一驚，一時不明白所以，道：「他為甚麼肯將自己的眼珠挖出來給你？」阿紫道：「這人傻裏傻氣的。我和他到了飄渺峰靈鷲宮裏，尋到了虛竹子，請他給我治眼。他找了醫書來看了半天，說道必須用新鮮的活人眼睛換上才成。這靈鷲宮中，個個是虛竹子的下屬，我既求他換眼，便不能挖那些女人的眼睛。我叫游坦之到山下去擄一個人來。這傢伙卻哭了起來，說甚麼我治好眼睛，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便不會再理他了。我說不會不理他，他總是不信。那知道他竟拿了尖刀，去找虛竹子，要他替我換眼。這鐵頭人願意把自己的眼睛換給我，虛竹子不肯答應。那鐵頭人便用刀子在自己的臉上割了一刀，說虛竹子若是不肯，他立即自殺。虛竹子無奈，只好將他眼睛給我換上。」

他這般輕描淡寫的說來，似是一件稀鬆尋常之事，但蕭峰聽入耳中，覺得其中的可畏可怖，實較生平種種驚心動魄的凶殺鬥毆，尤有過之。他雙手發顫，啪的一聲，擲去了手中酒袋，說道：「阿紫，是那鐵面人甘心情願的將眼睛換了給你？」阿紫道：「是啊。」蕭峰道：「你──你這人當真是鐵石心腸，人家將眼睛給你，你便坦然受了？」阿紫聽他語氣嚴峻，雙眼一眨一眨的，又要哭了出來，突然說道：「姊夫，你的眼睛若是盲了，我也甘心情願將我的好眼睛換給你。」蕭峰聽她這兩句話說得情辭懇摯，確非虛言，不由得心中感動，柔聲道：「阿紫，這位游君對你如此情深一往，你在福中不知福，除他之外，世上那裏再去找第二位有情郎君去？他現在是在何處？」阿紫道：「多半還是在靈鷥宮。他沒有了眼睛，這奇險萬狀的飄渺峰如何下來？」

蕭峰道：「啊，說不定二弟又能找到那一個死囚的眼睛再給他換上。」阿紫道：「不成的，那小和尚──不，虛竹子說道，他的眼睛挖出時，筋脈都斷，不能再裝了。」蕭峰道：「你快去陪伴他，不論是天涯海角，都不要離開他一步。」阿紫搖頭道：「我不去，我只跟著你。那個醜得像妖怪的人，我多瞧一眼便要作嘔了，怎能陪著他一輩子？」蕭峰怒道：「人家面貌雖醜，心地可比你美上百倍！我不要你陪，不要再見你！」阿紫道：「你──我──」突然啞了嗓子，說不出話來。

只聽得門腳步響，兩名衛士齊聲說道：「聖旨到！」跟著廳門便打了開來。蕭峰和阿紫一齊轉身，只見一名皇帝的使者走進廳來。遼國朝廷禮數，遠不如宋朝的繁複，臣子見到皇帝使者，只是肅立聽旨便是，用不著甚麼換朝服、擺香案、跪下接旨。那使者朗聲說道：「皇上宣平南公主見駕。」阿紫道：「是！」拭了拭眼淚跟著那使者去了。

蕭峰瞧著阿紫的背影，心想：「這游坦之對她鍾情之深，當真是古今少有。只因阿紫情竇初開之時，恰和我朝夕相處，她重傷之際，我又不避男女之嫌，以致惹得她對我生出一片滿是孩子氣的癡心。我務須叫她回到游君身邊。人家如此對她，若是背棄了這雙眼已盲之人，老天爺也是不容。」耳聽得那使者和阿紫的腳步聲漸漸遠去，終於不再聽聞，又想到耶律洪基命他伐宋的旨意。

「皇上叫阿紫去幹甚麼？定是要她勸我應命伐宋。我若是堅不奉詔，國法何存？適才在南郊爭執，皇上手按刀柄，已啟殺機，想是他顧念君臣之情，兄弟之義，這才強自克制。我若奉命伐宋，帶兵去屠殺千千萬萬的宋人，於心卻又何忍？何況爹爹此刻在少林寺出家，若聽到我率軍南下，定然大大的不喜。唉，我拒君命乃是不忠，不顧金蘭之情乃是不義，但若南下攻戰，殘殺百姓是為不仁，違父之志是為不孝。忠孝難全，仁義無法兼顧，卻又如何是好？罷，罷，罷！這南院大王是不能做了，我掛印封庫，給皇上來個不別而行。卻又到那裏去？莽莽乾坤，竟無我蕭峰的容身之所。」

他提起牛皮酒袋，又喝了兩大口酒，尋思：「且等阿紫回來，和她同上飄渺峰去，一來送她和游君相聚，二來我在二弟處盤桓些時，再作計較。」

且說阿紫隨著使者來到御營，見到耶律洪基，衝口便道：「皇上，這平南公主還給你，我不做啦！」洪基宣阿紫來，不出蕭峰所料，原是要她去勸蕭峰奉旨南征，聽阿紫劈頭便這麼說，不禁皺起了眉頭，怫然道：「朝廷封賞，國之大事，又不是小孩的玩意，豈能任你要便要，不要便不要？」洪基向因蕭峰之故，愛屋及烏，對阿紫總是和顏悅色，此刻言語說得重了，阿紫哇的一聲，放聲哭了出來。洪基一頓足，說道：「亂七八糟，亂七八糟，真不成話！」忽聽得帳後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說道：「皇上，為甚麼著惱？怎麼把人家小姑娘嚇唬哭了？」說著環佩叮噹，走了個貴婦人出來。只見她眼波如流，掠髮淺笑，阿紫認得她是耶律洪基最寵幸的穆貴妃，便道：「穆貴妃，你倒來說句公道話，我說不做平南公主，皇上便罵我呢。」

穆貴妃見她哭得楚楚可憐，另有一番風致，便向洪基橫了一眼，抿嘴笑道：「皇上，她不做平南公主，你便封她為平南貴妃罷。」洪基一拍大腿，道：「胡鬧，胡鬧！我封這孩子，是為了蕭峰賢弟，一個平南公主，一個平南大元帥，好讓他們風風光光的成婚。那知蕭賢弟不肯做平南大元帥，這姑娘也不肯做平南公主。是了，你是南蠻子，不願意咱們去平南，是不是？」語氣之中，已隱含威脅之意。

阿紫道：「我才不理你們平不平南呢？你平東也好，平西也好，我全不放在心上。可是我姊夫──姊夫卻要我嫁給一個瞎了雙眼的醜八怪。」洪基和穆貴妃聽了大奇，齊問：「為甚麼？」阿紫不願詳說其中根由，只道：「我姊夫不喜歡我，逼我去嫁給旁人。」便在這時，帳外有人輕叫：「皇上！」洪基走到帳外，見是派給蕭峰去當衛士的親信。那人低聲道：「啟稟皇上，蕭大王在庫門上貼了封條，把金印用黃布包了，掛在樑上，瞧這模樣他──他──他是要不別而行。」洪基一聽，心下大怒。

耶律洪基聽得蕭峰要不別而行，不由得勃然大怒，叫道：「反了，反了！他還當我是皇帝麼？」略一思索，道：「喚御營都指揮來！」片刻間御營都指揮來到身前。洪基道：「你率領兵馬，將南院大王府四下圍住了。」又下旨道：「傳令緊閉城門，任誰也不許出入。」他生恐蕭峰要率部反叛，不住口的頒發號令，將南院大王部下的大將，一個個傳來。穆貴妃在御帳中聽得外面號角之聲不絕，馬蹄雜沓，顯是起了變故。契丹人於男女之間的界限看得甚輕，她便走到帳外輕聲問洪基道：「陛下，出了甚麼事？幹麼這等怒氣衝天的？」洪基怒道：「蕭峰這廝不識好歹，居然想叛我而去。這廝心向南朝，定是要向南蠻報訊。他多知我大遼的軍國秘密，到了宋朝，便成我的心腹大患。」穆貴妃沉吟道：「素聽陛下說道，這廝武功了得，若是拿他不住，給他衝出重圍，倒是一個禍胎。」洪基道：「是啊！」大聲道：「傳令飛龍營、飛虎營、飛豹營，火速往南院大王府外增援。」御營衛士領命，傳令下去。

穆貴妃道：「陛下，我倒有一計在此。」在他耳邊低聲道了一陣。耶律洪基點頭道：「卻也使得，此事若成，朕重重有賞。」穆貴妃微笑道：「但教討得陛下歡心，便是重賞了。陛下這般待我，我還貪圖甚麼？」御營外不停的調動兵馬，阿紫坐在帳中，竟是毫不理會。契丹人大呼小叫的奔馳來去，她也見得多了，往往出去打一場獵，也是這麼亂上一陣，她渾沒想到洪基調動兵馬，竟是要去捉拿蕭峰。她怔怔的坐在一隻駱駝鞍子上，心亂如麻：「我對姊夫的心事，今日終於對他吐露了，可是他──他竟半點也沒將我放在心上，要我去陪伴那個醜八怪。我──我寧死也不去，不去，不去，偏偏不去！」忽然間一隻手輕輕按上了她的肩頭，阿紫吃了一驚，抬起頭來，遇到的是穆貴妃溫柔和藹的眼光。只聽她笑問：「小妹妹，你在出甚麼神？在想你姊夫，是不是？」

阿紫雖然刁鑽頑皮，但一說到她心底的私情，卻也不禁暈紅了雙頰，低頭不語。穆貴妃和她並排而坐，拉過她一隻手，輕輕撫摸，柔聲道：「小妹妹，男人都是粗魯暴躁脾氣，尤其像咱們皇上哪，南院大王哪，乃是當世的英雄好漢，要想收伏他們的心，著實不容易。」阿紫點了點頭，覺得她這幾句話說得不錯。穆貴妃又道：「咱們宮裏女人成百成千，比我長得美麗的可也不知有多少，我使得皇上只寵我一個人，一半雖是緣份，一半也是上京聖德寺那位老和尚的眷顧。小妹子，你姊夫現下的心不在你身上，你也不用發愁。待我跟皇上回上京之時，你同我們一起去，到聖德寺去求求那位高僧，他會有法子的。」阿紫奇道：「那老和尚有甚麼法子？」穆貴妃道：「此事我便跟你說了，你可千萬不能跟第二個人說。你發了一個誓，要絕不洩漏秘密。」阿紫便道：「我若將穆貴妃跟我說的秘密洩漏出去，亂刀分屍，不得好死。」穆貴妃道：「好妹子，那位高僧佛法無邊，神通廣大，我向他跪求之後，他便給我一小瓶聖水，叫我通誠暗祝，悄悄給我心愛的男人喝下。那男人便永遠愛我一人，到死也不變心。」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醉紅色的小瓷瓶來，緊緊握在手中，似乎唯恐失落。

阿紫既驚且喜，求道：「好姊姊，給我瞧瞧。」穆貴妃道：「瞧瞧是可以，卻不能打翻了。」說著雙手捧了這個瓷瓶，鄭而重之的遞過去。阿紫接了過來，拔去瓶塞，在鼻邊一嗅，覺有一股淡淡的香氣，穆貴妃伸手又將瓷瓶取過，塞上瓶塞，道：「本來嘛，我分一些給你也是不妨。可是我怕萬一咱們皇上日後變心，這聖水還用得著。」

# 第一三八回 囚禁蕭峰

阿紫道：「你不是說皇上喝了一次之後，便對你永不變心麼？」穆貴妃微笑道：「話是這麼說，可不知這聖水的效果是不是真有這麼長久。我更擔心這聖水落入了別的嬪妃手中，她們也去悄悄給皇上喝了，皇上就是對我不變心，卻也要分心──」正說到這裏，只聽得耶律洪基在帳外叫道：「阿穆，你出來，我有話對你說。」穆貴妃笑道：「來啦！」匆匆奔出，嗒的一聲輕響，那小瓷瓶從懷中落了出來，竟是沒有察覺。

阿紫又驚又喜，待她一踏出帳外，立即縱身而前，將那瓷瓶拾起，揣入懷中，心道：「我快拿去給姊夫喝了，另外灌一些清水進去，再還給穆貴妃，反正皇上已對她萬分寵幸，這聖水於她也無甚用處。」當即揭開帳幔輕輕爬了出去，一溜煙的奔向南院大王王府。但見王府外兵卒來去，似是發生了緊急軍情。眾官兵見阿紫走向王府，也不加攔阻。阿紫走進大廳，只見蕭峰背負雙手，正在滴水簷前走來走去，似是老大的不耐煩。他一見阿紫登時大喜，道：「阿紫，你回來就好，我只怕你給皇上扣住了，不得脫身呢。咱們就動身，遲了可來不及啦。」阿紫奇道：「到那裏去？為甚麼遲了就來不及？皇上又為甚麼要扣住我？」蕭峰道：「你聽聽！」兩人靜了下來，只聽王府四周馬蹄之聲不斷，夾雜著鐵甲鏘鏘，兵刃交鳴，東南西北都是如此。阿紫道：「幹甚麼？你要帶兵去打仗麼？」蕭峰苦笑道：「這些兵都不歸我帶了。皇上起了疑我之意，要來拿我。」阿紫道：「好啊，咱們好久沒打架了，我和你便衝殺出去。」蕭峰搖頭道：「皇上待我恩德不小，將我封到南院大王，此時所以疑我，也是因我決意不肯南征之故。我若傷他部屬，有虧兄弟之義，不免惹得天下英雄恥笑，說我蕭峰忘恩負義，對不起人。阿紫，咱們這就走罷，悄悄的不別而行，讓他拿我不到，也就是了。」

阿紫道：「嗯，咱們便走。姊夫，卻到那裏去？」蕭峰道：「去飄渺峰靈鷲宮。」阿紫的臉色登時沉了下來，道：「我不去見那醜八怪。」蕭峰道：「事在緊急，去不去飄渺峰，待脫了險地之後再說。」阿紫心道：「你要送我去飄渺峰，顯是全沒將我放在心上，還是乘早將聖水給你喝了，只要你對我傾心，自會聽我的話。若有遷延，只怕穆貴妃趕來奪還。」當下說道：「也好，我去拿幾件替換衣服。」匆匆走到後堂，取過一隻碗來將瓷瓶中的聖水倒入碗內，又倒入大半碗酒，心中默禱：「菩薩有靈，保佑蕭峰飲此聖水後，全心全意的愛我阿紫，娶我為妻，永不再想阿朱姊姊！」回到廳上，說道：「姊夫，你喝了這碗酒，提提精神。這一去，咱們再也不回來了。」蕭峰接過酒碗，燭光下見阿紫雙手發顫，目光中現出異樣的神采，臉色又是興奮，又是溫柔，不由得心中一動：「當年阿朱十分喜歡我之時，臉上也是這般的神氣！唉，看來阿紫果真對我也是一片癡心！」當即骨嘟、骨嘟幾聲，將大半碗酒都喝光了，道：「你取了衣服沒有？」阿紫見他將這碗酒和聖水喝得涓滴不剩，心中大喜，道：「不用拿衣服了，咱們走罷！」蕭峰將一包裹負在背上，包中裝著幾件衣服，幾塊銀子，低聲道：「他們定是防我南奔，我偏偏便向北行。」攜著阿紫的手，輕輕開了邊門，張眼往外一探，只見兩名衛士並肩巡視過來。蕭峰藏身門後，一聲咳嗽，兩名衛士一齊過來查看，蕭峰伸指點出，早將二人點倒，拖入樹蔭之下，低聲道：「快換上這兩人的盔甲。」阿紫喜道：「妙極！」兩人剝下衛士盔甲，穿戴在自己的身上，手中持了一柄長矛，並肩巡查過去。阿紫將頭盔戴得低低的壓住眉毛，偷眼看蕭峰時，見他縮身彎軀而行，不禁心下暗笑。兩人走得二十幾步，便見一名帥營親兵的十夫長帶著十名親兵，巡視過來。蕭峰和阿紫站立一旁，舉矛致敬。那十夫長點了點頭便即行過，火把照耀之下，見阿紫一身衣甲直拖到地下，大不稱身，不由得向她多瞧一眼，又見她腰刀的刀鞘也拖在地下，心中有氣，一拳便向她肩頭打去，喝道：「你穿的甚麼衣服？」阿紫只道事洩，反手一勾，刁住他手腕，一足往他腰眼裏踢去。那十夫長叫聲「啊喲」，直跌了出去。

蕭峰道：「快走！」拉著她手腕，向前搶出，那十名遼兵卻大聲叫了起來：「有奸細！有刺客！」還不知這二人乃是蕭峰和阿紫。兩人衝得一程，只見迎面十餘騎馳來，蕭峰舉起長矛，橫掃過去，將馬上乘者紛紛打落，右手一提，將阿紫送上馬背，自己飛身上了一匹馬，拉轉馬頭，直向北門衝去。

這時南院大王王府四周的將卒已得到訊息，四面八方的圍將上來。蕭峰縱馬疾馳，果然不出他所料，遼兵十分之八布於兩路，防他逃向南朝，北門一帶稀稀落落的沒多少人。這些將士一見蕭峰，心下先自怯了，雖是迫於軍令，上前攔阻，但蕭峰一喝一衝，不由得紛紛讓路，只是在後吶喊追趕。待御營都指揮增調人馬趕來，蕭峰和阿紫已自去得遠了。蕭峰縱馬來到北門，見城門已然緊閉，城門前密密麻麻的排著一百餘人，各挺長矛，擋住去路。蕭峰若是衝殺過去，這百餘名遼兵須攔他不住，但他只求脫身，實不願多傷本國同胞，左手一伸，將阿紫從馬背上抱了過來，右足在蹬上一點，雙足已站上了馬背，跟著提了一口氣，飛身便往城頭撲去。這一撲原是不能躍上城頭，但他早已有備，待身向下跌落，右手長矛已向城牆掃去，一借力間，飛身便上了城頭。向城外一望，只見黑黝黝地並無燈火，顯是無人料他會逾城向北，竟無一兵一卒把守。蕭峰一聲長嘯，朗聲道：「但煩代為稟告皇上，蕭峰有事遠行，不及面辭，日後再圖補報皇上大恩。」他摟住阿紫的腰，只要跳下城頭，這一下去，那就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再也無拘無束了。正要縱身下躍，突然之間，小腹中感到一陣劇痛，跟著雙臂酸麻，摟在阿紫腰間的左臂，不由自主的鬆開，接著雙膝一軟，坐倒在地，肚中猶似數千把小刀亂剜亂刺般劇痛，忍不住「哼」了一聲。阿紫大驚，叫道：「姊夫，你怎麼了？」蕭峰全身痙攣，牙關相擊，說道：「我──我──中了──中了劇──劇毒──等一等──我運氣──運氣逼毒──」當即氣運丹田，要將腹中的毒物逼將出來，不運氣倒也罷了，一提氣間，登時四肢百骸，到處劇痛，丹田之氣只提起數寸，又沉了下去。蕭峰臨危不亂，耳聽得馬蹄聲奔騰，數千騎自南向北馳來，又提一口氣，卻覺四肢已全無知覺，知道所中之毒厲害無比，不能以內力逼出，便道：「阿紫，你快快去罷，我──我不能陪你走了。」阿紫一轉念間，已恍然大悟，自己是中了穆貴妃的詭計，她驅使自己拿聖水去給蕭峰服下，這那裏是聖水，實乃是毒藥。她又驚又悔，摟住蕭峰的頭頸，哭道：「姊夫──是我害了你，這毒藥是我給你喝的。」蕭峰心頭一凜，不明所以，問道：「你為甚麼要害死我？」阿紫哭道：「不，不！穆貴妃給了我一瓶水，她騙我說，給你喝了，你會永遠永遠的喜歡我，會──會娶我為妻。我實在傻得厲害，姊夫，我跟你一起死，咱們再也不會分開。」說著抽出腰刀，便要往自己頸中抹去。

蕭峰道：「且──且慢！」他全身如烈火烤炙，又如鋼刀剜割，難以思索，過了好一會，才明白阿紫言中之意，說道：「我不會死，你不用尋死。」只聽得兩扇厚重的城門軋軋的開了。

城門一開，數百騎兵衝了出去，吶喊佈陣。但聽一隊隊兵馬自南而來，絡繹出城。蕭峰坐在城頭上向北望去，見火把照耀數里，幾條火龍還在蜿蜒北延，回頭南望，更是小半個城都是火把，心想：「皇上將御營的兵馬盡數調了出來，來拿我一人。」只聽得城內城外的將卒齊聲大叫：「反賊蕭峰，速速投降。」蕭峰腹中又是一陣劇痛，低聲道：「阿紫，你快快設法逃命去罷。」阿紫道：「我親手下毒害死了你，我怎能獨活？我──我──我跟你死在一起。」

蕭峰苦笑道：「這不是殺人的毒藥，只是令我身受重傷，無法動手而已。」阿紫喜道：「當真？」一轉身用力將蕭峰伏到自己背上。可是她身形纖小，蕭峰卻是特別魁偉，阿紫負著他站起身來，蕭峰仍是雙足著地。便在這時，十餘名契丹武士已爬上城來，一個執刀，一手高舉火把，卻都畏懼蕭峰，不敢迫近。蕭峰道：「抗拒無益，讓他們來拿罷！」阿紫哭道：「不，不！誰敢動你一根毫毛，我便將他殺了。」蕭峰道：「好阿紫，不要為我殺人。若是我肯殺人，奉旨領兵南征便是，又何必鬧到這步田地？」提高嗓子道：「如此畏畏縮縮，算得甚麼契丹男兒？同我一起去見皇上。」

那些武士一怔，一齊躬身，道：「是！咱們奉旨差遣，對大王無禮，大王莫怪！」要知蕭峰為南院大王雖是時日無多，但威望著於北地，契丹將士對他十分敬服。在人群之中，大家隨聲附和，大叫「反賊蕭峰」，一到和他面面相對，自然生出敬畏之心，不敢稍有無禮了。蕭峰扶著阿紫的肩頭，掙扎著站起身來，五臟六腑，卻痛得猶如互在扭打咬噬一般，眾兵士站在丈許之外，還刀入鞘，眼看他一步步從石級走下城頭。眾將士一見蕭峰下來，不由自主的都翻身下馬，城內城外將士逾萬，霎時間鴉雀無聲。

蕭峰在火光下見到這些誠樸而恭敬的臉色，胸口驀地感到一絲溫暖：「我若南征，這裏萬餘將士，只怕未必有半數能回歸北國。倘若我真能救得這許許多多生靈，皇上縱然將我處死，那也是死而無恨。就只怕皇上殺了我後，又另派別人領軍南征。」想到這裏，胸口又是一陣劇痛，身子搖搖欲墜，一名將軍牽過自己的坐騎，扶著蕭峰上馬。阿紫也乘了匹馬，跟隨在後。一行人前呼後擁，南歸王府。眾將士雖是拿到蕭峰，算是立了功勞，卻均無歡欣之意。但聽得鐵甲鏘鏘，再加上數萬隻鐵蹄擊在石板街上，響成一片。一行人行完北門大街，來到白馬橋邊，蕭峰縱馬上橋頂，阿紫突然飛身而起，雙足在鞍上一蹬，嗤的一聲輕響，沒入了河中。蕭峰見此意外，不由得一驚，但隨即心下喜歡，想起最初與這頑皮姑娘相見之時，她沉在小鏡湖底詐死，水性之佳，實是少見，連她父母都被瞞過，這時她從水中遁走，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只是從此怕再無相見之日，心頭卻又悵悵，大聲道：「阿紫，你何苦自尋短見？皇上又不會難為你，何必投河自盡？」眾將士聽蕭峰如此喊，又見阿紫沉入河中之後不再冒起，只道她真是尋了短見。遼帝下旨只拿蕭峰一人，阿紫是尋死也好，逃走也好，大家也不放在心上，在橋頭稍立片刻，又都隨著蕭峰前行。

到得王府之中，洪基不和蕭峰相見，下令由御營都指揮使扣押，那都指揮使心想這蕭峰大王天生神力，尋常監牢如何監他得住？當下心生一計，命人取過最大最重的鐵鏈鐵銬，鎖了手腳，再將他囚在一隻大鐵籠中。這隻大鐵籠，便是當年阿紫玩獅時囚禁猛獅之用，籠子的每根鋼條都是粗如兒臂。

鐵籠之外，又派一百名御營親兵，各執長矛，一層層的圍了四圈，蕭峰在鐵籠中若是稍有異動，眾親兵便能將長矛刺入籠中。任他氣力再大，也無法在剎那之間崩脫鐵鎖鐵銬，破籠而出。王府之外，更是一隊親兵嚴密守衛。耶律洪基將原來駐守南京的將士都調出了南京城外，以防他們忠於蕭峰，作亂圖救。

蕭峰靠在鐵籠的欄杆之下，只是咬牙忍著體內的劇痛，也無餘暇多想，直過了十二個時辰，到第二日晚間，劇痛才減，毒藥的藥性慢慢消失。蕭峰力氣漸復，但處此情境，當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卻又如何能夠脫困？他心想煩惱也是無益，這一生再兇險的危難也經歷過不少，難道我蕭峰一世豪傑，就真會困死於這鐵籠之中？好在眾親兵敬他英雄，看守雖是絕不鬆懈，平日酒飯管待，禮數不缺。蕭峰放懷痛飲，鐵籠旁酒罈堆積，數日之間，便堆得高與人齊。

洪基始終不來瞧他，卻派了幾名能言善辯之士，苦苦相勸，說道皇上寬洪大度，顧念昔日的情義，不忍加刑，要蕭峰悔罪求饒。蕭峰是個鐵錚錚的硬漢子，怎肯低頭求饒，對這些說客正眼也不瞧上一眼，自管自的斟酒而飲。

如此過了將近一月，那些說客竟是毫不厭煩，每日價將一些陳詞濫調，翻來覆去的說過不停，說甚麼「皇上待蕭大王恩德如山，你只有聽皇上的話，才有生路」，甚麼「皇上神武，明見萬里之外，遠矚百代之後，他聖天子的宸斷，那是萬萬不會錯的，你務須遵照皇上所指的路走」等等，等等。說到後來，這些說客明知決計勸不轉蕭峰，卻仍是無窮無盡的喋喋不休。一日蕭峰猛地起疑：「皇上又不是糊塗人，怎會如此婆婆媽媽的派人前來勸我？其中定有蹊蹺！」他低頭沉思，突然想起：「是了，皇上早已調兵遣將，大舉南征，卻派了些沒相干的人，將我穩住在這裏。可是我明明已無反抗之力，他隨時可以殺我，何必費這般心思？」

蕭峰再一思索，已明其理：「皇上自逞英雄，定要我口服心服，他親自提兵南下，取了大宋的江山，然後再來問我，在我面前炫耀一番。他生恐我性子剛強，一怒之下，絕食自盡，是以派了這些猥瑣小人來和我胡說八道。」他既困於籠中，無計可以脫身，也就沒放在心上，早將一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雖不願督軍南征，卻也不是以天下之憂為憂的仁人志士，想到耶律洪基既已發兵，大劫無可挽回，除了長嘆一聲，痛飲十碗之外，也就不去多想了。只聽那四名說客仍絮絮不已，蕭峰突然說道：「咱們契丹大軍，已渡過黃河了罷？」那些說客愕然相顧，不知如何回答。一名說客道：「蕭大王此言甚是，咱們大軍克日便發，黃河雖未渡過，卻也是指顧間的事。」蕭峰點頭道：「原來大軍尚未出發，不知那日是黃道吉日？」四名說客互使眼色，均想此種機密大事，不能向他吐露。一個道：「咱們是小吏下僚，不能與聞軍情。」另一個道：「只須蕭大王回心轉意，皇上親自便會來與大王商議軍國大事。」蕭峰哼了一聲，便不再問，心想：「皇上若是勢如破竹，取了大宋，便會解我去汴梁相見。但若是敗軍而歸，沒面目見我，第一個便會殺我。到底我盼他取了大宋呢，還是盼他敗陣？嘿嘿，蕭峰啊蕭峰，只怕你自己也是不易回答罷！」次日黃昏時分，四名說客又搖搖擺擺的進來，看守蕭峰的眾親兵老是聽他們的濫調，也都聽得膩了，一見四人來到，不禁皺了眉頭，走開幾步。第一名說客咳嗽一聲道：「蕭大王，皇上有旨，要你接旨，你若拒不奉命，那便是罪大惡極。」這些話蕭峰也不知聽過幾百遍了，可是這一次聽得這人說話的聲音有些古怪，似是害了喉病，不禁向他瞧了一眼，一看之下，登時大奇。

只見這說客擠眉弄眼，臉上作出種種怪樣，蕭峰定眼一看，卻見此人相貌與先前不同，再凝神瞧時，不由得又驚又喜，只見這人稀稀落落的鬍子都是黏上去的，臉上搽了一片淡墨，黑黝黝的甚是難看，但杏眼櫻口，俏麗之態，從焦黃的鬍子下透了出來，正是阿紫，只聽她壓低嗓子，含含糊糊的說道：「皇上的話，那是永遠不會錯的，你只須遵照皇上的話做，定有你的好處。喏，這是咱們大遼皇帝的聖諭，你恭恭敬敬的讀上幾遍罷。」說著大袖取出一張紙來，對著蕭峰。其時天色已漸昏暗，幾名親兵正在點亮大廳四周的燈籠燭火。蕭峰借著燭光，向那紙上瞧去，只見上面寫著八個細字：「大援已到，今晚脫險。」蕭峰哼的一聲，搖了搖頭。阿紫道：「咱們這次發兵，軍馬可真不少，兵強馬壯，自然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你休得擔憂。」

蕭峰道：「我就是為了不願多傷生靈，皇上才將我囚禁。」阿紫道：「要打勝仗，靠的是神機妙算，豈在多所殺傷？」蕭峰向另外三名說客瞧去時，見那三人或搖折扇，或舉大袖，遮遮掩掩的，不以面目示人，自然是阿紫約來的幫手了。蕭峰嘆了口氣，道：「你的一番好意，我也甚是感激，須知敵人防守嚴密，攻城掠地，殊無把握──」

話猶未了，忽聽得幾名親兵叫了起來：「毒蛇！毒蛇！那裏來的這許多毒蛇！」果見廳門、窗格之中，無數毒蛇湧了進來，昂首吐舌，蜿蜒而進，廳中登時大亂。蕭峰心中一動：「瞧這些毒蛇的陣勢，倒似是我丐幫兄弟親在指揮一般！」那些親兵提起長矛、腰刀，紛紛拍打。親兵的管帶叫道：「伺候蕭大王的眾親兵不得移動一步，違令者斬！」原來這管帶極是機警，見蛇來得怪異，只怕一亂之下，蕭峰乘機脫逃。圍在鐵籠外的眾親兵果然屹立不動，以長矛矛尖對準了籠內的蕭峰，但各人的目光卻不免斜過去瞧那些毒蛇，蛇兒遊得近了，自是提刀去砍，

正亂間，忽聽得王府後面一陣喧嘩：「走水啦，快救火啊，快來救火！」那管帶喝道：「凱虎兒，去稟報指揮使大人，是否將蕭大人移走！」凱虎兒是名百夫長，應聲轉身，正要奔出，忽聽有人在廳口厲聲喝道：「莫中了奸細的調虎離山之計，若有人劫獄，先將蕭峰一矛刺死。」正是御營都指揮使。他手提長刀，威風凜凜的站在廳口。突然間金影一閃，一條金色小蛇躍起，撲向他的面門。那指揮使舉刀去格，卻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有人射出暗器，大廳中燭火全滅，登時漆黑一團。那指揮使「啊」的一聲大叫，已被金蛇咬中。向後便倒。原來那四名假扮說客之中，正有鍾靈在內。她放出金靈子，咬倒了敵方主將。

阿紫從袖中取出寶刀，喀喀喀幾聲，砍斷了蕭峰鐵鐐上的鐵鏈。蕭峰心想：「這獸籠的鋼欄極粗極堅，只怕再鋒利的寶刀一時也是難以砍斷。」便在此時，忽覺腳下的土地突然陷了下去。阿紫在鐵籠外低聲道：「從地道逃走！」跟著蕭峰雙足被地廳下伸上來的一雙手握住，向下一拉，身子已扯了下去，卻原來大理國的鑽地能手華赫艮到了。他以十餘日的功夫，打了一條地道，通到蕭峰的鐵籠之下。華赫艮拉著蕭峰，從地道內倒爬出去，爬行之速，真如在地面行走一般，頃刻間爬出百餘丈，扶著蕭峰站起身來，從洞中鑽了出去。只見洞口三個人滿臉喜色的爬將上來，竟是段譽、范驊和巴天石。段譽叫道：「大哥！」撲上抱住蕭峰的身子。蕭峰哈哈一笑，道：「華司徒神技，今日親試，佩服佩服。」華赫艮道：「得蕭大王金口一讚，實是小人生平第一榮華！」此處離南院大王府未遠，但聽得四下都是遼兵喧嘩叫喊之聲。

但聽得有人嗚嗚的吹著號角，騎馬從屋外馳過，大聲叫道：「敵人攻打東門，御營親兵駐守原地，不得擅離！」范驊道：「蕭大王，咱們從西門衝出去！」蕭峰點頭道：「好，阿紫她們脫險沒有？」范驊尚未回答，阿紫的聲音從地洞口傳了過來：「姊夫，你居然還惦記著我。」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喀唰一響，便從地洞中鑽了上來，頦下兀自黏著鬍子，滿頭滿臉都是泥土灰塵，實是污穢之極。但在蕭峰眼中瞧來，自從識得她以來，實以此刻最美。她拔出寶刀，要給蕭峰削去鐐銬。但那銬鐐貼肉鎖住，刀鋒稍歪，便會傷到皮肉，甚是不易切削，她將寶刀交給段譽，道：「哥哥，你來削。」段譽接過寶刀，內力到處，削鐵銬如切敗木。這時地洞中又絡繹鑽上來三人，一個是鍾靈，一個是木婉清，第三個卻是丐幫的一名八袋弟子，乃是弄蛇的能手，適才大廳上群蛇亂竄，便是他鬧的玄虛。這人見蕭峰安然無恙，喜極流涕，道：「幫主，你老人家──」

蕭峰久已沒聽到有人稱他為「幫主」，見到這丐幫弟子的神情，心下也自傷感，說道：「這可難為你了。」他一言嘉獎，那八袋弟子真覺十分榮幸，淚水直落下來。范驊道：「大理國人馬已在東門動手，咱們乘亂走罷！蕭大王最好別出手，以免被人認了出來。」蕭峰道：「甚是！」九個人從大門中衝出去。蕭峰回頭一望，原來那是一座殘敗的瓦屋，外觀一點也不起眼。阿紫會說契丹話，大叫：「走水啦！走水啦！」范驊、華赫艮等學著她的聲音，跟著大叫。巴天石輕功了得，一見街道上沒有遼兵，便到處縱火，霎時間燒起了七八個火頭。

九人徑向西奔。段譽等早已換上契丹人的裝束，這時城中已亂成一團，倒也無人加以注目，有時聽到大遼契丹騎兵追來，九人便在陰暗的屋角一躲。奔出十餘條街道，只聽得北方號角響起，人聲喧嘩：「不好了，敵兵攻破了北門，皇上被敵人擄了去啦！」蕭峰吃了一驚，停步道：「皇帝被擒麼？三弟，皇帝是我結義兄長，他雖對我不仁，我卻不能對他不義，萬萬不可傷他──」阿紫笑道：「姊夫放心，這是靈鷲宮屬下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在大放謠言，擾亂人心。南京城中駐有重兵，皇帝又有萬餘親兵保護，怎生擒得了他？」蕭峰又驚又喜，道：「二弟的屬下也都來了麼？」

阿紫道：「豈但小和尚的屬下而已，小和尚自己來了，連小和尚的老婆也來了。」蕭峰問道：「甚麼小和尚的老婆？」阿紫笑道：「姊夫有所不知，虛竹子的老婆，便是西夏國的公主了，只不過她臉上總是用面幕遮起來，除了小和尚一人之外，誰也不給瞧。我問小和尚：『你老婆美不美？』小和尚總是笑而不言。」蕭峰在奔逃之際，忽然聞此奇事，不禁頗代虛竹慶幸，向段譽瞧了一眼。段譽笑道：「大哥不須多慮，小弟毫不介懷，二哥也不算失信，這件事說來話長，咱們慢慢再談。」

說話之間，眾人又奔了一段路，只見前面廣場上一座高臺，大火燒得甚旺，臺前旗桿上兩面大旗，也都著火焚燒。蕭峰知道這廣場是南京城中的大校場，乃遼兵操練之用，不知何時搭了這座高臺，自己卻是不知。巴天石笑道：「陛下，燒了皇帝的點將臺、帥字旗，於遼軍大大的不吉，耶律洪基伐宋之行，只怕要另打主意了。」蕭峰聽他口稱「陛下」，而段譽只點了點頭，心中又是一奇，道：「三弟，你──你做了皇帝麼？」段譽黯然道：「先父不幸中道崩殂，皇伯父避位為僧，在天龍寺出家，命小弟接位。小弟無德無能，居此大位，實在慚愧得緊。」

蕭峰驚道：「啊喲，三弟！你是大理國一國之主，如何可以身入險地，為了我而干冒奇險？若有絲毫損傷，我──我──如何對得起大理全國軍民？」

段譽嘻嘻一笑，說道：「大理乃是僻處南疆的一個小國，這『皇帝』二字，更是僭號。小弟望之不似人君，那裏有半點皇帝的味道？被人叫一聲『陛下』，實在是慚愧得緊。咱們倆情逾骨肉，豈有大哥遭厄，小弟不來與大哥同赴患難之理？」范驊也道：「蕭大王這次苦諫遼帝，勸止伐宋。敝國上下，無不同感大德。要知遼帝取得大宋，第二步自然來取大理。敝國兵微將弱，如何擋得住契丹的精兵？蕭大王救大宋便是救大理，大理縱然以傾國之力為大王效力，也是理所當然。」

蕭峰道：「我是個一勇之夫，不忍兩國攻戰，多傷人命，豈敢自居甚麼功勞？」正說之間，忽見南城火光衝天而起，一群群百姓拖兒帶女，挾在兵馬間湧了過來，都道：「南朝少林寺的和尚連同無數好漢，攻破了南門。」又有人道：「南院大王蕭峰作亂，降了宋朝，已將大遼的皇帝殺了！」更有幾名契丹人咬牙切齒的道：「這蕭峰叛國投敵，咱們恨不得咬他的肉來吞入肚裏。」一人慌慌張張的問道：「萬歲爺真給蕭峰這奸賊害死了麼？」另一人道：「怎麼不真？我親眼見到蕭峰騎了匹白馬，衝到萬歲身前，一槍便在萬歲爺胸口刺了個窟窿。」另一個老者道：「蕭峰這狗賊為甚麼恁地沒良心？他到底是咱們契丹人，還是漢人？」一個漢子道：「聽說他是假扮契丹人的南朝蠻子，這狗賊奸惡得緊，連禽獸也不如！」阿紫聽這些人一面奔跑，一面辱罵蕭峰，怒從心起，舉起馬鞭，便向身旁那契丹人抽了下去。蕭峰舉手一擋，格開鞭子，搖了搖頭，低聲道：「且由得他們說去。」又問：「真的有少林寺眾高僧到來麼？」那八袋弟子道：「好教幫主得知：段姑娘從南京出來，便遇到本幫的吳長老，說蕭幫主為了大宋的江山與千萬百姓，力諫遼帝侵宋，以致為遼國所囚。吳長老不信，蕭幫主既是遼人，豈有心向大宋之理？當下潛入南京，親自打聽，才知段姑娘所言果然不虛。吳長老當即傳出本幫『青竹令』，將幫主的大仁大義，遍告中原各路英雄。中原武林為幫主的仁義所感，由少林眾高僧帶頭，一起援救幫主來了。」

蕭峰想起當日在聚賢莊上與中原群雄為敵，殺了不少英雄好漢，今日中原群雄卻來相救自己，心下又是悵惘，又是難過，又是感激。阿紫道：「丐幫眾化子四下送信，這消息傳得還不快麼？啊喲，不好，可惜，可惜！」段譽問道：「可惜甚麼？」阿紫道：「我那座碧玉王鼎，在大廳中點了香引蛇，匆匆忙忙的忘了帶出來。」段譽笑道：「這種旁門左道的東西，忘了就忘了，帶在身邊幹麼？」阿紫道：「哼，甚麼旁門左道？沒有這件寶貝，那許多毒蛇便不會進來得這麼快，我姊夫也沒這麼容易脫身啦。」說話間只聽得乒乒乓乓，兵刃相交之聲不絕，火光中見無數遼兵正在互相格鬥。蕭峰奇道：「咦？怎麼自己人──」段譽道：「大哥，頭頸中縛了塊白巾的是咱們的人。」阿紫取過一塊白布，遞給蕭峰，道：「你繫上罷！」蕭峰一瞥間，見眾遼兵難分敵我，不知去殺誰好。亂砍亂殺之際，往往成了真遼兵自相殘殺的局面。那些頸縛白巾的假遼兵，卻是一刀一槍都招呼在遼國的兵將身上。眼見遼人一個個血肉橫飛，屍橫就地，蕭峰拿著那塊白布，不由得雙手發顫，心中有個聲音在大聲叫喚：「我是遼人，不是漢人，我是遼人，不是漢人！」這塊白布，無論如何不能繫到自己頸中。

便在此時，只聽得軋軋連聲，西城門兩扇厚重的城門被人推開。段譽和范驊在左右護著蕭峰一衝而出。城門外火把照耀，無數丐幫幫眾率了馬匹等候，一見蕭峰衝出，登時歡聲如雷：「喬幫主！喬幫主！」火光耀天，呼聲動地。

# 第一三九回 雁門關外

只見兩條火龍分向左右移動，一乘馬在中間直馳而前。馬上一位老丐雙手高舉頭頂，端著那根丐幫幫主的信物打狗棒，正是吳長老。他馳到蕭峰身前，竄鞍下馬，跪在地下，說道：「吳長風受眾兄弟之托，將本幫打狗棒歸還幫主。咱們糊塗該死，豬油蒙了心，冤枉好人，累得幫主吃了無窮的苦，大夥兒豬狗也不如，只盼幫主大人不記小人過，念著咱們是一群沒爹沒娘的孤兒，重來為本幫之主，大夥兒受了奸人煽惑，說幫主是契丹胡狗，真是該死之極！」說著要將打狗棒遞給蕭峰手中。

蕭峰見到這些昔年一同出生入死的手足，不禁心中一酸，說道：「吳長老，在下確是契丹人。多承各位重義，在下感激不盡，幫主之位，卻是萬萬不能當的。」說著伸手扶起吳長風。那吳長風是個直腸漢子，抓頭搔耳的道：「你──你又說是契丹人？你──你定是不肯做幫主？喬幫主，你瞧開些罷，別再見怪了！」卻聽得城內鼓聲響起，有大隊遼兵便要衝出，段譽道：「吳長老，咱們快走！遼兵勢大，一結成了陣，必抵擋不住。」蕭峰也知丐幫和中原群雄所以一時佔得上風，只不過攻了對方個措手不及，倘若真是和遼兵硬鬥，千百名江湖漢子，如何是數萬遼國精銳之師的敵手？何況這一仗打起來，雙方死傷均重，大違自己本意，便道：「吳長老，幫主之事，慢慢再說也不遲，你快傳令，命眾兄弟向西退走。」吳長老道：「是！」傳下號令，丐幫幫眾後隊作前隊，向西疾馳，不久虛竹子率飄渺峰靈鷲宮屬下諸女，以及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海外異士，殺將過來與眾人會合。奔出數里後，大理國的眾武士在蕭篤誠、朱丹臣等人率領之下，也趕到了。但少林群僧和中原群豪卻始終未到。隱隱聽得南京城中殺聲大起。蕭峰道：「少林群僧和中原豪傑在城中給截住了，咱們稍待片刻。」過了半晌，城中的喊殺之聲越來越響，段譽道：「大哥在此稍待，我去接應他們出來。」領著大理眾武士，回向南京城去。其時天色漸明，蕭峰心下憂慮，不知中原群豪能否脫險，但聽得殺聲大振，大理國眾武士回衝遼陣，然始終不聽見群豪脫險來聚。丐幫的一名探子飛馬來報：「數千名鐵甲騎兵堵住了西城門，大理國的武士衝不進去，中原群豪也衝不出來。」虛竹子右手一招，道：「咱們靈鷲宮去打個接應。」領著二千餘名三山五岳的好漢，以及靈鷲九部的諸女將，衝向來路。蕭峰騎在馬上，遙向東望，但見南京城中濃煙處處。東一個火頭，西一個火頭，不知已亂成怎麼一副樣子。等了小半個時辰，又有一名探子來報：「大理段皇爺、靈鷲宮虛竹子先生殺開一條血路，已衝入城中去了。」

以往每有戰鬥，蕭峰總是身先士卒，這一仗他在遠處等候，既關心，又不耐，說道：「我去瞧瞧！」阿紫、木婉清、鍾靈三女齊勸：「遼人欲得你而甘心，千萬不可去冒險。」蕭峰道：「不妨！」縱馬而前，丐幫幫眾也即隨從跟來。到得南京城西門外，只見城牆下、城牆頭、護城河兩岸，伏著數百名死屍，有些是遼國兵將，也有不少是段譽和虛竹二人的下屬。城門將閉未閉，兩名島主手揮大刀，守在城門邊，正在猛砍衝過來的遼兵，不許他們關閉城門。忽聽得南首、北首馬蹄聲大作，蕭峰吃了一驚，道：「不好，大隊遼兵分從南北包抄，要將咱們都圍在這裏了。」他飛身躍起，左腳在城牆一點，借力再躍，登上了城頭，向城內望去時，只見西城方圓十里之中，東一堆、西一堆，中原豪傑被無數遼兵分開了圍攻，幾乎已成各自為戰的局面。這些豪傑武功雖強，但每一人都要抵敵七八人至十餘人，鬥得久了總不免寡不敵眾。

蕭峰站在城頭之上，望望城內，又望望城外，登時面臨一件為難萬分的抉擇：這些被圍的群豪，都是為了搭救自己而來，總不能眼睜睜的瞧著他們一個個死於遼兵刀下，但若躍下去相救，那便是公然與遼兵為敵，成了叛國助敵的遼奸，不但對不起自己祖宗，那也是千秋萬世永為本國同胞所唾罵。逃出南京，那是去國避難，旁人不過說一聲「蕭峰不忠」，可是反戈攻遼，卻變成極大的罪人了。

蕭峰行事向來乾淨爽脆，決斷極快，這時卻真是進退維谷，一瞥眼間，只見城牆邊七八名契丹武士困住了兩位少林老僧狠鬥。一位少林僧手舞戒刀，口中不住噴血，顯是身受重傷，蕭峰凝神一看，認得他是玄鳴，另一位少林僧揮動禪杖拼命掩護，卻是玄石。兩名契丹武士舉起長刀，向玄鳴砍去。玄鳴右手一抬，挺戒刀欲擋，不料他重傷之下，手臂抬到胸口，便抬不上去了。玄石倒持禪杖，杖尾反彈上來，噹噹兩聲，兩柄長刀撞了回去。玄石膂力過人，將兩柄長刀撞回，餘勁十足，刀背撞入兩名契丹武士胸膛，登時腦漿迸裂。玄石心中一喜，猛聽得玄鳴啊的一聲大叫，鮮血四濺，卻是左眉中了遼兵的一刀。玄石一杖過去，將那遼兵打得筋折骨裂，但這一來胸口門戶大開，一名契丹武士舉矛直進，一矛刺到，在玄石小腹處洞穿而過，將他釘在城牆之上。玄石哼了一聲，奮起平生之力，一杖壓將下來，那契丹武士登時頭骨粉碎，竟還比他先死了片刻。玄鳴見玄石要害中矛，戒刀亂舞，已是不成招數，雙目眼淚直流，大叫：「師弟，師弟！」蕭峰只瞧得熱血沸騰，再也無法忍耐，大叫一聲：「蕭峰在此，要殺便來殺我，休得濫傷無辜！」從城頭一躍而下，雙腿起處，人未著地，已將四名契丹武士踢飛，左足一著地，隨即拉過玄鳴，右手接過玄石的禪杖，說道：「玄石大師，在下援救來遲，實是罪孽深重。」一禪杖間，將兩名契丹武士震開數丈。玄石苦笑道：「我們誣指居士是契丹人，罪孽更大，善哉，善哉！如今水落石──」下面這「出」字沒吐出口，頭一側，氣絕而死。

蕭峰護著玄鳴，向左側受人圍攻的幾個大理武士衝了過去。遼國兵將見南院大王突然神威凜凜的現身，不由得膽怯。蕭峰舞動禪杖，遠挑近打，雖不殺人性命，但遇上無不受傷。眾遼兵發一聲喊，紛紛退開。蕭峰左衝右突，頃刻間已將二百餘人聚在一起。他朗聲說道：「眾位千萬不可分開！」當下率領了這二百餘人，四下遊走，一見有人被圍，便即迎了上去，將被圍者接出，猶似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到得千人以上時，遼兵已無法阻攔。當下蕭峰和虛竹、段譽，以及少林寺玄渡大師所率的中原群豪聚在一起，衝向城門。蕭峰手持禪杖，站在城門邊上，讓大理國、靈鷲宮、中原群豪三路人馬一一出城。遼國兵將遠遠站著吶喊，竟無一個敢上前衝殺。

蕭峰直待眾人退盡，這才最後出城，出城門時回頭一望，但見屍骸重疊，這一戰不知已傷了多少性命，眼見兩名靈鷲宮的女將倒在血泊中呻吟滾動，卻是無法站立。蕭峰一衝回進城門，抓著二女的背心，提將出來。猛聽得鼓聲如雷，兩隊騎兵從南北殺將過來。蕭峰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眼見這兩隊騎兵每一隊都在萬人以上，己方久戰之後，不是受傷，便已疲累，如何抵敵？叫道：「丐幫眾兄弟斷後！將坐騎讓給受傷的朋友們先退！」丐幫幫眾大聲應諾，紛紛下馬。蕭峰又叫：「結成打狗大陣！」群丐口唱「蓮花落」，排成一列列人牆。蕭峰叫道：「玄渡大師、二弟、三弟，快率領本部朋友向西退卻，讓咱們斷後──」日光下遼兵的矛尖刀鋒，閃閃生輝，數萬聲鐵蹄踐在地上，直是地動山搖。虛竹、段譽見了遼兵的兵勢，情知丐幫的「打狗大陣」無論如何阻攔不住，二人分站蕭峰左右，說道：「大哥，咱們結義兄弟，有難同當，生死與共！」蕭峰道：「那你快叫本部人馬退去！」虛竹、段譽分別傳令。豈知靈鷲宮的部屬固然不肯捨主人而去，大理國的將士更加不肯讓皇帝身居險地，自行退卻，眼見遼兵越衝越近，射來弩箭已落在蕭峰等人十餘丈外，玄渡本已率領中原群豪先行退開，這時群豪見情勢兇險，竟有數十人奔了回來助戰。蕭峰暗暗叫苦，心想：「這些人一個個武功雖高，聚在一起，卻是一群烏合之眾，不諳兵法部署，如何與遼兵相抗？我一死不打緊，大夥兒都被遼兵聚殲於南京城外，那可──那可──」

正沒做理會處，突然間遼軍陣中鑼聲急響，竟然是鳴金退兵，蜂湧而來的遼兵一聽到鑼聲，當即帶轉馬頭，後隊變前隊，分向南北退了下去。蕭峰大奇，不明所以，只見遼軍陣後喊聲大振，塵沙飛揚，卻是另有軍馬襲擊遼軍背後，蕭峰更是奇怪：「怎麼遼軍後又有軍馬，難道有甚麼人作亂？皇上腹背受敵，只怕情勢不妙。」他一見遼軍遭困，不由自主的又關心起耶律洪基來。群丐見遼軍退兵，當即大聲吶喊，但未得蕭峰號令，並不上前追殺。蕭峰躍上馬背，向遼軍陣後瞧去，只見一面面白旗飄揚，箭如驟雨，遼兵紛紛落馬。蕭峰恍然大悟：「啊，是我的女真部族朋友到了，不知他們如何竟會得知訊息。」這些女真獵人箭法了得，上陣時勇悍之極，每一百人為一小隊，跨上劣馬，荷荷呼喊，直衝入遼兵陣中，霎時間便衝亂了遼兵陣勢。一來攻了個遼兵出其不意，二來女真部族驍勇善戰，遼軍統帥眼見不敵，又恐蕭峰統率人馬上前夾攻，急忙收軍入城。范驊是大理國司馬，精通兵法，眼見有機可乘，忙向蕭峰道：「蕭大王，咱們快衝殺過去，這時正是破敵的良機。」蕭峰搖了搖頭，范驊道：「此處離雁門關甚遠，若不乘機擊破遼兵，大有後患。敵眾我寡，咱們未必能全身而退。」蕭峰又是搖了搖頭。范驊大惑不解，心想：「蕭大王不肯趕盡殺絕，莫非還想留下他日與遼帝修好的餘地？」只見一群群女真人或赤裸上身、或身披獸皮跨著劣馬衝殺而來，弩箭嗤嗤射出，當者披靡，遼軍後隊千餘人一時未及退入城中，都被女真人射死在城牆之下。這些獵人射死敵人之後，隨即揮刀割下首級，掛在腰間，有些人腰間累累，竟掛滿了十餘個首級。群豪在江湖上見過的兇殺著實不少，但如此兇悍殘忍的蠻人，卻是第一次見到，無不相顧駭然。只見一名高大的漢子越眾而出，大聲叫道：「蕭大哥，蕭大哥，完顏阿骨打幫你打架來了！」蕭峰縱騎而出，兩人四手相握。阿骨打道：「蕭大哥，那日你不別而行，兄弟每日記掛，後來聽探子說你在遼國做了官，倒也罷了。只是遼人奸猾，這官只怕做不長久，果然日前探子報道：你被那狗娘養的皇帝關在牢裏，兄弟急忙帶人來救，幸好哥哥沒死沒傷，兄弟不盡喜歡。」蕭峰道：「多謝兄弟搭救！」一言未畢，城頭上弩箭紛紛射將下來，只是兩人距離城牆尚遠，弩箭射他們不著。阿骨打怒道：「遼狗無禮！我自和哥哥說話，卻來打擾！」拉開長弓，嗤嗤嗤三箭，自城下射了上去，只聽得三聲慘呼，三名遼兵中箭，自城頭翻將下來。遼兵射他不到，他的強弓硬弩卻能及遠，三發三中，城頭上眾遼兵齊聲發喊，紛紛收弓豎起盾牌。但聽得城中鼓聲冬冬，遼軍又在聚兵點將。阿骨打大聲道：「眾兒郎聽著，狗契丹又要鑽出狗洞來啦，咱們再來殺一個痛快。」女真人大聲鼓噪，有若萬獸齊吼。

蕭峰心想這一仗若是打上了，雙方死傷必重，忙道：「兄弟，你前來救我，此刻我已脫險，何必再和人廝打？你我多時不見，且到個安靜所在，兄弟們飲個大醉。」完顏阿骨打道：「也說得是，咱們走罷！」卻見城門大開，一隊鐵甲遼兵騎馬疾衝出來。阿骨打罵道：「狗娘養的！」彎弓搭箭，一箭颼的射出，正中當先那人臉孔，登時倒撞下馬。其餘的女真人也紛紛放箭，都是射向遼兵顏面，這些人箭法既精，箭頭上又餵了劇毒，中者哼也沒哼一聲，立時便即斃命。片刻間城門口倒斃了數百人。連人連馬，堆成個肉丘，將城門堵塞了，其餘遼兵只嚇得心膽俱裂，緊閉城門，再也不敢出來。

完顏阿骨打率領族人，在城下耀武揚威，高聲叫罵，蕭峰道：「兄弟，咱們去罷！」阿骨打道：「是！」戟指城頭，高聲說道：「眾遼狗聽者，幸好你們沒傷到我蕭大哥的一根毫毛，今日便饒了你們性命。否則我把城牆拆了，將眾遼狗一個個的都射死！」當下與蕭峰並騎向西，馳出十餘里，到了一個山丘之上。阿骨打跳下了馬，從馬旁取下皮袋，遞給蕭峰，道：「哥哥，喝酒。」蕭峰接了過來，骨嘟嘟的喝了半袋，還給阿骨打。阿骨打將餘下的半袋都喝了，說道：「哥哥，不如便和兄弟共去長白山邊，打獵喝酒，逍遙快活。」蕭峰深知耶律洪基的性情，他心高氣傲，今日在南京城下被完顏阿骨打敗，又給他狠狠的辱罵了一番，定然不肯就此罷休，非提兵再來相鬥不可。女真人雖然勇悍，究竟人少，勝敗實未可料，終是以避戰為上，想起在長白山下的那些日子，除了替阿紫治傷外，再無他慮，更沒爭名奪利之事，此後在女真部中安身，倒也免卻了無數煩惱，便道：「兄弟，這些中原來的英雄豪傑，都是為救我而來，我將他們送到雁門關後，再來和兄弟相聚。」

阿骨打大喜，道：「那些中原蠻子囉哩囉唆，多半不是好人，我也不願和他們相見。」說著率領著族人，向北而去。中原群豪見這些番人來去如風，慓悍絕倫，均想：「這群番人比遼狗還要厲害，幸虧他們是喬幫主的朋友，否則可真不好惹！」

各路人馬漸漸聚在一起，七張八嘴，紛紛談論適才南京城下的這場惡戰。蕭峰一躬身到地，說道：「多謝各位大仁大義，不念蕭某的舊惡，千里迢迢的趕來相救，此恩此德，蕭某永難相報。」玄渡道：「喬幫主說那裏話來？以前種種，皆因誤會而生。大家是武林同道，患難相助，理所當然。何況喬幫主為了中原的百萬生靈，拋卻遼國榮華富貴，仁德澤被天下，大家都要感謝喬幫主才是。」范驊朗聲道：「眾位英雄，在下觀看遼兵之勢，恐怕輸得不甘，還會前來追擊。不知眾位有何高見？」群雄大聲叫了起來：「咱們和遼兵決一死戰，難道還怕了他不成？」范驊道：「敵眾我寡，這平陽之上交起鋒來，於咱們不利。依在下之見，還是向西退卻，一來和宋兵距得近了，好歹有個接應，二來敵兵追得越遠，人數越少，咱們便可乘機反擊。」

群豪都道不錯，當下虛竹率領靈鷲宮下屬為第一路，段譽率領大理國兵馬為第二路，玄渡率領中原群豪為第三路，蕭峰率領丐幫幫眾斷後。四路人馬，每一路之間相隔不過數里，探子騎著快馬來回傳遞消息，若有敵警，便即互相應援。迤邐行了一日。當晚便在山間野宿，整晚並無遼兵來攻，眾人漸感放心。次晨一早又行，蕭峰問阿紫道：「那位游君還在靈鷲宮中麼？」阿紫小嘴一撇，道：「誰知道呢？多半是罷，他瞎著雙眼，又怎得能下山來？」語意之中，仍是對他沒半分關懷之情。

這一日行到五台山下的白樂堡埋鍋造飯。范驊精通行軍佈陣之法，沿途伏下一批批豪士，扼守險要的所在，斷橋阻路，以延緩遼兵的追擊。到第二日上，忽見東邊狼煙衝天而起，那正是遼兵追來的訊號，群雄一見，都是心頭一凜，有些好勇狠鬥之徒登時欲回頭，相助留下伏擊的小隊，卻為玄渡、范驊等喝住。這日晚間群豪在一座山坡上歇宿，睡到午夜，忽然有人大聲驚呼。群豪一驚而醒，隨手拿起兵刃，只見北方燒紅了半邊天，不知燒甚麼東西，燃起了這樣一場大火，蕭峰和范驊對應一眼，心下均是隱隱感到不吉。范驊低聲道：「蕭大王，你瞧這是不是遼軍繞道來夾攻？」蕭峰道：「遼帝立意攻宋，大發士卒，想必是北路的軍馬。」范驊道：「這一場大火，不知燒了多少民居，唉！」蕭峰口中不願說耶律洪基的壞話，卻知他在女真人手中吃了個敗仗，心下極是不忿，一口怒氣，全欲發洩在無辜的百姓身上，這一路領軍西來，定是見人殺人、見屋燒屋。

這大火直燒到天明，兀自未熄，到得下午，只見南邊也燒起了火頭。烈日下不見紅光，濃煙卻直衝雲霄。玄渡本來領人在前，見到南邊的大火後，勒馬候在道旁，等蕭峰來到，問道：「喬幫主，遼軍分三路來攻，你說這雁門關是否守得住？我已派人馬不斷的向雁門關報訊，但關上統帥懦弱，兵威不振，只怕難抗契丹的鐵騎。」蕭峰無言能對。玄渡又道：「看來女真人倒能制止，將來大宋和女真人聯手，南北夾攻，或許能阻使契丹鐵騎不敢南下。」蕭峰知他之意，是要自己設法和女真人的首領完顏阿骨打聯繫，但想自己實是契丹人，如何能勾結外敵來攻打故國，突然說道：「玄渡大師，我爹爹在寶剎可好？」玄渡一怔，道：「令尊皈依三寶，在少林後院清修，咱們這次來到南京，也沒知會令尊以免引起他的塵心。」蕭峰道：「我真想見見爹爹，問他一句話。」

玄渡嗯了一聲，蕭峰道：「我想問他老人家：若是遼兵前來攻打少林寺，他卻怎生處置？」玄渡道：「那自是奮起殺敵，護寺護法，更有何疑？」蕭峰道：「可是我爹爹是契丹人，卻要他為了漢人，去殺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幫主果然是契丹人。棄暗投明，可敬可佩。」蕭峰道：「大師是漢人，只道漢為明，契丹為暗。我契丹人卻說大遼為明，大宋為暗，我祖先為羯人所殘殺，為鮮卑人所脅迫，東逃西竄，苦不堪言。大唐之時，你們漢人武功極盛，不知殺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擄了我契丹多少婦女。現在你們漢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過來攻殺你們。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玄渡隔了半晌，唸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段譽策馬走近，聽到二人下半截的說話，凄然吟道：「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衝飛上掛枯枝樹。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蕭峰道：「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賢弟，你吟得好詩。」段譽道：「這不是我作的，是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詩篇。」蕭峰道：「我在此地之時，常聽族人唱過一個歌兒。」當即高聲唱起來：「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藩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他中氣充沛，歌聲震四野，但歌聲之中，卻充滿了哀傷凄涼之意。段譽點頭道：「這是匈奴人的歌，當年漢武帝大伐匈奴，掠奪了大片地方，匈奴人慘傷困苦，想不到這歌兒今日還傳了下來。」蕭峰道：「我契丹的祖先，和當時匈奴人一般苦楚。」

玄渡嘆了口氣，說道：「只有普天下的帝王將軍們都信奉佛法，以慈悲為懷，那時才不會再有征戰殺伐的慘事。」蕭峰道：「可不知何年何月，才有這等太平世界。」

一行人續向西行，眼見東南北三方都有火光，晝夜不息，遼軍一路燒殺而來。群雄心下均感嗔怒，不住叫罵，要和遼軍決一死戰。范驊道：「遼軍越追越近，咱們終於將退無可退，依兄弟之見，咱們不如四下分散，教遼軍不知向那裏去追才是。」丐幫的吳長老大聲道：「那不是認輸了麼？范司馬，你別長他人志氣，減自己威風，勝也好，敗也好，咱們總得與遼狗拼一個你死我活。」各人正說之間，突然颼的一聲，一枝羽箭從東南角上射將過來，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中箭倒地，跟著山後一隊遼兵大聲吶喊撲了出來。原來這隊遼兵馬不停蹄的從間道來攻，越過斷後的群豪。這一支突襲的遼軍約有五百餘人。吳長風大叫：「殺啊！」當先衝了過去。群雄蓄憤已久，無不奮勇爭先。群豪人數既較這小隊遼軍為多，武藝又遠為高強，大呼酣戰聲中，砍瓜切菜般圍殺遼兵，只小半個時辰，將五百餘名遼兵殺得乾乾淨淨。有十餘名契丹武士攀山越嶺逃走，也都被中原群豪中輕功高明之士，追上去一一殺死。

群豪打了一個勝仗，歡呼吶喊，人心大振。范驊卻悄悄對玄渡、虛竹、段譽等人說道：「咱們所殲的只是遼軍一小隊，這一仗既接上了，第二批遼軍跟著便來。咱們快向西退！」話聲未了，只聽得東邊轟隆隆、轟隆隆之聲大作。群豪一齊轉頭向東望去，但見塵土飛起，如烏雲般遮住了半邊天。霎時之間，群豪面面相覷，鴉雀無聲，但聽得轟隆隆、轟隆隆悶雷般的聲音遠遠響著。顯是大隊遼軍突然間全力奔馳，衝鋒而至，以這聲音中聽來，不知有多少萬人馬。江湖上的兇殺鬥毆，群豪是見得多了，但如此大軍馳驅，卻是聞所未聞，比之南京城外的接戰，這一次遼軍的規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各人雖多是膽氣豪壯之輩，然陡然間遇到這般天地為之變色的軍威，忍不住心驚肉跳，滿手冷汗。范驊大聲叫道：「眾位兄弟，敵人勢大，枉死無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今日暫且避讓，乘機再行反擊。」當下群豪紛紛上馬，向西急馳。但聽得那轟隆隆的聲音，在身後老是響個不停。

這一晚各人均不歇宿，眼見離雁門關路漸漸近了，群豪催騎而行，知道只要一進雁門關，扼險而守，敵軍雖眾，破關便極不容易。一路上馬匹紛紛倒斃，有的展開輕功步行，有的便兩人一騎。行到天明，離雁門關已不過十餘里地，眾人都放下了心，下馬牽疆緩緩而行，好讓牲口回力，但身後轟隆隆、轟隆隆的萬馬奔騰之聲，卻也更加響了。蕭峰走下嶺來，來到山側，猛然間看到一塊大岩，心中一凜：「當年玄慈方丈、汪幫主等率領中原豪傑，伏擊我爹爹，殺我母親和不少契丹武士，便是在此。」一側頭，只見一片山壁上斧鑿的印痕宛然可見，正是玄慈將他父親留下的字跡削去之處。

蕭峰緩緩回頭，見到石壁旁的一株花樹，耳中似乎聽到了阿朱當年躲在樹後的聲音：「喬大爺，你再打下去，這座山峰也給你擊倒了。」他獃了一獃，阿朱情致殷殷的幾句話，又清清楚的在他腦海中響起：「我在這裏已等了你五日五夜，我只怕你不能來。你──你果然來了，謝謝老天爺保佑，你終於是安好無恙。」不知不覺間，蕭峰熱淚盈眶，走到花樹之旁，伸手摩挲樹幹，見那株樹比當日他與阿朱相會之時已高了不少。一時間傷心欲絕，渾忘了身外之事。

忽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叫道：「姊夫，快退！快退！」跟著阿紫奔近身來，拉著蕭峰的衣袖。蕭峰一抬頭，只見東面、北面、南面三方，遼軍長矛的矛頭猶如樹林般刺向天空，顯然已經合圍。蕭峰點了點頭，道：「好，咱們退入雁門關再說。」這時其餘群豪都已來到雁門關前，但當蕭峰和阿紫並騎來到關口時，關門卻尤自緊閉，但見群豪臉上均有憤憤不平之色。只見關門上一名宋軍軍官站在城頭，朗聲說道：「奉鎮守雁門關指揮使張將軍將令：爾等既是中原百姓，原可入關，但不知是否勾結遼軍的奸細，因此各人拋下軍器，待我軍一一搜檢。身上不藏軍器，張將軍開恩，放爾等進關。」此言一出，群豪登時大嘩。有的說：「我等千里奔馳，奮力抵抗契丹，怎可懷疑我等是奸細？」有的道：「咱們攜帶軍器，是為了相助將軍抗遼。倘若失去了趁手兵器，如何和遼軍打仗？」更有性子粗暴之人登時叫罵起來：「他媽的，不放咱們進關麼？大夥兒攻將進去！」玄渡急忙出言制止，向那軍官說道：「相煩稟報張將軍知道：我們都是忠義為國的大宋百姓。敵軍轉瞬即至，再要搜檢甚麼的，耽誤了時刻，那時再開關，便危險了。」那軍官已聽了人叢中的叫罵之聲，又見許多人穿著奇形怪狀的衣飾，不類中土良民，問道：「老和尚，你說你們都是中土良民，我瞧有許多不是中國人罷，好！我就網開一面，是大宋良民，就可以進關來，不是大宋子民，那可不得進關。」群豪面面相覷，無不憤怒，要知段譽的部屬都是大理國臣民，虛竹的部屬更是各國人民都有，或西域、或西夏、或吐蕃、或高麗，如果只有大宋臣民方得進關，那麼大理國、靈鷲宮兩路人馬，大部分都不能進去了。

玄渡說道：「將軍明鑒：咱們這裏有許多同伴，有的是大理國人，有的是西夏國人，都跟咱們聯手，和遼兵為敵，都是朋友，何分是宋人不是宋人？」原來這次段譽率部北上，嚴守秘密，絕不洩漏是一國之主的身份，以防宋朝大臣起心加害，或是擄之作為人質，所以玄渡言中，並不提及關下有大理國極重要的人物。那軍官怫然道：「雁門關乃大宋北門鎖鑰，是何等要緊的所在，你們瞧，遼兵已然大至，我若輕易開關，給遼兵乘機衝了進來，這天大的禍事有誰能夠擔當？」吳長風再也忍耐不住，大聲道：「你少囉唆幾句，早些開了關，豈不是甚麼事也沒有了？」那軍官怒道：「你這老叫化，本官面前，那有你說話的餘地？」他右手一揚，城垛上登時出現了千餘名弓箭手，彎弓搭箭，對準了城下。那軍官喝道：「快快退開，若再在這裏妖言惑眾，攪亂軍心，我可要放箭了。」玄渡長嘆一聲，不知如何是好。雁門關兩側雙峰夾峙，高聳入雲，這關所以名為「雁門」，意思說鴻雁南飛之時，也須從雙峰之間通過，以喻地勢之險。群豪中雖不乏輕功高強之士，盡可翻山越嶺逃走，但其餘人眾難逾天險，不免要被遼軍聚殲於關下了。只見遼軍限於山勢，東西兩路漸漸收縮，都從正面壓境而來，擂鼓之聲，震耳欲聾，但除了鼓聲、馬蹄聲、鐵甲聲、大風吹旗聲之外，卻無半點人聲喧嘩，足見來軍紀律嚴整，實是遼軍的精銳。一隊隊遼軍逼關為陣，馳到弩箭將及之處，便即停住。一眼望去，東西北三方旌旗招展，實不知有多少人馬。

蕭峰朗聲道：「眾位請在原地稍候，不可移動，待在下與遼帝分說。」不等段譽、阿紫等勸止，已單騎縱馬而出。他雙手高舉過頂，示意手中並無兵刃弓箭，大聲說道：「大遼國皇帝陛下，蕭峰有幾句話跟你說，請你出來。」說這幾句話時，鼓足了內力，聲音遠遠傳了出去，遼軍十餘萬將士，沒一個不是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人人臉上變色。

# 第一四零回 蕭峰自盡

過得半晌，猛聽得遼軍陣中鼓角之聲大作，千軍萬馬如波浪般向兩側分開，幾面金黃色的大旗迎風招展，由八名騎士執著馳出陣來。八面黃旗之後，一隊隊長矛手、刀斧手、弓箭手、盾牌手疾奔而前，分列兩旁，接著是十名錦袍鐵甲的大將簇擁著耶律洪基出陣。

遼軍大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聲震四野，山谷鳴響。

關上宋軍見到敵人如此眾多，無不為之震動。

耶律洪基右手寶刀高高舉起，遼軍立時肅靜，除了偶有戰馬嘶鳴之外，更無半點聲息。

耶律洪基放下寶刀，微笑說道：「蕭大王，蕭兄弟，你說要引遼軍入關，怎麼關門還不大開？」

此言一出，關上通譯便傳給鎮守雁門指揮使張將軍聽了，關上宋軍立時大噪，指著蕭峰指手劃腳的大罵。

蕭峰知道洪基此言乃是行使反間計，要使宋兵不敢開關放自己入內，當即跳下馬來，走上幾步，說道：「陛下，蕭峰有負厚恩，重勞御駕親臨，死罪死罪。」

剛說了這幾句話，突然兩個人影從旁掠過，當真如閃電一般，猛向耶律洪基欺了過去，正是虛竹和段譽。

原來他二人眼見情勢不對，知道今日之事，唯有擒住遼帝作為要脅，才能保持大夥周全，一打手勢，便分從左右搶了過去。

耶律洪基出陣和蕭峰會面之時，他原已防到重施當年在陣上擒殺楚王父子的故技，早有戒備。

一聲吆喝，三百名盾牌手立時聚攏，三百面盾牌猶如一堵城牆，擋在洪基面前。長矛手、刀斧手則密密層層的排在盾牌之前。

但這時虛竹既得天山童姥和李秋水的真傳，又盡窺靈鷲宮石壁上武學的秘奧，武功之高，實已到了隨心所欲，無往而不利的地步；而段譽在得到鳩摩智的畢生修為後，內力之強，亦是震古鑠今，他那「凌波微步」施展開來，遼軍將士如何阻攔得住？

段譽東一晃西一斜，便如游魚一般，從長矛手、刀斧手間相距不逾一尺的縫隙之中硬生生的擠將過去。

眾遼兵揮兵刃攢刺砍剁，非但傷不到段譽，反因相互擠得太近，兵刃多半招呼在自己人身上。

虛竹雙手連伸，抓住遼兵的胸口背心，不住的擲出陣來，一面擲人，一面便向耶律洪基靠近。

兩員大將縱馬衝上，雙槍齊至，向虛竹胸腹刺來。

虛竹突然躍起，雙足分落二將槍頭。

兩員遼將齊聲大喝，抖動槍桿，要將虛竹身子震落，虛竹乘著雙槍抖動之勢，飛身躍起，半空中便向洪基頭頂撲落。

一個游魚之滑，一個如飛鳥之捷，雙雙攻到耶律洪基身邊。洪基大驚，提起寶刀，一刀向身在半空的虛竹砍去。

虛竹左手手掌一探，已搭住他寶刀的刀背，乘勢滑將下去，手掌翻處，抓住了洪基的右腕。

便在此時，段譽也從人叢中鑽將過來，抓住了洪基的左臂。兩人喝道：「走罷！」將洪基魁偉的身子從馬背上提落，向前急奔。

遼將遼兵大驚狂呼，但見皇帝落入敵手，一時都沒了主意。有幾名親兵捨命來救，都被虛竹、段譽飛足踢開。

二人擒住遼帝，心中大喜，突見蕭峰飛身趕來，齊聲叫道：「大哥！」

那知蕭峰雙掌驟發，呼呼兩聲，分襲二人。

二人都是大吃一驚，眼見掌力襲來，猶如排山倒海一般，只得舉掌一擋，砰砰兩聲，四掌相撞，掌風激盪，蕭峰向前一衝，乘勢將耶律洪基拉了過去。

這時遼軍和中土群豪分從南北湧上，一邊想搶回皇帝，一邊要替蕭峰、虛竹、段譽三人接應，不料蕭峰突和虛竹、段譽對掌，雙方出其不意，都是一獃。

蕭峰大聲叫道：「誰都別動，我自有話向大遼皇帝說！」遼軍和群豪登時停了腳步，雙方都怕傷到自己人，只是遠遠吶喊，不敢衝殺上前，更是不敢放箭。

虛竹和段譽也退開三步，分站耶律洪基身後，防他逃回陣中，並阻契丹高手前來相救。

這時耶律洪基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心想：「這蕭峰的性子甚是剛烈，我將他囚於獅籠之中，十分將他折辱。此刻既落在他的手中，他定要盡情報復，再也不肯饒我的性命。」

卻聽蕭峰道：「陛下，這兩位是我結義兄弟，不會傷害於你，你可放心。」

耶律洪基哼了一聲，回頭向虛竹看了一眼，又向段譽看了一眼。

蕭峰道：「我這位二弟虛竹子，乃靈鷲宮主人，三弟是大理段公子。微臣也曾向陛下說起過。」

耶律洪基點了點頭道：「名不虛傳，果然了得。」

蕭峰道：「咱們立時便放陛下回陣，只是想求陛下賞賜。」

耶律洪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天下那有這樣的便宜事？啊，是了，蕭峰已然回心轉意，求我封他三人為官。」登時滿面笑容，道：「你們有何求懇，我自是無有不允。」

蕭峰道：「陛下已是我兩位兄弟的俘虜，照咱們契丹的規矩，陛下須得以采物贈回才是。」

洪基眉頭一皺，道：「要甚麼？」

蕭峰道：「微臣斗膽代兩位兄弟開口，只是要陛下金口一諾。」

洪基的眉頭皺得更加緊了，道：「甚麼事？」

蕭峰道：「要陛下答應立即退兵，終陛下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越過宋遼疆界。」

段譽一聽，登時大喜，心想：「遼軍不逾宋遼邊界，便不能插翅來犯我大理了。」忙道：「正是，你答應了這句話，咱們立即放你回去。」轉念一想：「擒到遼帝，二哥出力比我更多，卻不知他有何求？」向虛竹道：「二哥，你要契丹皇帝甚麼東西贖身？」

虛竹搖了搖頭，道：「我也是只要這一句話。」

洪基臉色更是陰沉，道：「你們膽敢脅迫於我？我若不答應呢。」

蕭峰道：「那便同歸於盡，玉石俱焚。咱二人當年結義，也曾有過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洪基心中一凜，尋思：「這蕭峰乃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向來說話一是一、二是二，我若不答應，莫要真的出手向我冒犯，死於這莽夫之手，那可大大的不值得。」當下哈哈一笑，朗聲道：「以我耶律洪基一命，換得宋遼兩國數十年平安，好兄弟，你把我的性命瞧得貴重得很那！」

蕭峰道：「陛下乃大遼之主。普天之下，豈有比陛下更貴重的？」

洪基又是一笑，道：「如此說來，當年女真人向我要黃金三十車、白銀三百車、駿馬三千匹，眼界忒也淺了？」

蕭峰略一躬身，不再答話。

洪基回過頭來，只見手下將士最近的也在百步之外，無論如何不能救自己脫險，權衡輕重，世上更無比性命更貴重的事物，當即從箭壺中抽出一技狼牙雕翎，雙手一彎，啪的一聲，折為兩段，投在地下，說道：「答應你了。」

蕭峰道：「多謝陛下。」

耶律洪基轉過身來，舉步欲行，卻見虛竹和段譽四目炯炯的瞧著自己，並無讓路之意，回頭再向蕭峰瞧去，見他也默不作聲，登時會意，知他三人是怕自己食言，當即拔出寶刀，高舉過頂，大聲說道：「大遼三軍聽令！」遼軍中鼓聲擂起，一通鼓罷，立時止歇。

耶律洪基說道：「宋遼兩國乃兄弟之邦，今日起回兵休戰。」

他頓了一頓，又道：「在我一生之中，不許一兵一卒，侵犯大宋邊界。」說罷，寶刀一落，遼軍中又擂起鼓來。

蕭峰躬身道：「恭送陛下回陣。」

虛竹和段譽往兩旁一讓，繞到蕭峰身後。

耶律洪基又驚又喜，又是羞慚，雖是急欲身離險地，卻不願在蕭峰和遼軍之前示弱，當下強自鎮靜，緩步走回陣去。

遼軍中數十名親兵飛騎馳出，搶來迎接。洪基初時腳步尚緩，但禁不住越走越快，只覺雙腿無力，幾欲跌倒，雙手發顫，額頭汗水更是涔涔而下。

待得侍衛馳到身前，滾鞍下馬而將坐騎牽到他身前，耶律洪基已是全身發軟，左右腳踏入腳蹬，卻翻不上鞍去。兩名侍衛扶住他後腰，用力一托，耶律洪基這才上馬。眾遼軍見皇帝無恙歸來，又叫起了「萬歲，萬歲」之聲。

這時雁門關上的宋軍，關下的群豪聽到遼帝下令退兵，並說終他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犯界，也是歡聲雷動。眾人均知契丹人雖然兇殘好殺，但向來極是守信，兩國之間有何交往，極少背約食言之事，何況遼帝在兩軍陣前親口頒令，倘若日後反悔，大遼舉國上下都要瞧他不起，他這皇帝帝位都恐怕有些不穩。

耶律洪基臉色陰鬱，心想我這次為蕭峰這廝所脅，許下如此重大的諾言，方得脫身以歸，可說是丟盡了顏面，大損大遼的國威。可是從遼軍將士歡呼萬歲之聲中聽來，眾軍愛戴之情卻又似出自至誠。他眼光從眾士卒的臉上緩緩掠過，只見一個個容光煥發，欣悅之情見於顏色。

原來眾士卒想到即刻便可班師，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既無萬里征戰之苦，又無葬身異域之險，自是大喜過望。

須知契丹人雖然驍勇善戰，但兵兇戰危，誰都難保一定不死，今日得能免去這場戰禍，除了少數想在征戰中升官發財的大將之外，可說是皆大歡喜。

耶律洪基心中一凜：「原來我這些士卒也不想去攻打南朝，我若揮軍南征，卻也未必便能一戰而克。」轉念又想：「那些女真蠻子大是可惡，留在契丹背後，實是心腹大患，我先去將這些蠻子掃蕩了再說。」當即舉起寶刀，高聲說道：「北院大王傳令下去，後隊變前隊，班師南京！」

軍中皮鼓號角響起，傳下御旨，但聽得歡呼之聲，從近處越傳越遠。耶律洪基回過頭來，只見蕭峰仍是一動不動的站在當地。

洪基冷笑一聲，朗聲道：「蕭大王，你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祿，指日可待。」

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地上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自己的心口。

洪基「啊」的一聲，縱馬走了幾步，但隨即又將馬勒定。

虛竹和段譽只嚇得魂飛魄散天外，雙雙搶近，齊叫：「大哥，大哥！」

只見兩截斷箭插正了心臟，蕭峰雙目緊閉，已然氣絕。

虛竹快撕開他胸口的衣衫，欲待施救，但箭中心臟，再難挽救，只見他胸口肌膚之上，刺著一個青鬱鬱的狼頭，張口露齒，神情極是猙獰。虛竹和段譽哭拜於地。

丐幫中群丐一齊擁將上來，團團拜伏。吳長風捶胸叫道：「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咱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

中原群豪一個個圍攏，許多人低聲議論：「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麼？那麼他為甚麼反而來助大宋？看來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傑。」

又有人道：「他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

「兩國既然罷兵，他成了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卻也用不著自尋短見啊。」

「你知道甚麼？他雖於大宋有功，在遼國卻成了叛國助敵的賣國賊。他這是畏罪自殺。」

「甚麼畏不畏的？喬幫主這種大英雄，難道還畏懼甚麼了？」

耶律洪基見蕭峰自盡，心下一片茫然，尋思：「他到底於我大遼是有功還是有過？他苦苦勸我不可伐宋，到底是為了宋人還是為了契丹？他和我結義為兄弟，始終對我忠心耿耿，今日自盡於雁門關前，看來也不是貪圖南朝的功名富貴，那──那卻又為了甚麼？」他搖了搖頭，微微苦笑，勒轉馬頭，從遼軍陣中穿了過去。蹄聲響處，千乘萬騎的遼軍又向北行，眾將士不住回頭，望向躺在地下的蕭峰的屍體。只聽得鳴聲哇哇，一群鴻雁越過眾軍的頭頂，自北而過，從雁門關上飛了過去。

遼軍漸去漸遠，蹄聲隱隱，又化作了山後的悶雷。

虛竹、段譽等一干人站在蕭峰的遺體之旁，有的放聲號哭，有的默默垂淚。

忽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尖聲叫道：「走開，走開！大家都走開。你們害死了我姊夫，在這裏假惺惺的灑幾點眼淚，又有何用？」她一面說，一面伸手猛力推開眾人，正是阿紫。

虛竹等自不和她一般見識，被她手掌一推，都讓了開去。

阿紫凝視著蕭峰的屍體，怔怔的瞧了半晌，柔聲說道：「姊夫，這些都是壞人，你不要理睬他們，只有阿紫，才真正的待你好。」說著俯身下去，將蕭峰的屍體抱了起來。蕭峰身子長大，上半身被她抱著，兩腳仍是垂在地下。

阿紫又道：「我知道你現在可乖了，我抱著你，你也不推開我，是啊，要這樣才好。」

虛竹和段譽對望了一眼，均想：「她傷心過度，有些兒神智失常了。」

段譽柔聲道：「小妹，蕭大哥慷慨就義，人死不能復生，你──你──」

阿紫一掌將他推開，厲聲道：「你別來搶我姊夫，他是我的，誰也不能動他。」

段譽回過頭來，向木婉清使了個眼色。木婉清會意，走到阿紫身畔，輕輕說道：「小妹子，蕭大哥逝世，咱們商量怎地給他安葬──」

突然阿紫尖聲大叫，木婉清嚇了一跳，退開兩步。阿紫道：「走開，走開，男人不是好人，女人也不是好人！休想用毒藥來害我姊夫，教他喝了酒後，再不能動彈。你再走近一步，我一劍先殺了你。」

木婉清皺了眉頭，向段譽搖了搖頭。

忽聽得關門左側的群山之中，有人長聲叫道：「阿紫，阿紫，我聽到你的聲音了，你在那裏？你在那裏？」這聲音甚是凄厲，許多人認得那是做過丐幫幫主，化名為王星天的游坦之。

各人轉過頭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游坦之雙手各持一根竹杖，左杖探路，右杖卻搭在一個中年漢子的肩頭之上，從山坳裏轉了出來。

虛竹等大是驚訝，瞧那中年漢子時，卻是留守靈鷲宮的烏老大。但見他臉容憔悴，衣衫襤褸，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虛竹等登時明白，原來游坦之是逼著他領路來尋阿紫，一路之上，想必烏老大吃了他不少苦頭。

阿紫怒道：「你來幹甚麼？我不要見你，我不要見你。」

游坦之喜道：「啊，你果然是在這裏，我聽見你聲音了，終於找到你了！」右杖上運勁一推，烏老大身不由主的向前飛奔。兩人來得好快，頃刻之間，便已到了阿紫的身邊。

虛竹和段譽等正在無法可施之際，見游坦之到來，心想此人甘願以雙目送給阿紫，和她淵源極深，或可勸得她明白，當下又退開了幾步，不欲打擾他二人說話。

游坦之道：「阿紫姑娘，你很好罷？沒人欺侮姑娘罷？」一張醜臉之上，現出了又是喜悅，又是關切的神色。

阿紫道：「有人欺侮我了，你怎麼辦？」

游坦之忙道：「是誰得罪了姑娘？姑娘快跟我說，我去跟他拼命。」

阿紫冷笑一聲，指著身邊眾人，說道：「他們個個都欺侮我了，你一古腦兒將他們都殺了罷！」

游坦之道：「是。」

問烏老大道：「老烏，都是些甚麼人得罪了姑娘？」

烏老大道：「人多得很，你殺不了的。」

游坦之道：「殺不了也要殺，誰教他們得罪了咱的阿紫姑娘。」

阿紫怒道：「我現下和姊夫在一起，此後永遠不會分離了。你給我走得遠遠的，我再也不要見你。」

游坦之傷心欲絕，道：「你──你再也不要見我──」

阿紫高聲道：「啊，是了，我的眼睛是你給我的。姊夫說我欠了你的恩情，要我好好待你。我可偏不喜歡。」

驀地裏右手伸出，往自己眼中一插，竟然將兩顆眼珠子挖了出來向游坦之擲去，叫道：「還你，還你！從今以後，我不欠你甚麼了。免得我姊夫老是逼我要我跟你在一起。」

游坦之雖然不能視物，但聽到身周眾人齊聲驚呼，聲音中帶著惶懼，也知是發生了慘禍奇變，嘶聲叫道：「阿紫姑娘，阿紫姑娘！」

阿紫挖出自己眼球，抱著蕭峰的屍身，柔聲說道：「姊夫，咱們再也不欠別人甚麼了。以前我用毒針射你，便是要你永遠和我在一起，今日總算如了我的心願。」

說著抱起蕭峰，邁步便行。

群豪見她眼眶中鮮血流出，掠過她雪白的臉龐，人人心下驚怖，見她走來，便都讓開了幾步。

只見她筆直向前走去，漸漸走近山邊的深谷。

眾人又都叫了起來：「停步，停步！前面是深谷！」

段譽飛步追來，叫道：「小妹，你──」

但阿紫向前直奔，突然間足下踏一個空，竟向萬丈深谷中摔了下去。

段譽伸手抓時，嗤的一聲，只抓到她衣袖的一角，向深谷望去，但見雲封霧鎖，不知下面究有多深，阿紫和蕭峰的身影是半點也看不到了。

群豪站在山谷邊上，盡皆唏噓嘆息，武功較差者見到山谷旁的尖石嶙峋，有如銳刀利劍，無不心驚。

玄渡等年長之人，知道當年玄慈、汪幫主等在雁門關外伏擊契丹武士的故事，蕭峰之母的屍身便葬在這深谷之中，不意事隔三十年，蕭峰和阿紫又都葬身谷底。

忽聽關上鼓聲響起，那傳令的軍官大聲說道：「奉鎮守雁門關都指揮使張將軍將令，你等既非遼國奸細，特准你等入關，唯須安份守己，毋得喧嘩，是為切之。」

關下群豪頓時破口大罵：「咱們寧死也不進你這狗官把守的關口！」

「若不是狗官昏庸，蕭大俠也不致送了性命！」

眾人戟指關上，拍手頓足的叫罵。

虛竹、段譽等跪下向谷口拜了幾拜，翻山越嶺而去。

那鎮守雁門關的指揮使修下捷表，加急快馬送到汴梁，說道親率部下將士，血戰數日，力敵遼軍十餘萬，幸陛下洪幅齊天，眾將士用命，格斃遼國大將南院大王蕭峰，遼主耶律洪基不逞而退。

宋帝得表大喜，傳旨關邊，犒賞三軍，都指揮使以下，各各加官進爵。朝廷中群臣歌功頌德，不在話下。

段譽與虛竹、玄渡、吳長風等人分手後，自與木婉清、鍾靈、范驊、巴天石等人回歸大理。

走到大理國境，王玉燕已和大理國的侍衛武士出境迎接。段譽說起蕭峰和阿紫的情事，王玉燕低頭飲泣，眾人無不黯然神傷。

一行人徑向南行，段譽不欲驚動百姓，命眾人不換百官服色，仍是作原來的行商打扮。

一路無話，這一日將到京城，段譽要去天龍寺拜見枯榮大師和皇伯父段正明，眼見天色漸黑，離天龍寺尚有六十餘里，正要找個地方歇腳。

忽聽得樹林中有個孩子的聲音叫道：「陛下，陛下，我已拜了你，怎麼還不給我吃糖？」

眾人一聽，都感奇怪：「怎地有人認得陛下？」

都走向樹林去看時，只聽得一人說道：「你們要說：『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才有糖吃。」

這音調十分熟悉，正是慕容復。

段譽和王玉燕吃了一驚，兩人手挽著手，隱身樹後，向聲音來處看時，只見慕容復在一座土墳之上，頭戴紙冠，神色儼然。

七八名鄉下小孩跪在墳前，亂七八糟的嚷道：「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一面亂叫，一面跪拜，有的則伸出手來，叫道：「給我糖，給我糖！」

慕容復道：「眾愛卿平身，朕既興復大燕，身登大寶，人人皆有封賞。」從懷中取出糖果糕餅，分給眾小兒。

眾兒拍手歡呼而去，都道：「明天又來！」

王玉燕知道表哥神智已亂，富貴夢越做越深，不由得傷心欲絕。

段譽輕輕拉了拉她的衣袖，做個手勢，眾人都悄悄退了開去，但見慕容復在土墳上面南而坐，口中兀自喃喃不休。

（全書完）